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八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清			
炳燭室雜文一卷	清 江藩著	滂喜	一
蜜梅花館文錄一卷	清 焦廷琥著	文選	八
中衢一勺七卷附附錄續附錄	清 包世臣著	藝海	一五
萬善花室文稿七卷	清 方履籛撰	畿輔	七三
落颿樓文稿四卷	清 沈垚撰	連筠	一一八
愛吾廬文鈔一卷	清 呂世宜著	滂喜	一四二
緩雅堂駢體文八卷	清 王詒壽著	榆園	一五五
守身執玉軒遺文一卷	清 袁世紀撰	漸西村	一八四
計有餘齋文稿一卷	清 陳方海著	豫章	二〇三
書巖賸稿一卷	清 楊峒著	仰視	二一三
文別集—高麗			
貞蕤稿略一卷	高麗朴齊家纂	藝海	二一八
詩文評			
文錄一卷	宋 高庚撰	顧氏	二二三
浩然齋雅談三卷	宋 周密撰	聚珍	二二五
修辭鑑衡二卷附提要	元 王構撰	指海	二三八
詩學			
談龍錄一卷附提要	清 趙執信撰	天壤	二五〇
聲調譜三卷（前譜、後譜、續譜）附提要、補正	清 趙執信撰	天壤	二五三
聲調譜拾遺一卷	清 翟翬纂	藝海	二六二
小石帆亭著錄五卷	清 翁方綱撰	天壤	二六七
然鐙記聞一卷附律詩定體	清 王士禎授 清 何世璂述	天壤	二八六
詩話			
詩品三卷附提要、補正	梁 鍾嶸撰	學津	二八八
杜工部草堂詩話二卷附六九册杜工部草堂詩箋之後不重出		古逸	
主客圖一卷	唐 張爲撰	函海	二九五
二南密旨一卷	唐 賈島撰	學海	三〇三
本事詩一卷附續本事詩	唐 孟啟撰 □ 聶奉先續	顧氏 唐宋	三〇八
許彥周詩話一卷	宋 許顗撰	百川	三一五
對牀夜語五卷	宋 范晞文撰	知不足	三二一
六一居士詩話一卷	宋 歐陽修撰	百川	三三二
司馬溫公詩話一卷	宋 司馬光撰	百川	三三五
貢父詩話一卷	宋 劉攽撰	百川	三三七
玉壺詩話一卷	宋 釋文瑩著	學海	三四一

後山居士詩話一卷	宋	陳師道撰	百川	三四五
石林詩話三卷附提要	宋	葉夢得撰	百川	三四八
娛書堂詩話二卷附提要	宋	趙與虤撰	讀畫	三五六
優古堂詩話一卷附提要	宋	吳 幵撰	讀畫	三六一
環溪詩話三卷	宋	吳 沆著	學海	三七二
冷齋夜話十卷附提要	宋	釋惠洪撰	津逮	三八一
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一百卷	宋	胡仔纂集	海山	三九六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宋	魏 泰撰	知不足	五八八
藏海詩話十卷附提要	宋	吳 可撰	知不足	五九四
䂬溪詩話十卷附提要	宋	黃 徹撰	知不足	五九九
觀林詩話一卷附提要	宋	吳 聿撰	守山	六一九
二老堂詩話一卷	宋	周必大撰	津逮	六二五
容齋詩話六卷	宋	洪 邁著	學海	六三二
風月堂詩話二卷附提要	宋	朱 弁撰	寶顏	六五六
全唐詩話六卷	宋	尤 袤撰	津逮	六六四
庚溪詩話一卷	宋	陳巖肖撰	百川	七〇〇
歲寒堂詩話二卷	宋	張 戒撰	聚珍	七〇七
珊瑚鉤詩話三卷	宋	張表臣編	百川	七一四
韻語陽秋二十卷	宋	葛立方著	學海	七二一
竹坡詩話三卷	宋	周紫芝撰	百川	七六六

炳燭室雜文

汪藩 著

炳燭室雜文

河賦 并序

甘泉江藩鄭堂

班固曰。中國川源以百數。莫著于四瀆。而河爲宗。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則河之爲德也。洋洋乎大哉。昔成公子安。應瑒皆有賦。見酈道元水經注中。其文不傳。山居讀書。慕木元虛之賦海。郭景純之賦江。而賦斯河。晉以後之事。略而不取。恐汎濫則文冗長。且非古賦之體。事則稽之經史。水道合于水經。產則考之于古而徵之于今。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左太冲之言也。

稽古帝嬀。攝政陶唐。洪水方割。山懷陵襄。迺命大禹。平分水壤。龍門岩嶺。鑿辟巖岡。河由其上。瀾汗激盪。奔雷洩實。涌濤騰浪。若流浮竹而瞯馬。雖追如鼓風輪而一葉難杭。于是導河積石。闕闢呂梁。下民安居。奠定四方。嫖濁河之昔大。慶德水之靈長。積石之上。則泳行地中。蒲昌相連。上溯其脈。出于崑山。渤澥嶤嶺。是謂重源。別有三水。赤洋與丹。是命三級。離爲五萬。太帝之居。歲勝之莊。五龍之出入。百神之盤旋。生不死之樹。來不升之仙。新頭千仞。石立巖欆。莫步高下。莫測深淺。臨之目眩。行之息喘。縣組如繩。梯渡類棧。甘英畏艱而去。張騫懼險而返。至於渤澤。瀰瀰瀠鹽。隱淪迴淵。恃暈如霰。冬夏不減。渟滀清泚。鳥飛見影。墜淵而死。敦煌酒泉之外。玉門陽關之域。或過八大山。歷十一國。源流色白。衆川濁之。一曲一直。紆行

如蜒。一千七百。幷渠可計。揚沫孟津。而步廣八十。中流砥柱。而一障萬里。爾其狀也。始則澂清瀅瀁。淪溺滈溔。繼則淵渟闊滔。渫洶滅瀠。浡沛滔滔不息。涌洗而天輪轂轉。洶湧而地軸柱側。瀰瀁潛涏。淩澌漣沄。沸伏騰超。水厲滲突。西北時潦。東南時起。鼓觸高岸。嚙搏中流。奔流注洑。瀰漫無涘。防川如日。日夜孜孜。人力築堤。流始順軌。名爲四瀆之宗。神則河伯之司。沈以玉璧。薦之用官。備言利害。始於太史。吳異吳乎天象。皆祥合乎人事。下民惧則水赤。聖人興則水清。伏羲授河圖之瑞。大禹有玉書之祠。金泥玉檢。而流昆升。帝瑤珠玉。果而天子西行。造石出用。而巨靈之跡猶在。屆由華河。而宗者之言可聽。由有鬼神之曰。濟有君子之名。特勇除黿。而浪沫皆逆。以義求蛟。而水波皆平。勇則可殄怪物。義則可動四靈。峽揣迦婆。羌迭遲地。水迴淩淵。三國變兵。其產也則夏竿馬苦。石燧瓊彼。惟怦惟惕。惟畏惟懼。春風習習。秋霜霏霏。垂實纍纍。有蕤依依。實瓞靈龜。游泳乎其隅。神龍妖蛟。出沒乎其淵。呼吸唷噦。排水浸浸。鼓濤擁浪。翡翠羅羅。鲂鱮鰥鱓。鰋鯸鱸鰸。鼈穴之產。或鯉或鼋。周禮所獻。王鮪鱣鱏。獻于獵人。浮以命虛。舫人舟師。爰以軸艫。魚鹽之利。猗頓陶朱。流通貢道。達于帝都。一石之水。六斗之泥。決渠雨注。荷重雲齊。直溉叢生。兼穎枯低。不可通漕。淤水之波。言水利。隨首閘不。洩則決爲三瀆。禹則播爲九河。竹楗石菑。溢決奈何。延年上書。可按地圖。黃金可成。荒哉驕大。鑿廣砥柱。水更爲禍。鴻烝以後。溢漫滂沱。河高于屋。民苦嗟呼。懷哉太史。河渠之書。傷矣漢武。瓠子之歌。不出禹穿。定王五載。徙其故道。洞其東北。如繩反入。隨時更改。尾爲漯川。入于天海。分爲二水。歷流注濟。忽竭忽移。南周更遞。合會出入。有徐水。郡縣山城。過歷可次。檢以爲圖。指掌可觀。影則斜絡乎天形。則貫注乎地。勝脈流化。筋脈卷舒。通中原之垢濁。爲百用之其區。古人曰。微大禹。我其魚乎。

六安州沿革說

六安。即古之六國。皋陶所封。揚州之域也。春秋文五年秋。楚人滅六。杜預注。六國。今廬江六縣。左氏傳。臧孫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注。六與蓼。皆皋陶後。在前漢則爲六安國。班固地理志。六安國。故楚。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莽曰安風。六故國。皋繇後。偃姓。爲楚所滅。在後漢則省屬廬江郡。司馬彪郡國志。廬江郡。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司馬貞史記索隱。黥布傳注。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今所領地理志無此文。亦無蘇林注。且西漢時。六安自爲國。或屬淮南。或爲衡山。至東漢始屬廬江郡。而廬江郡無六縣。小司馬所引地理志。不知爲何書。豈後漢郡國志廬江郡下脫六縣耶。然不可考矣。隋書經籍志無志紀傳。反晉書地理志考之。在魏爲六安縣。晉爲六縣。俱屬廬江郡。東晉以後。南朝郡縣之名。千回百改。巧歷不算。第據沈約宋書州郡志考之。有廬江郡。無六安縣。今地志云。宋省入潛縣。無明文可據。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按宋志。邊城左郡太守。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茹由、東安、光城、雩婁、邊城、史水、開化七縣。屬弋陽郡。徐志有邊城。南何、雩婁、史水、開化、邊城、南縣。大明八年。復省爲縣。屬弋陽。後復立。領縣四。歷考地志。雩婁縣。前漢屬廬江。安豐縣屬六安國。後漢併屬廬江。魏文帝分廬江。立安豐郡。屬縣五。安

風、湪裴、安豐、蓼、松滋、江左僑立屬縣二、安豐、松滋、皆安帝省爲縣、屬弋陽、弋陽本縣名、屬汝南、魏文帝分立廬縣、六江左時永魏舊、分廬江立安豐、安帝又省安下爲縣、屬弋陽、宋又分安豐置邊城左郡、一郡之地、盤城屢分、名號屢易、幾不知郡縣所在、據樂史太平寰宇記、廢邊城郡在六安縣一百九十八里、則今之六安州、乃邊城郡治矣、今志引魏收地形志云、霍州邊城郡、廬步山麻埠鎮、在州西南九十里、即故麻步山也、考魏書、霍州蕭衍置、魏因之、領郡十七、縣三十六、安豐郡領縣一、治洛步城、邊城郡治麻步山、領縣一、史水、則梁武時安豐郡、省松滋一縣、邊城郡省安豐、開化、邊城三縣、隋廬江郡統縣七、合肥、廬江、襄安、愼、霍山、灊水、開化、隋書地理志、霍山、梁置霍州及岳安郡、岳安縣、後齊州廢、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灊、淠梁置北沛郡及新蔡縣、開皇初、郡廢、又廢新蔡入焉、有啓基山、開化、梁置、有衡山、九公山、蹹鼓山、天山、多智山、今岳安故城、淠水、多智山、皆在六安州境中、則六安在梁爲岳安、爲北沛、至隋則爲霍山、淠水、開化三縣地、劉昫舊唐書地理志、壽春治所、縣五、安豐、漢六國故城、在縣南、梁置安豐郡、縣界有芍陂、灌田萬頃、號安豐塘、隋因置縣、今芍陂水在壽州、然則今之鳳陽府壽州、亦古六國之境矣、志又云、霍山、漢灊城縣、屬廬江郡、隋置霍山、應城三縣、貞觀元年廢霍州、省應城、灊城二縣、以霍山屬壽州、又云、盛唐、舊霍山縣、神功元年、改爲武昌、神龍元年、復爲霍山、開元二十七年、改爲盛唐、考漢書孝武紀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嶷、登灊天柱山、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注盛唐、文穎曰、按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昭曰、在南郡、史記孝武紀無盛唐之說、但云浮江自尋陽出樅陽而已、樂史太平寰宇記、六安縣、在漢爲盛唐、屬廬江郡、縣西二十五里有盛唐山、因爲名、今州境內無此山、豈史以文穎之說而傅會之耶、抑別有所據耶、志又云、霍邱、漢松滋縣地、屬廬江郡、武德四年、置蓼州、領霍邱一

縣、七年、蓼州廢、霍邱屬壽州、縣北有安豐津、考霍邱、隋屬淮南郡、亦因霍山得名、在今壽州境中也、則今之霍山縣、漢之灊縣、至隋開皇初、始更名霍山、宋開寶四年、省入六安、明宏治七年、復置、屬六安州、王圻續文獻通考云、五代梁改盛唐曰潛山、後唐開光初、復舊、天福中、又改曰來化、尋復曰盛唐、考五代史職方考、舒、蘄、廬、壽四州、始屬吳、繼屬南唐、非梁、唐、晉、漢所有、圻之說殆非說歟、考之宋元二史、開寶時、改盛唐爲六安、政和八年、於縣置六安軍、紹興十三年、又廢爲縣、嘉定五年、復爲軍、端平元年、又爲縣、後復爲軍、元至元二十八年、復降爲縣、屬廬州路、後復升爲州、明洪武初、以州治六安縣省入、屬鳳陽府、十五年還屬廬州府、至英山一縣、本漢江夏郡蘄春縣地、至劉宋分立新水縣、宋咸淳初、分蘄州羅田縣地、置英山縣、屬六安軍、尋廢、德祐二年、復、明初屬鳳陽、洪武十四年、還屬六安州、本朝因之、此六安一州、英、霍二縣沿革之大略也、嘉慶二年春、與六安張君篠原同客韓城相國家、談釋地沿革之難、語及六安州沿革、指畫口說、不能了然、退而著此、質之張君、張君能文章、治古學、且爲州之望族、見聞必廣、又加以目驗、予說之是與非、必能辨之也、

行狀說

劉勰文心雕龍云、狀者、貌也、體皃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蓋三代時、誄而謚、於

逮之日讀之、後世誄文、僞寒暑之退襲、悲霜露之飄零、巧於序悲、易入新切而已、交游之誄、實同哀辭、后妃之誄、無異哀策、誄之本意盡失、而讀誄賜謚之典亦廢矣、至典午之時、始有行狀、綜述生平行迹、上之於朝、以請謚、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所謂易名之典、請遵前烈、故文心雕龍、以狀爲表謚、則狀亦誄之流也、狀者、上之朝廷賜謚、以爲飾終之典、亦付之史官立傳、以揚前烈之休、此唐李翺之所以有百官行狀之奏也、考古人行狀、皆出於門生故吏、輓近之世、遂有子狀父者、所喪不文之譏、姑置勿論、夫門生故吏所爲之狀、李翺尙謂虛美於所受恩之地、不足以取信、若子爲父狀、豈能指事實書不飾虛言哉、則其不足取信於人、有更甚於門生故吏之所爲矣、子孫欲夸大其祖父、必至以是爲非、以黑爲白、蘇明允曰、明以欺僞責史、幽以欺罔鬼神、明允之言、可謂深切著明者也、尤可駭者、名不登於仕籍、行不聞於閭閻、亦爲行狀行述、既不能請謚於朝、又不能列名於史、而爲此虛辭飾美、豈非重誣其親乎、昔梁元昂死、遺疏不受贈謚、教諸子不得言上行狀、以昂之功業、尙不敢上狀請謚、今世與草木同腐之輩、必爲一卷之狀、亦徒形其醜而已、且生不能養、喪不盡禮、欲以虛文表揚其親、以爲孝、不得請謚而爲狀、干論禮之典、僞妄謬作、又陷其親於不義、其罪加於不孝一等矣、

晉書孫楚傳、王濟爲幷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孫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此生狀也、若今之考語矣、

節甫字說

藩弱冠時、受易漢學於元和通儒艮庭徵君、始知六日七分消息升降之卦、爻辰納甲之說、迄今三十年矣、藩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嘉慶十五年、符大衍之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之數、先

儒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因制爲大衍四象之法、以作八卦、卦劫之術、協假年之文、乃擇元日令辰、啓櫝出筮而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尙辭尙變、尙占尙象、失得吉凶、知來藏往、惟爾有神、受命如嚮、得坎之節、本漢儒之義、而爲之說曰、坎之初爻、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坎中小坎也、則五十年爲重坎之象、入窞坎之內、所以身處蓬戶、辱在泥塗、如蛇之蟠於淖、獸之困於檻矣、處重險之中、思動而出險、見異物而遷、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然不免於饑寒、且動輒得咎、幾蹈於阽危、是欲被文繡食粱肉肥、反不若衣裋褐啗菽飲水之爲得也、變而之節、節、止也、今而後、其出坎而知所止乎、節之爻辭曰、不出戶庭、無咎、泰三之五、泰坤爲戶、初應四、四互艮、艮爲庭、卦體自二自四、又互震、震爲出、得位應四、故無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坎爲通、二變坤、坤土爲塞、當位宜守、坤塞不中正、不可求坎通、止之象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君子知通塞之有時、戒愼密以自傷、可以無咎矣、繫辭曰、震無咎者存乎悔、自茲以往、知悔而善補過、不可纖介不正、而使悔吝爲賊焉、嗟呼、今世之人、舉孝廉、策甲科、崇其秩而丹其轂者、豈盡聰知之人哉、亦時之通塞而已、通則可爲、塞則不可爲、知塞而爲不可爲、不知止也、揚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知言哉、此揚子之所以守元而不尙白也、藩竊比揚子之元、守先師所傳之經、爲章

旬之徒。抱一藝以終老於家。可謂居而安樂而玩者矣。因自號節甫。洎如也。

私謚非禮辨

儀禮士冠禮記。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康成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尊卑公始也。此專爲士而言也。若夫下大夫以上。則無不誄而謚矣。周官經大史職小喪賜謚。小史職大夫之喪賜謚讀誄。誄皆謚之出於朝者也。至於下大夫以下。其有意稱明德者。不得請謚於朝。恐行迹之就湮。於是有私謚焉。漢張璠荀爽以私謚爲非古。然柳下謚惠。黔婁謚康。私謚始於春秋時。不可謂不古也。蓋周人卒哭而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名者。死者之名也。故於將葬之時。爲謚以易其名。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以謚易死者之名而諱之也。諱之者。非特子孫不敢斥言而已。且欲使後人亦不敢斥言之。所以左傳紀從來奔史克之對。稱先大夫臧文仲而不名也。若無爵無謚。則柳下黔婁之賢。乃百世之師。豈可使後人斥言其名哉。此私謚之所以不得不舉也。蓋有爵者行事著於朝廷。其謚賜之於上。無爵者行事見於閭里。其謚定之於下。展禽、下大夫也。黔婁庶人也。皆不得請謚於朝。故門人曾子議私謚焉。曾子固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爲諸侯相誄而發。非私謚也。張璠荀爽不達斯義。輒生駁難。以譏刺當世。謂爲非禮。劉向列女傳稱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爲謚。若從張璠荀爽之言。則曾子爲不知禮矣。

與阮侍郎書

見示大著墓表。敬讀再三。旬無可削。字不得減。此劉勰所謂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者也。所有脫字訛字皆增改矣。至於親家之稱。出汝南記。見後漢書應奉傳注。舊唐書蕭嵩傳。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元宗呼爲親家母。則親家之稱。其來已久。且見於史傳。表中直書親家。不爲無據也。竊有一說。伏惟俯察。古人居喪不文。所以行狀與述。或求之達官長者。或乞之門生故吏。無子狀父者。有之自唐人始。迨及明季。士大夫不諳禮經。不稽古制。當處苫枕由之時。無不伸紙抽毫者矣。迄今末俗相沿。古風難返。若不自爲行狀。則必群起而非之。欲狂井之水。以不狂爲狂。良可慨也。然行狀分送弔者。猶已。未必能傳之久遠。若墓表則勒之貞珉。以垂不朽。豈可率不師古耶。考墓表之作。始於漢謁者景君墓表。其後如唐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李華之文也。廣陵陳先生墓表。呂溫之文也。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韓愈之文也。宋穆氏先塋石表。王壽卿之文也。其例亦如狀述。無自爲之者。惟歐陽修瀧岡阡表。則自爲之。然作於既葬之六十年後。不在三年之中也。閣下爲人倫表式。多士楷模。安可復蹈興公表哀之失乎。竊以爲墓表。不可建於下壙之時。當立於禮祭之後。既不悖唯而不對之經。又得盡發於言語之哀。校之情禮。斯爲得矣。伏乞垂聽焉。

與張篠原書

杜佑通典食貨篇。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使課米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

皆課三十斛云云。馬端臨文獻通考引此。與通典同。考之沈約宋書。乃徐豁。非孫豁也。李延壽南史列傳。豁、徐廣之兄子也。宋書本傳云。元嘉初。豁爲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因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未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遐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武吏之名。見於漢書尹賞傳。得赤丸者斫武吏。然不知所屬。考賞傳。當屬縣令。後漢書百官志注。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民就田。應選爲亭長、課巡尉遊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吏赤幘行縢。帶劍佩刀。所謂吏赤幘者。卽亭長也。應劭風俗通曰。亭吏舊名負弩。改名爲長。朱博傳。博家貧小時給事縣爲亭長。又云。博本武吏。不更文法。據此。武吏卽亭長也。亭長縣令所屬也。然則豁所表陳者。乃武吏之田。非民田也。自杜佑通典節去郡大田三字。混入賦稅之內。遂訛爲取民之制。而馬端臨文獻通考襲其舛訛。又疑之曰。晉孝武時。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只口稅三斛。增至五石。而宋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與前制懸絕。殆不可曉。豈所謂六十斛者。非一歲所賦耶。貴與但疑課米之多。而不疑郡大田武吏五字。蓋誤以爲取民之制。竟置武吏於不論矣。考晉山濤傳。武帝平吳之後。詔天下罷兵。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晉初限田之制。丁男五十畝。而不言兵。蓋兵無受田之事也。竊謂始興保邊郡。武吏之田。必邊郡之屯田。武帝去兵之後。所有屯田。卽給武吏。皆制五十人爲屯田。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爲殿最。是時。求課最者。必爭相益。乃至六十斛之多。豁不言稅米。而變文言課者。可見至宋時。雖不以入米之多少爲課殿最。而課之名猶在也。其始田多吏少。尚能輸納。至元嘉時。田止此數。而生齒日煩。勢在不能均給。而武吏子孫又成土著。甚至無大田之實。有武吏之名。按戶徵輸。循而未改。於是有異法逃匿。而戶口歲減也。若以此爲取民之制。既與孝武口稅三斛不符。且豁亦不必言武吏矣。昨辱手書下問。今具述所知以答。如予說未當。乞明以教我。幸甚。

釋橢序

江都焦君里堂。屬節讀書。綜經研傳。鉤深致遠。復精推步。稽古法之九章。考西術之八綫。窮弧矢之微。著方圓之變。與凌君仲子、李君尚之齊名。嘉慶三年秋。里堂出所製釋橢一篇示予。予考西法自多祿畝以至第谷。皆以日月五星之本天爲平圓。其後西人有刻白爾噶西尼等。以爲橢圓兩端徑長。兩腰徑短。雍正八年六月朔日食。舊法推得九分二十二秒。今法推得八分十秒。驗諸實測。今法爲合。於是詔用今法。橢圓起於不同心天之兩心差。引而倍之爲倍心差。用面積求平行實行之差。於是有大小徑中率與平圓之比例。及差角之加減。與舊法不同矣。其法以面積之度與角度相較。亦可得平行實行之差。然平行、面積也。實行、角度也。以積求角難。以角求積易。故先設以角求積。次設以積求角。次設以積求積。次設借角求角四法。最爲簡捷。與舊法迥殊。其言日躔之理。亦卽盈縮高卑之說也。如橢圓以地心爲心規橢圓之形。中畫爲午。從地心作綫。分爲三百六十度。每分之積皆爲一度。每一分積爲六十分。太陽每日右旋。當

每一度積之五十九分有奇所謂平行也則太陽在午綫之下是爲最卑而地心至橢圓界之綫短角度必寬是爲行盈太陽在午綫之上是爲最高而地心至橢圓界之綫長角度必狹是爲行縮盈縮高卑之理雖與第谷同而橢圓之法則密於第谷諸輪之法若以諸輪法測今日日月五星之天有不逮以千里者哉昔秦大司寇蕙田輯五禮通考觀象授時一門戴編修震分纂詳述諸輪之法而不及太陽地半徑差清蒙氣差橢圓三說不亦傎乎是篇仿張淵觀象賦之例自爲圖注反復參稽抉隱闡奧爲實測推步之學者所不可無之書也學者從事於斯以求日躔月離交食諸輪無晦不明無隱不顯矣里堂不以藩爲譾劣屬序是篇乃書橢圓緣起爲讀是篇者之先導云

石研齋書目序

藏書家之有目錄始於宋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書錄解題自此以後海內藏書家無不有目錄矣吾鄉收藏之富如馬半查蔣西圃皆甲於大江南北而獨無目錄不數十年宋槧元刻秘本精抄散失無存良可慨已江都秦敦夫太史樂志鉛黃棲神典籍藏書數萬卷日夕檢校一字之誤必求善本是正竊怪近日士大夫藏書以多爲貴不論坊刻惡抄皆束以金繩管以玉軸終身不寓目焉夫欲讀書所以藏書藏而不讀雖珍若驪珠何異空談龍肉哉若太史之兀兀窮年蓋亦尠矣太史有鑒於馬蔣兩家謂予曰有聚必有散吾子孫焉能世守勿替暇日編石研齋書目上下二卷以志雲煙之過眼云爾藩昔年聚書與太史相埒乾隆乙巳丙午間頻遭喪荒以之易米書倉一空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復何恨然師丹未老强半遺忘所弃秘笈至有不能舉其名者惜未編目錄以誌之也有媿於太史之言而爲之序

張碧山詩集序

張君碧山名居濤世爲江都人少習舉子業應童子試不售即棄去嗜酒落拓與里中無賴子游友人黃君文暘勸之學始折節讀書學詩於朱布衣質家天心墩側破屋三間日夕吟詠其中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晏如也所爲五七言詩鉥肝鏤腎[illegible]窮思多不經人道語然詩愈工而窮愈甚瓶粟常罄妻子幾至不能存活袁大令枚過揚州見碧山五言詩於當事前稱之當事偶以錢米得免饑死於是始有人知碧山之名延之爲童子師者碧山生性剛烈疾惡如讎竹著疝痔得直論以譏當世又使酒罵座俗人以爲狂生見之輒避去坐此所如不偶卒以窮困死其子不肖詩稿散失無存因錄其與藩唱和之作投贈之篇爲一册而序之

乙丙集自序

予束髮時即能爲五七言詩閉門造車絕無師法年十五從余仲林先生游始知風雅之指於是上窺漢魏六朝下武李唐趙宋雖不能入天廚禁臠而餖飣之品皎然之式亦三折肱而思過半矣[illegible]鳴秋蟲吟十一年中得八百首丙午歲大饑日唯一饘粥貧居無事發八百首之吟哦之聲與饑腸雷鳴雜相斷續乃去蕪取菁伐根存末得一百四十九首釐爲二卷上卷七十七首下卷六十三首起乙未終乙

巳自乙至丙歲星一周天矣此十二年中春花秋夜還舞徵歌風雨雞鳴然糠漂麥年未三十而哀樂相半過此以往事可知矣名其集曰乙丙乙丙者何乙以紀歲丙以志感也

毛乾乾傳

毛乾乾字心易江西星子人也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推步通中西之學崇禎時爲邑諸生鼎革後縣令捕人科舉乾乾不得已入試文體奇古學使不能句讀題其卷末云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乾乾見而笑曰羽陵蠹生但知蠹在紙裹中耳歸隱匡廬山不復見世人著古衣冠獨往獨來講學山中村農負販聽者圍立山中老稚婦女皆稱爲毛先生鄭縣謝廷逸往訪之以所著推步全儀爲贄乾乾見而驚曰辨析幾微窮極秒忽古人先此儀器也與之論方圓分體方圓合義方圓衍數不謀自合歎曰野人肥遯山中日講經術以世人罕知歷數不談久矣今見子豈可謂世無人耶即以女妻之後與廷逸借隱陽羨宣城梅文鼎造門求見與文鼎論周徑之理方圓相窮相變諸率先後天八卦位次不合者文鼎以師事之乾乾亦常謂人曰文鼎廷逸老人之畏友也乾乾著五音之輕重六律之短長著律歷學若干卷又雜著二卷子磐於算數甚有精思世傳其學

論曰歷學之不明由算學之不密雖精如祖沖之耶律楚材郭守敬趙友欽而猶不密者算法之不備也自歐羅巴利瑪竇羅雅谷陽瑪諾諸人入中國而算法始備歷學始明我朝明歷數之學者咸推宣城梅氏鄭縣謝氏謝氏之子名身潘與予交以是得讀先生之遺書得聞先生之顛末始知梅謝兩家之學有由來矣世傳先生通占驗善望氣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著之然而先生非唐都之學也

吾母王孺人傳

嘉慶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吾母王孺人棄世其孤學海泣謂藩曰先孺人有賢行不可湮沒子乃姻婭也知孺人之工容言德莫若子敢以傳請孺人姓王氏吾丈序常之室也吾氏其先出浙之開化由浙遷晉明季有念菴公者爲蘇州守因家焉丈之王父仁長公以諸生忤當事謫戍關中二子隨侍季如玉公奉母家居娶丁太孺人生丈及一女如玉公奉母入秦太孺人及丈寄食外家後丈至關中省親旋奉父命歸里迎太孺人往而太孺人因積勞成疾不果行丈舅氏丁彝尊先生以書達如玉公得攝主婚事乃娶孺人孺人在家事父母以孝聞于歸後以事父母者事姑以佐其父母者佐夫子內外無間言丁太孺人多病孺人進甘旨視湯藥扶持搔抓以及滌牏之役無不親爲之太孺人嘗嘆曰我生平困躓今得此賢婦天之報我亦良厚矣奉事太孺人十餘年如一日及居太孺人喪哭泣盡禮序常丈敦行君子六十年中夫婦相敬如賓家無中人之產當坎壈時孺人少侘傺之色而勤儉持家服食朴素雖不至有負薪被裘之苦然亦可繼鄧萬枚裘之風矣嗣後四子成立奉養無缺孺人服敬姜之訓終不休其績織也孺人平居無慍色無疾聲教子惟以義方不加榎楚卽下及臧獲待之亦以禮序常丈之妹適曹氏甚貧時或就食母家每產後輒無乳生三女皆孺人親爲乳哺及長遣嫁孺人以奩具析附之至今戚黨尤嘖嘖稱道焉孺人體素羸瘠今秋患病雖危劇而神明不衰無殿屎之聲若不有疾苦者豈二氏所謂來去了然

者耶。子四。長學海。次炳也。次子屛。次從周。孫五。孫女五。皆幼。孺人生於乾隆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卒於嘉慶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得年七十。藩與學海少同學。情好逾昆弟。總角時。登堂拜母。孺人以子姪畜之。及學海娶藩妹。爲姻親。時相往來。孺人與先慈。杯酒論心。情如同氣。兩家子婦侍左右。團欒笑語。如一家焉。先慈見背時。孺人哭之慟。未幾余妹亦相繼下世。藩扶櫬回邗上。音問遂疎。今年春。藩客遊四明。道出吳門。孺人謂藩曰。予老矣。不知能復見子否。親舊睽隔。何以爲懷。含淚別去。季秋復來吳下。則孺人已殯兩楹。昔日之言。得非讖語乎。迴憶三十年來。兩家舊事。竟同塵夢。能不悲哉。縱橫涕泗。不知所云。

享年室銘 并序

江都黃君承吉。弱嬰異質。髫齔時。請於祖寄亭公曰。世人多以字行者。獨孫無字。請字之。享年可乎。君之祖爲之色喜。所以色喜者。以是言爲兆。知君之可享大年。且自喜詒徵也。藩謂君之祖已登上壽。則君之年又可不筮而知矣。君之於學。靡不講貫。尤精於漢儒之說。請即以漢之經師喻之。漢之經師。其年齒見於史傳。略可考而知也。伏生之年九十。張蒼百有餘歲。夏侯勝九十。申公九十餘。孔光九十。揚雄七十一。桓譚七十。蘇竟七十。楊厚八十二。賈逵七十二。子楷亦七十。桓榮八十餘。任安七十九。周防七十八。包咸七十一。袁朗八十四。王充七十。伏恭九十。鄭元七十四。樓望八十。如董仲舒、盧植、丁鴻、周澤諸儒。史雖未著卒年。然有爲三老五更者。有耆老乞骸骨者。則其年可知矣。蓋潛心於學。則心不外役。而神明不衰也。君既長。字曰謙牧。乃以享年署爲室名。不獨不忘祖德。抑且自勵其學云。嘉慶元年春王正月。江藩爲銘。因述六書之義以銘之。銘曰。

享與亨烹。古本一字。後人分別。字體乃二。呂刑享國。見於周書。敘傳永年。是爲權輿。中數曰歲。剛數曰年。見周官經。鄭注云然。曰宮曰室。散文則通。度几度筵。對文不同。論君之年。義證史箋。名君之室。訓本古經。注䟽箋詩。傳之於後。（君於周禮毛詩皆有著述也）死而不忘。厥名曰壽。

汪先生墓表

先生諱鏞京。字快士。號西谷。歙人也。先世居古唐鄉。後僑寓江都。遂家焉。祖諱文燦。明季知餘姚縣事。觀納風謠。廣求民瘼。民感其惠。配食於社。考諱應健。巢志郎園。忘懷簪紱。嗒於同里鄭重師。其書法知名於時。先生生有異姿。長而懷德。恢籍百氏。探賾六書。樂衡門之棲遲。北山林之杳靄。雅愛巖谷。性癖煙霞。大江南北名山勝迹。游蹤殆徧。如宗少文。每遇佳山水。往輒忘歸。長於歌詩。兼工篆印。以篆印之貲。爲裹糧之計。然頗自矜重。貲既給。亦不復傲。平生游歷名勝之地。攈摭故事。旁及詩文。各刻一印。系以四言詩。題曰紅朮軒山水篆冊。桐城張文端公序而刻之。別著紫泥法。仁和王晫刊入檀几叢書。嘗謂鐫經當知古文。識字乃明訓故。三蒼之學。卷帙不傳。十帖之科。曰試又廢。所存古籍。或詳形體。不顯聲韻是非。或論音均。不辨偏旁。紊亂剌取。說文玉篇諸書。集古今文字。依四聲編次。撰文字原一書。又謂小學由篆變隸。由隸變楷。字體淆失。惟摹印爲今世所用。然必考據六義。不可兼通八體。爲紅朮軒印範。皆刊行於世。以康熙四十一年四月七日卒。生於明崇禎七年六月三日。春秋六十有九。葬甘泉縣金匱山鄉家寶塔先塋

之右。禮也。取鄭氏。生子三。長良溥。次良沛。季良澤。女一。適山陽程某。旣葬之越一百十二年。墓門之樹羅志。泉扉之誌缺如。五世孫喜孫。恐年歲迢遠。陵谷隕遷。乞爲誌墓文。敢勒遺塵。式名元石。銘曰。

箕山之侶。葛天之氓。與物無私。與世不爭。邁軸抱璞。嚴阿飾情。易占石硎。詩詠河清。世守邱壠。永奠佳城。慤木不植。蔚帶長生。

清故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

鄭氏世居於歙。至贈中議公炳基。始遷江寧。贈公子候補知府。贈中議公爲翰。自江寧遷江都。贈公生候補道中憲公澂江。澂江公二子。長涵。早歿。君其次也。君諱宗汝。字翼之。號南鄉。家世科第。望冠士族。承先德之清華。植之以茂實。端志修能。賢士大夫莫不譽嘉加厚焉。少攻舉子業。不得志於有司。朝廷開川運例。以貲爲員外郎。授刑部山東司。時尚書文恪公英廉、袁公守侗。敬度祥刑。簡孚有衆。君悉心秋讞。手定爰讞。有倫有要。平反之力居多。二公咸重之。然君心切烏私。志高蟬脫。力請乞養。歸侍澂江公。佐家政。以嘉慶六年八月十二日卒。年四十六。恭遇覃恩。加三級。誥授中憲大夫。二娶元配謝恭人。次配王恭人。皆先卒。子一。兆理。大理寺寺丞。孫一。璟。以嘉慶十二年某月某日。葬於江寧縣南鄉之馬廠。君天性孝友。事父母克順祗慄。侍母與太恭人疾。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日夕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居倚廬。朝夕一溢米。晝夜哭無時。雖哀毀骨立。而能勝喪。少隨兄讀書家塾。兄歿。塾師講詩鴟鴞章。聞之淚下。塾師爲之掩卷。事其嫂吳宜人如事兄。教育猶子。無異己子。與人交。和易可親。有所緩急。無少吝嗇。積書有園曰餘韻。澂江公所貲也。春秋暇日。與朋友唱和其中。鄉先達沈既堂先生稱其詩如劉隨州。事澂江公。先意承志。能得親之歡心。卒之日。澂江公撫君背曰。汝一生孝順。當如釋氏言往生樂土矣。君時奄奄一息。聞是言。泣不成聲。猶勉強作稽首狀。核君生平。好善學文。謹謹致孝。嗚呼。可謂篤行君子矣。銘曰。

服官以勤。事親以道。惟模不虧。惟淳可葆。未臻上壽。爲善是悼。子孫逢吉。卜兆以告。爰位幽宅。於陰之原。銘勒貞石。其辭不煩。藏之奧隅。百世猶存。

廩膳生吳君墓表

君名兆松。字蒼虬。一字敬堂。其先爲歙縣人。君之曾祖大寨公。始遷於江都。遂爲江都人。君十五歲。母氏李孺人棄世。晝夜哭泣。哀毀幾於滅性。是時家道中落。日食饘粥。而君下帷讀書。處之怡然。年二十。爲邑庠生。二十三試高等。爲廩膳生。二十五始娶李孺人。其事父文瀾公。授巾問衣。怡聲柔色。滫瀡脂膏。不假手於僕婦。必敬而進之。文瀾公歿後。能盡古喪禮。君少時讀五子近思錄。歎曰。聖賢躬踐之實在是矣。何必外求哉。自文瀾公歿後。終身不應鄉舉。閉戶讀書。闡濂洛關閩之旨。嘗謂孔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漢、唐、宋諸儒之說。紛紜轇轕。莫能是正。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親聞緒論。其所著之春秋集傳春秋集注。統會羣言。考其異同。參其中否。至於搘擊僞辨。亦無牽合之弊。衡宗武所謂以傳考經。以經考傳。能得史外傳心之蘊者也。近日學者專習胡傳。幾不知世有此書矣。乃取集傳。刪繁就簡。著其說之最精者。手寫成書。又著尚書先儒遺論四十六篇。君足不出戶三十年。著書之暇。閉目默坐。以是世無知者。惟

李進士道南、朱布衣質。鄉稱之。君生於康熙四十九年。卒於乾隆五十五年。年八十一。葬於鄉之西鄉。子一。名夢熊。字曰達藩。與曰達。有尹班之雅。每見君執弟子禮。謂藩曰。讀書當融釋。講學在縝密。不讀書無入德之門。不講學無自得之樂。藩聞此語。知君深於李南劍之學者。豈尋常講學之流哉。嗟乎。六經乃載道之文。未有不讀六經而能明聖賢之道者。君郡明季士良。目不知書。爲姚江之學。自謂不由語言文字默契心宗。一傳之後。吏胥窰匠。皆爲講學之人矣。不讀書而講學。自古所無。獨釋氏有不立文字言下頓悟之說。心齋之徒。其說與釋氏無異。乃聖門之罪人。安得謂之得孔孟之心傳也哉。支離詭僻之習。至康熙雍正間。其燄不衰。君燭理明而是非辨。知所止而操履完。不搖惑于亂道之巧言。可稱眞儒矣。

朱處士墓表

處士名質。字二亭。江都人。幼遭父喪。哭泣盡禮。雖不杖之年而能病也。事母以孝聞。鄉人無閒言。處士生而穎悟。十三歲。即能爲五七言詩。因家貧。棄舉子業。服賈以養母。自號市人。處士少習拳勇。市中人有犯之者。不與校。雖與屠沽雜處。然手一編弗徹。夜則閉戶讀。至雞鳴猶朗朗誦不已。市人恒笑之。中年博通文籍。肆力爲詩古文。桂林陳文恭公見先生所作前明郝公景春紀略、經濟纂要諸籍。稱爲奇才。謂門生姜忠基曰。子爲我招之來京師。忠基至江都。致文恭公命。處士以母老不敢遠離辭。高宗純皇帝開四庫館。思得如揚雄劉向之徒者。校讐古籍。兩江總督高文端公。耳處士名。札致金教授兆燕。將薦之於朝。處士曰。吾深山之麋鹿也。豈可褻以章服哉。力辭不就。是時。其族叔隸旗籍名孝純者。官泰安知府。折柬招處士爲泰安之游。乃探仙闕神府之幽賾。訪五祠三廟之遺踪。得詩數十首而返。後孝純遷兩淮鹽運使。處士絕不與聞公事。唯與孝純飲酒賦詩而已。處士家無餘財。好周人之急。友人金某夫婦病卒。爲之殯殮。養其子女十有餘年。親戚程某貧無所歸。寄食處士家。死後。教養程某二子。皆得成立。金徵君農客江都。既老且病。處士延之於家。其歿也。杭太史大宗爲金治喪事。以餘金畀處士。意欲償處士供膳之資也。處士鑒與徵君之嗣子。又有比鄰杜母。其子不肖。所蓄金珠。藏於匣中。恐爲其子竊取。寄處士家。他人不知也。杜母死。處士徵之柩前。封識宛然。其子感泣。遂改行爲善。邦人稱爲獨行君子。非虛語也。及其爲詩文。根柢經史。如有源之水。挹而不竭。韓子曰。人皆汲汲。我獨有餘。於處士見之矣。嘉慶二年正月三日。召弟子張居讓、葉舟、辭本、李文英四人謂之曰。吾初七日與諸君別矣。讀書惟正心誠意爲第一義。富貴如浮雲耳。復命其子曰。傳云。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可乞貸於親友。吾平生無絲粟累人。勿使吾身後蒙不潔名也。至初七日。端坐而逝。卒年八十。以嘉慶某年某月。葬於某鄉。子一。愼履。歲貢生。乾隆四十二年。處士見蕃詠詩。囑張居讓爲介紹。引爲忘年之交。處士之韜跡絕機。含和隱璞。蕃知之最深。乃作石表之文。以著清風於來葉焉。

重葺抗風軒記

南園在廣州城南二里。元末孫易菴結詩社於園之抗風軒。嘉靖時。改爲大忠祠。而歐楨伯復結詩社於此。國朝康熙癸亥。番禺令李文浩。即祠之東偏。建復抗風軒。祀五先生。乾隆癸未。督糧道熊繹祖。允郡人

士之請。卅祀後五先生。前五先生者。南海孫蕡。字仲衍。番禺李教諭德。字仲修。河東王給事佐。字彥舉。番禺黃典籍哲。字庸之。趙處士介。字伯貞。同社之人可考而知者。別錄黃楚金、徵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梁閣蒲子文、進士黃原善、趙安中、通判趙澄、徵士趙內九人而已。後五先生者。順德歐郎中大任。字楨伯。從化黎祭酒民表。字維敬。南海吳僉事而待。字蘭皋。番禺李知府時行。字少偕。順德梁主事有譽。字公實。同社之人可考而知者。瑤石之弟民衷、民懷、梁孝三人而已。後陳忠簡修復南園舊社。與黎遂球諸公唱和其中。可謂極一代人文之盛矣。所以過此者。往往低徊不忍去。予承乏是邦。籌策之暇。循覽圖經。乃知舊址大半爲居民隱占。今所存者。僅抗風一軒。因指廩爲丹雘塗墍之資。俾昔賢觴詠之地。不致鞠爲茂草焉。當日前五先生蜚聲藝苑。與四傑並稱。後五先生掉鞅詞壇。與王李並儷。是故世人推許在閩中十子之上。皆以詩人目之。然十先生事實。見於明史及廣州人物傳。其敦善行。勵氣節。可爲後世矜式。豈僅以詩鳴者哉。

天地定位節爲納甲之法解

納甲之說。見於魏伯陽參同契。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魄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此納甲之大略也。三國時。虞君仲翔用其說以注易。如坤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之利西南。小畜之月幾望。歸妹之人之終始也。繫辭之在天成象。八卦成列。說卦傳之水火不相射。及萬物出乎震節。皆用納甲耳。而其說詳於繫辭之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注文。注曰。五位謂五行之位。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言陰陽相薄而戰於乾。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納甲之法。以月體言。坎戊離己。爲中宮。坎爲月精。離爲日光。乾爲甲。坤爲乙。在東方。艮爲丙。兌爲丁。在南方。震爲庚。巽爲辛。在西方。壬癸屬於乾坤。爲北方。月之行天也。晦月朔日。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三十日會於壬。三日出於庚。八日見於丁。十五日盈於甲。十六日退於辛。二十三日消於丙。二十九日窮於乙。滅於癸。乾交坤。初爻始受一陽之光。見於西方庚地。月之第一節。所謂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也。二爻受二陽之光。昏見於南方丁地。月之第二節。所謂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也。三爻全受日光。旣望之時。昏見於東方甲地。月之第三節。所謂七八道已訖也。月之第四節。十六日坤交乾。初爻受陰爲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月之第五節。二十三日。二爻受陰爲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月之第六節。三十日全變三陰而光盡。體伏於東北壬癸之方。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卦。壬癸屬於乾坤。所謂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也。九六之數合十五。七八九六合之三十。三十日一月之數也。所謂四者合三十也。納甲之法。盡於此矣。至於天地定位之說。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天一生水。壬與癸合也。天三生木。甲與乙合也。二生火。丙與丁合也。四生

金庚與辛合也五生土已與戊合也月令孟春其數八孟夏其數七蓋以土數乘木火金水而成即劉歆大衍之數也皇侃禮記義疏云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參同契謂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黑白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宮也水乘土得六火乘土得七木乘土得八金乘土得九六七八九少陰老陰少陽老陽之數皆備於是矣五行各居其位而不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地數五二四六八十天下之數皆出於乾坤乾坤相交成既濟六爻定位各正性命是天地定位也山澤通氣以下可以類推矣

爾雅小箋序目

爾雅之名見于孔子三朝記則釋詁一篇爲周公所著無疑釋言已下則秦漢儒生遞相增益之文矣在當時經文皆篆書讀者望文即知形聲故但著訓義而略形聲也至西京皆變篆爲隸形聲已非其舊然篆隸之體不甚相遠其文猶可考索嗣後變隸爲楷形聲皆失矣字體在後漢已大壞如持十爲斗屈中爲虫鄉壁虛造變亂常行此許君所以歎古文欲絕而作說文解字也桓靈之世賄改蘭臺漆書而文字遂壞矣魏晉以降譌俗百出詭更正文變瓜爲瓜改悖作背易荼爲茶別蒡作花草木之名無不从草从木蟲魚之屬亦皆加虫加魚文義乖僻中遂戾六書且傳寫多訛帝虎魯魚轉轉滋謬徐鼎臣曰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此說是也予少習此經乾隆四十三年年十八矣不揣謭陋爲爾雅正字一書承艮庭先師之學以說文爲指歸說文所無之字或考定正文或旁通假借不敢妄改字畫張美和手可斷筆不可亂之言豈欺我哉王西莊光祿見之深爲嘆賞謂予曰聞邵晉涵大史作疏有年矣子俟其書出再加訂正未晚也弱冠後千里飢驅未遑卒業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矣爲阮生賜卿說毛詩肄業及之爾雅自郭注行而舊注盡廢景純乃文章家於小學涉獵而已邢疏膚淺固不足論而邵疏又襲唐人義疏之弊曲護注文至於形聲則略而不言亦未爲盡善也因檢舊槀重加删訂邵疏引毛傳鄭箋說文諸書凡所引之文即知某字爲某字故不複出其誤者正之未及者補之數年中竊聞師友之緒論擇善而從皆書姓氏有其說本出於予而爲人剽竊者雖書己說從之不辨讀者幸勿以掠美責之箋中稱後人者魏晉以後之人也稱陋人者本郭注之例猶言淺人也稱俗人者有其人而不質言之者曰夫己氏也皆附書氏書名書人春秋之名例也今據古本篇爲三卷易名小箋變篆作楷者俾循覽之人趨于簡易云道光元年太歲在重光大荒落萮月庚申自敘時年六十又一

爾雅小箋上

釋詁

釋言

釋訓

釋親

爾雅小箋中

釋宮

釋器

釋樂

釋天

釋地

釋丘

釋山

釋水

爾雅小箋下之上

釋草

釋木

釋蟲

爾雅小箋下之下

釋魚

釋鳥

釋獸

釋畜

蜜梅花館文錄

焦廷琥著

蜜梅花館文錄

江都焦廷琥虎玉著

文選樓賦有序

蓋聞子圖芸草應星宿而長留河洛龍文繞昆侖而不斷是知翰墨重於連城菁華聚於東壁豈徒扉金瑤玉發共開十里之亭猿落龍栖梁孝作百靈之岫也哉昭明太子雅愛文辭性遊絲竹自建康雨雪吳下風霏熒熒所彰何分遠邇故東閣觀梅南岸駐馬雖不可考固則異辭隋秘書學士曹憲始作教授於隋室繼拜朝散於唐宗訓故則杜林衛宏文字則珠叢桂苑唐太宗搜典册於青緗設生徒於白虎而君於廣雅之外紐豆昭明經傳選部皇象之窩藥山學威名儒李該之窮漢譯於是潞王府記室參軍李善作令濟城談經沛府文選注六十卷皆能導涓宗海撮壤崇山更有繼者魏模以拾遺之職博極羣經公孫羅以無錫之丞詳疏音義相與網羅載籍講述宏詞明月清風高堂廣廈此揚州文選樓之所由始也今者稽康遊外空有銀煙庾信園中難詩翠竹間其里猶傳選樓之名表諸衢已立興仁之石大中丞阮公以道址在其家廟之西爰度地鳩工庀材縮板顏曰文選以祀四君設標碣之箱貯牙籤之櫃鏤金鏘玉比名山之藏秦篆唐碑越梁園之富前則尊師儒以重訓詁之傳後則厲閭里以發文章之秘由此振俗學崇古訓貫經史追秦漢辭翰說經之士蠡著淮南彬彬習禮之儒風致鄉里不揣檮昧謹獻賦曰

爰昭明之緒學傳文選於蕭梁表菁英於六代集緗縹之千箱裒珍狐腋竹聚鴆簡晉則鉛槧並奏色則朱獻斯皇鄙枚之施鳳呆之香芬芬郁郁炳炳烺烺維道文之不墜因帝子而益彰江都曹君職司掌故典籍供其搜羅簡册尋其章句虛夫博士租賦田郎題柱屬文詠孟勞解說授文選於生徒闡詞章而遠布彼以枚爲杖羊盧讀閒居之篇以辛爲羊江南誦蜀都之賦舉凡紫色掘蠶吳臺鄭樹訪興訓於六朝掩詞華於芸籍得秘書之表揚誠有功於竹素金玉之聲備則有和選學之興李君是佐揚子脉書蓋生几座十舍書成萬卷讀破築樓研經朝磨夕礱館舍新開諸生勸課籤軸皆光官商遠播而解詁之學以興文采之風以大更有平津書命王府參軍拾遺學士力學惟勤皆通經而博古將有成於斯文釋音注疏繼著背焚究儀物於今古顧情志於典墳相與侯服班馬羽翼機雲開誘來學闡發前聞幹多而臺益峻匠衆而功不分乃樓傳貞觀巷籍江都出入十代一千餘歲頁寂寞而荒蕪撫琳琅之炳耀尋故址於通衢慶埋蹤瓦地穴巷點鎖柱無存綱木有蛛縫修竹而池已涸聽鳴蟬而柳已枯平坦八九丈軟邪十數區幾不知巷爲樓址地有名儒維支當赤齋幹廚揚環言興故踏大展儒風乃度材得木計日鳩工相方圓而經畫古棟宇之崇隆異玉根千門之青鎖殊樊重百重之雕楹千載之跡以復四君之祀不窮樓分上下牖列西東木圭衝列香篆煙濃芸輝道淡燭火浮空窗即以竹柱不須銅樓之中玉杯珠柱鼠鏁雲箋松煙龍尾肯学秦磚白魚食字韋帙縱編斗帳常聚坐榻不懸榜題印月牖竹含煙秘書之室於以復焉樓之外萍英含露淡菊凝霜飛英滿地紅藥盈房增南方之狀成芸錦之章石文若繡蘭翠焦黃爲聲一樹茵簇千行階陳百卉室聚羣芳山此江上停舟淮南策騎遂欽文選之樓欲訪秘書之地蟲班固而手寫其書求伏生而口傳其字研星躔殊建之原考鐘鐸同音之義得建安之體而窮其流返正始之音而識其異車之憔憔豈得其二三雉之躍躍不形諸譏刺將見珠鐘愈暢珠玉俱流風流煽於鄉里經濟闡其奧幽說經則服鄭論古則匡劉蛾二首而可識縷六色而堪求玉巵有當册府能修何難四君而繼起以黼黻乎昌歟則欲筌蹄於六籍嘗有志於斯樓

鄭氏讀說作襚辨

衛風碩人敖敖說于農郊釋文云毛始鈸反今也蓋本書棠之傳言之箋云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鄭氏之易傳如此然有不可不辨者試以禮春秋之襚考之士喪禮云君使人襚少儀云敵者曰襚雜記曰諸侯以襚襚之見於禮者也春秋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左氏昭公九年傳云且致閻田與襚定公十年傳云公三襚之公羊隱公元年傳云衣被曰襚穀梁隱公元年傳云衣衾曰襚襚之見於春秋者也何休曰襚道也道是助死之禮杜預曰襚送死衣即鄭氏注士喪禮亦曰襚之言遺也與何休同解禮春秋之襚者要皆以爲送死之衣非姜來嫁于衛上下文言衣服車飾之盛而其中忽雜以喪服不辭之語作詩者豈不倫至此或曰衣服曰襚生者亦可通稱乎按說文襚衣死人也白虎通云襚之言遺也史記鄒陽傳云死則不得賻襚漢書景帝紀云弔襚祠賻後漢書趙咨傳云疊贇重襚兩漢以來未聞以襚爲生者之衣有之自鄭氏詩箋始鄭又云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按此語

已見於荀子又史記朱建傳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注引韋昭云衣服曰稅稅當作襚此襚稅通用之證其爲死者之服則一也按此與說于桑田之說正是一例箋於此讀曰襚於彼又讀如字夫是言夙怨而辭說于桑田之野語意迂折且甘棠之召伯所說鄭亦讀作襚乎抑讀如字乎是不可通矣學者說經將有所疑必深求諸昔人之書有不可者然後求之箋易傳處甚多如綠衣作褖衣純讀如屯仇當作㽣之屬皆精當不易乃有不必易者而易之往往說之迂折轉不如傳之可通說作襚其不必易傳之一端也於是乎辨

易多俗字辨

惠徵君謂易多俗字作周易述以改之然有不可不辨者損象二簋可用享惠氏從蜀才本作軌凡謂諸簋字皆當作軌然說文簋黍稷方器也軌車轍也周禮小史注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爲簋者其音同耳古文簋皆爲軌則鄭氏注公食大夫禮有之他無所見按軌當爲匭軌之訛說文匭古文簋之古文或失匚或木與車相訛其義順然惠氏改簋爲軌而以簋爲俗簋字明見說文何俗之有蔑解百果草木皆甲坼惠氏據釋文改坼爲宅且以說文古文宅作垞因云垞與坼相訛其說非也坼即㙐說文㙐裂也詩曰不坼不副坼非俗字可決按甲爲皮皆兩作則甲皆坼裂其義甚協鄭氏改坼作宅遂不得不改皆作解皆解通用古無明證仍而不改則皆甲宅爲不辭惠氏泥於鄭義而更謂垞坼相訛其說益鑿矣明夷六二拯馬壯艮六二不拯其隨渙初六拯馬壯惠氏從子夏易傳改作抍其說曰孔讀𩖈𩖈亦以抍爲拯說文作抍徐鉉曰今俗作拯非是抍說文抍上舉也又作撜易曰抍馬壯吉徐鉉以未載拯字故以爲俗然鄭注作拯承也陸績九家作承升也而說文車部𨊥字云𨊥車後登也从車丞聲讀若易抍馬之抍則丞有登義故揚雄羽獵賦丞民乎農桑李善注丞作拯字引說文抍上舉作拯上舉則拯抍撜本一字而廣韻亦拯與抍撜同是可證也且虞仲翔傳孟氏易而於不拯其隨拯馬壯吉皆作拯則說文之抍非孟氏之易漢世諸儒各有師說故所習之本不無同異若以拯爲俗則說文引以往遴又引以往吝誰俗誰古乎說文不載之字如娶爸等豈皆俗字乎據徐鉉之說以拯爲俗所謂以一廢百也此三者決非俗字而必執一說以改之拘矣於是乎辨

仇逵同韻說

焦氏筆乘云兔罝仇與逵同韻蓋逵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馗即逵九交之道也閻百詩以逵雖亦作馗不比馗有二音逵止音葵經文未嘗作馗豈容讀入尤韻按筆乘之說是也說文馗九達道也重文逵或从辵从坴說文別無逵字而入馗下明逵馗本一字也三國志注引三蒼云馗古逵字爾雅釋文引字林云馗與逵同皆與說文合又文選蕪城賦注引韓詩作中馗外傳云九交之道閻氏謂經文未嘗作馗而以逵馗爲二字不知韓詩正作馗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宋儒改陸作逵解作雲路朱子伸其說謂逵協同韻然路字加雲起於詞章家考之爾雅以及說文諸釋字皆無此訓也

以此毒天下說

師彖傳以此毒天下王弼訓毒爲役馬融訓毒爲治干寶訓毒爲荼苦以易象求之干寶之說是也毒之訓役無所證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釋文云治與馬注同然考諸訓詁廣雅訓毒爲害又訓毒爲安說文訓毒爲厚於易象皆無所取按虞翻噬嗑六三注云坎爲毒師下卦爲坎坎險而二與五相應則順故雖五刑之用斬肌剝體六軍之鋒殘破城邑而民亦從之毒即坎象爲行險從即坤道爲順與上文行險而順正是一貫以三說準之干說爲長惠氏從虞氏以坎爲毒又引馬傳訓毒爲治然謂卦坎爲多眚毒即眚非取於治也仲氏易從荼苦之訓而未釋其爲坎象則於干說終無所發明耳

釋蠲

說文虫部蠲馬蠲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今小戴記作螢說文無螢字惠定宇引高誘淮南子注以證之其意以蠲即螢也然以諸書考之則螢蠲非一物淮南子腐草化爲蚈高誘注云蚈馬蚿也一曰螢火按爾雅蝬馬蠸郭璞注馬蠲蚼俗呼馬蠸廣雅蛆蝶馬蠸馬蚿也蠲蚈蝬蠸音相近蠸蠲一音之轉遂蜀亦聲相近然則蚿蠸蠸蚈即說文之蠲也爲一物爾雅螢火即炤廣雅螢火燐也則與馬蠲爲二物且博物志云馬蚿一名百足螢無百足也李當之本草謂蚿長五六寸莊子秋水篇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蘇恭本草注襄陽人名爲馬蚿亦名刀環蟲以其死側臥狀如刀環說文於蠲字云象形正象此形也螢無如許之長其形迥別宋王素傳云山中有蚿聲清長螢亦無聲可聽螢以有光而名詩曰熠燿爾雅作熒廣雅曰炎天無以螢即蠲者呂覽云腐草化爲螢蚈螢蚈並言明非一物蚈即蠲謂螢蚈皆腐草所化耳而螢蠲之必爲二物無疑張有復古編以說文無螢字亦以蠲爲螢則仍本於高誘之注也

朋爲門戶之名辨

論語有朋自遠方來包注云同門曰朋朱子集注云同類曰朋毛西河謂同門曰朋是古注朱子作同類他無所考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僚居處名色故朋爲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其說載於論語稽求篇又謂同門曰朋自說文詩注左傳注公羊傳注皆然則謬誤之甚者按說文朋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鵬亦古文鳳是鳳朋鵬本一字朋黨之取義分別瞭然無同門曰朋之訓也詩注之解朋者一見於碩大且朋傳云朋比也一見於朋酒斯饗傳云兩樽曰朋一見於朋友攸攝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一見於燕及朋友傳云朋友羣臣也一見於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曰朋惟雖有良朋箋以爲同門訓之亦未嘗以朋爲門戶之名也若左傳注之訓朋字者偏檢未得惟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注云同門曰朋則毛氏之取以證包注者僅據雖有良朋鄭箋及何休公羊傳注言之耳乃謂說文詩注左傳注皆然何不考之甚耶且說文朋爲古文鳳竟絕未一覩耶漢唐以來之訓詁無以朋爲門戶之名者何言字義本爾包注同門曰朋自屬古訓而毛氏以之說有朋自遠方來則不合何也自遠方來言其信從之衆若如鄉比黨塾之解則一

鄭箋之聞耳。何言遠方同類。則所及者廣矣。廣雅釋詁云。朋、類也。易、咸益之十朋之龜。侯注云。朋、類也。若子以朋友講習。虞翻亦曰同類曰朋。朋之訓類。豈自朱子始哉。毛氏駁之。必謂同門曰朋。猶可解也。若以朋爲門戶之名。評說文爲子虛烏有之證。存恐後之學者。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據毛氏以詁經文也。爲考而辨之。文按皇侃義疏申包注之義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爲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包氏所謂同門曰朋者如此。豈以朋爲門戶之名哉。

聖人不取陳言辨

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云。論語言學莫大於仁。言仁莫精於顏淵、仲弓問仁兩章。據昭十二年。則克己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爲臼季所聞。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於二子。定規規然取陳言以應之乎。必不爾也。要在一反轉觀之。而語自見。既謂此言不然。聖人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前人之言有可徵信。取以爲訓。卽聖人信好之微也。若故爲立異。必不從同。豈聖人之心乎。且論語中如陳力之言。則周任有取。無恆之戒。則南國可徵。善人爲邦。且曰誠哉是言。行義隱居。亦曰吾聞其語。聖人之取陳言。可以概見。猶曰此皆明標所自也。述前人之言而不明標所自者有之乎。曰。有之。忮求皆泯。朱皆明言雄雉之章。富異攸外。豈必疑以小雅之什。視其所以之三句。文王早以之官人。己所不欲之二言。管子亦引爲古語。說夏殷之禮。文獻須徵。闕多聞之疑。無徵不信。況左氏以爲古志。則語豈無稽。卽臼季自述所聞。亦言非無自。必謂聖人不取陳言。則日與門弟子論文章性道。豈絕不用前人之言。獨標新異之說乎。大抵閻氏攻擊古文。不遺餘力。欲證梅賾之僞。遂議盲左之誣。以左氏爲誣。猶可言也。謂孔子不取前人之言。聖人豈如是哉。

遊相墩記

陳西園爲余言相墩之勝。去余村僅十餘里。約余過其地而未果。今年三月。相君搏九邀家君爲墩上之遊。余遂得以縱其勝。搏九名鵬。世居邵埭。墩在運隄之西。白茆湖之東。雍正間始歸相氏。搏九尊人晉勳翁。搆別業於上。因以相墩名。墩之外綠楊千株。屈曲排列。漁蓑柳陰。屈曲而入。頂有屋十餘間。前三楹。爲西園先生扁其上曰近湖草堂。堂後有軒曰友軒。墩後有池。池中有小墩。環以水。達以橋。而種蓮於其下。庭外編竹籬。籬外卽運河。倚窗望之。舳艫千百。帆檣高出於樹。縱彩如飛。水聲在耳。皆往來於墩之東。坐墩上。四陰鬱環合。其樹柳。柳之中有桐二。桐之西有竹。其花。牡丹、芍藥、玉蘭、桂、菊、海棠、芙蓉、凌霄、雞冠之植於盆者又數十。多莫能名者焉。其蔬。春韭秋菘。白菜紫莧。其禽鳥。燕、鶯、鳩、鵲、魚鱉、布穀。其瀏游之所出曰菱芡。曰三稜。環墩之外方數里。刈而束之以爲薪。炊爨資之。歲之所入。不弱於種穀之利也。處其中者。誠有仲長統之樂。同游者周君已山、陳君西園。皆俯仰流連而不欲去。搏九設酒劇談。薄暮乃散。是游也。亦可以盡湖中之勝矣。歸而各詠以詩。家君作相墩銘。西園曰。今日之游。不可無記。遂誌之如右。嘉慶己巳三月二十四日。黃玨橋人焦廷琥記。

與徐雪廬先生論詩書

廷琥頓首啓雪廬先生閣下。前在高齋。得親聲欬。月餘暌隔。殊切神馳。偶以拙詩求教。荷蒙賜覽。且錫鉅文。廷琥捧誦再三。悚與愧交。竊念深友之於己。有不敢當者。則自惕焉。既而思之。知先生以獎許爲誘掖。以鼓舞爲訓誨。俾鄉僻賤名。得附大集以垂不朽。如蠅附驥尾。蔦施松柏。則又私自幸焉。廷琥年十一。家君授以唐人絕句法。由絕句而律詩。而古體。遂好作詩。一月輒數十首。家君斥而抑之。謂詩文最忌浮詞。卽傚人詠物。比興無端。亦當使詩卷之氣。盎然紙上。而泛爲風雲月露之詞。則所當深戒。廷琥自是不敢妄作。迄今二十餘年。未有進境。而每苦其難。夫詩本溫柔敦厚之旨。渾渾灝灝。元氣結成。不必以一定關鍵泥乎其法。亦豈容有一毫浮僞雜於其間。竊以此求之。有借詩遊戲者。將以詩爲褻玩者也。有賦嫁譏謫者。將以詩爲容悅者也。有此唱彼和互相贊譽者。將以詩爲標榜之具者也。有借同勸與以爲博洽者。將以詩爲矜誇之用者也。先生謂詩當本之以誠。此則不誠孰甚。苟以先生立誠之說示之。亦未必有赧然愧、爽然失者。何也。不知其難而已矣。或謂詩不必作。則又不然。嘗於友人齋中見其所作詩。有題跋者。謂當以經學自厲。不當役志於詩。此言似是而實非也。詩之源出於三百篇。毛公作傳。鄭康成作箋。三百篇非經乎。且升高作賦。列九能之一。學經者不必不作詩。特當厚其根柢。廣爲涉獵。博其聞見。雅俗雜焉。尚其體要。格律正焉。惜其筆墨。風骨深焉。不必篇什之多也。一二章亦足以傳。不必詞采之富也。其氣韻不在於貌。讀書萬卷。下筆如神。其樸之氣自然流露。此廷琥之所以不能至而自苦其難者也。雖然。歸見所謂難與先生所謂誠者。竊有所合。敢爲先生陳之。卽以爲先生所論之傳疏可也。先此謹候台安。仍容面謝。更領教益。不宣。

書吳千爲軼事

千爲。祖籍歙人。隸居揚州之黃玨橋。遂爲江都籍。故鬻鹽。有鄰子某貧甚。瞯其貲。將竊之。伺隙潛入其市屋而隱於梁。千爲知其入也。晚食已。揮僮僕去。乃閉戶。徐仰謂某曰。盍下。吾與爾言。某懼而降。掖之起曰。何憊也。爾世居此。先人皆良民。奈何爲此汙賤之行。以玷祖父。無貲。吾可貸也。解囊得錢三千。畀之曰。以此爲生計。是供饘粥。宜自勵。某感謝泣下。將去。止之曰。夜未靜。姑待之。毋爲邏者所詰。某以是卒得溫飽。時有幼童伺於門。知其事。出以告人。千爲聞之。斥曰。毋妄汙人。吾無是也。千爲名柟年。一號秋厓。里中稱善人。乃閱其節略。所稱施藥療病。捐穀賑饑。修理橋梁。欣助櫬木。而未皆縷述其善。吳甫山先生因道其軼事如此。錄之以補節略所未備。千爲三子。長亦光。字宜三。乾隆己卯舉人。官至代州知州。咸以爲善人之報。惜無親炙者。不能縷述之也。

書高貞女

歸熙甫泥女子從父之說。謂室女不必守貞。吾郡張良御太史惑之。且曰。男女居室。然後夫婦之道成。夫婦之道不成。則無相死與守之理。甚乎。執此說則女子必不得以節顯。彼或慷慨捐軀。或終身不字。舉世之所謂奇節。皆非歸氏所取也。抑何邪說誣民之至於斯也。是說皆爲吳榆亭言之。榆亭因述其叔母守貞事。貞女氏高。甘泉縣人。許字北鄉儒童吳宏禮。取有日矣。而宏禮歿。是爲乾隆四十一年五月。貞女年

二十歟弃喪父母勸慰之女泣曰女身許吳舍將奚適遂於是年七月適吳氏撫姪立中爲子立中愉亭兄也迄今三十一年愉亭且日貞女不茹葷衣布衣數十年如一日嘗勉諸姪曰各宜自立每夜必以鍼黹課讀鄰里鄉黨稱其賢今年以例得旌典將具呈於學貞女急止之曰吾無奇節名將安附愉亭重違其意而慮其貞之無以彰也乃屬余紀其事而姑待旌典於異日夫吾文豈足以顯貞女愉亭之請蓋因吾之論歸氏而及之也遂書之且以解仮歸者之惑云

謝景張傳

景張名文英一字莘谷先世洪武初自江右遷於揚七世祖肯與始居甘泉黃玨橋君生有至性篤於孝友家中落而視族朋友之貧困者周之無吝色嘉慶甲子從家君游丁卯三月家君病寒危殆不知人君左右牀席不寐者十數夜與沈山人彭庭共禱於東嶽神各借算書楮焚之病果愈咸以爲誠所感也君之兄沒哀悼過人嫂復歿遺孤八歲撫愛倍至病甚君夜走數十里延醫急遽無人色摘藥調水火數夜不寐醫爲俗誤藥致死君慟曰何以慰兄明日遂病吐血消渴村醫者投以發散攻伐之劑吐沫如脂右脅痛甚仍服之且禁食遂身冷喘促陽盡而死嘉慶戊辰二月十三日也年二十六里人莫不歎曰謝景張爲兄之子病而死也君好學深思嘗與余冬夜論開方句股法必證圖以明其故彼此辨難不解不止數試於海陵未獲一衿病劇盡取所作文焚之且語家君曰英死矣將乞銘嘉於先生娶於王無子尤可傷也

焦廷琥曰昔讀第五倫傳兄子有疾一夜十視而倫自謂不能無私何其知之明也乃景張以兄子而至於病且死其視倫爲何如觀風者采義行吾知其無所愧矣

忠毅李將軍頌有序

竭力宣猷功烈昭乎天壤報國忘死忠義貫乎日星斯鏐鐐之金不足言其堅巖巖之石無能比其介厥有銖而不磷誓千祀而可感者也維忠毅李將軍家本儒風天生智勇一劍南飛萬人爲傑能勝特拔庶列名籍英年連捷遂侍甘泉乾隆丙申都閫衢州分請俸以推道候亦越辛丑陞任提標綜閫閫而司馬政旣遷太平參將又遷樂清副將是時臺灣用兵林匪待戮而將軍復海壇署鎮南日建牙操舟出洋持刀陷陣劇盜屢擒身先士卒彼安鄒落髮而不發彭樂裹瘡而再戰方之今日將軍有焉紀綸靜於海國功籌陳於殿陛庚戌銅山設鎮甲寅補署海壇安南夷盜闌入內洋將軍率水犀之甲統貔貅之軍遏其前衝更番迭敵樓櫓成雲牙檣因日艦聊迴山賊勢大沮嘉慶丁巳天子嘉將軍忠勤委以方面總戎定海將軍心感特達之知不惜捐軀以報浙盜鳳尾閩盜蔡牽水澳等敢舒螳臂么麼不靖兩貫賊井底笑跳梁之蛙武庫飛曳影之劍將軍則直偕同安梭船師統三鎮扞陸路之采捕隊出洋之火槊買間假以便宜將士用以破格己未六月將軍與巡撫阮公元殲賊松門乘舊之風火可以成功杜鼓之結忠何能爲害獲安南僞爵侯倫貴利辛酉冬擢任提督統攝水師小盜屢擒牽獨猖獗旣而盜實漁由游魚在荃粗不足於七月軍何堪以一戰妖狂遂斷首而就擒蛇豕將窮變而赴海不圖醜奴降辭詭延俯首而

不疑李賫拔賊漢中賊擒而復縱甲子七月奉旨派爲總統各鎮聽其調度一戰黃埞再戰澎湖賊遂方斷而欲復牛皮則破不能僞乙丑十二月鹿耳門之役將軍與金門鎮許公松年澎湖協王公得祿慷慨誓衆縱火焚艘抽斬千百散如鳥獸將鍼賊而獻囚且推牛而釃酒而賊又乘潮遁去未獲渠魁壯士椎心而痛恨盜首逸獲而稽誅然而苦堅貞心於風鶴孟獲破膽於蠻荒數挫賊鋒迫承槩寵小醜延其殘喘天子以爲良將樂羊之謗書難論元戎之袞脊屢膺故將軍益以憤激誓不與賊俱生雖十雅不能殺賊有如大江壬崇略身受國恩確宜勠力丁卯八月將軍乃仗劍而出誓不返顧謂其子曰汝當潛心讀書勉圖向上家事毋掛也十二月二十五日至黑水外洋蒙衝列陣礮火如麻賊勢倉黃紛紛落水功在垂成揆縱風刻何爲乎颶母風作海島煙飛浪折牙旗星沈渭水忠魂海上遂爲國殤宗爺將殁人聞殺賊之聲諸葛云亡標滿英雄之淚天子震悼追封三等壯烈伯諡以忠毅予專祠於同安歲時致祭郵蓋褒忠於此爲盛公旣捐軀賊鋒亦挫忠魂即浙閩之保障廟貌爲士地之屏藩將軍諱長庚字超人號西巖年五十有八嗣子廷鈺承嗣襲爵惟將軍忠致其身毅正其氣壯宜其力烈震其靈不亦可以爭光日月而提衢河山也哉爲之頌曰

桓桓勇略烈烈忠貞危則致命義以成名威傾海島氣折長鯨雖無苟免忠必舍生維李將軍同安世籍少拔魁科人歆先德儒將投壺猿臂射石虎穴親探功籌日積公署銅山振興軍紀公戰三澎夷盜遠徙儲糧治舟破家養士盜氣頓消洋氛不起公爲總兵威鎮閩浙賊盜披猖公搜窟穴髮怒冠衝氣忿皆裂逸彈師船艦陣結孫恩鬬殆道復獮頗賊首寖熾飢欲回降以行詐去而復來雖殘牙爪未獲渠魁專捕蔡牽公爲總統兵有所歸士得其用井蛙雖困游魚倖縱水陸並躡浙閩夾綜渠魁未得公心益忿枕戈待旦披堅搗逆生死久忘家事焉問報國爲心毅賊其分飛飛旌動帆颶風天水皆黑刀血俱紅魂游礮火旗折鮫宮公其死矣威振越中天子震悼褒忠有典伯爵三等懋功用顯予謚予祭犧牲是展命秩曾崇蔭爵蕃衍巍巍祠宇建於同安於鄉剏立千古所難庀材鳩匠丹臒已完取彼貞珉兆然用刊深福閩嶠恩施浙水節與山崗軍惟所比公歿二年牽亦殲死公忠及民允宜廟祀

徙人費論

西河毛氏謂秦之三良齊之徙人費爲恩倖之流致身何益夫以費死爲無益於君則可若謂恩倖之流不必致身則凡如徙人者必不得以忠顯何其說之偏也孔子曰見危授命曰見危則不獨尊者見之卑者亦見之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曰能致則不必貴者能之賤者亦能之聖賢於此苟分別其間將必曰惟尊者貴者可以致命致身卑者賤者不與也有是理乎且徙人費與三良固異詩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則三良之死非三良自殺乃穆公以之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三良即欲不死其可得乎若徙人費之死則左氏詳記其誅屨弗得鞭之見血袒背先人伏公門死推其文義誠可勵後世人臣之節矣又曰石之紛如死於階下見衛君之無人而紛如之深足嘉也又曰殺孟陽於牀見襄公驕侈放恣衆畔親離陽以小臣而慷慨

相畧。不能免君於難。亦大可悲矣。此與齊莊之弒。其賈舉州綽等皆死。文義自別。杜預於賈舉等。則曰勇力之臣。爲君所嬖者。於石之紛如孟陽。則皆曰小臣。未嘗以爲恩倖之流也。毛氏以恩倖加之。顧棟高亦從其說。不知人無貴賤。忠孝一也。後漢書李善於獨行。明史入阿寄於孝義。何獨於徒人費而疑之。且徒人之罷。尙不臨難苟免。況賢於徒人者乎。徒人能知大義。即是光昭史冊。則凡如徒人者。可以勵矣。乃謂恩倖爲不足論。其不樂成人之美。有如是哉。毛氏又謂汪踦不能匡君衛國。徒以身殉。爲孺子之忠。汪踦之事。載於左傳檀弓。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孔子明曰衛社稷。毛氏必曰不能衛國。將與孔子爭乎。百餘年來。無議其非者。敢爲之辨。

鄭素圃醫案序

醫有說先世者至數百年不絕者。莫如歙中鄭氏。鄭世居歙之南山。明末有字碧涵者。自歙遷於揚。其裔孫平開居湖中。每讀其先世素圃先生著述甚富。今老屋綠楊灣在鈔關門。予孫守之。懷先業之墜也。索其書。平開寶之。不輕示。嘉慶丙寅。得其醫案一冊。曰傷寒。曰暑。曰瘧。曰痢。曰諸中。曰男證。曰女科。曰胎產。素圃自序云。陰平陽祕。精神乃治。曰平。則不欲過盛可知。曰祕。則當寶護可知。又云。傷寒諸案。皆屬三陰三陽證。顯明易見。特以亢害之證。似是而非者。命兒輩錄存。以示諸門人。嗚呼。陽長陰消。易道也。聖人扶陽抑陰。不欲陰之盛也。自丹溪發倡爲陽常有餘之說。後之醫者。每爲所陷。觀素圃之案。亦可以悟矣。儀徵李振聲。今之名醫也。乙丑閏六月。余病頭面蒸熱如炭。徧身發紅迹似疹。陰躁困憊。幾死。李翁曰。脈緊不渴。非疹也。服眞武湯而愈。醫者多譏之。乃素圃治胡子任及余姪。皆云寒極於內。逼陽於外。陰盛也。李之治與素圃合。議李者尙能讀素圃之書哉。丁卯三月。家君病寒。誤藥致耳聾昏睡。舌黑而滑。脈洪大無倫。汪近垣者。李翁之門人也。診曰。少陰之陽欲亡矣。非參附不救。羣醫或咻之。謂舌黑脈大。爲陽證。無以決。余因憶素圃云。耳聾昏睡。少陰非少陽。脈反散大。眞陽欲脫之機。舌黑而滑。腎水凌心也。遂執此案以證之。果愈。益知素圃之術之神。而此案之益人不淺也。素圃名重光。一字完夫。初寓瓜洲。後來邗上。邑中舉鄉飲酒禮。酌先生於明倫堂。康熙四十六年。太守左必蕃贈扁曰。賓筵望重。享年七十有九。夢圃爲素圃侍祉。所著有鼎寶齋經驗方。家弱侯太史序而行世。素圃又撰補注條辨。證辨。論翼等書。子孫多習儒者。而亦精於醫。自夢圃至今。幾三百年。平開猶守其家學。去歲平開歿。素圃之學不幾墜歟。書之以告閱是書者。

白茆草堂記

甘泉之湖。在官河上岸者六。曰邵伯。曰新城。曰朱家。曰黃子。曰赤岸。曰白茆。黃玨橋在黃子湖南。白茆湖北。橋北有市。市北有白茆草堂。與少文太學讀書處也。草堂本面東三楹。面南三楹。室中牀書迆屋。庭間栽梅種菊。園之以欄。太學吟詠其中。講貫於唐宋諸名家者近三十年。所作詩數百首。家君選錄之。爲白茆草堂詩鈔二卷。刻於嘉慶庚午六月。家君替徐珥花、雜然倩、范石湖詞集。爲北湖三家詞鈔。太學刻之。里中耆舊頗以傳焉。壬申冬。草堂燬於火。書版盡焚。羣花半萎。癸酉之春。重營面東三楹。兩月而畢。復得

讀經論藝。分韻聯吟。其面南處隙地。蒔花廣縱盈畝。雖改舊觀。而宏敞則過之矣。湖村風俗淳厚。相傳宋元人皆治別業於此。然不可考。順治康熙間。湖中文酒之會最盛。如文在茲之深柳堂。喬蓍巖之湖西別業。張虎臣之水樓。徐施畢范四姓之畬芳社。孫滋九之柳庭。皆極水竹之趣。今百餘年。色址多不可尋。而前輩之流風遺韻。故老尙言之不衰。則風雅之繫於一鄉。豈淺也哉。余家有湖干草堂。爲先高祖父文生公讀書處。即今半九書塾。家君拓而葺之。於書塾中爲雕菰樓。析離。紅薇翠竹之亭。蜜梅花館。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木蘭家仲軒。花深少態簃。落成於庚午之冬。並作霜天曉角八闋。一時和者成帙。余家去白茆草堂半里。酒盞茶磁。迭爲賓主。太學以草堂新成。屬爲之記。余亦以書塾八詠索和。聞者以爲佳話也。書以誌之。嘉慶十八年六月望日。焦廷琥記。

鬭魚圖記

鬭魚圖者。丹陽汪甌川爲白茆草堂主人作也。圖幅從一尺弱。橫三尺五寸弱。幅左茆屋三楹。爲白茆草堂。屋後亭二。一負岡。一隱於叢竹。屋前左右。編以竹籬。籬內梧桐桑柘。枝葉蓊鬱。秋花滿砌。多莫能名。庭不鋪甓而宏敞爽潔。中設一几。五人圍坐。虛其一焉。几有杯有茗。旁有僮二。一攜壺。一奉魚。左廡有閒門。豆藤被其上。門外有石。玲瓏多奇致。石後有逕。達於廚。有廚人爲鼓刀斫鱠狀。逕有僮二。各奉魚進。庭前有門。夾門有松柏。門外有攜魚而至者二人。有板橋。橋傍柳陰覆車棚。毶毶然。橋右波中來一舟。行若甚速。舟中一人膝前置籃。又一人操舟。亦赴草堂客也。幅尾爲魚罾一。秋水萑葦。極煙波瀟逸之致。白茆草堂在黃玨橋市北。爲與少文先生讀書處。每院內花開。友人各攜魚來。廚人烹之。品其味之甲乙。客曰。此鬭魚會也。主人口吟一詩云。良友攜魚至。烹鮮各自嘗。只容分美惡。不暇計炎涼。誰笑蓴花氣。杯盤帶夕陽。吾曹薄滋味。得此興偏長。客又曰。主人性情和易。不欲多上人。市井嚚競之習。非所樂也。奈何以鬭名。又一客曰。溪以愚名。豈必瀨溪而居者皆愚也。泉水以廉名。豈必不居廉讓之間。遂不得以廉讓聞也。且主人草堂中壁張字幅。多前人詩。嘗記有句云。雄心毆菊虎。傲骨諂花神。鬭魚者。亦毆菊虎諂花神之類也。奚不可以鬭名。主人欣然。汪生遂作鬭魚圖。湖中魚類不一。食魚者無不知北湖之魚之美也。作圖者固不必一一繪之。擬更作北湖魚譜。按其名而別其味焉。嘉慶二十五年歲次庚辰夏五月。焦廷琥記。

修王大名先生墓記

墓在郡城北三十里面背橋。甘泉縣治。先生名方魏。字大名。號雍城。明員外郎納諫之孫也。世居北湖。父玉藻。子孫所稱螺山公者。崇正癸未進士。官慈谿縣知縣。甲申之變。公與沈公宸荃起兵江上。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明年。浙東破。公黃冠行遯於剡溪。辛卯以後。始歸里。將歿。遺命不延帶斂。像亦如之。生二子。仲子即先生。遵命父。閉戶窮經。足不入城市。一鄉之士重其道。稱曰大名先生。生平於宋儒之學最精。著述皆散失。存者惟周易纂解一卷。子祉修。歲貢生。爲號竹祖母之父。先大父以是得聞王氏之學。又二世。子孫微甚。敝廬毀於火。遺書盡焚。先大父傷之。每指先生之墓曰。其子孫微。吾子孫必當視之。先大父歿。家君每過其地。必戒守墓者禁芻牧之往來。嘉慶丙寅正月往視。則塚已盡毀。塚左故有先生曾孫某

之擴。亦舉其棺而遷於右。念周守墓者。則曰壙左之地。鬻與夏姓。不足。益以壙內。所以毀也。壙既毀。風雨侵蝕。擴漸卑。牛羊之迹。交於擴下。家君以情告夏氏。夏故農者。一知地之爲先生墓也。即還其契。乃命工築壙。仍如舊式。家君同翰林院編修秦公恩復。安慶參將楊公大壯。浙江巡撫阮公元。立石誌之。題曰大清處士王君方魏之墓。嗟乎。邑有賢人君子。不幸不獲有聞於世。則必賴子孫有以紹述之。又不幸而子孫衰落。則必待後人之表揚。不能表揚。而且墓地蹂躪於牛羊。荒剝於風雨。雖其子孫之微。亦居此里者之責也。湖中後學之士。於王氏。而銓部之文行。給諫之忠義。問之其人。雖無有道之者。是可慨已。先生之兄方岐。字武徵。亦不仕。然與吳園次、卓鹿墟、汪舟次諸君相往來。故以文名。先生不然。吾慮其久而益湮也。於是乎記。

書江渚貞烈志後

爲女子而不恤一死。以成其貞烈。固大不得已。亦大不幸。乃復値烽火。蒼黃流離顛沛。白刃在前。砲聲滿地。骨肉散於軍中。殘骸躪於馬足。呼天莫應。慷慨捐軀。一死之後。無有知而弔其冤者。則尤不幸也。即或知之而不得其人。則傳之不遠。不數年即朽。此其不幸也益甚。吾觀熊偉男江渚貞烈志。不禁掩卷而歎矣。偉男名維熊。康熙歲貢生。世居瓜渚。瓜渚在明季歷被兵。亦民生大不幸之秋也。當時婦人女子。有明大義而以身殉者。熊君輯之。得張氏、劉氏、饒氏、沈氏、范氏、熊氏、宋氏、魏女、熊女、萬女。凡十人。而繫以詩。爲江渚貞烈志一卷。時作於康熙己巳。就瓜渚一偶言之也。昔劉中壘序列女。歷代史傳倣之。然數千年來。女子之以貞烈見者何限。而史書所載則寥寥也。明末被兵之處。不止江渚。即江渚之貞烈。亦未必止此十人。而十人乃不朽。得傳不得傳。固有幸不幸耶。學者與爲風雲月露無益之詩詞。何如記一時忠孝節烈之事。使忠孝節烈者。由此不朽。而觀者有所感。則其江渚貞烈之志。益於人心風俗者。豈淺也哉。嘉慶丙寅十二月。江都焦廷琥跋。

北湖三家詞鈔跋

北湖多隱君子。而以倚聲名者。則有三家。徐坦菴名石麟。著述甚富。其已刻者六種。曲訂正詞韻。且諧彩鸞集。其餘皆目見於自序者。凡數十種。復汀姓羅氏。名煜。本歙人。而居於湖。坦菴詞中屢及之。范石湖之詞。間見於題畫。求其遺書不可得。嘉慶丁卯。家君訪陳君素菴。得石湖遺稿一帙於蠹傷鼠嚙中。理之。詩文而外。得詞五卷。曰春雨詞。曰柳堤漁唱。曰秋花雜詠。曰秋吟。曰今之石湖詞。又得復汀詞一卷。合坦菴詞。三卷爲北湖三家詞鈔。石湖名埜。年七十三卒於康熙乙酉。坦菴復汀已先沒。問三家之本末。莫能言之者。去歲於舅向之處。見徐氏族譜。又晤徐君崇禮。徐爲向之外家。崇禮於坦菴爲六世孫。詢其遺書。不復能詳也。考石湖詩中。有二子、顯、頤。皆不命讀書。湖中范氏出其譜校之。石湖之後。僅一傳而絕。嗟乎。故家子弟。牢騷凋零。一二遺編。猶使先正精氣之不沒。固如是哉。吳君少文。以此付梓。余與向之襄校字之役。略述其梗概如右。嘉慶庚午夏六月。焦廷琥跋。

何有軒文集跋

何有軒文集四卷。陳雲發著。雲發字鳴夏。江都人。以諸生終。其文集自敍。作於康熙三十九年。乾隆江都志載其文集。而不詳其卷數。蓋未刻之書也。志又云。徐長城最服膺之。聞其已歿。曰。吾黨種子絕矣。按長城字寧拙。號碩園。何有軒文集中。有徐公碩園行狀。是徐公之卒。在鳴夏之前。確然可信。何爲有讀書種子之歎也。

琴川吟草跋

琴川吟草一卷。海州羅養齋先生著也。先生初寓揚州城。時尚幼。先生來湖中。每加攜抱。問教以唐人五言截句。是爲乾隆辛亥壬子間。今近二十年矣。先生通經學。亦精於醫。博覽羣書。多所論著。然性耽逸趣。恆以詩酒自娛。琥入城過先生。酒壺茶碗。談經竟日。或先生來湖中。登雕菰樓吟詩數章。一時佳話也。今歲讀其琴川吟草。淡逸之氣。不染市氣。校閱一過。俗懷盡滌。爲鈔錄之。得若干首。先生更有揚州聞見錄。索之尚未脫稿也。

何梯雲權厝志

君諱方循。字梯雲。甘泉縣黃玨橋人。嘗一應童子試。不售。改而賈。賈居三年。鬱鬱不得志。日坐肆中。翻閱毛詩尚書。又學爲詩歌。余偶見其和綿詞。風骨雅厚。不襲古人之形。神畢肖焉。乃謂之曰。君豈當爲米儈者哉。遂棄去。肆力讀書。明年縣試。邑令陳公拔之前列。丁卯三月科試。以第八名入學。越一月。病溫下利。發疹狂躁。服庸醫藥。疹斂而狂益甚。下之不應。又下之。利黃沫。目赤戴眼。成瘛證。醫復下之。氣隨下脫。遂於四月二十八日卒。距生於乾隆乙巳。年二十有三。君學詩古文辭。嘗曰。吾不他求。惟期無市俗氣。於經義亦然。或於稠人中聞一言之善者。必當記之。閱書籍有所疑。必反覆辨問。不解不止。以爲成裘者必集狐腋。而竹頭木屑。皆可用也。爲人倜儻不羈。性情和易。非拘拘顓顓者可同年語。以故與之交者皆好之。君聘於吳。而未娶。及其死也。室則無孤。欲搜其文。而稿多未脫。欲彰其人。而名猶未傳。幼同塾長同游者。哭之皆失聲焉。何氏世業賈。至君而崛起。說者以爲何氏有先德。其後當興。夫以君之才。增益其學力。沈酣於經史。其興也可立而待。不屑小試其鋒。而頓夭折。世固有抱其器而不終其用如梯雲者耶。何氏之宗惡乎大。君既卒。詩文散失。搜篋中不足二十首。輯之爲梯雲遺詩一卷。君嘗於夢中得句云。室歌三月渡。風雨六朝碑。科試詩題爲臥吹玉管到揚州。有碑字韻。即以此十字入之。極爲學使所賞。聞者比諸宋青江上之句云。君卒之三月。厝於先塋之側。同里友人焦廷琥。爲敘其生平而繫以銘曰。

梯雲之質。樸而不華。梯雲之文。華而不浮。朝菌委土。喪車入闉。甫獲一衿。遽遘二豎。翩翩者蓬。習習者風。頓別琴尊。假成殯宮。北湖之水。君魂所止。援筆作銘。悽恨曷已。

舅母徐孺人墓志銘

嘉慶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舅君向之壽其母徐孺人爲七十壽。九月初四日。孺人之卒至。向之以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於其先君次垸先生之墓。地在澗陳墩西南原。內山壬向而屬琥志之。孺人氏徐。本東海舊宗。作廣陵世族。湖干譜牒稱最古焉。高祖松岑先生。諱元美。順治丁酉舉人。鼎扛百斛。久推藝苑之

英。蔚成一家。應入花間之集。壽諱于。煥紱即珫之祖姑。先大父之仲姊也。孺人績線而嫠。頓傷失怙。先大父母愛如己子。孺人以是恆居外家。迨歸齋次珫先生。婦道能嫻。具通大義。遺金一餅。樂辛不給。半田十畝。貧缺如貧。已而所天抱疾。竪入膏肓。老萊廢椅。秋蘭委坂。力求靈草。西域之使稀。夜禱中庭。北辰之光暗。樂性既窮。青銅遂破。孺人年未四十。向之生甫六齡。范陽孤兒。義方必勖。巴蜀寡婦。丹穴難尋。乾隆乙巳丙午之間。薪桂米珠。飢荼藏路。一室熒熒。母子相視。康伯無衣。則熨斗空捉。季偉有客。則假慨皆廉。而孺人躬親操作。蹐尊之運。夜則三更針線之壓苦。惟十指餅卷撥。扉不聞聲樂。秋燈課讀。但聽霜風。是以穿德者共識孟宗之學。登堂者爭拜桑虞之母。嘉慶辛酉。向之以第一人入學。爲諸生一傚之率。獨恨其遲卅載之心。甚填自敢斗室傳經。羣推芳樹。龍門挺秀。復見孫枝。乃重輪桂蕊。彩蛻方懸。而寒徵霜鍼。鎔燬頓引。子榮即向之。孫元基。嗟乎。向之與珫同居者近十數年。珫時尙幼。囘憶其時先大母殷太孺人與孺人每夕篝燈。往行前言。重宜樓遲。戊午之冬。向之奉母僦居於城。今又十一年矣。請冥自守。與符苦竹之詩。丹旐在前。已近白楊之冢。亡翁已安。將埋石於幽宮。合葬有文。可溯源於古禮。銘曰。

嶽嶽儒風。賢生賢母。節比岡松。心輕園柳。茹彼堇荼。如飴在口。椎髻布衣。志堪不朽。殷勤訓子。文學名成。柴車在野。湖水風清。子孫懷之。遺範莫更。藏諸幽壤。惟珉是貞。

逐蟋蟀文有序

瀕湖而居者。連年秋嵗嘉穀不登。田盡汙萊。室家凍餒。嘉慶丁卯之夏。數月不雨。日燄似火。土堅似石。錙不能入。山農苦之。七月。甘霖雖降而農時已過。所可種者。晚稻麻菽而已。乃出土之芽。輒爲蟲嚙盡。農復貸種耰之。而雜發之候頃刻。詢蟲之形。則曰蟋蟀。不苗穉壞。無不齧者。祇以豚蹄黍飯。則過其田不入。否則羣集而嚙之立盡。或有嘗之者亦然。一鄉之中。群會祀之。瀕湖之巫。奔走不息。夫蟲之害穀者。在詩則曰螟。曰螣。曰蟊。曰蠈。在春秋則曰螽。曰蝝。未聞以蟋蟀害者。是亦奇矣。作文以逐之。

嗚夷怒觸兮。湖水爲災。穀食盡沒兮。人民可哀。易水爲旱兮。甘澤不來。旱魃爲虐兮。螭雨高臺。金風至於西疇兮。時雨不化。種豆菽麻麥兮。荷鋤隴上。剃薙芽之不已兮。蟋蟀在野。嗟爾蟋蟀兮。遺茲利嘴。羣集秋田兮。穀苗盡萎。皇天降災兮。不應若此。蟲其發焉兮。天何命爾。農夫提爾兮。祀爾之旗。我則怒爾兮。惟爾是逐。蟲其遠逝兮。仍願潛於西堂。傍我戶兮入我牀。吹清風而自矜。吸秋露以爲漿。草之根兮砌之旁。惟爾安宅兮。不汝傷。爾不逝兮。賤爾類。口腹飫兮。烏可濟。

中衢一勺

附錄 續附

包世臣 著

中衢一勺目錄序

海運南漕議嘉慶九年蘇州作
籌河芻言嘉慶十三年四月淸江浦作
覆戴師相書嘉慶十四年都下作
策河四略嘉慶十五年十月揚州作
一勞紀澗序嘉慶十六年十月安東作
下河水利說嘉慶十八年鄱伯作
以上六首爲卷上
郭君傳嘉慶二十二年都下作
答友人問事優劣同上
說壩一同上
說壩二同上
辨南河傳說之誤同上
南河雜記上同上

南河雜記中同上
以上七首爲卷中
庚辰雜著三嘉慶二十五年十月都下作
庚辰雜著四同上
庚辰雜著五同上
覆吳提刑書道光二年十二月大名作
答寶答問道光四年十一月揚州作
啓顏漕督道光四年十二月揚州作
海運十宜道光五年六月揚州作
以上七首爲卷下

右言河十一首，言漕三首，言鹽一首，兼言河漕二首，言水利三首。河之本事也。都次歲月，集爲一編。

敍曰：河漕鹽三事，非天下之大政也，又非政之難舉者也，而人人以爲大，人人以爲難，余是以不能已於言也。漕難於鹽，河難於漕，事難則言之宜詳，余是以不能已於言，而於河言之尤多者也。然余有所不能已而言河言漕言鹽，其書脫手流布，傳寫者既苦錯誤，又或以意竄改，至累舉實。然以是稍聲聞矣。然以是遺屑齒矣，而皆非余作書之意也。余少小見官民相爭，必於漕，而無以已之。嘉慶七年，遊海上，比物察情，以爲舉海運，則公費大省，而官之困於丁，與民之困於官者，可以小紓，而無藉以成其說。值八年衛家樓河決，穿運，得達於蘇撫，卒不見行，乃作海運南漕議，以爲私議。十三年，江督請幣六百萬，大修淮黃隄，援東河成案，以什六歸濱河之鳳、潁、徐、淮、揚、海六府州，分十年攤徵歸款，于以鳳潁諸郡邑民疲而危，數爲變。南河例無攤徵，似難奉行，又正料爲根本至計。南河舊以蘆葦料爲正料，各廳領價自購爲購料，故有移正作購叠案，近則名實雜，爲正料與雜料名雜料者對舉而論料餘方，供山東道作收支料變爲紙，歲如會子，然委稽仍名購料，是遺害去猾之未盡者。蕩左右翼，南河之天府也，近適專以購價職工員廉貯倍蓰。廉貯轄官項支，保南河名目，而工仍無料。民脫視蕩徒稱倆糊，乃爲籌河芻言，明經費之無假外求，蕩當路之惑，以攝其衷也。故相國松雅長文敏公、嚴文端公持節視南河，見其書，遂得能攤徵之議，而採用接築長隄、接長蓋壩之策。文端以籌款非奉使所及事，而心以爲善。文敏嘆爲經久碩畫，以江督係其姻婭，授本使自奏行之。既久不報，文敏遂面陳其略，奉旨飭江督仿斬輔道法，自籌治河費。一切開例、捐輸、課程諸說，皆不許在籌議之內。江督卒以每食鹽一斤增河費三釐，其殺廣、浙、閩、粵之鹺賈，并因緣爲奸，以病齊民矣，而河事愈亟。乃爲策河四略，以俟能者。十六年，故節相百文敏公以臺長出督兩江，在都得芻言、四略二書，首舉蓋壩，有成效，語在郭君傳。遂并舉接隄、籌款章程，雖出余手，而發行于十月，爲時已緩，又未能先委十萬，是以不獲符前說。止增採餘柴四百三十萬束，浮於原定正額過倍而已。而工員奉派正料垛數已爲四五十年來所未聞見，虞嗣後籌事益治，遂停購價，誘語滋起。文

敏以籌蕩之故，知釐泄事必可行，頗欲究其說，左右見文敏意在督好，乃巧爲謠詠以尼之。工員乘機幷蹈籌蕩之局。司事者旣獲重咨，其幸濟事可已，而廟謨獨斷，飭仍核實妥辦，事得不廢。道光紀年以後，河勢復否，而奇險疊見，卒保安瀾者，垂裕遠而正料足也。十八年豫東之役，故工部尚書蘇公得餘言，知釐泄事未舉，遂於籌議經費案內，列款入告。奉敕交文敏，文敏深慭不自己出，所親承望風指，減泄數以滿其功。欲蘇公幷余言而亦無不藉致富貴矣。故南督黎襄勤公十六年春初擢淮海道，卽購二書，珍爲秘籙。演其說，與河督爭堵倪家灘，以知名，繼識余，就問書旨尤詳，具機要多取裁決焉。十七年，黎襄勤建議守倪家灘格隄，余以如議則大隄必潰，沮壞全局，敍正其事，始有隙。然是秋超升爲督，仍力舉束水對壩課柳株驗土墻稽垛牛減漕規（南河例價名目），請移束禦兩壩，一切依二書所言，雖移壩不得請而灘柳茂密，土料如林，工段修潔，河身深豐，錢糧節省者過半，秩秩改觀矣。徒以誤捌閘堰，攜險鶩心，遂使志出苟完，計專救敗，而救敗尤非上游則以虎山腰減汛水，而歸墟于周橋，下游則聽葉家社旁洩，不復自守前說束水壩，等亦罷廢。襄勤之言曰：黃漲非人力所能禦，鑿山腰以減之，無刷塌之虞，而有化險爲平之妙。余見其議雖成，而事尚未舉，恃舊德以諍之曰：黃以無滯爲至險，攻大壩不與焉，湖以淤底爲至險，掣石工不與焉，閣下謂減黃入湖爲化險爲平，黃緩湖高，吾坐見其積平成險也。兩險交至，其禍甚烈，閣下意在及身，然或未能以發患貽後人，已自鬭堰病發，襄勤常恥見絀，語在雜記上，及以危言論山腰，尤齟之。自是爲水火矣。會東河屢決，藉以少安，焉雖幷合河歸南境，經行一載之後，交汛則河、安東、阜寧三縣所轄河長且二百里，水勢常平隄，而中泓無溜，襄勤發悸不知所爲，惟力疾奔走，遂以道光四年春，病

瘵卒官，而後人智同賓雀，無視敗徵，不數月高堰竟決，余目擊鉅艱，乃作滌室答問，以發因敗爲功之機，而當路莫能採錄者，於是運道大梗，相國英公據余議爲海運之請，而奉行依違，委任胥儈，上海商民被擾，蓋略與漕江之擾船運夫等矣。未幾，沮海運者皆敗，余意事在決行，乃爲海運十宜以布之，良以蓄貪思深，決策廿載之前，天時人事迫歸一術，誠不忍見其或有得失，使嘵嘵口說，以疑衆聽，成而沒江蹉其無及，貪婪覆其告匱也。夫親見子墨，古人所嘆，鳧鵠來遠，物理所珍，昨聞東督張公請集羣議，有自謂無及成於六德之風，聖明嘉賞，飭行所奏，稽其搯稱汛到旁午，霜後宴息，徒知言防莫事，求治又謂南河多分洩而致受淤，以及築做對壩束水數事，則主於問河事優劣說壩而雜取郭君傳四路以爲說，至云用新輔爬沙船，是未見辨南河傳說之書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張公卽盡見其書，庸遂盡其意乎。鄂睿治燕，周宣亂宋，夫豈一概而已。或者曰：君子之思不出位，吾子少稟殊資，弱不好弄，犖犖瞻劉，雙答唐宋，千名未聞羅隱，一命不沾李白，儒仲之子蓬頭，仲晦之母糲食，貧而處脂不潤，居卑而名津匿跡，先發後樂，矢口喋喋，自爲則已早，爲人則已勞，舍田芸田，毋乃病乎。余曰：造車合轍，匠氏之方也，明齊知類，雅儒之行也，古之爲河爲漕爲鹽而善者，治其事而後著，責趨歸貿貿以從之耶。抑其事素立也，手無斧柯，則待其人，亦濟世利物也，雖勞何病。或又曰：陰用其言，陽棄其身，雖有功而不究，吾子得此於諸公也，屢矣，況不乏下石焉者乎，何吾子之不悔而無戒心也。余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賈生發策而收功於主父

假。王文成雖其術，以從思田之役，功施到今，賈生藉兒術疎之前於後世幸矣。諸公有採余言以劾功當世者，余之幸較賈生爲大，且君子立言，非以爲市也，而何悔乎。古之以言獲禍者，皆傾危不詭於中，余言所知能，主利濟者取則焉，又何戒之有。然而利害倚伏，相待以發，患以養老，臨以貽壯，同是飭之見也。故余議海運，將以紓民困也。今海運已舉，官不受丁困矣，而其所受之困，雖不至如丁之甚，而事加先。是民未困於官，而官先困也。官旣先困，則民之被困當益甚，是余說之反也。此之不能不戒也。故校錄諸書，附記更歷，以循有心三非者，題曰中衢一勺，爲其不足以言尊也。夫設尊於衢，飲者自斟酌之，然或飲之而過節，與性不宜飲，則皆足以致病，然以有致病者，而徵其尊，則必有求飲而不得者已。是必如黔放要於路而自飲之耶。然有不食嗟來者，則速其死，再三求處於無咎之地而不得，是亦未可以不悔也。道光五年十二月八日，涇包世臣愼伯書於許市舟中。

【合註】倪家灘，在雲梯關下八九十里。十六年冬，襄勤承辦減工下段引河，倪家灘先於是年春漫口，河身不首堵築，受淤尤厚，襄勤估挑引河，深一丈五尺，以其土於兩岸堅築縷隄，長三千丈，首尾緣以格隄，斜屬之大隄，兩縷隄相距才九十餘丈。十七年春，李家樓合河歸故道，縷隄內身仄，堅守格隄，水無所洩，必旁攻大隄，故駁正之。　虎山腰，係十八里屯舊址，就其基底寬引水入丁塘湖，鑿山腰爲減壩，洩入引河，注洪澤湖，坐落銅山縣城西三十里，係銅沛廳所轄。　葉家社，在黃河北岸，去海口五六十里。　馬工，係馬營壩，在河南武陟縣，黃沁同知所轄，儀工，在儀封縣，係蘭儀廳所轄。

中衢一勺卷第一　上卷

涇縣包世臣愼伯著　從弟世榮　族子愼言　合註

海運南漕議 幷序

嘉慶癸亥，河南衡家樓決口，穿山東張秋運河，糧艘不能行，中外頗憂漕事，上以諫臣言，飭有漕督撫議海運，于時遊上海、崇明，登小洋，馬跡諸山，從父老問南北洋事，稔海運大便。然非有所資藉，而驟改舊章，則疑衆難成，旣見邸抄，遂委曲告所知。未幾，其說達於江蘇巡撫，爲論列巡撫以爲然，删潤再三，初稿搯而浙江巡撫已論罷其事，竟以中止。予以其關係極重，故删爲私議，以俟後日之謀國是者子推取焉。

駁海運之說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適資盜糧；二曰重洋深阻，漂沒不時；三曰糧艘須別造，舵水須另招，事非旦夕，費更不貲。然三者皆書生迂論，請得一一折之。以事實而後伸正義。出吳淞口，迤南由浙及閩粵，皆爲南洋；迤北由通海、山東、直隸及關東，皆爲北洋。南洋多礁石，水深浪巨，非烏船不行；北洋多沙礁，水淺礁硬，非沙船不行。小烏船亦吃水丈餘，沙船大者才四五尺。洋氛在閩粵，皆坐烏船，斷不能越吳淞而北，以爭南糧也。沙船聚于上海，約三千五六百號，其船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匯、寶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須銀七八千兩，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號，故名

曰船商自康熙廿四年開海禁關東豆麥每年至上海者千餘萬石而布茶各南貨至山東直隷關東者亦由沙船載而北行沙船有會館立董事以總之予嘗問其每歲漂沒之數總不過千百分之一而遇颶風鬆倉在其中鬆倉者巨浪入倉豆見水輒脹大至倍恐船縫裂故酌棄其半於海以鬆之也今南糧由運河每年失風殆數倍於此上海人往關東天津一歲三四至水線風信熟如指掌關東天津之信由海船到者無虛日此不得以古人之已事爲說也秦漢唐漕粟入關未嘗言官艘唯劉晏傳有寬估之說諒亦雜僱民船國家除南糧之外百貨皆由採辦採辦者官與民爲市也間歲并有採買米糧以民船運通之事而山東江南撥船皆由僱備是僱船未嘗非政體也取其便適無他患何必官艘哉沙船以北行爲放空南行爲正載凡客商在關東立莊者上海皆有店上海有保載牙人在上海店內寫載先給水腳合官斛每石不過三四百文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關東裝貨並無客夥押載從不聞有欺騙又沙船順帶南貨不能滿載皆在吳淞口買入撈草泥壓船今若于冬底傳集船商明白曉諭無論其船赴天津赴關東皆先載南糧至七分其餘准帶南貨至天津卸于撥船每南糧一石給水腳銀四錢上載時每石加耗米五升卸載時以平斛收津丁之加二五米俱成正供以增倉儲合計南糧四百萬石不過費水腳百六十萬曾不及漕項十之三四（此合州縣津丁兌費而言非專指糧道庫項也）而陸續開行二月初江浙之糧即可抵淀往返三次全漕入倉矣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價而官費之省倉米之增者無數又使州縣不得以兌費津貼旗耗名目藉詞浮勒一舉而衆善備焉先期咨會浙江提鎮哨招寶鎮陳江南提鎮哨佘山及大小洋山會於馬跡山東鎮臣哨成山十島會於鷹遊門以資彈壓護送而淀津有撥船數千號足敷過載由淀津抵通二百里無糧艘攔閘之擁擠行順速唯裝卸及發水腳之時若使吏胥刁胡需索則船商或畏怯不前耳然悉心籌畫專意了此一節亦非甚難之事也至行之有效然後籌裁撤糧艘安插舵水清查屯田其事皆有條理可循茲未及其論議

〔合註〕招寶山在寧波府鎮海縣陳山在嘉興府俱在海中佘山在崇明外洋小洋山江蘇浙江洋面交界處大洋山在小洋山東南入浙洋界馬跡山在崇明南上有都司營鷹遊門在海州與山東洋面交界處

籌河芻言

治河者始自下流下流既暢上瀾自安自神禹以迄國朝靳文襄莫不由此自賈讓倡不與水爭地之說鄙守諸生輩以築隄激水爲非計而前明潘氏解之曰導河云者蓋洪水橫流時禹度其高下以隄束之引而入海之謂也愚證以八蜡祭防則潘氏之言信矣潘氏又曰沙墊底高但謂旁決之河不可以論於歸槽時也沙易停亦易刷水勢歸槽則沙隨水刷故余所築遙隄守之十七年而未嘗有分寸之高者誠以水聚則底深也但底深之後人視隄爲無用而棄之不加修葺則有旦夕之虞耳綜潘氏之論以驗文襄之事大概可知矣文襄之督南河也清口以下涸者且十年遂於關外接築長隄除逼海軟淤廿里之外皆加修防堵塞決口四十餘處而河以治安者五十年是故近日之河患頻仍說者其咎海

口矣然而不稽前賢之成績不察現在之情形謬爲鐵板沙攔門沙可驗之說又謂海潮上下河水不敵以致淤墊因有別改海口及修復爬沙船混江龍等議夫改海口之說潘氏已詳言而力排之今昔一理無容贅辯至爬沙等船乃文襄之舛議鐵板攔門之名自前明嘉靖之初已見章奏其時海口僅在雲梯關下至今海口東徙且數百里若果係鐵板則當橫塞關門何以竟隨水下徙耶蓋河水下注海潮上溢于口門一項則潮水由而中行黃水由而兩散黃潮交匯之處中聚停沙此不必海口爲然也凡山河入江之處皆有之愚更聞黃口之潮實弱而易敵唯不能爲黃厚集其力耳大水莫大於江河海潮入江直上至小孤山歸息二千五六百里海潮入河僅抵十套才有五六十里耳蓋海雖闊蕩而性固就下地勢北高南下海流趨於南而山東之成山磯頭橫插海中者千餘里挑溜東去回溜南折正抵錢塘故潮爲最大黃浦口次之福山口又次之河口近在膠倫之間正成山之磯窩耳故潮力甚弱河源萬里又合五省之支流此正同爲逆河之勢也但北岸六套南岸仁和鎮以下二百餘里全無隄束遇大汛水旺之時橫溢至數百里流散則緩潮乘其虛而入以扼其吭故河身積淤屢攻不潮愚嘗親至海口向自射陽湖北至灌河口徘徊青淤尖上度其情勢見潮落之時攔門沙面水色深白可辨去口門尚有二三十里與潘氏所言不殊夫河既入海而沙在二三十里之外其不阻大溜也明甚誠修培所有之隄接長至逼海軟淤二十里爲止則河力聚而海潮上泛河溜仍自下行衝刷底淤不至如今之潮旺時河水倒流百里致上游水立矣再度上游河身漫寬中泓無溜之所測量水線類做對頭束水斜埽激動水頭節節逼溜導至清口乃于東清埽下接長蓋埽逼高清勢於復黃埽外加做順黃大埽挑黃溜北行專清溜東注分工趕辦遴選良善之員則於歸實不過經兩大汛而桃源之高家灣以下河底可以興深河深則淮高清水下注助黃刷沙高堰自不吃重糧艘水無滯礙此雖未然之事而有必然之理者也今制府孫公請帑六百萬分別動帑及攤征歸款兩項南河從無攤征之例恐駭民聽而戶部籌撥勢實不繼內外俱以爲憂愚與疏濬者月餘詳察地勢周諮人情有深使於民而藉資國帑者二事敬謹陳以庶幾野人獻背之義焉

〔合註〕靳公言黃河盛漲時水面高於平地自數尺至丈不等今冬令之河底且高於平地數丈蓋潘氏之前遙隄未備河水泛決漫流平地亦從而高故平地與河身不甚相懸是以終宋之世河可南北兩行及潘氏張黃隄成河水獨行而嗣其事者不能攻淤以治河底唯恃繼長增高以幸無患是以河底日高竟成築垣居水之勢有決口即併流無復兩行之事矣　高家灣在桃源清河交界處外北廳所轄楊莊口門上三十里

一擬召買海淤荒灘杜爭以裕經費

雲梯關下其北岸自馬港河起東下至現在海口青紅二沙淤成堆阜迤北之孝臺山已成平陸地隸海安阜三州縣民竈相雜淤出新地約方二百里前此乾隆四十五年因水漫豁糧之民竈地五千七百六十三頃零今亦淤成沃壤其南岸北沙以下至黃河尾閭長二百餘里寬百里無賦者十居八九又鯖魚

港諸處。向因無工。黃河漫水南注。射陽湖蕩亦出淤洲甚廣。查南北兩岸。截長補短。以爲道闊方計之。約方三百里。每里五百三十畝。當得地四十五六萬頃。以五六萬頃爲湖河沮洳之地。又除十萬頃爲蘆營官蕩。及淺淤斥鹵不毛民居墳墓之地。又三分去其一。當得產稼地二十萬頃。此地皆肥淤。其附近海州及關前數十里者。多有大戶隱射。其餘亦有客戶搭棚私種。撒種滿野。收成即去。每畝收豆麥至二三石之多。因無糧官地。不敢戀種。即大戶隱射者。亦不敢硬佔。不過賄囑吏胥。且前且卻。偶有報升在案者。又成訟至十數年莫得齊結。前高文端所謂百里無人煙之處。今人居頗密。爲東南富戶所集。查乾隆四十年。前升任庫道李奉翰。議詳漕河二院。將蘆營溢地。召民領買。後緣四十五年豁除關外溢地錢糧。召買案以中止。今既淤溢肥饒。出產繁沃。且居民願得此者。不謀同詞。徒以報升費重。莫敢先發。查文襄治河。其用銀二百廿萬兩而功成。其友陳君爲籌錢糧於淮揚居民。謂河治則田可耕。且新淤田肥。出產加倍。共幫修河費銀。每頃三十二十十兩不等。遂以歸款。其餘以濟官吏弁兵公費。饒裕令行如流。俎豆至今未替。有議其加派病民者。其八疏內籌畫錢糧一疏具在。可稽也。夫文襄時以居民已產幫費修河。尙踴躍恐後。況此以官地召民承買。開其財源。永杜爭端。豈有不應捷影響者乎。誠明示召買。其先已隱射耕種者。皆准自陳繳價。給與執照。以地高下定價。每頃分三十兩二十五兩二十兩三則。以中則爲率。可得銀五百萬兩。又帶繳接築護田大隄費銀。每畝三分。可得銀六十萬兩。查該州縣正糧。每畝歲納銀三分二分分七八釐不等。除安東一邑無漕外。每畝又徵漕一升至四五合不等。今召買之地。蓋古者即

年荒地。二年後一體照則撥糧。約以每畝二分爲率。歲可得銀四十萬兩。每畝帶徵接隄歲修銀二釐。可得銀四萬兩。三項約歸河庫。其前此隱射。而示到兩月不行陳報者。許他人指買。其同指一段而報買在後者。爲套報不准。若所報畝頃之數。丈出不實。在十二以內者。俱令照數補繳。過此即治以欺隱之罪。難者或謂海濱人悍。大戶隱射已久。復使繳價補丈。或至滋事。此非闇于理而不樂成美。即欲釀民爭以便其壟利者也。隱射之戶。每年所出規費。倍蓰正供。又豢養勇以備械鬬。倘成命案。常至傾覆。今出示招買。即隱射萬畝之家。不過輸銀三千兩而永享豐厚。且誰肯歲費無算。以自蹈危機哉。至素爲大戶豢養之徒。性非無良。徒以勢孤力微。不能自佔官地。故依託大戶。聊爲生計。今既可以指買。各出所積。皆得永業。富者樂其遠禍。貧者樂其得生。滋事之慮。誠爲過矣。又謂海淤地廣。附近民稀。召買莫應。徒多一說。此亦非明於事實者也。關外居民。本皆新植。一由私種官地。一由牧販蕩料。致家大萬。檢榆相望。且淸江文武各員。內外各幕。及彼遊客兵日多。擁厚貲。其知指買爲大利所在。但恐人爭。無憂倘耕。或又謂王者不與民爭利。斥鹵之區。宜弛以便民。此又鄙求寬大之經。而坐失治平之柄者也。夫弛利與民。所以濟貧乏。非以縱奸宄。今任大戶之隱射。而貧民爲其牙爪。道府州縣之猾吏。相與爲奸。非所以成政體也。召買行。則奸民不至犯法。而有以自全。貧民皆得食力。而有以自植。是一舉而教養之實備焉者也。凡此三說。皆非所憂。但宜簡公忠曉事大員一人。專司其事。禮致一二賢傑爲海濱人所素信服者。招徠曉諭。以消小民不信官府之心。先得數大戶及民望爲倡。則報買驛集矣。若誤任牧羊之狽。而輔以假虎之狐。則百

爲而百無成。又奚必召買海淤之一事耶。康熙三十八年。河身倒隄。奉旨此隄不論遠近。必與要隘[illegible]業已指示。不用高寬。止用高五尺。底寬二丈。頂寬七八尺。以遏水頭。欽此。查現今當接築之隄。除近海沮洳二十里。計之約二百里。北岸倒隄長三萬六千丈。頂寬八尺。底寬二丈八尺。高五尺。每丈計土十九方。共計土三十二萬四千方。南岸較險。臨河一面。應築坦坡。頂寬八尺。底寬四丈八尺。高五尺。每丈計土十四方。共五十四萬方。二共計土八十六萬四千方。每方寬估作銀四錢。水硪在內。取伏淤其土。打硪堅築。其需銀三十四萬五千六百兩。嗣後遞分二年。北岸加高培寬。築成新隄。共高八尺。頂寬二丈。底寬五丈二尺。除原剩土方不計外。計用新土共七十三萬方。南岸坦坡加高培寬。亦分爲二年。新舊隄共高八尺。頂寬二丈。底寬八丈四尺。除原剩土方不計外。二年分築。計用新土共一百萬方。南岸續築新土共一百七十三萬方。每方四錢。共銀六十九萬二千兩。連原隄通共銀一百三萬七千六百兩。先即行委官兩岸勘築封土。飭伺興工。一月可以畢事。其款在買升項下撥還。買升之項。不過期月。大勢必集。無容慮其不能接濟也。再新隄頂溜隄水之處。須鑲做防風。以保沖突。歸入另款。招買示未發之前。當行各州縣按取糧冊。亦諳日後照冊除糧。丈地自無欺隱矣。買升之款。除接築長隄外。可備修築磚石各工。及創高家溝以下河寬窄殺之處。挑水各壩。復建淸口順黃大壩。頭壩前接長蓋壩至風神廟。及各工掛釧之需。隄岸仍宜修復栽柳種葦之制。派兵與民協護。則久安長治之策也。

一擬籌辦蘆蕩在地惠民以平料物

近年河費緊重。皆因料價騰貴。料販居奇。以致漕規例價不敷。舊例購料七十五兩一垛。在十月至正月收生柴九萬斤。二月至四月收溫柴七萬八千斤。五月至九月收乾柴六萬六千斤。而今不論月日。改收柴二萬斤一堆。發價一百四十五兩至一百八十五兩不等。是今之一堆。昔日兩堆之價也。昔之一堆。今日兩堆之用也。出入相乘。懸殊四倍。正供有常。何以堪此。查南河皆用海柴。海柴皆產蘆蕩營官地。凡民間燒爐。舊例皆官料做工之餘。今乃奸民串買蕩柴。反與河員爲市。居奇擡價。以病國帑。且偷或不繼。料不至工。常至成事。夫水性有字。盛漲過隄。無料加鑲。乃至潰刷。是近日南河機宜。探本淸源。專在淸蕩。查近年歲修搶險二款。用至二百三四十萬之多。工程經費。正料居六。雜料及夫土居四。則每年購料銀約百六十萬兩。以新定例案算。百六十萬兩一堆計之。約通工用料萬堆。每堆限撥三萬斤。且不能足數。以原定每垛七十五方。每方四十束。每束乾柴二十二斤計之。則實得漕規料四千四百堆。即可濟通工之用。查蘆蕩左營原額產柴地五千餘頃。右營原額產柴地七千餘頃。其萬二千餘頃。今既淤寬。前升任庫道吳增。曾用繩尺丈地一畝。樵得重六十斤柴二十四束。以衰旺取中。每畝樵得漕規生柴三十斤一束者三十束。則萬二千頃可得柴三千六百萬束。爲料萬二千堆。以四千四百堆爲加鑲春工及防風搶險之需。仍餘七千六百堆。官分地設廠。遞資燒爐。每堆取足錢八十千文。比之今日市價。才三分之一耳。其使民豈有倒故。合計官價。可得足錢六十萬八千千文。其樵兵安工四千四百堆。不行給價外。餘柴束每束照正料漕規減五釐。照刀本增八釐。見束給樵兵銀一分五釐。共銀三十四萬二千兩。每歲八月即發

銀十萬兩。爲各兵募僱刀手之本。又發銀二千兩爲搭棚之費。查左右二營實缺兵千二百名。每兵自僱刀手五名。合七千人。自霜降日開採。至清明日停刀。共一百六十五日。除十五日爲大雨雪停採外。一百五十日。以三千六百萬束分計。每人該採五千一百束。每日該採三十五束。堆貯在內。每兵領募本八十兩。以僱五人。一切寬裕矣。此項即於給柴價內扣還外。仍餘柴價二十四萬兩。提二萬兩爲停刀後疏溝補種之用。以二萬兩爲本營委守千把協効之公費。以二萬兩爲記名効用百總頭腦之酬賞。以一萬兩爲濟操防中右二營當差公費。以二萬兩爲濟船務營弁兵。以四萬兩爲免船分運各廠。及司事辛食之費。仍存柴價十二萬兩。分給襍兵。每兵一名。可分百兩。以廠買六十萬千計之。除去柴價。尚存錢二十六萬千。可以助雜料夫土之用。查左營地。各隊各兵俱有分界。右營沙灘。並無分址。似應丈清。照左營例分定。使兵知產柴旺。則得柴價多。視如己產。加意護青。且巡守勤慎。稚成時不慮奸人風火也。然此舉尚之河營官幕。則莫樂行之者何也。官之領帑購料。幕之代官收買。游客之爲料販居間。皆非無爲而爲。今取諸官蕩而有餘。且轉以實之於民。則辦料之利竇塞矣。常時料價。尚有行市。惟搶險急需。則居奇數倍。而幕藉以告其居停。官藉以白其上憲。皆不能駁價核實。今工積官料。備防無匱。則做工之浮開杜矣。市虎成於三言。築舍誤於謀道。故曰非言之難。聽之難也。非聽之難。行之難也。非行之難。斷之難也。是惟望當路君子之能斷而已。

覆鐵師相書

師相閣下。辱賜覆牘。促席垂詢。竟至分夜。世臣不材。何足以塞盛意乎。然遇量宇宙。不遺微細。世臣雖非其人。稱此以求。必可得人任事。天下幸甚。吾道幸甚。承舉舉南河備聞葦蕩興廢之由。面對不悉。謹以書陳。伏惟垂察。康熙中年。海口淤地產葦。材中廂埽。乃以沿河河夫五千名。奏撥千二百餘名。爲葦營襍兵。分隸葦左右二營。餘三千七百餘名。改爲船務營船兵。設立葦蕩營。將統轄三營。船務守備轄浚船七百五十運。計千五百隻。分十隊。名浚船者。即靳文襄所設爬沙浚河者也。撥運二營正料。分歸各工。其左右二營所轄襍兵。每兵一名。管葦地十頃有餘。採捆裝垛。人力不敷。各兵不能出錢僱覓刀手。乃與附近居民。議劃分柴。公私各半。此沿海居民得有葦柴之始。原例每兵一名。額交三十斤一束生柴三千七百五十束。以三千束爲正方。以七百五十束爲籌柴。調劑弁目。蕩內勢難稱收。乃以長五尺圍四虎一履摳爲度。頒發二尺四寸箍口。名爲搓收。此外餘柴。見束發刀本銀七釐。該營弁目漁僥無度。始爲灘棍挾持短長。地則官營料爲私蕩。近年因柴束止重五六斤。又皆葦葉雜草。包夾沙土。不合工用。遂改收五十斤一束淨柴六十束爲額。現已照行三四年。誠恐後來額柴止存六十束之名。並無五十斤之實。則是徒費俸餉而葦營反爲工累也。聞南河督白公。儘蕩搜採之後。查明附近居民。按戶責與官柴。給其燒煙。每束止取銀五釐。兵以餘柴賣官得銀七釐。而民就官買止銀五釐。故柴無偸漏。公事舉而經費省。乾隆四十五六等年。連次漫口。皆以白公二隄攔住溜頭。得免成事。始知白公二隄。皆以葦柴作骨。外敷淤土。以此知葦蕩官柴。分派各廳。名曰正料者。明其足濟通工也。今營地淤淤十倍。而料反不及原額什一。爲言所云

利弊了著。閣下權持決計。無煩疑慮也。左營坐武障河下游。自守底塿。各隊皆有探溝。蓄水養青。是以茂產。右營沙地無界。北高南下。附有居民住居蕩尾。放溝取魚。葦青失養。是以衰耗。又例以清明停刀。爲二青漸長。恐被斷傷。今聞採過四月。三年之後。葦悉變蘼。蘼于工不適。而實與淮商得利倍葦。奸徒之所欲也。宜一切嚴禁。以復舊規。料足則瀾安。閣下但力舉此事。可無南顧之憂矣。至南河廪貯。舊止五十二萬。今十餘倍而不足。疑或誤傳。此誠閣下實事求是之意也。河廳設堡夫。河營設堡兵。止領月餉。無食米者。以各分以灘地耕種自給。然殼歸自贍。稭繳充工。又自霜降至清明。每兵夫一名。課積七十五方。以充壓埽修隄之用。沿隄柳株。霜後科砍。以充椿橛。稕纜即用蕩柴。惟楊椿石灰蘇纜麻紮。乃須購備。取諸宮中。故發帑節省。而無缺乏之虞。今通工文武。無復知此例案者矣。閣下試檢舊檔。始信其不謬耳。珍重千萬。世臣再拜。

〔合肚〕左營分中。有車軸河。底堰在其尾。河兩岸各有寬平官道。夾河各開寬溝入蕩內。猶百足形。以分隊界。內各有小溝。以分兵界。菁沿右營者。宜于霜降日起募集刀夫萬餘。從八灘開採。由外達內。務於正月底將蕩柴樵盡。直達於底。乃分中開一寬河。於河頭攔一橫河。猶丁字形。南達射陽湖。北抵大隄根。使舟楫可通。再行夾河開溝。分汛分隊。約如左營。則蕩尾之柴得以採獲。而公事整齊。棍徒不能阻撓。其所費雖多。取償甚易。舊在蕩內居民。悉招充襍兵。兵基地畝。各在本汛。使居民不得入竊居住。開河之土。於兩岸爲築寬平官道。使舟車兩達。河水充足。既資養青出穫。又資魚利以餉弁兵。　馬港河。即馬港口。又名六套。在安東縣治東百三四十里。又名大通口。即董安國誤打攔黃壩之所大通者。聖祖皇帝欽賜之名。張文端毀董安國所築攔黃壩。而黃淮入海之路爲之大通。故遂以名之也。

策河四略

南河所轄。曰黃、曰運、曰清、其要害。曰海口、曰清口、曰高堰。海口不暢。則上游水立而黃漾入清。清黃相抵。則淤墊清口。清水不出。則高堰吃重。今海口既與大工。堵合馬港河。潰舊海口。不日啓放引河。大溜沖刷。下游定能深暢。然不知黃之受病。實在清口以上之高家灣一帶。河寬無槽。中泓溜弱。是以淤淺。而病發清口。淮之受病。在移東清入湖口。移禦黃至河沿。而並收窄其金門。遂使清弱黃強。終年滯運。及淮水上游盛漲。而洪湖又以連年啓放疊山祥符各閘。湖底之淤北墊淺過半。水勢南趨。五壩不守。壩下引河。漸次淤墊。下河民便什九淤塞。故上壩一啓。則下河成災。自甲子及今七年。未安枕已。而今年守湖過旺。遂至西風一日。三壩並過。時將短至。而高郵邵伯。猶昕夕戒嚴。南河時事。岌岌如斯。加以調撥正供。幾逼天下。開土方。增碾價。利源漸竭。而河勢更否。率此爲常。後將何及。以愚籌之。約有四略。其一曰救敝要略。其目八。曰堵禦壩以濟運淤。疏引河以導湖溜。接長蓋壩以發清勢。補築順壩以殺黃怒。截港接隄以斷湖沙。外柳內芭以防激漫。對壩逼溜以攻積淤。引溜歸泓以減險工。其二曰守成總略。其目六。曰課官幕以慎要工。遂倡優以節浪費。核春工以杜虛險。稽垛牛以備黑汛。嚴守減閘以製湖底。勸疏使民以備啓壩。其三曰籌款至略。其四曰積貯本略。後二略前已詳具籌河芻言。凡此四略。得實心實力之君子。不挾私。

不避怨。舉行如指。而三年之後。三河不復潘靳舊軌者。未之有也。

救敝要略

堵禦壩以濬運淤疏引河以導湖瀦

現今回空未竣。春初重艘即來。籌畫送運。先務至急。運河自黃水倒灌。而界首以下爲高寶湖水抵作。節次停淤。法宜挑濬。蓋運河身窄。積淤至百餘里。即有清瀦下刷而老淤既堅。水勢一大。即防旁溢。故靳公治黃止抽川字溝而治運必用深濬也。今王家莊口門停堵。以放黃水。免致下游並淤。此法至善。似宜俟回空過竣之時。即堵禦黃壩。瀦出運河測量灰印。分段開挑。則王家莊東西三口門皆乾。撮土封之矣。今年洪湖盛漲。積水至二丈。而清口不過出水三四尺。是湖水必過丈五方能出東清壩之左旁也。東壩內舊有五條引河。年來黃流并倒入湖。黃影至關帝廟。引河大半淤墊。而三壩製通之後。湖水陡洩。計俟義壩合龍之後。湖水不得及丈。海口開放新河。黃流必可陡落數尺。現在清口水深二尺。餘皆係借黃使黃水陡落。清流不出。則運河必涸。何以浮送重運。似宜於引河南口無壩開挑。內蓄外導。則開春清出東壩。可無誤運。此雖尋常共見。然舍此更無他術。

[合註]關帝廟在武家墩直南三十里。去高堰應治十里。

接長蓋壩以殺清勢補築順壩以殺黃怒

河口舊有順黃壩。湖口舊有轉水墩。是以得免倒灌之患。重空無阻。自改順黃壩而爲禦黃。廢轉水墩而建東清。河事漸不如前。然東清壩建於風神廟之北。當湖流出磚工口。滔滔下注之勢。已三百餘丈。故對壩一束而清力更猛。又其回溜折下頭壩。恰符七分刷黃三分濟運之數。禦黃壩退在汰黃隄裏百餘丈。當黃水灌入。勢寬平行。其怒已殺。而壩禦之。故清強黃弱。交匯於彭家馬頭之下。是雖無轉水墩順黃壩之妙。而爲意則無殊也。前河臣進清口圖。純皇帝硃筆于頭壩前畫出。河臣遵做斜壩。即今蓋壩。仰測聖意。誠慮清水出湖。即下運河。故於頭壩前以壩蓋之。送清水大溜出東清壩。而收回溜入運河。法爲至善。前創東禦二壩。皆冬築夏拆。後此奉行漸弛。拆築不如時。兼蓋壩縮短。全不得力。後乃移東清壩於磚工尾。收金門爲二十四丈。移禦黃壩于汰黃隄。收金門爲十五丈。夫洪湖方二百里。水源七十餘孔。以二十四丈之金門。而洩水于高仰之太平河。其勢不能擊動全湖矣。黃溜傍汰黃隄而禦黃壩束其旁。缺十五丈。是幾如口門矣。又進禦黃壩口。即寬數十丈至百丈。水過壩而散。力弱停淤。是清黃交病。而運道受傷。高堰獨當湖衝。淮揚并受黃害也。兩壩之移已數年。成案孰敢議者。然將東壩金門拆寬數十丈。以暢湖口。展寬雁翅。下關蓋壩。又接長蓋壩至舊東清壩址。西岸亦增雁翅。厢以縷隄。送水出湖。直注于河。而回溜東折。行百餘丈。方下頭壩。則五壩三閘皆不吃重。而重空足資浮送矣。于禦黃壩外。築順黃壩。其長以掩禦壩金門爲度。挑黃水大溜北去。導清水大溜東注。此棒師以拳擊腰之術也。蓋壩接長。逼出清溜。可長尺許。順壩補築。黃溜北下。可落尺許。長落相乘。使可三尺。凡黃與清平。則清出高五寸則相抵。過尺則灌人。過三尺則奪流。十年來黃水盛漲。未有高清水至四尺者也。是助清抑黃之至術也。此法行。則清水

常出。大溜日掣日深。高堰自不吃重。此古人所謂形禁勢格。則自爲解之術也。舍此不議。而斤斤以加磚工做碎石以求高堰之鞏固。恐未有奏效之日也。

[合註]後此收東清壩金門至十丈。禦黃壩金門至五六丈。宜太平河之常成平陸也。而周橋長年開放。下河爲壑矣。　前此太平河本有深槽。湖口水出。勢若建瓴。橫衝黃腹。故情勢如此。近日黃底日高。太平河北高南下。勢如仰臉。相平則閟口。清高數寸。猶不能暢出刷淤。故蓋壩順壩兩工。尤爲目前救敝要務。

截港接隄以敵潮汐 海口情形。係嘉十三年春夏間親到周歷數月所得。目與白馬湖河灣口興工隨年想略不同。然亦無大異也。接隄之法。詳見籌敝略中。 外柳內芭以防激浸

築隄束水。即神禹之所謂導也。潘氏築遙隄二十萬丈。而河患息。靳公接築雲梯關外淤地七十餘里。而患又息。此前事之師矣。但靳公接築之隄。自高文端以關外無人煙入奏。遂罷修防。其隄既不發。偶有缺處。遂成漫港。水多旁散。至北岸六套南岸仁和鎮以下。二百餘里。全無隄束。遇大汛水旺之時。橫溢至數百里。流散則緩。而海潮乘虛直入。故河身積淤。上游水立。每有不測。皆此之由。似宜全修舊有之隄。同於關內。而接長至逼海歟淤二十里爲止。則河力聚而海潮上泛。河溜仍自下行。衝刷底淤。日刷日深。此即潘氏所謂沙易停亦易刷。但能以水攻水。斷無水底施工之說也。縷隄種低柳五排。此潘氏法也。靳公加以高柳。後此并有栽柳蔭生之例。自海口淤洲產葦。設立葦蕩營叅將。而鑲埽改用蘆葦。柳栽漸弛。今則柳存者。如晨星相望矣。似宜責令堡兵。派種勤護。以分浪勢。免致激裂隄根。隄以防水。然驟長漫過。亦所難免。隄外有柳。以破浪頭。而隄內斜分土陡。水過跌塘。輒掣出溝槽。搶護偶懈。遂至成事。宜飭兵種芭芒形如蘆而性柔。根衝芭住土皮。偶過水衝。輒仆身護土。雖陡水抽掣日許。其土不動。又性最易傳。開以之鑲埽。其用如葦。而燒煙則堅實過之。以隄面斜分空地密種之。既護隄。又生利于公于私。並爲得也。其種徽寧池三郡最多。價亦甚賤。若飭下該州縣買其根盤。而隨時搭解工次。亦費少而益多也。

[合註]築隄禦水。以防護田廬。故謂臨水者爲隄外。近民田者爲隄內。

對壩逼溜以攻積淤引溜歸泓以減險工

河身深。則安瀾。淺則成事。下游深則安瀾。淺則成事。河槽窄則流急而深。寬則溜緩而淺。此理易明也。此救易致也。故霜降水落之後。通測黃河身深二丈以上。而海口倍之。則黃治矣。通測引河深丈五尺以上。而清口倍之。則淮治矣。通測運河深丈以上。而江口倍之。則運治矣。若上下皆深。中間一段獨淺。此而不治。則成事在即。自海口不暢。而黃淤成事一處。則陡淤百餘里。雖挑濬新河。不逮舊觀也。黃淤水高。而清口倒灌。于是運河淤甚者且淤入湖。然清口之淤。引河之淤。運河之淤。皆可熟壩挑濬。而黃河之淤非人力所及。法唯相度水勢。槽寬溜緩之處。鑲做對頭束水斜壩。以逼其溜。使衝激底淤。節節逼之。則淤隨浪起而瀉。更重瀉重則積淤更易刷矣。潘氏之法。遙隄相去千丈。中有縷隄。相去三百丈。河槽在縷隄之中。急溜東下。日刷日深。故其初每年有大汛一二次。溢出縷隄。漫灘直過遙隄。三四日即退。三年之後。河槽

刷深至五丈以外。不復漫過縷隄矣。此潘氏之所以守遙隄。十餘年而未嘗有分寸加高也。自縷隄多廢。而河身始有坐灣。一岸坐灣。則一岸頂溜。兩處皆成險工。歲費無算。宜測水線得底溜所在之處。鑲做挑水小埽。挑動溜頭。使趨中泓。而於溜頭下趨之對岸。復行挑回。漸次挑過。則河槽節次歸泓。而兩岸險工可以漸減。準此守之。雖以復潘氏縷隄之舊無難也。運河偶有淺處。用此可以立深。

守成總略

課官幕以慎要工。逐倡優以絕浪費

河工舊例。以文官司錢糧。武官司椿埽。而武官做工之尤要者。則曰効用。故有當家効用之名。千把以上至於參遊。皆起於當家効用。故做工者莫能欺。而文官但憑武官工冊。發價錯數而已。後文官知做工係利藪。乃與武官分工。於是延友始有外工小席。而外工必參遊所薦。薦主力縣。但以能運。故工程結實。近則工程全歸文官。武官幾同虛設。而外工皆院道所薦。外工皆膽諸薄。樂在駐工。院道所薦。則不得不派之駐工。彼既不解工程。而賦欲甚難。於是與庫貯大幕內外勾通。彼報此銷。循環莫詰。辦工頂賬。各在庫貯。居停為其挾持。即能洞知其弊。亦不敢聲張更易。似宜申明勒薦幕友之例。集庫貯外工而嘗試之。能者留之。不能者罷之。則真才得顯。而後起專心學習矣。清江彈丸之地。有無益樂近日流倡數至三千。計每人日費一金。則合計歲費當百萬矣。清江民人。不耕不織。衣食皆倚河餉。舊例南河庫貯歲修銀五十二萬。而官俸兵餉與焉。今倍之始足以給娼妓。宜河餉之日告匱乏也。法宜驅逐。

核春工以杜虛險。稽埽牛以備黑汛

河工例于霜降前勘估春工。十月發價辦工賦料。若春工照估則實做。斷無成事之理。亦復無險可搶。法在墻工掘墻尾土工益土塘。則無可偷減矣。舊例備防積料。一堆長三丈。寬二丈。高一丈二尺五寸。為料垛。即間以積土。長寬同料垛。而高五尺。為土牛。一垛一牛相間。積土既以備不虞。且以杜延燒。黃河至夏秋之交。或有黑水至者。則其險不測。水立常過四五尺。非有垛牛之備。蓋未有不成事者也。

嚴守減閘以興湖底。勸疏使民以備啓埽

靳公設毛城鋪以下減閘十餘座。原以防黃河異漲。非苟為濟運也。近年每逢清口淤淺。即議減黃助清。黃入清即伏下。水面不卹。而湖底實淤。其害至酷。似宜永遠嚴守。但湖溜暢出清口。日深漸次建瓴。則湖底亦可興深。靳公初視事。湖心皆淤。三年後而老子山下。水深過十丈。其按驗也。減閘以備黃漲。五埽以備清漲。下五埽以洩上五埽。法至悉也。故舊例湖水積至八尺五寸以上。即啓一埽。每五寸增一埽。埽下有引河水兜。不使水太急掣動埽底也。下埽下有使民各河以洩湖水。且以濟下河之田畝。今埽什升高數尺至丈二乃啓。而引河水兜湮廢。使民多淤。每至啓埽。即幸不鉄堤。而下河已為澤國。苟得一二循吏。委曲勸論田主出財。佃戶出力。而工程則任其鄉之賢豪。既紓國帑。工更歸實。庶可啓埽而無患矣。

〔合註〕下河之受清害。黃貽之也。黃減入湖。湖漲滿而清口宣洩不及。不得不開五埽以減人高寶諸湖。而下河遂為澤國。靳公時廷議閉運河隄上諸減埽。以紓下河之困。聖祖皇帝降諭。謂水源來自高

堰埽上。因命並高堰之埽閉之。其時陳潢建議。自蔣家埽起。歷塘埂古溝周橋閘高良澗高家堰等處。於堰隄內東首離隄一百二十丈去處。築大重隄一道。束堰埽減下一千方之水。使之北出清口。如此則洪湖涓滴不入下河。非將舉而中止。論者惜之。然黃河減埽不嚴守。每歲盛漲。分減入湖。湖底必淤。湖底既淤。月積歲累。水無所容。又不得不加高堰工。堰工漸次升高。而堰外之重隄幾同贅旒。欲藉為重門之障。難矣。況黃減力弱。伏秋一過。河身積高。堰工即無虞。清口保無倒灌乎。清口倒灌。則其下頭埽而入運河者。其為害於下河如故也。然則黃河之減埽不閉。淮揚終無安枕之日矣。

一萼紅詞序

嘉慶十六年孟秋。應百菊溪制軍招。自揚州至清江。制軍蒞蒙。僕謂李家樓漫口之水。汨滿終歸洪澤。誠恐五埽吃重。與及揭屆。宜迅速估挑辦符五瑞閘引河。由洪睢二河。分引李家樓之水。仍洩歸黃。可以刷深估挑河身百五六十里。至減埽迤下。本年係放清水。不必大挑引河。只須將海口新隄接長補缺。于倪家灘以下淤為平陸之處。抽出溝槽。隨估隨派。集夫抽築。勒限半月竣事。以中秋為期。開于營擱埽。放水沖刷。雖湖流接長。然大展束從二埽。暢掣入黃。而辦符五瑞。又分減來源。則一兩月間。新淤必能全刷。五埽不虞過旺。減埽跌塘才四丈二尺。大溜東掣。進占自易。九月望後。定可合龍。計抽溝築埽。所費不過五六十萬。可以節省之百萬。井力相度李家樓矣。制軍頗以為然。而內外之議。皆謂湖水斷難漲滿。辦符五瑞斷難疏通。口衆我寡。又以事既入告。難以中改。主於內者處短。主於外者恢然。議遂政格。至八月中旬。湖水驟至。于是瀾順清溝。拆吳城七堡。啓智禮兩埽。勢猶不減。主於內者恒遑失措。仍以辦符五瑞引河入告。而事已無及。加放仁埽。過水大猛。掣動石盤。埽基隨跌。遂使高郵邵伯各埽遞啓。溢入下河。搶堵頗難。生工無算。節近仲冬。而減埽尚未興工。湖源已弱。分洩滋多。即李家樓隨手堵合。黃歸故道。難免倒灌。此局全輸。挽顏無術。十月廿一日朱白泉兵備在安東引河工次。來促赴工。車行大隄。自昏達旦。既抵行館。同舍生有填此曲者。僕因和之。情見乎詞。錄呈兵備。并寄諸同志。想有心人其此慨歎也。

〔合註〕古法於埽臺上密鋪大纜。將柳草薦稭平布。加以實土。合捲埽簡。舉推入水。得底後。加釘大樁。名曰下埽。近用軟箱。其法以大船橫於埽臺。上用擱紮纜。鋪至船上。平鋪草料。將船逐漸推出。使纜著水面。再加層料層土。對面鬆纜。追壓到底。名曰進占。其法至為穩實。近亦有與下埽同用。以溜勢或有緩急故也。

夜漫漫。恨周橋巨浪。又縱下淮南七邑生靈。廿埽盆溢。竟誰與語冰寒。淮盡波黃。歸猶未轉新湄。能否悶經壕。人在秦庭。謀先曲突。迴首辛酸。　蒿目愧襄八載。究攻沙要術。宜節狂瀾。鐵集六州。鑄成一錯。新淤仍高平灘。嘆此日補苴何在。說機宜。篝火更河干。念長星照我。怎禁汎瀾。

下河水利說

淮揚運河東岸州縣。曰山陽、寶應、高郵、泰州、興化、東臺、鹽城、阜寧、如皋、泰興、通州。其甘泉、江都城在西岸。而地半在東岸。共十三州縣。興化、東臺、鹽城、阜寧及高郵、寶應、山陽之東北鄉為下河。泰州、如皋、泰興、通

州及江都、甘泉之東北鄉爲上河。上下河之水。皆來自邵伯運南之六閘。經仙女廟過泰州如皋至石港場下海者。上河也。經仙女廟下孔家涵北至興化者。下河也。興化城南十餘里有河自西而東者。車邏南關壩之引河也。興化東門外有河直東行名北鹽河者。趨東臺興化北門外有烏金蕩。蕩內有二泓。一泓東北下鹽城。名蟒蛇河。出天妃閘二百餘里下海。一泓正北下塘河。過馬家蕩。蕩內又分二支。其北去者。入射陽湖下海。東去者入蟒蛇河。又東有范公隄。北至阜寧南門外之龍王廟。南至通州掘港場。隄根之西有串場河。北通射陽湖。東貫蟒蛇河。西南抵泰州鹽場。爲東臺、鹽城、阜寧三縣水道通達之川。射陽湖蟒蛇湖。各寬三四十丈。深二三丈。溜勢建瓴。北自鹽城之婁夏莊。南至興化城。東自鹽城之界河。西至寶應之望直港。方百餘里。即馬家蕩。其中四面有水泓。悉東北走溜。蕩內菱蒲叢生之處。水深不過尺許。其水來源。唯孔家涵一路。若於秋收之後。將孔家涵下版。不過數日。潛浸之水。使當減退。趣田夫於河泓之旁寬留河道。高築圩岸。出水五尺。不唯可保田廬。而且河成聚溜。消水更速。計自興化城北至婁夏莊。長一百三十里。沙溝東至界河。長三十里。烏金蕩東至蟒蛇河頭。長三十里。共一百九十里。長三萬四千二百丈。兩岸計六萬八千四百丈。計隄高六尺。底寬一丈二尺。頂寬六尺。見丈計土五方四分。共土四十萬方。其支河港汊。逐段加築小圩約土十萬方。共土五十萬方。每方價銀一錢五分。衆食佃力之土方例價如是依例估銷。故與築長隄價值懸殊。共銀七萬五千兩。蟒蛇河頭抵天妃閘四十里。婁夏莊抵五孔港一百八十里。隄岸關段加寬。亦計土三十萬方。饑價較昔。每方二錢。計銀六萬兩。再於汊港河做數座斗門。約銀二萬五千兩。共銀十六萬兩。計蕩內圩出田畝。以方百里計之。可得腴田五萬餘頃。現在水租。每頃自五錢至一兩不等。若圩成熟田。按鋪大糧每頃常收銀二兩。米五斗。是借款與工。不過升科一二年便可歸款。不必再議撥徵。兩年之後。所收銀糧。便成盈餘。而民間每年可增收米麥千餘萬石。則下河瘠爲腴。而清江淮安糧價小減。利既歸民。民間且增益之。即遇大水放壩。無虞淹沒。司河者亦可以隨時節宣。而無所瞻顧。一舉而衆善備。無有過于此者矣。靳文襄雖治河能手。然三河六隄之說則大謬。洪澤地理志云。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可見淮陽地勢南高北下。自古如此。而治下河者必欲强其水東南行。豈不舛哉。嘉慶癸酉五月。坐巡船遍歷下河。所見如此。故書以告有志於民瘼者。

余僑揚州廿年。見當事挑濬下河者三次。每次皆費帑二三十萬兩。然皆注意上河。從未有議及下河者。大抵爲靳公舊說所誤。癸酉夏又議挑濬下河。故著此說以告司事者。司事者甚以爲然。而拘泥成案。仍以帑金二十萬計之上河。于官于民。無一毫之益。徒供工員乾沒而已。道光二年錄稿時附記以訊後來。或有能舉此盛業者乎。

中衢一勺卷第二 中卷

郭君傳

君諱大昌。字禹修。姓郭氏。世居江蘇山陽縣南鄉之高良澗。祖某考某皆不仕。君年十六。入河庫道爲貼書三年。習工程錢算正雜料作收支之法。過於其師。尤明於水性衰旺。能以意知其溜勢所直。遂攀吏。及嘉議爲河庫道。尤器君。每事取決焉。大學士忠襄伯和珅。嘉公外孫也。少貧。每遣其僕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求佽助。嘉公率貲以白金五十兩。君與全飲而歎。語之曰。子且貴。何爲人僕從苦如此。亦賚之如嘉公之數。伯相嗣以家累。遣全求嘉公助白金三百。嘉公怒。詈遣之。伯相遂私出都訴嘉公。嘉公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君從容白嘉公曰。吏見和郎君貴當在大人上。大人毋薄其貧。且大父以三百兩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公曰。汝善和郎。君何不自助之。君曰。大人不助和郎君。吏不敢先。嘉公乃出金授君曰。即日爲我道之。君招至酒樓。握手曰。郎君不日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爲天下窮黎乞命。伯爲具鞍馬。又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裝。其後伯相以戶部尚書爲軍機大臣。屆蹕下江南。至紅花埠。遣全馳詣君。約相見於仲興。君曰。吾始謂若主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爲贓吏逋逃藪。毒流生民。吾恨爾時不慫恿治以逃旗外遣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絕。而全以公主府長史。官三品。伯相敗。竟論死如君言。嘉公自河庫道擢漕運總督。開君吏缺爲上客。淮揚道以河方多故。就嘉公求君襄其事。君既客河道

署竹南河總督吳嗣爵。遂賃居淸江浦之五聖廟。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也。是年八月望後。淸溜切灘南歐。決老壩口。一夕塌寬至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黃入運。版閘關署被衝。毀運之淮揚高寶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東逆匪王倫方滋事。相距才數百里。吳公惶懼無所措。昧爽至五聖廟排闥敦延。君。君扣之。吳公再三謝罪。君曰。大人成見若何。吳公曰。嗣爵有成見。卽不煩先生。然嗣爵意此役必速舉。錢糧五十萬。限期五十日。何如。君曰。如此。則大人自爲之。大昌不敢聞命。吳公曰。決口雖鉅。然五十萬不爲少。五十日不爲速。過此恐干聖怒。罪且不測。君曰。山東匪勢猖獗。與江南接壤。塞決稍遲。恐災民惶惑生他變。且聖上見兵水交至。未審虛實。必發重使。大人固欲以堵合事煩使者耶。必欲大昌任此役者。期不得過廿日。帑不得過十萬。吳公再拜請受事。君曰。有一言不能從。則不敢任也。調文武汛官各一。使得以冠蓋刑杖在工彈壓。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大昌卽辭事。吳公敬諾。君又曰。蕩料皆在洪福莊。距工咫尺。宜飛調取。倉猝辦文稿不可得。大人出圖章一。付大昌。倘庫道見片紙卽發帑。吳公如約。至期遂合龍。共用料土作支幷現帑。合計十萬二千兩有奇。吳公繕摺入告。又三月。欽使乃至。浦後余寄河督徐公所取成案閱之。日期銀數皆信。君故善河事。以老壩工尤知名。當事有急輒倚重。然終以省工費拙言語觸衆怒。嘉

慶初舉豐工。工員欲請帑百廿萬。河督議減其半。商於君。君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難色。君曰。以十五萬辦工。十五萬與衆工員共之。尙以爲少乎。河督怫然。君自此遂絕意不復與南河事。君爲人赤額拔顱。髯長七八寸。連鬢皆蒼白。余於市肆過之。遂數從君遊。儕之者咸目爲迷鈍。迷鈍者。淮人方言。言迷迷鈍鈍。以纖悋不曉事也。嘉慶十二年。南河每歲數決口。一口輒費帑二三百萬。戶部籌撥不能給。常經年敞口門。南河總督徐端求知河事者甚急。余數爲徐公言君。徐公故知君。然卒亦不能物色也。余故未習河事。旣從君遊。相與講說。有所解。君輒嗟賞。月餘余還揚州。十三年二月。君買舟訪余曰。制府今入都。通工議改河道。或南出射陽湖。或北出灌河口。給制府請餉六百萬。制府以爲然。如是則吾淮人類且嘗齏。吾與吾友張君。念非吾子莫能救此險難者。張君貲錢二百緡。屬延吾子。吾據潘靳諸公書及手錄雍正一年至嘉慶二年南河奏咨各案。與吾子扁舟泛下河。轉尖至灌河口。溯莞瀆六塘。由中河至徐州渡河。策騎循峯山至盱眙。竭兩月之力。以相度黃、淮、湖、運之形勢。吾測制府返浦。必有重使題奏。以吾子辯才通徹河事。執佌佌者之口。以救億萬人之命不難也。余欣然行。君旣爲指陳水性地勢。又解說案牘中未晰者。以四月望抵浦。余已了然于南河今昔成敗之故。遂筆記已見。爲書二篇。時制府方旋車而協辦大學士覺羅長文敏公戴文端公奉命視河。未至。君慫濟標副將鄭敏與文敏有連。卽刪潤余書。爲鄭公具稿馳呈文敏。文敏然歎。飛檄調鄭公。君語鄭公曰。相國識力口辯。公非其比也。度不能答。卽曰安徽諸生包世臣所爲。可矣。鄭公至宿遷見文敏。文敏屬鄭公旋浦道殷勤。兩相國以五月五日夜分至。初六日昧爽。文敏枉視余寓。余因爲兩相國極言海口並無高仰。河身斷不可改。雲梯關迤下必宜接築長隄至海濱。而於運口築蓋壩。導淮溜出黃。以減運漲。則淸淮可以安枕。而河流必不旁溢。歷述遠近成案以證明之。兩相國以爲然。遂招余同往海口。屬具奏稿。而接築長隄一事。自乾隆四十七年高文端以不與水爭地

奏請。廢靳文襄雲梯關外隄七十里。並禁民間築埝。載入例册。所議接築。與成案相反。而未可深言。遂止言明河臣潘季馴築汰黃隄千餘里。而河治。國朝河臣靳輔接築七十里。而河又治。以此見束水攻沙。爲古今不易之法。今雲梯關下至海口新淤三百餘里。每屆大汛。水漫溜緩。淤墊河身。以致上游水立云云。爲兩相國增損之以入告。得旨允行。兩相國查工。抵陳家浦。登大壩。文端曰。壩西挑壩何長。徐公曰。總河築大工十餘次。唯此挑壩得力。今春放引河時。實爲一快。余曰。當日故以壩長挑水爲快。今則宜拆減二三十丈。以免挺入河心。激溜北去。不然。水長四五尺。上游北岸五十里之內。當有受其患者矣。徐公默然。七月大汛至。水長才三尺。而陳家浦對岸迤上四十里之馬港口潰決。通工又議欲以馬港決口。卽爲河身。聽其由灌河入海。兩相國奏准之。案遂擬不復行。馬港口隄外皆葦灘。去莞瀆河祇五十餘里。莞瀆河寬不過百丈。下注灌河口。又百七八十里。河出馬港缺口。無水槽。葦根盤結。漫行至莞瀆。又迂曲夾隘。洩水不暢。泛濫寬二百餘里。深不及二三尺。仍倒灌御黃壩。直入東淸壩。黃影至洪澤湖中泓。其由頭壩入運河者。才分河水十之二三。而運河不能容。自十三年冬至十五年春。東決山陽之二舖。西決山陽之小舟莊。壯原墩。又連決寶應之王家莊及白田舖東西岸。漂沒民居以百萬計。河旣倒灌湖水。不得出。啓五壩以洩湖。智仁兩壩相繼刷壩成口。甘泉之昭關壩亦刷去壩底。興化、鹽城、東臺、甘泉之民田。常爲巨浸。而司河事者。以淮運潰決。處分輕於黃河。又得時時興大工。每以無傷田廬入告。及州縣辦賑。則以戶册人數爲虛賑之數。而民多死亡不領賑。得以乾沒。乃倡爲自馬港口決黃河安瀾之邪說。決計以馬港口爲河身。灌河爲海口。三年不舉大工。民苦災劇。訴於都。上乃遣尙書馬慧裕持節巡視。馬公習聞河員說。頗持不堵馬工之議。安東海州災民。求計於君。君曰。欽使臨工。若等以小舟千餘導使者座船至口門下。馬公仁人。能不議堵合耶。從之。馬公船行不數里。輒膠淺大怒。乃奏請興工。仍如兩相國所奏。而司事者復裁減工程。接築長隄。其長短高寬。皆不及原奏十之五。以十五年仲冬告蕆。十六年三月。桃汛至。綱閘倪家灘新隄道遂潰。請擱議。河督不許。河復旁洩。五月。遂決王營減壩。河督以壩上土隄坐蟄過水。河由故河

身歸海。無傷田廬入告。上燭河臣奸。命都察院左都御史百文敏公齡調爲兩江總督。先是兩相國奏旣稱旨。而上復飭樞臣南河奏悉以此奏覈之。不符者議駁。兩相國攜余所爲籌河芻言至都。徧示朝貴。朝貴多傳抄其書。百公受命。卽馳札致鄭公。延余至浦議河事。余至浦訪君。君執手再拜曰。自五月盛漲。黃流倒灌洪澤。淸口太平河直入東淸壩。決塌五道引河。及決減壩不暢。逆溢邳州之棉拐山下。穿邳宿運河。而棉拐山下皆頑石不可刷。昨又逆溢蕭南之李家樓。成巨口。李家樓迤下。向有孟山五湖受水。須一月乃至洪澤。今五湖已成平陸。計李家樓水橫溢下行。日可四十里。不半月。卽達洪澤。洪澤底水雖小。水到後。日長尺許。不十日湖卽滿。而東淸壩外入黃之太平河身高與東淸壩等。夾運河居民百餘萬。自分必爲魚鼈。一夕常數驚。吾子此來。天固以百萬生命屬吾子。吾子勉之已。余曰、計將安出。君曰。接長蓋壩則淸淮無恙。接築長隄。則黃流順軌。吾子已爲兩相國具奏定案。今但舉二事而已。豈有他術哉。余旣見百公。百公曰。河員皆謂馬港口未堵之前。三年無事。旣堵而減壩決。以此見海口實高仰不可復用。余曰。

自十三年決馬港後。運河決者五六處、皆黃水倒灌所致。非淮之爲災也。馬港口下。並無河槽、前以欺馬尙書不可得、今乃又以欺閣下耶。且減壩既決、果暢行。何以又上決棉拐山。更上決李家樓乎。語未竟、百公切齒曰。謹受教。卽塞決。百公又曰。河員以太平河淤塞。李家樓水下注洪澤湖。當先籌去路。議挑濬太平河槽寬四十丈。深一丈五尺。長千三百丈。估銀三十萬。子限三十日。而王員多以爲急迫難集事。莫肯受任。何也。余曰。李家樓決已十日。去湖不過六百里。黃水指日入湖。湖水故小。然高堰石出水面者止九塊。每塊尺一寸。黃水到。日漲一尺。再十日必泛溢。運口頭壩居東淸壩之下。相去才數十丈、頭壩金門寬四丈。水深四丈五六尺。而壩外之太平河。淤沙成阜。湖水由東淸壩。其不能陟成阜之太平河。而必入深四丈五六尺之頭壩。亦明矣。運河寬廿餘丈。其不能幷受全黃全淮之衝。亦明矣。淸江板閘淮安相距止三十里、沿河居民。戶以百萬計。急如倒懸。待命於閣下。焉能有三十日暇。與工員商榷可否耶。且如衆議挑太平河深一丈五尺。而頭壩下水深四丈五六尺。高下猶懸絕。滔滔下注之水。其能不下頭壩而入太平河耶。計唯急發帑萬餘兩。接長頭壩外之蓋壩。斜掩頭壩金門。晝夜興工。十日可畢。出壩之水如奔馬。勢無可止。然善乘者謹持韁勒。則東西唯其所使。河水猶馬。而壩猶韁勒。太平河雖已淤。出水面。然浮沙不過二三尺。下皆新淤泗泥。見水輒去、水出東淸壩。以蓋壩挑溜。北由太平河。出御黃壩。入黃河。如湯沃雪耳。百公曰。謹受教。而河員皆持蓋壩緊當溜頭。必不可成。太平河淤厚難刷。且水勢倘緩。議挑爲善。百公猶豫未決。余曰。蓋壩成則大溜不入運。裏河廳屬無險工。不利於河員。明日閣下臨工次、某請從指示形勢。有持不可者。爲閣下面折之。八月朔日、百公偕余至東淸壩。周迴審視。計乃決。卽日接蓋壩。八日而水大至。刷通太平河。達御黃壩。十二日蓋壩成、而太平河身刷寬三百丈深二丈八尺。運河水勢反減落。淸淮人心乃大定、百公旣以余言與兩相國所奏合。又蓋壩有成效。因定議堵減壩。接築長隄至海邊而止。高厚悉如兩相國所定。十七年三月。李家樓工亦蕆。河歸故道。伏汛後。海口深七丈。長河皆深二丈。秋汛至。竟不出槽。十八年四月。余至安東。存馬文昭君。先在。遂策蹇偕行大隄。由雲梯關六套渡河。至八灘。

存張君于其官署。張君者。君之友輩右營把總張楷也。君謂張君曰。海口高仰之說。自前明已見章奏。吠聲者且三百年。其雲梯關外南北各數百里。自高文端奏請修防之後。棄爲沮洳。而上游每歲輒決口。自十三年君以二百縑貸吾二人。濟此巨艱。破文端之案。復文襄之績。天下共知海口之本無高仰。長隄之並非阻礙。黃雲偏野。老幼歡呼。歲得二麥千餘萬石。三人之心可以慰已、雖當事參以己意。不能盡如吾指、然端緒已得。南河可十餘年無事。惟前鑿蔣家壩以減湖。今又有查勘徐州虎山腰段山腰之舉。以減黃。若人志卑轉物。無利濟之心。事在必行。則十年之後。高堰殆且不守。吾不及見矣。顧謂余曰。吾子過有力者。當時時切言之。預杜患萌也。及與余別。猶執手嗚咽。致此意再三云。張君以君年老。招其子某往侍。後二年病風痺卒。年七十有四歲。君之子亦尋歿。孫逢吉尙幼。未足以世君之業。君吶於言而拙於文。皆不足以自達。以故君之學無傳。知君之學者莫如余。然其精能自必。尙有非余所能悉者。君之言曰。前輩堵口門。倘言引河。爲大壩例、價不敷。藉爲名耳。今乃有鑿河至長數百里。且於決口後。先築攔黃壩。又

率待冬令水落。歲且於次年冬後乃興工。又自總兵徐建功請築靑龍岡。創築二壩。今遂以爲常法。何其舛而且愚也。水力不盛。則不能攻沙。沙旣老堅。則水亦不能攻。及其初決之方盛。以挑水壩攔溜。刷去舊淤。由舊槽而下。應手堵合。可以剋期。近人善工程做法者。惟張君及安東馬君耳。馬君吾婿翁王全一之弟子也。王君精於外工。記錄所歷之迹。爲徐河督得其本。卽今刊行之安瀾紀要迴瀾紀要二書。然驗彼行事。亦未見其能與昔言相合也。初君偕余坐小舟。出射陽湖至五套。余登岸見井泉龍王小廟。旁有木主題曰福星郭老爺長生祿位。土人僉稱吾祖父因時在淸江迓郭老爺。指示至海濱官荒種地。刈葦草。因以起家立集鎭。故奉其祿位。或曰。其人蓋仙也。有老者言非仙也。吾曾見其人。余告以現在小舟中。皆驚。卽相率羅拜。奉酒食。及至濠河莞瀆馬港口尤多。親見者不下二三十處。君之功德在民。固已久矣。張君字聖培。桃源人。以其父跳埽落水之難。蔭爲河營把總。升爲南千總。汛內有關莊壩。張君請加修防。謂過盛漲必決口。本廳不可。張君爭之益力。徑呈本道。本廳怒而揭之。徐公知張君能。無以慰本廳。遂於事政案。劾以才力不及。罷職。然於工之鉅者。猶必檄張君。張君去任八年。秋漲關莊竟決。定例有工之所決口。本廳當罰重典。遂更地名爲李家樓。其實李家樓去決口尙三十里。百公廉知張君事原委。欲黜其前案。重用之。復牽於讒說。止以爲草右營把總、閱今七年。未遷一官。馬君年六十許。亦以與君厚。爲通工所忌云。論曰。孟子言禹治鴻水。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疏九河。瀹濟漯。司馬氏言禹以河水湍激。難以

行平地。乃釃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鄭氏注冀州旣載曰。載之言事。事作徒役。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其注夾右碣石入於河曰。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注九河旣道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可分爲九。注同爲逆河入於海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逆受也。余始讀司馬氏書。疑河難行平地。豈可轉行高地。因欲破高爲窩。謂擇窩腴實之士以行河水。繼乃悟兗州居下游。最受害。而北連冀州。冀州地高無河患、禹由海口碣石山。躬視地勢。可以導河而北。乃起徒役於冀州高地穿渠。司馬氏所謂二渠。蓋言副渠也。副渠旣成。測渠底深於河底。決而載之。兗州泛濫之水。舉入新渠。其始橫決所衝。刷平地有槽數道。水落而槽見。禹因留爲殺減之路。又恐河分。則善淤。故瀹濟漯濟流以入之。助其蕩滌。冀州新渠之尾、卽連兗州舊海口。是以九河至此相逆受。逆。迎也。謂九河前後會合相迎。又海潮上泛。河溜頂出之。如迎逆也。蓋河源萬里。水勢至剽悍。猛隄完防卽隔高厚。力仍不敵。載之高地。則以地爲岸。河雖湍激。其力固不能勝地。故曰掘地。水由地中行。此禹所爲一治河而千年無患者也。孟子與司馬氏。鄭氏述禹治河之術爲詳切。後儒莫能通其意。賈讓遂倡徙民以縱河之說。黃流濁而善淤。激之則駛而刷河底。寬之則緩而淤河身。讓欲棄冀州以縱河。下瀦則上潰。患必他及。所論至疏謬。然唐宋諸儒皆是讓言。至賈魯始仿張戎刮窄之意。立塞疏濬三法。歷百數十年而有潘季馴。潘氏之治河也。寬之而不至於緩。激之而不至於怒。河槽以百丈爲率。霜後則灘高於水面五尺。河槽兩面各距百五十丈爲縷隄。縷隄厚五丈。高五尺。縷隄之外。相距三百丈爲遙隄。遙隄厚十丈。高一丈。兩遙隄相距千丈。附遙隄栽高柳五行。附高柳栽低柳十行。遙隄南北共長三千里。中間擇地置滾

水壩若干座。壩脊高七尺而不封土。汛至水平灘面。盛漲逼縷隄。又漲則溢而及遙隄。平漾水壩。漲一寸輒溢出一寸。漫灘水不當溜。舉渾濁而不溷。漫過縷隄以及遙隄。灘寬足以容納。有縷隄限之水淳而弱。又以柳行殺風力。滾水壩聽其漸溢。出壩之水平鋪而不聚溜。是故其時小汛至。則水不出槽。大汛始至。逼縷隄。大至乃逼遙隄。盛漲乃過滾水壩。比其過壩也。勢已漲極而就消。初消則壩掛口。繼消則縷隄露頂。大消則灘唇出水矣。故其縷隄之所禦者。百五十丈漫灘之水。遙隄之所禦者。三百丈漫灘之水。非如後人以一綫柴土之隄。與萬里河源鬭強弱也。是潘氏兩隄一壩。實變通神禹載高地疏九河之至意。而合於時勢。足爲後世法守。故潘氏司河十七年。而遙縷兩隄未嘗有分寸加高。今之沐黃隄。仍潘氏之舊址。是故神禹以後。善河事者。未有能及潘氏者也。國初河事復壞。河臣靳文襄任賢友陳潢。竟告成功。而故老嘗言文襄受淮漲。議鑿祥符五瑞。減其水入黃。陳君曰。大司馬此時減淮。不及百年。人且以此鬭減黃矣。黃淮兩瀆。幷攻高堰。淮揭不爲魚乎。文襄卒爲之。余嘗見陳君手迹於淸江浦之酒庵。曰東去只宜疏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若非盛德仁人力。百萬生靈葬巨濤。又題其後曰。適與大司馬論河事有感。歸寓書此。則知毛城鋪十八里屯峰山天然各閘、周橋之天然三壩。及下河三河六隄之論。皆不出陳君意也。潘氏既有燃犀復著河防一覽。以詔後人。唯陳君爲能深通其意。又得文襄爲府主。然卒不能盡其才。以憂患遏近世。郭君所學。不讓陳君。而無文襄東南之契。又不若陳君之有文采足以自傳于後。而河自生民以來。爲患中國。神禹之後。數千年而有潘氏。潘氏後百年而得陳君。陳君後百年而得郭君。實才之生。如是其難。陳君見用而不盡。郭君偶試而竟不見用。而河之爲患無虛日。司馬氏之說法。後王也。謂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故言治河之盛者。以潘氏爲後而言事變之近者。則郭君爲後。後之君子。有志於此。釋郭君之言而明其所以然之故。則可以上推陳君之意。以讀潘氏之書。休文有言。如曰不然。請待來哲。斯之謂矣。

〔合註〕老壩口。在淸江督轅東北五里許。與貼心壩相近。有鐵牛及大王廟。　船由內河出海。繞灘面行。新淤在海濱。皆成尖形。故土人呼在海濱繞灘行者爲轉尖。近海之地。多以套名者。亦以尖之外必有水套也。陳家浦在北沙東五十里。南直仁和鎭十五里。屬阜寧縣。今爲海阜廳治。再東六十里。即八灘。爲右營守備治。此隄外指背河一面而言。與四路所言異。前人章疏。其言隄裏隄外。亦兩說並用。文各有當故也。　孟山五湖。一陵子湖。一崔家湖。一十山湖。一楊暉湖。並孟山爲五。通連爲一。靳公毛城鋪。王家山峰山諸閘。下引河水。皆匯此以入洪澤。　五案在八灘西南三十五里。臨射陽湖。以其地係新淤。居民第五次報升。故名。　此段所述不盡與潘氏陳績相符。所謂說古以見意。蓋作者深非減水壩。而減水壩實託始於潘氏之滾水壩。合說壩之言釋之。法戒並見矣。　漢書溝洫志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而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至京師東門。民皆引河水漑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無使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河水宜

合不宜分。其論創始於此。至明時陳瑄劉大夏宗其說。以從事。功效頗著。迨潘氏而持其論益堅。發其論益顯。功績偉然。厥施到今。然後人皆知河不兩行。爲千古不易之言矣。　明時常居敬請于淸河縣東北營家營開支河。分引河流。東入草灣河。出赤晏廟。復歸大河。潘氏阻之而止。而營家營之下有鮑家營。河水于此自決爲支河入海。潘氏以爲此支河爲天然之營家營也。請留之以備分泄。說者謂潘雖力主不兩行之說。而卒留鮑家營以爲支河。則分黃之可以紓禍亦可見矣。不知爾時海口在雲梯關。鮑家營去海不遠。又隄內隄外高低無多。偶有衝決。漫溢而不停流。正河不致淤墊。決口不久必行自塞。故潘氏聽其分洩而不堵。從爲省費也。後人以此欲分減河流。其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矣。

答友人問河事優劣

近世言河者。必歸之天幸。天幸者。一年遇值雨雪稀少而已。人事果至。雖遇異漲。而可必其無患。是故河臣以能知長河深淺寬窄者爲上。能明錢糧者次之。重用武職者又次之。其侈言工程。袒護廳汛者。大抵工爲冒銷。納賄而已。河水濁而流激。濁則善淤。激則善洄。是以兩岸坐灣。則北岸頂溜。中間平流。則淤淺無溜。坐灣頂溜之處。非大隄所能抵禦。廂做埽工。隨溜斜下。溜勢偶改。各灣同變。節節生工。耗費無算。是故自潘氏之後。莫能言治河者。其善者防之而已。夫水德旺于冬。歸槽之後。其質已淸。其流更駛。又土性溫酥易刷。水勢淺落易制。以埽導溜。逐漸減工。工減則險減。是故能言治河者。用心力於霜後。及汛至則恬然如無事者。心有異識而事皆預立故也。今河員無尊卑。皆汛至而奔馳勞午。霜後則皆居安坐。樂游宴樂。弁矣。河工每日有水報云。某日誌樁存水若干丈尺寸。比昨日消長若干。比上年今日消長若干。比上年某日盛漲消長若干。而河底之深淺。隄面之高下。闕之。司河事者莫能知其數。報有誌樁存水之文。測驗實水。則與報文懸殊。闕之司河事者。莫能言其故。如彼所爲。宜其歸之天幸也。夫水之行也。常半於驛。上游驛報之文已至。心計下游河身是否能容。沿途料土是否無缺。某日當水至。某日當水消。一心運籌。千里合節。此非可倖致而飾說也。余前客百文敏署。擬改水報式。以高深相乘。通扎道廳。河員心疑其出余手。俟余他去。乃稟請所以改式之故。文敏無以應。遂聽仍舊。盛業中沮。良可惜矣。其明於錢糧者。知分毫皆百姓膏血。求水勢致病之源。用力少而成功多。使河底日深。不能減工而能減險。靳齊白高皆其選也。其重任武職者。能守舊例。以文職主支收。其估計做造。則皆歸于武職。故將估廳工而道核之。營做埽段而廳察之。武職之小而要者。曰當家。効用料物到工。須當家効用出結。動用料物。須當家効用逐日開摺通報。雖不能盡實。然較之近來由廳員事後做帳。則大不侔已。蘭康在南河。猶有可稱者。此也。蓋武職局面窄而膽小。偶有錯誤。立加棍責。文職局面寬而膽大。即有敗露。尙可彌縫。大吏以武職率多盜侃。文職工於趨承。專任文職。遂至營汛不過供廳員之指揮。奔走不敢與聞。丁帳而河臣之奏單題估題銷。部臣莫知將三者逐細核對是否脗合。一任部胥需索銷費。而通工又創爲浮冒罪小節省失大之邪說。以熒惑遠近。然而渦查統計。凡錢糧節省之時。河必稍安。錢糧糜費之時。河必多事。工拙之效。智愚共見。蓋糜費之時。必各工並舉而無一歸實。上裹包苴。下飽貪囊。隄加而河身隨之並高。工生而水勢因之更險。

引盜入室。驟敗爲期。防之不能。何安望其治哉。

〔合註〕河之治亂。以河底之高下爲定。近時專論河面之漲落。何異夢囈。 治河猶禦寇也。強則備之。弱則攻之。河流激悍。伏秋暴發。其強難以馴制。惟有加意防閑。不令橫突。至冬令力緩。可以惟我所爲。以埽導溜。或東或西。任人驅牽。久之而工減底深。汛至則水歸槽中。更藉其力猛。以刷舊淤。是以盜治盜之方也。不此之務。從事修防。譬如就衰之寇。不知招撫撲滅。反閉城自守。漸至枝結根連。遂肆鴟張。則悔無及矣。司河者慎其三復斯篇。 誌樁之說。舊無案可致。惟乾隆中。阿文成公查勘高堰。有漲後落定之水。是爲底水。其時湖面與高堰誌樁之底相平。故誌樁存水一寸。即爲漲水之奏。其說庶幾近要。近時以順埽誌樁。與高堰誌樁比較高下。既以順埽誌樁一丈七尺二寸。當高堰誌樁之底。或當時順埽誌樁連底水起算。故與高堰懸殊也。 河南陝州有萬錦灘。地在河陝道署前。居孟津上游。彼處漲水若干。在南河應漲若干。向有定誌。交大汛後。每遇異漲。彼處先期即有急報至。故漲消皆可以預計。今南河有但見皮紙文書之謠。即指此也。 如所改之式。則長河底面之深淺。灘與去水之高低。河臣皆知之。工員不能虛報險工。以從飾帑項。宜其沮之也。 舊例。凡廂另案工程。動帑至五百兩以上者。先行奏明。自嘉慶十一年。始改濬規。故以千五百兩爲率。將應做新工。約估工段錢糧。開單奏請。謂之奏單。又謂之清單。動工時。即將工段尺寸錢糧分款估明。確數造冊具題。謂之題估。工竣後。隨案報銷具題。謂之題銷。其廂貯歲搶各修之案。則于霜後具題。使廂貯另案各不牽混。今三數十年。有另案大工至四五年後。尚未題估者。凡初次奏單。斷不敢任意開銷。即有續行請增。爲數亦難過多。故將則案預請之錢糧。悉挪移于此案報銷。賄賂部書。爲之掩飾。若部臣將奏題三件。逐細核對。則無能營除已。 凡隄工加高培厚之案。雖有加培尺寸。而無本隄原舊尺寸。難爲查核。此法一行。則隄面有誌樁硬據。其灘面水面比隄高下。悉有定準。一切偷減工程伎倆。無可施設。故知長河深淺寬窄者。自能明于錢糧也。然有負識輕重者。舉行此式。廳營商同虛報之弊必起。訪查得實。當與捏報單情同論。不可稍事姑息。

附改水報式

某廳某汛某工第幾段某日誌樁存水若干丈尺寸。實測水若干尺寸。埽前頂溜水深若干尺寸。長河中泓水深若干尺寸。埽高水面若干尺寸。灘高水面若干尺寸。隄高灘面若干尺寸。河槽水面寬若干丈尺。隄內河身寬若干丈尺。灘面即灘旁緊貼河槽留淤常處非謂隄根低窪之灘也。

比較昨日長落若干。上年今日長落若干。上年盛漲日長落若干。

廳總報。加上汛。河底比中汛。深淺若干。中汛河底比下汛。深淺若干。隄面比較同。

說埽一

或曰。子言防河之不足爲治信矣。請問治要。答曰。深其槽以遂河性而已。請問治方。答曰。相勢設埽以作溜勢而已。潘氏之前。河流歧出。沙分停而不厚。潘氏專而一之。然後河得集力以攻一道之沙。是之謂以

水治水。自潘氏至今三百年。司河者工拙縣殊。然所循者潘氏之法也。夫河之敗。不敗于潰決四出之日。而敗于槽平無溜之時。河性激而善回。深與回常相待也。槽淺則溜不激。水無以回而爲淤。淺者益淺。激者益平。河性怫矣。能毋怒乎。怒而無以待之。則必成事。成事則河底墊高。而潘氏所創之滾埽日形卑矮。不能不封土。迎急去土以減水。減水既多。則河仍歧出。其堵合也。常在冬令力薄之時。不能刷去前淤。淤日高則河日仰。溜日緩。故近日雖墨守潘氏之法。僅足以言防。稍弛則防之而不能矣。故能言治者。必導溜而激之。激溜在設埽。是之謂以埽治溜。以溜治槽。然埽以埽成。埽下而溜爭之。則埽墊。墊定則埽實而溜守埽。是生工矣。埽下而溜不爭。則淤爭之。是棄埽矣。凡平流長河。其勢固以漸斜趨于工。工長者。或數百丈。短亦數十丈。埽當工之上游。得力則溜勢上提。尾段工閉。而首段着險。或更提至工上無工之所。是棄工矣。又或溜經埽頭。繞埽嘴灘。勢成橫隊。生工則未有一定之形。棄埽則已成不能之勢。是召敗矣。故治河必用埽。然以北人試書泅之言。庸醫效華陀之方。則不如守繼長增高者之尚能暫防于一切也。

〔合註〕相勢謂相溜勢之所值也。設埽以禦溜。然必有溜而後可以埽激之。若設于溜勢不到之處。則設埽於歉淤之上。平漫之水。遇埽而止。淤墊更甚。所謂溜不爭而淤爭之。是棄埽也。 荀子。水深則回。管子。凡水之性。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故曰深與回常相待也。 溜非埽則不激。故治溜以埽。槽無溜則不深。故治槽以溜。 溜與埽爭。則勢益激。而攻沙之力更猛。沙既去。則埽底空懸。故墊。墊之數四。則新淤盡滌。埽基穩而埽自實矣。 埽前深而中泓仍淺。故溜守埽。以斜埽挑溜歸中泓。則工減矣。 溜緣岸行之處。恐其激蕩傷隄。故做埽工以禦之。工前水深。無所用埽。故埽必在工之上游也。 溜勢上提。尾段溜所不值。故工閉。首段正當溜沖。故着險。 挑埽逼溜。溜勢當於埽外直下。若繞埽內轉。橫入傷灘。此而不治。漸成倒鈎。便妨入袖。治此之法。惟有就埽頭再進占。挑溜頭外出。若埽基單薄。難任大占。則須于埽外箱做邊埽。幫寬埽臺。則免溜提搜後之患。溜提至無工之所。舊工棄。新工生。是險釁。

說埽二

挑水埽。潘氏所創。止用于塞決。蓋縷隄成。固無所用埽也。近世善用埽者。推嵇文敏公。世稱白隄嵇埽。不及百年。而故老無能指其基言其法者。嘉慶初。徐屬積淤。水常平隄。康茂園爲督。修埽十餘道。刷出深槽。徐城始安。嗣東河決衡家樓。歸督南河之埽。多阻水。弁矣。茂園篤信埽與。家言廟宇公解。必親督修造。至典籤不敢白急報。敗固自取。然其長不可沒也。對頭斜埽。則予所臆創。以語諳習工程之安東馬文昭。馬君以爲善。遂用之於裏河。而中河運河各廳效之。凡遇水淺滯船。皆恃此以濟運。十七年。洪溪爲督。始用于黃河刷灘積淤。功效甚著。嗣以對埽逼溜見險。而碎石能止險。乃益用碎石。漸至碎石偏工。而對埽盡廢。河亦漸淤。說者歸咎于碎石。則又非也。蓋碎石斜分入水。能挑溜頭。故足止急溜攻埽之險。然不能激溜。故無刷淤之功。埽于水面激溜。溜被激而爭埽。回旋徹底。故淤隨溜起。用各不同。未可偏廢。至於河身留淤。則係減洩力弱之故。非碎石之罪也。然挑埽用於工頭。而對埽施于灘唇。埽入水而溜起。溜起埽墊。

盛隨勢隨廂。或聽其勢走。則相機乘勢。無可言詮。是亦至粗而至微。呼吸之間。勝敗頓判者矣。蓋非對不能逼溜。非斜不能導溜。不可太長。不可太高。務使埽眉迎溜。而籠頭翻跌。不爲老灘之害。則得之矣。

〔合註〕溜守工。其險難測。於工頭以斜埽挑之。則溜歸中泓。而工減矣。不能減工。而使溜常守之。偶遇急。則非碎石不能救護也。　太長則阻溜頭。溜阻於埽而橫臥。搜埽後嘴灘。是召敗也。太高則溜擊埽腰。其力上泛。不能回旋徹底。攻沙之力反減。又防水漲之時。埽阻溜勢。更招前患。

辨南河傳說之訛

說者謂高文定公廢爬沙船。拆轉水墩。而南河壞。自河埽吏民以及朝省士大夫。皆持此說。而其實非也。靳文襄于康熙二十七年。設立浚船。其時南河止十廳。故浚船分十隊。而統以船務營守備一員。二十九年。于勤恪接任。卽調回浚船。改隸草蕩營參將。專運蕩柴。文定以乾隆初任河督。去裁撤浚船。時已五十餘年矣。且江河巨艦。乘風鼓浪。一猫下。卽止不行。爬沙船尾繫鐵箆子一具。其製三角。橫長五尺。斜長七尺。着地一面。排鐵齒三四十根。長五寸。約重五六百斤。又益以混江龍一具。其製以大木。徑尺四寸。長五六尺。四面安鐵葉如卷髮。亦重三四百斤。比之下猫。其勢相倍。而謂以水手四名。盪兩櫓上下梭織。以爬動河底淤沙。使不停滯。其說蓋與兒童無異。嘉慶十年。今大學士戴公以侍郎視河。公習聞爬沙船說。促製成。試之于清口太平河。不能行。翌日又試。得行而甚緩。不得力。余就詢其主者。主者曰。是使必欲其行。我使人翻鐵箆以齒向上。故勉能移動耳。或曰。文襄時獻此策者。欲藉官船運私鹽赴徐州。文襄受其紿。故勤恪罷之。余每以告人。多疑其故。而當事好名高者。或猶欲舉行之。轉水墩在湖口五道引河之外。運口頭埽之上。從前洪澤湖口內有引河七道。而黃河大溜傍南岸直指運口。故築轉水墩。分湖溜之七西北行以敵黃。其三則東南入頭埽以濟運。墩之形不可考。故老言其上可堆料五百垛。則周圍蓋以千丈計。自康熙之末。吳城築工外。御埽既成。河溜北趨。湖口積有淤灘。寬至九百餘丈。名太平河。其西岸築順黃隄以禦黃漲。而轉水墩仍分湖溜七分使向西北。則恐衝開順黃隄。接引黃溜南行。爲害運河。實有不得不拆之勢。轉水墩既拆。文定於頭埽外加做蓋埽。而於太平河中臘風神廟前做東清埽。蓄清水之力。使得聚勢以敵黃。而回溜入頭埽濟運。又于東清埽之北百餘丈。築禦黃埽。使黃水盛漲。不得倒灌。至所定冬築夏拆章程。並皆妥善。以後拆築不如法。嘉慶九年。始移東清埽于湖口。移禦黃埽于河脣。而運道屢梗。其詳在籌河四略。嘉慶十六年。百文敏公初莅任。惑于浮言。亦以復轉水墩入告。余入署乃極言其故。而覆奏曰。接長蓋埽。已有成效。是雖無轉水墩之名。而有其實。因時立制。不敢拘泥前奏。致失機宜。人亦漸知轉水墩之無關樞要矣。余見文定乾隆十六年呈大工二十段圖說。簡要明晰。使後人守此不變。河事當不致敗壞。改靳文襄天然三埽爲五石埽。定啓放之式。以減下河水患。又曾放石林減埽五次。皆減淺灘渾水。埽下引河不受淤。後人每一開埽。如唐家灣王營等處。皆掣溜入袖。致成巨口。數十年來司河者。皆出文定下。而反被惡聲。文定之猶子文端。奏廢雲梯關外隄防。使河多故。江淮居民之毒高氏。或以此而追訴其先。以致來者不明于全河得失之故、雷同謷說。故明辨其非。以告天下。非爲文定鳴冤已

也。

〔合註〕通鑑輯覽第七十七卷。神宗時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爪龍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爲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大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於水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擾蕩沙泥。或謂水深則杷不及。淺則滯礙泥沙。人皆知其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令大名令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意不合耳。安石大悅。按公義所獻與懷信所置。卽鐵箆混江龍類也。不過小人藉以爲進身之資。人人皆知其不可。試之又卒無效。止一范子淵附會之。荊公遂爲其所愚弄。書之史冊。傳爲笑柄。靳公豪傑。胡亦受此紿也。恭讀高宗純皇帝御批曰。鐵爪木杷諸法。人皆知其不可用。安石必主其說而力行之。蓋好奇而愎、不恤人言。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而已。向陳世倌曾以混江龍之法入告。欲以疏雲梯關下黃河之淤。知其不可。故不用也。聖訓煌煌。當事者竟不之知。而猶欲舉行之耶。

南河雜紀上

嘉慶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余自都返揚州。過清江晤黎湛溪。時湛溪任淮海道。告余曰。吾本不習河事。得君籌河芻言籌河四略讀之。因仿其意。爲督與河帥爭。必守倪家灘新隄。不可得。今竟決王營減埽。致興大役。可見河事原有把握。余曰。非借此役已也。上游南北兩岸應再決。湛溪曰。何故。余曰。閣下不見十一年王營減埽決而復上決郭家防蘇家山乎。減埽下游入海處。東則安東之灌河口。北則海州之黑風口。今黑風口已淤成小溝。灌河口在草蕩東南。草林茂密。十一年留淤五尺。而雲台山麓已淤出水。則此決口之水。行更不暢。回溜上潰。較十一年當更速。不過在半月以後耳。湛溪曰。所論至精確。然河事花樣或不如是印板也。七月初。竟決棉拐山穿運。而學後遂決李家樓。十七年春。予偕鹽巡道朱白泉至清江。時百菊溪陳竹香皆在李家樓督大工。河庫係徐晴圃。湛溪已調淮揚。而楊邁功任淮海。三道事多咨於余。余告湛溪曰。李家樓必可合。然徐鳳泗積水方五六百里。皆當下注洪澤。再加伏秋大雨。勢必開埽。仁、智、義三埽皆無底。信埽雖新而工料不堅實。唯禮埽可放。然埽脣水脊金剛牆皆有病。當請量加拆修。所費不過二萬兩。使可保全下河七州縣不被水。湛溪未然其說。余每見輒言之。湛溪曰。卽修亦無石工好手如何。余曰。有已革千總王研夫能勝此任。閣下派工員延王君主之可也。間日。余以語晴圃。遇功請其言之以頃此患。晴圃曰。湛溪昨日告吾曰。愼伯四次勸吾修禮埽。誰知爲慮友地也。余曰。湛溪識見如此。終必悔之。及六月湖漲、湛溪在高堰搶護。飛稟請開放禮埽。竹香在淸江。菊溪在江寧。皆飛批開、放。而菊溪又以六百里咨會竹香云、有阻撓者行軍法。及禮埽放。而跌塘成巨口。不能堵。菊溪遂嚴劾竹香。並無隻字相商。擅開禮埽。以致淸水力弱。黃仍倒灌。阻壞全河機宜。而附片保湛溪通曉工程。可任河督。揚遵汛地止過陳工。而湛溪出境七十里。迎菊溪于童家營。遂于童家營發此摺。摺回。竹香獲罪。而湛溪遂以三

品銜署河督。余自八灘回淸江。賀潘溪。而新升安徽巡撫胡果泉適至。余故不識胡公。避入幕內。果泉謂潘溪曰。淸江人皆不曉事。今早聲言吾弟不聽包愼伯計。修禮壩成此巨案。然吾弟果修禮壩。則今日尙淮揚道耳。安能開府千里耶。潘溪大慚。爲余已備聞其語也。

十七年三月。李家樓既合。竹香回浦。菊溪回江事。而減壩報險。竹香潘溪上壩搶護三晝夜。白泉告余曰。減壩必不可守。壩下即墊。晝夜射後戧。而壩身轉側如地震。報險五日。已費銀七萬餘兩。而不可止。似當急稟制軍。余曰。上年余告制軍以八月動工。合減壩、制軍遲至十一月乃開工。八月水報減壩口門深四丈二尺。及十一月動工時。水面落四尺。而口門水方深二丈四尺。是壩下有淤沙丈四尺。無老土作基。何能不翻。是豈一稟所能濟事耶。白泉曰。且奈何。余曰。在減壩上游迎溜處做挑溜一道。挑溜向南。則壩下自母淤。淤久壩身墊實。即無事矣。所費亦不過四五千兩耳。白泉急以告竹香。竹香曰。此眞妙策。然一道恐太吃重。即日興工。疊做兩道。閱二日挑壩成。而減壩前已淤出灘面數丈矣。

潘溪聞余十三年在陳家浦。有嘗拆挑壩二三十丈之說。不知馬港大工後。河勢已改。十六年冬。潘溪尙在淮海。告余欲拆去。余曰。此時拆挑壩。則大壩恐吃重。非計也。潘溪竟拆之。十七年伏汛至。水出挑壩頭。南趴刷大壩東灘。塌進圈堰、邁功以本道駐工督堵。築費銀七萬兩。既合復墊、口門頓深七丈。余由浦赴八灘。邁功要予于路。偕往相度。余曰。此墊口若合之。須銀廿萬、邁功曰。總督會估如君言。余曰。口門下有積水方十餘里。與口門水相敵。黃入成濟。漲落隨而出入。必不成事。若下埽則埽與水爭。掣動溜頭、溜一得勢。恐擠開因壩大隄成巨口。閘下即飭停工。約十日卽淤出水面。乃以土疊之。百餘緡之事耳。從之。閱八月而淤見。洎余旋車。圈堰已做成。所費才百五十餘兩。

十七年夏。有爲菊溪畫策于淸江石馬頭外築圈堰。弓處正對王營。上起禦黃壩尾。下厲之貼心壩。議定而余知之。遂入督轅告偶湖曰。足下若向不是吾言者。則無罪。制軍若向不以足下言爲是者。亦無罪。今議築圈堰。河寬千餘丈。至此陡束爲二百丈。大汛一至。非衝塌禦黃壩。卽衝開減壩。否則逆流決桃宿邳睢。或逼下攻貼心壩。決鐵工周工。足下速以己意止之。若及余。則彼人且故欲成之。是罪反在余矣。湖以告菊溪。得不行。是年冬。潘溪既爲河督。而賓策者又以告潘溪。余急謁潘溪。切言其不可。潘溪答已入奏。明年秋漲。睢南桃北連決。潘溪竄入河者再。以河南睢工成口。掣溜得不成事。睢工甫竣。而伏汛大至。禦黃壩埽墊塌三次。溜勢直趨貼心壩。拋碎石搶護至一月。共費帑九十萬。溜勢始漸北。得無事。

〔合註〕蘇家山。係銅山縣。逼上北岸。有閘放水。由水線河入微山湖。是次因沖塌閘東牆。成口。黑風口在駒山旁。去海州城十里。本寬七八里。風濤甚險。十一年黃水下注。淤成小溝。纔寬二三丈。深三四尺。

棉拐二山。在邳州北岸。李家樓在碭山縣南岸。　王研夫之祖。係東河守備。以精石工。白敏恪創築高堰。奏帶來南。堰工長百里。名爲一八。不分其工。並無一丈一尺遲平者。能迎浪而柔其勢。至爲精妙。嘉慶十五年。候補道裘世璘督辦風墾堰工五千餘丈。延研夫總其事。工竟之後。經大風五十七次。並無片石掣動者。近經數修通工。無復知一八不分之名目者矣。　湯陳工。在淸江石馬頭下十八里。南

廳工止此。　詞序大溜東掣。進占甚易。蓋以此次減工。興於李家樓既決之後。黃水匯入洪湖。沈淸以出太平河。而下減壩。係屬淸水。口岸下游舊河身。雖有淤墊。不能阻遏水頭。故開放攔壩。溜自東下。又口門內經淸水油刷。並無新淤。不以進占得占爲忌。故言甚易。凡黃河口岸深忌進占。得占者。以口岸壩臺之前。大溜所不走。必掛新淤。埽下不能得溜。並無搜墊。則捆箱迅速。然積至將合龍。口門不過數丈。一面開放引河。一面掛纜合龍。溜頭轉換之際。攻埽力猛。而首先所進之占。東枯草於新淤之上。常至搜後刷通新淤故也。然減工既係淸水。何以合龍後。又有積淤丈餘。蓋以仁壩跌翻。東洩暢順。倒掣全湖之水。其出太平河下口門者。勢同平漾。又二壩圈堰。收束已緊。幾同池岸。出湖之水。挾太平河一起積沙。以下口門。跌塘既深。溜勢渟漩。漸次停沙。歷經數月。故至於此。　鐵周二工。在貼心壩東三五里。十三年堵減工。在北岸茅家嘴開引河。改溜二工皆淤廢。

南河雜紀中

乾隆末。李鄉林爲河督。外河廳屬湯陳工報險。河督臨工。見浪勢猛甚。飭鄰廳協濟料垛搶護、王全一爲湯陳工外工友。告居停曰。此水欺氣也。必無事。明早必掛淤。凡浪來欺而去破者。勢似輕而正溜伏攻埽根。今浪來破而去欺。是埽根已掛嫩淤。水面乘風力見險勢。其實不足畏也。若冒昧動工、埽一入水。則嫩淤刷動。溜頭隨埽而至。事不可知矣。竟不動工。明早果掛淤。

河工最苦無土。王全一辦豊工。裏外皆水。取土須在五里外。王乃以意於口門下左右。各做一小壩。使水出口。遇小壩而迴溜入壩外。以掛其淤。每夜所掛。足供明日之用。以是工得速蕆而少費。又嘗見鐵工土隄滲漏、隄裏冒水穴大已徑寸。王急令人以鐵鍋盡力合之。而坐其上。少頃。水不得洩而迴。遂淤滿其罅隙。隄得不潰。

馬文昭騎驢由邳州至宿北。見長河中有三浪疊頭不起。逼下三里即梁工。梁工正搶險。主者告馬曰。埽前無浪而墊。已搶兩晝夜不止。失埽五。且奈何。馬曰。吾見長河有三浪甚奇。此浪伏行攻埽也。急至上游長河邊。做一魚頭埽。三浪使常隱而見於埽前。則工穩矣。從之。埽成而三浪隱。梁工乃平。

十六年七月。余應菊溪招。由揚赴淸江。至寶應。見挑長河土工四十段。內廿九、卅二兩段最如法。問土夫云。包做每方錢三百廿文。邊䉶在外。遂存張聖培于其白田舖廠房。知兩段皆聖培所承辦。問其領價。曰。每方領錢二百六十文。余曰。足下何堪此賠累。聖培曰。方有餘剩。何賠耶。吾領二百六十文。而包于夫頭以三百廿文。似大賠。然官收方用銅尺。土夫包方用漕尺。銅比漕短一寸。吾包時。言明收漕加一。銅方一尺。積漕寸七百二十九。漕加一。方尺積漕寸一千三百卅一。合計加八。每一方合官價四百七十餘。除去包價三百廿。又加邊䉶每方四十。照料供給每方三十。是包一方。實剩錢八十餘文。吾承辦官工十萬二千方。可剩錢五百五十餘千。他工員既賠累。又不如法。是在辦理工拙。吾子當明告制府。但講求工程。莫任察苛也。

碎石坦坡。靳文襄公用之于高堰。後嵇廟飭用之于瓜洲江工。嘉慶初。蘭河督用之于黃河石林工。徐心

如任徐道時，用之于銅沛，皆有效。然論止做兩段，徐止做四段。其用之黃河通工者，自淇溪爲河督始。謗語四起，以爲碎石淤入河底，必爲大患。余在揚聞其說，而不敢斷其是否。後入都，經過黃河碎石工，而知其有利無害。淇溪因謗語直達於都，乃爲書力陳碎石之善。與余遇於邳州，以書示余。余曰：閣下縣陳碎石之功備矣。然其所以好處，則在碎石入水，坦坡而下，其坡層在水底挑溜，故止險之力，加於廂埽耳。淇溪曰：子語吾思之。淇溪舉事多依傍黃河四路，惟碎石是其心法，而不能自言其故。史公曰：能行者未必能言、亮哉。案碎石工斷不可用於運河，及時築時拆之壩，以運河身窄溜急，恐崩入河心，爲漕船之害，碎石得淤，乃能結聚，堅如生成，拆時不淨，常阻河流也。

余言河臣以能知長河深淺寬窄者爲上，能明錢糧者次之。故既爲說埽以明上治，復爲離紀，爲明錢糧者舉其凡例。夫言河于錢糧，似屬粗迹，然錢糧有昌銷，有虛糜，其事與機宜常相待也，祇爲粗迹歟矣。廳員職在佐貳，廉俸未優，所轄工段多或十數，長或百里，設廠延友，購丁役，給書算稿兵，夫養車馬，辦公必需之資，歲至盈萬，即伺應院道，供饋差委，亦人情所不能免。其取給也，必於工帑，而動云實用實銷，非解事之說也。其例錢糧者，實七成之工而已。即如南河舊例，廳貯止五十二萬，其時廳缺十四，每廳牽算廳貯三萬五六千，以七成實之，每廳做工所餘數，皆過萬，辦公之外，尙可稍資家計。況近日廳貯之相倍蓰耶。然使爲河臣者，公然以三成之帑，明津廳員，則無以爲名，而漸不可長。不知增工首重正料，部例以斤計，三十斤爲一束，工例以方計，四十束爲一方，部例以九萬斤爲一垛，工例以七十五方爲一垛，皆于做工時，銷算長一百，謂工一方者一寬高長，是故以工例合部例，堆一方爲料千二百斤，每做一單長，爲料九百斤。部價常絀於市價，然實堆正料一方，斷不能至六百斤，以溢出之倍斤銼不敷之價，則有盈無絀矣。又料束皆緊捆，做工時拆散平鋪，勢有浮出，加以牢土廂壓，上料相乘，總不能及七成。其土工部例用編尺，工員收挑夫之方，工例則用漕尺，漕比編加一，四面乘算，亦尙不及七成。是故工得七成，實已照例如估，而非屈法下徇曲留餘地也。其不及七成者，則謂之冒銷。冒銷之術甚多，名目難以枚舉。然余往來南河二十年，所見工程，有不及二三成者，甚有領帑竟不動工者。皆非別有神術，使管轄官竟不能以意查詰也。故冒銷之弊易除也。近年河臣莫不以拆秤料垛爲務，然未見有臨工先數垛數者，是亦當決之間矣。且料以做工，果能嚴核工段，不使以隄身冒埽臺，以敗埽壙埽心，雖不查料垛可也。若臨工而不能校核，即料垛斤方如式，一開春工，報明動用，維請防料虛糜，整辦此融彼，銷費何關錢糧之費省乎。聞之古權家云：東備則西寡，南備則北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近日防河，與此大似，中無定見，普律加培，溜勢不到，則實土束料，皆歸虛設，溜勢所及，則以普防之故，卑薄不足爲禦，因是虛糜，反致疎失。若夫籌辦大工，則情狀萬端，尤難言喻。故余言河事，專重救弊，而指冒銷者常少，戒虛糜者至多，凡以此也。有心人詳覽余書，類求以得隅反，則河埽勢民，庶其可小息乎。

【合註】浪從頭攻埽下，與埽爭，而激起浪勢，故來軟而去硬。此而不治，成事在即，須于上游做斜埽，挑

歸中泓，則險平。浪起時，乘風力見險，攻來硬，埽根掛淤，浪伏而不與埽爭，故去軟。此隄裏指背水一面，與四略所言同。浪撥埽底，埽空而浪伏行埽下，蟄托之，故埽前不見浪，而下埽則蟄也。不知河底之淺深，故無定見，冒銷之弊在工員，虛糜之罪在河臣。河臣之虛糜者多，則工員之冒銷者愈多。弊端相因，正本清源，由河臣始。故虛糜之戒尤多。河臣之虛糜，其端有三。昧者胸無定見，長河淺深，隄工險易，漠不關心，汛至則不知所措，處處修防，節節加培，謂之虛糜者一也。貪者與工員爲市，好生事端，借國帑以脂潤私人，謂之虛糜者二也。其或稍知慎重，又不能相度形勢，私心自用，非險而以爲險，生工在無用之地，當爲而不知爲，失機貽事後之悔，敗端頻見，救給不暇，謂之虛糜者三也。然則不識機宜，欲不虛糜，其亦難矣。

壬辰春，予北上，迂道存翰風于館陶署。翰風言境內漳神廟，乃直隸河南山東三省輪奉旨致祭之大廟，今年廟斷不可守。吾子嘗有法止其衝塌，已具輿馬，請前往相度之。廟去城三十里，予至廟詢住持云：漳去廟前舊有二百丈，今山門前僅容一車，大約入夏必圮矣。予見直廟門二十餘丈外河心有磚墩，周圍四五十丈，乃本廟戲臺被沖入水，已三十年。予意磚入水，竟能貼住，廟左故市甚盛，十年前被大火，市遷河北岸，火場長數里，斷磚塞路。予遂相溜勢，于廟之上游釘木樁三，返告翰風，派丁前往廟內，買亂磚每担五六文，即依樁傾倒入河，聽其斜分外游，以埽尾平岸爲度，計磚壩三道，用亂磚三萬担可成，費約百五六十千耳。翰風即照辦。五月，予南返過署，翰風言三壩十餘日即成，經大水七八次，北岸已塌六十餘丈，磚墩已淤與廟連，墩後幷積淤二十餘丈矣。是年，輪河南主漳河祭，藩司栗公將事，後細詢磚壩挑水刷淤之故，次年栗公擢督東河，遂用磚于通工，傳所謂有開必先者耶。故因南河碎石而類記之，附告觀者。

中衢一勺卷第三 下卷

庚辰雜著三

漕爲天下之急務者。以其爲官吏利藪也。貪吏之誅求良民。奸民之挾制貪吏。始而交征。終必交惡。關係政體者甚鉅。說者皆謂漕弊已極。然請蔭實無善策。或以爲州縣一年用度。取給于漕。故不能不縱之浮收。勒折是無漕州縣。其用度又將何出乎。或以爲幫丁需索兌費。盈千累萬。裁革此項。則勢必誤運。州縣虧空由于此。是無漕及有漕而不起運之州縣。其虧空又從何來乎。凡此皆貪黠州縣。造作言語。恐弄上司。以遂其朘民肥橐之私。而爲之上司者。或受其愚而不加省察。或利其賄而爲之飾詞。以致浮勒日甚。倘復靦顏抗論。自命循官。一唱百和。延害心術。誰復肯揣本齊末。廣思集益。使閭閻免漁奪之苦。幫丁祛賠累之病。州縣無虧墊之虞乎。查州縣收漕。有例定耗米。自加一四至每石五升不等。以爲修理倉廒斗級并食車腳津貼旗丁食米之用。辦漕有餘。即留爲該州縣辦公之資。是辦漕本不爲州縣之累也。今計各衛所。其無屯田者。不及十分之一。多者每船千畝。少亦數百畝。田隨船轉。不許典賣。其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所領例價。雖不敷用。然逐年撙節屯田租入。則津貼裕如已。頭舵水手有工食。家口有月糧。又有輕齎月賠蓆等銀。頭舵又許土宜免稅。幫丁附帶客貨。每船數百石不等。得受水腳。豈宜復有賠累。無如十羊九牧。爲人擇官多方以耗剝之。各衛有本幫千總領運足矣。而一缺兩官。間年輪

運。漕臣每歲委本幫官爲押重。又別委候補一人爲押空。每省有糧道督押足矣。又別委同通爲總運。沿途有地方文武催儧足矣。又有漕委督委撫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數百員。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借幫丁之脂膏。以酬屬員之奔競。且爲保舉私人之地。淮安盤糧。漕臣親查米數。而委之弁兵。通州上倉。倉臣親驗米色。而聽之經紀。兩處所費。數皆不貲。一總運所費萬兩。一重運所費二三千兩。一空運一催儧。所費皆數百千兩。又沿途閘壩。有漕夫頭。每一船過一閘。需索百般。是故幫丁尊言運糧。其費取給于官而有餘。合計陋規賄賂。雖力索州縣之兌費而尚不足。善治漕者。先清屯田。責成衛所。督課耕耘。俾其所入以一半給家計。一半備公需。停委重空。責成本幫。歲派總運。責成糧道。盡撤催儧委員。責成沿途文武。裁汰漕夫。責成閘官。看守閘板。繳關每一幫船抵閘。聽其通力合作。提溜更速。水次則嚴禁嫖賭。及隨幫收帳者。盤糧責成漕臣。而使督臣稽察之。通州責成倉臣。督同坐糧廳。革退經紀之爲積蠹者。則幫丁之辦公從容。無須州縣津貼。而州縣無所藉口。以誅求于小民。奸民不能激衆。以陵辱其長吏。藏富于民。以培氣脈。以尊體統。否則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民力以積衆怒。東南大患。終必在此矣。

庚辰雜著四

皇上惠愛黎庶。以諫臣言。飭直隸守土之臣興水利。幽冀水利。始于宋臣何承矩。以後爲此說者尤多。其詳在畿水客談。國朝怡賢親王與閣臣朱軾。經畫創備。直隸通志具載其事。然皆未能上籌國計之盈絀。下察民情之疾苦。小民難與慮始。以圻輔千餘里之地。悉欲相度形勢。以舉東南水利之法。導山疏渠。刊阡置陌。盡用官力。則勢有不能。勸用民力。則小民安於故習。未見其利而與作煩苦。胥吏因緣爲奸。必且驚擾閭閻。物議沸騰。善舉中止。六百年來。志大心勞。而敗功不奏者。非一世也。夫南糧三四百萬石。連檣五千餘艘。截黃達衛。以行一線運河之間。層層倒閘。節節挽縴。合計修隄防。設官吏。造船隻。廩丁舵。每漕一石抵都。常二三倍于東南之市價。雖不能知其確數。所費歲皆以千萬計矣。是必得明農而善心計者。專司其事。議置官屯。以爲民倡。夫歲漕米不及四百萬石。是東南膏田中歲二百萬畝之所產也。以民間業佃各半計之。有田四百萬畝。則租入可以當全漕已。開方法。里長三百六十步。方里爲田五百三十畝。是方百里。即可得田五百三十萬畝。圻輔之西。水自紫荊關來者千有餘里。其東則八溝灤陽之水。皆西流入長城。成大川。南則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南北邊之水。循滹滏而匯于淀津。是不患無水也。相度近河之處。土味甘平。有橫理能保澤者。或馬廠。或旗租。或民地。妥置入屯。其有窪下水占之區。因勢消疏而加以圩岸。則死易集事。召東南習農而無田者。厚資之。使闢溝渠。治畔岸。先以方十里之地。畫壟而耕。既效則徐擴之。要以十年。至方百里而止。以三十萬畝爲農官公署倉廒官佃居止場圃。尚餘產米之田五百萬畝。與佃各半。歲入當五百萬石。較南漕之數已有餘。可以爲旱潦不虞之備。約計召官佃。置農具。安廬舍。給牛種。陸續爲之。所費不過及一歲轉漕之數耳。如是。則舉事而不驚衆。益上而不剝下。百世之勳。可集。而東南之困可蘇也。然後議減江浙賦重之區。如江廣而止。以其減之所剩。量增官俸兵餉營驛馬乾。

使汙吏悍卒無所藉口以擾吾良民小民見官屯之利自必仿而行之不令而行不課而勸矣至虞集原議濱海斥鹵萑葦之場築隄捍海而引水灌之此四體不勤之談也斥鹵之地類皆鹹板唯葦草借淡水而生長于鹹水則堅瘠中材若虞說以藝穀即使成田二三年後鹹氣上升其田旋廢唯粵東有鹹水稻種撒於海灘不勞而收恐其地燠煖與北方異宜若試行之而有效則其為公私之利益有非言語所能讚歎形容者矣

庚辰雜著五

鹽法以兩淮為大請言兩淮而以類推之說者皆謂私梟充斥阻壞官引遂以緝私梟為治鹽之要此下策也兩淮鹽境西盡兩湖北至河南之歸陳光而東下盡徐州南自江寧沿江上盡江西之域幅員六省綱食百六十八萬引俱計口定額今戶口之增無算而每年常銷三五十萬引則私暢官滯之說似矣然私有十一種梟私特其一二而為數至少近時正引節次加斤至三百六十四斤而淮南捆至五六百斤淮北且及倍此官商夾帶之私也官鹽船戶自帶私鹽沿途銷售者船私也灘安襄荊鄖者潞私也灌宜昌者川私也灌寶永者粵西私也灌吉建者粵東與閩私也灌歸陳者蘆私也漬饒州寧國者浙私也迴空糧艘夾帶以灌江廣腹內者漕私也又有各口岸商巡捕獲私鹽入店名曰功鹽作官售賣而不遵例按斤配引輸課者功私也其潞蘆粵東西閩浙之私皆鄰境官商輸買越境之鹽潛私亦買自天津公口岸及淮南之江甘儀唯潞私有梟販夾雜其中而川私與淮北鳳潁泗之私為梟徒自販耳梟徒之首名大仗頭其副名副仗頭下則有秤手書手總名曰當青皮各站馬頭私鹽過其地則輸錢故曰鹽關爲私販過秤主交易故又曰鹽行爭奪馬頭打仗過于戰陳又有乘夜率衆賊殺者名曰放黑刀遣人探聽名曰把溝巨梟必防黑刀是以常聚集數百人築土開濠四面設砲位鳥鎗長矛大刀鞭鏈之器畢具然

相約不拒捕非力不足也知拒捕則官兵必傷敗恐成大獄阻壞生計爾淮南以深江孔家涵子為下馬頭而瓜州老虎頸為上馬頭淮北以新壩龍苴城為下馬頭而錢家集古寨為上馬頭大夥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為羣皆強很有技能猶幸文武吏卒利規賄緝捕不盡力上司催促甚則商之仗頭取其役使數人以鹽數百千斤解交名曰送功者皆認真巡緝使梟徒曉然共知私之不能復販則解釋仇怨并力以爭一旦之命其為害豈特十百于阻壞鹽法而已哉官船舊時受載大者三千引小者亦千餘引每引水腳銀一兩一年受載兩三次故船戶不俟為奸而自足今船一載需年半乃能回空而船式如舊大船才受七八百引小者三四百引水腳如舊而埠頭之抽分較前四倍船戶所剩以翻商夥商廝而猶不足約計造一船之費五六千兩每年須歸船主官利銀千餘每船舵水數十人辛食之費并篷纜油索每年又需千餘計年半非得銀四千兩則不能償本皆取給于賣私官商夾帶加斤十已浮四釜以船私比水程所載引數不啻過倍官船與私梟皆集儀徵儀徵改捆之所婦女塲其腳鹽已敷儀民之食而大小官吏皆指老虎頸為私窩百計設禁而不知其去路知者以為言即遽爭于商而為大吏所不容掩耳盜鈴舉同兒戲竈戶燒鹽皆與場商而場商于停煎之時舉錢濟竈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鹽重利收其債

竈戶交鹽而不得值非透私則無以為生故商私之鹽本則浮取于大桶水腳則隱射于水程又無官課故有識之士為之說曰鹽暢而引滯商疲而課絀然官引到岸先賣商私而船私則賣於中途又在商私之前課既甚絀鹽官不能不誅求于商疲者終歸于絀暢者終歸于滯病勢相因莫詢其源而皆曰緝私甚者則釀巨案者亦徒增官費而無成效故曰下策善治鹽者有上中二策中策有二一曰稽查火伏一曰烙驗官船場官有火伏簿扇以查竈煎之數竈有定額一竈一日夜煎鹽一鐅有定斤名曰火伏嚴禁大桶通利俾竈戶所有之鹽場商盡數收買則梟徒無所得鹽而私之源清矣運官鹽必以官船律有明文宜先按船編號排甲量其載之所勝烙于船而注于冊載不及九分則不准開行而私之委清矣革除埠頭浮費而于口岸建鹽倉船至即卸鹽上倉不過兩月船自載米煤等物順流而下船得倍利並以使民是雖不足以杜越境之私而官商既不能賣無引之鹽又不能使船戶帶私以代水腳梟徒無從得鹽則衆自解散是亦可以提行鹽課而無滯絀之患矣若夫上策則盡撤大小管鹽官役唯留運司主鹽徵場大使管竈戶不立商垣不分畛域通核現行鹽課每斤定數若干各處壟斷盡一斷不可致豐殊仿現行銀礦之例聽商販領本地州縣印照赴場官挂號輸課買鹽州縣發照後一面具詳運司查核則場官不能乾沒正課而運司與場員俱有平餘州縣亦藉鹽照紙張之費津貼辦公長江大河轉輸迅速民間鹽價必減于今十之五六而私鹽十一種皆輸官課課入必數倍于今梟徒化為小販不至失業為盜賊以擾害閭閻撥出現行課額仍歸正供酌提盈餘增輸鹽科道部院司員之餐廉略如同通使京職不爲饑累而外放取償于所屬衙署州縣量設公費使廉吏可以不浮取于民而無賠累是一舉而公私皆得衆美畢具千年府海之陋一朝盡革六馬朽索之凛萬世無虞者矣

與吳提刑書

棣華先生提刑閣下月前在半壁店行營承以本年直隸被水至重身居其官即未能興水利要必先除水害委問設施之要世臣多議先達如是用心如是立志殊少其人閣下高自吳黎不欲負職蒼生之幸也比以畿東畿北雖屬舊遊而直隸大川皆來自西南未習地形不敢攙襲前言妄行陳說近號食大名沿途詢問目驗水迹心謂水理用悉惑見以備採擇竊以燕齊水患與吳越異吳越災由於天而燕齊則造自人天為之故害疏人為之故害數夫水有源委委之深寬必倍於源乃能宣洩以備旱潦不為災害今燕齊以運河之故中地高築兩隄攔截水路使東隄以東之水西流至東隄根西隄以西之水東流至西隄根皆止而不行無所會合泛濫田畝以待滲漏而燕境西北又皆大山深谷縣亙盤互山間之川知名十數諸大川中其源遠性悍而至為患者渾自乾隆中南決三叠挾滹入衛東合汶以北迎白河白河合塞外諸水至密雲會潮河至通州會海淀至天津三岔河南會衛西會渾以東出大海灤陽出磁州東北合洺水又合滏水滹沱出繁峙東合小水百數與滏陽會於大陸泊以北入滹河唐河沙河滋河源皆數百里東合為豬龍河洙水白溝合於易水會豬龍以入渾河渾河由東沽出三岔河與衛白會而大清河寬止七八十丈上承來源盛於委者十倍其下游又被海潮頂阻是以雨澤稍多無不立致漫浸故曰

遵自人而害數也。爲今策者，惟有穿運隄爲十字河，使諸大川各自爲委，以遂其性，而後可言除害耳。說者謂漕運爲國脈所係，連檣五千餘艘，出一線之運河，常恐淺阻，焉能穿隄以試洩哉。然糧艘惟江廣爲重笨，吃水才四尺五寸，若測河底留水五尺，十字河頭爲滾水壩，壩台高於河底五尺，則水雖分洩，而船仍無滯。若謂十字河嘗溜，恐礙船行，則每遇大水，兩岸缺口常至十數，重空銜尾衍走，況此有滾壩以限水力者耶。山東有四女寺支河以減汶衛。河至滄州境，始有減河二道，其壩台亦高，不能過洩。按南皮有土名老黃河者，槽頗寬深，上接德州之老虎倉，宜在此處開引河，建滾水壩，而于滾壩上下二十丈之間，各建罩孔閘一座，使閘水交於壩下，藉托減水，免致跌塘。有此一壩兩閘，則衛河雖西合漳洹南合汶，可無汎溢矣。南皮之北，滄州之南，其間有五龍堂，係九河故道，岸岸猶存，去海止數十里，宜於交河阜城之間相度地勢，開引河抵衛西岸，或爲通河，或作滾壩，而于其東岸斜對通下處所，各建滾壩一座。必在迤下斜對者，恐十字徑穿力猛。壩上下俱建兩閘，以導滏陽。其青縣舊有滹沱支河入衛，宜加修浚，于其對岸迤下亦建一壩兩閘，以導滹沱，使滹沱滏陽與衛河分流。又相度東安，另開引渠，穿白河，達香河境，使渾河分支自入于海，則大清河所受之源無多，而歸墟暢順，上游郡邑不致阻遏淳滯矣。至大陸寧晉二泊東西二沽，受淤阻水之處，前哲朱文端裴文達高文定方敏悫經理甚備，稍成案以制時宜，足以收效。昨見磁州志，載故知州貴耶人蔣擢于康熙中開渠蓺稻，爲利至今，其事當可仿行，今送一部。又世臣前有庚辰雜著四一篇，專言此間水利事，或有可採，亦抄送一通，伏惟垂察。北風告寒，伏惟爲民珍重。道光二年十二月初二日，世臣再拜。

漆室答問

道光甲申十一月十六日，余自濟甯馳回揚寓，永康胡兵備介茲來豫而居。余既假西來庵以避高堰下注之水，即走晤兵備，叩其告當事以部署護城之計。至二十水大至，而昭關壩跌翻成口，入溜直趨興泰瞻阜，得不入城。又二日，揚城人心少定，兵備過問曰：己卯冬在濟甯，讀吾子舊著郭君傳，有十年後高堰不守之言，至今竟驗。吾子自濟甯馳返，又與決口之期相值，可謂灼見敗徵矣。能見敗者必能救敗，今年禍發冬仲，下游先涸，稍能容受。修復土石各工，豈能如前。若值秋後，複轍再見，淮揚爲魚，諒非虛語。然工大費鉅，內外支絀，其何術以濟此。余曰：南河所轄，黃淮兩瀆，淮不爲害，其爲害者，黃貽之也。故節入長至，高堰誌樁積水至一丈七尺五寸，僅能高於黃水五寸，以及此難。今淮害已劇，而黃病尚未發。癸未十月，余自大名南返，過清江浦，知船務管弁運料至海防境，即須起剝，是黃河中泓淺處，尚不及三尺。斯民之難果必至，豈一手一足之所能救耶。空言奚補。兵備曰：非子固無能濟此巨艱者，其用不用則天也。但言之何害。余曰：高堰在康熙以前，本爲土隄，還石工非急務也。日下所急需者，得錢糧七八十萬，使足濟事。雖支絀，尚可籌議，顧不知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今年九月間，見英協揆奏結以放代盤之案，有各倉萬糧無存之文。去年吳楚大水，減運南糧，不過百萬，益以和糴臺米十四萬石，僅敷明年春夏支放耳。都下翹足而望新漕，倘有暇計議堰工耶。湖身以受黃減淤底，面高堰吃重。南河自豐銅沛南岸之虎山腰爲減

水壩寬四十丈，以減黃濁，十年以來，至五月輒開，故湖心積淤數丈。黃水以減入湖，淤身而水面益高，故今年至仲冬而黃水不落者，非水大也，河身淤高而不能落也。下游淤高，則上游著重，明年大汛一至，上自徐宿，下至山海，兩岸千里，所在危急。今日雖以全力治之，病深時促，倘辦必其萬全，加以辦堰工，籌濟運務，緊則心紛，工多則帑絀，事未可知矣。故爲謀國者，莫如暫棄海運，依余前議而行之，不使人疑漕不以濟援河，灼見黃病之源，大舉攻沙之策，庶可期其底深溜急，易爲消漲，漲消則河低，河低則淮自高，淮高則清出有力，底淤渠勵，可以漸深，誌樁水少，而堰工自固，斯爲上矣。不能舉此而言其次，則唯有借黃以蓄清，借土以濟水，使全漕不誤，然後可徐圖治河也。洪湖水面折方百四十里，見寸爲水六千萬方，十三堡口門已塌寬百五六十丈，深五六丈，計過水八九千方。堰頂高於二河者數丈，溜勢懸湧，日可減水五六寸。自十二日申刻決口，至月杪計十八日，當可減湖水一丈，堰內涸出乾地不下二三十里。凡口門之上，必有深槽，漸遠則漸淺。法當急測槽頭，密釘排樁，相間尺許，先下竹絡，繼以船載包土，塡樁拋塡，限四五日，出水斷流，使誌樁仍可存水五六尺，乃用好土堅築乾口，補還堰身，斷不可用捆埽追壓之法，曠日持久，洩枯湖心。且還石工時，又須拆塌還土，遂靡帑項，計樁土人工，費才二萬兩耳。即沿湖灘築土隄，長與堰等，約高一丈，頂寬二丈，底寬六丈，土塘約去隄五十丈，通連成川，以便運料，一面撈挖石塊，當可得十分之六，工匠即在堰根搭棚，鑿鬆資汁，無須更築圈堰月壩，計十隄見丈爲土四十方，每方二錢，爲銀八兩，通長一萬八千丈，爲銀十四萬餘兩，合堵口之費，不過與常例修石工時築月壩相等耳。又可以工代賑，惠此災黎。對岸亦沿灘築隄，高寬減半，仿潘氏縷隄之意，其費不過二十餘萬兩。蓋湖面收窄一半，則蓄水一尺便高二尺，若收之愈窄，則蓄之愈易。況此隄一成，即遇淮水盛漲，漫隄逼堰，湖心之浪，格於土隄，其力必弱。隄外平灘，加種茭葦，轉敗爲功，在此一舉矣。以十月杪之黃水，尚與堰誌丈七尺相平，又霜節之後，桃南北以上，海安阜以下，水皆消退，唯外南北山海四廳淳緩不落，是病之所中。既深且遠，病急則治標，法宜從高家灣迤至雲梯關百八十里之內，測量河泓，與埽前誌樁，較則深淺，乃相溜勢，並河槽做對頭斜埽，逼溜刷淤，或三里或五里爲一道，除有工埽二十里外，兩岸約埽六十道，大小牽算，每道用料十全垛，守料五全垛，溜隨埽至，或守或否，不可預定，計雜料夫土，約需銀十四五萬兩。從下游做起，勒於十二月初十前一律完工，又勘試李工草閘舊址，李工在揚莊下三十五里，外北山安二廳交界處，嘉慶十年督臣做草閘誠黃入鹽河。修築引河，集正雜料以備啓放，約需銀五六萬兩。此處形勢不同減壩，掣黃既得力，又可必不成事，下減之策，唯此可行。其運河自寶應以上，秋初受倒漾者半月，淤墊過半，勢必議挑。然議挑之費頗巨，又棄淤于無用之地，非計之得也。法宜於寶應上下，測運河底高於湖灘及丈之處，拆開西隄，鑲做草埽，約寬七八丈，於湖灘抽出河形，以其土築三十丈之外，高高下下，以引黃淤，以動帑五七萬兩爲率。黃河對埽既成，開口測河，俟刷深至三四尺，即於鑲黃埽口門迤上鑲做蓋埽，以杜黃溜入軔之害，長短相其溜勢。一面啓埽，放黃入運，緊閉運河閘洞，使塁刷新淤，由草埽出湖。黃水出湖，正溜隨河形而下，其漫水平鋪過土山外，逼清水勢必推淤，不過月許，運河新淤必盡入湖底。

灘以作縴道。十五年壩成於隄決東岸之王家莊半月後運灘至三丈積淤全刷此前事之可證者至明年二月。於界首迤上。又拆西隄。放糧艘入湖。就灘行縴。至草壩提入正河。蓋草壩出水建瓴。則淸淮一帶水勢不至擡高。東岸可期保固。黃河循灘直注湖內。界首倒漾之淸水。不致頂溜受淤。湖內有縴道。重運可以遄行。此之謂借士以濟水。及至三月。洪湖蓄有丈許。測黃河之高在二三尺以內。即開放李工。以導湖瀦。總於五月伏汛未至之前。將全淸灌入楊莊。以安衆志。乃無禦壩。此之謂借黃以蓄淸。仍一面招集工匠。將挖起舊石。六面見光。拆堰到底。加釘馬牙新樁。逐層裏外鋪砌。如法石工向係運四搭六。以舊石多出之二成。融於新石。而給塞鹽米灰工料諸費。裕如矣。所創土隄。必宜嚴守。湖水盛漲。必至秋令。秋前舊石可以砌完。灰漿經過三伏。漸就老堅。入秋之後。感遇霪雨。酌啓蔣壩三河及運河各洞閘。總期不漫新隄蓄淸容運。是亦救敗之中策也。如是則新渚可以必遂。堰工可以必守。唯邳宿以下。是否有事。則不敢知耳。然與其潰邳宿也。顧潰山海。蓋潰邳宿則穿運阻漕。爲患甚鉅。是以不如暫行海運。專力治河之爲得策也。兵備曰。吾子此言。雖陳潘復生。無以易此。吾子心平濟物。何不獻之當路。弭此大難。余曰。不敢自祕。南河風氣。假濟當多年不舉大工。始遇艱屯。而開勸用無多之說。必多方阻撓於當路。豈能舉乎。旣聞而不舉。則大難必無瘳矣。兵備曰。天心仁愛。終當有能舉之者。子姑待之。唯恐遲之又久。爲力更難而奏效翼小耳。兵備去。爰炳燭而記其語。

擬稿畢。十九弟世榮季懷大姪偁言孟開同曰。如當事欲舉攻沙之策。其策安在。曰。其要在答友人問河事優劣。其詳在籌河芻言策河四略。其用在郭君傳河事萬變治之不外乎此。前有成書。無煩贅說。又問曰。湖中築隄。西岸高厚。何以必減半。曰。湖西受淤尤久。地身比東高。雖云減半。其實相平。又問曰。何以僅言東隄必守。曰。湖西灘平。水力不能上攻。無須培築。非不守也。黃病既除。河水自落。洪澤舊壩寬不過三十餘里。今雖夾築縷隄。湖面仍有八九十里。但能使之北出。其勢斷無漲滿。土能制水。本自五行。圩岸潰決。浸在水內。迫其溜出常經歲月。然土隄並無損壞。故知土隄禦溜不足。而制水則莫能與比也。又問曰。海運既行。糧艘無用。柁水人多。如何處置。曰。西隄之外。地皆膏腴。寬窄雖難懸度。約計總不下百餘萬畝。略給湖種。隨宜安插。漫種二麥。夏收可必。一熟之後。再議開墾分界。責其租稅。以助工需。改船爲屯。使成永利。附書以告觀者。

(合註)白田鋪漫口時。黃水入湖。淤灘寬長數十里。今爲草田。此前事之師也。

啓顏漕督

曩嘗閣下二年孟冬。在大井行營。以拙著郭君傳得徹鈞覽。遂荷齒芬。踊躍寶荣。未望霽顏。先承推轂。用心異厚。古人無以加。徇知感恩。今古同情。嗣後由陸承宣署轉佐富兵備于大名。兵備量移陽右。世臣以母老不能遠避。回揚省覲。今年秋初。負米山左。以十月之杪。于役濟南。問悉南河情形。竊意高堰必決。家寄揚城。地屬下游。風鶴堪虞。星夜馳返。以十一月十三昧爽抵浦。正値成事。人共咤爲不幸言中。閣下試思郭君傳內所謂十年之後。高堰不守。及論中備言黃淮兩瀆並攻高堰之害。此固較量形勢而知。並非

遠見獨識者也。至揚即日移寓高阜。水勢稍定。遂赴吳門訪誠承宣。以淸水洩枯。糧艘必阻。而倉儲未實。庚癸勢呼。慫恿承宣預籌海運。承宣是其說而力不能任。返揚未幾。得閣下調督漕運之信。望風忭躍。仰測聖意。必爲閣下三朝老臣。事變更熟。又兼節通倉。深悉虛實。昔有平江印川。近則文端勤愨。皆以轉漕治河。遂使河治漕利。庶幾嗣此前徽。能紓鉅難者矣。即擬馳迎徐兗之郊。面陳愚悃。歲宄迫促。遣奴上謁。深用歉仄。節相借黃之請。近已奉駁。頗聞星使臨浦。與當路計議。兼採蓄淸借黃之說。於禦黃壩內。節節做對頭壩。下抵平橋。以逼黃溜。而於禦黃壩外。加做箝口壩三重。外窄內寬。以資鈐束。想節鉞莅浦。即當會議定策。穫奏安危之機。實在閣下。夫淸非必不可蓄。而蓄淸機宜。頗爲微妙。黃非必不可借。而借黃控制。尤須把握。若謂從前借黃重空無阻。不知近日湖水洩枯。黃底墊高。情形大異。箝口壩做於禦壩未關之前。是東枯葦於淤灘之上耳。壩啓溜行。勢必搜根。若箝壩走失。大溜直入。又遭對壩逼起怒濤。非衝決東隄。即刷埽禦壩。但分掣半溜。而裏揚二廳隄工。尺寸皆險。一有潰口。非兩月不能蕆事。無論阻運事大。即三百里內運檣私楫。哀鴻徧野。難免別生得失。議者必謂運河漲滿。有減壩可以呼吸關生。然嘉慶十一年大挑鹽河而放壩一日。即成巨口。近修壩脊。升高數尺。尤易跌塘。海安沭三州縣居民百萬。豈可再爲嘗試耶。若啓壩而溜不行。則口門立淤。蓄漲平流。沙隨水長。磨淺行縴。有似盪舟。捕捉撥船。假手胥役。其爲擾累。將徧江淮。磨淺稍久。勢必淤斷。米多必議截留。盤運則無益費生。截留則倉儲缺乏。凡是二策窒礙實多。故爲今日計。能舉海運以專力治河者。上也。控制黃流以待淸長而不誤全漕者。次也。嘗作海運南漕議。近作漆室答問。其言或亦有當情事。可備採擇者。謹錄送一通。以代犒從籌箸。必謂閣下專主漕運。河非所轄。又係新任。無庸越俎代籌。然大臣憂國。無分畛域。漕事若有差池。河臣豈容坐視。況阻運雖由河道。而滯漕自有責成。爲人分過。非所願聞。凡此全局大計。閣下自有成算。豈芹曝愚忱所能增益。徒以知我逾恆。又高深能容狂簡。故不敢用尋常吉語。奉迓旌節也。伏惟垂察。皇恐屛營。不盡欲言。道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世臣謹啓。

海運十宜

海運之便。前議已詳言之。本爲明白易舉。自本年二月奉旨飭查。當事未悉底裏。不事諮詢。循例委員分投查看。有司更縱吏役。恣意封船。百弊叢生。擾徧濱海。四月復奉明諭。勢在必行。而委員不思變計。至蘇撫有飭行嘉湖道查覈沙船逃匿乍浦之事。船商畏沮之情可想。諺云。醫病易。醫藥難。加以本年催提糧艘。卸貨雖盤淺數月。裂滲堪虞。丁舵苦累情形。實爲從來未有。承極敝而議挽。舉應機制變。斷非預定繩尺所能賅核。謹就情事之尙可言宣者。條爲十宜。以俟職謀國是之君子採擇焉。

一、黃河情形旣至此極。是來年漕運。舍海更無他道。現在淺阻各幫。若循例截留江北。將來別僱船隻轉輸海口。豈不重爲勞費。聞大閘以上。已無重船。湖水雖未能導出淸口。若在二閘迤下。飛渠借水。抽退尙可爲力。查海道自五月至七月。風信靡常。船皆下碇。北洋名爲守凍。南洋名爲停秋。迨至洋面通行。尙有五十餘日。可以籌辦一切。籌辦旣定。乃撤各幫渡江。轉至吳淞。即交沙船。約中秋開行。九月初可

必抵沱也。

一、內外庫貯。頗非饒裕。本年籌撥盤撥。封屋長短撥船。糜費已屬不貲。此時抽退各幫米數。尚在百萬以外。籌議水脚。亦非易集。非出無中生有之奇。未能濟事。卽來年由海新漕。又豈能別議删銷。似宜查明節次奏明州縣津貼丁柁成案。照數提撥。以給沙船水脚。如尙不敷。再以漕項正供撥抵。核明撥抵若干。照減運舊章。調劑丁柁若干。此外是否仍有節省。通盤籌畫。方免臨事周章。

一、沙船十一幫。俱以該商本貫爲名。以崇明通州海門三幫爲大。尤多大戶。立別宅于上海。親議買賣。然習遊成性。視保載行內經手人不殊奴隸。保載行八家。並非領帖船埠。專爲莊客包稅。兼及覓船。幷不于水脚內抽分。行用海運漕糧。既非稅貨。未便責令該行保載。其大戶有船三五十號者。自爲通幫所敬厚。亦有船數較少。而人頗解事。常爲同幫居間排解。雖未必無因而求利之心。而爲人信服已久。至會館捌于嘉慶初年。雖名通幫公捐。實未能聯同歸一路。董事之力棉薄。各幫大戶多未謀面。似宜確訪三大幫之大戶。及解事人。禮致而切喻之。使之自合通幫。詳議利病。酌其可行者與之興除。船商有最苦累之事。能與除之。則可收通幫之心。然須形迹俱便。生枝節。卽明立文案。立該商各爲本幫領袖。其小幫領袖。則由該商保充。飭令常川在館。會同董事。將各幫沙船花名造册呈送。有船到埠。卽赴會館掛號。其是否篷䌫堅固。商戶殷實。堪載官漕。卽責成董事領袖等。出具互結若干番。與本商領狀同送飛咨天津督收官查核。至其攬載商貨。或仍由保載行。或卽由會館。各聽其便。董事嘗粉始官民本末

相爭。又値甫亥驟政之後。更難家喻戶曉。非得其幫內敬厚信服之人。從容解說。使通幫曉然知載官漕與攬客貨同一利市。難期成效。且大戶聽從。則事有依歸。解事人順手。則浮議盡息。然或誤用憸人。又足僨事。未可執一論也。

一、大戶之船。油艌必精善。耆老柁水。必皆著名好手。莊客時常寫僱。故富則益富。船少者商本旣微。生涯淡泊。船或老朽。貧則益貧。宜飭查明一商止有船五號以內者。非新造新艌之船。不准配運。以昭愼重。

一、沙船攬載關東豆貨。水脚長落不一。口爭多寡。事難平允。似宜弔取本年現寫客貨契票。將關石伸爲倉石。漕斛。上海人呼爲倉石。較明每石水脚銀若干。酌量加增。韓昌黎言凡是和僱百姓。願爲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爲官家載物。取錢十文。増于民價。尙非樂從。何論核減。況天津從成山西轉本爲北洋遠路。乎又核明客貨折交升合之例。酌加耗米。該船所得耗米。抵津交卸。如有餘剩。宜仿上年畫米之例。酌減若干。官爲收買。旣遂商情。益充倉貯。

一、糧艘漂失。米石有全賠全免之殊。然皆通幫公攤。沙船攬載客貨。其應賠應免。想亦必有舊章。宜酌于二者之間。由該領袖等議呈核定。應賠應免。仍照糧船通幫攤賠之例。不至重累一商。其應賠之米。先以賸耗抵補。如有不敷。由會館議勸公費。于次運買米搭交。

一、通州經紀花戶。視旗丁爲佃客。人所共知。沙船初載漕糧。尤無畔岸。不比關東臺灣採買招商之米。該役等心知其無可訛索者也。宜奏請輪用天津糧食行內斛手沙船耆老。以商給印斛。與北斛較明盤

交撥船。買賣舊例過駁人每斛有錢一二三文不等應聽其舊無須議也。

一、宜飭董事領袖公議。每載官漕一石。酌提銀若干分幫貯館。以作公費。使賠補耗食。不必著追本商。或至虧纍。幷製官斛若干面。呈請驗烙。凡載漕之船。各給一面。到津比較。招斛手若干名。伺應過載。一切經費以及造册取結。賢收會議。備辦茶飯之類。皆於公費內動支。每一運交竣之後。總計贏餘若干。應如何存留公用之處。悉飭該董事領袖等妥議。呈明定案。以防科斂染指之弊。

一、都下宜民。除南糧之外。一切食用之具。無不仰給東南。由糧船附載。十常八九。今旣改河由海。則向來由糧船附載各貨。不能不准其卽由沙船附載。以給都下。是海運一行。南貨出海者較前倍蓰。若一概免稅。則滸由揚淮宿臨等關缺額。全無補苴。而海津兩關出入皆免。幾同虛設。關係課程。爲數頗巨。況沙船以載漕之餘。攬載商貨。多寡不一。苦樂難均。似宜給足水脚。他貨出入。仍舊驗稅。至海關額徵本少。新增貨稅。數難預定。應列另檔。以備抵補各關缺額。

一、實徵本色。由海運津之州縣。皆係濱海近地。又在水鄉多船之區。若短運仍用糧船。則津貼仍不能免。海運水脚。勢難另籌。似宜由各州縣僱船押送至吳淞過載。該州縣卽在漕耗動用。不至捐賠。而糧船柁水。査照減運年分。解散成案。于歸次時卽行妥辦。不致多出一番舉動。然各州縣送糧船隻。齊集吳淞。旣形擁擠。又多守候。似宜由督辦之員。核明在埠沙船受載實數。酌派何州縣于何日運淞過載。庶免積壓弊混。別滋事端。

以上十宜。雖係粗迹。然一心妙其運用。十事植其肱維。則伐柯之則。亦略備于此矣。是時新撫至吳。茫無津涯。得此稿依仿定章。海運事乃舉。旣舉之後。船商大利。更邀優敘。米石全無漂失。新造大船五百餘號。而督部以漕吏不便。奏停前年冬。有再行海運之信。船商奔赴院司。躕傾運者不絕。十宜之說。竟似贅旒已。戊申七月重校記之。

中衢一勺附錄目錄敘

附錄一

袁浦問答嘉慶戊辰

海淀問答己巳

與秦學士書道光辛巳

記直隸水利畿南畿北畿東壬午

代大名兵備吳敬齋爭堵漫河決口稟戴使相癸未

記畿南事癸未

上英相國書乙酉

讀呂黎集書其後乙酉

宣南答問丙戌

跋李緘書齋蘇勸覆奏淮揚運河劄子後丙戌

山東西司事宜條略丁亥

書蓉徵君紀事文稿後丁亥

附錄二

代楊桂堂給事擬奏開放倉減糶劄子丙戌

代楊桂堂給事上防河劄子丙戌

小倦游閣雜說一丁亥

小倦游閣雜說二己丑

小倦游閣雜說三庚寅

附錄三

閘河日記己丑

附錄四上

卻寄陶宮保書戊子

代議改淮鹺條略庚寅

上陶宮保書壬辰

答蕭梅江書壬辰

上陶宮保書甲午

答謝無錫書甲午

畿輔開屯以救漕弊議乙未

閘河三子說丙申

江蘇水利略說代陳玉生承宣丙申

江西或問戊戌

附錄四下

答桂蘇州第一書丙午

復桂蘇州第二書丙午

答桂蘇州第三書丙午

與桂蘇州第四書丙午

答桂蘇州第五書丁未

答桂蘇州第六書丁未

與桂蘇州第七書丁未

南河善後事宜說帖己酉

答陳大司寇書己酉

說儲上篇前序

上篇後序嘉慶辛酉

上篇序目同上

上篇第四目附論同上

敘曰，僕於道光乙酉，刻齎著言河漕鹽之書三卷，題曰中衢一勺，其言雖切而勿詳，又得其書者，大都視三事爲三，而不知其實一也。河，治水事也，水有利有害，能去水害者，在能收水利，漕爲惟正之供，什一而征，法自前古，鹽之起也，命曰海王，固以佐軍國所不及，而紓蒞體塗足者之困，凡皆以奠民居急民事也。唯以三事皆近利，司事久則見利忘義，漸去其本，以病民，卒至司事之利亦與俱病，則不揣本而齊末之故也。河鹽二事，僕實能究其深，擧而措之於國於民，旣大利，而司事者亦嚚然無已，惟漕則大略而已，其細微曲折，可不擬法而推行無礙者，頗未能自信，嗣游武林，識故平湖令江陵趙琳圃琛，示及政書五篇，唯說漕爲最善，條列十五事，二萬餘言，如其說，則民與官與丁，皆取諸宮中而用之裕如，一切依於成案，祇須去胥吏之奸而已，因手抄而藏之，欲删要爲書，以補吾闕，擕至都下，徧言於所知，借鈔轉展，遂失其稿本，趙君老矣，其書刻否，幷存殁不可知，僕意以漕主江浙，創舉趙君法，而民困卒難悉紓，然興屯以減江浙之額漕，斯事體大，恐未有能見諸實事者，舉趙君說，則稍移默運，謹守成法，貪夫無以肆其屬舌，小民已親受利益，或亦可杜大患於日後，世果有出類之傑，膺聖主篤信重寄者出，一反五百年之弊，以上利國而下利民，則僕說具在，君居得爲之地，祇有心補苴，以小利斯民於目前，則當求趙說，其書固已至纖至悉，節目備具也，僕轉側江淮燕齊數十年，時時與當路論說民間疾苦，爲補救之方，諸公亦共信其謀不爲身禍，擊可行而舊之，然卒未有能舉其事者，至市井小民，偶倡邪說，於事理旣無足動聽，又其力曾不足以達微員末弁，而近之一二年，遠則五六年，其說竟上騰章奏，例邀俞允，僕經見已屢，竊以爲天

蓋欲重困斯民潰削國脈積久然後知上利國下利民則中必不利於蠹書漁卑者故百言而百不用上病國而下病民中必大利於蠹書漁卑者故說一出而萬口傳播終得達於大有力者以是知仍闕人事而非彼蒼之降割下方也僕老而試令江西權篆新淦者年餘前任倚上游有連擢折庠序以預爲加漕地致興大獄省垣悉謂其民爲比戶可誅當次無肯往者不得已而及僕僕受命星馳未及邑境十五里居民夾道私語新淦城必不能入僕從聞之皆欲少留僕中夜馳至詰朝視事隸役逃散略盡而父老督子弟備料勤於權差其應審人證論父老送案唯謹及當徵漕僕集紳耆與戶糧書吏廷諭之曰漕正供也民司輸而令司征至兌軍安丁與上下規費本屬陋規然議裁減則權不在令出賠墊則僕無其力諸君與戶書非族即戚僕初任貴邑又向未辦漕諸君與戶書取存架十年來舊卷核算其必不可省之用費使僕無賠墊之累貴邑免抗頑之譏足矣若前此虐民諸政僕已訪悉力能盡剷除之一遵漕運則例花戶執據餘米收回斷不使諸君礙僕行不掩言也紳耆與戶書公算三日漕費須庫紋萬九千三百餘兩邑人踴躍輸將米既乾潔而費用畢集兌軍時丁驗米色詡爲生平所未見一切規費皆如向例而兌村加早及軍船開行後乃蒙摘發舊章迹涉科斂之嚴劾去官待辦漕運則例世莫遵行以浮收勒折爲舊章久已考曰摘發夫復何辭然民情大可見而漕事非必不可辦亦可見矣故集錄前後諸文附原刻中衢一句之後爲附錄四卷卷內反復皆與漕河三事三事雖政之一端然非具通盤全局之識固不足以察事理之所極而隨時酌劑以有利無弊也故摘取說儲上篇序論舉要之詞附之編尾使覽者得悉其指歸焉

中衢一句卷第四 附錄一

袁浦問答

嘉慶十有三年五月世臣旅袁浦午日二鼓星使長戴兩相國按臨世臣與兩相國素無淵源而次日昧爽長相國枉顧世臣詣行館答謝長相國已招戴相國同集賢化宮長相國曰老夫在宿遷得吾子言河事者覺有把握故欲見吾子面詣其詳然海口高仰水無去路其如之何世臣對曰海口並無高仰相國何從曰此長公曰制河兩節使慶臨章泰入江境接見文武無不爲此言今日吾子謂不高仰僅一人之說耳其說亦有徵驗否世臣曰爲此言者不獨制河兩使及沿途文武也自前明中葉章奏已有是論然皆身未歷海口設信謠言而爲之耳世臣親歷詳考故能堅持此說數日後兩相國往勘則持此說者使有三人也戴相國曰兩節使或未至海口文武奉差查勘必有到彼者豈自明中葉三百餘年中止吾子一人曾歷海口耶世臣曰世臣何敢謂三百餘年司河事者皆未至海口乎以其說海口高仰而意知之耳且兩相國不必依往勘試執一人於途而詰之使知其不高仰矣長相國曰吾兩人詢河院官吏且數十百人皆言海口高仰何吾子言詰之途人使知不高仰究當詰何人耶世臣曰海口高仰則兩岸之失守有因其咎可諉而改道之邪說可行失守之獲咎輕興工之攬利厚凡誰肯言海口不高仰又誰肯信海口不高仰乎相國不問誰何但言吾即當往勘海口一路起旱已廿日勞甚欲用船取水道可乎若

干日可到彼必對曰。船行中流。則兩岸皆見。便勘驗。自浦到海口。計程三百里。風順則必不可行。無風或小逆風。日許使到。相國再詰之曰。船行如是之使且速。吾回浦仍坐船。以細察兩岸情形。可乎。彼必對曰。回浦萬不可坐船。無風或小逆風。寸步不能上。即得好順風。亦必十餘日。相國以此驗之。則海口之是否高仰。可以意決矣。言未竟。河帥上謁。世臣避席。兩相國問水陸難易。河帥答如所言。長相國怒曰。下水逆風。一日使到。上水順風。十日尚不能達。此而以為高仰。天下之冤未有過于海口者矣。河帥語塞。次日。遂延世臣同勘海口。而覆奏河事。頗採及末議焉。

海淀問答

嘉慶己巳三月。既望。世臣謁師相戴公於海淀。公曰。去年五月。老夫偕長相國鐵制府徐河帥登陳家浦挑壩。老夫問此壩何以挺入河心。河帥云。今年正月開放引河頭。全賴此壩挑大溜得力。使趨壩合龍。順手。為生平未有之快。吾子即言當日固以挑壩得力為快。至今日則當拆去二三十丈。使大溜縮歸中泓。不然。伏秋汛至。水長四五尺。上游五十里之內。北岸當有受其害者。河帥默然。老夫回京。聞河水才長三尺許。而北岸之馬港口決。正在挑壩上四十餘里。可見此事實有把握。然焉得有先幾燭照如吾子者。常在河堤乎。且吾子言之事前。而竟不見信用。恐國家大患。終必在河矣。世臣曰。空言滋忌。河患固無已時。然尚非其大者。公曰。一決口災及田廬。關係生民至鉅。動帑亦數百萬。患豈猶有大於此者乎。世臣曰。有患莫大於漕。漕以江浙為重。而蘇、松、太、嘉、湖為尤重。其田分三等九則。雖原係蘆課灘租。則科則甚輕。然為數不能什一。平田上則。至二斗一二升。下則亦斗二三升。牽中起算。每畝斗七升。開倉收米常加七。鄉儲至倍。閉倉開折。其善堂學租營田曰公戶。大小鄉官曰紳戶。曾告訐漕弊者曰訟戶。三戶大約皆完折色。其價率半於民戶。軍船泊倉門前。旗丁終日在倉內。見官吏之誅求糧戶。因挑剔米色。詐索兌費。以苦州縣。而沿途催儹員弁閘壩主守。知丁得重費。因而誅求之。以累旗丁。至淮安盤糧。通州兌糧。所費尤為不貲。旗丁累則訛索州縣益力。旗丁訛索甚。則州縣誅求民戶亦益多。誅求無已。則訐控愈多。訐控多則訟戶日增。州縣但見漕之利。遇凶歲莫肯辦災。豐歲米賤而折不減。良民之苦累。蓋與凶歲不殊。蘇松各處田租。每畝率糙米一石。看收成定分數。大率不能過八分。以折色三倍計之。畝常輸五斗有餘。加以兩忙條銀。先領單。後繳串。無處非費。田租所入。僅敷兩稅。江河日下。必至拋漕賠糧。田無從處而後已。良民日窮。紳訟戶日增。必至州縣以收漕為畏途而後已。每年江浙開漕。閉倉者什而三四。甚則拆倉廳毆令長。官吏貪利忍辱。上游亦以衆怒難犯。唯求了事。吏日貪。民日頑。瓦解之患。斯必其萌芽矣。聞河南山東征收小米麥豆。折色常至四五倍。然北省畝步本寬。又正供數止升合。即以五倍計之。尚不及蘇松額征三之一。民力可勝。所謂多取之而不為虐者也。是未可以之例江浙也。按吏刑兩部則例。多言照貪官例提問拿問。然徧檢例案。則貪官本例無文。及恭讀憲廟硃諭。乃知為浮收漕糧者專立此名。蓋鬻獄貲法其為害止及一事一人。而浮收勒折。則害徧編戶。而細民之受毒尤甚。斂怨至速。激怒至衆。睿慮周密。如豫見近日情事故也。每屆司纂例者。既惡害而去其籍。近則吏之專事浮勒者。自詡為廉。而浮勒日加者。

上游尤視為能。被背之嘆。殆將不遠。師相曰。吾子言至辨析。令聞者哀窮變難不可止。且為之奈何。世臣曰。斯有二術。世臣前讀畿輔通志。見怡賢親王率朱文端鄂文端諸辦直隸水利。至墾成熟田二百餘萬畝。卒之墾不與民爭利之虛名。任民升科。北人既不習水田。而食性又宜雜糧。未幾盡廢。唯存文安大城數區。為今日旗員轉身地耳。相國果有意杜此大患。物色知農事而解水脈者。於近郊之荒地馬廠草場相度地勢。召江浙老農無業者。劃野開溝。揀廿四旗之丁多甲少而倒權者。出之學習。屯成後。農師及營趁助力旗民學習者。皆分別給田為永業。量其所出。取什四為租額。旗人半之。以旗籍常有調發。特減以示優。約歲入租可百萬。則細核蘇松各處糧極重者。大減之。杭常鎮各處次重者。稍減之。漕項仍舊。以裕給軍船經費。則民困頓蘇。而長官運丁皆可相安無事。則久安長治之基業也。若不能者則清查現存屯田。力舉盜賣盜典之法。反前此發價官贖姑息養奸舊事。嚴水次嫖賭及隨幫索債之禁。并小結沈究員。挾倉借漕糧道書役之弊。裁沿途營線催漕之差。使丁之困於盤驗催儹。與州縣之困於浮米加費者。皆可少紓。雖不能盡去浮勒。民困庶減大半。則亦小補之近功也。師相嘆息者久。而夜已三鼓。世臣請退。繼燭而記之

與秦學士書

易堂先生學士閣下。日昨紀綱傳語。以閉門寫節母碑。故十許日未能相過。伏蒲所言。進止非所敢請。然朱君殆必大用。毋輕言出都。以誤彌延之盛云云。以世臣之違世背俗。非閣下固莫能如是重意推挽者。然竊閣下終不悉鄙懷。敢默默。伏惟聰察。閣下甫抵都。提挈群語。以人材下訪。世臣北薦廣東知府程含章。能興溝洫。非滿知縣周爐。能興機杼。新疆降調筆帖式和常。能持大體。新擬放浙江巡道朱爾賡額能任艱鉅。閣下言朱君功在南河而被陷。吾所深知。又吾子之舊居停也。其餘三君。何以見知吾子。世臣謂和君素聞其任東臨時事。伉直有風骨。月前遇于友人所。與作劇談。識力具有本末。羅周官不相識其政事彰著有徵。是在閣下者以人事君。非以樹德。世臣舉其所知。又豈有他意哉。世臣自十二三歲時即慨然有志于用世。不肯枉己以端其進。迄今年逾強仕。讀先聖之書。通今時之制。究生民之利病。驗風土之淳澆。凡以為吾儒分內事耳。求為可知。非以干祿。若謂世臣嗜文追蹤先正。雖期弋獲。非出于處舉不可。此非知命者之所慮也。退之有言。豈能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世臣所學。雖未敢料其退之。然較其所得。亦頗有不後古人者。何必與南山朝隮者流比哉。且嘉慶庚申至乙丑六年之間。大興朱文正公下札十數。招取入都。而世臣株守不行。戊辰之夏。協揆長文敏公專摺保薦。力辭始已。辛未之秋以不欲登百文敏公劾牘。成隙。皆閣下所素悉也。豈有今日反欲因緣閣下推朱君之轂以為進身地步者乎。如謂朱君習河事。受之世臣。非得襄理。未必有功。此又不然。朱君如不能獨任河事者。則世臣為妄言。況從前在南河與朱君相處。河事之外。三省吏治及興革事宜。有文敏恩委朱君。朱君專倚世臣。或其相知之深。治文書常至分夜。近年精力衰耗。不復堪此。朱君若果起用。勢不聽世臣他去。是以必欲先決歸計。昨已就江蘇提刑戚公之聘。五六月後便發南轅。人生但期有益于世耳。身雖不顯。而所言得行。皆

生實受其禍。夫復何憾。且草稿百卷。多切世用。正欲發篋刪潤。寫定副本。來有名世。必來取法。又何忍屏自菲薄。貽後世君子之指摘。且以人廢言也耶。自去年九月至今。前後所與閣下論說。及代爲籌辦事。如公私異指以防猾吏。題奏一摺以抑權臣。刑兵之公費宜設。西北之水利宜興。鹽法宜倣以防患。推捐宜禁以發廉節。虛耶抄。多見施用。但恐有司奉行不力。又或借植根株以資弊藪耳。若覆奏時。臨事未善。原請官箴之不闇。是近日給諫附智。原其初意。不過以一紙空言。本無心於國是。閣下以師傅之尊。當學士之爲全省學虛悵乖聽。斡旋機樞。千載一時。而云進止非所敢請。豈所望乎爵傳耶。古大臣靜誠條畫。至再至三。古之良史。閣下商之。其以爲固執己見乎。蓋愛君之心。發于不能自已也。前日曾潸事一書。所關至鉅。若仍僅以土達舉非其地而守。則不如其已矣。耳剧乎拒閣下不能自堅。外人測其淺深。將必十議十駁。且後雖欲求進一言而不可得。時乎不再。毋令異日有實由公乎之悔。天下幸甚。吾道幸甚。束裝匆匆。千一日當歸辦。是日請必相待。然亦恐急促不能盡意。故先此覆布。惟乖鑒察。道光紀年三月八日世侄再拜。

記直隸水道

道光二年仲冬。就食直隸。承宣使署。詢悉各州縣所造地圖據說。及漳河舊卷。將現行水道。擬其大要著於篇。分畿南北東三路。其西路邇南者歸南。邇北者歸北。先畿南者。以漳水最關利害。又所經道甚長也。行篋無書籍可校對。不能悉詳其遷徙之故矣。

畿南

漳河。其水勁疾剽悍。遷徙無常。有清濁二源。一出山西平定州。一出山西潞安府。合於河南林縣交漳口。會流東至涉縣之大邱山。入古黃河。此禹貢所載底績故道也。自漢以後。黃河南徙。下游淤塞。始改由直隸境入海。凡有三道。始自磁州邯鄲永年曲周。北趨滹沱河入海。是爲北道。後又改由肥鄉廣平阜城東光入海。是爲中道。其由大名府之舊魏縣元城。至山東之館陶入衛。初爲中道之支流。後遂爲南道。康熙中北流漸絕。後南道屢決。而魏縣廣平縣兩城淹廢。北中兩道遂絕。而南道益潰敗。乾隆中。遂決河南臨漳縣之三臺地方。南決至內黃。挾洹入衛。而漳衛交匯之資公莊河受淤。衛水不暢。南決內黃之袁村塌。下注直隸清豐縣之漳坑地方。直省乃于漳坑下開引河。引水至大名縣之岔河嘴。北入衛。而南北兩岸。河南之安陽臨漳內黃湯陰。直隸之清豐大名元城南樂各州縣民田。年年淹浸。

滏陽河。出磁州由邯鄲永年曲周平鄉。至鉅鹿入大陸泊。合滹沱。

滹沱河。出山西繁峙縣。合雁門五臺諸水。至直隸之井陘平山。又合故關諸水。由獲鹿靈壽正定藁城至束鹿之大陸泊。又合滏陽河。東北由武強至交河。分二股。一由獻縣東至青縣入衛河。一東北由文安大城至天津。由大清河入海。

滋河。出龍泉關由行唐無極深澤。至祁州。會沙河唐河入猪龍河。

沙河。出阜平。由曲陽新樂。至祁州。入猪龍河。

唐河。即山西滱水。出渾源。由靈邱至直隸倒馬關。由唐縣望都至祁州。入猪龍河。

猪龍河。上合滋河沙河唐河。下由安平蠡縣至安州。入易水。

易水。出易州。合淶水由定興至容城。合白溝河。至雄縣合猪龍河。并完縣安肅之無名小河南道。由霸州永清入桑乾河。

白溝河。出廣昌。流入拒馬關。名拒馬河。至涿州。與房山小水合流。至新城。名白溝河。至雄縣。入易水。

畿北

桑乾河。即永定河。古之無定河。亦名渾河。渾言其濁。無定以其河係流沙。倏淺倏深而名之也。出山西朔平府。入直隸西寧。合蔚州諸小水。由懷安至保安。合洋河至懷來。合嬀水。入紫荊關。由良鄉固安至永清。會易水。至東安。會滹沱。又會衛水。由天津大清河入海。

洋河。出山西陽高縣。入直隸萬全。至宣化。合邊牆外小水。東南至保安。入桑乾河。

嬀水。出延慶州。至懷來縣入桑乾河。

畿東

白河。出塞外獨石口。由赤城出邊牆。又入密雲邊牆。至縣城南會潮河。由順義至通州。會京師海淀諸水。由武清東安至天津。入大清河。

潮河。由塞外入古北口。至石匣。會曹家路諸小水。至密雲城南。入白河。

薊河。一出平谷。一出遵化州。由玉田至寧河。出直沽口入海。

灤河。受塞外承德府界寬探河熱河柳河諸水。入喜峯口至遷安。又合塞外諸小水至灤州。由永平至樂亭入海。

大清河。相傳爲禹時海口。然與碣石東西相去且五六百里。傳聞之誤無疑。又名三岔河。以白河由北入。渾河由西入。運河由南入也。然渾河又有別道可徑入海。則俗以大清河由東去當三岔者近是。

直省瀦水之地有三。廣平冀州之間。則有大陸寧晉二泊。以瀦大順廣諸水。俗名南九河。順天河間之間。則有趙北口。以瀦西真定趙州定州諸水。俗名北九河。又名西淀。跨淀有十二連橋。爲中大道。天津則有三角淀。以瀦渾河。又名東淀。東西兩淀。近多淤墊。而土人佔種菱蘆。阻礙水道。文安大城兩縣。介兩淀之間。地坡卑下。故有破了文安窪。三年不歸家之謠。直省水患頻仍。多由於此。

代大名兵備富敬齋爭堵漳河決口稟藏使相

敬稟者。竊職道于上年除夕。將大名等四縣被漳河決口衛河漫溢各水成災。及上年水勢。直趨郡城。恐衝動大溜。害及城池。并應否堵塞錢宿村決口。加寬瀦深豆公河各情形。專丁馳呈中堂。并抄稿稟明直督憲在案。新正初四日丁回。接奉中堂鈞諭。初六日會同豫撫憲由永和田市一帶。查至楚旺鎮等因。職道於初八日。督同該管守令。馳至楚旺迎謁。蒙中堂面諭。錢宿村決口以下。並無河槽。現擬將正河挑復。而新決口門。且不堵塞。使漳河兩行。各走五分溜勢。試看一年再酌。其豆公河自宜加挑寬深。惟查該

臧向係鹽務自辦等諭。伏唯中堂熟諳河防，恭膺特簡，自必會同豫撫憲籌畫盡善。職道守土下吏，豈容妄參末議。惟是大名地處下游，上年受害，實爲切膚。恭讀諭旨內，有漳河關係直豫兩省民田之語，特遣中堂前來相度。是直省災民，不堪疊浸，下情已蒙聖明洞察。若職道隱忍不言，則無以上對聖主，而下又何顏以見災黎乎。職道前稟馮宿村決口之水，淹及大名府附郭兩縣各村莊。袁村塌旁洩之水，淹及清豐南樂大名三縣各村莊，共計二百數十村莊者，專指現被漳衛兩河水患而言也。其實清豐南樂，上年被水輕重不等，尚有四百餘村莊，皆因袁村坡水奪占新開引河，使各村莊積潦無處宣洩，以致被水。而肥鄉廣平各縣之水，向由大名縣境宣洩，亦因漳河橫決，頂阻去路，倒流上泛，皆成巨災。合而計之，上年因漳衛兩河以致失收者，不下二千餘村莊。約計撫卹大賑，籽種以及蠲緩銀米，不下二十餘萬兩。又大名北境之紅花隄，被漳水漫決，淹及山東之館陶等縣，尚不大。有若干村莊，職道因本境上年麥收尚好，一季被歉，民力尚可支持，是以今年未請展賑。若聽馮宿村決口之水試行一年，下游各州縣民田必又試荒一年。疊浸之民，必變爲極。勢必展賑，不但數百萬生靈，轉展溝壑，若日傷心而賑卹所費，必比上年加倍。公私兩困，何以堪此。若竟掣動大溜，東北直趨，貽害郡城，如從前魏縣廣平縣兩城齎事。職道職司守土，豈能當此重咎。查河不兩行，一邊掣溜，則一邊挂淤。漳河古有三道，北道由磁州邯鄲北趨滹沱河，中道由肥鄉廣平東趨東光，南道由魏縣迤東趨山東之館陶入衛，此皆天成河槽。而百餘年來，北道先絕，中道繼之，南道又徙至豆公河，挾溜入衛，勢不兩行，已有明驗。此時若挑濬正河，走溜五分，其餘五分，聽由決口漫行。查正河陡折向南，旁有隄岸約束，斷不能如決口直趨東北，橫濱漫行之暢。是水發之時，大溜必趨決口，正河仍前淤墊，則挑濬之工，本已歸虛擲。況往歲袁村旁洩，皆歸咎於漳河頂阻。上年漳河北決，衛水獨行，而仍由袁村洩入引河，至岔河嘴歸道。是豆公莊一帶淺窄，衛行不暢，以致貽害大南清等三縣民田，尤有明證。職道愚昧之見，馮宿村決口以下至旋豐莊六十里之間，現既一片漫淤，自數里至一二十里不等，斷不能築隄導水，則必宜堵塞決口，挽回正河，將濬出正河之淤，就兩岸舊隄加高培厚。其豆公河估挑寬深，亦將濬出淤土，創築袁村塌一帶東西兩隄，至漳衛合流之後，河身如有窄狹之處，一體加寬，使能容受。其入職道境之張二莊以下至岔河嘴五十里內，河身比較下游一帶，皆形窄狹。查河身過岔河嘴，即寬至二十丈以外，從無漫溢之事。而迤上河身止寬十四五丈不等，竊擬加寬五丈，使與下游一律。其豆公河既係鹽務隨時挑濬，此次若估明土方，移知鹽政籌款，歸入大工妥辦，在鹽務併出數年經費，得免歲挑歲淤之煩苦，想亦鹺商所樂從也。唯是展河創隄，經費不無稍繁，然亦斷不至浮於續辦蠲賑之數。如所稟實有窒礙難行，敢乞中堂明白批斥，以開愚蒙，而職道亦得奉鈞示以曉諭災黎矣。冒昧直陳，臨稟惶悚，恭請鈞安。伏惟垂鑒。除稟直督豫撫兩憲外，職道當詳謹稟。道光三年正月初十日

記護商事

道光三年三月，直隸清河縣知縣周遠，獲牛車私鹽十八輛，訊係威縣商鹽二十一輛，有商夥帶同引目

押車三輛前行到店，運即據供移提引目核驗，威縣覆稱實係威縣額行官鹽，引目業已繳銷殘引，無可移驗。請即將所捕之車放行，濟食運以各縣例有一定鹽路，不由本路，例同私鹽，又鹽尚未到岸，何以引目已作殘引繳銷，即屬真情，亦係虛出通關，通稟督鹽兩院、布按運三司、大名道、廣平府，請飭懲行威縣引鹽之本商歸案。威商係鹽政爪牙，吏見運稟，即日具呈運司，運司據情詳鹽政，鹽政據詳咨總督，併與商呈同日，總督於准咨日，立用六百里發令飭大名道押放鹽車。運留車不發，以無引即私，故縱私鹽，更議簽重。又鹽政胥吏充商爲勢要中鹽，並干禁例，仍請飭商赴訊，稟覆總督，飭道押放，後數日即左遷去官。新督見運稟，遂將全案提省，運候代赴省，而新督已列入甄別案內參撤，時督撫新任，皆有甄別，以臺詞列參一牘，常數員，上別銜名下云或如此或如彼，時人呼爲藏體。運同案一通判兩知縣，運名在第二，參詞云或性耽安逸，或任性妄爲，或性耽麯糵，或輿情不附，任性妄爲與運事附近，運到省，承審官數繼引咎乞恩，事尚可解，運云：爲上司引咎易，爲鹽商引咎難，爲鹽商而罪薄知縣易，爲鹽商而罪薄國法難，聲色並厲，問官不能屈，而原參事須覆奏，督臣度運不易屈，而所事又甚直，遂移任性妄爲之語於通判，留輿情不附一語爲運之勘，將三員先撤勒休，摺尾稱運尚有應訊事件，俟定案再行覆奏，問官既不能屈運，又莫敢撓商，遂以平解定讞上督臣，乃以他事劾能之。夫鹽商之勢張，有自來矣，非僅能左右貪黷已也，其以廉能著聲、踞嚴要者，則爲之奔走禦侮也尤力，故與商爲難者無不敗。然其斂民怨也亦甚矣。夫爲民而設官，雖惟商之是助，而爲之分民怨，不亦喪其本心已乎。道光二年夏大名鎮標守備希郎阿以商利壟斷病民，即封房市鹽，縣訊辦，道府遂聯銜劾其擾商，稟請提省，鎮臣亦恇懼，袒商而下石焉。希郎阿遂引鎮臣侵餉事，更數鉅公，乃定讞，皆謂希郎阿擾商實，而計長官虛，遣戍新疆，先于犯事所枷示三月，而鄉民不遠數十百里千百爲羣，於枷前號泣叩頭，竟旋枷不絕，並議醵白金萬二千兩以資其行。希郎阿亦善自飾，謂士民曰：吾罪爲若得罪，然受若貲，是吾賭利鬻身也，遂一無所受。民願醵益力。地方大吏欲禁之不敢，懼發解時有變，乃先期中夜遣之，民追送不及，多號泣街巷。希郎阿人在下中，徒以與商爲難，而民心歸附如此，則助商者可知也。運之治清河也，政事善否不可知，然能持法以撓商，不畏大府之怒，其人蓋亦有足多者，故備記始末，使後之知人論世者，有以考鏡時變焉。

上英相國書

世臣謹再拜狀上中堂年伯閣下：己巳孟夏，戴文端召世臣侍席，得親德輝，並承詢及世臣僑寓揚州，家口較多，手書致阿護軍栽植寒畯，銘刻肝鬲，嗣後六赴春明，自嫌荒落，重負期望，是以踰公門而裹足，亦未嘗以一紙瀆陳，非敢自外，冀蒙垂察。一昨五月十四日，有吳門友人至揚，出示閣下四月初十日通籌濟河一摺稿本，如抽退滯運糧船，改從海道，使全漕必達，來年遂停河由海運糧百五十萬石，其餘改折以資修河，足其費用，寬其歲月，諸條籌畫精詳，良臣用心，天下共見矣。反覆誦讀，誠歡誠慰。世臣嘉慶初年，薄游海上，深悉海運之便，嗣以衡家樓決口，爲蘇撫具奏草，不果行，因爲書以示同志。不知因何得徹左右。旣蒙採摘入奏，高堰決口之時，友人以河事爲叢世臣比作核實答問一書，友人錄其稿致浦上當

聯莫有能聽從者。嗣見敝鄉潘學士錫恩剝運奏稿。嘆其有心當世。因錄稿寄之。想未能邀達鈞聽。揚州去淮甚近。河道淤阻情形見聞稍切。故知必以暫行海運專力治河爲上策。而閣下居數千里之外。燭照幾先。竟主停運治河之說。言舉世所不能言。私幸迂儒陋見有符賢哲。竊欲舉其爝火以助容光之照。上年十一月杪。世臣因江蘇藏方伯係舊居停。買舟馳往。勸其預籌海運。方伯善其說而力不能舉。及十二月望。同年齊郎中彥槐赴浦過潤。世臣告以急籌海運。郎中錄拙稿以致汪宗伯。嗣于今年二月奉特旨飭查。而當事力持初議。勢費萬狀。漕河兩病。今雖閣下再伸前議。未知當事果能以閣下之心爲心否也。夫海運之事。明白易行。而當事難其議者。凡以海關稅額爲數較少。關東豆貨登稅册者十不二三。胥吏乾沒日久。恐以搭運漕糧。致發此覆。撫臣道員素被蒙蔽。及其利害切己。不能不飾詞謹前故也。然行之不得其術。則亦誠有難焉者。敢爲閣下悉陳之。沙船每一州縣之船爲一幫。其十一幫。而通州海門崇明三幫爲大。俱有船五七百號。其船多之大戶。作必畏事。每有船數較少。以人稍解事。爲同幫排難解紛。致衆人信服。因而求利者。若承辦之員稍懷自私。則人心不附。其操守清潔者。又或水清無魚。不得惠以使人之道。夫海運雖少漂覆之虞。然斫桅鬆倉。事屬常有。不能不議賠償章程。以防奸弊。必宜通力合作。通幫分攤。而幫內素稱解事之人。無利可牟。微言阻撓。衆心便惑。且本年春間。事雖疑阻。而上海乍浦一帶。尙封錮海船數百。頗爲擾累。又海中自五月至七月。風暴無常。船悉下碇。名爲守凍。現值其期。船未歸埠。其難一也。改河由海。若使弁丁押船交米。強人於海。實非樂從。且不能移州縣津貼旗柁之費。以供沙船水脚。自宜仿照該處豆商成例。令船商自管交卸。而經紀花戶。需索留難。爲數不貲。人所共曉。雖有嚴禁。事同具文。船商畏阻。其難二也。凡是二難。世臣皆籌之有素。策出萬全。而謀之其臧。則具是違。殆難以與此間當路語也。至于治河之道。尤須方略。嘉慶十年之後。歲費千萬。閣下在浦時所目擊。費用非不足也。是時猶云爲漕事牽制。至如上年減運二分之二。催儹從容。似可稍治河病。而反致決裂。至於東河並無漕擾。而自嘉慶十八年以至道光紀年。潰溢四出。歲月非不寬也。是故河事興衰。專係人謀工拙。稽之前事。斷可知矣。世臣愚昧之見。欲舉海運。必遴派公正通達人員至上海訪明三大幫大戶及解事爲衆素信服者。禮致而告之。使之自合通幫。詳議利病。呈明該員。由該員稟請大府議定入奏。即立該商等爲幫目。一切取貲成焉。天津收米之時。不用通州經紀人等。即就近調天津各糧行斛手。按日寬給飯食。飭令應差。查買賣舊例。過斛人有錢二三文不等。宜聽其舊。不必禁止。奏奉俞允。廣張諭示。則商情踴躍而行無窒礙矣。無論新漕事在冬底。辦理從容。即現在滯運幫船。正在凍期之內。文書往返。無慮匆迫。若其治河機宜。情態萬變。非可言悉。世臣舊著河事各文。潘學士皆錄副本。從前有文敏黎襄勤多所採行。無不立著成效。或有反其道而用之者。亦即自貽伊戚。浦上父老皆能言之。閣下若不弃芻蕘。就近取觀。或有可備採擇者。如蒙鈞裁察核。喩知當路。使之內外一心。將見百廢具舉。又非但河漕一節之立臻平成已也。若任其泄泄。誠有如鈞指所謂稍事拘泥。則其弊不至不可收拾而不止者。世臣雖草茅伏處。原其利害。實亦切身。故敢錄漆室答問舊稿。附敝鄉沈廷桂上舍赴試之便。屬其轉呈。臨楮皋恐。伏惟垂察。道光

乙酉五月十八日。世臣謹狀上。

讀昌黎集書後

道光乙酉仲冬既望。覓食渡江。跼蹐舟中不自賴。步荒市。得昌黎集。首尾微有漫漶。晝夜誦之。察其筆勢生動矯異。與弱冠以前所見大殊。既卒業。因書其後曰。退之讀鶡冠子。至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而悲之。退之識淮西事得情勢。庶幾一壺之用矣。然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袁紹敗於官渡。曰無顏復見田豐。殺之而後入。是故用其言而有功。則懼人之居其長也。不用其言而致敗。則又懼人之彰其短也。烏在其以失船而貴一壺哉。以予所聞近世事。惟故相阿文成公持節諸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到爲進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疑勢。文成斥其撓衆。急飭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於埽上再拜使者曰。爲榮吉謝公相。埽實未穩固。榮吉不敢以賀公相故離工。致疏虞。督土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文成中夜聞埽蟄。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舁榮吉至。文成垂涕。親去其溼衣。以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震无咎者存乎悔。斯爲宗臣。豈不宜哉。退之又云命與仇謀。亦文家形容非事實。果退之而謀命於仇也。則不爲前言也已。

宣南答問

道光六年三月十八日。奉閣事畢。偶朱虹舫閣學於米市胡同。閣學曰。吾子精熟河事。張芥航往南河閱嚴海口單銜具奏請改河道而不改海口。以北隄爲南隄。須餉三百餘萬。可於大汛前趕緊完工。主上已調芥航爲南督。前往辦理。吾子以爲何如。余躍然曰。張公異才豪傑。南河得此人大難。庶其有瘳。閣下可速出摺稿快讀之。閣學曰。未見摺稿。有摺差齎至手書。略謂自安東東門工起至龍王廟。皆改北隄爲南隄。仍歸入舊海口。隄外平地低於現在河身丈五尺。再挑河槽丈五尺。使有三丈建瓴之勢。可以舉淤倒峻。將安東以上七八十里受病高仰之河。掣深。則黃水落低而禦壩可啓。湖水暢注入河。高堰自不吃重。云云。閣學曰。吾子覘其說行之可必效乎。余曰。其說難行。閣學曰。其說難行。何以爲豪傑。余曰。張公初歷其地。往返間未悉情形及漕規估算。故其爲說如此。然所見絕人。非豪傑不能及。如醫師見症已真。唯立方尙未穩洽耳。今既調任南督。諮詢考核。必能斟酌盡善矣。閣學曰。以吾子策之如何。余曰。南河自十八年春。築圈堰於清江。大溜被逼。二十年春。鑿虎山腰減壩於徐州。分洩盛漲。而清黃交病。至道光四年冬。禍發高堰。舉黃壩外河泓深不過四五尺。若其時於高家灣以下至北沙百七八十里之間。趕做束水對壩數十道。導溜攻沙。尙可救藥。無奈上下泄泄。又經一載之久。河淤更厚而堅。淤高則隄卑。隄面子堰單薄已甚。非對壩不能逼溜。一用對壩。便恐擡水成事。故此時言治南河。除以北隄爲南隄。別無善策。唯北岸六套以下。隄外皆葦灘。老根盤結。挑挖既屬不易。且難爲跌崖刷寬。倪家灘以下。隄與隄外。高低益減。未能必勝舊河。即以挑深新河丈五尺。寬三十丈。長二百五十里計之。河面三十丈。河底二十丈。牽算二十五丈。見丈爲土三百七十五方。每方三錢。爲銀百十二兩零。見里爲銀二萬兩零。二百五十里。須銀五百

萬兩零再創築北隄須取伏泆異土重水層硪底寬十二丈面寬六丈高二丈五尺地勢離隄愈遠則愈低故隄高須如此數見丈爲土二百二十五方方價亦作三錢見丈爲銀六十七兩零見里爲銀萬二千一百兩零二百五十里又須銀三百餘萬兩共計八百餘萬兩無論調撥甚難且大汛指日經臨一兆大工錢糧人夫無暇他顧萬一變出意外恐致盛業中阻又道里太長中多集鎭遷徙繞越皆費措置故其說爲難行也然禦壩不啓非唯公家生盤運之費丁柁受阻滯之累南北貨物少通流之益已也全淮之水匯於洪湖以注淮揚下河各州縣必成澤國官民並累將無盡期夫清口所以倒灌者以太平河淤厚底平唯爭清黃水面高低以爲出入河事既至斯極物窮則變現今北沙以下河仍深通其迂回太甚之處業經大府據潘兵備所請開挑引河逢灣取直發帑興辦諒可不日完工以資暢注之力其北沙以上至安東八九十里之間河身本寬隄岸亦高尙可設法唯自安東以上至高家灣受病至深宜就其地改北隄爲南隄查高家灣工去中河西隄不過二里中河寬五六十丈水深二三丈以中河河底與黃河河底相較總低二丈以上於雙金閘下刷隄以達鹽河鹽河之寬亦五六十丈前年欲放減壩測量壩下低至五丈不敢開放是其地勢比中河更低誠可借作河身中河鹽河皆有遙隄即留作縷隄而於其北二三里之外另築大隄導至安東東門工歸入舊河其中不無稍須展寬浚深之處然較之安東以下生開河道則減省十七八矣計其程途不及百里築隄之費不過一百二三十萬又中河鹽河皆逼近黃河北隄近者里許遠者五六里即擬築大隄內之地二三里其間雖有居民並無集鎭且在河灘不當水路頗遷

者厚貲之田畝則以舊河身撥補不願者聽之隄壓挖廢田畝償買撥補分別妥籌就黃河舊身移太平河口於李工卽借其工以爲禦壩使清水出湖湯湯東注至三十餘里地勢比之五道引河北口高低相懸勢無可回放水之後新河水面落低可丈五六尺清水乘高注之卽過盛漲亦萬無倒灌之理矣先開劉老澗放中河水入六塘河乃裁河築隄挑挖引河頭移中河口於張家河包家河之間河身約二三十里移鹽河由南六塘河入總六塘河移雙金閘於崔鎭以通左營料束淮北鹽斤其河身現完好稍爲浚淺便敷浮載是漕料鹽三者皆無阻礙不過糧艘出太平河入中河增挽行數里或至十餘里耳約計買遷買地及在安東開引河接鹽河尾挑上下引河頭挑還中河並情形較險之處預做防風亦不過七八十萬寬爲籌備得三百萬各工皆臻充裕如是則黃河南岸有隄兩道而舊河身淤堅有如平地淸江淮安永絕河患湖水建瓴必復七分刷黃舊制則淮揚不受放壩之害而高堰安枕矣然而大汛經臨止隔兩月估工撥餉斷非汛前可以集事此時只宜嚴督工員加緊防護一面確估請餉務於白露以前解貯河庫一過寒露立卽調派又於安東以下河身相機估做對壩數十道至陳家浦爲止或有應須切灘引溜之處一并估辦俱於霜期開工勒限長至前一律完竣農事早畢人夫易集寒凍未至水硪應手若謂回空糧艘斷不便再留河北卽於寒露之前催集楊莊一交寒露水落質詢卽啓禦壩借黃南下不過十日糧進禦壩運河之留淤無幾然禦壩後確勘興挑老淤並耕灘除俟各工俱竣測量安東以下河身刷深若干相度溜勢加做挑壩於來年桃汛之初開放新河下游各壩得新河大溜衝刷更見得力又於上

游受病稍輕處所加做對壩節節逼之大汛之前濟船必可全渡則上下各壩不必再行議守果舉此策亦可爲必世之計也閣學曰僕承乏史館十年近又總纂漕通志於河渠公牘尋覽殆遍未有如吾子所言之切要明晰者卽日當以吾子意作書告芥航芥航爲人有魄力而胸懷空洞必能擇善而執者也予謝不敏而退都下諸公漸聞此說紛來沓至口難縷陳故筆記之以應問者實四月朔日

北沙卽海防廳所轄之馬起營工一名大寺與北岸雲梯關相値西至黿家營六十里東至陳家浦五十里　集鎭人多遷徙爲難勢不得不繞越之以行河然河道迂曲則有坐灣頂溜之處故措置不易

太平河自東壩達禦壩平直如衡而低窪之運河竪當東壩之下故禦壩外一被黃水頂阻淸卽退回折下運河黃勢溜後故倒灌甚易雙金閘在中河東北岸下有引河引水入鹽河以運左營正料淮北鹽引在高家灣下廿里楊莊上十二里中河廳所轄　現在河灘居民甚多故不願遷者不必相强

隄壓者創築新隄田畝被壓也挖廢者挑挖新河田畝被廢也　劉老澗在仰化集西北七里宿遷縣東南鄉地有封土滾水壩　崔鎭在雙金閘西北四十五里在中河北岸東北至總六塘河二里許

新隄裏外須照例留出裏四十丈外六十丈以爲栽柳取土及兵夫耕種之產故買地價須寬計

此係在都發策未悉河泓深淺灘隄高卑堤牛處實故要期于霜後若在工親加衡量未始不可于汛前趕辦也　此所謂禮言其極蓋水過高則非借黃不可若高低祇尺許則于禦壩外加做順壩束壩外接長蓋壩黃溜北去清勢揚高自足禦黃無倒灌之患幷不須借黃也　改河處于彭家馬頭等處建通船單閘涵洞各一座下挑引河分引淸水入舊河槽至姿陵下屬隄以達東坎之使民河直抵八灘五案則右營蕩尾正料可由內河行走淸水小弱則閉閘開洞漕料可以兼濟上下兩段引河工程亦不甚大而公私利益無窮將船營分爲三汛一留右營之外河一留右營之內河一留左營之鹽河長年逆輸永無失耗霉變之患

是年亡弟季懷同赴春明僕著此文季懷卽爲加注落第後季懷先回南未幾物化錄此曷勝悼痛

世臣記

跋李紱齋齊蘇勒覆奏淮揚運河摺子後

穆堂先生以淮揚運河淤墊隄與高寶兩城平議開新河於運河之西以挑河之土別築西隄則東面有隄兩道河身淤實如山可保不潰其議確鑿可施行蓋西隄外之湖灘與東隄外民田高低略同此之河身低且丈數然以行之今日則上游宜展至淸江迤上之五孔閘由護城河抵明圍壩合於邵伯湖以下之芒窰舖惟新西隄臨湖宜做內外各五收大坦坡加栽茭蘆以護隄身不必再做石工免致年年糜帑黃浦白田舖兩雙閘卽留爲減水入舊河之路則寶應以下之下河田畝仍可藉其灌溉爲費雖鉅爲利甚大而可久然亦必先能治黃使不倒灌其效方見然卽有能治黃者運河身窄淤堅非水力所能盡刷仍須大挑而東隄究險故此策在今日爲當行也余往來南河二十餘年所見以謀非己出寢而不用致誤機宜者數矣不謂敏愨賢者乃開其先掩卷三嘆愍見有與李公稍異者遂節註明之復題其後以歸

默深默深網羅近世有心世道之文至夥而河事尤所注意得李公此文使余質其是非故與爲深言道光六年四月七日

山東西司事宜條略（山東藩署在西城根臬署在東城根故藩曰西司臬曰東司與各處稱謂相反）

道光七年四月小住吳門邵陽魏君默深見過述新任山東承宣賀公之意代詢東省治要答之如左

周公告魯公以治魯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齊桓公問如何而可以勝民管子以爲非君子之道故記有曰聖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邱陵大樹人解衣止息其下以爲期約者可知也又曰周鼎著鼠以馬履之惡其不陽響者不陽也故爲政之道務在自勝以通民情而附民民附則從令而不陽之行遠不可知之政除已當路以不可知爲政求響民也久矣而山東爲甚山東民氣最渾朴又飢渴易爲飲食從前州縣有稍治民事者其去任也無不扶老攜幼扳輿餞飲垂涕而餞之則其致結隊上控絫越赴都者可知也嘉慶之末山東臨吏以救弊爲說嚴盜賊之條加越訴之科而其風更熾近年頗飭吏治不專事庇屬以虐民而告訐遂爲少減是亦民不可勝而易治之顯證矣予以己卯庚辰間就食伊士略悉梗概故條列數事以備採擇所言平平無當遠略況事隔數年與現情未必符合聊自附於俗變相類議卑易行之文云爾

一宜審定缺分肥瘠使調劑派撥均平以息物議也上游舉劾無保無誤所屬持以爲說若應時改正所謂更也皆仰戚調用下持上有關政體必欲遂過以勝之於是不公愈甚物議滋起極力周旋太阿倒持山東前事如斯頗夥查山東舊有十七大缺今昔情形互異如膠州利津本上缺而變爲中臨清滕縣且變爲下谷成本下缺濰縣即墨本中缺皆變爲上而胥吏仍照舊案攤派苦樂不均日滋嘵瀆又霑化福山昭遠新泰蒙陰嘉祥鉅野舊名七大苦缺免派一切攤捐仍每年每缺派鄰縣協濟辦公銀二千兩嗣以議提節省歸於藩庫準該七縣以空批抵解（司案有隨提節省卷可查）後以各州縣批解節省不足停撥最後并一例仍攤捐款該七縣益至無措且增新虧該七缺中新泰鉅野得項較多而新泰差務兩尖一宿甲於通省鉅野爲教窩盜藪辦公之費數倍他屬凡此前事之歸核以現在情形推類可求應請逐細察核詳定新章俾派撥平允而調劑亦有準則

一宜查禁司書弊竇以紓官困也司書訛索州縣情狀百變其小而顯者如送到冊結以駐語不符冊式不合及挖補未蓋印信（此層尤多司書但換）等情駁換追遞駁重造又尋別端再駁即繼以查取錯誤遲延各職名多方恫喝必飽其慾而後已又如量地丈桿部頒碑式不肯舉發嚴飭造送請驗及差送候驗則捺擱不行來差候久稽回又復飭提種種罔利屈指難數蓋上司官以察屬爲職必禁有司之侵帑剝民尤必先禁書承之剝官所謂治自內始也州縣重困非取攜于庫藏即取償于閭閻司書背求亦困州縣之一端也應請逐細查核刊發成式俾各屬有所遵循司書不能上下其手至借給籽種一案山東從未實放請提歷前屆冊籍查核放至累萬收不及兩民即無良何至如此皆司書勾串不肖州縣冒辦分肥殘廢兵丁一案亦係司書乾沒以國家有常之經費塡官吏無厭之谿壑凡似此類

必應截斷來流

一宜督屬清釐案件及自理各詞訟依限結正以達民隱而崇政體也山東訟風素熾然隸臬司者十之一二隸藩司者十之八九故省例于欽交部交案件每月撫部及藩臬兩司各奏結四五案謂之月摺良由州縣專以錢漕爲意於聽斷大都怠慢而佐理之友更多不諳條例玩視民瘼雖雀角細故常至拖延歲月追成上控上控則發回本縣又追成京控京控又發回本省委員與發審之友商同置之高閣每有原告瘐斃押店具文銷息積習至牢變惡彌甚及征收錢漕時紳民連名控訐輕則發府重則提省原被數十百人拖累經年官民兩困山東條銀加耗本不甚重（銀一錢收錢百八十餘文完正耗銀共一錢一分四釐又有串戶書及門甲書頭在其中官無餘焉）漕米雖重者至兩斗八升完一斗輕者亦兩斗四升完一斗然正漕每畝不過升許連浮收之數不過三升民力尚在可勝非蘇松之每畝正米至二斗許浮勒及倍終歲田中所收或至不足償官稅之比也官除兌費每石七錢又道府漕規倉費及漕後遊情諸費每石攤銀三四錢之外每漕一石尚可贏餘銀兩許其漕少之處則取給于擔帑無漕州縣則有集頭規費及落地稅除七大苦缺自非揮霍作成與積累夙重者辦公儘有餘剩故東省官之受累必以訐告條漕而訐告條漕之源則以平日不能受理民事以鬱民氣上控之後曲意拖累以積民怨于是一二棍徒乘閭閻鬱怒之氣出頭訐告條漕合屬良懦斂資以助之故棍徒訟師不勝而所獲已多且得美名于鄉里而上游不明爲治之經以爲條漕加耗關係通省華飾刁劣梗令必欲以嚴法勝之真大誤也應嚴飭各屬盡心於戶婚田債各細件迅速結正以杜訟源使民情歸附則輸將踴躍而新虧可息舊欠亦可以漸籌補矣

再山東鹽商多係無賴子弟認岸行銷措課不完以挾制有司紬課才數十百兩而嗟使彈章一出常謂缺至三五州縣及其賠課則復受累已深虧空之源此亦其一孔也又東省有城工銀百五十餘萬兩交商生息以爲逐年修城之用而本利無償至通省無一完好城郭以地方集腋之項繼奸商之富可謂耗財于無用矣又司書捺案不行嘉慶十四年恩詔豁免穀石至廿四年尚未辦出庫項繆轕各科分承竟有銀已上庫歲餘而委提尚絡繹道路者（己卯七月予入藩署查出示革兩書有案）州縣塡解大批送院掛號有遲至三四月尚未發司者東省批解錢糧例先期將解役姓名銀數日期通稟竟有虛發一稟久久不到及嚴檄飭查該州縣茫然不知者（己卯冬經手此事至七八次）又東西兩司賞議各殊西司以批解踴躍爲上考東司以斷獄勤能爲上考自非撫字催科之長備于一人則東西常至齟齬上游俱秉公直而所屬漸成畦町此不獨東省爲然而東省爲甚

書喬徵君紀事文藁後

右寶應喬介夫徵君記其先侍讀與靳文襄爭下河開大河事及侍讀被議始末稿本文義明暢書字秀質近世聞人罕能至此可珍也楚楨於鄉先進軼事網羅無所遺失既得此稿裝池以示予徵君在雍正初以諸生被召稱旨同徵者或至卿相而徵君以老病辭歸是非以私怨肆爲汗蔑者大凡功名之士欲

有所樹立於世。而爲權要掣曳。隱忍就事。常有至得罪名教者矣。唐應德之於嚴嵩。靳紫垣之於明珠。君子按迹原心。不得不傷其所遭也。文襄著功南河。以其友陳潢。陳君嘗手書東去只宜疏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之句於鵠庵。周橋不放。無所用闢大河於下河矣。則是役之不出於陳君意也明甚。仲瑊以賄媚侍讀。且指淮揚兩郡之田以章其賂。文襄箭在弦上。或未可知。而徵君特書仲瑊爲陳君母舅。是以此並疑陳君也。世所傳治河方略。出陳君身後。其言得失相半。文襄之始也。急於求功。繼則恐敗其成。置下河於度外。乃其本意。子雅信陳君。曾於郭君傳論詳言之。自文襄倡下河形如釜底。東西並高。而三河六閘之說起。侍讀所爭。乃三河之一耳。以至於今。謬說相沿。減黃入湖。遞減入下河。委七邑爲全黃之壑而猶不足。卒至洪湖淤淺。高堰潰決。府百萬爲魚之獄。文襄其得辭作俑之咎耶。至謂文襄無奈公論。始議開海口以洩壩下積水。按壩下直東。范公隄外淤灘。高于隄內河身。文襄之說。原非虛妄。然直東北之射陽湖。斬蛇河。既寬且深。實有建瓴之勢。能消壩水。不此之謀。而徒以大河可駭之論。自來物議。湯文正又謂闢海口一尺。民受一尺之益。皆里巷之談。絕不身親心測。俱不可以言。習河員以辦工爲利藪。譸張爲幻。愚弄上下。其來舊矣。所賴士君子定力主持。以破邪說。而居其土受其害。又積學敢言如侍讀者。尚不能研究地形。發救時之策。無怪近日高寶士大夫。競以長年放壩爲得策也矣。楚楨其碑片石以廣其傳。並附鄙說。以質天下後世之有心河事者。侍讀名萊。字石林。徵君名崇脩。字念堂。別字介夫。侍讀之季子也。於楚楨爲四世外祖。道光七年正月廿二日。

儀徵相國爲寶應劉台斗傳。載其議河事文有云。謂之射陽湖。則必如盎如盆。斷非如溝如渠。按射陽湖本寶應地。今屬阜寧。湖身長二百里。寬五六十丈至百丈不等。何嘗如盎如盆耶。劉君住址去射陽不百里。時鐵梅庵爲制府。乃劉君座主。劉君藉論下河事宜。以招物議。相國博學切究。相距才二百里。又曾任漕督。射陽乃其轄境。而持論如此。諺云一步不到莫言難。亮哉。

中衢一勺卷第五 附錄二

代楊桂堂給事擬奏開放舊減壩摺子

禮科給事中臣楊煊跪奏。爲開放王營舊減壩。恐滋流弊。敬陳管窺。仰祈聖鑒事。竊照五月初八日。戶部奉上諭。琦善等奏勘明安東改河工程恐有滯礙。請放王營舊減壩以期掣溜通暢一摺。南河黃高於清。以致河湖交敝。運道不通。前次張井建議由安東改河。以爲黃水即可掣低。御壩即可啓放。現經覆勘該處。尚多有滯礙。不若開放王營舊減壩之較爲得力。著即照該督等所議辦理。所有開壩挑河堵合口門并一切土壩工程及撫卹事宜。共需銀三百數十萬兩。著戶部預爲籌款。俟秋初該督等奏撥時。即可迅速撥解工次。以資應手。欽此。業經該部附片覆奏。并行文留協各該省預籌候撥在案。臣查減壩下游本有鹽河一道。節經請項挖濬。預備減黃。今若止爲減洩盛漲。無庸先請撫卹。若欲騰空河身。以便挑挖下游。使黃河水面落低。啓御壩以遂濟船。則是以全河之水。盡由舊減壩口門下注。使與嘉慶十一年十六年該處兩次缺口情形無異。然十一年因放壩跌塘成口。十六年因下滲上漫成口。固由人事失宜。尚屬天災難挽。其時口門下游之清河桃源安東海州沭陽五州縣。田穀將熟。頓成巨浸。淹沒墳墓。冲塌房屋。比及堵合。地仍水占。兩次涸出。已過播種之期。是故災民得歸業者。什不五六。即得歸業。民氣亦難驟復。雖以撫賑兼施。救帑無算。豈能必一夫之不失所哉。況安東海州東境。南北寬百餘里。盡係鹵灘。延北又

有裳蕩山.綿亙五六十里.攔截海潮.阻遏黃流.排於倒漾.旬月之間.雖沭陽桃源清河各縣.地勢稍高.去口門漸遠之處.皆成澤國.泛濫漫行.日形頂阻.上游水勢.節節擡高.所以十一年減壩成口之後.湖水仍不能外注.衝決運河東岸之荷花塘.及高寶興泰山清鹽阜各州縣.漫溢黃河上游南岸之周家樓.溜勢上提.又漫運上之郭家防.為睢甯全境及宿遷桃源南岸村莊之害.又復分溜上提.漫北岸之蘇家山.泄於微湖.并穿湖一帶運道.十六年.減壩成事之後.繼漫上游北岸之楊拐山.勢運成渠.邳州宿遷村莊.多被衝沒.又逆溢上游南岸之李家樓.與及河南之歸德.安徽之鳳潁.江蘇之淮揚各州縣.下舉上濆.歷有明徵.是減壩一成口門.不僅為安海五州縣之害已也.況十八年于減壩迤上二里許.循度形勢.補還石滾壩之時.因壩上壩下.高低懸絕.增做石閘三座.層層擊托.以資控制.然迭遇盛漲.瀦潰.遂細棲毖卒不啓放者.誠以懲于前事.莫敢冒險以民生為嘗試故也.況該處虛名新壩.實係長隄.兩次成事.後塘深處.每至大汛.加緊料護.尚形惴慄.今若于該處劇隄成口.放水勝河.在該督等自為斟酌重輕.詳計利害.出此變通制宜之策.然壩下五州縣居民百萬.豈能盡諭書要.甘從諭旨而不悔.且上游工段甚長.又豈能必其不重出十一十六等年之前轍乎.然而該督等非不計及開減壩之為害下游.與上游見險也.以禦壩不啓.運道不通.所關至鉅.不能必出萬全.是毒蛇螫手.壯士斷腕之說也.臣請又以成案證明之.十一年減壩跌塘之後.司河諸臣.先議就缺口以改河道.繼見減壩新河斷難改成.仍復大挑舊河.挽歸故道.然而經行未久.下游南岸之陳家浦、北岸之馬港口.相繼潰溢.其時運河清口倒灌如初.自十二年以及十六年.大半借黃.運河東西兩岸.如千根旗杆百子堂小升莊北原墩二鋪王家莊白田鋪等處漫口頻仍.下河為壑.況近日河身受病.又非昔比.是則謂開放王營舊減壩.挑挖下游河身.遂能掣低黃水、啓放禦壩.較為得力者.恐亦係懸擬之辭.未必確有把握.恭讀嘉慶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奉皇帝諭.飭前河諸臣曰.從古治河.皆以河決為患.未聞有言河決轉受其益者.至哉聖訓.誠當為萬世之法守矣.臣于前事.見聞頗切.伏乞皇上諭飭內外臣工.從長計議.務期漕艘可通.民生無礙.使淮海黎獻.共慶平成.則微臣芹曝之愚.欽感無極.臣職在言路.苟有所知.不敢自默.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

代楊桂室給事上防河摺子

禮科給事中臣楊煊跪奏.為黃河淤墊日甚.大汛漲滿堪虞.應請先事嚴防、徐圖治復、以期安瀾利運、仰祈聖鑒事.竊照東南兩河所慎河身.長一千五六百里.于上年六月內.經兩江督臣琦善奏明.禦黃壩外河身一年之間.墊高六尺有餘.本年正月內.又經前南河臣嚴烺奏明.外南外北山安海防四廳境內.黃河長一百五六十里.節年淤墊.又于本年三月內.經前東河臣張井奏明.東河之蘭陽一帶.河身淤墊.中泓深不過六尺.又本年正月.江督臣琦善等.據前淮揚道潘錫恩稟.請于關家灘等處.開挑引河.迎溜取直.于葉家社一帶.補還大隄.于大淤尖一帶.接築長隄.以期河道通利.刷深積淤.請帑六十餘萬.本年二月.張井於東河任內.前赴南河查看海口.請以北隄為南隄.自安東東門工起.至龍王廟止.改挑河道.歸入舊海口.使禦壩得以早啓.等情各在案.臣查改挑河道.事關重大.而張井為此請者.自以禦黃壩外上

下河身淤墊太甚.人力難施.是以為此改弦更張之策.與潘錫恩所稟.雖工程大小懸殊.其為欲使河道深通.禦壩得以啓放.長船北達.免盤壩之艱.用意原無殊異.臣竊以為現屆五月.大汛將至.改挑河道.工長費多.斷非旬月所能集事.即琦善等所請遂灘取直各要工.亦未據有續奏.是否工能速竣.放水順利.掣溜得力.俱難懸揣.臣查河淤則槽平.而消水不暢.槽平則底高.而容水不多.底高則隄增卑矮.隄矮則形勢危險.自道光三年以來.陝甘一帶微旱.是以黃流未經盛漲.而盈虛消息.天道之常.設遇盛漲.何可抵禦.臣聞和緩之方.急則治標.堯舜之知.物求先務.河病已深.汛期至迫.應請飭下兩江山東河南東南兩河督撫諸臣.轉飭道將廳營.無分南北.多集工料.無分晝夜.梭織巡防.防守既嚴.河無旁泛.怒溢衝突.必可刷動底淤.為以水攻沙之計.即使未能全河一律衝刷通暢.稍期之後.河槽必有變更.再行相機妥籌.自本年霜後.至來年桃汛.有半年閒暇.自可從容疏導.使河防復舊.禦壩早啓.糧艘直達.共慶平成也.臣雖不習河事.私念黃河來源萬里.雨澤多寡.未能預知.為此詳慎過當之計.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

小倦游閣雜說一

道光七年三月初三日.奮減壩口門合龍.先是于二月二十八日開禦壩.放新河.次日啓禦壩.打糧艘.清高于黃尚尺許.引河初放.頃刻水行五六十里.抵攔黃二壩.新河不能容.黃溜出槽.漫土山後.土山悉復于河.溜勢阻遏.倒漾上泛.日漲五六寸.初一二兩日.僅渡糧艘三百餘隻.初三日已形內灌.復堵禦壩.信至揚州.輩以糧艘為憂.族子孟開究河事頗力.聞曰.汛水未發.而黃漲下墊.顯然禦壩不啓.糧艘倘可設法.唯河道全壞.不知吾叔有何神術.濟此難矣.予曰.西峰未息.調撥方艱.河既下墊.上潰堪虞.高堰水誌.幾及丈五.已溢啓壩之則.淮揚徐海.實鴻□□.設有不測.墊浸之區.次擬為極.工賑兼施.動需大萬.□□籌.計善後.實難非僅能議疏糧艘.遂稱得策也.孟開曰.善兵事者.能知戰地.能得地利.以迂為直.後發先至.善河事者.責高能使轉而低.船滯能使轉而通.又目前之急務也.術將焉出.予曰.自太平河至清江二十里內.有五壩三閘.每一閘壩高低盈尺.至清江大閘下.水乃漸平.開現今大閘水面低于海漫三尺.海漫高閘口十字街心尺許.即于海漫上加石三層.則高於十字街心幾及四尺.自十字街心至石馬頭.臥羊上行.約高五六尺.過石馬頭下行至萬柳園.峻坡斗落.以達馬路.與十字街心高下約當.馬路傍灘地.低于馬路二尺許.路平大閘水面.北抵太平庵圈堰.過圈堰即河槽傍之老灘.略平堰內灘地.而老灘又高于渡船馬頭二三尺.是王營東頭之黃河水面.較低於大閘之運河水面二三尺也.雖據目力.未驗旱平.要之不甚相遠.彭家馬頭黃運之間.有夾隄.東北抵汰黃大隄.長三四里.寬一二百丈.中有積水.深寬.測量可行糧艘.無庸屏擱興挑.其有淺澀.加估撈撈.即借夾隄為兩岸.又自大隄東北抵圈堰之兵四堡.長十五六里.寬三四百丈.法當于其中開河.口寬二十四丈.底半之.深六尺.見丈約土百方.深六尺.乃言其大略.新河長至十七八里.法當分為數段.下段較上段低四五寸.以漸低至搭口.勢始順.臨估時斟酌.不可拘執.中貫大隄.上抵奶奶廟北之太平河石工.下抵兵四堡工頭.又當彭家馬頭開橫河.置草閘.使通運河.新河所出之土.各于新口十丈外.堅築外四裏一五敬大隄.隄高一丈二尺.面寬一丈.底寬七

尖見丈約土五十方。河底勾矩之勢。兩岸約長七千丈。計土三十五萬方。其土本屬鬆淤。唯取水稍遠。宜先抽河槽見底。以其七平鋪隄根。放尖隄內積水入槽。以便灌七行碌。每方連水碌給價三錢。為銀十萬餘兩。將東清壩下之蓋壩接長。掩過頭壩金門。拆展東清壩至三十丈。拆奶奶廟後石工。為新河頭。兩開圈堰。就兵四堡碎石工為東箝口。別做西箝口。創建彭家馬頭草閘。五工約共需八九萬兩。分投派委。同時興舉。限二十日完工。人夫工料。就近易集。斷可依限報竣。放水兩日。乃開草閘進船。草閘迤下。新河長十七八里。兩岸並泊。可容千六百艘。即閉閘以聚水力。不過三次。全漕畢渡矣。（此因彭家馬頭之上游有五墻三閘。盛水面與新河高下殊異。則啟黃盛時頂阻。使新河之水縮退。向於頭壩。故必閉閘聚水。分三次出船。若新河挑成。經行有效之後。宜以暇時改建兩石閘。以板啟閉。不滿合數年堵閘經費。為一勞永逸之舉。）查太平河內東䆋兩壩。南北相直。平如懸衡。（近今太平河內轉運數載。凝迷擬者。然平如懸衡之大勢固無改也。）而東壩下有運河頭壩。堰瀦。故清水行至鐵壩。被頂不出。即時縮入頭壩。黃躡其尾。是以自平江定策以來。四百餘年皆患倒灌。今大堤東壩。引清出。以蓋壩要截。退步直北走瀦。轉而東注。懸瀦以下新河滔滔之勢。歷二十里。即遇黃水盛漲。新隄既高且堅。不一二日。即能聚水擡高。抵黃外出。此楊莊之所以偶逢閼口數日即通者也。船由草閘進出。免三閘五壩打瀦之費。每船不下七八十千文。合計得數十萬千。歲省于丁。不止抵北岸縴挽之用已也。果舉此策。非僅救目前危急倒灌之患。可消弭于必世矣。況以四十餘丈之新河。終年毋泄湖水。足消淮源五分有餘。下游新淤。亦可俾資刷滌。運河本容淮水三分。存湖不及二分。則堰水無虞過旺。為淮揚兩郡民田場竈之害。又所省止二十萬。無難籌議。但運河諸廳。工必大減。咸非河員所樂聞耳。本年船竣之後。若以縴挽十餘里為勞費。則就雙金閘引中河入鹽河。至王營迤東出口。使船出兵四堡。順流以達北運之口。而回空則仍由楊莊出口。順流以達南運之口。以繼文襄未竟之志。此鄙人宣南答問中所議之一節也。孟開曰。此策可必效。何不以告司河事者。予曰。是為嫠婦先民所誡。非敢恝然于民瘼也。望後過吳門。與陶雲汀侍郎語及此事。侍郎屬筆記之。遂書以俟來者。（此策專為濟漕。故估計皆用漕尺）

次年八月初四日。在白門晤賀耦耕承宣。因湖水下泛。淮揚危急。再三問救時之策。予以行篋未攜此稿。口指手畫。由陳形勢。承宣嘆絕。少頃。朱虹舫閣學亦至。再為詳說。翌日朱賀二公各以書致兩河督。此事得舉與否。固有數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必。然朱賀二公不避越俎。可以為有心世事者也。

僕以嘉慶辛未秋初遊袁浦。至癸酉春仲而去。閱今三十有七年。中間雖赴春明。舍舟登陸。一過而已。河事蓋異月不同。其最顯而甚者。從前順黃壩誌樁。大汛報存水至二丈八尺餘。已為異漲。今年夏杪重遊袁浦。順黃壩盛漲至四丈四尺餘。今已霜後。猶存水三丈八尺餘。是黃身積淤丈五六尺之明證也。僕以道光丁亥春季在揚州。離袁浦亦已十四年。所以日巧遙度而成此文。文播於外。當事無不見者。然莫肯舉也。灌塘法行二十餘年。僕未嘗目寓其事。今年始得見第四塘灌放之艱險。又下河七邑昏墊莫安。只爭呼吸。非如所說開新河實無以救此巨艱者。日昨霜節。友人邀過其莊賞菊。莊坐落關

堰裏沬黃隄外老灘上。即僕前議開新河之所。三十年來。舉出腴地百餘頃。林落相望。頗為窒礙。歸之從鬼神壩北若沬黃隄。見其隄外即窯莊。上抵太平河奶奶廟前石工。下抵沬黃隄土之頹破大王廟。隄長約十七八里。兩皆水佔。無耕種地。唯荒冢纍纍。浸泡水內。有改瘞者。約計不下二三千家。存亡均為不安。宜由地方官定期出示。資遷高阜。無主則官遷之。大王廟以西水佔處十居八九。尽涸配平河底。可省土方費大半。即借沬黃隄為新河北隄。別築南隄於大王廟上下。刷開接做東西兩隄。直抵兵四堡工便處。長不過三四里。挖毀民地無多。現當饑饉支絀。河底可減為十丈。五收放口。其寬十六丈。足敷漕船。隄根去河口各八丈。聚水成河。其寬三十二丈。較運河已寬過半。足以清清刷黃矣。其彭家馬頭迤上沬黃隄。背距運河北隄較遠。可就築土壩圈為默塘。以稭湖水懸流下注之勢。導入新河。彭家馬頭開橫河。既成。即於運河隄北先做草閘。用五寸厚長松板作底。俟閘成。再削隄做草船以通運河進船。臨黃一面。亦先於圈堰南灘上做松板草閘。以便出船。按漢書溝洫志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漸深。河水重濁。隄雖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至前明潘印川始堅持張戎之論。力主刮空。然其遙縷二隄。仍以築垣居水聚水力。而求刮空之功。陳平江於高寶湖中築東西二隄。以利濟道。東岸高於平地者數丈。是亦築垣居水之勢也。

國初靳文襄倡挑中河。由阜河下抵楊莊二百餘里。引泗沂之清流入河濟運。以避呂梁三百里湖黃之險。其北隄高於平地且二丈。是當時地面低於黃面甚。文襄以高隄束之。讓出堤進。築垣居水。功施到今。此處新河。正仿文襄中河之意。太平河石工高於窯莊二丈五六尺。圈堰裏灘面。高於霜後黃河水面二尺許。驗本年盛漲水痕。則高於堰裏灘面四五尺。而來源甚高。兩隄堅束。蓄水至新隄之腰。則無不長年出黃之理矣。新河成後。現在之太平河塘子。亦存其舊。遇湖水過旺之年。則啟攔清壩。黃兩堰。分三路以洩清。或遇豫皖枯旱。陝甘大水之年。湖水太弱。黃水太旺。出湖之水不能抵高敵黃。則仍灌塘以利濟艘。庶乎正供必無阻。下河必有秋矣。至蓋壩前於嘉慶十六年八月接長至斜抵頭壩金門。刷滌太平河積淤。立著成績。今年湖漲情形略近。七月初前往相度形勢。改建壩迹至無可尋詢。悉前以辦理倒塘。湖水消縮不入黃。若使蓋壩挺出挑溜。則恐衝場攔清堰阻礙灌放事宜。故截蓋壩之尾段。以從頭壩名頭南壩。而蓋壩退縮於東清東壩之披下。雖可有可亡之列。今若舉辦新河。蓋壩既無地可容接長。則當稍令斜挺迎溜。而於頭南壩廂做邊埽。斜向西北。使出湖之水。分溜入運口及新口者適均。乃為穩善。道光己酉立冬日。憶舊檢閱舊稿加記。（他日有能舉此策者。河面以高埝計丈七尺為率。河底以兵四堡本年霜後水痕為則。比較高下是為至要。）

右新河關鍵。全在來源之高。可以築隄堅束。接清敵黃。難者謂本年六月杪。黃河異漲。其時湖水積一丈八尺八寸。而黃高於湖。尚至九尺四寸。是奶奶廟前後之清水。矮黃遠甚。何以能蓄接使之必出黃乎。應之曰。水平法黃水平流。每十丈低三分。每里百八十丈。計低五寸四分。自順黃壩至兵四堡二十里。（或云三十里則高下益多）以平流計之。當低一丈零八寸。清水平流十丈。亦低二分。而下閘瀦壩否

之。可使與奶奶廟前湖水相平。是卽以本年異漲。尙可淸高於黃一尺四寸。卽有湖水較弱年分。或比本年夏間低一二尺。而黃漲不減。亦不過盛夏時閉閘數日。一經消落。仍前外注。糧船沿途嚴催。端節恒可全渡。回空極早。亦在白露之後。重空斷無阻滯。約計每年總可有三百日出湖刷黃。上下塘無用議啓。或遇旱歲。下河需水。啓放高寶洞閘。足資灌溉。奶奶廟石工顧閘。洩黃隄與高坂頭南北距二里許。逕下窰汪。皆係水估。寬者百餘丈。窄亦三五十丈。房乾時。但配平河底。不必與大王廟下新開之河配齊寬窄。蓋上游河寬。則若水較多。而兵四堡闕口。不過寬三四丈。洩水入黃。僅止十之一二。源遠流長。不至跌低。或竟可將窰汪應出之土。幫培運河北隄。借作新河南隄。則經費更省。而工程亦更堅實。其河頭極寬之處。若築一格隄。圈出烏沙黃隄之乾地數十丈。以爲遷水莊墳之地。附近有一小廟。略撥經費。業住持常用唄伏。以濟兩隄。尤足慰仁慈願力也。後十日再記。

小倦遊閣雜說二

道光九年七月。予初歸自都門。兩淮鹽政忽有更替信。運司不到任者閱三人矣。友生借箸。新使者自都馳信詢近日情形。或有尙因庚辰雜著之外。及所以挽頹起廢者。走筆答之如左。

天下事必灼見弊之所極與致弊之源。而後能爲救弊之策。兩淮弊至今極矣。道光八年春。前使奏明舊欠攤帶悉與停徵。專徵本年戊子綱正雜各項錢糧四百餘萬兩。以期年淸年款。而奏銷屆限。徵銀仍不及六分。己丑新綱開已百五十日。實運綱食額引一百六十萬道。後綫才及三十分之一。實徵新綱錢糧幷戊子未完之一百九十餘萬兩。才及百分之二。開橋爲新綱大典。而其日竟無一重船下橋。江廣各岸積滯鹽斤。尙可銷至辛卯之冬。戊子舊綱之鹽。已納錢糧。而未捆出場者。尙十之五六。兩淮綱食引地。無論城市村莊。食私者什七八。兩淮運本須二千萬。方敷轉輸。而各商實本不及四之一。餘皆借貸。貸息重至每月分半。鹽去課回。非六百日不可。鹽滯本壓。貸息日行。完課則無資捆鹽。庚寅之春。卽屆奏銷。實徵斷不能及半。欲設詞欺飾。則無可造意。用計彌縫。則無處著手。予庚辰雜著所言。已料及此。而猶不意其如是之驟也。然而錢糧支絀之故。由于不銷。不銷之故。由于私估。私估之弊。起於官商。春秋之法。嚴于治內。內治修而外患自息。非迂疏之說也。兩淮弊根。在改堂商爲庫商。以辦貸借。淮商有總有散。散商認行額引。從于總下。以資考成。乾隆中。兩淮設立務本堂。僉總商中殷實知事者數人董堂事。名爲堂商。兩淮之課。有正有雜。有捐有攤帶。攤帶有三。一則銷綱分年賠課。一則借帑報効。分綱納還。一則舊商消乏。借給帑本。通綱情攤。代完本息。三者與正雜皆按限報銷。其捐款。上則有辦貢及安辦事件。中則有內外酬酢。下則有辛工周䘏。款目紛繁。皆于開徵時約數按引攤派。隨正交納。從前正雜攤帶。征存司庫。指則撥歸堂概。官主册籍。而商司出納。其如何動用。悉聽官指。故正雜充足。不干吏議。公私裕如。不受商掣。嗣後改捐款爲隨正交庫。而堂商改爲庫商。則司庫爲官商共管之地。于是實借辦公之弊起矣。院司不能深己。授意庫商其度。以公事應辦。而商力拮据。懇恩借給庫款。下綱納還爲詞。司詳院批。具領出庫。官商朋分。其所辦何公。則絕無報銷文案。官受商賄。有挾而求。于是巧立名目。任意取據。名爲囋散。實則囋庫。又

將該總商承辦之月費月摺普濟育嬰諸事務。應領庫存捐項者。卽與作支作收。抵對錢糧額引時或絀銷。而外支概與抵納。故捐款已支。而正雜無完。是名爲勤捐。而實則虧正也。庫項支絀。于此始基。馴至部撥。則無項可解。商領則有款可指。而司庫幾成商櫃矣。淮綱錢糧納分三次。以紓商力。如地丁之分兩忙。故商欲下場捆鹽。則納請單。過埸歸所。則納程綱。改子上船。則納加斤。嗣以部餉緊急。而岸滯無需起捆。因開預納之例。減數招徠。名爲減納。又以其借貸急公。則假貼色貼息名目。商欠帑運則推至三四十年之後並不徵息所欠一歲本并未請止歲而商納僅早數月公行貼息貼色每文加倒算至于此。減而又減。撲給印本。俟捆鹽時。逕庫劃算。其累減之課。則加攤于不能預納之商。及奏銷限滿。鹽則絀而未運。印本存于商手。聽置各商隨銷之咨于不間。滇無册成各商皆有認行額引行不及數則坐困銷而准其抵對下綱。抵對一次。則一銀兩納。二次。則一銀三納。展轉撲抵。銀化爲紙。且現銀出庫。衆目昭彰。魁撲印本。授受由于袖中。于是勾通書吏。檢查遠年廢案。有名可指。無關不通。任意洗補。一可改十。盧取商領。實撲印本。銀不出庫。而帑歸商囊矣。其尤甚者。據商稟而給照票。虛紙證對。未開綱而借印本。咨頭化帑。騐人觀聽。祝爲奇謀。而且辦貸借。則云不拘何款。先行勤墊。間報銷。則云商用商捐。從不存帳。詰虧缺。則云商資現罄於預納。貸奏考。則云官意。自慮出通關。設官督。則專以術商。設商裕課。而專以侵課。言念及此。可爲太息。至於私鹽之多。實由官受商制。而縱商夾私。商被船挾。而縱船買梟私。隨帶赴岸。運司又受商愚。引不出庫。改用水程開江。及殘引繳部。則四角皆由司截。商又弁髦非鹽船不准裝鹽之定律。私用車牌民船裝載。梟徒與船戶交密。洞悉各弊。五六年來。梟私竟有長船赴岸者矣。梟船與商船同放。冒借水程。過關一兩次後。關胥熟悉。費到船行。略無阻滯。而江廣水販。始與梟徒覿面交易矣。梟私價賤色淨秤足。凡商之百計病民者。皆爲梟作利市。近又重加河費三釐。每斤增價五文。而梟私益得暢達。梟私鹽出無官司之煩。淮商辦運納請引程綱加斤錢鏟在運司一衙門投收支放認銷四房出入各五六次鏟歷經庫知巡四首領衙商廝名走司者主之故商命每縣走司之手然後轉歷分司署員場員監掣批驗子鹽各衙門前後鹽得上船赴岸凡經一署投一房則有一次費合計所費始得正雜而近由備至課。回無擱擱之累。近且威脅竈船。强買商捆。以省沿途兵役規費。出費愈輕。則賣價愈賤。私愈售。官愈滯。則商本估擱。而貸息愈重。是商以夾私求利。而竟以得害也。聽船戶帶私津貼水腳不敷者。往事也。近則于予包內加夾私斤若干。準折船戶水腳者有之矣。船戶於中途賣私者。往事也。近則以停岸太久。明賣官鹽者有之矣。商厮押船。串同船戶盜賣。捏報淹消者。往事也。近則本商親押。效尤好厮。中途以官作私。盜賣報淹補引者有之矣。庫商夾私所贏。不足以償貸息。賞借所分。不足以饜谿壑。于是愚弄院司。詳奏統銷。統銷者。例因歷年殘引積多。統去一年。硃單不給。或將已給硃單。統銷一年。不行捆運。分綱賠納錢糧。而行新綱也。淮鹽向有根窩。如田產之印契。每年赴司呈根。請給硃單。名爲年窩。年窩之價。部定每引給銀一兩。而暢銷時。值或倍蓰。故有根窩者爲窩商。現行鹽者爲運商。以己銀質押根窩。硃單取息者爲質商。院司既奏統之後。顧又另給硃單。塡現在總商花名。借實運硃單名目。出示招質商賀買。總商以攤

根之萬。自得窩價。則噬及窩商。繳又將貨運碌罪奏銷。則噬及貨商。然而庫商噬散噬窩噬貨。以及噬庫所得鹽不貲。而不能無所分。又爲奸人持長短。且所得皆印本。悔貨止可七折。故其卒歸於富厚者。蓋僅見也。爲今之計。惟有截斷眾流。奏明現在實情。懇請停撥一年。以下年奏銷爲期。定完兩綱正雜各款。飛飭西北各道。切實查明存鹽數目與現賣價值。嚴禁短秤加色各弊。其自願減價以求速售者聽。嚴禁岸票。院敎令委員赴江廣提課。岸商將課付油麻各行。取其會票到揚。私免。又有貿商來本。利不得取。揚商手票赴岸守賣。以定銀價。皆名岸票。將貨得之課。儘數提解至揚。盡發下場。飭本商皆收鑑鹽。等款借留收買場鹽。皆奸人射利之藪。嚴不可行。應於十一年。則交官收。准北餘鹽至今。准吏作官鹽。係照例定比商人自買鹽。作斤半爲引。配運出場。後奏官買。則官乾設之委商買。則商乾設之上。商亦可知。故昧其爲淵判。故資敵鹽。飾鹽法。必在清場。盈而出鹽之法。非提各商已課。飭買鹽無短秤。不拘引額。如有縱容竈戶漏私者。即將場員照律參辦。製備烙印鹽桶。飭發場商。將舊用私桶盡銷。如有以大桶重利淺剝竈戶者。每桶毛鹽二百斤。兩桶配一引。已淨正引數加斤。兩私之數。近場商私桶既多。又以兩桶八分配一引。即將該場商重究。游示各場。侯停煎封鐵。搭到岸課。悉數輸庫。給引下場。配捆運岸出場。到橋。院司親駐秤壁。如有夾帶。立將本商究辦。而嚴參場員。裁海消補引之條。以絕其弊。江路非鹽船不能行走。則梟私無從陸射。民食專靠岸鹽。三月之後。其銷必暢。銷暢則課多。收鹽完課之餘。乃付本商。鹽船回依照舊著所言。院司親臨驗烙。撤退庫商。祇令自理營運。所有應辦公事。由院司隨時委員。一切支發。非先期牌示。從前所給印本。各歸各綱。止准劃請引目。不准抵對錢糧。凡後綱開徵之日。餘綱鹽牛本准照各商下場配捆。全憑印本。即請引目。若准抵下綱。是前綱鹽悉何捆運。奸商所認額引鹽斤。先於大斤內夾出未捆之鹽。竟圖歸入細鎗。而以印本抵對後綱。此弊不除。庫項斷無完足之日。鹽斷無盡出之時矣。知果統計一綱印本。實已浮于百六十萬餘引之額。則當核明某商浮納之數。准其後綱認行之課。不可准其作抵換本。移輾混淆也。故不准抵對。實係正辦。並非苛求。庫項出入。皆以現銀。盡革商領衙劄。然緊要差遣。不能不借助群材。試用員雖累百。大都官爵貴子。策名伊始。已辦貨身須于下車時。頻數接見。察核揩植可用可信者五六人。應難指臂有藉。果能此道。不過一年。場無透私。則梟徒自散。岸能暢銷。則轉輸自速。庫充商裕。即官于其士者。亦不必與商一口。而始有沾潤矣。俟兩綱並奏之後。仍復納分三限。及捐款歸堂之舊。惟收買場鹽。不可拘額。岸積既盡。正綱不敷民食。必請提行。溢收課銀。應准其抵補清查案內之攤帑錢糧。自嘉慶紀年兵興以來。兵河兩項。報效不過二千三百萬。而道光六年清查庫項。商欠反至五千餘萬。可知以報效爲說者。皆右商而左帑者也。亦宜奏請准令將報效之項。劃抵欠款。追還議叙。以昭核實。陸續撥提行溢課。歸補商欠之三千餘萬。補足後提行之課。即作正餉撥。仍陸續將皇本八百萬提回。所需行息經費。所收商息。多係給商河挑浚運道之用。每歲關陵額。皆於提行溢課內案款分解。將信本報効二事。永行停止。以杜商口。庶幾中策之得。然當此積重難返之時。非能得其要領。持其堅苦。痛加懲創。則無以大快民志而驟斂庫項之心。不能自革。必至連名告退。以挾制于外。賈客譏彈。以齊

誠于內。效未見而身已危矣。若仍前撲發。則厝薪之火。必一發而不可救。此所爲去者接漸。來者堙輪。不涉投途而弃如斃擬也。

按乾隆四十二年成本案所定。每引十四兩等之數。本屬浮多。兩淮正引一百九十餘萬道。除攤課不行鹽之三十萬道。計實運綱食鹽引一百六十餘萬道。實徵正課銀一百八十萬兩零。又減造河餉銅斤滷稅銀共約三十三萬兩。皆入奏銷。其雜款、如南北引費減半平餘銀五萬兩。各省匣費鹽規銀。約七十四萬兩。則歸考核。共應徵奏考錢糧二百九十餘萬兩。例應按引攤徵歸入成本。此外如辦貢及交辦事件。雖係無定活支。然緊要公事。自應按攤淮本。至尋常捐款。本係各商自出贏餘。以成公舉。若攤入成本。是取之江廣士民。何名商捐。故歷次報効之項。皆有明文。不准攤入成本。則其餘捐款。事同一例。至皇本行息。自應在借領之家徵完。參價自應著分受官參之家繳納。若一體攤入引課。作爲成本。尤爲事出無名。計正雜所徵每引不足二兩。一切辦公之項。每引再作兩許。約計二百萬之數。似已敷用。然自停止攤帑之後。每引仍徵銀五六兩。此事之至不可解者也。再者、岸鹽一斛。商立生心。從前江廣暢銷時。雖不敢明增官價。而于水販之銀折成庫紋外。再加四十八色。驅斷病民。至于此極。又綱食各岸。寄囤實鹽。皆以庫紋折成健價。而鹽秤則用曹砝九折。合庫平每斤止有十四兩一錢。病民滋詬。開費累散。凡據部駁案。撥總商即開監實。按引派出。故三十年來。總商以監爲營。與窩商之攤散。皋事者株累。皆事之宜預防者。然必總理不袒商。然後院可能舉其職。

實借者庫商稟懇院司實借庫項以辦急公與借領皇本辦運者迥殊。嘉慶六年總理費眉于奢辦許如。僉控案覆奏內乃將實借字擡頭繕寫。影射皇本。以圖朦混。蓋實借數目較多者。必通總理。乃敢贏祥。一有控案。總理無不委身袒護。又兩淮控案。常其出控之初。皆求輸而不求贏。蓋贏則現商伏辜。而無益于控者。輸則飽其慾壑。而承問各員。無不饜飫。此節爲兩淮根本之弊。而知者絕少。故申言之。淮商之所以聳聽與誑士之所以護商。必曰兩淮先課而後鹽。而核實則淮鹽撤無課。并不得比後課也。故總一歲正課之額。而乘以現在商欠。通計三十年正供所入。藏寡矣。然庫項所分。不能遍散商。故散商之利。重在買私。而總商之利。則重在侵帑。又淮境雖廣。然出場到岸。皆係長江大河。巨艦直達。其四面之灌淮者。潞鹽則陸路逾千。閩粵則谿澗換船五七次。又挑負越山嶺數百里。以與一水關通者。爭利而不可止。其故何也。蓋由淮商最巨。中外有力者。一口袒商。既爲寬議官價于前。又爲嚴禁跌價于後。釀爲病民。卒以自斃。明乎此。則所以治淮鹺者。推類可見。前籌止爲佐治者言。若柄政者。固不必廷曲如此也。故又附記數則於後。

小倦游閣雜說三

道光十六年六月編錄舊稿。孟開佐校閱既畢事。間吾叔僑揚久。知鹺事深。言鹺之文二篇。皆不及緝私。而專淸竈。竈果能淸乎。竈卽淸。鄰私仍不能淨。將毋吾叔之術。猶有不盡言。不盡意者乎。予曰。善哉。子之問也。夫鹺、利事也。商、利人也。言利悉秋毫。是故其所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事固有遠之而後近者。今鹺

商之求利亟矣舉事與用心適相反是以如是其岌岌也兩淮場之廣草之豐滿之厚皆甲天下自場至岸一水既涉長江大河巨艦乘風轉萬石其四面鄰私灌吾引地者唯湖北之宜昌一府逼近川井浸淫霖爲[illegible]則皆步港山鹺盤剝再三然後牛引人負或越沙磧千餘里或緣峻嶺數百里以與兩淮爭其數不敵至明也都本境之私出場竈賃頭口覓舟楫價皆倍于商加以咫尺買路而後行又有鹽行鹽闖邀截抽分其所費較商納官課有贏無絀又非有巨貲副本以與淮商爭其數不敵至明也然而湖南則灌于粵私湖北則灌于潞私江西則粵閩浙私三分各灌其一河南則灌于蘆私安省之池甯則灌于浙私腹內則本境之私充斥以致官引辦滯帑藏空虛者則以淮商求利至急而官又力助之摑行擡價與人以不能買攙和沙泥與人以不可食剋扣官秤與人以不敷用以毆本境之私使之必達于岸延鄰境之私使之必通于中而不知止故也嵩治淮鹺者必反其道而用之先結清前案截斷衆流然後講求言利之方釐剔成本使六省之民皆食賤鹽以暢銷路兩淮之商皆獲奇贏以速轉輸計六省戶口專銷淮商之鹽則一歲無慮必行三綱矣淮綱百六十萬引每引正雜奏銷銀一兩三錢雜支考核銀五錢其外支辦貢辦公一切公舉每引帑徵七錢無不充裕者三共徵錢糧銀二兩五錢五六年來場鹽桶價未嘗及六百文兩桶一引鹽斤實爲寬裕是每引鹽肉價約銀一兩則經手已大有沾潤其大使分司場員暨製批驗子鹽各官吏引費場額鹽少者若一例減費則不敷辦公法當于減分前場聚費時取齎使官缺之肥瘠略同而商本多寡則一以昭平允及運使首領官司房請發驗掛諸費歲淨裁完以辦公從容

爲虔共約每引銀三錢場船抵壩約二錢五分屯船抵所同之江船抵岸約一兩三共水腳銀一兩五錢包索捆工銀約四錢揚店費約二錢岸店費約二錢匣費約三錢三共銀七錢窩價銀一兩計江廣綱引每引共成本銀七兩四錢再綴加餘息銀一兩淮爲岸價以每引正加其三百七十四斤計算每斤不過二分三釐零而商本除完課係庫紋外餘皆揚平市納又暗扁平色銀四錢是統計商息已逾二分較原案之三釐倍蓰矣其食鹽之口岸成本約減二兩每斤止銀一分七釐零以現在庫紋折成加三五制錢市價鄰私本境私糧船私皆萬無可以行售而侵佔淮綱者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斯之謂也行之伊始尚有存鹽擱佔一年之後程綱斷不敷食然不可仍如前法提行使奸牙得肆煽搆應即奏明將本綱繳回截角銷引用紙接角蓋印再運名曰重綱若能行三綱則名再重重綱之鹽既無窩價雜外二支又可大減揚岸店費無須重科每引成本又輕二兩更易行銷俟試行三年成效大著然後通盤酌定成本岸價永爲遵守國家必可歲增四五百萬之正課淮商必有歲入五六百萬之餘息而另庫閑款充裕可以百廢具舉且藏富于六省之民者歲至四五千萬向之以業私死于非命者歲可保全萬計常事顧何憚而不爲此也耶然而興廢之故繫于人而囿于地自儀河淤塞江船挂泊老虎頸池壩改爲洲捆而弊竇百出必宜挑濬寬深使屯船抵天池江船住沙漫洲口內以復舊制然旋挑旋淤勞費無已必于放生池上首築大挑壩將淮溜逼注儀河使出口水力足敵江潮如瓜洲運口則淤不能停然正溜注儀河而瓜河止分壩頭回溜則瓜口必淤貽害運道是不得不籌兩全盡善之策也按七年冬議開瓦窰鋪新河

徐春帆黃甫坡皆從余問利病余曰此河于河事無益於鹽事有損堪輿家所謂水入懷而反跳也若必成則揚人乞食不遠矣及八年春河成而旋遂大敗壞今新河雖不能議塞唯有相度石塵二湍西南地坂趙沙河開一深寬越河分與二溝之溜以達高旻寺前使向東直注之水仍將灣環抱回繞揚城並引江潮暗拱則揚城有兩重兩流上借水上堂形勢更勝所謂揚揚悠悠順我欲留者也是因敗爲功轉禍爲福之機也且增拓一歸江之路于河事尤爲有濟越河尾緊依挑壩以歸正河上以擊托淮流下以刷淮瓜口則運口亦仍前通暢不致淤墊矣唯是兩淮聯屬興工大都調劑官商意計不及公事若必舉以實心應齊明河督調習測量估算之員勘估仍由河督予箚降後調三道局之幹練千把協勁分段實挑按估催收庶可一勞永逸耳嗟夫言之易行之難矣豈行之必難乎苟行則難矣

予鄉有販私淮酒者其父子皆嗜酒故扣舞以自給沽者雖其舞小開婦數日其父苦生涯之澹充水一桶其子不知也又充水焉沽者皆退回原酒父子猶爭執酒好出傾于盎則筋斗蟲蹶而交觀者啞然是淮商之智也

中衢一勺卷第六 附錄三

閘河日記

道光九年六月六日戊辰由館陶登舟沿衛溯汶入閘河南返予南北往來十次從未經行閘河惟據圖籍終苦不能了達心口此行庶補其缺先是八年冬王氏妹挈男家赴逆女孟儀與館陶明府陽湖張翰風之次子仲遠成婚予今春入都約夏間迂道至館陶偕返館陶去臨清陸路七十衛河迴曲水程增十之八而溜流迅疾申刻發棹薄暮已抵尖莊蓋去城已五十里矣

初七日己巳昧爽抵臨清小閘閘就河岸老樹絡竹纜維船巳刻抵汶口清溜雖外出而深才三尺許衛汶交匯之處有排口草壩壩內有江西糧艘擱淺延亘四五里絡繹嚴催用五六十人引縴縴絕而船不行乃於口外提撥船八撥米予上壩東南行五六十步至頭閘閘外淺船三閘內淺船四轉南行二里許則二閘兩閘之間名塘子可容糧艘五十若並兩艘於塘中名雙灘則容百艘向例先下滿頭閘版乃啓二閘放船一幫入塘後二閘版下乃啓頭閘打船出口名曰倒塘放爲汶口溯流至分水龍王廟水程三百六十里勢如建瓴節節以閘約水濟運恐敞閘則直洩無餘淺漕重艘故也先是汶水微漲而衛水未發清溜外注頗旺刷深口門五月二十七八日衛水長尺許抵住汶水濁溜滾入頭閘口淤沙江廣船身笨重雖送縴在濟寧東昌臨清剝載仍吃水至四尺予見二閘板上水高於板下五尺許詢知二閘上

抵戴廟閘.河路長四十里.現過江西饒九幫.在後止賸八幫.不過四百餘艘.相度形勢.若先下滿頭閘板.啓放二閘.注水令極盛.乃啓板.用長河水力沖刷.不過半日.積沙卽可刷通.計洩減水勢.不過二三寸.無礙浮送尾幫.否則於一塘尾船見淺之時.卽下頭閘.啓二閘打船進塘.前後套搭頭閘.蓄水高於外河.且六尺.暨二閘下板.水力不歲.而乘高下注.閘外塘內之船.自然浮起遄行.打出數十艘.積水宣洩略盡.卽將尾船留塘.下頭閘板.再提二閘.內船進塘.如此鉤連打放.一日可兩塘半.官吏誠守候催督之煩.丁柁免耗米盤船之費.七幫尾船.不兩三日亦可出口矣.來年於初倒塘時.卽行此法.必可趲快二十餘日.官民兩便.而有司皆催漕熟手.實力從公.坐烈日.揮溼汗.手敝唇焦.計不出此.可怪也.又登土山周覽.始知閘北有磚城.名舊城.南面套以土城.名新城.兩閘皆在新城內.土牆大半傾卸.而欄閘悉在者.以倚河爲通商馬頭故也.酉刻淺船始出口.予船趁空搶過兩閘.抵大閘不得過.遂宿閘下.

初八日庚午.過閘行里許.西岸有新葺佛祠.詢知卽乾隆甲午秋壽張逆民王倫據爲宮.以攻城月餘之大佛寺也. 四十里抵戴灣閘.居民十餘戶.皆編箕柳爲筐斗. 三十里至魏家灣.爲糧食馬頭.清平之首鎭.而高唐清平兩州縣.兌漕水次在焉.予酤飲月下.與肆主張老閒話.言及東省兌費.皆頭船一丁獨得.以辦糧道總書衙幫通倉各費.贏餘歲三四千兩.他船丁止得行月正項而已.又言高唐崔君.長於催科.從高唐不三年.捐升知府.又爲子弟捐官三四人.而囊橐尙從容.清平遂本府漕規例三百兩.高唐四百五十兩.去年本府劉君.改爲按漕一石.取規庫紋一錢.較舊加倍.語俱駭聽.是日交小暑.

初九日辛未.閉船行八里.至土橋閘. 十二里至梁鄉閘.湖南幫接遞過閘.鱗舟候至午刻.尾船始盡.俗謂之大扳艄.漕帥朱公押尾船.朱公清操過人.僕從起居至簡易.漕委隨員座艦.前任已派定者.公皆不變易.然節制之.使不得藉公事以訛索.丁柁迺脫空.不發令催趲.而船行自速.可謂握要而事理者也.然漕弁之誘螫起矣.閘入堂邑境.過閘五六里.河道漸直.自此至臨淸口門九十里.河流環曲句倨.水回而湍.足以刷沙.又不徑洩.因知前此爲川者.能明周官匠人之義.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亮哉. 鳳聞堂邑有草名氣不忿.又名公道人.植田頭以爲界址.或起意欲占鄰田.則草反向己田行.根茇不可芟.唯堂邑與冠有此種.故二邑無田土之訟.予以讓閘散步.詢阡陌間士人.爲指田頭所種.形略同枸杞.而葉背有芒.釋氏謂冥王鞫獄.先吞鐵丸.有私曲則鐵丸內灼.以此草例之.則其說殆信.安得其種偏植寰區.以息訟睦民耶. 二十里至新閘.大風雨驟至.惜不久.未能透土.無救旱望.霽後.於月下又行二十里.抵東昌府東門閘住船.

初十日壬申.入城探舉恬溪明府亨信.問恬溪.文登人.僑寓東昌.經術湛深.年逾七十.以大挑知縣需次江西三年.未得缺.甚以爲念.至其家.知於今年三月始得署上高.又於途中聞推小車者云.昨晚萬堂下冷子.大如拳.木棉盡壞.屋宇傷者無算.直隸山東皆呼雹爲冷子. 二十里至利和務閘. 十三里至周家店閘.丙戌六月.偕亡弟季懷出都.曾駐車於此.食大桃甚甘.今舟子倚柁買桃.予不忍見也.急令解纜.十二里抵七級閘.閘入陽穀境.夾岸俱有市.陽穀莘東阿三縣.兌漕之水次也.

十一日癸酉.風略定.連日皆逆風溯流.昨日尤旺.縴挽之勞.幾如上峽.十八里至阿城下閘.又二里至上閘.閘東闤闠甚盛.土產阿膠.河西三里許有角大寺.寺後百餘步.卽阿井.井寬三尺許.深四五尺.色深黑.出井卽淸澈.飲之令人墜重.止中煎膠.土性沙鬆.甃磚不數年卽壞.近唯七園出水頗躍.阿城古甄治陳王墓在焉.今屬陽穀.唯阿井周圍百步屬東阿.故東阿有貢膠役.而土人頌之曰.山東有二寶.東阿驢膠陽穀虎皮.虎皮今藏陽穀庫.土人傳爲武松所打死於景陽岡者也.景陽岡在阿城東南二十五里.土人又言明初有陽穀知縣武姓者.甚貪虐.有二妻.一潘一金.俱助夫婪索.西門有慶大戶.尤被其毒.民人切齒.呼之爲武皮匠.言其剝削也.又呼爲賣餅大郎.言其於小民口邊求利也.說雖不經.足以爲戒.閘口爲盤鹽馬頭.鹽捆重八百斤.爲圓毯.浮於額引者倍差.而入店仍攙和沙土.扣兌斤重.土人皆言有司利其規費.助爲奸虐.是天下之通病矣.又言現任陳君.人安靜.唯任胥吏過甚.赴訴者常半年不得一面.前任嵩君.年少勤政事.無留獄.判決速而平.唯收漕每升加三文.其時民皆樂輸.而今以爲例.不可復減.予見丹徒故令周以勳.以辦嘉慶十九年旱災捐賑得民.次年收漕.公議以加二完納.後任欲援其例.鄉民萬餘圍其署.至不通薪水三日.而竟不得減.君子之於取也.當思其事之所止.毋徒傷廉已也. 八里至金門下閘.又二里至上閘.水勢甚平.旁無民居.而作雙閘.既擾商.復滯漕.不能測作者用心之所至. 十里至張秋閘.閘入壽張境.夾河爲城.西半城乃商賈所聚.土產氈貨爲天下甲. 十里至張家營.嘉慶八年二十四年兩次河決.糧艘皆由此處入湖.中間東岸有五孔橋石壇塌一座.單閘三座.木橋五墚.石漁塌一座.西岸有木橋兩座.爲南北沙河口.又木橋一座.爲趙王河口.兩河頭皆在直隸長垣縣.經由曹濮一帶.其河皆寬二十餘丈.而灘爲土人占種.止存中泓二三尺.以故平日則爲旱河.一遇大雨.宣泄不及.隨地淹沒.小民不明大計.全在司牧之加意矣.每年汛漲而西水未至.常有水倒漾入河尾.遠者至十餘里.自臨淸至此二百里.乃有支河傍入之水.東岸之塌閘.所以防兩河水發.減入東平東阿一帶港引下齊河之大淸橋.以保民堰而利運道也.嘉慶二十四年秋.予客山東.承宣松庭先生岳齡安署.時東河馬營壩決口.水由趙沙二河穿運入大淸河.黃水北抵阿城.南抵戴家廟.寬五十餘里.東省被災者五十餘州縣.予告承宣以發賑銀.必用兩寶.免致印官藉口賠墊.開濫觴之漸.承宣以爲然.並委解交府庫.使委官不得與印官相見.至今以爲法.嗣奉部撥餉一百三十萬.協濟馬工.承宣仍發兩寶.公子伊綿阿告予曰.家君到東半年.已賠三千餘兩.馬工餉若用碎白對搭.可得平餘萬一千七百兩.用資辦公.予以告承宣.承宣曰.極知吾兄見愛.且吾兄首敎吾發兩寶.非敎居停封殖者.唯此銀本當解戶部.解部例用兩寶.今以馬工決口.聖主憂勤.小臣曾不能少效棉薄.而反以爲利.於心不安.某局員之是否乾沒.非小臣所敢知也.予嘆服.予出遊三十年.所識大吏以百數.見得思義.自大興朱文正外.唯有岳公矣.公滿洲正白旗人.出身吏部.調任陝藩.而卒於疫.惜哉.是時也.黃河由利津蒲臺入海.而惠民城逼河濱.狂淦留護隄.至險.急.署令陳超詩.蘇州進士.予同年友也.岳公許以帑三萬.搶護城池.陳君只領八千.曰.者能守者八千已可.必不能.卽三萬無濟.且恐吏民知有三萬.心稍懈.反致貽誤.陳君欲遣其妻子侍太夫人赴省

寫而已。身與城爲存亡。太夫人曰。惠民城中七八萬戶。誰無父母。若能盡遷城中老弱婦女者。我自率婦與孫上省。卒不肯行。而城亦竟保完。固母義子廉。眞不媿豈弟君子之稱。 二十里至戴家廟閘。東平州之西境也。廟有豐碑。前明崇禎年物。行書頗有法。

十二日甲戌。三十里至安山閘。卽古安民亭。水經所謂汶水西南至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於濟者也。臨河多樓。牆壁軒檻甚壯麗。亦糧食馬頭。東平泰安萊蕪三州縣兌漕水次。河中有江西承造直隸初限撥船二百隻。蒲艘破朽。板縫直裂。前後鐵葉脫落十八九。船未到瓜而已。萬不可用。官弁往往如此。可嘆也。詢其長年。自去年五月開行。領川費五十兩。僅月有餘。尚滯宿閘中。訛索商旅。病官害民。若能通融轉川費。銀加於油艙。由糧道驗收。交是船分帶。過淺既可撥米。船中又可帶貨。則船到而撥船亦到。交官收明。可濟實用。似亦宜丁兩利。無傷政體之舉也。 三十里至新家口閘。夾岸皆有市。各長二三里。張秋以南。推爲巨鎮。天旱甚。自張秋至此。居民皆插柳於門。首擊鼓祈雨。嚴斷屠沽。而沿河仍有以柳代蕨肉至船傍爲市者。官禁漸頹久矣。私禁亦復不齊。人心風俗。月異日不同。遂至此極耶。自張家營至此。河面寬僅可十丈。較張秋以北減十之六。故溜勢尤迅疾。 十八里抵袁家口閘。閘爲汶上首鎮。縣漕在此收兌。居民三千戶。通商賈。百貨船來抵閘五里。而水沫大至。知汶水發。頃刻高三尺許。閘溜急不可上。遂宿閘下。連日雨勢甚大。而入土不盈分寸。陽穀以南麥田。俱未耕耨。泰安兩郡亦同。見此發漲。驗知泰山以西諸是矣。

十三日乙亥。早起。水漲已八尺。閘益不能上。登岸詢士人云。東南五里許有劉家口。上接王家河由撥仇家壩。壩在汶河旁。盛漲橫溢。傷田不。故築滾水大壩以減水。去袁家口東南四十里。凡寧陽之兗兒山。曲阜之東山發水。匯入汶河。必先由何家壩溢下王家河。出劉家口入閘河。汶河正流。仍由東南迂曲行且百里。乃至分水龍王廟南北分下。北有劉家口。倒漾頂溜。廟前水北流者。北出斗門入南旺湖。大溜悉歸南閘。俟漲定。乃仍北七南三之舊。予見水沫已定。乃以三十人兩面絞纜挽過。 六里至劉家口。口門寬與正河等。溜外出。已不甚駛。與西岸大王廟相直。過口門。遂如平水。蓋樂託上游得力故也。 十二里至開河閘。閘背出水止二尺。船過若不知者。西岸有小市。舟子維舟大樹下飯。纖夫予息陰樹側。問纖夫與十人逃。徐州總兵裴古與安邦之溺已嬰民勤公職士。拉雜無倫次。略謂裴公於嘉慶十八年署夏鎮守備時。本境旱荒。而沛邑竊發。裴公恢約富民不得閉糴擡價。窮民不得聚衆強取。桃靜於市。賊靜於鄉。及其去任也。江南山東兩省居民。扳馬脫靴。號泣路餞。今年巡閱至沛縣。沛令公出。典史出迎。公于馬上拱手曰。我入沛境。一日聞百姓無不罵知縣與史者。做官爲父母。禁纖以求錢財故。拆父母與人辱罵耶。少頃。沛令迨供給至。公曰。速爲我將去。幸告若主。說裴姓人從不吃萬人咒罵之物。予曰。聞人毀裴公者甚多。又聞其用刑太嚴。酷。衆譁曰。裴大人再說不出他不好處。只有做賊人恨他。我曾經偷過雞鴨。被毖毒打一次。使改過到於今。但是有良心賊。也不恨他。古愚與予交甚久。每晤言。必以居上不寬相勸勉。至其果敢勇往。不爭閒氣。洵爲近日難得者。乙酉夏。嘉興白糧幫在水次殺人數百。反割截首級懸掛頭桅。白

晝與至淮安。莫敢過問。古愚時爲河標副將。購線人知其端末。乃白督河漕三院捕之。三院不許。如是者三。古愚拂衣起曰。安邦武人。無大人等局度。白晝殺人。反揭竿號令過城入市。國法何在。安邦唯候參而已。遂率兵二十人至河干。單身上船。呼名而檢其艙。一一就縛。三日所值得的名三百人。逸者不及四十。悉縛送浙江歸案。而浙江被議之道府廳縣。悉冒古愚功。以得開復。古愚絕不與校。然予見文武職官無不切齒古愚者。是故民之所舉。官之所毀。民之所毀。官之所舉也。官民之毀舉相反如此。司進退人才之柄者。良不易矣。 十里至十里閘。閘無板。唯回空過船。用閘糟作壩耳。自此北至臨清。每年閘段估挑。三年普律大挑。然東西兩岸。長且七百里。絕不見有土山。設官而不能養河。且又不能噬民。乃專噬帑。良用爲慨。自此閘以北。水皆北下汶。五里至分水龍王廟。廟門正西。五汶合流。出口處北下。水溜激。以北河斗也。南下水萬漾。以南河平也。三七之分以此。泊舟廟前。謁宋尚書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白老人諱英字大臨山東東平人祠。作五言二首。

尚書無人說。瓊山有微詞。邱瓊山去尚書不過三數十年而劉閘壁詩云吏姦人戌宋尚書得姓不與立。祠同柳下知。黃賢因貴備。常求或非宜。白老信先覺。徙民非有莊。所恐不逮事。豈在誇豐肥。何書祛娟娥。聰斷復兼茲。過汶貫河衛。公私蹕披。不然萊巖節。蹤跡如箴。以位色拒人。擁功巧溝其。國是未遑惜。請議安足維。不涉世途險。詎知今則微。斯人不可聞。牛溝發哀詩。閑戶愛鄉都。愧之管蠡姿。

汶水改南流。用良非禹績。遏其北東性。發伊龍王力。廟正祀分水龍王附祀夏禹老人調水爭三七分南北。裕源則導泉。疏下發匯澤。湖容納汶漲。汶弱挹湖汐。南旺湖謂水入復出者爲汐下游復引泗灌淩使不滯。懸流截高地。正供輸上國。於今五百年。遠矣食明德。禍福登愚蒙。榱棟走玉鳥。閘河兩村落可泊舟處皆祀金龍四大王如何祠白公。僻居僅容席。神不散虛裘。民宜道其直。與起誰祠者。南有平江伯。成祖八年白老人築戴村壩開會通河十三年陳平江築高家堰開清江浦而後南漕得以一水直達。

五里至柳林閘。閘水始南下。例以重船尾掛過壩。卽下呆板。俟尾船出衛河。乃起板放民船。 二十里至思賢鎮閘。崇聖之故里也。廟在嘉祥城中。去閘西南三十里。 三十里至伙頭灣閘。宿閘上。自開河閘至伙頭灣。水程七十里。兩岸之內。大抵皆湖。穿艘四望。彌目皆葦蓮葉。近者逼隄。遠亦不越二三里。東岸則蜀山湖。西岸則南旺。東岸開河閘南。各有一閘。北閘名洪仁橋。南閘名新河頭。相距約五里。則通蜿蜒者也。蜿蜒湖長十里。寬五里。以形名之也。史謂之馬踏湖。柳林閘北有金線閘。思賢閘北有利運閘。南旺無名閘。皆通蜀山。蜀山周六十餘里。西岸十里閘北有關家閘。分水廟北有常鳴斗門。邢通斗門南有彭若斗門。又無名斗門。又劉家斗門。柳林閘北有張全斗門。蘆進斗門。十里廟閘。皆通南望。南旺周七十餘里。西南距四五十里。有兩米舂起。而岡轄連接者。則梁山。諸湖大都是梁山泊之遺址。蓋其地勢本窪。又北宋黃河行張秋一帶。故溢水至廣八百里。劉公常欲決梁山治以興屯。有客譏以須別穿一梁山泊乃可。劉公當日如何決。如何與。是否有成見。不可知。然水瀦則瀦漫。水行則就道。今梁山四面隨畝

相望烏覩所謂別穿者耶書生不解事每託高議以阻大計大抵然矣汶在明初其水道仍如禹貢自白老人刎築戴村壩於東平州東以遏北東趨海之路導之南向入運延蚌蜀山居運河東岸者上游分汶水支汶而於汶水經流旁又置閘壩以收下注旁溢之山水入運復於運河東岸置閘使漲則灌入涸則引出至南旺湖坐落西岸汶須截運乃能入湖為力較難故西岸斗門閘壩倍於東岸然過夏秋少雨之年湖積水不及定誌而汶源又弱則恐艱於浮送白老知東省多泉故於上游各山疏導泉源四十五派以渠引入汶泗各河無論盛水衰旺以泉濟河以河接運法至詳備聞近年泉河通判往各縣查泉止取漏規遂不躬履泉邊渠湮者大半

十四日丙子過閘十里至安濤南旺湖止於市後 二十里至草橋閘即濟寧州西關自伙頭灣以下河勢趨東閘上五里北岸有閘其下五六十步有環橋皆通西湖西湖周七八里上接蜀山之尾而不通導積潦水亦藉運河內瀉為州城勝觀史稱宋尚書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在濟寧州西北與蜀山接則正西湖也然西湖水無關損益若獨山則在東南且與蜀山遠甚段懋堂誤以西湖口環橋為泗水之尾故云泗水至濟寧州天井閘入運河 二里至南門天井閘憶辜丁懷甫良斷以貲州知縣督運京鉛泊舟閘下急過從一綫並閘輸風近況及宦迹甚斷懷甫今年人日在揚州扞邁閭日走谷而船已開行甚歎無意中得此良覿為之大快懷甫在揚時見予著川紬袍曰吾貴土產亦行到揚州耶予曰此出川中非貲州物懷甫曰乾隆中有循吏山東張姓者忘其名知遵義府見其地有槲樹遂遣人歸覓蠶種及繭師

教遵人放繭繅紬迄今數行通省出產甚旺有京莊濱莊此尚非其佳者予入都過遵義舉人洪慶蚕詢知始教遵民者為陳公玉璧山東進士乾隆中嘗任非張姓也凡今放蠶所皆祠之因以詳告懷甫樂只父母陳公當之矣 一里抵在城閘以蓄水送鉛船閘下滿板不得過汶水正溜無虞淺澀若謂溜急用資牽託則三里之內有閘三座溜勢本平援例以恐婪索使來往船隻坐烈日中徑日 閘河以台莊入東境為商賈所聚而夏鎮而南陽而濟寧而張秋而阿城而東昌而臨清皆為水馬頭而濟寧為尤大與濟南長山之周村相埒其出產以煙葉為大宗業此者六家每年貿易至白金二百萬兩其工人四千餘名好勇鬬很每為守土者之累西客利債盤剝遍天下濟寧獨不能容貧民之財不外出宜其殷富也兩河督南駐清江浦東駐濟寧州浦上居民皆依河以求衣食而濟寧則否濟寧有衛轄前後左右四幫水次在本州者五之二

十五日丁丑過在城閘閘東有板橋通水乃南岸市河無關漕運 六里至趙村閘 七里至石佛閘

十八里至新店閘閘上二里許北岸有堰水閘以洩坡水入河至此河身復寬至十六丈 八里至新閘

六里至仲家淺閘仲子廟在南岸廟後平坡積水甚寬長產菅形略如蒲而莖方長三尺許六月刈之堪織簑編箬打繩索結實如香附而有芒根加灰搗而圓冬掘之可養食予經行南北數千里所僅見也

六里至史家莊閘河勢又歸南北 八里至魯橋兩岸皆有市泗水自東北來會于沙洲寺前故土人云泗水頭在泉林寺尾在沙洲寺也魯橋東南四十里又有白馬河與泗河先後注獨山湖白馬殆即曲

阜之沂水也口內二十餘里有姜女二壩攔水入獨山湖運河須水則挑壩使河水外注運竭甚則并引湖胡朏明謂泗水禹迹自滕沛徐邳宿桃至清河入淮今徐州以南故道悉為黃河所占者誤明神宗三十二年尚書舒應龍侍郎李化龍曹時聘先後開泇挪河自邳州東之直河入泇口上抵夏鎮中壓韓莊引微山湖水以行運而避黃河呂梁之險至胡君著書時中河容未開則泗亦於邳宿之間入河耳不容徐州以南遂無泗也東岸自魯橋以上至獨山湖尾之伙頭灣西岸自棗林以上至南旺湖尾之安濤長約八十餘里以目力約度其寬各不下二三十里西岸自石佛以下大都水佔自道光三年被災以後瀰水遞積迄未涸出東岸雖尚耕種然亦多水窪隄岸高于平田纔四五尺平田與河內之半槽水相平土性膠黏保澤鬆柔長穀若得念切民依曉農事不專為屬吏計獲纍之君子蒞其土而河員又不掣肘相度地勢人情慮熟而後發要以三年成效必著可使同於江南之高郵寶應每年約地力所出秔米不下四五百萬石矣較廣平之磁州永年保定之文安大城水性土質皆適遇之法宜先附隄十丈外開寬深溝以其土培寬大隄漸聚積水入溝中又度積水深處加闊以豬水計地開子溝以土培路四面大溝略如井字以通於豬尤宜先核糧冊將豬水及隄路溝渠挖壓之地公同攤認於可耕田內約扣步數為畝以免爭執召募江浙之勤農為師其經費斷宜依業食佃力借帑撥還之例然必須盡除以工程為調濟之習氣亦不可使承辦人賠累則行之可必效若虛慕名高冒昧舉事則予言將有作俑之慟矣 六里至棗林閘 六里至新娘河河在東岸獨山湖出水之小口也 六里至南陽閘南陽為魚臺首鎮昭陽湖頭在其市後自此以南乃明穆宗時尚書朱衡所開新河舊河在獨山湖東經穀亭南至沛縣之留城急雨至不能登隄詢土人以紀形勢再作五言一章寄題白老人祠

三日度河湖偉矣老人績予忖發慨懷豈僅轉漕急嘉祥濟寧間隄外平如織百里土塗泥利可與溝洫窮腴不自愛顧足當漕白惜哉宋與金（歸義字燮伯泗州人官侍郎佐宋尚書治水者今配食祠中）未有明農力或謂轉重空珍水至涓滴安能間疾苦更事距川役不思水利興水害乃能革十年五被遂棄未民持說相時議宜審導腴疏瀉事議獻與浮送並行斯兩益謀為後來者聽此言無惑

十六日戊寅過閘十八里至建閘 十二里至橋頭閘閘入滕縣境 五十里至宋家閘 三十里至楊家閘 十二里至夏鎮閘鎮係滕魚臺沛三縣分轄兗曹兩府州縣皆在此兌漕故東省水次以夏鎮為大 獨山湖頭在魯橋尾在宋家閘長幾百里其北皆依小山連綿為岸自山根至閘河東岸約寬十二三里昭陽湖頭在南陽故又名南陽湖尾至夏鎮與微山湖相接長百二十里寬三十里兩三年來皆苦淤水面至寬七十里種地被淹者無算東西兩湖皆與河隔一單隄東隄外間有封田西隄厚不及丈臨湖一面砌毛石長與湖亙以西湖水逼隄根又西風浪勁故也建閘十八里中西岸有五里單閘七里單閘各一座東岸有小河口一橋頭閘十二里中西岸有三孔閘一座又單閘一座宋家閘五十里中有小河通獨山湖者三西岸有單閘一座五孔閘兩座十孔石滾壩一座楊家閘上二里許有小河口名鮎魚涎通滕邑各山水發極湍湧無關濟運東岸湖止於獨山西岸之昭微兩湖專仗收納閘河漲水過多兩

之年。兩湖西岸坡水下注亦旺。然不能爲源。故西岸閘皆啓板收河水。溜勢甚急。獨山湖則上游自納泗白馬兩河之水。故止用小河港通水濟運。平時則以土壩截港口。使閘河餘水專由西岸閘座。滾昭微兩湖。

十七日己卯。過閘。市長三里。南頭有三孔閘一座。爲微山湖受水之始。又雙閘兩座。　十二里至十字河。滕邑青山頭一路山水。並由此下注。橫穿入微山湖。形如十字。故名。發水時大略汶泗並漲。水勢相頂則嘖沙。時時撈淺。司事者撈起即置岸坡。又兩岸本係每年積沙。居民佔種。浮鬆一遇暴雨。卸坍梗塞。法宜嚴禁私耕。而貼以草皮。撈淺方價稍寬。使出土隄外。則官民船隻。並受利益。冬春流不絕。　八里至彭口閘。又名滕沛閘。以兩縣各管一閘。籍爲名也。　二十五里至張與閘。閘北十里曰赤山鎮。糧食煤炭之所聚。微山湖碎石坦坡。始於此。下抵韓莊閘北五里有單閘一座。　十五里至朱姬莊。迤北三里之內。有單閘兩座。舊例空運南下畢。則於朱姬莊前煞壩。截河水盡灌入湖。去年以湖水旺。未築此壩。今年水勢更盛。　十里至韓莊閘。閘入嶧縣境。江南之豐沛蕭碭四縣以爲水次。過閘。湖岸有十五孔連橋一座。橋外築草月壩已十餘年不放矣。月壩南即湖口閘。臨湖磊閘牆作壩基。築扦口壩挺入湖中。以節溜勢。閘北金剛牆有誌樁。以丈四爲築。數現存水丈二尺九寸。而閘河水面低於湖面四尺許。故自張與閘北之西岸閘座。水皆從板上外溢注河。閘河始漸起溜。過湖口閘。河勢轉直正東。西岸爲南岸。東岸爲北岸矣。自分水龍王廟至韓莊共二十四閘。水勢頗平。閘座約可減十五六。自五里單閘河水內注。約高三尺許。湖口閘湖水外注。約高四尺許。昭微兩湖。水通面平。約計南陽至韓莊二百里內。河水高低。僅及六尺。自韓莊閘以南至清江大閘。閘皆有漕夫頭司招夫爲漕船絞纜。閘水斗者至用關六十盤。役夫千許。漕委督之。而閘官亦稍有沾潤。皆取成於漕夫頭。蓋挽漕不用閘牌子也。　舟泊韓莊閘下。時當酉末。日映湖西。而正東有青白氣著地。起寬五尺許。上漸闊如放花砲狀。直指日輪。蓋月欲上之所吐也。而日在雲中。亦出白氣十數道。斜射東北。長至天半。洵屬奇觀。

十八日庚辰。二十三日至新閘。　六里至六里石兒閘。　六里至聚瀍閘。　八里至萬年閘。　八里至丁廟閘。　十二里至屯莊閘。閘東北岸有大彭口河來合。嶧縣臨城閘西有青雲橋。聚各山泉灘諸水下注此河。冬春不絕。汶泗而外。此河與十字皆接運得力。　八里至河心閘。　十二里至臺莊閘。河勢又漸向南。自新閘至臺閘名八閘。閘北皆有越河。頭窄尾寬。以閘密溜急。故於越河放水。令其先繞至閘下輓託。免致懸流滯運。且糧艘打閘時。民船仍可由越河遞過。亦爲利便。　三里至黃林莊。入邳州境。係山東江蘇分界處。而南河東河工境。亦以爲限。閘此有石碑橫刻一畫。以油珠塡之。春間東河挑壩舖水以至油迹爲準。不及則誤運之咎在東河。及油迹則淺滯之咎歸南河。名曰紅油記。予以舟行疾。未見也。　二十里至河清閘。土名梁王城。　十里至王母山。山前有河。寬丈許。長接微山湖尾而不通者五里。名小黃河。士人云。乾隆中南河向東河借水不可。遂自闢小河。欲竊微山湖水。今其河間段淤塞。而伏秋坡水歸幷。沙礫陡下。故江南運河。以王母山爲頭淺。　五里至界口汛。東岸有河。寬五六丈。上通北泉山水。源長二

百餘里。　五里至河定閘。土名大王廟。　十里至灘上住舟。是日入初伏。

十九日辛巳。十里至河成閘。土名新河頭灘上。開船不三四里。東岸有沙河口。即邳州城前河。過新河頭不三四里有薛埠口。即官湖河。兩河皆發源蘭山郯城諸山。冬春通水。　二十里至貓兒窩。河入江南境。即寬二十五六丈。至此更寬。而上游不五六里。西岸有三岔河。寬三丈許。係睢銅邳兩界之坡水下注。一入運河。以窄合寬。溜緩沙留。故江南運河以貓兒窩爲二淺。　十里至馬家樁閘。　二十里至窰灣。沂河自東北來合。口門內東岸有竹絡壩。係駱馬湖濟運之上口也。春開秋築。　二十五里至利運閘。閘上十里。西岸有安家樁閘以洩坡水。　十五里至皁河。靳文襄開中河。以此爲河頭。　十八里至支家河。西岸有王家溝。駱馬湖濟運之中口也。　十里至董家溝。有三孔石腳木橋。駱馬湖濟運之下口也。　二十里至五花橋。今名永濟橋。駱馬湖水由尾閭五閘。由橋下至總六塘河。駱馬湖頭起窰灣。尾至五花橋北。與運河止隔一隄。上承蒙沂諸水甚旺。雖長七十里。而於淺不能容。非山東水櫃之比。　十里至宿遷東關。宿船。

二十日壬午。候關。昧爽登岸。存平湖徐春帆司馬一歸。於鍾吾書院。以在揚諸別入都時有成約也。　過關七里至臥虎閘。　二十三里至漾流閘。江南七閘。亦有越河。河口寬並正河。非八閘之善矣。自此下達楊家莊河口。計一百三十五里。漾流閘下五里有劉老澗新讓壩。減漲水入六塘河。楊家莊上十二里有叟余閘。放水入鹽河。濟革左營正料及淮北綱鹽。俱在東岸。劉老澗下五里仰化集入桃源境。楊家莊上二十五里豆瓣集。入清河境。

二十一日癸未。抵楊家莊。即晚渡黃覓舟。對渡即攔黃壩。黃漲初消。而壩前及中泓皆平淺無溜。濁如泥漿。水緩則沙停。停而仍濁如此。可駭也。南河自嘉慶二十年以後。外南北山安海防四廳。黃河漸成中飽。近年嚴守徐邳誠闢。刷深河槽。其土復於下游。以致倒淤上行於桃南北宿南北四廳。計八廳所轄長河。中飽之病且三百里矣。攔黃壩內集夫興挑。因夏間倒塘淤淺。故潴深塘子口以備回空。並將順清溝挑通以備輪換。蓋一塘子而兩口。黃入停淤。多在口門。有兩口則堵此開彼。旋淤旋挑。可以無虞倒塘之法。與臨清相同。唯彼以上游清水用板蓄高敵衛而出船。此則開壩以納黃。塘尾築攔清壩。以塘內清水抵住黃流。黃淤爲清高與黃平。以資出船。係參用河工放淤進黃出清之法。爲稍異耳。此法係道光六年外南營千總今升海安營守備嚴國昌永盛所創。以送滯運銅鉛船隻者。次年即用以送漕。七八九三年重空船隻。專恃此以免貽誤。此法可謂巧妙。然遇清黃相平。及黃高不及尺。黃人不能跌深塘口。則坐困矣。（後數年有於要黃二壩東首刷隄設涵洞兩旁放撕內潴清之水入運江至五孔閘直對洄之幽明洞入運排淤清水高下皆可擋黃毗頻爲巧中生巧）下攔黃壩至彭家馬頭夾隄內見積水漲漫如故。八年夏。清江北岸西頭之民居廬墓。被淹水浸沒多年。神祠七八座在堤。（其地本有積水名窰汪因入運之洞塞舊故淹水溢出汪外爲患）其公呈於當事。當事惻然。勸捐數萬兩。爲挑汰黃隄外圈堰內之積潦爲小河。下達山陽縣之烏沙河以入運。長三十餘里。河成。則開汰黃隄以放積水。水不得出。適遇霖雨。灘

內涯水。反灌入夾隄。水面較隄高二尺許。向未被水。而今積淹者。又四百餘戶。當事不得已。又爲之展寬加深。積水稍出。剛勘葑土。對河間段洪塞。水又不得行。以灘面高下之易明。而其難如是。況言長河深浚耶。

二十二日甲申。撥取行李過船。十五里至清江浦。訪園昌。以防汛不相值。十五里至淮關。入山陽境。存程禹山、侯卿、蕭梅江文業。禹山已歸天長。與梅江話都中近事而別。十五里至淮安。四十里至平橋。入寶應境。

二十三日乙酉。百里至界首。入高郵境。二十里至六安溝。湖水已間段打破西隄。直注運河。倒漾至界首。河平無溜。四十里至高郵城。溜亦不盛。六十里至廿泉之邵伯鎮。　寶應高郵。城皆臨河。寶應在高郵上游百二十里。地勢高丈及丈。故河西雖皆湖。隄而寶應之西。隄外有草灘。寬自數里至十數里不等。盛漲尙低於河面五七尺。故寶應城所畏者。在黃水入運。高郵之西隄外即湖面。稍漲即與河通。盛漲則漫隄破戲。隄面與城牆略平。故高郵所畏者。在高堰開壩。高家堰下。爲白馬湖汜光湖寶應湖高郵湖邵伯湖。水落分五。漲則合一。南北長幾三百里。東西寬亦四五十里。自馬等湖。俱爲下湖。以洪澤獨爲上湖也。下湖受盱眙五河天長諸小山河。共七十二。而上湖則承河南安徽十數郡。及江蘇徐州諸山之水。有名之川亦七十二。自平江伯築高堰。截淮水出七道。引河山太平河歸黃。而開清江浦於太平河東岸。引三分之淮入運河。上下湖始不相通。自清江浦至邵伯東岸。有閘洞七十二座。以濟下河之山陽阜寧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東台七州縣田畝。高郵既與湖平。故西門外有通湖橋。引湖入河。而於南門外十五里之中。設南關五里中壩車邏四滾水壩。減湖漲入下河。引歸於海。邵伯地勢更低。而湖隄止於龍王廟。在邵伯鎮北十里。湖河既合。又當五湖之下游。其東岸昭關滾水壩一座。獨承五湖。引漲入海。故較高郵四壩更爲著重。過邵伯鎮二十里至瓦窰鋪。是爲湖尾。計三十里內。湖皆無隄。故邵伯鎮南設六閘。東西金灣壩鳳凰橋壁虎橋灣頭閘沙河橋等口。分洩湖水入江。近年又開新河一道。於鳳凰壁虎之間。頗爲寬深。然自六閘以下。至沙河橋諸口之水。皆歸董石廛三溝。董家溝由八遶口。石廛二溝。合由深江口入江。受水之口增。而出水仍祇舊路。況江口積年淤淺。江潮又復上泛。故高郵邵伯湖西田廬相望。自嘉慶七年以後。迄爲澤國。昭關等五下壩。本與高堰之仁義禮智信五上壩相應。而下壩下之引河。年久湮廢。一經啓放。則七邑頓成巨浸。自嘉慶十年。移禦黃壩於河湖之後。黃底日高。借黃濟運。甚至有長年運河無涓滴清水者。運河兩岸決口五六。皆借黃之貽害。當事提黃如虎。於西岸增建雙閘、閘座十數。以減運河水入湖。然入湖之後。仍於下游入運。一經失事。爲禍更烈。又將禦黃壩口門逐年收窄。僅容糧艘。以求黃入之少。後并於重運畢渡。即閉禦壩。專以運河一線承受淮水。反將黃河上游增建虎山腰等壩。黃水一漲。即將臨黃之新舊各閘壩開放。減黃入上湖。而以高堰五壩爲尾閭。洩入下湖。弃七邑爲歸墟之壑。嗣以上壩盛次跌塘。移仁義禮三壩於蔣家壩之上游。新挑三河。將入上湖之淮水。倒鉤迤上十數里。依山脊洩歸下湖。期以保護堰工。而道光四年。卒至堰決。三河又何益哉。迨借黃不行。變爲倒塘灌運。清水涓滴無

復入黃之理。又以倒塘時。黃水過高則大險。故須蓄高湖水。高堰開壩之誌。歷經奏增至一丈三尺。而三四年來歲底。湖水尙高一丈五六尺。然黃水猶高於湖二三尺不等。嘉慶十三四年間。河事最否。然當大汛洩口四出之時。順黃壩誌樁不過二丈七八尺。十數年間。大汛至過四丈。歲底亦不下三丈三四尺。故糧艘一遇即放三河。而兩壩繼之。爲魚之痛。其終能免乎。道光六年六月。高郵四壩盡開。而湖水尙見漲。河營參將持河帥令至邵伯。督開昭關壩。此壩自嘉慶七年跌翻。壩底積年未脩。二十年估銀六萬。搶攔贍領帑承辦後。上下如忘。延至道光三年冬。督臣始嚴飭趕辦。而樁頭早歸烏有。於兩月之中。草草貸銀數千歲事。四年堰決。水勢驟至。十一月十九日辰刻開放。申刻即跌翻。及六年奉令啓放。居民謂放壩之所以異於決口者。以有底節水故也。若開無底之壩。是決防矣。天必欲殺人。止可靜聽諸天。數萬衆日夜臥壩上。不能施畚鍤。二十二日酉刻大雨如注。守壩民人趨近悲哲避。而備兵馳白參將。參將立至督開。及雨住民人趕至。壩已過水。天忽無雲而雷。震驚報信。備兵於河隄。萬目共見。羣以爲雷神之有時而事非也。七年湖漲。河員又議開高郵各壩。知州李君宗潁。以一身任之。得不啓放。七邑賴以有收。八年湖漲又甚。李君與河員力爭如前。雖卒開放。而藉得遲延二十日。七邑得以搶收大半。成災不甚。七邑民頌李君云。自取十二歲之幼公子置壩上曰。與衆百姓爲質。若必開壩。則衆人先取吾子投壩中。今擢知太倉直隸州。近年江省超擢之員多矣。如李君者。不可謂非從民望者也。然治河不辭剝空。而專事加隄。治漕不求出淸。而專恃倒塘。運河例容淮水三分。今以十分淮水全數歸運。雖李君永守高郵。其智必有所窮。況循良之莫能爲繼耶。是日大著。

二十四日丙戌。四十里至揚州。便益門過壩。盤城河。划船歸寓。祝母氏壽辰。詢知孟儀宜覲姑。而仲遠人材是依。甚樂。母氏命至書房款客。而江都張芰塘、李練江、殷古農、梅蘊生、儀徵劉孟瞻、畢恭原、君楠藕梓。王西御、勾生昆、李與照、戚張司衡、甘泉楊季子。皆在。蓋揚城之學人才人備於是矣。

中衢一勺卷第七上　附錄四上

御寄陶宮保書

宮保大公祖閣下。新禧易屆。客歲祀竈日。世臣自吳淞江工次返棹。晉謁鈴閣。而南司繼至。不及暢欲言。小除夕到揚。老母以下俱叨庇平善。獻歲以來。天氣融霽。想各段工程。俱可趲齊。燈節後旌節自必臨工驗收。啓開攔潮大壩。使百瀆七十二漊水有所歸。吳民深慶。而千里之潤。旁被越西。世臣亦獲免素食之誚。幸甚幸甚。此次吳淞江工。估辦無不如法。徒以天氣連陰。稽延時日。致工員大累。其甚者賠項與領項相稱。即地段使利。亦且六成。約計通工。費帑三十餘萬。賠款亦不下二十萬。然一遇大水。則救出蘇松太杭嘉湖六府州田畝。所得當數千萬石。智見遠而勇任重。以成己飢己溺之仁。自嘉慶乙丑。與越會商再四。築室道謀。悠忽閱二十餘年。非閣下誰能收此鉅功者。而苟鑿將順。匡救相助有成。爲政在人。其不信乎。世臣返棹一路。體察河形水勢。唯野鷄墩一段。地勢梢窄。潮過野鷄墩十餘里至王渡而止。江之經流至四河口。南合澱臺湖。北合安亭河。流雖平而勢已盛。下注王渡。遇往潮頭。故淤留野鷄墩梢窄之處。而上下漸亦淤墊。吳淞屢濬而功卒不垂久者。病皆坐此。自四河口西行三十里至夏駕浦。河勢較陡。而形成人字。東北下福山者。分溜什七。下注本江。溜止什三。是以不能暢驅退潮。東出大閘下黃浦以成水激之勢耳。法宜於夏駕浦西岸做挑水草壩一道。斜掩北出之口。使正流東下本江。而迴溜鉤入浦河。則本

江力足抵潮。又匯漴流建瓴下駛。過窄則怒。遇曲則後推前。是野雞一段。不唯不爲通工之病。且可借其收束以爲激蕩刷深之用。世臣測量估計。此壩約費四千兩。公項雖已無餘。然必籌四千兩以救五十萬。方能使以五十萬易數千萬之效必奏耳。唯閣下垂察。築大壩所調之滸河廳守備永盛練工程識機宜。世臣與共事五十餘日。滸河文武無與爲方比者。廬君現在大壩候閘。一無所事。可以調赴夏駕浦委辦此壩。得地得人。何事不成。滸河遊擊出缺。例以守備升署。如廬君者不可多得。閣下將來工竣入奏。似宜保以應升爲滸河位置人材。閣下收工時接見之。款詢之。自知世臣所言不謬。至其於大壩之北岸土山上。做小埝五六十丈。日夜督趲。衆笑爲多事。埝甫成而十一月初三大潮幾平埝頂。以一線新埝救通工之命。衆乃大服。又於大閘海漫石上。撤草累土三尺。以釘樁排篾。前此築大壩時。北岸土山。釘七尺大樁三百餘。潮至皆拔。世臣見其以新土堆石板上。僅高三尺。亦謂其斷難有成。而潮來竟不能拔。應手合龍。皆士人目所見而口能言者。閣下叅之輿論。更足徵世臣之不作私好也。開壩之役。世臣不能躬隨旌節。深用爲歉。夏浦壩工關係緊要。然非深明水學。斷不解此巧妙。閣下存世臣之說。親臨相度。如可採即使斷行。若與餘人商摧。恐阻盛業。致貽後悔。手書草率。恃愛尤甚。天氣驟燠。伏惟珍重。道光戊子人日。酉部人包世臣頓首謹狀。

宮保得此書。臨工偏詢。多以爲不必。遂寢其說。唯如書言力保廬君耳。庚寅大水。各省成災。唯蘇松常鎮太杭嘉湖八府州有收。是吳淞收功實之成效。然丙申予舟過野雞墩。已苦擱淺候潮而後能行。深惜盛業有阻。故錄此稿以告後來。

代議改淮鹺條略

道光十年冬。戶部以兩淮鹺務宜改爲民運民銷。化莠爲良入奏。奉旨命原奏之王尚書寶侍郎馳驛之江南。會同督部定議。是使與督部皆委親信人員赴場竈査看情形。委員見予者。疑予爲發蹤之處。徵服過訪。予亦樂千年弊政之庶可革也。走筆書二十五條以畀之。錢糧正雜。每斤六釐者。乃部奏原定之數。故仍之。其實尚可酌減。使與鹽本相稱。乃行之益無格礙。然鹺賈殊不便此。雖明良契合。在必行。猶未敢必其定能有成也。十一月二十五日記。

一。議竈戶歲輸折價錢糧爲數至少。尚多拖欠。今若按鍋徵課。私鍋既不可盡覈。旺又難定額。一鍋所攤課至累百。鹽價錢數斷難清款。自以徵商爲長。然買客赴場納課。場署坐落海濱。既無城郭倉廒。又大使職分較小。旺產場分歲課且至數十萬兩。乾沒虧挪。恐亦難免。自宜令買客赴運司納課。領票赴場買鹽。由場員驗明發照出場。如散賣竈戶經販鹽出場者。仍先赴司納課領票。與外客一例辦理。方於格課通商兩無窒礙。

一。議解散鹽禁同米麥。無須再配引目。自宜以斤起算。使人易曉。查兩淮現綱鹽每引額配三百六十四斤。每綱額行一百六十八萬引。咨奏銷銀正款一百八十萬兩。雜款織造銅斤河餉三十萬兩。考核銀減半平餘五萬兩。其鹽規匣費七十萬兩。唯京中口外各衙門津貼之項。已閱定額。自宜一體攤入。土

各省文武俱無督銷專緝之責。舊設規費。自宜剔除。又帑利九十餘萬兩。斷無令新賈代舊商償欠之理。而款內挑浚運河諸事。實關緊要。亦宜核明銀數。別立名目。攤入。至奉發參斤。既無額商。自應請停。以上數款。應請併入奏銷刪除考核名目。以免參差。約計每鹽一斤。應攤正雜課銀四釐內外。由運司當堂統收歸正庫存貯。

一、議鹽義倉係奉世宗憲皇帝特旨建設。以備上下兩江飢饉者。應酌核向來動缺買補章程。照州縣主守之例。責成運司。不得轉派首領等官。致滋虧缺。其建在場下者。即責成場員。宜酌定每年經費若干。

一、議御書樓係承高宗純皇帝特恩。存貯揚州天寧寺金山江天寺兩處。嘉惠江淮士林者。或即委該住持兼管。或遴選淹博勤慎士人數名。分別正副。依時敬謹晒晾。宜酌定每年經費若干。

一、議雜支外支款繁滋弊。查月摺堂俸。及掛名書樓、育嬰堂、普濟堂、各業事實係無事而食。應與文武衙門濫設巡緝經費。皆無庸議。至如育嬰堂現養嬰千四百餘名。乳婦同之。向設內號東號西號。董事逐日收嬰兒乳驗頂核。肥瘦課勤惰。事頗繁。要應查明實在辦事之人。分別在堂久暫。每號酌留三四人。其醫生常川在堂診視者。有每月方簿可稽。合計乳婦嬰兒數近三千。應就實診醫士內試驗能否。酌留七八人。所需藥餌。應提藥舖三年內帳簿。酌中定數。以杜冒銷。其徽州書院、揚州郵□會、所需經費。各有本款支商生息。然追繳存本。完欠難定。應同現行之普濟堂、老人堂、救生船、揭儀書院、江寧蘇州書院、蘇州育嬰堂。一體核明。酌加捐款。每斤若干。令買客帶納。以歸善舉。

一、議淮南串場河。時濬時淤。淮北鹽河。雙金閘一閉。立即斷流。故淮北運鹽。名曰秋罷。此次既改章程。應聽由南北六塘河。歸總六塘河。至崔鎮九里閘。一帶盤壩。或由揚莊入襲黃壩。或盤過運黃兩河。由包家海子等處上洪湖船。此係長年通行之道。然被西水衝刷。間段不免淤阻。河道通塞。關係商運民食者甚巨。必應隨時官為疏浚。所有經費。應酌定數目。於錢糧內攤帶。與前三款一併歸入另庫。使與奏銷錢糧不相混雜。合計每斤約攤銀二釐以內。

一、議赴司納課。貲本大小不齊。且多有未到揚州不習官府者。應照各省藩司之例。於運司署前設立官銀號五家。海屬一家。通泰各二家。將錢糧科則。逐條核明。仍將各條歸併合算。以杜逐條捲索之弊。用刻木榜豎立司前及銀號門首。其四首領十五房。應酌核歸併。以節浮費。從前所有薪水飯食各款。而應刪除。使與地方一例。

一、議各場去揚遠近不一。買客不習地形。勢必就近爭買。較遠場分。或致積壓。鹽斤除買梁鹽有定產場分外。其餘買安鹽者。應由司於收課給票時。按場分產鹽多寡。輪派標明赴買。各客赴場呈票。照數官足。俟船出場時。請場員秤驗給照出場。仍恢復北橋散旗舊例。運司於鹽船按船抽秤一兩捆。除每個淨出五斤以內。仍准給旗放行外。自六斤以上。照各關罰倍例。分別辦理。北橋散就事久不可駁式目考隨飭用黃布一幅鈐蓋上楷書衙姓下書某商某戶船戶姓名鹽若干捆某年月日給其人□四給旗仍由運司先用空白印旗發交於日月後加鹽委員衙姓場照每客給一張即分載十船亦用一

照司旗則每船給一面船多者挨次填第一二三四字樣散客合僱一船則旗前並列客名以便稽核各客所領照旗於下屆赴場納課時附繳如淨至一歲。則照漏稅例究辦。其江廣客應出江換江船者。則與淮北轉尖之船。皆泊儀徵。由運司委員或營或縣酌定秤驗給旗。淮北赴安豫各岸之鹽。則於淮河口委泗州秤驗給旗。

一、議變法伊始。必宜廣為招徠。查淮境以江廣為遠路。該省鹽斤舊集南昌漢口。聽外府縣水販擔銀赴買運回濟食。此次即可招使前赴揚州納課買鹽。直達本籍。其舊商存岸及現在出場改捆上船之鹽。計新客遵示來揚。總須數月。舊商減價速售。亦不至大喪資斧。而新客陸續到岸。民食無虞缺乏。至私販頭目多擁厚貲。自可立變良賈。而手下附從之人。身外多無長物。應咨查兩浙仁錢擁商金衢籌商成例。斟酌定章。將淮北之桃沭海贛。淮南之山阜高寶江甘如泰。坐落運河東岸地段。聽其肩挑售賣。使國課不虧。而口食有賴。不致流為盜賊。擾累官民。若用倒撑小船裝鹽販賣者。便當赴揚納課。由場發照。方准出場。以杜透漏。

一、議淮南辰永兩甯江船數至累千。每船不下三十人。因律有不以鹽船載鹽之禁。故其船式樣笨大。與他船迥殊。鹽法一改。此船不能攬載他貨。又向與老虎頸一帶私梟同里交好。若奸商欲擴大計。造言

煽惑。頗費收拾。查江安地近。轉輸迅速。用船應聽客便。至江廣地道既遠。買客貲本自必稍裕。且江湖巨浪。非大船不可。應飭地方官分別傳集。令其公保殷實數人。充當船行。專裝江廣客鹽。除該船主力能營運自本自客以及頭柁各人能屬本營運者。不須由行。毋許經紀人等派擾外。餘俱照例每兩三分抽用。不准絲毫多索。水腳若干。悉聽三面照時議價。

一、議竈戶賣鹽。向係運赴場員所駐集鎮。住房歇家。與場商交易。況在遠客初到。人地生疏。尤不能按戶挨收。應聽舊業場商及竈戶殷實人等。開設鹽行。居積引攬。悉聽其便。鹽客買足。報驗領照。取該行甘結備案。

一、議課銀較鹽價多寡倍差。難保無不肖竈戶。勾串客商來場私買。於可以偷越去處。得規包送。應查明各場通船隻不當關津之所。用木樁釘截。使鹽船併歸一路。易於查核。

一、議淮北舊有橫夫千餘名。搭蓋蘆蓬。住湖嘴後河北地面。專擡鹽捆。別無生業。從前為議改壩。商販廢使出頭。屢成巨案。查總六塘河去運河約三五里。必須搬運。應明示仍用橫夫。令其移家前往。相距一程。事非累墜。

一、議儀徵沿江一帶。老少婦女多以掃腳鹽為生。應查明人家若干。除老廢無依籌設公所。比孤貧收養外。其餘分別酌動義倉。給半年口糧。或折給貲本。令其營趁還業。其平日扒偷之徒。宜明示宥其既往。如敢結黨把持。自以官法嚴懲。仍坐所由。

一、議儀徵埠頭捆工算秤人等為數雖多。然皆稍有身家。鹽務係其熟路。即有赤貧營趁之輩。自可幫同營運。無憂失業。

一議大小單釣屯船既免堵掣自可由孔家涵子直達場河裝運鹽斤其安豐以下鹽客或有由各口岸僱船來運者亦聽其由涵子拉場皆由場員秤驗後於照內填明捆數斤重由運司抽驗給旗經過各關驗旗放行如查出捆數比旗載浮多照透關例究辦

一議淮境之內不分南北假有攔出淮境自聽鄰境巡緝弁兵捕究明示鹽客船戶人等毋貪小利自罹重網

一議鹽既不分綱食無須改解子捆然散置船艙殊難稽核應定以築成三百斤為一捆酌加滷耗包索若干斤照天津蘆鹽例以二十捆為一馬抽秤一捆多少照算而滷耗亦存銷路不至以貨棄地鹽色勢必改五十斤中包挑整擊實需用小包鹽客自能在場擊去也

一議淮北鹽價較淮南不及一半北垣向例鹽一挑取制錢八十文以人力為度不過秤而運道艱阻盤剝較多應免納雜支捐款釐秤唯浚河經費一例攤納

一議淮北臨與一場產鹽最旺坐落最遠向來從無商買全數濟私應聽轉尖海運至淮南地界售賣照海船成例於內外洋汛地掛號驗照進口凡指明轉尖之客應與南場一體攤納外雜錢糧

一議鹽既由司納課自不能再於各關抽稅而船料在所當徵應核明場由龍江蕪湖正陽九江田荊等關料則逐細定章使船戶與買客周知以安商心

一議司發之票場發之照應酌定程式司票照蕪湖關船票用安撫印之例蓋總督印場照照地方契尾之例蓋運司印司票到場由場員按月逐繳總督以資查核場照由場官秤驗鹽捆斤重填明出場日月仍將照根按月繳司

一議新法既行銷鹽大暢所有帶納捐款數年之後存積必多應請積至百萬即報撥一次以免滋弊

一議酌定章程入奏後即應刊刻簡明告示各處張貼仍將前後籌議條目告示票式照旗各式樣刻印裝釘照憲書及各關木榜之例蓋印發面偏行發賣使窮鄉僻塢大小咸知凡買客船戶各帶一本使沿途匪棍不得揑詞訛索

一議淮北出路雖改由六塘河究屬盤剝艱難既不分別南北若聽與阜鹽三縣各場鹽由寶應望直灌過壩入護城河直抵蔣家壩盤堰入淮則兩次換船已越洪湖之險又不與糧艘爭道可以誠本迅速其淮北三場悉聽轉尖尤於商竈俱便若此則積夫須下移附備一說

上陶宮保書

部民包世臣謹頓首狀上宮保大公祖閣下七月間奉手諭旋附均之肅覆諒塵鈞鑒嗣以小兒姻事前往剡中還至武林小住飽攬湖山不覺滯迹至九月二十五日在旅次昭南河儀提浙俯之差并曾姓詢悉桃南于家灣盜決口門塌寬至二百丈中泓深三丈八尺高堰誌樁積水至二丈一尺九寸出黃之吳城七堡順清溝新河次第拆展共寬百六十餘丈誠清之仁義禮三河智林兩壩啓放經月湖猶見漲擬加放倒湖壩未定星使月內可到河帥飛札江西追迎制節云云世臣聞聲驚駭急作歸計竊謂閣下運

籌得以振竊邪證備芻蕘之一詢昨過武進晤姚石甫知竊從已於月晦抵浦世臣全家僑寄下游倚虹園地勢尤洿移寓無貲私計孔迫一經入門心力殆無復他及是以蹈踏小舟縷述纖細懸擬之說深知無當事實惶悚惶悚按桃南屬之高家灣向以槽窄溜平為數十年通工受病最早最重之處于家灣緊當上游是以掣溜至速然洪湖異漲頂托黃流殊非懸注之勢未必能深跌老土則正流想未能遽斷下游必受新淤吳城順清雖係減洩要路然河灘老淤堅厚衝刷難期順暢正流既未斷淤下二十餘里便合吳城之水又下十餘里復增順清之水而揚莊之水又自北來會估作河身勢必議及硬打攔黃壩開挑口門以下至吳城二十餘里之引河四面調集正雜各料從清黃並消勒限進占合龍夫口門寬於河槽水勢又不甚高下壩前必有掛淤開工之後勢必進占得占當事見其易與不能無欲速之心是既狃大工所深忌況下游中飽日久長且至數百里挽歸故道而水不行則下游勞費非在常有況現在堰誌既逾二丈頭壩上下水面懸殊必在七八尺以上糧艘回空幾同轉石在事員弁經練有人或能妥籌不致貽誤而以一草壩當此巨衝萬一失守清淮頓為澤國又全黃入湖之後大溜已散與清水蕩漾平爭湖面以臆度之成事四十餘日黃必挤清於高堰關帝廟前迤北七道引河舊地皆為黃境清水退讓而出三河兩壩霜後源弱黃躡其尾度堰誌落水五六尺則黃影必出智林壩口湖面落低黃身乘高下壓必且跌深出溜起溜正溜兩旁各有回溜停淤至速則裴家場一帶必且淤出新灘是今之患太平河水高頭壩吃寬者數月之後來黃之北出束清恐成無幾矣且聞智林壩底前已有病難免跌翻裂動今真正溜入白馬汎光各湖挾清作勢自走成道漸且以蓋石度三溝為尾閭黃淮並合於江則高寶殆為陸地糧艘何由北達至於北水謡數經南形家無稽之言姑弗論也閣之危非不可以為安則無為貴智因敗為功管子所以為天下才也胎產者婦人至危事也然有病疾難產者常於胎產而獲除苦來傑士當至難而舉之以易觀成宴如者誠明其情而握其機也閣下博綜今古大司寇公忠體國夙有籌之契桃南北外南北山海六廳河身受病幾二十年起病觀成其在斯矣要之今日形勢欲大開引河不惟現被水佔亦斷無從請此巨帑欲就簡苟完則後患莫測是必先塹口門之溜約以四分入正河使新淤不積導吳城順清新河三口之水衝跌河身移昏勢推揭之其為宿淤故瘢之用測量缺口迤下直至海口寬深皆能逾舊然後并力進占則夙病可除後患可弭但得河歸之水面與堰誌七八尺相平則亦必世之利也然其機全在乘清勢方盛以用我操縱之權若坐待清弱則晚矣故用黃擊清以北出者皆安為功之勢也非然則清必避黃以南下矣此者括不過彼此之間而得功衝能相萬者也夫水猶馬也駿馬固能引重致遠非良御乘策徒苦蹄齧而不効千里之功累水自足攻沙非善水學者曲為可官則見害而不為利是必環縣周諮乃能得其要領非可懸空妄說世臣雖即事理之可必者略引端緒自北起予然其要尤在節帑世臣生平為中外所中傷在此二字唯閣下察其愚誠宥其狂瞽幸甚想甚肅函崇安伏惟慈鑒道光壬辰閏月八日部民世臣謹再拜狀於雲陽舟次

答蕭枚江書

梅江二弟足下。得手教。敬稔侍奉勇猛。又稔賢孟在粵有歸與之興。涉春可圖良晤。彌用爲慰。淮東人士。績學而有心斯世。無能與賢昆玉參者。至篤念鄙人。片言隻字。悉加存錄。質問疑義。觸類引伸。是其成高成大也必矣。而受惜過當。得毋爲明哲之累。拚棫三復。赧感交并。承示閏月杪在袁浦節署。見僕雲陽道中與陶宮保論于家滸決口牋稿。以爲論同著蔡。又示及初決時。致書王淮揚。勸其急於門口上首做挑水大壩。以順爲蓋。則黃流入湖較少。使親壩內清水。乘高并力。下除河身積淤。此即僕川黃辨清以北出之法也。相距千里。議論同符。近日知河事者。唯賢昆玉耳。賢孟逆客羊城。非足下其誰審此幾宜耶。承詢鄙說見害而不爲利之故。與曲爲宜導之方。此固僕所欲言而未盡者也。爲足下發此機樞。唯足下察焉。之。夫清水有刷沙之功。其說聞之習矣。然嘉慶十六年減壩決後。李家樓復決。河流全掣入湖。澄清而下河身。出減壩口及減工合清水直達於海。至次年二月。清古河身已百餘日。梁淮揚招僕同舟打水。自李家嘴至李工三十餘里。比較引河工冊。竹末加深尺寸。及三月杪李家樓合後。黃歸故道。經伏秋兩大汛。河身通刷深丈許。海口深至過倍。乃悟水非作勢翻騰。則舊淤不動也。蓋黃挾沙而行。質重性沈。其流迅駛而善淘淤。但無旁洩。即能跌動底淤。清水質輕性浮。其與黃同行。自可助勢。若獨行則平流蕩漾。即遇風起浪。力不達底。反將新淤研壓堅實。此鄙人所爲有見害之說也。至於尋宜而加言曲者。言必迫之使不得浮。怒之使不得平也。故善治于工者。先用足下挑壩。外順內蓋之法。不可太長。恐大溜挑回。則口門驟閉。無以蕩除積年二百餘里中飽之淤也。一面派員估勸。自口門下至海口。相開川字河。其寬以逆二

丈爲度。其深以較河心低五七尺爲度。或一二道。或三四道。其牆壁立而下稍寬。其土不用挑遠。皆搭跳支架。縋引散推岸旁兩河之間。以能容土山爲度。挖土人夫。上下皆由縋引。遇稀淤探之深至數尺。則止工。合計挖引河之工。每人每日可出土方餘。估價稍寬。使在工人員有潤。以止浮議。每挖河五七十丈。則開一跌塘。塘深於河四五尺。寬倍之。河與塘皆愈下愈深。兼較水旱兩平。必使節節建瓴。勒限十日集夫。十日畢事。其工將畢。乃進挑壩以挑過大溜少半爲度。開放河頭。使黃清兩水。并入川字河。河深而水聚。行不半里。又過塘而跌。跌起又復過塘。溜以屢跌而激。沙隨激溜而翻騰。塌沙槳水鬱而怒。管子所謂則後推前者也。仍先集料於三河兩壩減清之處。并力堵閉。使清無旁洩。以厚集其力。接長頭壩外蓋壩。以發其北出之勢。清源二千餘里。匯於湖而專北出。則其力故不減黃。且使入湖之黃。不能起溜南趨。以四面寬湖。尤爲兩利。計河身寬不及百丈。加兩旁川字河各十數丈。以攔壩順清溝新河三口二百餘丈之清水入之。以導于工挑回之黃溜。有不應心順手者乎。是委湖之西北一隅受河淤。而藉黃濟清。以全力蕩滌河身。鄙說所謂移杵擣淮揚之具。爲蕩滌撤瘀之用者。凡以此也。測量全河跌深二三尺。則進挑壩一兩占。及至溜迴七分。口門自無勞人力堵築。其經費必較現事大減。故終之以節帑。然必至河面與堰誌七八尺相平。乃可使之閉口。如其未能即近至來年桃伏二汛。亦無不可。蓋操縱在我。川清刷黃。消迎因無虛。則濟矣。安得不急功利。不惜人言。忘私忘家者。聽此議而試此效耶。近聞河壩員弁。皆謂今黃入湖爲無淤。正河無溜爲伏流刷沙。打攔黃壩闢挑二十餘里引河。爲不易成法。猶幸僕言未盡。不致又滋

諸柄耳。正作書時。而賢孟書至。知近已抱孫。欣慰無似。並以奉告。書又備言夾船按桿之由。料測萬里。如說家常。方知粵中洋事。與江鄉河鹽。殊途同歸。春秋先治內。其不信矣乎。遠想慨然。情難自已。而牢騷句而鄙人方欲爲混上之行。無但可知。諸唯爲道珍重。不具。十一月望日。

上陶宮保書

九月六日。鄙人包世臣謹再拜。狀上宮保大公祖閣下。月前省函節閣。以初來自海州。略悉票鹽底裏。恨欲面陳。而閣下因經始河事者。不遑成約。辦理錯謬。接辦印委。又鮮任事。雖有所咨詢。未獲盡言。匆匆返棹。伏念淮北鹽務。久已運商絕迹。正課虛懸。自閣下倡改票鹽以來。斥額加增。而販夫負擔報完袋耗。大半拒而不納。洪湖以南食鹽居民。舉出賤價得淨鹽。以爲有生所未聞見。是其大體已屬美善。即有小小節目。未饜物情。原可存而不論。而閣下採論風詩。虛衷受議。誠所謂精益求精。爲可久可大之謀者也。若遂默而不悉。是世臣爲未奉上交不諂忠告善道之教。而閣下略分下交。竟未能收不離令名之益也。故復以書陳。唯閣下垂察。閣下謂票鹽之弊。在場商隱匿自運。把持擡價。使販本積重。誠恐岸價隨而益高。漸至不能敵私。是以革除場商名目。統號池戶。其驅丁則聽爲池戶佃客。所產鹽斤悉數報明局員。司其交易。票販輻輳。鹽斤斷不能偏給。唯有歸之籤掣。掣得有鹽之籤。准掛一號。赴局買鹽百引。掣空無可歸咎。唯化梟爲良一節。實爲未踐前言。而計無可出。吾子有高見者。何不吝告。是閣下之盡心民瘼。而自視歉然。古人云有君如此。何忍負之。則尤不可不自竭其愚。以備採擇者也。按鹽法例係核明成本。酌加餘息。以定岸價。而不定場價。過場價騰貴。則奏請增岸價。以綱改票。爲抉破疆界範圍。固不宜拘泥成案。而成本餘息。事理不別。新章初定。合鹽價錢糧經費。每引僅一兩八錢零。嗣增經費。亦不過二兩零。加以包索二錢。捆工撥船局秤一錢。水腳三錢。澆裹一錢。成本尚不及三兩。而一引四包。西壩價貴至每包二兩六分。極賤亦一兩六錢。其抵正陽關。又增盤壩及過湖水腳每引八錢。而關價貴至每包二兩六錢。賤亦二兩一二錢。以壩較場。相距水程二百四十里。而餘息倍蓰。過湖加水程四百里。而獲利三倍。雖從前梟徒販私之利。不能及此。利在則人爲貨請。安得不爭。爭則必勢豪得之。其自度力不能爭。而財足以有爲者。退而勾串場商。高作鹽價。出本合運。以及場商之力能自完錢糧經費給水腳者。隱匿自運。因人情之常。而事勢所必至也。勢豪壟斷。其大宗場商隱射。其奇零小販奔湊。實往虛歸。在舊業梟徒者。豈有鉅鏹腰金爲小販。而鹽必不可得。集泮林而無桑葚。鴞何不取子毀室耶。此化梟爲良之言之所以不踐也。彼西壩者。在票鹽未行之先。祇一沙隄耳。兩年間遂蔚成市。此固非人力所能爲。而實淮北舊事也。康熙雍正時。北商由場運鹽至湖口馬頭。鎮發販名曰內商。河南安徽各鹽客轉販至岸。則名外商。略與今淮南之江廣水販同。副北商認岸直達。因利病民。馴致私充官滯。片引不行。是今之西壩。即前之馬頭也。閣下前日議及移官於壩換票者。斯得要領矣。夫鹽法最苦者透私。而私之所以不可止者。在科則之重於商也太重。而場商之待竈戶也太刻。竈戶苦累。非賣私則無以自贍。科則太重。則梟徒賞路之費有所取給。今票鹽科則。可謂輕矣。而私不止者。以小販不得鹽而無可告。驅丁苦累而莫之恤也。小販不能得鹽

於場商。則增價而買於竈丁。竈丁不能取給於場商。則匿鹽而售於梟徒。梟徒改爲小販以來。而設棍不能納之於有司。則轉而輸於巡緝之兵役。重集無藉。以習故業。以梟之所以不止也。歸局限買。小販有得鹽之理矣。然而場利太厚。則勢豪之侵佔不息。場價太賤。則竈丁之生計不給。然則今日欲救票鹽之弊。其要在平場價而增池價而已。票鹽一引。錢糧經費合之尚不及一兩五錢。宜使池價與之相等。又仿佃田之例。使池戶與竈丁各半。則竈丁優饒。衣食足而知榮辱。自不至冒禁透私。池戶產鹽萬引。歲贏七千五百兩。是亦足以饜其心矣。唯客池千數。向設垣照百五十有三戶。今若禁革立垣。則客池戶無力積鹽待售。而票販亦不能朝夕艤船挨池守收。客池戶身爲竈丁。池業自應得息。宜酌定分數。使客池戶與垣戶分潤。以歸平允。如此則立章程。販從時價。貴不得過兩半定章。票販到場。成本每引仍止三兩七八錢。即以西場比淮南之淡口出場。鹽船不許巡出。雙金閘皆盤驗。領票親撤。場照票填之內。聽其所之。不復問其貴價。唯核定場價。賤則從時。貴不得過每包一兩五錢。計其餘息。每引仍可二兩。以本乘息。倘逾五分。於招徠豈有格礙哉。然人止一號。號止百引。勢豪必不利。此則鹽多而小販可徧給矣。又定淘販以五十引起。五百引止。使小民皆可合本營利。而不能佔岸居奇。則岸價自較現行更減。而洪湖之捻䘵自息。岸價平則外私不入。池價增則內私不出。則化梟爲良之原議。必可見諸實事矣。且討江淮安在行綱之時。鹽價自十五文至十八文。票鹽初行。驟增至三十六文。近乃以場爲價。每斤二十八文。若場價不過分半。則淸淮縱可二十文。較前雖小增。而比二三年來爲太減。是亦足以寒淸淮居民之梟心矣。若夫以籤掣昭公平。誠爲善策。然其弊亦有不可不預籌及者。世臣敢爲閣下申言之。閣下深悉場商把持。故絕其名目。使池濟之鹽。報局派買。而籤掣之法一行。恐利之歸於池戶者。較今必倍蓰也。淮北雖曰三場。而中正臨興合之才當板浦四之一。板浦居民不及二千戶。而大小場商百數十家。其業該者百餘年。居民上者爲其夥。下者爲其厮。什而七八。除池戶的名外。所有厮夥。皆得與外販同掣。外販集者不過數百人。而池戶厮夥不啻什之。又外販有僕賃守候之費。以與土著爭一日之得失。世臣前在板浦。聞各員議掣事。或以爲統計鹽額。一年兩掣。或以爲一月一掣。要之衆寡之數既殊。主客之勢又別。數掣之後。外販之得與掣者或寡矣。厮夥無力完課捆運。勢不得不爲池戶作化身。鹽雖歸局繳價。其實各池互換完成代事。是欲抑之而反以資之。此猶當有熟籌廬者也。至于平場價。增池價。限買數。以利小販。固化梟爲良之至計。然必使終年賦開以運秋單。則日久費多。皆少快運通盤核算。雖則踴躍。是又不可不爲之設法。使得常川灌輸也。鹽河之北。有前六塘河上承駱馬湖。長年有水。向爲走私徑路。兩年來小販出其道者。水小則在徐家溜子盤壩。五十里抵場。水多則上達漁溝盤壩。三十里抵場。徐家溜子車腳每引六百文。漁溝四百文。加以拋撒。則成本較重。宜於今冬勘估漁溝河頭開一橫河。抵鹽河北隄。而於漁溝以下淺處。開段挖深。兩岸殘缺處。培築高厚。又於崔鎮上下。相度六塘河逼近遙隄之處。建一涵洞。開溝引水下注。以助浮送。其爲秋河下游淤淺尤甚。一併疏挖。使西水由注臨洪口入海。合計買地挑築之費。亦不甚巨。不啻足利鹽運。且可以蓄其水利。則海沭二廚。可以化瘠爲腴。居然不苦西水。一麥地萬餘頃。皆可播種

秋不即遇劉老澗開放。或中河偶有漫溢。有所消納。不致成災。而閘下正河遄運蘆料。尤爲河鹽兩得。此可於今年票鹽溢納錢糧內借撥興工。明年於經費外帶納。皆河費每引一二錢。使可陸續歸款。其酌水口之費。家窯盤隄澗黃一道。使可釘截。以杜透漏。至附近鹽場地方。不設額引。以惠貧難小民。定例之時。且有深意。今雖准行小引。而赴場完納。赴局報買。赴垣捆運。非數十金不辦。貧難小民。何從籌此。且附近村莊。無上門老少鹽可買。則鹽價增貴。又以票販雲集。百里外內食用物。價昔過倍。小民不明大計。難免怨咨。其如何確查給籌。又不致積害濟梟者。稍援仁抱。必有妥章。世臣在板浦。知今冬明春。池戶僅敷劃補本綱。截數以後。買賣已停。來年新鹽。非入夏不能開市。儘有暇日熟籌盡善。極知狂簡。無當高深。唯以久託廨嶸。有所聞知。不敢不盡。臨楮悚悚。世臣再拜謹狀。

老少鹽濟梟。乃歷辦鹽案成式。爲鹽犯不能供明來歷。例宜加等。供明來歷。則場員被議甚重。故借此爲出路。並非事實。若非大慈。一視屬吏。隨難議及。世臣又啟。

答謝無錫書

默卿二兄閣府足下。竊役至。承手簡。深引抑損勞而不伐。□□謙遜。以威以佩。奴子昨在吳中。親見牌示。爲無錫鉅邑。擇賢父母。額檢已辭。想尚未開吉語也。前月二十三二十六。在白門兩晤宮保。知以票鹽總辦之權授足下。而不得不稍保碧州之頭銜。以延公慎。今既受百里之寄。部覆一到。即可無庸保作書紙屆矣。僕前書云。見足下所議新章十事中。多未能了達。而非尺素所盡。擬迓海奉爲面悉。嗣以移居期迫。匆匆返揚。旋赴白門視新居。因謁宮保。論及票事。宮保大指向足下僕爭之力。而未能回意。殺念宮保在江鄉十年。茲舉至爲善政。徒以始任大吏。意主自私。使辦法與奏案剌謬。於今爲梗耳。故復因李廉訪郵呈一書。而足下使適至。錄稿寄閱。有背中未及而欲進之足下者。縷陳紙尾。唯希照鑒。辛卯秋票法初行。足下念僕家貧久困。即賜手書。言票利之厚。屬僕糾約親友來板浦。可代爲力。必能濟貧。僕比覆以致富分定。前此名賢海漾。倡行海運二案。皆僕始發其事而卒定其章。然兩案僕皆置身局外。名利一無所染。足下知之最稔。今票鹽之改。乃當事採僕議一節以籌辦淮北者。是其事亦發于僕。發其事自深知其利。況重以足下雅愛耶。然僕非樂貧疾富與人異性也。凡以生平所學。在援論得失。宜達疾苦。所望當時君子。或加採擇。以我窮黎。其見采自前者。仍望與於後世。而猶忌拼擠。實繁有徒。若復隨衆行票。必謂僕托名爲國爲民。實以自私自便。則其說不爲無狀。將使來者欲取法而鄙夷其人。不屑乘錄。隔區之心竊深虛此。幸憐足下愉意。不以爲罪。其手諭想猶在也。足下奉委淮南半年。一反鹽委痼習。與運商徑庭。陳扶弊宜。調辦北票。又疾場商。歸併暢岸一案。總辦道與都轉。皆主以票鹽成本行綱鹽讓岸之法。并力相商。足下獨以佐縣微員。專持正義。致失大吏之意。幸宮保深知深信。排大吏之議。舉行皆試。是足下不近利、不從衆。與僕有同病者也。僕三十年揚州。未嘗接一運商。則入日板浦。斷不至爲場商作說客亦明矣。唯以初定票法。鹽一引定價六錢。分捆四包。每包重一百六斤。原爲淮北場例。本池收鹽。每包重九十六斤。給價六十四文。客池收鹽。每包重六十四斤。給價九十六文。本池以四包二分成引。客池以六包二分成引。其

時鹽積如由綱商絕迹。場商闕丁。但求鹽有受主。獲就口食。本不以價賤爲屑。而總辦下車即弁髦奏案。糾合貲趙。傭金難斷。淮北印委各員。因而挪移錢糧。作爲運本。場商亦復招其淮南故伙。合本自運。三數月後。票販四集。各挾重鏹。而鹽則顆粒皆已有主。不得已增價爲飯店回憩之舉。又不得已增價爲預買下綱之舉。是短垣之踰。因不得專咎場商也。大凡在市之貨。銷路寬則價驟長。板浦屋價。較三年前十倍。一切食物皆三倍。即附近食鹽。三年前每斤三四文。今則二十餘文。足下能與申明舊事。以官法齊一之乎。一切不能。而獨繩場商。退有後言。亦何怪乎。二十年前僕旅遊於彼。其時梟徒蓬起。然猶約不拒捕。而今半年間。拒捕巨案已四五見。過訓劫奪之案。兩年之內已百餘起。且有傷官戕兵者。口岸搶奪之案。至不可勝數。此而不思變計。則受累者皆詳於外。風聞者交攻於內。實理勢所必至。足下受宮保特達之知。委任之重。自必澄心研慮。博求補救。以歸盡善。非一意絕商。自明無所汙染。遂足爲報稱矣。況足下擢大邑。以此爲功。此非萬全。亦自完之要術也。是宮保前次札行。革除場商。由足下之痛絕之也。然場商一革。則彼且追逐以收速利。而分司大使無能過問。辦公更從何處着手。宮保之聚落無所歸咎。即足下每月派鹽三萬引。分配三百錢。而以五千七百容簽下。簡同雙之說也。雖先是貲貯庫驗明。乃聽與製一簿。宮保未及。或足下近時始決此策。而宮保衛未悉乎。凡是數策。皆爲欲杜場商之弊。然場商運鹽。理同業戶販米。本非有干禁令。現在淮南五圓。無不辦場面南場。猶有力者。亦皆兼運。即以票法專以化梟惠民爲說。不妨創設廠棧。然亦必因時制宜。使販丁取利於灘。場商取利於場。場販取利於廠。廠販取利於閘。閘販取利於岸。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如是而猶營非分之利。則執法嚴懲。亦可無愧於心。若一意行以勢分。懲足下意伸而術絀。因人成事。自來不可倚賴。所望足下擴如環之智。使良法得以垂久。是則鄙人之至願矣。然非於鄙人有識見之益也。幸荷體察不具。道光甲午九月十日。世臣頓首。

畿輔開屯以救漕弊議

水利與屯田。同理而殊勢。水利者。明農之先務。主於足民。屯田者。足食之上理。主於裕國。故水利之興。多在閒暇之時。民足而國儲亦富。屯田之興。多在有事之秋。國裕而民急亦解。數百年來。興水田於西北者。何承矩之後。以怡邸朱鄂兩文端爲盛。經理數年。墾成稻田至二三百餘萬畝。而不久即廢。論者多咎其術不與民爭利之虛名。不開屯而聽升科。以致功驗已成。爲虛不及遠。此固非樂成人美之談。然詳考當日時勢。即開屯亦不能以垂久也。南漕歲額正米四百萬石。雍正中。僅以運河淺涸。阻漕南糧。至侍郎李紱籌辦乃通。事載穆堂文集。然未聞當時都下有乏食之虞。是儲蓄未急也。經征官多收羨餘。特定爲貪官例。是當時不以浮收勒折爲當然。則民力未急也。運丁稍形竭蹶。尹文端奏增水腳錢每石五十餘文。不聞經征官別有津貼。是丁力官力俱未急也。如是而必責其不能預爲今日之地。不亦過乎。惟當日水田三百萬。散在數十州縣。隨處開屯。不能得如許肯任事而通農事之人一也。運道迂遠。轉搬滋費。都下民不仰給。則經費疑於虛耗二也。北人口味皆宜雜糧。粳米不售三也。加以選種不精。米多粃稗。價本不高。收成歉薄。升科之後。業者或難償本。故旋興而旋廢。如是雖開屯。又獨能久耶。今京通兩倉存糧。皆不足以

支歲半。運河略開淺澀。則都下人心爲之惶惑。萬一有如雍正中閘運之事。何以待之。至南漕專藉江浙。尤以蘇松爲大。近年吳中民戶。田租所入。僅足當漕。而條銀必須賠墊。即衿戶詭戶。輸納較輕。亦復倍若額征。蘇州漕額每畝自二升一至一斗五不等。牽算爲每畝一斗八升。近年民戶完折色每石至洋六塊。爲錢七千有零。而糧每石市價不過一千七百文。是四石方敷一石。計每畝完漕當用米七斗餘。蘇州佃租每畝米一石。以收成定分數。通牽十年。斷不能及八分。故租入僅敷完漕也。民戶股倒不堪。非開倉不能邀減。衆志成城。不謀而集。故搶射拆倉毆官之案。相望而起。從前鬧漕皆根徒。近年則皆力農良民。封圻大吏。知良民鬧漕之實出於不得已也。每事姑容。漸不可長。州縣開倉收本色。近已及倍。米是兌軍。閉廒開折。民戶比市價當三四倍。衿戶詭戶或兩倍或倍半。無論平日官聲。漕鬧則怨歛。民戶日少。詭戶日增。而運丁兌費。每船須洋錢千二三百塊。折入之數。常不敷兌費。挪用庫項。貸利債。漕事幸畢。而奏銷限屆。公私虧累。十缺而九。旗丁所得津貼。仍不敷沿途閘壩起撥盤糧交倉之費。傾覆身家。十丁而六。是民困官困丁困。皆至於不可復加。諺曰。窮則變。變則通。漕弊至此。因非變不通矣。必有備非乃有濟。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變通之權。惟決於開屯而已。考今法每里爲三百六十步。計長百八十丈。田每畝積實二百四十弓。計方七丈七尺五寸。每方一里。爲田五百三十畝。方十里爲田五萬三千畝。方百里爲田五百三十萬畝。稻田中歲可得稻四石。計米二石。以民間業佃例各半計之。得好田二百萬畝。歲入即當全漕之半。歲積月累。九年之蓄易易耳。宜於畿輔數百里之內。附近河道可通舟處。相地脈。開溝渠。招集江浙老農。用安徽旱稉七分。蘇杭晚香三分。選其佳種。分試地力所宜。度其地可拓至方三四十里處。乃下手。附近畿輔。求方三四十里可開屯者三四處。尚非難事。一有成效。即可將江浙之賦。或減輕。或酌改爲本折兼征。則民氣得舒。官困亦解。而大吏得以執法齊民。免長不遜之習。上裕國而下足民。蓋有非名言所能盡者。雖然言之易。行之難。行之有效易。行之無弊難。夫舉非常之事者。因必待非常之人。然所謂非常之人者。非智勇超群。能持一切之法。以威衆之謂。必其能詢芻蕘。察邇言。廣思善斷。集衆人之心思材力。而歸於一。遇小小案疑。則又能隨時更正補苴。以順民情而就事理者也。是故有識者言之。有力者以爲然而行之。發令之始。莫不承順風指。而僚吏鮮承順之勢。以陸求其所欲。國家見利而民已被害。好論議者。因以持其短長。盛業中阻。非一世也。北人既不習水田。又食性不宜稻米。是不惟不可抑勒之也。并不必勸諭之。專力治官屯。成敗利病。皆官受之。而不及於民。則不生阻撓之端。或云一面開官屯。一面勸民習墾。所產稻米。官以原價收買之。則自樂於從令。然民從者寡。是徒作一說耳。從者衆。收成之後。官何能盡數收買。是不宜預爲胥吏籌生計。而自取有言不信之譏矣。至於如何相度土性。如何收并民地。如何疏導泉源。如何安插棚廠。則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議者所當懸斷也。

余嘉慶癸酉。舟行揚州下河。見萬家蕩可以成屯。因著下河水利說。刻入中衢一勺。其時江浙漕政。尚未吾極。故止爲地方官言爲民興利一府。今若能爲官舉之。則可紓江浙民困。以上裨國脈。然非兩江督撫使者。則力不能籌此巨款。以必有成。蓋開屯經費。當十倍於原議也。近年變法更貴每年各增撫

語不通僚力偷難退保遠分再議於鹽務魯正典且令閘者失獎與鹽得其類則亦不分而集非指空江議但不能明言耳道光己丑經山東運河見開河東岸自稽橋至伙頭灣兩岸自安溝至棗林長約八十餘里兩岸各寬二三十里其寬五十餘里土性腥黑保澤長發若以開匝較馬家蕩作力爲易因著開河日記並有五言詩紀之此非東河督及濟寧收有心者皆能爲之附記於此以告有心世道之君子焉

開河三子說

開河三子謂子河子堰子溝也土工必坏頭分明乃能量其底平涔水不積則起土與土行立皆使法宜於河心先開子河寬以四尺以上搭跳一塊爲度深以一尺以上起土兩坏爲度子河成則兩腮涔水匯入併歸水口車出次傍子河起土則坏頭自能齊平起土一坏子河亦加深一坏比及完工驗子河之水頭尾並無深淺則土工之至善者也然出土太遠則費工數太近則害土坍法宜核明應出土方分堆兩岸各應估地若干丈豎木爲界從遠處堆起以漸而近先於河唇築一子堰行碎堅實如老土使坍土不得入河則土由不必遠而費省工速子溝者子堰外抽溝行水使子堰遇雨而不消且新土淋水由溝引至水口不致淋損河唇有子堰以界土有子溝以出水土由雖近斷無坍卸入河之患矣凡開河最重河身收分淺狹淤之河以二五收分爲度若土性沙鬆已甚則加爲三收若生地開河察其土性堅實則一五收亦可再減於此則必有[illegible]塌崖之患二五收分者河每深一尺則兩岸各收寬二尺五寸假如河深一丈底寬三丈兩岸各較底寬二丈五尺則口寬八丈以此差之明於此則突肚貼坡諸弊無所容於其間矣凡實土一方重一萬斤每擔以六十斤爲率每方計土百六十擔假如開河寬十丈深一丈兩岸土由先遠後近牽得十丈中分河心牽得五丈又起土並高深相乘牽作十五丈是擔土往還爲六十丈一重一空合三擔爲路一里日五十里一人可出土百五十擔除大小夫頭皆率及看搭造飯起土裝筐之夫十分去三是夫十名日共可出土六方半以一月起算每夫一名可出土二十方是二十萬方之工用夫萬人得晴天一月可以集事法宜先將工程丈尺核明見丈爲土若干方安夫若干名每夫五十名插爲一塊其棚即搭本塊之旁以木板寫明小夫頭姓名領夫實數工若干丈尺土若干方限若干日完工豎於君頭每三日一較分數以核勤惰勤者有賞大都翕聚力者必得衆心勞其勤動恤其疾苦則衆心自得若一任威刑無不僨事者其地形支錯及河在兩山之中不能以子堰子溝限新土者則必逆土過分水不可拘子堰子溝之法而子河則不可改凡估河大率謂配平河底然必先於兩岸較明高卑悉其高低分寸乃能得河底之實底雖貴平仍宜上淺下深大約河長三十里當作爲三大段下段較上段加深一人若河尾直達江海則下段尤宜加深使水勢建瓴以敵潮汐而杜淤也凡釘樁必取硬志使無可移移作弊切勿拘河身丈尺收工時但就樁杪則原估丈尺其長河是否如式但看子河水平一目便了仍傍每段子河留之底堰以較上下段高深之數則河底自平而就下之勢亦得徒陽河每三千丈兩岸各釘信樁河心又加志樁之法必不可用河心釘志必留土墩以候量驗一志留土少亦數方爲

土五六百擔工竣仍須留夫數百名以備收工後起除誌墩收工之後人心已散起除必不能淨是徒使工員多費而河身反增癥瘕且河心有誌墩估碾子河不能分中直行常至河形迂曲病發坐灣也十年來江省水利之案予頗與聞故條別其利病所親歷者著於篇以告來者

江蘇水利略說代陳玉生承宣

江蘇澤國也而水利湮廢且數十百年嘉慶甲子大水江浙兩省會議疏濬者累年竟無成說道光癸未水尤甚蘇松常鎮太杭嘉湖八府州被災爲甚正乙巳以後所未有其明年議者以爲太湖之源來自湖州七十三漊宜與百瀆者半就湮其委歸於元和寶帶橋吳江垂虹橋者半就塞兩省會同勘估疏濬而尾閭之吳淞江則估而未辦劉河白茆塘幷未議及乙酉予出守松江道經常州聞孟瀆河淤爲平陸民田失灌溉者數萬頃且兩水入江無路蕩漾阡陌間則又爲澇而徒陽河常爲漕估估船少此間道滯累爲苦地非所轄然心誌之不敢忘既視事以辦海運日往來滬上益詳知吳淞之爲利害丙戌調守蘇州是年值大挑徒陽河予雖不司其事頗探究其得失此河既爲漕運咽喉而南貨附重艘入都北貨附空艘南下皆日用所必需河之通塞則貨之貴賤隨之又頭舵水手以身錢置買南方貨物藉爲沾潤若回空稍遲天寒潮耗則例於江北卸貨而紋關犁泥傷船仍所不免所卸貨物多係梨棗年需失時輒敗本手頓加窮困則勤丁增身錢糾夥擾行旅相因疊至及重艘北去春潮未生並苦船淺每船常帶撥船百數既費撥價又加拋撤偸扒踩爲旗丁之累丁藉口以搜求州縣州縣又取償於棧戶隨所謂斧打鑿鑿打木不必盡及親運而公私已交困矣故徒陽一河似於農田水利無涉而關係之重較吳淞諸河爲尤甚丁亥宮保陶公命予攝上海道以松守李君葛峯權蘇事葛峯尤厲意吳淞籌款決策遂得舉行然予竊怪嘉慶戊寅甫經挑辦何以數年之間淤墊如是偏訪士人僉謂前次工程本慮草率且居強兩灣並非河身以旁潰失道漸迂迴至千餘丈停淤之速半由於此予遂主取直之議時大塲工方半而取直係在旱地即傷安夫開工比及合龍架車戽水而舊河淤沙已見犂議始息當大塲合門收窄東潮迅猛合龍極爲棘手予虔禱太僕祠沈羊豕於塲上審慎下游並無撈淺心知神已照享即日追壓穩固及辛卯壬辰連年異漲東南諸省大半漂沒而蘇杭八郡獨得收成吳淞一江消水之力也經今七八年衝刷寬深且逾於舊吳淞工竣宮保續將孟瀆劉河白茆各工先後入告而經費殊難籌議予亦以都轉赴粤擬淅臬及壬辰冬調任蘇藩孟瀆工已前舉苦雨驟年不克藏事迄予至乃趣舉前功而深寬增於原估焉癸巳秋冬又復苦雨客歲瀕海木棉受傷十八九撫部林公力持以工代賑之議於今春幷舉劉河白茆塘兩工予以從前辦理吳淞孟瀆皆受天時之累默禱明神求一月晴霽開工以後兩月不雨竟得赴期蕆事七月抄吳郡西山疊出巨蛟郡城至懸釜而炊予飛檄挑開劉河白茆欄潮兩塲一日夜水消立盡田禾沒頂僅雨三日而田稍新淤正當苞秀之時得此滋培穎實加倍爲數十年僅見之豐然入八月至今百餘日少雨江水陡落撫部駐檣閘籌送回空極苦徒陽枯澀適故人安吳包君慎伯至蘇予就求良策慎伯曰敷衍目前眞日而處無所用吾言若能爲拔本塞源一勞永逸之計者則請陳其略徒陽河

無來源。全賴湖汐輸灌。山高河窄。不能以底水濟運。一也。橫閘頂潮。病發猪婆灘。二也。大工至歲暮乃興。經費由工員捐賠。贍濟候埽。不能考詰工程。三也。徒陽之例。每年小挑。鎮屬捐賠且二萬。六年大挑。通省捐賠且十萬。而公項津貼在其外。仍不得一日之益。不籌變計。何以堪此。明史有京口閘底與虎邱塔頂相平之說。士人稱猪婆灘係息壤。其實皆非也。瓜洲京口。夾江相望。瓜洲未聞挑濬。從不淺船。京口每年必挑。實亦無不磨淺。豈水土之性異乎。蓋瓜洲為淮河之委。雖當江潮盛漲。倒流上泛。而淮水仍自下行。潮淤不能達底。京口南至猪婆灘十里。又五里抵橫閘。閘外江口。則在京口東三十里。江口至閘門幾里許。故橫閘之潮。常先到閘門。正向運河西岸。潮勢橫截正河。京口潮尚未到。則正河水低。出閘之潮。南北分行者各半。其北行者。常與京口之潮相遇於猪婆灘。潮頂則淤停。故凡小水合大水。河形須成人字。乃順流無阻。而橫閘之形。則成丁字。孟瀆江口。亦同此病。故江海閘外河長四里。昨歲小舟過其地。滯淺者四日。若作小河於鎮東圩埂之外。折而南趨。以順江勢。則斷不淤。即淤亦不如是之速。是與猪婆灘可例觀也。壬辰癸巳。秋冬皆多雨。兩年冬底。皆曾乘舟潮流入橫閘。至呂城始復順流。今年七月。吳門發蛟。閶其水逆流至奔牛。以此測之。則自京口至吳門。河身不甚懸絕已。是故言治徒陽河。必能變其無源者為有源。乃可為良策也。即善蓄練湖。止足暫濟滯艘耳。丹陽草堰南門外有香草河。尹公橋南有金壇漕河。按地圖武進西南隅有洮滆兩湖。其水出宜興之東氿西氿。北去金壇漕河及香草河。皆不甚遠。若南截荊氿之路。引其水北注金壇漕河。又北注香草河。相度陵口七里橋之間。建閘以宣節之。使南河長年有水注運。北出橫閘。即用橫閘江口為運口。而棄丹徒橋以北至轆挑濬之運河為市河。以節經費。唯瓜洲協職司相風招渡。運口下移三十里。則鬼臉城升旗平旗之例可改。一奉明文。營議自息。然此舉必以秋晴之暇。煞壩將徒陽全河挑成南高北下。建閘注江之勢。益以洮滆二湖源水汋湯。則與瓜州情形略同。自不至有淤阻。而漕艘遄行。估舶通達。丁免撥運之費。民受賤貨之益。官無歲派之累矣。唯其地未編歷。河形之長短。土性之剛柔。工項之多寡。不敢臆斷耳。若果能決此策者。來年重運經臨呂城以北。斷不能不施春鍤。則可先以此法。確估運河挑濬如式。來年春暇。再行勘估引湖建閘兩節。是此次挑河之工。不為虛費。以丹徒橋北十五里之經費加於尹公橋以下。使閘練工程者主之。無不集事者。慎伯之言如此。予承乏江省十年。水利粗舉。唯徒陽河未得要領。故附著其說於篇。以備參驗。

江西或問

或有問於余曰。吾子再至西江。前後已將一載。吾子生平游歷所至。莫不究民生疾苦。告諸當事。於以起弊救偏者。況茲官遊吾西。又非他所流寓比也。然需次已久。未聞當事有所采擇。以幸吾西民意者。吾西之病實在不起乎。吾西自道光十一年至十五年水旱洊至。死亡過半。十六年歲事漸好。去年今年尤豐。而穀價大賤。農不值本。收成之後。乾稻一石至錢四五百文。米價倍之。小民糶稻四石。不能完條銀一兩。新舊併徵。鞭撻無已。自鹽政併入督府。州縣考成嚴急。按糧派銷鹽斤。鹽色攙雜不可食。前年張護道示減價後。每斤仍至五十五六文。西省子包例重七斤四兩。以稻一石易鹽一包。而猶不足。至西鄉聚於

青山。當事特設卡員督銷。小民向商店買鹽一包。例給店票一紙。而巡役見小民柔弱者。攜帶鹽包。斥為買私。示以店票。隨手撕去。即捕鹽送官。委官粗役貪功。橫加冲枉。民不堪命。西省七十餘州縣。舊有最優者十數缺。次優者二三十缺。瘠缺不過十餘處。近來瘠者更瘠。次優之缺。半已變瘠。約計通省斷不能不賠累者三分居一。餘亦僅足自存。向之所謂最優者。所入尚不及前此次優。凡居瘠缺者。必謀留貲過問。幸遇采公調劑之舉。而瘠虧未補。優虧已生。人之常情。衣食足而知榮辱。追呼外迫。妄誦內訌。方寸亂矣。奚暇為廉。於是太阿倒持。吏役借手。吏治日荒。民生愈蹙。至西省官鹽。商皆視為投遞。各府不立分店。水販無從招徠。州縣不得已。自出重利借貸向省商買鹽赴縣。照省價派民分買。水腳店費。皆出官賠。缺分本瘠。又須剜肉以肥商。官不堪命。通省實虧。本有萬。有二案。後重推前。積習及消。吾子手無斧柯。徒托空言。不審亦有奇策可以濟此且艱否也。余憮然曰。空言無補。便遊多日。以吾子數十年垂愛。聊一言之。不足為外人道也。西江事勢難矣。言鹽法於西江則尤難。然善者當因難見巧。是必有圖難於其易者也。淮商貲業西岸。以告退悯賜當路久矣。果得大有為者。一力承擔。西額每年銷鹽二十七萬引。正雜奏銷及考覈錢糧。其計不過五十萬兩。照近年官運之例。先鹽後課。將一切肥商外款悉與悴鹽熟商刪除。自道光十一年江安近江糧食各岸凡無商領運者運司委員赴場領人官鹽當及陽城摠鹽總存貯功鹽配赴各岸銷售其水腳辛工則領運腳款一概皆完造新綱銷除補完錢糧運鹽價稱敷外並除充公近年無官賣可領亦係運庫借款赴場平買交西省坊辦新鹽借帥運歟款止售鹽課由總行此斷不可支各州縣提庫收肆恐鹹當南省嘉慶二年之嘸三年來粱鹽崩變之價。每引不過

平砝銀二兩三四錢。僱徵鹽務用曹平九四兌名為平缺今若和雇民船。直至泰壩受載。至揚州由運司掣驗。開行直達。或用原包。或照票鹽例改為百斤一包。以免子包拋撒及包索諸費。大約水腳每引五六錢足矣。至奏銷之期。由西省委員將一年奏考兩項。全數解交運庫。以期報撥。計鹽一斤成本多則一分二釐。以現在錢價計之。每斤纔祇十七八文。盡撤諸卡巡役。按程途遠近。以三十文上下一斤出售。比現在西省私鹽價值。尚減十餘文。而鹽色白淨。斤兩充足。將見招私亦無售主者矣。西省戶口二千餘萬。今姑稍減以四十人食鹽一引計之。總可澀銷十餘萬引。每引除辛工稿費外。定可贏錢四千文。以四十萬引計之。每年可贏錢百六十萬千矣。或留淮南場竈鹽斥隔費。即將其運淮北額外餘鹽。由鹽城天妃閘入口。由孔家涵子到揚城掣驗。仍交兩課。則成本倍減。每年三運。每運九萬引。合鹽價水腳計之。需出銀三十萬兩。使可槐楷轉運。勁官船閒歟得止頃罪盈皆者解條此可立辦但不可預形紙筆耳一年之後。先造官船三百艘。如紅船式。以受千二百石為度。使可直達各府。每船工料錢一千串。為三十萬千。查西省圩田。附近省城四面二百里。每年春水下注。即有破決。其時鄱湖尚涸。而上游業形潰敗者。以東鄱陽上承饒江。西鄱陽上承章江。南江入湖之處。各有沙硬數道。閘水不行。倒退上泛故也。得二十萬千。可以清此積沙。以後則仿古人浚夫之制。設立撈船。使可永護圩田。再各郡邑圩埇當修築者。公事當興舉者。皆可次第籌辦。分作三四年。先完庫虧。其通省瘠缺。實在辦公不敷需津貼者。得十五萬千。則辦公之

外。尚可稍徐。仍有不稱。則執法嚴懲。在下無可藉口。在上無所顧惜矣。又酌提公費。分給上下各署書役。以為紙墨薪水之費。則擺揹可以革除。通省公事。取之贏利。既皆充裕。然後減折色太重之區。鋤用刑太猛之人。若年成豐歉。仿李悝斂散之法。以兼利農末。更斟酌分省事簡小郡。或改為直隸州。又改一二衙署之席為題缺。使賢能有升途。可以歆勸。遠則五年。近則三年。兩省必變為福地矣。何病之不可起乎。或人歎悅而退。遂於燈下筆記之。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望日也。

中衢一勺卷第七下　附錄四下

答桂蘇州第一書

丹翁五兄同年閣下。承來教示以均戶收漕。責能使三月初旬船盡開。固由調和得宜。亦可見民情之當俯順。不可與之爭勝也。去年仲冬下旬。閣下見訪白門。世臣備言今歲吳中漕事之難。官民與丁俱有萬不可不去之勢。蓋賦重之區。民力本敝。又數十年無此賤米。數百年無此貴銀。漕運者米。而費用皆銀。不寬民力。則伐國本。然不寬官力。無以寬民。不寬丁力。無以寬官。是必通盤籌畫。一無窒礙而後可。非一枝一節所能奏效也。且漕期甚迫。啟征以後。朝往返耗日。時無以及事。故世臣但勸閣下稍緩抵任之期。使親事在開漕後。則可變被為中。凡告者止告縣而府實為被首。或者上可進言。下可導諭。及閣下以季冬二日受篆。次日開漕。而常熟滋事。大府與以重懲。旋採用鴻議。委員詳辦。寬民力以散其黨。繼以昭文。大府忌卒眾怒。不加深究。而所寬僅在常邑同城。環觀焉得不生觖望。惟漕根畏威遠罪。小民不及聚眾。是以僅得蕆事。轉瞬新漕。不可不及閒暇預為之地。松太兩屬。以本棉入價稍勝蘇屬。近來洋布盛行。價止梭布三之一。梭布市必減滯。去年木棉客無不折閱。年復一年。亦斷難堪此腹倒矣。月前有自淮來者。盛道漕帥新政。委員之數既少。又嚴禁需索。以寬丁力。此真足令人開懷起舞也。閣下婉白大府。以漕帥之赤心為國。大府函囑其沿途細察各丁費用及抵通。一切核明。可省及必不能減者。分別縷悉。以令人皆得下

去而不興大獄為度。督撫漕三院並力以要倉帥。必可見諸實事。則丁力寬而官力亦寬。官之稱解事者。必可仰體德意以大寬民力。民力寬則棍徒無助。不得不從官令以與小戶均。戶均之法定。則官可舉其職。而棍徒無以持其長短。是人心風俗一轉移之大關鍵也。原漕弊之始。官以民為魚肉。故寵任爪牙。大戶不甘魚肉。而非爪牙之所能箝制。不得不輸漕規。小民欣羨大戶。不得不詭寄大戶。大戶反得與爪牙比。以噬小民。漕艘泊在倉前。習見官之噬民。不得不誅求於官。而通倉及沿途漕委。知丁之訛索州縣甚優。亦從而噬丁。爪牙又甚比尖丁。多方恫喝。歲增兌費。以朋分其利。此所以從前官以漕為樂國。而近反視為畏途也。洞悉弊源。乃可披隙導窾以為補救。然必心誠於寬民。始克有濟。道光七年。陶文毅為四五六之奏。假亦和盤託出。然其意主於寬丁以寬官。又不為丁籌出路。而絕無意及於寬民。是以奏定之後。竟未舉行。少穆繼之。兩次奏與丁爭而不勝。大縣反增費歲以萬計。皆由不知救本在安民之故也。窮則變。變則通。漕事至今可謂窮矣。得閣下不分畛域。以廣宣大府之新政。吾望其有濟乎。抽集中衢一勺內之海運南漕議。下河水利說。庚辰雜著三四。附錄目錄。致海淀問答。闢河日記。畿輔開屯以救漕弊諸篇。皆此物此志也。至銀價日增。中外皆以為憂。惟世臣憂之獨早耳。抽集齊民四術內農政門有與張淵甫書、答王亮生書、再答王亮生書、救荒小補說、計言致銀貴之弊者三。書王亮生已刻入其鈔幣集中。小補說江西各官皆有鈔本。近日蘇諫所言。大都依此以立說。然鄙意不定銀價。聽長落於市。則可潛移默運。貧富相安。強定價值。恐令而不從。徒多枝節。抽集已排成本。寄乞加誨削。以濟其不及。而無誤後來。因為峽頰、究閣下無暇備閱。故揭其端緒。但檢目錄以求之。為較易。書生匡居之言。未必能取信於人。人閣下見愛逾常。故詳及之。小兒奉命入讞局。得以日日親炙甚善。唯祈痛加教誨。俾學習有成。心感無極。小兒記性頗可。看卷亦速。而能細。唯賦性褊急。世臣屢加誠諭。聞其近來頗知斟酌。物閱案得情。事非甚難。唯得情後辦案。必使曲直不爽。而又不苦牽掣。比附伸縮。殊非易事。閣下授以定南。使效指臂之力。倘可勉為耳。拙詩過承嘘許。慚悚無已。然實不能自已而有此什。非世俗贈答之謂也。肅泐寸椷。敬問崇安。伏希涵鑒。不具。道光丙午四月望日。

復桂蘇州第二書

丹翁五兄同年閣下。前月二十八日。洪夢琴別駕來白門。小兒附到閣下初六日琴川舟中惠書。並刷價廿番。所謂鮑叔不以為貪。知我貧也。發緘三復。情詞懇惻。非學道愛人之君子。豈易有此。小兒又於信面注云。頃聞昭文首犯已獲。蓋十七日所發。夢琴行抵無錫。聞首犯二人。有廿二請令之說。則昭文巨案。庶可了手。若翟趙死如鶩。固不足惜。然推曾子民散孟子罔民之旨。罪致有由。仁人能不怵惕耶。江浙漕事無不以為敝極。而舊習莫肯稍更。實由當路未嘗悉民間疾苦耳。蓋聞之吳中老吏。惟恨民刁。聞之吳中巨紳。惟恨佃頑。欲富者人之同心。民隱何由上達。世臣生性好問好察。是以深悉而竊憂之。四十年來為當路言者。無不深切著明。其有成著。則皆刻入四種。想已閱悉。不煩縷複。至近年銀價驟貴。而米價更賤。如大力人兩頭引繩。引急則中當必斷。故憂之尤切。非敢云憂世也。惟以迫於發生。不憚苦口。不辭瀆辱

需至於此。當路聞之。未嘗不惕念。然卒未嘗過有肯將前後所聞世臣之言。細心考核果否眞實切當者。是可歎也。前來示言。銀荒爲急症。信已。然欲重嚴土禁。屏絕呢羽諸洋貨。增茶絲之値。竊恐無益。土禁冀嚴於戊戌、己亥。都中罪至滿服。而外省幕府友丁。煙未嘗息。員弁兵役。癮日益大。以月夜捕土。不煩錢買而自得飽吸故也。其大吏主燒燬者。聞信即提十箱。解齎又駁十箱。間日輒於獅子口燒燬箱十。觀者佯無烟氣。而與士佳鍋。顧在上房。今即重修土禁。閣下能必諸公之洗心滌慮。一反前事乎。茶絲價値。非官所能主。呢羽本非例禁。夷人軒睡臥榻之側。賣鑽賈銷。閒犯大禁。而封折奉破例受如恐後。況欲新倡此條目乎。且內外富室貴官。無不尙洋貨。其將悉出之貲於通衢以爲民先乎。抑將洋貨店悉加籍沒乎。在袁室已。今年夏秋之交。有答族子孟開及致許滇生大司馬兩書。備言救銀貴之方。抄稿呈覽。或可小助高明。然非閣下力所能及也。唯漕額以蘇松太嘉湖爲至重至多。而蘇州爲其領綫。是故爲大計言。則要如閣下言。則切如剝牀數十年來漕事。雖無安靜之歲。而尙未至成大禍者。以蘇松之田多屬饒戶。小民之自田無幾。以佃戶之脂膏。津貼自田。尙可周章。近既銀貴米賤。則饒戶之脂膏亦竭。必誅求於租戶。業佃皆竭。則事殆不可問矣。昭文鎭洋。直嚆矢耳。兒巢伏莽。理同揚湯。太上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斯之謂也。來示謂漕政病入膏肓。雖盧扁不可爲計。唯海運稍可補救。而中外無肯主持者。亦已矣哉。閣下苦衷。世臣深悉。而未敢以爲然也。詩人所歎。乃自恨不辰之詞。漕事其可已乎。事不可已。則必求所以爲之。海運之創議發行收功。胥世臣於局外一手所定。幸得舉行而利唯歸官。無纖毫之益及閭閻者。故有中衢一勺之刻。以自白於後世君子。及米至天津。秘相率差收米。搜剔弊藪。么小悉達。封米至都。堅白其見。而剝船受指使。多於中途以藥散之。戶部奏准先放花戶以廠底攙雜。竟至不可食。而當路莫加查究。得米者唯稱海運。所以次年即請停止。若近日夷踞上海。爲海運咽喉。倘有得失。梗塞堪虞。且北洋近已多盜。即世臣亦不敢主持此說矣。若謂治漕病非盧扁所能。世臣自問不過中醫之不用反藥者。竊自謂有方能起死人。唯病者諱疾。不肯服其劑。是則眞非盧扁所能爲矣。夫州縣之浮勒糧戶。幫船之誅求有司。通倉之婪索旗丁。有增無減。上下通知。然中丞與閣下誠嘗熟向來之每石八洋爲二兩四錢。漕帥委弁之數減五之四。委員關埧所得規費減十之八九。皆今年現行事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謂倉帥必欲倘百數十戶之經紀。而不卹國是。殆未然矣。倉場例以經紀主收。花戶主放。舊案雖俱在漕檔。而其取各有據。然漕帥之漕委關埧誠得矣。而糧道衞幫及各府管幫船之書吏。其朘削則未之及。蓋三處朘削旗丁之額項。不止三之一。道爲撫屬。衞並府屬。中丞審察而酌減之。力所優爲也。衞幫所入。肥瘠不齊。肥者歲入常倍蓰。其官之値。亦可咨商各省。瘠者仍舊。肥者酌減。是亦寬丁力之大宗也。通倉則專責倉帥。買契則專責戶部。劃定新章。糧戶無論大小。皆收六五折三五。收米以敷兌爲度。折色以每石二兩四錢爲度。今年糙粳大都不能過八錢。糧戶以實米一石。完漕六斗五升。作銀八錢。折三斗五升。作銀八錢四分。是完額糧一石。共計銀一兩六錢四分。照市價錢三千二百八十文。以一斗五六之額約之。才及五百文。加兩忙三百餘文。是每畝兩稅所出。僅八百餘文。以民間額租每畝一石實收八成計之。

田間所出。尙可剩五分之二。民力能勝。則上下自相安。無虞意外矣。其兌費則仍陶文毅奏定常處四錢。蘇太五錢。松江六錢之成案。以漕糧十萬起算。收六萬五數兌。餘三萬五折銀八萬四千兩。以四千兩爲己絕漕尾。現銀八萬兌費。向例祇由正耗改三米。其餘日糧等米。例無兌費。每船正耗改米不過六石有餘。並犒勞照最多之松廚計之。亦祇銀四百兩。查江廣安徽現行兌費。尙不及此數。以意度之。通倉亦以江浙兌費重而婪索之。非有定式。且卷條整簡。則旗丁商同經紀噬倉。而非經紀之噬丁也。丁於由東一帶沿途賣米。其價常倍於通倉米。少每一石卷一條。則四兩五角至多不過六角。名曰卷條。每石權戍少數成有當變則而之經紀以七八斗裝一袋計之結倚通倉有好斛手能以四斗斗爲一斛亦能以六斗爲一斛旣剝丁之死命然此等人必知名姓亦無多名倉帥皆同步私办之營實於點名時收簽之不使入倉而以他人代之例費仍給其家於倉場處實大有裨益公費其中細微曲折。世臣本不備悉。然大致不過如是。如有給根作梗及抗欠者。照例嚴追。即人數較多。減道府總運漕規。以是數辦公爲度。並倉用津貼私陋河。酌減縣剝。約銀萬餘兩。尙有萬餘兩可資州縣不可姑息。則民與官與丁皆下得去矣。訪得眞實。乃議定稿。將前此之橫征暴斂。民不堪命。而官仍苦兌費漕規。以致虧正供。貽官常者。和盤託出。札商江督浙撫。迭名作書。抄稿走健步。以請程謂二相。並請潘相偏告江浙在都之顯貴。各發家信。勸勉遵行。並以告倉帥戶部。與倉所得爲數無多。本不足爲漕害。通倉之經紀。皆有身家。旣見移稿。知南中兌費大減。當盲遵辦。而又不爲已甚。必能斂迹觀望。不甘以身試法。俟得各處回書。乃行入告。並將先行抄商政府一節。夾片聲明。阻之者必以爲斷規私語。一勝章奏。恐與大獄。試思近年英夷攻破虎門。王赫斯怒。徧布謄黃。有不與英夷並立人間。必使片帆不返之語。而三五任事大臣。知兵困戰危。懼以身涉危機。假民情爲詞。向壁虛造。聖德如天。遂俯曲從。夫罪莫大於竊遁。辱莫大於逃北。而犯大告行重賕。曾不賊悔者。凡以順民情也。民困也。日下吳民。眞若湯火中矣。以寶人告。豈有不得請者哉。但恐當路未能信此事因危實有什佰於與英夷構戰者耳。閣下遂心而口訥。言之未必能盡。右今當路者側。必有能令公喜怒者。即或入非純粹。用其才以其功名。如王文成厚結張永以鋼鐵。廉剩川厚結趙文華。以保楊林。張文忠厚結馮保。以延明祚。斬文襄厚結安大。以賀河淮。此皆失身辱名之事。而後世莫不見夫君子救世苦心。歎其通權達變。未有議爲非者。此衆若成。自古誠以及與謀。眞移始梅所謂有福十世者矣。且獄之後。威聲已震。乃力舉漕之政。良民心必歸我。良民歸則匪徒無助。操縱自我。輕重咸宜。然必行之以誠。持之以久。開漕帥所以能力挽頹風者。以屏絕苞苴。謝絕請託。故風行無阻。若其前說。開漕之先月許。必明示嚴禁各處漕友漕丁及挨倉打把式諸小節。雖有怨聲。所不能恤。然而世臣在新除辦漕。悉遵漕運則例。禁絕浮勒。此時爲閣下謀。仍不外於浮勒。且擾一雞論者必譏其不恕。然審時度勢。非此斷不能行。非敢秭責閣下也。來示有稱刁民衆惜習與性成。鎭洋兵案。接踵而起。移風易俗。吏未能。懈怠不可名狀云云。雖發於卑牧之誠。然世臣竊意閣下尙未診得此症之病理也。鎭洋昭文。前後毀搶官吏紳富之房屋數百千楹。使閣下嚴勇帶兵出省至再。其病皆

由於漕。故漕政不平。則刁悍皆從化。漕政不平。則良懦皆爲敵。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孟子豈欺人者哉。抑又聞之。不問而告。問一而告二。荀子所深譏也。世臣以日前可與言者。無如閣下。而世臣又能以言自達。且時已九月。筆札往返。動經旬日。慮不及事。故不避荀子之譏。爲是盡言。唯閣下垂察。承命再徵書一部。謹附使星兩部。如別有欲得之者。其人力可治。買自依坊價。若無力而信有志。閣下儘可移書徵取。世臣惟求世間多一同志人。以其扶艱虞。而不以貧故。恡此千餘張之紙墨也。藉此奉復道謝。即問近安。諸唯爲道爲民自愛。不具。道光丙午九月朔日。

答朴蘇州第三書

丹盟五兄同年閣下。月之十九日。徐建康遞到初三日所惠答書。諷誦再三。惶悚欲狂。世臣以九月初二發前書。至初六聞李公升任。竊疑接手人必存五日京兆之見。不肯肩此艱鉅。至本月初八。聞星使奏明大小戶一律徵收。未審果否。求其穩不可得。忽奉彩書。深慰深幸。並知李公不欲舉此。則此番升去。眞是好機會。而陸護院周署藩二公慨然以閣下均戶之說。爲必當行必可行。其世臣前書所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者也。又得星使代達。較易立說。是或彼蒼之存念吳民。欲甦其積困。爲國家堅固命脈。使贍怯老書生得以殘年化日也。然星使復與中丞數日。所陳漕事。斷不能和盤托出。若專言大戶包漕。不能將小民苦累及州縣進退維谷各情形。逐細說明。則大戶難免有辭。且恐都中當事。未能了達。疑此舉仍如從前阿爾富孫寄圃八折之說。不過爲猝勒籌出路。一經允准。則迹近加賦。託體大而擇術疎。致阻登業。則眞可痛惜矣。日內想已奉批回。乞閣下將原奏及奉批由驛飛示。以慰渴望。世臣更慮奉准後。辦理良非易事。來示謂更易人地。以期令出惟行。然不熟籌廣思。罣礙實多。而且奉旨出示。州縣援不張貼。其司事幕友。反謂既已明明折色。止可趁此魚肉糧戶。卽有些小蹉跌。不怕上司不爲下身分。以愚弄居停。江浙名幕。識見議論大都如此。若有一語觸良。幾礙官箴。則是自投閒散。何從得稱名幕哉。又松屬漕總例不連任。每年營幹點差。正費一萬。雜費三千。時至十月。悉預定點總規已入手。又大小漕棍爲漕總犬。漕總所求。或不能得之本官。則嗾棍上控漕總。上游謂總被棍控。不知其實爲總使也。又有圍繞總書折毀器物。而不多不甚。大抵亦漕總所使。以劫制本官者。十年前如此情形。皆世臣見聞所親。近事不敢聽斷。或亦未能盡改故智乎。來示欲誘得旗丁用賬。此事恐難。然聞鎭屬兌費。每船不過三百餘千。常屬亦不過五百千。什不能及陶公奏定四錢之數。當鎭之米。一例抵埠交倉。與蘇松何異。蘇松受兌多係江淮興武兩衛之船。彼必以他衛皆有屯田。唯江興獨無。故兌費倍多。然他衛無月糧。江糧道所管虎貞倉以賸給兩衛幫丁家口。其入殊不減於屯田。且江興兩衛。有府屬三幫。其兌費少者。才每船七十兩。多者倍之。其米豈能不入通倉哉。再白糧每船兌費至三千以外。糧書管白船一隻。歲入千金。此又何說。若行大小戶一律。而不減兌費。則必不能行。減兌費。伍丁必剝水手。滋鬧。伍丁卽或安靜。州縣司漕者亦必嗾之出頭恫嚇。該所謂下馬威虎頭勢也。是必要厚積膂力。擋二風浪。過了兩三浪頭而不動。則彼自退聽吾命。然言之易。行之難。故前書必云行之以誠。持之以久也。閣下仁心爲質。虛懷下問。故拉雜及之。所言

亦約略耳。變動不居。原無一定繩尺。可以使鬼魅遁形者。惟在覈定章程。隨宜應付耳。草此奉復。即請日安。不具。道光丙午十月二十一日。

與朴蘇州第四書

丹翁五兄同年閣下。前月十九日。接初三日惠答之書。卽於二十一日由孫北捕附急遞奉復。聞知二小兒已返棹吳門。而徽徒合肥衛籍諸生沈用熙。信致大小兒。言閣下欲誘出旗丁通倉用賬。理勢皆必不可得。唯廬州衛有二要人。依法求之。或可。世臣以其言有據。卽信示二小兒。命其將原書呈覽。諒蒙存採。昨日有江淮衛伍丁來寓乞書。世臣問漕事出入大略。渠言倉帥書役皆吃倉。坐糧廳書役皆吃摺。吃者絕口不提要費。而幫丁委婉述給。以買平安。經紀手下有斛手。其伎倆躍大。然米知不過賠補。唯挑驗米色。頃刻間卽成奏案。常至傾覆。故不得不預先招呼。招呼之費。松江幫米一船。經紀約百千。斛手約十餘千。廳役約四十千。簡兒錢本在公費約三十千。每船到通。各費幾及二百千。唯白糧每船必須銀五百兩。若漕白各船。有米少色輕等事。則須別議云云。其人係江興兩衛公推傘總者。言出無心。自當不謬。惟未及詢明是否京錢大錢。然卽以大錢論。每船到通所費。尚不及百兩已。世臣卽詰之云。鎭屬兌費每船不過三百千。通倉已要二百。再加轉艙提擱打潛沿途支應。備債負奔。何以持支。彼云。松屬兌費大。故倉費亦大。他屬人費輕。則出費亦輕。然通州壩上撥船及口袋俱經紀自備。賠墊甚多。近日朱道長所奏欲字一號須費萬數千串。事皆虛誣。若不能通盤籌算。但欲一意孤行。事必無成。且前星使奏定均戶。事非不可行。然吳中當事。恐未能了此事耳。世臣慮閣之太切。或致生疑。遂不盡言而散。世臣思倉費只有此數。均戶所得大率可辦。至沿途各費。署撫現係漕帥。實心釐弊。必知其數。閣下更偕糧道查核各船應給漕款。及各署書役之剝耗。酌定留減。則均戶善政。可以無所格礙矣。即不無枯惡作梗。數諒無多。寬猛相濟。威惠彙行。閣下自有眞實作用。世臣惟樂觀其成而已。專此飛布。卽請台安。道光丙午十一月四日。

答朴蘇州第五書

丹盟五兄同年閣下。前節接次兒來信。附致閣下歲杪惠札。及炭金二十餅。正札出於書記。札後手批漕事現尙平安。惟大戶多有觀望。幫費七折。已具切結。兌開果否無誤。尙不敢必。總在縣令得人則能行。不勝兢惕。並望詳教云云。仰見閣下爲均戶一事。費盡心力。而好善好問如是。佩謝無可言喻。幫費七折。蓋杪卽聞之。謂仿東省新奏之案。然蘇松道屬五府州。鎭不及常之半。常不及蘇太之半。蘇太不及松十之八。一例七折。在蘇松尙嫌太優。而鎭屬則已絀。主之者未能詳悉底裏。齊以一切。則是均而未均。誠恐切結未可遽準也。僕又聞松江每船洋銀千三百。中有折米百石。蘇太七八十石。尖丁照州縣折民之價。補良善者或八九折。蓋漕例津丁加四。節次裁改。仍有二五津丁。丁除折外。中途仍可盜賣。以到通攙米每石止領銀八錢。而折之。州縣及沿途私費所得皆數倍。當此倉儲空虛。豈當更聽其私折私賣。然非請增餘米價值。略與海運船等。則立法仍不能行。其機唯操於當軸之肯入告耳。而上游不知此情。州縣但以總數恫喝上游。以遂其魚肉小民之私。大凡君子者。人之美稱。而或肯爲或不肯爲。其上達下達而有成

者，則必出於拚得，與中令長豈盡無卹民之心，吳中紳富豈盡崇破靴之行，而玉微輸漕糧，則其不爲君子之忍苦堅，而同志者至夥，以僕所見蓋三四十年於此矣，諸公皆拚而卽得，是以無不肯拚者，閣下篤念邦本，欲反其痼習，其爲君子之志堅矣，而同志之多寡則未敢知，且閣下之能拚與否，僕亦不敢懸斷，則肯乎能否無謨，不可知也，是使原奏未能詳切，當軸又瞻顧大局，不能得都中鉅力之力，雖有地方官，延在籍諸紳，仿張文忠論三吳父老皆意而諄諭之，吳中彭宋兩誠，向本甚此而未嘗出頭，韓吳諸則難言矣，集而論之，或可有濟，太倉以錢氏爲巨族，新繼小懲，似應引爲大誠，未當終鬆錢勝，再爲厲階，松屬之紳，以張詩舲承宣爲鉅，其人僕所素識，甚明白知大體，閣下切致五人太守，諄延而力商之，未必無濟，若一委之縣令，則分卑力絀，且非可爲人持短長處甚多，安能蔵此公事耶，凡事豫則立，籌之不豫，而臨事又未能上下交得爲閣下計，亦良難矣，昨見漕帥揭稿，因租丁已甚，而亦州縣浮收太多，猶幸政府忠在措輸，尚不至按名指摘，遂興大獄耳，民困既不能甦，後不恤綵，自有笑之，痛塞猶勁，伏惟珍重千萬，不具，道光丁未閏印日，

答桂蘇州第六書

丹翁五兄同年閣下，四月初接奉三月二十三日齊門舟中所惠書，而次日更正海中被劫米數之書亦到，具見閣下垂意大政，慮中下問，無刻或懈，實深敬服，書末詢及豕兒工事，尤荷殷拳，僕因海運之事關係至重，而爲期尚寬，昨接豕兒工次來信，知工久蔵，在浦候收，不日卽回自門一行，再行赴吳，是以答覆少遲，授豕兒面呈，漕事能惠及小民，而梲徒亦俱斂迹，衆論謂揭竿之事，庶可暫免，以云可久，非所敢言，中丞方伯極力圖治，來年必舉海運，而招商米船在洋被劫兩船，倉帥又奏米色潮濕，此皆力阻海運之機云云，上年閣下謂惟海運可救漕患，而中外莫肯主持，僕謂從前海運，發謀收功，皆僕以局外撮成，而今日北洋盜風頗熾，夷人駐上海，當其咽喉，雖保不別生得失，雖僕亦不敢主持者，以此議發自閣下，中外不欲其成者，口衆我寡，稍有利鈍，則脊有歸而事無濟，現在容謀嚴飭欽遵妥辦，訪咏雖工，無所府罪，聞北洋盜劫衆人不多，其大幫仍係南洋，在於南北交界處所滋事，然十年來走北洋者，時有失事，而商賈未嘗因此阻滯，更何疑於漕運，今春夷人在粵，漸欲要盟而內宜，僕自二月十八至二十二卽回香港，況上海夷人本是分岸，如有舉動，必須稟命香港，觀夙有方，亦可無虞，且沙船鬪風，踴躍報效，不似六年始事之難，惟六年海運利專歸官，今年減折已有成案，自不至如前屆之反爲民病，然必先由院司通飭海運府州縣，令其遂細籌議，封雇撥船，運赴上海水腳，及天津至京津貼，如何收本色，如何收折色，卽可官民兩益，便議自下而上，不犯專欲之誠，又派解事大員，會同糧道代行官督率該衙門書吏，核查歷年減運及六年海運全數停泊舊章，實可節省漕項若干，當此倉庾兩虛之日，爲人臣子，豈可視同膜外，不爲國家一爲深謀遠慮耶，所最難者，天津撥船力能敗成，必籌繞越此關，方爲萬全無害，本年正初，姚大定赴吳謁署什間海運之要，僕告以要先奏明，請飭各部統及倉臣詳議，海運分起抵津，先核米數，飛咨倉臣，由倉臣分撥某旗前赴天津領運，蓋倉米一斛重不過百餘斤，實止漕斛八幾折，若各旗撥伴赴自

赴津就船運回，則米皆堅潔足斛，其車腳由兩倰給，不使馬甲受累，至馬甲人數衆多，閣月更時，事故必所不免，或有公項可以查扣多闌米數，諒亦無甚窒礙，大定此稿次成文，然宜就未能詳切，故復及之，漕運例有津丁加二五米石，若舉海運，則悉成正供，以蘇糧道所屬一百七十萬石計之，便溢出米四十萬餘石，以現在辦出米章程每石三兩計之，已値百二三十萬兩，唯前屆在津，是使辦理過於節省，江府解銀四十萬，至津辦撥運，助用才數萬，餘交委員解回，銀遂不知所之，至今以爲口實，此前事之必當引爲切戒者，閣下或不知其詳，故備述之，節次來示，獎撫之詞，或謂愛人以德，爲謀必忠，或謂視民如傷，與人爲善，或謂熱腸救世，依抱匡時，如莘野之納溝任重，比仲舉之攬轡澄清，實非所任，唯宋儒居子西有言，君子期於匡濟，至於獨善，誠非得已，然當不得已時，而有宅埃便利，可以益人，則雖窮厄九死之餘，未有棄而不爲者，都無可爲已，猶思所以爲利於後世，僕則自成童時抱此志，以迄於今垂六十年而不變者，亦唯閣下能諒鄙心耳，夫漕政之一事，而蘇松又漕之一隅，然其關係國脈，蓋無有大於此者，僕之敗也，以漕廢棄，蹈山足未出閫，不復敢與人家國事，以閣下殷殷書問，故不憚喋喋，前後諸書幾及萬言，其於漕及海運機宜得失，亦略備矣，心力早殫，目力尤劣，閣下如有疑難，覆檢前後諸書，自有觸悟，隨機應變，非言所盡，奴子汪慶出月卽來字下，一併附聞，餘不悉，具道光丁未五月十二日，

與桂蘇州第七書

丹翁五兄同年閣下，日昨出弔湯氏，與南坡同飯，因聞吳中現辦海運章程，僕向及天津剝船，如何越過南坡答以在吳未聞此說，唯議提銀二十六萬兩，春初派大員帶赴天津，辦理北壩事而已，此君所關至鉅，且時已仲冬，故不能待閣下下問，而卽詳說之，以備照行，夏初子畏赴吳，僕與之切言越過剝船之方，屬其到吳，備告陸撫部與閣下，子畏深知剝船之害，與僕言凡歸倉無費之米，則經紀必使剝船攪之，其術於中途有鋪店去處，先起米四成，截百石則起四十石，十石歸剝船，三十石歸經紀，將到通壩，乃以開水發漿，引以燒酒，經宿六斗卽成一石，然入倉必爛，卽未爛者亦不可食用，此說與僕所聞同，乃至吳豈於此事不置一詞，實令人不可解，子畏官雖不達，遠非僕比，而膜視如此，僕前後致書所爲不及越過方法者，以子畏而談詳於筆武耳，經紀吃漕，花戶吃倉，天下所共知也，剝船雖官船，官人而兩槽入倉之後，卽停工食，聽其搾歪直隸各河道營趁，三月歸次，剝漕放向歸經紀管轄，通倉花戶效官兵俸餉，每飯止有餘斤，多者乃百十餘斤，是實米不過八斗餘，南坡言今年蘇松太亦有款收正從不過七十餘萬石，加以報效之三十萬，共百十餘萬石，比六年減五十餘萬石，如此則越過一斛，更爲易舉，已凡自都赴通倉領米，車皆自僱，加由通到津二百里，每石得京錢一千，可敷車腳，庫銀二十六萬，可易京錢百十餘萬千，正符一千一石之數，必宜先將剝船積弊奏明，於放洋之先，飛奏米數，請飭部議派應領之人，前赴天津領米，並領貼價，以放爲收，卽收米是使省御交倉一斛，亦爲便利，查六年倉儲尚充，是以搭放較遲，明年春倒一放，各倉已空，海運米四月抵津，正値夏倆應放之期，二十四旗馬甲米每季額放六十萬石，加以王公及滿漢文武藍白布甲應放之米，雖不知確數，想亦不下三十萬石，是夏倆一放，卽開除九十萬石，

餘米二十萬石，運貼價存貯北倉，北倉本受四十萬，無虞不能容也。或謂九十萬之糧，請車八九萬輛，或一時難集，則可聽領米馬甲，各邀伙伴，其僱剝船，僱給船價，而親押之，數人監押一船，發水下乘之弊必除。蓋越過剝船，實爲越過經紀耳，剝船得領米人剝價，較各處營趁已優，而應領米人，皆得全斛加二之米，又貼價尚有盈餘，利之所在，人自趨之，雖樂敗此事者多，無能肆其蠱惑，如此則海運可以常行，而嘉湖亦可繼辦，以避楊火開經紀花戶聲勢之大，前年幾敗惠邸子提久任京職，一蹶之後，尤震懾不敢出言，亦無足怪，惟明年海運米既入倉，則不能問經紀，出倉後，又不能問花戶，官員所領，則亦已矣，二十四旗馬甲領米而不可食，且無他米搭配，必不甘嘿，恐其咎必轉歸在南經辦之人，則後悔無及，且將如國事何，閣下當細思之，痛切白上官，以必得請爲度，爲國謀因宜，即爲身謀，亦非此不濟也，言盡於此，天氣寒，唯千萬自愛不具，丁未十一月九日。

南河善後事宜說帖

六堡口門已定十五日合龍，楊莊清水束高，塘子新淤，湖口引河，俱已挑挖，清水匯出運河，雖有淤淺，清流出刷，糧艘無虞阻滯，兩宜料理善後事宜，以起積弊，使工程核實，錢糧節省者，條列於左。

一、擬行廳營於廳營汛交界處，各將牌樓修整，大字寫明廳營，據其長若干里，汛據長若干里，其黃運各河有閘壩涵洞處，各立牌樓，寫明出閘壩涵洞之水，由△河行若干里，合△河，于△處入江海，其下游官民各河，是否隄岸完缺，河形通塞，一并查探，具實寫明牌樓之尾，使官紳觸目警心，隨時商辦，衆弊之擧。

此係舊章，近多頹廢，理應修復。

一、擬行各道將督率廳營，查核舊章，兵栽額柳，兵堆額土，兵採額草，其草多兵採不敷之地，准募夫幫採，照湖規半給刀工，實貯備用，其堡夫額土，堆垛高長時日，俱有定數，實貯候驗，如有藉工開銷，即于例議。近年是否遵辦，抑係有名無實，悉與查照舊定章程，體察現在情形，酌議新章，會詳核奪。

南河向例，一切料土樁橛，皆取諸宮中，是以庫貯五十二萬，足敷歲用，近世廳員饒裕太甚，工程皆出兵夫之手，懼其挾制，莫敢核實，上游習焉不察，弃迭成例，錢糧靡費，所從來遠矣。

一、擬行各道將督率廳營，偏查兩岸兵夫各堡房屋，是否不漏不濕，其必應裝備之器用器具，如丈竿、鍬、鐵鍁、木夯、雨傘、蓑衣、燈籠、油盞、火石、煤筒等物，是否齊全，造冊報查，仍於堡牆寫明△營△汛第△堡，及兵夫姓名，使一目了然。

一、擬行各廳營，河工向例三汛時，各廳俱備塘馬，以遞文報，尋常事件，方由堡夫接遞，查每日水報，所以知水勢緩急，以定策應機宜，最關緊要，而今年大汛經臨之時，竟有延至五六日，或至十餘日，將水報十餘角同遞者，又印板模糊，字迹潦草，至不可識，以其時正值河湖異漲，奔走旁午，若加挑剔，輒至倉皇失措，今當安瀾之後，應與約布定章，距浦在五六十里者，限本日，百餘里者，限次日，三四百里者，限三日，不准稍有遲延，其向例三日五日旬日一報者，准此遞展，除另定水報新式，飭發遵行外，先行

知。

一、擬行道將督率廳營，查柴束部例以斤計，工例以方計，向例正料以三千束爲一堆，購料以三千七百五十束爲一堆，均長三丈，寬二丈，雜高一丈，合高丈五尺，爲料七十五方，銷單長一百餘，又有單長一丈，科料三十八束，又奉通飭，淺水防風，每單長科料三十束，其節省之八束，作銀歸入下年應辦之數，是向來銷料多寡，本有未經劃一之處，大約皆上游雖發趨承，欲加意剔弊之故，近來料垛方數改少，單長銷料若干束，核算錢糧若干，報銷時例應逐案聲明，是否通融造報，抑係劃一辦理，應查明節年何任奏咨成案，核議定章。

頃聞近年料一堆，銷單長五十餘，而料價則自嘉慶十一年議增之後，復又矮小方數，短扣單長，僅得向例之半，乘除四倍，經費有常，何以堪此，因離浦已四十年，成案未諳，故作疑詞，仿查不能實心舉行，此條盧言節省，實同畫餅。

一、河工根本至計，惟在清蕩，正料皆出蕩蘆，即雜料用大蘆，開絨樁，亦復節省大半，現今大雪，爲時已遲，但宜嚴飭該弁認真籌盤，俟下年及早遴員督辦，以歸核實。

嘉慶辛未秋，百制府札詢徐庫道蕈蕩興衰始末，庫道稟復，百督遂條批駁，是冬乃派韓太守駐蕩督辦，委朱江巡道總理，自辛未冬至壬申秋，朱道稟札改章全卷，今俱存海道署，兩卷皆出僕手定，共辦齊正額二百四十萬外，搜採餘柴四百三十萬束，派廳作收支，冬間陳河督京控牽及蕩事，星使抵浦受河員囑，又與朱道有夙怨，劾以苦累樵兵，遣戍通工，欲遂罷蕩事，奉睿皇帝飭，仍核實妥辦，而續辦大員不敢拂鑒意，又鑒朱道之敗，不敢實力，唯每年有扁除充公銀二十五六萬，統今四十年，公項所扁僅及千萬，其實朱道督辦草蕩，始所辦不過什之七耳，再加左營，幾可足通工之用，來年若遴定妥員，宜令其詳閱兩卷，雖事增華，取則不遠。

一、本年六堡，於六月二十八日啟開，放黃濁後數日，僕即白黃淤入湖，必出新灘，紳根必藉應安鑒領報升，漸釀巨訟，宜飭清河令，過此等呈詞，嚴加批駁，比荷採納，清河令前後駁回報升呈詞至數百紙，今已三月有餘，外間皆言湖內有新淤三千頃，因敗爲功，機宜早決，現在船營官艘運左營蕩料已竣，即宜提船出楊莊口門，泊於黃河，俟右營開採，即飭該備弁督船下右營，飭蕩弁于採過處所，擇創蘆根，交船運至湖內，於新灘上鋪種，蘆根在茂密之處，創移板土，蘆葦更旺，而新淤肥沃，不過兩年，即成葦林，約計新淤三千頃，以極少計之，灘一頃得料一垛，是三千頃即得三千垛，按現行例價提出二成歸仿湖各營，爲巡防補種樵採堆垛之費（湖目內有老灘，名爲助蕩，所產蘆草向歸營弁津貼），又提出一成歸仿湖各廳，爲催船自運貯工之費（官船本少，又船兵爲廳員薪日，自運則無可捐其好否矣），仍餘六成充公，每垛可作支百餘兩，是每年所入，總在三十萬之外，本年運根盤之船，酌給水腳，使船兵以歸璫徐開，得此沾潤，自然踴躍從公，廳員得此津貼，扁除甚多，可免任意浮冒，將少船營官艘，分爲兩幫，大幫泊右營，小幫泊左營，各就將近廳分派定柴束，冬月即裝頭運到工，以備春工之用，春末夏

初料可全數到工已．其餘廳屬稍近北運河者．若車搬止數十里．亦可酌派給車價．稍優兌各廳藉詞賠累．爲要．若有設詞阻撓．在官不過欲得賠價．在紳不過欲佔官地．蹟不可爲其所惑．致誤大局．果能力舉此策．是左右二葦營之外．又添一營．通工五料．十敗七八．而埽塌亦不至有名無實矣．

新定水報式

劃一紙長七寸．寬四寸半．方格寬三寸半．中空一寸．對摺各得半寸．以便逐一臺齊．釘成一册．使查．其五日探量中泓．仍照向例．

黃河各廳水報式

△廳管轄△汛．上與△廳△處交界．下與△廳△處交界．其長若干里．有工幾段．

△廳管轄△汛轄△堡．△工有埽若干段．第△段直誌樁長若干丈尺寸．入土若干尺寸．誌頂平埽臺．上年存底水若干丈尺寸．樁前實水深若干丈尺寸．

埽前頂溜水深若干丈尺寸．

埽前高水面若干丈尺寸．埽後土戧高埽面若干尺寸．長隄高灘唇若干尺寸．隄根灘面低長隄若干尺寸．

河槽旁灘受淤常厚．名灘唇．水一漫灘．即至隄根．不可以遠近論．

灘唇較高隄根灘面若干尺寸．隄外灘寬若干丈尺寸．隄根灘面無有積水寬深長若干丈尺寸．

河槽水面寬若干丈尺寸．本隄抵對岸長隄河身寬若干丈尺寸．

本日長落水若干尺寸．比較上年今日長落若干．比較上年△月△日盛漲大小若干．

本汛隄面比上汛高低若干．比下汛高低若干．

本汛河底比上汛淺深若干．比下汛淺深若干．

奉派霜降正料若干堆方．已到未到工若干．

奉發賠料若干堆方．賠稭料若干堆方．

以上俱貯工候驗．已驗．則注明△月△日經△憲驗明．△月△日動用若干堆．做埽長若干．在何段

工候驗．

兵柳新栽舊存若干株．兵上若干方．兵草若干堆．

刀工草若干堆．

夫土若干堆方．賠土若干堆方．實貯動用若干．

其徐屬向不派霜料者．删正料條．各汛照填．汛組止填本汛

洪湖各廳水報式

△廳△廳轄△汛．上下交界里數照前式載明．

△廳△汛轄△堡△處直誌樁照前式填．

海漫石高湖面若干尺寸．計崗石△坦土埝高海漫石若干尺寸．有無馬鞍埽．石工礙必用釘埽上坦土水碰堅實九前

以拱湖花前堤高形如馬鞍故名．

△汛△堡△埽△河閘壩填明及過水尺寸．

南北運河水報式照前式刪載河身及天然閘壩等條

北運河有橋座無涵洞．南運河兩隄亦有閘座．俱逐細載明坐落及過水情形．

右八事．惟新淤種葦．係屬因時制宜．餘俱申明舊例．然欲挽回南河積習．其有蹤象可言者．略盡於此．果能實力舉行．則虛工嘘帑捏險冒銷之弊．不禁自除．而居上者亦可坐收高居遠視之效．不至如近事之心懸千里．束手無措矣．至爲政在人．非得人．無與共治功者．況南河二十年來．上下不以公事介意．有講求工程做法者．輒爲同列所訕笑．捷徑多而真材伏．通工所苦．遇事無能辦理者．現經節下訪求賢發．調堵六堡．親身駐工．督率者六十日．各員弁能否勤惰．自必心儀默識．指日合龍入告．保薦老成．使新進有所觀感激勸．力求有造．一反前事．得人共治．以舉所列八事．三年有成．雖以復斬白舊觀不難也．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謹白．

復陳大司寇書

子翁三世弟According 大司寇閣下．月初由至翁交到手覆．莊誦再三．深感深慰．來諭謂河帥有心當世之務．相得益彰．彌憫獎飾．至翁清提人知．慈切身受．其德實冠絕三江．假造物以百菊翁之臨機立斷．雷令風行之半．毗之比及三年．必可遇人心之狂瀾．見求是之實事．世臣衰朽餘生．歧至翁三使之盛．重遊袁浦．生平所學在節費而不爲已甚．至翁開斯行諸已從此舉大拂人性．尼之者多．即有遊行．又率增減方劑．著效遲緩．又部性固好仁而嚴愚者．真若以水濟水．惟滋揭查．若頗聞此志．而內外隔絕．查若一身早集叢謗．又以閱歷未深．孤立無助．工程肯綮．多不明晰．不足執讒慝之口．六堡口門初合．袁浦淮城官紳士民．皆謂空運不能南下．必循嘉慶初故事．大挑運河方可．至翁疑形於色．世臣謂此間紳民．無能解河事者．且以有事爲榮．不謀同詞．莫問錢糧之是否能勝．時日之是否能辦．競騰浮議．搖惑觀聽．據報運河水勢．深者及丈．淺者亦三尺．雖稍見淤．然此河向深三丈．重運祗須四五尺．空運更減．不過擇五道引河之直注東清埽者．疏通二三道．以引湖溜．溜過淤刷．自然是費淳．逐日內頭進船已南下．而浮議益熾．即如六堡初闢時．衆議謂不闢義河．即與七堡潰決無異．淸淮百萬戶．必痛爲魚．查若亦爲所惑．一日三次晶放．至翁堀亦不能自主．世臣獨持堅守之議．爾義河口門寬五百餘丈．內外高低二四丈．一闢必引黃溜南趨．六堡立即移溜．下河雖以守下埽．至秋掩稍有收成．義河水注下河．仍歸淤墊．長河淤斷．將來挽歸故道．非開百餘里引河不可．六堡義河兩口．必更刷深埽寬．俱成大工．雖有能者．非三四百萬不可．此時

何從得此巨款。必至積年不塔。全湖淤塞。運道斷絕。爲國家深憂。且世臣所謂堅守。並非貿貿而談。現今山盱所開之兩河兩壩。計寬二百四十丈。除深一丈。六壩則開之口、寬不過六十丈。深不及一丈。安徽各郡邑水根。皆謂淮源消退。又天氣晴霽。則出四壩之六十丈。以抵六壩。尚有存七八十丈。以洩微弱之淮湖。何憂潰敗。計唯稍發錢糧與堰盱二處。多積料土。以備西風。卽保安平。若果無貿見。世臣何所貪戀而居此危邦耶。至翁聽聽決行。又世臣前以五月二十日。自白門啓程赴浦。其時城中舟行已月餘。出城見集鎭市屋。檐已沒水。由儀徵揚州北抵寶應。並無乾土。寶應以北。卽入揚河廳境。春工將竣。見其工程甚爲如式。至岸省視東西四壩。詢之壩兵。水久逼啓壩定誌。並聞有六月初一日道將特令開各壩之說。二十六日午後。世臣進署。卽問至翁啓下壩有日期否。至翁言運河水大。河員請開壩甚急。道將已定初一日前往。世臣卽答以下河去年被水。流亡初集。現在兩湖、江西、安徽皆被江患。蘇、杭尤甚。災象已成。惟下河七邑收成較早。有秋前五沒稻割。秋後五割不辦之諺。現今立秋不過二十三日。一路見隄工高水面尚有四五尺。工俱堅實。必可保至秋後。下河有二分收。使足民食。若延至秋後。可得六分收成。卽有餘糧二三千萬石。接濟鄰近災郡。又省七邑災賑費數十萬。又增新漕十餘萬。以助倉儲。世臣來時。途中聞下河民人。已吃挨飯。若月初必放壩。本年流民。無處投奔。且慮他變。河員不過以東隄失事。則下河被害更烈於放壩。且大小河員例俱攤賠。以爲恫喝。此時唯有稍發錢糧。飭令貯土。以備搶築子堰。晝夜嚴防。必俟秋後再行酌放。是爲至要。至翁未悉江省情形。聞言惻然。卽婉留道將。至再至三。遲延至伏後三

日。方啓高郵各壩。下河趕收。甚及七成。北則寶應。南則蘇、杭。米客紛沓赴下河採買。至今不絕。半年之間。唯此二端爲大快。至翁關六堡以救淮陽。其時在工文武。計無復之。持此議已兩日。世臣不過到彼審度形勢。一言決策耳。不敢攘功以自居也。此外則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矣。孟子曰。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然言之勿行。不由至翁。又深佩至翁之清德謙光。是以未忍決舍。近閱邸抄。知閣下以樞臣兼大司寇。近時六曹。唯司寇最重。司徒專主出納。則以刑爲教。不止明刑弼教而已。世臣憶從前侍老夫子於浙江節訓之曰。我曾任戶工刑三部。居戶曹尸位而不素餐。居工曹則素餐而不尸位。唯居刑曹。則尸素兼至。雖自謙以勉門下之詞。然亦足徵老夫子深悉此席之關係至重。稱職至難。其時閣下同侍敬聆。想亦夙惧在提命間也。邇聽下風。無刑之期。其將有在矣。小婿楊訂庭承推愛分俸。厚資行李。俾得返行。來京謂則春間可暢談。以廣見聞。誼摯之懷。藹然若揭。訂庭在少年中。誠爲有意識者。不媿有此。閣下政暇賜見。爲以立身涉世之要。俾循持不昧。作人豈弟。斯之謂矣。淮運鉅役。必不宜緩。新漕北上。必無貽誤。大臣憂國。此宗至要。故織悉述之。以紓藎懷。書成卽寄。管安訂庭來春面陳。肅請台安。道光己酉十一月十一日。

說儲上篇前序

國立於三。行之以一。夫維心以德。發號以威。令衆以則。則廢則威不行。威沮則德不章。非卽有橫潰四出之患也。而天子已孤立於上矣。且夫法者。所以一民也。犯之而不行。則法固弛矣。法弛。故利逸於下。而財匱於上。是故居帝王之尊。秉恭儉之德。以號召天下。求安吾民而莫之或應。則自弛其法而已。先聖之言

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然則倉府空虛。非天下之公患也。患民急而已。然而一二言利之臣。方與搜括錙銖。事類剝竊。馴致膏屯於上。澤竭於下。是速貧之術也。傳曰。危者不可以爲安。亡者不可以爲存。則無爲貴智矣。況以貧而不可富乎。夫天下之士。養天下之民。至給也。然而愁歎盈室。凍餒相望者。民不著業。業不歸農。而食用莫之制節也。夫好善惡惡。民之性也。饑寒交迫。姦宄乃成。然而握金珠。枕錢布。餓之而不能飽也。衣之而不能溫也。然則天下之富在農而已。夫無農則無食。無工則無用。無商則不給。三者缺一。則人莫能生也。至於士。若介介無能爲人生輕重者。而位首四民。則以生財者農。而勸之者士。備器用者工。給有無者商。而通之者士也。然則修法以勸農。使國富而主德尊。抑先求士而已。今者民無殷實。莫安其生。吏無大小。各憂其貧。軍國告富。上勤宵旰。調發不給。指輸不繼。雍梁荊豫。跳梁百萬。而兵弁望風逃北。郡邑爲墟。淮泗偶被水災。數百爲羣。露刃望食者千里。莫敢誰何。而公卿懷胥吏之心。甘成被國人之視。無肯慨易其營私之習。爲國家計深遠。或乃腰金紆紫。坐視嘆息。以售無罪。夫爲政有機。知其機者。能因敗而爲功。轉禍而爲福。夫勞民易爲仁。擾政易爲善。詳觀時勢。兵弱威屈。民貧財絕。實富強之資也。抑務先義而已。夫見目睫之效者。忘遠大之圖。守府史之說者。毀治安之略。苟有用我。持此以往。雖三代之盛不可妄期。漢唐二宗。必復見於今日也。嘉慶辛酉五月。

上篇後序

論者皆曰。生齒日益。而地不加多。是以民必窮困。非定論也。今法里長三百六十步。當官尺百八十丈。畝

積二百四十步。闊方得七丈七尺四寸。則方里爲田五百三十畝。方十里爲田五萬三千畝。方百里爲田五百三十萬畝。方千里爲田五萬三千萬畝。今者幅員至廣。錦州以東。燉煌以西。隸版圖者各萬餘里。其內地務賦之區。北盡邊牆。西距嘉峪。東並海。運嶺而西。南界交緬。以天測里。今尺二百里當一度。南北相距二十三度半。東西如之。俱徑四千七百里。截長補短。約方三千六百里。爲田六十八萬六千八百八十萬畝。山水邑里五分去二。爲田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二十八萬畝。前此兵革未起。戶口極盛時。爲人七萬餘萬口。而工商籍多兩占。兵疫喪亡在其中。以四計口。約人得五畝有奇。通以中壤中歲。畝穀二石五斗。除去稅四歲。可得穀十二石。中人歲食穀七石。糠秕飼雞豕。則排六而餘四。夏冬所稅。山澤所出不與焉。且中夫治田二十畝。老弱佐之。可以精熟。以口二十而六夫計之。使三民居一。而五歸農。則地無不舉。百用以給。夫人所必需。鹽鐵燭油。則有上熟。二麥蜀芥。麥鹽芥鐵。桐柏貿油。壯男耕樵。壯女紝炊。老者飽溫。幼能就學。搜剔姦回。勞來孝弟。民樂其生。然後德吏政洽氣和。災沴罕至。國富君尊。兵革不試。言雖大略。治要粗備。行之一年。莫又立朝。行之三年。莫管去野。行之五年。可使足民。行之七年。幾于刑措。如其應舉。以俟君子。

上篇序目

近日大吏類勤圖治。而治之大端。則曰彌補。上逆者日事追逋。審傷者相勸挪移。夫虧空之罪至重。而未速之獄至多。凡屬主守官員。皆若朝不保暮。自救身家。追恤政體。託假贓姦以說詞。無關積貯之實效。故

宜啓布腹心，絶其賄賂，使能實舉法意，勉臻循良，近日先務，莫先於此，爲第一。

知勇之辨，民之俊秀，自非深於詩書，鮮能飭其行檢，若復內迫困窮，外遭沮抑，決憤聚衆，每爲厲階，夫倡亂執詞，必指墨吏，墨吏嵬瑣，才被數人，奸民口吝，遂搖衆志，求之往古，多羅斯難，賢相州牧，治以二科，其才大而措意于正者，求而進用之，教誨之，使不僻於邪說，其才小而措意於邪者，求而誅殛之，斥辱之，使不齒於齊民，故下志得遂，而吏無倨事，逆氣不萌，而國無卒變也，七八年來，西南多故，惟幾甸江淮，玆爲淳懿，而坊官校富者，緊晴不問，詰騙力脅者，知名相望，吏設民而貪益熾，民玩法而生益墮，賴才在野，可爲寒心，誠能致之以實用，使吐其氣而紓之以職事，使攻其心，則健者可以戢亂，淳者可以撫安，即強梁之流，驁悍之靈，亦收驅策之勞，並絶兇橫之禍，夫抑既久，擢拔知恩，致身有途，自新爲易，求士固是常經，排難尤爲奇策，且於今網羅，非無曉事，而稽其施行，尤乖定議，蓋爲聞見日非，遂使學識交喪，誠能鼓以朝氣，作其本心，奉行教令，亦庶幾矣，是故精選院卿，委從京職，亦即精選京職，使監外郡，既革瞻顧之源，復授舉刺之柄，資核名實，鼓舞廉恥，下愚不移，蓋非數見，止亂興治，斯其要樞，爲第二。

刑制之設，所以救弊，流弊之極，各有攸偏，世輕世重，斯其理也，條其敗壞政教，於時最切者，以爲發凡，推類以求，伐柯不遠，爲第三。

變殖不給，非所以縱賢，經費不敷，則無以責廉恥，官貪志汙，寢忘本職，所自來已，略仿故事，條別職守，雖不甚更張，而事非緊捷，至暨飭外政，功係親民，詳揣人情，歸於平易，使議政者不悼一勞，則利及數世，當事者量行一節，亦擇被偏陋，採擇由人，斟方斯溥，爲第四。

理財爲古人致治之大端，尤此時當務之最急，凡舉事不利於民者，必不利於上，詳度時勢，條別其宜，依損上之大經，明食人之通義，皆帑力所尚，能支，亦吏才所必能舉，防檢極寬，流行自暢，爲計似迂，收效至速，然前四者不舉，則行之或未能如指也，爲第五。

上篇第四目附論

夫吏者，所以移行文移，檢校簿書，習土而明風俗，近民而究情僞，漢魏以前，皆出身辟舉，傑才間出，每至公卿，唐宋以還，屏爲流外，絶進身之望，去代耕之祿，然而居其地者，以長子孫，故紳無世家，官勘世祿，而胥吏承襲，徧及天下，惟獄爲市，弊極於今，前有部臣，因經承招樵太甚，又皆紹興客戶，盤踞爲奸，建議盡驅之，反爲窒礙所要，效加飯銀，乃返視事，遂謂部務非紹人不辦，莫敢復議，斯皆吏不事事，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者也，誠命以級，賦以祿，慎選士人而授之，精考課績而進之，出身有途，則人皆自愛，遷殖有賴，則官可執法，殘者累考而遷，劣者因事而黜，使我紳士藉此觀政，時以士風詔其長官，斯亦與地方賢士大夫共治之道也，至各役並無名糧，日供差遣，微忤而刑杖輒加，坐贓則罪過平人，舉事無名，莫此爲甚，均是人也，而立以爲官長，謂其賢能撫衆，才可理劇也，今處職者宜而理事以友，使友誠賢也，當路者罔宜維而用之，不當聽其伏佐人幕已也，誠不賢也，而使與人民社，豈不殆哉，夫幕友之鮮可信用，當路者莫不知也，然予皆與議去幕之說，則嗟然莫應，固以相沿已久，重言變更，況今之司刑者，罔以律式輕重

而不知，司戶者罔以錢穀出入而不知，司吏者罔以課選上下而不知，十常五六也，去幕友則假儀無所之矣，然思刑錢脩脯，重者及千，輕者半之，微號皆挑諸小席，贈設僕從之費，每友亦不下歲二百兩，計一縣延友之費，約歲二千五百兩，而大縣之廉，不過千兩，山俐陋習，廿從汙蹟，甚無謂也，佐貳助理，名理既順，勞逸斯當，其幕友果能通達治體，可以條列新科，取進不次，亦無棄才之嘆矣，古之設官也，使賢治不肖，不以卑臨尊，今選典受級，僅比生監，丞簿出身，已劣舉貢，故蹈棄于清流，益與張其橫肆，長齊民不遜之心，養小吏無恥之習，誠使貴賤相承，是資臨御，則輕吏之俗革，賢賢相推，廣爲辟補，則沉抑之士翠，又令學宮飭觀學師備數，職冗于胥徒，行齒于賤倫，良以分既失勢，地又居賤，陵遲之使然也，誠以丞理民，復使兼學，則德以威將，利因禮重，詔令以選舉之源，佐令以教化之實，調時之宜，庶乎有中，四民各有生業，親友有入仕途，輻輳以從惰民，試思無此依賴，將能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乎，游食集黨，非本官所樂從，冷面所向，盛氣所陵，加以關防所束，蜚語所指，置十人而八九不堪矣，徒以路遠費難，隱忍牽就，或逆意外之虞，竟成流落，又有千里投親，而或出差遠省，降補不諱，至不相及，常至播折中途，化爲丐盜，已力可食，儉則易給，及事乃悔，嗟骨何及，是故議裁延幕，非以絕搢紳養才之路也，議禁隨任，非以阻富貴關睦之心也，裕官財以教廉，止民譏以教富，人情之大原，而王政之急務也。

中衢一勺卷第七下　隨時紀附

外南廳吳城六堡新廟記代

六堡新廟，何爲而作也，上以酬神貺，下以誌使者之過，而勗有司以思患預防也，南河與祀神祠，皆在河口，其各工建廟，則以其地曾失事，故作新廟以酬神，六堡則因劇隄放黃澱入湖，非失事比，而作新廟顧與失事處不殊何耶，△以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八日，視南河事，勾稽交案，心目擬不給，次年開案，徧閱工程，西歷徐州，東屆海口，南北運河，洪湖石工，奔走勞午，又春夏連陰數月，淮源盛甚，先啓智信兩壩，繼放仁禮兩河，湖猶見漲，堰工塌虞，至減上湖以入下五湖，而下壩一啓，則下河七邑民命繫焉，是以五月杪，運河啓壩之誌，舉邈堅守，至六月十八，得制軍陸公手札，趨赴車邏，面商啓壩事宜，以二十二午夜回署，次日，外南廳稟呈七堡險狀手摺，△臨工悄捻，見溜勢騰涌，異常埽段蟄塌脫胎者相繼，埽後土戧向卸不絕，工存防料，鐵不敷墊，△四面委提鄰廳協料，募收民料皆盡，新埽甚寬十餘丈，已出水面，追壓大土，未及得底，而溜續四五百條，若然若刀截，隨溜輒去，料物不繼，人力無復可施者，在工人員僉云北岸有老灘，形如牛舌，佔過河槽五分之四，斜導大溜，逼七堡坐灣之工，一切築埽挑溜切灘引溜之法，皆緩不濟急，△閘王營減壩爲北岸減河最虛之所，而多年不開，工程難策，急遣委員馳勘，據稱壩脊與平地爲低太甚，又引河淤窄，遙隄殘缺，壩啓必爲下游海州安東清河桃源沭陽五州縣田廬之害，而七堡隄

後。即太平汛水漲。寬才里許。下游四五里。直注運口頭壩。太平汛南。即與城汛工。實為洪湖隄岸。七堡倘
至失守。溜頭為航工所遏。不能入湖。必東下直衝。逕下清江。板閘淮城居民百萬。地勢低且數丈。必有為
魚之慮。唯七堡迤上里許之六堡。其隄北直衝湖。係嘉慶十六年李家樓全黃入湖刷堤減清之舊路。今
若剛以減黃。實合并相形則取輕之機宜。△按治河方略有云。自黃河倒漾吳城張福口一帶。直至武家
墩。東至悉為高厚。其清口以內。裴家場帥家莊爛泥淺。周圍數十里。悉成平陸。借挑引河四道。雖水仍出
清口。是黃流之灌。在當時誠大為害。今則反受其利者有三等語。△思現在湖水至盛。其直深者多在山
盱及高堰南段。高堰北段所轄湖面。即方略所謂悉成平陸之處。現今黃水雖高湖面八尺四寸。若將六
堡減清。舊口剔開。黃入而散。必可陡落一二日。後黃湖高下無多。斷無奪溜之虞。黃溜南行至高堰南段
深處。必被清水頂拒。北段舊有高灘。以近年蓄清濟運。灘面皆沒水內。居民早已星散。新淤過積。灘必留
積成阜。不但不淤湖心。灘面出水益高。則高堰北段石工。有灘遮護。不受巨浪。一利也。灘高而寬。叢生葦
草。可備堰盱搶護之用。即裏外桃源近湖諸莊。皆可就近分運。既節役糧。又濟急需。二利也。遂決計剔開
六堡。次日黃已落五六尺。跟探黃影。止於高堰。九堡迤南。俱係清流。其時塘內江廣漕船。及銅鉛竹木官
艘。尚有九百餘隻。而黃水驟消。河漲才三尺餘寸。不敷浮送。以前任河營乞年叅將盧君永澄策。於草閘
外。接做草胡同五十丈。吸深河溜至丈三尺。周章十日。得以全數渡黃。△駐河口日久。乃知七堡對面之
牛舌老灘。係從前純廟臨工指示之桃莊引河舊路。食其利數十年。而日久撤弛。莫復過問。致釀此鉅。即
相度灘勢。籌辦引河。以引河所出之土。運以七堡隄工。大溜北行六堡。堵合自然順手。而黃流既分。河槽
極淺處深止三尺。不得河尾犯引河之深忌。只得照例調料。集人為堵合六堡之計。當六堡初開時。發議
以為必需巨萬。△細心籌度。得二十萬可以蕆事。遂奏明作為賠款。而合龍之後。節近仲冬。趕濟漕艘太
平等引河。不能暢出湖流。運口水落丈餘。輪堵三閘。蓄水接濟。而高低懸殊。則將太平汛以聚空艘。始得
全漕歸次。假令△於往任巡視之時。即知此牛舌老灘之必為害。又習純廟指示桃莊故事。及春初閒暇
挑切牛舌之本。築北岸為引河。引溜東趨。則七堡周工順黃三工。皆可淤閉。所費不過堵合六堡之半。可
免湍淮百萬家惴惴三日夜。又省覓船搬運之費數十萬。是△之不學無術。幾致決裂。可以為後來大戒
者也。六堡開工伊始。先於西壩前築提腦壩。長至四十丈。以挑大溜。合龍之後。溜勢北激。將牛舌灘衝刷
動。漸塌寬五十餘丈。深至三丈。然盛漲時。溜仍過七堡埽前。痛定思痛。宜求良策。現當錢糧支絀。補苴不
遑。擬俟經費稍裕。仍當斟酌補辦。以復純廟蒼談之舊。可期六堡七堡周工順埽四工淤閉。移四工之歲
修。即可永紀厥成。庶以補過于將來耳。本年霜期之後。在工文武。僉謂上年七堡奇險。大埽四十段悉脫
胎土。隄面寬五丈。而刷塌其處至不盈尺。屹立三日夜。竟不過水。及冬杪空運縴臨。尾幫船隻。出楊莊掛
黃。不下千艘。上游凍阻。晝夜攢挽。進草閘。次早凍解。淌凌下壓。勢如山倒。船若掛黃。必成齏粉。頃刻之間。
破敗懸殊。及尾幫船隻。挽人太平汛。縱橫千計。忽有一艘不戒于火。乘風鼓焰。催儹文武。齊于河干泥首
籲神。其船立成灰燼。竟不蔓延。凡此皆非人力所及。神庥昭沛。無微不報之謂何。爰于六堡甫建新廟。中

奠奉大王。親臨主也。左龕祀火神。酬熄燼也。右龕供九龍將軍。報示現也。落成後。摹以鐫石之文見感。故
紀見聞所親。以告諸君在事者。其成神德。而益勵趨事之忱焉。是為記。咸豐紀年正月朔日。

復魏高郵書

默深二弟刺史閣下。緘披來得手書。具承記念。世臣在渤筋市上。惡閣下以郵境有可。不分畛域。出手券
勸市人出錢搶險。得以保全新埽三段。可驗非惘撰。在抱如吾弟。安能及此。在彼即恭閣下逵茫後使往
揚州。而世臣染間日瘧甚重。過高郵。竟未上岸。初八夜抵浦。瘧已解。至今人尚疲弱未復原也。並承垂問
以清逵漕。不治下河而下河自保之法。此時舍閣下更無言管此問事者。世臣雖歷告當路。並切言之。而
臭能察近亦衛碑反否。無處可出微氣。故細縷為閣下言之。此事失大機會兩次。今日欲舉。未可猝辦。本
年春間。世臣欲大開順清溝四十丈。展束清壩二十丈。以暢清刷黃。而未暨黃水刷深。逵闢諸埧之利。
謂黃水時有陡漲。措手不及。即淤太平河紀運路。惘嚇至翁。世臣言黃水雖有陡漲。然必至伏秋大汛。此
時距伏汛尚百餘日。多備料土。相機收窄。何措手不及之有。爾至翁深以臨員為可慮。此喫大機會者一
也。二十九年放黃入湖。即與至翁言黃入湖。必有新淤。根徒必紛紛請升認領。仿縣議駁。其駁呈二百紙。
聯名至二千人。淤出水面皆老灘。不下三四千頃。冬間移營蕩根盤補種。兩年之後。每年可得者例柴三
四千堆。可兩罪長三四十萬個。其詳在善後說帖。原稿存篋處。可以檢核。無如拔述而至翁遷延。推以二
十九年來不及。三十年再辦。去今兩年。仍然如忘。不過受廳員惑。以派料雖有津貼。終不如賠料之利。故
耳。此又失大機會者一也。今日即有有心人來。如法補種。來年未必能茂盛。須至後年。乃可發事。去年十
一月。陳觀察開弔。世臣往弔。席間聞夏間所塌埝工二千餘丈。若加搓護。須銀三四萬兩。再加三四萬兩。
須可補還石工。即日搓砌。歲內可必完工。至翁聞言大喜。立即札行。世臣因先以諧言。繼以危言。其直言
則云。閣下明日見發議諸公。何不用大腳盆滿貯冷水。使之當面洗手腳。大凡吾南河文武官員。皆是半
仙。有匠未必即是真仙。握五六百斤之石。條赤身于九天下二丈餘深水內。可以搓砌。則半仙者亦可當
面一洗手腳也。其危言則云。今埝石塌去。深者至十一二層。裏石碎欄三合土。皆已刷盡。且堰動子堰窨
至丈許。若不加搓護。一遭風汛。埝無不倒之理。今年湖水比四年甚浪。庵失事時。尚高至五尺。下河七邑
民命千萬。皆將于閣下索命。恐二品頂銜。萬里程途。未足為價也。不然。則求閣下准搬子回家。免致牽竟
臺前對簿耳。至翁惻然。即晚發銀三萬五千兩。傷工員搓護。世臣更手疏搓護之法。至翁交與揚道嚴仙
舫。揚道傷房照抄數十分。分給工員。略云。旋未塌之十個埋處。讓水五六尺。凡浪力在水面極大。其起留
之水。不過七八尺。近底之水無力。鋪軟草。使膠連。乃釘鋪料柴。多用灰繩。做傢伙下騎馬。至出水面。埽眉
埜枕橫擋。用人字簽簽定。乃鋪土尺許。撒亂稻草。澆水用硪。打到七寸。再鋪柴。厢柴厢土。撒草澆水行硪
如法。亂草打與土和連。則浪不能刷。又訪得山安葉守備曉此做法。即調赴埝工。督率教導。兼派工員。仿
其將辦石料。等春和開工。然至今尚未完工。而搓砌之工。什七八又被風浪。并舊工千餘丈。然搓護
埽。屹無動移。以能保全埝工。不至失事。今要行出清逵漕。救下河之良策。若議加高埝石三四層。為費須

數百萬。且年年修砌。勞費無已。不如即用去冬埽護之法。在埝肩海漫石上。用軟草鑲底。其被製之工。不必補砌。一律如法埽護。計埝工長一萬丈。除高埝廳所轄之四千餘丈外。有新灘攔護。且補種叢柴分殺風力。祇另辦。以節經費。外山圩之六千丈。照例用前法埽護。出海漫三尺五寸。寬五丈。計見丈爲單長十七個半。六千丈爲單長十萬五千個。現在新灘上。自生蘆葦無多。未能蔵此公事。補種成林之後。取諸宮中不及一年。便足敷用。逐年加廂。尤易爲力。此工若照現例開銷。則扉貯太大。或可照舊例七十五方計算。再提出四成。如事宜說帖所擬。則所用錢糧不過十數萬。與現事不甚相遠。蒙恩自還大皇上特賞。仍照舊賠償開銷。以資津貼。如此。則黃河日深。清水亦不必蓄高。淸行如飛。下河年年豐收。雖西隄埽壞無礙也。唯西隄現在情形。既不能使工員照保固例再賠。假必難如原議之攤征還款。世臣意尙未得調和之法。想閣下成竹早已在胸中矣。熙翁到此。與海公皆病。稍可支持。即日回棹。世臣日苦手苦。下筆竟不成字。想閣下能念其病而恕之也。即問政祉佳善。閏月朔年愚兄包世臣頓首。

再子埝東面埝身較西面低至三四尺。亦須分年培高。撒草行硪。仍存斜分之勢。以消過埝狂浪。則久安長治之道也。

擬揚河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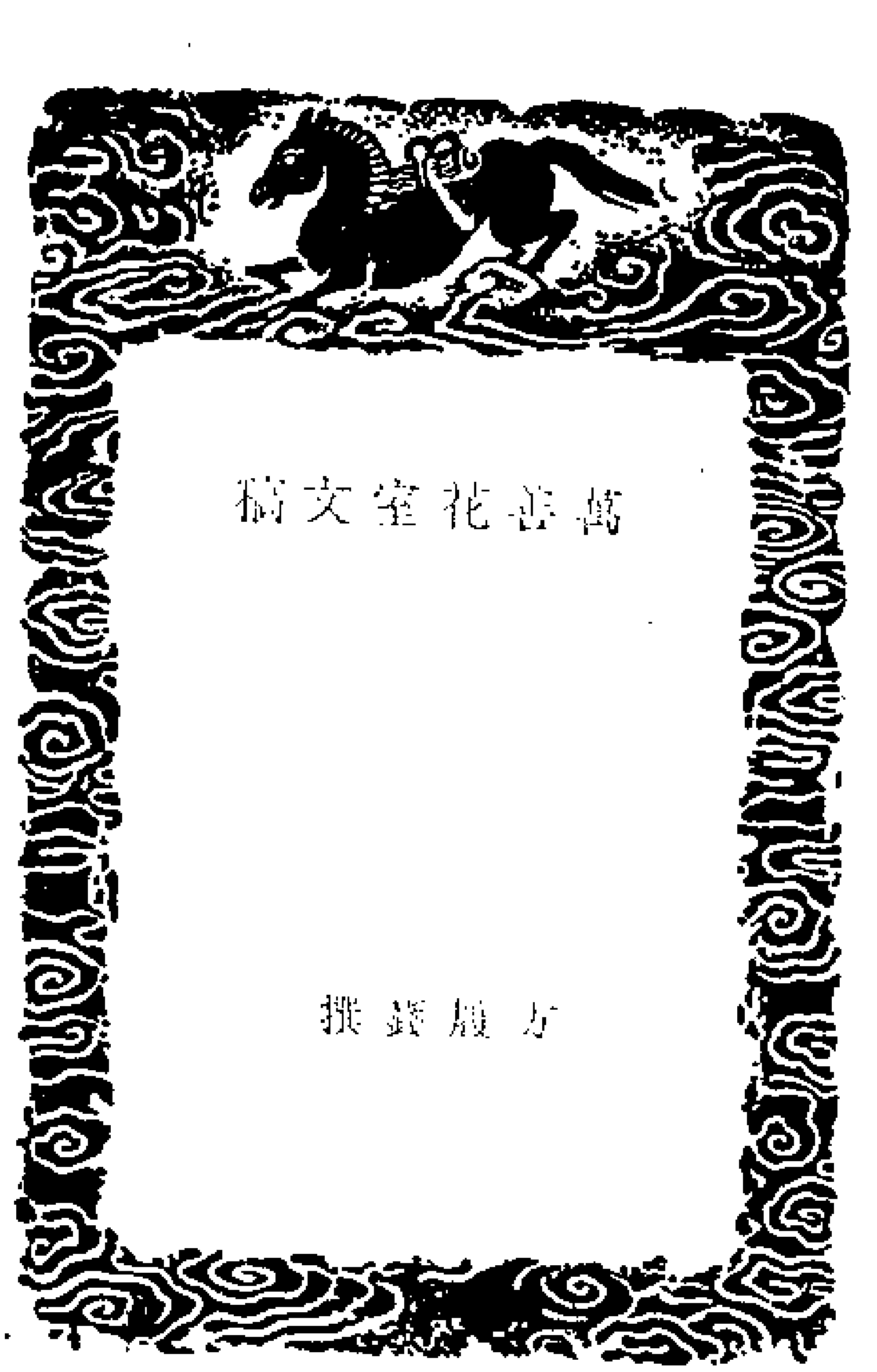
江東布衣包世臣謹再拜上復至翁侍郎節使閣下。初六日二鼓。接奉手諭一通。敬悉一切。此間謠傳百出。迄無定說。大約以沛縣失守。東省穿運二事爲最重大。初三日接淮河廳稟云。二十三日晚。睢陽湖隄漲四尺餘寸。韓莊一帶文報斷絕。爲有明文。如該廳所稟。則穿運在所不免。但不知是否衝馬兩工舊路。或又在分水之南合汶沖開藏村埝下大淸河。則東省被災情形。與嘉慶二十四年不相上下。此間傳說災民渡黃至徐城者。不下十萬。語言慢肆。此亦勢所必至。當此之際。只有裝如充耳。更無能與校論是非。至上口門相度。既不能以遙度傳聞之言人告。亦不可冒昧前進。總要揀地方官平日不與百姓爲仇敵者一二人先去安撫。聞有道武巡戈什哈至口門脅恭手給圖貼說附摺之說。此似不妥。此間當非冤白之旨。向無確切可恃者。何況官人平日門下之人。除東省鄉諠之外。無不屆指稿詭閣下升調者。何況此時。若竟據官人復稟入摺。將來是使按臨水勢圖式不符。眞乃授人以柄。閣下生平極慎。無煩世臣贅及也。制府開有今日抵浦之信。想必是約北韓兩府臨工。以定埽基爲第一義。從來大工除河道佔八。如壬營誠埽之類。不得不就決口進占。此外總要詳擇可以越堵處所定正埽之基。埽基總須於口門之前。相距二三百丈相度穩洽。蓋口門出口之水。乘高下跌。常有深至七八丈者。而人稱之勢。尤非人力所可制。開現在設口之地。河身寬千數百丈。南北兩岸各有老淤灘三五百丈。而該處文武。未聞有曾經大工熟手。法宜於口門之前上下數百丈之大隄。察看土性與形勢便利之處。定立埽基。現在謠傳口門。或言二百五六十丈。亦有言三百餘丈者。大約口門寬窄。總與河槽相應。埽至二百數十丈。與河槽不相遠。則水力不能旁攻。目前裏頭想未動手。口門迤下之攔黃埽。想亦無人計及。此兩工都是要緊裏頭。以防埽寬攔埽。以免積淤。此皆在工人之所能爲者。唯定埽基一節。極關重大。蓋設水之時。盛漲平鋪。灘面必翠出

引水橫渠。方致成事。閱口門之隄。與平地高下三丈七八尺。徑領沖跌。口門後深塘常不可測。而口門前之引水渠。不能過于寬深。故埽基宜定于二三百丈之外。就其淺勢。且逐漸倒跌所不及。先刨土槽深丈許。寬與埽等。稍加丈尺。以好土築土埽。引至將臨水之一二十丈地面。即用捆廂之法。以囚埽本人水。即爲埽頭。兩埽做法相同。埽後上埽。長常至數百丈。其近水之數十丈。測灘面高出水面若干。於臨水一面鑲做防風數十丈。以防口門收窄時撥水搜後。此亦要緊。徐處向用稭料。質鬆勁弱。埽身須寬十二丈。上邊埽三丈五尺。夾土埽丈五尺。下邊埽二丈。夾土埽一丈高深。以五丈爲率。口門收窄。刷深尙不止此。大約正埽寬深。總不過口門之半。既可必成。又以省費。二埽臨時看情形。或做或否。若必要做。總須于口門後深塘之外。亦去口門二百餘丈可矣。再相度挑埽之基。法宜於新定埽基之上二百餘丈刨槽做土埽與正埽同。上下水皆要做防風四五十丈。以備不虞。再相度引河頭。法宜於口門上游稍遠之老灘開新引河。寬五十丈。深二丈五六尺不等。於口門上水末轉灣處。引入新河。行十餘里。水既伸腰。乃入正河。其正河內受淤深淺遠近不可預知。此引河頭可以稍窄稍淺。總以不阻河流爲度。挑埽要寬八丈。斜挺河心。與溜爭。最着重。必與引河頭呼吸相通。到口門收至近十餘丈之時。挑開引河攔埽。引大溜直注引河。則合龍自不喫重矣。引河之下。各廳詳勘抽滯切灘事宜。此自有分任之者。該處形勢。既未目擊。又現在口門寬深亦無準信。以故祇言堵築要工大概。不便懸定估計。估計本是呆事。想在工不乏能者耳。再前月二十七日。世臣與閣下面言大拆順淸淸堤東淸埽。引併歸下河之水。爲設灘河身之川。以免三百里抽切之費。現在黃水淸若井泉。埝旰存水一丈八尺九寸。而順淸尙未開。有淸水外出禮河。此時東信已無可盼。黃難較多。不能不急籌堵合矣。難符五瑞本係出淸之路。然開其引河長而淤厚。爲費太多。若仿人負石夫工。于工可以剛放。亦可多留河身百餘里。不致病淤。且內有水報外南仲工以下。中泓有二尺之處。海防有一尺之處。此皆簇新稀淤。見水輒去。世臣明知此等話說爲通工所忌。然生性唯知上有君國。下有閭閻。不能爲人擦鼻揩唯。恃閣下之能垂諒也。再與城七堡牛吞老灘。趁此時切灘大役。剗去殺墩。以復純廟指示陶莊之舊。則六堡七堡順黃三工。皆可閉併。以附閘壩。請鈞安伏乞原鑒不具。咸豐紀年閏月初七日巳刻。包世臣謹再拜復白。

此時言請帑難。已然到此時。斷不可不請帑。以河北本係危民。當此巨災。若無以維繫其心。恐生他故也。現在以塔寄運爲最要。北岸已成巨浸。雖言購料。尙倚南岸。似尙可辦。集倆集料。大約要到冬杪。先做三處土埽。估計引河。以及是時讓過凌汛。併力以來年桃汛蔵事。工竣後再將口門補逗。將來有能了此役者。非照此數。尙難期妥協。世臣再白。

引河頭尺寸。係從水面起算。其灘面高下。不能懸揣。現在口門上游中泓不過丈許。而口門跌塘倒掣。河身逐日加深。故必預估此現泓加深丈許。使開放攔埽時新河底較低數尺。則大溜全趨引河。事半功倍。似費實省。土山必在引河兩岸三十五丈之外。用不登木釘樁爲界。兩頭土路必要擺平。如縷堤加硪。以免放水出槽。設土山後復土填河之患。蓋引河淺於河身。則口門吸溜。引河緊溜。常至事壞垂

成。挑壩不得溜則無用。得溜又恐大溜東趨。折授東壩之後。宜於引河頭下腭做兜水壩。趁挑壩溜勢悉注引河。即作東壩之蓋壩法雖臆創。實爲緊要。世臣又注。



原序

余未嘗爲駢儷之學。顧於其源流派別。皆致核之矣。往者嘗讀楊蓉裳農部芳燦之文也。蓉裳之言曰。吾之爲儷體文。色不欲其炫。音不欲其諧。以幽采而得古錦之觀。以幽響而得孤絃之韻。是則吾之所取於玉溪生也。蓋本朝之爲駢儷文者。無慮十數家。而討論之精。則後來者往往軼出前人之上。若蓉裳之文。取格近於邵叔宀、孔巽軒。而易其樸而爲華。取材富於陳其年、吳園次。而易其熟而爲澀。其於此事。信可謂三折肱焉矣。彥聞明府。往嘗與余唱和詩歌於京師。及來爲令於閩。而乃知其工駢儷文。昨自福州郵以示余。其命意遣詞。浩乎若靡有津涯。蓋與蓉裳有異曲而同工者。蓉裳固彥聞之受業師也。蓉裳爲人樸誠。若不見其才之能有爲。而其爲伏羌令。嘗著戡亂之功。人謂民感蓉裳之誠。故潛以賊諜之謀告。而蓉裳得擒之以守城而定亂也。然蓉裳絕口不自言。上官亦未有舉其功而特擢之者。今閩中無亂民。而其俗之凋敝甚矣。舞文抵法者接踵而興。閩縣爲赤緊。而其俗之敝自若也。上官咸知彥聞之才。故自永定調取以治首邑。彥聞發揮儒術。嘗必有異乎俗吏之所爲者。行見將不次之擢。其遇合遠於蓉裳矣。歐陽子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余故序彥聞之文。而舉誠能動物之旨。以爲彥聞必能深究乎臧。求保赤之學也。道光十一年春仲。新城陳用光序。

敘錄

萬善花室文稿七卷。國朝方履籛撰。履籛字彥聞。大興人。高祖辰。就婚常州徐氏。卜居陽湖。故彥聞自號江左儒民。中嘉慶二十三年舉人。官終福建閩縣知縣。彥聞博學嗜古。自天文、地理、氏族、金石、錢幣及六書、九章之法。梵筴之典。靡不綜貫。年十三。爲文示楊蓉裳芳燦。楊驚爲奇才。長與李申耆、陸祁生、董方立、吳山子輩。以文字相切劘。故其派別明而源流正。淵懿樸茂。舉齊梁以下浮靡膚縟之習。力矯而歸諸之。乾嘉間。陽湖工儷體文者。以洪稚存、孫淵如、趙味辛、劉芙初爲最。彥聞與董子詵、董方立兄弟聯鑣繼起。以稱雄於世。所謂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躡芳塵於後者也。陳恭甫編修稱其文跳漢魏晉宋作者之風骨神韻。纚纚焉御風而行。而陽開陰闔。雲譎波詭。神明矩矱。動與古符。唐宋以來。迄明一人而已。誠知言哉。彥聞又有詩集五卷。詞集二卷。富薔齋碑目六卷。伊闕訪碑錄三卷。希姓錄一卷。泉譜一卷。皆爲當世所重。光緒乙亥。其孫銓與余同居保定之蓮池。索全書不可得。僅獲其文稿七卷。是編乃永定人士思其政績而刻以誌愛者。板甫成即燬於賊。故集中譌舛處多未及更定。而前後排篡亦無倫次。王君文泉。重爲鋟板。與同人校讎。稍訂其譌。至編次因無定本可據。姑仍其舊。世之貴是編者。庶沿流溯源。知所宗向。不至染指嚌而輕前躐。易刀圭以誤後生。如昔賓谷之所深譏也。新城王樹枏。

萬善花室文稿目錄

卷一
擬嵇叔夜琴賦并序
擬江淹江上之山賦
擬庾信蕩子賦
網山賦并序
傷友人賦并序
飛蛾賦
蠶賦并序
小山招隱圖賦并序
金近園供石圖賦并序
别知己賦并序
神樹賦并序
感役賦

蔡浣霞太守煙雨倚樓圖賦并序
玉鸚鵡杯賦并序
倉山月話圖賦
古藤賦并序
卷二
擬遠縣重修塗山大禹廟碑
萬壽恭頌並序
萬壽頌並序
贈陳丹崖序
答董方立書
再答董方立書
與方立論古泉書
仙山鹿夢圖序
卷三
春暮遊陶園序
周伯恬詩集序
問潘念遠疾啓
潘念遠誄并序
送趙林一序
江行記
與江神牋
祭莊印山夫子文
祭周劍雲文并序
書劉芙初編修駢體文集序
送董晉卿南歸詩序
誥授朝議大夫廿肅鞏昌府知府護理鞏秦階道胡息齋先生别傳
沈貞婦繪古圖贊并序
答劉青園書
綠玉詞序
郭烈婦傳

王君貽珠香雪圖序
立魚峰贊并序
宋母曹太宜人墓表
葉鶴巢越粵集詩序
越西江行竹枝詞序

卷四

歐陽文忠公畫像贊并序
游菊江亭記
陸郁生宜南話舊圖序
陸母林太孺人家傳
祭董母莊太宜人文
請歎齋詩集序
愼知圖序
徐仲平原學六篇序
汪母董孺人墓表
祭亡友文并序
李氏三忠家廟碑銘
趙牧菴先生二舉圖記
清故江西廣信府知府誥贈朝議大夫兵部車駕司郎中晉贈振威將軍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撫兼提督軍務康公神道碑
黃氏息園記
答陳伯游書

卷五

鄧完白先生墓表
鄧氏隸書贊并序
康蘭臬侍郎行年圖序
刑部主事康君妻王宜人墓表
與李申耆書
徐陰宵夏圖贊并序
附李靜菴序

嵩山啓母廟碑
董方立誄并序
蘭石齋駢體文遺叢序
小琅玕館雅集詩序
答吳巢松侍學少司成書
和簡勤公讀易匯參序

卷六

東流縣志敘錄
河內縣志敘傳
武陟縣志敘錄
謁紫虛元君文
瑞麥頌并序
天甯寺重修九蓮閣記
呂子楙誄并序
史孝子贊并序
許烈婦贊并序
重刊法苑珠林序
東湖縣知縣洪穉甫碑

卷七

龍母廟碑
周劉雲墓表
董大令敏善黎陽城守記
鄧漢中德政錄跋
莫愁湖秋泛圖記
鶴樓雅集圖記
趙甌北先生重赴鹿鳴圖序
孫母倪孺人墓誌銘
瀋陽唱和詩序
答金近園與朝鮮駙馬洪約軒書
爲金近園答朝鮮進士尹玉壺書

代胡菜亭附朝鮮進士方暉齋憲簡啓
直隸村餘詞并序
宮保尚書制府孫公錫壽恩綬記

萬善花室文稿卷一

清　大興方履籛著

擬嵇叔夜琴賦并序

嵇中散負名世之才，而生逢不淑，天下無主，終隳其身，棄絕當代，一人睚眦，竟以讒死，可謂傷矣。孫登譏其性烈，作書自言，輕肆直者，神龍鱗不求借，而其天嬌之性，終未易使湮沒也。夫鐵以剛折，百鍊則為繞指柔。嵇之為好，殆有深蘊乎。其生平著述文章，意旨本此。至於琴賦，則尤擇其至純，去急微焦殺之音，而壹以和平之韻，稍汎濫於奇詭，卻引而歸於正。盡琴之理，抒己之德，所謂文與道合者矣。余闇於音律，兼拙詞賦，而有志於古，聊擬其體，未能摸夫形似，細已壓於毫釐，宜其陋也。辭曰：

挺奇桐之挺英兮，含精粹於龍門。蘊昊極之中潤兮，稟坤靈之至純。若木蔭於垂幹兮，金波蕩其輪囷。倚枝而高峙兮，渺蘗青而難鄰。止鳴鵷於晨風兮，舞威鳳於夕春。沃流景以終古兮，非斧斨之可循。且其形勢則仰託於山，俛峙於淵。嶮巇罷陀，翹翔嬋娟。峰嶺块圠，巖類蜿蜒。丹苔虬樸，紫芝絡顛。嶂嶺劖削以顛鳥，石崩岉以幻天。東走崑崙，浴乎鬼室。鬱葦崒而壘据，流九宇而奇穴。風夙巘以摧奮，釐盌昧以失日。容成真遷其樞兮，輪石不能注其顏。若乃奔泉迴湧，淵霧渫渫，湍瀑淪洞，渋漭洸瀁，圓潰瀑而若珪，周圓湧面成瑋。瀨瀷鄒巡，浩澳礴浪，川平神秀，津壘壑宕，幾瀖窟而不前，搏扶桑而直上，縈繼徐折，淩涯遠收，靈

跋下榯，盤背上倚，鏡宿欲抱，翠澗獨浮，孝華含珍，噴耳吱脾，懸黎垂棘，士甑滌媚，三色七采，竭用而不匱。椒茵為之芮，檍帽為之伐，珊瑚為之嫭，火齊為之燭，霄露之所浸淫，形影之所裔郁，列真之所浮游，龍鳥之所蟠伏。猿猴影而忘哀，鷯咲翠而歸宿，蓋亦擢八極之駿朗，冠千載之祥淑，神麗於是乎偉兆，休徵於是乎酬酢矣。乃有志德上士，抱道逸民，登天台而根險，入峨嵋而觀陳，和與披榛莽，闢郊垠，巖越公之存，校五丁之齗，奄息舒節，以憩乎名山之巔，溜池之濱，遐睎巨阜，近瞰容溪，疏煩想於訴鬱，招幽虛於離喧。拍洪崖而相顧，指松喬而下之，緬孫登之至音，遇素女於太清，嗅稷父之蘊藉，引頻伽以嬰嬰，既調曲以赴節，集衆變而衡平，咸妙桐之逸格，晃大籟之寄情，乃扣玉扃，順凡蕭，攀柯為階，斲材為器，因制為琴，思有默契，剞劂始就，雕琢仍加，面其洪纖，掩其瘢瑕，計四時以為修廣，六藝而不奢，前巨後狹，象乎尊卑之度，上圓下方，承乎天地之數，澤潤而淑，中虛而注，繩以文裁，緯以沐箬，持正而倚，不失晷步，其軌遞也，精黝紋緻，逗映流黃，脂柔密凝，袷袖微揚，錯華玉以為枕，駢瑤英以為林，砌池平以象貝，樞徽絹以夜光，發彩陸離，輝乎四方，其飾麗也，乃其發華，則按指各諧，並而不犯，軒輊雜流，悠促孔昭，輕攏慢撚，心治手調，闓解福越，撥剌杜技，始布器而命引，已入近而遺遙，至於宮商既齊，角徵協韶，弧巴安操，師襄理案，初雍容以神暇，繼蜡蛺而氣舒，沙飄眇於沈思，返紛糅於廣遠，擔醇醲其嘈囋，踞嬈嬈其振迅，碧霞散彩，白雪斂爽，風靠天外，雲生袖端，排洪總動，開游淺，流水無垠，峻崖改觀，攢躬齊省，潛志宵宅，振衣入戶，解襪登席，進御主人，退揖嘉客，攢檢徐紓，飄埃緩被，詢恬淡之素質，非玩好之餘辯，若夫義裘附揷，岌岌飛棟，綠芰懸插，絳英橫控，金閨華開，銀河星動，籥管謝閨，金石能弄，鏗然獨奏，潛弛陰縱，則有元鶴二八，集於廊門，郢中猗蘭，海上陽春，尼山思歸，姬旦感親，穌曜熙奏，縱肆洞神，彈越弱腕，歌激皓脣，歌曰：洞庭張兮夕陽渡，引仙舟兮千里去，飄逢萊兮雜佩陳，冷煙鳥兮要美人，怨年華兮惜朝槿，酡朱顏兮嬌采薇，聲斷操以自廣兮，夫何恨乎鴻鈞。新聲向畢，授節亦舒，奐宿異態，紛為疾徐，蹀抑按以藏摧，遂悱惻而斷續，或急聲參差，奔放踯躅，叢譏禁吐，睫瞬迴瞩，或聯縣長往，銜命不復，鴻嗷竟窔，雜號終宿，或清悲激咽，寢擬百里，少卿一呼，銅猶皆起，燕客赴秦，蕭蕭易水，或婉約平鬯，綢繆告語，落花隨人，亂蕊無主，詩瀨龠而不傷，騷反復而不怨，遂乃駿音並興，爛漫乖舉，適懽莞而囑駮，忽尤旭而猗靡，婉嫭媔而俱赴，條疑瞋而背馳，沛含蘊而迭逝，猥擋漬而失岐，或哗嚷其拔撥，或殊奔而絕糾，磅礴咭戲，潯摺旖旋，嘞嘈瞪瞽，緘泪恐巇，烈聲競剖，短韻委蛇，澎湃而不容隙，壞隘而不可知，然皆不縮不僭，度中模楷，紆餘婥約，彬彪振瀏，扣幽抑而不朗，排綜糾而神解，或散繁植業，抗世希美，姿妍麗以都雅，體溫潤以流綺，致明誠以齊欲，嘅垢滓以神理，婁靜擇宜，規翔偕從，安徽踏蕩，從容闡邁，枝拭推擱，擱擱排擠，其幾而揣，殊時而峙，餘音參出。浮弭未已，燦若連珠，升雲中，端若旋旋，朝群雍，熙若芙蕖揚葩，而爭灼乎南風，緯孔昊之威儀，希虞韶之足崇，軼道真之寂寥，吾亦養夫吾躬，爾乃泰郊遍淑，芳草被隴，幽蘭紛帶，新楊染緣，巡迴曲水，假息城西，妾魚鱗而乳燕翅低，順蒼穹之造育，鼓葉盎之植遂，紫邈響以遐布，佐化功於重黎，至大月皎上宮，露屈瓊閣，穠園結爵，糅帳垂雀，乃宜正情防極樂，譜懷陵轉，清角吸商，譯於再搥，延素隱於大澮，懸條戒於翠

親。受滋趣而有綽若其名。則池上爲平。濱下爲湄。號鐘綠綺。焦尾鳳皇。聲出清和。則旨趣以自成。樊衾宴
佛。則命操以善藏。其爲曲也。騶虞鵲巢。白駒伐檀。龜山越裳。貞女水仙。風遠入松。石近飛泉。別有楚妃九
引。雜歌河間。胡笳白魚。陸後離鸞。錯落掩映。翻後迭先。貫序所推。務乎聖賢。是故宓羲俯天察人。而琴生
其端。少昊繼之。禁邪促煩。唐帝雅法。重華擴延。文王賦奏。大武益絃。微子思歎於殷宗。孔父道厄於魯年。
莫不撫指發弄。奕奕淵淵。然而仁不足化八紘者。無以遂其惠裕之治。智不足格萬類者。無以趣其溫直
之志。武不足扞四國者。無以淩其慷慨之氣。信不足傾一諾者。無以察其貞介之誼也。擬箭篇而騁趣。德
筆質而淳瀣。聆斧藻其至德。斐琢磨之令器。可謂應感隨宜。通塞因紀者矣。追哀激之音。則雖怵惕者聞
之。莫不育悽惻。浚泣橫臆。齋志默悼。斷腸霜瑟。宕噸嗤之姿。則雖戚思者聞之。莫不擊康衢。展懷自
竟。踊跳躍。忘化顏色。綷條遂之聽。則貪戾者聞之。莫不貸其強恣。究清廣之引。則懦怯者聞之。莫不勉
於峻刻。於是成連擬於海表。子春寫於容谷。師文注耳而不寐。鍾期傾心而洽觀。趙定陰思於修竹。能德
齊志於桑蘭。條駒舌結。泰容吟爽。驪馬仰秣。游魚盤浪。落霰柎耳而神女難。清微觸覯而天駿窺。屏塞著
於已披。羅律呂而盡響。詢可以窮義知化。論德體道。豈性贊情。先識燭照。管生抱璞而颺虛。楚老含貞而
坐嘯。徙風俗於漸浸。參日月於並耀。豈獨媲臚鏤與圭璋。徒襃飾夫形貌。斯音聲之超極。爲君子之貴操。
辭曰。琴德徂長。樂之興兮。雅詩三章。孰侮余兮。登於瑯環。鏘玉音兮。廣陵久散。曠泰初兮。參頭振機。識者
破兮。運於微茫。抱六龍兮。

擬江淹江上之山賦

瀧流無前兮。眷荊門而襟越。千步一曲兮。走斷山以爲骨。嵯峨兮箭蔘。惝悅兮物率。嶮嶂兮轉鬱。拄屏兮
立。蒻通四瀆之地。帥起九疑之靈窟。削錦鱗以承基。挽玉龍而伏闕。爾其岩薄東下。晴江萬里。倖萍賢於
前洲。垂丹草於中沚。迴濤追以蛟眠。怒峰躋以鵠峙。石望夫而舒頸。巖留仙而啓齒。悅鳥性以忘憂。眺花
嫩之含蘂。宅千歲而無雜。鎮百川而如砥。惟靜言之契陪。成蹊徑之莫同。蓋當階而已識。棘被道而滋豐。
悼人生之當勝。致流蕩於厥躬。惜嬋嫣而方已。遺窈窕而若棠。偉夫人之才力。欽幽允之化功。呼六合之
廣周。納一息之宮降。仰澄枝而垂露。覺阻蹤之從風。伊撫志而自嘆。應萃物而屢殆。伏虛檻以招雲。謝游
脅之在海。傷蛾眉之孰珍。留玉階而謾待。吟梁甫而和予。舞清商而既悔。不若紫桂枝與芰荷兮。刈畹區
之芳蓀。獨登江皐之斷山兮。指盤修之異彩。因陋質之駿駿。倚企爾音於苓苹。亂曰。夕陽之疏兮懷江南。
屑微溢目兮思之草。安能騁此逝流兮。嗟孤夷之俯探。

擬庾信蕩子賦

蕩子去國年復年。征風雨。黃河邊。游歷遂經月。淮聲隨曉煙。若夫寒閨春晚。遠地秋多。雙砧離斷。罷篇
未和。鶴操離山。雖識悲歌。銀紆竹箭。金鈎銅荷。長樂不樂。莫愁易愁。復桃素髮。新吟白頭。夢迎直帶。魂去
蘭舟。絲絲怨曲。昔昔惹昨。去日憶無遙恨生。郵知期知復在變。化石羞餘惹。迴波卻染形。落花開臉一寸
雨。飛絮著牀三日晴。昨得河中尺鯉書。漢南歸信兮非虛。且展芙蓉回。先籠翡翠褥。宿鬘加意整。欲顏不

愷舒。柏逕無殘影。偕逍往時殊。

網山賦并序

夫味泉之局。不能以陽發燭者。莫宅之幽邃也。窮谷之杳。不能以崇墉遶者。坤靈之藏宷也。故隨堵駢羅。
名佚其五。蓬萊瀛嶠。迹外乎九。有能之偉。通夢城於華胥。姮娥之精。運王屋於海尾。是知幽峽者。非人力
所營。而人能逢之。其搜者。非神功所助。而神亦啓之。玄玉石室之華。琱岑珠岫之奇。五丁與乎夫爭勞。
亘龍與虎鹿比烈矣。柳城縣東南五里有網山者。亦迥區之異岑也。涉嶺有荊榛之阻。攀躋有虺蝮之虞。
誌誌洞洞。歷百紀千。隱隱沈沈。莫之或覩。邑士某者。緣山爲宅。夜分而寐。夢與神遇。命其鑿丸泥。塔府岫。
勤而不屆。維余能佐。某即信之。逝告鄉閭。斂錢命衆。具畚施鍤。曾未浹旬。訇然遂闢。石穴倒峙。殆若覆羅。
溫泉環咽。斜以徑腹。參骨恢憊。劊鏤識其仙才。金液璐漿。呼吸通其靈氣。倬詭既見。四方奔走。飾毀岩於
寶陰。假纓綏於叢鉛。懸穿旁達。岩嶂縱連。有條不紊。若網在綱。指象致名。命曰網山。時嘉慶十五年庚
午之秋也。逾三載。大人牧於茲土。僕自京師來。恭定省。覽而樹之川原。問某叢之坻嶼。躐步中皐。款睇勝
城。會得茲游。心焉貸之。港洞上際。濕乳下垂。坦焉忘返。鉤奇選雋。列祖鞯并留連終夕。鄉先生何君濟溪。
揚觶於前曰。逸躅臨而翠微悅。高蹤遊而芳杜恥。不獨發箎豎之娛。擬棲遲之樂也。將使桂壁受染於嘉
藻。丹邱標日於君子。今山之始翕終朗。久錮乍披。波涌鏡吐。曾不幾時。而吾子振綺靈蛇之珠。奮翰雕龍
之彩。涉湖虔嶠。惠然戾止。豈蟲蟲者有所翹與。或礧礌而展其儀。騁妍寫妙。請子賦之。乃爲之賦曰。
迴余懷之銳發兮。薄九皋而迴翔。濯瑚風於中區兮。陵岡崙而瞰瀟湘。露非參以采疑兮。夕余濟乎江湘。

琲阜縣而宮別兮。寘芝田與蘭塘。蒼山之陰。象林之左。丹水出其側。火非焚其壤。野莽翳而無垠兮。臚瀚
匯而兆陛。訶乾从之祕擴兮。超紓誧之靡瑕。爰有山焉。隱魄桀崴。崰崒嵚祇。頓嶸萃變。爾其山之爲狀。則
崹巖岌碨。駊騀盤紆。崔巍嶔嶮。環落峯陵。岐崟嶢而連卷兮。嶒巉巇而讙嶮。嵾差降崛以自峻兮。徑輪廣
袤。浙以屈齒。肆翼翼之高下兮。允京峙於炎隅。原隰衍於陸海兮。參紛互以交錯。秀禾半碧。億頃兮亡屑
麗之濟躍。遙朔步以駘蕩兮。寘留旁岑而眇薄。忽背隴而徐頫兮。宮闕巍首而囿廊。迺岫齒以倫迎兮。旋
遙觀之仍叢。杳山阿之咍我兮。術杳嶂以番夫重鑰。蓋自遙自邇。一在一桂。時倘徙息而未蟉兮。徒徙倚
而惝悅。孰陶構此絕游兮。亦奚疑夫山之網也。於是倒嶝峪。落唇嶺。拂翠羽。披石髮。劇懿臧痕。漱漪騰沫。
窅然飆怒。蔚然雲出。排畹嶝之森森兮。迫寥窮而屢瞰。天扉呀以降闔兮。鬼臉貫以迷夷。摩衝巧老其相
轇轕兮。錯綺裂而爲藪。礎百箭以玲瓏而上達兮。尨寸銖以輪棺而條綸。左右覷以繫轉兮。忽不察其邃
邈。爾乃歷其傾豁。揆其端倪。秩籍級而曲引兮。檻登躐而偭躋。則有飛蚪停鳳。俯仰而爭睡。渤涵苕之精
英兮。石湛淪而熾丹黃。佳乳饞饞以垂注兮。爲吐氣之虹霓。溜倒茄之滲漉兮。若雕刻彫錯以瑩乎初
日之梯。路不周以溜涉兮。又躡險攢以而植字。度徑庭之條延兮。夢闢闢其承尉。彼椒家之高例兮。陽離
胡所施其媚照。神樞運於太虛兮。用三仙嶼涌逡出乎岩竇。泄元關而叩紫府。日世藏其貞明兮。素娥闢其
光。若火齊墜於朴鼎兮。覆盂脫而不登咫。胡既炯晃於珩璧兮。暮方激射於璣蕊。光誰悟此胚渾兮。孕閟

閬而擱儲倪，鳴籟綠蕾而振宕兮，雄風四戰於峪幽之尾，酒嘐浮以琤琮兮，球鏻合以錯鉦，水龍蜿以答響兮，春雲颺以諧音，繼復庸驫咲豍而相失兮，碩硠礚礚以長吟，淪吻吹翻軋以旁嘶兮，扶霆破策於窮陰，使不識者將畏而杜歸兮，迫諭夫惴惴恐慄者之詭聽而駭心，豈桐柏之真館兮，邑八玉而御五嶽，臨安期之赤舄兮，禁秦皇之玳襪，神人舉影而鹿兮，玉女散髻於天淵，儲沆瀣之英兮，產芝醬之姸，夕盱其韶之樂兮，匪論奏夫靈文之篇，擷璀璨其佩綬兮，紛紛駱驛其𥫱嶙，咸叢集於尾閭兮，疏煩想以錄其登，且盍自報其聽宴兮，肩吾甘不得偃其精研，晴蓋藏之已峻兮，假能醇粹卓举而蔑先也，當淼則扁旭，祛寒，嚴和散滯，雜花曼鮮，芬草翠樹，燭乎若虬錦發縟，飄飛采於霄際，時禽習習而將翔，埜獸聯聯而奔寃，沿出假道於岐途，豐豨孕形於林莽，故能沮虧寸，澤嘉穀，決春霖之藍般兮，鏘沛然之休瑞，入夏則蘊燠森鬱，棖桱潾澄，翠埼瑶碌，色炫晃，如湯之沸，所兆臨赫曦之焰，莫能往，迺藏夫初息之雩，衛蓋之冰蝀寒而瀹凍兮，氣法清而暎朗，塵渙浸於炎霧兮，祓熅熇於裸壤，香雨涌灑於枝陰兮，洑流噴吐而成響，暨秋則綷蜺半捲，亦昔始衰，勁鶴止其恒宿，雅集其嶂，調珠露兮桂為帳，揚野蟛兮茵之帷，肅其沆寥汜鷖兮，羈客臨眺而思歸，列子御風冷冷兮，武夷張樂而停驂，斂皓魄於岵陬兮，錠圓靈於峰閣，朔管引而月小兮，江箭迷而山悲，徂冬則斷積頹砥，澹淡崎嶬，愔愔翳翳，默默含空，地旅蒸而難近兮，雖嚴節其莫宵，沖霾而乘蹊兮，枯梳類於元英，弱鬣抗於凋枝兮，蟰蟲㗂峙於素商，貿然閉之窈冥兮，疑並搗之在窔，寤温珉於壚墳兮，韜凝晦之藏窦，瀏颾繁霜而寞轆兮，答子律於黄鍾，至若崢嶸朝宗，涓涓迴澗，雙帶盤盤，四絡鉤聯，左滻沅，右邃川，前融江，後豗洞，愎赤泉，揭丹淵，瀹潤瀾淪，迅復增流，亢溜懸洞於其冥，躑躅之雰不庭兮，妃帝奓之勁高前，遊潘潘以湋湋而各舜宕兮，沸衺坂以溜坡埏，黄甲紫鱗騷波而跳浪兮，白荇青藻軼以洄沿，供經乎隆陂之口，指乎蹄涔之間，其木則有條有梅，有桼有楊，榆桃椒梧，櫄棣柤柙，楚荊牡荊，女桑桋桑，樸樕丈尋，倏肄合抱，松有上古之樓，柏有千歲之葆，桂㶟序而榮英，柎連理而獻藻，沙杉散椒，楓椰枓聊，大榕之蔭，荏蒲於嶠，扶疏瑰奇，百狀千名，㵶鬱撒柯，蔚邑琴瑩，亘明上蟬，狂飇自生，抗葉敵枒，短琮碎璒，榮榮仟仟，旅斜克隋，其下乃有麛鹿齧觜，狐貍迅蜼，角端獬豸，猰㺄籥壁，駝蹤跳（魏疑文有又）竄，熊笑人而，猿引仙臂，劇象晦昇，發馬毒睚，猩猩之倡，畨畨之倫，雨散風蹙，宛伏陵窪，有猻日元狐，飈猱素狙，踐莑嗥蹤，善疑易怪，覩山之貌，擬涩擬聲，若將脇鳩而偽束，掞不踸踔，踶跂魂滯，氣懾於洞外，其上乃有文鷁彩鵠，獨鶴鸝鵡，城且倒懸，桑扈竊脂，孔雀珍氄，紛紛翡尾，翺翔跂跂，頓於斯者，稽葉尤侈，自邕來翔，越人呼之，名曰鳳凰，鳥婦鷙猜，鸐鶉鶉鵲，鴝鵒孝離，雛成行，望帝之身，啼血哀鳴，使人回闢悽愴，怨遊而神傷，其草則蘼蕪杜蘅，玉芻蒞韮，蔭列虎杖，葬曰馬蹄，都管六藥，銅鼓罩拇，蓬井蓮莖，萳蕗蘐劑，夏賢冬嵇，長刈午萩，瞻日照天，不可指扣，其上乃有斑斑雉，奴雌綠鼠，廬啄飫乎夏，爰稚雛鶤，蜻蜓蛺蝶，蝴蟣夙鳴，其下乃為蚔螻之邑，蛇蝮之都，修虺頌腹，異蠹方蝨，水蛭為螅，天螻為蛄，横睛怒喙，蛩耳蟋齕，射工蜮賊，吞旅士而腦室，徒蟢蟯蜿蜿，甘我肌腐，其果則龍眼益智，若榴丹荔，柑柚橙橘，種以十計，鳥椗共泛，榕榔鹽漬，蓬萊仙棗，棗曰如何，果房蕉實，荣蓉蜜羅，猰𤟠榴苕，人面羊桃，土品

莫測，嗣名殊科，鮮甘咀芳，丕繁且多，若乃丹砂紫芝，寶連青乳，款冬決明，桔梗益母，蕙苡比穀，荳蔻設胇，納蛇之膽，可敵楯膏，凡僉嘗之所稽，桐雷之所譜，蓋已拔一報九，擢十得五，其石則碱砆琨玕，嘉氣宵窪，縠粟磅礴，礧表樸中，釜瀨延矚，飛仙懸空，似承露盤，積幻芙蓉，片片礪齒，星星照容，其竹則班醫暈蝶筧，篛碾篠簹，篛可篇篠，篠中峯，歲兩苞，籜月百挺節，膽鳳餘甜，化蚍蝤碧，辦谷無以詳，伶倫安所識，徒觀其動植之萃，與寶藏之蓄，絢幹賞之瑰麗，奇巖之仍存，如髹如絲，如霖如縠，綵綴燭朗，艳娥邐迤，天府之祕，遊宮之邃，竭巧騁奇於此，乃見所以煥炳日南，作鎮朱縣也，翠衡之右，故號靈巖者，則有龍隱棲蹤，雄巍立崱，劉仙屏風，會公讀書，皆以玉笥瑤崒，崝立林豎，高直化城，下覽水府，買其餘勇，勒其麥伍，以角力而門麗，莫不拱雄剡，叠坯土，逼者蹙，望者俛，昔以命服未之該，周譚未之名，葛洪居而不為穢，柳生守而不能銘，屏懿驟遜，竟窦路踢，落拓蔑陳，乎海岡廣經，徒使俚鑳曳脫而登涉，獠猺缺舌而肆評，山賦享䬼饗之祭，澤國拾踏搖之聲，則聞秀後於媧補，託基遺乎亥宗之因也，使遡歷以先之，則廣成不棲崆峒，而黄帝將駕航於瀟水，昔王母不築崑崙，而穆王將脫驂於湘涘焉，孫登去蘇門而訪幽圃，公避商雒而結軌矣，若是之断營漏溧者，吾固不恨山之晦顏，而深悲九京之難起也，然而屯於泰始，崇於壇藏，啓曠展闊，惟我清代，璣祥顯符，臻與懿會，蓋天子纂神歸聖，洽和永泰，羣時受籙，盻蠻致禴，德翔樂砥，沛乎無外，繼林鰈海，輸琛納貝，是以社斗凝其暉，憬緯斡其眞，晬精極崇，貫玭雕珉，鯢帆海汜，為岱遠臣，據顯延其譽蓍兮，將配蓺於蒸薪，字嘉禾與黃龍兮，蓺奇木與白麟，至於清寧持教，大乘談果，借拯溺於無生兮，乘慈航之普渡，竭名鬚以飛錫兮，悅霹靂之宴坐，徒巢卉以藉樹兮，剎懸曰而宅火，開列岫之森聳兮，虞為譸錫而船蠲，彼羼偭之欽遙兮，非儒心之在我，若乃君乎牧乎，是耶非耶，譽誘暴蘭，顏若苕華，踏山之客，擬夢而夸，雖彼煩顯，畟帛加，昭光振響，飾出金沙，越士咸之，勸稱勤奮，龐兆或尤，證理其瑕，太人司占，敢告無諱，於是發六氣兮游無窮，恩遠託兮備忘歸，拂胥嶧兮與期，良醇醴兮荃獨來，揖靈僑兮揮揆門，邁金女兮御宓妃，麗為留兮寶為圃，芝為墳兮瑰為酎，誓解繩兮登帝鄉，懸隩區兮倘世宙，亂曰：偶隆之宇，宸特墨兮，盼昕而寤，列宿挨兮，忍俊棐背，虞歎蕪兮，運裹掠搗，戾在原兮，崇島織路，舞蹲蹲兮，神之遲遲，献南犢兮，有眷者阿，幾外垣兮，兀蕪穢蘙，刈精魄兮，蒿蒿無涯，永無極兮。

傷友人賦 并序

僕所友善者，有渢志高其人焉，野王序賁，敬通啓肖，高華擒藻，朗抱霽月，故園千里，賃伯鸞之舂，燕臺十年，投定遠之筆，纔迫欲死，神頹療生，孔文舉云，憂能傷人，殆斯類矣，彼宵匪忱，景命徂謝，幽扃長寂，歸輀未期，眷施之心已抽，宣草之望攸謝，況復弟非叠首，門戶何寄，婦許秦嘉，婚禮未迨，孤館無可通之夢，荒亭有未招之魂，傷心之事，更何可言，昔安仁之於楊仲，為賦懷舊，文通之念殷孚，彌悲知己，僕既惜朝露未晞，宿草因作斯賦，以紀哀云。

晨風侵骨，悲慘鬱林，北陸思渺，南鴻響沈，詫吾友之毀芳，悼遙緒於素心，惟此良友，饒華毓萃，容與典黎，迺拔倚頹，查輔謝商，叔寶凱歡，志茂風叢，遇厥曠步，騁去庭闈，遠辱親故，京國羈人，燕臺歸路，惟疇年之

皋。且余進歸於帝邦。乃投袂以結言。抗執手而不忘。奢棲息於一室。結綢繆於異鄉。協旅思之不寐。起中夜以彷徨。天高月白。夜寒燈侵。長鋏氣冷。短歌聲瘖。感北風之惆悵。鼓東圖之徂深。解久期兮紫玉佩。泫橫涕兮丹羅衿。余凌岫兮言旋。爾絆止兮將別。策邊草以促征。賦停雲於廣夕。誓明河之晻靄。怨星車之參差。勵明德以共勤。申麗輪以要之。何生平之暫晤。乃幽明之永歧。刈蕙若之春英。斷瓊芝之茂蒂。嗟既采而未發。曖瑤光而終幽。彼泉室兮睽睽。屏斯人之偉器。肆求形於宵夢。若登叫於帝閽。叩九重而不納。遣一世其若塵。顧沴氣之遽結。遂芳菲之不可因。

飛蛾賦

繁蝠化之繁類。乘熏節以遊遨。暫伏影於永晝。乍騰翅於初宵。羣棲擇之無所。萃馨蒸之相招。望依依而靡向。趨焰焰以自燋。華燭兮舒烈。百枝兮豔室。炤爛兮瀰瀁。赫戲兮奔逸。挂銅荷兮耀映。空蓮幌兮彩宨。引微軀以何從。轉橫芒而愈迴。祇趁躍以有途。雖隕身而不惜。嗟人生之纖昧。狎造物爲可持。臨義壑而遂長。縱利焰而痺思。偉碩人之致命。蹈鼎鑊而無辭。非悼傷於才力。舉申申以詈之。何蠢蠢之委瑣。甘投體以抱結。號自晦於機穽。亦失炫於媚嫵。辱君子之明光。宜熒蕩而難主。狀馳直以好修。遂迴旋以懸炬。豈趣脂之近榮。已斂明而齎恕。愧剛克之素蒙。壓隱憂之終類。彼夫蛚蟬之微翼。方怡情於長風。蛩螄之陋采。亦停嘗以逞雄。皆默生以悠悠。晒嚮向之異同。懷平原兮吾有慰。撫玉玦兮大道中。執矯勇之敢隨。吾亦懸乎吾窮。

簟賦并序

物之美於夏者。莫如簟焉。斷不易時。處不逸用。雜彩在室。洒然來涼。意之所暱。感而賦之。

萃北陰之崎曲。裁千尺之篔簹。絕寒感於虬枝。吟商岫於琳琅。惟擷翠而成縷。集羣材而流黃。抱浮雲之迢遙。奉明璧於佳夕。貫殷施之巢宜。展霜華之凝泰。仰左右之藹儀。凝丹髓之顏色。於是沈陽沸烈。溫風澳忽。綺疏斂彩。璣帷欲爐。顧蓮茵之是衡。乃絢綵而屬情。藻披案而自悅。氣迸紅而爲譽。佇炎洲之如砥。豈熙澤之可燊。非氤氳之敢逞。固杼柚之含貞。潤嬋娟之蕭條。駛餘陰於屏几。睠容輿以相從。撫波文而撫巳。園美人之前席。託玩賞於足恃。結鬱氛於一朝。莽流騁於千里。佩德音之緗縹。實獻纚於芬華。数六尺而忘疲。指三秋而有涯。甘韜簡以祕彩。雖捐遀而無嗟。揚織埃兮終潔。懸卷舒以意遐。重曰。峯幽篠兮漾水。碕排微瀾兮拔子。淦幸芳臭之同侚兮。時永恆乎素心。

小山招隱圖賦并序

董子晉卿。作小山招隱圖。其族子子銑賦之。意有未盡。復命余廣其旨。乃爲之賦曰。

伊穹隆之莫接。固參差而難窪。邇薜荔兮河廣。緬荃枝兮道周。攀蹇媒以自容。羌欲達而夷猶。金峯遨兮碧谿曲。陽林旋兮嵐棲促。騁彤雲而神變。斐長風而窈郁。山靈既其迎睇兮。漱華祉於心目。於是斜飄過拂。遺塵汨前。翔兮淺淺。澂兮翩翩。潺棠趾於睫末。沈此心於旋泉。曾礬盤之可循。孰蓁悅之足先。魂悒悒而太息兮。搴蘅蓀而未悔。捐余玦以紉秀兮。夫亦知其顛采。悲盛年之隣倘。懸思君而魂禰。惟鳩飛之爲

媒。又桑芳之將息。望夫君兮誰思。搴中洲以來歸。悲落葉以沒踵。邁霜露以爲期。步蘅臯而暗感。寒蛾皴其幾時。挽同心於千里兮。難儞俛而笑辭。歌曰。棲九疑兮狖夜寒。撫雲車兮湘之端。倚樽酒而延佇。心怦怦兮未敢言。進參翠以歡御。橫玉琴以炤塵。列幽臺以相通。庶佳人之予和。覽曁並節兮。報非芬以忘蟬。重曰。巖石室兮天有涯。實寸晷兮重杳嗟。實抗袖而悵望。結桂枝以意遐。瞻白日之代序。抱黯黯於芳華。

金近園供石圖賦并序

海東之國。朝鮮其最先者也。操瞻陳範。基於父師。効實納忱。篤爲外服。梯山航海。秉朔獻琛。歸我聖朝百七十載。史不絕紀。歲無踰貢。故使者之來。亦囊與大邦之賢士大夫遊從爲樂。宏其志覽。而金君近園猶相胥之華。茂瑚璉之器。逸蹈抗塵。飛聲嗚譽。執當時之牛輪。識彼都之价臣。與朝鮮侍郎申紫霞。有瓊李之貽。齎札之好焉。申君既歸。其門人李子鎔萊聆而慕之。神期若一。兼葭有思。賞契所欽。顒桂自郁。乃折訊走幣。因申君達於近園。遐方之珍。先之以綫石一區。徑不盈咫。閾可踰握。豎資千黍。寒暉百轉。清流自引。巔非瀰而亦生。紅芷相糜帶。橫煙而欲滴。適然如雨。蓊然如鐵。至其嵯峨奇絕。若削若貫。眺碧樹於幽墟。迥丹砂於天半。可以知海域奇幻。山川瑰麗之所煥也。若夫麗岫斂光。複陸俯彩。緜緜延延。十步九紆。如往而在。可以觀荒懾翔和。拱揖孼化之餘烟也。詠北風者。無攜手之歡。懷東人者。有介石之蘊。近園既感遐侶。彌重他山。遂作斯圖。而余爲賦以永其意。賦曰。

紫天爲宇兮。流沙之陰。掌蔽桑之眇曼兮。環奇碣之嶔岑。弔海濱而其返。悲天閫之不我臨。迺去濊洞。越漭漭。踏金岫。棲玉淵。雜雲百僊。鬱兮盤桓。山有華兮石有蕊。送君子兮誓秋水。知懷衿之允拔。沈悲緒之無巳。苦因風而不前。草蔽月而自彰。偽乘桴之孰從。魂寂寂而延佇。倚修幌之無極。若結紳而欲語。嬌芳杜之初生兮。石能擘而下之。惟廣渚之流連兮。恐懸礬之難知。姚清佩之如一。雖窮陬亦奚傷。沐神交於飛虹。習瑤波之末光。嗟餘形之遠峙。撫貞介而不忘。裁綃素而爲悅。睨循覽之在旁。豈契闊之敢違兮。汨予心於石梁。亂曰。蒼虬鳴兮丹室開。齊玉爲案兮芙蓉承杯。願使容成駕九螭兮。登王母之瑤臺。終窈窕而不見兮。抱辭雨而下來。

別知己賦并序

余以仲春之月。久客思返。晉從京師。歸於南邦。良朋密侶。悽別難勝。載酒相送。匪朝伊夕。嗟乎。魂離銷而不長。臆初驟以何巳。張衡之思今夕兮何夕。宋玉之賦。非秋而亦秋。雖無蘇李臨觴之怨。而有莊惠解帶之忱。涼月欲升。修日未落。橫咽水於東西。結愁雲於南北。曠遠期者人百其感。踏行塵者或二其毛。哀樂未迫於中年。嗚咽乃生於春半。別之爲累。何其永也。維時層篠鼓風。徑葉奪黛。凌梅斷雪。庭花夕陰。樽中之醑。清濁巳分。天上之星。參商互見。況以恨骨易酔。迴腸難吐。僕之生斯世者。積二十有五年矣。毀齒而爲客。丱角而獨行。征車聞鐸。接夢寐之嘯聲。羈舍逢人。驚眉睫之異色。查有歲以皆別。亦無別而不傷。嗚呼。百年之期。倍此者四。繼是晉別。累之以千。鄰笛短而宵漏沈。楽聲低而燕歌壯。載攀桃李。恐損孝章之年。折彼瓊枝。欲問當時之屏。若諸君者。或以折衝雅範。震耀勝流。賈生儒術。甲於此朝。相如文詞。無出其

石。而辱斯譏劣。隨其末光。提攜誨導。相與成之。金石遜其精堅。肺腑喪其儔匹。可謂深矣。贈言貽讚。不無新製之篇。去陌余裳。恐墜舊遊之誕。明月在鏡。照其清懷。停雲萬染。謂此離曲。意有未酬。乃爲別知己賦一首。聊以謝故人之遐心。蕩予思之幽魄云爾。賦曰。

伊蒙陋之陳力。奉君子之明麾。按河漢而愉彩。效珪璋而庇身。躋蓬蒿之寡植。雖夙夜而靡中。感清悲之不遐。披家郎而爲鄰。嗟予業之未既。復謳述以遐邁。春陰陰而投寒。風颾颾而成嘔。啼承袂而永思。怨投聲之徒隘。日遠夕兮何速。樽與酒兮助懷。惟吾友之逝芳。非令聞於廣居。或傑光於帙躅。或振妙於道腴。或揮翼而初儀。或戢足以自疏。覽靜芬於跬步。忘稱陝於坐隅。彼碩人之相答。勖余志之高蹇。接寂處之爾迺。微翰翼之我先。流斜知而易逝。去悰促而不遑。攜休德之孰從。傷同心而遽指。於是日光紅兮絳花落。鶴宵鳴兮鳥入寐。滯離樹之千尋。指層嶺之百簇。惟初別之俄頃。若狂醒之洩鬱。道既別之徂深。如疾疾之煩懊。賦驪歌於此際。立斯須而何加。感知己之繾綣。申余情之芳華。贈青案以鸞悠。擲瑤琴以生嗟。嬉旅魂之不可遠兮。託紾想於叢霞。

神樹賦 并序

余既有專征。道出蛇口。以外負笨桐鄉。邂逅省之。淹留浹旬。遊覽風物。見廨宇之左。有樹蔥翠蓊鬱。高不可狀。詢其下。則有前人之封護云。此樹久歷年所。風雨之夜。每視詭異。人或犯之。輒得疾患。余見其章棘盤砢。自拔千仞。且生傍公室。無崎嶇複嶂之順其宜。有柘楊雜樹之迫其性。而能挺然不滓。自遠於物。亦足嘉也。抑豈假人名德。有如召公之甘棠哉。或得於天者獨厚。而蘊於躬有所珍。故若此其矯矯耶。人有請賦之者。乃爲之辭曰。

嘉植卉之黝蘊兮。迺丕產於宦畿。何中峙以闡秀兮。又抗莖而成團。展不察其初育兮。嗟人謂之易造。彼振芳而漸萃兮。固榮色之相凝。修榦郁以簡蔘兮。參條分而含錯。翠藻扶留以婀娜兮。落英蕤蕤而綺縟。左迴翔於勁飈兮。若攝吐於朝旭。種春翹之能斂兮。況秋繁而不索。則獨鵠之哀號兮。覽群鳥之孀婉。翩嵯峨結而爲宇兮。遊鵷翔而旋迴。上既翾躍以受澤兮。下亦擁藹而布遠。素陰旦於疏蓮兮。斜標衍於九畹。

奚伊茲樹之茂堅兮。信有寄於高闕。越百尺而不欹兮。中繩墨於公輸。庶垣閫之媟斜兮。蘇斥柯之皆憮。奚復顛其穎頓兮。致奔駭於儔徒。豈汗漫之夙遊兮。或蛟蜮之所居。永言被此異稱兮。亦安所保其頤猗。蓋仰太廓之扶光兮。攬其氣之別茂。惟假蓋之莫移兮。聊自解於剝觸。感生理之終休兮。嗟蘊材而希觀。近幽庭之相倚兮。又何規遠於瓊岫。曰自貴其儀質兮。拾生蘀而疏葭。鸞鳳棲而吟嘯兮。顧何取乎浮豔。恐凡瑣於廡下兮。致騰躋之爲勞。迺布潔而躬疏兮。敢競矜夫妓美。擇丹瑱之瑤華兮。帶芙蓉以爲裳。君獨湊爾瑟琴兮。我更抒其文章。握雜佩之陸離兮。得假藏鹿之明光。投熒炎之追昔兮。進廣琴於蒼蒼。懲蔑蓮之無所陳兮。鼓塞颸而傍皇。光宵愛其寄露兮。將排天闕之琳琅。噫夫猿庇於一周兮。愧嬋娟之永也。倘諸夫孤榦之不揚兮。懟而爲此狀也。迺神化之不可究兮。俯旨蒼之在卬。先菁染而攄葉兮。望山川之遐蹤。余竊嬌其能貞兮。傷此心之所同。

成役賦

假永日以舒眺。道修結之沈擬。覽周廬之接阡。循節物之孔偕。柔條鬱以成林。薄卉腓而臙莊。成候蟲之異喙。寓時鳥之呼儕。嗟余躬之久役。失流炔之徘徊。瞻元燕之來賓。見汀霞之晞秀。迺翠績之已周。又應膺而改茂。金藏星之復旋。遄四序而迭奏。何征人之永違。若浮梗之忘宿。嗟豈露之敢忘兮。亦迢迢而不含。邇雲螭之前驅兮。既齊蔵而莫予假。附陰欲阻予之欝兮。薄霧騰於中夜。勉忼慨而將前兮。又依莘而和。謝彼鳩草之在原兮。羽翼嘗之而將傷。繁鳥樵稚其谷兮。爲斷鴻於高蝶。良朋哀其汲汲兮。設醴酒而饋瑰蔬。展我情之固窮兮。悲不忍於歧路。飄鉄以下視。懸寒炎而改色。愁爛煖而流長。恨崔巍而山椅。惟幽怨之削肌。況鬱思其鎔骨。思直折而莫窮。道萬轉而能折。犧遠而不御。瑤琴毀而孰調。既親好於逝旅。就轅以爲僚。質翳之中蓐。髮蓬葆而已焦。悵明鏡之末光。嫌肩睫之下撓。朝幽井之驟嬴。夕奏邱之元壎。追奔晥而矜豫。對江皋之宿莽。彼士鵜而情殊。亦諷疾之無驚。束辟躬而言寄。恐蛾眉之迷惘。欲毀方而瓦趨。又誑挫而見掐。摶九天以不下。遂飾繩而措絹。復抱拔而孤遊。意遒颻而愷快。咨渡湘以遠歸。閉開闔以自廣。緬在昔之明哲。莫不癡心於仳離。矧余情之枯槁。徑晦迹而絕羈。倚結軫而矜盛。趨玉珮而嗟咿。寄辭叢以寄慨。聊宣列於案辭。

蔡浣霞太守煙雨倚樓圖賦 并序

浣霞先生。精選雅望。著於中朝。官禮曹十九年。出爲延平太守。有懷故鄉湖山之勝。作煙雨倚樓圖。予賦之以申其意。辭曰。

初浚瀨兮。絢越江之千里。寥回波兮杜若。緩浮岑兮文梓。攬鋒鏘兮剡遊。鼓闌櫂兮西汜。雲旗渺兮雜翩。塞芳日謀兮落花紫。踏層闕兮苔蒼。蒼獨悵兮美子。綠鳳兮始升。赤虹兮在庭。瑤圃兮周匝。碧樹兮璀琊。隱薜蘿而頹眠。悵曉霧之乍明。感斷緒之縈迴。若重闥之既扃。魚何勞而遂躍。鴻何遽而棲汀。於是眺故鄉之龐窮。眷條遠之易阻。憶剡溪以訪戴。企桐廬以容與。慈嬋娟之未遂。竊招搖以命汝。倚長劍兮海濱。昔荷蓋兮江之滸。秋風兮瀾淵。冥而來兮儗而逝。君心豈而不懼兮。斷何須於雲之際。闔丹臊兮百重。託芳鐫兮締契。爽籟起兮神飄。幽陰濃兮情閉。婿則瑤以盈懷。蹇奚待乎朝霽。若乃紉辛夷。疏石蘭。坐綺榻。循雕欄。十步五步。惟聞霜瑞。怦怦歸夢。烟波夜寒。思天涯之峻枕。誰知音之良難。歌曰。湖光灩兮中欲波。戢邀逅兮與君遇。蓼花紅兮君所居。枕蔥樓兮守予素。芳草豈復遣人兮。既溥溥之秋露。當獨澤車以下上兮。勿徒慨乎故宇。結桂椽以絕遊兮。展晥數以延佇。亂曰。煙淼淼兮雨浪浪。樓中人兮不可忘。羌絕世而獨立兮。余踐佩於瀟湘。

玉鸂鶒杯賦 并序

周君鑑湖。餉余於山宅。既酣。出其所藏鸂鶒杯曰。此器潔而有容。文而克樸。庶可以比君子之德乎。子其爲我賦之。賦曰。

伊寶盎之煒爍。擅蘊采之奇英。奪璣璜之琪巘。瞻沂水之迴隍。守純璞於水濊。遇良工而始瑩。落重重之

石蘂。飛習習之塞璭。偏乃龍中受刻。因材騁巧。取範流漪。棲形隨鳥。翼斜舒而不欹。味抗暴而益穠。娟兒發乎內彩。瑱瑒涵於外藻。欲春花兮若浮。凝曉霜兮逾重。帙愧里之碧螺。欺扶桑之銀甃。取久琢而成文。器雖珍而適用。既蘊物以彌深。亦傾情而能縱。爰不歷而遐邇。乃躡登於耿鎮。沃九華之妙醞。冠百刻之嘉遊。名姝捧而袖綠。勝客進而衣斑。目晌迷而乍嚲。意矜持而不前。嘗黃流之潤色。挹元醴之清妍。差一酬而再酢。悅禮義之我先。彼高歌而蹀躞。亦斂辭以投觴。奎若珠露依青。弓月入臨。樂接良儕。坐延嘉友。玉琴兮橫徽。翠管兮解紱。驗覓兮可探。滿譚兮徐剖。於是御飛雲之蹬。揮鳳足之卣。欣此杯之獨御。引芳醑而爭受。氣氤氳以中人。光熠爚以在手。湛秋蘭兮香始升。綰同心兮歲月久。藉昭質之無虧。銘春言之良厚。亦昊昧之永契兮。豈璭華之鮮偶。彼其揚光上國。馳聲洛都。遐延壽於金闕。陳嘗禴於瑤圖。纏以龍文之絹。承以絳銑之跗。酌漢圭而倫至。宴魏使而禮殊。孟速命之有佚。固韞櫝於厥初。弛芳情於斯辰。委君佩兮未遠。假璇液以託素。庶春波之相放。荷一酌之莫酬兮。思偃側以作蒔。結蕙纏於千里兮。朱顏酡而帶綏。琉璃閒以曠時兮。厲美子之繾綣。乃知夫容之滿室兮。芬不足以為之盟也。

倉山月話岡賦（為寶岡郭大令作）

青溪舊宇。徽君小山。錦乳濯纓。雲衣繞瀾。穠柏廣蔭。花藥迴環。劉公之所經始。沈侯之所遊盤。闌櫱亭之仙樂。懷鶴鶴而未還。乃有蘭成逸韻。山陽勝侶。笠屐朝款。蘿蔭晚佇。散凝巖阿。漉巾幽渚。麗藻連篇。清言霧灑。副采梁之雅契。傲滄洲之客主。情醇醇兮不遷。神森森兮先舉。金波搖漾。瀲其素襟。空碧無際。忽見遠岑。延以綺櫳。鏘然玉琴。子有流輝。我無遐心。徙倚兮庭樾。飄飄兮桂襟。鏡澗兮明瑟。泳鱗兮騰蔭。俯落花之在茵。仰閒雲之出岫。忘修夜之已闌。息凝言於獨妙。彼達士之拔俗。因人事之可遺。乃華曜之易貿。念昔遊之莫追。光在苒兮元珠。抱曠邈兮素絲。覿真人於天際。揮霓翰兮水思。歌曰。倥偬誰與期。松子非吾友。芝荒貴歲。討金石保永久。秋風颯兮秋月涼。企江國兮心難忘。隔千里兮共此夕。吐闌緒兮寄扶桑。

古藤賦并序

東坡自嶺南歸。寄居毘陵顧塘橋孫氏宅。即余家四世寓廬也。其東檻有紫藤一株。傳為先生手植。幹大十圍。夭矯如臥虬。屏蓐飛叢。蔭庭院百武。蓋余猶及倚瞰其下。至乙亥。厥根朽蠹。遂俱傾落。所存僅纖條。大不盈握。而生氣猶茂。迄今十餘年。亦已蓊鬱。橙杪不枝。徑尺矣。自宋至今。幾七百載。脈未絕。為世珍異。詢名德之所憑。有神物呵護之也。庭有嘉樹。古人識無忘焉。況此藤之奇古。託於昔賢之手澤。又復為吾家之故物者耶。余雖不敏。輒為賦之。其辭曰。

爰有真卉。雜錯淩廁。春條既擢。夏莖以舒。蘊兩儀之青采。縣千祀之榮芬。非喬松之是託。倚磐石而不渝。溯其逸幹輪囷。孤標蟠蟠。體同青銑。色欺蒼玉。風梢既引。霜皮時壁。挺潛蛟之假延。類尺蠖之蜎蜎。忽拏攫而欲舉。又宛蟬而自伏。雨皐助其豐翳。曦陽斂其堅樸。若夫紫萼初吐。絳萼始繁。亭亭高樹。猗猗曲欄。明霞朝粗。珠露夕繁。漾濃芬之苞蘂。耀霞彩之叢鬱。密葉罕以成幄。柔絲纈而為帶。映新芳於綺疏。舞落英於耿鋌。惜芳華兮易逝。忽荏苒兮歲年。閱榮衰兮既久。挺茂質兮英繁。產不同於剡溪。幸永辭於剪伐。

賴君子之末光。比甘棠之遺烈。謝絕翻之娛蛩。殊窮崖之萌蘗。適委蛇於進館。保芳蕤之潛邈。雖南陔之雅郡。有通德之故閭。懸桐鄉之惠愛。師季彥之僑居。嘗作植於名賢。時徙倚於廣除。或移蔭而就涼。亦假蔭而陳書。洎余身而四葉。又垂穎兮百載。嗟本質之先撥。喜紛紜之末改。念人事之代嬗。知化機之是宰。何獨鍾於茲餘。振芳菲於魂磊。物雖微而有頼。澤雖遠而不忘。彼鼠木之多壽。稱明德以克昌。或孤根之荏弱。合鑄秀兮中藏。耿獨立之是懼兮。恐阽墜於繁霜。何所憑以滋且永兮。庶仰承夫餘庇。撫庭柯而太息兮。展時序以彷徨。

萬善花室文稿卷二

恢遠縣重修塗山大禹廟碑

夫乾闢奠化。庶彙宅射。榛狉兆蒙。亭毒媲起。原自蹟首鏘者。受圖而秉元。龍顏神秘。承華而纂辟。脊處帥肯之記。亟明覛踊之躔。因已樞與帝象。綱紀泰宜。金鏡朗乎六合。玉鈐書其十華。而運敷昏昊。非遠黎黔。慈奏荒屯。鮮可稽齒。降暨五德紹從。九招韶和。迪遊者上聰。寧治者迭聖。析綏樊而耀雲霓。準結繩而鏤蟲簡。鉶因閱昧。茂於黃炎。踵既鑠文。訖於陶嬀。世紘以恢。清濁以洽。然而陽九遘災。元二厄。平壤震沮。崇陵憶袞。洪流之壞。放勳所不能濟。巢窟之衆。虞韶所不克諧。豈惟夏土肇闢。旨格美哉禹功。明德遠矣。粵夫有莘啓胥。高密誕祥。基精貝晶木之宮。石紐吐神珠之瑞。仗威樞之柄。玉斗入胸。鼓穆極之珍。函鈐在首。錫嘉名於文命。衍具觀於元符。觀奇表之所鍾。固非常之理也。時則息壤用廢。滔天未窮。九載既勤。非又非績。四嶽僉咨。乃圮其族。白馬傳刑。唐廷所以速明。玄黃能避。象羽淵所以顯幽祇。禹乃傷前勛之不彰。懍成考之成勛。於是應明徵。紹世業。升石鼎。理寶簿。苦身焦思。胼手胝趾。酷醲嗢咿。悄勞窮廬。由挂於道。展沛於淵。陸則陵。泥則乘。以為梁。暴涔則車以為御。行道偏乎寰宇。惟不蹊於羽山。面梓丕顯梓肆。遺蘊弗忘。使方命之臣。配郊於巋項。泪陳之罪。奏德於皇天。姦至湿也。假至純也。故天下咸知大禹之孝。以為逆流之奔。非真宰不靖。倫之敘。非探頤不獲。遂其變。乃能窮大地之藏。致其精。乃能究通塞

之界於是東觀滈河而巨嶽獻綠字之瑞西至涇水而長人授黑玉之踏乃復案歷中經實求宛委解於陽河麗於衡嶽惟神弗詭再覯始逢蒼水使者銜斷詔而趨迎黃帝巖岫翻龍庭而發秘金簡遺函瑤編銀瑑巡水之源斯備衍瀆之旨具乘苟非智瑩形析合契下醫者曷以臻此故天下咸知大禹之誠至於沐日浴月流江決河家久旅而若忘門習馳而不入囊垂負掌槁權乘泥斬高喬下鑿於溟涬之墟沙軌山標泄夫孫息之寶是以湍不給挖脛不生毛裸人因之而來歸祖女見之而太息辛壬荒度瓠瓠者奏惊庚子嚴齋頻頻者候步故天下咸知大禹之勤若其治呂梁鑿大陸創兗岱底雍梁則登乎孟門之上栽乎壺口之安南自華陰以減高阜東至底柱以疏峻流數爲九河奠於三門太史演而有常從駿潛而曲指於是穿雷夏之澤決滎波之瀦彭蠡震澤之大以蓄其壖汝漢濟漯之派以滑其駛流沙寫溺水浮積石延塞谷引青泉丹沼順乎五行赤岸黃支排乎四海使雞首就粒食之生魚民返甸服之處其操耒耜告成賦於中邦爭息閩閣得底土之交正故天下咸仰大禹之功夫民非食則不育食非土則不植所以惠莫廣於濟元元澤莫近於拯饑渴地紐既缺二帝謝平成之基溢觴未修百王辭廣術之斥惟能種水豊物爲萬世利故天下咸知大禹之仁蓋自有熊問道徙劍履於崆峒虞氏陟方攀弓髯於梧野非絕述之能測翔寓內之未周降至後王或勤外略藏勝虎齒之域稽滿甘游頭痛身熱之區漢武初啓未有惱拔挺之廣蹤血氣之親毛龍在前飛蒐屬後順則鳥獸咸若怒則百鏞請命桐柏之君長稽首而肅兵龍關之華胥襄衣而示掛奇肱三面窮髮九津銘之悟瀆之經疏爲山海之記故天下咸欽大禹之神且

以叢善之當烈也舉錠使治之而距海距川之患烈矣以稼穡之宜播也舉稷使務之而艱食鮮食之服奏矣蓄律狂章之徒制其水怪臨胖桓胡之魅授之庚辰皋陶則拜厥昌言太嶽則羅爲心呂故天下咸知大禹之明由是風土覲地分州殊方舉教所降要荒是暨豎亥把算二萬八千餘里大章履極五億十遷之步遐搜貢珍函之裘后土錫璞踏之獸怒餘相柳華帝升尊印檢元龍璇牧享龝德有及而不治道撫納而不悔故天下咸歸大禹之化鼓之舞之不軒不蕃偉矣哉嘗澄之綜斂而豈瀚之瀉溢矣於是篇山燎祀升中於天陽稽朱圭職成於帝天方申其畏命帝亦去其菁華疾風迅雷發於笙筦持衡擁璐調於磬虞蟠龍憤信於其藏元龜協吉於先定其遲虞以事夏乃猶謙讓而未遑也退處陰河之北陽山之南避嗣於商均讓賢於成伯既食同於殷志始受朔於神宗故天下咸知大禹之讓時乃棠尨鼻巖雲集百工相和六府孔修亦文負圖黑風會紀則維貴爵而尚齒先賞而後罰面稽天若循小正之時依永和聲譜大夏之律鉤車綏旂命相土以佐任毋追深衣綈黃帝以宗微朝據鯤而趨士夕揖貂而求言貨幣滌安邑之文金貝鑄歷山之國析額焉狄俯伏泣囚三年而有姓以逐焉五年而天下復樸矣然後稽時巡之制而大會諸侯於塗山斯時也獎用大筵載乘余輪雄虹建旄鳴鳶揭幢元璧若月丹珪如日紛紛回回肅雍雍羣后濟濟蹌蹌神並致十有二州之殖罔不單懷千八百國之臻猶爲枝屬蓋執玉執帛者萬以爲計儒千儀苑者日中不遑左准矩而右應繩聲爲律而身爲度塵精籍於名岫羊玉表虔施彫勸於蜺宮雖蘇瞻潔則有防風後至頑御兩觀之誅屈齧不恭威徙三會之伐神姦咸攝魑魅莫逢是以大

陵比享俎豆於磬楯廟同規棗盛盻蠁此塗山之嶽嶷所以閟儲靈而無替也爾其山之爲狀則高衍崺隘登降崱嶷翠巘壘嶂瑰巖迴峙勢峻嶒而獨宏形沌渾而不鬱用能蘿蘢流飄屬雲澤毯氣奔湧於千里滃泪通乎層霄挽壽春之上流欽維揚之巨鎮望巖則衡峯遙佐地崇則岱嶽可循爲坤軸之所必爭天輪之所必弁原夫山之始也脈聯荊陽尚徽淮右毖石苞巒於其陂狂流滔湧於其際禹乃蒞功鑿而洩之劉啓礎磈鏁燒破析盤渦既順疏峽就夷故二百十丈控淮之全四十六里對荊之阜金檀錙穴昆明之劫灰猶存雪岸浮沙伊闕之斧痕夜泛林樹森起若翻龕而朝芝蓋英飛得冠裳之色是則樂朋截竹奏於禹會之村紛合珠光拂彼啓母之石塗山之盛煥矣如此而或者謂越裳甲楯即鼎湖龍去之鄉蜀路蠶叢亦玉泉負扆之地逐疑余山於渝嶺並遷神蹟於會稽不知披輿圖者剖古今之分壤考王會者辨大小之受封自太原宅都晉陽徙邑壞城平地焚兵散物朝觴建鼓軍右立綏夫五載巡狩有虞氏之禍也四方會朝夏后氏之盛也立天下之中以秉天下之望而諸侯之士不留於道路瀋維之臣咸懷於天威豈復舉九陽之辟同周道於巴川擒七衰之風獨垂裳於越絕是塗山之可證者一也至於禪封濮翟銘鼎條荊導淮則自壽春而北以合乎渦排泗則由廣陵而東以入乎海游泳淮沛疏鑿岸巒非泥泥以無稽皆班班之可指豈復先後殊其地而終始易其名是塗山之可證者二也且夫候人待望實號嘉夷女嬌來歸宠妃合德成室台桑之野我造彼昌辛貳暢韓之年度功弗子雖綏狐之說無徵化熊之言亦誕而江淮昏禮尚沿辛甲之辰濠右塔鄉終譜南音之曲是塗山之可證者三也至於劍水遺墟居

棧鏁之洞山陰故宙傳大計之名禮典本合乎省方數試咸隨乎駐蹕壇園城樹遊後論之偏疑假葬衣冠嘆前王之不復此皆推帝紀而是滛求夏厲而能詠雖少康紹業中興翦髮之鄉句踐仍封創翦文身之俗而黃圖迥別紺谷遙移是塗山之可證者四也推是華殿棲神條除承享齒棋奕奕松柄閟閟陰映瓊臺渺乎淸都之上玲瓏石闕巋乎春時之中藻晝扃閉遠絳雲華輾棲夕張來香風后徒觀其枯槎千尺幽篁百叢元霧宣陰幽飈生嘯桂裂磊碣而垂乳楓鬼盤拗而挐甖複道覽含楠軒仙諷丹柱欽絕飛烏企乎明堂文陛逶迤暗虹屬乎岡嶺洵栖眞之祕館觀上古之彤庭然而閱歲愈遙庀工漸圮層檻剝蝕懸楝離披崇落星枏恐毀蠓蠛之佇翼頹斗拱遂徵鳳舞之儀何以肅其明禋齋嚴報秩懷遠縣知縣孫君讓以嘉慶十八年到官救乏振滯修廢舉墜安養阜成勤恤民隱寶寸陰之訓勿懈厥躬保朽索之箴克慎厥獄簋奉朝命聿修祀事陟降在籠傒焉以思深惟夫聖王頣祇之所弗舂於遐國家虔敬之典將委於地且謂捍淮之衝者莫如塗山弭淮之患者莫如大禹迴瀾其又孰迷狐子之歌高蹤不泯猶據青泥之篆惟我昭代敷文玉鏡協瑞河圖嶺珠浮於三洲金鼎出於二峽守斯土者其可不答揚休祜用布几筵塗塈觀巽鎮茲水府也哉於是選材如雲構梁不日大宸役徒親佐畚鍤盧檻咫尺凭其周垣省闘五重鬻乎峭壁步武依世室之制徑園遵夾廡之風宰陵廟前空鼓琴瑟曲阜祠下自闕荊棒安足比此淸濊方斯煜爚大矣美矣輪焉奐焉蓋經始於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鳩工若干計貲若干禮也然後天儀穆穆廡仗森森貝璣珠閣之飾以貢其華茅茨土階之平以返其儉祭則山罍嶡俎玉奈金漿旅賓

於庭。任土作貢。磬香儀遵。昭告維虔。謀勒豐珉。以詒不朽。乃徵下士。俾抒其文。巖錢化人叱迹。慴服狄伐。纖仰但識天追遙。探奇欲窺於洞穴。竊皆溯源馬頰。乘流龍門。道夏陽之邑。而搜吉金之遺。謁祠廟之宇。而臥穹碑之下。恨容欲之浩浩。撫蓓句兮茫茫。謂揚易陸。贊述難名。則惟推崇德報功之旨。記維新創造之庥。雖敘績於偏隅。庶追蹤於涯涘。來瞻聖城。闡宣起無中之言。載鑄巍岩。繼子厚留銘之石。銘曰。

二儀肇坎。參漏乘乾。天水氣蘊。人魚道旋。滿河觀帝。鱗鱗術鑿。苞麻帷御。洪範則詮。三例三混。六沴六事。涔淵以深。澒洞以濬。忽嶺涯九。滄瀛函四。陽鳥攸居。祼勳丕被。填災按沈。心發形擠。河堤飛錫。玄圭承珠。風旋渦涌。水起風扶。吾滅不忒。噶敢以逆。乃作司營。平成殷被。乃繼駿師。經營垂外。干羽格苗。絲竹感瑞。天下爲家。惆勳弗逮。信彼徐山。維禹甸之。爰始導灘。激蕩險巇。中番山巘。剖而爲坡。伏渝恬源。通洞會沂。磅礴綠流。煥爛綺錯。海濟東匯。河渭南絡。登眺遊石。沭驗方序。珥戈蠶威。鉤車效樸。遠陳僞檣。市采舟航。彌碰砮丹。纖纊篚箘。艅艎非臻。惟德是翔。粉藻灼灼。舒管鏘鏘。脫屣一朝。扃崙廣延。剛正質讜。蒸嘗迭替。谷峙淵和。天矜海潤。遺穿九服。燔柴千仞。荊淮之中。宅有幽宮。騎彼白日。颯然神風。松楸瑟瑟。岡阜濛濛。元武映北。紫燕朝東。有淑斯懷。史是相升。肅焉如在。惕焉恐悔。爰究爰度。式歌式舞。沈沈宗具。鬱鬱庭廡。斟酌水兮椒盤。叩嚴渦兮揚鑾。巫善步兮山趾。蛟不鳴兮江淵。淮有茅兮茅三脊。藉桂酒兮貢黍稷。惟神致饗兮禮樂諧。莫淮陽兮鞏皇國。剛柄兮丹極。載賡兮順則。引齡兮無極。觀此兮偉碣。

萬壽恭頌（有序、嘉慶二十四年代江西巡撫錢公作）

昔開皇極之建。聖王執圖。綜德迪化。體道守虔。以順乎天政。備乎天發。而爲天下先。爰是錫祺祜之符。啓壽之策。滂沛泐濊。布濩閶悍。上集其休。下貢厥福。濊濊奕奕。何遠不格。懿哉泰初。攝提兆其端。成鴻得其籙。紀齡以億。猶有奇羨。說者仰夫登始以爲莫可釋矣。降自授時垂拱。羅於方冊者。凡二十有三氏。乘位遞運。分興垂聲。淳澆攸界。乎稽乃萌。然後上帝昭元化。翊景運以式啓我聖清。惟聖清之受命也。歷覽氛氳。實祚充衍。朱果馥林。彤雲布甸。世德神武。浩穰騁闢。傳十三之遺甲。括九牲之蕃滋。是雖丕業。來蘇埃燚。四聖相繼。巍巍煥煥。德亘斗極。功遊天闕。植基區夏。對揚萬年。欽惟皇上紹天繼軌。合太乙之神。握黃中之美。道凝粹育。仁感顯遠。克以膺當陽之正統。受傳心之茂緒。昭華之玉攸歸。金絨之匱可紀。於是乎齊大命。牟天晳。虔翼左右。勞謙日夕。放準循繩而八裘該。樹木引綱而百端正。滋洽之惠深。敦龐之化謐。秩秩乎至治之勤務。可得而述也。欽若昊穹之臨。聖敬日躋。上答於南郊北郊。青壇紫幄之陳。瑄玉嘉薦之儀。露動恪恭。渴文抒誠。報於天眷。隆新穀之儀。肇加推之典。封綵衡而列嶽光。禮古帝而百神安。盛典協辰。獻臘福釐。至於匡飭照蒸。繳夏蒸黎之功。有嚴霜風行。綜核質文之序。廷燎嚴乎昃旦。更箴警乎當晨。勤敢之論。炳於典籍。刻編之銘。輝於記注。乃召方牧之長。對親民之官。拜颺大庭。聖訓是頒。戒以慎勤。導以慈寬。春臺熙樂。祇席乂安。帝念民瘼。爾饑爾寒。曰有獄訟之勿平。爾其陳時。吳有郡吳之成。渦爾其告川賈。故均蘇叶慶者。錢宇歌謠。邀陳元靜。聯擬祗昴。要荒遜節。乃御玉輅。載涉旅遊。時巡。省風詩。發興京。展孝思。蹕方岳。惠禮官正儀。致謁乎松山之陽。蓋請肯之省徵也。奉几筵之奠。企岡陵之逡。洞洞屬

肅。容藹而萃。過而聞風雅音。悅其教肄。習鼓瑟之和。感弧矢之利。書事燦奎文之華。大禮著慶成之紀。所謂親親至恩。尊尊大義。惟聖皇之恭孝。克通誠於寢寐。若夫天驅馳西。招搖在東。李析津之直沽。登紫府之五峯。循秋獮之盛烈。蒞木蘭之行宮。虎賁雷動。豹尾雲從。秉矛乎花準。合發乎唐弓。發獸於乘。奔豺踊空。蹈崢陵巘。擒伏追蹤。雙齒共柢。一發五豵。親名王以犒樂。集甌脫嫋宿衛。舞修櫓簡精銳。天威既振。皇情亦契。固非第順夫豫遊之帳。亦可以申猛氣。續戎功而講武事也。且我國家。以武德闡運。殊勳偉獻。小徵大臣。授兵符於金闕。殽神籌於玉堂。肅靖海寓。蕩滌回疆。三百六度。積其算九十萬里。關其方。皇上神謨內纂。天聲外濯。七德是苞。四維咸若。剗蕩除穢。收錄斂竊。拓廓里開卡。逃乎雷波。擒烏石。慶瞻對。通辟特。闢瑪爾。攻羅克。實至仁而有勇。斯戡亂而懋績。丹水蕩而叶籲韶。朱旂轉而豪干戚。是以車書合於十洲。抱鼓安於九譯。響風者接武。奉職者銜襟。燭龍火鼠。烏弋雞林。陸讋水慄。獻贄納琛。并湖、冉駹、南平、東謝、之國。修其儀。琉球、俄羅、呂宋、日本、之長。厥其角。請朔謝封之使。踵於途。侍子胄士之倫。躋於學。含生之類。靡不濡渥。皇上乃御黼扆以治之。詔宗伯太常以禮之。錫幣帛燕樂以餼之。設賓宇雅館以肆之。御珍奇大玉以惠之。天下豈安。遠人至矣。遂又緝熙右文。覃敷典藝。陳籍錄圖。博覽多識。研究六經。搽磨百氏。釋奠時聖。同揆淵衷。俯幸璇林。優游講肄。申命儒臣。纂揖史鈔。齊驪玉軼。揚路金鑣。上進宛委中規娵姝。纔唐文以千卷。固無微而不照。澄是非於往古。鑑得失於前朝。石渠寶笈。緗裘丹標。文穎雅頌。明珠大琥。皇上躬演容思。彰施麗藻。覩黃鵠之歌。遹神鳳之操。三集蔚炳。雅訓典邵。味金史以錯綜。發麟經之樞奧。

郁郁乎煒哉。固彌綸該洽。日華雲爛。而無不曜矣。夫天人交和。會極也。美利不言。茂殖也。下武嗣昌。孝德也。天功時亮。陳力也。聲教攸暨。廣闢也。文德煥隆。懿策也。皇上猶乾乾夕惕。持之而不盈。益戒愼之。貂勒恭壽之銘。敬誦寶籙。昧爽丕興。義利是辨。因循是懲。上瑞綦應。抑而不稱。然而東風入律。甫雷表睍。圓五采一角於郊。磬元秬黃鬱於鬯。延嬉格於泰壇。霧液蒸於仙仗。二儀璧合而光映。五星珠聯而晃漾。燭焉彪焉。觀者翕繹以咸嘗。若是乎皇上之以繩和假於天。而天之以百福臻於皇上者。斯其兆歟。今以觀寰寶安之歲。恭值皇上六旬萬壽之辰。實龍飛嘉慶之二十有四載也。乾亨坤寧。氣調時樂。羣臣合詞而進曰。皇上聖德怙冒。中外凝福。庶績其凝。羣生咸育。遠至邇安。一道同欲。泰元增其神筴。山川襄其蕃釐。仁祚之永。祚祉之全。滂洋錫羨。卓犖蟬聯。綵綵翼翼。於萬斯年。凡在壽宇之下。莫不翹顒企踵。拱望丹陛。翔洽聖嘏以忭以延。恭惟皇上舉慶典納頌聲。介觴稱壽。贍表達誠。於是復普駿澤。施大賚。播嘉禮。廣錫類。命詞官以升中。展宗牒以溥惠。罷罩封以廣孝。優耆年以保艾。祥刑弛於簡憲。正供蠲其積貸。恩榜選於俊髦。坊表旌其孝弟。煌煌恩欵。十有六章。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丕天之豫。識穀無疆。康衢之壹。華封之叟。含景餘飲之民。并儀羽族之耦。諷風溢洛。蹈德雕畝。沐仁海而忘乎津涯。戴壽山而益乎高厚。以爲際斯世之盛。固生民之未有也。臣之愚陋。不足以雍容揄揚。然猶以世掌綸誥。習聞掌故。獲欣覩乎寰宇之泰庭。聖壽之繁昌。且臣受恩至深。係封圻之任。職在宣敷邦治。而不克詣闕庭。隨祝嘏之班。仰首瞻忭。不勝懽忭。敬陳延洪之緒。衍以萬壽頌一篇。以獻頌曰。聖人基命。日之在中。元氣鼓潤。惟感斯通。璇璣玉衡。斡

化豐融。旣威洪祚。承顓佼嵩。軒烈譽謨。有嚴有翼。我皇受之。幾康永勅。星紀再周。鵷觀抃數。禮交樂應。周是敷錫。肇元仰契。養以衛尊。肴嚴仁義。吐哺含殖。四生旣得。八節咸惇。緊區雖廣。飲化銘恩。擧之育之。何生不畜。順之復之。何應不速。月竁賓賨。風輪卉服。結轍象胥。駢羅輿驛。丕獻其燠。告祀太儀。滿穹盼蠻。祜福兆祺。皇占豐物。甘雨祥曦。皇祈豐年。九穗雙岐。重熙克治。報成烈祖。格時孝享。穰穰來祜。四方攸同。惟皇是撫。本支百世。惟皇是怙。怙之益厚。匠成噢咻。撫之益懋。休德矩矱。龢厥行葦。燕歌湛露。登進俊民。寵榮耆庶。司農上計。正賦維登。皇曰沛哉。予貸其徵。司寇執灋。率律持平。皇曰宥哉。予矜其情。浩澤所介。嵩瑞合宜。萬類翹符。熙熙熉熉。安樂作息。聖人之年。聖人仁壽。崇高於天。上廣下被。以貢皇禧。鋪陳玉冊。臚獻寶籙。懋哉懋哉。率茲九服。同詞喈聲。未罄其祝。臣般燕喜。述職攢章。恢崇恩訓。對揚耿光。敬抒嘉頌。式奉延釐。聖壽萬年。永保無疆。

萬壽頌謎序　代作

臣聞昊旭階澄。錫祜之源毋極。天民靜濟。葆和之量斯宏。惟神聖賢承翼之端。容喆運鈞掞之柄。金鏡在握。玉斗維權。軌世字氓。體元順緯。是以合萬年而爲一範。蘊八極以奉三辰。陰昭運於赤寰。鍾炎福於丹扆。固可稽諸顯德。而協於貞符者也。我大清之開業肇鉴。宅中圖大。龍飛翔海。鶴蓬松陽。白山朱果之祥。綠水輝禽之瑞。義圖軒鼎。出震始於大東。堯典舜謨。重光洽於區夏。欽惟皇上膺上聖之聰。副中天之緒。元辰受璽。三載傳心。守至道以儀人。炳神幾以燭物。五音叶律。熙勵植之生。七曜遵行。照寰瀛之象。懿綱職化。自彊文質之宜。洪矩纖規。不間財成之迹。納華元於在宥。覆總宙於同仁。日昭月融。川流雲蔚。猶且夕乾若惕。宵旰不遑。恭德契乎天心。睿範式於祖訓。圖書乙覽。已停蠶繭之音。實錄寅承。始勅雞人之唱。四推率典。早聳農祥。五日凝齋。克循籍禮。召分符而嚴職守。飭枚牧而寬旬宣。一命之授。必親萬機之統毋曠。是以翕和醇美。式序敦龐。泰績咸熙。天工時亮。塡塡之侶。欲忘司契之神。蹌蹌之區。共協含和之氣。至於義征不讓。武折遐衝。馭華去害馬之蹤。養稼剗莠苗之穢。三省偉路。介授紫房。九伐大聲。勵成丹浦。齊鏖而播耕不擾。捷旌展而恬野初闢。乃擒烏石。平雷波。開閶龐闢麻里喀瑪關之拓土。布魯特之洗兵。投戈爭歸。隨流而擬。於是九垓同軌。四海無塵。金鱗貢碧砮之琛。玉塞奉白環之使。載日戴斗。率職來王。太平太蒙。罄思不服。千八百國。奉正朔之頒。四十九旗。列蕃臣之位。海市明珠之產。溢鮫綃而非珍。涉車大玉之來。橐饟堆而卻獻。東序西序。侍子列於青衿。南庭北庭。斥堠通於丹徼。皇上綏之以嘉惠。沛之以至仁。荷寵錫之旣優。見競隸之尙泯。遂又綜經典。學稽古右文。表六籍以憲章。陳百家而討論。徵言探賾。盡宛委之所藏。精義窮神。積中經之未載。采珠船於藝海。駐羽蓋於翰林。纂千卷之唐文。詠列朝之詩史。味三餘而成三集。分八載而宣八風。帶鶴非壽之銘。琴譜光華之頌。凝冰之愼。金鏡先衷。流火之時。木棉初賦。綈裝緗囊之麗。芸編之撿之全。人重璠璵。戶懷鉛槧。若夫大禮著慶成之記。展成昭書事之篇。則本聖學以爲經。抒思文以繼志。觀風皇灝。熙景祜之載。基駐旂周京。蹕薄原之式。廓社枌之茂。歸適駿於前甯。鄗豪之登。告厥豐於十稔。此則時巡之制。獨企神游。容鑒之宜。克彰世德者也。至若斗車東指。嵩

翠西馳。曲淀青波。初日榑桑之域。中峯紫氣。化人貝葉之宮。水號通津。亘敷帝澤。山名如意。遙暢皇情。迨乎金律風高。瑤天露肅。司馬奉梁騶之典。虞官獻秋獮之儀。三駕三驅。作黃門之武樂。一遊一豫。沛赤子之恩膏。蒼廣校於長陲。大合圍於漠野。龍驤萬乘。虎落千屯。羽林豹衛士之雄。區脫下名王之拜。武功茲肆。政覽時勤。省土風於豳田。答封章於紬繹。甘棠宿麥。蜚動天樞。望杏瞻蒲。實般民事。大矣美矣。巍巍煥焉。神武至文之宇。禮明樂備之期。吉金璆石之和。幽海陽春之治。天珍夙降。地瑞畢登。五緯珠聯。二儀璧合。縉文錯質。狎於垌牧之垣。銀甕珊鉤。溢於大庭之庫。磐禎圖之所繪。發祥譜之所臚。茲際榮河獻範。寶漢浮光。合五德之嘉符。衍萬邦之顯慶。皇上御天下之二十四載。恭値六旬萬壽之辰。川琛嶽貢。巷舞途歈。臨躍日浴。壽祺天介。北斗黃神之拱。聖爽周星。南山紫鶴之臚。帝紘祇穀。鴻年鳳紀。泰元增玉券之華。蹀水鵜林。頂祝仰銀繩之牒。皇上猶持而不盈。恢之彌廣。升中圜緯。錫瓊方顯。瓣香告神瀆之滋。豐帛致介邱之禮。璘源仙牒。恩承舞勺之年。菊獻耆英。羅貢建坊之典。鴻卻之陂未復。菁貸胥租。雁戶之賦尙蠲。特蠲舊耔。箕籮在野。繼繼吉士之升。賁序盈階。奕奕草封之賜。一十六章之詔。匪守納於蕃籬。萬八千歲之徵。聖人貞於皇極。臣學漸革擴。職隸編摩。瀛海摛文。欽聖謨之精一。越江還士。播元化之穹蘧。欣際仁壽之朝。敢忘詠歌之義。敬爲頌十六章。拜手稽首以獻。扣盤捫籥。用抒歸美之誠。刻竹引絲。謹拊矢音之末。頌曰。

惟聖紹天。基學定命。璣斡已齊。瑤光得正。皇圖纂曜。帝階日鏡。德開道闡。勤仁守敬。（其一）元運丕昇。積洽重暉。欽哉四聖。式是九圍。我皇膺祚。光於前徽。大猷浚發。萬象允歸。（其二）敬恭享祀。犧尊虎彝。庚拜辛祈。丁郊甲社。百神受釐。三階奏雅。精誠上格。以承天嘏。（其三）輪齒垂露。戈鋋彗雲。武義乃武。文教惟文。化隆垂拱。德邁鴻芬。巍巍蕩蕩。爲萬聖君。（其四）順抉天綱。橫亘斗極。摄琛獻寶。請朔奉職。皇靈訣蕩。是撫是翼。蒼兕韜弓。元虯戢軾。（其五）禮經樂律。陰端陽倪。宮儀聿纂。麟史旁稽。羅筵帝典。函學天題。三集炳煥。勤華日躋。（其六）攝宮謙愼。官牧是咨。酌於民言。咨於舉議。黨耕省耕。彤階選吏。爵爾百寮。俾襄邦治。（其七）鉤陳駕秋。星宿營辰。采謠施惠。問稼行仁。崑峯之轡。瑤華之輪。雲馳天御。日軸星津。（其八）十年篇祜。孝乎惟孝。言迎神京。瞻循復廟。玉尉昭齊。瑤棫朗耀。鴻慶遐覃。明禋蒿芼。（其九）燦燦嘉兕。日采月浴。卿雲玉露。天馬河龍。瑞麟交角。文雉迷蹤。帝命弗宣。珍符登鍾。（其十）龍圖推爽。天子萬壽。廣運愉樂。鴻休懿茂。集慶乾坤。臻祚宇宙。緹陟山霤。蝠源海富。（其十一）

帝惟大賚。臣民萬方。林林總總。寬施無疆。蕙平時豫。迪吉降康。鮐顏黃髮。拜舞徜徉。（其十二）帝念宗枝。尙養尙長。湛露所需。行葦是廣。帝思俊民。聿開菁榜。秋賓春華。珠羅珊網。（其十三）帝宏錫類。慶賚官聯。五雲之誥。綸綍載宣。帝優天爵。寵逮耆年。百歲之坊。纁帛胥延。（其十四）帝愼祥刑。弛於流蔡。鼖鼓春鳴。雞竿恩沛。帝軫民依。逋餘悉貸。租緩司農。賦蠲職歲。（其十五）保樂洽壽。延美大光。經壇馥郁。王會騰蹌。請都穆羽。忭頌聖皇。於萬斯年。受天之慶。（其十六）

附陳丹崖序

陳君丹崖。吳之晉陵人也。旋璧折漩。旭日蝸谷。譚競奉初。智孕萬宇。載籍羣羅。富若積貝。詞華秀采。麗於春雲。丹鎮遞賓。綠闌對芬。高韻夕騫。神明朝起。生平著述。好學壯遊。東涉河洛。先登岱峯。北覲京燕。至於

佞獄。探芝鳳巢卽梧嶺。上躋石笋。滑啓玉箱。溥稷邱之士。招太室之精。於是天闕崔嵬。峻坡嶙峋。從木拱側。陰飆斜趣。翠雲橫碓。逕躡背飛。行由如蓋。迴睇郎(?)壽。乃與熊䍳。興屏翁前。互嘯夜肖(?)容。呼吸六氣。髮差五朵。錄其形糢。助備顯(?)。日麗異陽。奇神佛是資。震道泰壹。不可久居。歸來府闕。湘水千里。春陽具梯。梅粉當眼。絲絲波搖。瑟瑟天低。香芷數尋。遊絮一尺。闔雨醽酒。燕風鬉人。霜蟲西陂。相槃終日。既而潘岳閒居。稚生倦返。緬懷昔時。曾當跋履。山川陵廟。歲月積捐。窮求華省。長則廊甍。述爲文章。宿已陳迹。不若韓非寶路。舒乎丹青。彩逐嬉遊。毫隨錦落。遊鰭無寄。偷鱗揚淵。澄退而障空。欲升投袂。而銀河供勵。裘珍劍阿緒生夏簟。紀節溫國。著滿秋紈。長安三月。弄玉吹簫。夕陽一丈。落花結珮。苕不假稜。神所妙留。固已僧綠退舍。探微剔拙。而幽思之偶舒。尤畸士之末技也。然而高林淫鋪。荷裳不易。删從欲稀。坎燦久處。仲蔚之介。猶有蓬屋。子山之賦。獨無小園。師榮叟之帶索。嗤揚雄之逐貧。夫廣寸之珠。郢人按劍。千金之帚。燕客自享。自儗管窺。徑可規天。身披隼翼。出而駭衆。河鮒無斗水之濡。儳鮮無落毛之耳。斯世爭傳。契可合言。伊人有懷。窮困其所。斗雛鍰斷弱惟借。神交收傾。入次公之座。知能養容。望長康之廚。豈成靈變。試言慷慨。序而貽之云爾。

答董方立書

方立足下。七月十九日。辱君五月九日手告。稔帆道多泰。跋履惟吉。豫章栝柏。去鄉逾珍。叢台鹹珠。所在爲貴。皖中風雨。關上山河。敬迓文人。爭開新色。固知詞源長湧。接洛濵於前觴。筆鋒所摧。闢太華於駢指。秋水伊人。白雲遐眷。跂予望之。良樹翹想。足下年華殿最。精采奮發。挹秀南國。抽奇上士。連璣衆耀。明月尤朗。錯佩皆觸。青蠅增話。加以二龍長途。一日千里。元方季方。並稱漢世。大山小山。聯芳齊代。比之足下。未可云異。今者抑披惠簡。欣繹高文。儷言風流。懷思往復。章安之微馳若春。榮孝穆之書。全同古樂。傳晉振策。龍淵(?)嘆於清宵。比物樹芬。荃蓀溢於仙圃。山澤通氣。激天籟之琅璫。日月有明。摛重光於綺錦。可謂抒柚獨操。管籥自成者矣。且嫌蹈在御。不遺遐蹤。芳歲盈豆。猶然脫粟。猥蒙獎借。狀深媿怍。璵璠僣得。既之不忘。圭臬是前。對之彌愧。竊以少之師承。長竊藥石。徒恃幾微之明。未獲跬趨之步。年迨二十。歸自西雍。遊從時彥。與聞講貫。延頸泰階。險道未由。投足淵海。中流焉濟。冥想若契。而握管已遙。擒廉雖久。而變形殊淺。以其固陋。終多謬舛耳。方立足下。衡宇花飛。故園春老。流狀易逝。佗傺無聊。寸履初闌。徒招弃駛之譏。緘口未施。已擬噎遺之符。南陽之竹。取借茅茨。龍門之桐。婦踰爨下。低頭馬坂。昔人所悲。齊翼鴟渓。此志雖展。凡我朋儔。同遭斯酷。經何勝言。足下今居長安。古帝王之都也。岐陽之化不泯。漢京之治猶存。余昔周馳千里。竊遊十年。衣裳風古。山川氣壯。詢此樂土。無異舊壤。足下登嘯太乙。訪勝甘泉。想劉向於天祿。揖相如於茂陵。覽懷文章。故當益盛。比已玉露飛晨。金風迅夕。野有歸燕。隰見翔隼。秋寒多隱。善保元吉。願襲重福。益遊令名。惟是江南文水。明波一寸。湍橋煙柳。遊絲十尋。府鳴嚶於伐木。求其友生。賦小戎之三章。亂我心曲。造次答言。恕不詮悉。幸借郵傳。再惠端綺。方履鐙白。

再答董方立書

方立足下。前奉到惠書第三札。並新獲隋唐誌碣十種。幸甚幸甚。破函佇睇。芬彩言溢。玉鉤雅麗。足稔近學。豎我癖古。珍錫華帖。摛藻粲粲。垂穎皆殊。韜翰斌斌。凝楷成玉。抒列滿座。如升太學之堂。就玩篆甸。乃作錦囊之貯。捐茲嘉意。勉其華楷。幸甚幸甚。自與子別。四時將周。流鴻散風。已復北嚮。秋草盈陌。潤盡江南。今已仲冬。沉寥尤甚。僕陳書沒肘。擘隸補齒。斂卷而嘯。不知天地。狂吟達戶。時無昕夕。五夜雖短。可竭萬古。十年未暇。收於寸眸。計念足下。當乎此時。備業稍闌。誦理有隙。探志通經。則鄭孔潛欲。求堪邱索。則左馬默慚。豹乎文章。發以情思。惟相與酬答。不詳何人。欲駕喬雲。謁子西國。屏飆阻魂。淫月沈夢。衣據有擘。簾帷無影。我勞懷人。奈何而已。哲弟家居。時相過從。爲文益工。所遇猶昔。楊生劭起。同此岑愁。足下近作。幸速寄覽。能令故人。斠手吟諷。亦甚快也。計此書達。當在臘餘。春風初興。神骨多解。善備旅寒。幸加餐飯。光彩所臨。相見有日。

與方立論古泉書

方立足下。來書云。長安市中古泉。銅質爛惡。率多贋物。恐足下於此。尚未及深究也。請陳其略。幸覽采焉。蓋自斟元陳樞。先定司契。迭辟繼道。卽稱倅貨。逮乎歷山之起。範金而爲幣。湯叟之遺。規圜而成象。安陽平陽。贏秦垂乎小布。五千五百。新莽繼以貨刀。孝建之後。始知紀年。開元以前。尚無通寶。彼泉之源。伊其遠矣。於是探奇之士。證古之餘。商周有文。遯於彝鼎。金石雖廣。客於儒生。檢此辯證。聚惟孔方。好之既篤。愛有四盆(?)。夫吏之爲鉄。富於潤岳。代之改元。繁於日星。拔諸未聞。茫乎莫憶。偶徵異品。必事考詢。則借稱之辭。庶不淆於正統。絕域之號。可無登於中原。辨名既正。讀史所資。其益一也。襄垣之幣。字皆從塤(?)。安邑之金。文都作曼。貨兌則太古難名。鬷郹則梵言莫解。形聲同齡。卽可溯夫五代。假借成義。是可通於六書。其益二也。文錢四出。已識盧守之譏。太貨六銖。適兆叉屢之哭。居攝濱制。而民不克從。景和鑄輕。而商行轉阻。覩貨用之興廢。知代運之盛衰。其益三也。吾人讀書。鄙棄謀食。不言阿堵。久嗤其愚。囓志飛蚨。又徵其陋。我則貫於杖頭。先徵肉好。竄之空囊。無愧圖書。和嶠之癖。聊以解嘲。劉寵之選。差堪自悅。其益四也。因此四端。更有五失。則或推論未廣。泥古過深。執太昊之棘。而求干楯之形。信路史之文。而得莴埒之器。九府未啓。已有圜模。五幣未通。預加吉鑄。是則強結繩之朝。爲分隸楷代茹毛之聖。貽以銓識。此一失也。又或目受所誠。臆評自雄。永壽保於外蕃。而謬傳西漢。太安鑄自大理。而訛爲後涼。布泉不辨。佩玉節而曰宜男。鏑官未詳。鐵亦仄以符式女。是則楚人之謀。契行舟而求劍。莊生之喩。斷鶴脛以續鳧。此二失也。自漢迄隋。歷數五銖。有唐終始。不廢開通。質有重輕。字分隸楷。細核其代。始可詳知。今乃釋齊國吉貨之疑。遂呼杏九。仍大黃布刀之謬。忘其橫千。是則雌霓未校。莫正其譌。躋鳩相傳。奉爲圭臬。此三失也。平準之治。依在帝都。偏安之泉。未布四海。是以建安直百。存於蜀邛。赤烏當千。徑於江左。使其不按輿幾。茫繼品類。則猶渡淮食橘。失之於枳。緣木求魚。失之於海。此四失也。且東郭吹竽。世多濫列。毛生脫穎。務在知人。登九都之市。而索千古之金。則必上問軒轅之貝。次徵有虞之策。不知則寶敝帚而自享。知則鄙燕石於壺廬。而罕如豐貨。珍如九幣者。方且字蝕綠而隨朽株。輪飛赤而充下陳。推之足下所云。或有蔽於此

乎。此五失也。僕少客隴右。長遊京燕。車跡所抵。搜訪隱僻。今居江東。遂無同嗜。縱不越閫。眠不過罄。此志難博。退徙意荒。惟念足下。旅於長安。秦漢及唐。建都故國。異品所瀆。或失交臂。甚可惜也。倘足下詰其五失。敢此四爲。搜寶搨華。遠郵爲幸。如有所得。速以報我。

仙山塵夢圖序

吾友楊子勁起。以所作仙山塵夢圖照相示。命系以序。余觀其爲圖也。紺翠一闌。緑紅十尺。裁璵爲軸。纖樓羿楣。展芬溢指。舒欲悅魂。瑤樓曲曲。天橋結然。雕屏重重。疏楊絡繡。甲朝未起。風迴小苑之東。午夜初陰。人在闌干之北。加以春凝嶺遠。月擁煙來。流紗湖畔。背手微吟。姑射山頭。斂眉含怨。催塵滿驗。映逑花之一叢。細骨牽裳。賜真珠之百琲。天孫織錦。海燕窺梁。王母歌臺。青鸞奏曲。珍之所萃。中有人焉。斂襟彩逸。珂帽神清。箋書成城。抽毫列軸。龍團茶冷。歛玉無聲。鵲尾香沈。鳥音如樓。掃花閣裙。雜舜華之佩。丸墨盈斗。諧有靈之歌。芙蓉腕底。淺拂雲箋。翡翠簾前。代融瑤管。不日不月。云誰之思。是耶非耶。胐我則笑。幻識斯境。㝠矣其仙。夫解繯結言。悲懷故字。含波通素。寄心君王。本以緣情。隱間綺語。織綫初攏。誰終雙蛾。舉繡未成。雞工巧笑。澎形姦並。榛苓有思。蹇修不來。荔施嶽室。同心離疏。莫憐璵瑚。閨中邃遠。空獻明瑤。碧蛸燭燭。忽悟前身。丹蝶遽遽。或能先覺。是知同遊洛浦。歎瑤佩之終虛。久謫瑤卬。感鶯琴之難遇。既遺世其若塵。定傾城而獨立。此即圖之所由作也。余惟徘徊日暮。窈窕年華。攬明鏡於中懷。悵瀛臺之易隔。迴腸九折。敢寫相思。有美一人。忍與終古。掩卷默契。悅若有亡。誰能西歸。索瓊恐風。攜珠盤於逝水。悲蜓叢於中途。請質斯言。爲君增慮。

萬善花室文稿卷三

春暮遊陶園序

晉陵多陂池竹木之勝。而西南之藉。尤饒逸致。碧流三尺。紅芷百尋。郭稻接天。檐牙隱樹。早晡未頓。蘂香襲衣。遠隴相環。姿秀成浪。時值春寒。芳桃滿枝。忽聞鳥聲。落蘂盈陌。十里五里。飛花有臺。朝陽夕陽。遊絲互路。修葉櫛比。中通廣橋。循橋而行。迺得名迹。是曰陶園。蓋唐先生荊川讀書之館也。後歸陶氏。迄以陶名。葺負之宅。人識其故居。鄭公之鄉。名成於舊德。虬壁當戶。椒垛爲徑。廣不百步。還止十丈。重纏拂實。皆成喬木。曲招引舳。通於迴溪。藤陰蟠窓。金蔽日月。蒼葭鴨雞。雜以風雨。崇埕如峯。分秦嶺之一隅。蠍石若峯。疑蛟龍之萬鬐。是則竟日而往。莫測其幽。極目而觀。未究其勝者矣。余惟息居多暇。遊情思曠。良朋相攜。好風與俱。騁足於芳浦。税駕乎茲園。瞻盼亭臬之外。偃泊虹波之中。蘇菩列裀。蹁躚障袂。高論暫泉嘶於山。狂歌作。與室忘其宅。蓋自若木之旭。迨乎玉繩之低。洛禽求宿。宛變萃呼。濟鱗戢遊。颼颼爭彩。於是析聆遊機。停策還途。惟舒嘯之既窮。亦棲遲之所假也。夫中山之賞。皆擅名流。南澗之情。猶多感慨。埒檜落落。追心何從。居諸擴擴。奇懷盡破。况以勞人之生。尤增他鄉之恨。十日促膝。寡平原之歡。千里命駕。撫當時之驛。朗月不來。孤煙長抱。斗酒今日。桃李留陰。望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飛步天末。言念君子。百年雖短。悲胡能已。若茲園者。亦農夫五畝之宮也。徒以積阜作勢。因水爲奇。遂使林巒增其異色。汀洲動

其餘韻。遐眺者有古今之感。流連者有悲樂之殊。彼所遠託。豈泛泛哉。吾人之覽於此者。能無悟思乎。因各賦詩。而繫之序。時則嘉慶十八年癸酉之三月也。同遊者為吳江吳育、武進李慶來、陽湖周儀暐、儀萬、儀顥、管嗣蘊、大興方履籛。凡七人。詩若干首。

周伯恬詩集序

竊聞中陽逸奏。雲谷和風。八律裁宣。七思斯永。斷山門之鼓。凡響皆沈。登郢人之堂。楚齡不復。所以道琢神思。含吐懷縈。煙霞帶彩。金石助奇。代既遞及。流音漸離。握靈蛇之尺珠。騁騄驥於千里。雖光溢乎後乘。雕駿乎前驅。而志有升衰。學有小大。兩漢古觀。雕於新韻。裂錦為華。惟工雕琢。取材失慎。溺於俳優。戶執寸縑。家傳百篇。揚雄是以有小道之嗤。劉勰是以急明詩之辨也。至於精好追隨。心府芬苑。引景自合。運斤易施。振微播烈。斯其尚矣。吾友周子伯恬。妙節外昭。修能內茂。緬鵠已勁。久峙青雲。華袤無倫。終隱元豹。浮邱挹袖。重岑緯之清儀。蘭台絕鹿。推彥升之蘊藉。瓊琚映於江左。燕鳳奐於府寺。杼柚典藝。發諸觴詠。一室自得。揆藻於天庭。十年操觚。綴端於青簡。偉麗之兆。有可言焉。則惟南軒晨張。北牖夕啓。纖阿形篋。几拂瑤管。調情排容者之徒。沖襟振江海之契。八儒三墨。蜿延腕節。一唱再嘆。觥飲芳含。宕嫵婉魏。首綢繆。碧蘚陰綿。芳華在樹。風雨之夜。清琴初調。樽酒之前。故人獨往。悵候絡之閑寂。延躅於予懷。欲抗袖而綴吟。遂放言而不已。又或太沖延賓。開詠史之旒。陵繁發。多則古之什。月且千枚。使撫心而悲涼。舉百家。爭聯手而款語。薜蘿美人之曲。招楚臣於瀟湘。芙蓉初日之篇。近謝家之池館。魚龍雜舞。鼓瑟齊鳴。吹笙度黃。我藏子佩。往軌之所相答。結趣之所自娛。至於鬱鬱不樂。遲遲有行。歸辭千日。薄遊萬

里。驅蛇以追征。想爾梗而在上。乃臨東嶺之巔。問河西之路。赤城窈窕。遍歷秦宮之碑。劍閣嶙嶒。獨嘯蜀王之烏。乘星在袂。信吾人懷。瓊巖留題。玉淵開嘯。句成秋水。寄迹馬蹄。筆隱春霞。新迴牛渚。鏖延之雅律。平陸惠裝。撫窮郭璞之山經。神鬼居其大半。少時壯概。讀之而魂飛。世外奇言。編之而心懾者矣。因而挾冊出走。正襟而來。京洛之道。峻館傳觀。公卿之閒。咋舌相告。入阮瑀之座。十萬纔而先章。侍孔融之杯。九子言銜。寫詩。植梁合製。鏗鏘疊璧之聲。南皮勝遊。高郁山雲之起。終朝所詠。人盡愉篇。旬日少休。篋已盈篋。涉鑿之盛。尤為最難。若夫亭村秋早。遊陌春低。湖頭泉珮。顧影湘君。峽裏衣裳。怡神織女。左徒瑤情。通於日下。流波繁想。何事人間。桃花岭冷。附子以木蘭。楊柳枝輕。想君兮逝水。則有將離善怨。芳草含光。譜錦漱姿。迴文序知。宋玉傷心之賦。奏嘉寄婦之章。莫不泣沅澧之征鴻。和洞庭之賦鶴。臨管騎椅。條香末以。其瑕思也。若此。其摘藻也。如彼運紫鳳之英辭。碧雞之雄辯。舒向淵海之宏機。齒丹青之韻。皆已執策遲其風標。挾搭攤於笈刻也。自壬子歲訖於乙丑。曰惟雜齋集。凡十卷。自丁卯歲訖於癸酉。曰之韻居集。凡八卷。昭明集富。綺逾北齡。含古篇成。尚多後錄。時行時止。追悰竹於蒼開。愈唱愈高。奏洞篇於天末。且之方升。錄之益累。長寫不測。亦孰知其所抵哉。然而挹中椒其不芳。俟脩艾之匪也。覽慧風而瑕鳴。亦營鳩之好也。顧盼萬古。俯仰天地。長袖善舞。短歌易搭。中年哀樂。過太傅之沈思。身世流連。同開府之多恨。依遲春日。嘯放江南。對飛花而銜笑。聞流鶯而感時。歡筵並坐。五日無聊。登酒獨持。三星未睹。愁賦初

龍。延吟年舒。早有遐心。以永今夕。此何故也。斯其悲矣。夫以吞吐河漢之豪。摧折迴飆之勢。倚擁置蓋之行。亟呵曹劉之作。蹴九華而西傾。抗八極而東覆。搖筆而熊羆皆呼。發聲而蛟龍夜走。乃志士之盛概。文人之逸情。然能退藏於密。蹈道於虛。引和宮商。酬應韶濩。情之所極。則言無不周。志之所通。則韻無不茂。雅星漢之昭回。風日之踏蕩。則蓬山可遂。不羨尼周。雲觀為翠。肯詩下里。豈不至哉。是所望也。袁也幼睽圖史。長慚淵藪。雍門畢瑟。祇愛穠柴。強巴姿操。惟知仰秣。以山陽之故蓄。識元凱之平生。命詩集首。因志俄詞。亦惟南斗是瞻。揭粃粺之先導。黃鐘初應。舉瓦缶之應聲云爾。

問潘念蘐疾啓

念蘐足下。近聞令儀。違闊寒紀。一再承謁。辭以避風。悵愴不遂。悵然遙深。比聞足下。宿痾將解。滋神惟久。通閨姿姿。櫛此日月。悲韓媞媞。遺我友朋。資濂齋忘。當益沉虛。所業與廢。以何遣時。昔枚叟之發未七。而楚武眉舞。洞簫之賦終誦。而漢儲心逸。足下清標勝託。必無馳鶩之慮。徒以劉楨委疾。歸臥漳濱。桓譚善思。疹患時作。乃有園詞紬繹。妙義相衡。玉屑屢飛。金音秋舉。登阮籍之堂。奏樂廣之座。嫗煙異為。聲辨縱作。來而翦鄉。將理洗賜。陳論破元。式謠式詠。廉朝伊夕。庶可失此風致。益其神智。則僕方從事於此。且為足下執麈而前也。協洽次閑。幸鼓摩盤。誓彩展愫。胥為明之。

潘念蘐誄并序

潘準字念蘐。常州陽湖人也。以嘉慶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年十九。嗚呼哀哉。夫春槿附華。自幽於中谷。迴抱堅質。不樹於蒼淵。嫣者之倫。惟委虛盜。損益之端。無舉斯世。人生不皆。冥乎未聞。若乃山雲摘朵。

銑露降英。荊璆孕而璞輝。豫柏挺而巖秀。固已踵謝容哲。揮提寢偶。而使列編擺柯。斧斯毀璧。昔顏氏短折。傷好學之無徒。賈生議居。悼壽命之不永。先民不作。後起誰嗣。嗚呼哀哉。君少不好弄。長有遠度。丰神疑朗。志節淵沈。未周十歲。能通九經。文章百氏。淹若夙貫。賜書滿家。得石渠之秘。張筆舒藻。擅雕龍之名。猶復隱迹一室。研精窮年。凝懷鉛槧。穿幼安之榻。日茹墳典。豈文通之流麥。竹籜之書。寫已盈寸。戶牖之牋。時復成編。雖琬琰自晦。而鎰光普宣矣。君以弱歲。即喪母氏。每懷風雨。泣奉桮棬。誦詩卒業。竟廢蓼莪。入室無從。不歌華黍。令名自傷。字曰念蘐。蓋志痛也。年十八。鬻秀才。嚮向日之聲。初馳方里。豈役天之浪。始垂尺鱗。乃未三月而病作。病五月而竟卒。哀哉。凋瑤玉之神樹。銷紫石之靈根。卷施拔心。宿莽之根。龍門死桐。尚抱成池之曲。其著書若干卷。手錄書若干卷。藏於家。不朽之業。其在斯乎。予以昨歲。息影故廬。寥夷甫之塵談。接平仲之竊契。昕夕論經。沿溯伏鄭。甲乙飛辨。錙銖賈劉。下至遊藝嬉紀之流。旁致稽史之旒。前衛固遜。附翼起豪。天乎不諒。與我良執。嗚呼哀哉。夫誄以表德。言以昭緒。爰是述其茂美。託之旒旗。乃作誄曰。

僾僾者天。促促者命。逝矣之子。悲來胡竟。孰嚮之詩。孰譽之名。匪名之聲。來茲是聖。伊子之生。傾宗鼎盛。猗芬允始。名德終令。蔽蒂棠陰。輿誦循政。奕葉降墨。世守廉敬。爰毀夜際。克揚前麻。金枝蘊彩。瑤系蒨桂。惠質早端。聖童是徠。詩禮庭韶。協哉賓斯。枕膽經籍。覩息名理。文翰多傳。神澄秋水。冰奧非賦。奏帳元史。

談虎一揮。蝴吟怖止。子之勸儀。夙夜匪僻。盤盤一編。如澎委形。銳志砥礪。離思不深。擢用炎茂。心寫晶瑩。子之持行。不激不隨。道潤斯華。德充乃滋。婉孌登堂。孝友可師。翼乎維度。確乎維宜。子之介儀。夙貢神滋。若華四照。澄波萬頃。顏寒骨斂。酒逆常慳。巫陽有招。豈雨成影。烏虖哀哉。殞玕霜題。匪子誰儔。翩翩嘉極。匪子誰協。匪直也人。邦家之殺。蒼蒼質芳。元愼是促。白雲停彩。朝陽在門。如何不淑。閟此英芬。淡宮有木。錦水有微。如何不傷。盟子游泛。子身可亡。子名不朽。名山之業。不脛而走。恨誠北邛。氣高南斗。廿年千秋。百歲亦苟。惟念素執。周旋無由。玩復遺文。永以綢繆。嗟嗚嘤嘤。寄辭戢愛。魂今遠逝。悵思胡瘳。烏虖哀哉。

送趙林一序

嘉慶壬申八月。趙子林一將北遊。時則秋陰滿衣。午涼在樹。蓼花挺小。杖履可容。稻雨波平。舟檣悉啓。卜日惟吉。假其以行。其友方履籛。載榜酒而送之曰。昔人北林之造。泣或損臆。志士南浦之歌。錄已啓篇。誠以紘括之賦。脊戀深於白雲。癸辰之歲。積疑明於丹鷁。滄海遠道。十年有思。學香因樸。千里誰附。臨河太息。遠者未免。矧吾與子。能不增欷。吾自弱歲辭傅。丱角謀交。西謁隴荒。惟覯塵迹。北走燕趙。至於上都。時君晁季。羈客於此。請贄未暇。已篤心誼。執袂道故。乃識宿姻。徐揖形弱。依周拾爲外兄。范穎矜才。比謝生於愛弟。牛車道上。擁膂忘寒。客帳宵中。論經膝傪。傾蓋之始。縞幣尙焉。既而白紵拋殘。黑貂告敝。勞筱短短。將侍宦於秦川。歎沙漠漠。乘知心於日下。於是斷魂隨轍。轉疾於奔雷。悲吟接天。聲溢乎河山。束箋一寸。不消季重之愁。寫盲三復。遂入洪喬之厄。如此寒暑。若彌年歲。而泛梗所經。復逢故館。求志希獵。無異雖時。逸乃倦遊辭返。並轡歸來。入林宗之里。朋鄰遜其逃徭。登伯符之堂。華顛喜其得友。居鮮一日之隔。門微半介之通。淮步徽迹。燈影振華。齋居盤盤。言笑宴宴。蓋同處大江以南者。不自知其歲月之更也。然而緋弧之用。貧長治以成膂。筍玉之生。望他山而援手。典可舒。諸孝緒於鍾阜。命言開往。就少傅於東陲。蓋宵風雨破夜。危論若師。幅巾終朝。逸思成陣。志荒所業。則振襟以悟之。擇交失端。則微辭以導之。素絲白刎。染采因柯。將本風榮。臨年共悅。此神契之道。無愧也哉。今子將揚翟聲。蹈上侍。拱金扆。覲玉岫。而余奄滯故廬。不克企軌。今日之別。我勞如何。吾子行矣。踟步不休。跋涉千里。累塵不倦。倚俗崇成。以協明德。爲吾子箴。鉛刀雖貢。鈍於莫邪。五味雖甘。不先稻黍。榮利之誘。毋以徇取。久微千獄。惡於一瞑。箴箴之簡。六翮終騫。寶音在人。益已惟敬。審友之道。爲吾子進。吾子行矣。舉策而告者。謀夫之英。賄盲而退者。咨晳之箴。爰敢緒述往契。期誌後朕。凡百懋思。神與子偕。

江行記

歲入元默。月居陽首。方子將由金陵。至於漢陽。乃泝帆江。則沱水舉洪波。指太清。緲渙翳翳。呀呷澇潏。澈淡澰瀲。沖涵沆瀁。初映暾輪。砥如重璧。乍激迴飆。益見屏嶂。睥睨少舉。可擬萬里。雲天相逆。曾不一尺。於是霧光在枕。晨飈上衣。舟人登呼。客子趨視。赤檣拍漢。亞腕能援。黃幔彌漫。隣袖欲飛。蒲帆揚麟。吼音終且。筒管森刺。浪勇欲奪。走電謝遲。勁矢忘速。孤鴻無影。哀猿有聲。邊笳四起。沈簫千仞。地軸爭峙。至此而進。則東望棲霞之岫。西眺彭澤之陂。指鸚武之洲。掛黿尾之渚。莫不俯臨前席。追蹤後塵。散魂蕩魄。浮彩

揽思。溯宵霧之奇。觀平生之盛遊也。徐理櫂轉。低溯軒窗。一編將展。奔魚躍而竊觀。狂吟遽伸。鴻鷺爲之忍群。偶有所作。湍甫未歸。洪波復沸。鼓於几下。倒岸投之。駭退十丈。往昔嘯歌。好言激壯。威拔純之賦。吹怒濤於吻沫。考道元之經。撫迹流於掟指。以今況之。誠異據域。若其浩蜺所盤。陰侯所牧。迺濾之所溜。湖泊漢之所灌。潤烏不及盼。魚不暇亢。闊彼遼嶽。易於鳖數。谷洞入荒。若微若疏。蓋千萬載。而無察留爲之輔者。百川豈能偏哉。既而寒潮毅升。岸草盡失。叢枝迎拜。惟餘素麓。水氣上蒸。半作綺縷。金旐斜趣。左右若木。華琚低映。小環太空。又復滅潤作食。借石謀居。夜米欲炊。奇芬附於蒼冥。濁檣橫亂。餘歡送於鄰渚。宿雁選翠。招其逸侶。江豚掉尾。時甘嚼人。撫膂遙望。汀洲無際。顧我鄉國。隱於天末。容足之外。即屬夷之宮。瞠目而覩。非蓬瀛之客。日落未落。招美人之菱花。道阻且長。傷交甫之棄佩。思緒閒寂。悠悠何如。嗟乎人生之質。非金石所流。百年之期。非風雨所破。而欲閉室閉之雀息。挽天上之鑰匙。不亦惑乎。今雖罪抉孕雨。蝥屐分虹。鴛岸奕下。嘆不敢吐。適濤槓湧。恬不敢存。奇懷夙砥。非達士之變懔也。述其所覩。因以志之云爾。

與江神啟

蓋聞停蓄規尺。必有委蛇之司。淬臯騰步。不乏鼙鼟之長。是以挽翠而鼓。泣下湘纍。秦雲而來。風迴海若。冥契之道。惟誠斯通。矧以滂濞表采。顧淡匯異。許洪濉潁。拱數漢泗。滸汗六洲之域。浩蜺九衢之中。桂元極於華蘅。限坤靈於帶礪。世所沛欽。如江之水者哉。伏惟執非潛曜。康濩翱翔。神諸巴梁。紺瑠誰衆。湍之原。巫峽宜機。總朝宗之望。璇淵春靜。紫貝爲門。桂嶼秋高。黃金成浦。雉笙畢備之選。是雄屏翰之儀。況復祟朝而載。利涉蒸黎。沃野同流。布潤默畝。啓介鱗之萬品。承蒼溟之四隅。至津三月。桃花浪開。沅芷十尋。芙蓉波細。窮陸無職。泊之道。天區有靈。潮之澀。利舒功赫。渉不可推。履籛以劍方鱗。士奕國僑。民之愧通經。行惟疑守。湘輿技隱。無送日之名。綵榆工澀。謝歸風之價。今忽祜航遠泛。結履瀕游。逡循河詩。臻茲大澤。淩茅水宿。已逾十晨。鼓棹風吟。安於一葉。既畏潛蛟投璧之雉。終鮮媧均掟石之嫉。馳嘯如絲。誠復不疑。惟是匕箸之前。並羅典册。長鋏之外。別貯圖書。默坐提寢。輒喜恬吟。走筆少休。又能狂嘯。自朝迨夕。甘不虛時。而或澳府駭其騰聲。波臣惡其逆耳。竹擬三尺。云非儒生之處。洪濤百頃。乃赴狂奴之態。恧尤相稽。是所不賓。故敢達諸明神。抒其幽素。可協假道之誥。不擺突至之譏。庶使破浪有期。告水濱之列族。布帆無恙。謝江東之故人。攄膺拜覩。腆顏伐陳。黍稷非馨。楮帛慶顏。謹啓。

祭莊印山夫子文

嗚呼。崇岳失峙。朝陽韜穎。昊天不憖。哲行爲歸。德純而隨。道隆而微。吁嗟吾黨。將安所依。惟我夫子。鍾華毓秀。世載通德。克紹鼎胄。璞潤蜀山。珠蟄媚川。岐嶷之生。惠質早宣。爰自初服。束髮儒軌。伏業孔門。遊刃諸子。軒頊柱典。匠史宗經。發爲文章。炳於日星。探討絕學。総振微言。上下萬古。奕奕淵淵。望影附形。喻擘和響。令聞嫗昭。播於九域。匪文之華。道充乃滋。匪名之聲。實循所施。仁哲溫良。中朗外澤。孝乎惟孝。友恭是則。猗歟夫子。命世而生。式登郎廟。功曷可名。迷陽旅途。驛騎失路。用行舍藏。進退可度。高蹤偭望。非閒

於朝。三事大夫。子子千旄。素絲良馬。再徵不起。幸舉有道。上負天子。赫赫王命。貢於邱園。鴻逵遠蹈。猶車高縣。酒錫亦殺。悼金甌迹。棲遲衡門。終保貞白。恤茲後學。蒙不知途。是訓是行。夕治典謨。春雲在堂。時雨在座。詔爾小子。啟我迪我。丹鉛橫前。質之晦明。親炙有年。私艾貳傾。如何上穹。不淑不弔。景命永謝。徂此遺佚。嗚呼哀哉。歲晦以寢。正用以褒。咨嗟夫子。允履厥中。其來無從。其往無迹。太和同流。人莫之知。捨之不滿。澄之不清。叩虛抱寂。若波千頃。道乎易簡。安恚寧神。啓予手足。悠然舒暇。蘭芬而刈。泉醴而枯。梁崩器摧。云何其呼。旗羽秋高。穗帳天促。千秋誰嗣。百身莫贖。豎子蒙昧。同侍絳帷。服勤未逮。心喪空期。素斝留御。胥衆陳几。終其永懷。悲何能已。敬敷奠詞。生芻載將。嗟我夫子。尚此苾香。嗚呼哀哉。

祭周鏡雲文并序

歲惟元默。次於大淵。周子鏡雲。卒於漢皋之旅。嗚呼。駛隼匿影。沈月不光。菁華泪於崇朝。哀忱起於中夜。龍蛇之厄。抉十世而泉飛。夢雞之辰。叩九閽而星落。應汝南之著作。不名其官。吳季重之善愁。終之以命。啓文園之說。封禪之書將亡。拔子雲之帷。草元之心未化。嗟乎。滔滔逝水。不能駐金石之流。冉冉行雲。豈殊於蜉蝣之瞬。惟當世以誰對。假大地而埋憂。遂士之寄。今乃言旋。勞人之生。誠不如死。然而擢千尺之桐。貫先撥其枝葉。刈百畝之蕙。又遽傷其根荄。安仁悼逝之時。未周於歲。蘭成傷往之作。不絕於書。匪朝伊夕。痛瓊瑰於盈懷。跼地蹐天。恨尺蠖之無足。拓落寡耦。崎嶇損歡。入室盧視。出門何之。蒼蒿泣雨。闌十口之棺。茅旌坐帷。洽三生之夢。望故鄉而不見。知飛蓬之焉如。因其伯兄。寓於嶺粵。將往依之。未及至也。

悲秋羈旅。殉之以身。蹐蹐冥途。欲迷其徑。枕函猶而長謝。御布衾以永休。十千市木。未知斂之人。萬里停輿。定多牧豎之鬼。寒燈夕卷。斷藁驚飛。鄰笛乍起。臥白骨而酸魂。生芻載將。以蒼蠅爲弔客。人之生也。死固其所。死之爲累。乃若是其淒怨乎。歐碎露以何時。仰昊穹而莫答。所謂修文禮職。玉棺降空。賈太傅之賦鵩。王子猷之亡琴。千悲萬恨。何可勝言。一號三呼。魂終不復。以今況之。增痛摧已。既卒之後。吏閲一載。其友人之在京師者。始克知之。素車奔赴。同慟元伯之靈。寶劍初鳴。難覩徐君之冢。因號其夙昔爲位而哭。懼神遠之未格也。乃爲文以招。而祭曰。

黄雲瑟瑟。丹楓湛湛。魂兮歸來。念此夙忱。惟子之生。志度淵粹。若蘭之姿。爲世珍瑞。既有介德。稟於清風。既有至文。侔於化工。秋水融神。春復麗物。良璞在躬。其彩爲拂。非元之誼。銘其凝素。發言彪炳。受試受賦。時之不逮。道屈未伸。百治之銑。乃棲埃塵。命之不淑。幽閟其世。遺家不造。終屏憂悴。戚爲我車。於陝之鄉。藏依我兄。於嶺之陽。往見其愁。驅陽其意。運極命蹇。阻遠爲害。涼沙拖旐。窮月凝肌。朔飆一來。遊魂誰依。名山之緼。藏於是後。嘔心而亡。豎子是咎。子之家室。孟汨重泉。譜冒相晤。想子後先。楸輛未安。魄其相近。魂其久遊。湘湘之域。友悲是則。思兄未忘。魂其有知。隨流而颺。十棺之穴。兆於瀧左。魂其遠行。或佑或妥。少微作芒。離離長瞽。魂兮歸來。歸於天上。惟我素奠。刊缺有年。浩彩恢音。夢寐是延。求之不得。泣涕漣若。乃麗桂醑。薦以清醑。斗酒隻雞。酬於三步。述編泪于。颯指禮補。神颷猶然。旁攜裁欲。鑒此明潔。魂兮來歆。

書劉芙初編修騈儷文集序

蓋惟酒石在懸。自殊凡響。涇沚合流。獨著瑩流。抱孤芳而不前。振遺緒於往昔。文章之道。厥有尚焉。奇偏相代。象同於天。飛衰迭變。降因乎世。應劉擢於鄴東。鮑庾遊於江左。雖杳莫正。典誥不鮮。猶能推源。安所終極。夫文以道勝。言以氣雄。子建所謂儼乎若泰山。勃乎若浮雲。洒君子之作也。先生銘裏凝素。抗躅夷庚。蒼恬而奧。義皆宣。機結而妙。理自發。茲騈體文一卷。抒華千載。啟百家。何非春日。流紅有花。訶吁晚菅。茹碧成彩。河梁叔酒。情深送遠之章。湘雨留人。根觸論文之夢。属其幽思。可宴絲桐。纈其芳璞。若列錦綷。不錯於雕鎪之工。不溢於性情之外。洵操觚之津途。爲學林之衣鉢矣。不慚下邵。錫之楷模。敬觀珍賞。如渴飲而饑餐。吟誦迴環。欲罷離而孚滅。徒形黏沮。敢肆揄揚。雖列閭丹。助此光艷。亚志行塋巾。我哀懷。

送董晉卿南歸詩序

癸酉六月。晉卿以就試至京師。後適閒其尊甫定園先生有疾。匆促將南歸。是時余與晉卿之晤合者。未周矢三旬也。離衿乍伸。盍簪已卜。幾遊晨語。徜徉夕行。惠迪之勖。迹同客游。清機之盟。契若琴瑟。知音偶疎。顧失群而增悵。歲坐列論。引良儔以自豪。又復遊子玉燭。佑我金芍。欽曲流風。延佇翃月。敦交求友。抱實誕名。結懷周秦。縈思商夏。奇文十册。入夢寐而皆吟。古璽一銘。撫神物而駭走。振古蘭之訊。風雨未來。聞白雪之歌。非復莫賦。非遊蹤之爲樂。將德音之是招。乃忽疾苗藏怨。飛雲流陰。然沙千丈。不迷其途。芳草千里。悵趣其歸。嚶嚶指之誠北。復亦爲之側窩。倚閭之嶺。南國且見其歡迎。登山臨水。此日無言。蕩魂越魂。送君有旋。吾子行矣。我勞如何。河陽解鞭。異於曹植之詩。春水泫寞。欲賡江淹之賦。以是言別。何其悲也。至於啟觴祖道。停陌行筵。南皮之遊。金谷之逆。皆古人之有憾。非今日之所尚也。乃爲詩以贈之曰。爰折瓊枝。挹子袂兮。芝刈芳蓴。秣子馬兮。君子之行。瞻親舍兮。陔中有芝。循可采兮。佇俯晨羞。以永歲兮。庭闈愔愔。吾樂愷兮。江淡之流。日夕遠兮。豈不從之。嗟弱翰兮。送子賤軀。適我願兮。瑱玕雖櫱。問顏色兮。盍篇雖和。搖綴澤兮。悟契之殊。將誰悅兮。惠此瑤瑤。無終惜兮。

誥授朝議大夫甘肅鞏昌府知府護理鞏秦階道胡山齋先生別傳

先生諱紀謨。字獻嘉。浙江山陰人也。寄居直隸通州。遂入通州籍。王家江左。百代仰爲詞宗。陸機東來。當世重其碩望。先生秀質凝生。見者自遠。風神軒舉。適然不羣。援元幼日。既探奧義。蹈厲非歲。乃推經師。秦哉愔愔。寬裳閑之顏色。采華粲粲。陟芳岵而懷悲。先生於未衰之年。痛擢二親。迫家食之饑。尚客千里。視疑觀合。惟貧弱妹。不恤不弔。磬所道藏。外人皆爲先生傷之。而先生哀踴盼之莫從。勵友悲之愈篤。時有外姻某氏。以閨閫之錫。搆角弓之訟。聞先生風。愧恧而嗷。沐蟲壞之化。相揖均田。人王烈之鄉。皆恥爲盜。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振其采而鄙夫寬。豈徒虛語。迺今知之。又嘗餓舟北行。糴運既久。同濟者數十人。皆告乏食。先生竭資以贍。始盡獲免。貸而不責。詫莫知其名族。義非所市。終不答以里居。南山之壽。年頗潘郎尚麥之謠。旨遂壯老。慨恤勤施。罕有躬焉。追於一尺之符。策分天水。五帳之綬。遠登玉關。志育錄而不消。御萬仞而必叱。才辨無雙。則緊司傾座。樂烟日下。則蒼庶悅心。是以且移數郡。遷官廿年。位成縣、縣原、安定、中衛諸邑。陞授安西直隸州知州。庭有和風。縣無通事。政成三月。延頸者遍實封。星改一方。門輪

者滿行轍。先是逆腐縱軼。弄兵潢池。妖氛蔓延。罔途隨左。旣已折馘。將謀會殲。先生僩彼脅從。及於邕稚。餘黨別親。赤釋其辜。而鳳翔之妖民。由得本等。又將嘯聚以應。先生奉檄治之。至則呼彼都之牧令。偕此邦之父老。醵酒於樽。列樂於庭。咏山中之風土。閒行畝之東西。而輕騎倏遺。渠魁已得。夕陽尚紅。酣酒映碧。衆皆大駭。始知嘯歌於長吏之庭。決勝於賊人之室。邪彫機老。全解嚴城之扉。謝傅神恬。迷旋前驅之中。外戶無扃。兵戢夙閉。先生之仙。蓋銘太常而無愧矣。於時天子方考九兜。被八紘。詢河流之異。證傳註之經。知清濁之辨於涇渭也。命大吏求其源。大吏以屬之先生。乃登首陽。歷大夏。蹤終南石室之險。涉鳥鼠同穴之谿。至於邇州之拜頭山。得涇之源焉。瑩石如瓊。可析毫髮。澄流若鑑。安雜滓浮。爰著涇源記一編。以獻於朝。此則鄴衍炎敷。謝神經之未詳。張騫浮槎。慚斗牛之荒渺者也。未幾擢黃昌府知府。攝秦階道。將期經綸爛熳。响嘆緼深。泉洌玉漿。案陳瓠脯。豐五雞二鳥之養。致千觴萬箱之樂。孰知台職未崇。良臣不慭。年齡俄頃。風雹相推。鄗中赤土。催封半簋之書。關上黃泥。難易十旬之粟。豈不哀哉。先生蹈廣而隆。摶疏而挺。朗朗照物。爛爛增彩。葆光含息。天倪往來。自云中歲常號元經。咽華咀氣之精。覺濟鴻觀之要。旣而思冥宰之契。不外市朝。神僊之洲。莫非道岸。因以束髮還嶠。折節入世。又自言昔爲冥曹。剖決陰獄。秦山使者。攝生人之魂。地下主文。當強仕之日。蓋其凝宣之氣。六合同其陰陽。純直之心。九幽受其陶鑄。列子云。上闚青天。下潛黃泉。劉安曰。馳於方外。休乎宇內。若先生者。可謂符之矣。且以誠貫遺。通學粹古今。毫翰爭飛。金玉相儷。春日初午。閒高吟以入空。秋山乍晴。喻清抱之在室。著有知足居詩若干卷。青山澤之姓諡。布六文於六律。衍閶闔之微諷。皆一字而一珠。豈濡脂染墨者。所得同年而語哉。履鏐幼侍嚴親。宦於甘肅。先生與家大人交相友善。見履鏐而愛之。選詞爲驥。走箋命和。揄揚不絕於口。保抱不離於懷。十紀之逝。媿之而並列者。宿一謝之美。咏之而遍駭公卿。子春之旗鼓。自嘗管生。周君之所尾。獨賞哀憲。嗟乎生世落落。窮年悠悠。斗筲之才亦妒。乃周納其狂名。跬步之階未登。即指目爲賤士。白眼環於左右。雌黃密於網羅。則惠我辭色。榮過於加華袞。知己片言。思深於肉白骨也。而況先生之於履鏐者乎。丹泉汨地。悲無時之可忘。白雲在天。亦何人之能逃。讀綜厥行略。志其遺矣。爲之別傳。所以風來䄐之楷模。備史乘之搜采云爾。

沈貞婦繪古圖詩并序

夫鴻都設彩。講想聖徒。蘇門行障。貌求逸士。蓋高躅抗雲。拜岡中之千古。遺思往日。增如上以三霑。染侖所推。傳神阿堵。未有删閨妙箱。幽居素懷。丹楮欲飛。翠黛未落。綜緗在手。若開怨雨之花。箋鏡臨窗。不寫傷心之賦。則駝萬里。繪寒士之裳。紫雪百丈。涵弓旌之血。林下之風氣。道韞遜其鉛華。陌上之冰霜。羅敷慙其妍藻。詢足寶此芳幀。永於來祺者也。況乎懷清之寡。青蛾欲化。漆室之味。白燕初歸。遂以人而益珍。節因才而乃見。則伐彼貞木。將鏤少女之形。集於瑯環。更上伯姬之頌矣。乃爲之贊曰。

錦帙入座。寒香上樓。松枝影碧。石匣鍵秋。鶻啼倏忘。愁心能容。蹙黛紅牙。袖中形管。笈篋鐫佩。祕苑初開。江南寥落。古月徘徊。

答劉青園書

青園足下。北土凝冬。勁颸厲起。僵蚓斗室。瑟瑟不眠。忽獲惠緘。欣喜失望。陽照之降迴谷。凱南之鼓芳甸。不足過也。書中款款。撫此心曲。術通百周。燈照一室。且知足下。綠食多暇。定省以康。甚慰甚慰。聞者冠資近礎。蔓於東園。封豨夜走。毒猶晨呼。虎嘗勦天。月皚匪野。比聞青州之區。將士致命。渠魁就殲。脅黎無恐。而豫南數郡。尚有逆梗。未卽授首。此如蘋魚掉尾。聲以沸鼎。窮鳥亡巢。棲於烈火。魁何指期。可待靖矣。方今四宇和暢。中外受化。頑堯稷稷於上。宗變師師於下。一夫之安。勤於宵旰。三尺之子。舞於康衢。而凶殘潛呼。鈎連結轄。持櫓偷之器。率蝟蟲之衆。乃欲蕩搖我家室。虔劉我邊陲。扶桑未浴乎咸池。金鉤未登於鶉嶺。昔已襲屠陳肆。折馘因屯。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夫以天之仁。不能無鷹鸇之鳥獸。地之大。不能無沴毒之草木。而太和絪緼之覆。廣運淳茂之栽。終無所累。適足痛恨耳。秦山以南。迆紀皆旱。災傷流離。重以兵患。民之瘡痍。諒未能復。丈人數政斯邦。爲之豈弟。惻然乃身。刑期無刑。而足下子舍可居。彌斂克補。相與頌者。豈維故懷。錢也辭忝四之親。歷棘省之試。裍衣猶存。敝屣未釋。初無勝人之資。而欲凌人之上。所齋猶而所願奢。宜其躓也。友人余君鐵香。九江之翹英也。亦橫京兆。出參幕府。雖無孔超封侯之志。雅有嵇喜從軍之心。才藝絕倫。兼工手翰。忧思慷慨。篤於友生。與錢之交。不啻錢之與足下也。論交必端。足下其弗遺之。閻君吉人。縞紵已密。胡子翁季。親若同生。相與勵射明德。探涉文藝。惟望足下。能來同之。少有暇時。速惠遠音。沍陰多寒。幸善自衛。不宣。

綠玉詞序

徐君經汝。秉淵容之器。懷醇和之行。樸學自勵。卓德不羣。仲舒之圍。三年未窺。智深之家。五日不食。心鏡爽鑑。伏隱其名。識綜篇章。雖龍挹其彩。洵可以馳踪儒帆。蔚炳國華者也。冥命不融。弱歲而逝。豐厥英聲。齊此永齡。瑤岡乍披。清芬終沫。元經初寫。風流已枯。芝蘭焚質。室有餘芳。苍施抽心。庭無宿草。哀哉。洞碧玉之奇色。銷紫石之末光。閱千載而猶悲。雖百夫其奚贖。遺文首首。友人新之。鵙鏡在水。曾勤知音。孤桐摧根。久翔逸韻。抽翰之暇。旁及短調。嘔心之言。微於將亡。此綠玉詞者。亦劉遵之碎璧也。流連時過。默成窮愛。詞飾煩複。志悲風雨。幽香人秋。遠泛春波。瘦骨者仙。怨遲明月。舞花舞曲。並見迴腸。載酒吟樽。雜消愁氣。是則淚痕未逝。先成隕石之歌。賦鵬將終。已類投湘之哭者矣。自君厭世。每提斯編。介然蓮之欲聞。招君子之舊侶。各裒羣韻。同爲妙賞。此唱彼和。盡鬭纖微之音。長吟短呻。遂激清商之怨。魂作苗而振碧。波鳴咽而流丹。撫山陽之笛。湘竹全摧。過黃公之壚。玉山易倒。則河一尺。遲雲千閒。庭樹迷離。落葉橫飛。斷猿相答。悲鳥驚飛。寒燭之背。疏櫺之罅。如見形影。晻映殘席。痛呼不前。相即無親。豈君之神魄。猶有繫於此乎。也九泉之枕。未忘斯人。穿十步之隧。欲問今夕。哀誠之述。未可知也。履鏐少羈隴末。偶歸寓邦。遊同門閈。心如合轍。與君之交。久銘中懷。聞君後言。亦愛崇酬。縞紵乍契。晤游無多。忽聞溘亡。悔念易已。茲有納城之役。深感宿隴之川。因舉小集。先付梓人。秦瑟引吭。聲初肆於宮商。楚劍埋鋒。光自臨於牛斗。有傷寥落。聊言慷慨。乃作此序。以冠其端。嘉慶十八年癸酉四月望日。大興方履鏐序。

郭烈婦傳

烈婦姓郭氏臨海生員郭光瑄之配也淑蕙之質遊磬於初笄蘭蓀之芳賦采於中野惟珩與璜容止不墮訓機迨杼令華可昭搵根下里夙仰靡笄之山習誠孤宗幼入扶風之座出閨之年歸於郭生和諧婉影婉孌將離歲有元枵天乎不淑心傷舞鵠之歌腸斷啼烏之夢滿滿春水渾古井而不瀾嘔嘔在疚裂貞孱而餘血羅帷冰凝寶此遺孤泰室綃鏡依於母氏蓋將茹恨悃悰竟成立之日形影相弔續已枯之魂者也乃以五載久延百禍未悔文叔之妻方少長卿之子先殀烈婦既莫號於蒼穹決相殉於下地閨戶而縊尚未就巷其母知之抉關以入里俗之論每謂解縊必得少壯有氣乃可復甦母故恒邀達呼鄰人救焉哀迫於中謂殆也何悔慈味於道招將伯助予烈婦且謂九幽之可遊痛再生之愈切詢得其故憤結莫遣即取袭刀自斷其喉瞿然從容而復縱逝哀哉肌膚之愛蒲於名節飲割之傷不閑慘怛是誠瀏金石而不渝蹈白刃而不辭者可謂烈矣聞之者色變知之者心折而自亡迄今逾五十年門無奇行之表毫無懷諱之名微斯闡幽曷云能思且夫貞姬之頌代不數人侯蹊之傳史不絕紀如梁嫂斷鼻以自伸夏侯毀耳而明潔證慘塗面之智段紀截指之誠尚矣彼數人者豈皆覩陵谷以爲甘仇己屆而必璧哉誠爲志不可以苟旭汚不可以少存也吾嘗以爲仁義無恆履之者至順貞靡非囿宅之者至堅迹險而理乃安未嘗有駭世之衷念純而操自勵未嘗有微天之幸若烈婦之行豈求彰彰乎然而國家彷俗教風言旌行徽井閭令聞之遺必達於上殿陛褒榮之典必洽於下是則搜采貽芬闡乎志乘者固有司之職也而表揚絕德被之絃歌者亦士大夫之責也磬北山之石鐫列豐碑倒東海之窮金貽焜管應可光斯臨徽激彼貞風焉贊曰

寒芸入壑貞柯不移逝波淩川精禽何知貞柯雖頹郁倏猶樹精禽雖呼冤恨莫補烈婦之生茶酷夙嘗烈婦之死慘厄戕傷存不可存吻不可嚙母兮天只畜我不卒非母何愛非存何汚存而受汚存非我存維存之亡凛寒在閨維婦之生爲母之恥漻漻自矢愔愔全歸焚瞷飛氈總矣何徵瀟湘之南無復宿草丹雪精詩苔飄迴繞千載其懲百世其型顯鑿樹册永此嘉銘

王君貽珠香雪圖序

桂林王君芬溪夙游俊詰無徵修綆竅古折履謝游入超宗之坐筆識鳳毛企幼安之名賦傳龍尾湘江之左一日馳聲嶺海以南百粵市賦僕也隨宦同於吳箭擇士比於法眞舟安舉史臚珠右性樂幽尋輒深棲覽暇則眺迴遠洲倏觀近陸珉篆玉箱嫣立於偏宦碧嶂金潭森隱於炎國披煙弄月乘雲傃風思軼人之遐菲撫美景之周流恒焉日夕繼以嘯歌而王君敦悛沈淼慈妄謫野菊在室佐公贈彥昇之詠猶登於飛蓋季眞士龍之什遐心我從雉遊斯篇他日出其香雪同嶺屬予爲詩復乞以序是惟晨翰希彩悅乎素心夕鬣多愁遁有異賞梅花千本或悟以前身香草一叢別啓其生面宴安閉關而御掃王恭披氅而行吟蓋妍辭初騁則飛夜滿堂遙思欲馳則繁霙染袂若此圖者毋亦傷陽春之寡和怨玉字之難寒乎古人云嶺南千里無雪惟桂林有之則王君之在此都其有似於雪也然而過宋能媚水木

霽其明華靚潔成暉霜露亞其陶鑄不僅以皎皎荒隅磊磊谿谷者雪之質也請以黄竹之巾歌幽蘭之儷曲爲子勉之云爾

立魚峯贊并序

柳州城南有奇峯焉名曰立魚子厚所謂形如魚之立者也飛甍拔天盤嶠委地嚴君屑蹊疏如鍵鐍去廓則三里而近涉江川一葦可杭苣未至其下而巇岏無際疑通仙都崢嶸既窮尚接丹氣於是刈荒榛俯躋脊左旋石蹬如旭蛇之從上遊下曲越魍魎之宮至山之半始覩一洞貫洞之中復得兩穴碰石外蟠徑尖內豁蒼有鬼斧踪無鳥蹤芙蓉倚蓋金碧萬殊樓葛爲門絳絮百結鐘乳斜凝挺赤虹於潛湫漉瓊碎階疑落星於中夜謝客登山之作倒鑄於陽崖杜公勒名之碑獨峙乎巖缺山是而望遂不可梯竹劍之杪積彩無名棘刺之端飛蟲所集故探祕奇而莫從慾輿梁之有客也余方穪客遐陬狂搜勝域訛情茲煥永暢厥觀蜂蕊嶺而振衣鐵鐙花而自剩近陽侍宦劍閣書銘孫登獨遊蘇門長嘯山中羚翩岩梧帝子之魂峽裏鳴鴛江南逐客之操蓋遊迴而不返益杳蕩而無盡矣迺爲之贊曰

終南石闕崑崙玉堂風泉入壑雜花滿梁巖腹蹬棲峯腰龍斷蟲然翠柱帙乎金漢珠林投解桂海幽窮傷爾孤峙嗟此挺雄水偃牡稀明月照霧穹蒼何險域中何蕊巖谷千盤架天一罅掉影池中開嶂石下班枝在樹青蓮有萼窅窅獨往九眞未來

宋母曾太宜人墓表（代永康公作）

宜人姓曾氏江蘇元和縣對里人也大家雅範世東觀之文林幼嫕孝思銘育楷之江山維宜人體質淑令德贊言容箴盥惟修纂組勤業年十七嬪於宋氏誥授朝議大夫前廣東惠州府知府含齋府君之副配也婉孌伊邇柔嘉有則屈節簪侍周母儷其英賢秉心塞淵哉媺洵其風度叶蘭馨燕姞之祥徵麟趾泉邱之瑞施衿閭閻愛爾嬪素味是夙夜重其克諧是以旨告師氏歌綸綸之華變彼諸姬奉圭泉之問府君投版炎區建歷嶺嶠司百粵之州棠陰蔽路領九眞之郡桂樾浮家宜人則衣不純帛翊庭治之公旐晨起操籚佐中饋之羞膳履端上日或頌椒觴遠道春風能酬蕙錦迨乎外舉懸車內偶撫瑟獨持闈政不忝前規采蘋采蘩歲時伏臘之敬伸筵俾几賓從燕飲之歡蠶宮三繅庭治蠶匯難人一號巳癸忤軸自府君頤養於林泉即宜人疑勤於家室喜愠不形虔恭愈篤恕以逮衆婢媼永無間言敏以承和戚鄉黨其容止絜澣濯以進娛夫子之暮年陳擒狄而朝嘗女什之諱日盂娩娩者垂二十載上使則荃無私顧之愛下授當冠以門閭之秀心綜其大體安其勢輕重之繫在茲一人矣況復喻義方於機杼則燃荻終宵貞外傳之束脩則鬻釵賞市一雙解挺欵士行之資十幅裁衣招孟仁之侶慈教既勵子辟徵除家聲丕揚人儕斯茂長子棣遠宦於山東次子楷遠宦於安徽版輿未御侍先公象服是宜以侍仔子宜人貴不忘貧儉惟知足遐齡不怡反命必怒旨爲追昔年之矜節紹風德之芳型勵其所生期於克紹若乃精倖之始甘旨之獻成臻於宜人宜人歎曰此府君之餘澤也先夫人之惠庥也則必列於蒸嘗虔之凝廟展羞容之奠追告諸祖之成立見者莫不仰其高明化其禮讓焉既而楷遠移宦西粵入謁北堂

且欲黍雲關之顏色。重泛湖中。秉幹府之徵名。久依吳下。而宜人戒之以宜力。勉之以馳驅。王尊叱馭之坂。非輕軒所行。何武強仕之年。非閒居可賦。庶幾以訓。傲慨而道。雖敬姜之教文伯。崔母之誨元暉。以今況之。不是過也。楷遠之官。十有餘年。當封報最。露布論勳。百年槍欃。邦人能誦先猷。九重絲綸。天子褒昔上考。晉擢方州。寵榮將母。受茲介福。光於前當。豈惟絳紗傳學。賜號宜文。軸幰姮庸。封之節鉞。而宜人悼爽元子。軔悴娛娟。挾悲觸留。神明坐殷。風屯相摧。婺輝不朗。嗚呼哀哉。哀子楷遠。銜恤罔極。增感氣傷魂令戚。斂永闕其誠。附身附棺。弗親其事。酸辛痛背。陟祜配以何從。蹐地踰天。嗟汪事之靡盬。如我如此。不如鰥生。泣血椎心。不克自存。嗚呼哀哉。據狀宜人生於乾隆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嘉慶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卒於里舍。享年七十有九。勅封孺人。晉封宜人。子四人。長棣遠。山東濟州吏目。先卒。次楷遠。廣西潯州知州。次桂遠。梅遠。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十四人。以一人嗣於嫡子之長。為小宗嫡孫。曾孫四人。將以丙子冬。葬宜人於城東天花菴之原。近於祔塋。棣遠祔焉。禮也。隧道悲閟。幽域將成。牛眠之下。風樹悄悽。馬鬣之封。神光離合。擗踊塋宅。悲棘人之纖纖。定省隔中。望伯兄分渺渺。哀窮念極。存想音容。思撰純誠。誓於阡兆。某與次君同官。校術心契獨深。耳孤鶩於海角。感春歸於寒泉。攬思卒之非彰也。爰不敢辭而為墓道之表。庶幾勒此青珉。永昭淑慎。禮宗之盛。猗與彤史。載徵銘誄。德象之儀云爾。

棄鷄巢越雪集詩序

夫言為心聲。心因境遷。詩本緣情。情以識域。集菀枯而飛鳴異者。歟乎勢也。適陰陽而舒慘別者。抑乎氣也。是以朔飆厲則燕驥舞。蕙和則越鳥翔。魏儲論徐生之文。嗤其齊氣。宣武聞郗生之詠。陋其體語。若夫鄰衍居寒谷。而有回春之律。謝靈生永嘉。而有正始之音。君子安雅。良乎尚矣。業君龜巢。修能內茂。道曹外神。吟咏縕袍。蹁躚林澤。沈博之藝。研於蓬權。清麗之思。閑於州里。其所居也。乃浙瀟湘之源。梅菲洞之委。柳山蕤蕤。附於九嶷。象林盤盤。嫓於六管。幽人所棲。僻壤何陋。猶雲煙而不言。發抗瀲而自樂。是眺東漢浴乎扶桑。夕臥北窗。乃弄南斗。釀菊泉之醴。開荔子之樽。茲興蔽鬱。就擁前聞。于厚鼎州。猶考近業。中都大邑之士。縉紳先生之徒。咸擬清風。爭趨高躅。閉戶而長者愈深。啟關而問字車集。於是顏氏之簞瓢。歆原憲之襟履。潛思所至。則醲醓可發。麗藻所營。則則室皆滿。詞鮮近酣。時多古懷。凡厥抗心。皆壤絕詣。短章振宣城之範。長言扶拾遺之精。澆雅以陶韋為宗。沈寂以郊島為尚。玉徽金銑。方將顯於毫鋒秋實春華。不求合於時。步又或刻中游藏。落下依劉。矚山川於腕底。譜松篁於筆端。撫應康樂。洞庭帝子之遊。解帶錦均。薛羅山鬼之曲。蓋其遊志也。潔故取物也。芳其儲素也。悟故擬規也。峻廻念天宴之際。就神慮妙之巔。琅玕山風。嘗懸巢枝。瑤池青虬。翼雁佳師。澥方麗笙之音。湘中紉蘭之調。末審澹其盡機諸其雅。余所以謂越雪集三卷。而不禁有伏膺之嘆也。余嘗慕姿興之川。楚思荊楚之令士。遂緣宦得肆遐心。近自始安迄於比歲。於山則探衡岳。於水則涉邕灘。每謂桂林玉筍。若隘元豹之姿。合浦明珠。易結騷人之魄。許文休流宕之餘。徒存月旦。虞仲翔竄遷之後。雅尚風流。欲倚北塵。緬其蘭芷。而鷄巢征希伯子。雜引流波。歎託中原。定交爾汝。賞音之誼。益友之誠。嶺海以南。一人而已。又復盍寫瑰篇。獨探元味

蛻。槃不飾。稻謂詫為至文。雕箟連辭。玉篇刻其館啟。謙讓弁首。逡巡久要。沐宇鏤心。非浮波可衒。瑰琅滿目。非鍮石可疑。聊析微言。扶輪大雅。耕銘通契。兼誌遊蹤。

越西江行竹枝詞序

江行竹枝詞者。元和朱楷遠、大興方履籛。南徼紀遊之作也。夫左徒九歌。降神君於雲中。平子四愁。翹美人於湘沚。東南其浸之域。天地堙鬱之所。登山臨水。日暮不歸。思婦勞人。吞聲而泣。時則春晝乍陰。陀故將謝。亂雲生蛣。紫花滿川。望孤嶼之禁劉。感蒼波之無極。客以三月之望。新歲乍過。瀧謠怨咨。聞以弃泉。舟柑橫洋。高於古樹。左旋灘水。弔二妃之成從。右望蒼梧。閑重華之不復。遙指交川。仰伏波之銅柱。遂出句漏。訪葛洪之丹非。紫苔而宿。棲石為家。肆日低原。動駭心魄。夠鳥則背棄而飛。窮猿則抱蘿北嘯。其傷懷而發調。不自知其慈然也。於是嗚笳盡咽。剡管徐吹。蜃樓未晞。蜑煙忽破。潮滿江。人還在水。舟子一唱。越女再答。青樓大道之歌。黃竹戍箱之怨。征夫西航。有雉朝飛。少婦東鄰。采鹽傲拗。鷓鴣和而迴波與。游魚聽而殘月下。此一境也。豈不爾思。慨其嘆矣。若二人者。或道州閒政。亟入九嶷。或高卿投宦。辭歸三楚。弭節行路。觸緒離襟。芳草千里。若迎鼓路之悲。蒨風一來。不待雍門之感。迺復撫流波。征杜若。興言彼美。貽簡余心。猗歟斯切之章。慷慨雞鳴之什。庶可代萱樹背。聊慰飛蓬。載酒閒車。同消愁氣。至於紺褵鄉諺。編采蠻俗。鼓名記里。舟號指南。述山陽之歡宴。追憶平生。詠渤海之循歎。能言家乘。詞雖不稱。無外百情耳。楷詩自桂林至太平。凡三十首。籛詩自太平至桂林。亦得三十首。其六十首為一卷。其所以合梓而分馳者。亦以見川陸之紆遲。嗟我行之良永也。是則激浦徂徊。艅艎駛汰。朝辭遊荔。夕采芙蓉。想巫峽之女郎。悅同舟之王子。行吟澤畔。誰招湛瑒之人。攜手河梁。試奏巴猷之曲。

萬善花室文稿卷四

歐陽文忠公畫像贊并序

乾隆中，侍郎裘公曰修，奉命典學安徽，按試滁州，得宋歐陽公遺象一幀，歸獻之朝，高宗純皇帝，躬演睿思，親灑宸翰，題其軸首，仍賜裘氏，裘公弗敢私也，鉤勒上石，而以此卷藏於滁州醉翁亭，命主僧守之，嘉慶二十有二年，草莽小臣，有山澤之游，假道於滁，獲覩斯象，式名賢之容範，閱天章之煥美，慨然有動於中曰，嗚呼，遇有盛而未偕，道有蘊而必宣，何則，器廣則難充，聲情則易永，慶發千里，聘之以九同而伺也，扶搖一搏，陵之于萬仞而不拍，故程力以寄時者，仁人之遠願也，跨修以開後者，志士之獻衷也，而懷才卒無濟美之諾，覽告而有不並世之感，則誠可嗟矣，廬陵先生，興起於既往，肩道於將墜，粹學人孔顏之室，名世應伊周之期，雖文擇荀揚之精，論史軼遷固之羈，實峻極所特鍾，人倫之水鏡也，以王佐之英，生郅隆之運，早擢鼎科，遂參名髦，出典符守，入陟台司，主上信其忠，寮天下欽為傾望，從厥遭逢，不可謂不遇矣，然而登庸之譽重，則謗毀颯隨，批鱗之疏上，則讒間亦乘，楊叔節之執政，以直見疏，陳仲舉之立朝，被黨獲罪，身歷三君，仕逾三黜，謗及於牀闥，讒遽於宦侍，又何異夫元髮之嗟，敔自昔之終勞也，借使得君有專任之權，建議無羣邪之沮，發嘉謨之洪圖，涵儒術之神和，因百年之盛而革其弊，納綜三代之要，而復其典常，有宋之治，雖與先王同風可也，而徒以有盡之年，流播內外，特出之才，升降終世，休烈顯而

未宏，嘉會不可再遘，斯實天為之哉，彼用之者亦任其咎而已，若我純皇帝之御宇也，九服承鈞，七曜遵度，稽古先之哲后，闓克抗仁，羅稷契之元輔，蒐假陳範，秩能昵賢，庸勳序績，炎之如日，蔭之如春，至於文思睿妍，瑤簡琳琅，著雅頌之歌，陋射洛之句，美未易蒐，義鮮由釋，即斯一圖之詠，一篇之題，往復兩儒，慨念逸軌，緒韻百育，去天三尺，昔殷王求鮮植之形，徒傳夢寐，唐宗思虞肖之貌，嶷若鑑風，未有拂此山堂，榮以藻翰，垂棠不遷，若此之茂者也，夫以極天之崇，撫姿存之迹，尚為擬物懷人，因容慕德，惜良宰之不我值，雖欲借才於異代，則滌湛之倫，委贄於聖世者，豈復有毛麟之用，隱而不呈，矇瞍之詞，賓而不納，如歐公之讜言宏說，聞於今日，功效何窮歟，豈惟什百於彼哉，尺素之慕，勞神京以延佇，九重之顧，曠列紀而難追，雖欲鎔金而鑄范蠡，築思而贊宣尼，何如俞咻於室階，延譽於來禩乎，惟聖人不偏近以遺遠，推賢者不枉尺以直尋，臣既不敏，竊睹斯義矣，迺作贊曰，

偉矣歐公，體道純固，金玉其姿，鸞皇其度，受命自天，夠粱宋降，任興志纖，川兆我光，一縑之貽，千載是寶，圓祇護持，靈貺式耀，耀之云何，爰覲聖慕，穆穆端儀，煌煌帝章，醴泉之滸，滁山之舵，昔宴華樽，今圖瑤樹，耳白麟聲，齒醫召謗，舉毀不期，失均度相，丹朵開然，有爽其觀，抱日樓窣，臨風帶懸，廬佇鑑素，往而易追，明明如月，逝者不歸，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天網欲該，威鳳已翔，世不數才，士不詭遇，山中久遲，惟君之故，能文何時，金冶何成，將肯吾輻，卒從先生。

游菊江亭記

東流，故彭澤鄉也，城東有洲，故老相傳，為陶淵明種菊之所，後人登亭其間，故名之曰菊江亭，排綺遠窗，飛觀崛峙，邈乎陂陀，乃構縣郵，長川百折，怒濤已回，曲激十尋，沖波相抱，登亭之巔，則納彭蠡於左襟，巢皖口於右腋，鳴鸛在鐸，鏞簧一音，晴日上臨，金碧異彩，不獨撫此松菊，留連遺風，而江山之美，亦可以遠託矣，嘉慶二十三年仲春之杪，余薄遊江上，過於東流，適吾友李君申耆，張君彥惟，皆膺邑人之聘，來修方志，浮宕其翔，轉蓬相繫，奇蹤既覯，離緒畢申，遂復載酒，命艘造於亭下，於時春潮初起，黃柳已青，同把曉華，各舒芳藻，半帆影於中流，飲羅樽於遙嶼，此送一詠，和風徐來，彼酬一嘯，朗度久駐，遲日之樂，逸興未窮，舉觴而起，欲酬陶君，飄廬入帷，不可彷彿，然後知遯志之士，遐暢其生，寄跡一往，肖無所追，翩乎邈遯浮沈之中，貽耕榮辱之外者哉，夫淵明在官，不及百旬，秫田早植，秋花並茂，良其高意自足，快然忘時，

所遇偶適，契焉終老，故得進不觸俗，退以娛生也，今吾與二君，未能振鱗翼而游，擇蓁藻而處，野馬足以縛其身，轎車足以廢其志，結覽之願，動輒相違，若茲斗酒在前，心交俱集，延矚萬里，俯仰一世，不啻吸攬江，御閬風而立於滄溟之表，下視棲息，畔於蜉蝣，亦聊以展其物外之思，殫其賞心之悟而已，千載之後，當與古人異乎，言有所蘊，乃涉筆而為之記。

陸祁生宜南話舊圖序

僕於哲人正交之道，皆識之矣，儒行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孔子曰，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則責讓之，是如鳥煦魚沫，遂就其儕，白羽素絲，投於所習，草蟲既躍，聲氣相求，風馬雖殊，標榜綠逵，故有披襟晤面，留戀

寄懷。示以丹心。悅其華藻。神魂繫乎千里。偷成同於畢生。孟郊則秀發嫩妍。惜逝則寒叢吝葉。尚論古人。未知所裁。惟我友生。實符斯願。於是陸君鄗生。言念昔歡。悵然遐日。感嚼蠹之急景。知陳迹之易迷。酒伸竟約。楮設擬寫情。尉盛君大士。代作宜南話舊圖。而命同人系之詩以記。時則霜颸乍警。清陰滿空。砌裝朝飛。庭果晴墜。都館蒙密。屏舫開敞。灰翻別墅。奇書盡陳。管皆裝牀。坐客夜讌。昕笑既作。狂歌相答。各謀樹酒。爭浮瓜李。六博彈棊。間以絲竹。主賓相忘。樂不可言。至於良燈未闌。宵月當午。輒復留連促膝。述往僞懷。思南皮之勝游。悲山陽之逝侶。涼露有聲。鳴鳥夜起。不知攜手。何以泫然。嗟乎。一士之生。別於備保育年之內。從於修名。欲與結授天關。高議雲臺。奏禮千卷。立功萬里。招拔類之友。不世出之才。進攜梟寵。退啣枚馬。斯其上也。否則列館西河。講學東淹。篡組絕業。自名一家。弦誦六藝。鄭郭百氏。守先聖之道緒。求至道之大經。抑其次也。下之。亦欲愁影窮谷。韜光重淵。製芰相酬。採藥以贈。其茅齋之雞黍。呼龐公之妻子。同爲農夫。長謝世網。致足樂矣。而獨俯仰失時。乖乖喪志。鉛刀不藏。燕石空珍。束縛加肘。迫壞側足。戚戚嗟嗟。致於沒齒。秋風一來。奔走四海。骨肉之愛。去若斷絲。心骨之契。偶如脫簪。死生契闊之怨。繡旅淪薄之悲。臘日不發。何人能免。雖使怡衍良辰。逍遙讌飲。促步易跡。瞬息已非。豈足消大塊之氣。伏局車之愁乎。入斯圖者凡二十有八人。皆以特立獨行。厚鄙勁頹。推文章之學。得狂狷之名。而所企不過一尺之階。所思不過一簞之食。仰息者高於虹霓。籍體者卑於溷溷。登降殊軌。益亢難鳴。慷慨而起。可勝道哉。人之志慮。悔不早立。僕也。愧南州之高士。從洛陽之少年。荀名未卄。道俗已晚。行當谷宇幽岫。爲人外之游耳。昔瑯琊王秀之。慕宗測之高風。輒繪其形。與己相對。他日懷舊之作。君倘有意於此乎。若夫歌十畝之詩。寫白榆之扇。並耕終年。臥游狹室。如嗣宗之過蘇門。長康之畫幼輿。使知之者。著於泉石之中。求之者匿於行險之上。則斯圖不廢。宜爲先聲。恐亦非僕之所敢期也。聊以記之云爾。

陸母林太孺人家傳

母姓林氏。諱桂。福建閩縣人。早喪父母。依族姑以居。十德之門。恂乎單祚。九嬪之聲。獨擬哀宗。徽華夙茂。端操有則。程纂組之麗。閑德象之規。年十五。嬪於陸氏。爲恭城君諱廣霖之繼室。時女君謝恭。室有虛位。凝閫之政。總笄而修。恭城君數宰遐陬。著廉平之治。三去其官。再躓而起。心勞公職。家復多故。凡先廟魚菽之祀。威姑饋醴之養。婉孌稚佩之章。綢繆遠道之問。事無洪纖。咸資恩婧。是能盡禮不忒。承志毋違。度篋鬻而忘勤。撫擠狄而提僭。至恭城君歸老於鄉。則有親雅之宴。游少晚之疏附。未嘗不潔脯以進。斗酒爲歡。及其亡也。稍臍入輪。櫬貲告殫。謀附身之事。正倚章之服。勿使有憾。以尉先德。雖李嫁之供客。且柳妾之正衰。奚況乎今昔。虔以逾矣。恭城君有子五人。母所生者二。曰繼裘。才而早夭。曰繼輅。生六歲而孤。母督曰。吾丁不辰。狎失育。未能沐慈父之訓。聞母師之教。年始成立。就賓榮於陸氏。侍先公者二十餘年矣。見其奉上長民。明哲而惠。敬親睦宗。恪誠以和。暇日之會。家無儋石。繼輅之生。而父告年。庭詰罕聞。遺命有託。才也則爲處之餘。不才則爲狹之衰。悠悠之口。豈復有所底哉。恢恐繼輅隳節收行。負玷遺者。吾所以曉夜疑思。求督誘之方。且爲子可以常勤課。帙才難以所範御。故惟使博覽典籍。延接英彥。寶獎

勝己之益。以繼尚友之功。若夫懿文德。揚先聲。進而不怠。斯亦未亡人忍死之效也。記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勿與爲友。嗟乎。孤者失天。又窮於人。苟非自勵。將爲睡餘。當不傷耶。閭其言者。莫不爲之揮涕。仰其卓識焉。於是繼輅梓掌勛業。虛懷納善。學深奧。賦文爲詞宗。初選茂才。復舉孝廉。繼裘之子樞、通。亦少有盛名。時論僭重。同里張惠言、莊曾儀、惲敬、洪飴孫等十許人。並當世名賢。負人倫之鑒。皆與撫塵定契。成席拜親。然後知通德之器。本於式穀。義方之美。起乎古人。其子之才。成於其母之賢。高明典法。爲近賦所希觀矣。若其拜念戶內。周支襚殯。自脫瑱環。饋給媚嫗。蓋自恭城君之亡。迄乎母身之存。晚興晚寢。體任手操。春桑洛絲。秋蓑臨謹。未嘗一日而不兢兢一事。而非黽勉心。圖其大。蓋亦乎微。視宗不際。繫於斯人而已。母以嘉慶十五年卒。年七十有五。著家誡若干言。子繼輅述年譜一卷。四方能文之士。爲作銘誄哀誄。集爲二卷。藏於家。論曰。昔范媛勉求令名。而孟博齊聲李杜。劉母不受廩粟。而與長比德。荀粲見其成仁。則身就陷而不悔。約其宏才。則謂日進而未充。懷義知人。本於毛裏。愴恍相誠。以底於道。若下此。榮利之事。當有數焉。嗟乎。民質不淳。俗尚日靡。奢佚之美。根於性。人倫之降。成於教子之初。立父提師誨。皆謀弋獲。同於穿窬。不復知有奇偉之節。仁義之軌。見有婉潔好古之士。反譁然嗤之。引以爲戒。冠冕者皆然。追論夫閨閫哉。如陸母之垂誡。不以祿位爲貴。深居重帷。而知天下之士。置子於賢人之林。勖子以不朽之業。美言尊行。顯於耳目。幸使其子若孫。爲世通德。豪俊長者。屈膝起居。敬慕不已。視若己親。何其峨誠明知。若斯之及越乎。難姬之范。劉媼有愧焉。論著爲經。義足以風。欲求高世之行。不泯乎遠。聞淺之習。間而稍悟。故擬中壘列女之篇。爲之傳。而申論之。以備史氏之採擇。

贊曰。恪攻心曠。殫思蓬廬。樹以良教。鬱德維華。標尚嬖世。端禮柔家。敢陳女史。徽音嗣遐。

詩獻堂詩集序 代水庭公作

夫至人之行。天倪之和。時景所不能淫。物險所不能入。其視窮宙之推移。若寒煙之變治。方寸之飄撥。如雲海之遞經。怍而吟。楮而忘。渺乎無聞。冷乎其善也。又有卷舒之命。務沿之傳。投塵埴之換形。視衆服而若浼。其志則淵潛爲高。其言以蟬蛻爲潔。至於戰台遠蓄。楚國皆逝。拔身于仞之上。殉名百世之下。一介之義。天極植焉。一辭之誠。庶氣興焉。蓋士生不恢代有相嬗。其或厄元二之會。丁陽九之辰。鼎祉哉遷。亢黃改兆。雖有至仁之君。與民更始。而新故之際。人情難販。是以廣海之頑。久而未泯。當車之怒。蹶而易生。推有識之士。乃然道解。動則憫亂。退以遂節。乃自放其身。求外於世。游處庶僻。長爲逸民。不特無亂邀之論。怨誹之言。卽采薇之歌。麥秀之嘆。皆調以希聲。息以深緒。曠悅木石之間。祥渙江海之陂。撰思太初。合搞淡漠。如元黃之初陳。笙鼓之發韶。唯唯乎。旰旰乎。上德之至文也。宜與呂松蟹先生。標誠通倘。倡名淑郵。值明衰季。堆桓謝危。迄乎易姓。陸沈砥志。采樂鹿門之岨。結友馬牧之儕。婁寄不供。而意佚乎方丈。兩巷夙閉。而神遊於昏。斯所謂見素抱樸。深根寧極者矣。暇嘗泛名書觀曲江。逆松子於瀛海。步重華於廣野。境之所涉。懷不能已。輒宣之詩。茲詩獻堂集二卷者。亦皆避世之作也。觀其宅義忘媚。沈思入祕。去疊衍之詞。而包孕無類。削綺靡之跡。而綺雅可宗。故文約則旨微。韻高則味餘。春雲忽起。澹如遠山。秋空

自澄。照失或賢。飛花空谷之外。幽蘭難招。闌芷被徑之時。芳馨欲斂。論者謂足以亢顏靖節。陵轢昭諫。衡格則方羅爲超。選詣則比陶而強。斯言三復。信乎有徵。先生五世孫榮。儷手集之或渾。讐校以槧。裘之與榮。有同官之契。申以婚媾之雅。雅從編次。命序不辭。原夫遡軼風詩。採源騷辨。離黍慨嘆。香草抒臆。託興微茫。如往而復。以寫逆志。是爲得之。若其泯哀樂於一致。平矜躁於片言。抱膝窮機。解心天械。求獨至之崇遼。固久釋而莫窮。庶來哲可俟。亦非瑣材之能述已。

祭萊母非太宜人文

曰。嗚呼。聖善之質。福祥所臻。胡爲降災。遽闕芳塵。金帷掩彩。玉珮辭春。微容難遠。彤史如新。惟太宜人。延陵右族。夷命乘芬。漢侯啓錄。世稱名德。內鍾靈淑。婉婉瑤瓊。孳孳篤顧。宜室之歲。賦於廣川。桑葉銜素。克存稱賢。自範德耀。以儷鮑宣。恪悲蘋藻。靡勉豆籩。曰維往時。外家多故。燕燕夫子。奉持荒戌。金城日塞。王關歲暮。獨客不歸。交親誰助。威姑餽饟。婦職所供。遠道寄餞。手繩所箋。春啓兒執。冬被以充。秋庖脯穀。薦以豐。習苦自甘。居貧若喜。云胡忍言。以儒游子。茹藥中年。抱辛十祀。克逢綸音。獲從祿仕。毛義居官。不求顯名。孔奮至孝。復矢潔清。室無瓊耳。案有甍饔。勸樹豐織。依然布荊。又苑元揚。慈庭廣養。奉觴稱壽。江城遙望。衰鬢蕭條。歸心悽惻。人生幾何。劬勞難狀。雙旌遄追。士衡士龍。畸文莅世。上第連蹤。乃進丹授。箕映鄉宗。乃撰鳩杖。就養蒙封。人子求祿。幸逮親存。翳予同里。雖無要津。庶幾棄槚。同仰慈雲。尤欣其慶。賓惟德門。御陌花開。江稻酒熟。各奉板輿。歎陳鄉曲。愔愔禮範。雍雍端肅。晨昏攝事。咸知芳躅。茁鼎之養。爲謝母勞。百年之祜。爲調母操。中庭有木。秋風蕭瑟。天乎不憫。悲鳥夜號。仁者而悴。德焉而隕。扶杖神傷。闔風節限俗。維居遐。靡遺色笑。擁蹟何追。春暉遽盡。嗚呼哀哉。昔日登堂。珈笄委佗。今茲劬瘁。悽愴苦歌。猶陳象服。爐侍龍梭。魚燈泉室。蟻結山何。仲舉醇交。伯符心契。仇杼親聞。柳丸夙記。既感哀榮。共嗟淳懿。協采盆英。純孝彌毅。厚撫來享。垂裕無涯。靈儀在天。盼蹤厥家。嗣業孔潔。薦芥載加。是歆是格。德音匪遐。

懷知圖序

夫引鏡寫形。媸妍易察。程才待遇。幽晦難期。何則藏乎中者。修約不炫於自見。聽乎物者。卑抗不可以概求。神體始導。同於泯泯之泉。嘉穗含生。翳於蔚蔚之荊。阜櫪之駿。非孫陽則不顧。幽壑之桐。舍雍門而誰佛。士之生也。建形不異於衆。植弱不殊乎類。茂德雅度。蘊以淵深。夙智奇能。閟於造次。閉戶懷感。行年白傷或憔悴以終貧。嘆雖吁而無耦。乃有藻識之賢。含志之士。象落有廣。擁彗爭前。檢踰不移。解瑑相答。吐一言則玩味不忘。奏一藝則咨嗟終日。扶風長者。刷其羽毛。睢陽君公。賜以咳唾。北海造席。接貴議於當時。西安不來。謂婉疑之難遣。至於蝶蘭香滿。漸久能親。露木風榮。臨年其悅。于是命駕而撫。驅論心四方合軫。而望麈請友。析義於經籍之府。砥行於道德之華。不必並位齊僃。列門同游。而陶陶永夕。衍樽酒之歡。悟悟畢生。懷國士之遇。是故古之君子。明死生之分。契去就之義。而盼睞之旆。殉以不貲之身。氣類之通。敵於生我之愛。人之相知。固如是乎。伯生先生。學綱九奧。德鍾三懿。守清箱之秘經。超黃中之高學。韻詞之會交。讚賢以輔志。蓋嘗裁筴周秦之域。嘯覽井冀之區。在位通流。處散名焉。得意者捧手。投分者效

楷。展君卿之府音。當子春之旗鼓。潁川荀淑。有師表之稱。汝南袁公。致分坐之禮。樓東初日。或重清讌。闔居桃李。亦吟佳什。遂乎發軔清途。彰紃東國。政道風流。化行草偃。廉節上達。表乎百城。術治所敷。潤乎九里。若夫晨燈夜燭。時賦懷人。朗月清風。頻瞻遠道。愉楊恭之辟嗣。憶張堪之片言。十年封餞。猶有遺文。三步迴車。爲營傳驥。明明如月。河梁執手之時。靄靄停雲。京洛緇塵之令。未嘗不顧形而增思。停觴而太息也。暇乃綜其梗概。誌其勝游。或寫形於梓日之間。或寄懷於嚴壑之內。爲懷知圖八幀以記之。嗟乎。塞蟬清露。一葉之所容身。鳴毛順風。飛蓬之所託迹。縣縣葛藟之野。逢人過之而拾矜。萋萋芳草之章。志士闕之而隕涕。千載而下。皆復相知。九泉可興。吾將誰託。是獨卞和於邑。冀良璞之終明。朱穆貞僞。見踪金之不易。翳何人哉。翳何人哉。觀斯圖者。亦可知識中之所感矣。錢也顯納之資。姻執身而雖山。弧落之行。雖論時而不惜。先生假之以光華。簪之以藝業。仲宣始謁。輒付藏書。次道相逢。頻傾家醸。遂使帙禍石而自遊。振氈氈而欲舞。丹鉛可抱。先陳執義之門。白雲雖遙。終有酬知之地。其將有光於斯圖。抑終愧之也。先生命爲之序。故敢綴言其情焉。

徐仲平原學六篇序

夫陳力之效有殊。而致道之功則一。惟其獨幽昧者。非揚輝無以明。擇良材者。非櫽括無以正。是以賢哲之士。惜陰程業。究典略之奧。而忘饑渴之患。發傳記之文。而息榮顯之志。迨其用之。則又非必師古。言則稱昔。繁舉博引。執矩尋繩。無獨是之見。鮮悖道之行。雖龍躍之聖。猶著三絕之勤。鴻飛之李。尚取百篇之益。才不逮是。而曰不學而能。則未之敢許也。世之興才。若形神之相附。而庸闇代增。容識日寡。豈不以逞已者衆。而務學者少乎。受性於天。各有所限。求知於學。探之益深。而後世之產。詮性道則以穎悟爲能。好詞賦則以剿取爲法。言當務則含案牘而末由。炫才用則肆臆論而不愧。試以天下之大要。衆人之所疑。非枘鑿而難行。即睢盱而無策。豈今昔之異途。實學術之不立也。吾友徐君仲平。夙資多通。好尚不惑。鑽堅研微。實事求是。少受師友之誨。長切爲學之方。蓋悅之素夷。四十餘歲。然後刊益僞闢。游泳新得。涉筆著論。爲原學六篇。斯文也。去糟粕之繁。絕蹊逕之失。極其精以窺往聖之指。抉其要以誘後至之心。識廣而意周。言近而道遠。可以啓千載之秘。不獨成一家之言也。桓譚贊太元。謂爲軼代之書。沈約見雕龍。許其不刊之作。余於此文。亦有至貲。研尋反覆。旨不能忘。仲平屬爲之序。自以無中郎之器。元晏之筆。恧而不敢作者。又一周矣。將自遠別。輒加論究。且於仲平之說。將有進焉。夫爲學者。體有三倚。一曰道俗。二曰審時。三曰定志。夫持卷之士。多權貨悴。故必有忘得失。輕富貴之致。使朝披竹簡。已覩敵冕之華。夕解帕細。乃美金穴之厚。紫標黃榜。有識所嗤。斗酒隻雞。於義不足。言既無徵。道同途說。其蔽一也。先聖後聖。文質不齊。安越安楚。流風斯易。必欲含琴瑟而陳簧鼓。騙棟宇而就營巢。效周官者。或至陷危。尋大誥者。莫同傀儡。此同師古之愆。實由於師心。信書之過。不如其無書也。其蔽二也。知二之質。鄙於應規。已首之功。廢於資次。無樂俠閒。處精誦之勤。而有朱生博通衆藝之志。簞食瓢飲。皆終歲之資。編蒲緝柳。非一蹴之力。閒而輒怠。好而不專。其蔽三也。嗟乎。讀書之遇。已逾古人。天賦之英。多在同輩。而使悠悠歲月。遞馳於

寂與巖巖意氣終淪於草木不能絕人間之酬答希至道之圖城屈指以計遂無一賢束書而嘆坐惻千古余於仲華各有所蔽知而不改夫將誰尤來者可畏其終有寔乎

汪母董孺人墓表

孺人姓董氏江蘇陽湖人適同里汪君名某國子監學正華星先生之女也母曰謝孺人世爲儒族著於南邦孺人脩上善之行體季蘭之操淑慎持身婉孌在室學正君早謝仕籍好尋異書守仲舒之故帷有賢炎之心疾母謝孺人復以積痾淹久不闚戶庭若夫三時浴桑上日沐臠遂誨綺於中宵偏饋問於媚婦勤劬之職萃於淑媛迨乎冰泮陳儀釋衿儷德長甯雍之禮推譜孫之稱京陵家內盡式鍾郅扶風集中邃傳班志時則德門殷盛宗屬實繁道南道北不無潤匱之殊東眷西眷或分賊疏之序孺人履豐而不溢保險而克寬朝修榛栗乃薦雜佩之章夕解杼機爰恤無衣之族述威姑之誡以勗閨闈佐夫子之誠以供滫瀡誨導諸子肅若嚴君幼授禮經長就外傅去環瑱以爲資飭衣幍而後見楹書在手垂訓不忘庭誥因心勸學尤篤是以先後洽其惠和少長咸其慈爲徽音之頌繁女師之道立矣晉以母氏嬴老鰥疴無依迎養起居靡詹不怠及其將逝以屬諸孤是則蒸蒸之愛迄於畢生悽悽之情銘於幽擴嬴羸手尺相倚而有生卷施一心拊之而未死純孝之美過於古人不特金谷刓永思之文馬芝作申情之賦也俶悕哲慈廢集休祜疾患彌留終不可復以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卒年六十有七哀子某等惻怛罔極惊心失圖措春暉之不延感秋霜之荄落佳城既卜安宅尚遥苫席凝坐几筵上食思述先行以申悲懷顧惟昔人有盛衰之作所以昭列德鎮諸琅璉乃摛斯表繫以辭曰賢賢女之順緒降明德兮在躬箴盛事而華茂彝總備而禮崇緬梁殲以不愆格至孝以冥通卻織綺而弗服徹簋珍以惠窮用有成兮家室撫四子兮丕立金鮮凝兮給發丹蕃指兮勤織念劬勞之未答痛偏慈兮膝膝母爲子兮壽康女胥粈兮夜室嗟百年兮何遠神一往兮莫繼惟子道之無盡顧摧心以剝肝林風動而悲號泉源淺而夜塞忽日月之易往歷霜露之濟濟尋存時之景徽樹形管兮惟休留明器兮近陳貽遺烈以揚求託斯文以闡德佐彰著兮旌旋帆去柝兮痛長靈不可以久留

祭亡友文并序

道光元年冬同學諸友各歸於室明年正月觴酒歌吟請命既闋哀吾生之寡聚痛師友之先零爲位東郊取酒以祭其辭曰

嗚呼絃篴不移泉陸可踐合氣易化疵疑難遣獄促悲遙情同迹殊抱此咄唶通於幽顯顯既無容幽亦何傷莫往莫來忽若有亡駭駭霜露宿草所藏元精炯發日月迴翔瞻惟明德贊鋪靈粹秀挺千族氣姿萬類金采玉相風停嶽峙其協清猷熟植顛朝偉哉前烈純茂躬行含經味道絕器遺榮辭如河瀉業若山成闡繼絕學導啓後生亦有達士宅心元奧清機妙理高紘絕詞文傳酒德詩言學道性情所寄冰淵可蹈悠悠身世感歎飛蓬煜煸爾名屯邅爾躬神氣內促年命不融彼蒼何心吾道終窮松風夜起嘅鴟不聞十步五步塞煙過人苑陵之士今無裨醴杳杳長宵斂茲素魂憶昔周旋比於倫紀交非一端益出

同軌宵燭長燈細牀案几考藝程過宣髹掩毀春日未晞秋雲始高率偕相從我歌子謠連膺論計投水成畏嵩嵩閩齒以尊崇朝同此百年鹿麂猷宴死生契闊不我能見風雨陵製山河隔面娛情寡方孔日多思時序易改怙恐益深往途不復去櫟相尋雍露之曲時奔我襟天日蒼蒼藏沒至今今日始作斗出東郭春氣布發游魂安樂高堂啟筵旨酒清酌朋興鏘鏘雲旗燦燦素旐博帶昔之故人從學深揚昔之夙昧魂其來歸言笑殷殷勿以殊類謂予不聞長歌慷慨惟君能顧高技品落惟君所慕魂其來歸欣然道故勿以藏形謂予不視千載雖遠一瞬已空眞氣所注大化無功偉文匪行寰宇震崇敢慰靈魄勿但勿惆良執未忘典型如在同學各勤頒志毋怠精爽既接遑於步寨敢遺靈化勿思勿懟歆觴

李氏三忠家廟碑銘

原夫三五道德元黄易象天奔攸寄人謀與同而湯谷塡石冤禽之志未忘虞宇息風孤蓬之心獨轉貞士未殺猶望灰然餘息暫存廿同瓦裂是見剛難至節見植躬之所大勁而宗殉主烈士之所必蹈循乎百世何非稽也明兵部侍郎維高湘南巡撫武舟李公秉貞厲之操好綜博之學存名叔世肆徽濵鋼君黃持節已闕湊疏之頌道茂守官更受湘東之任賊承後主頗沛偏朝身膺危難周與存與亡正色擱庭則不茹不吐迄乎旋鉞電臨樓船聯下裹瘡疾戰孤臂難支既亡牛渚之軍竟絕汨羅之軌長溝之旅遐化青燐故壘之旌都凝碧血可謂映秋霜而愈峻抗夏蓋而不辭者矣公弟監軍道我貽公馳壁二陸勵志兩賢扶玉潘封枕戈國恥時俺謝於獨臥頭奔命於重圍王儕懍之精誠楊仲炎之抗守飲丹矢石之中追爽泉臺之側又公從祖江西道監察御史贈副都御史遜齋公從宦而入交州事君而遷滇海盛佩綫之義悽鷹鸇之心密詔既頒私謀隊泄洩獻逆屯朱儔彼李儔之禍魏莊提遹辛維膺高氏之誅慷慨賦詩從容授命蓋三公之致也歲不一稔地亦殊方而履堅磐齒屹若邱山支解寸斷安於莞簟祉稷爲重執戈之衛爭先朝廷雖小毀冕之防必肅皆得狼嘷之死所不負馬援之壯懷求仁得仁蔑以加矣當夫勝國祚窮寰區鼎沸高光遺孽輒就糜因羇旅孤蹤愁存島嶼熊子之歸曰警亦存之迹全銷巽義之臣坐將哲而躋背擁兵之帥比虓虎以養威江陵可保並無膚肴之君朔陽御撫何有長蛇之窟此實朽柱難扶崩城莫挽皮淵之日固非天之所能迴尾閭之波亦豈地之所可堵兩鍾倚室之步合智士而能占七重閭惨之雲亦羣黎所知概若三公者幾成先見誠逾恢疏豈忘負獨之期更寬能輿之日而乃崎嶇滇宇裂閩危邦夸父植杖渴死而未悔愚公荷鋪盡室以相從冈門早驚鬼錄俱在惝悵而履鐵矛談笑而棲鼎俎誠以天經有常臣資無二茫茫日月剛氣所充悠悠江河迴瀾欲障陵谷可遷而我心匪石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朱齒附之禍痛激人心夙沙盤之從君道貫金石雖百身其焉惜縱九死而奚辭嗚呼塞霜易零勁草不植淪胥滄海何地埋骸飄泊東南傷心日暮物鮮頓首無可泣之秦庭雍門劍首非易聽之越中木腸初遂知君素之已亡玉馬不歸傷微子之未去三百年之壬氣沈絕貫闌一二士之英魂散游嶺嶠濟陽是李之壯但紀鄉阡長沙族訓之名惟傳家乘悲申之倫能勿諒浹而興嘆哉我朝振宣名義合宏聖謨追恤頑民並頒美諡而河陰之難不開范紹之旌睢陽之封乃無許遠之傳

得無喋血。已往。傀受榮褒。發魄自嶽。終甘湮沒乎。何以易名四百。當獨闕隴西之宗。姻黨十八人。又改伯襲之氏也。泯焉不彰。非所知矣。武舟公五世孫廣來。倘述家風。遠承孤裔。越年世之速貿。賁先烈之當昭。甄逢得元積之書。欲貽史館。卞彬乞任昉之啓。未奏朝章。乃復重營祠宇。並列三忠。敬斲貞珉。詒垂千祀。夷叔單櫓。蹶水之魂未敵。武梁畫壁。魚腸之劍猶腥。鶴歸可識。不殊宗廟之圖。蘸篆新刊。如見靈旗之旛。

乃作銘曰。

猗歟三公。克挺貞毅。並節殊徵。矜道同義。天之所廢。固不可支。唯君是殉。舍此何知。宿泉銘冥。蒼雲晻藹。兩遷黃旗。渡飛青蓋。易水悲風。潯陽落木。悽館孤臣。巖犧部曲。登陴夕號。喑鳴朝呼。衣冠不辨。城郭爲墟。偉哉侍郎。自沈止水。亦經長淳。丹心夜起。東徙憤激。正則愁吟。駸駸嶺路。淼淼江潯。有弟監軍。致命鋒鏑。何處歸元。終葬銷骨。侍御偕行。雲館衛君。主辱臣死。顯忠成仁。孰後孰先。或推或挽。慈鑠一門。魂招不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闡著遺蹤。思隆昭代。如何純節。寶闕消徵。搜採未遂。守土所遺。王經有阡。伍胥忘號。蒼涼殘碣。無人赴弔。迴胄館思。世德載揚。椟柄俎豆。以承蒸嘗。命狐存族。奕奕青簡。顧公先廟。峩峩瑤鐫。行邁崇漢。氣補坤乾。頑廉儒立。孰敢不虔。名蹟士龍。文賢子厚。鐫劉奇芬。庶昭不朽。

李公用楫。字若濟。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雷州推官。明亡。永明王立於粵。擢至兵部侍郎。巡撫五府一州。順治九年。大兵入粵。相持敗走。自沈於勞氏池中。年三十六。弟來。字我貽。隨兄瓊州。歷官監軍道。順治十年。肇慶失守。奉命監李定國軍。圖恢復。敗死。年三十三。族祖廉。字廷賓。亦偕至廣東。歷官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在安隆。受制於孫可望。與貞毓等謀敕李定國入衛。廉預其謀。事泄被害。

趙收菴先生二學圖記

收菴先生。取蘇子瞻氏有酒學仙。無酒學佛之言。作二學圖。而命方履籛爲之記曰。世有至人。抱德煬和。神凝氣御。滿之則神。挹之則往。浴太始之冷風。超增城之縣圃。托逍遙以獨往。蹈元青而不發。當其食天養。寄地隱。潛靈府。修內然。抱樸而居。承禮而飲。玉色既醉。幽情斯騁。觀熯塞之一節。笑趣舍之異境。諧兮若浮。蟣兮遠遊。飄飄四運。翔翔八陬。追松子於大漠。揖祥父於炎洲。乘精夕採。雲母朝流。蜡雞壺公之市。齋僧結射之邱。鑿洛鼎之元包。引沈珠於碧漏。及其寤也。目德機而游方外。澡穢累。前當祥算。閑東安之義林。作祇洹之寶偈。七覺表其眞。五明闡其味。く叠之所未察。列生之所心醉。乃有元君之吏。話言而造。焉隱几相對。言笑既接。彈精妙思。攄容觀色。蓋近取之眉睫之間。而遠求其神頴之合。悅然自以爲吾矣。乃僅得其被飾。左則冠垂斿。麗裘持杖。童顏映鬢。逸格頹放。右則松賸留影。氈車臨風。合章髓戍。禪悅所宗。睨之而神所異。酬之而意斯通。有侍於縕帷者。退而問余曰。夫湛泆者浮遊之倫。守一者銷跡之士。幽寂者遺世之人。今先生符藻珪璋。縣符矩范。極乘黑之林。總名教之藪。非節離疏。彈冠上京。出宰青淄。惠化洽聞。晚乃貞疾。施於家邦。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疾不弛敬。言必正律。典文奇觥。東帶終日。而茲之既五齊。慕二氏。易符佩。慕陶遺者。誠芒淺之末釋也。得無致阮瞻之誠。來梲合之譏乎。余應之曰。子徒窺光於窔奧。而不覩其昭曠之境也。先生神疇博塞。鞠躬履方。進不獵名而名隨之。退不眩道而道自隣。軒體衡門。海內希風。莘莘芹首。禮遜益明。故能社形役之藪。亢泰豈之遊。忘跋息之患。搓元九之英。淬粃不能攖其虛。縣頴不足越其情。於是樂琴按絃。秋雲在堂。嘯咏閒作。春以嵇龍。幡乎遊乎。莫知其鄉。永年廣樂。春煦秋揚。是豈聲聞之所能餉。而何炎乎襲非。先生拔而詔之曰。禽鳩晒於搶榆者。識之限也。蠛蠓守於尺幅者。性之殊也。夫生不可道。道不可名。子將決方寸之澤。而發屑瑨之疑乎。逍遙忘答。徒犀前操。操卮執觚。立醒其酲。醰醰而返。順物之綱。域怨慾關。貢其俊辭。

誥故江西廣信府知府誥贈朝議大夫兵部車駕司郎中晉贈振威將軍兵部侍郎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撫兼提督軍務康公神道碑

蓋聞長河一曲。所以養其濬流。附阜四歲。所以植其崇巘。是以駿哲挺生。表彝元淑。景靈潛曜。闡紹鑽延。其偉積之所敷。醇質之所蘊。必能建偉業於當世。貽崇楷於裔久。振民育德。闡仁者之宏規。植忠直厚。乃隆家之懋祚。五際運遷。君子之澤常存。八柱通維。達人之功不泯。若今之卓然可徵者。其惟我康公乎。公諱某。淵字靜溪。號南圃。山西興縣人也。遠裔難詳。先牒不紋。東士命氏。則康叔啓宗。西域人朝。則康居納胄。豫章精舍。非希處士之風。扶風雜編。傳自中郎之使。竹刪太紫。祖萬方。並以濟曜棲音。末華纓紱。父惇。邑庠生。贈資政大夫。體道而盤。勧學自勵。閑燕受其蠱誨。士倫悼其啟修。卜築初就。四楹列同產之居。遺石無儲。千金恤故人之貴。裴楷別宅以讓兄。朱儁貨繒以解友。篤行偏於門內。義聲遂於遐陬。迪紀未隆。鑿謀斯峻。公應國當泉降和太極表精醇之朗。凝器範之容。先是公仲兄。江南河道總督。茂園公之生也。母王夫人。夢雙鶴翔舞。其一先下。次年誕公。復夢兩鶴馴集。旁有緇流告曰。此君家之瑞也。魏壽飛雀之詳。興宗已兆。徐陵集鳳之感。秀異所鍾。毀齒之年。即擢孤秀。沖弱而漸貫黃庭。敬養而潛微朱夢。一言一行。敦穆於閨庭。應愆雁悔。肅遵於矩步。偕茂園公濟心研求。銳意諷誦。約繩之際。七業俱興。衒屐之餘。十經並授。嘯吟終日。而慈母不聞。屬筆逾旬。而里師簸咋。恐臥則含冰嘆面。恐寒則微火移牀。於是義府辭鋒。標於百仞。言泉文律。該於九流。王借謙之圖籍。共恐殷凝。董遵文之高名。先膺群彥。公年二十一舉於鄉。二十二成進士。歸班銓授河南嵩縣知縣。緇衣懷玉。純錦製縏。人惜士元之才。民訝子奇之少。公屬冬冰之潔。沛春露之滋。不僻其鄉。不陋其俗。提耳申訓。攝顏勸名。泉化而爲狸。陶嶠退而辭餌。嚴刑懲於閣室。煦愛比於所生。筐織僅存。見豬珍之節。釜甑不設。如何紹之廉。嵩土墝埆。而伊水環護。夾防旣廢。陂渲就湮。旱潦不時。黎元斯困。公乃疏地絡之崇庫。通水門之衡要。潟鹵可植。不指魚捕之饒。溉溢日增。無俟龍骨之見。凡通故渠十有一道。鑿新渠二十有五。而歲於是乎始稔。又以壤不宜稻。耕者鮮穫。公乃辨稱穗之性。稽埴壚之功。稽五物於周官。疏六宜於鴻烈。使農專務黍麥。雜以麻豆。而財於是乎始阜。蠶繳未繁。民艱於服。公乃竹之枝攝。導以杼機。餘謾遞口種之規。同元淑代吝之效。使民植桑柘萬株。佃以木棉之種。而用於是乎始裕。嵩邑界接宛朐。梓賞百合。吏課於野。民擾於閭。公乃採閒田。假丁力。上不關其所出。下不責其所乏。創爲百合園亭四十畝。而患於是乎始消。生業有制。遨遊是虞。公乃判鄉井。立橫舍。資禮俊雅。聞悟蒙釋。鄉飲揖讓。諷誦有程。凡建社學三十四所。而教於是乎始洽。然後棠棣朝興。丹柚青

鳴。黃髮含哺。詩祈釋奠。春日起條桑之詠。秋田存刈盛之章。阡陌之上。芬若椒蘭。庭戶之間。甘於芝醴。容衛縣賢。鄭宏之政初成。是下生趙岑君之民何樂。潁陽千頃。未足比其仁。潁川四長。無以末其匹。范曾交州之石。新樂成行。許楊鴻卻之陂。澄波若練。鏘鏘乎。款款乎。古之循惠。不是過也。偉績已彰。慶書上考。民旣奔走顧留。公亦請竟其事。在嘉九年。治乃大備。高宗純皇帝聞而嘉之。下詔褒美。徵勳進秩。一等之加。祭彤見賞於遼地。育城之表。樂蕩荷澠於琛君。公膺斯祜。當世榮之。無何。丁王太夫人艱。過毀忘誕。死孝貽廡。翠柏之枝。蝶改自蕊之。是頫游。服除。銓授甘肅鎮原縣知縣。姑減之市。未潤貽資。鑑池之碑。獨名蘇巽。歷遷甯夏、平番、皋蘭三縣。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邑中黃犢。望盡歸而輒留。道上青泥。借珍藥而俱至。吳郡聽秋知之謠。皆稱有待。選之饑。未幾。擢肅州知州。飭躬則世欽。桑楮勸務。則當含瓦石。摘獄判嗤鉤距之頌。徵賦則創羅虛之謠。肅州古稱酒泉地。鄰戈壁。蒼茫之災。乏薪樵之用。惟公精思必達。心計無漿。度其荒原。但課十國之柳。因其舊溜。以決萬仞之泉。鳴鳥未鳴。先資播種。鶴音已徙。更布蠶和。碩士盈庭。餘糧棲畝。春入玉關之塞。風移畢嶠之陽。回鶻肆婪。熾伐逾時。遺衆數千。負嶋乞降。窮谷幽險。狡猾難測。公請以單騎深入。遂造其壘。旋以名德。申以威信。渠帥詣營。面自係。校聯歌舞而凱還。衆皆詣前。奇功乃奏。此則張綱廣陵之勇。蕭崇循陽之志也。旣又擢任江西廣信府知府。其始至也。如羅颱之振槁。其漸清也。如神河之潤遠。日南雙雁。棲於垂宿之前。淮陽二鹿。隨於輕輪之側。溺女之俗。江右爲盛。公聞而憫之。卽爲設嚴禁。宣明教。延誘髫耋。賙養貧弱。未及期月。益然更悔。女因之繫。忘瞻瞻之陰。珠娘之稱。搖嘔嘔之愛。以賈父之所生。借鄭公而爲字。慈育之化。其有涯乎。方欲銷鏃石於巢旬。變枳棘於中野。銀艾有十要之寵。金蟾加三品之榮。景命不融。奄期倏及。以乾隆四十九年某月終於官舍。年五十有六。嗚呼。愷悌在躬。利澤及物。回斗極之命者。僅蘇雉窮留棠陰之頌者。千齡無歇。遽江白馬。戶觀起於生前。荊郢素冠。哀咽沸於歸路。徒使冥冥日月。呼九閽以無從。切切紘歌。痛百身之莫贖。而公遂以魂招而不復也。公風神清邃。雅韻淹流。參東韓之貞尊。南金之照。杜宏治之盛德。鮮王文度之志方。端正。尊通純素。而不守章句之專。文騁飛藻。而不以浮藻炫衆。虛懷以納善。博施以逮下。睦入則尋其九族。宦久而家無一椽。公

嘗游山陽。愛其風土。買田花洞。未遂生平。歸臥岜山。覓古佳城。築陽僑庵。未闢千橘之園。河內新阡。虛擇萬桑之利。以嘉慶三年葬於濟源縣劉楊村之麓。禮也。公有子六人。長曰成鈞。舉人。內閣中書。次曰綸鈞。進士。通政司參議。出嗣於茂園公。三曰文鐸。舉人。候選教諭。四曰綜鈺。兩淮鹽運大使。候選通同。五曰紹鈞。進士。禮部侍郎。六曰維錦。舉人。山東信陽鹽大使。皆以光耀珪璋。壁華軒冕。承慶雲之徵烈。諸英風以象賢。祉照神光。應氏之宗方顯。門多燕穀。獨揚之緒尤昌。追公歿後十餘年。通政始官吏曹。恭逢慶典。貤贈公爲朝議大夫。吏部考功司郎中。又後十年。侍郎開府皖中。復遇覃恩。晉贈公爲振威將軍。兵部侍郎。安徽巡撫。兼提督銜。淑配同郡孫氏。繼配王氏。皆貤贈恭人。晉贈一品夫人。繼配江蘇顧氏。貤封太恭人。晉封一品太夫人。婦矣哉。赫然龍榮。貴於後嗣。然後知積善之長。流慶請德之永也。又其後五年。通同、侍郎。俱以遭顧太夫人艱。解職歸里。枚瞻松檟。益懷先烈。循覽岡原。吳追遺範。慨術徵之或佚。思銘

美之宣彰。爰是勉具貞珉。列諸神隧。不揆空薄。命譔非詞。遐鑒翦年侍宦。曾歷金城。兆歲驅車。遂登崑嶽。見陸公配食之祉。醇酒未乾。過張君爲政之邦。歌聲相續。每欲抒揚遺行。撰述清芬。故收忘其名齒之卑。效其文詞之蹟。此之元石。以識不刊。樊惠渠之頌。勒於鐘而無慚。陳太邱之碑。顯史籍而不改。乃作銘曰。

王屋岌岌。沇流決決。我公幽城。峙於其陽。惟公之生。資氣清剛。思心精叡。綜物茂良。克岐克嶷。爰孝爰友。揭聲紫微。出綰青綬。悲馬除苗。飲羊洗垢。瀲沈旣安。嶽捋旣阜。析其淄流。沃於甘壤。千稠同歎。萬鍾斯享。男執長經。女操夜紡。爐熾非堂。乃誘乃獎。天地之利。公式啓之。父母之慈。公式昇之。公之所旭。春臺熙熙。公之所遊。羹亂丕丕。百里小宰。仰紆帝眷。磁遄寵賚。術勞彪煥。落歷雄州。旋膺方面。節猶日峻。政同前善。餘益未究。台輔末崇。寒氣忽至。仁賢道窮。珠林委露。玉樹摧風。湘泉幽咽。孰舁蒼穹。逝齒厥身。睹齒厥胃。符策九官。金庭所授。八龍五鳳。英英藹藹。茂慶盛下。貲瑰琦克構。實惟季嗣。爲國重臣。內典三禮。外撫四垠。追溯貴秩。徵卓顯寧。魂爽攸荷。懷此懿芬。邇淚之原。下馬之墟。鶴蓋松歌。綸賁花擁。陵谷問賀。桓表俱登。際此先德。百祿是總。

黃氏息園記

少陽之城。旬章是雄。修假蒼淵。瑞絡而越。偏則鬪搭鯨浮。由則麟寶鳳室。植幽凝秀。總龍泉和。嵐險治之烈。而蕊赤葦之英。通士龍之旋。而監鄰士之碇。是以陵苗迭軌。名勝煥開。依岫凝心。樂岑增遊。斯實東南之殷阜。棲託之樂郊也。東非先生。四則卓躍。百代鼎閣。根道核藝。飾經蒞政。初率義安。有贏糧之絜。擬佐南寃。重題與之名。憫慨旣彰。情良益著。兼總羣曹。行守數郡。伐枳棘而不傷。乘單舫而闔俗。方將騁驥足舒翰翮。而先生遊投板。請休。抽簪高蹈。未始是昏平之山。資公宣城之糧。樂遂以歸。泛杏溪。栽贍衡宇。講規恬尚。世所希觀。難羣孟之退征。敬宏之粹範。無以過也。寓居西鄰。有故元袁清容學士之宅。雁在焉。袁氏日宋迄元。軒冕相襲。通德之里。庭榭修美。學士又能資師碩彥。好樂人倫。蟠術碣門。帷館成列。吳會一時通儒茂才。如汪厚齋、舒閬風諸先生。皆與有撫塵之契。而別構彌先生主之最久。所注通鑑。實成於此。

今則領顯俱移。松竹盡廢。惟梅彌貯。褒石蛮頹。紛紛育。葛嵐禪望。苦礎全荒。殷濟精廬。流泉自繞。淵湘州之麻。但撫石床。登龍望之原。猶探書窟。蓋其人已往。固閑流百有餘歲矣。先生構基植橙。結撩因巖。奇礩之奇。嶝峴爭豪。椅櫨之華。糾紛異勢。其有闢出叢卉。東涉故徑者。凡三楚。命之曰傳經館。以貯國史。館西浚池數畝。夏荷納蘤。夫容沁沚。環池樹梅二十本。虬條交撃。瑰瑛發郁。當夫初春。猛如玉甩。池西建樓在楹。顏曰今是。則取陶徵士之旨矣。池南疊石爲小山。築亭其巔。箕翠入檻。松飈拂座。蓮花石前下。復得三楹。是爲歸舫。資侶之所讌游也。將離白沚之瀕。栟櫚椎柏之蔭。蕭蔚十尋。猗靡于波。昔作此滋。背巳螢斎。周限荒篠。旁通山湖。蔽虧城闉。隱翳人外。名以息園。亦符退士之義也。先生作修齡圖和。悅像婉澤。負手半顏。諷詠內階。寓遠意於春藹。寄深情於芳蘤。逸友相過。觴詠徐行。從容延賞。巳逾十載。夫脫簪仕之羈靮。返躬耕之初服。其爲怡曠。固超物表。況乎席帷茵羣。鏡岫峯巒。雜花啓幌。徽雲集詞。蕩清虛之心。養松喬之情。香敏寶於軼聞。企昔賢之遐躅。可以攬擷風標。輝映先後者哉。宋玉故宅。容齒成之誅茅。楊怒舊里。待藥

天而疏。沼虞玩之之散髮。舊近海隅。賀季眞之羽衣。爰歸剡曲。雅迹所寄。有足神往者已。屐齒以通家年少。爲荷治僑民樂廣之文名。較晚裴瑜之倖。設無從。嗣與先生季子文山孝廉同客山陽。因爲此記。式依拔行。不敢固辭。他日倘能繫棹鮚亭之下。拄杖鑑湖之側。是何君瑞室之額。題沈侯齋壁之章。當以茲文爲行篋。先生其亦許之乎。

答陳伯游書

孤子方履錢。頓首伯游先生足下。夫求履迹者貴乎因迹。聆曲度者貴其同聲。而今時經學之流。抱蓬室之下。獨噓寡和。顧影鮮儔。詠北風以增悽。思南金而抗音。豈不以地絕者情殊。道親者修阻。然道有同異。趨術有何先哉。孤子塞責易州。邵概雅宏。幸生文義之鄉。得企英賢之軌。入門見賞。曾荷宗慈。對案忘餐。非無尹敏。加以託陽侍宦。逾劍閣之千尋。子長好游。浮沅湘之九曲。凡玉振江表。龍躍雲津。縞帶可貽。清襟是託。過蒲亭而師李智。至陳國則親仲弓。歷聞啓海之言。每抱合離之感。昔在皖江。側聞足下。貞亮爲行。清麗著思。吞文石而擴奇。夢綵筆而凝彩。王充之論德。盛文明。班固之徒。名齊文美。惟接盧春。未展樸忱。嗣得郵生來閩。言足下愛玩龍篇。頗爲良介。及與哲弟言睹。又知足下研衡小善。時發寤思。爲北海之所知。能無驚喜。得休文而咏。詠已屢改觀。方欲投刺寫心。執玆代贄。而孤子數結三塗。奚窮六極。蝎飽含毒。雖求宏覆之人。草木有心。終無可植之土。魂爽崩裂。生虛俱空。文質交植。強顏何自。是以閉藏惙息。豎廢神交。終歲蹉跎。寸疏遲斷。詎意足下勤恤孤詒。惠寶新詞。博喻篇章。比子桓之典論。奬飾謝陋。詢元規之遺音。至其天機茂闡。神韻遐超。采不掩情。質能立範。精玉元圃。無非夜光。伐材鄧林。皆成奇木。自足軼永明之躅。嗣正始之音。若孤子者。豎儒蹈愚。而增陵越。偶倚鉛槧。徒倪觥槃。孔璋武庫之雄。已消神氣。子雲雕蟲之悔。但賦牢愁。豈能揚挖風。周咨大雅。然竊窺文與。追溯前歷。每謂奇偶相生。大圜所以啓運。元黃成采。蓉哲所以合章。故緇經有作。必開風雅之宗。遠漢以還。遂建曹劉之轍。此實體變之緣。抑乃化機之理。雖云六代。詞尚華腴。究其百年。歷經弱法。元風久扇。始革乎仲文。麗格方遒。獨擅於子野。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推此一言。律夫千古。苟有作者。固不同情。夫意以文宣。文以氣植。精采煥越。非甚晶之是求。神思淵通。豈楢楢之能化。運藏身於大力。直僞何傷。滑棘軸於方穿。罕聞爲梗。是知謡亭雖終。如草廬秋。染翰長存。披沙見寶。然則沈詩任筆。豈皆玉山之顏。北庾南徐。孰非金鼓之震。退之之作。誠可起衰。隋紀以前。納諸其例。足下片言作剖。已探象罔之懷。四科若分。必入相如之室。孤子叩鐘響寂。能勿楨顏。躓蹶塗長。尤勤遠慕。佐公之賦。託明鏡於末光。孝穆之書。希雙璟之俱見。春榮馳徹。秋水收府。定厚吳於斯文。宜深心於此日。若魚可仰。從受道而無辭。宗測知逢。顧謝形而相對。自悲窮結。負辱年光。惟矜芳獻。想宜時發。因之成系。書不盡懷。

萬善花室文稿卷五

鄭完白先生墓表

先生字石如。號完白。安徽懷甯人也。初名某。後避仁宗皇帝御名。故遂以字行。先生秉九淵之清則。鍾千祺之逸蕩。德邃含樸。思敏通微。元猷洞深。削嵩峻拔。非蓬麻之生。無鑊雕之助。少擢孤悴。未專而習。探楣入甫。編荊爲床。穎數之家既寒。高允之僻笈不怠。偶執摹印。楷別蟲書。蝸篆奇麗。雲蔚迴瓦。遂乃考遺範於八體。稽變象於六文。思乘庭之棲英。覽扶石之恢覓。以爲蝌崩俱失。小篆乃整。緊美既衰。隸是俯蠹。取當世所存古刻。上自鼎甬文識。下至陳倉石鼓。下至兩漢瓦額。六代諸碑。抱其神倪。研厥精魄。頂因逵顯。得意忘形。蓋啓諧準。彼斗東管。如其中且不寐。中及忘餐。行臨道旅。手讚擬塵。抱膝賓廬。指穿側衽。懸帳以索其深。倚欄以覺其奧。收綜蹤之要。則向背之宜。辨是稀之運行。察川盼之交錯。周八紀之和。達緩螺化之妙息。燭蘊浹鬱。幼眇運卷。有觸斯應。無境不臻。而又有志往不屑之詣。貞確難拔之情。進不尚俗以貫名。退不飾奇以驚衆。立志於是。四十餘年。然後其學粹然大成。竊考先生之書。實始於篆。由篆出隸。由隸出眞。由眞出行。故其意則同條其貫。其美則白葉流根。情質宜融。修短悉伏。力不外傅。骸必內含。肅乎若湖逆之陳。懿乎若韶夏之和。猗乎若矛鏝之利。藹乎若麟鳳之儀。控之不可前。挽之不可後。因力而成規。即圓而應矩。累千百之文。而氣無不洽。分錙銖之細。而神無不全。至矣哉。前蹤述之秘蘊。簡牘之

聖功。其發於自然。撥於無際者。因不可得而言也。蓋自淳醨相判。損益日滋。史書亂於西京。俗體運於東晉。孟皇伯玉。已易前模。幼安元常。各標新致。典午之後。篆隸俱摧。蹤如少溫之古。致倚物惟則之雁足印沙。客氣猶存。古韻漸失。自宋以來。杳無嗣響。學者不攷。操筆即非。觚雖踣毀。因軋屢雲。婉喇假儷。鈍滯如備。天乃慼絕學之永墜。惜先聖之厖典。嗇奇淳序久之又久。而後發之於斯賢也。嗚呼。若書八角。得嵩山石室之傳。黃庭一經。感天台丈人之問。而鴻都無闕。咽之東。空缺懸組之旁。湘東之館。糧善勵之千言。上谷之崙落。次仲之二蹤。雖有博達君子。揚挖休嘉。疑為古人。副其命世。其如嘗味已久。好尚實殊。見眞龍而輒驚。守璞鼠而不悔。但師趙壹之非。豈識陳遵之妙。迨先生既亡十餘年。而其道漸昌。至於寸楮片文。珍於和璧。遺簡零墨。如獲星覺。於篋笥之中。求之几案之上。而嶷之所貽者。固百不一二存焉。將與琅邪之碣。陳留之作。等其瓌寶矣。使後之願學者。豈而不覩。闕而未從。豈不惜哉。豈不惜哉。先生卒於嘉慶十年。年六十有七。有子曰荷錫。能世其學。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齒晚道遐。未得奉光塵侍屏席。竊有趨府之志。私艾之誠。剏板則往紀難追。觀碑則十旬空返。乃與四方同志。綴述絕藝。昭表至行。刻之阡右。以闡光烈。其銘曰。

飛龍御製。天廢虬旋。百代迭變。翩翩光逸。於昊有德。哲士挺生。寶文異藻。瑞我聖清。於休純懿。儀師儀友。習與古會。獨譽幽褫。千五百載。荒途將剖。點毫染素。光燭台斗。如珠集珠。如穀成斛。抽絲散水。勵盼自如。一波一傑。或疾或徐。左指右讓。珮玉璵璠。愔愔嬡嬡。父慈子孝。款款雍雍。若七臣道。敏斑綾紳。典謨訓誥。萬象以明。百果是擷。春卉秋芸。嚴絕所思。枯藤幽澗。鵰鳥不知。壯士揮戈。天日慘悽。愁人鬱婦。密淚輕絃。本末相順。終始相應。離之則傷。拘之則病。虎弓九合。不柔不勁。故器半嚴。惟中惟正。彩鳳在原。莫攖其翮。片羽僅存。衆目駭駭。奇跡千古。懷遙朝曛。吁嗟先生。宿草已萎。華君之墓。豈藏筆勢。王謂金相。究在當世。孰能有心。勿翳勿棄。後生趨效。典則已備。二三士友。愴懷宵冥。游遂江水。織図幽扃。塔臺碧月。丹檢元庭。曠念昔徽。昭此哉銘。

鄧氏隸書贊 幷序

完白先生四體書。俱足絕世。而分隸尤美。寓奇於平。固巧於拙。因文以起意。信筆以賦形。左右不能易其位。初終不可改其步。體方而神圓。字剛而墨柔。枯潤相生。精微莫測。有十盪十決之雄。象一觴一詠之樂。陳之轍辰。則貴若璞刀。棲之巖壑。則磐繞園苗。先生自云。吾篆不逮陽冰。而隸不減梁鵠。夫遜德少溫。乃其撝抑。比蹤孟皇。庶為有徵。然梁書今所存者。惟受禪、上尊號、孔羨三碑。疑重有餘。而漢人雋逸之神。已不可見。若先生則孕篆之理。萃漢之僞。萬狀千名。金聲玉振。以今擬古。殆猶過之。余愛尚獨深。師承有在。悲風微絹之詠。斯人已亡。棲霞浮浦之文。刱宮所秘。邀求妙墨。縣歷歲時。見有藏者。或乞覽觀。或借摹玩。故眞翰之鑒。雖希經日之珍。不一每以素練銅勒。留其模範。而吾友李君申耆。實有同嗜。所蓄尤多。搜採偶得。輒相臨贈。今者客遊遠。良執在遙。但感索居。益荒素業。恐夫長康廚畫。易作飛仙。豐城劍氣。不光牛斗。然匱賸踐賓。徒溢於寸心。棐板練帬。尚散於宸表。暇時追憶諸書。分為之贊。並記其字數。及所藏

之處。用書書品。欲求其傳。中郎隸勢。佇思其奧。庶幾求遺珠者。尚知赤水之津。竊積玉者。不虛元圃之望。盡山蔚彩。納在人間。抱殆筆經。未歸壞宅。斷輪秘蘊。難非言象所宣。疑竭中衢。先為嚆矢之集。就正吾友。改撫惠焉。

周易謙卦辭百幅 題文二百九字 由傳文二十九字 今藏陽湖左氏

萬象爭趨。單類皆藏。窮和神盡。體抑氣揚。辭之鋒瑣。佩以瑤瑄。理石既剜。君子是臧。

小字謙卦辭二幅 二百九字 今藏協當某氏

竹簡久散。疑有然道。神理遒逸。風格瑰琦。縣蘊之內。俯仰為儀。跬步弗失。進於軒墀。

詩豳風七月章四幅 一百八十三字 今藏協當某氏

行疏藻密。骨舒絡緊。柔桑猗那。春日始宣。豳人和樂。執笑技言。書亦象之。如登周原。

堯篋一幅 十七字 今藏陽湖李氏

昆墳正骨。盤礴大氣。莛激屯射。盤魍走魅。哀樂至戚。百端交萃。驅遣神筆。風雨來會。

節書荀子勸學篇四幅 一百四十字 今藏陽湖李氏

洪海巨浪。蛟螭出躍。龍庭啟闢。斂鍔城距。直洞九關。乎迴萬弩。見此偉力。恒焉氣沮。

漢章帝詔一冊 八十五字 今藏協當某氏

昆吾劇玉。發刃流焱。廉方勁折。山立時行。筆情不窘。腕力能迎。心手既暢。完如金城。

仲長公理樂志論二幅 二百五字 今藏協當某氏

棲奇麗古。嵯峨連蹇。撫意求妍。有機可轉。斜拂散帶。仰睇俛眄。神仙中人。士代軒冕。

節書魏文帝典論一冊 六十一字 今藏協當某氏

金露秋澄。肉芝朝茂。神用內充。腴色外富。書如綬垂。點若山覆。黃初三絕。千載重觀。

節書曹子建洛神賦一冊 百八十六字 今藏協當某氏

偏斜欹仙。作態低昂。蜂腰花重。蛾幽蕤蕤。顛倒側側。皆有容光。引而申之。翩然欲翔。

節書梁劉峻傳一幅 三十三字 今藏大興方氏

開美之度。黃流在中。軒軒孤舉。人倫所宗。春林初月。秋澗冷風。角巾徐步。時聞歸鴻。

節書水經注洋水章十二幅 一百八十六字 今藏協當天花庵

嶰谷嶸峽。碧霧翁鬱。我坐其下。心如槁木。猝爾忽至。手授實籙。雲華九會。披染盡鬱。

節書水經注溫水章六幅 三百七十五字 今藏協當楊氏

芒角時起。波迴映。絕代奇神。目眩心冰。書琴出匣。紅蕖臨鏡。娟娟新月。片雲俱淨。

又節書水經注一冊 九十二字 今藏陽湖李氏

元鈇鋤裳。雍容中節。肆力則剛。融液冰雪。道勝則肥。性高斯潔。潤珠在握。芳腴自攝。

廬山記六幅 百六十八字 今藏與縣廣氏

上如組織.下若委蛇.去思者字.歸宅必鑄.龍犀之縱.分此且振.約之极之.勿致瑩任.

忠遠法師傳八幅失首幅存者百一字今藏惲當地藏禪林

破額投入.四維已論.斜錐微帶.百措相救.蔡君飛白.蹤跡尤罕.素韓冰解.妙理詞趙.

唐韋緒書評十幅百八十一字今藏陶湖李氏

取徑最直.指迷易通.其容磊落.其骨嶙峋.以柯伐柯.實友古人.花雨滿空.不著爾身.

唐李文饒文箴一幅五十六字今藏潭柘包氏

丹灶披襟.綠葉碰階.清氣駘蕩.足散人懷.由彼純詣.剛柔始諧.尊相二石.比肩同儕.

宋周子太極圖說一冊二百六十三字今藏惲當業氏

蹬臯梗概.咸陽之山.狐腦能勛.得之非顏.不如換骨.有此神丹.世無真識.不可妄攀.

宋程子四箴六幅百七十七字今藏與暉康氏

均如王律.重猶銑柀.檢度有常.運行相接.若柯實理.滋流沾洽.華綠燼碑.秘壇能涉.

宋放翁之詩評十幅四百七十五字今藏陶湖李氏

斷山纍纍.懸溜百丈.蜿蜒移辰.欲奇矯抗.出幽入顯.背馳面向.嬌飛竹奸.天地昭曠.

明人擬古齊哉行六幅百七十二字今藏大興方氏

泥金百械.鏤珉千格.奇豔欲奪.古香時吐.庋其宇下.幾忘婁者.何以易之.名都十五.

明人駢語一幅二十八字今藏惲當天花庵

蝸將發解.寸管盡溉.沈人八幽.猛穿七鑿.羅壁日午.霜陰晦曖.飛爲翕翼.鼓蝎挂蠓.

酒經一冊三百十二字今藏惲當業氏

方寸含納.杼軸脈通.進錐平距.損益無痕.容止留秀.蘭和玉溫.元鶴二八.集於廊門.

自書律詩二章一幅百十二字今藏當湖江寺

置唐急峽.舟人爭渡.篙沒石罅.將拔復往.忽焉疾下.千里如鶩.因難爲奇.藝險成趣.

康蘭臯侍郎行年圖序

蓋聞介邱之元黌.必與曜平尉泉.合契乎巖石.而後濩澤九宇者.其蘊蓄也.丹穴之神烏.必濯羽於弱水.翔集於廣都.而後振音六呂者.其德備也.是以通儒之才.不限於器.卓朗之識.不役於時.而豐約之途.莫推履道之坦.俯仰之迹.易發達士之懷.豈不以物與候遷.功隨運茂乎.良逸之扯.斯可闕矣.蘭臯先生.醇賁名世.崇軌殊倫.雅解天倪.機同河注.典墳勳業.闡集重宮.至行潛通.庭闈彝休.源抗閭.彝則後乍.文季立朝.激昂讜讜.內縮樞機之密.出膺千鉞之降.既已總悉翔洽.犛華融布.鍵元珪之盛.錫金鼓之榮.安石之道濟蒼生.卓茂之名冠天下.若庸日粹.駿烈椒申.乃復山公熟賢.羊傅登臨.盍酒言懷.援若道故.湖奇蹤於宦海.道良遇於昔物.延長康之筆端.紳鄭公之劍韜.其爲植二十有三.命之曰行年圖.凡家國盛事.倫紀逸情.無不擬焉.觀其綺歲陳經.黃中表德.與李英之侍宦.竹簡還青.傳別成之進璧.賈袞染碧.錦

首邇嶽塘水泚.庇車則彭城歸塞.亢始卜營.遂守洛陽之命.公趙成市.旋依梁邑之旁.於是樹蘐致養.受丹竽之書.辨恐同華.比烏衣之遊.君文傳舞陰之學.借虞登太保之堂.倚杵而友.公涉合拔而觀周黨.參原射獵.弓若鴞鳴.春耦課耕.笠敵犁耜.探紫乳於幽壑.挹丹光於遠林.內觀外游.天養神悅.此則仲長樂志.呼吸精和.江總修心.憑棲水月.斯時之境.永言勿遂矣.既而麟角先覩.鴻依獨翔.括羽挺其奇.文垂虹映其異彩.分鶺鴒之職.自擷芬蘭.登鳳臯之池.不言溫樹.鑒賁侍直.藥樣枕杜之勤.詔獄康寃.表朝振冠之對.瓊玉蚪於東園.爭先七萃之雄.從天閣於南陽.方獻四巡之頌.若夫士安有抗志之節.退處無怨俗之行.平當論議.不廢其通經.朱邑公誠.猶敦乎故作.金爐萬能.郎著初歸.蝗蠡成時.花間遲步.甕成袖上.偶題芍藥之章.贊公床中.如在水精之域.想見緇衣之丰度.不無玉麈之清譚.則雅量之宏.殆有所寄者乎.然而丹據上達.則一歲頻遷.素望遐孚.則百城皆肅.滌條既總.方任初專.賦儕粥於都亭.設樓紆於水陌.擁旄皖國.寬衛辦而人和.移鎮廣州.酌貪泉而自勵.陶士行武昌之柳.大巳十圍.王仲通芍水之碑.纔傳萬口.時則雖瑜熠煽.受日神瀛.復舞青檮.花迎綠野.輕軒既駕.脫幅而扶奉八座之起居.備百珍之燕喜.馬動有母.存問崖乎寢衷.崔家臨氏.惠愛本於慈訓.緋綳盡列.尚嚴庭誥之箴.荏苒節所臨.或賦停雲之什.南樓夕月.坐對臨案.東閣官梅.移栽底簷.皆可為人倫之藻鑑.愈苑之徽實也.蓋先生抱瑰瑋通博之器.多沈鬱淵雅之思.臨事不滯其流.處物必安其性.門內兼骨肉之德.為政懾合杜之風.猶且曠若有疑.泊然自抑.愛寸陰而匪勉.戚往日而留連.稽綢夕解.每掩卷以興吁.弦章表懸.亦撫躬而志念.卽古人偃歆之旨.詰士往復之情.言所不宜.人安能識.故斯圖也.每於君上之篤眷.庭闈之宴怡.三致意焉.至於東山之操.系結生平.南浦之離.增思契闊.寫幼與於巖壑.作少文之臥遊.是有會心.猶其末也.而或謂陳襄藻述.顯榮範此.詩標留爲家乘.雖斯圖之所宜.抑豈先生之意哉.錢才甚狂.猶貪近輕.楮荊和無三獻之誠.鄭璞辱一言之重.命觀鉅冊.授簡暇時.自恨小文.莫抒壯概.竊於燕談之久.微窺涯涘之深.以為叔則之形.三莒易益.季野之氣.四序難宣.覽斯圖者.其亦超悟於物表焉.庶有得也.

刑部主事康君妻王宜人誄表

宜人姓王氏.陝西神木人.甘肅寧夏府知府壹齋先生之季女.署禮部侍郎康蘭臯先生之子婦.而刑部主事吉友竹君之淑配也.臨沂名德.甘鉶女師.京陵槃度.遂成家範.宜人寔蘊和之源.瞻瑛瑤之質.懸帨賁章.翦笄耀采.婉孌象於閨史.敬愛發於天情.為嚴庭之所珍.擇俊才而後孚.臯駿之乘.來自秦川.鞶帶之施.言歸京邑.時侍郎公.方以九列之秩.備三番之更.直太常郎第.但存泰母之興.東門候舍.肅香巖君之典.宜人則出戶而瞻.瑞堀之齊.上堂而邀敦牟之饌.侍威姑以佐饎.得大母之歡心.步趨勿越.其察其誠.彭犁相依.焉能不賞.是以三月卽樂.卽貧嫠女之入門.七族承和.咸知禮宗之在閨.雍穆之節.始見之矣.少君育遂.或有組璣.衛郡垂憐.雜陳匳篋.宜人獻而後藏.緘而勿御.重閨梅壽.乃育羚櫻.宛若初逢.分貽斂捡.斯夕盥饋.未煩假手之人.严敏杖樾.絕無惰容之見.受尊章之思勞.則側衽以辭.俶婢從之過差.則閑帷自咎.皆其惠敏之行.迴越常倫者也.至若鏡合蟾光.飛同鵠翼.蘭開室香.寫玉臺之花.挑散春

日簡錦帙之暇。孝睦其勵。其修靜好。不弛其敬。蓋外有敦輸之固。內有勤勉之貞焉。竹吾儼最毅。誦少慕榮名。宜人旨誡之曰。子秉淳逸之姿。而習進趨之行。將無資其實。以梏其心乎。若能此身親令。逍遙經史。佽裴雍之發。養松喬之福。則蒙山之陽。耕春而處。東海之野。曳柴而返。吾能甘之。不是斯也。孺仲賢妻之言。德曜相從之樂。遯世良匹。豈易得哉。佞若不居。啼露將謝。鳩鵲之夢先兆。長離之翮遽分。以嘉慶十九年八月。遘疾卒於京師。年二十有一。子二。竹齡、丙齡。丙齡早殤。女一。字張氏。竹吾神摧質瘁。欲與俱化。欲入羅紈。悲焉如擣。失中閨之知己。哭德無窮。聞閫儀之悲思。餘芬未化。乃至新縑在手。猶覓殘絲。嬌女入悅。忽折遺挂。傾息適於九嶷。鳴咆起於重宵。或以爲秉情之過情。而不知柔嘉之則有以永之也。茲以道光二年十月。葬宜人於濟源縣某鄉之某原。德宮既遠。草生埋玉之墟。深壙初封。石待生金之字。展錢光人。與當齋先生同官隴坂。交誼甚深。而予與竹吾又適有埍篪之契。總角後堂之拜。咏絮親聞。傷心釋服之詩。開篋欲泣。遂乃述珩瑀之清徽。表松楸之靈域。荊華掩隴。結冷露於青楸。沈水迴波。映幽泉之彤管。列斯淳懿。庶昭不刊云爾。

與李中耆書

申耆先生足下。違離耀陰。將絕暄寒。企詠之深。慘勞靡釋。比因塗波漸解。迺奉九夏手畢五通。珧華黎穟。發彩屑英。伸復咨嗟。怏悒促膝。耕承沖襟。怡樂坤備。休和勤志。服知覿文。凝道豐緣姿之珍。鏤乞秘閣之副藏。精嚴校讎。略無餘刻。將以啓迪晚進。寫定禮堂。至心盛業。令人歎羨。昔邵子行年五十。而悴學彌固。

曾曾見天下名畫。皆手自刊正。擬迹三古。有以論之。吾兄軌並曠融。識處醇妙。窮文盡義。無微不綜。摘祕抒華。所詣皆絕。璣鏡照而徐瑩。玉府潤而不竭。又能早投吏幀。遐遂初衣。江都去位。發滋儒林。元晏抽簪。專務箸述。實辭宗之華胄。爲蔚類之龍驤。緣春教君子。已逾十年。依違有道。近於百里。既獲撫塵之雅。謬邀佛席之知。契德斯殷。吐言見實。荀爽之崇允禮。自比過庭。杜冀之友子超。敬同兄事。雖騷栝柾材。取賁衆善。而輸側心懸。實在所天。徒以質限輪椎。時牽物役。白羽之所染無恆。擬翼之爲積日寡。十寒一暴。往喆垂嗟。三秋曠而能無頹廢。今復嬴滕遠旅。寡闐遐居。瞑目苦思。延鼓速而莫析。引喉長嘯。意怫鬱而不伸。強涉篇章。自慚形影。即欲寄晤言於夢攝。馳素抱於郵籤。所謂扶疾彌遠。而期以一丸銷之。安可得乎。此方背沃澤通。竹柏茂美。北枕太行。南臨邙洛。接嵺山陽。嵇阮之所冰遊也。河內殷阜。古稱名都。仁智做深。豈獨山水。而停轄以來。京候未察。蝂懸霖集。不卹兼旬。朝襲暮裘。易滋寒疢。檐霤長溜。剖之則中蠹。瓜蓏盈疏。抱之而空歸。望舒不曜。琴樽誰從。洇壤褰衡。杖策焉往。豈猶昔之閑然。亦遭値之偶異耳。夫蠹寂丹水。不思江海之流。嚌飫赤粱。豈慕秔稻之粒。此則安士之所以自珍。而非託迹者之能遺也。梓鞞易遲。才微非拙。淺毀振翼。久絕于心。乖牽策良。差無部曠。猶蟷東皋數畝。南郭一廛。漸闢有資。蔬菜可具。追隨步屧。翔翔林原。理伯子之徽紋。傳衛宏之襟簡。正陶陰之辟盡。諧戴寶之奧方。然後竭其偏習。營爲小言。寫附旅端。勿乖增宇。非敢類傚。夙志然也。企謝末由。將成疾首。惠子知我。嘗爲慨然。企矞布徘。冰繭依霸元覽之暇。尤希珍衛。附呈近文數紙。以佐盟噱。倘能裁削。庶樹調餞。履緣頓首。

榕陰消夏圖贊并序

康子竹吾侍宦南粤。趨庭輔政。既有暇辰。乃得暨精廬。展緗素。究心師法。游藝良輸。探繼旨之蘊奥。悅風詩之舒和。日南故多奇木。而榕尤葳蕤。清齋之側。曲幹盤拏。碧陰翳空。朗颸納爽。延咀諷誦。翛然自消。既逾二載。而境異事遷。欲以紀遠遊之勝。追讀書之樂。乃繪其物。傳之咏歌。此榕陰消夏圖之所由作也。夫投跡庭塊。隨候而殊。賞緗帙之改陰。如條風之時麗。至若縡跌幽薄。膺錯方殷。倚蹄淹衫。文華獨茂。苦長之游。海俗不乏。懸衿孝若之賦。平原納能涉筆。齒愔愔而轉稚。日暐暐以方舒。斯時之歡。是有真契。求之遐抱。不能暫忘。況以竹吾之粲潤瑛瑤。凝神璣鏡。勵白屋之操。垂青箱之業。擬衣帶講。則故聞綢繆。泥翠命侶。則虛懷曠遠。情賞所寄。已軼蘿流。標映之華。皆堪命世者哉。觀其荷擬花寒。桃茵冰浣。鵷鶵徐進。我果雜陳。撫手翦之琳腴。詠璧聞之海乘。披壁面而眎。尤足令人神往矣。迺爲之贊曰。

磊砢千尺。氣鬱炎洲。瑤房淡瀉。珠煙翠浮。睇思之子。卓犖鮮儔。負手移陰。執簡捲帷。語鳥入戶。野游縈闥。睹咏未闌。清言轉遒。涉境已改。數蓂欲留。英情天逸。永此清修。君歸湘浦。我步丹邱。芳觴既酌。聊以忘憂。明月初吐。飛泫夕流。相從巖壑。願言已酬。

贈李靜菴序（代閻孝中丞作）

夫粲氣淳穠。植生爲難。分形兆族。立名斯貴。而發激之倫。踰斷殊而不悖。凝寂之士。保神息而自珍。固其端倪不一。抑亦境會有殊也。若夫沐浴元化。淳蘊太和。履孝悌之性。苞文質之度。不惜勞以徇物。不孤蹇以離類。醇粹而處。清靜是游。漆園氏所謂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者。悠悠斯世。其庶幾一遇之乎。余於敦牂之歲。奉諱北歸。循王屋之陽。奠汾堂之卑。維時秋容風凄。山寒木落。屏營幽悒。無與晤言。既而流覽岡巒。綢繆末之民。顧瞻墟里。訪棲逸之侶。乃與李君靜菴。結佩於椒盞之閒。款襟汎檻於之側。排懷悟約。器宇簡沖。蕭高情以泣上。引物蹤而自遠。有成同恭己之雅。兼季次獨行之操。

卽之而確乎其不疲也。詠之而胣乎其愈篤也。使余滌曠而若忘。怡順而有得。心既與契。游日益親。自以爲婁徵之友公明。謝客之偕敬宏。不甚過也。君夙秉英醇。早罹難厄。誠仲若之疑傷。長鵂孤悲。王思遠之茶苦。遂滑仕心。卓犖之姿。歛其長老。絢麗之文。冠於黌舍。肯承慈教。出應鄉賦。涉河將返。秋試乍興。洪波謀天。孤帆入浮。雖免文考之災。已犯陽侯之怒。君乃喟然曰。名爲實賓。吾豈徇名以隕實乎。且吾門衰祚單。偏親待養。非拔萃之才。鮮繙俗之蔵。而欲奉其不貲之身。暫於罔測之地。何如退守東閭。息影南畝。勤絜膳羞。長養雛稚。植杖平石。坐而橫經。櫛瓠烤菊。擕以飲水。固可慄疏忘。全靈真也。於是韜鱗掩藻。弃嶼遺榮。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丹汜灘於北澗。降蹊磐於南陔。遂乎金蘧告姿。玉樹成立。而君亦已逾中歲矣。子將之閭。入者屏其車騎。彥方之鄉。行者守其遺劍。卹獨振困。婉葉陽之仁。讓行齊風。師繆彤之義。指囷浦於啟期。挾册海於倒子。孝乎惟孝。施于有政。斯之謂乎。余自志學之初。博涉鼓箧。進趣之後。忝首賢豪。胥嘉夫含納上德。味樂詩趣。如漢之申屠蟠。晉之郭原平。沈思宏道。白首無悶。雖所立偏節。屈於式上。足以光耀泰階之郭治。次亦以裨輔禮歐之不逮。導育興蒙。福福雅澤。喜人國紀。所征良多。士之潛顯。各有

其宜。豈必佩紱綬以爲榮。建幢蓋而後尊哉。故余獲見君。而不禁淡然意消也。五十之年。君爲始至。方將越天塹。款析城。南浮江淮。北僭恆岱。以申其磊落瑰琦之志。以娛其留連宴賞之情。蒸嘗有所嗣。隨宅有所投。而探石髓茹神芝。以永其生澤其射猶。有乞余言以爲君壽者。余方與君解天弢而登閬風之表。其復何以進君松喬之祜也。

嵩山啓母廟碑

蓋聞。玉臺儲祉。佩富媼以含章。金璧宣祧。合崇儀而懸燭。通維二氣。運幽奧之機緘。迪極四聖。佐鴻濛之鑪錘。爰自淳精始判。埏埴初宏。方齒之內。咸歸鼓舞於丹扆。圓顱之民。共戴絪縕於綠闕。得一乘乾之主。恍若神明。握文協璧之妃。迴殊凡俗。是以地精出耀。旣仇雍首之蟲。電繞流光。乃育兌區之渠。羅圖雲提。變搏土於承匡。華渚璇宮。孕純金於桑澤。寄長儒之舍。食赤烏而忘饑。升姚氏之墟。望青虹而有象。遠稽帝系。咸生之理宜徵。參仰坤輿。奇園之蹤尤著。至於夏后氏之會紀也。胸墨懷璣。竹星映斗。受巨靈之綠字。獲滇海之碧圭。拯溺淮之魚民。宅於豐壤。反蕩襄之澤國。奠以平原。振威於顓。則萬辟臚誠。布令於幽。則百祇請命。蓋律准章之倡。趨決淪流。奇肱窮髮之倫。伏膺記敍。聲律身度。瀉山表革璧之度。左矩右繩。推峽建虎權之盛。銘紫金以爲鼎。竟得神姦。被黑玉以呈書。爰逢魑魅。歷縣安邑。千秋擅瑰琦之稱。瑞毓媧戎。齋室列眞謝之位。則有羽淵旣入。猶祭黃熊。石紐竹游。遂依亦姑。帝女進五齊之醴。不廢仙經。嗣王隱三戕之神。永昭德璧。凡茲異迹。並雜中篇。至若太室名祠。中峯巍號。實維則之降祉。爲文命之中蕊。徵孁蘊於初基。英爽流於茉久。當其肯泥乍印。丹棨方馳。斯爪抵壓。肥水見長人之目。撩形劇虞。緒扃開初女之嗟。恐嘉禮之後時。冀命儀之來淑。於是吉占五服。符叶九陽。白狐至而凝語成。素雁陳而休微著。偕乘台桑之野。我造彼呂。塞帷諭之方。隆家應祚。江淮脊禮。尚沿癸甲之期。河海程功。已促庚辰之命。八年春築。是末窺門。十月育賢。後方在抱。惟后忘室家之念。嘅泣無聞。惟神播德哲之風。訓詞徑埜。排殊仁於氣母。道變九閎。術盛派於昭回。光榮八邃。同心濟阨。輔高術之功。獨教勤名。陰氣之化。靜處而晦腃元朗。稔永繫其天閎。遂養而執履朗動。允邁承其蕭祿。比之中山帝媧。徒貽隰之儲。湘水神妃。未階晤溫悲之嗣。宮庭嬉娛。竟爲讓國之資。天下謳謠。獨戴吾君之子。雖穹況之攸屬。尤慈誨之非宜。甚德比蹤。此爲不茂。所以楚臣哀怨。天問鋪肆。呂覽抉發。秘文可錄。世本之書后鑑。狄燧全斂。逑山之帙女攸。徽音逵絕。曹子建之贊美。劉大人之頌思。莫不測積凝於珠臺。詠芳塵於璇室。昔者陽城陵側。羽儀衛鶴。蓋之陰巴穴祠中。琮幣泰錯所之綵。而蟣螾之石。猶所馮依。嵩嶽之崇。時增晻靄。翩翩飛雉。幽銘之篆。猶存官官容。彖鴻烈之言。無爽考輿地而知顓氏之疏。誦山經而信號純之博。蓋穎芬連理。叢生降蹟之篆。蓍銀瑞墳齊。是曰棲巽之館。漢武之乎乘方設。就諸隆階。周王之八駿揚鑣。來尋宿草。眠明嶸於列代。知樂血於絲邱。若嵩山者。因墳星之鍾氣。乾寶之分支也。駿騄爲質。聳四鎮以開巖。岩嶸標形。立三荒而砰峻。石牀洞銚。發朝氣而入僊庭。廿路頻復。臥秋颸而騎上馭。惟悅惟惚。紬衣步太乙之君。或往或來。紫袖見容邱之客。枕太行而瞰伊闕。招鹿武而揖青城。北臨恆碣。納若貫沙。南俯荊衡。財同霞賀。月躔流復。金壺有木泐

之猶。月陵凝馨。玉鉉乃長生之籍。吹笙童子。昨乘鸞歸。負局先生。偶呼鹿獨。遙升閣道。遠眺層閣。多隱霧之羽人。琳宮寶邸。戒御風之姬女。具儷玲瓏。杖端九節。明媚咽日之鄉。鉊葉千行。玉婷搗絲之處。中天聖后。爲二室之主賓。西浦少姨。乃一家之眷屬。惟神陰陽翕穆。紫府晨開。綢繆翡翠。元都夕映。仰金徘徊之地。定遂盼巒之誠。故收騷翠危巖。染朱崇構。公輸凌梟。般爾陳圭。藹梯照洛澗之源。珠閣接猿豪之音。瓏璘扉戶。青童至而愁棨。翡翠鶴蟠。素女窺而不入。天容如在。程程焜焜。川範延生。洞洞局局。樯楠百尺。似開風管之聲。琦枝十圍。忽現螺蠡之字。芝蕈與椒蘗並綠。竹花共蘭格齊香。乃復遊世室之規。樹桉扉之制。山鸐戲翠。雒句雞蘇。冠裳則袞獻卒追。飾其則柑鞠瑚璉。明水奠於豐左。蒲醴酌於豆間。懸昭振澤。設五器以歌。五聲兼踊。執環止九韶而舞九伐。貫夫賢子。一朝之祀典長垂。壽母令妻。萬紀之尊儀是飭。豈止戚陽。黃屋。有莚虛元磴之祥。沅澈紫壇。奏靡旖汀洲之曲。西陵嶁。末是北此凝巖。南岳夫人。自然遙其詭麗。想見殊觀頻沛。契潛通。吹乙巳之蘭芬。迓紺妃於蓮非。列甲申之瑰石。邀王母於桃池。亘佾集而華雨飛。幽宴諸而離氛起。斯則上來感致。祀諸蘋藻之微。下察芬和。雅以箱之祜。閩陽播氣。飛袂皆沐其深仁。頫曜垂照。崑稚盎歸於疑庇。敬擇蟒殿之石。用鑄齒首之文。鍾鹿仲球。表清涼之壇壝。穎川朱龍。銘福記於山陽。紛合珠光。宛委之圖開四壁。旗迎泰色。媚媛之令接三門。乃爲銘曰。

中天挺育。儐類含和。瑞圖括象。道甲橫螺。絡雲孕雨。東岱襟河。嶙嶙巉巉。崗彼峨峨。其一 祠直之駐。闕成壽數。三十六峯。洞啓金城。䉤離隆風。虬騖被酒。其多瑤草。紛郁陵阜。其二 熉祐拱護。神宮綺構。則神伊何。嵩山茂翮。白帝倪耦。元圭兆積。生贄臺綸。移脣法籙。其三 猗猗侯人。歌發南音。墉鄉潔右。嘉卉森粹。叶茲窈窕。乃觀辛壬。庚功弗子。內教克任。其四 北道無競。凝雖不測。應物撫機。自家刑國。帝建呱呱。長化母德。御龍飛升。允命四育。其五 誕辭荒眇。云毉蠖陽。熊舒幻跡。石剖元良。宏閟聖奧。恐豈神皋。年祺悠邈。幽祕莫詳。其六 鄰雲萊淡。實近斯爐。綢趨璁珩。脊遊雅眺。黃庭仙宅。丹楹凝廟。日新髹粢。應後文燦。其七 雲因展搢。遂接靈居。歷祀綵遐。故棟凋疏。更安珠敦。重開玉盧。方依翠壁。敬勒丹碧。其八 瑰匝背熒。晶旗壺捲。煙綠緒紛。雲衣迎塞。鼓名三足。案陳四連。閻闢芳祇。崇臨遙顯。其九 中黃素娥。太微少君。不言不辭。若往若存。碩巾蓮綻。羅帶幽叢。左侍右衞。煜熒其綦。其十 將子勿嗟。神紱繡儷。夏發初寒。坐步徐起。珮搖鳴璆。珉編彤史。搴於聖母。式是燕喜。其十一 有齋兮季女。薦茅兮三脊。蒸脯兮挂酌。貽粢兮蠙液。玉燭調兮物昌。金蒸潤兮時洽。神威格兮享飭。于胥樂兮罔極。其十二

董方立誄 并序

維道光三年七月。董君方立卒於京師。嗚呼哀哉。疾甚落眉。難拯仲宣之厄。步餘曳壁。竟兆元伯之亡。冉鈕丙。鞭及於東隅。濛濛上圍。不徵於南斗。嗚呼哀哉。君諱祐誠。字方立。一字蘭石。江蘇陽湖人也。昔煒滕緗。代著通籍。二標秀舉。耀於初儀。志氣貞立。揚於術序。珍寂以濟其道。守素以常其操。侍宦浙疴。所懸遐僻。旣乏師資。亦鮮勝侶。臧宏承舍。奐開其誦聲。羊欣練裘。未邀夫佳賴。二雅相誨。七業俱興。恭不閒門講藝。機雲則分解摛華。蓋巳騁驥長途。而一日千里矣。年十有九。始偕兄基誠。歸試郡邑。臺冠其曹。遂

徧發伎。由是聲畢上際。輝映江左。東南之寶。復見褚生。中興之碩。爭推許劭。室懸榻庋。發育菁節。斂鋒鍔
豪。出宰遊歷。名卿改席。於清座茂宰傾衿。於盛美雖洛陽年少。吳公之薦未伸。而安定書生。皇甫之迎恐
後。俄而哲昆薦舉。典職農曹。君乃歸自關中。來依日下。擬班超之入洛。同叔謫之游荊。鉛研益峻。賢照無
遺。辨有翹之名。釋紫荷之袁。時宰之所推挹。有識之所深嘆。二十八發京兆試。趙典對策。為諸儒之表。劉
蟠充秀。有得人之稱。方謂吐辭中朝。瀊秀暘谷。而迺三歷禮科。兩就鎖試。與潔未升。牙力屢脫。年始踰於
顏子。齒僅逮乎賈生。掩從悲騁。度淵還迫。嗚呼哀哉。傷金鋩之乍掩。悼玉樹之長埋。杜柄風歸。定損其遐
齡。植彬行業。終淹於斯世。以是論悲。齊焉何極。君器宇沖劭。神鋒標映。九皋絕迹。百行斯融。庭幃盡其蒸
蒸。圭璧貞其翼翼。言無玷而愈見其嘿。氣自抑而衆莫不嫌。其為學也。采珍於翠流。裒微於奎壁。涉目則
誦。借手以書。受在始冠。勤於属辭。微蔚蔲芬。遺文即發。調翰諧聲。鏘鏘便奏。摛翠羅之儷妙。汰雕蠹之新
奇。不自綜括。多就散佚。今所存者。止駢體文一卷。詞一卷。雅好周髀。尤明歷象。八會五緯之籍。九宮一算
之術。究今昔之隱。通中西之法。守根據窮。披浮繁蘊。潛思以致寂。鉤賾以遂周。闡秘昔而輒求。啟人事而
推測。是以補季長未合之理。詮子雲摹擬之文。迺界旬縮之曲直。陳槃黍之多寡。取徑度於中星。勸斜弧
於黃道。所著有割圜連比例術圖解三卷。橢圜求周術一卷。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堆垛求積術一卷。
三統術衍補一卷。又嘗考輿地之記。箋桑酈之詳。為水經注疏證成三卷。而病作不竟其業。又譔長安縣
志三十卷。則代人之作也。嗚呼。君以開敏貞固之姿。濟其幾密瑰琭之學。使造物有心。假之中壽。則實映
流於康時。華曜明於竹帛。彌綸古訓。經緯先民。其所造詣。曷克媲之。而覺萎韓於未霜之辰。蹶足於中寰
之野。麼尾轉而自傷。麟角成而何裨。豈不惜哉。豈不惜哉。德公上書。期於何日。延之作誄。輒復經年。蓋悼
痛之深。非可託之豪素。英華既墜。安能招以旋旗也。隨陰易逝。悲緒稍申。慨其音徽之就沫。元晦之莫察。
悵不能已。是用敘哀。其辭曰。

芳蘭維𧕴。植於幽陵。懷烈張彰。繁霜是摧。我有俊民。道藝行誼。苦彼絢素。脊以瑾瑰。猗歟方立。峯儀儷古。
黃中涵照。元風絜矩。亭亭物表。軒軒復舉。孝敬淳深。則篤其祜。積志委正。如瞻壯儀。准酬百盤。丹鍔誰禦。
銘組初攜。甞謨為紐。洞包典籍。究心緯讖。闓毅靈則。玉質金相。碑傳桐柏。賦詠靈光。発軌絕蹈。內學斯彰。
鎔鍊甘石。糅粹郎襄。志學求友。吾實知子。豈恕宵盤。三墳百氏。闋文心競。執鞭爭馳。余課跋胼。追隨驂驥。
以疑相校。以名相砥。無摘不瑕。有揚必美。絕塵斯遠。醉修日起。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學優而仕。謂有常經。
印綬我友。出廟弓旌。一辭難舉。終縛塵纓。豈期巨鱟。竟困長鯨。困敗之紀。射策初能。甯學京館。凄清永夜。
維予與汝。影形相藉。搜奇訪碣。就吟嚴社。子實慨慨。推枕起語。念茲縈膝。局欣局沮。廊疑迹作。彼賁雅詁。
致思天人。道在吾侶。予雖疏陋。允聆斯言。陶陶卒歲。單衾忘寒。亦越三祓。始振羽翰。浮名秋賦。相得彌歡。
子之妙舉。實從華貫。子之逸藻。士流無兩。緒餘一鳴。不聞嗣響。卓躍九閽。精魂遂往。嗚呼哀哉。上才育世。
淚焉未施。瑣瑣人爵。天既悋之。又戕其生。俾阻厥奇。忽矣何極。不我愸遺。遺蓃一卷。洞歷十篇。寸管所估。
臺未罔懲。張蒼應仕。卓茂永年。曰能斯覯。曰遇則懸。嗚呼哀哉。別子燕市。悠悠四稔。豈不爾思。稍悵血殄。

亦有長風。相貽尺錦。研賞古義。商詢詳審。來析既承。往告復遂。子已觿留。猶勤擬寐。我方延首。怨此契闊。
忽不俯書。肝肖如割。嗚呼哀哉。曉晉其期。身殁名存。子齒雖少。精爽已陳。縣固未遂。重泉分闕。悵和長暌。
其想諧魂。嗟予莊蔵。昔彼疏木。括羽云亡。蒙心安勖。廿載初真。杳杳誰因。英爽有知。亦將悲哭。文行終始。
悲吾所贈。欲表其德。短筆是懟。隱痛彌深。遺輝恐湮。為予竭思。吾復何嫌。淚灑元墨。色黯緗縑。歌同薤露。
泣告西嶠。

蘭石齋駢體文遺集序

嗚呼。此吾亡友董君方立之遺文也。塞谷嗟沈。葭綺絢乎天半。涸溪泉咽。滋漉迸於重泉。吐腸之夢。已識
生前。餞非之言。猶存斯世。蓋賊年損壽。職此之由。而浮煙斷竹。將以託命也。誦偉長之中論。鬼錄難追。答
劉沼之遺書。宿草已別。論亡痛惜。可復道哉。吾始翩卯。燈石伯仲。縱獵道藝。研窮元史。甄會發凡。瀠於朝
旭。棋寶寂寂。幾忘是昔。既欣同志。俱好纂紬。遂欲發蘭臺之奧府。探陳留之重席。上析諸陸。下綜任劉。勵
身砥志。願光氣於寰中。攬詞綺章。探雅麗之絕格。詩榜互質。連襼偕游。嘯詠年芸。飛藻如雨。揚蹤高詠。仰
屋苦思。對影竟日。為歡彌年。而君尤以天授逸才。筆多奇彩。公明洞識。乃雲龍之精。仲舒用翰。比烏獲之
勇。華情駿展。撫辭橫溢。初擬蒙素。春花滿堂。舉映睢渙。秋露染翠。遂龍似有宿構。閱成疑其復生。不特吾
之所曆。無以匹之。即二三友生。及君之賢孟。皆有拔俗之妙。總帙爭之麗篡。亦自以為瞠乎其後也。蹉跼
鹿勞。歲逾十稔。鳴穀華阜之陽。振裾京華之下。人事牽迫。雜蔓紛撓。而修學益勤。沈思獨往。食鱗彼以求
題聞。坐紬沐而參秘義。窮化機。神探賾衆妙。九部五時。書指諸掌。百帙千名。必窮其旨。治積矩之經。則貫
鏡應律。考地訓之志。則亦攘陳閎。信都宣城。不閟前蹤。張衡制作。欲侔造化。此則阮成孤詣。為荀勖之所
深折。羊殖履縱。非成摶之所能知矣。吾嘗謂君曰。樸學者畢生之邈功。文章者不朽之盛事。以子嗜異之
知。谐心微眇之際。鄙文茂記。投閒而作。臨柯繁窺。樵質相宣。足以寫逌性靈。獲諸俊彥。勿謂鴻偶陵於文
人。而轢乘其照乘也。君瞿然曰。吾將扶昔人之隱。以祛鄙夷之惑。撰其識。繫其志。挹其指歸。明其象數。然
後發皇經緯。洸洋適己。以副於文。庶有成乎。子俟梁刻。非敢有悔。職子良箴。子其待之。嗚呼。孰此始定。郭
路有絕賦之傷。諸授不休。鄭灼無鎖心之物。桐根半死。無假烈飈。驅隙一馳。遂成永夜。蠶靜氣既動。而魂
魄易幽。元理齒剖。而文采亦終閟矣。凡所譔述四十三卷。皆足刊播艱臾。討溶學源。而吾之偏喑。尤在斯
文。襄速彰其徽音。以少酬夫夙願。迺求遺藁。屬諸梓人。嗟乎。此特安石之碎金。相如之玉屑耳。商都一賦。
豈盡生平。北海萬言。未陳梗概。覺三旬之餘想。鄙歐已遙。覽千仞之德輝。鳳飛不復。然而杼軸物表。氣韻
天成。偶不害疵。殊而有則。袁陽源鸚鵡之篇。推為獨秀。王元禮芍藥之賦。傳於少時。不可見其洪纖之未
泯。超步之雖蹤乎。吾久隳落。文質靡歸。斷金往契。疏雅貧瘁。卓爾之志將廢。婁然之作無聞。校雠生海錯
之記。差順徐賓述衡。悼泐冢之書。懸非東哲。頳川斗酒。徵聞十字之吟。蜀都元文。聊證千秋之業。愴斤絕
修。輒復自傷。執簡悲來。泫然而已。

小琅玕館雅集詩序

蓋聞道通籀篆。可樹絃章之詩。義申麗澤。自叶笙簧之和。藉狀聯以言歡。勝今昔其如一。然而脂輪牽勒。軌感星文。稿應偶陳。逵貽勝迹。良以賢達之契。曠代難期。幽修之合。廣劫希覯。有人所為欣然得之遇。貫物外之游也。而河東觀察劉松嵐先生。文德昔英。元風勝業。威鳳一羽。澂澤淡乎民謠。福遇九秋。宿吉昔於悍史。留冀州之善象。為河朔之逸人。式啓精廬。甘與講授。柄道無闕。十有餘年。今河南督學吳巢松先生。寰玉府之華。持補衮之節。水鏡人倫。筦藻士囿。平臺逸轡。已振流颺。東觀雅裁。即然綽裕。遂乃行式閩之禮。致擁彗之誠。鄉公通德。特表其一鄉。任君从望。敬修乎四術。稿紵既洽。燕享宜設。鼎薦方闌。驂騎是屏。泉明載酒。無煩平道之要。山傳倒屣。乃得高陽之館。所借賓友吳石亞白等七人。並以詞宗穎達。旅履遐臻。而河內邑宰袁君蘭村。又適以文徵惠績。遂蒞茲邦。或參地主之儀。或聽折柬之召。各紆簪佩。同泛觴豁。俊賞煙霏。名流川詠。真此盛事。軼乎前修矣。時則梅衣始御。鵲扇將排。合櫻浮丹。新桐衍碧。風弱而豁花嶸下。日晴而娛。繁乎飛。瀑泉澂漪。繞華廣之山池。太行嵐翠。挹陶人之扉。凡標室赤幟。啓老氏之藏。玉露銀浒。擬東倉之戲。於是紫蘭壺調。綠醑徐進。一觴再詠。琴立孤行。主客相忘。鋒辨互起。陸清光以橫祛。發蒙翰以滿堂。與若遠而來闌。情由澂而彌永。成以為蹤緒不枚。雅樂雖繁。曬屋之鼓。非雜燭可駐。怯心之晤。豈染彩所宜。夫踏浮雲而推宴邸之思。瞻翔雲而寄騄解之蘊者。惟稱英僻。綜其元覽而已。況乎寰海謎哲。不期而奉。林皋茂美。釋之臨窮。是以即映當時。炳耀載來者哉。分袤館端。遞揚筆妙。凡會者十一人。共得詩若干首。錢也。凡朗久論。孤迹獨轉。東陽寄跡。非江悍之隱居。南皮勝游。無吳質之賦。抱登山譽重。則自嘶驟縛。倚馬才雄。而登形既足。命為短引。未敢固辭。聊媿剖瓢之賓。以伸執鞭之蠢。青雲脆瀛。調金石以永傳。白社狂人。比荃蓀而失類。後之覽者。當有釋焉。

答吳巢松學少司成書

巢松先生閣下。栓伏山陬。人事尠通。適日始聞閣下榮拜少司成之命。虎闈重望。教典攸先。蛾學成材。師資是仰。代稽往牒。粤崇有道之稱。治在右文。益慎儒宗之選。合以名德標準。矩範均庠。掄張緒之風流。繼陽城之端雅。鴻都翹采。青領瑩思。忭結謳忱。佇修箋賀。復於袁河內處。頒奉教疏。翰落碎金。詞鐲明穀。喜躍術鑑。至再至三。屏承盼睞之深。忘其獎誘之溢。又蒙精盤前儲。惠贈華篇。體涵本乎天成。藻律由於神悟。賦飫香澤。則士衡改顏。調鷃笙簧。則叔源失步。但以荊璧抵鵲。用寶已輕。兩鼎冪耀。採鮮過小。㷔燈之勖。雖咸任昉之知。壁石之文。尚愧王筠之誦。咀味滋美。顧影增羞。吟咏之情。彌旬未竭。比日黃蘆萌匯。方兆。苔中復育蛻新。已迎秋氣。伏想履祉清善。葆攝沖和。瓜環鎮心。猶勤文史。遙留吸酒。分勝賓僚。傾首篙驄。惟殷眷金。閣下以含章天挺之才。守扶微繼道之學。發川流嶽峙之文。為金鼎玉鉉之業。昂昂八表。若辨麒麟之蹤。汪汪萬頃。時煥蝌蚪之彩。抽殘竹於石室。頒寶墨於璇臺。所以薄海英儒。投贄爭先。江國勳流。數據恐暮。賓彥崔瑗之籀。殷浩王濛之廬遠。莫不宗誼模楷。纘述元言。賦鶚鷁而知王佐之才。咏柟榴而推文章之伯。今果調色鴻猷。冠冕時望。出為鳳舉之使。內掌鹿鳴之詩。識榭軒之職者。惟有林閒丐丹青之染者。爭歸虞溥。一士未化而若識。千里不言而斯應。光名之達。豈不盛哉。履鎰璇質。駿吶約愔悒

惘。少未以章句為通。長而昧揣摩之術。學有三牧。而見聞日疏。行僃九徵。而嫿踐相殊。腷悴偏嗜叢劉。要好窺組。劍心於建安之初。游目於仁壽之後。師平原之宏放。則竹強而不收。慕陶成之婉秀。則氣茶而難振。措擊乎江沈。斲取乎任劉。始則神離。繼乃貌失。自稔賦分有定。括羽莫勞。然而溯流窮本。無向若之則。故飾椎輪。豈驂歸風之價。候蟲鼓咏。亦稍喧所容。雖卉吐蕤。為殿草所帶。雖是招响。諒無武也。且竊有庸盧。為閣下陳之。蓋以為生同險樹。遇若幽崗。名不可以外干。業不可以內廢。道以文昭。文以辭著。所為不朽之盛事。緯世之鴻謨。而濟俗之倫。略之已甚。中智畢力。但營帖括之功。高才涉觀。弃梁制科之學。弋得則束卷不觀。而自喟其能。倖失則敗軼皆亡。而不以為媿。至於紆瓔紱。書愉芸隴。高秩提鈞衡者。未宵索特達之英。求辨論之侶。揖前除以考藝。掃右室而待賢。於是曠識自修。好古不怠之士。皆消灊難進。蛙局堅藏。提迁按劍之嘆。未伸緣鴻之想。而善忘者尚詬其浮囂。絕陋者更廷其殊苴。緒緒不解。傾頗多傷。疵鋼已深。宵旰安起。惟閣下德高而文積。官尊而交繁。知卓諭希有之材。察豐薛茂己之用。將為人倫元禮。嘗代彥昇。如下走之於閣下。猶壤蚓之去高鴻。貧士之比介邱也。而倚延之以禮。遂中之以手畢。大槐客舍。獨別林宗。柴車草屏。不遺元叔。乃知閣下盼採之念篤矣。虛襟之量宏矣。夫埏埴之巧。必是吾之所陶。騏駃之良。非皋數而孰視。今欲提挈筆墨之林。淬礪千鎰之穎者。舍閣下其誰仰哉。狂瞻忽作。矜言雜陳。山針見磁石而躍。腐芥遇斷牟而與。固物情之攸。亦有以導之也。幸加恕察。聊佐軒渠。延佇誨言。懇其惴悚。履鑑頓首。

椒仙勳公讀易隨筆序

蓋聞蒼牙啓容。綸綸已周。絜媯效靈。苞犧斯剖。藏九履一。尊精氣之先。七備八用。昭圓方之敘。故周孔之道。非神不能為坤乾之義。惟聖可以視。至於西河傳十翼之旨。淮南徵九師之說。田丁施孟。以訓故為筌蹄。馬鄭荀劉。闡微言於杓斗。虞仲翔之探賾。猶契義心。王輔嗣之論經。遂亡漢學。規管風角。成解虛無。趙宋諸儒。始標理蘊。夫考象者屍璇衡於清都。衍極者求元珠於赤水。蔡毅者循環明於櫺幌。言感者戀應比於山鐘。雖易之為道。物無不該。衆說騁辭。義各有得。然而金鏡在抱。則妍媸易明。青游舉捷。則榛蕪自闢。後三古而作。校五子之編。其必挈裘領。調徵絃。而後可以綜剛柔之體。彰幽顯之情也乎。宮保和簡勤公。秉乾鑒之英。值泰交之運。中正不倚。文武是經。腑腹心於三朝。建轅鉞於萬里。立功立德。旗史之所特書。公望公才。人倫之所共仰。薛宣多蘊藉之思。裴楷著清通之美。嘉猷入而彤廷有耀。大節樹而緯宇不知。若乃包洞典籍。刊擷沈秘。百篇朝誦。七藝夕陳。情軒初發。緗素已披。幕府煙稀。殺青未竟。紀跡縣及之域。則頌維常之度。研精就道。適於白屋之儒。說甚顯赫。勵其丹鉛之業。煒哉不朽。爰奏其文。公生平循學。尤邃韋編。闡金版之閟。發繇辭之蘊。顯哲人之淵涵。遊嘉論之林藪。假年有暇。耆齒不衰。於是析元達微。類情通德。思炯既往。神鑒將來。會聖心於窅芒。識天機於雲物。以爲趙賓巧黠。欲更箕子之文。何晏虛疏。未邃老生之論。儒林師說。支葉繁滋。山學譏閒。陰陽跡互。乃通介於漢宋之離。宗前於程朱之室。博採異同。精別臨馭。述之以星歷。紓之以緯候。辨之以人事。叶之以佛算。證之以羣史。攜之以雜家。幾諦咸衍

蠕息變動之端。以質健順剛復之數。罔不從焉。寓古今治亂枉直失得之統。以爲吉凶貞悔之原。罔不協焉。抽索緹𦀚。者之卅年。枕饋屢變。勤如三絕。然後成書十六卷。名曰讀易匯參。是則先天後天之體用。可以抱而明也。先聖後聖之表矩。可以通而見也。八索不能窮。太極無以臨。迷途舉燭。智愚悉明。平衡益水。輕重以分。洵乎三爻之盛授。千覯所不易也。設公歷亨衢於盛世。勵錯節於遐方。高介若敦。心於六經。班叔皮斟酌於前史。摩辭授方。本臨之顯。案梟列非。𦣞極信其剛中。廿歯設伍。𢖍生涯其惠澤。焉歷雁聲之稱。遠若豚魚。鯨鏑蜉蚍之棨。愼於虎尾。惟發揮乎易理。以寅亮於天工。豈徒掛劍談議之雄。區區章句之末哉。公之長嗣。榆村太守。繼先烈而宣猷。寶遺經而飾治。鼎銘斯茂。手澤永懷。謀授梓工。聿宣來學。𢽶鑄獲與校讐之役。得窺爻繫之全。三復鏧胸。十旬卒業。李鼎祚之集傳。安知統要。洪子王之通義。自遜研深。鴻教不刊。邁商瞿三十五家之說。騏淵甚衆。爲我朝百八十載之書。

萬善花室文稿卷六

東流縣志敍錄代作

昔在先王。奠壤析原。經土定民。分命重黎。北正司地。故有綠圖呈瑞。中經兆記。納賦作貢。維詳夏書。職方誦訓。列於周官。惟我夫子。取百二十國之寶書。以成春秋。是知三代以上。九州之廣。家有其乘。國有其史。經理天下。若指諸掌。秦漢代降。典籍放失。至班氏始志地理。而陳壽始分三國。下此則華陽國志。獨限方隅。太康地志。初標元號。後世所傳。數體略具。若一邑成編。求其喜木。惟景定建康之籍。宋氏長安之寫記。載詳略。得失相參。蓋志之體裁。實符乎史。封域陵谷。建置興廢。災祥政事之紀。忠誼倖節。循吏名賢。孝子弟弟。貞婦淑女之行。風俗儀賦。版籍祠祀之數。祠墓遺跡。詩文謠詠之傳。所以彰勸萬民。咸和庶政者。罔不該備。是以國家著之憲典。命其守土。舉偏修墜。弗敢荒棄。而東流瀕於大江。右襟豫章。左系皖口。亦四達之邑也。某以承乏來尹是邦。咨政藏乘。多所闕遺。乃討論故實。求其原始。邑之有志。實始於明正德十五年。知縣李滙所輯。而教諭謝明爲之序。其序略云云。閱五十五年。爲萬曆二年。知縣陳春議修之。而聘邑人汪文爲撰定。其序略云云。又閱七十八年。爲國朝順治九年。知縣蘇宏謨復續修之。其序略云云。又閱百有六年。爲乾隆二十三年。知縣蔣殺又增修之。其序略云云。時國學教習。邑人汪君迥。實綜其文。方之前志。搜討略備。然其爲書泛而不該。糅而無當。紛列庶政。反疏疆域之圖。條舉細端。乃失表志之例。好

繁飾而不雅。標論議而不文。考文獻者。能無遺憾也哉。且志之待修。已六十年。及今勿輯。後將何觀。某乃集衆流。纂商校名例。詢於耆長。僉維余同。經始於嘉慶二十有二年秋九月。至二十三年夏五月而志成。補偏救亡。闡幽彰顯。治芬所繫。雖微必書。慫誘無從。雖鉅則闕。經緯潤澤。殫於厥心。夫東流之民。敦龐質愿。不以豪侈相高。服田力畊。愛其長上。而地隘人疏。戶少儲峙。冠蓋風流。亞於他邑。某之固陋。與民相習。思以朝夕嘔咻。漸摩而化。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若茲志者。亦縣籍之所由損益之所鏡也。凡爲圖五。爲表三。爲志十有二。爲傳十有二。其序曰。

坐字爾夏。錯陳井封。南陬綺壘。規茲一同。書攘標原。陌絡阡通。四境是治。勉矣爾庸。述縣境圖第一。

崇墉翼翼。枕乎江流。膺雄所蔵。衣冠所游。環絡百雉。比屋康衢。輿仁交讓。爲君子都。述城郭圖第二。

鵠析可聞。修塍相庇。里舍攸繫。分綜則易。非維星布。各知其鄉。以告遂人。以安我氓。述鄉鎮圖第三。

我瞻宮牆。胥廢載新。几筵初布。俎豆孔陳。禮堂寫範。享室明禋。欽爲模楷。式起彬彬。述學宮圖第四。

重簾可設。獄犢匪陋。開閤延賓。躋堂稱壽。聽政是恩。退食是趨。仰此庭廨。職思其居。述縣署圖第五。

南唐始名。劉宋僑置。經以編年。緯以大事。閱千百載。沿革可識。遂紀事沿革表第一。

紆紱佩綬。爲百族師。僉曰予良。行則委蛇。亦有哲人。勞心褰裳。綜錯雖同。儉紬自顯。布武將登。能勿進勉。述職官表第二。

珍球輝介。明珠媚川。桑梓之華。俊乂高遷。聖皇側席。野無遺賢。榆比鄉逢。以開闢先。述選舉表第三。

登彼中阿。瞪望潘垣。漢漢江水。膴膴周原。爾有坂田。黍稷實之。爾有沮洳。殺亦殖之。疆理名物。與衆析之。述疆理志第一。

匪岳何峙。匪澤何渟。一邱一壑。山經海經。崟峯若屏。中江如帶。盤紆池柚。蘊秀所資。述山川志第二。

鄉亭官寺。郛郭津堤。經始有日。繕葺有期。後有作者。毋荒三時。述營建志第三。

人浮於田。三嬴其一。計粟納算。以供賦役。爾租予復。皇仁貽渥。牧長徵調。毋敢煩急。述賦役志第四。

鴻都雅化。膠序成林。闤橋之士。皮弁橫琴。文翁巴蜀。延壽淮陰。虔揚儒肆。悠悠我心。述學校志第五。

豐年丕登。倉庾既盈。亦有凶荒。以佐饑糧。蓋藏敗蝕。典守是責。述倉儲志第六。

聖以德馭。不禁五兵。警衛夙設。斥堠恭明。烽泥集燕。角帳巢鶯。有備無患。斯爲永常。述兵防志第七。

糅時消日。饗德報功。請祭合禮。潔館和彤。典祀有常。明聲爲主。犖犖百姓。成格來祜。述祠祀志第八。

提閘水門。灌溉沃野。皆以場流。𤁋之室下。吏不明農。古人所恥。城名召伯。渠曰賈侯。述溝洫志第九。

五行古兆。術廢已久。災祥達政。如響斯叩。樞機雖隆。貞悔所誘。述五行志第十。

嫻媛典籍。渺不可覿。樂石吉金。湮塞亡補。乃觀篇名。乃求斷章。附呆咏歌。摘華獎芬。述藝文志第十一。

元亮菊畦。青蓮書樹。江上風來。道蹤心寫。覽古稽今。諸瑰歷山。發疏彭蠡。征鴻未返。遙古蹟志第十二。

澤在一時。報已千秋。神君神父。何德不酬。春社豆觴。伏臘鼓鼙。善政可循。往哲是與。述循吏傳第一。

釋褐而仕。宣猷四方。幅巾華髮。乃歸故鄉。聲聞雖遜。吳櫫匪邇。里閭晙游。實知君子。述仕宦傳第二。

伏軾以趨。鄴公之居。東陲自治。化懋宗閭。純德款款。禮意蒸蒸。蟄蟄不擇。寔有所懲。述鄉賢傳第三。

尊仁執義。廉骨不傷。正氣盤礴。精貫宇內。魂兮來歸。歆享蘋蘩。廉頑立懦。為邦家徽。述忠節傳第四。

佩璲非親。辟耳敬長。孜孜庭戶。藹藹嫺嫺。胥之象闕。行道所仰。述孝友傳第五。

經經緯史。英聲淵識。人握隋璣。家傳荊璧。倜儻邱生。錦巳餘尺。柟榴一賦。遂為雄伯。述文學傳第六。

任卹之誼。陰德之源。貸錢捄患。推食為恩。驎之牧豬。君實削券。此有嗣音。旨哉芳蒿。述義行傳第七。

國爵草澤。志或有在。身不可親。名不可晦。述隱逸傳第八。

維湉緝熙。躋世仁壽。煌煌高宗。集宴千叟。茲鄉三老。登階而侑。引發引酤。進指台耇。釃我醇醴。躋我大斗。憲言成祉。保艾爾後。述耆壽傳第九。

樂著房中。教始閨閫。貞珉不移。德音來括。漆室未啓。緇鎰已灰。燁燁日月。憤諸之哀。述列女傳第十。

有客有客。亦既戾止。皎皎白駒。亦既繫止。爾宅爾田。無不宜之。爾饑爾渴。吐哺食之。述流寓傳第十一。

色無色界。是生因緣。緣之所滅。萬境無前。振錫何之。衹垣何甚。轉識理性。仙釋同歸。元之又元。性何所依。述釋道傳第十二。

嬖予謏聞。敢曰精研。入省稽史。出咨名賢。廣覽博徵。集萃纖悉。載籍滲漏。援引未專。盍正雅俗。或有得焉。闕疑存信。略其簡編。來喆糾匡。願為執鞭。述敍錄第十三。

河內縣志敍傳代作

大矩既兆。形束壤制。皋陸紛布。廣輪周達。其土有堅壚偃瀦之異。其氣有苦寒陵衍之殊。凡民之生。剛柔燥溼。各安其性。言語嗜慾。皆應其類。是以佐政施教。必因時順宜。以利導之。察陰陽向背候序遲速之度。循原隰水澤肥墽高下之宜。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勿繩之以所不安。勿偪之以所不知。夫揚雖利不可以逾嶺。幅雖廣不可以濟川。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勢各有適。物各有當。此為治之執不可易也。昔者文命之聖。區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降及姬宗。六官分職。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司徒以土均之法。齊天下之政。誦訓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知地俗。司險達道路。保章辨封域。皆總於冢宰。以成六典之治。周之中葉。典籍未亡。故我夫子。取百二十國之寶書。以成春秋。漢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劉向略言地域。張禹使屬朱贛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晉摯虞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其書已亡。後之作者。但宗班氏而已。若陸澄之所纂。任昉之所增。唐李吉甫元和之編。宋樂史太平之紀。皆總括寰瀛。僃於國史。下此如潘岳之述關中。王範之錄交廣。雷次宗獨詳於豫章。顧啓期遂傳夫婁地。江源士女。雅行可旌。扶南風物。殊聞咸紀。雖偏採方隅。徵陳簡牘。皆足以遂情論道。辨物類名。詮勸植之詳。驗勸懲之旨。使夫遐陬僻壤。窮厥嘉產。登之冊府。揭於天下。而覽其鄉者。繙帙啓疏。殫察利弊。如閱擲比之中。而通其背嫌恰愉之意。於以惇禮而核性。知惡而糾俗。執其臬守其經。以求協于大同。皆縣是矣。我朝聖緒丕承。煒爍淳懿。元鈞駿楨。乾貞坤鬯。發化彝倫。迪蘇毗稺

拱大常。冒治庠四與九荒。岡闕沈黑。稷慎大麈。涉重越貊。舉厥驊驪之倫。靡非呂藥肉飛。遙瞻首向。王會之圖。重譯之紀。敘陳於職方。惟聖天子設象以為民紀。輯本循末。比級以度。允合區夏。一意同欲。迹周其情。秩之軌物。故志典昭著。命守土之吏。典修方志。以時圖息。所以齊統服。並貫州法至美也。河內之為縣。延袤纔僅百里。而介於河朔。地近宅中。首絡太行。澤潞之所控也。扼河陽。倚溫原。衡臨邙洛。東延鄴魏。沁丹以為逈。白陘以為隘。風候和敵。土壤膏茂。轂轄四達。沃野平曠。自漢以來。世治則為股阜之區。有事則為據衝之會。故多往跡遺址。載於羣史者。倘可考見。其民敦愿以謹。率義向方。頗儒文人。遺風未泯。鄉曲之間。孝友廉讓。貞苦卓立之發。不待期世而生。不可謂非雅邑也。某以庸薄之才。忝為承之。振籔平皋之有。塞帷武德之原。瞩山澤之雄秀。喜閭井之蕃滋。振裘挈領。莫知其端。敗錦傷錦。默而思懼。是用稽前諳求訓典。校今以觀古。山邇以度遠。而故乘荒蕪。遺聞散佚。其所存者。非有闕聞之精博。買耽之勤蒐。漏所應詳。登所宜汰。援引鉏鋙。舛互非一。況時逾百年。未經復修。月成歲會。久而無徵。潛德幽光。湮而莫舉。遂使文獻之蒐。同於叢脞。老成既謝。典刑蔑如。是可慨也。某以先務是急。不敢違其疏拙。竊有修輯之志。適縣考史籍。以定其規。廣覽簡冊。以求其備。搜碑碣以辨其異同。取公牘以證其損益。延邑人之者儁。俾陳先德之所遺。進都鄙之耆長。使達忳獨之行。積之有月。牘章盈集。然後授簡於友人方君履錢、吳君育。俾繁摘要。敘華貢實。經之以事。緯之以文。適前河東觀察劉松嵐先生。縣車奉召。主講懷州。因得就正有道。加之刪訂。乃有成書。通謹按河內之志。創於明萬曆二十五年。知縣洪洞成君夢麟。而邑人王方伯所用。時始舉孝廉。實佐其事。嘗作為之序。略曰。世無不志之邑。無志者獨河內。彼為其附郡郭。凡當志郡志總之矣。然則他外屬非總於郡乎。無志是無河內。以是縮邑者深思之。前令解州侯公。實剏為之。考索故典。網羅逸聞。屬孝廉王君次第其事。適侯以故去。役遂中輟。不佞至此。逾二年而始討沿事。以終盛舉。吏期年而脫草。剞劂畢役。河內於是乎有志。志成於是乎有河內矣。夫不佞非攻為志也。仍前政之舊以成其美。無亦為侯公與余同意氣哉。睹河內枕山扼河。據孟津之上。節俠孝義。代不乏人。皇代建制。規模宏遠。諸城緣官師政教。邈絕前代。文學繁興。簡帙增輝。而區區所僭陳於搢紳先生。及父老子弟者。則推曰風俗。其自今敦好。尚黃行前休。使此地人文。視昔有加。以鳴國家之盛。以無容斯志。則不佞與王君之所大幸也。志今已佚。但求得其序。如右。越六十一年。為國朝順治十五年。知縣大興孫君灝。奉中丞賈公命修輯。延邑明經王君玉汝。為之屬筆。王君即方伯所用子也。未竣而孫君去任。繼之者晉江林君瓊昌。復與邑人刑部郎中蕭君家芝。參訂授梓。時順治十七年也。又閱三十年。為康熙二十九年。巡撫閻公興邦。檄修邑志。時知縣事者。為南海李君檁。亦延邑人戶部員外郎蕭君家蕙。歲貢生史君廷廉。生蕭君健。同庀其事。至康熙三十二年。功始竟。又閱一百三十年。為龍飛道光之三年。其夏四月。知縣袁通。始自汝陽遷劇河內。明年正月。志事始舉。而歲而畢。卽捐廉俸。付之梓人。至五年三月。其工亦竣。凡為書三十六卷。嗚呼。通之先人。以魁偉絕特之才。彌綸經術。錯綜藝文。早膺特徵。纖擢甲第。入校秘書。出宰上邑。播德宣惠。異政治聞。初從建康。歎其志乘之疏略。乃覃思抒藻。纂若干卷。刊藏官曹。以為彼邑之典式。通無似。不

克守先人之緒，而幸稱微祿，從事此邦，尋繹緹素，編采故實，亦獲與賢士大夫其程厥成，小子何足以知此，其亦猶先人之志也夫，其亦猶先人之志也夫，乃爲之敘曰：

文德鴻昭，天章雲矞，月山炳勝，龍遊玉帙，魏君御射，唐宗新誡，孰與聖謨，炳煥百代，恆述謨，述聖製第一。

中區豐壤，縮河歸山，野王故都，衞角所安，漢稱巨都，宛洛是環，唐始啓邑，昔名木闌，二郡五縣，遷易既繁，或殺或固，肆於郊原，是爲沿稱，基緒綿延，竹柏妙遠，春禾滋蕃，開方計里，畫於簡端，述縣境圖第一。

附路之精，阜鼓崚嶒，峨峨懸巖，櫛與八陘，蘇障含翠，夜晡舒霽，天井既闢，地肺攸凝，述縣境諸山圖第二。

銅鞮觴谿，脊絳太行，石門始啓，瀰漫千里，遏堰疏渠，不均上腴，述沁河圖第三。

源源之水，來丹林，沙麓九派，浙浙碧漣，二十五泉，衍其標，滋漲的遙，珍如金，恆勿泛濫，慈築黔，述丹河圖第四。

況有東支，乃潤我懷，仁涓恬流，涓涓潛潛，穴鄭通脈，澄源鑿開，述濟河圖第五。

崇墉匪廣，河朔襟喉，名山枕堞，半渠決流，害氣喧滿，衣冠所游，劫之萃之，以質爾陬，述縣城圖第六。

勿謂傳舍，夙夜思度，無以蒞之，獲障猶懿，既生賢朗，朱程貞堅，景行克仰，孰與媲肩，述衙署圖第七。

壁水環林，清穆是崇，懷經登降，束修禮容，述學宮圖第八。

臨昔撫，績史事，繁以表，固不備，羅百代，誠簡易，附沿革，規往志，述紀事沿革表第一。

位惟鄰民，如茲貞直，哲人宜勞，蘇典因戮，惟彼不逮，俾民大棘，野王建治，歷躋嘉德，厥惠勿蒙，名乃永植。官師之錄，後庸並列，後有君子，是懲是則，述職官表第二。

周武之際，始啓邗封，翔漢洎宋，或王或公，元君斥居，入紹大宗，鄭藩在明，九傳乃窮，述爵封表第三。

韞價數澤，允秀邦閭，鴻毛順風，揚袘九衢，子禮顯纖，遂舉高第，先達可懷，醇修允繼，既貴名窕，文思德閭。由庚在詠，勖哉衿胥，述選舉表第四。

營室東陜，井竿當譔，爲絡爲鄂，縣古名存，分壃保圻，以論遂人，述疆域志第一。

太行幹脃，僥僥厂嶮，東委金峰，西起蛟脊，滾泉徐衍，如津貫蝡，經山緯川，比於桑酈，述山川志第二。

晉風編嗇，衞俗纖儉，酌和安雅，禮教相染，珍藥盈畦，良禾萬錘，爾田爾宅，土物土風，于于敦樂，以洽大同。述風土志第三。

五行淑慝，偏錯一隅，休徵咎徵，時與地殊，於鑠聖代，翠麻含符，頌是瑞麥，歌集康衢，述祥異志第四。

肥境萬頃，水田十三，明季倍征，困頓民苦，皇朝均賦，農食始紓，計粟納算，以養以恬，敕則調恤，惠澤徧覃。述田賦志第五。

懷有神介，時惟袁公，疏巨浸，修曲防，鄰彼斥鹵，生之稻粱，遂因畜流，亦志厥功，述水利志第六。

明禋舉矣，嘉慶饗矣，爾主百神，亦職有常矣，粢盛芳醴，敢曰惟馨，何以格之，時和歲成，述祠祀志第七。

彝謇雅化，膠序如林，狎未以趨，東帶橫琴，河朔剛氣，治爲南金，詩書之澤，蘊而彌深，述學校志第八。

公家之役，民力是征，今茲建營，皆上所營，三時弗擾，百堵以興，補完治敝，弗瞍厥成，述營建志第九。

光武前策，屯此山縣，形勝之域，戎戟蔽衛，堵壁設屯三十三所，何如寇公，居若臥虎，俗宇晏安，武備宵修，歷嚴玉帳，坐鎮金陂，述兵防志第十。

坂曰羊腸，臺名射犬，古人不作，遺蹤未剪，肯管仙觀，閟閟梵庭，駕言出游，攄我幽情，述古蹟志第十一。

中郎人與，迺得詩細，致求鄉哉，往册多舛，採輯經論，兼錄傳記，甲乙綜目，編以世次，述經籍志第十二。

河朔片石，珍逾琅玕，據龍妙蹟，開奇礎，扶幽欲起，策仲將，踪山金絜，星斗光，誰與秘此，貴錦章，述金石志第十三。

王褒麗藻，振鑠今古，餘行腴馥，揚蕤刷羽，燦然高詠，輔爾元矩，屬辭比事，快文成舉，述文詞志第十四。

安仁孝若，尊風貫流，惟袁鳳翔，曾勤大猷，才克繼蒐，子房嶽儁，尸祝不替，春祈秋報，式昭雅範，願企前修。述循政傳第一。

月道崚嶒，嗟許與何，銀管可鏤，白圭不磨，藹藹枌榆，千千蓬麻，百步懷香，十室忠信，幽潛且昭，植躬宜峻。述先賢傳第二。

孝爲文本，義乃躬行，所居必化，如鄉斯德，沁水之陽，獨楓之里，實茂丁郭，肫肫素履，幽顯能格，百世希起。述孝義傳第三。

志貽在躬，天地改色，殉命蹈義，若饑就食，習珍登陴，易難馳檄，一節慷慨，百代廉立，述忠節傳第四。

霜條空谷，貞翁不遊，士有退心，蟄居處衰，名隨迹閟，氣爲身寶，袪彼羽人，野王二老，述隱逸傳第五。

述期遠游，文若避地，樂土可遷，是爲僑寄，述流寓傳第六。

技進乎道，貴爲世用，輸猴恥織，木鳶徒控，什石俞跗，精傳孰貽，機神獨蘊，遂炫魁鳴，述藝術傳第七。

中閨之懿，達於紫閣，冰井夜朗，漆帷晝昏，孤鵠翔雲，女貞在原，過閭則軾，有祀必膰，述列女傳第八。

鹿野勝因，龍蟠盛族，俱空萬有，自守貞獨，太行石龕，挹之盈掬，元編可採，異跡誰屬，述釋老傳第九。

析禮闡麗，偁末列先，行寫厤躔，述志餘第十。

藝文皆該，典物嘗究，民生勤竊，山澤延袤，質事求是，闡微章德，懲勸必詳，考見或佃，大雅閎音，匡厥譎陋。述敘傳第十一。

武陟縣志敘錄 代作

夫郡邑之有志乘者，所以端皋幽覈，胆析川原，闡人事之紀，究土物之宜，昭俊民之行，綱道逸之聞，使咸秩而弗紊，以範居人之性，而通其情，其稽往證來，則與信史相爲表裏，故謂其所訓之失職也，則有私家之述敘，又恐其濫溢佚短也，故司牧者及時修輯，以仰承夫令甲，然而不得其人，使元脊渙認，同於胥史之錄，爲學士大夫之所棄，廢散既久，而文獻寖亡，於是觀覽無所徵，政教無所壁，如雨夜而去其炬火之明，曾俗惝惝，即於荒殆，是可慨也，武陟之志，始於明李日茂，其書已佚，國朝康熙二十九年，邑令甘國垓修之，採摭不精，詮擇不詳，再修於乾隆二十一年，邑令查開，涉筆未竟，繼其職者王靖始蒞成之，簡核頗當，惜板册皆廢，今存者獨甘志耳，蒙也以闒茸陋才，受牒斯邑，與求咨章，應有師程，既弗副於厥惕偪

憶以懷。乃詢耆碩之士。博採於鄉蔿野諺。覽其見聞。袪其異說。以授簡於友人方君履籛。精志刪採。再排而成。凡得書三十六卷。有圖有表。有志有傳。而冠之以聖製。聖製錄者。顯慶雲之鴻藻。頒帝治之丕烈。照彙元元。使處於蔀屋之下。得證覆幬之穹厚。燭如九陽。潤如時霖。雖幽不屆。雖生不育。小臣雖無栽筆之職。而樂與一邑黎首。涵斯澤榮。是以鼓舞豆陳於首章也。圖之目十。有縣境圖。有沁河圖。有丹河圖。有縣城圖。有里鎮圖。有公署圖。有學宮圖。有書院圖。有武廟圖。有嘉應觀圖。表之目三。有紀事沿革表。有職官表。有選舉表。志之目十五。有疆域志。有山川志。有風俗志。有物產志。有祥異志。有田賦志。有河防志。有建置志。有學校志。有祠祀志。有兵防志。有古蹟志。有經籍志。有碑碣志。有文詞志。傳之目十一。有名宦傳。有先賢傳。有耆舊傳。有孝友傳。有義行傳。有忠節傳。有隱逸傳。有流寓傳。有藝術傳。有列女傳。有釋道傳。凡諸圖者。規畫區域。棋列畛畦。陂陁不易其方。郛郭不惑其度。因近以綴遠。託小以著大。綺錯星離。舒指布掌。受政之位形焉。術神之宮象焉。使人守迹周覽。如鑒於澄水。而無湛惛之患。入其鄙。則知四陳之延袤。遊其都。則知衙舍之僻向。登其庭。則知簿領進退之所由。資儆宴息之所處。若是者。皆得之於寸簡而不迂。夫袠泰者也。是故準循繩而無不當者也。紀事沿革表者。所以鏡往紀之治亂。辨封圻之析合。惟昔愼。以領州治。既遷既剖。乃爲鄙邑。安昌更於隋。武陟維於唐。端緒以明。纖鉅不遺。比於史公之年表。而千載可稽也。綱舉條繫。畢見於是矣。職官表者。所以溯設職之初。典城佐治。各有攸責。居位之久暫。考最之黜陟。序厥爵里。而采善鉏醜之意寓焉。夫駿奔在樸。編勒無以殊。松栢植野。殘枯無以異。知其材用。則收屢彰矣。故名之所存。實亦不能掩也。選舉表者。秀孝充賦之士。出爲時楨。居爲民表。惟三適之選。以貢於王廷。而茅茹之升。光於厥邦。自漢晉徵辟。唐宋科目。求賢之典。至我朝而克備。十有去奧。濮而釋蹻者。其

繼於是籍也。其彩爛然。若編貝矣。疆域志者。綰縮之壤。條衙塞之術。明比閭之法。聯里鄙之情。申望助之義。保障齒之固。使夫萬家之邑。如就平準。而左撫右藉。不待下堂。而辨綜莫紊者也。山川志者。舉其嚴隴巖鎔之阜。鴻川谷洚之準。足以興雲雨。潤土膏。不竄而州贍。不繁而養足者。究其支絡。通其源注。使人企焉擡焉。而知燥溼之宜。崇庳之數。不可惑以杌。不可阨以險也。風俗志者。考方辨名。端好惡。類民物之思。擬習尙之樸。務即於聖道同風。而化其佻陋。厥有禮節奢儉之不齊者。循迹以譏。且緊夫規誡之說。所以使人守樸補偏。而求隨括之益也。物產志者。所以說寒燠之化無形也。磽陋之植。相時雅。灌溉之滋異長也。勤楷之農殊稼也。布三務。序五種。君子諸於未民。而能樹教之。使先本而後末。賤貨而貴穀。至於珍樂之蒐。萬張之采。則以待四方之求焉。祥異志者。所以占五行之變。陳六沴之發。日星薄蝕。陵谷遷盪之眚。霜霰水旱。蝗螣疾疫之災。是豈區區一同政令之所招訓。而告戾所至。民命是祭。防患於微。宜撫思也。若夫室有蜺齒之老。膝有迍瘝之疵。嘉徵迪和。以瑞盛世。此尤不可略也。田賦志者。所以定則壤之經。析銖黍之忝。春斂其庸。秋稅其畝。丁戶有籍。鈎稽有記。使民知耕鑿之樂。以效輸將之事。而沐仁澤於無涯也。使司勸課者。知勸以約之。勿有所逋責。以斷夫正供也。河防志者。前瞰大河。中激沁水。流逶之境。形如埒邱。是在樹板分廛。密楗塡激。使隄有金石之堅。防無絲縷之罅。則膄田辟於潟鹵。而黔首於以永盜

也。則使之蠲潔。廟堂之儀盡。時屆於斯。況小宰之案行渠濱。而敢忘夫澹蕩之備乎。建置志者。垣墉興。壇墐虔。庠黌設。寺舍備。倉庾啓。杠梁葺。命於司里。栽胥栽治。役三時而不害。作百堵而忘勞。蓋從民欲之次。倚乎精飭。而貲費固仰給於水衡也。以律乎斯邑。則湫隘廢闕之待新者。實繁且鉅矣。昔所措置。猶可得而詳也。學校志者。所以甄陶儆之材。使遊泳於禮樂之庭。而範圍其逸志也。所以昭先聖之知。闡四科之緒。以鑄陶天下。而納之於軌物也。所以發時宜而臨文治。使有司得奉典禮。登降獻酬。佾舞雅歌。而畲興於燕藻之化也。其撰概之儀有所考。而干籥之事有所守也。祠祀志者。所報之誠也。土發而社。納稼而烝。所以享先農也。釋奠釋菜。所爲敬先師也。展繫滌洗。所以禱山川也。禮曰。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俎豆犧牷。黍醴醆品之數畢陳。而蠲潔以思祭義。則存乎其人也。兵防志者。國家文武之制。以相鈐衞。郡縣之內。皆有戎政。下至亭堠。戍遣卒伍。以望伺非常。警詰奸宄。上下統攝。威令自行。主客相倚。呼發罔惑。此雖用武之國。而恬熙已久。鳴鏑不聞。逢若守禦之備。虛設也。然而奮銳訓練之不可一日忘也。古蹟志者。所以寄幽情於巖壑。遊逸標於池榭。問其源之故里。訪子期之遺蹤。竹徑流連。沁園憑弔。至於梵隱祇洹。僉庭丹室。客化鶴而未歸。鉢繞龍而應召。皆可追述。遐風非傳名勝也。經籍志者。同傳元四部之論。擬班氏藝文之志。盧在佐哲。拈摭稀細。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雖一家之言。雜流之言。皆有取焉。所以使人博聞釋疑。抱殘守闕。求瑣碎之秘文。毋棄苴於緒論也。碑碣志者。搜采銘記之垂於貞珉者。以觀古人之遺跡。大者足以補史乘之漏。其斷石容壁。亦可徵軼事。表芳躅。昔人撰錄中州金石。薛邑獨鮮。故爲之剔蘚抉沙。以僅存其一二也。文詞志者。綜毫翰之洪矩。導英辭之縟旨。揚風騷流。敍仁暨義。抒景物。詮品藻。然文濫而用寡者。猶多從乎選籍。必也彰癉有倫。典實所寄。擇其言之尤雅。使

人知植德修辭之兼尙。則庶乎其可也。名宦傳者。爲夫墨綬之長。舉其良師也。蘊貞儆之性。誠寬猛之宜。去其蠹而授之柢。解其劍而帶之犢。以儒化感。以威克暴。不必遵古循良之轍。而盈盈苦心一首被斯亦足以全功成名矣。先賢傳者。鴻儒偉德。生必間世。含山澤之淳英。標流俗之絕軌。昭於書簡。延於葉語。使人低徊瞻慕。懷景行而有願於執鞭也。餘風緒論之不泯者。必其鄉人始能詳之。或將有補斯編也。耆舊傳者。矩領方圓。束修厥躬。言則成文。動則成德。在邦家而必達。守壇宇而不移。使潔志者有所宗。躋馳者有所畏。在昔欽賢之長。所爲表通德之門。配縣社之食也。渤雅操於勿荄。而軾閭之敬申焉矣。孝友傳者。樹訓之本。必先於門庭。苟能無違色養。克盡天顯。舜洗膕之誠。敦角弓之戚。至和既格。自行斯融。自使囂陵之氣不興。厖厚之風日孝。其人在阡陌之上。而貴邈於魏闕之下。金管所述。斯其首乎。義行傳者。子思子之言曰。修善欲人知之。是爲善有勸也。人莫知而受毀。此所不顧而不可避者也。若夫滋甚爲善。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學己者。非虛則愚也。及於後世。賢知之過。作人以爲善而晦其名。是過夫超義之心也。故兢兢於一端之邈行。由閭史以逮其名。所以救任恤也。忠節傳者。當際迍邅如之逆。處疆場爭鬭之會。猶身以衞衆。糜骨而不悔。是可以興斯士。非求者也。吾閩唐晉而得一人焉。附以近世慨烈之士。以增舊乘之漏。隱逸傳者。嘉遯自放。不因世爲推移。彼實憚仕進之柄屏。棄林谷之恬和。默然闡以養天倪。

所處不必幽邃，而嶠然自遠者也。誠明其意，則可以消悔吝之萌，箴棨務之汨，使人有安貧樂道、守志不屈之概。其風教者所當重也。流寓傳者，則壯舄之越吟，逢梁鴻於客廡，故都之懷已渺，遠遊之樂自永。豈必擁廡與居，執爨爲役，而後見隻雞大稱乎。是可援僑郡之籍，使人不忘其本也。藝術傳者，九九之技進，而桓公築臺，偃師之巧是，而程王虛亦。故曰人之無所能者，不能與之處也。至於蓍卜筳篿，風角鳥言，及處方決脈之良，皆有軼才特識，以濟世用，其宣名於一方也則矣。列女傳者，所以淑閨閫之仁，區風烈之徽。女德所尙，固非一端。所謂智婦睦家人之道，賢母篤義方之誨，皆足以煒管彤，隆世典，而柏舟之操，古所希覯。今則細綱置婦，成恥延過，非禮教修明之時，曷克臻此。所宜亟爲闡揚也。釋道傳者，其人率以遺得喪、一死生爲卓行，不謀世之榮耀，而好奇者，每喜舉其跡以相詫說。中代闡徇，亦不廢焉。豈非各有兼遺，亦足以使人清心釋累乎。著此以見道之廣也。蓋欲察方員周市之象，蔽溟經緯之詳，非圖無以暇焉。欲稽世食屯亨之運，官常選士之階，非表無以著焉。欲知名物簿食之數，法度節籍之原，非志無以釋焉。欲闡察彦婷節之芬，潔襄修能之履，非傳無以宣焉。四者既具，而復糾之以志餘。志餘者，所以補其不逮，充之以鴻衍之文，博而綜之，雖奇而不背於經，亦可以參互考覈焉。猶侏儒梲櫨之材，皆公輸之所取也。然後宜其要陌，總其紀綱，引而伸之，不避複沓，以自明其意，使後之在此者，求先典而秩如，徵庶績而充益，存者勿廢，來者可紹，賁麗陳教，以飭民和，使百務條通而幅輳，如百川之貫於江河，無不滲漉，是則嶽詩人周爰之善，治慮者致思之益。乃爲敍略一篇，以概夫三十六卷之妙焉。嗟乎，武陟之爲邑，千有餘歲，其典章諸訓之就湮者，不知凡幾。今乃因綱就節，勒成此編，文不敢慕夫高潔也；惟求其賅博，辭不敢尙夫華縟也；惟取其徵信，事不敢專企夫雅峻也；惟重其足以敦勵澆俗。爰乃蘇撥衆務，窮道本末，後有賢才哲士知言之選，必能實事求是，以救余之疎舛，是所深幸也。夫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濕陽莫邪；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則余雖未能習其勝，非文質相副，亦諒其典實所存，出於研摩綜括，不以近而忽之也。

謁紫虛元君文

蓋聞雲軒甲帳，花氣掩乎幽巖；月戶庚郵，玉光通乎清泚。登芙蓉之嶽，初聽鸞音；入穆柏之殿，如近鶴駕。惟神沈殊賦質，靈鑑浮胸，託體宅相之閫，應跡令君之宇。玉蘭仙媛，質平子之所生；太華神姑，爲武師之良匹。遂乃資承丹籙，吐咏白琅，香嬰滿樹，羽姬下而相迎；簪箭啓堂，安妃來而徐步。樓中鬟影，猶對青琴；匣裏諸絲，微吟碧柰。抒九元之逸度，躡五辰之祕光，締意緇於翠生，寫道徵於孤舫，維茲沐潤，分派衍由。林崖縣叢，樹波隱複，玉梁未毀，即是眞虛之宮；棘石橫開，已見純青之宇。風幽縣縣，地隔三塵，靄殺甫甫，天留一綫。陳其錦旖，準宮綺照之媛；挹彼紫蕤，兩極婉妗之后。莫不欣睹妙儀，假號洞冥，睹焯灼之清暉，駐儀璘之貞節，危峰標翫，寒涼效深，鹿有微焉，豈其爽也。猥以棣槿下士，趨趁行尸，山陽間笛，枝崖缺年，洛浦浮煙，香恢臆已，將欲來眾靡，即升屛翳，齊溜庭容，懲陵秀嶽，恭聞磐烈，實感愆誠。求渦聖女之祠，祓袂通天之表，客非鄒郁，降瑞鶴以何時；室異葵經，袅明蚪之徒遠。雖人間長史，難授交梨，而太極慄俠，或傳錄桂，毋使鳴鶴慙碣，藏谷口之情，飛霰潑颺，杜曲椒之履，則鏤虹寶典，恪步霧而非遙，姑射冰姿，儻身依其可覩。仰迴積悃，俯紓元文。

瑞麥頌并序

維道光四年，龍角耀彩，屬禾修職，河洛宣衍，浮暘閶闔，周衍千里，豐穰盈城。三農既豐，百日侍誦。惟歸若姚宗劉風緯，迺於野王之壤，覩兩岐之穎，五出之穗，有民鑿迪，威懷收謁，欲之以首，擔之以鏘，迫然歸美於其長。河內邑宰袁君蘭村，君以奕世名德，遴涵維盛，於從政有阿鄭之化，迅於疏闊，迸獎惠之東，非甫歲，訟平人愉，爰攷斯美，君乃抑而弗敢將也。且曰：今天子運神鈞，布德象，稟印太和，誘納淳化，實迪平疇之華，繁於畝，文疇吉黃之足，擬於原，而蠶瀛應隸，體聖沖虛，犹視爲攸，弗追焉瑞，寢辰睠思，惟勸隴稼，稿採賢帥，惠牧蒸元，故太儀篤祜，降殖嘉禾，以佐帝仁，飫民大澤，予小臣曷敢以斃悼不上宜。乃益以組筍，屬其友方履錢，作詩一章，陳之長吏，請聞於朝。謹攷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下至地，則嘉禾生。瑞應圖曰：瑞麥者，五穀之長，盛德之精也。生豫州中和之域，於以彰滿思斷破之階，軼古震今，著於圖牒，昭鑠如此。昔鄭康成爲獻嘉禾者代作表狀，又著頌一篇，履錢雖無北海之宏文，喜見漁陽之休應，竊順述韓儲，擬爲賦頌焉。辭曰：

聖皇承緒，提挈陰陽，時森廿露，延美大光，陳騰不昧，昭秀不揚，凝旋婉業，著際無忘，銑瑤益谷，帝曰非珍。寢興勞佇，實惟良臣，虬鬚應徵，帝命勿陳，猶言水饉，適在樞轄，蹇蹇碩輔，朱軒四馬，門啓麟陽，底衞之野。農耕夾殺，遲於桑社，我有神君，惠以天暇，鶚旦朔雛，穎粟含滋，芬馨橫逸，精曜紛披，畝逾一鍾，廩畜萬粱。覩厥嘉實，合餘分歧，蘂蘂綴珠，離離垂綬，北里遜英，東土辭茂，禮祥斯孕，滲漉所覆，將登殿宇，可設籩豆。良苗之航，大祚帝德，帝德如天，承在百辟，斷斷小宰，化理收責，誘民孔易，如屛依蕆，緊此河內，宿稱沃區。克享豐稔，術政旱潦，碩采下容，選陰一隅，寵秩優加，炳煥彰符，守祭以虔，保樂惟愉，古重雲蔵，思乃益畝。勿以歲成，遂命穀賤，儒吏勸聲，逸風斯變，郁哉盛代，徵再懷仁，紉予列士，發揚清淳，讚述明良，綴緝小文。規頌相成，敢告倉人。

天甯寺重修九蓮閣記

蓋自法蘭西邁，陳紺馬之儀，利利東皈，布青螺之教，摩尼慧影，遍照窮於濁水，祇樹勝城，皆隱導於化城。但以空有難消，機緣莫悟，登蕖之妙安，求鐵鏘之悔斯甚，五戒十力，必累劫而始通，六趣七橫，或崇飾而可還。是故天金天銀之闕，鐸語相聞，風輪火輪之界，幡枝若建，豈非能仁之廣筏，是濟浮霪，莫霧之幽樓，即爲醒域者哉。常州天甯寺者，祗羅苑堅，阿貞林湖，倒峙於千齡，紀繁修於曆祺，珍臺煥霄，擬天竺雞頭之剎，元樓創空，如耆闍雕鷲之窟，盤棲帶下，廿露潛生，律提鳥身，香花自洗，近五都之市，靜若穹巖，接四眾之聚，廣同梵海，金瑞相於飛雲，肅慈範於珂雪，珠髮常釋，金作神王，成駐脂那，俱爲莊妙，而使一瞻一禮，喜萬累之冰消，一讚一稱，見羣魔之霧捲，非止瓦官推三絕之秘，陽水繞七級之臺，銖盤炫日，即號神功，石鉢藏花，共傳仙穴而已也。其中之崇檐叠楹，阿閣相承，桂廡森藏，松檻猝緣，環以禪棲之室，輔以

講筵之堂。蓋數閱而歷劫。亦按圖而未究。若夫隱旃檀之座。咨忉利之宮。琉璃復起。銀齋僻踊。足以媲於此寺者。則又有九蓮閣焉。先是明宣德間。有沙門淨因。振錫來茲。感鳩尾之香。爐識盤陀之石。址。繁芳既蕪。精舍傾圮。首建一椽。名以應外。攝心於華藏之表。標指於高座之上。無假鋼梁。非求綺絡。既而陰翳滸然。梨車示滅。復有文璧禪師。秉智燭之明。照寒灰之燼。勤資羣力。克還舊觀。至我朝順治之元。玉璇栽綱。法輪易轉。時惟香雪潤公。度水杯輕。插枝地狹。毗羅侍殿。蠶國獻鐙。乃治粧增彩。更兆嘉名。巘巇之美。迄今逸閱百六十有餘載矣。鶴凸留丹。虹飛壘翠。替戾聞於一同。曇摩磬乎四果。餘堪整啓。舍利珠垂。瑣備遠來。楞迦雲議。蹇石則行僧膜首。映幢則帨衆爭供。登越城者方訝異氣。棲魚山者似聆梵音。然而亭亭芝幹。產斗栱而未凋。彤彤遂藥。奉寶花而將謝。蟾衣側胃於流蘇。鴿侶徑巢於慰網。金輝玉粹。八彩九苞。紫荳初封。鞞塵肆墮。莫不惆危棟之就裂。歎前修之謹漏。緇素紛嘁。斯仰彌嗟。今之首座夜珊上人。粤東南海人也。其逸翮於夙生。礪銳衷於捨欲。出四門而遊行腳。鑒三摩而唱出。振阿練之戒幟。精純法秀之琴經。博習洞神莞蒞。超相香城。久雄法鼓之筵。屢冠惠雲之講。屆知寺任。已逾十臘。斯芬馥若芯芻。譯茶徵於萬孔。名流王范。挹敬風猷。同時支許。爭傳讚識。遂乃度數願海。宏設導師。綮誠伊蒲。施條劑勸。裝西林之哲。松化爲楠。欣涉伏之緣。殊能滿鏹。經始於道光甲申仲秋。至丙戌之春。厥功始訖。閣既就新。又擴其隙地。架樓十楹。及大悲閣。法界堂各三楹。偉哉。機以冥通。匠由神運。地肥默發。天脊虛擎。金碧爲幟。淨業之勝以生。鐵鎏成縮。大施之會丕著。雖使林徵尼園。昭四八之瑞。車利叉樹。展十種之光。肯鬻立論之林。白虎北居之所。未足喻斯無牖。例彼福因。夫文者道之寄也。言者理之筌也。故真丹訓則。犛藻囊中。品義宜則事盛梵表。遍殯之浮維衡。發瀚穹珉。天水之頌佛龕。乃垂竹素。況功崇乎雀離。敏儕乎印手。攬上郡之真游。補招提之妙迹。不有纂述。曷昭來許。鋟也學未綜夫十地。辨迥析於三乘。寶階立柱。親證師鴉。明鏡非臺。何勞蟲篆。屬當鍾誘。聊識波旬。庶幾塗和銘像。不玷外道之稱。源賀投辭。堪作祇洹之偈。

呂子楙誄並序

呂子成懋者。余妻之姪也。字子楙。常州府學生。年始十九。以道光五年七月卒。幼瑰瑋質。幼經不息。侍太邱於解庭。有長文之作。學致獻格勸。應機捷悅。駒齒未落。蛾術已富。乃偕諸兄。歸應歲選。英志犖偉。篤將遠逝。摧厥弱挺。摧(?)孤植。嗚呼哀哉。余以肺附之誼。異子於孩抱之日。外舅常笑謂余曰。試觀諸孫。孰爲穎秀。余以黃中之美。獨鍾斯人。撫其首以告曰。此佳器也。足以酬清德矣。相逾彌年。而妙才日闡。日時錄其篇章。寄余於千里之外。藻彩芬逸。嘉其有成。自喜公榮知人之明。期以嵗讌同仕之雅。嗚呼。又安知子之哉華不曜也。子之姑曰。吾父官海上。其公舍鄰陽侯之宮。棟宇宏敞。像設嚴偉。姪未病時。輒步葬神招之。衆酹賦詩。終夕乃退。又忽喜與諸昆季分席而坐。呫呫自語。或伸紙疾書。不令人見。詢之不答。又數曰官今歲必死。異哉。理既通夫元冥。識亦符乎知命。豈非青精道子。生有前因。蒼水使者。藏其葉魄。藏祥授籙。逾五日而不歸。周鞚宴游。諗數月之將屆乎。何以覺委蛻質。而徙冶彼蟹(?)修也耶。逝者焉觀。愉兮奈何。乃誄之曰。

磐邱之枋。實有淑姿。守性安雅。茹文吞奇。稚若克振。穎秀蘭枝。孝悲匪懈。博悟匪師。奕奕大父。猶風希古。州郡宜猷。海濱卽徙。仲子維賢。麟美能輔。迺誠此才。允集休祜。桑從森起。或通或愿。子處其中。直墨雲煥。黃琉雅對。張愍(?)詠諫。貽厥之愛。粤鍾英萃。玉期善價。學企修名。鄉邑嘉士。子盛厥聲。角巾初緒。鍼芟已呈。命附在室。珍至莫贊。玉樹淨埋。痛何能已。愴心嚬泣。曰怙與恃。於邑升堂。欲慰吝(?)齒。悽悽重親。亦旣傷止。時昔之歲。納采宴婚。大義未申。卒遘閔凶。貞媛自誓。易經毁容。願謁喪庭。明此潔衷。幽咽寒泉。沈綢栽揚。是緬是龕(?)。將翱將翔。翳子淵朗。忽呼以殤。死耦求操。撫嗣宜昌。婚姻之雅。婉孌初見。負劍相詔。披帙忘倦。視予猶父。中情益眷。稱以家寶。許爲時彥。嗟我劬人。久辭故閭。惠簡遠存。雄文起予。欣賭特達。含芳勿渝。豈謂清神。驟罹荒墟。古人有言。道惟恍惚。誰爲獄魄。天爲帝發。成寐遽覺。逮觀則一。修促既齊。顯晦胡別。之子傲儻。燭陰儀幽。生理先窮。真氣與游。神人合契。擬昔將侯。毋籥夜召。雲旂翠斿。塵域紛糅。往矣勿留。生者竊悲。歲月驟儕。惜子令聞。思子雅度。託之繁䛇。以永終慕。嗚呼哀哉。

史孝子贊並序

史君印竹。字叙紫。溧陽人。父汝梥(?)。山西潞安府同知。母謝氏。在襄色柔。體敬執玉。侍宦數李(?)英之邦。宗親揚叔異之。稱年二十二。母遘疾疾。夙夜勤養。久廢眠寐。帶環自弛。綫斷不逮。求紫石而怍心。膚(?)瓶花而浙湖(?)。蓋已嚴擗忘乎厥躬。髮蓁爽其神守矣。闔宮昧誠。慈嬋摯摯。搏顱飲血。形隨聲嘶。升屋三號。退而阻絕。宗黨踣地。烏欲嗃而未甦。荏弱棣杖。風始吹而卽倒。雖雖之樂。竟及於重泉。哀哀之詠。莫延於一息。按星爲之匿光。陽曦爲之易晦。淳情凝至。固如是乎。噫爲人子者。咸枯魚之銜索。悲駒陰之不留。天道難呼。身代末由。使得委生殉亡。長侍壤窒。斯亦鮮民之至願也。人道之窮。禮以隳之。毀不滅性。聖人愼乎其言之矣。若孝子者。瘁力於親瘵之時。悼心於閔凶之日。屠(?)茲弱植。酷痛以摧。雖欲勝喪。豈暇念哉。命之不延。則百身之莫贖也。乃作贊曰。

濟潞春氣。孝德是充。㓊(?)業儲蓄。毓於介宗。依倚庭闈。若將畢世。一旦失恃。裂衷永逝。齊民奔慟。長號氣折。坦之州生。九祭未設。死孝可矜。逾乎昔賢。哀情崩決。如彼逝川。林秀異卉。波躍神魚。至行上格。百福所都。守白勿渝。茹丹勿瘉。休烈播遐。永言錫類。

許烈婦贊並序

烈婦姓趙氏。江蘇婁縣人。韶儀懋柔。淑令應圖。四典是究。七族咸譽。年二十一。歸同邑許保之。修季蘭之操。繹京陵之矩。啟玉管以柔桑。施琥衾於樛葛。婉孌上堂。温恭奉案。至於明鏡斯離。璇文寄遠。扇掩合歡。翠鳴斷慘。未嘗不勖樂羊之勳學。述大家之女誡。偷(?)繒且修。饘醴夕治。旖敏之行。疎戚稱焉。薄祜卒遘。良偶見捐。白日西頹。商飈迴激。兩髦之誓。九天所聞。同穴之期。百年非促。庭幃侍養。有季息之可憑。形影子立。無遺孤之待哺。於是悄結自憐。從容告殉。事異韓樹。魂萃(?)窣以忘生。貞若荀粲(?)。粉書成而不迫。遂以道光六年某月日就經於殯宮。距夫之亡。僅四十有九日也。未逝之初。厥衷夙融。哀愉在色。朕兆已著。咸姑拊心以曲導。閨侶攜蹝而罔懈。始則削哀弛防。繼乃蹈暇致命。確乎之志。終莫能移。豈非誕正暌蠱。謬懷

緇學。凌厲礙宗。超帆良囊。足以彰丹青之飾。敎邑祀之勝者哉。式企芳烈。欽悼難紓。爲之贊曰。
趙有名媛。刺斧返妖。洪肯千葉。克嗣令聞。煌煌高行。雲間播芬。合榻於菲。端操曠倫。命分迺屯。君子不嫌。
哀嘯中肝。痛絕夜哭。黃壚同游。碧血如沐。偏重邱山。豈均鴻鵠。幽介勁松。靜涛自驍。宏綱既植。眇躬匪悒。
心皎日月。氣挾雷霆。宋順安常。贏虛死生。提提棲鶴。倮倮冰鶠。桑被管彤。逍遙峻節。泉臺寒擬。玉輪闌迹。
煒哉煒哉。榮昔旌室。

重刊法苑珠林序代作

式仰鷲嶺。首崇調御。青蓮燦相之辰。紫由寄莊之始。是涉百寶。毗照四天。吉祥之瓶。廣納赤宙。知慧之燈。俯接黔黎。莫不因妙以立覺。有寂而探機。設教止乎一慈。建論侯其頓悟。上行所屆。微旨已伸。復以三界脊疑。六賊攀緣。乱入角而爲迦。狼牟谿而易毀。於是轉意珠之朗。揚慈水之瀾。性與旨以拔迷根。積嬴而揞險樹。芬逾薝蔔。夢發優曇。雖四十九齡。未括般若之義。而三十二士。各示依趣之階。無畏無閡。天花早墮。非堅非久。蠟印自傳。白馬創利。羽林之使初歸。神鵝犛年。洛陽之求經備。乃使九乘大典。西辯乎流沙。八梵唄音。東啓乎震旦。自迦葉門。前之文。菩薩淨行之品。親驗龍而疑指。遂識虎以施身。請雨有經。侈山著論。至於辨竟。長者。成具字之篇。善思童子。效狼閣之諸。成毀植業。婉迪辟裳。加以前息。鋪辰喜闍脇因儒生綺麗。樂爲粹用。梁帝重實之講。既崇南籌。姚氏草堂之集。實際北學。恭柯之所宣。譯羅什之所發明。彥和播髮。編定林之經藏。小山潔願。獲開善之香廐。由是穠麥繁豫。金縷密約。非情東影之祠。替穆胃賢之制。是以蹤宏飛之綠儉。抗聖揭之丹鐵。列棟連甍。淨煙散竹。語夫博涉從事斯難。索彼菁華。揩徙莫億。乃有沙門釋道世者。植蹤唐代。應詔西明。學通內外。器合教宗。擬縱天之道安。爲方袍之中叔。歷夫節如易晦。法焭難遭。遂乃綜覈義林。穴穿奧賾。舉其綱紐。明其指歸。闢八藏之鍵。擊一裘之領。大乘小乘之軌。幽顯俱詳。語業意業之關。源流可溯。如酥就熟。俄轉不寙。如水散泡。千沫共見。百篇之目既析。四禪之用皆純。若其敬攝撈樹。非宜懸炬。日精入口。作自淨之宮。月愛舒光。奪毒箭之座。錢緒爰矢。玉象扶輪。獨守心王。不離智食。富樓那之姓氏。標若是歟。波頭摩之劫壽。羅於敎掌。欲使維衛威神。咸而即應。尼乾邪計。望而輒摧。此則僧祇之本律。亦諸述之願海也。因以論灌塵冥。解脫兩因。七珍勤表。五濁從陳。以遂香爲振錫。以紺紫爲長梓。設設菩言。恨恨法誠。逆風裁熾。慈殊慈之心。行痂非慨。泯惜身之念。四蛇引於身耳。二鼠逼於腎腸。凡諸怖畏。足起信心。倘使鉢露能詁。自無酸醋。蟠實獲登。豈遇膕熯。敲骨剔髓之誠。濟生非悋。掬土起花之細。得報無窮。巨陸裂而空明生。深穴闢而凡胡盡。此猶觀塞之設。蔣拔渴之蘇陀。膩利之階。斯爲最要。至若曲辨情盤。富該圖史。綿英彬蔚。麗篆紛綸。事多集於佚文。語每秀於天技。點屬異跡。香散璇精。鳥苑條輝。華飛纓絡。求黃縑於安世。神漢脊來。步自服於金莖。夜光照徹。與公銘迦。遮此芳塵。休文碑狀。愧其妍製。多聞觀授。阿難爲之展轉。總持強記。摩嵩於焉避席。信可以梯航衆品。拾叢撗書。獵藻者珍比青箱。儋籍者非徒燕學。宜其千祺不刊。三教傳錄者也。世所行者。萬不曾繙。則人益改妄增百卷。爲百二十卷。以致簡葉遂錯。文義晦離。點畫之間。更多脫誤。那子才之一適。非可例觀。賞盐遠之五

論。難期闇合。披卷尋覽。能勿慨然。清信女士董昭。庾山瀚大令伯生之簉室也。生善女天。號佛人子。取寶伏齒石窠脩蜧。悅意馳硎。妙斧作春。懸金九十日。筆與使帥。翰東五百九。各名獻喜。琉璃硯匣。不犯綺詞。迷迭蕭媚。潛持密敎。因以梵夾校讎此書。始知今本之訛。迴非前人之失。丹鉛既久。緇命悉明。遂發宏心。謀資衆悅。同時名閨淑儀。大善知識。咸分華鬘。襄助餘梨。其得百人。豈凡千篋。壹勸情。翻考析潛嚴。付木甫歲。鐫訂訖功。願與衆生。美冠諸蘊。阿育建塔。受夙世之慈緣。盟夷獻花。遘圓淨之良匹。寶苦釋宿之前。六門開示。傳燈爲夷之偈。四諦顯揚。寬介佉樓半字。易旁行倒佉之風。珠熒金臍。播辨物類名之訓。成一切種智。爲三界導師。且此淨因。超於戒垢。天緞網下。獨女無遇辜之經。水香閣中。鹿女迎青見之作。十重緹緗。借慧日而齊耀。五色蓮臺。垂法雨而愈永。與言褒讚。聊叙毗尼。心塵未離。空懷形管。身因祓潤。欲丐青菩。雖承旨之勉酬。證覺緣之終敵。

東湖縣知縣洪祐甫碑

曰。詩有直臣。編修洪北江先生。勤悅上操。根道核藝。端直正辭。播烈中甸。載育元嗣。蹈騰餘蹤。綜述文獻。悖官雅行。於時承學。景附之士。僉謂迺勺綵訓。伸師兼通。司隸風義。文采益振。則惟我友東湖君。實膺其舉焉。君諱飴孫。字孟慈。一字祐甫。先世爲宏氏。避唐孝敬皇帝諱。易姓曰洪。諫議大夫經綸。賁居於歙。迄爲茂族。三十六傳。復遷陽湖。至北江先生。以儒籍通顯。故君遂爲陽湖人也。粲玉燭之真采。體蘭石之自然。齔髮廣誦。鯯幘砥弼。娛志簧觀。有子珪之篤。曜業都講。有君魚之敏。名理探乎九師。爻皆迪於八體。矜氣翹節。若緒是憎。咲中抱樸。慷慨弗尙。既乃揚英西冢。傳游東觀。佐人倫之器。預元言之奧。斥中壘經術之殊。無子順異同之論。後皆納媺。若拋其奇。典册礙案。君釋其緒。於是鴻辭鏗於藻林。儁名徵於京國。大小章句。學者所定。稍良綜事。家皆克任。爰値先公。卓建讜議。入察蘭室。出戍伊吾。精誠動天。倚歸田里。君徒跣求投。崎嶇奉赴。婢心頓沛之辰。以盡溫恭之職。家雖獨紓。飼親爾弟。初舉孝廉。益應貢計。遺裘管立。勺蘗廚旬。陳紀服除而循。兼衍實踐賢而聲隨。世篤至行。闕爲蕃蔣。給札史館。考績湊名。選授湖北東湖縣知縣。申信。閘記區威。宜六陽之仁。慘九金之慮。邑有豪猾。蘧虐椿稔。右刑厥飲。章報以重比。伍士乖槓。擾我市旅。君執作於塔。以徽其長。彈衙鬨抑。消修被殺。閨校令。甄秀艾。期月未臻。功化以就。伐根漿而見頷。儼然不以爲瑞。謂受介祜。將爲國表。陽鳥巢門。景命告謝。以嘉慶二十一年七月。卒於官舍。釋耒下機。奔走厥角。東君之澤。空歆長生。鄭令之仁。悲羂服義。德優齒晰。情兮何極。君深明訓故。尤邃史學。嘗謂扶風以降。志表多缺。乳覽廣輯。次弟纂補。已成之編。二十餘卷。遠所未竟。不啻倍之。詩文遺集。又及十卷。嗚呼。君之享年。僅四十有四。而逸軌盛業。淵乎奧衍。若此之懿。豈非桓彬推過人之姿。周乘寫治國之器哉。士友聞悼。追邈失聲。詁偕謨攜。躬以展抱。君之諸弟。亦拔慈慟。仲氏能文。敬述憐範。因相與刊立元石。陳於隧左。思聞令聞。俾熾後昆。哇厥命之不謎。庶儲修之永彻。銘曰。

降肯惟宏。改因時議。諫成刪藥。世德因陸。挺生偉賢。伉志匪躬。崇庭紹休。克孝克恭。名父之子。謹明行修。
六藝貫洽。四史研覽。姚義至析。快為獨舉。奕奕華稱。藹蘭萬邇。帳紛楚邦。遂於從政。禮訓時宣。被刑東槓。

輕塵棲卉。奄忽其逝。惠愛奚忘。徽音孰嗣。瞻不慘悽。伊人云遙。寄露沾裳。宿草已凋。貢詞累辭。表之堆岡。谷貿陵遷。英飆爰發。

萬善花室文稿卷七

龍母廟碑

夫道拆八極。智帙六合。燭遠照微。撫雲宛廻應樞者。圓首之聖也。翕氣元冥。超象倏忽。處昧融黎。爲泰鴻而司契者。眞宅之精也。若夫贊毗於陽。德毗於陰。雲纖霧崚。鬼出電入。起蟄見命。上騰蒼昊。約亙而張織。穴幽而發明。彌綸六虛之表。當乎九淵之宮。神化而不可測者。其惟應龍之靈乎。蓋其吐漱翕謝。卷舒江河。時動則澤普。體潛則壞燠。延福祉於興動。昭禎瑞於康時。是以歆饗處深。比於縣洸之典。祠官序秩。於嶽瀆之尊。宮禮嚴闕。瑱牲騏闔。兆庶奉其明祭。翠方提其盼靈。旋旒所主。莫與京矣。龍母之廟。見於載記者。皆在唐宋閒。昔李衛公夜遊。借宿華宅。有媼語之曰。此龍宮也。二子行雨未歸。天符遽下。倩其代役。是知羽嘉之精爽。擬乎列眞。端溪之遺迹。同於華渚。哀牢神軀。育翠鱗之九男。張氏仙媼。孕元雲之三嗣。金堂石室。豈獨瑤妃。玉斗璇璣。不殊李姥。掌水府之籙。含太一之英。麒麟所崇。慈祐丕著。沁水之濱。猶有祠舍。未詳始建之年。椽欒雖敝。蘋蘩非匱。黃陵之祀。尙歷李淡之銘。緒山之麓。時肅湘君之禮。其地當武陟縣之城北。相隔重隄。道光三年季夏。淫霖不戢。洪濤嘯譟。漰涌衝激。隄立十尋。防岸傾弛。懸危一髮。闔境灑於蛟室。民人相驚以魚服。知縣大興王君榮陛。去蓋褫裳。隳觵禪遏。緜蕝請命。籲神不舉。土脈之用既竭。東作之事莫施。狂波彌厲。陰蟄騷窒。若士有言龍母之靈者。君乃絕流而濟。渭醑告虔。乞仁宥之宏。拯下土之汨。懇祝始達。退觀急湍。竹楗方下。回瀾已安。長菱徐引。塡淤自見。似萬騎之疾驅。往尾閭而不復。迴用情若。黔黎悚惕。咸謂明神之庇。迅於激矢。令尹之誠。格於幽祇也。君感貺虔選。嶄牒仰奇。非營飾顯其之宇。竝是昭敬事之東。與主簿賴山王君文緒。邑士趙大年。寧同舉贏羡。集材庀工。芝楠煥於堂。桂闆嚴於嶷。庭以陳。飲爲華殿以覩。深爲美。跳瓦楣比。綺綉糾紛。丹肯徒之峻。倚岸梟之迷究。遂於某月。考此遂宮。靖飄入戸。如聞帝女之笙。彩霞映檐。當進陽侯之舞。五色之雲。懈九頭之容。翕森然。餘壯沙。是云息壤。元鶴應節。乃集廊門。其將事於芬燎。爰報功於蕆酌。既散既除。以奠以醑。穰穰來福。卽黃庭詞命之居。浩浩馴流。過天姥神峯之下。豈如鉅子河津。惟聞噴沫。交州舟激。但識潛靈而已哉。蟠烈非彰。穹文未泐。履蹟游寄三川。行逾六稔。河伯下林。未和縣嶸之淵。嵩高廟貌。應知爲碩之人。見尖泮渫之波不揚。黍禾之植滋茂。實開嘉貺。俱賴神庥。是川嶽絜元之頌。壁銘麗牲之貞石。宮亭舟側。纖雅詠於曹毗。龍川碑成。衢飛毫於宗懷。辭曰。

神母穆懿。德叶乾陽。範律流化。膠葛舒光。俯鑒於下。捍患召祥。粵有侮時。面沁之防。稽彼沁流。導自隴谷。乘岸倚瀾。挺若飛濤。協洽林涒。襄陵決鏡。爭嘯危隄。砰訇危壁。王尊爲政。閎患排衝。不沒三版。偁立川堤。側念災告。吉蠲籲神。乃荷旗幃。驅東介鱗。嘯納我生。登於漸洳。崇歸嶺折。客齊稚偷。冉云酬功。雲旗鳥旟。曷以致之。靈宅其萃。闢陽木飛。班倕巧構。工以心競。力因懽趨。俯桃翔鶩。緊楔炫縟。鉅砌光凝。珠屏彩飾。鵠脛栢胡。嵬蓮蔚收。左輪右龠。鏘鏗鳴璆。玉女啓扉。羽旄拂帶。朝旒綴霧。背肅青颸。碧舁丹轂。肅芳四舉。坎坎鼓鼓。晉歌且舞。精忱不忒。懷諸恩怙。巫歛致辭。惟神假汝。游波寬緩。疑潜祗安。歲用順成。酷民樂駢。春濤梅鬯。日擺松楸。瞻此禰庭。以永億年。

周鶴雲墓表

君諱爲淇。字心渠。鶴雲其自號也。浙江浦江縣人。清穆搢華。逸躡雋範。高者能阿。甘肅山丹縣知縣。野王著高妙之行。鍾雖勤隱。親之惠。君爲山丹公次子。粹質軼乎埙篪。慧心發乎嶽辯。雖燭智夢。息探胸吳。不再閒。破邃任暇。文若宿構。擎筵花雲。長而嚼度益欲。研思閒懈。勁築蹈而表銳。造密醅而含辛。郭邑動嶷。則宮商俱暢。十錞涉筆。則孔翠翠翔。皓兒鍔湖刺史。亦以璣琼博邃。早旒分翠。分鑣埶林。炫彩錦雉。辨神韶於芝嶠。質經業於獄珪。雖變駭之稱。一時並重。而君尤能精究七略。貫綜百氏。激藹籍芬。英絕領袖。鑑湖亦自謂弗逮也。於是挾筴得古。負籍遙往。入槐市而覺舉。官竹笥之兒。羚洛水宴集之賢。太學華之彥。莫不定交。梓月清論。筵飄符彩映座。則意氣如雲。奇句攝人。則頭尾聲地。其時無錫楊容窗先生方領農曹。獨雄詞坫。而遂常張侍御問陶。陽湖劉編修嗣綰。桐鄉蔡儀部鑾揚。甘泉汪水部全德。諸吉甫吐洪輝。各標麗藻。君顧而其閒。機杼自異。成推文猛。或提偏鼓。能門既登。元禮爲之撫掌。蛾陵坐對。次都給其高情山是。鴻揚翁羽日廣。而君砥厲之志。亦益顯密。期埒美於前修。雖鍼肝而不悔矣。撫如絕塵之步。不能登升梯之梲。背月之槎。不能越鴻溝之限。溫卷屢投。旭聲徒振。在中年。能歎學術之終悞。一第遠子。介結轄以寡獻。入粟授官。爲邑主簿。乖其本懷。終不滿選。貲郎之號。無愧文園。斗食之吏。郵篤借慍。

繼而遭山丹公憂。銜陽之橘林未植。成都之道桑已枯。季彥隨兄。守道令而不返。管生奉母。卜新墟而僑居。遂乃貸廡長安。棲遲涓渫。掬土營馬鬣之封。支牀見雞骨之毀。其杖尚陳。甚莪更廢。稱叔鰥之死孝。感杜棲之臨喪。羅庭下翔鳧。不無遺炙。而水中遇蛭。已有隱憂。加以下殤頻告。傅金瓠之哀辭。倚戶微吟。致錦瑟之清怨。幾至藏禂死露。門列松楸。肺附之親。凋亡殆盡。含酸弔影。積瘁傷心。憂能傷人。宜矣章之不永也。鑑湖宦遊桂管。道寄相送。壬申之秋。辭官就道。停驂武昌。氣疾增劇。方伯素訥公。雅重君才。躬延伯休之車。手量真長之藥。沈縣轉篤。遂至不周年。尚促於公則位未登於少府。紙屑多難。復恰遊魂。天道之酷。乃至是乎。君性耽奇思。晚益苦吟。詩文之境。造詣日深。凡骨盡捐。異藻獨臨。鴻黃窈邃之韻。葩華清布之色。長卿之賦。來非人間。昌谷之辭。加以精理。洵足睥睨時髦。撫臉唐賢。其所自訂者。有枕善齋集八卷。既卒之後。鑑湖專志搜輯。又得八卷。散佚尚多。存者已是不朽矣。真洽之誠。賴侍新軒。鑑湖哀之。謀其單梓。以嘉慶二十年某月葬於長安縣塔坡里。計君華生。命名蹟蹙。文人之厄。幾遭其全。惟有倭鬼。爲之由蔭。生則愛無分形。沒則補其遺緒。馬況晚成之論。足慰平愁。王徽告盡之書。或消幽憤。此則君之幸也。擬籤與君。同侍宦於湃隴之區。並執贄於宏農之館。名齒後先。臭味親洽。時方總角。未及留心。後客燕都。遇聞君訃。素交設位。余爲賀章。舉觴高誦。相向失聲。今越十年。而鑑湖又屬校其全集。且乞表君之隧。昔日黃童之譽。竟爲後世之相知。此時元右之文。敢附生年之死友。庶使宿草。不萎。流泉應節。飄容溫図。猶懷制客之盛。慨假陸機。獨弔中郎之墓。

董大令敏善黎陽城守記

夫鉛刀可以削物。而欲剸犀兕者。必求純鉤湛盧之鍔。僻輸可以偏弱。而欲絕轡飆者。必擇渠搜綠耳之蹇。故車牟則精馭者顯其技。波迅則善楫者任其勢。士有繼奇抱略。而蹈順守常。則無以異於親執之流。難辭夫蕭杌之稱。及其處艱危。臨猝變。建一策以定羣疑。伸獨智以理衆劇。凝然不惑。精用有成。然後知翰翩之用。固不同於腹背之毛也。董君藹如。承蔭請懿。受質鶯遷。因心則朗。覩物斯融。千尺之松。長興拉其磊砢。八音之瑟。彥先發其鏘和。衡宇窮經。久滯東漢之賢。儒生盛遇。徒闢北門之歎。歌汝墳而解帶。披緇衣而受牒。遂以投名銓府。署職佐僚。以嘉慶十七年。任河南滑縣事。壯精梯勵。方傳逸韻。崔錐鋒力。成讖精良。滑邑即古黎陽之地。鄰於滑臺。夜渡相之津。扼皮衛之要。實爲巖邑。故唐於此置府兵焉。世運久康。般阜是著。癸酉季秋。滑匪猖逆。爰肆凶虐。戕厥長吏。負嵎既成。遂據鄰境。時惟亂生於俄頃。禍倚於肘腋。未集外援。先懼內訌。而邑令朱君。素有疝疾。至是尤劇。士庶惶然。靡所歎命。君乃奮激自厲。申誡衆志。稽錄少健。補綴甑類。乘櫓牒以呼聲。授干櫓以誓言。倒棘爲矛。裂帷作幟。令嚴則萬喙無嘩。覽飭則四隣相應。賊攻圍日亟。鋒鏑悉至。東趨大伾。南敝浮邱。瞭賊僞幟。鼙鼓爭嘯。君圖厥形術。育徙徹晦。閩石植於墉間。抵甑隱於牢下。蒸雉尾之炬。絜兕革之輪。模鑄蠱而丸泥。樵蘇竭而撤屋。又復草檄告危。淵寃示信。手擢百格。口授十人。亦白之襲。懸於飛矢。青捏之綬。紉於相衣。是以義堅鏡肯。心固磐石。守不闕於十地。時已越於五旬。然後貔虎遄進。豺貙駭奔。黔首有更甦之慶。鄴郭無易市之嗟。然而君之支肚以應機。

忘餐以趨事者。亦岌岌乎殆且困矣。夫狂桀羣煽。自背蜂覆。衙營軍之力。齊萬弩之詠。天吏常罪。大慭殄亡。固知蜂蠆之毒。適足隕身。蟻附之徒。豈能兆亂。然非近嗜其吭。久耨其蘧。使得逞跳狼之性。恣吞噬之雄。則鴟貪漸多。燎原難撲。必且延歲月之命。縱貙雞之功。況乎孤城纍纍。已成累卵之形。萬壺嗚嗚。繫於萃苔之上。候奄不夙戒。祂陷不暇。將君以孱弱居乎下位。而能從容遣避。轉伏定傾。拯倒懸之急。挽方張之焰。負栖智勇。欲噬孝長登樓清嘯。何慚趙石玉誠可格。開耿恭之穿泉。猛氣莫摧。見老龍之翁道。命勳太常。復何愧乎。會有斷竄之者。任逐誅鋤弗居。但以舉職之方。歸於邑令朱君。雖晉五品銜。而君仍守其故秩。妒善同於賈背。吶盲恥於雄成。久之大府知其功能。乃選爲中牟令。世情既薄。自明謝覺之操。軍非未媚。人知嚴峻之譏。今且政成簡惠。績茂茨防。雙幡耕其飛熊。四野翔夫馴雉。比戶邀神君之頌。當宁知健令之名。斯則通方之器。不可以一隅閩。廉潤之穎。自可以及鋒試也。余與君有通家之誼。申之以婚媾。而轍迹間阻。闕休愆而未詳。友人吳君頒甫。爲顛顛委。且以君意乞余爲文記之。此固青簡之所當采錄。管之所爭述也。雖文無孟堅之贍。而事有史公之嚴。謹附斯篇。以播駿猷。

鄖漢中德政錄跋

夫陽和布氣。大美無言。循良受職。羣生自育。蓋其軼迹樹聲。遺意敦棫。委以遐城。令如流水。昔馬遷所載。始列鄭僑。至於後史。未替芝紀。然而治道漸移。取效日淺。比之古人流風。亦少衰矣。若卓魯之惻款。延史之恩結。袞衣章甫。實頌神君。元酒甘棠。謳於耆老。則千載難嗣之歎。豈其寥闊亡然哉。浮梁鄖笠山先生。爲山甫之德。脩遊夏之藝。芬藻夙彰。術能內茂。初登鄉舉。繼掇鼎科。釋褐蜀中。改官關右。以涇陽縣知縣。再遷爲漢中府知府。凡在官四十餘載。縣五邑一州二府。其致治也。撤鉤鉅於堂階。振綱領於次舍。肅秋霜於叢棘。煦冬日於枯荄。探與人之謗謠。通上理以宣化。故能察篤天隱。布護閭澤。原有讓畔。民無流逃。度弁俎豆。遵延壽之教。含哺鼓腹。喜岑君之來。又復敦稼謀桑。運泉畜水。岑陂之下。初見金犁。沈棠之堰。已開石漁。井竿安而業興。文雅習而俗厚。所施之教。百年而不敝。既往之思。一日而不忘。誠曠世之良師。

佐化之醇牧也。嘉慶二十有二年。吏民追述功德。請祠名宦。大吏以聞於朝。天子嘉允。時距公之卒。已若千年。道愛猶傳。褒崇始大。登配庠序。益賁寵榮。淩儀閩誥。爭仰陸生。桐鄉奉嘗。獨尊朱邑。子香留題於江介。纍公立祠於燕齊。不朽之隆。光於前烈。公之子敬原太守。輯吏民歆請之文。暨德政之錄。爲崇祀名宦祠錄一卷。以示余。命記其後。某侍宦秦川。北游汧隴。慕田叔之餘風。識文翁之學校。扶風長者。爲言羨舍之棠。杜陵男子。泣爲織如之鼓。涇流一石。墾畝相隨。渭水千尋。玉漿可飲。每欲撰講德之論。頌樊惠之渠。自愧小文。莫宣撰行。獲徵斯錄。信播徽猷。河南令牒。即勸韓仁之銘。豫章功狀。遂刊京丹之碣。庶使馨香可逮。亦以勸夫來哲也。

莫愁湖秋泛圖記

袁丈幽邨。玉液澈腎。仙心納韻。爲林下之偶嗣。得正始之余音。儷仙後來。領頑先達。登龍之彥。爭測交於元方。窺豹之郎。豈遠甄於奉倩。一時題標勝侶。處殷名賢。冰雪滿胸。林泉把臂。東軒靜寄。捫撫春醪。南羅

蘅約。適逢花信。娛資之賦初就。折芰之坐旣陳。乃復撫麗枝臨素流。聆舊古歎。徐迴綺逑。呼雀舫之三尺。絜鶴艢之百提。莫愁湖者。地鄰煙月之都。天入水雲之夢。珠紈似月。桃葉誰來。金粉當年。萬花能記。當夫緗縷揚旍。明璫娥態。訪江楓之未落。見岸蔎之方疎。斷斷碧浪。高借秋心。渺渺素帆。難招美子。錦帆半渫。桂檝雙披。縠紋波平。桃間煙破。淡煙作窈窕翠綺。裙沙自在。遙乎浮埃。素心遠軼乎天際。爽籟遊其酒抱。嘯詠滌其詩腸。変而之瑕。冥衣香而晴搖。洛生之詠。與樵漁而競發。斷續相和。低昂自怡。芬荷則如鏡如梁。桓舷則非琴非筑。座飛玉屑。疑墮溟濛。客吹洞簫。若聞太息。跛鳥未隱。纖阿已升。文窗麗人。老僧留我。過釣徒之簡。曲港三叉。鳴菱女之娜。畫橋一桁。於是擬簡選律。刻羽移情。各賦金荃。爭諧瑤管。綠箋青笠。斷句愧愧。碧樹紅牆。新哢窈眇。石城之側。斜璇宮之降眞。叢蓀之中。留角巾之餘韻。南國詞場。共傳逸事。中吳妙士。爲吮翰毫。蓋秋泛圖。成於嘉慶丁卯之歲。於今二十載矣。夫賞心所寄。偶領晤於山川。古人有言。亦流連於魚鳥。煙雲閱歷。陳迹都非。金石不流。游蹤安繫。秋水蒹葭之慕。半畝黃壚。芳洲杜若之吟。金滑背驂。桐使微波可託。定許通辭。卽令極浦忘歸。孰能憶逝。蘭史之視斯圖也。亦將感盛游之難繼。念騷覽之易睽。湖光滿幢。悄焉憶舊之銘。絜彩我箋。聊作思歸之引。循然神往。其在斯乎。履綫放志。煙波寓心。箎譜。惜水仙之艇子。未著雲帆。指洛浦之同舟。曾師元禮。袁太夫子淒涼絲竹。愴逾十年。旣咏琴樽。交親一厭。飄流社燕。聽黃蘆苦竹之歌。蕭瑟秋蟲。朕紫陌花鈿之韻。千里欲尋鴻步。應認廬家。一編重印鴻泥。眷懷德興。香研同深根觸。追溯蒼茫。猥屬蕪文。述茲雅契。悶丹邱之弟子。可識木蘭吟客之魂。招白紵之詞人。好補紅豆相思之曲。

鶴樓雅集圖記

夫層檻飛簷之登。必臨乎鴻濤。永川之側。古人所謂左江右湖。非樂無有也。漸於浣。屆於淡。逵於沅湘。遡於彭蠡。吳楚之濱。樓觀之美。足以覲遊仙。訪幽抱者。殆以十計。而黃鶴樓爲最雄。蓋其棟壓鄂渚。拖影沔首。俯濫流之壯。挹大別之巒。萬檻編貝。簷瓦衆鱗。煙雲藹麗。卉樹隱秀。虛湖吐納於其隈。名都駢羅於其際。憾悅雙遌。睇不給眴。若夫松楝凝嵐。芝楣盤彩。禎棲綵杪。星承檻乳。紺翠璘彬。樣形炫燿。竊以陽馬之繁。冥以相烏之巧。倚碧漢之側。殷似赤城之建標。矯纏博敞。莫能方物。嶶嵱圖經。罔昔有列。眞羽騎來翔。然則閱風懸圃之資。將以此爲別館也。至於崔顥一吟。太白激賞。而風流觴詠之勝。又莫萃於斯樓矣。同年友張君寄琴。抗志遐表。搊纇辭宗。雅韻邁於蓀槳。標期薀夫山岳。九疑之麓。湘其柔毫。七澤之淵。滌其異藻。元度高情。自有濟勝之具。敬宏朋侶。皆爲人外之游。嘗以秋日。客於武昌。清籟旣永。羈思轉深。乃攸帶杖策。提箏命儔。招引儕遊。徜徉步屧。愛躋於鶴樓之巔。做盧嗣遊。臨眺四極。蒼靄酬答。朗詠嘯呼。舉觴不盡。振衰起舞。醴酒束帛。以弔禰生。企南樓之故址。懷庾公之逸興。指鳥林之戍。眺雞翅之峰。綺翰凌雲。玉屑如雨。非崖浮邱中坐。相與巴人郢客。仰瞻而詠。或疑夫跨鶴之客。踰千載而來歸也。曠蹤非促。萬物不殊。而時與祖遷。欣與感續。追尙皮盛游。已爲陳迹。北服擁旆。徒存遐想。留滯之中。塊然靜處。迥思京臺之樂。滌渠之會。契闊琴樽。何嘗不眷。滌園云。造適不及笑。正以言夫情之易慣。而適之難忘也。今寄琴結

綬情遂。服膺庭帙。怔忪假佩。容頭過身。豈復以蟄厥聆滴之獻。林阜自得之趣哉。余有放廢之性。而就權猿之餌。解蘭縛纓。夙願斯遂。且荊漢之邦。五涉其涘。登臨嘯歌。悠焉如昨。與寄琴今昔之帆。可謂同矣。江上愁心。白雲天渺。展卷晤對。有感欲揖。自存乎尺素之內。神超乎九垓之外。既盛歸以無薄。聊援筆而記之。

趙甌北先生重赴鹿鳴圖序

蓋聞秀翎振穎。枯菀殊時。勁楚闊芳。榮悴一致。何則陽彩陰條。有偏植之氣。春華秋實。無錯美之英。故士之握奇標舉。詮藝昭能。莫不踔發軌於康衢。望騁迹於雲漢。而咸荊璞不剖。郢歌莫揚。草布棲躬。窮經終老者。有之矣。至於策名青瑣之上。結綬金馬之庭。披賢邁翰。跨衆陵匹。則又咸奸軒於背途。角遇迅於敫歷。汨其心志。搜擾華豁。損其歲年。瑣瑣飛蓋。有以位不副德。才不逮時。俯仰興嗟。蹭蹬太息。乃思夫拔幟影闕。掉鞅文院。皆之假道。視若浮雲。然後知上第之階。游升而已渺。遂曾之表。異數所獨鍾也。甌北先生契窮消綽。降綜鴻符。吐論含毫。天下比之鍾甄。辭宗學府。衣冠以爲仙稚。蓋自綺齡而推甲觀。皤髮而守元經。侍從承明之廬。雍容建禮之闕。入則鈴衡俊雅。出則督化林蒸。架學實區。飛才甸域。日車之首。乃有武功。斗壁之陽。非閒詩教。慕疏氏拂衣之志。歸蔣生荒徑之居。仰屋纂勤。閉關養素。千里之外。爭望重其長星。卅年之中。閭鄰皆爲祭酒。維時昌鴻醲和。環瀛介福。蒲輪錫采之檢。徵賢戶闕。稽古之榮。野多王澤之蕩。送旐則溜容幽者。蝺玉則忠殊而彥。惟先生以乾隆庚午之歲。薦於鄉。至嘉慶十五年。而紀洽教祥。運隆選士。於是有重宴鹿鳴之盛舉焉。夫子乃垂咨名者。恩禮猶臣。重服顯賜。舊膳埒秩。時則蕊榜鸞開。

皆袍偶立。主司遜席。修後進之儀。羣士陳旌。獻盛光之頌。簪花非故。如觀絳縣之年。蘋藻猶新。疑見介威之化。不特升平之催事。抑亦曠古之嫭談也。雖使史官著筆。已屬闕儒生微典。莫難前緒。此豈持塵椎之技者。剪片玉於崑山。歎閒闕之門者。矜看花於日下。所能媲美。不齊罍麗。先生賦紀事詩四章。海內詩人爭屬和之。公子廷俊復繪以圖。而列諸作於後。丁丑之夏。余與先生之孫孝廉申嘉。晤於京師。命系之以序。余以居連芳社。道景高山。規矩游學。反遠通德之鄉。文舉成童。巳愴典型之遠。仮瞻盛美。敢厭揄揚。愛陳希世之庥。可襄志乘之闕。若乖蓬島。拂巾帶以如遙。自挽隹羅。合笙歌而不復。竟陵先賢之象。丹采依然。襄陽耆舊之篇。風流誰嗣。述斯榮遇。益感前修矣。

孫母倪孺人墓誌銘

會稽孫氏之節挺。曰倪孺人。裨馥道林。承華菑秀。誦德象於女師。積淑問於素雅。四典率躬。三顧成禮。始笄之歲。歸於孫君贻謀。璪珠玉之和。勖紘綖之度。倬鍾美其姬範。咸姑悅其彩纓。綱直如髮。似儀君子。媺操有蹤。聞於媞婷。豁豈可哉。賁樂羊之游學。羌何爲蓋。嫂萊子之高情。婉孌之學。罔躬宜爾。甫逾七稔。遽丁幽酷。傷榮萱之無猿。步鴒鴿以遊屯。王融之命不延。衞玠之才易折。孺人哲殉泉塗。身處棺槨。粉青染扉。孺笄在手。而衰翁無啓膝之人。藐孤有抱絲之命。伴幼孺請。毅然慨悟。乃體逝者之志。任家督之責。作誄而褫布被。搢膺而束蒿簪。於是奉匜以上堂。撤擯以守閾。織紝以佐餐。斷毀以尋學。虔負戾於松楸。髮

苕藝於泰室。司晨篤其鳴柝。媽且迓其懿筐。蠲子之閨。御窮之瘁。夙勤號旎。貞專精純。積而愈崇。芟而勿弛。蓋其淬礪奉終。勋心植彝。性峻於秋霜之潔。惠煦於春陽之和。夙夜匪勉。逾三十年。而後叢蓍之祚。固於磐石。破巢之殷。成其豐羽。介子有見。而賢優論交。諸孫競爽。而科第繼茂。特詔行表閭之典。邑長修孜歸之敬。儒人之克當厥德。再造其家。是以掩丹穴擬清之名。絡黃鵠悲歌之韻。詩有之曰。木瓜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儒人將之矣。卒於嘉慶十年十月三日。年七十有四。越五年。葬於邑某鄉西河濱之源。明年。又卜吉壙。乃遷祔於徐家山。旋子延臣等。申慕罔極。欲報靡從。幽厥經歲。始奠幽居。乃復引乞言之義。揚懿行之烋。故海內賢士大夫。多詠歎倪孫節母之德善也。惟貞石之藏。誌詞猶闕。非欲風烈。乃為之銘。銘曰。

剡江之濱。爰毓獻臣。卓哉倪公。執節不純。郡有伶宗。貞媛實擬。後先宜軌。同植名教。沈璧集殼。悄悽永痗。若燎在原。不霜寒灰。昔為女難。今為畜松。蔦品是繫。憂心忡忡。門將手撫。仰俯俯哺。將終有歸。褓息以樹。母躬則槁。母德克彰。熠熠緯模。為邦家光。柱樓行義。厥宗乃嫓。誠敬勿諼。孝思不匱。棖詞棖誄。播於管絃。補鰥既咏。彤史是編。我聞古人。闕書有室。斯儀可象。衆媺咸述。幽夢之銘。文如銑瑤。嶷嶷垂越。匪此曷昭。

流陽唱和詩序

嘗聞變牙之宏聲。振北里而不舒。雅頌之微言。歌南風而亦競。北宮蘭蕙。紉衣自馨。蓋山絃歌。崑泉止節。是以君子假素居之妙歡。幸交功之有答。則唱予和汝。為敬業之誦。我薇子佩。昭同舉之諧。至於憔悴江潭。廟條縷旋。青僻十日。遠步棲棲。紅羅一叢。天涯落落。時與其服纚。才因緒而迭擬。是則鵠無辭裂。夙契。爲伸。不假陳箋。奇懷易破。若吾友劉子鶴濱。抒絫是吞。彩筆夕授。戲懋席。綦推經鋪。匡鼎登筵。獨析名理。藝佩寓於清才。要腹闢其雅範。錢也卯歲遊冀。投紓識君。入仲弓之座。每獲端人。嘉叔子之誠。誠致友誼。而君亦惠我暇日。猶頻過。請交若崇。解答獨密。因出其流陽唱和詩一卷。蓋昔客中勝侶贈答之章也。班生之著作。邢淵為裴。謝氏之詠歎。芙蓉比麗。南金東箭。芬藻爭舒。雪白蘭蕙。質顯相亞。英帆所至。饒有芳風。德星下翔。搖橫奇彩。可謂極文讌之留迹。擷騷壇之俊逸者矣。首繼欲市。心賞斯岡。千里可循。神往其地。聆高尚之既深。感仳離之將久。乃為序之。以為展軸之弁言。抗手而道故云爾。

爲金近園與朝鮮聯禹洪約軒書

約軒足下。頃在吾友胡君素亭齋中。獲視名翰。即稔足下琲琨之望。久爲國華。金蘭之思。遠敦交禮。一再披覽。欲慕以深。及與貴邦才士許君濟岩。班荊論縱。投秩貫心。每為僕言先生之風。璣維微其光彩。僾背揄其風流。脈山之北。明月寥懷。蝸海以東。鄉苦在縱。平陽節度。陳直筍之瑰箴。沁水園開。居三徑之珠履。僕中原鄙學。弱歲被襟。欲挹清暉。每思識劣。而貴邦李君絳恭。尹君玉壺。標修遙契。時錫惠章。雖纔一晤之期。已切三生之寵。因思僕與先生。幸同聖世。又沐懿芳。獨不可先圻武以通耶。且有濟岩素亭。彼此之合。亦不可謂無介而求也。古之人士。見必以贄。以書代面。敢無所先。敬呈某物。奉邀雅鑒。幸賜寵存。不宣。

爲金近園答朝鮮進士尹玉壺書

尹公足下。退阪既阻。嵩脊未由。迥念羽儀。徒勞佇。扶桑之落。里哉異於交州。天漢之墟。移石同於崇顧。比維東陸日迎。青陽風解。君子多福。耕衡維宜。祈德在躬。與時納祿。滄洲是嫓。交冠冕之青衿。瓊嶼山河。勤文章之華簡。流公揄舉。坐上嘉人。鄭莊豪情。北固放歸。娘企之願。不任所懷。某材朋凡猥之流。生幸樂熙之世。昔年落下。曾賦停雲。四方交遊。惠我退日。得以觀覽軌躅之盛。陶遊文史之場。今歲東國王人獻琛。復以愜蓋。獲挹名賢。與許君叶契笭蹤。投分蘭蕙。邀旬之中。凡得三晤。而許君於行旋出先生惠書。及投贈瓊物。迺知下士之名。久列箋記。中州之遙。每蒙存注。瑤璧華彩。不遺簸鈌。駿駿馳容。迥顧蕪筵。筆端逸氣。擬其夜而有聲。畢左芳情。故風雨而無節。蒲桃一石。借來裏雁之書。瓶甲千箱。鱗疊雕蟲之座。青李札結紵於鄭僑。徐陵答交於李那。自古文人。無間遐域。至如春樹康與。吹嘯並姿。末煩介通。疊逢重睨。若先生之於僕者。可謂至矣。八垓九埏之廣。百城重驛之杳。白雲在天。畢作謝其識好。諸馬入室。芳信詩於遐回。心乎愛矣。我勞如何。敬因許君。爰復雅信。附寄金玉。猶希贈鯉之南。嗟我懷人。彌切鳴蜩之頌。詩不謬懷。但問受繫。

代胡素亭謝朝鮮進士方晰齋惠藥啓

某謹謝東使來歸。惠良藥一裹。桐君山下。芳草棲人。玉版函中。青精餉客。探葛洪之肘繫。遠懋朋游。得孫氏之禁方。勤貽痾疾。況北國醍醐。親傳博學。東醫寶鑑。久勤奇書。金液研精。明珠取價。僕才慙文園。幸非消渴。愁同公幹。遂臥漳濱。每嗟丹竈之藏。莫問青囊之秘。令春首九入座。春將二月之花。九候調媮。寔鎮三年之艾。夙疾盡解。慈母愛而舒顏。新痾如神。弱弟懽而起舞。握謝無期。感言莫罄。

袁蘭村誄詞并序

維道光九年二月。河內縣知縣袁君蘭村。以疾卒於開封。至七月。方賵錢始聞其訃。驚咋悲怛。乃於中元之辰。設位而哭。謹陳薄酹瓜脯之奠。侑之以文。其詞曰。

九乾盛祕。有穎有純。君擬其標。為世俊人。林下哲嗣。夙播令聞。朱崖白鶴。軒軒出羣。賈山逸才。涉獵自喜。吐徵含商。詞玲洛紙。五版舒雲。百函散綺。嘯枯吹生。剖肌分理。機警有餘。吸咽流速。神彩所映。士流驚矚。縱情任達。自忘檢束。孝友施行。實勤且篤。飲傾巨川。聲若迅雷。終朝溫克。玉山不頹。片言折獄。飛翰豈才。瓌姿儁異。世孰與儕。對王名邑。臨以慈惠。脂特雖潤。高詠愛衣。豈期雅懷。邅屯中歲。僚僚委運。遽言永逝。我遊覃愾。惟應教靡。彼有寓公。實惟侍郎。我方託迹。坐啓鮑堂。介君始至。循舉不揚。劉尹褰帷。斯造厄度。酬言送難。脫落翠務。各珍氣類。若披雲霧。託心一旦。堅於歲拜。君考圖經。惜其舛訛。授簡小生。史籀是羅。二秋卒業。益少真多。上達論訓。下貢紘歌。我謀遠行。君增悲春。要筆安昌。亦君之願。馳送傳車。馬揚僕怨。時月相依。有如折券。君性英邁。喙各怒顏。讀誦所加。肩背可刺。我鈍而樸。轉免譏彈。感辭履靜。抵掌觸顏。敝予改為。緇衣是咏。君之於我。直諒嬉斯。惠而勿驕。久益生敬。愛尚文義。商推官政。維昔之夏。我宦來閩。割作治裝。君意尤懃。舉觴相勸。醉諧論由。豈知今別。幽顯遂分。尺訊未復。離思未除。宵宵北渦。乃傳悵書。翠冰何處。旐翩背盧。欲聞晚達。併無酒爐。沈鬱生平。知己實鮮。懷施欲報。爽情猶淺。遐隔重泉。寄此觴酌。

稽將撫哀。畢生難追。毒魂賦朋。當念素安。克體其誠。千里匪遙。浮以甘瓜。酌以醇醴。升淚從掬。以染瑩緘。

哀哉。

宮保尙書制府孫公錫壽題榮記

聖朝將籙。百九十載。架閣榮公。植蟠隰沼。琯璣運。鏡曜延平。歲旅乎重光單安。恭值皇上五旬萬壽之辰。泰社萃於黼扆。獮服徭於瑤階。羣生跂趾。臚獻存瑞。黃與紫海。成滕厥華。皇上守盈持約。屏繁崇質。抑慶典而勿彰。啓茂科以進士。既已酌允懌。香樂胥。恢欽明之美。擢秀逸之頴。乃復注榜元臣。疇咨耆耈。嘉容成之得筴。契君奭之渠忱。慶衍昌期。遐播天澤。滿寖翰以延齡。頒珍秘以曜彩。此誠一德納祜之徵。千載希覯之遇。惟我閩浙制府宮保公。贊以駿烈瑰寶。荷斯寵榮。於鑠哉。隆庸之上儀。可得而揚攉也。蓋公秉黃中之德。承素絲之風。七世儒宗。祇服休問。九輿藝林。刊摘沈祕。或春華之臨藻。儲冬潤之深識。手策

枝杖。而王儉傾衿。友集蘭臺。而任昉冠座。自其勤翮初騫。絕塵未舉。莫不欽爲衣襪。九州之才。教敎百家之學矣。洎夫翔步升梯。鼓篁碧澥。煎鱗章於省中。咏莧裳於天上。宣章玉衡。定張華之名。舉湊議金馬。襄平當之通明。於是東望會廷。南都數獻。步衆而守雄邦。集鳳而旌異政。弱翁之治行。聞於朝廷。野王之高妙。揚於厲懫。乃晉豸使。縮筴政。縣惠府。總藩條。益履巍階。自恢風數。備孏十稔。遂擁八騶。天子知方岳之蹈賢。慘懊民之觖望。暨移院節。仍撫閩嶠。爰命作牧。以專厥成。公銘此殊遇。勵彼匪躬。除三惑以澡心。宣六陽以燭物。因䄡設而度昭。劍距撤而聰達。維藝裴祥之外。有修羅迦之地。省仇易結。獠性難馴。皆頻侶亂。巖燧戎師。闔茂之春。復兆邊釁。公智運轉規。令嚴立表。陳滄濤如戶限。視鯤渚以飛梁。破瞑捷於迅雷。振槁利於勁風。車及蒲胥。方之爲瀾。兵者刺蜚。用之如神。桐鼓沸而鯨旗樹。銜甫銷熙而梟徒厥角。威聲既暢。協氣旁流。歛有棲糧。海無闢艦。奏三月之績。以奠百年之治。忘一身之勞。而拯萬靈之命。公之勘伐足以渤其鎭矣。閩甌舊俗。善訐好爭。飲章日騰。推刃夙揣。赤丸之探雖密。黃沙之獄不疏。惟公止水勵平。秉燭中枉。正足以寒鑿竊。明足以摘姦伏。周邵陵之斷獄。陰察稍芒。李司隸之抉豪。親破合柱。惟蒙枉蔽而殘鬼免冠。衔轡自緩。而彊横就格。張弛和於琴瑟。意指滿於鈇鉞。畢梁之媺。遂泯爭桑之隙。臨淮之市。覺無謡緝之譁。發鳳於枳林。化鳴梟於棲實。公之撫東導民者。莫不懷其風愛矣。然後下令於流水之源。從欲如靡草之順。班條理務。相法挨時。莆田木蘭陂之築。則如傳祗之堰沈栾也。福州小西湖之濬。則如鄭曉之與鴻卻也。更其斥鹵。報以豐穰。飯豆羹芋之謠。不聞於東作。而雲渠雨之樂。已徧於南陬。而以樓犂之器。飫之館粥之傍。功越借籌。潤同江海。公之課績。近古所罕覯也。則又崇尙儒雅。銘鑄俊流。庠章遙希有之才。采鴻衍蠶衆之議。精廬式啓。十郡承風。縣葦整陳。萬人箸錄。容青袍之鵠立。廣闢鎖廳。分白屋之朋頭。重開棘院。初剷寒畯之望。復搜志乘之遺。嗟舊籍之舛殊。念通訓之廢墜。亟加修楫。躬爲甄求。秩隆三絃。而折節於里閈之賢。學爲七路。而倒屣於方聞之士。盧禮無待於庭燎。質疑爭趨於前席。典章備舉。幽微必昭。公之樹風聲者。至此而罔不暇矣。國家歲漕海粟。以給中都。杭粒偶歉。廩支告歉。公雖遠鎭海邦。而遙賦庚告。請運萊陽之穀。徑通析木之津。飛艎十丈。賜侯爲之鼓棹。駛浪萬尋。海飄爲之振翼。

渼月未癸。委輸成至。天庾無闕。公之功也。夫尾閭有洩。則渤澥不能從。垂條忽颶。則本實不能靜。公知東南之浸。易啓姦萌。宦寓之安。必消沴氣。是以焦思預謀。宵起晨勞。孚仁澤於無垠。嫓若風於有截。務使鮫戶婦獸於殊穴。鰓人潛處於葭汀。黃巖不聞。嘉謀時獻。公之塡撫一隅者。德愈醇。公之保障九服者。功尤鉅也。聖天子實知公之蓋誠。足以倚畀。公之勳業。適於等倫。是以恩綸稠疊。徵錫有加。以公之深仁久洽於南溟也。是用賜公以錫羨巖觸之額。欲公之安樂延祺也。是用賜公以御書福壽二字。念公之操練神明也。是用賜公以藏佛一尊。念公之器服儉素也。是用賜公以珠瓶錦綺之美。嘉公之博物辨名也。是用賜公以銅玉珍玩之奇。而又推錫類之恩。覃家寵之渥。特詔公次子兵部主事慧賞奉持大誥。省親私廷。不顯休命。若是之懿。炳爍都邑。冠冕當世。非我公之碩德。孰克膺此而無忝哉。昔桓氏之輻車乘馬。倚傳稽古之名。顧生之焦尾素琴。乃在講歸之日。郎晉文公珪瓚之命。王太傅几杖之頒。亦銘伐之攸紀。或乞言之令典。宜若軒轅增祥於玉字。方召紀勳於金湯。諧謔比節。通承延羨。懷敏之戎功。貴質疇於同德。求之前簡。爲百代未有之榮。宜於彤庭。得三壽作朋之處。操觚者爭攄其麗藻。秉翰者各播其和音。櫟樧小生。輪椎薄植。曳裾鈴閣之右。效策華輪之下。欣瞻嘉會。仰溯鴻護。亦思展其蟲篆之能。操其棘猴之技。援毫爲記。佈舉以陳。如咏徵招角招之章。載賡聖主賢臣之頌。所以紀熙代明良之盛。不獨爲我公誌錫極之群也。

跋

戊寅冬。余至省垣。人啨啨傳有以身殉夫者。詢之爲方子謙妻。子謙年僅三十而亡。其妻趙。縊以殉。烈已。余稔知子謙與晉卿交最契。迨晤晉卿。述其事甚悉。幷出其大父彥聞先生萬善花室文藁相示。時同人方樹礎輔叢書。達聞因大與人。得之如獲拱璧。是集爲永定人士所刊。彥聞嘗爲其邑宰。政通教興。惠澤旁洽。邑之人食其德。因梓其書以寄甘棠之思。觀於此。生平之立身行政。蓋可想見矣。子謙名恠。謹尊守家法。攻訓詁。專務實學。訂史志例二十餘門。能推闡其大父志例諸篇所未及。雖享年不永。而室家貞烈。增輝門楣。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亦足繼是編並垂不朽也。光緒七年仲春月。定州王灝謹識。

落颿樓文稿

沈垚撰

落颿樓稿序

穆與子惇交。以識數深相契也。及子惇歿且十年。讀其與鄒王臚軒大令書曰。垚於知名之士。不敢妄相投契。必求其有性情者。乃與訂交。故兩歲留京。僅得平定張碩洲一人。然後知余之不見棄於子惇以此。余無似。不足辱良友知。然子惇取友之義則嚴矣。子惇以道光十五年入京師。館徐星伯先生家。先生數爲言其地學之精。越一年。乃相遇於道州何子貞同年所。即承以長春西游記金山以東釋見示。并讀其落颿樓文稿。此所刻前二卷是也。由是往來遂密。又越四年。而子惇遊燕疾卒於何邸。時子貞扶文安公柩歸里。穆朝夕守護醫藥。比視含斂。殯棺野寺。哭奠成禮乃去。至始終經紀其喪。則星伯先生一人而已。先是歲壬辰。文安公視學浙江。子惇以庸蜀羌髳微盧彭濮攷。爲文安所首拔。未幾文安召還朝。新城陳碩士侍郎繼之。又以尚書古文考。毛詩古音考。爲侍郎所賞。歲甲午。遂以優行貢成均。時年三十有八矣。程春海侍郎嘗讀西游記。擬爲一文疏通犀盧宗永跋所未盡。及見子惇跋。歎曰。地學如此。迴遼萬里。猶目驗矣。我輩樗材。未足語於是也。又嘗與張淵甫孝廉論禮服。往復詰難。百辯益堅。淵甫瞠不知所答也。子惇留京師。爲桐城姚伯印總憲校國史地理志。寓內城。則旬出相訪。則星伯先生爲蒸羊炊餅。召余共食。劇談西北邊外地理。以爲笑樂。余嘗戲謂子惇生魚米之鄉。而嗜難者麥。南人足不越關塞。而好指畫絕域山川。篤精漢學。而專說宋遼金元史事。可謂三反。子惇聞而軒渠。以爲無以易也。作字模範鍾王。而

偏旁點畫。必斬合於六書。當道州新城視學浙江時。日照許君印林皆在幕中。印林嘗爲余言。鎖院得子惇卷。如辨古金款識。淺學者或不能盡識。輒傳觀以爲奇寶。至爲賦頌駢儷之文。則又精雅似六朝小品。蓋其多識如此。性沈默。每當衆論鋒起。拈髭靜聽。若都不解。及客退而發其乖違。斷斷不少假借。故於一時才士。子惇既少所許可。人亦或畏且忌之。不甚內交也。庚子十月。忽手錄所撰漠南瀚北諸水考見貽。其意戀戀然若有所諄囑者。未及一月而子惇病且死矣。垂歿猶力疾檢施北研遺山詩箋初印本相付。北研者。烏程老儒。執於金元掌故。子惇所嘗從問業也。茲余爲鑑石楊氏寘刻叢書。發取子惇遺稿。合以子貞所藏前二卷。都爲一編。附梓問世。嗚呼。自子惇死。余多得金元遺文。每恨不能起我良友共讀之。偶有纂述。至山回水互。診驗俱窮之際。益思得如子惇者助我。而至今未一遇。乃星伯先生卒亦且二年矣。寡聞之嘆。其有既哉。道光二十九年閏四月。平定張穆序。

落颿樓文稿卷一

六鎮釋

清　烏程沈垚子敦撰

後魏六鎮。沃野居西。懷荒最東。沃野、懷朔、武川三鎮。詳元和郡縣志。柔元鎮見水經注灅水篇。懷荒鎮見太平寰宇記易州下。獨撫冥鎮。地志家皆不言耳。魏書高祖紀。太和十八年秋八月。行幸陰山。癸丑。幸撫冥鎮。己未。幸武川鎮。辛酉。幸撫冥鎮。甲子。幸柔元鎮。自西而東。則撫冥在武川之東。柔元之西矣。然六鎮及禦夷城。年老孤貧廢疾者。賜粟帛各有差。則禦夷在六鎮外矣。元和志。西受降城正東微南至天德軍一百六十里。天德軍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中受降城東至東受降城三百里。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一百二十里。沃野故城。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後魏六鎮。從西第一鎮懷朔古城。在中受降城界向北柵側近。後魏六鎮從西第二鎮武川城。在東受降城北三百里。元和志原文。在單于北三百里。案即振武軍。景龍二年。張仁願築東受降城。置振武軍。天寶四年。節度使王忠嗣移于單于大都護府。在軍北者。據振武軍移置言。振武軍北。即東受降城北也。後魏六鎮從西第三鎮。案水經河水注。白道中谿水。發源武川北塞中。南流逕武川鎮城。又西南出山於雲中城北。南注芒干水。寒水出懷朔鎮東北荒中。南流出山。西南入芒干水。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考沙陵湖。即唐金河泊。元和志。東受降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八里。金河泊。在縣東北二十里。周回十里。雲中故城。在縣東北四十里。沙陵湖。及雲中故城皆

在東城東北，則塞水亦在東城界。然則懷朔鎮在中城東北界，西去沃野鎮遠，而東去武川鎮近矣。水經㶟水注曰：㶟水東逕潘縣故城北，又東逕下洛縣故城南，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元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又東南於大寧郡北右注雁門水，又東南逕小寧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大寧鎮故城南，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雞鳴山西，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注於㶟水。寰宇記：嬀州懷中縣下引入塞圖云：平城直東行二百二十里至高柳城，又東行一百八十里至代郡城，又東北行一百七十里至大寧城，當涿郡懷戎縣北三百里也。從大寧西北行百里至懷荒鎮。案懷戎縣，唐爲嬀州治，今宣化府保安州地，本漢潘縣。大寧城當懷戎縣北三百里，則是後魏大寧郡。懷荒鎮在大寧西北百里，則西去柔元鎮甚近。柔元鎮，唐爲天成軍東北境地。懷荒鎮，唐爲納降守捉地。元和志：單于大都護府東南至靜邊軍一百二十里，靜邊軍東至雲州一百八十里，雲州東至清塞城一百二十里，又東至天成軍六十里，又東至納降守捉九十里，與幽州分界。計自單于都護府至天成軍四百八十里，而武川鎮又在單于府西北，柔元鎮又在天成軍東北，武川至柔元約六百餘里，而撫冥在其中間。然則六鎮相距遠近，約略可知矣。以今輿地言之，沃野鎮城，在奧劇武旗西北，懷朔鎮城，在奧劇武東北，武川鎮城，在歸化城西北，柔元鎮城，在正黃旗察哈爾東南，懷荒鎮城，在正黃等四旗牧地南。歸化城之東，爲四子部落地，歸化城之東南，爲鑲藍旗察哈爾地，四子部落之南，爲鑲紅旗察哈爾地，鑲紅旗察哈爾之東，爲正紅旗察哈爾地，正紅旗察哈爾之東，爲正黃旗察哈爾地，正紅旗察哈爾之南，爲太僕寺右翼牧地，正黃旗察哈爾之東，則正黃等四旗牧地也。自正黃旗察哈爾，西至歸化城五百餘里，不知撫冥鎮在今何地，然則六鎮故城不可考者，獨撫冥耳。

新疆私議

自古制戎狄之道，無不以通西域爲事。漢置西域都護，斷匈奴右臂，而單于入朝。唐平高昌，滅焉耆，取龜茲、于闐、疏勒等國，國於突厥，列爲安西四鎮，扼諸蕃走集，則北不患突厥，西不患吐蕃。建武時，西域請復內屬，光武辭不許，意非不美也，而永平中，匈奴卒脅諸國共寇河西，明帝命將討匈奴，取伊吾廬地，卒通西域，而侵寇息。武后時，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后從郭元振言不許。逮上元後，河西隴右皆陷沒，而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與沙陀回鶻相依，吐蕃百計攻之不下。是時唐室多難，強臣方命，而吐蕃兵終不能踰隴而東，因由鳳翔涇原，唐皆屯設重兵，亦未始非保安西北庭之議，其後有所牽制，而不敢逞也。元定西域，而後取中國如拉朽，宋棄夏州，不救靈州，於是西域爲羈項隔斷，而契丹不能制矣。明不施玉門陽關，而守嘉峪，於是中葉以後，蒙古諸部北據延綏寧夏者，遂踰涼甘，絕瓜沙，據青海，而東擾洮岷矣。然則闢迥荒，闢遂通之路，使不得并力東寇，西域誠要地哉。而論者或謂竭內地以事外夷，敝有用以事無用，不知外夷不守，防守將移在內地，而費益不貲。西域地廣，饒水草，其處溫和，田美，棉苗殺，與中國同時熟，誠廣行屯田積粟之法，即有軍興，可無需中國饋運，給則謂西域絕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異迂士之論，而不審於漢唐之已事者矣。然漢之都護，雖統率南北二道，固非有其地也。唐所有者，僅車

師前後國，及焉耆地，而龜茲以西，爲國如故也。我國家皇靈遠暨，威稜遐宣，風行所及，日入以來，皆慕化歸誠，朔爲臣妾。高宗皇帝，平伊犁，定回疆，闢地二萬餘里，漢唐所謂烏孫、西突厥、及蔥嶺東城郭諸國，均編入內地，有重臣鎮守，則昔之羌極邊稱，今皆天子生全長育之民，昔之窮荒極遠，界在區外之國，今皆國家出貢賦，列亭障之地矣。夫漢不有西域地，然棄西域，則河西受敵。唐不有龜茲以西地，然棄四鎮，則伊西庭三州單弱，故當時君臣深謀遠猷，悉力與匈奴吐蕃爭，而不肯棄也。況地皆王土，民皆王臣，隸版圖已久，涵濡德化已深者哉。曩年逆回張格爾叛，攻陷喀什噶爾等四城，西垂自蕩平後，休養生息六十餘年，一旦逆賊猖獗，調兵籌餉，羽書旁午，加以地界窮邊，冰雪滿山，戈壁塵地，輓粟飛芻，轉運難阻，大臣以其懸遠難守，欲棄西城，皇上深仁覃被，不忍置遠方於城外，謂英吉沙爾爲外蕃各國入回疆之總道，棄之則朝貢路斷。和闐有通後藏、葉爾羌等城，歲解伊犁銅斤棉數萬，棄之則伊犁經費有缺。夫回部諸城，北界雪山，西戎蔥嶺，四城據蔥嶺之要，無四城，是西面無門戶也。蘇喀什噶爾而東，據烏什而北鈔，則伊犁之兵列城障而守。蘇和闐而東，渡河而北，則庫車以東諸城危。渡河而東，經故曲先衛，歷白龍堆而東鈔，則安西敦煌諸州縣，嚴城守矣。四城不可不復，非一勞不能永逸，且祖宗開闢之地，尺寸不可失。赫然震怒，命將出師，揚威將軍長齡，承聖旨統勁旅，踰馬是山之西，投鞭計式之水，三戰皆捷，遂復四城，曾未幾時，逆首就獲，安集延布魯特諸蕃，徵懾皇威，稽首恐後，蔥嶺以西，至於海曲，莫不獻琛，咸修職貢。高宗皇帝，開創新疆，遠拓邊塞於萬里之外，皇上敬繩祖武，天戈所指，電掃塵清，誠所謂聖人之達孝，善繼善述者矣。然而元惡就擒，撫綏爲急，善後事宜，方勞聖慮。夫議者之所以欲棄四城，恐其空竭中國也。自軍興以來，所費誠不少矣，然漢不有其地，而都護校尉等官，撫諸國兵攻匈奴，未嘗勞費內地，諸國未

爲漢時，匈奴置僮僕都尉，收賦稅，取富給焉。及既屬漢，則發畜食食漢軍，負水儋糧，難苦迎送，然未嘗不給。漢所置田官，僅渠犁北胥鞬數處，然未嘗置之。即間有置之，亦不過發酒泉敦煌驢橐佗負食，出玉門而已，未嘗使及天下。國家回疆諸城，東西六千餘里，南北亦數千里，張格爾亡虜小醜，非漢鄯善莎車有國有民者比，一朝竊發，朝廷以軍餉爲慮，昔之西域，分爲三十六國，國小地隘，然尚以自存之餘，奉匈奴參漢，而無不足，今之回疆，以阿克蘇以東數千里膏腴沃衍之地，而不能足軍食以備一小醜，何古今懸絕若斯耶。則以回疆鎮守諸臣，不講求於屯田積穀之道故也。西域經準噶爾荼毒之亂，人戶死亡略盡，大兵平定後，招集流離，漸就安集，夫龜茲有東西川，焉耆有敦薨水，皆左右其國城，水流迴通，枝津布濩，桑宏羊言，輪臺以東，水可溉田五千頃以上，誠穀食易給，是不可乏之國也。故匈奴賦稅之使，長居焉耆尉犁危須間，而漢都護治烏壘，與渠犁田官相近，昭帝用宏羊前議，復田輪臺，亦與渠犁相連，今之庫車，古之龜茲也，今之布古爾，古之烏壘渠犁也，今之喀拉沙爾，古之焉耆尉犁危須也，今之兩多河，昔日南水道提綱，所謂南源東流，經枯穆北者，古之龜茲東川也，其在喀拉沙爾西者，則古之敦薨水也，喀拉沙爾等城，有溉之利，蒲魚蘆服之饒。（水道提綱南北河考）而所安插之土爾扈特、霍碩特二部，不能力本農務耕作，唯以盜竊爲事，新疆初定時，荊榛彌望，墾荒之人，聊無村落，故賦稅鮮少，僅足支給各官廩米，伊犁

兵食，須仰給內地。其後荒地日闢，生齒日增，則經制亦當變通。擇守諸臣，誠以時度地形，並治溝洫，廣田畜牧，儲積，則內地之輓輸可省。客糧益多，兵食益足，緩急有備，則雖有大宛、貉旗居斯邪支，亦非甚難事。何至以回疆蕞爾之地，而不能制一小醜哉。不知經久大計，令有以待卒然之變，但率行成例，歲歲仰關內脂膏，以贍防守之卒。是守外徒以耗內，非衛內也。平時尚不免耗內，況有事乎。不欲耗內，則必棄外。此議者所以有四城縣遠，難守之說也。然則遠終不可守乎。非也。不盡其守之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遠，必守近，而守近之費，不減於遠，或更甚焉。則何如盡守之之術，以守遠。不棄可耕之地於外夷之爲得也。夫所謂守之之道，則屯田積穀而已矣。四城兵火之後，田廬雖沒，邑郭空虛，宜及時盡留官兵，田要地，徙他處回戶實四城，并墾荒廢之土。不足，則募民無田而壯健敢遠徙者，詣田所就耕，墾爲本業。又令於閒暇時，習騎射戰陳之法，使人皆可用，且耕且守。有變，不至遠遠於萬里外勞敝索倫兵，庶幾威服西陲。四城枕邊之水，有蔥嶺南北河，又有于闐河，皆壤數千里，處皆開設屯保，卒有外寇，咨積足爲戰守之備。又何至閉門望哺於關內有司，致虛耗中國也。漢徙渠犂田官，披莎車地，田北胥鞬，僅一隅耳，然都護尚得以資積之富，時出兵以威外夷。況今合疏勒、莎車、于闐諸國，數千里地，而盡田之乎。四城屯政既舉，即當益治阿克蘇以東之田。漢元帝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即帝尉，宜禾都尉，屯田伊吾廬。西域不多泉，肥饒，地不可耕，即鄯善號爲沙鹵少田矣，而伊循城肥美，則漢亦置田官。水經注稱，敦煌索勵，斷注當河，灌積闞田，遂成沃壤，田三年，積粟百萬。今羅布淖爾，即古蒲昌海，海西南，故樓蘭國也，其處回人以漁爲

耕，不知稼穡。繇班固、酈道元之言觀之，則固亦可耕之土。[illegible]

夫回部者，安西關內之藩籬也。四城者，又回部之藩籬也。藩籬固，則腹心安。腹心實，則藩籬益固。今宜督阿克蘇以東諸城，令皆有積聚，足待四城不虞之用。即當實安西以東諸府州，以待回疆不虞之用。必使回疆有警，但取給於回疆，而不勞敝關內，而後關內安。不得已而徵及關內，但如漢時取給於酒泉、敦煌等郡，而不擾及天下，而後天下安。酒泉有呼蠶水，敦煌有南籍端水、氐置水，皆可溉用。宜禾效穀，著於前史。故李暠以一隅地，而能自立於羣雄竊據之時。使長吏皆如崔不意之力田積粟，富強可指日待也。[illegible]

[illegible]如是。則何遠之不可守，而守遠又何有耗內之患哉。然欲使回疆永靖，則在綏輯諸臣矣。回民雖不嫺教訓，然頗知敬官長，安全至樂也，人命至重也。舍保性命全身家之至計，而反樂於從逆，即極愚蠢，當不至此。然卒至此者，蓋有由矣。鎮守諸臣，不仰體皇上安邊柔遠之心，宜布朝廷威德，乃恣爲貪酷，侵奪其財貨，躊辱其婦女，以積其愁苦冤怨之氣。然猶未遽叛也。一有桀黠冈悍之人，乘機鼓扇，而後向之窮志無聊者，皆揭竿起矣。不觀後漢之多羌患乎。西羌之雜居內地者，多則萬餘人，少或不滿千人，皆役屬郡縣豪右，不爲寇也。豪右既奴虜使之，小吏黠人又侵掠之，郡縣又淫苛之，於是東羌西羌不勝其憤，相率皆叛，連及河首諸羌。東犯趙魏，南寇梁益。朝廷爲之移徙郡縣，以避其鋒。民不樂徙，則刈禾稼，徹室屋，夷營壁，以驅迫之。不戰不守之令，竟忍視民之捐老弱，沿道死亡而不恤也。民多死亡，羌寇轉熾，延及桓帝，數征數叛。段熲轉戰連年，盡殺之乃止。而漢之府庫已空竭矣，幷涼二州已虛耗矣。讀范曄西羌傳，見鄧騭、任尚諸人，錯謬乖戾，爲之廢書嘆也。使當日任虞詡以平羌之事，何至棄數千里險阻沃饒之地以資寇哉。使二千石令長，皆馬不入廐，金不入懷之人，則羌亦一氣所生，何至屢征屢叛，必誅夷而始息哉。明之失交阯也，以鎮守中官之貪黷也。使得廉吏以撫之，交阯且至今爲冠帶之邦矣。故欲使西垂無事，必自鎮守諸臣，能仰體皇上安邊柔遠之心始。

蔥嶺南北河考附

漢書西域傳曰：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水經注曰：河水出迦舍羅逝西山，山即蔥嶺也。逕岐沙谷，出

谷分爲二水，南河東流，逕無雷、依耐、蒲犂、皮山等國北，又東與于闐河合。于闐河源導於于闐南山北流，逕于闐國西，又西北注於南河。南河又東逕于闐、扞彌、精絕、且末等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通爲注賓河，又東逕樓蘭國北，注牢蘭海。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又東北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經流南河之北，暨於溫宿之南，左合枝水。枝水上承北河於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又東逕莎車、溫宿二國南，右入北河。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水注之，導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右注北河。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東注蒲昌海。是蔥嶺水分爲南北二河，于闐河，即於于闐國西北合南河也。水道提綱以塔里木河爲古于闐河，以海多河爲古蔥嶺河。其言曰：塔里木河源出葉爾欽之大山，即蔥嶺。葉爾欽在吐魯番西南二千餘里，即古于闐國。塔里木河，即于闐河，東北流至也勒七母之地五百里，又東北千五百餘里，經郭必伏行隴磧中，又八百里，與一水自北來者會，又東二百餘里，爲蒲昌海，即古鹽澤，爲洛普鄂模。此水源流三千里，其北來會之水，即海多河也。案于闐河自南而北，蔥嶺河自西而東，于闐河即於于闐國西北合南河。葉爾欽以東東流之水，即古蔥嶺南河，水道提綱概指爲于闐河，失其實矣。又曰：海多河，即古蔥嶺河，源出吐魯番西，稍南千五百里，嶺下山脈，自西南來，折而東與天山接，有南北二源出其下，一東南流數十里，經拉察勒北，又東南流，一東流千餘里，經枯察北，又東稍南數十里，而合東流百餘里，經它沙里克北，又東七十里，經古古勒南，折東南曲曲流百數十里，其北有部落，其南曾郭必也。又東南曲曲四百里，有一河合數水，自西北來會，即北源也。北源又有東西二源，西源出吐魯番西千二百里蔥嶺下，東南流百餘里，經烏那哈達哈嶺之南，又數十里，而東源來會。東源有三大水，自厄倫哈必拉戛南大山發源，即天山也，俱西南流二百里，至克里哉之南五十里合焉。又南會東北來出悶多招地，經朱爾士思地之水，又西南百里，與西源會。二源既合，南流稍東百數十里，折而東流三百餘里，有楚庫河，自北來會。楚庫河，出哈拉薛勒西北平地，東流百五十里，經楚庫西北，折而東南，經其西，又東南數十里，與東西二源會。又東南百里，而南源來會，始曰海多必拉，又東曲曲行沙漠中七百里許，經厄勒何海多地之北，又東南而塔里木河自西南隴磧中來會，會處在吐魯番之南三百里。又東流二百餘里，經三塔里木村之北，又東爲洛普鄂模。洛普池渟而不流，東西長，南北狹，周百餘里，在吐魯番東南三百餘里，哈密城西南六百餘里，在沙州西北千二百里。案元歐陽原功撰高昌偰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剌和綽也。今吐魯番東九十里有哈剌和卓城，唐西州治高昌，則即唐西州城。元和郡縣志：西州交河縣，東南至州八十里，則吐魯番城，即唐交河縣矣。漢書曰：車師前王國治交河城，西南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焉耆西南至都護治所烏壘城四百里。北史曰：焉耆南去海十餘里，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元和郡縣志：西州西南至焉耆七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焉耆都督府，在安西都護府東八百里。唐書地理志：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礌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呂光館，又經盤石百里，有張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經新城館，

渡淡河，至焉耆鎮城。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又二十里至于術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龍泉守捉，又六十里至東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護府。今吐魯番西南八百七十里爲哈剌沙爾回城，又西南百五十里爲庫爾勒回城，又西五百九十里爲布古爾回城，又西三百里爲庫車回城。土魯番爲故交河城，哈拉沙爾爲古焉耆地，庫車爲古龜茲國，道里與新史符矣。漢書曰：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烏壘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則今之布古爾，當即漢之烏壘，而渠犂則在其東南也。漢書又曰：危須國西至焉耆百里，焉耆國南至尉犂百里，山國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至危須二百六十里。尉犂、危須故城，當皆在今哈拉沙爾界。水經注曰：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南流逕赤沙山，出山東南流，枝水右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東川水出龜茲東北，歷赤沙積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川水又東南流，逕於輪臺之東，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爲一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又東南注大河。水道提綱所謂枯察，即庫車，所謂古古勒，即布古爾，所謂南源脈，其經流則東川水也。水經注又曰：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爲二水，左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逕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在四水之中，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爲二水，澗瀾雙引，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而爲海。自海逕尉犂國，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逕連城，引注裂以爲田，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又東南流，逕渠犂國治渠犂城西，又南流注於河。水道提綱所謂哈拉薛勒，即哈拉沙爾，所謂北源，即敦薨水也。然據酈注，西源分爲三水，左右焉耆之國，東源則逕危須之西，今則東源西源合於哈拉沙爾之西北而流，逕其西楚庫河，則流逕哈拉沙爾之東，而源出其西北平地，上流與東西二源水不相通，水流與古異矣。又自南源合後，皆東南流，與酈注西經尉犂、渠犂之文亦不合。要其爲古敦薨水，則無可疑也。南源爲古龜茲川，北源爲古敦薨水，西去羅逝之源遠矣。考自布古爾之南以東，實古蔥嶺北河之所經，謂之蔥嶺河，固亦不妨，但以龜茲、敦薨二水之源，謂即蔥嶺河源，則甚不可矣。水道提綱又曰：蔥嶺以東，自塔里木河源迤北，從山出，水流至沙地伏，潤長者數百里，短者數十里，則龜茲以西，水皆不相連屬，似水經注所謂北河不足憑。案北史曰：疏勒國南有黃河，西帶蔥嶺，則蔥嶺河，實出疏勒之西，欲窮蔥嶺之源，當先知疏勒所在。漢書曰：溫宿國，西至尉頭三百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姑墨國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尉頭國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則疏勒在溫宿西南。北史曰：疏勒國東去龜茲千五百里，唐安西都護府治龜茲。太平寰宇記：安西都護府，正西至撥換五百六十里，自撥換西南至據史德城四百里，據史德城西南至疏勒鎮城五百八十里，其疏勒北至安西都護府一千五百四十里。唐書地理志詳其言曰：安西西出柘厥關，渡白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羅磧，經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羅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撥換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臨思渾河，是撥換城即故姑墨國也。又曰：西北渡撥換

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闐境之胡盧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溫肅州.是大石城.即故溫肅國.計自撥換至大石城.二百里.亦與漢計姑墨至溫宿道里合.漢書曰.姑墨國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二石城南去于闐何遠.而胡盧河得為于闐境者.于闐北與姑墨接.唐時于闐西境.北至胡盧河也.而姑墨溫宿故地.則皆屬龜茲.故據史德城在西南.而為龜茲境.唐志又曰.自撥換西南渡渾河.百八十里.有濟濁館.故和平鋪也.又經故達幹城.百二十里.至謁者館.又六十里.至據史德城.龜茲境也.一曰鬱頭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蘆館.又經達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鎮.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東又有漢城.亦在灘上.赤河來自疏勒西葛羅嶺.至城西分流.合於城東北.入據史德界.案赤河自疏勒東北至據史德城.似即古北河枝水之所經.而撥換城東南昆岡之南亦有赤河.當即其下流.蓋自據史德城又東流經昆岡南也.所經又似即古北河.然沙車在疏勒東南.溫宿在疏勒東北.北河枝水.自疏勒東.逕沙車之南.而後逕溫宿.則似曲而東南.又曲而東北.與赤河之徑向東北流異矣.酈注與唐志終不合.撥換城南有思渾河.西有撥換河.疑即古之姑墨川.而北庭都護府西鄰外弓月城.西亦有思渾川.與此異也.唐志又曰.自撥換南而東.經昆岡.渡赤河.又西南經神山.睢陽鹹泊.又南經疏樹.九百三十里.至于闐鎮城.案北史.于闐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太平寰宇記曰.從撥換正南渡思渾河.又東南至昆岡三叉等守戍.一十五日程.至于闐大城.約千餘里.唐志又曰.于闐西五十里.有葦關.又西經勃東.西北渡繫館河.六百二十里.至郅支滿城.一曰磧南州.又西北經苦井黃渠.三百二十里.至雙渠.故羯飯館也.又西北經半城.百六十里.至演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鎮.案漢書.于闐西

通皮山三百八十里.皮山國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莎車西北至疏勒五百六十里.則于闐至疏勒一千三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于闐西北至疏勒一千五百里.唐志又曰.自疏勒西南入劍末谷.青山嶺.青嶺.不忍嶺.六百里.至葱嶺守捉.故羯盤陀國.開元中置守捉.安西極邊之戍也.今自庫車西北二百十里.至賽里木城.又西八十里.至拜城.又西四百五十里.至阿克蘇城.計自庫車至阿克蘇.七百四十里.漢龜茲至姑墨.六百七十里.則姑墨當在今阿克蘇東.阿克蘇西二百里.至烏什城.則古溫宿.當在今烏什東.阿克蘇南至伊拉都臺.三百里.伊拉都臺西南至葉爾羌城.千里.葉爾羌東南至和闐.七百里.北至英吉沙爾.三百三十里.英吉沙爾北至喀什噶爾.二百里.喀什噶爾東三十里.有牌斯巴特回城.水道提綱曰.特因多博河.自葱嶺西麓西流.亦分水嶺也.其東北來.為土什克水.長二百里.其東來.為阿勒士思水.東北流.經衣齊木拉哈地南.又東經哈什哈勒地北.又東北經哈拉七勒地.煙達木地西.又東北至富几爾察地面闊.其修四百里.嶺在多倫地之南九百里.南去葉爾欽塔里雅河源四百里.案唐圖.富几爾察地東北.為朱普奇地.朱普奇東北.為誅維巴式地.排維巴式.即牌斯巴特阿勒士思水.當即唐之赤河.在葱嶺河源.當在此.古疏勒城.當在喀什噶爾西南界.疏勒既在喀什噶爾.則莎車在英吉沙爾之西.皮山在葉爾羌之東南.于闐即在和闐界矣.地既確知所在.則喀什噶爾以東.為古北河之所行.葉爾羌以東.為古南河之所行.和闐城界水之北入塔里母河者.當為古于闐河矣.牌斯巴特.有道東通阿克蘇.當即

唐自撥換入疏勒鎮路.岐沙分為二之處不可知.而塔里母水.不受源於阿勒士思水.則南流斷流五百里.富几爾察以東至庫車.水全不絕.則北河斷流幾二千餘里.亦古今水道之一大變矣.水道提綱又曰.海多河南源之西三百里.有一河.二源俱發葱嶺下.東流.經察克齊地.雅拉哈地之南北.又東合為.又東經哈拉他博地.格則晃地.沙爾遜郎地之南.又東南至枯察地之南澗.案舊圖.察克齊.雅拉哈等地.在拜城西.哈拉它博等地.在拜城東.此水當即古龜茲西川.總之北道諸國之水.皆入北河.述北河斷流.而其水力微.不能自達於蒲昌者.皆流至沙地自涸矣.或曰.酈注誤處多矣.一河分為南北.安知非道元附會而必信之乎.且北史西域傳.于闐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又曰.龜茲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即黃河也.計戍即計式.音轉耳.然則樹枝水東北流至龜茲.為計戍水.無所謂南北河矣.曰樹枝水在龜茲城南三百里則北河何妨經流樹枝之北.回人工於引渠灌溉之法.枝渠既開.水易失故道.中國水道變遷多矣.安見西域獨否乎.道元博採遐書.言當有據.執近日之輿圖而疑古昔之川瀆.將乾時枯濟.皆可疑為紀載之誣乎.且漢書言南道至莎車.北道至疏勒.何以皆曰渡河西行也.南河北河.分溉城郭諸國.均匯於蒲昌道元之言.信而有徵.特北河至後世斷流耳.又案古所謂葱嶺.指在疏勒莎車西者而言.溫宿姑墨龜茲焉耆諸國北界之山.古不名葱嶺.水道提綱.概以葱嶺目之.失正名之義矣.

落颿樓文稿卷二

宋神宗用兵西夏論

史言靈州永樂之役.死者六十萬人.財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夏人困斃.而神宗亦深自悔咎.憂痛謂宋師之所以敗者.繇將帥之不得其人.非夏之不可加兵也.拓跋偏據一隅.以數州抗衡上國.強弱懸絕.靈夏地沙磧無所生.但產鹽鐵耳.資用皆出中國.藉歲賜及和市甚急.吐蕃又逼處其西南.數以兵擾其河外列城.宋若停歲賜.絕互市.夏則用困竭.未有能立國者也.厚集兵力.乘其困而討之.雖有智者不能為夏謀矣.然則夏之所以得存者.非宋兵力不能取之也.乃天子不欲以一方擾天下.故近而不取也.然而戎心無厭.見天子許其乞和.給以歲幣.益肆然無所畏忌.小則嫚朝使.大則興兵入寇.夫許其和而仍不免入寇.則歲賜之給.適所以資寇矣.同一耗民力.與其為養寇之資.孰若為滅寇之用.仁宗為之君.韓范為之臣.而元昊猶得幸逃天誅.論史者之所以不能無憾歎也.然而元昊猾譎善謀.其臣能為之用.及元昊身.而即欲破滅之.時固猶未可.至其孫秉常.為母所幽.斯真天亡夏之時矣.梁氏淫亂.諸酋各擁兵自固.不相統攝.是天以與宋也.討其廢君之罪名至正也.因其散亂而復我故土.事至易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仁宗遺拓跋之弱.而不能得志.神宗值拓拔衰亂之時.而可以得志.使能慎擇將帥.收復興靈.誅百年之逋寇.攄祖宗之宿憤.麟府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得弛備息

屑，而免於殺掠之慘，豈非一時發烈哉。且夫宋之所以不能制契丹者，以有拓跋之擾其西也。復涼、甘諸州，則可以連絡回鶻；復夏州，北出兵渡河，則可以復受降三城；三城復，而宿重兵於振武，倚河山之險，東向而爭，圖遼之臨潢、祖州，亦在我麾下矣。區區燕雲十六州，又奚不能復之足患哉。時雖得而易失，幸遇其時而不知擇帥，五路出師，乃有宦者二人爲之將，於斯知神宗之不能承受天祚，不必待靈州之潰。黃河七級渠之決，而後狀其師之無功矣。圍靈州不克，所得銀、夏、宥諸州又皆不守。于是种諤、沈括復規取橫山，帝又誤用狂謀輕敵之徐禧，致有永樂之陷。夫王中正出夏州數里，卽奏入夏境，是欺也，而帝不誅。李憲期會靈州，乃至胡盧河卽還，是失期也，而帝不誅。劉昌祚薄靈州，先鋒將門幾入矣，高遵裕害其功，馳使止之，靈州之敗，遵裕之罪也。使圍城之事，專屬之昌祚，則克矣。夏兵至永樂，高永能請及未陣擊之，曲珍請於半渡擊之，禧皆不從，永樂之陷，徐禧之罪也。使守城之事不屬禧，而屬永能，則城不陷矣。然則喪師辱國，皆由將帥之不得其人，而非夏之果不可勝矣。夫謀天下者，己猛則用以立功，人猛則制之，使不得逞。漢武帝承文景富厚之業，外斥地四夷，用己之彊也。唐武后用郭震計，不聽吐蕃罷四鎮兵之請，能制人之彊也。拓跋若值漢唐之世，萬無能立國之理。宋世君臣習仁慈而無遠略，故繼遷陷靈州而宋不救，元昊數入寇而竟許其和。眞宗、仁宗當宋室全盛時，乃如此。雖曰寇敵不易制，不可謂非苟安縱敵，而不爲子孫久遠計也。神宗際西夏衰弱，有可復故土之機，而卒取潰敗，是猶唐宣宗當吐蕃衰亂，而不能經略隴右矣，豈不惜哉。夫人君必先治內，而後能攘外。神宗用安石新法，鄧綰、呂惠卿、章、蔡確中外，己之國且不能安全，而故擾之，又安能取人之國哉。

宥州答問 附

問：宥州在夏州西北，讀宋史諸傳，驗其地乃在夏州西南，豈宋時宥州，非唐舊與？曰：宥州之治，凡再徙。初設在夏州西北，元和郡縣志，廢宥州在鹽州東北三百里，夏州西北三百里，開元二十六年所置之州也。天寶末，宥州寄理經略軍，寶應後廢。元和九年，於經略軍復置，則稍移則北。元和志，新宥州在夏州西北三百二十里，廢宥州東北三百里，東至麟州六百里，西南至靈州六百五十里，北至天德軍六百里，東北至中受降城五百六十里，南至鹽州六百里，此李吉甫爲相時所設之州也。舊新二州，皆在夏州西北。至元和十五年，移宥州治夏州之長澤縣，割長澤隸宥州，則移在夏州西南，唐時已然，非至宋始移也。元和志，夏州長澤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宥州東北至市澤四十里爲界，以東北至夏州八十里，然則唐末之宥州，在夏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矣。元和志，夏州西南至鹽州三百里。寰宇記，宥州西至五原郡鹽池一百八十里爲界，然則唐末之宥州，在鹽夏二州之間。宥州東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故西至鹽州一百八十里矣。宋時宥州地屬西夏。寰宇記，宥州南至洪門鎮八十里。元豐九域志，保安軍北至宥州二百八十里，西北至宥州二百七十里，東至本軍界五十里，自界首至延州一百八十里，南至本軍界八十里，自界首至延州一百五十里，然則宥州至延州約四百三十八里。沈括曰，烏延古城，北見宥州，去鹽池不遠，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最爲衝要。然則西夏之宥州，卽唐末治長澤之舊，故宥

夏相去一百二十里也。宋史地理志，塞門砦，西至平戎砦六十里，南至安塞堡四十里，北至烏延口九十里。平戎砦南至園林堡五十一里，北至杏子堡四十里。園林堡東至安塞堡七十里，西至保安軍四十里。烏延口砦卽入烏延古城路之口，延字異耳。烏延在宥州之東，塞門在保安之東，保安直宥州，則塞門直烏延矣。然元和志旣曰舊宥州在鹽州東北三百里，又曰宥州在鹽州北一百四十里；旣曰新宥州置經略軍，在廢宥州東北三百里，則在鹽州東北六百里，而乃曰鹽州東北至經略軍四百里，里數互異，豈屈曲邐迤之不同，因有兩道與。夏州北至黃河八百里，經略軍北接天德，南帶夏州，總統蕃部，居中控馭，于此設州，深得地形，於軍北置新館十一所，通三城急驛，洵遠蕃項制回鶻之良策矣。乃設州未幾，仍復南移長澤，至回鶻消息不通，天德應援不及，惜哉。又案宋史夏國傳，徐禧請於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不可，禧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川砦。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地理志，元豐四年，收復銀州，五年，卽永樂小川築新城，距故銀州二十五里，前據銀州大川，賜名銀川砦，旋被西人陷沒。元和志，夏州東至銀州一百八十里，則銀州西至宥州三百里，永樂城又在銀州之西，則去宥州二百七八十里。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上

自唐以來，輕重服制，屢變先王之舊，獨於爲人後者爲所生之服，則持不貳斬之說，相沿不革，昔稱以爲過矣。夫禮緣義起，制隨時變，立後之意，今古絕殊。古者惟大宗立後，今則無人而不立後，今所謂不可絕者，古所謂可絕者也。以可絕之宗，而亦服後大宗之服，是過禮也。非受重於大宗，而亦降所生彌鉅痛甚之服，是拂情也。予悖之不當，莫此爲甚。然則繩今人以古禮，而亦使不立後乎？曰：此必不能，何也？古者喪有無後，無無主，有後而妻稚子幼，亦使人主其喪，主喪者爲大功之親，則祥而退，小功緦麻練而退，朋友虞祔而退。今無有爲人主喪者，不立後則喪無主矣。古寡與無後者，祭於宗子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親者共其牲，宗子主其事。今宗法久廢，無從祖祔食之禮，不立後則祭薦無人矣。古者大功之親，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今則人人各私其財，有積貲而不立後，則爭端紛起，而亂獄滋豐矣。故不當立後而亦立後者，後王之所不得已也。夫欲正近世立後之失，則必復宗法，宗法旣復，而喪祭有主，而爭競自消。然宗法與井田封建相維，豈近日所能遽復者哉。不能復宗法，不得已而徇情立後，以止人之爭，則不當仍援古人後大宗之制，以妄傅於不貳斬之義。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爲尊祖故，不絕大宗，後大宗以敬宗尊祖，故必降小宗。今遠者異是，而引以爲比，其於禮不亦比擬失倫乎。故愚竊謂所後非百世不遷之宗，則所生亦不妨並重，而皆服三年，此則權之於義而差安，反之於情而較順者也。所謂事異殷周，禮隨而變者，此其類也。曰：古者婦爲舅姑期，後世加至三年，論者以爲非不貳斬之義，今之所議，得毋類是？曰：婦爲舅姑，從服也，從服則服餘於情，不當加者也，非不貳斬之謂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降服也，降服則情餘於服，有所特重而不得申者也。苟非特重，而可以申，所謂踰加一日，愈於已者也，又何貳斬之嫌乎。

爲人後者所生服議下

宗法旣廢.士大夫無封邑世祿.可以庇後嗣.而又無古人家法.子孫克世其家者.蓋鮮.當世所推爲望門甲族.猶有宗法遺意者.海內不數家.然此數家.固有不襲宗法之名.而陰合宗法之實者矣.夫古之宗法.原行於士大夫.非行於庶民也.有爵祿.故有宗廟.有宗廟.故有宗子.宗子主收族.故孤寡廢疾者.得有所養焉.殤與無後者.得有所祭焉.無能而列於庶人者.得有所統焉.所謂以族得民也.若夫蚩蚩之氓.則不但無廟.且有不知其姓者矣.又安可以宗法部分之哉.孔穎達曰.殷制始有爵及他國來仕者.若子孫繇位不絕.卽爲太祖.周則百世不遷之祖.獨別子而已.又別子若身而爵.至子孫始有爵.及中衰而復興者.雖別子亦不得爲太祖.夫不爲太祖.則但爲小宗.不爲大宗矣.然則周之大宗.蓋寡於殷矣.惟天子諸侯之子孫.世有爵祿.保宗族者.得爲大宗.則得立後.而降所生之服者.一國之內.有幾族哉.今宗法雖不行.然特不襲其名耳.未嘗無其實也.何以言之.周之宗法.非封建之天下不能行.後世當以殷制爲準.今之親王.猶古之同姓諸侯也.今之有大功受封爵者.猶古之異姓諸侯也.以無分土故.次子不得爲別子.而長子襲爵者.則大宗也.若夫身經百戰.以死報國.天子嘉其忠節.予世職.俾子孫承襲者.亦古世祿之遺也.海內豪傑.起隴畝.至大官.以才識幹略自見於世.擧世推爲名公卿者.卽古始爵之比也.令子孫能世濟其忠.長爲國家效奔走禦侮之用.卽其祖爲百世不遷之祖矣.豈非不襲宗法之名.而不能不有宗法之實者哉.夫有大宗之實.而爲之後者.不如後大宗之制.則悖於禮矣.故王公貴人.凡有官祿適長相承者.其立後.當仍用古後大宗不貳斬之禮.記曰.禮不下庶人.古之不貳斬.原爲士大夫家言.非爲庶人言也.王公貴人適長相承而立後.則用不貳斬之例.雖爲大官而非適長相承.及庶人以止爭而立後.則用並尊得並斬之例.庶幾兩不相悖也夫.

殤不當立後議

乾隆時.有爲殤請立後者.援陳澔喪服小記注爲說.大吏據以入奏.禮部失考.遂準其請.且著爲令.夫殤無爲人父之道.陳澔注禮多誤.此則謬更顯然.不可爲訓.宗子殤死.但爲大宗立後.不爲此殤立後.喪服記曰.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鄭康成曰.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記又曰.親則月算如邦人.鄭康成曰.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齊衰期.而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緦麻之親.成人及殤.皆與絕屬同.然則宗子爲殤.族人皆以殤服服之矣.曾子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勿爲後也.鄭康成曰.族人以其倫代之.不殺昭穆.立之嫡.孔穎達曰.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不以父服服此殤.喪服小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康成曰.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孔穎達曰.族人後大宗.不當後此殤者.爲之子.以殤者之父爲父.而以兄弟之服服此殤.然則爲殤後者.爲殤者父後也.爲殤者父後.則與此殤爲齊衰兄弟之親.長殤服大功衰九月.中殤七月.下殤服小功衰五月矣.以其服服之者.此之謂

也.若謂爲殤後卽爲殤子.則與曾子問之言不合.宗子殤.吉祭.特牲不舉.肺無所俎.不告利成.以厭尸故.無元酒.以禮降殺.若謂爲後卽爲子.則子無殤父之義.何不以成人禮祭父.而但爲陰厭也.陳氏於曾子問注.襲用鄭義.而於喪服小記.忽創爲新說.前後乖違.其謬本不足辯.然貽誤後人.顧不小矣.夫孔疏謂爲殤者父後.誠恐人之誤解也.然卽謂爲此殤後.亦不得如陳澔之說.蓋爲後卽爲子者.指昭穆相當者言也.爲後不爲子者.指昭穆不相當者言也.不爲子而服子服者.天子諸侯之禮也.雖子行不服子服者.大夫家後大宗者服殤之禮也.天子諸侯繼統不繼世.孫繼祖.兄繼弟.皆爲後.非爲子也.或以諸父繼從子.或且以諸祖繼從孫.亦爲後.非爲子也.雖不爲子.其服則斬衰亦如子.以先有君臣之分.而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它服.不獨受重者必服尊服也.衞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是其證也.雖不爲子.本宗則絕.天子諸侯.爲所生之服.無明文.或亦服期.或練冠以燕居.如庶子王服母之制.皆未可知.而諸無加尊於所生之禮.則可以義斷者也.卿大夫有田邑者.亦繼爵不繼世.春秋列國大夫.有罪見誅.或出亡.其先祀未可滅.則皆得立後.而昭穆不必盡相當.宗子爲殤而死.假令兄弟行無可繼主宗事者.得不以子行爲後乎.又無.得不以孫行爲後乎.又無.則大宗究不可絕.得不以父行祖行代主宗事乎.子行而爲後.則服此殤如服叔父之殤.孫行而爲後.如絕屬者.服宗子之殤.父行而代主宗事.如服昆弟之子之殤.祖行而代主宗事.亦如諸屬者服宗子之殤.所以然者.後大宗以承尊統義.亦非繼此殤也.子行孫行而服此殤之母.則服爲人後之重服.父行於此殤之母.則嫂也.祖行於此殤之母.則昆弟之子之妻也.服窮矣.當亦如絕屬者.服宗子之母之服.而於所生之小宗則降.此亦可以義斷者也.喪服經言爲人後.而不言爲人子.原容昭穆有不相當故也.然則爲殤後者.雖子行亦不服子服矣.豈得如陳氏服卽子爲父之服之說哉.夫爲殤後.而不服重服.則仍後大宗.而非後殤矣.讀者豈可以辭害意.使小記之言與曾子問相戾乎.陳氏之誤.徒以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因謂不爲殤則得立後.不知經正不如此也.不爲殤甚多.而得立後之人甚少.年少而爵爲大夫.則不爲殤.然不必立後也.能執干戈以衞社稷.亦不爲殤.然亦不爲立後也.鄭康成曰.未踰年之君.將子般.子惡.皆不稱公.書卒非盜.不成於君也.不成於君.則不立廟.殺昭穆.凡無廟者.爲壇祭之.未踰年之君.不必未冠.然不得廟祭.則得爲大夫而遂死.雖不爲殤.禮亦必有所降.若是大宗.雖得立後.不必與此大夫爲子.況不爲殤之大夫.不必皆不可絕之大宗乎.又安可謂不爲殤.卽得立後以爲子哉.夫記明言爲殤後.而陳氏乃言不爲殤則得立後.陳氏言不爲殤得立後.今雖爲殤.亦援陳說以立後.於是無父道之殤.居然有服重服之子.而貪利喪心之徒.公然乘其父而父此無父道之殤也.不可謂非陳氏釋經之誤有以啓之.故君子立言不可不愼.古者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言未成婦也.今則有未婚而歸女柩於夫氏者矣.古者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夫死亦如之.言未親迎之.未定爲夫婦也.今則有壻死而女歸其家.與鬼爲婚者矣.一生一死.非禮相接.瀆亂陰陽.媒嫂人鬼.嫁殤遷葬.古媒氏所禁.今則相習成風.莫識其非.良不知是.反以爲無情不義.其故總緣禮教陵遲.風俗衰敝.或情緣於溺愛.或意起於防爭.有整頓風俗之心者.方當

禁之不追，忍導其流而揚其波也。夫為嫡立後，因與冥婚遷葬之事相連者也，陳氏之說，不合禮制，當請於朝，頒加刊正。

天子諸侯之禮，不為子而服子服，以臣服本如子也。大夫不臣其族，父行祖行代主宗事，假無服重服之義，然族人為此嫡之母，皆以宗子母服服之，而此代主宗事之人，有為後之實者，亦但如不為後之族。同服齊衰三月，則又似輕重不倫，且無別矣。竊疑受重者，必服尊服，凡為成人後之禮皆然，不獨天子諸侯也。但無明文可據，故姑以為如絕屬者，服宗子母之服。

晉書賀循傳書後

自天子至於士，經所陳昭穆之數，皆據父昭子穆繼世之位而言。非父子而相繼，昭穆之同異，經無明文，於是禮家有兄弟不相為後之說。是說也，甚便於人君之私，而合之廟制，必越乎昭穆常數之外，非甚者，且亂君臣之分焉。蓋廟數之或七、或五、或三，制之一定者也。非父子而相繼，則事之隨變所值，而至無定者也。以事從制，則制定而事有準，以制徇事，則制不一而事益紛。考之公羊穀梁及左氏外傳，謂當從服虔兄弟異昭穆之義，不得如何休隱桓與閔僖同北面西上之說。夫禮家之所以謂兄弟無相後義者，謂於為人後者之必為之子也，使知為後而非子行，雖服重服而不稱子，則兄弟無嫌於相後矣。即非兄弟，亦無嫌於相後矣。晉武帝定郊廟禮，用王肅說，穎川、京兆、與宣、景、文三帝為高祖以下四親廟，征西、豫章，為六世五世無服之祖之廟。其時太祖虛位，景與文以兄弟同為一世，故六世之祭，上及征西，而廟數適七，是則創制之初，已苟取充數，而不為一定之制矣。嗣是武帝崩，而征西遷，惠帝崩，而豫章遷，至懷帝入廟，而穎川又當毀，毀則上祭不及六世，不毀，則廟數又復過七。於是初從刁協議，以兄弟為世數，而遷穎川，繼又從賀循議，以兄弟不為世數，而復穎川，且并復豫章於昭穆之位。已廢之祀，重復祈報，已遷之主，忽又入廟。而惠、懷、愍三帝，又以元帝上繼武帝，議別為廟祀，此其失禮，又何待言。其故總繇初制不定，子孫無所依據，至遷復紛紛也。使武帝定制，景、文即各自為世，而以豫章為六世之祖，其有見神位入之事乎。惠懷雖無後，然故親廟也，豫章、穎川雖上世，然故遠祖也。留遠祖於廟中，而欲別出親廟之神於廟外，是謂當毀不毀，當祭不祭，古者致親而祧遠，今則非遠而祧親，其可謂禮乎。且夫元帝之踐位也，與漢光武異。光武復故物於已失之後，元帝見推戴於方失之時，其繼統也，當繼愍帝，而不當繼武帝。然而當時諸臣，皆以元帝為宜繼世祖，用光武繼孝元故事者，何也，則以元帝於惠懷為從祖昆弟，於愍帝又屬居族父，嫌其不可為後故也。夫天子以繼統為世次，廟制又以天子而定為三昭三穆，豈如家人父子族屬論行輩哉。不為天子，則不入世數，雖周平王太子洩為桓王之父，桓必以平為親廟，而洩但祭於墠，不得入廟也。既為天子，則必入世數，周孝王以叔父繼懿王，不得以穆王為親廟，而必以懿。夷王以從孫繼孝王，不得以懿王為親廟，而必以孝也。豈不顧天生親屬之稱謂，而為此顛倒哉。蓋必如此，而後七廟之數不越，先後之次不逆，祧毀之事，不既遷又復，而君臣之分不亂耳。使武帝以豫章為六世之祖，元帝竟後愍帝，則愍帝入廟，而宣帝得正太祖之位矣。元帝入廟，而景帝又得別為百世不遷之廟矣。如是則雖康帝以弟繼成帝，哀帝以從兄繼穆帝，而廟數不加也。海西廢而簡文立，雖以從祖後從孫，而廟數亦不加也。何至豫章、穎川、京兆諸主，既遷又復，如奕棊不定哉。豈非賀循之議，但知家人親屬之稱謂，不知天子以繼統為世次哉。夫持兄弟不相後之說，至於宗廟之主，既遷又復，則兄弟斷當異昭穆，不得如何休范甯之言矣。然則為人後者為之子，為昭穆相當者言也，非相當則據禮之如子言也，非即稱為子也。由禮曰：內事曰孝王某，溫嶠曰：非子者，可直曰皇帝敢告某皇帝是也。明乎為子之義，而後為後之義明。明乎非子行不稱子之義，而後為後之塗廣。明乎不稱子而仍為後之義，而後人君之禮，無家人稱謂之嫌。明乎為後不得顧私親之義，而後宗廟之次順，君臣之位正，朝對上下，莫不得所矣。是故元帝建廟之議，刁協是而賀循非，哀帝纂承之議，江虨是而王述、謝奉皆非，安平獻王孚以母弟敦為後，博士張靖謂致宜服三年，依孫為祖服周禮是矣。而孫毓、宋昌以稱王不臣敦為難，是但知兄弟之親，不知受重者必服尊服之禮也。康獻褚皇后崩，於孝武為從嫂，博士徐藻議謂資父事君，而敬同，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皆后道，服后宜以資母之義，善矣。而不服三年，第謂應服齊衰期，是又明於受重服尊之禮，而偏忘父沒得伸之節也。夫主變者事也，不變者禮也。繼統之事，至簡文以從祖後從孫，而變極矣，而以義斷之，當仍用為人後之禮，以哀帝為親廟，夫簡文尚當以哀帝為親廟，則安得有魏孝莊、明世宗尊私親，而亂大統之事哉。又安得有張璁、桂萼、席書、崔鑾之邪說，得乘時取寵哉。

喪服足徵記書後

程易疇喪服足徵記，可謂精矣。然頗有過泥而失者。不杖麻屨章，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注此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為君之孫，宜嗣位而蚤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程氏初從前說，既後說，謂繼體之君，此例萬不可通，後又以前說終不能無隔閡，謂此君是公士大夫之君。吾反復思之，鄭注二說，皆無可疑。繼體之君，祖二代而不立，此雖古今罕有之事，然亦不可謂必無之事。鄭君設此例以通其變，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程氏謂曾孫受重於曾祖，而服斬，父已先卒，今又遭祖有廢疾者之喪，當如為人後之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斯為不貳斬，斯言非矣。以旁支繼立，從為人後者，降其小宗之例，若本適長相傳，特因父祖並有廢疾，而曾孫受重，豈可同旁支繼立之例。祖有廢疾，不任國政，臣可以其不為君而服期，孫豈可以其不為君而不服斬乎。不貳斬之言，可為旁支繼統之例，不可為曾孫受重服祖之例。鄭答趙商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何等疑哉。若謂已為曾祖服斬，不當又為祖服斬，此何據也。至公士大夫之君，自與有國之君同。

大功章，夫之世父母叔父母，賈疏引王肅以為父為衆子期，妻小功，為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以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同己子，明妻同可知。程氏謂經不見報文不服也。舅姑為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夫之祖父母為孫婦緦，今以舅之昆弟，姑之姊娣，婦而為此婦人服報之大功，同於適婦矣，降一等小功，同於庶婦矣，即降二等緦麻，亦同於孫婦矣，旁殺之謂何，親疏不分，降殺無節，其於服也，不其傎矣乎，觀程氏

說。不制服明矣。然垚終不能無疑也。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不以同孫婦爲嫌。而從子之妻。獨以同庶婦孫婦爲嫌。何也。若以旁殺爲言。則從祖祖父母猶爲此婦服。而世叔父母反不爲此婦服。亦非旁殺之義。

與張嵩甫書

去歲。垚以書質所疑。蒙惠賜復數千言。逐條剖析。而教其不逮。不異親相往復於几席矣。垚爲之狂喜數十日。不但不能寐而已。所論鄭氏釋廢疾雖庶人非爲爾止者。謂甚爾及之也。爾不甚。非不止。卿大夫士葬。雖微爾亦止。檀弓。仕而未有祿者違。而君薨弗爲服。謂雖諫行言聽。有故而去。亦無服。若三諫不從。待放而已絕者。雖曾受祿。亦不服。皆足正孔疏之失。又言程易疇喪服足徵記之誤。謂國君不服世子。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公子。父在爲昆弟無服。父歿而猶有餘尊之厭。故但服大功。不得如大夫爲昆弟尊同得服親服。若程氏之說。高祖及元孫相見。在古亦恒有之事、祭法且及於適來孫矣。不得如程氏高祖元孫不制服之說。皆不刊之論也。至謂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乃的係程氏之誤。非鄭君之謬。則垚終不能釋然於心。故復以書質之左右。小功殤服章。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康成曰。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丈夫之爲殤者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緦麻章末。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鄭康成曰。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程氏謂緦麻章末四句。乃經文所謂齊衰大功。皆指成人言。小功殤服章。傳所謂大功小功。卽指殤服而言。所言中從上下雖異。而事則一。無男子婦人之別。而尊說乃不取。謂據殤服而言。長中殤在大功者。可云大功之殤。下殤入小功。卽不得云大功之殤。長殤在小功者。可云小功之殤。若中從下入緦麻。當云緦麻之殤。不得云小功之殤。今在緦麻而冠以小功。則小功其本服也。然則大功之殤中從上。大功亦其本服也。程氏謂小功之殤中從下。卽大功之殤中從下。文義不甚通。當仍如鄭注。足下之說可謂辯矣。然垚於鄭注。終不能無疑也。成人服小功者。長殤已服緦麻。更有何服服下殤。而可爲中殤從也。若謂中從下無服。則此句爲贅矣。庶孫成人大功。長殤小功。經於緦麻章。見中殤而不見下殤。如程氏說。則中從下不必改字。如鄭說則中從上。當服小功。此在緦麻章。中殤當改爲下殤。方合服例。夫合例而必改字。則不如不改字而亦合例之爲得矣。且鄭君以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但主妻爲夫之親服。則姑爲姪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皆與丈夫同矣。同一婦人爲殤之服。何於本宗與丈夫同。於夫之親獨與丈夫異也。以其爲夫之親乎。則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指小功以下言。非指齊衰大功之親也。卽以其殤而示異。何不幷異其長殤下殤。而但異其中殤也。以此爲聖人制服之意。恐不然矣。垚竊謂成人大功之親。中下殤雖入緦麻。而長殤則在小功。據長殤所在。而謂之小功之殤。古人屬文。句法往往如此。不必過泥。而疑其文義不通也。且大功小功。別制殤服。緦麻不別制殤服。據所別制而言。亦當云小功之殤。不得云緦麻之殤。從鄭說。則庶孫之中殤。不得不改字。又小功之殤中從下。有無

服之嫌。而程說則了無此病。故垚竊謂程說爲長。鄭氏月令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所謂夏。指夏正之二月三月而言。錯就謂其自相違戾太泥矣。皆見如此。未識有當否。幸再賜教焉。

與張嵩甫書二

承示大箸三篇。父卒爲母服論。及變除辯。皆精當。惟毀廟論。私心竊不謂然。士喪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祔、廟之期也。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壞廟之期也。廟壞後。卽遷與否。傳無明文。鄭康成、盧辯。皆以壞廟卽遷廟。有練而遷廟之說。服虔注左氏傳。謂特祀於主。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於廟。（見上禮疏。）而不言遷廟在何時。杜預則謂三年喪畢乃遷廟。楊士勛疏穀梁。幷謂壞廟在三年喪終。朱子據遷廟禮。君臣皆元服。疑遷在除喪之後。足下因謂於練壞廟。非遷廟於三年。遷廟非壞廟。垚反復讀遷廟禮。而歎鄭說之未可非也。遷廟禮曰。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至於新廟。祝奠幣于几東。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箱西面。祝就西箱東面。如食頃。君反位。祝從在左。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享。乃吉祭。祝辭無噫歆警神之禮。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告生及子見殯。皆祝聲三。士喪禮。將啓殯。祝袒免執功布升。聲三啓三命哭。然則噫歆警神之禮。非吉禮矣。遷廟禮曰。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反位。孔廣森曰。聘禮釋奠于禰。雖無尸。猶一人舉爵。此奠不舉者。本卽吉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然則遷廟不舉爵。與曾子問練不行酬合矣。十三月而練。二十七月而喪畢。改塗易檐。不稽時日。遷廟禮一則曰成廟將遷。再則曰成廟將徙。是毀廟卽成廟。成廟卽遷廟。相去必不遠。若成後遲至喪餘始遷。與遷廟禮文不合。杜預三年喪畢遷廟之說。不足據信。至以君臣元服爲疑。則古人居喪。固有釋服時矣。檀弓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康成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也。是葬時冠服有變也。喪服小記曰。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鄭康成曰。臨事去杖。敬也。夫三者皆祭前事。而猶去杖。則祭時可知矣。是練時有變也。小記又曰。大祥吉服而筮尸。吉服者。朝服也。鄭康成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卽祭事。不以凶臨吉也。是祥時有變也。然則以安神之故。釋凶服而服元服。豈足怪哉。且以禮服言之。大夫吉祭朝服。故祥祭朝服。諸侯吉祭冕服。則祥祭亦當冕服。祥祭冕服。則遷廟在練時。當弁服。故盧辯以未卽吉。略同爵弁服解元服。（下諸侯釁廟篇。亦作臣元服。而鄭記作爵弁純衣。故盧辯爲爵弁服。）若諸侯祥祭亦朝服。則廟遷在練時。當元端服。故孔廣森以冠端元解元服。而爲之說曰。吉事之治。故假吉服易衰絰也。不申祭服者。未純吉也。夫元服之爲爵弁。與元端雖未可定。而服元服之不必待除喪。則固可斷矣。鄭說安可非哉。足下據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遂謂練時壞廟。猶殷禮。周於卒哭已壞廟。而以檀弓舍故諱新爲卒哭壞廟之證。則垚竊謂舍故諱新。未見有壞廟之實據。而練時壞廟。亦未見其必爲殷禮也。已壞廟祔廟合爲一事。遂謂壞而祔主升。升而新主祔。則垚竊謂祔廟于卒哭。壞廟于練。截然兩事。不可混合也。又據曾子問。天子崩。國君

遷。祝取羣廟之主藏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遂謂祧者。因而遂藏。祔者因而遂升。非不再遷。則是稱謂孫從祖祭。故謂之祔。若祖主已升。則所祭者但新主耳。不得名之爲祔矣。惟孫從祖食。故喪服小記。士祔于大夫則易牲。若祖以升。而但祭孫。不必易牲矣。士虞記曰。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尙饗。明日以其班祔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尙饗。鄭曰。欲其祔合兩告之。若但祭孫而不祭祖。不必兩告之矣。古人解經。皆本師授。又擧精思。左右考覈。而後定一說。新說不易創也。創一新說。初似可喜。細校之全經。皆不合矣。足下以爲然否。幸再賜教。

答張閎甫書

接來書於喪服小記。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力主陳氏。而深非鄭注。將謂著殤不當立後。議中。申鄭駁陳處悉力爲陳氏辯。謂可爲陳氏功臣矣。然鄙見終以鄭爲長也。來書言不爲殤者。不以殤禮處之。而年則猶在殤也。經據其年而仍曰殤。陳氏承冠而不爲殤。而曰不爲殤。文義甚明。垚謂旣因其蚤成而許其不爲殤。不當尙計其年。而仍目之爲殤。旣目之爲殤。則決是未冠之童。非蚤冠之子矣。古人厚重。非爲大夫無蚤冠之事。旣爲大夫。本不爲殤。斷無仍計其年。而呼爲殤之理。足下又謂陳氏所言原指大宗。故得立後。垚謂大宗所立之後。不必與此不爲殤之大夫爲子。旣爲大夫。年雖少。不必未娶。旣娶則得立後以爲子。不必言也。未娶則當以兄弟行繼大夫之父爲之子。不當以子行繼此大夫爲之子。所謂雖不爲殤。禮必有降也。若謂旣爲大夫。雖在未娶。必立後以爲子而服重服。則是無妻而有子。揆之於義。恐不如是。設竟如是。則亦於喪服爲人後條中已包之矣。不必更計其年。而別標之曰爲殤後矣。子無殤父之義。旣爲之子。豈可仍呼爲殤。殤後之解。當依鄭注。

與張閎甫書

歲華不留。搖落增戚。追憶舊歡。歷歷心目。壬午冬初。訪君山館。癸未秋末。同遊石公。兩地勝賞。摛言如昨。而乃同訪之蓬生。久爲異物。偕遊之紀子。又復長辭。腹痛之哀。宿草掩其荒邱。食字之懨。蟫蟲生於絮袋。自傷微植。已怨歲寒。念彼友生。彌形惻愴。竹生易萎。蘭芝不芳。如何如何。感今悲昔。歸雲洞口。撫石峯頭。論古證心。冥泉淪若。溯淒過領。揭之以險。危石鑒波。懷之而坐。獨知幾之論史。揚子雲之談元。林風助以狂號。空谷應以遙響。友朋梅樂。山水方遊。豈料今之猷悰寂寥。哀生傷逝者哉。一別五稔。長路三千。不獲如願。縱言遊掌。管窺所及。雜書於左。豈曰有當。惟以質疑。聊代面談。幸有教我。

與徐星伯中書書

閎甫書來。述先生譔西夏地理考。以圖籍未備。下詢芻蕘。垚於西夏事。未嘗究心。里中張秋水丈。嘗譔西夏紀事本末一書。因從借之。丈取一圖以示。言從舊本范文正集景鈔者。垚以圖檢考宋史种諤傳。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今圖列石州於夏州之東。銀州之西。與諤傳自東而西。次第合。劉平傳。言得洪宥二州。以山爲界。張高據險。下瞰沙漠。此大險也。今圖列洪州於宥州之西南。宥州東北。繞山而夏州。亦與平傳合。而東至契丹驛路。北與遼粗壤接之地。又足補史所未備。得是圖。而西夏之疆域。可得其

崖略矣。惟天都爲夏人南近東接涇原。中國自環慶至涇原。乃從北而南。圖當從列。不當橫出。以限於紙幅。亦斜向而西。則在閱者之善會耳。然圖中有綏德軍、及御謀城。文正仕仁宗朝。其時綏州爲夏地。公但使种世衡城清澗而已。熙寧三年。收復綏州爲綏德城。元符二年。始改爲軍。則去公薨久矣。公子純仁、純粹。哲宗初。相繼知慶州。米脂等砦之棄。忠宣兄弟實主之。至御謀城之築。則在崇寧三年。其時忠宣已薨。元祐棄地之禁方嚴。而圖中有此等軍砦。必是崇寧後人所作。宋地與夏接者。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皆屯設重兵。而此圖獨保。但詳鄜延、環慶兩路。想官是地者。取圖附入文正集耳。世間通行文正、忠宣之集。皆無圖。舊本爲里中劉氏所藏。今其家書籍已散。無從借讀。獨圖爲張丈景鈔。垚因先生之言。乃假以考校。亦可謂奇緣矣。謹拔鈔一紙奉上。惜張丈之圖。自碧雞山至鎮戎軍。爲盤汁所污。其小地名。遂不可知。先生若取善本補之。幸甚。

答徐星伯中書書

沈垚頓首。謹復書星伯先生中書閣下。去歲十二月十五日。接讀先生五月朔日之書。并所惠大著新出賦一卷。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欣躍之忱。幾如將異寶之從天降也。謝謝。垚賦性愚鈍。生鳥程東鄙。地少藏書家。雖好研究古籍。而見聞寡少。所得殊尠。甚不足見方雅之士。游宦所及。遠不過百里。近才數十里。不獲奉教於海內賢士大夫。以增益所不逮。往者張閎甫書來。言先生鴻才碩學。好獎厲後進。垚私心竊竊然欣慕。欲獻所疑於左右久矣。今先生乃先辱賜書。降達尊而下交賤士。此古人用心也。先生之道誼而益隆矣。垚何人。其克承斯殊寵也。人謂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垚謂必一生樹立。無愧知己。方可無恨。垚辱先生知。自惟學植淺薄。異日若不能有所成就。則累先生知人之明。如何如何。竊自勉。又自懼也。海內讀先生賦者。無不歎先生之才。惜先生之遇。垚竊謂國家有非常之功。開闢疆域。則必有宏博偉麗之才。親歷其地。據事摛藻。宣皇風而揚盛美。而遐陬之山川草木。皆附鴻章鉅製。以傳示無窮。假令先生不親至新疆。未必爲之作賦。不作賦。則新疆之山川草木。豈不黯然無色哉。然則天欲永遐陬物產不朽之傳。故小謫先生。先生將是路見其才。是亦先生之遇也。異日重登著作之庭。歌詠太平。潤色鴻業。豈非劍以淬而益光。玉以磨而益絜乎。讀西域傳補注。歎先生立說。皆精鑿不刊。如天山在焉耆北。烏孫都北山南。敦薨水不繼渠犂之西。惠頭南北河於阿克蘇南合爲一水。未嘗兩河雙注分入蒲昌。皆發前人所未發。足正千古耳食之誤。垚初讀水道提綱。見其與水經注所言不合。疑北河繼流。水道與古有異。今讀先生書而恍然矣。來論謂新疆有水之地。回民種植。不可奪其利。故屯田非易。具徵先生處事之審。必驗之實在情形。不爲虛辭以欺世。論事之文。不皆當如是耶。拙識承爲改正處。悉如來教。近作漳北滹南諸水考。一卷。附上乞正。以隋唐之洺水。當漢志之寖水。以元和志之泒水。當說文之泒水。漢時滹沱水。先與漳合。後魏及唐滹沱先與漳易合。管見如是。未識有當否。幸有以教之。垚頓首。

九熊圖跋

垚友沈君退甫。少失怙。家又多故。生母李太孺人。厲志守節。於漂搖患難之秋。嚴訓子而勖舒課。退甫旣

成立。取唐柳仲郢母丸熊膽故事作圖。以志母訓。張君嵩甫爲之敍矣。又屬垚書其後。垚竊惟唐世高望華族。教子孫皆有禮法。故能保其門伐。世享重名於天下。史稱盧崔柳等族。代爲孝友則家。貴倨如韋盼侈矣。然家法循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視其課。勤則悶安色必怡。少怠則立堂下不與語。童奴雖多。賓客必使允應門。教子之嚴。門庭之肅。名門右族。大概如此。仲郢父公綽。叔父公權。皆時名臣。母韓氏。開元名相韓休曾孫也。祖滉。父臬。皆爲大官。滉性節儉。自始仕至將相。不爲家人資產。休家訓子孫至嚴。貞元間。言家法人。偁韓柳二門。故韓氏尊訓。子公綽治家。埒韓滉。仲郢能守其法。子玭亦清直。有父風。讀玭所述家訓。悲儉孝友之風。至今猶可想見。宜其家門鼎盛。子孫蕃衍也。今世士大夫無家法。不能教子弟。子弟非驕從淫縱。即凡所庸鄙。如豎賈所爲。即間有一二以訓子稱者。亦不過授以速化之術。冀可圖利祿而已。若古所謂經世之學。行己立身之概。無有聞焉。學非所學。教非所教。而人心風俗。馴至大壞。而不可收拾也。高門貴族尚如此。況寒賤乎。況婦女乎。退甫爲人狷介。絕猥有河東柳氏之風。不爲俗學所惑。而求至於道。家益貧而操守益堅。吾知太孺人之訓。必有異於世俗之所爲。而以無媿古人屬其子。故子能實如此。然則退甫亦惟勉至於古人。以克副母訓而已。夫所以無媿古人者。固不在出處顯晦之跡也。

恩貢生戴君墓表

君諱宸。字晴楓。湖州歸安人。先世居休寧。曾祖爲穀始徙歸安。祖滋、父永槐。以商籍補仁和縣學生。君年十九入仁和學。鄉試屢薦不得解。兩應高宗純皇帝南巡召試。皆列二等不得官。君從父永椿。以進士起家。官至江蘇按察使。子及孫皆貴。而君僅以恩貢生終。追選授某寧縣學教諭。而君已前卒矣。君好吟詩。鉛山蔣編修士銓。左都御史金公德瑛門下士也。君爲金公孫壻。在甥館師事編修。詩日工。與烏程王復齋曾。孫心湖功烈。陳尤軒焯相倡和。所著有沐桐居士集。浙江巡撫阮公元。採入兩浙輶軒錄。金孺人諱穎第。能詩。有繡眉唫稿。繼娶董孺人。有賢行。曾刲臂療母疾。子四。璈、珣皆諸生。僉出、玕琪董出。女二。長適仁和諸生朱雀曾。次適烏程諸生陳泰。孫八人。曾孫五人。君卒於嘉慶三年某月某日。年五十有四。璈先君卒。道光七年七月。珣葬君於烏程東鄉要字一圩之原。君孫銓與垚交。銓循大父力學而窮於遇也。乞垚文表於墓。垚謹據銓所述而敍次之如此。十二年正月烏程沈垚表。

陶然亭燕集記

柳子厚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言爲政之暇。不可無游觀以輔其高明也。夫豈獨爲政哉。君子之爲學。亦如斯焉矣。得清遠曠曠之區。仰觀俛聽。以攄其物外之想。而又有良朋以上下其議論。則不言學而學存矣。是故莊論可也。諧謔可也。無非解煩釋滯之具也。抗言可也。不語亦可也。無非發其所已及。而啓其所未逮也。然則游觀其可少乎。陶然亭者。都城閒曠之區。士大夫宴賞之勝地也。道光十六年。首夏之朔。道州何紹基子貞與弟紹業子毅。燕客于斯亭。客之至者五人。安邱王筠籙友。日照許瀚印林。鎮海姚燮野橋。成都汪亮辰致軒。及垚也。黟俞正燮理初。則期而不至。天門劉淳華臯。則先至而即去。故與燕者但七人。天氣清和。微風散盡。酒酣以往。諸扇作畫。賦詩聯句。子毅偕野橋讀曲踏歌。極其興之所至。可謂樂矣。夕陽將晚。客猶未散。垚以寓在城內。揖諸君先歸。步出亭。清風振于林木。悅若鸞鳳之音。自天半而降。不覺胸中鬱悶。一時消融。頓遊。而心之靈明。又以虛而將有所受。夫乃歎勝地良辰友朋會集之不可少也。子毅約諸君各爲詩若文。以永斯游。垚因即此意以爲記。

明御馬監勇士縣牌跋

牌兩面有字。一篆文云。明御馬監隨駕勇士縣牌。一正書云。龍字第五千二百二十一號。以虛尺度之。圍周九寸五分強。厚三分差弱。上有紐作荷葉形。御馬監者。中官十二監之一也。永樂時。以迤北逃回軍卒作養馬役。號曰勇士。後多以進馬者充。總御馬監官提調。勇士既屬中官。多中官占匿。歲支廩粟不貲。宏治末。勇士萬一千七百八十人。孝宗裁減其數。正德後如故。據斯牌號。當在武宗之後。衛士冒占之弊。唐宋元明中葉後。如出一轍。斯牌雖微。亦得失之鏡矣。

與王臒軒書

臒軒仁兄同年閣下。接手示。具悉歸途平善。抵里後。侍奉曼福。安硏有所。深慰鄙懷。想著作日富也。野橋場作。深爲徐編修所賞。榜發報罷。才人不遇。古今所歎。子貞文章。爲通場所無。中式第一百名。文亦不刻。可謂遇而不遇。京華貴人司文者。大概不知文。知文者不得與司文之役。文章壞而士習益不謹。言之可爲於邑。垚去冬在星伯先生家。今春始館姚伯昂少司寇邸。校脩國史地理志。兼課兩學生。所得不足奉親。而友朋之樂頗勝。出與野橋子貞爲文酒之會。惜閣下之不得與于斯集也。都中考訂諸人。以毀詆爭名聲。而自謂能文者。又以富貴貧賤爲予奪。此等傾軋驕薄之習。鄉黨自好之士所不爲者。士大夫公然行之。文章本小技。無關天下之大故。而習俗如此。亦可爲痛哭者矣。垚故于知名之士不敢妄與投契。而必求有性情者。乃與訂交。數年來僅得平定張石舟一人。以此故耳。野橋四六文。一時無兩。惜其人太動。不能靜坐讀書。以擴充其才。然其文無唐以下一點習氣。都中能知野橋者獨垚耳。浮慕者不足言知也。野橋亦時見之于文。是故讀書能文之士。在今日止得嘯傲江湖。都中斷無立身之地。閣下去歲之歸。自爲計未始非得。垚既濡滯不歸。去歲送兄。今又送野橋。野橋歸而垚益孤寂。無以發泄其抑塞磊落之氣。垚故不暇代計去者江湖自適之喜。而深爲己增踽踽涼涼之戚也。新城宗伯師靈柩于今秋南歸。叔元于去冬出京。至山東而僕死。其兄是留之不令南歸。聞近已得館。叔元杏江皆有信與稼生。而不及垚。垚近得一快事。故友紀半廬遺孤凍餓。垚作信與友人正露蹊。無計。適稼生中式。垚言及此事。稼生因言陽城其弟先取錢十二千。給半廬之孤。越日垚從都中歸稼生。爲數雖不多。然令遺孤暫緩須臾之死。亦猶癒于即轉溝壑耳。丙申四月十二日。沈垚頓首。

落颿樓文稿卷三

漳北滏南諸水攷

河自大伾折東北行，過洚水，至大陸，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海。太行恆山以東諸水皆注焉。江、自過九江至東陵後，東出分爲三以入海。淮南及閩越以北諸水皆注焉。九河塞而河徙，河徙、而水之注河者皆注漳。漳、虖沱日南徙，而燕趙諸水多失故道矣。南江中江塞、而田日增。田增、而吳越遂爲財賦重地，而江形失矣。長吏以鑿渠爲功，小民規圍占之利，陵谷變遷，川流屢改，新渠被以故稱，洪流易爲涓澮，方俗譌，攷古者爲之五色目迷。又安能一一證明古書所稱也。然使酈道元水經注，全書具在，則水流雖與古異，故道猶可證書以攷。不幸而酈注又有闕軼，江自下雉以東，及遷洛虖沱諸篇，今皆散失不存。佗僣淪亡，昔形難攷，測地者能不爲之深惜哉。金蔡正甫儀補正水經五卷，歐陽原功嘗稱其詳。趙代開水道今不傳。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於江南塞北諸水，鉅細靡遺，可謂翔千古未有者矣。然敘中原諸水則失之太略。中原之水，雖有水經注詳於前，但水道古今不同，有意略中原，殊非詳內略外之義。又諸水多沿方俗之稱，不能合古今以求其是，則亦得失參半焉。戴吉士震續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想于水所經歷，及古今遷變之故，言之必歷歷如繪，惜不可得見。蓋歎漳北滏南諸水，水經注旣散軼，水道提綱于虖沱外，他水又概從略。幸寰宇記徵引較多，酈注軼文猶散見一二。因參取而分別攷之。而深覬東原河渠書得一見之，而皆所疑也。

釜水。寖水。湡水。滱水。洺水。泜水。濟水。槐水。洨水。緜蔓水。木馬水。忻水。虖沱水。滋水。鹿水。泒水。

釜水攷

山海經曰，神囷之山，釜水出焉，東流注於歐水。郭璞曰，釜水、今出臨水縣西釜口山，經鄴西北至列人縣，入於漳。其水熱。水經漳水注曰，漳水自西門豹祠北，逕趙閼馬臺西，又北逕祭陌西，又北，釜水入焉。漳水又東逕梁期城南，又逕平陽城北，又東右逕斥邱縣北，即裴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於縣右合白渠故瀆。戴震曰，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曰，釜水發源出石鼓山南巖下，泉奔涌湍，如湯，其水冬溫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銘，水上有祠，能興雲雨。釜水東流注于漳，謂之合河。文當在釜水入焉句下，原本及近刻並脫落。蓋案水經本有釜水篇，御覽所引當是釜水篇注，非漳水注有脫落也。元和郡縣志，磁州釜陽縣鼓山，亦名釜山，在縣西北四十五里，釜水出焉。泉源奮涌，若釜之揚湯，故以釜口名之。八陘、第四曰釜口陘。山嶺高深，實爲險阨。案釜陽、磁州郭下縣也。州所領昭義縣，東南至州四十里。太平寰宇記，昭義縣釜口泉在縣西一里半，出鼓山南腳，流至縣界。案釜水出唐昭義縣西北，東南流逕釜陽縣南，又東南流，逕釜陽縣南，入東南至相州鄴縣入漳。晉臨水縣、即唐釜陽縣也。故城在今磁州西北。故鄴城在今臨漳縣西二十里。祭陌、即紫陌。寰宇記，洺州肥鄉縣，列人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相州鄴縣濁漳水，在縣東北，有水樂浦，浦西五里俗謂紫陌河，北即俗巫爲河伯娶婦處。元和志，西門豹祠在相州鄴縣西十五里。

縣南至州四十里。斥邱故城、在成安縣南三十里。縣西南至相州一百五十里。案棠期城、在今磁州東。平陽城、在臨漳縣西。滏水入漳、而後漳水逕梁期城。則滏漳合於鄴縣界矣。郭注。滏水至列人入漳。然則漢梁期、即裴等縣地。在漳北者皆幷入列人。故入漳爲在列人也。道元在後魏時注水經。言漳滏合流在鄴。則郭璞時。滏水亦在梁期故城西合漳。無疑矣。今滏水不於故鄴縣界合漳。而乃東北出。水道提綱曰。滏水原出磁州西山中。南水合於彭城鎮之東。東流經州城南講武城。西折而北流。至東閣驛東。又東北經邯鄲縣城東南。又東北至肝固鎮。西北折而東南。又折而東北。經廣平府治城東南。又東北經肥鄉縣北曲周縣城東南折而北流。經雞澤縣平鄉縣東。又北折而西北至新店橋鉅鹿縣之西南。南泊水西南自順德府治邢臺縣來會。又東北逕鉅鹿縣西。隆平縣東。又東北入北泊。案元和志。相州北至磁州六十五里。寰宇記。磁州東南至相州鄴縣二十五里。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舊滏水經磁州南。即東南注漳。不東北出。今自邯鄲東至肥鄉出。入白渠水故道。自肥鄉以北。又出入漳水故道。蓋白渠、拘澗、牛首諸水所匯。不獨一滏水矣。又案漢書地理志。魏郡武始縣漳水。東至邯鄲入漳。上漳字乃滏字之譌。武始故城。在今邯鄲縣西南。今磁州即故武始、武安二縣地。

寑水攷

漢書地理志。魏郡武安縣寑水。東北至東昌。入虖沱水。過郡五。行六百一十里。說文。寑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虖沱水。㕘案隋唐之洺水。即古寑水也。太平寰宇記。磁州武安縣洺水。本名漳水。原出縣西北三門山山下。去縣八十三里。水經云。洺水出易陽縣西山。案隋圖經云。晉惠帝敗于湯陰之藏。烏丸鮮卑掠鄴城婦女。悉沈於洺水。即此水也。洺州永年縣漳水。風土記曰。南易水本名漳水。原出三門山西。自肥鄉縣界流入。趙地記云。六國時。此水名易水。埤蒼及水經云。洺水之目。不知誰改。俗謂山之下地名洺。因經之。故曰洺水。案燕趙記云。其分有三易。漳爲南易。案此二條諸漳字。皆寑字之譌。古人正名百物。洺水本稱。斷無與淸漳濁漳相混之理。武安之寑水。後世地志家皆不言。而洺水適出武安。又洺字說文所無。然則洺之即寑。無疑也。元和郡縣志。磁州武安縣洺水西北。旬去縣八十三里。洺州臨洺縣。本漢易陽縣地。隋改臨洺縣。北濱洺水。因以爲名。永年縣。皇家平劉黑闥。壘在縣西南十里。洺水南。洺水在縣南三里。洺水縣以縣西近洺河。故爲洺水。雞澤縣。洺漳二水。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合流。東入平鄉縣界。寰宇記。邢州龍岡縣千步口。即洺水。西北流至此。今俗名千步口。案武安縣。東南至磁州九十里。磁州東北至洺州一百一十里。洺州西至磁州武安縣界。七十五里。臨洺縣。東南至州治永年縣。五十里。永年縣。東南至肥鄉縣。四十里。東至洺水縣。東北至雞澤縣。皆五十里。洺州西北至邢州。一百二十里。北至邢州沙河縣界。四十五里。邢州。南至洺州臨洺縣。六十六里。然則洺水出磁州武安縣西北三門山。東流經縣北。又東經洺州臨洺縣北。折東南流。經永年縣南。肥鄉縣西北。又北經洺水縣西。又東北至雞澤縣東南入漳。唐時洺水所經如是。若漢時寑水。則北至任縣與湡合。故漢書地理志言。湡水東北至任入寑也。又東北至南宮縣入漳。故水經漳水注言。漳水逕南宮縣故城西。其水與隅醴通爲衡津也。雞澤縣。本漢廣平縣。漢時寑水。

縣廣平北經南和縣東。又北至任縣合湡水。寰宇記。邢州任縣任水。在縣東南二十里。從南和縣界流入。當即寑水與湡水合流之所。行。湡水流經沙河、南和二縣之南。龍岡。故襄國在沙河之北。南和之西北。洺水。流經湡水之南。未合湡水。不得越湡水而至龍岡之千步口。然則至龍岡而名千步口者。必是洺水合湡水後也。言在任縣之南。南和之北。龍岡之東。唐時。洺水改繇雞澤縣東南入漳。而故道則至龍岡。此亦洺水即寑水之一證。今洺水繇雞澤流至任縣。入滏水。水流又與唐異矣。漳水注曰。衡漳逕東昌縣故城北。又東北左會虖沱故瀆。謂之合口。寑水入漳後。與虖沱合。故漢志言東北至東昌入虖沱矣。過郡五者。魏郡、廣平、趙國、鉅鹿、信都也。元和郡縣志。武安故城。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五里。太平寰宇記。東昌故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北二十八里。案南宮故城在今南宮縣西北。

湡水攷

說文。湡水出趙國襄國之西山。東北入寑。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縣西山。渠水所出。東北至任入寑。段玉裁曰。漢志渠水當是湡水之譌。㕘案段說是也。太平寰宇記。邢州沙河縣沙河。即湡水也。在縣西北七十一里。俗名沙河水。水經云。湡水出趙郡襄國縣西山東南和縣。湡水經邑界洺州雞澤縣。沙河即湡水。經邑界。元和郡縣志。沙河縣。以沙河在縣南五里。因以爲名。案沙河縣北至邢州。三十五里。南和縣西北至邢州。三十八里。雞澤縣西南至洺州。五十里。湡水出沙河縣西北。東南流經縣南。又東經南和縣南。又過其縣東雞澤縣西北。與泜水、蓼水合。又北入寑。寑水又北經任縣東。又北經鉅鹿縣西。又北入漳。襄國故城。在今邢臺縣西南。任縣故城。在今任縣東南。元和志。任縣西南至邢州三十八里。

泜水攷

說文。泜水出趙國襄國東入湡。漢書地理志。廣平國南和縣列葭水。東入泜。趙國襄國縣蓼水。馮水。皆東至朝平入湡。段玉裁曰。湡水當是泜水之譌。泜入湡。湡入寑。㕘案太平寰宇記。邢州龍岡縣百泉河。在州東南八里。水自平地而出。其泉無數。故曰百泉。是澧河之上原也。石井岡在縣西北七里。酈道元注水經云。蓼水出襄國石井岡。岡上有井。大如車輪。蓼水一名遼潜水。南和縣。本漢舊縣也。水經云。北有和成縣。故此云南鷲鷥水。在縣北五里。郡國志云。縣西有鷲鷥水。冬日常溫。又水經注云。南和西有沽東有使水。一名鷲鷥水。又趙記云。俗謂之百泉水是也。烈家水。在縣西南一十里。下至狼溝河。案百泉水即泜水也。狼溝河即百泉水分流。自沙河縣東北流至南和縣入湡。漢志言。列葭水東入泜。然則狼溝河乃泜水正流也。水道提綱曰。南泊水。出順德府西北。東南流。經府北。又東南流。經任縣南。有一水。西南自府城之東南東北流。經南和縣北來會。又東北爲南泊。廣三十里。案出順德府而北者。古蓼水也。出府東南者。古泜水也。漢朝平故城。當在今南和任二縣界。流俗名稱。易至淆混。泜未入湡。不得名泜爲湡。南和西使水。名鷲鷥水。不得流百泉上原。概嘒之爲鷲鷥水。而寰宇記龍岡縣下。乃云湡水一名澧水。一名鷲鷥水。俗謂之百泉。原出縣東南平地。是幷湡、泜、鷲鷥諸水而混稱之矣。

渚水攷

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中邱縣，逢山長谷諸水所出，東至張邑入濁。說文，諸作渚，濁作湡。段玉裁謂，漢志爲字之譌。蓮案，太平寰宇記，邢州內邱縣，在州北五十八里。漢爲中邱縣，後魏省入柏仁，太和十九年，於故城東十里復置中邱縣，即今縣理是也。隋諱忠，改名內邱。蓬鵲山亦名龍騰山，在縣西六十三里。地理志云，中邱蓬山長谷諸水所出。注水經云，中邱有蓬鵲之山。舊縣志，昔扁鵲同虢太子遊此采藥，因以名之。礪水，在縣西北一十二里，原出樓山，其水可以礪刀劍。龍騰水，在縣西七十五里，出龍騰山。沙溝水，原出鵲山，東流經縣五里。龍岡縣鵲山，水經云，鵲山有穴，出雲母。又云，其南有龍驍鵒、鶴度嶺。此二縣下所引水經，皆渚水注也。元和郡縣志，邢州任縣，本漢張縣地，張城一名渚陽城，在縣西南二十七里。寰宇記，晉王浚遣段就六眷部衆，討石勒，屯于渚陽，謂此也。案礪水注沙溝水，沙溝水原出鵲山，流經內邱縣北，當即古之渚水。班言入濁，許言入湡。寰宇記任縣下，又云，澧水在縣西一十五里，從龍岡縣北來入。山海經，敦與之山，泜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郭璞曰，太陸水，今鉅鹿北廣阿澤，即其水。澧水入大陸澤，湡水入寖，亦北注大陸澤。張城謂之渚陽城，則在渚水之北，城在任縣西南二十七里，則去湡水甚近。渚水入湡必矣。澧水在任縣西十五里，亦必下注於湡。渚水、澧水同入於湡，謂之渚入湡可，謂之渚入澧亦無不可。漢志，湡水或即澧水，澧入湡，湡入寖，寖注大陸澤，即澧注大陸澤矣。

泜水攷

山海經，敦與之山，泜水出於其陰，而東流注于彭水。郭璞曰，今泜水出中邱縣西山窮泉谷，東注于堂陽縣，入於漳水。案漢書地理志，常山郡元氏縣，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段玉裁說文注曰，以郭正班，知沮爲字之誤。風俗通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此亦泜譌作沮也。蓮案，元和郡縣志，趙州臨城縣，本戰國時趙房子邑也。漢以爲縣，天寶元年改名臨城。泜水在縣南二里，敦與山在縣西南七十里，泜水所出。贊皇縣，泜水在縣西南三十五里，韓信斬陳餘處。邢州堯山縣，本曰柏人。泜水在縣西一里，俗亦名曰脂溝。柏人故城，在縣西北十二里。太平寰宇記，趙州臨城縣下，引酈道元水經注云，泜水東出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色奪霜雪，光彩鮮絜，異於常綿，俗以爲美談，言房子之纊也。抑亦似蜀錦之得濯江波，歲貢其綿以充御府。又有鷗亭，引水經云，泜水東經石鷗亭，在今縣西。案臨城縣，東北至趙州一百里。贊皇縣，東北至州七十里。贊皇在臨城西北。趙州西南至邢州一百九十五里。堯山縣，在邢州東北八十里。邢州今爲順德府，府北至趙州臨城縣界九十里，趙州南至順德府唐山縣界八十二里。唐山即堯山。泜水出趙州臨城縣敦與山，東北流，經贊皇縣西南，又東經臨[illegible]縣南，又東南經邢州內邱縣北，又東經堯山縣西。漢書地理志，浚水、石濟水皆東至廮陶入泜。太平寰宇記，廮陶故城，在寧晉縣南二十九里。堯山縣東，接昭慶縣，昭慶縣，即今隆平縣。昭慶縣北至趙州九十里，寧晉縣西北至趙州四十里。泜水既經堯山縣西，則自縣東經昭慶縣南，又東經寧晉縣南。郭言至堂陽入漳水。堂陽、漢屬鉅鹿郡，唐屬冀州。元和志，堂陽縣，東至冀州六十五里，冀州正西微北至趙州一百六十里。案堂陽故城，今在新河縣西。漳水經南宮縣故城西，與湡醴通爲衡津，乃北過堂陽縣西，湡、寖諸水北入大

陸澤。泜亦東注於大陸澤。水道提綱曰，北泊，即古大陸澤，自西南而東北，長百餘里，南北三十餘里，或二十餘里，俗稱寧晉北泊，西受槐河於寧晉南，西南受滏陽泊水於隆平東北。案泊在寧晉縣東南，新河縣西。槐水入泜水，則齊召南所偁寧晉縣南之槐河，即泜水也。泊水即湡、寖諸水也。泜水與湡寖諸水，涸注大陸澤，入漳，則漳水注所言與湡醴同爲衡津者，泜亦在其中矣。漳水與湡醴、泜諸水合，在南宮縣西北，堂陽縣西南。故郭言注堂陽入漳水也。漳水注曰，縣[illegible]水東逕烏子堰，枝津出焉。又東謂之太白渠。又東，謂之斯洨水。東分爲二水，枝津右出焉，東南流，謂之百尺溝。又東南逕和城北，又東南逕貰城西。百尺溝，東南散流，逕歷鄉東，而南入泜湖，東注衡水也。斯洨水自枝津東逕貰城北，又東南爲陂，謂之陽縻淵。淵水左納白渠枝水，俗謂之泜水，承白渠於藁城縣之烏子堰，又東逕肥纍縣之故城南，又東逕昔陽城南，又東逕下曲陽城北，又東逕安鄉縣故城南，又東逕貰縣，入斯洨水。元和郡縣志，恆州鼓城縣，西北至州五十八里。肥纍故城，在縣西南七里。太平寰宇記，藁城縣西，貰縣故城，在束鹿縣西南。下曲陽縣故城，在鼓城縣西五里。案和城在寧晉縣東北。歷鄉故城，在寧晉縣東二十五里。鼓城縣，今晉州也。安鄉故城，在州東。百尺溝散流，經歷鄉東，乃南入泜湖，則泜湖當是今之寧晉泊。泜湖即大陸澤，以西受泜水故。泜湖以泜稱故，白渠枝水，亦有泜水之稱，方俗譌語，展轉相蒙，不可爲典要。濟水在泜水之北，槐水在濟水之北，洨水在槐水之北，斯洨水在洨水之北。辯方正名，斯洨安得冒泜水之目哉。郭言入漳，班言入河，以泜水入漳，後又入河，乃入海，且漳水所行，本大河故瀆故也。元和志，趙州元氏縣東南至州四十九里。漢元氏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寰宇記，中邱故城，在內邱縣西十里，自內邱北至元氏，中隔臨城、贊皇等縣。班志元氏沮水，當是今之槐水。泜水出敦與山，槐水出贊皇山，贊皇即敦與之別阜。槐水東北流，經今元氏縣南，去漢元氏城爲近，固不得近舍槐流，遠取泜川矣。舍班從郭，竊所不取。

濟水攷

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元和郡縣志，趙州高邑縣，東北至州五十五里。房子故城，在縣西南十五里。贊皇山，在贊皇縣東南二十六里。濟水，原出贊皇山，西北流，去縣十里，此自別是一濟水。水道提綱曰，古濟水，出贊皇縣西南贊皇山，亦曰沙水，北水東經贊皇、高邑之南。太平寰宇記，高邑縣光武碑，水經云，漢章帝北巡至高邑，亦光武即位於此，有石壇。壇有非頭碑，即帝所建。案後漢高邑縣，乃唐之柏鄉縣。元和志，故城在柏鄉縣北二十一里。唐高邑縣，乃漢房子縣。水經注言光武即位於高邑，乃漢之高邑，非唐之高邑，樂史不引於柏鄉縣下，而引於高邑縣下，可謂誤矣。然所引水經，爲濟水注文無疑也。濟水自今高邑縣南，又東經柏鄉縣南，又東入槐水。槐水合濟水，東經隆平縣北，又東南經寧晉縣南，又東入泊，即班志所謂至廮陶入泜也。

槐水攷

山海經曰，敦與之山，槐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泜。太平寰宇記，鎮州元氏縣黃石山，水經云，槐水出黃石山。山連邑界贊皇山別阜。趙州平棘縣下，引水經同。元和郡縣志，趙州平棘縣，槐水一名百欄河，南去縣二

十五里。吾案。李吉甫所謂南去縣二十五里者。言槐水在縣南。南字絕句。二十五里者。北至縣之數也。漢平棘縣故城。在唐平棘縣之南。泜水經漢平棘縣南。槐水又在泜水之南。則不得經平棘之北。樂史改元和志之文曰。槐水在縣北二十五里。則大誤矣。水道提綱曰。槐河源出贊皇縣西南山中。合諸水東流。出山經縣城北。又東經元氏縣南。高邑縣北。欒城縣。趙州南柏鄉縣北。又東南流經寧晉縣城南。東南入泊。案今槐水。當是漢志之泜水。今贊皇臨城兩縣西界地。漢時當屬中邱。故元氏之水。首受中邱西山之泉也。風俗通曰。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今濟水東入槐。然則槐之即泜。無疑矣。

洨水攷

漢書地理志。常山郡石邑縣井陘山在西。洨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元和郡縣志。恆州井陘縣。東南至州九十里。井陘山在縣東南八十里。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獲鹿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本漢石邑縣地。井陘口今名土門口。縣西南十里。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太原府廣陽縣。西南至府三百六十里。井陘故關在縣東北八十里。太原府。東北至恆州五百里。太平寰宇記。鎮州獲鹿縣。飛龍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一名封龍山。酈道元注水經云。洨水東逕飛龍山北。是井陘口今又名土門。石邑縣在州西南三十里。漢石邑故城在縣西北。洨水一名寅水。注水經云。洨水出常山郡。即石邑縣也。趙州平棘縣洨水。水經云。洨水又東經平棘縣南。有石橋跨水。闊四十步。長五十步。橋東有兩碑石柱。又水經云。平棘城南門夾道有兩石柱。翼路若闕焉。漢平棘故城在縣南。水道提綱曰。洨水源出獲鹿縣西南蓮華山。曰白鹿泉。東流。爲西河。經欒城北。趙州南。下流入胡盧河。胡盧河。即北泊之上游也。吾案。斯洨水流經洨水之北。漳水注曰。斯洨水首受太白渠。太白渠首受緜蔓水。緜蔓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而桃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桑中縣故城北。又東流逕緜蔓縣故城北。自下通謂之緜蔓水。緜蔓水又東流逕樂陽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西。又屈逕其壘南。又南逕城西。東注緜蔓水。緜蔓水又屈從城南。又東逕烏子堰。枝津出焉。又東謂之太白渠。又東南逕關縣故城北。又東逕束子縣故城北。又東逕敬武縣故城北。又東謂之斯洨水。元和志。恆州井陘縣緜蔓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房山縣。東南至州八十里。蒲吾故城。在縣東南二十里。獲鹿縣。鹿泉。在井陘口南山下。石邑縣鹿泉水。一名陘水。南去縣十里。趙州欒城縣。東南至州三十九里。斯洨水在縣西北二十里。平棘縣斯洨水。在縣北三十五里。趙州北至恆州一百里。寰宇記。欒城縣本漢關縣。後漢省。後魏太和十一年。於漢關縣故城置欒城縣。案房山今平山縣也。桑中故城在平山縣東南。緜蔓故城在獲鹿縣北。樂陽故城在縣東北。束子故城在趙州北。敬武故城。在州東北。鹿泉水入斯洨水。洨水出鹿泉之南。不當亦冒鹿泉之稱。齊召南乃謂洨水始出曰鹿泉。則假以鹿泉水之入斯洨者。當洨水正流矣。斯洨水經趙州北。洨經趙州南。則自趙州以下固洨水也。洨水。自州南東南。逕寧台縣南東南入泊。所謂至廮陶入泜也。

緜蔓水攷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上艾縣。緜蔓水。東至蒲吾。入虖池水。常山郡蒲吾縣。太白渠水。首受緜蔓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眞定國緜曼縣。斯洨水。首受太白渠。東至鄡入河。案緜曼水。正流至蒲吾入虖池。其枝流則爲太白渠。斯洨入鄡。酈道元敘枝流於漳水注。必敘正流於虖池水注。惜今亡耳。漳水注曰。斯洨水首受太白渠。太白渠首受緜曼水。緜曼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案此緜曼正流也。東北入虖池水。水經又曰。桃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則即爲太白渠之枝流矣。元和郡縣志。太原府廣陽縣。本漢上艾縣地。縣西南至府三百六十里。澤發水。一名阜漿水。亦名妬女泉。水經注曰。澤發水。出董卓壘東。董卓壘。在縣東北八十里。妬女祠。在縣東北九十里。澤發水。原井陘故關。在縣東北八十里。太平寰宇記。舊廣陽縣城。在平定軍東南三里。軍北至鎮州平山縣界。九十里。東北至娘子關。接鎮州井陘縣界。九十里。案緜曼水。亦名桃水。即今之甘淘河。澤發水。寰宇記作坐發水。即今之柏川。水道提綱曰。治河有三水合。北曰桃河。即甘淘河。原出山西平定州西壽陽縣東南新興鎮之南山。東北流。經州北四角山。又東北有李賀山水。自西來會。又東北。經臥虎山鍛山東。穿城入直隸井陘界。折東南流。經核桃店北。又東南經井陘縣城南。又東北至獲鹿縣西南之甫水店。西與南來之河水會。又北流百里至平山縣西北入虖沱。中曰柏川。原出平定州西南隴泉山。東北流經州南。又東有州城河。南北自城來會。又東經西交鎮南藥嶺山北。又東北於固關南。穿城入井陘界四十里。沾河自南來會也。南曰沾河。原出樂平縣西南之沾嶺。北流而東經縣城。西北折東南流。有小松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流。有鳴水自西北來。合石馬山水東流來會。又東北有一水。自南來注之。又東北穿城入井陘界。北流與柏川合。又東北至縣東北。與治河會。又北至平山縣西北入虖沱。

木馬水攷

山海經曰。白馬之山。木馬之水出焉。東北流注於虖沱。元和郡縣志。太原府盂縣。西南至府二百二十里。白馬山在縣東北六十里。木馬水出焉。上有白馬關。後魏所置。太平寰宇記。忻州秀容縣大白馬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迤小白馬山。定襄縣。在州東四十五里。三會水。水經云。三會水。出九原縣西。東流入虖沱水。經定襄界。水道提綱曰。牧馬河。即三會水。原曰嵐水。出忻州西南白馬山。東北流。有陰山水自南來會。又東。又合一水東北流。經廊令鎮北。及州城東南。又東北經定襄城南。又東北注虖沱水。吳任臣曰。牧馬河源有二。一出盂縣。一出忻州。俱名白馬山。至三交村之牛尾莊合流。經州城南七里。東北入定襄界。注於虖沱。漢末九原縣。即今忻州。

忻水攷

太平寰宇記。忻州秀容縣程侯山。一名金山。在縣西北三十五里。注水經云。忻水東歷程侯北山。山出佳鐵。其下必有採金處。俗謂之金山。忻川水。在縣東三十二里。注水經云。虖沱水。南歷忻中口。頭會忻川水。水出西管涔東山也。元和郡縣志。嵐州靜樂縣。西至州四十五里。管涔山。在縣北一百三十里。嵐州東至

忻州二百四十里。忻水。西出管涔山。東至忻口。入滹沱。

滹沱水攷

山海經曰。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東流注於漊水。郭璞曰。今滹沱水。出雁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漢書地理志。代郡鹵城縣。滹沱河。東至參戶入滹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幷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元和郡縣志。代州繁畤縣。西至州六十里。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里。滹沱水出焉。雁門縣。本漢廣武縣。夏屋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縣西北三十里。崞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滹沱水在縣東二百步。唐林縣。東北至州一百一十里。滹沱水在縣東。沙河在縣南二里。忻州。東北至代州一百六十里。秀容縣。滹沱水在縣東三十二里。定襄縣。西至州四十五里。縣本漢陽曲縣城。聖阜在縣東北二十里。石上手足跡猶存。滹沱水西自秀容縣界流入。代州五臺縣。西北至州一百二十里。本漢慮虒縣。五臺山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慮虒水在縣北十五里。太原府盂縣。西南至府二百二十里。原仇山在縣北三十里。滹沱水西自代州五臺縣界流入。南去縣百里。縣城本名原仇城。一名仇由城。太平寰宇記。代州雁門縣。句注山在縣北。注水經云。雁門郡北對句注山東陘。其南九塞之一也。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漢高祖欲伐匈奴。不從婁敬之說。械繫於廣武。遂踰句注。困於平城。謂此也。滹沱水在縣南。龍泉水。源出縣西北平地。注水經云。龍泉出雁門縣西平地。其大三輪。泉源沸騰。波奮發。以巨石投之。水輒噴出。亦云潛通燕京山之天池也。漢廣武縣城。在郡西南。魏文帝移雁門郡。南度句注。置廣武城。冀州圖云。廣武故城在句注陘南口之南二十里。東陘關。地甚險固。在郡南二十里。西陘關。在縣西北五十里。五臺縣。五臺山。水經云。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晉永嘉三年。雁門郡葰人縣。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為之先驅。因而不反。遂寧巖野。往還之士。稀有望見。其居者至詣訪莫知所在。故俗人以此山為僊者之都矣。葰人臯水。經云。滹沱水東流經葰人臯。臯下有泉。泉側石有十二手跡。其西復有二脚跡。甚大。莫窮所自。在縣西南四十八里。案漢鹵城故城。在今繁畤縣東。漢繁畤故城。在渾源州西。慮虒故城。在五臺縣北。水道提綱曰。滹沱河原出山西繁畤縣東北泰戲山。在平刑關南。巖頭山西曰者龍泉。西流經三泉鎮北。孤山大營南。有小水自南來會。又西經沙澗驛南。有華巖水自南來會。水出中臺之麓。北流經北臺東。又西北流入滹沱。滹沱又西少南。經縣城南。又西南。有義水自東南來注之。義水出東義山西麓。西北流入滹沱。滹沱又西南。經代州城東南。有小水自北來。繞城而南來會。又西南經陽明堡東。有二小水自西北來注之。又西南經崞縣城東。有一水自西北經城北而東注之。其東岸即五峯山。又南有小水自西來。經城南注之。又西南有陽武河。自西來會。其東岸即天柱山及繫舟山。又南經平原郵東。有銅河東出鳳凰山北麓。自東來會。有小水西出五峯之西北麓。自西來會。又南有沙河。自西南來會。又南為忻州北境之忻口。折而東南流。經定襄縣城西北。有雲中河。自西南來會。河出忻州西北山。兩源合而東流數十里。經州北。又東稍北至定襄西北。入滹沱。滹沱河又東南。牧馬河自城南來會。又東經五臺縣南豆槐陰保。南有一水。

自西南來會。水出定襄縣南陽西鎮之南山。東北流。又北經兩嶺山。又北合一南來之水。經延安保。東注於滹沱。滹沱河稍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水出泉巖保西北山。兩源合東南流。經槐陰保東北。至河邊保之西南。南入滹沱河。滹沱河又東南。五臺山之清水河。自西北來會。清水河。原出南臺山麓。西流數十里。東義山東麓水。自西北來會。折而南。稍東南流百里。有射虎川。自東來會。折而西流。稍南經虒陽山麓。又西有姚陽河。北自獨龍山來會。又西有九女泉。西北自縣東來會。又西經五臺縣城東南。又南有小水。自城西來會。折而東南流。經煖泉山西。突屈山東。又東南經賓都店西。又東南入滹沱。滹沱河又東南。經盂縣東北境。有龍華河。自西南來注之。河出盂縣北之雒霧山。東北流百里入滹沱。滹沱又東南。有秀水河。西南來會。秀水河三原。一曰烏河。出盂縣西南之玉泉山。合一水。東北流。經縣城東南。又東北有甚河。自縣西北東流。繞城來會。又東合一小水。又北有白鹿泉。自西來注之。又東北有馮山水。自西來注之。又北入滹沱。滹沱又東。入長城嶺山關。東南入直隸界。自發原至此。繁東而西。而南。而東。而東南。回環九百里。案代州城東之水。即漢書郡國志之滱絡水也。五臺縣西之小水。即元和志之慮虒水也。雲中河。即肆盧川。寰宇記。肆盧川水。今名雲中水。一名分領水。元和志。後魏宣武帝。於忻州西北十八里。故肆州城。移肆州理於今忻州城。因肆盧川為名也。開皇十八年。改為忻州。因州界忻川口為名也。忻川在北。肆盧川在南。水道提綱。言忻口而不言忻川水。豈古有而今無哉。元和志。恆州房山縣。東南至州八十里。蒲吾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靈壽縣。東南至州五十里。滹沱水在縣西南二十里。真定縣。州郭下縣也。滹沱河南。去縣一里。恆州西北取五臺山路至代州五百三十里。九門縣。西南至州三十里。滹沱水在縣西九十里。藁城縣。西北至州五十八里。肥纍故城。縣西南七里。滹沱水去縣二十九里。鼓城縣。西北至州九十五里。滹沱水在縣北十三里。寰宇記。靈壽縣。衞水。水經云。衞水出常山靈壽縣西。東北入於滹沱河。靈壽舊縣城。在縣西北。真定縣。蒲澤。酈道元注水經云。滹沱河水。又東逕常山城北。又東南為蒲澤。滹水有染烏。俗謂之蒲澤口。安樂壘。魏道武出關。登常山郡城。北望安樂壘。嘉其美名。遂移郡於壘。藁城縣。舊縣城在今縣西。案唐真定縣城。本安樂壘。舊常山郡城在壘南。滹沱水經常山城北。則經安樂壘之南。不得在唐真定縣北。樂史改元和志之文曰。滹沱水在縣北一里。則誤矣。水道提綱曰。滹沱水入直隸界。東五十里有一水。西自黑山關之北。東流穿城而南注之。又東南三十里出山。始行平地。經平山縣城北。有井陘縣水。自南來會。又東南流。經靈壽縣南、獲鹿縣北、真定府城南。又東南經藁城縣城北。藁非陘縣水。即漢志之綿曼水。鼓城縣。今晉州也。滹沱水舊經晉州之北。今改行晉州之南四十里。滹沱自晉州曰下。宋元來決溢不常。元和志。定州無極縣。北至州八十里。滹沱水南去縣三十五里。從藁城北至定州百二十里。深澤縣。西北至州九十里。滹沱河縣南二十五里。光武至滹沱。冰合。自鑿沙布冰上。渡未畢數車冰陷。今名渦旁合處為危渡口。深州安平縣。東南至州五十三里。滹沱河在縣南二十三里。鹿城縣。東至州二十五里。滹沱河在縣西北四十二里。饒陽縣。西南至州三十里。滹沱河北。去縣四十五里。州理城。即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派水。（派字之誤也。舊作泒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

沱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帝皇始三年，車駕幸魯口，即此城也。蕪蔞亭，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後漢光武帝自薊東南馳，晨夜至饒陽蕪蔞亭，飢甚，馮異進豆粥。寰宇記：漢毋極故城，在鄚州無極縣西，深澤故城，在深澤縣東南三十五里。饒陽故城，在饒陽縣東北二十里。案隋本於饒陽置深州，故元和志載魯口城，不曰縣理而曰州理。州理即縣理也。寰宇記：寧邊軍博野縣，東至瀛州一百里，南至安平縣五十里，東南至饒陽縣六十里，東北至高陽縣七十八里。虖沱河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深州饒陽縣枯白馬渠，在縣南一里，一名黃河，今名白馬溝。上承虖沱河，東流入下博界，故注水經云：虖沱河又東自白馬溝出。李公緒趙記云：此渠魏白馬王彪所鑿。又通典州郡云：虖沱河近在縣南，即光武所渡處，魏武帝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所以今在縣北。漳水注曰：漳水東北逕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白馬河注之。水上承虖沱，東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元和志：冀州下博縣，南至州一百里。下博故城，在縣南二十里。武強縣，西南至州一百三十里。本漢武隧縣地。武隧故城，在縣東三十一里。武強故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武邑縣，西南至州九十里。長蘆水北句去縣三十二里。寰宇記：武強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漢為侯國，西晉於其城置武強縣，因古城名之。高齊移於今理，有衡漳河，在今縣南五里。其城即後魏武邑郡城，道武皇始二年築。然則後魏武邑郡，即今武強縣。元和志：武邑縣北之長蘆水，即漳水。蓋長蘆水於下博城東北注漳水，自下漳水兼納長蘆之通稱矣。下博故城，在今深州南，樂鄉故城，在州東南。虖沱水，唐時自藁城縣北，東經鼓城縣北，定州無極縣南，又東經深澤縣

南，又東經深州安平縣南，鹿城縣西北，又東，白馬河出焉。又東北，故瀆東出經饒陽縣南，又東與漳水合。虖沱水則自故瀆東北經饒陽縣北，博野縣東南矣。漳水注曰：衡漳自武邑縣故城北，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又逕東昌縣故城北，又東北左會虖沱故瀆，謂之合口。衡漳又東北分為二川，當其水決處，名之曰李聰淀。衡漳又東分為二水，左出為向氏口，瀆水自此決入也。衡漳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又東北右合李聰淀水，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成平縣故城，在建成縣北。二城南北相直。衡漳又東左會虖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又逕南皮縣之北皮亭，而東北逕浮陽縣西，東北注也。淇水注曰：清河又北逕北皮城東，左會虖沱別河故瀆，謂之合口，城謂之合城也。地理風俗記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即是城矣。清河又東北，浮水故瀆出焉。清河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虖沱別瀆注焉，謂之合口也。漳水注又曰：清漳逕章武縣故城西，故濊邑也。枝瀆出焉，謂之濊水，東北逕參戶亭，分為二瀆。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枝水又東注，謂之叢伏流。又東積而為淀，一水逕亭北，又逕東平舒縣故城南，又東北分為二水，一右出為淀，一水北注虖沱，謂之濊口。案漳水注，敍枝瀆之濊口，而不敍正流；淇水注，敍正流，而不敍濊水，互以相明。淇水注曰：清河又東北逕紵姑邑南，又東北逕窮河邑南，東北至泉州縣北入虖沱。寰宇記：東昌故城，在武邑縣東北二十八里。弓高故城，在阜城縣南二十七里。阜成故城，在阜城縣東二十二里。樂成故城，在深州樂壽縣東南六

十五里。建成故城，在瀛州景城縣東南三十里。成平故城，在景城縣南二十里。案阜城縣，西南至冀州一百四十里。冀州東北至瀛州二百四十里。樂壽故城，在今獻縣西南。獻縣北至河間府六十里。景城故城，在今交河縣。交河縣西北至河間府一百十里。南皮故城，在今南皮縣東北。浮陽，今滄州也。今大城縣，古平舒縣也。泉州故城，在武清縣東南四十里。南皮縣東北至天津府二百五十里。滄州北少東至天津府一百八十里。天津府西北至武清縣治一百二十里。元和志：參戶故城，一名木門城，在長蘆縣西北四十里。縣東南至滄州四十五里。今參戶故城，在青縣界。漢書地理志：河間國樂成縣，虖池別河，首受虖沱河，東至東光入虖沱河。弓高縣，虖沱別河，首受虖沱河，東至平舒入海。案虖沱於東昌東北入漳，自下漳即虖沱矣。左出為向氏口，乃東逕弓高城北，則向氏口之水，當即弓高縣之虖沱別水。虖沱逕弓高縣城北，即東逕樂成縣城南，又東逕建成、成平縣南，又東與虖沱別河合，此別河即向氏口決入之水。蓋自向氏口東北出，逕樂成、成平等縣北，又東與虖沱合也。然則樂成縣之虖沱別河，即弓高縣之虖沱別矣。寰宇記：東光故城，在東光縣東二十里。案東光，唐屬景州，東光西至州治弓高縣四十里。景州西南至冀州二百十里。東光西至阜城縣六十五里，西北至景城縣九十里。而建成故城，在景城縣東南三十里。虖沱逕建成縣南，乃東與別河合，其地正與東光相直，蓋水北為建成，水南則東光，故言虖沱別河東至東光，入虖沱河也。東光入虖沱後，又北與清河合，自後清河即虖沱河，亦即虖沱別河矣。清河至東平舒縣北，泉州縣南，由蔣易蕭水潭溝入海，故言虖沱別河東至平舒入海。虖沱經成平縣南，故漢志成平縣有虖沱河也。寰宇記：文安古城，在鄚州文安縣東北三十里。平舒在文安東南，參戶又在平舒西南。文安平舒

參戶之東，皆是陂淀。水道提綱曰：三角淀，即古雍奴水，當西沽之上，最大，周二百餘里。後漸填淤，袤延纔州、永清、東安、武清，南至靜海，西及文安、大城之境，東西百六十餘里，南北二三十里，為七十二清河所匯。今曰東淀，以其對任邱、趙北口之泊為西淀也。東淀在武清縣南八十餘里王慶坨之南，東西四五里，南北十餘里耳。又東為西沽。然則平舒、參戶之東，皆水澤矣。漢志鹵城縣下，言東至參戶入虖沱別，案淇水注清河逕浮陽縣故城西，東北與虖沱別瀆合。驗其地，正當參戶故縣之南，此別瀆，當即漢志參戶之虖沱別。特其水首受虖沱之處，則不可知。疑自饒陽以下分故瀆，東北出，經瀛、冀二州者，即古虖沱別河所行。道元時，虖沱正流，改虖沱別河之道，而當時與漳合於東昌東北者，故稱故瀆矣。漢時虖沱與漳合，後魏及唐，虖沱先與滱合。酈注雖亡，虖沱斷絡，猶可得其彷彿也。過郡九者，謂代、太原、常山、中山、真定、信都、涿、河間、勃海等郡也。漢志從河東至文安入海，從字疑有誤，近儒改曰別河東至文安入海。然曰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數多於虖沱，亦不可解。蓋虖沱篇亡，不可悉知矣。且自鹵城至參戶，里數亦不止千三百四十里也。寰宇記：深州樂壽縣，漢中水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高祖封功臣呂馬童為中水侯，即此地。居兩河之間，故曰中水。郡國縣道記云：其城南枕虖沱，北背高河。瀛州河間縣大浦淀，又名大廉陂，在縣西南四十一里。注水經云：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虖沱，是故人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虖沱河在縣西二十里。案河經武垣北，後魏太和年，刺史王質掘直之。西武垣城，在郡西南三十八里故城東徹

北十三里，又有一武垣城，時人謂之東武垣城，即當今郡南二十五里，蓋因魏武鑿渠引虖沱水，遂移西武垣城於此，置武垣縣。高陽縣，在州西北七十里。虖沱河在縣東北十四里。瀛州西南至深州一百五十里，北至莫州一百八里。莫州任邱縣，在州南四十三里。狐狸淀，在縣西北二十里。水經云莫縣東南隅水有狐狸淀，俗亦謂之掘鯉淀，非也。案淀中有蒲柳，多葭葦。莫縣虖沱水東流經縣南二里，東北流入文安縣界。易水在縣北二十里，東入文安縣界，合虖沱水。掘鯉淀，在縣西二十里，俗名掘柳淀。易京城，在鄚縣西北三十里。湖水在縣西二十里，向東合易水。廢鄚縣城，在縣東北三里。高郭故城，在縣西南二十六里，實帝封河間獻王子騰爲高郭侯，此城是也。滱河經高郭城南面，東流過莫州東北至霸州七十里。霸州文安縣，西北至州五十里。虖沱水在縣西北三十里，又東溢爲趙淀。大城縣，西北至州九十五里，本平舒縣。虖沱河在縣北一百三十里。永濟渠在縣東五十里。易水注曰：易水東逕容城縣故城南，又東，濡水注之，水側有渾埿城，易水逕其南，東合滱水，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易水又東逕易京南，又東逕易縣故城南，又東逕安次縣南莫縣故城北，東北至文安縣，與虖沱合。巨馬水注曰：巨馬水於平舒城北南入於虖沱而同歸於海。案寰宇記，容城廢城在雄州西北五十里，渾埿城在容城爲縣南四十里，南易水在容城縣南，流入瀛州高陽縣界，與滱水合流。案容城本屬易州，元和志容城縣西北至易州八十八里，周顯德六年收復三關，於瓦橋建雄州，移涿州之歸義及易州之容城二縣於雄州城中，故樂史言唐屬易州之容城爲舊縣，南易水在縣南者，亦指舊縣言也。舊歸義縣，寰宇記在涿州南一百二十里，漢易縣地，易水在縣南，易京城在縣南十八里，易縣故城在縣東南十五里，是燕桓侯之別都。安次縣，在幽州東南百里，漢舊縣，寰宇記之安次縣本耿橋行市，在常道城東五里，常道城在漢安次縣西，則唐縣去漢縣不遠，今爲東安縣地。寰宇記，雄州南至莫州三十里，幽州南至莫州二百八十里。案滱水合滱博諸水入南易，南易與虖沱合而入北易，范陽旦下之巨馬水，即北易也。莫縣西之濡水，即滱水也。虖沱水自饒陽縣東北東北逕樂壽縣西北，又北逕瀛州河間縣西，又北逕高陽縣東北，又東北逕莫縣南，又東逕文安縣北，與南易滱水合，又東逕平舒縣北，與北易巨馬水合，又東南與濟河合，北與鮑邱水合，同入於海。大城縣東之永濟渠，即清河也。鮑邱水注曰：南極虖沱，西至泉州雍奴，東極於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淀，枝流條分，往往逕通。沽河注曰：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虖沱同歸於海，故經曰派河尾也。此後魏及唐虖沱所行之道也。虖沱自宋元來遷徙不常，今水自晉州南東南出，水道提綱曰：虖沱經藁城縣城北，又東南經晉州南，又東南至束鹿縣東南，入大陸澤，自澤東南流，經冀州北，東北流，經衡水縣城西北，又東北經武邑縣北，武強縣南，又東北經交河縣西境，至獻縣南，而水分爲二派，一派東流，經獻縣南，東北行一百三十里，至滄洲西境，杜林鎮南，與南來之漳河合，又北至青縣城東南，與運河會，北至靜海縣西，又北至天津會白河、桑乾諸水，東入海。一派北流，經獻縣城西北，折東北流，經河間府東境，旦河鎮北，又東北經青縣西境，大城縣東境，又北經子牙汛，俗曰子牙河，又北經靜海縣西境，與西北來之淀水河合，東流至直沽北，與白河桑乾會，又東南與運河會，二派復合也。虖沱既入直隸，縣西而東南折而東北，又東入海，

行一千二百餘里。案自大陸澤以下，本古漳水所經，漳水南徙，而虖沱行漳水故道，清水河、涞、易、滱、唐諸水之委匯也。水道提綱曰：漳水北入直隸成安縣西南界，又東北經縣東南，又東至廣平縣西南境，分爲二派，東流者，經魏縣北大名府治元城縣北，又東北入山東冠縣西界，與南來之衛河合，而東北經館陶西北，又東北至臨清州入運河。東北流者，經廣平縣東南，東北經肥鄉縣東，東北入山東界，經邱縣南，又分爲二派，一自邱縣城東北流入直隸威縣南境，又東北經清河縣城北，又東北經故城縣西，棗強縣東，又東北經衡水西南，技州西，武邑南，阜城縣城西北，交河縣城東南，又東北經南皮北，又東北至滄州西之杜林鎮東，虖沱東派自西來會，又東北至青縣城南，運河自東南來會，又北達直沽，一自邱縣城西北流至直隸界，龍堂折而北流，經廣宗縣城西，又北經鉅鹿縣東，又北至新河縣西南，北流入北泊。大陸本爲漳水之匯，今僅存此一派耳。自泊東北流會虖沱，經冀州衡水武邑之北，武強之南，交河之西，至獻縣，復分爲二，至天津俱會而東入海，經冀州衡水武邑之北者，僅存廣宗一支，是漳水南徙也。滱水本經高陽之北，今乃經蠡縣北，高陽縣南，是滱水南徙也。巨馬水，本於平舒城北南入虖沱，今乃於雄縣東南入南易，是巨馬西徙也。巨馬、滱、漳諸水，皆非故道，不獨虖沱矣。滱水注曰：滱水逕安國縣東，分爲二水，一水枝分東南流，逕解瀆亭南，又東南逕任邱城南，又東南逕安郭亭南，又東南流入於虖沱。滱水又東北流逕解瀆亭北，而東北注。元和志定州義豐縣，西至州六十里，本漢安國之地，滱水在縣北五里，解瀆故城，縣東北九里。定州東北至莫州二百五十里。寰宇記任邱古城，在任邱縣南二十六里，案義豐縣今爲祁州。自解瀆亭東至莫州之任邱，一百二十里，疑滱水枝津之所經，則是一任邱。去解瀆亭不遠，非莫州之任邱也。滱水注又曰：滱水東北逕依城北，即古葛城，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寰宇記，廢唐興縣，在莫州西北五十里，即古葛鄉城，一名依城。阿陵故城在任邱縣東北二十里，任邱北至莫州四十三里，是依城在西北，阿陵在東南，滱水不得先逕依城而後逕阿陵城東，疑此有誤也。

滋水攷

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虖沱。漢書地理志，常山郡南行唐縣，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虖沱水。元和郡縣志，蔚州靈邱縣，東北至州一百三十里，滋水出縣西枚回山，縣，河五丈，湍激之聲，聲聞山谷，樵牧之士，咸繇此渡，巨木淪溺，久乃方出，或觸崖石，無不粉碎也。土地記云：枚回嶺與高氏山連麓接勢。蔚州東南至定州，取鹿嶺山路四百九十里，南至恆州，取秦嶺路四百九十里，恆州行唐縣，南至州七十里，滋水去縣南二十六里。真定縣滋水北，去縣三十里。九門縣，西南至州三十里，滋水北，去縣二十三里。定州新樂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本漢新市縣之地。寰宇記，蔚州靈邱縣高氏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土地記云：鹵城東三十八里，有枚回嶺。鎮州真定縣滋水，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虖沱河。新市故城，在縣東北，祁州無極縣資河，從鎮州九門縣東北界入無極界，東南入虖沱河，南岸高阜無隄，故新城，在州西二十八里，水經云：後魏太武帝南巡，行營樂，亦曰晉城，故號昌城，在州東北二十八里。水經云：李克書曰：魏文侯時，克爲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原林麓

之綠。無駱谷牛馬之息。而入多其前。是苦吾百姓。遂執而免之。漢光武封大將軍杜茂爲苦陘侯。漢章帝北巡。改曰漢昌。至魏文帝改漢昌爲魏昌。城故安城。在州東南六里。水經云。安城。即魏昌之安鄉也。魏志云。明帝太和元年。封外祖甄逸爲安鄉侯。祁州西至鎮州七十里。水道提綱曰。滋河原出山西五臺縣東南界烏牛山北麓。東流穿長城。入直隸平山縣西北界山中。合數小水東南流。經靈壽縣北。行唐縣南。又東南經真定府北。又東南經無極縣南。折而東北流。經晉州西北。深澤縣北。又東北至祁州東南。與西來之沙河會。而北合唐河也。滋河至行唐縣之張茂邨。伏地流至真定縣北之南孟社。復出。案滋水本於無極縣南入虖沱。今改折東北流至祁州入瀦水。道變矣。牛飲山今在行唐縣西北白陘谷。說文作白陘谷。

鹿水攷

太平寰宇記。鎮州平山縣房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滱水出焉。亦謂石臼水。又謂之鹿水。出行唐東。入博陵。謂之木刀溝。行唐縣輪井。水經注云。行唐城上有大井若輪。水深不測。王山祠。水經云。行唐城內北門東側。祠後有神女廟。廟前有碑。其文云。七山將軍。故燕發之神。宣後爲城神。聖女者。此十華族石神夫人之元女。趙武靈王初營斯邑。城壘裁不立。聖女發歎。遂與神俱。遂妃神號。潛刊真石。百堵皆興。不日而就。故此神後之靈應不泯焉。（據此條輿地紀勝引之。遂據是取。以樂史稱是水經注文。姑錄之。然史稱水經。亦有不出水經者。）案此二條。當是鹿水注文。後漢書注引。石臼河在定州唐縣東北。案唐縣東南至定州五十里。石臼河不得在唐東北。北字當是南字之譌。元和郡縣志。定州新樂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木刀溝在縣東南二十四里。溝旁人姓木名刀。因爲名。陘邑縣北至州五十里。木刀溝在縣南二里。義豐縣西至州六十里。長林溝今名木刀溝。在縣南三十三里。然則鹿水自房山縣西北東逕行唐縣北。又東逕新樂縣南。又東經陘邑縣南。又東經義豐縣南。義豐今祁州。木刀溝自義豐已下。元和志不詳所入。想入泒水矣。今其水上流爲滋水所亂。故道已塞。

泒水攷

說文。泒水。起雁門葰人縣戍夫山。東北入海。段玉裁曰。爲即虖沱水。垚案。此即元和志之派水也。泒派字相近。泒譌作派。泰戲山。通典謂之泒阜山。寰宇記。代州繁峙縣。鎮州行唐縣。皆作派山。然則派水之爲泒水。無疑也。葰人故城。在今繁峙縣南。虖沱與泒水同出泰戲山。目其是泒水所出。因謂之泒山。寰宇記。鎮州靈壽縣。泒水經白羊山。山之下有白石如羊。頭角身足。粲然逼真。定州安喜縣。天井澤在縣東南四十七里。周回六十二里。水經云。派水歷天井澤南。水流所播爲澤。俗名爲天井淀。元和郡縣志。定州義豐縣。西至州六十里。派水縣西二十五里。深州安平縣。東南至州五十三里。派水今名碰河。西自定州義豐縣流入。饒陽縣西南至州三十里。州理城。古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虖沱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李吉甫樂史所言之派水。字皆當作泒。今謂之沙河。水道提綱曰。沙河原出西山繁峙縣東界嚴頭山。其西卽虖沱原所謂泰戲山也。東南流。穿長城。入直隸界。夾溝營北。又東南有小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至阜平縣東南。有一水自西界龍泉關東南流合。一水經縣城而東來會。又曲折東南流。經王快鎮

西。又東流。經宋城西。始出山。經曲陽縣西南。又南經行唐縣東北。新樂縣城南。又東經定州南。滋河自西南來會。又北與唐河會焉。案唐時泒水東經安平饒陽。與虖沱合。今改入瀦水。

落颿樓文稿卷四

西遊記金山以東釋

垚初見徐星伯先生。即問耶律大石河中府。及元和林所在。先生出長春真人西遊記見示。記後有先生跋。詳證金山西南山川道里。得之目驗者。又有程春二跋。皆言邪米思干。今撒馬兒罕。嗣見先生所撰乾隆十三排輿圖。知撒馬兒罕在靈罕西北。卽大石河中府也。獨和林所在。尚未得其審。今歲張德輝紀行。始知和林城東北有一澤泊。因悟記所言皇后窩里朶。尚在和林之西也。先生屬垚再作一跋。考定和林。垚以紀行所載。自德興宣德以北。山水驛程。多與記合。因取紀行以證是記。并參考史傳疏釋之曰。

德興府今保安州。宣德州今宣化縣。紀行曰。至宣德州。復西北行。過沙嶺子口。及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扼胡嶺。卽記十日宿翠屏口。明日北度野狐嶺路也。紀行曰。扼胡嶺下。有驛曰孛落。自是以北諸驛。皆蒙古部族所分主也。每驛各以主者之名名之。繇嶺而上。則東北行。始見毳幕氈車。逐水草畜牧。非復中原風土。卽記所謂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也。案一統志。野狐嶺在今萬全縣東北三十里。極高峻。遼史重熙六年。獵於野狐嶺。明洪武三年。李文忠北伐。出野狐嶺。扶桑中。上皇自北還也。先道兵經至野狐嶺。地爲撫州宣德間要道。金史太祖紀。天輔七年四月己亥。次儒州。五月丙寅。次野狐嶺。己巳。次落藜濼。元史木華黎傳。歲壬申。進圍撫州。金兵四十萬陳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

朱易破也。卒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陳。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澮河。殭尸百里。案壬申者。太祖之七年也。野狐嶺之役。太祖紀在六年辛未。紀云。二月帝自將伐金。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秋七月拔之。八月帝及金師戰于宣平之會河川。敗之。九月拔德興。元太祖六年。當金衛紹王大安三年。衛紹王紀。是年四月。大元太祖皇帝來征。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行省事備邊。八月。千家奴胡沙自撫州括軍。駐于宣平。九月千家奴胡沙敗于會河堡。澮河當即太祖紀之會河川。即金史之會河堡也。木華黎傳。亦以克德興爲在辛未年。而野狐嶺之戰。乃移下一年。會河在德興之西北。野狐嶺又在會河之北。豈有野狐未敗。而德興先克。傳蓋誤矣。千家奴一名思忠。胡沙一名承裕。承裕傳。大安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行省戍邊。烏沙堡之役。不爲備。失利。朝廷獨坐思忠。詔承裕主兵事。八月。大兵至野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以行省兵爲聲援。承裕畏怯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谿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脫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識者謂金之亡決于是役。衛紹王納薄其辜。除名而已。案一統志。宣平廢縣。在萬全左衛西十里。衛在懷安縣東北六十里。會河堡在衛西。東南二洋河合流處。水道提綱曰。東洋河。即古于延水。其源曰兆哈河。在正黃旗察哈爾東卜兆哈嶺之東。東南流入邊城。經山西新平堡之北。平遠堡之南。又東流。經直隸西陽河堡柴溝堡之南。有西洋河。自西南來會。西洋河出陽和邊外太僕牧地。東南流入邊城。靖虜堡北。守口堡南。又東經陽高縣城北。又東流逕天成衛西北。

有二水自西南來會。又東經城北。又東入直隸界。東北流至萬全縣西南之柴溝堡東南。與東洋河合。既合東流。逕萬全驛北。有一水南自懷安縣東北流注之。案自懷安縣東北流。合東洋河之水。即南洋河也。萬全驛。當在萬全左衛城中。會河堡在萬全左衛之西。即在萬全縣西。承裕自野狐嶺退至宣平縣。中夜率兵南行。明日敗于會河川。則宣平在會河堡西北。其相去當不止十里矣。金史地理志。撫州柔遠縣。有得勝口。舊名北望淀。大定二十年。更名。金之撫州。即元皇慶後之興和路。一統志。張家口。在萬全縣東二十里。興和故城。在鑲黃旗牧廠西南二十里。南至張家口百里。方輿紀要。萬全右衛初與左衛同城。永樂二年。城德勝口。移衛治焉。德勝口即得勝口。即今之萬全縣也。紀行過宣平縣驛。出得勝口。抵扼胡嶺。然後北過撫州。然則得勝口爲撫州南界之泊。扼胡嶺。又疑即野狐嶺之異名矣。方輿紀要。翠屏山在萬全右衛北三里。兩峽高百餘丈。望之如屏。宋嘉定四年。蒙古敗金將胡沙虎于翠屏山。遂取西京。即記之翠帡口矣。（自宣平至此。爲第一節。釋野狐嶺翠帡口。兼釋宣平縣會河堡得勝口等地。）紀行曰。北過撫州。惟荒城在焉。北入昌州。居民僅百家。中有廨舍。乃國王所建也。亦有倉廩。隸州之鹽司。州之東有鹽池。周廣可百里。土人謂之狗泊。以其形似故也。案紀行。于撫州下。言北入昌州。而不言過蓋里泊。記言北過撫州。十五里東北過蓋里泊。盡邱垤鹹鹵地。始見人煙二十餘家。南有鹽池。而不言過昌州。就記言考之。蓋里泊在撫州東北。金志。泊屬撫州豐利縣。以泥濼。則蓋里泊當在泥濼側近。水道提綱。及一統志。皆謂泥濼在今蘇尼特右翼南六十里。據一統志。

鑲黃等四旗牧廠。南至宣化府邊界。四十里。北至鑲黃旗察哈爾界。一百十里。鑲黃旗察哈爾。南至鑲黃旗牧廠界。七十里。北至蘇尼特右翼界。一百二十里。蘇尼特右翼。在張家口北五百五十里。南至鑲黃旗察哈爾界。一百二十里。北至瀚海一百八十里。計由鑲黃旗牧廠。北至蘇尼特右翼四百二十里。由撫州故城。北至泥濼三百八十里。而由泥濼北至瀚海。止二百四十里。泥濼去撫州如是之遠。校記與紀行所言不合。方輿紀要云。金昌州在興和西北。又云。威寧縣北有昌州城。案威寧縣。金撫州。故城在正黃旗察哈爾西南八十餘里。地在撫州之西。昌州在威寧之北。則在撫州西北。而蓋里泊在撫州東北。然則張卷議出撫州。西北行。故經昌州而不經蓋里泊。真人出撫州。東北行。故經蓋里泊。而不經昌州。而度漠。則皆至魚兒濼也。蓋里泊當與泥濼相近。而一統志。蘇尼特右翼。有古木土鹽泊。在右翼東南七十里。西喇布綠泊。在右翼西三十五里。不知孰爲蓋里泊矣。水道提綱。蘇尼特部有濮泊。在左翼南七十里。黑水濼。在左翼西南一百二十里。葦濼。在左翼西南九十里。古爾板馬遜泊。在左翼西三十五里。最大者曰呼爾泊。在左翼東南六十五里。據一統志。右翼東至左翼界一百三十里。左翼西至右翼界百里。蓋里泊必在左右二部諸泊之內。但不知何泊爲是。而呼爾泊、疑即太祖紀之大水濼。若昌州之狗泊。則竟不知所在也。金史徒單鎰傳。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并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移剌。參知政事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

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紀行曰。昌之州北。行百餘里。有故壘隱然。連亘山谷。壘南有小廢城。問之居者云。此前朝所築保障也。城有戍兵之所居。案金史張萬公傳。初明昌間。有司建議。自西南西北路。沿臨潢達泰州。開築壕塹。以備大兵。役者三萬人。連年未就。御史臺言。所開旋爲風沙所平。無益于禦侮。而徒勞民。上因旱災問萬公所由致。萬公對以勞民之久。恐傷和氣。宜從御史臺所言。罷之爲便。後丞相襄師還。卒爲開築。民甚苦之。此之堡障。當即襄所築也。（以上爲第二節。釋蓋里泊。兼釋昌州。）紀行又曰。自保障行四驛始入沙陀。際陀所及。無塊石寸壤。遠而望之。若岡陵邱阜。然既至則皆積沙也。所宜之木。榆柳而已。又皆樗散而叢生。其水盡鹹鹵也。凡經六驛而出陀。復西北行一驛。過魚兒泊。案紀行。自保障至魚兒泊。行十一驛。自昌州以上。皆不著道里。長春則于二月十五日過蓋里泊。三月朔出沙陀。至魚兒濼。凡行半月。紀行曰。魚兒泊有二焉。周廣百餘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泊之東涯。有公主離宮。宮之外垣高丈餘。方廣二里許。中建寢殿。夾以二室。背以龜軒。旁列兩廡。前峙眺樓。登之頗快目力。宮之東有民匠雜居。稍成聚落。中有一樓。榜曰迎暉。案此公主。不知何人所尚。元代諸部。落之世尚主者。亦乞列思居中。白達達部居西。宏吉剌部居東。魚兒泊。直昌撫等州之北。疑是亦乞列思部分地。孛禿傳。孛禿。亦乞列思氏。太祖妻以皇妹帖木倫。皇妹薨。復妻以皇女火臣別吉。孛禿從征西夏。病薨。追封昌王。魚兒泊之離宮。究不知何公主所居。疑未能證矣。太祖紀九年夏六月。避暑魚

兒濼蓋離宮本是帝所居，後以賜公主耳，案元之魚兒泊與遼之魚兒濼名同地異，元魚兒濼在昌撫等州沙濱之北，遼魚兒濼則與長春州混同江相近，遼史聖宗紀，太平二年，春二月辛丑朔，駐蹕魚兒濼，三月甲戌，如長春州，四年春正月，如鴨子河，二月己未，獵撻魯河，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五年春正月乙酉，如混同江，二月，如魚兒濼，三月，如長春河，撻魯改曰長春，必在長春州側近，地理志長春州本鴨子河春獵之地，營衛志鴨子河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則長春州逼近混同江，興宗道宗諸紀，數言如魚兒濼，而史文嘗與如混同江春州等比月相連，則遼史之魚兒濼西去直昌撫等州北之魚兒濼甚遠，然太平四年，魚兒濼有聲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岡四十里，別為一陂，與紀行魚兒泊有二，中有陸道達于南北之言，頗相似，而以史考之，實是二地，蓋元之魚兒濼在遼上京臨潢府西北沙漠外，而遼之魚兒濼則去長春州頗近，道宗紀，大安四年，春正月庚戌，如混同江，二月，己丑，如魚兒濼，己亥，如春州，春州即長春州，己丑至己亥十日，若為上京西北沙磧外之魚兒濼，則東至混同江畔之長春州，非十日所能到，遼之遊幸，亦不應倏東倏西如此矣，案一統志，遼魚兒濼在郭爾羅斯前旗西北五十里，遼長春州故城，即泰州故城，在郭爾羅斯前旗東南三百里，混同江在郭爾羅斯前旗東一百七十里，旗東至奉天府永吉州界一百七十里，西北至科爾沁界一百四十里，科爾沁右翼前旗東南至郭爾羅斯界一百八十里，洮兒河在右翼前旗西四里，即遼之撻魯河也，然則遼之魚兒濼在長春州西北三百五十里，撻魯河在魚兒濼西北三百里矣，地志家以與和城南之濼當元太祖避暑之兒魚濼，殊誤，太祖不避暑于撫州甚也，（以上第三節・釋元遼魚兒濼名同地異）紀行曰，自魚兒泊之西北行四驛，有長城頹址，望之綿延不盡，亦前朝所築外堡也，自外堡行十五驛，抵一河，深廣約什摩沱之三，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河也，夾岸多叢柳，案紀行，自魚兒泊至驢駒河，行十九驛，而記言三月五日自魚兒濼起之東北，行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入陸局河，書蓋驢駒河由西南趨東北，張參議自魚兒泊西北行，故十九驛而至，真人以赴斡辰大王之詔，自魚兒濼東北行，故二十餘日方見入驢駒河之沙河也，北人讀陸局音如臚朐，故記謂之陸局河矣，元史謂之怯綠憐河也，元太祖諸弟皆封在東方，斡辰大王宗室表作斡赤斤國王，據此記，知斡赤斤營帳在臚朐河南，記言水濡馬腹者，謂沙河也，渡河北行，渡沙河也，今輿圖及水道提綱，臚朐河之北，有沙水南注而南則無有，蓋壽外小水隱見不常，故不能合矣，記言四月朔至斡辰大王帳下，十七日大王送行，馬首西北，二十二日抵陸局河，積水成海，周數百里，計自斡辰大王帳下至臚朐河，行五六日則斡辰之帳，似在今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左翼後旗北境中左旗之東境，積水成海，周數百里，似即水道提綱之杜勒鄂模矣，牙忽都傳，北安王駐帖木兒河，乃顏也不堅有異圖，引兵趨怯綠憐河大帳，王遣幽閉出禿禿哈率兵追之，時怯必禿忽兒雷台諸獄古軍二萬，從乃顏，牙忽都知之，夜襲其河上軍，突入帳中，遇忽都滅兒堅，幾獲之也，不堅即也不干，斡辰之曾孫也，乃顏者，太祖弟別里古台之曾孫，別里古台傳以斡難怯魯之地，建營以居，是別里古台分地，故斡難河在斡辰之北，時也不堅從乃顏叛，故引兵趨怯綠憐矣，紀言過河南岸西行，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不得窮其源，則在

今車臣汗本旗之西南，右翼中前旗之南，右翼中右旗之北也，臚朐河，至右翼中前旗之西南，折而東南流，水道提綱所謂克魯倫河自源西南流四百數十里，折而東南流者也，亦史所謂怯綠憐河曲矣，紀行曰，驢駒河水，東注，甚湍猛，居人云，中有魚長可三四尺，春夏及秋捕之，皆不能行，至冬可鑿冰而捕也，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宇，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豆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蓋常有陰靄之氣覆其上焉，案黑山在臚朐河北，當河曲之中，亦斡辰大王分地，撒吉思傳，初為太祖弟斡真必闍赤領王傅，斡真薨，長子只不干蚤世，適孫塔察兒幼，庶兄脫迭狂恣，欲廢適自立，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白皇后，乃授塔察兒以皇太弟寶，襲爵為王，撒吉思以功與火魯和孫分治，黑山以南，撒吉思理之，其北，火魯和孫理之，斡真即斡辰，火魯和孫分理黑山以北，則斡辰之地，跨臚朐河南北，西至河曲矣，案驛路本由魚兒濼西北行，徑抵臚朐河曲，當黑山之陽，參議所行是也，真人以赴斡辰之請，故向東北行，則非驛路，由王帳下西至臚朐河曲，方與魚兒濼驛路合，故記言西南接魚兒濼驛路也，自河曲以西，與參議行程合矣，紀行曰，自黑山之陽，西南行九驛，復抵一河，深廣加翕陸連三之一，魚之大若水之捕法，亦如之，其水始西流，深急不可涉，北語云，渾獨剌，漢言兔兒也，案渾獨剌，今曰土剌河，太祖紀，帝以汪罕與烈祖交好，遂會于土兀剌河上，尊汪罕為父，乃蠻部長不魯欲罕不服，帝與汪罕征之，汪罕夜然火營中，示人不疑，潛移部衆于別所，及旦帝始知之，因疑其有異志，退師薩里河，汪罕亦還至土兀剌河，洪茶邱傳，從丞相伯顏北征，至脫剌河，猝與賊遇，茶邱突陣擒前，土土哈傳，至元十四年，土土哈追脫脫木至禿兀剌河，三宿而後反，尋復敗之于斡欽河，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剌哈為土土哈所執，盡得其情以聞，有旨令勝剌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土哈言于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有言也不干叛者，衆欲先聞于朝，然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即擒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啓行，疾驅七晝夜，渡禿兀剌河，戰于孛禿嶺，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土兀剌，脫剌，禿兀剌，皆即渾獨剌之轉譯，音無定字，語有輕重，故字隨音變矣，勝剌哈亦作勝納哈，哈丹之孫，哈丹者，太祖弟哈赤溫之孫也，玉昔帖木兒傳，乃顏遺孽哈丹禿魯干復叛，玉昔帖木兒，倍道兼行，過黑龍江，擣其巢穴，殺獲殆盡，哈丹禿魯干莫知所終，夷其城，撫其民而還，哈丹巢穴在黑龍江，則黑龍江當即是其分地，故土土哈不欲勝納哈往東道矣，禿魯干疑即哈丹之弟吳王宗列祖也，然則哈赤溫分地，又在別里古台分地東北也，太祖諸弟，獨搠只哈兒王分地不可考耳，憲宗元年，東方諸王，有也古脫忽亦孫哥，也古即也苦，亦孫哥即移相哥，二人皆搠只哈兒王子也，則分地亦在東方，特無繇知地所在耳，紀行言西南行九驛，抵渾獨剌河，記言驛路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漸見大山峭拔，而不言有河，蓋既入推校甚敍，而斷其地在土剌河之南，喀魯哈河之東，近今喀爾喀土謝圖汗中右旗地，語最精確，蓋真人與參議所行，實是一途，語有詳略耳，大山峭拔者，即土剌河南岸，喀魯哈河東岸之山也，（以上第四節，釋驢駒河、渾獨剌河，并東方諸王分地所在。）紀行曰，過河而西行一驛，有契丹所築故城，城方三里，背山面水，自是水北流矣，案過兔兒

河而西。又行一驛。然後至契丹故城。則城當在喀魯哈河之西。土謝圖汗本旗之東北。紀行曰。蘇故城西北行三驛。過畢兒紇都。乃仁宗潛邸之地。又經一驛。過大澤泊。周廣約六七十里。水極澄徹。北語謂吾悮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案水道提綱曰。朱爾馬台河出額黑鐵木兒山南麓。東南流。繞布庫鐵木兒山足三面。東北流曲曲二百餘里。豬為池。曰察罕鄂模。廣數十里。又東北流百里。有布勒哈爾台河。自達爾湖喀剌巴哈孫地之池水東北流來會。又東北入鄂勒昆河。布勒哈爾台。與畢兒紇都音相近。察罕池東北流百里。與布勒哈爾台河會。與紀行過畢兒紇都。又經一驛過大澤泊之言合。又自布勒哈爾台河東至喀魯哈河。里數與紀行行三驛之言亦合。然則吾悮竭腦兒即今察罕池。池西南百餘里。實元和林城所在矣。太宗紀。九年春。城于揭揭察哈之澤。夏四月。築埽鄰城。作迦堅茶寒殿。地理志。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錢大昕謂迦堅茶寒。即揭揭察哈之譯音。有輕重耳。揭揭察哈。憲宗紀又作怯蹇叉罕。然則殿以澤得名。殿在和林城北七十餘里。澤亦當相近。察罕池之即揭揭察哈澤無可疑矣。紀行曰。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築也。蘇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歐陽元高昌偰氏家傳曰。和林有三水焉。一源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汗。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忽爾班達彌爾。三水距城北三十里合流曰偰輦傑河。案忽爾班達彌爾。即今塔米爾河。水道提綱曰。他米勒河。亦曰塔米爾河。有南北兩源。南源出杭愛山北麓。在鄂勒昆源之西者。曰阿索郭特河。西北流百里許。又在其西五十里者。兩源北流而合。又

八二

在其西南九十里者。三源合而東北流。有西北來二水皆會。又東北。始曰他米勒河。又北而會阿索郭特河。皆杭愛以北水也。又東北。會東南來一水。而東即蘇巴勒干山。又北。經特禮布拉克地。東受西北來一小水。又東北受西北來之朝穆多河。又東北經布拉干地。南受西北來一小水。稍東有車車勒里克河自南來會。又東北受西北一小水。又東北折而北流。有一河合四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北與北源會。北源出枯庫東麓。在杭愛山西北三百里。有三泗東北流而合。又北會東南外來一水。又東北。而三泗自西北合而東流。稍北來會。又東北會西北來一水。又東南來一水。又東北會西北一水。始曰他米勒河。北岸逆山。即哈瑞河諸源也。又東流受北一水。又東有一河。西南自哈瓏恩格爾山東北流。合三水來會。又東豬為台魯勒倭黑池。廣數十里。中有一山。又東流。有綏罕烏林河。自西北來會。其南岸。即布拉汗山也。又東北百數十里。南源自西南來會。又東曲曲百里。折而東北百里。有鄂勒昆河。北水源俱五百餘里始合。又二百里入鄂勒昆。自杭愛山以北。枯庫領以東。諸泉皆會入焉。案二源會合之後。又東北二百里入鄂勒昆。計自和林城東北百餘里至察罕池。又東北百里至布勒哈爾台。又東北至鄂勒昆。實二百數十餘里。而鄂勒昆河自東南趨西北。塔米爾河南源自西南趨東北。以道里數之。南源實在故和林城之西。則即和林川矣。北源乃塔米爾河耳。斡爾汗即鄂勒昆也。或者南北二源俱為塔米爾河。則入察罕池之朱爾馬台河。當是古之和林川。三水會合之地。計去和林城約有三百里。而偰氏家傳云三十里。傳寫誤耳。以水道提綱所載考之。張與歐陽之言。一一宛合。而提綱三逕和林。顧皆不得其實。一疑在色楞格

八三

河之北。一疑在鄂勒昆河南源之北。則由惑于烏倫烏林皆和林之轉。而不知和林川實自南而北。非自北而南也。一疑在塔米爾河北源之南。其處近矣。而斷其地猶在和林川西。非和林城所在也。良由群徵今圖。無暇考古故耳。然非有詳徵今圖若提綱一書。亦無由得和林所在矣。然則和林城在今三音諾顏右翼中右旗之東北。額魯特旗之西北也。一統志。和寧路。其地在杭愛山東。鄂爾坤塔米爾河之間。斯言得之。地理志。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案十五年太祖在西域。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石的石河。秋。克斡脫羅兒城。終未嘗中回。安得有都城之建。又十五年。歲次庚辰。正旦。其人由燕京往德興之歲。記云。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高。欲待駕回朝謁。則自前年征西域後。駕實未嘗中回也。且太祖所居之見于紀者。六年春。帝居怯綠連河。十一年春。居廬朐河行宮。十九年。由西域班師。二十年春正月。還行宮。二十二年秋七月。崩于薩里川哈老圖之行宮。本紀中。不見有和林之名。安得謂和林為太祖所建。太宗元年。秋八月。諸王百官大會于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于庫鐵烏阿剌里。亦不言和林。二年春。帝與拖雷獵于斡兒寒河。夏避暑于塔密爾河。則猶在和林左右。斡兒寒即斡爾汗也。闊是六年春。會諸王宴射于斡兒寒河。而七年春。遂城和林。作萬安宮。和林建都。實始太宗。非由太祖矣。記于夏至日景長三尺六七寸。後云。又四程。西北渡河。乃平野。其旁山川皆秀麗。水草且豐美。東西有故城。或云契丹所建。案紀行。過鬼兒河後。行四驛。至畢兒紇都。記則行四程渡河。驛程之數相當。所渡之河。當是鄂勒昆河也。云山川秀麗。故城地中得古瓦。有契丹字。則已在和林側近。而不言和林者。是

八四

時實未建都。故無和林之目也。然謂行四程渡河。渡河已後。實多日駐留。故至六月十三日始宿長松嶺也。長松嶺。即紀行所謂山之陰多松林矣。(以上考和林)契丹故城。疑是遼鎮州諸城。案遼史蕭撻凜傳。撻凜以阻卜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聖宗紀。統和十二年。秋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撻凜督其軍事。二十二年。以可敦城為鎮州。軍曰建安。開泰二年春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三月。耶律化哥以西北路平。留兵戍鎮州。赴行在。地理志。鎮州本古可敦城。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皇太妃奏置。統防維二州。又河董城。本回鶻可敦城。語訛為河董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靜邊城。東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被河城。地控北邊。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羽厥。入臚朐河。沿河董城北。東流合沱漉河。案地理志。敍鎮州以下諸城。自西而東。鎮州東南至上京三千餘里。以道里校之。實與記所指西故城相合。蕭撻凜傳。不言三城之名。可敦當即其一。後改為鎮州耳。蕭圖玉傳。統和初。為烏古都監。十九年。總領西北路軍事。開泰元年七月。石烈太師阿里底。殺其節度使。西奔窩魯朵城。蓋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已而阻卜復叛。圍圖玉于可敦城。勢甚張。圖玉使諸軍齊射卻之。屯于窩魯朵城。據傳是窩魯朵城與可敦城相近。窩魯朵音近窩里朵。元世窩里朵雖無定所。其名當出于此。故史亦謂之龍庭。可敦城與窩里朵城相近。然則記所指之契丹西故城。其即鎮州所在乎。耶律撻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西北路招討使何魯掃古戰不利。詔撻不也代之。磨古斯之為酋長。由撻不也所薦。至是遣人誘致之。磨古斯紿降。撻不也逆于鎮州西南沙磧

八五

聞。禁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緒斯徐烈。見其執銳。不及戰而走。遂被害。鎮州西南有沙磧。或者其地尚在。記所指西故城之西。疑未能定矣。遼起臨潢。居四戰之地。西北築諸城。以控制諸部。執非獲已。而當時多患苦之。耶律唐古傳。統和時。命唐古勸督耕稼。以給西軍。田于臚朐河側。是歲大熟。明年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斗米數錢。重熙間。改隗衍黨項部節度使。先是築可敦城。以鎮西域諸部。縱民畜牧。反招寇掠。重熙四年。上疏曰。自建可敦城以來。西蕃數為邊患。每煩遠戍。歲月既久。國力耗竭。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不報。蕭韓家奴傳。重熙時。制詔問徭役何者最重。韓家奴對曰。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于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今宜徙可敦城于近地。與西南副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是遼戍之苦。當時深患之矣。天祚紀。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為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西至可敦城。是大石西行駐軍于可敦城。故記以契丹城為遼亡十馬不降者西行所建城邑矣。即亦可證是城之當即鎮州也。記言東西有故城。東故城。即紀行過河而西行一驛之契丹故城。西故城。即紀行臚兒正西之小故城。蓋東西之言。所兼頗廣。山川秀麗之云。皆兼指今鄂勒昆河東西兩岸矣。（以上第六節・釋契丹城。）紀行曰。和林川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間亦有蔬圃。時孟秋下旬。糜麥皆槁。問之田者。云已三霜矣。即記所謂朝暮有冰。霜已三降也。特記甫初伏。紀行則孟秋下旬。時稍不同。又紀行所說。尚在和林川中。記則十三至十七連日山行。已在和林西北山中。故地氣校寒矣。紀行曰。蘇川之西北行一驛。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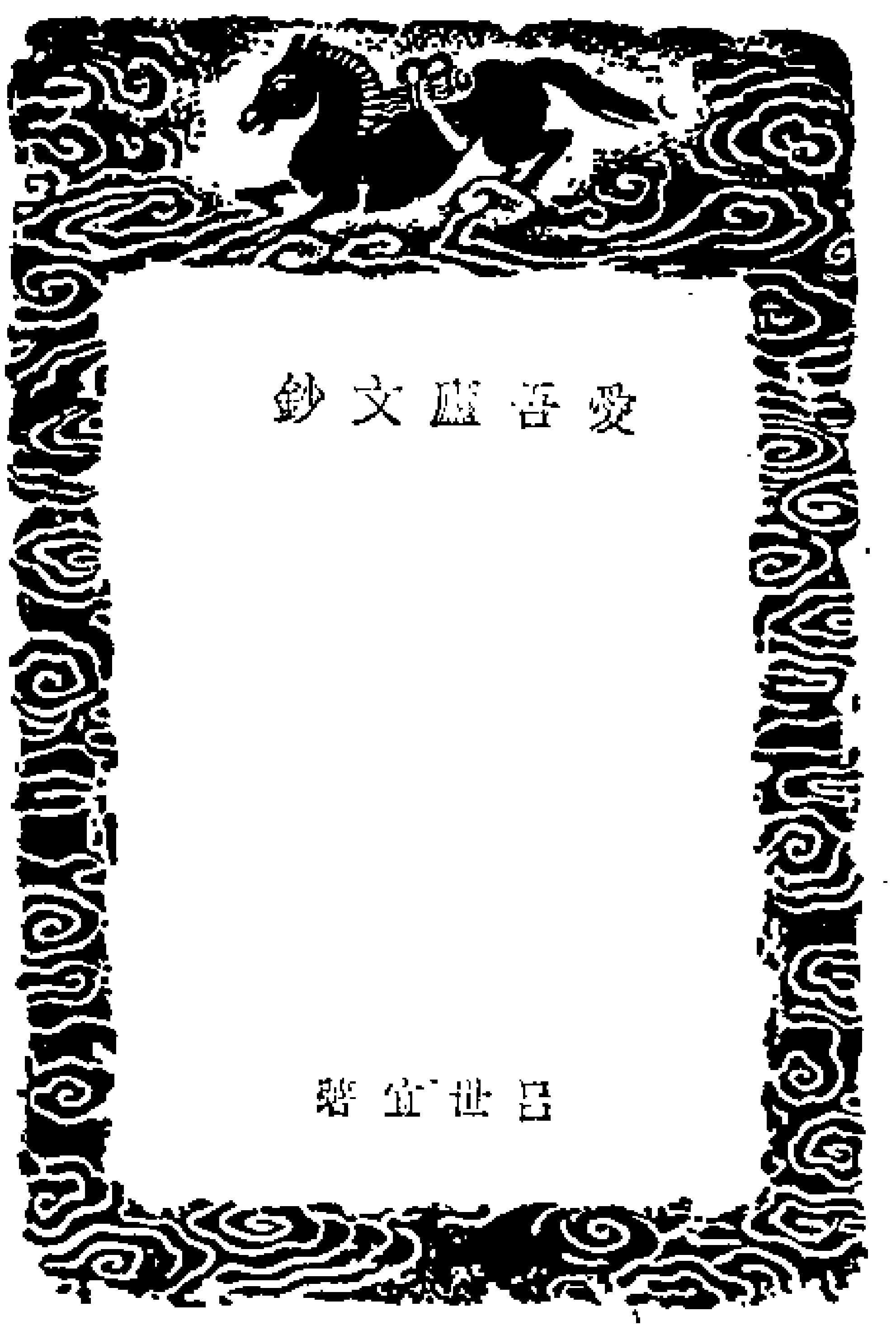
馬頭山。居者云。上有大馬首。故名之。自馬頭山之陰。轉而復西南行。過忽蘭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種藝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東北又經一驛。過石堠。石堠在驛道旁。高五尺許。下闊四十餘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於平地。形甚奇峻。遙望之若大堠然。由是名焉。自堠之西南行三驛。過一河。曰唐古。以其源出於西夏故也。其水亦東北流。案自和林川西北行五驛。而抵唐古河。則地當在今三音諾顏中後末旗之西南。近哈瑞河發源處。唐古疑即哈瑞河。此水南去西夏甚遠。而以為源出西夏。傳聞之譌耳。水道提綱曰。哈瑞河出西南幹山。在齊老圖嶺之南。隔山三百餘里。他米勒河源隔山百餘里。東北流入色楞格河。長九百里。紀行曰。水之西有峻嶺。嶺之石皆鐵如也。嶺陰多松林。其陽帳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啓行東道。過石堠子。至忽蘭赤斤。忽蘭赤斤、山名。謂形似紅耳也。東北迤邐入山。自是且行且止。行不過一舍。止不過信宿。所過無名山大川。不可殫紀。至重九日。王帥麾下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湩。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木樺。不以金銀為飾。尚質也。十月中旬。方至一山崦間避冬。林木甚盛。水堅凝。人競積薪儲水。以為禦寒之計。其服非毳革則不可。食則以羶肉為常。粒米為珍。比歲除日。輒遷帳易地。以為賀正之所。旦。大宴所部于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三日後。方詣大牙帳致賀禮也。案由忽蘭赤斤東北迤邐入山。當是今之賽堪山。祭天及避冬之處。紀行既不言其地。無繇知所在矣。憲宗紀。七年秋。駐蹕于軍腦兒。釃馬湩祭天。軍腦兒亦不知其地。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太宗皇帝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即親統大兵入陝西。蓋祭天無一定之所。遇當祭日。隨在可祭矣。大牙帳則皇帝所在也。紀行又曰。正月晦。復西南行。二

月中旬。至忽蘭赤斤。東行及馬頭山而止。趁春水飛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于大牙帳。灑白馬湩。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自是日始回。復繇驛道西南往避夏所也。大率遇夏則就高寒之地。至冬則趨陽暖薪水易得之處以避之。過以往。則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風土之所宜。習俗之大略也。案紀行。繇和林川往避夏處。但行五驛。而記自六月十三日宿長松嶺。至二十八日方泊窩里朵之東。凡行十五六日。是時窩里朵亦是駐夏處。而遠近不同者。蓋張參議于定宗丁未年。應世祖潛邸之招。所往者定宗駐夏之地。真人當太祖時所往者是太祖皇后駐夏之地。故不同矣。據真人所行多山路。又有海子淵深之語。疑在今三音諾顏中左旗之南。中左末旗之西北。齊老圖河側近。以其所渡之水東北流也。若繇山而西。水皆西南流矣。真人行緩。或中道駐留。故二十八日始至也。（以上第七節・釋窩里朵・與紀行所言駐夏處異地。）水道提綱。據康熙輿圖。以色楞格河北源所出之山。為杭愛山頂。以塔米爾河源。鄂勒昆河北源所出之山。為杭愛山尾。而齊老圖河諸水所出之山。皆為杭愛頂。南行支阜。近圖移杭愛山于鄂勒昆河之東。土謝圖汗旗之西。則在故和林之東。與舊圖異。細釋元史杭愛之名。當即杭海音之轉。元史。惟太祖紀作沆海山。土土哈傳作杭海嶺。餘皆作杭海。今且以武宗撫軍北邊事考之。武宗紀。大德四年八月。與海都戰于闊別列之地。敗之。十二月。軍至案台山。五年。海都入犯。武宗與戰于迭怯里古。又大戰于合剌合塔。據姚燧撰乞台普濟先德碑。言寇出金山南闊別列。知闊別列在金山之南。據康里脫脫傳。大德五年。叛王海都犯邊。脫脫從武宗討之。師次杭海。進與海都大戰。破其衆。知武宗于大德五年。破海都于杭海。又據乞台普濟碑。大德五年八月。寇大至。乞台普濟教吾軍表紅衣于甲以自別。俾闕不迷。自是寇覘紅衣軍則退不戰。碑又云。大德五年。寇舉國至。又戰于哈剌台。乞台普濟子也兒吉尼。以數十騎出入其陳數四。所當披靡。莫之與敵。寇大駭卻。上乘之。遂大潰。斬馘不可級計。哈剌台即合剌合塔。曰大至。曰舉國至。皆舉衆深入之詞。深入而敗。無一語及和林。則戰地實在和林之西。又

據牀兀兒傳。大德五年。海都兵越金山而南。牀兀兒急引兵敗之。知海都兵又越金山之南。又據乞台傳。乞台子哈贊赤。大德五年。從戰杭海。從武宗親征哈剌阿吉。復從鈔兀兒征不別八憐。八憐之地。據牀兀兒傳。在金山之南。哈剌阿吉。即合剌合塔。鈔兀兒。即牀兀兒。據是傳次第。知海都兵犯杭海。戰敗而西走合剌合塔。又戰敗而西踰金山。至不別八憐也。然則杭海在合剌合塔之東。和林之西矣。又案武宗駐冬之案台山。當即乃蠻之案臺。太祖之征乃蠻也。乃蠻部長太陽罕。自將案臺。營于沆海山。將與大戰。擒殺太陽罕。帝即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于兀魯塔山。擒之以歸。太陽罕子屈出律奔也兒的石河上。兀魯塔。牀兀兒傳作兀兒禿。今曰阿爾泰。皆音之轉。即金山也。卜魯欲罕獵于兀魯塔山。則金山實乃蠻部落所在。案臺必在金山側近。而也兒的石河。又在金山西南矣。太陽罕自案臺至沆海山。實自西而東。武宗于四年八月。戰于金山之南。十二月軍至案臺山。則已踰金山而東。想五年必由案臺東趨。故海都大舉入犯。而遂戰杭海也。今齊老圖塔米爾鄂勒昆諸源之山。山北面南。環繞和林之西。實和林西面門戶。為海都東寇必爭之地。海都大德五年之寇。和林尚未被兵。則謂此諸山為杭海。實于形勢相合。杭愛即

杭海音之轉.水道提綱之言.實是不誤.若移于鄂勒昆河之東.則海都兵未至和林.不應寇從西來.而康里脫脫哈贊赤諸人反東出.若海都兵已越和林而東.則和林要地.不應諸傳概未之見.而牀兀兒傳在金山之南.尋之情事.義證顯然矣.一統志.杭愛山在鄂爾渾源之北.在陝西寧夏北二千里許.翁金西北五百餘里.北山最爲高大.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鄂羅斯國界千餘里.鄂爾渾塔米爾諸河俱發源于此.是一統志亦以杭愛爲在故和林之西.然則眞人由窩里朵西南入山.實是杭海道也.(以上第八節.釋杭海.) 記云.七月九日.同宣使西南行五六日.屢見山上有雪.又三二日.歷一山高峯如削.松杉鬱茂.而有海子.南出大峽.則一水西流.雜木叢映.案高峯、海子、大峽.雖不可悉知.而疑其程途.則一水西流.疑即今之烏里雅蘇台河.蓋在今三音諾顏中後旗西矣.又云.西南過沙場二十里許.始見回紇決渠灌麥.又五六日.踰嶺而南.至蒙古營.宿拂廬.旦行.迤邐南山.望之有雪.鄉人告曰.此陰山北.是田鎮海八剌喝孫也.八剌喝孫.漢語爲城.七月二十五日.徒單夾谷二妃.及漢公主母欽聖夫人袁氏.號泣相迎.翌日.阿不罕山北.鎮海來謁.案眞人于七月九日由窩里朵起行.二十六日至阿不罕山北.凡行十八日.計其地.當在今喀爾喀西部.札薩克圖汗左翼左旗界.直科布多之東.鎮海傳.屯田于阿魯歡.立鎮海城戍守之.即此之八剌喝孫也.夫曰立鎮海城.是城名鎮海也.城爲鎮海所立.遂以鎮海名城.劉容傳.至元七年.世祖駐蹕鎮海.小雲石脫忽憐傳.以殿厯萬戶從裕宗北征.至鎮海.是又以城名地矣.鎮海.又轉曰稱海.裕宗傳.至元七年秋.受詔巡撫稱海.王恂傳.從裕宗撫軍稱海.即小雲石脫忽憐傳之鎮海也.叢加歹傳.武宗在潛邸.叢加歹嘗從北征.與海都戰于帖堅古.明日又戰.海都圍之山上.叢加歹力戰.決圍而出.與大軍會.武宗遣師.叢加歹殿.海都遮道不得過.叢加歹選勇敢千人.直前衝之.海都披靡.國兵乃由旭哥耳溫稱海與晉王軍會.牀兀兒傳.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于鐵堅古山.是帖堅古在金山之南.由金山還師而東.道必經鎮海城.是稱海即鎮海矣.稱海爲西北要地.據地理志及武宗紀.中統初.置宣慰司都元帥府于和林.後分都元帥府于金山之南.至元二十六年.諸王叛兵侵軼和林.宣慰司怯伯乘隙叛去.二十七年.立和林等處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和林改置行中書省.移都元帥府于稱海.兼置稱海等處宣慰司.稱海誠控禦叛王要地矣.哈剌哈孫之行省和林也.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內倉.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教部落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地理志.元貞元年.于六衛漢軍內撥一千人赴稱海屯田.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憐納憐等一百一十九處.成宗紀.元貞二年二月.給稱海屯田軍農具.大德元年三月.給稱海匠戶市農具鈔.案稱海地鄰接海都.海都犯邊.屯田暫罷.海都既平.屯田旋復.故成宗紀.大德四年.罷稱海屯田.改置于呵札之地.而六年九月.又遣阿牙赤撒兒禿.會計稱海屯田歲入之數也.仁宗紀.至大四年六月.命和林行省右丞李里馬速忽.經理稱海屯田.延祐元年三月.敕儲諸海五條河屯田粟.以備振濟.六年十一月.敕竹毛部貧民二千.居稱海屯田.英宗紀.延祐七年五月.復置稱海五條河屯田.案七年復置.則七年以前必嘗罷之矣.是時明宗以不得爲皇儲.憤發兵反.兵敗走金山西北.諸王察

阿台等率衆附之.屯田之罷.其以是與.後明宗不復入寇.故屯田亦旋復也.然則明宗紀.冬居札顏.夏居斡羅斡察山.春則命從者耕于野泥.當與阿魯歡相近.阿魯歡即阿不罕.據是記鎮海城在阿不罕山東北.則明宗所居.當在其西也.又案阿不罕亦作阿答罕.月赤察兒傳.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娃據之.不歸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爲寇.嘗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大德十年冬.叛王滅里帖木兒等屯于金山.武宗帥師出其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繼往.至大元年.月赤察兒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八兒游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合謀致死.則成之功.斷爲國患.臣以爲昔者篤娃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順.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于金山之陽.我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我已搗其腹心矣.奏入.帝曰.是謀甚善.卿宜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阿答罕在金山之陰.當即是阿不罕.武宗紀.大德十一年.秋七月.稱海省部元帥府.當即是其事.特紀在大德十一年.而傳在至大元年.差一年耳.又案古人稱北包東.稱南包西.凡言金山之北.皆謂其東北.正今謂爾泰以東地也.史于稱海屯田言之綦詳.眞人言.落見此則秋稼已成.亦其明徵矣.漢公主者.金衛紹王女也.其母則衛王妃也.元太祖九年.金宣宗求衛紹王女歧國公主以請和.宣宗旋遷汴.使完顏福興抹撚盡忠留守中都.中都危急.盡忠密與腹心謀南奔.福興仰藥而死.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東裝至通元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於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二妃與公主母之陷于北.出盡忠紿之也.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豈能至此.金人附衆帝后妃宗室于青城.厥後盡忠乘驕.霍立嗣汴.覆亡之蹟.轉瞬一轍.天道好還.故令二妃等居鎮海城.前後百年中.與五國城明月上海棠之主.遙遙于萬里外.東西相對也.今科布多之地.湖泊甚多.故鎮海言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陷.非車行地矣.是地本乃蠻國所在.故乃蠻國王以佳偎食山精也.(以上第九節.釋鎮海城即稱海.) 若夫金山以南.則先生跋中詳之.密斠浚茲以西.又未得明徵.姑闕.俟知者.



愛吾廬文鈔序

凡學之患。患於不能入。尤患於不能出。叢雜鮮次。手緒繙不暇。一蹴輒遐。即偶有一二得心。而於古人闡穴奧窔。終莫能斷。餖飣耳食。如是者不能入。又或彙昔賢往事。夠稽條弗。謂某也醇。某也肆。某邪。某雅。某偽屬。及執筆爲之。絢博而支。絢斷而枝。質之昔賢往事。齟齬不相合。如是者不能出。吾友西村耆學敦古讀書。自束髮識字。凝餽凡四五十年。其勤於始也能入。其盼於終也能出。出入之際。殫以精心果力。而又識足以逮時事之宜。明足以破千古之都。論足以覈繁蕪之失。辨足以息聚訟之喙。然後馳驟縱橫。必求於是而後止。故治經貴精也。拘牽於文誼則鑿。畔離於訓詁則穢。詩益窮委。罄碼物舉。而又調之以周秦古訓。斯得之。治史貴廣也。讀未數行。輒評隲失之妄。讀一史未及他史。特下斷失之疎。善博覽者。正爲先稗次之。注又次之。叢說爲下。引證旁達。坐次剸辭。斯得之。西村治經。先之以聲音訓詁。其於一辭一字。古注有異同者。必明辨而縷分之。崖略已見於筆記中。聚行而讀史。則博綜上下。判黑白。別是非。故其搖筆縷縷數千言。其簡要則又一語不苟下。余觀其論遷祖論與夷。及擬昌黎伯夷頌。答李翊。衞中行。呂盤山人諸作。識見高卓。即起唐宋諸賢。亦無不頷。至所撰碑誌及傳記。動與古會。出入經史。而不自知。豈非韓公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歟。尤耆金石。凡商周吉金。下暨秦漢北魏石刻拓本。靡不搜羅髮什。珍如拱璧。每有奇字。稽覈不遺餘力。務合於祭酒六書之旨。尤精古籀篆隸。兀然危坐。盡一升楮一

帙。隨錄隨棄。頗不自愛惜。而門外求書者屨已滿。至於議論時務。識吐番中民隱。利弊皆達。加以受性方直。與人說。說詞必辨。蔑儒先。傳會經傳必辨。古今人物。賢否佞邪必辨。年逾六十而聰強。矻矻不倦。其名遠未可量。進而上之。廣遜勳猷。當路舉以出也。是爲序。年愚弟陳慶鏞謹

愛吾廬文鈔

呂世宜西村著

擬戰國策

公叔痤病。魏惠王問之曰。先生若棄寡人。寡人其誰俯。公叔曰。衞鞅才。相之必霸。王默然。公叔曰。王幸用臣言。否必殺之。毋與敵助。王許諾。鞅入。公叔曰。臣曏王問相。我曰衞鞅才。相之必霸。王默然也。我曰王即不用臣言。必殺之。是我爲子也。子其遁。鞅曰。公言相。君不謂然。公言殺。君豈其然。後鞅果霸秦伐魏。人謂公叔知人。君子曰。生而屈人才嫉也。死而誘人殺忍也。告諸君而復遁之悖也。公叔於是乎不忠。

擬張耳陳餘列傳論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並以賢稱。然餘不及耳遠甚。當餘見笞時。餘起欲與爭。耳躡之。其即子房之故智歟。故耳以賢王。餘以敗死。此賢不賢之分也。雖然耳以爭利而卒佩其印。亦有不足多者。嗚呼。交不終者惡長。思不甚者輕絕。其張耳陳餘之謂矣。

擬魏其武安贊

太史公曰。勢之不可恃也如是夫。灌夫以將軍勢。橫行潁川。其後卒至於族。魏其不識時勢。以無位之侯。妄與赫赫之武安爭。欲不死得乎。方廷辨時。自汲黯石建外。皆武安耳目。雖天子心知之。有無可如何者。夫非以武安之勢。固有所藉也耶。然武安亦幸未失勢而死。使不死。豈得保如魏其論棄市也哉。勢又胡

可措也。

擬呂黎伯夷頌

人之自立於天地間者，行其心之所安而已，不必與人異，亦不必與人同，是故以己之見合人之見，謂人之見盡如己，難矣，以一己之見合人人之見，謂己之見必是，人之見盡非，抑又難矣，若至以一己之見合天下之聖者賢者，而皆無一是，則其見非尋常之爲見，千古而上不可無此人，千古而下不可無此人，卓卓乎立天地之間，而確不可拔，如伯夷叔齊非耶，伯夷之世，亂世也，其君肆虐，其臣逋逃，其天下之民奉入於水火，而靡所拯恤，武王不得已而伐之，至仁也，太公輔之，八百諸侯從之，至義也，而伯夷叔齊獨斥之爲非，諫而去，去而餓且死，夫何爲也哉，夫豈不知興衰之運耶，夫豈不知仁暴之分耶，夫豈不諒武王之心，謂爲救民水火耶，而必申一己之是，不顧天下之非，是何爲也哉，孔子稱伯夷曰古之賢人，則亦是伯夷也，而說者曰伯夷得孔子而名益彰，夫孔子聖人也，武王亦聖人也，伯夷不求是於當日之武王，豈求名於後日之孔子，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且孔子何爲賢伯夷也哉，爲當世之多亂臣賊子，不可無伯夷其人以風之也，吾故曰，伯夷千古而上一人，千古而下一人也，而世之爲士者，顧猶有和光同塵之說，此伯夷所以獨立千古也夫。

擬呂黎伯夷頌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斯言也，斯人也，吾蓋索之千百年而不得者也，夫求士非難，求士不趨世爲難，求士不趨世非難，求士之出一己之見，闢一世之非，上接千古，下留千古者爲難，若伯夷者，是耶非耶，孔子稱伯夷曰古之賢人，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斯夷齊之賢，誠得孔子之名而益彰，而當叩馬而諫，與夫窮餓而死，浩浩然同於天地日月山川而不可抑者，彼誠於心有所不安，遂於世有所不顧，夫豈以是求名於千古也哉，伯夷不求名，孔子獨以賢之名歸之，非獨賢伯夷也，爲當世之多亂臣賊子不可無伯夷其人者，以褫其魄而塞其膽也，然則不必謂伯夷無叩馬之事也，不必疑采薇之歌，猶有怨之思也，伯夷誠上接千古，下留千古，爲聖之清者也，太公目之曰義人，蓋與孔子同意云。

擬呂黎通解

無所不通之謂聖，聖人道也，而通人名也，爲通之說者曰，磽者易缺，皦者易汚，人生斯世，奚介介爲哉，於是棱其牙角，破其崖岸，踰閑蕩檢而毀藩籬，自爲得聖人無可無不可之意，而通名藉藉矣，是誠學聖人也耶，學聖人以經不以權，古之人有伯夷者，其爲人也清而介，特立而獨行，不以俗所喜而喜，不以俗所惜而惜，矯矯乎其異也，而孟子稱之曰聖之清，子路與回高弟也，孔子至衞，南子請見，子路獨以爲不可，於公山佛肸之召亦然，說者謂子路守經，故不足知聖人，夫子路誠不足知聖人，要不可謂非賢人，子路誠不能如聖人，要未嘗背乎聖人，何也，聖人則可，子路則不可，此子路善學聖人者也，聖人之教人也曰質直而好義，又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此聖人之經也，此聖人之不同於人也，今也浮沈俯仰，脂韋汩沒，無所謂直也，衆曰是，不敢不是，衆曰非，不敢不非，無所謂察也，譬如水也，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

西，冒通人名可矣，冒學聖人名可乎，人無論智愚，必先卓然自立，不礙於俗，不囿於衆，斯可以躋於賢者之域，賢之於聖，不啻愚於智，不肖於賢也，未能希賢，曰欲齊聖，難乎哉，夫聖人之爲聖人，誠有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無所不可者，正自有所不可也，今也不學聖人之不可，而學聖人之無所不可，曰吾得聖人之權焉，是所得於聖人者，超出伯夷子路萬萬也，夫伯夷子路卒不可勝，聖人之權必不能學，而必欲勝之，必欲學之者，亦見其妄也已，嗚呼，學校政衰，廉恥道喪，如直者死，如鉤者侯，不有祝鮀之佞，自孔子時已不勝嘆，況今日哉，吾故曰聖人道也，通人名也，夫非世道人心之變也耶。

擬呂黎答衞中行書

愈儒服者，日以儒爲業，凡一舉一動，求其當於儒者而已，儒者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愈自爲從事以來，固不敢言富貴，然亦不得言貧賤矣，足下辱書來，乃欲愈當痛取祿位以救天下，不宜諉之時命，此誠足下之盛意，愈何敢當，愈亦何敢辭，僕少貧好學，問竊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於其心，前之所以爲此汲汲者，非爲富貴也，亦將勉乎己之事耳，乃事與心違，時與志乖，此誠非愈之所能爲力也，不能爲力，而必強爲致之，其不至於詭遇不止，夫人生得失窮通之數，與吉凶禍福之來，冥冥之中莫不有宰之者，彼君子曰吉，小人曰凶，謂其所爲類有以取之也，必謂古之君子無一及於禍者，古之小人無一受其福者，必不然也，必謂凡爲君子必其福之來也，凡爲小人必其禍之至也，亦不必然也，賢不肖有定分，禍福吉凶無定數，人惟急乎其所自立，得失窮通之故，愈之不接於心者，蓋不自今始也，以足下昔盛有所稱引，不敢當，又不敢默默，是以爲足下言之，足下喜吾脫汴州之亂，宜一來相視，何安安而居，不我肯顧，足下知吾心樂否耶。

擬呂黎重答李翊書

愈白，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惟不知弱自束脩，雖孔子亦未由進之，蓋嘗聞來學，不聞往教，以是心至，斯受而已，爲待其禮踰而情渝乎，世之有意於愈者，愈皆有以答之，不獨於生然也，而生顧竊竊然有疑於愈，不知生之志求知於愈乎，求愈之益乎，抑欲自樹立，不與世浮沈，使一世之人皆不可及乎，不然，何汲汲於愈，而有疑於愈，且夫愈之所爲，世之所非也，生獨不忘情於愈，是生猶知有愈也，生知有愈猶有疑於愈，是生終不知愈也，夫愈之所爲，亦願不異於君子之所教而已，生何未之思也，且賢不肖存乎己，毀譽名聲存乎人，存乎己者未優，存乎人者何望，未聞本不深而末茂，形不大而聲宏也，愈於生既不變已，苟不舉以相戒，非所以待生也，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生其勉之。

擬呂黎答呂毉山人書

愈白，辱惠書，何足下之躁也，足下乃欲使僕執贄如信陵也耶，足下可謂高自期許者已，凡僕所以禮足下，與設問於足下者，非以足下之文學高出於世之公卿大夫也，亦非謂當今無足下知識也，雖然僕於足下，不可謂無意也，當今天下紛紛，日趨頹敗，官於朝者又多碌碌，未有奇節，君之所可，彼亦可之，君之所否，彼亦否之，左右前後，大概皆曲學阿世者，如是而不更進一趨死不顧利害之人，靡靡者何由振乎，

用是留意於足下。冀足下剛直。有可使之柱。救耳。且自仲尼沒而微言絕。秦漢以來。道喪文弊。家自爲政。戶自爲說。擇不精而語不詳。其存諸簡籍者。雜而不一。聖人宗旨。學者莫得其所指歸。僕於是足下屢設問。以觀所至之成熟與否。將以去其非以趨於是。非謂足下之學世無其人也。足下行天下多矣。僕之待足下雖未至。而待足下如僕者。果何人也。足下何遽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也耶。且足下雖自擬侯生。僕豈信陵比哉。世無仲尼。不願居弟子之列。此僕之志也。足下其亦知之乎。雖然僕與足下始一相識。遂切切然責不足於僕。視世之阿曲取容者有異矣。此則足下樸茂之美意。即僕所欲進足下於朔之私心也。願足下少安無躁。穢僕之所爲。某頓首。

讀循吏傳

余讀循吏傳。而知太史公用意至深遠也。夫漢之興也。循吏固不乏人。如潁川則有黃霸。渤海則有龔遂。蜀郡則有文翁。其餘于定國、張釋之、劉晁之屬。不可勝數。然皆漢武以後人。漢武時。稱刀筆吏不可爲公卿者。獨一汲黯耳。上終不以爲能。至如趙禹、張湯、甯成、郅都輩。或身居大僚。或儕桀頡秩。烜赫一時。卒與黯異。此亦可知當時之所尚已。史公作循吏傳。不及漢人。非漢無循吏也。漢武時無循吏也。可慨也夫。

讀刺客列傳

春秋之義。責賢者備。夫惟賢者乃可責之備。則非盡人而責之備也。余讀刺客傳。所載五人。或勇、或力、或嗜酒擊劍。國士之名。播於一時。非謂其行盡合於義也。太史公謂較然不欺其志。尤矣。後之論者。攻擊不一。至謂傳不足傳。夫責五人者。欲儕五人於聖賢之學也。聖賢之學。誠不如是。乃學聖賢之學者。反臨事

畏葸。不能不欺其志如五人。其又將奚責哉。吾願世之誦習詩書。被服仁義者。慎毋責五人備也。

宋穆公立公子與夷論

論曰。宋宣公舍子而立弟。宋穆舍其子而傳兄之子。之二君者。皆春秋之卓卓者也。惟穆公能以兄之心爲心。尤難。說者乃以宋禍罪宣公。過矣。方穆公之將薨也。念念不忘先君。穆之賢。非宜其孰能知之。窮兵黷武。與夷之弒。固其自取。宣奚罪焉。以是爲宣罪。將穆亦不得爲無罪耶。且其時鄭莊魯桓輩。克弟弒兄。皆成於爭。如宣公之讓。不以爲賢。反以爲罪。亦見其惑已。

澠池之會論

論曰。非勇之難。勇能不惜其身以衞其君。而又能審時度勢之爲難。方藺相如之相趙王會澠池也。秦令趙王鼓瑟。相如亦令秦王擊缻。秦請趙十五城。趙亦請秦咸陽。相如一何壯哉。雖然秦所以不敢動者。非畏相如也。畏趙有備耳。假令趙外不盛兵以待。內無廉頗以守。相如雖勇。秦之左右集而刃之矣。相如雖死。何補於趙。然則相如之敢於陵折秦王者。誠審時度勢。非輕棄其身者也。趙豈僅賴有相如哉。

門人弟子辨

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此歐陽公之說也。朱竹垞先生本之。以攷孔子門人者。歷引論孟以實之。謂如門人厚葬之。爲顏淵之弟子。子出。門人問曰。爲曾子之弟子。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不敬子

路。爲子路之弟子。子夏之門人。爲子夏之弟子。門人治任將歸。爲子貢之弟子。說本古注疏。以上下文有顏淵曾子子路子夏子貢字。而強爲之。朱子不以爲然也。爲孔子弟子者。孔子門人也。爲孟子弟子者。孟子門人也。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又曰。由之瑟奚爲於某之門。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曹交曰。願留而受業於門。夫得其門而入。是曰門人。以父事之。以兄事之。是曰弟子。門人弟子。夫固名異而實同也。今爲之別曰。上有顏淵字。此顏淵之弟子。於孔子爲門人。下有子貢字。此子貢之弟子。於孔子爲門人。審如是。互鄉童子見。門人惑。孟成括見殺。門人問。孔子先反。門人後。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此門人又將誰之弟子耶。無可附。則門人弟子二而一也。復奚疑。且即以門人治任一節論之。以孔子之聖。諸賢事孔子之誠。孔子既沒。諸賢不獲見孔子。且不得日見諸賢也。爲諸賢者即以謚有所稱。欲先子貢而去。亦必有山頹木壞之悲。亦必有離群索居之感。留者不果留。去者不即去。相與執手款款於邑而不能已已者。胡爲子夏子張子游有若輩。皆寂寂無聞。而惟子貢師若弟。兩相倚哭。兩相繼祈。低徊欲絕。何子貢弟子之誼之厚。而孔子弟子之誼之薄耶。說又安足信哉。竹垞又引東漢諸碑。謂有弟子。有門生。此或當時別立名目。如義士處士之類。又如今之爲師者。自稱曰友弟。曰友生。爲弟子者。曰受業。曰門生。皆與古或同或不同。不能強一。奈何以東漢之制。上律孔孟之門。由近以例遠。援古以從今。亦見其惑也。昌黎有言曰。文求其是。解經者亦求其是而已。不然。歐公之言。非無本。竹垞據以成書。後之學者。又何必曉曉爲哉。

上五山先生書

五山先生大人閣下。承泰二月廿九日手教。知去歲分水受累。今年二月爲交代。又有建德之役。勞勞往返。足見仕途之難。然先生文章經濟。冠絕儕伍。上之人必有能識之者。世宜亦不必過爲先生慮也。蒙示大著。舟過九里洲記、讀旅獒文。一則身世之感。一爲世道人心之憂。皆非苟作。讀之惟俯首至地而已。何敢更贊一辭。惟冀時時賜教。使末學有所取法。幸何如也。世宜自遊侍以來。精神日耗。人事日倥傯。無一足爲先生道者。惟雨農先生來函。芸皋師命侍左右。得隨杖履二十一日。望其風采。聆其緒論。如當日初見先生時。此真生平奇遇。不可不告諸先生者。芝山浯江兩書院。極知有忝。且滋物議。第以去歲先母旅櫬二次喪葬。所費不貲。昔劉斯以母陷北魏。頗受餽遺。欲以贖母。自謂方寸已亂。何暇作廉。世宜竊比於是。又芸皋師盛意。亦不敢卻。不然。豈不知又願之他之必不可哉。若文風云云。世宜何足以當之。謹奉拙作二首呈正。伏乞大加繩削。銘感無既。肅此奉覆。即候崇安。

上高雨農先生書

雨農先生大人閣下。世宜才鈍學拙。少無師授。僻居海島。行年五十。碌碌無所聞知。芸皋先生觀察是邦。猥蒙不棄。廁之弟子之列。始識古文體例義法。又得遇武進劉五山先生。聞其緒論。爲學文頗工夫。稍有解悟。偶爾弄筆。自惟固陋。二先生以外。不敢聞於人也。癸巳冬。得五山先生省中書。言近得本教先生。謂先生一代宗工。不易遇也。又言以世宜跋鄭古村紀遺。轉求正焉。世宜感之。甚感無已。自是心慕先生。未

嘗一日忘。客歲十月。芸皋先生取大著抑快軒文集二册示世宜曰。當世韓歐也。宜潛心靜慮求之。世宜讀至五七日。雖不能窺測萬一。而知先生之學。一本於身心。其言皆有所發明於前賢之旨。詞氣之中。道味盎然。益歎二先生所以傾倒於先生者。乃自有在。世宜於是慕往切。恨不能自致於先生。既而附芸皋先生文集以拙作求教。先生批而歸之。又復深自貶損。有下交之言。此則先生之謙。先生之宏。而世宜所深幸日夕積之於心而不敢言者也。又安敢自外於先生哉。夫宏奬人才。君子之誼也。就正有道。下學之心也。私其善而不與人以善。仁者所不爲也。迷其途而匿不以問。亦愚者所不敢出也。用是謹錄舊作二十一首爲一卷。仍藉芸皋先生獻之左右。伏乞斧而削之。以慰積年景仰之私。世宜平生失之東隅者。或可收之桑榆。皆先生賜也。石刻數種。拙書六幅。敬以爲贄。並求指示。春風宜和。惟先生與時偕宜。衞道自重。臨紙無任懽慕瞻企之至。

復緊路同年書

二十二日接奉手教。回環雒誦。且感且愧。非閣下愛弟之厚。孰肯誨諭深切如此。向者與史蘊山言。實一時憤慨之詞。非眞有遷徙之事也。弟家無儋石。所積者破書百卷耳。惟是諸口時事。大概骨肉離散。不堪其言之過。閣下寓書切責。責之誠是也。至所云臨大事以鎮定爲主。此則古賢豪絕大學問絕大經濟。乃能之。如弟章句小儒。何足以當此。經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傳云。有備無患。是故東山淝水。草木皆兵。萊公渡河。豈眞一擲。如前日變生倉卒。百無一備。賊夷一破而傷我軍民。再破而擄我房屋。兵自外逃。城自內閉。幸而狡夷孤舟。志逞一快。非王直徐海者比。其狼狽已至是。雖無永嘉之禍。幾同昆山之燹。聞者

無不膽寒。見者豈不股栗。閣下教之曰。是當勸以毀家紓難之義。諜禦賊。練鄉勇。大論不刊。弟雖檮昧。敢不佩服。但練鄉勇於鄉社則易。於廈門則難。何則。鄉社之人。一族同心。一社齊力。素稔其良莠。各備其械器。無供用之費。有身家之戚。廈門五方雜處。出而召募。不患無人。然薰蕕不辨。當則爲兵。變則爲賊。制之誠不易易。且既募鄉勇。非如今歲司馬但委之練總保長。注名造册已也。必如臺灣招義民例。官設局。延董事。設條規。定保甲。給牌票。與飯食。給工資。備器械。鑄礮。以一千人計。月需費三千金。以三月計。便當需九千金。此固非行郊不辦。亦非官府婉勸嚴飭不行也。況愚者難與謀始。富者無一慮終。比比而然。且無論數千金之多也。即如前日縣司馬論十八保保長重修柵欄。弟家住張厝前保。與趙茂才首先修理。所費僅十餘金。保中富戶五六家。皆萬千之貲。與弟一窮措大比力均分。已爲過矣。況一分僅出銀一員二角。費亦微矣。乃稽延至今十餘日。尚彼此推諉。似此愛錢甚於愛命。尚望其能毀家紓難哉。不然。爲今之計。必如閣下所教。預籌經費。堅築保壘。扼據要害。廣募鄉勇。時時訓練。備諸火器戰艦。兵精糧足。內防外捍。雖未能收摧朽之全功。而聲勢已足破賊夷之膽。豈非廈民大幸。然事實有難焉者。伏惟閣下經綸在胸。留心時事。爲當事所敬重。諒必有以使弟與鄉井同受帡幪之賜。不勝幸甚。肅此奉覆。惟祈鑒原。即頌道安不一。

送高雨農歸光澤序

自芸皋夫子來鎮廈門。世宜師事之。其山以謂當世名人三人。仁和扶雅陳先生。武進五山劉先生。其一則先生也。扶雅先生數夕而別。五山先生一年而別。先生則去年二十日而別。今四閱月。又別也。其事最晚。其契最深。其別亦最苦。當癸巳之歲。先生與扶雅先生同修志省郡。五山先生一見即以書相報。謂先生爲當世文宗。其冬芸皋夫子自臺陽歸赴省。與先生爲古文交。歸喜形於色。謂先生道德文章今世無二。囑世宜爲文二十餘首求先生教。先生賜之教。復惠以書。是世宜未見先生時。已受知先生也。迨去年四月先生來島上。訪芸皋夫子。世宜以弟子職日從遊虎溪南普陀諸勝。追隨之下。屢屢假以詞色。謂爲可教。今年主講玉屏。居處愈近。神契愈洽。嘗謂世宜曰。吾與子情好如是。又結一重翰墨緣。已後當相別。何以爲情。自是凡世宜所作。皆一一爲點定。其先生自作。甫始脫即出相示。日講指說。惟恐言之不悉。嗚呼。是何先生之待世宜如此其至也。夫以先生韜著之富。令望之隆。其與相爲往復者。如扶雅五山先生其人也。世宜復何足數。乃先生以爲是芸皋夫子弟子。又嘗從五山諸君子遊。推而愛之。俛而就之。先生於是益令人思也。先生爲芸皋夫子來。今芸皋夫子復移節臺陽。行已有日。先生既不能與夫子作海外之遊。又不克長留島上。爲諸生矜式。海天一別。千里云遙。悵望者當不獨世宜一人。而世宜之情則更悲也。以世宜思慕先生之意。知先生必有不能釋然者。更以芸皋夫子眷念先生之意。先生其能釋然乎。惟望先生時惠以訓言。如芸皋夫子節鎮廈門時。則世宜之受賜不淺矣。

擬惠安縣志序 代作

惠安令山陰婁君。吏而文者也。自余知興泉永道事。過惠識之。問所以爲治。則於惠一邑之民風士俗。得失利病。無不一一能言其故。心甚異之。然不知其耽於文也。今年夏。以所纂輯縣志爲書并序。乞文於余。惠於泉爲劇邑。於興化爲鄰邑。其士辨。其民勤。其俗儉而嗇。古稱易治。婁君尹茲有年。深揖孚。大得民和。今又於簿書之餘。與邑中士大夫續修此志。其於惠之民風士俗得失利病。必周詳可知。讀婁君之志。可以知婁君之治也哉。顧史莫難於志。爲其詳或失之泛也。簡或失之略也。私或失之去取不一也。惠安舊志。自明萬歷間張襄惠撰。中更三修。計爲書三十六卷。今婁君於前志所未錄未備。及謬舛者。補葺刊正。輯二十有二卷。余未讀其書。固不知其中詳簡何若。去取何若。要以其時之近。與其卷帙之富。其搜羅不可謂不博也。其用功不可謂不勤也。此豈俗吏不文者所能辨哉。余素耽文事。年來徇廈多士之請。撰廈門志。而廈故無志。余始爲分別部居。使多士分采之。提其要領。而芟其蕪冗。凡廈之民風士俗得失利病。亦頗具有條理。未及竣稿。他日婁君或以事來廈。或余再過惠。婁君當與參正。婁君其有以教我否。

廈門志序 代作

泉之領縣五。其煩而劇者。曰晉江。曰同安。廈門則又同安一隅耳。然四面環海。於金門爲犄角。於澎湖爲咽喉。故自提軍五營而外。興泉永道駐焉。廈防同知亦駐焉。富陽周芸皋先生。以道光十年官興泉永道。而鳳攀以十二年令晉江。後又令同安。皆於先生爲屬吏。日有所咨。月有所請。先生不以爲愚。教且誨焉。其時廈門志已成。謂鳳攀曰。自余來此。於民無德。然閱二十四月而成此書。於治之要領。民之利病。頗自

詳悉。鳳蓁時陞陞而退。窮志不敢忘。及鳳蓁來官廈防同知。先生已辭世矣。思其人。讀其書。考其風俗。條其教令。然後知先生所謂無德於民者。大有德於民也。且有裨於後之官茲土而蒞茲民者也。先生沒矣。民之思先生如昨也。先生之書之不可沒如此。其寶章也。烏可不刊之。以詔世懷先生哉。於是黎觀察半樵。將調江南。鳳蓁亦將任晉江。與陳提軍遂謀刻之。觀察爲文弁諸首。而使鳳蓁繼之。鳳蓁記前惠安縣裴君重修縣志書成。嘗匄先生爲之序。序以先生重也。鳳蓁何敢序先生文哉。然以鳳蓁爲先生屬吏。受先生之教。被先生之過。故執卑不敢辭之義。一以不文辭。亦豈所以報先生也哉。遂序之。

鶴巢吟草序

黃鶴巢薛生紹庭友也。壬辰之歲。余館於廈島㝡陸精舍。紹庭將從余學。屬鶴巢爲之介。余於是未識紹庭。先識鶴巢也。鶴巢將家子。年少耽吟詠。有書癖。嘗質衣一箇。購右軍聖教序舊拓本。攜示余。余心異之。自紹庭歸。與鶴巢不相接者三四年。今歲余主講浯江。紹庭持鶴巢詩來索序。問之則鶴巢死矣。余爲惱然者久之。覽其卷粹然如琢玉。五言尤工。可誦也。惜香奩詩外。多牢騷不平哀怨之詞。使人不樂。鶴巢名貞成。以祖父功襲雲騎尉。官閩安守備署金門遊擊。非不遇也。年三十有三。猶壯也。可以自奮於之世。屢胸中所抱以就名。乃抑塞鬱邑以至此。嗚呼。此鶴巢之所以不永年也。母老妻少而無子。紹庭爲恤其家。存其稿云。

獻雲鐵筆序

獻雲善用筆。古文筆詩。詩筆古。書畫筆屈強離奇。而不可方物。此余所習知者。外此爲鐵筆。古雅絕倫。得意時。趙次閑陳曼生殆弗讓也。以問獻雲。獻雲曰。印以漢爲古。漢印用篆法。兼用隸法。深得篆初變隸意。鐘鼎古文。人不識。不尚也。又曰。印之作。在結體運刀。要出之端重。要識其措處。正其妙處。此則吾所不及知。亦世不盡知。而獻雲自知者也。夫獻雲負經濟。工詩文。且善技能如是。何世之人或識或不識也。昔東坡見山谷小楷書曰。以磊落人作瑣碎事。見秦少游行草書曰。此人不可使閑。閑便通百技矣。其獻雲之謂歟。世有能知獻雲。識獻雲。用獻雲。如獻雲之善用筆者乎。則獻雲將不得一閒時。將大有作用於世。雖蟲篆刻。壯夫不爲。而謂磊落如獻雲爲之乎。獻雲其善刀而藏以待之。

柏香山館印存叙

楊君紫庭。性嗜古。工刻石。與吾友獻雲交相善。居相隣。又相師也。二人各奏其能。咸得漢人意。如陳曼生於趙次閑然。紫庭近致金石書籍。漢篆碑瓦當文。屈曲有致。惜簡書未廣發之。甞爲小本。讀書之餘。畜一罏名一盌。譆然驕然。信閑中一樂也。獻雲縱臾之。哀所畜名家私印成帙。而以所以自製者爲之殿。梲四卷。顏曰柏香山館印存。因囑獻雲索序於余。余嘉紫庭少而多能。又與獻雲爲金石交。於是鄉爲獻雲叙者。今復因獻雲而叙紫庭。結一重翰墨緣也已。

讀選詩自叙

將欲操三寸之管。抒百情之思。宣一代之化。繪萬象之形。使後之人讀而思。思而感。感而動。以至流連唱

歎而不能已者。其惟詩乎。將欲本一己之性命。叩先賢之奧旨。求之於章句之間。範之以規矩之正。俾後之人讀其文。知其情。守其法。不至蕩檢踰閑。高馳而不顧者。其惟評詩乎。余非能詩者。亦非知詩者。辛未冬。與友濟東同筆硯。始學詩。得二田先生讀杜心解閱之。知作詩曰意。曰體。曰法。有操翰輒從五律入。古一道則未也。且求師授亦難其人。壬申。自浯江歸。讀濟東所評放翁詩。逐段分句。有條不紊。不辭見獵心喜。問所從來。則得力於杜詩仇註者爲多。於是課窗之暇。取選詩若干首。以讀杜之法。所謂意體法三者求之。略有見。卽書紙尾。以考學問之得失。遵先民之規矩。亦學問中一端事。惟是生今反古。宣聖所非。志古逐今。昌黎所慨。彼斬勝於人者。將馳騁乎翰墨之場。擷華乎酬應之際。使含風雲月露。與夫新詞艷曲諸製。一一取所謂意與體與法者而爲之。則不笑爲腐者。亦必目爲愚。而吾與濟東。汲汲索之於漢魏晉宋間。豈不可惟。抑又聞之。質之所近。力能勉焉。嗜古之癖。余與濟東蓋性相近而學相勉者也。故凡吾所爲者。非敢反古也。非敢遂今也。以考學問以遵先民。少快半日與濟東嗜古之癖。與夫雄曰欲學古而不暇。求師而不獲之心。俾子弟觀之。無妄其情。無背其法。朝吟夕詠。有得乎古人作詩之感動奮發流連唱歎而不能已。此則余之志也。若如昌黎所譏。昔人爲文。雖不爲當世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者。此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從遊白鹿洞記

廈島有山曰白鹿洞。前人慕廬山之勝。因以名之也。道光丙申六月八日。周觀察芸皋夫子。招諸生侍主講高雨農先生遊。卽講焉。初乙未夏。先生來廈門。夫子以師禮禮之。招遊無虛日。屬二緘世宜與焉。先生作遊記。其大旨謂夫子以古文提倡後學。義高辭美。爲島中士勗。世宜錄而藏之。今年先生受夫子聘主講玉屛書院。未至。夫子謂世宜曰。先生將以某日至。汝理院中事。其戒備以俟。使人迓諸境。至期率諸生拜於院。孜孜敬聽而退。已詔世宜曰。先生山斗也。今延爲多士式。將大望於諸生。爲我告曰。有志於學能受先生教者。皆有以獵異之。諸生震先生古文名。及課。咸惕惕懼無以當先生意。而先生不拘成格。文成繩之。削之。評之。批之。甲乙之。夫子又擇其尤者。榜諸壁。且示先生所以立教之意。懇懇爲諸生道。至是日命世宜招諸生十有二人陪侍。識遊曰。能古文或詩者。咸有作。以覘諸生志。其日風日清朗。佳氣鬱蔥。先生與夫子遍歷諸勝。遊已而讌。諸生從。二夫子起與起。坐與坐。一語一言。惟二夫子是聽。先生樂甚。夫子樂甚。諸生之樂。則有不可以言盡者。夫先生與夫子。以道相尚。以文相友者也。諸生所講求者。制藝耳。而先生之範圍曲成者如此。夫子所以誘掖獎勸者又如此。安得不自樂其遭也。昔常袞爲閩觀察。使以閩未知學。選歐陽詹以式諸生。又親與諸生爲客主之禮。閩之人文一變。今夫子觀察於茲六年。士被其教者深。先生之道德能文章。爲夫子素敬禮。視詹拔於諸生。又勝今日之讌。又視客主之禮有加。以此鼓勵激勸。而謂士氣文風不日上。有是理哉。諸生中能爲古文者。推高子文。林巽甫。莊誠甫三人。巽甫誠甫亦受業於夫子。前曾侍先生遊者。子文。先生族子。學於先生。今復請業於夫子。茲遊也。知必有能記是遊者。世宜非其任也。顧念島上白鹿洞。不敵廬山之勝。而今得先生於夫子。不啻朱陸。講聚今日夫子所

以軌先生，與先生所以為教者，非邁之以自勉，且勉諸同學。

崇德堂夜宴記

月之八日，諸生旣陪宴白鹿洞，歸相與語曰：禮務施報，故上錫下曰賜，下奉上曰享。黃鳥之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其次章瓠葉之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夫飲食教誨，情之至厚者，享瓠炮兔，物之至薄者，而說者以為古人不以薄物廢禮。今芸皋夫子命我諸生陪雨農先生宴，非所謂飲食教誨乎，而罍無一獻一酢，豈瓠葉詩人意耶。於是筮日諏吉，以是月十五日設酒於院中之崇德堂，雨農先生上而右，芸皋夫子上而左，皆東鄉，諸生以次侍坐。莘莘濟濟，誾誾衎衎，如侍宴白鹿洞時，而進退彌謹，宜氣彌洽。酒半，月上東方，樹影石影交加滿地，芸皋夫子顧而樂之，詔諸生各為詩文以導。諸生皆曰諾。宴旣罷，相揖而退，誠甫獨後，世宜私謂之曰：美哉今夕之會也。昔胡安定主講太學，率諸弟子會於首善堂，相與奏雅歌詩，乙夜而散，自有玉屏書院來，幾百餘載矣，官斯土者，不知若而人，主斯講者，不知若而人，為諸生讀書其中，以文課試者，又不知幾百十人，孰有賓與主相歡，師與弟相洽，諸生與諸生雍容揖讓，如今夕者乎。士患無所造，又患不得依歸，如夫子與先生，又豈多得乎哉。卽謂今夕崇德堂之會，猶首善堂之會也，可。世宜不敏，愧不能為詩歌以獻，當邀之以為記。誠甫曰：然。逢書為二通，一獻之雨農先生，一獻之芸皋夫子，以為諸生倡。

陪燕庭劉觀察遊白鹿洞虎溪二巖記

道光丁酉十一月，燕庭觀察以汀州牧權興泉道事，世宜以部民謁見，觀察出所著肴玉洞題名一册見示，卷首陳南叔繪圖，皆甲午紀遊之作也。世宜伏而讀之，竊歎觀察留心名物，而於昔人之名，又惟其蹤迹銷磨，不憚搜幽剔隱，使其人之姓著氏，一一著諸簡册，是何用心之公也。戊戌正月三日，觀察將與友人與薇堂、張石匏、陳粟園、華少韓及其從子寄甫、令子載卿遊白鹿洞虎溪，先期折柬招世宜，與林研香、槑香兄弟。世宜不敢辭，於是為之先導，下超然亭，凭梯雲閣，入六合洞，登大悲閣，徧讀趙紆朱一馮等所題名，復踏巖背，越虎溪，躡凌天石，憩嘯雲中亭，觀稜層二大字，仍讌集於超然亭。觀察以詩唱，石匏、少華和之，粟園復躡南叔故事為之圖，而使世宜執筆以記。蓋較之肴玉洞之遊，殊不寂寞也。惟是二巖所刻，皆萬曆天啓崇禎時人，無宋人名，不足續錄耳。雖然名有今昔之分，而名之所以立，則今猶昔也。況君子所至，草木皆香，前肴玉洞之遊，觀察為昔人傳，今白鹿虎溪之遊，觀察獨不令後人思乎。竊願觀察留題石上，大書年月而深刻之，一以誌此日觀遊之樂，一以作來日去思之碑，如是則觀察之遊不偶遊，而陪觀察遊者亦得藉以永久也。觀察以為何如。

西漢古鑑記

物之歷累千年而不敝者，其物必神，其遇有數，而人以數十年易朽之軀，敝敝焉欲與相終始，則惑之甚者也。然好之斯欲得之矣。歐陽公云：足吾所好玩而老焉。蓋釋然而未釋然歟。余近獲西漢古鑑一枚，以建初尺度之，徑七寸九分，厚二分有半，脣倍之，今官平重二十八兩九銖六十黍，背作瓜皮色，脣剝如蛀

而綠斑，或大或小，或密或疎，如泛沚之漂，隨風聚散，鮮潔可愛。背中為小書龍鈕，鈕環貫之，鈕上一方印，繆篆不可識，鈕下一圈，圈如鑑面有光。右側書大漢平津侯，左側書元朔五年造，凡十言，文雜篆隸，其體制與世所傳迥異，而年壽悠久，奇物也。按平津侯為公孫氏，封爵元朔，為漢武帝年號，班史稱武帝初卽位，公孫氏年六十，以賢良文學兩升博士，由博士而御史大夫，而丞相，其封平津侯在元朔三年十月乙丑，外戚恩澤侯表詳載之，是則元朔五年，乃武帝卽位之十七年，卽公孫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之年，去今道光二十二年壬寅，蓋千九百七十三年也。古物之存於世者希矣，宋元之造本，晉唐之碑帖，近者才數百年，遠者不過千年，求之尚有不得一，卽得之或贋而不真，況越二千年之久哉。昔六一居士著集古錄，以不見西漢書為憾，此則真西漢人書也。宜和博古圖載漢鑑若干，無銘者半，有銘者亦無年號可稽，此則紀代紀號紀年也。翁覃溪學士兩漢金石記載漢鑑有年號者二，一為哀帝元壽元年，一為桓帝永康元年，當時已詫為希世寶，今自元朔至元壽，尚多一百二十二年，更自元朔至永康，尚多二百八十九年也。然則漢器之存，此為第一云。鑑本故友蔡茂才偉燦家藏物，余見之三十年前，今幸得之三十年後，而余年且六十矣，然則余與茲鑑相遇，復幾時也哉。道光壬寅年十月二十三日記。

聽月樓記

渭川先生有樓曰聽月，客有過此樓者，曰：月可聽乎。余曰：然。曰：有聲乎。余曰：否。無聲則何以聽。余曰：聽不以聲，善聽者不假聲。客曰：有說乎。余曰：此渭川先生誠諸生意也。凡聲之起由人心生，聲入而心通之，故

聲字融與聽，從耳實從心。孔叢子云：臧三耳，心之謂也。施丹而朱之，傅粉而白之，色也，何以知其色也，於鼻而齊之，於艾而猶之，臭也，何以知其臭也，有主焉者耳。然則人之為學可知已，聽以心，不聽以耳，聽於有聲，亦聽於無聲。今余之館於茲也，諸生日侍於側，朝課夕講，凡所授受，聽乎否不得而知也，不聽乎否亦不得而知也。學問之道，屏諸外以一諸內，斯已耳。聽而悟，上也，聽而未悟，勿失焉，次也。或如孟子之難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無論余卽靜默如月，不能啓諸生，設假化余之口以為風，以為雷，亦無諸生何也。客唯而退，書其說於壁，以為諸生勉，且以質之渭川先生。

百花瓢記

瓢之著者，曰詩，曰酒。余不解吟咏，飲少輒醉，瓢於我，誠瓠落而無用。有告余者曰：詩人命廚花，李才江句也，王元之亦云，睡起殘花落酒瓢，君愛花，盍以貯花，亦得詩酒意。因顏曰百花瓢。客有好米汁撚斷髭者，余嘗飲之酒，乞其詩，刊諸瓢腹，使瓢有知，不當與花為緣耶。歌曰：酒解予之疑兮，而予飲不能三蕉；詩言予之情兮，而予歌不能九招。強名花以相對兮，聊破予之寂寥。亦匏繫而久不食兮，誰為瓢其能嘲。

記硯

余性卞，墨過三四十磨，不能待也。其不過者，又苦澀而易乾。於是咎硯不適於用。適肯堂買此硯貽余，謂是肩子坑石。余以其色醉而文縠，不之貴，及試之，發墨而不渴，亦不損毫。何肯堂之語予性，而又識硯性

也。夫不試其性而用之。與用之而拂其性。其不適於用。獨硯也哉。

笏記

笏者忽也。古者戯事之忽。始製笏。書思其上。笏制二尺有二寸。笏用象。古諸侯爲然。夫古道之不用於今。獨笏也哉。今笏惟道士俊人用之。制又踰於此。是以貴而不傳。予年近七十。事都不省記。忽殊舊愛購之以代札。非泥古也。古用而今不用。余則以無用爲用也已。

陳孝子傳

陳孝子諱大容。字于遜。號樸菴。泉州晉江縣福安鋪玉塔鄉人。孝子長六月。父東游於臺。越六年卒。訃至。母哭。孝子亦哭。母號。孝子亦號。母水漿不入口。孝子亦水漿不入口。人莫識孝子意。詢其哭也號也水漿不入口也。一如其母之爲之也。一旦失孝子所在。徧迹之。乃偕族人檣帆聞於族人賈於臺者。舟泊海口。孝子家近。故走問焉。母挈之歸。不歸。已乃頓足伏地泣涕涔涔曰。兒今願從海外尋父去也。母聞言慟絕。絕復蘇。當是時母哭孝子哭。左右觀者駢肩累迹。數十百人。咸不爲孝子泣下。於是族人咸義孝子。爲載父柩以歸。孝子父既喪。家益苦。日兩飧不給。孝子無俚。賴會貴重者過。竊以獻母。母詰故。孝子直對曰。盜耳。母勃然曰。汝盜耶。父死子盜。吾焉說乎。反諸貴者。杖楚甚。孝子伏服受杖。不敢言。亦不敢號。人曰。是六歲兒耳。昔陸績懷橘。至今傳爲美談。觀過知仁。何母督責之深也。母顏始霽。鄉里爲之諺曰。陳家孝童。世無雙。嗣是入塾。出告反面。一遵母訓。比冠。痛菽水無資。棄儒而賈。賈地去家五里所。旦夕必歸省。新鮮蔬果魚蛤。不論價。必取供之。食上。必敬視之。床第枕蓆器皿溺器。必手滌之。母疾。禱以身代之。迨母歿。孝子年已四十五。哀哀作孺子泣。寢苫枕塊。獨居三年。既乃祔於父墓。月一省拜。放聲哭。聞者悼焉。至年七十餘。猶徒步至墓下拜跪如禮。嗚呼。孝子自幼而壯而老。生事三十餘年。死事復三十餘年。時歷變而孝子心不變。孝子之爲孝子。摯矣哉。或曰。嘉慶十二年五月初六日。孝子所居室。忽下紫雨十三晝。衆咸詫異。其年孝子家漸豐。至孝子之子官侍御時。紫雨復下。此天以報孝子歟。余謂天報孝子。豈在富貴。孝子之孝。自幼性成。天偶有以啓之矣。而孝子之子官侍御。極言敢諫。以直聲著於天下。使天下後世聞而慕曰。父爲孝子。子爲忠臣。此與天所以報孝子也。孝子於是乎不限矣。孝子本候選從九品。以子貴。累贈至朝議大夫。有子五。長文毅。四文俊。俱舉鄉飲賓。次文彩。三文登。俱國子監生。五慶鏞。道光壬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工科給事中。慶鏞壬午科與世宜舉於鄉。誼同兄弟。不以不文屬爲傳。因謹次其事。至孝子高風碩德。可家模範世楷式者。當別傳。茲不具錄焉。

黃節母張孺人傳

孺人同安縣人。張氏太學生元衡之女。年十七。歸黃君稱標。得舅姑歡。家事無大小悉委任之。洎舅姑相繼沒。黃君以毀致疾。疾篤。執孺人手曰。某累若。言未已。孺人泣且跪。誓以死。誓已復泣。黃君泣。家中人無不泣。黃君搖手止曰。某方直有屬。勿復爾。某不幸遘茲厲疾。不能終三年喪。窀穸大事。惟若是賴。若死。是重某不孝也。若孕五月。天未絕黃氏。生男。死將誰育之。是斬吾祀也。吾兄清和未婚。而父母爲立嗣。呱呱

者亦惟若是依。若死。是不有吾兄也。吾知若必從死。若其思之。無忘今日言。孺人泣不能對。未幾。黃君卒。孺人以頭搶地。絕而復蘇者再。既乃拊膺嘆曰。是則妾之命也夫。是則妾之命也夫。敢忘夫言。比宗瑩生。孺人卵翼子侄如一。宗瑩少善病。雖愛憐之。遇事繩以禮。有過楚撻不稍假。故能早自成立。貢成均有時名。孺人年三十七而卒。道光八年。宗瑩列其事以請旌門。

論曰。婦人遇大故。率其貞一之性。以一死相從於地下。可不謂賢乎。顧事勢何如耳。若孺人者。可謂知大體者也。忍死撫孤。卒以有成。以無負其夫之言。其相較何如。惜孺人早卒。不獲受宗瑩之養。可悲也。

張貞婦傳

貞婦者。嘉禾里農家張定女。字同里黃藝。未昏也。藝服賈沒海外。訃聞。婦泣曰。夫死而絕黃氏祀。吾弗忍。必往。父母聞之。不之許。婦於除夕服縗服。潛偕鄰嫗奔舅姑所。舅姑辭曰。吾家貧。子又死。不可以苦汝。婦曰。苦。婦命也。守。婦志也。言已。涙涔涔下不去。婦既歸黃。以禮自守。人無覬貞婦而者。家四壁。以績以紡。晏如也。脂膏滫瀡。夕膳晨飧。欵欵如也。居無何。舅姑相繼沒。喪若葬。盡質所有。不贍。脫身上服繼之。蓋貞且孝者也。嘉慶某某年。貞婦老矣。所後子天成忽以疫死。有三孫。焉俱幼。貞婦痛子。故得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四。計爲婦之年二十一。貞守五十有三年。

論曰。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貞婦未成婦。以黃氏無後。歸而不告。其跡異於舜。人或譏之。嗚呼。此所以爲貞婦也。使貞婦者不違於其父母。其所處所遭。未必困阨至是。而卒全貞以續黃氏後。其舅姑有不以爲真黃氏婦哉。卽其父母亦無譏焉。君子以爲猶告。卽以孟子論舜語爲譏者進一解也。

黃節婦傳

黃梅娘。同安張啓元妻。啓元娶潘氏。五載生三子二女。或二三齡。或四五齡。潘卒。元尋卒。黃年二十六。所生子止兩月。諸媵妾雲流星散。黃獨繞棺哭留不去。族人有利其資者。計逐之。黃哀涙切。撫棺慟哭。妾所以死守者。爲諸藐孤耳。豈爲利哉。扃貨財器物爲一室。籍書之。歸其鑰於族之老成而正者。月取給而已。不出戶外。由是教養昏嫁。諸孤得以賴。今黃年且六十餘矣。大婦所生子。與所生子俱前死。惟餘兩孫。人莫不嘉其節哀其遇云。

許廷桂母陳孺人傳贊

贊曰。殉節難。守節尤難。守極苦之節。教成於子。則尤難。方孺人於夫許德之死也。家無寸儲。事老携孤。孀女以給。艱苦極矣。至廷桂死。尸還。始垂泣。繼抆淚大義曉然。至今如聞其聲。非母之賢。無以成子之忠。惟子之忠。益以彰母之賢。婦以節著。子以忠死。許德有知。亦無憾地下矣。

紀遊擊張公死事略

遊擊張公。諱然。名小湊。字守約。泉州晉江龜湖鄉人。少倜儻。不拘拘小節。當嘉慶間。朱濆陸梁海上。公以貧身歸焉。濆死。弟渥降。公與俱。朝廷宥之。令充水師伍。賞額外。人或嗤之。公曰。額外雖小。亦官也。吾何人。上不罪。乃官之耶。吾死且不恨。自是前後以捕賊功。屢升至今職。每升一秩。輒大呼天恩。超躍自奮。人咸

非笑目之曰。賊子張盜簿之也。道光庚子七月。英夷寇廈門。有發大礮擊之使遁者。或曰延平副將盜徵。或曰卽公也。帥卒以功屬總。公不之較。人或以爲讎。公安之。惟言及英夷猖獗。則切齒怒髮。目眦盡裂。辛丑春。來大府檄。造戰艦。修火器。爲防堵具。未備。七月初九日。英夷大隊三十餘艘。豕突而至。當是時沿海刼盜蜂起。水師提督竇振彪。以精卒追盜至浙。盜德復病死。越翼日。大府以令令中軍參將陳勝元爲右翼。金門鎮總兵官江繼芸爲左翼。傷公與後營把總楊肇基。左營把總紀國慶。前營把總李啓明。督礮水摻蕊。是日西南風大作。礮過處。火烟如黑雲。對面不相覩。夷突從文汎口安海汎上岸。公脫身與戰。軍人成勸阻。公曰。淡一醜人。受兩朝厚恩。今卽死。幸極矣。忍偸生乎。提大刀殺夷十餘人。刀折中創。裹創拔劍。迷斬數夷。而夷勢益張。左右二翼復不至。於是以冠覆面。怒樹倒立而死。楊紀李三人亦力戰死。夷人義穴埋瘞焉。越十四日夷退。居鼓浪嶼。家人始具棺以斂。面如生。嗚呼。此公之大節也。當公橫行海上時。其所爲誠有道者所嗤譏。卽受職居官。人亦羞與公伍。而公一切埋恩。刻心鏤骨。卒能感激自厲。居其位。死其官。至使逆夷知所敬仰。則朝廷所以待公。與公所以報之者。可謂兩不相負。而楊紀李三君子官小祿薄。亦能舍生取義。皆足與公共千古也。彼向之非笑而羞與爲伍者。又烏足以知公哉。

凌君宏度傳

君凌姓。諱棟。字宏度。世爲安溪永安里人。自君父徙居廈門。始從而居焉。君好仁喜施。於物無所厚歸。精岐黃術。所用藥率平易。或不見諸方書。人往往輕之。然卒效。診脈前期決死生輒中。君嘗許某爲爲病。欲以試君術。君曰。是不治。厥病肝。金行則木絕。已而果然。居家手製丹膏丸散。窮者不取錢。每晨起閒病者盈門。或延之。雖大風雨昏夜弗斷。過孤苦無告之人。手自調藥撫之。人以是稱君長者。林開吳榜君成屬也。嘗捐某寺金。後家頓索。君代爲之償。乾隆乙卯。漳泉大饑。故鄉親舊流徙者踵至。君傾囊振之。不給則質服皿以繼。其急病分憂。如飢渴之嗜飲食。蓋天性使然也。卒年四十有六。或曰。君之卒。卽以告賚者衆。不能副其所求。抑鬱成疾。噫。其甚也。子四人。次喩。嘉慶戊寅舉人。

贊曰。醫固小道。其功至與良相埒。凌君以術施而不靳報。其視華元化之挾術釣利。相去遠矣。誠如或人之言。則以身殉人。良足悲已。夫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況匹夫之好行其德也。然一念之仁。皆足利物。劉向云。有陰德者。必有顯報。凌氏之澤。詎有艾哉。

君副公家傳

君諱武。字君副。樹育公次子也。世居浯之西倉鄉。自始祖平二使公。傳至公曾祖纖莊公。凡二十有四世。纖莊公生清愼公。清愼公生樹育公。世有隱德。樹育公舉丈夫子二。長君精公。次卽公也。公天姿豪邁。總角時卽具倜儻不羈之概。甫冠。棄舉子業。習農圃。以其餘捕魚大海中。公自言七八月秋風一席。江月半輪。遠遠青山。茫茫海水。漁子操習理椰。子亦雜沓檣篷間。時獻狂歌。是樂也。樹育公沒。公克荷先業。敦親睦。厚交遊。宗族中得公力者。十居四五。乾隆丙午歲。凶饑。浯尤甚。殍者。羸者。流亡星散者。逐鄉比屋也。無居人。公曰。吾宗也。遂傾囊以貸。沽濟者百十家。歲旣稔。或償或否。公不問。亦無德色。卒於嘉慶二十三

年五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五。配黃太孺人。先公十一年沒。子八。楷解成楚魏秦江由蔣。齊邑庠生。今名世修。女一。孫十二人。侯水活對機器卓添爵與周吟。族子世宜謹撰。

林墨香小傳

四十九石山房主人林墨香。諱必耀。廈門嘉禾里人。少穎敏。多技能。尤工刻石。嘗刻其家墓銘。余見之以爲佳。君謂余言。書不甚佳。君不別求佳。輒一一如其不佳。是以佳耳。君意省。益自肆力。索余作篆隸法鐫之。大小得四十九石。且曰。初刻。君之名由此彰。君之齋號四十九石山房。亦由此定。而君殊頑項不自得。周觀察芸皋先生物色君。以余知君。問曰。墨香何師。余對曰。墨香無師。以人之書爲師。先生爲之作四十九石山房記。當是時士大夫如梁芷鄰、楊雪椒、趙穀士諸先生。或耳其名。或一面。皆嘖嘖稱道君。君益愧。謂雕蟲小技。未造極適。貽先生長者羞。去年冬。燕庭劉公以汀州牧假興泉永道篆。謂君曰。銀鉤鐵畫。生能事畢矣。雖然。亦有道乎。君唯唯曰。道何敢言。惟刻以刀爲筆。必運刀如運筆。斯神於刀者。苦未能也。劉公深嘆賞。且曰。自芸皋先生傀余四十九石山房石刻。已知生。今聞生言。芸皋賞識不虛也。劉公三世相家。好古精鑒。別金石爲天下巨眼。古彝鼎槃敦箱鐙奩有記。君偏刻之。又爲嘉蔭簃愛吾鼎齋款式一卷。篆牙章百數十枚。自春徂夏。五閱月。字可萬計。劉公不以爲多。君亦不以爲倦也。劉公旣多君技。約與君同回汀州。已而疾作不果行。道劉公以信來。君已前一月卒矣。於戲。余於君非眞金石交也耶。余所書。君所刻。可以數計也耶。君之與余。猶隣之有靳也。君今逝往哉。失以君之技如是。君之用心如是。君之名聞於世。爲世所見賞。不自足。復如是。新天假之年。吾知古之黃鶴遺芝。去人不遠也。用是摭君之大略。著爲傳。以質知君者。且以附芸皋先生四十九石山房之末簡諸璧。

醫周公純先生軼事

方技之術。儒者不道。通其說者。於物有濟。未嘗不取之。況施之者博也。芸皋夫子嘗春雜識。載周公純先生軼事曰。天錫者。富陽老貢生也。工詩能古文。其學無所不窺。於醫藥符咒若神授。先生之醫也。非受錢三十六。不類術者。藥或用或否。臚弗治。有儲者爲人力作。夜市冷飯佐以冷羊尾。佝而臥。纍得嬴錢。疾閒先生。先生使之浴。曰。浴已乃來。儲者從之。同浴人聞水有溲氣。浴竟。病如失。勿藥也。欲有富翁病消。一食斗米肴肉無算。猶饑。就醫姑蘇葉天士。葉良醫也。弗克治。延先生。先生曰。疾可爲也。示汝方。汝惟服余何家有丸藥。命僕來取。已授僕藥。誡之曰。藥必俟後服。服必盡。夜半腹痛。痛必瀉。愼無飲他藥。天明我且至。翁果以腹劇促先生。未至。潛飲激發。先生至。診之曰。疾已去。如服從。何十年後發。不可爲矣。其以醫濟人類如此。然先生窮甚。所居屋曰梁園室。三椽耳。地高而宇下。視其屋如在井中。入門側降三級。疑宋時屋也。或曰。先生先人有道術。爲吳興人除祟。指此屋爲贈。一夕雷雨。屋自吳興飛來者。說甚誕。然先生所習符咒。自言於屋脊上得之。則又似家學也。先是先生歲莫時。掃除屋廬。於梁上得木劍符書各一。以業儒不之習。夜祟於狐。乃習之。自是伏狐驅蛟。禱蛾無不驗。人猶未奇先生也。乾隆初。富陽大旱。先生念民不得食。請於令。爲法禱東趙山凡三晝夜。不雨。旣而大雨。富陽人德之。是年先生妻及子俱死。秋闈發解。

以微疵見擯。後三十年又大旱。縣人盧先生循前事不出。率老幼羣姓香跪先生門。先生遽跌而出。爲禱七晝夜。雨。富陽人又德之。是年後妻所生子鬻已入庠。復死。嘉慶三年。浙江大旱。巡撫阮儀徵聘之懇請先生。先生復往應之。凡十四日。而浙東西雨遍。由是德先生者。不獨富陽一方人也。噫。先生之施於物可不謂博哉。夫世之爲所術者。大都有所取於人耳。即不取於人。必無虧於己。衆喜其利。身遭其毒。稍存計較者。不爲也。今先生爲民故。而子死焉。妻死焉。己之科名既得而復失焉。雖亦時事之適然。而所遭之酷。有非人所願受者。先生獨安然處之。亦可以識先生矣。先生著作多散軼。惟遂王邑侯解組歸西江。序芸皋夫子手自抄錄。人或少之。世宜謂昔軒轅彌明解捕鬼物。拘因虎豹。人不知其文。自昌黎集載石鼎聯句一篇。人無不識彌明者。則先生之文。其附芸皋夫子集以傳無疑也。先生固儒者也。然其術亦神矣哉。

王雉山夫子墓誌銘

嗚呼。夫子今沒十年矣。世宜之初受業於夫子也。夫子進而勗之曰。爾毋棠棠爾。爾毋狼狼爾。行者身之基。文者身之枝。有行無文。傳有文無行。賊士而賊不如貶之僞。小子戒諸。世宜侍夫子日久。而後知夫子之所以淑世宜者。皆其所自淑者也。夫子幼失怙恃。煢煢無所依。又自謂質魯鈍。堅苦讀書。書以外不省也。比長。登有名。然不逐時好。家貧課生徒自給。亦以敦本務實爲主。故游其門者。率恂恂有詩禮容。爲邑諸生三十年。每試輒高等。年五十始舉於鄉。夫子每嘗報罷時。人皆爲悒惜。顧不稍介意。曰。文之遇合命也。吾勉修吾行而已。夫子性嚴靜而和。寡言語。慎交遊。義非所應得。不濫名一錢。豪貴家每以得見夫子爲重。夫子則絕跡不往。當道貴人聞夫子名。乞見顏色。非公事亦弗至焉。生平不忤人。不媚人。亦不與人狎。而人之見之者。無不肅然。邑中稱學行醇備者。必曰王先生。人聞稱王先生。不問而知爲雉山先生也。今葬有日矣。同學欲爲銘幽之辭以屬世宜。世宜不獲辭。因識述素所知者。以傳信使知吾夫子之所以爲弟子法者。固不僅文字之工也。溪陽淩先生翰。爲夫子同年友。謂世宜曰。子師少年時。美丰儀。肄業玉屏書院。院之側有少女未笄。慕其才。踰牆焉。正容拒之。卒未嘗爲人言。余時知之。亦未嘗以聞於人也。子所言恐未能盡子師之實行。嗚呼。世宜侍夫子日久。自以爲知夫子矣。乃夫子之不易知也。竟若是哉。嗟乎。我夫子言必宗經。行必蹈道。穆然有古師儒規。克副國家作人礪士之用。雖胸所蘊蓄。未獲措施。而矜浮式靡。挽頹風而追先正。所裨於士風者。匪鮮。乃既阨其遇。又不克大其年。使後生小子有所遵循。若世宜者。遂自是失所依歸。是則可痛也已。夫子氏王。諱瓊林。字玉崙。雉山號也。世居泉州之杏墩鄉。曾祖始遷廈門外清。曾祖諱□□。祖時庸。考必達。皆以篤行稱。妣□孺人。配葉孺人。先夫子卒。子化濬。女子子二。夫子卒於道光癸未六月二十五日。距生於乾隆壬辰七月十四日。春秋五十有二。與葉孺人合葬於廈之獅山。銘曰。彝其表。弁其裏。有道君子宅於此。纍其墓石其床。幽人之藏。終允臧兮。

國子監生王心田妻周孺人墓志 代芸皋師作

孺人姓周氏。同邑富陽縣人。道光元年孝廉方正王羲祖之冢婦。國子監生心田之妻。贈文林郎中憲大夫諱爵公諱謙之女。而興泉永兵備道周某之妹也。妹與某兄妹六人。同爲吾母楊太孺人所生。妹年最

幼。性慧而敏。少時讓爵公嘗撫其首曰。惜汝不爲男子。蓋憐之亦與之也。年二十嬪於王。王故富陽望族。其富陽與周世爲婚姻。其翁長者。治家以嚴肅聞。妹歸。自舅姑而下數十口。無不交口稱道。翁尤愛重。謂能遵其教。可爲諸婦式。委以家政。夫之幼弟禹玉生而病。無乳。妹時方育子。兼乳之。禹玉親之如母。二小姑依之如姊。其事王君以禮。嫂之如賓。季父是年喪女。妹女事之。如其所生。道光某年。某自漢黃德道任。奉母喪歸葬。其時兄弟皆已淪沒。襄大事者。惟某與妹耳。年甫三十餘。髮皤如五十許人。朝若夕哭不休。某懼其弱而毀。反怨之。比服闋。將官於閩。求其女爲子婦。與之別。送至中庭。今年某月。王君與其子忽來相視。問無恙外。心爲之喜。蓋謂其見王君一如見吾妹也。未幾。計至。王君與其子哀不自勝。即以志爲請。嗚呼。某何忍志哉。又何敢不志哉。惟念吾母生吾兄妹六人。數十年間。零落殆盡。自某年而兄某某沒矣。某年而弟沒矣。及某年而某某又相繼沒矣。煢煢子立。猶幸吾妹在耳。今胡爲至此。豈豐其德而嗇其壽歟。不然。何豫之遽也。夫以妹之賢。父稱之。翁稱之。室以內。尊若卑無不稱之。妹亦可以無憾。所憾者沒之日。夫妻母子天涯地角。同胞如某復以遠宦之故。不獲一執其紼而一臨其穴。九原之下。抱恨有終窮乎。謹綴其生平大略。書諸石。不自知其詞之醜穢云。

黃府君廉明墓誌銘

君諱發節。字廉明。同安金柄鄉人。自其祖遷廈文竈社。文竈黃爲鉅族。於是又爲廈門人。祖燦雲。父邦俊。咸有隱德。君敦於倫紀。輕財而尚義。其貌項項。其言吶吶。其行愓愓。不問皆知爲忠厚長者人也。初邦俊生三子。君其孟也。仲發瀛。季發苑。邦俊沒。仲方五歲。季三歲。窮甚。惟餘一廛。君與舅氏貸布爲業。以時居積。二十餘年。貲致累鉅萬。二弟自冠而室。治第宅。市田產。納粟入官。一惟君是賴。君曰。弟分當得。余敢吝。比析著。仍均與之。一絲不自私。此君之篤於兄弟者。詳苑吳熙。君幼所從學者。既習爲賈事。執弟子禮如初。吳固廩士。有所需求。皆出諸口。君密察其意。皆□□之。歲時饋獻不絕。及沒。復卹其家亦如初。此又君之篤於師友者。夫自俗之偷也。尺布斗米之議。有不掩入耳者矣。服修壺酒之享。有取給諸一時者。其甚者好貨財。私妻子。而骨肉鬩其口於四方。家貲以萬千計。延師教子弟。較錙銖。薄館穀。一歲不能終者。往往有之。而君於師友兄弟間。所以周旋之者。勤勤懇懇如是。是又可多得哉。君之子森。縣庠生。與世宜善。屬銘君墓。世宜不獲辭。爰取人所共知於君。君不媿爲人知者。質言之。餘從略。君生於乾隆丙戌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七。於道光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處。子七人。曰溪、曰淮、曰龍、先君卒。曰庭經。縣庠生。後君卒。襄葬事者。長森。次濤。次烏。孫四人。傳孝、心正、克讀、心楷。曾孫三人。銘曰。□□之地。山紫水紆。爾宅爾兆。龜筮叶符。君身即沒。君行可模。我銘君墓。其言匪諛。勒茲貞石。千載不渝。

黃母林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林氏。永甯人也。隸籍同安。曾祖祖俱布衣。考桂馥。爲國學生。世有令德。年二十有五。歸世宜舅氏黃仲威公。公歲進士韶山公之孫。國學生君槐公之次子也。孺人生姿令淑。性情儉。其佐仲威公也。公身

與發。公喜與喜。推結術君。朝箕帚。夕井臼。人謂有古德操遺風焉。所生子二。仰偕、仰澤。庶子一仰右。孺人飲食教誨之無歧。曹風鳲鳩之章可詠也。胡年不副德。四十九而卒。其子仰偕仰澤亦相繼亡。頗木由櫱。人屑葬事者。惟仰右一人。嗚呼痛哉。孺人生於乾隆丙子年九月朔日。卒於嘉慶甲子年二月十四日。卽以其年葬於六世祖才通公墳側。地名大石泉。有風動石屏其右。以日者不封也。不識也。表封識正子午時。則道光六年四月始也。銘曰。豐其德。嗇其壽。本之仆。支乃茂。支之茂兮。允惟孺人樛木福履之厚。

陳生從周墓誌

陳生官盡。小名有微。字從周。陳省軒次子。省軒痛其五弟資卿無後。以生為之後。生少頴敏。授以書。讀一二過輒成誦。年十六入龍溪學。森森玉立。人謂陳氏有子矣。省軒沒。生叔父允集。長兄不慶。器其才。延吾師王輝山先生為之師。後復師於余。年二十矣。余告之曰。學思無質。又苦不及時。生質美而年富。鞭策之。當出人頭地。蓋大有望於生也。道光甲申。生娶婦。未逾月婦病。未幾卒。生哭之慟。己丑十一月生亦卒。年二十六。子廷琛四歲。嗚呼。生其已矣。夫以生之質之美。使如所望。擧華為學。豈久居人後者。生以此終。天為之耶。抑生為之耶。祖籍漳州龍溪石碼搭社。僑居廈島。卽以本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廈門塔頭鄉雪山腳。誌其墓者。同安呂世宜也。

張公去思碑

公名熙宇。字玉田。四川我屑縣人。以今上卽位之年十一月。由粵西南甯府來為興泉永兵備道。公廉明有威。果於從政。未下車。道聞同安龍溪海澄交界有小刀會梟。手入為民擾。卽密遣偵捕。到官六日。獲會首陳擬其立斃杖下。夫奸而生於吏者。故吏皆挾公。公曰。吾民也。吾治之。汝無與。吏恐。退乞其力。是時頑聲戢道。舉喜公威立令行。比戶得以安堵。而公除甘肅臬司之報至。於是士民力牽公來。旋廈公去。僉為借寇之請。公曰。吾去也。吾亦何忍遽去。吾且盡吾職。勿詒後人憂。乃出己貲。嚴謀臨士。移軍龍同海三縣界。身日夜督捕。復府渠魁王泉等六十餘人。盡之法。而民靖。嗚呼。廈門為漳泉門戶。五方雜處。尤易藏奸。自壬寅以後。政壹於寬。民玩於法。而不軌之徒。斂財聚黨。至蔓延三邑。公蒞政不越五旬。扶苗耨莠。雷厲風行。遐方讋慄。黎民用康。積孰與公茂。而公顧曰。吾不受德。吾惟盡吾職。以毋詒後人憂。夫為官盡職。不詒後人憂者。幾人哉。公今去矣。公之德入民之深。緊於心。終不去也。爰勒貞石以揚公休。以申輿情。以傳永世。

書明監國魯王墓碑兩側幷陰

此周觀察所表明監國魯王墓碑也。王、明太祖十世孫。諱以海。字巨川。崇禎甲申。襲封魯王。乙酉監國。紹興師潰入閩。依倚鄭成功。由是而居中左所。居閩安。居金門。崎嶇凡十年。壬寅成功死。王亦得哮疾。以十一月十三日薨。年四十五。葬於茲。蓋王所嘗游地。地名鼓岡山。石勒漢影雲根字。王手書也。諸從亡題詠俱在。歲久湮失。道光某某年。林君樹梅訪得之。伐石樹碑。有觀察書其陽。曉世宜書其陰。蓋慎也。若王事跡本末。觀察有考。林君有圖有記。刻石浯江書院。此不復紀。道光十五年。嘉禾里人呂世宜記。

明監國魯王墓碑陰

王諱以海。字巨川。明太祖十世孫。崇禎甲申。襲封魯王。乙酉監國。紹興師潰。鄭綵自舟山迎王入閩。居中左所。鄭成功待寓公之禮。戊子。居閩安。如監國三年。盡有興化以南二十七州縣。旋失。癸巳去監國號。居金門凡十年。壬寅成功死。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國。會王得哮疾。於十一月十三日薨。生於萬曆戊午五月十五日。年四十五。葬於城東。王所嘗游地。野史載成功沉王於海。又稱王手書海外。皆傳訛也。沈太僕光文挽王詩序云。墓前有大湖。按之卽今鼓岡湖。去墓里許。湖南多石鐫王手書漢影雲根四字。並鐫從亡諸臣題詠。知王嘗游息於此。則墓在金門無疑。惜久湮失。林君樹梅訪得之。巡道周公凱書墓碑。禁樵蘇。加封植焉。世宜懼其久而復湮也。為記於碑。願吾鄉士人歲時祭掃其護之。道光壬辰月日。同安舉人呂世宜識。

書凌約軒先生傳後

歲丙申。世宜為溪陽凌先生撰其先大人宏度公傳。先澤高甫農先生讀畢。掩卷曰。溪詞乎。紀實乎。世宜對曰。溪則何敢。溪陽純實人也。背謬其親。是必實。於是相與咨嗟嘆息。謂當今人心士品。得如君者。刻諸膠庠。蓋之里黨。亦轉移風氣者機也。惜斯人不作。又不知當時之處里黨。列膠庠。如君之立心制行。亦有其人與否。今讀是傳而恍然矣。約軒、宏度公之兄。溪陽之伯父也。其高風碩德不具論。要其與宏度公異而不異者。其仁性之溫者一絲而一縷也。其樹志之潔者一冰而一雪也。其爲義之勇。許人爲善之摯。殷殷勤勤。與今溪陽所舉以教人者。又若金之有範。土之有型也。凌家世固有積德歟。傳中聖人之譽語。或過分。然爲有道之士。則斷然無疑。世有留心世道如甫農先生者讀之。吾又不知如何攄揚。如何贊嘆。而不能已也。

書猜芬遺墨後代作

某素喜古文詞。政事務閒。頗以是自樂。有索者輒筆應之。自得望溪刪定八家文。及所與鄂少保論修三禮喪服注疏等書。益歎古文必根柢經學。深明義法。為之殊不易易。而當時如王兆符、程崟諸經望溪口講指授者。悉卓卓成一家言。心竊慕焉。然望溪與某公論經學書。又云古之人得其志。則無所爲書。聖賢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術而行之。以與民同患。則又悵然自失。欲焚筆硯者久之。鄱陽文肅公望溪高第也。其曾孫綠江今爲永春牧。出公年譜及猜芬遺墨一冊。望溪少保二先生所致書中多勸勵語。屬余題後。噫。綠江其以某爲能文歟。抑以某能於國史諸碑銘外。更出一語以贊我公盛德大業歟。夫以公之才與學。且親遊望溪先生之門。猶不欲以文自見。則蒙如某又何所置喙歟。惟是望溪少保二先生文章氣節。爲中朝冠。公師之友之。能不失其勸勵。而有以副之。此則公之得於師友。而體諸身。徵諸民。爲國家贊鴻猷。敷大澤。是固王程諸君子所望而卻步者。而謂不佞如某。敢不藉以自儆仿歟。敬識數語。用申企慕。其九書爲方內外集所不載。當悉錄之。以補其闕。

書朱彥甫先生長豐山居圖詩序後

道光□□之歲。芸皋夫子。自號爲撈蝦翁。屬畫者畫其像。自作詩識之。命世宜爲書款。是年夫子方五十有□。人咸異之。世宜忖。此非夫子之志。而無不見夫子之志也。夫子殆貴不忘賤歟。世孰是急流勇退。知止不殆。如吾夫子者乎。及讀朱蓬甫先生長豐山居圖記。并詩。其意乃適與夫子合。可異也。先生祖休甯。而籍杭州長豐。居休甯萬山之中。雖宅兩勢阻。未必與杭之西湖埒。而先生以先人居在是。闡之。記之。歌詠之。且屬當代文人相與題識之。是何先生之志。一如芸皋夫子之志也。世宜爲芸皋夫子弟子。雖未覿面先生。而先生所評定夫子古文。與所論次古今文得失。世宜則皆取而讀之。竊歎先生見識文章於夫子爲近。今乃不惟其學之同。而志之同也。先生益偶乎遠矣。夫世之沉溺名利。有禍至患及而不知辟者矣。有汩沒一生。而溺而忘返者矣。先生年未滿六十。富而如貧。動而思靜。是先生不浮於利。猶夫子之不汩於名也。雖圖中所紀。不必皆與先生歸休之志。亦未必即遂。而寄託深情。超然物外。知與富春撈蝦翁圖像。其相千古也已。世宜以不文竊其後者。以夫子致先生命見囑。故敢獻之夫子。用以質諸先生。

書陳鶴竹御聘圖後

友人鶴竹以不受阿錢涵先生之聘。感知己。繪此圖。囑世宜題識。既又索序。世宜卒然無以應。然不可無言。夫鶴竹與世宜交且十年。其詩才敏贍。書法出入米黃。世宜知之。不能必世之人其知之。今錢涵於鶴竹未嘗接杯酒。又無曹邱譽爲遊揚稱說。以禮爲羅致之幕下。是錢涵一日之知勝世宜十年之知也。雖鶴竹以先有主不受其聘。錢涵座中無鶴竹。而心目中定有一鶴竹矣。亦知鶴竹圖中無錢涵。而心目中時時有一錢涵矣。錢涵鶴竹何相需殷而相遇之疎哉。

書古器物銘拓本後

儀國與余交垂二十年。嗜金石。蓄漢唐石刻數百十種。宋以下無論已。自刻小印曰金石契。以署所藏諸本。余初識儀國。儀國以敦煌太守碑見贈。後又贈唐人石刻八九種。皆其家藏副本也。於是交益密。得遍觀其所有。或假之累年。儀國雖珍惜而不余鄙也。見有金石諸刻。輒相與討論甄別。摩弄不釋。道光己丑。故人郭望瑤歿。所收鼎敦盤匜諸銘。及錢刀各拓本。皆歸於余。余以其剞劂殘缺。貽儀國。儀國喜曰。今而後金石契之名爲不虛也。蓋儀國所藏。豐於石而嗇於金。余所貽皆金也。故云。會儀國將之官。與余別。因嘆吾二人之交。二十餘年如一日。其趣同。其好同。其性情亦將毋不同耶。雖聞有離合聚散。而余意中未嘗一日不有儀國。儀國亦未嘗不有余也。出而任仕。儀國又將自有所以爲儀國者。余不能與之同也。因書數語於拓本末。以識之。

書小償帥傳後

西鄉呂生曰。余讀小償帥傳。竊記東管時。有劉殷家貧稱貸。但期償。家後日相酬謝。無多言。世但以償目之。何帥之切切。至以爲號。而又傳之也。不知帥篤行士也。窮而有志者也。行篤。故人之信也深。所負益重。窮而有志。故不受人惠。自不忘人恩。夫是以日切切於中。惟以自警歟。雖然世之以帥稱雖寡。大都引爲益抄。盧張聲勢。虞敵人之料之耳。帥并不以後日酬謝期於人。惟用以自警。如帥者。可謂不欺其志者

哉。夫不欺其志。必有如其志之日。亦必有原其志之人。償債而帥固不恨。即不克償。而償家亦何恨。付其志之不可俾也。彼貌爲倜儻。以爲奇學劉殷。即令異時得償。其果能不欺於夙夜耶。故帥以恐負於人而作是傳。余正以是傳知帥之必無負於人也。遂書其說以附傳後。帥其以爲然乎。爲不然乎。

書林雲衣室人典錢買琴傳後

呂生曰。吾讀內則、及列女傳、女誡、女範諸書。見古人閨門之內。德爲本。言次之。容次之。功又次之。才藝其末也。然漢以來。如曹大家、蔡文姬、左貴嬪。或書或琴。史備載焉。則巾幗風雅。亦季世所尚哉。吾友雲衣室人。孝順慈惠。其卒也。仙江爲之傳。而典錢一事。人尤稱之。雲衣何其幸哉。余嘗耳雲衣琴。莫名其妙。又不識其室人之琴。與雲衣之琴高下。又奚若。但雲衣好琴。彼能如雲衣所好。不惜其有而與以成之。於古賢婦何多讓焉。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若方爲雲衣誦。豈意物是人非耶。雲衣又何幸而不幸哉。

書岑小亭記跋

辛亥七月。模庵先生。以前海澄令石邑侯所作書岑小亭記見示。且索跋。余讀之。不覺其言之悲也。噫乎。士苦無所藉。得所藉矣。而天或靳之。人從而忤責之。其所藉者卒至爲所累。如侯其足悲也夫。夫當侯之令澄邑也。亦毛義捧檄而色喜者哉。乃從政未幾。官既弛落。但復斷積。身羈此邦。家居萬里。寂寞僧寺之中。宕佚詩文。娑娑竹樹。其嘯歌也。非即其悲鬱也耶。余久耳侯名。今讀其文若詩。若彼蘄非俗吏之所能爲。而卒至於是者。天爲之耶。人爲之耶。抑侯爲之耶。吾誠不能釋然。當亦模庵所同慨然也耶。

辨葬錄跋

金斗玉函之說。惑者惑焉。智者亦惑焉。於是習其術者。各神其說以相眩。而死者之體骨。遂發緩於生者之禍福。歲數十歲而不能歸一坏土。嗚呼。何不孝不仁之甚也。吾友黃君碧卿。與兄瑞徵。閔世之惑。思有以解之。輯辨葬錄一編。其論切。其徵引確。其所以破之之說。至詳且盡。能發人之不忍。使孝弟之心油然以生。汪出而不自已。有心世道者之所爲也。夫世之溺於術家方伎。謂尺土可以獲富貴長子孫也。猶夢者之遇幻。相而不知悟也。無以覺之。則神魂迷蕩。欣羨恍惚。疑懼恐愕。雖所不屆。醒則嗟絡失矣。今黃君此書。可謂大聲疾呼以覺之者。而惑者猶惜然不悟。其然固甘自羅於不仁不孝之暴。豈理也哉。程子有言。以葬及人。信從者衆。吾於是編云然。

閒關紀知跋 代作

是書。吾季父爲其女荊香妹作也。妹幼慧。嘗與梅姪同塾。所讀書。雖兄弟報師稱異之。塾聯後宅。出入恂恂如矩。端莊惟成。季父愛之過於群。稍長。課於家。女紅之暇。把卷長哦。朗朗然。季父體弱病喘。或竟日夜不休。湯藥食飲。坐臥按摩諸人。諸婢苦不周。妹侍床側。能得季父意。不暫離。倦則和衣假寐以俟。初季父命寓珠浦。與梅姪別居。歲丁亥。姪母病累月。家人伺疾惟兆。嘗。僉曰。荊香妹孝。遂至家。晝夜非衣。侍母倚之。梅姪於是始嘆妹之慧於文。其小者也。今年及笄。歸有期矣。季父以妹性端好無他嗜。惟婦道未嫻。爲書教之。有句云。自笑儒家無一物。一篋書卷妝奩。指此書也。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之婦德婦言

婦容婦功。麻枲絲繭。蓮豆酒漿。一習諸平日。故其時皆能禮教。家室和平。今則未易言也。性成驕逸。甚以富貴凌其夫家。物務奢靡之華。閨戶外。皆不知古人之教者也。然則此當季父為妹作。抑豈僅為妹作哉。

跋鄉古郵行狀紀遺

古郵先生學行久著於時。世宜心儀之。未之見也。今秋獲交先生之孫直侯。而先生沒一年矣。始得行狀讀之。悉其出處大節。復讀紀遺一卷。則自一話一言一舉一動。無不可為後生法。蓋先生之學與行。參究性命。施於事為。大小精粗。具有條理。而直侯所以表著之者。又詳且盡若是。於戲先生可謂不死矣。夫以先生之學與行。如行狀所述。已足以信今而傳後。乃直侯猶慮讀者得大而遺細。未足窺先生生平。故為此以補之。直侯賢孝之性。得於先生之浸漬者。亦一徵也。噫先生誠今之古人哉。世宜雖不獲見先生。而讀直侯所撰次。其大其細。無異親炙。又何嘗不見先生也耶。

書松生集印冊末

篆刻以古擅為上。昔印尤以汪氏銅印叢為上。此取說也。然未敢以語人。今年春沈松生自越來。以漢朱石刻見貽。嘉其雅也。與之遊。因得觀其刀法章法字法異之。及閱此冊。始知生之得力在是。予所取以立論者。亦不甚相遠也。蓋此冊乃生平集秦漢以來名刻。其間朱之印叢者尤多。語云取法於上。生其善取法耶。其用法而不為法用也耶。書之冊末。以誌翰墨緣。以訂金石契。

李鋐涵明府百齡壽言

維皇御極。龍飛辛巳。三神益逆。四表光被。醴等斯甘。雲膏斯紫。合璧聯珠。物書太史。天符既章。人瑞聿起。百年期頤。曰使君李。洪惟使君。系岐前紀。參贊西平。錦衣世美。純孝自天。夙開齠齒。白華朱萼。獻承杖履。根道核藝。漁經獵史。補弟子員。若猶垂耳。龍躍雲衢。河澄角鯉。人謂使君。去天尺咫。遂舉於鄉。距長于趾。一行作吏。學優而仕。分符隆昌。匪張而弛。寬征猶循。嚮彼疥痏。士習民風。用以不擾。攝令富順。訟平獄理。因圖呼冤。寇囿內宄。草鞫圜扉。烽息郊壘。東海泱泱。北界淡水。丁巳七月。使君位止。小醜煽兒。立撲其燄。復壘於隄。復柵於堤。使君曰嗟。姑以備得。安南僞官。謀實不軌。為鴟為梟。左角右犄。蠢爾勿若。使君是使。我軍如熊。賊軍如蟻。風風鼓征。雨雨瞰矢。或獻其賊。或擲其指。獲厥雄狐。殪厥封豕。懋績上聞。名記御紙。補授汀州。詔曰欽此。巖岩汀州。高山岌嶪。使君下車。往敬用庀。曰若其障。曰植其址。工輸于民。財齎于己。曰有膠庠。尊賢造士。禮樂詩書。豆籩簠簋。凡茲吏治。時與倫比。杜父召母。方茲福矣。越今抽簪。優游桑梓。事絜其綱。道求在邇。張其祠宇。牒其姓氏。肯構肯堂。或原或委。子子孫孫。梗楠梓杞。式教式誨。賤思是恥。嘗物衍恆。邦人是視。穆穆使君。聖朝黃綺。穆穆使君。邦家柱砥。誰如使君。行敦毛裏。誰如使君。學博涯涘。誰如使君。視民如子。誠如使君。其心如水。使君孔威。賊魄是褫。使君孔武。天顏用喜。使君克敬。宗以永祉。使君克慈。繩繩履已。懿彼使君。宜綏福祉。養老乞言。聖有諭旨。錫實錫福。使君是侯。魯屯之山。嶙嶙峙峙。魯屯之水。湯湯瀰瀰。使君明德。永與之似。願言使君。介以繁祉。

公祭芸皋先生文

懿矣我公。自宦茲止。愛才如命。視民猶子。七年於茲。恩明義美。惠我黎民。蒸我髦士。追惟公德。曷可殫紀。撮其大凡。富教備已。度有義倉。促公是荒。公命廓之。買田於城。鑿石為隄。三百丈強。適相適度。適減適贍。念民艱食。念歲大匱。手諭首算。日程不逮。壬辰之夏。我民告饑。公命平糶。勿稽勿遲。復念孤寡。何以為資。散財命僕。戶以給之。公曰惠小。且濟燃眉。民曰公恩。如何勿思。玉屏書院。在城東隅。榱崩棟折。庭宇荒蕪。公以賑借。人爭樂輸。乃營其宮。乃葺其廬。公為作記。教與誠俱。士為端士。儒為真儒。其時高公。以古自命。公謂諸生。今之人鏡。延以為師。既忠且敬。賓嘉主賢。一孔一鄭。循循善誘。文學德行。數十年來。於斯為盛。金廈二島。舊志缺如。公命纂輯。為掌其樞。古今文獻。風俗隆汙。上下利病。施設規模。如眉斯列。如髮斯梳。是關治具。豈曰著書。凡此惠政。論人皆備。公未徂東。民為公祀。公之行矣。民祝公祉。願公長生。願公久視。胡歸其車。胡疐其尾。俾我士民。如失怙恃。昔也振鐸。棠蔭成陰。今也輿櫬。竹傷成林。維公之德。匪淺而深。維公之名。視後如今。名在人寰。德在人心。公其不死。來享來歆。尚饗。

祭芸皋夫子文

嗚呼夫子。世宜今日乃以文哭我夫子耶。乃不獲以文而質我夫子耶。乃卒無所成就。徒以一哭謝我夫子耶。世宜事夫子七年矣。德不加修。學不長進。是大負夫子也。夫何言。雖然世宜自受知於夫子。夫子所以待之者。實有固結而不可解者。又烏能已於言。世宜海上一鯫生耳。賦性愚拙。不學無文。夫子一見而假以辭色。略其儀文。與論古文義法。及各家源流。若以世宜為可與語者。世宜不自度量。以文詣質夫子。不以為不可教而置之。直為刪節。加之評註。諄誨殷殷。獎借踰分。此世宜所以受知於夫子者也。自是凡入見。必以古人相督責。謂其曾近可學。且謂古文道息。有為之提唱者。風可立振。是在有志者。自是夫子凡有作脫稿。副以書命世宜讀之。註之。或三四易稿。皆讀皆註。至今所賜書成數百函焉。夫以世宜之愚之陋。誠何當於夫子。以世宜之不學不文。又烏足以知夫子之文之妙。而夫子顧寵之異之若如此。其所以委曲而裁成者。又不止如此。陳扶雅先生。浙江名宿。夫子執友也。使世宜見之。劉五山先生。夫子與商酌古文者。使世宜親之近之。高雨農先生。夫子以師事者也。使世宜錄其文。親為作書求正之。語江紫陽二書院講席。使世宜主之。凡此皆世宜所不敢望。而夫子一一為之處。然猶世宜身受者也。世宜母卒。夫子以禮賻焉。及葬。又為之銘以榮。此非世宜所銘心而刻骨者哉。然則世宜何能一日忘夫子。念夫子撫庭六年。利必思有以興之。害必思所以去之。獄訟必親決之。簡判書札。必出自手裁。暇則作古文詞。不得其當不止。又或為人作書作跋。以此鬚鬢盡白。然喜其精神殊矍鑠也。前二年病痢。腹膨膨如鼓。既而幸得瘥也。去冬將別。神王如昔時。今年三月。知世宜將赴都門。示書曰。吾與汝年相近。吾將解組。汝乃出山。非策也。又言陳扶雅先生已棄世。故交寥落。使人悲。世宜伏讀其書。決意年杪從舟東歸。朝夕奉侍左右。冀以增益其所未足。豈意一旦山頹木壞至此耶。豈意歸田之計未遂而已與扶雅先生先後作道山之遊耶。嗚呼痛哉。夫以夫子德化之廣。凡二郡一州。誰不蒙夫子之賜。感戴豈獨世宜一人。即受業諸生經受夫子古文義法者。與所栽培而成就者。時不痛悼咨嗟。而世宜無狀。輒敢以不文之辭。援而私之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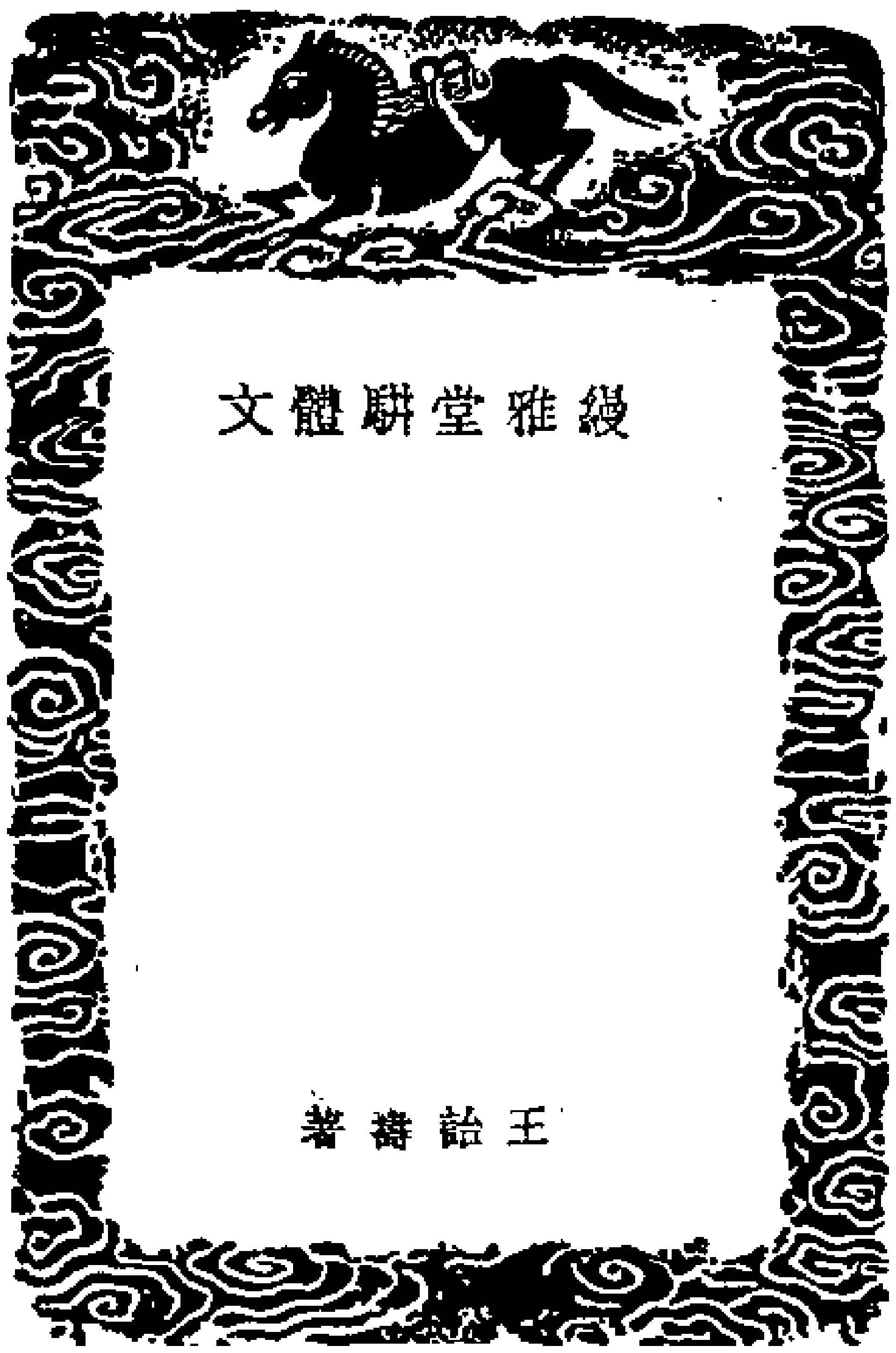
誠以夫子之待世宜。有出於尋常萬萬。此而不言。是無可言之日也。夫子答責世宜不作文。今世宜之文蕪雜至此。則何者報夫子乎。則亦惟以夫子所以教之者。痛自刻責。是乃所以報夫子乎。嗚呼夫子往矣。世宜實慚無所成就。即卒有所成就。亦終不得見我夫子矣。夫子有知。當亦鬨之而憮然也。嗚呼夫子。

族兄友毅哀詞

維嘉慶二十有五年九月壬戌。族兄友毅先生卒。痛哉嗚呼。維兄秉性甄微。孝乎惟孝。友愛篤施。尚義嗜德。不私其貲。骨肉之間。介色介儀。雖分其荊。不燃其萁。季弟力學。植爲蘭芝。式飲式食。上冠下綦。因德於色。實樂不疲。道遵遵義。視險如夷。敦宗合族。一諾旃移。貧姿賤故。傾囊倒囊。嘗其裁制。如士以璧。志我於兄。匪麻匪總。而兄於我。猶葉與枝。膠漆言固。有時相離。兄我二人。罔有差池。人謂我愚。兄不我疑。我倫兄樂。我泣兄悲。兄爲我謀。如我自爲。我告於兄。若契蓍龜。我遊於庠。兄色喧嘻。我難於闈。兄惡其屈。節我於慈。爲其子師。我歌我嘯。不我約糾。謂我有言。力子於貽。謂我有言。視弟猶兒。丙子之春。我事奔馳。先考疑疾。兄爲延醫。先考易簀。兄撫其尸。我居苦塊。兄日趨帷。緯參碑銘。惟兄是治。爾我念此。能不戲欷。謂我若恐。能不兄思。去歲之冬。兄病而萎。時與晤言。我已孤疑。謂厥心疾。宜藥以嬉。兄爲我言。未爲阽危。且念我羸。且憐我羸。彼此告戒。其樂怡怡。云何七月。兄已不支。訊兄於弟。噬與兄期。又以時疫。蹇行遲遲。迨報疾亟。言造於夾。兄雞已鳴。兄氣已竭。哭兄於地。手捫兄髮。嗚呼我兄。何遽至斯。以兄之貌。宜享壽耇。以兄之行。宜期而頤。天罔地維。兄數果奇。凡諸群季。時弗嗟咨。凡諸宗黨。時弗漣洏。矧我與兄。昔不譴譙。嗚呼兄托。雖與我知。哀傷我情。傾倒我辭。有香一炷。有酒一瓻。魂如有鑒。尚其鑒茲。嗚呼哀哉。

自敘

少從敬堂周夫子學。聞有古文法未習也。自是游於八比二十餘載。壬辰則游芸皋師之門。傳以義法。復得劉五山高雨農二先生緒論。偶有作亦不多。洎芸皋師五山雨農相繼謝世。益寥寥寡歡。間與東谷誠甫質證一二。復秘而不宣。懼而少暫。可悲也。計錄若干首。分爲兩卷。存諸篋。以身自少而老所得止此。亦敝帚自珍之意也。



序

同治五年。馬端敏公撫浙。以舊籍散佚。開設書局。羅名宿士肄其中。時余客端敏幕。與孫丈琴西、高丈伯平、曾賓成之、山陰王廣文眉叔。最後來與校讎之事。久遂與余識。後局移藏園。居益近。過從益數。而局中諸君。或以科第去。或得官去。不則裁筆宦游四方以去。獨眉叔貧老守局中。且善病。余閔其寂寂也。思有以慰之。役招之至。至則為余商榷文字。有疵纇必言。言無不盡。己卯榜後。眉叔益不自聊。余謂眉叔曰。君老矣。復何欲。眉叔愁然曰。余何欲也。大功盛名。吾欲之不及。娓娓富若貴。吾不敢欲。欲亦未必能得。獨生平仰屋捫腹。嘔心血積紙盈尺。歿不復顧。後世知有崔某姓名。此不能無欲者。余為之憮然以悲。眉叔所為詩古文詞甚夥。既自刪定其詞。余乃取其駢儷文若干卷。屬自點定。謀同人集貲刊之。眉叔感余意。退而蒞下者數四。蓋庚辰冬間事也。臘盡。眉叔將以歲事歸。手其文來付余。且言別。余謂春間當成書報君。既度歲。以文授工。工未半而眉叔之訃至矣。嗟乎。士窮困抑鬱。束手不任天下事。至其老也。僅僅出其餘。作為文詞。欲自附於古人之後。而卑賤無貴顯交。其所著述。率不過一人一家之言。於世無大關繫。雖傳亦不能遠。而天或且靳之。如眉叔之文。幾幾可傳矣。顧仍不及見其書之成。又若或以此而促其年者。其亦可哀也夫。訃之至也。余既為位哭之。因促梓人速其成。猶懼中止。而或尼其傳也。若夫余之不文。烏足以知眉叔之文也。顧斷斷焉為之序者。仍眉叔之志。不敢負死友之囑也。光緒辛巳閏七月仁和許增。

祭文

光緒七年十一月日。陽湖汪學瀚、平湖徐惟鏐、仁和許增、許郊、潘鴻、張大昌、陳森、錢唐濮子潼、謹以香醪一甌。溪蔌殽俎。寵綖之灶。雪谷之冰。致祭於

眉叔先生之靈。嗚呼。鶴歸丁令。盼落月兮來無。鵩賦賈生。傷流風兮已盡。電光泡影。頓成宿草之悲。馬語清詞。遽醒生花之夢。竊以苦吟跌宕。幽契思兮。殊樹仙才。玉臺詩格。倚聲鏤月。勝柳七之歌詞。走筆鍾巖。具蘇髯之奧會。記拔劍而斫地。親覩奇氣激昂。擬援琴而登牀。終歎遺音闃寂。莫蟠龍蛇之叢叢。祇餘麟鳳之聲華。風燭一朝。雲煙萬古。玉樓何處。擬通芳來而無從。瑤情有知。為酌桂醑而尚饗。往時小溆。吟與如存。今日大招。簫鼓定接。歌以當哭。爰進蕪辭。來些靈騷。精抒壹惆。辭曰。

稽山兮峯青。湘湖兮波澹。君之居兮寒煙扃。揭索旐兮翻翠輅。乘風來兮歆余馨。酹桂盂兮酌醽醁。望旆色兮雲杳冥。幽明隔兮如有靈。佩珊珊兮臨吾庭。欲見而終不得見兮。羣賢致以傾聽。願有醉此觴兮。鑒故人之微誠。

綬雅堂駢體文目錄

卷一

恭擬皇上龍飛親政頌
獨石軒遺集序
秋言自序
亦儼詩序
文學鄧君墓誌銘
擬駱右丞蕩子從軍賦
植萱論
讀葛壯節公年譜書後
仕女册題詞

卷二

鏡臺賦
甘肅武威縣知縣張公墓誌銘

與諸暨義軍統領包君書
答南社諸子書
留園詩序
游仙華山記
詁安堂詩三集序
蘭谿留別陳學博序
秋感賦
王觀察誄
感逝吟序

卷三

游鳳鳴山記
重修仙華山昭靈宮碑
暨陽道中與沈學博書
仲泉遺詩序
發志堂餘集序
退宜堂詩序
與秦勉鉏書
皋社聯吟集序
上徐少宗伯書
外祖沈香嵒先生遺詩合鈔序
明處士吳慎直先生畫象贊

卷四

玲瓏仙館詞序
越郡闡幽丁錄序
仁圃張君畫象贊
讀伏敔堂詩書後
祭浦江令李君文
乞巧文
海運賦
燐火賦

李蒓真宰相論

卷五

報孫彥清書
寫觀世音經告文
送汪仲儀之皖序
帶經堂記
送何鏡山之官建州序
與陳蓉洲書
與施均父書
緊朝詩錄自序
春游湖上小記
秋舫填詞圖自序
小碟齋病榻憶語序

卷六

桑園修禊序
復見心齋詩集序
漏花小錄序
藏書自記
與友人書
闡谿湖導陳君疏
桑寔集序
報陶子珍書
杭州重建揚清祠碑

卷七

桐月遺詩序
報李慈伯書
書煙霞萬古樓文集後
李韡室中丞三山歸櫬圖序
報孫子九書
陝甘總督相國左公七十壽頌

楚門人余逸帆歸新安序
黃烈婦誄
蒲絲詞序
許邁孫重刊靈芬館詞敍
朱春詩錄序

卷八

九招
七歎

綬雅堂駢體文卷一

清　山陰王詒壽眉叔著

恭擬皇上龍飛親政頌并序

臣聞大庭膺籙。三辰增玉宇之輝。華殿垂衣。五緯順瑤樞之軌。虞后升壇之日。寶露凝雲。姬王御宇之年。榮光泉水。蓋惟神鑒之首出。斯瑞應之基休。炳炳乎。煌煌乎。莫不照耀于紫微。絪縕乎青簡者矣。欽惟皇帝陛下。乘德承圖。累仁嗣構。金繩高握。玉鏡重光。溯在降虛誕寶之年。已徵璧合珠連之象。故自龍飛首祚。鳳曆初基。承兩宮皇太后聖善之音。布一代中興之治。十年以來。王政之隆。可敬述焉。夫褒賢務等不無因德之兆。桐壁冠裳。亦有流言之管蔡。于時鼎皇帝宸游翠旆。正倚蒼梧。我皇上誕受元符。乍臨丹扆。豺螯自恣。敢萌跋扈之心。鳳諾頻搴。竟矯絲綸之詔。鼠聖狐神之黨。肘腋生姦。狼貪虎噬之爲。蕭倫罔顧。國家多故。中外生疑。遂乃虎衞星嚴。龍驤夜動。金鈇秋肅。丹鋼晨馳。蝨潛何處。雷行木尺之封。鏡懸同沐。雨濺莖街之血。九重有疑。萬議齊呼。此誅姦之政。爲乾綱所首斷也。由是藺槐棘之班。重鹽梅之任。正珂上相。秉矩心衡志之風。金葉賢王。佐方屆邁軒之治。几杖錫論經之傳。妙簡耆英。節旄授分陝之臣。重論資序。花封紫玉。非無異數之頒。鶴券金書。亦懋勛臣之賞。猶復懷章歷下。寵及先賢。鴻澤所流。不遺孤節。此崇賢之政。爲今代所獨隆也。且夫狐金錄譜。元鹽開玉篋之經。鐵海氛高。丹浦澤素車之旅。聖世末嘗損武備。皇古不能無討征。溯自粤氛不靖。蠶結連年。彌天逆焰。金狼聯狗國之芒。卷地妖氛。銀鶻走烏

飛之隊，歸騎遙乎半壁，惡延及于百城，又西北之興戎，其東南而告亂，蜂頭走蛾，犬羊之衆方張，白帽衔刀，豺虎之羣雜起，國家承平既久，人不知兵，草野流離，海山嘯聚，于是赫然震怒，分命將臣，大戈一揮，陣雲四裂，發羽林之萬騎，用北兵威，包城外爲一家，策聚群部，殲殘魯黨，西平入蔡之軍，春得巢崙，天使張燈之宴，血洗大黃之箭，鏡吹俱騰，頭懸太白之旂，鯨鯢盡戮，百戰百克，迅埽脫煙，南征北征，悉承廟勝，此又武功之震乎四海者也，當騰武卽戎之日，正蝸拗進學之年，天亶聰明，聖惟睿哲，玉龍階靜，時投乙夜之籤，朱雀圖開，兼講庚鈐之策，金峰訪道，何必赤松，琳笈陳經，非惟青籙，及乎天步既安，聖學益懋，銘題寶鈒，藻生金篆之光，歌倉卿雲，聲合洪鐘之奏，益復布有文之化，推作人之恩，星軺玉尺，先詔使者之才，月海珠光，無蔽鏡中之照，麟龍列陛，金鏡雜材，彩色翥鳳，日邊舞瑟之樓，綠帶迴鸞，天上圖書之府，此又文德之冠乎百王者也，他如島夷安得，刑白馬以輸誠，中使頒恩，慣哀鴻而發粟，度下求言之詔，宏開納諫之風，金雞放而狂獄常虛，翠羽焚而旎裘可法，咸皆秉珍設于宸掖，受懿調于天閑，紫幄騖宿，春風奉巡歷之車，素練璇宮，霽月布光輝之德，用能化章坤興，瑞應乾文，運皇極之大鈞，恢帝維之宏軌，今者南宮皇太后退居長樂，皇帝陛下親總萬幾，九天閶闔，日麗彤雲，百辟衣冠，風清朱戺，黃麟瑞野，彼聖澤之龍鴻火鼠窮郊，奉天朝之正朔，昆明龍體，佪西陵蹀祖之歸，路沐賓宮，修東都堯門之禮，萬國歸誠，親之美，齊天仰孝治之隆，臣忝列章縫，夙承陶育，恭逢盛典，忻溢微忱，賽烏枝上，知帝孝之休徵，黃鵠池邊，識神符之盛威，沛新綸于瑤甸，早消玉弩之塵，瞻寶氣于璇衢，敢效金天之頌，謹拜手稽首而獻辭曰，皇矣

上帝，眷在明德，眷命我朝，誕降聖哲，教秉彤宮，化宣丹敕，昔在初基，有覆危國，銀鉞飛貂，金鞮騎惡，魁酋授首，不動聲色，鴟梟既消，狐火旋息，威申武幄，義肅嚴律，爰節忠智，乃升賢良，輔仁導義，警德戒荒，金樞玉鼎，鶴濟鷲路，艾殺郁郁，遂熾煌煌，恩禮所接，侍從亦光，慎爾爵牧，鎔節臨疆，九華天語，五雲龍章，溫泥之澤，湛露瀼瀼，厥有封狼，瞰賜當路，惟貔惟熊，跳梁勝怒，我武維揚，龍躍虎步，上承廟謨，遠震天怒，霜斧載尊，洪鉞炳鑿，迅偃風發，捷驅霧布，秋靜白狼，歌騰朱鷺，寰海鏡清，永沐甘澍，武成既告，文治用垂，丹書早拜，赤誦同師，經橫紫座，講啓玄墀，推論詩傳，斟酌兹辭，帝學日進，雅化風馳，林無雉賓，殿集鳳儀，賦獻赤雁，詩和玉芝，仰承宏德，以鳴盛時，於鑠我皇，激京璇綍，慈雲所被，慶澤咸孚，大政始親，鉅綱已備，雖氣降祥，珍露呈味，銳天黃光，燭地紫氣，道昭日月，祥徵休懿，朝野凝流，臣庶作氣，萬壽無疆，皇風永被，

董嘯巖先生獨石軒遺集序

天神鐵人地，虎氣終騰，特珠淪淵，孀彩不泯，山陰董嘯巖先生，南湖詩老，陳芳仙人，廿年祕笈，風雨致其遙思，萬里行縢，雲霞涵其殊狀，積玉成圃，擲地有聲，黃鶴一去，秋蛙爭懺，往者會稽商寶意太史輯越風收先生詩僅十餘首，小傳言其全藁已佚，蓋甚惜之也，蔗檣參軍，先生之文孫也，亂硯早傳，先澤是寶，傷青箱之莫守，冀錦字之未湮，爰乃走燕雲，歷海嶠，冥搜冷肆，徧訪故家，久之始得楷寫本于閩中某氏，合以舊藏，編成全集，滅芬苑之盛事，騷林之至寶矣，不部詩味，屬弁其首，受而讀之，掞摛華藻，紬繹性情，遊未中晚之一格，實包皆宋之衆製，是故求友之聲，婉以摯，託物之言，綺以深，行役之什，瑰以麗，攄懷之作

沈以鬱，穩往興感，洋洋乎古香，卽其流唱，潒潒乎松吹，叩其賡詠，逖彼生平，蓋有學養之功，焉有遊歷之助焉，若乃植芷妙年，扇芬青社，擬芳蘭謝生之舉，譏蛺蝶魏收之狂，論尺讀游，稱銖秭杭，焦葉未展，縑帛亦以寫詩，玫瑰獨笑，蘭僕知其得句，則二酉集爲少作也，一劍長征，雙輪迥客，折玉河之楊柳，弔金臺之夕陽，白狼秋色，塞到榆關，元鶴西風，夜鳴竹屋，客彈長鋏，燕酒徒擊筑之聲，馬唱燒鑷，疑古驛催詩之雨，則北行集爲壯遊也，及夫殿前獻賦，長樂拜官，望西山而支版，職非馬曹，對翠屏而放衙，丞鮮雷角，觀梅之閣，堆奇書五千卷，葵花之吻，咲蕩支三百顆，則作令時有鳴琴集也，羅袞一視，猿鶴相招，焚魚碧山，掛帆滄海，鹿門有屋，言歸鬱林之裝，陽羨無田，又作荊州之客，山中泉水，淨滌吟心，雲外高樓，橫飛賦筆，則去官後有解組集也，貞曜央潛，壯心未已，黑水雖闌之險，青天蜀道之難，夜守一檄，爭行虎豹之徑，秋謠萬壘，倒吹熊羆之風，青鯨海上，長吟叩舷，紅毛城頭，高唱相角，則入蜀渡臺二集，成于中年也，及夫樵翺遁林，歸雲棲岫，有丈無恙，獨樂可以陪言，橘奴猶存，千頭藉之給食，于是磧道總註南華，參青鎖之精，詩下池之祕，紫房碧宇，所思乃在帝鄉，羅瑲樂靈，妙悟生于靜境，則息技學道二集，爲其晚歲所作也，訂卷十二，合篇千餘，青孕蟠胸，吐煙雲而萬變，寶氣滿紙，鑄今古爲一家，白太傅之篇章，早見雞林爭購，孔巢父之詩卷，同宜天地長留，然自散佚以來，已逾五紀，假非蔗檣搜訪之勤，則亦比之嵇康廣陵之散，蓋成絕響，呂弁鐘嶸之句，終淪漏中耳，玉處謹守，蒙麟不磨，雖曰散存，亦賴後人之賢矣，詒謀威流風之已遠，顧懷遊生，辛白雪之成編，快哉先視，蓋誠不能已于言云。

秋言自序

壬子之秋，假榻宣州署齋，老屋十笏，青山半窗，鐽桐覆庭，苔痕綠滿，金飈振厲，脫葉亂飛，渺兮予懷，悲哉秋氣，況乃索屏燭殘，涼瑲瀉瀉，清砧三更，明月千里，其或暗雨灑窗，冷枕夢，玉河無垠，白雁有聲，莫不感動羈客，觸念鄉關，晉戡有流年之悲，碧雲結美人之思，同居之客林陵汪子也甫，合稱胡君希城，乃相約舉清暮之局，申養夕之歡，主客迭爲，談譏競作，燕嬉論翻，甲乙品香，齊諧志怪，東坡說鬼，雞雞既號，啼笑未已，亦有慨海宇之多故，念修名之不立，酒薄不醉，聊言始愁，然而苔岑良契，共此流連，桂樹王孫，何傷假塞，今夕此談，風月當世，自有興亂，聊以解憂，無關詩讖，瀏膽而發，小言爲多，筆而存之，亦鴻泥之印矣，歲辜十月，梅花欲開，白雲不飛，征輞將發，爰稍排比成卷，書其緣起于簡端，他日者爲風之搖，爲露之惑，思而不見，天各一涯，酒醒衫寒，燈青漏永，寫展此編，如覩語笑也。

沈竹盧亦廬游序

㝉㝉流水，花疏竹野之間，宛宛書堂，茶熟香清之候，竹盧先生于是提挈賦，墨尖猶芬，散拓雲從之遊，發游松石之幽趣，秋月人戶，離古研以露華，春聲隔簾，答林禽之風遞，長歌廬外，與人天際矣，南壽與先生忘年訂契，彌日言驩，敍松風之閒，雙鶴迎履，酌花間之酒，一蛙上衣，瑤樵既帯，瑣箕斯倒，遂出示所著亦廬詩四卷，臨風一歌，亂墮珠玉，口香三日，如發伏茶，夫秋士工愁，咸梅鬱伊之思，羈旅若戚，不無焦萃之吟，先生少嬰痼疾，長謝纓紱，種桑百株，有田二頃，養身裁給，于世無求，蕭閒良書，悅觀于囗，且長枕樂志，

安神平闓房。天籟自鳴。清商閒發。寫南風之雅操。繇騷遇其春委。傲北山之白雪。金碧謝其麗績。無託溷俳之旨。獨奏鋼洋之音。飄乎欲僊。淡而彌雋。斯蓋存乎其人。莫得而強也。詒壽以單寒之身。加之牢落。飢來驅我。鬼能笑人。隱南郭之几。叩天而號。跨東門之馬。愁思忽至。綵雲有日莫之感。綠水興君子之嗟。詩以言情。歌惟當哭。以覩先生之雅抱沖襟。良滋愧矣。芸帙在手。風琴忽彈。刺船海上。期成連之移情。散髮山中。讀孫登以獨嘯。

文學鄭君墓誌銘

君諱文杰。字仙舫。山陰人也。黃扉舊齒。青箱世門。曾祖某、祖某、皆邑諸生。父某、以法家言游大江南北。生君于宿遷。故君又字遷林。石麟之拳。屢貢于遵闈。家禽之對。流慧于弗歲。年十六始歸里門。僕以季末之誼。遂辱壇坫之隨。君闊智有珠。落唾成玉。張郎詩骨。天遣栽花。昌谷鬼才。句多積錦。跌宕自喜。流連多情。當夫原上草長。隴首雲飛。往往紅衫賭唱。青骨索飲。騎羊入市。人見詫以為仙。闘雞聯句。我當避之三舍。不樂為制舉之文。學使者將案臨。僕數以為言。始稍稍留意。一篇跳出。便成才子之文。千人軍中。遂樹漢家之幟。補博士弟子員。一應秋試。復屏棄鉛槧。一肆力于詩。又工詞曲。曉風楊柳之吟。秋雨梧桐之唱。播響于篳館。踞席于鑑家。至于攝寫丹青。剗貫金石。靈粟所赴。神手自工。才者人所難。年少不廉。是之謂矣。君目無等輩。氣凌滄洲。既不善治生。家日益落。所適又多阻。黃金易盡。青眼莫逢。跳盪之氣漸攝。身世之感彌彰。步兵縱酒。恭塊難澆。三閭問天。草木皆死。積此孤憤。遂成幽憂。未幾丁父艱。君舉聲一哭。嘔血數升。鵝弔空來。雞骨可把。明年配鄭孺人。又以暴疾亡。傷此寫禍。思其淑儀。明月盧室。難消騎省之悲。秋雨茂陵。益甚文園之病。以咸豐某年月日卒于里舍。年僅二十有七。嗚乎哀哉。君所箸有浣蓮室詩詞。及樂府雜曲數種。殘藁畸零。多未寫正。而金鋌已掩。玉樹長埋。楓林之夢不來。廣陵之散將佚。僕也腹痛三步。未忘生平之言。淚灑重泉。空抱人琴之感。蓋滋愧矣。其家將以某年月葬君于某原。爰為之銘曰。

君之度兮翩然。美冠玉兮神仙。君之才兮秀絕。思霽月兮冰雪。嗚乎君兮。既豐于才。何嗇于祿。恨巫咸之下召兮。惜樵齡之莫續。將羽衣兮吹笙。騎玉虬兮紫清。抑海天以長歎。返颷鶴兮瑤島。埋玉兮沈沈。與君永隔兮傷我心。作銘詞兮貞石。千載不磨兮土蝕苔侵。

擬駱右丞蕩子從軍賦

蕩騎憑陵未解圍。迢迢瀚海羽書飛。三時陳氣連烽火。萬里秋風吹鐵衣。鐵衣遠戍幾時旋。蕩子一去年復年。馬叢踏裹艸。雁影斷胡天。寶劍磨霜冷。雕弓抱月圓。曾持畫戟隨都護。幾逐朱旂捉左賢。戰壘乍看花似血。塞沙又見雪連川。若乃飛狐古塞。黑鵰舊城。兒煙塵而乘障。選驍銳以列營。一軍隘道邊風勁。半夜陰山獵火明。磧裏雁刀凝凍色。雲中鼉鼓動雷聲。大呼先登震山谷。生小幽燕慣馳逐。既突陳而鏖擊。亦給敵而猱伏。龍驤漢將奏金笳。獸散胡兒帶霜鏃。朔酒香催駱乳紅。燕姬艷擁貂襜綠。蕩子從軍有樂時。空閨倡婦獨含悲。銀泥裙寬蛺蝶帶。鈿雲髻亂夫容絲。朧鬆寶鏡芳塵暗。滴滴銅壺漏箭遲。鐙何喜而結蘂。鵲何事而繞枝。玉關短簫吹楊柳。征人此際應搔首。淚洗花顏妾自憐。夢迷榆水君知否。傳來消息

謂金堂。戰士紛紛盡返鄉。含歔愴斷合。連夜製寄衣。明珠綠履兜夾縭。小朵瓊簪耳珥裝。萬一朝來妝乍就。妾當歸騎繫垂楊。

道亡論

悲夫。燕昭王之不作。何處黃金之臺。平原君之云亡。空作黑絲之繡。但元瑜以艸其安間高才。孤子外于馬坊。等之賤客。片言見辱。淮陰興寓客之悲。廣平方闢。江夏有哭兒之叱。甚或竹傲遭讒。才奇得譴。平戎谷口。長卿夜哭之聲。漢陽江邊。尚有不歸之鬼。士生斯世。不幾求申于知己。千古傷之矣。然而一介之士。小異恆衆。器非荊璧。才謝國華。輒得周旋于搢紳。致青眼于賢達。流覽史冊。何代無之。晉話後漢。古趙壹傳。尤不能無惑也。或曰炎靈再興。虜風播美。當壹之時。士大夫方事延攬。故高卿儀鳳。流美帶而振采。季英牧豕。伏長坂而見知。趙文楚之驅車。榮陽較解。黃世英之就道。伊洛專迎。孟卿飲冰。太守之揖特詣。孝威采藥。諸侯之贄屢來。凡此之倫。咸章當世。壹之遭遇。亦會其際耳。不知斯諸賢者。其高世之學。絕俗之操。實足以致東騎之侯門。冠劍之輔立。幅巾雍容。處之無愧。而壹初見擯于鄉部。旣抵摹乎兇斜。本非傑素之良士。有同雕青之少年。其鸚鳥之賦。疾邪之篇。又無海鷗賦鵩之才。妄肆倩門猜犬之詈。徒以上計一語見合于袁逢。舉聲一哭。得通于羊陟。乃至朝賢斂論。坐分佩玉之班。良珠相期。申以泣血之剖。何其幸也。且夫宏通巨子。魁艾石師。與壹後先同時。而不獲一遇者。亦多矣。試旨高節。矣年為伏莽之人。王符不升。孤憤箸潛夫之論。西河俊彥。課問名山。苑陽病夫。空歌抱玉。而壹獨以薦植。暢茲榮問。意者將東志道德之府。蹈節禮讓之林。懋箸儒風。赫然知己。不此之慮。乍脂歸轅。卽謁當塗。趨迎稍緩。悻然又過。斯蓋將命之偶失。不關吐握之無心。遽怒主人。先違忠恕。及乎追書謝辠。尊以所天。抒企鶴懷風之誠。極氣結汗流之致。猶復恃其猖狂。不少平心。遷曲詆于報章。肆橋言而無怍。世豈有實行之士而若是者。是直西州一妄男子耳。嗟乎嗟乎。士類不齊。真賞安在。非必如葉之好龍。羊之夸鶴。嘗之鷄風泥龍淵之瑛。猶頓有時而見遺。縞鐵飾鶴膏之采。風胡猝遇而亦能。故士勿論賢不賢。但論所遇之幸不幸。古今之際。大都皆然。可勝慨哉。

讀葛壯節公年譜書後

嗚乎大樹飄零。何處將軍之壘。靈旂風雨。長聞叱咤之聲。彌天之毒燄難消。橫艸之雄心莫遂。吾讀葛壯節公年譜。至定海殉難事。既誌以詩。又書其後。良以燕頷虎頭。空灑沙邊之血。鳥鳴鵲噪。已成海上之魂。問厥客其無歸。為浩歎而莫置者也。方其黑綬從軍。丹心從事。秉王母委身之訓。矢岳侯涅背之忠。書角動而蛇鳥張。大旂樹而風雲變。周德威有知兵之號。賀若弼本大將之材。指麾以運神機。陳氣如黑。談笑而屠黠虜。敵肦智青。銀驃橫飛。貲墻幺麼之迹。水犀突擊。方乘颺火之鋒。何圖呂媼肅嫚。卑辭許款。狐神鼠聖。偏慣謂張。倏成噓虵之機。遽詐刑牲之誼。公以為犬羊之性。不可恃也。豺虎之衆。不可馴也。不令其觭輪莫返。則國威不申。不使之縈島震聲。則窺伺未已。蹤爭之長力。而衆議益堅。公之變于此深。公之死亦于此決矣。無何。提孤軍于瀛嶠。恐三里之危城。宿將辭邊。方繕甲以防變。元戎高臥。乃受紿而不知。及

乎寇氛既深，異議又起。朱卿子之爲將，但醉安陽之醴；南霽雲之乞師，不發賀蘭之騎。盡銳背城之旅，日衛中軍。全收金翅之船，但催陸戰。公令無退志，益勵軍心。此城是老龍家，貉子誰過。一軍結壘大營，龍首偏犯。擊颱輪而灰滅，阿童是水中之龍；橫雖飛而電馳，高昂亦地上之虎。然而守衛勿偏，雖壘宿無以措也。衆寡過懸，雖孫吳不爲功也。堤騎星稀，絳頭霧涌。天狼亂起，火雉難投。搆絕矢窮，孤城告陷。公知事不可爲，乃結冠纓，解肘印，北面再拜，仰天大呼。身輕一鳥，直衝雀步之鋒；怒裂雙眸，方斬很頭之帥。月光閃而血雨射，殺聲急而人頭飛。銚期之銷中力，破面重登；彭樂之腹受槍，截腸再戰。六日六夜，背殉殘軀，十盪十決，敵呼神勇。嗚乎，落日慘陳雲之色，鬼馬騎歸；陰風吹天王之脣，將星飛墮。公之死事，可謂烈矣。夫混淮之驍，拘于欵則無以絕塵；緊弱之弓，去北徼則蹻山命中。假使公當日者，重兵在握，竟登淮陰之壇，乘利而前，不受王輝之節。吹笳起旅，洛鐵驅羣。劍十萬以橫磨，箭一傳而四應。當必埽高昌之衆，迴首卽瀆。匪直守孝寬之城，百道可應；維威遏追服，捷羽報甘泉。應疑虎步龍驤，高勒山頭之石；蝶情臘日，永消海角之腥。奈何以衛霍之才，受制于愚妄，卒致長城自壞，強敵日張。嘉漸難圖，悔將何及。斯則塞沙折戟，尙未銷沈，夜月迴潮，終餘悲咽者矣。

費曉樓仕女冊題詞

仕女冊十幀，丹徒費丹旭曉樓之所作也。風窺鬟女，閨翹剪花。霓裳衆仙，桂露溼袂。意之所寄，綺其麗矣。予友鄒竹子秉，旣折得寶，遂寄微詞。時則淒商蟲階，殘月蟬榥，單枕無寐，秋釭自明。予乃爇沈煙，撿文錄，發雀箱，展雲帙。則見珠簾結花，綃戶洞月。朱盧以鐵翡作綴，元犀樹琅木爲離。紅櫻垂嶼，掺羽窺而無驚；黃蜨上幬，雪毛起而將撲。其間有麗人也。峩峩玉髻，嬋嬋丹笑。靚鉛臉而勻露，犀籢峯波；翩蔥衫以當風，麟帶颺翠。樓裏掠鬢，如聞釧響。寒莢結愁，疑度蹊。亦有繡軛銅夕，素蟾娟涼，蘭壁山房，嵐蓽籬櫥。半臂添裂，銀葉之香乍熏；雙聲吹笙，杏花之景滿地。橫桃瑟于廡綠之几，胃紺裳于金鴨之屛。酒暈初上，嘆這睡怐。睡情將來，春潮罷臉。加以采蓮船窄，花迷素腕之香；折梅手纖，豔映紅兜之雪。閣南出浴，玉屑紗明；紅襪踏青，芳卿步小。州有眉心殘翠，眼尾濕珠。待花袍其未來，倚碧闌而獨立。至乃豔思含羞，妒意嗔之未醒。斜倚鬟雲，羞蛾鬥之乍秾。莫不嫣然是態，淖約可呼。摟攬海之衆香，沃風雲之寸管。娟娟此豸，渺渺予懷。若通微波，斯涉綺想。然而都邑之美魂，比之流烟之移晌。櫻蹴妙旨，悟嚼蠟于橫陳；繼拜法奇，散天花而無著。且也眞符妍女，不無嗟虎之故姿；摩登冶容，卽是雌鸞之變相。于非想天，作如是觀，不必懺罣王，熏戒香已。是觀致釧爲棘荊，奇嬌綴于蜂蛩。況夫邈遠所造，揺象于虛，則豔絡絹中，更何異旌雲海上邪。則鈎無寞，空花有景。搖婦何處，遵陽將詞，遐君此圖，俯予靜業。

綏雅堂駢體文卷二

窮景賦

朱英曖雲，素魄窺戶。古雁翠鸞，涼蚖綠吐。乍熠燿以呈輝，旋依微而凝炷。照成借乎秀華，光何淺乎玄圃。盧堂宵靜，幽館涼生。綠綺罷弄，清吟未成。謝花一朵兩朵，城鼓三更四更。跳雨喧丸，颺颸入檔。轆轤知籤，颯颯秋聲。黃葉古寺，青青別院。竹榻僧孤，蓮社客散。寒入秋隱，星明廣殿。果落定中，茶熟香牛。闌鐘鼓其無聲，獄琉璃而獨燦。則有瓊樓屏迴，翠閣簾橫。臉波掩蕭，眉語分明。紅垂羅帳，綠隊瑤笙。鄲好矜小，嚲枕花悍。暖逗析之蘭光，發入夢之香情。亦有空房獨怯，單帷寢遲。金爐半落，玉筯雙垂。前宵共景，今夜相思。釵蛾別玉，箏鳳沈絲。風瀲瀲兮欲颭，情依依兮爲誰。況乃江店人稀，戍樓角奏。客路黃昏，離情紅豆。馬嘶芻焭，雁嗁雨瘦。宵聲四起，涼夢未就。渺螢熒兮何處，檢淚粉之在袖。若夫鳳繞金鐶，犀櫳玉鉤。熏籠悄倚，羣被合愁。花外之龍鐘未動，月中之羊車不留。夜宴西宮之火，落葉長門之秋。莫不珠篋綺幽，金窗深夕。暎焭睇而是微，留深更而痕碧。縱相對之各方，乃流輝之合璧。歌曰：洞房窈窕鈿蓮枝，蚪箭丁丁欲明時。長夜文通賦，明釭謝朓詩。清光如夢麗垂地，爲問悲歡知未知。

甘肅武威縣知縣張公墓誌銘

夫尺緒燊杼，不能成雕錦之鳳；寸鱗伏藻，難興吉雲津之龍。故奮功名于戎馬之中，有大才者斯效。國措

應予赤緊之地，非晴啐者所勝。若乃振轡絕塞，積跬乎羽旌，弭軍大邦，蜚聲于金玉，三軍若雲霓之望，爲口合神父之呼，如張公者，其庶幾卓犖才矣。公諱緒昌，字愚亭，山陰人也。西都世胄，世著科樓，東浙名門，業傳緗素。曾祖某、祖某，皆潛德勿耀，葆真里閭。父貽公某，冀北逸材，岐嶷未勝，征南幕府，美望早騰。生公兄弟四人，公其季也。聰奇所鍾，已徵于竟集；明慧之質，成許爲龍。超幼值多故，長而屢空，執貧無艇，或解夙衣，貴字不糶，妄謀難館。袁虎詠史，乃上運租之船；伯龍苦貧，亦逐什一之利。儒業勿終，非其志焉。既而賓公在陝西，得是疾，倦游思返，脂轄有期。公以諸府威秋之年，勤仁傑望雲之慨，行李一肩，徒步萬里。虎落蛇鄉之地，芒屩屢穿；饕風虐雪之天，短衣誰作。間關崎嶇，始抵所居，卒致安輿，迎歸故里。墨鮮數賞，豈必陸賈之裝；聞肉得饒，有逾曾元之養。融融二老，宗黨稱焉。及遭丁大艱，哀毀盡禮，撫安骨之措，拔僑支鄰，行富春之山，誠可感鶴。服既闋，援例入貲，以少尉需次甘肅，蓋道光戊子歲也。回疆末靖，奉檄襄辦軍械，劍氣吐龍，郭袁爲貂，曾參軍府，顧揮豪元康，亦幕中快吏。旋補渭源典史，仍留軍中，踰年遞衍化主簿。遂倅報滿，升皋蘭縣丞。既得捷□之所，又開射鴨之堂，陸扶諧其清著稱，江丹陽風流不墜。時則別長鯨于青海，方成龍領之功；結槐楠于花門，復殲猴頭之饑。班簿是指，戰士雲屯，大府以公誼于軍務，又兩理餉事。公許國有心，從戎奚謝；轉運疏勸之外，結屯白阜之陰。雖鞘縮目雷，倅般開，聞道難進，源源無失。千夫給膳，噬亦羽之晨飛；萬竈常關，謝沙籌之夜唱。事平論功，升知縣。初權會甯，會邑有新墾沙田，行省議加賦。公以爲反裘負薪，虞人之失計；貨殖償稅，草纖所深悲。既爭不能得，則躬勸右門，悉貸貧戶，遂爲良矩，民賴以安。乙巳補合水，次年調補武威。武威者，西涼之首劇也。紫魚上將，街蓋成陰；青題齊徒，虎冠爭選。公蟬潔守己，鷹決鉏奸。投匭百函，同官服其風骨；拔薤一本，豪族震其鋒威。加以勸民驅春雨之車，聽訟縣盧堂之鏡。背者兒寬課最，匪因催科；度尚爲政，精于發擿。以公方之，曾無多讓。歲戊申，粵寇扇氛，軍需旁午，公以倖人佐餉，加同知銜。是秋以疾告退，既謝事矣，川環有日，幸蛟鶴之可覩；巫咸避來，紛旌旛其入夢。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疾終于甘肅會城邸舍，年六十有六歲。嗚乎！荊玉忽折，孔松陽之云亡；社樹虛栽，宋汝陰之不再。其時長公子適自家鄉來省，遂扶公櫬回籍。公某字謁選，德稟仁明，既精理譜，亦善家法。書虎有戒，屢寄伏波之書；佩韋可楚，用箴謝郎之好。又況寒谷噓春，夏暍蔭樾，濟人有鄰僑之惠，分金敦鮑叔之風。故當丹旐歸來之日，感動里閭，素車號哭而來，悲深依舊。配同邑沈宜人，礎玉淑質，蘋藻令儀。當戶機聲，早宣勞于磬室；持家林下，謝隨官于琴堂。稷稷雍雍，戚族號女宗焉。以咸豐甲寅六月三十日疾終于里第，年六十有九。子二：長容輔，次端輔，端輔早歿。孫三：譙、恆、鼎。今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某原，以狀來乞銘，爰敘次之，而系以辭曰：

良金之質，喬松其姿。道腴內閟，德輝外施。柳營宣力，花縣爲政。氣壯佩刀，智明懸鏡。璜璜鉅才，秩秩良矩。人思其賢，我聞其語。天不假歲，終焉云徂。永即幽室，長逝昴徒。雲連鶴柱，松奉鸞笙。銘勒金石，千秋令名。

與諸暨義軍統領包君書

聞之銀旝飛舉，捷先乃決勝之師；牙帳烏鳴，兒醜無久踞之勢。何則？理有順逆，杖順討逆者，功在必成；氣

有盛衰，因盛乘衰者，時勿可失。故吳子深猶豫之戒，太公貴速發之機。韜鈐所存，符節斯合。麾下擅丁甲之奇，抱龍蟠之氣。元子紫眼，陳識蟠蛇；黃公赤刀，神能制虎。運雷霆于掌上，珠籙飛靈；藏甲兵于胸中，玉符蘊祕。蠍來乎中野，倚劍乎高峰，固將以揚聲洪戈，表績隆碣者也。自粵賊跳梁，三靈震蕩，虔劉偏東西之域，淪胥連吳越之區。彌天毒燄，甚大橫青犢之羣；卷地飢鷹，恣嚙鐵銜刀之類。豕喙嚓而鴟對，腥觀牙磨而血肉飛。鋸旆猖作，笑嬉驅肯彩爲奴隸，人遭碎玉，鬼妾亢狼頭之娛。尉等撲金，殘魂哭骷髏之冢。合齒其憤，義士同悲。而乃黑山飛燕，偏多助逆之妖；白棒老羆，曾無當道之臥。齊壘有壞雲之壓，銅城鮮鐵版之縣。麾下嚼齒雷鳴，投袂鷹揚，獨能以負山之尺十，當倒海之狂氛。赫烏合之鄉兵，拒鴟張之劇賊。鼓以忠義，白徒盡是追鋒；運之韜鈐，赤手亦能搏賊。賀拔勝臨陣而立，色不改常；畢再遇披髮而來，敵先破膽。鵷羽揮而風雲起，朱鳥列而神鬼趨。澀匪立猜，磊石即夫容之樓；築土爲城，畫地勝蒺藜之鐵。用能斬馘帥以金刀，揚威聲于銀鐙。進一步者死，幺麼之血亂飛；在南山之間，髑髏之臺高峙。此誠豪傑自天，雄略冠世。伊古以來，鮮見其匹者矣。然而隅限之地，可始據不可終憑也；敵樓之糧，可暫資不可長持也；義合之衆，可銳進不可老守也。及今賊發之氣方暴，虓聲之威已行，鴟羣有厭鶴之意，螳黨鮮困獸之志。加以賸衣輸食之衆，日盼旌旗；嚴樓海辟之家，爭儲牛酒。伏草義士，夜枕霜戈；看劍才人，濟香露布。以人心若此，以賊勢若彼，麾下誠能揮盾而出，振旅而前，將見天驚一聲，怒笳雷應；壘騎始縱，壯士雲趨。錄盜據于春城，解倒懸于黔庶，亦猶之奔牛觸稿，洪鼎燎毛耳。越中既定，鼓行而西，速宣軍于隔江，謁大帥于節下，藹穢瑤宇，策勛紫廷，拜九花之賜，天馬如龍；錫萬戶之封，黃金似斗，豈不盛與？乃若守不動之戒，失可乘之機，賊壘雖堅，其衆尚盛，遲之又久，則秣陵之群，梁縣臺之前退，一旦呼風大集，合衆力于絳頭，積怨而來，築長圍于犄角，孤村子峙，外援莫來，沙籌空唱，轉運之道難通，銅鼓無聲，荷戈之氣漸餒，戰士有思家之淚，軍中多夜半之驚。人心解矣，強敵乘之，麾下雖勇轢賁、獲，略超孫、吳，亦何能爲哉？某等忝列衣冠，同懷義憤，隊雲滿眼，望虎步而不前；疾雷乘鋒，識豹韜之可據。敢以郵緘，達之幕下，伏望慰來蘇之衆慕，即夷甲以長驅，三軍大呼，一鼓作氣，庶幾黃狐殘火，不污清淑之湖山；白馬將軍，永誦焜煌之武烈。臨穎不勝翹足延盼之至。

壬戌冬，粵寇陷越，諸暨包君立身起義，守包村。自癸亥春徂秋，賊屢攻之不下。時予與王殿庭、朱博山、丁仲泉、沈桐□、諸君俱依張仁圃于松谿，喜包君之能殺賊，而危其守孤村而不出也。仁圃欲聯之，約諸君先合書勸其出，而屬予爲之辭。自記

包君通異術，能役丁甲。其村口地勢絕險隘，賊來輒死之山谷間，積骸髏如邱，以故四方歸之者甚衆。文士亦多依其幕下，眉子此書作于癸亥秋初，予爲覓間使達之，旋得報書，大略言時未至，不可出。神人擁護，村必無虞。其書甚辯博，或云一傳姓明經之詞也。包終無出意，未幾賊益大至，連營數十里，糧道既絕，村中泉皆涸，人心遂亂，包欲出不得，爲賊所乘，戰死。賊屠其村，死者近十萬。嗚乎！浩劫難逭，可勝歎哉！包起義于壬戌之冬，至癸亥秋而敗，凡十閱月，殺賊亦十餘萬人。眉子又有哀包村新樂府悼

其事。存詩集中。丁卯七月重讀是書。因附識數語于後。山陰沈榮

容甫社諸子書

桂華秋館。銀燭高燒。旅情寄雲。蘭思納月。幾附裘服之列。遂展冰雪之篇。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昨得惠書。諸長情重。兼以篇什。殷殷垂詢。以投林之窮猿。爲識途之老馬。拂拭顧盼。不敢若默。竊嘗周數名勝。屈指近代。清容振麗于西江。賓園騰藻于東浙。魏生虎嘯于吳越。郭子鸞翔于湖海。百年之中。代興作者。當世闃寂。亦豈無人。然而弋浮聲。張梔詞。振翅以維之林。爭長夏蟲之族。其人有四。可得而言。挾卷朱門。投謁華屋。奇麗七字。諧律千篇。頗識憤人。影纓金紱之姓氏。累牘公卿。河梁落日之藻詞。取資結納。無求情思。此一類也。妖態百端。意存駭俗。變積怪險。則狐穴取材。文飾淺陋。則鳥篆盜佣。銑鍔虬戶。易貌而道。奇桂餌翠繪。滿澤而無當。此一類也。伏首程格之內。茹氣蠹魚之中。倖獵學華。自哂謏陋。竊驪爪于芬苑。攫牛耳于騷壇。四壁俯解。乃效玉谿之獺祭。六合未賦。已同劉毖之睡伏。此又一類也。本無實詣。好爲大言。桂林湘水。笑乎千爲無奇。蘂蓰白馬。以陳思爲可輕。徐澤古貌。祇娛作者。山谷昔罵。麒麟成楼。此又一類也。夫正始之姿。匪可淺言。風雅所趨。奚云小道。僕寄綜其源流。尋其變遷。竊以爲華嚴之臨。誰云妙悟。蜉鶴之禁。亦屬外篇。新梓蠶絲。學在始化。雲涌被紵。以充其氣。歸別俳倡。以止其趨。氣充斯厚。趨正斯雅。然後調飛沈之韻。極情采之疑。川能流響中留。造端成化。千狀萬態。媚治在我。是故背負秋聲之奏。豐慧盛鬚之容。覲瓊瀛海之勢。端寒石瘦之致。或擅專門。自成孤詣。以論大家。終識罣步。劍彼荒鄙。尚復何譏。半生砣砣。所見如是。非好高論。故肆譏評。觸敏寄抱。不容隱耳。僕尿爻憂多。江淹才盡。諸君子抱冰玉之質。極討論之精。所願裏雅厚以立詞。協聲情以振采。毋惑乎俗尚。毋拘乎淡唐。他日積元圃之夜光。樹亦林而成隊。雌鳳吐嘵。鵷吭自唶。燭龍盛燁。螢爝供熄。甚盛事也。若燭依依。願言良覿。寒雲茫木。相思渺然。坐遙奉復。幸垂省覽。

留園詩序

夫楚雨論鐵。不湮金字之輝。龍門枯桐。終傳絲絃之奏。吾邑雲留吳君。紉蘭爲佩。緝蕙成詞。凡撫龍鬚之聲。早赴旌鶴之召。杜柄風翻。乃損其遐齡。賈生很謝。僅逮乎壯歲。其遺詩二卷。長君少雲。收自古錦。發之文梨。亦庶幾夥鶯遺于宵途。標芬騁于騷壇矣。戎既經。珍鍊告竣。少雲旋亦謝世。于是次公子子湘。惨青箱之先業。慮流煙之等灑。爰繼伯氏。謀付重刊。屬僕重爲訂定。並加弁焉。觀其瑤篇璧冒。鉢露瀏凱。纂組薊芷。鎮錦煙雲。覺春氣于靜夜。思發花先。聘秋光于卷中。句比竹秀。水容荷氣。時涉左詞之庭。長蘧娛星。或效倚樓之格。亦有蠶蓰劍子之篇。錦瑟碧城之製。隨西崑謡。敏青克于翠扇。樊南綺情。嚼紅豔于笙夕。韓元圃之玉。匪雖碱砆。微鄧林之材。皆成奇木。然而寶蘊冰魄。以勤拂而徵明。太清縞輝。去微雲而增朗。燦珠字于寸帙。留羽彩之片光。删其什二。是以傳矣。僕出稍後。未之與君游。然竊聞其風流文采。照映湖山。溜溜春柳。王恭少年。朗朗玉山。叔則爽概。林塘水宴之會。時啓乎瑤觴。紫裳白袷之倫。咸洽其襟抱。仙之人矣。心也慕之。光什具存。一再尋翫。錦心所吐。高歌如見。其人通眉不凡。請罷賞累其賦。自君之往。

三紀于茲。冥冥花城。沈沈海屋。龍梭何處。疑化秋空之雲。鶴骨不肥。聊奏梅花之引。

遊仙華山記

浦江四面皆山。宮嶺環方。翠岡蒼西。其最勝者。爲寶掌、仙華二山。仙華在邑之西南隅。軒轅少女玄修舉道處也。故又名少女峰。五峰插雲。翠若夢若。煙鬟雲鬟。品翠萬螺。予權學官之明年。壬申春二月。偕邑人陳廣文洛川、樓山長師竹往遊焉。宿雨乍晴。初陽在樹。芳艸地茵。篘兒若移。出郭不遠。蒼秀在目。鬟鬟雲鬟。如列屏障。怒溜雷吼。恍如雷聲。山杏綴粉。古香忽來。雞柳搖碧。沙水自照。危棧一綫。盤若修蛇。崔卯園石。時詫砌錦。龍形怪枯。橫來擬衣。三里許得小廟。榜曰古仙華廟。殿宇不深。神鬼並壁。惟山有祇。此以祀也。越廟而東。徑轉寬。雜樹離立。傾崖四垂。奇柯孕葩。雲過疑蝶。稚松鋪綠。風來成潮。仰望虹棟。龍觜亭亭蝶蝶。翼從冠斗。則少女殿也。近殿之西。爲須毛二公祠。須公明季邑令。創祠宇於此。曰竹林寺。而以前殿祀少女。曰昭靈宮。國朝康熙間。邑令毛公。復增拓之。重資啓闢。遂成巨觀。兵火後。惟少女殿及羅漢堂尚存。傾圯亦半矣。少女服冠帔。秉青圭。繡袍花紋。類后妃之狀。金鈴黃幡。繡夫人之字。是日邑人以香楮至者極衆。云少女甚著靈異也。寺僧設茗。坐憩片時。殿東居人數十家。曾翁者。與洛川善。來相謂曰。是山之奇在三巖。自此而上三四百武。爲第一巖。雙崖夾立。削若無路。一穴洞啓。是謂天門。過天門爲二巖。架鐙數例。有鐵相錯。昔猶設綆。今惟古藤。攀援而上。則第三巖。所謂仙華第一峰也。遂相引出殿東。徑極崱屴與不復能行。從人掖以登。雙腳欲穿。一層始達。莎蘚純紫。石骨赤青。烈風虎吼。勢將乔人。孤雲鶴竪。僅若嫋客。悸神乍定。遲呵斯展。羣山東奔。波濤起伏。修谿四匯。練素縈折。平林薺列。遙落碁布。山城春闐。縮寸櫟于花際。崇圖碧峭。立尺幢于鳥下。振袂長歗。疑非人間。曾翁請窮其勝。翹觀怪嵴。嵌空色狀。積鐵靈氣時露。當爲神棲之域。履迹所到。疑惟肉飛之仙。同人皆色懾香檣。謝不敢。而益促乃賈勇以登。呼之亦不能止。見其蛇行入天門。迴峭合遂。人影倏隱。裂石漏響。語笑忽墮。久之乃見立第一峰最高頂。北出人之狀。識酈道元所謂兔沒鵠舉矣。待其下。亟詢之。則云入天門有古洞。廣才二尺。窅然而深。投以石。聲隆隆。遙刻不絕。上又有石屋。題爲少女寢具處。爐臼琢玉。雲乳滴珠。老蝠晴紅。古蟻冠赤。陰森慘厲。不敢久憩。猱緣烏升。心飛魄越。遂陟重嶺。躋乎極顛。天飈吹而。奇寒砭骨。時有雨片。飄落衣袂。予與同人在第一巖。倒不見有雨。然覷其衣。猶斑斑然。知不誣矣。時已及申。曾翁邀飲于其家。土屋向陽。杉扉臨澗。木脉竹几。淨無纖埃。呼兒斸筍。因擷白木之錢。移炷就花。乃啓黃雞之局。酒漿既舉。異品斯登。翠蝶海苔。厚佐苔耳。主人曰。此名石衣。產三巖。采之極艱。味清而腴。香冷而郁。洵乎露華雲氣之所長養。非凡品也。斜陽欲沈。山雨將至。主客罷酌。與人促行。乃攝嘯侶。循歸徑。下坡勢疾。翩若旋蓬。行未半時。山隔數里。蒼蒼原廿。牛笛未歇。暝暝村樹。孥燈已明。風迴寺鐘。雷動城鼓。寓廬不遠。蒼頭來迎。入門笑言。兒童譁笑。中夜聰憶。溜浪浪。幸尋勝之及時。想靈境之在目。因泚筆記之。將歸以示同人也。

王叔蘇觀察南安堂詩三集序

上海王叔蘇觀察。既刻其南安堂詩初二集矣。雲瑱千構。神丹九還。積元圃之夜光。樹芬林之特幟。內賁

之春。又集其十年之作爲三集。來徵弁言。羽聲忽起。蒼涼燕趙之歌。墨雨一揮。黨彩魚龍之色。有感而發。每變益工。愈唱愈高。去天三尺。蓋君以颯爽之英姿。值倥傯之戎馬。秋風戰伐。中宵對哭之聲。黑月關山。萬里羽書之警。江國之重圍屢合。故園之喬木都非。得毋盼金狼之蔟。步繞矛頭。聆櫪馬之嘶。感生髀肉者乎。無何。繡袍叱馭。墨騎提軍。劍十萬以橫磨。戰一日而屢合。雲中鐃鼓。令嚴細柳之營。帳下琵琶。春滿蒲桃之酒。草夜艸磨盾之檄。秋城吹呼月之笳。莫不風雲壯襄。蛇鳥變色。及乎盜壕始剷。潮轉宜時。趙肅本洛陽主人。礒石領海中專督。銀濤萬疊。艸魚拜樓艣之旂。金鼉五更。天雞叫扶桑之日。是又奇雲怪霧。盪其心胸。北溟東龍。恢此眼界者也。于是酒酣斫地。浩歌寄懷。撼風雨于齒牙。馳雷霆于腕底。擬漢家之朱鷺。怒角爭鳴。叱大聲之濤聲。神珠入手。龍虎百鍊。鬱成霄練之光。咳唾九天。發此靈夔之吼。且夫隨境造端者。詩人之善變也。情動言形者。天與之莫掩也。今者兼領茶綱。言居蓬島。荒廬城郭。官柳重栽。小隊郊垌。騶桑徧問。遂啓琴觴之會。時聯褉飲之歡。梅花東閣。非無水部之詩。艸木殘黎。大有道州之詠。藹然仁者。穆如清風。亦風人之旨矣。尚諱掩關西枝之感。拾我南山之豆。野亭花好。喜東騎之能來。官舫鐙紅。渺雲山其欲阻。（時君奉檄攝州守將之官）睡栽披璵什。有感瑤情。語愧雕龍。引慚前馬。明月千里。結思在金沙翠嶂之閒。白雪一編。遲君當玉局南湖而上。

贈留別陳芷濱學博序

歲在荒落。序入素秋。言自浦汭。于役婺州。旋理虎林之帆。暫倚穀渚之棹。芷濱學博。貴松淡之醇酒。壚壘之吟。槭般然留止。借宿笑言。幽館宵寂。共此燭光。疏櫺月來。簾見花影。幽踪既洽。苦契彌深。割襟意長。疊鼓更促。乘雞忽唱。城烏亂啼。晨光熹微。榜人敲戶。駕言欲邁。握手歔欷。逢舊雨以何時。恨西風之催別。嶺雲千疊。江天一涯。誰能遣此。良足感矣。昔者長山之麓。冷署之中。僕與子一鐙共乘。五步隔居。蛩螿趨公。連翩翠幰。登元暢之高樓。則鴟臂雲際。訪初平之古洞。則聯履煙外。衣袂互易。不問主人。龍雁偶登。亦呼共食。其或風雨相對。宵漏正長。澆劍酒紅。說鬼鐙綠。發論小異。鬭點益見其真。擲冥舉宜。肝膽亦可共倒。當此之時。別無半時。語輒通昔。西窗話雨。笑樊南之多情。東野爲龍。讓昌黎之虛願。既而秋風解組。南山歸臥。莫雲倚女。夕月愁余。乃積緒在抱。未發抉寸。奉檄而書。又共一州。仁山講學之鄉。待制吟詩之地。一日可至。百里匪遙。爲簡緘詩。走長牋而即達。攜興乘興。呼健足而成行。又以廳官。輒共趨郡。清谿楓樹。聯吟吹笛之船。侯館梅花。抵足垂鐙之夕。雖勞行役。藉補暌歡。觀止之懷。良用告慰。今者金臟戒寒。瓜期又屆。感青氊之無定。去太匆匆。恨黃帽之催人。行何艸艸。數日作惡。共値謝公之年。千里相思。莫必嵇生之駕。茫然此別。渺矣余懷。吾子筆資輿羅。擬轄道莫。早騁雲衢。樂就冰竅。鶴田所入。足給饔飧。雁幣有登。用娛賓客。僱人不俗。稚子能文。庭栽好花。架羅良籍。人生得此。良亦愜情。獨念僕自遭寇亂。世業俱空。居無下濕之可徵。出倦微官之暫試。餓鱗不噬。窮猿安投。襆被江關。正不知稅駕何所耳。僕行矣。艮僱晨飯。夕擁霜衾。言訪寓廬。明湖之濱。望子不見。山高水深。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歲寒之類。分蓁合襟。敬勸光彩。共葆璧璨。

秋感賦

秋風蕭騷。秋氣沆漻。衰艸滿地。涼雲卷宵。暫倚杵以號冷。雁迎霜而聲悄。撫瑟瑟之金序。驚駸駸之赤鐙。炎不觸秋心之縹緲。感秋士于寂寥。于是僕本恨人。悄焉不樂。升亭皋而四顧。見木葉之亂落。渺江波之淼淼。嗟吾身之安託。颯素秋之垂頸。感朱顏其非昨。溯崢嶸之跌蕩。翻奇服而翱翔。風鵰走馬之場。花簇圍鞸之場。鉤藏孤將之坐。筆彈秋柏之堂。飛觥揚觶。寬我低吊。任四序之遊易。恣吾樂其未央。羌負氣以自豪。夙凡梟之性僻。黃馬之劇談。嘯猛虎之名彥。輕金彰若埃塵。叱鬱脾猶斷賤。我三公于元氣。驅八鶤于華甸。若吾身所因有。誠取攜之甚便。無何。青春已去。素志漸非。白璧蒙腥刖之恥。金門無可破之機。崤不噬而毛誰落。爲三匝而枝何依。長落落其寡合。長世路之險巇。況乃狐鳴雞叫。霧合塵傾。丁東南之多亂。紛豺虎之縱橫。窮海呼天之哭。荒山赤足之行。魂年返而復逝。身九死而一生。愧艸間之偷活。歷鋒鏑而風旋。首龍膽之揭武。始蟬脫之漸歸。待故廬于北郭。覲榛莽之塞道。日慘慘兮鬼氣。寒燈寂寂兮人迹少。勉編茅以結芽。亦綴荻以成襖。何落穗之可拾。惟白骨與秋艸。吁嗟乎。流離頻歲。作莒中年。慘羅之觴夢初醒。翳桑之餓儻誰憐。託生涯于寸管。擁故物之一氈。既不能絫長安之米。又不能復下澤之田。獨抑鬱而誰語。徒悲歌而問天。昔之馬劍橐徒。搭硯良朋。莫不奮青雲。振逸羽。佩玉珂。登瑤序。噓氣而成雲。彈赤颩而爲雨。余獨何爲。命舛心違。揹此足而有鬼。非太阿其孰知。焉縮縮而如狗。風啾啾兮在衣。將上敏乎帝宮。虎守關而凝凝。將通詞于真宰。又魍魅之見欺。心搖搖其若縣。身偎偎以何之。感復感兮獻情楠。秋復秋兮老將至。餘百年之易邁。執千祺而無死。羌煩憂之鑠人。豈金石之足恃。彼毛角之自得。任山嬉而林止。何人生之不如。良有愧此頂趾。亂曰。艸木黃落兮天地秋。雲冥冥兮生暮愁。愁之來兮不可綴。吾將逝兮山之幽。采碧茹兮餌蒼朮。拍洪厓兮挹浮邱。朝吾策兮蒼龍。夕吾翱兮斑虬。狎艸洲之鷗鷺。嘯庭海之蜉蝣。杳不知秋來與秋去兮。樂千萬歲而優游。

王叔梁誄

惟同治六年十月二十有三日。浙江補用道署嚴州府知府王公。猝于嚴州府署。春秋五十有四。得其惇。爲位而哭。嗚乎哀哉。公名履謙。字叔梁。又字孜畦。上海人也。長公作官。更任四郡。先相別時。皆稱天所結知交于文字。籍詩紱于煙雲。言以淺才。尤承忘契。論孔顏之變。析閩蠻般。詞爲十七厄。真不言情既洽。竹心益虛。每有製作。輒就商榷。詩感其誠意。時貢芻言。其所著希安堂詩三集十卷。佛步詞二卷。超州唱和集二卷。皆詩所刪定。並爲序。言相得之歡。有殊恆等。今年春。詩有長山之役。公亦權守睦州。坐雲龍之莫逐。江水渺其相思。喜鱗羽之可通。餐飯勉以努力。十日之飲。約以平原。一葉之杭。招之自子。言始以官守之羈。權遂歸帆之利。江城再過。一櫂未通。方用歉然。而公之凶問至矣。嗚乎哀哉。梅花官閣。爲鼎方開。夜月瑤天。玉棺遽下。西風肅然。客散孟嘗之門。往事淒涼。悲甚黃壚之酒。長江水涸。玉樹冥埋。一曲廣陵。水絕嵇康之散。千年城郭。難期丁令之歸。凡在同人。莫不哀痛。猶爲知己。詎得無言。爰誄素旒。以抒悲感。詞曰。

嗚乎王公，德門世澤，胄係瑯琊，采振旗亭。麟衮杜門，鹿角匡折，分才論斗，讀書計尺，壯而齊逊，龍翔鳳搏。妖鳥書嘯，了于時艱，櫻淵江表，鐵騎中原，公秉節旄，爲蛇盤，十蕩十決，嫜錮嘯呼，再戰再捷，猾不飛狐。法兼程李，臨落孫盧，防江截渚，心維萬夫，新息雅歌，叔子緩帶，時聞劍聲，不絕吟籟，黃鸚一曲，若羅三楣。席墨盾鼻，起艸檄背，爲與王公，邦國之彥，鷹武既揚，酒伐斯建，巢消紫闌，道捷赤旬，碼艫春飛，鯨波夜安。天子明聖，眷酬其勳，虎符乃剖，豸服更新，惟浙東西，公牧其民，惠風儲抱，澄冰律身，迢迢古郡，巖巖睦州。公來作守，砷文騰謳，鄭殺挾鹿，景廳放鳩，以彼仿此，今昔云侔，歲惟甲子，言埽蝗賊，諸軍待餉，不繇胡柒。安圭茶網，寬論鹽鐵，公之駐越，實惟是職，越邇戎燹，風雅爲熬，公來振之，招邀群賢，蟠槃劍玉，磨努臈燈。巖壑生色，雲鳥增鮮，風施四牧，星明一一，路民沐其德，士欽其度，蜚隐忽遇，露晃不駐，非館黍吟，羣譁棠蔭。桐水鼎濬，橘嶺翠堦，彼雉惟一，儲竹近萬。（時嚴州小歉，民結黨爲亂，大府以公先曾守嚴，民所悅服，故復命公攝府事，單車至其所，諭以禍福，羣盜解散，賊除悉，不案戮）一人之。黃相再來，彼州之翰，寇公重借，我民之願，何期尼遲，龍蛇歲徂，一星慘淡，萬姓悲吁，予尤感慟吾道之孤，傷心冷瀨，憶別春艦，當公之行，予亦奉檄，瞻之與瓷，一水所隔，公起謂予，期子良覿，微雪梅花，江城吹笛，予謂此行，江山頗奇，詠樓懷古，洞天題詩，當爲公歌，松逕傾危，豈意一別，遂無見期，茫茫天壤，知君何處，素帷寒暝，丹旐煙曙，風馳素車，酒濟寒蟹，欲往從之，蠻筵告辭，嗚乎王公，道阻且長，山深月黑，沈縮風吟，神飛遠樹，淚灑滿霜，臨風鳴咽，徙倚旁皇。

感逝吟序

嗚乎，茫茫大地，難逢青眼之人，落落晨星，易散素心之侶。感浮生于埃𡏖，轉瞬百年，溯舊游于山河，傷心往日。南樓老子，胡牀邀夜月之歡，東閣新詩，水部結梅花之詠。識李邕于金水，江畔停車，從予雲於元亭，花邊載酒。儔札定分，則傾心于一言，嵇呂相思，則命駕乎千里。酒徒擊筑，非無燕市之歌，仙侶題襟，亦有漢南之會。追惟疇好，無間生平。送君南浦，展銷芬艸之魂，臥病空山，愁老桂花之樹。霜飆劍而林羽淚，夕暉馳而蕣英摧。盼綵雲于天上，徒聞踏影之談，埋玉樹于土中，竹無返魂之術。青松示心之誼，倘憶誓言，金閨告祖之編，半成鬼錄。嗚乎，革元亮之制服，甘爲良朋，范巨卿之驅車，偏慚死友。雖忘哀戚，艸長北邙之山，遐念生存，淚灑西州之衢。夢魂來于遠道，落月青楓，和鬼唱于秋墳，淒風夜笛。龍合延平之不再，鶴歸華表以何年。憶一人知己之踪，有感青蠅，效三閭大夫之辭，倘來王驪。

綏雅堂駢體文卷三

游鳳鳴山記

晨風在柳，秋雲卷空，小雨既晴，逸爽欲撲，爲程王子，翛然隆生，乃呼筍輿，挈考且，邀余游鳳鳴之山。山不見諸圖經，在上虞東南，相傳西漢時，有女仙乘青鸞下降，至今山無雜禽，惟鸞則數千年來，尚棲山中，山之得名以此。出郭七里，綠蘿數折，曲流鏡松，蒼鬟煙幟，幽篁布蓊，素英雪飾，山家數十，高下雜處，黃泥牆矮，古蘿半縈，回磯徑迴，晚桂猶馥，秋英四綴，絳者黃者，紫者柔者，翠微崖崒，不知其名，徑漸窄，山亦漸深，風泉蕩春，林木吼應，然竟不聞有鳥聲，穿林越澗，磐石如鏡，忽聞豈然，轢笙鸞管，與人唼曰，鸞來矣。視之，則立石上，引吭而鳴，遂掠予輿過，色青若染，尾長倍身，大哉如雞，宛頸而織喙，余聞鸞爲百鳥長，高不四五尺，五采成章，此或非是，然厥音清和，又山無他鳥，其爲鹽羽固無疑也。過此漸不能輿，舍而步，雲片花媚，停衣不飛，柯葉雨墜，隨屐而積，旋螺屢轉，陟樹百尺，爲壼埼夫人廟，卽乘鸞女仙也，殿冠曰遝應宮，雲𨂻鼎芝，承古碣昔蝕，旁有夢神祠，廟僧云長至近時，祈兆者猶相接也，未至廟三十武許，有洞曰雲旗，谺谽罅穴，盛閣翠谿，果落戶際，惟供猿鼯，風鳴竇中，疑有祀守，薙蘿縶火，燭之以入，石牀窈然，紙埃不積，蝙蝠千百，見火而驚，碟碟鼓翅，掠幘拂面，稍深則森寒偪人，火色漸碧，心悸遂出，不敢窮其勝也。殿後雙岸聳起，千仞駢峙，飛瀑自其頂顛，奔而下，懸溜直注，瀉珠百斛，橫礒忽阻，激雪十丈，其聲訴竅淘怒，對

語不復能闢。山之頂極平廣。墾田十畝許。廟僧自耕自食。無租稅。流泉溉之。無旱潦。其泉甚甘。僧爨松枝。瀹茗供客。踞石小憩。若御碧雲。撥煙下眺。恍隔塵界。鸞又飛鳴來。立殿檻上。引喙理翅。了不畏人。注目乍昔。意類聞訊。夕陽催人。折竹代杖。遂躡歸步。促輿下山。鸞復迴翔谷口。若相送然。余聞之廣人云。鸞有遺性。蹤見無定。亦莫知其止處。遊者或再三往始一見。亦有老于廣。數數往而終不得一見者。余以萍迹。偶事幽討。惟茲仙鸞。狎如鷗鷺。豈再世眾生。假甘相識邪。將仙山奇鳥。別有前因也。嘻。亦異矣。時在己巳九月十又二日。余客上虞邑署。

重修浦江仙華山竹林寺昭靈宮碑

若夫揭華嶺之玉璇。明星祀古。聆虞山之奇羽。盧洞笙寒。大樂秋鳴。金鳶駐蒼梧之殿。蓋鈴夜語。靈旂飄白石之祠。女君仙子。水畔停鸞。玉蘭女郎。江頭留鶴。亦有周王貴主。棲遺衍蘺嶺之風。唐室王姬。金觀著詩城之記。莫不留蹤居于勝地。標雲構于人間。況乎隨古上真。聖王妙裔。斑夔翠水。籙受紫清。如元修夫人者乎。夫人、黃帝軒轅氏之少女也。擢穎瓊枝。棲心琳館。方帝之在位也。神靈御宇。祕要參真。闡葉朱文。羅迎五色。青邱紫府。道訪三皇。煉上藥于黃山。玄袞揭浮邱之袖。受丹經于玉笈。青龍駐玉屋之車。具炎登而鬼神朝。靈臺建而天人合。靈蘭著論。早探性命之微。神芝餌精。遂證長生之果。是則娥宮睨勝。雲汲先嘗。兌野承芬。神符早佩。金母降真之日。分寶鏡之餘輝。素娥駐節之年。聆瑤絲之清奏。不必追飛蹤于風雨。侶結赤松。固已悟真訣于崆峒。名書青札矣。及乎寶鼎告成。髯龍下迓。黃雲已逝。翠輦不過。遂脫躧乎濁塗。用潛蹤于幽嶂。仙華山者。東浙名區。西崑別岫。林翻白鳳。仍同阿閣之禽。洞闢紅芝。即作太真之館。青泥黃石。黃月凝輝。結三花之祕光。拜九宸之帝命。霓旌一去。丹岑萬年。遺異氣于煙霞。金精芬于沐峯。昔者勝國寶佐（公泊）熙朝良令（公毛）共蹤靈軌。結慕神風。始拓寶地于松關。繼棻綠臺于遙嶼。如來金粟。台仙佛爲一家。玉女神林。燦麟嶸而五色。既號竹林之寺。亦題昭靈之宮。洞凝拜元君之真。耐笛奏龍姑之曲。蓋二百餘年于茲矣。歷海逢災。風輪轉劫。金狼夜吼。銅馬晨來。戎燹既經。圮傾安免。陰森敗壁。時來拜月之狐。蕭瑟秋林。焚返窮鵬之魂。暗肅旭易。興替久稽。有心者感焉。則有甄國名流。穎州魁彥。周呼朔伯。首發宏施。垂纓有族。爭輸穴內之金。積粟鼎門。俱指囷中之玉。乃至蓬頭野叟。亦效丹剛桂斧之勞。珠被閨英。兢來末利香纓之獻。遂使朱檐冠斗。緇戶生雲。上界官府。重開光碧之室。古佛道場。無改祇林之色。以彼叢祠著柳。芳數呼梅。楚江廟內。桃花亦號夫人。鍾陵山中。甲帳猶居仙子。幻生綺麗。荒落巫雲。跡錦綽之增華。方靈徽而滋愧。況乎金銀仙闕。桑海新經。獅東所臨。曷稱彌仰。根盤合霧。桂奐邀風。寶網鸞綃。香閣帝女之花。祝敲變鳴。香客梵天之唄。肅百靈而永衛。合萬戶以同瞻。赤壽桂以冷竹。付揭山殿。今闡盛事。借慕宏風。遙想層城。開丹苑白環之擬。甍無鑠甘。通流珠玉佩之經。磨片石于重巖。酬衆百于往諾。傳夢中之綵筆。敢承青版以揭詞。聊天際之瑤笙。願升祿金而受簡。銘曰。

冥冥元宴。寂寂壺靈。嗒悟道妙。學若古皇。鼎湖一去。鸞龍勿及。遺此王姬。嫗嫗玉質。仙華之峯。白雲高寒。服食煉氣。合我神丹。神丹既成。羽輧上征。留徽瓊谷。飛真玉霄。龍旌穹宇。鳳吹壺衢。獻茲陳焉。二百餘載。

蒼光夜嘯。妖火來燔。豈不阿護。曰有數存。靈龍四壁。雕蟠萬礎。惜此宮都。半委煙莽。爰選材木。爰有工師。虹旒鳳閣。金碧重施。寶掌雙有。藥壺峙左。林迴鏑迴。花深幢幢。鐘懸金敲。獅座香龕。是惟法界。即在閬風。用瞻仙居。敬念隆祉。亭亭標緲。琉宮之則。在山之巔。在谿之滸。千秋勿蝕。一片貞珉。

暨陽道中與沈嗅湖學博書

嗅湖足下。山城歲暮。小駐行裝。因索解斯之錢。遂下陳蕃之榻。言尋冷署。晤我良朋。追元度之迹。十日何曾九詣。樂公瑾之風。醇醪不覺自醉。加以宿雨今雨。不約俱來。長吟短吟。有唱斯和。萍蓬良會。不圖今斯。夫以僕之流迹。主人之情重。豬肝繼累乎安邑。鴻爪重循夫角甲。留度殘歲。豈不甚願。徒以老母倚閭。內顧多累。遂以一昨。結被言歸。亭午出浦江東門。過七里亭。重陰翳空。若嘆水墨。山氣西野。微辨林樾。截面風鞭。遵步石棧。與行若舟。艱于上水。至白鱗谿。天已垂黑。雨亦驟至。遂投旅舍。卸裝危樓。壁閃枯蚪之行。牀堆飢牛之草。酒薄難醉。衾寒不眠。迴念昨日之夕。洛川埽谿堂。止吟倡。長香宴。開清尊。楷樵嬉紅。梅花窗小。話洽覺春氣生。坐酒酣鳴。明月倒行。樓樹見跋。纖以呼鐙。維雞三號。尚惜放廝。今昔之異。聚散之蹤。合人感唱。次日昧爽。冒雨復行。四山寒雲。合若無縫。亂流爭溯。嘻而成雷。溶煙撲眉。沍寒砭骨。躑躅岑嘯。艱苦逾等。忽得村落。恍睹宮府。指田媼而乞漿。覓土銼以炊秋。午度布穀嶺。磴峭苔滑。傾跌者再。又十餘里至牌頭。則入諸暨界矣。風橫雨猛。不可行。僕夫告瘁。強復投止。僕旨三宿于此。逆旅主人識之。迎待甚殷。燒花豬之肉。煖綠螘之尊。殷勤勸酬。爲之慨然。夜鵲撥聲如潮。涼飆撼屋。輪輦四起。若吞若吐。故人。孤館無寐。諸君阻雨。當不復集。亮襄行旅。同此悵結。聳鐙濺筆。略述雨日所歷。藉輿夫返報。伏乞省覽不宣。

仲泉遺詩序

仲泉遺詩一卷。余友丁君吉庵所作也。君影纓貴胄。青箱舊業。少篤志科第。能爲章羅金陳之文。既屢抑于有司。乃去而肆力于詩。遂大肆作。見者咸歎其工。汝上美才。名流皆爲所懾。命儔嘯侶。刻燭擊鉢。雅詞雲委。雕章迭發。意氣跌宕。千人蔽映。學處之雄。余與君同避地于松谿。三徑可通。一井共汲。晉接相對。慷慨悲歌。擬金揭旆。劉孝標出塞之吟。馬汗劍文。李君虞從軍之詠。遼東小婦。託響于琵琶。隴上壯士。傷情乎流水。亦有惜花憶昔之篇。關山懷遠之什。春風一去。喬木成墟。故人不歸。帶中滿地。落葉助其哀思。孤鴻答其酸嘶。時而落日悵望。秋風登臺。白骨蔽野。黃雲千里。漢將之旌旂不至。樓船之旗鼓闐然。念身世之淳漓。痛風塵其未已。我歌子和。淚下霑襟。泊乎元戎輟武。妖星夜隕。浙東郡邑。以次平定。余僑北郭之茅。君傲西枝之舍。雖三里之水。一葦可航。然謀生方亟。吟事轉稀矣。又踰年。泰興吳公來校士。將舉拔萃之科。以君高才。進此哲匠。茂才異等。國士無雙。一覽之選。非君誰屬。即君亦自信萬言之試。足埽千人之軍。乃竟不及與。以疾遽殁。悲夫。江東昭諫。終爲白衣之人。隴西王孫。已嘔錦囊之血。猶留杖履。倘爾神詩。後至巨卿。終慚死友。遺稿散佚。今所錄者。僅松谿唱和諸作。風雨如晦。虛堂秋寒。展卷讀之。如見其引杯倚劍。抵掌激昂時也。嫠雖未與。痛迴三步之車。片羽幸存。即訂千秋之業。

毖志堂餘集序

已巳之秋，孫彥清孝廉，既與其同門生胡何二君，爲其師會稽曹文瑑大令，刻毖志堂遺詩四卷，僕也尚眼逢君早結苔岑之契，旅編校字，彌殷人琴之悲。因又搜香其所作律賦詩餘各十數篇，都爲一卷，用作餘編。夫其間經緯以爲體，合纂組以成文，域物造端，祖流采勵。玉臺作序，孝穆本天上之麟；赤鸚鏤詞，袁淑乃江東之秀。若乃笛裏尋聲，花間按譜，擲縑多妙製，非其專長；然而玉箏勸酒，天涯芳花之吟，烏帽看山，日暮碧雲之思。（丁卯春余只行苔檄金華校官君贈以詩又爲譜陵曲詞歐以佐觴玉箏烏帽芳草碧雲皆其詞中語也）金縷一曲，銀燭三更，能不黯然？是可念也。猶憶其時，江館夜寒，行子將發，君起而言，酒行且止，光陰甚短，樂飢難常，雲龍上下，此志終遂，勞燕東西，相逢不易。共明月兮千里，援琴寫其素心；指青山之片雲，卜邂期之他日。及僕在婺州，年歲之中，尺書再至，託鬱陵堤之柳，結念河陽之花。（一作縣官花漸千樹柳州以陽已有句云河陽花縣一縣花）知君馳驅之志，自此決矣。既而秋試報能，遂梁北行，君先以優行貢成均，教習八旗，期滿改縣令，至是始選，發四川待次。夫以君負亮淑資，明通茂學，假使漸鴻之羽，排風早翔，啟鷃紫微，佩玉青瑣，陪清塵于豹尾，符丹管于螭頭，明廬觀草，寧非漢殿之才；玉簠陳經，即是石渠之彥。又使玉尊叱馭，霓度羊腸，藥介乘雲，不停鳧舄，展其文雅，澤之措施，羅衡作萬年之宰，棠界風清，閎淑爲鈐部之官，桃街夜肅，其所表見，又豈僅在區區者？天厄其遇，又靳以年，結裝將行，嬰疾遽歿，嗚呼！埋愁地下，消恨泰山，王子淵之諡，固空洞簫；馬長卿之貲，虛求遺草，徒使扶風弟子，維擀纓下雲機；山陽故人，抆涕撫下壚圓。良可悲矣！君又工爲制舉之文，其業不自惜，多爲人攫去，它日覓得，將更訂外編也。

退宜堂詩序

吾友會稽孫君子九，東南艾碩，閎達雅才，扶桑麟彩，擥以九夜，陳芳牛耳，執之卅年，嘗與論筆區之窔窐，討吟苑之指歸。以爲盛豔豐崇，詞繁者旨不深；巉石湍流，意苦者格不茂；遒挑利決，風發電掣，氣非不銳也，而安雅之旨舛矣；穠蜺𣀀霧，能鬼虎神，語非不奇也，而性情之正失矣。別似親雅，所得者深，故其爲詩也，儲體于潔，吐詞必莫，騷帶叔子之風，揚裘太原之度，少慕正始，壯而彌篤，奇玉專璣，錯樹盤筍，既丁兵火，流離海山，奇胥所出，退作煙雲之飛，祕篋不緘，乃爲鬼物所攝，記憶追錄，得其二三，琉樹千尺，留罣柯而亦珍，雕雲五色，得膚寸而彌麗，寇氛既靖，吾舌尚存，獨立蒼茫，長歌慷慨，復踰仙嶠，溯劍津，飢驅羈屬之天，老作諸侯之客，登樓望遠，彈鋏思家，亦復流連光景，徘徊雲蘿，天涯結侶，客路逢春，英雁賓幽，明月嶮亭之酒，藤蘿苔古，落日陂陀之城，敲拍懽恢之衣，俱流颸寓之韻，凌雲穎囊，所積盈箱，猶憶在壁，縷鶴相招，南山歸臥，泌水可樂，乃訂其前後所作，都爲一編，露芬溢抱，清光照人，把卷一吟，口香三日，君雖懷沖穆，嗇乎物外，麝丸集尾，白首隨身，雲門者邪，肯綴方始，而壽與君，文字之契，柃寒剟貞，方將捣牛鐸之奏，以應黃鍾，勝給琳之娟，格引窮魄，則後之所得，詎當未艾，今此之訂，亦曰甲編而已。

與秦勉鉏書

勉鉏足下：人日梅花，綺筵銀燭，劇飲疏香之室，抵足留鴻之館，架談被篆，盛情斯暢，元夕高軒見過，適赴

它招，四更始歸，殘墜陝蹤，留札陳几，厲詞瑕謚，由車斯悔。敦護子珍擬天台山賦，雲茂奇想，鷲鴻逸響，境色在院，寶氣騰室，日眩心駭，敢避三舍。渡江以來，作氣日隳，校經之暇，乃在蕭寺，同人六七，黃閣多暇，午碧和吟，曉鼓飾詠，新花閱茗，瀹味可參，下榻之室，小如吳舫，湛研碧敦，松片絮殿，蔗陰數尺，瘦石一拳，居落點綴，略無庶況。又其地距泉園不一里，風日照美，翔步林亭，木閣臨水，牛樹猗雲，桃枝出竹，數步已繞，登樹杪之崇巘，覽雲鳥之變態，奚奴笙楂，閣丁供茶，致足樂也。惜不與足下共之耳。詩文之事，聞以自娛，延賓之林，悅若良販，到會城月餘，僅一謁石泉中丞，談如都牌，其它都無所詣。張彥真有言，苟不相知，從物何益？竊吝深有味乎其旨矣。從春方頒，園花競芳，結讌鍾詩，範多佳興，便鄉略備，馳思爲勞。

泉社聯吟集序

聯吟集一卷，王子偕泉社同人聯何之作也。夫飄鳧在鳴，上下于春日，蛤蟆答響，抑揚乎素秋，物既有類，人亦宜然。往者江東名雋，濟陽逸才，僉衆後身，柴桑妙裔，當箍袖虎之彥，扶風白眉之良，結伯侶以同舟，埽雞徑而延賓。徵雲詞客，即爲地濬主人；北郭先生，亦預翠尊雅集。于時碧苔倩晚，鮮葩纈蕤，松雲十閣，營雨一尺，明蟾送影，疏花隨簾，鴉鶚怨聽，秋葉點瑟，既佳光景，或罪乎嵐棊，宮羅茶瓜，亦暢其清話，雕詞閒發，逸情斯飛。銅斗一聲，排花亂落，柏梁之體，敷藻于長吟，石鼎之詠，鍥思于奇句，矜一字之對，則燃髭可斷，得一言之工，則擊節相賞。時而乘興驅豪，湛無停機，風雨杳至，如聞昆陽之軍，後先勿讓，若爭黃池之長。咍笑競作，仙鬼互夸，擲地有聲，拍案叫絕，羊胛可換，何嘆乎知笑，雁頭非鈔，概播之好事，當其時也。松陵之唱和，竹谿之宴游，以今方古，詎多讓焉。嗟乎！易邈者昔緯，錄逝而莫追，至樂者友朋，難聚而易渙，流雹一聲，浮雲百變，曾幾何時，而今昔頓殊，出處各異，或浮沈於郎官之署，或勞牽于孝廉之船，或羈簪

而飢驅，或掩關而發疾。芳草千里，望王孫其未歸；綠雲不停，傷佳人之已暮。甚或即幽路遠，昭遂展其遙揖，據陵有遺編之悲，渦其舊廬，山陽起鄰笛之感，勝游易歇，良觀難常，今雨不來，晨星可數，欲求如向之披藻襟，敲吟吻，斟酒散帶，送嘯互歌，何可得哉！何可得哉！涼風吹旋，秋陰滿屋，念我故人，懷轉易也，因搜存篋，日聯吟諸編，排比成卷，藏之篋衍，冀它日者，桑榆之日可娛，萍蓬之蹤復合，雖黃壚再過，蒲稀生之差亡，而夜雨一尊，喜巴山之重話，或將有闔類壓煙之舉，抽黃對白之篇，作此後勒，唱而愈高，雲璈一彈，琉璆協絲竹之奏，錯綜五色，玉鏡題甲乙之編。

上徐少宗伯書

竊聞緣綺在御，不易遇者賞音，黃土摶人，不可移者大賦，而逼以屠材末學，辱蒙明公加之以揚拭，重之以禮貌，賞其苑園之謝，騷之鳳鳴之音，使隰隮之飾，珍儷翹材，賦砆之器，僭竊瑤璚，昔者趙壹窮鳥，袁逢抑三公之貴，孔融粗才，元暉盛折節之譽，以今方古，異時共情，斯誠虞仲翔所謂天下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恨者矣。猶復列之到章，舉之天府，謂是以陪引管之末席，奉屬車之清塵，此在命壽，雖有慚推美之言，而在明公，實無作事之義。何圖浮雲見敝，少微之星徒黃，嚴讀偏加，侍郎之衣幾白，伏念聖朝中興，麟鳳波委，闢門之下，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比隆于漢京，如詒鑄之凡陋，誠何足言，惟以不群姓氏，上累

知己。是用神悲氣結。中夜傍徨。然聖明在上。乖娶不遠。而海宇之內。懷才孤蹟之士。鮮其奏牘。當必有扼腕感激。慷慨淚洒。仰人倫之表。蟲宏獎之風。思欲一接顏色。而恨不能得者。然則命為懸終無以致身乎。豈非得在陶育之中。固生平之厚幸也。而為少逢多難。長丁亂離。耕無下澤之田。居貧西枝之舍。僦泉知我。每感虛深之言。半衣不眠。見阿仲卿之婦。紅勒十度。黃齏半生。往往天池欲近。勁翮忽垂。神山可登。天風橫引。斯則定命之窮。不關乎人事。此生自斷。無待于問天。明公遊有北海虞翻之誠。茂先推范之意。其如命薄之命何哉。行旋溜發。神與俱馳。川平陸爽。計已達都下。長安天遠。展謁何時。略頁下忱。無任依戀。

外祖沈香巖先生遺詩合鈔序

外大父沈香巖先生。名德著艾。通辯達才。擅筆札之美。長法家之言。歷燕趙閩皖。為大吏重客者三十餘年。亭疑鈎律。飛章騰奢。精通簡要。馨溢籍市。博學多聞。工于詩歌。接武南湖。追蹤玉局。西園飛蓋之什。南樓對月之集。旗鼓賓坐。跌宕賡唱。道光間。羅平叔、鄭嶰筠、兩尚書。以擷拔為達。出塞辭折。與先生笙磬協音。羅痒遺分。少陵之于鄭公。樊川之于奇章。相契之深。無以加焉。秋暮馳思。叢桂招隱。乃歸山陰。蓄廬闢小園于蓬萊之麓。風月半亭。（半亭即園中亭名）琴書一榻。散髮花下。披襟柳陰。亦有浮蝗新醅。變羅近局。艇小呼鶴。客來如陶。相羊乎煙霞。嘯歌乎林壑。遂結梅花之社。招竹谿之逸。江湖長翁。南詩老。禪師白拂。道士元裳。前喁後于。此唱彼和。詩益清奇。真摯。風發韻流。不名一家。去天三尺。凡兩刻其集。曰海樟書屋詩鈔。鄧尚書所訂定也。其晚歲山居之作。曰安懿集。則同邑霽舫郎先生所定者。自先生歸道山。去今三十餘年矣。中經戎燹。鄉閭淪胥。龍雷下霆。縹緗無遺。零珍棄。乃非璧全。寖懼其久而或佚也。敬加刪訂。合為一編。用以作精華之別錄。寘天地之長留焉。客有見之者。曰吾聞先生懷抱利器。不自衒鬻。千金之聘。綠手楓遊。半刺之官。掉頭長謝。黃壚垂老。青衫終身。故知先生者。莫不欽其才之長。而病其計之拙。若乃區區語言。何係華瘁。忽而為此。予胡為者。噫嘻之曰。客休矣。高軒過後。空若神仙。匏瓜道前。叢篩擁後。以吳季觀之。一麾臬也。其局翩帷。燦然雜襲。韭珠斗祿。標金鎔黃。以鬼伯觀之。一浮漚也。歲月水逝。宮貴雲浮。古有不朽。立言其一。況先生之詩。指事直陳。創境流唱。可以待悄軒之采。可以補志乘之缺。固非特流連花月。嘯詠雲鳥而已也。作者往矣。遺文幸存。慨之其人。儐何多讓。客謝曰。有是哉。默然而退。遂書其緣起。及答客之語于簡端。

明處士吳慎直先生畫象贊

公諱均禮、字慎直、周泰伯之裔也。其先世為越之蕭山人。竹亂獻、朱崇寅中進士。歷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為管增上山陰寄鮨村。因家焉。祖潤元、王正中按察使。考德二、宋化遺家中州山慎信里。公其仲子也。幼穎譽。長耽詩約。悅志墳典。敦勵禮則。肥遯居貞。不應徵辟。犬粟穀祿。鄉里敬憚。廉潔守道。不苟一介。子橫直節。流聲于皖皖。悅之清風。彌慎乎小小。以公方之。古今何讓。且夫詩用明顯。澼以香焚。出處不慎。君子傷之。當此祖龍飛之季。燕邸虎嘯之先。文峻網密。如火斯烈。士之推觸罪者。往往文字附離。鍛鍊及執。妻孥流播。枕鹹荒遠。公以艾碩。生于其際。體備四業。篆非單門。卒能蟬蛻蓋埃之中。往臥循蓑之外。保

冀家室。樂享曼年。是非明哲遠患。曷以有此。揚子雲之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賢者隱處。不離于害也。公生于元至正甲申三月二日。以明永樂癸卯三月二十日病卒于里居。春秋八十。娶于周。生四子。淵、潛、誠、安。並克秉義教。紹承素風。正統五年。東南薦饑。民就翁贏。淵承公志。斥儲振之。全活甚衆。天子旌其義。遣行人勞焉。自是厥後。行馬施門。鳴蟬映鬢。繼繼仍仍。踵起勿衰。蓋公之流澤長矣。其族以公始立籍于邑。以為州山始祖。二十二代孫某。敬思本源。瞻念規矩。以畫象請同邑王詒壽為之贊曰。

傑躬惟悊。範趨以道。言有壇宇。行為坊表。德備一身。慶在百世。麐鳳隱游。金珠承志。式瞻遺象。粹然其容。清淑之氣。扶輿所鍾。越山蒼蒼。越水流長。永仰潛德。俎豆馨香。

綴雅堂駢體文卷四

陶子珍玲清仙館詞序

瑤瑟善怨。秋笛工愁。宛轉其音。倚聲為近。自高樓暝色。播逸響於青蓮。流水桃花。標清芬于西塞。作者繼起。令慢備體。織冰綃於泉底。濯瑰甤於霜下。結縹緲之靈思。抒微綺之雅辭。比興所託。斯為上矣。晚近才俊。自為小道。恣為奔軼。不知爐錘。妄言清空。適成淺衍。儈容俗狀。大雅部之。子珍之詞。標新霞表。鍊香雲液。鎔黃金於夢窗。而破宕其氣。分白雲於玉田。而玲瓏其聲。秘色吐華。珠采簇琲。可謂出機杼于衆製。融情景于一家者也。儻早讀花閒之集。學吹月下之笙。比方訂其叢篇。彼之梓瑟。敝帚之側。覩此瑰寶。雖非裸壤。駿觀乎龍章。有類蛤珠。奪耀乎蟾朗。若夫斟酌宮羽。協和雅樂。愈唱愈高。所顯其勉。來命徵言。爰抒躬蘊。聊志同調。無當引墀。

越郡闌幽丁錄序

若乃稽山落日。弔謝女之芳蹤。廣水秋濤。拜曹娥之靈宇。門旌朗節。爪留碧血之痕。嶺號清風。石冷寄苦之字。越中姬姜之懿。自昔為多。遺徽所承。禮範勿替。日月千載。松篤一心。古人往矣。後來彌縱。雖者會稽晴佳杜君。懽懿美之勿彰也。志乘之無徵也。既結同志。白有司。歲集其所采。甫之中朝。旌以綽楔。復著其氏族。敘其始末。十餘年間。先後著成越郡闌幽甲乙丙三錄。自粵寇狂燧。鄉國淪胥。避地倉皇。事違中蹤。

及事平，杜君歸道山，于是孫瘦梅觀察，起而踵行之，歷訪八邑，苦心十年，丁鐘一編，脫藁三易。夫塞泉玉井，秋心不波，瑤池古冰，春風何解。悲涼黃鵠，絕實雌而哦飛，瘦苯文禽，誓雙死而灕信，淡寓有援琴之泣，陌上效桑婦之貞，女貞之條，首惟立節。況自黃狐嘯火，碧燐吹磨，鬼妾充媒，賢姜效死，女貞本後彫之木，距移于烈風，幽蘭是靜女之花，亦成爲勍草。刀邊碧面，娓娓喋血之人，髑上青髮，蟳蟳卄槐之骨。濟衣赴義，淮江之水同清，攜手臨川，漢陽之魂不返。是尤繁霜之露節，足垂嫩日之令名者矣。然而未剖之璞，多緘爆于窮山，遺碎之珠，或湮彩于荒瀵。假非周咨遂幽，咸表緹素，則幾揚莫及。人代漸移，亦比之枯黃之蘳，流塵之景而已。且夫華積侈藻，不可以狀葆素之質也，謏詞乏實，不足以核茹苦之履也。爲列女立傳，原本蔚宗之書，分四端著錄，略變中壘之例，簡約乎其旨，質直乎其言，體格旣宜，婦孺能解，可以章懿美，備志乘矣。癸酉之秋，寫校旣竣，將付梓人，詣蒼樂觀成書，辱承授簡，忘其蕪穢，使爲弁言，霜橋夢冷，知無較手之魂，錦字腸枯，敢謝腐毫之索。

仁壽張君畫象贊

君諱孔厚，字仁圃，山陰人也。其先世多仕宦，君少孤弱，冠入都爲吏部掾，循資得淸源尉，到官以能稱，壯歲解組，歸其所居地名松谿，先人之廬，五世合爨。華從怡怡，家彖于貲，揮霍好義，視求金帛者，猶束縕請火也。咸豐辛酉，粵寇竄浙，越淪榛蔱，委骸楚驛，哀號慘耳，子女遭掠，千百爲羣。君毀家傾貲，冒犯白刃，計給曾帥，釋生藏死，趙守廣公城陷死節，君出其屍，殮葬成禮，壙氛之後，大帥今相國左公，知而義之，辟書始下，而君已歸道山矣。詒壽與君忘年結契，殊驅同心，自君之殁，屢憶典型，今其嗣君惟乾，以君遺象來請贊詞，爰就所知，敬述之贊曰。

航航張君，曲江之胄，華纓族鼎，青箱業秀。大顙豐眉，生異凡陋，儲性雄俊，樹質淵茂。早歲驅馳，上京十載。粉署襄勷，黃綬佐最，不卑小官，聊處下位，棲遲一吹，遊戲三昧，歸來故廬，松谿之瀨，舍北春水，樓西遠山。琴壺位置，鷗鷺往還，君處其間，娛樂閑閑，誨字華弟，順樹無傲，姜被絮溫，田荊花笑，婦子熙熙，誰嗷誰嚬。射牛可師，冒豁匪教，里鄰一視，此隸履錯，借鑒東家，挾囊西鄰，鳴鼓趨戛，寒噓風春，憐貧恤少，化厥惠仁。君之鬚髯，林林如戟，君之肝膽，皭皭如雪，丹旭四照，秋雲千尺，得其一諾，可貫金石，子敬指囷，堯夫贈舟。分金鮑叔，共粟仲田，乃及臧獲，寬容優優，壯哉雀鼠，不辜距鉤，昔丁大亂，越爲盜據，殺人類草，掠口成潮。妝紅鬼妾，鍰綠人脊，倡骨千狀，慘不敢號，君憫弱細，路其魁渠，若放籠鳥，如縱罟魚，子無歸者，謂廬與居。飢無食者，脫粟與俱，積骸岳砢，儀不可目，蛇來吮腥，鴟怒爭肉，君含隆啟，撥土簇簇，奠彼殘魄，幽燐無哭。越守廣公，伏劍效死，骸橫蓋城，魂歸湘水，君計出之，殮葬儲禮，拜跪感泣，舊部之士，迄乎事定，聞之帥臣。奔令出牧，招以弓旌，咸曰義士，東南之英，惜君羽化，早歸太清，當君之殁，遺孤幼稚，溫轎八騶，頭角如此。敬倫似父，有令有子，積善之慶，孰云莫恃，爰持遺象，來請贊詞，我昔與君，雲龍逐馳，闊臭旣契，竹心可師。以我白望，感君青垂，嗟我落魄，擠蝸在度，頻遭勒紅，漸添鬢素，啟髓見笑，餓麟誰訴，惟君知我，時有所助。億君之情，潭水桃花，想君之神，碧天雲霞，式瞻冠佩，敬攜藻華，幽風載遠，以付君家。

讀江弢叔伏敔堂詩書後

夫騏驥駿鴻之良，使之捕鼠，則拙于狸貓矣。金鑄洪首之利，以之絕系，則倖于鉛刀矣。故有秘書名彥，下任下一官，負奇瑰才，見絀于百里，何者，用違其材，而志局于地也。江君弢叔，以浩落不羈之資，抗承蒲洋沈之烈，蹇蜩卄嘆，首抑乎上官，猜狐夸幻，心踣乎巧吏，仇覽作簿，不解爲歷，子獻署曹，惟見承馬，致繕百卅于下下，同僚咸目爲闒茸，偖鬱鬱不得志，卒貧困以死。吾讀其所著伏敔堂詩，劌肝爲句，抉髓鍊思，如古柯蘚剝，渴驥沙礫，秋鷹怒擊，天風忽厲，子規夜號，山竹盡裂，靈蠶力鬭，龍性難馴，世無奇才，卿當獨秀。是者謂劌刻爲造物所忌，憂苦非廟堂所宜，風俗婆遇，此卽其徵，不知文章因境而變，才人無適不宜，誠使挾其所蘊，致身青雲，揮铗制作之林，吐氣殿陛之上，必將有雍容和平之響，典麗矞皇之觀，用以振聲鐵赤，垂光虹蜆，何多讓焉，卽不然，而試爲言于荊州之門，散百軸于長安之市，美譽遍起，游道日廣，敏擊魚標之集，授簡飛蓋之會，亦能致樓護五侯之鯖，索令狐千匹之練，何至蕉萃困頓如斯哉，而乃蹐蜩在宮，餓麟無食，蝸生刺滅，阮籍途窮，抑身末階，託迹賃仕，遂使重繭瑰寶，埋彩于淵淵，幷穴紺黼，齊遊乎凡禽，降心約性，無所表見，乃欲縱其跅弛之氣，自廢于釋版之中，徒發其箭瑟之音，用抒其結轖之意，亦可悲矣。然而一編其賸，千秋可傳，前無古人，卓然作者，譬之屈原殞謝，騷經大著，王充彫落，論衡始雜，則亦君不幸中之幸也夫。

祭浦江令李君文 君名居易字又白福州永和人

嗚呼李君，胡不少留，馭狐雲板，精宜卓樓，悲君燥怒，緬君生平，儒林循吏，卓乎一人，汝陰古郡，潁陽山邑，岐嶷之姿，鍾山世德，碩儲志懿，藻飛聲，一覽之俊，千里之英，十試賢書，文京借命，匪命之屯，進途有定，吳楚之郊，忽震金鼓，巨寇家突，羣盜蟊午，妖旗千隊，別起乘齊，類爲接壤，虎侯夜嘯，君憤投袂，振臂大呼，森爾青精，跳同黃狐，義聲飄舉，俊徒雲興，申令以教，整旅而出，天子神武，爲取英雄，平淮相闕，收京令公。君隸其下，自成一隊，爲生縱騎，犯圍搗峴，神刀八尺，差差白光，蛇袋銀鑰，血肉金狼，或守要隘，風鶴當道。或搗堅砦，穴蝗迅埽，名籍旋羽，功收汗馬，紅旂夜遠，紫綸朝下，帝曰亂後，政首撫民，撫民之官，令爲最親。女功當賞，可授厥秩，毋曰微官，乃荷鉅責，惟浙之東，有邑浦陽，戈鋋所歷，林森流亡，爰宿我治，爰厲我情，字之以惠，招之以誠，痞抑斯起，康娛可待，黍野苗肥，桁村桑美，乃立條教，誠以濟仁，風德丸亦，迹斂雎青。政令旣肅，文教亦起，鹿洞延儒，鸐侔飯士，我權教龠，興君同舟，耳飲芳烈，心醮淑休，氣合苦岑，香忘芝室。兩載相聚，一年之別，去秋問作，劇邑猛移，暫陽之民，瞻望旌旂，境風蠡州，地接闕里，庶幾宇下，我亦赤子。何圖囚耗，忽速江關，傳譜稻藻，迷翠龍彈，愷澤常流，長河遂絕，知彼士庶，搏顙雨泣，嗚呼李君，死何太早。年旣非衰，事多未了，有母龍鍾，雪髮早皓，有子鳳毛，翀翮未成，君嘗謂余，歸田何日，奉母課子，樂此晨夕。淸風兩袖，秋水一屋，下楼有櫝，裝囊無貲，鬼伯不仁，皇穹太酷，盡室殊鄉，惟有一哭，桐棺七尺，白雲萬重。何時柳穀，歸葬楸宮，嗚呼李君，道義之友，淚飛花縣，神馳絮酒，君身雖化，君靈在天，攜此哀忱，庶幾鑒旃。

乞巧文

癸酉孟秋。七日既夕。薄陰初斂。微涼瀰然。王子于是散步乎花下。解襟乎風前。既棠月之在庭。睹華星之麗天。有女媞媞。瓜果列筵。曰是良夕。天孫過焉。天孫司巧。厥職惟專。祀以乞之。用是告虔。王子乃悄然以思。喟然以歎。自傷蹇拙。爲涉世患。在昔柳州。陳詞紉幾。刻余冥頑。敢曰荒誕。爰注消考。爰磐帨巾。僵僕伏地。稱螻蟈臣。而進曰。世之險艱。叢棘夾路。頓蹐喘汗。不可以步。彼獨何人。優游翔鶩。頂圓趾方。等此天賦。彼得大巧。故鮮所忤。何臣奇偏。乖繆錯誤。抒此鄙忱。滌丹以訴。甚陶景猗。今之風俗。致富有術。呼虜非辱。爭黍較金。論銖衡殺。或落一毛。纔剜片肉。不嗜胡聚。不守胡足。財實有神。神降之福。雄長里閭。趨走戚族。亦尊曰翁。肥頭大腹。而臣之拙。謂此有毒。但令看錢。無事隨籠。隨手擲盡。椒而不復。坐此長貧。飢困局促。逐熱而集。望火而趨。覘登華屋。若履天衢。嚴嚴大人。儼然高居。咳唾辨佛。望用識愉。趨蹌升降。踞貂雁舒。韋骨既具。柢貌亦俱。大人乃悅。乃悅乃舉。淑問雀躍。崇榮龍攄。而臣之拙。傲性夙儲。好惟奇服。曳謝長裾。木強不媚。蹇假若迂。爲世咎醜。目爲狂愚。玲齒宛轉。質唇流離。嶼動瀾翻。不可端倪。劇且成葬。飾蹈爲夷。亘鼓浩瀚。細語騷伊。能監四爍。瑕屑亂飛。隨會而發。莫不中機。當者退舍。聽者忘飢。吾舌尚在。何顧不濟。而臣之拙。匹艾僅期。茂蹤之長。偃食而肥。直既還俗。吶亦召譏。奚詞強學。汗流沾衣。若有人兮。名鶩青雲。間若胡特。曰特吾文。是有時尚。匯取其真。鯨鱗鏜鞳。豹虎彪彬。魚龍蚪戶。變幻若神。天吳紫鳳。顛倒乃新。世有亘目。寶若鏐琳。變口而舉。蹈襲古人。而臣之拙。鑿牙斷斷。踏墨廉越。綴古防葬。詎能澤蠟。以象榜鱗。天寶之眉。非世所珍。是皆大拙。尤悔所自。知而勿悛。病在肝肺。敢乞聖靈。鑒此誠摯。蘭馥桂旆。停雲下視。抉臣鶩強。俾臣體妍。金丹骨換。神鍼髓砭。圖機斯悟。故態悉捐。庶幾摩吉。爲世所憐。仰惟聖靈。聰明之府。紬媼紬娥。贏亦勿吐。豈臣之微。厥誠乃阻。焚香再拜。敬俟靈祜。

海運賦

我聖清撫黃麟之瑞。甸膺紫鳳之琛圖。則鱗攖以定賦。頒鴻憲以徵輸。歲轉百萬。北貢上都。實神倉之隱賑。允天庾之珍貽。二百餘年來。風清清路。燎淨川途。首淮浦以啓運。遵路河以順趨。岸桃無阻。修渠不迂。挂席則聯雲一片。艤舵則銜尾千艫。固已江鱗效命。河伯前驅矣。然而事有變通。政有更設。軫轉輸之寄務。籌度支之宏濟。于是我成皇帝乃運聖謨。采廷議。以爲在昔鴻濤遠溯。太原集輓粟之勳。鵠唳橫飛。遼海有雲帆之使。惟因時以制宜。庶源源而不匱。遂故津路之便捷。就海程之捷易。斯蓋酌經權于執中。將以濟利涉于萬世者也。爰敕疆吏。爰定規模。具金鄉之艤舸。衛畫鷁之飛艘。旂分幟而標植。員選俊以承符。每當秋賦既畢。春氣欲蘇。瑤粒雪積。綠檻雲扶。伐開帆之鼓。指神山之隅。珠洋彩映。鼎郃錦鋪。過鷹門而還駛。駆猿沙以若兒。波推濤湧。旭日霜晴。千夫高坐。萬歲齊呼。曾不費旬月之勞。而安然已抵乎神區。

海有雲帆之使 —

或者曰。自絳雍泛舟。水輓爰役。黃陸起運。河道斯通。漢唐承之。迄乎始終。若乃大海之內。百怪所宮。黑水綠水。儀風颶風。神魚吹浪。妖蜃吐虹。顛危舟楫。飄若斷蓬。減舊則薄得疏斯豐。故元自至元以後。明當永樂之中。覆溺之屢告。致正供之不充。則意者從海之險而莫測。不若從河之安而有功乎。雖然。是說也。亦特據其常者而言之耳。夫國事不可以淺見度。王化不可以一軌量。方今布帝恩之溝瀆。徧海宇而汪

洋。試觀自海運以來。于茲三十餘年矣。舳艫所至。玉粲飛香。靈胥執弭以擁衛。冰夷擊鼓以趨翔。泛三十六洲若衽席。經一百五島如康莊。㫗波無惑。怒颶不揚。黿鼉迎使者之旆。龍蜧拜旌節之光。咸重洋之迅渡。稀漂流之失防。斯皆盛世無疆之福。而亦由綏御之盡善。會哨之周詳。則固非元明之代。所得較其短長者也。況遡者島夷效順。飄輪躒馥。轉雷機而若飛。綵璣鏡以定點。長歷鵝疾。深曰鵰閃。窺海水以早測。識礁砠而能剋。艙窖則千斛可儲。浪激而萬里一瞬。準金鍼以指程。吹銅角而警險。以是爲飛雪之將。以是毳海艘之檢。奎寨豊而鮮虞。洵有合乎聖衡。若此者。尤今時所獨見。爲往代所未知。懿與休哉。聖天子之澤普矣。黔庶既捐夫煩役。倉庾仍實乎京師。無水仙之出沒。有天后之護持。淤水鼓桃花之浪。津門駐楊柳之旂。崔鼠無耗。鴻龍竝馳。故凡馬氏王氏諸家之論。所謂省人之弊者。皆不足例宏謨于今茲。敬爲頌曰。惟帝出治。準賦什一。廟社所繫。供輸勿絶。東南奧區。飛輓歲率。滄海鏡澂。橋艦翱疾。魚龍俱馴。風雲皆吉。九重告燃。率俛胥秩。中外歡騰。瞻天仰日。

燐火賦

歲辛酉。粵寇陷越。癸亥冬。官軍率泰西軍攻之于北郭。其軍華人而夷其裝。驍悍能戰。夷帥又驅士庶持攻具傅城。既而軍敗。則併殲焉。及事平。白骨蔽野。聚而瘞之北原。叢葬陰翳。夜則燐火四出。王子適見也。遂爲賦以弔之。

緊金素之蕭慄兮。盼胥原以陰森。嵩湍淵而無光兮。煙霾野以沈沈。瞻四顧其無人兮。惟脫葉之悲吟。有幽燐之翹葬兮。若流螢之出林。始孤焰之隱見兮。漸衆星之錯落。乍逡巡而前卻兮。又悅斂而旮靄。紛蠓其若相聚語兮。復凌突若相讓。俄凝佇而不移兮。慘依依其若思。抱煩冤而莫訴兮。渺殘魂其安歸。怯驚飆之忽起兮。將容亂以四飛。曠野不可以久居兮。倖隱隱其若泣而若悲。悲乎哀哉。傷紛紜之何辜兮。乃同罹此酷烈。惟人命之至重兮。倏鴻毛之輕擲。閒女生之何爲兮。原愚秀之殊役。葬蟲沙之等化兮。夫何分乎玉石。彼將軍之桓桓兮。氣虓虎而鬚磔。天方縱妖鳥以翅張兮。亦等歸于喪滅。赫橫草之八尺兮。孰裹之以馬革。合兵庶以併命兮。血入地以殷殷。狐藏頭以人立兮。又攫肉之多鳥。嘆白骨縱橫其不可以日兮。聊聚之于荒原。氣黯黲而霧且若雨兮。鬖蓬鬆其如山。漸年深而爲靈怪兮。閃碧火而去來無端。吾誠莫能辨女爲誰何兮。知其中當有稿知。女有靈將尚識吾兮。爰長揖以陳詞。女生既不幸蹈此氛慘兮。死又魂魄無所依。願安此岑寂之鄉兮。毋漻卓倚木以爲威。籲上帝之至仁兮。將命巫咸以招之。侍聯翩而上征兮。覩光化其有時。詎朮畢兮飄風駆。宿烏嗽嗽兮驚欲起。光四散兮雲冥冥。聆山寺兮霜鐘鳴。

李絳冀宰相論

從來居安志危。啓沃必資良弼。處近慮遠。社稷貴有重臣。況唐當憲宗之時。強藩虎踞。梗化者五十餘州。鳴地狐鳴。徵賦僅百五萬戶。朱祁部曲。祇保黃花。犬戎跳梁。壓窺赤縣。此正王者宵旰之秋。臣子圖報之日也。方夫九重召對。二相臚言。李吉甫飾宇內以太平。導宸衷以娛樂。設絳隨聲諧黨。貢諛博容。縱君王有道。未必喜悅媚之言。而國事尚安。將漸啓優游之習。宜乎憲宗聆其時事之陳。傷其危言之切。而慨然

有異宰相之獻也。夫鼎職之所重者。翊匡之力也。人臣之所戒者。阿順之風也。唐興以來。陪雍尾。寘龍津。列金字之碑。陟靈芝之殿者多矣。實能合契。筆弼同音。規獻得大臣體。發言繫天下重者亦衆矣。即元和之間。如杜黄裳李絳。或以善謀。或以持法。或以鯁直著。或以忠實聞。類不愧黄扉補衮之才。紫殿調鈞之選。而絳以翰林一尉。特受主知。學士銀魚。拜嘗披而結佩。舍人金帶。選象笏以親頒。二年之間。洊至宰相。其忠貞之性。加之以感恩。其亮直之憤。發之于奏對。迨乎開延英而前席。獨進悚詞。賀早慄情新于寸衷。有懷疑國。噬乎。絳雖無洗光成池。汎撥洪源之鴻風。而遭逢明主。得盡所懷。誠可與諸賢相迎論矣。且絳之可謂其宰相者。亦非僅以一節取也。當李錡伏鉞之先。浙右用兵之日。流血偏千里之地。翳蒭搜六州之金。絳則代黎庶陳述租。為國家培元氣。雖未登乎政府。已遐播夫仁聲。至夫吐突承璀策之亂。安國建聖政之碑。一竪軒崩。百官結舌。振玉珂以拜表。天迴日月之光。斥宋嶧之佞讒。雜挾風霜之氣。所以飭政經也。所以杜奢習也。若乃北廳梅論。不憚批鱗。東庑虛移。敢為攖頸。以及陳治亂之理。辨卜筮之誕。挽金戈于一語。消紫甸之兵。返玉敕于九天。幷放丹王之侍。莫不殫衷展惻。犧抱輸忱。視彼脂韋自營。依假者幾模棱之手。傷厚自尚。唯諾者書聯署之名。其相去為何如哉。然則所謂其宰相者。實惟絳能任之。亦惟憲宗能知之。君明臣良。亦千載一時矣。

綏雅堂駢體文卷五

報孫彥清書

曽春得悲書。人事淩雜。久缺不報。皋皋。勞燕東西。川陸修阻。思而不見。亦既勞止。足下驅車寬野。解裲大梁。奇兔苑之往蹟。溯孝王之故事。其亦思浩歌衛風。高詠周雅。延鄒生召枚叟之風。而慨然歎不與古人同時乎。汝州假榻。縱游嵩岳。訪少室之仙迹。陟黄蓋之高峯。吐納煙霞。呼吸青蒼。鸞獻鳳吟。大風振蕩。又何其豪也。春官報罷。小住都門。以君通侻。得失何系。惟自傷從北行。嚴煙屢易。閭中有刀環之盼。孺子值宦教之時。雖蛟鶴未招。亦當一脂歸轄耳。僕自從事書局。于今三年矣。老蠶三生。不飽神仙之字。秋兔一束。仍同吳市之簫。比者楊大中丞復采及微薄。屬總校事。竊念校讎之學。匪云小道。對勘狀其精嚴。埽塵喻其難遽。訂訛文之異。漸證則誤。存本來之真。闕疑亦貴。而世有淺人。昧于古義。不識壺盧之本。勇于妄改。亂點金銀之車。進其肇臆。輒成笑柄。用以兢兢不敢少忽。秋深夜寒。江簡漏永。同志三五。銜火參差。相與考證異同。補拾錯漏。往往寺鐘欲動。黄梁未已。嗌亦靡以樹求古之誠。破群言之惑。心乎樂之。不為勞也。上冬之抄。象現隨懺。小集娛賞之圃。北宿鷗水之棠。勉鈕秋職新捷。意興自勝。幼用高才被落。兼抱崎嵜之感。豈則無畝容。然讀其近所為詩。益進于婉篤。而無浮聲。倘所為窮而後工者耶。歲云莫矣。風雪閉門。聊貢所懷。不盡翊結。

寫觀世音經告文

粤自華蓋雲香。金塔啓青鴛之剎。銀幡花擁。玉宮繙寶鶖之文。寶月於蓮臺。雀離因其教。暢宗風於榆檣。龍樹衍其源。袖惟慧照。成尊法航。式輪贊唄之誠。尤仗慈悲之力。伏惟濟世上尊。能仁大士。顯化在妙非之國。留迹于落伽之山。紫竹成林。即是貝多之樹。玉瓶插柳。便成摩訶之花。繼而示象安法界于圓浮。龍女鮫眞。扇宏風于巨海。寶五光而普渡。運千手以拯人。但伸呪願。即種因緣。能誦其言。何翻感應。故昔者虎牢戰苦。白馬飛來。象突山高。金篩寖吼。微奇釋于水底。風雨銷寒。消猛火于林中。弓刀斷隔。中流罹舫。神飆吹如鳥之帆。午夜香鐙。法雨照飛狐之路。亦有甚沈貝索。白獸開符。寧斷厥刀。青螺示懸。銓陽獄急。幻紫羽于鶴屏。南宮身危。遇兒絳于狒厨。千偏致金雞之放。五道開鐵犴之門。加以雕狐魂返。透珠洋于縞衫。紫鳳丹成。嬀玉誕于翠竹。銀盆湔廚。勝龍宮之禁方。鐵鏍煉魔。閉蛇神其安往。凡是沈災之拔。拔由持念之誠。略陳往事。足證殊林說法之編。若數宏慈。非徒金剛鳩異之作。至若銀橋老母。妙女持幡。金坐比邱。幽摩合掌。雖迹歸於縹緲。要理推乎固然。故冥福之有資。亦史傳所附見。念涌五濁。凡根六尺。庶資。曾參妙諦。誦匪代以孝經。謬附文人。業敢矜乎夙慧。永懷罔極。追念慈幃。銅罌素帳。既愧子桑之花。寶鏡形媪。復慚敬宣之佛。用披青簡。別瀹冰甌。謹尾蠅壺櫝之香。屏液調金泥之粉。敬寫觀世音經一通。伏願春迴幽室。露灑宵途。耕淨五彩。見普照之光華。雲涌千蓮。示菩提而接引。儻比瑤宮璇室。摩耶登忉利之天。敢忘紫磬紺魚。木患轉娑羅之號。

送譚仲儀之皖序

歲在彊圉閹茂仲冬之月。譚子將以縣令試于皖。假裝貞吉。檥棹待行。時則江梅乍發。煙靄弄寒。夕陽滿衣。吳舫如屋。送者既集。祖席斯設。其友山陰王治壽。乃起屬之酒曰。行矣譚君。勉旃自愛。行將綰銅章。佩黄綬。振絃歌之聲。為民社之官矣。以君通才。何愧良令。竊衡釋褐。豪有感焉。夫萬戶作長。百里典城。芬劇仰承。黎元繫命。故昔者束里設操刀之喻。元則深飲酒之戒。凡以重其任也。自軒蓋日盛。清濁遂淆。但憑厥官。遑計乃職。若其習尚可得而言。本謝學之素。儉又庑文之無害。階緣時會。猥取一官。將以歸白榆之嚮。論仿是其本校。將以質紫綬之檢。輿朱門其執利。俊財之膝一尺。豔狐之幻百方。丹魄紫裘。服飾侈其珍麗。含蛇叔虎。傲友被乎狎肥。是謂啓學。其大較也。以賊深博爛奸之名。以苛虐為濟貪之具。笞榜百至。威鼓吹之悅聽。咋呿滿堂。豈是非于不問。凝血棒亦斷骨枷。青苦族碎于纔猜。而豪強不敢攖。愚吐其若詔獲。而盜賊益以横。是謂苛察。其尤甚也。性本狗從。習為愉縱。非七元之驥足。效子儀之馬曹。亦管刊事。甚與腐蒙。黄彼放衙。午鼓沈夢。知慧蔽于變季。教令傳之奮奴。目眩黄白之局。何必乎亭疑。懈撥金爲之華。有同乎土偶。是謂騃痴。乃其次也。若此者大府藏而不問。同列不以為賊。其有一二自好之士。靜之吏。則且非笑之。嗤病之。目為富愚。標之異黨。嗟乎嗟乎。所謂道揭惠字古循吏之風。其尚可問哉。譚君高宰遠器。淑質明抱。敦明經學。發揮文章。不以之振繭蒸于蠅頭。侍鴻間于豹尾。乃降心抑首。俛仰其中。非曰猿投有林。得無鬱積致慨乎。然僕之意。則有進也者。夫殺美程于叢确。不能蝕其光者。其質純也。伍衆

草于瑤芝。久亦染其烈者。其成漸也。君抱其所學。策名王途。白璧見賞。亦符郎下。識辛昂之達。俾行成都。知卜式之能。使除緜氏。庶幾以儒術潤吏治。以文雅道禮化。樹居職之表。作都城之宗。或能使□唐盛其惠風。聞昔聞而興起。佳乎吏也。不其盛歟。且皖、歙、僑游地也。形勝之國。冠斗襟江。爲魁偉之所棲。多名賢之故治。開營詢父老。讀銘碣。知獨孤賜魚。孟宗封鮓。浩翁以篇什斯游。酢以理學傳。稽公黃父之詩風。西谿樅陽之惠澤。竝有遺蹤之可指。非徒志乘之僅存。君驅車上下。當亦流連往徵。遐思芳軌。而喟然以慨乎三餘。告壺棹歌已發。行矣譚君。勉旃自愛。爲吾鄉光。爲黔亦願。江水千里。待君好音。

帶經堂記

夫棲心龍祕之府。翫精虎觀之奧。而不辨稱芒。不知鎡錤。田荒奈何。施身亦憤之策。耑志丹扆之藏。而不親筠素。不識墳索。學荒奈何。揚子雲有言。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則耕讀之未嘗偏廢也。吾友定海黃君元同。海俗淸士。東南通儒。奕重壽祿。著世門于甬陽。曹褒定禮。傳家學于慶氏。有田一頃。擁書百城。發沖情于素風。衷雅言于先聖。嗣君善學。早著聲譽。旣同玄尚。克承青緗。爰于甲戌之冬。除舍北之隙地。構谿南之草堂。闢綠杉以爲扉。種丹荔以網壁。徑僻迴俗。窗虛向陽。不崇雕華。取適枕葄。君顧而樂之。乃取漢兒寬事。顏之曰帶經。明所志也。爾其煜煜丹實。蔹果林于西軒。淺淺翠雪。展茗旂于傍砌。鬱爾低檻。橙陰覆檐。緗緗罥緒乎東西。流泉縈其左右。其中則有芸閣珍校。瑤函瑞籤。縹帙雲排。松簽鱗次。琳琳乎。琅琅乎。古文奇字。兼收漆簡之蟲。墳典丘索。曾無羽陵之蠹。乃爇鑪香。卻塵軌。窮典籍之芳潤。尋道術之叢命。嬀雨澤士。燕靡攖人。時挾青編。言涉薺畝。鋤耕戴雨。斯樂斯陶。香來餅餌。聲出金石。林鬻爲之息羽。田鶴爲之引吭。亦羲皇之風矣。抑又聞之。通經之用。非徒淑身利居之貞。豈必遺世。它日者持其所尙。設施王途。則將崇詩書。敎稼穡。使爲學之士。明耦犂之非珍。執業之子。知播犂之毋惰。是又足以躋儒雅于漢京。媲宏風于千乘者也。杭州朱酉泉。以經苑之宿耆。通賓學之六法。于君爲同歲生。堂旣落成。因屬之爲圖。而余爲之記。

送何覺山之官建州序

離離淮樹。春風始來。芊芊芳草。暮色千里。何子于是策青駒。發蓬驛。泝敎渚。踰霞關。以達乎建州。試其郡丞之官。方祖筵之旣張。咸賦言于臨別。有客慨然中坐而起。謂余曰。何子以挨搢之彥。拔足簪領之中。非策之善也。吾爲惜之。余曰不然。士有儻倓青翮。擷秀丹穎。汨心油素之府。騰藻龍魚之肆。折翅屢遭。鼓氣彌勍。往往素絲被領。青雲無路。枕息乎緗縹之內。貧生于句讀之師。翩然而悔。亦云晚矣。何子懷抱利器。不及其壯而思變。將使執纛帙以老乎。且夫皐塗之鴻風。亦何必由春官之墨牓也。客又曰。何子嘗守廣文之官矣。眞除可期。儒官非賤。今之改弦。吾又慮其迷轍也。余曰。是又不然。夫昔者陳思作頌。表矩範于學官。鄭禹論才。可問學于博士。固知郡國之師。卽爲治化之本。自後世以道術爲拘迂。遂置師儒于不問。而居其職者亦復冥戀自甘。委腰不恥。騎痰訾于官舍。擢元雁于皐比。皆衲弟子。覵學草萊。黃綬同官。賚爲鼎齊。成仕宦之末塗。乃壯夫所不爲。何子是行也。嘗之叢臺寳珠。所在見貴。青萍神鐵。發硎騰光。磐磐

之才。其甘以寂寂終乎。客又進曰。然則何子曷不爲專城典牧之官。而爲乘簡佐岳之吏也。曷不至南都名勝之區。而至東海卑溼之地也。余曰。是說也。又所謂知一而不知二者也。楓士元之展驥。當在治中。盧渭州之佩魚。乃由從事。半刺之任。五馬同符。況證疆要區。東州奧區。海上之烽初銷。番夷之情叵測。亦賴化詮。白馬展獻。亦功名之會矣。且夫鸞孔振翼。不入赤霄之羣。金鑷合肆。始播降神之奏。今越中雄俊君子。如周季況、傅節子、諸君。皆以郡丞官閩。何子以楡里之好。寄海同趨。則將朱輯互引。宏此紱佩之規。龍藻相輝。非直般勤之雅。是吏非君所及知也。客意乃解。引滿而起。余遂詮次問答之言。以贈何子之行云。

與陳虛洲書

八月一日在越。得徐紀報云。儀從須松谿回始發。計當在二十幾耳。初十日到會城。思得展西窗之談。摳河梁之手。而足下已于前二日行矣。水雲蒼蒼。瞻望弗及。顧盲之懷。良用悵然。義舜迅邁。晦朔又周。伏惟颿程多綦。帆途早抵。浚江青山。發若侯吏。武昌官柳。秋來迎人。棲琴旣安。杜版伊始。足下以經術之彥。負明道之才。朗月夜光。見者知寶。猶憶前歲之秋。足下與僕及均父抵掌江樓。各攄所抱。固言它日者或出領民社。設施何先。僕以柚疏計謝不敏。均父雄氣雲翔。壯詞濤涌。謂當使豪强靡于赤棒。猾胥懾其火符。兼啓法隨。威行郡國。而足下獨謂惆悵無事。漢后良矩。吾有民社。請事斯語。其時涼月在簾。江潮正怒。拔劍起舞。撫掌大咍。迴首前塵。如昨日事。足下今且領龔雷之封。試製錦之手。當欣纛言。流覽舊。亦獨念均父。甫袖垂翅。西遊仗劍。一官未成。萬里孤往。玉關信阻。元律告寒。青袍疲馬。秋鴒何所。輒爲嗟結。不復能置。僕局迹綍索。顧影寡儔。自君之行。松老旋返。離抱未餉。青纓載殼。仲子比日歸來。皖中之行。當亦不遠。無多良友。忽復分散。落漠江水。極目千里。皎皎明月。懷人各方。此其所感。又何可言。楚北襟江帶河。形勝之地。龍蟠散帶。當屬雄覽。其地風習如何。鄉縣旣殊。服食自別。伏希起居珍衞不宜。

答施均父書

均父足下。河梁攜手。曾賦五言。轉蓬振轡。倏彌一載。秋閒松谿歸。道足下拂衣出都。萬里西邁。保陽遭負隨之盜。太行墜再瞰之馬。毅然長征。不復返顧。豪邁之氣。聞之神王。旣念孤蹤。闊塞冒犯霜露。登樓引領。復用悵結。歲聿云暮。始得十月十日皋蘭書。發函伸紙。迴環三復。鋒振詞舉。有同抵掌。夫豐城劍氣。待茂先而始騰。雒陽玉檢。遇子伯而增實。足下之見器于相國宜也。足下習虎鈐之經。抱龍驤之志。以枕戈之越石。依當代之夷吾。鱗神鮫得雷雨。駿足步風雲之時。虎牙建節。燕頷封侯。烈士壯猷。固無多讓。然必謂功名當如班超、陳湯。而以一郡一邑爲末屑。僕竊以謂過矣。夫守郡者股肱之任。臨邑者政化之基。宜帝有言。惟良二千石共治。漢官之制。掌一萬戶上爲令。興闢抑施。黎元繫命。故古者郡邑良吏。猶有公輔之器。將帥之資。或亦丸變起。黑山寇來。則且提枹展旆。揚武定亂。其聲績丹常。熠氏尙簡者。蓋比比也。僕願足下韜鈐槍彩。和光葆貞。循資以求。隨分而處。勿含夷途而趨險軌。勿棄近績而夸遠功。此則萬里故人。所般般進規者耳。數月以來。松谿赴江右。虛洲赴荆門。仲蘅赴皖南。竝以長才。騁于王路。僕冷螢無燄。老蠶同繭。側身四顧。彌悵寥落。良朋星散。薄俗雲浮。如何如何。海濱騷動。幸已銷烽。天台之變。乃由征賦。乖

濱池之兵。無非赤子。衆南山之盜。尙是白徒。誠得賢長官善處之。當無慮耳。朔風凜然。隴闕梅開。巡檐孤嘯。悵我知己。邊地苦寒。雪厚幾許。伏冀眠餐。倍萬珍重。

歷朝詩錄自序

粵自瑤練衍朱琴之譜。網罟興歌。璚絃流素瑟之聲。晨年繼詠。雖齒膺參之帝。傳咸黑之輿文。蜺精貫月之朝。擬叢雲之浩奏。拜鑿寰于韶虞。松棟留音。仰卿瑞於紀雲。薰琴播美。羨陵逸唱。賡姚姒于賡揚。扶鏤清詞。乃先軌乎比興。以及宸王之所訂。湘纍之所吟。八風肇律。七罍宣和。至音所流。奠乎冀尙矣。若乃亦炎統序。黃鑒牘圖。蘇李振其先聲。曹劉展其駿步。承源乎騷雅。揚糵乎琳琅。典午開清新之途。南都尙綺麗之製。漢彥轔韡。雖章風鶴。至夫有唐。是際極盛。轔德之世。四傑擅其勝。大歷而後。十子爲之宗。擊青鯨于碧海。既拓盛朝之觀。繁落花于迴風。亦樓晚紀之致。遠乎宋金之作。元明之篇。洄風雅之代興。有才人之跡起。雖其體或殊。夫洪纖而發言。咸係乎時會。要皆抒自得之精。蘊成一代之風氣。而論者好爲高語。謂體必尊漢京。誦勿踰盛唐。比齊梁于皇考。斥季近爲紫色。吁。何其偵也。夫詩言性情。百代同軌。測其所自。可得而言。彼夫金門妙彥。玉苑儒臣。柏梁纖音。龍池應制。賡頌之體。麗則同歸。若乃落日弔古。結髮思于。燎雲。碧山棲神。寄高情于泉石。亦有楓林江水。良朋遠去之時。草色天涯。客子思家之日。志士失路。投足無門。孤憤鬱懷。問天不語。矣不發孤唱。起慨歌。託閨襜之宣。幽協宮徵以寫。蘊。故人代所隔。雖有遐邇之分。夫機所流。必無異同之致。出乎異性。卽成雅音。尙旨趣之無乖。自矩矱之有在。何必規規焉過爲區

別哉。僕愧非挨擅之才。略識詠吟之旨。蛩號自情。獺祭廿譏。爰卽夙習之舊編。爲別錄于暇日。撥其珠玉。不爲主客之圖。窮其蕭粮。嵬因時代而泥。不名一體。轉鉢多師。用作敝帚之珍。敢曰騷林之表。嗟乎。一士之生。百年如寄。上之欲明廷高議。定縣蕞之儀。次亦當秘閣陳書。繼青藜之業。乃徒沾沾於雕蟲之末。矜竊豹之論。亦可慨也夫。

春游湖上小記

甲戌三月之二十日。林雨乍過。新綠媚人。輕風不寒。薄陰垂水。乃呼吟艦。約歡侶。白袷三四。閑漿一雙。言從涌金之郭。汎乎明聖之湖。于是緣修隄。溯枉渚。絳平橋。指幽館。識波紋展。鷗路入花。古甃翳藏。魚唄越竹。綠榜繁樹。瀨舞碧甌。長髯挈壺。老尊迎客。擕鐵羅之珍菜。烹水樓之小鮮。舉酒促棹。放乎中流。魚鳥寫其娟妍。煙波樂其清曠。南高北高。遙接雲氣。裏湖外湖。談隔柳景。色秀鬟可。綠淨唾難。余乃岸幘四顧。敂舷而歌。歌曰。水如掌兮山如眉。方仙舟兮澹忘歸。春欲暮兮花亂飛。君不飲兮何爲。客和之曰。水如鏡兮山如蝶。些燕舞兮鶯鶯歌。勸君飲盡金巨羅。佳辰良會苦不多。清韻遒然。林巒隸聽。白雲依依。夕陽欲墮。返羽拂水。瞑色漸合。迴舟遵岸。乘風詠歸。夫沐鱗繪檻。泊藤陰之伎船。金絲玉簧。流花底之珠唱。往昔獻游。非無綺集。然而悅魂于歌舞。則曠逸之趣不專。縱目于斂黛。則崢泓之觀或蔽。故竹肉之繁節。不若山水之清音也。朱翳之錯列。不若鷗鷺之相親也。剛一葦其可杭。忻良儔之共載。飄飄然作天地間想。汎汎乎分水中之鳧。子胥樂兮何以加茲。因此筆記之。以志一時雅趣云。

秋舫塡詞圖自序

余自庚午歲。以撫單楊石泉中丞之辟。校經虎林。去家不遠。間日可達。每値秋暮。輕裝往來。自解西陵之纜。至于北郭之廬。江程紆回。水木明瑟。爲篷八尺。坐臥雜以酒缾。青山一窗。煙雲供其畫本。興之所至。輒譜小詞。觸盼流聲。不假鍾琢。川以詞清。景爲鬱襟也。于時江蘺送香。汀樹未脫。荷陰乘野。輕寒流衣。雲雨一尺。夕陽乍晴。蘋風半澍。涼色在水。亦有蓮女單檝。菱娃盪舸。低佪江南之唱。婉轉西洲之曲。及乎清霜戒冷。白雲不飛。肥蘆產波。野雁忽下。殘荷掩寺。一僧獨歸。菊離離其綴芳。蘆蕭蕭以答歎。暝煙隨樹。皎魄出林。禿柳橋敧。晚漁發其清唱。黃葉郵小。遙鐘生夫水光。莫不引白石之幽情。入夢洲之鑑韻。夫昔者端已扁舟。泪棹乎章水。而里高致。悉情於耆卿。良以途危則跬步此之蠶關。秋爽則清蕩等之祖席。猶憶辛酉之秋。紅寇滔天。吳越陸沈。間關避地。扁舟西下。同此百數十里間。青烽照乎碧波。斷鏃橫于高岸。腥風如虎。鬼日不歸。狐鳴狼跪。耳觸目棘。窮棄偶拾。疑邏騎之忽來。林鴟四飛。驚妖旅之突起。江笛無語。惟聞哀角之聲。水花自紅。卽是殘魂之血。當此之時。惴惴焉。皇皇焉。又安知有水鄉之可樂。秋色之是賞哉。今者廢纖皁滌。江戍無聲。僧佪乎浦漵。揚斯乎中流。魚鳥親人。江湖有味。高歌水調。和以敧舷之聲。散髮天風。招彼吹笙之侶。亦未始非吾生之厚幸也夫。錢塘朱西泉孝廉。讀余詞而好之。爲作斯圖。余遂自序其緣起云。時甲戌仲冬日。

小螺盦病榻憶語序

病榻憶語一卷。會稽孫瘦梅觀察哭其女越嫺女史而作也。芳蹤欲歷。秋淚不熱。殺青甫竟。來徵弁詞。僕也買鄰千萬。幸接清風。通籍十年。與共明月。其時青谿妹小。閑字花籠。左家女嬌。待年羅屋。與女史間訊時通。過從勿間。燃脂互寫。珍珠密字之箋。擘繭聯吟。金縷寶釵之句。紛莪內美。芳其儷章。緊言不聞。淑媛可述。夫其珍同么鳳。慧兆鷟雛。陶靖節之挫情。尙憐其弱。張安昌之愛女。嫺甚于男。生長乎綺羅。出入乎保抱。織便性成。嫺情嗜在。麗部以論詩。聞未云累德。而女史則蘊心獨幽。梅格不俗。五紋錄錄。時挑夜織之鐙。百蝶羅裘。不結春游之伴。畫蝶硯畔。每雜青籤。吹絮繡中。兼藏古墨。誦南華秋水。身是綠衣之仙。錄北山移文。書拾金樓之迹。翡翠之牀。在乎珠玉之唾。隨風。喜書早見乎九齡。熟簡已盈夫三尺。況乃晨妝埽月。修蘭笑以承顏。午課吟花。捧桃箋而繞膝。叢編代檢。芸葉早羅之廚。僻事能徵。錦名青瑤之乘。由來淑女。不異佳兒。如此仙姿。合歸天上。雲冉冉其引鬟。風飄飄兮吹衣。明星玉女。手自邀以上征。青鳥羽人。卓蓋輪以早待。（皆非卷中）擇婿之嫌匪幻。白鸞之召旋來。測其示疾之初。迄乎彌留之際。玉骨支瘦。不廢鴛蟬之梳。絲嗤頭涼。尙戀秋鮑之字。觀察則水益磁斗。藥搗銀鐺。龍宮檢方。丹九還而莫合。雁鎖驚夕。五越而猶趫。一雲曇花。半年病葉。五絲安敕。婕淚空彈。萬芯承樞。永絕青綾之響。叢於淵幢。忽聞貴竹之籟。徒憶其容星倚枕之六寶。抒此夜雨帷之感。亦可悲矣。然而悲歡境也。修知命也。綠雲之聚散何常。碧華之盈徂隨化。況乎吟傳七字。綠楊鐙影之績。訣別一言。碧落天邊之約。（此本事）容華著才媛之號。飛瓊返仙侶之眞。瑤珂歸迷。珠蘇宛在。墮甑乍委。忧隆乎桂旗。雕蟲勿泄。有嗣夫梓瑟。將見香函展碧。成龥秋風

楚些之詞。麗句敲金。爭題明月湔裙之什。

綏雅堂駢體文卷六

皋園修禊序

歲在困敦。粵上斯巳。都轉峯瀧如先生。乃約儔侶。攜芳樽。修禊于會城之皋園。地饒水石。亦美雲木。翡闥篆楹。縹瓦銀軒。本觴詠之勝區。有滄浪之舊館。于是芳蕤一碧。游絲十丈。春陰在水。燕風散襟。屧花裀下綺絛。竄行廚于竹裏。軒蓋不雜。琴尊間陳。招片紅以陪笑。香生酒鱗。嚶儔羽以答歌。清若笙吹。瑤情既暢。玉山未頹。言飛羽觴。乃臨芳澗。若帶遠碧。葉葉乎春衫。漪波瀲灩。羅羅乎流水。孰客孰主。或唱或于。發襄古之幽情。振凌虛之遠歡。可謂標韻韡林。契沖物表者矣。夫浮生電謝。曉璘之跡不停。世事雲浮。滄桑之境條變。況乎百年風日。佳時幾何。千里萍蓬。良覿不易。故昔者蘭亭繭紙。內史興陳迹之悲。涼苑雲輟。怨軍有上日之記。莫不俛仰身世。流連勝集。發爲篇詠。傳之後來。先生以爲古人往矣。詩斷可武。乃以落花芝蕊。楊柳春旂。流觴曲水。茂林修竹。分韻賦詩。而屬高壽弁以序。雕鎪鏤采。無拘金谷之酒籌。貲水筆山。遂播芳園之韻事。會者凡十六人。

復見心齋詩集序

歲在丙寅。序屬首夏。高壽予役暫陽。解裝邑署。杭州孫翔伯先生。名山選勝。謝公之屐方來。高館張筵。陳蕃之榻初下。先生儒林丈人。陳芳鴻彥。良樹僵玉。寶行比金。篇詩禮之傳。趨鯉承訓。穀德門之慶。行馬早

施。故得棲養沖龢。娛耍風月。松石寫其高致。嚴壑恣其清游。閒裏自舒。纖塵莫罣。猶翁衞南之詞老。爲地行之神仙。松格既嚼。蘭味斯洽。呼之小友。訂以忘年。嘗相與登紫閣之名山。訪翠峯之遺構。尋浣紗之古石。弔孝叢之荒祠。松翠十里。桐生一尺。鳥檣開雲。亦藤謝攝。蠻女笑指。疑爲羽客之偕。山翁引吭。管此燃獻之祭。詩幽韻句。得句盈軸。歸艫旋動。臨別悵然。于時兵火始熄。先生尙僑居甬東。滿滿江水。渺渺予懷。不見之恨。寫以三秋。加餐之書。勸飄一束。無何。高壽就官冷曹。歷理西渡之賦。先生亦返錢唐故居。七葉遺中郎之門。劍履常遊乎一邱。陸賞入張鑑之室。傾戍或至于三日。秋風桂樹。則躡屐尋幽。微雪梅花。則立風喚何。招孤山之老鶴。策段橋之蹇驢。無問追隨。以永晨夕。嘗出其復見心齋詩全藁相示。遍讀獨解。天機自然。瀏瀏瑟于秋瓏。激涼吹于空碧。而先生唾可成珠。恢偏似竹。以炫服之俗嗜。居糞壤而勿珍。衆陳賤子之爲言。用發主人之攻笑。夫蛇珠謝銀黃之飾。奇光自呈。蟠鏡揚澄冰之輝。纖滓何綴。故尙素者不貴乎粗綺。崇樸者不藉乎琢雕。今之襞金彩于士偶。澤綺谿于東家。爲麟之楦。爲驥之爪。言乎騷雅。闢其反矣。先生獨能彈其古調。抒此性靈。良璧無瑕。遊詞灑落。雖儲篇沮溺。莫挽昧盼。而白章編解。何害大家哉。文字之契。丹雖可盟。官微相催。青駒在戶。慟商致感。方吟杜陵之詩。能蛇在歲。偏兆鄭公之厄。盍自高壽膺長山之車。先生已示維摩之疾矣。悲夫。元與起而食苦掩秋。草卑而玉樹埋。重來門巷。傷心馬鬣之攜。回首笑言。無復鹿牀之共。重泉永隔。十載于茲。嗣者嗣公子授學士子。指學博。以高壽素見知于先生。啓其遺箴之訂編。自惟檮昧。何敢定先生之詩。顧念往日者嘗與先生登臨江之樓。展夕陽之眺。感雲

煙之變幻。傷陵谷之遷移。浩然顧高壽而歎曰。人生百年。有同瞬息。浮世一寄。當留豹皮。吾夙昔在詩。雅不欲求合于世。自又不自選擇。全藁具在。它日定吾之集。子之責矣。是則訂敬禮之遺文。抑亦踐橋公之夙約也。高壽又何敢辭。因爲刪訂成六卷。而敘生平之雅如此。鶴鶴不返。老成猶見其典型。黃金可鑄。詩卷長留于天地。

漏花小錄序

自昔錦臙點落花之譽。臺畔留香。玉簫傳秋柏之聲。竹西吹吹。千家簾雨。不卷珠簾。十里春風。長嘶金絡。讀子夜鐙前之曲。諷楚腰掌上之詞。但是嬌花。多栽吳苑。山來明月。大好揚州。既而筆鼓聲高。霓裳羽散。冤絲安附。儼爲海上之萍。燕子移巢。春滿浦西之柳。花穿雙曲。都種枇杷。鏡落千蛾。時驚翡翠。鈿管其離箏競奏。簫僣闌雨齊飄。綠房窕窈七二文兒。絮珀迷離一雙青鳥。于是松陰立馬。迷西陵之碧車。花下留歡。解漢皋之玉佩。絲蠟露華之照。金槽撥撥。朱瑁絆裳之垂。香囊叩叩。眞可謂金粉江山。綺羅窟宅者矣。乃有玉句詞客。畫熾俊游。披玉臺首之紅衫。聯杜樊川之白拾。悄情拾翠。迎桃根姊妹之花。刻意尋芳。梅環燕瘦肥之態。春鐙勸酒。照紺牖而衣香。碧玉低鬟。壓翠鈿而相側。雖我盟鐙情。不及于亂。而其人傾國。領略爲多。爰乃細較羣芳。閒拔側理。評以錦字。詠以珠篇。鏤管金銀。略擬湘東之品。玉樓釵燕。已空寶北之羣。錄之作也。僕有感焉。夫綵痕偶聚。瑤穹無不散之雲。蘚華從風。香海少長生之種。昔之皋橋豔品。洛下儔姝。成都校書。楚江錄事。假不經才子之品題。詞流之標詠。則柔荑不固。早化秋煙。頹絮無聲。誰傳

小字。嗟乎吁乎。其與士之附青雲乎一時。隨流匯于身後者。何以異邪。故江東疏放。厥有北里之編。遊客老饕。斯作江花之藻。雖曰游戲。非無寄矣。楷思所流。今昔胡異。爰使琅窠摹女。有同翠玉之鐫。詮詞名範。永播紅絃之韻。

藏書自記

僕夙抱蕫逃壯書之癖。蘭爲常哉古峡之求。芸苑珍編。緗叢瑰藁。例以充倉之富。雖見詣于兔園。川作簡貧之糧。亦足資其獺祭。無何。狐嗚搆亂。狼頑肆禍。單舸出走。窮海轉徙。皮箱筴者。既盲槐之付燼。挈以行者。正兼兩之得載。加以桂玉多艱。萍蓬無定。愧謝僑之守。充食竟用。斑書貨廣和之爐。從雨被無索。破數年之間。芸飛葉散。什一僅存矣。賸蠋旋塲。飛鳥得依。結習未忘。見獵輒喜。付技生之庫。倘賸絮袍。縱陽城之發已非。撿葉難。所得餘衍漸出。又比以應鮮。校經頗勤。致討治官之暇。徙事私書。往往丹鳥窺簡。佣研黃露之珠。銀蟫入壁。未凝縹花之管。素王之所訂。青箱之所編。稷下龍雕之文。冢中蠹竹之字。不無奇帖。多有刊本。緘花盧而鱗排。褫細帙而膠墊。雖謝萬雄之坐擁。幸庶一鴟之見護。顧而樂之。輒以爲突。或有憐其嗜之篤。而嗤其藏之少者。蒙則有說。聊用解嘲。夫羅嶁漢以爲府。不若蒼璧小璣之在握也。集公卷以爲笥。不若尺縞幅縑之日御也。世有競箱玉于縣圃。夸運芸于芬林。萬卷名樓。五車著富。猶復搜遺中之祕籍。訪石室之異文。奇光接目。欲傾江左之藏。瓌寶充箱。有類重淵之窖。然而頻年兩錄。滿室樓香。嫏嬛夜守。偏矜福地之居。羽鷁晨飛。任俺神仙之字。徒篋博收之名。曾無留日之賞。是爲觀奕。棠無取焉。亦有肯承通德。家有賜書。傳祕閣之副本。鼎鐫牙籤。抱大廳之餘輝。青遺燈照。精粹錦帙。金箱玉版之珍。森森寶書。東序西園之美。而乃車雖合轍。學早分途。夸緗綬之新樣。別有金科。斥古籍作旁門。束之塵閣。是猶葉幹儲度。取材于柷楹。羊珠粲覽。耽悅乎沙礫。孤此琳琅。棠傷之矣。嗟乎。筆篋之器。是羅僧瓊瑜。安其寂藻翟之章。寒聾睽叟。不知其華。徒矜曰多。又將奚爲哉。且夫得之艱者。視之彌珍。業之精者。愛勿能慳。蒙以刃底之魂。獲此劫餘之貲。謝銀車之汚塋。是比大圖良書。發瑤編之古詩。何異永嘉佳本。厭藏雖少。爲幸已多。球璧寶之。不亦宜乎。五千卷撐腸文字。頗笑祖儀之拒人。三萬卷脫手丹黃。敢羨鄴侯之插架。

與友人書

一昨二三知己。小飲江樓。争席有鷗。蓬壺如昔。解襟促坐。衡栝劇談。蒙乃感世路之多艱。悵孤蹤之妄託。酒苗不醉。罅言始愁。而足下獨軒眉鼓氣。謂士不得志。退求一職。亦可自奮于功名之途。即不然而游諸可發五侯之鯖。幕府可索千金之聘。天窒任飛。吾何慮焉。僕當時爲然意倦。不復置喙。夕而思之。足下坐臥閒閣。雜長婢僕。足不出里閈。將不涉都會。其不識世路之艱。誠無足怪也。僕則棠筆半生。知之審矣。知而不言。足下將終無由悟。則請即昨所言之三者而述之。夫相如逸才。人貲乃登郎署。循列名士。進錢以拜司徒。附身之污。古所不免。自觀冠軒爲利途。家以金貲博孤注。黃綬長吏。碧衫枝官。相魋之鶴。朝探毛羲之檄夕下。蝸狐由腳。岬編萬錢。槐柳聯行。尖錐競巧。彼方謂筵前舞柚。非無長信之猴。坐上金籠。不少

大卿之鑑。朝贊尚爾。我獨何傷。乃覩挙諂爲本然。從恥辱予不聞。其術之侈者。或且得恣其威福。望若神仙。而二三骨鯁之士。轉乃落莫無徒。是非衡鑒者之不明。黜陟者之錯當。良以孚繇一啓。蔽疑遂而不芳。積沙百斛。擬寸璧而莫見。吾與子側足其間。因將摹唯之爲不祥。力排之使失所。夙皋萬仞。安知四難。孔鬯失紛。不及織翩。此仕官之非爲今之所難也。吹笙楚國。愚子不損其賢。挾刺洛下。禰生不抑其氣。紳門投謁。自昔而然。服紱闆之奇服。冠切雲之高冠。上寄荊州之門。長揖李膺之坐。草賦朱闌。節飾傾心。陳詩錯門。先達倒屣。長安如燕之客。終致青雲。車前雕龍之書。乃騰隆望。天下大矣。誰無知音。文章有神。亦堪吐氣。乃者與滌下客。伺門候儲。立馬遼而不敢望車塵。而即拜嫂寬冷矣。廿之如俯仰。錯素紐之無節。獻錦旋之七字。但解揄揚。承華屋之一言。如膺詔命。自處既鄙于厮下。視者亦比之賤傭。居元龍百尺之樓。設下牀以待客。享季子五鼎之奉。進脫粟以餐賓。遂成貲倨之風。蒙知名流之氣。昔者趙壹窮鳥。傲鄙守以尺書。元度素箏。敢軍門而索劍。行之今日。叱逐隨之。此下人之事。又今之所難也。孔氏嵩遊。終應安東之招。樊川游壯。乃贊奇章之記。士有抱藍芬辭。垂翅蓬池。幕府之依。亦因其所然而宜之以弓旌。遇之以國士。昔有其事。今無其人。以彼穹階高牘。紬衽儼然。或署牘尾之名。但知金屋。或判祠曹之牒。不解龍星。以文士爲可輕。以翰爲末務。但祈路燧光滿。絳旗之旋。安論龍章出自雲梭之軸。作黃江夏腹中之語。何論鸚母高才。得溫子升海內之英。乃屆馬坊賤客。是何怪乎翩翩俊彥。嬌嬌詩才。廿臥窮谷之中。恥作侯門之客。故雖有名卿秉節。思播宏風。或且因雞鶩之不逢。亦羨雁之禮絕。此依人之事。又今之所難也。嗟乎。滿目江山。何處中原之飲。半生肝膽。惟傾燕市之徒。白日輪馳。金門天遠。飢不驟啜。窮猿安投。我方深其隱憂。子乃恃以無恐。是何異涉一尺之波。而忘八節之險。守十步之室。而昧九折之危者乎。足下休矣。其華毋以吾言爲過情。而以虛誑視荊棘也。惟覽不宣。

閩縣訓導陳君誄

惟光緒丁丑四月十有二日。閩縣訓導陳君病殁於官舍。年僅五十有四。秋霜未零。遽殞先掩。嗚呼哀哉。君諱振。字子炳。號芷濱。當波鄒縣人也。丹昌承華。綜芬紹秀。幼有奇質之譽。長備家衖之良。門庭美其溫溫。丰儀貞以碧碧。然者鄉學。鏤肝吐辭。既推俊于一發。旋列名于千佛。緣意之秀。緒之冠乎同門。孝廉之船。振溺僑爲埋窟。饋關育氏。識鋭古初。學無不窺。舉業尤擅。唾棄雜蠶。宜軌乎前輿。縱變衆言。衷要乎理知。思挽臨習。闢門授徒。蓋其時科舉之學。風氣日下。以房行爲玉律。束載籍于菁廬。篠驍蚪肩。競趨新裁。折楊皇荂。川悅里耳。亦尚襲孔毛之翠。碧麻麗奇璜之光。教學相承。沿沒莫返。君乃示以正則。指其迷塗。疏瀹性靈。醞釀經術。法鍼砭俗。神乎嚮金。得其一言。勝食千鎰之路。不拒來學。証脫雙鳳之衣。家令安昭宋玉之賢。成趙孫氏。淹中操觚之士。競誦張文。蓄著錄者。一時儕雜爲。縣有再登。折翅不上。援例以教職調選。得閩縣訓導。閩越之通津。商賈所雜遝也。冠服器市。袂帷汗雨之場。女閭列肆。紅綻彈絃之會。士之生其地者。或染于俗習。不禁冶游。然而溢水流錯之地。仁山講學之鄉。本清淑之所鍾。質秀翹之所聚。君至則宏施教澤。峻立齋條。勤白璧之刮磨。戒青衿之佻逵。剛日柔日。分以經史之程。金管銀

贊規爲人文之品。先生有道。弟子多才。貞志者犖犖其修。賢行者亦化其質。訓闈前後凡十餘年。命者謂有蘇湖之風焉。性既網羅雅篇。知交有青雲之氣。這其黃金之肝膽。銅盤推食。束脩之羊常揖。岐路脫略。博士之騎可貞。若乃定傾蓋之分。風雨無斁其音。竭規過之誠。切磋不嫌其峻。此尤友誼所足重者。談在丁卯。君奉檄攝金華教諭。命者亦來棲司訓。與君契若同聲。室蘭互契。既共榮期之寫。家訂昆弟之交。相得之歡。有逾恆等。明年命者調補江。君亦到闈絳任。隔途不遙。命駕即達。一歲之中。展覲再三。及庚午。命者秋試再落。應撫軍楊大中丞之辟。校經會垣。良會叢雜。桃花潭水千尺。寫其相思。落葉香江五度。見夫秋色。至乙亥秋。君始以謁學使者至會垣。見訪于寓局。綠雲莫合。正懷美人。清風曉來。乃親之子。握手道故。喜可知矣。乃與展吳山之履。放明湖之舫。流連未旬。珍重而別。自是相違者又兩年。渭北春深。正寄杜陵之句。山陽笛怨。竟兆元伯之亡。嗚乎哀哉。一面之後。君竟不可復見矣。君諱儀靜退。游于棨戟。居拔下。惟課其三子。翠蓋一開。花石半庭。詩心蝶催。書聲雞鳴。姬人解事。親炙不飢之泉。門生能來。亦顯夜雨之悲。名教樂地。仕隱高風。割符分竹。非所願也。猶憶江城夜永。抵足寫樓。君爲我言。自是相從。亦復不待。哀樂之感。過謝太傅之中年。婚嫁之期。迫向子平之歲累。倘略酬夫身事。亦何戀乎微官。六十之年。必當解組。言猶在耳。下溪之薄田。守先人之敝廬。此吾之志也。嗚乎。同居之願。何殊乎滔流。滾滾上竹。乃斯此寸澤。廣淵景從。偏先張翰之帆。華表魂歸。虛說令威之鶴。以是言悲。何極命蒿。既知己之云亡。傷幽途之長閟。素車白馬。終慚死友之情。斗酒隻雞。永憶生平之語。比反眞于桑戶。合賦登來。學作誄之安仁。白惟綠髮。敢託豪素。用招旅魂。辭曰。

蕙波沖漾。梨峯嶔崎。璇源育穎。瑤林擢幹。猗與陳君。學爲人師。金燦其竹。麟潔其姿。綺歲吟梅。髫辰辨稻。
及乎弱冠。婷節自葆。廉潔榮秉。珍寂踌道。孝友溫恭。鄉閭之表。篤志誦習。輒忘渴飢。晨窗寫案。夕焚坐衣。
琅函嶍列。芸檢香閣。吸華吐粗。抉精析微。發而爲文。珠連玉錯。爛漫一廠。花雨四落。騰藻飆起。引響流鶴。
清奇淡遠。莫非合作。振秀暢谷。吐豔金堆。惟君之才。承明是養。奧溪不升。天風倒吹。春官三度。夏課吳辭。
愛就閒秩。爰長子衿。梅花著冷。蘭葉發深。氈寒一片。雛高十尋。珍規絕士。木舌宣音。君昔講學。始于粉里。
斥彼俳儷。裒于義理。芬林寶重。載海瑤砥。分其片羽。莫不雀起。粹然儒者。卓哉先生。在山出山。異泉同清。
群館何慕。元雁何爭。有教無類。惟德之成。昔我與君。長山之隅。一聲共假。就室而居。是則是效。亦步亦趨。
瓊綻訂契。金石不渝。幽館松擊。青山燭炙。紅燼言酬。碧甌品茗。吟涼雨除。談高花醒。殊驅同情。形忘迹屏。
仙華峙峙。石蓮瓏瓏。始分勞燕。未組雲龍。蜡屐之迹。馬首又東。君棲學舍。我作遊傭。我所居分。吳山之巔。
百尺高樓。千里極目。天長雁飛。江空雲遂。不見之子。勞我心曲。嗚乎陳君。曷不少留。十年僞別。一度來遊。
豈期此後。即感千秋。魂歸旅櫬。淚落江流。君篤于交。誼高秋宇。請比千金。肯輕一羽。君遊于藝。俊游文圃。
自甘非髮。不羨華簪。天不愁遺。歸顧莫憑。岷松折翠。金刀沈鋩。幸有鳳毛。濟濟成行。吾人有後。克纘青箱。
嗚乎哀哉。惟我與君。天涯一別。幽顯永分。心馳素旐。念結清芬。志哀表德。敢謝不文。

泉雲集序

碧雲千里。蒼江渺然。盼之子其未來。寄秋心于何處。況乃關山月落。會臨風瑟。候館雨涼。單燭誰語。意所欲白。安已于詞。玉瑲一緘。桃水千尺。鱗羽可達。鄭寅將之。夫豪素所託。致兼情文。亦有應求之士。發不由中。解采翕龍。浮藻盈牘。翼之不存。文奚取焉。彥滑孝廉。發精典籍。探奇恆佾。戲擬文章之海。棹快雅騷之林。方且馳逐作者。睥睨絕業。筆札小道。宜非縷懷。然觀其瀹詞彌雋。少許勝人。洪纖咸宜。帆波盡致。婉而善感。移我情矣。是知孕珠之澤。蓍璣亦吐其輝。積玳之圃。寸壤應掩其實。皋雲一編。豈幾絳凌才所得抗手者哉。僕最愛審來。每愁艱阻。得加發之一紙。藏襄袖以三年。乜日者渭北思君。江東念我。琅玕誰贈。雜消中子之愁。珠玉可親。益盼子雲之札。

報陶子珍書

子珍足下。昨承手教。殷誦就析。若接風采。計僧之役。首途不遠。提名金帖。揚峯風飛。周知巨頎。非籍增重。然而明處硯草。制作須才。中秘讀書。昔人所貴。致身青雲。良宜努力。僕與子不相見久矣。江雲依依。每用翹結。琅函珍重。倍思故人。梅花掩闌。孤旅寡緒。聊遊黃耳。略貢素衷。僕早服章縫。耽研緗素。往以鞠帷之蓋。綣盼。想答獲蕢之苦心。嚴靡不前。枯盆自笑。自慈親見背。百念灰冷。雖復勉隨立鵠之班。強作曳蛾之晝。得之與失。已不縈懷。若夫敝蔽苑之瓊響。揭荃流之蓀椎。探寶驥之元珠。抉懿鉅之菁腦。顧古昔。馳逐作者。成一家之言。爲風氣之導。雖甲冕微增。妄擬金櫃之光。拚鷄弱翮。終遠鶴苞之采。私衷所結。實有大願。是以雪屋連曙。一尺之梨何明。霜鬢欲斷。百錄之思未已。劌肝鉥腑。所不遑惜。至于孜訂遺文。擴錄與義。不揣薄陋。近亦闡途。然僕以爲樸學者儒林之宏詣。文章者立言之盛業。華實區軌。精蘊並存。故叢蠡匡衡折鹿之風。亦不爲子雲雕蟲之悔耳。足下茂年石學。掉鞅詞壇。孝穆本天上石麟。陳思是人間繡虎。猶復兼綜六藝。通貫百氏。參義爻之精理。疏鴻烈之秘文。趨秀水之芳躅。爲東南之瑰寶。思欲其盛。研溯晨夕。奇胥互探。縱悟相發。庶幾織錦之機。睹穀紐而生巧。神鐵之用。賢螭火而成冶。而乃勞燕各天。良覿屢阻。洋溪無力。難逐東野之龍。遠書可將。惟盼北來之雁。所期明年之秋。假歸梓里。道出武林。停君畫艫。就我江館。相與敘蘊胸之疑義。賞緘篋之奇文。然後招酒徒。約詞客。張陰生之旅鼓。談樂合之名理。作十日之蟬聯。亦聊以抒兩情之結轄耳。一言作券。勉誌勿忘。川途方長。諸惟自愛。

杭州重建揚清祠碑

揚清祠者。明按察僉事王公琦、刑部郎中項公麒之合祠也。夫棲鸞同巢者。難與言峻亮之風。食餚無忤者。不足論介潔之守。若乃直衛獎績。播淑于實行。考槃寤歌。矢貞于潛曜。甘冰蘖而無悶。與葵琦以爭光。如二公者。其無愧于國之表。基壇之率乎。二公皆浙之杭州人。王公以永樂末年由學正擢居諫垣。緇衣執法。鮑宣驄御史之驄。鐵冠立朝。安世是殿上之虎。旋擢外卷。備兵政。拜章萬士。風動金馬之門。乘憲亭疑。春生肯軒之戶。散南山之鞏蠻人盼朱旂。明一路之福星。惠流蒼廡。歷中外。二十餘年。良吏諍臣。兩無所作。項公出稍晚。素魄含彩。本是少微之星。白雲主司。乃應郎官之宿。李比部正身守白。韓員外斷獄據經。當英宗復辟之日。天順改元之初。李賢以時望秉鈞。王翱以矯情沽譽。結主恩于魚木。冠天嚮于棘

槐。黃閣位皆。烏臺聲聳。炙手可熱。噓氣爲雲。而公獨能效李膺孤風之鳴。爲朱雲斬馬之請。直節嶷然。義聞動四海。卓然獨立。皃乎莫倚矣。且夫能行志者。類不存于温飽。有勍操者。行必矢乎潔廉。故二公之仕也。砍石同持。不受寸珍之餽。沐壺冷抱。兼辭升酒之遺。及乎脫屣纓綂。歸臥故山。下濟無田。衡門有水。竝能濯涧壁之縞質。絕秋塵之織污。采藥山頭。拜謝朝廷之賜。系船岸上。都無風雨之廬。樹從蒿僕。堙環亦付諸流。庇以茅茨。一壑倘賓故友。采薇吟而山鬼答。脫粟餐而孺子號。餓麟不噬。距仰乎爭毛。涸鮒待枯。旋泣下窮轍。乃至沒身而不渝。枕餓而無悔。嗚乎。可謂清矣。命者謂明自天順成化以來。蠱惑狂寇。險岩漸平。靑鵠奇珍。重譯方謹。海氛未起。浙水無波。生非食革之朝。何取夷齊之節。又謂孫公嚴操。尙修乞米之書。陶令高風。亦作叩門之詩。二公苟小貶厓岸。逅好里閭。不絕魚饋之獻。勉分饘稃之惠。聊資晚歲。何損貞修。終殉蟬飲之身。未免鴻毛之敵。凡斯枝說。恐屬外篇。昔者令公致韭蓌之餉。太常甘柏谷之餧。謝方明窮塗待槁。無改厥貞。弟五訢旬日斷炊。終辭禮餉。良以脊蚕之俗。罔知瑳璧之侻。慄一介以儆弱。冀璽頑之知感。以彼方此。異代同情。且意其時。士大夫必有積珍賂。旋錯刀。鴻都通侫。婪婪媚府之風。而獻望塵。輒促拜勢之習。猶性本潔。詎爲合之可羣。鸞飢雖吡。非桐實而安食。先哲有言。渴不飲盜泉。非斯之謂乎。二公所居。同在會城昇平巷。唐僕射褚公遂良之故里也。明正德時。御史唐公鳳儀按浙。建坊表之。曰忠清。兼附栗主于僕射祠。至嘉靖時。學史者孔公光奏立專祠。始拓凝其之舊觀。題揚清之嘉名。聚清統序。矜念先賢。丹雘重新。禋祀勿替。寒泉菊壽。菲配食于水仙。古蘗椒堂。用棲神于秋社。嵗自康熙初年重修以來。迄今又二百餘年矣。粵逆肩虐。吳越淪胥。我燹之餘。輪奐俱燼。夫聞風而起者。百代所同。有廢必舉者。有司之責。幸撫紱之阜滌。宜蠱宇之重興。仁和令姚君光字于是請于大府。即其故址。庀凌雲之木。爲修月之工。經始于同治某年某月。蕆事於某年某月。梅花山開。有殊處士之祠。松柏盧室。仍近河南之廟。庶幾靈桂旂而來下。長聆竽瑟于神絃。飛閣棟以騰輝。永挹湖山之秀色。旣落成。象爲之記于麗牲之石。而系以辭曰。

空山荒荒秋冥冥。公昔作歌金石聲。渴掬澗水飢嚼英。後先相蹤朝太清。星官羽衣來相迎。祠堂禿樹劫火靑。芝楣重緪飛雕甍。靈巫擷婺吉日貞。笙竽嘈嘈陳尻牲。靈之來兮雲英英。千歲萬歲享此馨。

縵雅堂駢體文卷七

桐屋遺詩序

悲夫。鸞鶴無言。永斷歸來之羽。春蠶已死。猶留吐後之絲。念儔好于生平。感風流之頓盡。此何充所以惜玉樹而傷懷。盧陵所以撫遺編而附錄者也。小風沈君。擬頏丹泉。振翮瓊崖。焯掌竺學。餘心吐詞。張郎長枝。天遺歲詩。王孫通眉。早工造語。僕以季末。有契書岑。文字之歡。過從彌閒。無何。粵寇難作。僕依張刺史仁圃。避地松谿之濱。君亦假館其家。破帽相逢。布衾可共。紅鐙說劍。黑月聽雞。爰偕丁君仲泉、上君蘧亭、姚君笑伯、竝來相依。不圖風鶴之間。得此雲龍之合。或唱或和。長吟短吟。孤憤所寄。奇采互發。有媿其逸足。所得尤多。仲宣傷亂之詠。茶之以哀。杜陵感時之篇。濺之以淚。和悲壯于鼓角。吐壯思于風雲。今集中所載松谿諸篇是也。越數年。君以廢行賓成均。旋領鄉薦。僕亦出羈徽緘。南船北馬。蹉跌其而。而結素所逵。雕章益工。且夫抗古之業。名山之資也。潤今之藻。天衢之華也。君既掉鬯林之軼。兼擅制科之文。當夫歷既朝攝。芬逵霧開。當事者招俊髦于廣夏。開文社于明湖。君振袂登堂。抽毫戰藝。鵾絲叢奏。嶠桐之音彌高。蛤珥錯陳。結璘之采彌掩。重席屢奪。亦幟獨標。群鯤盤觀。察爲殺山制軍、皆嗔倘之。以爲魁壘麗。僅承明。丹梯之登。左券可執。何圖岬山將近。天風引返。頻年琴劍。空隨計吏之車。一臥滄江。仍埋洛生之詠。虞淵未迫。巫陽已來。茫茫大圜。吁其酷矣。屬者丁曼塘明經。訂其遺詩。謀付剞劂。僕感風義之猶存。傷故

人之永逝。聊爲小引，以當大招。抑又念之，君遊往矣，尚得存此殘編，傳之藝苑，而丁王諸君，露蘤早摧，墓木將拱。或秋燈零散，都無敬禮之遺文；或吉璣僅存，比之吉光之片羽。以君方之，其亦可自慰于重泉者矣。

報李悉伯書

悉伯道兄足下：久不通音問，屢思疏疾。春間孫子宣鏃尹來，得手書，風流三四，如親談笑。伏承東方爲郎，索米不飽；李邕作碑，筐金可致。緊書萬卷，詩花一庭，佳想安善，著述鴻富，甚休甚休。足下高才碩學，鳳鳴神都，四方名勝，傾蓋命䡘，莫不聞聲愉心，敏盧結好，朋園談讌，時賡琴觴。斯友朋之樂，尤人生所難。翹望健羨，何能已已。而謬無狀，久處青局，伏處不出，冷蠹欲枯。往者書劍初安，良朋羣聚，戴園一樓之上，與貞仲儀、王松谿、施均父、陳蘅洲、張子虔、潘儀父諸君，半則聯席，幾則對牀，朱墨之暇，相與詩蹤生之席鼓。舊昔卿之府否，聯吟有鼎之句，高歌寶劍之篇，自謂此樂足忘羈旅。不圖數年之中，或發迹青雲，或抗塵黃綬，或營幕府，或仗劍戎行，時資驅迫，渙散殆盡，顧恃落落，悵然寡歡。僕城人海，風塵百狀，跳蕩纖子，輕薄少年，說妖服以爲奇，飾虛聲以相炫，雖騷未墮，已名士之成儕，命凝成行，乃滿華之自許。彼因開道而大笑，我亦敬遠之不遑。時或埋纖言歸，里門小住，吟社諸子，亦如星散，而生平服膺若足下者，又復一別將十年，遠隔三千里，猶憶臥龍山麓，錦鱗橋西，與子九、文儒諸君，夕陽打槳，訪君寓廬，出新詩于囊中，酌松醪于琴畔，吟高花落，談深燭寒，往往流連夜分，踏月相送。念此情事，有同昨日，瞻望遙雲，臧成今，卜鄰之約，更復何時能遂？諸□今年四十又九矣，出則乞命乎枯管，居則抱恙乎青氈，夙願全非，清寒自守。惟此友朋之樂，爲生平所偏嗜，亦若有妒之者，使之杳不可得，將復爲之奈何哉？年來家況之窘，迫于維地俱無。兒子緯歲將近壯，尚未能青一衿，所務安貧志潔，能守素風，擁淵明之絮，我本無慙，爲儒仲之兒，彼亦何忝。長女綺早適胡氏，女婿梅臣，食餼于庠，頗具俊才，科名蹭蹬，乃成詠玉。綺女向習以詩，執業于星下，足下曾以三絕句題其墓，所謂玉臺詩格，傳嬌女解道花隨燕過嬌，及桃花燕子年年事，長記題詩玉帶橋者，至今錄惑嬌兒。角丫小女，皆伊嚶作歌曲唱也。足下聞之，亦爲之一解頤否？今冬向須道嫁次女，行有日矣，蕭然無辦，張亦乎？噫容□，正不知計將安出耳。即日瀞暑初退，新涼漸來，北地早寒，順時珍攝。

書王仲瞿煙霞萬古樓文集後

大塊寂成陽之鐙，崐崙之玉石亂飛；怒鱗蹴錢唐之波，蛟蜃之青紅皆起。決雲衝害之翮，非羽儀所能羈；泛駕逸羣之馬，非銜轡所得制。颷車扶言，卉木當其衝者皆死；洪根裂石，螻蟻穴其中而不知。斯惟其雄星握斗之才，有走電飛虹之氣，奇肖所發，異境乃開。若吾宗仲瞿先生駢儷之文，蓋近之矣。先生生有逸才，幼好奇服，紫酒紫雲之坐，浩歌紅衫之騎，議論致館，調元綜林，故老所傳，軼若可想。而五千卷推髓之書，上十萬言劉蕡之策，久不得志，退而著述，石函祕錄，崇簡古逸，筆堂秋捐，梵林妙華，咸有闡發，其書滿家。今皆不可得見，其可見者，獨錢梅谿所存煙霞萬古樓駢文六卷而已。當其酒酣耳熱，感今哀昔，金臺

一渦，標誤萬端。珠玉咳唾，風雨呵叱，泥泥乎，衰衰乎，不自辨其爲瑜爲瑕，爲朱爲碧也。其憲澤祠碑、哀郢碑、哀江南、蕭后論諸篇，恣其瀾翻，以此寄諷，命磨生掩耳，斥爲駭離之辭詞，小儒橋舌，詫爲海藏之怪牒。然而以韓非之孤憤，爲莊叟之寓言，其文愈奇，其心則悲矣。余少時有手鈔本，傾喜讀之，竊謂其言麗而失純，其識詭而越軼，然鼓其一發不可遏之盛氣，以行其一決不暇擇之浩博，所謂麗目而奇者，若繪之錦而金，輯之融而爍，直與之俱化也。混沌無崖，天地皆紫，好之者病，學之者死，蓋自有茲體以來，未有奇橫恣肆若是者也。比聞門有新刊本，陳蘅洲大令購以寄余，重讀一過，因此筆識之，而重有感焉。吾聞先生邃于史學，好言經濟，明治法，諳掌故，使得列身丹序，振澈紫微，豈不能宏措施，議禮樂，訂黃冕之林，排讖龜龍之列？況乃學兼兵家，善有手臂，發公之伎，騰踔若神，虎鈐之經，變化在我，熊渠犾虎，早傚飲羽之能，景宗逐獵，能馳如龍之馬，鼓讞忽動，師旅寄之，建翌張弧，雕弓出鉞。狐蹤白龍，亦何象不能血尸逐，博溫禹備李將軍無雙之才氣，博班定遠萬里之侯封，而乃文不能結名于朝籍，武不得趨績于邊庭，斯弛放宕，以終其生，獨藉此一寸錦心之血，傳千秋畸士之名，不亦可慨也哉。

李鯆堂中丞三歸櫂圖序

夫輪鞅長途者，固賞于嚴壑；巖組纓擾者，局避于衡門。然則偵縱遊之願，其亦由願蕊之鈍乎。長沙李鯆堂先生，珠水珮光，瑯嶽秀氣，青年建節，握咽抽毫，采樂雲深，尋煙林迴，持仙人九節之杖，膝腳未衰，志名山五岳之遊，嚮期自遂。言探勝迹，爰作浙遊，浙固多佳山水，而奇麗幽特，爲東南冠者，有三山焉，秀出東漢，峭淩南嶠，綴光純赤，鬱氣之所鬱盤，桃花古春，仙真之所棲息，則台之天台山也。若夫亭插玉窈，窕浮煙，深洞鳴濤，答諸天之鐘鼓，法雲出岫，朝大海之魚龍，則甬之普陀山也。若乃砅厓雷吼，長落銀河之波，迴峯裂寒，秋泠玉龍之水，崇棘萬古，崇碰百盤，有雁宕之靈奇，實甌江之形勝，是三山者，洵乎冠羣峯而獨絕，爲游客所樂談，擬以神山，亦圓嶠蓬壺之列矣。先生既飛湖水之帆，驟棡湖之櫂，舉首天外，揭輪海東。采芝之侶，相攜大二三，踏雲之蹤，往來乎千里。于是屏車騎，契烽檻，颱峯鼻，穿徑蓀，濯足石梁之流，振衣大容之頂，狎翫伽之翠羽，瞰靈湫之玉龍，皆蟠寗大書，聯厓紀勝，鬱龍虎之偉狀，壯登陟之大觀。（三先生皆遊。磐厓留題：天台曰天下第一山，普陀曰海上第一山，雁宕）月旦定一字之評。（又謂天台以雄勝，雁宕以奇勝，普陀以幽勝，非身歷者不能道）煙霞得人外之趣，幽賞既循，奇句滿囊，乃掛洪厓，別浮邱，迓鶴首，乘長風而歸。蓋自辛未徂壬申，而三山之遊始畢也。爰託緘素，傳之丹青，集芬苑之雕章，增海天之佳話。而詩稿惟先生湖海豪氣，軍國鉅才，抽颺逸流，嫓威名閫，登高閣而極目，窮遐覽之浩渺，寰宇無涯，煙水一碧，迴想當日者，際中原之多事，屹江表之長城，開府視師，揭旄仗鉞，雷鼓四動，羽檄交馳，入耳皆鐃鉦之聲，觸目盡戈鋌之氣，當必快澄清之再見，慨入此之易遷。而東望滄溟之中，鴻波浩蕩，鰌鰍鼓鬣，帝佃上下，諸島隱見，得無有興博望乘槎之懷，動楊僕樓船之志者乎？竊又聞之，風雲之氣，吐納之機也；江山之美，文章之助也。在昔龍門放迹，探崆峒禹穴之奇，疇經爐言，發金匱石室之祕，此者先生亦有徵獻錄之著，固知盛源所會，雖才徵拓，櫽史家之別幟，爲一代之鉅觀，千秋之業，古今輝映，不更盛與？承命爲文，辭勿能獲，截欽宏抱，勉綴俚篇，尋李函仙夢游之境，我

不意南山見訊。想謝太傅邱墓之情。公須念蒼生久待。

報孫子九書

違叟足下。昔來訊近狀。殷殷厚意。雒誦生感。尋與足下別又三年矣。前者虎林見訪。良慨鄙衷。乃以病軀。不能與足下踏吳山之白雲。尋西冷之晚桂。爲歎然耳。自爾以後。病日加劇。假息衾席。筌至歲闌。壽植幹雖腴。得氣非薄。猶憶結伴東皋。聯吟宵館。開壁壘。張旗鼓。往往推鄭三號。隆職未已。諸君多意倦玄休。而壽方抽思騁豪。賈其餘勇。又或探梅前邨。尋碑野寺。三里五里。朝行夕行。輒同黃犢之健。無稱蹇驢之借。斯皆足下所與共者。曾無幾時。衰弊日增。偶致深沈之思。則心同旋搖。小展流連之步。則氣甚牛喘。良由數年以來。精狹莫振。兒女之事。煎迫日亟。愁能銷骨。病易成翁。譜髩告秋。江花欲悴。如何如何。今秋一利幾死。鬼伯兒爺。復存人間。上冬之月。病體未復。又遣嫁次女。壽既無調明下。讓之田。誰應陳湯鄉里之役。雖賒田孃之布。惟製青裙。織女兒之箱。但須黃竹。而蒼上小璇之飾。亟能盡揹。漢書末放之風。雖行今日。加以貧賤之之犬。園蝦謙供。承敬逛之羊。禮不可廢。一事之集。一物之細。動須阿堵。輒復周章。今雖竣事。而一舐長物。都付長生。百納古琴。亦售賤值。力已瘁矣。困亦甚矣。歲非云暮。北風振厲。永漏無寐。凝何能已。忽復念里鄰之中。成貧之內。往往素髮垂領。黃口始號。五嶽空廣。百年易邁。而壽幾近伯玉知非之年。已散向子生平之願。則又自用解嘲。翻然而喜。凡此褒抱。惟可獨喩。苟非相知之深如足下。亦豈足與府爲以相告邪。楮墨之事。日益荒落。友朋良覯。渺若雲天。即日尚須西渡。謀卒歲資。心緒煩劣。草草佈肊。不盡欲言。

陝甘總督相國左公七十壽頌

皇帝御宇之五年。龍堆拓地。鯨海從風。九塞無塵。八埏洽慶。于是陝甘總督東閣大學士左公春秋六十八矣。聞之有經天緯地之略。必有難老之厚。植以濟之。當提躬攬塵之朝。必有齡之碩德以輔之。在昔龍紀分官。雲師命氏。爲明爲建爲之主。夫老握乾符之符。良乎遐哉。莫得而尚矣。若乃白旄奏績。崑吾銘尚父之勳。黃髮調元。嵩壽錫師臣之杖。羅侍中歲濟巷蓋。管鹿事三十六曹。郭令公身繫安危。歷中書二十四考。江東宰相。蛇鶴徵其長年。潞國精神。龍馬同其天賦。成皆臉綸扉之美。與播紫殿之淑風。罕聞翼贊。蹐鳥乎百世。公東土上宿。中湘偉人。才兼九能。學包百氏。經綸握于掌內。甲兵藏之胸中。起家孝廉之科。高議征南之辟。鯨鯢寇猾天。妖氛匝地。兵連吳楚。衍結東南。公以成鄉辦賊之才。爲留侯借箸之策。練刀練士。能熊成山岳之軍。神筆運籌。蛇鳥變風雲之色。揚旛乎鄂渚。振旅乎衡陽。露布上其勛勞。輔坐識其姓氏。乃受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擢自幕官。升之幽列。冰銜屢換。玉節旋頒。不二年。疊拜巡撫浙江督辦軍務之命。蓋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也。未既擢將浙閩。仍兼巡撫。時則雲龜風鼈。火烈蔑江。百城哀角。鮮老熊白棒之當。千里離旂。甚飛燕黑山之衆。公馳驅赤國。慷慨誓師。審形勢于山川。建大將之旗鼓。分命將領。激揚武毅。羅平妖鳥。先驅東浙之氛。天目飛龍。遙占西吳之利。祕策運而神鬼會。長鞭指而士馬騰。血雷如邊。大纛大轉。全浙既靖。並行而前。攖南部之寇犖。五領飛鋌。截東走之殘氛。三江飲馬。推蕩狂寇。

恣彼披猖。熾張十餘年。蛇食萬餘里。一旦風卷雹擊。霧滅煙銷。昔者皆公仗鉞。淮西之功首歸。光弼行軍。中興之臣弟一。方之今日。何多讓焉。既而朝廷以西陲不靖。移公督陝甘。虎牙高建。馬首初臨。先奉諸軍。俾勦逆捻。事平。冢覲京師。趙城接衲。逆上觝之龍媒。象館朝天。對玉階之仙仗。温綸稠疊。龍賚有加。焉且夫莞爾之不芬。遐征者。窮羻以爲鳥獸也。丘壑之必彰。天討者。平世不容猾狼也。逆回犬羊餘孽。狐鼠爲羣。窟穴為蓋。本爲釜底之魂。醜結花門。爰爲旂頭之孽。國家參井野之慘。觀朱崖之捐。偶濤斧之稽誅。益是天之自外。虔劉我邊境。侵占我封圻。銅鼓雷鳴。金狐夜捧。民曰恣其驅掠。出沒任其跳梁。公躬承帝命。統旅專征。黃鉞一麾。集雲四裂。百戰百勝之略。九天九地之兵。寶劍橫磨。盤據迅剗。秋風玉帳。仍飛都護之書。夜月金笳。重固雲關之守。于是陰高闕。指昆伊。蹴飛狐。蹴爲盤陰山急雪。飛騎先登。古磧黃雲。翼軍突起。悉復開邊之故地。進犂老上之龍庭。實將軍勒燕然石。無此威聲。依嫖姚封狼居胥。進茲遠略。能廬虎步。揚我皇靈。東高西除。速平大寇。天子嘉其功。割青珪。進黃閣。勳鏤銘鼎。懋矣盛矣。公外宣壯猶。内存密濟。用兵之際。敷政尤勤。即其大端。蓋可略述。嘗戎馬紛騰之後。正斯文凋落之時。人鄙誠經。俗多佩劍。公以爲詩書者。作化之基也。人才者。爲治之本也。故其在浙也。青編校字。首刊甲部之經。其在陝也。秋賦徵才。特闢萬間之夏。賢者之識在大。正政之首推儒。而士氣于是乎振。戎裝所及。鋒鏑勿敗。加毅戾之頑仍。致因荒之屢告。甚矣其癡。民將何堪。公鄰賑撥南楚之饑。何啻鋒冏之泛。發粟周西秦之困。不惟金帶之旂。賦饘粥于都亭。無限乎千戸萬戸。指錄入于餓歲。奚城乎悃四悃三。頌徧殘黎。存廻大地。而民瘼于是乎起。軍興弛紀。政令不修。百里之長。再命之吏。或縱情于橋庭。或委心乎忽怵。公沐浴率下。鏡明照人。所至舉廉能。糾昏墨。除其陋弊。勒以規條。前陽理狀之上。賢令于以遷階。趙郡咸惠所行。猾吏因之改貫。

列州仰其風軌。百職掛其清標。莫不競厲新圖。頓翻故智。而吏治于是乎飭。至于今者。天涯息戰。絕徼開繼。撫萬里以推恩。遏奮僚而分職。莫不宜讀上裹。循舊室抒。于是秋簡三軍。棄除巖黃花之戍。其定兵制也有然。春濃五柳。脫甲拜鑄星之祠。其講屯田也有然。沃野美因渠之溉。鴻陂導流。則有興水利之政焉。重金鑑通蒼之民。龍精浴種。則有教課桑之政焉。鉅綱既舉。德風載揚。豈特雲開玉壘。重賭漢官之威儀。叢分化洽。競感其沐熙朝之雨露。斯尤中外瞰一視之仁。創置萬世之利者矣。以洪伐若彼。以茂績若此。加以分忠體國。望翊傾心。嘉謨屢告。妄人濟世之誠。表章爭傳。杜斷房謀之望。允宜光生上哀。慶事豬裳。霖雨蒼生之福。百祿天酬。旂常仰奎翰之榮。期頤帝祝。居維紀歲。良月應時。豫開七秩之觴。重升九重之賜。猿門將吏。鏡吹騰歡。儀府賓僚。詠歌攜藻。凡夫振纓佩玉之倫。以至被褐負耒之衆。罔不額手稱祝。朝首偃枕。某等浙水鯫生。海邦下士。適聆鄉國。曾蒙再造之休。載盼旌幢。倍篤仁人之宇。恭逢令日。遙企崇階。敬以方體鐵肉。浪進浮詞。固知玉固金堅。偏精駿德。香塗畫戟。顧長開益壽之花。梁陳金壺。敬上獻椒春之頌。其辭曰。

緯昔鬱靈。黃宰儲珍。元氣鼓蕩。篤生偉人。補天浴日。爲柱石臣。義行爲秋。仁育成春。惟初東南。妖火四照。連城虎踞。積歲爬叫。吳越之區。腥氛誰掃。公澂清之。乃返熙皞。西北擾亂。民困勿紓。推公仗鉞。載馳載驅。

青犢亂黨。狺猲醜徒。妖膂亂領。竹鮎姦居。乃展虹旌。仍拓麟甸。區脫無胡。衣冠復漢。公之天威。百世稀見。春度玉門。令肅金劍。金劍熠熠。玉門堂堂。千里萬里。無外龍荒。爍鈕隨草。棗栽防桑。招彼皆兆。適茲樂鄉。匠宇欽風。麟區被澤。詳兩天降。龍命帝錫。凡百士庶。莫不感悅。謳吟禱祈。如月如日。日升兮月恆。世延壽兮樂昇平。春融融兮無旣。瞻望鈴闈兮願獻瑤觴。維南有極西長庚。祝公眉壽三千齡。

送門人余遠帆歸新安序

新安余生遠帆。古香觀察之孫也。侍祖庭之杖履。隨宦轍于浙中。謝郎竟體。疑有芳蘭。陸機少年。已擅賦筆。虛衷好問。篤嗜篇籍。僕時以校經。居會城之藏氏璐園。遠帆亦假榻焉。猥以老馬之識。爰執元雁之贄。晨露沐硯。夕燭瞻燎。研朱勘經。浮白讀史。奇字待問。愧非子雲之亭。忘年可交。乃結何郎之契。皎索孜孜。無閒寢肅。明年己卯。維夏之季。將以省試赴金陵。兼歸新安舊居。束被囊書。惟焉告行。渺白雲其滿江。瑟秋風之將至。舉觴于花下。索臨別之贈言。僕竊謂士生世間。不越出處兩途。魁黑榜。排金門。扇芬承明。揚寵紫微。奉扇車之清塵。賡卷阿之清唱。青雲致身。誠足自豪。然有一壁也。家承詩禮。地擅湖山。有廬足以蔽雨風。有田足以給衣食。門鮮俗客。架富良書。于是乎攷鏡與酣陽。覽古今。成一家之言。訂名山之業。是亦士人之極遇。吾鄉所難能者矣。故今日以科第期遠帆。誠人情之恆。亦意內之事。而僕之意。則更有進者。夫女媧搏人。半皆黃土。儒冠多阨。常泣青衫。于千百人中。獨賦以冰雪之資。生之清華之門。遠帆之得天良厚。加以居東陵之下。無流俗之好。雅志習靜。抗心希古。則登將閒宇文之戶。燃思韋之燭。漱芳潤于藏園。咀精英于溪區。庶尚友夫古人。乃合軌乎作者。然則區區一科一第。又何足爲遠帆榮哉。遠帆勉旃。士不患無名。而患學不成。得失勿挂懷。吾登葆吾貞。僕固知遠帆之志之有在也。故以一言贈其行。

黃烈婦誄

烈婦曾恭人。新淦黃文學之室也。瑤苑則妻。翠水仙魄。綠緗世胄。幼讀大家之書。蘇蕙清閨。長流淑女之懿。年十九。歸文學君。實叙既燦。觀君子之光儀。珍服勿奢。有林下之風範。括蘭篋以佐讀。洗黃手以調羹。偉章遺翰。娣姒美合。旣而文學君之兄觿堂太守。服官于浙。舉室從行。雲天浩蕩。阿鴻先見其高標。歸舍東西。士龍不嫌于共止。落花庭靜。即是佇令之原。玉軫聲調。不奏雙飛之曲。何期綠雲易散。罡風橫吹。天上樓成。人間婉短。茂陵一病。馬卿無復起之時。風燭一朝。庾信有傷心之感。蓋文學之殁。爲咸豐丁巳正月二十八日。其年僅三十也。恭人傾河有淚。呼天無門。身百死其何辭。腸九迴而旣已。素帷風冷。麻衣之泣何人。鏡琴兒婚。黃媚之覽方稚。此則相從之志。白日旣炤其精誠。未亡之身。餘生暫寄乎且容者也。臨年茹痛。入地尋盟。卒以戊午四月二十七日。自經于甬江寓舍。白璧可碎。黃金不渝。寒室霜濃。泉臺月滿。嗚乎哀哉。夫女節之亮。殉軀爲上。要其所致。不無少區。昔者精衛運枝之木。遺留犨葬之山。皮金剪字。玉骨餘死後之香。粉筆題門。銀鐙炤未成之誄。何符不著清芬于彤史。邁喬節于青陵。然而隨排單鴻。效其命于倉皇。投海冤禽。迫在山之羅網。未有桐樹挺半枯之枝。柏舟茂見摧之燧。從容盡職。慷慨捐生。如恭人者可以謂之烈矣。可以謂之難矣。浙大吏旣上其事于朝。榮以綽楔。今嗣君學良。復分司鹽運于浙。同

社友會稽陶君文冲。近託密戚。追溯清徽。以爲浮生一時。婷節千古。揭茲懿美。實賚藻詞。乃次其事略。爲爲蘇言。治壽受簡。眞辭循文。起敬素旗。何處層城。渺仙馭之雲。芳軌長留。鏤管補貞姜之傳。其詞曰。

滄水洋洋。旣清且漣。珠源鍾淑。瑤葩蘊鮮。乃生女貞。坤儀穆穆。紛其內美。含芬佩馥。嘉偶曰妃。薛女來歸。無雙叔度。家興之輝。星窗寶鬟。繡鐙坐夕。勸我夫子。勤此芸帙。兄伯出守。攜室偕行。梅鷄香閣。金玉友昆。甬江迴青。越山聳碧。雁行旣聯。鶼翼不隔。巫咸忽下。鬼伯來親。通屑無藥。病骨不春。濛濛上閶。胡酷至此。哀哀未亡。計惟一死。一死固甘。忍死非戀。古水淇脊。熱淚洗面。撫孤獨活。忽忽踰年。畢命素練。相見黃泉。黃泉兮有知。相見兮勿悲。夫容城兮花離離。搴瓊英兮有所思。所思兮何處。咀冰蕤兮瑤池。蘭何馨兮玉何堅。婉衿見顧兮來人間。人間不可以久住。從夫君兮雲袂翩躚。道纖烈兮千祀。緜清風兮後昆。永傳。

瀟綠詞序

瀟綠詞二卷。績溪汪君時圃之所作也。余未嘗識汪君。門人休寧余遠帆。數數爲余偁君賢。且精倚聲。則心焉識之。庚辰夏。遠帆自其鄉來。袖攜君此編見示。且述君意。屬點定而弁焉。燮蘭展卷。奇葩豔靡。若乃翠屏春悄。玉鐘香溫。明灣鏡花。網閣角之衫景。小扇兜絮。墜蘼尾之蝶痕。其婉麗也。斷紅怨雨。寒香怯風。透斜月于碧紗。瑤瑟獨語。匿洞房之秋鏡。銀鐙無言。其悽惋也。加以薄煙乍銷。山翠淺于新竹。秋病初可。人瘦比于黃花。其疏倩又如此。離燕千里。吹角夕陽之樓。夫容隔江。打槳西洲之渡。其縣渺又如此。此其寄紆迴之思。發婉轉之聲。有芳潔之夙儲。謝叫嘯之偶涉。充其所詣。蓋駸駸乎分蘭畹之香。吹梅邊之笛矣。吾聞績溪大好山水。石照之麓。翠眉之亭。二蘇之遺迹在焉。讀君之詞。想君之所居。又安得于溪光嵐氣中。攜松湲之一瓢。款深柳之十笏。提枝代廢。椒帶半花。與之論協律順度之微。究意內言外之旨。探風騷之嬗源。極聲情之眇趣。爰乃發浩歌。騰清唱。當必有操縵動衆山之響。刺船移海上之情者。嗟乎。奏瑤笙于天上。君定詞仙。悲落葉于風前。我原秋士。嬀綠如此。綺語將除。愈唱愈高。勉惟君子。

許邁孫重刊猺芬館詞跋

邁孫先生。蠶抱浣月。吟吻粲花。擅雲機之九張。是工乘製。熱水調之百闋。最擅倚聲。漱玉液于露花。級齒馨于秋佩。冥契獨結。靈芬是師。古佛之事。鑄同黃金。私淑之偶。鍼之翠琬。（邁孫于國朝諸家詞中尤嗜頻伽嘗刻靈芬館私淑弟子小印）瑤杆所出。瓊綠合奏矣。滄桑變。雲葉匙遺。先生慨焉。乃發篋芸之藏。付雕梨之手。仍其三種。合此一編。爰以校字。得快先覩。夫線情造端。導源樂府。令慢代擅。風騷未亡。洎近世之名流。亦清辭之踵起。然或銅絃鐵綽。寄情于豪宕。融朱冶粉。刻意于娥曇。矜其一體。終成單絃。吳江扇徽。點歌飄節。抗墜喜變。婉轉工思。緝冰綃于衆家。激霜亮于空吹。疑前身爲明月。是芬途之導師。墜響不振。來學安式。先生是舉。不甚盛興。抑又知先生架富琅函。性耽瓊祕。凡昭代諸家之詞。或有流傳未廣。珍鏤已灰。莫不搜笛寡之新聲。訂梅邊之小譜。玉牒親寫。綠笈深緘。自茲以往。意且以次付刊。庶幾棲塵秋瑟。竝調待絕之朱絃。入手元珠。蝌燦宋沈之縞彩。則是編之出爲嚆矢矣。僕也早嗜言情。相知按譜。宗風未昧。願同一瓣之心香。文章有神。請以斯言爲息壤。

生春詩錄序

生春詩錄一卷。凡詩三十首。己卯歲暮。韞堂先生詠懷憶舊之作。其體則效元白。何取春深好也。先生以青蓮金粟之身。抱鄭俠鑑子之管。辭榮早歲。樂志清時。借琴歌以爲娛。合雜食以一硯。笠屐入畫。巖軒在情閒已心。寄崇蘭之表。人羨地行之仙矣。然而碧山學士。遊銀魚之早賛。玉局詞豪。耽瓊樓其終倦。其忠愛纏綿之思。篇什之中。恆三致意焉。風雪歲闌。掃鑪人靜。栽酒之客。今雨不來。探梅之驢。泥滑泩出。獨酌樓不醉。隨歲成吟。蓋其爲名臣之後。抱宏濟之才。拜命殿前。樹績江表。持英蕩而按部。寨亦帷以行春。而樓風月。庾元規開府之年。官柳旌旆。陶士行督師之日。迴首春婆之劇。故忘聖主之思。泊乎秋風移病。湘水歸帆。雲中采藥。即是神仙。海上看山。皆成圖畫。先生昔繪天台采藥圖滄海三山歸艋圖村風毛于賢鬮。結廬舍于明湖。野亭問柳。豈無聯騎之賓。則。陰風掩關。大有著書之歲月。閉身許乞。容老子以婆娑。儀非興衰。得風人之旨趣。故其搞響寶玉。璟采鍾磬。杜浣花之才。事推直寫。劉文房之嚴律。比之長城。覘彼汎雅。綿花。浪虞月露。蛺蝶成體。麒麟號楦。升何足當吹劍之一吷乎。命壽秋士愁多。冬心冷抱。好承授簡。聊綴小文。微云引墜之蕭。竊附蘭膺之餐。蓋一再諷而已。不覺春氣拂拂。從豪吻間生矣。

緩雅堂駢體文卷八

九招

敘曰。靈均善怨。歌楚些以招魂。宋玉工愁。賦悲秋于九辯。言之長也。寄所託焉。僕以下才。拙于詭遇。念美人之易蔘。嗟羈旅之無聊。大江蒼波。瓠蹤其安寄。靈秋白月。耿中且以不瞑。不無悄悅。安默語言。用效楚客之譏嘲。仿段巫陽之本旨。成文十首。命曰九招。匪敢爭玉軑于騷林。亦聊寫瑤情于鐘管儲。

潛廬子戾時違俗。沈屯否塞。排荊生棘。動得咎殃。乃飛神乎寥邈之域。棲遑乎杳冥之鄉。結山鬼以爲伍。蔽元蹤以自藏。潮淵遜于垓埏。寥隨化于大荒。于是冥宰聞焉。乃告元修大夫曰。若有人兮。獨立離世。吾欲招之。俾如厥志。子其爲我善辭以道也。元修大夫乃戒輿星之旌。策鸞鸞之駟。凌蒼茫。窮幽穴。造潛廬子之所居。而請曰。吾子擬丹瓊之華。抱皎潔之質。乖塵氛。則世而出。達則淑風宜于王途。塞則貞修穿子碧室。將使良道實行。爲時楷則。何爲寥寥蕭蕭。踽踽涼涼。集冠服。捐文章。周旋乎飛鱗之野。徜徉乎跳猿之場。隔昭途而寂處。付恆幹于若忘。今者吾以冥宰之命招子。幸子明以告我。潛廬子曰。大地摶摶。闢此世路。張機設網。不可以步。況吾之生也。若綠蟻若綴旒。鬱煩居而難處。徒行獄而坐愁。誠不若委吾身于亡何有之天。逐太虛而優遊。大夫曰。不然。此子不得志于時之說也。今承嘉命。將沛厚澤。厥有數端。惟子所擇。潛廬子曰。唯唯。願安承教。

大夫曰。今將俾子以投時之策。振錦之才。步蹤峯而金扃。臨雁闕而題輝。袍柳碧染。巾花絳襲。曲江之宴頓高列。天衢之寶馬飛來。于是揹象笏。振玉珂。瞻龍扆。拜鑾坡。青蒲領著作之班。朱紱奏如簧之田。何超朋芝鼎香近。夕歸而蓮炬光多。迴翔禁林。出入帝閣。既服承明。爰拜牧守。紐金章而有廬。節玉虎而高振。凑鳴笳以清路。列畫戟而衛牌。爰乃傷威儀。喝隆。鴟峙鷁翔。鶴繫鑾鏤。高轅始啓。育賊虐風。書諾成風。嘯氣爲龍。威令鵬乎遐邇。榮開扇乎帷戎。秩進八州之督。恩加萬戶之封。旋就徵乎丹詔。更入輔乎紫宮。黃扉元老。黑頭三公。銜十年之宰相。乃初服而雍容。此誠極人生之快意。吾亦吾子所樂從。

潛廬子曰。紫魚結佩。紺幰披席。尊則尊矣。不如楓簪箕踞之爲逸也。虎毛狨騎。鶴毯遊軒。赫則赫矣。不如褪衣徒步之爲安也。若乃星牓魁彥。玄裳衆仙。瓊塊竝列。乎鎔石鷄雀雜。騭于芝田。尤志士之所踏歎。古今之所同然。若是者非吾之所願往也。

大夫曰。有一境焉。穹窿雄據。攻業屯據。甲庫乙庫。黃標紫標。補瀾南山之樹。金緩北邙之郊。臨峙碧綻而參積。寫青蟠而綺交。較珠璣以衡石。充玗珍于櫥櫳。用能陂池擬海。瓊角盈谷。迤邐鄰以堆紅。繚繞龍而邊綠。錦衣之儔。千指雕甍之車。百緩。乃結翠龍而開宴。評青鳥以呼賓。門趨珠履之客。庭走碧鞲之奔。騁錦綺而纖媛。鬪奇貝以瓌彬。則有拜車塵。仰顏色。媚行煙。覘情態。育出。勾貸紛紜。陳高筵。蜷。爰高坐以指揮。舉千金而一擲。此亦足以吐一時之氣。令世俗聞之而嘖嘖。吾子其能勉爲之往乎。

潛廬子曰。東海豪客。西蜀鼎門。盛衰隨化。鐵驅遊魂。賜拜銅山。家傳金穴。甘不轉腸。委骨荊棘。且夫壑句畝。不須江河。一人之身。所靡幾何。徒累貞觴之德。或貽爭攘之戈。故宜聖有貴乎貧樂。疏廣無取乎財多。予以是招僕。其以僕爲附贅之蠹乎。

大夫曰。然則富貴皆非子所願矣。抑子亦未知富貴之樂耳。爰有芳堤銀砥。重欄玉闌。朱窩窈窕。碧陂隆夏。問蒐蒐兮辛楣。堂脾分齡扉。綠壁則銀蟠夜椒。連樓則銅鱗碧瓦。其中有靜寮洞月。元鋪鏤雲。金釭垂帶。藻網承塵。新璃結節。翡翠綠門。仙盦螭賦。閨謝縝紛。雕櫳之鈿五色。翩屏之綺九文。旣綠而窺鶴。流蘇絳而走麟。亦有雜樹柳斌。則苑花啓。珍叢髮素。琅柯綴紫。翠禽亭以虹蹇。蟲書岑而鴻起。驚泉架之翠。衣沐芳沼之朱尾。策乃步屐躡蠖。坐移桂席。春風遊則閣之旦。秋蟾流綃曲之夕。道宮則涼堂黃節之林。避暑則還解紅爐之室。有境皆仙。惟吾所適。又何羨乎天堂半千之居。香風絕客之宅。此宮室之美也。吾子亦願處之乎。

潛廬子曰。高棟雲金。福離旭。以齊物論之。一蓬戶而繩樞也。連衡偉楝。包山墳盤。以幻境觀之。一貫如而幸如也。結構可以蔽風雨。支架可以適魂。何朱門之足羨。何藻飾之足云。若是者吾不願往也。

大夫曰。不但此也。復有紅妝趙女。素面燕姬。輔小桃潤。騁蠻觀欲。秀靨宛頸。修蛾曲眉。織腰罷態。玲瓏下儀。或蛙背而銀泥。或帷衫而金縷。帶飄颻非錦。翦翠。翔飛飛兮翠羽。乍炫光以四視。脈淺笑而無語。旋合態以徐前。蛙羌旅進而有矩。于是調瑤瑟。鼓鏽箏。暖紫簫。叫玉笙。響迴采菱之曲。激楚揚荷之聲。竹枝之越調開。竹子夜之吳歈。亦足亮文采之廉均。逝傺雲而不行。既而懶耀節促。迴袖揚。欹臂宛轉。拔袂低昂。悅

利屣之步搖。乃輕颸之風翔。旣偃蹇而飄忽。又雙進而頡頏。洛水游鴻之景。金谷倒龍之裝。獵飛英而點席。燈廣鬣而魃香。俄聞日落。華堂莫迴。衫色花融。釵光月引。甲煎將燼。闌宵交散。迷離惝怳。不可殫畫。古人顧笑。珠評翠品。咸從覗而美魂。爰飛觴而擲錦。此騷色之盛。或吾子之所樂乎。

潛虛子笑曰。折腰譏齒爭纖姸。點歌鳴鶡世所愉。箏琶之耳洗不得。白雲何處湘娥絃。且吾既麗華乎雲烏。聆翠筑于澗泉。高舞鐵如意。長歌明月篇。海波爲之鳴涌。林鶴爲之盤旋。又何必秦子獻伎。鄂姬當筵。紛媒節之雜遝。姑足爲之流連乎。

大夫曰。又不但此也。艷色旣盛。服御尙矣。冠子以縞瑤翹蟬之冠。曳子以綠華飛翩之履。繫子以黃金麒麟之帶。佩子以青珊盤龍之璐。紛紛霏霏。被服生光。春則斐組霞製。芊穀風揚。夏則輕紗雲皎。織紈冰涼。時而秋也。金縷薄屈。纈綃雲而鬱鬱。時而冬也。元裘豐氄。膯孔柔而煜煜。加以珂雪盈髮。羅緋叢綴。搭膝錦袍。串背辟寒。控寶轡以電飛。喊玉驄其風鬭。紛挾桐以鬥箭。爛森鄭而馳驟。言入北宮。玢玢琳琳。茉莢百子之幄。夫容七寶之衾。鴛綾之被粲翠。翡茸之飾屐金。璁笄謎簃。戰絡荔紙。沒幢垂幄。香霧螢陰。縣玲綴玓。微風振音。此服物之都美。亦生人之所欽。吾子其有意否也。

潛虛子曰。芰衣蓉裳。三閭氏之初服。鹿裘縕布。晏大夫之高風。若乃麗衣珍飾。綺靡叢甘。斯飛蜉之艷羽。非大雅之雍容。吾願不及此也。

大夫曰。又不但此也。爰有鄴中翠號之蛇。洛下錦尾之鹿。唐宮紅蚪之脯。禖苑青鯁之肉。猩唇豕脂。熊白剖玉。雀頷秋黃。兔翁春綠。梁谿文鱧。赬鱗卅六。醴泉朱鯉。百碧珠鱗。于是召饔之傷中庖。灘霞錡。揮霜刀。蒸幽蘇。釀桂瓢。芼香點醯。花紅椽椒。綺肌麋而芬沃膩。宰膚飛而命鬯高。郁四瀉之嚥菲。齊五味而和調。而乃陳華筵。啓餅筵。招賓朋。羅珍鮮。犀角橫筯。龍頭飛泉。葡桃鬱盌。瓔椀銀船。嵩醪鴻進。異品蟬連。加以御宿白粲。嵐城香米。蒸以爲餐。皎若雲子。雜纖餅之甘滑。又璵襟之輭美。豈足以潤華池而益津。鬱滿齡以留齒。此所謂極天下之滋味。蹶麟脯鳳庖。無足與比者也。吾子貧寠之士。蠢食酷餐。口不知大官之味。腹惟充黃齏之香。其亦願往享之乎。

潛虛子曰。行庖腯腯。夥炙敖滴。吾以爲肉食之鄙。不若菜羹之馨也。方丈衎衎。揀珠選玉。吾以爲飽饜珍羞。不如佩甘脫粟也。況乎膩濃脊進。疾之所藏。天物暴殄。聖之所傷。故老聃戒口味之爽。顏子樂簞瓢之常。吾子休矣。吾豈以口腹之奉。移吾心乎。

大夫曰。嘻。吾誠不識子之何心矣。雖然猶有一焉。請更爲子言之。若乃貴承都護。佳近居延。以射鵰爲勤播。傾部落于控弦。白草朔野。黃雲胡天。美虛振毛而欲飛。猛翮決風而待奮。于是驅追騎之輪。選飛雲之矢。伐幌雷之鼓。建拂虹之幟。或蹀或覊。亦步亦騎。包崑布罔。樂宮張羅。高煙飲蹤。碭駭天地。爾乃韓囊豨。劙貪狼。腦斑虎。肉黃羊。攘熊魄。失蝮蜒。走蹤猊。頗飲羽。虎蹶逾僕。恐懾辟易。莫可潛藏。亦有掠莽朱鼬。沖燒蒼鵲。俊鵟青隼。焦鳳寅豶。宛罝糾亂。紛錦飄泊。弓無虛鳴。應聲而落。既而肆若蘋。布帷毾。銀罌淋血。金刀斷鮮。粗炙鎰糕。捐酒滬連。蕃兒碧袖。羌女冰絃。嘈嘈根根。瑞瑞蹀蹀。絡繹勸飲。如鯨吸川。然後縛生駝

肉。振旅言旋。計禽行賞。刀絡滿前。華鐙背寫。鐃吹喧填。斯豪士所快意。極田獵之壯觀。或者吾子之所樂。從者其在是乎。

潛虛子曰。儀鷹簡。辟列弓。騎快馬。如游龍。渴飲黃鬐血。耳後生長風。此固曹景宗所謂樂而忘死者也。然吾人之生也。泥身縵素之業。揖情道藝之塗。則獵麟驚于芬苑。羅璞奇于荃畬。縣雉圖之凡羽。網驪淵之明珠。亦足以自雄其意氣。何必絕山谷而馳騁。若是者。吾又不願從也。

大夫曰。人間之盛單矣。然則子將厭塵壤之濁濁。而志巢神山乎。羃草露之涓涓。而心棲元圃乎。今且偉子以綠髓之目。金骨體名。綴青札。通素書。幽宮玉女。助丹竈。柏裔仙翁。傾琪腴。遺以九節綠玉杖。高策萬里青蚪駟。紫翼赤豹羅左右。仙樂前導笙簧竽。而乃凌雲岨。翔神飆。涉元圃。攀赤城。九華岑綺。千巖襲青。瑤海麟鳳之宮。洞天瓊花之庭。惟吾意之所適。翶沖飆而飛行。則有金莖神娥。玉蘂仙子。碧落侍郎。青牛道士。擷峨嵋芝朮之香。掣鑑渠桃花之醴。剖雪谷之冰梨。陳朱神之標李。鼓瑟山應。投壺天喜。羽爵飛而彤霞流。玲簫和而清歌起。歌曰。搴桂旂兮白雲鄉。酌黃露兮餐天漿。千秋萬歲兮樂未央。歌聲未絕。天雞嚮前。緱鶴高翔。元龍下旋。斯時也。感蟪蛄之易化。忻金石之永堅。晝長歔而起舞。振銖衣而上騫。此神仙之樂。閔熊經鳥伸者之所慕也。然而駐顏有藥。換骨無丹。鸞鳳之居。終不可干。子則仙乘天賦。不必聚三花。脫五濁。已得飛玉宇而凌高寒。往哉。其無所疑矣。

潛虛子曰。神仙之事。恍兮惚兮。段藏有之。則必合神山之儔侶。講妙道之角堀。謁官府于上界。受法籙于紫宸。吾亦安能忍而爲此。以期接手乎上眞。且吾以天地爲穹廬。以元氣爲儔伍。逍遙乎海山之杳冥。依佪乎雲煙之渙聚。亦何以異御列子之風。而仗衛叔之羽乎。

大夫沈思久之。乃悅然而笑曰。噫。吾知之矣。今者天旣厭亂。人皆思治。行將驅犬羊于宇內。斷鯨鯢于瀛次。萬里合軌。四海無事。埜絕胥哭之聲。鄉弛追呼之吏。乃有碧山之麓。魚梁之西。盧堂背郭。短垣循谿。地饒桂筍。崗宿兔鷩。長松十樹。五樹幽鳥。朝暖暮號。階綠落蕤。門捎竹低。水溢則游鯉可釣。茀亭則花景常佳。買鄰接漁樵之里。通徑隔輪軌之蹊。爰處其中。樂天自守。良書擁左。素琴臥右。古焦石硯。黃磁花斗。校易硏朱。賦詩推手。言培果林。更釀秫酒。熙駒美旭。招我良友。高情說雲。狂歌擊缶。不知主賓。何論稱叟。下潠之田。秋風蓮租。叢纖之賓。柔桑百株。孺子能文。嬌女知書。入不聞交謫之語。出不爲章服所拘。莽捷徑之可借。非充隱而邀譽。時或策杖聽水。岸巾看雲。糾圖策以觀稼。騎款段以尋春。娛樂陶陶。吾行吾眞。邁志羲皇之上。長爲太平之民。此蜀人生之至樂。非紛紛者所得而同云。吾以是招子。子之意倘乎其在是矣。

潛虛子乃瞿然而起。听然而笑曰。有是哉。是固吾所旦夕思之。而不能得者也。向者吾子所言。金鉉銀青之貴。重綸炳奐之居。豐容緐節之雜沓。寶衣玉食之華腴。以及選羽鐵于朔野。撝真靈于雲衢。如夢如幻。縹緲空虛。非吾願之所及。故敬謝而勿趨。至若玄宇丕美。圖首康娛。極眞境以自適。無危機之可虞。則又安得不臨風揚袂。望塵脂車。再拜嘉命。請與子俱。

七歎

敍曰。羊腸世路。跬步欲危。滄海浮煙。彈指樓閣。感之所觸。莫已于言。拉雜書之。名曰七歎。

歲紀彊梧。許陽始謝。曼子端居不怡。隱几而臥。仰天而歎。客或見而問曰。子類有甚不釋于懷者。胡爲是悢悢而悒悒。而可得聞乎。曼子曰。然。吾慨夫浮俗之不可與居也。九晨蒼蒼。陰晴忽忽。人寰險巇。萬變何極。吾以聞見之所及。舉其尤者。可歎有七。請爲吾子述之。若乃鳴珂上佐。秉節重臣。作天子之股肱。寄朝廷之心膂。吐氣而風雲襟合。揮手而日月可迴。于是雕龍之客。結駟之英。岌華冠而卑拜。蒿蟬成羣。璆玉佩以參趨。縣魚作隊。進堂階一尺。便是青雲。得相公片言。若獲丹篆。朱門未啓。桃柳之行森然。銀鐙既張。雁鶩之列未散。一旦怨矢忽集。怒電難測。雕驥一至。即爲去國之人。白獸誰開。無復朝天之路。向之承色笑。丐齒牙者。此足疑其有鬼。翻手可以爲雲。出國門而蔽望。寥寥祖道之筵。登柴車而載馳。寂寂臨岐之財。其或田開再起。皇路重驅。狐偃兩脚。迎趨翟尉之門。鐵厚十重。更下楊郎之拜。此古今所同慨。宦海之常情。其可歎者一也。出羣傑士。抱路英材。十年提塞外之軍。萬里寄刀頭之命。霜天劍折。花凝鐵甲之冰。野宿魂驚。夢斷鐵戈之枕。漸矛作食。則美比珍炊。穿沙得泉。則貴侔甘醴。夜雨寨而金瘢裂。鉦聲震而馬汗蒸。李光弼之陷敵。短刀頻納韡中。秦武衛之生平。出血常惟斗計。始得葵龍躍之檻。拜虎節之榮。所謂全一生于萬死之中。獲貂蟬于兜牟之內者也。而科目之士。無寸勳尺勞。策勳于佔畢。躍身于雲霄。轉乃恃其儕輩。謗爲武夫。蹉跌小失。糾彈紛起。屬之一吏之力。即得持其短長。悲夫。北軍太尉。甯知獄吏之尊。南征將軍。終被明珠之謗。劾灑尖于坐上。既甚魏其之田。止李廣于亭中。氣盡灞陵之尉。志士爲之扼腕。豪傑爲之摧心。此其可歎二也。洛陽右戶。淮右鴻商。積寶塔以爲山。量珠璣以論石。其儇且陋者勿論矣。乃有傾財結客。列鼎餐賓。江湖奇服之倫。潦倒悲歌之士。莫不待之以上客。館之以華居。齊流譽之門下。履盡銜珠。孔北海之坐中。尊常滿玉。黃金脫手。皆械實井之珍。紅粉贈人。並惜章臺之柳。當斯時也。盟苔山而志思。矢白水以圖報。感激萬狀。旋涕縱橫。及乎金穴消銷。銅陵漸圮。主人老去。路鬼來窺。秋風客散。即同黃葉之飛。夜雨堂空。誰拜總帷之奠。甚者欺其孤寡。肆彼陰奸。隨浮蹤而偶集。原同舍北之鷗。化妖鳥以啄人。終是堂前之燕。置厚地高天于不問。廿牛襟馬裾而無慚。人情至此。世道何論。此其可歎三也。中都俊彥。東魯諸生。抱好修之眞。探文章之奧。迎羲和之始發。燒筍點朱。送望舒之末輝。夕館披卷。用能源溯學海。心鏡芬園。飛藻有麟鳳之采。羅胸皆星斗之芒。章華覩草。豈惟作賦之才。柏梁聯吟。何愧騷豪之選。然乃省門跋路。席帽離拋。誦五千卷之秘籍。僅爲章句之師。鬻三百篇之黃齏。曾無食肉之相。靑衫風冷。蕉萃可知。白髮霜添。生平已矣。而彼赫翁簪石。齷齪富人。或起家于羿嵩。或罔利于駔儈。目不識一丁之字。腳不到二酉之山。高擁金貲。雄長閭里。童騎如虎。視衣冠若綴旒。意氣如雲。輕里寒儒士。樓至于歲時之會。盛服高坐。偃蹇廣筵。狂論偶發。四坐爲之傾聽。巵酒一行。諸父不敢膝席。而局趣寒生。猷焉而聽。偃蹇比喉。其笑語者何人。飢驚不辨。覺擒揮之皆鬼。嗟乎。讀萬卷書。不及賭博兒。昔人所爲傷也。此其可歎四也。切玉定分。佩觿同心。十年則螢案促膝。一閱則雞鳴賦舞。應詹爲學輿韋郎爲弟昆。張軌易衣。觀樂安而莫逆。當斯之時。結綬彈冠之願。乘車戴笠之盟。雖欲勒金石以表誠。矢鬼神而盟信。無何。春雷破蟄。巖穴有起蛰之鱗。神山引風。蓬萊駭垂翅之鳥。升沈既判。雲泥斯分。淵結契之誠。念相知之雅。故人無恙。重聯風雨之牀。驕從登堂。無與生平之約。即雲龍之合無日。勞燕之飛各天。猶當走一介之使。濟其淸寒。寄千里之書。勸之餐飯。脫令死生異路。幽顯殊途。黃壚風景。假忘竹林之年。西華弟兄。時恤葛巾之樹。撥情準理。固其宜也。奈何青雲之身始致。白首之交頓忘。華門停上客之車。窮巷斷貴人之轍。或素其將迎。則置之若罔聞。或色厲相從。則接之以冷面。筆歎列侍。何退席覩之歡。縕袍破弊。安憶布衣之好。既謝貢禹之微。然更奪管鮑之清風。甚而嫉其茂學。陰謀陷害。搆之機。毀其故知。先計飛鴻之路。嗟乎。交期安在。渭納馬耳之風。人心難測。喩甚虎豹之穴。誠無怪乎王仲回有捷子之戒。劉孝標廣絕交之論也。此其可歎五也。學鬱末觀。雖求成功。瑤瑤互容。籠籠相將。羊酒之奉。獲禮輓以登門。纏綿之遺。爵雕而邀。凡佳節招邀之時。選錯逍珍。春風嫁娶之天。添妝助玉。莫不競巧鬬尚侈。華本俗習之移人。託殷勤而結好。然而芳檻絡繹。祇禍鼎門。瑤贐紛紜。但陳華屋。至于窮巷寂寞寒家。雖復里閭宿好。襟袂通親。既往返之無人。亦饋遺之絕迹。甚至嬋嫣譜牒。則織將而遊僞。絡繹相遺。則障面而旋避。或有飛書乞米。敝戶呼寒。壞褟滿地。傾囊移栽之分。龍鍾雜投。翻惜絮袍之贈。悲夫。冤家一擲之貲。即寒士終歲之需。于彼則強近而損其高貲。于此則對面而珍其餘瀝。斯薄俗所常見。誠不解其何心。此其可歎六也。馬屑鹿簪。賸揮白走。鴻偕僭。乞靈搗之中。羽章飾身。騙名羊胃之列。家乃出入羽林。炫耀梓里。高興結翠。大馬如龍。綺鐵刺之尊長。開招納之捷徑。則有金牛刺史。飢財令君。悅其狐媚。接以杯酒之歡。使其秘謀。通此營財之路。因以爲虐鄉曲。作橫里門。蓄雕臂之少年。結虎冠之羣隸。魚陵家猾。不以爲多。鱗勝巧法。窅眠納媒。其少養斯。投若蛇蠍。斷盜尊爲帝天。而一二搢紳者。德附戶養高。首鼠無主。翻防患乎蜮沙。嗜慾若此。任肆鴟乎鵰子。家令魍魎走光天之下。睒賜爭輝。吠羊豪文虎之皮。跳躍無忌。其可歎七也。是七者。皆在昔所同然。非今時之創局。就所其睹。已足興懷。若欲究塵海之風波。窮人情之雲雨。則戒南山之竹。莫罄其辭。量恆河之沙。罔知其數者矣。于是客亦不覺慨然以思。慨然而起。相與咐嘴長歎。不能置云。

僕以下才，局迹縹緗，開卷輸心，北應辟棧經，居會城之戴氏聽園。松格既瞻，松情斯暢，獲附裙屐之列，珠玉可親，亂點金銀之車，黃恐多暇，乃定傾蓋之分，高歌寶劍之篇，談深燭寒，吟涼雨墜，當是時也，邁孫先生將以　先生駢體之文，謀付剞劂，於是玉牒親寫，瑤葩潑鮮，墨雨一揮，縹雲萬疊，吸華吐粕，瑰采鏤徵，都爲一編，排比成卷，受而讀之，口香三日，挹華嶺之玉髓，咳唾九天，披葩苑之瓊璨，遂付雕梨之手，用作餞行之糾，曾以風雪歲闌，爰理歸櫂，每用翹結，蒼江渺然，聽園梅開，積思成疾，既而稽山日落，渭北春深，每望王孫其未歸，乃結山鬼以爲伍，嗚呼，庾信有傷心之賦，內史興陳迹之悲，天上樓成，山鄰驚惡，巫咸忽下，幽顯永分，亦可悲矣，夫人生百年，流電一瞥，凡託命於枯管，多銷魂於窮山，通眉不凡，名葩永播，奇胷所發，雕章叠工，然而脫葉亂飛，遺叢散佚，已感蟪蛄之易化，安寘天地之長留，雖餘死後之香，實亦意內之事，安得有如　邁孫先生，發篋笥之藏，深投琴之淚，傷故人之永逝，盯敬禮之遺文者乎，爰以校字，聊綴小文，嗟嗟，旋鶴無言，隻雞未奠，芸帙在手，蓉璣僅存，心也益之誠，信亦之宏詣，作者往矣，是芬遂之導師，仁和張大昌原文句，跋於戴氏聽園。

僕以（九卷 排八）局迹（藍卷 洲五 西與 陳）開壁（之卷 伯七 孙根 李）應辟（遠卷 帆七 序送 余）松格（惠卷 詩六 集復 序見 心）瑤情（勉卷 劍三 西與 贈）獲附（萍卷 南二）

（社 子部 書新）珠玉（四卷 集六 序奉）亂點（孫卷 庭玉 身袒）黃恐（勉卷 姐三 亡與 李）乃定（身卷 陳六 相湖 味路）高歌（李卷 伯七 書棲）談深（同卷 七七）吟涼（分幽 篇六）

（剛 尋 陳）當是（驛卷 吟三 集奉 序亡）邁孫先生（詩卷 古七 詞七 散遺 分）先生駢體（為卷 古七 身 集姻 後遊）謀付（遺卷 詩七 序根 屆）玉脫（館卷 七七 宜詞 儆絲 分）

花（劉卷 婦七 咏黃）墨雨（堂卷 詩二 集詩 序安）縹雲（萬卷 古七 樓詩 集校 楼叢）吸華（驛卷 陳六 君閣 咏路 湖）獾采（詩卷 鑄七 序生 春）都爲（葉卷 詩三 序退 宜）排比（三卷）

付（吟卷 集社 序聯）受而（軒卷 遺一 集領 序石）香（三卷 退一 宜蓋 寶叢 詩詩 序序）挹華（寺卷 晤三 靈柩 宮筋 律竹 林）咳唾（堂卷 詩二 集治 序安）敏葩（子卷 參六 身獲 陶）遂

積思（館卷 詞七 故鑑 書報）用作（書卷 白六 詩四 記藏）風雲（三卷 詩卷 生七 序斗 春）理（卷 序奉）每渭（書根 十卷 參六 書報）蒼江（雲卷 集六 序奉 婦七）聽園（參六 勾卷 父五 心絲 吟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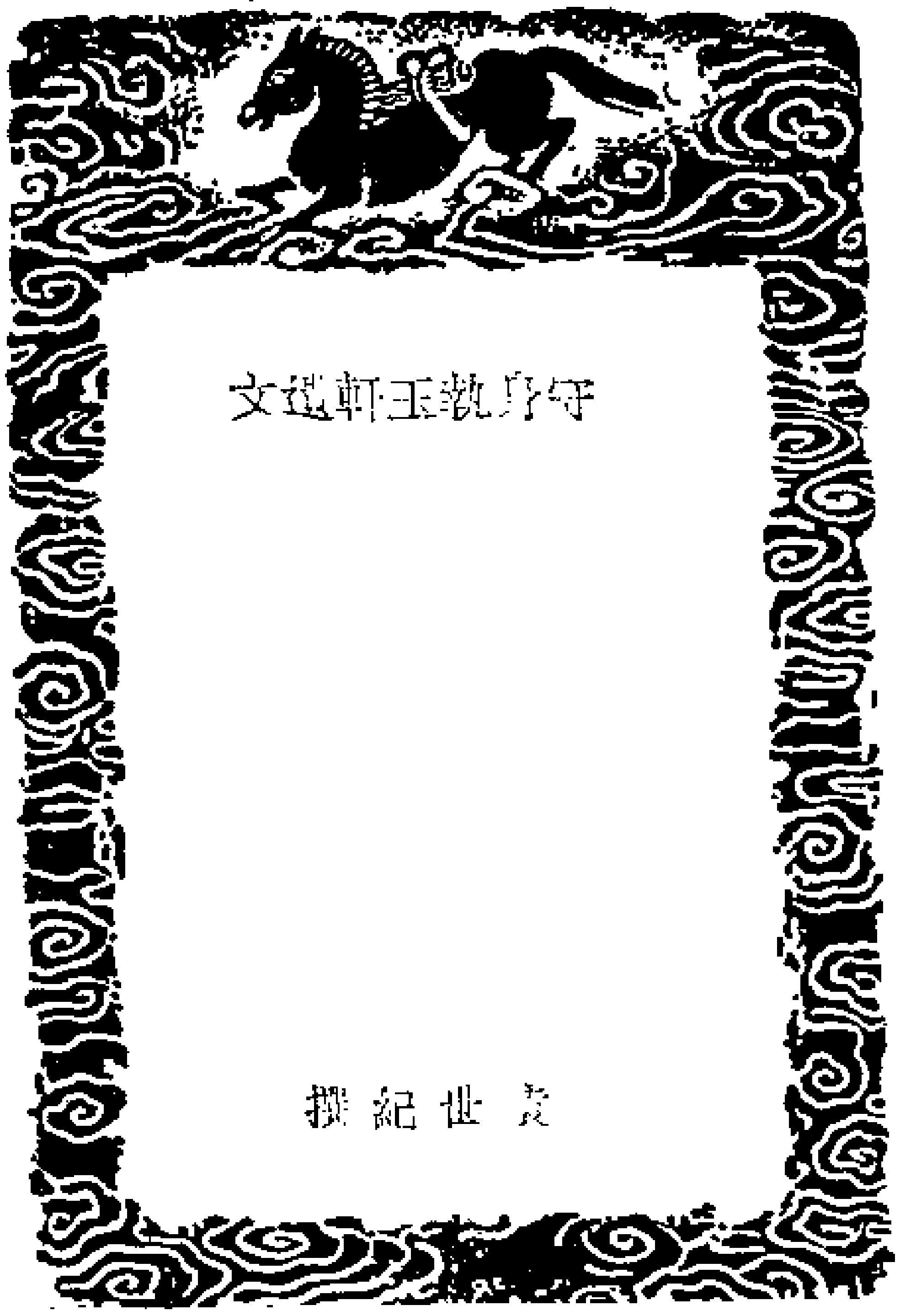
大上（悉卷 烈卷 伯七 婦七 丁卷 陳六）山陽（丁卷 白四 君閣 幽咏）北巫成（導卷 序斗 陳六）（書獲）幽顯望王（導卷 陳六 剛卷）每名葩（君閣 吟三 集奉 序社）結山（參六 書報）（九卷 集堂 詩四 招八）庾信人生（劉卷 集六 婦七 序奉）鶴內史（集復 序見 心 流）

（序運 詩卷 吟三 集奉 社 清）命（白一 序秋 後卷 伯七 招卷 群詞 陳六）（豫 巫 招 屬）通眉（屆卷 碧三）（身 心）天（黃卷 鬮卷）名（詩二 陳六）餘死（花卷 小六 紡七）亦可奇（咏黃 古卷 律伏 陳白 接敬 集壇 薄 崔）雕（陳六 集復 序見 心 流）

搜琴（遺卷 詞三 丁卷）脫葉（四 序 開 幽）（一 故 遺卷 身）蕭（詩七 序樹）敬（療卷 九卷 集 復 招八）（屬）愛以（館卷 詩二 序堂）儒林（詩七 散 分 子卷 參六 聯綴 詩卷）（七 序 余卷 七 歎）作者（詩 七 序 生 道卷 詩三）（鶴 發 樓 雙）

芸帙（序閣 詩 斗 遺卷 詩七 序竹 詩七）蓉璣（遺卷 詩七 齋卷 序斗 遺卷）（詩 身 序 陳）訂（已 誠）心也（屆卷 詩二 序閣）篤 館（勸 子卷 參六 聯綴 鶴）作者是芬（詩三 合沈 紗香 序旋）（流 屋 鸞 流 分七）

眉叔箋月詞四卷，舞黃詞一卷，同治壬申刻於聽園，亦既有井水處能歌矣。予爲刻機雅堂駢文，在光緒辛巳秋，書成，眉叔已不及見，嗚呼，負吾友矣。今年秋，覓得未刻詞若干闋，與譚君仲修一再覆訂，仍付手民，次爲箋月詞弟五卷，其亦春蠶未盡之絲也已。眉叔尚有詩集十二卷，藏於家，擬爲續刻，以傳於世。吾身健在，謂志息壤，己丑十月邁孫記。



序

桐廬袁用時先生，學問精博，兼綜圖緯，出其餘事，發攄制義，融貫羣有，義法則一本有明國朝諸大家，以居教授，從遊不下數百人，湘鄉之士，咸尊為經師。同治七年，祥龍偕重黎同年受學於興化劉中允師，聚上海龍門精廬，得備聞先生行誼，並審重黎之學，幼時稟承庭訓為多，後重黎官京師，祥龍仍依滬瀆，家居寡侶，回憶高文緒言，時縈寤寐，去歲重黎分巡皖南，寓書下招，渡江敘舊，蓋別已二十餘年矣，重黎因留半齋，課其二子，乃出先生制義，授祥龍讀之，周環諷誦，淵源根柢，深博無涯涘，豈後學所能彷彿一二哉，每讀一篇竟，識注數言，以誌私淑，管窺蠡測，無當窾要，全稿甚富，兵燹後拾諸煨燼，斷存殘冊，夫學有卓卓若先生，原不藉制義以重，然所存之文，則皆繼蹤先生，光采內含者，醴泉一勺，飲者甘其味，威鳳一羽，見者瑞其華，後人讀先生文，亦可藉以知先生蘊蓄矣，光緒二十年龍集甲午仲夏，華亭年家子沈祥龍謹序。

守身執玉軒遺文目錄

是禮也
始吾於人也　四句
子曰甯武子　則愚
可也簡
非公事
己欲立而立人
飯疏食飲水
舜有臣五人　爲盛
升車必正立執綏
子張問善人之道　一章
二
古之學者爲己
必有鄰
夫子之文章
或乞醯焉
季康子問仲由　一章
孟之反不伐　一章
述而不作　二句
師摯之始
唐棣之華　一章
車中不內顧
足食足兵　二句
君子之德風　四句
既而曰鄙哉　已矣

未見其人也
夫子之謦欬初
舉而不能先
愚而好自用　四句
句踐非矣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是以論其世也
指不若人
萬物皆備於我矣
有天民者　一節
能讓千乘之國
詩云憂心悄悄　一節
譬假于鈞埶　人於淡
維石巖巖
君子之道造端　四句
日月所照
爲其殺是童子　一節
有孺子歌曰　足矣
前道
盡其心者　一節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
故觀於海者　其瀾
奮乎百世之上　聞者
闇然媚於世也者

守身執玉軒遺文

是禮也

詩　袁世紀撰

禮不外乎詳問。爲禮辨非爲己辨也。夫非禮之所在。而何以詳問若是也。子明之曰是禮。或人其亦深思之歟。且自禮之不明也。失之於疎慢者半。失之於冒昧者亦半。疎慢者不能自盡其禮。而禮意已失。冒昧者不能自盡其禮。而復望乎人之盡其禮者。而禮意愈失。不從而辨之。則將以簡略相安。而誰恪之懷。卒無以明於天下。何哉。或人以我之不知禮。而即在於每事問哉。而不知我之以隕越是懼。奢之又奢。不敢稍存其忽。簠簋籩豆之間。而乃若是之詳愼也。我之以奔走是効。懍之又懍。不敢稍即於愉。進獻趨蹌之下。而乃若是之明辨也。故以我爲不知禮。我則何辭。而以是爲不知禮。我則何安哉。且夫禮也者。亦曰敬而已矣。器數雖微。而先王先公嘗式憑之。一物之或昧。非敬也。即非禮也。且無論其物之果昧也。即使辨名考義。亦既深悉其儀文。而當此明明赫赫。亦以儼然自處者。而漫不經心。其於小心昭事之意何有焉。反是以思。則禮不在聰明之餘。遂而在名物之諮詢也。品節雖繁。而祭典祭統。實昭著之。一事之或昧。非敬也。即非禮也。且無論其事之果昧也。即使贊贊奉奉。亦既無愆其儀度。而當此蹌蹌濟濟。亦以肆然自矜者。而不爲審愼其於嚴恭寅畏之義矣。當揭。反是以思。則禮不在賢智之先人。而在典章之延訪也。使

不知以是爲禮。則所問似疑其煩。而究何嫌其煩也。夫儀曰等。韶曰辨。志正而儀彰者。在先王原必致其詳審。而頗以是爲非禮也乎。故問之必及者。禮之所爲肅而恭。而問之必詳者。禮之所爲嚴而愼也。我亦以是爲兢兢焉耳。且不知以是爲禮。則所問似形其陋。而究何嫌乎陋也。夫奉牲告。奉醴告。法周而制備者。在吾人正宜核其精微。而頗以是爲非禮也乎。故不知而必問者。禮之所爲辨以斷。即知之而亦問者。禮之所爲謙以謹也。我亦以是爲懍懍焉耳。彼或人何不思之甚哉。

婉曲深至。俯仰如題。此境惟張曉樓能到。

必有鄰

鄰有決於德者。不修德而見爲孤矣。夫豈無鄰。自卑處於孤也。且其孤。是自卻其鄰也。斷以必有。人亦何不修德哉。且宇宙有一境焉。室家相比。戶牖相窺。致足樂也。不知者過門不入。疑此中寂寂無人焉。噫嘻是人也。吾恐其獨行而無徒也。試以德不孤思之。天下有處於孤而以爲不孤者。始視不孤。而轉以爲孤。豈知孤於形。不孤於神。隱微不息之地。向慕彌殷。而卓卓人寰。恍同於聚族。天下有以不孤而疑爲孤者。疑爲孤。而終不能宅身於不孤。豈知不孤於神。乃不孤於形。意趣寂靜之區。羣情畢附。而紛紛倫類。可比以同居。所謂鄰也。鄰有聚亦有散。彼夫朝夕與遊。往來相接。非不謂鄰也。然而攜鄰之衆。失鄰之心。非與士而棲遲。烏能常聚而勿散也。止於不遷之詣。而培基厚者。羣聚不厭其羣。擇處安者。作侶不虞其隘。一日此鄰也。千古亦此鄰也。蓋德之所感。恍乎有相依之情矣。鄰有同亦有異。彼夫百室共處。萬井相連。豈不謂鄰也。然而結鄰之境。隔鄰之情。非樂群而託足。烏能有同而無異也。立於克一之所。而爲廣居者。類聚無非族之嫌。爲安宅者。久處無或殊之好。聖賢此鄰也。庸衆亦此鄰也。蓋德之所通。居然有洽比之誼矣。非孤寡也。可實按也。一己洽萬方之性。萬方通一己之情。孰是分門而別戶者。夫人固有素擅招徠。而近則不親州里。遠則遙隔溪山。望望焉徙契諸神明。而不獲親諸覿面。欲來而不來。若若此之不來而果來也。意旨融而情形不閒。我勤遐歟。人斯遐思也。諒無是事矣。有可信也。奚可疑也。一室操四海之志。四海賴一室之機。孰是索居而寡偶者。夫人固有樂爲比黨。而先自比戶以處。人誰並域以居。營營焉簡擬諸或然。而不克歸諸獨斷。欲至而不至。若若此之不至而決至也。性眞合而志氣已通。我非離羣。人甘索處也。非庸再慮矣。其有鄰也。不可必哉。蓋響應自出無心。原非有關於動衆。而族類均安本志。時樂自來其門牆。然則人亦何不修德。而轉以孑然無偶爲樂也哉。

題如爛柯泄然久矣。而文則獨闢蹊徑。無窮出清新。其妙不過推勘必有二字神理。

始吾於人也　而觀其行

信與觀非好爲異。始今不能無慨矣。夫聽言猶是。而始也聽而信。今也聽而觀。人將咎吾乎。抑吾將咎人乎。今使世故無變遷。俾得執一信耳。因以信曰若。爲之始終於其際。亦推誠與物者所大幸矣。乃我方存

抑自之衷而忽歎此心之已古。我轉為刻覈之念。而倘悔轉計之太遲。我生不過數十年之間。而前此學為其宜後此不嫌其刻。抑何今之大異於昔所云也。吾也以身涉世。而於人甚協相與。不覺忽忽其至今矣。然而吾又何樂乎今也。然而吾極不忘夫始也。始也正直之理。倘在人心。言有物亦行有恆。則寬大之懷。適與篤實之衷相契。而為類可概身心焉。始也質直之風。猶在天壤。坐而言亦起而行。推誠之體。適與反枝之詣相符。而片語其微全量焉。夫使其人情不遠。即歷終身而弗失其常可也。抑使其右處可敦。即閱異時而適還其故可也。然而吾方謂始之可終據也。夫我生之初。已非復崇質黜華之世。而右直之遺。經十數世之所蓄。而猶有扃實之相符者。則世道之幸而亦人心之樸也。而追維疇昔。吾方將執始以例今。然而吾不謂今之殊難料也。夫我生之後亦幾經歲遷月異之時。而人情之變。僅半生來之所閱。而遂至前後之大謬者。則初念之非。而亦操守之失也。而歷溯平生。吾烏能即今以概始。蓋豈言猶是。而始也聽而信其行。今也聽而觀其行。吾華之抑復危之。天下無不可轉之氣機。患不在天心而在人事。苟其相持無他。得以終安其故我。則始也初非過為信。而人不幸吾之疎。今也不待徐為觀。而吾不慮人之詐。我悵其如昨。此吾所深為釋然於今也。且夫世風之不古。遞而降者一轉瞬而始已為今。世風之克振。捺而上者亦將一轉瞬而信不待觀也。往事猶堪回首。吾方幸始之深信非迂矣。我又愧今之觀察多事矣。天下有難堪挽之事勢。患不在質樸而在譸張。當此流而日下。群將日涉夫浮夸。則人雖其砥行之初。而負吾實甚。吾安其信心之素。而誤人已多。晚近之怨非。此吾所深為慨然於始也。且夫古道之尚存。遞而下者一旋踵而信已更為觀。古道之云亡。雖夫本者安望一旋踵而今更轉為始也。夙願未足盟心。吾方悔始之輕信太逕矣。吾轉慨今之遞觀已晚矣。微乎也烏為至是。

渾灝之氣。感喟之情。盎溢言外。此沈酣於歸方兩家。而心知其意者也。

夫子之文章

賢者指聖以文章。若不容不別視者也。夫子言正以文章觀聖者。乃至此忽別而觀之。殆不欲以文章盡夫子耳。以為學者日侍一聖人。而必於聖人之身別立主名。以為淺求之地。不幾於歧視聖人哉。顧出諸聖者。本無淺之非深。而聖所出者。或即深以為淺。道從積久之後。而有原始之觀。則名不必自我立。而仍若自我立也已。今夫威儀為定命之符。而修辭亦立誠之要。所謂德關之抑抑。與夫嘉謨之洋洋。皆文章也。賜從夫子遊。竊以是求之久矣。由今思之。而知夫子原自有夫子之文章也。天下偏全之數。指全於偏而偏者全。指偏於全而全者亦偏。夫章縫之容。必非他人之官骸所能貌。叩竭之示。必非他人之口舌所能參。止中固全乎其為夫子矣。豈渾全之業。而賜顧偏目之乎。然以為偏。而文章定不沒夫子。只為全而夫子又不盡文章。試思猶是夫子。而此曰文章。彼亦曰文章。何文章之從同耶。然後知全者自在夫子。而偏者自在文章。則雖約而指之曰。此之謂夫子。殆不過文章也。而於夫子無憾焉耳。吾人分合之情。求合

於分而分者合。求分於合而合者亦分。夫備內者之展舒。時時踐形而生色。集一堂之晤對。時時面命而耳提。惟子固合而有其文章矣。豈合同之化。而賜顧分屬之乎。然以為分。而夫子未嘗離文章之外。以為合。而文章又先另夫子之心。試思猶是文章。而昔一夫子。今又一夫子。何夫子之從異耶。然後知合者自在文章。而分者自在夫子。則雖判而析之曰。此之謂文章。殆別有夫子也。而於文章無憾焉耳。故人以重文章者重夫子。則必曰非文章無以為夫子矣。夫使夫子止有文章也。正恐熟視無覩。章中之夫子非夫子。即目中之文章非文章耳。而一從元氣流行之際。微窺曲成不倦之忱。覺不欲人之輕視文章者。正不欲人之重視文章。而凡所發皇。不必矜持以有意。抑人以重夫子者輕文章。又必曰有夫子勿徒恃文章矣。夫使文章無當夫子也。正恐索解不獲。意中之夫子無文章。並目中之文章亦無夫子耳。而一從詩業講益之餘。深究時止時行之妙。覺不欲人之重文章而過信夫子者。先不欲人之輕文章而過疑夫子。而由來鼓舞。何嘗因任以無心。吾思之。蓋倘可得而聞也。非有不可得聞者。亦安知得聞者僅夫子之文章也哉。

文章原根於性道。以偏全分合輕重。詮題想落天外。鋒游刃餘。能使題理題神。故作鑿花萬點。

子曰甯武子　則愚

聖人有見於臣道之異用。而即衛大夫以分著之焉。夫人爭樂言知。而事有必出於愚者。甯武子者。於有道無道間分觀之。不亦較然乎。且人以身事主。竊願我國家長享太平。小臣得叢無事之福。致足樂也。而變故所乘。豈保身未堪以言智。則盡瘁始克以攄誠。一人異位之施。此中正有急措。剖白者今夫委佩而揚清晏之休。度飾從容。進食猶舍知路。涉川而念艱深之濟。身嘗險阻。匪躬轉類愚衷。乃吾思為人臣子。既欲知於有道之日。又不得不愚於無道之時。而深有感於甯武子也。夫武子所處之邦何如哉。其在文公。作室齊桓之力。國小圖存。而悉索為虞。未可侈陳夫明盛。開關失重耳之獻。遂天起覺而後離方大奚煩擬議於亨嘉。然以視襄牛之出中路。與悲獻犬之讒。施邱再賦。斯時不且內變未作。外患不生。居然有道時乎。吾觀武子。惟是相偕進退。得安夙夜之常。開有馳驅。堪備皇華之選。自覺身名俱泰。臣主交榮。所稱有道則知者非耶。至於成公。而邦尚忍言哉。吾因不欲於此觀武子之用知。然亦何能於此料武子之用愚。而武子則竟愚矣。緩急既關於君父。聰明若盡歸於無用。而一往之志常伸。倘以犯難勿行。方且託沈幾而懷觀望。臣罪之當誅。即此知之說矣。夫誰扞牧圉。誰守社稷。利害本自皎然。而武子不為居者。獨為行者。毋乃昏昏不辨關乎。至孤忠獲宥。豈得邀納玉納橐之倖。因知意外之成事由天。而愚者以奮盤早及此也。此際象在童蒙。試溯思委蛇之丰采。不曾老夫盡知焉耳。嗣嗣祇今。在須臾權謀亦隨急迫以謝。而計較之私必絕。倘謂出也多術。無妨留餘地以便身圖。斯臣之負國。正不愚之咎矣。夫雖有士榮則有鍼莊。殺身亦復何益。而武子不為死臣。即為生臣。抑何斷斷不惑爾乎。至伯主刻深。卒不敗薄愧貨

從之謀，反從齒𢍰之所全不少，而愚者實始念不到此也。一時行成，冒昧，非參觀暇像之神明，幾疑愚自性生焉耳。吾故為分晰之，而從愚思知，前後原非有兩人，乃因知見，愚難易正無容一視，孰可及，孰不可及，識者自辨之。

從下文對照，兩則字原分輕重，見解獨超，製局亦異，氣味風神，更軼塵表。

或乞醯焉

原鈔本缺破承□□□今夫高之直，固藉藉人口矣，然吾嘗考其軼事，一日者，偏有其細已甚之舉，相乘於猝不及備之時，余雖未詳其姓氏，而猶得為世之稱直者追述之，如乞醯一事是已。夫醯也何以有乞之乞哉。想或人未嘗疑之以待，而不時之需，亦復難以猝辦，則瓶罄罍恥之故，自不得不於望衡對宇之下，向主人而直告以情，抑或人不及備之於蚤，而倘然乏用，又復難於姑已，則踵門投趾之時，自不得不以分甘絕少之情，對長者而請拜其賜。當其未乞之前，未始不以吝惜為高疑，繼而思之，以為高因在人也，豈室於醯而反吝於所施，則謀之外府而術如者，何猶之於內府也。此或人意中之見也，即其將乞之時，亦未始不以必有為己喜，徐而念之，以為高雖直人也，倘至於醯而反窮於所取，則取之彼室而仍匱焉，且無異於吾室也。此或人意外之疑也，其或粢盛直躬之節，而以為坦白自如者，固不可強無以為有，要必不諱有以為無，則當其偶有所求，而甘為沾丐之舉，以術夫緩急和通之義，則乞高即所以信高，此或之直也。而高自可相報以直，其或妄意高室中之所藏，而以為慷慨有素者，向固以所有給人，今難以所無應我，則不必果須是物，而故作卑辭之請，以驗其倉猝應變之才，則乞高即所以嘗高，此或之不直也。而高又何妨徑行其直，何也，有曰有，無曰無，豈不磊磊明明也乎。而至乞鄰而與，則其委曲也甚矣，直云乎哉。

寫或之乞，分析數意，以反映下文，落想已極靈緊，用筆更清遠遒亮，飄颺空中，無一浮煙浪墨。

可也簡

可時人之簡，因其人而可之也。蓋伯子自有伯子之簡，而夫子之可伯子，即以其簡，豈非因人論人者乎。以為人之足推人倫類者，必非漫無短長者也，而有其長必有其長之實，苟其實難沒，即其長難沒矣。子之不能忘情於子桑伯子也，想子平日必有所以知伯子者在也，則吾之所以知伯子者，大約不過子之知伯子者而已。子今以子桑伯子為問也，想子又先有所以定伯子者在也，則吾之所以定伯子者，要亦不過子之定伯子者而已。洵哉其人固一望可知也，非泯泯然不可為人知者也，亦一言可定也，非昔昔焉使人不可定者也。不曰簡乎。從來人之學半成於人之性，以彼伯子之性，何其獨近坦易之風乎。苟疑其性之與人殊，而從而非薄之，是使天下之蒼然旋牧，貽譏其細已甚者，反得出而譏伯子之上也。為伯

子者必有所不服，故有伯子之任天而勤，而人情之樂為使者，遂覺莫使於伯子之簡，夫簡奚不便之有乎。所謂消心之效，將於是乎覩矣。則其性可也，即其學可也。吾恐因不得而非薄之也，而人之品多立於人之志，以彼伯子之志，豈非專主徑直之行乎。必謂其志之偏於一，而從而訾謷之，是使天下之樊然淆亂，好為庸人自擾者，俱得出而形伯子以拙也。論伯子者亦有所不安，故有伯子之內斷不欺，而人世之避相尊者，遂若別尊夫伯子之簡，夫簡亦何嘗不尊乎。所謂無非之感應於是乎在矣，則其志可也，即其品可也。吾蓋又不得而訾謷之也。凡夫吾之於人也，惟不欲假人以名，而乃不忍斬人之名，世豈無求名而吾偏斬而不予者乎。斬斬而不與，必其訛之而不類也。今使執伯子以類簡，而簡類即執簡以類伯子，而伯子類其有不類者鮮矣。因其類而名之，斯謂形容之維肖耳。抑惟不欲遯人以實，而乃不忍沒人之實，世豈無責實而吾獨沿之勿道者乎。獨沿而勿道，必其為之而未成也。今使就伯子以論伯子，而伯子已成其為伯子，即就簡以論簡，而簡亦成其為伯子之簡，其有不成者鮮矣。因其成而實之，不患湮之非真耳。然則論伯子之簡，而不以為可，是刻也，非伯子之定評也。吾之所可如是，子亦愈知伯子矣。

體會可也之神，其思淵微，其詞俊爽，有肄雲在岫，隨風舒卷之妙。

季康子問仲由　一章

以從政者而詢才，未知才之餘於政也。夫魯政之衰，從政者之無才也，豈知聖門之才，自餘於政，時未能使耳。季康子何問焉。且國家非無政之患，而無才之患，至於才自盛於下，政自衰於上，莫如春秋之世，而吾魯為甚。公族擅權，人主無能詔其爵祿，世卿竊位，聖賢安得與其經綸，乃據非其有，反竊竊然於人之宜有者而重疑之，良可慨已。今夫國之強弱，觀政之得失，魯自康子從政以來，國何如哉。田賦棄周公舊法，患盜則思淫刑以逞，而強欲徵辭，乃束手而奉百年之默，伐邾違伯忠言，無事則發大難之端，而寇戎壓境，遂甘心而為城下之盟。令附日者有端簡之能斷，有太叔之美文，有國僑之博物，雖四十年不被兵可也，而魯豈曰無人。若由若賜若求，洵為至今不使也。況當日者，信辭射則諾重邦君，解衛藩則功成束錦，變齊甲則植在用矛，惟三子其明效大驗也，而肥奈何不知，為果為達為藝，豈猶煩大夫面獻。然則其問夫子何也。驕盈於矜，視權勢直為私物，而反覺經生拘文牽義，未必諳朝廷典故，遂以紈袴而薄讀書談道之儒，仳仳戚戚，若仕宦途有別長，而特蔑才士，抑崖從心，或且乘時事機宜，偏以斗筲而謂廟明堂之器。夫子曰，何有哉，何有哉。惜當世無使之者，雖然，康子之問，豈真有欲使之之心，而夫子豈真望康子使之也哉。兩觀之示威也，夾谷之適變也，正籓之從應也，墮相三月，而果達藝之效，化馳若神，乃道言必召矣，治命而非遵，以為道大莫容耳。不謂孔悝有仕，與祭不終，騎上有封，卑陽請怠，果者亦若役其果，達者亦若忘其達，即待用如求，仍祇備奔走策馭之數，其蔽賢亦太甚矣。且納假一間，只飾其不能同升之非，幾欲託於愼重名器之思，君子以康子為何如人乎。顏閔之德行也，游夏之文學也，宰我之言

語也。取材乎黨。而由賜求而外。循指何據。乃招弓非應。避僻門而若浼。排乃高倘其事耳。所指馮河之勇。不恥其臣。聚斂之謀。雖鄙鳴鼓。果者致不盡其果。執者致不善其執。即聞道如賜。亦聽命家宰。鄙曾之誚。其見解有由然矣。故各標一格。以明其人浮於政之實。彼徒曰爲賢大吾徒之語。夫子於三賢又奈之何哉。要之康子不足言。而魯政之衰。人才固彬彬盛也。此秦王之驗也。

此題有金陵南大家作。後人遂難於爭勝。文獨以莊重之格。寓變化之勢。故能拔奇於名作外。

非公事

賢宰有意中之人。因即公事而轉計之焉。夫宰執無公事。乃子游之於滅明。若獨幸其有公事也。而因轉計之。以爲驗士品者得之於所聞。不若得之於所見。夫人不易知。假豈眞能一見決哉。要從相人之後。偏深人以源始之思。則正惟不敢一見決。而仍決之於一見也已。如行不由徑之滅明。假始聞之而即有意乎其人也。乃既見之而愈不能忘情乎是人也。夫邑有高賢。應切迴從之慕。而交成覿面。良多作合之緣。乃邀問彼之不靳我以晤對之歡者。其地爲何地。不虛我以懸懸之望者。其時爲何時。蓋自初蒞武城。以迄於今。假因追而溯之。統而計之。不禁私心竊嘆。以爲爲宰者之猶幸有公事也。今夫宰之事。何者非公。惟有數事焉。必宰與人共之。而後有事。斯眞公事矣。夫人爲事來。豈必其爲宰來。然以爲爲事來。而彼意中固無宰也。即以爲爲宰來。而彼意中仍有事也。要其意之有宰與無宰。當事之際。誠不得而知之。所可知者。莫如過此以往耳。以嶽嶽之丰裁。而苟微露親暱之私於事後。則幷當事之親暱。亦遂可以意揣。縱彼或萬分盡一。而自我偶然者記。偏覺連而相及。無容恃爲推論於其間。而如若人者。正使我不得不致其推詳之論矣。抑人爲事來。何嘗其爲宰來。然以爲爲事來。而彼之意不妨亦在宰也。如以爲爲宰來。而彼之意且並不在事也。要其意之有在與不在。方事之時。亦不得而知之。所可知者。莫如餘日甚長耳。以矯矯之獨行。而倘多一得已之役於事外。則幷此事之不得已。亦並足以貽譏宰或大過望。而旁觀或略加指摘。翻覺習以爲常。無容更使分明於其際。而如若人者。正使我不得不用其分別之明矣。蓋非公事乎。此假自初蒞武城以到於今。所以追而溯之。統而計之者也。每假脂韋之習成。豈無耤宰以爲重者。吾不願見其人。而亦無能盡謝。以公事爲之累也。然而禮別嫌疑。吾猶冀其勿將毋於公事之辨。而非所論於素行可信之人。編彼耿介之性生。豈肯因事以爲榮者。假方心儀其人。而迹不至終絕。以公事爲之強也。然而情殷饑渴。吾實不欲其斤斤於是非之分。而無如不諒吾心之甚。何也。蓋未嘗至於室也。

通篇從下句兜轉。沈思眇慮。如蟻穿九曲珠。筆之奧衍。氣之遒超。惟章羅兩家有之。方集庖猶遜此一籌也。

孟之反不伐　一章

觀孟大夫之不伐。聞其辭如見其心也。夫之反之殿。正之反之功。乃以策馬數語聞。子以不伐予之也。宜

哉。且軍旅之事。勝以爭先爲勇。敗以殿後爲功。而吾謂爭先之勇。不若殿後之功爲尤烈。蓋擁全勝之勢。三軍用命。其盾奏易爲功。而當撓敗之秋。一軍皆燬。其保護難爲力。至以功見者。不自以爲功。且以掩其功。君子謂其有不欲上人之心矣。何則。勇戰者賞。潰師者戮。而當不能勇戰之餘。復値潰師之際。有一人焉。俾全軍而返。得免輿尸之慘。功莫大焉。當此而伐。亦固其所。猶憶楷之役。右師先奔。而之反獨以後人譏。後人云。殿也。設斯時反也揚鞭道左。意氣揚揚。馳入國門。傲不爲禮。國之人耳而目之。卽以徇於衆曰。此舉也。吾直以馬上得之。當亦孟孺子洩輩所帖然心服者。乃獨以非敢後馬不進之說聞。抑何其善自貶損。而不欲見功於己者。幷欲分過於人歟。噫之反可謂善處功名之際者矣。且夫擁護師徒。力戰以免仁也。收合餘燼。危地而存智也。捨身不顧。且戰且前忠也。振旅而返。以懟以暇勇也。仁也。智也。忠也。勇也。皆其功也。而之反之不伐乃如此。策事功之會。每爲驕盈之氣所乘。業已喪師辱國。而猶以微功是叙。自炫一己之長。不特顯居其名爲伐。卽隱受其實亦爲伐也。之反則直以歸過於馬者。分謗於人。而披堅執銳之餘。悉歸以樂淑禮陶之氣。推此意也。古王之不自滿假。吾黨之有勞不施。不已隱有同符哉。値廣衆之前。易爲克伐之心所勝。業已轉敗爲功。而益以衆口所贈。不覺矜情之溢。不特張大其辭爲伐。卽謙恭其貌亦爲伐也。之反則直以誰不能與人謀者。退復不能與馬謀。而按轡徐行之下。悉貫以沖和謙退之衷。由斯道也。莫敖之舉趾自高。武叔之丈夫自恃。當亦反而內愧哉。故夫子於射觀君子之無爭。而悠然見謙沖之德性。於殿軍之反之不伐。而穆然徵道學之家風。春秋時如之反者。豈可多得乎。

張曉樓作卓鍊極矣。此則淸曠精鍊。異曲同工。文章本大成。妙手偶得之。

己欲立而立人

仁有植於一念者。立之斯立矣。蓋人未有不欲立者。乃欲動於己。而人之立卽應之。非卽一念以植其體哉。且吾觀形色於天地。而歎造物栽培之妙。其所以生萬物者。卽其所以生一物者也。夫形有爲形。色有爲色。豈當一一肖而樹之乎。何其樹之而有若肖之也。其故可思也。審此而又何疑於爲仁。夫仁者豈必遠求哉。父乾母坤。而中處者。吾身本不孤懸。藐民物爲漠不相關之數。則官虛而氣自徹。委際之衆。內顧先有所不堪。泛泛者豈曰適相値也。負陰抱陽。而類聚者。此理非由強設。若以施濟爲皆以有待之事。則志廣而力亦勞。建樹之名。詎前且有所不受。役役者其與能幾何也。是爲不還而問己之欲乎。卽如立也。己欲之而立人不外是矣。敗人以自立者。此爲極不仁之念。而倘必自敗以爲成人之地。則吾仁中早無此偏而不舉之疑。夫受命於天。原非弱不能支。而特難不扶自植。其所以維持而調護之者。必有其端。仁者見之明矣。見之明。則息息保其根本。而凡困結纏綿。已不啻舉斯世痿痺之疾。旨環呼籲而相告以衷。執拔而起之。執躋而上之。仁者立命。萬物所以託命也。離人而獨立者。此亦最不仁之機。而如曰謀人不闕獨嘘之衰。則吾仁中又無此判而不屬之理。夫德完於性。原非勢孤無輔。而特難肯匠以生。要所以

11 B

第七十八冊

鼓舞而作興之者，先有其質，仁者計之熟矣，計之熟，則隱隱培其願力，而凡與接爲構，即不曾出一時振儒之精神，入寤寐而宛呈其抱，時無背無側，時相對相當，仁者立德，百族所以歸德也，且夫危有與持，顚有與扶，雖行路不容終恝，乃一引手之援，或有德色，使爲旁觀之規，必無孩心，至其所親愛，而拯之惟恐不速矣，何也，以其無間也，仁則又何間焉，所以盛朝救繫扶衰，祇完其成不獨成之量，而閔左方有日起之色，明堂可想見強立之容，且夫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苟懈弛亦復何用，乃快康濟之術，不欲輕施，則當出納之餘，當思圖報，至與痛及躬，而爲之不遺餘力矣，何也，以其無私也，仁則又何私焉，所以鞏干扶世翊教，祇盡其善必兼善之才，而深宮不忘幹事之貞，海宇已共食立誠之福，蓋欲立而立，己之及人，如此其可恃也，推之達而亦猶是焉，夫仁豈不應念有獲哉。

緊切立字，無一語泛入下句，精思一縷，盤紆空中，氣骨又極深厚，方駕宋後備見之作。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聖有述而無作，因自明述古之心焉，夫夫子之述，功倍於古，然實未嘗作也，信而好焉，蓋亦自道其眞耳，若曰，自有天地而古今成焉，人苟不負天地生我之意，則必爲古今爭絕續之數，夫今人之樂有古人者，以其作之於前也，而古人之樂有今人者，以其述之於後也，然則作述之相須亦大矣，吾也幸生瞷作大備之後，其敢謂此事無與於吾乎，詩書禮樂，古者崇四術以陶冶人才，而吾亦惟此爲立教之宗，易象春秋，古者竊擬詩以恢張王業，而吾亦惟此爲從周之本，夫是以可刪者刪之，宜定者定之，或贊以辭，或修其義，去繁就簡，合異歸同，發往哲之緒言，誌儒生之矜慎，一生勤苦，具在於此，若此者凡以云述也，而或且曰是亦作焉，且夫作也者，必古未有而有之，於我乎始也，向使古未有作而吾作之，則後之人緣樂吾之作，即古之人亦深幸吾之作，且惟恐吾之不作，吾又何嫌何疑，而必曰述而不作，然而古人之作，亦既備矣，猶復好爲異說，好爲創論，是自顯其愚也，是將與古爲難，而未嘗深信也，是不知作者之爲功於身心性命，而徒以言語文字相誇詡也，嗟乎，以惝恍之心論古，則古人盡可疑，以新奇之見求古，則古人盡可厭，妄作之弊，大率由此，而吾也有刪有定，有贊有修，所以明乘取之公，示登几之要，揭象辭占變之旨，彰善善惡惡之權，實見夫羲農黃帝，堯舜禹湯，以迄文武周公之盛德大業，炳如日星者，具在六經，其信之也深，故好之也篤，好之也篤，故述之也詳，使其道由吾而粗傳，則吾之一身，於前後兩無負矣，而不知者即以吾之述，爲吾之作，徒使予信好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荒經蔑古者，得有所託以肆其端，是則予之所大懼也，區區此心，惟我老彭實鑒之。

落落欲往，矯矯不群，古光流溢，不假設色，而題意已包舉無遺。

飯疏食飲水

不與食水爲緣者，即疏水可自處焉，夫可飯則飯，可飲則飲，不絕乎疏水，而非必緣乎疏水也，以爲飯則

疏焉，飲則水焉耳，且自人情共溺於飢渴也，非果飢果渴也，而恆若飢若渴也，夫若餓若渴，未有不求不飢不渴者也，乃求不飢不渴而豈遂不飢不渴焉，然以爲不能求不飢不渴，是終昧能不飢不渴也，蓋不超飢渴之外，猶是飢渴之人，而不飢不渴，何以處他人果飢果渴之境也，今夫人有所以飯，而飯則不能無食，有佐其食，而食又不能無飲，人不能無食，必留意於食，乃留意於食，則意有欲盡之食，而食偏多不盡之意，因有人意中所不到之食，而以爲食，人不能無飲，必營情於飲，乃營情於飲，則飲有必竭之情，而情恆竊不竭之飲，因有人情中不當有之飲，而以爲飲，問何飯，曰疏食也，問何飲，曰水也，天下苟可以取，何所不取，而不取者無味之味，留諸寰宇而尚有公心，疏食也，飲水也，此淡薄滋食，當聯爲偶，甘耶不得爲甘，薄則並不得爲薄，觀諸飯與飲，不過此疏水，若舍此疏水，而更無所飯與飲，是亦人所不飯不飲者也，而吾乃飯焉飲焉，人世苟可以爭，何所不爭，而不爭者不物之物，寄諸乾坤而別成廉讓，食爲疏耶，飲爲水耶，值此淒涼況味，同類相招，不得甘而甘者甚薄，不得薄而薄者何甘，若可無藉飯與飲，轉不難屏此疏水，乃有此疏水，更不能無飯與飲，是亦我所當飯當飲者也，而如是飯焉，如是飲焉，必謂蔬不疏食而疏食，蔬不飲水而飲水，始可嗚吾疏食飲水焉，是不如不疏食不飲水也，夫不疏食不飲水，當有如乎疏食飲水者，而爲疏食爲飲水，又有如乎不疏食不飲水者，故爲飯疏食飲水也，必謂轉疏食而不疏食，轉飲水而不飲水，始可伸吾不疏食飲水焉，是欲卻此疏食此飲水也，夫爲疏食爲飲水，當有如乎不疏食飲水者，即不疏食不飲水，恆適如乎疏食飲水者，故云飯疏食飲水也，然不克謀諸終日者，其或同諸終夜乎。

心眼全注下文，深紆跌宕，行神如空，行氣如虹。

師摯之始

追樂官之在魯，聖人不勝始事之感焉，蓋摯，魯太師也，夫子正樂，惟摯是賴，然而已成始事矣，念我夫子，如之何勿思，以爲人情最難忘者，夙昔快心之一事，而事後尤難恝者，生平同事之一人，以余生長宗邦，周流異國，與諸父老別幾何日矣，遐稽而後，意在修明，功思補救，其時相與有成者，吾方賢以待老，庶幾不我遐棄，而今安在哉，回首當年，何能不介然於懷也，蓋余也文衰而出走矣，臨河欲渡，許社難封，棲遲陳歸，而風流獨歸吾黨，杏壇之上，片席猶溫，聊以息夫南北東西之役，詩書其刪定矣，並賈同論，莫宏近取，鈞彈操作，而恰官尚有故人，握手以還，贈言未冷，誰復與此翕純皦繹之知，則猶憶夫師摯之始也，夫下皆有心人，獨官於心者何親，於禮學備而降，亦誰復可與言，然於萬舞中從容同調耳，專精如摯，吾方謂轉旋曠通，昔相念壽老成，僅以考訂微權，與我有成事因人之樂，私心猶爲刺謬矣，不謂條答寄慨，而方其見夫人，詩翟始蓋東國，并荒故老，徒令我於故園帡幪之下，一露目而不勝神傷，曾日月之幾何，此事遂難記憶耶，天下多有情人，而關吾情者甚衆，假爾由賜之儕，相對豈無足樂，更念有昔中不少知音

耳，秋舛有師，吾方謂朝侍夕從，宮府皆資獻納，僅以文章爲友，盧余增實多忘我之嗟，謡情猶存見少矣，不謂樂正逡年，鶴鳴陰而得和，淩知蹤蹟，鴻遵渚以無歸，致令我於韶光荏苒之間，一撫衷而幾難迴溯，豈盛衰之有數，此令亦聽遷移耶，從來哲人既往，必不往於流連慨想之餘，令倫未改，名沿黄帝之臣，先民如可作也，乃即一己之身，轉眼茫如隔代，奏公何日，初不若衛滑聽水，管瞑歎風，晚年未發班荊，則以我意之綢繆，而念其人如金玉，登江湖淪落，始顧貲未計及此耳，賢達所傳，大抵傳於往復低徊之地，搏拊依然，人抱后夔之器，好音猶可嗣也，乃即數年之事，矯首曠若遐觀，蹀節何時，豈節慨、力叔入河，陽襄浮海，宿侶半難覿面，則以志深夫後效，而嘆身退於成功，登風雨淒淸，始事已不堪念及耳，晴盛衰多故，興勵悲先離合何常，曲終人遠，音猶在耳，毋豈忘心，聆此洋洋，百端交集矣，

何以敍懷，引領長謡，此文情致與越石詩略同，而其意纏綿，其音窈眇，悠然能移我情矣，

舜有臣五人　於斯爲盛

溯唐虞而及周，才因盛而愈見其難焉，夫唐虞之五臣，盛於我周之十亂，故孔子論之，而曰其盛也，其難也，皆思一代之運會，必有所開，而歷代相承，運會爲之幾治亂於其際，人才即爲之幾盛衰於其間，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蓋人才者治亂之原也，世皆求其盛，而往往至於衰，論古之士，或致慨於川嶽之鍾靈，而寄慨於君相之推轂，有以愛惜鄭重之情，發而爲寥落沈淪之感者矣，雖然，天下不治，何安論才哉，論人才者，其在極盛之會乎，夫學者多稱五帝，而刪書斷自唐虞，自唐以來，繼之者舜也，舜初亦唐之才，迨其後而唐之才悉爲舜有，若五臣者何其盛歟，夫才之盛，盛於其際也，越千百餘年而有武王之舉，牧野鷹揚，而後會朝即見其淸明，遐荒播棄之餘，多士克生，夫王國說者謂武之殷亂，異於舜之受終，而十亂之勛勳，無異五臣之夾輔，蓋朝有聚，匯山川無不發之光華，而野鮮留良，庭拜極一時之蔚起，昔人目髦毅虞，虞慘杳塞，欲獻遐弔，輒曰才難，若使身當其際，宜何如躊躇滿志也，而孔子曰，斯語也，吾嘗以爲然，由今觀之，益信世不揖讓征誅，則英雄俱束手而無所用，而天生一才，要必有用一才之處，非曰用之於周，若不可少，而用之唐虞者不必多也，顧舜終陟而垂裳，世五十載之勛，武維揚而永淸開八百年之業，是彼物而此久也，而智者僅盛於久者之師師，則用之之難可知也，人盡聖神文武，則菁英雖盡洩而不能繼，而天生異才，要即可爲萃才之總，非曰生之於周者才必奇，而生之唐虞者衆亦才也，頤革契在元愷之列，而一門若若，舒仲容不足數，且與爲姬姓之裔，而外此如閎夭南宮，俱特俊，是彼聚而此散也，而聚者僅盛於散者之赫赫，則生之之難可知也，夫人或疑才難之說，非所語於盛時，而要之不容觀於極盛之會，亦不知其言之信而有徵也，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才之難也，不信然乎，

於盛見難，題解如是，文亦因之，而敍次議論，行之以史遷之法，達之以韓歐之氣，浩浩落落，神與古會，

唐棣之華　夫何遠之有

詩既刪而再論之，以正思者正詩也，夫唐棣，夫子之所刪也，刪之而仍論之，教思也，并以教作詩者也，今夫善思者，其惟詩人乎，三百篇皆有心人之所爲而作也，詩固起於思也，詩起於思，而寫其非徒其賦物非徒物，皆思也，故詩者皆知其思也，至必明言我思如何，而思固淺矣，況詠之曰遠哉，此夫子之所以刪也，如唐棣是已，夫謀面是貲也，神交是虛也，一心當積之裂分，原有無可如何之事，思而甚遠，其說固不必深非，然時地有限也，精神無限也，千古必傳之忠孝，止此萬難自已之衷，遠而愈思，其義不可以爲訓，夫子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是詩也，彼猶託於思哉，思有致其惝者，當用刪弗得弗措，極我意之彷徨，雖未有忠名，而上下求索，不難呼之欲出焉，若明明有爾在，而胡不竇裳就之也，彼蓋已想也，特想之而不忍妄於想，則聊借一語以自寬，以爲伏枕不輾轉乎，方寐不反側乎，即其意急解免之意，其忘固已難矣，謂如此可幸無罪也，而亦念一日三秋者之果何爲耶，思有戚其馳者，專一則愈用愈逸，盡吾心之纏物，雖若無託宿，而鬼神來告，不難立起方寸焉，若歷歷有室在，而胡不翩翩副之也，彼蓋已忘也，特忘之而猶恐議其忘，則急出一言以共白，以爲飲食不能謝乎，風雨不念爾乎，即其皇皇求諒之心，其心固無餘矣，謂詩是長謝故人也，而亦念千里命駕者之又何爲耶，吾不知唐棣所思者何人，令其人聞言而反以相詰，謂爾亦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彼不且廢然乎，秋女善怨，春士能歌，至性所流，天機欲露，彼徒望山川而躑躅，則天下莫解之故，何者不爲可解之端，後世繁飾多而眞誠少，皆唐棣之教也，而天下將不復有思，南陔有聲，白華無句，精神不泯，斯精粹不遺，彼徒寄草木以流連，則天下無情之人，何必不作有情之語，後世文章盛而氣義衰，皆唐棣之類也，而天下且不復有詩，此夫子刪之而復正之，教思也，並以教作詩者也，

文生於情，而氣骨清高，不傷誕茲，子雲若見，應無華丹亂窈窕之譏，

升車必正立執綏

記聖人之升車，立容雖暫而不忽也，夫升車則必執綏，此時之爲立者復幾何也，而必正焉，非聖人亦烏能謹於所忽哉，嘗思無不正者聖人也，乃居恆之作止，不逾日用之經，而爾日之持循，亦合從心之矩，則一時之澄清有志，而從轡御勵者，吾嘗竊從執鞭之下，爲之目識而心儀焉，吾夫子從三軍而後，義不徒行，歷九州以來，時勤命駕，馬首欲何之乎，車塵其將動也，僕夫執綏以授曰，可以升矣，於是乎夫子升，乃吾黨縱目者久之，而竊有異乎夫子之升車也，運步以上，無嫌舉趾之高，而掉以輕心，或車未近而先之以足，亦緩未弁，而壓之以肱，既忘足容之重，並失手容之恭，而斯須之無不莊不敬者，轉若難持於一蹴可幾之地，接武而登，非有攀援之險，而皆以躁志，則心若忘足，而目不及返，亦足若忘手，而輒不及旋，因無所爲行容之安，又安所爲立容之德，而造次之猶必勤必恪者，何以致愼於舉踵思企之餘，乃以觀我夫子，言有車也，必有執也，言有執也，必先立也，蓋夫子於升車時必正立執綏云，四牡項領矣，而欲瞻在

車之夫子。而偏若媿亟有待。以爲升也。而忽艮其趾。以爲立也。而已成其股。然則非立也。姑將執綏也。於動之之頃。而常得靜焉。非有意於靜。而靜而無靜者。乃無意於動。而動而無動也。則夫子之順動。夫子之非靜已矣。六轡沃若矣。辜且注挽綏之夫子。而殊覺從容以和。謂身已就車也。而和鈴未發。謂手已及綏也。而委佩繝莊。然則雖執綏也。殆猶是正立也。於行之之際。而不忘止焉。非故止而不行。而時行則行者。乃欲行而姑止。而時止則止也。則夫子之官止。夫子之神行已矣。因升而執。因執而立。爲時亦曾有幾。故展軨效駕、而後經亦未哉其綫。而夫子之儀必謹焉。此夫子之步是爲穆也。立兮隨執。執兮隨升。有猝同於蹶變。故鳴鸞鏘玉之餘。禮亦未詳其度。而夫子之度必飭焉。此夫子之亡於禮之禮也。吾子車中之容。見於方升者如此。

氣體清華。神味淵永。工於摹寫。而不見摹寫之迹。自是大家舉止。

車中不內顧

觀聖於車中而目容已是詰焉。夫人不能無顧。而內顧之失。惟車中爲然。諸吾夫子。豈有是哉。且人以身涉境。而境之來吾前者。目先受之。則身之所爲容者。亦惟目先著之。乃境以情深。自難忘於馳驅之交。而心爲形役。偏易失其瞻視之尊。此亦自有猝不暇檢者。而大聖人動容周旋。即可於此觀其概焉。正立執綏。所以升車也。自是而夫子儼然在車中矣。展軨效駕。瞻馬首以何之。而南北東西。將無限之紫紆。畜在越國過都之下。鏘玉鳴鸞。嘆風塵其未艾。而山川草木。覺當前之景色。不盡高瞻遠矚之間。此時之有所顧者。情也。特是車中之顧。則易內顧矣。衆以接輿而迭呈。則顧盼必未極躊躇之致。此時即欲暫爲留。而縱而忽逝者。固難喻我僕夫也。乃僕轉不釋。尚欲強執於斯須之頃。而迴翔莫定。有不覺其矯首之何因者矣。勢以疾驟而愈迫。則眷顧尤易成恍惚之疑。此時方欲稍爲待。而逸而弗止者。何能乍與馬謀也。乃轅鑾難忘。必欲疾收於眉睫之餘。而引領徒勞。有不啻其側身之無所者矣。凡顧有直而無曲。而車中之顧。尤所謂其直如矢者也。偶意或撓於旁動。而車自合其儀。顧反亂其符。覺平平道路之適。一觸目而遂形其反側。豈非多方之顧。纔自入歧途也乎。吾子攬轡從容。則縱橫亦隨夫睇盼。而斷不以朋從動於至曲附於左右之姿。蓋斯直方之利。總利夫砥平焉耳。凡顧有順而無逆。而車中之顧。尤所謂以順爲正者也。惟迹偶涉於已經。而車自引而前。顧且向而後。覺坦坦蕩音之適。一日想而反甚其逆回。豈非厩征之流。迹自增紛棚也乎。吾子征途跋涉。則遠近且任夫輪囷。而斷不以易地徘徊。至遊逆夫往來之陳迹。貼順動之微。借微於軾轅焉耳。是則目容之端。還卽以顧容之直臨之。而邈軾而來。不必冥搜以託於輾覩。且不過穀之禮。原卽以不下帶之常守之。而揚鑣而至。亦非作意以示其不佻。合之不疾言不親指。而車中之夫子。吾益所以目識而心儀之也。

氣格清華。風神駘宕。其刻鏤顧字。眞如搜枝四照。玉粲髲鬘。是情眞。亦是理足。

子張問善人之道 一章

欲核善人之實。卽其道以示之焉。夫迹不必踐。則大事優。而室不能入。則人事紬。合此以示善人之實。不已可知乎。且夫人惟不克自善也。而後取古之善以導其先。亦惟不域於善也。而後充己之善以臻其極。若夫品以善定。則如其善之量。卽爲其善之藏。而先之所導。無容躡之。極之可臻。若或亂之矣。曰者子張以善人之道爲問。夫子卽善人之所以爲善人者示之曰。子問善人乎。吾試與子言善人之道。聖與聖後先相望。而彼此未嘗分道而馳。夫無分馳者。緣之所以合也。故雖渺渺前修。幾無自尋其彷彿。而詩書典籍。其相延於一綫者。恍示我以步武之常。古與今神聖相承。而彼此未嘗分域而處。夫無分域者。居之所以安也。故雖遙遙千古。幾無從探厥精深。而志氣心神。其相注於一途者。更與我以與微之所。若是者何也。曰迹也。曰室也。見有迹而務追之。則尚踐。欲循其轍。過焉亦過。欲繼其規。步焉亦步。苟不敢歸心自用。則一舉足而難離。見有室而思造之。則務入。由其階梯。按次而前。由其等級。捷足而登。苟不欲自阻厥修。亦俊入焉而莫禦。乃我以是衡善人。則踐者不必踐也。而入者亦正不能入也。間程途於往哲。而一一愜其趨承。是不勝其勞也。而善人則逸甚。所稟者粹而縱意所至。無或背道而馳。詎必擬而後動乎。然而止此矣。夫以逸而見優者。亦以逸而見絀。保其未嚴已成之矩矱。可忘定所依歸。未至之路程。倘涉。蓋果勘不煩繩束。而道中之閫奧。曲折仍迷也。以是爲清鹫之品而已矣。擬尺寸於先民。而在在護其履蹈。是不勝其勉也。而善人則安甚。所賦者醇。而神動天隨。未嘗趨時而去。何事拘於其塗乎。然而僅此矣。夫以安而見長者。亦以安而見短。匠心獨運。絕不追前事之蹤。精理未通。難以游聖人之奧。蓋所向不煩擬議。而道中之蕃籬。依稀尚隔也。以是爲質懸之姿而已矣。善人非優於天而絀於人哉。

因方爲珪。遇圓成璧。文氣肅栝。義理瑩然。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民生遂而民心結。政之常經立矣。夫兵食與信。缺一焉不可以爲政。足者立此。而信之者因以出焉。豈非處常之善經哉。今夫國家之食用。蓄於閭閻。而百姓之隱情。輸於天子。則可謂之太平矣。太平之朝無弱政。知富強非雜伯之謀。太平之世無叛民。知仁義非迂疏之論。舉其粗而粗者亦出焉。王道所以久安而長治也。子問政。亦知政之所託在民乎。今將言民以既富方穀之誼。曰爾其祖稷相變。貨力勿私焉。庸詎知朝而饔夕而飧者之嗷嗷焉。而未有以給也。則食爲可不議足也。且夫食因民之天耳。取材於造化。弗厭其奢也。而民因當儉。足之者有官山府海之經焉。取材於人事。弗嫌其儉也。而民因當奢。足之者有耕九餘三之制焉。我國家幸當無事。內無水旱之災傷森稼穡。外無兵戎之費妨厥農功。猶然下缺蓋藏。上虛倉廩。一旦有急。何以濟之。甚矣足之之急也。夫是以他務未追。而汲汲焉謀足食。今將言民以干城昔道之風。曰爾其不伐不爭。雍容儒雅焉。庸詎知出而戰人而守者之罷罷焉。而未有以禦也。則兵爲可不

議足也。且夫兵因民之銜耳。蒐苗獮狩。四時寓足之象也。故獻豜私豵之下。有武功焉。田賦出車。三軍成足之形也。故樓櫓軸艫之大。皆將士焉。我國家幸際承平。而學士大夫日不談兵革。里巷蒸庶。身不習弓矢。莫不出入從容。坐詠委安。設有倉猝。其誰應之。甚矣足之之要也。夫是以百爲未暇。而皇皇焉以足兵。今將驅民爲擁貲賈勇之徒。曰爾幸家室。敵卑寇遠無凝焉。厥旺知眾支十年帶甲百萬者之逸逸焉而未可以託命也。則民又烏可不議信也。且夫信固兵食之本耳。劇此叁變七於中田。在射夫於庠序。我之教民以信者。原並行於農講武之中。爲今此辦公堂而酌兇。聯絕澤而征矛。民之親我以信者。即盡見於力穡稱干之日焉。我國家幸逢景運。而良農負耒。歐歈殷發而答甫公。壯士投戈。敦詩書而說禮樂。亦既喻之者心腹。使之如臂指。以此濟變。誰克當之。甚矣足之之效也。乃今統計始終而欣欣思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此政之常經也。

切實發摛。深明大略。詞意曲栝。油然經籍之光。

二

賦有倍於徹者。魯之所取固然也。夫魯之不行徹而取二也久矣。有若豈不知之。而煩公之急自哉。想其言曰。予聞盍徹之言。而不覺疑而遂至於惑也。一似吾子尚未諳悉魯國之典制。而漫以舊聞應者。使聞予之言而不察其實。幾疑寡人之取民獨從其薄。且有不及什一之數者矣。乃寡人思之。而啞然自笑耳。

儒者多是古而非今。以目前之情形。而且欲上追夫隆古。則坐言之易。原不若起行之難。謀國宜準今而酌古。以今日之度支。而非欲率循夫舊章。則遠宗之迂。又何如近守之當。蓋魯之不行徹而取二也。非一世矣。法稍久而必變。輕重視乎時耳。顧何以斂之民者。不從輕而從重。寡人始亦疑改制之非。由今思之而知昔人之內斷而不惑者。原不得慕虛名而受實禍也。則時爲之也。而今之時何時乎。成賦以降。定額依然。進司農而籌國課。必欲以所謂徹者繩之。而謂斂之過重也。則明明一非而收二井之稅也。人情窮則思通。多寡因乎勢耳。顧何以供之上者。不議寡而議多。吾民得不怨朝廷之薄。由今思之。而知草野之胝勉以從事者。原不得顧身家而忘君父也。則勢迫之也。而今之勢何勢乎。祿服以來。成規不改。入問閭而問蓋藏。必欲以所謂徹者準之。而謂供之太多也。則明明一歲而輸二歲之賦也。大抵統緒相承。立子孫之朝。已非復祖宗之氣象。古制之宜復。寡人非不知之。然徹云古也。即二亦非自今也。但使守其二之所入。而世遞天眷。永保以撫庸。則寡人雖不得爲文武之肖子。猶得爲宣公之象賢。而奕奕靡崇。庶幾享故業之安耳。抑逆會遊流。履叔季之世。更不同中葉之規模。取民之有制。寡人非不念焉。然徹固取也。即二亦可取也。但使盡其二之所出。而雖有凶年。固有特以無恐。則寡人縱不能爲衰禮之賢君。亦何敢不勉爲愛民之令主。而皇皇宗國。乃故作無益之悲乎。而孰知其不足也。二猶如此。徹何以哉。

寫二字成法。難是情理俱足。英詞琭語。化爲萬丈光芒。

君子之德風　必假

觀風草之象。可無疑上下之理矣。蓋君子小人。勢之有以相及者。必然之理也。譬諸風草。幾見草有不爲風偃者乎。今夫操得爲之勢者。或格而不得爲。惟吾亦因疑之矣。雖然。無可疑也。夫不變道亦不變爲嚮觀物情之大情。而其理愈昭然若揭耳。欲善民善。子得毋謂言之太易。而其中有必不然者哉。苟其事而或不然也。是則不明乎尊卑有悶絕之形。上下有難通之隱。徒欲子之舍刑法而但行其意。則余之爲計亦太迂。然其事之無不然也。正以深明乎尊卑之誼之不可沒。上下之等之不可移。惟欲子之本性情而善用其權。則我之爲說。誠不易。何也。君子小人之有定名也久矣。有定名則有定德。子爲君子。亦知君子之德乎。使果知之。當不患小人矣。乃魍魍焉若無奈小人何者。則猶未知君子之德也。豈惟不知君子之德。即子心日間所以視此小人者。亦大非小人之德也。請爲子明告之曰。君子之德風。風主動者也。動物者何限。而必取象於風。以其爲動之至神也。則一言風而天下何物不在所動之內乎。然而勢則有難易矣。機則有遲速矣。情則有淺深矣。理則有隱顯矣。故取象於動。而必取神於動者。只象君子。斯不失君子。取象於所動。而不取易於動。速於動。深於動。顯於動者以象小人。猶爲寃小人也。夫小人固何如者也。不觀夫草乎。可愛哉草也。是惟大塊之噫氣不作。斯不見掩抑之多致耳。不然。泠風小和。飄風大和。毋論爲勁爲柔。儼然從者何啻俯首而聽元工之命。可憐哉草也。亦惟終風之爲暴已甚。斯不免搖落之堪憎耳。但使清風之徐惠。風之暢。毋論有芳有秀。帖然下者誰不迎鮮而安藉植之候。其上也。必假也。小人之德。如是而已。是知理之所在。即勢之所在也。原願世民君之思。雖君子位高。無謂恃焉。然謂位高難恃者理也。謂位尚而難爲。有是理乎。至理莫非常理。何得處乎宙而昧其由。情之所在。正機之所在也。推居上不驕之意。雖小人至弱。詎得欺焉。然謂弱不可欺者情也。謂弱不可服。有是情乎。人情不出物情。奚不覽原隰而開其悟。子思之。亦可以信吾言而無遺爾民矣。

隨題起止。而清古秀析之氣。宛轉相赴。有動合自然之妙。

古之學者爲己

原鈔本缺破承□□□□□□□□□□□□□□□□□□□□□□□□□□□且自先王立學校以育天下之人材。遊其中者彬彬乎。有脩己之道焉。故別而覘之曰此學者也。然則學非己之爲而誰爲哉。庠序何地。皆能著而必原夙夜之安。則較然不欺者。心同理同。而表裏自有相符之故。歌嘯無端。位置高而益歸神明之宰。則確乎不拔者。此物此志。而初終乃爲一致之歸。蓋學未有不爲己者也。然而爲己之學亦已古矣。古之人戒欺求慊。指視懍於方寸。而十目十手。皆以虛象課其實功。己外之遊思俱靜也。故造化窮神。原非己所難能之誼。而取之從容。乃益守之淡定焉。雖戶外滿請業之屨。公之不私。名山多著述之藏。留以有待。而精神固已斂穆矣。古之人居仁由義。民物

環於內念而吾君吾相，又以後效砭其前修，學中之刻責倍深也，故參天兩地，亦非己身以外之闕，而不敢苟簡，乃愈不敢浮動焉，雖四海徧姓名之識，留在脊生，九重逮金玉之音，求在社稷，而品益固已深沈矣。蓋學本大共之途，引諸己而親切之致，若其所私曬焉，則他念自不得旁參，夫詩書禮樂，何必古者精於勤，而惟古人知有己，故惟古人知有學也，緬彼風流，幾欲別白而定以一尊之目，己為中立之勢，束於學而嚮向之真，如得所歸宿焉，則令神乃與之俱往，夫才力聰明，何獨古者承其厚，而惟古人不負學，故惟古人不負己也，典型可溯，能無分明而寄以鄭重之思，益己外無學，為己之外，豈猶有學者乎，而何今之異於古所云耶。

且簡錄之筆，述沈著之思，析理必精，擒詞無儘，正嘉隆萬合為一手。

既而曰鄙哉　　已矣

隱士曰，後言亦本志之急欲言也，蓋莫知斯已，荷蕢只此鄙不已之人者，其本志也，然則有心一唉，君子固料其有後言矣，且人惟後起之見，往往是以嫁挞初之心，而亦有始念原非其本念，則性機即在乎當機，從古石隱之流，其於世有所夷然不屑，而此身常覺寄自為謀，中心藏之，固不待再計決之耳，怪尋之夫子，尚有心矣，此心也，乃不已於天下之心也，荷蕢者亦聞而知之，得毋有同心乎，非也，既而其言變矣，既而其情露矣，躡蹤蹤之侶，其內斷不遠者，長往之孤蹤且便，則叔我未改，而神雖乍感，必不繼以咨嗟舉鄭重之擊，過都越國以來，其大謬不然者，窮途之息偃偏遲，則或見難除，而寬待徐申，夫且忽以決笑易沈吟之態，曰人之最不可解者，世本可以無事，而已偏欲其有事，夫伸於知己，遭逢莫必何時，必諸三年可以報功，期月亦堪奏績，欲歔欷物，不勝蹤耦其欲，前世雖寂若無聞，而形神且為之交迫，則是其具在我，苟非得所藉手，即局萬無可解之端，而直忍而不能割也，亦念側席方殷，倘或遁之寬閒，以完獻身之閑，況人皆予以無事之安，而何用心之太自苦哉，事之最不可解者，本屬人之求我，反若我之求人，夫下有遺賢，責備自歸君相，必謂父母之邦，無可恝，兄弟之國又宜協，繾綣務役，幾等含悲之欲訴，世益疑如充耳，而光恭孰識其可憐，則是舍我伊誰，即令默寫傷悲，不過萬有一然之想，而直慰而不能去也，亦念益延交贊，倘或託之寂寞，以成勇退之高，況既已無復他求之路，而何妄來之不可斷絕哉，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荷蕢之言又如此，而吾因之有感焉，末俗爭急功名，豈盡惘入窮而畏天命，而云胡不已，還矜烈士於暮年，反覺如石之介，以希榮不以守樸，壯志亦是非乎，試從延頸鼓踵之餘，徐用自返，曰此事不如其已也，則幽情頓起，而塵中之夢寐皆安，學者喜言闡遠，豈俱為道德而能文章，而欲已未遑，每援旁觀以日暮，遂使匪石之操，在廊廟不在山林，旁人徒自旁耳，試於車殆馬煩之下，一為猛省曰，是亦不可以已乎，則大昧忽開，而物外之識彈悉謝，然豈所論於蹤跡之心哉，若荷蕢者莫知斯已，正硜硜之徒，鑿復引詩以是言，而其心亦既見之矣。

蒼涼感慨，寄託遙深，是學方百川而得其神髓者。

未見其人也

原鈔本缺破承□□今夫人不關當世之輕重，雖日遇於目前，非幸也，即相隔以異代，非不幸也，若夫古今卓絕之詣，而日中之所觀，不如乎意中之所期，有不禁撫卷彷徨，而低徊欲絕者矣，求志達道，向以為有斯語也，必有斯人也，達人之品，曷非虛，豈無端懸此夐絕之詣，抑以為有所聞也，嘗有所見也，史冊之流芳已久，或庶幾覩諸旦暮之間，夫以吾變世之切，而兼閱人之多，所日殷殷於車塵馬足間者，未嘗不躊躇徘徊而願見其人，且以吾慕古之深，而兼陰相之久，所日皇皇於咏歌嗟嘆間者，又未嘗不綢繆困結而如見其人，雖然，願見非遂果見也，如見亦非真見也，由今思之，蓋未見其人也，雖其人適會所關，原不得概求諸流俗，然貞元會合之際，苟有其人焉，則邂逅相遇，吾將招之而來矣，以為宇宙雖大，安得而聰斯人不出也，而謂造物降生，尚未計民物之安全哉，即其人統緒所屬，初何嘗物色於風塵，然倉皇白屋之中，苟有其人焉，則溯洄以從，吾將呼之欲出矣，以為斯道雖微，安得不於若人是繫也，而謂秋水伊人，非未覩中央之宛在哉，然則世有其人，吾固拭目望之，世無其人，吾竊中心藏之焉耳，世而可不有其人，吾祇遙遙億之世而正急需其人，吾詎不殷殷望之也乎，呼名世之不逢，人才之陋也，哲人之雅觀，世道之變也，豈我生之真不辰，抑古今之不相及，夫宏材碩望，獨潔身自好云爾哉，徒令吾測微於歇絕，訪姓氏於殘編，以至望古遙集，俯仰欷歔而不能自禁也。

截清上文，布置恰如題位，通篇神寒骨重，餘味曲包，不貴虛摹為豪也。

亞飯干適楚　入於漢

繼適者不一其國，而獨入者先各行其志焉，蓋千繚缺，繼太師而遞適者也，彼河漢之人，又何獨入焉不返如是哉，甚哉樂官之去魯也，蓋自一人倡於前，而相繼以起者，俱不以遠適異國為悲，即尚有人待於後，而不約而同者，又先以獨行其志為是，為閭有替之庭，存者幾何矣，如太師者，魯伶之長也，魯也，子然適齊，豈難試於摯者，得率乃屬以供厥職，而胡為紛紛繼起，浩然長往者，乃更僕未易終也乎，吾聞天子四飯，而魯亦然，當日一飯無聞，而亞飯而下，則若干若繚若缺，隨太師而步清塵，不忍有人去我留之樂，乃或絕或婺或秦，踐青齊而揚芳躅，一若有後出同走之嫌，夫列邦有樂，而楚豈無風，秦雖夏聲，而西戎僻陋，曾不若敬仲所奔，猶聞韶樂，不識亞飯諸人，又何慊乎此都也，蓋此一時也，風流雲散，而士皆眾異地之操，則舊國舊君，當抱此每飯不忘之感，脫異日者，返杖還轅，而宗國下求賢之詔，則言歸言旋，要不失為我舊德之思，此固即適齊者之意也，我知其非人而不出者矣，而當日河漢之濱，獨行踽踽，亦何嘗不先有其人在乎，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叔也鞉鼓而歌坎坎乎，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武也播鼗而賦淵淵

乎，特是河東列城，古而秦設官司，漢陽諸姬，而蔡夷九縣，河近秦而漢通使疾，方叔與武，同念干祿請人，得毋有呼之欲出者，而述更自此遠矣，吾於是悲諸賢之心也，夫豈為樂長，而首賦遐心，不欲以相卒而行，蒙容國之說，故千然長往，固也，乃職均佈食，居官稱同調，而通地不同歸，豈徧僞無意，覺知管於南國，上蔡新聲，欲忽奏於雅唯，而過岐豐之故墟，為是寄我美人之遐想乎，蓋非眞有樂土樂郊之慕，而北轍南轅，聊以同人分袂，嗚呼，臣背非離鄉之不得已焉耳，且音俱司革，遊世本同情，而託身偏異域，豈其魚有咲，遠思明德之道，佩攜有人，緬彼周南之化，而觀〻消之合流，仍是明我潔清之一致乎，蓋雖恐有不深不害之聖，而煙波澤國，第以寂寞窮愁，見騷人形單影隻之自相憐而已，此皆太師借之也，而借隱者且與乘桴而思從我者同意焉，可慨也。

不必拘拘於上下鉤綰，而起伏斡旋，天然綜拂，此先正法也，通篇波致曲折，動與古會。

夫子之牆數仞

卽牆以觀聖，非猶夫人之牆也，夫夫子則必有夫子之牆矣，旣為夫子之牆，則必數仞矣，豈猶夫及肩之易窺乎，曉武叔曰，人品貴絕之數，有不可以尺寸計者，此就其中而論之也，卽其外亦何獨不然，惟是外之所形，不足令人驚，而反令人忘，然後知令人驚者，非由內而內實從之，令人忘者，非由外而外早掩之矣，賜也室家之好，其予人以窺見者，惟此及肩之牆耳，及肩則謂之有牆可也，不過環堵蕭然，而百物所陳，已盡勢人於瞻顧，人孰不知其為牆，及肩則謂之無牆亦可也，雖曰有某勿壞，而千人皆見，不啻自撤其藩籬，賜復何樂乎是牆，雖然，賜非夫子，卽安得不爾哉，夫賜旣適成其為賜之牆，夫子必適如其為夫子之牆，甚矣人之無如夫子何者，無如夫子之牆何也，人無如夫子之牆何者，夫子亦自無如其牆何也，夫子之牆數仞也，牆取乎高，而非數仞亦不足為高，然人祇知以牆高，若偏不知以數仞高，非人皆恐而夫子皆也，同此縮版以栽，減者從減，增者從增，彼非不能增，而增無可增，此非不能減，而減無可減，其所以數仞者牆為之，而非牆為之也，崇卑與短垣無二理也，然則旣為夫子，則自閉閉靈臺以來，原不自意其壁立之太甚，而壁立已如斯矣，牆所以隔，而不數仞亦殊未有隔，然人盡欲以牆隔，又若不欲以數仞隔，非人皆巧而夫子拙也，猶是益功不慮，高者忽高，下者忽下，彼非意於下，而下亦為高，此非意於高，而高亦為下，其必至數仞者，數仞為之而非數仞為之也，倍蓰與尋常無二情也，然則旣為夫子，則自登登焉焉而後，何嘗自負其附累之獨奇，而附累有固然矣，於此而有觸於其牆者，以為令人之藩也，大師之垣也，必欲於夫子一睹斯牆之從實，夫子當亦不禁，不知不禁者原不在牆，而牆則禁之，是牆以夫子顯者，而夫子或轉以牆隱，苟忘其為夫子，且忘其有牆，而夫子亦任其循牆而走焉耳，於此而有言於數仞者，以為墉何屹屹也，堞何言言也，必欲於牆一究數仞之緣起，夫子當亦不拒，不知不拒者亦卽在牆，而牆之數仞則拒之，是牆異於數仞者，數仞直不異於牆，倘昧其為數仞，並昧其為牆，而夫子亦聽其面牆

而立已耳，甚矣人之無如夫子之牆何者，無如牆之數仞何也，夫子亦自無如其牆何者，無如牆之不得不數仞何也，彼門外之來往者何衆也，

非喩其高，祇言遮卻裏面耳，卽借上文以伏本題，下意和盤託出，而仍不犯手，每對股尤多隨手之變，文如此方可謂盡。

維石巖巖

詩詠維石，誌其險也，夫石附於山，而巖巖則造其險矣，詩人託是以諷，賦且平天下者，誠有以厝天下於磐石之安，則隨所在而莫非平境也，卽境不平而以平心處之，亦適相忘而不覺耳，而非然者，神有所伏，物適從而觸之，而險卽呈焉，如詩所云節彼南山是已，天下傾危之勢，常以有所助而成，彼南山之巍然也，使無巉然者以助於其下，則將彼崔嵬豈必遂是崩之勢，人世險巇之形，又以有所附而甚，以南山之岸然也，復有嶄然者以附於其側，則將巍峨能無觸人阽墜之虞，詩又詠之曰維石巖巖，偏敲反側之情，不生於靜而生於動，石者靜境也，靜則將與山俱歸於艮止之基，豈必以石之附而臨，遂使我仰而慄乎，乃詩則曰至靜之中有動幾焉，俛仰依回，而依山以立其體者，實挾山以肆其用，一若山本靜鎭，而石偏為其不安，石其重累此山也，不然，何以一觸目而動我心駭也，孤危凌厲之狀，不見其安而見其危，石者安象也，安則將與山咸託於坤輿之載，豈必以石之峭而立，而遂使我卻而走乎，乃詩則曰至安之中有危機焉，嶔奇磊落，而依山以峙其觀者，實佐山以張其勢，一若山本安貞，而石偏如其欲墜，石其重負此山也，不然，何以一憑眺而令人神悚也，且鍊石可以補天，觸石可以興雲，豈其有石在，而不足以效山之靈也者，乃不謂巖巖焉而轉為山厲也，不為介石之貞，而為怪石之險，遙而望之，在在生人怵惕，山其如此石何矣，抑樂石堪為鐫規，柱石可為倚賴，豈其有石存，而不足以扶山之傾也者，乃不謂巖巖焉而反為山累也，不為攻錯之資，而為火炎之焚，近而就焉，時時起人震驚，石何不少為山地哉，迄今讀是詩而撫巖巖之石，誠令有國者不能不懲師尹，而為之動色相戒也，

擺脫一切蒙頭蓋面語，軒豁呈露，字字探喉而出，下文赫赫句，如鏡攝影，

舉而不能先

原鈔本缺破承□□□□□□□□□□□□□□□□□□□□□□□□□□□□□□□且平天下者，不徒收用人之效，不必其盡在乘賢之年也，正使登庸之門，未嘗不闢，汲引之路，未嘗不通，而天下賢人，已望其風而不敢進，何則，彼蓋謂在與雖不可以已，而其事終不必急焉耳，見賢不能舉，又誰得而強其舉哉，然亦何必其一無所舉哉，蓋惜名器者，勵搴倫之志，則雖弓旌未逮於衡門，而度外之舉，自有以牢豪傑之功名，而吝爵賞者，灰利用之心，卽使束帛已貢於邱園，而疑武之情，終無以大朝廷之遇合，故人或扼腕其不舉，而不知舉之仍無解於不舉也，蓋舉而不能先也，聖

主之敬求。元神猶在後。而精神先一往而深。結契殷勤。所謂飢渴待之也。而鼓舞者人有不化之氣矣。若徒曰有昔從吾遊吾能好聽之則是明告以有高其節者吾亦不爾強也。夫賢者必多門愛。趨捐輩巢宮。而尚或遁之遊柚以避物色於風塵。而直如是其淡漠也。則適堅其不字之貞而已矣。國士之感激。循祿非所計。而意氣實先為之動。隨文師保。所謂蒲沐登之也。而抱負者士有相見之期矣。若徒曰趨告之所為頗少妄洲蹤。則是明啓以有能奔競者。方許作之合也。夫賢者必不自輕。雖造廬而顧。而猶或峻其門牆。以伸草野之傲侮。而直如是其漏滯也。則適成其肥遯之高而已矣。或謂大器晚成。少年之飛動。雅言持重。則老其才以食異日公輔之望。亦人主惜才之雅意。而不知殊尤之產。所貴及鋒而試。以得力之方剛。徒令興嗟於風塵。憔悴於暮年。壯心未已。而英華之沮喪必多。況乎遷延歲月。安知不在可有可無之數乎。所以欲遇而仍未遇。論古者輒掩卷而為之徘徊。抑謂朝無闕政。宏才之展布。尚俟他年。則留其身以為子孫特達之知。亦人主馭之微權。而不知善後之謀。正在得人於始。以必用之盛心。反令坐傷乎閒廢。縱後人有知。不負府歎。而時命之蹉跎不少。況乎韶華易過。安知不有日暮途窮之感乎。所以欲用而究不用。論非者每慨然而為之太息。命而已矣。

淋漓痛墨。一寫其胸中感慨。浩氣奇情。鬱鬱紙上。能劉槁中得意之作也。

君子之道造端　天地

道無不在。合言之而猶益見矣。夫位天地皆道也。處天地中者豈有分乎。特由其端之所造。以推其至之所及。則道之端。即道之至也。中庸故結言之。以為甚哉道之無在而無不在也。使必悉而數之。則固更僕未能終矣。然節約而指之。則即兩言已畢賅焉。夫鳶飛之詩。非道之察者歟。道之察如是。則上天下地。焉往而非道之所彌綸。即何一而非君子之道所參贊。鳶魚猶是也。何論夫婦。而吾必言夫婦者。亦曰造端乎夫婦耳。道無形也。而何以有端。蓋知則有知之端。能則有能之端。一言夫婦而知能具。則其端也無俟遠求。道併端也。而何以有造。蓋知必有所造以為知。能必有所造以為能。一言知能而夫婦備。則造端原自有專屬。然此特其端也。非其至也。夫婦之端。因即可謂道之至。而第曰夫婦。或尚囿於稱名指角之偏。且道之至。亦仍不越乎道之端。而既曰造端。正有待於觸類引伸之及。及其至也。而不遺於夫婦者。固不僅於聖人矣。不盡於聖人者。且不盡於天地矣。夫天地之所不能盡者。吾安得究極而言之哉。亦一言以該之曰。察乎天地而已矣。太和所保合。磅礴本無垠。雖見聞不接之鄉。亦都是以林林而況形形色色之倫。儀象所昭垂。統體一太極。雖空洞無物之表。亦秩是以充周。而況化化生生之迹。所以人紀帝載之精。而居室惟推行之準。試由其端以思其至。則夫婦而外。凡天之下。地之上。焉往而非道之所彌綸。即何一而非君子之道所參贊者乎。道之察如是。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發皆生花。行文水翻。格局渾成。猶有院高大家遺法。

愚而好自用　四句

人有不安於下之心。未知不倍之義也。夫好自用自專。以至生今反古。其不安於愚賤者。正愚賤之甚也。子思欲明為下不倍之義。而先引夫子之言曰、人之入世。未嘗無得行吾意之時。而要惟嚴矩矱於當躬。紹述樂聖賢之教。大範圍於王國。憲章安臣子之經。則亦自其意之所流。原非假諸他人之挾抱也。而凜凜乎有所不忍。與所不敢者。夫豈徑行其志之謂乎。詎思之矣。無私者大造。乃造物不能齊物而一其權。故民盡天生。未可概以天民之號。分固有所域也。忘乎其分而甚之。即無忌憚之尤。不變者天時。乃後時必視先時而更其化。故道由昔盛。未容渾以在昔之條。時固各有當也。昧於厥時而激之。定有倒逆之事。今夫兩愚不能以相治。愚固有所聽命也。既已愚矣。豈無可用之機。而特戒其自用。無如愚偏不自以為愚。不自以為愚。則愚而好自用焉。兩賤不能以相使。賤更有所聽命也。既已賤矣。豈乏得專之職。而特惡其自專。無如賤偏不自以為賤。不自以為賤。則賤而好自專焉。若夫非古不足以成今。非今亦無以見古。業已今矣。豈必盡泥古所行之道。而特難於反古。無如愚不自以為愚。賤不自以為賤。乃至生亦若不自以為今。則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抑又甚矣。大抵非常之勢。恐才力而後張。聰明萬不如人。而又甘無憑藉。縱復自用。用亦何奇。縱復自專。專亦有限。況人皆守此。我獨越彼。爾室之放恣。必來外庭之嫉笑。即稱協勵衆。不過鄉閭糊黨其耳目。而勢孤氣寡。豈遂伸駭乎寰區。則好之反之。似屬妄蹤乃心。乖而異之甚而已矣。然而其心誠難測也。大抵剛愎之夫。處險狎而益險。謀皆一無足恃。而又屈在下僚。以愚自用。祇益其愚。以賤自專。莫改其賤。況由循昔廷議。從先亦由戲。名山之墜解。必來有識之詆訶。即業欲名家。無非子弟誤喪其心思。而源薄流輕。何足大關乎風會。則好之反之。徒然自鳴得意。悍而勿之顧而已矣。然而其意幾莫測也。哉又其身。又奚怪焉。

步伐精整。節制之師。後二比議論融洽。波瀾老成。篋篋之言。足令不安於愚賤者。怵然心動。

日月所照

驗至聖之聲名。極之於所照焉。蓋日月無不照者也。故至聖之聲名。更即於所照驗之。今夫所有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即與日月合其明矣。明以言乎無不照也。故代明之象。可以擬至聖之德。而普照之方。即可以驗至聖之名。夫日月麗乎天者也。協乾位而含光。規煌八柱。而萬邦黎獻。頌升恆者想繼明於黃赤道之皿。日月士是日者也。輔坤輿而燿玆。錯落九垓。而百族顓蒙。歌復旦者纘鴻號於南北陸之隋。而吾試以所照言之。其為日之所照與。春秋冬夏。日亦溫烈之不同。似誠仁義之德。光被於海隅也。夫牽牛水宿而寒。東井火宿而暑。乘四氣而推遷。而溫以溫照。烈以烈照。無不照之時。即無不照之地。幽都暘谷。孰仰旭日之升而已。其為月之所照與。晦朔弦望。月亦盈虧之有別。似含禮智之施。昭回於雲漢也。夫三日成魄而日朏。八日成光而日明。分疾遲於朓朒。而盈以盈照。虧以虧照。有不照之夕。必無不照之鄉。僻壤荒

郊。其欲月出之皎而已。蓋日爲陽之精。月爲陰之精。一陰一陽。而光遠岡自他而有耀。大明生於東。夜明生於西。自西自東。而朔南自暨訖而咸周。是故有日有月。而爝火不必熄其光。則以其光之薄也。乃萬物之有光者。有斐斯明。而試言日月之所照。雖昧者亦識大光之在上。日諸月諸。而幽昧無所遁其影。則以其影之博也。乃萬物之有影者。有日乃明。而請以日月之所照。雖朦者猶知懸象之昭明。縱余悔兮扶桑。極余目兮蒙汜。光被之常新。中國暨荒。其域文明之宇宙。羲和逐輪而莫及。望舒攬馭而難追。精靈之迴薄。舟車人力。執窮僻朗之山川。其經天則爲旋爲轉。其天覆之所皆照之所也。而天氣上浮。日月故無微之不逹。其行地則有入有出。其地載之所。卽照之所也。而地質凝重。日月乃有隙之必容。蓋二曜特錄於五緯。而兩儀發軔諸六宗。觀日月之所照。而至聖之聲名。有不與之俱照者乎。

前半敷陳本旨。後半融合上文。考辭就班。選義按部。神光所爛。煥乎同兩曜之麗天。

句踐事吳

再舉越踐亦智之一證也。夫句踐豈可與太王同論。然其能事吳也。可不謂智者乎。孟子再舉以相告曰。古人行事。有不盡光明正大。而亦可爲後世法者。蓋其人甚狡。其心甚險。其謀甚詭。其術甚深。故其志能忍人所不能忍。而要之狡也險也詭也深也忍也。皆其智也。狡與險。詭與深。無足取。取其忍。忍烏乎取其智。臣故於太王而外。思行事不若太王。而智彷彿太王者。曰句踐。句踐。越君也。與吳爲鄰。然世仇也。與夫差爲鄰。夫差者。恐人也。夫差何以恐。有不恐夫差者。而夫差恐。有恐夫差者。而後夫差不得不恐。夫差恐而句踐智矣。句踐烏乎智。檇李捷。會稽困。越之不亡如綫。君子曰。惡強鄰。幾喪其國者。句踐也。烏乎智。雖然。句踐不智於先。而智於後。不智於患難。而智於安樂。夷考夫椒一敗。保甲五千。背城借一。事未可知。而句踐曰。危急存亡。雖罔僥倖。吾能屈膝。彼又何求。付國事於諸君。遂委身而聽命。登舟掉淚。越水風寒。石室甘囚。吳宮腐落。君臣相與供役。夫婦爲之執鞭。惟大王憐而舍之。此事吳之始。可謂哀而苦。追夫綢繆縱釋。雖鳥歸林。筏爲思還。人情猶然。而句踐曰。包羞忍恥。動必萬全。輕用其鋒。祇益之禍。會七事以施行。用十年之教訓。整吾軍旅。從彼疆場。出我倉箱。懷來上國。稱臣稽首於前。貢邑備藩於外。似與無有他志者。此事吳之繼。可謂曲而盡。至於親數其罪。斷頭於遂。盛怒觸兵。成敗未卜。而句踐曰。吳之與越。惟天所授。安受其燼。倘無庸戚。釋邊陲之小怨。遵諸稽以行成。一介適女。執箕帚以晐姓。一介適男。奉盤匜以隨御。鄙人之中禍無良。骨肉之歲勞據念。似舊忠心爲吳者。此事吳之終。可謂久而深。夫彼有策士。簡服吳士於甲兵。我有謀臣。還玩吳國於掌上。越人南面稱王。爲僕妾而不辭。此同舟之所不能怨。伍胥之所不能勝。彼縱爲吾狐埋。而勿狐搰。我豈忘彼爲虺而復爲蛇。儼然撫有而國。守臣禮而不變。並非范蠡所能啓其衷。文種所能襄其計。君子曰。人情每不能忍。由於不智。若句踐者。以不智失安樂。而遂以智脫患難。智之所全大矣。嗟乎。渡江北去。夫差竟忘其父之仇。卷甲南來。句踐遂有及身之報。雖未可與太王

同論。亦足爲小事大者之一則焉。

前半傑傑悍。中後沈博絕麗。金石千聲。雲霞萬色。西堂而後。此其嗣音。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　復讎也

爲童子而有征。宜其見諒於天下也。夫以童子殺而湯征之。是僅爲富天下乎。爲民復讎。宜天下諒其心哉。且天生湯於視民如讎之際。凡以爲天下也。則天爲天下而生湯。湯卽爲天下而任其責。湯並不爲天下而貪其貲。則當出師之日。而光明俊偉之心。雖不必求諒於民心。而自無不見諒於民心也。葛伯仇餉。誓言如彼。湯能任童子之殺而不之征乎。且夫湯之征。固合四海之人心以出之者也。造物祥和之氣。鍾自髫齡。乃忽罹此滅身之禍。人則何辜。而能晏然已乎。所以子惠困窮。而亳邑興師。直追於痌瘝之一念。生人仁壽之機。始於童幼。乃忽戕於暴虐之胸。予則何心。而能坐視已乎。所以怒於有衆。而將天明威。祇成於慘怛之衷懷。而如曰欲富天下也。則試徵諸四海之人心。莘野何敢知征討之權。而其若所素知者。征討之大原也。苟得一人焉。藹然抱悱惻纏綿之意。則遐邇向風。必能覘舉動之當否。以決其主之性情。宇宙何能定征誅之柄。而其若所欲定者。征誅之恆執也。苟有一人焉。藹然其至誠惻怛之心。則遠近當義。必能審懋賞之彝章。以定仁人之懷抱。夫四海不皆云乎。曰非富天下。爲匹夫匹婦復讎也乎。國家當變更既熟。非大其帝王之器者。人心必不與之。故雖流離急於從王。往往以貪圖爭內之心。難禁中道之散。今湯爲童子而征也。四海皆曰。吾儕小民。受虐者幾何時。而情無以遂志於一復也。則怨然變。而竟有爲之快心於一復者。則又欣然喜。悲與喜交集。而萬喙一聲。其性情爲可知也。假而曰赫聲濯靈。祇以圖殷士之芒芒也。衆議雖刻。有難泯其造攻之初心矣。寰宇當治方殷。非大協民心之願者。衆庶必不曆之。故雖瞻烏未知爰止。往往以矜卹小民之念。遂定不拔之基。今湯爲童子而征也。四海皆曰。億兆何辜。罹虐者凡幾歲。而恨無以假手於一復也。則憤然戚。而竟有爲之及身而一復者。則又躍然欣。欣與戚並甚。而同辭異喙。其舉動爲可窺也。假而曰戢斧鉞。祇以討商邑之纍纍也。百姓雖愚。可決其非輻湊之初念矣。試進言之。

才高氣盛。舒卷自如。是何意態雄且傑。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元聖之驅物。亦神禹之故事也。夫虎豹犀象。無異蛇龍也。遠異而驅同。亦以因物之性耳。且天下治亂。循與禽獸相終始。自堯之時。流入中國。天下一亂。禹驅之。及殷之末再至。天下又再亂。是禽獸相爲代興也。而治成氣運。天下之生久矣。將毋虎豹犀象。實關治亂興衰之故哉。周公相武王伐紂。而或討或戮或滅。凡爲惡者殺非赦。此數物者何以治之。繩以結黨濟凶之罪。而啓釁者原有招之使來。固不必盡殺乃止。任其爪牙角毒之威。而眈眈者且將生事不已。何堪使聚族於斯。夫禹其前事矣。周公踵而行之。而同其

騙不同其故者何也。天之生物。各有部署位置之處。衍氣多仁。陵氣多暴。六合之內。當擬其場以為居遊。故處物之地。恆多於處人之地。使概置於一隅。而相偪以為命。相擭以為宮。磔爪張牙。且皆服窟居以逞於齒。此不可以範限也。祇其所至。而以類聚。亦以羣分。廣漠之鄉。莽蒼之野。荒茅篔竹之間。俾介非畎澮用資。即可聽其相安而無忌。所謂適於南而南。適於北而北也。物之所栖。各隨燥溼剛柔之便。食水善遊。食草善走。五方有性。自循其質而不可推移。故此之所宜。不得為彼之所宜。況其物類甚多。而束縛之不能。馳域之不可。蜂屯蟻聚。且相持相角而互為雄。此不可以放為也。寬為之地而散其羣。正孤其勢。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狐狸豺狼之所居所處。既絕遠村落邱墟。何妨聽其流行而散徙。所謂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也。周公於是驅而遠之。從末減之例。為有北之投。而回念向之低首下心。深錮禁苑。殆不嘗為檻穽也。瑤臺璇室。人以為娛。令虎豹犀象處之而深苦。今者率其飄颻如返故居。乃不禁搖尾偕來。相與尋其水土所生。神物所戚。亦如水人居水。陸人居陸。區劃畫界於川分土斷之中。撥流岩之條。為不殺之罪。而回視向之蜂目豺聲。驟騷內地。殆不過僑寄也。酒池肉林。人自為樂。強虎豹犀象嗜之而不解。今者盡以族行。如脫禁網。乃不覺翔舞成羣。相與育其生育。長其子孫。從此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俯首帖耳於海靜山明之內。是時也。天地再清。日月重明。天下大悅。周公之治。繼禹而成。

條論山峙。奇思水溢。腹笥便便。是以輔其才氣。但覺龍吟虎嘯。萬籟同鳴。一洗從前箏笛耳。

有孺子歌曰　足矣

無心之歌。聖人聽之而有餘思焉。夫孺子歌滄浪之水。偶然耳。自孔子聽之。而見其惟清濯纓。濁則濯足矣。小子可勿思乎。且人苟以言為可忽。則雖有激之危辭。而置之等於無稽。苟以言為不可忽。則雖無端之恆詠。而玩之恆有餘情。況乎言之發也。無心而有心。而意之深也。若勉而若成。雖在聖人。能取其說而易之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斯歌也。矢口而諧之成聲。性靈所鼓。蓋猶是天籟地籟人籟之常。觸緒而言之有契。義蘊無多。不必在為興為賦為比之例。孺子之歌。豈料動聖人之聽哉。然而其言清可濯纓。則是不清未可以濯纓也。其言濁可濯足。則是不濁未可以濯足也。合清濁而言濯。水均有所濯也。別纓足而言濯。濯各因乎水也。則是清者原不辱於濁。而濁者即不同於清也。孔子聽之。且顧小子共聽之。因即其言而發揚之。物性每有貴而有賤。觀物於水。宜其清不宜其濁。凡水而盡作清流。目當亦水之所固然耳。信斯歌也。水無失其本然之性。而與清甚知者。固不必有蹊蹺卻顧之疑。倘非漣漪足惹。而處物之質。即有所不可恃。有其後之變本加厲。而謂無別於垢之昭質無虧。其誰肯服焉。猶是滄浪也。而混濁其中者。因已大改厥初矣。物情恆喜貴而惡賤。尚濯於水。樂以纓不樂以足。有水而天下盡以不潔來。當亦水之所大惧耳。信斯歌也。人不必有處水之勢。而惟纓是濯者。如不勝其愛惜鄭重之意。一為橫瀉下流。而任意之施。遂有所不能禁。値當前之與垢為鄰。而相與原

厥初之一塵不染。其何可得乎。猶是滄浪也。而異足而前者。夫固塵之不去矣。蓋謂清斯濯纓。而如其濁也。斯濯足矣。言外之旨。無難徐領於言中。紬繹其辭。已識會心之不遠。聽者之悟。何必不深於歌者。抑揚其語。頓挫節短而味長。何也。自取之也。孔子之詔小子如此。而聽者豈可徒聽哉。

孺子歌清濁本平說。孔子言清濁。於下句著一矣字。語意側重濁足。文本此言發題。方與下文自取節緘對。清言霏屑。不染點塵。而斯字矣字。神理俱足。下句已躍躍紙上矣。

是以論其世也

論古者論其世。知人之特識也。蓋古人之行。古人之世為之。詩書之言。特其迹耳。此在知人者善論也。且士生古人後。而欲與古人相接。此古人之大幸也。然士生古人後。而漫謂與古人相知。又古人之大厄也。夫有萬不同之時。而後有萬不同之事。荒古者茂古。岸古者亦誣古。至於古為我誣。而今人不安。古人更大不安也。然則誦詩讀書。而可不知其人乎。今夫為一代之人。各有一代之世。其相因而不容勉強者。在古人原非越素位而別成操履之奇。各成一代之世。乃各為一代之人。其相値而自為表著者。在古人亦祇任推遷而獨矢性情之正。然而見不遠。世不辨也。識不詳。世不合也。惟其然而友善者。遂有論之一法矣。氣運之淺深不敢必。而心原可掬。世分而論無可分。統十五王始平。十六王始成之詒權之。而文武適當其創。成康適際其因。雅頌之章。所以繼美乎二南也。迨夫世之下也。愈甚愈難耳。呼日月而冥漠不及知。歷冰霜而纏愁不敢怨。草木昆蟲。傷心時別有懷抱。而點執政行偕美。古肆好於和平。是不諒其人為何王之世矣。西歸以上之忠義可歌。即東遷以還之變危未可刪。此則論之者所當融會而條貫者也。帝王之因革不相通。而遭際雖奇。世降而論不宜降。總三十年小變。五十年大變之說定之。而舜禹適値其常。湯武適罹其變。征誅之局。所以無慚乎揖讓也。迨夫世之遊也。愈極愈苦耳。扶阽危而天道其運。鷄宗祀而人沒其忠。國更代易。變愁惱且足傷懷。而必謂上安下熙。效歌颺於晏逸。是不知其世為何人之作矣。唐虞以下。可以無典謨。商周之後。不必無誓誥。此又論之者所當例觀而並視者也。則有謂數世之中。彼此難通者。非也。天下能履危疑之人。無非能履太平之人。彼之世藥石亦見功。此之世蹈蹐亦告罪。不楚疑相左者深哉。究其實而推移在氣數。兩易焉而為所能為。臣不啥訛。吾知其轉而燕喜對揚也。舜不拜稽。吾知其轉而哀歌顧成也。蓋往復其論。而度勢揆時。正宜以爾室嗃歌。雖數百年否泰盛衰之大要。且有謂一世之中。前後大殊者。非也。天下能全名節之人。即此能全家國之人。前之世勤勞不能免。後之世疑謗勿能加。不更謂相蒙者多哉。核其實在夾險任當途。兩蹈焉而適所可適。馬勢殷成。吾知其無改於為忠為孝也。從夕伊就。吾知其無損於為禪為放也。蓋上下其論。而設身處地。直欲以容由風雨。攬數千載經權常變之大原。惟古人應世而生。不能留不敝之身。經河山之代興代謝。與學者同溯其遺迹。惟後人隔世而感。不得守偏端之識。昧運會之一屯一亨。為雖賢妄臨其臧否。論至此。夫亦古之徒矣。此友

著之極盛也。

其光引星辰而上，其氣沛江河而下，才力不減[illegible]，而精卓則過之。

是以論其世也

論古有特識，不當離世以求人也。甚矣古人之難也，其特移乎世，而即有表見乎世者，不論不知也。孟子惟論古者之無識，而以逆古為知古，謂夫詩書者，古人之糟粕也，誦讀而不知人，猶之未誦讀也。夫人何以知之哉。合古人之行，而皆能百世而一轍，豈不甚快。然合古人之世，而必欲百世而一途，豈不甚難。固人成世，世固與其人相符。開世生人，命即以其世為最盛世之肯安以樂尚矣。其變也自數傳以下，至於衰晚，則愁愁流涕矣。治世之政和以平，美矣。其降也自數王以下，至於亂離，則遊荒奔走矣。諷詠升歌，彼亦幸而躋其所易，置其身於善主盛觀之側，未有不惻然而自傷，哀鳴呼籲。彼亦不幸而處其所難，易其地於揖遜繼序之年，未肯不怡然其自得。此無他，不同者時也，無不同者理也。難齊者遇也，無不齊者性也。求至理於因時之中，雖人疑人謗，以運會而亦屬坦途。原所性於隨遇之日，雖人譏人歎，協以遭逢而總非奇節。論之者以其心達帝王之本末，以其最周氣運之盛衰，以其學上下百代之人材，以其見合千秋之風化，乃知人不易知，是以必如是之論世也。人自可知，是以當如是之論世也。是何友也，而善量於以是矣。

前作以閎肆勝，此篇以高簡勝，成宏之格，正嘉之理，元氣渾然，無一浮淺語。

指不若人

就所見為不若者，亦指之不若而已。夫指何必不若人，亦何必若人。彼為指之不若人者，夫非猶是指也哉。且人與人相若也，然人與人不相若也。人與人不相若，而必求其若也，然人與人不相若，而竟不求其若也。或且曰何為其然也哉。不見彼之皇皇焉急急焉，勢有所勿憚，而若有所勿他乎。嗚呼，是指之說也。其不遠秦楚之路者，求指之伸也。指何以求伸，伸則若人，不伸則不若人也。甚矣其有所為也，本非剝膚之痛，如有切近之災。彼曰是惟不若人之故，吾亦曰是惟不若人之故。甚矣其專有所為也，不為無事之紛，豈受旁人之援。彼曰特以指不若人之故，吾亦曰特以指不若人之故。天下事之能若人者，大都起於不若人。是不若人之名，無庸諱矣。顧使安而受之，以為亦有所不若人云爾，吾又何從人人之意中，而代白以不若者云何。而今之所彰代白者，隱隱是指，而豈得託以非指乎。是不若人之名雖諱，而指固不諱也。即不若人之諱較易，而指偏不易也。天下有事能若人者，豈必無事不若人。是不若人之數，正宜辨矣。但使混而同之，以為亦不可若人云爾，吾又奚煩即吾之意中，而遽詰以不若者云何。而今之逕以相詰者，明明是指，而猶得謂之非指乎。是不若人之數宜辨，而指固有辨也。即不若人之辨無定，而指先有定也。嫌而語人曰，世有不諱不若人者，人人皆為之意滿。縱明告之以指，而人人猶意滿也。謂不若人之姑

以指為權也。夫以指為權，必非以指為斷。如節曰指而已矣，私心剌忍之餘，正令人生無窮之指畫，而為之嗤然失笑耳。雖而謀人曰，誰能辨不若人者。聞者未有不色動，縱置按之以指，而聞者猶色動也。謂不若人之先以指為例也，夫以指為例，尚當以指為推。如節曰指而已矣，索然易盡之下，轉令人得當前之指示，而猶不返躬自問歟。則知惡之獨，奈何知所惡者之偏在指哉。

手寫本題，神注下意，筆勢騰踔飛舞，正如活虎生龍，不可捉摸，項仲昭有此靈變，無此淋漓。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由盡心而溯其原，智所以造其理也。夫心以具理，而理具於性，原於天。知性則知天，斯為能盡其心矣。非造其理之智哉。且心何以治，治以理也，而窮理莫先於致知。不體乎理之真實，而並察其所從來，則知之猶歉。實心之猶歉也，必探乎理之本原，而因明其所固有，斯知之量備，實心之量備也。試由知至之時，以歷溯致知之功，其道固有一以貫者。何則，心之中理而已矣，而理有其主宰，其渾涵於吾心者則有性。理更有所從出，其賦畀於吾性，而即通復於吾心者，則有天。心也，性也，天也，一其而無兆，其也一斷而無非斷也。性在吾心，天在吾心，非知無以見其總也。心自有性，心自有天，非盡無以全其體也。性賅乎仁義禮智，而粹美難名，天主乎元亨利貞，而形聲俱化。本天為性，而渾然在中，所謂萬殊而一本也。知之而心之全體於以該。至精者性所包涵，倚有皆中和之總。太虛者天之運量，陰陽皆變化之宗。即性見天，而燦然有序，所謂一本而萬殊也。知之而心之大用於以備。故論其功之所始，心惟精，斯性分之難窺者，可以

窮其奧，心惟一，斯天命之在我者，可以通其微。舍心以求性與天，此理終虛而無據，即論其功之所專，惟知有性，斯性之物與无妄者，何難復其靈明。亦惟知天，斯天之盛而並通者，何難得而奉若。馳心以窮性與天，此理仍懸而無憑。吾儕見夫不盡其心者，梏於形氣之私，而心多擾攘，囿於見聞之陋，而心難擴充。無他，理昏者中餒，不知其性也。不知性，將昧於德之為秉彝，即昧於衷之為皇降，又安能知天，因而思夫能盡其心者，具衆理於一心，而靜無所窒，應萬事於一心，而動無所疑。無他，理足者神清，知其性也。知其性，將明於靜虛動直之原，即明於易知簡能之總。夫豈未知天。夫然而欲赴乎盡之量者，必先赴乎知之量，盡程其效，而知致其功，故即心見性，即性見天，廣大始精微，寸衷有進求之序。夫然而有迪其知之境者，始能詣乎盡之境，知處其端，而盡造其至，故天在性中，性在心中，神明昭質徹，定識為入德之基，由是知之明者，行之力，有不馴至於盡人以合天哉。

樸實精細，理解極融，文格極鍊，是規摹胡思泉而得其神似者。

萬物皆備於我矣

大賢明本然之性，而知我之大可重也。蓋未有我而物無不在，即既有我而物無不全。明其為皆備，而我不可重乎哉。孟子意謂，夫人以藐焉之躬，而中處兩大之內，氣或相雜也，而本不相虧也，後或相遺也，而

始不相缺也，何也，天未嘗不予人以性，人未嘗不受理於天，凡理之具於此物者，不必具於彼物者也，物散而無歸，而方寸乃有以會之，而理之在於物物者，亦猶其在於一物也，物虛而無得，而形色乃有以載之，故夫塊然一我也，而性分中備有天地焉，絪縕妙合，物亦屬太極之所凝，我秉陰陽之德，而本原之地，皆經大造之冶而來，是全而宰乎天者，即全而畀乎我者也，則雖紛然萬物也，而宥密中皆微廣大焉，性性降衷，我亦任維皇之所隨，物據形氣之先，而資生以還，適因成象之驅而麗，是慭然而各足乎我者，正確然而各秉乎天者也，其大者綱常名教，聖賢能示我以大同，聖賢不能做我以獨得，故往往有不關學術，而天良之感發，舉念盡可質神明，其小者事物細微，有任情而恣欲之人為，無具宜而廢驗之賦秉，故往往有得自清夜，而至性之昭融，捫心亦可見本始，此無他，物者理之寄也，而我者理之總也，得氣成形而人不能無人心，得理成性，而人又何一無道心，天人之一，復執之功，豈待外求哉，萬物皆備於我矣，是所望於誠身而求仁者。

義理精深，氣格高簡，猶有正嘉遺範。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

德術而慧知出焉，可以知其人矣，夫德而為慧，術而為知，其有也，豈可邀概之人哉，且夫處經權貫德，處常變貫術，使德不盡乎事之曲折細微，則德不勝才，而德非經權所必需之德，使術不中乎事之輕重緩急，則術乖其正，而術非常變所必恃之術，於是不言德者疎，專言德者亦疎，不言〃者昧，專言術者愈昧，而其人之德術不足恃，亦并不足論，今夫人之德，何必盡出於慧者，而有人之德，非慧不足成其德，而其人之德慧以稱，人之術，何必盡出於知者，而有人之術，非知不足成其術，而其人之術知以稱，古有德術之精者焉，以彼懿親而位冢宰，禮樂可以施朝野，材藝可以告神明，非不慧且知也，而境處其順，則純任自然，第於德之中見慧，而言德可不言慧，第於術之中見知，而言術可不言知，古有德術之大者焉，以彼因克諧而致升聞，慎徽用以修人紀，璣衡且以象天文，亦只慧與知也，而分屬其常，則盡其當為，而慧止為德之條，要非以慧成德，知止為術之條，要非以知成術，是人之有德術，而非人之有德慧術知者，而吾竊有念於其人焉，學問中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幾人哉，故德有取于慧焉，德期於全，而慧每多偏至，德期於正，而慧則以曲成，蓋歷練不精，則虛明不濬也，德慧非即為不世出之人，德慧乃實為不自棄之人，使於不能自已之故，而不作意於其間，則德且無成，何有於慧，人而有德慧，是必人之能自刻勵者，古今來變通盡利，鼓舞盡神者幾人哉，故術有取乎知焉，不必為道術之害，而知可通道，不必為經術之博，而知可合經，蓋精神不淬，則才思不生也，術知非必為不可及之人，術知則迴非不知做之人，使於萬不得已之處，而姑苟且以自安，則術且不見，何有於知，人而有術知，是必人之不甘頹廢者，是非跌跌焉克有此哉。

不放鬆題中一字，認題獨真，準亦詩剛出上，點應不染。

有天民者　而後行之者也

識是以達時，有不輕於行者矣，蓋天民非無心於達也，然必可行而行，天民豈輕於行哉，嘗思一名世生，而天下有幸不幸焉，非名世之有幸有不幸也，名世而苟得於時，則出其身以圖天下，而天下幸，名世而苟不得於時，則將沒其身以終天下，是天下之大不幸也，然而其才不輕試，其識自千古，而其品尤非三代下所能得，安此幾臣詢已，未也，今夫俗儒庶而生，而知覺聰明，獨厚於帝心之簡，調編儀而處，而行藏進退，不要乎人爵之榮者，非天民也哉，吾蓋嘗論及之，逃徵聘於名山，能藏不能顯，鑑功名於當路，能顯不能藏，天民知時清有待，而濟危定傾，有必非異人任者，故不忘世，不希世，而出為伊呂，處異巢由，盤澗而詠碩人，高士何想，干旌而逮蓬蓽，肅士何能，天民知天意有屬，而求志達道，有適當乎氣數者，故無隱心，無貪心，而靜則觀變，動能濟世，其行也，其可也，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且夫行必以可為期，而其不輕於行也審矣，世當昏亂之年，天意茫茫，未卜昇平於何日，而其氣運否泰亨屯，必有以脈天心之亂，而新宇內之氣，識微者所由望氣而得之也，而天民猶未以為可也，當此時英雄崛起，佐理者有人，褰貸者有人，而君上疑思焦勞，以為獨不得此人哉，而成今日佐命之功也，迨至旁觀者殷為期待，鞠凞者至於再三，而後紆迴而一決，則其遂觀於艱難之際者，豈一日哉，國家當委靡之日，人心擾攘，不知中興於何年，而其世故循環輪運，必有以返將衰之業，而更已張之絃，遠見者所為先機而決之也，而天民猶未以為可也，當其時豪傑並生，建猷者幾輩，樹勳者幾輩，而宇內呼嗟怨望，以為惜不得斯人一出，以慰彼時霖雨之望也，迨至往聘者三，而莘野躬耕，後此者一而渭濱能釣，而後愉快而自勝，則其遭度於治亂之秋者，豈淺鮮哉，雖然，名山養望，縱不蘄軒冕之榮，而陋巷安貧，已默定為邦之局，可行而行，吾為天下幸，不可行而不行，吾又為天下不幸矣，故曰一名世生，而天下有幸不幸焉，予安得不惕然思，悵然望，而不禁有慨於過化存神者。

伯仲之間見伊呂，氣象高遠，令人作天際真人想。

故觀於海者　其瀾

以觀海者觀聖，當知以觀瀾者觀水也，夫有海之大，而難為水，猶之聖人之言，與道俱大，而難為言也，然惟水有瀾，苟不知觀水之術乎，今夫聖道之大也，其蘊高無涯，而渾涵旁外者，殆未易以一二得其彷彿矣，蓋雖出其緒餘，見諸咸論，亦令人同於望洋之嘆，而特其中節目條理之詳，有不禁人探索而自得，則學聖人者，誠不可以無術焉耳，大哉孔子，其猶東山泰山之高，而外此俱卑卑不足觀乎，雖然，請以觀海喻，且夫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海者，衆流之匯也，觀海者，即觀水之術也，海豈必異乎水哉，然而滎洄激盪之奇，灝瀚奔騰之勢，向若而觀，不見水端，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計數，區區別派分支，曾何足以窮

至大之域,而定至細之倪,海之大,其如聖人乎。吾嘗遊聖人之門,而知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也。夫觀聖人者,豈必言之云爾哉。猶道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則聖人之言,植道以出,言亦曷可少乎。而要之小言詹詹,聞聖人之宗論宏議,亦可以旋其面目,而無所開吾喙矣。此難爲言者,猶之乎難爲水也。然則遊聖人之門,始不啻遊海然。雖然,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精。以聖人之大,而謂茫乎不知其畔岸也,浩乎莫知其涯涘也。蠡測之難徒,而日逐之徒勞也。遂不免乘如海之觀,而擅一壑之樂,自拘於墟,自多於水,毋乃長見笑於大方之家乎。則甚矣,其無術也。不知聖雖大,猶之人,海雖大,猶之水。故觀海者觀水之方,而觀瀾者觀水之術。何也。水有瀾,而萬川之歸,祇在得其淵洑之性,瀾有水,而千頃之波,可以想其往復之情。雖大海觀瀾,而豈必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哉。且吾聞聖之道大,遊其門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或源也,或委也,則就聖人之言,以求聖人之道,是卽聖觀之一術乎。夫言者聖人之瀾也。

氣格古雅,波瀾老成,此以韓潮蘇海之筆爲時文者。

能讓千乘之國

國而能讓,名之故也。夫國不易讓,況千乘乎。君子曰,此其能爲名故也。且天下有人所共爭者,而莫望望焉去之,此非大非可能矣。乃有人焉,往往於人所可能者,忘其所能,而於人所不可能者,遂獨能焉而無苦於難,且覺能焉而若視爲易,則其能之所在,乃其名之所爲也。好名之人,果何如哉。夫好名者,第知名之所在,其名何在,在千乘之國,素抱一千舉之情,而慨無難能之來以顯之,則此情常鬱,今而得此千乘也,則成吾名者在此矣。故今來古往,遂欲繼往跡於巢由,屢存一沾名之念,又慨有榮勢之投以敗之,則此念更危,今茲與此千乘也,則顯吾名者在此矣。故矯情飾非,且必效清操於介石,是故千乘之國,人所不欲讓者,而彼獨汲汲焉讓之也。人所不克能者,而彼獨斷斷焉能之也。君子曰,此其能蓋從名來也。溯揖遜於中天,堯以天下讓之舜,舜以天下讓之禹,千古遂傳爲美談。此堯舜能之也。吾何可獨不能哉。一日不肯讓吾國,百年必至讓吾名,百年不肯讓吾名,一日必當讓吾國。讓吾名而一日享其國,曷若讓吾國而百年享其名乎。而於是斤斤焉務求其能,挹風徽於孤竹,伯夷以國讓之叔齊,叔齊以國讓之夷,千載尙溯其遺風,此夷齊能之也。吾何可爲不能哉。吾欲愛吾名而讓吾國,國讓無以榮身前,吾欲愛吾國而讓吾名,名讓無以榮身後。讓名而榮其身前,曷若讓國而榮其身後乎。而於是勉勉焉必強所能,豈曰富貴非吾願,而讓則廉名,不讓則貪名。名之成,讓之成也。而曷弗能之。豈曰尊榮非所期,而讓以清名,不讓以濁名。讓之歸,名之歸也。而可不能之。其能讓也,其好名也。不然,而簞食豆羹,曷爲遂見色乎哉。故曰此其能蓋從名來也。

意卽眼前,語皆本色,獨其精機密緒,能使題義豁然,異於雕琢堆辭者。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

遐想聖人之奮,爲聞之者幸焉。夫聖人自奮乎百世之上耳,而聞者自在百世之下也。奮豈獨在聖人哉。且人皆榮名,孰有身處三代高語羲皇者矣,而至望古而深一遙集之思。且曰恨我不見古人,夫古人誠不可見,此事爲足恨乎。苟以耳代目,安在前古後今之邈闊耶。如頑廉懦立,薄敦鄙寬,吾得而指之曰,此其爲聞伯夷之風者,此其爲聞柳下惠之風者。甚哉其人已往,其風未艾,其聞乎百世之下者,其奮乎百世之上者也。形骸原易敝之器,而精神自可以不朽。試登西山而遐眺,溯東魯以流連,百世下豈無所傳異辭,所聞異辭,而惟此振拔之精神,皆指點以懸乎其側。覺高蕩隔代,不啻覿面而敎觀,姓氏在不刊之列,而願力亦寄而長留。彼首陽沿虞夏之風,展氏昔仁慈之傳,百世下亦曰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而要以淸和之願力,虛擬焉以設於乃心,覺渺渺乎挽止復翕然而意滿。今夫人閱人而成世,世閱世而成百,上下數百世中,克自奮者何限,而以我仰夷惠之深,信夷惠之篤,若日聲而道存者,顧夷惠之去茲也遠矣。藉非聞也,而何以知其奮乎百世之上哉。甚哉其奮乎百世之上者,其聞乎百世之下者也。山川寂者,而學士之風流常新,至有贖吾書而篋笥生色,傳吾姓而齒頰留芳。東海北海,異地也,而相聞,則異代之相聞猶是也。夫大名垂宇宙,則歲月反不覺其長。自奮者而言,幾何世矣。自聞者而言,則以爲赫赫者若前日事爾。風雨蕭然,而獨行之風期猶烈,至有遁豬窟而如接室廬,越關津而求親聲欬,千里百里,並世也而相聞,則曠世之相聞猶是也。夫奇節炳人寰,卽氣數亦倍形其嶽。自奮者而論,非一世矣。自聞者而論,則以爲耿耿者言猶在耳爾。奮後視今,猶今視昔。高山切仰止,知克奮厥志,爲古人留贈之方,而美斯愛,亦愛斯傳。時數任遞流,但旣有所聞,卽前事可師之地,觀聞者之莫不興起,謂奮乎百世之上者,卽奮乎百世之下也可。

氣韻高潔,神味淵永,猶見先輩大家道則。

詩云疑心悄悄 一節

於詩想古聖之處慍者,知聖人可學而至矣。夫人至爲聖人,而猶不免於慍,則多口何傷,卽詩言而釋其意。不可見孔子與文王乎。曰士不希聖,不足以極士之量,聖不凝時,不足以見聖之心。吾人生世遠風徽之後,而苟有以善覺者聖人用意之深長,處境之巇險,覺篇什猶存,而後先可以同揆,彼此不妨互證矣。吾以多口爲無傷,豈謂羣疑衆謗,可油然一無所慨於心,而惟是剛大性成,卽足樹人倫之望,則相高位置,應知吾意之所師,正謂紛至沓來,雖無端必隱閼於其處,而惟是澹漠素定,未易消責備之歸,則然以精神,鍊除前修之末遂,今夫後文王而聖者,其孔子乎。姑置彼姑,夫亦曰衆我寡矣。試思士人朝而見嫉,何異女入宮而見妬。慍心悄悄,慍於群小,非謂孔子也,而孔子以之。先孔子而聖者,其文王乎。赫怒專征,夫亦自貽口實矣。試思臣鄰諫而亦服,何異戎狄貪而亦喙。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非謂文王也,而文

王以之。想兩聖人遇之之盛。俱極人世之遭逢。外此有所不足。似不妨以大度處之。而文王孔子。固終身在憂患中也。人謂兩聖之所憂者大。上有天命。下有人心。非徒一二事小之故矣。顧憂之大小亦可不論。而但使宜樂而憂。則其憂也正當執而推其憂之本。兩聖人遇之之衰。復備人情之難堪。當其相逼而來。豈能以無事置之。而文王孔子。又終身在安樂中也。人謂兩聖之所樂者亦大。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不在一時嘗慍之迹矣。顧樂之大小亦可不論。而但使雖憂而樂。則其樂也。曷勿進而窺其樂之原。使我而能爲孔子爲文王。則是世之慍我。乃其不足以知我。而其慍之未殄。乃其知我之未深。且其慍之之衆。適以顯我之不亂於羣。而殄之之難。愈以懋我之不終於獨。所謂取法貴上者此也。使我而不能爲孔子爲文王。則今世不我慍。而我反以自疑。甯有慍矣。慍遂我殄。而我愈以自懼。甯不殄矣。惟慍之者衆。而我不自多其衆之之形。殄之者難。而我不自阻於難之之見。所謂能自得師者此也。吾子其勉之。得吾之意以讀詩。雖他詩可也。得吾之意以論聖。雖他聖猶是也。

其筆清剛。其氣灝瀚。盤空屈曲。獨往獨來。可謂文陣雄師。

閹然媚於世也者

以媚爲道者。術彌工而心彌苦矣。夫媚非人道也。而善世者必媚。媚必閹然。彼何人哉。孟子即其言而斷之曰。善也者。君子之所自爲。而非以爲人也。自以善爲逢世之具。而人方得爲善之樂。彼乃獨得爲善之苦。吾聞其語。如見其人矣。彼固曰善斯可也。而必不可踽踽。不可踽踽涼涼何哉。彼蓋見世不盡踽踽。遂默喻世人有不善狂之心。而因詆狂者以歡其心。則其不能踽踽。而尤不敢踽踽者。其情良可悲。見世不盡踽踽涼涼。遂隱度世人有不善狷之意。而因斥狷者以愜其意。則其不能踽踽涼涼。而亦不敢踽踽涼涼者。其志更可憫。若是者所謂媚也。夫媚豈人所忍爲者哉。抑媚豈人所易爲者哉。負陰抱陽。血氣吾所自有。而乃舉一生之聰明才力。盡用諸逢迎卑諂之中。則笑貌聲音。皆非故我。戴高履厚。俯仰人有同寬。而乃合一世之酬酢往來。偏設以窺伺彌縫之計。則起居食息。悉屬危途。然而媚固善世之道也。吾即其求媚之言。而想其工媚之狀。凡媚者。欲人之我憐。則必使人悅我之媚。尤必使人知我之媚。而媚於世者。欲人之我善。則必使人知我之媚。又必使人不知我之媚。而自悅我之媚。蓋媚之爲道。雖喜媚之人。亦識其非正。尙媚之世。亦諱其嘗爲。乃世之不善人之不媚也。彼則知之。世之不善人之媚也。彼又知之。世之不善人之媚。而實必善人之媚。彼更知之。於是而爲媚。則媚之術。宜何如工也者。而工媚之心。又何如苦也者。觀於譏狂譏狷。明作昌言之排。不啻多否而少可。而正其漫無譽省。如嬖幸之特借攻擊。以售其容悅之奸。不揣閒諸積慮處心之地。生斯爲斯。顯示因時之華。幾疑揭己而標高。而詎知失所挾持。如婦寺之不有其躬。以希夫嚬笑之假。不揣例諸窮形盡相之餘。則亦一言以斷之曰。閹然媚於世也者。依古以來。大者覺世。小者避世。而彼固出於媚世。有道之世。或則闇然。否則斐然。而彼且甘爲閹然。彼何人哉。是

鄉愿也。

曲寫媚字神情。正如牛渚燃犀。洞燭奇形怪狀。筆之明快。不減水心。

跋

先府君與先五叔父篔村府君。受禮學及制義法於戴關州。（諱彥之。蘭谿人。乙巳進士。）教授鄉里。每歲門徒。輒二三十人。嘗疑問難。列座恆滿。平居治制義之指。必先於章句或問、近思錄及金仁山、蔡虛齋諸先生之書。研精洽孰。又沈浸於前明歸氏唐氏。暨國初諸老先之文。大指以講求義法爲主。一題入手。輒閉門靜坐。收眎返聽。淵思眇慮。中有所得。然後振筆疾書。戴先生律切利病極嚴。少所許可。有時府君呈一作合義法者。乃爲之意愜。有一字一句之疵俗。則斥令毀棄更造。不少假借。府君生平作時文不下二千餘篇。亦有場屋期近。揣摩當時房行程式。不得已降格而爲之者。輒悵然曰。此豈吾胸中所欲出耶。爲之之勤若此。道咸之際。十上秋賦。七薦堂備不售。僅以歲科試。屢見賞於吳楚舫侍郎。遇合之艱又若此。嘗歎曰。擧業不患奪志。卻甚妨功。奪吾治經史日力精力。豈非妨功乎。咸豐辛酉亂後。先世藏書及詩文手稿。均散失無從搜輯。光緒丙子秋。乞假省墓。一日石阜村方君衡甫出殘稿三小冊見示。視爲府君遺文。蠅頭行楷。手蹟粲然。且喜且泣。以新刻局書數種易之而歸。蓋出之兵火煨燼之中。僅太山一毫芒耳。作吏猝猝尠暇。又泥於制義未闚門徑。不足以仰測府君所守之義法。久之未鈔副墨。今年春。同年沈約齋先生見之。畢覽十日。狂喜見語曰。此先正作制義正軌也。今世久廢義法不講。索解人難可得。嚮受文法於與

化劉仲允相能於無義味中辨義味耳。昶驚曰，不意先大夫慈蔭幽翳三十年，今乃得一後世子雲也。再拜句斛評以付剞劂氏，敬識其緣起如右。不孝昶識。時甲午仲春也。寬村叔父文稿，於伯仲間！別具，寄鶴嘆期，殆難備，今讀遺文，亦不可得矣。

計有餘齋文稿

陳方海著

伯游先生之文古厚雄桀接迹東漢當塗而下未可定其所位匪惟　國朝諸老無以過之何論慶光以來同治癸酉阮齋市得此本愛其文甚以其於芸齋右先生為同鄉以諸先生亦不能舉其版貫顧其育論意旨交游嶷遂棄然其見於文其所內交盡一時名宿則伯游可知矣阮齋又從劉孟塗集姚石甫識小錄掇得先生文二篇皆此本所未載者并以示余俾附刊諸板焉光緒二十年十月新建後學陶福履

劉孟塗駢體文書後

駢體之文至今日而極盛若夫容甫稚存並轡於江表而擷約亦抗行於海隅豈惟振六代之頹流實將擴中唐之壇坫矣孟塗晚出才雄氣健力變奇境卓出偏鋒鑿空取超以角諸家雖分勝負而觀其志趣則殊塗也蓋諸家求爲同於古人孟塗求爲不同於古人求爲同者皆如縱筆九軌佩玉徐行眾人所能學也求爲不同者則翼附飛風神驚見雖得人人而學之難然不讀唐以後書不作宋以下語託體未嘗不尊至於引芳艸而與古默託微被而長孤笑其情有深焉世之君子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可也

姚石甫識小錄序

姚子石甫少時讀書輒著錄論辨考覈疏記必勤歲月積累成四五十卷嘗以假人亡其八九餘藁辨幾入訶置行今乃舉示方海觀其論辨精卓多洽於人心考覈明確足得其要領默默不釋棼而存之方海嘗見當塗惜抱兩先生皆有讀書之記採賾洞微與篇鱗聚豈非自得學殖斯貽石甫率尚曾之規矩通九流之條貫術蓋既捷所得益多且為學林萬門之源所以備收惜哉其時就所見存而甲乙之夫者可以正人心明學術夫亦足以廣見聞紀事故雖淵辭孤義有補聞見可以是其是不能其故凡人讀書皆求有得淺深各殊時或不審其為有得一也屬以自安乃復得而復失前者有微非愈故之闕類甚微非引伸之一皆將卷與木論同一旗將盡難積其深于是日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何以知之何以無忘故求詳說道不外是以姚子之資承先世凡為子孫者宜勉也以此書之輔其道術凡為學士者宜勉也四部區分析義從類端緒勿舍即不必概名其標而心志既通將稍斯足立身端其本格物辨其方游藝博其識經世宏其抱皆有賴也幸無忽焉

計有餘齋文稿

鄱陽　陳方海　伯游　著

知人論

古之至人天知其高地知其厚此不敢知者也若夫在十人而為傑在百人而為傑在千人而為俊在萬人而為英此不可不知者也十室足以求忠信三門足以辨人衛日與斯人為徒見面而不見心非其誠孰觀人者決疑於迂疏決惑於質敏決迷於樸鈍決窮於銳進何以言之夫賢者志尚獨殊神明自異非世塗其賢否盜華其德不修廉隅豈能變寄世之操不厭細謹豈能謝庸人之譏也者色莊而氣衝論篤而志悖虞不容於時者心以求容變不利於己變形以獲利進者懷才而不炫其才干祿而不衒乎祿身方隱則同塗不見其一長道既通則百姓若忘其生哉窮者藏形勢奢趨避何皆不仰齒舉傷寵貴日光而黜罪自存機常伏苟云有命豈在私營是故眾觀不齊片言可斷隔廳歌風易牙嘗水桀然分明者矣然而誰實能之語曰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此謂為君父者本宜知其臣子而成王遠周公執書之泣已晚古甫放伯奇聞歌之瓢雖釋逆生賢臣慈父者乎有此不待他人何何益邪是又不然且以趙令尹之治兵寬子謀其不入對公子之王國婦人猶其必反以觀智也而有端較之是豈婦孺也而與贓否之數哉然誠當未嘗離豈智若與其故常幾乃不若離婦孺亦許其得中無庸王吉甫之事不見遭逢之至難無子玉寬耳之事不見補衛之至切苟失其意則以壁嫌之近采邪之濫眾萬人之美而君適苟得其意則以闡關之道道路之疏讓十人之美而必眾然斯非觀大一說雖許道所不當棄不必論矣眾所不當誅又將如何今夫希世苟合之士無甚數也因其操術加以定評其可乎而固未可說經有鄭獻傳進為辭許史有趙氏亞聖皆虛學問不足信也謂異普人居而必資曾子之門有吳起謂異惡人居而必審邪士之黨有裘也交遊不足信也中倘盡力義有之甚敬可左惻隱國存胡廣之中庸亦苟道德不足信也不特學問故事力作者望推崇稱屬豪與者風致慕節不特交游故舉冠結纓之至舊手墓違所得實類之采而人獨往不特道德故

既酒肯并其人自速變方瓦合其意非誠若是者僞而簡之義而漸之識炯於微徵事差於絢麗可謂擁柱也已然矯枉而或過正行權而不反輕遂將排偽衛謙慕實所軌儀使天下士流卑論儕俗若因抑以非大義且出行為衆人所駭其行尊矣取士為衆人所怨其取大矣何者行非一科故俗爲疑循性而動趣舍皆適扶非以綱俗止浮外是故君不必異趣事不必改弦賢愚共由是非背其趨進宜譏公私殊其迹難者之間則徵矣故觀人者以貴耳賤目就聽以望其測其幾能別其美惡本有數端大姦久且多非乎之術途轍豈免姦僻之失乃或不因故皆未核餘然識難岐於賢能指謫甚於廣坐斯其上也雖理非常何勞傾耳清規未奪姦頹譽揚益毛羨賞為親服情選宜於秦漢之際仲宜雖有異才人莫信於倒屣之賓舉陸伊始驗於方來斯猶其次辯論譏諷恐不至僞不若惟恐或過忠厚之風也乃人皆詢剡謗疏乎頌遂使自全者少若蔡邕之譏孟明不以一眚掩大德孫權之論公瑾不以一短損二長抑又其次或曰人生百年出入多岐紛絲元黃變因假塡

芳草翦芟迫傷嗤非導欲之席未對豈知卒有奸邪屬處之較未斷詭謀將發名節初終異路死生殊論其人所不自料他人焉能料之哉不知明察之權實奪其人之自處斯夕甫其蓋以不倖之德業樞機微密關其求定之鄙胖此如覘瑣角於始孩辨財產於方胥舉娩未改嫦娥何徵而逆料終身前知不爽乃是鑑衡水鏡齊甚奮幽至此可謂源流洞悉毫芒畢試無遺蘊無餘憾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雖然理適求則遺深緒適推則適縣好賢者雖有千百知人者或無一二其非深也而亦求厭其繁也而弗推因循偷略斷倒亟謀舉錯拂乎人情不免為婦孺之所笑也蠢皆失其本心不免為哲者之所悔也若皆見君子遇君子不當相知乃小人猜忌過直醜正比德而惡異已進氣而觸無猜惟其如是故上官必譖屈平劉淵必刑孫賊郭開必仇廉頗李斯必殺韓非為小人所知則危矣獲材俾器願証龍門與智漲悲見屏為閹不幸與邪相遇降心自眦避席而謝空虛甚是而全性命豈不傷哉然君子而誤取小人增其毛羽以至爲亂相率喧騰磨及又往往而

有癸明闇不相為用無合不相為使理則云然事或不合左步右宜假假登辨姦伯季事淵潤皆是歟以其方局道風於歧路至死不悟喪滿藥於平生嗚呼在己者難慾在人者難測羅心爲權稽古有餘興足九州居今不易或論定一人其他不能皆信或褒貶一旦驗時轉復自疑茫茫六合不可有非僻之心也此一身俾煤貸人倫之理夫陰陽之氣常施川嶽之精不同惟强知理惟賢知賢而吳都呼原皆要在可不深長思哉

知已論

志由己立名自人成成名之事事爲尤大無前鑒之可則不彰無後譽之附則不傳欲其彰也欲其傳也繫乎天下者較重繫乎一身者較輕故雖在聖人不能無賴我知之歎也今之士流其徒益少其繼益孤衆所不信子獨癸特雅道陵遲職是之故且匹夫編戶生甚卑一言之稱欲人解一事之是欲人從一技之工欲人賞詡伸所值以為感慨豈但儒者古人有言或日援繇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發者固人生百年苦不稱甚魂魄一去復何所求抑升官遺飼援繇者實非其人而假不

同時來者可得辨有數數矣異世之欲並世未嘗不比擇交無術其咎在我是故獨居不出無可稱說左右推僕獄所對惟秦子犢下之識何以解驚賢如無興因子卿相而其父始薦仁如韓起與困羣游而其兄始正非父兄之明不足以知子弟遂望清塵懷嘗其恥而兆質易深處下窮其光而弗悔匿迹良友何以脫羈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誰子此一證也又或奇節賤士意不獲概生於卑海之域則以為不擇處於季孟之間則以為巳是拙夫怨之違者驛歸不以常罪者不以賢俗嫌身相寶重使其激厲遂得著稍聲思聘六經之典府擬欵述側身儔之遐軌同命生平幾於厭棄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此又一證也獨是卞子抱玉泣血而泣已人發嘆相者數千彼狹迹城之誼以招換此本下里之卑而妙然是非顛倒心情沸熱又或屬生無識宗光難紛驗華益則以伯牙自居陳觸鐵則以離朱自爲既非衆其工目又厚誣乎聲色由彼相數不以身乎所以皆蠅聲每具具乎一世素非死友必欲歎於下泉有何識者在哉君夫所持者狹所顧者侈遂不出其何而責人以縱

師之許才不越俶史而望人以公輸之撫樸楊不次則一宗頗欲忽疑日滋則千夫賤笑以此枝物信其必斯

小道論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何氏指小道為異端朱子謂農圃醫卜之屬二說皆然而朱子尤近自楊墨以後道非一途制行非不其卓陳義非不甚高苟已適其性而人莫承風宋自為法而世鮮相師亦可無損焉耳至于人各有能事來有用名理所孕焉可厚誣昔班孟堅撰藝文志論列諸子以為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流裔由今觀之六藝之言百家衍之為多備者或不足焉何則修業以彌高我甚有所棄而非孰勸懋以至延為程有所進而無眷公孫宏不啻十輩司馬遷自為文史職此之故若乃挪中無具匙外虛徵見百家而膽轍非之讀舉六經而不校德之準不能下之其將謝之不能任之君或箭之避求諸野治觀於鄉斯可歎矣是故三器六政抑强消亂通柔乎剛柔明幾乎進退不如兵家持天下之平傳以古義事無不數工析秋毫不如法家資管城候霖雨寒暑天時不徵地財能長不如農家縣

脈通察六氣而救濟其私正欲以助養生不如醫家虛古因則然不欲四時節宜違偏知鬼神之情狀不如陰陽家不但已也因陋就簡有胸無心龔伏役之辭而舉科別淳此之流而由仕則行己則減閭巷欺者應務則立斷辦通且也遂乎沐浴役游宴樂宜乎近人陸毛海錯炊日和肌實乎抱人組織史籍得采照熾宜乎雜人異物幽詭異流不匱宜乎商人山無阻河無阻風不折雨不濡宜乎舟人舟人博門對乎勞心小人勞力嚴勞力者則皆然矣始云勞心乎亦試信彼所難之士守殘埔而不能一彼陵懈之小老風斯而不得一試造人也江有作繁一從以治人心雜異技以助人材遊之陛也百家散其分支而儒居總府及其衰也百家抽其末緒而儒為弃兆名實存亡參觀可得乎世好辨哉惜乎今人技業精進者希儒生趨之迷已甚雖孤金彼異端幾何不將天斬也耶

聽訟論

周官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訓辭不直則煩色不

直則赧氣不直則喘耳不直則惑目不直則眊也今之刑官知此義者或鮮知其一不知其二亦足衡敬且如淆稍之徒談言微中剃詞幾奏庭而笑然宜為承劍不動皆属視無遺然無發兩造俱備有類此者何以詰之是故直可誑也曲可誣服文士獄中上書枝葉扶疏豈人忍辱而愧汗徒尖其威而毀罪若轄若事所時有不幸而由於此恃之以神吾斷則非曲也屈也行邪人之法而失其意使吏因緣為飾傳巡衡以定爰書所損大矣將以求情情未易見與其背旋繳繞密於凝脂而不檢不若兼錄寬矜消溺吞舟之魚而不害化之行也其何日之有抑旨又聞君子之議獄也求諸已而後求諸人則民服納其辭以絕民支詐非色以拒民邪靜其氣以鎮民躁振其耳目以啟民聰明辨瑕辨疵處情者之紛發奸摘伏不在捶楚之下以此宜布四方登中天府則與夫雖卑微之風賤違于公張釋之諸賢必將繼蹤於今日也夫誠不至不可以服心服賢服德不備不可以彰善聲惡是故聽訟之道求諸人者易求諸己者難

僞尚書論

宋元以來於僞書二十五篇辨疑辨僞衛施扶擿至今世儒悉諸家執法從事盡得其情矣皆曾思之作僞書者以絕智之人設三代之辭其事至難設諸物論什有一二使竟僞效古如束皙補亡詩亦可傳也由雞乎孫綏相愛觀乃爲勇風益翔則百鳥怒延喙啄劃膚矣孫叔敖死優孟爲其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學肖乃見楚王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相之優孟則辭是故效叔敖則必肖使爲相則不敢今效僞者趨自留於常聖賢何其不如優孟遠也皆時聚僞記來遂文進輟已辭殊亦勢善采叢予者甚多而鬼呼嗚鳴之聲不入器誥嫌於詰怪殷盤周誥之辭固宜伊尹死大霧三日矣故鑑而懼之乃若國魚誅爲事本太甲胡亦誠去則網馬融之說而改作爲務慎以異於迹乃合盤而飯其耳自幸無過夫純粹以精之語歟人出之大無不包羅無不切高者為日星近者為菽粟常人讀之膚廓而竟於事情則土苴耳不可不自量也作僞之始累積千萬言攻鄭氏而附於馬太誓其一閱也次及益而諡則又

荀卿以成名爲是宋儒論堯舜王世紀而孔孟子亦出其時不知諸起諸書分引古文特甚左證孜甚三新本皆不巧盜知掘則供掘哉雖然猶有憾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學者迦藏也閻氏既爲疏證則有毛奇齡謂孔傳實僞而古文不僞惠氏究辭惠氏江氏段氏孫氏之倫並出又有無術謂古文誠僞傳則雖僞而義多優文辭備畢以爲與康成互較短長夫康成立說何必無誤而劉昌說本非其義即如兩漢無一得遂詐亂其狀世誠能得害微大罪不可解耳君子百行容有一皆小人百行容有一冊不相掩也

吳起論

吳起去衛與母訣曰不取卿相終不入衛遂事曾子夫水入荒宋殊類異路起於曾子宜逐而就楚何也曰無何也彼視曾子之學即取卿相之學也五霸以來士哉功利茲惟不得中才皆然於起何尤起視凡爲學者皆取卿相舍是無貴焉而曾子治學最有名冀其取卿相之術當尤捷故不惜屈己事之使久而無效將自謝去矣待曾子之與絕哉苟以其去國從師爲有動於學則之志則當省母之訓何前以其非曾子爲有恭於道德之說則母死不歸之訓何是故意欲爲名結其之學可以殺游仕不遠千金之家可以嘗大學絹輸其不如敗循術衛界近於兵法起卒乃知之其蘇秦曰士見者受計而不能取尊榮雖多奇於是陳賢數十掬誦於待猶起之意起操能擅美足以揚肆情其材才而不以茂德滋蘊罪也好加人上則權必自擅謀國己位則法必知衆寡遠於魏魏死於楚伯師作事無不以大爲然起必不悔殆以詩書爲富貴之媒無以撥是爲塞斷之私德義之絕心證而非通存哉之刑身殉而非覺其起事曾子本斯事宿卿先皆皆之死皆不悔斯之鉄刑推慘東門黃犬枯骨及其師哉起斯皆不足算獨是欲取卿相而誠其術衛爲其遠欲受取卿相之術而誠以曾子爲其師則莫如起之可矣者作吳起論

萬石君論

或問萬石君陳伯游曰不知也然小人案得以爲師焉夫事君無獻替與人無可不可起已無是非疑患不及其身富貴可延于世率斯道也何往不宜故謂嗇與處焉

小人不能決也而其道固小人之所秘也以爲之勤辟惟謹終身不失過宮門必趨見路馬必式執政則寂戚非倖致乎則小過不貸此亦何愧乎君子家傳貴行請問皆以爲不及嚴爲齊相國中立右而相制雖君子何以過制亦應雖處心應智成榮愈大甚速患深太史公非敢信也則以爲侯徵乃周文處謂與拉列爲其徵矣奮始事高祖方爲小吏以姊之故進職中涓文不足以佐蕭韓武不足以伴絳灌上方用才無以自顯泉皆立功無以相競舍謹之外何所恃乎術之有效乃令于家子孫申申偪偪訢訢和氣致祥大官累世至乎哀帝號之爲萬石君講韓絳灌皆不及矣且爲大夫但文學之不足也則告謹爲丞相懼國言之未能也則醞藉懼大略之不著也則文深皆謹於家則訓行求謹其父子於謹惟一而因地制宜有妙乎其用者馬喧非太史公孰能覩其際耶班氏謂慶爲丞相皆備員於公孫宏傳皆之凡史家剌譏往往見於他說又謂徒爲異太子傅承皆非發譽之端酬以反懽於拉謀爲思自脫亦其謹也而乃以謹敗乃稍叔夜論詩作詩釋其周慎王子弱冠未嘗不誦萬石君傳而其可謂無譽無毀處和紀豁袍非大猷極貶之爲也若其初心固以隱矣使不逢唐宋中晚之主而生當文獻呂平之世奸媚可以不發脂韋足以藏身亦一萬石君耳生非其時勢難自諱故爲小人者世亂則師嚴和秦檜世治則師萬石君

說人

主身者心發喜怒知饑渴引嗜欲人與禽獸同者也故孟子因物交而蔽大體之害勸存心而惕幾希之處非心者神攝邪辟別是非者人所以異於禽獸也荀卿曰君者主之官神明出焉易傳曰聖人先心退藏於密密者何其即神明乎先心者何其誠意之謂乎主神者氣先形而存後形而存鬼神所以異於人也然氣假形而神可見氣去形而神不可見爲物不誠生死以之神者誠也記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聖人合德天地故至誠如神君子去僞存誠則知我其神其歸一也人之生或本鬼神生有成爲據有降爲人之死或爲鬼神在是這是在獄退徵列興遂门死於此者安知不生於彼則謂去此身而爲彼身彼此之交可人也亦可爲

獸也猶乎哉鬼神亦有盡時是或則爲山或則爲翔其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冥冥而精神凝聚於身不已也無往不復也故無朕如可爲有形不足累何以謂有形不足累也今試論其體者爪牙皮毛合以成身者也爪牙皮毛脫而身自若則試耳目手足廢而心亦自若因心可以知神爲因神可以知氣爲故氣散則爲太虛合則爲神凝則爲人

說龍

古之說龍者輕稱其德偁其材有德斯有智故能出入幽明變化巨細靈物也然亦近物非若風雨不易由不知其所在也龍在下彼於水在上彼於雲失其彼處遂於人江湖風雨之假龍則海見人不怪也風雨雷電皆有神司龍與從事神實智之龍在人神之間可因以通人神之故然均是龍也舜帝之豢之孔甲食之之家則馬牛豚伍蛇虺龍則亦矣其智安在無智亦無德龍固不皆有德哉有德則靈無德則畜非龍能能陳鼎俎以待之耳天之生物齒者去其角翼者兩其足龍乃兼之貴之卑亦制之鉅矣若龍龍肉飛蜿蜒騰其嶇嶺如塩由其可無憾地之族類將亦雕定觀於河洋干仞纖鱗萬狀於是而上數退無極物亦何可自薄哉

五石六鷁說

董子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又曰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陳伯游曰董子之言兼攝公羊穀梁二家之義記聞記見後數先數所謂辨物之理以正其名也名物如其眞不失秋毫也夫兩事同列而異其辭非好爲異也無所苟而已如曰五石是與鷁並稱先數則開於見耳治之謂何如曰鷁六是與石並爲後數則見於聞目治之謂何皆無以解於不苟若宋人之辭則曰五石六鷁無識其苟者言各有當也石鷁之並辭遂足爲春秋輕重斯原儲者之意則因由輕以包重使人精通經旨爲其難然苦猶疑爲此事無傳則孰知爲是與風孔子作春秋徵知後將有傳邪春秋之辭宜曰賈星於宋五爲石風六鷁退飛過宋都何以辭不若是蓋春秋者魯春秋也即魯史也孔子修之事舉其端有不必詳以史自詳異名不言是

退鷁不言風鷁人自求於史也諸傳並因史而成然三家五家異同錯出史遂亡矣何以斷焉吾又思之於鷁曷爲皆是月穀梁之說雅矣公羊氏謂晦日不書然乎哉不知日何知晦吾謂史失其日以事與實石同月故書之如此

辨僞

人有誠僞不可不辨也辨之當如何曰從其大者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惡似仁大殘似義若是者君子辨之謂其得志且亂天下故必辨辨一人之僞將以祛衆人之惑救衆人之惑將以止天下之亂也非其大者則不並論豈獨恥鬼蜮以存忠厚亦將準渾瑕瑜以破奪其蜂蠆小毒不入齊宮無稜候患也謹其初生必去芽萌防中變也季路以貴人歲識國武以蓋旨見殺況乎背叛吻於得失之林綦慎巧於方圓之士者哉有人於此言則約而法詳而理其可乎曰可也孰曰僞也吾疑於其行則同而趣異而似其可乎曰僞也詩疑於其心夫心則君爲有疑哉聞之權輿可以得實權衡可以測物有物寓乎厥辭無取徵於制事人倫異趨乎此術則見異其難真疑必恃乎一言則春秋猶有君子之觀人也與其新不究其猶故隨侯饋而用陰不復識孟伯哭而賓師不爲辱輿其亂逆略其經故誠項羽甚而帖斯有庸請陋非經而勤王可訓且論其事不問其人故齊襄復讐於九世不謂非賢衛靈託國於三臣奚其喪不以既往沮他日之悔不以有過沒終身之長不以人故偏其非之公徳是以春道斯爲大記曰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傳曰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誠故情欺故僞人之言行謂乎情則爲欺謂之曰似其無辭也近乎情則爲誠謂之曰僞且有辭也雖枝葉所加宋終未保而樞機有當此曰毋苟今日言不可信德音其思乎行不可信儒林其狄乎誠忠而疑奸誠信而疑詐誠仁而疑爲忍誠義而疑爲殘果若之述爲其有極勿因王莽之謙恭而謂學周公者皆謬勿因李斯之倖進而謂從荀卿者盡非是故人有誠僞不可不辨也僞有疑似不可不辨也然則爲此說者豈無故哉近淆相入而淆淆異玉石雜糅而貴賤分不辨斯惜不辨斯忌必欲剛誣實自爲計也亂非僞疑傑以成己之不才其將猶小巧言亂甚哉

蓋議人之好惡其害甚大上智識立夜傑何傷中才自危遷延可以勢在必辯遂非能已請告之曰子勿計人之似不似也姑自問其誠不誠耳於是其人氣餒遂雖不敢復辯

辯愚

激婺不能辯友服不知名非愚也出言每捷於人凡事每後其機非愚也甚或東徵而趨西謝取而忘多亦非愚也吾所謂愚蓋異於是年在成童志惟人爵父師勉以弋獲奴隸驅乎職威不得則犁益於一唯得之又高盼於超絲稱情淘氣周狗之名不辭甚死面靦對家之心未已若是者謂之勢愚顧情利廉風遂滋雖金玉滿籯當如厭食皆不自足路堅無以饜已錙銖不以德人絕院幽斥條憶以徇己勃悖溢謗詞而爭若是者謂之財愚文體不防削莊腹笑發燦術林豈不謂乃一雅之奇不勝其說術同者忌之業異者攻之始則便辟巧說以行私卒乃反傳倍經而不惜毀所判皆爭一何之奇滿唾流沫拒同人之難若是者謂之才愚可長可錄亦適用之方雅感可陳亦而嚴之與然非廢日不豈適品博非斯舉不成一經三因刑是而創光可以亡精而勸勉趨名於貴游之前形神於斯役之務若是者謂之技愚愚於勢者危愚於貨者害愚於才者窮愚於技者辱識淺見淳寡類皆之德風起處合異有叩門之因必也雖進易退斯不危矣和而能散斯不害矣寬以容物斯不窮矣處以成群斯不辱矣夫幾惟決是非而已矣御子曰非是是非謂之愚賢子曰深知禍福謂之智禍福之徵求諸己矣君子其慎諸

尚書記敘

桐城姚南菁先生嘗病說之際顧氏閻氏之風裨精舜言未免而卒子孫編次亦未克成我門游公藏其稿伏今曾孫堂兼以屬諸同志方海所分經部尚書是完遂以兩月之功區爲四卷而述其宗旨曰今世尚書之學閻氏若璩以發五家惠氏棟江氏聲王氏鳴盛段氏玉裁孫氏星衍也諸人攻考古文或釋今文或兼理之先生亦兼理而考古文者十之七故同於惠氏光多惠氏與先生說時而差而餘人或益時或後於先生皆未相識故謂略同惟段氏主古文字徵不同耳在諸

家師友商確宜無岐派而先生孤詣尊精遂得要領天下因諸家而信先生以多相證已其喻焉因先生而信諸家其則不遠尤歸美焉觀先生校他典籍時采惠說此皆多有其說何爲不著其名則意治此經時惠書未出賈翻今耳先生嘗自舉其例曰二十五篇見禮記左傳國語者先錄出次及僞書今案惠氏諸人無不厭符斯例夫經有義解事非好辯私智剿說先生所疑亦諸家所疑故書雅記先生所據亦諸家所據無媒乎詞也至於詳略疏密互有不齊此學術之大較益驗彼此之不謀矣惟先生亦有創獲勝於諸家而發僞傳之穢剝正義之謬尤爲肆力孔氏未嘗有傳今無異辭矣先生循覽正義時併孔說非今傳所有因思二十八篇皆嘗有傳安國且注論語世遺尚書或如論語之注均不全耳方為搨世賴達既爲孔傳作疏而傳外又有孔說不遠由來實爲悵惜且其說信爲孔子謂劉班馬鄭不見古文顛倒述亂焚類狗狂其他與異文難更僕矩姑之利只列女傳而指爲毀紀鄭沖傳古文見初學記而指爲皆昔與典取王肅注釋文已言之頗獲據云孔傳凡此巨細皆精榛辨孫繼傳而古文之僞益彰先生從子爾亦有書說尊釋今文今日尚書之業如幽秀不亂苗鼠璞不淵玉江南學者多在其功孰知姚氏一門兩師辟起大小夏侯斯爲再見布告儒林勿忘紐豆焉

紀元部表敘

說經徵史浩無端崖注疏以而析義益繁三通出而籍錄彌觀乃若史家承學條分類別渾沌實於天無可匿之星辰廣輪博稍地有勿潛之草澤夫雖足識九州或不能數門闥水目極三能或不能辨肌脈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緯書之說儒者疑之若夫上溯巨周下迄明季凡四千年某年某甲子某甲子某君改元以此爲斧遷席者多矣雖然宣尼不稱子產之博物而悲其遺變叔向不闻周王之舉典而譏其樂遐學之誰益或不在此稱是稍五徵當王之序者河渠洛變之理郡分去揭以後遷皆若者豈無取焉世次統遐敘首編李乃誠踏三行於齊桓之胡抑孔子於巢君之世則亦非細故也歷代紀元一事不見祖人名氏孟自以欽符不爲翁作惟古以歲星紀年東漢始用甲子自起辰之

法夫傳而干支之例遂定東漢以上因而逆推於是孔沖遠謂魯隱元年爲己未金履祥斷帝堯元載爲甲辰是皆甚從同同稍明世數後之讀者博觀今古其猶隨照六合常新古王建往述闢洪圖有光宅之休運歷荒屯施德有泥蟠之惟天道遂矣人事繫之四千年內甲子六十七終片簡其其興替互文從其正因自今以往於萬斯年

國家幾幾公甚重厥與治前代所由致治者無非師也所由失德者無非戒也於是休祥孟不成烈乘永受命與皇極同符歷數綿綿從此以下矣

鄭湘舫詩敘

國朝詩人之盛幾於鍺鉄銅山都并繫夢頃府不能辯其實闢闔不能究其物入見二百年來名家疊踵迭起大色結社幾與於是其雜者安之企生不則厭常喜新之智起國翻相仍偽體錯出詩其衰乎故道出於一不可以二業求其繼不可以絕知其爲吾職修之以立身知其爲吾守之以待後凡學皆然於詩何疑且夫人才之生實有數焉縣之藝林則見其多散之天下則見其少按羅飯才不盈十按縣徵才不盈二三或其有絕嗟今無斟酌或依古以求作者未見人莫不並其邪正思爲一郡之宿從乎人莫不盈其家盡忠爲一家之領袖乎若光甫思發則起爲英雄之天下而無慙適當姚姬傳師倫位於一鄉而不識新化鄧子湘皋敦行篤學嘉識明技生平志事悉見於詩實能爲二百年之利徵異流俗人之好尋新化道阻判湘嶺數出其間詩人者未深秀而湘皋詩今古誠沿其秀多精宜其風土稱其山川而有詩人未必出乎其上則湘皋定爲其翔之組豈求爲後人之軌訓不亦可乎湘皋行年五十猶爲尊康其實可以稱縣令而其志願深於學官夫豈樂之境遍其所遭靜者怡然踐者反是吾見世之才士不能自安苦計以與時觭進力以與天爭性情是矣詩雖工乃無其氣蓋外直內掘何與於斯文而淑齋神將觀其遊極湘皋遠矣吾無以服之

亓光霽集敘

余與子甫性情不必盡合趣舍不必盡合而精紀自結俱無猜余以多病異不善奈慢窳婦一室屏人孤坐

又竹相處頗學杭荒落升沉之故漸欲去惧乎市肝衡高望心雄萬夫明珠大貝之寶僕無盡藏龍泉太阿之氣不容自遏其才可以經略當世不屑徒爲名士其志亦欲勸功竹帛不甘久處其賤於是悲咨變起是非之意往往見諸辭色而外人毀譽輕重之數猶出而不齊朋友歎息鹹及之言禄事而時至乎市攻究或不受甚至拂衣抵几移時則愛好如故然而又甫屢經險易進於情偽使其得用必能建白卽今未用而讀其書指歸忠孝尊揭禮樂天下後世必有以信之乎其雖伏無聊之情少年潦倒之秋方當潮淺何足語辨又甫官雨生無百年欲爲之事百不償一區區著述烏知必傳既以消耗日月揮耗精力四方友人賞之者自樂之非攻適寇來者計名身後刻板之正幸無所譏乃自訂其詩若干卷文若干卷雜錄若干卷命曰與光室集又甫十六七歲時州里長老見其詩歌無不相顧驚歎疑爲造門守而益慨自任鑑鍾百氏生於閩中執牘海崎之奇長游吳越其搜湖山之勝十年之間積詩千首已編大半爲初集茲更三年京國見聞之富朔北奔走之勤又得七八百首總前後而論之存不及半作之既身汰之尤嚴蓋流連光景取契真意舊屬猶未也敢陳今古之取資深識淹博猶後也而又甫汲潛淹博之篇世遂不能多見乎甫三十歲請卓爾嶄出斯而進乎吾誠拭之

黃墟感舊詩敘

黃墟感舊詩五十六首陽湖陸繼輅祁孫之所作也癸未之秋自平梁寄皖欲方海爲之敘方海竊思文生於情情託於境士感知己客悲故鄉雖遭此耳祁孫宦游偃蹇復多疾病人士棲傷其意介樂哀寒怵其處與吾稍呢之交遂從山河之歎矣年少氣盛命儔嘯侶連宗遊與吐嫣搖席飛不出國門故不通淡何風雨哉北轅吾樂鮫助其耳熱當此之時或亦有而忘其樂故紐帳高裘周道挺捶恨孤雲之無依觸遂路之悵快伊人安在則思之矣時於其間遇一二盆歡然道故私怍相語濊洽且倍於疇昔若乃築室經圃塊獨窮居嬪卑季乙悄悲者嘯所謂伊人則愈思之矣思之不見已足悽惻何況音塵隔沒白楊蕭蕭向子期所以寫心陸士

衛因而明者也斷段故多者猶溯孫又承通德之門少有令譽抗吾與之提攜朋友與之講習四方君子與之同志嘗其略仿節婚性真岸頓嚴坐堆梧相於豈直爲酒徒者哉時不我與命不可知難窮殊途死生大矣無論撰迎傑醵萬人一彈張門之英刊過西州之路思爲酒徒皆不可得嗟乎而孫君獨佩何今昔怕懷身世事經彙結爲無遠於黃壚已邪

秋竹講錄敘

余滋閱札軋我游金陵困無所過金陵詳其郡人或祖之往使求存許而若遂隱於此矣肆中櫛保滿前備糲所肉臑門大呼君剛其中偷偷如也因管持觴操箸往來市井人無知者余嘗游於肆見其意度有與語私異之既數見乃大異焉廟外內面爲方執人我於一體渾遂而不爲苟合雖而不爲孤峭乎其識也與夾乎其志也雜服之暇獨處一室性頗嗜琴時或撫弄宮其爲通秀若無人余每從而聽焉坐跳樓置叢几枯桐之外若忘形骸斗室之中忽變山水微風清爽不足方其和也流泉出游不足方其適也君旣自謂知音且勸余學余疲欲學矣遂以君親於睦甚與君斷君告余曰有一言於此可以終身誦之蓋平日養其大體爲大人斯言也傳先人而爲君廟學已無以偕之矣夫五官之欲不勝其怪於物之誘不勝其御彼大人者豈忘耳哉余敬受而去縱棹涉江泝乎中流風濤相搏雖以爲賴洋洋盈耳不外乎音天之高而神可游焉地之厚而氣可樂焉俯仰之間如有所會曰嗟乎此周君所謂大體者也渡江以來備游遠總材名非迭無以承二親之歡迭謂性成徒以識壯年之異所謂者食所養者其於道遙矣就疑若有所呼負負越七年君以事過臨川遂六卷示余曰若持講錄余刷若久而君之竟遊遠已見然矣編雜若韻遊書倫制律事以一而生二理以大而能通是故江河列湖如間而洞之聲金石是林花極鍾鏘之能若作大樂之記乃求端於六書殆能窺古帝之心識同源之說者乎而余所以嘉君者則有二焉江浦樹子君之崇奕進在幽闇獨攻雅樂猶有一卷藏於遂門君爲此書盡卽推闡其義據慨之貲念發精褪之幽光遂使講習之微益顯備恩之古游揚之徒不

且印須之詠一淺也學不專則無以立業不久則不能精討之於琴也不見異物而有所遷不以類聞而有所歆乃能包羅萬有中其竅斯出入無間遊其指旨一技之微備以廣計凡爲學者胥視此矣二淺也君叢譜琴兼合以籥以爲天地之間一虛一實卽論八音絲金石爲一類假人力以生聲實也竹匏土革爲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虛也革與木爲樂之節亦其虛實虛者氣之所發實者假之所存氣體鼓動之則天地之和應焉其言絕善古幽深博聞多識謂若所是正出入宮我又內與曲曰采直有聲無聲直通神化立於四虛之道謂以自然之命剛庭眾象孰知其始終哉是皆大意可言者如此其於陰陽正變之分消渴疾徐之數古今同異雅俗從違入之說譜辨之宜確世有知者何究心焉

春秋釋經書後一

光澤高對然間與存春秋釋經十二卷以經證經超然直端數陳疑滯精義間出嗟乎是經聯塞久矣王道之振其在斯乎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於事不得其所比於辭安知其所屬乃若五家坿益鄭夾中決而三傳異同混淆紛歧故曰春秋之失亂夫近在當時已成亂矣遑論後世太史公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既與史記則春秋非欲孤行史記遂亡而春秋反失所託於辭之微固有待於發之者指之博亦有待於綜之者乃胡母生多錄條例諸絲逾烈滋仲舒商記災異下也機死刑辭不除擯斥不具前列未嘗後備矣將後之說春秋者雖其第采未能遵嚴苛於此而不眉於彼明於前而若昧於後遂往往然承其以褒貶推聖人已不免於妄測以有貶無褒之論由而强入義位於中韓自孫復攻行賞罰胡安國程端學輩而雜之機說之逢宋知所底著乎高氏之言曰春秋皆實錄其事不假傳而明其義亦不假褒貶而著善懲事而古因文見義是非顯焉功罪定焉余觀其書上溯三傳下采兼世巧解破壞繁而廓爆鞶文遵確而不忘期於釋經成在端正援諸聖人之志而不敢云甚合要其所得不既多乎庶幾彰往述之幽隱祛來者之惑惑既辨華實於緘之謬亦免昔賢厥疾之謫嘆嗟攻傳者皆已甚劉兆謂人亦多以爲古傳不刊之書此豬

近之哉

春秋釋經書後二

是書爲光澤高熙亭所撰熙亭先澤爲鄰邑字甫而雅爲書人物酬雅趣聚陋伎起圖畫秀岩使人擬慕字甫詩才殖趣超想奇新余深嘆無似顧字甫謂責余文矣余之交固高是敵字甫詩歌抑皆問古之學者用心於內不求於外其務砥德礪材不甘就爲詩文之士則吾兩人宜其相勉而戒志爲力轉進進敷過遙候忽功效不答既無與於大道亦無當於小知則兩人又交相戒也是故明經修行我物不遷稽古必究其終如發身至盡其性命充推其極字冠絕世字甫去年樂楼輦來京師

廷試未採徘徊逆旅今年春其兄來而疾作甚之歸里兄貽乃從來旣貽書則又以事別去余欣孫與疫疾玩彌月於時微雪積於庭樹嗷嗷目感乎窗几尋翰述久抛卷少想念昔字甫方忍饑寒眠數千里古驛荒江烏知其所秘然夫人生數十年皇皇於衣食淹留於疾病沉滯羈際遇無幾時乃既謝眾人之贊求企前修之爲業而所據僅少所我甚多嘅然撫躬顧影夫計誠不若郁閱所編笺汝學所思歟蓋余旣念字甫他日方將自命篤因復書此待字甫來而告之

韓文公集書後

韓文公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文則惟陳言之務去觀其如此取效甚已復人哉於山斗而皆於典型妄自菲薄安能樹立大道再經斯出辭猶所由陳也用心於內思不出位惟公有爲今人持論斥學者猶執文放儕學唐宋規自然撰述守述謂爲限於時代夫存時代之見則唐宋距今未爲不遠與夫旁放之述則學唐宋者亦在可斥甚以遊辭之將也當公之時海內與四傑之肥並承周徐之餘勢世未廢而非往昔未必不如今日物窮則變當有大為然淡然以上之絕業得公而復樸宋元以來之作者亦皆公而獨傑何也誠公之書未必其似公也而公所謂之造或庶幾故今有其師謂賢子弟許識魏晉奉公之法彼執誠不亂根常既深有所造作自然洞古雅筋育字符其方術利行勉強日此任艱近代之作無足移其志爲非公所謂辨正偽分白黑也哉

夫順而拯者由難而趨易遊而溯者由易而趨難今之學者每毋迷溯精神先敝於近代安能及造乎郎求深道而異境非其所熟經高文非其所給宛不正其始而振其終者未聞之也史稱買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枚皋不通經術爲賦頌好嫚戲二子皆漢人一以不學見嘲一以不精見悄況乎後世總言四者道樓莽陣益衒於淺織破有逾於嫚戲人無甚者公實知之公之興也進而世四傑又進而選顏徐又進而選江鮑江鮑而上不及公者有之與公敵者亦有之或曰江鮑而上駢儷正多此豈公敵余曰古今之文其有三體曰散曰駢曰四六駢與四六世人涵而同之非也起東漢訖齊梁五百年中自成流別定爲駢體陳隋唐宋定爲四六四六者散駢之樹唐附奇偶之數陰陽之理六藝之所包孕諸子之所由入散駢正相爲用作者各有偏嗜其公既兼綜兩漢則必學也孔融陳琳王粲因所不遺至如曹氏父子陸氏兄弟梁福建陵綱棣亦廻溯州謝上表南海神廟碑與千岩閣帖記李愿序賀初泰始之風豈不若甚天機闔合一觀可推然則起衰八代之說恐亦非公所任矣賦柳子厚駢文尤多正者後人不識要之韓柳室户稍殊深追欲求陰陽奇偶之義實不外三代兩漢之書

歐陽文忠公集書後

周秦漢魏之文壞於六朝唐興猶仍其習韓文公出始有以正之唐之文壞於五季宋興猶仍其習歐陽文忠公出始有以正之夫聖賢之道治於人情六藝之文光如日月昔之人處於不變之勢而弗勝其好異後之人處於不反之勢而獨爲其至難退之孤詣永叔再接博觀終始窮極事情所以啟前哲而發後疑者甚盛焉昔蘇氏之論文思公也以爲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者通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蓋韓文觀當世無可師者推而上之乃有得於孟子公亦觀當世無可師者推而上之乃有得於韓公其信乎聖賢之道在是六藝之文復興雖天下後世或唯唯或不不而析其奇矣因不得不尊爲理人之徒也且夫志高而不離於賤以有性也言大而不嫌於今以有物也率性以述其志孔子孟子且葺而過之矣稱物以質其言庶幾仁義左右而

取之於歐氏又因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
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嗟乎之歎予者同治大猶
旁溢為生植意乎出之外發思於道之內使其並世各
擅乎科名測其流風興起乎絕響能兼之者乃在公乎
士固貴乎蓋數家之長捐一己之學徒知倫類以御其
精摧綜今古以觀其大雖云然也可以知道為公之文
章冠冕宋代元明以來久無嗣響
國朝斟藻胸回百家道起儒林文苑多士相繼論者或
謂元賢相繼何可隸其窟處體植必兩求便安於跋躓
求文於宋或不如於六朝爲原夫六朝文勝治而爲塵
宋人質勝治而爲隄變本加厲後儒之淤塞之派五季
之後不可無公宜猶六朝之後不可無退之也至於
馳張者天之道變隆者世之運文復因乎自然而人事
不與存焉讀公之書何必有所軒輊哉

熊襄愍公書跋後

熊襄愍公書牘二冊為經略時言兵事者相傳爲公手
錄今觀其書侍主上俱語命皆不越行則非出公手無
疑公嘗因疾有所客或令人持筆伏楊授辭何論諸
賢哉諸賢固宜令人寶存今此二冊實存本也公再任
經略是冊皆近三百首時在遼東當為公與有書自言
皆時在山海乃遼東之守僅人十一兩無文其經略之
先皆為遞投其中章疏遞投與前後經略分列於賬於
者何哉不分遞投將不應無書殆亡之矣公獄中計其
經略章疏與書皆存十三然前經略書不應多於篇遞
公集傳於今者已非全本猶幸斯書之存可按遼東時
事豈必爲公手錄乃可寶貴哉公功其無附耐其略人
皆知之吾獨悼公才大而量不能容識高而性不能忍
再起而衄恨於某小卒以論衡而遞姚宗文遂遭其劾
退致熊成毅後遇張鳴鶴化貞掣肘少自抑以防誹
然則試事難曲從始勿加以盛氣非驅尚可徐圖也功
名亦欲保終也既不由此則當一懈孤寡大勢已去事
命橫舛夾止一身不猶愈乎若乃仰天撫心悲憤向闕
冀闇主之微明非仇憤以口舌豈可得哉遂至九邊傳
首積年縣悼臘私見滅身後迫象忠友前殉長子繼戕
胎叢之由夫豈無悔嗟乎西市臨刑徒致雲猶雉擊之
變而君心不回因人既敗徒有復辟賜謚之文而況豎

亘釋幸哉
高宗純皇帝於金忠貞兼蔽將略錄其奏議旨甚褒揚
於是文集輯出書成亦因忠諫之辭刻為主之蓋彰
聖朝大公之心上施亡社下以尉泉公將有靈何如感
働耶若手迹僅者有獄中與孫桐知詩乾隆時族孫採輯
於漢上某家見之謂筆勢雄偉平原今不知所在矣

上曾侍郎書

岩谷先生閣下方海於先生素無攀援之勢過家物色
遂本清爲時復賞其堅乏假以滿腹欣然自適先生宏
獎風流三十年矣魁磊方聞之士見以百計屈己一介
何足哀樂得母只老成凋謝有登中郎引虎賁之意乎
方海挾持無具疏懶尤甚三年中造門趨屏咪悔備酪
而先生念之獨猝也自慚綆短不能一割鉛之資謹
何以擇路今後而歸若遂慨影孤處不勝大願而人非
神仙須仰衣食桃人士樓之詬終未食耳士生一世上
之自致青雲康濟天下次亦闡關修業授之言徒者常
以半夜之故背赫江湖何幾乎窮士雖然孔席不暇煖
墨突不得黔聖賢之道皆非成於隱下者哉以自礪先
生其頌之盛德首自遼陽南試戰或者旋節南來道開
播府淮室周旋猶有後期因自不懲

與李永州書

海騷先生閣下涼秋遂別條歷歲冬當此急景彫年之
時益增越鳥南枝之戀方海旅食京華棲延委巷眾人
群與相知先生待之獨厚此所以可念也先生當漢魏
將才談高正而性耽文字情雅而衣冠眾所及不追小
善於是如方海者亦得廁坐眾賢肝衡抵掌猶陵水中
嶠左之嚴處接陳平門外結髒之跡當深蓋聞嶧山不
辭撮於土壤河海不拒納於細流以予進者進之矣而
好人議擇以哀樂年勢之分而許人抗體受者遊其塢
者無塡然則今茲猶分猶差近也他日先生位益高方
海競益窮將有舊言尊中故意斯誠均忘於上下相忘
於道術並稱處相如於偶保拔王尼於馬廐將能勉嗣
徽猷光彰盛軌方海所事未識歸則當滌瑩牧師漁南
用或以免飢寒師友雖少勤學或以光誠越安身之術
如是而已永州山有九嶷水有瀟湘太守弼蒞於清風
士女弦歌於古處黍化可觀吏趨匡默次由立政之方

予以與名之賤兼得道術惟而指之立所仰企尤非妄
敬惟先生鑒諒

與陸耶孫書

耶孫仁兄足下別來數日猶觸年矣比及韓年當何如
那昔杜光庭得騎留生悵然不憶識而已仁兄顧析
行素好為神交弟亦自幸頑才見誠知己相與北方人
物精撫文章左顧右盼謂若無人所予相汝相視而笑
然旋抵掌黃駒之闕決以嗣伯予同心流波之雅引不
意當此之時情有無甚期為何不須臾嘐駒在門
起而太息悵別之後遠游遼路北風如虎可以吞人飛
雪如刀可以剜肉亦越五日始至者門側淌之疑方釋
而遠道之夢仍驚骨肉之親暖席而伊人之懷尤摯五
倫之恩豈有輕重派及之分在天亦難嗟乎人生百年
亦何事於求備哉閉門道憾半生二三師友別處會稀
直增邑氣逢迎桃烈其長離聚散離盧斯其久合既
而念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見予之面貽悔時義不相
知矣雖山村入林華竹同席不得謂之合也苟相知矣
雖蘇李異域渝張下泉不得謂之離也是故世有賢士
盛不得見或札之於鄰偷非有上國之事何因所予肯
孟軻之於孤獄則終身不相聞知吾皆恨焉今僅與足
下不為耐厭而為偶札此之道迹猶有天涯自今以往
與我胸臆各懸其人離合之故殊不足道大有別必然
黯然銷魂無可奈何安之若命既以自寬兼慰良友必
乎愛矣書不盡言

與孫子不書

子丕先生閣下皖江聚處久成勝談之緊京邸邪游
樹黎商之潤徒根人事來迹句時妙汝斷苟致促意不
宣歲自念十年以來從因文字說逕完實障抑商鉴等
禮相亢以閣下好文之見不同流俗則於政術可知也
以閣下愛士之誠灼浙竹身則於長物可知也至官本
有嚴樂之權有邑亦收渊浮之效此皖中所為思德於
三晉所為欣然乎而於者指摘過之則謂為閣於
知人雖志切任賢而識疏辭擇夫智者何病乎一失仁
者何遊乎觀過自烦倘吹毛求鮮豹驗因成敗而為議
固其難哉議者又謂飲酒博奕命妓非宜是又有辭昔
裴諸臨嚴獨而對戲陶侃據公因而種秫賢者處之不

以為於日者皆見勤能之吏所在職辦雖狗苟蠅營取
舞文法而嗣者之號稱恭下筵之鳴弦自若也乃其恣
縱不檢泛欲沾傷與夫倣從文其回伴亂創使日不
給方雖之形目不識拳醪之味而何救於戶居何補於
果若許非徒稱閣下解也亦以論政者不得大體務苛
末節故方非之不然恐予彈琴而單父治王衍清談而
縣務雅仙人效之則必取笑竊度閣下道伴古人故亦
適已意寬真以酒爽為無傷而予人人以口實哉閣下
行矣亦惟知其性情始共朝夕縱論時好但勿為某矣
取盡指說乎靜以持身寬以服眾處朋曹而未肯自潤
罰衙推而聊以示勞誠貲推模者業其信所望增榮益
懋宴休徵於棟隆因地宜教振我風於唐魏循聲在邇
可領俟之

答趙季士書

季士先生閣下得正月十日書於方海所為小道論恐
相推許謂有救時之德方海學問經濟無當於古人而
議論設措若勝於流輩自非先生誰知我者益閉有道
無時雖孔孟無可設施有君無臣雖堯舜安所圖治方
今道光建元
天子發揮新政褒崇儒術概然有古聖王之化而士風
久頹庶難振挽上以三代爲期下或不能以一經致用
徒事揣摩帖括而不知倫官疑脈為可羞何以冠冕群
倫輔益治化堯由道隆道治之說賤儒與百家名實之
殊以諷世士俾自振為予訓子異日女為君子儒子夏
述謂小道不可為致遠恐泥所以尊後世之君子專六
藝之大業豈知今日儒者所持其由小道下爲士非無
可觀之具入官豈有致遠之識其不為小人之歸而君
子之棄者幾希然而道德奏交君子道長風俗所樹氣
類終應傳聞大科將來博學宏辭孝廉方正二者必居
其一天下不乏具有討賊發憤搜英彥利用賓王當不
徒以帖括之業建名元遜也大江南北真才宜出先生
試北人望英彥之一也尚祈邦哲何幸多識其用在茲
何易之哉

答吳子序書

子序大弟足下十一月六日得山東道中手書長用慰
藉慎惟落落寡合是以有今斯學亦惟不輕許人往往

所許或當夫性情群萃持論守中趾下本秩然倫傑儻頡相仿佛入與勝己者處則易自見其過所謂炙穀之參多幽木氏腐之參多頭鈍仪方恐瓶十年之後君乃欣於萬一之似爲北雅抱謂非近迷昔時論戊恨皆太少京師之中雖論東門西門如限州也但苔兩人前市後市亦如判鎮井且居或不能終日出竟莫知所爲斯自彼倚於東角之姿乾轉燭群於垣邊之倩既而境異勢殊長處郁鬱夫方軸問輪終不可前賞柩失棗亡我大利知恒游妨學乃知幽默爲進學知肉食勞生乃知甚哉爲野生然則東鼎數畝歸外一區對榮子矣況以吾子成儀之象獨有倚通曲迴之篇更能董理既將勒成一書待賁世用而雜論十二首劉禮部撰篠親孝康源鈞相然寶適備祖目時彥拱手少年盛業偏有端緒使以爲月令諸論雖包陰陽五祀兩解尊篆同異新主入廟復寢之說非天子加冠成人之義協定大經爲禮不得齋於祫祭通鄉仪於素正不得離爲二制凡此數篇尤其深識實其制析條貫引經證經雖鄭公不能誣其誤何論後儒析衷先聖與道大適雖經文不難刊其爲何論我新是皆終哉閉戶之所況所而非京師見問之所增進益卯吾子條辣剛明克柔粹實砥不過垣牆而日將上於天志將不過閒殼而耳將下於淵寤深林窮谷然因而人不除也雖清廟明堂然因大德不官也益他日得志甚成康頌聲寺布品適如其志即不然而屈下老爲與夫終焉脂號風於後人存則氣於天地士之有待不當如是乎子序勉之哉雖律行遠計抵南豐二蝦解甌請是既系間房靜好子姓亟成爭於家庭之間語少瑩樂之趣惟是謀榮忘慿遠瞻甚而址不辭哲人於此宜有樂念假侯初不求歸安處從此各當伕處未知見期而精誠相對其心述論晉曹於古人則萬祿而且恭也於長友亦千里而同室也子序其以爲然也

與弟書

吾年過三十無所成就獨身久客豈不慨歸綢陰乖爽於邑而無邑急哉彫年咸時而增歎思慮營營何所紀極夫封己者無厭而安匱者益昧往往然矣如吾與子貧無多求但得負郭二頃委巷一區仰奉二親俯教子姪即當布衣知足頗然無與未齋造物何以新之自羈旅以來境不加拓而業且益荒如之何如之何京師學者言人人殊而人之見則失所以爲我持我之論又安往而不窮竊思英俊之域八方走會豈謂無人當由宴廓散處莫由相遇游于海者不見龍以爲無龍固不可也吾聞君子不患人之遠已而患己之不能紬繹相感自惟不甚猶欲登瀛聯玉之薦申甚諸君之葢巢頭作色將突爲哉所嘗者長者無非雖而推鶴接席初以爲說近則習慣且已客游不得不與人共事若率其性懷情無遁莫遂覘萃過從以爲親酒食游戲亦非所拒太郎道所因是家風惟和可以處殷亦時時有斉柔之懼耳汝家居歷年造詣奚似吾與汝身爲人子紛下厥職上不能立身行道以爲光顯次不能列肆鳴鐘以爲榮養華實之理何以聽諸許字伯則則可矣也因當與汝共勉之

龍見記

陽湖芳茂山昔有龍祠方志以爲宋時女子未字而娠志投於井俄而大風雷電二龍騰井出彌天乃沒里人瑰而祠之保安與龍爲自是有司禱雨輒獲春秋祀事以迄於今道光十二年亦因禱雨之後議新其祠焉工未竟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二龍暴見太虛無澤鱗鬣鮮強若森仙而將嫁若近人而可援蜿蜒萬態光彩耳一時男女詳雜歸岡擁觀填衢騎垣首不得俛目不得旬始諦卒遏如一食頃陳伯游目者謂彼漢書著衰牢歸人之事觀此其信但彼感於龍而産人此未聞有感而産龍者知龍有不附爲人者雖得衰牢之國而君之恆豢命瀧弗敢龍豢且尊非以斷食也母枯爲故鄉梁襄殷卑由祖偶功南師安命卑神女魃匿迹惟謹歲爲寶時龍其承志是故鹽誠古迎天下多有呼嚮之捷推斯已爲能見之事史不絕書即斯已潮讓以來有祥而見者有禊而見者祥少禊多豈不以之人事有得所龍其永降祥勿庶有禊已之人益惟動本業厚風俗有大和致神休焉

雙笠齋記

士之出處不惟其事惟其志無志則出處皆非其事在志則或出或處事皆是僧然衆人不知何之也必有二三同志相與砥礪窮廷因不變通介亦不妨是故觀人者必於其友吾常州湯子少來世職歷官部曹既而乞休僑寓金陵與其同郡周子分宅而居題其齋曰雙笠既乎大雜之說謂則無之下車之揖其義亦淺以今人之不肯爲乃曰古人之不可及周子曰夫人既已具味乎尹矣當負曠嶺是道哉此亦常談而孰能解之人人解之又孰能踐之勢利之交從入流俗周子之說實其無疑欲泯勢利亦祇立志乎周子自通籍得縣令蒞之而爲校官未幾又薄之泛舟無方忽將永矣金陵之宅在城術郊越市爲野山則嵐觀川泳入則林樓沼游乃復堰畯得朋嘯歌有和粗服蔬食何以加茲二子之志既同矣則不問其事或乃謂湯子名將而離翩自喜周子文儒而技擊絕倫未貴其用交修初服是其事無不同也然事之同不同何足論天下事同而志不同者比比皆是雖有事不得爲事吾惟重二子之志耳所可歎者人非神仙衣食周子聲無十金之產徒有四壁之立婦子環向迫之再仕一笠去矣一笠孤矣雖山之美草堂之遠知其昔裹弗諧而必爲時有桐城汪子瀞寓此邦而創陽陳方海方潮亦託非是語云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夫有好者何處無則知湯子之德雖孤而不孤推方潮逸涉誠表未追忍剖方海亦且未近與昔一來歸于兄弟行滿雖亦未曾須曳忘剖也則知周子之心雖去而未去汪子曰自今居此惟吾與湯雙笠之號合兩爲並此雖再識盆可數以行者之不獲已致居者明宗得意然行齊終亦未止居者豈遂無造境遇不可定事會不可知湯子汪子尙當設成心爲容持始計且皆偕同志因非皆編皆賦之謂顧而伍劉皆胡貴空盜晉從邪嗨而伍盧圖屋豈盡皆徒邪事同而志不同觀此益昇則志同而事不必同亦從可推不婚不徇以爲議能則能仲以爲道江湖魏闕猶之一身雞鳴風雨追君時甘由處無間爲離合無間爲揭而出之以與吾儕發行云湯子名貽汾周子名濟汪子名正鋆

聽雨室記

新化鄧氏世以孝友承家冠冕一邑至渠湘皋學光有聲湘皋壯遊四方肆業廠幄乃思以孝廉調選就佐士而歸虛集在家文數貽書戒勿作令并舉聽雨之堂以待之於是湘皋歸志遂決而俾予記其堂予觀雲渠兄弟才並於錢氏而文章淡其直時情深於迎林而江湖勢其夙夜巳乎巳乎矣待勸乎抑古之君子其於出處也蓋賓內度諸己外揆諸勢大任方降則將父將母之不遑小用不甘則一邱一壑而足慕無細之數固非可以一說盡也若夫湘皋雖十年困于公車而今茲猶可一決既第天衢所宜翅軫其或遁在幽人卒成初服一堂其被之樂宜其翕然生不把臂之英得毋迂乎如湘皋詩所云出門戀兄還家戀師友瀟瀟雨聲故鄉與天涯異耶然則湘皋亦委心所遇而已

借書軒記

道光五年余客京師人事之暇時理故業假中秘書讀少往往從肯肆借之因以借書名其軒云念十年來侍親皖上官舍隘淺余與弟各於寢室讀書婦獨身據或妨誦聲牀几相逮莊籍筆硯案有典籍皆度之櫝時或檢尋莪於弁降今乃越衢巷而忘勞且塵盈而不苦事有變而思其初者斯非其一端乎負借益入書號寨歉而隨伴兄弟遊從師友青谿之詩將紫我訓然故步可循無安於雅落也五車可求猶賢於面牆也古之學者多集京師若劉歆校秘書而七略以著王充游洛陽而百家以通鬭見易辰采獲易偏至於起弊巷取宵皆不足道也余自惟頑鈍醒醉不分皆山裝於淵府識淵昧於關鍵莽越不敢輕下筆講論不敢輕矢口幾囿沉思與古人之先發非求博者處陳篇之權局以此扞格滯見壞亂于夏日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晉所亡太多所能太少日月逝矣安得不惴惴而學問之道固時盛衰殆始微而繫之生用力如工山始有蠶蛛之獨若乃趣舍無定乍出乍入則存之於夜氣而失之於且晝益之以耿猶而雅之以凡徂又況所經者安能紛紛之境所遇者機巽好辱之狀自苦氣力不如枸桑社絕突游不如修至嬉望滋身後而成有方之士也不亦難乎故聊記之以自儆云爾

皖上修禊圖記

皖上勝游之地惟大觀亭每當有暇步月元巳合鬢閒眺流江萬風收野斯獻之典追者口嬉于争叔安得文

衡山畫卷林亭具備舊蹤雜錯欲以條篆名之請予爲之說予笑而言曰昔山陰之圖成於伯時乃在數百年後今顧衡山此卷先爲哲曹而作右軍諸人無此勝事矣於是上下今古問答形神當通假借之名登省舉臨之力其登亭引睇狀若俟客者二人爲予兄弟兩騎邏檣望亭而來一人鼠鬚顧顧一人盱衡而笑近之爲査梅史周石甫亭後杖以平岡帶以長林林外有叢薹上一人獸坐詩思滿腹寫攙不已旁侍小奴情容可念爲劉孟塗其東偏擬棨而齊者科斗脈胱爲程衡彩長坂孤行劍氣逼人爲許叔翅其前則有亂山腰坎側浦鳴瀨柳態陂絡桃姿洮曰二人由樹林立翻剌剌不休爲吳石似及舅氏王仙舸翁頭稱尾一叟徘徊問草尋蟲存其考證爲趙琴士修竹嬋娟復有一亭二人坐其中聽梟其一不文不句酒德卓然爲孫訪山其一官情已消欣承樂玩爲吳華南諸君子者志或殊趨游非同集而邱盤咸宜形骸豈邇爾女之交無賓主之禮盤申況復東勞西燕岐路呼人去馬來牛夕陽送客一日之間非易得也衡山有見於此織悉給出其或當時即事有如今日者乎由竹亭以往境愈曠而人愈多或逕行李或觀采桑或浮一葉於澄潭或望千山於遠嶼他日者舊朋貂穀新侶珠聯相如來至居客右而爲辭王戎後往敗人意其不可歷圖以待賢諸虛席云爾

洪右甫傳

洪右甫名飴孫字孟慈一字右甫江南陽湖人爲故翰林院編修稚存先生長子編修以文學負重名官京師時士林問業日不暇給其以碑版之文請者撰命右甫代譔古雅淵然觀者莫辨後編修以言時政謫伊犁甫三月得
旨釋歸歸而彌思銳志徜徉山水凡十餘年而卒右甫十餘年中雖相與因頓盤觀叩心絕氣不死如髮而綢繆戢水經營窀穸承歡盡禮迄無遺憾編修未通籍時常以貧故客游右甫四五歲祖母蔣親授之書甫能成誦少長疑知勤習初師莊述祖葆琛通經術繼師莊宇逵益尚氣節二莊皆邑中名儒深相器異甫歲三年舉於鄉二十年由
國史館謄錄授湖北東湖知縣在官十月而卒年四十

四東湖爲宜昌府首邑當楚蜀之衝商賈輻湊姦宄披猖右甫甫起理案牘日中山坐室亞聽訟至漏二下乃止久而不倦竟以無事邑爲宋東陵歐陽永叔官治之今有六一書院右甫輸俸錢召諸生學而自爲之師孜孜講論點華崇實士方知所嚮往假以數年將徵大效不圖其死之遽也所箸書有世本輯補十卷補梁疆域藝文志三卷補三國職官表三卷史目表一卷毘陵經籍志四卷胥靡山人詩十卷初編修撰貴州右甫從往周歷諸郡校文之暇登臨冩詠編修見而喜曰汝欲學謝宣城邪未成之書尚有隋書經籍志考證諸史考略世本識餘諸弟皆從受學並有成就有孫字幼懷才行尤美名與相埒

陳方海曰余未見稚存先生嘗飫其譽憾其用之未竟與右甫一見於金陵行李匆匆未由欵洽乃不數年而聞其死余之友有自東湖來者卑其政事甚可聽及與幼懷交而知右甫益詳夫生於通德之門克偁名父之子行誼足以立身詩歌足以適物雖闕黄髮飾巾之期然無負貽誠之獻昔余省親入蜀道出夷陵風起黄牛之灘猿嘯西陵之峽感秋弔古愴然留戀而爾雅之巂巳荒絳雪之堂空在是時君猶未仕恨不相值也

劉孟塗傳

劉孟塗名開字明東一字孟塗桐城縣學生生二歲而孤母吳忍死自守率羸弱撫弱子饑寒之中雖而相活孟塗幼卽神儁異於常童長益好學文雅優備年十四上書鄉先輩姚公鼐公奇賞之嘗謂人曰此子他日當以古文名家望溪海峯之墜緒賴以復振吾鄉之幸也孟塗既游姚公之門名益箸絕跡千里馳驟前方聞宿儒避席惟謹皖撫某公欲妻以女孟塗謝之其時孟塗貧遽甚既無兄弟獨身養母備嘗四方寒暑匪傳實衣食絕嗜欲文采之外無他營爲人謂孟塗節母之子必嘗食報孟塗亦微印自期謂不宜以秀才終而孰知不然奔走垂三十年卒以客死死時年四十一母老矣子被四歲所箸有列女傳若干卷詩已刻者十卷未刻者若干卷文若干卷詩文外集若干卷其他說經之書及雜箸皆未成

陳方海曰余交孟塗始末五年每年一再相見談謔極歡孟塗雖羈旅汪洋懇河在口旁礼橫溢間涉俳諧余每與之爭不以爲迕也今孟塗食死思欲狂言不可復得悲夫悲夫孟塗少時人亦非真賞其才能謂有才如是光氣可畏年三四十不知位置其何終故傾心結納以得識焉榮游稍所向足高冥冥及久不得志而所往益蹐其誠忌才之徒擠排而起競排道術論進末師可笑矣哉天於孟塗即不欲其富貴節假以年所業豈有底止然即今論定亦可不負賜其包孕經典發揮事理吐實含華抽心呈貌足令直窺先古人退避鋒中稍崇且過三尺憾觀前代非其年者逝者故其多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短折者由不可不察夫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乃人有文而朽其軀何邪孟塗死於亳州感其遺書散失無人持付其家以待其子之傳也使彼畢生勤苦歸于埃滅更何以爲天道乎嗚呼此非余之所能測矣

史孺人詠

孺人姓史氏誠毅生江南武進人年二十七歸同縣楊大斯伯厚越二年楊卒又二年伯厚見余留就近事區悲余不能辭先是伯厚之爲宦游於越來不歸家伯厚伯毋不發凡十餘年故孺人未得受姆劬劬乃孫伯厚既得歸遂欲借孺人之力復不能同居攻苦心文不遂其航迹進首與三孤共居高年未竟其志長華容落魄竟不保嗚呼哀哉皆見此去之為長哉賢而自倘伉健之倘或死生而志樂射難日親樹幾能為者乃甘士夫因零而勤於者月不歸飲行書懷如如行偶而且物生於情何炫而向隅嘆此懷傷切則然其紫焉者弗知也卑嫗辭所逝然委屈此生巳矣夫道如何於是昔時南浦同舟飛速之容送客河梁代賦河思之詠此帳愴亡則然其生焉者弗知也弗知則詠之而情然知之而悔或已無及矣乎女子者怪撫有偏性焉結紵於司命街因天下爲史孺人者多矣其孺伯厚者宜念之而要豈伯厚之過哉詠曰

龍山之英孕兹玉質植根以華披林境門前江水來裡滿湖微波宜託夫子何方夫子義承以姑體闌以志矜盤齋志逆死境我春漫墓境秋深泣憂荒忽悠悠所心爰作斯銘成歟去日暫多今也不坐甫前有子

楊孺陳道往在與予訣之

錢孺人詠

陽湖趙仁甫厚予與余初未相識楊伯厚管挪之謂其姐中湖伯所爲可敬復道甘厚予謂余可交也於是厚予再以書來問顧相求勉於道義因悲相思側焉於由河旅用之故近於先正錢孺人者厚予繼室才而早卒因來徵文得詩爲所論而不攤離而不淫固其性地與而不停舒而不快又其性也古之傳列女者教次嘉行終於雜述才可傳矣乃嫁人持論謂婦人有才無益於曬其或慧夭折天年益將於此夫義華卷耳后妃之詩也樛木螽斯皆人之詩也其與閨門流風江漢其小星摽其佚故爲有采蘩蘋思伯偶流是而舍諸始指漢亦而送歸妻上白姬云下逮紫举作者何多皆當時不適祇求詠詩譏豹皆於比前人人能之不以才名而所謂婦言者豈越是哉般之試婦周之盛衰彼固未嘗有詩然則才何傷於婦人觀此益信自少進多爲之說拘執難破風雅幾乎熄絕文采殆同柔荑避妒無慚而論已激孺人獨能相隨識詔孺嫌少加附予於諸兄捉則助搜於夫予微索淺淄味外而除什綺纖緊衍蘇中而獨奇方哀老悟敵散隨此屍雜如何不幸忽焉凋謝歎歎歎之曰有時而由卿夫吉凶修短定乎自然惜者雖同歸貴賤必分穎信乎命之故非才之故也惟是厚子年未三十遽失嘉耦材臨室而趙趨微哀哀而傷焉調之氣憾詞之斷纏勤苦流吟楊紫噫嘻余旣承雅況豈可辭以慰之哉孺人名湘字季雅厚予同里人卒時年二十六詠曰

女有士行推教而成兩美必合宜大子其之子于歸諸事君勤殷修世業於何不有以小康白志遂有夫子積學自知所亡默而相引其益矣季夫子何忠不欲於止相悅而部命名斯世呼嗟四歲傷離疑病遠云成星祖依於庭生也不長大子姓游神安在如聞如歎谁言可惜同殉山阿降年難促尚其朝革

陸孺人詠

孺人陸氏諱勝字君淑陽湖人故陸損齋郵知之長女也適同縣惲秀才叢台凡十二年而卒有子三人年三十有四郡孫氏晚中漸常京師傳予作詠其碑之

曰婉順孝謹治饋正爲埤有女如是宜其忠孝而孫一子早殤女之存者惟長與叔皆賢而才其叔之才尤著能治說文工楷書然因孺人之教也孺人少諳毛詩創以叶韻之說爲非是析其義求古韻能知其意所在既長從兩女孫合從官合肥各與諸姪孺人雖在旅其舅姑皆念之怡顏悅容如在左右爲舅致君尊怡訓皆舟情同賦我友於宋寢日月未艾則迎婦於艤作而猶人綢繆恩義如臘內外咸曾師其力翁平歸安女子有行情與乎因道乃既束其裝過征期而鬼伯在門噬志猶汲汲爲學哀哉銘曰

爲女則無異乎子兮爲婦則無殊乎女兮事父母舅姑欲奚盡其職兮彼蒼者天不能遂成其美兮

工部屯田司吳君墓誌銘

吳子頤卒其兄子序既作哀辭復以墓碑見託方海霑帷子序同生深契未越性情況其賢矣深斷斯于其解較進辛苦使人不忍卒讀而余游旅連年氣類絕少甚是以數與歸溢稱途於少年途志方戰忽退從歸未盈利濟無及爲斯世惜抑又何殉兮夫不有操壺亦有杞

聞卓有成藝亦有秋辛士而成大器則材擇豈淺歟謂使小用亦爲盡其備一策乃成精英皆能與杞柳管事同成而彼耐栽宿其者獨具良楨途苗百年難忘天於輸衣有隕則胡以例人何以大物皆因惟人所值惟存心爲是則世人所不見矣余爲得而知其故邪初予序子頤悔望京師名儕聞藉甚而兩入聞戶終日寂寂子頤事兒甚恭交友必誠意尤沈思容輕重疑於史族望謹徽號證不遺詩尚閒游不輕作論議流中老於事者往往相服誠其內儲外應條理無失而炎得亡微子序歸允達年未三十皆以識風遂成謂一門虛聲數度太恪則如古傳所謂多者八能彼獨何人不保斯祐子頤諱嵩吉江西南豐人以道光五年授官生官工部屯田司七年十二月廿二日卒年二十四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妻某氏無子將俟兄弟有子而嗣焉銘曰

日居月諸逝不返盛由片石賢在眼堂上大母黃髮短父兮母兮念汝遊歸來兩月結旅途一瞑不祖傷已晚進風瀰瀨哭陵轉鄰門出邊稀洞澈

楊太宜人祔葬墓誌銘

太宜人姓楊氏陽湖人父升階母某氏太宜人年十七歸同縣國子監生贈奉政大夫孫君搢歷五十年奉政君卒又十五年太宜人卒年八十一道光四年閏七月初五日也將以月日祔葬於奉政君之兆子三人長諱嘉慶七年進士前任安徽懷遠縣知縣今署鳳陽府同知次訥國子監生次誠女七人其二殤其五皆適名族初奉政君以父病廢學既除喪進力益菩丹黃贊校讎過中夜太宜人常織於旁滋酒相對愉愉如也家不中貲以好施而退落老幼待給既作喪之趣報抱望振施靜肅歲月終奉政之身而太宜人之勞瘁不可殫述矣謹之仕也不恃其不孟崇其德每賓一勝友行一善政太宜人聞喜慨設饌被木道說相勉誠振詮有方也工捐於太宜人則未嘗及試因事奮職辭不能歸太宜人手書趣之曰進退何常求我心之不愧報施可信也天道之無知傷其姑哉未幾復官人稱其明識壽且以仕子遇恬多能從婦人貞吉常要其終既以數十年之孫支求其夫又以十餘年之官就養其子者宜家斯爲美備誰成進士奉政君嘗慨言曰吾衰病相待不及見汝之仕汝母溫惠尚克終於爲養乎謹至今思之常流涕也方御授狀此事故成此文銘曰

七鼎加奠兮華識兮諸子菜土佇孫列兮吁嗟與祭來保此宅兮

漢甎銘

甫臣蕭君學植藏古甎一枚有文曰君子攜玉歌師尉余爲銘其漢詞時觀西國題觀獻王官中物也玉爲學好古被服儒術四方頗多不遠千里梁白華宮二十餘隨車有所謂君子所蓄故鑄物爲工設官有時用金石以寫其想說以求其後千仰將升之禮容有連雞之樂今雖故宮無跡芳碩具存而館瓶何用人物銘字皆然不滅尚可見鬼神呵護之留增嘉上瑰琦之氣吾欲以二千年之遺物皆是供劇賞乾也然君夫尚君以通六藝起爭故訓法備家法光用步武前父生於宣王之鄉舊乎西世之下將甫追其從嚴寶莽篤瀾祇俯仰磁事故其留搜諸外以救其長有以也銘曰

金匹之所嘯邪朱紱之所踐邪於呼君子曷有此窮邪

海蛤研銘 并序

候官張叔琛仙家有異研甚其形而敬銘其略曰吾先人落拓樹紫不辨其識不知時代其高七寸有奇闊亦稱之迺下乃備厥狀肖古壯婉數十錢由其上匯其名研編銘之勢宜古之文天然秀朵猶不容有余謂十餘之屬爲蛤有曰施者何所化也柔謂之杜蠣子非奈人莫以壯稱有鯉蛤者服食所化也有海蛤者熟所化也族所化者祠美獨媲肥理如玉以驗子研其爲蛤歟吾請意斷而易其名夫元氣知時意而多智人成雙之因斯其號曰異於堂棟以爲得氣與服籍非其倫也爲蛤而棲於研猶是奇士之征歟城垣之主質惟相淨尤其性之所好歟將於千年歸質於君君其上承先澤無忘披製之勞下啟孫謀與蘇器方其並且燕既化矣蛤亦數變塊然之研貴其凝而窯是故盛水十年其洞不枯折按之聲鏘質離雕爲君觀於水而知恆德之凝凝於革質而發文章之煥研猶發也爲井之古類恥之訴昔負吳夫傷徒曰肥理淵美倖其於玉玉不爲辨瑚璉樹之英如斯其何讓佩曰吾即以予說爲之銘銘曰

蒸兮異兮精宜發兮蛤兮蛤兮休勿使兮厥爲研於斯迤兮下通海潮之靈威兮喑啞

祭外姑文

嗚呼昔歲壬申余始拜母秣陵秋色澹於堂戶維時我勤供職京朝移家未遂南北孔邇母乃無子一女僅僅雖出於庶恩厲彌篤顧爲有家乃及不肖和合喜笑予悅言與福猶游吾昨北上母也在都歲云三周母復嬉婉不遲母延吡喋鼓樂避謝群豁不術騎乃獨捉獨仰天一呼肝膽銷鑠離斯我母溘已久歸旁此因聞心與俱飛父母之心亦何以堪何況亟逝無繼明蹤形解俗此情勿說於斯斯又重失忠一言論誅四將投界提攜撲抑則已甚天不受怨孰爲之識聞中風賊寒外崇變白楊羅色前側何之天盤如遠地擇無涯山鬼背聲刻骨剝悲歧路踟躕其身咽咽翁遠生遺母乃死別嗚呼此恨又何可說要未有艾其訓以存死者無苦生何足論母之初喪余在京國解衣服余孤由於肋咄茲德鮮起於鉞世豈謂終實爽其精光今哀雖忘昔別藏懷嗚呼母兮爾哉余郭佇已入土魂神出闊維

浴其靈兮滿陰山揚衣雙逝兮孤遊八年之間兮非夢如此嗚呼母兮而今已矣孰不有終而安無始尚饗

祭彭甘亭先生文

嗚呼悄然長往而遽厥分揚神光於沉寥知三命之有極兮亦何怨乎九幽笑崢嶸之大矣兮魂一瞬而不可栖惟夫子之陳跡兮顯不遇而幾希而茲其不貴兮況道詩之宜爲繩兮卓心成意以有成兮修名汲汲起如溢少遊遊兮極河汪衡物物兮發青黛升高能賦兮慨宕以慷慨寒從規兮炎無遠親仕有翼兮蕭肉以期兮子羨無度兮蒐兩汜以嶄何中年之多故兮嗟謀食之寡策出三吳而推守兮暫遊鄉而仍爲客涉江湖以爲家兮造歸來乎貝湖汝遊宿規其遊世兮猶未人之已遠無過而猶來見兮此其志之不可限處已而如人兮人故紛於爲猶被不吾者亦何多兮賢長者之偶然惟夫子之獨行兮適以來夫淑哂忍歇議而爲群兮取宿賢其奚舛毀方圓以從俗兮亦夫子之所惡也道不行而終已兮豈嗟吾徒之故也孰爲賢豪兮敬榮以爲哉已其質兮中彬不發厥惟命之吏衆兮吾將即之而不知其處與光風兮佩瑤華爲余隨兮荒無垠念昔者兮泥滂沱與我僞龍兮不可得既遂在已兮昔人因發乘古兮以從長夜渡兮真門寶有楊箭鼎兮見前醒而未移惑先逝兮子未拋其無伍兮心如結兮不如寄兮但所質生無以爲福兮死思嗣之所保尚饗

吾友根實司鐸曾以訪臨書院順道歸省出所著篇試一卷余受而讀之溯究其端矣曾以僻遠之邑士多貧俊且有感悲傷以表勢行書本躬軒語之旨做教士法之餘太義元鈔若無咏而亦咏存為主鼓孔至似非柔而大率世務論紛書籍內學行備詳慨論俾不迷於所嚮此篇論叙典則集其大成未使不致忘所自其不同而言則一余謂君歷代取士雖由其徑設科之制名目甚異唐宋曾改元明話志宜可剿取矣為遺棄

國朝兩開鴻博屢徵經學

春秋則有孝廉方正

臨幸則有

召試甚不臚列若謂余古制不遠同於今其非今功令所昉者蘇哉而博引不切事情花所崎嶇者鴻博諸科必待其公議官之為始得應旁乘備甄錄被崇荒之深鄉僻之傳妥所難則即今知之社會甚議正可之請如此故君譜惟取令甲所頒者述其原始不欲侈以示

將當世之賢者當然於作者之意矣

光緒壬寅五月鄂城同學弟歐陽熙跋

書巖賸稿

楊峒著

益都楊君青巖，以樸學著稱，與曲阜桂大令、棲霞郝戶部交善。余遊山左，曾求其著述不可得，偶從廠肆見殘稿十餘紙，半有戶部題識，亟攜歸編爲一卷，以存其文。友人魏稼孫錫曾嘗言爲前人蒐拾殘賸文字，比掩骼埋胔。余謂欲人弗見，今萬馬蹴平，世多有矣。異時當節縮衣食，謀與梨行，庶有封樹若防誌。姑記此爲之券。同治六年歲在己巳九月丁丑，會稽趙之謙書。

書巖賸稿

清　益都楊　峒青巖著

讀五帝本紀

史記之書，詳于秦、漢，此篇與三代本紀，雜取尚書、春秋、內外傳、世本、戰國策爲之，故其文不能雄深如始皇以後諸紀。然其去取之意，則亦非苟然者。篇內序五帝之世，全用五帝德及帝繫之文，二篇皆出孔氏，故子長謂而著之，其意蓋以尚書爲主，而高辛以上，則顧采傳記之可信者，相其支派，以見三代之所自出而已。至于堯爲帝嚳之子，禹爲顓頊之孫，上距黃帝裁五世，而自黃帝至舜乃九世，此其中間必多曠隔，而子長一因舊文，所謂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歐陽永叔嘗辨史記世次之謬，以子長爲不知取舍，而羅長源、金吉甫、馬宛斯之書，遂不以虞舜繫黃帝，又不專疑其世次隔越。咸祖述歐說，以舜妻堯女爲有瀆姓之嫌。愚竊以爲未得其意也。鄭康成箋詩，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孔氏正義曰：謂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然則稷與堯，蓋同出帝嚳，而非其子，如炎、黃皆少典之子，特同出少典氏，而神農、軒轅，不得爲兄弟也。以是推之，堯舜之去黃帝遠矣。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殷以前，同姓而異族，得通昏姻可知。且即以周道言之，異姓皆可爲昏，而十二姓歧出黃帝，則姬酉儇依其謂之何。堯、祁姓也，舜、媯姓也，二女釐降，特宋魯之比耳，生民之

始，安知不同出于一人，而遞以所處爲首偏，何其戾也。戾焉爲舛，刪正小記之所謂別子，亦猶是之下訛稷之于武，豈可爲不祖黃帝之說哉。古今懸絕，雖殷周不能究其世系之詳，則所處以前，固所當闕，而且縣文逸說，散見于禮傳者，由來既久，雖容有脫謬，不猶愈于後人之臆造乎。史記而後，若譙周古史攷、皇甫謐帝王世紀、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通鑑外紀之類，非援引荒怪，則以意雜合補綴于其間，皆子長之所刪除，與其所闕之而不敢妄論者也。蓋未言擇其尤雅者著爲本紀，而三代世表亦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故世紀黃帝以訖共和，其愼如此。後之君子生二千年之後，乃欲排棄禮傳，臆揣已說，好學而不能心知其意，於淺見寡聞者又何責焉。

古今尺步攷

曲阜孔季重（尚任）得江都閔氏所藏銅尺，當今工部營造尺七寸有奇，文曰慮俿（[illegible]）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建初，後漢章帝年號，孟卿五代史志所謂漢官尺也。季重作漢銅尺記及周尺攷辨，直以爲周尺，謬矣。余從其同縣桂君未谷（[illegible]）許得所摹周尺，爲顏樂淸（[illegible]）家藏，以縢縱起下寸爲尺之法，與九府泉刀八寸加二寸成十寸之說校之皆合，比今部尺最六寸四分耳。尺之長短既殊，而步數又多寡不一，此田畝之大小、道里之遠近所以相懸也。王制以古今尺計田里相當之數，而所指時世究難臆定。諸傳記皆先秦舊書，周度爲多，學者或以今律古，則豪釐千里，失之遠矣。茲以六寸四分因周步，得今尺若干，而以今之步數除之，錄爲田畝、道里二攷，以質同學君子。

田畝

古者方六尺爲一步，積百步爲一畝；今方五尺爲一步，積二百四十步爲一畝。古者百畝當今二十四畝一百三十八步百分步之二十四。（除步不及十分畝之六。）

古步方六尺，以六寸四分因之，得今工部營造尺三尺八寸四分，以三尺八寸四分自乘，得一十四尺七十四寸五十六分，爲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一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尺，爲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自乘，得二十五尺，爲今一步之積，與一畝二百四十步相乘，得六千尺，爲今一畝之積。以古百畝之積爲實，以今一畝之積爲法，除之，得數如右，卽古百畝當今畝之數也。又今民間度田率用大畝，尺步之數隨地不同。鑑都以六尺爲一步，五百四十步爲一畝，于官步五尺爲七百七十七步十分步之六。今以前項田五千八百九十八步百分步之二十四爲實，以七百七十七步十分步之六爲法，除之，得七畝四百五十五步百分步之四，（以六尺步五百四十爲畝計之，則四千九十六步爲古故三百一十六步也，餘步不及十分畝之六。）卽古百畝當今鑑都大畝之數也。（以舉紀聞言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畝正據步有多寡而不計尺之大小耳。）

道里

古者三百步爲一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古者百里，當今六十四里。

以古步三尺八寸四分與百里三萬步相乘，得一十一萬五千二百尺；以今步五尺與一里三百六十步相乘，得一千八百尺。以古百里之長爲實，以今一里之長爲法，除之，得六十四里。（日知錄云今六十二里當古百里，非也。文言今尺大于古四之一，亦未的。）

書桂未谷跋漢官尺摹本後

曲阜孔岸堂戶部得漢官尺于江都閔義行，因作漢銅尺記及周尺攷辨凡三篇，直以建初尺爲周尺，文雖辨而實非也。右其同縣桂君未谷摹其尺，裝以爲册，幷摹周尺于後，跋尾云云，亦不以岸堂之言爲然，其說良覈，而中間謂以建初尺當周尺九寸強，蓋所摹周尺當建初尺九寸弱，當云建初尺當周尺一尺一寸強乃合耳。又云以王莽貨布泉刀較之皆合，按莽之泉布自用劉歆銅斛尺，隋志以歆尺與建武尺、晉前尺、祖沖之尺爲周尺，比漢官尺短校三分七毫，今謂較之皆合，所未詳也。漢官尺長于所摹周尺一寸二分有奇，亦與隋志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者不合，不知顏君所藏果何所據定爲周尺，見未谷當面質之。

滬谷太守舊藏詩法源流序

家滬谷太守于嗣六世祖南溪君爲從祖昆弟，書放晉人，在元常、逸少之間。嗣所藏十七帖臨本與重訂草訣歌僅二種，他所見于戚友家者，亦皆行草書，正書不多觀也。同里李雲阜先生偶出詩法源流一册，卷首尾有文燉印一、書州滬谷居士印三，橫行上下及中間楷錄舊注殆滿，無復隙紙，蓋公罷郡家居後以課諸子姓者，體方而力遒，于元常爲近。嗣嘗以爲文章字體皆與時升降，後人競尚媚美，其善于文者，抑揚詠歎而止耳；工于書者，波磔姿媚而止耳。汪若文氏嘗謂曾、蘇非古文，如李秦伯退居類稿、司馬溫公傳家集，拙多于巧，樸勝于華，乃眞古文也。嗣亦歎其知言，今于公書亦云爾，詩法不足道也。於是公當明世宗入繼之初，官禮部祠祭郎，時方議興獻王，爲本曹職守，公既與尚書毛澄、侍郎汪俊、賈詠等連名執奏，復因郊祀日淸寧宮後殿災，自上疏引漢桂宮鴻寧殿災以定陶傅太后事諷切上，會張桂議行，遂出典郡，其立朝本末如此。昔人稱顏魯公書法固佳，亦以其忠義大節爲世推重，若蔡元長書則人共唾棄之矣。由是言之，書固以人重哉。公之文集書翰舊藏于四世孫淸嶼先生家，淸嶼無子，沒後散亡略盡，上世宗疏，其載年譜，詩則僅存稿中有若干篇，今其書翰之存者，如寸金碎玉，皆可寶也。嗣生也晚，不克收羅放失，以竟前修，而雲阜于先正遺書結完弆藏，唯恐不及，其誼爲可感也已。承先生屬，因書而歸之。

南北史擷華序

蘇子瞻云：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恐當服膺其言，謂不獨記誦之法，撰著之體亦宜然也。自昔之采撷前史者，或綜古今以備典章，或蒐奇瑣以資談助，雖所識有大小，學者苟求所欲得，亦何必貴掌故而遺說家哉。錢唐周兩塍先生好南北史，旣作年表一卷、世系表六卷，又欲爲職官、地理二表，以究八代因革離合之變，美志不遂，未有成書。間嘗摭二史中瑣事碎辭，以續世說，卽摘李氏上書表語，目爲擷華，凡八卷，誠帳中之秘本，座上之雅言也。朱子謂世說所載皆人風流處，許敬宗爲人皆書多爲改竄，若先生之類錄有體，不舛不濫，賢于唐初

修竹諸人遊矣。往太史杭大宗先生撰兩漢書蒙拾，先生少時嘗助其采獲，復校注五代史記，碑補歐公之闕略，蓋庶幾乎大小雅諸者，匪止剿獵辭藻，取供把玩而已也。世系及年表，已有刻本，齊嗣繼千重以是書開雕，愚既皆與聞緒論，而撫其已成，惜所未就，尤願為繼千助之。

重修宋三賢祠記 代

國家著令，郡縣名宦，皆得附祀于學，其有舊跡可致見者，又即其地為專祠，蓋不獨遺愛在民，亦將俾守士之吏，希風前哲，以為後事之師也。青州西門外百餘步，為范公泉，有亭覆之，王聖涂澠談錄所謂谷邱佳處者也。後人即泉上為祠以祀公，而右井水側，舊有富公祠，歐陽公祠在其北，其後二祠皆圮，本朝順治中知府寧遠夏君，葺文正公祠，并樂二堂，移兩文忠而俠祀焉，易其榜曰宋三賢祠，皆攷三公守青先後，富公以仁宗慶歷六年，自鄆徙青，皇祐中范公繼之，歐陽公之知州，在神宗熙寧元年，為最後，攷其年齒，則范公生于太宗端拱二年，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富公少于范十五歲，長于歐三歲，其舉制科與歐成進士，皆以仁宗天聖八年，今祠奉范公于中，左富右歐，禮亦宜之也。北宋之世，青為京東望州，出守者自寇平仲、張師亮諸公，名賢以十數，而三公德業尤著，富公活流民五十萬人，齊州禁兵欲應王則，亦賴公先發以弭其變，歐陽公當新法之行，請止散青苗錢，幾至獲罪，其遺愛殆與富埒，而范公少時寓讀長山，數往來淄青間，今長白山醴泉寺及博山之秋口，皆有范公泉，獨青州為晚年宦蹟，二百里內，相望而三，則青人之畫像立祠以事公者，何遽不若鄒魯二州之民乎。今年三月，余假守青州，過謁祠下，拜范公畫像，汲泉而飲之，門垣亭堂，傾隤殊甚，時方謀修府學，未暇及也。閏五月，鬻役將竣，始以其餘力庀材，泉上為堂者三，為亭者二，為門者一，咸徹而新之，功垂成，余適去任，將還膠州，乃屬僚留畀石師使刻之。抑余尤有感焉，燕談錄稱歐陽文忠公及劉貢父、張禹功、蘇唐卿，皆刻石亭中，齊乘亦云金人有識泉碑，今無一存者，則余所刻石，他日為柱礎、為伶贓，亦付之不可知之數而已。士生當世，惟立德立功可以不朽，而金石之堅，為不足恃，若三賢者，雖與青之山川同久可也。然則後之人，欲希風前哲，其在修實政哉，其在修實政哉。

重修忠孝祠記

忠孝舊無專祠，青之有祠，自雍正五年始，知益都縣陳君元麟建之府學西偏，以應詔旨者也。忠義自唐密州刺史劉公康乂以下十人，孝友自明吏部侍郎王公讓以下十七人，既為之主，且刻其名于石，歲久蕪廢。乾隆己酉春，武功張公權知青州，重葺府學，里人張君玉楷，拓陳碑，鳩諸董工之會，公見而詢之，乃分修學之餘，謀于二十七賢之有後者，醵貲興作，浹月而竣。時建祠已六十餘年，主祏皆毀，猶賴舊刻之存，得以不泯，其遺跡則陳君者，信有功于名教矣。顧其所祀諸賢，止據縣志，而于史傳幾之或疏，王平盧已降梁，故歐公新史不列于死事，王千戶琴殺宰輔，非以春秋之法，應得為盜，非陳東歐陽澈上書陳言者比也。又按通鑑，唐昭宗天復三年，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是密州為朱氏守也。平盧既以攻朱氏為忠義，密州又以為朱氏守為忠義，豈兩時之人迹而未

章，得拔城亡與亡之義，與祠之成，張公已去青州，未及論定，謹依石刻舊次奉主入祠，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會公再過益都，屬余為之記，嗣惟忠孝大倫，出于天性，然或遭變事而喪所守，或矜奇行而害于義，褒既往以勸方來，祠豈可已哉。公之為政，承鐘甫誠齋先生家學，奉公潔己，所去見思，先生棄養幾二十載，語及先德，輒以祿不逮存，愴然有風木之感焉。語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久廢之典，一朝而復，知爵役之有待也。劉密州名乂，誤作義，王千戶誤加侯字，皆顛不花，繁官而闕其名，皆碑之疏，既為改題栗主，因附書于此。

青州府重修八蜡廟記 代

古者祭蜡，蓋為之位而無廟，近代始有之，猶釋奠之禮，古但祭先聖先師于學，而今則廟事孔子也。八神之名，見于記郊特牲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鄭康成注，無百種而

有昆蟲，王肅則去昆蟲而分貓虎為二。按記文土反其宅以下，乃蜡之祝辭，昆蟲草木，非復神號，禽獸之中所寄者廣，貓虎特舉其一二，分為兩神，遺漏多矣，要之當以鄭為正也。青州八蜡之祀，明初寓于土太公廟，嘉靖中知府鄒杜君始別為專廟于其南，歷修屢圮，迄今二百有餘年矣。歲癸丑，郡之人士請醵貲以謀修復，余聞而韙之，鎮番謝君葆澍攝令益都，與余議合，各出奉錢為之倡，首以屬山陰王尉汝楠俾董其功，庀徒度材，踰歲而蕆事焉。府治自去秋頻雨，稷粱二種，弗稍于苗，會蜡祠丕作，而時霖繼降，田蝻初興，沂境飛蝗，闖入郡南，不犯禾稼，振羽而去，里民見休下神，將以順成通蜡，下相與刻石堂下，而乞余撰其刻辭。余惟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傳云：田祖，先嗇也。此言神之時雨，昭而除其蟲害也。蓋蜡祭以先嗇為主，而凡害稼之物，自有司禽獸者為之驅除，如太平御覽引漢實錄，乾祐初開封府三縣蝗，為鸜鵒聚食，敕禁羅弋，則昆蟲亦與其間，豈止貓虎之食鼠豕哉。流俗不察，徒以其文从虫，因謂蜡為驅蝗之神，若劉猛將軍之比，傳謬甚矣。余既徇里民之請，為正其名以釋俗惑，且以見神之為功于農者博，而嗣而葺之者之不可以怠也。其祠宇修廢之故，舊刻已具，茲不復云。

北陽橋記

青州城西有鄉聚，曰五里鋪，西南諸山果樹之產，皆集于此，櫃梨桃林之屬，負入市者，肩相摩也。其北為北陽水，亦曰濁水，漢書地理志云，為山濁水所出，說文解字云，濁水出齊廣嫣山，是也。嫣山今名九回山，距府城三十里，水出其下，東北流，遶鋪北，舊無橋梁，築石為道，漸成罅缺，夏秋之交，霖潦暴漲，深流駛津，邑西北郊之遂城販鬻者，適當其衝，行者病涉久矣。癸丑歲九月，里人相與集貲庀材，為石梁十有一空，道之罅缺者，亦甃而新之，凡四閱月工告竣，事計費千有餘緡，將伐石以記之，過予而徵辭焉。予惟橋梁道路，王政之所先也，吏治之修廢，民力之贏詘，于斯焉在。方今守令賢明，城中經緯之途，與北陽橋之直西北道者，咸就完葺，民不知勞，顧此地僻處山郵，軒車往來之所弗至，而諸君當歲豐稔之餘，出其財力，左右賢長吏之所不及，是殆碑所目為義士例當附書者也。既為之記，并列醵貲名氏于其陰，以勸來者。

重修南陽橋記 代

南陽水從青州南北二城之間。北城曾羊穆之所築，故東陽城也。南城即今府治，未詳何代所築，而唐封演聞見記已有青州南城之稱，則城之建固前乎此矣。水上舊有石爲梁，以通往來。宋曾鞏有南洋橋記，其遺蹟在故表海亭之南，非今橋所在。又其文以陽爲洋，俾長沙蜀水與胸瀰石溝相貫，是子開之疏也。自金人移治南城，北城遂廢，至有明而橋與北門俱徙而東，即今地也。神宗時更名萬年橋。本朝康熙二十五年，北于(?)滾水法慶寺僧成(?)行(?)然指募修六拱而就，時三十五年也。蓋百有六歲于今矣。乾隆四十七年，秋霖積日，西南諸山之水奔注而下，橋基石墊，決于悍湍者七之二焉。其橋之上則傾敧歲深，甃石殘缺，坊堞已泐，闌楯不完。會嘉慶改元，恭奉恩詔，普免天下田賦，迭函之次，青州適當三(?)千(?)北(?)巷(?)嬰(?)檢民力以舒，鄉耆邱(?)瑚等協謀經營，請于前太守今廣西(?)淮(?)志(?)公，使督規畫勸率，醵貲庀材，取石于山，以易其裂；砥礎爲梁，以塔坊表，塗灰于罅，以固址基。首尾四載，計費三千餘緡，工未(?)竣，而使者以狀來。余自請去(?)來(?)乘(?)驛(?)觀其成，而喜士民之急于義也。昔單襄公假道于陳，以川之無梁爲廢先王之教；辟(?)官過彭城，以橋梁郵亭不修，知其子產(?)之不能。五代史記王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夫道橋之興廢，吏治之張弛徵焉。唐六典載天下巨梁十有一，而石柱之梁四。今青州適(?)當(?)燕(?)齊(?)，當登萊之衝，完此巨觀，壯我左輔，車不濡軌，人無褰裳，守土之吏得有所藉手以告無過，不亦善乎。因郡人請記，書而授之，使刻諸石。嘉慶六年八月。

徙建齊碑記

北齊臨淮王像碑，武平四年立，篆額云司空公青州刺史臨淮王者，婁定遠也。碑舊在南陽寺，唐開元中更名龍興，今府城西門內洞(?)米澗西，蓋其遺趾。碑陰有龍興之寺四大字，本李北海所書寺額，金皇統六年摹刻於此，左方有濟南孫懿題跋，齊乘以爲唐人續刻者，未見孫跋耳。其後龍興寺廢，移置城北彌陀寺，不知何年，而石已斷裂，以鐵局之，日久傾敧，岌岌欲墮。會益都故令錢唐周君嘉猷承修府城，未竣而卒，子慶承繼蒇其事，募徙工次，舁碑石東徙文昌祠，會龜趺焉，其斷石容落者，別藏段生松苓家，時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也。上距武平立碑之歲一千二百有十年，而彌陀寺亦爲荒墟矣。明年，周造南歸，因循未立，臥諸祠下者逾二十載。太守李公位郡之二年，政通民和，留意名蹟，而及金石著錄之古且巨者，躬造祠下，嚴崖道刻，相度地形，出奉金之餘，屬訓導張君資雕、司獄徐君步雲，鳩工築基，承以方趺，洗剔補綴，樹之庭左，累甓以翼其側，蓋瓦以覆其顛，千載斷碑，屹然再峙矣。祠故有宋元豐七年陀羅尼經幢石，亦中泐，張君復修而完之，稱公意焉。昔開成石經，歷唐末五代委棄折缺，宋設都昌公領漕陝西，徙置府學，而黎持爲之記，以爲不得其人，雖金石之固，難必其可久。恐竊謂是碑之建，無關法令，爲簡書期會之所不及，斯亦吏治優暇之徵，而觀其細，可以知其大也。工既訖，刖紀歲月于此石。李公名[illegible]，字相(?)軒，隴州鄜陽人。嘉慶七年六月日記。

紅絲石硯記

體泉(?)捷(?)巽齊先生長松林書院，得紅絲石硯二，匣而藏之。太守宛平李公爲築室于宋十三賢祠之左，題曰紅硯齋。先生作歌，又集一時屬和之章，函致二石而索文于余。余竊聞萊製(?)微引略同，未敢涉筆。雖然，硯齊產也，余齊人，其不可以無述。按石出益都黑山，山下爲王孔莊，泉距縣治三十五里，唐柳誠懸論硯，即以青州石末爲第一，石末瓦硯，初無所謂紅絲石者。西溪叢語引王建詩，紅硯宜毫各別脈，紅本作江，姚氏改文，然已非詩人屬辭之法，不足信也。自宋蘇太簡文房四譜列天下之硯四十餘品，以紅絲爲最，而端歙次之。其後唐彥猷作硯錄，亦目爲第一品，王(?)塑(?)塗渥水燕談錄稱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山巒，實簇花卉，自有膏潤，汎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品題可謂至矣。余前後于交游所凡見數石，則皆紅如瓦器，其質疏以粗，其澤枯以燥，損筆而退墨，品反出淄石下，故嗜硯者率以此石徒被虛名，而譜錄之亦隨爲過當，是殆不然。夫物之良于地也，其生者固不多，得荊山之璞，不可盡規以爲璧；泗濱之石，不可盡句以爲磬，獨斯硯也乎哉。太史公言齊魯之于文學，其天性也。及觀兩漢儒林傳，傳經之儒，易則皆田何，服生，即墨成，衡咸，淄川楊何，東武王同、諸梁邱賀；書則濟南伏生、張生、林尊、千乘歐陽生、兒寬、齊周霸、炔欽；詩則齊浮邱伯、轅固、東武伏黯；春秋則齊胡毋生、淄川任公、北海周澤、甄宇，而鄭康成乃爲五經師，此皆在今濟南以東，青萊之間數百里內，可謂盛矣。然通校數郡之人，以戶計者八十一萬八千五百有奇，是二三十人者，曾不及仟伯之什一也。苟比戶而求師，則黑山之石皆硯材矣。今先生之二硯，黃質而綠文，堅密潤澤，其一圓者，文如雲霧，副都統伍公所贈也；其一得之邑令錢唐周君，體方而小，所謂林木花卉之文也。獨肌理稍滑，頗爲恨事，然以方端歙之下者，猶不啻過之，矧其至者，宜筆而不拒墨，宋人所稱，固非虛美也。吾齊自百餘年來，儒宗碩師，尚有濟陽張稷若、鄒平馬宛斯、益都薛儀甫諸老，于經術史學算數之書，皆能名其家，以今視昔，盛衰或殊，然綜其詣力所至，何遽不若漢人，而顧執紅如瓦者爲石病可乎。吾願先生好之而不已，寶此二石，以爲講自隗始焉，將必得其至者，余雖不文，尙斬爲先生賦之。

歸鳧記爲都統慶公作 并詩

鄒山蔡君東甫，佐益都幕，獻令(?)所家焉，有馴鵞二，爾雅所謂舒者鳧也。其母夫人畜之十年矣，會君將適濟南，告行于都統慶公，以二鵞進曰：此君之家畜，母氏之所愛也。攜之則累行理，舍之懼戕其性，將求仁者之粟以飼之，非公無可託命者。公受而養諸廨中，越三年，蔡君改館諸城，適府治，公使鎭鵞而歸之，則羽毛加豐焉。蔡君爲書以謝公，公以示坐客，剛(?)作而言曰：世有矜惜物命以放生植福田者，學乎浮屠氏者之爲之耳。今公貴爲節帥，蔡君亦東諸侯之上客也，公膳之禽，備乎幾人者，歲不知其凡幾，固未嘗有(?)靳(?)而戒殺也，乃以雙鳧之微，轉相付授，惟恐不得其所者，在蔡君爲體慈母之心，在公爲推朋友之愛，宜有述。公曰：是吾心也。既退而記之，且爲五言百四十字以賦其事。

釋氏于衆生，平等無差別，中郎儒家子，食牒亦開設，呷呷雙舒鳧，慈闈久喻(?)賢(?)，十載依階除，不忍供割切。主人將有行，道遠難相挈，殷勤寄麾(?)下，容汝頑復黠(?)，呼名自投閑，隨水競趨樾(?)，乘匹無分張，毛羽靡秃缺。

睽闊忽三歲，今茲喜通謁，物主當言歸，餅粟非告竭，君其卒寄諸，矜翠臆如雪，尾鳥綠所愛，背淡敬勿折，世無不殺雞，未信東坡說，作詩傳吾徒，笑此風貪饕，

廛無夫里之布釋

周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泉府注故書）康成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賈釋曰，謂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志答劉炎云，夫布者，如今算斂，賈釋曰，此無職，即太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出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也，孟子公孫丑、滕、廛，無夫里之布，里布即載師文，夫布則閭師所言是也，趙氏章句，止引載師職，而集注因之，然章句云，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氓矣，趙氏之意蓋以里布爲一夫所出，猶言夫之里布云爾，其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二句特連類及之，初未嘗以夫爲夫征也，集注沿趙氏所引，而刪去屋粟一句，則以夫爲一事，里之布爲一事，說本僞疏，（孟子正義，非孫宣公作）殊失周禮之法，且廛者，民居之通稱，集注以爲市宅，則與廛而不征之廛相亂，市宅官地，非民所居，不得云願爲之氓矣，朱子偶未及檢，後人相承，不復深攷，近任翼聖、江愼修，皆著文正之，任氏以廛爲市宅，夫布爲罰布，不如江說之密，江氏曰，廛字正許行願受一廛之廛，與次節廛字不同，孟子文云，夫里之布，不曰夫征里布，則夫布當引閭師爲證，閒民轉移執事，非游惰之民，夫布，亦是閒民本身正賦，非罰布也，其說皆善，又曰，廛已有征矣，復有夫布里布，是一廛而三征也，此則不然，蓋二君竝據周官注，以廛稅口泉爲正賦，而里布爲二十五家之泉，故反與孟子不合，愚謂夫布宜致周官疏，里布，則趙氏里居之訓爲不可易，何也，古者有田賦而無宅征，有丁役而無口算，即以孟子本章證之，耕者助而不稅，不稅其私田而反稅其居宅乎，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市廛無常稅，而民廛反有常稅乎，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此以樹事貢草木者，園廛連文，非對舉也，先鄭注國宅無征，謂城中宅無稅，則有廛無園，不稅明矣，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未有役其力而又賦其身者也，鄭賈既以夫布爲漢之口泉，若口泉果爲常賦，則閭師不當獨言無職者，而孟子時有口泉，又有夫布，豈有二口泉邪，且後鄭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此二十五家之泉，以戶計乎，以口計乎，以戶計，則不得謂之口率，如以口計，則二十五家之人，能遂定其多寡而立爲歲額乎，家以可任者二人爲率，則一家而出五十口之算乎，此必不可通者也，今別爲之說曰，布，泉也，賦其人，則曰夫，賦其宅，則曰里，蓋夫布者，民無職者之口泉，以其爲賦役所不及，故稅其身，非閒民，則本無口泉也，里布者，宅不毛者之廛稅，以其爲場圃所不任，故賦其居，非曠土，則本無廛稅也，按後鄭于載師廛里注，亦云里，居也，廛里二字，散文通用，市有廛布，故民居以里布別之，（王昭明曰，里布以宅里名，非二十五家之布也，不知趙氏已有此說）二者皆非常賦，當時一切征之，此漢口算、唐閒架錢之所昉，井而非周公之作，故孟子欲其革弊以便民也，如鄭賈之說，則口皆有泉，廛皆有稅，是孟子之所欲無者，皆爲周官之定制矣，今據周官本文以釋孟子，據趙氏章句以破鄭注，庶幾以經說經，而不以後世之法汩之，用質生徒，資闕反焉，

貞蕤稿略

朴齊家纂

貞蕤稿略序

嘉慶六年三月，余舉進士，游都中，遇朝鮮國使臣朴修其檢書于琉璃廠書肆，一見如舊相識，雖語言不通，各操不律書之，輒相說以解。檢書通經博古，工詩文，又善書法，人有求則信筆立書所作以應。時余同年友嘉定錢君既勤職至，既勤克承家學，著述甚夥。檢書偕同官柳君惠風，亦閎覽多聞，卓然儒雅。四人者，賞奇析義，抵掌諧豪，頃刻盡數紙。余欲即以逸周書之在子前兒唯羊，管子之文皮娥服，說文解字之鯢鰯鮐鯹鮒鯛魦鰈鮮鮋鰨，遐數之不能終其物，且日已昕矣，遂散去。越數日，又相見，嬉贈以東紙摺扇、野蠶、藥丸，余即賦詩四章志謝，酬以楹聯、碑帖及拙著論語古訓，幾幾乎投縞獻紵之風焉。有頃，檢書手一編出示，曰貞蕤稿略，皆其舊作。首列對策，發明古學，貫通六藝，奇事，讀之洋洋灑灑，如登高山臨滄海，瞭然莫測其崇深。蓋余從事于聲音、文字、訓詁，已歷多年，意有所會，輒疏記之，近年作輟忽忘，未敢自信。今閱檢書之作，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不覺與感交集。檢書自言所列策問，乃其先國王親製，國王好學博聞，直接鄒魯濂洛，不作漢唐後語，而恭儉禮下，從善如流，夙知草茅之名，振拔于科舉富格之外，而登進之，擢授要職，君臣之遇，古所罕覯。余嘆其何榮若此。蓋皆三入京師，所交皆名公鉅儒，其天性樂善，中朝，好談經濟，嘗著北學議二卷，其它著作詩文尚多，此所存者，才十之一。然其中攷證之作，酬唱之篇，尤流泉卹，綺合藻扦，粲然具備，同人亟為校刻，屬余弁其端。余固謝不敏，適錦州李墨莊中翰出使琉球，方歸，亦在坐，欣然勸余為之。洪惟我國家文教誕敷，東漸西被，梯山航海，重譯來庭，何止越裳西旅爾。朝鮮古稱君子之國，檢書皂帽栽命，周爰諮諏，不愧九能之目，將見斯編一出，流布風行，膾炙人口，咸知其賢學尚風雅，無閒于絕域遐陬，豈不盛哉，豈不快哉。若夫猷實微而二語，遂定為東國解詩，抑亦淺已。海寧陳鱣敘。

貞蕤稿略

朴齊家纂（齊家字次修，其一字貞蕤，朝鮮人，官檢書，三充國使。）

六書策

王若曰：書居六藝之一焉。自昔有周之訓國子也，教之六書，則先王之重文字也，蓋如是矣。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為武，論語史之闕文，中庸書同文，皆其證也。然則文與字之并稱，始於何代何書，何人何說，而爾雅可迴舉而歷對之否。字之古義近育，不近文，如易之貞不字，詩之牛羊腓字之，春秋之使字敬叔，皆其驗也。然則字之訓文之由，爾雅亦可言歟。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其制造之精義，可詳徧歟。指事之視識察見，上下是也，象形之畫物隨體，日月是也，諧聲之以事為名，江河是也，會意之比類合誼，武信是也，轉注之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之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其究解之妙旨，可極言歟。四象為經，假借轉注為緯，則同一六書，而或為經，或為緯歟。四象有限，假借轉注無窮，則同一六書，而或有限，或無窮歟。六書之中，假借轉注，偏多歧論，以假借言之，則或曰借聲，或曰因其聲借其義，或曰借象不借音，以轉注言之，則或曰轉聲，或曰轉其聲注其義，或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三轉四轉至八九轉者，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

有變音他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此其論。果皆有據歟。八卦爲忠。古文爲質。籀文爲文。則忠質文。何與於文字。而如此分屬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則文字書。固各有專義。而不容通釋歟。秦漢之更用八體。今可悉數。甄豐之刊定六體。亦可縣舉歟。梵也。佉盧也。蒼頡也。竺典幷稱之三人。端華也。花草也。雲霞也。後來變化之三體。皆可指其得失歟。橫則如長卅之佉盧。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何所取象歟。河洛開而圖書兆。嘉禾生而穗書始。何所取徵歟。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宇。言語之體貌也。展卷玩古。則千載共朝。闢簡論今。則萬里對面。以之傳道述事。治官察民。而凡天地萬物造化不窮之跡。莫不有待而資取焉。大矣哉。文字之功用也。古文最首出。而大篆次之。及秦李斯等三家之倉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所謂小篆也。又次之。自是而爲程邈之隸書。爲西京之草書。爲蜚書。爲楷書。爲懸針。爲飛白。皆名小學。至許叔重梁史游以下諸書。又作說文解字。則後世小學之僅存者。賴有此一部而已。然以朱夫子之地負海涵。亦不免別求小學於曲禮內則之支流。而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皆漢唐以上不傳之旨訣也。此可謂發前未發。有功後學歟。惟是一種從事於六藝者。往往考古證今。以文字爲小學。异見崖論。至今紛如。何哉。豈朱子之猶有未講歟。抑諸儒之務奇炫新歟。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莫要於文字。予於文字之學。雖未嘗專心用力。而其於音義沿革之間。亦不無粗窺端倪者。今子大夫平居讀書多識古文奇字者。而又嘗承命編纂韻書。安得不發策求助補予格致。其悉意敷陳。毋拘程式。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書者。與道俱生者也。道無形體。則書以標之。道無方所。則書以導之。道無言語。則書以達之。故世無離水之魚。亦無離書之道矣。其在天也。則日星之昭明也。寒暑之消長也。雲霞之絢爛也。其在地也。則江河山岳之流峙也。草木蟲魚之榮落變化也。其在人也。則身體毛髮屈伸俯仰之態。衣服飲食動靜語默之象。無非書也。方其畫而未名。蘊而將眹也。宓犧得之以爲卦。倉史得之以爲書。於是乎名其卦曰易。名其書曰字。世儒窾啓妄生分別。見讀易者曰老師而敬之。見學字者曰初學而小之。殊不知書也易也。合之則爲一。離之則爲二。彼卦中之一畫。非書中之指事乎。卦中之奇耦。非書中之象形乎。曰陰曰陽。非會意乎。有卦必有名。非諧聲乎。卦中之交易變易。非子母相生。假借轉注之發凡起例乎。是知不明乎書者。必其不通乎易者也。嘻乎陶九成之言曰。六書。八卦之變也。今我聖上。學貫三才。道冠百王。觀人文而化成乎天下。而不遺發策問道。以六書爲先。大矣哉。其知爲治之要矣。臣雖謭陋。敢不以所聞於先哲者。颺言以對乎。臣伏讀聖策。自書居至覽焉。臣拜手稽首曰。都哉試論之。書雖六藝之一。而實則貫乎六藝。蓋惟禮、樂、射、御、數五者。各不相通。而書能通之。書雖小學之事。而實則大人之道。不外乎是。夫惟語其小。則偏傍點畫之微。而語其至。則造化之所由起。精義之所由託也。信乎其能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者矣。是以聖王重之。周官保氏之爲教也。自八歲而爲始。所以祗式於

攝衣之餘。講摩於翰墨之間者。無非此六書之旨。故時無不識字之人。朝無不通經之官。子夏之辨物。辨丁乎魚枕。秦醫之說疾。訓蠱於蟲皿。委妥可通。見于姜鼎。昔近本一。殆在周衰微之下者。有由來矣。烏虖。聖遠言湮。六藝之教不行。六經之學不傳。五十二家之書。都來穿鑿。三百六十之體。更相矜飾。括之儒。或習焉而不察。家塾之童。或少見而多怪。文字之寄於世也。縣縣焉不絶如綫矣。如欲挽回振作。首飭蠹蝕。煥然與三代同風。則不必高談性命之原。馳騖六合之外。即此一書學之復古。而治天下。已運之掌上矣。請因聖問而條陳之。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文與字之並稱。則寧人以秦本紀琅邪臺頌爲證。然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夏禹治水。得金簡玉字之書。則古亦有言字者矣。字之本訓乳也。乳者。必有變育之心。故爲孳爲育。乳者必孳生。故又爲文字之字。按周禮。春官大宗伯內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滋益而名。故更曰字。此鄭用說文說。然字之於物也。猶名之於人也。雖謂之直通名字之字。亦可矣。結繩移而書契作者。雕龍之修辭。則無精義。而獨體合體之子母。八象六爾之制造。火潑之略。可按而致。今不必重煩筆墨。指事、象形、會意、諧聲、假借、轉注。即所謂書之六義。天下之字。皆從此出者也。其說莫詳於許氏說文。然有蘊而未發者。有引而可伸者。許氏概曰宜兼聲。此但得二義。其實亦有一字兼數義者。其於合體曰諧聲。則獨體之聲從何而來。許氏蓋闕如也。原其得字之故。卽古人天生之言語。故六義次序。雖事在形先。其聲則必事在形後。何則。指事者。形於字而後節其聲而命之爲聲者也。象形者。先有其名。得字之後。因而稱之。不必別立一聲故也。其餘皆難更僕。按

部而求。亦自可尋。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經有限而緯不窮者。楊用修之說也。經中有緯。緯中有經。固不可盡一。而旣以六書爲十分。而聲四、義三、事二、形一。則十分之內所謂經者。已盡據之矣。十分之經。未必是字字假借。字字轉注。則只見其經無減。而緯有限。楊說窮矣。六書之中。假借轉注。最多歧論。以假借論之。則程端禮曰借聲。張謙中曰因聲借義。楊慎曰借義不借音。一言而蔽之曰。有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有古有其義而今不可臆度者。有本無其義而偶與之合者。諸家之論。謂之皆通可也。謂之皆偏可也。雖使倉頡自來。亦必唯唯否否。昧茲聚訟矣。以轉注論之。則程端禮曰轉聲。張謙中曰轉聲借義。趙古則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義。有三轉四轉八九轉者。有轉同聲。有轉旁聲。有雙音並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至以考老之同意相受。戴侗以下諸儒。亦一言而蔽之曰。莫善於近世戴東原之說。其言曰。說文。考注曰。老也。老注曰。考也。轉注者。互訓也。然則同意相受之旨了然矣。諸公有知。得無赧然汗下。八卦也。古文也。籀文也。分屬忠、質、文。而以小篆爲籀者。包宓之論也。由今觀之。當日之所謂籀者。邈然若尙忠之世。作此論者。亦直世之言乎。從象形而曰文。從滋益而曰字。從著於竹帛者而曰書。此三者。雖曰各有專義。以其爲用相近也。故古今文筆。隨時混用。知者自知。誠無待於訓詁矣。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摹印。曰蟲書。曰署書。曰殳書。曰隸

書者，余之八體也，曰古文，曰奇字，曰篆書，曰隸書，曰繆篆，曰蟲書者，殊體之六體也，其實相沿而遞誠者也。印度之右行，西域之左行，中國之下行，兄弟三人，主文三方，异矣哉。落葉蔓木之象，花草雲霞之類，蕭帝之風流，山翁之恬解，可念也。小諸之長舟，寒谷之春筍，乃書訣中千里陣雲，萬歲枯藤之類，非六義之攸攝，說文中並無此語，今不審言。馬負是畔，嶺存效靈，河洛之辭，徵於易傳，芊頭之山，一本九穗，神農之應，載在緯書，蟲炙哉。人文之肇闢也，大抵文字者，天地之精粹，生民之耳目也。原夫書契之未立也，雖有至明，不能察萬里之心，雖有至聰，不能聽萬世之語，雖有至辨，不能名萬物之賾，於是乎制而象之，品以別之，或紐焉而綴，或搭焉而累，狀貌毫端，是形字表，以之而點，則萬里之顏在眼，以之而叩，則萬世之響在耳，以之而呼，則萬物之數可坐而致矣。文字之功用，若是其妙且神乎。自是厥後，學者日趨簡捷，自古文而籀，籀而秦篆，篆之道凡三變，自篆而隸，隸而楷，楷而草，書之道凡四變，而懸針飛白，許多名目，又紛然旁出，則所謂秦篆之不可復行，殆有甚於秦時之視古文，六書之義，疑乎熄矣。又況自晉以降，晉書之家，以二王之姿媚爲尸祝，自宋以來，說字說者，以荊公之執拗爲口實，一日之春，千里之草，三刀之州，八入之火，信之甚年，七音之貫，八音之敎，九音之齊，十音之辨，解者無人，增竹於匪，添象離，加食爲飽，而旨在書，登使旋口必加旁，字人進，辰雨當建首，俗學淆剝，不可救解，兼之以詞章八股之習，束之以功令，驅之以爵祿，則古學之弁髦，倘何言哉。噫乎，古書之存者，於今亦罕矣。漢藝文志小學十家，倉頡篇見考工記者，惟鞮鞻柯欘四字，凡將見文選注者，惟黃潤纖美宜制禪，鐘磬竽笙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正義者，惟戶扈鄠三字，則非但班志所云閭里書師斷六十字爲一章者已無而曰，而和如揚雄之蹟，亦泯滅無傳矣。天幸斯文未墜，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字母五百四十部，爲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綱領者，宛然俱在，李陽冰之字原，徐鉉之韻譜，皆許氏之功臣，而他如史游之急就篇，郭忠恕之佩觿汗簡，賈昌朝之羣經音辨，李文仲之字鑑，張謙中之復古編，近代顧氏之音學五書，邵氏之古今韻略，皆足以羽翼斯道，馳名藝苑，爲偶俗之針砭，復古之津梁，六書之興，實在斯歟。臣又嘗見世宗朝成均館所藏經書板本，則偏傍必詳，點畫無訛，其時書學之明，可以推知，而大聖人制作之心法，亦足仰揣於萬一矣。誠願殿下以此本重加校梓，與中國石經並列，而以說文以下數子之書，立之學官，增置博士弟子，如漢時未央前殿故事，回雕蟲之末技，返儒雅之淳風，與書如立，行書如行，而設家之簡，岣嶁之碑，獵鼓之碣，岐洛之文，可得而通矣，陽文爲款，陰文爲識，而仲丙公乙兄丁伯中之鼎，祖乙父癸婦庚母辛之卣，蒲荷馬蹺之鏡，蔣葉蝌紋之跡，可得而考矣。其織非開來，繼前烈而詒後謀者，將與天壤共垂，臣向所陳復古之請，良以是也。夫以朱子之集大成於羣賢，於其撰小學之書也，以曲禮內則弟子職等篇爲之支流，而本之以灑掃應對執事居敬之說，未嘗一及於三蒼爾雅之訓者，豈真不講於六藝之旨而然歟。蓋有所急者存焉，亦猶程子之說易，略象數而崇義理，

以敘王制以後老莊之弊云爾，此聖賢隨時扶世之苦心也。夫義理之小學，名物之小學，漢儒已並言之，西河毛氏亦以六經共爲六藝，後儒之往往徒以小學把作已物，固不滿一笑，而至于今日，則朱子之說，又如日中天，而名物訓詁之學微矣，正宜表章漢儒，作說與大全集註，並行不悖，豈非朱子之本意，小學之急務乎。夫學莫大於格致，格致之要，又莫先於文字，聖學之高明，固已洞見於書道之原矣，臣何敢更贊一辭，而臣等既承御定韻書校正之命，請以韻之一義，仰復焉。夫字必有音，音之通乎經，亦猶韻之通於樂也，字義修而經術正，韻學明而古樂與，惟殿下懋哉懋哉，臣謹對。

雅亭集序

世之論論者，稱李懋官品識第一，篇行第二，博聞强記第三，而文章特第四耳，乃於第四之中，人之不知者過半，則矧敢悉其所謂一二三者哉。雖然，方懋官之未知名也，泊然窮居乎一編，若將終身者，而一朝館閣交薦之，朝廷至設官而寵之，號曰檢書，上嘗稱其文有山林氣，及其沒，而命徵其稿，給內帑錢爲剞劂費，何其盛也。昔漢武求相如之書，宋高序東坡之集，方之于玆，未足多焉，於是乎懋官之平生定矣。嗟乎，余與懋官周旋三十年，所其行藏本末，大略相似，世或有王前盧後之目，其實師之云乎，豈敢友之云乎哉。獨於談藝一事，瞭然相合，若執符契，而調琴瑟，物無得而間焉，每舉七元美發李于鱗云，恒于與我關關所稀之語以相擬似，今其集中論交交游宴集登覽聚散月日，歷歷俱在，而斯人之宿草宿矣，爲之俯仰太息而不能已焉。蓋嘗論之，文有詞人之文，有儒者之文，華實之謂也。懋官雖不欲以詞人自命，亦不欲以儒者高自標榜，故其學常自附於鄭漁仲馬貴與之間，爲文章無押闔之態，矜持之容，期於毋俗而已。其微意以爲有過此者存焉耳。原其著述，劄記譜類，則白虎之通論，中壘之別錄也；小學名物，則急就之功臣，埤雅之後勁也；其考古證今，則亭林秀水之一流人也。尤善尺牘題評，小而雙字單辭，大而聯篇累紙，零零瑣瑣，纚纚縷縷，可喜可愛，縱橫百出，殆欲兼李君實、陳仲醇而掩其長者矣。人見其尺牘題評，而曰懋官非古文，此尤世說以不學史漢列傳者也。見劄記名物，而曰懋官非古文，此貢注疏之異於八家文抄者也。懋官最不喜爲詩，所選不滿一卷，然其意匠峭崛，格非精嚴，毋雷同，毋武斷，以不襲不剽爲歸趣，蓋其畜之深，故使事密，採之博，故下字繁，人嘗其密，則曰杳拖怪，其繁則曰僻澀，此又以陶柳王韋之五言律，杜韓黃蘇之長篇者矣。中朝人嘗稱懋官之詩曰，力掃凡蹊，別開異逕，晚宋晚明之間，當據一席。夫懋官之爲林官，政在於爲宋爲明，而世之人乃以其爲宋爲明者，而譏懋官，則其不失懋官者幾希矣。嗟乎，使懋官衣食粗足，給五六弟子筆札之需，而稍閒其身，從其所好，則其著書必不止此，而天又不假以年，使不畢其業，悲夫。雖然，其學問之所透，識見之所到，竟亦非鴨水以東人物，此其所以受特達之知於聖人者歟。懋官嘗應旨撰進城市全圖百韻，御筆題其券曰雅，仍以名其亭，并錄之，爲雅亭集序。丙辰孟夏，貞蕤居士朴齊家撰。

比屋希音頌幷引

臣於去年十一月初十日，伏奉備臣李東稷疏批一通，頒下者，天章爛然，寔許鄭重，臣以下邑小吏，蒙此異數，且惶且感，措躬無地，又於本年正月初三日，伏奉內閣關文，依諸文臣自撰詩文之例，特命臣撰進詩筆者，惟我聖上，以文風之不古，屢發中朝之嘆，而如臣斗筲之才，亦垂蒭蕘之採，循循善誘，示我周行，有若引而進之，可與有爲者，然臣雖頑愚，寧不策勵自奮，圖惟厥終乎，臣於弱冠，微有志尙，與一二朋友倡古文於寂寞之濱，其鄰之夫，未嘗過而問焉，及其盧名謬播，白衣登朝，則又以寫書校書爲職，亦未嘗訓其有能言之日也，忽於近歲，猥受特眷，或專編書之任，或厠應制之班，往往與藝苑諸臣，後先標名，則儼然據當世文人之一席矣，臣固萬萬不敢當，而若其所自幸，則有之，彼七十子之徒，得聖人而師之，終身學之不厭，臣以薄技，躬逢盛際，十餘年來，不失門路者，校正御製之力居多，至於批旨中屢擧臣名於著作之列，而有曰㢟擁執耳，復明夫道統之權者，予以爲己任，是則以臣爲足備數於王令之遠夷，庭貢之下陳矣，夫布衣者流，崛起詞垣，樹赤幟於一方，以號令天下，而縉紳先生，靡然從之，何況聖人處南面之尊，手握文衡，親建鼓角，排斥風雲，勸蹈日月，循之以干羽，格之以雅韶，則庶邦荒服，其有不稽顙稱臣，虔奉正供者乎，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文者，豈詞章之文乎哉，臣觀數十年來號爲能文者，皆功令之雄耳，並與詞章而未之聞焉，臣以技約之深，不敢昌言指斥，而若其力排流俗，嶄然不淬者，臣之所自負，而亦欲稍手以事君者也，臣嘗語人曰，今之學者，亦何非乎韓柳歐蘇之文，卽日取郎限中綵綸，伏而覽之，可也，臣之所鑽仰而從事者如此，雖不敢竊附於奔走疏附之末，而亦自謂不畔於道矣，世之悠悠之談，或有訾警臣文爲明世之習者，此不過從時代起見耳，夫詞人之文，有時代，志士之文無時代，臣固不敢以詞人自命，而乃若其志，則有之，經之爲十三，緯之爲廿三，錯綜擬議，元元本本，務歸實用者，臣之所願學也，雖未能至，心嚮往之矣，至於區別體裁，宗盛唐而禰八家，自以爲能者，實有所未遑焉，過此以往，則勦說纖人之詞，竊信戲子之本，此又臣之所大恥也，夫今之人，實無有見臣半豈者，何從而議臣，豈以向者一二應制之作，爲不合歟，此皆乙覽之所經，而寶照回，重於九鼎大呂者也，然則以此而論臣，不幾近於矜誕而邯鄲者歟，臣謹按前日批旨，若曰臣等慕乎思不同之俗，鮮有超然穎拔，非渠罪也者，聖人推恕之論也，今日筵教，若曰可無懲戒之詞者，春秋責備之旨也，有以哉，聖人之言，引而不發，有若曲爲臣解者，臣方銜恩佩榮，罔敢失墜，而伏讀閣關數衍之辭，曰改過自新，夫過有三焉，學之未至，因臣之過也，性之不同，非臣之過也，皆之飫食，以位而言，則黍稷居先，薑豉居後，以味而言，則登醎於鹽，取酸於梅，進芥之辣，擷茗之苦，今以不醎不酸不辣不苦罪其鹽梅芥茗，則固矣，必若責其爲鹽爲梅爲芥與茗者曰，爾曷不疏黍稷，而謂薑豉者曰，爾曷不居前云爾，則所貴者失實，而天下之味廢矣，故樝梨橘柚之包，蘋蘩蘊藻之羞，齒革羽毛之俎，莫不適用者，期於口也，故曰，善無常師，批旨所謂

猾滑不拂其性，鞮柄各適其器者，大矣哉，聖人之論文也，夫離騷變風，天下之至文也，周室而不淫，則忍離爲二南之音，三閭而不放，則楚國繼厄栽之聲，非正則一身，原有哀臆，周京百姓，先帶歎詞也，此聖上之所以眷眷於作成之道，而以祈天永命爲文治之本者也，夫文章之道，不可一槩論也，要其傳之久者，必其學之深者也，是以君子貴誠實也，此臣等之所日惕惕而勿替也，夫臣謹取聖語，爲比屋希音頌一篇，再拜稽首而陳之，其詩曰，

日出之邦，終古文明，油油禾黍，維我正聲，帝眷靑邱，皇矣惟辟，重光奕葉，百祿之錫，王賴下民，執笑執翼，旣綿旣衍，莫不爾矜，王在治忽，聽于爾音，民有心聲，時謂之風，其風有戀，惟民之衷，王曰予民，予撫汝失，有穆明堂，聖人攸居，俾也可忘，陶復厥初，山龍藻黼，聖人攸御，豈曰無衣，懷此大布，文之誠質，亦孔之治，彼群麃麃，曷不知悔，惟古有樂，厥名爲韶，一倡三和，朱絃疏越，遡鐘敫巧，比竹嘶緊，其世已遠，其曲猶存，如樸未雕，若酒之玄，薄可使敦，技可使平，愔愔伊顯，維德之則，王曰緘哉，建我皇極，有藏斯走，有替斯明，如夢旣寤，如醉獲醒，惟忻舞蹈，益耳洋洋，可以育德，可以致祥，若時雨過，其興也勃，有不信者，底汝于罰，自南自北，自西自東，孰謂澄濟，而不玄同，其民壽考，其日舒長，服斸其華，鑰屏其章，家聲寶榜，戶稱瓦缶，太平萬歲，以獻吾君，

亡女尹氏婦墓志銘

吾年二十七之臘月二十七日而汝生，吾逾五十之五月六日汝死，汝生十有五年冬，歸于尹厚鎭，通家子也，其年五月，吾奉使熱河，參純皇帝萬壽宴，九月，還渡鴨江，有旨騎三百里飛撥抵京，以急裝入對便殿，上勞苦之已甚，陞軍器正，命再赴燕京，仍賜緞紬綵絮，以資汝嫁，蓋異數也，時汝婚期隔日，告開命卽發，未敢歸覲，翌年，汝夫發解南宮試，其時兩家父母俱存，慶其夙就，禰祿宜家也，又翌年秋，吾幸扶餘，而汝母歿於家，又四年，汝從汝舅丹城任所，又一年，遭姑之喪，汝遂主饋，頗有幹稱，吾不甚喜，以汝沖年數悲哀，又涉搵家事，宜悴也，喪而歸而果病，舅家以爲胎也，不知其癥，十月，吾將汝永平縣衙，汝無慈母，非其居之勝於舅家也，釋勞故也，調治數十日，稍安，十一月，嫁汝妹尹氏婦，汝與之同來京第，今春，汝舅遷金山郡，將迎太夫人，以汝病頗不果，吾以永平近，欲復帶去，而汝舅又以官事侍勘，金吾未決也，吾去時數顧汝，甚悲其瘠，猶冀其支半年也，端陽日，放衙獨坐，有危懼至，卽夜挈汝兩幼弟，冒雨馳八十里，馬上聞赴，遂哭于野，先是吾夢入深林，有斫柴痕，草色杳然，撫汝稚弟，悽愴若有求，覺而不樂，是日哭，然後始悟其境也，豈前定歟，吾人而汝已斂，則汝以不見爲恨也，汝季之嫁也，吾就議之，汝云服與其華而單，曷若韧而重乎，吾喜其言之存乎德也，吾以此知汝之能儉也，汝兄弟六人，汝居第二，而諸季皆甚仲姊，吾以此知汝之友于家也，汝歿，而婢僕疏淵莫不哭之哀，吾以此知汝庶幾不得罪于舅家也，汝嫁逾十年，不字以死，由今視之，不助一歲，而由後視之，嗚其絕矣，吾今始衰，歲亦不長，但恨造物者勞我以情，多此與

壽也。以月日葬于天安郡三岐店某坐之原。從先兆也。吾欲往。職不能逾他省。作志納于壙。使後人知汝爲貞蕤朴君齊家之女。疎軒尹公可基之子婦可矣。銘曰。

茫茫厚地。哀此婉孌。生之訣兮不見父之面。

庠生李君行默墓誌銘

李君行默。而信。以己未三月二十八日死。距其生甲午。得年二十六。其客權濟叟赴余于永平官次。曰。李君得疾五日而死。死亦無他語。惟屬曰。告那居實早夭。而其秋風詞三疊。朱夫子贊裴章之我且。有詩一卷。託貞蕤選定矣。余發書以泣。思有以復焉而未能。其比擬失倫。姑不暇計也。君嘗以八月十五省墓于鐵原。死之前歲。約余奉濆潭間於氷鐵。阻水失期。余爲彷徨終日。君過縣。謝而去。遂不復見。聞其葬於歲。欲相其紼。未詳其日。且有事入都。糾及楊州之岐。有丹旐而來者。問之。則君也。余爲握其父之手而哭之野。嗟乎。使其生而遇諸此也。店中之酒可貰。而道峯水落之間。煙霏樹色。可指而賦也。君之父曰主簿應鼎。少余三歲。君之婦翁曰都事徐君有年。少余六歲。方兩家之娶子而嫁女也。余嘗傲然曰。其翁。謂後生可畏。以相侮謔。今徐君者死已久。而後生之子繼而又死。則吾如之何不老且疾也。君夙慧。生十三。持母沈氏喪如成人。以至治門庭。御婢僕。遣吊券作書札。長者悉倚辦焉。君皙而都。善修容止。對客無失言。見人於他所。能物色得其七八。其爲人也。嘐而能和。弱而能守。齡而能淡。其於科事也。齒卷舒疾徐之會。則更歷皓首而有不及者。或稱其詞藻之美而已者。蓋淺於知君矣。嘗凈掃一室。蓄古器名人書畫。焚香啜茶。吹笙鼓琴以自適。其友訶之曰。無益也。快取功令文讀之。作進士及第可矣。君笑曰。使我登高科。立致卿相者。猶不以此易彼。況未必是乎。其父監察上游。君來曰。孟夏江光瑟然。請從而溯焉。余欣然許之。三日賦詩二十餘篇而還。君久而誦之。蓋榮其致父之執也。記余請告家居。數飢窮。熬治南蘇偶調餅餡。君善其觀味。故者月輒以南蘇餉君。歷宿。今其壁詩如昨。而南蘇之樂竟亦不可追矣。君之系出璿源。具載君王考楊根公諱昌郁誌中。不書。君有子女。君歿而皆夭。一女僅三歲。於是君之世不絶如綫矣。銘曰。

弓裔之山。螽木芊綿。安此宅兆。用詒千年。

13A

文

錄

唐庚撰

文錄

宋 眉山唐庚纂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司馬遷敢亂道。卻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矣。

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

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皆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杜子美秦中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為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予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閒中所得句也。

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搜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為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弔騷。退之亦不能作。

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謝固為綿州推官。推官之廨。歐陽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宜搜覓夕。僅得句云。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韓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杜子美羅木闊詩。

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呂之擾亂。其論唐亡云。掬江海以捄焚。焚收而溺至。引鴆毒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予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近世士大夫習為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強。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王荊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

東坡隔句對者。遂寫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遂定。遂燕頷飛虎頸。或云。結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簡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關子東一日寓辟雍。朔風大作。因得句云。夜長何時旦。苦寒不成寐。以問先生云。夜長對苦寒。詩律雖有對。對亦似不穩。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藥中要存性也。

爲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知何人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効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南征詩賦。廓舒而浩蕩。復收斂而淒涼。詞雖不工。自謂曲盡南遷時情狀也。

讀退之羅池廟碑。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輒流涕有感。

樂府解題。鷓鴣詞大有詩材。余詩云。時聞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氣象閎放。涵畜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止用資以爲詩。是也。

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

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宣和元年。行父自錢唐罷官。如京師。眉山唐先生同寓於城東景德僧舍。與同郡關注子東日從之遊。實聞所未聞。退而記其論文之語。得數紙。以歸。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遂得請宮祠。歸瀘衡。道卒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舊所記更兵火。無復存者。子東書來。屬余追錄。且欲得僕自書。云將置之陋坐。如見師友。衰病廢忘。十不省五六。乃爲書所記。凡三十有五條。先生嘗次韻行父冬日旅舍詩云。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頻。蛙玉黃金盡。風埃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留別韻云。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譏行迹異倫。往事已空誰復記。好詩作見且皆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紛紛家臥麟。力請宮祠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蓋絕筆於是矣。樂者逸之。故併記云。三月癸巳。餘行強行父幼安記。

夷白齋藏本重雕

浩然齋雅談

周密撰

浩然齋雅談目錄

卷上 六十七條

卷中 一百四條

卷下 二十六條

臣等謹案，浩然齋雅談，宋周密撰。密所著書凡數種，其癸辛雜識、新識、後識、續識、齊東野語，皆記宋末之事。雲煙過眼錄，皆記書畫古器。今並有刊版。其澄懷錄、續錄，則採輯清談。志雅堂雜鈔，則傳錄瑣事。今惟鈔本僅存。千頃堂書目載密所著，尚有浩然齋視聽鈔、浩然齋意鈔及此書，而皆無卷數。藏弆之家，亦並無傳本，惟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其書體類說部，而所載實皆詩文評。今搜輯排纂，以考證經史、評論文章者為上卷，以詩話為中卷，以詞話為下卷。各以類從，尚裒然成帙。密本南宋遺老，多識舊人舊事，故其所記佚篇賸闋，什九為世所不載。朱彝尊輯詞綜，厲鶚輯宋詩紀事，又與符曾等七人編南宋雜事詩，皆博採羣書，號為繁富，而是書所載故實，亦皆未嘗引據，則希覯可

知矣。其中考證經義，如解詩巧笑倩兮，謂口輔當為笑靨，而不知類篇面部已有此文。解易井谷射鮒，以鮒為鯽，不如說文鯽字本訓烏鰂，後世乃借以名鯽。羅願爾雅翼辨之已明。如斯之類，于訓詁皆未免稍疎。然密本詞人，考證乃其旁涉，不足為譏。若其品騭詩詞，則固具有深識，非如阮閱諸人，漫然蒐輯，不擇精粗者也。宋人詩話，傳者如林，大抵陳陳相因，輾轉援引。是書頗具鑒裁，而沈晦有年，佚而復出，是以新藝苑之耳目，是固宜亟廣其傳者矣。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庶吉士臣王汝嘉

浩然齋雅談卷上

宋 周密撰

井九二，谷射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蟇，或以為蛙，或以為蝸。攷之韻書，鮒，扶句切，鯽魚也。然鰿、鯽、鰿三字並同，子亦切。注云：鮒也。蓋今鯽魚耳。莊子涸鮒注，亦以為鯽魚。然今世有魚如鯰，四鬣巨口，善食水蟲，故人家井內多畜之，俗呼為鰿，得非井中所指者乎。

詩先集維霰，箋云：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米然。稷雪、米雪，字甚奇。

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注曰：好口輔也。大抵述婦人之美，亦有嫣輔奇牙之語，可謂善于形容。後人雖極言女色之美，無所不至，乃獨不及于口輔，何耶。輔豈俗所謂笑靨者乎。

蹇修以為理。朱元晦云：謂為媒者以通詞理也。下文理弱而媒拙，則云恐道理弱，似與前說異。按九章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亦以媒理對言。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行使也。復奚疑。

眞文忠初字景元，樓攻媿語以明元無義，遂易為希元。然廬溪老嘗名軒曰景陶，山谷曰：景陶名未佳。詩云：景行行止。景，明也。魏晉間人所謂景非景仰等，自有一人誤用，遂以相承謬耳。按詩景行注云：景，明也。其義以明行行止，謂有明行則行之，初無企慕之義。然孝經序亦用景行先哲，而近世洪文敏兄弟皆以景為

字何耶。顧第弗深攷耳。

前輩闢浮圖輪回之說甚衆。獨南豐之說。最爲簡明。彌陁閣記有云。釋爲之襄。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疑而因緣作。至于度死轉生。春秋祭祀之儀不講。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亦隨而進。又答黃濮傑書云。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于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無以寡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將舍浮圖何適哉。又云。如使周禮尙行。朝夕朔月半歲新啟祖遣有奠。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時歲皆有禮以行之。哀情有所洩。則必不暇曰七日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然歐公本論亦有此意。云。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廢闕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民矣。

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所述官爵侍御賓客之盛。皆不過數語。至于說聲色之奉。則累數十言。或以譏之。余謂豈特退之爲然。如宋玉招魂。其言高堂邃宇。翠翹珠被。敗獵飲食之類。亦不過數語。至于蘭膏明燭。華容備。二八侍宿射遞代。九侯淑女多迅衆。盛鬋不同制。實滿宮。容態好比順彌代。弱顏固植。謇其有意。姱容修態絙洞房。蛾眉曼睩目騰光。靡顏膩理遺視矊。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娭光眇視目曾波。被文服纖麗而不奇。長髮曼鬋豔陸離。二八齊容起鄭舞。以至與歡蕭讙士女雜坐亂而不分。又大招亦云。朱脣皓齒。嫭以姱。比德好閒習以都。豐肉微骨調以娛。嫮目宜笑蛾眉曼。容則秀雅稚朱顏。姱修滂浩麗以佳。曾頰倚耳曲眉規。滂心綽態姣麗施。小腰秀頸若鮮卑。易中和心以動作。粉白黛黑施芳澤。

青色直眉美目媔。靨輔奇牙宜笑嗎。豐肉微骨體便娟。皆長言燕寫極女色燕昵之盛。是知聲色之移人。古今皆然。戲爲退之解嘲。（案此條永樂大典原本曼睩之睩誤作矊。今據楚辭校正。其引招魂篇去些字。引大招篇去只字。悉仍之。）

浩翁云。章子厚嘗言。楚辭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厚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致之信然。

日與月合則長明。性與命合則長生。又日在天曰明。明者日月之機。合在世爲易。易者日月之從。合在人爲丹。丹者日月之中合。此海瓊語也。

孫枝茂云。太公八十遇文王。今世皆以此藉口。九辯乃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而東方朔信則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用于文、武。馬永卿嘗疑焉。然香山詩乃云。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不知又出何書也。

蘇仲虎侍郎藏東坡所書富文忠神道碑真跡。前後諸名人題跋極多。獨周文忠爲之殿卷。云。富文忠之使遼。所謂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蘇文忠之翰墨。所謂吉甫作誦。穆如淸風也。大雅烝民。茲可無愧。富公孫樞密、蘇公猶子侍郎皆題名卷末。抑所謂臧孫有後于魯者。

戴岷隱論蕭望之曰。夫小人之害君子也。必深明其情。而後用其術。故攻其所惡。犯其所忌。中其所不欲。而致其所不樂。其柔仁朴厚也。或慨之。其廉潔自喜也。或汙之。其剛果卞急也。或激之。多方以誤之。百計以困之。極之辱之。以致其必死之術。有如君子一不能忍。而決于速死。則小人之計中矣。呂伯恭亦云。君

子必有堅忍不拔之操。然後小人不能犯吾之所忌。嗚呼。小人之害君子。何其多端也。遇人之介者。則必辱之。遇人之廉者。則必汙之。遇人之剛者。則必折之。遇人之直者。則必誣之。蓋介者不受辱。廉者不受汙。剛者不受折。直者不受誣。凡此皆君子之所忌也。小人知君子之所忌而在犯之。君子不知術避其計。大則死。小則亡。前後相望。可不爲大哀乎。二說真能盡小人之情狀。有不期同而同者焉。孝宣于儒生無所用。獨用蕭望之。觀其始終方拙。非能自拔以求合者。特以其于霍氏立同異故耳。士君子之經世。非曰委蛇曲從。爲終始牢固之術。然而變化詘伸。自當兼通義命。望之當孝元初。天下事在掌握。既不能輔贊裁成。同歸于道。及其潰敗。又不知推委與廢。以禮而止。隄防決。無所措躬。卒就死地。而陷孝元爲不辨淑慝之主。班固乃哀其爲使嬖臣所陷。不知自古小人。何嘗一日不欲勝君子。而詩歌周公。固始末之學也。

王宣子在上庠日。與程泰之爲暇日因及代言之體。要當溫純深厚。如詔誥中語。始爲王言。昔時異時承平。當罕近世破裂之際。二十年後。宣子帥淛。泰之以少蓬攝外制。爲詞云。荊及衡陽。自北面而十國爲連。連有帥。地大民衆。時予俾乂。厥惟艱哉。以爾有猷有爲有守。率自中。寬而有制。剛而無虐。肅繼爾于上游。游補。往哉惟欽。惠困窮若保赤子。明乃服命。若網在綱。有條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則予一人汝嘉。且寓告于宣子曰。略昔之約。今其踐矣。陳氏耳採集所載以爲西國語。非也。

韓平原南園既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満溢。勇退之意。其婉。韓不能用其語。遂致于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致。對太中大夫致仕。外祠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林之興方適。已遂掛冠。子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不顧于細行。而賢者責備于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寖躋膴仕。功名已老。瀟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豈謂宜休之晚節。蔽于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于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于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爲之慨歎。二疏既遠。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去。服我寬恩。此文已載于鶴林外制集。或以爲蔡幼學或謂出于滿端方。皆非也。

劉原父云。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易。亦不相傾。濟之如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東坡亦曰。今夫人之一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痾癢。動于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兩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二說如出一轍。

蘇明允辨姦。嘗見直齋陳先生言。此雖爲介甫發。然間亦似及二程。所以後來朱晦菴極力回護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後來荊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荊公氣習。自是要遺形骸。離世俗的規模。要知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爲姦。恐不然也。又云。舊嘗嫌荊公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之語過當。而今見得亦有此等人。其辭甚當也。

予戶有答人書云。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又書云。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亦不過爲三十年客耳。而過三

十七年,與時忽無異,後所得者,非不是把玩,亦已邈矣。此二書皆在元和四年,時子厚年三十七,後十年,當元和十四年,子厚卒,年止四十有七耳。所謂數十寒暑者,三十年客,竟不酬初志,悲夫。

昔有問王介甫,佛家有日月燈光佛,燈何以能並日月。介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之所不及。東萊博議論史官亦云,昧谷餞日之後,暘谷賓日之前,昏夜晦冥,翳隘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之日瞽矣。亦用介甫說。然皆本之莊子月固不勝火。郭象注曰,大而闇,不若小而明。東坡曰,陋哉斯言,爲更之曰,明于大者必晦于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于火也。然卒之火勝月,月勝火耶。

坡翁九成臺銘云,使耳聞天籟,則凡有聲有形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弦。又云,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楊龜山乃謂子瞻此說,以江山吐吞,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鳴號爲天籟,此乃莊子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故讀之者或未察耳。予審其語以致莊周之說云,南郭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者,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郭象注云,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若如所注,則所謂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非天籟而何。不知龜山又以何物爲天籟乎。漫書以俟識者。然東萊云,東坡九成臺銘,皆文耳而謂之銘,以其中皆用韻而讀之久乃覺,是其妙也。

坡翁策斷謂諺有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窶藪二字出漢書楊惲傳云,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藪也。注云,窶藪,藏器也,以盆盛物戴于頭者,則以窶藪薦之,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所以不容穴,坐銜窶藪自妨,故不得入穴。窶音貧窶之窶,藪音數物之數。上其羽切,下山羽切。案此條多脫誤字,今據漢書傳校正。

龍眠畫五馬圖,空青老人曾紆公卷跋之曰,元祐庚午歲,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魯直九丈于酺池寺。魯直時爲張仲謨箋題李伯時畫天馬圖,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廄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駿精魄皆爲伯時筆端取之而去,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除籍徙宜州,過余瀟湘江上,因與徐靖國、朱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云此公卷之所親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記之。魯直笑曰,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將漕兩浙,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泛舟訪劉延仲于眞如寺,延仲遽出是圖,開卷錯愕,宛然疇昔,撫掌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巋然獨存,彷徨弔影,殆若異身也。因詳敘本末,不特使來者知伯時一段異事,亦魯直遺意云云。按畫殺滿川花,亦當時一段異事,而傳記所不載,紀詠所不及,何耶。豈是時方以黨罪爲懼,諱不敢言耶。王逐原嘗賦韓幹畫馬云,傳聞三馬同日死,死魄到紙氣方就,豈前世亦有此事乎。

李易安紹興癸亥在行都,有親聯爲內命婦者,因端午進帖子,皇帝閣曰,日月堯天大,璇璣舜曆長,側聞行殿帳,多集上書囊。皇后閣云,意帖初宜夏,金駒已過蠶,至尊千萬壽,行見百斯男。夫人閣云,三宮催解糉,妝罷未天明,便面天題字,歌頭御賜名。時秦楚材在翰苑,惡之,止賜金帛而罷。意帖用上官昭容事。

前蜀公主制云,瓊華在落,已殘齊風之騷,粉水疏園,爽如徐國之樂。晏公類要亦用粉田事,蓋亦脂澤湯沐之意也。若駙馬則以何晏事傅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彥爲粉侯,是以其爲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粉爹,益可怪。

劉潛夫、王實之平昔論交最深,且意氣不相下。實之蹭蹬,凡六爲別駕,其爲青倅,適潛夫宜春之歸,與之相先後。潛夫開宴爲餞,凡術之樂語,有云,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盃冷炙悲辛之態。又云,擁通德而著書,命使了而酤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粉展驥而爲別駕,長官分席,歎無聲而有監州,極摹寫之妙焉。既而實之報席,亦有術語云,七年三出,使山岳潛見動搖,十載六監州,風月不禁分破。陌上歌採桑曲,惱殺羅敷,觀中賦種桃詩,壓倒夢得。梅花人何如何遜之在揚州,薏苡滿船,如伏波之歸交趾。忌名下人,棄沅芷湘蘭而不佩,諱禁中語,笑階薇砌藥之無情,皆能抓著癢處也。

葉靖逸士則謫居袁州,袁之士友醵酒以招之,郡士張許朝宗作樂語一聯云,掃地焚香,有蘇州之雅淡,仰天拊缶,無楊氏之怨傷。士則大稱之。

水心翁以抉雲漢分天章之才,未嘗輕可一世,乃于四靈若自以爲不及者,何耶。此即昌黎之于東野,六一之于宛陵也。惟其富贍雄偉,欲爲清空而不可得,一旦見之,若厭膏粱而甘藜藿,故不覺有契于心耳。昔吳中有老儒丈,多學博記,每見吳仲孚小詩,輒揚淡云,老夫經絡鋪,即爲堯、舜、周、孔,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盡,君何爲能脫灑如此哉。即水心取四靈之意也。

臨江丁㜸乙丑試闈牓第四人,爲他恩例所壓,抑居第八,授永州教,遂宋代爲作啓謝辨章云,諸公袞袞,皆自下以升高,一介休休,獨瞻前而忽後。應舉玉函稱于買,改附與節推。

晏殊嘗進牡丹詩表云,布在密清之閒,密清二字,人多不曉,蓋用東京賦中語,京室密清,罔有不韙。

王宣子守吳,幕僚投啓有云,仲舒褎然舉首,豈久相于江都,留之雅意本朝,姑暫居于馮翊。宣子喜之,舉以京削。楊廷秀以大蓬漕江東,其屬亦有啓云,斯文之得喪在天,領袖宗盟于海內,賢者之出處以道,旌旗已至于江東。公亦欣然剡上。

史直翁丞相表謝云,從容歲月,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又李沚水謝戶書云,補報朝廷,本末無萬分之一,因循歲月,甲子已六十有奇。

晉中有游士,乘時謁入趙孟𨪀之閫者,案趙孟𨪀之𨪀,原本誤作𨪀,今據宋史宗室表改正。爲其家幹僕所辱,訟之于官,郡守趙必𢹂德符治之,士子以啓爲謝云,杜陵之廈千萬間,意謂大庇寒于天下,齊王之囿四十里,不知乃爲阱于國中。

劉自之被召試,用虛齋趙以夫之薦也,既而爲庸齋趙汝騰所激,于是以盧鉞威仲補其闕,盧以同里之嫌辭之。云,楚亡弓,楚得弓,雖泯同鄉之迹,漢刻印,漢銷印,初何反汗之嫌。卒辭之。又庸齋再知四川,趙莊叔行詞云,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嘗虛己,失馬得馬,如反掌,卿勿容心。

宣和間。何青新者成車駕臨幸。時宰命一時朝士能文者各擬謝表。獨林子中者稱擅場。其一聯云。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黃道初經。旁及槐棘之位。

嘉定間。寶謨閣學士許奕病篤。口占遺表云。臣非衰病。偶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則以疾而爲諱。及鍼砭已窮之後。臣遂束手而莫圖。靜思當日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固知養患成禍。豈惟理身則然。苟能疏藥預防。以之喻國亦可。蓋指近事以爲身喻也。乾道間。胡周伯衍亦云。賈誼號通達國體。大癱瘓疑。類辟病非。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遂。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昔已往半存之身。常懷懼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遂者誠市道之說。侮嘗試之方。湯熨砭石。雜然而進。使氣復生。必慮中風再至。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蓋本呂獻可乞致仕表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惲蹤鼇之苦。又將虞心腹之憂。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所未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三公之論。實祖諸云。

開禧間。馬華父制置江閫日。嘗于青溪建祠以祀先賢。斷自吳泰伯以下。凡四十一人。皆嘗仕若居若遊于此者。獲與焉。蓋華父之祖。亦嘗仕于此故也。祠成。命僞可遜贊之。其贊馬公末語。有尚祖其從與享之句。或摘以爲譏。華父遂去乃祖之祀焉。或謂劉子澄清叔與華父有宿憾。授意于遜云。

王似賓太常丞兼翰林權直一聯云。白也無敵。雅宜翰林供奉之才。赤爾何如。暫習宗廟會同之事。又賀司業除翰苑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翰林學士。夜對禁中。

王珪行郝質殿巖制云。曾無夜鼜之譁。自得剛牙之重。周禮地官。凡軍旅夜鼓鼜。千歷切。注云。戒守鼓也。

張孝曾之父少師與洪忠宣久陷金國。其後獲歸。而終身爲秦檜之所抑。近世陳容公儲跋其墓碑云。流離區脫。視死如飴。君子有性焉。不謂命也。絕漠來歸。忠不見錄。君子有命焉。不謂性也。既檜死金亡。忠宣少師二公如生。故曰。知性與命。則知天矣。

建炎末。柔福帝姬自北歸。朝廷封爲福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高世榮。汪浮溪當制云。趙城方急。爲元吝困于車馳。江左復興。益宜充于禁臠。可謂善用事。

楊大年云。觀書百行。須中程。漢刑法志。夜理文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注云。縣。稱也。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

唐僧齊己有白蓮集。爲風騷旨格。所與遊者。吳融、鄭谷。皆晚唐人也。杜詩所稱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決非此已公明矣。

劉平國戲題云。選詩非選官。論詩非論人。故若耶女子、天竺牧童。皆得預唐名公之列。

詩文中有摘人姓名一字而言者。如班固幽通賦。巨滔天而泯夏兮。以王莽字巨君。重醉行而自耦。重乃重耳。李白扶風豪士歌云。原、嘗、春、陵六國時。蓋四公子也。杜詩用揚、馬、則雄、相如也。卿、雲、淵、雲則長卿、子

雲、王褒也。東、馬則方朔、相如也。如嚴、莊、馬相如、鄒、枚多。亦有做理者。然論語吾友張也。舜典伯汝作秩宗。蓋亦有所本也。

赤壁賦謂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此蓋用莊子句法。自其異者而眡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而眡之。萬物皆一也。又用楞嚴經意。佛告波斯匿王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于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嘗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生滅。不變者元無生滅。

周子充作定光菴記。佛以慧日照三千大千世界。曷嘗滯于方。然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魏度必有所舍。其明雖與佛等。乃全用東坡洛安神宗書閣記文語也。

東坡赤壁賦多用史記語。如杯盤狼藉。歸而謀諸婦。皆滑稽傳。正襟危坐。日者傳。舉網得魚。龜策傳。開戶視之。不見其處。則如神女賦。所謂以文爲戲者。

東坡云。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于食龍肉也。而僕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者果何也。

甫里有杞菊賦。東坡有後杞菊賦。張南軒有續賦。夏椿窗亦有續賦。亦各有意。

薛夢桂。字叔載。號梯飆。永嘉人。父大圭。紹熙間上書乞立儲。在趙忠定諸人先。叔載擢高科。通京籍。風度清遠。所居西湖五雲山。曰隔凡關。曰林壑瓊通。命之曰方丈小隱。諸名士莫不納交焉。儷語古文詞雜皆灑落。不特詩也。

張建自號蘭泉。其論詩云。作詩不論長篇短韻。須要詞理具足。不欠不餘。如荷上灑水。散爲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細者如塵。一一看之。無不圓成。始爲盡善。

高復古嘗謂學者云。胸中無千百家書。乃欲爲詩。如賈人無資。終不能致奇貨也。

宋之文治雖盛。然諸老率崇性理。卑藝文。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意。故文字多遺落者。極可惜。水心葉氏云。洛學興而文字壞。至哉言乎。

石林詞。謾採蘋花寄與。又悵望闌干容與。或以爲重押韻。遂改爲寄取。殊無義理。蓋容與之與。自音豫。乃去聲也。揚子雲河東賦云。驂與安步。風流容與。注。天子之容服而安豫。與讀爲豫。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注。閑舒。皆去聲。

姜堯章鐃歌鼓吹曲。乃步驟尹師魯皇雅。越九歌乃規模鮮于子駿九誦。然言辭峻潔。意度簡遠。似或過之。

士大夫辭榮固是美事。然有不當辭而辭者。至于不肯屑就。甚而批毀印紙。而世以爲高而效之者。皆非中道也。司馬公辭樞密副使章有云。臣自幼時習賦論策試。每三年一次乞解勸。豈不慕榮貴者乎。蓋天下自有中道。過猶不及也。此爲古今至論。今所謂喋喋辭免者。安知非飾詐盜名哉。德祐末大臣則又

有以辭榮而避難者。此尤不足道也。

拔翁謂陳師仲曰。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此說極佳。故王筠以一官為一集。楊大年亦然。所著有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海陽、蓬山、冠鰲、辭之類。簡齋所謂一官成一集。遊付古沙頭。是也。

史遂祖邢卿闕廣堂吏也。當平原用事時。盜擅三省權。一時士大夫無廉恥者。皆趨其門。呼為梅溪先生。韓敗。遂祖亦貶死。善詞章。多有膾炙人口者。李和父云。其詩亦間有佳者。

李文饒退身論云。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若舍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已。嗚呼。其言亦哀矣。

宜律師嘗夜步。神人燒香供養。香氣與世間不同。因問曰。此何香。答云。西天娑林中香。案此天竺寺事贊寧僧史杜甫詩皆引之此詩必致禮謂詩而傳寫佚其姓字。

周益公嘗戲作賀冬啓云。數九九而哦詩。自憐午瘦。辭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

林子善家藏崔懋畫龜甚佳。朱希真作贊曰。背為裘褐。氣為餘館。孰令汝謡。惟幽知天。他日碧波蓮葉上。不知誰見小如錢。

蔣重珍伯父龍。其亡也。重珍祭之以文云。不必輕生前以為空。不必重死後以為貴。此語極有味。

周子充云。文章有天分。有人力。而詩為甚。才高者語新。氣和者韻勝。此天分也。

世言李泰伯不喜孟子。而所賦哀老婦詩云。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軻書。何耶。

正則作呂君用誌。形容其儉以起家之意云。一扇十年。尚補綴之。道遇蹊炭數寸。亦袖攜以歸。亦近乎薄矣。

天聖中。吳咸為殿中丞。吳中所居有紅梅閣。蓋吳有愛姬名紅梅。因以名閣。又作折紅梅詞。

菖蒲花難見面。古語也。今玉臺新詠載西曲歌烏夜啼曰菖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而史亦載其狀皇后其菖蒲花事宋人詩詞有用此典者甚鮮蓋引古語雖明出處而傳寫佚其梓本。

浩然齋雅談卷中

白傅詩。天黃生颶母。雨黑長楓人。案此白居易送客遊嶺南詩原本誤作太白詩雨字誤作黑今校正。注云。颶母如斷虹。有大風即見。楓人因夜黑雲雨暗長數丈。比見李仲資云。往年在東平。舟夜行。殘夜微月。擁篷眺望。忽有黑雲起天角。漸成巨人。其長數十丈。掉臂闊步行水上。掠舟而西。一舟皆驚懼。翠迎視之。其去如飛。得非所謂楓人耶。

對偶之佳者曰。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臺榭東風軟。花壓闌杆春晝長。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子弟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數聯皆天衣無縫。妙合自然。

昌黎之貶山陽。遇順宗即位赦。以伾、文之黨尚熾。不得放還。其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縻。不得供鉏耰。又憶昨行云。伾、文未擒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歸有日眉方開。其情亦可憐矣。大抵小人專政。安肯以恩赦放逐客。懼恩不及己故也。

岑嘉州赤驃馬歌云。平明蹋出三鬉高。樂天亦云。馬鬉翦三花。所謂三花者。蓋唐御馬多翦鬉為三辮。李伯時常畫三鬉馬圖。余少日觀御馬。有翦作山水人物花鳥之像甚精。一時所尚如此。蓋不止翦三鬉也。

孟郊云。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案孟郊遊子吟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無有異。此語關綱常。非唐詩人語也。至東坡詩云。微生與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其言尤悲。東萊子藝莪章

云。我誠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皆祖郊之意也。

少陵嘗果栗欸開，欸或作䔵。周繇賦云：開栗弋之紫欸。貫休詩云：新蟬避栗欸。又云：栗不知欸落。按集韻：欸，側尤切，草紋壁也。卽栗蓬耳。[illegible]

杜詩喜用懸字，然皆絕奇。如花鳴夜雨懸，侵籬澗水懸，山猿樹樹懸，空林猿狖懸，當空淚臉懸，猿猱壘壘懸，[illegible]懸，複道重樓錦繡懸。

白傅詩云：曾家機上聞投杼，尹氏園中見掇蜂。但恐愚情生嫌隙，何人不解作江充。小坡思子臺賦云：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蒼舒。皆深中人情。

李商隱詩云：咸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豔綺羅。自是當年秦帝醉，不關天地有山河。末句殊不可曉。南呂裴聞詩以爲秦帝合作天帝，天地合作秦地。事在張平子西京賦，曰：昔者天帝悅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爲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李善注：若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志林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列仙贊云：秦穆受金策，祚世之業。史載秦地雨金三日，金誤疑其是耶。嗚呼，天帝果有時而醉乎。

李商隱晉元帝廟云：青山遺廟與僧鄰，斷碣殘碑鎖暗塵。紫蓋適將江左運，翠華空徹洛中春。夜臺無月照珠戶，秋殿有風開玉扆。弓劍神靈定何處，年年春綠上麒麟。案此詩李商隱集不載，本詳所錄何本，疑姓名有誤。

東坡詩喜用鵾來字，鵾來東觀藥丹墨，長陵鵾來見大姊，鵾來城下作飛石，鵾來雖東走雖西，鵾來從我

遊。鵾來齊安野，鵾來清潁上，鵾來廉泉上。其用字蓋出于顏延年秋胡詩：鵾來空復辭。所用之意同耳。

坡翁嘗作女髑髏贊云：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著便成一片。其後徑山大慧師宗杲亦作半面女髑髏贊云：十分春色，誰人不愛。瞰此三分，可以爲戒。而咸四句，忽若有縮之者。云玉樓清夜未眠時，留得香雲半邊在。吳君特嘗戲賦思佳客詞云：釵燕攏雲睡起時，隔牆折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妝如畫，細雨三更花欲飛。情懶愛，別猶相知，斷腸青冢幾斜暉。亂紅一任風吹起，結習空時不點衣。案此詞後半闋以三字二句起頭，乃作七字一句，或宋人有此別體。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放翁拾以爲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牀。

陸放翁有心太平菴詩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胸中故湛然，悲欲定誰使。又云：少年妄起功名念，豈信身閒心太平。樂天有云：閒傾三數酌，醉吟十餘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蓋出黃庭經云：觀志流神寄奇靈，閒暇無事修太平。又外景經云：觀志遊神三奇靈，行間無事心太平。又樂天云：此身不欲全強健，強健多生人我心。又云：自學坐禪休服藥，從他日復病沈沈。于良史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此存想以爲外檻之意。

放翁在朝日，嘗與館閣諸人會飲于張功父南湖園。酒酣，主人出小姬新桃者，歌自製曲以侑觴。以手中團扇求詩于翁。翁書一絕云：寒食清明數日中，西園春事又怱怱。梅花自避新桃李，不爲高樓一笛風。蓋

戲寫小姬名于句中，以爲一笑。當路有忌之者，遂指以爲所譏，竟以此去。

放翁有南酒應憐未歸客，及更覓高僧學白蓮，蓋嘉州用南中法醲酒，及僧用穆加栗不施鹽酪，故名白蓮。

放翁詩云：故人自作宜明面，老子曾聞正始音。宋劉瑀與顏竣書云：朱修之五代叛者，一朝居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向人。謝鯤見衛玠，言論彌日。王敦謂鯤曰：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正始乃魏齊王芳年號，宜明，謝晦字也。

俗以油餅搓捲作餌，名之曰饊花，取其形似也。放翁詩云：新蝶偏枝綴紅糝，偏枝二字甚新。

放翁詩多用新語，如厚味無人設佞湯，橄欖芬時有注壺香，自注：以松子胡桃蜜作湯，謂之佞湯，以炭末乳香蜜作濕香，謂之壺香。

放翁詠長安富庶有云：紅桑撥搓金鏤花，百六十絃彈法曲。蓋四十面琵琶也。

涪翁詩云：一錢不直程衛尉，萬事稱好司馬公。白髮永無懷橘日，三年惆悵荔枝紅。張文潛詩云：故園欲樹想青蔥，寒食風光淚眼中。自痛不如榆父子，紙錢猶掛樹頭風。予以永感之人，久離墳墓，每讀爲之潸然。

涪翁云：百葉緗梅觸撥人。又云：推牀破面棖觸人。樂天榴花詩，撩撥詩人興。陸天隨虛化曰：或棖觸之，輒齊角而怒。朝野僉載：楊廷玉回波詞：阿姑婆見作天子，旁人不得棖觸。

山谷詠鷓鴣詩云：終日憂兄行不得，鷓鴣應是鼻亭公。象嘗封于鼻亭，柳子厚有鼻亭神記，或謂山谷在

永所作，永州道接鼻亭，故云爾也。

半山云：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尤奇。余亦謂董府君及貞曜二銘尤妙。董云：物以久敝，或以輕毀，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貞曜云：於戲貞曜，維出不訾，維持不猗，維卒不施，以昌于詩。坡翁嘗舉此問王定國云：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王來詩不契所問，乃作詩答之曰：昌身如飽腹，飽盡還復饑。昌詩如寄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illegible]

半山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李泰伯詩云：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有六人。在管仲時，桓公之心未蕩也，若已蕩，雖管仲奈何。未有心蕩而能用管仲之理。張文定遊華清宮云：當初不是不窮奢，民樂升平不怨嗟。姚宋未亡妃子在，胡塵那得到中華。亦此意也。

王荊公岢堂詩：爲石岡頭上塚歸，柘岡西畔下煙帷。辛夷花發白如雪，萬國春風慶歷時。皆有可觀者。案此句皆無著，疑此詩前尚有一學詩脫版。

姜堯章雪中訪范至能于石湖，詩云：雪後如玉城，偏師敢輕犯。黃蘆陣野鶩，我自將十萬。三戰巢未降，北面石湖寇。先生窮趣手，定白一笑粲。至能酬之云：猖寒凝暗時尊處，直前不懼夜行勞，更能鑿鑿雞聲叟。

千古人知李翹高。前輩稱獎後進。不以名位自高。安相好讓。亦可見一時士大夫風俗之美也。

昔鮑永過更始之墓。欲下車致禮。從事止之以為不可。曰吾嘗北面事之。安可乘車而過。吾寧獲罪于司隸。遂下車慟哭而去。光武聞之曰可謂忠臣矣。王仁裕過闕中。望春明門。乃蜀後主被誅之地。乃作詩哭之曰。九天冥漠信沈沈。重過春明淚滿襟。齊女叫時魂已斷。杜鵑啼處血尤深。霸圖傾覆人全失。寒竹蟲苔萩亂侵。何事不如陳叔寶。朱門流水自相臨。徐鉉歸朝後。乞為故主李煜作墓碑。朝廷從之。（[illegible]）（興國中詔侍臣撰李煜神道碑[illegible]）其辭有云。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兩都既覆。兩館攜圖。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隣婦之辭。又曰。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又作詩挽之云。廢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十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廢。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近。銘旌鄴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

近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組帶纓絡。蓮中作五色瑞雲。令窅娘以帛纏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曲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是人皆效之。以弓纖為妙。蓋亦有所自也。又有金蓮步詩云。金陵佳麗不虛傳。浦浦荷花水上仙。未會與民同樂意。卻于宮裏看金蓮。

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于宮中。有兵于袍中得詩云。沙場征戰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呈帥。帥進呈。玄宗徧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有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謂曰吾與汝結今生緣。邊人感泣。又僖宗時。自內中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有馬真者。于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真就市貨。為人所告。主將奏聞。僖宗令赴闕。以宮人妻之。其後僖宗幸蜀。真晝夜不解衣捍禦。此事凡有兩出處。未知孰是。

姚鏞字希聲。號雪蓬。紹定間以忤陳子華。謫之衡陽。嘗有一聯云。雁寒敲嶽行人遠。猿雨攤花白髮生。藏復有山閣度嶺詠之有云。一官不幸有奇禍。萬事但求無愧心。姚謝之云。萬里詩遊客。三年見此人。蕭大山亦寄詩云。得謗何須避蘿薜。工騷且自製芙蓉。剩借淵萬壑云。故里田園拋弟妹。異鄉燈火對妻兒。十年漂泊孤蓬雪。誰補梅花入楚辭。至端平丁酉。甫得自便。有詩云。天恩下釋湘纍客。心事悠悠月一船。種藥已收思病日。著書不就負殘年。雖花怪有分人去。老竹荒亭入畫傳。歸步鑑湖三百里。白鷗相候亦欣然。故劉僧皓送山以詩迎之云。塊櫪傳歸信。吳鷗候過船。

三衢當山旅邸壁間有詩云。荼蘼香夢怯春寒。永堂垂簾燕子閒。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已過梅山。又南國傷讒綠蕊苴。西園贏債指衛荷。惟餘白髮存公道。近日豪家染鬢毛。又有約未歸疑結局小軒荼度牡丹春。夜來揀盡鸞箋。留織征衫寄遠人。

衢人徐子勉假館浙西主人調官都城。與之偕。主人買妾以歸。舟中設酒奏伎。歌闌酒罷。深夜就寢。徐步

一士云。君從方壺歡。而鬼趣有吾儕者。獨不能以餘誰見及乎。因賦詩一章。徐徐寫忘之。已而復步如初。乃盡憶其語云。鬼啼猩吟滿簫笛。碎板玉盤珠亂擲。二八佳人舞倦時。蝶困東風斂雙翼。

張樞斗南。其出處已略載前話。殿敬朱華為宮詞。令閣門舍人讚。詳知朝儀典故。其姑嫂嘗夫人承恩穆陵。因得出入九禁。備見一時宮中燕遊之事。嘗賦宮詞七十首。盡載當時盛際。非其他想像而為者。今摭其十于此。花殿融春大宴開。山呼擁了樂聲催。侍臣宣勸君恩重。宰相親王對舉杯。觀堂鐘罄待催班。步入朱廊十二間。宣坐賜茶開講席。花磚咫尺對天顏。月籠梅影夜深時。白玉排簫索遍吹。傳得官家嘗宣賜。黃金約臂翠花枝。翠枝斜插滴金花。特特低頭貼水荷。應奉人多宜晚少。海棠花下看飛梭。笙歌散後歸深院。花柳陰中過曲廊。靜捲金鋪三十六。黃昏處處焚衙香。燦錦堂西過夕陽。水風吹起芰荷香。內監擺掃池邊地。準備官家納晚涼。晚涼開燕近中秋。香染金風倚桂樓。花月新燕初賜徹。內人傳旨索歌頭。（[illegible]）花月舞。銀管作龍卷蓬竹。玉軸新調尺合紋。奏罷六幺花十八。水晶簾底賜金錢。迴廊簷樹簾攏捲。山水穿橋路路通。禁漏滴斜花外日。御香薰殿柳邊風。紫閣深嚴邃殿西。對林飛白揭宸奎。封緘進升平奏。直筆夫人看內批。

黃文雷、字希聲。永嘉人。希聲有看雲詩。不行于世。其賦昭君行。特為一時名公所稱道。其辭云。君不見未央殿前羅九賓。漢庭南面呼韓臣。無人作歌繼大雅。至今遺恨悲昭君。丙殿春閒闕萬傳。掖庭新花隔煙霧。棠桃在寄燕支山。玉顏竟上氈車去。人生流落那得知。不應畫史嫌蛾眉。癡心又共琵琶語。歸步登臨鴻鵠飛。穹廬隨分薄梳洗。世間禍福還相倚。上流歸人知奈何。後來燕啄皇孫死。對孤落中萬古傾。宮人斜邊山袖平。千秋萬歲只如此。誰似青塚年年青。按竟寧元年。呼韓邪既婿漢氏。其年五月。宮車晏駕。故云。

張興之伯可詩云。越王山下千樹梅。遂客年年走馬來。寒玉滿枝風色裏。不受暖雨輕烟催。故人千里復萬里。折香欲寄生徘徊。孤吟獨醉常夜半。山月野風騎馬回。余家有與之手書古詩一卷。自號八本。辭語亦騷雅。往往反為樂府所掩也。劉克莊潛夫嘗賦梅花百詠。其間有云。春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當國者以為譏己。遂以煩言去國。其後又作訪梅詩云。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為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并柳。卻被梅花累十年。（[illegible]）又嘗通朝行啓云。嘗則詠桃。乃曰含譏于燕麥。偶然題檜。遂云寓意于蟄龍。東坡梅詩云。遐使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蘅苦。艾納、梅枝上苔也。梅至花過則苔梅香。取少許細嚼之。苦而後甘。如食橄欖。坡意蓋在此也。吳興嚴滄浪又有苔梅詩云。老龍全身著艾納。不耐久蟄將攀空。爪頭擺動陽春信。香在霜痕雪點中。然苔亦多不同。陽羨有延者如松花。越中項里者如綠髮。余嘗有句云。山林綠髮奏宮女。風雨青髯禹廟梁。或以為可。林靖之共市、吳興前輩能詩不凡。賦梅云。與月淡交通影瘦。于春無競著花疎。細雨斂鴻樓步潤。輕寒留客盞香低。旋元丙辰冬。姜堯章與俞商卿、銛朴翁（[illegible]）張平甫自封禺同載雪梁溪。道吳松。既歸。各得詩詞若干解。鈔為一卷。命之曰載雪錄。其自敘云。予自武康與商卿、朴翁同

戲至宙谿，道出苕、霅、吳淞，天寒野迥，仰見鴈鶩飛下玉鑑中，詩與債發，嘯咏吟諷，遂次出語便工，而朴翁尤敏不可敵，未浹日得七十餘解，復有伽語小詞，隨事一笑。大要三人鼎立，朴翁似曹孟德，雖詩社出奇無窮，商卿似江東，多奇秀英妙之士，獨予椎魯不武，雖自謂漢家子孫，然不敢與二袁抗也。且云，此編向見之雪林李和父，後歸之僧顯巖，乃朴翁手書也。古律絕句皆類偈頌，何詞曲紀夢凡一百五十三，多集中所無者。薦介父題云，亂雲連野水連空，只有沙鷗共數公，想得吟成天亦喜，雪花迎櫓入吳中。孫季蕃云，詩字崢嶸照眼開，人隨塵劫挽難回，清苕載雪流寒碧，老我扁舟獨自來。

余家向有小齋在杭之山阜樓，每夕五鼓聞早朝傳呼之聲，雖大雨風雪中亦然。于是慨歎嵐名之役人也如此。既而于壁間得一絕云，絹拂金鞍玉墜腰，鄰雞催喚紫宸朝，爭如林下飽清夢，殘月半窗松影搖。頗得予心之同，因以類得數篇，併書于此。樂天寄陳山人云，待漏五門外，候對三殿裏，鬚鬟凍生冰，衣裳冷如水，忽思仙遊客，暗謝陳居士，暖覆褐衣眠，日高應未起。又詩云，重裘暖帽寬氈履，小閣低窗深地爐，身穩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無。軟綾腰褥薄綿被，涼冷秋天穩暖身，一覺曉眠殊有味，無因說與早朝人。又云，雞鳴一覺睡，不博早朝人。諺云，骨邊肉，五更睡，雖不多，最有味，正此意也。拔翁寄傲軒詩云，牀頭車馬道，殘月掛疎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范至能冬至晚起云，新衣兒女鬧燈前，夢裏莊周正栩然，騎馬十年雞曉鼓，人生元有日高眠。近世翁定遠新其說云，遲明騎馬踏朱門，妄得梅花入夢魂，慚愧高人眠正熟，一生知不受人恩。周端臣題東庵云，一庵自隱古城邊，不是山林不市廛，落月滿廳猶滿屋，臥聽宰相去朝天。

嚴中和，號月礀，近世詩人，問多佳句，既無行卷，因摘一二于此云，山中道人不裹巾，一片石牀生綠蘚，昨夜瓦瓶冰凍破，梅花無水自精神。又梅天雨氣入簾櫳，衣潤頻添柏火烘，四月江南無矮樹，人家都在綠陰中。又一聲杜宇三更後，向曉綠陰連碧苔，卻恨樓高春數尺，柳綿飛不上樓來。又樹影踏不碎，花香嗅卻無。寺老柳遮塔，雨多春礙船，澗水活不凍，山楓老自鑑。近扇題詩鬢背濕，銅鑪廢腦鴨心香，皆佳句也。

渦去辯可訥之遊京口也，指庸之持健節在焉，相得甚懽，爲號倦翁，皆自敘云，司馬長卿故倦遊，注謂厭宦遊也。是時長卿方以士客臨邛令所，固未嘗宦，焉知倦耶。如予所謂倦者，乃眞知之。嘗賦二詩，有云，片雲出岫猶知倦，流水吟溯肯作牢。又云，尚有奏篇煩狗監，肯辭馳傳爲騶臣。可訥次韻云，隨事十年嘗結局，襟期千古與同牢。又云，琴心自誤誰料理，犢鼻難貧未主臣。庸之爲之擊節不已，題其末云，此小謁君讀珂之文也。

趙良淳，字景程，號常軒，饒之餘干人，忠定丞相之曾孫。咸淳甲戌，長江失守，凡內郡悉除授宗姓，公守霅。明年，城失守，公以片紙書付其子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國臣，行年五十有三，守土而死，節尚復奚議，諸子幸而生者，勉旃忠孝。書訖，付其子友伯，遂閉閤投繯而死，時乙亥除夕也。陳讀仁甫嘗作詩三章哀之曰，日慘天無色，城危歲迫除，孤忠元自許，一死不知餘。東社全遺體，呼兒受訣書，登陴才信宿，腸斷正愁予。忠定扶神鼎，安邦不顧身，竹孫能致命，厲節豈無人，歸骨霅江上，招魂習水濱，死生均此念，老病泣遺

民。慷慨君歸國，奔逃我喪家，陸沈同一轍，淵涉渺無涯，所死惟雄晚，餘生只自嗟，蒿萊連雉堞，落日噪棲鴉。

陳蹻，越人，昔遊廬山，于窮谷中遇一人，髽而跣，坐大盤石，微作吟哦聲。陳異而問焉，瞪目不荅，遽逝去。陳益異之，至翊內寺，爲僧道所見，僧曰，此興國趙知軍也，爲郡有異政，民德之，兵火後，棄家入山，寺中日以少米給之。指穹林絕巘間曰，此其所居也。陳策杖披荊訪之，始知有人至，已逃去矣。獨草屋一間，不蔽風雨，土木瓦器地爐竹几而已。間有破石硯，紙數十幅，取視之，則詩也。或一聯二聯，無成章者。陳僅記其數語云，戰血肥春草，妖魂附野狐，又風吹沙草落日黃，鴉啄髑髏飛不起，蓋有道者云。

趙南仲丞相入汴日，嘗經宿境，見奇石不忍舍，其後治幽深水閣，因語嬴張時趙邦永在傍，退即負之而來，儼然昔所見也。蓋當時意公所喜，即令人昇置轉江而歸焉。公猶憶其左附岡如硯之狀，果然。適一匠睨而臨嘆曰，異哉，當年所失，某適得之，取而脗合，渾然天成。公異其事而銘之云，昔我于役，在宿之野，燼恕巖岈，應接不暇，維州所宅，挺立翹楚，既貴而稱，欲去而存，今我來居，于渠之北，孰爲而至，不試而得，河浙相望，邈風馬牛，一念所到，造化與儔，工胡運斤，夷于左股，追而視之，闔如其故，人力攸及，理無復全，疇昔啓之匠亦有言，執鑿兩山，留余可續，几尺而盍，匪管而測，乃命之前，乃考之聯，如磁引鐵，如鏡膠弦，於戲棄而取之，石無所欣，成也斷而續之，石無所損益也，物各付物，天契其天，我銘此石，莫非自然，此獨可還之交也。余嘗記其事于楚語，而闕此文，今詳書之。

宋廖瑩中華玉以賈相入幕之賓，例行推賞外，別賜上金百兩，廖以之鑄盤盂爲飲器，楊平舟棟爲作古篆銘于器云，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大功，一相爲勳，曰余瑩中，與隨旃旃，余寔手扶，余後手承，曰公何之，敵脅是穿，奇勝莫邪，受降爲前，公一何勇，敵一何恐，余託濟貢，公飯余共，挽漢倒江，盡洗羶腥，既清夷矣，公歸余從，內金推糊，上賞惟重，文昌孫子，是寶是用，誰其銘之，史臣楊棟。

開禧中有苗氏女，本宦族也，失身爲妾于某朝士，臨行作詩別其母云，桃花飛盡馬蹄春，此日辭家淚滿巾，豈是比鄰無嫁處，千山萬水逐行人。朝士者知之，遂厚給資以嫁焉。

葛嶺故相賈似道園池，留題者甚衆，獨吳人湯益字損之一詩膾炙人口云，檀板歌殘陌上花，過牆荊棘刺簷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與寧存玉辟邪，廢館尚飛無主燕，荒池猶吠在官蛙，木綿庵下猶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

張良臣，字武子，近世詩人，有雪牕集，有子時，嘗從張公父至象澧，其女兒即徐元杰仁伯之母也，亦能詩。嘗有絕句云，羅幕金泥鎣地垂，夜香燒盡二更時，不知簾外溶溶月，上到梅花第幾枝，正自不凡。呂紫微則如面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其意固佳，然不脫王半山人生失意無南北之窠臼也。

林竹，字伯元，號梅嶼，永嘉人，詩甚佳，如汴河云，千八百年隋家路，兩岸青青入帝都，可惜翠華南渡後，舊時楊柳一株無。

飲桂英、號野雲、苦吟一生、異時賈師憲嘗稱其一點梅香到、三分酒力消、毋念子行遠、兒云爺未歸、白雲一樹鶴孤宿、明月滿樓鐘鼓聲、自無一事身爲客、十有九分心在家之句、然野雲自有人影詩爲人所稱云、身外復添汝、無言隨去留、自從生便有、直到死方休、步月常相逐、臨溪亢不流、靜中明道眼、總是一虛浮。

道士褚伯秀清苦自守、嘗築莊莊老、列三子、天師以學修撰命之、不就、作貧女吟二首謝之曰、夜績燈炊貧自由、強教塗抹只掂搔、閉門靜看花開落、過卻春風不識愁。寂寞鐘聲鎖冷雲、地爐釦繡自陽春、千金莫誤朱門聘、不是穿珠插翠人。

候館題壁所書、多有可紀者、予嘗錄數處矣、今復得泊貴陽驛壁間語云、昨者雨、今日晴、前月小、後月大、君欲問百年、百年如此過、孰爲好、孰爲榮、何者福、何者禍、山中多白雲、莫教腳一跌。讀州四通館梁間有云、蝸角名、蠅頭利、老天術何巧、以此役斯世、昨日一替死、今日一替生、門前每日見人行、是皆警世之辭也。

賈師憲越第望海樓成、趙帥季鏞賦詩爲賀、陳宜中時爲推官、次韻云、名與山高千古重、恩如海闊一身輕。門下少年初幕府、夢隨諸吏上峥嵘、又云、功歸再造金甌好、歲已三登玉燭調、昨日倚筇平地看、一如石壁望松寥。蓋用太白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蓋山名也、一時人稱其善于押韻、自此登師憲之門云。

鄧林、號讓谷、臨川人、嘗客孟氏塾、戲降紫姑、得詩云、隔溪雲細雨飄蕭、欲采荷花不見橋、數卜無憑芳信杳、酸風空度鳳凰簫。時有三鄧林、其一括人、其一臨江人、嘗入館。

廣德村寺壁間有四明王暨文昌題云、奔馳塵土何時了、自歎一官如蟻小、半夜覺宿僧家園、夢裏聞鷄霜月曉、暨時爲邑尉、後尉天台張汝錯俞仲夾韻云、世事反覆俱了了、鵝鵬何大亦何小、木人起舞中郎拍、問著木人應不曉。二詩皆可錄。

德壽宮于吳中得一蟠松、虬枝天矯、清蔭數畝、思陵嘗御製贊云、天錫瑞木、得自嶔岑、枝蟠數萬、幹不倍尋、怒攫龍勢、神湊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朕墉、遏以碧潯、越千萬年、以慰我心。周益公翰苑作端午帖子云、閒道天公近効奇、澗松特長萬年枝、蜿蜒正作蹲龍舞、移得清陰覆玉墀。正謂此也。

田錫、表聖、太宗朝爲翰苑、有咸平集、中多佳語、如蟠韶似燭和燭爲、松聲如雨入煙流、行色迎秋晴似畫、別情因歎化爲詩、秋色數行江上雁、殘陽一簇渡頭人、詠挑燈杖云、自知不是明時用、爛額焦頭力致多。賦楊花云、乍如亂峯之下、落泉飛練、噴嵐飄煙、沫花相攪、政自不凡也。

周漢國公主下降撒帳詩云、靜夜無雲惟自照、鳳凰飛入合歡宮、蓋用王昌齡詩鸞飛入合歡宮、紫鳳銜花出禁中之句、然西都賦云、後宮則有增城、合歡、殿名也。

丁大全丞相謫嶺外、至藤州溺死、三山林桂龍以詩嘲之曰、一柂中流欠把持、偏輕偏重失便宜、孤舟不是無人渡、身作風波問阿誰、移溪實輕誤明君、漸勵沿江十萬軍、幸是不沈湘水死、有何面目見監均。稚子如何濟急流、一篙才錯便難收、當初把作尋常看、豈料中流解覆舟。

韓子常挽中山韓帥云、金梁猶在、灰釘事已新、(余按中山韓蘄王墓碑本集作中小)後村以爲語妙而意婉、蓋宣靖之禍、自誠遂取燕始、上句指徽、下句指欽、蔡也、又梁徐勉以時人聞喪華祖尚以遲、勉上疏云、厨擬才具、灰釘已具、又陳徐陵遺楊遵彥書云、若歸骸舊國、棺槥未旨必通、分請灰釘、廿從斧鉞、不特出前言也。

近歲浙右海水田野、流離可念、嶺澤小寺壁間一詩云、民力久已竭、天乎不見憐、三年兩遭水、十室九無煙、田沒官徵賦、家貧子賣錢、秋風江上路、忽見渡江船、其不減詠哀中也。

天台趙與儉英可嘗夢賦落梅詩、僅記一聯云、溪月涵虛影、山雲護斷香、莫知何祥、後爲豐儲倉監、變四劍、後吳徒尹京、辟之爲屬、遂與合尖脫選、益吳尹自號雲山、于是讖者之句遂驗。

李仁甫十八歲爲眉州解魁、時第二人史堯弼字唐英、方十四歲、人疑其文未工也、赴鹿鳴燕、猶著粉紅袴、太守命坐客分韻賦詩、唐英得建字、即席援筆立成、有云、四歲尚少房玄齡、七步未饒曹子建、後爲張魏公客、不幸早世。

鄭安挽丞相曾詠云、如蠶吐緯日縈纏、出沒無蹤屋漏邊、懷禄滿身如蟻大、漫張羅網欲漫天、蓋爲諸璫發也、蘇掄詩云、映日張網羅、遮天亦何別、倘居要地間、害物可堪說、風人詠物、大率相類。

東萊呂舍人贈林少穎、李迂仲詩云、胥閒安身要、其本在無競、自述云、王輔嗣易傳云、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福則禍來、此格言也。

小小園林矮矮屋、一日房錢一貫足、官至延郎子讀書、一妻一妾常和睦、此詩張緯所作、張仕至樞卿、與史彌遠不合、遂不復出矣。

蔡亢長吾闢便坐曰南軒、有獻詩者曰、此軒端的向南開、上下東西總不該、更有一般堪愛處、北風偏向後門來、人號爲貼題詩。

宣和間、教坊大使袁綯應制詩云、金撥弓槃三千衆、玉軸琵琶四百弦、可謂盛矣。

呂之厲、宿縣人、中公之裔也、大金宣宗頻年南伐、因作詩諷主兵者云、縱教無山掛鐵衣、劍花生澀馬空肥、燈前草就平南策、一夜江神謝泣歸、其自負如此。

稍雲有掘地得碑石、篆書公子行云、少年公子出皇都、勒馬道中倒玉壺、卻問路傍耕稼者、夜來風雨損花無、並無歲月姓氏。

黃伯振榮仲誠馬援傳詩云、後車薏苡落讒人、珠貝文犀竟失真、馬革裹尸猶不恨、何須勝瘴與輕身。

近世趙汝淳讀夾堅志詩云、于古丘明法度嚴、杂喻蛇鬬宋爲祥、後來更有稽疑事、付與閒奇鬼董狐、用干寶事甚佳。

曾釋仲成詩云、巳無醜扇兒邀亂、空見春鼠天際飛、掠雞、醜扇、蝙也、釋云、同類也、青蝠之類、好搖翅自扇。([illegible])

韓平原用事時、其子西爲武學生、嘗獻詩云、淡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難庇祿山軀、韓怒、竄管建寧、有詩號黎微集、大抵皆怨懟語。

詩家切戒滄多失之好奇，傷正氣。若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極有思致，誠齋亦自語人曰，工夫只在一捉字上。

魏華父題梅詩，若王本自難溷濁，墨者胡爲亂參差。玄裏只知楊子白，儒中誰見聖人汙。鶴山又有東西日月自來往，造物人間有喘牛之句，亦佳。

姚翻詩云，臨妝欲含涕，羞畏家人知。還將粉中絮，擁淚不教垂。卽今粉撲也。案玉臺新詠此詩還將作還持，不教作不聽，與此有異。

太平吟云，紛紛紅紫已成塵，布穀聲中夏令新。夾路桑麻行不盡，始知身是太平人。此可謂善狀太平氣象。勝于誠齋太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之句。

野人王勝之詩云，蛙鼓鳴時月滿川，斷螢飛處草迷煙。敲門欲向田家宿，猶有青燈人未眠。殊有思致。

有爲竹枕作銘云，珊瑚枝，琥珀盤，流蘇帳暖鴛飛鸞，莫忘此君同歲寒。亦佳語也。

后山仰看一鳥過，處負百年身。極有深意。案陳師道次韻秦少游春江秋野圖詩作俯看一鳥下，已負百年身，任淵注本亦同，此所引疑有誤。

周茂振檻崙詩云，醉倒不辭花面笑，詩成親傍竹身題。竹身二字甚新。

端平甲午入洛之役，二趙喪師，時劉子澄賓主帷幄之謀，遂坐貶封川，意不復用。趙仲之死，子澄以詩哭之云，功名翻覆等兩柯，豈掩新阡長薜蘿。千載只憑公論去，百年無奈世情何。高、光時節經營易，晉、宋人才際遇多。入汴老賓猶坐謫，餘生只合理煙蓑。

吳白、字少白，豪邁負氣，詩文立成，嗜酒窮空。晚爲僧于廣化寺。時縣中有楊韶者，能小詩，善墨竹。一日諧公會飯，少白持白紈扇，楊爲作小枝于上，少白卽題一絕云，風枝露葉有餘清，轉盼還從玉筍生。願得此君長在眼，予歡難老未忘情。

賈師憲甲戌歲寒食日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個悲。明年師潰身殛，遂成惡讖。

紹興己巳，南郊禮成，思陵御製詩以賜云，精禋祇謁禮郊丘，輔相賢勞共款留。初訝密雲低覆昌，遽看霽景上飛浮。氣回俎豆羣工泰，喜入貔貅萬馬秋。赫赫天心尤昭格，協謀同德賴嘉猷。案以下十九條有詩無話備原本觀[illegible]今

附卷補

山寺詩，村南村北雨催耕，布穀聲聲不住鳴。水入野田分井字，山藏小寺只單丁。傍花飛去雙身白，帶土移栽樹腦青。絕頂虬松高百尺，已經千歲長苔青。案原本下有久知老去安庭甲，堪笑官忙綠卯中二句，與此詩韻意不倫，今據文義刪去。

衰扇工歌，某州竹扇名字著，織扇供官困道桐。使君開府未浹旬，欲裁綸巾揮白羽。新樣巧製旋翦裁，有中無一中程度。屏莆鐵柄出盧魚，避煤熏紙生煙霧。蔽山老姥姿翰墨，漢宮佳人捲執素。衙內白取知何名，帳下雄拏不知數。供輸不辦籤楚頻，一朝赴水將誰訴。使君崇重耳不聞，嗚呼何以慰黎庶。聞道國家買柴翁，又說將頭打漁戶。號令頒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遽。歸來痛哭辭妻兒，宿昔投繯掛枯樹。一雙婉娩良家子，吏兵爭取多爲婦。弟兄號叫鄰里驚，兩家吞聲哀其嫗。死者已矣可奈何，冤魂成羣相號呼。殺人縱欲勢位尊，貪殘無道天所怒。邦人語憤不敢言，君其拊馬章臺路。案周煇清波別志載此詩，作無名氏衰扇工歌，首句某州作黃

州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沈作喆寓山集工詩作魏良臣疑卽作喆之誤偶未致寓山也

次啜斗南韻云，路穿屋山雞回環，天地爲爐不掩關。守分因于貧亦樂，任縱成以俟知遇，門前認取朝宗水。屋上元非摭舊山，若欲結茅相共作，要根可著兩三間。案此詩原本缺姓名。

葉正則題孫季蕃詩云，子美太白富佳世，作人栩栩夢魂通。詩落天河傳汝舌，移來不周[illegible]胸，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峯在，孰雨孰雅喚袁前。廬嶺浪管生寒煙。

劉潛夫使廣日經過惠州六如亭，有詩云，吳兒解記真娘墓，杭俗猶存蘇小墳。誰與惠州書傳記，可無坏土種朝雲。于是郡守與之依墓立碑，又題云，昔人喜此陰樓姬，前輩尤高斷腸妃。竹作主翁來灑嶺，不妨扶起六如碑。

天竺道間詩云，西山多雨長灘聲，更愛春禽百樣鳴。石罅暖煙飛不起，日高鞭影未分明。

七夕詩，銀河如練月如鉤，照見千家乞巧樓。野老平生事事拙，蒲團又過一年秋。銀河清淺界煙霄，欲渡何須烏鵲橋。今我去家千里遠，卻憐牛女會今宵。案此詩原本缺姓名。

史達祖清明詩，一百六朝花雨過，柳梢猶帶病春寒。昔官今日炊煙斷，併著新晴看牡丹。宮燭分煙歧曉徵，蕉心知又度年華。偷燒杏粥誰能辦，自採庭前薺菜花。

鄭如幾樵心、亦昔人，與葉少蘊唱和，有看朱成碧醉中眼，施粉太白升前人之句。案[illegible]嵐。

林升溪上篇云，溪翁兒女枕溪住，時把釣竿倚芳樹。沈吟獨坐忽傷心，釣得魚來放將去。

近北客有題襄漢詩云，襄漢雲屯十萬兵，習池酩酊不曾醒。紛紛誤替皆渠輩，不特王家一寧馨。

范至能嘲蚊詩云，沈酣尻益高，飽暖腹漸急。晶晶紫蟹眼，滴滴紅飯粒。

李鄭賦青城山陷詩云，蜀道天收碧落錘，六丁移路鑿叢叢。飛山夜挾風雷去，愁殺江南鬼五通。

林甘洲州詩，魚頭紅結蝕，土面白生硝。

王子可賦淩霄詩云，啼鳥倒銜金羽蕊，驚蛇斜傍玉藻飛。

題瓊臨寺詩云，遊山無處從塵埃，出郭須幽入翠苔。衆水盡從雙澗去，一峯元自五天來。行春人散殯名在，坐夏僧閒過講回。清磬一聲猿鳥寂，石楠花落滿[illegible]臺。

放翁理詩云，萬物元須一理通，長生極治本同功。廣成千歲無他術，祇在唐虞二典中。

濟翁愛竹詩云，野夫小峰檢，幽篁相友綠。收盡三尺籬，御此老饕餓。竹吾甚愛之，無使牛觸角。牛觸角尙可，牛鬭殘我竹。

口桃紅淨山雨乾，鵲翅鬼蝶粘石闌。眶根菲茵落陰土，春草自綠麒麟寒。時思宮前滿牀笏，牛眠岡頭空白骨。急呼斗酒澆墳頭，上飛光出還沒。案此詩[illegible]

浩然齋雅談卷下

樂天有感石上舊字詩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蓋其妾桃葉也。自昔未有以家妓字鐫石者。劉過改之嘗遊富沙。與友人吳仲平飲于吳所狎吳吟兒家。嘗賦詞贈之。所謂雲一緺。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吟遂屬意改之。吳憤甚。挾刃刺之。誤傷其妓。遂悉繫有司。時吳居父為帥。改之以啓上之云。韓擒虎在門。麗華而難戀。陶朱公有意。與西子以偕來。居父遂釋之。然自是不復合矣。改之有春風重到憑闌處。腸斷欄杆不忍登。蓋為此耳。

楊纘除夕詞一枝春云。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掩。翠鼎緩騰香霧。停杯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有歌字清圓。未誇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劉郎風度。屠蘇辦了。迤邐柳欺梅妒。宮壺未曉。早驕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又羅希懿孫化翁所書除夕一詞云。小童教寫桃符。道人還了常年例。神前鐙下。祇願清淨。獻花酌水。為告些兒。也都不是求名求利。但吟詩寫字。分數上面。略精進儘足矣。飲盃蘇教不醉。好時節迤場作戲。驅儺爆竹。軟餳酥豆。通宵不睡。四海皆兄弟。阿鵲也同添一歲。願家家戶戶。和和順順。樂昇平世。此集中所無也。

臚雲張樞、字斗南。又號寄閑。忠烈循王五世孫也。筆墨蕭爽。人物醖藉。善音律。嘗度依聲集百闋。音韻諧美。眞承平佳公子也。予已選六闋于絕妙詞。今別見于此。戀繡衾云。屏稍裊潤惹篆煙。小膽側人泥並眠。

正要嫂茶鬬架。奈愁春甚纏腸縈。留花做了香雲夢。化池萍。猶洗翠鈿。自不怨東風老。怨東風輕信杜鵑。清平樂云。鳳樓人獨。飛遍羅心燭。夢繞屏山三十六。依約水西雲北。曉窗蟲試脂鉛。一緺雲髻微偏。留得宿粧眉在。要教知道孤眠。又木蘭花慢云。案花慢二字原本脫今據詞譜增入歎與凝燕壘。又秋語在雕梁。記剪燭調絃。翻香校譜。學品伊涼。屏山步雲正暖。放東風捲雨入巫陽。金冷紅鸞孔雀。翠閑綵結鴛鴦。銀缸殘冷小闌房。夜悄怯更長。待采葉題詩。含情附遠。烟水茫茫。春妍偷如翠香。料嬌痕暗裏浥紅粧。須覓流鶯寄語。為誰老卻劉郎。

謝了梅花恨不禁。小樓蒼獨倚。雲半。夕陽微放柳梢明。東風冷。眉岫翠寒生。無限遠山青。重重遮不斷。舊離情。傷春還上去年心。怎禁得。時節又燒燈。此周寄子寬小重山。子寬、四明人。

秋崖李萊老與其兄篔房競爽。號龜溪二隱。予已刊十二闋于絕妙選矣。今復別見倦尋芳云。緗霧粘蘇樓。徑飛梅。春絲無粘。繡屧垂簾。曾有許多愁在。寶幌香銷龍麝餅。鈿車塵冷鴛鴦帶。想西園。被一程風雨。羣芳都誤。逗曉色。鶯啼人起。倦倚銀屏。愁沁眉黛。待挼千金。鈿懶好晴難買。翠苑歡游孤解珮。青門佳約妨桃菜。柳初黃。翠池塘萬絲愁繫。點絳唇云。綠染春波。袖羅金縷雙鸂鶒。小桃勻碧。香襯蟬雲濕。舞帶歌鈿。閒傍秋千立。情何極。燕歸遊芳草斜陽笛。西江月賦海棠云。綠凝曉雲苒苒。紅酣晴霧冥冥。銀簪懸燭錦官城。困倚豔頭半影。雨後偏饒臙治。燕來間作清明。更深猶喚玉粧箋。不管西池露冷。案玉粧箋三字未詳其疑[illegible]有

篔房李彭老詞。筆妙一世。予已擇十二闋入絕妙詞矣。茲不重見外。可筆者甚多。今復摭數首于此。惜紅衣云。水西雲北。記前回同載。高陽伴侶。一色荷花香十里。倫把秋期頻數。脆管排雲。輕橈噴雪。不信催詩雨。碧筩呼酒。秀牋題遍新句。雖念病損文園。歲華搖落。事與孤鴻去。露井邀涼吹短髮。步入蘋洲菱浦。暗草飛螢。喬枝翻鵲。看月山中住。一聲清唱。醉鄉知有仙路。送客木蘭花慢云。折秦淮露柳。帶明月倚歸船。看佩玉紉蘭。囊詩貯錦。江滿吳天。吟遊喚同夢蝶。想故山薇長已多年。草得梅花賦了。棹歌遠和離舷。風絃盡入吟鞭。傷倦客對秋蓮。過舊經行處。漁鄉水驛。一路聞蟬。留連。漫消燕語。便江湖夜雨隔燈前。潮返潯陽晚水。雁來好寄瑤牋。祝英臺近云。案祝字原本脫今據詞譜增入波輕寒。低鳴櫓。十里杏花雨。露草迷煙。綠過前浦。青青陌上垂楊。綰絲搖珮。漸遮斷舊時吟處。聽鶯語。吹笛人遠天長。誰翻水西譜。漫賦凝愁。遠岫帶眉嫵。謾閑問倚多時。不成春醉。趁幾點白鷗歸去。清平樂云。合歡扇子。撲蝶花陰裏。半醉海棠扶半起。淡日秋千閑倚。寶筝彈向誰聽。一春能幾番晴。帳底柳綿吹滿。不教好夢分明。章臺月云。露輕風細。中庭夜色涼如水。荷香柳影成秋意。螢冷無光。涼入樹聲碎。玉簫金縷西樓醉。長吟短舞花陰地。米娥應笑人憔悴。羅袂籠空。低照半床睡。又青玉案云。楚峰十二陽臺路。算只有飛紅去。玉合香囊曾暗度。繡羅斟酒。杏簾吹粉。不識愁來處。燕忙鶯懶青春暮。翠竹空留斷腸句。草色天涯情幾許。荼蘼開盡。誰家池館。門掩風和雨。又張直夫嘗為詞敍云。靡麗不失為國風之正。閑雅不失為騷雅之賦。摹擬玉臺不失為齊梁之工。則情為性用。未聞為道之累。樓茂叔亦云。裙裾之樂。何待晚悟。筆墨勸淫。咎將誰執。或者假正大之說而掩

其不能。其罪我必焉。雖然。與知我等耳。
三十年前愛買劍。買書買畫凡幾度。詩壇爭敵。酒兵爭霸。春色秋光如可買。錢慳也不曾論價。任縱豪爭
宵放頭低。諸公下。今老大。然嗟諸。思往事。還驚詫。是和非未說。此心先怕。萬事全將飛雪看。一閒且問蒼
天借。藥餘齡泉石在膏肓。吾非詐。此西里趙希邁滿江紅也。
清源張埕所賦祝英台近云。一番風。連夜雨。收拾做春暮。臨滄香齡。簾燕悄無語。曉來綠水橋邊。青門陌
上。不忍見落紅無數。怎分付。獨倚紅欄過。傷春甚情緒。若取留春。欲去去何處。也知春亦多情。依依欲
住。子規道不如歸去。
楊樸字嗣翁。號守齋。又稱紫霞。本鄱陽洪氏。恭聖太后姪楊石之子麟孫早夭。遂祝爲嗣。時數從往謝史
衛王。王戲命對云。小官人當上小得。曾管云。大丞相已立大功。衛王大驚喜。以爲遠器。公廉介自將。一時
貴戚。無不敬憚。氣習爲之一變。洞曉律呂。嘗自製琴曲二百操。又嘗云。琴一絃可以盡曲中諸調。當廣樂
合奏。一字之誤。公必顧之。故國工樂師。無不嘆服。以爲近世知音。無出其右者。任至司農卿。浙東帥。以女
選進淑妃。贈少師。所度曲多自製譜。後得故大今昔一闋于此。殘花愁云。疎疎宿雨釀寒輕。簾幕靜垂清
曉。寶鴨微溫瑞煙少。簷聲不動。春禽對語。夢怯頻驚覺。欹珀枕。倚銀屏。半窗花影明東照。惆悵夜來風生。
怕飛香亂落。草。披衣便起。小徑曲廊處處都行到。正蜂擾蝶亂。惜芳妍。怎奈向平生。被花惱。忽地省得
而今雙鬢老。
徐雪山堪舉二闋亦佳。小重山云。鼓報黃昏鴿影歸。單衣猶未試。覺寒怯。塵生錦瑟可曾閱。人去也。開過
好時節。對景復愁絕。東風吹不散。鬢邊雪。些兒心事對誰說。眠不得。一枕杏花月。謁金門云。休只坐。也去
看花則箇。明日滿庭紅欲墮。花還愁似我。索性凝眠一和。遲箇些兒好做。杜宇不知春已過。枝頭聲越大。
亦不知爲何人作也。
謁金門云。人病酒。生怕日高催繡。昨夜新翻花樣瘦。旋描雙蝶湊。憔悴衫袖床阿手。卻說新愁還又。門外東
風吹綻柳。海棠花瘦勾。踏莎行云。照眼菱花。剪情蕉葉。夢雲吹散無蹤跡。聽郎言語識郎心。當時一點誰
消得。柳暗花明。螢飛月黑。臨窗滴淚研殘墨。合懽帶上舊題詩。如今化作相思碧。此二詞並見趙聞禮約
月集。然集中大半皆穰君荒、施仲山所作。安知非他人者。
翁元龍、字時可。號處靜。與吳君特爲親伯仲。作詞各有所長。世多知君特。而知時可者甚少。予嘗得一詞
類多佳語。已刊于集矣。今復撫數小闋于此。江城子云。一年簫鼓又疏鐘。愛東風。恨東風。吹落燈花。移在
杏梢紅。玉靨翠鈿無半點。空濕透。繡羅弓。燕魂鶯夢漸惺鬆。月朦朧。影迷濛。催趁年華。都在艷歌中。明日
柳邊春意思。便不與。夜來同。立春西江月云。畫閣換粘春帖。寶箏拋學銀鉤。東風輕滑玉釵流。纖就燕紋
鸞繡。隔帳燈花微笑。倚窗雲葉低收。雙鸞刺能壓尖頭。剔草鬬蔥冠賦。采利朝中措云。花橋偏有夜相
投。心事鬢邊羞。嘗醉半床涼夢。能消幾箇開頭。風輪慢卷冰壺低。雲香霧鬢颼颼。更著月華相糊。木犀淡了
中秋。巧夕鵲橋仙云。天長地久。風流雲散。惟有離情無算。從分金鏡不曾圓。到此夜年年一半。輕羅暗網。

蛛絲得巧。多似妝樓針線。曉看玉砌淡無痕。但吹落梧桐幾片。又如拗蓮牽藕絲。藕斷絲縷斷。彈水泛瓜
路。教尋波底香。其花間語也。
宋謝太后北覲。有王夫人題一詞于汴京夷山驛中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春風雨露。玉
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鼙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
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客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問姮娥于我肯從容。同圓缺。文宋瑞丞相和
云。燕子樓中。又挺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春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
蕉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手。妾身元是
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又代王夫人再用韻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
朵。移根仙闕。王母歡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
堪說。想男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辭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鄧光薦和
云。王母仙桃。親曾醉九重春色。誰信道鹿銜花去。浪翻鰲闕。眉鎖姮娥山宛轉。髻梳墮馬雲欹側。恨風沙
吹透漢宮衣。餘香歇。霓裳散。庭花滅。昭陽燕。應難說。想春深銅雀。夢殘啼血。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佩
鳴歸月。又爭知有客夜悲歌。壺敲缺。
御風來。深鄉深處。逝天雲錦半邊。臥遊已勸莖舟。與那在芙蓉城畔。巾幗岸。任睡頂螺峨。滿身絲谷亂。飛
吟水殿。似十丈青詩。隨波弄粉。疏雨淚如絞。斜陽外也有仙妝。半面無言聽對花。想西湖千頃。腥臊暗。此
憶鑑湖一片。何日見。試折羅古絲絲與腸俱斷。還征衝倦。當續尾湖頭。綠波彩筆。相伴老坡健。此劉闓賓
原遊天台、雁蕩、東湖所賦賀新郎詞絕筆也。哀哉。
薛梯飆長短句。予嘗收數闋于絕妙詞。今復得其醉落魄云。單衣乍著。滯寒更傍東風作。珠簾壓定銀鉤
索。雨弄初晴。輕旋玉塵落。花唇巧借妝梅約。嬌羞纔放三分萼。樽前不用多評泊。春淺春深。都向杏梢覺。
章牧之誰亭。嘗爲浙東憲。風采爲一時所稱。然雅精治藝。嘗賦守歲小詞云。團欒小酌醺醺醉。廝捱著沒
人肯睡。呼盧直到五更頭。便鋪了妝臺梳洗。庭前鼓吹喧人耳。蓦忽地又添一歲。休嫌不足少年時。有幾
多少老如我底。
金貞祐中。太原已受兵。人情洶洶。忽有書一詞于府治官舍亭壁間云。并州新早。禾黍離離成腐草。馬困
人疲。惟有郊原雀鼠肥。分明有路。好逐衡陽征雁去。鼓角聲中。全晉山河一半空。蓋鬼詞也。
淳祐間。丹陽太守重修多景樓。高宴落成。一時席上皆湖海名流。酒餘。主人命妓持紅牋徵諸客詞。秋田
李演廣翁詞先成。衆人驚賞爲之閣筆。其詞云。笛叫東風起。弄尊前楊花小扇。燕毛初紫。萬點淮峯孤角
外。驚下斜陽似綺。又婉娩一番春意。歌舞相繆愁自猛。捲長波一洗空人世。閒熱我。醉時耳。綠蕪冷葉瓜
洲市。最憐予洞簫聲盡。闌干獨倚。落落東南牆一角。誰護山河萬里。問人在玉關歸未。老矣青山燈火客。
撫佳期漫灑新亭淚。歌哽咽。事如水。
古詞有元夕望遠行。又還到元宵臺榭。記輕衫短帽。酒朋詩社。爛漫向羅綺叢中。馳騁風流俊雅。轉頭是

三十年話。盡波才傑。白髮悲歎情衰謝。但一點難忘。酒痕香帕。如今雪鬢霜髭。嬉遊不伏深夜。怕相逢風前月下。翁賓暘謂是孫季蕃詞。然集中無之。

翁孟寅賓暘嘗遊維揚。時賈師憲開帷閫。甚前席之。其歸。又盛酒以餞。賓暘即席賦摸魚兒云。捲西風方肥塞草。滯鉤何事東去。月明萬里關河夢。與、怨幾番風雨。江上路。二十載。幾顛溯落。今如許。凉生弄廢。歎江左夷吾。隆中諸葛。談笑已塵土。寒汀外。還見來時鷗鷺。重來應是春暮。輕裘晚首陪登眺。馬上落花飛絮。狂醉舞。誰解道。斷腸賀老江南句。沙津少駐。舉目送飛鴻。幅巾老子。樓上正凝佇。師憲大喜。舉席間飲器凡數十萬悉以贈之。

宣和中。李師師以能歌舞稱。時周邦彥爲太學生。每遊其家。一夕。値祐陵臨幸。倉卒隱去。既而賦小詞。所謂并刀如水。吳鹽勝雪者。蓋紀此夕事也。未幾。李被宣喚。遂歌于上前。問誰所爲。則以邦彥對。于是遂與解褐。自此通顯。既而朝廷賜酺。師師又歌大酺、六醜二解。上顧教坊使袁綯問。綯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彥作也。問六醜之義。莫能對。急召邦彥問之。對曰。此犯六調。皆聲之美者。然絕難歌。昔高陽氏有子六人。才而醜。故以比之。上喜。意將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將使播之樂府。命蔡元長微叩之。邦彥云。某老矣。頗悔少作。會起居郎張果與之不咸。廉知邦彥嘗于親王席上作小詞贈舞鬟云。歌席上。無賴是橫波。寶髻玲瓏欹玉燕。繡巾柔膩掩香羅。何況會婆娑。無箇事。因甚斂雙蛾。淺淡梳粧疑是畫。惺忪言語勝聞歌。好處是情多。爲蔡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師師後入中。封瀛國夫人。朱希眞有詩云。解唱陽關別調聲。前朝惟有李夫人。即其人也。

何籀作宴清都。有天遠山遠。水遠人遠之語。一時號爲何四遠。然前是宋景文出知壽春。過維揚。賦浪淘沙近留別劉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覺韶光換。至如今始惜月滿。花滿。酒滿。扁舟欲解垂楊岸。尙同歡宴。日斜歌闋將分散。倚闌遙望。天遠水遠人遠。籀蓋用此也。

王藻有別詞云。玉東西歌宛轉。未做苦離調。著上征衫。字字是愁。抱月寒燈影。刀剪花樓。閒記柳時乳鴉啼曉。短亭草。還是綠與春歸。羅屏夢窄好。燕語雖遲。憔悴未巢了。可能妬柳羞花。起來渾懶。便瘦也教春知道。

嘗得題壁生查子云。愁盈鏡裏山。心疊琴中恨。露濕玉欄秋。香伴銀屏冷。雲歸月正圓。鴈到人無信。孤損鳳凰釵。立盡梧桐影。蓋魏子敬之詞也。

汪彥章舟行汴河。見傍岸畫舫。有映簾而窺者。止見其額。賦詞云。小舟簾隙。家人半露梅粧額。綠雲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銀蟾白。蓋以月喩額也。辛幼安嘗有句云。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月。則以月喩足。無乃太媟乎。

周美成長短句。純用唐人詩句。如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此乃元白全句。餘方回皆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走不暇。則亦可謂能事矣。

修辭鑑衡

王構撰

四庫全書提要

修辭鑑衡二卷。元王構編。構、字肯堂。東平人。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諡文肅。事迹具元史本傳。據至順四年王理序。是編乃構官濟南總管時。以授其門人劉氏。而理爲刻於集慶路者。舊本殘蠹。闕其前頁。其劉氏之名。則不可考矣。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採宋人詩話及文集說部爲之。構所附論者。惟下卷結語一條而已。所錄雖多習見之語。而去取頗爲精核。元史稱構弱冠以詞賦中選。至元十一年。爲翰林國史院編修。草伐宋詔書。爲世祖所賞。又稱構練習臺閣故事。凡祖宗諡議冊文。皆所撰定。又稱其子士熙、士點。皆能以文學世其家。則構在當時。實以文章名世。宜是編所錄。具有鑑裁矣。其中所引。如詩文發源、詩憲、蒲氏漫齋錄之類。今皆亡佚不傳。賴此書存其一二。又世傳呂氏童蒙訓。非其全帙。此書所採。凡三十一條。皆今本所未載。亦頗足以資考證。較詩話總龜之類。浩博而傷猥雜者。實爲勝之。固談藝家之指南也。此書久無刊本。傳寫多訛。而卷中不著書名者凡十條。又上卷佚其第五頁。序文僅存末頁。中亦時有缺字。今檢其可考者補之。其無可考者。則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修辭鑑衡卷一

元 王構撰

詩

詩者。始於舜皐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于此。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遞作相望。梁陳以來。格致寖多。自唐迄於國朝。而體製大備矣。古今類詩話

筆談云。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馺娑。騁纖腰于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字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殽。與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朱對赤。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長。以雞對楊。以朱雲對白日。如此

之類。又公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淸。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多用正格，如杜甫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古今總類詩話）

詩以風調高古爲主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疏，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惜。（李希聲詩話）

詩以意義爲主

詩以意義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語句平易，倣傚之而不得其意義，便入鄙野可笑。盧同有云不唧嚁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可取，自可掩口矣。寧可效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于律詩雖可稱善，要自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詩云，老翁眞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眞諧語以爲戲耳。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不知正得韓意否。永叔云，知聖俞者莫如修，嘗問聖俞平生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蓋知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無似之乎。（古今詩話）

詩淸立意新

老杜詩淸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是魯直見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獨魯直下語未嘗似前人，卒與之合，此爲善學。如陳無已盡力規摹，已少變化。

詩去陳腐不可奇怪不在難解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于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意。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于鼻無堊目無膜爾。鼻無堊，斤將曷運，目無膜，篦將曷施。渾然天成，其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淸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元暉詩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則古今奇文，又曷嘗以難解爲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日，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耳。（韻語陽秋）

詩待境生者工

山谷云，詩文唯不構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詩文發源）

詩自苦心得之

鄭綮相國善詩，或曰，相國近爲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古今

詩話）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蟠蜍影裏淸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同）

對偶切不切之失

近時論詩者，謂對偶不切則失之麤，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川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蓋箇低地碧，高柳半天靑，查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蕊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未嘗失格也。學詩者當審此。（韻語陽秋）

詩不可纖麗

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質，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室中語）

詩不煩繩削而自合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于爲詩也。至于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與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淵明之詩，要當一邱一壑者共之耳。（詩文發源）

詩不可斧鑿粘皮骨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靑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等病，始可以工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于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捉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韻語陽秋）

詩非怨鄰罵座之爲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廷，怨忿詬于道，怒鄰罵座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爲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于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謂詩之過，乃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詩文發源）

八句要訣

賀鑄字方回，言學詩于前輩，得八句法云，平淡不流于淺俗，奇古不鄰于怪僻，題詠不窘于物象，敍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成于篇中，渾然不可鐫，氣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

于詩、守此勿失。古今總類詩話

四不如

繁穠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

詩體

金針格云、詩以聲律爲竅、物象爲骨、意格爲髓、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又云詩第一聯謂之破題、欲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第二聯謂之頷聯、第三聯謂之頸聯、須字字對、第四聯謂之落句、欲如高山放石、一去不迴。古今總類詩話

字欲響

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劉後村云

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人、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不傳。老學庵筆記

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並要響

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老學庵筆記

五字詩以第三字爲句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爲句眼、古人鍊字直于句眼上鍊。蒲氏漫齋錄

王介甫嘗讀杜詩云、無人覺往來、下得覺字大好、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起字、此即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藝苑雌黃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童蒙訓

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鍊中間第三字、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鍊末後一字、謝李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是鍊第二字、若非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詩何異。韻語陽秋

氣韻格力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清高深妙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珊瑚鉤詩話

七言不要有閒字

七言句法、不要有閒字、若減兩字成五言、而意思足、便是有閒字也。漫齋語錄

七言得連綿字而精神

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二句以漠漠陰陰二字、喚起精神、又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二句亦以蕭蕭滾滾喚起精神、若曰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木葉無邊下、長江不盡來、則絕無光彩矣、見得連綿不是裝湊贅語。誠齋

七言對偶之工

王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扯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鵞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細數落花知坐久、緩尋芳草欲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致之若經檃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常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眞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之、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石林詩話

意遠而中潛貫者高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懸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世到今宜有後、人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詩、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答王彥和詩、天於萬物定貧我、智効一官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詩云、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疑君子難、送張安道詩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閒、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媲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概舉也。韻語陽秋

無字無來處

韋叔度遠云、每下一字、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魯直作詩法也。步里客談

用俗語尤見工夫

王君玉對人曰、詩家筆妙、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云、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皆採摘入句、了無痕迹、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古今總類詩話

舟人占風、若砲車雲起、輒急避、乃風候也、東坡詩云、今日江頭風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張文潛詩云、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詩文發源

用全語有氣格

山谷謂余作詩使史漢間全語、有氣骨、後因讀孟浩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遊、方悟山谷之語。詩文發源

用事

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知禪家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撾漁陽摻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西清詩話

用故事當如己出、如杜甫寄人詩云、徵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此事用王粲依劉表、曹公厭禰衡、卻點化只作杜甫欲去依他人、恐他厭之語、此便是如己出也。蒲氏漫齋錄

詩用事不可牽強、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詞爲一、莫見其安排鬪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石林詩話

東坡云、詩須要有爲而作。若用事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頗似淵明。知詩病者也。(潘子真詩話)

六一居士云、國朝楊大年、與錢惟演、劉筠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効。詩體一變。而後生晚輩。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大年新蟬詩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于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六一詩話)

讀書天下難事。用功有淺深耳。唐以詩爲專家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常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爾。李太白詩。有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此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與王脩。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可勝數。前輩每云用時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事討閱。則記牢而不誤。乃名言也。([illegible])

今之郡守。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之誤也。延年所謂一麾。乃指麾之麾。如武王秉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謂山濤阮咸薦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出守始平。延年亦被擯。故有此句。杜牧登樂遊原詩。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此用事誤也。(古今詩話)

聲律　末流

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直出胸臆。破棄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聲和鳴。渾然天成。有言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詩文發源)

形似　激昂

范元實云、形似之語。蓋若詩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若詩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必實錄是事。決不可易。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初不可以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如古柏詩柯如青銅根如石。覩之信然。雖聖人復生。不可改此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此兩體耳。(古今詩話)

布置　含蓄

布置者。謂詩之全篇用意曲折也。詩眼云、山谷嘗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皆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左丞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爲變體。含蓄者。言不盡意也。冷齋詩話云、有句含蓄者。如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有意含蓄者。如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有句意含蓄者。如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illegible])

因襲　轉易

因襲者。因前人之語也。以陳爲新。以拙爲巧。非有過人之才。則未免以蹈襲爲愧。魏道輔云、詩惡蹈襲。古

人亦有蹈襲而愈工。若出于己者。蓋思之精則造語愈深也。轉易者。因襲之變也。前者既有是語矣。吾因而易之。雖語相反。皆不失爲佳。([illegible])

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爲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而興益遠。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爲五言曰、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窗等詩。餘三篇用其詩點化之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用開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樂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illegible])

奪胎　換骨

奪胎者。因人之意。觸類而長之。雖不盡爲因襲。又不盡至于轉移。蓋亦大同而小異耳。冷齋夜話云、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換骨者。意同而語異也。冷齋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朱與逢年云、今人皆拆洗詩耳。何奪胎換骨之有。([illegible])

冷齋夜話、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荊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云、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太白詩。鳥飛不盡暮天碧。又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詩云、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此皆換骨法也。顧況詩、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荊公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皆奪胎之法也。(古今詩話)

詩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荊公點化之。則云、繰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面水。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illegible])

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則不足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中學究體也。(古今詩話)

詠物不待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酴醾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東坡詩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詠物。曲盡其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

必此詩哉。（童蒙訓）

詩禁體物語。此學者例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與客賦雪于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亦有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卑。（石林詩話）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之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花字。款款字若無點水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石林詩話）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己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惟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爲佳句也。又暑中顏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讀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爲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爲奇險也。（周少隱詩話）

梅聖俞云。作詩須要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于言外。眞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云。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秘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韻語陽秋）

六一居士曰。聖俞嘗語予。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予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于心。覽者會于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彷彿。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況。豈不見于言外乎。（古今總類詩話）

說情 說事

載馳詩反覆說盡情意。學者宜考。蒹葭詩說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童蒙訓）

紀事

大雅緜九章。初頌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其卒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連絡。觀者知其脈理之通也。蓋附麗不相壁柄。此最爲文之高致。老杜陷賊時詩有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

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予愛其詞氣如百萬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藩垣而不及也。（古今詩話）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于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于克崇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于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形容征伐之盛。極于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柱。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于雅頌。何其陋也。（古今總類詩話）

長篇

山谷謂秦少游云、凡始學詩。須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若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爲成章耳。（詩文發源）

作詩臨了要出場

山谷云、作詩如作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一諢。了方是出場。（上同）

選詩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尙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亦有高古意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不可不知也。（童蒙訓）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爲後人法也。（韻語陽秋）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致思深遠。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當以此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童蒙訓）

四言

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氏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後村詩話）

集句

集古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于此。人言自公起。非也。（古今詩話）

詩才有高下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于味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高意遠。其去表聖之流遠矣。又曰、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上同

王荊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終不若院落深沈杏花雨爲佳。言盡而意有餘也。上同

劉夢得、言茱萸二字。更三詩人道之。互有工拙。杜公云、更把茱萸仔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句爲優。遠東坡有酒闌何必看茱萸之句。則又高出工部一等。蒲氏漫齋錄

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公雖起自田里。而文章富貴。出乎天然。嘗覽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木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公每吟咏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曰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上同

詩要收斂

東坡答李廌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詩體之變

詩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唐而止。元和之詩極盛。詩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

評前賢詩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淡深粹。出于自然。未嘗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後山詩話

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翦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剌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韻語陽秋

謝康樂一字百煉。乃出冶。元暉尤麗密。劉後村江西詩派序

韋蘇州、詩律深妙。流出肺腑。非關學力。世言其掃地焚香而坐。如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云云。不應爲人老少頓異。可見前賢寫意耳。後村詩話

古今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爲。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于造化之外。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然也。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詞。如藍田日煖。良玉生煙。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石林詩話

李太白詩。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船夾雙櫓。中流鶩鶴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褊淺。童蒙訓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于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山谷

世言荊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婦人。恐非荊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之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第。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盃。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瑣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朝謫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救。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侯。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最多。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爲交懽。宜其終身坎壈也。老學菴記

東坡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邁。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陵跨百家。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于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古今詩話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夫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罷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則又嗟其窮愁也。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又知其傷時而愛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堂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意耶。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佇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耶。至于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牟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意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illegible]詩話

范元實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抽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于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于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登知

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先如此。後乃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二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先得老杜平漫處。乃鄰女之效顰者耳。（古今詩話）

老杜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此最著意深遠。（詩文發源）

敍事如老杜送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從頭如此敍說。都無遺。其後忽云秦王時在坐。眞氣照戶牖。再論其事。他人不敢更如此道也。（詩文發源 潘邠老云）

歐陽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及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童蒙訓）

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詩文發源）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同上）

范蜀公云、武侯廟柏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從來詩人好夸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若四十圍而長二千尺。毋乃太細長乎。余以爲論詩正不當爾。（詩文發源）

東坡云、韓退之嘗自謂不逮子厚。至稱李愿歸盤谷序一篇。獨不減子厚。（同上）

柳子厚古律詩精妙。韓不及。（後山詩話）

東坡云、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精深不及也。又曰、外枯中膏。似淡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古今詩話）

白樂天賦性曠遠。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羇天地闊。此曠達者之詞也。孟東野賦性褊狹。其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青箱雜記）

在一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也。（詩文發源）

歐公云、聖俞子美齊名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儁。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予嘗于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顚狂。醉墨灑滂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眞味久猶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古今詩話）

歐公嘗謂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聖俞以爲知言。李希聲語余曰、孟郊詩正如晁錯。爲人不得爲不佳。偏峭直耳。（詩文發源）

張文潛云、唐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以其言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客。山舍寠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季詩稱兩人爲最。（古今詩話）

東坡詩不可摘指輕議。其辭源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澂盤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許彥周詩話）

山谷聞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作。至于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無異。（詩文發源）

東坡稱鮮于子駿所作九誦。以爲有屈宋之風。至八詠自謂欲作不及。（古今詩話）

名賢詩話云、黃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須要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以少陵淵蓄雲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制詩家法度如此。予觀魯直如吳餘干廖明略白露亭燕集詩。江靜明光燭。山空響管絃。風生學士麈。雲繞令君筵。百粤餘生聚。三吳喜接連。庖霜刀落鱠。執玉酒明船。葉縣飛來舃。壺公謫處天。鼓多時雁讙。舞短更成妍。而我孤登覽。擬詩未究宣。老夫看鏡罷。衰白敢爭先。直可拍肩挽袂矣。（古今詩話）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己詩如養成內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己而已。又曰、崔灝能詩。或問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泊宅編）

山谷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祖。其內集詩尤善。（劉後村江西詩派序）

后山地位去豫章不遠。后山文師南豐。詩師山谷。故后山詩文高妙一世。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陽劉專爲崑體。

作賦

山谷云、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做其步驟。乃有古風。

修辭鑑衡卷二

文

余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正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立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歟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序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淡、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顯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于上者、謂之教。行而下者、謂之令。持而戒之者、勸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諭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册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傳者、纘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者也。序者、緒而陳者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

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官府也。挺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符黃韶緘絳、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將有同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于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明翰詩話鈔）

古文有三等

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后山詩話）

六經之文易曉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而又欲句之難道。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皆叶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誦之易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儀行、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在樂、則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于五色。五色不得不章。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爲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義之難曉耶。今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所謂弔由靈。易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小畜文集）

論語之文

論語文字。簡淡不厭。非左氏所可及。（呂居仁童蒙訓）

孟子之文

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最見抑揚反覆處。（呂氏童蒙訓）

林文節公言以釜甑爨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幾百言也。黃端明[illegible]云。輕煖不足于體。亦不減此。（步里客談）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歐公集）

毛詩之文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于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爲之耶。（呂氏童蒙訓）

檀弓之文

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豈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呂氏童蒙訓）

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上同）

往年嘗請問于東坡先生作文法。答云。但熟檀弓。當得之。既而取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人作文。不及古人之病。（江谷）

春秋之文

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春秋者也。且聖人之言。易皆務為奇險。求後世之不可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

左氏之文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詞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言語者也。（呂氏童蒙訓）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也。如是等處。皆是學為文章之本。不可不深思也。（同上）

莊子左傳

讀莊子令人意思寬大敢作。讀左傳、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近讀東坡答直文。亦類此。（呂氏童蒙訓）

列子

列子氣平文緩。非莊子步驟所能到。（呂氏童蒙訓）

孫子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類。皆曲盡其妙。摧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韓非子

韓非諸書。皆說盡事情。（呂氏童蒙訓）

史記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特春秋之意。（李方叔文錄）

兩漢之文

漢高祖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寖衰矣。（童蒙訓）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童蒙訓）

班固敍事詳密。有次第。當學左氏。如序霍氏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童蒙訓）

張茂先稱左思三都賦。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此最是作文字好處。未知左思果能爾耶。（步里客談）

韓文公之文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絕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苕

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蘇明允上歐公書）

柳子厚之文

東坡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諸篇。至以為小人無忌憚。（老學庵筆記）

徐敦立侍郎。紹興末嘗為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為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老學庵筆記）

歐陽公文

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得之。（童蒙訓）

歐公之文。紆餘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辛苦之態。（蘇明允上歐公書）

歐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于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惟覩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痕也。（呂氏家塾記）

張子韶云、歐公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盛矣哉。（橫浦日新）

東坡之文

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獨立于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于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于治郡。不專于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于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病。如吾家端公。堅臥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侔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于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到處多如此。其源蓋出于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于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多以此為法。（潛溪詩眼）

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臨皋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于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為知言。（冷齋夜話）

東坡晚年敍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童蒙訓）

曾子固文

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童蒙訓）

曾子固答李廌書。最見抑揚反覆處。（童蒙訓）

曾子固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情。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童蒙訓）

秦少游文

文章有首有尾，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同前

李格非論文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冷齋夜話

文有三多

陳后山云、永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后山詩話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惟讀書多而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卽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三蘇文

爲文當從三易

沈隱侯曰、古今爲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見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頗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得作者之奧，樊宗師爲文，澀不可讀，亦自名家，才不逮宗師者，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

學文有自來

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疏，學論事，讀莊子，論理性，讀韓柳，知作文體面。李方叔文叢

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爲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山谷

詞氣或不逮初造意時，此病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山谷與王觀復書

作文有悟入處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如老蘇之于文，魯直之于詩，盡此理矣。童蒙訓

林文節子中言讀孟子而悟文章法，嘗云以釜甑爨以鐵耕乎，他人書此不知當幾百言也。步里客談　餘見前

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童蒙訓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童蒙訓

文章足以見人貴賤

小說載盧攜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公，文肅公曰、子文章有館閣氣象，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皇朝類苑

草野臺閣之文

余嘗究之，文章雖各出于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

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温潤豐縟，乃得行其道，代言華國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于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爲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所言官樣，非謂有館閣氣耶，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美風流，外道格調，則麤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則又甚焉，玆亦與文章相類。皇朝類苑

文章有三等

文有三等，上焉藏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事庸常，專事造語。麗澤文說

文要先定凡例

凡爲文章，皆須凡例先定，如張安道作蘇明允墓表，或曰蘇君，或曰先生，或曰明允，言歐陽永叔，或名或字，凡例不先定，致輕重不等。步里客談

爲文先識主客

凡爲文須有主客，先識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須是先立己意，然後以己說佐之，此是不知主客也，須是先立己意，然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羅氏識遺

爲文不可蹈襲

文章必自名家，然後可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矩作方，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于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宋子京筆記

文不可拘一體

歐陽公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撙節，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廬陵文集

文要紆餘有首尾

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者不厭。麗澤文說

過換處不可忽

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及過接處。麗澤文說

文字用意爲上

文章貴曲折斡旋。麗澤文說

孟子中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答李廌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皆宜詳讀。童蒙訓

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百家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

得意不可以用事。此文字之要也。[illegible]

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浮溪文說

古語云、大匠不示人以朴。蓋恐人見斧鑿痕迹也。黃魯直于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讀之。自是文章日健。此無他。見其竄易句字。與初造意時不同。而識其用意處。曲洧舊聞

山谷謂王立之。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成錦爾。南昌文集

文字一意貫在段數多。浮溪文說

人言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橫浦日新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文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如禮記左傳可見。童蒙訓

文要說盡事情

呂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至一唱三嘆有遺音。非有所養不能也。[illegible]

文字要布置

范元實云。古人文章。必謹布置。如老杜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合靜聽而陳之。自甫昔少年日。至致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畢意而文備。固已有是詩矣。然必言所以見韋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進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無益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止是走踆踆。必入海而去秦也。其于去也。人情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則相忘江海之外。雖見素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爲壓卷。爲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雖覇之變體可也。古今詩話

文章平淡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東坡集

文不當好奇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麤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后山詩話

南朝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證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苶。其病至今猶在。惟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山谷與王觀復書

莊荀皆文士而有名者。其說劍成相諸篇。與屈騷何異。楊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湖之行。順下而已。至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爲好奇。故不能奇也。后山詩話

文要用人所不能用

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爲文法。蓋爲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爲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爲善矣。先生學記

作文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詳。若用言語。必不得已。只與點過。浮溪文說

上重下輕爲文之病[illegible]

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六一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賢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者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唐子西語錄

結語

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言語。浮溪文說

愚按韓文公獲麟解結云、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送浮屠文暢序結云、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書。歐公縱囚論結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皆此法也。

下字倒用有力

下字有倒用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也爲漢患者。步里客談

春秋書曰、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公羊傳曰、入巢之門而卒也。仲山甫誠歸于謝。詩則曰謝于誠歸。隱盜所得器。左氏傳則曰盜所隱器。此一倒法也。尙書厥篚元纖縞。纖字不在元上。又曰雲土夢作乂。土字不在夢下。亦倒法也。文則

錯綜成文

韓退之羅池廟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如楚詞吉日兮辰良。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沈存中筆談

檢討出處

楊文公凡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粘綴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呂氏家塾記

文章日進

宋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廬陵文集

繁簡

文有以繁爲貴者。若檀弓石祁子沐浴佩玉、莊子之大塊噫氣。用者字、韓子送孟東野。用鳴字。上宰相書、

至今稱周公之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則以繁為貴也。文有以簡為貴者。若舜典至于南岳如岱禮。西岳如初。孟子獻子之友五人。其三人則予忘之。史記事在某人傳。凡此類則又以簡為貴也。但繁而不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乃為善也。

為文養氣

韓退之答李翊。老泉上歐陽公書。最見為文養氣之妙。（叢說）

作史

劉元成、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其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澀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有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于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于自然也。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元城先生語錄）

四六

四六之工。在于翦裁。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四六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四六談麈）

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同上）

靖康間。劉觀中遂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栗文縝。時為中書侍郎。將維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卻行。陪未央之過禮。執鞭前引。笑靈武之曲恭。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同上）

夏英公父官于河北。於景德中。敵人入河北。遂沒于陳。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命出使。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鞮鞻之音。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精絕者。

談龍錄

趙執信撰

余幼在家塾竊慕為詩而無從得指授弱冠入京師聞先達名公緒論心怦怦焉每有所不能愜既而得常熟馮定遠先生遺書心愛慕之學之不復至於他人新城王阮亭司寇余妻黨舅氏也方以詩震動天下天下士莫不趨風余獨不執弟子之禮聞古詩別有律調往請問司寇靳焉余宛轉竊得之司寇大驚異更視所為詩遂厚相知賞為之延譽然余終不肯背馮氏且以其學繩人人多不堪聞亦與司寇有同異既家居久之或搆諸司寇浸見疏薄司寇名位日盛其後進門下士若族子姪有借余為諂者以　京師日亡友之言為口實余自惟三十年來以疏直招尤固也不足與辯然厚誣亡友又慮流傳過當或致為師門之辱私計半生知見頗與師說相發明向也匿情避謗不敢出今則可矣乃為是錄以所藉口者冠之篇且以名焉

康熙己丑夏六月趙執信序

談龍錄

青州趙執信飴山

錢塘洪昉思昇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並在司寇宅論詩昉思嫉時俗之無章也曰詩如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不具非龍也司寇哂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畫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伸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為龍具在是雕繪者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於時司寇以告後生而遺余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惜哉今出余指彼將知龍

阮翁律調蓋有所受之而終身不言所自其以授人又不肯盡也有始從之學者既得名轉以其說騁人而不知已之有失調也余既竊得之阮翁曰子毋妄語人余以為不知是者固未為能詩僅無失調而已謂之能詩可乎故輒以語人無隱然罕見信者

聲病興而詩有町畦然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開元天寶間或未之遵也大曆以還其塗判然不復相入由宋迄元相承無改勝國士大夫浸多不知者不知者多則知者貴矣今則悍然不信其不信也由不明于分之之時又見齊梁體與古今體相亂而不知其別為一格也常熟錢木庵良擇推本馮氏著唐音審體一書原委頗具可觀采

頃見阮翁雜著呼律詩為格詩是猶歐陽公以八分為隸也

詩之為道也非徒以風流相尚而已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馮先生恆以規人小序曰發乎情止乎禮義余謂斯言也真今日之針砭矣夫

或曰禮義之說近乎方嚴是與溫柔敦厚相妨也余曰詩固自有其禮義也今夫喜者不可為泣涕悲者不可為歡笑此禮義也富貴者不可語寒陋貧賤者不可語侈大推而論之無非禮義也其細焉者文字必相從順意興必相附屬亦禮義也是烏能以不止耶

崑山吳修齡喬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徧求之不可得獨見其與友人書一篇中有云詩之中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為名言夫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是又與於禮義之大者也若言與心違而又與其時與地不相蒙也將安所得知之而論之

修齡又云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為飯詩則釀而為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啖飯則飽飲酒則醉醉則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豈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至哉言乎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別相送諸子云蘆溝橋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又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斷猿不識謫宦遷客更作何語其次章與友夜話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窮途窮途定何許非所謂詩中無人者耶余嘗被酒於吳門亡友顧小謝以安宅漏言及此坐客適有入都者謁司寇遂以告也斯則致疏之始耳

客有問余者曰唐宋小說家所記觀人之詩可以決其年壽祿位所至有諸荅曰詩以言志志不可偽託吾緣其詞以覘其志雖傳所稱賦列國之詩猶可測識也況其所自為者耶今則不然詩特傳舍而字句過客也雖使前賢復起烏測其志之所在

德州田侍郎綸霞雯行視河工至高家堰得詩三十絶句南士和者數人遂適過之亦以見屬余固辭客怪之余曰是詩即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風景徵引故實詩多閒靡而已孰為守土孰為奉使孰為過客孰為居人且三十首重複多矣不如分之諸子客憮然而退

凡一題數首者皆須詞意相副無有缺漏並其先後亦不可紊也顧小謝每舉少陵前過何將軍山林詩以示學

者余謂此詩家最淺近處不見文選所錄魏晉人詩分章者尋其首尾如貫珠然近人試爲之一首都無次第不潛心也

小謝有消夏錄其自敘頗詆阮翁阮翁深恨之然小謝特長於機辯不說學其持論彷彿金若采耳不足爲阮翁病然則阮翁奚爲恨之曰阮翁素狹修飾亦目之爲清秀李于鱗阮翁未之知也

山陽閻百詩若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如王右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亭亦江淮無御亭也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潯陽何處邊潯陽近湖水潯陽則遥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訛灃京水正當國門之西渡水則已入關矣余深據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灣在南康云云蓋猶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潯陽解乎

百詩考據精核前無古人好爲詩自謂不工然能知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日右丞云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諸家曲爲之解當闕疑也儲光羲云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下句當字定誤不應改正可也後而取之使人學之可乎李頎綴歌行夸炫排勢乖六義之旨梁鍠觀美人臥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百詩以爲然此皆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發池北偶談之刻其亦久而自知乎

詩人貴知學尤貴知道東坡論少陵詩外尚有事在是也劉賓客詩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極推之余嘗舉似阮翁答曰我所不解

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顯攻之每舉楊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語客又薄樂天而深惡羅昭諫余謂昭諫無論已樂天秦中吟新樂府而可薄是絕小雅也若少陵有聽之千古矣余何容置喙

青蓮推阮翁二謝少陵親陳王稱陶謝庾鮑陰何不薄揚王盧駱彼豈有門戶聲氣之見而然惟深知甘苦耳宋代而前雖有過情之論未若明人之動欲掃棄一切也今則直沿襲於俗情積習中非有是非矣後人復畏後人將於何底乎

請新陵遂杜老所重要是氣味神采非可塗飾而至然亦非以此立詩之標準觀其他日稱李又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其自謂亦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則其於庾鮑諸賢咸有分寸在

司空表聖云味在酸鹹之外蓋概而論之豈有無味之詩乎哉觀其所第二十四品設格甚寬後人得以各從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極則也嚴氏之言甯堪並舉馮先生糾之盡矣

唐賢詩學類有師承非如後人第憑意見竊嘗求其深切著明者莫如陸魯望之敘張祜處士也曰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豔發稱薄之流合譟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諷諭怨譎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觀此可以知唐人之所尚其本領亦略可窺矣不此之循而循於嚴羽囈語何哉

余讀金史文藝傳真定周昂德卿之言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詞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余不覺俛首至地蓋自明代迄今無限鉅公都不曾有此論到胸次嗟乎又何尤焉

攻何李王李者曰彼特唐人之優孟衣冠也是也余見攻之者所自爲詩蓋皆宋人之優孟衣冠也均優也則從唐者勝矣余特此論垂三十年矣和之者數人皆力排規擬者余曰亦非也吾第問吾之神與其形若衣冠聽人之指似可矣如宋元亦著唐人衣冠故元亦也苟神與形優矣無所著而非優也是亦足以暢吾談龍之指也

始學爲詩期於達意久而簡澹高遠興寄微妙乃可貴尚所謂言見於此而起意在彼長言之不足而咏歌之者也若相競以多意已盡而猶刺刺不休不憶刪詠之風終南積雪乎

句法須求健舉七言古詩尤亟然歌行雜言中優柔舒緩之調讀之可歌可泣感人彌深如白氏及張王樂府具在也今人幾不知有轉韻之格矣此種音節憔遂亡之奈何

長篇鋪張必有體裁非徒事拉雜堆垛余昔在都下與德州馮舍人大木廷櫆並得名日事唱和會有得諸苗銅鼓者大木先成長句二十韻余繼作四十韻盛傳於時皆爲閣筆江都汪主事蛟門懋麟王門高足也內嫉強阮翁適得語溪磨厓碑蛟門亟爲四十韻以呈阮翁賞之不容口以示余余覽其起句曰楊家姊妹顏妖獲遂擯之地曰誠中興而推原天寶致亂之由雖百韻可矣更焉作稱語乎阮翁爲之失色者久之

獎掖後進盛德事也然古人所稱引必佳士或勝己者不必盡相阿附也今則善貢諛者斯賞之而已後來秀傑稍露圭角蓋罪謗之不免烏覩夫盛德

文章原本六經詩亦文也余意尤重春秋非春秋則取舍乖而體不立矣昔人所爲致嚴於一字者取諸春秋也余曾爲先叔祖清止公行實中間頗有所諱阮翁爲錄數行余自是甘自疎

本朝詩人山左爲盛先清止公與萊陽宋觀察荔裳琬同時繼之者新城王考功西樵士祿及其弟司寇而安丘曹禮部升六貞吉諸城李翰林漁村澄中曲阜顏吏部修來光敏德州謝刑部方山重輝田侍郎馮舍人後先並起然

各有所就了無扶同依傍故詩家以爲難秀水朱翰林竹垞彝尊南海陳處士元孝恭尹蒲州吳徵君天章雯及洪昉思皆云然

詩家用字最忌鄉音今吳越之士每笑北人多失黏而鄉音之失南中尤甚是小節也而姝費淘汰阮翁昔嘗誚余曰吾鄉若老夫與子與修來庶免於傖之誚也相與一笑

或問於余曰阮翁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濟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舉之是眞敵國矣他人高自位置強顏耳曰然則兩先生殆無可議乎余曰朱貪多王愛好

嘗與天章昉思論阮翁可謂言語妙天下者也余憶敖陶孫之目陳思王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焉先生以爲無當請移諸阮翁

次韻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由或長篇中一二險字勢難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爲之地紆迴遷就以致文義乖違雖老手有時不免阮翁絕意不爲可法也元白皮陸並世頡頏以筆墨相娛樂後來效以唱酬不必盡佳要未可廢至於追用前人某詩韻極爲無謂猶曰偶一爲之耳遂有專力於此且以自豪者彼其思鈍才庸不能自運故假手舊韻如陶家之倚模製漁獵類書便於牽合或有蹉跌則曰韻限之也轉以欺人噫可鄙哉

強爲七言長古詩者如瞽者入市唱呼不休強爲五言短古詩者如貧上乞憐有言不盡皆足以資笑噱若近體詩之塗朱傅白搔頭弄姿者勿與知可也

千頃之陂不可淸濁天姿國色麤服亂頭亦好皆非有意爲之也儲水者期於江湖而必使之瀠洄澄澈是終爲溪沼耳自矜容色而故毀其衣妝有厭棄之者矣免於此二者其惟吳天章乎

天章絕口不談詩獨與余細論甚相得也出詩卷屬余評隲余以飢驅少暇請俟異日今天章已下世其詩卷余不可得而見矣愧負良友悲夫

昉思在阮翁門每有異同其詩引繩削墨不失尺寸惜才力窘弱對其篇幅都無生氣故常不滿人亦不滿於人

常熟門人仲是保龔梅

男　念壽餘

慶幼后仝校

懷調三部卷四終

新蔡鄧　質斠

談龍錄一卷

國朝趙執信撰執信爲王士禛甥婿初甚相得後以求作觀海集序不得遂至相失因士禛與門人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遂著此書以排之大旨謂詩中當有人在其詆士禛祭告南海都門留別詩盧溝河上望落日風塵昏萬里自茲始孤懷誰與論四句爲類羇臣遷客之詞又述吳修齡語謂士禛爲淸秀李于鱗雖忿悁著書持論不無過激然神韻之說不善學者往往易流於浮響施閏章華嚴樓閣之喩汪琬西川錦匠之戒士禛亦嘗自記之則執信此書亦未始非預防流弊之切論也近時揚州刻此書欲調停二家之說遂舉錄中攻駁士禛之語概爲刪汰於執信著書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眞今仍以原本著錄而附論其紕繆如右

聲調譜

趙執信撰

唐詩聲調迄元來微矣明季虞山馮氏始發其微于時和之者有錢牧翁及練川程孟陽若後之婁東吳梅村則又聞之于程氏者矣顧解人難得惟新城王阮亭司寇及見梅村心領其說方欲登斯世于風雅執以律人人咸自失然卒無有得其說者我飴山先生獨宗馮氏已窺其微乃宛轉竊得之司寇知戒勿洩先生顧否有來叩者即揭案頭唐賢詩本指示各體聲調不少吝間或上援子建下逮東坡要亦隨叩隨應偶舉一隅非竟作譜也一時弟子輩從旁執筆退集前後所錄爲譜成一卷後有叩者輒以授之意不欲以口舌勞先生耳邇年來頗有解人頻煩叩乞元錄失去反求副於他所傳模不無少錯余懼轉傳轉訛既非先生指示聲調本意而亦失馮氏發微之旨且貽笑于冥冥中之司寇也因圖問業之餘亟請先生重加點注錄爲定本以待他日之授梓焉乾隆戊午七月既望海虞門人仲是保謹識

聲調譜論例

古樂府須知其題意明其比興使氣味音節許得古人之致可矣其詩有轉韻一韻長短句近體絕句之不同不可選也須細分之

新樂府皆自製題大都言時事而中含美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此詩家眞實本領近代名公亡之久矣亦宜全讀不必選也其體同古樂府少近體讀少陵所作自見

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世事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制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咏古題六也并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爲七古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裔也樂府不難知而今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illegible]遡騷雅下逮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之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沉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詞多平美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聱牙不可通由樂人於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又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塡至於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而句摹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效之讀之使人失笑王元美論歌行云有奇句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知其爲擬古樂府也樂府詞體不一漢人承離騷之後故歌謠多奇語魏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者如班婕妤團扇青青河畔草皆樂府也鍾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聱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至謂古詩某句似樂府樂府某句似古詩謬之極矣古來言樂府者惟宋書最詳整其次則隋書及南齊書晉書樂志不及也郭茂倩樂府詩集爲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白而無道揆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

律詩後譜要採數首不外於前所謂舉一隅也

集中所選雖不盡當要須熟讀以接風騷遺則

凡平聲俱用○仄聲俱用●與律句同者不著筆近體中不拘者亦不著筆

新繁鄧質斠

聲調譜目錄

青州趙飴山先生別集

論例七則

前譜

五言古詩二首

七言古詩二首

樂詞六首

五言律詩二首

後譜

五言古詩五首

七言古詩十一首

齊梁體四首

半格詩一首

五言律詩六首

七言律詩四首

五言絕句二首

七言絕句三首

續譜

樂府一首

雜言二首

柏梁體一首

附通轉韻式

從弟　執端綬庵

男　懿去奮輯錄

從弟　執瑺嵋音

男　念壽潛重校

姪孫　貫一庵稿

聲調前譜

五言古詩

桑越人洞中詠　于鵠

扁鵲得（字拗）仙處，傳是西南峰。（三平）年年山下人，（下句第五字必用平，第三字亦拗，以別律）長見騎白龍。（上注言凡下句是律之調，如此非謂此句而此句亦非律也）洞門黑無底，（拗句同律）日夜惟雷風。（三平）清齋將入時，（平）戴星兼抱松。（一拗字律句○仄第三字平，拗在第）石徑陰且寒，（平）地響知遠鐘。（古句）似行山林外，（三平）聞葉履聲重。（同律句○不律此句律）底旋更俯身，（平○平字上仄）漸遠坐夜，（仄四）同時將白蝙蝠（律句）飛入茅衣中。（平三）行入路轉窄，（仄四）靜聞水淙淙。（平○不則為律矣）（平）但願逢一人，（平）自得朝天宮。（平三）

總之兩句一聯中斷不得與律詩相亂也

息舟荊溪入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功曹（諱巽）士

結纜蘭渚曉，柴崖（平）上（仄連平）間晏溫值初霽。（二平起句四仄○二平四○）（仄得此句調甚協）去遠山河長。（平三）點歲水雲雜，（仄在律詩則為失調）泉在路傍行，披松杉（平四）入澈潤。橫石梁層間，表精廬（律）飛甍切雲翔，沖得高步清眺，極遠（仄三）方潭崢稍（仄）佳氣茂英多（平）早芳。（教三句律中拗）具觀澤（仄）國秀，直使春心傷。（平三）念遠類（平）促於（與律詩同句）榮利，鵝陰光鬼君服冠意共匿無何鄉。（平三）

七言古詩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為謝　蘇軾

來顏發過如春醅，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卻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拗句律），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雷。（亦拗律）飲泉鑑面得真意，（律）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亦拗律），遠泝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嘆才盡傾空罍。諸公渠渠若夏屋，吞吐風月清胸懷。我如廢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光開通。知二月春江潤（律句）雪浪倒捲雲峰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欲

就諸公詩此句（律）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洗

與屈賈涕除哀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第五字平第六字仄便字仄此句律）扁舟

渡江適吳越（此字不可用平）三年飲食窮芳鮮（此四字三字必仄平如第四字平則第六字必仄此法人多不知）金虀玉膾飯炊雪（句拗律）海螯江

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

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

盤蔬飣甌中蒸粟埋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拓羅銅碾棄不

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

沙谿北苑強分別（拗律）水腳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

（上句第六字宜平不拗此亦謂第五字少拗乃健也○）紫金百餅費萬錢（自第六字獨用仄）

（未字亦可平）吟哦烹嘗兩奇絕（律拗）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

不知愛（拗律）一半已入薑鹽煎（律拗）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

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知君窮旅不

自釋因詩寄謝聊相鐫（此二字不論）

樂詞

正月　李賀

上樓迎春新春歸（六字皆平）暗黃著柳宮漏遲（平仄）薄薄淡靄

弄野姿（六字皆仄下句第七字可用平律）寒綠幽風生（平）短絲（第五字用平少律句）

錦（拗以叶之）牀曉臥玉（拗字）肌冷露臉未開（平）對朝（平）暄官街柳

帶不（拗字）堪折春晚昌蒲勝綰結

三月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幾人複宮深凝竹風起新

翠舞紗淨如水光風轉蕙百（拗）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

妝宮妓掃（拗）蛾淺搖搖錦旗夾城暖曲水飄香去不歸梨

花落盡成秋苑（此二句亦宜少拗乃健○二調二句俱律也）

五月

雕玉押簾額輕縠籠虛門井汲鉛華水（律句）扇織鴛鴦紋（三平）

迴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第一句同此二句皆拗律也）羅袖從徊翔（三平）

香汗沾寶粟

七月

星依雲渚冷（律句）露滴盤中圓（三平）好花生木末（律句）衰蕙愁空

園（三平○第三字亦不平律句矣）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律二句）僅厭舞

（仄）衫薄稍知花（平）簟寒（拗二句律）曉風何拂拂（律）北斗光闌干

九月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律句）月綴金鋪光脈脈

涼苑虛庭空澹白（二句亦律）霜華飛飛風草草翠錦斕斑滿層

道（拗律）雞人罷唱曉瓏璁鴉啼金井下疏桐（二句亦律）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律）缸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幕

（拗律）燭龍兩行照飛閣珠幃怨臥不成眠（律）金鳳刺衣著體

寒（第五字仄與拗律少異）長眉對月鬬彎環（律）

五言律

句溪夏日送盧霈秀才歸王屋山將欲赴舉　杜牧

野店正（宜平而仄）分泊繭蠶初（宜仄而平第三字○必平第一句拗第三字救）引絲

（亦可不拗句中○二句律）行人碧（宜仄而平）溪（宜平而仄）渡（拗句第三字○第四字斷用拗）

（仄論者今人非）繫馬綠楊枝（不對而格對）苒苒跡始去（五字中有入聲仄字○）

（此字救上句必平所期四字皆當平不可不救因上句仄必以第三字）悠悠心所期（妙）

（三字平上句仄聲救之平仄仄則落調同第三句同第三拗）秋山念君別惆悵桂花

時

落花　李商隱

高閣客竟去（拗起句）小園花亂飛（此字救此第二句同前第六句參差連）

曲陌迢遞送（此句同起句）斜暉腸斷未忍掃（此字妙仄同）眼穿仍欲歸（同次）

芳心向春盡（句同第三句前第七句）所得是沾衣

平平仄仄仄下句仄仄仄平平律詩常用若仄平仄仄

仄則為落調矣蓋下有三仄上必二平也

律詩平平仄仄平第二句之正格若仄平平仄平變而

仍律者也（即是拗句）仄平仄仄平則古詩句矣此格人多不

知者由一三五不論二語誤之也

七言不過於五言上加平平仄仄耳拗處總在第五第

六字上七言之五六字即五言之三四字可以類推

起句第二字仄第四字平者如仄仄平平平仄或平仄

平仄或平仄仄平平俱可若平仄平仄仄則古詩句矣

起句仄仄仄平仄或平仄仄平仄唐人亦有此調但下

句必須用三平或四平（如仄平平仄平平仄平平皆是也）

上句第三字平下句第三字可仄若上句第三字仄下

句第三字斷宜平此在首聯唐人亦有不拘者若二聯

則必不容不嚴矣

聲調後譜

五言古詩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塔 岑參

塔勢如湧出（拗句）孤高聳天宮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律句）崢嶸如鬼工四角礙白日（五仄）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連山若波濤奔湊爭朝東青槐夾馳道（拗律句）宮館何玲瓏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淨理了可悟（五仄）勝因夙所宗（拗句）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結四句文選體）

無一聯是律者不襲古體以此爲式前譜中亦具矣

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王維

秋色有佳興況君池上閒（起二句在律詩中則爲古調○即此用拗律）悠悠西林下自識門前山千里橫黛色數峯出雲間嵯峨對秦國（拗律句）合沓藏荆關殘雨斜日照夕嵐飛鳥還（拗律句）故人今尚爾歎息此頹顏（末二句入律盛唐人時有之○亦拗律句調也）

青谿

言入黃花川每逐青谿水（律句）隨山將萬轉（律句）趣途（不粘）無百里（律句）聲喧亂石中色靜深松裏（二句律）漾漾汎菱荇（拗律句）澄澄映葭葦（拗律句）我心素已閑清川澹如此（拗律句）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律句○上字仄合下句便非律體）

近體有用仄韻者仄韻古詩卻自不同只在粘聯及上句落字中細玩之

秋登萬山寄張五 孟浩然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拗律句○此非古調我心素已然天然偶是）相望試登高（律句）心隨雁飛滅（拗律句）愁因薄暮起（仄仄字合下○此句仍是律句落字）興是清秋發（律句）時見歸村人平沙渡頭歇（拗律句）天邊樹若薺（仄字第三○律調也）江畔洲如月（律句第三字第五字仄上句用仄亦同）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末二句入律）（用仄而韻協清秋句同）

平平仄平仄爲拗律句乃仄韻古詩下句之正調也

夏日南亭懷辛大

山光忽西落（第五字仄）池月漸東上散髮乘夜涼開軒臥閒敞（同起句俱拗律句）荷風送香氣（○第五字仄拗律句）竹露滴清響（第三字仄亦拗律句）欲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想（律句）

開元天寶之間鉅公大手頗尚不循沈宋之格至中唐以後詩賦試帖日嚴古近體遂判不相入然盛唐諸公詩亦無四句純律者今人不得藉口也

七言古詩

扶風豪士歌 李白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古句）白骨相撐如亂麻（律句）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四句俱頹拗句○以律詩之法參入律調）扶風豪士天下奇（平韻仍用）意氣相傾山可移（拗律句）作人不倚將軍勢（律句）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眾客吳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五仄之頗）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二句上近律然下句拗絕參之○）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故忽二字仄韻短句）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拗律句）橋邊黃石知我心（自結□□方與篇首相關）

此歌行之極則神變不可方物矣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山水壁畫歌

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情（二句首字名仙）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四仄字）光中乍喜嵐氣（仄下九字七字句只以五字爲）滅謂逢山陰晴（四字平）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下窺花源（上調法見）了然不覺清心魂（妙疊韻）祗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此歡未歇（仄）放歌行吟達明發（照完局）卻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之向溟渤（拗律句）

末句亦是仄韻七言古詩正調與五言同

夢遊天姥吟留別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此句知轉韻元無定格也）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岳掩赤（六仄）城天台四萬八千丈（拗律句）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拗律句）一夜飛度（仄）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四仄）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腳著謝公屐（律句）身登青雲梯（五平字）半壁見海日（五仄字）空中聞天雞（五平字）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六字句四字句相會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迴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此四句音）（六言非律則古調參之○下句所）世間行樂亦如此（拗律句）古來萬事東流水（律句）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四字句）訪名山（三字句一句頓句法俱妙甚妙甚有味之）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樂遊園歌 杜甫

樂遊古園崒森爽烟綿碧草萋萋長（律句）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二句律詩調）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律句）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拗律句）閶闔晴開昳蕩蕩（仄字用）曲江翠幕排銀牓（律句）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律詩調）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拗句純用律調妙絕）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二句律）

渼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拗律句）天地黯慘忽異色（六仄）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拗律句）事殊興極憂思集（仄字）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二句律）上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一句律詩調拗）沉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

句　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二句律調）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律句）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二句律）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已盡轉韻之格調矣

丹青引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律句）學書初學衛夫人（律句）但恨無過王右軍（律句　拗句）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律句）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律句）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律句）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律句）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律句）幹惟畫肉不畫骨（六仄）忍使驊騮氣凋喪（律句）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飄泊干戈際（律句）屢貌尋常行路人（律句）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落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似聞昨者赤松子（律句）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此通篇）

平韻不轉格妙不板排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韓愈

皇甫補官古賁渾時當玄冬澤乾源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輊擺磨出火以自燔有聲夜中驚莫原天跳地踔顛乾坤赫赫上照窮崖垠截然高周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復暾虎熊麋豬逮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黿鴉鴟鵰鷹雉鵠鵾燖炰煨爊孰飛奔祝融告休酌卑尊錯陳齊玫闢華園芙蓉披猖塞鮮繁千鍾萬鼓咽耳喧攢雜啾嚄沸篪塤彤幢絳旃紫纛幡炎官熱屬朱冠褌髹其肉皮通髀臀頹胸垤腹車掀轅緹顏韎股豹兩鞬霞車虹靷日轂轓丹蕤縓蓋緋繙旛紅帷赤幕羅脤膰池波風肉陵屯谽呀鉅壑頗黎盆豆登五山瀛四尊熙熙釂酬笑語言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齶反電光䃶磹赬目暖頊冥收威避玄根斥棄輿馬背厥孫縮身潛喘拳肩跟君臣相憐加愛恩命黑螭偵焚其元天闕悠悠不可援夢通上帝血面論側身欲進叱於閽（律句）帝賜九河湔涕痕（拗律句）又詔巫陽反其魂徐命之前問何冤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飧女丁婦壬傳世婚一朝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律句）視桃著花可小騫月及申酉利復怨助汝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昆侖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

古詩平韻句句用韻於此中参杂律句何用韻雜律句其中猶不用韻之句偶入律調下句救之也

此篇各種句法俱備然中有數句雖是古體正可用於柏梁至於尋常古詩則不可用用韻尤不可用用之則失調當細辨之如仄仄平平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是也又如平平平平仄平平平平亦當酌用之轉韻中不宜以其乖於音節耳

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起句韻句）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拗律句）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眾仙下（拗律句）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平律句）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平律句）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拗律句）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拗律句）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拗律句）嗚呼吾意其蹉跎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群山攢天嵬嵬凍相映君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眾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群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鑒裁密（拗句）豈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薦口（近體律句）氣象硉兀未可攀歸來殞涕掩關臥（拗律句）心之紛亂誰能刪（平六）詩翁憔悴劚荒棘（拗律句）清玉刻佩聯玦環腦脂遮眼臥壯士大

路拙辭無由繞乾川恐施萬物遂獨於數子悞偏懷朔敍
君唱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
押韻強穩開宋人法門

韓碑　李商隱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仄六）坐法宮中朝（平）四夷（少律拗句）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平七）不據山河據平地（拗句）（律）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仄七）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拗句）（律）陰風慘澹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拗句）（律）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仄七）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詞愈拜稽首（上聲）蹈且舞（仄七）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平）大手筆（近律而拗）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拗句）（律）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拗句）（律）負以靈鼇蟠以螭（二句拗律相間）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拗句）（律）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此字必仄）流淳熙（此聯）（註明第四字必仄以前句可以拗者可以如矣）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

七言古不轉韻平聲格已盡矣仄韻可推

齊梁體

和杜麟臺元志春情　沈佺期

嘉蔚滿中園氛氳羅秀色不見（上不粘句）仙山雲倚琴空太息沉思若在夢緘怨似無憶青春（上不粘句）坐南移白日忽西匿蛾眉不（粘上句）返清鏡閣中不相識（與末二句古體亦古詩相入）

宿東亭曉興　白居易

溫溫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腰折）聲度殘漏（此句不粘初折腰正調）簾影浮初旭頭痰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簷字下（第五字用仄）散步池塘曲南雁去未迴東風來何速雪依死溝白（第五字仄）草繞塘根綠何言（不粘上句）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若上句末字平及下聯與上聯相粘便是仄韻律詩也

遐箭曲　溫庭筠

朔管迎秋動（末字仄）雕陰鴈來早上郡（不粘）隱黃雲天山吹白草嘶馬（不粘）渡寒磧（末字仄）朝陽照霜堡江南戍客心門外芙蓉老

晴雲　李商隱

緩逐煙波起如妬柳綿飄故臨飛閣度欲入迴波銷（三平）縈歌憐畫扇敞景弄柔條更奈天南位牛渚宿殘宵（次句與末句上下不粘只本句拗）

半格詩

小閣閒坐　白居易

閣前竹蕭蕭（第五字平）閣下水潺潺（律句）拂簟卷簾坐清風生其間（第五字平）靜聞新蟬鳴遠見飛鳥（可字）還（平）（此詩以平仄見律此沙上古體）但有巾掛壁（第五字古句）而無客叩關（第五字仄）二疏返故里（第五字仄）四老歸舊山（古句）吾亦適所願（第五字仄）求閒而得閒（後六句齊梁第二字上下粘末字諧）

五言律詩

月夜　杜甫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拗句）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拗句）雙照淚痕乾

春宿左省

花隱掖（拗字）垣（平）暮啾啾棲（平）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拗句）數問夜如何

送遠

帶甲滿天地（拗句）胡爲君（平）遠行親朋盡（可仄）一哭鞍馬去孤城（四句與前首起四句同調無拗也）草木歲月晚（五仄字〇五仄無一入聲字木月二字入聲在內依然救）關河霜（此字必平）雪清別離已昨日（拗句中後無）因見古人情

登裴秀才小臺　王維

端居不出戶滿目望雲山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閒遙知遠林際（落日下三句皆拗）不見此簷間好客多乘月應（平）門莫上關

與諸子登峴山　孟浩然

人事有代謝（第四仄）往來成（平）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廣陵逢薛八

士有不得志（第五仄）棲棲吳（必平）楚間廣陵相遇罷彭蠡泛舟還檣出江中樹波連海上山風帆明日遠何處更追攀

與前諸合看盡之矣

七言律詩

望嶽　杜甫

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峰羅立如兒孫（拗句）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安字不得第二粘）（拗句）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眞源

前四句拗後四句諧正體也拗律上下句亦須帶粘

和裴廸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起句拗第三句今可仿方此式也）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上句）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字二仄救第二句必平此句亦本）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平）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第七句本粘此句亦不粘因第五句不粘矣）

此種詩不可不學不可專學不學則無格專學則滑矣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强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
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
山青萬（此字可仄○第五字仄上二字必平若第三字仄則落調矣五言亦然）餘里愁看直
北是長安

凡拗律詩無八句純拗者其中必有諧句如上四拗下
四諧上六拗下二諧或中間拗前後諧若不拈不諧定
是古詩

五言絕句

古怨 孟郊

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爲誰死（此四句齊）

梁簡

送別

丈夫未得意行行且低眉素琴彈復彈會有知音知（此古絕句）

兩句爲聯四句爲絕如於六朝元非近體後人誤以絕
句爲絕律詩故致多此一問

七言絕句

橫江詞 李白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
此風波不可行也（樂府）

山中問答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
有天地非人間也（古詩）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
朝有意抱琴來（拗體也後二句諧）

樂府

怨詩行 曹植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一解
借問嘆者誰自云宕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作高山柏妾爲濁水泥三解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
浮沉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樂府惟漢魏中著解者多蓋樂府自三百篇出一解猶
風雅中一章耳大都不著解者通爲一章意句不得重
複前後縮應森細著解者詞意循環相生如我之棄婦
詞第三首亦可四句爲一解也

欲知樂府源流非檢郭茂倩樂府不可

雜言

寄杜拾遺 任華

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與君別來已多時何嘗一
日不相思杜拾遺知不知昨日有人誦得數篇黃絹詞吾
怪異奇特借問果然稱是杜二之所爲勢攫虎豹氣騰蛟
螭滄海無風似鼓蕩華岳平地欲奔馳曹劉俯仰慚大敵
沈謝逡巡稱小兒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諸人見所作
無不心膽破郎官叢裏作狂歌丞相閣中常醉臥前年皇
帝歸長安承恩闊步青雲端積翠扈遊花匼匝披香寓直
月團欒英才特達承天眷公卿無不相欽羨只緣汲黯好
直言遂使安仁御爲掾如今避地錦城隅幕下英寮每日
相隨提玉壺半醉起舞捋髭鬚乍低乍昂旁若無古人制
禮但爲防俗士豈得爲君設之乎而我不飛不鳴亦何以
只待朝廷有知己亦曾讀卻無限書拙詩一句兩句在人
耳如今看之總無益又不能崎嶇傍朝市且當事耕稼豈

得便徙謝南陽蔣充爲友朋東山謝安作鄰里閒常把琴
弄酒即揭猿起鶯啼二月三月將花發千山萬山裝此時
幽曠無人知火急將書憑驛使爲報杜拾遺

此詩題上元有雜言二字

雜言所以不列於譜者以其句法即同於五七言古詩
句法也八九十一字句不過因七言古詩擴而充之亦
只在末四字中尋筋節其轉韻處與轉韻歌行同三四
字句不拘可以意會耳

既無定局字句多寡長短皆任意從何譜之舉一隅以
一隅反可也

蜀道難 李白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
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
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
棧相鉤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
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
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
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
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
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
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
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蚤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
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青蓮集他作句多此種實異調也

柏梁體

箜篌引 王昌齡

盧溪郡南夜泊舟夜聞兩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微
雨沾衣令人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箜篌彈作

荊門棗棘秋拗句 律 風沙颯颯青冢頭將軍鐵驄汗血流深入匈奴戰未休律句 黃旗一點兵馬收亂殺胡人積如丘瘡病驅來役邊州仍披狹北胡爭婁顏色飢枯掩面若律句 瞑眶淚滴深所望思還本鄉食靡中欲語不得指嘲喉或有強壯能呼嗟云說彼他邊將拗句 律 五世爲藩漢主留碧毛氈帳河畔遊蕃騎五萬部落稠救賜飛鳥金殊榮爲君百戰如過篁掃蕩山無鳥投 律少拗句 家藏鐵券特承優律句 黃金千斤不稱求九族分離作楚囚律句 深溪寂寞綠苔叢草木悲感聲颼飀僕本東山爲國憂律句 明光殿前論九疇籛讀兵書盡冥搜爲君掌上施權謀洞曉山川無與儔律句 少拗 紫宸詔發遠懷柔律句 攝筆飛霜如奪鈎律少拗句 鬼神不得知其由麟愛若生比蚍蜉朔河屯兵須漸抽諸遣降來拜御溝律句 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律句 史臣書之得已不

此詩正同陸渾山火句法假借處此詩更同

附 通轉韻式

東冬通江轉用 古韻以江通入陽庚青蒸他人罕用可不避也

江通陽亦可入庚青蒸

支微齊通 時本通佳灰試古人間有通灰者四言古方可也

魚虞通

佳灰通

真文元寒刪先六韻通用 此韻之最寬者

蕭肴豪三韻通用 古間有入歌麻者不可浸用

歌麻通

陽庚青蒸四韻通用亦可入江

尤獨用 古體間入魚虞亦不可浸用

侵覃通

鹽咸通

上聲

去聲 通用與平聲

入聲通用甚寬依古賢所用用之可也

轉韻隨便用無定式

詞韻更寬上聲與去聲相通惟內閒一定之字俱照詩律遵之

聲調三譜卷三

聲調譜小跋

周思□撰

吾宗聲調譜蓋出自青州趙飴山先生爲民王太守胡絳切仕山左及見先生得其副本戊壬午予入上谷旋暇時手出是編相示南山之言曰從誠有譜猶方圓之有規矩能手規矩之中而明于規矩之外者乎請予合之神會焉而已予竊手抄而心識之歲後去以副本付梓以當守受門不久謝世其嗣君秋谷孝廉攜版去予于行篋中檢得舊本旋什襲藏之公見示意耳予之不能忘公猶公之不能忘師由巴回念花晨月夕燎酒盤桓公每舉古今人詩之得失是非殷殷相商摩如昨日事而物是人非興感曷已不禁有華屋山邱之感也因述所自來如左乾隆壬辰春仲句章周思□望雲氏書于奮江旅舍

趙執信自撰論例古樂府須知其題原明其比興使氣味音節皆得古人之意可矣其詩有轉韻一韻長短句近體絕句之不同不可遞也須細會之

新樂府皆自製題大都言時事而中含美刺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爲戒此詩家煩質本領近代名公亡之久矣亦宜全讀不必避也其體同古樂府少近體謂少陵所作自見漢人歌謠之採入樂府者如上留田崔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世事若少陵所作新題樂府題雖異于古人而確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總而言之樂府詩以協于樂一也采詩以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以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六也并少陵之新樂府題新題而爲也樂府盡此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裔也樂府不難知而今人都不解請具言之太白祖述騷雅下逮齊梁七言無所不包奇之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沈切自古未有也後人宜以爲法樂府本詩詞多乎美皆魏宋齊梁府取其多聱牙不可通由樂人于不合宮商者增損其文又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于不可通者非本詩如是也李于鱗乃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截而句擬之生吞活剝謂之擬樂府而宗子相所作全不可通陳子龍效之題之使人笑笑王元美論歌行云有奇句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知其爲擬古樂府也樂府句讀不一漢人承離騷之後故歌謠多

聲調譜

奇語致武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而史志所載亦有平美者此婕妤團扇詩青河畔草皆樂府也鍾伯敬承于鱗之說遂謂奇詭聲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至謂古詩某句似樂府樂府某句似古詩謬之極矣

古來言樂府者惟宋書最詳整次則隋志及南齊書晉書樂志不及也

郭茂倩樂府詩集爲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而無遺誤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

律詩後譜略採數首不外于前所謂舉一隅也

集中所選雖不甚當要皆須熟讀以採風騷遺則

凡平聲俱用○仄聲俱用△與律句同者不著箋近體中不拗者亦不著筆

聲調譜一卷

國朝趙執信撰執信有因園集已著錄執信嘗問聲調於王士禎士禎靳不肯言執信乃發唐人諸集排比鉤稽竟得其法因著爲此書其例古體詩五言重第三字七言重第五字而以上下二字消息之大抵以三平爲正格其四平切腳如李商隱之詠神聖功書之碑兩平切腳如蘇軾之白魚紫蟹不論錢者謂之落調柏梁體及四句轉韻之體則不在此限焉律詩以本句平仄相救爲單拗出句如杜甫之清新庾開府對句如王維之暮禽相與還是也兩句平仄相救爲雙拗如許渾之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是也其他變例數條皆本此而推之而起句結句不相對偶者則不在此限焉其說頗爲精密惟所列李賀十二月樂府所標平仄不可解卷末附以古韻通轉其說尤謬或曰古韻一篇乃其門人所妄增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聲調譜一卷

其四平切腳如李商隱之詠神聖功書之碑

案李詩外所舉各詩皆不見今本李詩此句亦無說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之二所訂趙譜云詠神聖功書之碑平聲尚未論及是所見本即同今本其所注律句拗律句及古詩不用韻句偶入律調以下句救之之說翁皆斥其非意以古詩在律詩先非須知後世有律體即倜然如律之句皆俱必應如此救姑著此句而何煩下文出救兵以解之所論誠有見但趙援律句爲說以明其非調爲後學計似亦無妨惟白居易集半格詩謂此卷中半是格詩而趙以半格二字連讀因以半格詩三字標目翁謂應刪去此則足正其失耳翁又有五七言詩平仄舉隅意在翻案亦可備考涇縣翟翬聲調譜拾遺即廣趙譜而變通之與翁意略同而不似翁之故爲論難如能以趙譜植其基以翁譜博其趣斯三書實互相成爾又案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云秋谷向余云少時作詩講阮亭阮亭爲點閱其致妙處吝不一示因發憤三四月始於古近二體每體各分爲二流古體有古中之古古中之近近體有近中之古近中之近截然判析明白自此勢如破竹豁然窺妙具得了然於心矣今趙譜分前詩後譜續譜似即此意翁但辨前譜非漁洋著皆秋谷所爲尚未見及此也

聲調譜拾遺

翟翬 纂

　集部詩文評類

聲調譜拾遺

翟翬撰　[illegible]

南滙吳省蘭泉之輯

錢塘許琳凌飛校

自序

余幼從家蘭陔兄學詩得趙飴山先生聲調譜讀之既卒業疑其有未悉者因取所讀詩默記其平仄以辨定其聲音高下之節正變相生之旨參互考訂猶若有得即以飴山之譜果未悉也乃綴其所知錄而藏之今十餘年欲騁正四方傳雅之士困於舌耕無須臾之暇而總之者曰古人著書亦有紕繆為世指摘者聞之於世有能鍼砭其癈猶是亦所以考鏡得失也余曰是吾心也將遂付之而敘其始末詩之體製莫盛於唐聲調之正變亦莫備於唐自唐以來詩學大家咸規橅其成法未嘗有所出入故飴山之譜推本唐賢而余亦仍是為依據乃為以唐賢而宗少陵者聲調之正變於少陵然備也……少陵之所未備又以明……調猶樂之有律呂……則……有繩才

規矩之用則一是故詩之為道聲調所不能兼也泥於聲調者不可以為詩不知聲調者亦不可以言詩以聲調為詩譬之土偶之為人有形骸而無神氣神氣不充不可以為人去聲調以為詩如樵唱牧笛之聲嘔啞嘲哳自謂悅耳求之太常協律之所掌不能與雅頌比次也聲調之辨有正有變變者由正而變不詭於正所以濟正聲之窮也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變而無方非所以為變也夫正變之際聲詩之樞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詩飴山撰不知者之譏而借知之者之自私也著之於譜以示天下此誠詩家之先務後學所宜法者顧不自遜綿飴山之緒餘而思推廣其義以畢其說僭於唐賢之詩無鄙書無說之譏則於飴山之書不無少有裨益焉若四方賢者不吝教益摘其紕繆而指示之則余之所深望也

論例

一詩已經趙箋詳明者不復載入其有未盡明者仍取而詳之至若如杜子美望嶽等詩是也

一雜言轉韻詩如李太白夢遊天姥吟等平韻不轉韻詩如韓退之石鼓歌李義山韓碑等則樂體如韓退之陸渾山火王昌齡等皆散體論註釋詳明故茲譜只可采詩名之當於趙譜中求之

一五言絕句古人體唐人所作或從古樂或從齊梁或與近體相似人體製不一類難枚舉細論之其義自見茲譜所以不復入

一七言絕句源流與五言相似杜少陵所作特多拗體茲譜取之以與律詩相印證焉

一樂府體元明以來論者人人各殊莫能得其要領惟常熟馮定遠先生古今樂府論考據精詳分辨明晰趙氏自稱私淑定遠故其譜有原本可觀茲譜雖未……者因趙氏之說參考其義則樂府源流亦

皆可見矣

一趙譜註記凡平聲俱用○仄聲俱用●古詩中夾律句閒者不皆註近體中不拗者亦不皆註茲仍其例俾觀者便於參閱

五言古詩

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邱　李白

尋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蒼崖渺難涉白日忽欲晚未窮三四山已歷千萬轉寂寂聞猿愁行行見雲收高松來好月空谷宜清秋溪深古雪在石斷寒泉流峰巒秀中天登眺不可盡丹邱遙相呼顧我忽而哂遂造窮谷間始知靜者閒留歡達永夜清曉方言還

月下獨酌　李白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夏日李公見訪　杜甫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旁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眾鳥鬬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韋應物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慚居處崇

落字平 亦物仄平 未嘗斯民康 字句四平 理會是非遺 性達形跡忘
鮮肥屬時禁 蔬果幸見嘗 仄三 俯飲一杯酒 仰聆金玉章
神歡體自輕 落字平 律句 意欲凌風翔 吳中盛文史 羣彥今
汪洋 方希大蕃地 豈曰財賦彊

畫鶻行 杜甫

高堂見生鶻 颯爽動秋骨 初驚無拘攣 何得立突兀 乃
知畫師妙 巧刮造化窟 寫作神俊姿 充君眼中物 烏鵲
滿樛枝 律句 軒然恐其出 側腦看青霄 寧爲衆禽沒 長翮
如刀劍 律句 人寰可超越 乾坤空崢嶸 粉墨且蕭瑟 緬思
雲沙際 自有煙霧質 吾今意何傷 顧步獨紆鬱

讀古詩有不悉者須於五七言律體中求之蓋凡律
詩拗調皆古詩句法也但古詩句法有可以參入律
體者有必不可以參入律體者是當細撿有所分辨
耳

趙譜論古詩頗詳盡由此與趙譜參之庶幾無遺義
矣

七言古詩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
歌 李白

東風已綠瀛洲草 律句 紫殿紅樓覺春好 拗律句 古詩正調 池
南柳色半青青 拗句 縈煙嫋娜拂綺城 垂絲百尺挂雕楹
上有好鳥相和鳴 此二句平韻律 古詩正調 間關早得春風
情 春風卷入碧雲去 千門萬戶皆春聲 是時君王在鎬京
五雲垂暉耀紫清 仗出金宮隨日轉 天迴玉輦繞
花行 律句 始向蓬萊看舞鶴 還過茝石聽新鶯 新鶯飛
繞上林苑 願入簫韶雜鳳笙

戲題畫山水圖歌 杜甫

十日畫一水 五日畫一石 能事不受相促迫 王宰始肯留真跡 壯哉崑崙方壺圖 挂君高堂之素壁

巴陵洞庭日本東 赤岸水與銀河通 中有雲氣隨飛龍
舟子漁人入浦漵 山木盡亞洪濤風 第三句平妙 三平
焉得并州快剪刀 律句 剪取吳淞半江水

天育驃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 九字句 今之畫圖無乃是 是何意
態雄且傑 駿尾蕭梢朔風起 毛爲綠縹兩耳黃 眼有紫
燄雙瞳方 矯矯龍性合變化 卓立天骨森開張 伊昔太
僕張景順 監牧攻駒閱清峻 遂令大奴字天育 別養
驥子憐神俊 當時四十萬匹馬 張公嘆其材盡下 故獨
寫眞傳世人 見之座右久更新 年多物化空形影 嗚呼
健步無由騁 此二句律 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 時無王
良伯樂死即休 九字句 拗律

醉歌行

陸機二十作文賦 汝更小年能綴文 總角草書
又神速 世上兒子徒紛紛 驊騮作駒已汗血 鷙鳥舉翮
連青雲 詞源倒流三峽水 筆陣獨掃千人軍 只今年纔
十六七 射策天門期第一 律句 舊穿楊葉眞自知 暫蹶霜
蹄未爲失 偶然擢秀非難取 律句 會是排風有毛質 汝身
已見唾成珠 汝伯何由髮如漆 春光澹沱秦東
亭 渚蒲牙白水荇青 風吹客衣日杲杲 樹攪離思花
冥冥 酒盡沙頭雙玉瓶 衆賓皆醉我獨醒 乃知貧
賤別更苦 吞聲躑躅涕淚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
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 不減昔時陳太丘 邑中上客有柱史
多暇日陪驄馬遊 東山高頂羅珍羞 下顧城
郭銷我憂 清江白日落欲盡 復攜美人登綵舟 笛聲憤
怨哀中流 妙舞逶迤夜未休 燈前往往大魚出
聽曲低昂如有求 拗律二句 三更風起寒浪湧 取樂喧呼覺
船重 滿空星河光破碎 四座賓客色不動 請公臨深莫
相違 回船罷酒上馬歸 人生歡會豈有極
無使霜露霑人衣

此古詩歌行極則也其用韻轉換錯綜高下疾徐處
皆有細意存之神明於此餘可類推而知也
趙譜謂平仄仄平仄平平句法係常轉韻古詩不可
輕用信矣然李杜韓諸家詩中亦間用之而未見有
礙由其詩純用古調而聲氣又足以勝之也否則不
宜著此矣
平韻古詩無論轉韻及不轉韻凡仄仄仄平平平平平
及仄仄平平平平平等句法皆不可用杜韓詩筆力
最橫絕未嘗有此唐人間有用之者要是偏閒之弊
不可不知
以上二條所論句法頗宜相參體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韓愈

纖雲四卷天無河 清風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聲影
絕 一杯相屬君當歌 君歌聲酸辭正苦 不能聽終淚如
雨 洞庭連天九疑高 蛟龍出沒猩鼯號 十生九
死到官所 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藥 海氣濕
蟄熏腥臊 昨者州前搥大鼓 嗣皇繼聖登夔皋 赦書
一日行千里 罪從大辟皆除死 遷者追回流者
還 滌瑕蕩垢清朝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 坎軻祇得移
荊蠻 判司卑官不堪說 未免捶楚塵埃間 同時輩流多上道 天路幽險難追攀 君歌且休聽
我歌 我歌今與君殊科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
命非由他 有酒不飲奈明何
純用古調無一聯是律者轉韻亦極變化

夜上西城聽梁州 李益

行人夜上西城宿 聽唱梁州雙管逐 此時秋月滿關山

何處關山無此曲鴻雁新從北地來聞聲一半却飛回
金河戍客腸應斷平更在秋風百尺臺

送客之江寧 韋應物

春流送客不應平時前大徐州見柳花朱雀橋邊看淮水烏衣巷裏問王家平問萬井無多事閉戶開門向山舉楚雲朝下石頭城江燕雙飛兵官寺吳士風流甚可親相逢嘉賓日應平新從來此地該羊酪自有鄉羨味可人

此古詩純用律調者

趙譜謂中唐後古近體判不相入或未可信然觀李杜韓柳諸集無古詩純用律調者古詩用律調詩格之卑也唐人間或有之唐無古詩亦謂此也

人日寄杜二拾遺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律句遙憐故人思故鄉此上二字平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拗律句豈知書劍老風塵律句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拗律二句

喜韓樽相過 岑參

三月灞陵春已老律句故人相逢耐醉倒甕頭春酒黃花脂祿米只充沽酒資與前詩第句參看長安城中足年少獨共韓侯開口笑律句桃花點地紅斑斑有酒留君且莫還律句與君兄弟日攜手拗律句世上浮名好是閒律句

此亦古詩中金科玉律也總有近律處斷無亂入柏梁體者可與趙譜杜少陵樂遊園歌參看

入奏行 杜甫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盌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疏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繡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兆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為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此古詩長短句不轉韻格譜中舉轉韻者也可與轉韻詩例看

五言律詩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杜甫

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夜雨

小雨夜復密拗句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

杜律凡五字全仄及仄仄平仄仄平仄仄仄仄等句皆用拗救與符合然唐人亦有不用拗救者不必似落調恐未必然

凡律詩上句拗下句猶可參用律調下句拗則上句必以拗調救之此不易之法

空囊

翠柏苦猶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暫如臨邑至嵖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平拗句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靄靄生雲霧唯應促駕還

秦州雜詩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鼙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玩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南陽送客 李白

斗酒勿為薄寸心貴不忘坐惜故人去偏令遊子傷離顏怨芳草春思結垂楊揮手再三別臨岐空斷腸

送友人東歸 戴叔倫

萬里楊柳色出關送故人輕煙拂流水落日照行塵積夢江湖闊憶家兄弟貧徘徊灞亭上不語自傷春

按此等句法唐人間有用之者亦只在起調他處未嘗見也世人所以不信趙譜者正以此等詩與趙譜所論間有不合故爾[illegible]推求通以盡其變要在善讀者加之意焉

獨釣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佳。霏。四垂（兩杜詩共誰者何世人）風

約竿池上鳥，下見人驚魚，來樹餌所喚，無可否不得

倒翠瓶

秋半百物瘦。凡四溪煩長不來（不救上句可與前後詩參看）昔風能振

尖角露亦染，犁腮遠岫重，堪見（物句）寒花散亂開（句可救上）

（杜甫詩參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道林寺 裴說

獨立凭危欄，高低落照開。寺分一派水（拗句與杜詩參看），僧語半房山。對面浮世閑，垂簾到老閑（二句亦可）

（與前詩參看）煙雲與塵土，寸步不相關

江園書事寄盧綸 司空曙

種柳南江邊，閉門三十年。（二字拗救）四年俗人那勝竹，凡鳥不如蟬。嗜酒漸思渴，讀書多欲眠。平生故交在，白首遠相憐

臨洞庭湖贈張丞相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拗句起與李白詩之楚水清若空同）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唐人五七言近體詩起調多作拗句，知詩律於起調較寬也

七言律詩

題省中院壁 杜甫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迴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鄭駙馬宅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誤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卜居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九日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限西東。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十二月一日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楣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望嶽

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峰羅立如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稍待西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疏簾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卻繞井闌添個個，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

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平三)洞庭(平)相逢十(第二字平此字可仄)二秋(拗救)遠愧上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并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龍池篇 沈佺期

龍池(平)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拗救 不粘 說見前)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雁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平)已乘黃鶴去(拗句見前)此地空餘黃(平)鶴樓(拗救 不粘)黃鶴一去不復返(六仄拗句)白雲千載空悠悠(三平拗救)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所似煙波江上使人愁

題東溪公幽居 李白

杜陵(宜仄而平)主人清且廉(拗句拗起)東谿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朓門垂碧柳愛陶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惟有水晶鹽

題璿公山池 李頎

遠公遁跡廬山岑(三平)開山(宜仄而平)幽居祇(平)樹林片石孤雲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閒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惟餘元度許相尋

王敬美謂詩無一句拗者此詩獨於第二句下一拗調於理不合因改開山字爲開士其後毛大可極力非之以爲此詩本兩句拗若改山爲士則反成一句拗矣以矛刺楯復何言

又按此詩文義亦斷依原本改易不得謂開山字本承上句直說下謂遠公來遁跡廬山而開山以居故結用元度望遠公故事終始以比體贈璿公若添出開士一句便不成章法筆力亦疲苶矣然如毛大可謂開山句調以開山之僧而幽居祇樹添一僧字而文理亦轉覺蔬瓣贅疣詩之難固未可以輕心掉之也

酌酒與裴迪 王維

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仄三)花枝欲動春風寒(平三)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於中聯偶著拗調求之前人詩中亦不多見豈是時詩律未嚴沿襲齊梁之遺與

靈寶縣西 吳融

碧溪瀲灩流殘陽晴沙兩兩眠鴛鴦(不粘)柳花無賴苦多暇蛺蝶有情長自忙千里宦遊成底事每年風景是他鄉高歌一曲垂鞭去盡日無人識楚狂

曲江感春 羅隱

江頭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心悠哉高陽酒徒半雕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歸去來

春日長安即事 崔櫓

一百五日又欲來(與本詩同用中句拗)梨花桃花參差開(七字平句)行人自笑不歸(宜平而仄)去(句拗)瘦馬獨吟真可哀(上句拗此句救)(二句拗)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煙將變舊爐灰(仄)玉樓春暖笙歌夜昔倚愁腸日九迴

七言絕句

漫興 杜甫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是春風相(仄 宜平)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熟知茅齋絕(仄)低小(拗句見前)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

二月已破三(平)月來(拗句見前)漸老逢春能(平救)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登廬山五老峯 李白

廬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山中與幽人對酌

兩人對酌山花開(平)一杯(平)一杯復(第二字平此字可仄)一杯(拗救)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平)西辭黃鶴樓(句拗)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齊梁體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杜甫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不粘)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不粘)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爲功(平三)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正四句不粘)

示全真元常 韋應物

余辭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雪夜復此對牀眠始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不粘 平三)無將一會易歲月坐推遷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淒淒去親愛(仄)泛泛入煙霧歸棹洛陽人殘鐘廣陵樹今朝爲此別(仄)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酬友人 溫庭筠

辭榮亦素尚倦遊非夙心寧復思金籍獨此臥煙林(此句不粘)閒雲無定貌佳樹有餘陰坐久芰荷發釣闌茭葦深游魚自攝浴鳥故浮沉唯有清夕(不粘)一爲撫幽襟

終

小石帆亭著錄

翁方綱撰

小石帆亭著錄卷第一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山東學政大興翁方綱

新城縣新刊王文簡古詩平仄論

方綱序曰詩家爲古詩無弗諧平仄者無妨諧則無所事論已古詩平仄之有論也自漁洋先生始也夫詩有家數焉有韻格焉有音節焉是三者常相因也而不可泥也相通也而不可泛也先生之論古詩蓋爲失諸者言之也泛亦失也泥亦失也泛斯理之泥斯通之夫言豈一論而已言閒各有當也方綱束髮學爲詩得問先生精論於吾邑黃君事因得先生所爲古詩評訓諸者既又見江南屢有刊本或詳或略又有所謂詩問詩則者其論開有指甚亦大同小異今見新城此刻抑又不同或遂疑其有夙方繩蓋齊熟復先生言詩之旨而知其不相悖也夫張王元白之雅操不可以例杜韓山谷之逆筆不可以擬擬梅吾惡知先生當日有所爲而言之之爲柢可焉耶爲南宮敢叔耶其知者則曰舉一以反三也其不知者則曰舉一而廢百也今日高才嗜古者稍有所得輒往往詶薄先生據且加甚矣其墨守先生之論者何如闡聲款而愛慕之得其片紙隻詞以爲拱璧方綱君不爲之別扶原委俾讀者知其立言之所以然其於甘予丹素經緯序說之界所闕非細故因新城學官之請而爲之序如此乾隆五十七年二月朔

天歎關遂書

謝太傅問王子猷曰云何七言詩對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此命名所自也

七言古自有平仄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其要在第五字必平如韓詩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恠
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
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淸風潛心默禱若有應
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撑靑空
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
松柏一逕趨靈宮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塡靑紅
升階傴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
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盃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
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
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曈曨
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第五字既平第四字又必仄如歐陽詩

啼鳥

窮山候至陽氣生百物如與時節爭官居荒涼草樹密
撩亂紅紫開繁英花深葉暗耀朝日日暖衆鳥皆嚶鳴
鳥言我豈解爾意綿蠻但愛聲可聽南窗睡多春正美
百舌未曉催天明黃鸝顏色已可愛舌端啞吒如嬌嬰
竹林靜啼靑竹筍深處不見惟聞聲陂田遶郭白水滿
戴勝穀穀催春耕誰謂鳴鳩拙無用雄雌各自知陰晴
雨聲蕭蕭泥滑滑草深苔綠無人行獨有花上提葫蘆
勸我沽酒花前傾其餘百種各嘲哳異鄉殊俗難知名
我遭讒口身落此每聞巧舌宜可憎春到山城苦寂寞
把盞常恨無娉婷花開鳥語輒自醉醉與花鳥爲交朋
花能嫣然顧我笑鳥勸我飲非無情身閒酒美惜光景
惟恐鳥散花飄零可笑靈均楚澤畔離騷憔悴愁獨醒

第四字第五字平仄既合第二字可平可仄然不如平之諧也古人多用平如蘇詩

武昌西山

春江淥漲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憶從樊口載春酒
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兩腋飛崔嵬
同遊困臥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何許
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蒼崖半入雲濤堆
浪翁醉處今猶在石臼杯飲無樽罍爾來古意誰復嗣
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
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鑾開豈如白首同夜直
臥看椽燭高花摧江邊曉夢忽驚斷銅環玉鎖鳴春雷
山人帳空猿鶴怨江湖水生鴻雁來請公作詩寄父老
往和萬壑松風哀

右詩第二字用仄者纔六句耳

方綱按此條云弟二字用仄者纔六句耳此語有誤末句往和和字去聲非平聲也今以●記之知非先生手稿原本也即用看看字可平可仄然此處亦作仄非作平也必無一連四句弟二字皆平之理耳此首凡十四韻兩對句之另二字用平者六用仄者八則此使所云古人多用平者失其實矣借使先生當日倘爾撥及此詩亦不爲定論耳

又按此條所云弟二字多用平者指對句言耳然則句弟二字古人初無多用平聲之說即以此卷內先生所舉諸篇言之如衡嶽廟一首凡十六韻而其對句弟二字用平者纔三句石鼓一首凡三十三韻而其對句弟二字用平者纔八句八句之內其年始改稱元和句年字則因上句弟七字以平聲另提其勢與雜句不同兩末句嗚呼呼字是正收通篇音節亦與他句不同除此二句外其弟二字用平者纔六句耳惡見有所謂弟二字多用平者耶蓋出句弟五字多用仄是以弟二字多用平也若對句則弟五六七字既皆多用平而弟二字又多用平毋乃不均乎此條必非先生之言所不得不辨者也

至其出句弟五字多用仄如間有用平者則弟六字多仄如蘇詩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樓觀何眈眈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脩竹
採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打人迹絕時有沙戶祈春蠶
我來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懷慙同遊盡返決獨往
賦命窮薄輕江潭淸晨無風浪自湧中流歌笑倚半酣
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自言久客忘鄉井
只有彌勒爲同龕困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
山林飢臥古亦有無田不退寧非貪展禽雖未三見黜
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投劾謝簪組爲我佳處留茅庵

至出句之第二字又多用平如蘇詩

答呂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居民蕭條雜麋鹿
小市冷落無雞豚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奔流渾
夜聞沙岸鳴甕盎曉看雪浪浮鵬鯤呂梁自古喉吻地
萬頃一抹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
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鳶蹲歲寒霜重水歸壑
但見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對如夢寐我亦僅免爲魚黿
旋呼歌舞雜談笑不惜飲釂空瓶盆念君官舍冰雪冷
新詩美酒聊相溫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
宣房未築淮泗滿故道堙滅瘡痍存明年勞苦應更甚
我當畚鍤先黥髡付君萬指伐頑石千錘雷動蒼山根
高城如鐵洪口快談笑卻掃看崩奔農夫掉臂免狼顧
秋穀布野如雲屯還須更置軟腳酒爲君擊鼓行金樽
總之出句第三字平第五字仄其餘四仄五仄亦諸落句
第三字平第四字仄上有三仄四仄亦皆古句正式如蘇
詩

游徑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
金鞭玉鐙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
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茅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爲裂
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窗暖足來橫遲夜缽咒水降蜿蜒
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爲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
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晨鐘暮鼓驚龍眠
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
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
嗟余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
欲看細字銷殘年

古大家亦有別律句者方綱按此句愚有說詳于後然出句終以三五
爲激落句終以三平爲式間有雜律句者行乎不得不行
究亦小疵也方綱按旣云行乎不得不行則不得云疵矣何以又云究亦小疵先生豈有如此自相
矛盾之語恐有說詳後卷如蘇詩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晏嬰不滿六尺長別律句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
自欺富貴在天那得忙別律句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
書收散亡別律句朅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強孔
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
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
巾狼藉又屢舞傍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略盡惟
我與子猶彷徨世人共棄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別律
句朝來告別驚何速句律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
君子挂冠兩紀鬢未華句別律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鄰
里烹豬羊君歸爲我道姓字幅巾他日容登堂

方綱按此首內注出云別律句者凡六句其貫古人前非有意與律句相別也且推其本言之古尚之與也在律詩之前雖七言古詩大家多出於悲後耐六朝以上已其有之皆其預雜後世有律體而先爲此體以別之耶是古詩體無別律句之說者矣卽此恐闕首一條云乎頓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此語亦似過泥耳

又如歐陽詩

聖俞會飲時聖俞赴湖州

傾壺豈徒強君飲別律句解帶且欲留君談洛陽舊友一
時散十年會合無二三京師旱久塵土熱忽值晚雨涼
纖纖滑公井泉釀最美赤泥印酒新開緘更吟君句勝
啖炙杏花妍媚春酣酣吾交豪俊天下選誰得衆美如
君兼詩工鐫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鈐遺編最愛孫
武說往往曹杜遭夷芟關西幕府不能辟隴山敗將死
可慚別律句嗟余身賤不敢薦四十白髮猶青衫吳興太
守詩亦好往奏玉琯和英咸盃行到手莫辭醉明日舉
棹天東南

方綱按此首內注出別律句者凡二句皆屬對之句也既是對句自應合二句同讀之乃見音節也不特此也古人一篇之中句句字皆是一非宮商未有專樂其一句以見齊節齊則焉有可於果句特有意則律何者乎今卽以此齊論之闕而蕭府不能辨顧山敗將死可擲此二句若依節詳先生所講三平之法則既山句第因字既仄自應五六皆平矣今乃五六皆仄者何也蓋此篇十二韻對句皆三平之調只前中弟四句集二三略於第六字嗣入一仄字耳至第七韻詩工纔刻靈天骨將論第構悟玉谿此聯對偶乃於對句弟四字用平

弟五字又用平而弟六字用仄此在通當中爲循當矣則此下豈得不再有一略變之句以聖應之仄以關再二句又作對聯聯山句弟四字頗仄則疑於三平之不變者矣故特句五六用仄并以亦其嬌變正以抑其諸合也試取此上下對偶之數句按節吟之而後若恐說不袁也而豈得尋於龍西句在云別律句耶王細此篇起句亦花云別律句則更不然矣此理此微諸一論之傾薛登徒强君飲解帶且欲留君談於陽昔友一將故上年曾今無二三哀角半久鹿上然忽宿聽而源識緻消公井泉歲晟人亦泥甲消新開徵更吟君何勝咲突杏花頻妬春州難肯乍消此詩盼有友人在方征上下段句坰去不定家維織春酬酬似如頗者故曰不然誠陽公自鉦云君詩有春風酬酬含正妨之句蓋此何是引川梅聖命詩諦奧上句承纖纖本不相此此一說也府有不忠此者此篇與君飲一屑留君敬又一屑吟君句又一厨此三所者參差鼎可通相那者則亦雜縮之賓景與春相副之虛景又豈不可參差若抑既乎在古人原出以無意附其實天然之節養皆於無意中拍合之未有特出有心別乎律句以爲古詩者也節如下篇先生所舉之韓石鼓歌起首四句第一句末三字右鼓文第二句末三字石鼓歇弟网句未三字不鼓何計是同聲相應之理東披安州老人含差歌結則何云門弟鶱與雙龍俳鎖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亦如謝老人心似變龍非卽是三疊相應之法也蹤陽詩之强君飲留君談吟君句則遺漸相將又是一種吸應之法文京干變萬化如碧空之雲無一同者雖一被者而無一處不白成章也不可泥也此下於石鼓歌起何既注云別律句又云妙在石字入聲似未喻此理恐謂此等處悲是先生偶然語及而門弟子楓筆之於冊似皆非先生定論耳

又如韓詩

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別律句勸我試作石鼓歌別律句少陵無人
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別律句又妙在石字入聲周綱陵遲四海
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
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
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
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
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
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
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
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方綱按委音遙今作平誤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
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
別律句方綱按此句原刻有誤今改正故人從軍在右輔爲我量度掘臼

科別律句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苞席裹
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別律句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
豈止百倍過別律句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
別律句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
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
無他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方綱按婀音諳今作●汝
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方綱按此為字去聲今作○誠趨節
山續語於此字亦減作平讀押殘卷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
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別律句繼周八代爭
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別律句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
術崇丘軻別律句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
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方綱按此首內計出別律句者凡十一皆不必泥也說已見前

又如蘇詩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吳越
三年飲食窮芳鮮金虀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
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
沃野便到桑麻川翦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
廚中蒸粟埋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
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
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脚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
紫金百餅費萬錢別律句吟哦烹嘗兩奇絕只恐偷乞煩
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
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
媸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寄謝聊相鐫
方綱按此首內注出別律句者只一句實不必也篇內○●皆是正式但以為有意別於律句則非
若仄韻到底間似律句無妨以用仄韻本非近體其平仄
抑揚多以第二字第五字為關捩如蘇詩

石鼓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舊曾聞石鼓今見之
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
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况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
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
古器縱橫猶識鼎眾星錯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瘢胝
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莨莠
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
下揖冰斯同鷇鷇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
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耇東征徐虜闞虓虎
北伐犬戎隨指嗾象胥雜還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
遂因鼓鞞思將帥豈為考擊煩矇瞍何人作頌比崧高
萬古斯文齊岣嶁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
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
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
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
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
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剖傳聞九鼎淪泗上
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
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閑
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又如韓詩

寒食日出遊贈張十一院長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走馬城西惆悵歸
不見千株雪相映爾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爭競
可憐物色阻攜手空展霜縑吟九詠紛紛落盡泥與塵
不共新妝比端正桐華最晚今已繁君不強起時難更
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昔與君同貶官
夜渡洞庭看斗柄豈料生還得一處引袖拭淚悲且慶
各言生死兩追隨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
路指鬼門幽且夐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
囊空甑倒誰救之我今一食日還併自然瘦氣損天和
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縶驥四足氣空橫
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市岸蒲生迸宋玉庭邊不見人
輕浪參差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
飲酒寧嫌盞底深題詩尚倚筆鋒勁明宵故欲相就醉
有月莫愁當火令

又如歐陽詩

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

先生二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續與李常
剖琢珉石得天璞大圭雖不假雕琢但未磨礲出圭角
二生固是天下寶豈與先生私褚橐先生示我何矜誇
手攜文編謂新作得之數日未暇讀意欲百事先屏却
夜歸獨坐南窗下寒燭青熒如熠爚病眸昏澀乍開緘
燦若月星明錯落辭嚴意正質非俚古味雖淡醇不薄
千年佛老賊中國禍福依憑羣黨惡拔根掘窟期必盡
有勇無前力何犖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獨詞堅由志確
朝廷清明天子聖陽德彙進羣陰剝大烹養賢有列鼎
豈久師門共藜藿予慚職諫未能薦有酒且慰先生酌
若換韻者已非近體用律句無妨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
勻稱為正如王右丞詩

桃源行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
行盡青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
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
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
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
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
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
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自謂經過舊不迷

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
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方綱按此篇凡七換韻惟弟二段弟六段是六句餘皆四句若以弟二字弟四字上下粘聯之格論之弟一段粘若弟四段平明弟六段應心出洞自謂凡五句皆不粘也蓋于弟五段世中遙望空雲山放出三平之調所以弟六段亦至全不用粘此亦勢所必然不假安排者也末段仍用粘則與前半亦略相照應此則與時偕法初唐未遠不比後來換韻者多以不粘為正格耳

又如歐陽詩

千葉紅梨花

紅梨千葉愛者誰白髮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折
一日千匝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節異
愁烟苦霧少芳菲野卉蠻花鬭紅紫可憐此樹生此處
高枝絕豔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鳥飛來自飛去
根盤樹老幾經春真賞今纔遇使君風輕絳雪樽前舞
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產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
猶勝張騫為漢使辛勤西域徙榴花

方綱按此篇惟一日千匝看無時一句是三平之調餘皆不粘末四句則用粘聯之此則并稍變不能之精也粘者不粘之變也○大約唐宋已後人家爲七古之正調凡換韻者總以不粘爲正此一語可當發凡矣

又如杜詩

丹青引 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青門英雄割據雖已矣
文彩風流猶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
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
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
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
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
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
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
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
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
終日坎壈纏其身

方綱按此篇凡五段中間雖亦有一二句近似粘聯者然如此氣勢充盛之大篇古今七言詩弟一壓卷之作豈復可以尋常格調目之直謂通首不粘可矣以愚意若以換韻銖兩勻稱言之則此篇五段每段八句似亦可以粘出作式然弟以換韻作式則終覺眞當洞庭元氣混茫遠以位置於盆山淺渚之間愚竊未敢也

又如蘇詩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
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
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
只隔山谿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
出城三日尚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
如君相待今安有

方綱按此篇八換韻每段一句皆作不粘論

右詩換韻皆極勻稱亦有不盡然者如杜詩

元都壇歌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
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元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
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知君此計成長往
芝草瑯玕日應長鐵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
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
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
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
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
何由却出横門道

方綱按以上二首皆換韻之正格不知何以又於勻稱之外分別觀也恐非先生定論

石犀行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
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
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終藉隄防出衆
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
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
和自免洪濤恣凋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
茫

方綱按此篇凡三換韻前六韻十二句中二韻四句末二韻二句似乎多寡參差矣然合拍吟之只是以四句收束十二句以二句收束四句此理易明絕非參差也

又如蘇詩

吳中田婦歎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
杷頭出菌鎌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卧青泥
茆苫一月壠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汗流肩赬載入市
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
不如却作河伯婦

方綱按此篇前一韻凡七韻十四句後一韻凡二韻二句[illegible]而其前韻於弟十一句插入一韻以振其勢此則一韻中騰手之變其法與杜石犀行之中間換韻處相似而不同要其以音節爲頓挫則一也亦是正格不得以參差異之

武昌銅劍歌

雨餘江青風卷沙雷公躡雲捕黃蛇蛇行空中如枉矢
電光煜煜燒蛇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
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脊生碧花
猶是西江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爲蒯緱彈鋏咏新詩
君不見凌烟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

方綱按此篇換韻之格乍看似參差而實整齊之至也末一韻多一長句故弟一韻少二句以當其勢弟五句六句仍順承三四句之韻則中間仍是四句一韻前後伸縮音節天然豈得以參差異之

右換韻多寡不一雖是古法不可爲常也

方綱按以上於換韻句稱之外又舉杜詩三首蘇詩二首其杜詩前二首換韻與換韻稱若無異不必言矣其二亦杜詩後一首及二詩二首則皆故而變反而不離於正細論之耳右軍之書勢似反而正焉有於正筆必取之止園笠記以為正格者二語乃此刻於換韻之先生手記於後三詩本道是先生嘗日偶門弟子汲汲討論詩學以何等記妙二之大略又未加日記次第指次更有何筆微其一列之談以今但存此手記之後人刊而定者不得也何以不得學此人於所述之先生後刻為其方不綱許所以此刻諸詩內先生手圖處亦有偶然隨筆略記一二而未及合前後詳定者今既因其爲先生手迹而具仍之故附於此

又有長短句者唐惟李太白多有之然不必學如

蜀道難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枯木雄飛呼雌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豗砯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效之而無其才洵難免滄溟英雄欺人之誚

方綱按漁洋先生答郎廷槐問云七言長短句惟李太白多有之漁洋謂其英雄欺人是也或有長短句雜騷體者總不必學乃為大雅今此本則云效之而無其才難免恐誦不諳叚乎凡矣然先生五七言詩鈔於太白此等篇皆已入選則此云不必學者先非定論也

方綱按古詩平仄是無一定而實有至定者既經元明以來為古體者間有此失入矣請之實今若不加剖說則外間竟以為古詩不論平仄矣相傳漁洋先生論古詩平仄之書流傳於趙秋谷而此則先生商孫新

版纂學生子允照由其家藏一刪刊行云是先生原稿與秋谷所傳不同秋谷之本久已行於南北此刻作見必有疑者說其中亦實有先生未定之論方綱細加審訂此本實在秋谷本之上其爲先生的筆無疑是以不得不稍加辨析具列如右壬子九月二十五日記於小石帆亭

小石帆亭著錄卷弟二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山東學政大興翁方綱

趙秋谷所傳聲調前譜

方綱按此卷或云前譜是漁洋著後譜是秋谷著以考之前後譜皆秋谷所爲是也今以漁洋所刻平仄論合觀之愈見新城所刻是漁洋真筆而此爲秋谷無疑矣故附錄於此

五言古詩

秦越人洞中詠 子鶴

扁鵲得仙處傳是西南峯年年山下人長見騎白龍洞門黑無底日夜惟雷風清齋將入時石徑陰且寒地響知遠鐘似行山林外開葉履聲重疑更俯身低同時時白蝙蝠飛入葶衣中行入路轉窄靜聞水淙淙但願逢一人自得朝天宮

開有律句卻以古句救之總之兩句一聯中不得全與律詩相亂也

息舟荊溪入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功曹 羊士諤

結纜蘭渚曉柴扉上返同晏溫值初霽去遊山河長嶽歲氷雪盡細泉在路傍行披松杉入澂潤橫石梁層閣表精廬飛翠切霄翔沖襟得高步清眺極遠方潭幨積佳氣莽英多早芳何可用具觀澤風秀重使春心傷念遵煩促塗絫利鷲隙光勉君脫冠意共麗無何鄉

方綱按此所謂五言古詩二句內非以平仄論者也亦皆凡古詩爲二律句兩句非以爲古其五言者也有意開葉似拗非律句七言之律其平仄之辨於五言正發之源相句律時亦則栗矣五下首亦詩之句時其理於五言古其何蝸流及按于羊二家皆中唐時人而又宋音二家皆律詩調人而下流席之調調格調時五言之作令調品蘊爲有不同爲可格詩一因乎五言之家數七古纏墨乎白漁洋先生論五七言詩大約以體數家作

發時二平以見氣勢是固然已相傳秋谷得新論於通 有及其平之於書抑又不居豈守漁洋三平之式故特 於貞元之衆此三籍稍於三平之調凋大器以爲 五古之則其在此爽然黃創以群陶謝推其稍能王 以選杜陵爲低杜多師以爲師古豈一端已也恐 於此諸信如是秋谷反自述而非漁洋之原本論

七言古詩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次前韻爲謝 蘇軾

朱顏發過如春醅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卻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 拗律句 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鑑面得眞意 亦拗律 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 亦拗律 遠泝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罍諸公渠渠若夏屋容此風月清閒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 律句 雪浪倒卷雲峯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欲就諸公評此句 律句 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屯賢湔倦哀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 第五字平第六字仄便非律句 扁舟渡江適吳越 仄此字不可惜用平聲 三年飲食窮芳鮮 此一字必仄下如第四字平則第六字必仄以救之此法人多不知 金虀玉膾飯炊雪 拗律句 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廚中蒸栗埋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沙溪北苑強分別 拗律 水腳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 第六字仄獨合 上句雖不論亦由少拗乃健扶律句此正謂第五字拗也○ 末一字平亦可 吟哦烹噍兩奇絕 拗律 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 拗律 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知君窮旅不自擇因詩 此二字不論 寄謝聊相鎸

方綱按此條內云上句雖不論又云此二字不論此關斯失眞適當之論不合通律平仄論亦然此詩亦於形

二字用平拗處加以圈識而此本則以出句爲不必詞 孔然拈犀拗律等句而已是則秋谷只說得漁洋所謂 明句末三字介用三平之語而於其他投妙 條未及也此惡可以昌爲通洋于定之書十 又按前容新城所列平仄詩雖亦只是漁洋 人語然七古則已合杜作歐蘇諸家各體傳然共不 奏今於所遠前謂既稍得自謂洋廬於五詩且其 唐二篇設雜以及二唐皆所不事研求此言止載中 載餘詩二篇於杜韓已下諸家亦不復爲於七言止 也叔與學人平心敬之執果漁洋之旨本乎擇

絕句

正月 李賀

上樓迎春新春歸 六字皆平 暗黃 平 著柳宮漏 仄 遲薄薄淡靄弄野姿 皆六字仄下第七字可用平 寒綠幽風生 平 短絲 字律句第五字少 錦牀曉臥玉肌冷露臉未開 平 對朝暝 平 官街柳帶不堪折早晚菖蒲勝綰結

三月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殺人複宮深殿竹風起新翠舞衿淨如水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裝宮妓掃蛾淺搖搖錦旗夾城暖曲水飄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 此二句亦宜少拗乃健○二句謂律句但律句可也

方綱按此末二句自應諧和律句可也秋谷乃截此詩而末句不健何也蓋見漁洋于杜詩前既不能定其說而以律句但此前引一時歌末句生

五月

雕玉押簾額輕縠籠虛門井汲鉛華水 律句 扇織鴛鴦紋 平二 迴雪舞涼殿甘露洗空綠 第一句第二句皆拗律也此二 羅袖從徊翔 平三 香汗滴寶粟

七月

星依雲渚冷 律句 露滴盤中圓 三平 好花生木末 律句 衰蕙愁空園 三平 不平 夜天如玉砌池葉極青錢 二句律 僅厭舞彩薄稍知花 三字平 簟寒 二句拗律 曉風何拂拂 律 北斗光闌干

九月

離宮散螢天似水竹黃池冷芙蓉死 律句 月綴金鋪光脈脈涼院虛庭空澹白 二句亦律 露華飛飛風草草翠錦斑斕滿層道 拗律 雞人罷唱曉瓏璁鴉啼金井下疏桐 二句亦律

[illegible]

十月

玉壺銀箭稍難傾 律 缸花夜笑凝幽明碎霜斜舞上羅幕 拗律 燭龍兩行照飛閣珠帷怨臥不成眠 律 金鳳刺衣著體寒 第五字仄與拗律少異 長眉對月鬥彎環 律

方綱按李長吉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在長吉集中之一體元自李賀今古詩式亦有長吉東坡之二及諸杜韓諸家七言古詩正格皆未能及王元白張籍諸家正體以後學之於此長吉之體則其元足以發其拗其拗自不足以其前不可謂之於後偏作乃長吉七言古詩者恐非其人而其論所以其七言詩人之前者可知也今人於其教於詩家之學而能爲其奇乃詩人之前有以爲其說者而其後之作者不可謂其心也

秋谷後譜

五言古詩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塔 岑參

無一聯是律者平韻古體以此爲式

方綱按此內所注出律句皆可不必也且所云無一聯是律爲古體之式抑又過泥之論耳說見恐所拗後卷

從濮陽兄季重前山興 王維

末二句入律盛唐人時有之

方綱按末二句音節亦既全篇音節到且不得不然耳豈必從盛唐有之哉

青谿

近體有用仄韻者仄韻古詩卻自不同只在粘聯及上句落字中細玩之

方綱按此條所論最合學者宜熟復焉

秋登萬山寄張五 孟浩然

平平仄平仄爲拗律句乃仄韻古詩下句正調也

方綱按此條亦極是但於篇中注出律句拗句爲非是耳故聊出其所圖記之詩而獨存其評

夏日南亭懷辛大

開元天寶之間鉅公大手頗尚不循沈宋之格至中唐以後詩賦試帖日嚴古近體遂判不相入然盛唐諸公詩亦無四句純律者今人不得藉口也

方綱按此條亦未嘗不是但總是有心與作用異耳有心與律相與而不深求古詩所以抗墜抑揚之故則終於不得其解也故恐意但欲講古詩者節上下合拍相生相反之所以然則自然合節矣不必沾由律句拗律句律式致從拗斷也

七言古詩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燭照通首在此二字若眼山水壁畫歌　李白

末句亦是仄韻七言古詩正調也與五言同

方綱按此篇內注云九字句只以下七字爲主雖如此說然究竟上二字若如亦非來除即如杜詩云餘如段清水出爲整置在迎風瀟爽之玉壺其上二字如在亦相乘際也

夢遊天姥吟別

方綱按扶風豪士歌夢遊天姥吟二篇雖句法音節亦其變化然實皆自然入拍非有意參錯也秋谷於家出篇但評其神發於天姥篇則弟云觀此如轉韻元無定格正恐舉以示後學耳

樂遊園歌　杜甫

方綱按此篇內於換亦以下六句注云純用律調六句卻妙絕然實未言其所以然也卻憶句轉調而下乃是何句拍節出之初不必目爲律耳其法只在皇天意何以三下時其後故入句皆弟一字仄而益見諧和也顯乃弟於聖朝句弟一字云可平似向末匪此旨

渼陂行

轉韻格調已盡於此

方綱按此首乃轉韻中之重規疊矩者若謂轉韻之理盡在於此固無不可然古人轉韻之格其變無方豈可以一言槩之

丹青引

方綱按此等大篇豈可以律句拗句等爲泥之愚有說詳後卷

寄韓諫議注

此平韻不轉格也妙不板排

方綱按平韻不轉卻一韻到底之格也弟以不板排爲妙乎元遺山云蕭蕭如此亦區區

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　韓愈

古詩平韻句法盡於此中柏梁句句用韻雜律句其中猶不用韻之句偶入律調以下句救之也此篇各種句法俱備然中有數句雖是古體止可用於柏梁至於尋常古詩斷不可用轉韻尤不可用之則失調矣嘗細辨之如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平是也又如平平平平仄平仄亦當酌用之轉韻中不宜以其乘於音節耳

方綱按此二條所論皆是但謂古詩不用韻之句偶入律調下句救之此說倘過泥古人作詩無一字不諧宮商作其偶然似律之何皆係必應如此並并不得已始者此何而句須下文出救其以解之則是上句已先自屆於路聞而又自爲彌雜其聞無此理也蓋一云救必已有病而後救之苟上句之不德實下句之待救若然則無怪前卷新城刻本內阮亭先生云間有雜律句者究亦小病也卽是此一種議論秋谷所以有救之一說不知此特漁洋偶然一時未定之論不可以爲據也此內又云古詩平韻句法盡於此此亦向來然蓋若論平韻句法未可但於柏粱體求之也且卽以一層言之七言古詩多以上四下三爲句法而此首卻有上三下四者凡二句兩原邑因之兌衛難欲悔舌不可將是也此則七言句法之變而御不杜出何也

石鼓歌

方綱按此篇愚有說詳後卷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

押韻强穩開宋人法門

方綱按韓詩如此者甚多宋人自學此耳豈必云開其門乎

韓碑　李商隱

七言古不轉韻平聲格已盡矣仄韻可推

方綱按此篇謂平擬之格已盡似矣然於詠神聖功功字平聲則尚未論及也愚有說詳後卷

齊梁體

和杜麟臺元志春情　沈佺期

嘉樹滿中園氛氳羅秀色不見不粘上句仙山雲倚琴空太息沈思若在夢緘怨似無憶青春不粘上句坐南移白日忽西匿峨眉不粘上句返清鏡閨中不相識末二句古體亦與古詩相入

方綱按此篇所注不粘者皆是也其云末二句古體亦與古詩相入則古體古詩奚別焉

宿東亭曉興　白居易

溫溫土爐火耿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折腰窗聲度殘漏此句折腰正調不粘簾影浮初旭頭癢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簷宇下第五字用仄散步池塘曲南雁去未迴東風來何速雪依瓦溝白第五字仄草繞牆根綠何言不粘上句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若上句末字平及下聯與上聯相粘便是仄韻律詩矣

方綱按此首之論亦是但前篇以齊梁體標目神不可以槩此

邊笳曲　溫庭筠

朔管迎秋動末字仄雕陰雁來早上郡不粘隱黃雲天山吹白草嘶馬不粘渡寒磧末字仄朝陽照雪堡江南戍客心門外芙蓉老

晴雲　李商隱

緩逐煙波起如妒柳綿飄故臨飛閣度欲入迴波銷二平縈歌憐畫扇敞景弄柔條更奈天南位牛渚宿殘宵次句與末句上下不粘本句調只

方綱按此二首所論俱是

半格詩

方綱按此三字標目實是應刪去

小閣閒坐　白居易

閣前竹蕭蕭第五字平閣下水潺潺律句拂簟卷簾坐清風生其間第五字平靜聞新蟬鳴遠見飛鳥可平○惟此詩此字仄獨仄見律還以上古雖但有巾掛壁○第五字古句仄而無客叩關二疏返故里第五字仄四老歸舊山古句吾亦適所願第五字仄求閒而得閒○後六句齊梁第二字上下粘末字上下諧

方綱按此篇所注出律句古句古體齊梁皆指局泥不可撥也遂見飛鳥還爲字必仄皆無此字可平之理秋谷但況於所問漁洋三平之說而不知此句音節之不何也此句老未三字三平則以下者常皆特不出矣又按白香山集所云半格詩者此卷中半是格詩也此乃以中二字聲韻作譜之標目者試也又按秋谷此譜所附論律詩平仄今本不應況詩作甚中閒有不可不說者杜早樹七律起句未附官均鼎詩典何注云起句阿拗今俗云必拗弟三何者非也援乱釋何法不過以弟五弟六兩字平仄互是乃古人之止格元不得云拗且又何處有俗云必拗弟三句之說此皆不可爲據杜所思七律下計云此種詩不可不學不可專學不學則無格專學則常矣此條真不可絕全其譜發句如於六朝元非近體後人誤以爲絕律此自是正論附誠於此又有所謂續諸書兩載曾植怨歌行七所謂樂有推捫類中者與者多大約不著解者通爲一言者何不得重被前後綵應本細書解者詞意循琪桐生宜倫部晟俗樂府詩集此條之論皆是次識任華寄樹拾遂一首謂雜音只在未四字中尋節節又云雜言既無充前多家長短背可任意拔任舉此詩本不可泉以爲字句

所謂末四字者既無一定則又云皆可任意此豈可以示初後學乎又截蜀道難一首從發引一首於蜀道篇既無所關發於登發篇則謂與陟平山火句法相同其假借處亦同按登發篇在集評篇之前乃反載於結語已失先河後海之義又謂其假借處亦同此篇內句法豈得目為假借乎愚於後卷詳之

附錄漁洋詩問十三條

方綱按此皆當日偶相答問之詞後人遂刻之以為定本今如就其論古詩平仄諸條附於此卷內其有愚所已辨於前卷者茲亦不悉辨也

郎廷槐問七言平韻仄韻句法同否

漁洋答七言古平仄相間換韻者多用對仗間以律句無妨若平韻到底者斷不可雜以律句大抵通篇平韻貴飛揚通篇仄韻貴矯健皆要頓挫切忌平衍

般陽張篤慶歷友答七古平韻上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下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仄韻上句第五字宜用平字以揚之也下句第五字宜用仄字以抑之也七言古大約以第五字為關捩猶五言古大約以第三字為關捩彼俗所云一三五不論不惟不可以言近體而亦不可以言古體也安可謂古詩不拘平仄而任意用字乎故愚謂古詩尤不可一字輕下也

問七古換韻法

漁洋答此法起於陳隋初唐四傑輩沿之盛唐王右丞高常侍李東川尚然李杜始大變其格大約首尾腰腹須銖兩勻稱勿頭重腳輕腳重頭輕乃善

歷友答初唐或用八句一換韻或用四句一換韻然四句換韻其正也此自從三百篇來亦非始於唐人若一韻到底則盛唐以後駁多矣四句換韻更以四平四仄相間為正平韻換平仄韻換仄必不叶也

蕭亭張實居答或八句一韻或四句一韻或兩句一韻必多寡勻停平仄遞用方為得體亦有平仍換平仄仍換仄者古人實不盡拘亦有通篇一韻末二句獨換一韻者雖是古法宋人尤多

問五古亦可換韻否如可換韻其法何如

漁洋答五言古亦可換韻如古西洲曲之類唐李太白頗有之

歷友答五古換韻十九首中已有然四句一換韻者當以西洲曲為宗此曲係梁祖蕭衍所作而詩歸誤入晉無名氏不知何據也

蕭亭答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生年不滿百皆換韻魏文帝雜詩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曹子建去去勿復道沈憂令人老皆末二句換韻不勝屈指一韻氣雖矯健換韻意方委曲有轉句即換者有承句方換者水到渠成無定法也要之用過韻不宜重用雜韻不宜聯用也

長山劉大勤問古詩以音節為頓挫此語屢聞命矣終未得其解

漁洋答此須神會以蹤跡求之如一連二句皆用韻則文勢排宕即此可以類推熟子美子瞻二家自了然矣專為七言而發

問蕭亭先生曰所云以音節為頓挫者此為第三第五等句而言耳蓋字有抑有揚如平聲為揚入聲為抑去聲為揚上聲為抑凡單句住腳字必錯綜用之方有音節如以入聲為韻第三句或用平聲第五句或用上聲第七句或用去聲大約用平聲者多然亦不可泥須相其音節變換用之但不可於入聲韻單句中再用入聲字住腳耳此說足盡音節頓挫之旨否

漁洋答此說是也然其義不盡於此此亦其一端耳且此語專為七言古詩而發當取唐杜岑韓三家宋歐蘇黃陸四家七古諸大篇日吟諷之自得其解

問又曰每句之間亦必平仄均勻讀之始響亮古詩既異於律其用平仄之法於無定式之中亦有定式否

漁洋答毋論古律正體拗體皆有天然音節所謂天籟也唐宋元明諸大家無一字不諧明何李邊徐王李輩亦然袁中郎之流便不了了矣

問七言古用仄韻與平韻其法度不同何如

漁洋答七言古凡一韻到底者其法度悉同惟仄韻詩單句末一字可平仄間用平韻詩單句末一字忌用平聲若換韻者則當別論

方綱按此條謂平韻七古上句末字忌平此語亦不可泥

問古詩換韻之法應何如

漁洋答五言換韻如折楊柳下西洲一篇可以為法李太白最長於此七古則初唐王楊盧駱是一體杜子美又是一體若仿初唐體則用排偶律句不妨也

小石帆亭著錄卷第三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山東學政大興翁方綱

五言詩平仄舉隅

二十年前在粵東使院九曜池上與學侶論詩偶識此二卷不足時人也今因書錄漁洋先生平仄論不得已而附此於後良用恧然壬子十月二日

阮嗣宗詠懷 錄七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第四句我字末句獨字皆必須仄者清風字則提起之從容也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車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阮亭先生以五言出句第三字與對句第三字相粲然對句第三字之平仄亦必兼合上句煞尾一字節拍定之其似與第三兩實非發調者因此有謂五平之句對必五仄五仄之句對必五平者有謂對句全似律則其出句必極拗出句全似律則其對句必極拗者此皆閱歷之言而究非平心定氣之論若此篇西遊咸陽中五平句也其對句反用二仄三平何嘗五平必對五仄乎白日忽蹉跎對句全似律也其出句既用仄字煞尾仍用第二字仄第四字平與五律起句亦相似何嘗對句必拗乎豈但已哉其下又有反顧望三河一句全似律者而其氣反動其節轉和是何故哉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饑。此一字亦十倍之勁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霜字平聲在第二字尤勁寒風振山岡。元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即五平五仄之句亦各自有變化歸宿如前篇西遊咸陽中是出句則脈脈平仄字中字此篇凝霜霑衣襟是對句則篇節全在一霜字不可一字而論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淚下誰能禁。平對仄仄對平此乘除開闔之理也平因仄此乘除變化之理也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張景陽雜詩 錄三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沉憂結心曲。此則阮亭先生所講仄韻詩之正調也然萋字必平以上句仄在尾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第三四字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風土安所習。由來有固然。亦必上去相拒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幽岫峭且深。第三四字亦以上去互拒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壟雊。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沉。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左太沖詠史 錄二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第三字變化排蕩長嘯激清風。風字平排蕩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此拗之筆由來非一非律句也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以徑中間第三字一連四仄作收其勢一往無前

招隱二首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一作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善作亦浮沉。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亦有擬稱第四字者如非必絲與竹對句只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峭蒨青蔥間。竹柏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工字平則恰愉遒之至矣又與阮公篇中不同其時宿則初在第三字所以至和且平也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飛榮流餘津五字皆平而諧和者以其上七句第二字皆仄也所以每句第二字最為音節關鍵

劉越石重贈盧諶

握中有懸璧。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此句每字在第三字間以一仄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此以下皆一氣捲挈而下不可以變化名之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摧字平聲亦異律制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性情之愉戚事景之舒慘辭調之正變皆各有當也阮亭先生因亦云山水閒適宜王韋敘述鋪張宜老杜原非盡以揚夢山皇甫兄弟集天下之作者而今之論者或執其一以為先生云爾不亦誤乎

陶靖節遊斜川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迴澤散遊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陶詩琴韻也王孟韋柳皆自此出而原非句句三平耳其筋脈動轉以第四字生發之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遂字妙仄）發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
南窗罕悴物北林榮且豐神渕寫時雨晨色奏景風（三字上阬去五）
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
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窊隆即事如已高（高字妙平）何必升華嵩

謝康樂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逕
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
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
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
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謝詩奇麗其平仄皆於掩映顧盼出之昔啟瞻翁謂如東南嶠觀風日流麗觀謂言天籟之工亦猶依永之理而或者謂爲不肯其亦不知審音者矣）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
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經
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
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
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廬陵王墓下作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淒泛廣川灑淚眺連岡眷言
懷君子沈痛切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神期恒若
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延州協心許楚
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平生疑若人通蔽互
相妨理感心情動定非識所將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
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不字必仄）

（乃可收也此首入律者凡十三句而結以且調開合頓挫豈得謂之變哉）

魏徵述懷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
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
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
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
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對句一連五句皆第二字仄第四字平又一連□句皆第二字平第四字仄所謂嵯峨之極又諧和之極此一首則上面六朝三唐正變源流無法不備章其必於對句末用三平耶思故於唐人五言特舉此篇以見法不可況乃貞山耳）

杜望岳

南岳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欻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
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
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
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嶫相望恭惟魏夫人羣仙夾
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
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
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
稽豎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
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搰搰除草置岸傍穀者命之
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
驅動莫當豐苗亦已概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
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挈頗在綱荊揚風土煖肅肅候微霜
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
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
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杜詩無一首非諧也略舉二篇以見其概即北征南山可推矣即元白樣貞可推矣）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山東學政大興翁方綱

七言詩平仄舉隅

王龍標箜篌引

盧谿郡南夜泊舟夜聞兩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啾啾微雨沾衣令人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箜篌彈作薊門桑葉秋風沙颯颯青冢頭將軍鐵驄汗血流(汗字仄妙若非此字之仄則不得勢矣)深入匈奴戰未休(此以仄律之句作開宕)黃旗一點兵馬收亂殺胡人積如邱瘡病驅來役邊州仍披漠北羊裘顏色飢枯掩面羞(此非律句)眼眶淚滴深兩眸思還本鄉食犛牛欲語不得指咽喉或有強壯能伊嗄意說被他邊將讐五世屬藩漢主留碧毛氈帳河曲遊橐駝五萬部落稠敕賜飛鳥金兜鍪為君百戰如過籌靜掃陰山無鳥投(此非律句)家藏鐵券特承優黃金千斤不稱求九族分離作楚囚深谿寂寞弦苦幽草木悲感聲颼颼僕本東山為國憂明光殿前論九疇麤讀兵書盡冥搜為君掌上施權謀洞曉山川無與儔紫宸詔發遠懷柔搖筆飛霜如奪鉤(此非律句)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蚍蜉朔河屯兵須漸抽盡遣降來拜御溝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史臣書之得已不(古詩音節以律句為抽放凡有長句疊句者皆然而柏梁體尤不可不和將筋脈讀此可知其梁○等語云七言柏梁體尤以弟五字之仄見筆力)

杜少陵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五六字入上互拑於中間作推宕)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字平聲開筆)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㔩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五六字亦以上去互拑)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五六入上互拑)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五六字之仄皆因塵字疊入一句故也下句送八二字亦然)御廚絡繹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此亦非律句也須細看其節拍脈轉之妙)賓從雜遝實要津(上應不動)(送八兩句也下句乃放出正聲)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五六用仄)楊花雪落覆白蘋(拈叟之入上互拑)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亦五字用仄又一勒)慎莫近前丞相嗔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立字拗筋轉)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篇中疊入一韻者凡三句青珊瑚臨交衢二何皆以三中正調承入所以下句緊接泣路隅立斯須句皆以弟五字徵發以承其勁勢而弟六字則路字仍仄斯字乃漸放平此則內有淺深尖弟之不同矣至末句慎勿疏則必以仄字疊入方可用三平正調作收此一定之勢也○間之不音適然名非夜東風吹血腥二句皆於出句用平字煞尾然皆在三平疊韻極勁之勢方接之下此可以悟其乘除轉變之理矣阮亭先生謂七言平韻到底者出句不可用平聲字煞尾此蓋言其大略而未及於潤澤爾)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此定是三字有作平字者不如音節者也若作平字則弟一句畫鞍馬諸字既仄而此弟三句之弟五字又用仄則是印板文字矣)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馬腦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五六字上去互拑)此皆戰騎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弟四字用仄弟五字用平此正調之互拑處皆必然之勢也)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朝字平江字又平起石云此兩句要得變之勢然後結句放平來起起然和暢有遠神矣)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illegible])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猶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行字必平猶倘存句同並非律句)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此七古之名篇杜集之傑作而中間近律之句凡十餘[illegible])

凡五韻兩仄三平，蓋即四句之常調而加一倍，遂乃大而整。洗兵馬六韻一轉，凡四韻兩平兩仄，而洗兵馬篇一以諧句見排奡之力。

冬狩行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
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
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駝駝壘峞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逐入走上）
肉味不足登鼎俎。（此二句不字見音節）何為見羈虞羅中。（羈虞兩仄）
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五馬下又著一馬字，可謂身之所過極妙也）
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
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迴轡
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
王禍。（此由平字過之極，無可轉處）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
痛塵再蒙。（往復不收，全以五六三平之正調與上句之提筆，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等皆可當杜之七言平韻到底之初作。非其律句，亦非有律句者。起承轉合，三平之正調，而上下收放自如，所謂正平仄耳）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
地為之久低昂。爧（音）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
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況有
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
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此句仄節，是六字一拍）先帝侍女八千
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傾動昏王室。
梨園子弟散如烟。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此北）
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
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結處一氣不可收轉之言）
（五字仄，如往字而復入）
（也前半收處用拍之可言矣，此皆節奏，後半收處更無復節拍，皆因情景而生節奏，非可割定）
（此首上下兩節之式也）
（半篇）

韓文公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纖雲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五平）
（字平為轉韻地）一盃相屬君當歌。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
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沒猩鼯號。十生九死到官
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
昨者州前搥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皐。赦書一日行萬里。罪
從大辟皆除死。（第五字開合）（平）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朝
清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荊蠻。判司卑官不堪
說。未免捶楚塵埃間。同時輩流多上道。（為第五字頓地）天路幽
險難追攀。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一年明月
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末句第五字必仄方能收）
住得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

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
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
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
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
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逕趨
靈宮。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階傴僂薦脯
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
手持盃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
食纔足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夜投
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雲朣朧。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
日生於東。（此以句句第五字用平，是阮亭先生所謂七言平韻到底之正調也，蓋七古之氣局至韓
蘇而極其致爾）

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此文字須以三平起，所以石字皆仄句字平）勸我試作石鼓
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
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
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
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
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
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此句五六上去二字足篇）
（中作小推名）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
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
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
（此句末字用平起，中間頓宕全以拉拉為能是）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
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
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
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
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
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
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
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
牛礪角。（此句乃雙聲之句，在韓公最為苑轉處，所以下篇中諸句之抑揚者不同）誰
復著手為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
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
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
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
蹉跎。（平韻到底之正式長篇）

李義山韓碑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
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
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
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澹天王旗。愬武古通
作牙爪。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
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
一。（此句用平字讀斷，中間頓宕於此見之）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
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係于職司。
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
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

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麄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嗚呼聖王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弟四字變換者二句皆極力摹仿韓公之掉扯也而前句以二韻字相應喪出之倚自不覺後句以功字押出又以省字硬拔則勁勢到二十分矣此句內五平開以二仄而其勢軟前句之七平者更勁是豈得以七仄七平之例泥之手）

蘇文忠遊徑山

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此千字勇以不遽用仄者以弟一句山字之勢高起也此所以和其氣）金鞭玉鐙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茅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鴟暖足來棲遲夜鉢咒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此句末字平以伸其氣方不是宋板發調）願爲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此句弟五字平與前句來字字皆因中間橫插入門字一聲也）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在韓則勢愈挺勁者在蘇則氣愈圓和其句散迺環全於正調）（見之則其總作之可以不句正調者反其加之一也）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弟六字用小變因弟一句三平起）扁舟渡江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虀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弟五字用平以舒扣其氣此在首段也）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剪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廚中蒸栗埋飯罋（此弟五字用平以開展其氣此在篇之中關也）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沙溪北苑強分別水腳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噍兩奇絕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此弟五字用平以舒和其氣此在篇末也）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寄謝聊相鐫（氣之舒和圓轉必隨其段落之勢亦不止於句法相應）

書韓幹牧馬圖

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此正調之領句也全與律句不同）八坊分屯隘秦川（此句弟二字弟四字用平最要緊）四十萬匹如雲煙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騂騜鵠龍顱鳳頸獰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此以頓律之句駘宕）碧眼胡兒手足鮮（又以律句撥轉亦與開元句末遠相成此等句所以律句）歲時翦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此與八坊句同）紅妝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多少層承接力頓出生）先生曹霸弟子韓（弟二字平）廄馬多肉尻脽圓（此以律句頓挫其平氣）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繡羅鞍（又以律句駘宕之勢）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此句乃八坊句之安頓相結之勢）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此結一句之五六字入上互扭所以繁密之音節）一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弟一句叚押平起此句又以仄平於尾通篇必以長句振之也）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此句弟五字用平以舒其氣）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此句弟五字平可以二句平收東坡必以之）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弟五字用仄以撥之）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此弟五字用平以開過闗所以必要之妙）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此弟五字以平不覺再開）暮雲捲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此與七言到底作氣同一三平之正調而收有不同義相長句伸縮其開闔句句皆勁轉之勢矣）

黃文節聽宋宗儒摘阮歌

翰林尚書宋公子文采風流今尚爾（摩石云弟二句今字平聲空裊縮得好下）（皆發此節也蓋此篇弟一句是領而其下出句皆以平聲漫起賦刻飛鴻鵠字聲音已大矣又一收字又一年字）（對對險峻之勢以捭其之不如是不足以言絕拔也一踏排歷列俱可轉身妙極矣然後轉平調則自然不得不字句句出去矣）自疑耆域是前身囊中探丸起人死（落石云最見節此）貌如千歲枯松枝落魄酒中無定止（石云此句仰承中句之音節而疊奏）得錢百萬送酒家一笑不問今餘幾（又疊石云此上去上去句）手撥琵琶送飛鴻促弦聒醉驚客起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羣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深閨洞房語恩怨紫燕黃鸝韻桃李楚狂行歌驚市人漁父挐舟在葭葦問君枯木著朱繩何能道人意中事君言此物傳數姓元璧庚庚有橫理閉門三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我有江南一丘壑安得與君醉其中曲肱聽君寫松風（此篇之文彩風流今尚爾自疑耆域是前身落魄酒中無定止寒蟲催織月獨雁叫羣天拍水楚國羈臣放十年間君枯木著朱繩不可以律句日之蓋山谷之千仄其似亦頗慮乃有作其極逆處此於既今先生所講三平正調之理之外別開洞天詩家音節必到此乃極其變而此篇乃其最平正通達之作其於仄韻不肯折放出仄平仄之王調則勁怒之中愉圓勁之故鎖此以見七言之體疑音節必至蘇黃而極其致而蘇黃之鎖折如意與黃之變轉而不失其正總蹤跡而理則一也然古詩中度插平仄韻均之句亦原並恰好應爾原皆不可謂之律句又不但山谷已也十字石云曲肱若寫松風一寫字必要仄此一仄字得百十簡平聲字之響也有此一仄字之筆力雄舉而後振上句其中二字之節奏始足而前半仄韻之對句縮上去不放下來之神理一齊於平韻收還矣）

小石帆亭著錄卷弟五

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山東學政大興翁方綱

七言詩三昧舉隅

漁洋於唐賢撰三昧集矣其爲五七言詩鈔則皆三昧也皆三昧則皆舉隅也奚又擇諸曰擇其最易見者擇其隅之最易反者而已客曰然則子所不舉者其皆三昧乎非乎曰請循其本夫漁洋先生既不得不以杜韓蘇黃爲七言之正矣困於初唐諸作僅取數篇曰此其氣格高者夫所謂氣格高者以神乎以貌乎說者必曰以神非以貌也然則有明李何之徒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必杜者亦曰以神非以貌也吾安能必執以爲漁洋是而李何非乎吾故曰神韻者格調之別名耳雖然究竟言之則格調實而神韻虛格調呆而神韻活格調有形而神韻無迹也七言視五言又開濶矣是以學人才人各有放筆騁氣處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先生又惡能執一以裁之夫是以不得已而姑取短章也爲其騁之尚未極也然而仁知見矣淳沈判矣眞贋雜矣微乎危乎不可以不愼也原先生之意初不謂壯浪馳騁者非三昧也顧其所以拈示微妙之處則在此不在彼也卽先生述前人之言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豈僅言短章乎曰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此豈僅言短章乎抑其不僅在此而姑舉此以爲一隅先也或有合於先生之意歟凡錄十四家詩二十六首請吾學侶印證之

所以必拈取七言者五言多含蓄七言則易於縱矣故不得不舉隅證之且恐所爲舉隅者直就漁洋先生所舉之隅言耳若先生於五言兼取杜韓以不也則吾亦奚憚更拈取之乎

鮑明遠一首

代白紵舞歌辭 四首之弟三

三星參差露霑溼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蟲急荆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久延立非君之故豈安集

附錄李翰林烏棲曲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太白此篇亦漁洋所鈔而云附者正不欲求備之意也古人各有極至豈敢有所軒輊然而言各有當願吾學侶共質之

後魏咸陽王歌一首

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得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

北齊敕勒歌一首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艸低見牛羊

舉此一篇則後來如坡公大孤小孤江中央等篇之類何煩悉舉矣

王右丞二首

夷門歌

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所謂羚羊挂角不着一字者舉此一篇足矣此乃萬法歸原處也

隴頭吟

長城少年遊俠客夜上戍樓看太白隴頭明月迥臨關隴上行人夜吹笛關西老將不勝愁駐馬聽之雙淚流身經大小百餘戰麾下偏裨萬戶侯蘇武纔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此則空際振奇者矣與前篇之平實敘事者不同也恐所以說但舉前一篇已足也

平實敘事者三昧也空際振奇者亦三昧也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亦三昧也此乃謂之萬法歸原也若必專舉寂寥沖淡者以爲三昧則何萬法之有哉漁洋之識力無所不包漁洋之心眼抑別有在

即如後來空際振奇之作無過元遺山遺山奇情健筆排斥八極處處可作三昧參也然而漁洋平生所追摹者只得雁山寒食泰和年一句耳

右丞云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又云忽雲收兮雨散山青青兮水潺潺此漁洋所未鈔也就其所鈔者子午山裏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霧中遠樹刀州出天際澄江巴字迴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則已舉之不勝舉矣

王少伯一首

城旁曲

秋風鳴桑條艸白狐兔驕邯鄲飲來酒未消城北原平掣皁雕射殺空營兩騰虎迴身御月佩弓弰

漁洋取韋蘇州詩云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又嘗取高拔曹詩云壠種千口牛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並非二理學子參之

李翰林一首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金陵夜靜涼風發獨上江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沈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元暉

太白詩無一首不可作三昧觀獨舉此者亦不求備之意

且如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此以爲五言之正不必言矣至於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上遊至於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而亦以爲五言之正先生乃又云太白有古調有唐調其實神來氣來何古調唐調之可分耶而七言復何區別之有

義山云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青蓮少陵所以齊名千古者此二語道盡矣漁洋先生乃謂古今詩家齊名者惟太白與子美不相似豈猶未見及此乎若義山之論可謂眞能知詩眞能知李杜者矣至於漁洋所謂三昧其說出於嚴滄浪雖以此義言李杜亦無不可而實未足以盡李杜耳

漁洋極不喜人作騷體然如太白之遠別離夢遊天姥吟亦未嘗不取之此亦見先生之不滯於一見也

先生論詩絕句取太白懷謝朓及王維畫孟浩然二事爲之注者於孟浩然一首但敷衍本事而已未知其意所在也愚按先生香祖筆記云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是如何先生舉二詩答之曰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明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落日空聞鐘此前一首雖與謝朓事不同然先生之意大約如此愚今爲補注此一條直可作先生全部詩集之總注耳

杜工部二首

曲江三章之弟三（凡數首內選弟幾首皆當於題下注出此書應重列之體例也今姑舉此一處）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此在杜只偶然耳在先生則以爲三昧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猶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淩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眞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此詩豈得僅以漁洋之三昧論者然即以漁洋之三昧論之則亦舉此一篇足矣此乃萬法歸原處也

漁洋選唐賢三昧集不錄李杜自云仿王介甫百家詩選之例此言非也先生平日極不喜介甫百家詩選以爲好惡拂人之性焉有仿其例之理以愚竊窺之蓋先生之意有難以語人者故不得已爲此託詞云爾先生於唐賢獨推右丞少伯以下諸家得三昧之旨蓋專以沖和淡遠爲主不欲以雄鷙奧博爲宗若選李杜而不取其雄鷙奧博之作可乎吾竊先生之意固不得不以李杜爲詩家正軌也而其沈思獨往者則獨在沖和淡遠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矣其論某體裁當用某家也曰亂離敘述宜用老杜然則先生意中豈不竟以變風變雅視杜矣杜雖生於兵燹播遷之際似覺一生言愁者然此其窮日耳非其神髓也設若杜公當周召之遭逢則時邁思文之頌皐矣卓蒞之雅舍此其誰也歐陽子論詩亦曰窮而後工存是不許此言若依漁洋之論杜準以歐陽子語則必評杜曰變而不失其正乎夫見其時勢之艱則以爲詩之窮見其敘述之苦則以爲詩之變此豈可與言詩也哉經曰溫柔

敦厚詩教也人之爲志有不必繁言以含蓄爲正者亦有必以發抒許實爲正者所謂言豈一端而已達而已矣各指其所之而已矣今漁洋之論詩以漢魏五言無過十九首者恨後人言之太盡遂以崔德符語疑八哀之蕪累先此類也則北征奉先詠懷與陶謝阮陳竟割然分界乎其果就爲溫柔敦厚之正則必推陶謝阮陳而杜公不得與焉矣愚嘗論文章之正變初不繫以繁簡濃淡之外貌求之如於穆清廟維清緝熙用頌也而篇章極簡古小球大球來享來王商頌也而篇章極暢達夫値其當含蓄之時而徒事繁縟者非也値其不能含蓄之時而故爲斂抑者亦非也故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求與古人離而不能不離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此古今文之總括也不惟七言不能以此分界卽五言體例質實而北征奉先詠懷實繼二雅而作溫柔敦厚之旨所必歸之者也七言則不但悲陳陶哀江頭皆溫柔敦厚也卽長恨歌連昌宮望雲騅亦皆溫柔敦厚之至者也香山樂府亦皆溫柔敦厚之至者也然而漁洋先生方且矜矜持擇於盛唐四十二家之刪汰奏鼓琴於陶韋之際吾安敢旁贅一辭乎昔唐文皇論右軍書亦曰勢似欹而反正然後人學其欹乎抑學其正乎夫他書勿論已蘭亭家勢也豈其欹夫他詩勿論已丹青引正聲也豈其變使漁洋選三昧集而專舉杜之一篇固若乖其例也吾則深測先生之意揣似爲而專舉此一篇又奚不可之有

漁洋先生不喜詩有龍虎鉛汞氣其於太白此等處亦微有別擇焉是故送裴織女倒景瀟湘之篇吾未敢慨舉之先生又不喜詩多作刻畫體物語其於昌黎青龍寺前半篇因炎官火傘等句微近色相而弗取也是故罷入行後半之妙與三昧神境矣而前半有寫物比擬之語吾亦未敢舉之至於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後半一往不收之音尤爲神妙然而四如之調吾尙未揆先生意中何如矣

先生又不喜詩中用經語如杜公槐葉冷淘篇之類往往意弗善之然至於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則是水中著鹽點化之妙正三昧神理也

此篇古今膾炙人口其隨摹祖本則李獻吉送劉大夏云九重移榻數召見次城日高未下殿英謨祕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歎此僅以貌非以神不待辨矣近日朱竹垞贈鄭簠云平山堂成銅岡百里照耀連雲榱工師錄扁一丈六觀者歎息相瞻聆斯須望見簠來至井水一斗研隃麋由來能事在獨得筆縱字大隨手爲觀者但如不敢昔五加皮酒浮千鍾此段亦臨摹此篇而不襲貌者矣然由來句既滑弱似聆文語井水一斗何最妍五加皮酒亦但旁襯而已只剩得斯須二字有臨摹之迹而相較何啻萬千也又近日查初白廬山五老峯海綿歌云背負碧落蓋地回尺吳寸楚飛鳥邊初香白綫生棲賢樹杪萬竅兜羅綿移時騰涌復八埏四旁六幕一氣塡溷溷滾滾浩浩然混沌何處分坤乾此段並不仿此篇而移時二字可以彷彿斯須二字之勢矣然又若六幕與八埏究竟犯複而出之柏梁體以撓急取勢亦非可與此篇並論者也甚矣此事不得存一毫摹擬之見也今由漁洋所講三昧之理證定觀之原不使人猶存摹擬之見而旣經拈取又誠恐學者執迹而尋也故爲標舉臨摹之不易庶幾其深造而自得之乎然則千古以來此段神理竟無繼踵者耶曰太史遷敍鉅鹿之戰至當是時楚兵冠諸侯一段後來實無弟二則或以昆陽屋瓦皆震一段畧可彷之此篇中間一段是斷不能仿者則或如東坡鳳翔八觀內王維吳道子畫一篇畧可髣髴乎此亦不求合而自合之一驗也漁洋先生述其與友人論詩似亦卽是此理但於此篇專取一洗萬古凡馬空一句於坡詩專取筆所未到氣已吞一句則似欲於此二處各尋其渾括一語以爲居要蓋猶是時文家言也且以東坡才力之富健於石鼓中間用力摹寫亦何難直造昌黎堂室然亦只得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爲昌黎所未道而已著議論矣焉能有快劍斫蛟鼉鸞翔鳳翥一段光芒乎此畫家所謂筆虛筆實二義皆一毫勉強不得也

歐陽文忠二首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艸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卻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卻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

再和明妃曲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

先生香祖筆記以耳目所及二句議論近腐與高季迪作同譏而此篇卻鈔入七言詩者何也

自嚴儀卿以不落言詮爲詩家上乘漁洋力宗其說以爲三昧在此此其所見固超矣而亦有未可槩論者須相其氣體神理也況此篇耳目所及二句正是唱歎節族耳何嘗是議論乎此乃眞所謂不著一字之妙而何以云近腐耶蓋漁洋先生豈無一二未定之論而後人一槩奉爲圭臬則失之矣

歐陽公嘗自言吾詩廬山高他人莫能惟李白能之明

妃曲後篇則李白亦不能惟杜甫能之至明妃曲前篇則杜甫亦不能惟吾能之也据此則歐公自以爲前篇勝後篇矣然二篇之妙皆非言詮所能及也

蘇東坡四首

王維吳道子畫 鳳翔八觀詩之弟三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閒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閒言

必合讀其全篇而後筆所未到氣已吞一句之妙乃見也若但舉此一句似尚非知言者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鳳翔八觀之弟四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跰𨇤鑒井自歎息造物將安以我爲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里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鬚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詰無言師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雨足誰言春麥短城堅不怕秋濤卷日長惟有睡相宜半脫紗巾落紈扇芳艸不動當戶長珍禽獨下無人見覺來身世都是夢坐久枕痕猶著面城西忽報故人來急掃風軒炊麥飯㡛𢂕出伏波論兵初矍鑠中散談仙更清遠南都從事亦學道不恤腸空誇腹滿問羊他日到金華應訶相將遊閬苑 黃初平之兄尋其弟於金華山

此詩轉以前半消納後半是千古未有之奇格

郭綸 綸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貧不能歸今權嘉州監稅

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路人但覺驄馬瘦不知鐵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髮願作萬騎先我當憑軾與寓目看君飛矢集蠻氈

此在漁洋先生以爲羚羊挂角之妙而東坡少年時特以無意偶然得之

陳思王云素服閒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東坡亦云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彈攬衣起流涕始知使君賢然東坡却是無意中偶得之也

黃山谷二首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爲之作詠

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含香體素欲傾城山礬是弟梅是兄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

不特山礬是弟梅是兄是着色相語也即含香體素欲傾城亦已是着色相語也惟其用此等着色相語所以末二語更覺破空而行點睛飛去耳此淮陰侯背水陣所謂此在兵法顧諸君不識者也或乃套襲其體物語以爲工麗則笨伯矣○山谷浯溪碑詩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此乃字字沈痛不作瑣玉瓊琚之詞觀也明矣然而平生半世玩賞拓本即一二文士亦孰不阻其詞句者則於次山文字一段正面究竟未能消御也敢於此下用推宕之筆出之曰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此瓊琚詞三字乃擲筆天外粉碎虛空矣正與此篇末句妙處相似此即所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者也漁洋先生深知羚羊挂角之旨是以能賞此篇之妙而其於浯溪碑詩亦云道州刺史昔漫叟振筆大放瓊琚詞直以瓊琚詞三字作正面呆用猶之其作甘泉未央瓦詩云兄視羽陽弟銅雀亦即將此詩語作正面用者皆非先生之眞境學者所當分別觀之者也

杜詩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此在江畔步行得爲看花而出所以顛狂被花惱也今乃靜中欣然會心似無被花惱之譏矣而說知坐對乃眞犯此病哉此其所以捲卻前半消納通身也愈見前半之粘愈見末句之脫

簡服中南玉

鍘江亭上一樽酒山自白雲江自橫李侯短褐有長處不與俗物同條生經術貂蟬續狗尾文章瓦釜作雷鳴古來寒士但守節夜夜抱關聽五更

凡山谷詩實處即其空處粘處即其脫處而此較之東坡梁左藏郭綸等篇更爲易見耳

凡詩取料處皆即其見神韻處也亦不但山谷如此

題其次一首

送一上人還滁州瑯琊山

上人法一朝過我問我作詩三昧門我聞大士入詞海不起宴坐澄心源禪波洞澈百淵底法水蕩滌諸塵根迅流速度超鬼國到岸捨筏登崑崙無邊草木悉妙藥一切禽鳥皆能言化身八萬四千臂神通轉物如乾坤山河大地悉自說是身口意初不喑世間何事無妙理悟處不獨非風旛劉鶩轉頸感王子佳人舞劍欻公孫風飄素練有飛勢雨注破屋空留痕惜哉數子枉元解但令筆讃空騰騫君看瑯琊釀泉上醉翁妙語今猶存向來溪邨不改色詩峰倘屬僧家緣 宋本此下云君行到此知此意排才弟二文中尊西江一口盡可吸舉要八九何勞香他年一拂爐中香此老與有法乳恩六句蓋漁洋刪之凡此書所選詩原本集處尚有幾何經漁洋所刪者皆應照此詳注於下今舉此以當發凡

此篇可作漁洋先生三昧集總序

具茨詩自不能居先咎之上漁洋乃謂一鱗片甲高出

尤爲著事指此一篇言之耳
大約漁洋所說三昧之理不宜於道家鉛汞語而宜於
禪家語然又不盡是如此此所在乎善參活句者矣
三昧有山水語有禪悅語有邊塞語要之其理則一也
即如放翁大梁二月杏花開一篇亦漁洋所謂三昧也
漁洋先生極不喜詩作大盡致語所以於唐人不喜白
公甚至戒初學不可輕看白詩此雖太過之言亦實即
其三昧之所以爲三昧也若放翁則全以淋漓盡致爲
能事而漁洋未嘗不於放翁有取焉者此義是也

元遺山一首

湘夫人詠
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游千秋萬歲帝鄉遠蒼
梧雲去空悠悠秋風秋月沅江波波上寒烟引輕素九疑
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
蘇黃之後放翁遺山二家雄踞詞場而遺山更爲高秀
若夫三昧之旨則二家未免稍麤矣然視後來之吳立
夫楊鐵崖王梧溪諸家則已爲深厚矣畧舉一篇以印
證漁洋法乳要亦於神骨辨之
漁洋先生平生追摹元遺山只在雍山寒食泰和年一
句此一三昧之發凡也
漁洋嘗舉昔人所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不及訏謨定
命遠猷辰告此理誰能喻之

虞道園六首

子昂畫馬
憶昔從公侍書殿天閑過目如飛電池邊儘有兔毫人神
駿誰能誇獨擅公今騎鯨隘九州人間空復有驊騮惟應
馭氣可相逐黃竹雪深千萬秋
杜詩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此用其語而
意更翻出下二句來是從驊騮二字又得路也
似是馭氣承騎鯨黃竹承驊騮而要之渾淪不可湊泊
也
詩常貫一入道園手則深厚無際蓋所關於讀書者
深矣南宋已後程學蘇學百家派演而歸於古深澄澹
者道園一人而已

題柯敬仲畫
予先世居臨州州治之後由石家翁守郡時陞爲陵州州
事簡時來就吾家拾故紙背作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
吾幼時尚收得數紙今亦亾之矣邱生用文法作竹木而
坡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甚妙從子悅有居山學官
之行邱爲作此予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守居北山吾故郎大守時來看山雨每
畫飯肯成滄洲老蒲叢烟色過瓦抓霜露崖姿勁不百年
郡亂亾故物散僕江南誰復收新圖篔簹枝葉脩使我不
樂思昔依習雞硐前杜鵑叫玉女升上叢篁幽棠梨樹高
青子落碧花翠蔓絡牽牛揚雄無家不歸老蟪蛄蟋蟀寒
佃求丹邱先生東海客何以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墨作清
潤殘贊刊落精英留陂陀重復分細艸由石縈紆生亂流
眉山學官莫厭冷吉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茆屋儻可得萬
里欲上來吳舟百花潭深渚新錦持報以比珊瑚鈎
漁洋論道園詩但舉青山一髮是江南一句尚不若此
篇句句是三昧也

題溧陽胡氏雪溪卷
去年予與侍御史馬公同被召出居庸未盡東折入馬家
莊望稽山度龍門百折之水登色澤嶺過黑谷至於沙嶺
乃還道中奇峯秀石鄣以京木香艸筆道行其中予二人
按轡徐行相謂頗似越中但乏扁舟耳適而過流潦如奔
泉則亦不屬相逆鄭熙畫記言畫山水數百里間必有精
神聚處乃足記散地不足書此曲折有可觀惜不令郭生
見之溧陽胡太祝乃以雪溪自號豈所見與予二人同乎
然溪水未秋冰已堅時常已不可舟況雪時耶當其淡意
云爾因爲賦詩云
平沙秋雪陰山道射虎殘年不知老豈識船如天上坐看
竹爲帷樹爲幄昔乞鏡湖苦不早白髮如絲照清潦他年
此地若相逢應著漁簑脫貂帽
末句乃眞雪溪也脫貂帽卷卻前半所以必合其序讀
之乃知詩之頓挫

爲任華玉題所藏長江萬鴉圖
雲巢幽人愛江渚抽思抑毫寫横素波瀾不驚潦水盡秋
氣晶明飛煙霧和帆去棹不相礙岸曲洲旋總堪賦孤都
城市從如蟻百丈牽江直如綫蕭森木葉洞庭波歷歷晴
川漢陽樹蒹葭蒼雁天欲霜叢葦寒鴉日云莫就中棲暇
何王宮怨見華年貼歌舞丹青倒景驚霜怕紛紛含情怨
幽閨青春游子思一作念歸白日冷風帳中語人間遺迹
何足留最惜精思墮塵土郭熙平遠無散地小米蒼茫託
天趣銛鋒鈍戟不破壁刻畫晶裝昔誰苦渤海細青蒨文
艸精絕戈波絕回互南唐後主萬鴉圖點點晨光動毛羽
昔年曾見今日始雖復逢之亦難覩汀侯此卷出故家相
示摩挲極愁予香奩屏輒見者稀凝鍊餘情示來詢
此乃眞神韻也嚴儀卿所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
之月鏡何嘗不從實地托出

題黃都事仲綱山居溪閣二首
出山作官十載餘聊託筆墨慰幽居遠雲一一列眉黛細
雨往往逢樵漁鄰家父老每載酒隔屋弟兄皆讀書我久
居山不待畫獨念稚子扶犁鉏
閣前流水秋愈深故人東來還見尋方舟直過彭蠡澤把
釣坐對香爐岑雲中煙樹差可辨江上鄉關誰與吟我欲
芳蘭寄遠者日莫天際多輕陰
在朝嘗賦孫以文竹雨山房二首春雨過山竹幽泉遠
舍鳴燕泥書帙晚魚浪釣絲晴本斯從孫子逸非總弟
兄秀閒林下突蔭易到天明遊子聞春雨思親望故園

竹間間凡鼎花底汀山尋果世事迪居頻年稍備郵卜鄰箱朴抱䋲學欲重論此雖近體觀此二首之神韻直出者似微有間然附錄之以見道園根柢讀者深意夫所也者各指其所之要以稷學爲歸耳豈僅於羚羊挂角之悟而已方綱在江西日與學侶研尋山谷道園二先生得力之所以然因以谷園名其書居乘山谷二言曰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今雖借爲漁洋偶拈三昧仍曰三復斯義云爾庚戌九月十八日燈下記漁洋先生拈取三昧蓋專在王孟一派與道園之深詣本不同調然其錄道園詩則能知道園者矣即此其見漁洋詩眼之不可及

吳淵穎一首

次韻傅適道虎陂閘舟中

少年醉唱邯鄲曲惟有垂楊爽堤緣夜來誰弄焦尾琴彈作東風雄登木虎陂閘裏水生烟荊門山頭星照船爭似揚州春十里一雙鶯信待君傳

淵穎集漁洋少時所服膺者取材極博而肌理稍麤其雄秀天然處則亦漁洋所謂三昧者也

附錄方綱漁洋詩髓論

予來山東亟與學人衆漁洋論詩精詣而其間有不得不剖析者蓋昔之推漁洋者太過而今之議漁洋者又太甚二者相持則無當過推之矣其過推者蓋由未識漁洋心眼透徹處故務引徒博而不衷於所安其實漁洋固未嘗必以李杜自任也非以三昧集不錄韋柳而五言不鈔王孟欲觀今後士人所得乃竟有援趙秋谷語疑漁洋之選未嘗省此則大不可也詩者忠孝而已矣溫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也秋谷之論詩其與漁洋孰正孰畸如無辨弟其意在於齮齕漁洋而已使學人由此長傲而敢務焉性情之謂何溫柔敦厚之謂何操所以不敢不辨也客曰漁洋自言與衡詩得髓者推一吳大章耳所謂詩髓者非太白耶予應之曰果如是是以日論矣漁洋之詩正在興象超詣此亦三昧之真境也豈必執以爲學李哉漁洋平生於後起之秀特取二人曰漁洋曰丹登皆舉其興象言之而深處抑更有在也客曰予言詩於齊魯則滄溟華泉其詩猶所系歟曰是有辨也華泉尚以絕句與信陽北地爭勝豪酋而滄溟學杜雖接何李然五言詩初不鈔及之而特以徐高並錄者此漁洋之深意也客曰子窺漁洋之意於道山道園何如曰卓哉漁洋之識也蓋平生職志在道山而於道園尤能得其微意其論少陵曰子美與孟襄陽不同調而能真知之故漁洋與道園不同調而亦能真知之與山谷亦不同調而能真知之觀竹垞之識真詩者何如矣客曰所安深裏若何曰先生於元不推楊而推吳者猶之高觀長慶集耳陳所安之於道園奚能並論乎此則不必以初唐專取短章爲疑矣客曰然則於蘇若何曰蘇律可以稍李之闕而先生置之然於郭綸一篇遂以爲司空表聖之遺也是又先生別具神理云爾客曰然則推是以言杜可乎曰愚固嘗極言三昧不錄李杜之故矣此愚所不致質言者也然而杜之神理亦惟漁洋能識之吾夫玉溪之言詩也曰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元稹亦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而遺山概譏之者此亦漁洋不求備之說也至於嚴滄浪之論詩上接王官遺意先生蓋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槩千載詩家也而秋谷弟援馮氏以爲訾者豈非矜氣之過乎二李言格調而先生言神韻格調化而爲神韻則千彙萬狀皆歸大冶而豈偏於執一乎漁洋於五言言陶謝言韋柳而於七言乃言史漢言東坡亦教人孰諳三百篇及楚騷耳然則由漁洋之精詣可以理性情可以窮經史此正是讀書汲古之蘊味而所謂不落理路不落言詮者乃專對鈍爲唐賢之浮迹者言之其鈔五七言則三百篇之正路也其選萬首絕句則樂府之息壤也其三昧十選則十戴之發凡也學者及此時熟復先生言詩之所以然而加以精密考訂之功從此充實涵養適於大道殆庶幾矣其俾執選本以爲學先生與夫執一端以議先生者厥失均也愚將綜理漁

北石帆卷目亦而究之

然鐙記聞

王士禎 授
何世璂 述

然鐙記聞

漁洋夫子口授　　新城何世璂述

七月初四日師云學詩須有根柢如三百篇楚詞漢魏細細熟玩脫盡時人面孔方可入古

為詩且無計工拙先辨雅俗品之雅者譬如女子靚粧明服固雅粗服亂頭亦雅其俗者假使用盡粧點滿面脂粉總是俗物

古詩要辨音節音節須響萬不可入律句且不可說盡像書札語

韻有陰陽起者陰接陰起者陽接不可純陰純陽令字句不亮

為詩各有體格不可混一如說田園之樂自是陶韋摩詰說山水之勝自是二謝若道一種艱苦流離之狀自然老杜不可云我學某一家則無論那一等題只用此一家風味也

為詩須有章法句法字法章法有數首之章法有一首之章法總是起結血脈要通否則痿痺不仁且近攢湊也句法老杜最妙字法要鍊然不可如王覺斯之鍊字反覺俗氣可厭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蒸字撼字何等響何等確何等警拔也

為詩先從風致入手久之要造於平淡

為詩總要古吳梅村先生詩穠態極妍然只是欠一古字

論批詩要蘊藉又要旁引曲喻使人有諷咏不盡之意不可將舊事排說

為詩須博極群書如十三經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說皆不可不看所謂取材於選取法於唐者未盡善也

律句只要辨一三五俗云一三五不論怪誕之極決其終身必無通理

為詩結處總要健舉如王維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何等氣概詩要洗刷得淨拖泥帶水便令人厭觀

詩要清挺纖巧濃麗總無取焉

為詩須要多讀書以養其氣多歷名山大川以擴其眼界宜多親名師益友以充其識見璂問曰是則然矣但寒士僻處窮巷無書可讀而又無緣游歷名山大川常憾不得好友之切磋奈何曰只是當境處實要放過時時著意事事留心則自然有進步處說畢歎曰吾鄉風雅衰極濃菴汝當努力

為詩要窮源溯流先辨諸家之派如何者為曹劉何者為沈宋何者為陶謝何者為王孟何者為高岑何者為李杜何者為錢劉何者為元白何者為昌黎何者為大歷十才子何者為賈孟何者為溫李何者為唐何者為北宋何者為南宋析入毫芒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不然胡引亂竄必入魔道一日論及方山謝公詩曰方山詩蕭蕭可愛但少嫩些

七律宜讀王右丞李東川尤宜熟玩劉文房諸作宋人則陸務觀若歐蘇黃三大家祇當讀其古詩歌行絕句至於七律必不可學學前諸家七律久而有所得然後取杜詩讀之譬如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也此是究竟歸宿處

七月初三日薄晚乘涼院中璂執古樂府中江南可採蓮一首進質曰如此詩寄託何在師曰此不可解然但見其古或者當時尚有其文亦未可知因言古樂府原有句有音在當日句必大書音必細注後人相沿之久並其細注之音而誤認為句附會穿鑿至於牽擬剽竊竟無意義而自命為樂府使人見之欲嘔如南中某公作樂府有妃呼豨豨知之之語夫妃呼豨三字皆音也今乃認妃作女認豨作豕一個豕真有知豈非笑談唐人樂府惟有太白蜀道難烏夜啼子美無家別垂老別以及元白張王諸作不襲前人樂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樂府也後人擬古諸篇總是贗物璂曰李杜諸作固無假竊然未見其中有如古之所謂無字之音不識被之管絃其音將何如師曰恐亦未必可被之管絃璂曰古樂府之音節如今之工上四尺乎師曰然

又曰如伯牙水仙操一序絕妙然其詩則殊不可解料是其中有缺訛處必欲一一求之則鑿矣又如逢逢白雲一東一西一南一北北亦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之類料是其中有缺處然在今日但見其古如杜子美杜鵑行首四句便是從此詩脫化得來

又曰學詩先要辨門徑不可墮入魔道

七月初八日登州李鑑湖來謁問曰某頗有志於詩而未知所學學盛唐乎學中唐乎師曰此無論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學者從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務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則無論初盛中晚皆可名家不然學中晚而止得其尖新學初盛而止得其膚廓則又無論初盛中晚均之無當也

璂進曰然則三昧之選前不及初而後不及中晚是則何說是非欲人但學盛唐而不及中晚之意乎師曰不然吾蓋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學爲九天閶闔萬國衣冠之語而自命高華自矜爲壯麗按之其中毫無生氣故有三昧集之選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與世人看以見盛唐之詩原非空殼子大帽子話其中蘊藉風流包含萬物自

足以兼前後諸公之□彼世之但知學爲九天閶闔萬國衣冠等語果盛唐之眞面目眞精神乎抑亦優孟叔敖也苟知此意思過半矣

右何端簡公所述先文簡公論詩語名曰然鐙記聞（森於）從何氏鈔得將錄本與顧學者共之亦如公所云詩如龍然此其一爪一鱗而已家有律詩定體一紙殆爲子姪開示者雖淺近然不識者正復不少故附於後　兆森謹識

律詩定體

先文簡公手定　新城家塾傳本

五言仄起不入韻

粉署依丹禁城虛爽氣多（如單句依字拗用仄則雙句爽字必拗用平）好風天上至（如上字拗用平則第三字必用仄救之人第三字拗用者多若第四句則不可古）涼雨晚來過翠島浮香露瑤池滲綠波九重開視草時復幸鸞坡（乃拈）

（單拗雙拗之法）

平作○仄作●必不可易者作◉◉○○平不可換仄者作⊙仄可換平者作□凡不可論者勿論（二四定式）

（○止作●）

五律凡雙句二四應平仄者第一字必用平斷不可雜以仄聲以平平止有二字相連不可令單也其二四應仄平者第一字平仄皆可用以仄仄仄三字相連換以平字無妨也大約仄可換平平斷不可換仄第三字同此若單句第一字可勿論

五言仄起入韻

夏過日初長（第三字用仄聲與下不入韻者同）餘連朝雨送涼卷簾書帙靜開戶藥泥香賜果來東閣分冰近玉牀小臣叨侍從屢得被恩光

五言平起不入韻

桂枝家共折鴻樹代相傳忝向鷲峯下仍看雁影連夜問方步月漏盡欲朝天知去丹墀近明王許薦賢

凡第三字俱以平仄平仄聯下與仄起不入韻者相同

五言平起入韻（平起入韻者可與仄起入韻同）

花枝暖欲舒粉署夜方初世職推傳盛春刑是減餘芸香能護字鉛槧喜呈書此地從頭白經年望雉車

七言平起不入韻

振衣直上江天閣（此字可平凡仄可使單）懷古仍（此字關係）登海嶽樓二楚風濤杯底合九江雲物坐中收石牌落照翻孤影玉帶山（此字關係）門訪舊遊我醉吟詩最高（二字本宜平仄而最高二字係仄平此謂單句）（第六字約用平則第五字必用仄以救之與五言三四一例）頂蛟龍驚起暮潮秋

凡七言第一字俱無論第三字與五言第一字同例

凡雙句第三字應仄聲者可拗平聲應平聲者不可拗仄聲

七言平起入韻

輕陰小雨夜連晨中使傳呼散紫宸天氣蒸蒸疑作暑風光迴轉欲留春班分翠道花迎佩仗出宮牆柳映人獨喜聯鑣歸去早六街消盡馬蹄塵

七言仄起入韻

待旦金（此字必平凡平不可令單○此字關係起句此三五七句）門漏未稀雞鳴月落露霏霏珠殘燦列星文動劍佩森（此字關係）嚴森仗飛十二鳳樓開瑞色三千鳧爲慶垂衣太平有道巍巍日萬國風（係關）雲護紫微

七言仄起不入韻

不見閉門陳正字嶺雲江樹五年餘秋風欲下華陽館學客幾通尺素書蒲澗紅泉應不改羅浮翠羽夢全疏天南耆舊今頭白珍重新詩獨起予

右然鐙記聞二十一條律詩定體一紙爲家塾傳鈔除已刻七古平仄論及詩問一種外此則向無刻本

朔謹識

詩品

鍾嶸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詩品三卷梁鍾嶸撰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名齊永明中爲國子生王儉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入梁仕至晉安王記室卒於官嶸學通周易詞藻兼長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爲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並稱近時王士禛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然梁代迄今邈踰千祀遺篇舊製什九不存未

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惟其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史稱嶸嘗求譽於沈約約弗爲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詩列之中品未爲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僕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又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稱王元長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臺新詠亦惟融書字蓋齊梁之間避齊和帝之諱故以字行實無他故今亦姑仍原本以存其舊焉

詩品卷上

梁潁川鍾　嶸仲偉撰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

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是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

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

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確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値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

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絶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詞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絶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

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註解怯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爲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暎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

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治音雉奉道之家靖室也

詩品卷上

詩品卷中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夫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詩

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

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不然何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

邪

晉中散嵇康詩

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詩

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讚晉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尼詩

平叔鴻雁之篇風規見矣子荊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綠蘩之章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虯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詩

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攄晉朗陵公何劭詩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于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為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盧諶詩

其源出於王粲善為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宏農太守郭璞詩

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但遊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詩彦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詩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昭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

德世歎其質直至於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照詩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齊光祿江淹詩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詩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詩彦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詩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

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詩品卷中

19A

詩品卷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

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詩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觀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詩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

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詩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鍾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邱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棗據詩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元晉太僕傅咸晉侍中繆襲晉散騎常侍夏侯湛詩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冲雖曰後進見重安仁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許詢詩永嘉以來淸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元風尚備真長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詩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殷不競矣

宋尚書令傅亮詩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

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其才亦爲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宋建平王宏詩孝武詩彫文織綵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詩希逸詩氣候淸雅不逮於王袁然興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曇緒宋越騎戴法興詩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搢紳之所嗟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詩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筆輒偷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將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詩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

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有淸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憩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賫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詩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雲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圖遠或忽是雕蟲

齊黃門謝超宗齊潯陽太守邱靈鞠齊給事中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暨令顏則齊秀才顧則心詩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唯此諸人傳顏陸體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瑤之詩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休謂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

齊鮑令暉齊韓蘭英詩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淸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

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

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詞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　齊詹事孔稚珪

詩思光紆緩誕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爲彤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　齊中庶子劉繪

詩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

齊僕射江祏

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靡可懷

齊記室王巾　齊綏遠太守卞彬　齊端溪令卞錄

詩王巾二卞詩並愛奇嶄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宏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嘏

詩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　梁中書郎范縝

詩欣泰子真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

詩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義　梁建陽令江洪

詩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

梁步兵鮑行卿　梁晉陵令孫察

詩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

詩品卷下

仲偉爲梁記室參軍一時頗號知言採摭漢魏以來詩家一百有二人釐爲上中下三品貫詩話伐山也大略以曹劉爲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又云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或軒或輊宋人詩話數十家罕見其服毅如此但六朝作者各自專工一體後來爭相祖述故云某出于某也至若靖節先生詩句寫其胸中之妙不屑屑于比擬乃謂其出于應璩不知何據豈以靖節述酒諸篇悼國傷時彷彿百一詩託刺在位遺意耶湖南毛晉識

鍾詩品終

鍾嶸詩品序

李[illegible]撰

鍾嶸詩品品藻魏晉六朝諸家詩也品者何進瑜而退瑕惟以標來示[illegible]達也嘗門言似品嶸抉擇折衷得要旨獨所獨得嶸可謂知言者矣其[illegible]詩之難也自西京以來代有顯詩以文學著名如揚子雲枚皋[illegible]其[illegible]日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蓋深相知而後[illegible]本之後作者踵起獨許詞賦乃近古相如子雲上林諸賦[illegible]之觀較諸[illegible]之作[illegible]下無[illegible]矣[illegible]英陵之才[illegible]一時[illegible]人所[illegible]失品[illegible]矣余于是益嘆知言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觀其立論[illegible]以曹劉爲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又曰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illegible]年爲輔又曰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妙賞精鑒洞幽燭元若參軍可謂知言者矣余存見世人多刻宋人詩話無慮十數家若此書曷可以弗刻也[illegible][illegible]言云爾

19 B　第七十八冊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詩品三卷

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

漁洋詩話下云嶸以三品銓敍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並稱以爲文章之聖夫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鯤鵬耶又置曹孟德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顚錯黑白淆譌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嶸譏其以莛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於應璩郭璞出於潘岳鮑照出於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辨也玉縉案王說甚當嶸之根本錯誤全在以某人源出某人故品第遂多違失提要既知其附會而仍欲有所回護殆以其古書而尊之耳又嶸以左思爲野於士衡而深於安仁沈德潛說詩晬語云太沖弗受以比興之興爲文已盡而意有餘汪師韓詩學纂聞云似以去聲之興字解爲平聲之興字陸以湉冷廬雜識一云鍾記室詩品自漢迄梁百三人別本一百二十二人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漢七人魏十一人晉三十八人宋二十六人齊三十人梁十人漢四百餘年祗得七人宋齊以下僅百年而得六十餘人蓋五言之學六朝始盛抑略於遠而詳於近理則然也惟同時昭明太子文選詩六十二家詩品所述者五十一人韋孟東晳

應貞四言張衡七言既不列於品若漢之蘇武應瑒晉之盧諶司馬彪王康琚宋之徐悱劉鑠皆以五言著稱乃亦見遺然則所取殆猶未備歟又如以劉楨列上品陶潛列中品徐幹阮瑀列下品品第違失昔人多議及之然其鋪觀列代攈摭同異實能推見淵源闡明旨趣且百餘人之詩今不盡存倘賴此以流傳俾得考見得失謂於詩敎有功可爲後學之津梁也

主客圖

張爲撰

主客圖目錄

廣大教化主
上入室一人
入室三人
升堂三人
及門十人
高古奧逸主
上入室一人
入室六人
升堂六人
及門二人
淸奇雅正主
上入室一人

入室十人
升堂七人
及門八人
淸奇僻苦主
上入室二人
及門二人
博解宏拔主
上入室一人
入室二人
瓌奇美麗主
上入室一人
入室三人
升堂四人
及門五人

主客圖序

唐張爲撰詩人主客圖一卷．所謂主者．白居易、孟雲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皆有標目．餘有升堂入室及門之殊．皆所謂客也．宋人詩派之說．實本於此．宋之前代．亦如梁參軍鍾嶸分古今作者爲三品．名曰詩品．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之例．然彼標榜因當．論者稱其精當無遺．茲則落落止此數人．於唐代詩人中未及十分之三四．卽所引諸人之詩．亦非其集中之傑出者．或第就其耳目所及而次第之．故不繁稱博引也．余喜其名之舊．前人有引以入詩歌者．且是本與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記符合．故刻以公世之聞其名而未見其書者．荒山李調元序．

主客圖

廣大教化主

唐　張爲撰

白居易

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掇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陰德旣必報．陽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卽有刑辟．幽卽有神祇．苟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讀史詩．案此讀史詩第四首．據人本集作據人．明卽字俱作則字．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勅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役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繰絲未成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號爲羨餘物．隨日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秦中吟．按此秦中吟十首之二．本集題曰重賦．註曰一作無名稅．憂人作愛人．役我作浚我．盈疋作成疋．燈火作煙火．鼻頭作鼻中．隨日作隨月．

豫章生深山．七年而後知．挺高二百尺．本末皆十圍．天子建明堂．此材獨中規．匠人執斤墨．采度將有期．孟冬草木枯．烈火燎于陂．狂風吹猛焰．從根燒到枝．作鬱二十年．方成棟梁資．一朝爲灰燼．柯葉無孑遺．地雖生爾材．天不與爾時．不如糞土芝．猶有人掇之．已矣勿重陳．重陳令人悲．勿悲焚燒苦．但悲采用遲．按此寓意詩第一首．本集于陂作山陂．狂風作疾風．作鬱二十作勢材三十．糞土芝作糞土英．勿悲作不悲．

赫赫京內史．奕奕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私顧殊常．貂冠水蒼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暖．已聞竄炎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路旁．賓客亦已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未久．倏如瓦溝霜．權勢去尤速．瞥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貧賤可久長．傳語宦遊子．且來歸故鄉．按此寓意詩第二首．奕奕本集作炎炎．恩私顧作恩顧賜．炎荒本集作遐荒．未久作不久．

得意減別恨．半酣遲遠程．按此及第後歸覲留別諸同年詩．遲本集作輕．

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

長生不似無生理．休向青山學鍊丹．

白髮逐不盡．根在愁腸中．按已上六句．題並無考．

峨嵋山勢接雲霓．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按此與薛濤詩．本集不載．

上入室一人

楊乘

豎子未鼎烹．大君尚旰食．風雷隨出師．雲霞有戰色．犒功椎萬牛．募勇懸千帛．武士日曳柴．飛將競執馘．喜氣迎捷書．歡聲送羽檄．天兵日雄強．桀犬稍離拆．賊臂既已斷．賊喉既已搤．樂禍但鯨鯢．同惡爲肘腋．小大勢雖侔．逆順初不敵．遂命固天亡．恃險乖長策．蠻彝久萌牙．猳顧非日夕．禮貌忽驕狂．疏奏遂指斥．勸衆豈佳兵．含忍恐無益．鴻恩旣已孤．小效不足惜．廢儒一鉛刀．投筆時感激．帝閽不敢干．感感坐長寂．甲子歲書事．

入室三人

張祜

萬國見清道．一身成白頭．上令狐相公．

此地榮辱盛．豈宜山中人．秋晚

萬溪縷淬張家劍．卻是猿聲斷客腸．萬溪

書空疑未決．卓地計初成．拄杖

羊士諤

春申還有三千客．寂寞無人報李園．按此感春申君詩．還有本集作還道．報作殺．

風前留古溜.笙聲想遺音.（嶽山・）
桂朽有遺馥.鶯飛安可待.（按此二句・題無考・）
塵沙蕩如鶩.長波蔽颸度.雁起汀洲寒.馬嘶高城暮.銀缸倦秋館.綺瑟瞭永路.重有攜手期.淸光倚
玉樹.（按此八句・題無考・）

元稹
風指貞元舊朝士.幾人同見太平春.（感興・按本集作酬白樂天杏花園・風指作算得・幾人作幾員・）
兒歌楊柳葉.妾拂石榴花.（按此二句・題無考・）
遠路事無限.相逢惟一言.月色照榮辱.長安千萬門.（遂白公・）

升堂三人
盧仝
詩闕.
顧況
汀洲渺渺江蘺短.疑是疑非兩斷腸.
巫峽朝雲暮不歸.洞庭春水晴空滿.
頹垣化爲波.陸地堪乘舟.（按以上六句・題並無考・）
沈亞之
詩闕.
大姑山盡小姑出.月照洞庭行客船.（按此小孤山詩・山盡本集作山盡・行客作歸客・）

及門十人
費冠卿
詩闕.
皇甫松
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登郭隗臺・）
勸僧一杯酒.共看靑靑山.窅然萬象滅.不動心即閑.（按此勸僧酒詩・）
殷堯藩
吳宮愛歌舞.夜夜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翠鈿.徒令句踐霸.不信子胥賢.若問長洲草.荒涼無
限年.（宮闕・按本集題作吳宮・吳宮作吳王・若問作故問・）
宮女三千去不回.眞珠翠羽是塵埃.夫差舊國久破碎.紅燕自歸花自開.（館娃宮・）

暮烟葵葉屋.秋月竹枝歌.（按此送沈亞之尉南遊詩・）
欲射狼星把弓箭.休將螢火讀詩書.（按此下第東歸作・）

施肩吾
年來如拋梭.不老應不得.（按此二句・題無考・）
憶昔將貧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白浪高於天.今日步靑草.還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
色好.（及第後過楊子江・按本集白浪作魚混・靑草作春草・還來作徊來・）
周光範（按光範一作元範・）
誰云嵩上烟.隨雲倚碧落.（按白公・按嵩上一作霄上・）
莫怪西陵風景別.鏡湖花草爲先春.（賀朱慶餘及第・）
祝天膺（按天膺一作元膺・）
句曲舊眞宅.自產日月英.旣涵岳瀆氣.安無神仙名.松桂邀逅色.與君相送情.（送高述赴擧・按眞宅一作宅眞・）
雨額凝淸霜.玉盤焚天香.爲我延歲華.得入不死鄉.（寄道友・）
（一作深入・）
蟠蛛夜作靑冥銳.螮蝀晴爲碧落梯.好向分明天上路.誰教移入武陵谿.（夢仙詞・按題一作夢仙謠・谿一作爲・移入）
徐凝
霧紋斑似豹.水力健如龍.（按此二句・題無考・）
靑山舊路在.白首醉還鄉.（別白公・）
試到第三橋.便入千頃花.（按此二句・題無考・）
高熱爭來草木頭.一生心事酒前休.山公自是山人侶.攜手醉登城上樓.（寄白公・按本集山人作仙人・）
朱可名
厭新銳湖田.上書紫闕前.愁人久委地.詩道未聞天.不是燒金手.徒拋釣月船.多慙兄弟意.不敢問
林泉.（擧目寄兄弟・按勵一作刈・）
陳標
杜甫在時貧入蜀.孟郊生處卻歸秦.如今始會麻姑意.借問山川與後人.（寄友人・）
董翰卿
大朴逐物盡.哀哉天地功.爭得榮辱心.灑然歸西風.（按此詩無題・但題曰絕句・哀哉一作哀我・）

高古奧逸主
孟雲卿

萬物歸大化．六龍頹西荒．感慵
安知浮賓外．日月不運行．苦雨
孤兒去慈親．孤客喪主人．莫吟辛苦曲．此曲誰忍聞．可聞不可說．去去無期別．行人念前程．不待參
辰沒．朝亦常苦饑．暮亦常苦饑．飄飄萬里餘．貧賤多是非．少年莫遠行．遠行多不歸．悲說行•按篋中集•孤客作
遊客•萬里餘作萬餘里•附遊行並作遊遊•

上入室一人

韋應物

欲持一瓢酒．遠寄風雨夕．•按此寄全椒山中道士詩•遠寄本集作遠慰•
萬籟自生聽．太空長寂寥．還從靜中起．卻向靜中銷．詠聲•按本集萬籟作萬物•長作恆•
山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按此秋夜寄邱二十二員外詩•山深本集作山空•
舟泊南池雨．簾捲北樓風．•按此寄偶律詩•簾本集作簟•

入室六人

李賀

飛香芝紅滿天春．按此上雲樂句•芝本集作走•
酒酣喝月使倒行．按此秦王飲酒句•
端天磨刀割紫雲．此硯句•按本集題作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杜牧

烟著樹姿嬌．雨餘山態活．•按此池州送孟遲先輩詩•烟若本集作烟遜•
四海一家無一事．將軍攜劍泣霜毫．•按此長安雜題長句第一首•劍本集作寶劍•毫作毛•
山密斜陽多．人稀芳草遠．•按此長安送友人遊湖南詩•本集注一作長安送人•
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幾聲來．按此早雁詩•幾聲本集作數聲•

李餘

長安東門別．立馬生白髮．
萬後軒蓋繁．兩山瑞烟發．
胥夔車馬煩．士薄聞水聲．按以上六句題並無考•

劉猛

月生十五前．日望光采圓．月滿十五後．日畏光采瘦．不見夜光色．一尊成暗酒．匣中苦拜銅．光短不
照空．不惜補明月．慚無此良工．月中句•按夜光一作夜花•

自念數年間．兩手中藏鉤．於心且無恨．他日為我羞．古老傳童歌．連淫亦兵象．夜夢戈甲鳴．苦不願
年長．苦雨句•
朝梳一把白．夜淚千滴雨．可恥垂拱時．老作在家女．曉句

李涉

但將鐘鼓悅私愛．肯以犬羊為國羞．按此六歎第三首•羊本集注一作戎•
尼父未適魯．屢屢倦迷津．徒懷教化心．紆鬱不能伸．一遇知己言．萬方始喧喧．至今百王則．孰不挹
其源．按此古詩•

胡幽貞

一朝入紫宮．萬古遺芳塵．至今溪邊花．不敢嬌青春．題西施浣紗石•
海色連四明．仙舟去容易．天籍豈輒問．不是卑朝士．寄四明詩•

升室六人

李觀

詩斷．

賈馳

河上微風來．關頭樹初濕．今朝關城吏．又見孤客入．上國誰與期．西來徒自急．秋入關詩•
東風吹曉霜．雪鳥雙雙來．按此二句題無考•

李宣古

冉冉池上烟．盈盈池上柳．生貴非道旁．不斷行人手．
翠蓋不西來．池上天池歇．按以上六句題並無考•池李必有一脫•

曹鄴

歟暗常不然．歟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讀李斯傳•按目常本集作肉•
岐路不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枕上數聲鼓．衝門已如市．白日探得珠．不待驪
龍睡．忽忽出九衢．童僕顏色異．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晴陽照花影．落絮浮野翠．對酒時忽驚．猶
疑夢中事．自憐孤飛鳥．得接鸞鳳翅．永懷共濟心．莫起胡越意．杏園即席上同年•

劉駕

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心孤多所虞．僮僕近我行．按此早行詩•
只恐塞上山．低于沙中骨．按此古出塞詞•只恐本集作坐恐•
蒲帆出浦去．但見浦邊樹．不如馬上郎．馬跡猶在路．大舟不相載．買宅令妾住．莫道留金多．本非愛

郎官。按此古意詩，馬上本集作馬行，令妾住作令妾住。

孟遲

紅映樓臺綠繞城。城邊春草傍墻生。隨家不向此中盡。汴水應無東去聲。隋陵城，按紅映樓，遶一作紅，繞樓郭。

天地有時饒一鄉。江山無主合平分。按下。按合一作任。

冷月微烟渭上愁。華清宮樹不勝秋。霓裳一曲千門鎖。白盡梨園弟子頭。過驪山。按本集冷月作冷日。註一作趙嘏詩。

及門二人

陳潤

丈夫不感恩。感恩寧有淚。心頭感恩血。一滴染天地。按此四句。題無考。

章莊老按章一作常。

一從貴帝葬橋山。碧落千門鎖元氣。天上行句。

清奇雅正主

李益

閑庭草色能留馬。當路楊花不避人。按此二句。題無考。

笳簫漢思繁。旌旗邊色故。按此五言道中詩。

馬汗凍成霜。按此從軍有苦樂行句。

上入室一人

蘇郁

十二樓藏玉堞中。鳳凰雙宿碧芙蓉。流霞淺酌誰同醉。今夜笙歌第幾重。步虛詞。按莫辭一作倚欄。諸同一作留君。

篋歌一作吹簫。

吟倚雨殘樹。月收山下村。按此二句。題無考。

入室十人

劉畋

末秋雲木輕。遂折晚香清。雨下侵苔色。雲涼出浪聲。疊帆依岸盡。微照夾隄明。渡吏已頭白。遙知客

姓名。晚泊漢江波。

殘陽來舞岫。獨與起滄洲。雨後句。

僧清塞按即周賀。

雨鬢已垂白。五湖歸釣魚。按賀集送秋山人詩，有雨鬢已垂白。五湖歸掛看句。此作釣魚歸，別一首。

夜落舊欄鎖。寒臺露船燈。按此送秋山人歸湖南詩。一作送秋道人南陽。

谷水生茶味。林風減扇聲。按此早秋過郭涯書堂詩。本集註一作郭。勤書齋。谷作潤。林作松。減作滅。

尋徹遠巢禽。按此送幻華法師詩。本集註送一作贈。一本無華字。

伊流背行客。岳聲答清猿。按此出關寄賈島詩。本集註一作送審。背行作錯行。清猿作啼猿。

盧休

春塞酒力遲。冉冉生微紅。寒月聯句。

自然草木性。誰祝元化功。

溢浦風生破膽愁。

血染劍花明帳幕。三千車馬出漁陽。按以上五句。題並無考。

于鵠

送死多于生。幾人得終老。按此古挽歌句。

楊洵美

暮鴉不噪荒城樹。衙鼓未殘賓衛秋。按此二句。題無考。

三山載華仙。峨峨巍浪中。雲表對不得。此路要可從。我生亦何事。出門如飛蓬。白日又黃昏。所悲塚

草空。蟲聲故鄉夢。枕上禾黍風。吾道如未喪。天運何時通。李昌符詩。

張籍

蕃漢斷消息。死生長別離。按此沒蕃故人詩。

長于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按此薊北旅思句。本集註一作送遠人。長于一作長因。

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年少不須臾。按此短歌行句。

採樵莫採松與柏。松柏生枝堅且直。與爾作屋成家宅。按此幽客吟句。本集採樵下有客字。堅且直作直且堅。與爾作與君。

楊巨源

何事慰朝夕。不殊詩酒情。山河空道路。蕃漢共刀兵。禮樂新朝市。園林舊弟兄。向風一點淚。塞晚暮

江平。按此一首。題無考。

楊敬之

霜樹鳥栖夜。空街雀報明。

碧山相倚暮。歸雁一行斜。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僧無可

白閣未歸日。青門又值春。按此新年詩。白閣本集作紫閣。又值春作又見春。

半天傾瀑溜。數郡見廬峰。按此寄題廬山二林寺。

姚合

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按此武功縣中作第四首。本集註一作武功閑居。）

插劍詎輕臂，開旗火滿身。（按此劍器詞第一首。插本集作撫。）

家中去城遠，日月在船多。（按此送顧非熊下第歸越詩。家中本集作家山。）

身慚山友棄，膽賴酒盃扶。（按此從軍行第二首。本集註行一作詩。）

升堂七人

方干

山木又搖落，望君殊不還。軒車何處去，雨雪滿前山。思苦寒星動，鄉遙釣渚閒。明年見名字，惟我獨何顏。（寄李頻。按山水本集作泉木。何處去作在何處。寒星作文星。名字作名姓。）

細泉出石飛難盡，孤燭和雲濕不明。何事懶於嵇叔夜，更無書札答公卿。（題林花塢周處士別業句。按本集題作書桃花塢周處士壁。）

枯井夜聞鄰果落，廢巢寒見別禽來。（貽天目中峯寄。）

馬戴

露氣寒光集，微陽下楚邱。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楚江懷古句。按此楚江懷古三首之一。本集作懷。）

夜久遊子息，月明岐路閒。（按此夕次淮口詩。）

卻憶軒義日，無人尚戰功。（按此塞下曲第一首。憶本集作想。日作氏。）

任蕃

無語與春別，細看枝上紅。（按此惜花詩。）

賈島

夜半長安雨，燈前越客吟。（附吳處士句。按夜半本集作半夜。）

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按此亦贈吳處士詩。）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按此憶江上吳處士詩。吹本集作生。）

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按此早秋寄題天竺靈隱寺詩。）

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按此旅遊詩。）

厲元

邊草早不春，劍光增野塵。戰場收驥尾，清瀚怯龍鱗。帆色起歸越，松聲厭避秦。幾時逢范蠡，處處是通津。（從軍行。）

項斯

佳人背江坐，眉際列煙樹。（殘句。）

馬蹄沒青莎，船迹成空波。（按此二句。題無考。）

春風吹雨意，何處更相值。（古意。）

燭殘催卷席，坐冷怕梳頭。（按此曉發昭應詩。坐本集作手。）

寒入雁聲長。（按此送水詩。聲本集作歎。）

詩闕

薛濤（按唐無薛詩。疑是薛濤之詩。）

及門八人

僧良乂

風泉只向夢中聞，身外無餘可寄君。當戶一輪惟曉月，挂簷數片是秋雲。（秋山寄盧郢。按本集題無秋山二字。）

潘誠（按誠一作成。）

棧踏猿聲暮，江看劍影秋。（送人遊蜀句。）

僧老白雲上，磬寒高鳥邊。

心已同猿狖，不聞人是非。（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三月獨立看花月，只欠子規啼一聲。（長安句。按題一作長安春暮。只一作惟。）

行人渡流水，白馬入前山。

秋深雪滿黃雲塞，夜夜鴻聲入漢陽。（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于武陵

白日不西落，紅塵應亦深。（按此東門路詩。不西落本集作若不落。亦深作眞深。）

青山如有利，白石亦成塵。（按此尋山詩。）

四海少平路，千川無定波。（按此送客東歸詩。路本集作地。）

詹雄

塵飛遺恨盡，花落古宮平。（洛陽古城句。）

紅粉笙歌人代遠，月明陵樹水流東。（銅雀臺。按流東一作東流。）

衛準（按準一作單。）

莫言閒話是閒話，往往事從閒話來。

僧志定

何必剃頭為弟子，無家便是出家人。（按此四句。題並無考。）

惟有將前今夜月，當時曾照墮樓人。
梧桐葉落蟬聲死，一夜洞庭波上風。按落一作老。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俞鳧

顏凋明鏡覺，思苦白雲知。
滄洲違釣艇，紫閣負僧期。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酬難塵鬢皓，坐久壁燈青。按此酬王樞見寄詩。
滄洲未歸迹，華髮受恩心。按此秋日將歸長安留別王尚書詩。

朱慶餘

滿酌勸童僕，好隨郎馬嘶。春風慣行李，莫上白銅鞮。送陳標。
古巷戟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無新燕來巢屋，惟有閒人去看花。空厩欲摧塵滿櫪，小池初涸草侵沙。繁華事歇皆如此，立馬踟躕到日斜。題王侯廢宅。按本集題作過舊宅。繁華作榮華。

清奇僻苦主

孟郊

青山碾爲塵，白日無閒人。按此大梁送柳淳先入關詩。
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按此贈別崔純亮詩。本集註一本無別字。
欲知萬里情，曉臥半牀月。按此獨愁詩。本集註一作寫愁。一作贈韓愈。

上入室二人

陳陶

蟬聲將月短，草色與秋長。
比屋歌黃竹，何人撼白榆。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周朴

古陵寒雨絕，高鳥夕陽明。絕一作集。
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初。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及門二人

劉得仁

吟苦曉燈暗，露染秋草疏。舊山多夢到，流水送愁餘。按此雲門寺詩。

李溟

風定一池星。按此宿宜義池亭詩。

喬木挂斗色，水驛壞門開。向月片帆去，背雲行雁來。晚年名利跡，寧免路岐哀。前計不能息，若爲元髭回。無題。

博解宏拔主

鮑溶

羈旅非壯歲，報恩無高功。斯言化爲火，日夜焚深衷。途中句。按本集題作途中旅思。
天王委管籥，開閉委北門。頂戴日月光，口宣雨露言。上太原王尚書句。按本集題作述德上太原王尚書穆。註一作王尚書。無穆字。上奚作雄。
萬里岐路多，一身天地窄。秋懷句。

上入室一人

李羣玉

詩闕。

入室二人

司馬退之

詩闕。

張爲按爲以已詩句入圖。蓋用芮挺章國秀集例。

詩闕。

瓌奇美麗主

武元衡

詩闕。

上入室一人

劉禹錫

故國思如此，若爲天外心。寄白公句。
湖上收宿雨。按此句題無考。
故人日以遠，窗下塵滿琴。坐對一壺酒，恨多無力斟。蕣疏蠶色迥，露重月華深。萬境與羣籟，此時情豈任。壽題。按一竜本集作一襟。
禪思何妨在玉琴，眞僧不見聽時心。秋堂境寂夜方半，雲去蒼梧湘水深。彈琴。按本集註一作經書彈琴。

入室三人

趙嘏

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錢塘句•

梁王舊館已秋色。珠履少年輕繡衣。按此二句題無考•

滿樓春色傍人醉。半夜雨聲前計非。按此寒食新豐別友人詩•

三千宮女自塗地。十萬人家如洞天。送人尉江都句•按本集題作送汶阜作尉江都•

長孫佐輔

愁臉無紅衣滿塵。萬家門戶不容身。曾將一笑君前去。悞殺幾多回顧人。傷故人歌伎•

曹唐

簫聲欲盡月色苦。依舊漢家宮樹秋。遊仙句•

若御龍攀不得。九霞零落鼎湖宮。按此仙都卸景•九本集作紅•宮作空•本詩第二句已押宮字•作空字是•

一曲哀歌茂陵道。漢家天子葬秋風。

誰知漢武無仙骨。滿竈黃金成白烟。按以上四句題並無考•

升堂四人

盧頻

春淚爛綺羅。泣聲抽恨多。莫滴芙蓉池。愁傷連蒂荷。按綺羅一作羅綺•

一朵花難飛。一枝無光彩。美人惜花心。但願春長在。按無光一作花光•以上八句題並無考•

陳羽

詩闕。

許渾

水聲東注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按此故洛城詩•本集註一作登故洛陽城•生作去•

草生宮闕無主。玉樹後庭花爲誰。按此陳宮怨第一首•

何郎翠鳳雙飛去。三十六宮閒玉簫。按此秦樓曲句•本集何作蕭•

經年未葬家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按此傷故湖州李郎中詩•日本集作夜•

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按此贈高處士詩•

張蕭遠

秦雲寂寂僧還定。盡日無人鹿繞床。按此二句題無考•

日暮風吹官渡柳。白鴉飛出石頭城。臺城句•

雙雙白燕入祠堂。乳石洞玉女祠句•

及門十人

張陵

詩闕。

章孝標

明日望輿欲向東。守宮金翠帶愁紅。九門佳氣已西去。千里花開一夜風。按此篇本集題曰宮詞•註一作無題•

雍陶

詩闕。

周祚

莫道春花獨照人。愁花未必佳青春。四時風雨沒時節。共保松篁根底塵。按此四句題無考•

袁不約

愁聲秋繞杵。寒色碧山歸。深秋句•按山鳥一作歸山•

送將歡笑去。收得寂寥歸。客去句•按歸一作閒•

二南密旨

賈島撰

唐　賈島撰

論六義

歌事曰風。布義曰賦。取類曰比。
感物曰興。正事曰雅。善德曰頌。

風論一

風者、諷也。卽興體定句須有感。外意隨篇自彰。內意隨入諷刺。歌君臣風化之事。

賦論二

賦者、敷也。布也。指事而陳。顯善惡之殊態。外則敷本題之正體。內則布諷誦之元情。

比論三

比者、類也。妍媸相類相顯之理。或君臣昏佞。則物象比而刺之。或君臣賢明。亦取物比而象之。

興論四

興者、情也。謂外感于物。內動于情。情不可遏。故曰興。感君臣之德政廢興而形于言。

雅論五

雅者、正也。謂歌諷刺之言。正君臣之道。法制號令。生民悅之。去其苛政。

頌論六

頌者、美也。美君臣之德化。

論風之所以

君之德化。被于四方。茲乃正風也。或否塞賢路。下民無告。卽正風變矣。

論風騷之所由

騷者、愁也。始乎屈原。爲君昏暗讒佞。含忠抱素。進逆耳之諫不納。放之湘南。遂爲離騷經。以香草比君子。以美人喻其君。乃變風而入于騷刺。其荒而導之正也。

論二雅大小正旨

四方之風。一人之德。民無門以頌。故謂之大雅。諸侯之政。匡救善惡。退而歌之。謂之小雅。

大雅如盧綸興善寺後池詩

月照何年樹。花逢幾度春。

小雅如古詩

風添松韻好。秋助月光多。

又如錢起詩

好風能自至。明月不須期。

論變大小雅

大小雅變者。謂君不君。臣不臣。上行酷政。下進阿諛。詩人則變雅而諷刺之。言變者。卽所爲其象移動比之。

如詩云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此變大雅也。

又古詩云

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

如詩云

綠衣黃裳。此乃變小雅之體也。

論南北二宗例古今正體

宗者、總也。言宗則始南北二宗也。

南宗一句含理。

北宗二句顯意。

南宗例

如毛詩云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即今人爲對。字字的確。上下各司其意。

如鮑昭白頭吟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

如鏡起詩

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

此皆宗南宗之體也。

北宗例。

如毛詩云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體今人宗爲十字句。對或不對。

如左太冲詩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如盧綸詩

誰知樵子徑。得到葛洪家。

此皆宗北宗之體也。

詩人須宗於宗。或一聯合于宗。即終篇之意皆然。

論立格淵奥

詩有三格

一曰情。　二曰意。　三曰事。

情格一

耿介曰情。外感于中而形于言。動天地。感鬼神。無出于情。三格中情最切也。

如謝靈運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如鏡起詩

帶竹飛泉冷。穿花片月深。

此皆情也。如此之用。與日月爭衡也。

意格二

取詩中之意。不形于物象。

如古詩云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如鲎公賦巴山夜猿詩

何年有此路。幾客共沾襟。

事格三

須興懐屬思。有所冥合。若將古事比今事。無冥合之意。何益于詩教。

如謝靈運詩

偶與張邴合。久欲歸東山。

如陸士衡齊謳行

鄙哉牛山嘆。未及至人情。

如古詩云

懶向碧雲客。獨吟黃鶴詩。

以上三格。可謂握手造化也。

論古今道貫一理

小手皆言毛詩、并文選諸公之作。是古道與今不同。此不可與言也。詩教今古之道皆然。

論題目所由

題者、詩家之主也。目者、名目也。如人之眼目。眼目俱明則全其人中之相足可坐窺萬象。

論篇目正理用

夢游仙　刺君臣道阻也。

水邊　趨進道阻也。

白髮吟　忠臣遭佞中路離散也。

夜坐　賢人待時也。

貧居　君子守志也。

看水　群佞當路也。

落花　國中正風隳壞也。

對雪　君酷虐也。

晚望　賢人失時也。

送人　用明暗進退之理也。

早春中春　正風明盛也。

春晚　正風將壞之兆也。

夏日　君暴也。

夏殘　酷虐將消也。

秋日　變爲明時.正爲暗亂也.
殘秋　君加昏亂之兆也.
冬　亦是暴虐也.
殘冬　酷虐欲消向明之兆也.
登高野步　賢人觀國之光之兆也.
游寺院　賢人趨進否泰之兆也.
題寺院　書國之善惡也.
春秋書懷　賢人時明君暗書進退之兆也.
題百花　或頌賢人在位之德.或刺小人在位淫亂也.
牡丹　君子時會也.
鶺鴒　刺小人得志也.
觀棊　賢人用籌策勝敗之道也.
風雷　君子威令也.
野燒　兵革昏亂也.
贈隱者　君子避世也.

以上四十七門.略舉大綱.

論物象是詩家之作用

造化之中.一物一象.皆察而用之.比君臣之化.君臣之化.天地同機.比而用之.得不宜乎.

論引古證用物象

四時物象節候者.詩家之血脈也.比諷君臣之化.

毛詩曰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雷比教令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賢人他適之比也.

陶潛詠貧士詩

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　以孤雲比貧士也.

以上例多.不能廣引.作者自可三隅反也.

論總例物象

天地　日月　夫婦　君臣明暗.以體判用.
鐘聲

國中用武.變此正聲也.
石磬　賢人聲價.變忠臣欲死矣.
琴瑟　賢人志氣也.又比廉能聲價也.
笙簫　管笛　男女思時會.變國正聲也.
九衢　道路　此喻皇道也.
同志　知己　故人　鄉友　友人　皆比賢人.亦比君臣也.
舟楫　橋梁　比上宰.又比攜進之人.亦皇道通達也.
馨香　此喻君子佳譽也.
蘭蕙　此喻有德才藝之士也.
金玉　珠珍　寶玉　瓊瑰　此喻仁義光華也.
飄風　苦雨　霜雹　波濤　此比國令.又比佞臣也.
水深　石磴　石逕　怪石　此喻小人當路也.
幽石　好石　此喻君子之志也.
巖嶺　岡樹　巢木　孤峯　高峯　此喻賢臣位也.
山影　山色　山光　此喻君子之德也.
亂峯　亂雲　寒雲　翳雲　碧雲

此喻佞臣得志也．
黃雲　黃霧
此喻兵革也．
白雲　孤雲　孤煙
此喻賢人也．
澗雲　谷雲
此喻賢人在野也．
雲影　雲色　雲氣
此喻賢人才藝也．
煙浪　野燒　重霧
此喻兵革也．
江湖
此喻國也．清澄爲明．泥濁爲暗也．
荊棘　蜂蝶
此喻小人也．
池井　院寺　宮觀
此喻國位也．
樓臺　殿閣
此乃君臣名位．消息而用之也．
紅塵　驚埃　塵世
此喻兵革亂世也．
故鄉　故國　家山　鄉關
此喻廟朝也．
松竹　檜柏
此賢人志義也．
松聲　竹韻
此喻賢人聲價也．
松陰　竹陰
此喻賢人德庭也．
巖松　溪竹

一三

此喻賢人在野也．
鷺　鶴　鸞　雞
此喻君子也．
百草　苔　莎
此喻百姓衆多也
百鳥
取貴賤比君子小人也．
鴛鴻
比朝列也．
泉聲　溪聲
此賢人清高之譽也．
他山　他林　鄉國
此外國也．
筆硯　竹竿　桂楫　槳　棹　櫓
比君子籌策也．
黃葉　落葉　敗葉
比小人也．
燈　孤燈
比賢人在亂而其道明也．
積陰　凍雪
比陰謀事起也．
片雲　晴靄　殘霧　殘霞　螮蝀
比佞臣也．
木落
比君子道消也．
竹杖　藜杖
比賢人籌策也．
猿吟
比君子失志也．
論總題大意

大意謂一篇之意。

皇甫曾送人詩

淮海風濤起。江關幽思長。

此一聯見國中兵革威令併起。

同悲鵠遶樹。獨作鴈隨陽。

此見賢臣共悲忠臣君恩不及。

山晚雲和雪。門寒月照霜。

此見恩及小人。

由來濯纓處。漁父愛瀟湘。

此見賢人見幾而退。

李嘉和苗員外雨夜伴直

宿雨南宮夜。仙郎伴直時。

此見亂世臣節也。

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

此見君臣亂暗之甚。

螢影侵階亂。鴻聲出塞遲。

此見小人道長侵君子之位。

蕭條吏人散。小謝有新詩。

此見佞臣已退賢人進逆耳之言。

李端詩

宿雨朝來歇。空山秋氣清。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

此賢人趨進兆也。下一句即革金部在他國孤進失期。乃招之也。

古道黃花落。蘼蕪赤燒生。

此見他國君子道消。正風移敗。兵革併起。

茂陵雖有病。猶得伴君行。

此見前國賢人。雖未遂大志。尤喜無兵革。

以上三篇略而列之。用顯大意。

論裁體升降

詩體若人之有身。人生世間。稟一元相而成體。中間或風姿峭拔。蓋人倫之難。

體以象顯

顏延年詩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

鮑明遠詩

騰沙鬱黃霧。飛浪揚白鷗。

此以象見體也。

以上一十五門不可妄傳

本事詩

附續本事詩

孟啓撰
聶奉先續

本事詩序

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於羣書。雖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爲本事詩。凡七題。猶四始也。情感、事感、高逸、怨憤、徵異、徵咎、嘲戲。各以其類聚之。亦有獨掇其要。不全篇者。咸爲小序以引之。貽諸好事。其有出諸異傳怪錄。疑非是實者。則略之。拙俗鄙俚。亦所不取。聞見非博。事多闕漏。訪於通識。期復續之。時光啓二年十一月。大駕在褒中。前尚書司勳郎中賜紫金魚袋孟啓序。

本事詩目錄

情感第一
事感第二
高逸第三
怨憤第四
徵異第五
徵咎第六
嘲戲第七

本事詩

情感第一

唐　孟　啓撰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即以是日訪之。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照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題詩曰。照與人俱去。照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即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令陳氏為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唐武后載初中。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為當時第一。知之寵待。為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可抑。既見即留。無復還理。知之痛憤成疾。因為詩。寫以縑素。厚賂閽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

干。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寧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何。曰。學為詩。問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雁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著。迴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顧況在洛。乘閒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葉上。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失州名）郡有酒妓。善歌。色亦爛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為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韓翊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蓽門圭竇。室唯四壁。鄰有李將（失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日隙壁窺韓所居。即蕭然葭艾。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閒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頷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況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即長揖而去。韓追讓之。顧況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來歲成

名。後數年。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不果迓。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柳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爲尼。居佛寺。後翃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翃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耶。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尚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包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韓不勝情。爲之雪涕。是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邪。韓具話之。有虞候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寀嘗以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韓不得已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趨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已出。即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即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嘆。時吒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俊復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卻歸韓翃。後事罷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鎭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翃。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復爲許職以下。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夙將趙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鎭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搆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慼之中。復懼李之讎己。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既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即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虞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即鄘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言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太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

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鎭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鬖鬌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鬖鬌字亦作低墮。並上聲。古今注言即墮馬之遺傳也。

太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請一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粧而往。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秖應偏照兩人心。（欠一首）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人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嗣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牆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秖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此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一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尚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涕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眞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衞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言李嶠眞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出。傳於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爲累。奈何。不數日。出爲連州刺史。其自敍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

四年，始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時大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來，

元相公稹為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嘗為觥錄事，嘗於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識，問其前御，卽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憫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載，余不免其意，與之盡歡，徧問座隅山水，則褒女所奔走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亥其右，感今懷古，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卽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同榻坐，兼共摘（一作擿）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愴古今情，邐迤七盤路，陂陀數大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閑千載名，

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為楊柳之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大和末，勑僧尼試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為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念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蒭雲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既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人間，座上卽改為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曲曰，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猶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盡，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烏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烏夜啼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

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 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欲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娛，倘時得逸才詞人詠出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腋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遒利，鳳跱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珠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疏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能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敍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杜為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為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獨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迴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為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後又題詩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問終身慙憤，

吳武陵有文華才、而強悍激訐，為人所畏，嘗為部內刺史，贓罪狼藉，勑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颺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疏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酎，且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玄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諂，慮終不免，為海燕詩以

致意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秖見玉堂開.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終退斥.

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時方下第.或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庭內題詩曰.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荊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遜.故卒不得第.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葬.母忽於冢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爲一篇之警策.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之問詰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出[illegible]遊南嶽記·)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瓌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爐中石鼎.將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刳中事煎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膨脝.座客無不歎異.令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中護侮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狀其之聲.既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人異且畏之.咸避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稹爲御史.鞫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既然

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即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徵咎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遵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贖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讖也.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愍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司空圖爲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疏遠樹.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殁.郴守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蹙皆符所命.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尚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殁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邪.帝拊掌竟日.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秖緣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詢此嘲豈不畏皇后邪.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然逢著賊.騎猪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搆.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孝字.元一立嘲曰.裹頭極草草.掠鬢不搴搴.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而笑.

時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藉.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

沈佺期曾以罪謫.遇恩.官還秩.朱紱未復.嘗內宴.羣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中宗即以緋魚賜之.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內宴.中宗命羣臣撰詞.曰.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高倚翻燈斷汚張五.還來齧帶銜韓三.莫浪語.其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卻猫兒相報.上.中宗亦以金魚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嚴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有人不畏鳩盤茶。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秪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

續本事詩

聶奉先

市語

今時市語答人真實事。則稱見來。此語蓋已久矣。坡贈黃山人詩云。面頰照人元自白。眉毛覆眼見來烏。以此。

甘露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鐵鎖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

禁酒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今吾謫嶺南。萬戶酒家有一婢。昔嘗為酒肆。頗能伺候多緩。自今當不乏酒。可以日飲之。何其去禁酒國矣。

軟紅

前輩戲云。有西湖風月。不如東洛軟紅香塵之語。故東坡和錢穆公蔣穎叔從駕景靈宮詩云。半白不羞垂項髮。軟紅猶戀屬車塵。

冰廳

冰廳事見因話錄云。歐陽有詩云。獨宿冰廳夢帝闕。

紅麴酒

余疑李賀云酒滴珍珠紅。夏查剛云。江南人造紅麴酒。

葡萄酒

白樂天云。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葡萄。謂太原出葡萄酒也。然此乃律詩。用平聲讀。則太不律。用側聲讀。則近俗耳。

芡實

京師芡實。最盛於會靈觀之凝祥池。故文忠詩曰。凝祥池鎖會靈觀。滯留江海得加飡。僕射坡在鄭州。世亦稱其芡實也。

酴醾

酴醾本酒名也。所開花本以其顏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所以有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又云。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

詩媒

詩云。白藕作花風已愁。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〇飛急。去作西窗一夜秋。此趙璘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遜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乃二十八字媒也。

海棠

東坡謫黃州。居於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而獨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貴。東坡為作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為得意詩也。

筆管詩

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粗於常筆。刻從軍行。人馬毛髮。亭臺山水。無不精絕。刻兩句曰。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尚未還。

白鴈

北方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乃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謂此。

簿尉

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棰楚辭。韓退之兔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尤今之楚吏也。

槐黃

俗云。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

送夕陽．慣得當年隨計吏．馬啼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許彥周詩話

許顗撰

許彥周詩話

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僕少孤苦而嗜書。家有魏晉文章及唐詩人集僅三百家。又數得奉教。聞前輩長者之餘論。今皆散落。舊學廢忘。其能記憶者。因筆識之。不忍棄也。嗟乎。僕豈足言哉。人之於詩。嗜好去取。未始同也。强人使同己則不可。以己所見以俟後之人。烏乎而不可哉。建炎戊申六月初吉日襄邑許顗序。

詩壯語易。苦語難。深思自知。不可以口舌辨。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於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辭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力不知人。遠上溪橋。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李太白作草創大還詩云。髣髴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鍊丹法。至明窗塵。丹沙妙藥也。

老杜北征詩曰。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太眞、國忠之罪。近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儻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荊公詩云。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詩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箜篌狀如張弓。探手摘絃出聲。盧玉川詩云。捲却羅袖彈箜篌。此語亦未可譏詆。司馬溫公嘗語程正叔云。辯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加詆詈也。

韓退之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殊不類其爲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賦謝自然詩曰。童騃無所識。作誰氏子詩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凡作詩若正爾填實。謂之點鬼簿。亦謂之堆垜死屍。能如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又如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明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疏星。便有神仙風度。

季父仲山。先大夫同祖弟也。讀書精苦。作詩有源流。昔嘗上書。晚以特奏名得一官。政和間。御製宮詞三百首。嘗和進。今錄一絕於此。染指可以知鼎味也。其詞曰。輕寒瀲瀲透衾綃。玉箭銅壺漏水多。常是未明供御服。夢回頻問夜如何。時道君皇帝在蕊思殿。宣進甚急。意謂得美官。翌日臺章論列。作詩非經旨。遂報罷。調南劍州順昌縣尉。後卒於揚州云。

先伯父治平四年舉進士第一。少從丁寶臣。以文字爲歐陽文忠公、王荊公所稱重。其試公生明賦曰。依逢辱斜者既已去矣。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此不刊之語也。嘗作詠史詩曰。天下有誅賞。故非君所私。太宗泣君集。意恐勞臣疑。至公一以廢。智術相維持。哀哉功名士。汲汲徇趨時。推斯志也。雖蹈滄海餓西山可也。在熙寧間爲荊公薦。竟不委曲得貴。遂然亦爲司馬溫公、呂獻可、呂微仲、范堯夫諸公所知。元豐七年。自都官外郎奔祖父喪。卒於黃州。東坡解衣賻之。

有李氏女者。字少雲。本士族。嘗適人。夫死無子。棄家着道士服。往來江淮間。僕頃年見之金陵。其詩有云。幾多柳絮風翻雪。無數桃花水浸霞。殊無脂澤氣。又喜煉丹砂。僕亦得其方。大抵類魏伯陽法。而有銖兩加精粹者也。嘗語僕曰。我命薄。政恐不能成此藥耳。後二年再見之。其瘦骨立。蓋丹未成而少雲已病。僕問曰。丹成欲仙乎。惟甚瘦。則鶴背能勝也。笑曰。忍相戲耶。病中作梅花詩云。素豔明寒雪。清香任曉風。可憐渾似我。零落此山中。尋卒。後檢方。猶見丹法及此詩。錄之。

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所能髣髴也。

僧義了。字廓然。本士族鍾離氏。事佛慈璣禪師爲侍者。僕頃年遊見佛慈老人。廓然與僕在嵩山游甚久。頗能詩。僕愛其兩句云。百年休問幾時好。萬事不勞明日看。不獨喜其語。蓋取其學道休歇灑落自在如此。

東坡作妙善師寫御容詩。美則美矣。然不若丹青引云。將軍下筆開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

爽來酣戰後。說盡玉花驄馬。而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此語微而顯。春秋法也。

李太白詩云。玉窗青青下落花。花已落。又曰下。贈之不費語。益奇。

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嘗傳一士人家請之。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請賦。頃刻書滿紙。其警句云。能捲滕王閣。盆傾白帝城。可喜也。

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棊響。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東坡贈李常詩。戒其殺生。末云。君勿笑此篇。嚴詩編杜集。謂嚴武也。工部集中有武倡和數首。又梅花詩云。偶伴幽人收艾蒳。國香和雨入莓苔。艾蒳香名。正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頩類問多姿。猶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杜詩。仰抄雲子白。雲之子。雨也。言如雨點。荀子雲篇又為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礫。狀如米粒。圓白。雲子石也。又杜詩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幽蕊匣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徒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蒲萄也。

齊梁間樂府詩云。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今日牛羊上空隴。當時近前面發紅。

老杜作麗人行云。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愼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鮑明遠松柏篇。悲哀曲折。其末不以道自釋。僕竊恨之。

明遠行路難。壯麗豪放。若決江河。詩中不可比擬。大似賈誼過秦論。

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句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李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文忠所稱。然不追長吉之語。

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坐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柳柳州詩。東坡云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若晨詣超師院讀佛經詩。即此語是公論也。

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

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東坡海市詩。荊公鍾山詩。超然邁倫。能追逐李、杜、陶、謝。

荊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魚舠。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晼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李部郎公作詩格。句自三字至九字十一字。有五句成篇者。蓋古今詩之格律。足以資詳博。不可不知也。

伯父娶部郎孫女。嘗聞部郎公與小宋飲酒。舉一物隸僻事。以多者為勝。飲不勝者。他人莫敢遜席。

梅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若朱絃疏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繼娶曹氏作一日曲。為曹氏也。

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為第一。老杜詩云。不見古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歐陽文忠公頃讀幽棲集詩。英辯超然。能破萬古毀譽。食精民詩。忠厚愛人。可為世訓。

作詩壓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詩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尖。又記人作七夕詩押潘尼字。衆人莫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為芻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寫生之句。取其形似。故辭多迂弱。趙昌畫黃蜀葵。東坡作詩云。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揣摸刻骨。造語壯麗。後世莫及。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為二十八字史論。

宣和之初。何㮚文縝丞相為中書舍人。道君皇帝以御畫雙鵲賜之。諸公多賦詩。韓駒子蒼待制時為校書郎。賦詩二章。曰。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占時。想見春風鳷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舍人簪筆上蓬山。鵷路春風從闕還。天上飛來兩鳥鵲。為傳喜色到人間。

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張籍、王建樂府宮辭皆傑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

孟東野詩。苦思深遠。可愛不可學。僕尤愛者。長安無緩步一詩。

蘇大璋文饒。文數作鴻溝詩云。崛起均牢穰。裝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墮幄中籌。海嶽歸三尺。衣冠閟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陳無己賦宗室畫詩云。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辭云。丘園恁起日。江漢有東流。近世詩人莫及。

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吳策。又嘗勸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歐公作挽辭云。被褐曾陳定光策。汗青猶著立儲書。眷風深國吟旌落。夜雨深堂宴豆疏。前諸詩不獨語句精鍊。且是着題。

鄭周卿。僕鄉人也。公甫右丞之孫。能詩。一日鄭之他郡而愛妾死。作詩云。鶴歸空有恨。雲散本無心。於情念中猶稍自在也。後娶熊氏。曾如之之女。丙午丁未年知鄆州中都縣。連年與盜賊鏖戰。隕然獨存。權弱美曾錄其功上之。後不報。今不知消息。可憐哉。

曹景宗探韻得競病字。詩云。去時兒女啼。歸來笳鼓競。借問路旁人。何如霍去病。沈約詩人嘆賞之。

李衛公作步虛辭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寒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駢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風吹珮環。嗚呼皆人傑也哉。

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遂知東坡先生之善誘人也。

韓退之詩云。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哀怨。過於痛哭。

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仵。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武帝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途令阮籍醉。熟醉為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常有解此意者。

春秋五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此詩退之稱盧玉川也。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今亡矣。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為多。後世有深於經而見盧傳者。當知退之之不妄許人也。

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己亥。僕在洪州宿城北鄭和叔家。夜夢行大路中。塞沙沒足。其旁皆田苗丘隴。一婦人皂衣柴篸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僕從之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如晝。彌望皆野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矮磚臺一。上有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閑花亂草春春有。秋雁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案磚上有聲。豁然記憶。是歲大病。後亦無他。

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聯句云。紅皺曬簷瓦。黃團繫門衢。是說乾棗與瓜蔞。讀之猶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征蜀聯句云。刑神咤猛旆。陰焰颭犀札。盡彫刻之功。而語仍壯。李正封善押韻。如從軍聯句押水沙蘸涸。皆不可及。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後。無人可繼者。惟荊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差近之。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亦差近之。

退之桃源行云。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狀花卉之盛。古今無人道此語。

本朝王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正憔悴。道旁山鬼謾歔欷。大類樂天也。

玉川子送伯齡詩云。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宿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於禍。哀哉。

柏舟。仁人之詩也。憂心悄悄。愠於羣小。賢者之詩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赫如渥赭。公言賜爵。能容

忍如此。宜乎賢矣。

鍾山有一詩云。當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陀。此王勇評直。不為荊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詩有力量。猶如弓之鬬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鳴笳三四發。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覺範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為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額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本猶存之。蓋已前傳出者。

僕年十七歲時。先大夫為江東漕。李端叔、高秀實皆父執也。適在金陵。二公游蔣山。僕雖年少。數從杖屨之後。在定林。說元微之詩引事皆有出處。屈曲隱奧。高秀實皆能言之。僕不覺自失。因思古人讀書多出語皆有來處。前輩亦識者多能知之也。

高秀實又云。元氏豔詩。麗而有骨。韓渥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渥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李太白詩云。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老父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李白為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白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

誰人把盞慰深幽。開自無憀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南枝北枝春事休。榆錢可穿柳絮柔。定自沈郎作詩瘦。不應春能生許愁。此東坡魯直梅詩二章。作詩名貌不出者。當深致二詩。

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熱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頤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又題四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林和靖梅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大為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最好。梅花詩中此兩句尤奇麗。東坡和少游梅詩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僕意東坡亦有微意也。然和靖詩對屬精切。如贈娛樂秀才詩云。鵾鵬翻擊三千水。龍虎閑封六一泥。

小杜作華清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宋顏延之問己與靈運優劣於鮑照。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彫繢滿眼。此明遠對面毀延。而人不覺。善論詩也。特出之。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爲常.東坡以玉帶贈智覺.智覺酬以舊衲.東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乃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錢希白內翰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游洛水濱.昨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王晉卿得罪外謫.後房善歌者名囀春鶯.乃東坡所見也.亦遂爲密縣馬氏所得.後晉卿還朝.尋訪微知之.作詩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僕在密縣.與馬縉輔游甚久.知之最詳.縉輔在其兄處猶見之.國色也.西清詩話中載此事.云過潁昌見之.傳誤也.

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宛約.仍多近體.惟有韓碑詩一首古體.有曰.塗抹堯典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豈立段碑時躁辭耶.

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載者也.

黃魯直愛與郭功父戲虐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於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陶彭澤集中.

元稹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其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秋風有意吹蘆葉.落日無情下水濱.嗟乎.若數君子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爲鬼耶.殊不可曉也.若以爲元稹自造此辭.則數公之詩尙可庶幾.而少陵四句非元所能道也.

唐時有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菁雅麗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逸人指清遠.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張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僕獨深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撫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翁欲歸.青霧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天棘夢青絲.洪覺範硬差天棘作柳.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嘗以秀實之言爲正.顧天聲相近.又酷似青絲.又江南徐鉉家本云.天棘蔓青絲.若蔓生如青絲.尤見是天門冬.秦州詩云.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無風雲動.不夜而月.當細思之.句法至此.古今一人而已.

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驗前朝.東風不借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爲退之雪冤.

黃嗣徽少年時讀書有俊聲.不幸爲後母訴於官.隸軍籍.王岐公丞相宜籍得之.問其識字.使鈔書一日.擬宋復古郎中所畫山水.使子弟賦詩.嗣徽亦請賦.公頷之.頃刻成一絕句曰.匣有瑤琴簏有書.棲遲猶未卜吾廬.主人况是丹青手.乞取生涯似畫圖.岐公大嗟賞之.及問知曲折.以故人子奏於朝.乞以門客恩澤承務郎特補之.命下之日暴卒.窮命如此哉.

王君玉內翰初登第.調揚州江都縣令.題九曲池詩云.越調隋家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尙留名.儀鳳終沉影.鳴蛙祇溯聲.淒凉不可問.落日背蕪城.公元憲閱詩賞歎.薦爲館職.又嘗乞夢於后土祠.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惡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五年不出淸門道.遊遍尋春此一回.忽憶秦州貴公子.桃花落盡合歸來.此高秀實城東寄王越州詩.

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殊有味.

若有人兮坐山楹.雲衣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獨惆悵而狐疑.遯獨立兮忠貞.此寒山語.雖使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蜀陝路間.有溪曰韓溪.蕭文終追淮陰處也.劉涇巨濟題詩一絕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尙不通.

李義山錦瑟詩曰.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何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其絃數.其聲有適怨淸和.又云.感怨淸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彈此四曲.詩中四句.狀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詩.而趙推官深爲說如此.

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工見之.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眞氣驚戶牖.可謂工面盡.又經昭陵詩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古樂府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王明之在姑蘇.嘗有所愛.比至京師.爲岐公丞相強留之.適時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筯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

詩之巧可傳也。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賦序云，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析結戀蕭蕭馬，尺素愁鴻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辭云，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除却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

元稹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王筠為沈約作草木十詠，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注。東坡作竹鼴鼠詩，模寫肥脈醜陋之態，讀之亦是想見風彩。漁陽參撾起於禰衡，參字音七紺反，徐鍇引古歌辭以證此字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

李義山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年祇聞一過，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楊炎歌云，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為元載侍姬瑤英作也。

五馬事無知者。陳正敏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以謂州長建旟作太守事，又漢官儀注，駟馬加左驂右騑，二千石有左驂，以為五馬。然前輩楊、劉、李、宋最號知書，豈不知讀漢官儀注而疑之耶。故俱存之，不敢以為是，以俟後之知者。

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詩云，鶯能子夜歌。云昔有子夜者善歌，非時歎也。

先伯父熙寧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夢至一處，牓曰清香館。東偏有別院，東壁有詩牌云，題冀公功德院，山東李白。其詩曰，秋風吹桂子，只在此山中。待得春風起，還應生桂叢。桂叢日以滿，清香何處斷，只為愛清香，故號清香館。伯父自作記夢一篇，書之甚詳。嘗記季父說，少張元豐五年自房陵召還，一日忽獨言曰，清香館。自後多不屑世間事，惟默坐終日，人莫敢問其曲折。

古詩云，上山採蘼蕪。蘼蕪何首烏也，服之令人多慾生子，有采采芣苢之意。衛風云，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陸農師說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耳。不知真有此意否。

季父仲山病中夢至一處，泛舟環水，皆奇峯可愛，賦詩云，山色濃如滴，湖光平如席，風月不相識，相逢便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叔父楚若，先大父母弟，甫壯而亡，少時獨不為時學，愛穀梁春秋與柳柳州文，作詩用事無一言蹈襲者。其所著撰號陋奇集，自序曰，水激之以亂石則有聲，廢藏之以瓿器則聲齊，不下者二城，田單因而縱兵，文獨不待阨而後奇乎。兵火間散落不可復得，略記其敘數句，以見其措意如此。

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遊，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煙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落花遠恨生。化為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蒔花木，一日有犢車麗女來飲於庭，邀書生同席，既去，作詩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皆鬼仙詩，婉約可愛。

司馬公諱池，仁廟朝待制，溫國文正公之父也。作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又黃公諱庶，魯直之父，作大孤山詩云，銀山巨浪獨夫險，比干一片崔嵬心。人傳溫公家藏有一琉璃盞，為官奴所碎，洛尹怒，令糾錄，聽溫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於斯人。又魯直作詩用事壓韻，皆超妙出人意表，蓋其傳襲文章種性如此。

饒德操為僧，號倚松道人，名曰如璧，作詩有句法，苦學副其才，情不愧前輩。尤喜作銘贊古文。其作佛米贊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於遣辭，而曰，時平主聖，萬國自靖，不殺而武，不征而正，矯矯虎臣，無所用命，移將東南，介我佛會，久聞我昔念佛三昧，喑嗚叱咤，化為佛聲，三令五申，易為佛名，一佛一米，為米三升，自升而斗，自斗而斛，念之無窮，太倉不足。記此，雖柳子厚曲折不過是矣。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

唐高宗御羣臣宴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情若臭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況也。後作神廟挽詞云，病馬空思櫪，枯葵已泫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魁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

俞秀老紫芝詩有云，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雖峭然中實人情也。

有客泊湘妃廟前，夜半偶不寐，見輿衛入廟中，置酒鼓瑟，心悸不敢窺。殆明方散，隱隱絕水浮空去。因入廟中，見詩四句，墨色猶未乾，云，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弄新京，峯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疑九斷腸。神怪不足言，但詩殊佳，故錄之。

錢昭度能詩，嘗作呂申公夷簡生日詩曰，磻溪重得呂，維嶽再生申。當時詩格律止此，然可謂着題也已。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承之長短句韻，以弔承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使與世江湖永相忘，還殢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指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韓退之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能之。知其難，則可以論詩矣。此所以稱孟東野也。

楊舜韶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之，聲甚淒斷。柳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

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心幾千里。回看落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烏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魏曹歌云。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閨闥。楊花飄落入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來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此辭亦自奇麗。錄之以存古。出樂府廣題云。

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舞字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迺梁謝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歐陽文忠公文章雖餘辭亦精緻如此。

老杜衡州詩云。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語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嘗有味此而泣者也。

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腸偏觸病心情。雖韓偓、溫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王豐父待制。岐公丞相之子。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其家。我先伯父狀元塞岐公客。僕亦獲事待制公。世所見者表章序記應用之文耳。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脈貫串。尙勝三甲六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也。又作挂杖詩云。老境得爲丘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

天下有公論。僕不敢私。豐父丈嘗與僕言。班孟堅兩都賦華壯第一。然只是文辭。若叔皮北征賦云。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強秦兮築怨。此語不可及。僕嘗三復玩味之。知前輩觀書自有見處。

李夫人賦序云。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僕因曰。此則退之走馬來看立不正之所祖述也。

陶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河大江。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賞人略緣實也。

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荷調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從而波及蓮荷矣。

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顚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誰而波及桃花與楊柳矣。

樂府記大言小言詩。錄昭明辭而不書始於宋玉。何也。豈誤耶。有說耶。

梁武帝作白紵舞辭四句。令沈約改其辭爲四時白紵之歌。帝辭云。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管促節舞少年。短歌留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嗟乎麗矣。古今當爲第一也。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詩與本朝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

去也。客言李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僕曰。毛詩過之曰。六經固不可擬。然亦未嘗子細說馬。相態行步也。僕曰。願鶉駕之兩驂如舞。此題語所謂花蹄羊行是也。兩驂如手。此題語所謂鞘使頸是也。思之使聲走過掣電傾城知。與神行電邁涉恍惚爲難騎耳。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駕龍十二。魚魚雅雅。其深於詩者耶。

裴休題渺瀰云。渺瀰形勝地。補塔在雲淵。浩劫有窮日。眞風無墜時。歲華空自老。消息竟誰知。到此輕塵慮。功名自可遺。詩格律止此。然裴參黃蘖。其語不謗不怨不怒也。

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大丞相萊國公寇忠愍之語。

蜀道觀中懸井得一碑。刻文似賦似贊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採乎氣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夸父虛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聚。黃酥凝而金顏。轉制不已。神趣鬼騄。金敷玉敷。天年上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後有隱士言是漢時陰眞人所著。鍊丹法後雜著於子玉碑。僕恨不得其門戶。聊復存之。

對牀夜語

范晞文撰

景定三年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書一編辭甚倚而文甚高時夜將半剪燭疾讀不能去手大類葛常之韻語陽秋雖飛發而華株連節解激發人意作而曰美哉此書也杜子美詩王介甫讀經以爲優于經其爲史學者又視爲史無他事覈而理勝也韓退之稱李長吉歌詩爲騷而進張籍詩于道楊大年倡西崑體一洗浮靡而尚事實至迄王欽若行君命有所不受其名節有如此者若論詩而遺理求工于言詞而不及氣節予竊惑之輒序于對牀夜語之首以補其遺景文然之不深居之人馮去非可遷甫

良月二日去非頓首再拜

景文詩豐肖幹契友去非若夫興懷妻堯章同遊時又高揖葉靜逸翁日夜釣遊時又近與孫道子張宗瑞翡謔浪笑傲于間今不能待游從一二老友翛翛然夢游合眼欹枕能在目中是亦遊也僅變新貴往者不我思來者不我卹雖夢中亦不復得見得見景文斯可矣況對牀夜語可與晤語邪序文而敢以不能辭愚詩漫以求教其間有一聯云讀書祇爲避名計亦恐毫山解笑人不直作者一笑姑以佾空書意不宣去非頓首再拜

對牀夜語卷第一

宋 孤山人 范晞文 景文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詩人美在位者之詞也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又駟馬對閑輶車鸞鑣之類皆借服御以美其君也若楚辭高予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是亦以服御自美也

古詩十九首有云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言妻之于夫猶竹根之于山阿兔絲之于女蘿也豈容使之獨處而久思乎詩云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同此怨也又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又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亦猶詩人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之詞第反其義耳前輩謂古詩十九首可與三百篇並驅者亦此類也

霍去病志得意歡作歌曰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未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去病非以文章名者乃知西漢時言語自非後世可企

詩曰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悲其君有酒食鼓

瑟之不能樂。猶有國而弗治。則將爲他人之所有也。曹子建樂府云。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秦筝何慷慨。齊瑟和且柔。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又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有詩人爲樂之意。而無其諷。又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既欲其樂。又慮其荒。此詩人憂深思遠之意。陸士衡云。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我酒既旨。我殺既臧。短歌可咏。長夜無荒。全是詩人之體。

七哀詩。子建云。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怨遊子之未返也。王仲宣云。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歎時世之喪亂也。又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感羈旅之多憂也。張孟陽云。毀壞過一坏。便房啓幽戶。傷漢陵之發掘也。又白露中夜結。木落何條森。慨秋氣之可悲也。哀之雖同。而意各異。初不解七哀義。或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所哀雖一事。而七者具也。

子建公讌詩云。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讀之猶想見其景也。是時劉公幹王仲宣亦有詩。劉云。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王云。涼風撤蒸暑。清雲卻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皆直寫其事。今人雖畢力竭思。不能到也。

蔡琰雖失身。然詞甚古。如不謂殘生兮卻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此將歸別子也。時身歷其苦。詞宜乎心。怨而怒。哀而思。千載如新。使經聖筆。亦必不忍刪之也。劉商雖極力擬之。終不似。蓋不當擬也。

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結句云。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解韻者謂哀叶於希反。且引毛詩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又謂懷叶胡威反。及引離騷載雲旗兮委蛇。心低徊兮疲懷等語爲證。辨則辨矣。如不通何。且子建此篇。既押徊。又押哀。乃一韻耳。及懷字之上。亦有會合何時諧。諧懷亦一韻也。何必強爲引證。蓋古未拘音韻。旁入他韻者。亦奚疑焉。若魏文帝漫漫秋夜長。皆押十陽。獨一句云三五正縱橫。又阮籍登高臨四野。皆押七歌。獨一句云。豈復歎咨嗟。不知解者又當如何。苟謂後世亦有如此押者。則擬古者仿之耳。非古人作古之意也。

張茂先穆如灑清風。渙若春華敷。又屬耳聽鶯鳴。流目玩儵魚。以對言之。則當曰清風灑。聽鳴鶯也。古對間當如此。亦楚詞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謝惠連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邱。浮氣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連四韻句法皆相似。古詩正不當以此拘也。

魏文帝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

久留滯。棄置忽復陳。客子常畏人。又子建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飆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此結句換韻之始。

楚詞。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又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又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皆愛君惜時之詞。後世擬之者。不過徒法其句耳。非其意也。江文通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又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謝靈運云。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惠連云。執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元暉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劉休元云。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陸士衡云。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古詩亦有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古塘上曲有云。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桑麻賤。棄捐菅與蒯。前云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或謂甄后爲郭后所譖。遂作此。觀其辭。殆亦是也。陸士衡云。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不惜微軀退。惟懼蒼蠅前。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則爲甄后作無疑矣。劉休元擬古云。顧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適與士衡末句同。

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東坡謂韓退之始去杏飛蜂。及歸柳嘶蚻。與詩意同。子建云。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又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王正長云。昔往倉庚鳴。今來蟋蟀吟。顏延年云。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退之又居其後也。

子建詩。朱華冒綠池。古人雖不于字面上著工。然冒字殆妙。陸士衡云。飛閣纓虹帶。層臺冒雲冠。潘安仁云。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顏延年云。松風遵路急。山煙冒壟生。江文通云。涼葉照沙嶼。秋華冒水潯。謝靈運云。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皆祖子建。

張平子詩云。我聞其聲。載坐載起。王仲宣云。我思弗及。載坐載起。劉公幹云。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懷人之意。盡於此矣。

左太沖咏史詩云。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鮑明遠咏史云。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江文通咏史亦云。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三詩一軌也。

子建云。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潘安仁云。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劉越石云。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謝靈運云。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鮑明遠云。朝遊雁門山。暮還樓煩宿。皆本楚詞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予至于元圃。若陸士衡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又江文通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則亦本楚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飡秋菊之落英。

傅元詞云。美女一何麗。顏若芙蓉花。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未亂猶可奈。何全是李延年歌。延年歌云。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石季倫王昭君詩序云。匈奴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熟翫此敍。乃知昭君出嫁之時。未必以琵琶寄情。特後人想像而賦之耳。

王景元詩。詎憶無衣客。但知狐白溫。用子建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之語。謝元暉亦云。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

靈運詩。初篁包綠籜。新蒲含紫茸。邱希範詩。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綽有流麗之風。視小謝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之句。亦無媿。

一身事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鮑明遠數詩也。卦名人名及建除等體。世多有之。獨無以此為戲者。

鮑明遠詩。朱脣動。素腕舉。洛陽少童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全類張籍王建。

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于夢中往求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沈休文云。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又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用前事也。古詞云。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又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皆沿韓非之微意而變之耳。

陸士衡吳趨行云。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謝靈運會吟行云。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盡躡其步驟。

蘇子卿詩。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魏文帝云。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曹子建云。俯降千仞。仰登天阻。何敬祖云。仰視垣上草。俯察堦下露。又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謝靈運云。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又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辭意一也。古人句法極多。有相襲者。如前所議日吞碧雲合及朝遊江北岸之類。皆是。若嵇叔夜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元。則運思寫心。迥不同矣。

宋袁淑有詩云。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蓋淑為彭城王府祭酒。王不好文學。故云。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不見其全篇。蓋題是昔昔鹽。其詞云。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無非閨中懷遠之意。但不知立題之義如何。趙嘏乃廣為二十章。以一句為一題。亦復綺麗。其中有云。良人猶遠戍。耿耿夜閨空。繡戶流春月。羅帷坐曉風。魂飛沙帳北。腸斷玉關中。尙

自無消息。錦衾那得同。又雲中路杳杳。江畔草萋萋。妾久垂珠淚。君何惜馬蹄。邊風悲曉角。營月怨春閨。未道休征戰。愁眉又復低。

對牀夜語卷第二

嚴滄浪羽云。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尙矣。不假悟也。陶謝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姜白石夔亦有云。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無妙。聖處要自悟。蓋文章之高下。隨其所悟之深淺。若看破此理。一味妙悟。則徑超直造。四無窒礙。古人即我。我即古人也。

嚴滄浪又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尋。故其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影。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是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于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

蕭千巖德藻云。詩不讀書不可為。然以書為詩不可也。老杜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書而至破萬卷。則抑揚上下。何施不可。非謂以萬卷之書為詩也。

劉後村克莊云。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尙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

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尙理致。或負才力。或逞辨博。要皆文之有韻者爾。皆古人之詩也。

周伯弜云。言詩而本于唐。非固於唐也。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爲雄拔。而法度最爲森嚴。況餘者乎。立心不專。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蓋詩之極盛。其實體製自此始散。僻字險韻以爲富。率意放詞以爲通。皆有其漸。一變則成五代之陋矣。

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島之詩未必盡高。此心亦良苦矣。嗟乎。非言之難。其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雖然。焉非伯樂而不鳴。非子期而不調。果不吾遇也。則困鹽車焦爨下。吾寧樂之。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

四靈倡唐詩者也。就而求其工者。趙紫芝也。然具眼猶以爲未盡者。蓋惜其立志未高而止於姚賈也。學者闖其閫奧。闢而廣之。猶懼其失。乃尖纖淺易。相煽成風。萬喙一聲。牢不可破。曰此四靈體也。其植根固。其流波漫。日就衰壞。不復振起。吁。宗之者反所以累之也。

樹搖幽鳥夢。螢入定僧衣。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古廳眠易魘。老吏語多虛。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垂枝松落子。側頂鶴聽棋。古塔蟲蛇善。陰廊鳥雀癡。病負山藥遍。貧起草堂低。廢巢侵燒色。荒塚入鋤聲。地古多生藥。溪靈不聚魚。隴狐來試客。沙鶻下欺人。遠鐘驚漏壓。微月被燈欺。古壁燈熏畫。秋琴雨潤絃。草礙人行緩。花繁鳥度遲。右數聯亦晚唐警句。前此少有表而出者。蓋不獨雞聲人跡。風暖日高等作而已。情景兼融。句意兩極。琢磨瑕垢。發揚光綵。殆玉人之攻玉。錦工之機錦也。然求其聲諧韶濩。氣泐金石。則無有焉。識者口未誦而心先厭之矣。今之以詩鳴者。不曰四靈則曰晚唐。文章與時高下。晚唐爲何時耶。放翁云。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謂宗晚唐。

老杜詩。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上聯景。下聯情。身無卻少壯。跡有但羈棲。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上聯情。下聯景。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景中之情也。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情中之景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情景相觸而莫分也。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一句情。一句景也。固知景無情不發。情無景不生。或者便謂首首當如此作。則失之甚矣。如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雁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淸光。前六句皆景也。淸秋望不盡。迢遞起層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後六句皆景也。何患乎情少。

五言律詩。固要貼妥。然貼妥太過。必流於衰。苟時能出奇。於第三字中下一拗字。則貼妥中隱然有峻直之風。老杜有全篇如此者。試舉其一云。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淸。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散句如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一逕野花落。孤邨春水生。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用實字而拗也。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暮雨亂淋幔。山雲低度牆。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用虛字而拗也。其他變態不一。卻在臨時斡旋之何如

耳。苟執以爲例。則盡成死法矣。

虛活字極難下。虛死字尤不易。蓋雖是死字。欲使之活。此所以爲難。老杜古檣猶竹色。虛閣自松聲。及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人到於今誦之。予近讀其瞿塘兩崖詩云。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猶忽二字。如浮雲著風。閃爍無定。誰能跡其妙處。他如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皆用力於一字。

仰看明星當空大。無處告訴只顚狂。但使殘年飽喫飯。案頭乾死讀書螢。卻似春風相欺得。更接飛蟲打著人。堂上不合生楓樹。不分桃花紅似錦。惜君只欲苦死留。數日不可更禁當。皆化俗爲雅。靈丹點鐵矣。又王孫若箇邊。若箇猶那箇。遮莫鄰雞報五更。遮莫猶儘教。若爺娘妻子走相送。則本木蘭不聞爺娘哭子聲。又昏黑應須到上頭。乃是常談全語。

數物以箇。俗語也。老杜有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雙字有樵聲箇箇同。箇箇五花文。漁舟箇箇輕。卻遶井欄添箇箇。司空圖鶴群長遶三株樹。不借閑人一隻騎。隻亦箇字之類。

老杜偪仄行。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汎江夜宴。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避之曲江荷花。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謁衡岳廟。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下三字似乎趁韻。而實有工於押韻者。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辭才不世。雄略動如神。以下聯貼上聯也。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猶前格也。特倒置下句耳。若舉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未見其全篇如此。亦又一格也。

疊字用於五言。視七言爲難。蓋一聯十字耳。苟輕易放過。則何所取也。老杜雖不以此見工。然亦每加之意焉。觀其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不用納納。則不足以見乾坤之大。不用行行。則不足以見道路之遠。又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則一氣轉旋之妙。萬物生成之喜。盡於斯矣。至若汀烟輕冉冉。竹日淨暉暉。浩浩長江去。冥冥細雨來。野逕荒荒白。春流泯泯淸。地晴絲冉冉。江碧草纖纖。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將彫微微落。津流脈脈斜。相逢雖衮衮。告別莫匆匆等句。俱不泛。若濟潛鮪發發。春草鹿呦呦。則全用詩語也。

老杜詩。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以終日對兩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以短長對雲雨。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以生成對雨露。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以登臨對風物。句意適然。不覺其爲偏枯。然終非法也。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

詩在意遠。固不以詞語豐約爲拘。然開元以後。五言未始不自古詩中流出。雖無窮之意。嚴有限之字。而視大篇長什。其實一也。如舊里多靑草。新知盡白頭。又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則久別乍歸之感。思遠懷舊之悲。隱然無窮。他如詠閑適。則曰坐歎靑松晚。行吟白日長。狀景物。則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似此之類。詞貴多乎哉。劉後村有云。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

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捷飄駭笆猶隱隱絃撥間也

周伯弜選唐人家法以四實爲第一格四虛次之虛實相半又次之其說四實謂中四句皆景物而實也於華麗典重之間有雍容寬厚之態此其妙也昧者爲之則堆積窒塞而寡於意味矣是編一出不爲無補後學有識高見卓不爲時習薰染者往往於此解悟間有過於實而句未飛健者得以起或者窒塞之譏然刻鵠不成尙類鶩豈不勝於空疎輕薄之爲便稍加探討何患不古人之我同也

四虛序云不以虛爲虛而以實爲虛化景物爲情思從首至尾自然如行雲流水此其難也否則偏於枯瘠流於輕俗而不足採矣姑舉其所選一二云嶺猿同旦暮江柳共風烟又猿聲知後夜花發見流年若猿若柳若花若旦暮若風烟若夜若年皆景物也化而虛之者一字耳此所以次於四實也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共是悲秋客那知此路分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陶令門前菊餘花可贈君前一首司空曙後一首郎士元皆前虛後實之格今之言唐詩者多尙此及觀其作則虛者枯實者塞截然不相通徒想宗唐之名而實背之也其前實後虛者卽前格也第反景物於上聯貫情思於下聯耳如劉長卿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則始可以言格若劉商晚暗江柳變春夢塞鴻歸今日方知命前年自覺非則下句幾爲上句壓倒

李杜之後五言當學劉長卿郎士元下此則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李端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也

七言律詩極不易唐人以詩名家者集中十僅一二且未見其可傳蓋語長氣短者易流於卑而事實意虛者又幾乎塞用物而不爲物所賛寫情而不爲情所牽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周伯弜以唐詩自鳴亦惟以許集諄誨人今摭其警句可以爲法者書於後云風傳鼓角霜侵戟雲卷笙歌月上樓山殿日斜喧鳥雀石潭波動戲魚龍潮寒水國秋砧早月暗山城夜漏稀日照蒹葭明楚塞烟分楊柳見隋堤潮生水郭蒹葭響雨過山城橘柚疎野蠶成繭桑柘盡溪鳥引雛蒲稗深凌歊臺云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洛城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金陵云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昭所見云五夜有情隨暮雨百年無節待秋霜衛將軍廟云漢業未興王霸在秦軍才散魯連歸皆妙其起結尤非中唐人可及

趙嘏劉滄七言間類許渾但不得其全耳

古樂府當學王建如涼州行、剌促詞、古釵行、精衛詞、老婦歎鏡、短歌行、渡遼水等篇反覆致意有古作者之風一失於俗則俚矣

或問放翁曰李賀樂府極今古之工巨眼或未許之何也翁云賀詞如百家錦衲五色炫耀光奪眼目使人不敢熟視求其補於用無有也杜牧之謂稍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豈亦惜其詞勝若金銅仙人辭漢一歌亦傑作也然以賀視溫庭筠輩則不侔矣

對牀夜語卷第三

李太白北上行卽古之苦寒行也苦寒行首句云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因以名之也太白詞有云磴道盤且峻巉巖凌穹蒼馬足蹶側石車輪摧高岡又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此正古詞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太白又有奔鯨夾黃河鑿齒屯洛陽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亦古詞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又汲水澗谷阻采薪隴坂長草木不可餐飢飲零露漿是亦古詞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特詞語小異耳陸士衡謝靈運諸作亦不出此轍若老杜則不然曰漢時長安一丈雪牛馬毛寒縮如蝟又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一空故習矣

老杜詩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前輩謂此聯能窮物理之變探造化之微又有句云久露清初溼高雲薄未還又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雖不逮前作然含悠揚不迫之意他人未易及也若寒食多斷續邊日少光輝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則又於前所稱者不同也

老杜多欲以顏色字寘第一字卻引實字來如紅入桃花嫩靑歸柳葉新是也不如此則語既弱而氣亦餒他如靑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紅浸珊瑚短靑

21 B

第十八册

鬆蘿蕩長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皆如前體。若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益壯而險矣。

老杜詩冬温蚊蚋在。人遠鳧鴨亂。詩意謂因冬之温。故尚有蚊蚋。因人之遠。故鳧鴨得恣其亂。默有所寓也。韓子蒼乃謂人遠如鳧鴨之亂。恐非公意。況此十字。正是五言句法。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觀此。則老杜不敢世俗說也。然又有詩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又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達道之言也。詩云乎哉。

自京赴奉先有云。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猶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撫蹟之悲。流出胸臆。故彭衙行云。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餐。赴王十五會云。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自寄一封信。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亂離之後。殺戮殆盡。其能全家生免者幾希矣。故反畏其消息之回。憶昔云。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亦盡其動懷舊之悲也。

干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感憤之作也。曾何傷若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叱聖人之名而使之與盜跖同列、嗟得罪於名教亦甚焉。或謂孟子曰舜跖之徒。舜與跖豈可徒耶。然爲利爲善之別。亦昭然矣。

寄岑參云。沉吟坐秋軒。飯食錯昏晝。謂懷人之深。至忘昏晝也。嚴府咏懷云。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謂小人之僭。不可假借也。至日云。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室成云。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呀鶻云。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雁歸鴉錯回首。他如尚錯雄鳴管。錯揮鐵如意。及舉目負君鳥。回頭錯應人。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雖出一手而用之工拙亦甚易辨。

漢書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最能行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徐卿二子歌。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劉少府畫山水歌。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本漢語也。

子厚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老杜有齊魯青未了。劉禹錫一方明月可中庭。老杜有清池可方舟。遜之綠淨不可唾。老杜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乃知老杜無所不有。

高適九日詩云。縱使登高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老杜有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整冠。亦反其事也。結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與劉希夷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之意同。氣長句雅。俱不及杜。戴叔倫對月云。明年此夕遊何處。縱有清光知對誰。欲脫其胎而不可。蓋才力不逮也。東坡用其意作中秋月詩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遂成絕句。

高適詩云。林稀落日行人少。醉後無心怯路岐。老杜有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詞簡意工。孰臻其妙。學造語者宜知之。又如楊衡詩云。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張籍云。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盧象還家詩云。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賀知章云。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語益換而益佳。善脫胎者宜參之。近時嚴坦叔還家詩亦有舊時巷陌渾忘記。卻問新移來住人。頗得知章之遺意。

老杜得弟信詩云。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喜觀即到詩云。待嗔烏鵲拋。再示鶺鴒。是皆用鶺鴒寓兄弟事。其憶之。則云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別之。則云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又止於盡憶別之意。未嘗用事也。亦何害其不爲憶弟別弟之詩。其他與子姪之詩亦然。近因舉許渾示弟詩有云。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或謂不見示弟之意。不足爲佳。似未嘗讀杜詩也。

好句易得。好聯難得。如池塘生春草之類是也。唐人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朽關生漫蔓。傾屋照斜陽。風燒殘雪起。河帶斷冰流。與閣晴烏換。坐久落花多。客尋朝磬至。僧背夕陽歸。廢巢侵燒色。荒冢入鋤聲。石梯迎雨潤。沙井帶潮鹹。迸筍侵窗長。驚蟬出樹飛。下句皆勝於上。老杜固不當以此論其工拙。然亦時有此作。如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亂雲低薄暮。急雪舞迴風。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等句。皆不免此病。

十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人謂此詩本顧況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之句。予讀老杜別唐十五詩云。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顧之意或原於此。張籍有絕句云。山東二十餘年別。今日相逢在上都。說盡向來無限事。相看摩捋白髭鬚。句不同而意極長。使後人能於其中易以一字。則不足以爲絕句。賈島亦有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與張意同。

韓偓落花詩。總得苔遮猶慰意。便教泥污更傷心。弱甚。老杜有從教醉裏風吹盡。可待醒時雨打稀。去偓甚遠矣。王建亦有且願風留著。惟愁日炙銷。正堪與偓詩上下。

詩用古人名。前輩謂之點鬼簿。蓋爲其爲事所使也。如老杜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不封侯。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等作。皆借古以明今。何患乎多。李商隱集中半是古人名。不過因事造對。何益於詩。至有一篇而再用者。如茂陵云。玉桃偸得憐方朔。金屋修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此猶有微意。牡丹詩云。錦幃初見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石崇蠟燭何曾翦。荀令香爐可待薰。不切甚矣。

詩人形容新臺之事。不過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形容公子頑之事。不過曰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如是而已。李商隱詠貴妃之事。則曰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唯壽王。彰君之惡也。聖人答陳司敗知禮之問。恐不爾也。又未免被他從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又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又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皆有頂色輕天下之心。大抵商隱之詩類如此。如東阿王云。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年賦洛神。曼倩詞云。如何漢

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覷阿環至有趙后樓中赤鳳來之句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安在

人知許渾七言不知許五言亦自成一家知劉長卿五言不知劉七言亦高許五言如樹色隨山迥河聲入海遙月高花有露烟合水無風別馬嘶營柳驚烏散井桐海風聞鶴遠潭日見魚深全篇如示弟云自爾出門去淚痕常滿衣家貧爲客早路遠得書稀文字誰人識烟波幾日歸秋風正搖落孤雁又南飛長卿七言登餘干古城云孤城上與白雲齊萬古蕭條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綠女牆猶在夜烏啼平沙渺渺來人遠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其他散句如漢口夕陽斜渡鳥洞庭秋水遠連天江上月明胡雁過淮南木落楚山多細雨溼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措思削詞皆可法餘則珠聯玉映尤未易徧述也

許渾絕句亦佳但句法與律詩相似是其所短耳學仙云聞有三山不知處茂陵松柏滿西風緱仙廟云曲終飛去不知處山下碧桃春自開秋思云高歌一曲掩明鏡昨日少年今白頭皆無衰颯之氣若遊四皓廟云廟前亦有商山路不學老翁歌紫芝四皓廟云山酒一巵歌一曲漢家天子忌功臣則雄拔瀟灑之中有一段議論在又與前作不侔矣其始皇墓云一種青山秋草裏路人惟拜漢文陵晉鄙亦有行人上陵過卻拜扶蘇墓扶蘇非有德於人者意亦不如許

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前輩謂上句置靜意於動中下句置動意於靜中是猶作意爲之也劉長卿片雲生斷壁萬壑徧疏鐘其體與前同然初無所覺咀嚼既久適得其意

有所思古樂府云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和顏色奉昏晨至誠烝烝通神明傳者一失於正遂致庾肩吾有拂匣看離扇開箱見別衣吳均有春風驚我心秋露傷君髮至虞全則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豈亦傳習之誤耶或謂全此詩自有所寓云

崔豹古今注曰杞梁妻者杞殖妻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曰上無父中無夫下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列女傳曰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僧貫休乃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毋相非味其詞則杞梁乃秦之築城卒其妻亦未嘗死也

吳融見多鄰犬遙相認來慣幽禽近不驚與雍陶初歸山犬翻迎主久別江鷗卻避人之句同白樂天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語頗直不如王建家中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有曲折之意劉商柳詩幾回離別折欲盡一夜春風吹又長不如樂天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語簡而思盡或又謂樂天此聯不如春入燒痕青之句

吳融秋樹詩云曉烟散去陰全薄明月臨來影半空姚倫亂蟬千葉下寒影一巢孤或許其有摹寫之工劉方平有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亦佳但不題樹然起句云林塘夜汎舟蟲響荻颼颼引帆而下頓見精彩盧綸山中古木云墜葉鳴荒竹斜根擁斷蓬半侵山影裏長在水聲中思致亦不淺

對牀夜語卷第四

唐人絕句有意相襲者有句相襲者王昌齡長信宮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孟遲長信宮亦云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還繞御簾飛王建綺岫宮云武帝去來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鮑溶隋宮云煬帝春遊古城在壞宮芳草滿人家張喬寄維揚友云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杜牧懷吳中友云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秋雨過楓橋韋應物訪人云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王涯宮詞云共怪滿衣珠翠冷黃花瓦上有新霜又杜牧沈下賢云一夕小敷山下路水如環珮月如襟白樂天暮江吟云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劉長卿送朱放云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雲中韓偓即目云須信閒中有忙事曉來衝雨覓漁師此皆意相襲者又杜牧送隱者云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高蟾春詩云人生莫遣頭如雪縱得春風亦不消賀知章迴家云兒童相見不相識卻問客從何處來雍陶過故宅看花云今日主人相引看誰知曾是客移來賈島渡桑乾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李商隱夜雨寄人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此皆襲其句而意別者若定優劣品高下則亦昭然矣

七言仄韻尤難於五言長孫佐輔有詩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茆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遶籬野菜飛黃蝶好事者或繪爲圖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言思爽脫信不在前詩下高駢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駢爲呂用之所紿至於殺身亡家而不悟固無足取然此等辭語決非庸俗人可道

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釣雪一詩之外極少佳者今偶得四首漫錄於此玉階怨云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拜月云開簾見月時便卽下堦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蘼城懷古云風吹城上樹草沒城邊路城裏月明時精靈自來去秋日云返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前二篇備婉戀之深情後兩首抱荒寂之餘感

王昌齡從軍行云百戰苦風塵十年履霜露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樹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怨其有功未報也岑參云早知逢世亂少小謾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悲其所遇非時也意雖反而實同

岑參詩疲馬臥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賈島云數里聞寒水山家少四鄰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遠途悽慘之意畢見於此

王維寄崔鄭二山人云鄭生老泉石崔子老邱樊賣藥不二價著書仍萬言息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予賤不及議斯人豈誰論是時維官必未顯也送邱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則可言而不言綦毋潛之落第孟浩然之斥還豈亦維謀之薦之不力也

詩人發興造語往往不約而合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王維也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樂天也司空曙有云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句法王而意參白然詩家不以爲襲也

楊衡詩云落葉寒擁壁清霜夜沾石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殷勤一尊酒曉月當窗白語意清脫略無塵士紛華之氣及讀其白紵詞則有云躡珠履步瓊筵輕身起舞紅燭前又涼風蕭蕭漏水急月華泛艷紅蓮淫霏發攬帶翻成泣又金壺半傾芳夜促梁塵霏霏隨紅燭全類李長吉謂與前詩同出一喙吾不信也其采花小句亦佳詩云都無看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一一爲愁開

蘇渙有變律詩二首其一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言語如此則渙亦非尋常之盜也

高適詩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冥寥落一室中悵然慚百齡苦愁正如此門柳復青青皇甫冉云岸有經霜草林有故年枝俱應待春色獨使客心悲不如適氣長而有生意淵明歸去詞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冉述之也

老杜人六弟宅詩云令弟雖軍佐凡才污省郎李嘉祐云故鄉那可到令弟獨能歸初謂唐人自有此稱及讀謝靈運酬惠連詩云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乃知不始唐人也

老杜螢火詩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

飄零何處歸韓退之云朝蠅不須驅暮蚊不可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疾惡之意一也然杜微婉而韓急迫豈亦目擊伾文黨專恣而惡之耶

退之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覯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誾誾樹牆垣巘巘架庫廄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闔闔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狘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連十四句皆用雙字起蓋亦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之意

退之序孟東野詩云東野之詩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又薦之以詩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東坡讀東野詩乃云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急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如煮彭越竟日嚼空螯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退之進之如此而東坡貶之若是豈所見有不同耶然東坡前四句亦可謂巧於形似

東野長安道詩云胡風激秦樹賤子風中泣家家朱門開得見不可入長安十二衢投樹鳥亦急高閣何人家笙簧正喧吸氣促而詞苦亦可憐也退之有贈孟之詩云長安交遊者貧富各有徒親朋相過時亦各有以娛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悴且欲分賢愚亦廣其意而使之安其貧也

退之誌虢州司戶韓岌墓止稱其父祖之能太學博士李于墓惟辨其服藥之誤若殿中少監馬繼祖墓則哀其四十年間哭三世耳子厚亦然祕書裴墓謂其生三日卽授六品官及嗜音畜妓襄陽丞趙公矜墓亦獨記其子求銘之事又溫縣主簿韓愼墓不過曰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沒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爲愛古人誌實不少假今則不然眞諛墓也

退之銘墓其詞約子厚銘墓其詞豐各炫其長也子厚獨銘覃季子墓云困其獨豐其辱兩句而已子厚與李睦州論服氣書末云願椎肥牛擊大豕刲羣羊以爲兄饌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饋東海之水以爲鹹醯扱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退之李博士服丹致斃誌其墓云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不信常道臨死乃悔子厚戒之於其生退之誌之於其死服丹與氣誠不若飲食之常也古詩云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此二文之本

退之紀夢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遊青龍云忽驚顏色變韶稚卻信靈仙非怪誕又謝自然云箕檻氣明滅五色光屬聯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煙信且見矣華山女云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匝腳不停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又誰氏子云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媲蕭史非不信且見故從而斥之也

聯句或二人三人隨其數之多寡不拘也其法則不同有跨句者謂迭作第二第三句城南等作是也有

一人一聯者會合遣興等作是也有一人四句者有所思等作是也遣興聯句東野云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退之云月光有時晦我心安所忘詞貫意串如同一喙不然則貫四公子棊耳

東野詩云靜木有恬翼潛波無躁鱗迺知喧競場莫處君子身蓋謂君子之立身不容不擇其所寓言云誰謂碧山曲不廢靑松直誰謂濁水泥不汚明月色是又欲和光而同塵也下句亦本太白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第反其意耳

王荊公謂老杜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卽小兒言語予觀唐詩知此句乃皇甫冉詩荊公誤記也其詩云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渚烟空翠合灘月碎光流云云王昌齡亦有寒烏赴荒園之句似不逮前雖句中不可無好字亦看人用之何如耳岑參有句云愁雨鎖空山鎖字不易及裘說用之云嶽面懸靑雨點化旣工尤勝於岑李嶠有星月懸秋漢唐僧有雪溜懸南岳又懸燈雪屋明皆於懸字上見工

老杜泉詩有云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涵蕩二字曲盡形容之妙嚴維詠泉亦云獨映孤松色殊分衆鳥喧頗得老杜活法又張鼎咏僧舍小池云冷光搖砌錫疎影蘸枝猿人皆知其搖蘸二字有功殊不知其用心實在砌字枝字之上熟參者始知之唐人又有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竊魚光照鶴洗鉢影搖僧皆咏泉之作也

前輩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李商隱人日詩云文王喩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太遠周稱流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荊俗翦綵爲人起晉風獨想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正如前語若隋宮詩云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又籌筆驛云管樂有才眞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則融化斡旋如自己出精粗頓異也

商隱又有題新覩河亭詩云河蛟縱翫難爲室海蜃遙驚恥化樓不過蛟室蜃樓耳而點化如此世稱王禹玉鳳凰山之句本斯意也

虹收靑嶂雨鳥沒夕陽天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逓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秋應爲紅葉雨不厭蒼苔皆商隱詩也何以事爲哉又落花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梅花云素娥唯與月靑女不饒霜尤妙若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則絕類老杜

李商隱賈誼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韓偓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詼諧侍漢皇又長卿稱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皆反其事而言之是時韓在翰林故出此語現李爲切

韓偓在唐末粗有可取者如沙頭有廟靑林合驛步無人白鳥飛細水浮花歸別浦斷雲含雨入孤村白髮兄弟中年後瘴海程途萬里長五言如鳥啼深不見人語靜先聞雖神氣短綴亦微有深致其秋夜憶家絕句云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悲泣到天明不知短髮能多少一滴秋霖白一莖悽楚可悲亦濟於詞者若挾彈少年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飛又蕭艾轉肥蘭蕙瘦可能天亦妒馨香是直訕耳詩人興掃地矣

對牀夜語卷第五

阮嗣宗咏懷云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邱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可謂混貴賤之殊盡死生之變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邱墟則簡而妙矣又劉越石答盧諶云何以贈子竭心公朝老杜送嚴武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鮑昭東武吟云將軍旣下世部曲亦罕存老杜哭嚴僕射云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夙昔部曲異平生善用古者自不同若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則又用鮑明遠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之句又身輕一鳥過亦用張景陽詩張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左太沖咏史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皮日休七愛云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步又云吾愛李太尉崛起定中原做前詩也

羅隱隴頭水云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于濆云借問隴頭水終年恨何事深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所賦同造語同未有譏其非者今人則豈無剽竊之疑又如皇甫冉詩云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淸猿不可聽偏在九霄中李端云巫山十二峯皆在碧虛中回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過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望淸秋

第七十八冊

見楚宮。句意亦同。

宋玉高唐賦云。昔楚襄王與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嘗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又神女賦云。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詳其所賦。則神女初幸於懷。再幸於襄。其誣蔑亦甚矣。流傳未泯。凡此山之片雲滴雨。皆受可疑之謗。神果有知。則亦必抱長憤於沉冥恍惚之間也。予讀有詩云。何山無朝雲。彼雲亦悠揚。何山無暮雨。彼雨亦蒼茫。宋玉恃才者。憑虛構高唐。自重文賦名。荒淫歸楚襄。峨峨十二峯。永作妖鬼鄉。或可以洩此憤之萬一也。

常建弔王將軍墓云。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哀之至矣。第二聯尤妙。祖詠有夕次圃田店詩。亦與前格相類。詩云。前路入鄭郊。向經百餘里。馬煩時欲歇。客歸程未已。落日桑柘陰。遙村烟火起。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秀整而韻不緩。且曲盡旅行之意。詠又有風驟搖竹影。秋雨帶蟲聲。又遙樹低春壘。孤山出岸城。亦錢郎之亞也。

既老又不全。始得離邊城。一枝假枯木。步步向南行。去時日一百。來時一月程。常恐道路旁。掩棄狐兔塋。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聞此哀怨詞。念念不忍聽。惜無異人術。倏忽具爾形。右趙微明回軍跛者之詩。只讀起句。不必看題目。亦必知爲此詩矣。所謂去時日一百。來時一月程。則前月行軍之速。今日彼疾病歸。曲見於此。又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百世之下。誦之猶慘然。其時可知也。結句用事尤著題。且有不盡之哀。盧綸逢病軍人詩云。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還鄉未到鄉。蓬鬢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氣入金瘡。驅意雖未及前。而淒苦之意。殆無以過。起句亦遠。

劉滄咸陽云。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唐彥謙灞津河亭云。烟橫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論句法。則劉不及唐。然序懷感之意。得諷興之體。則劉詩勝。若崔塗登仙臺云。三晉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思優柔而語益健矣。劉滄下聯云。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視許渾高樹有風聞夜磬。遠山無月見秋燈。尤爲工妥。王荊公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之句。必自此聯出也。

劉灣雲南行云。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亂離之世。妻倚夫而苟生。父恃子而後死者。今皆先其身而天。則鰥寡孤獨。失其所矣。但詞傷於直。潘安仁關中詩云。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亦欠包涵之工。

潘安仁悼亡云。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悲有餘而意無盡。江文通擬之云。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工於速者也。白樂天用之云。手攜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又任彥升哭人云。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辰。白樂天亦用之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白樂天楊柳枝云。陶令門前四五樹。亞夫營裏百千條。何似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劉禹錫云。金谷園中鶯亂啼。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張祜云。凝碧池邊斂翠眉。景陽

樓下縮青絲。那勝妃子朝元閣。玉手和烟弄一枝。薛能云。和風烟樹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惟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三詩皆做白。獨薛能一首變爲淒楚耳。李商隱亦有二絕。立意頗新。其詞云。暫憑樽酒送無憀。莫損愁眉與細腰。人世死前唯有別。春風爭擬惜長條。含烟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爲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商隱別有柳枝詞。味其序柳枝。乃商隱從昆讓山鄰家之女。因悅商隱燕臺詩。遂通其約。且以後三日爲期。會友人盜商隱臥裝先去。不果留。伺後竟爲他人所有。詩中所謂嘉瓜引蔓長。碧玉冰寒漿。東陵雖五色。不忍值牙香。非不忍也。不果也。若玉作彈棋局。中心亦不平。又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亦惜其不終遇之意。

商隱詩。陽雞回玉勒。融麝煖金釭。飛琯明朱閣。琥珀冰酒缸。七言云。不收金彈拋林外。卻惜銀牀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迴枕玉雕鎪。金玉綵繡。排比成句。乃知號至寶丹者。不獨王禹玉也。

劉長卿有湘中紀行十詩。花石潭有云。水色淡如空。山光復相映。浮石瀨云。秋色照瀟湘。月明聞蕩槳。橫龍渡云。亂聲沙上石。倒影雲中樹。皆勝語也。他如天光映波動。月影隨江流。又入夜翠微裏。千峯明一燈。又潮氣和楚雲。夕陽映江樹。又卷簾高樓上。萬里看日落。詞妙氣逸。如生馬駒。不爲韁絡所製。讀之使人飄飄然有凌虛御風之意。謂其思銳才窄者。不亦誣矣。

劉長卿王昭君歌云。自矜驕豔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繪能相負。卻使容華翻誤身。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顏對君啼不語。北風雁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河流。纖腰不復漢宮寵。蛾眉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銅雀臺尾句云。春風不逐君王去。草色年年舊宮路。宮中歌舞已浮雲。空指行人來往處。皆反覆包含。得古風體。他如朔風蕭蕭動枯草。旌旆颯颯榆關道。漢月何曾照客愁。胡笳只解催人老。又橫笛能留孤客愁。綠波淹澹如不流。商聲寥亮羽聲苦。江天寂歷江楓秋。如此等作。尤不可以五言掩其美。

鄭谷鷓鴣詩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不用鉤輈格磔等字。而鷓鴣之意自見。善咏物者也。人惟傳其海棠一聯耳。又有句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李洞有樓高驚雨闊。木落覺城空。非不佳。但籠罩兩字。失於有意。不若谷詩之自在。然谷他作。多卑弱無氣。

張祜公子詩云。紅粉美人擎酒勸。錦衣年少臂鷹隨。公子之富貴可知已。顧況云。雙鐙懸金縷鶻飛。長衫剌雪生犀束。不過形容其車馬衣服之盛耳。然末句云。入門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階月。氣象不侔矣。羅隱云。金鞭留當誰家酒。拂柳穿花信馬歸。公子豈空竟而出耶。若改留字爲戲字。猶可也。

唐人咏太和公主還宮詩極多。惟李頻一聯最佳。詞云。茱花半老曾燃樹。宮女多非舊識人。其他五言。如河聲入峽急。地勢出關低。秋盡蟲聲急。夜深山雨重。可與十才子並驅。

李賀皇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錢起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雖詞約而深。不出前意也。賀皇詩人少知之。而錢以此名世。亦可見幸不幸耳。

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皆唐人會故人之詩也。久別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會。殆如直述。前輩謂唐人行旅聚散之作。最能感動人意。信非虛語。戴叔倫亦有歲月不可問。山川何處來。意稍露而氣餒惕。無婉於前也。

詩用生字。自是一病。苟欲用之。要使一句之意。盡於此字上見工。方爲穩帖。如唐人走月逆行雲。芙蓉抱香死。笠卸晚峯陰。秋雨慢琴絃。松涼夏健人。逆字。抱字。卸字。慢字。健字。皆生字也。自下得不覺。

戎昱詩云。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樂天云。始知爲客苦。不及在家貧。唐僧善生云。縱然爲客樂。爭似在家貧。皆本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太白亦有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唐僧澹交寫眞詩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却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綵聚空塵。堪笑予彼爾。俱爲未了人。或稱其了死生。齊物我。予謂此詩謂之不著題不可也。若論見識。則瞽猶盲者之捕蟬耳。求其聲尚不可得。況其形乎。清尚哭僧詩云。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斯可以言悟。

張喬多有好絕句。河湟舊卒云。少年隨將討河湟。白首清時返故鄉。十萬漢家零落盡。獨吹邊曲向殘陽。漁父云。首戴圓荷髮不梳。葉舟爲宅水爲居。沙頭聚有人如市。釣得澄江一尺魚。不獨城鎖東風十五樓之句也。又兄弟江南身塞北。雁飛猶自半年餘。夜來應得還鄉夢。起讀前秋寄海書。亦齊牧之亞。

情新因意勝。意勝逐情新。上官儀詩也。王勃有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脫胎工矣。人以爲此格自勃始。非也。或又謂爲荊公所作。亦非也。

卻望霜毛滿定僧雖烟發定衣坐石息疑死又畫入定僧衣非衲子親歷此境不能道也。若萬里八九月一身西北風。七千里外一家住。十二峯前獨自行。行腳之作也。上聯則沈佺期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下聯則柳子厚一十年前兩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楓根支酒瓮。鶴虱落琴牀。賈休詩也。鶴虱兩字。未有人用。又莊子念經深竹裏。獮猴拾盡夕陽中。亦生。

唐僧詩除皎然靈徹三兩輩外。餘者率皆衰敗不可救。蓋氣宇不宏而見聞不廣也。今擇其稍勝者數聯於后。清塞云。叢桑山店迥。孤燭海船深。塞屏關雨氣。風葉隱鐘音。飢鼠緣危壁。寒狸出壞墳。齊己云。只有照壁月。更無吹葉風。湘水瀉秋碧。古風吹太清。貫休云。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螢風吹聲斷。杉露滴花開。子蘭云。疎鐘搖雨腳。秋水浸雲容。懷浦云。月沒棲禽動。霜晴凍葉飛。亦足以見其淸苦之致。

景文亦良士也。掇拾古人前後歌詩句語。評品頗當。彙而成帙。名之曰對牀夜語。緬想金玉良友。清宵罷樹。悠然不礙日出事。非辭夜者之一奇觀乎。則其爲人脫略無滯留。誠得張弛之宜也。若曰供長日展玩。豈其宜哉。用是亟劘梓不廢。時正德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太學生江陰陳沐新之識。

景文號菊庄。錢塘人。南宋太學生。嘗與高菊礀姜白石諸人遊。咸淳丙寅。同葉李蕭規等上書詆賈似道。似道以泥金飾齋扁事罪之。分寘瓊州。其行誼卓然。殆陳東歐陽澈之流。非如江湖詩人。僅以風雅自命而已。所著夜語一編。詞約理勝。深得說詩之旨。景定間南康馮去非爲之序。諄諄以名節相勉。景文卒亦不負其言。斯可謂之知己矣。歷歲寖久。漸泯其傳。杭人鮮有能舉其姓氏者。予因取家藏舊鈔正以前明活字印本梓而行之。蓋亦惟其人。不徒以其言也。景文當元世祖時。程鉅夫奉詔求賢。與趙孟頫同薦于朝。授江浙儒學提舉。不赴。後以千拱爲無錫教授。遂卽邑之茅塢里居焉。故其行事略見于無錫流寓志。近錢唐厲孝廉鶚箋絕妙好詞。則云以程鉅夫薦擢江浙儒學提舉。轉長興丞。有菊莊廢藁。當別有所據。予所見林鷹齋集中題范晞文詩藁一律云。研覈新編比碎金。知君風月滿淸襟。才高欲進竿頭步。興到還磨盾鼻吟。字有三千何日奏。甚留五七已年深。漢廷射策無蘇李。千載河梁是正音。范藁以武肯請解。故有竿頭盾鼻一聯云。

乾隆壬辰十月十日。古歙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六一居士詩話

歐陽修撰

六一居士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爲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巳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二字一作之）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軿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爲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或（一作賓）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喫（一作飯）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一作於此）時。貴不數魚蝦。（一有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爲鏌鋣。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咨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一作茲）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羣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

與荻芽（一作筍）爲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爲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樽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爲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淯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嘆吹沙蛟龍公起喚成花花飛屬聖發曉月自石僵堆愁女婿大明宮殿路羽翠堆尾不掃粧官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持觴稱壽呼萬山三公拜貢百姓歡斗酒十千誰從臣）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蓄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儁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一作之）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

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偶得（一作偶收）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日）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擱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鬧裝妻。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一作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填織）能（一作所）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謂予曰：詩家雖率意（一作主），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一作物），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柬汰。梅翁事清切（一作句），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咀嚼苦（一作且）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或作貧）遊一縣（縣忘其名），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一作喻呂二字）者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諺謂渴睡）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藏腑而腎藏虛也）。又有詠詩者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一無此六字）。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中（一作兩）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來）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靿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

章疏，無直用藁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一作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麤頓異（一無此一字）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一作綵）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愧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喜）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鮆魚繁，豉添蓴菜紫（一作綠）。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一作句）。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先生作者）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一有大年二字）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一作月）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常屬張僕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日（一作終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

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一作先）白髮（三字一作先白頭）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愧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一作遊）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皁囊。莫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22B　第七十八冊

遊不得，忽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一有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腳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一有羽衣二字)。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四字一作必有知)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沈厚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為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質)談笑，助諧謔，敍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乍去乍還)，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一有[illegible]字)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堋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融)，尤為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六一居士詩話 九

司馬溫公詩話

司馬光撰

司馬溫公詩話

宋 司馬光撰

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靑。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閬常謔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島耶。

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遘。俱爲三司僚。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爲充盛。不知乃爲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衆皆尤其暴謔。不數日。欽聖抱疾而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爲呪詛。亦戲殺耳。此雖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俞同時。事又相類。故附之。

鄭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醲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亦爲時人所傳誦。誠難得之句也。

科場程試詩。國初以來。難得佳者。天聖中。梓州進士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皇轍。山能護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謂是年及第。未幾卒。慶曆二年。韓欽聖試勤門賜立戟詩云。疑峯霜鍔轉。交鍛彩支繁。范景仁云。曾見其本如此。傳欽聖作迎風殘旆轉。映日彩支繁。故兩存之。蘇州進士丁偃試通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鑒。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尋卒。滕元發甫皇祐五年御試律聽平聲詩云。萬國休兵外。群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爲場屋所稱。鮑當善爲詩。景德二年。進士及第。爲河南府法曹。薛尚書映知府。當失其意。初甚怒之。當獻孤雁詩云。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死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自是游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雁。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頗見髮影。大慚。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林逋處士。錢塘人。家於西湖之上。有詩名。人稱其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曲盡梅之體態。

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嘗題河上寺柱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時有幕僚。本江南文士也。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惟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羣。借冠來謁我。倒屣起迎君。仍爲延譽。由是人始重之。其詩效白樂天體。眞宗西祀。聞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王太尉相旦從車駕過陝。野贈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游。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野又嘗上寇萊公準詩云。好去上天辭將相。卻來平地作神仙。又有啄木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又竹杯珓詩云。吉凶終在我。反覆枉勞君。有詩人規戒之風。卒。贈著作郎。仍詔子孫租稅外。其餘科役。皆無所預。仲先詩有妻喜栽花活。童誇鬬草贏。眞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務也。仲先詩有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仲先旣沒。集其詩者嫌燒葉貧寒太甚。故改葉爲藥。不惟壞此一句。乃幷一句亦無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仲先贈先公詩。有文雖如貌古。道不似家貧。先公監安豐酒稅。赴官。嘗有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猶賴丹靑無處畫。畫成應遣一生愁。誠非狀難寫之[illegible]也。

丁相謂、善爲詩。在珠崖。猶有詩近百篇。號知命集。其警句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少時好蹴踘。長謂其二聯云。鵰鶚騰雙眼。龍蛇繞四肢。躡來行數步。蹴後立多時。

寇萊公詩。才思融遠。年十九進士及第。初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又嘗爲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爲人膾炙。

陳文惠公堯佐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又嘗有詩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詩家若落景宋石合如樵。

龐穎公籍喜爲詩。雖臨邊典藩。文案委日。不廢三兩篇。以此爲適。及疾亟。余時爲諫官。以十餘篇相示。手

批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嘗有此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自有詩云．山人跨雪精．上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爲人所稱．好着寬袞鶴氅．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玄鶴舞．閑臥白驢號．

章獻太后上僊．羣臣進挽歌數百首．唯曼卿一聯首出曰．震出坤柔變．乾成太極虛．太后稱制日．仁宗端拱．至是始親萬機．曼卿詩切合時宜．又不卑長樂也．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勍敵．

詩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劉概字孟節．青州人．喜爲詩．慷慨有氣節．舉進士及第．爲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隱居野原山．去人境四十里．好游山．常獨挈飯一囊．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則宿於巖石之下．或累日乃返．不畏虎豹蛇虺．富丞相甚禮重之．常在府舍西軒．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西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尙有楚鄉僊．讀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欄干拍．

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一云暢當）二詩．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陳亞郎中性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雨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胡蘆巴．又詠上元夜游人云．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蔡君謨嘗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聽聲曰．蔡襄除口便成衰．

楊朴字契玄．鄭州人．善爲詩．不仕．少時嘗與畢相同學．畢薦之．太宗召見．面賦蓑衣詩云．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聽歸山．以其子從政爲長水尉．朴嘗爲七夕詩云．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爲先達．章獻臨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堠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大有人從捷逕過．先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昊背誕．西鄙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復修故事．羣臣和御製詩．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爲首相．詩卒章云．輕雲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盃．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嘗以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游宴太頻．上爲之笑．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元豐初．宦者王紳効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頗有意思．其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恃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皇太后宮名也．太后幸景靈宮．親前殿面雙童女詩曰．平明彩仗幸琳宮．紫府仙靈下九重．縹緲雕輿時駐馬．畫工聞地貌真容．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交如好治經．所爲奇僻．自謂得聖人微旨．先儒所不能到．貧無妻兒．不應舉．常寄食僧舍．僧亦不厭苦之．始居龍門山．猶喜游人往來．多從居萬安山．屛絕人事．專以治經爲事．凡數十年．用心益苦．而去人情益遠．衆非笑之．交如不變．益堅．雖非中行．其志亦可怜也．

范景仁（鎭）．喜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鄕里．遂輕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游峨眉靑城山．下巫峽．出荊門．凡期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嘉祐中．有劉飄都官．荊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尙恐靑山淺．隱几惟知白日長．時有朱公綽送諷詩云．疏草焚來應見史．橐金散盡只留書．皆爲時人所傳誦．

大名進士耿仙芝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爲人所稱．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宗袞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猶唐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爲．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尙存耶．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蓋唐時方鎭亦傚之．因而名廳事也．

貢父詩話

劉攽撰

貢父詩話

宋　劉攽撰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爲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眞詔旨也。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尙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嘲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梁小廟。禮秭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楊昌言詩曰。先帝遺弓劍。排雲上紫清。同時受顧託。今日見升平。雖不用事。意思宏深。足爲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鎭長安。梅送詩曰。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於石。

僧惠崇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靑。然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偸古人句。古人詩句似詩兄。杜工部有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束蒼江、巖排石樹作七言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爲己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豚

漢漢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又曰。漁唱蝦魚巔肥賭。（謂其肥大）人多取佳句爲句。圖持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何須柳也。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狼多。少人愼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若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詩以意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効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盧仝云。不卽溜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効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眞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直諧戲語耳。歐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爲不工。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未知眞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潘閬字逍遙。詩有唐人風格。有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朋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南飛。（識者自謝[illegible]）儻以謂不誠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閬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欲誅。遁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詩於鐘樓云。遊寺千千萬萬峯。（第二句）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卻登樓打曉鐘。孫僅爲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

王益柔勝之爲館職。年少意頗頭。張掞叔文亦新貼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羣聚。輒居上座。王嵩於屛風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此唐徐州節度王智興自詠詩句）翌日會食。王正座詩下。衆無不哂。

李絢（公素）有詩嘲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輒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醴著。（京師名倡李氏居甘泉坊）賣藥者以木牛著。（京師李家賣藥以木牛自號人呼爲李木牛）閹豬者以慈著。（李乃閹手而神慈人呼爲李慈子）裁幞頭者以拗著。（李家善裁幞頭而性拗必與天下人[illegible]）作詩者以嬲著。（[illegible]）此數人因勝之有云。遂自訛不朽。

梅昌言出鎭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鎭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稱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雙龍古戍黃榆暗。霜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貔虎帳。歸來須占鳳凰池。鸞閒來有一聯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黃覺仕宦不達。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道士。取所攜酒灸。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摭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爲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許。告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牀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歡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柳苑秋風急，卻爲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爲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薺腸亦苦，強歌聲不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寒澁，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删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語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衣飾。文昌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廐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此馬卻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

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不用請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云：尖簷帽子卑凡厮，是也。白曰：金府琵琶槽，雪擺胡騰衫，琵琶與今人同，杜曰：皁鵰寒始急，白曰：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爲語病，事之終始，音上聲，有所宿留，今甫然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于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

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爲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耶。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楓爲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形製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試云：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類非世俗可較。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腳石蟠虬。常謂綸爲濁非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曰：君爲桐葉我爲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慘然無知，嫁爲廣陵呂氏妻。

鞠、皮爲之，實以毛，蹙踏而戲。（見霍去病傳注，穿域蹋鞠也。）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柳三復能之，述曰：背裝花屈膝（屈口勿反），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蹺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

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於背膂幞頭間，公乃笑而奇之，遂延於門下，然弟子拜師，常理也，獨毬多賤人能之，每見勞於宮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愼，此亦可喻大云。

洪州西與滕王閣相對，一僧遊覽詩板，告郡守曰：甚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朋多詩，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試客分題僻，棊爲饒人下著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腳。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腳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腳，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蘂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徭。一生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率翎毛耳。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宋祈俏館，集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詰讓之。王原叔戲改杜甫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霧地趁朝歸，便遺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爲足之云：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毦（時西戎喚氏子名摩毦）。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刁嘗爲王宣政作墓銘），以古文篆隸加標軸，密挂刁廳事會一日，大雨不出，周步廳廡間，始見此畫，問之，從者曰：挂此已數日矣。先遣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晞之笑曰：變不養（京師市井語也），號爲錐末，爲其頴利而么麼，云贈詩曰：鋒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洛州，洛本趙地，有毛遂塚，聖俞遂舉處囊事爲送行詩戲之。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時曰：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虢之旂。然則此旂當爲芹音，周人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爲蒸，蟲爲塵，丹青之青爲萋也。五方語異，閩以高爲歌，荊楚以南爲難，荊爲斤。昔閩士作清明象天賦，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考官同里，遂中選。荊楚士題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峯巒旋旋添，反讀添爲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恐觸中字諱也。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以侑酒，舉盃屬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盃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哄，而楊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眞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門。蘇國老詩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諷在位者。

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爾。蜀人自京以鴿寄，不浹旬而達。舶船浮海亦以鴿通信，非虛言也。史以陸機黃耳爲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或者爲奴名，不然，當爲神犬也。

史著赫連勃勃之暴，蒸土築城，意謂埏埴熟之，然不知北方土工，用春首緊土，陽氣蒸發，用築則堅牢特

甚故爾。近有獻策。築吳江爲堤。士人欲以巨瓮實土。稍稍下之。不惡土實則瓮重。不可致虛。致水中則泛泛爲可止。雖執政亦惑之。然治河皆有發堤。形似瓮耳。不用陶器也。

汪白爲平韻詩刺時病云。穴垣補牆隙。牆成垣已墮。斷屨補穿履。履成屨亦斷。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璁琤。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也。歐陽文忠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簡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李翺詩曰。縣君愛磚渠。遶水恣行遊。鄙性樂山野。掘地便池滿。兩岸植芳草。中間滌清流。所向既不同。埤驗名自修。從他後人見。景趣誰爲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翺爾。而習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掎摭糞壤。梅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合烏頭。員郎上官偽。嘗覦石少傅(中立)。愼械。石勃然曰。上官偽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材須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古稱駔儈。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爲牙。因訛爲牙。理或信然。今言萬爲力。千爲撒。非訛也。若隱語爾。

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游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構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往多効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硯汙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身。客笑失聲。若皇甫湜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齕臂血流。

今人呼禿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厥爾。(末厥對畢凡字)世語虛僞爲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爲何市樂。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謂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唐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非之陳久爲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爲府幕。其人猾滑。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己甫爲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瓚爲厭熟。京師人貨香印者。皆擊鐵盤以示衆人。父老云。以國初香印字逼近太祖諱。故託物默諭。

梁周翰。眞宗即位。始知誥。附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昂。同在禁掖。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靳侮。梁謂之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爾。朱昂聞之。背面搖手拔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爲卿飮。靖舉曰。夜筵設邏(侈盛也)。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斡勤(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爲釂觴。洪史有槃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眞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彼歷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

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維迕之。二公俱諫官。

古人多歌舞飮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王亦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勸客皆是舞。出語總成詩。李白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回。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効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曲類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潔。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矣。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磬。所奏唯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稍疊延。傍邇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爾。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獻醉。丐書爲揮毫筆。賦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騎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過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繼來者名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熊非渭涘逢何莫。龍臥南陽去不還。年少客游令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後莫備者。

曾參曾爲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歎蕭何。誤矣。按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謂之中山。亦誤矣。唐韓皐鼓廣陵散。其說謂毋丘儉、諸葛誕刺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爾。劉道原謂。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徐州。至隋唐始爲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羌人叛。詔邊士獻方略。率皆得官。有題關西驛舍曰。狐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肯用奇謀。天子徒勞納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逆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眞苟且。

宋次道次西都時。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名宮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繇。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虯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王八駿有山子之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爲衡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有盜也。

永州何仙姑。不飮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雷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該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劉本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謂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太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佳。(英公竦)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靑衫。梅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

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娥），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向慈恩寺裏游。不可如字讀也。

張諷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以呈尹。而豬輒突入諷家。諷即捉殺之。諷對尹曰。律云。豬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爲別市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南歸。士大夫率爲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亦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爲詩繼二公曰。上公詩筆千金重。通客歸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招隱。且留賢哲爲蒼生。鄭公在朝。數爲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礙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諤有詩名。題驪山詩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爲警策。

唐人飲酒。以令爲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爲。白傅詩云。醉翻襴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者。即白傅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挼舞之屬。皆卻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爲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爲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網。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魁。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圍。慢打慢圍。分爲四段。送在窰前。初以陶瓦。乃謂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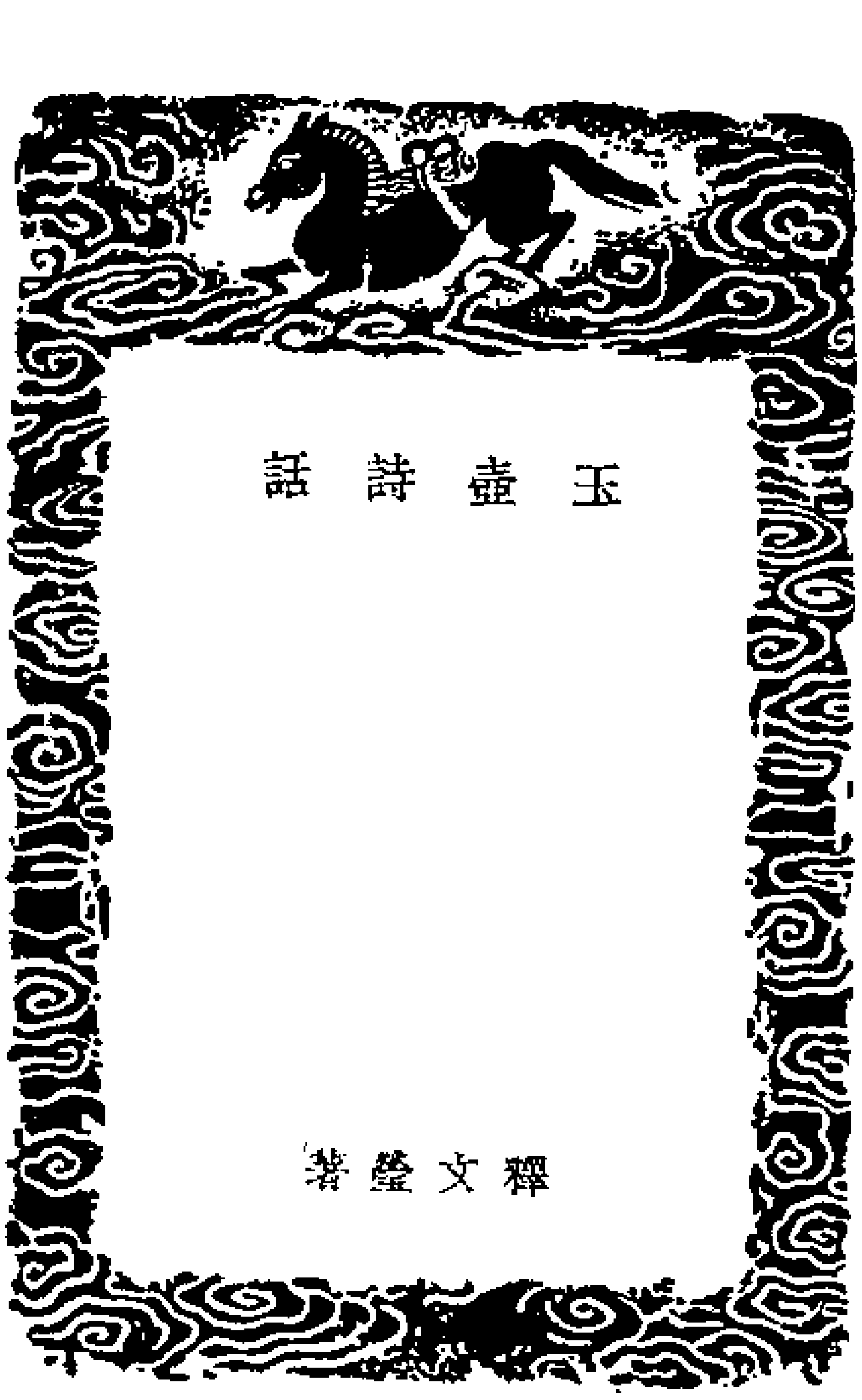
陳文惠善爲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文惠年六十餘。才爲知制誥。其後遂至真宰。使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飯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人。舁飯床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皋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資淳雅。喜飲酒鼓琴圍棋。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民能棊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屩。累累相隨。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改嵇阮也。

道人張無夢。在真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無夢善攝生。梅昌言知蘇州。無夢求見之。先與詩。壺中一粒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爲大言。處之不疑。自比李少君而然。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將欲屏

居山中十歲。自以謂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歎然。又入山十餘年。乃始寂定。教人飲食毋用鹽醋。羹餅淡食。更有自天然味。無夢老病耳聾。其死亦無他異。

蜀人李士寧。好言鬼神詭異事。爲余言。嘗泛海值風。廣利王使存問。已又嘗一夜。有人傳相公命。已及往。燕設甚盛。飲食醉飽。既寤。乃在梁門外。疑所謂相公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寧能佗心通。士寧過予。予故默作念悔戲之。竟日。士寧不知。惡在其通也。士大夫多遺其金帛餽物。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人又以爲有術能歸餽。與朱少君類矣。



玉壺詩話

宋 餘杭釋文瑩 著

眞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淸樓。君臣讙笑無間。忽問廛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進之。偏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早來就飲一斗酒。恰有三百靑銅錢。是知一升三十。上大喜曰。甫之詩、自可爲一時之史。

擢密直學士劉綜出鎭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進呈。眞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裂雕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駕都門曉。微涼草樹秋。楊億詩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度。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鎖層樓。錢惟演云。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并門春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鵰鶚遠凌秋。上謂綜曰。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鎭。凡抵治。遣從事者以題詠邁懷寵行之句。多寫于佛宮道宇。纂集成編。曰太原事蹟。後不聞其作也。綜後寫御選句圖。立于晉祠。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道遠。乘使荒遐。遊以從學。遊遠綜貫馬于朝。遺日。太祖解眞珠龍盤帶。遣綜齎賜遊誨。綜時年十六歲。奏曰。臣外兄止以方直佐人臣之常節。陛下賞勸賜之。臣切恐勳臣別立殊績。陛下尙何以爲賜。叛奏得雅。辭容秀澈。太祖愛之。謂左右曰。兒非常才。從容謂之曰。吾委遊誨以方面。不得以此爲較。後雍熙二年。擢第于梁灝榜中。同年錢若水深器之。推挽于朝。

李集賢建中。恬退寡道。處縉紳有逍遙之風。善翰札。行筆尤工。至于草、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爲詩淸淡閒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閒撐處。湘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輕烟古寺稀。時攜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有淡烟春氣重、貯月夜痕深之句。皆類于此。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居。園池亭榭蕭灑自如。每喜誦楞嚴經四句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凡起居皆詠之。后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號稱職。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陀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成道時所依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中有鄙佛爲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譏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既成。敎崇嚴重。太宗深加歎獎。公博學。少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人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歷淸貫三十年。晚以工部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于殿門外。後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賦行詩。有洛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賦詩爲寵。若李承旨維。有淸朝辭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僖里逐兵千騎過荊門之句。凡四十有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時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荊帥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諡正裕先生。

王宮保溥。乾德初相太祖。以舊族先朝令德。固優待之。故事、一品班在臺省之後。特詔分臺省班于東西。遂爲著式。公父祚。并州郡小吏。後以防禦使致仕于家。居壽康。賜每縉紳拜于其家。皆稱爲壽。公必朝服侍立。客相不遑。引避于席。祚曰。學生僕之豚犬耳。豈煩謙避耶。溥後纂集蘇冕、崔鉉二會要。撰成一百卷。目曰唐會要。敎其子貽孫。尤負奧學。上嘗問趙韓王曰。男尊女卑。何以男跪而女不跪。歷問學臣。無有知者。惟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韓王曰。何以爲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學譽。

太祖收并門。凱旋日。范杲爲翳令。叩迴鑾。進謳聖壽詩。有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之句。上愛之。賜一官。故服色。

李瀚及第于和凝相榜下。后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于玉堂櫺開和相箱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于櫺。攜之而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否。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僖等。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昆仲才業。儀、儼尤著。儀爲禮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趙韓王寡學。忌儀明博。頗引薛居正參大政以塞之。

弟儼、張昭大學、爲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鍾磬、辨清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清宮一竅調之、二年方合大律、又喜樂府、凡三絃之通、七絃之準、十二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簫、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于歷代樂章之後、目曰大周正樂譜、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歷、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于奎、奎主文、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至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于奎、太宗時、鎮襄海、致仕于家、八十三終、謚仁惠公。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于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于御榻之側、款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殽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從容語及平日潛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歷口誦御詩幾七十餘篇、一句不訛、上謂曰、何記之精耶、公奏曰、臣不敢妄對、臣自得謝無事、每晨起巾櫛坐于道室、焚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遍、閒或御誦道佛書、上喜曰、朕以卿詩別貯之、每愛卿翰墨楷秀、老來筆力在不、公對曰、臣素不善書、皆臣子宗訥所寫耳、上即令以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構虛訟、公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桎牢、其鑿梃繩索、比他邑數倍、民已悚畏、次作諭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祖先、櫛沐蠟發、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

楊大年二十一歲爲光祿丞、賜及第、太祖極稱愛、三月、後苑曲宴、未帖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君曰、聞戢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上詰有司不即召、左右以未帖職爲奏、即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後修冊府元龜、王相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删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逸、仕偽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遂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爲學士、晝寢于玉堂、忽自步一道士來謁、亦稱懷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詩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傍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步中頗嫌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爲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王元之禹偁、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初爲司諫、知制誥、疏雪徐鉉、貶商州團練副使、方召歸爲學士、坐爲孝章皇后遷梓宮于燕國長公主之第、羣臣不成服、元之私語賓友曰、后嘗母儀天下、當遵舊典、坐訕謗、出守滁州、方召還、知制誥、撰太祖徽號玉冊、語涉輕誣、會時相不悅、密奏、出黃州、泊近郊將行時、蘇易簡由翰林放下孫何等進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纍爲遷客、漂泊可念、臣欲令牓下諸生、能期集、綴馬送于郊、奏可之、至行日、送過西短亭、諸生拜別于官橋、元之口占一闋、付狀元曰、爲我深謝蘇公、偶不暇取筆硯、其詩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

諸生、時交親最深密者、循時好惡、不敢私近、惟竇元賓執其手泣於閤門曰、天乎、得非命與、公後以詩謝、略云、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閤門前、至郡未幾、二虎鬭于郡境、一死之、食殆半、羣雞夜鳴、冬雷而雹、詔內臣乘驛勞之、命設禳謝、司天奏守土者當其咎、即命從斬上表、略曰、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止期身後、上覽曰、噫、禹偁其亡乎、御袖掩涕、至郡逾月、果卒、嘗侍宴瓊林、太宗獨召之御榻面誡之曰、卿聰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韓柳之列、但剛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難庇、禹偁泣拜、書紳而謝。

郭仲儀贄、真宗在藩、爲皇子侍讀、太宗幸東宮、御製戒子篇、令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論、真宗每以純厚長者遇之、在儲宮作儲詩贈之、略曰、該明聖典通今古、發啓沖年曉典常、後參大政、因論事朴直、上意不悅、後坐入對之際、宿酲未解、左遷荊南、因終身戒酒、至卒不飲、早嗜藥餌亦斥之、其節剛若是。

楊侍讀徽之、太宗聞其詩名、盡索所著、得四百篇奏御、仍獻詩以謝、卒章曰、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上和之以賜、謂宰相曰、真儒雅之士、操履無玷、拜禮部侍郎、御選集中十聯寫于屏、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十聯詩者、有江行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遶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哭江爲云、廢宅寒塘雨、荒墳宿草烟、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浪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雋州、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殘桐葉雨聲寒、余嘗謂公曰、以天地浩露滌其筆于冰甌雪椀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副焉。

梁修撰周翰、一歲後苑燕、凡從臣各探韻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謝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之、爲史館修撰、上疏曰、今崇德長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令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封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從之。

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已疏搖、咀嚼頗艱、後熙甯丁巳、不疑帥鼎、復見招焉、武陵之遊、凡巨臠大胾、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詰焉、曰、得藥固之、時余滿口搖落、危若懸蒂、設以此藥試之、輒爾再固、因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皆効、題曰西嶽蓮花峰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天聖中、結道友、登嶽頂齋宿、祈禱方已、徧遊三峰、酌太上泉、至明星館、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勞歸有古文、洗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齒烏髭藥歌一首、歲月侵久、剝裂不完、遂錄以歸、而後朝之名公巨卿訪山中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効響應、歌曰、豬牙皁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剪荷葉心子也）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煅、研殺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不疑晚學徒深、經史沿革、講磨縱橫、文章歌詩、舉筆即就、著括異志數萬言、倦遊錄八卷、亂其餘藝、何盤結于胸中、與余武陵之別、慨然口占一詩云、憶昔荊州屢過從、當時心已慕冥鴻、渚宮禪伯同齊己、淮甸詩豪宋退翁、老格疎閒松倚澗、清談瀟灑坐生風、史官若覓高僧事、莫把名參佞

衲中又一首碧峰孤雲冉冉歸解攜情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約後期風義見于詩焉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相主文愛其私試因以登第凝舊在第十三人謂公曰君之辭合在甲選暫屈爲第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榮謝之後至作相亦相繼時門生獻詩有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之句初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擾亂魯公遁迹民間一旦坐對正巷茶肆中忽一形貌醜陋者前揖相公相公無慮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扇偶寫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其扇曰今之典刑輕重無準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一日于祆廟後門一短鬼手中執其扇乃茶邸中見者未幾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于民間遂用焉僅其陋鬼之語首隳刑典疏曰先王所惜莫重于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世宗命公與臺官劉可久知雜張湜聚都省詳修刊定惟務裁減大官供膳殆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太祖探聽明遠每邊鬮之事纖悉必知有聞者自蜀還上問曰劍外有何事聞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長山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回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歸巳下荊楚孟昶有脣亡齒寒懼討而討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諜者孫遇齎蠟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爲援爲朝廷所獲太祖喜曰興師而有名矣執問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各道近遠令工圖之面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芻斛爾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王仁贍自兩劍獨先歸闕乞見恐己惡暴露歷數全斌等數將貪黷貨財弛壞兵律爲所訴反欲自蔽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仁贍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慎但有曹彬一人爾臺臣請深治往蜀諸將橫恣之惡太祖盡釋之

魏人柴公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備後唐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父母往迎之遇雨逾旬不能進其女悉以奩計直千萬分其半與父母令歸大名曰兒見濰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父母大愧知志不可奪問之即郭某乃周祖也因事箕帚之禮一日謂其夫曰君極貴不可言然時不可失妾有五萬願事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貲得爲軍司其父柴公平生爲獨寢之人傳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忽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公惟喜飲妻遍極辭因漏洩其事曰花項漢將爲天子後果然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辭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爲樞密止以此一聯于申文炳知舉遂爲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誦一聯詩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眞宗始知其名將詔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魏野字仲先其詩固無飄逸俊邁之氣但平朴而常不事虛語爾如贈寇萊公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謝寇萊公見訪云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的爲揔故

澇俗愛之野與孟津詩人李濆爲詩友野鑿室于陝郊曰樂天洞濆結廬于中條山曰浮雲堂皆樹石清幽各得詩人之趣紹字長源一日自孟津訪別于野曰數夕前忽一人來牀下誦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余猶記其誤曰豈非坐看雲起時乎答曰此雲安能起耶又非夢寐此蜺之空無一物此必死期先報故來相別遂痛飲數夕而還還家未幾而卒

曹武穆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眞定人也二曹皆著名人多謂之同宗翰有宏才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吾日當直太宗召與語曰朕嘗覽卿之詩有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仙日燕山磨峭壁定應高勒大名曾頗佳美朕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爲東路豪寨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隨風至帳翰從容搢帶曰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于城下從征幽州率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何陸棲失依據也而足多有敵又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其精敏率如此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名者惟徐東野李宏臯耳遂得東野詩浮豔輕豔皆鉛華嫵媚侑一時樽俎爾其句不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宮日嫩剪紅鋪翠而已獨貽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曰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靈園不大碁妙子無多薄霧籠寒逕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兔年歲奈君何又得宏臯雜文十卷皆胼枝章句蹝齷齪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

翰林鄭毅夫公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涉筆墨畛畦則入李杜深格守餘杭日因送客西湖艤舟文瑩寄居留詩于壁云春入羅途靜浪花翻遠晴又東飛江雲北飛處同寄春風不相見又餘杭郡閣云雨影橫殘虹秋容淡映日寒江帶暮流晚角穿雲出雲峰翠如織宿鳥去無迹封背寫所懷聊託荊門翼又能翰林行次南都遇雨云雨聲飄斷忽雨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料得涼風消息好蕭蕭已在柳梢頭又老火燒空未擬收急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時知評其氣像不邀後解杭庵將赴肯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卒其語已兆于先

晉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令大參元厚之絳頃在荊林懷荊南舊遊云去年竹醉海棠開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爾氣略不少衰又贈魯公垂八十雖力尚完時曾子宣內翰林守郡陽手寫一來慰之略云扶護方遠六月去而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吾友中祕書揚經臣傳贈才雅而皆誦之經曰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爲神驅于氣使之爲爾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匱嶽參定其議有李朴清臊之制甚繁其本文豐繼上聖功頌次年將東封又進御劄草上愛之批于紙尾獎之云聖功頌及此辭無一字可議後應制後苑詩有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和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爲之美傳

賈黃中乃唐遺華夷國丞相耽四世孫七歲舉童子狀頭及第李文貫昉以詩贈之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後興國中參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覩一隙舍扃鐍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貨數十巨櫃乃故國宮閣所遺之物不隸于籍數不可計公頗集僚吏啓其封

悉籍之以表上。上嘆曰。貪贖者。籍庫之物。尚冒禁盜。況亡國之遺物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非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母而逝。太宗憐其家。既葬。其母入謝。上面撫之。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常記之。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冠出夷等。李相沆、入玉堂後于公。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爲承旨。貳與參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擧正復典。先合用卿。卽正台宰。然慮欲令卿延厚壽基。稍俟問望。乃先用沆。卿宜無歎。蓋知其齡促也。公以母老急于進用。因乾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太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上嗟悼爲之雪涕。賜挽詞斷句云。時向玉堂尋舊迹。八花磚上日長空。

唐彥猷侍讀詢、弟彥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彥猷知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疏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遺一小劄。亦必華麗妙譽。詳雅有意。忽一客攜黃筌梨花臥鵲圖求貨。其花並全株。臥二鵲于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眞。需價數百緡。彥猷蓄積最多。閱篋以蜀之趙昌、唐之崔、蘇數品花較之。俱所不及。題曰。錦江釣叟黃筌筆。彥猷償其半。因暫留齋中少玩。緗色暗淡。酷類古縑。彥猷詳其四角。有巨印。徐少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彥範博知世故。大笑曰。和買始于祥符。初因王勉知穎州。歲大饑。出府錢十萬緡于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爲例。黃筌唐末人。此後人矯爲也。遂還之。不受其誑。

徐騎省鉉、事江南後主爲文院學士。隨煜納圖。太宗責之不能諷煜早獻圖貢。鉉對曰。臣聞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爲人謀國。當百世不傾。諷主納疆。得爲忠乎。太宗神威方霽。曰。今後事我。亦當如是。鉉不幸爲學士。坐請求尹京張去華、以一親故訴重辟。諷去華上言貫索星見。請曲赦讞獄。坐是削官爲靜難軍行軍司馬。後謫居不出。銘其齋以自箴曰。爰有愚叟。棲此陋室。風雨可蔽。庭戶不出。知足爲富。娛老以佚。貂冠蟬冕。羊皮虎質。處之恬然。永終留吉。竟卒于邠。鉉晚年爲詩愈工。游木蘭亭云。蘭舟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水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馳下瀨聲。病中云。向空咄咄煩書字。與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鵩舍。水風陰濕斂貂裘。陳祕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關賀監歸。宿山寺云。落月依樓角。歸雲擁殿廊。弟鍇、詞藻尤贍。年十歲。犇從燕巢。令賦秋聲詩。頃刻而就。略云。井梧分墮砌。塞鴈遠橫空。雨滴蒹苔紫。風歸薜荔紅。盡見秋聲之意。

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賊遷萬餘衆寇靈川。上問呂相端、趙樞密鎔、平戎之略。呂奏曰。容臣等具陳利害。爲一狀進呈。時張洎對上前斥端曰。居啓沃之地。君問卽對。邊城之急。豈容冥搜抒思檢閱補綴。深失訏謨之體。端奏曰。洎不過揣摩陛下意爾。上爲之默然。洎雖非內臣。蚑且先知。蓋上意久欲棄之。果翌日先于兩府獨抗一疏。盛言乞棄靈武。深邊饋運。斗粟碩費。獨車野宿。孤迴難援。泉源高涸。莫屯厚兵云。上謂向敏中曰。洎果爲呂端所料。朕嘗不喜劉蟠跳動。卽迎合以卜朕意。今洎亦然。以疏還之。謂洎曰。卿所陳。朕不會一句。頃在翰苑。眷遇特厚。凡篇章奏答。止謂之翰長儒臣。由此少懈焉。

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爲給事中。棠考功官序雖齊。視洎乃爲廚曹。寇少年進用。才銳氣勇。復爲首曹。嫌洎不以本司官長奉。洎以老儒宿德。聞望自持。不肯委節事寇。洎坐寇視事。能則幘巾對坐。終日危坐。伺候于省門。一揖而退。不交一談。寇一日忽作庭雀一詩玩洎。略曰。少年挾彈多狂逸。不用金丸用蠟圓。蓋譏洎頃在江南重圍中。爲李煜草詔于蠟圓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強顏附之。後稍親暱。其辨論談笑。橫飛于席間。寇智中素蘊蓄者不發者。盡爲洎籍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挽于朝。力加薦擢。

太宗親征北虜。師還。途中御製詩。有鑾輿臨紫塞。朔野凍雲飛。令何蒙進鑾輿臨塞賦朔雲飛詩。召對嘉賞。授贊善。詩有塞日穿痕斷。邊鴻背影飛。縹緲隨黃屋。陰沈護御衣。一縣尉朱提者。唐皆護羅道倚其姓名之識。旋擢一官。因而章疏歌頌。雜進不已。諸科亦扣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箋題云。進上官家趙。說迴旋辰。有司取請至銀臺歷奏御文字。先經本縫封緘方進。因而少戢。

許讓知益州歸。首奏曰。乞預爲劍外之備。上怪問之。讓曰。臣解秩時。實無烽警。蜀民浮疑。易搖難安。以物情料之。但恐犯觸不測。既而不久。李順果叛。時皆伏其所見。朝廷遣王繼恩討之。既平。除張乖崖知益州。繼恩擧案失督御之略。師旅驕很。詠密奏。乞命近臣分屯節旅。以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之。上召對後苑門。雖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復。軍旅未和。儻使命遽至。貿易戎伍。慮有猜釁。變生不測。乞假臣一安撫之命。臣至彼自措置。上嘉納。後果以川峽分爲益、梓、利、夔、四路。代還。拜諫議。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先建伯魚、肯岡、淸遠三城。爲頓歸師之砙地。俟秦民稍蘇。開營田。積邊粟。峙五原故積之地。蕭項之智藁。爲我鷹犬。若爾、則不獨措注安西。亦可綏服河湟。此定邊之勝策也。朝廷從之。建興三城。後費緡粟數十萬計。西民苦之。一夕盡爲山水蕩去。又奏減解池鹽價。捐課二十萬緡。貶藍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方牽復工部員外郎。重運使。文瑩頃游郢中。二邑僧壁。尚有公之詩。郢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卽厭歸。野香經雨長松圍。四旁山水淸繁著。一局棋聲下翠微。冰片角巾藏潤月。錦紋苔石砌苔機。近來學得僧中趣。迴避流鶯笑不飛。寒食訪僧云。客舍愁經五百春。雨餘溪寺緑無塵。金花開處逢秧鼓。粉蝶誰家鬪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間新燕語逡巡。高僧不欲客攜酒。來勸先朝放逐臣。篇籍淸絶。不能盡錄。公聞靈州陷。衣麻服、引單騎、冒雪間道走淸遠故城。得其實。奏請班師。

後山居士詩話

陳師道撰

後山居士詩話

宋 陳師道撰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中度世耳。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惟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度。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為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効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

韓退之南食詩云。鱟實如惠文。山海經云。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相粘如山。蠔、牡蠣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為詩。寫其胷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干志。敍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荊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文體數變。暮年詩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慎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省署開文苑。滄浪憶釣翁。據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人出慶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宋玉為高唐賦。載巫山神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効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爾。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為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陳繹拙答曾魯公表云。爰歸乞骸之請。黃裳為曾侍讀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曾魯公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熙甯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眞．蓋刺之也．

魯直謂荊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於巧爾．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愼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王荊公莫年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司馬溫公爲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偸閑臥老僧牀．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又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袍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得爲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詩之留者．老姿少婦．或嘲之曰．假他門戶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眞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席．徐有學官喜諧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婿也．奉使荊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爲警絕．而子美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

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蟲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且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捲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澹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爲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

黃詞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

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

魯直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盤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

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鼂載之之母也．謂庶子功名貴富有如韓魏公．而未有文士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逮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曾子固救表曰．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莫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其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唯對偶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必使侍從歌之

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魏文帝曰。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子桓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材思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乃縱以助詩。故致遠則泥。想達源自能追琢之。必皆離此諸病。漫及之爾。與洪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出鷇。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眞鳳爾。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土卵。煮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爲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黃甘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

禮部員外郎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淒切。祗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寒鴈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撚金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牋謾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寄陵攄記。裴說詩一篇。尤詼詭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開、秦少游詩如詞。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

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右丞蘇州皆學于陶。王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辯也。

裕陵常謂杜子美詩云。勤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呂某公歸老于洛。嘗游龍門。遇闕者執筆。屑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爲秦帥。嗃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于三都谷。大敗之。嗃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若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爲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云。臨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某守與客行林下。曰。栢花十字裂。顧客對。其倅晚食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爲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

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

蘇公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顏公從柏。建節出師太原。其詩曰。兜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材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饋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斿。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如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爾。

石林詩話

葉夢得撰

石林詩話卷上

趙清獻公以清德伏一世平生蓄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後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忌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衛蓋盡南荆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譯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都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輙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爲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虫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也

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頃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山因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後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僕射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址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株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地蓋有所歸也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致之若經檃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眞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嘗（頃以語薛肇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終莫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予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潩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起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雖闊西邊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予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眞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水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耳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潩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文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爲代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晝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潩水濱虎節麟符抛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

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爲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公詩有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皃亦在模寫中也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玉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將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爲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云票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嘗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時爲侍郎進挽詩有云珠韉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蔡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司馬温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

嘗以自期也

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爲集序所謂温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黄魯直常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臥聽羸馬齕殘蔬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齕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聞傍舍有澎湃鞺鞳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翼黄魯直黔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園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窻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黄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好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

袞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近世王荆公新秋浦溆綿綿靜薄晚園林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摇春皆可以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殆未測其意蓋下有娟娟缺月黄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間繫懣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鋩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於拙也然繫懣羅帶割愁劒鋩之語大是險諢亦何可屢打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盡爲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固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盖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各取其半方爲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江干初雪圖眞蹟藏李邦直家唐蝎本世傳爲摩詰所作末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時前七人者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則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曰諸公當日聚巖廊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黄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黄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游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難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自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土尚尋遺墨話存亡余家有此模本并録諸公詩續之每出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爲圖中之游而不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却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爲危辭蓋有激而云豈此景無不可得亦自不能踐其言耳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流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家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時輙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老猶能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家池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爲守時歲亦與王幼安諸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鬭湊之迹蘇子瞻嘗爲人作輓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云有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爲之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末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公眞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耶或將以爲用也然子瞻詩後不見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王荊公作韓魏公挽辭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適兩木氷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尓

世言社日飲酒治聾不知其何據五代李濤有春社從李昉求酒詩云社公今日没心情爲乞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廳昉時爲翰林學士有月給内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社公濤小字也唐人在慶侍下雖官高年皆稱小字濤性踈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言亦多以社翁自名聞者無不以爲笑然亮直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杜子美病柏病橘枯椶枯柟四詩皆興當時事病柏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椶比民之殘困則其篇中自言矣枯柟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爲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不但語言之工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辯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而辦爲誤以喏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喏爲嗟古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爾

頃見晁無咎舉曾直詩人家圍橘柚秋色老梧桐張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皆自以爲莫能及

王荊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擕蘇則爲愠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獻頁郭躬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踈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綏山梁異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踈世事則德輿已嘗爲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爲佳製也

石林詩話卷上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彦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黄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彦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劒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劒字此理甚易知也

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學者多議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殊未之思此題程筠光墓歸真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觀多士及放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己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潁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須蓋記此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爲人靖深超然不攖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熈寧初時論旣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爲譏誚同極以爲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爲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黄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爲知言

楊文公在翰林以謗佯狂去職然聖眷之不衰聞疾愈即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祕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蹟恩高閣拜恩初諸生濟濟彌瞻望鉛槧諮詢辯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後卒與冠萊公协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亦可以無愧也

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始於孔北海余讀類文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呂公飢釣闔口渭旁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比他可忘玟琁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篇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徐而考之詩二十四句每章四句離合一字如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爲魚字第三句有時字第四句有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爲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爲魯字下四章類此殆古人好奇之過欲以文字示其巧也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爲詳定官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僉判在幕中相與歡甚元祐初莘老自中司入爲左丞子容猶爲翰林學士承旨及莘老遷黄門子容始爲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膺門早歲預登龍僉幕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煩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事而子容荅之有末路自驚黄髮老平時曾識黑頭公之句當時以爲盛事又三年莘老既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云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緑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材之類皆直道其胷中事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亦必視初壯雖此公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黄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言有云張侯海内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在場屋能作賦略與鄭毅夫滕達道齊名以意氣自負既登第久不得志常鬱鬱不樂語多譏刺元豐初始爲河北轉運使未幾坐累謫官累年遇赦牽復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爲侍御史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遂復罷

古今人用事有趣舉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不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牏廁姜龐不解歎蟂蠨據漢書牏廁本作廁牏蓋中衣也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魯直嚥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爾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嘗留一絶句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主名也胡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時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爲公爲己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無不皆笑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爲己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此韋蘇州集中最爲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詩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横役使莫彼我爲辨耳

慶曆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大名定武眞定高陽爲四路置帥更命儒臣以輯邊備魏公自鄆州徙鎭各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眞亭詩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又云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飢涉春未嘗一游陳薦在幕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荅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在鎭五年政聲流聞自是天下遂屬以爲相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踶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在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騣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着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天啓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丁内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内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辜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仙驥簫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流蓋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之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云

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園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顒宅在阿蘭若婁約身隨窣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面稱公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眞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張景脩字敏叔常州人余大父客也少刻苦作詩至老不衰典雅平易時多佳句元豐末爲饒州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童應詔景脩作詩送之天錫到闕會忘取本州公據爲禮部所卻因擊登聞鼓院繳景脩所送詩爲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材即令召對禹玉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令中書籍記姓名比景脩罷官任神宗已升遐亦命矣大觀中始與余同爲祠曹郎中年已幾七十有詩數千篇大父元祐自湖南憲請宮祠歸景脩嘗以詩寄曰聞說年來請洞霄江湖奉使久勤勞有神仙處關方得用老成時退更高借宅但須新種竹尋仙想見舊栽桃浮梁居士塵埃甚須髮而今也二毛其詩大抵類此流落無聞亦可惜也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於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雖歐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潁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者是也熙寧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聲譽稍減於前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秩已來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恨者乃舉文忠詩以自戲曰凍殺潁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雞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唯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也

余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蘧蒢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喜初不書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大夫云寇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皆莫知其能詩余與國寶牓下未嘗往來亦譏不省其爲人已而數爲好事者舉此詩始有言國寶徐州人久從陳無己學乃知文字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宋景文公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末始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法天璧水遙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閧然觀爲人喜傲誕然此句實迫於趁韻未必有意也

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爲鄰每因契丹誅求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乃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裏可惜中宵漏滴殘余大觀間館伴麗人常見誠一語錄備載此事故事使人到闕不過月許日即遣發余館伴時上欲留觀殿試放牓及上池遂幾七十日使者頗修謹詳雅余撫之既厚每相感餞行至占雲館而別其副韓繳如馬上忽使人持一大玉帶贈余云此唐故物其家世傳以

爲寶今以爲獻且於笏上自書一詩相示云泣涕氿瀾欲別離此生無復再來期謾埒寶玉陳深意莫忘思人見物時余以麗使故事無解換例力辭之其詞雖樸拙然亦可見其意也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雖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摸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鍾嶸詩品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書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攣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鐻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唐張繼題城西楓橋寺詩也歐陽文忠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王荆公編百家詩選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定爲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誰不能到次道以爲然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舉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人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蓋自少已不凡矣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尚書省廻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東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門外大觀初再入因不復遷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將明皆賜第援魯公例皆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爲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意稍異也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蕖映碧流未怕元劉妨獨步不妨陶謝與同游者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黃魯直嘗作三詩贈澹其一有云客夢超然世去髮脫塵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荆公事也

石林詩話卷中

石林詩話卷下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最爲上王翰林元之爲長洲縣宰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常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即戲以詩示親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奇澁讀或不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牓平時有聲如劉輝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遂閧閧然以爲主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校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不復敢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爲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牓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憲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之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尚精強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爲恨云

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者聯書名傍有吉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

召入爲學士時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
因書奏列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
豈造物以是爲戲耶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
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相繼爲直院則
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蓋然始皆同决非偶然以此
推之仕官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
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
玩驚看五朶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
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爲的對至四海習
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
待沈約而後能也舊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
梁慧皎高僧傳載鑿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
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
故摘其語以爲戲耳始晉初爲佛學者皆從其師姓
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道安以佛學皆本
釋迦爲師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
姓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
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面爲漚魚常上浮
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
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
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
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
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
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
金梭體矣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
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
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
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
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
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
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
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大體也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
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是非其
所長故不多作耳退之集中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
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有用將濟諸人捨得
業孔顔意若譏其徒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翺見
於遠遊聯句惟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一出之後
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
不能而強爲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
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荅拜於阼階上時王禹
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之
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釐治官不得不正其名分
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
致仕居吳以詩賀王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
看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
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
信不可常行也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爲江東提
刑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
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
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
季孫言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
至傳舍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州學事公
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爲浮屠以免
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唐
新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鷲嶺鬱岧
嶢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聽浙
江潮以後五韻皆賓王所續方武后初革命天下所
共嫉敬業與賓王首唱義則世哀之而爲隱藏理或
有之此詩不知後人因其傳而錄之賓王集耶或本
集固自爲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
人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
不死亦一證也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
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其所長取之耳謝靈運擬鄴
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其人
詩出於其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於應璩
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詩
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
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録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
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
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
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
放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
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江淹擬湯惠休詩日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
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還謝玄暉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怪兩漢間所
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
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敝亦然若是雖工亦
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譏之者耳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下惠今愧
孫登蓋志鍾會之悔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
婿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耶嘗稱阮籍口
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然籍雖不臧否人而作
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直是早附司馬師陰
託其庇耳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
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
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
可爲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虱處乎褌中籍委
折於司馬氏（獨非褌中乎）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
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槩以爲嵇阮吾
每爲之太息也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
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
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
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曹參雖與
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
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
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
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
滅聞見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

飲醉者未必眞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背腐脇亦何恨於死耶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渠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識謔嘗舉制科不中與王荆公遊甚欵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盖有所諷荆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盖爲介發也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閣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横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其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摇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韓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愈也

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爲任御事不憚勤勞晚作閱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藥圃溝泉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病長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閑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詠之間終成大勳豈徒言之而已哉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勑按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遥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盖唐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郎端友牓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彥脩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卷官鄧范不唯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則仁裕所不及也

石林詩話卷下

余向閱石林叢語及避暑錄話說詩處不[illegible] [illegible]危峯工禁人所能描摹[illegible]未臻其全帙 可以參攷其真賞人購得詩話十卷石林甚 一以看[illegible][illegible]宗要而以補[illegible][illegible]語與文同事 [illegible][illegible]别已見之蘇長公外紀[illegible]豈風[illegible]先生 亦好之試觀[illegible]湘南香[illegible][illegible]

石林詩話終

石林詩話一卷

宋葉夢得撰夢得有石林春秋傳已著錄是編論詩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而於歐陽修詩一則摘其評河豚詩之誤一則摘其語有不倫亦不復改一則譏其疑夜半鐘聲之誤於蘇軾詩一則譏其繫懣割愁之句爲險諢一則譏其捐三尺字及亂蛙兩部句爲歇後一則譏其失李廌一則譏其不能聽文同一則譏其石建牏厠之誤皆有所抑揚於其間蓋夢得出蔡京之門而其壻章沖則章惇之孫本爲紹述餘黨故於公論大明之後尚陰抑元祐諸人然夢得詩文實南北宋間之巨擘其所評論往往深中窾會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爲是非者比略其門户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論分別觀之瑕瑜固兩不相掩矣

娛書堂詩話

趙與虤撰

四庫全書提要

娛書堂詩話一卷

宋趙與虤撰。虤字。集韻音牛閑切。說文訓爲虎怒。故其字爲威伯。以宋史宗室表。連名次第考之。蓋太祖十世孫也。書中多稱陸游、楊萬里、樓鑰、晚年之作。又稱宗人紫芝。是寧宗以後人矣。其論詩源出江西。而兼涉於江湖宗派。故所稱述如羅隱、范仲淹釣臺詩。高端叔雨詩。又桂子梅花一聯。毛國英投岳飛詩。羅隱繡詩。沙門遊雁宕詩。唐宣宗百丈山詩。姜夔潘檉卷贈荅詩。黃景說賀周必大致仕詩。無名氏漂亭詩。危稹送柴中行致仕詩。徐得之明妃曲。黃居萬瀑布詩。無名氏龜峯詩。周鎬將雨詩。壽趙倅詩。劉詠八月十四夜詩。雙柏句。撲滿子句。寓興詩。楊萬里所稱劉應時詩。唐人汴河詩。陸九淵少作有延年夷齊廟詩。無名氏大開閣觀亭詩。劉敞種柏詩。吳簽絕句。江東客獻楊萬里詩。劉槩詩。徐似道楊萬里贈荅詩。趙橫釣臺詩。白居易周公恐懼流言日一首。及作詩用法語一條。大抵皆凡近之語。評品殊爲未當。蓋爾時風氣類然。然名章俊句。軼事逸文。亦絡繹其間。頗足以資聞見。失於雜維則有之。要其精華不可棄也。書中辨證僅兩條。其一解錢惟演無題詩夜長惟有辟寒金句。據拾遺記嗽金鳥事。謂辟字當作辟辟之辟。讀去聲。惟演誤讀入聲。以爲辟除之辟。其說頗允。其一解楊億無題詩死諱文成食馬肝句。不引史記之正文。而牽引拾遺記馬肝石事。則支離無理。

且兩條皆推挹王嘉叟。知考據非其所長。存而不論可矣。

娛書堂詩話卷上

趙與虤　威伯集

唐許渾題孫處士居云。高歌懷地肺。遠賦憶天台。極爲的對。其語曰。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注云。其地肥。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古樂府云。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冷齋夜話云。窮袴漢時語。今襠袴也。然未詳所出。按西漢上官后傳。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服虔曰窮袴有前後襠。不得交通也。師古曰。即今之緄襠袴也。

蘇才翁舜元仕至轉運使。皇祐辛卯。按部至海昌安國寺。藏院留一詩于壁曰。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紗窗燕拂簷。蓮子數杯嘗冷酒。柘枝一曲試春衫。堦臨池面勝看鏡。屋映花叢當下簾。誰倚南樓指新月。玉鉤素手兩纖纖。書法遒勁。有懷素體。今刻于石。

冷齋夜話稱文與可詩精絕。嘗云。頸細銀鉤淺山。腳高綠玉深翹。岸土水禽無數。有誰似爾風標。予閱與可詩。復有云。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翩翩。靜依寒蓼如畫。獨立晴沙可憐。尤清拔可喜。

虞翻傳。翻放棄南方。自恨瑜沒。每謂生無可樂。死以青蠅爲弔客。故盧儼謫汀州詩云。青蠅爲弔客。黃耳寄家書。

黃亞夫庶怪石絕句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天祿辟邪獸名。漢西域傳。烏弋有桃拔。孟康曰。似鹿長尾。一角者謂爲天祿。兩角者或爲辟邪。

李西臺直宿早朝二詩。其一云。春風夜盡銅龍漏。淡月半斜金井欄。已發亞枝風露重。宿鴉猶睡怯餘寒。其二云。著衣香重海棠風。人在瀛州御苑東。將對赤墀班未定。井幹樓角日先紅。呂居仁跋云。觀西臺詩。想見國初太平氣象不遠。餘風遺烈。足以竦動後世。渺想正觀初。難與數子偕。吾與諸公亦云。

山谷自黔中還荊南。見一女子奇美。因賦水仙花以寓意。山谷下世。女子貧不能給。其夫鬻於田氏。一日召高子勉飲。妾出侑觴。子勉請以詩中國香字名之。因作長篇紀其事。有云。卻把水仙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每誦此句。未達其旨。因閱李賀唐兒歌。而有東家嬌娘求對值。濃笑書空作唐字之句。

郭功甫嘗與王荊公登金陵鳳凰臺。追次李太白韻。援筆立成。一座盡傾。白句人能誦之。郭詩罕有記者。今俱紀之。太白云。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功甫云。高臺不見鳳凰游。浩浩長江入海流。舞能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荒草向人愁。

陸放翁云。先少師宣和初。有贈晁以道詩云。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晁公大愛賞。二事所出。漫紀于此。世說。鄭玄使一婢。忤意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曳之泥中。一婢來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摭言。蕭穎士有僕。事之十餘年。穎士箠楚嚴慘。人或激之擇木。僕曰。非不能也。愛其才耳。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陸務觀嘗有絕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牀。莫笑山翁見機晚。也勝朝市一生忙。

鷓鴣其聲格磔可聽。世俗想像其音。或云懊惱澤家。或云行不得哥哥。蓋方言不同。而歌詠亦各用之。韋莊詠鷓鴣詩云。南禽無侶似相依。錦翅雙雙傍馬飛。孤竹廟前啼暮雨。汨羅祠畔弔殘暉。秦人只解歌爲曲。越女空能畫作衣。懊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山谷詠李居士馴鷓鴣云。真人步出大槐宮。萬里蒼梧一洗空。終日憂兒行不得。鷓鴣應是庫亭公。韋用前語。黃用後語。

釋隱巖陵灘詩。范文正公釣臺詩。俱押高字。范詩特高妙。至用嚴事。尤非隱所及。羅云。中都九鼎勤英髦。漁釣牛蓑且遁逃。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臺高。范云。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曾參預從龍赴省時。館於衢之順溪。題一絕云。紅照西沈暫解鞍。偶然假館豈求安。新豐獨酌誰爲侶。坐對窗前竹一竿。識者已識之矣。是年詭至大魁。致身政府。至今其館扁爲狀元。

四明高端叔博學能詩。鄉里所推重。嘗有雪詩一聯云。澈篩蠶食葉。入竹蟹行沙。人稱其工。又有對云。人閒桂子月中種。水底梅花堤上枝。竟坎壈不仕。樓攻媿挽之云。弟子皆臨穀。先生竟白袍。

毛國英。澤民之從子也。以詩自鳴。嘗經岳侯駐兵之地。江禁方嚴。國英投詩云。鐵鎖沈沈截碧江。風旗獵獵駐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侯曰詩人也。委舟以渡之。

僧志南能詩。朱文公嘗跋其卷云。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閒暇。無蔬筍氣。如云。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予深愛之。

唐制有冤者哭昭陵下。故李洞棄夜獻籠詩云。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痛哭一生休。陸務觀亦有句云。猶憤有時歌易水。孤忠無路哭昭陵。

唐羅隱繡詩云。花隨玉指添春色。鳥逐金針長羽毛。趙彥若剪綵花詩云。花隨紅意發。葉就綠情新。錄意俱奇。皆警句也。

白樂天獻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王禹玉上文潞公詩云。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隱括樂天語也。

胡忠簡公以言事忤秦檜。謫嶺外。士大夫畏罪。莫敢與談。獨王盧溪庭珪詩以送之。其一云。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廷行召賈生還。其二云。大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奸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爲邑人歐陽識告訐。竄辰州。檜死而還。

唐任藩高安人。詩名早著。有露圓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之句。李常侍熙廉察江西。特與放里役。

胡文恭公字宗炎。壽爲詩。有句云。飛鶴避軒蓋。殘果落莓苔。歐陽公賞之。

周曙稷承勛有詩名。曾爲瑞之新昌尉。題度門院詩云。才人度門寺。先觀覺範詩。昔人吟不盡。今日到方知。地僻寒來早。山高月上遲。池邊老修竹。曾映董生幃。蓋龍圖端書堂在焉。宿玉隆宮云。夜燕松明火。朝焚柏子香。犁家來萬諦。佳節過重陽。雨止雲穿月。風高天欲霜。吾廬籬下菊。應怪未還鄉。

嘗傳一貧士死。見陰吏爲言當再生。汝有三百瓮虀未盡。陸放翁病愈絕句云。鏡中無復舊朱顏。一笑衰翁乃爾頑。三百瓮虀消未盡。不知更著幾年還。戲用此事。

昔有沙門游永嘉臨瀛。欲賦未就。遇負薪老人倚杖而嘆。問曰何嘆。曰一生看不足。遂得句云。四海名山曾在目。就中此境難圖錄。巖前擡見白頭翁。自道一生看不足。

洪州大智禪寺百丈山。高可千尺。爲大叢林。唐宣宗嘗以詩題云。大雄真跡枕危巒。梵宇層樓聳萬般。日月每從肩上過。山河長在掌中看。仙華不問三春秀。靈境無時六月寒。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鐘朝磬碧雲端。不獨爲此山絕唱。帝王意度。於此可見。

楊誠齋序千巖摘稿云。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姜白石詩稿自序云。尤延之先生爲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至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出自機杼。豈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觀二公推許。想見當時騷雅之盛。延安大厲。風斯下矣。

王武岜庶豫章新喻人。吟詩有警句。如雲生坐來石。風捲讀殘書。危紅蹊晚照。孤鶩上平沙。雅外但餘征。

鵲亂著殘棋。樵斧和雲斫。漁簑帶雪披。皆清奇可誦。張紫微、謝艮齋、極稱賞之。

康伯可與之紹興閒。過清江游戮力寺、題二詩于松風亭。其一云。天涯芳草盡綠。路旁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其一曰。江上濃陰曉未開。瘦筇支我上蒼苔。春寒前日去已盡。今日又從何處來。

王荆公初夏絕句。石梁茅屋有灣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范石湖云。嘗蒙恩獨引艤燕。蒙王與行苑中。親誦後句以爲佳。

姜堯章夔居苕溪。與白石洞爲鄰。潘轉庵字之曰白石道人。且畀以詩曰。人門官爵似浮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堯章報以長句。其詞曰。南山仙人何所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費齒不費錢。仙人食能腹便便。七十二峯生肺肝。與雁只在南山南。我欲從之不憚遠。無方煮石何由軟。佳名錫我何敢辭。但愁自此長苦飢。甕中只有轉庵詩。便當掬水三嚥之。

李莊簡公光詩。清絕可愛。越州雙鴈道中一絕云。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秋齊過禁煙。十里人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後至政府。與秦檜議論不合。爲中司所擊。送藤州安置。差密院使臣伴送。公戲贈之云。日日孤村對落暉。瘴煙深處忍分離。追攀重見蔡明遠。贈別難逢郭子儀。南渡每憂蓮共蹴。北轅應許鴈相隨。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亦婉而有深意。

韓子蒼題淵明採菊圖詩。九日東籬採菊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曾文清公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並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兩詩意□□爲佳作。

曾文清謝路憲送蟹詩。從來嘆賞內黃侯。風味端輸第一流。只合蹣跚赴湯鼎。不須辛苦上糟丘。內黃侯三字甚新。

梅聖俞因劉元甫戲言之譏。竟終於都官。葬在宣城。俗呼爲梅夫子墓。弔之者有句云。贏得兒童叫夫子。可憐名位只都官。

娛書堂詩話卷下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韲汁爲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韲盎。引缶連沃。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之而未暇也。上笑而然之。陳簡齋食虀詩云。冰壺先生當立傳。木奴魚婢何足錄。陸務觀亦云。縷縷黃韲方用事。冰壺先生來解圍。魚婢字出古今注。江東謂青魚爲婢。

高皇棄天下。金人來爲弔祭禮。丞相京公鏜以檢正假儀曹長充使報謝。至近境。開宴以樂。公以過哀辭。且云。若不撤樂。有死無貳。論辨數十。虜人爲屈留汴候命。時有詩云。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祇願身膏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縶館汴江東。既旋。壽皇有執禮可嘉之褒。除權工部侍郎。

孫君孚升云。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泝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于座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算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或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算袋中所書也。

康與之在高宗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freak思殿有徽廟御畫。特爲卓絕。上時持玩。以起羹牆之悲。璫

下直。擕至家。而康適來。留之飲。因出示之。康紿璫入取殽核。輒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見之大駭。然無奈何。明日伺閑。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顏頓霽。但一慟而已。

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此楊文公詠武帝詩。漢書武帝既誅文成。惜其方不盡。膠東欒大與文成同師。因樂成侯求見帝說。大曰。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烏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按洞冥記云。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半青半黑如馬肝。舂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羣臣於甘泉有白髮者。賜拭皆黑。酷烈不雜丹砂。不□□髮。齊人李少翁。以神仙惑帝。帝乃以馬肝石和九轉神明丸。賜少翁。少翁死。即文成也。今人見景帝有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之語。遂謂文成食馬之肝而死。非也。

歐陽文忠公詩。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東坡亦云。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尋孤塔認西東。身遊山水間。果有斯理。二公善於形容矣。

文康王公晦叔諱曙。嘗宰定海縣。賦國寧院詩云。山勢欲壓海。禪扃向此開。魚龍腥不到。日月影先來。樹色秋擎出。鐘聲浪答回。何期隨吏役。暫得拂塵埃。商逸卿得遺墨刻之。

清明絕句。王元之云。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都來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李方叔云。千株蜜炬出嚴闉。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煅針燒艾檢銅人。二詩善述冷淡況味。漫筆之。

荊公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之句。今古傳誦。宋人（括博案。宋人二字似誤。）紫芝送謝耘游淮詩有云。稻空淮偏白。梅近楚秧青。蓋模倣此。

周益公休致。白石黃景說賀以古風云。相公能辭一品官。不能辭他九轉丹。相公能卻萬鍾粟。不能卻他長生籙。渭濱之居移氣體。新年七十兒童似。朝朝見客步如飛。窗下時時看細字。高車得似垂車榮。纓冠何如挂冠清。深衣獨樂眞天人。誰其友者聃與彭。

環溪吳沆。觀礁詩有云。新月輝輝動。黃雲漸漸收。形容甚工。

芝田錄云。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王荊公詩云。開廚發饑鳴鎖魚。山谷詩云。時送一鴟開鎖魚。

南史。齊高帝賜明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榮焉。唐李泌隱衡山。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陸放翁詩云。天矯竹如意。鱗皴松養和。

台州巾云唐任處士□□有詩云。絕頂新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滴衣裳。前峯月照半江白。僧在水濱開竹房。

孟子。言舜封象於有庳。今道永之間有鼻亭。蓋字訛也。正在瀟水之上。舟楫往來其下。客有題詩云。如今不似當時傲。日日江頭送客舟。

陸龜蒙詩云。他年欲事先生去。十賚須加陸逸沖。注。逸沖常事陶隱居。錫名栖靜居士。十賚猶八朋九錫

也。秦少游遊仙詞一絕。亦用此意。詩云。本是廬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仙家十賚文。

僧島雲過盱江麻姑山題絕句云。萬疊峯巒入太清。麻姑曾此會方平。一從燕駕歸何處。寶殿瑤臺空月明。先作自從。後於同輩舉似。同輩云。詩固清矣。自字未穩。當作一字。雲服其言。暨再入山已爲人改作一從矣。亦可謂一字師。

明妃曲古今作者多矣。近時徐思叔（得之）所賦一篇。亦爲時人膾炙。其詞云。妾生豈願爲胡婦。失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虜。琵琶卻解將心語。一曲纔終恨何數。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去得深嚬。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女無嫌嫁盤瓠。

柴與之（中行）嘉定間。仕于朝。與時宰議論不合去國。危逢吉（稹）以詩送之。力爲君王乞得州。補天未了石還投。人才自係國輕重。吾道亦關公去留。殿角才辭槐影日。船頭便轉荻花秋。競誇祖帳都門外。誰識眉攢杜甫愁。

婁元昰（萬頃）豫章人。性恬退不樂仕。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嘗賦歸興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祇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子細看。遂乞歸。

嚴子陵釣臺題詠尙矣。天台戴式之（復古）一絕云。萬事無心一竹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亦新意可喜。

唐、劉言史觀繩伎一篇。末聯云。坐中還有沾巾者。曾見先皇初教時。蓋謂元宗遺樂。近時高九萬賦觀思陵御製墨本絕句。正用此意。詩云。淡黃越紙打殘碑。蓋是先皇御製詩。白髮內人和淚看。曾親見寫詩時。

麻山瀑布分兩派而下。灌溉甚博。豐城孫南叟（伯溫）爲南城簿。嘗游賦古風云。九關守不嚴。失卻兩玉龍。塵世著不得。怒來此山中。雷霆白晝鬧。冰雪詩人胸。天公不汝尤。爲人作年豐。甚有江西體。

道士黃居萬瀑布一絕云。雕梭織處人難見。地軸舒來尺莫盡。定是水仙工性巧。逐時裁去補滄浪。亦有形容之工。

予曾伯祖（伯庥）官至右選。平生喜爲詩。嘗賦五月菊。有爲嫌陶令醉。看伴屈原醒之句。人所傳誦。

頃傳龜峯絕句。不知誰氏作。亦有思致。詩云。大禹胼胝決九州。百川無復恣橫流。介蟲不惡鷗波漲。在高峯頂上頭。

慶元間韓侂冑用事。貶趙忠定公于永。舟次衡陽。泊古鄂。一夕而死。敖器之（陶孫）時在上庠。以詩哭之曰。左手旋乾右轉坤。羣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旦。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常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

客有誦禽言二詩.句意皆工.惜失姓氏.子規云.謂道故鄉如許好.其如游子不歸何.自從五柳先生死.空染千山血淚多.著新脫故云.霖藹方成四月初.鳥能早計巧相呼.誰知機杼聲纔息.已有王官來索租.

廬陵歐陽伯威.鈇少與周益公同場屋.連戰不利.遂篤意于詩.誠齋嘗摘其警句抄之.如西風五更雨.南雁數行書.詩成藤子國.人在仲宣樓.細雨雙飛鷺.寒雲獨釣船.夢回千里外.燈轉一窗深.誰知花過半.幾與酒相尋.故人驚會面.新恨說從頭.天上張公子.雲間陸士龍.月白元猿哭.更殘絡緯悲.語離遲如許.話舊復何時.巷南巷北人招飲.一雨一晴花耐看.有客過門湖海士.隔籬呼酒咄嗟閒.夢回金馬玉堂上.文在冰甌雪椀中.青山如故情非故.芳草喚愁詩遣愁.擾擾征人相顧語.蕭蕭落葉不勝秋.風色似傳花信到.夕陽微放柳梢明.千里歸來人事改.十年猶幸此身存.絕句四首.戀樹殘紅溼不飛.楊花雪落永生衣.年來百念成灰冷.無語送春春自歸.桑麻得雨更青蔥.芍藥留春結晚紅.怪得鳥聲如許好.此身還在亂山中.爲憐桃杏亞枝斜.看到斜陽送亂鴉.又是一春窮不死.天教留眼看鶯花.篷窻臥聽疎疎雨.卻是芭蕉夜半聲.煙浪蔽天天倚蓋.路容一點白鷗明.公跋云.鳥啼花落.欣然會心處.酌大白嘯伯威詩.欲取風騷氣也.

□□□□題瑞州飛鐵山有句云.野猿來往啼明月.山鳥兩三啼曉風.誠齋嘗稱之.

王從周鎡吉之永豐人.仕至忠州守.喜爲詩.亦有警句.早行云.髮爽帶風梳.齒疎和月漱.觀橋寓樓云.遊喧那厭雨.宜睡不思茶.將雨云.雲學催詩黑.風仍作頌清.望嶽云.未知眞是嶽.祇見半爲雲.望仙樓云.只嘗弱水淺蓬遼.無奈仙風道骨何.壽蕭倅云.仁心廣大麟難比.壽骨清奇鶴不如.紹師兄詩云.凍雪寒梅雙屐蠟.激江明月一竿絲.送潘文叔云.催租例被潘郎老.付麥誰憐石曼卿.出春陵云.山色兩閒供步障.松陰半畝當郵亭.上何尙書云.籍通上界神仙府.身現甘泉侍從臣.移竹後雨絕句.洗紅摩翠爲藍雨.落紫颼颼皂角風.睡起北窗聊問訊.新移來竹定醒鬆.

陶弘景隱居華山.梁高祖問曰.山中何所有.弘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陳簡齋嘗倣之云.石壚深炷火.撥亂一樹香.只可自怡悅.不堪寄張扶.

列仙傳.費長房遇壺翁.有神術.能縮地脈.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如初.岑參詩云.帝鄉北近日.瀘口南連蠻.何當遇長房.縮地到京關.又云.惟求縮卻地.鄉路莫教賒.王建詩云.安得縮地經.忽使我在旁.盡取諸此.

優古堂詩話

吳幵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優古堂詩話一卷

宋吳幵撰。幵字正仲。滁州人。紹聖丁丑中宏詞科。靖康中官翰林承旨。與耿南仲力主割地之議。卒誤國事。又爲金人往來傳道意旨。立張邦昌而事之。建炎後竄謫以死。其人本不足道。而所作詩話。乃頗有可採。其書凡一百五十四條。多論北宋人詩。亦閒及唐人。惟卷末載楊萬里一條。時代遠不相及。疑傳寫有譌。或後人有所竄亂歟。所論惟卷末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條。裹飯非子來一條。王僧綽蠟鳳一條。荷蕢一條。陽燧一條。陽關圖一條。珠還合浦一條。黃金臺一條。以玉兒爲玉奴一條。東坡用事切一條。妓人出家詩一條。蒸壺似蒸鴨一條。望夫石一條。落梅花折楊柳一條。兼涉考證。其餘則皆論詩家用字鍊句。相承變化之由。夫奪胎換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盡無所本。實則無心闇合。亦多有之。必一句一字。求其源出某某。未免於求劍刻舟。即如李賀詩。桃花亂落如紅雨句。劉禹錫詩。搖落繁英墮紅雨句。幵既知二人同時。必不相襲。岑參與孟浩然亦同時。乃以參詩黃昏爭渡字。爲用浩然夜歸鹿門詩。不免強爲科配。又知張耒詩夕陽外字本於楊巨源。而不知夕陽西字本於薛能。可知輾轉相因。亦復搜求不盡。然互相參考。可以觀古今人運意之異同。與遣詞之巧拙。使讀者因端生悟。觸類引申。要亦不爲無益也。其中蓬生麻中一條。畜不吠之犬一條。韓退之全用刻

子文一條。韓退之學文而及道一條。定命論一條。富鄭公之言出元璋一條。寧人負我勿我負人一條。皆兼論雜文。不專詩話。又手滑一條。應聲蟲一條。與詩文皆不相涉。蓋詩話中兼及雜事。自劉攽、歐陽修等已然矣。

優古堂詩話

吳幵正仲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見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二十八字媒

白蘋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爲親。余以爲二十八字媒也。

野火燒不盡

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投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絕句

仲至王欽臣、使遼回。謁蔡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祉上海棠洲。

山谷取唐人詩

唐朱耆壽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閒時。今日見玉色。迺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

謝惠合桃謝惠茶詩

韓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合桃詩末章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煑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光。而語工。

門雀屋烏宣室茂陵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覺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專精。自須如此也。

相望落落如晨星

王直方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月。到曉不收明。贈參寥云。故人各在一天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蘇黃門送退翁守淮安亦云。我懷同門客。渺若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說。予按古樂府徐勉云。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腷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夢得作韋處厚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晨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耶。

猿啼三聲淚沾衣

川峽紀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陳濟從夜猿啼詩斷章云。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故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

身輕一鳥過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數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得善本。乃是過字。其後東坡詩。如觀李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山谷詩。百年青天過鳥翼。東坡詩。百年同過鳥。皆從而效之也。予見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況杜又有昵柳少府詩。余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氏取以入選。杜贈驥子詩。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贈韋左丞詩。骨做鮑明遠。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願聽歌一言。

牛帶寒鴉過遠村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

村。與張詩相類。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鮑慎由答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用陳無己寄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

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

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山谷和答云。熱避惡木陰。渴辭盜泉水。曾向勝母里。不落抱玉淚。晁氏猛虎行。皦皦壯士意。人生高唐觀。有情何能已。韓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柂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叔孫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一道流泉遶御溝。先皇曾向此中游。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乃用孫語。

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遂兆晚年之讖。予以爲非是。蓋萊公效于武陵詩耳。于別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然國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邪。所載與青箱雜記不同。

金鴨無煙却有香

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却有香。魏道輔詩。博山燒沈水。煙燼氣不減。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霧。與少章詩意同。

友于

洪駒父詩話謂世以兄弟爲友于。子姓爲貽厥。歇後語也。杜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邪。予以爲不然。按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事兄盡友于之誠。故陶淵明詩云。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張卿詩。亦云友于皆挺拔。

橫陳

荊公詩。日高青女尙橫陳。湖回洲落得橫陳。橫陳二字。見首楞嚴經。及宋玉風賦。前輩以用橫陳。始於荊公非也。陸龜蒙薔薇詩云。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云。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見玉臺新詠。

據槁梧

荊公詩。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唐李嘉祐詩。據梧聽好鳥。行藥寄名花。莊子據槁梧而瞑。

崔護詩

唐獨孤及和贈遠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窗。美人挾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此詩與崔護詩意無異。

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

李太白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劉莘老子劉企、字斯立。龍山寺詩亦云。急雨欲來先苦氣。涼風已過卻秋聲。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青裙白面初相識

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花滿路開。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孀閨少年婦。白妝素面碧紗裙。

手滑

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曆中。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遂去不為暴。富鄭公議欲誅仲約。范文正公欲宥之。爭于上前。仁宗從之。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予考資治通鑑。唐武宗賜劉宏逸、薛季稜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及李珏。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等公案耳。世有肆行胸臆者。多以紙上語為不足用。以今觀之。是否鑒可見矣。

觀木興嘆

魏文帝柳賦。在乎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溫北伐經金城。見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觀木而興嘆。代有之矣。按廣州人物志載。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試誦庾信枯樹賦。頲避談字。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文忠公詩云。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荊公詩。道人從何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麥壠漫漫宿稭黃。新苗寸寸未禁稍。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皆相沿以生也。

金谷樓危到地香

前輩稱宋莒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皋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之句。蓋本於唐張泌惜花詩。看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其弟景文公同賦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亦本於李賀殘絲曲云。落花起作回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春在先生杖屨中

西清詩話記。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予以為此乃模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小雨斑斑

文忠公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未作泥。山谷詩。潤花小雨斑斑缺。

一意兩用

樂天。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惟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蜀葵詩

劉禹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詩。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雜俎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二詩意相似。

屋簷斜入一枝低

唐張謂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乃悟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秋去暑無權

張文潛明道雜誌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權。以為意新而語工。予見邵堯夫云。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醉鄉閑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

崔德符西清詩話云。黃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抉章摘句為難。要當於古人不到處留意。乃能聲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醉鄉閑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是也。此優入詩家藩閫。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蔡語。予按此說出於魯直。是否雖未敢必。然上句本於唐皇甫嵩醉鄉日月。發之意。下句本於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

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

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然叔原之詞甚工。

雲破月來花弄影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為古今絕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諸暗別離云。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應聲蟲

陳正敏遯齋閑覽載。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

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澄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草忘憂花含笑

冷齋夜話云。丁晉公嘗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不若東坡花如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爲猶自笑。草如無道更應荒。毛詩焉得諼草。釋者以爲諼草可以解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邪。然善論詩者。不當如此。

回眸一笑百媚生

白樂天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用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云。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時稱陳去非詩案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來之句。或者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爲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晚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惟覺到秋忙。

舜不窮其民論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夷狄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罷戶剩田窮。德宗以間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嘆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于窮者也。

望斗氣沈龍已化登樓人去榻猶懸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登樓人去榻猶懸。陶豐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飛閣。山際真君鶴馭天。不襲陳跡。甚可佳也。

處事無心覺累輕

呂東萊先生呂居仁詩云。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李成季已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二詩雖相似。然皆佳句也。

春水碧於天

溫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詩云。漢水碧於天。荊南廓然秀。豫章取以作[illegible]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蓬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蓋本於曾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

在泥。與之皆黑。

畜不吠之犬

東坡上神宗書曰。養貓以待鼠。不可以無鼠而畜不捕之貓。畜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蓋取北史宋游道傳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開簾風動竹

唐李益。竹窗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風驚暮坐。臨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霑堦上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異聞集。霍小玉傳。爲開簾復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通典云。江南以情人爲歡。

山流細沫擁浮花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闌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檮杌載。張蠙詩。鷺頸細雨垂纖草。水面微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

桃花亂落如紅雨

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予觀劉禹錫詩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繽紛英墜紅雨。劉李同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

目極千里傷春心

陸士衡樂府。遊客春芳林。春芳傷客心。杜子美花近高樓傷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漁梁渡頭爭渡喧

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蓋用孟浩然詩耳。浩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多病故人疎

唐包佶嶺下臥病寄劉長卿詩云。惟有貧兼病。能令親愛疎。蓋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疎。與杜子美故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

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潘子真詩話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杜子美詩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予以雲卿之詩。蓋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詩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鶯語丁寧

唐楊巨源早春詩云。馬蹄經歷應須遍。鶯語丁寧已怪遲。蓋效杜子美所謂莫遣花開深造次。便覺鶯語太丁寧。

幾處笙歌幾處愁

唐韋孝標八月詩云。徙倚仙居遶翠樓。分明宮漏靜當秋。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唐裴交泰長門怨詩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溼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與前詩絕相類。

穀雨杏花稀

唐李嘉祐春思詩。清明桑葉少。穀雨杏花稀。乃悟周朴詩。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

末臘山梅樹樹花

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青色。末臘山梅樹樹花。許渾詩。末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雖用牧意。然終不能及也。

庭中花照眼

梁武帝春歌云。堦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自憬。乃悟杜子美花枝照眼句還成之句。

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

潘子真詩話云。杜牧之題李西平宅云。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庾信作宇文盛墓誌。所謂授圖黃石。不無師表。學劍白猿。遂傳風旨。然予讀李太白贈宋中丞詩云。白猿慚劍術。黃石借兵符。則太白亦嘗用之矣。

還山弄明月

東坡虔州八境圖云。煙雲縹緲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徐鼎臣搜神記云。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絕。時就民間飲酒。爲詩一章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蓋用此也。然唐劉長卿有龍門八詠。其七渡水詩云。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退之全用列子文

韓退之雜說云。昔之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其面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耶。予按列子稱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商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乃知退之全用此文。

愁殺人

唐朱放附魏校書詩云。長恨江南足別離。幾回相送復相隨。楊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詩云。碧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苑已成塵。行時莫上長堤望。吹起楊花愁殺人。李蓋舉朱也。然二詩皆佳。

詠婦人多以歌舞爲稱

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奏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迴

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珊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沿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醉歌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花應解笑人無窮事有限身

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應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裏酒。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纖相沿。而杜則尤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云。

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

張說有深度驛詩云。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杜子美用其意。見于客夜篇云。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雞三號

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蓋雞必三號而後天曉耳。故杜子美雞詩亦云。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獨鵲裊庭柯

錢內翰希白春景詩云。雙蜻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裊字最其所用意處也。然韋蘇州聽鶯曲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趙嘏詩云。語風雙燕立。裊樹百勞飛。殆意韋趙已先用。張文潛亦有啄雀踏枝飛尚裊之句。

兩蝸角

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丘。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角蝸。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

誰謂天地寬

孟東野。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吳處厚以爲器量褊窄言乃爾。予以東野取法杜子美。每愁悔吝生。如覺天地窄之句。

韓退之春雪詩

韓退之春雪詩云。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消。秦韜玉雪詩云。片才落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消。王定民雪詩云。大逵霑步來猶溼。地上徵和積易消。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潛

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山邊半夜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天北極殿中間

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紫宸早朝詩一聯云。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予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一聯也。

飛鳥外夕陽西

張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陽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韓退之喜雪詩

韓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云。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煖。灑密聽窗知。荊公全用以爲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雪屋聽窗知。

一樹高花明遠村

田家汨汨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雨送黃昏。郟敏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皆清絕可愛。

石燕泥龍

周庾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又初晴詩云。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此意凡兩用。然前一聯不及後一聯也。乃知杜子美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斡旋句法所本。

春風自是人間客

侯鯖錄載。裕陵賞晏叔原與鄭俠絕句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華得幾時。然山谷少時有戲春詩云。風光不長好。如客暫時寓。則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陳輔之詩話記。荊公喜王建宮詞。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葛亞卿曰。劉郎底事去怱怱。花有深情只暫紅。弱質未應貪結子。細思須恨五更風。

詠叔孫通詩

宋景文詠叔孫通詩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蕝強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貿知多少。便識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荊公集亦載。宋詩非也。

魚遺子鹿引麛

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桐葉風微鹿養茸所自。

鱸肥人膾玉柑熟客分金

蘇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呂吉父詩。魚出清波應膾玉。菊浮寒露酒浮金。

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

江總衡州九日詩。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故杜子美取其意。以爲遣悶云。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

傀儡

唐梁鍠詠木老人詩。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卻似人生一夢中。開元傳信記。稱明皇遊蜀。嘗以爲誦。而非明皇作也。觀山谷詩。世間盡被鬼神誤。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腳處。從他鼓笛弄浮生。蓋用鍠意也。

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予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沒浪痕圓所自。

鷓鴣飛上越王臺

唐竇鞏有南遊感興詩。傷心欲問當時事。惟見江流去不迴。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蓋用李太白覽古詩意也。李云。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

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東坡送蜀僧詩。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而東坡乃用李白詩。

禪心竟不起

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荅杭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隔花催喚打魚人

劉貢父詩話載。花蕊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予觀王建宮詞云。御廚進食索時新。每到花開即苦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不惟第一句同。而末章詞意。皆相緣以起也。

高懷猶有故人知

陳無己有山谷草書絕句。當年闕里與論詩。歲晚河山斷夢思。妙質不爲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末後兩句。乃合荊公思王逢原詩。妙質不爲平世得。微言但有故人知。

成梟而牟呼五白

杜子美今夕行。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學者謂杜用劉毅、劉裕、東府樗蒲事。雖杜用此。然屈原招魂已嘗云。成梟而牟呼五白。

寒食疾風甚雨

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靑春老。瘦馬疲牛綠野深。頃又見周知微詩藥云。疾風甚雨悲游子。峻嶺崇山非故鄉。張文潛詩云。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淸明似去年。

萬年枝

唐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靑詩云。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發穗時。惆悵一株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引晉宮闕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

問花花不語

東坡吉祥賞花寄陳述古詩云。仙花不用剪刀栽。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也。惲字子重。能詩。與杜牧善。

夢中夢身外身

山谷嘗自贊其眞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時僧淡白寫眞詩耳。淡白云。以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嘆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兩山排闥送靑來

荊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靑來。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太液披香

西淸詩話記。荊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杯。都下賀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語。予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淸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之。豈始耆卿邪。附庾信春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橫吹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

啼猿樹

杜詩。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蓋用庾肩吾巫山高云。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

時送紅梅一陣香

李方叔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閒來往。時送紅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臨醴詩亦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

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蔡絛西淸詩話。取樞僧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唐宋之問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樞實取此。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慶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峯寒。庾、沈同時人。

臨淸流而賦詩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登東臯以舒嘯。臨淸流而賦詩。蓋用嵇叔夜琴賦云。背長林。翳華芝。臨淸流。賦新詩。

日月跳躑

元微之遣興云。日月東西跳。又云光陰本跳躑。又答胡靈之詩序云。日月跳躑。於今行二十年矣。幾與退之日月如跳丸。大同小異也。杜牧之寄韓乂云。跳丸日月十經秋。又送孟池云。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丸相趁走。蓋用退之意。元微之憶遠曲云。水中書字無字痕。白樂天新昌新居云。浮榮水畫字。意又相類。

海風吹不斷

顧況喜白樂天送友人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詩。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意。

堯舜性仁賦

劉煇堯舜性仁賦。其警句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蓋本於范文正公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內睦九族。蓄鄰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滿地江湖春入望迎天章貢水爭流

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州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南樓。直爲狂胡作遠遊。滿地江湖春入望。迎天章貢水爭流。詩書聊爾居金馬。紫氣還應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敞高樓。露冕吹鐃居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州。王粲尙爲南郡客。別來何處更銷憂。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然宋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徙北望。餘生乘興復東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韓退之學文而及道

程正叔云。韓退之晚年所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是倒學了。因學文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吳子經耳。子經法語曰。古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經名孝宗。歐陽文忠公嘗有詩送吳生者也。荊公與之論文甚著。臨川人。

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遮

程文簡公有飲酒藏花詩云。衰顏紅易借。短髮白難遮。乃知陳無己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蓋本諸此。

定命論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己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從也。以上皆百能說。予按宋颺愷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暗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乃知胡所說。愷之之意也。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予嘗以此語本出於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耶。白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天際識歸舟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蓋全用謝元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亦效元暉。而遠勝僧孺。

庭草無人隨意綠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而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詎復道邪。然予讀周庾信蕩子賦曰。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堦隨意生。乃知王胄庭草無人隨意綠。蓋取諸此。以之喪命。豈不枉哉。

玉斧修成寶月團

荊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江淹詠扇詩。竊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非止用舊史事也。玉斧事見酉陽雜俎。

綠楊樓外出秋千

晁無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紗溪云。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予按唐王摩詰寒食城東即事詩云。蹴踘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綠楊裏。歐公用出字蓋本此。

雪裏梅將春信來

前輩詩話稱李成季詩曰。日邊雁帶臘寒去。雪裏梅將春信來。以爲美。然唐人曹松除夜已嘗云。半夜臘

因風捲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春帖子。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搢紳類能傳誦。以爲蔡絛叔作。非也。予以爲此一聯。全是方干除夜詩。寒燈短燄方燒臘。畫角殘聲已報春。

富鄭公之言出於元璹

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各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叛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予按唐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即引還。乃知鄭公之言。皆出於元璹。

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

孟東野連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乃悟荊公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所自。

明月空爲兩地愁

雪齋廣錄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詩云。碧雲漫有三年信。明月空爲兩地愁。其後卒不入兩地。人以爲讖。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廣錄之論。不知所自也。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吟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真輔國之句。予以謂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之意。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魏曹操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本朝榮陽呂原明乃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後觀晁少傅碎金錄。已前有此兩句。所謂先得我心之所欲者。然晉記。麴朔說羅仇。以主上荒耄信讒。不若勒兵向西平。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乃知晁少傅之前。羅仇已有此語。羅仇。西涼羌胡耳。能發此語。尤可貴也。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前輩論詩與作詩既多。則遣詞措意。皆相緣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荊公晚年閒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蓋本於王摩詰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而其辭意益工也。徐師川自謂荊公暮年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其前兩句。與渠所作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學作詩者不可不辨。予嘗以謂王因於唐人。而徐又因於荊公。無可疑者。但荊公之詩熟味之。可以見其閒適優游之意。至於師川。則反是矣。

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

雪浪齋日記云，昔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遙添水面肥。漁隱叢話云，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予嘗記唐人一聯，而忘其名云，山自古來和石瘦，水因秋後護沙清。前詩蓋出於此而不及也。

張良與四皓書韓退之與李渤書

商芸小說載張良所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於此時，輝神爽於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潛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技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首，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不御，夜眠而閶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棲，不翔乎太清，麒麟遯迹，不步乎郊藪，非所以寧八荒，撫六合也。不得侍省，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留翻然，不猜其意，張良白。予觀韓退之所與李渤書，其規模步驟，蓋與之爲一矣。

蒨桃附歌者詩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蒨桃附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予嘗記南唐李煦贈織錦詩云，札札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疎。蒨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山蟬帶響穿疎戶

前輩稱孫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延清入破窗，蓋出于唐方干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紅生白熟生碧熟紅

侯鯖錄云，東坡謂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色，二對，無復加也。然予嘗記唐羅虬詩云，窗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挂熟紅，然則羅虬已用生碧對熟紅矣。

更無一箇是男兒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後花蕊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陳无己詩話載之，乃知沿襲前作。

沿襲不失爲佳

詩人有沿襲不失爲佳者。張曙途中聞蟬，前四句云，每歲聞蟬處，那將此際同，孤村寒色裏，野店夕陽中。李中正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聞，聲聲欲斷魂，暖風芳草岸，殘日落花村。蔣鈞孤雁後四句云，葦岸風吹雨，沙汀月照霜，遙聞我兄弟，寥落不成行。

薏苡芎藭

張右史宋臥口占云，病栽薏苡無勞謗，漫要芎藭不待麾。東坡亦云，巧語屢曾傷薏苡，廋詞那復託芎

藭。

夢魂香

黃季游言一士人詩云，啼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蓋自唐趙嘏發之，趙云，松島鶴歸書信絕，橘州風起夢魂香。

二詩相類

唐崔惠童宴城東莊詩云，一月人生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紅昨日開。杜子美詩云，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二詩相類，第不知崔爲何時人。

褒公鄂公

杜子美贈曹將軍霸詩，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贈寫眞何充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鮑眞由謝傅神蔡景直詩，勳擧丹青有古風，筆端及我未宜豐，髭髯麟閣遙相望，往寫褒公與鄂公，用東坡語，尤爲無功。

三詩皆用清渾字

東坡送魯元翰詩，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陳後山次韻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參寥詩，乍爲含垢千尋濁，不作驚人一掬清。

詠荷花

胡仔苕溪詩話，以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爲造微入妙。然予見劉忠肅莘老已嘗之矣。湖上口號云，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清風動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服藥不如獨臥

世所傳道書，雜載神仙祕訣，有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寢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讀顧況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語。然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又知道書本此。

繫日

白樂天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俱如春。然江總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東坡作夏侯太初論

王立方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其間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之。以上皆王記。予按晉劉毅傳，鄒湛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乃知東坡論發於此。

杜甫取李陵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又云。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臉。蓋取李陵別蘇武詩云。仰視浮雲飛。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知爾不能薦

韓子蒼送王校詩末章云。虛作西清老從臣。知爾才華不能擧。王摩詰送丘爲詩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董穎襲陳知默詩

洪景盧、夷堅乙志記董穎詩。雲壑巉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川秋。上句蓋襲陳知默詩。陳云。雲埋山豁藏秋雨。集脫林梢帶晚風。

東坡本李端詩

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午陰清處一蟬鳴。唐李端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云。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東坡本此。

陸詩出韓子蒼

韓子蒼作絕句。天長候鴈作行遠。沙晚浴鳧相對眠。松醪朝醉復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陸龜蒙別墅懷歸云。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韓所出也。

得茶三昧

錢塘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附詩云。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吏謝朓。於宋則齊朝爲吏部尚書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荊公荅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荊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裹飯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嘗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又載子輿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乃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予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饑。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詞。然則退之亦誤用耳。

僧綽采蠟燭作鳳凰

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置田。東坡送子由孫仲捷後一章也。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識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

其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荷橐非芰荷之荷

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綺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橐事。見漢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公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淸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倚偃啓曰。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珥群惡。紫袷荷橐而儷閎。拔近淸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書禮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邪。姑俟博識者。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下以艾承之。又云。木與木相摩則然。世之取火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腥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注云。夫遂陽燧也。禮內則疏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禮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陽鑑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子時。鑄銅爲鑑。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爲畫。謂陽關圖。予嘗以爲失。按漢書上黨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去長安四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即古之渭陽。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陽關圖斷章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愁。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美方譯上廣守詩。錯徙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也。

築黃金臺

前輩以荊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爲失。按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則荊公詩本此。

以玉兒爲玉奴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兩用此。而以兒爲奴者誤也。然不害爲佳句。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興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

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同子。氣骨不相屬。絡秀本周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者潘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切。

妓人出家詩

唐顧陶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剃落向殘春。暫拋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中國長公主爲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陽郇伯所作一同。首句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不同。豈後人改郇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邪。

蒸壺似蒸鴨

東坡岐亭汁字韻詩。不見盧懷愼。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兇然發其幕。按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胡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強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鴨。乃鄭餘慶非懷愼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誠無己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是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己、叔達、偶忘建作邪。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徽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遂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落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皆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渙之、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誠齋論山谷詩

山谷集中有絕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卻。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山谷特改五字耳。賈云。桃花歷亂李花香。又不爲吹愁、惹夢長。

劉子先

章子厚昔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厚善。隔闊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謂其相忘。遂引之

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驥騄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甚喜。卽召爲宰屬。遂遷戶部侍郎。

洪熙元年春三月六日。林子中手錄。

錄此書已經三百年矣。鈔本之難得者。康熙丁酉立夏日。清泉山樓披閱一過。先君所藏書。但寄於物欲。不能盡讀之。徐跋。

辨摘蘇東坡詩譔處二三則。切當可喜。其餘雖見他書。且多疎脫也。　駿識。

環溪詩話

吳沆著

予嘗謂前輩用心廣大，不可淺近測也。始焉不自恃其能，必遜聽以資於先達；終焉不自恃其能，必傾懷以誘於後進。是以道高一世，而名馳千載。如南豐之激發於當塗，後山之改轍於山谷，其後門人弟子諸叠亦不靳於示誨。今見環溪居士，早見賞公名士，其汲汲於問句，晚歲幅巾燕處，亦諄諄於立議論。夫文章實為天下之公器，顧豈以一己之厭飫充足而驕人也哉。予猶及從居士而口傳心授矣。大抵皆不出於賡上文度之編次，熟復再四，歲月曠然。雖然，此特其緒餘土苴，而可以窺見者。予每慕居士身兼百行，無瑕可指。心醉群經，無間不知，蓋涵養培植也厚，故其發越著見也遠。源流不昧，本末具舉。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夫豈容把筆旋學者耶。然則後生覓句，勿區區焉從事於末流，當斂衽起敬於居士，先修其本焉，可也。慶元庚申九月十七日，中大夫、禮部侍郎、遷工部尚書、封臨川郡開國侯，月湖何異敘書。

環溪居士文通先生行實

居士姓吳，名沆，字德遠，撫州崇仁人。幼孤，事母孝。博通經學。紹興丙寅，與弟澥各獻所著書於朝。下國子監。觖抵廟諱，沆罷歸，弟澥得免。澥後又進周禮本制圖論，下禮部。徽廟欲建明堂，議者以從路不得由中而罷。居士引書云：入應門左，入廟門右，蓋明堂在中，諸侯不得直入，衆皆是之。亡何，六部火，曰、事可知已。賦草廬依舊指南陽之句以歸，遂居環溪，號無莫居士。紹興閒，朝廷舉不求聞達者，郡縣皆薦以居士應詔，奏上。將行而居士卒，年五十有七。著易論、語發微、老子解、環溪詩話等集，數十萬言。陸象山皆曰：觀其文可知其人。復齋云：文與行當並傳不朽。諡環溪居士、文通先生，郡縣學皆祠之。淳熙丁酉孟冬吉，承議郎、監察御史、累遷太常寺少卿、吏部尚書、臨江謝諤撰。

環溪詩話卷上

宋　吳沆德遠著

環溪少時。終日沈默。伯兄患其如此。每以文字強其學。伯兄諱澥字德邵環溪兄也一日借到淵明詩。命環溪錄。既畢。遂得晚歸早行二詩。寫在几案間。晚歸詩云。夕陽欲西沒。宛轉山氣昏。獨逝頗無累。時欣睹經林。棲鳥未穩集。歸馬無奔聲。恍惚自得意。興來誰與言。早行詩云。晨風與微和。曉色動佳氣。漠漠四郊煙。漠漠一川水。前村雞犬喧。遠樹鳥雀聚。山腰客行來。林下雉驚起。時聞牧童謠。不見騎牛至。回頭望東隅。曉日燦光麗。胸襟倏暄煩。敗我幽靜意。行行就馳驅。已復到城市。伯兄深喜以為似淵明。因令讀淵明詩。環溪仍復緘默。不復在意。一日友人自曾山見孫尚書回。環溪所與人議論只稱官爵不欲指人名字訪伯兄云。孫公言諸詩杜甫為最。每日行坐。令人讀杜詩。臥則仰而聽。有會意。輒擊節稱嘆。言詩之妙者在於此。友人因請問杜詩之妙。尚書云。杜詩好處無他。但是入手來重。如國破山河在一句便重。又如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氣象可想。以至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便見念念不忘君之意。又泛舉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等數詩。皆雄健警絕。環溪心頗喜之。翌日遂作曉晴野外二詩。作顏體大書於几案間。曉晴詩云。夜半雨忽作。朝來雲又晴。林花洗幽豔。池水滿盈明。草色侵衣溼。山光入座清。茅簷正幽寂。啼鳥兩三聲。野外詩云。野外望中闊。遙山宛轉隨。小溪芳草

合。高樹古藤垂。鳥過驚風疾。猿行度嶺遲。回頭失歸路。還問老農知。伯兄意謂是寫杜詩。既覽畢。嘆云。杜詩也是不同。環溪竊笑。伯兄云。非杜詩乎。環溪云。亦是但是今杜詩耳。伯兄遂披衣徑詣友人談及。二人相與駭嘆不旋踵而二詩播於邑下。伯兄遂令環溪學杜詩。亦但唯唯。終不肯學。

伯兄一日借到李白詩文。將家本令環溪點對差誤。凡數過。遂得清風生高堂。桃紅謝李白等歌辭。類皆效伯兄。私謂仲兄曰。此子駸駸又將入太白境界矣。仲兄亦曰。仲兄名光字銳強吾素知此子有太白風。如樹頭明月光。欲吐。反眼仰面天恢恢。疎風無端吹我燭。滿窗明月心更清。如此等語。去太白亦何遠。時仲兄方仰韓文。欲玉川子之風。過借玉川集。又令環溪錄本。環溪亦喜其狂怪。會乙卯正旦日蝕。環溪丙申生乙卯及二十歲此所作皆十五六時詩也遂作日蝕以擬月蝕。又作文房四字相贈答。以擬井石蝦蟆贈答。後見白樂天諷詠。喜其有補。稍諷誦之。未幾。又作磻溪石、歐冶子、金在鎔等數詩。以擬樂天。錄在私集。伯兄一日看磻溪石至江流回轉石不移。釣絲卷盡生蘿絲。便言好。又看金在鎔至為兵不願作刀鋸。刑人未必肯不忠。為器不願作鐘鼎。銘勳未必皆有功。卽云樂天於此有愧色矣。

他日私謂仲兄言。此子大有才調。但是未可羈絡。若肯留心舉業。必有所成。因強之舉業。每見賦論。擬之輒似。然終不肯看時文。云通經行先王之道。作賦何為。伯兄云。吾弟既不喜賦。宜且讀毛詩。將來未問取應。亦遍得一經。環溪讀詩卻喜。晝夜沈酣。頓忘寢食。然每讀一篇得意。便過一日。更不拘程限。

乙卯會大旱丙辰大饑。道路流離。死者如積。始則鳥鳶食人於江。次則犬彘食人於路。又次則饑者相食於道。積怨所畜。遂發而為詩。乃作瓶無餘粟以憫饑。作雨淋漓以傷道路之流離。作有鳥以傷時。作野無莪提以憐饑人。兄弟強環溪以所作質於當代名公。環溪入臨川。始作遨弓見鄭著作。鳳鳴見劉直閣。不旋踵而二詩播於城內。

一日以五言七言絕句一冊見李待制。謁入。公倒屣出迎。環溪進趨俯揖。容色泰然。待制且行且顧云。公出自屋而有詩豐器。坐定。遽取詩獨觀之。首篇是春遊吟云。鳥語煙光裏。人行草色中。池邊各分散。花下復相逢。待制云。此所謂詩中有畫。又看至首夏云。積雨有餘潤。遊雲無定陰。卽云此兩句有深意。又看燕飛華屋靜。鶯囀碧窗深。卽云公他日不止如此。此詩殊有富貴氣象。又看折花詩云。野花開處客徘徊。胡蝶翩飛斂復開。折得野花隨手去。不知胡蝶逐人來。卽云甚圓熟。一讀上口。如此便是好詩。又看閑中詩云。耳根靜處水流村。眼界空時山在門。卽以手掩卷云。公自是淵明以上人。豈易得哉。

環溪自岳陽回。始往見張右丞。奉詩一冊。以書序慕效四子之意云。某方其幼也。情性虛靜。無事營為。則慕淵明。及其少長。志氣稍勵。務為飄逸。則慕太白。辭色一縱。非大快無已也。則慕盧仝。覺其狂甚。稍歸純正。則慕樂天。自是出此入彼。罔知攸濟。又念以四子之才。不偏無累。如淵明得之淡而失之疏。太白得之豪而失之放。盧仝得之狂而失之怪。樂天得之和而失之易。且不雅。所謂詩者。止於此乎。又有大於此也。翌日復見右丞。相云。夜來略觀盛製。大抵近淵明太白處多佳。亦是公之天性。但不緣慕效而得。至盧仝樂天。乃不足為法。然唐史云。詩人以來。未必有如杜甫者。更當於此留心。方到極處。環溪退

而舉杜甫運夜熟讀。精選得五百八十篇。錄畢。復見右丞云。曾否杜詩來耶。環溪云已讀。右丞云。曾知杜詩妙處否。環溪云。杜詩千有四百餘篇。某極力精選。得五百有十八首。是杜詩妙處。右丞云。不是如此。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物事。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爲妙。且如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烟翠且重。亦是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即是兩件事。又如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沙。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事。如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說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惟其實。是以健。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人。即漸離爲詩。環溪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即是說數千里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即是一句說百里事。至如溪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一句說兩軍州。如吳楚東南坼。是一句說半天下。至如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說滿天下。環溪云。妙。右丞相云。公若以此道求前人。當絕無而僅有耳。環溪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東坡惟有美堂一詩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正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是一句能賞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雀漫多脂。鶴閒雲作態。駝臥草埋峯。每句亦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風花誤入長春苑。雲月常眠不夜城。雲烟湖水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一句要言三五事。言滿軍州滿天下。疊句至如風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翠浪舞翻紅罷稏。白雲穿破碧玲瓏。葉厚有棱犀角健。花深少態鶴頭丹等聯句雖佳。而每句不過止用二物而已。山谷則有數聯合格。如輕塵不動琴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飯香獵戶

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素練狂風寒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至荊公則合格者多。如帝勤川收浪。靴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奔騰。陽浮樹外滄江水。塵漲源頭野火烟。即每句能通三件事。以至廟堂生莽卓。巖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簧雜。霽靄包山翠黛重。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霧分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窗枕簟閒。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然竟未有一句能言五件物者。信乎格物之難也。

環溪又謂用此格私按所作。則五言詩中。每句用上兩物。即成氣象。用三物即稍工。然絕少。所可舉者。不過三五聯耳。七言詩中。每句用上三物。即成氣象。用四物即愈工。然愈少。所可舉者。不過二三聯而已。至一句用及五物者。僅有一聯。至用半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在己者絕無。於人亦未見其有也。然後知詩道之難也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復疑矣。

環溪嘗以所作。質於宗老。（宗老乃環溪從兄。字朝宗。有宗老堂集。江）宗老云。五言詩、七言詩。俱有關竅。不可不知。環溪問故。

宗老云。五言詩要第三字實。七言詩要第五字實。若合此。雖平淡亦佳。不合此、雖巧亦無巧矣。如吾弟詩。燕忙將入夏。鶯暖正眠春。水痕纔破臉。雲點似知春。不是不巧。只是第三字不合虛了。比雲點天如近。雨餘山似春。便不干事。環溪深服其言。因徧指他詩。無不驗者。

環溪既見諸公。信杜愈篤。因取所選晝夜熟讀。愈久愈深。所見諸人說不到處。或問杜詩之妙。環溪云。杜詩句意。大抵皆遠。一句在天。一句在地。如三分割據紆籌策。即一句在地。萬古雲霄一羽毛。即一句在天。如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即上一句在地。下一句在天。如高風下木葉。即一句在天。永夜攬貂裘。即一句在地。如關塞極天惟鳥道。即一句在天。江湖滿地一漁翁。即一句在地。惟其意遠。故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又有險語出人意外。如白摧朽骨龍虎死。人猶能道。至黑入太陰雷雨垂。則人不能道矣。爲險處在一垂字。無人能下。如峽坼雲埋龍虎睡。人猶能道。至江清日抱黿鼉遊。則人不能道矣。爲險處在一抱字。無人能下。如江海闊無津。人猶能道。豫章深出地。則人不能道矣。爲一出字難下。如高浪蹴天浮。人猶能道。大聲吹地轉。則人不能道矣。爲一吹字難下。如竹光團野色。人猶能道。至舍影漾江流。人不能道矣。爲一漾字難下。如月湧大江流。人猶能道。星垂平野闊。則人不能道矣。爲一垂字難下。如暗水流花徑。人猶能道。春星帶草堂。則人不能道矣。爲一帶字難下。凡如此等字。雖使古今詩人極力思之。終不能到。如于星上加一垂字。于水上加一漾字。初若生面。然易言天垂象見吉凶。書言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則星字上本有垂字。淵明歸去來辭云。泉涓涓而始流。春水水字本有漾字。但用意深。來處遠。人初讀不能便覺耳。大抵他人之詩。工拙以篇論。杜甫之詩。工拙以字論。他人之詩。有篇則無對。有對則無句。有句則無字。杜甫之詩。篇中則有對。對中則有句。句中則有字。他人之詩。至十韻二十韻則委靡渙散而不能收拾。杜甫之詩。至二十韻三十韻則氣象愈高。波瀾愈闊。步驟馳騁。愈嚴愈緊。非有本者能如是乎。唐史有言。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也。

或問環溪。百韻詩是如何作。環溪云。百韻詩只是八句。大抵十餘韻當一句。但是氣象稍宏。波瀾稍闊。首句要如驚鯢拔浪。一擧之間。使知其有千里之勢。于落句要如萬鈞強弩。貫金透石。一發飲羽。無復有動搖之意。萬有一分可搖。即不得爲斷句矣。嘗記余在岳陽時。欲作四十韻詩。詠岳陽風物。而首與尾同。賓與主類。無復純一。棄屢成而輒毀。既讀杜詩。未半年閒。曾丞相張公過臨川。急欲求見。則一夕而成百韻。前爲此困。而後此不復知其困矣。百韻初投張公。再謁即呼環溪曰。夜來三復百韻。筆力有餘。可謂善賞人也。不旋踵而百韻之名。播於五邑矣。

環溪詩話卷中

沈給事有詩名。帥潭。過臨川。行李不駐。環溪出城追及。一見。時給事已聞環溪名。執所投詩册云。某行忙。不及拜觀。可舉公得意處。環溪云。聖主思文德。元臣獻武功。一言深悟主。五利且和戎。給事云是使事。又曰天地包羞日。山河匿怨中。給事云太過。至儲生別有淚。不是哭途窮。卻云好好。作詩要當如此。又舉戰伐功何有。和親計未疏。將軍休抵掌。隱忍待驅除。又舉玉氣殘埋金。幽塵沙暝梓宮。卽云好語。至古來嘗膽事。泣血望鑾公。又舉江淮十載營胡塵。庭事磨崖未勒勳。閉道本朝還遣使。且令諸將各收軍。給事曰。此詩有體。又舉寇殘井邑困流離。回首獻娛一一悲。不厭兒童遭世亂。惟愁父老說清時。云佳句也。作詩至此足矣。當復何求。環溪又云。近上沈公使詩。內一聯似得意。云萬井火煞波裏雪。十州雷送雨前春。給事云。此詩說茶煙雖好。然不及適間所舉盛時諸詩有可採。卽起身將去。又云。已見公詩。尚未見公志。可更舉一二聯。環溪因舉近日山居一聯云。亂石分開急流水。羣山擁出最高峰。給事諷詠良久云。功名晚。且辛苦。又舉出武寧道中一聯云。山高不改自然色。水遠能流無盡聲。給事云。此是公遠到處。乃遂別去。

環溪詩極繁夥。人爭求之。然得之者所貴各不同。張介最有詩稱。初與環溪未相識。見其題壁有木落清無影。荷枯濟有香之句。深愛之。他日與環溪相遇云。公豈非木落清無影。荷枯濟有香吳德遠乎。因握

手相得甚歡。是夕。環溪於坐間贈詩。有云行杯波動金蓮側。剪燭燈飄寶蠟殘之句。張介以爲有富貴氣象。緣此欲盡得環溪詩。伯兄乃選歌行古調一册與之。未幾。張介到邑中。附前詩來還。路無一語。既坐定。見几閣有詩藁。試閱一篇。乃友人作室山居。往訪有贈。第一聯云。西風橫吹雨脚斷。秋雲輕日花明。便仰而哦之。再稱佳句。以爲似李長吉。又看謝友人贈詩云。君少作奇字。瘦硬得柳骨。（友人精於字。）墨淨蘭水勻。勢健拗鐵屈。卽大聲而誦之曰好句。至新詩更鏘鏘。勁絕與字匹。老蛟寒臥波。壯士怒扶石。翻然勢動搖。詩與字俱力。卽大呼云。吳傳遠坐處窄也。著道詩不得。又誦晚歸詩至樵歌催日晚。村樂見年豐。至雁陣橫沖霧。酒軍酣戰風。卽連呼好健語。又誦文徵廟升遐十八韻。至羽衛連荊棘。衣冠雜虎狼。煙沈龜腸斷。天闊水雲黃。卽云詩之精神見於此矣。又誦至風悲雲動色。天慘日無光。卽曰此詩甚似杜牧華清宮詞。後當有知者。看徹卽掩卷撫案曰。公有許多好詩。都不將與我看。卻將那箇詩來。伯兄閱之頗羞。環溪但仰視而笑。知好惡之無定也。

或人問環溪曰。百韻詩見士大夫諷詠多矣。然而所賞往往不同。或喜籍皮圍四十。水擊里三千。或喜山河歸盤礴。天地入陶甄。或云但存忠貫日。未問寫凌煙。乃是假對中之妙者。或云遠吸金莖露。高攀玉井蓮。洒落不凡。或云風度儀蠶匆。恩光逐賜鞭。最善用事。爲張相是風流宰相。又是勳業大臣。蒞匆所以舉其風流。賜鞭所以表其勳業。又皆是張家事。李唐光炎日。炎漢赫中天。二事最好。爲張相有平難之功。又有中興之功。或云共承天柱折。獨斡斗杓旋。爲見得衆人共難而他獨有功之意。或云悵古歌鴻雁。傷今拜杜鵑。於時最切。歌鴻雁有懷想宣王中興之意。拜杜鵑有感傷明皇入蜀之意。環溪笑云。予初作此詩之時。一夕要成百韻。是事皆使。是韻皆押。何暇及此。是亦諸公求予詩之過。然亦見諸公好惡之不同也。此詩大槩籠而不厭者。爲一氣貫之。其間無甚歇滅而已。或人又問。爲百韻豈無約然得意者乎。環溪云。有美者人與之鑑。予之妍醜。何能逃於諸公。然始者私心自謂得意處。緣有兩聯乃詩家精神。不意諸公所賞皆不及此。或人問故。環溪云。如王氣周旋內。胡塵笑語邊。乃是形容張相歷禦之精神。如浮雲開斥堠。飛鳥避戈鋋。乃是形容張相入蜀之精神。諸公所賞皆是詩中骨格而已。自是而外。或發之以椒蘭。或潤之以丹漆。以通血脈。以成肌膚。備體而已。故詩有肌膚。有血脈。有骨格。有精神。無肌膚則不全。無血脈則不通。無骨格則不健。無精神則不美。四者備。然後成詩。則不待識者而知其佳矣。雖然。百韻之詩。有首句。又有斷句。如蜀道開天險。雄藩偃萬年。停空蟠瑞氣。蓋代出眞賢。卽是首句。自是而下。盡說得行。如國步艱難盡。公歸早晚還。願爲元結頌。磨石待高鐫。卽是斷句。自是而上。盡截得起。其間又有放下拈起處。如波瀾曲折。皆在于我。然後爲善詩。善敍者可以取長道。雖百里亦可。善詩者可以取長篇。雖數十韻亦可。能了百韻。則自三四十韻而下。皆可不學而能。故善詩之道無他。惟之善敍而已。

環溪從兄常從容謂古今詩人既多。各是其是。何者爲正。環溪云。若論詩之妙。則好者固多。若論詩之正。則古今惟有三人。所謂一祖二宗。杜甫李白韓愈是也。仲兄云。唐詩惟稱李杜。吾弟又言韓愈何也。環

溪云。李杜是韓愈所伏者。韓愈又是後來所伏者。仲兒云。三公所長何如。環溪云。杜甫長於學。故以字見功。李白長於才。故以篇見功。韓愈長于氣。故十數篇見功。仲兒云。近時荆公作四家詩選。如何深永叔。環溪云。荆公置杜甫於第一。韓愈第二。永叔第三。太白第四。蓋謂永叔能兼韓李之體而近於正。故進焉耳。又謂李白無篇不說酒色。故置格於永叔之下。則此公用意亦已深矣。仲兒又問山谷拗體如何。環溪云。在杜詩中。城尖徑昃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埋龍虎睡。江晴日抱黿鼉遊。是拗體。如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是拗體。如夜半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傍觀北斗向江低。仰見明星當戶坐。大是拗體。又如白催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擣練風淒淒。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兒。連檣緬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等句。皆拗體也。蓋其詩以律而差拗。於拗之中。又有律焉。此體惟山谷能之。故有黃流不解浣明月。碧樹為我生涼秋。石屏堆疊翡翠玉。蓮盪宛轉芙蓉城。紙窗驚吹玉蹀躞。竹砌翠撼金琅璫。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等語。皆有可觀。然詩纔拗則健而多奇。入律則弱為難工。荆公之詩入律而能健。比山谷則為過之。然合荆公與山谷不能當一杜甫。而歐與蘇各能兼韓李之半。故知學韓李者易為力。學杜詩者難為功也。

善詩俞秀才。一日到環溪。以詩一篇贄見。環溪讀之。因言前輩作詩皆有法。近體當法杜。長句當法韓與李。俞云。太白之妙。則知之矣。韓愈之妙。未之聞也。環溪云。韓愈之妙在用疊句。如黃簾綠幕朱戶閉。是一句能疊三物。如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是兩句疊六物。惟其疊多。故事實而語健。又諸詩石鼓歌最工。而疊語亦多。如雨淋日炙野火燎。鸞翔鳳翥衆仙下。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翻翻皆疊。每句之中少者兩物。多者三物乃至四物。幾乎皆是一律。惟其疊語故句健。是以為好詩也。俞欣然而歸。明日作一歌見謝云。天高日遠雲霧濕。黃金白璧孤虞卿。漢廷無人薦司馬。故山有客呼孔賓。便覺氣象不同。乃知前輩文章。故自有關鈕。若不得其門。何自入哉。

環溪又云。予嘗用此按太白詩。太白發言造語。宜若率然。初無計較。然用事亦多實。作語亦多健。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兩句之中。亦是用五物。如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兩句之中。亦是用五物。甚至蜀道難。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兩句中亦用五物。如此何往而非實也。又如白雲映水搖秋城。白露垂珠滴秋月。即是兩句中用六物。又如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值萬錢。亦兩句中用六物。如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無非兩句中用六物者。至如長安白日照春空。綠楊結烟垂裊風。禁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即兩句之中幾用七物。乃知前輩作詩。未嘗不知此理。蓋不實則不健。不健則不可為詩也。

環溪仲兒云。杜詩之妙。復有可言者乎。環溪云。杜詩又有渾全之體。仲兒云。何謂渾全之體。曰。四句只作一句。八句只作一句。如安穩高詹事。新詩日日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是四句亦作一句。如不見閔公三十年。新詩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亦是四句只作一句。如寄語楊員

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為斷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即是八句只作一句。又如苦憶荆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亦是八句只作一句。仲兒曰。妙。吾弟亦嘗有此體乎。環溪云。弟在岳陽時。嘗有一詩云。歲暮懷家客。通宵不自娛。諸兄得意否。老母有憂無。已謝交朋遠。猶思弟妹孤。吾身不足念。為此一嗟吁。時未知有杜甫。蓋偶然而合也。又如友人趙寧化一篇云。問君早晚趙寧化。尚有新詩別故人。試問幾程端可到。遐髮半歲不相親。傷心歲律崢嶸暮。解事梅花擠索新。去去冰霜頻莫厭。庭闈和氣即如春。時已知有杜甫。蓋體之而作也。

環溪仲兒問。山谷詩亦有可法者乎。環溪曰。山谷除拗體似杜而外。以物為人一體最可法。于詩為新巧。于理亦未為大害。仲兒云。何謂以物為人。環溪云。山谷詩文中。無非以物為人者。此所以擅一時之名而度越流輩也。然有可有不可。如春至不窺園。黃鸝頗三請。是用主人三請事。如詠竹云。翩翩佳公子。為政一窗碧。是用正事可也。又如殘暑已趨裝。好風方來歸。苦雨已解嚴。諸峰來獻狀。謂殘暑趨裝。好風來歸。苦雨解嚴。諸峰獻狀。亦無不可。至如提壺要酤我。杜宇賦式微。則近于鑿。不可矣。不如把菊避席。雲月供帳。黃花韜光。白鷗起予。蘭含章而鳥許可。以至演雅一篇。大抵以物為人而不失為佳句。則是山谷所以取名也。仲兒曰。善。又問吾弟亦嘗有此作乎。環溪云。前此有數聯。蓋偶然而合。後此有數聯。則擬而合也。弟在岳陽時。嘗有脈霜花笑客。忍受草欺人。又有水流成獨往。山勢作朋來。春令作來風掠地。寒威潛退雪消峰。又詠雪詩。爭屯未就雲頭合。結黨欲成風勢高。等句。時未知有山谷。蓋偶然而合也。是後有榮稀林脫額。沙現水分纏。詠竹云。起於憔悴節。甚乃伴虛心。又柔桑翠竹相傾倒。細草幽花自發明。草述花徑煩調護。波泊蓮塘欠節宣。等句。則知有山谷。蓋效之而作也。仲兒又問。一友人曾遇吾弟詩。乃惜其氣格止于杜。欲勉而上至風雅。如何。環溪云。正恐知風雅之名。而不知其實也。仲兒云。何謂風雅之實。環溪云。豈以四字作句。四句成章者。謂之風雅。亦豈以發乎情性。止乎禮義者。謂之風雅乎。如以發乎情性。止乎禮義。皆謂之風雅。則杜詩無往而非風雅矣。仲兒釋然而喜曰。何謂杜之風雅。環溪云。杜甫詩中。如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皆風也。如劍門、石笋、石犀、古柏行、遭田父泥飲。皆蜀國之風也。如壯遊一篇。該齊趙吳越。則四國之風也。如劍器行、花卿歌、驄馬行。各指一事。則風之小者也。如八哀詩詠八公。則當代名臣。杜鵑行、則託諷于君。麗人行、有關于風之大者也。如新安吏、潼關吏、兵車行、石壕吏、悲陳陶、後出塞。則雅之小者也。如北征、憶昔二首、冬狩行、哀王孫。則雅之大者也。如贈左相二十韻、贈太常張卿二十韻、贈鮮于京兆、贈特進汝陽王、各二十韻。以至入奏行、祥陵行、裴施州、丹青引。則頌之小者也。如謁元元皇帝廟、行次昭陵、重經昭陵、以至洗兵馬。則頌之大者也。如之何然後為風雅頌乎。仲兒曰。妙。非吾弟不能至此。杜甫固重于世。今得吾弟之言乃益重矣。太白如何。環溪曰。太白雖多言酒色。然正處亦甚多。如古風之五十九首。皆雅也。如蜀道難、烏棲曲、上留田、白頭吟、猛虎行等。非風乎。如上雲樂、春日行、胡無人、陽春歌、宜春苑奉詔等。非頌乎。雖不可責其備。求其全。

然捨李則又無以配乎杜矣。然則韓詩如何。環溪云。韓詩無非雅也。然則有時乎近風。如誰家子、華山女、惜澄觀、則近乎風乎。如失藤杖、蘄州笛竹、桃源圖、則亦風之類也。如謝賜櫻桃、和裴僕射。則近乎頌矣。如題南嶽、歌石鼓。調張籍而欲李杜。則頌之類也。雖風頌若不足。而雅正則有餘矣。故捨乎韓則又無以配乎李也。故曰近古人詩。唯有一祖二宗。

環溪詩話卷下

環溪嘗謂詩之工不在對句。然亦有時而用。第泥于對而失詩之意。則不可耳。伯兄一日看東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再三嘆其佳對。環溪云。以銀對玉則佳矣。以海對樓則未盡善。伯兄云。只是銀海玉樓。皆身上事。海不是海。樓不是樓。所以為佳耳。環溪云。若就身上覓時。何不將玉山對銀海。伯兄喜曰。想當時坡意偶不及此。留與吾弟今朝作對耳。

伯兄一日又看荊公詩。至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更青云。白雪不是雪。黃雲不是雲。但下一割字。便見黃雲是麥。將一繰字。便見白雪是繭。如此用意。可謂工矣。曾環溪觀穫稻得一詩。中有新月輝輝動。黃雲漸漸收之句。伯兄見之。復大喜。謂荊公是用意作來。吾弟是因事而使。蓋黃雲是禾。用荊公句。新月乃是鐮。用退之新月似磨鐮之句。雲不是雲。月不是月。而曲盡穫稻之理。所以為工也。環溪又云。頃在岳陽過仙亭嘗茶。有碧雲紅雨之對。是後又有紅裹白開、殺青生白之對。亦是詩家遊戲于理無害。嘗茶詩云。吹斷碧雲春晝永。落殘紅雨曉風輕。碧雲蓋用盧仝茶歌碧雲引風吹不斷之句。紅雨蓋用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時老樹根有小桃爛開。落落微風扇之。飛紅逸砌。景在目前。事實而語清。故一時羣公莫不擊節。白開是賀南城鄧秀才韻云。挑燈倦夜看黃裹。搦筆窮年對白開。蓋黃裹是燈。白開是窗牖。左思作三都賦。籬壁戶牖。各置刀筆。故後筆上押白開。韻殺青乃是和伯兄韻云。寒盧

氣象還生白。筆退工夫見殺青。詩方食素而修經。故殺青生白之事。得以併使。伯兄以為此對乃得於和韻。比之前聯。尤為工矣。

環溪又云。予作啓事中。嘗有素王黃帝、小鳥太白、竹馬木牛之對。見賞于朋儕。然用事太切。則未免與前人相犯。亦是一病。不可不知。近日兒輩看漁隱叢話云。白開紅裹。已是浪漫用了。由此觀之。則殺青生白、碧雲紅雨、素王黃帝、小鳥太白、竹馬木牛之對。皆未偶。終為我有。以其太切故也。但詩啓中時復有此。如食中之得蝦蟹。味中之得鹽桂。亦無害其為清美而已。必求合前人。非也。必求異于前人。亦非也。予但願詩之美惡。安問有合無合于前人者乎。

環溪嘗謂古今詩人未有不用事。觀杜詩。補衣履。許攜佳醞。阜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是四句中渾將太守御史事實使到。詩人豈可以不用事。然善用之。即是使事。不善用之。則反為事所使。事只是衆人家事。但要人會使。如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巢由黃綺是人能知。至終辭漢、不見堯六字。即非杜甫不能道矣。巢由合下不見堯。黃綺初年不出。但終能辭漢而已。又從風鶯雨燕上說來。風鶯雨燕以喻禍難。藏近渚。集深條。以喻避禍難之意。則用意尤深矣。又如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蘇武節、呂虔刀二事。亦人所共知。至前軍左將四字。即非杜甫不能道矣。又如弟子貧原憲。諸生老服虔。原憲、服虔二事。亦衆所共知。至弟子、諸生四字。即非杜甫不能道矣。前軍左將、弟子諸生八字。皆實。故下面驅遣得動。是名使事。若取次用一虛字貼之。即名羊將狼兵。安能使之哉。

予嘗從李侍御自中書舍人帥嶺一聯云。中朝共惜無雙士。絕塞貪看第一人。無雙第一。故衆人所共知。泛然使者亦多。然不是姓李人。又無中朝共惜、絕塞貪看之意。用之即為無工矣。正合公孫渾邪泣李廣、蕃曾問李揆之意。故名用事。又如上王著作一聯云。已經平子宜無賦。未見夷吾得不疑。蓋著作是看詳官。已保明易璇璣。故言已經平子。倘未及識。故言未見夷吾。平子是王澄事。夷吾是桓彝說王導事。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既用王家事。又以夷吾對平子。吾對子。夷對平。即是對中有對。凡人作文要如細花錦。須是花上有花。葉中有葉。愈看愈有功矣。方如此乃為妙也。

或問環溪伯兄詩如何。環溪云。予伯兄德邵。每作詩。磨磨琢琢。直見田靜。都無病處。方休。在官杭日。嘗作小詩云。時乖事轉拙。端居徒含情。不似階前草。春來隨意生。又詩云。雨餘寒氣淺。園林作春媚。不知海棠花。新來著花未。又一絕云。遊子春衫已試單。桃花飛盡野梅酸。怪來一夜蛙聲歇。又作東風十日寒。最為含蓄而有氣象。又有率然而佳者。村翁習性不浮華。只種桑麻不種花。聞道野梅開欲徧。好分春色過山家。有用實語而工者。如文書堆裏形骸苦。竹木陰中日月閒。是也。有疊韻而工者。如窗間常作三獨坐。琴上時彈一再行。是也。一再行是相如琴事。正使三獨坐乃漢御史司隸尚書令會同專席。號三獨坐。借使。蓋伯兄與予及季弟嘗在窗間作三處獨坐。季弟深字自有文集。故借而使之。然以坐對行。以三獨對一再。此其所以為工也。又有用顏色作對而工者。如心緣黃紙紅旗動。氣為青雲白石降。是也。蓋紅旗黃紙不關心。是樂天語。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意磈磊何由降。是永叔語。伯兄引之以為對。又

以心對氣。以紅黃對青白。語奇而句不牽強。此其所以爲尤工也。

或問環溪。仲兄詩如何。環溪云。予仲兄總強詩。從蘇黃中入。如食雪一聯。傍頭清響銀匙動。階下寒光玉箸翻。中秋無月一聯云。也應只是尋常夜。未必如今分外圓。又隨鄰宿閣遊平岱云。獨鶴下隨雞飲啄。衆星高共月徘徊。等語。則無愧於東坡。如半塘微波聚紅皺。幾畝清陰鎖碧鮮。又夜半鶩聲幾點。隱秋高雲影一行。微言花不言花。言竹不言竹。言雨不言雨。言雁不言雁。又花蕊有鬚渾對蜜。桑枝無葉已成衣。言蜜以見蜂。言衣以見蠶。意遠而語奇。則無愧于山谷。至如輕雷入樹驚花魄。白浪浮空漲水脂。又苦陰一篇。荒山乾沒更節序。溷氣擁地愁無邊。非烟非霧不見日。欲雨欲雪難爲天。不惟氣渾而語健。且又關時令。謳愈不可及。仲兄聞之。謂環溪曰。兄亦自謂此詩差勝。然偏求集中。未見有兩首。環溪云。好詩但一篇亦難。如前輩詩有一篇得名。有一聯得名。有一句得名。如楓落吳江冷。空梁落燕泥。但以一句得名。已爲人所忌。如風驟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一聯得名。已爲盛事。如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亦只是一聯得名。多少驚天動地詩。豈易得哉。

或人又問環溪。仲兄詩筆素高。今所舉止于此乎。環溪曰。是何言歟。予仲兄用意深。諸體之中各有到處。如日長人靜聞風佩。雨久堂空生水衣。是正對而工者。如二天開佛日。一道鑿鄰雲。無茁何處尋黃犢。踏地誰家兒白牛。是借對而工者。如和發青亭云。蔫花謝女雪。徑掃沈郎錢。雪非雪。錢非錢。謝女之雪乃是柳絮。沈郎之錢乃是榆莢。是隱對而工者。如笛弄一聲撤釣艇。月明千里上層樓。是寫景而工者。如詠墨梅云。寫處假移牆上影。捲來如寄隴頭春。詠綠萼梅云。朱唇不駐曉妝薄。玉頰頻啼夜雨翻。是狀物而工者。瑞祥待白未爲雪。春榜爭魁欲放梅。以雪爲瑞祥。以梅爲春榜。是體物而工者。又如泉聲如有語。山色自忘形。花發青春半。山將白晝陰。是自然而工者。如冰看時俗薄。雨弄客愁多。又月借疏移疏影。轉風翻雪放一枝。高蒹葭露滴思鄉恨。蘆荻風縈旅愁。是離鄉而工者。如人情不似溪流水。不改當時枕上聲。是寫意而工者。如一軸崖埃古體。十年燈火短長檠。是書懷而工者。如夢過一年還是夢。心更萬事竟成灰。是感事而工者。如道上飛來燕。簾開不避人。是句出兄弟而工者。如彈壓京畿資大尹。游宜上國古賢侯。是近于典雅而工者。不如回紋暮春云。曉聲啼處藏鶗小美睡濃時。落日斜橋拂柳。溪深減水眠。驚春雨過飛花轉而誦之。卻云。花飛過雨春驚眠。水減深溪柳拂橋。斜日落時濃睡美小鶗藏處啼聲曉。即近日諸戲而工者。非有餘而可能之乎。

環溪嘗取得予詩。北宮取詩呈環溪。環溪略看。乃于環詩中時用朱抹一聯。于春遊詩。取各自芬芳花默默。雨相呼喚鳥津津。于秋郊詩。取風急城闉鉆柞動。雨餘園圃轆轤收。于冬歲。取姑詩長郊從此斷。忽爲行客近前來。于秋江泛舟。取倒懸欲墮花如織。背立將飛鳥似驚。于環溪夜坐。取池塘不用步春草。風雪何須在灞橋。于贈別友人。取惜別有情空執手。贈行無緒不成章。于俯清寫景。取雁飛雲抹欲斜字。魚躍波搖出沒星。于春晚。取水流天際驚春動。山入雲間闢岩撒。于薄雪。取地煖尚疑消玉馬。雲開早欲放金雞。于環溪夜坐。又取其全篇云。江天開晚已斜陽。清掩柴門對草堂。葉落轉枝翻鵲影。星飛

橫水帶螢光。微風得雋隔殘暑。新月出香生嫩涼。坐覺秋容轉清爽。一聲漁笛在滄浪。又取其上人陳治十詩內一篇云。下筆非能不自休。清談未是第三流。步中顛易疑神動。醉裏吟詩想鬼愁。飛觴豈徒驚燕雀。騎驢直欲度驊騮。此君須與無人識。慚愧當年過褚裒。又取衣無錦繡勞心織。味乏膏粱困舌耕。閒中坐作蜘蛛網。步裏逃成燕雀碑。弈棋但以忘疑耳。縱酒無如作病何。又取一篇末四句云。龍肝雉尾瓜蒂好。玉核金櫃梨棗香。只有牛心猶未割。願如逸少得先嘗。自餘未經抹出者。不敢妄錄。姑錄大槩。以繼二伯父之後云。

又錄環溪集。載以易授玘。有契于予心。喜而成詩云。早日功名世皆馳。擬將文字療寒飢。（無）杜甫謂人句。誰免淵明責子詩。總角宜與俱脫穎（宜乃弟小字。與乃宗小字。午舉丁酉。丙辰名宗。後甲辰登科）。含哺應惡尚兒癡（凝字。熙乃珍小字。乃珍）（參小字。俊才丙午不舉。早卒）。世殷勤謝爾傳心印。解後靈椿見五枝。環溪所謂有契予心者。乃參易是元氣之時。及見玘繫詞統論。復有玘得文之說。謹併錄以爲觀者印證云。

環溪云。凡人詠月。如劉言似明天子。光明數百洲。此比興皆全。又加朧朧離海角。漸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前兩句敘起因。如開花相似。後兩句似結末。如結子相似。可以觸比幾套。且如雨詩須說久晴或久旱。卻說起雲收拾雨。落雪詩須說風緊雲黑。卻說雪落。只要神化。春雨則言其妨農。或其翻風未退。涼或先凌。或言因此大水。末後皆可說晴。夏雨則先當以貫休詩一雨火雲盡爲意。當以救旱爲意。荷雨則古有詩云。曾看湖上黑雲飛。不覺舟中雨溼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此一首詩使如前段所說月詩朧朧離海角絕句樣有次序。又如詠秋冬聞雨。言其淒涼。旅中聞雨則思家。在家聞雨則思旅中。古詩有秋雨云。自病作花風已秋。不堪殘步更回頭。寒雲帶雨驚飛急。只在西窗一夜愁。若得秋雨氣象。又絕句秋雨云。迷雲接塞添迢遞。灑幕侵燈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上兩句說秋雨淒涼。下兩句說雨聲來歷。蓋使我孤客一夜不眠而耳中不靜者。乃主人窗外芭蕉。被雨聲所滴也。如作一日晴詩。春日則形容其麗日融和。花香草綠。人堪游賞。夏日則言其火傘張空。當思避暑之興。如昔七賢竹林等事。或沈李浮瓜。水邊林下。又如老杜云。乞得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之類。冬日則言其可愛。因霜久晴可喜。如雪晴則要雪晴氣象。且如閨中情性之詩。送將欲笑去。收得寂寥回。乃直敘送別之情也。又如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此直敘閨中之淒涼也。又如銷金帳冷水沈烟。螢滑金釵落枕邊。此直敘閨房之景也。又如風雨瀟瀟梧葉黃。相思寸寸斷人腸。西風捲盡梧桐葉。乞與中庭散月華。一夜爲君眠不穩。那堪雨急葉聲乾。皆直言秋冬閨中之事也。又回紋機上歸生塵。閒撥琵琶過卻春。此乃直言閨中春景淒涼。此皆賦也。又如妾心火燼香。深深滋味長。即心寄爐灰一冷長淒涼。此是比也。亦興也。又如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長繞御簾飛。此亦比中興也。如月色西斜明似晝。風梧葉葉是秋聲。此興也。因聲而生情。又如鳥鵲語千回。黃昏不見來。漫教脂粉匣開了。又重開。此賦中之興也。又一年十二度圓月。十二回圓不在家。此因月而發興也。又如回針刺到雙飛處。憶著征人淚數行。此因針線而發興也。又如客中情況。故溪黃稻熟。一夜夢中香。此賦也。亦興也。

直敘思家之情。賦也。因此黃稻之熟而發思家之情。則興也。又如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此直言客中一時之事。賦也。又如雪滿空庭悄悄時。城頭風動鵲高飛。一聲羌笛千山月。不放鄉關步裏歸。此上兩句是賦。下兩句是因月聞笛而發興之思家也。又如草滿荷山水滿湖。倦遊搔首憶吾廬。何時準擬成歸計。只見年年畫宅圖。此亦賦中之興也。又如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抱身。想得家中深夜坐。還應說著遠行人。此興也。又如秦少游詩云。北客念家渾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風。此直說客中而有思家之情。乃賦中之興也。如又林間幽鳥啄枯楂。落盡寒潮一澗沙。獨木橋西游子宿。酒旗斜日兩三家。此亦賦中之興也。至如天海相連無盡處。夢魂來往尙應難。雖言南海無霜雪。試向愁人兩鬢斑。此以愁人頭白比霜雪而發思家之情。比中興也。又如梧葉離離欲滿階。乍涼天氣客情懷。十年舊事雲飛去。一夜雨聲都送來。蓋因梧葉飄落乍涼天氣而發興也。至如一夜雨聲喚起十年感舊之情。此亦興也。至于說舊事如雲飛去。則比也。又如司馬池詩。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古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有賦有比有興。冠絕古今。又如客舍幷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憶幷州是故鄉。此又興也。極飄逸。又如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又如胡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又如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月十年燈。此三聯皆賦中之興也。又如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亦賦中之興也。又合用故事。如思親則有唐狄仁傑遠望白雲飛。吾親舍其下。若在客中思父母。此爲第一事。思兄弟則池塘生春草。及鴻鴈鶺鴒上可覽。意思妻子則有古詩云。藁砧在何處。山上復有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有環。借作還字。破鏡飛上天。十五六月圓闕。破鏡者月半也。言月半當還也。思家此一事最好用。有竇滔妻蘇氏織回文詩寄夫事可用。故有詩云。回紋機上暗生塵。只要人善用。整而通之。方爲善使事。苟使事而不可解。且如農桑樵牧之詩。當以毛詩豳風及石湖田園雜興熟看。夢中亦解得。詩方有意思。長益其次。鶴林玉露中所拈出漁樵農圃十絕句。亦不可不讀。如石屏詩云。溪上陰陰綠樹多。鳥犍帶犢臥前坡。筒車自運山田水。長日老農閒唱歌。此全是直敘田家之景。賦也。又如帶犢麻牛待草肥。下田父子自鋤犁。舍中饁婦炊新熟。只候兒童荷飯歸。亦賦也。又如後村詩云。稚子呼牛女拾薪。山妻自膾小溪鱗。安知曝背庭中老。不是淵明行輩人。此上兩句是賦。下兩句是興。仍隔植而長之。下兩句極可法。且如十里人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又如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更青。又如麥秋天氣易寒熱。蠶月人家忌往來。此三聯乃農桑之紀實。曲盡人情。皆賦也。而白雪黃雲一聯。又比賦俱全。且如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遂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又云。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徧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此皆傷感之興也。山谷牧牛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岸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此乃因牧童而發興。嘆城市之不如山林也。且如漁父合用呂望渭濱遇文王及嚴子陵釣臺等事。但要用得有新意。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此賦中之興也。又唐詩云。直

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此全是興也。言外之意超然。又如張志和詩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亦興也。大抵漁家詩要寫得似漁家。田園詩要寫得似田園人家。樵牧要寫得樵牧。又要不犯正位。不隨古人言語。且如柳子厚詩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後來李梅亭作雪詩云。不知萬徑人蹤滅。釣得魚來賣與誰。此乃翻古人公案例也。動步要說變了古人言語。方有新意。且如朋友情性。全在說契愛之情。有詩云。只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又云。來時萬里同爲客。今日翻成送故人。又五言絕句云。相送卽相別。相思復悄然。心同波裏月。夜夜傍君船。此皆賦中之興也。又云。數樹秋風滿庭月。憶君時復下階行。又云。楓葉滿階愁不睡。把君詩卷傍寒燈。此皆寫相思朋友之眞情也。又如而今送別臨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又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寫送別之眞情也。又唐詩云。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芳草馬頻嘶。此寫情最眞。又是一般格調。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爲扇格。又香山詩云。遊山弄水攜詩卷。看竹尋花把酒杯。六事盡思君作伴。幾時歸到岳陽來。此寫寄友之情。亦可爲格。且如姻眷往來。有老杜送表姪古風。及山谷送王郎可法。唐人詩云。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此兄弟之情也。又竇鞏寄兄弟詩云。昔來爲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銜山。亦兄弟之情也。半山王荊公過外弟飲云。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邊路。至老相尋得幾回。此親戚之情也。可以觸類而求之。且如時令詩須作得一時氣象。眞如古人。孟春詩云。春還宮柳腰肢細。水入御溝鱗甲浮。又梅欲飄香猶醞藉。柳纔依約便風流。又春將國豔薰花骨。日借黃金縷水紋。仲春詩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又竹筍初生黃犢角。蕨芽新長小兒拳。又花如解語迎人笑。草不知名隨意生。晚春詩云。如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又花明柳暗一溪水。日薄雲深三月天。初夏。梅子熟時天更雨。松花落盡晚納風。仲夏。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晚夏。大暑去酷吏。淸風來故人。秋詩。鵝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又涼帶晚煙歸洞府。雁銜秋色過衡陽。又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冬詩。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不能備舉古人之好句。略舉一二以爲式。且如節令詩。亦當隨時發新意。依隨古人言語。卽如省題詩相似了。上元詩云。兩巷人家看燈去。一樓明月屬詩人。七夕詩云。乞巧任從兒女道。再排賦上屏風。此等詩方爲新意。且如詠物詩。本非初學可及。而莫難于梅竹雪。詠梅無如林和靖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又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如竹詩。山谷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採薇瘦。茶山詩云。平日文章初虎豹。上梢頭角忽龍蛇。雪詩則當以聚星堂禁體爲上。而東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雖非禁體。亦甚好。又如危日蓋深隨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又如斜拖闕角龍千丈。深抹宮牆月一痕。又如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皆古人名句可法。至如有介可矜難附斤。無人相訪假移舟。上句是袁安雪中閉戶不干人之事。下句是王子猷雪夜行舟訪戴興盡而返事。兩句皆翻案。又如

劉改之詩。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上句是裴度雪夜平吳之事。下句即訪戴之事。上句是得時事。下句是失時事。上句事雖難也易。下句事雖易也難。以俗爲雅。又是倒翻公案。尤爲高妙。且如詠雲詩有云。如峰如火復如綿。飛度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此比也。亦興也。又如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五更雲去逐行雨。回頭卻羨老僧閒。此賦也。亦興也。琴詩當讀韓柳琴操。笛詩當看武昌老人說笛歌。琵琶詩當看琵琶行及歐陽公王介甫明妃曲。卻雖用事時。不犯正位。不隨古人言語走。且如作仙道僧佛詩。要冲澹瀟洒。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草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蹟。太白詩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陳希夷詩云。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又如洞雲深鎖碧窗寒。滴露研硃點周易。此等句皆超在塵外。且如詠物詩。多是要超脫。顛倒方好。詠月便說如雪如冰。若吟雪詩便反說他如月之白。詠人便比物。詠物便比人。清如玉壺冰。直如朱絲繩。此以物比人也。露濕何郎試湯餅。日高荀令炷爐香。以何郎荀令比荼蘼也。詠蘼須返說是眞。詠眞返說是蘼。如此變而通之。筆下自活矣。茶山清梅詩云。未見枝間著子初。閑名已擬渴相如。花肌自是如冰雪。那得生兒不似渠。又荼蘼詩云。玉立干雲百丈高。晚年何事困鉛刀。看君眉宇眞龍種。猶解橫身戰雪濤。此皆作法。且如作詩不可一字有來歷。不可一字無來歷。要不爲事所使。要文從字順。各當其職。而事意流行于裁句法中。方可以言也。且如今人言作詩必以且作者詩爲好。殊不知省詩爲最難好。而且除昔日程文應舉之外。全不可應酬也。或謂胸中無料不可作詩。殊不知李賀七歲作高軒過。不知所用何事。如唐詩二妙集、衆妙集、多不知所用何事而作。大家數如李杜歐蘇陳黃簡齋放翁誠齋。卻是用事也。如空說。非初學所敢仰望。作詩且以二妙集、極元集、衆妙集熟看。亦差可見矣。初宜讀後村詩、唐宋集句三選及曾茶山律絕。則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古人意度在胸中矣。此編爲作絕句而說。唐律五言七言當別說。然省悟乎此。亦思過半矣。左傳之勁。史記之奇。老莊之元。與韓柳之神妙。更宜參之。何時不可吟矣。

冷齋夜話

釋惠洪撰

冷齋夜話目錄

卷一

江神嗜黃魯直書韋詩

秦少游作東坡筆語題壁

羅漢第五尊失隊

東坡夢銘紅靴

詩出本處

宋神宗詔禁中不得牧豭豘因悟太祖遠略

東坡南遷朝雲隨侍作詩以佳之

東坡書壁

東坡得陶淵明之遺意

古人貴識其真

聚柳壁上題詩

盧橘

東坡論文與可詩

的對

東坡留題姜唐佐扇楊道士息軒姜秀郎几

問

換骨奪胎法

詩用方言

老嫗解詩

采石渡鬼

李後主亡國偈

卷二

韓歐范蘇嗜詩

陳無己挽詩

洪駒父評詩之誤

留食戲語大笑噴飯

歐陽黃牛廟東坡錢塘詩

古樂府前輩多用其句

雷轟薦福碑

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絕

稚子

老杜劉禹錫白居易詩言妃子死

館中夜談韓退之詩

鄂州崇寧寺觀音竹永州澹山巖

僧賦蒸豚詩

王平甫夢至靈芝宮

安世高請福鄱亭廟少游宿此夢天女求贊

卷三

諸葛亮劉伶陶潛李令伯文如肺腑中流出

池塘生春草

詩說烟波縹緲處

山谷集句貴拙速不貴巧遲

東坡美謫仙句語作讚

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

基隱語

李元膺喪妻長短句

秦國大長公主挽詞

荊公鍾山東坡餘杭詩

少游魯直被謫作詩

法人手段

詩本易識

卷四

詩話安易句法之病

五言四句詩得于天趣

夢中作詩

西崑體

詩比美女美丈夫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乃十四字師號

元章瀑布詩

詩句含蓄

滿城風雨近重陽

天棘

句中眼

破題

詩誤字

王荊公東坡詩之妙

詩忌

詩言其用不言其名

賈島詩

詩用方言

舒王女能詩

卷五

賭輸梅詩罰松聲詩

東坡藏記

荊公稱詩

詩置動靜意

舒王山谷賦詩

王荊公詩用事

蘇王警句

舒王編四家詩

范文正公妓詩

柳詩有奇趣

東坡屬對

林和靖退遊式詩

丁晉公和東坡詩

上元詩

東坡滑稽

卷六

曾子固諷舒王嗜佛

僧甘露滅

大覺禪師乞還山

靚禪師病流詩

靚禪師化人題壁

詢報覺禪師詩

永庵嗣法南禪
東坡和惠詮詩
象外句
僧清順十竹林下詩
東坡稱賞道潛詩
僧景淳詩多深意
廬山賦詩
僧可遵好題詩
卷七
蘇軾親朝道衣
東坡廬山偈
般若了無剩語
船子和尚偈
東坡和陶詩
東坡戲作偈語
東坡留戒公疏
負華嚴入嶺及大雪
夢迎五祖戒禪師
張文定公前生爲僧
悅禪師作偈戲靚公
觸背關
毛僧說偈
謝無逸佳句
洪覺範未世英二句
卷八
劉跛子說二范詩
陳瑩中贈跛子長短句
野夫長短句
劉淵材南歸布橐
雲庵活盲女
錢如蜜
道士畜三物

夢遊蓬萊
周貫吟詩作偈
石學士
石士康
范堯夫揖客對臥
李伯時畫馬
房琯前身爲永禪師
退靜兩忘
卷九
草書亦自不識
當出汝詩示人
呂相游崇福寺
劉淵材迂闊好怪
課術有驗
郭注妻未及門而死
癡人說夢夢中說夢
不欺神明
聞遠方不死之術
自以宗教爲己任
牛逐虎
劉野夫免德莊大笑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卷十
作詩准食肉例
韓文不通辯諱
淨逃蓋何可少
石崖僧
三生爲比丘
禪師如羊肉
日延一僧對飯
邪言罪惡之由
三君子殺戲可笑

歐陽修何如人
潘道欽宜公塔
寧安不視秀僧書
佩器皆黃白物
聖人多生儒佛中
有懷淨居
麥舟助喪
讀傳燈錄
詩當作不經人語
嶺外梅花
詩忌深刻
蔡元度生戲高郵

冷齋夜話目錄

冷齋夜話卷之一

宋筠州惠洪撰

明海虞毛晉訂

江神嗜黃魯直書韋詩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有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玉塵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之惝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予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

秦少游作東坡筆語題壁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中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郎耶

羅漢第五尊失隊

予往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真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應闕解啞根少叢羅漢亂山門不知何處進齋去未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敘曰兒南昌兵吏女也寡而貪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隣宋要飯入其門壁間有畫僧形狀了然夢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聞之使迎還爲閣藏之千方少年時羅漢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見吉者亦見侮可怪也

東坡夢銘紅靴

東坡作錢塘日夢神宗召入禁宫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雙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中一聯云寒

女之纖妹舒寸聚大步所臨生蓮起復舉進御上極嘆其歡使宮女送出兩枕儲帶間行六廿二詩一首曰百勢滿滿水臟六銖被織雲輕抽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雄

詩出本處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妝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詔太真妃子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妝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作梅花詩曰應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帝汗入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曰應天下花當用細白練為衣作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事見鬼谷子曰照夜青螢也百花釀蜜也崖蜜櫻桃也作贈巢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巢僧史曰世祖宴東府王公集汴諸跋陀羅至跋陀羅嗡然詩度世祖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跋陀趨外階世祖曰摩訶衍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者惟一死耳李太白詩曰昔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

宋神宗詔禁中不得牧猳豘因悟太祖遠略

陳瑩中為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猳豘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亦及此

東坡南遷朝雲隨侍作詩以佳之

東坡南遷侍兒王朝雲者請從行東坡佳之作詩有序曰世謂樂天有鬻駱放楊枝詞佳其至老病

不忍去也然夢得詩曰春遊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隨予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伯仁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板舊因緣丹成隨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十五日朝雲卒葬于栖禪寺松林中直大聖塔又和詩曰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又作梅花詞曰玉骨那愁瘴霧者其寓意為朝雲作也秦少游曰唐詩因怨詞門翻閨開金鋪銀鈴點夜燈長征君自相隔獨臥愛何曾見正語病之者而遊詩自謂精之巢指乎秦安子曰林下人好言詩饑見譏貫休齊己詩便不必問

東坡書壁

前輩訪人不遇皆不書壁東坡作行不肯書牌其特地此書壁耳候人未至則揩壁竹

古人貴識其真

東坡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恥為五斗米屈於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遊城郭偶有羨於華軒漢高帝臨大事鑄印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為人問士大夫識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答之者

東坡得陶淵明之遺意

東坡嘗曰陶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

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如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按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對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鳳翔壁上題詩

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求邸見壁間有詩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沒眠禪昏昏一覺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故其游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常因既醉之適方識人心之正然此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異哉

盧橘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微黃尚帶酸張嘉甫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盧橘果枇杷則賦不應四何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之何也東坡笑曰意不欲耳

東坡論文與可詩

東坡嘗對歐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野鶯詩曰頸細銀鉤淺曲腳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的對

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當時為之語

曰劉貢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嫵媚則德宗乃曰人言盧杞是姦邪

東坡留題姜唐佐扇楊道士息軒姜秀郎几間

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從乞詩唐佐朱崖人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大書其上曰滄海何曾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又書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不可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望見過海席家山歸未得題詩寄學有崇女神采利擯擲郎戲書姜秀郎几間曰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放如此

換骨奪胎法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荊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緩而立意精確舒王作與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

紅不是春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奇趣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詩用方言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老嫗解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于鄙俚

采石渡鬼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采石舟人夜睡潮至月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齊料宰爲擱至五鼓岸上騶從馳驟舟尾者呼曰齊料宰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過金山與長老瑞新語新曰某夜建水陸有施士據宜室忽乳一子俄覺屏風後燭火紫恐使人問其誰公宿柔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進之錢者亦其前知然耶時公作蔡州政事除蔡州黃賓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崇異僧敬信之一夕夢口分等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遂入南遷巳六十親故憂其禍又南方瘴癘非菜肚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直竟歿于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讒譽直疑鬼故異之耶

李後主亡國偈

宋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于大內因作偈諷之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艷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旋渡江

冷齋夜話卷之一

冷齋夜話卷之二

韓歐范蘇嗜詩

韓魏公罷政判北京作園中行詩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又嘗謂意趣所見多見于嗜好歐陽文忠喜士爲天下第一嘗好誦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范文正公清嚴而喜論兵嘗好誦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東坡友愛子由而味着清境每誦何時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九衢塵土烏靴底想見滄洲白鳥雙又曰夢作白鷗去江湖水貼天又作演雅詩曰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似我閑

陳無己挽詩

予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爲冠曰無出陳師道無己問其佳句如何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詞一聯便知其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洪駒父評詩之誤

洪駒父曰柳子厚詩曰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奧而世俗乃分欸爲二字誤矣如老杜詩曰雨腳泥滑滑世俗爲雨腳泥滑滑王元之詩曰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疏世以爲睡起茶多酒盞疏多此類

留食戲語大笑噴飯

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桉

歐陽黃牛廟東坡錢塘詩

歐陽公黃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塘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二句皆似童稚語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嘗夢至一神祠祠有石馬缺左耳及謫

夷陵過黃牛廟所見如夢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十餘尾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欄投餅餌爲戲東坡習西湖久故寓于詩詞耳

古樂府前輩多用其句

予嘗館州南客邸見所謂曹貴者破篋中有詩編寫本字多漫滅皆晉簡文帝時名公卿而詩語工甚有古意樂府曰繡幕圍香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隄防托守宮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面發紅云云前輩多全用其句老杜曰意象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幃繡幕圍春風山谷曰牛羊今日上丘隴當時近前左右瞋于見曾直未得此書府時漢時語也今備轉是也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其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轟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絕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貼子會溫成皇后薨閣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稅晉中虎玉口占便寫曰昔聞海上有三山煙鎖樓臺日月閑花似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門生也而同局並世盛事其詩略曰當年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云云

稚子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並母眠世或不解稚子餘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笋詩曰稚子

舡錦纜轉頭王香濟則稚子為筍明矣贊寧雖志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類竹名竹䶉亦名稚子予問韓子蒼子蒼曰筍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筍詩亦可耳

老杜劉禹錫白居易詩言妃子死

老杜北征詩曰唯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意者明皇覽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曰官軍誅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詞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館中夜談韓退之詩

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決公擇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公獨黨存中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此偶因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黨吉甫乎一坐大笑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讀書城南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腦脂蓋眼臥壯士大招挂壁何由彎皆自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剝苔吊班林角黍餌沉塚竹非墨點之班也是竹初生蘚封之土人斫之浸水中流去蘚故蘚痕成紫暈耳

昭州崇寧寺觀音竹永州澹山狐

鄒志完南遷自號道鄉居士在昭州江上爲居室近崇寧寺因閱華嚴經于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搞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有如今世畫寶陀山巖竹今猶在昭人扃鎖之以保護

客遊觀此還過永州澹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驅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僧賦蒸豚詩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亦奇之饋之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令賦食蒸豚詩操筆立成曰觜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薦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吃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東坡元祐初見公之玄孫訥夜話及此爲記之

王平甫夢至靈芝宮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挾之至海上見海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不凡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

安世高請福䢼亭廟秦少游宿此夢天女求贊

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也爲沙門漢桓帝建和初至長安靈帝末關中大亂謂人曰我有道伴在江南當往省之人曰遊宦乎沙門乎曰以償故爲神然亦往廣州償昔世高舟次廬山䢼亭湖廟下廟甚靈能分風送往來之舟世高舟人林牲請福神輒降曰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世高聞之爲至廟下神復語曰我昔以多嗔至此業今家

此湖千里皆所轄以雖嗔而好施故多寶玩以縑千疋齎此物付君爲建佛寺爲冥福今洪州大安寺是也秦少游南遷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繹昔嘗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如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天笑嚴大千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千過雷州天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爲示少游筆蹟也

冷齋夜話卷之二

冷齋夜話卷之三

諸葛亮劉伶陶潛李令伯文如肺腑中流出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歸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王荊公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池塘生春草

舒公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傳而古今文士多從而稱之謂之雅論僧李元膺曰予反覆觀此句未有過人處不知舒公何從見其妙蓋古今佳句在此一聯之上者尚多古之人意有所至則見于情詩句蓋其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夢中得之蓋當論其情意不當泥其句也如謝東山喜見事嬰羊叔子喜見鄒湛王述喜見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狀非爲詩句耳

詩說煙波縹緲處

予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川予兒童時戲劇處也時春漲開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釣月灣新晴爲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剌破碎波中山整釣背落中一葉軟紅開又客暴來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釣舟閑個中着我添圖畫便似華亭落照灣魯直謂予曰觀君詩說煙波縹緲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前身非詩師沙戶種類耶有詩其略曰吾年六十子方半攜手煙縹緲度

炊平帆却衲不着袁笠來侍荊翁判釣船予嘗對淵材誦之淵材曰此退之贈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換骨何也

山谷集句貴拙速不貴巧遲

集句詩山谷謂之百家衣體其法貴拙速而不貴巧遲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又曰事治閑景象摩挲白髭鬚又曰古鬼磨爲硯閑砧生當林人以爲巧然皆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不足貴也

東坡美謫仙句語作贊

贖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又曰奪騎紫雲去海氣侵肌涼東坡曰此語非李太白不能道也嘗作贊曰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東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瞋作詩大笑君應聞

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

東坡曰羅浮有野人山中隱者或見之相傳葛稚川之隸也有鄧道士者嘗見其足跡于偶讀韋蘇州詩寄全椒道士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煑白石遙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味其風度則全椒道士亦鄧君之流乎因以酒往羽旅蘇州韻作詩寄之曰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飛空本無跡

棊隱語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來謁因與棋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

棋隱語也

李元膺喪妻長短句

許彥周曰李元膺作南京教官喪妻作長短句曰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歲重尋攜手處物是人非春與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風去李元膺尋亦卒

秦國大長公主挽詞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賜挽詞三首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瑤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晚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廖人羅衣暗香隨玉籙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爲招又曰慶引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歡憧雖在館娥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幾復獻捧人元豐初臣親奉敕之于詩語中難穆王黃竹漢高大風之詞莫可擬其彷彿寧意特前代帝王發古今詞章之工者無此作也

荊公鍾山東坡餘杭詩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遊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荊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對偶作詩曰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夜寐摘悟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曰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有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

少游魯直被謫作詩

少游謫雷悽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州坦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

道休欲故其詩閑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則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活人手段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於庭庭有大甕一兒登之偶墮甕水中群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齠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爲小兒擊甕圖

詩本易識

唐詩有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爲發端心雖精之而才莫逮試做此爲一聯終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猶不能詩益未易識也

冷齋夜話卷之三

冷齋夜話卷之四

詩話妄易句法之病

司馬溫公詩話曰魏野詩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而俗人易業爲藥不止不佳亦和下句無氣味魯直曰老杜詩云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芋雨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有道人劍客食黃精也如淵明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渾成風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狀學者不可不知也

五言四句詩得于天趣

吾弟超然善論詩其爲人純至有風味嘗曰陳叔寶絕無肺腸然詩語有警絕者如曰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王維摩詰山中詩曰溪清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衣作曰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湖平欲別更攜手月明洲渚生此皆得于天趣予問之曰句法固佳然何以識其天趣超然曰能言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言予竟不能詰歎曰微超然誰知之

夢中作詩

崇寧元年元日衡擺昏睡夢中忽作一詩既覺輒能記之曰無機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偶與瑩中濟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而瑩中必欲窮道林小舟掀舞向浪中兩岸眾觀膽落而瑩中笑聲愈高予紬繹夢中詩以語瑩中瑩中云此段公案三十年後大行藏休也

西崑體

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然荊公晚年亦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作雪詩曰借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窗知又

曰未受京師詩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殊何前並無相犯者昔李師中作送唐介謫官詩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云云已而聞介赴月首上官李大敬以書索其詩唐介笑曰吾正不用此無寸焉落頭詩送之李大敬久之乃悟一身千古非扶對與荊公指意異矣

詩比美女美丈夫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酴醿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若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乃十四字師號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真處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公與詩僧相從眞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耳

元章瀑布詩

米芾元章豪放戲謔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書名嘗大字書曰吾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後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

詩句含蓄

詩有句含蓄者如老杜曰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怨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是也

滿城風雨近重陽

黃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氛所蔽翳昨日閑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闊

天棘

王仲正言老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非柳而自是一種物曾見于一小說今忘之高秀實曰天棘天門冬也一名顛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芝臥玉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琥珀

韋應物作琥珀詩曰曾為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舊說松液入地千年所化令嫂之肉作松氣君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彝公何以知之

詩誤字

老杜詩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今誤作波浩蕩非唯無氣味亦分外閑置波字舒王曰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今誤作問松栽東岡與波浩蕩當併按也

王荊公東坡詩之妙

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荊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歲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徵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亦曾捫蝨話辛酸又曰蠶市風光思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縱掀舞以鯨為蝨對以龍驤為漁舟對小大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者此類是也

詩忌

今人之詩例無精彩其氣奪也夫氣之奪人百種禁忌詩亦如之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人謂之詩讖謂之無氣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作畫雪中芭蕉詩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為不知寒暑荊公方大拜賀客盈門忽點墨書其壁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坡在儋耳作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世俗論哉予嘗與客論至此而客不然予論予作詩自志其略曰東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驥略玄黃云云

詩言其用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荊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荊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東坡別子由詩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人于險處耳然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語言者蓋其德之候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王荊公欲革歷世因循之弊以新王化作雪詩其略曰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農家不驗豐年瑞祇欲青天萬里開

賈島詩

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如今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詩用方言

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俗言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穎脫不可干之韻老杜八仙詩序李白曰天子呼來不上船方俗言也所謂襟船是也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川峽路人家多供祀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自差烏鬼為鸕鷀也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互秉燭照之恐僻是夢也作更字讀則失其意甚矣山谷每笑之如所謂一霎社公雨數番花信風之類是也江左風流久已零落士大夫人品不尚故奇韻滅絕東晉騷人勝士最多皆無出謝安石之右綱飛空擊之間乃擲轉特登臨之興夫雪夜訪山陰故人興盡而返下馬據胡床三弄而去者異矣

舒王女能詩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新釋付之有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花

冷齋夜話卷之四

冷齋夜話卷之五

賭輸梅詩罰松聲詩

王文公居鍾山嘗與諸處士棋賭梅詩輸一首曰華髮尋香始見梅一株臨路雪培堆鳳城南陌他年憶杳杳難隨驛使來又嘗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之有頃秀老至公佯睡睡起邀秀老下階曰罵僧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以自贖其罪寺僧亦爲之解勸公徐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人忘之予爲補曰萬壑搖蒼煙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

東坡藏記

舒王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曰東坡宿于臨皋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像藏記千有餘言點定纔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舟中公遣人取而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于風簷喜見眉鬚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曰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曰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爲知言

荊公梅詩

荊公嘗訪一高士不遇題其壁曰牆角數枝梅凌寒特地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詩置動靜意

荊公曰前輩詩云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曰此老論詩不失解經旨趣亦何怪耶唐詩有曰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者置早意于殘晚中有曰鶯囀傍別柳鬬雀閒庭者寓靜意于喧動中東坡作眉子研詩其略曰君不見長安窮手開十月橫雲卻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營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用此微意也

舒王山谷賦詩

舒王宿金山寺賦詩一夕而成長句妙絕如曰天多剩得月月落聞歸鼓又曰乃知像教力但度無所苦之類如生成山谷在星渚賦道士快軒詩點筆立成其略曰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盃水斷得青天花爲一張紙想見其高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筆端三昧遊戲自在也

王荊公詩用事

舒王晚年詩曰紅梨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又曰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予曰自獻橫陳事見相如賦荊公不應用耳予曰首楞嚴經亦曰於橫陳時味如嚼蠟

蘇王警句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荊公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荊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因知果譬如蓮花方其吐華而果具蘂中

句中眼

造語之工至于荊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荊公曰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

舒王編四家詩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爲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詩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汙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如歐公詩曰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有佳趣第人不

解耳

范文正公敵詩

范仲淹少時求爲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解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愷悌淳厚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柳詩有奇趣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音襖)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欸乃三老相呼聲也

東坡屬對

予遊儋耳及見黎民爲予言東坡無日不相從乞園蔬出其臨別北渡時詩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磨佳甚求一具臨行寫此詩以折菜錢又登望海亭柱間有學書人字行倚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暮潮又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予檳榔子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奈其好吟詩公笑杖而至指西木凳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予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空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林和靖送遵式詩

王冀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病辭見愈將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林逋逋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崇賓謁少猶故應喜道人來

丁晉公和東坡詩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上元詩

予自并州還江南過都下上元逢符寶郎蔡子因約相國寺來至有道人求詩且曰覺範嘗有寒巖寺詩候京師日上元猶宿寒巖寺臥看青燈映薄紗夜久雪猿啼岳頂夢回山月上梅花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却憶少年行樂處軟風香霧噴東華今當爲作京師上元懷山中也予戲爲之曰北遊爛熳看并山丞到皇州及上元燈火樓臺思往事管絃音律試新謳期人未至情如海穿市歸來月滿軒却憶寒巖曾獨宿雪窗殘夜一聲猿

東坡滑稽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過村校書延坐其東起爲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爲詩其略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滑稽故文章亦如此又曰世間事無有無對第人思之不至也如曰我見魏徵常嫵媚則對曰人言盧杞是姦邪又曰無物不可比類如蠟花似石榴花紙花似罌粟花通草花似梨花羅絹花似海棠花

冷齋夜話卷之五

冷齋夜話卷之六

曾子固諷舒王嗜佛

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居一日會于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舒王問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第戲之耳

俯甘露滅

陳了翁罪予不當稱甘露滅近不祥曰得甘露滅覺道成者如來識也予凡夫與僕輩俯仰其去佛地如天淵也奈何竊其美名而有之耶予應之曰使我不得稱甘露滅者如言審不得稱曲全不得稱色而世甘以大方使瞻諸衆生命卻根本而妙意不可以言語取且甘露滅滅者寂滅甘露不死之藥如衰滅之體而不延者也人人具焉而擬儗不得稱何也公今悶故且不肯以甘露滅名我粗著學和尚能佛于以夫官乎堂中惕然思所為折難予不可得乃笑而已

大覺禪師乞還山

大覺璉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少與遊嘗以其詩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舒王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也宋仁廟嘗詔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久嘗作偈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峰頭慇懃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曰宸仁況見如天澗乞與孤雲自在飛

靚禪師溺流詩

靚禪師有道老衲也土筍之三峰嘗赴供民家渡溪漲靚東逆爲漲流所陷童子援至岸坐沙石間本頭如雨中偶童子意必怒且遂斥逐不敢仰視

龍怒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滂霈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卻不知到海後如何靚後往汝州香山無疾而化

靚禪師化人題壁

三峰靚禪師初住貧雲邑有巨商商氣不受俯化曰施由我耳豈容人勸靚宜言唯吾獨能化之其人聞靚至果不出靚題其壁而去曰去年乘穴畫來遊春暖雙雙遶檻前莫評主人簾不捲恐啣泥土污花磚其人喜不怒特自追還厚施之靚笑謂人曰吾果能化之

誦智覺禪師詩

智覺禪師住雪竇之中嵓嘗作詩曰孤猿叫落中嵓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詩語未工而其氣韻無一點塵埃予嘗客新吳車輪峰之下曉起臨高閣窺殘月聞猿聲誦此句大笑倚鳥驚飛又嘗自朱崖下瓊山渡藤橋千萬峰之間聞其聲類車輪峰下時而一笑不可得也但覺此時字字是愁耳老杜詩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良然真佳句也靚詮其事然後知其義

永庵嗣法南禪

鄧峰永庵主南禪師子也未嘗嗣法衲禪公所至輒隨之寄直閣其風而悅之恨不及識有自慶者事永甚久即以慶主黃龍宜州為作疏語特奇峻叢林於慶收觀又見之與語多解休又嗣法南公宜州過永舊庵題其壁曰李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當時射殺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

東坡和惠詮詩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污而詩句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東坡一見爲和于後曰唯聞煙外鍾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

已草露濕芒屨

象外句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

僧清順賦十竹林下詩

西湖僧清順怡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云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个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苔破又有林下詩曰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縱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荊公遊湖上愛之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遊亦多唱酬

東坡稱贊道潛詩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坡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于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妝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偏尚氣憎兒子如仇嘗作詩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僧景淳詩多深意

桂林僧景淳工爲五言詩規模清寒其刻深出于鳥可時有佳句元豐之初南國山林人多傳誦居豫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一室淡然闃寂寺齋鐘即造焉坐同衆食堂前飯罷復去諸刹皆敬愛之見其至則爲設鉢其或陰雨則當村落送食往二十年如一日四時不出謂大風雨極寒熱時景偏老禪爲予言淳詩意苦而深世下可堪

解如曰夜色中旬後虛堂坐幾更隔溪猿不叫當戶月初生又曰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半立草際一螢飛有深意予時方十六七心不然之然聞清修自守是道人活計喜之耳

鍾山賦詩

余居鍾山故久趣然山水間夢亦成趣嘗乘佳月登上方深入定林夜臥松下石上四更自賀公塔路還合妙齋月影虛慨淨凡兀然童僕憩寢前軒只前檻無所見時有流螢穿戶牖風露浩然松聲滿院作詩曰雨過東南月亮清意行深入碧蘿層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又曰未饒拄杖挑山衲羌勝袈裟草鞋吹面谷風衝過虎歸來風雨滿空齋

僧可遵好題詩

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蓋人叢林貌禮之而心不然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山偶見爲和之遺曰禪庭誰立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祇常流東坡曰石龍有口口無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遂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遊過焉遂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千渾身猶帶御爐煙鳳凰山下敲蓬咏驚起山前白晝眠元戲答曰打睡禪和萬萬千夢中趁利走如煙勸君打快修禪定老境如蠶已再眠元詩雖少蘊藉然一時快之

冷齋夜話卷之六

冷齋夜話卷之七

蘇軾襯朝道衣

哲宗問右璫陳衍蘇軾襯朝章者何衣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遣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書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觀作偈戲答僧曰惡業相纏卅八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東坡廬山偈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般若了無剩語

横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魯直曰此老人于般若横說竪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能吐此不傳之妙哉

東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餘時過慈雲寺浴長老明鑑稚悟如所畫慈恩然叢林以道學與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士無塵堪洗沐老師有何俗寶揚聰聞但見蠅鑽紙門外時聞佛放光遍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却須重說圓通偈千眼熏籠是法王又嘗要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筍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戲為大笑東坡亦悅作偈曰叢林真百丈嗣法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柳柳子與問禪龍見尾猶能說此君耶不知

東坡留戒公疏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

船子和尚偈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為人宜州倚曲音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蓑笠一鈎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釣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東坡和陶詩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時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尋又遷儋耳久之天下盛傳子瞻已仙去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太守云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廻反耳

東坡戲作偈語

盧師令出別候指揮東坡于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眾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眾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仍捷渡口船割底舊雲山之色秋來兩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予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為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

貝華嚴入嶺及大雪偈

陳瑩中謫合浦時予在長沙以書抵予為貝華嚴入嶺有偈曰大士遊方興盡迴家山風月絕塵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江嶺外休分別常寂光中歸去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下雪壓倒千年樹老人拊手笑有眼未

苦視故應兩物林一洗滌江山寄語牧牛人莫放頭角露又曰過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却蹤都緣大分曉園林忽生春萬尾鬟一笑還却忍寒人未悟安心了

夢迎五祖戒禪師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時時相過聰禪師者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聰出城迓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子由未卒聰至子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老師說夢子來亦欲同說夢乎聰曰夜來輒夢見吾三人者同迎五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東坡書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見二人大喜追筍輿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入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記其頎然而眇一目雲菴驚曰戒陝右人

悅禪師作偈戲說公

雲峰悅禪師叢林號異為明眼尊宿真與化說公友善說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悅嘗誡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向此恐垢乎郡僚奠說多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于悅悅恨其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與化和尚折一支猶有九百九十九南華恭長老同嗣大愚燕少叢林有書來敘法禮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跡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大愚堪笑堪悲無限事甜瓜生得苦葫蘆

觸背偈

寶覺禪師老庵于龍峰之北魯直丁家難相從甚久館于庵之旁兩年寶覺見學者必舉手示之曰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與有契之者叢林謂之觸背關張丞相奉使江西日將造其廬至先半見

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于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後東坡復以書抵雲菴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有頻復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礪使還舊觀不勝幸甚自是常衣衲衣

張文定公前生為僧

張文定公方平為滁州日遊琅琊周行廊廡至藏清淨王藏院俛仰久之忽呼左右梯梁間得經一函開視之則楞伽經四卷餘其半未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蹤不異味經首四句曰世間相生滅猶如虛空花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前世事蓋公生前嘗主藏于此病華自以寫經未終輒再來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坡為書寫題公之名于其右刻于浮玉山龍游寺

悅禪師遷化稱其門人及見寶覺乃作偈曰久嚮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寶覺時為侍者適作贊其略曰闖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他人喚住山翁魯直大笑曰天覺所言靈犀一點此藏且為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為一字不着書

毛僧說偈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其游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實勢要之不詬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生言畢遷化嗟乎異哉其嵩師子戒崗梁之徒乎

謝無逸佳句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學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

頭陀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貧夫娛岌冷官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爲魯直所稱賞

洪覺範朱世英二偈

朱世英以德行爲予朝富入學意不欲行不得已前之信宿而返所居一室生涯如屍獄予嘗過之少君方欲推予宗野汲水而無逸誦書掃除俯見予歎常大笑曰聊復爾耳予作偈曰老妻營炊推子汲水庭公掃除丹霞適至東帝迎册一笑相視不必露黠多說道理世英聞之亦作偈曰提籃鼠縣掃地謂公一般是做作不同不假詭黠通透玲瓏更若不會換了捷胸

冷齋夜話卷之七

冷齋夜話卷之八

劉跛子說二范詩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爲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戲之有范老見之即與之二十四金曰跛子喫碗羹子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陳瑩中贈跛子長短句

初張丞相召自荊湖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馬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車師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其略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試問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都不似我生涯云云予政和改元見于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遊島去烟霞堆裏見青山予姻家許中復大夫宜人趙移政樂之孫女云我十許歲時見劉跛子來覓酒喫笑語終日而去計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寄館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廊廊中人無有識之者

野夫長短句

劉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爲村以書語之野夫答書曰跛子一生別無蹤跡風手狀化三幾兩鞋回視宦遊聊以自怡元神新來被劉法師除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樣深欲上京相覷又恐撞着文人泥佛地被乾拳濕踢着其來由其不爲如此皆自作長短句曰跛子年年彫容何似儀然一部髭鬚世上許大拐上有工夫近南州北縣逢着處酒滿葫蘆醺醉不知來日何處度朝昏洛陽花有了歸來帝里一事个無若道與他爭不依前再作

門徒點地思量下水輕船上蘆席撲鋪阿呵笑罷勞門外有箇好西湖

劉淵材南歸布橐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家在新之新昌其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淵材于是南歸跨一驢以一黥挾以布橐橐甚重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橐中必金珠也予雅知其迂闊疑之乃問親舊聞淵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以觀之淵材喜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巨編餘無所有

雲庵活盲女

雲庵住洞山時嘗過撫越家經大林間少立聞哀聲雜流水臨澗下窺有蹤水中者使兩夫下扶獲背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詰問其故曰我母死父傭于遠方兄貧無食牽我至此臨推下我而去雲庵惻然不自知涕下與其人力曰汝無婦可畜以相活我給與一世力拜諾即以所乘篼兒舁歸山雲庵步隨之盲女後生三子皆勤院事雲庵雖衲衆他山歲時遣人給衣食如子姪然雲庵高世之行若此之類甚衆

錢如蜜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一卷見貴勝者從乞一錢賜與之即就買餳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羞縮曰初不多辦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甜

道士畜三物

萬安軍南乘游石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于此崖因庵焉養一雞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即夢覺又畜王孫小于蝦蟆風

度清癯以絲繫几案間道士噴則跳擲登几磨危也分髮頭而食之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袖間予謂之示此三物從予乞詩予熟視曰公小人國中引道者吾詩便詎能畢寫篇韻

夢遊蓬萊

黃魯直元祐中晝臥潮池寺時新秋雨過涼甚夢與一道士棄衣升空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中問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萊即執而渡水將直意欲無行道士強要之俄覺大風吹鬚毛皆爲戰慄道士曰且欲目唯聞足底聲如萬壑松風有頃開目不見道士唯見宮闕張開千門萬戶飾以金入有兩玉人導升殿主者降接之見仙官拱下座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極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復搖手項與子同宿湘江舟中親爲言之與今山谷集語不同疑後更易之耳

周貫吟詩作偈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鴉子治平熙寧間往來西山時時至高安與予大父善日醉飲畜一大瓢行旅夜以爲溺器工作詩詩成輒書宿奉新龍泉觀半夜扣門道士驚料披衣啟關問其故貫笑曰偶得句當奉道士嘛不意已問之因使口誦貫以手指畫吟曰彈壓傷指甲登磨損足筋是夜貫寒甚以席自覆故謝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分關欲攜以同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嚢藥錯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合作錯縱生三腳尚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廷于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壽何哉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鞋斷布衣穿指蹤甲子休問太陰先陰不計年後有人見于京師橋付書與袁州

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時當上昇也至期果逝李生生時以事出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被鐵鎖彈指空剝剝李生後竟墮馬折一足

石學士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之流也蕭然讓官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顧不破碎乎

石土埭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著麻衣加袖其上號補衣道喜怒不常體癡瘡日往廣陵白土埭謳歌自適夜不知歸宿處江都令檀祇召至與語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麻裘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要當畢塵累棲息老山丘檀祇異之陶潛淵明所記曰白土埭逆三異此在此其一也有升道借海鹽令所畜小兒登小山山有屋數椽遊人三四輩相勞苦其言小兒一不解但得食一甌如熱艾有問道士者論者何時竟答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討其論行當竟矣問者作書授道士曰爲達之即繫小兒衣帶還海鹽令詰問曰衣中有何曰書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小兒曰前爲道上捉杖飄然去但聞足下波浪聲至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埭上即引衣帶示令令亦不能曉小兒詣史宗史宗大驚曰汝乃逢蔡山中來耶神仙之有無吾不能知然觀其詩句脫去畛封有超然自得之氣非尋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堯夫揖客對臥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問寒暄而已僮掃榻奠枕于其上揖客解帶對臥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覺

寤及暮而去

李伯時畫馬

李伯時善畫馬東坡第其筆當不減韓幹都城黃金易得而伯時馬不可得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恥也又作馬忍爲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何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以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曰但當觀音菩薩自是畫此像妙天下故一時公卿服師之善巧也

房琯前身爲永禪師

東坡集中有觀宋復古畫序一首曰舊說房琯開元中嘗盧氏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惜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蓋唐本宋復古所臨者

退靜兩忘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靜爲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及移郢州時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文正別文正馳至則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頃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師魯忽擧首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何文正不達此又問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擧手謂文正曰亦無鬼亦無恐怖言訖長逝沈存中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有胸中乎獨無爲子楊次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冷齋夜話卷之八

冷齋夜話卷之九

草書亦自不識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貫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獨香

李丈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受昌州議者攻去家遠乃改受鄂倅淵材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劉淵材迂闊好怪

淵材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嗟咨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予皆疑之予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聞者力請說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

吾論也

課術有驗無驗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翰林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爲蘇課無驗凡爲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見而言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我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汩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怪

郭注妻未及門而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扶植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嫁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脩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太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而客乃爾可笑耶

癡人說夢中說夢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問何國人答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爲真真癡絕也僧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是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

不欺神明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貞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予聞司馬溫公曰我平居無大過人但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聞遠方不死之術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糧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聞其

趙子變其事有中峰者之病佛法淺造其僞相半惟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僞耳今目識其僞猶惑之可笑也

自以宗教爲己任

高仲靈作遠公影堂記六件事且罪學者不能深考遠行事以張大其德著明於世予曰仲靈寧嘗自考其事乎謝靈運欲入社遠拒之曰是子思亂將不令終盧循反而遠與之執手言笑謂遠知人則何觭于循謂不知人則何獨明于靈運遠自以宗教爲己任而捨許禮于宗雷輩與道安遠存堅刃伐洛陽同科父子于釋氏其可爲純正而知大體者耶

牛逐虎

筠溪快山有虎齧擒牧牛童子爲兩牛所逐虎既去牛撣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爲予言之爲作詩記之以諷今齒被髮而不義者然予徒能縱之其能已之哉快山山後亦有虎時時妥尾過行路一豎主牝牧兩牯以槌捶牝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搦兔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徐行痒揩老樹牯則喘視閑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驚然共嗚嘆而虎已遠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古隱事與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嗽風雨

劉野夫免德莊火災

曩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閤必盡室出觀燈當齋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爲人危坐三鼓矣家人猶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持誥牒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爲瓦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閤已不出是吾望幸出可貴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紹興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爲良子宣喜之既罷與余過興國寺河上會食素分茶甚美耕舉兩奴揚擬取錢奴曰忽持錢來余何淵材色窘予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材以手捋鬚良久目千趣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予追逐淵材以手擊幘搴衣走如飛予爲奴揚擬追逐二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顧喘立面無人色曰幾虎頭捋虎鬚幾不免于虎口哉予又戲曰在兵法何如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今齋夜話卷之九

冷齋夜話卷之十

作詩准食肉制

陳瑩中謫通州夜讀洛浦錄乃大有所悟歎曰長息曰光句唯覺範可解然渠在海外吾無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雖李郁光祖者覺範所實當呼來投以此句覺範倘有生還之幸而吾以去死不遠恐鬧生則託光祖投之如太陽直擬付遠錄公耳予是光祖自邵武趨見至通瑩中熟觀偏月曰非寄附所可拈置之明年予還自朱崖館于尚安大感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廬山國家爲督予兼程來予以三日至潯城瑩中日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于事下曰敬奉敎然予見時行食肉毋使侍奇予叩頭乞先飯食肉一日毋許之令亦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嘗吾二人死而復生如何瑩中許之予詩曰服膺天台看得足盡緞兒實寄遣應促來章水灌二頃偶營廬山家九江名節過賢如醉白生涯須略似裴龐向來萬事爺休理且聽樓撞一夜撞與公靈聲會聽法遊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觧消已覺華藥帶璃盡方知珠自明歡抹夕陽斜兩針一番飛瑩淸江賦瑩中喜而謂曰此詩如岐下猪肉也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予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予曰仁者雖蹇恩有常乎居慎勿示何妨爭先世路懷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予謂勝柔曰公嶷叔詩如食蜥魚唯恐遭骨鯁耳與岐下猪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嵩文不通梵譯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以梵學著聞天下皇祐中大覺禪師懷璉以禪宗大振京師淨居傳法院璉居淨因院一時學者依以偈聲慕靈宮餓餅解木

木既分有盛續紋數十字如梵書字旁行因進之上遣都知羅宗譯經潤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譯無得祥異之語以識因淨奘令尊譯遂對乃曰天竺無此字不通辯譯右街惠日諸大師且頓上意若祈成譯館恐例不淺而英公以此窘諷之淨曰幸若寬敕補可筐辯誡敕門先也異日彰謬妄萬死何補上又嘗賜璉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佳歎之

淨璉輩何可少

富鄭公每語客此兩道人可謂佛弟子也倘使立朝必能盡忠以其人品不凡故隨所寓輒盡其才今則淨璉輩何其少也耶

石崖僧

予遊興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趺足而臥于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十日方聽鳥聖松聲冷然而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問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人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家家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梡又曰豈不蓄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棄枕頭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鄉里然識其吳音也必湖山隱者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人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自嘆曰使石崖僧見之則予爲無事人耶

三生爲比丘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洛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遊甚密老而

自峽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紫華之域十年許之觀見錦襠女子汲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業影不可逃明年某月君自蜀還可相臨以一笑爲信吾已三生爲比丘居湘西岳麓寺有巨石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期至錦襠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檐兒果一笑却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月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壞性常存東坡刪削其傳而曰圓澤而不書岳麓三生石上事贊寧所錄爲圓觀東坡何以書爲澤必有據見叔黨當問之

禪師知羊肉

毗陵承天珍禪師蜀人也巴音夷面其乘不事事郡守忌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嘗與語渦偈客來游珍亦坐于旁守謂客曰魚稻宜江淮羊麵宜京洛客未及對珍厲聲曰世味而如羊肉大美且性極賤宜人貪守色變嫩觀之徐曰禪師何故知羊肉性賤珍應曰常臥猶知之其毛尙爾賤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郡政美則立朝當更佳也

日延一僧對飯

趙悅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如老頭陀與鍾山佛慧禪師爲方外友唱酬妙語照映叢林性喜食素曰須延一僧對飯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邪言罪惡之由

法雲秀關西鐵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豔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爲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頷之自是不復作詞曲

三君子瑕疵可笑

徐師川曰予于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俱知敬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詼諧與所謂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旦夜獨安能爲哉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孰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亦無舟更可還夫士之進退大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升斗爲累耶瑩中大節凛者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此皆新例也吾故笑之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去

證道歌宜公塔

大通禪師言吾頃過南都謁張安道於私第道話一夕安道曰某疑初西土有異僧到都下聞永嘉證道歌即作禮頂戴久之譯者問其故僧曰此書流播五天稱與丹聖者所說經發明心要者甚多又問大律師宜公塔所在吾欲往禮蹤蹟者又問此方大士甚衆何獨求宜公哉曰此師持律名重五天

寧安不視秀僧書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爲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扶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棠村破院垂丁五十年秀寄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間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指彩乃今知其痴夫由家見家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千入逢衝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其鬧眼叢林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衰亦識矣子曹猶當見之

歐陽修何如人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魯直見其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爲撫州舉人行不就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貢士來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亦一書生後登科進官至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

鉼器皆黃白物

王荊公居鍾山時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罷少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鉼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訊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文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閒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耳

聖人多生儒佛中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子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峰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爲衆生自是什麼

有縫浮屠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迎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箇是磚浮屠耶坡曰有縫奈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麥舟助喪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于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讀傳燈錄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即以筆記于窗間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

覺燈花落茶毘一箇僧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詩當作不經人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牆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嶺外梅花

嶺外梅花與中國異其花類桃花之色而唇紅香著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冰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幺鳳素面常嫌粉涴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魯直詞曰天涯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道曉來開徧向南枝玉臺弄粉人應妒飄到眉心住平生箇裏願杯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詩忌深刻

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妝露著花魯直罪余于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此論當有知之者耳

蔡元度生歿高郵

蔡元度焚黃餘杭舟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光射其舟篙人瞻仰中有檣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歿元度生于高郵而歿于此亦異耳世言元度蓋僧伽侍者木叉之後身初以爲誕今乃信然

冷齋之論求其稱之於述作之林殆不足
見其于小說家之為見斜宗僧有文學而
卜覺範行公之善身此事何公自是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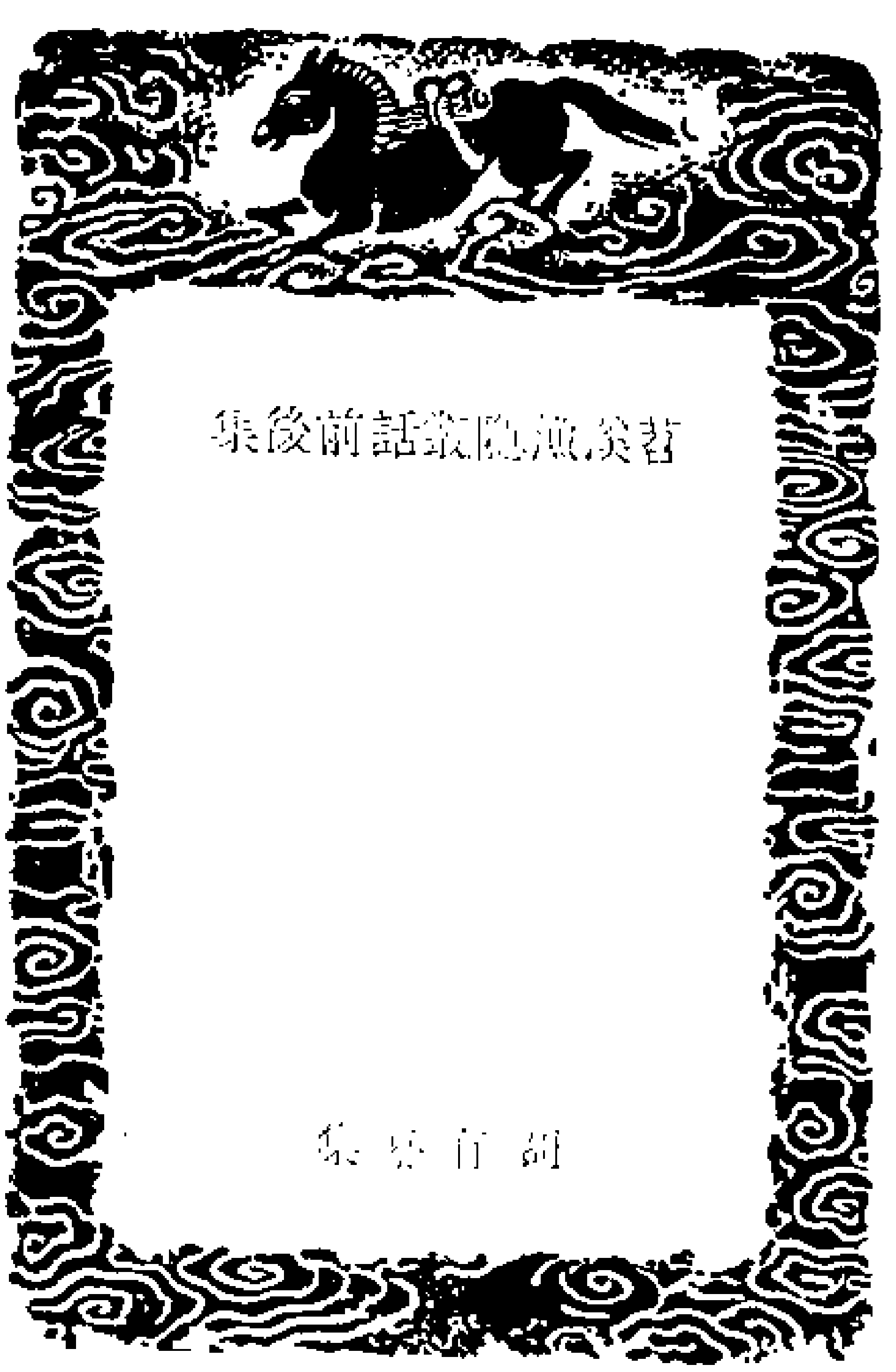
緣士孟不守[illegible]風俗之高青不悼生平州知文字禪[illegible]祐間蕭禪師住西湖三十年洪備[illegible]請上人仁宗嘉歎有才[illegible]名遍天下從公之林間詩僧寶傳論倫[illegible]才妙筆[illegible]舊吾兩[illegible]書見不入藏宣時王大記陶公文一変邦冷齋夜話雜[illegible]漢謝僑子僕吟呂律之易酸[illegible]滿入[illegible]

三年前此湘南之[illegible]讀

冷齋夜話第十卷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冷齋夜話十卷宋僧惠洪撰惠洪一名德洪字覺範筠州人大觀中游丞相張商英之門商英敗惠洪亦坐累謫朱崖是書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卷與今本相合然陳善捫蝨新話謂山谷西江月詞日側金盤墮影一首爲惠洪贋作載於冷齋夜話又引宋百家詩選云冷齋夜話中偽作山谷贈洪詩韻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絕類徐師川云云今本無此兩篇蓋已經後人刪削非其完本又每條皆有標題而標題或冗贅過甚或詞不文皆與本書不類其最剌謬者如洪駒父詩話一條乃引洪駒父之言以正俗刻之誤非攻洪駒父之誤也其標題乃云洪駒父評詩之誤顯相背觸又鄭亭廟一條稱性謂廟者乃安世高之舟人被殺云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非世高自謂也又[illegible]寺乃爲秦觀作[illegible]實錄起非記世高事也其標題乃云安世高請爲[illegible]少游[illegible]天女求寶既無本事且不成文又蘇軾寄[illegible]士詩一條用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詩韻乃記蘇詩非記韋詩也而其標題乃云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更全然不解文義又惠洪本彭氏子於彭淵材爲叔姪故書中但稱淵材不系以姓而其標題乃皆改爲劉淵材尤爲不考此類不可縷數亦皆後人所妄加非所本有也是書雜記見聞而論詩者居十之八論詩之中稱引元祐諸人者又十之八而黃庭堅爲尤多蓋惠洪猶及識庭堅故引以爲重其庭堅夢游蓬萊一條山谷集題曰記夢洪駒父詩話曰余嘗問山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游僧寺酒闌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紛紛句惠洪乃稱庭堅嘗與共宿湘江舟中觀話有夢與道士游蓬萊事且云今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之是殆竄假其說使故與本集不合以自明其嘗於庭堅得知其詳耳晁公武謂此書多誕妄偽託者即此類叢然惠洪本工詩其詩論實多中理解所言可取則取之其託於聞之某某者置而不論可矣



苕溪漁隱詩評叢話前集序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苕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爲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一詩而二三其說者。則類次爲一。間爲折衷之。又因以余舊所聞見。爲說以附益之。或者謂余不能分明纂集。如阮之詩總。是未知詩之旨矣。昔有詩客。嘗以神聖工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爲說以獻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觀。遽問客曰。如老杜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以其說還之曰。嘗鼎一臠。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門纂集。蓋出此意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檢尋。已粲然畢陳于前。顧不佳哉。今老矣。日以廢忘。此集之作。聊自備觀覽而已。匪敢傳之當世君子。故不愧。戊辰春三月上巳。苕溪漁隱胡仔元任序。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第一
國風漢魏六朝上
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第三
五柳先生上
第四
五柳先生下
第五
李謫仙
第六
杜少陵一
第七
杜少陵二

第八　杜少陵三
第九　杜少陵四
第十　杜少陵五
第十一　杜少陵六
第十二　杜少陵七
第十三　杜少陵八
第十四　杜少陵九
第十五　駱賓王　王摩詰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六　韓吏部上
第十七　韓吏部中
第十八　韓吏部下
第十九　柳柳州
第二十　李習之　李長吉　李衛公　常建　嚴維　徐季海　劉賓客
第二十一　香山居士
第二十二　唐彥謙　西崑體　王建
第二十三　杜牧之　溫庭筠　杜荀鶴　韓致光　借對　半夜鍾　熟食清明

第二十四　陽關霓裳　秘色　唐人雜記　楊凝式　釋隱　五季雜記
第二十五　宋朝　盧多遜　徐鉉　王元之　張乖崖　寇萊公　王文穆　丁晉公　夏英公　陳恭公
附宋朝　杜默
第二十六　晏元獻　宋莒公　宋景文　王君玉
第二十七　陳文惠　蔡文忠　韓魏公　杜祁公　張文定　陳亞　林和靖
第二十八　范文正　文潞公　王岐公　趙清獻　范蜀公　司馬溫公　韓持國　韓玉汝
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上
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第三十一　梅聖俞
第三十二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第三十五　半山老人三
第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第三十七　王逢原　蔡文啓　俞清老　秀老　袁世弼　郭功甫　張子野　賀方回
第三十八　東坡一
第三十九

東坡二
第四十
東坡三
第四十一
東坡四
第四十二
東坡五
第四十三
東坡六
第四十四
東坡七
第四十五
東坡八
第四十六
東坡九
第四十七
山谷上

第四十八
山谷中
第四十九
山谷下
第五十
秦少游
第五十一
後山居士　晁無咎　張文潛
第五十二
徐仲車　謝無逸　潘邠老　邢敦夫　高子勉　胡少汲　張芸叟　楊公濟　王仲至　崔德符　趙循道　任子固
第五十三
無盡居士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呂居仁　汪彥章　蘇養直　謝邁　楊察　徐俯　曾存中　周明老　的對　水晶宮
第五十四

宋朝雜紀上
第五十五
宋朝雜紀下
第五十六
文殊　遠法師　古靈　圓禪　靈徹　船子和尚　參寥　洪覺範　王梵志
第五十七
[illegible]寶　贊元　了元　秀老　惠詮　祖順　僧詩無蔬筍氣　戲詞　蒸豚詩　湯泉詩　夏雲詩　緇黃雜紀
第五十八
回仙　神仙雜紀　鬼詩
第五十九
長短句
第六十
憶妓詩　洞仙歌　花蕊夫人　虞美人草行　回文詩　琵琶　嚼春鶯　娟兒　香生　婦人雜紀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一

宋　苕溪漁隱胡　仔　纂集

國風漢魏六朝上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

漫叟詩話云，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並不知為尚多，若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謂桑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茲言淺淺，則有悲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繆，亦如郡守為一麾也。

後山詩話云，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皋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與來音

與前。皆以爲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劉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潘安仁從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儷聲對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世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傍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也。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元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邪。其餘謬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多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或疑其僞。予嘗考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決非是。然題本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之類。自非在胸中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漢邪。但注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游戲宛與洛之句。爲辭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高樓以下九篇爲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別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實。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不同。

東坡云。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蓄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發一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敘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其欲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繼言中士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縱獵圍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則邕尚無恙。尤亡疑也。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爲近古者也。一變而爲晉宋。再變而爲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婚、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歎。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泣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秘書、送靈師、惠師。並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拘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然嘗不解四海彌天爲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數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爲戲爾。晉初學佛者。從其師。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爲支遁。道安以學佛者。皆本釋迦爲佛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爲定制。則釋道安亦其姓也。

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涕孔丘。雖有意緒。詞亦鈍朴矣。

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

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辭。然沿襲之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雉朝

飛。但詠雉。雞鳴高樹顛。但詠雞。大抵類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爲想夫憐。楊婆兒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用事。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車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真豪傑也。

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所見。則曰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假借。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特。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鐻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石林詩話云，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也，至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邪，康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爲可師，殊不然，籍雖口不臧否，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爾，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爲猶虱處乎褌中，籍非委飾於司馬褌中乎，余觀康詩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爲嵇阮，吾每爲之太息也。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煑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宋子京筆記云，左太沖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雪浪齋日記云，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

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皇甫持正云，吟詩未有劉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淸麗。

雪浪齋日記云，王逸少於書知變，猶退之於詩知變，則一洗萬古凡馬空也，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楊盧駱，叫呼衒鬻以爲文耳。

唐子西語錄云，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爲鮑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笑鮑昭婁，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潘子眞詩話云，故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非其昭祠堂記，苕溪漁隱曰，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

潘子眞詩話云，山谷言，庾子山詩，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盡登高臨遠之趣，嘗晴廳誦全篇，可爲楷式，其卒章有豐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精新，其氣韻尤更深穩。

潘子眞詩話云，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予初不曉黃姑爲何等語，因讀杜公瞻所注宗懍撰荊楚歲時記，乃知黃姑即河鼓也，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爲索郎也。

冷齋夜話云，古樂府曰，繡幕閣乖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前輩多全用其語，老杜曰，意匠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屏繡幕圍春風，黃魯直曰，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左右瞋，蔚矜，護時語也，今稽矜也。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云，氍毹五木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

苕溪漁隱曰，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云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此語眞可發一笑也。

潘子眞詩話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詩，偏眠船舷邊，疊韻興焉，詩曰，蝃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興焉，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當時伏其捷，丁晉公在朱崖，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等詩，及雙聲疊韻，甚有源委，雙聲九曲流淸泚，車輪抱祥光，疊韻紫蠟葉貞結，紅綃苣蔻芳，林和靖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而山谷效徐庾體云，翡翠釵梁碧，石榴裙褶紅，皆疊韻雙聲也，語尤工。

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淸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淸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王融雙聲詩云，園蘅眩紅蘤，湖荇燡黃華，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韻間有，杜子美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最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就成之，要不以是爲工也，陸龜蒙嘗以皆用一音，引後牖有朽柳，梁王長康強爲始於梁武帝，不知復何所據，所謂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淸，即爲蜂腰，首尾皆淸音，而中一字濁，即爲鶴膝，尤可笑也。

學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曰，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某案

古人以四聲爲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爲定，蓋謂東方喉聲爲木音，西方舌聲爲金音，南方齒聲爲火音，北方脣聲爲水音，中央牙聲爲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且戲同爲脣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皦皛同爲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驎、慷慨、咿喔、霡霂，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巃嵸、螳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卓灼良略是雙聲，灼略卓良是疊韻。又曰，臨劉盜歷是雙聲，劉歷臨盜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視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某，村字是脣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脣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屐清，侵簪逼屐，皆疊韻也。某某，侵字是脣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脣音，屐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屐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疊韻也。某某，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鈎輈格磔，乃疊韻也。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駕角掛經，孤航繫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山谷亦有戲題云，逍遙近道邊，憩息慰憊懶，晴暉時晦明，謔語諧讜論，草萊荒蒙蘢，室屋壅塵坌，僮僕侍偪側，涇渭清濁混，二老亦作詩戲邪。苕溪漁隱曰，東坡後又有吃語詩一篇，謂此爲一字詩，故居劍閣隔錦官者是也。

石林詩話云，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喏二字，辨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爲誤，以喏爲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喏爲嗟，古今語言，固自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喏，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耳。

雪浪齋日記云，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古今詩人，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言，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歷以來，凡詩人專門名家，無有不可觀者，特降而至於晚唐，未免氣象衰薾耳。

後山詩話云，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弱，東漢而下無取焉。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

五柳先生上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嶮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今具載其詞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爲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惟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爲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洪駒父云，桃源非神仙，予素知狀，比來見東坡和淵明桃源詩序，論其非神仙，皆與人意合，其攻妄言如此，豈非預先偸子一聯詩乎。

高齋詩話云，荊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爲馬，秦人半死長城下，指鹿爲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役，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荊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爲可恨耳。

唐子西語錄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

敍，使後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山谷云：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東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如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蜋轉丸比哉。

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建威參軍，由參軍爲彭澤令，遂弃官歸，是歲乙巳，凡爲吏者六歲，故云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歲三月尚爲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序，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苕溪漁隱曰：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冷齋夜話，輒竄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事，決非東坡議論也，吾故表而出之。

東坡云：余猶好誦陶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詞曰：爲米折腰，因酒弃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東坡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冷齋夜話云：老杜白鷗波浩蕩，今誤作沒浩蕩，非推無氣，亦分外閑暇，波字。苕溪漁隱曰：商經云，鬼若浮鷗若沒，以沒字易波字，則東坡之言徒有理，冷齋以沒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烟波也，今云波浩蕩，亦不成語，此言無足取。雞肋集云：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也，然此猶在工拙精粗之間，其致思未失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類。

蔡寬夫詩話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遠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字

爲望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之誤，害理有如是者，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概舉，若斐雞招近局，或以局爲焗，雖於理似不通，然恐是當時語，我十日以廣，或以士爲志，於義亦兩通，未甚相遠，若此等類，縱誤不過一字之失，如見與望，則併其全篇佳意敗之，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

東坡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東坡云：乞食詩云，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或者顛倒見耳，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能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老杜詩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詩，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又荊公扇詩云，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籍，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爲不知者詬病，謂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爲譏病淵明，所以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遯齋閑覽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爲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荊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群，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苕溪漁隱曰：荊公詩云，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聞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數，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石林詩話云：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爲然，論陶淵明，乃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

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醜之陋也。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宋以後。詩人之辭。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爲然。故未有譏之者耳。

山谷云。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止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又述酒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獨羊勝喪其身。當是羊勝。羊勝自公也。諸梁棄公也。

韓子蒼云。陳述古題述酒詩後云。意不可解。恐其讀異書所爲也。余反覆之。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陶淵明集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也。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

五柳先生下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詩眼云。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逕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爲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舉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烟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

穰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爲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故又發明如此。

王直方詩話云：紹聖間，山谷見東坡和飲酒詩，戲言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在。又云：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歸田園六首，乃與淵明無異。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詩曰：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後遷儋耳，久之，天下因傳子瞻已仙去矣。又七年北歸，時章惇丞相方貶雷州，東坡歸至南昌，太守葉祖洽曰：世傳端明已遊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子厚，故返回耳。

蔡寬夫詩話云：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大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冷齋夜話云：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詩眼云：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使錯舉兩聯，人多不能辨其孰爲陶，孰爲今詩也。則爲解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至於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虛設耳。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邪。

韓子蒼云：往在京口，爲曾公卷題采菊圖，九日東籬采菊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蔡天啓屢哦此詩，以爲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爲達，況淵明之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陶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石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石何異，亦無所羨耳。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飲美酒乎。其所與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游，如裴度、劉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貧陋而難安；欲爲樂天，則備是而難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似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凡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爲例，濡首腐脅，亦何恨於死邪。

類苑云：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停海州，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解後爲一庵，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蝨庵。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世傳陶穀買得黨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黨家應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煖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如曼卿喜豪飲，亦大差俗了，無風味，是豈知人間有此景哉。

東坡云：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缾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缾中見粟也邪。馬后見大練，乃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永叔嘗言孟郊詩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聊爲好事者一笑。

遯齋閑覽云：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怨別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韓子蒼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皋爲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詩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爲不然。淹之比淵明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因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惟韋蘇州得其清閑，尚不得其枯淡，柳州獨得之，但恨其少遒耳。柳州詩不多，體亦備衆家，惟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來使篇，世蓋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爾從山中來，山一作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一作年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李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云。

苕溪漁隱曰：淵明有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三復此語，實

余之贅錄也。余校閱三十載，生事素微，食指既衆，家日益貧，退之詩云：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亦似爲余發，時時哦之，不覺失笑。余嘗有詩云：壯圖鵬翼九萬里，末路羊腸百八盤。蓋言老而多艱耳。

後山詩話云：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

李謫仙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女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呂氏童蒙訓云：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淺矣。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爲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說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爲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西清詩話云：太白嘗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隱隱歌巳後，對坐貌彌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亞棲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如贈懷素草

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巳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者，故深可怪。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不足多怪。

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白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所謂擬始商李十郎者也。詞意亦清麗可喜，亂之太白詩中，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著暝暗，啽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竄入他人作者，蓋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

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爲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巳。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遊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東坡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唐末有人見作是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予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苕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後云：朝騎紫麟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西清詩話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勒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真雲煙中語也。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世豈復有僞撰邪？余嘗於府究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爲廁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語，蓋有所謂而云。

山谷云：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荊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云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助語，若牀頭䨥目無多子，借問別來太瘦生之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

該聞錄云：唐崔顥題武昌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家山何處在，煙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凰臺詩。苕溪漁隱曰：太白登鳳凰臺詩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國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太白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

西清詩話云：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罕到，曾阜為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粉版，塵暗粉落，拂拭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謂傳楊大年幼時詩，非也。

洪駒父詩話：世謂杜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之句也。

隱居詩話云：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鍾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為誰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居易守忠州也。又有放朝詩，不報半夜踏泥歸之句，樂天和曰：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曰：近來韓閣老，疎我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為部內刺史，武略慢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為房與杜危之矣。新唐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西見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殊不深考耳。

沈存中筆談云：蜀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為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時乃天寶初也，嚴武為劍南，乃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誤。苕溪漁隱曰：二說辨證李白蜀道難，非謂嚴武作，明白如此，則新唐史紕繆無疑。苕溪漁隱曰：老杜寄李十二白詩云：詩成泣鬼神。元和中范傳正誌白墓云：賀公知章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李德裕述夢詩云：荷靜蓬池膾，冰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魚膾，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古人作詩，類皆摭實，豈若今人漫空造語邪。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六

杜少陵一

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孫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館閣為交遊，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山谷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

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苕溪漁隱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

迂叟詩話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閉，幡影

石壇高。晉賢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山谷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黄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往時儒者。不解黄獨義。改爲黄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黄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獨。肉白皮黄。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予求之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苕溪漁隱曰。無已後山詩話論黄獨。無苗山雪盛。及過時如發白。君側有讒人。韋蘇州詩。欲遺三百顆。李白詩如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此四事。皆見豫章集中。今後山詩話亦有之。不差一字。疑後人誤編入也。

幕府燕閒錄云。從文甫夢朝上帝。見殿上執扇。有題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其天人詩。識之。既寤。以語客。乃杜甫詩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一小說謂有人過驪山。夢明皇稱美此二句。然子美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乃有秉燭之語。則致世之亂者誰邪。明皇得不赧乎。猶誦其語而譽之。可謂無恥矣。此小說之無稽也。苕溪漁隱曰。三山老人。乃吾先君之道號也。

冷齋夜話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互秉燭照之。恐尙是夢也。作更（平聲）字讀。則失其意甚矣。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陌上桑云。五馬立踟躕。用五馬作太守事。自西漢時已然。唐人若人生五馬貴。五馬爛生光。皆襲漢人之誤。按鄭氏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云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漢人因以爲郡守事。而不知州長非漢之郡守也。

遯齋閑覽云。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故云。後見龐幾先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爲五馬。又謂詩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旟。諸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爲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絲紕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苕溪漁隱曰。五馬事當以遯齋學林二說。出漢官儀者爲是。余嘗細考詩注。孑孑干旟。鳥隼曰旟。後人多用車旟爲太守事。又見注云。州長之屬。因以詩之五馬爲太守誤矣。

潘子眞詩話云。漢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騑。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羅敷豔歌云。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也。柳慓元兄弟。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亦原於此。

老杜補遺云。肅宗至德初。子美爲拾遺。岑參爲補闕。或問二人孰賢。余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詩曰。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闕事時邪。

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鐘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

山谷云。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丹陵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爲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邪。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秦少游云。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作不及焉。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編集四家詩。其先後之序。或以爲存深意。或以爲初無意。蓋以子美爲第一。此無可議者。至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爲下。何邪。或者云太白之詩。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學退之。而所謂青出於藍者。故其先後如此。或者又以荆公既品第了此四人次第。自欲使與子美爲敵耳。

鍾山語錄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汚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王定國聞見錄云。黄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邪。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吏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遯齋閑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隱居詩話云。劉攽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觴一飯。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怒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

言也。觀陰鏗鏡照詩，則知所謂王陵柔而下豪放者，為不虛矣。

韓子蒼云：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謂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

學林新編云：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譏白也。某按子美夔州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歘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譏之也，乃深美之耳。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喜五言詩，為當世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為五言詩，似陰鏗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七

杜少陵二

東坡云：南都王誼伯，書江瀆驛壁，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侃侃者然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詩，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藝之比興，離騷之法，與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故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為飛去，傳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猶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為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數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為有也，懷貳者，為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跋疐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必有以折衷之。

王直方詩話云：杜鵑詩，識者謂前四句，非詩也，乃題下注，而後人寫之誤耳，余以為不然，此正與古謠諺無以異，豈復以韻為限也。

學林新編云：杜鵑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注，後人誤寫，某謂此句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體曰：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蓋鵑字避之以邊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苕溪漁隱曰：杜鵑詩略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或云明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悒悒而崩，此詩感是而作，以余觀之，少陵復又有杜鵑行云：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群臣趨，細詳味此詩，亦是明皇遷居西內時作，其意尤切，讀之可傷，但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荊棘鬱樽樽，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聲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鮑明遠詩也，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子美此詩，為明皇作，理宜當然，韓退之三星行，亦與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之意頗近，大抵古今與比所在，適有感發者，不必蓋相迴避，要各有所主耳，此亦說詩者，不以辭害意之義也。

冷齋夜話云：謁元元廟詩云：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許彥周云：嘉祐中，河濱漁者網得一小石，石上刻一小詩云：雨滴空堦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牀，銀牀井欄也，不知誰作。

潘子真詩話云：晉樂志淮南篇云：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杜詩：露井凍銀牀，事始見於此。

蔡寬夫詩話云：洛陽上清宮，即唐元元皇帝廟，兩廊皆吳生畫，有高祖至睿宗真象，子美詩所謂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者也，國初猶皆存，迨真宗朝陵經過，愛其筆精，命有在畫工摹臨之，有負藝者，恥以為不及，會詔有司修葺，即論盡漫壁更畫，遂悉見毀，或云當毀折時，人往往取其全者藏去，至今猶有存者也。

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腳不襪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之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

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耶。

苕溪漁隱曰：律詩之作，用字平側，世固有定體，衆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如老杜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此七言律詩之變體也，韋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鴛鷺正差池，共愛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云：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

見分。嗚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此絕句律詩之變體也。東坡嘗用此變體作詩云：鬢髮蕭蕭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無錢種菜爲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總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又有七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側，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鵔鸃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騎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韋應物云：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三詩起頭用側聲，故第三句亦用側聲。老杜云：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山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回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韋應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颻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此二詩起頭用平聲，故第三句亦用平聲。凡此皆律詩之變體，學者不可不知。

西清詩話云：詩之聲律成於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何遜入西塞詩云：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至少陵江邊小閣詩則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雖因舊而益妍，此類獺髓補痕也。玉臺集序云：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常娥競爽。北齊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秋月與巖桂分叢。庾子山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薛逢云：庭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碧。又云：鵷章與朱紱相輝，熊軾共隼旟爭貴。語意互相剽竊，所謂左右拔劍，彼此相笑，於少陵精粗有間矣。

蔡寬夫詩話云：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官軍，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內前石馬皆汗流。子美詩所謂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蓋記此事也。李晟平朱泚，李義山作詩復引用之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馬來。此雖一等用事，然義山但知推美西平，不知於昭陵似不當耳。乃知詩家使事難，若子美所謂不爲事使者也。

詩眼云：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則羈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椒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椒將夏而乃繁，言滯留之勢，當自冬過春，始終見梅椒，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聞官軍收河北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卻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展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卽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塗，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

此蓋抑遏一時之意，慨嘗衆人之情，通暢而有條理，如辯士之語言也。游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巴蜀旣無可與語，故欲適之吳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狀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養生。畢卓之酒，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適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夫犇涉萬里，無所稅駕，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己，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終篇驚人亦多此意。題桃樹詩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常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株遮掩之，已若閑遠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食足，有桃實則餽貧人，故曰：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樹花。家家有忠厚之風，處處有豫恭之化，故曰：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羣盜，何暇如此，故曰：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意若貫珠，非唯文章，詩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書，擔夫爭道，其手足有背皆有不齊，而輿未嘗不正，指與擔夫，則如遣詞，腕與輿，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與文章真一理也。今人不求意處關紐，但以相似語言爲貫穿，以停穩筆畫爲過直，豈不淺近也哉。

王直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余每爲之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章憎命達。恐亦出於此意。苕溪漁隱曰：老杜、李賀不相並出，杜生於天寶之前，李出於元和之後，而謂老杜出於此意，可爲賢者一笑。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八

杜少陵三

石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詩眼云：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余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風濤之蚤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風寒冷拂背，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之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止爲無益之語耳。然吾儕文字，如十月寒者多矣，方當共以爲戒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稱蘇渙爲靜者，而極美其詩，以爲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聲，所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者，其人品固可見也。然渙本凶悍不逞，巴中號爲白跖，後同哥舒晃反嶺外伏誅。不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乎？逆旅相過，一時意氣所許，固不皆當，然以擬龐公，則太不類，適知詩人之言，

類多過實．而所毀譽．尤不可盡信．渙詩世猶或見其一二．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毒龍．吸怪人莫測．開目爲晨光．閉目爲夜色．一開復一閉．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內．曠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爲長於諷刺．得陳拾遺一鱗半甲．觀其詞氣．桀亢如此．固自可見其胸中也．苕溪漁隱曰．蘇渙少不羈．善白弩．時號白跖．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後踰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律詩今錄二首云．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

山谷云．戲題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幷州快翦刀．翦取吳淞半江水．王宰丹青絕倫．如老杜此作．決不虛發．而世遂無宰畫．蓋丹青山水．李將軍父子．最號絕倫．而宰名不著．計世間雖有宰畫．人亦以爲二李矣．又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之句．齊宗室蕭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萬里．故杜於此用之．其引事精緻如此．苕溪漁隱曰．予讀益州畫記云．王宰大曆中家于蜀川．能畫山水．意出象外．老杜與宰同時．此歌又居成都時作．其許與益知不妄發矣．

冷齋夜話云．王仲至言．江邊搖白羽．天棘夢青絲．天棘非煙非霧．自是一種物．曾見一小說．今忘之矣．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見本草．其枝蔓延．疑是蔓字也．非夢青絲也．然本草天門冬．一名顚棘．王元之詩．水芝臥玉腕．天棘蔓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爲夢．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爲夢．又釋天棘爲柳．皆非也．苕溪漁隱曰．余按本草．載抱朴子云．天門冬或名顚棘．初不云或名天棘．冷齋學林二說．遂以天棘爲天門冬．何也．其引王元之詩云．天棘蔓金絲．又以天棘爲柳．不知亦何所據邪．少陵詩總目云．天棘夢青絲之句．最疑學者．或曰梵語名柳爲天棘．又近傳號東坡杜詩事實一篇．更以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爲證．因悟夢字乃由舞字之訛缺．況以上句考之．政應用一草木爲對偶．非有異義也．

呂氏童蒙訓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柂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漫叟詩話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鍊之語．

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拈禿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

又有所喜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卻．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皆簡要自穩愜爾．

唐子西語錄云．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鬬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郡閣雅言云．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爲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謂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公曰．此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公曰．此公思敏．取筆書中字掌中．逡巡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公將掌中字示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見大略．如宗室挽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韓子蒼云．東坡今集本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竄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剞劂．但稱其渾厚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郛．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余以爲改者勝．

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未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之．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苕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烏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

蔡寬夫詩話云．天下事有意爲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鍛月鍊之說．此所以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者．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有何不可爲．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許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作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句耳．人之相去．固不遠哉．

唐子西語錄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澀．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出心血乃已．非過論也．今之作者．動

楓千百言，略不經意，眞可惜哉。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者，眞書生之習氣也邪。

西淸詩話云：遊龍門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黃魯直校本云：王介甫云：天闕當作天閱，對雲臥爲親切，嘗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遊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

少陵詩正異云：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世傳古本作天闚，今從之，莊子之管闚天，正用此字，舊集亦作闚，又或作闊，今不取，蓋先生詩該衆美者，不唯近體嚴於屬對，至於古風句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對爲高古，何邪，故詳之，篇首以俟知者焉。

黃氏多識錄云：遊奉先寺詩云：天闕象緯逼，此寺今在西洛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方知老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後人妄改爲天闚，荆公又改爲天閱，皆非。

學林新編云：田舍詩曰：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或說櫸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爲櫸柳，非雙聲字也，枇杷乃雙聲字，櫸柳不可以對枇杷，某按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二物，蓋所謂景物如此，乃以爲對爾，覺松黃子詩曰：落落出羣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以櫸柳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櫸柳對枇杷，非誤也，寄高詹事詩曰：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鴻鴈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爲鯉，疑不可以對鴻鴈，然懷李太白詩曰：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湖，爲正對矣，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烏鵲二物，疑不可以對鶺鴒，然偶題詩曰：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則以烏鵲對熊羆，爲正對矣，寄李白詩曰：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鵩鳥乃鳥之名，鵩者疑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云：貔虎開金甲，麒麟受玉鞭，則以貔虎對麒麟，爲正對矣，哭韋晉之詩曰：鵩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鵩鳥對犀牛，爲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

王直方詩話云：沈存中云：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蓋以雞對楊，皆爲假借，用承君云：雞黍兩事，那得以楊梅爲對，范蜀公云：武侯廟柏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古之詩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乃是七尺，而長二千尺，無乃大細長乎，余以爲論詩正不當爾，二公之言皆非也。

遯齋閑覽云：沈內翰譏黛色參天二千尺之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爲大細長，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人謂峻極于天者，更爲妄語，又論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瑣碎云，金瑣碎者，乃日光，題中無日字，不當言竹影，凡物因日而有影，苟無日，影從何生，言竹影，即日光在其中矣，如荆公金山寺詩云：江月人松金破碎，亦須藉松影，方見月光之破碎，卻怪題中無影字可乎，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緗素雜記云：沈存中筆談云：武侯廟柏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予謂存中性機警，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爲誤，何也，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即百二十尺，圍有

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爲一圍，則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爲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爲詩史，何肯妄爲云云也。

學林新編云：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某按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豈有萬丈城邪，姑言其高，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則過矣。

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於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也，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靑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兩體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九

杜少陵四

苕溪漁隱曰：淸明日詩，爭道朱蹄驕齧膝，王叔原注，朱廷平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廷平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膝，帝怒遂使殺之，余謂此事非是，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駕齧膝，注云：良馬低頭至膝，故曰齧膝，子美之意，當出於此，蓋前事非佳也。

雪浪齋日記云：日日江魚入饌來，臨石本乃白白江魚入饌來，退之聯句，陶暄逐風乙，躍視舞晴蜻，別本作乙乙蜻蜻，以方言，故云蜻蜻爲是。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西淸詩話云：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空而留六龍，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也。

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石林詩話云：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學子言，

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闢，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巢同參。

洪駒父詩話云：老杜詩，黑暗通蠻貨，黑暗，犀角也。波斯國謂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並見酉陽雜俎。

瑤溪集云：杜子美教其子曰：熟精文選理。夫唯文選是尚，不愛奇乎。今人不為詩則已，苟為詩，則文選不可不熟也。文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精者斯采，萃而成編，則為文章者，豈得不尚文選也。唐時文弊，尚文選太甚，李衛公德裕云：家不置文選。此蓋有激而說也。老杜於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摭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嚼為我語。至老杜體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來，老杜所以為獨步也。

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為文章，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盃。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類是也。苕溪漁隱曰：唐人絕句，野人自愛山中宿，況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其句雖拙，亦不失為佳奇也。

高齋詩話云：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東坡題眞州范氏溪堂詩云：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臥看溪南十畝陰，蓋用老杜詩意也。

苕溪漁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對，如少陵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和鬱孤臺詩云：解后陪車馬，尋芳謝朓洲，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唐人絕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隔句對，首意亦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結，有勁喉中又作楚聲。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窮該典籍，人有僻書疑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曰：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惟杜子美與克會耳，遂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漫叟詩話云：杜詩有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又王直方詩話載蔡

寬夫啓，為太學博士，和人詒宰相詩，有先生萬古有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與此相類，亦佳對也。

呂氏童蒙訓云：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佛經稱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曰：何階子方便，又曰：吾亦師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詩僧。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云瓦棺寺顧愷之畫維摩詰像詩，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乃云：虎頭僧像，金粟金地，當佛此殊可笑也。余嘗見一老書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詩，取而觀之，注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親上，故稱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故舉袴譬之小人，雖不為無理，然穿鑿可笑。

王直方詩話云：近世有注杜詩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賈少年，幽徑恐多蹊，乃引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絕域三冬暮，乃引東方朔三冬文學足用，寂寂繫舟雙下淚，乃引賈誼傳，不繫之舟，終日坎壈纏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見古來盛名下，乃引新唐書房琯贊云，盛名之下為難居，真可發觀者一笑。

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傳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不敢徹去。至王荊公為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先生有才過屈宋，注一云先生所談或屈宋，則捨正而從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注一云如今縱得歸休為關西卒，則刊注而從正，若此之類，不可概舉。其采擇之當，亦固可見矣。惟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闕字與下句語不類，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碨礧連錢動，肉騣於理若不通，乃直改闕作閱，改騣作鬉，以為本誤耳。

學林新編云：中秋月詩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詩者曰：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謂殘月也。按古詩，乃樂府所載藁砧詩也。藁砧者，鈇也，藁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山上復有山，言夫出也。大刀頭者，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也，破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心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為殘月，則誤矣。唐李義山擬意詩云：空看小垂手，忽問大刀頭，亦用此事也。

遯齋閑覽云：狄遵度幼而聰慧，弱冠為文，詞氣豪邁，有韓柳之風。其為歌詩，每以子美為法，既而友人有往湘中者，乃為文使之耒陽弔子美之墳，數日忽夢子美與之反覆諷誦其平生所為詩十餘篇，皆世所未聞者，及覺，彷彿可記，纔十餘字，遂自綴足成章云：佳城鬱鬱頗寒煙，孤雛乳獸號荒阡，夜臥北斗寒掛枕，木落霜拱雁連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螻蛄論大年，歲餘遵度卒，時十六矣。余從遵度族人聞此事為最詳，因附於此。東坡亦嘗記此事，但差略耳。

苕溪漁隱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柏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嫖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嫖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嫖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嫖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不當其義也。余謂子美今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從服虔音爾，王荊公嘗有詩云：賁教毳帳霍嫖姚，亦以平聲用之，必

永與子美之意也。

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卻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

棲山詩話云。孫直謂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

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者。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雁詩云。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八句。公又使讀老杜孤雁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老杜補遺云。鮑當孤雁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含不盡之意乎。

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清水盪其胸。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望嶽詩。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胸與眥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石林詩話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

杜少陵五

三山老人語錄云。重過何氏詩云。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西北方言。以墮爲妥。花妥即花墮也。

詩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斷。條至騎驢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章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篇此詩前賢錄爲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蓋變體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體爲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敍異端之汩正。繼敍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敍佛老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覆

數學，而復結之以先王之教，終之以人其人，火其書，必以是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若堯典自若稽古帝堯，至格於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言堯修身以及天下也，於是乃命羲和，言天事，若予采若時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備，繼之以遜位終焉，然則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學之士，不可不知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淸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高雅，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義山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後深穩健麗，

山谷云，天育驃騎歌首句云，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乃稱天子傳云，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示從孫濟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之放手，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云，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從陋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出此也，南朝何季山居若邪溪雲門寺，與二兄求點並棲遁，世號三高，敕給白衣尙書祿，不受，故山水障圖末云，若邪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茲始，蓋有隱遁之興也，百憂集行云，只今倏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才五六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宴戎州楊使君東樓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拈春酒，擘荔支，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渼陂行，菱葉荷花靜如拭，拭，調淨，雜記雍人拭羊，注，拭淨也，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朱門酒食臭，路有凍死骨，孫子新書云，楚莊攻宋，廚有臭肉，尊有爼肉，而三軍有飢色也，注引孟子殊非是，北征詩，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黃，出山海經，賦李白云，飛揚跋扈為誰雄，蓋用賀六渾論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有飛揚跋扈之志，事指祿山而言也，至日云，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為是，解悶詩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重馬翠眉疎，側生荔支，見左太沖蜀都賦，張九齡亦云，側下澤之汎，漁岦屠岸之幽，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支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延，（[illegible]）武后故人為延，因而誤寫，重當作萬，疎當作須，別本如此，翠眉謂妃子也，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有物覽商山，起逢萊漢閣連，蓋用太子賓客祕書監事也，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石樹，石楠也，杜位宅守歲詩，舊本作守歲阿戎家，當以此為是，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舊本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錢，乞與也，（[illegible]）杜詩凡言建巳建子者，月用當時曆法，野艇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為正，看題減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制或與掣同，俗音作徹耳，臣子發四番，當作發思番，老城白日長，當作城空白日長，蜀人謂梢師長年三老，謂杉領為船，杜詩皆用之，

東坡云，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永叔云，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燈，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石林詩話云，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遂為大體也，

西淸詩話云，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撾漁陽摻，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係風捕影，豈有迹邪，

詩眼云，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老杜云，緣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吊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淸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苕溪漁隱曰，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為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賈至詩云，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滿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老杜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天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王維詩云，絳幘雞人送曉籌，尙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岑參詩云，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今蘇臺閩中杜工部集本皆不附此三詩，惟錢唐佬本有之，

後山詩話云，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據之詩也，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苕溪漁隱曰，子美與王維同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即此一聯也，子美寧肯取同時之人詩句以為己用，豈不為當時流輩之所譏誚乎，無已遽以為說，何不知子美之甚邪，

蔡寬夫詩話云，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為工，開元後，格律一變，遂超然越度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據關鍵，然一時輩流，亦非大和元和間諸人可跂望，如王摩詰輩，固知之矣，獨賈島未見深稱者，余嘗觀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為澤畔吟，停杯試北望，還欲淚沾襟，又越井人南去，湘川水不流，江邊數杯酒，海內一孤舟，嶺嶠同遷客，

京華卽舊遊，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悠，如此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恐未易辨也。

東坡云，解憂詩云，誠知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衆力亦不細，呀帆暫眼過，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思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類，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一

杜少陵六

西清詩話云，樹萱錄云，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妻病瘧，過之云，當誦予詩，瘧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不愈，則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又不愈，則誦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則盧扁無如何矣，此唐宋俗子之論，少陵與虔結交，義動死生，若此乃昨暮小兒語耳，萬無此理，虬鬚似太宗，乃八哀詩，謂汝陽王璡，雖死先於虔，八哀詩乃鄭虔罷後同時作，則虔不及見此詩明矣。

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爲詩史，蓋爲是也，非但叙塵迹摭故實而已。

石林詩話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爲工，至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取其半，方盡善，然此語不可爲不知者言也。

少陵詩總目云，八哀詩，在古風中最爲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

唐子西語錄云，秦中紀行詩，如江閣餘奇石，未爲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也。

苕溪漁隱曰，余讀史傳及稗說於知識間，得少陵詩事甚多，皆王原叔所不注者，如冬狩行云，自從獻寶朝河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爲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秋日夔府詠懷云，穰多栗過拳，西京雜記，上林苑嶧陽栗大如拳，又云，門求七祖禪，傳燈錄，北宗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秋日題鄭監湖上亭云，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荊州圖記，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卽見，所謂昭丘也，夔府書懷云，藻繪憶遊睢，魏文帝與曹洪書，遊睢渙者，學藻繪之綵，注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枯柟詩，涷雨落流膠，楚詞，使涷雨兮灑塵，注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晉東八哀張九齡詩，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張九齡家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恐少陵用此事，西京雜記，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蜷縮如蝟，故前苦寒行云，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述古詩，邪臧無乃勞，張平子西京賦，邪臧險而是恃，注云，邪偽之利自饒足恃也，一作臧，一作藏，并是臘日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唐制，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鏤牙筩，酉陽雜俎亦云，灧澦堆云，如馬戒舟航，水經，白帝山城門西江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卽沒，有時才出，又十道志曰，灧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秋興云，昆吾御宿自逶迤，事見楊雄傳，武帝開廣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舊唐書郭子儀上言，吐蕃黨項不可忽，宜早爲備，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于吐蕃，爲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哭李之芳詩云，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爲元帥故也，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云，君臣留懽娛，樂動殷樛嶱，半山老人刊作膠葛，未詳其事所出，後讀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寓屋也，膠葛曠遠深貌，乃出此也，梅雨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壓水怪，因以名縣，出成都記，贈射洪李四丈云，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六韜，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愛人者，愛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儲胥，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云，五夜漏聲催曉箭，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云，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也，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云，疑惑樽中弩，樂廣乃弓影，此云弩影，事見風俗通，應郴爲汲令，夏至日賜主簿杜宣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因得疾，郴知之，使宣於舊處設酒，猶有蛇，郴指曰，此弩影耳，解悶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味極肥美，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櫓船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孟浩然嘗有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用此事也，飲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按范傳正李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序，公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恐少陵用此事，或云，蜀人呼衣襟紐爲船，有以見太白醉甚，雖見天子，披襟自若，其真率之至也。

苕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歎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半山老人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

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皆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東坡居士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汙吾足乃敢嗔。作詩一笑君應聞。

東坡云。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根削皮如紫玉。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傳四方。覩其端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

東坡云。僕嘗問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支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支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甫似何人。仲游言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後山詩話云。永叔不好杜詩。子瞻不好司馬遷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為異事。

學林新編云。贈李太白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啗蕭艾席樂在其中。案按菁菜為羹。謂之菁羹。字書。菁。韭花也。非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菹。即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䭀飯。音迅。謂飧也。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黳珠。食之可以延年卻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人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為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以菁羹為青精。則誤甚矣。

學林新編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案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廬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見康實錄曰。隆安六年。且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復以避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為廬山之遊也。

苕溪漁隱曰。緗素雜記。學林新編。二家辨證乘槎事。大同小異。余今采摭其有理者。共為一說。按張茂先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齎一年糧。乘之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亦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說與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所載止此而已。而荊楚歲時記乃曰張華博物志云。漢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榰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榰機石。為東方朔所識。並其證驗。案騫本傳及大宛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為匈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說。而宗懍乃傅會以為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榰機石之說。何邪。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

事。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案史記。晉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傅會為渡河之說。擬諸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荊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耀。以此為候。是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牽牛織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

苕溪漁隱曰。余觀注詩史。是二曲李歜。述其自序云。獻上書之明年。言狂意妄。聖天子不賜鈇鑕全生。并遂嶺表。東坡先生亦謫昌化。幸忝門下青氈。又於疑謨處。授先生指南。三千餘事。疏之編簡。聊自記其忘遺爾。然三千餘事。余嘗細考之。史傳小說殊不略見一事。蓋出於異書邪。以此驗之。必好事者偽撰以誑世。所謂李歜者。蓋以虛名耳。其間又多載東坡語。如草黃騏驎病。則注云。陳唆臥疾。染拘過門曰。霜經草黃騏驎病矣。雖駘何以快馳。蓋言君子不得時。小人自肆也。少游一日來問余曰。某細味杜詩。皆於古人語句。補綴為詩。平穩妥貼。若神施鬼設。不知工部腹中幾個國子監邪。余答此謂途雜寄同叔。（子山字同叔）一使知少游留心於老杜。意欲錄疊崎。則注云。嚢益曰。諸侯欲錄連雲疊嶂。而造物夫復如何。余因舟中與兒子道同注檢討。僕先臥。余秉燭至曉。遂疏之。似此等語甚衆。此聊舉其一二言之。當亦是偽撰耳。近時又有箋注東坡詩句者。其集刊行。號曰東坡錦繡段者是也。亦隨句撰事。牽合殊無根蒂。正與李歜注詩史同科。皆不可信也。閩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此集即阮閱所編詩總也。余於漁隱叢話序中。已備言之。阮字閎休。官至中大夫。嘗作監司郡守。廬州舒城人。其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乃為人易其舊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龜。以欺世盜名耳。世所傳眼兒媚詞。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闌干。一雙燕子。兩行歸雁。畫角聲殘。綺窗人在東風裏。無語對春閑。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亦閎休所作也。閎休嘗為錢塘幕官。眷一營妓。罷官去後。作此詞寄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二

杜少陵七

潘子真詩話云。北嶽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光和謂二碑也。顏之推論文章云。至於陶冶性情。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老杜陶冶性靈存底物。蓋本於此。可歎詩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頗久。元結篋中集。載季友數詩。殊高古。高帝孫者。李勉也。蓋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按唐河西新幡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兼監察御史王季友。陸士衡傷逝賦云。託末契於後生。杜詩云。曉將末契託年少。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出。洗兵馬詩云。不知何國進白環。復道諸山出銀甕。舜時西王母進白環。見宋書志。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古樂府隴西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烏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肘腋。是趙滅智伯事。蘇秦激張儀相秦。以馬箠席坐之。人來坐馬箠之句。出於此也。古人造語。俯仰紆餘。各有態。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凡此句中。每兩問答之詞。大麥乾枯小麥黃。問誰腰鐮胡與羌。句法實有所自。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故老杜詩云。稱效貢公喜。

苕溪漁隱曰。遣懷詩。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按新唐書。甫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吹臺卽梁孝王歌臺。今謂繁臺矣。而西清詩話乃云。賀之少陵昔遊詩。昔者與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継詞傑唱著後世耶。予竊哂其非細考前詩。而妄爲云云。故具載之。以顯其誤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兄弟爲友于。謂子孫爲詒厥者。歇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山花皆友于。退之詩。誰謂詒厥無基址。韓杜亦未能免俗。何也。苕溪漁隱曰。老杜詩云。六月嘯搏扶。按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疏云。搏鬪扶搖旋風也。今云搏扶。亦是歇後語耳。

隱居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云。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蹇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以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不足道也。苕溪漁隱曰。予觀冷齋夜話所論。與此相同。但隱居詩話乃魏泰道輔所撰。道輔於明白爲前輩。必明白竊其說耳。然老杜謂夏商衰。誅褒妲。褒姒周幽王后也。疑夏字爲誤。當云商周可也。

桐江詩話云。魏道輔泰。襄陽人。元祐名士也。與王介甫兄弟最相厚。僕初以謂有隱德不仕。及武院中。因上書主文。道輔恃才豪縱。不能忍一時之忿。毆主文幾死。坐是不許取應。嘗有荊門別張天覺詩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冰壺照坐清。霖雨已回公旦轄。挽鬚聊盡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卻歸林下看昇平。詩律峻峭。今人不可到也。

潘子真詩話云。道輔少與徐忠懿、及山谷老人友善。博極群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蹔坐終日。作詩自成一家。有集二十卷。號漢上丈人。其間有博山爐沉水。煙爐氣不減。日暮白門前。楊花撲鞍起。不減江左諸人語。

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時竹子聞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卽莊老之優劣也。公又曰。司馬遷學莊子。既造其妙。班固學左氏。未造其妙也。然莊子多寓言。架空爲文章。左氏皆書事實。而文詞亦不減莊子。則左氏爲難。子固亦以爲然。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後山詩話云。裕陵常謂子美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逮此。

冷齋夜話云。詩句有含蓄者。如老杜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坐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怨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是也。

山谷云，余讀周禮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東坡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以謂唐時有自平宮，偶讀元宗實錄，有中官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言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文有收珠海南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輕改文字，鮮不爲人笑。後出塞詩，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將執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項垂胡，側立，顛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鄴公驄馬行，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騣，詠懷詩，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子美自比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又有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必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尚有事在也。

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西清詩話云，同谷縣七歌，其四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爲我啼清晝，近有一士人，自同州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今本作林猿，非也。

冷齋夜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筍詩，稚子脫錦繃，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贊寧雜誌曰，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猷，亦云稚子，余以問子蒼，子蒼曰，筍爲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筍詩亦可。

漫叟詩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當爲野雉之雉，或以爲童稚，非也。

桐江詩話云，冷齋以稚子便作筍，引唐人詩爲證，何謬之甚也，此詩蓋爲筍之脫籜，如小兒之解繃，便以稚子爲筍，則非也，少陵詩本筍根雉子無人見，今誤以雉爲稚，蓋筍生乃雉哺子之時，言雉子之小，在竹間，人不能見故也。

呂氏童蒙訓云，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病，而云沉綿，頌椒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云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淆，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于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池飲，日晏昆崙丘，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苕溪漁隱曰，家家養烏鬼之句，余觀諸公詩話，其說蓋有四焉，漫叟詩話，以猪爲烏鬼，蔡寬夫詩話，以烏野神爲烏鬼，冷齋夜話，以烏蠻鬼爲烏鬼，沈存中筆談，緗素雜記，以鸕鷀爲烏鬼，今具載其說焉，漫叟詩話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以烏鬼爲鸕鷀，言川人養此取魚，予崇寧間往興國軍，太守楊鼎臣字漢傑，一日約飯，聞味作蒸猪頭肉，因謂予曰，川人嗜此肉，家家養猪，杜詩所謂家家養烏鬼是也，每呼猪則作烏鬼聲，故號猪爲烏鬼，蔡寬夫詩話云，或言老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烏鬼乃鸕鷀，謂養之

以捕魚，予少時在巴中，雖見有以鸕鷀捕魚者，不聞以爲烏鬼也，不知夔州圖經，何以得之，然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則賽烏鬼，則烏鬼之名，自見於此，巴楚間嘗有捕得殺人祭鬼者，問其神明，曰烏野七頭神，則烏鬼乃所事神名爾，或云養字乃賽字之訛，理亦當然，蓋爲其殺人而祭之故，詩首言異俗可怪，斯人難並居，若養鸕鷀捕魚而食，有何可怪，不可並居之理，則鸕鷀決非烏鬼，宜當從元注也，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自差烏鬼爲鸕鷀也，沈存中筆談云，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以鸕鷀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緗素雜記云，筆談嘗論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養之以取魚也，又按東齋記事云，蜀之漁家養鸕鷀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吭，纔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甚馴狎，指顧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者，則押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鶻，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放止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鸕鷀乃杜詩所謂烏鬼也，按夷貊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人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余嘗細考四說，謂鸕鷀爲烏鬼是也，其謂猪與烏野神，烏蠻鬼爲烏鬼者非也，余官建安，因事至北苑，焙茶扁舟而歸，中途見數漁舟，每舟用鸕鷀五六，以繩繫其足，放入水底捕魚，徐引出取其魚，因觀此事，益可驗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三

杜少陵八

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廚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然也，可謂至論。秋雨歎，禾頭生耳黍穗黑，今所行印本皆作木字，事見齊民要術云，秋雨甲子，禾頭生耳，本當作禾，杜詩白間剝蠹蟲，初不知其何等語也，及觀何平叔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間，微微列錢，注謂白間，窗也，余嘗以白間對黃裏，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怪風漲雨之句，自古有之，偏糊腹腴媿年少，山谷謂腹下肥處爲腴，丹青引，意匠慘淡經營中，事見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飯抄雲子白之句，說者多以學林所記實事，出風子雲，漢武外傳云，神仙之食，有風實雲子，當出於此，按本草，崖蜜，石蜜也，故老杜送詩，有崖蜜松花白，山杯竹葉新之句，螢火詩，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說者云爲李輔國作。

隱居詩話云，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詩，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苕溪集云，詩之六義，後世賦別爲一大文，而比少興多，詩人之全者，惟杜子美，時能兼之，如新月詩，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位不正，德不充，風之事也，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才升便隱，似皆日事，比之事也，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河漢是矣，而關山自淒然，有所感興也，庭前有白露，露是天之恩澤，雅之事，暗

滿菊花圃，天之澤止及於庭前之菊，成功之小如此，畝之事，說者以爲子美此詩，指肅宗作。

三山老人語錄云，姜少府設鱠歌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或謂譏姜之慳，唐人已有慳風澁雨之語，非也，蓋言嚴冬天寒，又連日有風，黃河冰益厚矣，當此時而鑿冰取魚爲鱠，其意勤甚，故曰黃河美魚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

石林詩話云，病柏，病橘，枯棕，枯柟四詩，皆當時事，病柏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棕皆民力之殘困，其篇中自言矣，枯柟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爲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比荔支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爲然，不但語之工也。

蔡寬夫詩話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人遂以白鳥爲鷺，而禮記月令，羣鳥養羞，鄭氏乃引夏小正，丹鳥白鳥之說，謂白鳥爲蚊蚋，則知以對青蠅，意亦深矣，不然，江湖多白鷺，有何說邪。

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蔡寬夫詩話云，詩語大忌用工太過，蓋鍊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本非佳處，不若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爲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弦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年，雖字字皆本出處，然比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雖無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故知造語用事，雖同出一人之手，而優劣自異，信乎詩之難也。

蘇子由云，大雅緜九章，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迂叟詩話云，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即踰曲江之盛也。

西清詩話云，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姪王砅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

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論如此，且一婦人，識眞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釋謬，獨少陵載之，號詩史信矣。

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杜，不姓盧，引少陵詩爲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即知王珪之妻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樽春酒甘若飴，文人此樂無人知。

東坡云，退之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則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子美詩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

苕溪漁隱曰，嚴氏溪放歌云，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按王原叔注云，郭英乂代嚴武鎮蜀，驕暴不能容甫，故有公卿獨驕之句，予謂是說殊無所據，質之唐書及小說，嚴武卒，郭英乂代之，未幾有崔旰之亂，甫未嘗爲英乂幕客，何爲不見容，唐史云，嚴氏以世舊待甫甚善，甫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以此知邊頭公卿仍獨驕之句，當爲此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伏節死義也，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遊，附寇萊公詩，好去上天辭將相，卻來平地作神仙，勸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如此者。

苕溪漁隱曰，先君平日尤喜作詩，手校老杜集，所正舛謬甚多，何法暮年深得其意味，嘗送欽溪川老杜詩，青惜峯巒過爲韻，作五詩，其一云，港淨千尋碧，峯回兩岸青，鶯飛煙漠漠，猿嘯竹冥冥，雞犬田疇地，雲霞薜蘿扃，桃源疑此是，時復問漁舲，其二云，溪山美有餘，自古神仙宅，架室隱宜平，題詩來李白，至今自新人，聞是發前客，不向此尋眞，飄蓬端可惜，其三云，萬山回合處，惡鬱釣臺米，道義高千古，簞瓢敵萬鍾，羊裘甘寂寞，鳳闕肯從容，勿謂狂奴態，淸風激懦庸，其四云，草木紛紛落，江山正薦寒，雲藏桐子宅，波急沈郎灘，回首家林遠，多愁華髮寬，青楓知客恨，塗血點林巒，其五云，觀山如走馬，倏忽千峯過，水從雲際來，舟疑天上坐，臨風猿失聚，往復蟻旋磨，五韻寫中腸，悲詞成楚些。

遯齋閑覽云，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橋陵詩，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先帝即睿宗也，憶昔詩，憶昔先帝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先帝即肅宗也，舞劍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遣懷詩，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彫枯，

先帝御明堂也。

苕溪漁隱曰，唐史，張垍尚寧親公主，明皇眷垍厚，即禁中置內宅，故子美贈之詩云，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又長安志，拾翠殿在大明宮翰林門外，望雲亭在太極宮鼓樓殿西，故次聯云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皆禁中事也。

後山詩話云，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

呂氏童蒙訓云，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洪駒父詩話云，劉路左車為予言，嘗收得唐人雜編，時人詩冊，有送惠二歸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白，山杯竹葉新，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眞子美語也，白駒或作驢字。

王直方詩話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江心一石刻，又云老杜遺詩二十九篇，而吳台州鄭司戶蘇少監一首，山谷云，語似不類，予最愛其葉葉自開春之句。

漫叟詩話云，老杜詩云，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又杜牧之詩云，天上鳳凰難得髓，世間那有續絃膠，嘗見李商老云，事載太平廣記，後讀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其洲多鳳麟，亦多仙家，煑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集絃膠，或名連金泥，以能續連弓弩斷絃也，劍折以此膠黏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四

杜少陵九

苕溪漁隱曰，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細考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語句含蓄，蓋可知矣，山谷云，花卿冢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陳輔之詩話云，荊公嘗言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然李贊皇云，譬之青風明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

詩眼云，山谷嘗言少時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欺世耳。

山谷云，子美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噀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矣，苕溪漁隱曰，老杜又有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之句，詩譜以謂公以乾元己亥冬至蜀，不以暑計起明年庚子，至是為十暑，時已在湖南，獨言岷山，永泰乙巳秋至雲安，雲安荊湖皆楚地，至是合為

五葉而云云者，獨以峽中言之。

東坡云：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琯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此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元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楊國忠之策。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此張鎬也。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解兵柄入宿衛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嘗懷之。侯君集云：蹤跡至此。至忠亦附邪者，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蔡寬夫詩話云：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說者以為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王佐大略，然當為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豈史氏或有遺邪。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譖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兇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辨此計者。蓋以乘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統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嘗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身以此廢，而功之在時乃若是，於其人之利害豈不重哉！惜乎史臣不能為一白之也。

漫叟詩話云：命軒亭名最難事。近世士大夫取幽事頗相關，命亭曰瀾幽，取半夜水明樓，命樓曰水明，皆失詩人之本意。余嘗愛竹間有亭曰翳翳，曰細香，面西有軒曰可月，遶池上有亭曰觀心，禪房竹間有亭曰通幽，皆取古人詩句，此為得體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苕溪漁隱曰：功業多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李公彥、劉貢甫皆云：漢功曹曹參，非蕭何也。余讀高祖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則子美豈誤用事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題道林嶽麓寺詩云：宋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與老夫。宋公，之問也。此語句法清新，故為傑出。其後唐扶題詩復云：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意雖相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窮盡，惟能者得之。扶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者也。其詩他語亦稱此，如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豁數盡高帆撤。卻今異鳥聲不斷，聞道有花春更煩之類，與子美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之句，幾不相上下。

潘子真詩話云：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叔元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杜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宋景文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事而不如宋之切當，至造語則杜渾厚而有工，是知文章當以韻格勝也。

後山詩話云：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為警絕，而子美才用一句，語益工，云：千崖秋氣高。

鍾山語錄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有數。李白雖無深意，大體俊逸無疏繆。劉禹錫操行極

下，內結宦官，外結柳子厚。作賦甚佳，詩但才短思苦耳。

王直方詩話云：潘惇嘗以詩見山谷，山谷云：凡作詩須要開廣，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類。惇云：那便到此。山谷云：無此，只是初學詩一門戶耳。

蔡寬夫詩話云：文章變態，固亡窮盡，然高下工拙，亦各繫其人才。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為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為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疏籬，為新句。雖若為戲，然不害其格力。李義山但覺遊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謂之當句有對，固已少貶矣。而唐末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送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鴟夷高興固無邊。自號變體，此尤可怪者也。

苕溪漁隱曰：余纂集叢話，蓋以子美之詩為宗，凡諸公之說，悉以採摭，仍存標目，各誌所出。今更拾遺，猶次為一，以便觀覽焉。江畔獨步尋花絕句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齊發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人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何十一覓榿木栽云：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榿木惟蜀中有之，故林而美蔭，易長而可薪。又老翁須地坐，細細酌流霞，今本地坐改作地主，可謂狗尾續也。天育驃騎歌云：遂令大奴守天育。東坡題此歌於天育驃騎圖後，寫作大奴字天育，則天育為大奴字也。蟠龍性含變化，合字亦寫作含字，定武有此石刻。椶拂子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言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是也。注乃引鬱鬱青蠅，其義安在哉。余謂此說誤矣。此乃元稹事，在子美後，子美以對白羽，皆前代事。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蓋謂此也。社日云：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東方朔傳割肉事乃伏日，非社日也。史記六國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自秦漢以來，伏臘祠社，疑子美借用此事耳。憶昔行云：落日初低惆悵歎，倏忽東西無不可。王屋山中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日東出而人影或在東，不可致詰。南鄰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舊本栗字，今作粟。子美以其園猶有芋粟可收，所以為不全貧。若園吏以收粟，是豈得為貧也。兵車行云：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唐十道有河北，無山東，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頭字當作頸字，蓋烏無頭白者。李潮八分小篆歌云：書貴瘦硬方通神。唐初字書得皆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以後，變為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通濁，雖其言為篆字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送賈閣老出守汝州云：雲山紫邏深。注云：邏，寒也。取邀遲之義，非是。九城圖云：汝州有紫邏山。醉歌行云：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此最若意深遠。附李八秘書云：往時中補右，屈蹕上元初。然少陵能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為屈蹕上之初元耳。前出塞九首，為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為赴募者作。余嘗細考其詞，誠為不安。解悶云：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是吾師。舊本李陵蘇武是吾師一句在上，兼子美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則所謂孟子也。此但論詩，俗人意謂孟軻，乃移孟子論文更不疑一句在上，非也。江南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此詩非子美作。岐王開元十四年薨，崔滌

亦卒於開元中。是時子美方十五歲。天寶後。子美未嘗至江南。學詩須先理會次序。便見工夫。如北風詩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文章之妙。最在狀物處。如鐵甞落提攜之類最佳。

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為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元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則曰。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思賾深遠宜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耶。

西清詩話云。唐人弔子美。賦出三都上。詩須二雅求。孟少陵遠繼周詩法度。余嘗以經旨箋其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芻。雖不言主人。而待奴馬如此。則主人可知。與詩所謂言刈其楚。言秣其馬。言刈其蔞。言秣其駒同意。又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雖為高。大城難為堅固故也。正得古人著書互相備意。

學林新編云。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卒。案考子美詩。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詩。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詩。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詩。甫志與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案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癸丑歲。卒於大曆五年辛亥歲。為年五十九。則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碑序曰。蜀亂。先生下荊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內翰注子美詩曰。大歷三年。甫下峽入湖南。遊衡山。寓居耒陽。五年。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曆五年夏。甫還襄漢。卒於岳陽。某嘗考究杜陵及襄漢岳陽。皆無子美墓。惟耒陽縣有子美墓。前賢多留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小說麗情集者。首敘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無據妄說。不足信。今注子美詩者。亦假王原叔內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無乃用小說麗情之語耶。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五

駱賓王

石林詩話云。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為浮屠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緣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新唐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鷲嶺鬱岧嶢。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以後人因其續而錄之賓王集中。或本集固自為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

王摩詰

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後湖集云。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垂。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固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

石林詩話云。詩下雙字極難。須是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為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為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為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

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絶.近世王荊公.新霜浦漵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靑.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李希聲詩話云.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爲兩人者.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旣曰王維.又曰李嘉祐.以全篇考之.廢詩也.又楚鄕寒食梅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旣見杜牧集中.又劉夢得外集.作八句.其後云.朱轓尙憶羣飛雉.靑綬初聯左顧龜.非是潑城白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考其全篇.夢得詩也.然前四句.絶類牧之.

雪浪齋日記云.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淸.退之云.月吐窗冏冏.皆造微入妙.

後山詩話云.右丞蘇州.皆學於陶.王得其自在.

韋蘇州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淸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晩節把筆學爲者.豈蘇州自序之過與.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晩乃工.爲無足怪.高適年五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才本絶人.豈能爾也.宋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公尙未之與.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爲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哉.

蔡寬夫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爲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淸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緫及大和.恐別是一人.或集之誤.

苕溪漁隱曰.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大和間也.蔡寬夫云.劉禹錫所舉.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人言蘇州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爲流麗.

隱居詩話云.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後湖集云.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晩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薪寘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叢山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宇蓬煙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坌沒.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嚴長筆端丘壑.固自不凡.嘗爲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游八極之表耳.

石林詩話云.詩古人詩多.意有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爲己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餘春.此蘇州集中爲警策.而荊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荊公閱唐人詩多.觀百家詩選可見

也.如蘇子瞻山間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取傷句.縱橫役使.知彼我皆辨耳.

冷齋夜話云.琥珀詩曰.什爲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覩.佗說松液淪入地.千年所化.今燒之.尙作松氣.其琥珀中有形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今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蔡寬夫詩話云.王建詩.近蘇州集.載裴迪邱丹唱和詩.其語皆淸麗高勝.常恨不多見.如迪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意先秋.煩暑自茲退.淸涼何處求.如丹露樂有時至.自知往來疎.遐睇池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芙蓉府.歸乘觳觫車.猥蒙招隱作.豈愧班生廬.其氣格殆不減二人.非唐中葉以來.嘐嘐以詩鳴者可比.乃知古今文士.湮滅不得傳于子孫者.不可勝數.然士各言其志.其隱顯亦何足多較.觀兩詩趣向.其胸中殆非役役於世者.正爾無聞.亦何所恨.其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爲幸也.

孟浩然

漫叟詩話云.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唐元宗聞之曰.卿自棄朕.朕何嘗棄卿.孟貫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

隱居詩話云.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倉黃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召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曰.吾未嘗棄卿.何誣之甚也.因放歸襄陽.世傳如此.而摭言諸書.載之尤詳.且浩然布衣.闌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

呂氏童蒙訓云.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謂余云.作詩使史漢間全語.爲有氣骨.後因讀浩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逝.方悟山谷之言.

後山詩話云.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六

韓吏部上

東坡云。退之示兒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云。試吟靑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蔡寬夫詩話云。俗說退之子不慧。詆金根車改爲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則不應不識字也。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旣長。略无文性。溫庭筠嘗戲之曰。以爾爲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袞師我嬌兒。美秀乃无匹之句。其譽之亦不減退之。不知詩之所稱。乃此二子否乎。不然。二人之後。何其无聞也。

唐詩林云。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幷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寄意二姝。迨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孔毅夫雜說云。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石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淸。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黃。一病訖

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飮。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後山詩話云。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飮。惟能醉紅裙。而已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爲李于志。敍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爲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

西淸詩話云。張耒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飮。惟能醉紅裙。薛若淸苦自喩者。至云艷姬蹋筵舞。淸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曰。愛文字飮者。與俗人沽酒同科。

苕溪漁隱曰。古今聽琴阮琵琶箏瑟諸詩。皆欲寫其音聲節奏。類以景物故實狀之。大率一律。初无中的句。互可移用。是豈眞知音者。但其造語藻麗。爲可喜耳。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无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退之聽琴詩也。孤鶯啼曉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巖泉。又綴綿文章合。調和雌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陰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丁寧。此永叔聽琴詩也。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淸。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此子瞻聽琴詩也。春天百鳥語撩亂。風蕩楊花无畔岸。微穆愁猿抱山木。元冬孤鴻度寒漢。斧斤丁丁空谷樵。幽泉落澗夜蕭蕭。十二峯前巫峽雨。七八月後錢塘潮。孝子流離在中野。羇臣歸來哭亡社。空牀思婦感蟋蟀。暮年遺老依桑柘。此魯直聽琴詩也。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羣天拍水。楚國羇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深閨洞房語恩怨。紫燕黃鸝韻桃李。楚狂行歌驚市人。漁父拏舟在葭葦。此魯直聽搊阮詩也。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又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此樂天聽琵琶詩也。一彈決能又一彈。珠幢夜靜風珊珊。低回慢弄關山思。坐對燕然秋月寒。月寒一聲深殿閉。驟彈曲破音繁併。百萬金鈴旋去玉盤。醉客滿船皆暫醒。又猿鳴雪岫來三峽。鶴唳晴空聞九霄。此微之聽琵琶詩也。湘水冷波漸鼓瑟。秦樓明月罷吹簫。寒敲白玉聲何婉。暖逼黃鶯語自嬌。此王仁裕聽琵琶詩也。春風和暖百鳥語。嶢确山路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此永叔聽琵琶詩也。八音鏘鏘渡銀漢。九雛威鳳鳴朝陽。又鴻夾蹁躚舞淥波。鮫人出聽停綃梭。此夢得聽箏詩也。綿蠻巧囀花間舌。鳴咽交流冰下泉。此永叔聽箏詩也。江妃出聽霧雨愁。白浪翻空動浮玉。喚取吾家雙鳳槽。遣作三峽孤猿號。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來霜樹杪。此子瞻聽箏詩也。永叔子瞻謂退之聽琴詩。乃是聽琵琶詩。僧義海謂子瞻聽琴詩。絲聲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琴也。互相譏評。終无確論。如玉谿生錦瑟詩云。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亦是以景物故實狀之。若移作聽琴阮等詩。誰謂不可乎。

西淸詩話云。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屑。眞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无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

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詐也。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莫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來箏笛耳。詩成欲寄歐公，而公亡，每以爲恨。客復以問海，海曰，東坡詞氣，倒山傾海，然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又特言大小絃聲，不及指下之韻，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也。聞者以海爲知言。余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調迭犯，特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苕溪漁隱曰，東坡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亦取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隱括，使就聲律，爲水調歌頭以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觀此則二公皆以此詩爲聽琵琶矣。今西清詩話所載義海辨證此詩，復曲折能道其趣，爲是真聽琴詩，世有深於琴者，必能辨之矣。

高齋詩話云，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教善才伏。而善才姓名，不見於傳記。後見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有裴興奴，與曹同時。樂府雜錄云，綱善爲運撥，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曰，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

苕溪漁隱曰，東坡聽琵琶詩云，何異烏孫送公主，碧天無際雁行高。乃用文選王明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則琵琶非起於明君，蓋前已有也。釋名云，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也。四絃，象四時也。推手向前曰琵，卻手向後曰琶，因以爲名焉。

後山詩話云，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從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苕溪漁隱曰，唐賀懷智於明皇時彈琵琶，以石爲槽，鵾雞筋作絃，用鐵爲撥。今杜彬以皮爲絃，各自是一家也。

蔡寬夫詩話云，近時樂家，多爲新聲，其音譜轉移，類以新奇相勝，故古曲多不存。頃見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損，往往猶是唐本，而絃索家守之尤嚴，故言涼州者，謂之濩索，取其音節繁雄，言六么者，謂之轉關，取其聲調閑婉。元微之詩云，涼州大遍最豪嘈，錄要散序多籠撚，濩索轉關，豈所謂豪嘈籠撚者邪。唐起樂皆以絲聲，竹聲次之，樂家所謂細抹將來者是也。故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綠腰頭，小管丁寧側調愁。近世以管色起樂，而猶存細抹之語，蓋沿襲弗悟爾。綠腰本名錄要，後訛爲此名，今又謂之六么，然六么自白樂天時已若此云，不知何義也。

冷齋夜話云，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最爲絕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峽泛，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亡其名。琴家但名賀若而已。太宗尤愛之，爲之改不博金曰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仍命詞臣各探調製詞。時北門學士蘇易簡探得越江吟，其詞曰，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輿挽，玉麟背吟清風遠。又一本云，非雲非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黃金殿，蝦鬚半捲天香散，春雲和孤竹清婉入霄漢，紅顏醉態爛熳金輿轉，霓

旌影亂簫聲遠。此猶勝前篇也。

東坡云，琴曲有瑶池宴，其詞既不佳，而聲亦怨咽，或改其詞，作閨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揾殘妝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慍，低雲鬟眉峰斂暈，嬌和恨。

西清詩話云，退之宿龍宮灘詩云，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黃魯直曰，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諳客裏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邪。

蔡寬夫詩話云，前史稱王筠善押強韻，固是詩家要處，然人貪於捉對用事者，往往多有趁韻之失。退之筆力雄贍，務以詞采凌暴一時，故間亦不免此患，如和席八絳闕銀河曉，東風右掖春詩，終篇皆敘西垣事，然其一聯云，傍砌看紅藥，巡池詠白蘋，事除柳惲外，別无出處，若是用此，則於前後詩意无相干，且趁蘋字韻而已，然則人亦有非當用而適鍾驅儷，若出自然者，杜子美收京詩，以櫻桃對杕杜，薦櫻桃事，初若不類，及其云賞因歌杕杜，歸及薦櫻桃，則渾然天成，略不見牽強之迹，如此乃爲工耳。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參李杜，透機關，於調張籍詩見之，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以下，至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此領會語也。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有見處可以傳衣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七

韓吏部中

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史不載所由，以其詩考之，亦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爾，所謂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也。時柳子厚劉禹錫同爲御史，二人於退之最爲厚善，然至此不能無疑，故其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冤讎，二子不應爾，欲疑斷還不，蓋伾文用事時，亦極力網羅人物，故韓柳輩皆在籠中，然退之豈終爲人役者，雖不能自脫離，而視劉柳終有間，及其爲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爲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終始也。退之與李宗閔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木及猛虎行贈宗閔，皆略盡其終身所爲，然退之亡恙時，宗閔纔爲中書舍人，其所爲尚未彰，自錢徽貶後，牛李之憾始結，至其爲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烏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東坡云，古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

漫叟詩話云，符讀書城南詩云，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世人多讀爲長少之少，及閱漢史，匈奴傳云，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即能射狐兔，乃知少爲多少之少。

孔毅夫雜記云，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爲病也。雙鳥詩押兩頭字，李花詩押兩花字。苕溪漁隱曰，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閑字，日夜不得閑，君子不可閑，蓋退之好用重疊韻。

以盡己之詩意，不恤其爲病也。

學林新編云：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曰天子呼來不上船，一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市上酒家眠，一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青天，一曰皎如玉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又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於重用韻也。某案子美此歌，以飲中八仙歌五字爲題，則是一歌也，此歌首尾於船字韻中押，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爲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多，況於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沈浮亂冰玉，愛惜如芝草，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後園山腳詩曰：辟收困用事，亢冥齋盤梁，又曰：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一篇押二梁字也。北征詩曰：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又曰：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一篇押二日字也。夔府詠懷詩曰：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國遶回旋，一篇押二旋字也。贈李八秘書詩曰：車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又曰：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一篇押二虛字也。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又曰：衰謝終蕭條，恩波延揭厲，一篇押二厲字也。贈汝陽王詩曰：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又曰：鴻寶今寧秘，丹梯庶可陵，一篇押二陵字也。喜辭張岑參遷宦詩曰：栖遲分半菽，浩蕩逐浮萍，又曰：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一篇押二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盡雄俊，志必在騰騫，一篇押二騫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雖然子美非艱意爲此者，蓋有所本也。案文選載古詩曰：長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也。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也。謝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又曰：外物徒所貴，勵志故絕人，一篇押二人字也。又南園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一篇押二同字也。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貢薛，豈足稱達生，又曰：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一篇押二生字。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曰：驚飆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章行曰：汎舟清川渚，遙望江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一篇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曰：何當行路子，辭折忘所歸，又曰：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押二歸字。江淹雜體詩曰：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又曰：太平多懽娛，飛蓋東都門，一篇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自有體格，杜子美亦倣古人之作耳。韓退之贈張籍詩，二篇押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向字，又李花詩，押二花字，又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又和盧郎中送樂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爽詩，押二愁字，又叉魚詩，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奧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退居詩，押二房字，步遊春詩，押二行字，寄元微之詩，押二夾字，出守杭州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遊悟真寺詩，押二繁字，其餘詩人如此疊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意到即押耳，奚獨於飲中八仙歌而致惟邪？子瞻送江公著詩曰：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曰：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蓋子瞻自不必注。

山谷云：老杜飲中八仙歌，船字、眠字、天字韻各再押，前字韻凡三押，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用韻無害，亦周詩分章之意耳。

三山老人語錄云：白樂天寄劉夢得詩，有歎我白無兒之句，劉贈詩曰：莫嗟華髮與無兒，卻是人間久遠期，雪裏高山頭蚤白，海中仙果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幸免如新分非淺，祝君長咏夢熊詩。注云：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殊，古之詩流曉此，唐人忌重疊用字如此，今人詩疊用字者甚多，東坡一詩猶兩耳字韻，亦曰義不同。

學林新編云：冷齋夜話曰：杜子美彭衙行，押二餐字，某案彭衙行曰：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又曰：衆雛爛漫睡，喚起沾盤飧，然則子美押餐飧二字者，義不同，冷齋誤矣。餐千安切，飧音孫。伐檀詩曰：不素餐兮，又曰：不素飧兮，毛詩傳云：熟食曰飧，孟子饔飧而治，趙氏注云：夕食曰飧，蓋盤飧者，左氏傳所謂盤飧寘璧者也，故凡言盤飧，皆當用飧字，不當用餐字，按廣韻上平聲二十三魂字韻中有飧字，二十五寒字韻中有餐字，子美彭衙行，於兩韻中通押，蓋唐人詩文用韻如此，本朝始令禮部擬廣韻之要略者，使學者用之，而限以獨用之文，故如餐飧二字，不得同韻而押矣。子美示從孫濟詩曰：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閬詩曰：畦蔬遶茅屋，自足媚盤飧，贈孟氏詩曰：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飧，別李義詩曰：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飧，此數詩或用魂字韻中押，或於寒字韻中押者，此謂之唐人用韻之例也。凡上有盤字，則下當用飧字，而子美詩集中亦或用盤餐字，當是傳寫刊字之訛，子美不應誤用字也。

少陵詩年譜云：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李適之自左相能政，皆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集中誤爲稱世賢。

隱居詩話云：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到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及酬盧仝詩曰：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即此時也。李渤、石洪、溫造爲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之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剛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爲處士，乃剛口論世事，希聲名，頗嘱使，又要索高價，似玉飾僕御，以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

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韓退之題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作詩題其後，其中有數句不可曉，蓋本脫誤也，嘗得一善本，乃二詩，仍多八字，一云：昔人曰二子，其納吹一吹，嗚嗚自其下，頗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附贅著過魚，定非磊落人，謂也困公安，不自閑其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間，糞壤多污穢，豈有臧不臧，臧不如雨忘，但以一槩量，一云：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後徑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能幾時，君子不可閑。

類苑云：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賦謝自然則曰：童騃無所識，作誰氏子則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唐子西語錄云：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後山詩話云：南食詩，鱟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相黏如山，蠔，牡蠣也。

冷齋夜話云、附同游詩。曉山含金路。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山谷曰。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謫峽川。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二鳥名。若虛設。故人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亦謂之春曉。

漫浪齋日記云。退之征蜀聯句云。始去杏飛蜂。及歸柳嘶蚻。語新意妙。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亦記時也。苕溪漁隱曰。山谷亦有去時魚上冰。歸來燕哺兒之句。

三山老人語錄云。楊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一本慕作篡。退之詩。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

高齋詩話云。退之詩云。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蓋取老杜清秋燕子正飛飛。老杜又取古樂府陸機悲哉行云。飛飛燕弄聲。

隱居詩話云。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八

韓吏部下

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退之詩常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

後山詩話云。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岳醫閭。神鬼受職。曾子固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若。昆侖渤澥。波不驚揚。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耳。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耳。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耳。

蔡寬夫詩話云。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几山詩云。旗穿曉日雲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而晉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白放浪綠野橋。多爲唱和。間見人文集。語多質直渾厚。計亦似其爲人。如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之句。可謂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諷誦此二句。親書於壁。

蔡寬夫詩話云。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觀此語。使知退之非留意於書者。今

洛中尚有石刻題名。信不甚工。柳子厚書迹。湖湘間多有其碑刻。而體不一。或疑有假託其名者。惟南岳彌陁和尚碑最善。大底規模虞永興矣。然不知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腳者如何也。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予家有其父閣所書豆盧府君德政碑。簡遠精勁。多出於薛稷魏華。此蓋自其家法言之。白樂天不甚論書。然今世士大夫尚有藏其真跡者。如錢文僖家一二帖。筆體精彩。殆不減徐會稽也。

東坡云。游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書。九月葉赤而實紅。退之詩乃謂此也。

苕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故東坡鐵柱杖詩云。入懷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晝眠。山谷筇竹杖贊。落翁晝寢。蒼龍掛壁。皆用退之詩也。

隱居詩話云。劉若中斑林。角黍餉沉瑕。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此真斑竹也。苕溪漁隱曰。斑竹惟湘有之。鮮紫倒暈如血色。天生如此。即未嘗每點上有苔錢封之。余往來湖湘屢矣。嘗親採此斑竹以爲拄杖。但向陽一面斑點多。極難得通身斑點者。若嶺右藤梧之間。別有一種斑竹。極大而斑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蘚封之。非盡有也。

隱居詩話云。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予頃年嘗與王荊公評詩。余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荊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荊公之意。信乎所見之殊。不可強同也。

山谷云。會合聯句。孟郊張籍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故意氣相入。雜然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恭耳。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問山谷云。人言退之東野聯句。大勝東野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即有此理也。

後山詩話云。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墓誌。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苕溪漁隱曰。退之爲子厚羅池廟碑。子瞻爲退之潮州廟碑。二文高妙。豈非如歐公之言乎。

隱居詩話云。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工於前也。

蔡寬夫詩話云。世傳陳陶詩數百篇。間有佳語。如中原不是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之類。人多傳誦之。龍袞江南野錄爲陶傳。稱其得道不死。開寶間。猶无恙。然唐末人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則陶之死久矣。不知袞何所據乎。陶見於唐末。而集中乃有贈高閑歌。若爾亦

自嘗年百餘歲，唐詩人如劉商，皆傳爲仙去，固不可知，但既有哭之人，則知其死不誣耳。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作新字是也。苕溪漁隱曰：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堦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詩善叙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夔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獨爲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苕溪漁隱曰：退之詩如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之句，尤閑遠有味。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爲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呂氏童蒙訓云：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爲能深識之，學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宗詩亦然。苕溪漁隱曰：洪龜父謂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龜父乃魯直之甥，其言有自來矣，若居仁之言，殊未可信也。

隱居詩話云：南溪始泛詩，將死病中作也，何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迹，又云：餘年懍無幾，休日愴已晚。

張籍哭退之詩略曰：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休官罷，兩月同遊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撑，公作游溪詩，詠唱多慷慨，又曰：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秀才謂賈島也，島有撝文哭張籍韓愈詩曰：倘有新成詩，欲見張與韓也。

後山詩話云：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

隱居詩話云：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顏作聱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贈張籍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澾拳跼，梯飆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記爲信然，而沈顏爲妄辨也。

唐子西語錄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也。

蘇子由云：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柳子厚平淮夷雅曰：咨子偭伺，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言賊以逆取敗，最爲精確。

苕溪漁隱曰：與崔立之詩云：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捩音麗，琵琶撥也，謂左右窺。又荷池詩云：未諳鳴摵摵，那似卷翻翻，又有摵摵井梧疏更殞之句，摵音縮，又音蹙，並到也，又音索，乃殞落兒。文選盧子諒詩：摵摵芳葉零，潘岳秋興賦：庭樹摵以灑落。

後山詩話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孫學士莘老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苕溪漁隱曰：少游集中進卷，有韓愈論云：韓氏杜氏其集詩文大成者與，非子瞻有此語也。

夷堅志云：陳珦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也，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郡人，曰：昔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卒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裴度，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珦愾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訪能書者，寫韓文刻之，又有黃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方崇寧禁時，當毀，徐人惜之，寘諸泗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鉤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敲作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惡其煩聒，命投之深淵，遂不可復出，二事相反如此，識者莫不嘉陳之識，而誚黃之無別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十九

柳柳州

東坡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精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澹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詩眼云：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答云：大體皆好，又問君愛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微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澹然離

詳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此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温之俊偉。哭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挽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事，又反復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作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益，殆折楊皇荂之辨，易售於流俗耳。

東坡云，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爲酸楚，閔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爲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浪物外，若眞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眞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

洪駒父詩話云，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

東坡云，余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眞若劍鋩，誦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葧薌氣，子厚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綵翠於沙礫，亦妙語也。

山谷云，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容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誰人相伴作漁翁，右元次山欸乃曲，欸音襖，乃音靄，湘中節歌聲，子厚漁父詞，有欸乃一聲山水綠之句，誤書欸欠，少年多承誤妄用之，可笑。苕溪漁隱曰，余游浯溪，讀磨崖中興頌，於碑側有山谷所書欸乃曲，因以百金買碑本以歸，今錄入叢話，又元次山集欸乃曲注云，欸音襖，乃音靄，棹船之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靄，乃音襖，遂反其音，是不曾看元次山集及山谷此碑，而妄爲之音耳。

冷齋詩話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

東坡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簡文答湘東王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歌。

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集中第一。

孟東野賈浪仙

張文潛云，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賢，曰，島爲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爲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洽，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爲小道無取也。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爲郊島詩，豈非誤耶。

蔡寬夫詩話云，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爲力勍氣孱，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澀，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爲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因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斷石破山，先觀鑱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爲如何哉。

緗素雜記云，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諄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余案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著推字，又欲着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論詩，與爲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爲僧，居法乾寺，號無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吟詠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睨帝曰，郎君何會此耶，遂奪取詩卷，帝慚赧下樓而去，遂除島爲遂州長江簿，唐史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

今是室手錄云，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時賈島詐爲稍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嘉歎久之，自此不復言詩。

冷齋夜話云，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而今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暇，眞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何也。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笠澤叢書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耳。

玉川子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食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食詩云。食之者。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曰。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爲當矣。又月蝕詩中云。歲星坐厲德。官爵奉董秦。忽使黔婁生。覆尸无衣巾。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是无功而享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賊將。歷立戰功。雖蕃暴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邪。後卒汙朱泚僞命。誅。考其終始。非无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

學林新編云。韓退之月食詩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謂玉川子月食詩。豪怪奇挺。退之深所歎伏。故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成之。予竊以爲不然。退之月食詩題曰。效玉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爲言者。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仝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險怪。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食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爲月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然後而成詩邪。以謂退之自爲月食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

雪浪齋日記云。玉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蕭才子宅問答詩。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其詞曰。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盈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兮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

李習之

石林詩話云。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亦非其所長。故多不作耳。退之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若譏其徒爲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翺見於遠游聯句。前之粗灼灼。此去信悠悠。一見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不使強爲之。亦可謂善用其短也。苕溪漁隱曰。余讀傳燈錄。言朗州刺史李翺謁藥山。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翺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缾。翺遂贈以詩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又藥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東九十許里。居民盡謂東家。翺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笑一聲。余以唐書翺本傳考之。翺嘗爲朗州刺史。則傳燈錄所載是也。翺未嘗爲鄭州刺史。古今詩話所載鄭州刺史李翺詩。非也。傳燈錄有此二詩。石林以謂翺詩散亡。無一篇存者。但一見遠游聯句而已。何也。

李長吉

緗素雜記云。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鍾虡、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徒門外。又漢晉春秋曰。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

又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歌曰，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案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李賀以謂青龍九年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是李誤也。酈元水經注云，魏文帝黄初元年，徙咸陽始皇所鑄金人十二，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卽與明帝所徙銅人事略同，而未詳其旨。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幷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後十四年而秦亡。又後漢蓟子訓，有神異之道，時有百歲翁，自說爲兒童時，已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注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器，聚咸陽，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至此四百二十餘年，故東坡贈梁道人詩云，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又張天覺贈人詩云，鶴骨飄飄紫府仙，摩挲金狄不知年。皆用此也。

緗素雜記云，李賀苦晝短詩云，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按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龍銜燭以照太陰。又離騷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注云，若木在西極，謝希逸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五臣注云，扶桑日出處，若木日沒處，由是知若木在西，燭龍在北，而李云如此，其誤矣。

摭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命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云，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後舉進士，賀父名晉肅，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爲著諱辨一篇。

蔡寬夫詩話云，唐人避家諱甚嚴，韓退之爲李賀作諱辨，當時固然非之，舉子就試，題目有犯其家諱者，皆託題目不使，不敢就試而出，其嚴固可知。惟權文公集，皆不避其父名皋，此不可解。杜子美詩一部，未嘗使閑字，獨一聯云，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一處而已。頃見王侍郎欽臣云，舊嘗疑此，以謂既不避，則不應只犯一字，後於薛向家，得五代時人故本較之，乃是殷字，恐好事因本朝廟諱易之，而不暇省其父名也。苕溪漁隱曰，老杜家諱閑，而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幔，此字在句中，容或傳本有誤，至於洪愛客霜鬢，留悵卜夜閑，閑字乃押韻，或云是閑字，殊有理也。鄭家閑不遠，山谷謂閒不遠，詩意乃佳，王原叔作閒字，非也。曾閃朱旗北斗殷，介甫刊作閑字，豈非臨文不諱之義乎。

少陵詩總目云，洪愛客霜鬢，留歡上夜關，而正文作卜夜閑，非也。不獨先生詩中，鮮有犯其先諱，蓋於屬對亦不工矣。

李衛公

蔡寬夫詩話云，巴峽中有吐綬雞，比常雞差大，咮藏肉綬，長闊幾數寸，紅碧相間，極煥爛，常時不可見，遇晴日則向陽擺之，頂有先出兩肉角，亦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逾時乃斂。李文饒詩所謂葳蕤散綬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擬是也。文饒云，出劍溪，今劍之越人不復有，予嘗自峽中攜至蘇州，人皆不識，則知山川風氣所產，古今亦有不同也。

倦游雜錄云，眞珠雞，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以其羽毛有白圓點，故號眞珠雞，又名吐綬雞，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氣和暖，頷下出綬帶，方尺餘，紅碧鮮然，頭有翠角雙立，良久悉斂於咮下，披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剖其頸臆間，亦無所覩。苕溪漁隱曰，廣右山中亦有吐綬雞，余在二廣，見人家多畜之，不獨巴峽中有也。王荆公有絕句云，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雪浪齋日記云，李衛公詩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頗似少陵句。王荆公詩云，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青，山谷贈詩云，已握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

常建

東坡云，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以爲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螺蛤邪。

洪駒甫詩話云，丹陽殷璠撰河嶽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爲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爲恨。予謂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

嚴維

六一居士詩話云，聖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貢父詩話云，此一聯細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老杜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纇。苕溪漁隱曰，春水慢不須柳，此眞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殊非是，蓋夕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塘，夕陽遲豈獨花塢哉。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爲己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歎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爲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

徐季海

山谷云，越州應天寺前間，姑蘇人避塊雨東，所居小房，瑯琊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鰻鱺魚，水有盈縮，與江湖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爲岫，徐季海題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元暉云，窗中列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人長嬴，長嬴卽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嬴，可乎。能奴登切，獸名，熊屬，足似鹿，絕有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奴來切，三足鼈也，今於來字韻中用，法士多

瓌能，乃是俳優體耳，然魏晉人作詩，多如此，借曰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壯，大壯之壯，牡，牝牡之牡，今言規模稱壯哉，必壯字誤寫耳，魏晉人用字，亦多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古人寫橋槁直直，皆不成字。

劉賓客

山谷云，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愁脫卷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三閣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槩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呂氏童蒙訓云，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始推服也。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登廬山一寺，與郡僧閱爐內舉生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

隱居詩話云，人豈不自知邪，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為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升平年，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為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隱居詩話云，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

畢浪齋日記云，荊公嘗讀唐人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以為此即儲光羲詩，苕溪漁隱曰，此一聯，乃夢得秋日送客至潛水驛詩，非儲光羲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一

香山居士

王直方詩話云，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一絕云，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蓋其意優游而不迫切故也，然樂天賦此時，年甚少。

桐江詩話云，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詩云，自憐郡姓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箭盡驚人，其自言兄弟中第，曲折盡矣，樂天自作墓誌，以白起為祖，故曰自憐郡姓為儒少也。

雞肋集云，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敘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敘若是貴邪，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古所無，奈何溺小者好而輕喪其所當之寶，異於得原失信，不圖而去矣，晚多閒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忘，顧甚於少年宦游時，遲莫營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論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皆捨原何足道說。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官，九品與今制特異，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元

崇館爲京兆少尹，官皆六品，故猶着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着緋衫，南宮啓請無消息，朝散何時復入衘，是也。後與元微之同制，加朝散大夫，始登五品，故其詩曰，命服雖同黃紙上，官班不共紫微前，靑衫脫早差三日，白髮生遲校九年，中書舍人雖正五品，必待加朝散，而後易緋，此知其不繫於職事官也。前輩記張嘉貞爲中書令着緋，傅遊藝爲相着綠，蓋以此也。唐借服色，皆并魚假之，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有謝裴常侍贈袍魚袋詩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瑞草繞腰飛，其後除尚書郎，復有脫刺史緋詩云，使留朱紱還鈴閣，卻着靑袍侍玉除，無奈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此與今制特異也。其特賜者，延亦不相越，唐書裴坦爲睦州刺史，賜金紫，辭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

東坡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爲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淸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故有詩云，空詠連珠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蓋爲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爲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爲常耳。吳人以作爲佐音，淮楚之間，以十爲忱音，不通四方，然退之非閣復非橋，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樂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乃皆用二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姑爲戲也，呼兒爲囝，（音蹇）父爲郎罷，（[illegible]）語也，顧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哀閩之詞曰，囝別郎罷心摧血，況善諧謔，故特取其方言爲戲，至今觀者爲之發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字曷嘗不隨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羌曰蹇，平語之詞曰些，一經屈宋用，後世遂爲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無貴遠鄙近耳，今毗陵人平語，皆曰鍾，京口人曰兜，淮南人曰塢，猶楚人曰些，嘗有士人學爲騷詞，皆用此三語，聞者無不拊掌。苕溪漁隱曰，老杜詩有主人送客無所作，（佐音）行酒賦詩殊未央之句，則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

苕溪漁隱曰，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皆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營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圖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爲此也。

東坡云，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靑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爲相時也，禹錫爲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蓋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云，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雖不著所以，當亦與禹錫同意，古東門用袁盎事也，樂天江州之謫，王涯實爲之，故甘露之禍，樂天亦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靑山獨往時之句。

蔡寬夫詩話云，樂天聽歌詩云，長愛夫憐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關，注謂王右丞辭，秦川一半夕陽關，此句尤佳，今摩詰集載此詩，所謂漢主離宮接露臺者是也，然題乃是和太常韋主簿溫湯寓目，不知何以指爲想夫憐之辭，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

音耳。予家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詩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竊取，而播之曲調乎。

緗素雜記云，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啉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齒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穎水牛，其尾三丈，時人做之，以爲酒令，今兩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啉云者，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據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啉尾，啉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又云，稍倦持螯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乃用藍字，蓋婪藍一也。

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爲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淸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寞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後史補云，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桑郎，蓋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

隱居詩話云，樂天題海圖屏風詩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鼇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絕沉其鉤，一鼇既頓頷，諸鼇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謂此詩，蓋劉隗李訓薛文通輩事，爲之太息。

東坡云，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擾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二

傑，事亦未易辦也，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二說未知孰是。

緗素雜記云，唐故事，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循用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樂天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按天文志，紫薇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何關紫薇花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顚賞遍洛陽春，又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官名有因人而重，遂爲故事者，何遜爲水部員外郎，以詩稱，至張籍自博士復拜此官，樂天詩賀之云，老何歿後吟詩絕，雖有郎官不愛詩，今日聞君除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籍答詩亦云，幸有紫薇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自是遂爲詩人故事，劉原甫嘗以鄭谷戲梅聖俞爲梅都官，然谷詩有云，都官雖未是名郎，踐歷曾聞薛許昌，復有李公陪雅躅，豈宜鄭子忝餘光，其自序以爲薛能李頻皆嘗歷拜其曹，由之振盛，則都官之重，自谷時已云然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傳樂天詩云，文詞蓋世徒爲爾，命壓人頭不奈何，予見李侍郎家，收得樂天親迹詩草，

乃云病擊人頭。

蔡寬夫詩話云。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歡。其變不一。樂天所謂。閒徵雅令窮經史。韓退之令徵前事爲者。今猶有此道習也。昔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答者乃云。李耳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又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答者以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皆可謂精的也。復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重者曰。火炎崑岡。乃有土圭測影。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

王直方詩話云。帝輿九齡雖吉夢、山呼萬歲是虛聲。此樂天作開成大行挽詞。對事親切。少有其比也。

苕溪漁隱曰。江南人家造紅酒。色味兩絕。李賀將進酒云。小槽酒滴真珠紅。蓋謂此也。樂天詩亦云。燕脂酌蒲萄。蒲萄酒名也。出太原。得非亦與江南紅酒相類者乎。

王直方詩話云。韋蘇州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樂天招張司業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床眠。意亦相類。然不爲人所稱也。老杜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而樂天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世亦獨稱老杜。

苕溪漁隱曰。樂天次楞伽寺詩云。照水姿容雖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陳子高病起詩云。照水姿容非復我。上樓腰腳不如人。時稱爲佳句。殊不知乃體樂天詩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二

唐彥謙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言。唐彥謙詩。最善用事。其過長陵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又題漢祖河亭云。烟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

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爲模式。三尺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西崑體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在黃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而文公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景祐慶歷後。天下知尚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雜見於世。杜子美最爲晚出。三十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文章隱顯。固自有時哉。今太白諸集猶兼行。獨彥謙殆舉有知其姓名者。詩亦不多。格力極卑弱。僅與羅隱相先後。不知文公何以取之。當是時以偶儷爲工

耳。老杜詩既爲世所重。宿學舊儒。猶不肯深與之。嘗有士大夫。稱杜詩用事廣。傍有一經生。忽憤然曰。詩公安得爲公論乎。且其詩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彼尚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廣。聞者無不絕倒。予爲進士時。嘗舍於汴中逆旅。數同行。亦論杜詩。旁有一押糧運使臣。或問之曰。嘗亦觀乎。曰平生好觀。然多不解。因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相問曰。既言無敵。安得卻似鮑照庾信。時座中雖笑之。然亦不能遽對。則似亦不可忽也。苕溪漁隱曰。庾不能俊逸。鮑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無敵也。武弁何足以知之。

隱居詩話云。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橫度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余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謂也。

古今詩話云。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爲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

石林詩話云。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詩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會處。如是乃爲至到。

蔡寬夫詩話云。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亡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

是其短。世人反以爲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

冷齋夜話云。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澀。時稱西崑體。然荊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試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窗知。宋變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

蔡寬夫詩話云。義山詩集載有感篇而無題。自注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其中有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誅。又昔黃五色棒。捲遺一陽生之語。按李訓鄭注作亂。實以冬至日。是年歲在乙卯。則是詩蓋爲訓注作也。唐小說記此事。謂之乙卯記。大抵不敢指斥之云。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初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初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喜也。

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苕溪漁隱曰。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故煬帝快心一逞。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爲人臣者。亦當悟其微旨。如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莫能及。鮑照於所爲文章。多鄙言累句。故二君者。亦無得以嫉之。終見容於二世。豈非明哲

保身之要術乎。

西清詩話云：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廬陵中，能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藍煮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荊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三山老人語錄云：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荊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

緗素雜記云：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山谷道人讀此詩，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東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案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玉生煙，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瑰邁奇古，信然。劉貢父詩話以謂錦瑟乃當時貴人愛姬之名，義山因以寓意，非也。

詩眼云：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之與小杜詩，甚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誼貫神明，風雲猶為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而聞者為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漫叟詩話云：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溪生江之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

桐江詩話云：近時士人作四六頌德，多用辭林枝葉，學海波瀾，殊不知出處，乃崔珏哭義山詩也。詩云：辭林枝葉三春盡，學海波瀾一夜乾。此其佳語耳。

苕溪漁隱曰：玉溪生牡丹詩，錦幃佳人乃越絕書中事，退之燈花詩，全似老杜，所用黃裳事，見前漢黃屋注中。荊公詩曰：溪邊飲啄自浮鳩，浮鳩出管志。

王建

西清詩話云：歐陽永叔歸田錄言：王建宮詞多言唐宮中事，羣書闕紀者，往往見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史不著所能，獨名畫記言善畫，亦不云工蛺蝶，所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紀滕王湛然，善花鳥蜂蝶。又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嘗見滕王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蓋湛然非元嬰，孰謂張彥遠不載耶。又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

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事見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摭實，非鑿空語也。

陳輔之詩話云：王建宮詞，荊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唐王建宮詞，序跋云：王建大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著，進來龍馬每教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效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三

杜牧之

石林詩話云：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昭陵之句。江楫之謫官累年，後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為御史，引牧詩為證，以為怨望，遂復謫。

潘子真詩話云：顏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即左遷始平太守也。杜牧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山谷云：愛閑愛靜，未得一麾而去也，別本作欲把一麾，非是。麾之訓即漢嚴助傳[?]，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緗素雜記云：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為荀勗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守耳。東坡文公詩云：使麾得請印垂腰。又云：一封通奏衢[?]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獲

一聯行，是眞得延年之意，未嘗誤用也。

高齋詩話云：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忽用寒暄醅，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苕溪漁隱曰：摭遺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覃及第，大會公卿，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盎。則唐人用櫻桃薦酪，此事又可驗矣。

詩眼云：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此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有賜櫻桃詩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扃。蓋學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跡，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隱居詩話云：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木蘭篇，願馳千里明駝足，千里送兒還故鄉。明字多誤作鳴。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苕溪漁隱曰：余讀古樂府木蘭篇云：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止此而已，駒父乃云如此，疑其誤也。

潘子眞詩話云：庾信宇文盛墓誌銘云：受圖黃石，不无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牧之題李西平宅詩云：受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亦即舊為新之一端也。

潘子眞詩話云：南豐先生曾子固言：阿房宮賦，鼎鐺玉石，珠瑰金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瑰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又言：牧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又言：津陽門詩、長恨歌、連昌宮詞，俱載開元天寶間事，微之之詞，不獨富艷，至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委任責成，治之所興也；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險詖私謁，無所不至，安得不亂。稹之敍事，遠過二子。

隱居詩話云：杜牧好用故事，仍於事中復使事，若虞卿雙璧截肪鮮是也。亦有趁韻而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是也。李絅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初無糜字。

隱居詩話云：杜牧晚晴賦：忽引舟于深灣，覩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嫣然如女。芰，菱也。牧乃指為荷花。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雲何龍。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鬬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午憩時門，臨泉觀鬬龍。韓自河陽還許，但道經時門，豈復覩當日之鬬龍邪。

洪駒父詩話云：牧之未雩何龍，鮑欽止謂予言：本是未雲何龍，當以此為是。

遯齋閑覽云：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支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溫庭筠

三山老人語錄云：六一居士喜溫庭筠詩：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嘗作過張至祕校莊詩云：鳥啼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效其體也。

雪浪齋日記云：溫庭筠小詩尤工，如鶯高蝶過遲。又蝶翎朝粉重，鴉背夕陽多。又詠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苕溪漁隱曰：溫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也。

杜荀鶴

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詩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苕溪漁隱曰：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詩也，乃杜荀鶴之句，然猶未敢以六一居士詩話為誤，後又看蔡府燕閒錄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為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

高齋詩話云：山谷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退之詩，誰人肯向死前休。

韓致元

西清詩話云：韓偓詩：鵝兒唼啑梔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事見崔豹古今注云：蛺蝶大者為鳳子。

遯齋閑覽云：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為，後人嫁其名於韓偓，誤矣。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元侍郎無題二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偓敍中亦具載其事。又嘗見偓親書詩一卷，其嫋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偓詞致婉麗，非凝言。余有香奩集，不行於世，凝好為小詞，洎作相，專令人收拾焚毀，然凝之香奩集乃浮艷小詞，所謂不行於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奩集為凝作也。

借對

東坡云：沈佺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換牙緋。杜子美詩：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

漫叟詩話云：荊公和人詩，以庚桑對五柳，黃耆目對白雞年，此名借對，不特此也，如李白詩：水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皆此類也。禁樹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峯高不下，萬木幾經秋。以下對秋，蓋夏字聲同也。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春紅葉在，終日子規啼。以子對洪，以紅對子，皆假其色也。閑聽一夜雨，更對柏巖僧。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一對柏，以十對遷，假其數也。

蔡寬夫詩話云：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蓋造語適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無丹灶術，那免白頭翁，韓退之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借丹對白，借爵對魚，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諸

人.蓬立以爲格.賈島春風黃葉落.開戶子規啼.崔峒因尋樵子徑.得到葛洪家.爲例.以爲假對勝的對.謂之高手.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半夜鐘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言.唐人有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余觀于鵠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往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豈唐人多用此語也.儻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耳.溫庭筠詩亦云.悠然逆旅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庭筠詩.多措在白樂天詩後.

石林詩話云.此唐張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歐公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寺.實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

詩眼云.歐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爲語病.南史載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爲限.阮景仲爲吳興守.禁半夜鐘.至唐詩人.如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宮一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鐘邪.今之定夜鐘邪.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耳.

學林新編云.世疑半夜非鳴鐘時.案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然則半夜鐘.固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言姑蘇城外寺.則半夜鐘乃吳中舊事也.

熟食清明

迂叟詩話云.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賜.非常賜例也.

本事詩云.唐德宗時.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又請之.上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上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

西清詩話云.張籍寒食內宴詩.朝光瑞氣滿宮樓.綵纛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廚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乃知唐詩明宴百官.亦皆冷食.又至夜而罷.

緗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即今賣餳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餳字.後常業詩.即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至宋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餳天.亦用鄭箋吹簫賣餳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矣.余比因閱沈佺期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遙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謫驩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考功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同仕武后朝.故所傳容有此繆.所未詳也.寒食清明.多用餳粥事.如李義山詩云.粥香餳白杏花天.宋子京途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着早桐.客甌餳粥對禺中.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詩云.杯盤餳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又云.多病正愁餳粥冷.東坡詩云.新火發茶乳.

溫風散粥餳.皆清明寒食詩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四

陽關霓裳

東坡云.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盃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山谷云.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州.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之.

西清詩話云.歐陽公歸田錄.論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余嘗觀唐人西域記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鄭嵎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府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脗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曲.則知霓裳.亦來自西域云.

蔡寬夫詩話云。霓裳之始。世多以白樂天所記。與劉禹錫王建二詩不同爲疑。按明皇雜錄云。道士葉法善嘗引上至月宮。聆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音。爲霓裳羽衣曲。此說雖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言。元微之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侵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之始。自當以此爲證也。鄭嵎津陽門詩以謂上歸。但記其半。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作腔。此則與樂天之說符矣。但不知禹錫、建皆與此數人同時。何從復得異說也。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放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爲題。此自一曲也。是歲勝首李肱所試詩。即此題。其詩始言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末言蓬壺事已空。仙樂功无替。詎肯聽遺音。聖功知善繼。則亦是祖述開元遺聲耳。此曲世无譜。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載。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送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

苕溪漁隱曰。明皇遊月宮事。凡見於五書。鄭嵎津陽門詩注、明皇雜錄、高道傳。此三書皆云葉法善。引明皇遊月宮。聞樂歸作霓裳羽衣曲。唐逸史云。與羅公遠同遊。異人錄云。與申天師同遊。惟此二書爲異。余嘗考高道傳。亦有羅公遠列傳。无遊月宮事。則知唐逸史之誤无疑。若異人錄。別无以證之。未遑以爲謬也。

秘色

侯鯖錄云。今之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比見陸龜蒙進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鬬遺杯。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錢氏爲始。

唐人雜記

蔡寬夫詩話云。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嘗有人客舍壁間見此詩。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有。好事者或塡入樂府。仲賢當前輩未貴杜詩。獨知愛尙。往往造語警拔。但體小弱。多一律。可恨耳。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比。恐公未嘗見其全編。大抵仲賢情致深婉。比當時輩流。能不專使事。而尤長於絕句。如一夜西風旅雁秋。背身調鏃索征裘。關山落盡黃榆葉。駐馬誰家唱石州。又江蘺薄薄日斜曛。江館蕭條獨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猶作一雙飛。若此等類。須在王摩詰伯仲之間。劉禹錫杜牧之不足多也。

西清詩話云。緱氏王子晉升仙之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嘗題一絕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後晏元獻守洛。過見之。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此詩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苕溪漁隱曰。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此果一人邪。果二人邪。當俟知者問之。

苕溪漁隱曰。羊士諤尋山家詩云。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余嘗居村落間。食飽攜筇縱步。款鄰家之扉。小立待之。眼前景物。悉如詩中之語。然後知其工也。

汪叟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渙、暢諸（一云暢當）二詩。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西清詩話云。題華清宮一絕。行盡江南數十程。曉乘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向長楊作雨聲。乃

杜常也。又武昌阻風一絕。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閑臨水。貪看飛花忘卻愁。乃方澤也。二人不以文章名世。而詩語挺入如此。殆不可知矣。

西清詩話云。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苕溪漁隱曰。余嘗用此語作春日一聯云。語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

樵言云。李涉篇詠甚著。如溪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樹留影。拂牀琴有聲。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

苕溪漁隱曰。孫夷中詠田家詩云。鋤禾日正午。汗滴禾下土。故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此數語最佳。其餘雖有諷刺。亦俚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與今楊子橋爲對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楊州城中。李紳與李頻詩云。鸕鶿山頭片雲晴。楊州城裏見潮生。以爲自大歷後。潮信始不通。今瓜洲既與揚子橋相連。自楊子距江尙三十里。瓜洲以閘爲限。則不惟潮不至楊州。亦自不至楊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大抵江中多積沙。初自水底漸漲聚。傍江居人。多能以水色驗之。漸漲而出水。初謂之淤泥地。已而生小黃花。而謂之黃花雜草地。其相去遲速不常。近不過三五年者。自黃花變而生蘆葦。則縣亙數十里。皆爲良田。其爲利不貲矣。故有辨其水色。即請射而懸窒。出稅三二年者。予在丹徒。聞金山之南。將有漲沙者。安知異時金山復不與潤州爲一邪。

漫叟詩話云。世俗多以樂史慈竹詩諭蒙。謂其有補於教化。有云。又聞猓然死。終不相棄離。非見十道四蕃志。愛州有此獸。似猴而大。有仁義。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爲射所中。則傷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孰謂人而不如獸乎。

漫叟詩話云。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以論蒙。若天詩云。戴盆徒仰止。測管詎知之。庶詩云。孔竅曾子辟。漢殿藏書重。可謂着題。乃東坡所謂賦詩必此詩也。

楊凝式

蔡寬夫詩話云。楊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自檢束。自號楊風子。終能以智自完。其法高妙。傑出五代。可與顏柳繼軌。今洛中僧寺尙多有其遺跡。題華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書題詩於旁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書亦自謂深穩老健。前輩所貴重也。

羅隱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製略具。號很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兩沉吟。很石空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鄽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時錢鏐、高駢、徐溫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經火。詩板不復存。而石亦毀剝矣。寺中有李衞公詩。陸探微吳生等畫。亦同爲煨燼。惟梁天監中兩鐵鑊。各容數石。尙存。苕溪漁隱曰。余觀五代舊史。隱、錢唐

人．工詩．尤長於詠史．唐宰相鄭畋深器之．鄭有女．美而才．嘗得隱詩．諷誦至於忘寢食．鄭憐其意．欲以妻隱．一旦召隱至私第．具食．俾女於壁間窺之．女見隱貌極陋．遂焚其詩．不復肯誦焉．婚亦竟不成．隱累舉進士不第．錢尙父鏐辟爲從事．官至給事中．

東坡云．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予．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予游京口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迹．予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白登廣武古戰場詩云．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西淸詩話云．吳越紀事．越僧處默．賦詩有奇句．嘗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曰．此我句．失之久矣．乃爲吾師丐得．識者鄙其儇薄大甚．

桐江詩話云．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其他詩無水字．則此句當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跡．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身爲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

五季雜記

東坡記唐事云．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鎭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望．羨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淸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卽席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內諸賓靡不欽訝．稱爲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江表．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於中．因行數里．漸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復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癡龍耳．定辭復問郁巏嵍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遜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緗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載僞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繼勳．嚴續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於株枿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從豫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間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懌．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景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賜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當嗣主時．爲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詩．首尾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値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主因慟．俛首而

爲．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石林詩話云．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政無恙．以詩賀之云．一驥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敕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坐主門生之禮尤厚．

苕溪漁隱曰．小說記事．率多舛誤．豈復可信．雖事之小者．如一詩一詞．蓋亦爾．淮陰侯廟詩．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靑箱雜記謂是錢昆作．桐江詩話謂是黃好謙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江南野錄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妓詞．本事曲謂是陶穀使錢唐．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也．其他類此者甚衆．殆不可偏舉．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五

本朝

後山詩話云．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汪叟詩話云．太祖以開寶九年．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于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南陽沆挽詞曰．朝憑玉几言猶在．夜啓金滕事已非．時稱佳作．至眞宗朝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方興．假日視事．遂延初如舊．

石林詩話云．楊文公在翰林．以讒佯狂去職．眞宗眷之不衰．聞疾愈．卽起爲郡．未幾復以判秘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璅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詮墳史．還仰多聞過仲舒．雅政列城歸視後．疏恩高閣升官初．諸生濟濟瞻望．鉛槧諮詢辨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卒與寇萊公．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亦無愧矣．

石林詩話云．神廟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爲壽．神廟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廟卽降步親扶．慈聖挽都

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爲侍郎。進挽詩有云。珠幨昔御恩猶在。玉斧親扶事已非。蓋紀二事。神廟覽之泣下。

盧多遜

後山詩話云。太祖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桐江詩話云。曹希蘊貨詩。都下人有以敲梢交爲韻。索賦新月詩者。曹詩云。禁鼓初聞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鑑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襲多遜之句也。

漫叟詩話云。希蘊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徐鉉

東軒筆錄云。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讒者之意。許之。故鉉爲碑。但推言曆數有盡。天下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鄰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善。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白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吳王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千古信書之句。東鄰謂錢俶也。

王元之

西清詩話云。王禹偁元之。父本磨家。畢文簡士安爲州從事。元之代其父輸麵至公宇。立庭下。文簡方命諸子屬句云。鸚鵡能言寧比鳳。元之抗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曰。子精神滿腹。將且名世。後與公接武朝廷。

石林詩話云。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爲最勝處。王翰林元之。爲長洲宰時。無日不攜客醉飲。嘗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

蔡寬夫詩話云。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爲詩曰。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張乖崖

西清詩話云。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閽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

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道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何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古今詩話云。張忠定少游華山陳圖南。贈詩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發瘡於鬢。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苕溪漁隱曰。余考三朝正史張詠傳。眞宗時。詠再任益州。頭瘡甚。上憫之。代還。不能朝謁。復求領郡。命知陳州。卒。則西淸詩話之言是也。其古今詩話以謂移守金陵。遂薨。非也。

侯鯖錄云。傅逸人。眞廟時人。附張忠定詩曰。忽把浮名貫御闈。門前流水對青山。青山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任往還。張答云。蕭蕭疎柳對門牆。見說新秋興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魂夢繞寒塘。

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槀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

寇萊公

石林詩話云。寇萊公南遷。道過襄陽。嘗留一絕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大概言之。初無主名也。胡祕監旦素不爲公所喜。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公爲己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莫不皆笑。

王文穆

西淸詩話云。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窶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晚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頓取紙屏障風。王顧屏間一聯云。龍帶晚煙離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愛。曰此語落落有貴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上遽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語。

丁晉公

冷齋夜話云。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及讀東坡詩云。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便覺才力相去遠矣。

高齋詩話云。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洪駒甫詩話云。潘子眞爲予言。晉公詩緣楊垂手斷。黃鳥綴聲歇。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綴聲。後綴聲。故丁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

唐子西語錄云。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春飲酒。古樂府大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潘子眞詩話云。晉公自朱崖內徙。浮光請逸倚幼。侍竹鳳雛。寄安縣君歸寧。陶齋翁其族姪也。亦自義郴來。晉公一日循江閒步。見船行。戲爲語曰。舟移水面開。命諸甥對之。陶應聲云。雲過山屑展。丁以謂水實有面。而屑以況山。虛實不等。當作雲過山腰細。規模雖出一時。不甚超卓。然前輩屬詞之切。教導後生。亦自有方。

夏英公

東軒筆錄云：夏鄭公竦，以父殁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爲詩。一日攜所業，伺宰相李文靖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翌日袖詩呈眞宗，及敍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

陳恭公生朝附

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嘗遞上疏，乞立儲貳，眞宗嘉其敢言，翌日臨朝，稱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名爲右正言，然爲王冀公所忌。一日眞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舞人。

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初罷政事，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西清詩話云：周邦彥美成，上家公生日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時稱警策。

高齋詩話云：汪彥章上蔡元長詩云：身立青雲腰佩玉，手持洪造印塗金。

漫叟詩話云：近世士大夫作獻壽詩，駢儷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鬢鬚如此老，卻教龜鶴羨長年，時獻混元圖。又詩云：鄧州教授貧希有，獻壽無花亦無酒，惟有新詩三百篇，一年一度獻一首。後人多竊其意。

杜默

隱居詩話云：李文定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況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爲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祠節，孤輪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終篇大率如此，雖造語蹇淺，然亦豪爽也。默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謂之豪於歌者如此，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爲臨江軍新淦縣尉，年近七十卒。

東坡云：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爲爭名，且爲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瘟死牛肉，醉飽後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使作杜默。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六

晏元獻

西清詩話云：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特稱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伧父安得不然。一坐絕倒。王君玉聞盜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宮北發精神，粉瘦瓊寒露蕊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自爾名園爭培接，遍都城矣。苕溪漁隱曰：王介甫紅梅詩云：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之詩暗合，然介甫句意俱工，勝元獻遠矣。

漫叟詩話云：江爲有詩，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識謂作此詩者，決非貴族，或人詐軸裝曲譜金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乃乞兒口中語。苕溪漁隱曰：青箱雜記，亦載此事，乃元獻云：此詩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雲齋廣錄載，近時人詩一聯云：珠簾繡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雖用珠繡，其氣象豈不富貴，不害其爲佳句也。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後山詩話云，王岐公詩，喜用金璧珠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也，國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珍寶，如黃金必以白玉爲對，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些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云止得一聯，曰，脛挺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爲之絕倒。

石林詩話云，依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嫋嫋身，足騰跟挂駭傍人，漢陰有吏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荊公行至題下，特留誦詩，久之，亦不能無意也，荊公它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強分機械枉天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歐陽學士脩，陸學士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歐陽脩句有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嘗語人曰，裴度也曾燕客，韓愈也曾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卻不曾恁地作鬧。

孺子具詩話云，永叔即聞晏以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青社，晏亦出殿宛丘，歐乃作啓，敘生平出處，以致謝惆，其略曰，伏念蟻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即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臨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

知舉時一門生也，意終不平。

西清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再歎士風彫落，一日對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姸，馳騁馬出郊，眷高塚，臨路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眄睞，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爲序其事，以詩弔之云，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青春。

東軒筆錄云，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僶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爲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其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相罷，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邪，許亦憮然而去，苕溪漁隱曰，元獻弔劉蘇哥詩序，蓋指宋子京而言也，吾故錄此事以附益之。

宋子京筆記云，天聖初元以來，搢紳間爲詩者益少，惟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未有，然晏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

客，及官屬解嘲者，悉與之酬和。

鈍山語錄云，晏相喜作小詞，詩篇過於楊大年，大年雖稱博學，然顛倒少可取者。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傳正笑而悟，然如此語意自高雅爾。

侯鯖錄云，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

宋莒公

西清詩話云，二宋俱爲晏元獻殊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爲文必手抄寄公，懇求雕潤，嘗見其文寄公書曰，昔公兒赴鎮，圃田同遊西池，作詩云，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閑瑞鵠飛，語意警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閑守漢樓船，仍注空字於閑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蓋如此也。

西清詩話云，宋元憲爲內相，望臨一時，且大用矣，同列有譖其姓宋名郊非便，公奉詔更名庠，意殊怏怏，會用新名移書與葉清臣，仍呼同年，葉戲答云，清臣是宋郊牓下中選，徧閱小錄，無宋庠，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即是當時劉更生。

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潩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爲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起黃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曰展江，然湖面雖闊，西邊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府規利者，遂涸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淵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也。

西清詩話云，許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謂曠古未有此語，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命館客徐仲雅賦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用古句爲擬，詞人類如此，但有勝與否耳。

西清詩話云，長沙徐仲雅宮詞曰，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欄干，其富貴瀟洒可愛，苕溪漁隱曰，余嘗作春寒絕句云，小院春寒閉寂寥，杏花枝上雨瀟瀟，午窗歸夢无人喚，銀葉龍涎香漸銷，聊效其體也。

西清詩話，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曰，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然未幾薨于位，自慶曆距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異哉。

宋景文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翰林諸公皆入二府，時包拯爲三司使，宋祁守鄭州，二公久次著人望，而不見用，京

師蘇語云，擬掾爲參政，成擧作副樞，劇他包省主，閻救未尚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而徐以翰林承旨孫抃文，抃文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孝孫兩府，是方被召也，爲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蓬山更上頭。

苕溪漁隱曰：包孝肅抃合肥人，及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謗議，公乃爲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爲棟，真鋼不作鉤，其守正不回如此。

石林詩話云：子京不甚爲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中，始再入爲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疾謁告，以表自陳云：不幾預聯擧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類苑云：韓魏公知定州，自作閱古堂，自爲記，刻于石，後人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闋，其一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真宰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唐子西語錄云：晚學遍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帝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救焚，焚收而溺至，引鴆毒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東軒筆錄云：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闢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王君玉

緗素雜記云：西清詩話言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爲黃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爲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爲軟飽，北人以晝寢爲黑甜，故東坡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亦用俗語也。

西清詩話云：王琪君玉詠秋蓮詩曰：露寒冰繭瘦，蜂老蜜房空，詠角曰：隨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又有詩曰：魚寒不食猜池釣，鷺睡猶驚小闢棋。

鍾山語錄云：或歌王琪詩者，荊公曰：琪詩雖時有奇句，然雕鐫不自在。

陳輔之詩話云：王君玉有望江南十首，自謂謫仙，荊公酷愛其紅綃香潤入梅天之句。

石林詩話云：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時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廚夙爲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亦自如人意也。

王直方詩話云：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預作口號，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然是夜卻微陰，公云：使不着也，少游乃別作一篇，其末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卻回秋色作春陰。

其所謂翻手作雲也。

漫叟詩話云：南唐僧謙明中秋得句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得上句，次年秋，方得下句，嘗見使燕錄云：惟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苕溪漁隱曰：東坡中秋月詩云：暗問此宵月，萬里同陰晴，注云：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賈人常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是說與使燕錄相合，因附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七

陳文惠

張文潛云：陳文惠有過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此香字，魚未爲殘哉，雖鮮魚直腥耳，安得香哉。

東軒筆錄云：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爲人高亢，少許可，其文章尤尚奇澁，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爲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答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古極銜之，會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作恭帝陵詩曰：弄柄亦東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述古得其詩，遽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于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惡之，遂落李所居職，自是連蹇於侍從，垂二十年，竟不用而卒。

蔡文忠

類苑云：蔡文忠公齊，擧進士第一，以將作丞倅兗，將母之官，年少氣銳，日沉酣以酒色廢務，賢良賈公餗居郡中，屢謁不得見，因書一絕屏間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文忠見之，卽往謝，自是終身不飲酒，苕溪漁隱曰：余舊記一小詞云：京師素號酒色海，遊者當多濟者稀，吾子室前有慈母，布衣須換錦衣歸，不知誰氏作，規誨之言，惜其散逸，故附于後。

韓魏公

汪叟詩話云：韓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侮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類苑云：魏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公居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著，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此，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

苕溪漁隱曰：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眼故人殊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皆於黃花用晚節二字，蓋草木正搖落之時，惟黃花獨秀，故可用此二字。

石林詩話云：慶歷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大名、眞定、高陽、爲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以綏邊，魏公自鄜州徙鎮，則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眞亭詩云：所期清蔡處，不是愛精神，吏民還解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鄜園號眾春，會歲饑，涉春未嘗一遊，陳薦在幕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亦答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鶯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聞天下，遂召以爲相。

桐江詩話云：陳令人薦達升，有彭城八詠，爲人所稱，多以燕子樓爲絕唱，殊不知子房廟詩，最爲警絕，詩云：博浪沙頭觸副車，潛遊東夏識眞符，風雲智略移秦鼎，星斗功名啓漢圖，商老已來寧少海，赤松遐約替僊都，雍容進退全天道，凜凜高風萬古無。燕子樓詩，千載于後，識者自知其優劣也。詩云：僕射新阡狐兔遊，侍兒猶住水邊樓，風清玉簟慵欹枕，月好珠簾懶上鉤，寒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夕休。燕子樓卽張建封侍兒所居，其事具載麗情集，達升高祖廟詩云：塵靜山川狂鹿死，雷驚天地老龍飛。范增墓詩云：恐失壯圖撞玉斗，豈知天命與金刀。皆佳句也。八詠今不傳於世，惜哉。

杜祁公

石林詩話云：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卽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幸。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爲守，相與甚歡。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蔡寬夫詩話云：張文孝公觀，性端謹，一生未嘗作草字，故其詩有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之句，世多以謂人之所爲，可於詩體見之，此殆不然，亦適然耳。今書吏自少卽學楷法，往往自不解破體，其人豈皆端愿者邪？人物之高下，要自其書之氣韻觀之，蓋精神所寓，有必不可掩者，初不在眞與草也。杜正獻公以直諒端方，名天下，平生踐履，未有一事少出禮法，年過七十，謝事，始學草書，遂盡其妙，今使人每見之，則其英特秀爽，尤所降屈之意，猶若可想見者，此其所以異乎。

林間錄云：杜祁公衍、張文定方平，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朱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勁

正，未嘗雜學，每笑安道佞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承事乘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朱應之而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脈甚急，朱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蹤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倒闖耶？如所謂首楞嚴者，何等語？乃爾耽看，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朱，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歎曰：世間何從有此書邪？道便盡持其餘來，徧讀之，捉朱手曰：君眞我知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卽命駕見文定，敍其事，文定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之，亦必藉同事也。祁公大悅。

張文定

冷齋夜話云：張文定方平，慶歷中，嘗爲滁州，游琅琊山藏院，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函，發之，卽楞伽經，餘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經未畢而化，因續書殘軸，筆跡宛然如昔，因號二生經，常以經首四句偈發明心要，其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公後以此經授東坡，東坡爲序其事，代寫此經，刻於浮玉山龍游寺。苕溪漁隱曰：楞伽經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近時有閩人楊彥國深究宗乘，遂箋注此經，仍析爲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贊之，讀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囑其家曰：卽以此經殉葬，久之，其家圃神光發現，村夫疑其所藏珍寶，謀劫其家，其家知之，卽發出此經，神光遂滅，因傳此經于世。

石林詩話云：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邁，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甚多，无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廟詩云：縱酒疏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蓋自少已不凡矣。

東坡云：因嗟泮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容遂倚壁，不知車轍是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淚下，安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

陳亞

汪叟詩話云：陳亞郎中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賄乞雨日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葫蘆巴。

漫叟詩話云：嘗見近世作藥名詩，或未工，要當字則正用，意須假借，如日仄柏陰斜，是也，若側身直上天門東，風月前湖夜，湖東二字，卽非正用。孔毅夫有詩云：鄙性常山野，尤甘草舍中，鉤簾陰卷柏，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架木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國，池隍獸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疏，題詩非杜若，牋賦粉難書。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是也。

苕溪漁隱曰。禽言詩。當如藥名詩。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造語穩貼。无異尋常詩。乃爲造微入妙。如藥名詩云。四海无遠志。一溪甘遂心。遠志甘遂。二藥名也。禽言詩云。曉起毀全跽。催歸日未西。曉起催歸二禽名也。梅聖俞禽言詩。如泥滑滑。若竹閣之句。皆善造語者也。

林和靖

山谷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苕溪漁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眞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略无佳處。直方何爲喜之。眞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蔡寬夫詩話云。林和靖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誠爲警絕。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偸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爲圖。蓋以此。大抵和靖詩。喜於對意。如俗倫近日尤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破殿靜披蟲篆古。齋房閑試酪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害。故氣格不尤少貶。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疎。長句如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煙含晚樹人家遠。雨滿春蒲燕子低等。何害爲工。夫太過。

雪浪齋日記云。爲詩當他參然後見味乃同。雖爲大宗匠者亦然。且觀橫枝之語。乃何遜之妙處也。自林和靖一拳之後。拳之者甚多。

陳輔之詩話云。唐人杜丹詩云。紅鬧西子妝樓曉。翠拂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蓮花詩。林和靖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似野薔薇也。

遯齋閑覽云。凡詠梅多詠白。而荊公詩獨云。鬚嫋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蠟巧能妝。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之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爲工。公後復有詩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蓋取蘇子卿詩。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文鹽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嗽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

東坡云。歸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只欠溪邊月下杯。此梅二丈。京師逢官梅花絕句。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

苕溪漁隱曰。林和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所茹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无不如意。惜其日夕且弊。作詩以錄其功云。神鋒雖缺力終存。架珠珊瑚欠策勳。日暮閑聰何所似。灞陵憔悴故將軍。殊有惆悵念舊之意。

遯齋閑覽云。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鉤輈格磔。謂鷓鴣聲也。詩話筆談。皆美其善對。然鷓鴣未嘗棲木而鳴。惟低飛草中。孫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絕句云。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滿院飛。蓋謂言荔支未經人摘。百禽不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支。夏月卽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宋子京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尙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惠者。卽曰不鯽溜。謂

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繞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其謬也。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陂湖間。茭蒲所積。歲久。根爲水所衝蕩。不復與土相着。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施種植耕鑿。人據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來。所謂葑田是也。林和靖詩云。陰沈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正得其實。嘗有北人宰蘇州屬邑。忽有投牒。訴夜爲人竊去田數畝者。怒以爲侮已。即苛繫之。已而徐詢左右。乃葑田也。始釋之。然此亦惟浙西最多。浙東諸郡已少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八

范文正

冷齋夜話云。范文正守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至寒餓。無在其右。時盛習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下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韓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宦卽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韓公憐之。百計婣愼爲求婚。恐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

隱居詩話云。詩豈獨言志。往往讖終身之事。希文小官時。作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希文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於參知政事。介甫爲殿中丞。擧牧判官時。作郢州白雪樓詩。略云。折揚皇荂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復區區郢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蠭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後山詩話云。文正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硎所著小說也。

文潞公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爲相，劉沆、王堯臣爲參政，始議立皇嗣，而事祕不傳，雖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王公之子同老，上書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始終事並藏于家，及宣取，上嘿然久之，是時富、劉、王三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遂召至闕，慰藉恩禮甚厚，册拜太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悵在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餞，皆有詩，王禹玉詩云：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蓋謂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蘇黃門送潞公詩云：邇聞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蓋潞公官爵年德，難爲形容，非此兩句不能見也。

石林詩話云：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潩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爲佳處，初爲本州民所有，潞公爲守，買得之，潞公自許徙鎮北門，而文元爲代，一日，挈家往遊，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潩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卻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王岐公

侯鯖錄云：元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爲左右相，持正即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談一杯。

石林詩話云：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於階下，而宰相答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兼正百官，不得不正其名分於始，此國體非爲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臚宣中禁制，兩宮吞習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上，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爲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王直方詩話云：禹玉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賺，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殺宋昭宣，常言井日難爲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山人曰：某自來多作十七十六字詩，若道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隱居詩話云：溫成皇后初薨，命立春進詩帖子，是時歐陽修、王珪同在翰苑，以其扉閣，故不進，俄有旨令進溫成閣帖子，文忠未能成詩，禹玉遽口占一首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因春色勝人間，文忠深歎其敏麗。

趙清獻

石林詩話云：趙清獻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攜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

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范蜀公

迂叟詩話云：范景仁鎮喜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輕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荊門，凡期歲乃至京師，在道作詩，凡三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後山詩話云：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司馬溫公

東坡云：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石林詩話云：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始至洛中，作有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闆閻鶴髮翁，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論事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甚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爲言，況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爲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自期也。

王直方詩話云：溫公嘗過趙舍人庵曰：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

韓持國

潘子眞詩話云：韓子華自相府以病乞補外，出鎮北門，韓持國時以論事不當罷，猶帶職名，以詩寄其兄，有移病暫休丞相府，坐曹猶着侍臣冠之句，移病謂移書言病，見楊敞傳，坐譏免，見孝武功臣表，皆證也。

石林詩話云：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吏猶能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何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獻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漫其後句，苕溪漁隱曰：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最宜新着雨，妖饒全在欲開時，前輩以謂此兩句說盡海棠好處，今持國柔艷着雨更相宜之句，乃用鄭谷語也，至於東坡作此詩，則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爲攜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石林詩話云：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爲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韓持國嘗有詩云，靑煙幾人家，綠野山四抱，當時無不傳之。

雪浪齋日記云，韓持國、謝師厚，詩絕妙，荊老亦嘗推過人，韓云，數畝家園荒杞菊，一池秋水沸鳧魚，前人評此詩云，淵學在數，謝師厚詩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荊老云，尚想紫髯盤，明珠出新意，又云，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鉤新月破黃昏。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對余言，謝師厚七言絕類老杜，但人少知之耳，如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之杜集，無愧也，師厚方爲其女擇對，見庭堅詩，乃云，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因往求之，然庭堅之詩，竟從謝公得何法，故嘗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

後山詩話云，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使荊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石林詩話云，元厚之知荊南，夢吏捲府，三人者聯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入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書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豈神偃以是爲戲邪，已而持國元素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蓋始終皆同，決非偶然者，以此推之，仕宦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亦一時之異也。

韓玉汝

東坡云，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叔善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

石林詩話云，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玉汝自樞密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臨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韶步軍司，遣兵爲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劉貢甫玉汝婣黨，即作小詩寄以戲之云，嫖姚不復顧家爲，誰爲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攜婉孌，皇華何曾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盛傳於天下。

石林詩話云，江干初雪圖，眞跡藏李邦直家，唐蠟紙本，世傳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前七人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謫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云，諸公當日聚巖廊，晚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遊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艱，從此江湖無限意，不如祇向畫圖看，而邦直亦有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爲山下土，尚尋遺墨話存亡，余家併錄諸公詩，每出讀之，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爲圖中之遊而未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載風雪，卻將蓑笠伴漁人，玉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厚卿流竄，有雖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景，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卿至爲危辭，亦有激而云，豈此景眞不可得，亦自不得踐其言耳。苕溪漁隱曰，江湖之樂，天付閑人，今諸公居宰輔，享富貴如此，又欲兼有江湖

之樂，貪而不止，世間豈有揚州鶴邪。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上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文，各有平日得意，不過數篇，然它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公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公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藏之，以志公意，余在汝陰，見棐閱之，亦然，今閱公詩者，蓋未嘗獨異此三篇也。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父少時喜誦文忠公詩，一日過梅聖俞曰，近得永叔書，方作廬山高詩，送劉同年，自以爲得意，恨未見此詩，功父爲誦之，聖俞擊節歎賞曰，使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功父再誦，不覺心醉，遂置酒，又再誦，酒數行，凡誦十數遍，不交一談而罷，明日，聖俞贈功父詩，其略曰，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設令古畫師，極意未能詳，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俞於此詩，自注云，郭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高。

西淸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醒心醉翁兩亭於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謝某者，雜植花卉其間，謝以狀問名品，公即狀紙尾云，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其淸放如此。

苕溪漁隱曰，永叔送原甫出守永興詩云，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酒如長虹飲滄

海。雖若駿馬馳平坡。黃魯直送王郎詩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酒澆胸中之磊落。菊制短世之頹齡。墨以傳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寫從來兄弟之情。近時學者。以謂此格。獨魯直爲之。殊不知永叔已先有也。

西清詩話云。劉原甫除再婚。永叔以二絶戲之云。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應紙貴。開緘御扇見新篇。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甫不悅。

高齋詩話云。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爲館職。徐氏必欲竊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年少秀美。乃爲媒妁。誘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甚喜。成婚始悟其非。竟以反目離婚。歐公嘗作詩云。無擇名聲重當世。早歲多奇晚乃偶。蓋爲此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與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爲。詩云。北州能事爲佳雄。東十道開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塵高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灑有餘清。李名端愿。李都尉長子。先曾知相州。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苕溪漁隱曰。舊說梅聖俞日課一詩。寒暑未嘗易也。聖俞詩名滿世。蓋身試此說之效耳。

宋子京筆記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詩亦然。

後山詩話云。永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侯鯖錄云。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後見荊公云。道家以兩肩爲玉樓。目爲銀

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荊公知此出處。

石林詩話云。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公守汝陰。與客賦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坐客皆閣筆。但非能者耳。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如此之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殆無以過之也。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莫犯。暮雪緌緌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窗靜聞落。酒壚成徑集瓶罌。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蛇掃起斷復續。猊虎圍成呀且攫。共貧終歲飽麰麥。豈恤空林饑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屩。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爲樂。坐看天地絶氛埃。使我胸襟如洗瀹。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穎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噱。其後東坡居士出守汝陰。禱雨張龍公祠。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詩曰。窗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

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絶。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孤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永。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卻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飇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自二公賦詩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措筆乎。

漫叟詩話云。王綸女爲兒所遇。有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向人間。說云。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苕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薝蔔無香散六花之句。注云。薝蔔梔子花也。與雪花皆六出。蓋亦猶王綸女雪詩。以瑞木開花六出。遂以比雪花之六出耳。山谷乃謂東坡未檢其趣。曰薝蔔花即今山梔子花也。梔子花六出。雖香不濃郁。山梔子花八出。一株可香一園。佛說嘗如入薝蔔林中。惟嗅薝蔔。不嗅餘香。於此可驗。余謂山谷此說殊穿鑿。東坡止言梔子花六出。以比雪花六出而已。初不論其香之有異。兼梔子花只有一種。即無染梔子山梔子二種。但其地有肥瘠。故開花有大小。皆是六出。亦無八出者。其香甚濃郁。佛書止言如入薝蔔林中。何嘗分一株之異乎。

冷齋夜話云。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牆腰月半稜。坐客皆稱奇絶。次仲曰。此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苕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飛花又舞謫仙簷之句。余讀李謫仙詩。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恐或用此事也。無斷落地梅花爛。故作漫天柳絮飛。世傳王荊公雪句。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風。與坡詩全相類。豈偶然耶。讖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蓋蝗遺子於地。若雪深一尺。則入地一丈。麥得雪則

滋茂而成稔歲。此老農之語也。故東坡皆收拾入詩句。殆無餘蘊矣。余亦嘗有春雪絶句。潤資宿麥兩岐秀。寒勒新花幾信風。

遯齋閑覽云。雖可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陵擔笠騎。橫上馬良眉。誠作何也。

苕溪漁隱曰。雜隱雪詩云。曉窗呵筆尋詩句。一片飛來紙上消。格雖不高。亦小巧可喜。

石林詩話云。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奇澀。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梅聖俞爲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輝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遂哄然以爲主司耽酬唱。不暇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爲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西清詩話云。世傳歐公掌貢闈。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楊劉問答。見鄭文寶江表志。非歐公之言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春試進士。皆在尚書省中東廊。刑部有樓甚宏壯。旁視宣德。直抵州橋。舊院每以正月節日。至元夕。例未引試。考官往往竊登樓。以望御路燈火之盛。宋宣獻公在翰林時。上元以修史從成寺。特免扈從。嘗賦詩云。恩書不得陪春豫。結客何妨事夜遊。遙勝南宮假宗伯。重扃深鎖暗春樓。蓋謂此。至

嘉祐中，歐陽文忠公知舉，梅聖俞作英豪樓詩，諸公相與唱和，自是遂為禮闈一盛事。予崇寧初為點檢試卷官，嘗亦屢登，壁間猶有前輩題字甚多，然无復數公之樂矣。今省廢為開封府，樓亦隨毀。

東軒雜錄云：范希文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頗述邊鎮之勞苦。永叔嘗呼為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守平涼，永叔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苕溪漁隱曰：歐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彼必形於篇什，而寂无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余謂歐公此言非是，觀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三人，其以牡丹形於篇什者甚衆，烏得謂之寂無傳焉。劉夢得乃是詠渾侍中牡丹，非詠魚朝恩宅者，此亦歐公誤記耳。其詩云：徑尺千餘朵，人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向諸家。又賞牡丹詩云：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又云：有此傾城好顏色，天教晚發賽諸花。其詩若是，非獨但云一叢千朵而已。元微之有牡丹詩云：蝶舞香暫飄，蜂牽蘂難正，籠處綵雲合，露湛紅珠瑩。又西明寺絕句云：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眩轉紫雲英，自從天女盤中見，直至今朝眼更明。若白樂天，凡有此詩數十首，其牡丹芳長篇云：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艷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蘭麝囊，映葉多情隱羞面，臥叢无力含醉妝。又看渾家牡丹戲贈李二十云：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家，人人散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又買花詩云：灼灼百朵花，戔戔五束素。又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則當時此花之貴，斷可知矣。花品序又云：牡丹自則天已後始盛，歐公此言信然，余今因以開元時牡丹二事驗之，蓋開元正是則天已後也。其一事，即李翰林集後序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

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為。遽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詔，猶若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其一事，即松窗雜錄云：明皇內殿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為首？奏云：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妝臺前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余嘗謂二李之詩，詞格騷雅，真可壓倒元白。歐公亦置之而不言，獨稱劉夢得有此詩，殊不可曉也。花品序又云：予居府中時，嘗謁思公，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予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思公即錢惟演，東坡云：惟演為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於荔支歎亦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為思公惜之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謝人寄牡丹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用史載海東有國，曰骨利幹，地近扶桑，國人初夜煮羊胛方熟，而日已出，言其疾也。苕溪漁隱曰：余讀資治通鑑云：唐太宗時，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所紀與史載小異，此作羊脾，歐公作羊胛，以聲押韻，未知孰是。

唐子西語錄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學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无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王直方詩話云：寄江十學士詩云：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七鐶。又有嘗宿直詩，萬釘寶帶爛腰鐶。劉貢父云：永叔這條腰帶幾次道着也。

滄浪齋日記云：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為未盡妙，以質於子和，子和曰：六一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

王直方詩話云：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為貴，自劉貢甫嘗為題之，又邀諸公賦之，然後世以為貴重。貢甫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叟求此紙云：知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漫叟詩話云：歐公有詩與王荊公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荊公答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

終身何敢望韓公。文忠所謂吏部，乃謝吏部也。後人疑荊公有韓公之句，遂以為韓吏部，非也。此二聯，政不相參涉。苕溪漁隱曰：齊吏部侍郎謝朓，以清詞麗句動於一時，長五言詩，與沈約友善，約嘗謂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歐公所用乃此事，見南史。

西清詩話云：丹青吟詠，妙處相資，昔人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蓋畫手能狀，而詩人能言之。唐人有盤車圖，畫重岡複嶺，一夫馳車山谷間，永叔賦詩，坡長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又南唐畫，俗號四暢圖，其一剔耳者，曲肘仰面，作挽弓勢，一搔首者，使小青理髮，跌坐頫首，兩手置膝，作輪指狀。魯直題云：剔耳紙塵喧，搔頭數歸日。且畫工意初未必然，而詩人廣大之，乃知作詩者徒言其景，不若盡其情，此題品之津梁也。

侯鯖錄云：永叔閑居汝陰時，一妓能盡記公所為歌詞。公戲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二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語人曰：脩在三峽賦詩云：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不見佳處。併讀之，便覺精神頓出。文意難評如此，要當着意詳味之耳。

冷齋夜話云：人意趣所至，多見於嗜好。歐公喜士，為天下第一，嘗好誦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范文正清嚴而喜論兵，常好誦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東坡友愛子由，而味着清境，每誦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夢作白鷗去，江湖水粘天。又作演雅詩云：江湖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馬圖詩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以為若論詩畫，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為法也。

王直方詩話云：荊公云：凡人作詩，不可泥於對屬。如歐陽公作泥滑滑云：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千字不可以對宮字，若當時作朱門，雖可以對，而句力便弱耳。歐陽公歸田樂四首，只作二篇，餘令聖俞續之。及聖俞續成，歐陽公一簡謝之云：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副末接續。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當用以為樂，真所謂一時之雅戲也。

侯鯖錄云：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復自汝移揚，作詩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苕溪漁隱曰：儲光羲詩云：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永叔詩云：田家何所樂，簦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菖葉候耕辰。用前詩之意，而益工也。

唐子西語錄云：謝固為綿州推官，推官之廨，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雖喜東坡，以約辭紀事，冥搜竟夕，僅得句云：節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一

梅聖俞

隱居詩話云：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

孔毅夫雜記云：永叔稱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以謂河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兩句，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譽之詞，其實不爾。此魚盛於二月，至柳絮時，魚已過矣。

石林詩話云：歐公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於上元前，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直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方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西。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而已。

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正是二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語，似乎未穩。

東坡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甚少，未有知者，梅公獨深知之。家有老人泉，公作詩曰：泉中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必有魚，與子日徜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

老家有雛鳳凰，百鳥哉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祥，方今天子聖，毋滯此泉旁，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遊至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其詩數十幅，其遺晦夫詩云，我家無梧桐，安得久留鳳，晦夫年六十六，尙少余一歲，然白髮蒼顏略相似，困窮亦不相遠，執手大笑曰，聖俞所謂鳳者，豈例皆窮如此乎。

東軒筆錄云，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册爲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卒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五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我曹豈可中已邪，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卽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爲英州別駕，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卽吾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舉，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雖時守成都，委曲媚貴暱，銀璫插左貂，窮臘使驅馹，邦媛將侈中，金齎十鎰爲，我寄使君奇，紋織纖密，遂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紅經緯金縷，排科鬭八七，比比雙蓮華，篝燈戴星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

稱穠質，粲然驚上目，遽爾有薄詰，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宰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辜容丐乞，臣今得粗陳，狡猾彼非一，儉威與賈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況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君傍有側目，喑嗚橫詆叱，指言爲罔上，廢汝還蓬蓽，是時白此心，尙不避斧鑕，雖令御魑魅，甘且同飴蜜，既知弗可懾，復以強詞窒，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畢，介也容甚閑，猛士膽爲慄，立貶嶺外春，遠欲爲異物，內外官悔憫，陛下何未悉，卽敢救者誰，襄執左右筆，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咈，平中執法，懷疏又墜述，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苦倉卒，亟許遷英山，衢路猶嗟咄，翊日宣白麻，稱快口皆溢，阿附連諫官，去若懷絮虱，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蛙蝸，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駃駃，毒蛇噴曉霧，晝與嵐氣沒，妻孥不同途，風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雨館愁傴骨，飢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嶺林多鼠天，黃甘雜丹橘，萬室通醯醢，攜送無禁律，醉去不須醒，醒來弄鳴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眞，出爲吳市卒，市卒且不慚，況茲別乘秩，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脩爲編其集時，有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故今全錄焉。

緗素雜記云，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余按倦遊雜錄載，唐介爲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

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難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體格，豈率爾而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

東軒筆錄云，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彥博，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腳，及唐爭論於上前，遂並及奎之背約，執政又黜奎，而文潞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中詩送唐有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爲奎發也。

後山詩話云，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顏公罷相建節，出帥太原，其詩曰，兜鍪卻自貂蟬出，故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隱居詩話云，楚州有官奴王英英善筆札，學顏魯公體，蔡襄頗敎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之詩曰，山陽女子大字僻，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郞孫，妙畫蹤蹟魯公體，英英貌甚陋，故有不事梳洗之句，中郞孫，君謨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稱聖俞學暗釜且裂，點疾蠅復立之句，謂追古作者，陳无己喜聖俞詩，獨誦其兩句云，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煙火起湟中，苕溪漁隱曰，臨川集荊公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詩，卽是此兩句，王直方稱陳無己喜聖俞詩，獨誦此兩句，余徧閱宛陵集無此兩句，乃直方之誤。

西清詩話云，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見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貼，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體寄公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飮，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王直方詩話云，聖俞在禮部考校時，和歐公春雪詩云，有夢皆蝴蝶，逢袍只紵麻，諸人不復措手，蓋韻窘而能用事如此，可貴也，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俞此雪詩，卽非和歐公韻，乃是唱首，此詩聖俞自注云，聞永叔謂子華曰，明日聖俞若無詩，俯輸一盃酒，歐公集中亦有和聖俞春雪詩，皆在禮部時唱和，以此可見矣，王直方不切審細，遂妄有韻窘而能用事之語，蓋其詩話中似此者甚衆，吾故辨證之。

隱居詩話云，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絕江，遊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剝催實而食，飮飮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絕鎖解舟，以水汰撥牙，使之不鳴，遂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峰，仙舟江上去無蹤，檣牙鐵鎖撥橫絕，嬉溫不聾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筍，欲剝玉梳將何從，痴翁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卻顧將埒病驄馬，嘶沙賤蠹寒龍鍾。

隱居詩話云，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憫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尙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二

蘇子美

東軒筆錄云，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沙鷗猜我，不肯傍青綸之句，爲是也。

遯齋閑覽云，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歐陽文忠題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二人者詞雖異，然皆善詠風月者也。

苕溪漁隱曰，子美獨步滄浪亭絕句云，花枝低欹草生迷，不可騎往步是宜，時時攜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眞能道幽獨閑放之趣也。

石林詩話云，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十頃，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所作，既積土爲山，因以爲池瀦水，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曆間，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爲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孤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爲章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樹，亦廣陵時所藏，從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爲一時雄觀，土地各有所歸也。

王直方詩話云，子美嘗作春睡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公見之，謂曰，子美可念，未幾果卒。

隱居詩話云，蘇子美以詩得名，學者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志，梅堯臣亦能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爲尚書郎，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東坡云，僕讀子美六和寺詩，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西清詩話云，丹陽焦山斷崖，有瘞鶴銘，或傳爲王逸少，自晉迄唐，論書者，未嘗及之，而碑言華陽眞逸撰，歐公集古跋云，顧況道號，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眞作右軍書矣，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眞人，晚號華陽眞逸，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第八洞天，東北門俱潤州境也，丹陽與茅山地相犬牙，又三茅陶故居，則瘞鶴銘爲隱居不疑。

西清詩話云，薛許昌答書生贈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凌紙，又用事皆破觚爲圓，剉剛成柔，始爲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如子美窮居和長安帥葉清臣見寄，玉帳夜嚴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煙，東坡嘗作詩，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又有坐觀猛虎如羣羊之句，眞佳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愛子美絕句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山谷嘗書此詩，或眞草與大字。

石曼卿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

苕溪漁隱曰，裴璘詠白牡丹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時稱絕唱，以余觀之，語句凡近，不若胡武平詠白牡丹詩云，璧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多不奈寒，其語意清勝過裴璘遠矣。如皮日休詠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若移作詠白牡丹詩，有何不可，彌更親切耳。曼卿詠小桃二絕句云，生色深紅綴帶長，宮羅寒在非關香，毋家昇上瑤池品，先得春風一面粧，本分桃花寒食前，小桃長是上春天，二喬二趙俱傾國，女弟嬌强意自先，其模寫命意豈不佳哉。

隱居詩話云，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敍事，其他無大好處，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詩，爲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疎，平蕪遠更綠，斜日淡無顏者，幾矣，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敍事詩，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衆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王直方詩話云，曼卿以詩名世，然大字愈妙，嘗謂偃山寺三佛名榜，最爲雄偉，張文潛有詩云，煌煌三佛榜，識貫金石鈕，開張宮室正，渾實山岳厚，非水駭龍蛇，蟻封觀驥騄，眞能道盡其妙處。

桐江詩話云，曼卿一日春初，見堦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鉤，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鉤綠未回，遂

作早春詩一篇，句日方足成，曰鶯乘冰筯晴先滴，草旭金鈎綠未回，其不逮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

西清詩話云：曼卿官册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縶還舍，聞曼卿號呼請救，因駐馬召卒長詢之，曰昨夕里閈間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乃被執，曼卿力爲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于馬前，曼卿按轡口占絶句詩謝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叵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

王直方詩話云：或有稱詠松句云：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爲優。

雞肋集云：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介金山，故詩爲此邑人作者多，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爲佳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漫叟詩話云：荊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云：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涼，俯窺憐淨淥，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自以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爲然。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荊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舉三謝失於巧耳。

王直方詩話云：陳無己言山谷最愛介甫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

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荊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以爲用意高峭，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爲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時被旨編公集，補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冷齋夜話云：荊公在鍾山，有一道士來訪，因與棊，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荊公笑曰：此持棊隱語也。

遯齋閑覽云：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作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膚，走入帷幃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詩人名也，云是荊公所作，苕溪漁隱曰：世傳此類隱語，是半山老人作，云生在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自分明。

東坡志云：元祐間，士大夫好爭者，取達官姓名爲詩謎，如長空有雁見虹蜺，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節，秀才不肯着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名而傳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謝安石、溫彥博也。

遯齋閑覽云：荊公棊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葉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是知公棊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悔誤仍搏頰，是又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苕溪漁隱曰：介甫有絶句云：莫將戲事擾眞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棊，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與介甫措意異矣。

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公聞其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棊，遠坐其傍，歐公收局，請遠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棊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則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甚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歐公嘉歎久之。

東坡云：南嶽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棊，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腳棊盤，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類是也。

歸田錄云：眞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羣臣自以爲不及。

西清詩話云：仁廟嘉祐中，開賞花釣魚，介甫以知制誥侍宴，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末至介甫，曰：將夕矣，恐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獬接席，顧介甫曰：宜對太液池，故其詩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杯，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介甫頗銜之。

王直方詩話云：荊公有詩云：端能過我論奇字，亦復令春見異書，而東坡亦嘗云：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陳無己又以奇字對祕方。

東軒筆錄云：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時人以爲心風，與荊公舊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荊公作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未能風，即起波也，介惱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闕，速赴任。

石林詩話云：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誚，嘗舉制科不中，與荊公遊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荊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蘿，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荊公得之，大笑，它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爲介發也。

蘇子由云：今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爲强，國家恃之以爲固，非所當憂，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

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并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以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王直方詩話云。送吳仲庶守潭詩云。自古楚有材。酃醁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賈生否。蓋賈誼初爲河南吳公召置門下。而後謫長沙。其用事之精如此。苕溪漁隱曰。上元戲劉貢甫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靑藜獨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靑藜杖。叩閣而進。向請問姓名。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授之。見王子年拾遺。此事既與貢甫同姓。又貢甫時在秘閣也。

冷齋夜話云。山谷嘗言。天下淸景。初不擇貴賤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荊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坐作詩云。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擁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詩云。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對殘釭。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

山谷云。嘗見荊公於金陵。因問丞相近有何詩。荊公指壁上所題兩句。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此近所作也。

冷齋夜話云。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荊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荊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春畦雨過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蘂中。造語之工。至於荊公山谷東坡。盡古今之變。荊公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作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紅燭照新粧。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石林詩話云。荊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歸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笑曰。君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干數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荊公居鍾山。一日晝寢。夢有服古衣冠相過者。貌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旣覺。猶汗流被體。若作氣劇。因笑語客曰。吾智氣尙若是乎。乃作小詩譏之。有堯桀是非猶入夢。因知餘習未能忘之句。

苕溪漁隱曰。介甫居金陵。作謝安墩絕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

墩姓尙隨公。或云。介甫性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歸山林。則與謝安爭墩。此亦善謔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遯齋閑覽云。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荊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誤也。苕溪漁隱曰。韓子蒼謝泉州惠使君寄子魚絕句曰。驛騎持書自海傍。開奩剩喜子魚香。紅螺紫蛤俱差避。獨許蒹葭近酒觴。子魚味鹹。止可啖水飯。若作酒品之物。殊無風味。子蒼之言誤矣。

涑水燕談錄云。荊公之時。學者得出其門。自以爲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尙解字。末流務爲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詆公之學者。又諱稱公門人。故張芸叟爲挽詞曰。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盛傳士林。及後詔公配享神廟。贈官賜諡。俾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之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詩卒章云。人人卻道是門生。

張文潛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絕或流。多鳩鵲自營。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歲荊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

遯齋閑覽云。唐人詩。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不記作者名氏。鄭元學曾見介甫親書此兩句於所持扇上。或以爲介甫自作。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荊公作內相時，翰苑中有石榴一叢，枝葉甚茂，但只發一花，故荊公題此，余每以不見全篇爲恨，二說未知孰是。

石林詩話云，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爲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高齋詩話云，荊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顰蹙不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爲戒，平甫曰，此揚子雲所以悔其少作也，洪駒父詩話云，荊公詩，衜明兩不借，按史遊急就章云，裳韋不借爲牧人，顏師古注云，不借，小屩也，以麻爲之，其賤易得，人人各自有，不須假借，因而爲言，又出揚雄方言，亦曰麻屐謂之不借，惟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屩也。

漫叟詩話云，荊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而荊公章已就，歐公亟取讀之，爲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作，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體杜甫畫鶻行，以紓急解紛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有以辨之，荊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熊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心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噣如哺雛，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杜甫畫鶻行云，高堂見老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冥，寧爲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隱居詩話云，熙寧庚戌冬，王荊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荊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癸亥，公已謝事，爲會稽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是時正當積雪，而虛窗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窗，并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領略微笑而已。

高齋詩話云，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甲于天下，荊公嘗題詩云，水冷冷而北去，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後人鑿山刊木，遂失山水之勝，非公題詩時比也，魯直效公題六言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語雖奇，亦不及荊公之自然也。

王直方詩話云，李希聲言，荊公罷政事時，居於州東劉相宅，於寺院小廳題，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數十歲，苕溪漁隱曰，此乃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唐百家詩選中有之，或云荊公詩，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荊公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概惟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

劉成國嘗親見寺僧言，幼時目覩閤中章傳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末云，勝概詩人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蘇石謂子美曼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荊公詩傳之，遂使一篇之意不完，其體與荊公所作詩亦不類，苕溪漁隱曰，直方所言非也，余細觀此詩，句語體格，真是荊公作，餘人豈能道此，今具載全篇，識者必能辨之，詩云，崷崒嶔嵌起崔嵬，萬里長江一酒杯，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雁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回，勝概惟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

冷齋夜話云，荊公言前輩詩，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云，此老論詩，不失解經旨趣，亦可怪耳，唐人詩有曰，海月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者置早意於殘晚中，又曰，蟬蜩移別樹，鬪雀墮閑庭，者置靜意於喧動中，東坡作眉子硯詩，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用此微意也。

遯齋閑覽云，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今山寺留題者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爲人傳誦，要亦未爲至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荊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尤爲中的。

西清詩話云，荊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如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吾皇英睿超光武，上將威名得飛翳，皆王元之詩也，金陵獨酌，西江雪浪來天際，寄劉原甫翰林，放逐蓬萊殿，皆王君玉詩也，臨津豔豔花千樹，天末海門橫北固，不知朱戶鎖嬋娟，皆王平甫詩也，苕溪漁隱曰，遯齋閑覽以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之句，爲荊公題金山寺詩，尤爲中的，王直方詩話以臨津豔豔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之句，仍載永叔戲介甫曰，謹厚者亦復爲之邪，以二說考之，則西清詩話以爲元之平甫詩，恐誤也。

冷齋夜話云，荊公詩曰，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今誤作問松栽東岡，王元之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疎，今誤作睡起茶多酒盞疎。

西清詩話云，歐公嘉祐中見王荊公詩，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荊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

高齋詩話云，荊公此詩，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子細看，蓋爲菊無落英故也，荊公云，蘇子瞻讀楚詞不熟耳，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概言花衰謝之意，若飄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落英爲非，則屈原豈亦謬誤乎，坡在海南，謝人寄酒詩有云，漫繞東籬嗅落英，又何也，苕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徧尋求無之，不知西清高齋何從得此二句詩，互有譏議，亦疑其不審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五

半山老人三

漫叟詩話云，荊公詩，紅梨無葉庇花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尙橫陳，蒼官事見唐刺史樊宗師所作絳守居園亭記中云，蒼官靑士擁列與槐朋友，橫陳事見宋玉風賦云，橫自陳兮君之前，若楞嚴經所謂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乃房櫳雜用其語也。

冷齋夜話云，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余曰，自獻橫陳，見相如賦，荊公不應用耳，予以楞嚴經語對之。

山谷云，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閒，苕溪漁隱曰，荊公小詩，如南浦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染雲爲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見歲華，簷日陰陰轉，牀風細細吹，翛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蒲葉淸淺水，杏花和暖風，地偏緣底綠，人老爲誰紅，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水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觀此數詩，眞可使人一唱而三歎也。

西清詩話云，熙寧初，張掞以二府初成，作詩賀荊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示陸農師，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摭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鬬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爲倒置眉目，返易巾裳，蓋謹之如此，苕溪漁隱曰，荊公春日絕句云，春風過柳綠如繅，晴日蒸紅出小桃，余皆疑蒸紅必所有據，後讀退之桃源圖詩云，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蓋出此也。

石林詩話云，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尙書省，回，皆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幸，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雙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墀，以後宰相皆賜第，例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爲靑局官指射以沿局，與元豐本意稍異矣。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荊公菊詩曰，千花百卉彫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李翰林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其病如前所論，山谷達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緩而意精確，荊公與故人詩曰，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頭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天詩，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詩，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苕溪漁隱曰，飛鳥不盡暮天碧之句，乃郭功甫金山行，冷齋以爲李翰林詩，何也。

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閒卽俱味禪悅，公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眞，和游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益柔，公亟取讀之，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東坡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荊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爲俗子道也。

潘子眞詩話云，東坡得請宜興，道過鍾山，見荊公，時公病方愈，令坡誦近作，因爲手寫一通以爲贈，復自誦詩，俾坡書以贈己，仍約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詩云，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西清詩話云，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閒，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詩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雪浪齋日記云，荊公詩，草深留翠碧，花遠沒黃鸝，人只知翠碧黃鸝爲精切，不知是四色也，又以武丘對文鵠，殺靑對生白，苦吟對甘飲，飛瓊對弄玉，世皆不及其工，小杜以鶴字對琴心，荊公以帶眼對琴心，謝夷李以錢約對琴心，此荊公爲最精切，近時洪駒父以靑奴對黃嬭，黃嬭出金樓子，靑奴山谷所名也，予讀國史補，得銀鹿，後以對子建集中金瓠，渾螢出李長吉集，乾鵲出西京雜記，予以渾螢對乾鵲，又王存

以河魚對海鳥，人以爲工。

西清詩話云：荆公詩，以故事紀實事，如韓魏公挽詞云：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用孔子及唐寧王事。時熙寧中華山圯，冰成木稼，已而魏公薨。如追傷陸子履詩云：末眼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用管輅及退之詩事。初日者王生相子履云：學士無背，不壽，仕宦館閣。已而子履蚤世，如日者之言。子履既死，家人悉夢云，帝命同宋次道脩官制，凡吾平生所著職官書，可蠲焚之。未幾朝廷果脩官制焉。

雪浪齋日記云：陸龜蒙以二酉對六丁，荆公以三甲對六丁，發機自陸子也。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東坡所閱者，時有改定，末有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似姦邪，我覺魏公眞嫵媚。又：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知偶書之也，或將以爲用也。然子瞻詩不見有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荆公作韓魏公挽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雨木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發耳。

唐子西語錄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止用以爲詩。是也。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宜入詩用。樂府解題須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遯齋閑覽云：俗語有之曰：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有詩云：雨中妝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遯齋閑覽云：荆公集句詩，雖累數十韻，皆頃刻而就，詞意相屬，如出諸己，他人極力效之，終不及也。如老

人行云：翻手爲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前句老杜貧交行，後句老杜莫相疑行，合兩句爲一聯，而對偶親切如此。又送吳顯道云：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胡笳十八拍云：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此皆集老杜句也。按杜詩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荆公兩用，皆以忘南北爲望城北，始疑杜詩誤，其後數善本，皆作忘南北，或云荆公故易此兩字，以合己一篇之意。然荆公平生集句詩，未嘗改古人字，覽者更宜詳考。苕溪漁隱曰：余閱洪慶善云，老杜欲往城南忘南北之句，楚詞云：中心瞀亂兮迷惑。王逸注云：思念煩惑，忘南北也。子美蓋用此語也。

呂氏蒙訓云：爲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恐其不相稱，若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鋭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荆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古硯，東坡令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斲山骨，只得一句，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麒麟臥葬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始爲集句，多者至數十韻，往往對偶親於本詩，蓋以誦古今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可以爲貴也。其後多有効之者，孔毅甫嘗集句贈東坡，東坡戲次韻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嘗笑子美泣，聞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冷齋夜話云：集句詩，其法貴速巧，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人以爲巧，然疲費精力，日月而後

成，不是道也。山谷以集句詩名曰百家衣，百家衣今小兒文褓也。

西清詩話云：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詩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荆公益工於此，人言起自荆公，非也。

後山詩話云：荆公暮年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司馬溫公爲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於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臥老僧牀。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褫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著荷衣便著緋。壽之俟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偎他門戶傍他牆，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眞可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荆公晚多喜取前人詩句爲集句詩，世皆言此體自公始。予家有至和中成都人胡歸仁詩，已有此作，自號安定八體。其間如一箭知何日，無端意不移。欲爲詩柱主，誰與白雲期。傍架齊書帙，翻瓢作酒卮。文明終有託，休把運行推。又白沙溪繞白雲堆，但有何人把酒杯。身墓聖賢知志氣，可憐談笑出塵埃。碧山終日思無盡，誰世雖翠好自猜。風滿老松門半掩，可憐高尚仰天才之類，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詩，無復佳語耳。不知公嘗見與否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三山老人語錄云：荆公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閑適，荆公之句爲工。

石林詩話云：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檃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名譽子眞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俗謂之折句。盧贊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壠乾。效此格也。余亦嘗云：鸚鵡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

唐子西語錄云：荆公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苕溪漁隱曰：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細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陽，當時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窗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詩云：映堦

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自別託意在其中矣。

遯齋閑覽云：荊公百家詩選序云：予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次道出其家所藏唐百家詩，請予擇其善者，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今世所傳百家詩選，印本已不載此序矣。然唐之詩人有如宋之問、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李益、韋應物、韓翃、王維、杜牧、孟郊之流，皆無一篇入選者，或謂公但據當時所見之集，詮擇蓋有未盡見者，故不得而徧錄，其實不然。公選此詩，自有微旨，但恨觀者不能詳究耳。公後復以杜、歐、韓、李，別有四家詩選，則其意可見。

西淸詩話云：百家詩選，余嘗論之，見其取張祜惠山寺詩，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而不取孤山寺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在北林。又賈島平生得意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復不取，而載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不知意果如何耳。

石林詩話云：王荊公從宋次道借本編百家詩選，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荊公復定爲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誰不能之。次道以爲然。苕溪漁隱曰：余觀鍾山語錄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卽小兒言語也。所云止此，不知石林之說，何從得之。

冷齋夜話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荊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荊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名也，東坡答子由詩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人於險惡處耳。苕溪漁隱曰：荊公詩云：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白雪則絲，黃雲則麥，亦不言其名也，余嘗效之云：爲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促婦功，蛙與促織二蟲也。

蔡寬夫詩話云：鴈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鴈奴，鴈　羣宿，鴈奴輒往來巡視，不暝，微聞人聲，則長鳴以警，亦物之能愛其類者，以故江湖間捕鴈，必先以計殺鴈奴，然後羣鴈可得，宋莒公文公皆著其說，王荊公亦有詩曰：人將伺其怠，奴輒告之亟，羣衆寤而飛，機巧無所得，此與樂天所賦雉媒者異也。

石林詩話云：荊公詩有老莫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言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爲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斂穡，忠讜寵生嫌，養蒙恬勝利，疎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諼，山梁冀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權德輿已嘗爲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別立體，然不失爲佳製也。

禁臠云：沙草則衆人所謂水邊林下之物，所與之遊處者，牛羊鷗鳥耳，而荊公造而爲語曰：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其筆力高妙，殆若天成，凡貧賤則語言不爲人所敬信，歲寒則無如松竹，卻直造而爲語曰：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其語便韻。

緗素云：荊公題王昉得水亭云：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非皆人多不知搏黍，蓋黃鸝也，黍方熟時，鳴于桑間，或謂之黃鸝，見詩疏，春鋤，鷺也，爾雅曰：鷺，春鋤，亦取其鷺之行步云，皮日休詩云：數點春

鋤煙雨微，蓋言此耳。

苕溪漁隱曰：荊公詩，客舍黃粱今始熟，鳥殘紅柿昔曾分，事見傳燈錄，潙山與仰山遊行，次烏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仰山，仰山接得，以水洗了，卻與祐，祐曰：什麼處得來，寂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不得空然，卽分半與寂。

後山詩話云：荊公詩，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體數變，暮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謹也。

西淸詩話云：王師弔伐江左，城將破，或夢丱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籠徙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服，躡墜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旣寤，聞徐鍇死圍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登高齋詩，押徙字韻，平甫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夜聞夢墮空中徙，此事奇譎，而盤屈就強韻，可謂工矣。

倦遊雜錄云：平甫熙寧中判官告院，忽於秋日作宮詞，點絳唇一解，以示魏泰，泰曰：斷章有流落之思，何也，明年果得罪，廢歸金陵，其詞曰：秋氣微涼，夢回明月穿簾幕，井梧蕭索，正遶南枝鵲，寶瑟塵生，金雁空零落，情無託，鬢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隱居詩話云：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平甫題壁，有宮殿影搖河漢外，江湖夢斷鼓鐘邊，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工用事，而復對偶親切，在京師有病中答予秋日詩曰：忽吟佳句辟消暑，遠勝前人檄愈風，又曰：北海知天論牛馬，東方徹俗任龍蛇，王釋學士嘗以九月平甫爲挽詞云：九月清霜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公，時挽詞甚多，無出此句。

王直方詩話云：平甫直宿館中，夢一人與之同至海中，有樓臺，榜曰靈芝宮，其間笙簫聲妓甚衆，其人欲與俱往，俄聞有告之者曰：未當來，今非其時也，平甫驚覺，禁中鳴鐘矣，乃自作詩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數年果卒，曾子固爲傳其事甚詳。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甫方與荊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甫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荊公曰：但且請來相見，旣坐，功甫曰：賢道能作詩，爲我賦乎，太初曰甚好，功甫曰：只從相公請箇詩題，是時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銅器，荊公卽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頃刻開頸曰：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過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甫遂閣筆，太初緣此名聞東南。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七

王逢原

王直方詩話云，王逢原見知於王荊公，一時附麗之徒，日滿其門，進謁獻訣，初不及文字間也。逢原厭之，乃大署其門曰，紛紛閭巷士，看我復何爲，來即令我煩，去即我不思，意當有知恥者，而請謁不衰。

桐江詩話云，逢原集中佳句頗多，如讀老杜詩，鐫劃物象二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瓜洲渡云，風力引雲行玉馬，水光迷日動金蛇。謝滿子椎寄詩云，七原黃土英靈活，萬古青天霹靂飛。

蔡天啓

王直方詩話云，夏畹道言，蔡天啓初見荊公，荊公坐間偶言及盧仝月蝕詩，人難有誦得者，天啓誦之終篇，遂爲荊公所知。

苕溪漁隱曰，東坡集中有申王畫馬圖詩，即天啓作，氣格有類東坡，世因慢收入，其後姑蘇居世英家刊東坡前後集，遂删去，今錄之云，天寶諸王愛名馬，千金爭致華軒下，當時不獨玉花驄，飛電流雲絕瀟洒，兩坊岐薛寧與申，憑陵內廐多清新，肉騣汗血盡龍種，紫袍玉帶真天人，驪山射獵包原隰，御前急詔穿圍入，揚鞭一蹙破霜蹄，萬騎如風不能入，雁飛兎走驚弦開，翠華按轡從天回，五家錦繡徧山谷，百里鳥珥遺塵埃，青騾蜀棧西超忽，高準濃蛾散荊棘，苜蓿連天鳥自飛，五陵佳氣春蕭瑟。

雪浪齋日記云，天啓詩城碧詩頗入江甘雨斷斜柳潤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皆佳句，松江詩最奇云，斷逢

帆影天平人夾鏡波光水倒流。

石林詩話云，王荊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嚙不可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騣，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荊公大壯之，作集句詩贈之，即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是也，有身着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卻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自是盛傳，荊公以將帥之材許之，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俾從會稽政，有不悅者，乃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丁內艱不果，猶是用荊公遺意也。

俞清老秀老

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未知之，荊公愛焉，手寫其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好山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弟清老，亦修潔可喜，俱從山谷遊，山谷所書釣魚舡上謝三郎一帖，石刻在金山寺，璨林每入貨，輒市模本數百以歸，亦秀老詞也。

冷齋夜話云，荊公食宮使祿，居蔣山，時時往來白下門西庵草堂法雲，止以一驢挾策蹋門，人乘間諷箯輿宜老者，公曰，古之王公至不道，未嘗以人代畜，一日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公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有頃，秀老至，公睡起，呼秀老下堦曰，爲士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捫頭，頗有以自贍，公徐曰，聞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之人忘之，余爲補曰，萬籟搖蒼煙，百灘渡流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

詩選云，秀老高士，非可下堦請者，荊公嘗云，暮年要得君攜手，寓寓相煩作好歌，仍況其詩如紅蕖碧水，元劉陶謝之流，且與書云，當憩翔報寧菴舍，以佇游觴，杂從何時如約，一至乎，則欽重之意，概可見矣。大抵惠洪多誕，冷齋夜話中事皆妄。

山谷云，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同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荊公欲使脫縫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山夜闌，馬嘶車鐸鳴，羣動不退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戲此詩以爲妙也。

石林詩話云，俞紫芝，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氏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詩，王荊公居中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蕖映碧流，未怕元劉爭獨步，不妨陶謝與同遊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荊公所賞，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概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謔，洞曉音律，能歌，荊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恬靜，一日見公云，吾欲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耳，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黃魯直贈澹詩，其一有云，有客夢超超，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荊公事也。苕溪漁隱曰，魯直與清老同學，所謂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則清老實曾爲僧可知，而此以爲祠部送酒家償舊債，石林之

言非也。

哀世弼

隱居詩話云：王伉遊金陵升元寺僧房，見壁有繪一金紫大夫，上題詩一絕云：陣前金甲生無愧，鼓下蠻奴死合羞。三尺吳綾暗塵土，凜然賓貓欲橫秋。伉不能辨，求其跡，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贍像，袁世弼詩也。袁汝州人，慶歷初登進士第，官止太常博士，壽不滿四十，少有文學，古詩尤佳，惜乎蚤死，文章多流落，此詩在袁未為佳句，然亦俊拔可喜，犁實符蠟，袁誤呼也。

王直方詩話云：世弼能為詩，嘉韋應物，而適麗奇壯過之。王介甫嘗手書世弼贈郭功父詩云：方山憶共泛金缸，屈指于今五六年。風送梨花吹醉面，月和溪水上歸艭。浮生聚散應難料，末路窮通盡偶然。欲問故人牢落事，鹿裘深入白雲眠。世弼自號遯翁，臨死一篇尤佳，背鎖千峰暝，悲風萬古呼。其誰掛寶劍，塵有奠生芻。皎月東方陰，長松半髻枯。山泉吾所愛，聲到夜臺無。

潘子真詩話云：渺渺洞庭野，蕭蕭黃鶴樓。水通雲夢浦，人渡沔陽舟。廣澤使吳城，孤城接郢丘。山分三楚斷，溪入九江流。寂寞休兵月，紛紜戰國秋。吳生來赤壁，魏武失荊州。六代悲形勢，群雄死寇讎。淒涼帝子宅，浩蕩禰衡洲。萬里浮雲暮，千年故國愁。武昌宮不見，麋鹿自羣遊。蜀人張俞所賦也。客有自荊湘傳此詩時，世弼尚未冠，見之笑曰：此筆力不難到。因過金陵，遂作謁吳大帝廟詩云：人苦曹瞞虐，天悲漢祚終。山河分鼎峙，氣象蟠江東。一旦墟京洛，彌年窮幼沖。炎精竟灰燼，紫蓋出艨艟。長策資公瑾，雄才得呂蒙。招延師友誼，繼述父兄忠。奮府戚雙闕，驚濤涌半空。風雲龍虎勢，日月帝王宮。地力因時險，神謀與意通。屈伸思所濟，逆順審於衷。駿足嗟交貨，盛才櫂即戎。司盟界函谷，獨斷保蠶叢。定霸羨丘劣，推心建武同。長沙兆先讖，與午賴餘風。戰守遺蹤在，登臨四望中。陵遷成萬古，世異想羣雄。歌舞居民祀，干戈逐廢功。征帆來浦外，久客愴途窮。精銳銷孤劍，飄零若斷蓬。裴回堂廡下，暮葉亂江楓。其詞不減於張，而敘事曲折過之。荊公居金陵，為功甫手寫所賦詩一軸，有從來多病王僧祐，自小能文謝惠連，各厭塵勞思物外，更辭攜手訪林泉。又曰：卑後姑溪水更深，冥冥寒雨作連陰。旅懷未可輸清遣，思與洛生溪上吟。此兩篇，世弼贈功甫詩也。世弼年十七，題百丈山詩云：瓊田收穲稏，玉溜注琅玕。讀書最苦，因爾擢擗，沒時纔三十四歲，自作墓銘，敘其平生，有詩文十卷，號遯翁集。

郭功甫

王直方詩話云：郭祥正，字功父，自梅聖俞贈詩，有採石月下聞謫仙，以為李白後身，緣此有名。功父有金山行，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大為荊公所賞。東坡守錢塘，功父過之，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來？坡曰：十分來也。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十分也。

苕溪漁隱曰：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世多不見全篇，今錄于左方。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冰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髣髴繼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登臨重歎息，四時想像何其雄。捲簾夜閣挂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搥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致遙應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

數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我望，又起歸興隨征鴻。

遯齋閑覽云：功甫曾題人山居一聯云：謝家池上無多景，只有黃鸝三兩聲。荊公命工繪為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遣人以金酒鍾并圖遺之。

潘子真詩話云：袁世弼南昌人，宦遊當塗，時功甫尚未冠也。世弼愛其才，薦於梅聖俞，自爾有聲。功甫嘗謂吾大父清逸云：教我波引，袁二丈力也。蓋埋三尺，不敢忘其賜。功甫既壯，頗恃其才力，下筆皆不經意，論者或惜其造語無刻勵之功。清逸云：如功甫豈易得，但從作者中便覺有優劣耳。正如晉楚之轄制，不當威文之節制也。清逸嘗有詩戲之云：休恨古人不見我，尤喜江東獨有君。蓋怪阿戎從幼異，人疑太白是前生。星躔謫墮人間現，天上麒麟地上行。詩律暮年誰可敵，筆頭談笑掃千兵。

苕溪漁隱曰：聖俞採石月贈功甫云：採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魚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謾傳，卻來人間知幾年。在昔熟識汾陽王，納官貫死義雖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李白從永王璘之辟，壞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聖俞用此事，尤為親切，若非姓郭，亦難用矣。

張子野

遯齋閑覽云：張子野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邪？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

古今詩話云：子野嘗作天仙子詞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士大夫多稱之。張初謁見歐公，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也。二說未知孰是。

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又云：隔墻送過秋千影，並膾炙人口，世謂張三影。

後山詩話云：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押捲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號張三影。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朦朧淡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為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古今詩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為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押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風絮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苕溪漁隱曰：細味三說，當以後山古今二詩話所載三影為勝。

東坡云：子野詩筆老健，歌詞乃其餘波耳。湖州西溪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與予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忙。若此之類，亦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但知有周昉士女，蓋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石林詩話云：子野能為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年已八十餘，視聽不衰，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

賀方回

王直方詩話云，賀鑄，字方回，嘗作一絕，題于定林寺云，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遙疑挂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荆公見之，大相稱賞，緣此知名，方回嘗作望夫石詩云，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微雲蔭髮彩，初月輝蛾黛，秋雨疊苔衣，春風舞蘿帶，宛然姑射人，矯首塵冥外，陳跡遂無窮，佳期從莫再，脫如魯秋氏，妄結桑下愛，玉質委淵沙，悠悠復安在，交游間無不愛之。

後山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之詩人，共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只說閨中事，舐犢那知母子情。

王直方詩話云，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詩不窘於物象，敍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失。

漫叟詩話云，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詩當言用勿言體，則意深矣，若言冷則云可咽不可漱，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屐聲之類，本明何從得此。

潘子真詩話云，世推方回所作梅子黃時雨為絕唱，蓋用寇萊公語也，寇詩云，杜鵑啼處血成花，梅子黃時雨如霧。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八

東坡一

石林詩話云，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為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後山詩話云，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苕溪漁隱曰，後山誠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觀前二聯，豈愧作者。

東坡云，余昔為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歲晚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歿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冷齋夜話云，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事見楊妃外傳云，明皇登沉香亭，詔妃

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韻殘妝，鬢亂釵橫，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尼童詩曰，應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汙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應天下尼當用白練為衣，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事見鬼谷子，照夜清螢也，百花釀蜜也，崖蜜櫻桃也，贈姚秀才詩云，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云，世祖宴東府，詔跋陁羅，世祖戲之曰，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跋陁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所欠者一死爾，苕溪漁隱曰，崖蜜本草云石蜜也，老杜逸詩，有崖蜜松花白之句，冷齋謂鬼谷子云崖蜜櫻桃也，其說非是，所欠惟一死，事出北史，劉聰時陳休卜崇，為人清直，素惡王沈等，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等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此事在前，乃梁僧史用其語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喜韋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故在鄭州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子由使府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行萬里隔胡天，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牀定悠悠，夜雨今蕭瑟，其同轉對有云，對牀貪聽連宵雨，又曰，對牀欲作連夜雨，又云，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弟所賦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約，其意見於逍遙堂詩敍云。

漫叟詩話云，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若招持服人游湖不赴云，卻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柳氏求字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腳，莫厭家雞更問人，天然奇作，賀人洗兒詞云，犀錢玉果，利市爭分，驚四座，深愧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

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尤為親切，苕溪漁隱曰，世說元帝生子，普賜群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二事相類，聊錄于此，但深愧無功之語，東坡乃用南唐事也。

冷齋夜話云，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對曰，東坡宿於臨皋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為知言。

潘子真詩話云，東坡作表忠觀碑，荊公寘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差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敘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蔡寬夫詩話云，白樂天，楊虞卿之姑夫，故世言與李文饒不相能，文饒藏其文集，不肯看，以為看則必好之，文饒鎮京口時，樂天正在蘇州，元微之在越州，劉禹錫在和州，元劉與文饒唱和往來甚多，謂之吳越唱和集，樂天惟首載和文饒薛黃蘖歌一篇，後遂不復有，亦可見情也，苕溪漁隱曰，熙寧間，介甫當國

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豈能不芥蒂於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冷齋與子真所載，恐非其實，然子瞻文章，豈待介甫喜之，然後傳於世哉。觀李文饒之與白樂天，其事亦可見古今人情不遠，余是以辨之。

東坡云：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成其篇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陳輔之詩話云：唐史柳公權應制聯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然當暑居廣殿高閣，南風之來，不止微涼而已，新史易曰：殿角生餘涼，蓋屋桷叢棱受風勁快，此兩字有功於修詞也。

東坡云：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荊，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王直方詩話云：謝朓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答王鞏云：新詩如彈丸；又送歐陽季默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蓋詩貴于圓熟也。余以謂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枯乾，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則可與古之作者並驅耳。

石林詩話云：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然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東坡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余將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西清詩話云：東坡謫黃岡，與陳慥季常遊，季常自以爲飽禪學，而妻柳氏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曰：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潘子真詩話云：吳瑛德仁，襟情高遠，道路之子，淑之孫也。未五十，以虞部員外郎致仕，歸隱蘄春。元祐間，朝廷聞其高，聘之不起。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我不識元魯山，恨君不識顏平原。銅驢陌上會相見，拍手一笑三千年。東坡爲德仁作也。

苕溪漁隱曰：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全篇云：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無由玄。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賢，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門前罷稏十頃田，清溪遶屋花連天，溪堂醉臥

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風顛。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君不識顏平原，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驢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詩中所云：龍丘居士，即陳季常也；濮陽公子，即吳德仁也。又云：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蓋欲往訪德仁未成也。李白詩云：稽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用此事也。又云：恨君不識顏平原，東坡自謂也；恨我不識元魯山，謂德仁也。銅驢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蓋言終當相見，如劉子訓之徒，此一篇詩意本末次序，有倫有理，可謂精緻矣。潘子真但只言稽山不是無賀老以下六句爲德仁作，不知濮陽公子復是何人，無乃與詩題相戾乎。

侯鯖錄云：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日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俗，且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也。苕溪漁隱曰：此東坡與李公擇書，愛其語有理，故錄入叢話，余連歲憂患，生理益微，此策誠不可不用，若更以柴堂遺叉竹筒之法兼行之，當益佳耳。

東坡云：余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悽然也。苕溪漁隱曰：余憂患之餘，久亦戒殺，細味東坡此詩，欣然會意，故錄全章，並以自警。詩曰：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刳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羃，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機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緗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余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及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汁字韻一篇，詩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當世，無敢訾議，至荊公則無是弊矣。其得子固書因寄以及字韻詩，其一篇中押數韻，亦止用緝字一韻，他皆類此，正與老杜合。苕溪漁隱曰：黃朝英之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二十一曹長，未字韻一篇詩，而用五韻，南池谷字韻一篇詩，而用四韻，客堂蜀字韻一篇詩，而用三韻，此特舉其二三耳，其他如此者甚衆。今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爲定格，則老杜何以謂之能兼衆體也。黃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輕議東坡，尤爲可笑。六一居士云：韓退之工於用韻，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以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且退之於用韻，猶能如此，孰謂老杜反不能之，是又非黃所能知也。

王直方詩話云，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飯豆吾豈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數語。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三十九

東坡二

東坡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材，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因吝其詩云，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與可嘗令余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石林詩話云，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為中表，不攖世故，善畫墨竹，作詩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亦多以時事為譏誚，同極以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為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知言。

東坡云，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時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概藏，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之云，閑處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

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

冷齋夜話云，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篔簹詩曰，野細錦鉤淺曲，腳高綠玉深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東坡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甘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季孫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章蘇州有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石林詩話云，劉季孫能詩，善用事，從孔宗翰知揚州，詩云，詩皆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人多稱其精當，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為江東提舉刑獄，巡歷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攝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山谷云，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猶酸色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時以為右軍帖中贈子黃甘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王直方詩話云，顧子敦有顧屠之號，以其肥偉也，故東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詩云，我友顧子敦，軀膽多雄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又云，磨刀向豬羊，釃酒會鄰里，至於云平生批敕手，亦皆用屠家語也，子敦

讀之頗不樂，東坡遂和前篇末句云，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錢穆父用字秀整，東坡云，穆四莫亂呼它名字，是時穆父已有九子，東坡遂以九子母丈夫呼之，有詩云，九子羨君門戶壯，八州憐我往來頻，苕溪漁隱曰，東坡送子敦詩，有何嘗勸燕然，廊廟登劍履之句，山谷和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或云，東坡見山谷此句，頗忌之，以其用事精當，能押險韻故也，然東坡復自和云，我以病杜門，呵頭卒振履，蓋諸公饌子敦，以病不往，押韻用事，豈復不佳，山谷亦再和，有發政恐傷民，天步薄冰履之句，押韻又似密緻也。

東坡云，紹聖間人得二詩於盜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壯士悲歌淚萬行，苕溪漁隱曰，或云此二詩，乃東坡寘海外時作，蓋自況也，不知其果然否。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跋米元章所收書畫云，畫地為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山谷和之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鉤輒斬趾，皆謂元章患淨病，及好取人書畫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詩云，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元寒具油，劉公嘉話云，晉書有飯食名寒具者，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餅，桓元嘗盛陳書畫，召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因有污，元不懌，自是命賓不設寒具，半山老人詩云，呼僮糶我果下騮，欲尋南岡，[illegible]愁，歐陽永叔絕句云，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陪果下騮，陳無己絕句云，借子翩翩果下駒，春原隨處小

跏趺。漢書霍光傳。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顏師古曰。小馬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王直方詩話云。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之語。故東坡和錢穆父蔣穎叔從駕景靈宮詩。有云。半白不羞垂領髮。軟紅猶戀屬車塵之句。

東坡云。乖崖公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予幼時聞父老言。恨不聞其姓名。今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語留之不可。乃探前人意。作詩送之。有楨事因桃李。春心誰爲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興濃。子意竟已成。我言寧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蒂胸之句。

遯齋閑覽云。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爲高。而詡軒冕爲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須臾忘情於軒冕邪。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遂獻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雖誑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見人題兩句云。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石林詩話云。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以笙歌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謂何物。亦是歇後。蓋用事寬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冷齋夜話云。東坡自海南還至贛上。以水涸舟不可行。逗留月餘。時過一僧舍。游其長老魁梧。如世所畫慈恩然叢林。不以道學稱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士無塵堪洗濯。道人有句借宣揚。舉頭但見蝙蝠紙。撫背時聞佛放光。徧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但逢場。卻須更說圓通偈。千眼熏籠是法王。又嘗與劉器之同參玉板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板。欣然從之。至廉泉。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曰名玉板。此老僧善說法。要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方悟其戲。東坡作偈曰。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板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東坡云。江南人好作盤游飯。鮓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掘(其厥切)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置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云。投醪谷董羹鍋內。掘窖盤游飯盌中。東坡大喜。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

王直方詩話云。蘇黃門以己卯生。故東坡有卯君之語。其以檀香觀音像遺黃門云。持是壽卯君。其出局偶書云。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其送王鞏詩云。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

山谷云。東坡道人在黃州作卜算子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數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苕溪漁隱曰。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或云鴻雁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

叢間。此亦語病也。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只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蓋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爲之。不可限以繩墨也。

西清詩話云。東坡在北扉。自以獨步當世。與一時侍從。更唱迭和。莫不稱首。曾子開賦扈蹕詩。押辛字韻。韻窘束而往返絡繹不已。坡厭之。復和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搗殘薑桂有餘辛。顧問客曰。解此否。詣唱首有辣氣故耳。

東坡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而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有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爲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盡於此矣。

冷齋夜話云。東坡遊廬山東林。作二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云。此老人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有口。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

仇池筆記云。余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仰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苕溪漁隱曰。此事恍惚怪誕。殆類傳奇異聞所載。又其詩亦淺近。不似東坡平日語。疑好事者爲之。以附託其名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

東坡三

緗素雜記云、劉公嘉話云、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無、其集所載、止此而已、及觀東坡次韻景文聽琵琶詩云、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鬬東昏百草鬚、乃以安樂公主爲東昏侯、按東昏侯、是齊明帝第三子、雖昏虐暴亂、實未嘗取靈運鬚以鬬百草、豈非誤與、又陳後主時、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見收、而東坡虢國夫人夜遊圖詩云、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又誤也、蓋齊東昏侯有潘淑妃、未嘗名麗華、亦與韓擒虎事無干、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杜預注云、爲妻御之皋澤、如訓之、則非地名明矣、而東坡和人會獵詩云、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亦誤也、

苕溪漁隱曰、和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詩云、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曾謂、王弘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則蠟鳳凰戲、乃僧綽也、又立春日與李端叔詩云、丞掾頗哀亮、定武有此碑本、吻自大字寫之作亮字、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則亮

字當作椶也、又次韻錢舍人病起云、何如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史記扁鵲遇長桑君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則非太倉公也、

西清詩話云、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嘗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耳、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經與王修、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端名言也、

石林詩話云、古今人用事、趁筆快而誤者、雖名輩有不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腧廁、姜龐不解歎蟏蛸、據漢書、腧廁本作廁腧、蓋中衣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黃魯直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耳、

後山詩話云、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

隱居詩話云、劉禹錫詩、賈生王佐才、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也、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久之爲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時、實未嘗居重位也、

西齋話紀云、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

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乃比鄧通耳、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引用故事、多以事淺語熟、更不思究、率爾用之、往往有誤、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詩云、定知欲報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善文辭、尊重之、每爲報書、嘗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王褒、自是宣帝時人、王禹偁箱詩云、稚川龍過頻回首、認得青青數代孫、稚川即葛洪之字、投杖葛陂化龍、乃費長房也、孫僅傳巖詩云、荊人一唱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蓋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傅說在困約中、代之以假其貧、是爲胥靡傭賃也、豈可謂說爲荊人哉、苕溪漁隱曰、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詩、乃劉夢得詩、非李商隱詩也、

緗素雜記云、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即位、頗疑北人、鴆死者多、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迨數百人、日與荒樂、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爲妓女所有、而熙載不能制之、以爲喜、而日不能給、遂弊衣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且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生糅雜而淫、熙載見之、趨過而笑曰、不敢阻興而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詩云、若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伴着衣裳、時人或謂北齊徐之才、豁達無以過之、故東坡詩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蓋用熙載求丐事也、苕溪漁隱曰、余觀北夢瑣言、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自言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蓋東坡以玉帶施元老、元以衲裙相報、即用此事爲是、若緗素雜記謂用前事、非也、

東坡云、僕遊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

此狀也。

冷齋夜話云。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其備。謂之妙。如荊公曰。平日離愁寬帶眼。訖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微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也曾捫虱話酸辛。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爲虱對。以龍驤爲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沒者。此類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令門人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皆非孔子。襲其裳而藏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之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後山詩話云。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奏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僞行。范蜀公詠伯有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作眞。蓋刺之也。

石林詩話云。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以冠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其曰。平時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己。子瞻後亦之。終不第而卒。

冷齋夜話云。余游儋耳。見黎氏爲余言。東坡無日不相從。乞園蔬。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燒寫此詩。以折菜錢。又訪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余檳榔。余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杖而至。問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示之。今尙在。余索讀之。醉墨欹倒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東坡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作詩云。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靑蘋。花間置酒淸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飮。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明年予謫黃州。對月獨飮。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淸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飮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冷齋夜話云。世人之詩。例多禁忌。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謂之詩讖。謂之無氣。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畫雪中芭蕉。詩眼見之。知其神情寄於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荊公方大拜。賀客盈門。忽點筆題其壁云。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東坡在儋耳。作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世俗論哉。余嘗與客論至此。而客不然吾論。余作詩自誌其略曰。東坡醉墨浩淋浪。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驥略玄黃。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定再謫惠州。自惠而遷

昌化。人以爲語讖。秦少游紹聖間請外。以校勘爲杭倅。方至楚泗間。有詩云。平生逋欠僧坊睡。準擬如今處處還。詩成之明日。以言者落職。監處州酒。好事者以爲詩讖。陳無己賦高軒過詩云。老知書畫眞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之句。不數月遂卒。或以爲詩讖。苕溪漁隱曰。人之得失生死。自有定數。豈容前逃。烏得以讖言之。何不達理如此。乃庸俗之論也。如東坡自黃移汝。別雪堂鄰里有詞云。百年強半。少來日苦無多。蓋用退之詩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之語。然東坡自此脫謫籍。登禁從。累帥方面。晚雖南遷。亦幾二十年乃薨。則來日苦無多之語。何爲不成讖邪。

後山詩話云。東坡居惠。廣守月饋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靑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爽堅志云。燕邸萊州洋川公家。裴褫古今畫。爲十册。東坡過之。因爲書籤。仍題其後云。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明窗淨几。有坐臥之安。又題王維畫如來出山相云。頭髻鬅鬙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象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山谷詩云。蕭寺吟雙竹。秋醪薦二螯。破塵歸騎速。橫日雁行高。又擁膝虜殘臘。攀條驚淺春。皆洋川公賓館堂故事。而集中不載。家君在北方宗室子伯璘言如此。予家有大年畫小景二幅。山谷親書兩絕句其上曰。水色煙光上下寒。忘機鷗鳥恣飛還。年來頻作江湖夢。對此身疑在故山。輕鷗白鷺定吾友。翠柏幽篁是可人。海角逢春知幾度。臥游到處總傷神。今豫章所刻集。及它本皆無。

石林詩話云。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其安排鬭湊之迹。蘇子瞻嘗作人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溫庭筠詩。亦有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兩句本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句而就之爲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苕溪漁隱曰。予嘗有一聯云。雨大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冷齋夜話云。客來茶罷渾無有。盧橘楊梅尙帶酸。張嘉甫問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也。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燃柿。亭奈厚朴。則盧橘果類。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靑馬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何也。東坡曰。意不欲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一

東坡四

東坡云，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余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者，從乞詩，唐佐朱崖人，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書其上云，滄海何曾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又題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未行，題詩寄屋壁，又嘗醉插茉莉花，嚼檳榔，戲書姜秀才几上云，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超放如此。

苕溪漁隱曰，菊以黃爲正，餘皆可鄙，此朱遜之之語，東坡印可，作詩贈之，有謫眞似淵明之句，余頃歲居泗上，假館官舍，小圃中有一亭，牓曰秋香，環植以黃菊，別無他物，必好事者，原東坡之意而作也。先君題詩云，騷人足奇思，香草比君子，況此霜下傑，清芬絕蘭茝，氣稟金行秀，德備黃中美，古來鶴髮翁，餐英飲其水，但恐蓬蒿侶，課僕加料理。

東坡云，余嘗浴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

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汙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爲世間一切，此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

冷齋夜話云，海南城東，有兩井，相去只尺，而異味，號雙井，井源出石城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今知家此水中乎，同游者，怪問其故，曰白龍嘗爲東坡出，請徐伺之，能見其脊尾如生銀蛇狀，忽水渾有雲氣，浮水面，舉首如插玉筯，乃泳而去，余至二井，太守張子修爲造庵井上，號思遠亭，名洞酌，岸有怪樹，樹枝之脈，有詩曰，巖泉未入井，蒙然冒沙石，泉嫩固爲醫，石老生罅隙，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脊，先生酌泉笑，泉香神龍蟄，舉首玉筯插，忽去銀丁擲，大身何時布，天矯翔霹靂，誰言鵬背大，更覺宇宙窄，字畫如顏書，無名銜年月，此詩氣格似東坡，而言泉嫩石老，似非東坡，又語散漫，疑學者爲之也，龍如蛇形，小如玉筯。

東坡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豬龍也，蜀人謂牝豬爲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二事相類，故并錄之。

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岡背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山谷詩云，弓刀陌上望行色，兒女燈前語夜深，蓋皆出於老杜厨人語夜闌之意，王直方詩話以謂三詩當以先後分勝負，非也。

東坡云，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旣以進御，上憐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縐，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又云，軾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眞妃裙帶詞，乃前六言詩也，覺而記之，今書贈柯山潘大臨邠老，二說不同，故并錄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與孫巨源同會於王晉卿花園中，晉卿言都教饋飼了官具從馬，巨源云都尉指揮都饋馬，好一對，適長主送茶來，東坡即云，大家齊喫大家茶，蓋長公主呼大家也，山谷嘗以黃茶貢生茶對磨刀劘刀，東坡以洞庭春色爲掃愁帚，山谷以水晶脍爲醒酒冰，余爲正好作一對。

後山詩話云，蘇公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侯鯖錄云，東坡在汝陰，初春庭梅盛開，月色鮮霽，夫人曰，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坡笑曰，子誠知言，即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潘子眞詩話云，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鉏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詞，室內嫗貌醜，下叟前致詞，暮眠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又少壯面日澤，長大色醜麤，醜麤人所惡，拔白自洗蘇，平生髮完全，變化似浮屠，醉酒巾幘落，禿頂亦如壺，此應璩三叟詞也，吳兢古樂府及藝文類聚所載，詰皆不完，予得此本於臨淄晏公家，以示周元翁，元翁笑曰，登

徒子之妻。蓬頭攣耳。又疥且痔。便有五子。東家之女。登牆見窺。今三年矣。玉未之許也。此在其爲謔詞也哉。

東坡云。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君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曰。蘇子卿齧雪啗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爲記之。

苕溪漁隱曰。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此欒城集中詩也。澠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此二句與子由之詩全相類。疑好事者改之也。

冷齋夜話云。蘇子由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時時相過。有聰禪師者。亦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出迓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聰。聰曰。吾亦夢同迎戒禪師。子由撫掌大笑曰。世間夢乃有同者。異哉。俄東坡書至曰。吾已至奉新。旦夕可相見。子由擁兩衲候於城南建山寺。東坡至。坐定。理夢事以語坡。坡曰。軾八九歲時。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娠。夢一僧來託宿。頎而眇。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後與雲菴書。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器。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著衲衣。哲宗問右璫陳衍曰。蘇軾襯朝章何衣。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佛印雲菴遣書至。坡不復答。但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懸脫也。後七年。歸自海南。有玉局之除。作偈答南華長老云。惡業相纏五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今著衲衣歸玉局。可憐化作五通仙。

王直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爲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因作一絕獻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啓。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

王直方詩話云。爲程筠作歸眞亭詩云。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坐。不應見於木杪也。

石林詩話云。學者多議蘇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也。殊不思此題程筠先塋歸眞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詩眼云。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子野因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邪。定留人邪。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蓋與上七言同。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挂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涴。洗妝不退脣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爲朝雲作也。苕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梅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

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揚。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

高齋詩話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後見王昌齡梅詩云。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方知東坡引用此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范景文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及其實自落。此所以有落紅鹽之語也。苕溪漁隱曰。余居嶺外七年。備見土人採橄欖。初未嘗以鹽擦樹身。亦只以梯採之。或以杖擊之。而東坡落紅鹽之語。當自別出小說也。

隱居詩話云。王禹偁橄欖詩云。南方多果實。橄欖稱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核苦且澀。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蓋六句說回味。歐陽修云。甘苦不相入。初爭久方知。極快健也。

蘇子由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藷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能去。猶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苕溪漁隱曰。凡人能處憂患。蓋在其平日胸中所養。韓退之。唐之文士也。正色立朝。抗疏諫佛骨。疑若殺身成仁者。一經竄謫。則憂愁無聊。概見於詩詞。由此論之。則東坡所養。過退之遠矣。

石林詩話云。詩篇當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詩。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始讀殆不可測其意。蓋下有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緲新居紫翠間。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四句。則入頣不怕放行。寧傷初拙也。然繫悶羅帶。割愁劍鋩之語。大是險諢。亦何可屢打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自來九日多用落帽事。獨東坡云。破帽多情卻戀頭。尤爲奇特。

緗素雜記云。頃唐書載唐明皇時。宰相李林甫自以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時。選人嚴迥判語。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韋侍郎曰。此云杕杜何也。韋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賀人生子詩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卻愁錯寫弄麞書。蓋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東坡云。兒子邁。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鬬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它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苕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餧餓貓。紛髯雜霜兔。插架刀槊健。落紙龍蛇騖。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過。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二

東坡五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闕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東坡詩敍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後山詩話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无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无己云。荊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余戲之曰。子欲居工奇之間邪。

遯齋閑覽云。蘇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飲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卻打猛諢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王直方詩話云。邢惇夫言。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此東

坡詩也。嘗題於余扇。山谷初讀。以爲是劉夢得所作。

後山詩話云。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謹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緗素雜記云。東坡於金門寺中見李留臺與一錢唱和。戲用其韻跋之。有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注云。皆世所傳錢氏故事。事見歸田錄云。國朝自下湖南。始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自此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人問其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處可矣。至今士人以爲口實。

蔡寬夫詩話云。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今門下後省。乃其故地。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水。宋宣獻公爲學士時。燕穆之復爲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于中間。宣獻詩所謂憶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龍閑旋記。承明意象今頓還。永與鑾坡爲故事是也。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故詩引用之。元豐末。既修兩省。遂移院於今樞密院之後。兩壁既毀。屏亦莫知所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詔郭熙所作春江曉景。禁中官局多熙筆迹。而此屏獨深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蘇儋州嘗賦詩云。玉堂晝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今遂爲玉堂一佳物也。

苕溪漁隱曰。才調集有无名氏絕句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樽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吉祥寺花詩云。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遂與前詩略同。豈偶然邪。古今詩話載太上隱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之問姓名。不答。留詩一絕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東坡贈梁道人詩云。寒盡山中無曆日。用此事也。又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數句云。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蓋風來。則千山草木皆動。如動鱗甲。萬谷號呼。有聲如酣笙鐘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送楊孟容詩云。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瓈江。江山不違人。遍滿千家窗。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國。洪鐘噎微撞。我留侍玉堂。弱步欹豐扛。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不肯入州府。故人餘老龐。殷懃與問訊。愛惜霜眉龐。何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蓋效山谷體作也。山谷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曰。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晁張雙。但懷相識察。牀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龐。誠堪婿阿巽。買紅纏酒缸。歐陽文忠亦嘗效聖俞體作一篇。有云。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題劉羲叟家園也。

後山詩話云。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耳。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邪。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邪。蘇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苕溪漁隱曰，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玄暉，玄暉澄江淨如練，卽玄暉全局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

東坡云，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眞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子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桐江詩話云，楊朴，字契先，一日秋晴，戲釣於道傍溪澗中，值濟南陳文惠出巡，按從者訶之，契先竟不顧，文惠怒，命從者擒至前路郵亭中，詰之，契先風神村野，宛然一耕夫也，文惠詰怒，欲加以刑，契先丐筆楮供析，乃作絕句云，昨夜西風爛熳秋，今朝東岸獨垂鉤，紫袍不識蓑衣客，曾對君王十二旒，文惠謝遣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鞫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苕溪漁隱曰，余之先君靖康間嘗爲臺端，臺中子瞻詩案具在，因錄得其本，與近時所刊行烏臺詩話爲尤詳，今節入叢話，以備觀覽。

鵬月遊孤山詩云，職在歛，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作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髮煩菖蒲，麻鞋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餔，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閬畫入三峯圖，吾年凜凜今幾餘，知非不去慚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此詩云，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新法行後，公事鞭箠多也，又云，追胥連保罪及孥，以譏鹽法收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云，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意取馬援言畫鵠不成猶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言歲既飢荒，我欲出奇畫賑濟，又恐不從，恐似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戲子由詩云，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眼前勃谿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遊，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虀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志下眞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此詩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陛楯郎，汝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言弟轍居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故以比東方朔陛楯郎，而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新興律學，某意非之，以謂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今時人專學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書

萬卷，不讀法律，蓋知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也，又云，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虀鹽甘似蜜，以譏所差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發擿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又云，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撻此等貧民，平生所慚，今不復恥，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作鹽司，意不喜其人，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爲陽虎也。

山村詩云，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意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又云，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意言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意言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卻，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三

東坡六

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謝故山友，愼勿厭藜羹，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爲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意言開得不便，自賊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千餘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豬，又言某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至此哉，故云寄謝故山友，愼勿厭藜羹，而思仕宦，以譏開運鹽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疋，求跋尾，作詩云，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疋如雲烟，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騂皇鶾，龍顱鳳頸獰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翦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弟子韓，廏馬多肉尻脽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意以騏驥自比，譏執

政大臣，無能盡我才，如王良之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李清臣因祈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云，南山高崚嶒，北山亦巉嶻，坐看兩山雲出沒，行如蝙，歸若呼，始覺山中有靈物，鬱鬱其焚闐，罝罝其擊鼓，祝歷云云，巫歷舞，我民無罪神所憐，一夜雷風三尺雨，嶺木兮蒼蒼，溪泉兮泱泱，雲散諸峯互明滅，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閣山空香爇絕，某和云，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慚，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麥苗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此詩言本因龍神懶惰不行雨，御使人怨天公，以譏執政大臣不任職，不能調理陰陽，御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某自言無功竊祿，與大臣無異，當時送與李清臣後，得一兩日，李清臣來，相看，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旱地事，某當時在徐州，李清臣與詩，於詩後批云，可求子瞻共和，其詩云，已被盤蔬留少留，相逢何物可消疑，綠沾未得酒中趣，與我最爲方外遊，草亂不容移馬足，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某和云，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游，無事何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朱雲漢成帝時乞斬張禹，漢成帝欲誅之，朱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足矣，龍逢夏桀臣，比干商紂臣，皆因諫而死，某爲屢言新法，不蒙施行，不合以朱雲自比，言聖明之世必無誅戮之事，故未許與朱雲地下游，及王粲是魏武帝時人，因天下亂離，故粲在荊州依託劉表，作登樓賦，賦中有懷鄉思歸之思，意亦欲作此賦也，又用韻贈李清臣云，城南短李好交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樂天知命我無憂，醉呼妙舞留連夜，注云，邦直家有舞者甚妙，又云，閑作清詩斷送秋，瀟洒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攬鬚不，後李清臣再次元韻云，東來當駐躋朋遊，得過高人蘇子由，已哲不言天下事，相看俱道世間疑，新詩定及三千首，寵別幾成二十秋，南省都臺風雪夜，問君還記劇談不，後李清臣嘗修國史，賦詩送之云，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册不緣麟，付君此事須論皆，收我當時狷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爲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某於仁宗朝，曾進論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追論秦之過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某妄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清臣於國史中載所進論。

章傳作詩見寄，某次韻云，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視下則有高，無前孰爲後，達人千鈞弩，一發雖再彀，下士沐猴冠，已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麥秀，而況彼區區，何異一醉寤，爰居非所養，俯仰眩金奏，髑髏有餘樂，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質謝鐫鏤，仄聞長者言，婞直非養壽，唾面慎勿拭，出胯當俛就，居然成懶廢，敢復齒豪右，子如照海珠，網目疎見漏，宏才乏近用，巧舞困短袖，坐令傾國容，臨老見邂逅，吾衰信久矣，書絕十年舊，門前可羅雀，感子煩屢扣，願言歌緇衣，子粲予還授，此詩云，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顰豈不欲，頑質謝鐫鏤，所引梁冀竇憲，並後漢時人，因時君不明，驕暴竊威福用事，馬融班固皆儒者，並依託之，此詩譏毀當時執政大臣，引梁冀竇憲驕暴竊威福用事，以比執政大臣，言我不能效馬融班固依託此人也。

赴杭州通判，弟轍送至潁州，作初別詩云，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詞眞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從今得閑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此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爲弟轍昔年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充檢詳文字，爭議新法不合，而能既去，美弟轍去之果決，則意亦是譏新法不便也，某初到杭州，寄子由詩云，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此詩云，眼看時事力難任，時事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也，言己才力不能勝任，意亦是譏新法，事煩難了辦也。

遊徑山留題詩云，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鐙相回旋，人言山佳水亦佳，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茅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窗暖足來扑握，夜窗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爲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龍非水洗病眼有效，此詩云，近來愈覺世議隘，以譏近日進用之人，多是刻薄，議論偏隘，不容人過失，故見山中寬閑之處爲樂也。

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時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蓋言弄潮之人，爲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斷，某爲主上好興水利，因作此詩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斥鹵地盡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譏興水利之難成也。

黃庭堅寄書並古風詩與某，其書云，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中，內外稱職，其古風詩云，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棄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又云，長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性得久要，爲人制頹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似，某答書云，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謂近日朝廷進用之人，意言黃庭堅輕外物而自重，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不能收引庭堅而用之也，及依韻和答古風詩云，佳穀臥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此詩云，佳穀臥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以譏世之小人，輕君子，如稂莠之奪佳穀也，又云，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時，如夏月蚊蝱縱橫，至秋自息，比黃庭堅於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自全，又取詩

云髮心悄悄慍于羣小皆以譏當今進用之人爲小人也又云安山學仙子妄意笙簫寥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豨苓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君今已度世坐閱霜中蔕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閬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此詩即無譏諷

劉攽通判泰州作詩送之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蒓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此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言當學阮籍口不臧否人物惟可飲酒勿議時事意以譏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也熙寧四年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攽孫洙劉摯皆在本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爲韻內寄劉攽詩云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恍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鬨此詩云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鬨言杭州監司所聚是時初行新法青苗助役事多故云吾邦正喧鬨以譏新法事多不便也熙寧九年劉攽寄秦字韻詩與某依和云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處恐詩人無好語夜長鰥守向誰親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鄰此詩云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近日更立新法事多也劉攽聞人唱某小詞作詩相戲某和云十載漂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出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此詩引賀拔勝以錐刺其子舌戒以言語事以戲攽又不合引王舒狂言爲王敦炙其眉事以自比以譏時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四

東坡七

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孫覺云嗟余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某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又云天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艫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某爲先曾言水利不便卻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錢藻知婺州臨行館閣同舍餞送席上衆人先索錢藻相別詩欲各分韻作送行詩錢藻作五言絕句一首分得英字韻作古詩送之云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高義空崢嶸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榜臨分敢不盡醉語醉還驚此詩言朝廷方急才多士並進子獨遠出爲郡不少自勉置求進但守高義意譏時人之急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則爲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醉中道此醒後卻驚恐得罪以譏新法不便也

張方平陳乞得南京留臺有詩送之云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爲世所縻黃龍游帝郊簫韶鳳來儀終然反冥極豈復安籠池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諫莫移吾君信英睿

搜士及茆茨，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游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此詩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意以子思比方平之賢，言朝廷當堅留本人，要任不可令閑也，元豐元年，王鞏來徐州，方平令王鞏將書一封，詩一卷，封題曰，樂全堂雜詠，開看是方平所詩一卷，某作詩題卷末云，人物一衰謝，微言雖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蜩蚻亂，廢沼蛙蟈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噎瘖，蕭然王郎子，來自稽山陰，注云，北階王鞏攜來，又云，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爲悲吟，顧公正王度，祈招繼愔愔，此詩云，人物一衰謝，微言雖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晉元帝時，衛玠初過江，左丞相王導見之云，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今此子，復玉振於江左，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某意言衍元帝之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衛玠之清談風流，亦如今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方平之文章才氣，以譏今時風俗浮薄，人物衰謝也，意以衛玠比方平，故云，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言我非獨多衛玠之清談，但感時之人物衰謝，微言難繼，此意殊深遠也，又云，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蜩蚻亂，廢沼蛙蟈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噎瘖，意言少年本有志，欲和天子薰風之詩，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或雜引佛老異端之書，文字雜亂，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屢有變改，非多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蜩蚻蛙蟈之紛亂，故遂掩耳，不復論也，又云，蕭然王郎子，來自稽山陰，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爲悲吟，意以王子晉比王鞏，浮丘伯比方平也，又云，顧公正王度，祈招繼愔愔，據左傳，楚靈王欲求九鼎於周，求地於諸侯，其臣右尹子革諫王，言昔周穆王欲巡行天下，皆將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王，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楚靈王不能用，以及於難，意欲方平勿爲虛言之詩，當作詩諷諫朝政闕失，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也。

李常寄來字韻詩，某依韻和云，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生衣甑有埃，綠蟻沾脣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淚循城拾棄孩，爲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此詩譏新法減削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釜甑有塵，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飢餓之甚，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摯爲作臺官言事，責降湖南，孫洙劉攽，皆在揚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爲韻，其作劉摯詩云，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宮，峨冠搢紳，而今三見子，坎柯爲逐臣，朝遊雲霄間，欲分丞相茵，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了不見慍喜，子豈真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此詩云，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意取屈原放逐湘潭之間，而非其罪，今劉摯亦謫官湖南，故言與屈子相鄰近也，緣是時聞說劉摯爲言新法不便責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即是謂摯所言爲當，意以譏新法不便也，又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莊子詆毀孔子，言孔子所陳先王之陳迹，譬如已陳之芻狗，難再陳也，意亦以譏當時執政大臣，在田里之時，自比太公伊尹，出而試用，乃大謬戾，當便能退，不可再施用也。

知徐州日，僧道潛來相看，同在泗亭上坐，見人打魚，其僧買魚放生作詩，某依韻和云，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麈尾，勸將淨業種西方，莫待夢中呼起起，哀哉若魚竟坐口，遠愧知幾穆生醴，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頰泚，法師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左傳云，如魚赬尾，橫流而方羊，杜預云，魚勞則尾赤，是時徐州大水之後，夫役數起，言民之疲病，如魚勞而尾赤也，數罟，謂魚網之細密者，又言民既疲病，朝廷又行青苗助役法，不爲除放，如密網之取魚也，皆以譏諷朝政闕失，及青苗助役新法不便，致大水爲災也。

杭州一僧寺內，秋日開牡丹花數朵，陳襄作絕句，某和云，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此詩譏當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閑花比小民，言執政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閑也。

司馬君實在西京買一園，名獨樂園，作詩寄之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盞斝，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啞，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終當進用光，意亦是譏朝廷新法不便，終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光卻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曾鞏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人分韻，探得燕字韻，作詩送之云，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爲賢，

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江海美，遂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此詩云，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以譏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聒亂如蟬，又云，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者，以比曾鞏賢才，據後漢黃憲汪汪如萬頃波，言安得有度量如黃憲者，以容養此茂才也，熙寧五年，某寫書簡寄曾鞏，言賦役毛起，鹽法峻急，民不聊命，以譏新法青苗助役，緊碎如毛，及鹽法峻急不便也。

游杭州風水洞，節推李佖知軾到來，在彼等待，軾到彼，於壁上留題詩云，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岩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岩花落，出城三日尚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知君相待今安有，此詩云，世上小兒誇疾走，意以譏諷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當年再游風水洞，又留題詩云，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亂石，團團羊角轉空巖，馮夷窟宅非梁棟，御寇車輿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此詩云，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意謂朝廷行新法，後來世事漸以艱難，小人多務讒謗，故欲去官隱居也。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詩云，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此詩譏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以仁義爲捷徑，詩書爲逆旅，但爲印綬得喙所誘，則假捷徑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故云麥青青，又言小人之貪嗜位，如鴟鳶以腐鼠嚇鵷鶵，其

溺於利、如人之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又和劉道原見寄詩云、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烏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意謂劉恕有學問性正直、故作此詩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敢向清時怨不容、是時恕自館中出監稅、言非敢怨時之不容子也、馬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故以比之、沒踏在朝、淮南懼謀、又以比恕之直也、又使韓愈云、冀北馬羣遂空、言館中無人也、嵇紹昂昂如獨鶴在雞羣、又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劉恕比鶴、謂衆人爲雞也、詩云、具曰余聖、誰知烏之雌雄、意言當今朝廷進用之人、君子小人雜處、如烏不可辨雌雄也、

蔡冠卿知饒州、作詩送之云、吾觀蔡子與人遊、掀髯笑語無不可、平生儻蕩不驚俗、臨事迂闊乃過我、橫前坑穽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腸今亦頗、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卻理鄱陽柁、莫嗟天驥逐羸牛、欲試良玉須猛火、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轗軻、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顆、此詩云、橫前坑穽衆所畏、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穽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誰不裹、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順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金珠布道路也、又云、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腸今亦頗、以譏士大夫爲利害所誘者、變化以從之、雖昔號剛腸者、今亦然也、又云、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卻理鄱陽柁、言冠卿獨能守舊法、屢與朝議爭議刑名、以致不進用、卻出守小郡也、又云、莫嗟天驥逐羸牛、軾以冠卿比天驥、以進用而不才者比羸牛、意以譏諷朝廷進退人不當也、又云、欲試良玉須猛火、良玉經火不變、然後爲良、言冠卿經歷艱難險阻折挫、節操不改、如良玉也、又云、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轗軻、爲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名、致不進用、言人事得喪去來、皆如夢幻、當時執政、必不當進冠卿、亦不當退、故云、人生不信長轗軻、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五

東坡八

杭州知錄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爲曾承勘本州姓裴人家女使夏沉香投井、及姓裴人家小女孩在井内身死不明事、當時夏沉香只決杖放、後來本路提刑陳睦舉駮上件公案、差秀州通判張若濟重勘、決殺夏沉香、上件三員官因此衝替、軾意謂提刑陳睦及勘官張若濟、取勘不當、致此三人、非罪失官、軾作詩送之云、秋風摵摵鳴枯蓼、舡閣荒村夜悄悄、正當逐客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連曉、老大由生齊得喪、尚戀微官失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遺憂患繞、期君正似種宿麥、忍飢待食明年麨、此詩云、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意取盧仝月食詩云、傳聞古老說、月食蝦蟇精、盧仝意以比朝廷爲小人所蒙蔽也、某亦言杜子方等本無罪、爲陳睦張若濟蒙蔽朝廷、衝替逐去、後當感悟卻復、又云、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遺憂患繞、意謂張若濟不久自爲公事故也、

錢顗在秀州監稅、舊曾作臺官、始於秀州與之相見、後錢顗作詩送茶來、某作詩謝之云、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腳何足道、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懭、體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

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銙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此詩云，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獷，以譏世之小人，若不諂媚妖邪，須頑獷狠劣也，又云，體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亦以譏世之小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又云，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亦以譏世之小人，如張禹雖有學問，細行謹飭，終非骨鯁之人也，又云，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以譏世之小人有以好茶鑽求富貴權要者，見此詩當大怒也，

范鎮往西京遊山，作詩送之云，小人眞闇事，閑退豈公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憂時雖早白，駐世有還丹，得酒相逢樂，無心所遇安，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投老身彌健，登山意未闌，西遊為櫻筍，東道盡鵷鸞，杖屨攜兒去，園亭借客看，折花俯竹寺，弄水石樓灘，鬻馬衰憐白，驚雷怯笑韓，蘇卿標洞府，松蓋假天壇，試與劉夫子，重尋靖長官，此詩云，小人眞闇事，閑退豈公難，意以譏今時之小人闇於事理，以進為榮，以退為辱，范鎮賢者，雖進而易退，小人不知也，又云，言深聽者寒，謂范鎮舊日多論時事，其言深切，聽者為恐，意言范鎮所言為當時事，多不便也，

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詩云，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本是書生，御善用兵，意以自比，言聖朝若用軾為將，不減謝艾也，

知徐州日，作觀百步洪詩云，半明坐衙不暖席，歸來閉閤終日臥，聞客至，倒屣迎，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蹙踏飛波柳陰下，躋身三丈兩蹄間，振鬣長鳴身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嵩陵遶劍閣，劍閣大道車方軌，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教授舒煥和云，先生何人城並席，李郭相逢上舟日，殘燈明滅日腳沈，水面浮空天一色，磷磷石若林兵，翻激奔衝精甲白，岸頭旌旗簇五馬，一櫓飛艎信東下，入夜寒生波浪間，野衣如逐秋風乾，相忘河魚元出沒，得性沙鳥鳴關關，委蛇二龍乃神物，遊樂諸溪誠為難，築亭種柳恐不暇，天下龍雨須公還，此詩並無譏諷，

寄劉述詩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鹽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質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學問止流俗，眾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況復連年苦飢饉，剝齧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莫虛齋臥空甑，公廚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注云，近日齋廚索然，可笑可笑，又云，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猶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吳興丈人眞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歸作二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去年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棄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覩，公家只在霅溪上，上有白雲如白羽，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此詩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某為

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官，謂今上有意征討胡虜，以譏朝廷遣使及置將官，張皇不便也，又云，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鹽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質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以譏諷朝廷法令屢變，事目煩多，吏不能辨也，又云，況復連年苦飢饉，剝齧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莫虛齋臥空甑，公廚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注云，近日齋廚索然，可笑可笑，又云，近來屢得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猶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意言近日飢饉蝗蟲之甚，以譏諷朝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言酒食無備，齋廚索然，以譏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太甚也，公事既多，旱蝗又甚，公使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詔令歸，某資祿未能便掛衣冠而去也，又云，自從西方冠蓋鬧，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譏諷近日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故劉述乞宮觀歸湖州也，

在杭州日，因往諸縣季點，至臨安縣，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來相接，某與本人同年，自來相識，本人相見，便言我數日前入州，卻被訓狐押出我來，某問其故，舜舉言，我擘畫人戶供通家業役鈔規例一本，甚簡便，前日將去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為然，呈轉運使王廷老等，不喜差急腳子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看詳，委是簡便，因聞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為旦，日入為夕，蝙蝠以日入為旦，日出為夕，爭之不決，訴於鳳凰，鳳凰是百鳥之主，至路次相逢一禽鳥，謂燕云，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鳳凰渴睡，今不記其詳，卻是訓狐權攝，舜舉意以此話戲譏王廷老等不分明是非，隔得一日，有周邠、李行中二人，亦來與同遊徑山，蘇舜舉亦來山中相見，周邠作詩，某次韻和答，兼贈蘇舜舉云，年來戰紛擊，漸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學道恨日淺，問禪漸聽瑩，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遊吾未果，覓

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前定，餔糟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屣欲爭晨暝，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幽尋自茲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二吏渡鉛水，再宿留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詩律嚴號令，監與省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苦奇秀，名實巧相稱，九仙吏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灑浮磬，山前見虛跡，候吏鐃鼓競，我生本羈奇，塵土滿釜甑，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譏候吏還，幾虎吾有命，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但報菊花開，吾當理歸榜，此詩云，餔糟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屣欲爭晨暝，軾意以譏諷王廷老等昏闇如醉，不從蘇舜舉擘畫簡便規例，如訓狐不分明別是非也，

知湖州日，周邠作長韻律詩見寄，依韻和答云，俯仰東西閱數州，老於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謝令，已見兒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叢山不易搜，仕道因應慙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罔罔可憐真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朅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苕溪可倚樓，齋釀酸甜如蜜水，樂工寥落似風颸，遠思顏柳并諸謝，近憶張陳與老劉，風定軒窗飛豹腳，雨餘欄檻上蝸牛，舊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尚黑頭，憶昔湖山共尋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夜掉風船駭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海南未起垂天翼，澗底仍拔徑寸麻，已許秋風歸過我，預裝詩筆老難酬，此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繆悠，屈首正緣無事飲，馮驕應為有魚留，從今便踏青州麴，薄酒知君笑督郵，此詩云，俯仰東西閱數州，老來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

謝令。已見荒迎細候。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意自言遷徙數州。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路。并所至遇水旱盜賊。夫役數起。民勞。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言已仕而道不行。則非仕道也。故有慙於孔孟。孔子責仲由冉求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顛謂傾仆也。意以譏當今朝政闕失。而執政大臣不能扶正傾仆也。

後杞菊賦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時。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椽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此賦云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始至之日。齋廚索然。不堪其憂。以譏新法減削公使錢太甚。齋醞廚膳。皆索然無備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六

東坡九

王定國聞見近錄云。王和父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飛龍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石林詩話云。元豐間。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二說未知孰是。

東坡云。余家有歙研。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耳。當研與少微為五邪。

苕溪漁隱曰。東坡鳳咮古研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散庶寶。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為書研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

羞牛後。余至富沙。按其地里。武夷在富沙之西。隸崇安縣。去城二百餘里。北苑在富沙之北。隸建安縣。去城二十五里。北苑乃龍焙。每歲造貢茶之處。即與武夷相去遠甚。其言帝規武夷作茶囿者。非也。想當時傳聞不審。又以武夷山為鳳凰山。故有山為孤鳳翔且嗅之句。其實北苑茶山乃名鳳凰山也。北苑土色膏腴。山宜植茶。石殊少。亦頑燥非研材。余屢至北苑。詢之土人。初未嘗以此石為研。方悟東坡為人所誑耳。若劍浦蹈潭。有一種石。黑眉黃眼。自昔人以為研。余意鳳咮研。必此灘之石。然亦與武夷相去遠矣。又荔枝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亦誤指北地。武夷未嘗有茶。茶之精絕者。乃在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浦。固亦不可苗同言之。

東坡云。昨夜夢參寥師。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記其事。

三山老人語錄云。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烟搗。寒爐對雪烹。惟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為貴。二公皆以碧綠言之。何邪。

學林新編云。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蘖細微。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巖裏。白甌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緘試新火。須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為佳也。鄭谷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香。鄭雲叟茶詩云。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為玉。翠為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為茶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鳥觜為貴。今案茶至於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陽。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己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鐺。丁謂詩曰。末細烹還好。鐺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為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毀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味者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以前茶。惟貴蜀中所產。孫楚歌云。茶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他處未見稱者。唐茶品雖多。亦以蜀茶為重。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會。杜牧詩所謂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劉禹錫何處人間似仙境。青山攜妓採茶時。皆以此。建茶絕亡貴者。僅得挂一名。至江南李氏時。漸見貴。始有團圈之製。而造作之精。經丁晉公始大備。自建茶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數。今出處壑源沙溪。土地相去丈尺之間。品味已不同。謂之外焙。況他處乎。則知雖草木之微。其顯晦亦自有時。然昔自常袞以前。閩中未有讀書者。自袞教之。而歐陽詹之徒。始出而終唐世。亦不甚盛。今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廷將相公卿。每居十四五。人物尚爾。況草木微物也。而猶湧金泉。每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貢堂茶畢。已減半。太守茶畢。遂涸。蓋當時兼

水也。或聞今龍焙泉亦然。苕溪漁隱曰。北苑官焙也。漕司歲以入貢茶爲上。壑源私焙也。士人亦入貢茶爲次。二焙相去三四里間。若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相去絕遠。自隔一溪。茶爲下。山谷詩云。莫遣沙溪來亂真。正謂此也。官焙造茶。常在驚蟄後一二日興工采摘。是時茶芽已皆一槍。蓋閩中地暖如此。倚讀歐公詩。有喊山之說。亦傳聞之訛耳。龍焙泉。即御泉也。水之增減。亦隨水旱。初無漸出遂涸之異。但泉味極甘。正宜造茶耳。

東齋記事云。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即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容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

遯齋閑覽云。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出益州。唐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爲上品。尚雜以蘇椒之類。故李泌詩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爲貴。止曰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陸羽茶經。紀著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爲天下第一。

高齋詩話云。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職。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轉運使。其姪千里。於山谷間得朱草。可簡令其子待問進之。因此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爲草朱。而千里以從父奪朱草以予子。餽餘不已。待問得官而歸。盛集爲慶。親姻畢集。衆皆贊賀。可簡云。一門僥倖。其姪遽云。千里埋冤。衆皆以爲的對。是時貢茶一方騷動。故也。苕溪漁隱曰。余觀東坡荔支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鬭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鬭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苕溪漁隱曰。詩云。誰謂荼苦。爾雅云。檟。苦荼。注。樹似梔子。今呼早采者爲茶。晚采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茶。故東坡乞茶栽詩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初緣厭粱肉。假此雪昏滯。蓋謂是也。六一居士嘗新茶詩云。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佳。東坡守維揚。於石塔寺試茶詩云。禪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

西清詩話云。葉濤詩極不工。而喜賦詠。嘗有試茶詩云。礙成天上龍兼鳳。煮出人間蟹與蝦。好事者戲云。此非試茶。乃碾玉匠人嘗南食也。

唐子西鬭茶記云。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銙。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味哉。苕溪漁隱曰。壬午之春。余赴官閩中。漕臺遂得至北苑。觀造貢茶。其最精即水芽。細如針。用御泉水研造。社前已嘗貢餘。每片計工直四萬錢。分試其色如乳。平生未嘗曾啜此好茶。亦未嘗嘗茶如此之盛也。

苕溪漁隱曰。魯直諸茶詞。余謂品令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金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東坡云。余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咨、家弟子由。會於草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蓋如醉。楊云。夏雨凉

似秋。僕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吹假須。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三山老人語錄云。蘇子由嘗作省事詩云。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蓋省事即省念。入道之門也。

夷堅志云。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復料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焚甚衆。是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如此。彼欲火其寺者。可不愧乎。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七

山谷上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父亞夫詩。自有句法。山谷書其大孤山宿超屯兩詩。刻石於落星寺。兩詩皆拔世多見之矣。余記其怪石一絕句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老杜祖審言。與沈宋同時。詩極工。不在沈宋下。故老杜詩云。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是也。山谷句法高妙。蓋其源流有所自云。

漫叟詩話云。山谷詩云。道閫閾不離眼前。避愁愁亦知人處。乃出庾子山愁賦云。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山谷云。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爲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紋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二女奴也。苕溪漁隱曰。呂居仁詠秋後竹夫人詩云。與君宿昔尚同牀。正坐西風一夜涼。便學短檠墻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易變乃如此。世事多虞只自傷。卻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望專房。晁无咎詩。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落尚專房。居仁用此語也。

禁樹云。登山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盃。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秋鶯門巷火新改。桑柘田園春向分。忽乘舟去値花雨。寄得書來應麥

秋其法於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羣前此未有人作此體獨魯直變之苕溪漁隱曰此體本出於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疎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舡何郡郎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似此體甚多聊舉此數聯非獨魯直變之也余嘗效此體作一聯云天連風色共高遠秋與物華俱老成今俗謂之拗句者是也

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出胸臆破弃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磬聲和渾然有律呂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苕溪漁隱曰古詩不拘聲律自唐至今詩人皆然初不待破弃聲律詩破弃聲律老杜自有此體如絕句漫興黃河江畔獨步尋花夔州歌春水生皆不拘聲律渾然成章新奇可愛故魯直效之作病起荊州江亭即事謝李材叟見弟謝答聞善絕句之類是也老杜七言如題省中院壁望嶽江雨有懷鄭典設晝夢愁嶽戲爲吳體十二月一日三首魯直七言如寄上叔父夷仲贈李任道晚飲鎖江亭兼簡履中南玉家致平送緣游支賦鄭郊之類是也此聊舉其二三覽者當自知之文潛不細考老杜詩便謂此體自吾魯直始非也魯直詩本得法於杜少陵其用老杜此體何疑老杜自我作古其詩體不一在人所喜取而用之如東坡在嶺外游博羅香積寺同正輔遊白水山聞正輔將至以詩迎之皆古詩而終篇對屬精切語意貫穿此亦是老杜體如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人衡州奉贈李八丈判官晚登瀼上堂之類皆可見矣

石林詩話云蜀人石敏若黃魯直在黔中時游從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園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余以謂氣格當勝前聯也

山谷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文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後山詩話云乞貓詩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瓮翻盤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可喜千歲而下讀者如新

西清詩話云黃魯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此已非髫稚語矣

桐江詩話云世傳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謂洪龜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語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黃流不解涴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以爲深類工部山谷云得之矣腸字韻茶詩山谷自和云曲几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遶羊腸東坡見之云黃九怎得不窮張文潛嘗謂余曰黃九似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真是奇語苕溪漁隱曰汪彥章有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氈寒之句效山谷體也余亦

嘗效此體作一聯云釣艇江湖千里夢客氈風雪十年寒

呂氏童蒙訓云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以爲極至魯直自以此猶砌合須石吾甚愛之勿使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鬭殘我竹乃可言至耳然如魯直百里大夫冢詩與快閣詩已自見成就處也

侯鯖錄云熙寧中黃魯直爲宮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色香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曰疊送香羅淺色衣著來春氣入香帷到家慈母驚相問爲說王孫脫贈時

苕溪漁隱曰山谷詩焉知冶容子掩袂泣前魚畢見文選中山王孺子妾歌注魏王與龍陽君共舡而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必褰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棄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荊公嘗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採鄭花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絕處補陀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爾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耶詩曰北嶺山礬取次開輕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著幽香未擬回又詠水仙花有山礬是弟梅是兄之句

高齋詩話云唐人題唐昌觀玉蕊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今　花即玉蕊花王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盧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蕊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蕊斷無疑矣傅子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更礬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苕溪漁隱曰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旖旎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余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

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蕊花詩云玉蕊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爲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饒賞翫始得名此蓋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爲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詢之土人皆莫知爲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

苕溪漁隱曰余頃歲往來湘中屢遊浯溪徘徊磨崖碑下讀諸賢留題惟魯直文潛二詩傑句偉論殆爲絕唱後來難復措詞矣魯直詩云春風吹舡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奔竄鳥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涷雨爲洗前朝悲文潛詩云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滿

醞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爲風偃爲雨。灑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廢興增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游人打碑賣。

洪駒父詩話云。記夢詩云。衆真絕妙擁靈君。曉然夢之非紛紜。留中遣山是眉嫵。席上榴花皆舞裙。借問琵琶得聞否。靈君色莊妓搖手。兩客爭非爛斧柯。一兒壞局君不呵。杏梁歸燕語多。奈此雲窗霧閣何。余嘗問山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遊僧寺。酒闌。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紛紜之句。

冷齋夜話云。魯直元祐初。晝臥菩提寺。時新秋雨過。涼甚。夢與一道士升空而去。俄見雲濤際天。步中間道士無舟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萊。即機而履之。魯直意不欲行。道士强邀之。俄覺天風吹鬢。毛骨爲戰慄。道士令但斂目。惟聞足底聲如松風獵獵。忽有犬吠。開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千門萬戶。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升殿。主者衣絳摺仙冠。執麈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撫琵琶。魯直愛其風韻。顧之忘拍。主者色莊。故其句云。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妓搖手。頃與余同宿九江舟中。親爲余言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漫叟詩話云。山谷晚年草字。高出古人。余嘗收得草書陶淵明結廬在人境一篇。紙尾復作行書小字。跋之云。往時作草。殊不稱意。人甚愛之。惟錢穆父蘇子瞻以爲筆俗。予心知其然。而不能改。數年百憂所墜。不復玩思於筆墨。試以作草。乃能蟬蛻於塵埃之外。然自此人當不愛耳。又榮衰無定在一篇跋云。陶淵明此詩。乃知阮嗣宗當斂衽。何況鮑謝諸子邪。詩中不見斧斤。而磊落清壯。惟陶能之。又題大雲倉達觀臺一首。瘦藤柱到風煙上。乞與游人眼界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飛盡青天回。又甲子春過揚州芍藥未開一首。春風十里珠簾捲。髣髴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

王直方詩話云。酴醿本酒名也。世以其開花顏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所以有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又云。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韓持國絕句云。平生爲愛此香濃。仰面嘗迎落絮風。長恐春歸有遺恨。典型猶在酒杯中。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醿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而吾叔淵才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

呂氏童蒙訓云。義山雨詩。摵摵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魯直無己諸人。多用此體。作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酴醿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

苕溪漁隱曰。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爲最。如梅聖俞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蠡蠡釘頭生。吳雞鬪敗絳幘碎。海蚌扶出真珠明。誦此。則知其詠芡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支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女鬪新粧。

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爲雲爲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蘇黃又有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之有也。東坡謝杜沂遊武昌以酴醿花見惠詩云。淒涼吳宮闕。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絕巘。餘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山谷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生塵襪。水面盈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詠桃花絕句云。九疑山中萼綠華。黃雲承襪到羊家。真筌蟲蝕詩句斷。猶託餘情開此花。余嘗因庭下黃白菊花相間開。遂效此格作詩詠之曰。何處金錢與玉錢。化爲蝴蝶夜翩翩。青絲網住芳叢上。開作秋花取意妍。金玉錢事見杜陽雜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數百。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古人有詠玉簪花詩云。燕罷瑤池阿母家。飛瓊扶上紫雲車。玉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稱此格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八

山谷中

後山詩話云。黃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王直方詩話云。宗室大年名令穰。善畫小景。山谷嘗題之以詩云。揮毫不作小池塘。蘆荻江邊落雁行。雖有珠簾籠翡翠。不忘煙雨罩鸂鶒。蓋有所譏也。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貶雷州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黃魯直謫宜州詩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少游情鍾。故詩酸楚。魯直學道。故詩閑暇。至東坡則云。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英特邁往之氣。可畏而仰哉。苕溪漁隱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乃白樂天東城尋春詩也。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亦白樂天竹窗詩也。二詩既非魯直所作。冷齋何爲妄有學道閑暇之語邪。

苕溪漁隱曰。荊公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絇絲。山谷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絇絲。荊公又有小立佇幽香之句。山谷亦有小立近幽香之句。詩意全然相類。二公豈竊詩者。王直方云。當是

猜合，豈其然乎。

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庶、謝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壻，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耳。

隱居詩話云：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略曰：端求古人遺，琢削手不停，方得其璣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

苕溪漁隱曰：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顗、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眞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

呂氏童蒙訓云：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東坡詩如成都畫手開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皆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度，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苕溪漁隱曰：童蒙訓乃居仁所撰，譏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無乃與江西宗派圖所云抑揚反覆盡兼衆體之語背馳乎。

冷齋夜話云：山谷南遷，與余會于長沙，留碧湘門一月。李子光以官舟借之，爲憎疾者腹誹，因攜十六口買小舟。余以舟迫窄爲言，山谷笑曰：煙波萬頃，水宿小舟，與大廈千楹，醉眠一榻，何所異。道人繆矣。即解舟去。聞留衡陽，作詩寫字，因作長短句寄之曰：大廈吞風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霧窗春曉翠如葱，睡起雲濤正湧。往事回頭笑處，此生彈指聲中。玉簫佳句敏驚鴻，聞道衡陽價重。時余方還江南，山谷和其詞曰：月仄金盆墮水，雁回醉墨書空。君詩秀絕雨園葱，想見納衣寒擁。蟻穴夢魂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社燕笑秋鴻，處處春山翠重。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逆，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山谷云：昔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又嘗夢一[illegible]者

人云：渴氣撲不破，清風倒射回。東坡言無以復加。

類苑云：魯直謫川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屍。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呂氏童蒙訓云：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

苕溪漁隱曰：正法眼藏云：石頭一日問藥山曰：子近日作麼生。山曰：皮膚脫落盡，惟有眞實在。魯直別楊明叔詩云：皮毛剝落盡，惟有眞實在。全用藥山禪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謝王炳之惠玉版紙詩云：王侯鬚若緣坡竹，此出莊叔傳，炳之大以爲慊。近答陵王節夏君玉詩末云：因行訪幽躅，頭隨煙雨外。蓋君玉頭甚大，故以此戲之。

冷齋夜話云：王榮老嘗官于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有，止有黃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研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臥念曰：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予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

東坡云：魯直作漁父詞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其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眞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也。

王直方詩話云：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爲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今多白頭。江山萬里將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樽開。此坡谷所作也。其用青眼對白頭者非一，而工拙亦各有差耳。老杜亦云：別來頭併白，相對眼終青。

苕溪漁隱曰：魯直觀伯時畫馬詩云：儀鸞供帳饕蝨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貧馬百嚙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此格禁臠，謂之促句換韻，其法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之。余嘗以此格爲鄙句云：青坡瑢色瑩長空，爛銀盤挂屋山東，晚涼徐度一襟風。天分風月相管領，對之技癢誰能忍，吟哦自恨詩才窘。捕覓露坐發興新，淬蛩蛩拋青紙，不妨舉酸成三人。

山谷云：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盂，而終歲瞀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婚嫁，緣渠儂隨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四十九

山谷下

後山詩話云。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杜無成。不失為功。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唐子西語錄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苕溪漁隱曰。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己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語學者為詩旨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余為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呂居仁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云。蒙諭作詩次第。此道不講久矣。如本中何足以知之。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耳。惟不可鑿空強作。出於牽強。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耳。楚詞杜黃。固法度所在。然不若偏考精取。悉為吾用。則姿態橫出。不窘一律矣。如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者難依。然讀之使人敢道。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越度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它人觀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而然也。和章固

佳。然本中猶病以為少新意也。近世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第二帖云。詩卷熟讀。深慰寂寞。蒙問加勤。尤見樂善之切。不獨為詩賜也。其間大概皆好。然以本中觀之。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去。須於規摹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摹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試取東坡黃州以後詩。如種松醫眼之類。及杜子美歌行及長韻近體詩看。便可見若未如此。而事治擇。恐易就而難遠也。退之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如此則知所以為文矣。曹子建七哀詩之類。宏大深遠。非復作詩者所能及。此蓋未始有意於言語之間也。近世江西之學者。雖左規右矩。不遺餘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頭。不能更進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朱子京筆記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苕溪漁隱曰。學詩亦然。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魯直詩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誠至論也。

苕溪漁隱曰。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誚。東坡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珧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蓋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為誠然。遂為毀譏。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邪。

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舊所作詩文。名以焦尾弊帚。少游云。每覽此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漢之風。今交遊中以文墨稱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也。有學者問文潛模範。曰。看退聽稿。蓋山谷在館中時。自號所居曰退聽堂。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為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呂氏童蒙訓云。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漫叟詩話云。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甥人間汗血駒。相將問道城南隅。無屋止借船官居。或云。當作官船居。非也。庾子山賦云。風吹雲夢。浪合船官。注。船官官船也。凡讀人詩。不可以臆見擅改字。

王直方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作二絕。一云。金蓓鎖春寒。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顏。風味極不淺。一云。體薰山麝臍。色染薔薇露。披拂不滿襟。時有暗香度。緣此蠟梅盛於京師。然交游間亦有不喜之者。余嘗為作解嘲云。紛紛紅紫雖無韻。映帶園林正要渠。誰遣一枝香最勝。故應有客問何如。苕溪漁隱曰。東坡亦有蠟梅詩云。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采花作黃蠟。取蠟為花亦其物。不獨山谷有詩也。余嘗和人詠蠟梅絕句。因紀其事云。新詩誦拂自蘇黃。想見當年喜色香。草木無情遇真賞。豈知千載有餘芳。

石林詩話云。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所謂溫厚靜深如其為人者也。黃魯直嘗誦其小雨愔愔人不寐。

臥聽羸馬齕殘芻，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齕枯萁喧午枕，夢成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聞旁舍有澎湃鞺鞳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乃翁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始適相遇而得之也。

山谷曰，賈天錫作意和香，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殊寒氣也，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爲韻，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耳，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送騏驥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之，或笑曰，不爲公詩爲地邪，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祟，豈若馬通薪，使冰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溫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苕溪漁隱曰，十詩中如險心遊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誠佳句也。

漫叟詩話云，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藦枸杞，山谷嘗賦道院枸杞詩云，去家尚勿食，出家安用許，時同賦者，服其用事精確。

高齋詩話云，山谷詩云，山椒欲雨好雲氣，湖面逆風生水紋，汪彥章詩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縠紋。

山谷云，古人有言，并敵一嚮，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册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耳，古人嘗喻植楊，楊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也。

苕溪漁隱曰，食筍詩云，甘葅和鹵耳，辛勝膾醯芥，葅，酢菜也，亦作菹，側魚切，膾音而，煮熟也。

潘子真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予問折綿所從來，山谷曰，勁氣嚴凝，海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

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故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父嘗有詩云，琅玕嚴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云，琅璫鳴佛屋，龜父前後作詩，惟有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鵬背，一聯，最爲妙絕，山谷亦嘗歎賞此句。

雪浪齋日記云，楓夏翡花忍霜娑，秋樝子離離，不羨十千美酒，難忘三百枯棋，兩部池蛙當妓，千山飛鳥催沽，引睡直須黃嬭，曲肱正要青奴，此洪駒父少作也，又詩云，昔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遙添水面肥，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

呂氏童蒙訓云，山谷嘗謂諸洪言，作詩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餘者不能認得，諸洪皆以爲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顧曰，某所說止謂諸洪作詩太多，不能精致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

秦少游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以真字題月團新碾瀹花瓷，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一絕，於邢敦夫扇上，山谷見之，乃於扇背復作小草，題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一絕，皆自所作詩也，少游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于壁云，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少游極怨山谷，和寄寂齋詩云，志大略細謹，言蘇州事少人知者，因此句使人吹毛耳。

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又贈陶心兒詞云，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葉致遠見對荊公稱秦少游詩，公嘗有別紙云，秦君之詩，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又云公愛秦君數口之，今得其詩，手之而不釋，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吾二人昏好異乎，蓋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咒水，故公有是語，苕溪漁隱曰，東坡嘗有書薦少游於荊公云，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荊公答書云，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以謂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

公嗜好異乎。二者所云如此。高齋以謝棄致遠壓對荊公稱秦少游詩。皆有別紙。其誤也。東坡謂少游通曉佛書。故荊公有秦君嘗學至言妙道之語。高齋以謂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咒水。又誣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詩眼云。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於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杜之前。人固未有。如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減卻春。若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以古人既未到。決知後人更無好語。如謂詩云。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曹將軍能事與造化之功。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人情。模寫景物。皆如是也。老杜謝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中當無虛字。後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云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作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爲黃本校穆父爲戶曹。皆居東華門之堆垛場。少游春日嘗有詩遺穆父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冷齋夜話云。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後與少游維揚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於淚。誰教風鑒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所作。雖山谷亦云。大觀中於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放。氣壓王子敬。蓋東坡詞也。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有詩云。金爵觚稜轉夕暉。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以爲少游作一黃本校勘。而銜羈如此。必不遠到。

冷齋夜話云。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於海棠叢間。少游醉宿於此。明日題其柱云。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癭瓢共舀。覺健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愛其句。恨不得其腔。當有知者。

桐江詩話云。少游汝南作教官日。郡將向宗回圍絲。有登城詩。少游次韻兩篇云。泫泫汝水抱城根。野色籠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一聲杜宇水邊魂。遙憐鴻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粉堞朱垣都過了。恍如陶侃夢天門。庖煙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輞湖邊梅濺淚。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恩。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犬出東門。又嘗於程文通會間。賦牽牛花詩云。銀漢初移漏欲殘。步虛人倚玉欄干。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間向曉看。又一歲。太呼王左丞二月十一日生日。程文通諸人。前期袖詩草謁少游。聞曰。左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詩草示之。乃歷九青字韻。供盡首云。元氣鍾英偉。東皋賦炳靈。蓂數十一莢。椿茂八千齡。汗血來西極。搏風出北溟。諸人愕然相視。讀畢。俱

不敢出袖中之作。唯唯而退。

王直方詩話云。李家言。嘗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云。樓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迷春闊。嫣花困日長。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莘老嘗讀此詩。至末句云。這小子又賤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石林詩話云。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法天壁水逢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閔然。觀爲人喜傲。雖然此句實於近諂。未必有意也。

桐江詩話云。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爲黃冠者。十之八九。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妍麗。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作詩云。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庸俗。霧閣雲窗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鴉啼。

呂氏童蒙訓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爲謝家兄弟得意。不能過也。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冷齋夜話云。少游南遷。宿郴亭湖廟下。登舟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憶昔嘗宿乘雲老借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以維摩像來求贊。少游極愛其畫。念曰非道子不能也。此美人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借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岸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不能言。十分似九。應笑舌覆大千。作師子吼。不如搏取妙喜。如陶家手。余過儋州天寧。與戒香道人夜話。問少游字畫。戒香出此傳示。少游筆跡也。

雪浪齋日記云。少游詩甚麗。如翡翠側身窺綠醑。蜻蜓偸眼避紅粧。又海棠花發麝香眠。又書齒相對吐秋絲之句是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小詞奇麗。詠歌之。想見其神情在絳闕道山之間。詞曰。柳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余兒思禹使余賦崔徽姻子詞。因次韻曰。半身屏外。睡覺唇紅退。春思亂。芳心碎。空餘簪髻玉。不見流蘇帶。試與問。今人秀韻誰宜對。湘浦曾同會。手攜青羅蓋。疑是夢中猶在。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改。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

後山詩話云。王斿。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耳。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

雪浪齋日記云。弔辯才詩云。滄海盡頭人滅度。亂峯深處塔孤圓。憶昔夜聞天外雁。同看秋月上煙。劉們云。天連雁。前人有古戍天連雁之句。

冷齋夜話云。少游元豐初夢中作長短句曰。指點虛無征路。醉乘斑虬。遠訪西極。正天風吹落。滿空寒白。織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捲煙開。洞觀金碧。重重觀闕。橫枕鼇峯。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幽火。杳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環偷報消息。在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既覺。使侍兒歌之。蓋雨中花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少游作俞充哀詞乃云。風生

使者旌旆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爲依彷太甚。

漫叟詩話云：高唐事乃楚懷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楚道無心便無事，也應愁殺楚襄王，少游詩云，不應容易下巫陽，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誤用也，澧州西有高唐館，俗以爲楚之高唐也，御史閻欽愛題詩云，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有李和風者亦題詩云，若向此中求荐枕，參差笑殺楚襄王，前人旣誤指其人，後人又誤指其地，可笑。苕溪漁隱曰：文選高唐賦云，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李善注云，楚懷王遊於高唐，夢與神遇，則漫叟詩話之言是也，然神女賦復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以此考之，則楚襄王亦夢與神女遇，但楚懷王是遊高唐，楚襄王是遊雲夢，以此不可謂誤用事耳。

後山詩話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兩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長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挂空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遂終於瘴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化。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章初登第成親，後和余夜坐絕句，幃幄高深夜漏長，頗從詩酒傲冰霜，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卻有香，讀者無不笑其貧富之頓異。

王直方詩話云：秦覯字少儀，好爲詩，初亦不甚工，旣而以所業獻山谷，山谷作詩贈之云，乃能持一鎌與我，當鋤直，又云，我自得此詩，三日臥向壁，才雖不其然，有亦未易識，當時交遊間，皆以此言爲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一

後山居士

後山詩話云：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杜詩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鄉里，每登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杜詩云，坐深鄉黨敬，而語極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冷齋夜話云：余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爲冠，曰，無出陳無己，其佳句可得聞乎，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辭一聯，便知其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王直方詩話云：樂天有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有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鄭谷有詩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老杜有詩云，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無己詩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皆相類也，然無己初出此一聯，大爲當時諸公所稱賞。

王直方詩話云：邢惇夫以詩寄無己，無己和云，漢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羣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挂冠高處未宜彈，蓋元祐之初，多用老成故也，又除官一篇云，扶老趨嚴詔，徐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復金根繆，寧辭乳媼譏，向來憂投斷，不盡鹿門期，或云，才得一正字，亦未須云趨嚴詔，後作謝啓復云，名雖文字之選，實爲將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敢辭乳媼之譏，闇淺見輕，徒投金根之謬。

苕溪漁隱曰：無己詩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山谷亦有學詩如學道之句，若語意俱勝，當以無己爲

優，王直方議論不公，遂云，陳三所得，豈其苗裔邪，盜謂其出於山谷，不足信也。

王直方詩話云，無己嘗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其一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白施朱作後生，說與傍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山谷云，無己他日作詩語極高古，至於此篇則顧影裴徊，衒燿太甚。

王直方詩話云，陳留市中有刀鑷工，隨其所得，爲一日費，醉吟於市，負其子以行歌，江端禮以爲達者，爲作傳，而要無己作詩，有閉門十日雨，吟作飢鳶聲之句，大爲山谷所愛，山谷亦擬作有云，養性霜刀在，閱人清鏡空。

後山詩話云，晁無咎言，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知也，余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苕溪漁隱曰，無己自矜其詞如此，今後山集不載其小詞，世亦無傳之者，何也。

石林詩話云，余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送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喜之，初不著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聞吳下士大夫云，寇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亦莫知其能詩，余與國寶牓下，未嘗往來，亦殊不省其人，已而數爲好事舉此詩，始有言國寶徐州人，久從陳無己學，乃知文章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晁無咎

王直方詩話云，曹輔，字子方，嘗爲省郎，交遊間，多以爲有智數者，故晁無咎贈詩，有兵甲胸中無敵國之語，苕溪漁隱曰，余纂集叢話，歷覽羣賢詩說，並無評議無咎詩者，止有此一句，不知當時羣賢偶遺之邪。

苕溪漁隱曰，摸魚兒一詞，晁無咎所作也，滿江紅一詞，呂居仁所作也，余性樂閑退，一丘一壑，蓋將老焉，二詞能其道阿堵中事，每一歌之，未嘗不喟節也，買陂塘，旋栽楊柳，依稀淮岸江浦，東皐新雨輕痕漲，沙觜鷺來鷗聚，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注，無人獨舞，任翠幄張天，柔茵藉地，酒盡未歸去，青綾被，莫憶金閨故步，儒冠曾把身誤，弓刀千騎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試覷，滿青鏡，星星鬢影今如許，功名浪語，便似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此摸魚兒也，東里先生，家何在，山陰溪曲，對一川平野，數間茅屋，昨夜闌頭新雨過，門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樓，回合柳參天，搖新綠，疏籬下，叢叢菊，虛簷外，蕭蕭竹，歎古今得失，是非榮辱，須信人生歸去好，世間萬事何時足，問此春，春醞酒何如，今朝熟，此滿江紅詞也。

苕溪漁隱曰，余觀雞肋集，惟古樂府是其所長，辭格俊逸可喜，如行路難云，貯君珊瑚夜光之角枕，求君明月之雕牀，一箇秋蟬之麗縠，百和更生之寶香，擬事紛紛白日暮，紅顏寂寂無留芳，人生失意十八九，君心美惡誰能量，願君虛懷廣末照，聽我一曲關山長，不見班姬與陳后，寧關衰落尚專房。

張文潛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先與周翰公擇輩，來飲余家，作長句，後數十日再同東坡來，讀其詩，歎息云，此不是喫煙火食人道底言語，蓋其間有漱井消午醉，掃花坐晚涼，衆綠結夏帷，老紅駐春粧之句也，故山谷次韻亦云，張侯筆端世三秀，虛齋房掃花坐晚吹，妙語益難忘，苕溪漁隱曰，文潛此詩首句云，朝衫衝曉塵，

歸帆障夕陽，日月馬上過，詩書篋中藏，造語極工，後又有一詩云，歸帆見新月，撲衫暮塵紅，似不及前兩句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茶笱盡禪味，松杉真法音，山谷云，魚游悟世網，鳥語入禪味，文潛云，鳥語預賓相，飯香悟真空，此三聯語意相類，然山谷一聯最爲俊。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人物魁偉，故無己有詩云，張侯便然腹如鼓，雷爲飢聲酒爲雨，山谷有詩云，六月火雲蒸肉山，皆戲語也。

潘子真詩話云，文潛次張嵓詔，有選王坐上傚詞客，子建車前步水妃，暫過低鬟留盼處，爭先凝笑獨來時，東邊日下終无雨，闕上題詩合有碑，腸斷吳王煙水闊，扁舟何日逐鴟夷，或問無雨有碑，何等語也，予答以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劉夢得竹枝歌也，別後常相思，頓書千丈闕題碑，無能時宋蠻山發詞也，事見匠智古今樂錄。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賦虎圖詩，末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卻是猫兒詩也，又大旱詩云，天邊趙盾徒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以爲譏於湯燒右常也。

王直方詩話云，元祐中諸公以上巳日會西池，王仲至有二詩，文潛和之最工云，翠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彩旗垂，至秦少游即云，簾幕千家錦繡垂，仲至讀之笑曰，此語又待入小石調也，然少游有已煩逸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之句，諸人亦以爲難及。

王直方詩話云，舟人占雲，若砲車起，輒急避之，乃大風候也，東坡有云，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文潛有云，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

石林詩話云，頃見晁無咎舉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自以爲莫能及，苕溪漁隱曰，文潛夜直館中詩云，蒼龍掛斗寒垂地，翡翠浮花暖作春，亦佳句也。

王直方詩話云，白頭青鬢隔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此文潛過宋都詩，氣格似不減老杜也，千山迢遞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此王康功詩，語意新奇。

呂氏童蒙訓云，文潛詩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樹外天，客燈青映壁，城角冷吟霜，後山寒帶水，旱日白吹風，川塢半夜雨，臥冷五更秋之類，迴出時流，雖是天姿，亦學可及，學者若能常玩味此等語，自然有變化處也。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嘗因過倉前，作輸麥行，有云，場頭雨乾場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半歸倉廩半輸王，免教縣吏相煎迫，輸王北農語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二

徐仲車

東坡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晝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苕溪漁隱曰，余嘗記仲車二詩，有云，淮之水，淮之水，春風吹，春風洗，青於藍，綠染指，魚不來，鷗不起，瀲瀲灔灔天邊頭，秖見征帆不見舟，殘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今古愁，可奈何，莫使騷人聞棹歌，我有盡是浩渺客，笑殺酒面春風和，又詠蒲扇詩云，妾有一尺絹，以爲身上衣，自緘青溪蒲，團團手中持，朝搖暮擺去，暮汲井泉歸，無人不看妾，不使見蛾眉，皆佳作也，

謝無逸

漫叟詩話云，謝無逸學古高潔，文詞煅煉，鏘鏘有古意，尤工於詩，予嘗愛其送董元達詩云，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惡，歸來面皺鬚眉斑，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顏，謗書盈篋不復辨，脫身來看江南山，長江袞袞蛟龍怒，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又寄隱居士詩云，處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幾千卷，手校韋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庵今白頭，襄陽耆舊節獨苦，只有龐公不入州，淮南潘邠老，與之甚熟，二公皆老死布衣，士咸惜之。

冷齋夜話云，謝逸，字無逸，臨川縣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貧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皆爲魯直所稱賞，

潘邠老

王直方詩話云，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江樓詩曰，雨屐上層樓，一目略千里，或者以爲著屐豈可登樓，又嘗賦潘庭之清逸樓詩，有云，歸來陶隱居，拄頰西山雲，或謂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拄之也，洪氏甥殼軒，邠老作詩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杖裂四謝，四洪天壤同，謂龜父駒父玉父鴻父也，時人以爲急口令，又嘗人詩，有思君帶移孔之句，惟和張文潛猶子崗詩，頗有佳語，其云，文章邇來氣益低，聖經顛遺餘子誰，公歸除荊舒之說，戀應猶，蓋王介甫始封於舒，後封於荊，故邠老云耳，邠老作詩，多犯老杜，或若邠老爲之不已，老杜亦難爲存活，使老杜復生，則須共潘十廝炒，

潘子真詩話云，白鳥沒煙飛，微風逆上船，江從樊口轉，山自武昌連，日月懸終古，乾坤別逝川，羅浮南斗外，黔府古河邊，波浪三江口，風雲八字山，斷崖東北際，扁艇有無間，臥柳堆生岸，跳魚水擣紗，悠然小忏艇，幽興滿樵關，西山連虎穴，赤壁臨龍宮，形勝三分國，波流萬世功，沙明拏宿鷺，天闊退飛鴻，最羨漁竿客，歸客雨打蓬，落日春江上，無人倚杖時，私蛙鳴鼓吹，官柳舞腰支，獵遠頹翻臂，漁深數拾絲，我猶無彼是，風豈有雄雌，此邠老江間所賦也，邠老唐太僕卿李衛之後，衛之仲孫，鯁之子，寓居齊安，得句法於東坡，與洪駒父、徐師川、洎予友善，山谷皆稱邠老天下奇才也，其爲詩文，他皆稱是，年未五十已歿，良可惜也，

冷齋夜話云，黃州潘大臨，工詩，有佳句，然貧甚，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近新作詩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氣所蔽翳，昨日清臥，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莫不笑其迂闊，

邢敦夫

王直方詩話云，雙井黃叔達，字知命，初自江南來，與彭城陳履常，俱謁法雲禪師于城南，夜歸，過龍眠李伯時，知命衣白衫，騎驢緣道，搖頭而歌，履常負杖挾囊于後，一市大驚，以爲異人，伯時因畫爲圖，而邢敦夫作長歌云，長安城頭烏欲棲，長安道上行人稀，浮雲卷盡暮天碧，但有明月流清輝，君獨騎驢向何處，頭上倒着白接䍦，長吟搖首望明月，不學山翁醉似泥，到得城中燈火鬧，小兒拍手攔街笑，道傍觀者那得知，相逢疑是南山皓，龍眠居士畫無比，搖毫弄筆長風起，酒酣閑目望窮途，紙上軒昂無乃似，君不學長安遊俠兒，年少臂鷹挾彈章臺道，君不能提攜長劍取盜武，指揮猛士驅羆虎，胡爲腳踏梁宋塵，終日飄飄無定所，武陵桃源春欲暮，白水青山起煙霧，竹杖芒鞋歸去來，頭巾好掛三花樹，惇夫時年未二十也，

王直方詩話云，邢居實，字惇夫，年少豪邁，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方年十四五時，嘗作明妃引，末云，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拾其殘章，編成一集，號曰呻吟，惇夫自少便多悽惋感慨之意，其作秋懷詩云，高歌感人心，心悲將奈何，其作襄陽道中詩云，有意問山神，此生復來否，已而

果卒於漢東，惇夫之卒也，山谷以詩哭之云，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為助筆縱橫，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謂惇夫與其父歆向也，蔡天啓亦有詩云，人物於今歎眇然，孤墳宿草已生煙，日暮行人道傍舍，應逢年少共談元，其餘作者甚衆，皆載於呻吟集後。

雪浪齋日記云，崔子方嘗作五言詩，如白日行空闊，青燈耿夜闌，眞佳句也，惇夫自少即為壯語，如移牀聽秋雨，是也，李漢老題取荷云，紫荷中藏霜葉枯，殘蹤垂房裂青膚，造語甚新。

高子勉

雪浪齋日記云，高荷，字子勉，上谷詩云，點檢金閨彥，飄零玉筍班，荷今詩廟器，猶隔鬼門關，大為山谷所器。

石林詩話云，高荷荊南人，學杜子美詩，頗得句法，黃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皆和其六言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為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為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雪浪齋日記云，佳樹冬不彫，橫塘春更綠，此徐師川詩，頗平淡無雕鐫氣，辭源江海浩奔忙，句法風騷森出入，此趙鼎臣詩，極為雄偉，沙軟綠頭相並眠，水深紅尾自跳魚，此高子勉詩，怪麗之甚，苕溪漁隱曰，予嘗有一聯云，碧抹晚空魚尾赤，水生春渚鴨頭青。

胡少汲

山谷云，胡少汲與劉邦直詩，夢魂南北昧平生，解后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千疊遠，隋堤煙雨一帆輕，我無健筆翻三峽，君有長才敵五兵，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離聲，少汲後生中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塵埃，使之不倦，雖旋爽者未易追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解后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桐江詩話云，少汲宣和間在河朔作漕日，同官陳亨伯嘗唱和山字韻詩，少汲最後和成，人皆歎服，詩云，章句强飄縮小山，古風蕭瑟筆追還，海鵬共擊三千里，鐵馬同歸十二閑，功業會看鐘鼎上，聲華已在搢紳間，他年記憶憐衰老，爲報西川引一班，苕溪漁隱曰，元豐間王平甫有海鵬未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之句，甚爲一時諸公所稱道，今少汲乃云海鵬共擊三千里，鐵馬同歸十二閑，豈非剽平甫之句，但易此三字以爲己作邪。

張芸叟

東坡云，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為轉運判官李察所奏，得罪，貶郴州監稅。

楊公濟

王直方詩話云，楊蟠，字公濟，嘗爲蓴菜詩云，休說江東春日寒，到來且覓鑑湖船，鶴生嫩頂浮新紫，龍脫香鬚帶舊涎，玉割鱸魚迎刃滑，香炊稻飯落匙圓，歸期不待秋風起，漉酒調羹任我年，時人以爲識其詩，不必食蓴菜，然後知其味也。

後山詩話云，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

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王仲至

西清詩話云，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題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且云，詩家語如此乃健。

王直方詩話云，有以長韻詩上王正仲者，其間一聯云，狗監新傳賦，雞林購近詩，屬對頗工，又有人以百韻詩獻晏公，公讀罷曰，眞所謂佳作，但恨御一百一韻耳，其人歸家數其韻果然。

崔德符

漫叟詩話云，穎昌崔鶠德符，博學能詩，嘗惠予三詩，其一潛心齋詩，燮昂抱餘香，一榻下涼颸，前人嗟不死，萬古峽黃卷，時時擷英華，一一詣微遠，鼎食姑置之，此味良不淺，止遊軒詩，我如萬斛船，歲久腰已傴，誰能逐相師，終日鬬手板，去謀一寸安，輒破三尺擁，愴公謝樊籠，歲以旗亦假，丈室詩，此家英妙姿，王宇照冠冕，新詩一何假，憔悴見蕭散，躡屐往從之，寧復念重趼。

雪浪齋日記云，德符詩所謂食鯨老氣橫九州，廬山詩云，遙知金刹近，林表颭幡尾，滕王閣詩云，小艇元從天上來，白雲自向盃中落，穎昌富文物，崔鶠陳恬猶爲下士。

趙循道

高齋詩話云，趙企循道以長短句得名，所爲詩亦工，恨不多見，嘗記其斷句云，愁從竹葉杯中去，老向菱花鏡裏來，幾夜已生蝴蝶夢，三年辜負鵷鴻班，詩鏡不覺一兩日，白髮又添三四莖，苕溪漁隱曰，愁從竹葉杯中去，老向菱花鏡裏來，乃用熙寧間楊黎州詩，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之語也，余亦嘗有一聯云，愁隨竹葉消春盡，喜入燈花綴夜紅，大觀間，循道嘗宰績溪，績溪乃余桑梓之邦，因此傳錄得趙循道詩多，大率體格全學白樂天，故句語皆平易，如青燈影冷非三戰，紅火爐溫酒一盃，四山來不斷，一水去無窮，餘不及此者亦多。

任子固

潘子眞詩話云，任大中子固，三衢人，老于儒學，作詩寒苦，趙清獻喜之，其集中有莫管流年一擲梭，花前對酒且高歌，命中若有終須有，到底無時不奈何，嘗從清逸老人游西山，夜宿翠巖聯句，首簡天矯西北來，鑿破明珠成碧岫，任何人架空起樓閣，地靈不敢藏餘秀，諸鈞嵩雲衣巾潤，梳木風清肌骨透，任客來一夜與僧談，氣象浩然充宇宙，諸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三

無盡居士

雪浪齋日記云，無盡會稽樓詩云，天連遠水三吳闊，人倚危樓萬象低，又湖上青山一抹高，煙中草木細如毫，語甚奇壯。

雪浪齋日記云，予先人儀真府君，嘗於無盡席上賦詩云，隔浦魚龍驚燭影，近人鷗鷺慣歌聲，時從席近水，無盡得之大驚，激賞不已。

唐子西

唐子西語錄云，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予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閑中所得句也。

苕溪漁隱曰，子西詩多佳句，如兒啼嘲郎罷，妻寒怨槀砧，十年騎局促，萬事燕差池，脫使真能去，窮鬼自茲無以致錢神，此用事對屬精切者，又有造語極工者，如水栽偏岸直，雲截亂山平，破窗燈焰走，凍硯筆鋒迴，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皆清奇可愛，子西尤工對屬，佳句不可盡舉，姑言其大概如此。

韓子蒼

苕溪漁隱曰，李伯時畫太一真人，臥一大蓮葉中，手執書卷仰讀，蕭然有物外思，韓子蒼有詩題其上云，太一真人蓮葉舟，脫巾露髮寒颼颼，輕風為帆浪為檝，臥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蕩漾翠綃舞，穩如龍驤萬

斛舉，不是峯頭千丈花，世間那得葉如許，龍眠畫手老入神，尺素幻出真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蒼煙萬頃波粼粼，玉堂學士今劉向，禁直岧嶢九天上，不須對此融心神，會植青藜夜相訪，子蒼此詩語意妙絕，真能詠盡此畫也。

陳去非呂居仁

苕溪漁隱曰，陳去非詩平淡有工，如疎疎一簾雨，淡淡滿枝花，官裏簿書何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呂居仁詩，清駃可愛，如樹移午影重簾靜，門閉春風十日閑，往事高低半枕夢，故人南北數行書，殘雨入簾收薄暑，破窗留月鏤微明，去非墨梅絕句云，含章簾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後徽廟召對，稱賞此句，自此知名，仕宦亦寖顯，陳无己作王平甫文集後序云，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故葛魯卿於去非簡齋集敘，遂用此語，蓋為是也，居仁有絕句云，胡虜安知鼎重輕，指蹤元自漢公卿，襄陽耆舊惟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此詩有謂而作，可以意逆也。

汪彥章

桐江詩話云，程進道紹興初帥閩中，殄滅諸寇，以武庫為止戈堂，一時諸公題詠甚多，汪彥章二詩，最為絕唱，詩云，此老胸中百萬軍，暫勞試手大羊羣，山頭不復望廷尉，柱後何須用惡文，解帶為城聊戲劇，量刀買犢使耕耘，三山勝處開華屋，千載人傳舊吏君，千里閩山馹騎飛，天昏趣解海邊圍，異軍方逐蒼頭起，元帥徐將白羽揮，鵲就鐃歌春舉酒，收還烽火夜開扉，向來不事關兵氣，都作風光坐上歸。

苕溪漁隱曰，石敏若橘林文，汪彥章龍溪集，今並行於世，二集之詩，相犯甚衆，不可概舉，如烏鵲應為故人好，梨花欲將春事空，山色纔兼溪色好，松聲長作雨聲寒，負郭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愁詩，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氊寒，白鷗人去雁行斷，江上秋高風葉寒，天闊鳥雙下，山寒人獨歸，及阻風余于渡，詠水晶數珠，次蘇養直韻，寄黃元功，閘風雨辟邪，渡寄王仲誠，客至夏夜示友人等詩，皆全篇見於兩集，未知果誰作邪，設或此諸詩皆彥章作，則橘林文中好詩本來無多，子儀去此，遂空冀北之羣矣，亥墓志云，錢塘關技仁子開，為稅官，為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徑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為馳書爲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為致之，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驂，昔嘗仰於賢者，挂徐君之劍，今有感於斯文。

蘇養直

東坡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此篇若從李太白集中，誰疑其非者，乃吾家養直所作清江曲也，苕溪漁隱曰，養直後湖集又有後清江曲云，屈波渺渺山蒼蒼，輕霜隕木蓮葉黃，呼兒極浦下筝箸，試覓欲熟浮蛆香，輕蓑淅瀝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一笛清風萬事休，白鳥翩翩落煙渚，殊不及前篇也。

謝邁

雪浪齋日記云，謝邁初夏詩云，按掔蕉葉展新綠，從使榴花舒小紅，句雖雕刻，而事甚新，苕溪漁隱曰，江

西宗派圖中有謝邁。恐須別有佳句。若只此一聯。固無甚高論也。

雪浪齋日記云。謝夷季江左知名士也。其詩云。平生忠義寸心赤。萬里風波雙鬢斑。其弟幼槃詩云。覓句每從山色外。發機元是鳥聲中。二人以布衣死。嘗讀江云。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信哉。苕溪漁隱曰。夷季幼槃容成謝邁之字乎。當俟知者刪之。

楊察

隱居詩話云。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於境上者。十有二人。察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人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峯倒。聯吟蜀琯清。他年為舜牧。協力濟蒼生。

徐析

西清詩話云。徐析作詩。有唐人風氣。遊劍池詩曰。劍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欄干。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又和雪詩云。若衣輕有量入水淡無痕。

詹存中

漫叟詩話云。詹默存中。命稽人。博極羣書。文詞高古。陸農師列為上客。元符中。在臨川作法掾。游從甚久。嘗愛其詩曰。茅屋不開雪。紙窗宜讀書。又曰。山人觀探梅旋。信御怪枝頭雪未消。又病雨詩曰。下從窺有隨東裏。遙見枝頭少女風。又送高彥應詩曰。莫似公家三十五。時來不寄一行書。皆奇作。

周明老

王直方詩話云。周知微字明老。為台州縣尉。到官不數月。不告於州而徑來京師。人問其故。云我欲求教授。至京求之不得。大醉。一夕而卒。然為詩有可喜者。如觀蘇雙頭白蓮圖云。君不學叔隗季隗南歸皆又不學大喬小喬東入吳。一種桃根與桃葉。若為化作雙芙蕖。臨淮政成有餘暇。坐令華室生畫酒。點溪一幅萬里寬。移得浙川入圖畫。天空水闊江茫茫。想見女英與娥皇。九疑雲深蒼梧遠。冰姿泣露不成妝。苦心抱恨何時了。香骨應甘沒秋草。不如回首謝秋風。分作尹邢來漢宮。又上巳日寒食有句云。疾風暴雨悲遊子。峻嶺崇山非故鄉。亦為可賞。而其狂未見其比也。

的對

歸田錄云。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大年適來白事。因語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迂叟詩話云。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為奇絕無對。石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為勍敵。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云。為我周旋寧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難對。時直方在坐。應聲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卻羞郎。

漫叟詩話云。張次削嘗即席贈歌舞妓云。尋常自是司空慣。只尺寧疑丞相嗔。雖不誠張杜牧子宴手之句。

後山詩話云。唐誥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偶對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苕溪漁隱曰。政和間。先君赴調京師。館於景德寺。夜步月庭中。指月為對云。圓少缺多天上月。同赴調者。應聲戲云。員多缺少部中官。字雖假借。不甚親切。亦一時之實事。彼時尚爾。而況今乎。

水晶宮

苕溪漁隱曰。吳興謂之水晶宮。不載之於圖經。但吳興集刺史楊漢公九月十五夜絕句云。江南地暖少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因此詩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四

宋朝雜紀上

東坡云。余官鳳翔。見村鄉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

唐子西語錄云。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不知何人詩也。

東坡云。欲抖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余嘗見此詩於關右寺壁上。愛之。不知其何人作也。終覓夫詩話云。是王嗣宗詩。

苕溪漁隱曰。余嘗於驛舍壁間見有人題云。悠悠前途。莫問榮枯。得之本有。失之本無。此達者之言也。又南史顧覬之云。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余嘗愛此言極有理。故附從於此。可為躁進者之戒。

漫叟詩話云。吳民載嘗和子詩。有一聯云。倏風吹野方羅月。高樹移陰又麥秋。嘗記前輩詩云。秋麥晨氣潤。槐夏午陰清。此二聯未易優劣。

雪浪齋日記云。予家翰林公詩云。萬壑松聲山雨過。一川花氣水風生。極為作者歎伏。予嘗謂公。宛城詩云。江涵秋影鱣魚美。岸入春風荻笋斑。荊公和此詩。今集中云。送某如宛城者是也。

詩眼云。友人稱一士人詩云。西出濟關客路迷。一胡蘆酒一篇詩。胡蘆酒盡興未盡。坐看春山春盡時。余

曰.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敍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爲四句.意正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耳.故必有可書之事.如王維詩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爲可悲.而勸酒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若客路迷.則陽關之東.亦可矣.且陽關之西.乃通蜀.非有山林曲折.所謂迷者.果何謂邪.沈存中言.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必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太史公淳于髡傳云.操一豚蹄.酒一盂.夫殺事猶蟹.所謂一胡盧酒一篇詩.自有七言.無此句法也.或曰.李白不云乎.一杯一杯復一杯.余曰.古者豪傑之士.高情遠意.一寓之酒.有所感發.雖意於飲.而飲不能自已.則又飲至於三杯五斗.醉倒而後已.豈不云爾.則不能形容酒客妙處.夫李白意先立.故七字六相犯.而語勢益健.讀之不覺其長.此句才盤用一字.已覺其姿弱.重複若不勝其長矣.惟第三句.若有意而語亦不工.陶淵明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矣.於是模寫景物.則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吟詠情性.則曰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於是成篇.古詩納下君春山春盡.有何意味.而遂成詩乎.聞者皆服.

隱居詩話云.至和中.阮逸爲王宮記室.王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非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斥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曰.吾鄉有一諺云.富因梭些子.貧爲不爭多.此極有理.

高齋詩話云.國初有名人.作座右銘云.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喫空心茶.少餐中夜飯.有驛舍壁間題詩云.逢橋須下馬.過渡莫行船.此語可爲遊旅之戒.

苕溪漁隱曰.世間俚語.往往極有理者.如閒事莫說.閒事不知.閒事莫管.無事早歸.若能踐此言.豈有不省事乎.又少喫不濟事.多喫濟甚事.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若能守此戒.豈復爲酒困乎.

漫叟詩話云.謝舉廉字民師.余建中靖國中.與同寓興國寺.詩律尤古.嘗記其有西捷口號云.聖明陛下如先帝.闢國謀臣似召公.不道王嬙嫁漠北.只將魏尚守雲中.百年壞土邊遙復.萬里窮巢指顧空.今日版圖非昔日.玉關西有嶺名蕃.蔡章端明西捷.乞致仕云.虎頭壯士雪髭鬚.欲滅西羌更請胡.先遣檻車傳妹勒.卻分裨將定天都.莫年投筆眞男子.得意歸田亦丈夫.飽食自慚還自責.一毫曾有報君無.

苕溪漁隱曰.剽竊他人詩句.以爲己出.終當敗露.不可不戒.如近時吳可晚春詩云.小醉初醒過別村.數家殘雪擁籬根.枝頭有恨梅千點.溪上無人月一痕.亦灑落可喜.余偶於一達官處.見譚知柔所獻詩文一編.試取閱之.即吳可之詩在焉.但易其題曰晚醉.口占.仍改詩中三四字而已.晚醉扶筇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然知柔詩文編中小詩.極有可喜者.今舉其尤者二絕.麥隴風來翠浪浮.霏微小雨似深秋.野亭終日捲簾坐.靜聽啼黃栗留.漫郎無處覓歸田.江南江北水拍天.斗擻十年塵土夢.秋風吹上釣魚船.又詩文編中有印螢古風一篇.與余舊所傳呂居仁詩亦有印螢古風一篇.略不異一字.未知竟誰作也.

後山詩話云.曹南院爲秦帥.唃氏方興.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于三都谷.大敗之.唃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尙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若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石林詩話云.高麗自太祖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意.云

其國與契丹爲鄰.每困契丹誅求.陵藉.不能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爲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裏.可惜中宵漏滴殘.余大觀間作麗人.嘗見誠一語錄.備載此事.

漫叟詩話云.大名進士耿仙芝.以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爲人所稱.

侯鯖錄云.張公庠自少能詩.一絕云.一年春事又成空.擁鼻微吟半醉中.夾道桃花新雨過.馬蹄無處避殘紅.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錄.只載此詩後兩句云.是李元膺遊春詩.未知孰是.鄭毅夫代探花郎一絕.與前詩格調殊相類.今錄于此.詩云.嫩綠輕紅相向開.一番走馬探春回.青衫不管露痕濕.在人亂花深處來.

桐江詩話云.潁昌曾緯彥文.弟紆彥章.俱有俊才.彥文釋褐.即物故.彥章多依棲中貴人門下.一日徽廟苑中射弓.左右薦至.對御作射弓詞.點絳脣一闋云.風勁秋高.猶知斗力生弓面.更分筋鞬.月到天心滿.白羽流星.飛上黃金椀.胡沙雁.雲邊驚散.壓盡天山箭.今人但知短章善謔.不知其才.良可惜也.彥章後字元禮.兄弟幼孤.母王氏.教養成就.王氏亦能詩.嘗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

苕溪漁隱曰.余頃歲過湘中.郵亭壁間.有左亦絕句云.壘壘山腰繫冷雲.疎疎雨脚弄黃昏.松聲更帶溪聲急.不是行人也斷魂.又於苕溪道觀中壁間.有鄭子覺絕句云.紛紛紅雨入青苔.密蔭新成召友來.擬逐幽人夢蓬島.一聲裂竹故驚回.皆佳作也.壬午歲過三衢.於肆舍壁間見題一聯云.不知何處雨.便覺此間涼.自在賑鞘急之態.不知何人詩也.

侯鯖錄云.長安北禪寺筍石.鄭天休題十字云.春至不擇地.路傍花自開.苕溪漁隱曰.余有句云.飛花紅千點.芳草綠萬里.

雪浪齋日記云.李成季詩清麗.然時有不工處.日邊雁帶朧寒去.雪底梅將春信來.非不佳.而末句云.心緒都成一寸灰.殆未工也.

王直方詩話云.丹陽陳輔.每歲清明.過金陵上冢.事畢.則過蔣山.謁湖陰先生.歲率爲常.元豐辛酉癸亥兩歲.訪之不遇.因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稱於荊公.荊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蓋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雪浪齋日記云.晁以道詩云.精神下牛斗.粲然北闕秋.余似選詩.又有謝公樽俎煙霞外.庾信文章涕淚前.極爲佳句.

西清詩話云.華州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每託興吟詠.如雪詩.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空飛.詠白鷹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怪譎類是.後竄夏國.教元昊爲邊患.朝廷方厭兵.時韓魏公撫陝右.書生姚嗣宗.獻崆峒山詩.有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因表薦官之.

西清詩話云.家公在玉堂.春日貼子云.三十六宮人第一.玉樓春困步熊羆.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

巳吹春。世傳蔣穎叔作。非也。

苕溪漁隱曰。余宣和間居泗上。於王周士處。見張仲宗詩一卷。因借錄之。後三十年。於錢唐與仲宗同館穀。初方識之。余因戲謂仲宗曰。三十年前巳識公於詩卷中。仲宗請余舉其詩。渠皆不能記。殆如隔世。反從余求之。向伯恭。仲宗之舅也。仲宗有香林九詠。其間雍熙堂詩云。鼎彝勳業推元老。文采風流及後昆。家世從來尉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麥秋亭詩云。東坡喜雨事如此。晉貝名亭思不羣。不問兩岐何許秀。且看十頃卷黃雲。皆可喜也。

侯鯖錄云。崇寧初。特奏名狀元徐遹詩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五

宋朝雜紀下

高齋詩話云。章子厚嘗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厚善。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醪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云。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其後隔闊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遂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慵恐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部侍郎。

苕溪漁隱曰。余卜居苕溪。日以漁釣自適。因自稱苕溪漁隱。臨流有屋數椽。亦以此命名。僧了宗善墨戲。落筆瀟灑。為余作苕溪漁隱圖。覽景據懷。時有鄙句。皆題之左方。既久益多。不能盡錄。聊舉其一二云。溪邊短短長長柳。波上來來去去船。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雙飛下鏡中天。秋雲黯淡烟蒼蒼。蘆花初白蓼葉黃。釣船盡日來往處。南村北村秔稻香。卷起綸竿繖櫂歸。短篷斜掩宿漁磯。日高春睡無人喚。撩亂楊花繞夢飛。又滿江紅一闋云。泛宅浮家。何處好。苕溪清境。占雲山萬疊。烟波千頃。茶竈筆牀渾不用。雪蓑月笛偏相稱。爭不教二紀賦歸來。甘幽屏。紅塵事。誰能省。青雲志。方高引。任家風舴艋。生涯蓑笠。三尺鱸魚真好膾。一瓢春酒宜閑飲。問此時懷抱向誰論。惟箕潁。

王直方詩話云。王崇極之與先君同在熙河。作詩送先君入京云。渭城楊柳已青青。強駐行人聽渭城。不

問使東歸路遠。且從樽酒滿杯傾。相逢洮塞休兵後。此去秦川兩眼明。若立螭頭借前箸。且教充國事春耕。先君酬於吳冲卿承札。緣此知名。

隱居詩話云。楊文公談苑。載本朝武人多能詩。若曹翰句有曾經國難穿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劉吉甫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佳。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換武為邊郡防禦使。亦能詩。有昇平詞云。舊將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蝸角功名時不與。棡松才幹老甘休。分庭是非皆委夢。落花啼鳥不由人。他句皆類此。

苕溪漁隱曰。余舊覽倦游雜錄。言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蓊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峯巒駢立。故沈水部彬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峯裏住人家。余初未之信也。比歲兩次侍親赴官桂林。目覩峯巒奇怪。方知倦游雜錄所言不誣。因誦韓柳詩云。水作青羅帶。山為碧玉簪。又云。海上尖峯似劍鋩。春來處處割愁腸之句。真能紀其實也。山谷老人謫宜州。道過桂林。亦嘗有詩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嵯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峯何。

東軒筆錄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黨因事薦引。言穀在詞禁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文章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西清詩話云。國初宋琪沈義倫俱在黃閣。時久旱。既雨復不止。庭陷泥淖。琪厭之。謂義倫曰。可謂變成三日雨。義倫遽對云。調得一城泥。蓋祖知而鄙大臣不學。楊徽之聞而抵掌曰。不意中書有生沈宋也。

東軒筆錄云。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詔命尤為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為挽詞云。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為是也。

西清詩話云。高英秀。吳越國人。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好罵。滑稽。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嘲短於其後。人號惡喙。薄徒皆識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沈。定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見鬼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

東軒筆錄云。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乃是登溷之詩。

蔡寬夫詩話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為例。議論鋒出。甚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為談笑之資。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峯。欄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為病格。以為言語突兀。聲勢蹇澀。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邪。

苕溪漁隱曰。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滿廊僧不厭。一片俗嫌多。鄭谷柳詩云。半烟半雨溪橋畔。間杏間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及柳謎子。觀者試

一思之，方知其善謔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有言，世間事，忍笑為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為難。祈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因誦曰：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好則極好，則是十條竹竿，一箇葉兒也。

東坡云：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為莫逆之交，遊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遊成都東郊，忽賦詩云：今日出東郊，東郊無好色，青青原上草，盡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為陝西一縣官而死，畋稍遷，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爭名哉。雖其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生不亂也。

後山詩話云：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笑。

遯齋閒覽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達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達官惻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又許義方之妻，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妻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義方咨歎，問何以自娛，答曰：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取詩觀之，首篇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東軒筆錄云：劉攽性滑稽，喜謔玩。王汾口吃，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又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攽云：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應聲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也。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荊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降下，朝論而嘉問治事如故，攽聞而歎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望之，嘉問字也。王平甫嘗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攽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馬默為臺官，彈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曰：既云馬默，豈合驢鳴。

石林詩話云：劉貢甫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荊公素厚，荊公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為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為京東轉運使，貶衡州鹽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為戲，憾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其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坐榻下，衛從門南荊，得塔不為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絳謝師厚善謔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容武公。蓋記前事以自解云。

王直方詩話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甫詩也。自館中出知曹州時作，舊云雲裏，荊公改作雲氣。又云五見宮花落古槐，此詩法也。

桐江詩話云：元祐間，東平王故亮，與諸仕族無成子，結為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間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當時人號曰豬嘴關。呂惠卿察訪京東，呂天資清癯，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畫，社人目之曰說法馬留。又湊為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彌滿不能對，一日邵箎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鬈髯，社人目之曰湊氣獅子。仍對曰：說法馬留為察訪，湊氣獅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它事，舉社遂為齏粉。

冷齋夜話云：吾叔淵材曰：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說，乃答曰：第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答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隱居詩話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為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人目為蜜翁翁。仕官於塞上，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倉黃怨悸，衣皮裘兩重，伏於土穴中，神如凝矣。秦人呼土窟為土空，遂為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著皮裘入土空。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錫行第十六，與東坡有姻連，嘗作賀知縣喜雨詩云：打葉雨拳隨手重，吹涼風口逐人來。自以為得意，東坡見之曰：十六郎作詩，怎得如此不入規矩。禹錫云：蓋是醉中所作。異日又持一大軸呈坡，坡讀之云：爾又醉邪。

東軒筆錄云：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謂之熱熟顏回。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於眾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色。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

遯齋閒覽云：西京供奉官錢昭度，嘗作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卻被寒星照，恰似仙翁一局碁。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所謂一局黑全輸也。蓋唐時彖旋有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之句。

遯叟詩話云：錢昭度詩二八飛泉繞齒鳴，蓋用龍照井謎也。井謎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五八，是四十數。昭遂使作二八，識者笑其不能用事。

後山詩話云：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府，徐有學官，喜詼語，同府苦之，詠蝨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苕溪漁隱曰：郭忠恕嘗玩孤崇義，戲嘲之云：近貴全為聵，攀龍即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陳亞、蔡襄互相嘲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近時呂嬪、謝師亦以名相嘲云：呂嬪無才終入廣，謝師不日便充軍。是知戲謔不可不謹，至於為虐，可以為戒。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六

文殊

傳燈錄云，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雪竇頌曰，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遠法師

山谷云，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故效之，留陶淵明把酒椀，送陸脩靜過虎溪，胸次九流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古靈

傳燈錄云，古靈行脚回，受業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靈去垢，靈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靈，其師回首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靈睹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其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靈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其師於是請爲說法，靈乃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言

下感悟。

圓澤

甘澤謠云，唐李憕之子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惠林寺，與僧圓澤遊，一日相約遊峨嵋山，源欲泝峽，澤欲取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一笑爲信，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後過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卻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東坡詩云，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陂畔待秋深，即此事也。

靈徹

韋浪齋日記云，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窗風枯硯水，山雨慢琴絃，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前輩評此詩云，傳石下千仞江。集古錄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俗相傳以爲俚語，慶曆中，許元爲發運使，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爲靈徹詩也。

船子和尚

冷齋夜話云，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爲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簑笠一鉤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明月歸。

參寥

冷齋夜話云，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東坡饌客，罷與之俱來，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憎凡子如仇，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有逼眞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詩僧相從，豈非隔林彷彿聞機杼者乎，眞東山勝游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七字師號。

高齋詩話云，東坡長短句云，村南村北響繅車，參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秦少游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

冷齋夜話云，參寥子言，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齊己貫休詩，便不必問，苕溪漁隱曰，余觀後山居士集，有送參寥序，略云，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嘉其誠，挽不聽去，交相語及唐詩僧，參

蔡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則眾家前後之論.何相反如此.疑冷齋妄爲云云耳.

西清詩話云.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

洪覺範

冷齋夜話云.余至瓊州.劉蒙叟方飲於張守之席.三鼓矣.遣急足來覓長短句.問欲敍何事.蒙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爲賦此.急足反走.持紙曰.急爲之.不然獲譴之.余口授吏書之曰.蜜燭花光清夜闌.粉衣香翅遶團圞.人猶認假爲眞實.蛾豈將燈作火看.方歎息.爲遮攔.也知愛處實難拚.忽然性命隨煙焰.始覺從前被眼瞞.蒙叟醉笑首肯之.既北渡.夜發海津.又附行爲之詞曰.一段文章種性.更謫仙風韻.畫戟叢中.清香凝宴寢.落日清寒勒花信.愁似海.洗光詞錦.後夜歸舟.雲濤喧醉枕.

野狼齋日記云.洪覺範詩云.已收一雲掛龍雨.勿起千巖鎖鶴風.掛龍對鎖鶴.皆方言.古今人未嘗道.又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東海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

韓子蒼云.往年余宰分寧.覺範從高安來.館之雲巖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懌.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容易乎.覺範笑曰.取快吾意而已.相別十年.覽其遊編.追記平生.不覺殞淚.余欲删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爲作序.以示世人.老懶未暇也.僧中初無其詩眼者.已刻版於書肆.每以爲恨.

冷齋夜話云.予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聲悽動.作詞曰.凝祥宴罷聞歌吹.畫轂走香塵.起冠壓花枝.馳萬騎.馬行燈鬧.鳳樓簾卷.陸海鰲山對.當年曾看天顏醉.御盃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一枕思歸淚.又有懷京師詩云.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苕溪漁隱曰.忘情絶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爲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邪.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謫合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爲負華嚴經入嶺.有偈曰.大士游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絶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南嶺外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覩.故應潤物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偏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蹤由.都緣太分曉.園林忽生春.萬家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冷齋夜話云.余還自朱崖.館于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督余兼程來.余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宜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余曰.敬奉教.然余兒時好食肉.每使持齋.余叩頭乞先飯餐肉一日.母許之.今日當正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而更生如何.瑩中許焉.曰.雁蕩天台看不足.盡搬兒女寄匡廬.往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適眞如醉白.生涯領略

似湘靈.向來萬事都休理.且聽漁鐘.咽夜撾.與公靈驗.針蠟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日蓮中藏書像.孤山月下認歌聲.骨已成灰花無夢.債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余曰.此岐山猪肉.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余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雖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擬叔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與岐山猪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冷齋夜話云.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川.余兒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夜月灣.新晴爲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刺.破碎波中山.整鉤背落日.一葉嫩紅閒.又嘗莫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小舟閑.箇中着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魯直曰.觀君詩.說煙波縹渺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篙師沙戶.稱知邪.有詩其略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項頂螺忘歲年.脫卻衲衣着簑笠.來伴浩翁刺釣船.余嘗對淵材誦之.淵材曰.此退之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換骨句也.

冷齋夜話云.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爲梅花.魯直觀之.歎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爲賦長短句曰.碧瓦籠晴香霧繞.水殿西偏.小立聞啼鳥.風度女墻吹語笑.南枝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通靈.醫得花重少.抱甕釀寒春杳杳.謝門畫角催殘照.又曰.入骨風流國色.透塵種性眞香.爲誰風鬢涴新粧.半樹入村春暗.雪壓枝低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寢初開霧帳.前蝶戀花.後西江月也.

冷齋夜話云.魯直使予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着花.魯直罪予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予竟不曉此論.

冷齋夜話云.余往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供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聲聞解埵根.少叢林漢亂山門.不知何處羅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敍曰.兒

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北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鄰家邀飯.入其門.見壁間有畫異僧形狀.了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閣藏之.

石林詩話云.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氣.既覺而雨大作.翌日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略髣髴.即迎入內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孛宿望.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參厚之云.仙驥觸雲穿仗下.佛花吹雨雨天飛.蓋記此事.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

王梵志

山谷云.王梵志詩云.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眾生顛倒.類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偉.田家子爾.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爲四海名士.此翻著襪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則與己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山谷云。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已且爲土饅頭。尙誰食之。今故
預先着酒澆。使教有滋味。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七

雪竇

苕溪漁隱曰。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世人貪着愛競以妄爲眞。迷而弗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

贊元

僧寶傳云。王荊公丁家艱。閱內典於蔣山。與贊元禪師遊。從如昆弟。公嘗問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鄣三。有近道之質一。更兩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世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平。又多怒。而學問尙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利名如脫髮。甘澹薄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元爲人閒靖寡言。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公後罷相居定林。稍覺煩動。即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題覺海方丈牓之云。往來城府住山林。諸法翛然但一音。不與物違眞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歲晚北窗聊寄傲。蒲萄零落半牀陰。人以爲實錄。

了元

僧寶傳云。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爲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

大千都是一禪林。東坡稱善。

秀老

冷齋夜話云。法雲秀老。關西人。面目嚴冷。能以禮折人。李伯時畫馬。東坡第其筆。當不減韓幹。都城黃金易致。而伯時畫不可得。師讓之曰。伯時士大夫。而以畫馬之名。行已可恥。矧又畫馬人誇以爲得妙。入馬腹中。亦是可懼。伯時大悔。不自知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勸畫觀音像。以贖其罪。黃魯直作豔語。人爭傳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邪。秀曰。公豔語蕩天下淫心。不止於馬腹中。正恐生泥犂耳。魯直領應之。故一時公卿伏師之善巧也。苕溪漁隱曰。余讀魯直所作晏叔原小山集序云。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邪。觀魯直此語。似有慊於法秀。不若伯時之能伏善也。

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傳韓幹畫馬。多分其駿爲三。莫曉何意。惟白樂天春深學士家詩云。鳳書裁五色。馬鬣翦三花。唐學士例借飛龍廐馬。則應是時國馬皆如此也。李伯時喜學韓幹畫。每不知三駿之意。常難於下筆。有得樂天詩者。先爲誦之。而不言所出。伯時力論之。乃使爲畫工作數馬。始以集示之云。

惠詮

冷齋夜話云。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汙。而詩語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更入靑蘿去。東坡一見。爲和其後曰。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此詩知名。

淸順

冷齋夜話云。西湖僧淸順。頗然淸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曰。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苔破。又有久眠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淸風度。閑行石上眠。落蘂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絕處。荊公遊湖上愛之。乃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遊。甚多酬唱。

僧詩無蔬筍氣

西淸詩話云。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時僧解。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蓋不可無。若盡洗去淸拔之韻。使與俗同科。又何足尙。齊己云。春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邪。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僧詩云。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爲家。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岐賒。亦非食肉者能到也。

冷齋夜話云。大覺璉禪學外工詩。荊公與之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荊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久。嘗作詩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淸香滿石樓。又曰。堯仁況是如天闊。乞與孤雲自在飛。

石林詩話云。唐詩僧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雖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

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處，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模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戲詞

冷齋夜話云，東坡鎮錢塘，無日不在西湖，嘗攜妓謁大通禪師，慍形於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時有僧仲殊在蘇州，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如今說向誰，紅爐片雪上鉗鎚，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木女明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著花遲，不向春風一笑待何時。

蒸豚詩

東坡云，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懾，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饋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邪，為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為詩，公令賦蒸豚，詩操筆立成云，觜長毛短淺含膘，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湯泉詩

冷齋夜話云，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蓋人，叢林貌禮，而心不然之，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山，偶見為和之，遵曰，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眾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東坡曰，石龍有口口無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信眾生本無垢，此泉何處有寒溫，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還過焉，遵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千，渾身猶帶御爐煙，鳳凰山下敲蓬戶，驚起山翁白晝眠，元戲答曰，打睡禪和萬萬千，夢中趨利走如煙，勸君抖擻修禪定，老覺如蠶已再眠，元詩雖少醞藉，亦一時快之。

夏雲詩

冷齋夜話云，章子厚謫海康，過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於此寺，子厚宿山中，邀與飲，忠欣然從之，又以蒸蛇勸食之，忠舉箸咲之無所疑，子厚曰，子奉佛戒，乃食蒸蛇何哉，忠曰，相公愛人以德，何必見消，已而倚檻看層雲，子厚曰，夏雲多奇峯，真善比知，忠曰，什記夏雲詩甚奇，子厚使誦之，忠曰，如峯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

緇黃雜記

蔡寬夫詩話云，唐搢紳自浮屠易業者頗多，劉禹錫答廖參謀，初服已驚白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李義山是令狐相公詩曰，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欲休官，以指其座中人，皆顯言之，蓋當時自不以為諱，近世言遊俗，雖里民且恥之也。

冷齋夜話云，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山，作偈諷之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悟，王師旋渡江。

侯鯖錄云，錢氏時，有遠鄉和尚，每唱曰，遠鄉寂寂杳無蹤，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有納土之應。

洪駒父詩話云，王荊公書一絕句於壁間云，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清風為掃門，蓋詩僧顯忠詩也。

雪浪齋日記云，高子勉善吳僧聞復詩，枇杷花發天欲雪，黃雀不飛枝上寒，以謂冬間難得花，余舉示子和，子和曰，黃雀不飛枝上寒，佳句也。

西清詩話云，近時詩僧祖可，被惡疾，人號癩可，善權老亦能詩，人物清癯，人目為瘦權，可得之雄爽，權得之清淡，可詩如清霜凋木落，盡見西山秋，又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皆佳句也。

古今詩話云，南方浮屠能詩者多，士大夫鮮有汲引，多汩沒不顯，福州僧有詩百餘篇，其中佳句，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不減古人也，苕溪漁隱曰，此一聯乃體李義山詩，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所謂屋下架屋者，非不經人道語，不足貴也。

東坡云，余謫黃州，休馬于逆旅祁宗祥家，見壁上有幅紙題詩云，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應，瞋余踏破蒼苔色，其後題云，滏水僧寶儔，宗祥謂余，此光黃間狂僧也，年百三十，死於熙寧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

冷齋夜話云，鄴峯水庵主，南禪師法子也，初未嘗問法，南公所至處，輙隨之，魯直聞其風而悅之，恨不及識，有嗣庵者，事水甚久，即以庵主黃龍，魯直為作疏語，特奇峻，叢林於庵改觀，及見之與語，多解體，又嗣法南公，魯直過永濟庵，題其壁曰，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當年射得南山虎，今日看來是石頭。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載，宋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間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於長安，甚有可喜者，嘉祐熙寧間，吳僧文瑩尤能詩，其辭句飄逸，尤長古風，其可喜者，不可縷舉，有潛宮集兩卷，鄭獬為之序，行於世，可見也。

雪浪齋日記云，唐僧棲蟾題豫章邑中云，楚樹七回彫茂葉，江人三至宿秋風，螢憐竹老搖疎白，苔惜乾顏碎紅，當時諸人皆和此詩，又一僧題豫章云，古木疑撐月，危峯欲墮江，亦佳句也。

侯鯖錄云，相通禪師法秀，立身峻潔，不肯出世，作頌曰，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髻根牢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擦紅粉也風流。

冷齋夜話云，雪峯悅禪師，明眼尊宿，叢林敬畏，與興化銑和尚友善，銑城居三十年，老矣，猶迎送不已，悅常誡之曰，公何不袖手林下去，尚此忍垢乎，郡僚愛銑者多，不果脫，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寓訴於悅，悅恨其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一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臂，尚餘九百九十九。

正法眼藏，雲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先輩何姓，曰拙姓張，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張於言下有省，乃述頌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

向眞如總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盡空花。

東坡云。芝上人爲余言。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江曰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眞廟時人也。

漫叟詩話云。饒節字德操。棄儒出家後。有詩寄呂居仁云。向來相約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奈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擬借夜窗三四刻。共君趺坐說楞嚴經。云。譬如人以頻伽瓶。貯遠空以餉他國。

東坡云。眉山道士李伯祥。好爲詩。詩格亦不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亦可愛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八

神仙

東坡云。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余次其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屍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閑。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蕊珠看。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黃粱炊未熟。夢驚殘。是非海裏。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蓼。再游盤礴。廬山住三十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肆之柱間。或愛其文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而歌之。輒以俚語宜入。聯然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乃以物色迹逐之。知其爲呂洞賓也。苕溪漁隱曰。近時吳江長橋垂虹亭屋山壁上。草書一詞。人亦爲呂仙作。其果然邪。詞曰。飛梁壓水。虹影清光曉。橘里漁鄉半烟草。看來今往古。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衣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劍橫空幾番到。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天無鎖。指雲屏烟嶂是吾廬。但滿地蒼苔。年年不掃。

西清詩話云。鍾弱翁帥平涼。一方士通謁。從牧童乘黃犢立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云。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兩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簑衣臥月明。既去。郡人見方士躡兩大鶴。長歌出郭。追之不見。兩鶴乃二口。豈洞賓邪。

東軒筆錄云。潭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簿視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年滕宗諒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宇清邁。滕知其異。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莫知所之。

神仙雜記

今是堂手錄云。太學饒適齋。饒州人。嘗同遊一道士。道士本里人。化去已多年。一日來客位相訪。約同人請假歸齋。假簿中有詩一絕。乃道士所書也。詩云。相別來來一百秋。幻泡重作故人遊。紫泥白雪尋常事。何苦人間詩不休。

東坡云。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道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後頗有仕進者。

王直方詩話云。嚴嵩甫言。余少見人誦一詩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不知何人作。後過毘陵汪迪家。出所藏故水部賀公手書。乃知此詩賀作。

西清詩話云。張宣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闕金碧。瓊簫環珮者數百人。揖宣。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宣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酌酒一杯。味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寤。

西清詩話云。近有人游羅浮。留宿巖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嘯數聲。聲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

東坡云。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盡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說如此。

西清詩話云。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自言昔乃白髮秃翁。遇師授以神藥。今年踰下壽。顏渥如丹。有孺子色。既久告歸。留一絕。末句云。莫訝杖藜歸去早。舊山閑卻一溪雲。

冷齋夜話云。劉跛子者。青州人也。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爲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戲之。有大范者。見之即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喫半角。小范者即與一金。喫椀炙。於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椀炙。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張丞相自荊湖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迎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

雨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聞道鞓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饑飡困寢。觸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水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拐。談笑有丹砂。余政和春見於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枴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銀坑裏看青山。予姻家赤申復之內乃趙梁參政之孫。云我十許時見劉跛子來。覓酒飲。笑語而去。計其壽百四五十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廊中。人無識之者。

隱居詩話云。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曰。不見姑已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背。蚩痛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或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擘麟方擬窮歡宴。不奈閑人背痒何。

東坡云。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人自還。李王好嘗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羅多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邪。

夷堅志云。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娼打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闌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撚。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閑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卻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能得數錢。即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鬼詩、

東坡云。寇元弼言。去年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帶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

侯鯖錄云。李眞言字希古。嘗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抱琵琶。人唱一詩。覺而記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颭繡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搓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古今詩話中載此詩。只有一首。不及此詩備。故盡錄之。

洪駒父詩話云。酉陽雜俎載。鬼詩兩篇。山谷嘗道之。其一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二曰。流水涓涓芹努芽。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

東坡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回再摘看。嬾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恰似知逢李少君。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余與魯直志明天啓。會於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芫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蕃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鉉未嘗見十道四蕃志邪。

王直方詩話云。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爲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翰林蘇公以爲然。又一篇云。玉戶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妝。王歡轉盼。爲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蘇公以爲邯鄲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醉中爲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詭鬼詩。忽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

樹萱錄云。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于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秦少游云。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詞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水休。蒼黃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事。

樹萱錄云。蔡權嘗遊霅上白蘋洲。見碧水女子。攜手吟詠。一篇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權逐之。化爲翡翠飛去。

侯鯖錄云。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蒔花木。一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豔麗。下飲於庭。邀生同坐。甚款洽。將別。出小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冷齋夜話云。魯直自黔安出峽。登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卷曲闌獨倚。江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沙鷗　闕

32 A

第十八冊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五十九

長短句

後山詩話云，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即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漫叟詩話云，前人評杜詩云，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若云鸚鵡啄殘紅豆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謂詞曲亦然，李景有曲，手捲真珠上玉鉤，或改爲珠簾，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馬上春如夢，或改云如春夢，非所謂遇知音。

西清詩話云，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低迷，余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苕溪漁隱曰，余觀太祖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率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詠春景，決非十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云，後主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詞，則不可知，是時其心豈不危窘，於此言之，乃可也。

東坡云，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見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

甚長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西清詩話云，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何處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

雪浪齋日記云，荊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荊公云，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爲對，荊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濕流光最好。

後山詩話云，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此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苕溪漁隱曰，先君嘗云，柳詞鰲山綵蓬萊島，當云綵結，坡詞低綺戶，當云鎖綺戶，二字既改，其詞益佳。

後山詩話云，武才人出慶壽宮，色冠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爲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夷堅志云，孫洙字巨源，元豐間爲翰苑，名重一時，李端愿太尉世戚里，折節交搢紳間，而孫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跡之，得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李不敢留，遂入院，已二鼓矣，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

雪浪齋日記云，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不愧六朝宮掖體，荊公小詞云，揉藍一水縈花草，寂寞小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略無塵土，思山谷小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爲學者所稱賞，味秦湛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極是法山谷也。

苕溪漁隱曰，賀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爲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幕小欄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水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遺址正與余水閣相近，同在一岸，景物悉如會宗之詞，故余嘗有絕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苕溪翁，蓋謂此也。

苕溪漁隱曰，元豐間，都人李堅調新水縣令，作滿江紅一曲，往黃州上東坡，東坡甚喜之，其詞云，荊楚風煙，寂寞近中秋時候，露下冷蘭英將謝，菊花初秀，歸燕殷勤辭巷陌，鳴蛩淒楚來窗牖，又誰念江邊有神仙，飄零久，橫琴膝，攜筇手，曠望眼，閑吟口，任紛紛萬事，到頭何有，君不見凌煙冠劍客，何人氣貌長依舊，歸去來一曲爲君吟，爲君壽。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向人家，褦襶，集韻解之云，不曉事，余素畏熱，乃知人觸熱來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送將歸，不用浮瓜沈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其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灑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簾幕，小枕欹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欄干曲，此詩非觸熱者之所知也，苕溪漁隱曰，余嘗愛李太白夏日山中詩，脫巾挂石壁，露頂灑松風，其清涼可想也。

苕溪漁隱曰：曾端伯慥，編樂府雅詞，以秋月詞念奴嬌，爲徐師川作，梅詞點絳脣，爲洪覺範作，皆誤也。秋月詞乃李漢老作，梅詞乃孫和仲作，和仲即正言諤之子也。又世傳江城子青玉案二詞，皆東坡所作，然西清詩話謂江城子乃葉少蘊作，桐江詩話謂青玉案乃姚進道作，四詞皆佳，今併錄之。念奴嬌詞云：素光練淨，映秋山隱隱，脩眉橫綠，鳷鵲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千丈斜暉，奔雲涌霧，飛過盧仝屋，更無塵氣，滿庭風碎枯竹，還念鶴髮仙翁，當年曾共賞，紫巖飛瀑，對影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斗轉參橫，翩然歸去，萬里騎黃鵠，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點絳脣詞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雪花初下，全似江南畫，白璧青錢，難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江城子云：銀濤無際卷蓬瀛，落霞明，暮雲平，曾見青鸞紫鳳下層城，二十五弦彈不盡，空感慨，有餘情，蒼梧煙水斷歸程，捲霓旌，爲誰迎，空有千行流淚寄幽貞，舞罷魚龍雲海晚，千古恨，入江聲。青玉案詞云：三年枕上吳中路，遣黃耳，隨君去，若到松江呼小渡，莫驚鴛鷺，四橋盡是，老子經行處，輞川圖上看春暮，長記高人右丞句，作箇歸期天已許，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濕西湖雨。漢老念奴嬌詞中有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之句，乃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天邊織女機，橫玉叫雲天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或云叫雲乃笛名，非也。又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宮春梅詞云：是李漢老作，非也，乃晁沖之叔用作，政和間作此詞獻蔡攸，是時朝廷方興大晟府，蔡攸攜此詞呈其父云：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京覽其詞喜之，即除大晟府丞。今錄其詞曰：瀟灑江梅，向竹梢稀處，橫兩三枝，東君也不愛惜，雪壓風欺，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佳期，惟是有，南來歸雁，年年長見開時，清淺小溪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疎籬，傷心故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淡月，對孤芳分付他誰，空自倚清香未減，風流不在人知，此詞中用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得入來。或云玉堂乃翰苑之玉堂，非也。

夷堅志云：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貌寢，不之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雲中。蒙一舉即登第，年五十餘，遂爲執政。

苕溪漁隱曰：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徐幹臣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駐字當作去字，語意乃佳。周美成水亭小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按杜少陵詩燈前細雨簷花落，美成用此簷花二字，全與出處意不相合，乃知用字之難矣。趙德麟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徐師川柳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二詞造語雖不同，其意絕相類。右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一本是水竹田院落，鶯引新雛過，不然櫻筍新蔬果，則與上句有何干涉。葉武子時昔尋芳祕殿西，日壓金鋪，宮柳垂垂，然祕殿豈是尋芳之處，非所當言也。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舟行汴中，見岸傍畫舫，有映簾而觀者，止見其額，有詞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額，綠雲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銀蟾白，結兒梢朵香紅扐，鈿蟬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曉眞些子，與眞消息，寄醉落魄。

苕溪漁隱曰：徐驗字濟師，嘗作落梅詞甚佳，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含桑，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點著枝酸，吳姬先齒寒。

苕溪漁隱曰：東坡大江東去赤壁詞，語意高妙，眞古今絕唱。近時有人和此詞，題於郵亭壁間，不著其名，語雖粗豪，亦氣概可喜，今錄之。詞曰：炎精中否，歎人材委靡，都無英物，戎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連城堅壁，楚漢吞併，曹劉割據，白骨今如雪，書生鑽破簡編，說甚英傑，天意眷我中興，吾君神武，小曾孫周發，海岳封疆俱效職，狂虜何勞追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第六十

憶妓詩

古今詩話云：太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常李逢吉留守，求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辭以疾，遂罷，坐信宿耗絕，但怨歎不能已，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何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一篇亡。苕溪漁隱曰：余觀劉賓客外集，有憶妓四首，內一首即前詩也，其餘三首，亦是前詩之意，古今詩話中，既不誌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夢得爲之假手乎。

洞仙歌

漫叟詩話云：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塘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爲足其意，以塡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暖，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東坡洞仙歌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

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云。

苕溪漁隱曰：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錢唐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為正也。

花蕊夫人

後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

虞美人草行

冷齋夜話云：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者王，陰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妝。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樽前為誰舞。

苕溪漁隱曰：此詩乃許彥國表民作，表民，合肥人，余昔隨侍先君守合肥，嘗借得其家集，集中有此詩，又合肥老儒郭全美乃表民席下舊諸生，云親見其作此詩。今曾端伯編詩選，亦列此詩於表民詩中，遂與余所見所聞偕合，覽者可以無疑，亦知冷齋之妄也。

回文詩

漫叟詩話云：回紋兩讀必偏，獨此五詩不然，其一曰：紅窗小泣低聲怨，永日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匆匆。其二曰：同誰更倚閑窗繡，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嶺，恨兼愁續斷弦琴。其三曰：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燈殘月照空牀。看君寄憶回紋錦，字字縈愁寫斷腸。其四曰：前堂畫燭殘凝淚，半夜清香舊惹衣。煙鎖竹枝寒宿鳥，水沉天色霽橫參。其五曰：娥眉斂時聞燕語，淚珠彈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薄倖郎如露草晞。

琵琶

侯鯖錄云：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傳言呼之，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苕溪漁隱曰：持正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絕句，為吳處厚箋注，得罪謫新州，其間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閑適自在之意。

囀春鶯

西清詩話云：王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囀春鶯，色藝兩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內徙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怨，晉卿異之，問乃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話此事，客有足成章者，晉卿覽之，尤愴然，其詞曰：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

回首青樓兩沉絕，春鶯休囀沁園花。

媚兒

遯齋閑覽云：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魯生

侯鯖錄云：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尤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搖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麗人雜紀

隱居詩話云：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能詩者最眾，張奎妻長安縣君，荊公之妹也，佳句為最，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特妻蓬萊縣君，荊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幕，春去春來可得知。荊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灑可喜之句也。

西清詩話云：朝奉郎丘舜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內集，必聯詠為樂。其仲嘗作寄夫詩云：簾裏孤燈覺郎遠，獨眠留得宿妝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苕溪漁隱曰：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婦人所難到也。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啟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寄齋錄云：朱達可未第時，其內以一詩寄之云：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雁寄天隅。經年未報手策，不識如今否在無。王直方詩話云：白鶴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

王氏所作也。德麟既喪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乃二十八字媒也。德麟名令畤，東坡作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畤字也。坡云：且教人別處使不得。苕溪漁隱曰：德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淚，眉長易覺愁之句，人多稱之，乃全用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藏淚，柳葉眉長易覺愁一聯詩，但去其上四字耳。

遯齋閑覽云：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為具召東坡，其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

青瑣集云：治平中，錢忠道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戀不能去，終日詠遊賞。遇一女子，小舟獨棹於煙波浩渺間，忠悅之，作詩贈女子，其警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綸竿。女子得詩，攜歸呈其父，其父蓋隱淪客也，喜忠此詩，遂以女子奉忠箕帚，從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

今是堂手錄云：杜太中自行伍為將，與物無情，西人呼為杜大蟲，雖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太中牋表，皆此妾所為。一日，太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闋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

詩。太中覺而視之，云鷂且打風，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冷齋夜話云：李元膺喪妻，作長短句云：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歲重尋攜手處，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風去。元膺尋亦卒。

後山詩話云：韓魏公爲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澠水燕談錄云：蘇子瞻通判錢塘，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爲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後山詩話云：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卻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爲作詞也。

後山詩話云：佳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爲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之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

夷堅志云：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爲福州古田尉，既至官，感一倡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筑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聲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首句蓋寓筑字也。又有春晴詩曰：瞥然飛過誰家燕，驀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個事，一瓶春水自煎茶。

序漁隱詩評叢話後集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閒二十載，杜門卻掃于苕溪之上，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棄之，遂再采摭而播收羣書舊有遺者，及就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嘻，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熄，時所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窗淨几，目披手抄，讀心好之，遂忘其勞，蓋窮人事業，止于如斯，雖有罍瓶之譏，亦何恤焉。丁亥中秋日，苕溪漁隱胡仔元任敘。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目錄

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第三
陶靖節
第四
李太白
第五
杜子美一
第六
杜子美二
第七
杜子美三

第八
杜子美四
第九
王右丞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
韓退之
第十一
柳子厚　東野浪仙　玉川子
第十二
李長吉　李賛臯　劉夢得
第十三
醉吟先生
第十四
唐彥謙　玉谿生　王建
第十五
杜牧之　杜荀鶴　韓致光　半夜鐘
第十六
唐人雜記上

第十七
唐人雜記下
第十八
羅隱　五季雜記
第十九
本朝　王黃州　張復之
第二十
寇忠愍　晏同叔　宋子京　王君玉
第二十一
杜正獻　西湖處士　王禹玉
第二十二
迂叟　邵康節　韓持國
第二十三
六一居士

第二十四
梅都官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賀方回
第二十六
東坡一
第二十七
東坡二
第二十八
東坡三
第二十九
東坡四
第三十
東坡五
第三十一
山谷上
第三十二
山谷下
第三十三
秦太虛　陳履常　晁無咎　張右史　溪堂居士　張芸叟　王仲至
第三十四
張天覺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周叨老

第三十五
本朝雜記上
第三十六
本朝雜記下
第三十七
大梅　天衣　瑞師　參寥　洪覺範　清順　緇黃雜記
第三十八
回仙　神仙雜記　鬼詩
第三十九
長短句

卷四十
麗人雜記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山谷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於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榝則遠矣。

復齋漫錄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為始。余觀楚詞云。子交手兮東川。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文昌雜錄云。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為卜。楚辭云。索瓊茅一作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筳。小破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餳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詞云。粔籹蜜餌。有餦餭些。餦餭。餳也。言以蜜和米麪。煎作粔籹。中書舍人云。方言餌糕。今餻糕是也。

藝苑雌黃云。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送歸為四感。予頃年較進士于上庠。有同官張扶云。竹見人言。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

也。前輩詩中惟王介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將送二字與楚辭合。予嘗效詩之燕燕篇曰。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詩中亦用此送將歸三字。然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感。蓋略而言之。

復齋漫錄云。皆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故杜子美詩云。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然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本齊仲連語耳。齊欲爵仲連。仲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苕溪漁隱曰。淵明贈羊長史詩云。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如何。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余謂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尤見其好賢尚友之心也。

元城先生語錄曰。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為此歌。因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有此人。縱使竹帛載馳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曰。興王之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相將不可及。至技藝之士。皆有拔異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為提沙傳。有鵩鳥入舍。為賦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積億。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昔宋景文謂誼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漸染之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

復齋漫錄云。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為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為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鍾昭度詩云。荷擔萬朶玉如意。蟬弄一擊金錯刀。即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瀧州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此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藝苑雌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荆南為荆州耳。然烏程縣今在湖州。與荆州相去甚遠。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詩云。駱駝橋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即此也。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張元之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為名。故所謂荆南烏程。即荆溪之南耳。若以為荆州。則

烏程去荊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苕溪漁隱曰，余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焉，其荊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荊山，張協七命云，酒則荊南烏程，荊南則此荊溪之南也，藝苑雌黃引長興縣南五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為烏程酒，反以夢得詩為證，皆誤矣。

苕溪漁隱曰，醞酒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試之，酒無不佳矣，其語云，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用此六物，其六一居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本此語也。

復齋漫錄云，曹植詩，鬭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炯遙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玉腕騮詩，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楸間，苕溪漁隱曰，文選注云，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王介甫詩，扶衰南陌望長楸，東坡題韋偃牧馬圖詩，當年為誰捕驊騮，至今霜蹄踏長楸，山谷和子瞻觀畫馬詩，長楸落日試天步。

呂氏童蒙訓，大概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復齋漫錄云，晉左思白髮賦，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苕溪漁隱曰，王介甫嘲白髮詩曰，久應飄轉作蓬飛，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真佳句也。

東坡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跡滅形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

許彥周詩話云，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幾至於死，幸得景王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有解此意者耳。

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為繁臺，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為堂老，及見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言之不妄也。

復齋漫錄云，褦襶，集韻以為不曉事之名，殊不知出晉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蹙頞奈此何，搖扇髀中疾（一作痛），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訶，其後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度幘溝漢，適堪今時褦襶子，蓋取此也。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僅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為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予按謝元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靜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八川分流為比，按八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固之言。

復齋漫錄云，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余觀宋孝武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肅肅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詞頓挫，過惠連遼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懽，亦不可掩也。

藝苑雌黃云，左氏傳云，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於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元燕之巢幕，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釜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巢，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

苕溪漁隱曰，遯齋閑覽載諸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得窺也，余嘗疑其語意不完，今於歷代確論，得其全語云，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其工拙，至如淵明之於詩，直寄焉耳。

復齋漫錄云，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釋名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之處也，梁王筠和新渝邊城詩，崇墉分曉色，睥睨送秋霧，杜子美詩，連連睥睨侵，又南極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詩亦云，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睥睨連。

許彥周詩話云，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荊公改舞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謝元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復齋漫錄云，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余按吳越春秋，吳王作鉤，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鉤始於此，豈存中忘之邪，鮑照結客少年場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十弟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唐李涉寄楊潛亦云，腰佩吳鉤佐飛將，曹唐貫劍亦云，將軍溢價買吳鉤，韓翃送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鉤。

復齋漫錄云，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全篇云，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轘轅，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蓀，徑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敍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據總詩，白首入轘轅，則非黑頭矣，不知子美將有別本邪。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花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為採荷調云，欲採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容，從而波及蓮花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何而波及桃花與楊柳也。

文昌雜錄云，梁沈約有脩竹彈甘蕉文，其略曰，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路，荏苒歲月，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覈，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羌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如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托也。

復齋漫錄云。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謠。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予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自樂天以與秘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詩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言離騷飲美酒。并此事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雪浪齋日記云。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爲文選中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苕溪漁隱曰。少陵宗武生日詩。熟精文選理。蓋爲是也。

復齋漫錄云。峽州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陳蕭詮夜猿啼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杜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苕溪漁隱曰。古樂府梁簡文巴東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魯直竹枝詞注。引此兩句爲證。復齋所記峽州行者歌。乃異端而同詞。必誤也。

東觀餘論云。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何遜集皆八卷。曾天臨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閱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飛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岩際宿等語。子美皆采爲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言。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遞宇。風起嵯峨雲。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還渡五洲云。霞散煙霧晚。浪清江淡

秋。答庾郎丹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橋云。水影漾長橋。附僧錄事云。沙流遶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詩有所不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銅雀妓云。曲中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無乃太貶乎。

苕溪漁隱曰。何遜八歲能詩。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水部郎。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見南史。

復齋漫錄云。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遶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詩。明隨漢東蚌。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闕。蓂落獨輪斜。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暈灰而暈缺。故子美晚月詩。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苕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池塘生春草。則謝康樂也。澄江靜如練。則謝宣城也。庭前秋葉飛。則柳吳興也。風定花猶落。則謝元貞也。鳥鳴山更幽。則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則薛道衡也。楓落吳江冷。則崔信明也。庭草無人隨意綠。則王胄也。凡此皆以一句名世者。溫庭筠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有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杜荀鶴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韋蘇州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孟浩然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賈島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張祜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周朴有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劉錡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楊黎州有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寇萊公有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徐鉉有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趙師民有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魏野有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悟清有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惠崇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夏英公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蔡天啓有柳間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秦少游有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陳無己有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徐俯有春衣輕有罪。入水淡無痕。若題詩。如楊巨源有煙煙漆柳重。宮漏出花遲。臨元發有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以至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王維也。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乃趙嘏也。解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作奇兵。乃韓偓也。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乃崔塗也。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乃唐彥謙也。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乃鄭文寶也。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乃錢惟演也。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乃王隨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乃晏元獻也。珠簾細雨迢遞日。柳絮梨花寂寂春。乃周式也。舳艫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乃楊大年也。長楊獵罷寒熊吼。太液波閑瑞鵠飛。乃宋莒公也。龍帶晚煙離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陽。乃王文穆也。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乃丁晉公也。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閒。乃韓魏公也。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乃錢昭度也。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乃謝裝山也。海鷗未磯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乃王平甫也。收取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乃李綱也。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乃陳從易也。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鉤新月破黃昏。乃孫莘老也。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乃謝師厚也。黃尖食破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乃梅聖俞也。步頭雞籠開金餅。水面沉臥彩虹。乃蘇子美也。斜日半竿眠犢晚。春波一望去鳧寒。乃張文潛也。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

北枝。乃王康功也。鄭谷詠海棠云。穠豔最宜新著雨。妖嬈全在欲開時。林逋詠梅花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王禹玉上元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宋子京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王君玉聞角云。隴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盛文肅雪云。若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凡此。皆以一聯名世者。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此韓翃也。銀河淡淡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天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此崔魯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此李商隱也。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此薛能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也。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此劉夢得也。芳草和煙暖更青。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羅鄴也。鳴骹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此柳如京也。平沙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此陳文惠也。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此張文定也。築壇拜日恩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若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此錢昆也。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此范文正也。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閒拂塵埃看畫牆。此王仲至也。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父也。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此華亭船子也。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元眞子也。迴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此暢諸也。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此王之渙也。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不到劉伶墳上土。此李賀將進酒也。并白樂天琵琶行。盧仝月蝕詩。杜牧之華清宮詩。石曼卿籌筆驛詩。郭功甫金山行。皆篇長不錄。凡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敍其梗概如此。若唐之李杜韓柳。本朝之歐王蘇黃。清辭麗句。不可悉數。名與日月爭光。不待摘句言之也。其餘詩人佳句尚多。猶恐一時記憶有遺忘者。繼當附益之。

東觀餘論云。僕去冬嘗就焦山下瘞鶴銘缺石。考次其文。其不可知者闕之。其文首尾似粗可讀。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illegible]而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耳。蓋印書者傳此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此數字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眞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案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卽瓚書。誤矣。

苕溪漁隱曰。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跋陶華陽帖云。隱居書故自人流。其在華陽。得華陽許三眞跡最多。而學之。故弱遠淡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世有書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楊瑕瑤作奏章稿。與前一書雖眞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書。比之鍾王爲未成就。然神韻閒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賢梁謂其高爽自然。逸勢茂舉。頗近質云。黃伯思此跋。稱賞宏景書如此。故以瘞鶴銘爲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宏景書。未敢遽以爲然。姑俟識者辨之。

金石錄云。瘞鶴銘題華陽眞逸撰。莫詳其爲何代人。集古錄云。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余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苕溪漁隱曰。集古錄云。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眞人。晚號華陽眞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云。按潤州圖經。以瘞鶴銘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怪。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第蘇子美黃魯直皆以此銘爲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子美詩曰。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不可名貌。以此觀之。道教經良非右軍筆書也。若瘞鶴銘。斷爲右軍書。使人不疑。如歐陽詢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繼得瘞鶴銘彷彿者。惟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王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歲已自稱眞逸也。又未嘗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書刻。字畫頗全類此銘。不知卽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因嘗親至彼觀。疑卽瓚書也。下有云。黃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漫附於後。姑俟識者折衷之。

苕溪漁隱曰。予讀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習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讀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邪。

復齋漫錄云。吳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賦刻燭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又送鄭二還江陵詩。文旗遷錦纜。白馬出江城。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

陶靖節

苕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

龜山語錄云。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以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然予觀梁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眞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苕溪漁隱曰。示周掾祖謝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苦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云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澤令。去官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

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苕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復齋漫錄云。淵明詩。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是不重身後名也。及作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是欲名彰也。二意相反。不如張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藝苑雌黃云。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穆公信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於古今。苕溪漁隱曰。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龜山語錄云。內翰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非周。然以江山吐吞。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鳴號。爲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苕溪漁隱曰。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嘗反復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居。吾何羨焉。步止於蓽門之裏。則朝市聲利。我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我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我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復齋漫錄云。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者賚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謂妻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曰。今日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又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語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故皆嗤爲亦曰。古人以容膝爲安。蓋指此也。一以爲北郭妻。一以爲於陵妻。未知孰是。淵明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詎以爲語出於陶。蓋不深考者也。

許彥周詩話云。彭澤歸去來辭云。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復齋漫錄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詩。有以甲子題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有晉未禪宋。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余觀南史淵明傳。亦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

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矣。

藝苑雌黃云。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先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是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淵明集第三卷首已嘗辨此說爲非是。如少游者。尚惑於五臣之說。其他可知。

苕溪漁隱曰。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槖。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知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情鍾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是乎。

苕溪漁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尚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爲庾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入及爲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六十有六。

許彥周詩話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彭澤集中。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四

李太白

六朝事迹云。謝安墩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尚存。謝安與王羲之嘗登此。有超然高世之志。太白將營園其上。乃作詩曰。晉室昔橫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鬬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蹙中原。哲匠感頹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反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佳樹。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

曾子固云。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

萬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終以瑣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望廬山瀑布絶句云。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絶句多矣。

法藏碎金云。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靑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眞心。曠劫斷出沒。又貫休山居詩。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如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毳袍。予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韻。名曰天樂。予故以所聞靈響。目爲天籟。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詰也。

復齋漫錄云。太白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按世說山公稱叔夜岩岩若孤松之獨秀。至其醉也。若玉山之將崩。戴逵酒讚云。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頹。

苕溪漁隱曰。樂府雜錄云。笛者。羌樂也。古曲有折楊柳。落梅花。故謫仙春夜洛城聞笛云。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杜少陵吹笛詩。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王之渙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皆言折柳曲也。

復齋漫錄云。古曲有落梅花。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余意不然之。蓋詩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笛則梅落。其理甚通。用事殊未爲失。且如角聲有大小梅花曲。初不言落。詩人尙猶如此用之。故秦太虛和黃法曹梅花云。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者是也。古今詩詞用吹笛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爲失。則落梅花之曲。何爲笛中獨有之。決不虛設也。故李謫仙吹笛詩。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觀胡人吹笛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或旻聞笛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魯直從王都尉覓千葉梅詩云。落盡戲作嘲吹笛侍兒云。昭華得脫帽。看髮已微霜。催盡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張子野詞云。雲輕柳弱。內家髻子新梳掠。天香眞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脣淺破桃花萼。倚樓人在欄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梅落。摭遺載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晁次膺塡入水龍吟詞云。最是關情處。高樓上一聲羌管。仗何人說與。爭如留取倚欄看。孫濟落梅詞云。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泛觀古今詩詞用事一律。可見復齋妄辨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至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元暉。休道澄江淨如練。王文海云。鳥鳴山更幽。至介甫則云。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蓋不欲沿襲之耳。

復齋漫錄云。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不肯

竊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詩。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太白爲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苕溪漁隱曰。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題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集中無之。

法藏碎金云。予記太白有詩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愛孤明月。何必秉燭遊。余謂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

東觀餘論云。水從銀漢落。山遶翠屏新。太白詩也。藏其書之。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齋漫錄云。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改爲鏡湖耳。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鏡始是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或以爲小說所記。以爲軒轅鑄鏡於此得名。非也。太白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淸霜鏡曉。濤白雪山來。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侯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尙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復齋漫錄云。前漢趙飛燕既立爲皇后。寵少衰。女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後見唐王叡松窗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太白爲新詞。有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乃知昭陽之語。世所傳者誤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宮詞云。梨花白雪香。子美詠竹云。風吹細細香。二物初無香。二公皆以香言之。何也。太白有句云。金龜換酒處。子美有句云。金魚換酒來。世言換酒必曰金貂。殊不知二公有金龜金魚之異名。

杜苑雌黃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即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魯酒白海少。雁度靑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之句也。予嘗攷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向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略不見此何也。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以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洪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白之從永王璘。

當由道脅不然，塓之狂悖猖獗，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塓之難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宋若文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嚱，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羲叟爲余言，皆嘗嗤而辨非是，宜言咄喏而辨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苕溪漁隱曰：蘇子瞻，蜀人也，作後赤壁賦云：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賦云：嗚呼噫嘻，我言夸矣。皆用此語。

東觀餘論云：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

山谷云：題白兆山詩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岩，得憩雲窗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還。余聞士大夫傳白兆山僧重素即岩下作桃花庵，素曰：桃花庵不難作，但恨無李白耳。今彥顒乃欲鑿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旁，以待冠蓋之遊者，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邪。爲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則不廢，椎鼓升堂，豈可點計世無李白邪。素若有詒，可并刻之。彥顒安陸李楷也。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草創大還詩云：彷彿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煉丹之法，至寂窗塵，丹砂妙藥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五

杜子美一

東坡云：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知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皋雜錄云：有問荊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苕溪漁隱曰：職林云：補闕拾遺，武后垂拱中置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後尤爲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故岑參寄左省杜拾遺云：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老杜答岑補闕云：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正謂此也。

文昌雜錄云：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東省門下也，鸞臺在焉，鳳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唐朝則有故事，又恐是時政事堂適在左省也。苕溪漁隱曰：按裴炎傳云：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元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子美於肅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作退朝詩，其言鳳池，誠有所據，知其不誤也。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庭惟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復齋漫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沾奉引，佳氣拂周旋。奉舒嚴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云：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老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予以雲卿之詩，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復齋漫錄云：張華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後士人呼爲木屐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故子美泊松滋江亭云：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下峽云：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送李功曹之荊州云：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又所思云：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夔府詠懷云：音徽一柱數。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是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以充糧食，故老杜云耳。僧惠洪則曰：黃獨，芋魁之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此語殊謬。惠洪徒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懸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安得云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爲黃精矣。復齋漫錄云：送李八祕書云：對敵抏士卒，乾沒費倉儲。不曉對敵抏士卒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抏挫也，五官切，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題鄭十八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今世注杜詩乃謂方朔爲太白星精，余以注所引非是，按班固武帝故事云：上至海上，考竟諸道士尤妖妄者百餘人，西王母遣使曰：欲見神人，而先殺戮，吾與帝絕矣。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問使者，云：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間，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西京雜記亦云：夏侯孝若讚云：神變造化，靈爲星辰。葛洪神仙傳亦云：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劉向列仙傳云：華山絕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故望嶽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樂府解題云：武王伐紂作歌，使士習之，號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名。故題瀼西草堂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注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諸將詩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按唐中

宗時。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仁愿後封韓國公。故杜云爾。

藝苑雌黃云。凡王室中否而復興。謂之中興。周宣之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字陸德明釋文。張仲切。徐安道音辨。只作平聲讀。然古人用此。或作平聲。或作去聲。如杜陵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云。言皆在中興。此類皆作去聲用。如杜陵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云。身閑不覩中興盛。此類皆作平聲用。

東皋雜錄云。詩孫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釋文。張仲切。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古人留意音訓如此。又嘗見人讀白頓音遇炎。偏閱漢書。無此音。後出皆音義。又曲逆音句遇。亦出文選注功臣贊中。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臧聲又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聯。呂居仁詩云。謝安肯爲蒼生起。早爲吾君了中興。皆張仲切。用中興字也。

許彥周詩話云。北征詩。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或誅太真。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倘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復齋漫錄云。王叡炙轂子云。夏商以草爲屣。左氏曰。屝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著。故述懷云。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爾雅注云。鸊鵜似鳧而小。膏中瑩刀。續英華詩。有馬嘶霜葉劍。瑩鸊鵜膏。故子美贈張卿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鸊鵜。又大食刀歌。鐫錯碧罌鸊鵜膏。鋩鍔已虛秋江濤。江總莊嚴寺碑。俯看鸞龍。彩徹玻璃之宮。遙拖宛虹。光徧水晶之域。故宿贊公房云。身在水晶域。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略曰。大秦國以水晶爲屋柱。故曲江對酒云。水晶宮殿轉霏微。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故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高昌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織以爲布。甚軟白。見南史。故贊公房詩。光明白疊巾。

藝苑雌黃云。世人言度苑者。多作徒故切。謂歌曲也。張平子兩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皆作徒故切讀。考之前漢元帝紀贊云。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顏注。度音大各切。則與張平子杜詩所言度曲異矣。而臣瓚注則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則又誤以度曲爲歌曲。夫度曲雖有兩音。若議元帝紀。止可作大各切。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其意正與元帝紀相合。藝苑雌黃云。東坡嘗言。竹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焉而翻萬象。卻浮空而留六龍。萬舞凌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予謂此數語。乃出杜陵三賦。謂之無韻可乎。竊意東坡所謂無韻者。蓋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苕溪漁隱曰。少游嘗有此語。藝苑以爲東坡誤矣。

東坡餘論云。宋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年纔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文妃卒非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婿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壯年所作。豈得序稱白

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宋君不考立碑年。但考其葬年。故誤爾。宋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梓川。定後還成都。卽浮江東。欲適吳楚。按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皆舛誤。

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余初讀杜子美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偶得石本錄。其文詞高古。眞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爲一章。狄梁公相爲一章也。

許彥周詩話云。詩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唐史云。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唱和。其詩有綰霧青絲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其意。而語句體格脈絡。蓋可謂入宗而取法矣。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六

杜子美二

藝苑雌黃云。題元武禪師屋壁云。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注。虎頭借相也。又送許八拾遺歸江寧省覲詩序云。甫昔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像。詩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云。虎頭。維摩相也。攷之南史夷貊傳。師子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像畫圖。世人號之三絕。所謂虎頭。卽長康耳。注家不曉其義。或云僧相。或云維摩相。良可哂笑。杜位宅守歲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淳詩話補闕云。舊本作守歲阿咸家。按杜位。子美姪也。當以阿咸爲是。故東坡有除夜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鴉櫪馬鬭喧譁。正用杜詩。則知今本作阿戎者誤。余又攷之子美。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已如銀。則位恐所謂阿咸也。

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州。蓋子美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閻立本之下。余乃悟山水障歌云。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史記騶衍著書。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

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昔青敍記舊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虛冢之區，紫宸游鶉鶵之穴，唐亦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故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亭。

許彥周詩話云：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荊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烟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苕溪漁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風二篇，尤爲超絕，荊公東坡二詩，悉錄於左，時時哦之，以快滯懣。少陵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眞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靑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靑鞋布襪從此始。戲題王宰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荊公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時濯足瀟湘浦，獨上九疑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隴連岡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囊楮。東坡題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云：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淸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淸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東觀餘論云：余得子美詩集，頗與今行蜀本小異，如忽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宜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者尙多。

東坡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淸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卽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苕溪漁隱曰：子美秋雨歎有三篇，第一篇尤感慨，必東坡所書者，云：雨中百草皆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藝苑雌黃云：杜陵詩多言花門，喜聞官軍臨賊詩，花門騰絕漠，柘羯渡臨洮，又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又即事詩：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卻非。又遣憤詩：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又有留花門一篇云：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皆回鶻爲花門，注家不言其義，予以唐地理志攷之，甘州山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西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

東北千里至回鶻牙帳，故謂回鶻爲花門也。

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膠牙餳，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菓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假花雞毬、鏤雞子、千推蒸餅、餳粥，四月八日則有餻糜，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穿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雞燕生菜，今歲時遺間略同，但餻糜、結杏子、點炙杖子今不行爾。杜甫春日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耐寒。重陽詩：茱萸賜朝士。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如此之類甚多，略舉記當時所重者也。

苕溪漁隱曰：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摩詰九日憶東山兄弟云：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將頭上髮，學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類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一，命意不同，後人用此爲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別用之，方得爲善用故實也。子美九日又有詩云：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此在蜀中作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九日詩云：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詞云：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呂居仁詩云：尙惜故人輕作別，亂山深處過重陽。又詞云：知饒殘菊一枝黃，已是亂山深處過重陽。皆兩用之，詩意脈絡貫穿，並優於詞，但居仁以殘菊於重陽言之，此一字爲病。

苕溪漁隱曰：呂居仁云：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成篇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爲此語也。余觀謝無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四絕，然則居仁所云，後託無逸綴成，前一聯詩，蓋非是也。無逸四絕，今錄三絕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靑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雁不成行。

苕溪漁隱曰：寒食詩，古人多用餳字，九日詩，未有用餻字者，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九日詩云：老頭未易著潛香，折取蕭蕭滿把黃，歸去乞錢煩里社，買餻沽酒作重陽。東坡云：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佳月涼天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月九日詩云：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餘香白露乾，色映靑松高。

苕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不獨嶺南爲然，蓋菊性耿介，須待草木搖落，方於籬中獨秀，故淵明詩云：黃菊開林耀，靑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此論其理也。

復齋漫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尙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乃知子美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唐人素有此語。

復齋漫錄云：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故子美詩：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後漢吳漢亡命在漁陽，會王郎起，漢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故子美詩：漁陽突騎猶精銳。又漁陽突騎邯鄲兒。劉劭趙都賦云：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棠溪魚腸，丁令角端。故重過何氏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唐楊巨源上劉侍郎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

沉檜、古詩云、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杜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者、蓋取此也、

苕溪漁隱曰、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此詩敍書之顛末可謂詳盡、後人筆力豈能到此、而嶧山碑棗木傳刻之語、尤爲人所取信、往往引以爲證、故集古錄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事、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家、刻石置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摹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以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搨、然由來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爲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與泰山之梁山刻石、集古錄以爲非真、又云麻㳂、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失真者邪、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東坡賦墨妙亭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蓋東坡學徐浩書、浩書多肉用筆圓熟、故不取此語、殊不知唐初歐虞褚薛、字皆瘦勁、故子美有書貴瘦硬之語、此非獨言篆字、蓋真字亦皆然也、

苕溪漁隱曰、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云、我昔遊梓州、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唐史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余觀法帖載褚遂良帖云、與遂良報薛八侍中、則稷之外家乃褚氏、而唐史云魏氏者何邪、

金石錄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余皆得之、其筆法亦絕不工、非韓蔡比也、

東觀餘論云、逵加八分文學詩、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頗領、峻疾運鎚鏈、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鼎峙、元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顏誠奇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非虛稱之、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

許彥周詩話云、齊梁間樂府詩、護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邪、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七

杜子美三

藝苑雌黃云、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食蒲萄、殊美、陳昭曰、作何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善體物、何不言似生荔枝、荔枝之味、果中之至珍、蓋有不可名言者、故蔡君謨云、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魏文帝方之蒲萄、世譏其謬、庾信亦復有此語、彼廣志謂子如石榴、其謬愈甚、唐人形於賦詠者頗多、然亦未始過夫真荔枝、故張曲江作荔枝賦、是南海郡荔枝耳、白樂天作荔枝圖序、是巴峽間荔枝耳、杜子美詩所謂紅顆酸甜只自知者、是渝戎荔枝耳、

遯齋閑覽云、荔枝譜稱漢初南越王尉佗以備方物、和帝時交趾七年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言及閩中者、今廣南夔梓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其名未著、今莆陽爲天下第一、然閩中佳者、六月方熟、其四月熟者、謂之火山荔枝、東坡有四月十三日食荔枝詩、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予謂之未嘗不愛其體物之工、然其後云似聞江鰩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意東坡未嘗到閩中、亦不識真荔枝、其曰四月十三日、是特廣南火山者耳、故其比類僅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荔枝譜又云、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按寰宇記云、嶺表錄梧州府對岸西火山、山形高下大小如桂林獨秀山、山下水澄潭深無底、其火每三更夜見於山頂、一更初見火起、照其頂、如野燒、甚者廣十丈餘、食頃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照於上、上有荔枝、四月先熟、以其

地熱故爲火山也沈佺期詩身經火山熱顏入瘴鄉低即此山也予按宋之問集有早發韶州一聯云身經火山熱顏入瘴江消恐非佺期詩蓋寰宇記之誤苕溪漁隱曰東坡四月十三日初食荔枝詩注云予嘗謂荔枝味厚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瑤柱河豚魚近之耳又曰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客皆笑其陋實無所似也僕曰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此可謂善於比類者若魏文帝庾信之論蒲萄乃至謬耳藝苑雌黃殊無鑒裁遂言東坡比類但與魏文帝庾信輩同科若言閩廣荔枝高下不同則可若言東坡不善比類則不可也

復齋漫錄云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貴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焉故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楊妃外傳爲南海杜詩亦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是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張君房脞說以爲忠州何邪當有辨其是非者

苕溪漁隱曰余觀蔡君謨荔枝譜云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召大官省之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時詩人多所稱咏此張九齡賦之以托意又東坡荔枝歎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皆以荔枝天寶時貢自涪州二公著譜作詩意欲傳於後世其致之必審不應有誤蓋唐都長安視涪州爲正南荔枝由子午谷路進入唐志云南方杜詩云炎方悉指其方而言之也若病橘詩妃子外傳以爲南海則道里遼遠所記必誤復齋信以爲然過矣荔枝譜又云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自巴蜀蓋涪忠二州俱爲巴蜀之地境土相接白居易嘗刺忠州以其地多產荔枝形於篇什又圖而序之余意君房脞說因此遂言忠州也居易序云荔枝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變去矣余頃在閩廣驗此語信然矧傳置之速腐敗之餘烏能適口也哉

苕溪漁隱曰東坡荔枝詞云閩溪珍獻過海雲帆來似箭玉坐金盤不貢奇葩四百年輕紅釀白雅稱佳人纖手擘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荔枝譜云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冢今在城東報國院冢傍猶有此樹譜中又有將軍荔枝云是五代間人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東坡云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餘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詩云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傍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徧鈴下也到黑衣郎豈將軍之號偶爾同之邪

藝苑雌黃云漢儀顓頊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爲小鬼善驚小兒故韓退之有遣瘧鬼詩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又云咨

汝之胄出門戶何縱縱祖軒而父頊未沫於前徽而其後又有湛湛江水濟歸居安汝妃之語蓋本於漢舊儀也世傳杜詩能除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痾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曰鄭廣文妻病瘧子美令取予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愈矣此殊可笑借使瘧鬼誠知杜詩之佳亦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吐之間爲哉觀子美有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復齋漫錄云子美初月詩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云玉坐應悲白露團按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團庾信挹得宵臺露詩唯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復齋漫錄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鄭忠臣乃引茂陵玉盌爲據少陵豈以玉盌爲金盌哉蓋指盧充幽婚事也

藝苑雌黃云諸將內一聯云昨日玉魚蒙地葬早時金盌出人間注說金盌取孔氏志怪盧充事博見杜詩拾遺亦用此說以予考之非也南史沈炯傳云炯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杜蓋用此語也陳無己詩初聞橘山迸弓劍寧知玉盌人間見苕溪漁隱曰二說當以盧充幽婚事爲是蓋有金盌之贈若沈炯事乃是玉盌又引無己詩爲證尤無謂也

藝苑雌黃云荊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世謂織女牽牛聚會之日晉傅元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織女牽牛會天河此則其事杜公瞻注云此出於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說者以爲二星有名無實即古詩所云織女無機杼牽牛不負軛豈復能爲夫婦歲一聚會乎史記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則是河鼓牽牛大同小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李巡注云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郭璞注云今荊楚人呼牛星爲擔鼓此則河鼓之據夏小正言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十月織女正北向此皆據星也亦無會合之文近代有此說耳曹植九咏云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吾子兮來不時注云牽牛爲夫織女爲婦各處河之傍七月七日得一會同古歌辭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語訛所致漢武帝於昆明池中作二石人爲牽牛織女象蓋欲神異其水比方河漢班固賦云左牽牛兮右織女似天漢之無涯雖不云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爲夫婦之象天道深遠所不敢言也又歲時記言緯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言雖不經有足爲怪齊諧記亦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焉此類皆不足信故杜詩云牽牛處河西織女出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詎相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逢蓋亦不信有此事也世傳又有烏鵲塡河成橋與夫乞巧穿針之事皆無可據河鼓與牽牛史記以爲二星爾雅以爲一星河字又或作何苕溪漁隱曰文選注云織女一名天女孫柳子厚乞巧文云今茲孟秋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余嘗和人七夕詩云

乞巧筵前玉露秋。一鉤涼月掛西樓。人間百巧方無奈。寄語天孫好罷休。

復齋漫錄云。文選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梁劉孝儀詠織女詩。欲待黃昏至。含嬌渡淺河。隋江總七夕詩。婉孌期今夜。飄飄渡淺流。王讓七夕詩。天河橫欲曉。風鴛儼應飛。故杜子美天河詩。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中。多以兄弟爲友于。以日月爲居諸。以黎民爲周餘。以子姓爲詒厥。以新婚爲燕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狃俗之過邪。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詒厥無基址。又云爲爾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于友于。不忍恩絕。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尤多。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頃有人年七十餘。置一侍婢。年三十。東坡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得無類是乎。苕溪漁隱曰。友于之語。自陶彭澤已自承襲用之。詩云。一欣侍溫顏。再見喜友于。然則少陵蓋承之也。且歇後語。蘇黃亦有之。蘇云。伯時有道眞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黃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然黃集此句對偶甚工。後山以爲奸而反嗜之。不以爲病也。又遯齋閑覽云。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求詩。東坡問翁年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年幾何。曰三十。戲作八句。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今藝苑以爲有人年七十餘沉侍婢。仍竄易其詩。記事之誤。有如此。當以遯齋爲正。復齋漫錄云。唐宰相鄭綮爲詩好歇後句。行第五。時人呼爲歇後鄭五。今人無有蓄其詩者。惟舊史載其一聯云。只有兩行公廨淚。臨行灑向渡頭風。眞俳詞也。後之文士。不復作歇後體。以其非雅正。獨石曼卿因登第後。爲例受三班借職。賦詩一首。所謂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是也。韓子蒼云。唐人詩。落花滿地寂寥紅。獨有離人萬恨中。回首池塘總無語。手彈珠淚與東風。緊之意。此之意也。而詞語頓異。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太宗相者見之云。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眞氣驚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八

杜子美四

藝苑雌黃云。月令仲夏之月。反舌無聲。蔡君謨以反舌爲蝦蟇。段柯古已譏其非矣。殊不知反舌。百舌鳥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之反舌。張籍集中有徐州試反舌無聲詩。破題云。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則其爲百舌明甚。許愼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盛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朝野僉載云。百舌春囀夏止。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物之相感也。古今詞章中多取此以況人之巧言者。故老杜詩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苕溪漁隱曰。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隨春暉。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高下飛。此語蓋與許愼及僉載二說相符矣。

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云。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衡州詩。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詩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當有味此而泣者也。

復齋漫錄云。李濟翁資暇錄。謂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也。非花藥之欄。有不悟者。以籬架蔽圍爲切對。不知其由。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子美詩。常恐沙崩損藥欄。及乘輿還來看藥欄之意。苕溪漁隱曰。復齋乃承資暇集之誤。引此以證子美詩。今以漢史宣帝紀考之。地節三年。詔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折竹以繩綿

綿連族累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禁御李濟翁殊不審細乃以禦爲樂遂穿鑿爲說復齋從而信之皆過矣且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藝苑雌黃云世說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蓴羹得鹽豉尤美故子美詩云豉化蓴絲熟梅聖俞詩云剩持鹽豉煮紫蓴又紫蓴豉煮香味全山谷詩云鹽豉欲催蓴菜熟蓋謂是也作晉史者取世說之語而刪去兩字但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故人多疑之或言千里未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遙或言蓴羹必鹽豉乃得其眞味是皆不然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爲羹其美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至故云但未下鹽豉耳子美又有別賀蘭銛詩云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岷下對千里則千里爲湖名可知酉陽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蓴

復齋漫錄云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也西清詩話以子美詩獨得其詳而史爲疎略然以余考之房杜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爾如晦耳至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史爲誤也

詩說雋永云張氏嘗于中壼織綫縝夾中得吳越人寫本杜詩諱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等絕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卻釣魚船苕溪漁隱曰此詩淺近決非少陵語庸俗所亂不足憑也

苕溪漁隱曰世有碑本子美畫像上有詩云迎旦東風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髯鬚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工夫畫我無子美決不肯自作贊集中亦無之必好事者爲之也李太白戲子美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李翰林集亦無此詩疑後人所作也

東皋雜錄云杜詩闌風伏雨秋紛紛伏乃仗字之誤闌珊之風冘仗之雨也苕溪漁隱曰世說王忱求簟于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冘東皋此長字爲是兼韻去聲與冘字同音杜詩舊本作長雨長作雜錄謂伏乃仗之誤非也

藝苑雌黃云遮莫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偏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同雙鬢遮莫鄰雞唱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紱元微之詩從茲能馳騖遮莫寸陰斜東坡詩芒鞋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洪駒父詩閉非爭道未得去遮莫城頭日西沉皆用此語

東坡云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苕溪漁隱曰余以唐書考之蕭至忠未嘗歷京兆尹王原叔杜詩注以謂蕭望之嘗爲左馮翊後被譖自殺復齋漫錄亦謂如此疑坡誤也

藝苑雌黃云夔府詠懷詩有卜羨君平杖之語攷之漢史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雖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各因其勢道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所言止此而已卽未嘗言杖注家引阮宣子百錢掛之杖頭爲解與君平全無干涉豈杜陵之誤歟

復齋漫錄云從人覓胡孫許寄詩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題意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何邪

藝苑雌黃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于論交其投贈哥舒翰云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李戟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愼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相反若是哉概之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

藝苑雌黃云東坡次王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榿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徑尺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又木山詩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榿木可行樵榿字人少有識者遍尋字書亦皆無之蜀中多此木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爲丘宜切按介甫絕句所謂木有榿者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爲是也按杜陵有憑何十少府邕覓榿木栽詩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榿爲薪三年可燒又堂成詩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注云榿木下材止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復齋漫錄云崔豹古今注云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塞則擁塞夷狄也徼遶也免使中國也千字文雁門紫塞鮑昭蕪城賦北走紫塞雁門故子美詩旅雁上雲歸紫塞又紫塞事論尙有籍又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觀李尙詔司馬錦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槎相並坐仙老暫相將前輩引張騫爲證非也余按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年一週天名貫月槎又名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解道康齊地記云齊有不夜城蓋古有日夜中照于東境故萊子立此以不夜爲名方悟子美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苕溪漁隱曰東坡雪後詩云風花誤入長安苑明月長臨不夜城蓋取諸此

許彥周詩話云飯抄雲子白雲子雨也言如雨點爾出句子雲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礫狀如米粒圓白云雲子石也又云萬里名士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斷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折暫離披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斷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苜蓿也

李伯紀杜工部集序云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特以多事未能也武陽黃長睿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法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本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至德大歷干戈離亂之際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于詩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罹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犂然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既未爲多遺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寫者不可勝數矣苕溪漁隱曰子美詩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改正王內翰注杜工部集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繆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論則縉雲鮑彪也不知余所未見者更有何集繼當訪之若近世所刊老杜事實及李歜所注詩史皆行于世其語鑿空無可考據吾所不取焉

元稹云，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唐虞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之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閒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千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嬌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苕溪漁隱曰，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贊，蓋本少游作進論，實本元稹之說，意同而詞異耳。子京贊云，唐興，詩人承隋陳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口，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于文章少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少游進論云，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邪。

苕溪漁隱曰，豫章先生傳載在豫章外集，後不知何人所作，初無姓名，其傳贊敍詩之源流，頗有倫理，贊云，自李杜殁，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興比自名者，然格下氣弱，無以議為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于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鬭葉為工，號稱西崑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陽公稱太白為絕唱，王文公稱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九

王右丞

復齋漫錄云，送元二安西絕句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為畫，謂之陽關圖，予皆以為失。按漢書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圖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山谷題此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苕溪漁隱曰，右丞此絕句，近世人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關，用詩中語也。舊本蘭畹集載寇萊公陽關引，其語豪壯，送別之曲，當為第一，亦以此絕句塡入詞云，塞草煙光闊，渭水波聲咽，春朝雨霽輕塵斂，征鞍發，指青青楊柳，又是輕攀折，動黯然，知有後會甚時節，更盡一杯酒，歌一闋，歎人生最難歡聚易離別，且莫辭沈醉，聽取陽關徹，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東坡取蘭畹集，不載此詞，何也。

苕溪漁隱曰，摩詰山中送別詩云，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蓋用楚詞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此語用事也。余舊見一小詩，不知誰人作，云，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楊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古樂府有折楊柳云，山成攀折處，惟言久別離。又云，攀折思為贈，心期別路長。又云，山中無別意，併是為相思。皆言折柳以寄相思之意，不言其歸，則前詩用事為未盡善也。李賀致酒行云，主父西遊困不歸，家人折斷門前柳，亦與古樂府同意。

苕溪漁隱曰，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閑適於其間也。

蔡天啓云，余爲汝南學官時得疾，臥直舍，高符仲攜輞川畫示予曰，閱此可以愈疾，予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苕溪漁隱曰，唐自四月一日，寢廟薦櫻桃後，頒賜百官，各有差，摩詰詩，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退之詩，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寫未停，二詩語意相似，摩詰詩渾成勝退之詩，櫻桃初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

苕溪漁隱曰，予舊見郵亭壁間題云，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亦有佳思，不知何人詩，後讀王維集，乃王維別輞川別業詩，附在集中。

山谷老人曰，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摩詰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故知此老胸次有泉石膏肓之疾。

韋蘇州

復齋漫錄云，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漸寒，畢詞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陪王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照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於此。

白樂天云，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

金石錄云，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以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爲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今世以爲碓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掘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易剝缺，又往往爲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到，文忠公亦謂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苕溪漁隱曰，韋蘇州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澀，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云，喘逶迤，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石鼓歌云，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一作）刻留山阿，退之初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錄云，至于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此蓋原蘇州之歌而云爾，蘇長公鳳翔八觀石鼓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蝌蚪，亦原于蘇州也，黃太史云，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髣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

東里雜錄云，唐開元四年，偃師人畊地，得古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考圖經，比干墓也。苕溪漁隱曰，蘭亭絳帖，賜書堂帖，皆有此篆文，余深愛其奇古，諦玩無斁。

苕溪漁隱曰，余觀詛楚文，茫然初不知其端末，及讀集古錄金石錄跋尾，蘇長公詩，然後知之，集古錄云，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校，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槐，頃王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數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王，然熊相之名，理不宜謬，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也。蘇長公云，詛楚文碑獲于鳳翔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非祈年觀之故基耶，詩云，峥嶸開元寺，彷彿祈年觀，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數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圉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遂殺千歲後，發此一笑粲，金石錄云，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廨，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於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於洛陽劉氏，秦以前遺跡見於今者絕少，此文皆出於近世，而刻畫完好，文詞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黃魯直學士，皆以今文訓釋之，然小有異同。

司空圖曰，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寒澁無可置才，而亦爲體之不備也。苕溪漁隱曰，東坡云，司空圖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此語與前語不同，蓋東坡潤色之，其語遂簡而當也。

苕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蘇州爲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許彥周詩話云，韋蘇州詩，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孟浩然

苕溪漁隱曰：詩句以一字為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石成金也。浩然云：「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二字，亦焉得而為佳句哉！如六一居士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論，各以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或云度，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余謂陳公所補數字不工，而老杜一『過』字為工也。」又如鍾山語錄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便是小兒語也。『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兩字工夫。」觀此，則知余之所論，非鑿空而言也。

復齋漫錄云：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遙望長安薺。』此耳學之過也。」余因讀浩然秋登萬山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眞得詩意。

苕溪漁隱曰：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不若岑參巴南舟中即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語簡而意盡，優于孟也。

許彥周詩話云：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載者也。

皮日休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風，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用者也。北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先生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淸，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濕寒塘草，月映淸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淸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眾，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旣慕其名，親其貌，蓋思文王則嗜昌歜，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苕溪漁隱曰：「露濕寒塘草，月映淸淮流」，此以為謝朓詩，東觀餘論以為何遜詩，東觀見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為謝朓詩，恐誤也。

許彥周詩話云：六朝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者。退之云：「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苕溪漁隱曰：山谷道浩然畫像詩，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盡，乃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非杜尺，襄江渺渺泛淸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幾秋，後來誰復釣槎頭。」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

韓退之

苕溪漁隱云：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史書不載所由，以其詩考之，亦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所謂『伾文未擒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也。」余閱洪慶善韓子年譜，然後知寬夫詩話之謬也。年譜云：「貞元十九年，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進學解云：「暫為御史，遂竄南夷。」祭張署文云：「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跡，余戇而狂，年未三紀。」又云：「我落陽山，以尹鼯猱。」歲弊寒兇，雪虐風饕，縣齋有懷云：「指辰在丁，鍛翮時方蜡。」蜡祭十二月也，旋在丁，其奏疏之日乎。史云：「上章數千言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今不傳。寄王翰林詩云：「升疏移閤門，為忠寧自謀，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司空即杜佑，是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宗元、禹錫與公同為御史，劉柳方猶用，則公被黜宜矣。

苕溪漁隱曰：昌黎集中酬贈張十一功曹署詩頗多，而署詩絕不見，惟韓子年譜載其一篇云：「九疑峯畔二江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簡趨朝曾並命，蒼梧左宦亦聯翩，鮫人遠泛漁舟火，鵩鳥閑飛霧裏天，渙汗幾時流率土，扁舟西下共歸田。」照與退之同為御史，又同遷謫，故詩中皆言之。退之答張詩云：「山淨江空

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筍，躑躅初開艷艷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又有祭署文云：我落陽山，君飄臨武，君止於縣，我又南踰，臨武屬郴州，在陽山之北，二詩皆此時作也。

藝苑雌黃云：退之有示姪孫湘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余按西陽雜俎言：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紫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窠，覆紫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填坑，白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分明，乃韓出關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段成式所載如此。及觀劉斧青瑣，亦記此事云：湘落魄不羈，公勉之令學，皆作詩獻公，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之曰：汝能奪造花之工，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數朵，細視之，花葉間有金字，乃詩一聯，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貶潮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嗟歎久之，命筆續成全篇。二說不同，如雜俎之言，則花上一聯乃韓公舊作，如青瑣之言，則花上一聯本非韓公語，韓特續成之耳。雜俎言指堦前牡丹，治其根，青瑣言聚土覆盆種花。二說不知何者為是。竊意段成式當時蓋有所受之，劉斧特竊其說而已。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使君要見藍關詠，須倩韓郎為染根。正用西陽雜俎故事。又按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嘗醉歌云：琴彈碧玉慘，爐煉白丹砂。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則此詩亦非韓湘作。韓子年譜云：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

下昌樂瀧。又云：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旬，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歐陽文忠公云：韶州圖經，樂昌縣西一百八十里，武溪據湍激石，流數百里。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其俗謂水湍峻為瀧。劉仲章者，前為樂昌令，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俗俗所傳如此，韓集不誤也。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音，問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詩，後往往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坡論之，少為退之寃。

古今詩話云：昵昵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怨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留行。回首暮雲遠，飛絮攪青冥。眾禽裏，真彩鳳，獨不鳴。躋攀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煩子指間風雨，置我腸中冰炭，坐起不能平。推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曲名水調歌頭，東坡居士聽琵琶而作也。其都野人曰：此詞句外取意，無一字染著，後學卒未到其閫域。反復味之，見居士之文探竊處。昵昵兒女語，取白樂天小絃切切如私語意。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流行，便是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推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則又翻江州司馬青衫濕公案也。予瞻凡為文，非徒虛語。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之句，皆自驗耳。後人吟詠，思而不得，既得之，為題詣輕，不擇點化者多矣。苕溪漁隱曰：東坡

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取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隱括，使就聲律，為水調歌頭以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耳。余深然之。彼都野人乃謂此詞句外取意，無一字染着，彼蓋不甚識退之詩，妄為此言也。又謂居士之文探竊處，取白樂天琵琶行意，此尤可絕倒也。

苕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六一居士聞杜彬彈琵琶作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丙戌歲，居苕溪，暇日因閱西陽雜俎云：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因思永叔無已皆不見此說，何也。

復齋漫錄云：元微之詩：俯仰不我待，我願拔為琴，宮絃春似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似臣，臣作旱天霖。取史記騶忌子即齊威王鼓琴而為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為然，殊不知亦取騶琴之事耳，可謂不學。

藝苑雌黃云：寰宇記言溧水縣中山，又名獨山，在縣東南十里，不與羣山連接，古老相傳，中山有白兔，世稱為筆最精。韓退之毛穎傳云：唯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李太白悼素草書歌云：筆鋒殺盡中山兔。得非此乎。比觀張文潛明道雜志首載白樂天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問筆工：毫用何處兔？答云：皆陳亳宿州客所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蓋兔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中，出入為荊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禿，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偶不問耳。予按北戶錄說兔毛處云：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其後又云：王羲之歎江東下濕，兔毫不及中山。由是而言，則宣城亦有兔毫，要之不及北方者勁健可用也。然則毛穎傳李太白詩所言中山，非溧水之中山明

矣。

復齋漫錄云：荊公不以退之為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吳使君潮州詩：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才能勤人，亦勿與為禮，聽之山林鏑倫。韓子年譜云：與孟簡書言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言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東坡云：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之意，而世妄撰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誣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於其末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苕溪漁隱曰：宗復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韓子年譜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間，謂郊浩思，則曰：腸肚鎮煎燒。樊宗師語澀，則曰：辭慳義卓闊。止於是矣，不應試諸輕薄之如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附明，衡山人，島本嘗居，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許彥周詩話云：聯句之

晉，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聯句云：紅皺曬簷瓦，黃團繫門衡。是說甘棗與瓜蔞，讀之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征蜀聯句云：刑神咤氂旄，陰燄颭犀札。雖雕刻之工，而語仍壯。李正封善押韻，如從軍聯句押大水沙礦澗，皆不可及。苕溪漁隱曰：東坡遊蜀岡，次蘇伯固韻詩，造語全效退之城南聯句，其詩云：舊苗未沒鶴，老葉初辭蟬，綠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有紅頰，醉臥皆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類退之筆力，殆無以過之。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謂山谷言：退之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鳥喚時不能解其意，後年五十八，出峽時春晚，方悟喚起、催歸，二鳥名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于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凡此皆夜話所載山谷語也。予嘗讀唐顧渚茶山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色蒼，每至正月二月作聲曰：春起也；至三月四月曰：春去也。採花人呼為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已說矣，豫章不舉以為證，何邪。

苕溪漁隱曰：感春詩：辛夷花高開最先。洪慶善注云：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余觀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春樹高，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

藝苑雌黃云：雜說言士人文章中多言前榮，屋翼謂之榮，東西注屋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予嘗觀韓退之示兒詩，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果如存中之言，則退之亦誤矣。又考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以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為屋檐，一名檐，一名宇，即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梠。集韻云：屋之桷兩頭起者為榮，其謂之翼，則言檐宇之翼張，如翬斯飛耳。故禮記言洗當東榮，又言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云：偓佺之徒，暴于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交四榮之說，由是而言，則沈氏筆談未為確論。

東坡云：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

病也。苕溪漁隱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思頗同，而詞殊，皆曲盡其妙。

韓子年譜云：舊史言淮西碑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故李義山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于郡舍壁間見一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詩東坡作，蓋東坡嘗作上清宮記，蔡元長磨之，別自書撰，故云耳。許彥周詩話云：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婉約，仍多近體，惟韓碑詩一首是古體，有曰：塗改堯典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豈立段碑時躁辭邪。

歷代確論，載沈顏登華旨曰：昔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為訣。且謂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于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如此耳。前

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欺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藝苑雌黃云：謝無逸作讀李肇國史補一篇，謂肇之言為不合於理，其論韓退之登華山窮絕處，下視不可返，則發狂慟哭，此尤不足信。雖婦人童子，且知愛其身，不忍快一時之欲，以傷其生，嗚呼，而謂退之肯為之邪。觀其貽書諫張僕射云：馳馬擊毬，猶恐顛頓而至於殞命，使退之妄人也，則為此言而可，若誠賢者，則必能踐其言，其不肯窮筋力，登高臨深，以取危陷之禍，亦明矣。豈肇傳之誤也，何其信退之之不篤也。予謂無逸此論，謂之愛退之可也，謂之熟退之之文，則未也。登華之事，退之嘗載於其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澾拳局，梯飆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誡仍鐫銘。觀此則發狂慟哭，不可謂之無也。肇書此於國史補，蓋實錄耳，豈無逸未嘗見退之之詩乎。沈顏作聱書，其說亦與無逸相類，而東軒筆錄嘗辨之矣，豈無逸亦未見之乎。予恐學者信無逸之言，返以李肇為妄，故復著此說。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悲哀，過於慟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耳。

文昌雜錄云：永正行，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南史：中天竺國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又王子年拾遺記：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所謂磊落，亦珠琲之謂也。

苕溪漁隱曰：學者欲博讀異書，余謂退之進學解云：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若只讀此，足矣，何必多嗜異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一

柳子厚

苕溪漁隱曰：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

藝苑雌黃云：閩廣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落盡詩云：山城雨過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東坡詩云：疎雨蕭蕭作晚涼，臥聞榕葉響長廊。又云：笑說南荒底處所，好一作只今榕葉下庭皋。即此木也。其木大而多陰，可庇百牛，故字書有寬花廣容之說。集韻：榕初生如葛藟，緣木後乃成樹，枝下著地，又復生根，異於他木。比觀余襄公靖詩，有語嫌雙燕，無虞羨大椿。注云：橫陰數畝，斤斧不加。正謂此木，又用椿字。按字書：椿，木中箭笴。假非此榕，豈襄公之誤歟。按韻：榕又丑容切，即古文松字，與此榕木又不同。

復齋漫錄云：子厚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蓋其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其詩謂此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乃答前詩，非子厚作也。其中有柳家新樣元和腳，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昔元豐中，晁無咎作詩文，極有聲，陳無己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樣，湘州紅纈鄂州花。蓋湘州纈，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腳者，其亦此類與。余頃見徐仙者，效山谷書，而無己以詩寄之曰：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腳，信知人厄匪天窮。則知山谷之言，無可疑。最後見東坡柳氏求筆迹詩：君家自有元和手，黃紙家漢更問人。其理則同，但手字為異。

許彥周詩話云：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蹋之，聲甚悽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復齋漫錄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當。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謂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戶錄云：瓊州出紅藤簟，方言謂之笙，或曰籧篨，亦曰行唐，沈約奏彈叙令仲文秀杏檢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忘之邪。苕溪漁隱曰：劉夢得詩：盡風香席尺，月露濕桃笙。

司空圖云：金之精詣，故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為詩，詩人為文，始皆係其所尚，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鬥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予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湜祠部云：文集外所作，以為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未或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可輕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讚，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沉鬱亦其文章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訕，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功。苕溪漁隱曰：詩眼云：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予觀司空圖此語，則知詩眼之言，為妄發矣。

許彥周詩話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須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詩：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其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邪。

東野浪仙

雪浪齋日記云：東野秋懷詩奇妙：棘枝風哭酸，桐葉霜顏高。虫老乾鐵鳴，驚獸孤玉咆。全似聯句中造語。

復齋漫錄云：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僖公二十四年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南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曰：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黃尖高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捲簾帷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渾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郊云：種稻耕白水，負郭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詞曰：白田收至千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於此當作兩事，既是兩意，則非其對。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能，知其難，則可與論詩矣。此所以稱東野也。

六一居士詩話云：賈島哭柏巖禪師詩：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粗頓異也。苕溪漁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學白塔骨，可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相弔。島嘗為衲子，故有此枯寂氣

味形之於詩句也。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玉川子

藝苑雌黃云：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鬬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鬬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

苕溪漁隱曰：藝苑以范、盧二篇茶歌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邪？玉川走筆謝孟諫議惠新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巔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鬬茶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鬬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鬬茶味兮輕醍醐，鬬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階前蓂。眾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鬬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苕溪漁隱曰：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集。此蔡寬夫詩話之言也。蔡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生義興縣君山懸腳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為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故玉川子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正謂是也。當時顧渚、義興皆貢茶，又鄰壤相接，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繞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鬬新。自歎花時北窗下，

蒲黃對酒病眠人。唐袁高為湖州刺史，因修貢顧渚茶山，作詩云：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至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因與茶事親。氓輟耕農耒，採擷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眾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愈艱勤。況減兵革困，重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此詩古雅，得詩人諷諫之體，誠可尚也。

藝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凡十品，曰龍茶、鳳茶、京挺、的乳、石乳、頭金、白乳、蠟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館閣賜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宗令造。江左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丁謂為北苑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始末行於世。

苕溪漁隱曰：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朝，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取像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其後大小龍茶，又起于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謂之將漕閩中，實董其事。賦北苑焙新茶詩，其序云：天下產茶者將七十郡半，每歲入貢，皆以社前火前為名，悉無其實。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佳。社前十五日即采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工甚大，造甚精，皆載於所撰建陽茶錄，仍作詩以大其事云：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縈樹遍，急采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口焙，籃籠雨中陳。長疾勾萌拆，開齊分兩均。帶煙蒸雀舌，和露疊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只一人。緘封瞻闕下，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啜為靈藥助，用與上尊親。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醇。細香勝却麝，淺色過于筠。顧省慚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甌閩。此詩敘貢茶頗為詳盡，亦可見當時之事也。又君謨茶錄序云：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異，共七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揀，為第一，餘乃生揀，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鳳，并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為團餅茶，共四萬餘餅。東坡題文公詩卷云：上人問我留連意，待賜頭綱八餅茶。即今粗色紅綾袋餅八者是也。蓋水揀茶即社前者，生揀茶即火前者，粗色茶即雨前者。閩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山谷和楊王休點密雲龍詩云：小璧雲龍不入香，元豐龍焙承詔作。今細色茶中，卻無此一品也。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縻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凡兩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蘇、黃皆有詩稱道壑源茶，蓋壑源與北苑為鄰，山阜相接，纔二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東坡和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詩云：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

粉末勻。好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山谷謝送碾壑源揀芽詩云：矞雲從龍小蒼璧，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緗奩碾香供玉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顏。橋山事嚴庀百局，補袞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宮燭。右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郎，親敕家庭遣分似。春風飽識大官羊，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攪十年燈火讀，令我胸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

文昌雜錄云：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無數，擊鼓聞數里。然一園中才間壟，茶品已相遠，又況山園之異邪。苕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嘗茶詩云：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余官富沙凡三春，嘗見北苑造茶，但其地暖，纔驚蟄，茶芽已長寸許，初無擊鼓喊山之事。永叔詩與文昌所紀，皆非也。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茶味惟均，豈有間壟茶品已相遠之說邪。

文昌雜錄云：倉部韓郎中言，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十大觥，猶未醉，不甚喜茶，無精粗共置一器，每盡，即取碾，亦不問新舊。嘗暑日曝茶於庭，見一小角上題襄字，蔡端明所寄也，因取以歸，直王家物。日後見蔡，說當時祇有八銙，又以藥園一餅充數十，以獻魏公，其難得者如此。

苕溪漁隱曰：東坡汲江水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此詩奇甚，道盡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余頃在富沙，常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絕。又況其地產茶，為天下第一，宜其水異於他處，用以烹茶，水功倍之。至於浣衣，尤更潔白，則水之輕清益可知矣。近城山間有陸羽井，水亦清甘，實好事者為名之。羽著茶經，言建州茶未詳，則知羽不曾至富沙也。

六一居士云：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余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羽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南零水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季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邱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水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水，特怪誕妄甚也。

苕溪漁隱曰：張又新煎茶水記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懽，因之赴郡，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

遇，可曠之乎。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曰：某擢舟深入，見者累百，敢虛紿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蕩覆半，懼其少，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李與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又蘇長公惠通井記云：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沿濟水。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饒為罷水驛。二事頗相類，故併錄之。

苕溪漁隱曰：歐公和劉原父揚州時會堂絕句云：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注云：時會堂，造茶所也。余以陸羽茶經考之，不言揚州出茶，惟毛文錫茶譜云：揚州禪智寺，隋之故宮，寺枕蜀岡，其茶甘香，味如蒙頂焉。第不知入貢之因起於何時，故不得而志之也。

歸田錄云：臘茶出於建劍，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苕溪漁隱曰：醉翁又有雙井茶詩云：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觔茶養一觔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蔡君謨好茗飲，又精於藻鑒，答程公闢簡云：向得雙井四兩，其時人還未試，殊謝不悉。尋烹治之，色香味皆精好，是為茗芽之冠，非日注寶雲可並也。涪翁尤喜雙井，蓋鄉物也。李公擇有詩嘲之，戲作解嘲云：山芽落磑風迴雪，曾為尚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憔悴，逢時瓦釜亦鳴雷。又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揚休詩云：江夏無雙乃吾宗，同舍頗似王安豐，能澆茗椀湔祓我，風神欲挹浮邱公。吾宗落筆賞幽事，秋月下照澄江空，家山鷹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雲龍同。不嫌水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

苕溪漁隱曰：東坡詩：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潑乳。又云：新火發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贈謙師點茶，則云：忽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蓋用老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鵝兒。若是則其色黃，烏得為佳茗矣。今東坡前集不載此詩，想自知其非，故刪去之。

藝苑雌黃云：月蝕詩，唐史謂其譏刺元和逆黨。按月蝕在元和五年，歲次庚寅，是時未有弒逆事，不知其所譏者何也。其間有言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忽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以為董秦似非無功而食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云然。予謂東坡之言非也。秦始以勇力奮，在至德間，雖屢有功名，李國之亂，力捍賊，既而自拔以歸，乃召至京師，賜姓李，名忠臣，蓋因以勖之。後泚犯順，天子避兵，秦方在闕場，使者至，即將師就道。諸將白須良日，秦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救患乎。時有兵無先秦至者，代宗嘉之，當是時，不可謂不忠也。惜乎守節不終，抑又疑不知書，恣性貪暴，為李希烈所逐，遂奔京師。朱泚竊奉天，受其偽署，為賊居守，卒之頸血汙刃，身首異處。秦自取耳，尚何功之足云。玉川子月蝕詩，或刺當時，故言及此，東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誤矣。

苕溪漁隱曰：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麛相伴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

許彥周詩話云，玉川子送伯齡詩，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死於賊，哀哉，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二

李長吉

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

雪浪齋日記云，春歸昌谷云，早雲二三月，岑嶋相顛倒，誰揭頳玉盤，東方發紅照，春熱張鶴蓋，兔目官槐小，甚奇麗，如少陵未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

苕溪漁隱曰，美人梳頭歌云，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沈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釵落處無聲膩，纖手卻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香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粧成鬖鬌欹不斜，雲裾數步踏雁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余嘗以此歌填入水龍吟詞云，步寨綃帳春風，曉檀枕半堆香髻，轆轤初轉，闌干鳴玉，咿啞驚起，眠鬢凝煙，鬟雲翻鏡，影開秋水，解低鬟試整，牙床對立，香絲亂雲撒地，纖手犀梳落處，膩無聲重盤鴉翠，蘭膏勻漬，冷光欲溜，鸞釵易墜，年少偏嬌，髻多無力，惱人風味，理雲裾下階，含情不語，笑折花枝戲，

苕溪漁隱曰，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坡雪詩，未嫌長夜作衣稜，卻怕初陽生眼纈，觀此則不獨醉眼可言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爲歐陽公所稱，

然不逮長吉之語，

杜牧之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詩云，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東觀餘論云，李賀遺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將綴賀歌詩爲之敘，未成，聞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研舊，召見託以搜採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寫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觀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傲忽，長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溷中矣，公大怒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所敘賀歌詩編四卷耳，此逸詩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

藝苑雌黃云，李義山作賀小傳云，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頃，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考之新唐史李賀傳，首末所載，與義山小傳略同，惟刪去白玉樓事，豈以其言頗涉於怪，故與義山之傳，得於長吉姊嫁王氏者，其言必不妄，然牧之序，謂賀二十七死，而義山則云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又不同何邪，

李贊皇

詩說雋永云，贊皇好石，有謝臨海守寄石詩云，閒君採奇石，剪斷赤城霞，牛奇章亦好石，洛中園地，多得之，刻文可辨，近世東坡亦好之，有仇池石，程德孺所遺，其詩云，慇懃嶠南使，饋餉淮東牧，即今英石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於平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名之曰雪浪石，有詩云，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又以湖口李正臣所蓄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欞然，名之曰壺中九華，後歸自嶺南，欲買此石，與仇池爲偶，已爲好事者取去，賦詩有尤物已隨清夢斷之句，蓋用劉夢得九華山歌云，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籍甚乎人間，

苕溪漁隱曰，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宮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輧往往到人間，九天有路去無跡，裊裊天風吹佩環，此曲許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湘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所作，未詳孰是，

劉夢得

復齋漫錄云，余讀唐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皆不知所本，其後讀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集作綠煙絲，非也，

苕溪漁隱曰，唐毛文錫詞云，鸂鶒對浴銀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楊低拂麴塵波，汪彥章詩云，垂垂梅子雨，

細細數麀波。然則蚼麀亦可乎水言之也。或云周禮鞠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鞠麀。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世遂以鞠麀為蚼麀。其說非是。

苕溪漁隱曰。夢得觀棋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嘬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予嘗愛此數語。能模寫奕棋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棋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不解棋。不覺此味也。

苕溪漁隱曰。竹枝歌云。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也有情。予嘗舟行苕溪。夜聞舟人唱吳歌。歌中有此後兩句。餘皆雜以俚語。豈非夢得之歌。自巴渝流傳至此乎。

藝苑雌黃云。南方競渡。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相傳以為始于越王句踐。蓋斷髮文身之俗。習水而好戰。古有其風。而荊楚歲時記則曰。五月五日為屈原投汨羅江。人傷其死。並將舟檝拯之。至今為俗。然攷之懷沙賦。則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似非五月五日。豈原以孟夏徂南。至五日方赴淵乎。未可知也。夢得競渡曲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夢得蓋以此為屈原事。初學記說筒粽事。引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見祭甚善。常苦蛟龍所竊。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縛之。二物蛟龍所畏。東坡皆作皇太后閤端午帖子云。翠筒初窒楝。薌黍復纏菰。水殿開冰鑑。瓊漿凍玉壺。注云。新筒裹練。明皇端午詩序也。蓋取吳筠續齊諧記。今行於世。與明皇所用蓋同。徐堅集初學記引錯此記。乃作楝葉。豈傳寫之誤耶。東坡之意。蓋謂楝當作練也。

文昌雜錄云。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在左右省。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棣萼。已有諫院之名。何哉。按會要貞元中。薛元興為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印署。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庶無漏泄。乃知諫院之名。舊矣。藝苑雌黃云。三齊略記云。不其城東。有鄭山。鄭玄刪注詩書。棲於此山。上有古井不竭。傍生細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故夢得詩。墨池半在頹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東坡詩。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汪彥章詩。門外滿生書帶草。林間知是德星堂。何文縝送王正揖序云。燃波雍罌頭魚。風庭綠書帶草。皆用此事。罌頭魚。予嘗聞人。有泉州南安縣佛跡長老道興者。獨人也。嘗謂予言。嘉州烏牛山在水中心。昔郭璞注爾雅於此。有臺在焉。璞純每以研之餘水瀝於臺下。遂生墨頭魚。至今有之。後人作佛刹於其上。

藝苑雌黃云。夢得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皆金陵故事。輿地志云。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郎。比觀劉斧摭遺。收烏衣傳。乃以王謝為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託名錢希白終篇。又取夢得詩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謬。是直劉斧之妄言耳。大抵小說所載事。多不足信。而青瑣摭遺。誕妄尤多。

六朝事迹云。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為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家。有二燕棲於梁上。榭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

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灑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皆冥數。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燕飛。至來歲。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為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見摭遺圖經云。烏衣巷在縣東南四里。舊傳云。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苕溪漁隱曰。六朝事迹引摭遺此事以證烏衣巷。是信其說為然也。藝苑雌黃乃力詆其妄。姑兩存之。以俟考。

文昌雜錄云。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元鳥至也。春分元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郗鑒為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蟄耳。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苕溪漁隱曰。余疑燕多聞於吳興山中。營先墟一山。路旁有數巨石。其穴頗深。或令僕輩斷之。曰見為燕蟄於其間者甚衆。急掩之。因驗文昌之言為是。而摭遺之說為非也。牛山老人有歸燕詩云。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貧尋舊巢去。不帶錦書回。亦用寄書事。蓋不知此耳。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三

醉吟先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有詩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為夭。吾聞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曾為益州刺史。有所取求。而不得遂。謀害其人。論毀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稱快。及明帝即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譽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為夭。未幾病將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人之言。各歎人生心無所得。雖壽為夭。而善惡智愚。相背絕遠。何啻霄壤之殊也。

復齋漫錄云。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予自海康再謫龍川。既至。廬於城西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蓄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為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白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致仕。不三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詠歎。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余亦不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

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邪。樂天之賢。當爲辨之。苕溪漁隱曰。余以元和錄攷之。居易年長於德裕。視德裕爲晚進。方德裕任浙西觀察使。居易爲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軍禮見。及其貶也。故爲詩云。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擺頭擺腦花園裏。將爲春光總屬伊。閒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怨誰。樂天昔任蘇州日。要勒須文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自家詩。然醉吟先生傳及實錄。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中二年。或謂此詩爲僞。余又以新唐書二人本傳攷之。會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政。六年卒。李德裕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參軍。會昌盡六年。距大中二年。正隔三年。則此三詩非樂天所作明甚。但蘇子由以謂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竄於會昌之末。偶一時所記之誤耳。

藝苑雌黃云。琵琶行云。家在蝦蟆陵下住。予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蟆陵。故東坡詩云。隻雞敢忘橋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啓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用此事。郭氏佩觿亦嘗論此云。長安董仲舒墓。名曰下馬陵。今轉語爲蝦蟆陵。事出兩京紀。白氏琵琶行。蓋徇俗之過也。予謂世俗訛謬極多。古樂府有相府蓮者。其後訛而爲想夫憐。藥名有補骨脂者。其後訛而爲破故紙。亦豈下馬陵之類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句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是。則造化均偏。不足爲休戚。而況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苕溪漁隱曰。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小院深沉杏花雨。黃梅時節家家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予嘗欲作一亭子。四面皆植花一色。榜曰四雨。豈不佳哉。秦少游題扇頭小詩云。絕島煙生樹。秋江浪拍空。憑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余嘗用此寫眞。則元眞子家風也。

脞說云。商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醉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紅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能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寄君詞。卻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時。苕溪漁隱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騕褭。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九同宿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陽劉處士。圍棊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白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砂碧玉事見積神仙傳。

高齋詩話云。樂天詩。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邱。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蝸兩角。險阻艱難酒一杯。洪龜父云。一朝觸蝸角。萬里騎驢背。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諫議大夫班給事中上。中書舍人班又次之。然自外人爲諫議者。歲滿始遷給事中。給事中歲滿始遷舍人。蓋以下爲進。故有上坡下坡之說。樂天贈丁給事詩。所謂雲彩誤居青瑣地。風流合在紫微天。東曹漸去西垣近。鶴鷺無妨更着鞭。難以爲戲。亦當時實事也。

苕溪漁隱曰。樂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其超放如此。先君亦嘗有句云。人有悲歡頭易白。山無今古色長青。

廖史云。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用其句。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樂天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爲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爲工也。

東坡云。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諸公。廳須留要路通。何必扶籬插棘。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廳新作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作詩。乃知唐時西掖後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苕溪漁隱曰。長慶集詩云。結託白頭伴。相依青竹叢。題詩新壁上。酌酒小窗中。深院晚無日。虛簷常有風。金貂醉看好。回首紫垣東。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作鮓。多用龍溪池中蓮葉包爲之。後數日取食。比瓶中氣味特妙。樂天詩。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浸酒罇。蓋昔人已有此法也。

法藏碎金云。樂天有云。此身不欲多強健。強健多生人我心。于良史有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自知體中微苦。未可心情不足。

復齋漫錄云。樂天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惟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猶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復齋漫錄云。思竹窗詩云。不憶西窗松。不憶南園菊。惟憶新昌居。蕭蕭北窗竹。又題沈子明壁間云。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法藏碎金云。醉吟先生有句云。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又有句云。回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人謂先生率爾成章。予謂先生的然有理。

東皋雜錄云。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如谷幽鶯暫還。不失遷鶯侶。鶯遷各異年。樹集鶯朋友之類。其後人多刪述用之也。

緗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之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鶯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求舊友。惟漢梁鴻東遊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嚶相召。星流電激。是眞得毛詩之意。苕溪漁隱曰。涪翁和答元明詩云。千林風月鶯求友。萬里雲山雁斷行。亦承唐人之誤。然自唐至今。誤用者甚衆。爲時頗慣。尚猶如此。而何足怪邪。洪駒父詩話云。古今詩人誤用忘憂爲萱草。出谷遷喬爲黃鶯。按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忘也。言焉得芳草。可以忘憂。樹之於北堂。本非庭宣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嚶嚶，兩鳥聲也，非鶯也，崔豹古今注云，萱草忘憂，與詩經稱鶯鳴嚶嚶然，要是後人傳會，非詩本意，苕溪漁隱曰，余觀詩注云，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又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李善引毛萇詩傳，與詩注同，然則駒父之言真謬矣。

法凝碎金云，白氏集中頗有遺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也，予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是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今擬其語句，聊加變易，入於別調，以前遊時景之迅速，後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移也，詩云，羲和走馭趁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即老，日方亭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許彥周詩話云，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四

唐彥謙

藝苑雌黃云，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顏注云，抔音步侯切，謂以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毁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郭氏佩觿云，杯抔二字云，杯，步來切，杯勺也，抔，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哀字，駱賓王爲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漢史語，比見僧惠洪集中有詩云，人生如逆旅，歲月苦遄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抔，其意蓋誤矣，李義山詩，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如此押韻，乃知前輩造語之工，而用字之不謬也，惠洪嘗作冷齋夜話云，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一厄，但未識其出處耳，或謂廣韻集韻上平聲並出一抔字，鋪放切，手掬也，意與步侯切者頗同，惠洪雖謂妄，必不讀抔爲杯勺之杯，但其詩徒使土一抔，不正用漢書長陵事，故作鋪放切讀耳，未知其果然否，苕溪漁隱曰，此絕句乃唐彥謙過長陵詩，嚴有翼誤以爲李義山，仍引冷齋夜話云，李義山爲文章一厄語爲證，此不細考之過也。

玉谿生

苕溪漁隱曰，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滿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人得再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章中之拜，浸疏商隱，其後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覩之慚恨，扃鎖此廳，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云，令狐楚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綯以爲忘家之恩，放利偷合，謝不通，綯當國，商隱歸窮，綯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若古今詩話以謂綯有章中之拜，浸疏商隱，其言殊無所據，余故以本傳辯之，但綯父名楚，商隱又安知於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邪，東坡九日云，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閒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語也。

藝苑雌黃云，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酉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樹，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故朱子京嘲月詩亦云，吳生斫鈍西河斧，無奈婆娑又滿輪，緗素雜記辯論吳生斫桂事，引李賀箜篌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之吳剛，未詳其義，竊意箜篌引所謂吳質，非吳剛也，恐別是一事，魏有吳季重亦名質。

談苑云，予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爲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鬬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歎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苕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峰，用徐騎省語意也。

談苑云，徐鍇嗜學該博，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鍇嘗欲注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其跡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及觀後漢杜篤入都賦云，發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商隱之雕篆如此，又藝苑雌黃云，予考之前史，陳本紀云，獻齋資惜，遼蕭灰釘，此語又在商隱之前矣。

緗素雜記云，後漢禰衡傳云，衡方爲漁陽摻撾，蹀躞而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蹋地來前，躡鼓足跗，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摻撾而去，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始也，賢按，撾及撾並擊鼓杖也，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七甘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參撾此詩意，以參爲曲奏之名，則撾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是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談苑載徐鍇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謂漁陽摻撾一也，故或用撾字，然摻字當如徐說，音七鑒反，三撾鼓也，以其三撾，故因謂之摻，故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摻，禰衡撾亦以去聲讀之也，觀集韻論廣陵散云，散是曲名，如操弄摻缺序引之類，乃引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詩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爲曲名明矣，所謂漁

陽摻者正如廣陵散是也此僧儒詩所以有云又宋景文喜雨詩云波生客袖揚舲遠潤過漁陽撾摻迴又送李寬州詩云征鼓曲曲漁陽傪夜來人人郢下才皆以去聲呼之但傪字從人爲異耳

許彥周詩話云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僕讀至此蹙額無言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本猶存之蓋已前傳出者

苕溪漁隱曰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畜禍機翠環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詩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韋莊河中詩云咸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

王建

復齋漫錄云羅彩葉蘂楯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詞也按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雁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當中之句後周制令宮人庭升爲男子拜故建云射生宮女宿紅妝把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苕溪漁隱曰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二人之詩巧拙當由居意趣節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許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堦除鳥雀馴東坡云爲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人無得以議之矣

復齋漫錄云陳無己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惟用一律然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是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詩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己叔達偶忘之邪苕溪漁隱曰荊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詩列建詩中則無己叔達之誤可無疑矣藝苑雌黃云李華含元殿賦云揭金雞於太清炫晨陽於正色李庾西都賦云建金雞於仗內竽修竿而揭起王建宮辭云樓前立仗看宣赦萬歲聲長再拜齊日照紫薇高百尺飛仙爭上取金雞李太白詩云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賒又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肆赦樹金雞不知起於何代唐百官志云赦日立金雞于仗南有雞黃金飾首銜絳幡承以彩盤維以絳繩五坊小兒得雞者官以錢購或取絳幡而已事物紀原載此謂金雞起于有唐按楊文公談苑云杜鎬言關東風俗傳云宋孝王撰同天膊之後魏北齊樹金雞事腨之日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爲度隋書刑法志云北齊赦日武庫設金雞及鼓于閶門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于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兌兌爲澤雞者巽之神巽爲號令合是二物制其形揭爲長竿使衆人覩之也據談苑所云皆十六國時事而紀原以爲起于唐亦誤矣又按蔡京雜記云大赦設金雞口銜勝宣政衙鼓樓上雞唱六人至日同以索上雞竿爭口中勝爭得者月給

俸三石謂之雞粟其言與百官志亦自不同

苕溪漁隱曰王建宮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蕊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二詞記事則異造語頗同第花蕊之詞工王建爲不及也

苕溪漁隱曰予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蔕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又如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作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詩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及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于其間予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卻無之或者之言誤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五

杜牧之

復齋漫錄云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蓋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苕溪漁隱曰魯直竹枝詞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皆相沿襲也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常謂此詩爲二十八字史論

苕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叛於理詩云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爲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即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法藏碎金云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絕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

事知處實,高位紛紛見陷人。嗟予今聊記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苕溪漁隱曰,牧之云,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鄴云,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蓋竊人不偶遭興之作也。

苕溪漁隱曰,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

許彥周詩話云,小杜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苕溪漁隱曰,宮詞云,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卻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此絕句極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若使人一覽而意盡,亦何足道哉。

麗情集云,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爲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爲致之,牧殊不惬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之,俟其雲合,牧當閑行寓目,冀此際或有閱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鬒髮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眞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必爲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黃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即政之夕,亟使人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攜幼以詣之,牧詰其母曰,曩許我矣,何爲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辭也直,強之不詳,乃禮而遣之,因爲悵別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

苕溪漁隱曰,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古今詩話云,牧之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爲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咸赴,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遂赴,會中有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滿飲三巵,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

苕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爲玉人頹,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書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爲尹東洛,宴客將酬,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倘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忽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姑

好事者附會爲之也。

杜荀鶴

藝苑雌黃云,荀鶴,杜牧之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鄉士杜筠,生荀鶴,有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其集,爲唐風集焉。荀鶴與張曙同年進士,嘗以言相嘲謔,曙之他文不多見,康僖錄載其擬賦一篇,其警句云,亂鬢成青蟬鬟,蛛開珠網,穩天子,細看馬駭,踏碎瑤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可擬,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裏頭成大漢,初看竹馬作兒童之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惟春宮怨一聯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爲一篇警策,而歐陽永叔歸田錄乃云周朴之句,不知何以云然。

韓致光

汪史詩話云,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來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蓋唐時方鎮亦效之,因而名廳也。

東皋雜錄云,北門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爲留守,更新之,榜曰,雅集,賦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搬賓席在更張,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蘭入室香,農稼大田歌濟穗,詠消翠柱閑非棠,時開雅集延諸彥,病守心閑興亦長。潘子眞詩話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韓偓貶逐,未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

復齋漫錄云,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鑾歲歲長宜賜,忍淚沿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宜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蓋雖本致元而語益工。

苕溪漁隱曰,致元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葛常之集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睡醒又睡,高唱夕陽孤島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葛卿全用致元前兩句,極爲無工,又後兩句不是好詩,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元之渾成也,杜荀鶴亦有溪興絕句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亦不若致元之雅健也。

許彥周詩話云,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半夜鐘

復齋漫錄云,遯齋閑覽,記歐陽文忠公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鳴鐘時,疑詩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蘇州,宿一寺,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云,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此皆閑覽所載也,余考唐詩,知歐公所記,乃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

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峰，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在會稽，鐘聲亦鳴於半夜，遂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於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六

唐人雜紀上

蔡寬夫詩話云，國史補載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云，意氣百年內，平生相知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落落靜霜枝，縈葉下疎林，若上南山岸，希訪北山岑，世多傳誦之，予讀大唐新語，乃并得思彥答詩云，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日投歡會，顧盼盡平生，簪裾非所託，琴酒冀相并，累日同遊處，良宵款素誠，霜飄知柳脆，雪冒覺松貞，頗言何所道，幸保歲寒名，其詞亦自閑雅可喜，大抵唐之文物，盛於開元以前，故二人雖不以詩稱，而終不凡也。

苕溪漁隱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荊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紬味之，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荊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豈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陳羽春日野望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烟，李郢春晚云，燕歸啣泥起，蜂喧抱蘂回，殷遙山行云，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雛飛，曹松岳起云，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孟浩然雪云，落雁迷沙渚，飢烏噪野田，登峴山云，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褵褷鷺，鄰里斷牆咿喔雞，吳融閑望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許渾題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崔櫓春日云，

杏酪香漸鄰舍粥，榆烟欲變猶爐灰，西絕云，竇鞏寄南遊兄弟云，昔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啣山，又南游感興云，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戎昱移家別湖上亭云，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孟浩然宿建德江云，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苕溪漁隱曰，元次山浯溪銘云，浯溪在湘水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曰浯溪，銘略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以至唐亭峿臺皆然矣，六一居士云，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觀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于無聞，然不如是人之汲汲也，余嘗歲遊浯溪，在中宮寺之前，紙一小澗耳，石崖不甚高，何至與天和齊，中興頌云，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蓋自侈大其事耳。

金石錄云，唐河間元王孝恭碑，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此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于他書，惟當時石刻有之，豈後嘗改之也，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

苕溪漁隱曰，天隨子有自遣云，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自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清愁鶴髮翁。又有憶云，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語奇，不襲前人也。

東皋雜錄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擬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鬮爲戲，其來已久。

藝苑雌黃云，麗情集載嚴宇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宇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爲意，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而劉斧青瑣，乃移其事于陳岡南，其詩但易數字而已，唐人集中，既載此詩，豈陳陶南復蹈襲而爲之乎，必無是理，乃劉斧之妄也，又名賢詩話載顧況在洛，乘閒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詩于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阿誰，後十餘日，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間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出宮人，許其從人，盧獨獲其退宮者，覩紅葉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青瑣乃并竄二事合爲一傳，曰流紅記，仍託他人姓名，嗚呼，孰謂小說而可盡信乎。

流紅記，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溝上流，宮女韓夫人拾之，祐後爲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千人，賜各官，泳得韓，同姓，因作伐嫁祐，及成禮，于篋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泳開宴曰，子二人可謝媒，韓氏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卻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復齋漫錄云，薛能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胡

張景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參軍，故爲廳壁記，略曰，近世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

賤官敗事，違戾政教者爲之，凡朝賀宴，使與焉，處人一見之，必指曰，參軍也，皆爲某罪矣，至於倡優爲戲，亦假面爲之，以資玩戲，況眞爲者乎，宜爲人之輕褻，又將狎而侮之，大略如此，余按樂府雜錄云，戲弄參軍，自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爲參軍，然則戲弄參軍，自漢已然矣，不始於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貢受雄州司戶參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使俳優爲弄參軍邪。

藝苑雌黃云，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舂，人多不知夕陽舂爲何等語，予致之淮南子曰，日經于泉隅，是謂高舂，頓於連石，是謂下舂，往尙未冥，上舂先舂曰高舂，將欲冥，下舂悉舂曰下舂，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反食高舂，柳子厚詩云，谷齋不語坐高舂。

苕溪漁隱曰，唐史載王播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少孤貧，時權利，穆宗立，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不厭人望，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鹽鐵，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衰，民怨之，按古今詩話云，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頗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鎭是邦，因訪舊遊，向所題，以碧紗籠之，播題二絕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花無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以唐史考之，則古今詩話所言，播少孤貧，嘗客揚州，後自重位鎭是邦，皆與唐史合，又按東坡云，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詩云，飢眼眩東西，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詛爲二十年，記憶作此訕，齋廚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其貶之至矣。

復齋漫錄云，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眞，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

集古錄云，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盡於後世邪，天下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後世者矣，而其道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

苕溪漁隱曰，趙明誠金石錄云，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爲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莒，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尙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爲陽冰作爾，余觀此碑，今已漫滅，字畫難辨，明誠以爲歐公之誤，其果然邪。

苕溪漁隱曰，秦系寄韋使君詩云，久臥雲間已息機，靑衫忽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韋應物答秦十四校書詩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棄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系能詩，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故應物有五言今日爲君休之句，蓋謂此也，系有詩集，散逸不多，如流水閑過院，春風與閉門，上簾宜晚景，臥簟覺新秋，凝冠四柳長，簷夢院登眺，遊魚牽荇沒，戲鳥踏花摧，皆閑遠有味，系天寶末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

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以大石爲研，注老子，積歲不出，姜公輔爲宰相，以直言黜泉州別駕，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遂忘流落之念，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其好賢尙義爲何如哉。

文昌雜錄云，元微之詩，松下待制，應念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唐宣政殿爲政衙，殿庭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樹至今猶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舊制，虛議搜索，因習尙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官，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元昆體部，比自長安攜藥樹數枝至京師，其葉慙翠可愛，于今闕有頗多，人罕識焉，許彥周詩話云，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謂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難騎馬，尺素愁題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七

唐人雜紀下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謂沈傳師遊道林嶽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扶者，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余已于叢話前集收之矣，今但錄傳師詩于左方，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爲聞楚國富山水，靑嶂邐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眷舊，謙抑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攜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曉來逼，朔雪洗盡煙嵐昏，碧波回嶼三山轉，丹檻綠郭千艘屯，華鐫鏤錦砂步，大旆綵綷輝松門，樓枝婉娩龍蛇勢，折鋒不滅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岩腹，別引新徑縈雲根，目伺傷楚虞帝魂，多情思遠聊開樽，危紘細管逐歌飂，翠鼓綉靴隨節翻，鏘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余絕倒久不知，忽復感激論元元，又東皋雜錄云，潭州道林寺，沈傳師親書詩版，遒勁妙絕，與今石本遠矣，又有歐陽詢書道林之寺四大字，筆勢欲飛動。

苕溪漁隱曰，閱古今詩話，得四詩，皆材格相肖，語亦清新，今併錄之，以備披閱，劉長卿過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湖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潘閬暮歸錢塘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魚浦水風急，龍山煙

樹微，時聞沙上雁，一一背南飛，李建中題望湖樓云，野艇閑撐處，湖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時攜一樽酒，獨到晚涼歸，青箱雜紀以李建中詩是蘇爲知吳興日所作，未知孰是。

復齋漫錄云，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唐多遊詩，太液池邊月上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人謂之冬青，惟禁中則有，錦平春冬青詩，雕宮見爾近天墀，雨露當私養種時，惆悵一枝風露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紀，戚夫人傳高祖七月七日臨白池。

夷白堂小集云，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爲八卷，號爲最完，然如牛羊山上小，煙火隔雲深，鳥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陽，希逋戀明主，耕桑亦近郊，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此等句，皆當時相傳爲警絕，而八卷無之，知其所遺多矣。

東皐雜錄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風信，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唐人詩有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黃時雨意濃，晏元獻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句，苕溪漁隱曰，徐師川一聯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

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樓，著稱於江湖之間，如江之庾公，岳之岳陽，鄂之黃鶴是也，然則黃鶴多以爲費禕升仙之地，故永泰初閻伯理爲之記曰，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褘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予按蜀志，費褘爲魏降人郭循所害，則褘固不得其終，安有儒鶴而憩此者也，梁任昉述異記曰，荀瓌字叔偉，潛棲卻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仙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雖然昉有是說，而亦未嘗言禕也，不知伯理何以爲據，州城之東十里許，其最高聳而秀者，是爲黃鶴山，

祥符中所修圖經，稱方輿記云，昔有仙人駕黃鶴於此山，因以爲名，今自樓以西可六七步，有磯焉，即庾子山賦所謂落帆黃鶴之浦也，故魏彥調注，引荊州記曰，江夏郡西大江有黃鶴磯，後人建樓，既俯磯上，故不更別名耳，苕溪漁隱曰，崔顥題黃鶴樓詩，亦以爲費褘升仙之地，承襲謬誤，不復致正，故其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東坡因李公擇求黃鶴樓詩，以俗記所聞於嚮當世者，與江夏辨疑全異，故錄於後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屨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鉱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斃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江夏辨疑云，大江過江夏郡之西稍北，既受漢水，而匯爲大澤，郡人傳以爲煙波江，其傍之村曰煙波村，今屬漢陽縣，按酈元注水經，最爲詳洽，而求所謂煙波江者，竟無其說，豈江之名，得于唐長注圖經之後邪，余謂圖經多載俚俗所傳之事，而求之亦無是說也，獨唐人崔顥黃鶴樓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

江上使人愁，是在晚景所寓者如此而已，豈復別有江邪。

苕溪漁隱曰，摭言載楊汝士侍郎在楊嗣復宴集坐上，與元白同賦詩，汝士詩後成，有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古今詩話載裴令公夜宴半酣，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楊侍郎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自知不能加，遂裂紙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古今詩話不載楊侍郎之名，得非摭言所載楊汝士侍郎乎，楊在當時，不以詩名，此二聯御席所作，並爲佳句，其傳於後世者，恨不多見之。

復齋漫錄云，唐顧陶編唐詩類選，載楊郇伯作送人出家詩云，蘇出花鈿與四鄰，雲鬟翦落向殘春，暫態風燭雖南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國長公主爲尼，掖庭嬪御隨出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楊郇伯所作一同，第首句云，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爲異，豈後人改郇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文瑩不復考之邪。

山谷云，禮部員外裴說寄邊衣詩云，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箸微微溼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垂垂白練明如雪，獨下閑堦轉淒切，咸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雁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翦破澄江色，愁撚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勻殘淚，紅牋謾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此詩一篇，尤詼詭也。

苕溪漁隱曰，裴說詩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句乃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但誦此味矣。

復齋漫錄云，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三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材，不與郡守，及觀幽閑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著雖同，而詩則異，苕溪漁隱曰，温庭筠湖陰曲警句云，吳波不動楚山遠，花壓闌干春晝長，庭筠工於造語，極爲綺靡，花閒集可見矣，更漏子一詞尤佳，其詞云，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堦滴到明。

許彥周詩話云，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八

羅隱

藝苑雌黃云：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未詳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邪？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于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

藝苑雌黃云：唐人作后土夫人傳，予始疑之，惡其瀆慢而且誣也。比觀陳無己詩話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予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予謂武后何足譏也，而詆之后土，亦大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塡人樂章，而無知者遂以爲誠是也。故小說載高駢事云：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佑，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遂下兩縣，率百姓以葦席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製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今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經之語。今勅令中亦常禁止淫祀之祠，然巷陌觀中所謂韋生者猶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豈非惡其瀆神邪。

苕溪漁隱曰：余嘗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於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此詩必持約所作也。比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作，乃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催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閑園裏，何異榮枯世上人。古之詩人，如王維竊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僧惠崇爲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皆可軒渠一笑也。

許彥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殊有味。

五季雜紀

苕溪漁隱曰：裴虔餘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溼，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爲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二詩並載小說，稱爲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又學林新編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泛引詩及文選古詩爲證，殊不知蔡寬夫詩話嘗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麗聲韻爲工，然則字通作他聲押韻，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誠不當如此，余謂裴虔餘之詩落韻，又本此耳。

文昌雜錄云：梁末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爲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還師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爲感懷詩，題於館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苕溪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家讌圖，圖中題此詩後四句，皆以問相識，曲云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誤也。

南唐書云：李家明詼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魚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詼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相輔皆慚。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妓遣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虎，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王百口合如何。尹延範族吳氏，齊邱爲謀，因以諷焉。乘風放之，故墜齊邱中庭，齊邱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艦，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元宗慚之，俛首而過。

苕溪漁隱曰：緗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以苑中咏牛詩，及皖公山詩，爲王感化作。江南野錄以前二詩爲李家明作，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唐書考之，則談苑所紀皆誤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家明廬州南昌人，前二首皆其所作，俱不載感化爲何處人。江南李氏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即嗣主也，諡號元宗。緗素雜記不曾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正

是之，

南唐書云，感化善於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賚感化甚優，

南唐書云，金山寺號爲勝境，先張祜吟詩，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孫魴復咏云，山截江心寺，魚龍是四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時號絕唱，苕溪漁隱曰，張祜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祜詩余讀皆好，魴詩不及之，有疵病，如驚濤濺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仍自矜衒如此，尤可嗤也，

藝苑雌黃云，緗素雜紀載江南野錄云，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余觀南史江淹傳，淹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爲建安吳興令，終於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又吳均傳云，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洪時爲太學生，以善辭藻遊焉，淹與洪俱係家考城，又俱仕齊梁間，淹爲建安吳興令，而後他遊，洪爲建陽令而死於建陽，疑爲之系出於洪，非出於淹，爲工於詩，如天形圍澤國，秋色露人家之句，膾炙人口，少遊江南，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主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而劉夜坐夏江城，並就傳句法，後以讒死，今建陽縣之西七里，有清安寺，即爲之故居，所題者甚衆，惟陳師道洙一篇最佳云，處士亡來幾百年，舊居零落鎖祇園，詩名長伴江山秀，冤氣上迷星斗昏，幸撥幾人留雅句，漁樵何處間竹孫，當時泉石生涯地，日暮寒煙古寺門，苕溪漁隱曰，南唐書云，江爲其先宋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巡，駐於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於有司，爲怏怏不能自已，欲東奔亡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誅，余以二書考之，藝苑謂後主見爲詩有富貴之語，及爲後以讒死，其言悉非是，當以南唐書爲正也，

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苕溪漁隱曰，余觀劉洞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魴耳，魴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誑魴於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何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九

本朝

蔡寬夫詩話云，南京高辛廟，制度甚雄，世傳太祖龍潛時，嘗以木杯珓占己名位，自小官以漸數之至極品，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契，至今父老猶能言之，晏元獻爲留守日，嘗以詩題廟中曰，炎宋肇英主，初九方潛鱗，嘗因蓍筮占，來決天地屯，庚庚大橫兆，謦欬如有聞，蓋紀此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嘗擇榜中最年少者爲探花郎，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旦榜，馮文懿拯爲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於禮部放榜，故所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因得竊市私恩，本朝稍欲革其弊，即吏廷試前一歲，呂文穆蒙正爲狀頭，始賜以詩，蓋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迄今時有，探花郎後無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科舉之盛事也，

復齋漫錄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灑昭陵，此詩題於疑宮，不著姓名，宜表而出之，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嘗曰，賢主一言笑嚬呻，足以移風俗，慶曆中廣州有死番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值十分纔及一分，群官分買之，爲本路監司按劾計贓，以珍珠赴京師，具案既上，仁宗閱之，且命取所估珠，上與後宮同閱，愛其珠，是時張貴妃在側，有欲得之色，上依所估值出禁中錢買之，以賜，時因同列有

求於上。有司裁約和市。緣此珠價騰踊。上頗知之。一日於內殿賞牡丹。貴妃最後至。以所賜珍珠爲首飾。欲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更沒些忌諱。貴妃慚赧。遽起易之。上乃大悅。令人各簪牡丹一朶。自是禁中不尚珍珠。珠價大減。

藝苑雌黃云。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元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蓋紀吳道子廟中所畫者。徽宗嘗制哲廟挽詩。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折雁行。亦以雁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之句耳。蘇子美云。峽束滄淵深貯月。岩排紅樹巧裝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束滄江起。岩排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

詩話摭遺云。光堯初幸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大禹勤。大哉王言。布於天下。漢祖大風之歌。唐宗勁草之句。不足道也。

王黃州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州郡設官尚少。小郡不過四五員。復多武弁。故非雄藩都會。仕者率少官況。王元之自掖垣謫滁州。嘗以詩寄僚友云。要見滁州謫宦情。緣隨俗且營營。不誇兩制詞臣貴。多作三班奉職行。樓堞倚空乘月上。樽罍有酒對山傾。升沉得喪何須問。況是浮生已半生。聞者頗憐之。然元之在滁陽四方文士持文就謁者甚衆。有鄭褒者。最知名。留數月而去。元之爲買馬辦裝。後有劾其虧買直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卻李繼遷事例者。元之嘗草繼遷制。繼遷送潤筆數倍於常。而以面簽書送。元之卻之不受故也。

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苕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謝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非通論也。

苕溪漁隱曰。錫宴清明日絕句云。宴能歸來日欲斜。平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致頭利市花。清明絕句云。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二詩何況味不同如此。亦可見其老少情懷之異也。

山谷云。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庭堅以爲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

苕溪漁隱曰。元之文集。三藏有之。今錄竹樓記於此云。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三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幽暢。宜

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支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云。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花月篋書堆。又云。澤畔騷人正憔悴。道傍山鬼莫揶揄。大類樂天也。

張復之

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爲舉子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獨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鬧處乎。然性極清介。居無媵妾。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帽皂縧。一黃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始及第時。嘗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腳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之亂。乖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皆見其素志也。

本朝名臣傳云。錢若水額有異骨。山庭月角。姿儀英秀。少過華山。見陳摶。大加賞歎。以爲目如點漆。有仙風道骨。且語若水。明日再來。若水往。則摶與一僧對。僧倚地爐蒲團坐睡。微開目盼若水。搖首而已。若水別摶。摶曰。昨僧相闕。道者宗爺也。本以先生異質。可作神仙。欲留共學。僧云無此形骨。但能急流中勇退爾。

復齋漫錄云。傅霖乃乖崖之友也。交甚密。開寶中嘗會於韓城。終夕談話。鄰有病瘧者。爲之不作。公每行者與傅。傅必先夢之。故傅有詩云。劇談驅瘧鬼。幽夢得鄉書。敘嘗事也。

無盡居士云。乖崖公題庭竹詩。小桃蹤不得。深紫放教肯。在雕欄背懷時曰。每思林隱歸何計。或問前程笑指空。句清詞古。與郊島相先後。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

寇忠愍

苕溪漁隱曰。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詩意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苕溪漁隱曰。澶淵之役。王介甫以爲丞相萊公功第一。張文潛則謂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故爾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州詩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木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爲予語。契丹此地經抄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大發一矢胡無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文潛聽客話澶淵事詩云。憶昔胡來動河朔。渡河飲馬吹胡角。澶淵城下冰載車。邊風蕭蕭千里餘。城上黃旗坐眞主。夜遣六丁張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胡酋貫車柱。犬羊無蹤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業盡萊公。

元城先生語錄云。安世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主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獲其利。故

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遂罷兵。三人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曰。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且武帝時。嚴安上疏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蓋出於此。

苕溪漁隱曰。余讀萊公神道碑云。公及雷陽。吏以圖經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凡十里。公恍然悟曰。我少時有到海祗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之讖爾。人生得喪。豈偶然邪。青箱雜記以爲萊公少時作此句。遂兆晚年之讖。復齋漫錄以爲非是。乃萊公效于武陵詩。過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三書所云。徒爲紛紛。當以碑言爲正也。

蔡寬夫詩話云。萊公自永興被召。魏野以詩送之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東封回。野亦寄以絕句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文正袖此詩求退。遂得謝。萊公晚歲南遷。世多言文正見幾知止。萊公不能用野言。蓋志士仁人。亦各有志。豈萊公末年所爲。豈愧文正之退哉。山人處士。其言不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係其人。要之不溺於富貴與貪得。則一也。野有子。亦有父風。宋景文皆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人多稱頌之。

苕溪漁隱曰。余讀仁宗政要云。章聖既倦政。而丁謂迎合太后之意。有臨朝之謀。寇準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何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丕議。引登大明。敷照萬邦。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嗚咽流涕。眞宗命中人扶起。慰諭之。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準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戶參軍。

迂叟詩話云。王太尉旦從車駕過陝。魏野贈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作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苕溪漁隱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素羸病。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連歲拜章求解。上素重其德望。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答。繼以面諭。且一日獨對滋福殿。命左右扶掖而升。復求避位。上覩其瘦瘁。憫然許之。則迂叟詩話以爲上不許。蓋誤矣。其蔡寬夫詩話云。遂得謝。此言良是。

晏元獻

復齋漫錄云。元獻之詩。驪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故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邃。鑾坡羽衛重。鵠升遐下瀨。星使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詞須五吏供。今看邊篋匣。橫有紫泥封者。爲此也。

復齋漫錄云。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元獻云。望斗氣沉龍巳化。泣蠶人去榻尤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巳晚。榻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公序云。江涵帝子飛甍閣。山際眞君馭鶴天。不襲陳迹。甚可嘉也。

蔡寬夫詩話云。人夢中作爲詩文。覺多不省。蓋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詰。豈禍福將至。精神自有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詩有節及登高忽嗟歎。經年憔悴到京華。武車何事擾逢裝。九日樽前見菊

花之句，第四句乃夢中得也。初元之在掖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獨記此句，未幾，謫貶，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開，恍然如詩語也。元獻公守亳，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爲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李花。初莫省謂何，已而因春出遊，則州之園館皆在城東，公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無不合者，元之自從班謫散秩，先爲之兆，固宜矣，若元獻但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告之者，則世間萬事，何嘗不有定數邪。

復齋漫錄云：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留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辭，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天聖三年，殊爲樞密副使，坐以笏擊折從者齒，出知宣州，後數日，改應天府，召升御史中丞，除參知政事，能知江寧府，未行，改亳州，徙陳州，慶歷四年，罷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出知潁州，徙陳州，復徙應天府，未赴任，改許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蔡寬夫云：公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復齋云：自南都移陳，皆與本傳不合。復齋又載公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然永興軍乃長安也，去王畿千有餘里，則二書所言並誤矣。

復齋漫錄云：唐人詩有意欬承平，無功答盛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奏，恩也命轉輕，梅璽非據議，蔡嵩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自歸耕。中書後堂北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筆蹟，蓋相李公迪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即事詩敘其事云：慘慘高槐落，凄凄餘菊寒，紛增多記墨，聊爲拂塵看，正爲此也。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以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之句，是裴晉公作，李文定嘗親書於中書壁間。

宋子京

復齋漫錄云：散文詠叔孫通云：馬上成功不喜文，叔孫綿蕝擅經綸，諸生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作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學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貨（一作買）知多少，便擬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集所載宋詩非也。

苕溪漁隱曰：夏文莊守安州，宋公兄弟尙在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余觀南史，梁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于帝，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之，此半面粧所從出也，若迴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爲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迴作迴風舞，而莊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法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可亞于二宋。

東觀餘論云：小宋太乙宮詩，端木千尋俠仙圖幾巾關，注云：眞誥以一卷爲一巾，殊不知眞誥所謂巾，卽卷字，蓋從省文，眞誥音亦爾，非巾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眞誥以此字卽帙字，亦誤。

王君玉

復齋漫錄云：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終篇者無幾，又使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尙留名，儀鳳終陳迹，鳴蛙秖沸聲，淒凉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飯已，又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

每得句，書墻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矣。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臥，偸眼看渠生未生，稱歎不已，徐觀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元獻不曾知杭州，復齋乃云：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豫章先生傳，山谷崇寧四年卒於宜州貶所，紀皆誤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一

杜正獻

蔡寬夫詩話云：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風姿尤奇古，年近七十，鬚髮皓然，無一莖黑者，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上章得謝，退居睢陽，歐文忠公未出時，正獻推處特厚，及文忠爲留守日，與公酬唱，文忠有寄公見贈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熙寧中文忠致政歸汝陰，時正獻捐館已十有五年矣，文忠復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今白首，墓木已含烟，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慶歷四年，正獻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內降與恩澤者，積數十，而面納上前，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由是僥倖者不悅，出知兗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願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嫉之也。蔡寬夫云：正獻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不言出鎮兗州，蓋闕文也。

東坡云：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外，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告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擢，遂焚之，由此能相議者謂正獻當候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

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和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臣之賢能始終者蓋難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所記正獻罷相事與昭陵諸臣傳不同，蓋正獻在相位，既沮抑恩澤，疑僥倖不悅者因此譖之，遂罷相，則不可知，諸臣傳道之而不載，故筆之。

東坡云，王公送行詩凡六十有六人，慶歷嘉祐間，朝廷號稱多士，光祿卿王公因掛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于斯爲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苕溪漁隱曰，送行詩正獻有之，句法殊高古，今錄入叢話云，早歲天衢邀入得，才近暮年使引年，出處對揚多稱職，始終操履衆推賢，鑑湖賀老非陳迹，荊渚朱公合比肩，此去優游徒吟咏，枝江集外別成編。

東觀餘論云，高適年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衰耄不逮壯游哉，苕溪漁隱曰，正獻有和孫拜秘丞說草書云，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閑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彫章早已過吹噓，伯英比聖功難到，懷素稱狂力有餘，若謂伊余堪繼踵，只應緣木可求魚，黃魯直蔡寬夫皆言正獻草書之工，第今無藏之者，恨不一見之。

復齋漫錄云，賈黯廷試第一，往謝郝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郝公門下士曰，黯以副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爲不足冠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擢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耳，何怪黯賈爲之歎服。

西湖處士

藝苑雌黃云，和靖詩，惟應數刻凄涼夢，時由顏肱與未眠，按論語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自謂也，至如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即無曲肱之說，又按南史劉之遴嘗墮車折臂，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則此謬亦已久矣，張子野過和靖隱居詩一聯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詞亡草自青，注云，先生嘗著春草曲，有滿地和烟雨之句，今亡其全篇，予按楊元素本事曲，有點絳唇一闋，乃和靖草詞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此詞甚工，子野乃不見其全篇，何也。

苕溪漁隱曰，秦太虛和黃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穩，亦無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篇一韻是倒字，故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亦是穩韻而已，非謂太虛此詩真能壓倒林逋也，林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古今詩人尚不曾道得到，寧恐未易壓倒耳，後人不細味太虛詩，遂謂誠然，過矣。

復齋漫錄云，漢皋詩話謂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今本傳不見揚州事，遜早梅詩云，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朝洒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此詩見初學記，杜詩所用，非爲此也，三輔決錄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爭傳寫，故東坡詩云，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思故依然。

復齋漫錄云，范蔚宗與陸抗相善，自江南折梅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

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余見說苑記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則知遺使折梅已具劉向說苑矣，范詩出荊州記。

復齋漫錄云，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遇薄太后，戚夫人，王嬙，楊貴妃，潘淑妃，綠珠，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與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謂以兒爲奴者誤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梅詞云，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着枝，張右史集有梅花十絕，後山集有梅花七絕，其無己七絕，乃文潛十絕中詩，但三絕不是，未知竟誰作者，其間有云，誰知檀萼香鬚裏，已有調羹一點酸，用東坡語也，苕溪漁隱曰，予先君嘗賦梅，有絕句云，蠟烟青繞雪培堆，神女疑乘香霧來，綽約仙姿明醉眼，橫斜疏影入樽罍。

苕溪漁隱曰，陳敏政遯齋閑覽云，荊公在金陵，有和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暾字韻詠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余以臨川集東坡後集細細味之，顰字韻二首亦未是荊公平日得意詩，其一云，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其一云，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眞，其餘亦別無奇特句，至若東坡暾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作魂，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掛扶桑暾，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掛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又有西江月梅詞云，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亦謂此耳。

東皐雜錄云，介甫梅花詩，有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後改曰，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真，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長恨歌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全用古字，只易一若爲如耳。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云，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廣志云，艾納香出西國，似細艾，東坡和楊公濟梅花云，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艾納香名，名苔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頩頰團多態，頩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梅花落，蘇子卿云，祇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王介甫詠梅云，遙知不是雪，惟有暗香來，韓子蒼詠梅云，那知是花處，但覺暗香來，介甫子蒼雖襲子卿之詩意，然思益精而語益工也，東坡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子蒼詩，只度關山魂已斷，何須疏雨濕梅花，此蓋反東坡之意，但爲關山斷魂，卻無佳思也。

東皐雜錄云，陳天錫有詩云，舍南舍北雪猶存，山外斜陽不到門，一夜冷香清入夢，野梅千樹月明村。

王禹玉

復齋漫錄云，嘉祐七年冬，宴羣臣於羣玉殿，英宗以皇子猶坐在舍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幄生香容忌蹕，黃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爲皇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燕樂詞云，未曉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照乾坤，未幾皇子生，大燕羣臣于集英殿。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鄧安節公布衣時，上平元吳策，又嘗勸仁宗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詞云，披褐昔陳破虜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旌落，夜雨溪堂宴豆疎，前輩詩不獨句語精緻，且是著題。

蔡寬夫詩話云，蘇參政易簡，取開封府解時，宋尚書白爲試官，是歲狀頭登第，後十年，白爲翰林學士，易簡亦繼召入，故易簡贈白詩云，夫子昔取士，先俾分醜妍，濟濟俊兼秀，師師麟與鸞，小子最承知，同雀聳改觀，甲第叨盛名，高飛便凌烟，遂使拜床坐，果得超神仙，迄今才七歲，相接來華軒，慶曆二年，歐陽文忠公爲別頭試官，王文恭公預焉，至嘉祐初，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貢舉，故文恭公詩有十五年前門下客，最榮今日預東堂之句，座主門生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尤天下文學之極選，國朝以來，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

歸田錄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余嘗贈云，獨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有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吏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復齋漫錄云，杜陽雜編言，舒元輿舉進士，既試府庭，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畢，作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而雜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試官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遂答曰，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乃知唐制許舉子見燭三條，而本朝著令不許見燭，則又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禮部淡墨書榜首，不知始何時，或曰，李程應舉時，嘗過陰府，吏於貢院前閱其登第人姓名，則有李和而無程，乃祈之，於黃中用淡墨筆加王字於和下，果得第，後爲相，因命凡榜書人名，皆用淡墨，遂爲故事，此固不可考，然相傳至今，據此，則所當書者，乃登第人姓名也，范蜀公詩，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蓋得之，今貢院放榜，但以黃紙淡墨前書禮部貢院四字，餘皆濃墨，豈流傳既久，遂失其本邪。

學林新編云，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正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

寺於無漏寺，故基以慈恩爲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奘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因此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而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哀其遺字，作十卷，鐫之石，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遊觀留題也，賈公談錄曰，唐李仲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書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書吏，而吏方醉，研墨尚昇，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因此貢人及第，用雁塔題名，淡墨題名，以爲事實。

苕溪漁隱曰，淡墨題名二事不同，未詳孰是，今兩存之。

摭言曰，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並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謂之探花郎，皆唐故事也。

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爲榮。

文昌雜錄云，唐慈恩題名，按劉公嘉話，起自進士張莒于長安慈恩寺閑遊，題其姓名於塔下，後書之於板，遂爲故事，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舉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選而後釋褐，選未滿而再試，判爲拔萃於吏部，或就制舉而中，方謂之登科，韓退之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蓋退之未嘗登科也，自開寶後，始試制兩節於吏部，其名始隸曹，謂之關試，猶今之參選，關試後，始稱前進士，故當時詩曰，知行請了關三銓，休把新銜獻必先，從此便稱前進士，好將春色待明年，故事放榜後，貢院小吏多錄新及第人姓名以獻，士大夫子弟之求舉者，至是始止，而諸科所試，皆在明年故也，古今沿革不同，事之瑣末者，皆史氏所不記，惟時時於名輩詩話見之。

復齋漫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假於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韭，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惟出於剽竊，亦覺白水眞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絕無斧鑿痕，更覺眞切。

許彥周詩話云，王豊父岐公之子也，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脈貫串，尚勝三甲六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也，又作拄杖詩云，老境得爲鄰，艱辭遲勝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二

迂叟

張文潛云，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某年中，皆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篇於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爲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華夷，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旣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皆祚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時，皆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有焉。

苕溪漁隱曰，洛中尙齒會，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君實，亦居洛中，遂繼爲之，謂之眞率會，好事者，寫成圖，傳於世，所謂九老圖者也，長慶集云，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履道坊居同宴，胡杲年八十九，吉旼年八十六，鄭據年八十四，劉眞年八十二，盧眞年八十二，張渾年七十四，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成尙齒之會，七老相顧，旣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甚稀，[illegible]書狀衆談，河南尹盧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賦詩云，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旺，酒飲三杯氣尙粗，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卻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溫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眞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

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用安之韻招諸子西園爲會云，榆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漸稀，莫厭啣杯不虛日，須知共力惜春暉，眞率春來頻宴集，不過東里與西家，小園容易邀佳客，饌具雖無已有花，會約云，一序齒不序官，一爲具務簡素，一朝夕食不過五味，一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一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一會中早赴不待促，一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右七人合五百一十五歲，再成詩用前韻云，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鬭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暉，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教人笑滿頭花，眞率會中止有七人，而九老圖像有九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集中不載也。

筆談云，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多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於妙覺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尙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祕書監劉几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己年七十三，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愼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苕溪漁隱曰，溫公集有洛陽耆英會序正紀此事，筆談以爲耆年會，非是。

苕溪漁隱曰，余讀迂書，見溫公自于書中，或稱迂夫，或稱迂叟，蓋通稱之也，其釋迂云，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以爲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宏大而不狹也，其志邃奧而不邇也，其言崇高而不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向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故東坡謝二鮮于君詩云，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因取以爲稱也。

東皐雜記云，溫公居洛陽，有詩云，四月淸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隨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君忠義之志，概見於此。

復齋漫錄云，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腳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雷車卻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溫公於士人家見之，借紙筆書刺謁江，且爲稱譽，由此知名。

苕溪漁隱曰，進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已盡於此書，余觀溫公與宋次道書，然後知其言之不誣也，其書云，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爲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議，唐文字多托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日編次爲草卷，每四丈截爲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有餘卷，纔至大歷末年耳，向后卷數，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

粗成編，又須細删，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蓋溫公閑居於洛，凡五年，故能成此書，倘不爾，亦未必能成也。

復齋漫錄云：司馬文正書銘范蜀公所惠布衾云：「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若雖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寧不其然，顏樂一簞，萬世師模，紂居璇室，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侍讀范公淳父為之跋曰：「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欲以深衣而殮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惟于德義名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而已，其道直之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羣書盈几，終日正坐，淡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為心交，以善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殁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下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澤被天下，內之兒童，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欽其德，服其名，惟至誠無欲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敘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復齋漫錄云：范淳父乃伯祿之子，伯祿夫人將生子，夢鄧太傅謂曰：「我鄧禹也，來為爾子。」故淳父生名曰祖禹，字夢得。元豐末，司馬文正易之以淳父。淳父極為文正獎識，皆為進論，求教於公，公每見有不喜之色。淳父自以每見喜於公，而於此不喜，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竊念世人從甲科者絕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貪心耳。光所不喜者，非不喜子之進論也，不喜子之有貪心也。」淳父於是焚去進論，不復應賢良。

呂氏童蒙訓云：李君行自虔州入京，至泗上，其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先欲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文昌雜錄云：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故蜀公作高菴以為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嘗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苕溪漁隱曰：歷史云，王公拱辰於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壙室。邵雍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堯夫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為之大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呼溫公則曰老先生，呼荊公則曰金陵老先生。居洛，先生從之蓋十年，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等事自比，晉唐間人，以救其弊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為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千，肩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

端明不受錢者。」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苕溪漁隱曰：東坡有詩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與元城所云：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謂金陵也。

司馬文正日錄云：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閤六篇，其一曰：「渙然大造與時新，根荄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彫刻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閤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俱緣何煩刺繡紋，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閤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親萬機，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東皋雜錄云：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宦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復齋漫錄云：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枚牓云：「人材消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橫，無分於勝負。」章申公惇覩之不悅。

許彥周詩話云：宣和癸卯，僕遊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紅，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邪？又於柱間大書隸字云：「旦、光、頤、來。」其上一字，公兄也，頤三字，程正叔也。又壁間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邵康節

復齋漫錄云：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故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為安樂先生。其西為甕牖，讀書燕居，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溫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每出，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無貴賤親疏，皆歡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嘗用大臣薦，以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其名於朝，太常考行，謚之曰康節。

呂氏童蒙訓云：康節先居衛州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嘗往從之，章惇子厚作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因豪俊自許，論議縱橫，不知敬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陽人也，知花為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說，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慚服。趙守因謂章曰：「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先生遊，求傳

數學。先生謂章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許之也。苕溪漁隱曰。童蒙訓。呂居仁作也。復齋漫錄。不載姓名。不知何人作也。二書所記。有二十餘事。今篇相同。莫辨誰作。然童蒙訓已鋟板行世。姑取以爲證耳。

復齋漫錄云。康節自言四不出。所謂大寒、大熱、大風、大雨是也。然余觀國初孔捄侍郎朝回遇雨。避於坊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衣。逢迎甚恭。因備酒饌爲待。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嚬忘官情。然則自孔捄侍郎時。已有四不出矣。不始於康節也。

邵氏聞見錄云。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衞人。今同居洛。卽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之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問其故。公卽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絕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大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在烟外。將下沙頭卻背飛。

韓持國

呂氏童蒙訓云。持國閑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中丞純禮。亦居潁昌。持國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綠樽紅妓對西曛。

師友談記云。東坡嘗云。王實王寧見訪。實韓持國之婿也。因問持國安否。實寧皆曰。自致政尤好飲。嘗自謂人曰。吾已擁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賢願爲某傳一語于持國可乎。實寧曰。諾。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生死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決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自幹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豊。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生平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爲殘年。請二君言于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若爲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眞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肯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卽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復齋漫錄云。子華兄弟皆爲宰相。其家呼爲三相公。呼持國爲五相公。又京師人呼爲桐木韓家。蓋公家門有梧桐木。取爲稱以別魏公。子華歿。陸農師爲挽章以紀之。所謂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是也。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死。農師又詩云。非關庚子曾占鵬。自是辰年併値龍。曾子宣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故章子厚以四亥公子呼之。

東皐雜錄云。子華玉汝相繼命相。未幾持國拜門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建堂榜曰三相。俄持國罷。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且名爲二相公廟。苕溪漁隱曰。復齋漫錄稱子華兄弟皆爲宰相。觀此則知其言誤矣。

苕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許昌崔象之舊第柱間。有持國海棠詩。濯錦江頭千萬丈。當年未解惜芳菲。韓忠獻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倚少。故前句云爾。又復齋漫錄云。持國家門有梧桐木。京師人呼爲桐木韓家。以別魏公。又韓忠獻別錄云。得請鄉郡起堂於北池上。以效樂天。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賦詩三章。其一卒章云。若要傳芳非吾事。且專醺醉石上眠。自爾寢疾。六月遂薨。此詩爲絕筆。此相州韓家也。兼別錄止載忠獻歷帥中山。維揚。大名。及守相臺。不言帥蜀。石林乃謂韓忠獻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俱誤矣。

復齋漫錄云。鄭谷蜀中海棠詩二首。前一云。穠艷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一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故錢希白海棠詩云。子美無情甚。鄭官着意頻。歐公以鄭詩爲格卑。近世陳去非常用鄭意賦海棠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雖本鄭意。便覺才力相去不侔矣。山谷亦有紫綿揉色海棠開之句。

復齋漫錄云。仁宗朝。張冕學士賦蜀中海棠詩。沈立取以載之海棠記中云。山木瓜開千顆顆。水林檎發一攢攢。注云。大約木瓜林檎花初發。皆與海棠相類。若冕言。則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惟紫綿色者始謂之海棠。按沈立記云。其花五出。初極紅如胭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暈至落。則若宿粧淡粉。審此。則似木瓜林檎二花者。非眞海棠明矣。晏元獻云。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然則元獻亦與張冕同意邪。

苕溪漁隱曰。閩中漕宇修貢堂下。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拂地。眞所未見。每春着花。眞錦繡段。其間有如紫綿揉色者。亦有不如此者。蓋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概論也。至其花落。則皆若宿粧淡粉矣。余三春對此。觀之至熟。大率富沙多此。官舍人家。往往皆種之。並是帶子海棠。正與蜀中者相似。斯可貴耳。今江浙間別有一種柔枝長蔕。顏色淺紅。垂英向下。如日蔫者。謂之垂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蓋強名之耳。

復齋漫錄云。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急。民急於應期限。率皆磨石碑以代之。前人之碑用是盡失。議者謂是石刻之一厄會也。

苕溪漁隱曰。予舊嘗記一小說云。干溥嘗爲向拱討鳳翔有功。拱後鎮京兆。思有以報溥。詢其所欲。溥曰。長安故都。碑篆尚文。願悉見之。拱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詣之。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溥命善書者分隸爲琬琰集一百卷。當拱之訪求石碑。或踐田害稼。村民深以爲害。鑱鑿其文字。或爲柱礎碓磑略盡。亦金石刻之厄會也。然則長安石刻。既經此二事。諒所存者。亦少矣。好古博雅之君子。莫不歎息於斯焉。又金石錄云。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爲世模楷。此碑尤爲雄偉。致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刊新製。好古者爲之歎惜。今鄱陽有此板本。乃再刊者。失眞爲多。但尚有典型耳。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三

六一居士

東坡云。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上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見黃牛愁客舟。右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于公云。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于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可回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

六一居士傳云。居士初謫滁州。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

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

苕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棐云。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惟吾能之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修爲詩。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紀全不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錄於此。廬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晻靄。下壓后土之鴻龐。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谾。千岩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嘵。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厖。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其一云。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

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却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其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余觀介甫明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永叔。不可遺也。因附錄之。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回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復齋漫錄云。文忠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亦作泥。山谷六言詩。潤花小雨斑斑。

藝苑雌黃云。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煙雨不能然也。

苕溪漁隱曰，歐公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汪彥章云，路行歸鴈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彥章雖體歐公詩，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掛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因勝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標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苕溪漁隱曰，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玩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浪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兩間皎皎挂寒鏡，餘暉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于此時，翛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晚史云，文忠早朝詩云，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為美句，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歐之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不用漢闕也。

東白堂小集云，中秋夜待月詩，和者數人，趙承之一聯云，古來此夕難經歲，今夜誰家不倚樓，孫仲父一聯云，坐待銀盤生海底，俄驚金餅上雲頭，尤為佳也，苕溪漁隱曰，余評前一聯自在，語意俱到，後一聯用銀盤金餅，止是詠月，何獨中秋，吾無取焉。

苕溪漁隱曰，古人賦中秋詩，例皆詠月而已，少有著題者，惟王元之云，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蘇子瞻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蓋庶幾焉，如杜子美劉夢得皆有八月十五夜詩，祇是詠月，然亦佳句也，子美云，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路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夢得云，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里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

苕溪漁隱曰，永叔喜雪云，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為豐年候，占驗勝蓍策，三白非古人不曾用，自永叔始，遂為故實，如鮑欽止雪詩云，三白歲可期，一飽分已定，呂居仁雪詩云，看取一年三白喜，然其人新年，皆本此也。

劉貢甫詩話云，永叔與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修，嘗問聖俞平生所得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蓋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無似此乎。

復齋漫錄云，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灑密聽窗知，荊公全用以為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

法藏碎金云，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予之所居，有迎春花，桃花，因閑觀之，二花多五出，亦有六七出者，百中之一耳，譬如千萬人中，或有一人生六指，物理如此，不足怪，莊子云，枝指是也，萬一有反常之事，固當無執定之理。

藝苑雌黃云，南史張融作海賦成，示顧凱之，凱之曰，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因命筆益之云，漉沙成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東坡雪詩，押鹽字一聯，漁蓑句好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若徒知柳絮擬鹽用謝安故事，殊不知不道鹽三字，亦有來處也。

苕溪漁隱曰，皆直雪詩，賦尋高處望雙闕，佳氣忽忽寒妥帖，一川秀色浩凌亂，萬樹無聲寒妥帖，二詩當以是為優，句意俱工。

六一居士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有感于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為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附君謨譜之末焉。

藝苑雌黃云，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一春，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弘罷宣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斸去，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為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隱有辜負穠華之語。

復齋漫錄云，東坡雨中明慶賞牡丹云，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燃，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又云，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蘂，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友，以牛酥同贈，且曰，俟花彫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豔，其風流貴重如此。

東坡云，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繁卿為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為姦，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為首，遂罷之，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為民害也，會當有能之者，錢惟演為留守，始置驛貢洛陽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次韻林子中春日見寄詩云，為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以此也。

東皋雜錄云，韓魏公守維揚，王荊公王岐公為僚客，公愛重之，方春作芍藥會，有四枝，正紫重瓣，黃蘂中有金線之，號腰金紫，標識不過一二，公召二客賞之，尚少一客，俄報陳太博入境，秀公也，即召之，後皆為宰相，故荊公作魏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復齋漫錄云，東坡言古今七言偉麗之句，永叔一聯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上句取李太白長波萬古之句，東坡一聯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上句取杜子美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之句也。

苕溪漁隱曰，永叔有句云，黃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涼，先君有句云，合桃紅綻鶯聲老，宿麥青黃燕子飛，皆初夏詩也。

本朝名臣傳云，初仁宗以唐書淺陋，命官刊修，在職五年，而修至分撰紀表志，七年書成，宰相韓琦，奏不悅宋祁，以所上列傳文采雕飾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修看詳，改歸一體，修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官高者，是時祁守鄭州，修位在上，修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庠聞而喜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修唐史，蔣仲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僥倖，上顧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新史易其語云，比衛賣補易，人心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仲

曰，否，非是亂，但人有叛心，亂由是生，不若俗吏詞翰而理順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作韓忠獻公晝錦堂記，開有了，以碑本寄張安道，安道嘆歎久之，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疵，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來治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乎相。

本朝名臣傳云：歐陽公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拯之政勵修者，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服其言。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

許彥周詩話云：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閎贍，辭亦精緻如此。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四

梅都官

藝苑雌黃云：河豚新附本草云，味甘溫，無毒，日華子云，有毒，予按倦游雜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暮春柳花飛，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臠其肉，雜蔞蒿荻芽，瀹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故聖俞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蝦，而其後又云，炮煎苟失所，轉喉為莫邪，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為無毒，蓋誤矣，及觀張文潛明道雜志，則又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傳以為有毒，能殺人，余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蔞蒿荻芽菘菜三物，而未嘗見死者，若以為土人習之，故不傷，蘇子瞻蜀人，守揚州，晁無咎濟南人，作倅，每日食之，了無所覺，南人云，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大毒，河豚備此四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一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云能毒人，土人亦不甚捕也，子瞻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者，云也直那一死，其美可知，或云，子不可食，其大纔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予嘗見漁者，說所以取之之由，曰河豚盛氣易怒，每伏水底，必設網於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怒而上，遂為所獲，吳人珍之，目其腹腴為西施乳，予嘗戲作絕句云，蔞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嗜之，以亡其國，茲可以為來者之戒。

許彥周詩話云：福州嶺口有蛤蜊，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天氣正熱，不可致遠，呂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千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

六一居士詩話云：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予為兒時，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苕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宛陵集序，晁無咎海陵集序，二序皆論詩人之多窮，余嘗愛之，故併錄宛陵集序略云：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海陵集序略云：文學不足以發身，春秋時，士大夫顯名諸侯，人稱之至今者，皆有他事業，退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其用如蓍龜藥石，而文章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是，一切趨合抵巇，無春秋時事業矣，而文學尤為不急，詩又文學之末，非至唐始盛，然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故世稱少達而多窮，自蘇李而下，枚數之，至唐，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取世資，又多窮如此，而士或一好焉，惟恐其學之不至，營度彫琢，舒其得意，不啻如鍾鼎之獲，屏他好嗜，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得譴病，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嗚呼，非誠心好之，孰能困而堅，往而忘返如此哉。

苕溪漁隱曰：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許彥周詩話云：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梅聖俞寵嬖曹氏，作一日曲，為曹氏也，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見一日曲，味其辭意，乃為南陽一娼語離而作，然則謂厚者亦復為之耶，其曲云，妾家鄧侯國，肯愧邯鄲姝，世本富綺羅，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紃，未嘗開戶窺，十六失所適，姓名僅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娛，當筵蓍樂府，不得同羅敷，涼溫忽在苒，屢接朝大夫，相歡不為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目色曾不渝，結愛從此篤，暫離尤恐疎，如何遂從宦去，涉千里途，郎跨青驄馬，妾乘白雪駒，送郎未遠別，妾心仍不如，水中鷸雙鳧，依依綠蒲，不如雲間鵠，兩兩下平湖，魚鳥尚有託，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華，終朝怨日晡，一心思杳子，便擬見梅花，梅花幾時吐，頻掐闌干數，東風若見郎，重為歌金縷。

苕溪漁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魯直云，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詩意皆相類，然魯直語有工於聖俞。

蘇子美

苕溪漁隱曰：元次山集，自釋云，罾笭笞而搖船，注云，上郎丁，下桑荒切，竹器也，故唐音訓云，讀作郎桑。

見槁本集音訓，又音上力下切，下息協切，取魚器也。蓋有半來兩音，自釋又云，能帶苓箵，全獨保生，能學鷙（五交切）閾，保宗全家，鷙也如此，漫乎非邪。其語雖協韻，然廣韻集韻于庚青三韻中不收此苓字，並于上平通字韻中收之。蘇子美松江長橋觀漁詩，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鱉腥，我實宦游無況者，擬來隨橘帶苓箵。黃魯直雨晴過石塘詩，長虹垂地若篆字，嶇岫插天如畫屏，村夫荷鋤解檢鈌，漁父晒網投苓箵。余少游德清道中，還寄子瞻詩，叢薄開櫳帳，漁篇寫鏡屏，殊離寬窄籠，支港泛苓箵，皆于青字韻中押，眞誤也。

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呂勝于蘇，蓋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苕溪漁隱曰，吳江長橋詩，世稱三聯，子美云，雲頭灧灧開金餅，水面沉沉臥綵虹，楊次公云，八十丈虹晴臥影，一千頃碧玉無瑕，鄭毅夫云，插天螮蝀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水叔謂子美此句雄偉，余謂次公毅夫兩聯粗豪，較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蘊藉也。

山谷云，二蘇送梁子熙聯句云，大榮大辱，能生死人，（叔才）二物不並，以撓厥眞，（子美）之子病悶，腸如車輪，（叔才）勞生到世，飢寒迫身，（子美）世俗齒牙，慨然莫親，（叔才）文彩光輝，伏不得伸，（子美）悽吟哀號，酸人四鄰，（叔才）夜討破牛，若燕作秦，（子美）腹憤軋軋，智奇陳陳，（叔才）淮國晚嶺，吳巢春律，（子美）去謝凡蘊，歸逢故辛，（子美）雌火在北，刑懸進屯，（叔才）紹風鞭霆，以脫凡鱗，（子美）景祐元年仲春，子美于蜀紋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于家集，略計雄文妙思，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諸陸不足吞也。

復齋漫錄云，田家汩汩水流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此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石曼卿

六一居士詩話云，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草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草書其籌筆驛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絕，眞余家寶。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後又云降于亳州一舉子家，欲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記舉子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仙鬼怪事不可知，然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括異志云，慶曆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按轡於其後，朝士媿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

苕溪漁隱曰，東坡言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烟

如微雲淡疏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冷冷，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繞樓飛步高竛竮，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膻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螟蛉，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爲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覓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

許彥周詩話云，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疏星，便是神仙風度。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荊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箔，太液池邊送玉杯，都下人以公用柳耆卿，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句，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云，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荊公取儀詩，豈謂柳詞邪，庾信春賦云，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六朝事迹云，半山報寧禪寺，荊公故宅也，其地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爲患，自荊公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病愈，乃請以宅爲寺，因賜寺額，由城東門至蔣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陳軒金陵集載荊公半山詩，凡十五首，苕溪漁隱曰，山谷稱荊公爲半山老人，故歐胡笳集句云，繞城王寅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荊公嘗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故公詩如董生只爲公羊惑，豈信捐書一語眞，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之類，皆意與本題不類，此眞所謂使事也。

復齋漫錄云，荊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陳子高云，庚辰三月十日，與關舉謝、陳明信集太平寺，明信誦介甫三品石句，以爲介甫壽高古今，如圖

亡。今日頑無恥。自謂當年不與謀。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遯澗云。介甫但是融化石箭行舊語。且陳亡。江總當皆北面讎仇。豈如此石之耐久邪。遯澗及余作詩。以反介甫。明信終守已說。爭論紛然。日暮能去。詩意不就。後十四年當癸巳寒食。重尋昔遊。巉石巋然固在。遯澗明信死已久矣。苕溪漁隱曰。予嘗三品石詩云。臨春結綺今何在。屹立巉巉終不改。可憐江總負君恩。白頭仍作北朝臣。此反介甫詩意也。

苕溪漁隱曰。謎字自鮑照始。以字體解釋爲之。其字謎云。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乾之一九。從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故介甫用字謎云。一月又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家有六口。兩口不團圓。

藝苑雌黃云。予頃與荊南同官江朝宗論文。江云。前輩爲文。皆有所本。如介甫虎圖詩。詁梅渡健。其間有神閑意定始一掃之句。爲此只是平常語。無出處。後讀莊子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解衣盤礴。贏。君曰。是眞畫者也。郭象注。內足者神閑而意定。乃知介甫實用此語也。又言杜陵有王十五閣會詩。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黃。俊味亦有來處。本草蔚注中云。此物兼爲美膳。梅俊美。除風破冷。是爲饌中之俊。又言韓退之叉魚詩。駢首類同條。駢首雖是常語。然考之周易。貫魚以宮人寵。下弼注。貫魚謂五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退之蓋取此。又杜詩贈李校書。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按文選江淹雜體詩序云。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則動魄之說。杜亦有所本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僕嘗問先生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有識者。不敢承當。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發動上心。遂以前朝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尙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耳。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有八字。吾友宜記之。僕因問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己。無少許玷缺言者。雖欲誣之。人主不信。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而回此老實不可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新法所以必行也。故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己意。則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辨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之初比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初爲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蘇軾爲開封試官。策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辭條例司。言靑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得與館職。皆遂審官與合入差遣。以軾轍兄弟故也。

龜山語錄云。或謂荊公晚年詩。多有譏誚神廟處。若下注腳。儘做得謗訕宗廟。他日亦措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荊公之徒。箋注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

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謂謗訕宗廟。發謗朝廷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如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眞欲人之謗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惴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爲後王法。今其所言譏誚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遺謗訕之罪者。幾人矣。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爲法。

復齋漫錄云。荊公既排退之後。而喜揚雄。故著說以明劇秦非雄所作。又爲詩以辨之曰。豈嘗知符命。何苦自投閣。長安諸儒操行自爲薄。謗誚出異己。傳載因疎略。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穆公。史官蓋多聞。自古喜穿鑿。蓋以投閣劇秦等事。比伊尹干湯。伯夷扣馬。百里奚飯牛。爲不足信也。人之嗜好。一有所惑如此。然其後又作絕句以詠雄云。他年未免投天閣。虛爲新都著劇秦。又古詩云。歲晚天祿閣。強顏爲劇秦者何邪。

藝苑雌黃云。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誤。洪之意蓋欲以少對密。以疎對親。予作荊南教官。與江朝宗雄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疎字。以多字對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復齋漫錄云。荊公詩。日高靑女尙橫陳。橫陳事見相如賦。及楞嚴經云。靑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靑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靑女乃天神。靑腰玉女。主天霜雪。荊公以靑女爲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靑女。乃爲盡理。璨昭明博山香爐賦云。靑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爲霜雪神矣。

許彥周詩話云。荊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伏水滿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槐花詩云。晴溝漲綠周遭。俯視紅影移魚艦。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染條弄芳畏晚晚。已見黍雪盤中丁。事見家語。

復齋漫錄云。前輩以荊公詩。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同隗始詫燕臺。以爲失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然則承襲之誤。其來久矣。藝苑雌黃云。予與鄉人翁行可同舟泝汴。因談及詩。行可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貴挾長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莧凌風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己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亦與前一聯意同。

苕溪漁隱曰。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荊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來未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百家詩選是荊公所選。想愛此詩。因爲改七字。使一篇語工而意足。了無鐫斧之迹。眞削鐻手也。

四六談麈云。荊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盒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稿。無可予公意。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邱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衆以爲不及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在朝。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所贈之物。當倍循例。陰結內侍。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振。因能兩上之誣。上使中使二人。潛察府界靑苗。還皆言民便之。故上堅行不疑。

復齋漫錄云：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荊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賴步門在荊公舊居之前，故詩云：曲池數畝心容折，賴步庭閒眼欲穿。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側，有池不廣，而旱時不竭，世傳以爲王右軍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點，如硯出於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科者。荊公送和甫寄使江南詩，爲我聊尋逸少池，皆紀實也。

復齋漫錄云：陳無己詩話，謂平甫以揚號金山詩爲非宅才人語。所載四句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然余觀荊公金山詩，前四句亦如此：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苕溪漁隱曰：平甫咏金山詩云：北固山連三楚盡，中泠水入九江流。平甫咏揚州詩，反自作此等語，何也。

復齋漫錄云：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日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煙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爲啓宴張樂于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誠之於石云：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逐還於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投君難。紛紛辨解趨王闕，日暮從來易得官。

復齋漫錄云：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即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余見宋宜廣錄，載平甫熙寧六年冬，在宿崇文院，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迎其宮曰靈芝之宮。平甫有詩紀之，略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也。余又觀平甫女名茂者，有劍云：骨子向春有夢紀以誌其事，然予因之文，世覺無窮之者。

東皋雜錄云：荊公在鍾山，嘗見一尼入寺，使蔡天啓集句嘲之云：不住東林攬好去，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又集句嘲百舌池魚云：門前流水尚能歸，亦解腮出如有神，君欲釣魚須遠去，慎勿近前來相嚇。

許彥周詩話云：鍾山有一詩云：當年睥睨此山阿，欲戀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字，卻騎羸馬下坡陀。此王平甫詩，平甫許直不爲荊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賀方回

復齋漫錄云：方回辭有雁後歸云：巧翦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豔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遊夢挂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蓋本臨江仙，山谷只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唐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人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六

東坡一

東坡云：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居，人物與俗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頃觀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畤德麟者，曰：何爲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草木鮮叢，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送范景仁游洛中詩：前書儀洞府，松蓋假天壇。注云：歐陽永叔嘗游嵩山，日暮，於絕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又六一居士集有戲古唐山隱者詩：我昔曾爲嵩高客，偶向巖前坐磐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瑣樓臺。蓋紀此事。余謂二公人物文章，俱爲天下第一，自是神仙中人，應居紫府閬苑，固宜所夢所見之異也。

苕溪漁隱曰：子由作子瞻墓誌云：公謫黃州，幅巾芒屩，與田夫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元城先生語錄云：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過峻，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

隨時上下人也。

苕溪漁隱曰：余觀子瞻墓誌云：元祐二年，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胥侵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某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容某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會其病卒，乃已。

藝苑雌黃云：東坡端午帖子皇帝閤云：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試問我民慍，南風爲解無。原其意蓋欲聚君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坡以爲公權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其作端午帖子，用此意也。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雖不必續可也。故呂氏家塾廣記云：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以文宗樂廣廈之涼，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此說良是。觀公權嘗以筆諫，蓋造次不忘納君於善者，豈於此而無箴邪。又陳輔之以殿閣生餘涼，此兩字有功於修辭，予謂輔之此說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多只用公權舊語，故東坡詩：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又云：臥聞疎滴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不聞有殿閣餘涼之說。

苕溪漁隱曰：東坡所記湯泉，秦州之驍谷，渝州之陳氏山居，與秦君之所賦東城、及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後謫居惠州，游白水山佛迹岩，浴於湯泉，共有其八矣。余之所見，新安之黃山，閩中之劍浦，亦有其二矣。第湯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驪山是礬石泉，李賀詩云：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黃山是硃砂泉，圖經云：黃山舊名黟山，黟山東峰下有硃砂湯泉，熱可點茗，春時即色微紅，昔人題詩云：三十六峰高倚天，瑤臺金闕貯神仙，嵩陽若與黃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蓋爲是也。余嘗謂湯泉，其理不可致詰，故東坡白水山湯泉詩云：枯火焚大槐，谽汕吳武庫，誰燃丞相井，疑浣將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裂，熇沸湯泉注，豈惟渦獸駭，坐使蛟兒怖，安能長魚鼈，僅可燖狐兔，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苣雉，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汙。唐子西湯泉記云：佛迹院中湯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半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爲浴者計哉。或謂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謂水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炎涼特異如此，亦無足怪者。吹氣爲寒，呵氣爲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

六朝事迹云：建康興湯延禪寺棲湯山下，復有湯泉十所，今存者六。唐德宗時，韓滉爲浙江觀察使，說小女有惡疾，浴於湯，應時而愈，乃以女捐資建精舍於湯山之右。

藝苑雌黃云：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驟雨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敏若咏雪詩，有燕南雪花大於掌，冰柱懸簷

一千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邪？雖豪覺畔理。或云：咏雪非敏若詩，見施欽止青白堂小集。苕溪漁隱曰：東坡集載此詩，是題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故云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可謂善造語，能形容者也。畫品中止有李營邱驟雨圖，從無崔白者，東坡此詩又云：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崔，風蒲半折寒雁起，竹間的皪橫江梅，乃是崔白冬景圖，藝苑以爲驟雨圖，誤矣。余又觀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如秦少游秋日絕句：連卷雌蜺挂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妝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豪而且工。

復齋漫錄云：送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是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爲荊州長史，則天問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苕溪漁隱曰：余閱舊史云：則天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溫公通鑑云：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新史云：武后謂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孫之翰唐史論斷云：武氏問仁傑曰：我要一好人任使。並不云奇男子，復齋誤矣。

東皋雜錄云：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豬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又以三十錢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快片批四兩來。

復齋漫錄云：內翰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多晝寢，山谷俟其耳熱鼾寐，即於子敦胸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此乃市廛多用此語以文背，故山谷因以爲戲。

東皋雜錄云：東坡善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曰：公真有大臣體，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後拜相，東坡當制，有云：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之動。又嘗謁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見，便坐昌陽盆畜一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微仲不悅。

苕溪漁隱曰：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邪？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答，空山自雲應。此語全類李太白，今印本誤作自雲應，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疊也。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

東坡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云：余嘗觀唐人西域記，言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雨之聲，均節

戎、晉後，禍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又學林新編云：前漢地里志上郡有龜茲縣，應劭注曰：龜茲音邱慈，某案字書，龜居逵切，又居求切，蓋居求音鳩，亦收在尤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慈，而應劭音龜作邱者，下字書居求切，誤以入邱音也，其餘史書並音龜茲作邱慈，實應劭唱其誤耳，番火名號有它音，不讀如本字，故可汗音磕寒，閼氏音烟支，谷蠡音祿黎，𤅊氏音權精，渾邪音閣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鈆牙，先零音銑憐，冒頓音墨特，凡此皆變為它音，諸名山藏及各書亦不載者。

苕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落日繡簾捲，庭下水連空，快哉亭詞；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夜登燕子樓詞；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詠笛詞；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詠梅詞；東武南城，新堤固，漣漪初溢，宴流杯亭詞；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夏夜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別參寥詞；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

復齋漫錄云：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鬻非得如嬰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余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按仙傳拾遺載進士龐靖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嫩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多壽，何東坡忘此邪。

復齋漫錄云：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云，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種木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為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方禁，故詩碑不復見，而過往題詠者不可勝紀，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客髯有恨聲，謂此也。

苕溪漁隱曰：柳子厚王介甫以道傍大松人多取以為用，各以詩借之，子厚意雖自謂語反成晦，不若介甫語顯而意過也，子厚云：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介甫云：虬甲龍髯不可攀，亭亭千尺蔭南山，自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爝火間。余昔過衡嶽，夾道古松最盛，正有此患，雖嶽祠相近，官不能禁也。

苕溪漁隱曰：吾家有二畫馬，乃陸遠所摹伯時傳本，其一則子瞻詩，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其一則黃魯直詩，西河驄作葡萄錦，因光夾鏡耳卓錐，正眡此二詩，雖不見畫圖，當如支遁語道人，憐其神俊也。

復齋漫錄云：明皇雜錄言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言玉花驄者，以其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苕溪漁隱曰：李伯時亦嘗畫照夜白圖，蔡天啟題詩云：天上房星不下來，迎山霸棠飽芻駘，龍姿逸態飛騰蓋，賴有斧端力挽回，略似坡云。

復齋漫錄云：東坡筆記謂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騣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正作此狀，不知三騣謂何，今乃見岑參詩，有衛尚書赤驃馬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時剪出三騣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騣其飾也。以上皆東坡說也。余政白樂天詩云：雛衣裁兩葉，馬鬣剪三花，楊巨源觀打毬詩云：玉勒回時沾赤汗，花騣分處拂紅纓，纖維作勅命賜寧王馬詩亦有云：銀點黃金眼，花開白雪騣。何東坡獨忘樂天等詩耶，余又嘗見小詩言開元天寶間，世尚輕肥，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萱畫虢國出行圖，其上亦有三花馬，蓋三花馬，剪騣為三瓣耳。

苕溪漁隱曰：東坡題伯時畫馬云：龍眠胸中有千駟，議者謂譏其無德而稱，余意其不然，如文與可作墨竹，故和質魯谷云：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豈亦是譏之耶。又山谷詠伯時虎脊天馬圖，亦云：筆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蓋言畫馬之妙，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輪扁之斲輪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蓋謂東坡嘗作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典型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苕溪漁隱曰：山谷題伯時天育驃騎圖云：明窗盤礴萬物表，寫出人間真乘黃，邂逅今身猶姓李，可非前世江都王，山谷用此事於伯時尤為親切，姓與藝皆同也，江都王畫馬今猶有存者，陳去非嘗跋以小詩云：天上房是空不動，人間畫馬亦難逢，當年筆下千金鹿，此日窗前八尺龍。

雕史云：古之善作詩者，工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予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云：旦刷幽燕，晝秣荊越。子美驄馬行云：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晡秣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斯亦也，二公之句，各可以當之。

復齋漫錄云：老杜贈曹將軍霸詩云：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黃金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贈寫真何充詩云：黃冠野服山家客，意欲置我山岩中，勳名將相今何在，往寫褒公與鄂公，蓋用此也。鮑欽止亦作謝傳神蔡敦直云：驪谷丹青有古風，筆端及我未宜豐，雲臺麟閣遙相望，枉寫褒公與鄂公，用東坡語，尤為難功。

東觀餘論云：關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韋鶠，子美有韋偃畫馬詩，偃當作鶠，蓋傳寫之誤。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水畫馬形勝神，韓從容二人間，筆格差不及耳。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七

東坡二

復齋漫錄云，古樂府張正見雉子斑云，「雉當渡弱水，不怯如皋箭。」毛處約雉子斑云，「能使如皋路，相迎巧笑開。」蓋用賈大夫事耳，而黃朝英緗素雜記乃謂東坡錯用如皋事，故云不向如皋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承古樂府之誤耳。若潘安仁射雉賦云，「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之一笑。」山谷南園記云，「可盡記子之言，我將歸之南園之石，他日御以如皋，雖不獲雉，倘期一笑哉。」若二公者，真可謂得傳意。

復齋漫錄云，虢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小杜臺城曲兩句云，「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確當，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被收，今之坡詩爲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爲誤，蓋彼不記小杜詩也。

藝苑雌黃云，前漢龔遂傳，有令民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之說，坡和段逢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廛。」則誤以一百本爲五十本矣。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又言曹操之罪云，「特置發邱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遊巽女由詩云，「縱令司馬能鐫石，奈有中郎解摸金。」則誤以校尉爲中郎矣。盧氏雜說，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以謂蒸鵝鴨，良久就食，每人前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贈陳季常詩云，「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則又以鄭餘慶爲盧懷慎。呈詩押簷字一聯云，「敗履尚存東郭指，飛花又舞謫仙簷。」東郭指正用呈事，出史記滑稽傳，謫仙簷蓋取李太白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即無呈事矣。晦主子在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誰不愛其語之工，然南史孔德彰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即無笙歌之說。次韻滕元發寄詩云，「坐看青邱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按子虛賦云，秋田乎青邱，彷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蔕芥刺鯁也，非草芥之芥。西湖詩亦有青邱已吞雲夢芥之說，皆非也。

谷庵銘云，孔公之堂，名庵白黑，蘇子嘗夜作問，堂避白爽，庵白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然則知白守黑，不可謂之名曰谷也。又詩中言宋廣平爲鐵心，夏仲御爲木腸，亦皆與本處不合。

復齋漫錄云，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七八里間，仁宗時，陳道士所修，有花木亭臺，四時遊客不絕，東坡詩所謂玉仙洪福花如海是也。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方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諸閩吏，書之存雖辭，然其失自退之矣。

藝苑雌黃云，老杜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山谷題劉將軍鵝詩，「遊似山陰寫罷，籠鵝翠腳向王家。」而前輩詩又有鵝著羲之墨，書罷籠鵝去，數紙尚可博白鵝，山陰不見換鵝經，白鵝曾換右軍帖，皆不斥言所書者何經。西清詩話載李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考之晉史，逸少所寫，乃道德經，非黃庭也。太白蓋誤用此事。比觀梅聖俞謝宋元憲贈鵝詩，「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去，從教養鶴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聖俞此語，豈亦承太白之誤耶。又觀白氏六帖所載，亦言黃庭經，則古人誤用此事，非獨太白爲然也。苕溪漁隱曰，呂居仁寄朱希真詩云，「主人鵝可換，吏爲寫黃庭。」亦沿襲誤用也。余謂太白又有詩云，「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則又謂道德經矣。

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經爲逸少書，復或疑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過江飄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以按甲子，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三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案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釀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群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籠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殆未之考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成篇，即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蓋欲隨之耳，初未嘗致之。而韓退之詩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哉。

苕溪漁隱曰：世傳黃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亭序，皆爲王會稽書，余觀諸公評論，各有區別，今悉著於篇，蓋欲其知是否耳。永叔云：黃庭經一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石本，已愛其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藏此本數世矣，世傳王羲之書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魯直云：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刓缺，亦難辨眞僞，蓋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閒勝徐浩書也。公雖不明言黃庭經爲王會稽書，然亦疑似其語，蓋亦於世俗之傳故耳。永叔云：樂毅論石在高紳學士家，紳死，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秘藏，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家，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金石錄云：集古錄言樂毅論石已焚之，非也。元祐間，故郎官趙竦嘗以石隨行，已斷裂，則木匣貯之。沈存中云：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後傳人間，或云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藏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猶在，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安世亡，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今之樂毅論皆其摹本也。魯直云：樂毅論舊石刻，秩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眞多矣，其完書者，是國初韓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弟，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觀此，則樂毅論時所珍愛如此，但僞本今難得耳。永叔云：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耳，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耳，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皆與二人所書

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子瞻云：歐公言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不安，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眞，自不解辨，況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眞僞，難矣，顧筆畫精穩，自可爲師法。魯直云：遺教經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書。黃庭堅曰：吾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耳，清勁方重，蓋度越瘞鶴銘子雲數等，頃見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則諸公之論如此，其遺教經非王會稽書審矣。永叔云：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眞彌遠，然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眞蹟宜如何也，世言眞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時，搜訪所得，集爲十卷，俾摹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眞本已失，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子瞻云：唐太宗訪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文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故孫莘老詠墨妙亭詩云：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蹟猶龍騰。魯直云：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秘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其妙蹟惟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彷彿存古人筆意耳。又云：蘭亭序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余性亦嗜古刻，所得蘭亭序亦數本，肥瘦不同，並存之，聊爲佳玩，洪慶善頃知憲江左，以黃庭經樂毅論見遺，殘缺過半，云得之鄱陽，余觀秘閣曬帖，有此二刻，皆完好，無一字殘缺，則知此爲舊本矣。

藝苑雌黃云：古人詩押字，或有語顛倒，而於理無害者，如韓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比觀王逢原有孔融詩云：虛云座上客常滿，許下惟聞笑習脂，黃魯直有和荊公西太一宮六言詩云：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按後漢史有脂習而無習脂，有秦西巴而無巴西，豈二公之誤邪。漢皐詩話云：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圖畫畫圖，毛羽羽毛，白黑黑白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後人亦難傚之，若不學矩步，而學奔逸，誠恐麟麒鳳凰，木草川山之句，紛然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語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江綠水，對野草閑花，以此太熟，故易以雲山烟水，此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己所謂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之語，爲可信。

許彥周詩話云：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之善誨人也。

復齋漫錄云：鍾稚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晚往過其館，置酒相勞，各舉爲文，稚父得偶儷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偶儷起於王家也。

師友談苑云：東坡令門人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當時士大夫做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詩文章爲戲者，一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

藝苑雌黃云：予與潘伯龍食榧子，乃言諸處榧皆不及玉山者，予方悟東坡詩有彼美玉山果，粲爲金盤實之語，恐是上饒玉山縣，潘云：玉山地名，在婺之東陽縣，所生榧子，香脆過它處，予攷集韻榧字注云：本名有實，出東陽諸郡，而本草榧實注亦云：今出東陽諸郡。

東坡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効，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坡題息軒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正此意也。苕溪漁隱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閑之日多，固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饑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嚥不下也。

苕溪漁隱曰：吳興澤國也，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仍多蚊蚋，予昨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窗飛豹腳，雨餘欄楯上蝸牛，眞紀實也。舊說秦州西溪瀕海多蚊，范文正爲鹽監，題詩云：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莫要問前程，想與吳興同患也。

龜山語錄云：因論蘇明允衡論權書，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中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荊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爲，又其審敵篇引鼂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捕滅二虜，然後致太平，其曰：才以用兵爲事，只見騷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苕溪漁隱曰：龜山謂老蘇爲荊公所薄，余觀張安道作老蘇墓表，老蘇亦自鄙荊公，蓋道不同，不相爲謀，

宜其矛盾如此。嘗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于聖人。歐陽修亦與之善。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當時見之者。多不謂然。曰。嘻其亦太甚矣。先生既歿三年之後。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苕溪漁隱曰。湖吳江三賢堂內陸龜蒙詩云。下有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御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經舍下。彈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天子。今將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宮禁。信然。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曰。吾戲耳。

苕溪漁隱曰。遊道場山何山。詩云。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汪彥章何山何氏書堂記云。寺有何氏書室闕記。相承以何氏爲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爲吳興太守。以其居爲寺。而名其山。

許彥周詩話云。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眞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力不知人遠。上溪橋。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首坡壠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八

東坡三

東坡云。黃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敗歸由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蒹葭。若使縱火。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鎭。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因以小舟載酒。飲於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涌。大魚皆出。山上有栖鶻。亦驚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江夏辨疑云。周瑜敗曹公於赤壁。三尺之童子。能道其事。然江漢之間。名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今復州竟陵）一在齊安郡之步下。（今齊安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界）予謂郡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也。按三國志。建安十三年七月。曹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既而琮降。備走夏口。冬。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戰不利。又周瑜傳曰。備進住夏口。孫權遣瑜等與備幷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夫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者也。故酈道元水經注云。江水又東左逕百丈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將軍處也。江水又東逕大軍山南。由是觀之。以大軍山而考。合其處所。可以無疑矣。此嘉魚同經所謂赤壁。山在縣西北步近七十里者也。夫山川土地。異處而同名者。寧復少哉。如熊耳山爲伊洛所自者。乃在於虢。而敗亦眉枯甲與山齊者。自在洛矣。比見詩人所賦赤壁。多指在於齊安。蓋齊安與武昌相對。意以孫氏居武昌。而嘗爲曹公所攻。卽戰於此者邪。客亦有謂予曰。今九江之下有散花洲。乃瑜戰勝犒軍士散花於此也。嗚呼。是信習俗之過也。

東坡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麵。作槐芽溫淘。糝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所斫松江鱠。繼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鬭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又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寒具乃撚頭也。出劉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詩云。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淸。莫將北海金虀鱠。輕比東坡玉糝羹。

上庠錄云。兩學公廚。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而饅頭尤有名。士人得之。往往轉送親識。詢前輩云。元豐初。神廟留神學校。嘗恐飲食菲薄。未足以養士。一日有旨。詣學取學生食以進。其日食饅頭。神廟嘗之曰。以此養士。可無愧矣。自是飲食稍豐潔。而饅頭遂知名。

唐子西語錄云。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衡耳。東坡之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彷彿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苕溪漁隱曰。赤壁後賦云。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此賦初言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夢二道士。羽衣翩躚。末言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矣。余嘗見陸道書赤壁二賦。因以此詰之。渠爲之閣筆。高道傳言。天寶十三年重陽日。明皇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徘翔。上親射之。其鶴帶箭孟予西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州城西有道觀。徐佐卿者。自稱青城山道士。一歲凡三四至觀。一日忽自外歸。攜一箭。謂人曰。吾行山中。偶爲此矢所中。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留之。明年。箭主至此。當付之。復題其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見其箭。命取閱。甚異之。乃知沙苑所射之鶴。卽佐卿也。此賦指道士爲鶴。正暗用此事。

復齋漫錄云。東坡謫居黃州五年。赤壁有巨鶻。栖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遊赤壁。而鶻巢已亡。作詩示何次仲云。蔽空叢竹白沙游。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巢尙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老。眷戀羣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寥餘詩句在江樓。次仲和答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攀當見水人猶怨。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首皆言鶻巢。蓋推賦而言也。

藝苑雌黃云。古人文章中多言盧橘。李白詩。盧橘爲秦樹。蒲桃出漢宮。宋之問詩。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又云。冬花採盧橘。夏果摘楊梅。戴叔倫詩。盧橘花開楓葉衰。而蔡君謨荔枝譜亦云。道里遼絕。皆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皆不顯言盧橘爲何物。東坡集中言眞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作詩有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之句。蓋指盧橘爲枇杷也。故僧惠洪冷齋夜話。載此

意，而爲賂甘露集中，有書盧橘一絕云：皮似椑柿綠而剝，核如龍眼味甘鮮，滿盤的皪如金彈，叢子分嘗憶去年。此正謂枇杷，然山谷以謂瀟湘間有一種色黑而夏熟者，疑其爲盧橘，則與東坡之意相反。予嘗考之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鳧之所，有盧橘，其夏熟。吳錄曰：朱光祿爲建安，庭有橘，冬覆其樹，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上林賦曰：盧橘夏熟。近是也。魏王花木志曰：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則盧橘似非枇杷，故上林賦既言盧橘夏熟，又言枇杷橪柿，不應如此重複。不知東坡何所據而言。復齋漫錄云：唐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則一物爲二物矣。然予觀張勃吳興錄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張勃之說既如此，則相如之賦，殆未可以爲失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云：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此帖乃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東坡以爲子敬帖，誤矣。韋應物答鄭騎曹青橘絕句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猶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韋應物爲蘇州刺史，所言洞庭，即太湖中洞庭山。或云用洞庭湖橘洲事，非也。魯直謝檄君寄黃柑云：色深林表風霜下，香著尊前指爪間，書後合題三百顆，頻隨驛使未爲慳。右軍又一帖云：奉黃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魯直誤用鐵三百，豫章集又載魯直語：余往時以爲右軍帖中贈予黃柑三百者，亦誤也。右軍前一帖在賜書堂法帖中，後一帖在劉次莊法帖中，皆墨本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帥定武，和曾仲錫元日見寄云：燕南異事眞堪紀，三寸黃柑擘永嘉。宋武帝子義康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之，而以次者供御。文帝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供御，大者三寸。見南史。

復齋漫錄云：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苕溪漁隱曰：李詩云：紛紛兒女爭所似，碧海長鯨君未掣。用杜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又云：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踏鐵。用杜詩，腕促蹄高如踏鐵，交河幾蹴層冰裂。寄李公擇白石山房云：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用杜詩，不見李白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東坡嘗作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卷。此詩雖言謫仙，實指公擇，以非與姓皆同故也。又濟南和公擇詩云：敝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爲蘇李也。東坡作詩，用事親切，類如此，它人不及也。

苕溪漁隱曰：謁告絕句云：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祇愁戲瓦閑童子，卻作泠泠一水看。事見楞嚴經，月光童子室中安禪，我有弟子窺窗觀室，惟見清水，遍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爾時童子捷來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

即開門，入此中，除去瓦礫。童子奉教，我後出定，身質如初。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中叟前致辭，室內嫗粗醜。故薄薄酒云：醜妻惡妾壽乃公。用此意也。次韻李邦直感舊云：婉婉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還嘲。用退之旅宿夢婉婉之句。溫柔鄉事見飛燕外傳。

東坡云：世之蓄某詩文者多矣，率眞偽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苕溪漁隱曰：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眞僞相半，其後居世英家刊大字東坡前後集，最爲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謬誤絕少，如御史府諸詩，不欲傳之於世，老人行道中王君屬郎，非其所作，故皆無之。後集乃後人所編，惜乎不載和陶諸詩，大爲闕文也。山谷亦有兩三集行於世，惟大字豫章集，并外集詩文最多，其間不無眞僞，其後洪玉父別編豫章集，朱彤李敦儒正是詩文雖少，皆擇其精深者，最爲善本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作諫論云：魏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爲諫諍之術。且云：鄭公之初，嘗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余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未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

苕溪漁隱曰：余讀三蘇文，有諫論上下二篇，其間云：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也。其言止此而已。復齋乃云：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爲諫諍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諫論中初無此等語，不知復齋何從得之邪。余觀諫論，始是老蘇作，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所作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以示歐文忠公。公答聖俞書略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與子游，翁如退之蹈軻邱，尙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四十秋。蓋敘昔語也。

文昌雜錄云：余見光祿卿解賓王說，登州每晴霽，烟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苕溪漁隱曰：東坡言予聞登州海市久矣，父老云嘗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云：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見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九

東坡四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苕溪漁隱曰，詩意佳絕，善於爲戲，略去洞房之氣味，翻爲道人之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咤其佳麗風流哉。

藝苑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住，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何其婉媚也。和齋漫錄云，洛陽伽藍記言，河間王有婢名曰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爲老嫗吹篪，羌人無不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然則名婢曰朝雲，不始於東坡也。

苕溪漁隱曰，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卧虛寂堂，月明浸疏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語似優於太白矣。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元漱玉亭首句云，高岩下赤日，深谷來悲風，

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上夜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聊舉四詩，其它甚衆，又栖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句，此等語精研絕識，眞俗人道不到也。

復齋漫錄云，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旨，其後得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在京師，居紅橋子第，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置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斷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濯之，且刻其形于四傍，予爲子銘其左，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有六，雙琥璏，三鹿盧帶鉤，琫尾，瑑琮，杯，水蒼佩，螳螂帶鉤，佩刀柄，珈，瑱，珙璧，琊珌，搖琥，璏等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于積瑑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包以桐櫝，以輕車至京師，藏之宣和殿中，其十六種玉，惟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東坡銘刻與伯時序跋，昔蹤有之，今皆亡去，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因存之。苕溪漁隱曰，洗玉池銘云，惟伯時父，弔古啜泣，追琢玉人，解帨推衣，劍璏鐵珌，錯落其室，既被拱璧，遂窒四壁，哀此命也，久孰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則此銘固已敘其事矣，復齋乃謂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者，何也。

苕溪漁隱曰，和道潛放魚詩云，況逢盧館對虛全，不怕校人欺子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命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美數俘而出，注，子美即子產也，東坡詩用此，或以孟子所言，有饋生魚於鄭子產，校人烹之，疑非子美，蓋不皆見此耳。

蘇子由鳳咮石硯銘云，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咮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

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即厚者不及徑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也，子瞻方爲易傳，日効于前，與有功焉，故特援筆凝神而爲之銘曰，陶土塗鑿，崖石元之，黟頴之賊，滄清泉閶，東谷黟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狀思，招伏羲，指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何時，止爲出。苕溪漁隱曰，予爲閩中漕，嘗被檄於北苑，修貢茶，熟知其地矣，造茶堂之後，鳳凰山之麓，有一泉，覆以華屋，榜曰御泉，其廣三四尺，深五六尺，石砌其底，止留泉眼，時一小井耳，泉之東西二十餘步間，兩山向抱，各有小澗，水流出，其水皆可造茶，即無深水潴蓄，何以爲潭者乎。由所言咮潭，其地初無之，又安得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只爲研乎，又云，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咮潭水則不成，此言愈誤也。子瞻亦云，建州鳳凰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研至美，如有鋒，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發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研，而求名於余，余名曰鳳咮，又云，僕好用鳳咮石研，然議者異同，蓋少得真者，皆爲黯黮灘石所亂，盡出於逐利之所爲，余於叢話前集已辨鳳咮研非出於北苑，乃劍浦黯黮灘石，蘇氏伯仲爲王頤所紿，信以爲然，故反以此灘之石爲亂真耳。

苕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緻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爲研，故世所珍也，石雖多種，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爲孔毅甫作龍尾研銘云，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此羅紋石也，又詩云，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

陽湖馬嘶，又不見王孫青驄橫嬌嬈，腸斷浮空遠山色。春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迴來爽亂愁大公，兩向君家書幌中。小窗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此屏子石也。汪彥章詩云：冰蹄吐碧抽銀愁仙女，鳴機號月窟，實箱裂斷揮縹緲，爲入窯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泓容俗賞，故令玉管傲松腴，萬縷秋光聯出浚。此緣絲石也。研譜云：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歙石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足過於端石矣。端溪石則色皆青紫，卒歲精拭，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清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爲佳品也。李長吉詩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脣，暗洒萇弘冷血痕。劉夢得答唐秀才贈紫石硯詩云：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元。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蠩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

東坡銘云：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鑒之液。蓋言其發墨與滋潤也。研譜云：端石有鸜鵒眼爲貴。眼，石病也。余謂不然，若犀象之有文，皆物之奇也，烏得以病言之？嘗見士人王彥佐所蓄端硯，其一眼正圓，大若英實，青綠黃相重，其色鮮瑩，自外至心，凡六七重，誠爲罕得也。惟端石乃有眼，流傳四方，以此爲辨。若唐州紫石，石絕佳者，與端石亂真，特以其無眼，故得以辨之。研譜又云：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獨不云唐州紫石，蓋出於近歲，余嘗得親之，官合肥，合肥與唐州相去雖遠，商人多販此紫石研來，因從得之，雖色澤可愛，然試之不發墨，計世間必多有此研，往往人皆以爲端石矣。綠石出於洮河，研譜云：性懷不起墨，不耐久貯，山谷與文潛皆云：堅可磨刀劍，余未嘗見之，故莫能定其是否也。山谷從人覓綠

石研云：久聞岷石鴨頭綠，可磨桂溪龍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試飽霜秋兔毫。文潛和魯直惠洮河綠石冰壺研詩云：洮河之石利劍矛，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虜地困沙礫，一日見寶來中州。黃子文章妙天下，獨駕八馬森幢旒，平生筆墨萬金直，奇煤利翰盈篋收。誰持此研參几案，風瀾近手寒生秋。抱持投我來不惜，副以請詩帕加璧。明窗試墨吐秀潤，端州歙州無此色。銅雀臺瓦研，以古物而見貴於世。瓦頗有青色，其內平瑩，厚有及寸許者，上多印工人姓氏，皆八分隸書也。六一居士答謝景山遺古瓦研歌，略云：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蒿萊。苔文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敝絮各有用，誰使鐫鑱凸與凹。東坡作山谷銅雀硯銘云：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爲麟獲。潁濱遺老云：客有游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研，甚堅而響，歸以遺余，爲之銘，略云：埴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星屯，得水而燥，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澁，石質金堅，水火則然，埏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琢爲吾研，則尚細膩。東觀餘論云：研譜言相州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耳，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之筒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叢傳聞之誤耳。硯錄云：紅絲石出於青州黑山，其理紅黃相參，二色皆不甚深，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其紋上下通徹，勻布清之，以水則有液出於其間，以手摩拭之，久而猶著如膏，若覆之以匣，至開時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自得此石，而端歙之石皆置之巾笥，不復親矣。研譜云：紅絲石研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

墨爲之乾。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東坡云：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搬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余今折衷此三說，東坡之說與彥猷合，而永叔之說太過。余嘗見此石，亦潤澤而不枯燥，但堅滑不甚發墨，彥猷如青社日首發其秘，故著硯錄品題爲第一，蓋自奇其事也。至永叔乃謂紅絲石研須飲之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若是則非硯材矣。因記談苑云：徐鉉工篆隸，好筆研，歸朝，聞鄴人耕地時有得銅雀臺古瓦，琢爲硯甚佳，會所親調補鄴令，囑之，經年尋得古瓦二，絕厚大，命工爲二硯持歸，面以授鉉，鉉得大喜，即注水將試墨，瓦瘞久，燥甚，得水即滲入，旋注旋竭，有聲噉噉焉。鉉笑曰：豈銅雀之渴乎？終不可用，與常瓦無異。然則永叔之說，并乃類此乎。

苕溪漁隱曰：遯齋閑覽云：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以硯爲首務，謂紙筆墨皆可隨時搜索，其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已。此語極當。余以文房四譜徧尋初無此語，惟硯錄云：余生十五六歲，即篤喜硯墨紙筆四者之好，皆均若墨紙筆，居常求之，必得其精者，任取用之不乏，至於可與終身俱者，獨研而已。則知遯齋所云誤也。

東坡云：阮生言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邪？是可嗤也。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堂，此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淒然云。苕溪漁隱曰：東坡前詩乃和舒教授觀所藏墨，其略云：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簏尤堪鄙，一生當著幾兩屐，定心肯爲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缾應未罄罍先

恥。又云：吾畜墨多矣，其間數枚云是廷珪所造，雖形色異眾，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又陳履常云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眞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嗟乎，世不乏奇珍異寶，之識者耳。詩云：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嫌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鑒無遁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

遯齋閑覽云：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廷邽，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李廷邽字者，李超墨亦不精，廷珪之弟廷寬，廷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長子爾明，次子爾光，爾光之子丕基，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廷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廷珪墨爲染飾，今人所有，皆其時餘物耳。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疑爲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并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然墨貴精堅，多珍貯之，愈久而愈妙也。

東坡云：潘谷作墨，所以精妙軼倫，堪爲世珍者，惟雜用高麗煤故也，以是詩云：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苕溪漁隱曰：余謂李墨既爲難得，則潘墨亦非易求，然今世無二人佳墨，終不乏，固不必愛奇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

東坡五

龜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政在南京。乃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其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乎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罹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爲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

苕溪漁隱曰。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憶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吏亦爲之一笑。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況也。後作神廟挽詞云。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怯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其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熙寧三年三月。春放榜。韓秉國。呂惠卿初考。阿時者皆在高等。訐直者皆在下等。宋次道。劉貢父覆考。皆反之。吳沖卿。陳睦古。多從初考。葉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偷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沖卿等奏從初考。李才元。蘇子瞻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佃第三。上令陳相面讀均。祖洽策。擢祖洽第一。又問佃卷所在。佃者。佃卷號也。擢第三。子瞻退擬進士對策而獻之。且言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

苕溪漁隱曰。唐呂觀玉蕊鶴林寺杜鵑。二花在唐時爲盛。名聞天下。玉蕊花尤有詞人賦詠。唐百家詩選。穀玉建詩云。一樹籠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劇談錄云。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蕊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女冠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皆見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劉賓客有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雲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續仙傳云。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貞元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此寺。人或見女子紅裳艷色。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周寶謂殷七七曰。鶴林寺花。天下奇絕。常聞汝能開頃刻花。此花可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一日。往鶴林寺宿。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爲上帝所命。下司此花。非久即歸閬苑。今爲道者開之。來日寺僧訝花漸拆。至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閬苑矣。余求之唐人詩集。殊無詠此花者。惟東坡守錢塘。觀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眞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又和述古冬日牡丹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光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又云。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皆用此故事也。余嘗謂小說載事。好爲附會。以聳動人觀聽。使讀之者忘倦。每竊疑之。凡言花卉。必須附會以婦人女子。如玉蕊花。則言有仙女來遊。杜鵑花。則言有女子司之。又摭遺云。汝州郡圃有紅梅數株。方舒開。有二婦人。高髻大袖。倚欄而觀。題詩於壁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花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詩思清麗。豈非神仙乎。又龍城錄云。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竹林間。見美人淡粧素服出遊。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歌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襲人。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凡此之類。其言怪誕。無可考據。誠是虛撰。不足信矣。

藝苑雌黃云。維揚后土祠有瓊花。潔白而香。天下惟此一株。故好事者顒亭於其側。曰無雙。韓魏公詩。維

揭一株花．四海無同類．蓋謂是也．比觀晏元獻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后土祠瓊花詩序云．此花因王禹偁更名瓊花．案李善文選注．瓊．亦玉也．蓋玉之美．故晏集有拒霜花詩．江城嘉致木芙蓉．金裝瓊房綻藥風．又紅梅花詩．巧綴珊瓊紅色絲．三千宮面宿胭脂．又紅藥詩．繁英瓊粒傲霜前．雨落池臺亦自妍．又延滌至邢氏園詩．素花凌霜雪．紅艷比瑤瓊．皆非云．瓊亦玉也．其意蓋欲辨證世俗之謬．案許慎說文亦以瓊為赤玉．然瓊花之名．至今不改．豈其相承之久歟．又王彥輔麈史云．說文以瓊為赤玉．北兒人詠白物多用瓊．退之雪詩云．若非燖鵠鷺．定是屑瓊瑰．又有今朝踏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等句．贈別有所據邪．豈用之不審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敘幽居之趣．蓋以文為戲．自此老啓之也．其後葉少蘊作石林谷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體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喧笑．秋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

苕溪漁隱曰．杜牧之九日齊安登高云．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又有詩云．烟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毫泰山小．東坡用其語作詩云．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以牧之曾作中書舍人．故言紫微壺．又牧之詩．何如釣船雨．篷底臥秋江．又憶齊安郡云．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一夜風欺竹．連江雨送秋．東坡用其語作詩云．客睡不妨船背雨．又云．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橫拍岸風．

苕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有也．銘略云．乃作斯亭．簷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為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亦可備見也．子由亦云．子瞻為汝陰守．以帷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為作四言一章．憐愛其文．故擬之．略云．我兄和仲．神寒剛立．柔觀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盤水嬉．習氣未除．豈以吾好．而俾民疑．尾甚清潁．曲北幽．風有翠帷．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近時吳傳朋以東坡此銘改數字．更為擇勝閣銘而書之．不知者．乃以為傳朋作．極可笑也．

苕溪漁隱曰．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筆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

苕溪漁隱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其略云．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蓋效習鑿齒之書．其後汪彥章作京口月觀記．又從而效之．遣語皆可喜也．鑿齒與桓祕書云．吾以去歲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盡也．每定省家兄．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瞻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策躊躇．慨然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彥章月觀記云．嘗與客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遁也．其西曰瓜步．魏佛貍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擒．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植．亦江山有以發之．

四六談麈云．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視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云．一宅以上．皆出於上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秋毫皆帝力也．用張敖語．

苕溪漁隱曰．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彷彿．尚陳中聖之觴．夜夜渺茫．徒掛初心之劍．因其姓而用事．尤為中的．

苕溪漁隱曰．次韻沈長官詩云．聞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嚥瓊佩之落谷．漱玉池之生肥．澄邁驛通潮閣詩云．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伏波將軍廟碑有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皆兩用之．其語倚奇．蓋得意也．

東坡泗州大聖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謫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語余曰．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子瞻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苕溪漁隱曰．東坡有詩．誌此事云．臨淮大士亦無私．應物長于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篤德未全衰．

苕溪漁隱曰．子由古史云．二世誅戮諸公子始盡．而後授首於劉項．按史記．二世為趙高所殺．子嬰立．降漢王．漢王以屬吏．至項籍乃殺之．則授首於劉項者．乃子嬰．非二世也．又云．陸遜之於孫權．高熲之於隋文．言聽計從．亦若於王伯矣．而快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余按吳志．陸遜上疏諫孫權不宜易太子．權不聽．因憤恚．又按北史．煬帝以高熲謗訕朝政．誅之．二人非孫權隋文所殺．其輕信如此．子由蓋譏司馬遷作史記．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故因遷之舊而作古史．乃反若是．寧不畏後人之譏乎．

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游．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喜之．留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唐佐遊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陰．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為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苕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載此句．乃云滄海何曾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遂以為唐佐為朱崖人．附會為說．今當以子由詩為正也．

復齋漫錄云．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己作佛指記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澤．化行閭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為長公．子由為少公．無己答李端叔書云．蘇公之門．有四客人．黃魯直．秦少游．晁

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然而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于詩詞，秦晁長于議論。魯直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復齋漫錄云：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下句與張相合。

東皋雜錄云：李廌方叔祭東坡云：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一

山谷上

山谷云：八月十七日，與諸生步自永安城，入張寬夫園待月，以金荷葉酌客，客有孫叔敏，善長笛，連作數曲。諸生曰：今日之會樂矣，不可以無述，因作此曲記之，文不加點，或以為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云：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疏，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嫦娥何處，駕此一輪明玉。寒光零亂，為人偏照醽醁。年少隨我追涼，晚城幽徑，繞芳園森木。共倒金荷家萬里，難得尊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孫郎微笑，生來聲噴霜竹。苕溪漁隱曰：山谷謂此詞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余故列東坡之詞於左方：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艣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苕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云：公嘗游皖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不名字，以配東坡云。

復齋漫錄云：無己呼山谷為金華仙伯，故贈李白真詩：金華仙伯戰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換。蘇李直詩亦云：但見金華仙伯詩，筆端那悟他經心。苕溪漁隱曰：葛洪神仙傳云：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其兄初起入山索之，累年不得，後隨一道士歸，初起見而問曰：羊何在？初平

曰：近在山東。兄往見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起為羊。後易姓為赤松子。不知無己呼魯直為金華仙伯，若取其同姓，皇固非黃矣。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苕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云：初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人因號涪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部耆舊傳，以為異書邪。

苕溪漁隱曰：魯直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詩，有鷹爪徑須煩綠珠之句，因戲答云：知公家亦闕掃除，但有文君對相如。政當為公乞如願，作書遠寄宮亭湖。錄異傳云：廬陵歐陽明道彭蠡，以船中所有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復過，有數吏來候明云：青洪君相邀。且曰：感公有禮，且厚遺公，願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遂求如願，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東坡云：眼醫劉扶齒，便漱潔治眼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民如曹參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此語本出魯直云。

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也。

苕溪漁隱曰：前輩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執以為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梅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於比喻，何害其為好句也。

冷齋夜話云：徐師川言：予于東坡山谷齒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其所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暮，不附安能為哉，而反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去，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還。士之進退本末，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為累哉。蓋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時時對日者談命，此皆細微也，吾故得而笑之。

苕溪漁隱曰：魯直少喜學佛，遂作發願文云：今日對佛發大誓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婬欲飲酒食肉，設復為之，當墮地獄，為一切眾生代受其苦。可謂能堅忍者也。其後悉毀禁戒，無一能行之，於詩句中可見矣。以酒渴愛江橘，作五詩，其一云：凡俠勸我酒，此亦雅所愛，中年剛制之，常懼作災怪，連蹇縮拗倒，故人不相貸，誰能知許事，痛飲且一快。嘲小德云：中年舉兒子，漫種老生涯，學語囀春鳥，塗窗行暮鴉，欲嗔主母惜，稍慰女兒誇，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謝榮緒惠猿見貽二首云：何處於腊臈桃，公遣騎割肥，秋來多病新開肉，樵飯寒菹得解圍。二十餘年枯淡過，病來箸下劇甘肥，果然口腹為災怪，步去呼鷹牛打圍。傳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戒之則誠難，節之則為易，乃近於人情也。東皋雜錄云：魯直嘲小德有學語春鶯囀，書窗秋雁斜，後改曰：學語囀春鳥，塗窗行暮鴉，以是知詩文不厭改也。

苕溪漁隱曰：題磨崖碑後詩云：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舂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琚詞。觀詩意，皆是言明皇末年事，余以唐史考之，明皇幸蜀還，居興慶宮，李輔國矯之西內，居甘露殿，徧

流高力士于巫州。詩云。南內誤矣。又以元結本傳。及元次山集考之。但有時議三篇。指陳時務而已。初無一言以及明皇肅宗父子間。不知魯直所謂臣結春秋二三策者。更別出何書也。魯直以此配臣甫杜鵑再拜詩。子美杜鵑詩。正爲明皇遷居西內而作。則次山春秋二三策。亦當如杜鵑詩有爲而言。若以時議三篇爲是。則事無交涉。乃誤用也。或云魯直蓋用孟子吾於武成取二三策之語。然於元結集何預焉。如顏魯公湖州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謂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此乎。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此事若用之。卻爲親切。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張文潛集中載中興頌詩。疑秦少游作。不惟浯溪有少游字刻。蓋詳味詩意。亦似少游語也。此詩少游號傑出。獨玉環妖血無人掃之句。爲病。蓋李遐周詩云。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之死。高力士以羅巾縊焉。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污遊魂歸不得之語。亦指妃子。張蓋本杜也。

苕溪漁隱曰。余遊浯溪。觀摩崖碑之側。有此詩刻石。前云讀中興頌張耒文潛。後云秦觀少游書。當以刻石爲正。不知子蒼亦何所據而言邪。

東臯雜錄云。中興頌刻崖石。鑑江之南北數里。草木人物。毫髮畢見。僧云。昔有人鑿取去。行數驛。夢山神追取。即載還置崖上。但方二尺許爾。余偶命從者洗其旁二丈餘。皆光瑩可鑑。僧驚云未見也。

苕溪漁隱曰。吾鄉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鑑物。與浯溪崖石政相類。人因呼爲石照。蘇黃門嘗題詩云。雲開石照鏡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盧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鬚多。

苕溪漁隱曰。予宦閩中。見其風俗呼父爲郎罷。呼子爲囝。顧況有詩云。郎罷別囝。囝別郎罷。及至黃泉不

得在郎罷前。乃知顧況用此方言也。山谷送秦少章往餘杭從蘇公詩。班衣兒啼眞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唐子西詩。兒飯噴郎罷。嘗用顧況語也。

復齋漫錄云。題子美浣花圖云。鄰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按世說簡文入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趣。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又斯兒無谷詩。雞蘇胡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焙香。按拾遺記。晉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廄人。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事。但言渴於酒。群輩呼爲渴羌也。

苕溪漁隱曰。眞誥云。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詒之以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昇太清。故觀伯時畫馬詩云。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即前事也。北史云。齊高歡在勅勒川。命斛律明月奏琵琶。作歌應詔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故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此語殊有所本也。

苕溪漁隱曰。筆談云。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余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嘗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

楚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舟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又文昌雜錄云。禮部李侍郎誠祕書少監孫莘老。非居在高郵。新開湖邊。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見。與數人同行小草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帆狀。其疾如風。舟子艤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故呈孫莘老詩云。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剖蚌登王府。不若含沙作夕霏。莘老又是高郵人。用此事以擬之。大爲切當。

復齋漫錄云。自賀方回爲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之。及爲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峯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髮。遠山修水。異日同歸處。尊罍飲散長亭暮。別語丁寧不成句。已斷離腸人幾許。水村山館。酒醒無寐。滿壁階雨。山谷和云。煙中一線來如路。極目送歸鴻去。一曲陽關雲外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愁人處。別恨朝朝連暮暮。憶我當筵醉時句。度水穿雲心已許。晚年光景。小窗南浦。共捲西山雨。洪覺範和云。綠槐煙柳長亭路。恨取次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暮雲遮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寸危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瀟雨。

復齋漫錄云。唐末書落陳懿老乞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閑時。今日見玉色。乃知山谷五

更歸步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

苕溪漁隱曰。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沉爲骨玉爲肌。暗香已壓酴醾倒。只愧寒梅無好枝。篛水仙花初不在水中生。雖欲形容水字。卻反成語病。

山谷云。野人採鄭花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絕處。補陀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耳。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苕溪漁隱曰。余閱華嚴經合論云。觀世音住居補陀洛迦。注云。小白華山。觀世音菩薩所居之爲諸菩薩說慈悲經。此山多有小白花。甚香。山谷所言即此事也。

藝苑雌黃云。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根須辰日斷。笋看上番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非此時移之多不活。惟五月十三日古人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按筍譜云。民間說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日也。移竹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鞭行。明年筍叢交出。故晏元獻詩云。苗苗渭蔭庭除。新栽簷外表。如能樂月觀。何必醉中移。宋景文詩云。除地墻陰植森篛。識舊潤樂與時新。植逢醉日終無損。正似得全於酒人。黃元明詩云。夏栽醉竹餘千箇。春發旋瓜滿百區。

復齋漫錄云。詩云。情人眼裏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鵝毛。物輕人意重。皆鄙語也。山谷取以爲詩。故谷公錄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蒹葭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最爲得。謝陳適用惠紙云。千里鵝毛意不輕。

36 A

第七十八冊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二

山谷下

苕溪漁隱曰：零陵郡澹山巖，秦周貞實之故居，余往歲嘗遊之，因見李西臺、黃太史詩刻，愛其詞翰雙美，因揭墨本以歸，真佳玩也。西臺詩石刻漫滅九字不可辨，因闕之。詩云：常思羽衣人，宅此巖崖傍，□□通大道，元關掩中黃，古朴宮殿□，假嶺松桂香，洞戶漏夕月，木蹤生□陽，壁齒上屏幃，露井連曲房，斷壁橫廣幕，崩石排吟□，□苔痕燕穴空，乳溜虹蜺張，請泉弄春□，□蘚草過冬芳，自笑老樹客，誰□月圭若金版佩上藉，玉音歌洞章，□門夜森立，絳節朝飛揚，咫尺仙路高，暗覺機世忙，浮埃走車馬，奔迸多事場，真地擁煙霞，根本無為鄉，不到久歎息，一來徒悲傷，但聽琴華鐘，所得心耳涼。太史詩二首，其一云：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闠俗子塵，春蛙秋蠅不到耳，夏涼冬暖總宜人，巖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綠樹仙家春，惜哉此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鐫翠珉。其二云：澹山澹性人安在，故君避秦亦未歸，石門竹徑幾時有，瑤臺瓊室至今疑，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閬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澹巖天下稀。

六一居士云：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為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楷書手陳遊瓌等，皆有之。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忽不為耳。

苕溪漁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獻。東坡謂李倚而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謂建中書鄙可愛，終可

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余於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巖詩，清勁簡遠，不減晉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已後，稱李西臺，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為一時之絕。山谷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肥而神氣清秀者，則二公之論得之矣。山谷因李君貺借示其祖西臺草聖并書賦詩云：當時高蹈翰墨場，江南李氏洛下楊，二人歿後數來者，西臺惟有尚書郎，篆科草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石鏤多彷彿，曾未得似君家藏，側理數幅冰不及，字體欹傾墨猶濕，明窗棐几開卷看，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聲雷未聞，何得龍蛇已驚蟄，仲將伯英無後塵，邇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衛，不獨右軍能逼人。山谷此詩評可如此，真不虛美矣。余素未曾見宣獻書，不知其果如何，但山谷云：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獻公耳，能用徐季海書意，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嘗無遺恨矣。又其書清瘦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則坡谷之論異同如此，余欲析衷之，以未見其書，故不敢附。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論蔡君謨書，獨步當世，此為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少疎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世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為明之。山谷云：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于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今人不解。又云：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于實，及見舊刻，方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邇來士大夫惟荊公書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逸，士大夫學荊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于不着繩尺，而有魏晉間風氣，不復彷彿，嘗觀王荊公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蕭疑無遺恨者，荊公嘗自言學濮書。東坡賦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山谷云：詩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少令韻勝，則與

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于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于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模，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嫳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跡，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就使師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奇偉，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東坡嘗學徐浩書，山谷譏學沈傳師書，皆言過於實者，然二公深譏之，故東坡云：見歐陽叔弼云：余書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謂似徐浩，非也。山谷云：予比來極愛顏魯公書，時時輒有其氣骨，而人以為沐，未得其彷彿，寫我心耳，豈可謂衆口哉。二公當時自言如此，自今觀之，人固不信也。山谷跋東坡書云：如華嶽三峯，卓然參昂，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太白之流。士大夫學子瞻書，但臥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楊方駕，則未之有也。山谷自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

六一居士云：石曼卿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東坡言：蘇子美兄弟書俱秀偉。山谷言：蘇才翁兄弟皆喜作大字，筆力豪壯，此三人俱近世能書者，恨未盡見之，獨見子美所書滄陽樓碑，雖清瘦勁健，然之風

謂余不甚喜之。東坡云：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傳於世也。

山谷云：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力亦窮于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秘閣續帖，劉無言篆題，使不類一介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余居苕溪，閱無言書多矣，晚年雖用筆圓熟，然乏秀氣，殊不逮山谷之題評也。余今節取歐陽、蘇、黃之論，且著於篇，若古今諸家書評，世多有之，不復載之云。

苕溪漁隱曰：涪翁晚年再遷宜州，道出郴嶺，草書靖節詩四首，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者，其一也；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者，其二也；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者，其三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者，其四也。後並鑱石于嘉定亭，余昔經由，嘗得墨本，愛其筆法之妙，自成一家。涪翁嘗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數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真跡。庭堅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于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今郴陽草聖，正是涪翁黔州以後作，誠佳絕也。東坡嘗跋之云：草書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藏真又有千字文真跡，舊蓄於江南李氏，紙尾有後主錯金書題云：懷素僧草聖，故叔倫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其後此真跡又轉落於翁升家，紹興間歸天上，奏桂林有此石刻，余嘗得摹本，因取古人書評疏于後，見東坡于此書且褒且貶，深竊怪之。其言曰：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所藏，君侍其父率涼，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從其三，雖所從得者異，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譬，觀者不以為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倜儻，本不求工，而能工如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卻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道者邪。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此其褒之也。又其詩云：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此其貶之也。至於涪翁則云：張長史書郎官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詳味其言，真確論矣。然二人草聖之工，在當時已有李杜有歌詩推許之，不特後世也。謫仙贈懷素草書歌云：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遍，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少陵因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賦詩云：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苕溪漁隱曰：山谷詩：字

畏逃門多惡客，自注云：不飲者為惡客，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檢尋，其詩云：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即為惡客。山谷又一絕云：夜卯扶頭把一盃，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里如相訪，不用閒攜惡客來。

復齋漫錄云：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游鹿引麑。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所自。苕溪漁隱曰：山谷此詩，乃是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非庸字晶夜當哭矣。

苕溪漁隱曰：後山[illegible]於出奇，誠哉是言也。如相女諳熟無督時，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旣，王[illegible]，凡此之類，出奇之過也。

藝苑雌黃云：宿觀音院詩云：[illegible]狼出，月黑虎夔藩，[illegible]下不解此語，夔字不知作何訓。[illegible]序云：[illegible]庭內，我有[illegible]，是閣是[illegible]，則旅次於小安山，有虎知禁[illegible]。嘗質以竹[illegible]，為虎近[illegible]序所謂[illegible]之人耳，不知山谷用此意否。

復齋漫錄云：[illegible]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按老萊子妻云：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山谷云：今俗書庵字從广，案文無有，又庵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光傳云：結蝸牛廬中，今庵也。後漢皇甫規傳：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庵字為有依據。苕溪漁隱曰：廣韻云：庵，小草舍也；菴，菴閭果名，又菴羅果也。集韻云：庵，圓屋曰庵，或從草菴，菴閭草名，或作蓭。山谷直以菴非屋，不當從广，然與廣、集二韻全不合，殆亦難用，殊不知漢史從省文借用為庵字耳。

藝苑雌黃云：荊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于高木，士女袨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謂之施鉤，涅槃經謂之罥索。古今藝術圖曰：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或云：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然攷之字書，則曰鞦韆，繩戲也。今其字從革，實未嘗用革。按王延壽作千秋賦，正言此戲，則古人謂之千秋，或謂出自漢宮祝壽詞也，後人妄易其字為鞦韆，而語復顛倒耳。山谷詩：未到清明先禁火，還依桑下繫千秋。又云：穿花蹴踏千秋索，挑菜嬉遊二月晴。皆用千秋字，蓋得其實也。

苕溪漁隱曰：杜牧之詩云：紅半落平池晚，曲渚飄成錦一張。又云：平生五色線，願補袞衣裳。皆用其語。詩云：菰葉蘋花飛白鳥，一張紅錦夕陽斜。又云：公有胸中五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

藝苑雌黃云：李濟翁資暇集云：借書，俗云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後人更生其辭，至於三四，因訛為癡。據湘素雜記載此二事云，癡之與嗤，其義略同，或曰：備書者之誤。予謂此二字皆非，按廣韻云：瓻，丑飢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瓻，則借書一瓻，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者，鴟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蓋此物也。山谷詩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鍊魚。莫惜借行千里遠，他日還君又一鴟。然則借書一鴟，用鴟字為勝。

苕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矣。此語蓋本呂居仁江西宗派圖敍而言，彼云：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

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排揚反覆，盡兼衆體，以此也。

復齋漫錄云：荊公詠淮陰侯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坐師廣武。蘿云晚計太疏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荊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割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須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眞遠事亦同。苕溪周詩話云：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荊公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酷於德矣。東坡詩：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苕溪漁隱曰：蔣在過平輿，懷李子先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皋。題徐孺子祠堂詩：白屋可能無孺子，黃堂不是欠陳蕃。二詩命意絕相似，蓋妙知音者難得耳。

復齋漫錄云：豫章嘗自贊其眞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白寫眞詩耳。淡白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嘆余兼爾，俱爲未了人。苕溪漁隱曰：山谷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少陵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寒藤。又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之類是也。故山谷云：司馬丞相驟登庸，詔用元老超群公。又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之類是也。近世風俗澆薄，悉以丈呼，更不復知其字，嘗敢形人詩句，必相顧而失色也。禮記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今不問其長幼，悉以丈呼之，是不曾讀禮記，寧不羞乎。

復齋漫錄云：謠子野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余聞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庾肩吾用此耳，豈山谷偶忘之邪。

復齋漫錄云：東坡和山谷嘲小德末句云：但使伯仁長，還興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但使徐丁長，終興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徐丁廣全子，氣骨不相屬也。絡秀本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東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者謂夫論不妨無外家，更發其工。王性之云安定俗謂庶出而詩無外家爲鄉人所唾。

隱居詩話以東宮滄川得失論彭乘魏名故致滄大論文

晉周顗字伯仁母絡秀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內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

若姻貴族將來或大有益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絡秀謂顗等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　卷三十二　六五八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三

秦太虛

藝苑雌黃云：程公闢守會稽，少游客焉，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也。其詞極爲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爲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予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沉香，與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歷處，乃知名人必無杜撰語。苕溪漁隱曰：晁無咎云：少游如寒景詞云：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其褒之如此，蓋不曾見煬帝詩耳。

復齋漫錄云：少游別蘇子由于斗野亭，作詩云：古埭天連雁，荒祠木蔽牛，不成春解手，更爲晚停舟。子由和云：飲食逢魚蟹，封疆入斗牛。予觀其意，上句取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其下句乃取庾闡蕨路已分于湘漢，星猶在于斗牛也。

復齋漫錄云：少游爲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既沒藤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常記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遶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藉猶相對，酒瀾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中云醉臥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臥

吞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山谷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卻之。次日功甫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尋得一海字韻。功甫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

許彥周詩話云。黃魯直愛與郭功甫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大有益於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苕溪漁隱曰。和東坡金山詩云。寒峰一隔楚雲涼。納吾東來假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化上方。有國號香積。以衆香鉢盛滿香飯。悉飽衆會。故今僧舍厨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太虛乃證就押韻。殊不成語。小詞云。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用小杜詩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春日云。御愁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詩固佳矣。第恐無此理。香譜云。香中尤忌麝。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應麝香可眠乎。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云。雙溪照城郭。顏色帶孤窮。用老杜秦中紀行詩。顏色帶遠客之語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祜、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吁嗟。若數君子者。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為鬼邪。殊不可曉也。若以為元撰自造此詩。則數公之詩。尚可庶幾。而少陵之四句。孤韻出塵。非元所能道也。苕溪漁隱曰。余閱淮海後集。秦少游有秋興九首。皆擬古人。如韓退之、李賀、杜牧之、白居易、李太白、杜子美、玉川子、孟郊、韋應物。內擬子美詩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憧憧正道義。市朝袞袞共埃塵。覺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餒筍貧。前四句與樹萱錄同。竟誰作邪。

詩說雋永云。秦湛處度為韓將胄作枝巢詩。建炎間在僚佐。一日語僕云。先得兩句。大勝商山老。同居一木奴。枉從苞中墮。高營塚中雛。未知後成篇否。苕溪漁隱曰。元怪錄云。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人。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為人摘耳。處度此詩。殊不善用事。此但言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烏得便謂商山老。每橘有二老人。亦烏得謂之同居也。若東坡洞庭春色賦云。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謝無逸詠橘詩云。巴邛霜後。獨餘兩大橘。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乃知避世士。退藏務深密。皆善用事。無瑕病可指摘也。

陳履常

復齋漫錄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後又寄黃充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廢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蓋無已得意。故兩見之。

復齋漫錄云。晁無咎玉山過彭門。而無己廢居里中。無咎出小姬。舞梁州佐酒。無己作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芍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倒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各自

羞。無咎云。人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為梅花賦。清便艷發。殆不類其為人。無己清適。雖鐵石心腸不至于開府。而此詞清麗艷發過於梅花賦矣。苕溪漁隱曰。乙酉歲。余歸苕溪上。才獲復齋漫錄。見無己小詞。因筆之。

苕溪漁隱曰。履常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與溫公進呈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其相脗合。豈偶然邪。

復齋漫錄云。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或鏤金薄貼屏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無己立春詩云。巧勝向人真耐老。衰顏從俗不宜新。更覺其工。苕溪漁隱曰。余閱荊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剪綵為人。或鏤金箔為人。貼屏風。亦戴之頭鬢。以識新歲更始。所云止此。即無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九字。復齋以無己詩有衰顏從俗不宜新之句。遂牽合撰此九字。亦謬甚矣。

文昌雜錄云。立春日賜三省官采勝各有差。謝于紫宸殿門。杜臺卿說正月七日為人日。家家翦綵。或鏤金薄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今世多刻為華勝。像瑞圖金勝之形。引釋名華像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則勝。又引賈充李夫人典誡曰。每見時人月旦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鏤金刻繪。加飾珠翠。或以金銀窮極工巧。交相遺問焉。

許彥周詩話云。無己賦宗室畫詩。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詞。丘園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近世詩人罕匹其儔。

苕溪漁隱曰。寄送定州蘇尚書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作兜牟。齊武帝戲周盤龍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于兜鍪。履常反用此事。意言蘇公之才學。不當臨邊。然頗收出于儒林。古人以為美談。履常之言殊覺非也。

苕溪漁隱曰。杜牧之早雁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六一居士汴河聞雁云。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皆言幽怨羈旅。聞雁聲而生愁思。至後山則不然。但云。遠道勤相喚。羈懷慢作愁。則全不蹈襲也。

復齋漫錄云。漢皋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為鮑孤雁。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雁乎。然予觀司馬文正詩話。乃謂當為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雁詩。所謂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雁。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意亦大非前句可及。當以張君所記為失也。

晁無咎

復齋漫錄云。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錄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淒漸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

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苕溪漁隱曰：無己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逮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過譽也。

苕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于小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愧六朝宮掖體。無咎評樂章乃以爲元獻詞，誤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叔原詞謂之樂府補亡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全篇云：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詞情婉麗。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徧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邪？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爲此輩發也。

東皋雜錄云：予昔爲太學生，暇日遊西池，過道者院，池上壁間見東坡題詩：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井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途更蕭瑟，真箇解催詩。後有諸公和，獨記無咎一聯云：雨閑鳩逐婦，風徑燕將兒。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元豐己未，虞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遊田氏者，麗姝也。一日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遽起，對鏡理髮，且盼且語，草草梳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云：上客驪駒繫，驚喚銀屏睡起。困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環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頷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情憐意，空作江邊解佩，情何寄。

張右史

復齋漫錄云：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蕃詩耳。郎詩云：河陽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復齋漫錄云：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文潛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苕溪漁隱曰：夜涼江湖近天闕，斗牛微。張右史集中佳句也。偏成集中亦有之，蓋誤收入，非東坡所作。李太白有云：天清一雁遠。文潛有云：天形一雁高。二句俱工，未易分優劣也。

金石錄云：唐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爲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以爲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耳。苕溪漁隱曰：文潛有昭陵六馬詩云：天將劃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飇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挽挽萬騎驅。秦王龍鳳姿，魚鳥不足摧。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數豎子，縛取如提孩。手持掃天帚，六合無塵埃。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材。惟時六駿足，精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鸞，玉輅行天街。荒凉昭陵闕，古石埋蒼苔。文潛得意筆也。

溪堂居士

復齋漫錄云：無逸嘗于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村裏酒旗風，煙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煙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年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必索筆于館卒，卒頗以爲苦，因以泥塗之。

復齋漫錄云：晉許遜爲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爲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伐劍殺之，并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無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堦前一一柱立精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昇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勿搖撼坤軸裂。昔昔包裹齧鐵皮，我欲摩挲用興廢。旌陽舉家上天去，只留千丈廳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仙往橫山打狂虜。

張芸叟

復齋漫錄云：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乍成春服，乍熟醲醅，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着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歸，岩冰春拆，迅逸不可言。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懾，仔細檢點，不無利鈍。梅聖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世以爲知言。余謂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則東坡蓋不以詩待芸叟邪。

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蔡百納絛所撰也，已嘗行于世矣。余傍得百納所作詩評，今刻于此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人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徑，言謀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墮

在元妙觀。東坡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發明殆盡。萬斛泉流。未爲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以滑稽。故罕逢醞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略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疏。柳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薛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令人意處。正若芻豢時復咀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丰骨。而鋼出清新。方似學語之小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略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歎也。右此十四公。皆吾生平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閑得而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也已。

王仲至

復齋漫錄云。仲至與少游謁恭敏李公。飯于閑燕堂。即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亭底暗回春。欽臣已聞碧月晚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觀老愧紅糕翻曲妙。喜逢佳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源去。此境何時再問津。觀

復齋漫錄云。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四

張天覺

復齋漫錄云。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于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士。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于杜子美。豈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有云。恕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亦佳對也。

苕溪漁隱曰。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覺範有禁臠。此三書皆論詩也。聖俞金針詩格云。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含蓄。方入詩格。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令。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烏鵲分諸國。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亂一統也。天覺律詩格辨諷刺云。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廟堂生莽草。岩谷死伊周之類也。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沙鳥晴飛遠喻小人見用。漁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處昏亂朝廷。而樂道也。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馬喻勢利之徒。雲喻諸侯之臣。樓比鈞衡之地。若此之類可謂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之體也。其說數十。悉皆類此。覺範禁臠云。杜子美詩。言山間野外事。意在譏刺風俗。如

三絕句。曰。楸樹馨香餘釣磯。斬新花蕊未應飛。言後進暴貴可榮觀也。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言其恩重材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春時。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隕也。門外鵲巢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言君子豈以養正瑾瑜。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未革面。諂諛不知媿恥也。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言唯守道爲歲寒也。前輩多法其意作之。如韓稚圭詩曰。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又蔡持正詩曰。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以雨比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閑矣。時公在相州作。熟果比大臣黜落。時公在安州。覺範舊遊天覺之門。宜其論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

唐子西

苕溪漁隱曰。上張天覺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此語善于敍事實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此語善于諷諫。當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栖禪暮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新矣。

苕溪漁隱曰。晚春云。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風。用李賀江樓曲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子西有云。索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樂天有云。始知爲客苦。不及在家貧。二聯語意絕相類。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人爲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爲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布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殷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略如此。余後因讀外史檮杌。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疑蜀人。凡有勢力貲産之族。悉令遣入洛。隱士張立爲詩以諷曰。朝廷不用疑巴俗。稱伯何曾是蜀人。乃知子西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而立以十四字盡之。可謂簡而當矣。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于成都。秦因遣張儀隨石牛以入蜀。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勝怪可刪修。爭奈常情勝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韓子蒼

詩說雋永云。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置子蒼其間。韓不悅。而蘇黃門初見韓詩。自云惚然再見儲光羲也。

苕溪漁隱曰。余閱欒城集。有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

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

復齋漫錄云子蒼嘗言作詩文當得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

復齋漫錄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館中上元遊葆眞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好共春流轉刻燭頻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邪然蘇意乃取梁朱起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苕溪漁隱曰東坡綺麗人行詩注云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盼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終不及東坡之偉麗也

復齋漫錄云皮日休謝人送酒云門巷寂寥空紫苔先生應渴解醒盃醉中不得相親問故遣青州從事來皆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味以好者爲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到臍也子蒼謝信守連鵬舉送酒云上饒縉甚文章守曾共紫微花下盃鈴閣登閒思老病故交從事送春來意思頗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詩說雋永云王成平嘗爲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子蒼作成平生日詩云昔年親擬校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龍深駐戟唐堂又云已向叢霄侍玉宸暫來端爲付經綸不須更說人間事曾是仙中第一人武和尉陵御製詩云君王龍記緒加卿即其事也

復齋漫錄云虞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一道泉同繞御溝先皇曾向此中游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又用孫語也

苕溪漁隱曰余以陵陽集閱之子蒼十絕爲葛亞卿作皆別離之詞必亞卿與妓別子蒼代賦此詩其詩云妾願爲雲逐畫檣君言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云初合雙鬟觸事羞離筵酌酒強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道心癡不解愁亦佳句也徐師川跋云夏木陰陰欲放船黃鸝啼了落花天十詩說盡人間事付與風流葛稚川

苕溪漁隱曰子蒼題明皇上馬圖云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樓前待貴妃尙覺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余舊觀蔡天啓集中有此詩竟誰作邪

復齋漫錄云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和李上舍冬日詩最爲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全篇云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堦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度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籍微官年少事病來那復一分心

苕溪漁隱曰鄭谷等共定今體詩格一進一退韻如李師中送唐介七言八句詩是也子蒼于五言八句近體詩亦用此格其詩云盜賊尤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笑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鬢鬚衰白盡瘦地巨摧鉏蓋蘇夫在十虞字韻胥鉏在九魚字韻詩說雋永云子蒼和人詩云窮如老鼠

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苕溪漁隱曰余蹭蹬銓選四十載拙固有之貧亦宜然每以子蒼自況屢哦此一聯眞余著題也以陵陽集偏尋無之因足成一章云執戟老人雙鬢斑陸沉三世不遷官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豈有衛霍博名郡空餘苜蓿上朝盤榮華氣象無緣許正坐平生骨相寒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迓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裏近題詩先以示子蒼子蒼爲改兩字白玉堂深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蓋句中有眼也

苕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筅子詩云看君眉宇眞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盧駿元亦有此詩云到底此君高韻在清風兩腋爲渠生皆善賦詠者然盧優於韓

陳去非

苕溪漁隱曰去非舊有詩云風流丘壑眞吾事籌策廟堂非所知其後登政府無所建明率如其言九日詞云九日登臨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用退之淮西碑欲事故常之語又憶洛中舊遊詞云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此數語奇麗簡齋集後載數詞惟此詞爲優

詩說雋永云京師保眞宮垂楊映沼有山林之趣去非將能尙符日題其池亭云柳將雨嶺遊起照于丈饑微波蕩搖人小立待其定

苕溪漁隱曰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蠻村古沙頭蓋用王筠事而楊大年亦如此南史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大府各十卷尙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本朝名臣傳楊億爲文每官成一集所著括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等集

四六談塵云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艱爲言者合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矧君臣相與之際當誼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直遂所請

周明老

復齋漫錄云荊楚歲時記云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將春老瘦馬肥牛綠野深又見明老詩藁云疾風甚雨悲遊子峨嶺鼎岡非故鄉苕溪漁隱曰余亦云飛絮落花春向晚疾風甚雨暮生寒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五

本朝雜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合光殿，宴罷歸院，多經宣武樓，故鄭畋酬通義劉相瞻詩曰：劉剛賠借颺輪便，宣武樓中似去年。蓋以嘗與瞻同為學士，侍宴故也。故事凡禁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公離禁林後，因宴日再至，以詩寄故院云：雲闕年閑仙詔曲，禁裏還過宣武樓。蓋用唐事，以前輩立意命辭，皆不草草，此尤精確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雙帝字國朝）蓋此四字出于漢李尋傳，且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汙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行撤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以為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名其院也，不通甚矣。僕退而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衛尉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漢書傳略載之。本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者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苕溪漁隱曰：余按遺事云：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詔子，乞御書玉堂之署，太宗飛白四字付宰臣李昉，于中書面賜之，以光禁林，事始于

此也。

復齋漫錄云：錢內翰希白玉堂詩云：雙鷺下簾額，獨鵲鳥庭柯。一鳥字最其所用出處，然蘇州聲律曲，有時隨搖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自裊，已著第二矣。

后山周詩話云：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于題目，皆微擬題本集，或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故非擬張昌上表，皆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慚歎老，功名高後轉憐身，嚴東未復臣城裏，脫官時遊洛水濱，昨日延英三節度，旌西封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楊花，屋後澆水鴨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孫丁作生計，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苕溪漁隱曰：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中，升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終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繼守翩翩不辭張仲宗作向伯恭雜興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型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中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為相，汝私往觀其折賦，中使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記之誤邪。

幕府燕閑錄云：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鄭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為然，即請守相州。苕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為晝錦之榮，可謂能規勸矣。

文昌雜錄云：太師潞公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為人傳誦者，如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參公換口詩，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出縷金花，坐上雞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開天，聖人含笑披尋了，依舊當時賜相篇，西苑重排侯宴時，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已無公事，趁宴臣僚總進詩。雖王建宮詞，無以過此也。

法藏碎金云：予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壁上有題詩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矣。

復齋漫錄云：忠齋質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過謁大江神廟，徽聚用杜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余讀唐文粹，見范有吉及第後過謁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闕閃爍，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復來此江邊。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迺知當世取前昔未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

東皐雜錄云，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利涉院，壁間題詩云，佳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狀元宰相之兆，已見于此詩矣。

苕溪漁隱曰，荊楚歲時記云，立春日，悉翦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陽永叔詩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鬬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立春日帖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修撰人道峻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八節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夜見當再拜自陳，某已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升天，歲時廣紀載此事云，臣鍇按，張易營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閤春帖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沖元作皇帝閤春帖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中年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徒，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乎。

上庠錄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於時，州人謂子弟從之學者，數百人，慶曆四年，仁宗興太學，有司乞下湖州取先生法，以爲太學法，遂著爲令，傳者謂今五學猶用是也，後數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四方之士聞先生名，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爲學舍，太學西廡，即御書閣所在，祖宗以來，嚴火禁，而齋不許燈，先生請於朝，乞勿禁燈，惟道火者以皇城法論，自是士始便之。

四六談麈云，熙寧間，鄭毅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荊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賜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値省事，皆以其間一人專掌書誥，故謂之知制誥，闕則用他官兼知，其後翰林置學士，遂分內外制，學士自外官拜者，貞元初，皆召試制書批答詩，各一首，張仲素後有加賦一首，名曰五題，惟自中書舍人拜，則免試，爲其皆已掌外制故也。李文正公頗德中以主客員外郎遂直旧郎中爲學士，嘗以詩賀之曰，新銜錄帳連三字，舊制是煩放五題，蓋以此也，貞元以前，學士職尤未重，故兩三歲始遷知制誥，兩歲後自學士入爲相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者，皆以爲榮，然制誥本中書正職，事何用吏人銜，元豐官制行，雖以六舍人分隸六房，事命詞書誥，皆隨其房掌之，有闕則事偏者兼，遂爲去知制誥，而惟學士帶之，蓋制命本出中書，學士特掌之故耳，此所以爲稱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牀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坐于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日，設綻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云，壓角舊儀煩閣老，謁堂通占費公移，宋祁同次道詩云，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皆以記此，宰相不親送，或曰，唐兩省官爲相時判紙尾，從之，後又不言舊制，辭皆有潤筆，隨官品定數，以謂當制官辭，頗殊數不同，其所得亦有多寡不均，因請集而分之，故宴元獻有潤筆均厚薄之句，其後有當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是以正憲公詩併及之，此皆兩垣舊事，元豐官制行，遂罷潤筆，今惟石刻官品物數，尚藏於舍人廳

壁云。

文昌雜錄云，余記中書舍人禮上壓角，未詳何義，按唐裴坦傳，故令狐綯以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輟，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于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咈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焉，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爲上，若諫相承，實亦嚴敬，何不爲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僞通爲宰相，判狀尾，罷之，廳自此閣長立于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紀也，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

復齋漫錄云，亭亭畫舸係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也，王平甫管變而通之，然余謂張特取東坡長短句，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之句，苕溪漁隱曰，余以張右史集編中無此詩，蔡寬夫詩話以謂此詩，嘗有人於客舍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之，二說宜未知孰是。

苕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觀歐陽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閣中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蔡寬夫詩話云，鄭兵部仲賢，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閣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比，即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一人，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蘊山王子詹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蔡寬夫誤作兵部耳，余又於前集云，夬李幼槃或謝邁之字乎，比見臨川謝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謝邁之字，蓋邁之弟也，其謂李御別是一人。

四六談麈云，王荊公拜相麻，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於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賚及輔，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閭道穹隆，兩觀翬翔於雲漢，幽庭煥麗，十門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晚下句不來。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吳方謂上廣守詩，歸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語嘗君遷就也。

苕溪漁隱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爲第一山，有詩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沒翠屏間，莫能衡霍撐星斗，且是東南第一山，此詩刻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側，有東坡行香子詞，後題云，與泗守遊南山作，字畫是東坡所書小字，但無姓名，崇觀間禁元祐文字，遂鑿去之，余頃居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尙存，其詞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孱顏，和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照，相將歸去，淡娟娟，玉宇清閑，何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上庠錄云，世稱太學聚天下士，旣知道理，又無持祿閭閻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論，于是以太學爲

無官御史臺。神宗謂蔡確曰：「聞太學生好題貴人物，雖執政官亦嬉其目，何也？」然則無官御史臺之號，恐自此始。

東皋雜錄云：「蔡忠懷持政日，吳處厚數予以善謔，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俄出守安陸，賦詩十絕，處厚乃箋注，文致其罪，宣疏于朝，宣宗大怒，竄寘新州。處厚改知衞州，未卧疽發于腦，自嚙其舌，斷而死。」苕溪漁隱曰：余于叢話前集已載持正因吳處厚箋注其詩而得罪，今錄此事以附益之，姑為小人之戒也。

四六談塵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衞公作文饒云：皆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宣和末，罪己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吕成公求退表云：伏念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東皋雜錄云：「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弼知辰州，附詩云：『萬戰無如新息侯，漢兵飛渡綠蠻州，愛君挽我陶溪棐，直到辟狀水相流。』今在沅州洪江寨，寨正與辟狀水相直。」

復齋漫錄云：「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玉果開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凝厚如酒，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子方率僚屬就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相與呼曰：此山上亦多甘露，何獨徐家地分乎？翌童各持松葉吹弄甚多，時有野叟賣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此何物為甘露？露自天降，而徧於數畝間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殺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周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湧併於未死之

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元祐丙子，譙城西天慶觀松一株，有甘露，郡人皆以為祥，及聞此野夫之說，有詣天慶觀觀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松，果已先枯矣。」

上庠錄云：「熙寧間有福州洪浩居太學累年，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詠式微。』浩得詩感泣，於是甲諸生遂歸，聞而歸者十五六焉。逮紹聖間，始著歸省之令，然猶九年為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有司以學法准是，徽宗曰：興學校以厚人倫，中孝弟，而學生有祖父母父母不歸省者，立法有九年之久，豈人情也，亦為未安，因改為三年之限。」苕溪漁隱曰：實齋廣錄亦載前詩，以洪浩為餘杭人。

復齋漫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酒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同之強名佳客，以瑞為睡，罵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窺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柯夢裏人。」苕溪漁隱曰：余觀元祐諸公集，殊無詠瑞香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眞覺院瑞香花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元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薝蔔林。紉為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又有西江月詞三首，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其一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香雲入夢。」東坡詞意，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之耳。

苕溪漁隱曰：陳子高九日瑞香盛開有詩云：「宣和殿裏春風早，紅錦熏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眞善事，九秋霜露卻相宜。」俚俗因此詩，遂號瑞香為錦熏籠。余嘗嫌其名不雅，未能易之也，兼此詩亦淺近，子高別有一篇，意含諷刺，語加微婉，得騷人之體格，其詩云：「佳人在空谷，雙星思銀河，要闢不有命，當時豈蹉跎，娟娟巨麗芳，如此棄者何，香空綴紅樓，寶薰罩宮羅，幽窗下撚蕤，微風自婆娑，寂寞千年初，取捨多何，所託方使者命騁騎獵，亦關蔚茂勤，丁寧盡根宴，泥沙亦天幸，板聯入宣和，誰令閑蕭徙，惟怜守岩阿。」

許彥周詩話云：陳克子高作聯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腸偏觸病心情。」雖韓偓溫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苕溪漁隱曰：木犀，閩中最多，路旁往往有叢，大合抱者，土人以其多，而不貴之，酒家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開，濃郁清香中，殊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坡倅錢塘，八月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贈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蕊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峰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戒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陳去非有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万俟雅言有詞云：「芳菲葉底，誰會秋紅意，深綠試輕黃，伯青女宿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香七里，獨步珠宮裏，佳名若桂，都是因遺子，不向月中栽，又那得蕭蕭風味，若嘗時曲，休問廣寒人，飛太白，酬仙英，香外無香比。」

文昌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酴醾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樱桃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未知也。」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上庠錄云：「貢士東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官花一株，花初開白，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經年，及更為東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尤為茂盛。」

文昌雜錄云：「兵部杜員外言今閩中有白蛯棟樸也，叢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桐與他木異，容取武之，其烟直上，如縷，高五七丈不絕，詩所謂薪之槱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猶蘋蘩蘊藻之類耶。」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六

本朝雜紀下

呂氏童蒙訓曰：徐仲車，山陽人，小許榜登科，初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仲車一日因具公裳見貴官，因思曰：見貴官尚具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母素微，生壽昌數歲，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昌既長，求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懺，以散與人，至是得之於同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王介甫方以李定爲至孝，故延壽昌赴審官，而壽昌以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苕溪漁隱曰：東坡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卻得償當年。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朅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日錄又云：淮南轉運司牒呈李定，嘉祐八年四月母亡，不付丁憂，介甫以李定爲至孝，何其蔽邪。

復齋漫錄云：鄱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返。張存自爲兒時，惘然有感，其言語嗟息，未嘗不

在蜀也。與向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願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涪間，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三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皆賦詩以記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甫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兆歸兮死敢詣，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返。

四六談麈云：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于王成平翰苑之作，人多傚之。兼四六之義在于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爲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邊豆有楚，對黍稷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孽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鼙，非所施也。

呂氏童蒙訓云：唐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潁州，其弟大壯尤時立不群，曾子宣帥潁，欲見不可得。一日經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龍。近時貴人如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

東皋雜錄云：青社表海亭，取太公表東海之義。元祐初，曾子宣爲守，鼎新之，賦詩云：表海風流舊所聞，青冥飛觀一番新。山河十二名空在，絳服三千迹已陳。極目烟嵐九霄近，滿川樓閣萬家春。由來興廢爾何夢，且喜登臨屬後人。

文昌雜錄云：工部王侍郎云：昨爲守眉州，後圃有亭子臨翠巖，爲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凝，且有詩云：翠巖久遂秋生去，亭勢空隨古堞高。既召還，見于垂拱殿，與呂參政同班殿廬，因話翠巖，傷歎曰，呂遂知眉州，甚可異也。

許彥周詩話云：蘇太監作文饒放作鴻溝詩云：置俎均平歲，峨冠侍沐猴。方矜几上肉，已隕帳中謀。徽歸三尺，衣冠閟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四六談麈云：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云蜀道之難。辛炳爲中司，遂作彈文曰：川猶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贈熊待制詩云：兩浙寓直荷爲橐，在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橐事，見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邪。

東皋雜錄云：李誠之才致高妙，守邊有威信，熙寧初，荊公用事，議論不合，退居衣上，題詩云：寄予知時適還尋舊宇，歸新人方按曲，不許榜籠。裘昔作昭陵挽詞云：兆民喪考妣，生意杞國憂，大有壞時，開道宗祧歸聖嗣，一時收淚賀重熙，其他佳句甚多。

東坡云：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說降其首領，見洞主蘇甲家，有神畫，破服如士

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州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扣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余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畏議不知畏懷乃爾長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許彥周詩話云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誠之長短句韻以弔誠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江湖永相忘還撰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措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皴剝玉嶙峋高腳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換擺捭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荊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己

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遊京師久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糴黃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傍人門荊公一見曰此亦非碌碌者卽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荊公爲憲江東巡歷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卽召與語嘉歎之久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荊公以三詩而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許彥周詩話云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于千載之上觀楚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賢人略緣賞也

復齋漫錄云王綵輔道觀文韶子也徽宗朝妄奏天神降于家卒以此受禍人以其父熙河妄殺之報耳嘗爲漁家傲詞云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

詩說雋永云孫伯野宣和間爲中書舍人論麗人入貢所過騷動乞散官居于新州許崧老時爲給事中乃封駁曰孫傅山東野人乞從末減榜時可時爲省郎以詩送孫曰清議豈徒光四戶直聲應已到三韓黃門有手能批敕太學無人爲舉幡四六談塵云孫伯野論麗人擾擾中批云宜乃用蘇軾語全無顧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辭爽之負中國

苕溪漁隱曰宣政間京師置四輔郡拱州東輔也先君時爲宗學官從凡孝著遊學拱輔因有寄來先君寄之以詩曰東輔青初至西宮夜正寒戚時嗟阻闊喜汝報平安學擬知兼力辭淳發巨瀾三冬文史足軒冕未應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送江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荼蘼詩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吳取此耳

苕溪漁隱曰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張先詞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二人詩詞頗相類

三山老人語錄云孫元中故事云好事多栽酒徵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

復齋漫錄云霍嗣宗尉臨淮頗爲監司所窘遂於臨淮館壁題蜘蛛詩其序云偶見蜘蛛因成四韻織絲來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綱紀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簷外飛蛾亦懼他莫學螳螂捕蟬勇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時爲發運過而見之召而詢者且戒以無爲浮薄因薦

之下朝云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紀徐師川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作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央一聯也

詩說雋永云徐師川贈鄭公實過詩云平生不喜劉賁策色色人中自有人又云字得蘇黃妙文蕭班馬香鄭有詩集其間與張嘉父唱酬頗多苕溪漁隱曰師川因鄭過而進致身樞府東湖集中與鄭唱酬亦多如誰家竹可款何處酒難忘皆一時唱酬之詩也贈張仲宗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題下生具云故山黃葉下夢境白鷗前此集中好句也

詩說雋永云丁未之春汴渠涸淺進叔登淮山樓詩云垂哉棧氣俗淮汴倒清渾徐師川詩云淮流從後濁汴水從來清

呂氏童蒙訓云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稱癖賦似相如止類俳獨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復齋漫錄云吳丞相敏十歲時遊山寺題詩云古木宿根重殘僧生頂深棟梁元剝落香火半清沉[illegible]州時贈吳正仲詩先生古人風文學兩漢不合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四六談塵云汪彥章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啓答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嘗力能太學叔雅之詞也陸進中德先宣和間再爲中書法嘗彈蔡京蔡京相建炎間啓其啓云久居言路論彈多權貴之臣歷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陸啓謂其不純正譏居循國之詞也

師友談記云友人董耘饋長沙貓筍廬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答既因筍寓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斷石遶林容來洗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猶期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應筱排予試終留渭水竿隨巷菜羹知不稱君平玉食顧時供廳卽和之亦以寓自與之意且速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滓氣凌空虛姐寧知肉味甘未許韋編充簡册也勝絲縷試蛟龍知誰任琢當刀匕美條須煩寸壤封他日要令高士致不當常淸苦大供奉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筍鄰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淸香不斷鼎烹龍論交不愧淮南里入貢當隨傳一封薄祿未親甘旨少滿籃時寄故人供

苕溪漁隱曰李方叔稱范淳父爲太史公以其爲國史修撰故也

苕溪漁隱曰上蔡云朱高年絕句春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苗頭斸烟雨明朝吹作碧琴差嵩前人有詠筍詩云急忙且喫莫躕躕一夜南風變成竹余年點化乃爾精巧余觀僧直已先有此句從斌老乞苦筍云煩君更致春堆來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亦暗襲僧直也

詩說雋永云晁沖之叔用樂府最知名詩少見於世政和末先公爲御史朱深明爲郎官其謝先公寄茶兼簡深明詩曰疎疏茶猶寄郎官迹已疎斜封三道印不奉一行書何遠長安去終臨闕省居大官高見底爲問渴如何

詩說雋永云蔡攸人瓶比父嘗公寄詩云百年歸路在官深處六月玉帥盡少休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場苕溪漁隱曰蔡京知攸父之役爲不可胡不以告于上但形于詩句以沽名其不忠之甚歟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嘗周邦彥祝壽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

此乃模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甫帝，又非排遜之君。何㮚文縝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掛御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鞭前引，笑靈武之曲恭。康執權平仲在揚州，草宗閔封制云：想望龍門，未振葱葱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苕溪漁隱曰：閩中近時刊行詩話總龜，即舒城阮閱所編詩總也。余家有此集，今總龜不載此序，故錄于此云：余平昔與士大夫遊，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本，及誰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來官郴江，因取所藏諸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慝，暴白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雌黃無實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惟一詩，而記所取之意不同，如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載所作之人，或異如幾夜凝新月，半江無夕陽，斜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如此之類，皆兩存之。若愛其造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亦有愛其用字之密，而論一字，如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不知其所引自誤，如此之類，成辨證之。然皆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誦搢紳間，而著以爲書，不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倦遊歸田，幅巾短褐，松窗竹几，時卷舒之，以銷閑日，不願行于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宣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

苕溪漁隱曰：王周士和人詩云：人情千里白頭浪，世事幾番黃葉風。宋大觀題嚴子陵祠堂云：英姿凜凜都如在，盛夏釣臺風乃寒。石敏若新蟬云：滿身莢葉抱高柳，鬪汝適從何處來。初寮集載其父投宣云：勢如高捧金徒箭，聲似迎鑾玉殿籤。皆善造語，亦可喜也。

了齋集云：余讀左遷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還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玩味也，老于世途，幻境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賊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復齋漫錄云：東魯孔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之孫也。爲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于晉宋，詩頌銘贊，奇編奧錄，窮力討論，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于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韓子蒼爲敘引，以爲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棟梁桷栱，委山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其用豈小，至資多務得，晦而不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己之名者，此侯之所恥也。苕溪漁隱曰：六帖新書，出于東魯兵火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傳於江左，使學者弗獲增益聞見，惜哉。近時有緗素雜記、學林新編、藝苑雌黃，此三書皆相和，辨正古今訛舛，校定史傳得失，誠有補於學者，余于叢話間嘗采摭云。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章郇公得象爲職方，知洪州，館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傳無獻。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兩，章初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由是佳其有度量，援引以至清顯。楊亦嘗稱郇公，他日必爲公台，厚遇之。

苕溪漁隱曰：三朝正史云：楊億祖文逸，爲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億生，有紫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夢羽衣人自稱武夷君，託化。既誕，則一鶴雛，

舉宅驚駭，舁而棄之江。其叔父曰：我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江濱開視，則鶴蛻而嬰兒見，其體猶有紫毛尺餘，既月乃落。二書所紀不同，予謂名臣傳其言怪誕，良甚，當以正史爲是也。

東皋雜錄云：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年六十四，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攜行至蜀，求一妾歸，冀得子，爲身後計。父至成都，輸納畢，訪牙儈，見一女甚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總髮，怪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爲雅州掾，官卒，扶喪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父惻然，據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爲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葬殯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被袍襆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邦美生。後官大，亦生九子，故小字十狗，後登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京兆尹程伯起謝賜出學牙而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投鞍，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也。翟公巽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李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表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席大光罷參政，爲潭帥，謝表云：暴揚之惡，初過予其兒；播告之詞，怨同於方召。

詩選云：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特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黃道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好，丹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盒，藥黃色而香融。養直遲疑，顧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氣煉成，疑即且止，候有急服之。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蜜，宇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取丹碾之，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鄉里。二月，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苕溪漁隱曰：洪慶善與養直皆丹陽人，予以問慶善，慶善云：初無此事，乃曾端伯得之傳聞之誤耳。余于後湖集序嘗言之云：不待訪丹砂於崆峒，依羽人于丹丘，而羅浮之客，九轉之丹至矣。養直僕馳書問之，且丐錄近詩。居士答書頗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哦詩結字，無復舊習矣。養直後以疾終，亦無他異，端伯之言不可信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劉貢父言，李宥知江寧府，遭火，疑軍士爲變，不救，遂燔市里寺觀府庫皆盡。宥命幕職方龜年作表，奏內曰：不意禍起蕭牆，變生回祿。時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由是州官得罪皆重，以宥年老，直除分司。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平日皆非語，有一雅謔，漫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于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于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還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時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容。又曰：貢父好諧，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陳輔題湖陰先生壁詩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荊公見而笑曰：此戲君爲尋常百姓耳。然余觀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粧並倚欄。

若以荆公之言。則南方未免爲山谷所戲。正苦不自覺耳。

詩說雋永云。石藏用劉寅俱擅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山藥。京師爲之語曰。藏用簷中三斛火。劉寅匣內一壺水。龍川略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遇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罕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欲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臟。輸瀉而出。故號此腑爲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爲述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飢。羣匃相臠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今人之謬矣。

上庠錄云。元祐間馬涓張庭堅等四人擢名太學。時號四俊。劉纁。湖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學生。聞而惎之。以刺謁曰。不識可當一俊否。涓等哂之。纁復曰。何得是名。涓等設詭計以困之。曰每試當預約一字。限於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旣而私試之。纁請字。涓曰第一句用將字。其時策問神宗實錄。纁對曰。秉史筆者。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而況其它乎。後果爲第一。聞者服之。因目纁曰挨屍俊。

復齋漫錄云。劉翰始爲尉於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則面色爲之烘然。時郡推官洽撒抵邑。能飲啖。與公同會。以謔語戲公曰。小器易盈眞縣尉。答曰。窮坑難滿是推官。

詩說雋永云。李伯紀爲行營使。時王仲時張仲宗俱爲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在幕下。戲云。啓行營。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

東皐雜錄云。葉祖義少游太學。有俊聲。滑稽無窮。嘗戲作詩云。醉來黒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

上庠錄云。政和丙申殿試。何㮚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丰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眞何郎。榜眼眞潘郎。第三人眞郭郎也。

文昌雜錄云。昔見故老言有一朝士好爲諧謔。嘗云。近來得一對的似有理。曰。躁因修賀刺。怒爲答空書。聞者無不大噱。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七

大梅

傳燈錄云。師住天台山。梅子眞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師出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尤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苕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岩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

天衣

僧寶傳云。懷東遊至翠峯。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淵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其門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情。顯激賞久之。

端師子

僧寶傳云。端師子始見弄獅子者。發明心要。則以彩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秦少游聞其道高。請

升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帙日誦數句。郎持錢地坐。去其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尙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扼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權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章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敍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絭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山谷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蓑衣未必貴。不肯換金章。汀草畔。浦花傍。靜鳴榔。自來往。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寂。其語不能如是。苕溪漁隱曰。傳燈錄云。元沙福州閩縣人。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船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秀老用其事也。

參寥

復齋漫錄云。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涓涓波浪中。子瞻送蜀僧詩。當時半破峨嵋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

復齋漫錄云。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之意。

苕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眞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細細味之。句格固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眞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眞處。惠洪不善評詩。其言豈足憑哉。

洪覺範

苕溪漁隱曰。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于作贊。又櫟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乎。其詩有云。行盡瀟湘西十里松。到門卻立數諸峰。崇公事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比三門假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又爲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頭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穎爽。見于言語文字間。若于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冷齋夜話云。予留南昌。久而忘歸。獨行無侶。意緒蕭然。偶登秋屏閣。望西山。于是浩然有歸志。作長短句寄意。其詞曰。城裏久偸閑。塵浣雲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岸有山歸去好。萬壑千岩。霜曉更凭欄。減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茅庵。試問此生誰作伴。彌勒同龕。

復齋漫錄云。臨川距城南一里。有觀曰魏壇。蓋魏夫人經遊之地。具諸顏魯公之碑。以故諸女眞嗣緒不絕。然而守戒者鮮矣。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帶上同心結。洪覺範嘗作長短句。贈一女眞云。十指嫩抽春筍。纖纖玉軟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晚。黃庭卷罷淸幽。凡心無計奈閑愁。試撚花枝頻嗅。

許彥周詩話云。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荷響。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淸順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淸順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淸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予見子蒼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卽臥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更入靑蘿去。後兩句雖不同。無害。然落葉不知數一句不可。蓋初夏閑未應落葉之多耳。苕溪漁隱曰。惟聞犬吠聲。更入靑蘿去。乃惠詮詩。東坡嘗和之云。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皆是也。子蒼之言。復齋之記。皆誤也。

緇黃雜記

復齋漫錄云。前輩好稱僧悟淸詩。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沒浪痕圓之句。出于此。廉史云。劉氏傳記。載煬帝旣誅薛道衡。乃云。尙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公談苑。載僧希晝老宮書亭云。花露盈蟲穴。梁塵墮燕泥。予以爲鍊句雖工。而致思不遠于薛矣。

復齋漫錄云。元豐末。張詵樞言龍圖之守杭也。一日宴客湖上。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卽席賦詩曲。巨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遂云。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樞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仲殊卽作前章云。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卻占東君一半春。巨濟不復繼也。後陳瑩中云。我爲續之曰。尊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

古今詞話云。東坡守錢塘。劉巨濟赴處州。道過錢塘。東坡留飮于中和堂。僧仲殊與焉。時堂之屏有西湖圖。東坡邀索吮管作減字木蘭花曰。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以後疊屬巨濟。辭遜再三。遂以屬仲殊。繼曰。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東坡大稱賞之。苕溪漁隱曰。此詞首句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則是初無此西湖圖。姑言之耳。詞話乃云中和堂屛有西湖圖。可見其附會爲說。全與詞意不合。以此驗之。其以爲東坡作。亦必妄言。當以復齋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看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之所能彷彿也。

詩說雋永云。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似松。眞方外語也。

苕溪漁隱曰。予嘗愛政黃牛山中偈云。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長來此。造語平易。不加雕斲。而淸勝之景。閑適之意。宛然在吾目中矣。

復齋漫錄云。西淸詩話。取瘦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宋之問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

權意取此．沈約登元鶴樓詩．亦云．雲來片嶺黑．日下半溪陰．苕溪漁隱曰．癡可東溪集有詩云．偏步入蘿徑．綿延趣最深．僧居不知處．彷彿清磬音．石梁邀屐度．始見青松林．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淒風薄蒼木．萬竅作龍吟．摩挲綠苔石．書此幽尋．復齋以爲瘦權詩．誤矣．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癡可東溪集亦有霜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故人江北江南岸者．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邪．四絕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鬟．清風明月元無主．乞我烟蘿茅數間．殊清駛可愛．

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在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頗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草書記朱炎在座．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即詣之．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尹笑曰．何希文惟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仍問其後事．師魯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于胸中歟．

苕溪漁隱曰．余讀劉興朝悟道發眞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林長老總公興之語．七日始生信焉．即取其書讀之三年．蓋恨其信之之晚也．然循其理而體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暫靜還擾．既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相付囑．而達磨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見性而了心．其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證道歌讀之．句句盡是吾之心地．讀至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現前．任是千聖出來．也須退步．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雄漢．終日迷頭沒人喚．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晡又來旦．不覺年華暗中換．急擡頭高着眼．徑寸不在蚌中產．靈利男兒爲得時．好笑教渠腸欲斷．又有詩云．古今堂堂此事同．歸因處處獲圓通．片心豁去滄溟窄．雙眼開來宇宙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離弦金鏃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後．坐斷千崖是此翁．

蘇子由云．聰禪師昔以講誦爲業．晚遊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岳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嘗告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將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界．吞一刹．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眞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聽作禮諦泣而能．聽往高安聖壽禪院．余嘗從之問道．聽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吾今亦無以告子．余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眞告敕．香嚴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喩．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師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數如恆河沙．苕溪漁隱曰．禪門須是悟入．方爲究竟．倘不爾．亦安能七縱八橫．去處自在也哉．余觀劉興朝見惠林冲老．冲爲焚香設誓

曰．我法中自有悟門．若也以無爲有．即是誑汝．吾當永墮無間地獄．吾將此身．設大誓願．願汝此去．堅信不退．他日有見．方表斯言．又龍門言．有李提刑者．將傳燈錄白先師云．某素留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不會處．望一一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是理會．須有省悟始得．若有省悟．無有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省悟．祇那會處亦未是．在二大士之言．庶得其要矣．

苕溪漁隱曰．陳體常答黃龍仲二書．敎學佛之旨．深切著明．余嘗三復其言．歎其有理．但未能盡行也．體常又有頌六首．今錄二首．其一云．密坐妍省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非佛能超越．豈有究親更順逆．脈脈低明尤認影．巍巍獨步尚披衣．直饒會得照邊者．也道當師得旨歸．其二云．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即見即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元旨．鶴唳猿啼顯妙機．任意覓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韶州．極精進．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硯間．此眞人信．他日誦華嚴經於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如世所畫寶陀岩竹．今猶無恙．韶人傳之．以爲過客遊觀．北遊至永州澹山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言．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懶有何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播福獨坐有何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虛空．予愛二子非辭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資己用．苕溪漁隱曰．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公已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誌公沒于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年至金陵．由此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賤目耳．予嘗手書此頌．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明珠圓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以至三祖信心銘．永嘉證道歌．皆禪學之淵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東皋雜錄云．漣水天長寺婁道者．搭盤甚善．行狀云．觀音化身也．太祖太宗眞宗仁宗．皆嘗召至京師．欲留之．不可．曰．臣與漣水人有宿緣．不歸．淮水變爲[illegible]．漣人魚矣．許之．皆賜御筆．至今匣藏寺中．眞宗召入禁中．時欲立章獻未決．命嬪御出見．師提之．凡二百許人．皆無語．至章獻．挽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與陛下主家計．眞宗奇之．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賚不貲．復歸．有新知軍入境．雖不喜師．遂告其徒緣盡當滅．知軍疑其詐死．命焚之．凡三日．衣襪不動．其徒驚曰．師不從衆願．不若應火化．忽雷雨暴作．水滿庭．薪火皆滅．口中出白烟．自焚立盡．而目睛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邦人葬其骨淮岸．目睛舌根舍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即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

僧寶傳云．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儲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鎭首發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典宿衞尹京邑．以繫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一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度請法華大士．俯臨無鄙．請旦．上道衣冠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殿．侍衞呵止不可．

上笑曰。朕詢而來耳。有頃。至楓丹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副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使尊者晚嗣息無有期。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

東皐雜錄云。裴休與黄檗爲忘年友。一日同行宛水上。見有負柴車過。陂下泥深牛憊。策之不已。休方止其鞭者。檗遽曰。不可不更打兩腳。時勸不得四脚時不肯行也。好打。

三山老人語錄云。明州妙音僧法淵。爲人佯狂。日飲酒市肆。歌笑自如。丐錢十人得一錢。即欣然以爲足。得之多。復與道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于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顧。惟云去去。有喪之家。必往哭之。弔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人以爲狂。又號曰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儼然出問。語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僧了顛。答云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覺嘿然。衆皆驚駭。一日忽于市相別。擔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趺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問臨行據中大字。眞相至今存焉。

東皐雜錄云。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游。東坡嘗過之。戲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未云。鴻舉下語。賈答曰。老道士這裡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輒頭覓語。誰知指大參禪。

東皐雜錄云。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蔬酒自如。命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古人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涼傘。禹曰雨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四六談麈云。政和間。以僧爲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霜輕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爲陳迹。又一長老亡人道去云。一入聾夷之風。教遂亡。父母之髮膚。雖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斗。倘得回心而嚮道。使當合掌以參。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八

回仙

回仙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眞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聚會之時。嘗游兩浙京汴譙郡。嘗著白襴衫。角帶。左眼下有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也。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爲人若反是。雖握手接武。終不成道。

苕溪漁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而顯之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合。進火功夫猶鬭危。曲江上。看月華瑩淨。有個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陟元光回仙錄云。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于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氣骨秀偉。遽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

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爲壽，如何。回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爲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順倒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尊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卽舉杯滲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棊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了無醉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尙多，侍人秉扇驅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噀之，插于遠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所叩，先托以求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何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于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致謹，勿勦懷恐喪失公之眞性。東老復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已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書字題于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題贈東老詩，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恙，乃屬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偕又適在京師千里，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回公所言，無有不驗。

觀林詩話云，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眞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邪。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托尸解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則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于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年，館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功眞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公笑曰，我姑俟之。

龍川略志云，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溺于黃白，嘗于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

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遺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且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謹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輒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內煅之，鎔卽傾出，金砂俱不耗，且其色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卿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謹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時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歿，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年，余謫居筠州，有蜀僧儼介者，師事文瓘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介祕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瓘師善，密爲瓘言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寺僧所傳者。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苕溪漁隱曰，洞微志載藥生者，與前事相類，亦以得乾銀術妄費而受禍，故回仙謂沈東老云，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蓋嘉之也。此眞可爲貪者之戒。

苕溪漁隱曰，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詞，自國初時卽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解，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杯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說其事，世傳乃鬼詞也。此皆佯誕，無可考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苕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粱猶未熟，夢驚殘，尙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翁也。鹽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枯，閒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既可笑亦可歎也。

神仙雜記

許彥周詩話云，唐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許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道人綴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道人指清遠，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邪鬼邪，則不必問，然僕獨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晚川之陰，步上仙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翁欲歸，青松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高道傳云，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游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通。道士日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落，然人未之曉，但呼爲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尙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燈燭煒煌，筵具器皿，雕刻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應侍，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其戶曰，光庭識量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鑒，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奉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揲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挼之，如木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啓戶，光庭欣然而入，但空室而已。

山谷云.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於方外.發迹游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徽實輔佐之.嘗爲國師三十年.楊氏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德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安太守.乃于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于此.苕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許里.岩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千尋綠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舟能.椀泛星宮咒水閑.草暗碧壇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成錢甲毛猶綠.鶴化鸞翎頂更丹.阮洞神仙分藥去.葛家兄弟寄書還.筇枝健拄菖蒲節.箬幘高籠玳瑁斑.新隱漸開巖月窟.舊隣猶說枕沙灘.黃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掛白鷴.海上使頻青鳥點.篋中藏久白驢頑.手疎俗禮慵非傲.肘後靈方祕不慳.寶籙恒垂金縷帶.絳囊鎖玉連環.常尋異穴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百蠻.容易煮銀供客用.辛勤栽果與猿攀.靜張棋局鋪還打.默考仙經補又刪.床並葛鞋寒兔伏.窗橫櫪几老龍跧.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撼櫺.花氣薰心香馥馥.調聲聆耳響潺潺.高墳自掩浮生骨.短髮難凋不死顏.蚤晚重逢廬嶽客.顯隨芝蓋出塵寰.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所用事.多出師道本傳.

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舉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見師道.持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眼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雁橋下.趺坐而逝.焚之.城中人見煙焰上.渺渺焉有一陳道士也.

復齋漫錄云.李定記宣和中.太學士人飲于任氏酒肆.忽有一婦人.妝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右手執拍板.乃鼓爲之唱詞曰.闌干曲.紅颭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撚.被風吹去意還驚.眉恨蹙山青.諸公怪其辭異.即問之曰.此何辭也.答曰.此上清蕊真人法駕道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游人間.見諸公飲酒.求一杯之適耳.遂與一杯.飲畢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苕溪漁隱曰.夷堅志所記.與此小異.此仍少詞一半.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雁子.善屬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衲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擲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瞋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過故人張止.張生爲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臥室戶正開.猶危坐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果卿往按之.貫身潔如生.扶而伸之.腹中汩汩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下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翁適見過.今往鸞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臥不離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觀之.純臣稱其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衫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記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記之.互有不同.

復齋漫錄云.熙寧中.王迪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自星冠羽帔.縹緲見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衆念墮此.勉自修行.勿淪苦海.既去.迪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寮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去青衫從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躬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鷄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當田夫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文昌雜錄云.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傴.不能仰視.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可一二百爲酒資.書生曰.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醞.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背傴.書生曰.不幸遇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向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轉于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嘗有神仙之遇焉.

復齋漫錄云.高尚處士劉易.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作此言也.

鬼詩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徐通判李鈞.有子年十七八.不喜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示是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蔡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璡.明皇愛之.每隨游幸.璡嘗戴研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落墜.上大笑.此事與前極相類.

見聞錄云.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楡老姑.乃楡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廚間.與翠婢爲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以爲怪.公呼問之.即下堦拜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祟.公亦置而不問.嘗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妬翠婢.戲之.自云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產矣.請觀之後園.楡木西南生大蕈.乃是.觀之果然.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館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集.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焚之.蓋可信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逕起走出.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讀張君房脞說.進士謝朏寓居寶應.晚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處小波也.可見訪舟中.仍袖出詩二首.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捨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無處用.爭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貌君才兩不當.君今休苦更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欲到方知氣味長.前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七字.更有二首爲異.至謂寶應亦同.君房著脞說在真廟時.不應東坡少游忘之也.

復齋漫錄云.張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淚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剽東坡樂章.秋雨晴時淚不晴之語.

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錄.載司馬槱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戀花詞一闋.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記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黃昏幾度瀟瀟雨.蟬鬢犀梳雲半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覓處.凄涼明月生秋浦.

藝苑雌黃云。淡苑載金陵之將。有盧絳者。收散卒。由宣歙長驅入福建。以圖興復李氏。至歙州。州將龔儀先已降王師。閉門不給薪水。絳擊破殺儀。將至建州。敗于松溪。麾下散亡。朝廷以節鎮招之。遂自歸。時儀兒子穎上言求復季父之仇。召穎與絳面質曲直。穎舉手版擊絳。遂按殺絳。初絳舉事。夢一白衣婦人酌酒勸之。歌菩薩蠻詞以送之。歌畢。謂絳曰。他日當相見嶰子陂。絳私記之。及是伏法于京之西嶰子陂之地。南唐近事及本事曲所載皆同。惟江南埜錄獨異。謂白衣婦人爲玉眞。姓耿氏。以嶰子陂爲孟家陂。無菩薩蠻詞。而有詩一首云。淸風良月夜深時。舞帚盧郎尙恨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苕溪漁隱曰。余觀南唐書云。盧絳少病瘧。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卮酒。其詞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淸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畢。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卽愈。詰朝求蔗食之。果差。逾數夕。又夢曰。妾乃玉眞也。他日相見于嶰子陂。絳仕江南後歸朝。會龔穎上言求復季父之仇。乃命誅絳。絳臨刑。問其受刑之地。卽嶰子陂。有白衣婦人。姿貌宛如所夢。姓耿。名玉眞。其夫死。與前夫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洞微志所記。亦與此同。南唐書三十卷。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所記必審。當以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旣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牽聯請箋。頃刻書滿紙。其警句曰。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賞也。

文昌雜錄曰。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于數幹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晏元獻守陳。方製小詞一闋。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游。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化爲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婉約可愛。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九

長短句

南唐書云。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淸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靑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苕溪漁隱曰。元宗卽嗣主李璟。嘗作此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爲後主作。非也。後主名煜。

南唐書云。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沖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屛帷。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苕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爲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聞之。因案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于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卽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誤。惟南唐書與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

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懽笑分首。李後主蓋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

苕溪漁隱曰，徽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蝴蝶一詞，不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美，詞云，煙條雨葉，綠遍江南岸，思歸倦客，尋芳來較晚，岫邊紅日初斜，陌上飛花正滿，淒涼數聲羌管，怨春短，玉人應在明月樓中，畫眉懶，繫腰錦字，多時魚雁斷，恨隨去水東流，事與行雲共遠，羅衾舊香猶暖。

苕溪漁隱曰，先君頃嘗丐祠居射邨，作感皇恩一詞云，乞得夢中身，歸棲雲水，始覺精神自家底，峭帆輕棹，時與白鷗游戲，長途都不管風波起，光陰如梭，人生浮脆，百歲何妨盡沉醉，臥龍多事，謾說三分奇計，算來爭似我，長昏睡。又嘗江行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江海立，千車萬馬鏖聲息，短棹峭寒欺酒力，飛雨息，瓊花細細穿窗隙，我本綠蓑青箬笠，浮家泛宅煙波逸，渚鷺沙鷗多舊識，行未得，高歌與爾相尋覓。

苕溪漁隱曰，先君嘗云，古詞有絳都春，有鰲山綵構蓬萊島之句，當云綵綺，余於前集誤以古詞爲柳詞，今正是之。

藝苑雌黃云，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猥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德以將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語，若以歐陽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遼，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星現，永應制撰詞，意望厚恩，無何始用漸字，終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間宸遊鳳輦何處，與仁廟挽詞闇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旨，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紅淺，竹籬茅舍間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辭，殆不啻天冠地屨也。世傳永嘗作輪臺子蚤行詞，頗自以爲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既言匆匆策馬登途，滿目淡煙衰草，則已辨色矣，而後又言楚天闊，望中未曉，何也，柳何語意顛倒如是。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眞一夢耳。

苕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即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有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于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而五人者皆已亡之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爲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鬭光芒，十五年間眞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復齋漫錄云，翰林學士茹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

事，就中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朱脣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嬌鬟低嚲，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裴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述宴游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游，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峰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游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沉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華桐，煙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眞語病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涼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曰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疑是在錢塘作，時子由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苕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然其後亦豈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其詞云，晚雲收，淡天一片琉璃，爛銀盤來從海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素娥澹佇，靜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年無似此佳時，露坐久，疏星時度，烏鵲正南飛，瑤臺冷，闌干凭暖，欲下遲遲，念佳人音塵別後，對此應解相思，最關情，漏聲正永，暗斷腸花影潛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如今別後，還是隔年期，人縱健，清樽素月，長願相隨。

苕溪漁隱曰，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無咎作中秋洞仙歌辭，其首云，青煙冪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閑階臥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眞作中秋念奴嬌，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藤床涼似水，飛入瑤臺銀闕，亦已佳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涼，冷浸蕭蕭髮，明朝塵世，記取休向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收拾得不佳，遂并全篇氣索然矣。

苕溪漁隱曰，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窗迥戲詞盛行于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羅門詞，亦豈不佳，詞云，漲雲暮捲，漏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歎此夕與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凝淚眼，泣盡西風，此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爲楊如晦作，非也。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于隨州，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苕溪漁隱曰。東坡別參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于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北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爲讖矣。然其詞石刻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潁。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讖之論。安可信耶。

苕溪漁隱曰。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今所存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苕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己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那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題崔徽眞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亦如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觀諸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所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者。浣溪沙。腳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爲涪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者。爲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脣。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嚥斗者。爲蘇叔黨作。皆非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爲家。誰知巴峽路。卻是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邱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邱子卽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兒雙鬟玉。鬢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磵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嘗爲放阿燕。幅巾對沉煤。西淸詩話云。季常自以爲能禪學。妻柳顛怪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遨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慨笑也。

復齋漫錄云。鄒志全徙昭。陳瑩中貶廉。聞以長短句相諧樂。有個胡兒模樣別。滿頰鬚髭。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鬢那得長黑黑。（一邊宦句。）解子錄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謂志全之長髭也。有箇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毿毿。身披一副黑衲衫。緊纏雙腳。苦苦要游南嶽。

說度牒朝夕到。幷除領下髭鬚。鉢中無粥住無庵。攜登伽。只恐卻重參。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徊北斗南。背作雪堆千日醉。此心眞與古人參。今見故人今幾年。年來風物尚依然。遙知閑望登臨處。極目江山萬里天。志全完語也。一樽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生如夢。夢裏偎偎何處用。業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自志全元符間貶新州。徽宗卽位。以爲中書舍人。乃未幾。謫容陵別駕。雍水安置。未幾徙昭州。

復齋漫錄云。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詞中語。賜名魚游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褪。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抽碧玉簪。細柳輕窣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梅粧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目斷淸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古今詞話云。東都防河卒于汴河上掘地得石刻。有詞一闋。不題其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絢麗。欲命其名。遂摭詞中四字。名曰魚遊春水。令教坊倚聲歌之。詞凡九十四字。而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不及之矣。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浙東長短句。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纔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用其意。以爲詩斷章云。明日一盃愁送春。後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記歸路。苕溪漁隱曰。山谷詞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體山谷語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言如夢令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故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字三十二。曰。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時。殘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但詞話所記。多是臆說。初無所據。故不可信。當以坡言爲正。

復齋漫錄云。鄧肅謂余言。宣和五年。初復九州。天下共慶。而識者憂之也。都門盛唱小詞曰。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忻則忻。我兩個厮守。怕則怕。人來破鬬。雖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謂也。七年九州復陷。豈非不長久耶。郭藥師契丹之帥也。我用以守燕。啓敵國禍者。郭耳。非破鬬之驗耶。

苕溪漁隱曰。魯直書荆公集句。菩薩蠻詞。碑本云。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娟娟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許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因閱臨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余謂不若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爲勝也。

夷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爲余言。張志和漁父詞。雅有遠韻。志和善丹青。必有形于圖畫者。而世莫之傳也。嘗以其詞增損爲浣溪沙。歌之有矜色。予以告大年。云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久之乃以煙波圖見歸。其致思深處。不減昔人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苕溪漁隱曰。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蓑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

畫船手攜書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煙波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擷頭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擷頭雖是船名，今以雨槐之，語晦而病，因為改作綠蓑雨細，仲宗笑以為然。

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于應對，湖中有宴會，群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之，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于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詞曰，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子瞻之作，皆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苕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古今，託意高遠，寧為一娼而發邪，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穠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中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腔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甚衆，姑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為不幸，橫遭點汙，吾不可無一言雪其恥，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詅癡符，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

上庠錄云，政和元年，尚書蔡嶷為知貢舉，尤嚴挾書，是時有街市詞曰，侍香金童方盛行，舉人因其詞，加改十五字，作懷挾詞云，喜葉之地，手把懷兒摸，甚恰恨，出題厮撞，着內臣過得不住脚，忙裏只是看得班駁，駭道一身冷汗，都如雲霧薄，比似年時頭效驟待檢，又還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尋着。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四十

麗人雜記

韓子蒼昭君圖敘云，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嗟不言，呼韓邪顧婿，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是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曾以文王諱昭，故號明妃云，復齋漫錄云，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鬟負薪女，灸面誰勿輕離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矣，苕溪漁隱曰，古今詞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

藝苑雌黃云，石季倫王明君詞云，延我于穹廬，加我閼氏名，閼氏單于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

傳曰，目西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顏注，閼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閼氏，且顏使以皇后解之，大俚俗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上作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粧時用作頰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閼氏榆關易妾名，歸期長似候河清，則誤讀氏字爲姓氏之氏矣。

太平廣記云，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眞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閭以美色無益于時，遂以巨石鎭之。苕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冬妓詩云，燕姬奏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宏君舉觀妓詩云，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趙王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元琛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梁法宣觀妓詩云，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嬌。王勣詠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豔曲云，清江歌扇底，曠野舞衣前。

許彥周詩話云，南齊楊佩，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詞曰，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稍除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爲能子夜歌。皆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也。

苕溪漁隱曰，唐逸史言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飮，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娶隴長源女，乃所見于盧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爲仙官所追，如生所言。余觀吳兢樂府解題云，箜篌者，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侯，言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爲空也。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所言有據，而段安節出于臆說，則箜篌之始，當以漢武爲是，而空國爲非也。樂府有箜篌引云，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於是其妻援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而死，當奈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飮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侍兒小名錄載璇璣圖敍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年二十一，滔鎭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遣蒼頭賫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迎蘇氏，恩好愈重。

苕溪漁隱曰，王初寮有點絳脣一詞，送韓濟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勸君休墮羊碑淚，宦游如寄，且伴山翁醉。說與鮫人，莫解江皐珮，將歸思，暈紅縈翠，細織迴文字。初寮用前事，以其淡上故事，然于送人之詞，似難用也。東觀餘論云，蘇蕙織錦迴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圖，由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迴旋書之，讀者惟曉外邊七言，至其中方則漫不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辭句嶷略，讀不成文，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宜，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嶷略也。政和初，余在洛陽，於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敍此詩，并申誠所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爲非，殆亦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述詩于此，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弁首云。

苕溪漁隱曰，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城暮，雨映疏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迴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灑縑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誰甯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皆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爲少游所作，亦非也。

許彥周詩話云，唐高宗宴羣臣，皆賦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情若臭蘭人。計之必一奇女子也。

緗素雜記云，周世宗時，陶尙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匜，及旦有書謝，略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舉不能領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

王平甫云，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獻書，得一黟紙，所書花蕊夫人詩，其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于世。夫人僞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苕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遊，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鬭濕羅衣。廚船進食簇時新，侍衛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眞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漫裹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

苕溪漁隱曰，余觀古今詩話，翰苑名談，皆載寇萊公侍兒蒨桃詩二首，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從以怪僻，語所不取，今但筆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鎭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公贈之束綵，歌者未滿意，蒨桃自內窺之，立爲詩二章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

窗下燒度撥梭絲得成其二云夜冷衣單手漉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拍似彈梭人間萬事有休時且向樽前聽艷歌

東皋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在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苕溪漁隱曰陸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乞韻于坐客頃刻成章卜算子云送我出東門作別長安道兩岸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黃昏疎雨

復齋漫錄云劉倩明既喪寵妾而不能忘為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著意隄邊柳搓得鵝兒黃欲就天色清明斷勾去年紫陌先開今朝雨魂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箇黃昏與唐阿灰之詞有間矣

苕溪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道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鳩盤荼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萬杏花其醜態可想山谷亦善戲也

詩說雋永云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秘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

四六談塵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趙湖州文云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苕溪漁隱曰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詩詞嘗有詞寄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離輕散尋常難估三月好風光滿堦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人眼淚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迴腸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為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何不推恩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本不復作然意有所感不能自已小草二章章四句奉寄其一云碧紗窗外一聲蟬牽斷愁腸懶遣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拿擁玉嬋娟其二云晝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細襲輕裳女童來報新篘熟安得良人共一觴東皋雜錄云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政司馬溫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杯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乃笑而釋之

東皋雜錄云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坡索筆為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球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于句端也苕溪漁隱曰槃閑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落籍高瑩從良為句首非林子中也

復齋漫錄云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為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第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詩說雋永云又均文皆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滿妓壓畫船低

苕溪漁隱曰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慧中善填詞有姓戴者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團菊苞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倍潸然兩度朱幡雁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把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系聞道覺旌羽脫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衝雲破霧一到洞中天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尖又記人作除夕詩押尼字眾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謝纖經呼喜鵲為鵲尼乃知前輩不廢多

臨漢隱居詩話

魏泰撰

臨漢隱居詩話

宋　魏泰道輔撰

神宗皇帝以天縱聖智，旁工文章，其於詩雖穆王黃竹、漢武秋風之詞，皆莫可擬其彷彿也。秦國大長公主薨，帝賜挽詩三首，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霓（一作霓裳）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騎發西城道，（一作西城，一作城西）鑾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鞬韓暗，（一作醉）香隨玉篆消。芳魂飛北渚，那復一為招。（一作可為招）晨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環沁，（一作沁環空）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噫，豈特帝王，蓋古今詞人無此作也。（按此詩冷齋夜話述之）

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句為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敍塵迹摭故實而已。

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之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劉攽詩話載杜子美詩云：萬條六合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勿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

書亂世人惡，甚於豺虎也。予觀老杜潭州詩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于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主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一作怒張）

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而觀陰鏗、鮑昭之詩，則知予所謂主優柔而不在豪放者，為不虛矣。

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圓。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爛斑可愛，此真斑竹也。韓愈曰：剝苔弔斑林，角黍餌沈冢。是也。（按[illegible]如血色。天生如此，[illegible]每點上有苔錢封之[illegible]）

韓愈南溪始泛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跡。又云：餘年懷無幾，休日愴已晚。張籍哭退之詩略云：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休官罷，兩月同游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撐。公作游溪詩，詠唱多慨慷。又曰：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并。秀才、賈島也。島有攜文謁張籍、韓愈詩曰：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也。

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為誰編。（按韓集作若為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樂天守忠州也。（按[illegible]）又有放朝會不報，半夜踏泥歸之句，樂天和云：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云：近來韓閣老，疎我我先知。最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按此是工部誌，非論也）先杜而後李。韓退之不以為然，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顏作聱書，以為發妄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達拳跼，梯飆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誡仍鐫銘。則知肇記為信然，而沈顏為妄辨也。

韓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及贈盧仝詩云：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即此時也。

李肇謂處士純盜虛聲。韓愈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按韓集作又繼往）鞍馬僕從照閭里。（按[illegible]）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時事，（按韓集作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為處士乃刺口論時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以至傭僕御以夸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

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也。又云：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

曰：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也。(按韓文公集本云春秋三傳束高閣，子云三方作五，或作左，俱非。)

元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薄曹劉，下該沈宋。至韓愈則曰：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于酌天漿，幽至于拔鯨牙，其思頤深遠宜如何，而詎止于曹劉沈宋之間耶。

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假，眞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讎，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載劉希夷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愛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希夷。世謂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也。吾觀之問集中儘有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採，不知何至壓殺而奪之，眞枉死也。

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于心，則情見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況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于烏與桑爾，及緣事以審情，則不知涕之無從也。採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得詩人之意。至于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怨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

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祜題名。其旁又刊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與題名一手書也。此句乃呂溫詩，全篇曰：忠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云云。

歐陽文忠公作詩話，稱周朴之詩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以爲佳句，此乃杜荀鶴之句，非朴也。

梅堯臣贈朝集院鄰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寄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

熙寧庚戌冬，王荊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于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荊公語次，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一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而入。元豐己未，([illegible]) 公已謝事，爲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游鍾山，憩法雲寺，偶坐于僧房，是時雖無霜筠，而虛窗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窗，并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頷首微笑而已。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父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父，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父之黨乎。一坐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按此條亦見冷齋夜話。)

頃年嘗與王荊公評詩，予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清健(健一作雄，一作新美)，但恨其少餘味爾。荊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荊公之意(一作喩)。信乎所見之殊，不可強同也。

鼎澧道中有甘泉寺，過客多酌泉澹茗。天禧末，寇萊公準南遷，題名寺壁。天聖初，丁晉公復南遷，又題名而行。其後范諷爲湖南安撫，感二相連斥，遂作詩云：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層巒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王玠游金陵升元寺，僧房見壁間繪一金紫丈夫，上題一絕云：陣前金玦生無愧(金玦一作仰玦)，鼓下蠻奴死合羞。三尺吳鉤歸處士，凜然倚劍欲橫秋。玠不能辨誰詩，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贍像，袁陟詩也。陟洪州人，(一本云袁世弼詩，世弼汝州人。) 慶曆初登進士第，官至太常博士，壽不滿四十，少有文學，古詩尤佳，惜乎早死，文章多流落，此詩在陟未爲佳句，然亦俊拔可喜，瑋寶音頻陟呼也。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一本云：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 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illegible]) 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不足道也。([illegible])

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倉黃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召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明皇曰：我未嘗棄卿，卿自不求仕，何誣之甚也。因命放歸襄陽。世傳如此，而摭言諸書載之尤詳，且浩然布衣闌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則明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

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此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杜牧好用故事，仍于事中復使事，若廣卿雙璧藏肪鮮是也。亦有趁韻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麋是也。李詞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春，初無黃麋字。其晚晴賦云：忽引舟于淵，觀八九之紅芰。(按樊川集云：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 姹然如婦，媚然如女，芰菱也。牧乃指爲荷花，其爲阿房宮賦云：長橋臥波，未雲何龍，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鬭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汴午憩時門，臨泉觀鬭龍。韓自河陽進汴，但道經時門，豈復觀當日之鬭龍耶。(按春秋書龍鬭云云，似宜別爲一則。)

劉禹錫詩：賈生王佐才，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也。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爾，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久之爲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

時。實未嘗居重位也。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云。驄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爾。按皇甫湜云云至亦善評文者二十三字。元本自爲一條。今據漁隱叢話入此則。

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漁隱叢話無奇字又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漁隱叢話僻作辨。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略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鵾鯨。漁隱叢話抉作剛拾作得。蓋謂是也。

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敍事。其他無大好處。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詩。爲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疎。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輝者。幾矣。白居易亦嘗作長韻敍事詩。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蘇舜欽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梅堯臣亦善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與蘇相反也。舜欽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被人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爲尚書郎。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元豐癸亥春。予謁王荊公於鍾山。因從容問公比作詩否。公曰。久不作矣。蓋賦詠之言。亦近口業。然近日復不能忍。亦時有之。予曰。近詩自何始。可得聞乎。公笑而口占一絕云。南圃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嫋嫋垂。其佳句也。

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王平甫麹壁。有宮殿影搖河漢外。江湖夢斷鼓鐘邊。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工用事。而復對偶親切。在京師有病中答予秋日詩曰。忽吟佳客詩消暑。一作避暑。遠勝前人檄愈風。又曰。北海知天論牛馬。東方傲俗任龍蛇。王粹學士葬。以九月。平甫爲挽詞云。九月霜清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公。時挽詞甚多。無出此句。

章丞相惇。自少喜修養服氣辟穀。飄然有仙風道骨。在東府栽桐竹。戲作詩云。種竹期龍至。栽桐待鳳來。他年跨遼海。綴此一徘徊。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李文定公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況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爲心胸。老桂根株摵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漁隱叢話云。餘光燭物無洪恩。我公得此爲經綸。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蠢淺。然亦粲爽也。默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贈三豪詩。謂之歌豪。以配石曼卿、歐陽永叔。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得臨江軍新淦縣尉。年近七十卒。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陽文忠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予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漁隱叢話作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愈工於前也。

王禹偁橄欖詩云。南方多果實。橄欖稱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核苦且澀。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蓋六句說回味。歐陽文忠公曰。甘苦不相入。初爭久方知。漁隱叢話爭作憎。梅快健也。勝前句多矣。按末句據漁隱叢話補入。

詩豈獨言志。往往讖終身之事。范仲淹小官時。詠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許一分虧。希文久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于參知政事。王荊公爲殿中丞。舉牧判官時。作鄞州白雲樓詩。略云。折楊黃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復區區鄞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荊公大儒也。孟子後一人而已。雖萬世之下。聞其風。宜企慕之。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蠭起。皆合白雪之句也。按漁隱叢話無荊公大儒也至企慕之[illegible]

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永叔與學士陸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酒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永叔句有主人與國同休戚。同一作共。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透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後嘗語人曰。裴度也曾宴賓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卻不曾怎地作鬧。[illegible]

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于境上者十有二人。察父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辰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峰倒。聯吟嶰竹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用故事亦恰好。一無此六字。

慶歷中李淑罷翰林學士。知鄭州。會奉祠柴陵。作詩三絕。其悲帝詩最涉嫌忌。曰。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既為仇家陳述古抉其事以聞。褫一職。

至和中。阮逸為王宮記室。王能詩。（一本云為王宮教授有宗室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斥之。（一本云會逸復以納求受賄事因廢斥之）

溫成皇后初薨。付立春進詩帖子。是時永叔、禹玉同在翰林院。以其廬閣故不進。俄而有旨令進溫成閣帖子。永叔未能成。禹玉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閒。永叔深歎其敏贍。（按此條亦見冷齋夜話又按此消甞閣云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立春帖子自是居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劉而不非仁宗欲近侍曰詞臣觀溫成獨無帖子有色甚不懌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奮筆作不成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逆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閒既進上大喜內玉詩歐公嘗曰君文章眞是含香丸子也此說與送制所紀小異因附錄于此）

大臣有少時雖悋譏。然亦性通悅。有數小詞傳于世可見矣。慶歷中。簽書滑州節度判官。行縣至韋城。飲于縣令家。復以邑倡自隨。遂曉。長人知。以金釵贈倡。期緘口。亦終不能祕也。嘉祐中。大臣為館職。奉使契丹。歸。語同舍吳奎曰。世言雨逢甲子則連陰。信有之。昨夜契丹至長垣。往來無不沾濕。長文戲曰。長垣逢甲子。可對韋縣期庚中也。大臣終無怖恨。

下澤遠水處多蚊蚋。秦州西溪尤甚。每黃昏如烟霧晦合。聲如殷雷。無貧富皆以紗絹蒲疏蕉葛為廚蔽。老幼皆不能露坐。至以泥塗牛馬。不爾亦傷害。范希文嘗以大理寺丞監秦州西溪鹽務。為蚊蚋所苦。有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

張鑄健吏也。性亦滑稽。為河北轉運使。以事謫知信州。是時以屯田員外郎葛源新得提舉銀銅坑冶。信州在所提舉。源欲為鑄發舉狀。移牒令鑄供歷任腳色狀。鑄不平。作詩寄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任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腳色。下官蹤跡轉沈埋。源有慚色。

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為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人目為蜜翁翁。嘗官于塞上。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倉惶振恐。衣皮裘兩重。伏于土穴中。神如癡矣。秦人呼土窟為土空。遂為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著皮裘入土空。張亢嘗謂蜜翁翁無可對者。一日亢有姪不率教。亢方詰責欲杖之。姪倚醉大言曰。安能杖我。爾但堂伯伯。亢笑曰。糖伯伯可對蜜翁翁也。釋而不問。（讀攝亢一段逸疑說誤不錄）

永叔詩話載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凡廝。短靿靴兒末厥兵。不曉末厥之義。又嘗問王洙。亦不曉。予頃在眞定觀大閱。有一卒植五方旗少不正。大校恚曰。你可末厥如此。予遽召問之。大校笑曰。北人謂麤疎也。豈厥之音訛乎。亦莫知孰是。

楚州有官妓王英英善筆札。學顏魯公體。蔡襄復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聖俞贈之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作顏魯公體。（一本作妙作魯公書）英英貌甚陋。倒云不事梳洗。（一本云故有不梳洗之句）中郎孫君謨也。

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愬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憫而舍之。梅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蓋譏此也。

苗振熙寧初知明州。致仕歸鄆。自明州造一堂。極華壯。載以歸。或言鄆州買田亦多機數而得。是時王逵亦居鄆。作詩嘲之曰。伯起雄豪世莫儕。官高祿重富於財。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十隻畫船風破浪。兩行紅粉夜傳杯。自憐憔悴東鄰叟。草舍茅簷眞可咍。伯起振字。東鄰逵自謂。是時王荊公秉政。聞此詩。遣王子韶為浙路察訪。于明州摭得其實。遂起大獄。振竟至削籍。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張奎妻長安縣君。荊公之妹也。佳句最為多。著者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荊公之女也。有句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意應憐我寂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那得知。（一作春去秋來）荊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灑可喜也。

老杜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蓋詩欲氣格完邃。終篇如一。然造句之法。亦貴峻潔不凡也。

永叔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喜也。

白樂天海圖詩。（漁隱叢話作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鼇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絕沈其鉤。一鼇既頓頷。諸鼇齊掉頭。嚬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百川心。（一作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䲵、李訓、辟文通等事。為之太息。

蘇子美監進奏院。因秋賽會同舍各醵金以飲。時洪州人李定欲預此會。請堯臣以干。舜欽不從。定大怒。遂暴其席上之事于言路。一時俊彥皆坐斥逐。聚飲有客至詩曰。有客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饑甫傷衆賓。謂定也。

國初官舟數少。非遷官不可得。太宗時朱巖第三人及第。稅舟赴任。至王禹偁送詩曰。賃舟東下歷陽湖。勝限科名釋褐初。是也。天禧末。李迪自宰相謫衡州副使。至儀眞。是時鄭載為發運使。假張昵子客舟赴貶所。尤可怪也。

陸起性滑稽。宰吉州盧陵劇邑。訴訟尤多。起既才短。率五鼓視事至夜分。猶不能辦。自作一絕題廳壁云。騶雞政府本來無。剛被人呼邑大夫。及至五更侵早起。算來卻是被雞驅。

杭州天下之佳郡。衣冠之所樂處。故遷之云東與游宦鄉是也。入幕尤多佳士。慶歷中。方偕守杭。嘗三幕客皆年近七十。其間又有輕生。于郡政殊無所補。衆所訕笑。而方亦惡之。有無名子嘲之曰。綠水紅蓮

客。背衫白髮猶過膝。無一事。咳嗽兩三聲。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姑曰。不見姑已五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覷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于是鞭經背血流。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李覯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擘麟方擬窮歡燕。不奈閒人背痒何。

永叔詩話載本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間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于長安。甚有可喜者。嘉祐熙寧間吳僧文瑩尤能詩。其詞句飄逸。尤長古風。其可喜者不可槩舉。有渚宮集兩卷。鄭獬爲之序。行于世。可見也。

楊文公談苑載本朝武人多能詩。若曹翰句有曾經國難穿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劉吉父詩云。一箭不中。爲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警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換武爲遙郡防禦使。亦能詩。有昇平詞云。滿州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有蝸角功名時不與。澗松材幹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他句皆類此。

有武士方圭好作惡詩。極有可笑者。有旁見集行于世。多爲士大夫之口實。慶歷初。宋丞相庠守揚州。會圭經過赴會。至于席上。賦詩嘲哨可厭。宋公厭之。因顧窗野外有牛繫樹下。牛拽樹將折。宋公罷。坐客胡恢曰。齊牛特力狂拔樹。恢已曉公意。應聲對曰。怪鳥啼春不避人。公大笑。圭亦慚怒。

馬遵責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鏈絕江。遵于健旌倚醉。令官妓剝榧實而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梅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遂夜使人絕鏈解舟。以水沃櫓牙。使之不鳴。遂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峰。扁舟江上去無蹤。一作衝叉牙鐵鏈漫横絕。濕櫓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筍。欲剝玉榧將何從。短翮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卻顧徬埒病驄馬。塵沙厩櫪空龍鍾。蓋謂是也。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閏九月壬辰癸巳兩日。在華亭集賢外波草舍雨窗寫。映雪老人誌。時年八十歲。

跋

魏泰字道輔。襄陽人。幼爽邁。善屬文。博綜羣籍。喜談朝野事。娓娓終日。然其爲人有口而無行。于曾布爲婦弟。特其勢。頗爲鄉里患苦。嘗在試院。以事上請。毆主文幾斃。坐此不許應取。既不得志。乃紀其少時公卿間所聞。爲東軒筆錄一書。皆用私意譏議前人。心喜章惇。數稱其長。其是非多不可信。又撰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皆託之武人張師正。而自爲之序。最後假梅堯臣之名作碧雲騢。至毀及范文正。而天下駭然矣。晚節卜居漢上。爲臨漢隱居詩話一卷。其持論主于優柔感諷。深以豪縱怒張爲戒。殊不類其爲人。雖閒一稱引章惇。且目王介甫爲孟子後一人。爲後世口實。而援據古今。抗揚風雅。尚未獲戾于正人。似差勝于東軒諸錄耳。偶得善本。校而刊之。覽者或不以爲病云。

乾隆己亥十月下浣三日。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跋

此卷即錢遵王所藏讀書，敏求記所載者。末有題署兩行云。洪武九年丙辰映寫老人寫於華亭集賢外波草舍兩窗，時年八十，老人即孫道明也。上有袁凱之印，徐昌國印。臨漢二字，敏求記誤刻溪字，非見此本。曷由知之，信乎讐校之功為讀書第一要事，梅谷陸烜識。（奇晉齋叢書。）

藏海詩話

吳可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藏海詩話一卷

案藏海詩話載於永樂大典中不著撰人名氏自明以來諸家亦不著錄考永樂大典載宋吳可有藏海居士集已裒輯成編別著於錄與此書名目相合又集中有爲王說題春江圖詩又多與韓駒論詩之語所載宣和政和年月及建炎初避兵南竄流轉楚粵與此書卷末稱自元祐至今六十餘年者時代亦復相合則是書其可所作歟其論詩每故作不了了語似乎禪家機鋒頗不免於習氣他如引徐俯之說以杜甫天棘蔓青絲句爲見柳而憶馬頗病支離譌淪陰爲陰淪併譌廣雅爲爾雅亦小有舛誤然及見元祐耆舊學問有所授受所云詩以用意爲主而附之以華麗寬對不工不可使氣弱足以救西崑穠豔之失又云凡看詩須是一篇立意乃有歸宿處又云學詩當以杜爲體以蘇黃爲用杜之妙處藏於內蘇黃之妙處發於外又云絕句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若山谷蝶詩用虎爭及支解字此家事大不當入詩中又云七言律詩極難做蓋易得俗所以山谷別爲一體皆深有所見所論有形之病無形之病尤抉摘入微其他評論考證亦多可取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網羅繁富俱未及採錄則在宋代已不甚顯固宜表而出之俾談藝者有考焉

藏海詩話

宋 吳可 撰

明不斷(案明不斷姓名諸書不載未詳何人)題畫山水扇詩云淋漓戲墨墮毫端雨溼溪山作小寒家在嚴陵灘上住風煙不是夢中看後二句騷雅

葉集之詩云層城高樓飛鳥邊落日置酒清江前明不戲詩云故鄉撲落落霞邊鴈斷魚沉二十年寫盡彩牋無寄處洞庭湖水闊於天落霞邊不如飛鳥邊二字不凡也(評明詩首句已藏末句在內此所以佳也柰何以飛鳥落霞較量工拙耶即葉詩亦未見不凡也)

老杜詩云行步欹危實怕春怕春之語乃是無合中有合謂春字上不應用怕字今却用之故爲奇耳

杜詩敘年譜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致此如說華麗平淡此是造語也方少則華麗年加長漸入平淡也

五言詩不如四言詩四言詩古如七言又其次者不古耳(評詩自四言遞降至七言此風會使然耳後世作詩只論其工不工耳何必問其古不古也)

便可披襟度鬱蒸度字又曰掃不如掃字奇健盍便可二字少意思披襟與鬱蒸是衆人語掃字是自家語自家語最要下得穩當韓退之所謂六字尋常一字奇是也

蘇州常熟縣破頭山有唐常建詩刻乃是一徑遇幽處蓋唐人作拗句上句既拗下句亦拗所以對禪房花木深遇與花皆拗故也其詩近刻時人常見之(案歐陽修詩話亦作遇幽處)

凡作文其閒敘俗事多則難下語(此條館本不載見李氏函海本)

唐末人詩雖格不高而有衰陋之氣然造語成就今人詩多造語不成

畫山水者有無形病有形病有形病者易醫無形病則不能醫詩家亦然凡可以指瑕鎸改者有形病也混然不可指摘不受鎸改者無形病不可醫也

余題黃節夫所臨唐元度十體書卷末云游戲墨池傳十體縱橫筆陣掃千軍誰知氣壓唐元度一段風流自不羣當改游爲漫改傳爲追以縱橫爲眞成便覺兩句有氣骨而又意脉聯貫

凡看詩須是一篇立意乃有歸宿處如童敏德木筆花詩主意在筆之類是也

前人詩如竹影金瑣碎竹日靜暉暉又野林細錯黃金日溪岸寬園碧玉天此荆公詩也錯謂交錯之錯又山月入松金破碎亦荆公詩此句造作所以不入七言體格如柳子厚清風一披拂林影久參差能形容出體態而又省力

白樂天詩云紫藤花下怯黃昏荆公作苑中絕句其卒章云海棠花下怯黃昏乃是用樂天語而易紫藤爲海棠便覺風韻超然人行秋色裏家在夕陽邊有唐人體韓子蒼云未若村落田園靜人家竹樹幽不用工夫自然有佳處蓋此一聯頗近孟浩然體製

世傳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以爲尋常是數所以對七十老杜詩亦不拘此說如四十明朝是飛騰暮景斜又云羈棲愁裏見二十四回明乃是以連綿字對連綿數目也以此可見工部立意對偶處

余題王晉卿畫春江圖累十數句事窮意盡輒續以一對云寒煙網白鷺暖風搖青蘋便覺意有餘

木蘭詩云磨刀霍霍向豬羊向字能回護屠殺之意而又輕清

北邙不種田唯種松與柏松柏未生處留待市朝客又貧女詩照水欲梳妝搖搖波不定不敢怨春風自無臺上鏡二詩格高而又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老杜句語穩順而奇特至唐末人雖穩順而奇特處甚少蓋有衰陋之氣今人才平穩則多壓塌矣

和平常韻要奇特押之則不與衆人同如險韻當要穩順押之方妙

秦少游詩十年逋欠僧房睡準擬如今處處還又晏叔原詞唱得紅梅字字香如處處還字字香下得巧

工部詩得造化之妙如李太白鸚鵡洲詩云字字欲飛鳴杜牧之云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如東坡云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會直茶詩煎成車聲繞羊腸其因事用字造化中得其變者也

學詩當以杜爲體以蘇黃爲用拂拭之則自然波峻讀之鏗鏘蓋杜之妙處藏於內蘇黃之妙發於外用工夫體學杜之妙處恐難到用功而效少案用工以下有脫文

凡裝點者好在外初讀之似好再三讀之則無味要當以意爲主輔之以華麗則中邊皆甜也裝點者外腴而中枯故也或曰秀而不實晚唐詩失之太巧只務外華而氣弱格卑流爲詞體耳又子由敘陶詩外枯中膏質而實綺癯而實腴乃是敘意在內者也

凡詩切對求工必氣弱寧對不工不可使氣弱評氣自弱耳何關切對求工耶

凡文章先華麗而後平淡如四時之序方春則華麗夏則茂實秋冬則收歛若外枯中膏者是也蓋華麗茂實已在其中矣

孟郊詩云天色寒青蒼朔風吼枯桑厚冰無斷文短日

有冷光此語古而老

老杜詩本實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荆扉深蔓草土銼冷疎煙此言貧不露筋骨如杜荀鶴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青柴帶葉燒蓋不忌當頭直言窮愁之迹所以鄙陋也切忌當頭要影落出案末句有誤

秋來鼠輩欺貓死窺甕翻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聘字下得好銜蟬穿柳四字尤好又狸奴二字出釋書

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登臨獨無語風柳自搖春鄭谷詩此二聯無人拈出評月黑見梨花此語少含蓄不如義山自明無月夜之爲佳也

椎牀破面棖觸人作無義語怒四鄰尊中歡伯見爾笑我本和氣如三春前兩句本麤惡語能煅鍊成詩眞造化手所謂點鐵成金矣

吹折江湖萬里心折字雙使

醬面飲酒九首公擇醉面桃花紅焚香默坐日生東一絕其體效飲中八仙歌

東坡詩已有小舟來賣餅曾公卷已有小舟來賣魚學者嘗試商略看優劣如何

量大嫌酬酒才高笑小詩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雙聲字對

綠瓊洲渚青瑤嶂付與詩翁敢琢磨善用材料

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又盧襄詩眼饞正得看山飽梅瘦聊須著雨肥善用飽肥二字評上聯不害爲佳詩下二語直村學中捉對耳蓋先下饞瘦字便似有意求奇不似上聯自然合拍也

陳子高詩云江頭柳樹一百尺二月三月花滿天裊雨拖風莫無賴爲我繫著使君船乃轉俗爲雅似竹枝詞

大書文字隄防老剩買谿山準備閑隄防準備四字太

淺近

荆公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撚得一枝還好在可憐公子惜花心東坡云秋花不似春花落寄語詩人仔細看荆公云東坡不曾讀離騷離騷有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案此事西清詩話作歐陽修語高齋詩話則與此所記同胡仔漁隱叢話辨其皆出依託

隱居古松云勁節端爲百木長治朝無復五株封又和上元云化國風光原有象春臺人物不知寒立意下語好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細數落花緩尋芳草其語輕清因坐久得歸遲則其語典重以輕清配典重所以不墮唐末人句法中蓋唐末人詩輕佻耳

看詩且以數家爲率以杜爲正經餘爲兼經也如小杜韋蘇州王維太白退之子厚坡谷四學士之類也如貫穿出入諸家之詩與諸體俱化便自成一家而諸體俱備若只守一家則無變態雖千百首皆只一體也

石曼卿詩云水活冰無日枝柔樹有春語活而巧

梅聖俞詩云遠鐘撞白雲無合有合

寒樹邀棲鳥晴天卷片雲邀卷二字奇妙案杜詩作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雲吳若本卷一作養

李光遠觀潮詩云獸運乾坤不暫停東西雲海焠陽精連山高浪俄兼涌赴壑奔流爲逆行默運乾坤四字重濁不成詩語雖有出處亦不當用須點化成詩家材料方可入用如詩家論翰墨氣骨頭重乃此類也如杜牧之作李長吉詩序云絕去筆墨畦畛斯得之矣又如焠字亦非詩中字第二聯對句太麁生少鍛鍊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沒若作波字則失一篇之意

如鷗之出沒萬里浩蕩而去其氣可知又沒字當是一篇暗關鎖也蓋此詩只論浮沈耳今人詩不及古人處惟是做不成案此語出蘇轍志林蓋論宋敏求之輙改杜詩此引之而沒其名氏

野性終期老一村全勝白髮傍朱門使傍朱門則不類若改白髮爲微祿則稍近之矣評若改白髮則上句老字亦當改矣

恥爲家貧賣寶刀又云不爲家貧賣寶刀恥字不如不字

矯首朱門雪滿衣南來生理漫心期青衫愧我初非術白髮逢人只自悲悲苦太過露風骨

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著幽香未擬回山谷詩學者云自公退食入僧定心與篆香俱寒灰小兒了不解人意正用此時持事來韓子蒼云全用此一句有甚意思不欲其此時持事來用得此語甚妙故人相見眼偏明子蒼云當有律度豈容如此道

歐公云古詩時爲一對則體格峭健

七言律詩極難做蓋易得俗是以山谷別爲一體

七言律一篇中必有剩語一句中必有剩字如草草杯柈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如此句無剩字

東坡玉盤盂一聯極似樂天又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戩畫笑指塵壁閒此是老牛戩牛戩做不著此一句蓋語意不足也

蔡天啟坐有客云東湖詩叫呼而壯蔡云詩貴不叫呼而壯此語大妙擘開蒼玉巖椎破銅山鑄銅虎何故爲此語是欲爲壯語耶弄風驕馬跑空去趁兔蒼鷹掠地飛山谷社中人皆以爲笑坡暮年極作語直如此作也

案此處語意未明當有脫誤

杜牧之河湟詩云元載相公曾借箸憲宗皇帝亦留神一聯甚脞唐人多如此或作云雖老杜詩不類如此格僕云還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不免如小杜子蒼云此語不佳杜律詩中雖有一聯驚人人不能到亦有可到者僕云如蜀相詩第二聯人亦能到子蒼云第三聯最佳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一聯後餘者便到了又舉三峽星河影動搖一聯僕云下句勝上句子蒼云如此者極多小杜河湟一篇第二聯旋見衣冠就東市忽遺弓劍不西巡極佳爲借箸一聯累耳

高荷子勉五言律詩可傳後世勝如後來諸公柳詩風驚夜來雨驚字甚奇琴聰云向詩中嘗用驚字坡舉古人數驚字僕云東風和冷驚羅幙子蒼云此驚字不甚好如柳詩月明搖淺瀨等語人豈易到

歐公稱身輕一鳥過子蒼云此非杜佳句僕云當時補一字者又不知是何等人子蒼云極是

汪潛聖舊詩格不甚高因從琴聰詩乃不凡如春水碧泱泱草魚戲渺茫誰知嘗城下自有一濠梁乃是見聰後詩也

東坡詩不無精粗當汰之葉集之云不可於其不齊不整中時見妙處爲佳

參寥細雨云細憐池上見清愛竹間聞荆公改憐作宜又詩云暮雨邊秦少游曰公直做到此也雨中雨傍皆不好只雨邊最妙評雨傍不成語雨中有何不可此是秦與之作劇耳何堪舉作話頭耶又云流水聲中弄扇行俞淸老極愛之此老詩風流醞藉諸詩僧皆不及子蒼云若看參寥詩則洪詩不堪看也案洪謂不知指何人豈山谷諸甥耶

孫詩云鴈北還下還字最不好北歸北向皆妙獨還字

不佳（案孫不知何人）

有大才作小詩輒不工退之是也子蒼然之劉禹錫柳子厚小詩極妙子美不甚留意絕句子蒼亦然之子蒼云絕句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若山谷蟬詩用與虎爭及支解字此家事大不當入詩中如虎爭詩語亦怒張乏風流醖藉之氣南窻讀書聲吾伊詩亦不佳皆不如羊詩醖藉也

曾吉父詩云金馬門深曾草制水精宮冷近題詩深冷二字不閒道若言金馬門中水精宮裏則閒了中裏二字也此詩全篇無病大勝與竦山詩

荀根稚子無人見不當用稚子字蓋古樂府詩題有雉子班雉子鳧雛自是佳對杜詩有鳳子亦對鳧雛（案鳳子字出韓退詩）此可以稽證也金陵新刊杜詩註云稚子筍也此大謬古今未有此說韓子蒼云冷齋所說皆作初未嘗有此說（或有脫文說冷齋云云可見）

傾銀注瓦驚人眼韓子蒼云瓦當作玉蓋前句中已有老瓦盆此豈復更用瓦字瓦與銀玉固有異其為醉則一也軒墀曾寵鶴當用軒車非軒墀河內尤宜借寇恂非河內

功曹非復漢蕭何不特見漢書註兼三國志云為功曹當如蕭何也此說甚分明劉貢父云蕭何未嘗作功曹劉極賅博何為不能記此出處也

何顒嘗見陳無已李廌嘗見東坡二人文字所以過人若崔德符陳叔易恐無師法也

師川云作詩要當無首無尾山谷亦云子蒼不然此說

東湖云春燈無復上暮雨不能晴昌黎云廉纖晚雨不能晴子蒼云暮不如晚昌黎云青蛙聖得知汪彥章云燈花聖得知子蒼云蛙不聖所以言聖便覺有味燈花本靈能預知事輒言聖得知殊少意味

璇題倪巨濟作謝御書表用之子蒼云乃椽頭非題榜也

彈壓山川見淮南子彈出山川壓而止之僕看後漢黨錮傳榮華丘墜正可為對

新燒炔火（案炔字字書不載）謂之煴火見蘇武傳燒湯謂之煇湯見內則竈中燒火謂之煬竈見戰國策曉天亦如霞者謂之陰渝見爾雅（案爾雅無此文王逸楚詞註引陵陽子明經日渝陰者日沒已後赤黃氣也又廣雅引之作渝陰此蓋誤廣雅為爾雅又外亂其文耳）汗曰鹽汗浮漚曰覆頤見淮南子

子由曰東坡黃州以後文章余遂不能追逐

蔡天啟云米元章詩有惡無凡孫仲益韓子蒼皆云子蒼又云師川詩無惡而無凡不知初學何等詩致如此

無塵埃也

葉集之云韓退之陸渾山火詩浣花決不能作東坡蓋公堂記退之做不到碩儒巨公各有造極處不可比量高下元微之論杜詩以為李謫仙尚未歷其藩翰豈當如此說異乎微之之論也此為知言

東坡豪山谷奇二者有餘而於淵明則為不足所以皆慕之

山谷詩云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要相似有以杜工部問東坡似何人坡云似司馬遷蓋詩中未有如杜者而史中未有如馬者又問荔枝似何物似江瑤柱亦其理也

某人詩云男兒老大遂功名杜詩功名遂乃佳遂功名則不成語矣

范元長云前輩言學詩當先看謝靈運詩

東坡謝李公擇惠詩帖云公擇遂做到人不愛處（評放翁詩）到無人愛處工（蓋本東坡也）

陳子高云工部杜鵑詩乃摹寫庾信杜鵑詩（案今庾集無杜鵑詩）

窮途俗眼還遭白便不如窮途返遭俗眼白（案此二句文不相屬疑有脫誤）

徐師川云工部有江邊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之句於江邊而言搖白羽乃見邊而思扇也蓋古有以白羽為扇者是詩之作以時考之乃夏日故也於天棘言夢青絲乃見柳而思馬也蓋古有以青絲駱馬者庾信柳枝詞（案庾集作楊柳歌）云空餘白雪（案庾集作獨憶飛絮）鵝毛下無復青絲馬尾垂又子美驄馬行云青絲絡頭為君老此詩復用支遁事則見柳思馬形於夢寐審矣東坡欲易夢為弄恐未然也

蘇叔黨云東坡嘗語後輩作古詩當以老杜北征為法

老杜詩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與竹枝詞相似蓋即俗為雅

張嘉父云長韻詩要韻成雙不成隻鋪敘詩要說事相稱却拂體前一句敘事後一句說景如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又如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

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之作末句云獨抱遺編校舛差（音叉）蓋郎中惠詩云云次韻解之末句云真成句踐勝夫差（音柴）兩差字不同音何故作同音押韻必有來歷姑記之以俟知者詩見建本重編南昌文集卷第四十一押韻夫差不音柴當以押韻為證（案押韻二句似後人所注）

吳申李詩云湖頭高捲岸雨脚半春山然頭不能捲脚不能吞當改捲作出字吞作歛字便覺意脈聯屬

凡作詩如參禪須有悟門少從榮天和學嘗不解其詩云多謝喧喧雀時來破寂寥一日於竹亭中坐忽有羣雀飛鳴而下頓悟前語自爾看詩無不通者

幼年聞北方有詩社一切人皆預焉屠兒爲蜘蛛詩流傳海內忘其全篇但記其一句云不知身在網羅中亦足爲佳句也

元祐間榮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爲學館質庫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貨角梳陳二叔皆在席下餘人不復能記諸公多爲平仄之學似乎北方詩社王念四郎名莊字子溫嘗有送客一絕云楊花撩亂繞煙村感觸離人更斷魂江上歸來無好思滿庭風雨易黃昏王四十郎名松字不凋僕寓京師從事禁中不凋寄示長篇僅能記一聯云舊游籬邊又開了故人天際未歸來陳二叔忘其名金陵人號爲陳角梳有石榴詩云金刀劈破紫穰瓢撒下丹砂數百粒諸公篇章富有皆曾編集僕以攜家南奔避寇往返萬餘里所藏書畫厄於兵火今屆指當時社集六十餘載諸公佳句可惜不傳今僅能記其一二以遺寧川好事者欲爲詩社可以效此不亦善乎

藏海詩話 完

碧溪詩話

黃徹撰

碧溪詩話序

作詩固難評詩亦未易酸鹹殊嗜涇渭異流浮淺者喜夸毗豪逸者喜迫警閒靜之人尚幽眇以至嫣然華媚無復體骨者時有取焉而非君子之正論也夫詩之作豈徒以青白相媲駢儷相靡而已哉要中存風雅外嚴律度有補于時有輔于名敎然後爲得杜子美詩人冠冕後世莫及以其句法森嚴而流落困躓之中未嘗一日忘朝廷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聖人之言觀後人之詩則醇醨不較而明矣頃予暇日摳衣于鄉先生黃公之門公出所爲詩話十卷謂予曰吾生平嗜詩頗有佳句傳在人口今老矣不復自作時取古人詩卷聊以自娛因筆論其當否且疏用事之隱晦者以備遺忘日往月來不覺成編君其與我評焉予退伏而讀之皆前輩論議所未到若嘲烟雲媚草木等語率畧而不取惟是含風雅而中律度有補于時有輔于名敎者如璆琳琅玕森然在目得詩人之關鍵窺作者之閫奧詳而正諷而不刻使人心開目明玩味不能去手斯可謂難得也已公少負才取名第宰劇邑藉甚有能聲一旦與當路軒輊不得乘官而歸優遊里閈其中浩然未嘗戚戚于外物而其用志不衰如此嗚呼觀其取與可以知其能詩觀其議論可以知其爲人除歎之餘未及請益而予赴館職後數載公亦云亡因循十年未暇追述今閱舊集不勝挂劍之情因以鄙詞題其首公諱徹字常明乾道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陳俊卿序

碧溪詩話序

碧溪詩話自序

予遊宦湖外十餘年竟以拙直忤權勢投印南歸自寓興化之碧溪閉門却埽無復功名意不與衣冠交往者五年矣平居無事得以文章爲娛時閱古今詩集因自遣適故凡心聲所底有誠於君親厚於兄弟朋友嗟念於黎元休戚及近諷諫而輔名敎者與予平日舊遊所經歷者輒妄意鋪鑿疏之窗壁間未幾鈔錄成帙而以碧溪詩話名之至於嘲風雪弄草木而無與于比興者皆略之嗚呼士之有志於爲善而數奇不偶終不能展素蘊者其胸中憤怨不平之氣無所舒吐未嘗不形於篇詠見於著述者也此說難孤憤離騷國語所由作也予賦性介潔嫉惡如讎不忍浮沈上下甘老林泉實其本心何所怨哉故詩話之集皆因前人之語而折衷之不敢私自有作焉

碧溪詩話自序

碧溪詩話卷第一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漢高祖還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時帝有天下已十三年當思耆艾賢德與共維持獨尚意猛士何哉豈馬上三尺嫚罵餘態未易遽革耶治道終以霸雜蓋有由然其前年下詔曰賢士大夫吾能尊顯之是年下詔曰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同安輯之竊謂播告之詞乃秉筆代言非若耳熱之歌乃中心所欲也

唐文宗夏日聯句東坡謂宋玉對楚王雄風譏其知巳不知人也公權小子有美而無規爲續之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所施清陰及四方或謂五弦之薰風解慍阜財巳有陳善責難意懇謂不然凡規諫之辭須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故溢言孔甘良藥苦口若以薰風自南爲陳善閉邪但恐後世導諛側媚說持兩可者皆得以冒敢諫之名矣

諸史列傳首尾一律惟左氏傳春秋則不然千變萬狀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號謚皆密布其中而寓諸褒貶此史家祖也觀少陵詩疑隱此旨若云杜陵有布衣杜曲幸有桑麻田杜子將北征臣甫憤所切甫也東西南北人有客有客字子美蓋自見其里居名字也不作河西尉白頭拾遺徒步歸備員竊補袞凡才汚省郎補官遷陟歷歷可考至敘他人亦然如云粲粲元道州又云結也實國榦凡例森然誠春秋之法也

老杜送嚴武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寄裴道州蘇

侍御云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此公素所蓄積而未及施設者故樂以告人耳夫全軀祿祿之人果何能爲汲長孺曰天子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縱愛身奈辱朝廷何任遐曰褚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遐能制之觀此以驗二詩信而有證矣自比稷契豈爲過哉岑侍御行軍詩云平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范文正云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君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眞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劍閣云吾將罪眞宰意欲鏟疊嶂與太白搥碎黃鶴樓剗却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劍閣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凜凜有忠義氣搥碎剗却之語但覺一味麤豪耳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爲上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希退之贈崔補闕云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淸諫疏尤宜罕皆謬承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語遂使阿諛奸佞用以藉口以是知凡造意立言不可不預爲天下後世慮

石豁行云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小臣非小官也凡事君不以道雖官尊位崇不害爲小臣耳下云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此非官小者所當也但作詩者則小臣之語似不指公卿耳末

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豈非欲取渾敦竄奇投諸四裔使天下如一同心戴舜者歟

李義山任洪農尉嘗投詩謁告云却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雖爲樂春罪人然用事出人意表尤有餘味英俊屈沈强顏低意趨跖諾虎扼腕不平之氣有甚于傷足者非鑑知直己不甘心于病畦下舐不能賞此語之工也

張舍人道織成褥段云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其意在明分守警貪饕屏斥玩物嚴道義之大節豈直專爲詩哉就中和平之語尤可人意世有豪橫凶人强委饋于善士而不能驟絕之其心媿恥雖欲和平不可得也

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送李校書云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又戲友二詩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史筆森嚴未易及也

賈生終童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使綿歷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沈孫武于五湖斬白起于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愼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有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橫索錢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歎憂戚蓋以人主生靈爲念孟子以善言陳戰爲大罪我戰必克爲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然

昌黎贈張道士云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韋應物送李山人云聖朝多遺逸披

膽謁至尊豈是貿榮寵誓將救元元聖俞贈師魯云臣豈爲身謀而邀陛下聽皆急於得君非爲利祿計也

一朝自罪巳萬里車書通此與無逸旅獒孟子格君心之非汲長孺諫上多欲魏鄭公十漸陸宣公之奉天詔書無二道也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此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之意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也

青旗贈佳士泥塗任此身只任字即人不到處自泉人必曰欸曰媿獨無心任之所謂視如浮雲不易其介者也繼云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大知並觀傲睨天地汪汪萬頃奚足云哉

溫公治第洛中闢園曰獨樂其心憂樂未始不在天下也其自作記有云世有人官同此樂必再拜以獻之矣東坡賦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言其得人心也又云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瘂疑未盡命名之意

臨川送望之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使能行此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其詩纔二十字耳敦仁愛抑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爲

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雖云稱賀收復抑又蘊深意元首無爲乃分位固然其所以遠離廟社遠播蒙塵者諂諛之臣實爲禍階耳噫諛言諂詐日陳乎前黃屋雖欲不勞不可得也

溫公題趙舍人菴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

朋雖造次間語亦在于進直諫之益而退便辟之損也

碧溪詩話卷第一

碧溪詩話卷第二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老杜贈韋左丞有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至爲殘杯冷炙之語及姜少府爲清觴異味郎云新歡便飽姜侯德王倚爲沽酒割鮮郎云古人情義晚誰似豈附炎老饕如是哉蓋託文字戲謔也然又不可不慮故有褊性合幽棲千請傷直恥事干謁以自見其志亦如示姪佐云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皆戲言也終慮癡人以夢爲實故示姪濟云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正如淵明乞食篇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其弊汚乃爾不有爲五斗折腰殆無異矣

世俗夸太白賜牀調羹爲榮力士脫靴爲勇愚觀唐宗渠渠於白豈直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豔詞媟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爲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忘納諫況黃屋既爲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歷考全集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閨闥腐庸惟恐不當人主意挾主勢驅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職也自退之爲蚍蜉撼大木之喻遂使後學吞聲余竊謂如論其文章豪逸眞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眞忝竊也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頷天子頤雖務奇崛人臣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天顏有喜近臣知虯須似太宗可謂知體矣東坡贈寫御容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髣髴尚憶重瞳光天容玉色

誰能畫老師古寺畫閉房蓋遵此法

許氾不爲陳元龍所禮嘗與劉備稱之備曰君有國士名望無救世意有求田問舍言無可採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然介甫屢用之求田問舍轉無成更覺求田問舍遲讀蜀志曰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又有遊西霞巷云求田此山下終欲忤陳登豈非力欲轉此一重案歟

岑參送顏平原詩序云十二年春有詔補尚書郎十數公爲郡守上親賦詩觴群公於蓬萊仍賜以繒帛寵餞加等故參爲長篇述其事安祿山亂明皇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聞平原固守乃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若此前日宴賚眞文具爾

退之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可謂切中時病凡世之趨附權勢以圖身利者豈問其人賢否果能爲國爲民哉及其敗也相推入禍門而已鄙俗無知諂祭非鬼無異也

杜集及馬與鷹甚多亦屢用爲對如老驥倦知道蒼鷹飢易馴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老馬倦知道蒼鷹飢著人驥病思偏秣鷹愁怕苦籠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老驥倦驤首飢鷹愁易馴馬行云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又不比俗馬空多肉一洗萬古凡馬空楊監出畫鷹云干戈少暇日眞骨老崖嶂爲君除狡兔會見翻韝上王兵馬六角鷹云安得爾輩皆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畫鷹云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餘尚多有之蓋其致遠壯心未甘伏櫪嫉惡剛腸尤思排擊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左氏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少陵有焉

吳邁遠好自夸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袁嘏謂人曰我詩有生氣亦以用心深苦稱爾有得宜不勝其喜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貫休謂得句先呈佛皆爲此也

林和靖贈人詩云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頗能狀寒廉態抑又有意所謂怕貧者婦人女子耳大丈夫之不移何隕穫之有子美長貧任婦愁亦以男子未嘗愁也譏眾不謀妻以明謀及婦人則不得辭也又云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樂天云妻孥不悅生怪問而我醉臥方陶然退之曰莫爲兒女態戚嗟憂賤貧

老杜畏人有云門徑從榛草無心待馬蹄又直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將遺物離人矣荅嚴八乃云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蹄又有草萊無徑欲教鋤亦如厭就成都卜而云濕將百錢卜漂泊問君平自知者觀之則爲游戲篇章得大自在俗士拘泥則前後不相應也東坡谷林堂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遊香積山又云尋幽志不繼書版記歲月

蕭思話先于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子惠基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故元次山招陶別駕云無惑畢婚嫁竟爲俗務牽退之云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

嘗恨王子猷作此君語輕以難名者告人遂使庸夫俗子妄意其間酤坊茗肆適以污衊之謫仙云但得醉

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理信然和靖招靈皎云百千幽勝無人見說向吾師是洩機東坡云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窗涼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曹取次知使子猷知此必鉗其喙也

和靖與士大夫詩未嘗不及遷擢與舉子詩未嘗不言登第視此爲何等隨緣應接不爲苟難亢絕如此老杜云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鍾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道義重而不輕王公者也阮孝緒南平王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使麏麚可驂何異驥騄

靈澈有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傳爲口實凡語有及抽簪卸以此譏之余謂矯飾罔人固不足論若出于至誠時對知已一吐心胸何害嘗觀昌黎送盤谷云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歸農桑贈侯喜便當提攜妻與子南入箕潁無還時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癡如今更誰恨可便耕灞滻此類凡數十豈苟以飾口哉其剛勁之操不少屈所素守定故也

昔人用五馬事多因遊遨動出處方用之如老杜賦王閬州餞蕭遂州云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其賓主去住分矣又送李梓州五馬何時到贈嚴武五馬舊曾諳小還送賈閣老出汝州人生五馬貴太白五馬莫留連岑參門外不須催五馬戎昱五馬幾時朝魏闕子厚五馬助征騑樂天五馬無由入酒家坡鼓吹未容迎五馬介甫尚得使君驅五馬近人于太守安居閑閑劍稱五馬此理恐未安也

王夷甫蔡景節並號口不言錢二子皆因弊矯之過者

衍以其妻舍犇黷貨至藉俠士李陽以懼之搏在臨
海其婢納女巫之賂為百姓撾登聞鼓其絕口蓋有
由然如子美張籍皆云呼兒散寫乞錢書太白顏公
三十萬盡赴酒家錢岑參開時耐相訪正有牀頭錢
小杜清貧長欠一杯錢坡滿江風月不論錢谷青山
好去坐無錢曾不害諸公之高也

或問鄭綮相國近有詩否荅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
子上此處那得之北夢瑣言載綮雖有詩名本無廊
廟之望及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
渴于攘却綮請于文宣王謚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
時病率此類愚謂此人止可置之風雪中令作詩也

明宗召蜀中舊臣賦蜀主降巨唐詩王偕等皆譏荒淫
獨中丞牛希濟曰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難保舊山
川明宗曰希濟不謗君親忠孝也賜綵百段余謂希
濟但能兩解之辭而已江革云不能殺身報主得死
為幸皆不為人執筆此可以厲臣子之節

韋蘇州贈李儋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媿俸錢
郡中燕集云自慚居處崇未覩在民康余謂有官君
子當切切作此語彼有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
如讎者得無媿此詩乎

漁樵閑話載唐末有宜春人王轂以歌詩擅名嘗作玉
樹曲畧云璧月夜瓊樓春蓮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
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劍上黏腥
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
口轂未第時嘗于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
轂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
中一面已無陳日月亡賴者聞之慚謝而退蓋識當

時士大夫掩蔽人善殆此小人不若余謂漁樵特假
以自喻耳亡賴所以悔過從善頓平凶暴之氣者非
重其才也非重其名也蓋重其言有補于治亂安危
也

碧溪詩話卷第二

碧溪詩話卷第三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老杜觀打魚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斂之臣苛法侵漁
使民不聊生乃萬魚急也又云能者操舟疾若風撐
突波濤挺叉入小人習翫時巧宦數遷所謂疾若
風也殘民以逞不顧傾覆所謂挺叉入也日暮蛟龍
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魚不得其所龍豈能安居
君與民猶是也此與六義比興何異吾徒何為縱此
樂暴殄天物聖所哀此樂而能戒又有仁厚意亦如
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不專為取魚也退之叉魚
曰觀樂憶吾僚異此意矣亦如斷筭云但願天日常
炎曦故後人攻之云豈比法曹空自私却願天日常
炎赫

賓客集添鑪擣雞舌灑水淨龍鬚駱賓王桃花嘶別路
竹葉瀉離尊此體甚衆惟柳子厚從崔中丞過盧少
府郊居一聯最工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尊虛室值
賢人只似稱坐客而有兩意蓋甘草為國老濁酒為
賢人故也夢得又有藥鑪燒姹女酒甕貯賢人近于
湯燖右軍矣余嘗為郊行詩云江于食息呼扶老木
末攀緣訝宛童乃古今注禿鶖一名扶老爾雅女蘿
謂之宛童也又題一士人所居云但遣一枝居巧婦
不殊大厦賀嘉賓蓋用爾雅註鷦鷯俗呼巧婦炙轂
子雀一名嘉賓言集人屋如嘉賓也樂天曾用巧婦
對慈姑

謝元暉善為詩任彥昇工于筆又云任筆沈詩劉孝綽
稱弟儀與威云三筆六詩故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
讀似倩麻姑癢處抓近人兼用之臨川云閒中用意

歸詩筆靜定安身比泰山坡云水洗禪心都眼淨山供詩筆總眉愁

柳遷南荒有云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太白云我如鷓鴣鳥南遷懶北飛皆褊忮躁辭非畎畝惓惓之義杜云憑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愁來有江水安得北之朝其賦張曲江云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乃心王室可知

靖節歡言酌春酒日莫天無雲此處畎畝而樂堯舜者也堯舜之道卽田夫野人所共樂者惟賢者知之爾鍾嶸但稱其風華清美豈直爲田家語其樂而知之畀乎衆人共由者嶸不識也

老杜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九錯巴噀火三蟄楚祠雷其書歲月也新矣樂天云吳郡兩回逢九月越州四度見重陽去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又前年九日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蟋蟀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其質直敘事又是一格

山陰野雪興難乘佳晨強飯食猶寒皆斡旋其語使就音律近律有天上驕雲未肎同十年江海別常輕花下壺盧鳥勸提與君盃亦不須傾皆此法也

昌黎送劉師服云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蘇州送黎尉云秪應傳善政朝夕慰高堂誠儒者迂濶之辭然貪婪苟得污累其親孰若淸白之爲愈

舊說賈島詩如鳥從井口出入自岳陽來貫休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偶句以見其辭澀思苦非若好事者夸辭亦謬用其心矣

杜夜宴左氏莊云檢書燒燭短燭正不宜觀書檢閱時暫可也退之短檠二尺便且光可謂燈窗中人語猶有未便燈不籠則損目不宜勤且久山谷夜堂朱墨小燈籠可謂善矣而虛堂非夜久所宜子瞻云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晃雲母慣親燈火儒生酸態盡矣

韋應物贈李侍御云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淸又雜言送人云冰壺見底未爲淸少年如玉有詩名此可爲用事之法蓋不拘故常也

子厚曉行云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又放鷓鴣詞云破籠展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顧惜乎知之不蚤爾

柳讀書篇云瘴痾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蓋嘗答許京兆書云往時讀書不至底滯今每讀一傳再三伸卷復觀姓氏在宗元則爲瘴痾所援他人乃公患也

夢得送周使君云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菘嘗乃周彥倫荅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此以兩字用事者送熊判官云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乃用漢高弄印睨堯事此一字用事者

鍾嶸稱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喻鳧嘗謁杜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不售也淮海詩亦然人戲謂可入小石調然率多美句但綺麗太勝爾子美並蒂芙蓉本自雙水待牽風翠帶長退之金釵半醉坐添春牧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黃鍾宮邪

張文潛法雲懷無咎云獨覺欠此公或傳某生語文潛

自以欠字爲得意然夢得送皇甫云從玆洛陽社吟詠欠書生樂天可憐閑氣味惟欠與君同得君更有無厭意猶恨尊前欠老劉退之云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張何得意之有

舉人過失雖于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椒能數之臧紇謂國有人焉必椒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爲封禪書則諂諛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然曰茂陵他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言雖不迫責之深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金亦舍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後有譏其諂諛之態死而未已正如捕逐寇盜先爲有力者所獲搤其吭而騎其項矣餘人從旁助捶縛耳

太白辭粟臥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飮酒虛名安用哉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醉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臥桃園東又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而今知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安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藜居此類者尚多愚謂雖累千萬篇只是此意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觸景忠誠激切蓄意深遠各有所當也子美除草云草有害于人曾何生阻脩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其憤邪嫉惡欲芟夷蘊崇之以蕭淸王所者懷抱可見臨川有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此方外之語異乎農夫之務去者也

遊山寺云雖有古殿存世尊亦蒙埃山僧衣藍縷告訴
棟梁摧本郎所賦事自然及于乘輿蒙塵股肱非材
之意豈非忠義所感一飯不忘君耶

碧溪詩話卷第三

碧溪詩話卷第四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老杜云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又云報主身已老以稷契輩人而使老棄閒曠非惟不形怨望且惓惓如此彼遭時遇主言聽計從復幸年猶未暮而不能摅誠戮力以圖報効寧不媿此歟

杜詩四韻并絕句味之皆覺字字不閒故也他人雖長篇若無可讀正如賢人君子並處朝廷但得一二相助已號得人若不能為有無者縱累千百輩蔑如也寄題江外草堂云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又題衡山縣學堂云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嗚呼已十年儒服敝于地衡山雖小邑首倡恢大義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塈下可容萬人牆隅亦深邃林木在庭戶密幹疊清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階戺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豈不是草堂縣學記

寄李員外云遠行無自苦內熱比如何寄旻云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岑參云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為問平生否魏侯校理復何如前月人來不得書夫子素多疾別來未得書北庭苦寒地體內今何如樂天寄夢得云病後能吟否秋來曾醉無退之贈崔立之云長女當及事誰後出帨縭諸男皆秀朗幾能守家規亦皆書一通也

舊觀臨川集有顧北山如慈約與公西崦斲蒼苔將愛其斲字最有力後讀杜集當為斲青冥棄許鄰人斲退之詩翁憔悴斲荒棘寒谿斷株枿子厚戒徒斲雲根雖一字之法不無所本

杜尋范十隱居云侍立小童清義山憶正一云烟爐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秀老云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閒棄山間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

古人作詩有用經傳全句選詩云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樂天疾惡若巷伯好賢如緇衣乃兩句渾用之韓无妄之憂勿藥喜杜誰謂荼苦甘如薺富貴于我如浮雲近人亦用史語坡云人言盧杞似姦邪我見鄭公但嫵媚常觀南史載王宜興云為劫不須伴甚似一側韻五言但無題目耳

律詩有一對通用一事者更尋嘉樹傳莫忘角弓詩乃左傳韓宣子聘魯賦角弓及譽嘉樹魯人請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介甫久諳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意更疎乃景純欲為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命也守道不回性也人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坡云通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異日心乃唐人賀同年不赴期集辭云紫陌尋春尙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也

任昉別謝言揚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報劉孝綽曰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晷改一兩字豈以會意處欲常用之耶

臨川有莫林搖落獻南山又云木落岡巒因自獻如云名譽子眞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又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昔人行事措意獻與己合則喜用之馬少游欲乘下澤御款段不去鄉里雖自謀獨善亦可為貪躁之戒伏波在浪泊下潦上霧仰視

飛蔦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以爲何可復
得故東坡云何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又
大夫行役家人怨應念歸鄉馬少游雪堂亦有思歸
曲爲謝平生馬少游以其可喜不直押韻也
武帝見顏駟厖眉皓首問何時爲郞何其老也對曰文
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
臣老矣老于爲郞此事尤著竊怪老杜屢傷爲郞白
首每稱馮唐而罕及駟愚謂駟生旣不遇三君身後
復不遇老杜可笑也
老杜塗窮反遭俗眼白本用阮籍事意謂我豈本宜以
白眼視俗人至小人得志嫉視君子是反遭其眼白
故倒用之亦如水清反多魚乃倒用水至淸則無魚
也夢得酌我莫憂狂老來無逸氣乃倒用盎次翁無
多酌我寄謝嵇中散子無甚不堪倒用絕交論坡云
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堯周昌以趙堯刀
筆吏後果無能爲所料信不錯而云錯料堯亦以涉
譏謗倒用爾又有窮鬼却須呼乃知飯後鐘闍黎蓋
具眼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皆倒用也
世傳五月十三日爲竹迷日凡種竹多以五月杜云東
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則唐人植竹用季冬月也又
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嘗欲闢小軒以必種目
之
前輩戲語以郊外呵喝月下燭籠皆謂之殺風景介甫
戲示穎叔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蓋
用此也
唐彥云槐花黃舉子忙東坡有强隨舉子踏槐花槐花
還似昔年忙谷云槐催舉子踏花黃是也

坡有試問高吟三十首何如低唱兩三杯又譬如長鬣
人不以長爲苦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天覺眞讚
云書生大抵多窮相金眼除非是党公皆笑林語也
杜云嗜酒狂嫌阮知非晚笑蘧近集有素書款款誰憐
杜采筆逍遙獨勝江楊伴烟花常歎杜海中童丱尚
追徐河魚潰腹空號楚汗足流骹始信吳皆用此格
永叔堪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溼吟秋草以爲二子之
窮然子美亦有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幸因腐草
出敢近太陽飛雖吟詠微物曾無一點窮氣孟郊詩
最淡且古坡謂有如食彭越竟日嚼空螯退之論數
子乃以張籍學古淡東野爲天葩吐奇芬豈勉所長
而諱所短抑亦東野古淡自足不待學耶
用自已詩爲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太白云滄浪吾
有曲相子棹歌聲樂天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多無
二十場明年云去秋共數登高會又被今年減一場
過栗里云昔嘗詠遺風著爲十六篇蓋居渭上醞熟
獨飲曾效淵明體爲十六篇又贈微之云昔我十年
前曾與君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蓋舊詩云
有節秋竹竿也坡赴黃州過春風嶺有兩絕句後詩
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至海外又云
春風嶺下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又云柯邱海棠
吾有詩獨笑深林誰敢侮又畫竹云吾詩固云爾可
使食無肉
謁帝似馮唐垂白馮唐雖晚達馮唐毛髮白又長卿多
病久我多長卿病病渴污官位杜以其爲郞故用之
若他人老與病者恐不可槩使
臨川蕭蕭出屋千尋玉靄靄當窗一炷雲皆不名其物

然子厚破額山前碧玉流已有此格近詩蕨芽已作
小兒拳退之已有初拳幾枝蕨
老杜復見諸山得銀甕舊註引禮記山出器車註盎瑞
應圖曰王者讌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
也昌黎我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見漢志朱提銀八
兩爲一流注朱提屬犍爲乃邑名也
舊說賈浪仙抒思僧敲月下門或引手作推勢遂衝尹
節世傳爲美譚舊于太學得江御史詩一軸有督人
和詩云直饒公補經時序若是推敲總可删以是知
雷同相從非善學也

碧溪詩話卷第四

碧溪詩話卷第五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錢惟演爲洛帥留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蔡君謨加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彥國歎曰君謨乃爲此耶坡作荔枝歎云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痏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爲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盛德豈在此致養口體何陋耶又不見洛陽丞相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補世之語不能易也嘗愛李敬方汴河直進船詩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爲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此等語皆可爲炙背之獻也

張無盡嘗和山字云安得將明似仲山人疑之以近人所常用皆山甫也觀後漢志陽樊攢茅田服虔註云樊仲山所居又楊修荅臨淄侯箋云仲山周旦之儔只稱仲山何疑之有

北夢瑣言載江陵在唐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如飯甑措大多如鯽魚退之酬崔少府伊陽詩云下言人吏稀惟足彪與虤余官辰溪時士人皆可喜而不多得近城人虎雜居戲爲對云圓冠思得多于鯽刻木唯宜少似彪

介甫宜春苑詩云無復增修事君王惜費金乃暗用漢文惜百金之產而輟露臺事

柳子厚牡丹曰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坡云慇懃木芍藥獨自殿餘春留與殿重輕雖異用各有宜也楊中立梅詩云欲驅殘臘變東風只有寒梅作選鋒頗恨不與殿軍商榷正一的對

沈約命王筠作郊居十詠書于壁不加篇題約云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吾甥李潮下筆親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巴東逢李潮潮乎潮乎奈汝何退之招楊之罘云之罘南山來文字得我驚我令之罘歸失得柏與馬之罘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罘歸入門思而悲之罘別我去能不思我爲作詩招之罘晨夕抱飢渴嘗戲謂此二詩眞不須題署也

莊子文多奇變如技經肯綮之未嘗乃未嘗技經肯綮也詩句中時有此法如昌黎一蛇兩頭見未曾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君不強起時難更坡迨此雪霜未茲謀待君必聊亦記吾曾餘人罕敢用

凡聚落相近期某旦集交易閧然其名爲虛柳云綠荷包飯趁墟人臨川云花間人語趁朝虛山谷筍蕨裹鹽同趁墟人集春蔬好趁墟

江漢有滸以扞制泛濫大漲則溢于平陸水退滸見舟人謂之水落槽又灘石激湍其中深僅可容舟者謂之洪若大水則不復問洪矣臨川萬里寒江正復槽東江木落水分洪以此亦謂水黃帽謂雲砲車非遐征遠涉不能知也

退之心訶愁來唯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臨川云鬢爲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元花又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庾郎骨相屯又云久諳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意更疏韓我今罪重無歸望直至長安路八千永叔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柳十年顚頓到秦京誰料今爲嶺外行王十年江海別常輕豈料今隨寡嫂行柳直以疎慵招物議休將文字趁時名王直以文章供潤色未應風月負登臨柳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又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蘇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黃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皆不約而合句法使然故也

永叔以昌黎比介甫荅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與李野以方賈誼荅云俯仰謬恩方自歎慚君將比洛陽人皆憤然不平如惡無鹽唐突而宋景山贈文忠詩有才如夢得多爲累情似安仁久悼亡卽開門當之二公何抑揚之異也

李翺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顧予心獨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屢稱之觀老杜漢陰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正同此意

牧之有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嘗愛其語奇怪似不蹈襲後讀子美苦遭白髮不相放爲之撫掌

否卦包承小人吉說者謂小人在下者包之小人在上者承之蓋處否當然杜云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其寄傲疏放擺脫世網所謂兩忘而化其道者也

顏延之嘗問鮑昭己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鍾嶸詩品乃記湯惠休云謝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鏤金與本傳不同又稱延之嘗薄惠休制作以爲委巷中歌謠耳豈惠休因爲延之所薄遂爲芙蓉錯鏤之語故史取以文飾之耶坡云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

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取況亦類此淵明所以
不可及者蓋無心于非譽巧拙之間也
老杜鄉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又朝覲從容
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其後夢得送陳郎中云若
問舊人劉子政而今頭白在商於送惠休則云休公
久別如相問楚客逢秋心更悲小杜江湖酒伴如相
問終老烟波不記程交遊話我憑君道除却鱸魚更
不聞商隱寄崔侍御云若向南臺見鴛友爲言垂翅
度春風臨川故人一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雁編歸
見江東諸父老爲言飛鳥會知還聖俞儕或無忌問
姓名爲言嬾拙皆如故坡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
朝第一人皆有所因也
愈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或問道
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雞聲不到禪林柏子烟中
靜擁衾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鑪各據槁
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皆淡泊中味非造此境
不能形容也
劉照禹云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個屠沽不得覓句
者若掘得玉匣子有底有蓋但精心必獲其寶然昔
人園柳變鳴禽竟不及池塘生春草餘霞散成綺不
及澄江靜如練春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
中看閒几硯中窺水淺不如落花徑裏得泥香停杯
嗟別久不及對月喜家貧神林社日鼓不若茅屋午
時雞此數公未始不精心似此知全其寶者未易多
得
老杜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云豪俊貴勳業邦家頻
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孑遺以是知邊鄙之臣貪
功生事結禍招釁皆有以致之一得忠臣處之生靈
受賜矣
古柏云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邱山重此賢者之
難進易退非其招不往者也又云不露文章世已驚
未辭翦伐誰能送先器識後文藝與浮躁衒露者異
矣
杜云爾輩可忘年合慢覺汝賢送爾維舟惜此筵汝與
山東李白好自世俗觀之則爲簡傲詩家不然亦嘗
有云忘形到爾汝
花卿歌用如快鶻風火生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
鄉里與年少輩拓弓弦作霹靂聲放箭如餓鴟叫覺
耳後生風鼻尖出火子美蓋不拘泥於鵰鶻之異也

碧溪詩話卷第五

碧溪詩話卷第六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元道州舂陵行云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
逐不使存活爲綏邇詔令家貲固所宜亦云貴守
官不愛能適時賊退示官吏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
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
世賢子美志之曰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
數公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立可待矣余謂漫
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後已輕官爵重人命故也觀其
賦石魚詩云金魚吾不須軒冕吾不愛此所以能不
徇權勢而專務愛民也杜云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
纓可謂深相知矣
漫叟無爲洞口云洞旁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忘年
又云無爲洞口春水滿無爲洞旁春雲白愛此躊躕
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岑參宿仙遊寺云寄報乘
軒客簪裾爾何容臨川和秀老云解我葱珩脫孟勞
莫年甘與子同袍比之退之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
其顛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與矣六一
有自慚前引朱衣吏不稱閒行白髮翁說者謂不言
亦可然次山宿丹崖翁宅詩亦云吾將求退與翁遊
學翁歌醉在漁舟官吏隨人往未得卻望丹崖慚復
羞吁非淫乎富貴者也
心蹟喜雙清茶瓜留客遲似非用事觀謝靈運齋中詩
云剡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
夏月客至爲設瓜飲甘果二詩蓋用此至若櫻桃子
云咂嚼僕撲滅賴爾甘服膺雖等閒題目無一字無
出處

老杜劉少府畫山水障歌云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溼眞宰上訴天應泣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能吟李儋詩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臨川詠晉公壞碑云六書篆籀數變改遂令後世多失眞誰初妄鑿好與醜坐令學士勞骸筋堂堂晉公勇且仁豈亦以此夸常民直疑技巧有天德不必强勉亦通神坡詠歙硯詩云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此皆窮本探妙超出準繩外不特狀寫景物也

蘇州贈趙氏生云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贈盧氏生云忽羨後生連榻話獨依寒燭一齋空又贈令狐士曹云秋霖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坡有夜雨何時聽蕭瑟對牀欲作連夜語誤喜對牀尋舊約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

蕭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乍讀似非用事如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其意而隱其語

牧之贈阿宜一日讀十紙一月讀十箱古人讀書以紙計范雲就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又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

臨川道德文章吾事落南華夫子盍行邪無落吾事乃柳詩有惆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恐亦用此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此子美胸中語也宜其孩弄嚴武窺覦禮法而朱老阮生皆頊莫逆遭田父泥飲至被肘而不悔其內直外曲强禦不畏矜寡不侮非世俗所能測也

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其平居趣造自是唐虞上人時夸儀秦似不可曉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敝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李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戰國奸臣蘇張爲渠魁此老不應未喻及觀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其意甚明前言蓋戲耳

承叔萬釘寶帶爛腰環人謂此帶幾度道著觀子美緋魚亦及之扶病垂朱紱擎滯著朱紱銀章付老翁世未嘗譏之者豈以其人品不止宜此服邪固嘗有云朱紱負平生又云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

臨川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眉山不須更說知幾早直爲鱸魚也自賢反復曲折同歸一意亦如把酒祝公公莫拒緇衣心爲好賢傾我欲折繻留此老緇衣誰作好賢詩共用一事而造語居然不同

唐史載杜審言嘗云吾文當得屈宋作衙官其孫乃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謂蘇味道見吾判且羞死甫乃有集賢學士如堵牆看我落筆中書堂謂爲造化小兒所苦甫有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所謂是以似之也

坡次韻樂著作云楚雨遂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官又武昌西山云同遊困臥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失於一時筆快遂以王官目之繼有李成伯題云嗟嗟漢鼎久傾東肉食曾無智與忠孟德挾君交號令本初竊地搶奸雄武侯偶失三分策孫氏俄成一戰

功寂寞西山舊巢穴庸兒猶道帝王宮語幾乎罵矣但渠偶不記其家太白曾作武昌韓宰去思頌云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實爲帝里其罪更大也

西湖橫斜浮動之句屢爲前輩擊節嘗恨未見其全篇及得其集觀之云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其卓絕不可及專在十四字耳又有七言數篇皆無如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之句

杜云築場憐蟻穴拾穗許村童人謂有仁民愛物意臨川詠促織云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絲愚謂世之嚴督征賦而不恤疲瘵之有無者雖魁然其形實微蟲智耳

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須吞嘗疑其語太怪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韋蘇州云高秋長安酒中憤不可吞

東來賈客木棉裘飲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熟臥吹簫管到揚州集中題云夢中作蓋坡嘗衣此坐客誤云木綿襖俗飲散乃由此詩且云雖欲俗不可得也坐客大慚賈客事乃南史孔覬二弟頗營產業請假東歸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覬僞喜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

沈慶之謂上曰爲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孝得送

李策云深春風日靜爭長幽鳥鳴儀夫前致辭門有

白面生

碧溪詩話卷第六

碧溪詩話卷第七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歎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之急於聲利也杜老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爲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和靖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情狀已可喜及觀岑參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錢戎昱過李明府壁云料錢供客盡家計到官貧雖欲不喜不得也

杜集多用經書語如車轔轔馬蕭蕭未嘗外入一字如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鄭月升金掌王春度玉墀霧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天陛赤墀植璧鳴玉法度森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造語膚淺不類耶

劉禹錫謫連州作畬田行云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下種暖灰中乘陽坼芽蘖又作竹枝詞云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嘗觀辰沅亦然瘠土之民宜倍其勞而耕反鹵莽也夢得蠻子歌云蠻語鉤輈音蠻衣斑斕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恍若驚麏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寓客謫居朗州而五溪習俗盡得之矣

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此別不銷魂坡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徹無礙釋氏所謂具眼也

子美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人也野飯射麋新本名狀郊居然左氏楚人致晉師晉人逐楚樂伯餘一矢射麋以獻又晉師及熒澤魏錡射麋以獻楚潘黨曰子有軍事無乃不給于鮮皆飯于野而射新事也又市喧宜近利亦指稱東屯所居蓋齊侯欲更晏子宅曰湫隘囂塵晏子辭曰近市小人之利也亦喧而近利事其餘雖一兩字暗貫經傳者可勝數哉

老杜流落不偶然已爲當世所尊嘗有杖藜還客拜又有客云老病人扶再拜難則其坐深鄉曲敬可知矣雖然樊宗師見劉叉詩尚爲之獨拜況老杜乎

數物以個謂食爲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個兩個黃鸝鳴翠柳却遶井欄添個個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臥但使殘年飽喫飯梅熟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帶者也東坡云筆工做諸爲散卓反不如常筆正如人學作老杜詩但見其麤俗耳

張籍贈令狐云久爲博士無人識自到長安賃舍居未足爲窮其尋時道士云昨來官罷無生計欲就師求斷穀方其窮無以加矣

蘇州寄璨師云遙知尋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嘗謂暑月讀之亦有霜氣

唐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退之和劉使君云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夢得送王司馬之陝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烟入興便成章自俗吏觀之皆可坐不了事之目也

龍太初自稱詩人謁介甫坐中賦沙云鳥過風平篆潮回日射星成于促迫而切當如此固宜詩人不復措

辭然皆有所據韓公聯句云瑶烟羅疎島沙篆印迴平詠月云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

臨川愛眉山雪詩能用韻有云冰下寒魚漸可叉又羔袖龍鍾手獨叉蓋子厚嘗有江魚或共叉又云入郡腰常折逢人手盡叉

張籍嘗移書責退之與人商論不能下氣愈亦有云我昔實愚惷不能降色辭余謂此乃書生常態昔嘗見太學中鑪亭議題紛喧鬨然其後有二生坐是鳴鼓豈直議禮家爲聚訟哉聖俞謝永叔惠酒云始時語且橫既辭論益堅曾不究世務朋黨爭古先誠有之也

退之詠蚊蠅云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夢得聚蚊云淸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聖俞云薨薨勿久恃會有東方白王逢原耆𧒂云蚊蟲交紛始誰造一一口吻如針錐嘬人肌膚得腹飽不解默去猶鳴飛雖然今尚爾無奈當有獵獵秋風時小人稔惡豈漏恢綱但可僥倖目前耳左氏曰天之假助不善非右之也將厚其惡而降之罰也其是之謂乎

杜詩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靑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巓旋頭俯澗瀍層臺俯風渚遊目俯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甚多不能具述

子美有同學少年多不賤又小徑升堂舊不斜琴仙不愁思夕烽來不近皆人所不敢用甚類周禮凡師不功左傳仁而不武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楚歸而動不後本以易無字爾而語勢頓壯

唐趙璘述因話錄載其家兵部君性尤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坡有活水還須緩火煎恐亦用此

樂天云報道前驅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坡云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旗蔡君謨云因傍低松却飛蓋爲聞山鳥驟鳴騶若俗士正務以此誇張俗眼又豈識歟公意

散員疎去未爲貴小邑陶休何足云惟樂天早退乃可語此

子美有朱紱負平生樂天有金帶縋腰衫委地紫綬相輝應不惡赤紱金章盡到身如此尚多然亦有歎云實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又有簪纓假合虛名在筋力消磨實事空皆自作解嘲也嘗愛韋蘇州云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又有謝東林居士寄松英丹云一拜藍峯送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言與意俱自在也

房千里作骰子選格序云以六骰雙雙爲戲以數多少爲進身官職之序而且條其選黜之目爲東坡以流俗狂惑經營傑來惴惴唯恐後于他人何異投骰者心動于中而色形於外欲求勝人者哉王逢原彩選詩云卒無及物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所大擾擾爭其細其理信然

范文正云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吾親誰謂臣子忠孝難于兩全也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本非事親事禮記以爲非孝公之謂歟

樂天及第後歸覲留別同年云擢第未爲貴拜親方始榮此毛義得檄而喜之意也論者以春風得意馬蹄疾決非孟郊語其氣格亦不類而白公亦有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此又不可曉也

范文正淮上遇風云一棹危于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兼濟加澤之心可見未嘗忘也

碧溪詩話卷第七

碧溪詩話卷第八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書史蓄胸中而氣味入於冠裾山川歷目前而英靈助於文字太史公南遊北涉信非徒然觀杜老壯遊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劍池石壁仄長洲荷芰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廻塘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放蕩齊趙間西歸到咸陽其豪氣逸韻可以想見序太白集者稱其隱岷山居襄漢南遊江淮觀雲夢去之齊魯之吳之梁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徙金陵上潯陽流夜郎泛洞庭上巫峽白自序亦曰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其恣橫採覽非其狂也使二公隱坐中書何以垂不朽如此哉燕公得助于江山鄭綮謂相府非灞橋那得詩思非虛語也

東坡遊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為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江水在此吾不食言光武語也）坡去一言字（珩啟後也）亦此意也

白公送崔考功云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著鞭余謂新進少年躁銳不已往往自取傾覆此詩可謂忠誨矣又有云竿頭已到應難久局勢雖遲未必輸嘗三復之豈椎鈍者偏樂聞此等語耶

宋之問陸渾山莊云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東坡海

外詩云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蓋古今注南方有鳥名鷓鴣其名自呼向日而飛柳子厚云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鳴為鷓鴣

子瞻賦濁醪有妙理首句云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其末乃曰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復立分別則是濁醪無妙理矣豈非萬斛洶湧不暇點檢故歟

史傳襲稱兄弟為友于故淵明詩云再喜見友于子美云友于皆挺拔又山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劉孟從武帝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其祖溉云蓋定是才子番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後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退之玉川詩云誰謂貽厥無基址二事政可對也

家家養烏鬼沈存中以為鸕鷀說者謂非也元微之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作龜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此乃戲效俳體二首其二亦云瓦卜傳神語皆是處方言則烏鬼非鸕鷀明矣

余昔官辰州嘗借詩集于士人中有小編字云成都集乃天慶中進士葉沆所作上百篇時有可觀如閑居感懷云身閑難報國語直易傷時村墅云夜庭和月掃秋戶挑雲關亦可想見其胸襟矣

介甫梅詩云少陵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詩曾不若東坡柯邱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明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

世人喜子美造次不忘君嘗觀其祖審言除夜云還將萬億壽更謁九重城則敬忠之家風舊矣

坡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人有疑舞字太過者及觀庾信荅王襃餉酒詩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蓋有所本

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事嘗疑人未曾用及觀夢得秋江晚泊云暮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顧況云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老杜別浦雁賓秋

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到黃牛教子孫世傳云一武人詩也不惟勇退雅志為可喜而易道家所忌之業以示子孫尤可喜也

張籍云愛養無家客多傳得力方坡贈金山元老云蒜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有懷錢塘云剩看新番眉倒暈未應泣別臉銷紅黎元耆舊何遽忘之耶徐考其集白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蘇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鼙鼓莫違民是未嘗無意于民庶也然白又有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郵傳坡又有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大抵淫樂之語多于撫養之語耳夫子稱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矣乎二公未能免俗餘人不必言

白云趁涼行繞竹引睡臥觀書坡引睡文書信手翻書引睡魔誠人人所同也

辰人以藤代麴酒名鈎藤俗傳他處即不可用或謂但恐釀造之法異耳所在皆可樂天忠州春至詩云閑拈舊葉題詩詠悶取藤枝引酒嘗則巴蜀亦有之

余嘗論李廣以私憾殺灞陵尉其褊忮險刻決非長者所以不侯非直殺降之譴也因觀坡云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灞陵尉恐亦寓此意

嘗見同儕因行飲令人索一魚名有浙人大唱云周公魚余謂坐客且喜召伯鮓有對矣滿堂盧胡不止因戲爲足成其語云京市鮓先夸召伯浙音魚或號周公

坡贈辨才云我比陶令媿公爲遠公優時辨才退居未嘗出入坡往見之遂出至風篁嶺又云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參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放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觀不惟兼具儒釋又政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樂天謫潯陽稹寄在絳詩云殘燈無燄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白謂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復貽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去來乃士之常二公不應如此之戚戚也子瞻送文與可云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推之前詩厥論高矣然居易荅元書以三泰爲報且云可以樂之終身者悲歎之語恐特傷離索耳白公罷郡亦嘗有云睡到午時歡到夜回看官職是泥沙

石曼卿贈鍼師云臥龍有病君醫取心爲生靈不爲身王逢原云丈夫出處誠何較知痛蒼生爲涙垂賢者設心不期而合如此皆未行其志惜哉

曼卿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坡謂有村學中體嘗嘲之曰詩老不知梅格在强拈綠葉與青枝至于未應嬌意急發赤怒春遲成均瞽宗無以加也

世人論淵明皆以其專事肥遁初無康濟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嘗求其集若云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又有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其自樂田畝乃卷懷不得已耳士之出處未易爲世俗言也

文潛云見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傍笑侮平明坐衙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見曹鞭笞以爲戲翁怒鞭人血流地一種戲劇誰後先我笑謂公兒更賢余謂此詩亦不可不令操權者知也坡云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等閒戲語亦有所補

碧溪詩話卷第八

碧溪詩話卷第九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老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多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身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爲難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者也白氏飽煖而憫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于善慮安樂者多失于不思樂天宜優或又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

永叔嘗謂執政坐中賦雪詩有云主人與國共休戚豈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當時乃謂韓退之亦能道言語共豫裴晉公宴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淸時不曾如此作鬧殊不知老杜一言一詠未嘗不在于憂國恤人物我之際則淡然無著夏日歎曰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夏夜歎曰念我荷戈士窮年守邊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終食不可忘也邊兵之語豈爲過哉如退之始知神官未聖賢護短憑愚要我敬雪徑詆樵叟風廊折謫僧與作閙詩也

坡記王淩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夢逵為祟因為詩曰嵇紹似康為有子郗超畔鑿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蓋怪梁道忠義之靈不能自已其子充之惡按晉紀王賈所殺者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

坡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註引樂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觀長慶集此詩題云七年元日對酒非鑚火時事也宋景文守蜀云且盡燈前藍尾杯

王元之到任表有全家飽暖盡荷君恩之語到今傳誦永叔用為詩云諸縣豐登少公事全家飽暖荷君恩夢得亦嘗有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暖家白云不才空飽暖無力及飢貧

黃州麻城縣界有萬松亭連日行清陰中其館亭亦可愛適當關山路往來留題無數東坡傷來者不嗣其意嘗有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又云為問幾株能合抱殷懃記取角弓詩中間嘗撤牌刻有士題云傳韻無儀字看髯有恨聲亦可錄

醴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獨傳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為覆車乎因過之偶為數韻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鑒忠精更遣清泠洗讒喙蓋指二公也

凡作詩有用事出處有造語出處如五陵衣馬自輕肥雖出論語總合其語乃潘岳裴馬悉輕肥柳絮才高不道鹽雖謝女事乃借張融以海賦示人人評其賦但不道鹽耳紅袖泣前魚本戰國策事乃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魚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真其事乃用白交汾陽于行伍中免脫白于禍天台司馬子微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所造之語乃禰衡傳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史趙釋絳縣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六身蓋離析亥字點畫而上下之如算籌縱橫然則下其二首為二萬六身各一縱一横為六千六百六十正合其甲子之日數傳以趙之明歷劉賓客送人赴絳州云午橋群吏散亥字老人迎義山贈絳臺老驛吏云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可謂善使事矣亦如近詩送人洪州云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送人鄂州云黃鶴晨霞傍樓起頭陁秋草遶碑荒送人襄陽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雖鄰封密邇不可移也

退之韶州留别張使君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其剛褊方拙凌突權勢出於天性雅宜文公喜用江總乃敗國奸回特引之何故按南史孔奐傳陳後主欲以總為太子詹事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乃奏江總文華之人宜求敦重之才是詩恐有譏云杜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李商隱贈牧之云前身恐是梁江總皆未可與言史也

老杜贈李祕書篇目非論故新文尚起子太白酬寶公衡云曾無好事來相訪賴爾高文一起予韋蘇州每一覩之子高詠尚起予昌黎酬張韶州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豈非用事偶合數公非蹈襲者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蓋言未受和耳子美豉化蓴絲熟又豉添蓴菜紫聖俞送人秀州云剩持鹽豉煮紫蓴魯直鹽豉欲催蓴菜熟

萊公外傳記公所得厚俸惟務施予寢處一青幬三十年有親厚者求之欲其易去公笑而荅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害實不忍以敝獲棄耳斯者媿之故魏野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北使來顧望縉紳而問迓者曰無地起樓臺相公安在其清望為人所景慕如此然永叔歸田錄頗論其侈汰司馬溫公亦云豈非奢外而儉內歟

昌黎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四座各低回不敢捩眼窺可為善言場屋事若平日所養不厚誠難傲兀也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坡再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又云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乃北夢瑣言記溫庭筠才思豔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為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余嘗以八叉手對三折肱

溫公自稱迂叟香山居士亦嘗以自號其詩云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司馬豈慕其洛居有朋適之樂耶

白樂天云身閒當貴眞天爵官散無憂即地仙蓋用顏蠋晚食當肉早眠當富無事當貴也

白獻晉公云閱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雖敘其功業與壽康其語緩而不迫此可為作詩法也

齊謝眺出守建安于宣猷堂餞並召時才賦詩用十五劇韻蕭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長慶云萬言舊手才難敵五字新題思有餘

樂天云樂可理心應不謬酒能陶性信無疑陶冶性靈存底物固詩人語古人所謂樂以治心者相去遠矣此語不作可也

少游贈坡詩云節旄零落氈餐雪辨舌縱橫印佩金語太不等子瞻譏集句云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此詩正類此

坡和刁景純暨柳子玉岡字韻詩至第七篇云壓把鉛刀齒步光更遭華衮照麗涼乃用子建七啟云步光之劍華藻繁縟左傳麗涼冬殺雖第一韻衆人所更易而七篇未嘗改又貫穿精絕如此

嘗觀臨川解我慈珩脫孟勞嘗不曉孟勞何等物及見穀梁傳註孟勞魯寶刀

碧溪詩話卷第九

碧溪詩話卷第十

莆田 黃徹 常明 撰

山谷云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庭怨詈於道怒鄰罵坐之所爲也余謂怨鄰罵坐固非詩本指若小弁親親未嘗無怨何人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未嘗不憤謂不可諫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爲而作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故諷諫而不斥者惟風爲然如雅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彼童而角實訌小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忠臣義士欲正君定國惟恐所陳不激切豈盡優柔婉晦乎故樂天寄唐生詩云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

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傚俳諧體退之亦有寄詩雜詼俳不獨文舉爲然自東方生而下禰處士張長史顏延年輩往往多滑稽語大體材力豪邁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沸入口口角如衘箝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初食不下喉近亦能稍稍皆諧語也坡集類此不可勝數寄蘄簟與蒲傳正云東坡病叟長羈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東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黃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將之湖州云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饞涎垂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鬨食笋云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種茶云飢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飢來凭空案一字不可煮皆斡旋其章而弄之信恢刃有餘與血指汗顏者異矣

子美於菟侵客恨乃楚人謂虎爲於菟土銼冷疎烟乃

蜀人呼釜爲銼富豪有錢駕大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百丈誰家上水船荆峽以竹纜爲百丈塹抵公畦稜京師農人指田云幾稜(去聲)市暨瀼西巔巘人謂江水橫通山谷處爲瀼子厚桃笙葵扇安可當宋魏之間謂簟爲笙欸(音襖)乃(音靄)一聲山水綠乃楚人歌聲臨川窗明雨不借楚人以草履爲不借東坡倦看澁勒暗蠻村蕟嶺南竹名又蓮香障前走風雨註云於潛婦人皆插大銀櫛謂之蓮香又幾思壓茅柴禁綱日夜急山谷稀灑社公雨鶯啼花信風皆方言也

王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蓋是題下註斷自我昔遊錦城爲句首子瞻謂杜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詩意蓋譏當時刺史有禽鳥不若者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凡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晉直亦云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宇再拜詩忠臣衛憤痛切骨後世但識瓌瑰辭令觀此篇敘鴻雁羔羊禮有太古尊君親上之意爲明皇設不疑至于杜鵑行乃云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又云爾惟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指斥屬皆殊無致嚴之語莫不皆有所主也

因話錄載吳興僧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贄韋全不稱賞皎然極失望明日寫舊製獻之蘇州吟諷大加歎味因語皎然云幾至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余觀韋集有寄皎然詩云風蕪端成舊未識豈爲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則知其詩名于未識前矣豈覺其作學古體卽疑其不逮所聞邪

老杜所以爲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爲工蓋其語默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卽朋友黎庶也嘗觀韋應物詩及兄弟者十之二三廣陵覲兄云收情且爲歡累日不知飢冬至寄諸弟云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元日寄諸弟云日月昧遠期念君何時歇社日寄云遙思里中會心緒恨微微寒食云聯騎定何時吾今顏已老又云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初秋寄云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聞蟬寄諸弟云緘書報是時此心方耿耿登郡樓寄諸季云迨茲聞雁夜重憶別離秋懷京師寄云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余謂觀此集者雖讒閱交瘉當一變而怡怡也

余嘗赴京師往辭伯父坐中舉兄弟送行詩云問人求穩店下馬過危橋及觀坡集中送姪安節詩言其伯曾有送老蘇下第歸蜀云人希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急難之誠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余官辰沅逾年族弟來相視將行率爾送之云就舍匆令人避席渡江莫與馬同船雖鄙近不工亦可用于畏途也

山澤之儒多臞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又云貌將松共瘦心與竹俱空李商隱瘦盡東陽姓沈人掉頭撚髭之苦豈有張頤豐頰者哉沈昭略嘗戲王約以肥而癡答以瘦而狂昭略喜曰瘦已勝肥狂應勝癡

彘牝妖鴟索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費無極亂楚李義山詠北齊云小蓮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東坡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熟味此詩則吳人何

苦怨西施豈　稱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於此物者皆可以爲戒

曲水修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纔十一人成一篇者郄曇王豐之而下十五人詩不成罰觥者凡十六人今觀所傳詩類皆四言五言而又兩韻者多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止十六字耳當時得預者往往皆知名士豈獻之輩終日不能措辭于十六字哉竊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然恐貽久遠譏議不如不賦之爲愈

坡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嘗作秧馬歌敘述甚詳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器作詩云凝向明時受一廛著鞭常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家舉從此馳君四十年亦巧于用事也

汲長孺段太尉皆義勇奮不顧身之人至于仁愛撫養則矜憐惻怛無所不至所謂剛者必仁仁者必勇也嘗觀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希文云吾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皆心中語也白則有敢辭爲俗吏且欲活疲氓又云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范又有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芳赴姑蘇云豈辭雲水三千里因濟瘡痍十萬民與汲段正相似

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云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麻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又洛水妃虛妬姑山客謾誇聯辭雖許謝和曲本慚巴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嘗觀臨川詠棗止數韻餘甘入鄰家尚得饞婦逐烝享古已然豳詩自宜錄用女贄棗脩八月剝棗誰云食之昏用范雎棗膏昏蒙頗比赤心投皇明儻予燭用蕭琛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以是

知凡作者須飽材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葱佳氣夜充閭喜見徐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戲張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九尺鬢眉蒼至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張舜盡題武昌靈竹寺云孟宗泣竹筍冬生豈是青青竹有情影響主張非别物人心但莫負幽明語雖淺近然當于理樂天云餘霞散成綺别葉乍辭風等語麗矣不過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故寄唐生詩云非求官律高不務文章奇惟歌生民病得願天子知

長慶論詩之家者世稱李杜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至于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其下乎今觀杜集憂戰伐呼蒼生憫瘡痍者往往而是豈直三四十而已哉豈樂天未嘗熟考之耶

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不拘語句尚罕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者觀赴奉先詠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其心術所繫自是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與飢渴由己者何異然常爲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當今廊廟具建厦豈云缺葵藿傾太

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知隱遁爲高也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不忍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言志大術疎未始阿附以借勢也爲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棲遯既不合時而又不少低屈皆設疑互答屢致意焉非巨刃有餘孰能之乎中間鋪敘間關酸辛宜不勝其戚戚而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爲一己失得也禹稷顏子不害爲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豈爲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于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詩先後周復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爲諫書余特目此詩爲心迹論也

碧溪詩話卷第十

碧溪詩話跋

志以言而章言以文而遠文以敘而傳敘以德而久古太史氏職採民謠編爲歌詩以獻於王王以知其才而見其志于是乎伸之及古道廢闕英才埋沒往往託之著述比興以自見者多矣然非得當世聞人表而出之則亦無以取信於後世先君子平生以直道行已動與物忤志不獲騁終老林下遺文頗富未克流于世而遭碧子之火獨詩話十卷僅存大丞相陳公妙年以文章先多士爲天子名宰望重德隆不輕許可載覽遺藁歎惜不遇慨然以盛文序於首正聲勁氣端莊典雅遂使積年晦昧一旦光明相與傳久可謂立言而不朽者次年七月甲子廓敬書於後以示子孫無忘盛德焉

詩話雜說行於世者多矣往往徒資笑談之樂鮮有益於後學若碧溪詩話議論去取一出於正真所謂有補於名敎者其詳已具大丞相陳公之敘永存與先生宗裔同出光之固始乃敢鋟木以廣其傳乾道已丑孟冬吉日右朝奉郎權知蘄州軍州事黃永存謹識

左史楊公（邦乂）誌先祖之墓其略曰公登宣和甲辰第授辰州辰溪縣丞就升令在任五年以才諝稱辟差沅州軍事判官攝倅事郎將汪（長源）與傜會有隙會鼓衆數萬聲言渡江乘城人心恂懼公奮不顧身入其巢穴曉以禍福悉愧懾謝罪一州賴以全繼權麻陽縣遭巨寇曹成之擾公率蠡傜于敵禽其將賊衆宵遁尋辟鄂帥漕交辟處之賓幕平江士民千餘人詣都督行府乞還任丞相張公（浚）止其事有詔即與時湖賊楊么抄掠數郡遏絕水道官軍屯岳陽而縣距州數舍地險艱於

轉餉公慮糧食不繼預設巨艦令民輸租其中得米千餘斛乘風而前賊引數十艘尾逐會官軍至隻舟不得返因降其衆官軍得以仰哺賊壘遂平秩且滿有權貴寄產于縣境爲民患者公按以三尺乃爲排根自以垣節不善諧俗遂委官而歸無復功名意丞相張公以人物爲己任每欲推之要津及帥閩招致幕下數月竟不肎留丞相見其確守退志乃語人曰如黃令之才使稍宦達何所不至今恬于名位甘老林泉故平生抱負弗克施展可惜也公學問優于人志度閎深調護不競不動聲氣遇倉卒州縣嘗倚以爲重居官所至人愛所去見思一時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無以易公爭相辟置故其風績造見于湖北表表如此先祖嘗著詩話十卷發揮杜少陵窔奧不得施用之處鄉袞正獻陳公爲之敘引學者從誦習之比刊于蘄春先君復刊于家塾所傳廣矣㷞不肖分敎潭湯適在先祖遊宦之地詎可無此書乎因稍正其訛舛刊之學宮且以出處之大方識于卷末庶觀者有所考焉嘉泰三年癸亥正月朔旦

孫從政郎沅州學敎授㷞謹書

歲在壬子予守沅莅政之暇遍觀學宮所有書籍一見碧溪詩話與其他所集旨趣不同蓋黃令君所援引諸家之詩悉指少陵爲歸宿地雖予去取間默竊其不得時以行志之憤然議論皆本于愛君憂國事親敬長一掃騷人綺靡繪句之習其于名敎豈小補哉孔子曰詩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碧溪其有見于此乎沅本字小而訛予司臬郴部公餘略加訂正而鋟諸梓非惟可以便觀覽亦使此集之傳益廣云咸淳己巳立秋日

澧陽胡棠識

碧溪詩話十卷宋黃徹常明撰書錄解題謂是莆田人而八閩通志則云邵武人舉紹興十五年進士殆家本莆田而占籍於邵武者也編中持論多本少陵自言官辰沅逾年顧志州郡官師者不載姓氏集亦失傳其送弟詩句云就舍勿令人避席過江莫與馬同船語淺情真不失風雅之旨矣

康熙戊子三月小長蘆朱彝尊識於曝書亭

吾家詩學肇自莆陽監察公昆弟厥後文節爲江西鼻祖而閩中一派流衍特長論者以晚唐體目之不知宗法有本厚人倫維風敎常明公碧溪詩話具在可攷而知也模自壬午入閩得拜族尊莘田先生先生官四會令罷歸家居蕭然環堵焚香著書不特文章媲美前人氣節尤與常明公符合益信君子之澤未有艾焉新安鮑君以文近有校書之刻模因檢所藏曝書亭舊鈔亟請開雕以文復購善本校其訛脫詳載前後序跋又皆竹垞先生當日所未見而常明公之生平功績於以燦然發潛闡幽以文高誼感不朽矣乾隆丙申陽月無雙後裔黃模敬書

碧溪詩話十卷

宋黃徹撰徹字常明陳振孫書錄解題作莆田人八閩通志作邵武人振孫時去徹未遠當得其眞也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厲鶚宋詩紀事亦載徹詩彝尊但據八閩通志知爲紹興十五年進士鶚亦但據此書自序言其嘗官辰州皆不詳其始末惟鮑氏知不足齋藏本前有乾道四年陳俊卿序又有徹子廓徹孫㷞及黃永存胡棠四跋㷞跋稱楊邦弼所作墓誌稱徹登宣和甲辰第授辰州辰溪縣丞就升令在任五年辟差沅州軍事判官攝倅事繼權麻陽縣辟鄂之嘉魚令復權岳之平江越半歲即眞復忤權貴棄官歸張浚欲辟之入幕不肎就遂終老於家又稱其在沅州定猺賊之亂在麻陽擒巨寇曹成在平江佐征楊幺運餉亦有功而卒以不善諧俗罷所敘徹之生平尚可槩見彝尊及鶚蓋均未見此本故所言或舛或略也其論詩大抵以風教爲本不尚雕華然徹本工詩故能不失風人之旨非務以語錄爲宗使比興之義都絕者也

觀林詩話

吳聿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觀林詩話一卷。宋吳聿撰。聿字子書。自署楚東人。楚東地廣。莫能知其里邑。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亦云不知何人。案書中稱衣冠中有微時爲小吏者。作三角亭詩。有夜欠一簷雨。春無四面花之語。獻其所事異之。使學。果後登第。今爲郎矣云云。案曾三異同話錄載此事。稱爲余子清之祖仁郎。則子書蓋南宋初人。故所稱引上至蘇軾、黃庭堅、韓駒。下至汪藻、王宣而止也。其中如辨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誤爲安陵君一條。李善文選註已先有此論。聿持爲新得。蓋偶未及檢。又引摭言趙牧學李長吉歌詩一條。摭言無此文。蓋記杜牧語。又誤增學李長吉歌詩一句。亦爲疏舛。卷末錄謝朓事三條。不加論斷。殊無所取。核其詞意。似乎欲解王安石、歐陽修倡和詩中吏部文章二百年句。而其文未畢。或傳寫有所佚脫。又誤分一則爲三則歟。聿之詩學出於元祐。於當時佚事。尤所究心。如謂黃庭堅論黃獨爲土芋。而云或以爲黃精者。乃指蘇軾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句。而不欲顯名。又陳師道所稱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不問是誰家句。乃蘇軾戲春雨絕句之一。此云古語。又蘇軾不向如皐閒射雉。人間何以得卿卿句。世譏軾誤以如皐爲地名。聿謂親見其手寫作猶詩。不向乃作向不。又軾嘗名賈耘老之妾曰雙荷葉。世不曉所謂。聿謂其事載泉南老人集。取雙髻並蒂之義。其名出於溫庭筠詞。澠水燕談稱張舜民題蘇軾老人行役詩。乃蘇轍作。王闢之誤記軾

梅花詩用返魂字。乃用韓偓金鑾密記中語。說者誤引蘇轍詩及聚窟洲返魂香事。皆查慎行補註蘇詩所未及。又如黃庭堅與惠洪詩實用陳平傳解衣贏而刺船句相譏。洪作冷齋夜話。乃以欲加冠巾自解。與庭堅自稱從王安石得古詩句法。及安石詞採藍一水縈花草句。乃追用所見江上人家壁間絕句諸事。亦他書所未言。至於引郭義恭廣志證陸龜蒙詩蘆灶字。引尉遲樞南楚新聞證僧詩苞根字。引隋書禮志證古詩長跪問故夫句。引許慎說文證衣亦可名不借。不獨草屨。引南史邵仲孚傳證唐詩半夜鐘。引宋書證吳融誤用虞嘯父事。引世說新語庾亮事證著屐登樓。引元結自序證歐陽修、黃庭堅誤讀答筥字。引潘岳西征賦證鼂錯之錯可讀七各切。引江淹雜擬詩證東觀奏記誤稱沈約。引顧愔新羅圖記證松五粒非五鬣。引獻錄證殷芸小說誤解蛣蜣。引西京雜記駁賀鑄詞誤用玉硯生冰。以及駁蘇軾誤以白居易除夜詩爲寒食詩。以長桑君爲倉公。以左傳小人之食爲小人之羹語。條皆足以資考證。在宋人詩話之中。亦可謂之佳本矣。

觀林詩話

宋吳聿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漢武柏梁臺羣臣皆聯七言。或述其職。或謙敘不能。至左馮翊曰。三輔盜賊天下尤。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爲民災。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則又有規警之風。及宋孝武華林都亭、梁元帝清言殿。皆效此體。雖無規儆之風。亦無佞諛之辭。獨敘叨冒愧懼而已。近世應制爭獻諛辭。褒日月而諛天地。唯恐不至。古者賡載相戒之風。於是埽地矣。

謝靈運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上句雙聲疊韻。下句疊韻雙聲。後人如杜少陵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杜荀鶴胡盧杓酌春濃酒。舴艋舟流夜漲灘。溫庭筠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蒲。老媼寶藏草。恐夫緰迪租。皆出于此。然不若靈運之工也。

陸龜蒙鄴宮詞云。魏武平生不好香。楓膠蕙炷潔宮房。可知遺令非前事。卻有餘薰在繡囊。或疑蕙不可焚。然再見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魏武帝以爲香焚之。

華亭船子和尚詩。少見于世。呂益柔刻三十九首於風涇寺。云得其文遺編中。一詩云。歐冶鉆鎚價最高。海中收得用吹毛。龍鳳繞。鬼神號。不見全牛可下刀。涪翁屢用其語。

語言拘忌。莫如近世淺俗之甚。王仲宣贈蔡子篤詩云。我友云徂。今人以爲語之大病矣。余嘗誦飯牛歌。長夜漫漫何時旦。則人曰。此豈亦將成讖語耶。

嘗見尉遲偓南楚新聞云。薛昭緯避巢賊亂。遇舊識銀工邀食。有一棵瓠根數十莖之語。乃知王中令所過食蒸豚僧詩。所謂若把瓠根來比並。瓠根只合喫藤條。亦自有來處耶。

李義山云。小亭閒眠微酒銷。山榴海柏枝相交。韓致堯云。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架對芭蕉。皆微辭也。

庾信鴛鴦賦云。昔有一雙鳳。飛來入魏宮。今成兩株樹。若個是韓馮。蓋符中切。半山蝶詩云。豈能投死爲韓馮。乃皮冰切。

鮑當有淸風集。行于世。時號鮑淸風。嘗以孤雁詩。上一鉅公。亟稱之。故又號鮑孤雁。又有貧女吟云。貧女臨水粧。徘徊波不定。豈敢怨春風。自無臺上鏡。深有古意。幸不遇賞音。使有所遇。又將爲鮑貧女耶。

陳平傳言。解衣贏而佐刺船。涪翁與洪覺範詩云。脫卻衲衣著蓑笠。來佐涪翁刺釣船。似惱之太酷。而覺範自以爲、我欲收斂加冠巾之意。所謂欲蓋而彰也。

發昭度詩云。伯禹無端教鮮食。水中魚蟲不知休。陳無已云。誰初教鮮食。竭澤未能休。便覺詞勝。

東坡和辛字韻。至搗殘椒桂有餘辛。用意愈工。出人意外。然陳無已十黑庭洗不受辛。亦自然也。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云。安陵泣前魚。本龍陽君事。誤以爲安陵君。

涪翁論黃獨爲土芋。而云或以爲黃精。非也。蓋謂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不欲顯名之耳。

東坡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蓋世號市沽爲茅柴。以其易著易過。周美成詩云。冬曦如村釀。奇溫止須臾。行行正須此。戀戀忽已無。非慣飲茅柴。不能爲此語也。

華亭並海有金山。潮至則在海中。潮退乃可遊山。有寒穴泉。甘冽與惠山相埒。穴在山麓。泉鍾其間。適與海平。而半山和華亭令唐詢十詠寒穴泉詩。乃云。高穴與雲平。蓋未嘗至其處也。毛滂民作泉銘。敍半山詩云。泉當因此詩以名世。然余以爲因半山詩以增重于世。則此泉之幸。若後世好事者。欲繼此詩以考寒穴所在。則失之遠矣。非泉之不幸歟。

涪翁讀中興碑詩云。凍雨爲洗前朝碑。楚詞云。使凍雨兮灑塵。故張平子賦。凍雨沛其灑塗。舊注云。凍雨暴雨也。巴郡暴雨爲凍雨。

譚賓錄。載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庭入集賢院校文選。注蹲鴟云。今之芋子。即若毛蘿蔔。又溫庭筠乾臊子所載不同。云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籍。欲注蹲鴟云。今芋子乃若毛蘿蔔。未知孰是。

沆瀣。王逸楚詞注云。北方半夜之氣。唐劉商白角樽歌云。或謂輕冰盛沆瀣。注云海氣也。

婪尾酒。出佛圖澄傳。婪尾者。最後飲酒也。東坡除夜詩云。不辭最後飲屠蘇。是以樂天詩。以婪作藍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皆更歲之事。而東坡詩。有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及要浣花前之語。自注云。樂天寒食詩云。三杯藍尾酒。當是誤記。

梅聖俞詩。莫打鴨。打鴨驚鴛鴦之語。謂宣守管宮奴也。陳無已戲揚珂曹詩云。從來相戒莫打鴨。可打鴛鴦最後孫。又與宣守詩云。昔爲文俗事。打鴨起鴛鴦。皆用此也。然起鴛鴦三字。亦有來處。杜牧之云。織

遶眠鮮艇。驚夢起鴛鴦。

酉陽雜俎稱。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改曰。此吳均語耳。恐不足用。今本作葛稚川集。劉子駿文。每疑古樂府有長跪問故夫之語。一日讀隋志至册后之禮。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乃知古婦人亦伏拜也。

陳無已跋舊詞云。晁無咎云。眉山公詞。蓋不更此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待更而後知也。予他文未能及人。獨于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而爲鄉妓無欲余之詞者。獨杜氏子勤懇不已。且云所得詩詞滿篋。家多蓄紙筆墨。有暇則學書。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寫以遺之。○今此下原本另起。據原文移正。古語所謂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不問是誰家者。此語東坡題藏春兩絕之一。全篇云。莫尋鞍玉峯頭路。休看玄都觀裏花。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莫問是誰家。蓋無已託爲古語耳。

曾逢遼老於仕宦。所至以嚴憚稱。近有客舉一聯云。他日諸侯不敢客。如今到處欲爲家。曰此逢遼詩也。二十五年來仕於州縣者。鮮有能詩。乃知此老風力外。別有深處。

杜牧之云。杜若芳州翠。嚴光釣瀨喧。此以杜與嚴爲人姓相對也。又有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此乃以朱雲對白日。皆爲假對。雖以人姓名偶物。不爲偏枯。反爲工也。如涪翁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皋。尤爲工緻。

嘗見東坡手寫會獵詩云。向不如皋閒射雉。人間何以得卿卿。世所傳本。乃作不向如皋。遂以爲東坡誤用如皋爲地名。特未嘗見寫本耳。

半山云。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乃上元夜戲劉貢父詩。貢父時在館中。適與王嘉所載劉向上元夜天祿閣遇太乙降事相契。○事見拾遺記原本嘉誤家今正 故有此句。然此事前人引用已多。特半山用得着題耳。

前輩作桃花菊詩雖多。而未見拔俗者。楊元素云。淸香蓓已親陶令。紅艷新能感阮郎。張敏叔云。但令陶令長爲主。莫遣盧芸錯認伊。然世復盛傳一聯云。陶令歸來髮色變。劉郎去後笑開遲。亦未爲勝。但陶令歸來。劉郎去後。乃切對也。

唐人夏日詩。有炎風生白羽。捉日隔青油。想見歊煩之狀。不在林樾之下也。

孟郊集有四婦姑篇。謂花竹人月也。誤見顧況集。

程文若在官喜抄書。嘗云。古人以是爲風流罪過。予以李義山舉白兼裴淑把釣。不離至教非顛狂之語作對云。舉白顛狂。不離至教。抄書非過。○抄書當是要書之誤 要是風流。

東坡詩有云。絕勝倉公飲上池。誤以長桑君爲倉公。

王武子多四言詩。間有五字句。余最愛抱悲掛勝。○此下當有脫文。

揚州僧坊。有谷林堂。乃東坡命名。必至其所。然後知其名之當。崇擴詩云。下窺幽谷底。窈窕一何深。魚動

起重淵。烏號當高林。谷林之名。蓋出此耳。

楊元素勸酒詩云。何必口隨山簡醉。但教心似屈原醒。此語殊可味也。

秦太虛用樂天木藤謠。吾獨一身賴爾爲二。作六言云。身與杖藜爲二。影將明月爲三。亦奇對也。

樂天云。眉月晚生神女浦。臉波春傍窕娘堤。涪翁用此意作漁父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然新婦磯女兒浦。如況六言已作對矣。

杜荀鶴詩句鄙惡。世所傳唐風集首篇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者。余甚疑不類荀鶴語。他日觀唐人小說。見此詩乃周朴所作。而歐陽文忠公亦云耳。蓋借此引編已行於世矣。

九原檀弓一作九京。涪翁兩用之云九京喚起杜陵翁。又云百不試埋九京。

東坡名賈耘老之妾爲雙荷葉。初不曉所謂。他日傳趙德麟家所收泉南老人雜記此事云。兩髻並前如雙荷葉。故以名之。如荷葉髻。見溫飛卿詞。裙拖安石榴。髻嚲偏荷葉。

五大夫秦爵名也。封松爲五大夫。非特爲五株松也。近有題范文正所植鄱陽驛中六松云。青青六大夫。此殊可笑。

都下舊無紅梅。一貴人家始移植盛開。名士大夫燕賞。皆有詩。號紅梅集。傳于世。以半山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爲冠。後東坡見云。何待北人太薄。

半山云。窗明兩不借。榾榾一鏟篠。揚雄方言。紗作曰屨。麻作曰不借。崔豹古今注。草履曰不借。許慎說文云。綦或作其。蒼艾色。詩縞衣綦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常所服御。而人皆易有者。皆可謂之不借。不獨屨也。然半山所指乃草屨耳。

半山詩有用蔡澤事云。安排壽考無三甲。又用退之語對云。收拾文章有六丁。東坡詩有用屈原事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又用鄭康成夢對云。忽驚歲在己辰年。皆天設對也。

秦太虛與花光老求墨梅書云。僕方此憂患。無以自娛。願師爲我作兩枝見寄。令我得展玩。洗去煩惱。幸甚。涪翁和吳字顯梅詩云。夢蝶真人貌黃槁。籬落逢花須絕倒。雅聞花光能畫梅。更乞一枝洗煩惱。謂此也。

太虛又云。僕有梅花一詩。東坡爲和。王荊公皆書之于扇。有見荊公扇上所書者。乃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兩句。涪翁又愛其四句云。清淚斑斑知有恨。恨春相從苦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爲誰好。曰玉臺詩中氣格高者。乃能及此耳。

涪翁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號爲鄭花。王荊公嘗求此花栽。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採鄭花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曰山礬。海岸孤絕處補陀落伽山。譯者謂小白山。余疑即此花是也。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而不去也。此題花光補題二絕句跋。翁作水仙花詩。有山礬是弟梅花是兄。亦謂此也。

太虛梅詩。末云。安得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花向晴昊。乃用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兩句。

豫章諸洪作詩。有外家法律。然不多見於世。僅傳龜父游烏遊塔示師川詩云。華鯨喚起曲肱夢。行穿幽徑小雨乾。風吹龍沙江流斷。日不烏塔松陰寒。冰雪照人徐孺子。手提玉麈對西山。安得鴻崖人與藥。令我並出六合間。今○此下原本另提行。今按當合爲一條。玉父寄兄詩云。六年作別書猶至。一月相從扶又分。船宿綠波浦邊雨。路行烏泥閩上雲。陳留風俗尚可道。襄陽耆舊空復論。鴻飛沖天雁翅短。付與燕雀柳同群。

涪翁跋半山書云。今世唯王荊公字得古人法。自楊虛白以來一人而已。楊虛白自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蘧瑗十年遲者。荊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楊少師題大字院壁後云。枯杉倒檜天老。松爛斫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者。今金陵定林寺壁。荊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澠水燕談記張芸叟奉使遼東。宿幽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于壁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首。謂之大蘇小集。芸叟題其後云。誰傳佳句到幽都。逢著鄰兒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此乃子由與坡詩佳句二字本云家集。坡亦有和篇。所謂欲問君王乞鑑湖是也。

東坡云。醉眼炫紅綠。此乃看朱成碧顏始紅換骨句耳。

驗官倪濤素。皆東坡墨蹟數軸。如護眼目。縣官欲以勢力劫之。卒不可得。取試經行中語。自榜其所居。海命佳人之館。

衣冠中有微時爲小吏者。作三角亭詩。有夜欠一簷雨。春無四面花之語。猷其所事。異之。使學。後果登第。今爲郎矣。

東坡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瓶。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紿。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爲調水符。作詩云。欺謾久成俗。關市有契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皎若鶴與烏。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此當與擇勝亭俱傳。於好事者爲推論也。

南史耶仲孚喜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乃知半夜鐘聲。不獨見唐人詩句。

董庭夫云。石懋敏若。頃在都下。除夜作詩云。索米長安久倦游。寂無歡緒洗羊愁。歲除借問除何事。除盡朱顏與黑頭。人以爲有昔人減盡風情之識。明年果卒。懋有橘林集。行于世。可讀者皆汪彥章詩也。

暢當詩有云。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四句皆說醉。不發煩也。

吳融云。嘯父知機先憶鱸。季鷹無事已思鱸。按虞嘯父爲宋武帝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獻替。嘯父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貨獻。對曰。天時尚燠。鮆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謂爲知機可乎。殆子華別有所據乎。

唐人有訪呂逸人不遇詩云。到門不解題凡鳥。愛竹何須問主人。余甚愛其用事。然觀其意。乃大不重其人耳。

昔人有言。詩有三百四病。馬有三百八病。詩病多於馬病。信哉。高子勉能詩。涪翁與之詩云。更能識詩家

病方是我眼中人。此亦苦口也。

王立之云。潘邠老岳陽詩云。兩殿上層樓。一目略千里。說者云。若殿豈可登樓。余以爲不然。殷浩王胡之徒。秋夜登武昌南樓。據胡牀道中。殷樂甚歡。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非登殿登樓耶。亦道今所謂胡梯是也。

唐教坊記云。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原本女誤如。今據教坊記正。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者。○原本三誤五。今據教坊記正。謂之搊彈家。杜少陵詩。有絃管能搊彈之句。管非搊彈之物。或改爲絃能吹彈。或改爲絃索能搊彈。然皆非本語。

一僧問王茂公云。凡花皆歲歲復開。東坡何爲獨于梅花言返魂香耶。茂公云。以梅花清絕能醒人。非餘花可比故耳。遂引蘇德哥及聚窟洲返魂香事爲證。僧來從余借二香驗之。皆與梅花了不相關。遂檢茂公之說。余爲言其事見韓偓金鑾密記。出內廷詩。有玉爲通體依稀見。香號返魂容易回之語。其題云。嶺南梅花一歲再發。故作此詩。題于花下。東坡云返魂香入嶺頭梅。僧遂釋然。

劉向列女傳。以爲式微之詩。二人所作。一在中露。一在泥中。衞之二邑也。或者以爲聯句始此。

有題金陵永慶招提壁云。余從師川問句法。師川舉近時詩云。人言春事已。我言未遂央。試向後湖去。蔬菜如許長。

半山愛唐樂府。雨打梨花深閉門之句。

山谷云。余從半山老人得古詩句法云。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

半山寄于江上人家壁間。見一絕云。一江春水碧揉藍。船趁歸潮未上帆。渡口酒家賒不得。問人何處典春衫。深味其首句。爲躊躇久之而去。已而作小詞。有平岸小橋千嶂抱。揉藍一水縈花草之句。蓋追用其語。

李光祿元亮兄弟數人。皆儁才。元亮作弔項羽賦。追古作者。世稱其詩。有可憐三萬六千日。長作東西南北人之句。特中鼎之一臠耳。

陸龜蒙有蓬萊詩云。吾江善編蓬。圖者稱爲萊。所至以自隨。清陰覆一埤。白吾爲此計。資筊□□短。何須貽亭陰。風雨皆足綴。此三家村擇勝亭耳。

元次山自序云。帶笭箵而盤瑚。注郎丁桑荒切。今韻中不收。歐文忠公與涪翁。皆于清字韻押。

溫庭筠記狐鬼兩篇。其一詞曰。正色淘泉。神司化伐。穹施后承。光負懸設。嘔論吐術。垠倪斬伐。迷陽都曲。爵蹸音乙反簪林翻音嶐。雀毀龜冰。鞬馳御獄。犀尾犛狐。秣秣晰晰。諸武音用秘功。以嶺以穴。抱薪伐樑。莽野蕩蕩。順非則祥。拂倫惟孽。壯虛無行。隨闕蓏府。黎茸求求。武將輪轅。其二詞曰。五行七曜。成此閑餘。上帝降靈。歲且彊梧。蛇蛻其皮。吾亦神攄。九九六六。東身天除。何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裸。雙律襲衢。哀爾浮生。擲此荒墟。吾復浩氣。遐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繁雜不載。非見乾膜子。東坡喜錄鬼語。便是人道不到處。信哉。

半山酴醾金沙詩云。我無丹白看如夢。人有朱顏見即愁。孫思邈云。苟丹白存于心中。即神靈如不降。其用事精切如此。

東坡在湖州。甲寅年與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由苕溪泛舟至吳興。東坡家尙出琵琶。并沈冲宅犀玉。共三面胡琴。又州妓一姓周。一姓邵。呼爲二南。子野賦六客辭。後子野、令舉、孝叔化去。唯東坡與元素、公擇在爾。元素因作詩寄坡云。仙舟游漾霅溪風。三奏琵琶一艦紅。門裏喜傳新政異。夢魂猶憶舊歡同。二南籍裏知誰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細問人間爲宰相。爭如願住水晶宮。天池閣盧杞願住水晶宮。願爲人間宰相。杞對曰。願作人間宰相。遂不得仙。今吳興有水晶宮之號。故云。

楊元素疏論半山云。臣竊見唐賢。多以所爲之文。見其人生平行事。如蓍蔡之不謬。姓李紳作憫農詩。當時文士。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觀其文。知其慈孝最隆也。近世丁謂詩。有天門深九重。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臣聞王安石文章之名久矣。嘗聞其詩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將其行事已頗類矣。願陛下詳其言而防其至。

半山晚年。所至處書窗屏間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蓋深悔之詞。此乃唐薛能詩句。○此原本誤連上條。今移正。

沈休文鍾山應西陽王教一首五章。第四章用兩足字韻。上云。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下云。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一章纔四韻。而兩韻同一字。又陸士衡擬古一篇。用兩音字。前云思君徽與音。後云歸雲雖寄音。東坡一詩用兩耳字。云二義不同。故得重用。又涪翁一詩聯兩朋字。云大府佳友朋。歸鳥求其朋。又有一詩用兩扁字韻。貫任姥和扁。持斵問輪扁。自注云。復有此一韻。事異似不妨出此也。

雞鳴高樹顛。古縣錄詩也。○縣錄當是府錄之誤。而陸士衡、陶淵明、皆用之。士衡對用虎嘯深谷底。淵明以對犬吠深巷中。

古人五字。往往句有相犯者。如潘安仁、王仲宣。皆云但愬杯行遲。曹子建、應德璉。皆云公子敬愛客。李少卿云。行人懷往路。蘇子卿云。征夫懷往路。左太冲云。綠葉日夜黃。張景陽云。密葉日夜疏。古詩秋草淒以綠。又秋草萋更碧。謝玄暉又云。春草秋更綠。如此者衆。不可悉舉。

西征賦。盟諧博字韻一聯云。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李善注云。錯七故反。今叶韻七各反。然今時人讀晁錯爲酷錯。七各反。則以爲不識字矣。

何邵贈張華云。在昔同班列。今者並園廬。華答邵云。自昔同寮寀。於今此園廬。今之酬和者如此。人必以爲笑資矣。

江文通效李陵等雜體三十首。內敎休上人怨別一首。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之句。後人便以爲休上人語。其末又有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之句。所東觀記又以爲太子家令沈約詩。所謂文通錦割截殆盡矣。

鮑明遠升天行云。九籥隱丹經。李善云。易緯注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此可笑也。天門有九。故曰九籥。浩翁云。九籥天闕守夜義是也。

世所傳一日看除日。終年損道心之語。乃姚合武功縣詩也。

唐人多作五粒松詩。有以五粒為鬣者。大歷時監察御史顧惜新羅國記云。松樹大連抱有五粒子。形如桃仁而稍小。皮硬中有仁。取而食之。味如胡桃。浸酒療風。然則松名五粒者。以子名之也。

贈人詩。多用同姓事。如東坡贈鄭戶曹云。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氈。又贈蔡子華云。莫尋唐舉問封侯。但遣麻姑為爬背。浩翁和東坡詩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陳無已贈何郎中云。已度城陰先得句。不應從俗未忘黨。非徐師川贈張仁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尤為工也。又半山與劉發詩云。何妨過我論奇字。亦復令公見異書。則又用彼我兩姓事。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世不曉其用夢字。余考之。蓋蔓字訛而為夢耳。何遜王孫游曰。碧草蔓絲是也。天棘天門冬也。如薔香而蔓生。或以為柳。誤矣。

樹萱錄云。杜工部詩。世傳骨氣高峭。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又唐人謂李賀文體。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又摭言載趙牧效李長吉歌詩。自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跡。

東坡詩。有醉醑白獸樽中酒。歸煮青泥坊底芹。為貶謫者設也。續仙傳載一神仙詩。有醉斟王母九霞觴。謫向人間作酒狂之語。蓋用此耳。醉一本作踏。

殷芸小說載馬融列傳云。融善鼓琴。吹笛之聲一發。得蜻蛚出吟。有如相和。○賦據如字播讀助所據殷芸小說補蜻蛚蔡邕月令章句。以為蟋蟀。馬融長笛賦。有洛客逆旅舍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李善云。歌錄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一蜻蛚二古曲。○據文選注蓋作氣出一精列二魏武命有氣出精列二古曲此似有脫字。則殷芸所載。不唯謬誤。亦可笑也。

丁晉公琵琶詩。世稱曲盡形容之妙。如半山觀琵琶詩云。旁觀各技癢。竊議兒女嗢。諳輸與斷頭。悔悟乃搏頰。亦曲寫人情之妙也。

東坡王平父哀詞云。已知毅豹為均死。未識荊凡定孰存。雖拘詩律。易楚為荊。然古人多以荊楚二字互用。如後漢臧洪論云。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也。亦不云楚而云荊也。

陸龜蒙謝人詩卷云。談仙忽似朝金母。說豔渾如見玉兒。杜牧之云。粉毫唯畫月。瓊尺只裁雲。美似狂醒初嘆蕉。快如衰病得觀濤。浩翁請似釣船聞夜雨。壯如軍壘動秋鼙。論用事之工。半山為勝也。

諸晁酬和柳字韻詩。至三四反不困。蓋篇篇可觀。世已乏知音。何勞問迭柳。尤為工也。

孫興公天台山賦。有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之語。為當時所推。後庾信數用其語。作[illegible]禪師碑云。游極箕張。建標霞起。又荊州鳳林寺碑云。千尋秀出。建霞起□。至徐凝作廬山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蓋亦用瀑布界道之語。乃爾鄙惡。

鳳之九苞。一曰歸命。二曰心合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屈伸。五曰采色光。六曰冠矩周。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浩翁和鄭元禮詩云。歸鳳求凰振九苞。自注。乃云苞尾也。未詳。

鮑昭云。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蓋以此也。

樂天云。近世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文。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故東坡有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之句。然樂天既知韋應物之詩。而乃自甘心于淺俗。何耶。豈才有所限乎。

顏魯公云。夕照明村樹。僧清塞云。夕照顯重山。顧非熊云。斜日驪林桑。杜牧云。落日羨樓臺。半山云。返照媚林塘。皆不若嚴維花塢夕陽遲也。

杜牧詩。喜用緪字。半月緪雙臉。如日月緪升。日痕緪翠巘。孤直緪月定。

牧又多以竹雨比羽林。栽竹詩云。歷歷羽林影。又竹岡森羽林。大雨行雲萬里稍。芽茁羽林槍。又雲林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腳長。曾奉郊宮為近侍。分明攙攙羽林槍。

一日璵公與余對紙尾批云。比雨過蘆菔後竹萌甚哉。取以充庖。頗覺有味。因誦東坡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之語。時敏聞同磐亦云。白湯澆飯肥腯腯。喫肉一把骨。相與大笑。頃飯滿案。因書及此。庶知箄中亦不寂寞也。

樂府有風人詩。如圍棋燒敗襖。看子故衣然之類是也。然或一句托一物耳。獨楊元素荷花借字詩四韻。全托一物。尤為工也。詩云。香豔情渠好。無端雜變窠。向來因藕斷。特地見絲多。實有終成的。搖搖爭奈何。深房蓮底味。心裏苦相知。

文忠公詩。有春深桃李作綢繆。又欲時花氣漸綢繆。一作綢繆皆疊句也。綢繆以貌今四聲韻。繆鳥尾切。亦之聞色。

歧伯時有侍兒。妙麗為一時衣冠家桃李之冠。故時人號花王。即東坡、浩翁、府和蓬字韻詩。所謂安得春箭手。為我剝蓮蓬者也。名倩奴。坡與浩翁詩皆曰青人咏云。

西京雜記云。以酒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其不冰。賀方回詞云。羅幃映月。玉研生冰。似失契勘。

李觀、秦伯。江西人。作非孟子書。有高世之論。無盡讀其所作新成院記詩云。昔讀盱川集。嘗聞泰伯賢。新成文刻在。往事野僧傳。氣格終難俗。光芒冷貫天。田翁不知價。祇得十千錢。蓋借云時以十千潤筆耳。

予家有聽雨軒。嘗集古今人句。杜牧之云。可惜和風夜來雨。醉中虛度打窗聲。賈島云。宿客不來過半夜。獨聞山雨到來時。歐陽文忠公芳叢綠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王荊公深炷爐香閉齋閣。臥聞簷雨瀉高秋。東坡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塢小荷香。陳無已云。一枕雨窗深閉閣。臥聽叢竹雨來時。趙德麟云。臥聽簷雨作宮商。尤為工也。

東坡詩。有賦小人羹者。蓋用穎考叔之語。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然初不云小人羹也。

反語。其來遠矣。晉宋間尤尚。今都下有三番四番語。亦此類。往過宛邱道中。逆旅壁間見書一婦人襆樣。下題云。不信但看羊子解。便須信道菊兒妻。雖是鄙語。亦殊精絕。

余在都下。嘗對客語古人詩集中可採而不見傳記者甚多。如杜牧之一絕句。題下注云。李鄂州愛酒。性

地閒雅．一作情地閒雅．此亦可用．坐有新第者．戲予情地閒雅可對甚．予答云．可對性天高明．旁坐有解其意者．爲之絕倒．

南史載．謝朓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

又顏黃門記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朓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詠．

又談藪載．梁高祖重陳郡謝朓詩．曰不讀謝朓詩．三日口臭．

二老堂詩話

周必大撰

二老堂詩話

宋廬陵周必大子充撰
明海虞毛晉子晉訂

陶淵明山海經詩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溪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為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訛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予謂紘說固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為已說皆誤矣

東坡立名

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

王禹偁不知貢舉

小說多妄其來久矣王壺清話云王禹偁自知制誥出知黃州蘇易簡牓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為遷客臣欲令榜下諸生郊送奏可禹偁作詩謝之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予年十六七時嘗以歲月推之孫何榜乃淳化三年歲在壬辰明年癸巳易簡遷參政是時禹偁謫外任未歸又明年甲午方再為知制誥至道乙未遷內翰五月出知滁州非放進士時三年丁酉復召知制誥咸平元年戊戌十二月罷知黃州二年己亥放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非三百也且易簡已為執政而死其妄甚明然予頗自疑此詩或為他日之讖其後隆興癸未予為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值省試本銜同知貢舉屬壽皇銳意幸金陵便欲進發留予從駕不果差乾道壬辰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適當貢舉在朝闕出身從官而虞并甫為相雅不欲用予時方遣泛使奏留予撰

國書命翰林王曮知舉中書舍人趙雄同知此外惟沈夏有出身以予侍兼臨安既不可差乃趣召李衡為侍御史云試院無言事官不肅鎖院終旬日趙雄丁母憂亦不復補差淳熙戊戌春予為翰林學士上已點定而趙溫叔為相密奏云殿試臨軒當用天子私人主文今省試是禮部事乃就下差權禮部尚書范成大雖一時各有意其實三入不知舉也

劉禹錫淮陰行

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船頭大銅鐶摩挲光陣陣早晚使風來沙頭一眼認何物令儂羨羨郎船尾燕銜泥趁檣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郎船頭昂尾幰幰無奈脫菜時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為之皆不入律也惟無奈脫菜時不可解當持博物洽聞者說也予嘗見古本作挑菜時東坡惠州新年詩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唐酒價

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每斗三百引社酒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為證然白樂天為河南尹自勸絕句云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着錢又古詩

亦有金尊美酒斗十千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實價也

白樂天詩

白樂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雁載來將何迎睡興臨睡舉殘盃此詩殊未覩富貴氣象第二聯偶經宴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同

杜荀鶴事

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卽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予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荀鶴詩集名唐風）今悟樊川是父師

光武廟左衽

錢塘陳益字仲理進士入官淳熙間常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衽有詩云早知爲左衽悔不聽臧宮意亦可取

康與之重九詞

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於神岡西喜因記康與之在高宗時謔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渰浸倒東籬茱萸胖黃菊溼蘉蘉落帽孟嘉尋蒻笠漉巾陶令買蓑衣都道不如歸爲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個一身泥非也

杜詩元日至人日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葢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穀乃一歲之本何略之也

木芙蓉詩

唐人袁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詩詠黃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予嘗語客花多固取輕於人何憎嫌之有因論木芙蓉全似芍藥但患無兩平字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衆以爲善且謂務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矣予以失全句爲疑或云本草芍藥一名餘容因綴一絕云花如人面映秋波拒傲清霜色更和能共餘容爭幾許得人輕處只緣多白樂天和錢學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蘂花攀玩衆所爭折來比顏色一樹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爲輕固知輕字爲勝

辨人生如寄出處

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葢有感於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厥後高僧傳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寮雜志乃引高僧及高齊劉

善明似未記魏樂府予爲太和蕭人傑秀才作如寄齋說引文忠公詩甚詳

報班齊

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疑其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閤門持牙牌刻班齊二字俟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幄黃門復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卽出方轉照壁衛士卽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朱希眞出處

朱敦儒字希眞洛陽人紹聖諫官勃之孫靖康亂離避地自江西走二廣紹興二年詔廣西宣諭明橐訪求山林不仕賢者橐薦希眞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靜退無競安於賤貧嘗三召不起特補迪功郎後賜出身歷官職郎官出爲浙東提刑致仕居嘉禾詩詞獨步一世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爲删定官欲令希眞教秦伯陽作詩遂落致仕除鴻臚寺少卿葢久廢之官也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葢希眞舊嘗有鷓鴣天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疎狂曾批給露支風勑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醉千場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最膾炙人口故以此譏之淳熙間沅州教授湯巖起刋詩海遺珠所書甚

略而云蜀人武横詩也未幾秦丞相㦤希眞亦遭臺評高宗曰此人朕用稾薦以隱逸命官置在館閣豈有始恬退而晚奔競耶其實希眞老愛其子而畏避竄逐不敢不起識者憐之

唐藩鎭官屬入局

杜子美爲劒南叅謀遣悶呈嚴鄭公詩云束縛酬知已蹉跎効小忠又云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韓退之爲武寧節度使推官上張僕射書云使院故事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制藩鎭之屬皆晨入昏歸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之固不以常禮也（後見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所引與此同）

論詩雅頌

楊子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葢尹吉甫能作崧高烝民等詩以美宣王故正考甫睎之而作商頌是則楊子以閟宮之頌爲奚斯所作矣班孟堅王文考爲賦序皆有奚斯頌魯僖之言葢本諸楊子也學者謂閟宮但曰新廟奕奕奚斯作而無作頌之文遂疑楊子爲誤以予觀之奚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嫄后稷下逮僖公魯侯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廟之功亦不爲過只如崧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常自稱美何獨於奚斯而疑之楊子之言必有所據（後見

（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亦以爲相承之誤非也）

顯仁皇后挽詩

湯岐公思退在相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虞妃從梧野啓母祔稽山無一字閑盖顯仁初以賢妃從徽宗北狩其後祔徽宗葬會稽之永祐陵虞妃爲徽宗也啓母爲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予進挽詩取法焉其云生年同藝祖謂創業中興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嘗慶八十也然不逮岐公之工

陸務觀說東坡三詩

陸游務觀云王性之謂蘇子瞻作王莽詩譏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功業平生勦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世上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盖譏介甫争市易事自相叛也車中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文詩眞本所謂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寘我二劉間者其自注云穆文嘗草某荅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待制乃譏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山谷哭宗室公壽詩

與務觀同作劉信叔大尉挽詞予誦魯直哭宗室公壽詩云昔在熙寧日葭莩接貴游題詩奉先寺横笛寶津樓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淸修意深語到可見宗室前肆後拘氣

象務觀云韓子蒼常見魯直眞跡第三聯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以此爲勝而曾吉甫獨取前作

南北聲音

四方聲音不同形於詩歌往往多礙其來久矣如北方以行以形故列子直以大行山爲太形又如居姬與以高俄等音古今文士皆作協韻雖釋文亦然禮記何居注云居音姬列子何姬邪注云音居其他詩文與以呂累之類尤多近世士大夫頗笑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殊不知蘇子由蜀人也文集第一卷嚴碑長韻磨訛高豪何曹荷戈亦相間而用云

記夢

予少時嘗夢至人家其書室爲叢竹所蔽殊不開爽堂下皆古柳鴉噪不止夢中作詩云竹多翻障月木老只啼烏意謂竹本淸虛延貯風月今反窒塞如此種木不棲鸞鳳徒能集烏以聒耳似譏其主人也後數年爲金陵教官初入廨舍則廳下及門外古柳參天鴉鳴竟日廳傍小書室叢竹蔽虧恍如所夢

皇甫湜詩

劉貢父詩話錄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遠詩譏其猗㨆糞壤間又韓集雖有次韻湜陸渾山火之篇而湜詩俱不傳予嘗得湜永州祁陽元

次山唐亭詩碑題云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其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枉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蘇頲）雖富劇粹美君可嗇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賴（後見洪邁容齋隨筆亦載此詩謂風格無可采非也）

老人十拗

朱新中郪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拗謂不記近事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出丁巳歲予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無時作風雨聲而實雨却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拗也嘗錄寄朱元晦朱大以爲然請予足成之遂貼兩句云自矜口口盲宰相今復癡聾作富家

記趙夢得事

廣西有趙夢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爲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荅云幣帛不爲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蓋欲非其

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眞佳句也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

記東坡烏臺詩案

元豐己未東坡坐作詩謗訕追赴御史獄當時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眞案至維揚張全眞參政時爲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爲全眞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潤筆其半猶存全眞家予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即押字于下而用臺印蘇子容丞相元豐戊午歲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寬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擬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今在集中序云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注謂所劾歌詩有非所宜言頗聞鎸詰之語

辯歐陽公用金帶事

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爲曠達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爲未是富貴小說遂云永叔這條金帶幾道着予謂近世邁往凌雲

視官職如糠粃誰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老嫌金帶重望湖海詞云不堪金帶垂腰豈害其爲達耶

李石霜月詩

唐李義山霜月絕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鬭嬋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匹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

陶杜酒詩

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

韓杜自比稷契

子美詩自比稷與契退之詩云事業窺稷契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實欲踐之也

蘇頲九日侍宴應制詩

予編挍文苑英華如詩中數字與同固不足怪至蘇頲九日侍宴應制得時字韻詩頲集與英華略同首句嘉會宜長日而歲時雜詠作并數登高日第二句高游順動時雜詠作延齡命賞時第三句曉光雲半洗雜詠作宸游天上轉第四句晴色雨餘滋雜詠作秋物雨來滋第五句降鶴因韶德雜詠作承仙馭第六句吹花入御詞雜詠作扈詞後一聯云願陪陽數節億萬九秋期雜詠作微臣復何幸長得奉恩私切意雜詠乃傳書錄當時之本其後編集八句皆有改定文苑因從之耳杜甫云

新詩改罷自長吟信乎不厭雕琢也

東坡寒碧軒詩

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杭州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清風肅肅搖牕扉牕裏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并葉言之寒亦在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言末句却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其妙如此

金鎖甲

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段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抛金鎖甲苔卧綠沉鎗之句言甲抛於雨爲金所鎖鎗卧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又讀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乃引陸氏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已上皆紫芝之語予按符堅使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爲綎以緤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者爲鎖子甲言其相銜之密也紫芝工詩而詩話百篇疎失如此何耶綠沉爲精鐵則不待辨矣

筍蕨詩用斤賣事

紫芝云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

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蕨蕨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蓼蕨最清好固應加慘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蕨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予按二詩各因筍蕨而借用作斤賣之句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

綻葩二字

紫芝末篇又云今日校譙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某爲兒時先人以公眞蹟指示某是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改易爾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謂宣城疊嶂樓溪也）窗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最爲奇絕今乃改云爲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脈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墜素改作梅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入詩來又喜雨晴詩云豐穰未可期疲癃何日起乃易疲癃爲瘦飢若當時果用瘦飢二字則此老大段窘也予謂紫芝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也至引櫻桃欲綻紅謂不應改破作綻梅粉不應作葩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雨肥梅不應見杜子美詩正而葩不應見韓退之進學解天葩無根常見日不應見歐陽永叔長篇況古今詩人

亦多有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論縹緲二字

自唐文士詩詞多用縹眇二字本朝蘇文忠公亦數用之其後蜀中大字本改作縹緲岙韻書未見眇字爾或改作渺未知孰是予校正文苑英華姑仍其舊而注此說于下

米元章書無量老人詩句

余家有米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程祁陳從古梅花詩

政和中廬陵大守程祁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年郡人段子冲字謙叔學問過人自號潛叟郡以遺逸八行薦力辭與程唱酬梅花絕句展轉千首識者已歎其博近歲有同年陳從古字希顏衰古今梅花詩八百篇一一次韻其自序云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最盛杜少陵才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自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行而予日積月累酬和千篇云

記舒州司空山李太白詩

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馬玉河

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及不受棐蓮花池連理山茶自塔院乃上山至本淨坐禪岩精巧天成中途斷崖絕壑傍臨萬仞號斗背石宗室善修者言石如劍春中起側足覆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李太白書堂一峯玉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按赤文字落落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符日得此於宗室公霞今胡仔漁隱叢話載蔡條西清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勑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霞服倏招我飯胡麻既誤以斷巖爲斷崖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勑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遼當塗太白集本元無此詩因子中錄寄郡守遂刻于後然皆從蔡條誤本子中爭之不從僅能改勑爲赤而已

辨杜詩閑殷闌韻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閑字不避家諱故畱夜宴詩臨懽卜夜閑七言詩曾閃朱旗北斗閑雖俗傳孫覿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實非也卞圜杜詩本云畱懽上夜關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字關字似閑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閑又不在韻卞氏本妙不可言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降天今杜詩既

云曾閃朱旗則是因朱旗降天斗色亦赤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殷字於顏切紅也故音雖不同而字則一體是時宣祖正諱殷字故改作閑全無義理今既祧廟不諱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

戲舉詩對

乾道七年秋予爲禮部侍郎一時長貳每會食多戲舉詩對或云薔薇刺刺花奴手刺刺皆側聲人謂難對予云鴻雁行行鳥跡書又云半夏禹餘粮借雨爲禹涼爲粮也宜以何對予云長春佛見笑蓋藥名及花名也吏部張津子問侍郎因云此雅對耳更有通俗之句如往年胡邦衡多彝初除吏部郎官或以胡銓彝吏部爲戲莫能對者是時姚憲令則以司農少卿兼權戶侍在坐予謂令則君嘗爲浙憲豈復遠使欲借以趂對云姚憲遠提刑蓋借姚爲遙也坐皆大笑淳熙六年吏部尚書兼侍講程大昌泰之講筵退入部同官問今日講何經泰之云尚書或又曰尚書講尚書亦詩句也屬余對之予曰行者畱行者坐中復大笑

紅綾白苧詩

唐薛能詩云莫欺闕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襴衫抛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予嘗以二事爲一聯云襴衫抛白苧餅餤喫紅綾似是的對葉夢得石

林避暑錄話載紅綾餅餤爲盧延讓詩

一麾出守

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爲起於杜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誤用顏詩耳

記法慧寺門詩

紹興十年六月一日甲辰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秦檜劄子奏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懶有講和割地之義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术戕其叔撻懶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今兀术變和議果矣臣請爲陛下先至江上諭諸路帥同力招討陛下相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定天下不寧厥居爲社稷宗廟決策於今日臣言如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無任懇切之至有旨依奏右張嵲代作嵲元任司勳員外郎五月除起居舍人八月除中書舍人當時朝士大書法慧寺門云商湯爲太甲孔聖作周任蓋誤以伊尹告太甲爲相湯而論語載孔子道周任之言今直以爲孔聖也

辨歐陽公穉奭詩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釋奠詩蓋任留守推官陪錢惟演行禮時也諸處本皆如此寫達云省題詩集只云釋奠却注作國子監試題蓋惟演止是使相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且俎豆兼三代及首善自西京語皆有嫌專指漢事非惟演也嘗從省題子答云省題所印如秋彌之類乃官中試題至於釋奠似太平易況諸本元有早赴府學二字書坊傳會勦之耳其云昔喬公卿日嘗聞弦誦聲豈舉業當用乎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唐卿周士之類何必拘泥且漢時釋奠豈預丞相耶今公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云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亦呼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南戶曹楊子聰序云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彭城惟演所封郡是又呼爲相國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諭節度使王鍔除平章事云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容輕授鍔非清望又無大功深爲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宰相故有緊街大勑之後者茲乃丞相相國宰相三者在使相皆可稱呼之明證達號博洽故著此以示後學

王十李三

紹興二十七年御廷進士四百二十六人溫州王十朋爲之首其鄉人吳巳正級末特奏狀元則福州李三英例賜出身附名正奏之後巳正有詩舉頭不忍看王十四看猶欣見李三

鴣芹詩

蜀人縷鴣爲膾配以芹菜或爲詩云本欲將芹補那知弄巧成

子充一字弘道集中載雜著述二十三卷詩話其一也所載不過卅餘則而議駁古人如唐酒價及斤賣云云必進竹坡詩話一籌但載劉賓客雜體詩五首本集止四首末篇云云本集作紀那曲詞如吾柰脫某時山谷謂不可解子充疑作桃葉時引東坡詩句證之余按賓客集作吾柰脫束時清淮春浪軟令讀者爽然姑存之以俟博洽君子湖南毛晉識

二老堂詩話終

容齋詩話

洪邁著

容齋詩話卷之一

宋　鄱陽洪　邁景盧著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世言白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爲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哉。蓋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刀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臥白雲歌紫芝。彼爲菹醢机上盡。

此作鸞鳳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事而作。其悲之意可見矣。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爲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亦用此也。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讀。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亂寫真珠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白樂天爲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州守造。樹倩府僚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尙爲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僚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當形之篇詠哉。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杜子美詩云。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閒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衫著了好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暫假爲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似火。假著緋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惟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新。老逢教誰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飛。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爲讖。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故使臣爲侍臣云。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閣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興謗言以嘲謗。其後蔡獨相。館職多遷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枯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又譖於蔡。以爲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爲閒藍。

舊傳有詩四句誦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見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

四句曰。寡婦播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荊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爲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爲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陂春水爲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等物何預於宮禁哉。不學者妄意竄易。殊爲害也。彼蓋以太一宮爲禁廷離宮爾。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矣。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於此。高適寄杜公云。愧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嚴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答云。臥向巴山月落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藥裹關心詩總廢。皆如鐘磬在簴。扣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頃在祕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間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咂萍藻。採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窗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甃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掛團璧。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爲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樹萱錄乃王性之所作。而託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喩。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玩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瀟帖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豈特此耶。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捲。天豁江

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腳插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喩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句。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惟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句。故記其在南海。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今人元日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飲酒從小者起。何。晉時人問董勛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辭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況云。不覺老將春共至。更悲攜手幾人全。還舟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紀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戴星先捧祝堯觴。鏡裏堪驚兩鬢霜。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千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其義亦然。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始末皆爲明皇而發。杜子美尤多。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行、悲青阪、公孫舞劍器行。終篇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鎮。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座涕潺湲。御氣雲樓敞。含風彩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固無牽白馬。幾至著青衣。鞍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兵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鬭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七言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天子不在咸陽宮。得不哀痛塵再蒙。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如此之類。不能悉書。此下如張祜賦連昌宮、元日仗、千秋樂、大酺樂、十五夜燈、熱戲樂、上巳樂、邠王小管、李謨笛、退宮人、玉環琵琶、春鶯囀、寧哥來、容兒鉢頭、邠娘羯鼓、耍娘歌、悖拏兒舞、華清宮、長門怨、集靈臺、阿㩆湯、馬嵬歸、香囊子、散花樓、雨霖鈴等三十篇。大抵詠開元、天寶間事。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驛、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

人不敢傳也。

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泛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有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予以其詩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祕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祕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郎王弁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甚類元和事云。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爲畫馬奪眞。圉人太僕所不樂。是不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絕妙。晉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用此也。

錢伸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隴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鑿池通泉。或以爲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泉。求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彥章、孫仲益。既各極其妙。而世與裒叔天任四絕獨擅長。遂初亭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往處時自領。未趣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吾心搖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恐污世間塵。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何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諸公皆自以爲弗及也。吳傅朋遊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江彥章五言數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翬彥沖古風一篇。蓋爲絕唱。其辭云。閩山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癯。神蹤致語暮不斷。老眼只

愁看若無。定知香篆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澹澹一縷浮。力通可掛千鈞石。登予弟兄情不忘。紬之遠寄慰愁堂。謝公遺墨若活。衛后落釵搖人光。翻思長安夜飛蓋。醉眼擊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意與人俱老大。政成落腳明河津。外家風流今絕倫。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爲騑驊痛快。且卒章含譏諷。正中傅朋之癖。予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記憶。懼其從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

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憐者哉。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跂及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卻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時德遠誦至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爲知言。銳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眞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卻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已爲潁州教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爲曾南豐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全用籍意。或謂無已輕坡公。是不然。前此無已官於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已越境見之於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爲馬首銜。今爲禁門鍵。一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其尊敬之盡矣。薄命擬況。蓋不忍師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

李適之在明皇朝爲左相。爲李林甫所擠去位。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賢爲世賢。絕無意義。蓋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秦川雨晴詩云。天永秋雲薄。從西萬

里風，謂秋天遼永，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思淺矣。和李表文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讚仙家之樂。惟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爲眞，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予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眞，先生高步窮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勘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宜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歷畫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昔試進士，非前例也。淸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貞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爲限，并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時復有更改。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明暮也。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庭下，通刺曰衙，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日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爲虢州上佐，有一詩題爲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溪憶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謂是月二日也。

館閣儲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祕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相兼國史。惟祕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爲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堯仁爲館閣校勘，當選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鎭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太宗也）國士比爲仙。玉鑑鉤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貲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在祕閣只爲貼職。至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雖有館職名存則一云。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爲奇澀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看晉書。問之曰：曾看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爲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揭之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頷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爲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容齋詩話卷之二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敘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熒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黛內人妝。賜禊東城下，頒酺曲水傍。樽罍分聖酒，伎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外庭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對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內人黛妝，假仙倡以佐酒，他司無此也。

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事也。唐史失其事，不爲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爲詩，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爲衛正，天寶間所爲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間宮禁事，最爲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云：寥

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元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樂天詩云。江洲二月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水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二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於後。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醺。白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謂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湋髮稀那敢插茱萸。劉商鄰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眞不侔矣。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伺鬼宿渡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據。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考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是率俗遺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寗馨、阿堵。晉宋閒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卻阿堵物。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寗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寗馨爲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篇。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寗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吾腹。那得生寗馨兒。觀此豈得爲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眞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寗可鬭戰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至今與中人語。言尚多用寗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寗馨。蓋得其意。以寗字作平聲讀。

文士爲文。有矜誇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褊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褊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册。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爲參政宰相。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淸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斂。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

碑。略而不書。蓋不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云。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李益、盧綸皆唐大歷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爲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卻將悲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劉禹錫有寄毗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靑雲直上無多地。卻要斜飛取勢回。以其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按唐文宗太和七年。以李德裕爲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爲常州刺史。澣爲鄭州刺史。元夫爲汝州刺史。皆李宗閔客也。他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之爲毗陵。乃爲朝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爲自請。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啼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窗。樂天以爲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題爲病中作。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悽然也。

歐陽公好稱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及楊衡山禪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爲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凡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蕙烝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俗鐵樂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犬羊曾爛漫。宮闕尚蕭條。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象牀玉手。萬草千花。落絮遊絲。隨風照日。靑袍白馬。金谷銅駝。竹寒沙碧。菱刺藤梢。長年三老。捩柁開頭。門巷荊棘底。君臣豺虎邊。養拙干戈。全生麋鹿。舍舟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峽。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霄。伯仲之間。指揮若定。桃蹊李徑。梔子紅椒。庾信羅含。春來秋去。楓林

橘樹、複道重樓之類，不可勝舉。李義山一詩，其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遊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絃，骨肉書題對蕙蘭蹊徑，花鬚柳眼對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疏鐘對休燈滅燭，江魚朔雁對秦樹嵩雲，萬戶千門對風朝露夜，如是者甚多。

田橫既敗，竄居海島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雒陽，將至，謂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即自剄。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爲雄才，韓退之道出其墓下，爲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凜然，至今猶有生氣也。呂布爲曹操所縛，將死之際，乃諂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覺殺之。布之才未必在橫下，而欲忍恥事讎，故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守光以燕敗爲晉王所擒，既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虜奴下才，無足責者。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而鳥山花吾友于，皆挺拔，再接再礪乃，偷僕誠自剄，爲爾惜居諸，誰謂貽厥無基址之類是也。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烟遊賞之地，寺僧欲建醮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春日憶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前輩有議其失曰：既是無敵，又卻似庾、鮑。或者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爲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吾如何說。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何如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惟韻敏中識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謂其詞曰：維天生材，爲梁領棟，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釋耕壟。樵漁之濱，是播是穜。執手威嚴，動此圭珙。公織未貴，遺寶思竦。洗醉春秋，蹈迪周、孔。從策名籍，稍辭深巇。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珮飾有琫。應龍天飛，香靄雲擁。千官在序，威儀總總。吾惟片言，借著泉湧。正冠薦譽，通者卞悚。顏顏殿尾，學氣不動。陳仁東壁，史呼洶洶。昌言一下，怒決千冢。縱解孔械，逃戒毛駹。婦臾當位，左與右樂。公云當令，謁肖非訓，天威震臨，誰不惜踊。逐邀中詞，西柄是壅。出關啓旆，靖嶶倥傯。業業厥戎，將儲日拱。投袂屯赴，如隼乃勇。鄭、唐、蔡、陳，馳捷系踵。佛貍歸旗，民持不恐。戴書賜朝，百揆參總。豈動貲

册，國勢綮宗，督軍藏西，寄責深重，方規許、洛，事援秦、隴，符離罔功，奇書膠奉，鈞樞延使，宰席亢寵，遄陟西州，夾道歡擁。有銜未罄，病辭且懇。什不愁遺，使我心悴。湘湖高墳，草木蔚蓊。維水容裔，維山嶻矣。其銘詩。詞發以完，奈何呼公，萬祺母鑿。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四韻，除蝶蠑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中，雄奇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涘，非瑣瑣沂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會合意深重。病添兒女戀，老喪大夫勇。劍心知未死，詩思猶孤聳。愁去劇箭飛，讙來若泉涌。析言多新貫，攄抱無昔壅。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吟巴山犖嵴，說楚波堆壟。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狂鯨時孤軒，幽獸雜百種。瘴衣常腥膩，蠻器多疏冗。剝苔弔斑林，角飯餌沉冢。忽爾衙遠命，歸歟舞新寵。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恟。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嘉言寫清越，愈病失肬腫。夏陰偶高庇，宵魂接虛擁。雪弦寂寂聽，茗盌纖纖捧。馳輝燭浮螢，幽響洩潛蛬。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尰。我家本瀍、穀，有地介皋、鞏。休跡憶沈冥，峨冠慚闒茸。升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徒言瀾幽泌，誰與薙荒茸。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珙。國讎未銷鑠，我志蕩邛隴。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洶溶。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梏拲。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伊余何所擬，跛鱉詎能踴。塊然墮嶽石，飄爾胃巢氄。龍旆垂天衛，雲韶凝禁甬。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洶洶。其間或有顛句，然衆手立成，理如是也。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遊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遊閣序。又云：中丞命爲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爲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鵝群以贈之，元非黃庭，以爲太白之誤。予謂太白眼高四海，衝口成章，必不規規然旋檢閱晉史，看逸少傳，然後落筆。正使誤以道德爲黃庭，於理正自無害，議之過矣。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出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遊；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可謂奇語。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一函，有黃庭。又徐季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按酉陽雜俎云：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中出一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比凡木，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婆娑十畝，蔚映千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

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皆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歎，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觀邕所言，娑羅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質一書答邕云：此土玉像變及石龜一雙，淮陰百有餘載，前後抗表，尚不能稱賴公威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齎狀拜謝。宜和中，向子諲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將碩叔云：玉像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娑羅之異，世間無別種也。吳興芮燁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娑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娑羅樹，霜露榮悴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爲有北海書。荒碑雨蝕澀苦蘚，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娑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鈿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坡公游鶴林招隱有闍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帷前炫氏闍。小兒闍三字所出。按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出軍捉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爲相守正，爲梁冀所殺。故掾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勢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諦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宏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同獄中。其後宦者上言，亦稱爲李、杜。靈帝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四李、杜云。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沖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公子，乃能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啟，遂有元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沖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語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翾羽所能窺其涯涘哉。於詩亦然。樂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坡則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杜老云：休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坡則云：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鄭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曰：萬事到頭多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正采舊公案，而機杼一新，前無古人，於是爲至。與夫用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之意，以爲長因送人處，憶到別家時，爲一僧所嗤者，有間矣。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微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盛明時。光景嗟虛擲，雲霄竊暗窺。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鋒銳若錐。注云：時與微之結集策略之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纖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爲毫錐。乃知士子待敵編綴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

後唐裴皞尚書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獻宴永日，書一絕云：宦途最是重文衡，天與愚夫作盛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事見蘇耆開譚錄。予以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爲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士十三人。蓋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白樂天有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詩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予考登科記，樂天以正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寶應二年癸卯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謂壽俊，觀白公所賦，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尚主司也。

韓公人物畫記，其敘馬處云：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

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鬉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卻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爲布置鋪寫則同。誦坡公之語，蓋不待見畫也。予雲林繪監中有臨本，略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其詩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與此詩文數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商矣。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爲野夫，田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

他。毛鬢早改變。四十白髮生。況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四十春。嬌癡三歲女。自問今年紀。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爲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郞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爲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爲五品官。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顇臥江城。鬢髮蒼浪牙齒疏。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道遠過三千。靑山畢眼三千里。白髮半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尙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偶年七十猶強健。尙得閒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吾年五十七。榮年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豔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準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準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閒。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何爲。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聞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慚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莫嫌衰病莫嫌貧。舊譜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鬚如雪五朝臣。又入新年第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我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最重樂天。故間亦效之。如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投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嶺宿。吾年四十九。賴此一笑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我年六十一。頹然簿西山。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年適。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飽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容齋詩話卷之三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詩賜羣臣。其頷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爲時輩所稱。子雍、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爲詩者。可無師承乎。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聊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並唐志所引。蓋六用之。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通用東、冬、江、陽、庚、靑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祭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厲。全倣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是也。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爲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

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尙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凡十四五篇。至於李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爲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語。亦好事者所撰耳。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爲守爲令。能以民事介心。必曰知以時禱祈。不待上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視天府爲節。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巡內州縣。各詣名山靈祠。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槩論。乾道九年秋。贛、吉連雨暴漲。予守贛。方多備土囊。壅諸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予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聞吉州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祈晴者本郡以淫潦爲災。而請雨者朝旨也。其不知變如此。但爲威侮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據遐哉。俾諸笑林。謂兩商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以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喫豬頭。雨落喫羊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此意未易爲庸俗道也。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張守陳州。南都。辟子由爲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悽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萍梗飄蓬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張所贈詩。其蓋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令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況於一死一生。參寥如此。忠厚之至。皆可端拜也。

王荊公議高黃奇。果於自用。嘉祐初。爲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材。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敝。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此之所謂。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當時富、曾二公在相位。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又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偷。聖經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詩絕不工。迨其得政。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

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惠卿復作手實之法。民遂大病。其淵源於此詩。蘇子由以爲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隨筆載縣尉爲少公。予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與通叟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之篇。所謂落蓋高天日。闕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爲尉。有四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爲清雅。與今俗呼爲仙尉不侔矣。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坐對親春老孟光。君湖云。納假浮江老阿誰。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作狂老萬回。東軒云。莊冠如有老廬郎。侍立邇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寄孫山亭云。奇窮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贈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寄婦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云。中老比邱。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倆漁云。誰似老文翁。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歲。是皆以爲助語。非眞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就走老嘀。故人餘老龐。老潺宮妝傅刪父。使膜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眞。不知老斐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曉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亂風塵。第三聯意味與前詔不相聯貫。讀者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既無所措。則時時用此輩。亦亡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人未失水。宜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沈。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汲者得銅瓶而作。然首句便說廢井。則下文反覆鋪敘爲難。而曲折宛轉如是。他人畢一生模寫。不能到也。又一篇云。鬭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遊終一閟。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巔。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覘。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於下。杜一詩眞所謂親見之也。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爲商人婦所作。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不以爲嫌耶。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州。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眞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霑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出。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為人所傳。淳熙己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為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傅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飲食。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逍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州琵琶亭下。為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沈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公詩有潯陽地僻無音樂之句。）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匡廬翠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遂。但賈誼自長沙召還後。為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祜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渤一絕句云。塞外風煙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真佳句也。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册。皆汎汎緘題。其間錄為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長源、呂衡州溫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相公書云。垂示送邱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陰天開斷腸。夜浦送歸人。曠闊開遠之外。文句窈窕悽惻。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誦歎詠。大談於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狄梁侍御六韻。清麗妍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吟諷不足。按第五琦乃聚斂之臣。不以文稱。而獨孤獎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為佳句。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亡友葉黯晦叔。督除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十九年。為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干府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沈沈廣廈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耳。一閒十日豈天賜。熱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牀夜語不成寐。往往雞聲忽驚起。是中差落真難名。昔者相過安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謝。外間物色知餘幾。只恐風雨吹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倦開眼。應笑虛儒鑽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為參議官。故卒章及之。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嘗自笑一生癡。那更將擬笑華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吾言亦大笑。為說萬事總如此。（缺兩句）急須了卻公家事。門外不知春有幾。（缺三句）飛雨時聞打窗紙。他年萬一若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帶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是也。故予自編倅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正用此體。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數君。向來與予如舊識。由來於世兩相聞。閑官各喜光陰贍。勝地寧多物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使應變化上青雲。二章云。此地相從嗟歲晚。登臨況是客歸時。卻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花盡醉清江上。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兩年即下世。每

誦味其語。輒為愴然。因刻所作容齋記。嘗識於末。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於此。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者是也。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詳其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為石城乎。

唐肅宗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豔。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恢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鑰不啓。震怒。破鑰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震剛決如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特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荊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作表。予謂振也（即震）。為政官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循吏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為標顯於此。己亥者。乾元二年。璵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升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史本傳以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杜子美有存殁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棊。畢曜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每篇一存一殁。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殁也。黃魯直荊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殁而無己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杜詩折檻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為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錄傳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為相時。其亡久矣。又有祭房相國文言。群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意為明皇帝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為不可曉。

律詩用自字相字共字獨字誰字之類。皆是實字。及彼我所稱。當以爲對。故杜老未嘗不然。今略紀其句於此。經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哀猿聊自晒。小吏最相輕。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此以自字對相字。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哀歌時自短。醉舞爲誰醒。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此以自字對誰字也。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並月爲相見。非時鳥共聞。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此以共字獨字對相字也。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又九年。重之以風痺末疾。而編閱書策。早暮不釋。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子。其定兩句云。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杜老羌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在鄉邦時。招兩使者會集。出所將宣和殿書畫佳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什襲勿浪出。六丁取將飛辟歷。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雨。公和之曰。萬里憐歸爲公出。往事宣和空歷歷。邁請其意。曰。亦出杜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臑鼈炰羔有柘漿是也。其後爲蔗餳。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是也。後又爲石蜜。南中八郡志云。笮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後又爲蔗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甚。然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技盡於此矣。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句言之。惟東坡公過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子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爲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纔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曆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溪之繖山。教民黃氏以造霜之法。繖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後爲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艻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噉。艻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凡蔗最困地力。今年爲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鎌。曰蔗凳。曰蔗碾。曰榨斗。曰榨牀。曰漆甕。各有制度。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爲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腳爲下。紫爲上。深琥珀次之。淺黃

又次之。淺白爲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王灼作糖霜譜七篇。具載其說。予采取之以廣聞見。

東坡歸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敘趙飛燕傳。極道其姊弟一時之盛。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玢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以狀訴其事。玢批紙尾。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末百年。而故宮殿已如此。殆於宗周黍離之詠矣。慈恩寺塔有荊叔所題一絕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爲感人。其詞曰。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木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旨意高遠。不知爲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明皇聞之。至於泣下。杜甫觀曹霸馬圖云。惜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兩宮定後六七年。卻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闥樹宛然。又云。舞榭欹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猶綠。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指似傍人因慟哭。卻出宮門淚相續。凡此諸篇。不可勝紀。飛燕別傳以爲伶元所作。又有元自敘及宜諱跋語。予竊有疑焉。不惟其書太媟。至云。楊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謝不與交。爲河東都尉。捽辱決曹班躅。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絀子于無所敘。皆恐不然。而云成、哀之世。爲淮南相。按是時。淮南國絕久矣。可昭其妄也。因敘次諸詩。聊載於此。

騫鶱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騫。去乾切。注。馬腹縶。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略下平聲二仙中。鶱、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鶱騰之鶱爲斬掀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馬豈能掀舉哉。閔損、字子騫。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淡然矣。其下從鳥。則於掀飛之訓爲得。此字殆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字。如時來或作鵬騫傳。非其人恐飛鶱之類。將不暇毛舉深考耳。推韓公和侯協律詠筍一聯云。得時方張王。挾勢欲騰騫。乃爲得之。此固小學瑣瑣。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信陵名）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殁欲歸葬。百姓遮路歧。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雙垂。無人立碑碣。惟有邑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仲仲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遺集。纔有詩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正元元年鮑防下及第爲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得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詳味此言。其爲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鄉貢進士姚甃以其文示縣令薛繩。繩俾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正元、元和之際。

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但記詩一卷，略無他說，非樂天之詩，殆於與草木俱腐矣。乾道二年，歷陽陸同為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王廉清，為刊板而致之郡庠，但無祈雨文也。

賈禹壯年仕不遇，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諫大夫遷光祿，奏言臣禹年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則禹入朝時蓋年八十矣，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甚再遷至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自臨淮太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為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繫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意解，遷為尚書令。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為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之法網雖於此為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他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攄寫天涯淪落之恨耳。東坡謫黃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王荊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為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夭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為開了，卻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容齋詩話卷之四

蘇子由南窗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往還，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朝日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疏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為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荊南，作聽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用此句也。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翳古松根，相戒勿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我有藩籬，是闕是補，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撐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為牆，實以竹，示式遏。

爲與虎近，其論乎無良賓客。其詩有句云，赫汝冷小過，孔歟侍人肉，虎穴也。甲閒久客擺所觸，乃知尊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三府所作詩，所謂舊人者，迺其土俗耳。不無抵觸之義。詩直蓋爽用之。又寺壽畔兆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爲律，儻有江鄉吾欲東。按韭父服內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詔八事爲律令，而言則爲字當作去。穿鑿。今尊直假以爲平聲，恐亦誤也。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侵漁歟一篇，引歷代歌辭曰，曲名犯角，其語曰，下者朝朝，荇請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跋云，予嘗聞人此歌，皆莫能說犯詞之義。昔在巴陵間六年，聞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偶宿宏安野次，因其人祭神，祀而歌犯客，更起舞而歌木鈕。其詞有云，鷄說商人木鈕，四海五湖皆去。中有數十句，皆序賈人之樂。末云，一言爲報諸人，倒盡百瓶歸去。蓋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未語同。問其所以爲木鈕，蓋鈕曲木狀如鍾，鼓之以爲歌舞之節耳。乃悟犯謠，蓋木鈕也。據此說，則茂倩所序爲不知本原云。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爲犯角曲，殊無意義。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荊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若以福州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爲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綿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爲假對耳。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蠔破山，蓋承而用之。陳正敏遯齋閒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最佳。予初疑詩通應子魚歸途自正泉其說，郡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爲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興應，乃遯齋所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卑陋之甚。農家以事田神，好事者欲實遯齋之說，遂砌刷一扁，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月額以名土偶，他處未嘗有也。

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有出美人部扇坐，春落庭下花之句。予嘗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鉤加。銅螭逐銀猊，壓屋蟠蛟蠻。洞戶鎖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閒弄玉指環，輕冰把紅牙。君王顧之笑，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歡期無涯。其語意深入騷人閫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悽惋然感慨無已也。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闕，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闔閭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爲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他亦鮮用之者。

江陵穆延之，元符間，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儋耳。公留之一月，爲講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

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公受之，而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岣嶁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也。嘗見其親筆。

武后革命，濫授人官。故張鷟爲詩以譏之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脫校書郎。唐新書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按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佐校書。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元傳，武后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元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謠。正爲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使除此四職，非所謂概遷。子元之言失之矣。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蓋缺，乃求而刻之。外春遊一篇云，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峰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閒憑小闌干。白樂天得之，題云，元相公春遊。錢思公嚴其旗踐，極父守越時，嘗刻於蓬萊閣下。今不

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爲刻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誕年別，窮愁客路難。望處驚岳峙，饞猶各星散。酒醉思逾厚，橋歌興未殘。鴉啼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燭調和協，陽春在筆端。應憐掃門役，白首滯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其石刻，後亦失之。

張耒農父詩云，運鉏耕斸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不忝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家詩云，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作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饑。讀之使人惻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虞殯導引鼓吹詞，適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秋不戢燧冥盛。當時進入文字，宣得報者，删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時首尾三日，又人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舞歌，日守院門伺候。適有元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冥出處。沈亦不能知，來扣予。因以莊子語告之，遂走報。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璫，嘗汝鈞使釋其意，此士當客也。故宛轉昔日如此。又面奉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純孝密以爲問，乃爲舉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也。禁苑文書，周愬乃爾。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

文明辟歲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用南朝舊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王戎語阮籍，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不可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爲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指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賚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劉事也。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鈐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灑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遒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隳圮，猶能追憶其語，爲紀於此，其一云，莫道蹁躚能一呼，將軍誰志減何奴，年來萬事灰人意，只有君山眼不枯，其二云，轉食膠膠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屐，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爲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爲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眞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爲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耶。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爲可信也。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渙、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集中所載韋迢、郭受詩，少陵酬答，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惲惜花一絕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顓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中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痏，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謨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二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時得灑掃撰杖屨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擊蒙，出肺肝之藏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韓文公送李礎序云，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又盧尉墓誌云，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任登封尉，盡寫所爲詩投留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於維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詩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悼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謂其古當而不鄙，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況於詩乎，乃知前賢遺稿，湮沒非一，真可惜也。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爲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爲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爲來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匆匆，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而其題曰遣悶，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張建封辟爲推官，有書上張公曰，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杜老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既云，無杯不共持，又云，笑勸迂辛酒，華樽逐勝移，觥飛白玉巵，飲訝卷波遲，歸鞍酩酊騎，酡顏烏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飲長如醉，一篇之中，說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五詩各四韻，亦有坡垂似伏鼇，崩崖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正用杜老題王宰畫山水圖歌，焉得幷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自爲好語也。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南部郡守使者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閎輩，濟其惡，豪奪漁取於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而未即取，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牆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渙、王滸、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勔，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

屢禁止之。然覆出爲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錄於此。晨遊紫閣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爲予開一樽。舉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中尉正承恩。蓋正元、元和間也。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太沖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爲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意皆出太沖。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逮也。

唐文宗太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旣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以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予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蕡旣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郃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師禮。蕡爲宦人所嫉。竟貶柳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欲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蕡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又曰。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冤魂。并將添恨淚。一洒問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蕡及見之否乎。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桂蟾蜍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公鑑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說皆可屛。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和黃秀才。頃予遊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榜曰鑑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時臨賦處也。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擫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唐李義山有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爲己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

相似。杜工部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對舞衣爲對也。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祜、李商隱、溫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然。今述十數聯於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蘗塢。果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霧外山頭立。知蘗澗不多。三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經上能無雨。何頭不是晴。前帆布不織。中得一匹成。其由何者。如風吹荷葉。無夜不搖蓮。絲無經緯。求匹理自難。日棋燒取假。著子故依然。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悶不安橫。無復相關意。黃蘗向春生。苦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月作圍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橫眼底。方覺淚難長。中國庭前樹。教郎見亦心。千尋芙蓉蓮枝。年余長長苦。憐見蜘蛛絲。尋思直到明。雙燈俱暗盡。奈許兩無由。三更昏石闕。憶子夜啼悲。芙蓉腹裏姿。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知是宿蹄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皆是也。爲家又感人詩四首云。十萬金釵出。遙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歧分。破鏡俱朝鑾。須知是苦辛。曉犬驚落宿。誰識獨醒人。旦日思雙履。明時臥早。丹青傳四。難寫是秋懷。開道更新織。多應膺作期。征衣無伴擣。獨處自然悲。夜日休和其二章云。刻石書離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鏤出容刀飾。親逢巧笑難。日中爲客艱。爭奈朋闌干。江上秋聲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若不會凡情。劉采春所唱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蠟燭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鉤。尤爲明白。七言亦間有之。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論辭如一落索數。蓋效此格。語意亦新工。但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爲。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劈開須見薏。楸枰著盡更無棊。破衫卻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卻匙。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載。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榮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傳朋遊芝山。登五老亭。以觀言出遊分韻賦詩。巨原得觀字。其語云。茲山何巍巍。氣欲凌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偷閒暇。躋攀謝車輿。自辦南不借。捫蘿覓幽險。行椒得孤榭。側送夕陽花。俯視高鳥下。登臨記疇昔。歲月幾代謝。卻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浮梗流。事與浮雲化。歸來共一尊。似爲天所赦。明發遂悵然。合離悲咤咤。詩成。觀者皆服。傳朋遊絲詩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嘆美之。顧記其數句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迎延陵。我評先生賢。不能以書稱。功成辭蒼茫。盛德頌日升。勿書陵雲榜。華巔踏高層。句皆超峻。其旨皆有規諷。與前所紀劉滄神右風相類也。後哀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爲夢齋雜稿。倩予爲序。予在章貢。及序成。時寄之。則已臥病。僅能於枕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子與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俊。年與正平齊。聞說鄱陽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詩律在。作處可時攜。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兗州先聖廟，僕皆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屬仲尼家。不題姓名，頗爲士大夫傳誦。予頃在福州，於呂虛己處見鄧武上官校書詩一册，內一篇題爲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竄湖湘，子孫分竄外郡，所居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爲古調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輦泥土堆於牆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云：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髮，但知郿塢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知有照臨。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牆陰。語雖紀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頗有才，最善謔。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倓除權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顏、子正皆帶集英修撰，且進待制矣。會楊元老自給事中徙爲吏部侍郎，蓋以繳論之故。左以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爲工部侍，弓長皆作集英修。如今尋者無楊葉，豚犬超騰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謗人，或投其曰，後竟終於布衣。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惟楓橋夜泊一篇。荊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疏。湖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冉酬之，而序言懿孫子之夜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裁答。蓋拙於事者繁而費，冉之意以六言爲難工，故衍六爲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色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皆清絕可諷，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容齋詩話卷之五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祜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巳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卻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囀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邠王小管、李謨笛、寧哥來、邠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拏兒舞、阿鵲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紘之樂府也。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序云：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子美於斯，興象靡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青苔浮落處，暮柳間開時。帶醉遊人插，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半遲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兩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興旨卑泥，與無詩同。予遂爲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顆如松子色如櫻，未識蹉跎欲半生。歲杪臨州從見樹，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敘曰：此曲盛傳，爲詞者甚眾，文人才子，各衒其能，莫不條似舞腰，葉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爲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搜難抉新，誓脫常態，詠伏勿伐，知音者其舍諸。然其詞不過曰：華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

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秋聲濕塞烟。閒想習池公宴罷。水蒲風絮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尙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記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詞。正堪一笑。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靑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易哉。

皇甫湜、李翺雖爲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爲元結而作。其詞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敍。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竝時往。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此詩乃論唐人文章耳。風格殊無可采也。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邱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眞可酸鼻也。

徐凝以瀑布界破靑山之句。東坡指爲惡詩。故不爲詩人所稱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絕於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簫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游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玩花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校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惟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爲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爲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惟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黃昏。乃爲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語。以全篇考之。蓋秋初所作也。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

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雕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惟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子弟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涼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涼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金石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涼州曲。昨夜蕃軍報國讎。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祜、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之詩也。

北人以烏聲爲喜。鵲聲爲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北齊書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儼使召之。且云勅喚。永洛詐稱墮馬。遂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鴛鷺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喜。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和元微之大觜烏一篇云。老巫生奸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遙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此鳥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按微之所賦云。巫言此烏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孳。專聽烏喜怒。信受若長離。今之烏則然也。世有傳陰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烏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爲乙聲。以十干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不專於．說也。

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東部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官員外郎竇牟得尋字。其詩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鵷鷺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靑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不載。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證韓文甚至。猶取聯珠中竇序而退之。存南陽樓一大篇。顧獨遺此。何也。

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禁兵環素幕。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首存於今。荊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

漆。舊事淒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秋砧發包大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況復逐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從（四筆作松）應合獻。御爐香焰煖。馳道玉樓寒。乳燕翻珠綴。群鳥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擔石湖云。曉發魚門埭。晴看擔石湖。日衝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纖毫指舳艫。渺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逝生前貴。恩追歿後榮。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玉京。後庭攀畫柳。上陌咽清笳。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叔向字遵直。仕至左拾遺。出爲澶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用蘇子由病臥績溪云。滿被羅霧委。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違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答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滄浦之中。江湖之涘。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撫其受字云。修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猜。莫受二毛侵。監河受貸粟。輕燕受風斜。能事不受相促迫。野航恰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櫪恩。其覺字云。已覺糟牀注。身覺省郎在。自覺成老醜。更覺松竹幽。日覺死生忙。最覺潤龍鱗。暮覺都城動。更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輔。覺而行步奔。尚覺王孫貴。今悽覺汝賢。樹烟覺遠屈。詩成覺有已。已覺披衣慣。自覺酒須賒。早覺仲容賢。城池未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弟優。直覺巫山暮。重覺在天邊。行遲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追隨盡。追隨不覺晚。熊羆覺自肥。自覺坐能堅。已覺良宵永。更覺綵衣春。已覺氣與嵩華敵。未覺千金滿高價。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潼關隘。自得隨珠覺夜明。放筋未覺金盤空。東歸貪路自覺難。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覺前賢畏後生。更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充實。對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惟見其新工也。若陸龜蒙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頻復者。蓋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不受人招邀。不受安危促。飽受今日閒。糊扇受焚風。語聞受遠響。坐受世故驅。庭柏不受寒。可復受凝戚。寧受此酸辛。滔滔江受風。坐受世網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細雨。窮村受春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不受榮悴。意間不受榮與辱。獨自人間不受寒。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略受羈。來禽花高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輊。未覺懶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埔陰遲。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風來遲。未覺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蘆蒲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景多。未覺徐娘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饑腸虛。未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潺湲。眼中微覺欠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牆頭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筆所署也。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錢希白所鐫。最爲善本。吾鄉程欽之待制以元符三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淵源也。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爾。曰。外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按庾亮及弟翼俱爲征西將軍。坡所引者翼也。坡又有詩曰。暮年卻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今藏予家。

今之奉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云。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爲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耳。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爲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令禽獸簿。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汙車輪之計。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師古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婉也。按兩帝之語。皆是褒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曉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諸葛覺往徐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鄴侯蓋指李繁。時爲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籤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書雖名爲收書。而未嘗過目。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盞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餳。荊楚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澄與路傍茅舍中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嫗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澄。當婪尾。蓋以藍爲婪。當婪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啉。出於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啉爲貪婪之意。或謂啉爲燷。如鐵入火。貴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意。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杯之句。只爲酒之巡數耳。安有連飲者哉。侯白酒律之語。見於啓顏錄。唐藝文志有啓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

宋孝武嘗令群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梁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宴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色意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

龍已靈。惟餘鏡病二字。景宗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辦此。殆好事者爲之。然正可爲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全用後兩句。亦自的切。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元感起兵被獲。以計得脫。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軌行年河洛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諸賊帥之間。說以舉大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垂晚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平野葭葦合。荒村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既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千載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眞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漢書賈誼鵩賦。澹乎若深淵之靚。顏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楊雄甘泉賦。暗暗靚深。注云。靚即靜字耳。今析靜爲上聲。靚爲去聲。殊爲非理。予名雲竹莊之堂曰賞靜。取杜詩賞靜憐雲竹之句也。守僧居之。新年三易。有道人指曰。靜字左傍乃爭字。以故不定。於是撤去原扁。而改爲靚云。

白樂天爲河南尹日。有答舒員外云。員外遊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時述英倩二妓與舒君同遊也）醉顏一笑天桃綻。清冶秋聲寒玉哀。軒騎逶迤棹容與。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退晚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此勞之曰。山行良佳。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遊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遊。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遊之勝。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己也。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曈曨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楊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蝕神姦又得無。又楊子江中百鍊金。寶匳疑是月華沈。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靑銅鏡。架上雙綃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傅崧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沖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池。蘇子由云。楊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穀不搖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惟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楊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鑒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鍊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人爲鏡。鑑古鑑今不鑑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

亦嘗有一聯。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與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不祥。不可施諸帳額。故必用鏡事云。

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此歐陽公絕妙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作。永嘉士人薛韶喜論詩。嘗立一說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齟齬處。而絕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鑿井交棕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徑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如。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靑錢。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靑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萬首絕句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低縈閣。軍城鼓振橋。鷗鷺湖鳳下。雲隔嶺梅飄。舴艋猿偷上。蜻蜓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溼挂莨衣之類亦然。

予於東圃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於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塹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校書云。淸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爲鄰。顧況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攜琴宿。又云。西峰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遊。陸龜蒙草堂祇待新秋景。又曰。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新。子蘭策杖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處閒。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作詩要有來處。則爲淵源宗派。然字字執泥。又爲拘蹙。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失之固。嘗記一聯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爲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楓。比前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臥病。嚴武江頭赤葉楓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爲可笑。聊書之以示兒輩云。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惟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侯、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世明皇爲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劍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史所敘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噫。其甚矣。附大業離宮徧天下。在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爲晉陽宮監。以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晚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遂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猶悵望。舉頭見

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詩。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嘗於幕次賜和篤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遊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內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用兩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贊。明日以相告云。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敘宗姻之貴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孫。蹶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誇服飾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鬒髮如雲。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綺艷。若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翠微㔩葉垂鬢脣。珠壓腰衱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同時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熒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談及女之容貌。而其華豔韶好。體態溫柔。風流醞藉。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工。斯之謂也。慶餘、名可久。以字行。登寶曆進士第。而官不達。著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張籍酬其篇云。越女妝成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慶餘。殊為不及。

容齋詩話卷之六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廣枕以為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為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豔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絕。其目曰大言、樂語、嚵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既濟真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戍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嚵語云。拈槌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麴便酩酊。覆車墜馬皆不醒。倒著接䍦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氣平常。無可咀嚼。予疑非公詩也。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寓於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肯與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御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爽而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曰白跖。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孤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掛惡木枝。

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讀此一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狡詩。名爲記異。語意不爲他鄙。厥有旨哉。

東方朔占書。歲初八日。一爲雞。二爲犬。三爲豕。四爲羊。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形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篇。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豔。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盩厔詩云。數月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春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本非不重此花也。

唐明皇兄弟五王。兄申王撝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邠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鬭風。李商隱詩云。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皆失之也。

蘇黃門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略紀其數語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如此之類非一。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蒼然澗底色。雲濕煙霏霏。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予治圃於鄉里。乾道己丑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手移稚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石上。擁土以爲固。不能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勢。偶閱白公集。故而書之。

韓退之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難似。每騎屋山下窺瞰。渾舍驚怕走折趾。立召賊曹呼伍伯。盡取鼠輩尸諸市。夫姦盜固不義。然必有謂而發。非貪慕貨財。則挑誘子女。如玉川之貧。至於鄰僧乞米。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爲色而動。窺見室家之好。是以一赤腳老婢陪命也。惡少可謂枉著一死。予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金集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則其風味不淺。韓詩嘗亦含譏諷乎。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爲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帷卷閒窺戶。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棲。樂苑以爲羽調曲。元怪錄載籧篨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疏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爲黃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章穀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爲劉長卿。而題爲別宕子怨。誤矣。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爲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坊。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縣。蓋以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

王荊公絕句云。京口瓜州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者十許字。始定爲綠。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伸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刊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浪淘盡爲浪聲沈。周郎赤壁爲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爲崩雲。驚濤拍岸爲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爲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爲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値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後在儋耳作觀棊詩。記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云。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語句之妙。一至於此。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則謂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鉏等語，乃是顯然富貴爲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相似也。予向爲陳端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白樂天燕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既歿，彭城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自公旨識之，或作游作三絕句。首章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風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冢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蓋者傷惋。劉夢得泰娘歌云：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尚書爲吳郡得之，誨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攜歸京師，尚書薨，出居民間，爲蘄州刺史張遜所得。遜謫官武陵而卒，泰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劉公爲歌其事云：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雁哀絃風雨夕。朱絃已絕爲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二，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鎭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爲疏。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懽娛。颯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婥婥爲當壚。則是今在者，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予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獨見紀於英辭鴻筆，故名傳到今。況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可勝歎哉。然盼盼節義，非泰娘、好好所及。

予家藏吳季結臨冊，有顏魯公告，徐師川題詩曰：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指麾范陽閭，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徵，天下非正觀。門前數十年，一身逆百難。少時爲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髮直衰，慨然功名晚。嗟哉忠義節，雖去不可衰。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縉紳由，前敵帝尤早。小夫計獲得，所見蓋塗炭。長歎詠昔節，千載勇夫懦。敬書予懷紳，庶幾古人事。師川此詩點江西，然此篇不爲工。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德遊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掛帆一縱疾於鳥，長風夜發吳興皎。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皦皦。未說都人懷使君，且爲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世誠艱辛。生逢亂離死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肴氛何足罪，姦邪嫉忠假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斬人。此公安得世復有，說空凡馬須麒麟。童之詩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爲可惜也。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堅志中，殊爲不類。比於嶠州僧智愷處見其詩藁一紙，字倣效王荊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荊州。其東林馬驍將致，寒燭燒殘話未休。竹軒云：老竹排檐罷手栽，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髮集牀眠，冷雨斜風頻入夢。冬湖峰木畢稿廬落，眼青青御笑梁花

時吹笛排林上。吳川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曹霸賓季仲，沙苑丞相猶諸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遙相望。兩馬駢立眞騏驥，一馬脫去仍騰驤。落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三馬誰半章。領知畫肉亦畫骨，妙處不減黃無疑。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暝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窗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刹，喜其且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峰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者謂山若欲去，豈容人掩。作蓋吳人癡獃習氣也，其說可謂不知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新天子臨御，未敢遽有請，故玉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鄉袞趙子直不忍使絕粟祿，俾之因任，方用舊食太倉爲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逮二兄，以爲耿耿。予謂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謂之曰：奉詔登左掖，束髮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國朝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濟大用者，如王黃州偁、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子儀筠、朱世文昂、范蜀公鎭、鄭毅夫獬、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元甫敞、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覿諸公，皆不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流落，或無田以食，或無宅以居，況若我忠宣公者，何忍言之，則予之忝竊，亦已多矣。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去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其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乃謂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則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宰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然數世之後，益爲寢微，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纓係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爲太息。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復監洛南稻山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明年春，監懽六內，閤官容佐取以爲皇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後，騎瘦馬與老兵遊園內，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小憩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穠樹尋履跡，空餘土花斑。次日佐入園，見地上馬糞，知爲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有旨勒停，家素貧，傳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翟。德符致於靖康，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蓋略書之，願惜此段事，擬載於傳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馬永卿懶眞錄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紀於此。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爲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閑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爲知己。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者，朱希眞見

而晉諸帥令人遂以爲希夷所作。又有樗蒲扇詞云：宮紗蜂赶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草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親書其詞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藏於于湖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卻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瑤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正傲羲皇。淵明五六月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紹興十三年，敕令所進書删定官五員，皆自選人改秩。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升秘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曰：一日而四同舍，面姓皆從水傍，煩有一句，願諸君爲對之。以政三館異日佳話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賞歎，竟無有能對者。予因記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爲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皆從糸，始悟弟兄之說。欲用絳、繹、綰、維、繪綸綍爲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果同否也。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置館閣。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眞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晝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清池不受暑，幽奇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是身惟可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重齊金瞻，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勝。邂逅一樽酒，他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蟾蜓艇。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爲擅場。朱新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采用於宣州謝表。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詩云：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淒然。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鄰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悵抱也。

唐劉仁軌任給事中，爲宰相李林甫所忌，出爲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沒免官。其後有濟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仁軌白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果簡平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云：劉仁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爲富也。然則唐史以此爲仁軌之語，而不言其詩，爲未審耳。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概見矣。因讀其集，輒敘而列之。其爲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爲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囷。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爲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爲賓客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靜，貧賴俸優饒。官優有祿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祿逐身來。爲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閑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爲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爲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粟滿囷。詩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從叙曰：縣官凡五六，祿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僶俛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祿中。其他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閑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尚書。劉夢得罷賓客除祕監，祿俸略同曰：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歌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日飲貪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蘇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按陳結之無所稽見，余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惟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樊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詩曰：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之句，又答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然其鍾情處，蓋不能忘。如云：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賣卻，羅袖柳枝尋放還。觴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後妓房空。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惰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我疏，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止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國家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貪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考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比羔羊。飯以玉粒秔。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五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糲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勸後謙東坡爲作詩集序者。

歐公棃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近歲丁朝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予因其說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本於詩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貌。委、於危反。蛇、音移。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載齊威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佗。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逶迤。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說文。逶迤、衺去貌。四曰倭遲。詩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注。歷遠之貌。五曰倭夷。韓詩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既克躋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委移。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蛇。注。雲旗委移長也。八曰逶移。劉向九歎。遵江山之逶移。九曰逶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逶蛇之節。十曰蜲蛇。張衡西京賦。女蛾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李善注。蜲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邐迤。漢逢盛碑。當遂邐迤。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遲。劉夢得詩。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廟碑。蜿蜿蛇蛇。亦然也。則歐公正用韓詩。翩佐不暇討釋之謝。

風月堂詩話

朱弁 撰

風月堂詩話序

予在東里於所居之東小園之西葺堂三楹壁間多皇朝以來諸名卿畫像而文籍中多與左司馬班韓歐蘇數公相對以其地無松竹且去山水甚遠而三徑閒寂庭宇虛敞凡過我門而滿吾座者唯風與月耳故斯堂也以風月得名又予心空洞無城府見人雖昧平生必出肺腑相示以此語言多爾忌諱而招悔吝每客至必戒之曰是間止可談風月捨此不談而泛及時事請釂吾太白厥後山淵反覆兵火肆虐堂於茲時均被耕垣之酷風月雖存賓客安在予復以使事羈絏濛河閱歷星紀追思曩游風月之談十僅省四五乃纂次爲二卷號風月堂詩話歸詒子孫異時幅巾林下摩挲泉石時取觀之則曲洧風月猶在吾目中也庚申閏月戊子覯如居士朱弁叙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卷之上

宋 朱弁少章 撰

明 陳繼儒仲醇 沈道明于暌 仝校

魏曹植詩出於國風晉阮籍詩出於小雅其餘遞相祖襲雖各有師承而去風雅猶未遠也自魏晉至宋雅與清麗尤盛於江左齊梁已下不足道矣唐初尚衿徐庾風氣建陳子昂始變若老杜則傑然欲方駕屈宋而能允蹈之者其餘以詩名家尚多有江左體制至五季則掃地無可言者唐人尚不能及況晉宋乎晉宋尚不能及況風雅乎

詩人勝語咸得於自然非資博古若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清晨登隴首明月照積雪之類皆一時所見發于言辭不必出於經史故鍾嶸評之云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顏謝推輪雖表學問而太始化之寖以成俗當時所以有書鈔之譏者蓋爲是也大抵句無虛辭必假故實語無空字必究所從拘攣補綴而露斧鑿痕迹者不可與論自然之妙也詩之重用韻音同義異者古人用之無嫌如民勞詩一章用二休字韻是也後人狃於科舉之習遂不敢用唐韓退之答張徹詩用二庭字石鼓詩用二科字老杜夔府書懷詩用二旋字即其例也

詩人體物之語多矣而未有指一物爲題而作詩者晉宋以來始命操觚而賦詠興焉皆倣詩人體物之語不務以故實相夸也梁庾肩吾應教詠胡牀云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敧形已正文斜體自平是也至唐杜甫詠蒹葭云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則亦未始求故實也如其他詠薤云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筯頭黃粱云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則於體物外又有影寫之功矣予與晁叔用論此叔用曰陳無已常舉老杜詠子規云渺渺春風見蕭蕭夜色棲客懷那見此故作傍人低如此等語蓋不從古人筆墨畦徑中來其所鎔裁殆別有造化也又豈用故實爲哉

詩之句法自三言至七言三百篇中皆有之矣三言如麟之趾夜未央從夏南思無邪之類是也五言如誰謂鼠無牙胡爲株林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之類是也七言如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學有緝熙于光明之類是也而世之論五言則指蘇李論七言則指柏梁爲始是不求其源也然世多作七言五言而三言四言類施於銘頌之中雖間有用七言者獨於韓吏部蘇端明集見之前輩云按柏梁之體句句用韻其數以奇韓蘇亦皆如此然歐公作孫明復墓誌乃與此說不同又未知如何也豈

陜公特変前人法度欲自我作古予嘗見詩論之耳

道林嶽麓寺老杜詩云宋公放逐曾題此物色分留沈老夫監察御史唐扶詩云兩祠物色採拾画壁間杜甫與少恩宋考功以詩在天台時與沈詹事齊名唐扶詩亦有聞于世今觀甫所自述及扶詩之語則是宋之問猶有未道盡處扶雖冥搜不能出其右

韓昌黎謁衡岳廟詩云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淨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東坡作退之廟記云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即取此詩也其議論雄偉讀者皆竦然謂坡取此似傷於太易予曰三百篇詩中有婦人女子自言志者仲尼不刪去以垂訓後世乃獨疑坡之于退之乎況坡所閱文字過眼無遺者他人縱時有所採不過書以爲詩材耳必有未作大碑版而能取之以爲議論者此便是坡不可及處君又何病哉

長安太一湫林木陰森水色湛然魚游水面不怖人人莫敢取者林間葉落鳥輒銜去遠棄之終年無一葉能墮波上者韓退之詩云魚蝦可

俯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爭銜弄環飛投棄急哺驚益實載其事自唐以來已如此今人所傳非過論也聲音寇島子生甫者

韓退之云餘事作詩人未可以爲篤論也東坡以詞曲爲詩之苗裔其言良是然今之長短句比之古樂府歌詞雖云同出于詩而祖風已掃地矣晁無咎晚年因評小晏并黃魯直秦少游詞曲嘗曰吾欲託興於此時作一首以自遣耳使流行亦復何害譬如雞子中元無骨頭也

歐公評聖俞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以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詞非一體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又爲人樂易未嘗忤於物至於窮愁感憤有所譏罵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

歐公居潁上申公呂晦叔作太守聚星堂燕集賦詩分韻公得松字申公得雪字劉原父得風字魏廣得春字焦千之得石字王回得酒字徐無逸得寒字又賦室中物公得鸚鵡螺盃申公得癭壺劉原父得張越琴魏廣得澄心堂紙焦千之得金星研王回得方竹杖徐無逸得月硯屏風又賦席間果公得橄欖申公得紅蕉子劉原父得溫柑魏廣得鳳棲焦千之得金橘王回得荔枝徐無逸得楊梅又賦壁間畫像公得杜甫申公得李文饒劉原父得韓退之魏廣得謝安石焦千之得諸葛孔明王回得李白徐無逸得魏鄭公詩編成一集流行于世當時四方能文之士及館閣諸公皆以不與此會爲恨

聚星堂詠雪約云玉月梨花練絮白舞鵝鶴等事皆請勿用杜祁公覽之嗟賞作詩贈歐公云嘗聞作者善評議詠雪言白匪精思及窺古人今人詩未能一一去其類不將柳絮比輕楊即把梅花作形似或夸瓊樹鬬玲瓏或取瑤臺造嘉致散鹽舞鶴寔有徒吮墨含毫不能既深悼無人可踐言一旦見君何卓異又云萬狀驅從物外來終篇不涉題中意宜乎衆目詩之豪便合登壇推作帥回頭且報郢中人從此陽春不爲貴祁公者德碩望歐公爲文章宗師祁公禮所宜厚然前輩此風類多有之所可歎息者後來無繼耳

蘇子美竹軒之集皆當時名士王勝之賦詩人皆屬和子美詩其略云君與我同好數過我不嫌對之酌綠酒又爲鳴絲桐作詩寫此意韻如霜雪清篇與翠篠歲久日益穠惜哉嵇阮放當世已不容吾儕有雅尚千載挹高蹤後月餘一網打盡之語既喧物論而梅聖俞爲賦覆鼎

傷衆賓之詩乃悟子美當世已不容之句遂成詩讖亦可怪也

晁美叔秋監以集句示劉貢父貢父曰君高明之識輔以家世文學乃作此等生活殊非我素所期也吾嘗謂集古人句譬如蓬蓽之士適有重客既無自己庖厨而器皿肴蔌悉假貸於人收拾飽飣盡心盡力意欲强學豪奢而寒酸之氣終是不去若有不速排闥而入則倉皇敗績矣非如貴公子供帳不移水陸之珍咄嗟而辦也美叔深味其言歸告其子曰吾初爲戲不知貢父愛我一至於此也東坡云詩文豈在多一頌了伯倫是伯倫他文字不見於世矣予嘗閲唐史藝文志劉伶有文集三卷則伯倫非無他文章也但酒德頌幸而傳耳坡之論豈偶然得於落筆之時乎抑別有所聞乎

唐張司業籍得裴晉公馬謝詩云乍離華廐蹄猶澁初到貧家眼尚驚王介甫曰觀詩意乃是一匹不善行眼生駑馬耳我若作晉公見此詩當須大慚也或曰籍爲晉公所厚以詩謝馬必不敢爾況詩人用意不以此爲工自是介甫所以期精者淺也

白樂天自中書舍人出知蘇州劉夢得外集有戲酬白舍人曾長寄詩言游宴之盛一篇破題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左司謂韋應物也

晁伯宇少與其弟冲之叔用俱從陳無已學無已建中靖國間到京師見叔用詩曰子詩造此地必須得一悟門叔用初不言無已再三詰之叔用云別無所得頃因看韓退之雜文自有入處無已首允之曰東坡言杜甫似司馬遷世人多不解子可與論此矣

沈造嘗言湖陰有遺鞭驛蓋識晉明帝微行視王敦營事也溫飛卿所賦湖陰辭刻石在驛中前後過客作詩甚多惟一篇最佳而不著姓名其詩云鷁船犀甲下荊州蜂目將軍擁碧油虎帳覺來驚日墮龍媒嘶去劇星流姦萌問鼎身何在計中遺鞭事可羞幽艸野花埋石徑無人爲作晉陽秋造爲新鄭令以差車運糧事不均力爭罷去已而朝廷知其愛民不屈俾還本任有識者稱其慈惠出於至誠以比古循吏造字會道蔡之西平人霍榜擢第官止於奉議郎真可惜也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理闇楫歌讙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險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遠游令人瘦衰疾慚加餐此水會渡詩也

東坡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歴輒作一詩數

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可擬者獨唐明皇遣吳道子乘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疋素寫之半日而畢明皇後幸蜀皆默識其處惟此可比耳

老杜劍閣詩云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宋子京知成都過之誦此詩謂人曰此四句蓋劍閣實錄也

閑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春風吹淚古藤州此黃魯直詩也魯直作此詩時無已作正字尚無恙建中靖國間樓异試可知襄邑縣夢無已來相別且云東坡少游在杏園相待久矣明日無已之訃至乃大驚異作書與參寥言其事杏園見道家書乃海上神仙所居之地也仙龕虚室以待白樂天之說豈不信然耶

東坡知貢舉李豸方叔久爲東坡所知其年到省諸路舉子人人欲識其面考試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坡亦自言有司以第一拔方叔耳既折號十名前不見方叔衆已失色逮寫盡榜無不駭歎方叔歸陽翟黄魯直以詩叙其事送之東坡和焉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真迷日五色之句其用事精切雖老杜白樂天集中未嘗見也

參寥自餘杭謁坡於彭城一日燕郡寮謂客曰

參寥不與此集然不可不惱也遣官妓馬盼盼持紙筆就求詩焉參寥詩立成有禪心已似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之句坡大喜曰吾嘗見柳絮落泥中私謂可以入詩偶未曾收拾遂為此人所先可惜也

坡在餘杭日因會客以彩牋作墨竹贈官妓且令索詩於參寥參寥援筆立就其詩曰小鳳團牋已自奇謫仙重掃歲寒枝梢頭餘墨猶含潤恰似杭風洗雨時

辯才大師梵學精深戒行圓潔為二浙歸重嘗晴無一語文章一日忽和參寥寄秦少游詩其末句云臺閣山林本無異想應文墨未離禪東坡見之題其後云辯才生來未嘗作詩今年八十一歲矣其落筆如風吹水自成文理我輩與參寥如巧人織繡耳

陳無已與晁以道俱學文於曾子固子固曰二人所得不同當各自成一家然晁文必以著書名於世無已晚得詩法於魯直他日二人相與論文以道曰吾曹不可負曾南豐又論詩無已曰吾此一瓣香須為山谷道人燒也

政和以後花石綱浸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沉網取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名載之少作閔書盧賦曾直以示東坡曰此晁家十郎所作年未二十也東坡答云此賦甚奇麗信是家多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為奇怪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意微諭之而勿傷其邁往之氣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可謂善成人物者也

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後人莫能及唯黃魯直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後矣或謂東坡過海雖為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公處公為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棐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其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趙明誠妻李格非女也善屬文於詩尤工晁無咎多對士大夫稱之如詩情如夜鵲三遶未能安少陵也自可憐人更待來年試春草之句頗膾炙人口格非山東人元祐間作館職

參寥在詩僧中獨無蔬筍氣又善議論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俚之言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邪座客無不以為然

草木之葉大者莫大于芭蕉晁文元詠芭蕉詩云葉外更無葉非獨善狀芭蕉而對之曰心中別有心其體物亦無遺矣

聖俞少時專學韋蘇州世人咀嚼不入唯歐公獨愛玩之然歐公之論不及者蓋有深旨後有知聖俞者當自知之耳

風月堂詩話卷之上終

陳眉公訂正風月堂詩話卷之下

宋 朱 弁少章 撰

明 陳繼儒仲醇 仝校

沈啟先牖生

東坡南遷參寥居西湖智果院交游無復曩時之盛者嘗作湖上十絕句其間一首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蘂浮花懶問名又一首曰城根野水綠透迤颭颭輕帆掠岸過日暮蕙蘭無處採渚花汀艸占春多此詩既出遂有反初之禍建中靖國間曾子開為明其非辜乃始還其故服

范德孺崇寧之貶與山谷唱和甚多德孺有一聯云慣處賤貧知世態飽諳遷謫見家風議者謂此語可以識范氏之名節矣當國者能無愧乎

王介甫在館閣時僦居春明坊與宋次道宅相鄰次道父祖以來藏書最多介甫借唐人詩集日閱之過眼有會于心者必手錄之歲久殆遍或取其本鏤行于世謂之百家詩選既非介甫本意而作序者曰公獨不選杜李與韓退之其意甚深則又厚誣介甫而欺世人也不知李杜韓退之外如元白夢得劉長卿李義山輩尚有二十餘家以予觀之介甫固不可厚誣而世人豈可盡欺哉蓋自欺耳

杜牧之風味極不淺但詩律少嚴其屬辭比事殊不精緻然時有自得處為可喜也

元豐之末盜賊蠭起聞司馬溫公入相衆皆蠭散

令作對隨家雞晁以道云指呼市人如使兒東坡最得此三昧其和人詩用韻妥帖圓成無一字不平穩蓋天才能驅駕如孫吳用兵雖市井烏合亦皆為我臂指左右前却在我顧盼間莫不聽順也前後集似此類者甚多往往有唱答不能逮者

崇寧間凡元祐子弟仕宦者並不得至都城晁以道自洛中罷官回遣妻兒歸省廬獨留中牟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姻舊其落句云一時雞犬皆霄漢只有劉安不得仙此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政和戊戌三月雪昭德諸晁皆賦詩以晉書五行志者為大異頗艱於落筆獨晁冲之叔用用王維雪圖事云從此斷疑摩詰畫雪中自合有芭蕉人稱其工陳文惠以使相守鄭日嘗有後圃十絕句其間一聯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議者謂風枝鳥夢搖之語極工惜所對不相稱耳吾鄉人汪愷伯強步雨網蛛絲斷為露葉螢光濕工詩者往往多之伯強畢榜及第力學不倦仕宦所至皆有聲

韓師朴元符末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偏滿臺閣然不能勝一曾布而張天覺於政和罷去自西都留守徙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悲題長句於寺中其略云大士悲智度有情亦要時節因緣并也應笑我勞經營雖多手眼難支撐讀者莫不憐之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老也築室嵩山下每登高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拍館之年題云予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而心猶未足也王輔道學士與其孫宣義郎字元靜名忘其游嵩至中院作一絕句示宣義君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僧窗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游伯壽既結庵玉華峰下號玉華菴主有妾名萱艸芳艸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艸以簫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醉而歸嵩前人以為地仙云

張天覺庚寅年六月拜相唐庚子西賦內前行所紀皆當時實事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旋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朝化作甘雨來官家新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

來也不惡我聞二公作相年人間斗米三四錢蔡嶷見其詩惡之逐中以事貶嶺外大覺相繼亦出于西又賦盖昌道中三月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仰今已自大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此詩亦爲新進所忌

元祐間哲宗皇帝幸太學宰相呂微仲有詩門韻其第三聯云再拜新儀瞻魯聖一篇古訓監周王謂是日詔先聖初行再拜之禮及祭酒豐稷講無逸也然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云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誠肅退禮如親弟子則唐以來行之矣豈本朝偶未舉此禮也邪不然安得謂之新儀哉或云本朝雖曾行而止於再拜遂著之禮典乃從當時曲臺之請也

李義山題馬嵬一聯云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溫庭筠題蘇武廟云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蓋是丁年嘗見前輩論詩云用事屬對如此者罕有

李義山文帝廟詩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用事如此可謂有功矣本朝趙周翰亦有詩云露臺枉惜千金費却把銅山賜幸臣可與義山並驅爭先矣

唐秦系和韋蘇州詩具銜云東海釣客試秘書省校書郎本朝陳恬叔易隱居潁川陽翟澗上號澗上丈人大觀間宋喬年飄監司薦于朝起爲館閣書疏間猶不去丈人之號晁以道作詩譏之曰東海一生垂釣客石渠萬卷校書郎丈人風味今如此鶴到揚州與更長其後以道謁叔易於京師有婢應門嚴妝麗服熟視之乃故時澗上赤脚也以道又作一絕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可憐岩壑空惆悵六六峰前少一家王平甫閱韓退之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詩序云退之善與處士作牙

館職劉彥祖寄友人詩一聯云別後頻芳草愁邊更落花予舉似晁以道云此語酷似劉夢得然可喜也唐張繼宿平望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永叔云句誠佳其奈夜半非撞鐘時予覽南史載齊宗室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前代自有半夜鐘豈永叔偶忘之也江浙間至今有之

黃門評參寥詩云酷似唐儲光羲參寥曰某平生未嘗聞光羲名況其詩乎或曰公肯合孫吳有何不可

劉夢得嘉話云九日作詩欲用餻字覩若無故實乎覩隋五行志載謠言曰八月刈禾傷旱九月食餻正好則不爲無故實矣豈夢得偶未見之耳

曹緯字彥達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之再世孫也氣直不苟合善屬文爲曾子開所知張芸叟嘗與其父侍讀使北睽後見芸叟於長安芸叟贈詩云故人有子早遺孤三十陞朝短丈夫但取聲名似祖德不曾辛苦詣當塗其爲名流所器重如此

太學生雖以治經答義爲能其間甚有可與言詩者一日同舍生誦介甫明妃曲至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詠其語稱工有木抱一者艴然不悅曰詩可以興可以怨雖以諷刺爲主然不失其正者乃可貴也若如此詩用意則李陵偷生異域不爲犯名教漢武誅其家爲濫刑矣當介甫賦詩時溫國文正公見而惡之爲別賦二篇其詞嚴其義正蓋矯其失也諸君曷不取而讀之乎衆雖心服其論而莫敢有和之者

崇寧中羅疎叔恭嘗爲予言頃赴太學秋試時自廣陵取道隋隄見官驛中木槿花過客題詩甚多其間一絕句云朝炊不及黔暮車不生角故應庭下花無人見開落人亦有題字於其側而賞嘆之者但恨不見賦詩者姓名耳疎與兄靖仲謀俱登科亦有能詩聲

杜牧之九日齊山登高詩落句云牛山何必淚

沾衣盡用齊景公游於牛山臨其國流涕事泛言古今共盡登臨之際不必感嘆耳非九日故實也後人因此乃於詩或詞遂以牛山作九日事用之亦猶牧之用顏延年一麾出守爲旌麾之麾皆失於不精審之故也

王立之夏均父俱以宗女夫入仕立之讀書喜賓客黃魯直諸晁皆與之善著歸叟詩話行於世均父名倪饒財亦好學立之晚年中風以左手作字均父寄詩云猶喜平生擘窠手尚能半幅寫行書晁以道見其詩遂與之往還立之名直方爲人正稱其名然罕有知者

米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廣甚疑其唱和詩亦多坡還嶺北聞行中到廣士大夫頗以廉潔少之至毗陵夢中得詩一首寄行中云舜不作六器誰能貢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其末章云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紙尾又題云夢中得此詩自不曉其意今寫以奉寄夢中分明用此色紙也或言東坡絕筆於此詩其愛行中也甚矣不欲正言其事聊假夢以諷之耳其後行中果以此死坡眞知言哉

李義山擬老杜詩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直是老杜語也其他句蒼梧應露下白閣自雲深天意憐幽艸人間重晚情之類置杜集中亦無愧矣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筆力有餘也義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後人挹其餘波號西崑體句律太嚴無自然態度黃魯直深悟此理乃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今之詩人少有及者此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

鄭谷都官在唐號就句者皆有詩云衰遲自喜添詩學時取前題改數聯是也然氣格不高初以鷓鴣詩得名人謂之鄭鷓鴣近世士人有贈一貫官詩云賦命處士衛鸚鵡詩遺都官識鷓鴣世亦多誦之而莫有能道其姓名者

東坡言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詳味此句則董秦當時無功而享厚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驍勇屢立戰功雖麁暴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耶後卒汚朱泚僞命而誅考其終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

東坡中秋詩云暮雲收盡溢淸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紹聖元年自錄此詩仍題其後云予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時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後遇此夜宿於贛上方南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日之悲但懸知爲它日之喜也

晁察院季一名貫之清修善吐論客言東坡嘗自詠海棠詩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之句謂人曰此兩句乃吾向造化窟中奪將來也客曰坡此語蓋戲客耳世豈有然造化之句季一曰韓退之云妙語斡元造如老杜落絮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靑春深雖當隆冬沍寒時誦之便覺融怡之氣生于衣裾而韶光美景宛然在目動盪人思豈不是斡元造而奪造化乎

賈伋爲予言文潞公出鎭長安日吾祖文元公知許昌游公曲水園留詩云夭桃穠李艶芳辰丞相園林濯水濱虎節麟符抛不得却將佳景付游人公得詩甚喜乃作書并封圖券與文元曰可便作園中主人也伋字仲思文元五世孫也

鄭廣文唐諸儒多稱其善著書而不及其詩杜甫八哀詩云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宮鶴悞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則與史官所載亦略相似是能畫之外所能亦不少然甫於虔詩則其相推服之語不及許十四高三十五元道州輩遠甚豈其詩之工比其畫不爲悅也耶不然甫於虔情分如彼論其詩不應如此略也

僧惠崇善畫人多寶其畫而不知其能詩宋子京以書託梵才大師編集其詩則當有可傳者而人或未之見恐雖編集而未大行於世耳

晁季一檢詩嘗爲予言歸田錄所記聖俞賦河豚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則是食河豚時正在二月而吾妻家毗陵人爭新相鬪遺會賓客惟恐後時價雖高無吝色多在臘月過上元則不復貴重所食時節與歐公稱賞聖俞絕不相同豈聖俞賦詩之地與毗陵異邪風氣所產隨地有早晚亦未可一槩論也故爲記之

有論詩者曰老杜以稷契自許而有志於斯人者故於茅屋爲秋風所拔歌其詞云安得廣廈數千閒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又云嗚呼眼前何如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意在是也予曰孟子論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言得志事雖不兩立而窮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能不忘澤民乃仁人君子之用心白樂天新製布裘詩云安得萬里裘溫暖被四垠亦其例也然韓退之作謝鄭群簟詩則曰側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長炎曦其意與子美樂天絕不相似然退之豈是無意於斯人者但於拔毫之際偶輸二老一着耳客大笑曰退之文章不喜蹈襲前人其用意豈出於此邪抑爲人求強於吟詠猶然果如歐梅所論也

客或謂予曰篇章以故實相夸起於何時予曰江左自顔謝以來乃始有之可以表學問而非詩之至也觀古今勝語皆自肺腑中流出初無綴緝工夫故鍾嶸云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其所論爲有淵源矣客又曰僕見世之愛老杜者常謂人曰此老出語絕人無一字無來處審如此言則詞必有據字必援古所由來遠有不可已者予曰論事當考源流今言詩不究其源而踵其末流以爲標準不知國風雅頌祖述何人此老句法妙處渾然天成如蟲蝕木不待刻彫自成文理其鼓鑄漏殆不用世間橐籥近古以還無出其右眞詩人之冠冕也如近體格律同今作則詞不遺奇雜以事實擷英擷華妥帖平穩殆以文爲滑稽特詩中之一事耳豈見其大全者邪予每竊有所恨故樂以嶸之言告人吾子誠嗜詩試以嶸言於愛杜者求之則得矣

跋

右風月堂詩話二卷得之於永嘉人朱伯玉家斷爛脫誤蓋北方所傳本也予嘗見北客元遺山詞詔劉几伯壽騎牛吹笛使二草和之意其得之山中故老本無所出也今其事乃其於此信乎讀者之不可以不博也故爲鈔之楮中而識於篇末如此

咸淳壬申嘉平月交年節月觀道人誌

風月堂詩話二卷

宋朱弁撰弁有曲洧舊聞已著錄是編多記元祐中歐陽修蘇軾黃庭堅陳師道梅堯臣及諸晁遺事首尾兩條皆發明鍾嶸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明月照積雪羌無故實之義蓋其宗旨所在其論黃庭堅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尤爲窺見深際後來論黃詩者皆所未及前有自序題庚申閏月考庚申爲紹興十年當金熙宗天眷三年弁以建炎元年使金羈留十七年乃還則在金時所作也末有咸淳壬申月觀道人跋稱得於永嘉入朱伯玉家蓋北方所傳之本意弁使金時遺其稾於燕京度宗時始傳至江左故晁陳二家皆不著錄觀元好問中州集收錄弁詩知其著作散落北方者多固不得以晚出疑之矣其序但題甲子不著紹興紀年殆亦金人傳寫不用敵國之號爲之刪去歟

全唐詩話

尤袤撰

序

余少有詩癖歲在甲午奉祠湖曲日與四方勝游專意吟事大槩與唐人詩誦之尤習閒又裒話錄之纂記益朋友之見聞彙而書之名曰全唐詩話未幾驅馳于外此事便廢邇來三十有八年矣今又蒙恩便養湖曲因理故篋復得是編披覽慨然恍如疇昔浩歌縱談時也唐自貞觀來雖尚有六朝聲病而氣韻雄深駸駸古意開元元和之盛遂可追配風雅迨會昌而後刻露華靡盡矣往往觀世變者於此有感焉徒詩云乎哉咸淳辛未重陽日遂初堂書

全唐詩話目錄

卷一

太宗　高宗
中宗　玄宗
德宗　文宗
宣宗　昭宗
武后　徐賢妃
上官昭容　孔紹安
虞世南　魏徵
李百藥　長孫無忌
王勃　馬周
李義府　杜淹
蘇味道　駱賓王
陳子昂　李日知
李適　崔融
李邕　徐彥伯
李嶠　蘇頲
沈佺期　李行言
張元一　劉希夷
張敬忠　張說
宋璟　王灣
姚崇　趙仁奬
金昌緒　張九齡
王維　王縉
賀知章　李嘉祐
張均　王諲
孟浩然　陶峴
王昌齡　李肩
韓滉　王之渙

卷二

劉長卿　章八元
韋應物　朱放

李泌 楊雷
皇甫冉 皇甫曾
秦系 顧況
朱絳 楊志堅
劉方平 戎昱
柳郴 薛邦
元載 楊郇伯
梁鍠 戴叔倫
于鵠 李益
耿湋 盧綸
韓翃 錢起
司空曙 崔峒
李端 冷朝陽
竇叔向 竇常
竇鞏 常建
李約 陳通方
楊炎 裴度
韓愈 張籍
李道昌 陸暢
李翱 劉叉
楊巨源 歐陽詹
袁高 關濟美
裴交泰 劉竄
元稹 白居易

卷三

牛僧孺 李紳
劉禹錫 陳潤
賈島 李正封
崔護 張又新
柳公權 陸鴻漸
章孝標 施肩吾
孟簡 張蕭遠

許康佐 張南史
徐凝 令狐楚
張仲素 郎士元
于良史 舒元輿
李賀 柳宗元
邢巽 李宣遠
王建 朱灣
蘇郁 韋丹
王播 崔匡物
劉言史 劉猛
李餘 李涉
劉邶禹 孫昌胤
嚴休復 朱慶餘
楊虞卿 楊汝士
張志和 嚴維
李播 李德裕
鄭還古 裴休
薛宜僚 九老會胡杲
吉皎 劉真
鄭據 盧真
張渾 白居易

卷四

項斯 滕邁
裴思謙 盧有方
姚合 宋雍
段文昌 劉郇伯
陳彥博 郭良驥
崔嘏 唐球
白敏中 魏扶
馬植 崔鉉
裴夷直 楊敬之
喻鳧 楊衡

王彥威 繁知一
雍裕之 張祜
李商隱 劉得仁
王智興 馬戴
鄭顥 李群玉
溫庭筠 王起
丁稜 黃頗
鄭畋 李業征
劉威 崔郊
來鵬 杜牧
許渾 雍陶
李遠 趙嘏
韋承貽 段成式
韋蟾 李敬方
李郢 李洞
長孫翃 崔魯
高蟾

卷五

于武陵 李頻
劉魯風 褚載
汪遵 盧渥
滕倪 曹冠卿
李廓 薛能
曹鄴 聶夷中
張林 崔塗
章碣 方干
衛準 司空圖
秦韜玉 高駢
翁承贊 皮日休
盧延遜 裴說
張喬 韓偓
曹松 杜荀鶴

鄭棨 錢珝
嚴惲 王渙
張曙 翁綬
袁皓 李濤
王轂 韋莊
吳融 公乘億
羅鄴 羅隱
許棠 裴諴
鄭谷 溫憲
李昌符 李山甫
鍾離權 張道古
胡曾 伍唐珪

卷六

韓定辭 同谷子
沈彬 周朴
孫魴 王易簡
范攄之子 鄭雲叟
僧子蘭 僧靈澈
僧靈一 僧清江
僧廣宣 僧法振
僧皎然 僧文秀
僧棲白 僧慎濤
僧可朋 僧雲表
僧貫休 僧齊己
僧栖蟾 僧尚傘
僧文益 僧修睦
僧景雲 僧可止
僧卿雲 僧處默
僧清交 僧若虛
僧無域 僧懷浦
僧栖霞 僧尚顏
開元宮人 崔氏

劉氏　薛媛
李季蘭　如意中女子
魚玄機　僖宗宮人
張建封妓　女郎宋若照
女郎張窈窕　女郎劉媛
葛鴉　不知名
權龍褒

全唐詩話目錄終

全唐詩話卷之一

明海虞毛晉子晉訂

太宗

貞觀六年九月帝幸慶善宮帝生時故宅也因與貴臣宴賦詩起居郎請平宮商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爲九功之舞大宴會與破陣舞偕奏於庭

帝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卽世南靈座焚之

貞觀二十年秋帝幸靈州時破薛延陁回紇諸部遣使入貢乞置官司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高宗

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帝擇薛紹尚之假萬年縣爲婚館門隘不能容翟車有司毀垣以入自興安門設燎相屬道樾爲枯當時群臣劉禕之詩云龍梓光青陛穠桃藹紫宮元萬頃云離元應春夕帝子降秋期任希古云帝子升青陛王姬降紫宸郭正一云桂宮初服冕蘭掖早升笄皆納妃出降之盛也

中宗

九月九日幸臨渭亭登高作云九日正乘秋三杯興已周泛桂迎尊滿吹花向酒浮長房萸早熟彭澤菊初收何藉龍沙上方得恣淹留時景龍三年也序云陶潛盈把既浮九醞之歡畢卓持螯須盡一生之興人題四韻同賦五言其最後成罰之引滿韋安石得枝字云金風飄菊蕊玉露泛萸枝蘇瓌得暉字云恩深荅效淺留醉奉宸暉李嶠得歡字云今節三秋晚重陽九日歡蕭至忠得餘字云

寵極萸房遍恩深菊酎餘竇希玠得明字云九辰陪聖膳萬歲奉承明嗣立得深字云願陪歡樂事長與歲時深李迥秀得風字云霽雲開曉日仙菊泛秋風趙彥伯得花字云簪挂丹萸蘂杯浮紫菊花楊廉得亭字云遠目瞰秦甸重陽坐渭亭李義得深字云愛豫瞻秦坰昇高臨渭深盧藏用得開字云萸依珮裏發菊向酒邊開李咸得直字云菊黃迎酒泛松翠凌霜直閻朝隱得筵字云簪紱趨皇極笙歌接御筵沈佺期得長字云臣歡重九慶日月奉天長薛稷得曆字云願陪九九辰長奉千千曆蘇頲得時字云年數登高日延齡命賞時李乂得濃字云捧篋萸香遍稱觴菊氣濃馬懷素得酒字云闢稱葉布席菊用香浮酒陸景初得臣字云登高識漢苑問道侍軒臣韋元旦得月字云雲物開千里天行乘九月李適得高字云禁苑秋光入宸遊霽色高鄭南金得日字云風起訓虞絃雲開吐堯日于經野得樽字云佳辰羅玉斝[illegible]溢芳樽盧懷慎得還字云鶴似聞琴至人疑宴洞還是宴也韋安石蘇瓌詩先成于經野盧懷慎最後成罰酒

十月帝誕辰內殿宴聯句潤色鴻業寄賢才 帝云 叨居右弼愧鹽梅 李嶠 運籌帷幄荷時來 宗楚客 職掌圖籍濫蓬萊 劉憲 兩司謬忝謝鍾裴 崔湜 樂銓管效塵埃 鄭愔 陳師振旅淸九垓 趙彥昭 折承顧問侍天杯 李適 銜恩獻壽柏梁臺 蘇頲 黃縑青簡奉康哉 盧藏用 宗伯秩禮天地開 薛稷 帝歌難續仰昭回 宋之問 微臣捧日變寒灰遠慚班左愧遊陪 上官婕妤 帝謂侍臣曰今天下無事朝野多歡欲與卿等詞人時賦詩宴樂可識朕意不須惜醉大學士李嶠宗楚客等跪奏曰臣等多幸同遇昌期謬以不才叨名文館恩勵駑朽庶裨河嶽既陪天歡不敢不醉此後游遊別殿幸離宮駐蹕

芳苑鳴笳仙禁或戚里宸遊王門邸席無不畢從

景龍四年正月五日御大明殿會吐蕃騎馬之戲因重爲柏梁體聯句帝曰大明御宇臨萬方皇后曰顧慚內政翊陶唐長寧公主曰鸞鳴鳳舞向平陽安樂公主曰秦樓鮑館沐恩光太平公主曰無心爲子輒求郎溫王重茂曰雖才七步謝陳王昭容上官曰當熊讓輦愧前芳吏部侍郎崔湜曰再司銓管恩何忘著作郎鄭愔曰文江學海思濟航考功員外郎武平一曰萬邦考績臣所詳著作郎閻朝隱曰著作不休出中腸時上從御史大夫竇從一將作大匠宗晉卿素不屬文未卽令前二人因請許之從一曰權豪屛跡肅嚴霜晉卿曰鑄鼎開嶽造明堂此外遺忘時吐蕃舍人明悉獵請令授筆與之曰玉醴由來獻壽觴上大悅賜與衣服

玄宗

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上官命宴東堂賜詩云赤帝收三暑黃軒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鈞我有握中璧雙飛席上珍子房推要道仲子許風神復輟台衡老將爲調護人鵷鸞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聚南宮宴觴連北斗醇俾予成百揆垂拱問彝倫

開元十六年帝自擇廷臣爲諸州刺史許景先治虢州源光裕鄭州寇泚宋州鄭溫琦邠州袁仁敬杭州崔志廉襄州李昇期邢州鄭放定州蔣挺湖州裴觀滄州崔成遂州凡十一人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坊水嬉命高力士賜詩令題座右帝親書且給筆紙令自賦賚絹二千遣之

帝詩云眷言思共理鑒寐想惟良猗歟此推擇聲績著周行賢能旣俟進黎獻實佇康視人當如子愛人亦如傷講學試誦論阡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淸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見安眞德自彰訟必

以惰教民貴有常恒捍且存老攜弱復綏強魑哉
各祇命知予乖萬方

德宗

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爲詩序曰朕在位僅將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康是以擇三令節賜茲宴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夫其其咸者同其休有其初者皆其終咨爾群僚願朕不暇樂而能節職思其憂咸若時則庶乎理矣因重賜之翰聊示所懷詩云早衣對庭燎躬化勤意誠將玆萬機暇適與佳節并曲池潔寒流芳菊含金英乾坤爽氣澄臺殿秋光清朝野慶年豐高會多歡聲永懷無荒戒良事同則情因詔曰卿等重賜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製詩序令賜卿等一本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來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難於取舍由是百僚皆和上自考其詩以劉太真及李紓等四人爲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爲下等而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考第

韋綬以內相承心疾罷還第帝九日作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遽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頤養耶勅曰自今勿復爾

文宗

裴度拜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上巳曲江賜宴群臣賦詩帝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未差可他日進來御札及門而度薨

帝聽政暇博覽群書一日延英顧問宰相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楊珏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

又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

嘗吟杜甫曲江篇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乃知天寶以前樓臺之盛鄭注乃命神策軍淘曲江昆明二池許公卿立亭館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樓額賜之

宣宗

帝好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有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并主司姓名或佳人物偶不中第必數惜移時嘗於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自爲易之死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帝製泰邊陲曲其詞曰海岳咸通及帝垂拱而年號咸通焉應于襄懼進詩賀復政有太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耶命韋澳奏云晉平吳冠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文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懷罪

舊制盛春內殿賜宴三宮帝妙音律每先裁製新曲俾禁中女伶迭相教授至是出宮女數百分行連袂而歌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襃衣博帶趨走俯仰皆合規矩于于然有唐堯之風焉有曰葱女齋歌隊者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復爲唐民也若霓裳曲者皆執節幰被羽服態度凝豔飄飄然有翔雲舞鶴見左右如是數十曲流傳民間出令狐澄正陵遺事

昭宗

陝府唐昭宗有詩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武曰道遙樓有太宗詩云昔乘匹馬去今學萬乘來志忘不作矣

武后

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先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異后託術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凡太后之詩文皆元萬頃崔融輩爲之

萬歲通天元年鑄九鼎成置于東都明堂之庭后自製曳鼎歌令曳鼎者唱和開元二年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東都九鼎銘其蔡州鼎銘武后所製文曰羲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玄降鑒方建隆基蓋徵令姚崇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明皇御名已兆於此

徐賢妃

貞觀二十二年上疏諫太宗息兵罷役其略曰大業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又曰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侈靡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上官昭容

張說作昭容文集序云古者有女史記功書過女尚書決事宮闈昭容兩朝專美一日萬機顧問不遺應接如響雖漢稱班媛晉譽左嬪文章之道不殊輔佐之功則異迹秘九天之上身沒重泉之下嘉猷令範代罕得聞庶姬後學嗚呼可仰爲則大君據四海之圖懸百靈之命喜則九閽披穢怒則千里流血靜則黔黎又安動則蒼生罷弊入耳之語諒其難乎貴而勢大者疑賤而禮輕者隔近而言輕者忽遠而意忠者忤惟窈窕柔曼誘掖善心忘味九德之衢傲情六藝之圃故登崑巡海之意寢剪胡刈越之威息奉珍服之態消從禽嘗業之端廢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

於來葉非夫元黃穢粹正明助思弘妙扶識群靈扶志誕異人之資授興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鎮國太平公主道高帝妹才重天人昔嘗共游東壁同宴北渚倏來忽往物在人亡憫雕琯之殘言悲素扇之空曲上聞天子求椒房之故事有命史臣敘蘭臺之新集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陟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宋之問詩曰春豫靈池近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動槎拂斗牛回節晦蓂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沉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母鄭方娠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秤量者豈汝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拜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詞大抵浮靡然皆有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孔紹安

大業末爲監察御史高祖爲隋討賊河東紹安監其軍深見接遇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大悅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爲御史先來歸紹安授秘書監因侍宴詠石榴詩云爲時來晚開花不見春之句武德中令狐德棻表稱正歷代史詔各差官主修一代紹安以中書舍人與崔

善爲箴銘言主張多歷年不能就皆罷之紹安任隋時與孫萬壽以文辭稱時刊孔孫

虞世南

顏師古隋朝遺事載洛陽獻合蔕迎輦花煬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詔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勅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

魏徵

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酣各賦一事帝賦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荒淫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李百藥

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說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曉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注云鄅國在琅邪開陽縣人皆驚嘆曰此兒卽神童百藥幼多病祖母以百藥爲名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藩邸沉默尤長五言雖樵童牧子亦皆吟諷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譚詠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期永徽末遷中書舍人自德林至安期三代掌制誥安期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長孫無忌

無忌嘲歐陽詢形狀猥陋云聳膊成山字埋肩畏

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索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豈不畏皇后耶

王勃

太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是時天下初定君臣俱欲無爲酒杯善謔理亦有之高宗雖不君然亦深惡事機當時諸王鬬雞王勃在沛王府戲爲文檄英王帝見之大怒曰此敵交鬬之漸卽日斥勃以太宗之賢杯酒一時之樂何足爲後世戒及其弊也中宗詔群臣曰天下無事欲與群臣共樂於是廻波艷辭妖冶之舞作於文字之臣而綱紀蕩然矣創業之難也一觴一詠足以學亂況其甚焉者哉

馬周

凌朝浮江旅思詩云太清初上日春水送孤舟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岸花開且落江鳥沒還浮羈望傷千里長歌遣四愁

李義府

義府初遇以李大亮劉洎之薦太宗召令詠烏義府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與卿全樹何止一枝

杜淹

杜淹始見袁天綱於洛天綱謂曰蘭臺成就學堂廣寬又曰二十年外終恐責黜暫去卽還武德六年以善隱太子俱配流嶲州淹至益州見天綱曰洛邑之言何其驗也天綱曰不久卽回至九年六月召入天綱曰杜公至京師卽得三品要職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執素英當與葬耀珠既逢楊得意非復久閒居

蘇味道

趙州蘇味道與里人李嶠號蘇李武后朝爲相世

號模稜手

上元夜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駱賓王

世稱王楊盧駱楊盈川之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略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號爲點鬼簿賓王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爲算博士帝京篇曰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賓王後與徐敬業興兵揚州大敗逃死此其讖也

陳子昂

獨異記載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以千緡市之衆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時武攸宜爲建安王辟爲書記

李日知

鄭州李日知景龍初爲相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曰所願但知居者樂無使時稱作者勞獨以規戒睿宗他日謂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卿忠直何能爾卽拜侍郎

李景伯

景伯中宗宰相懷遠之子景龍初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爲廻波辭衆皆爲諂佞帝不悅蕭至忠曰眞諫官也廻波辭曰廻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燕既過三爵諠譁切恐非儀

崔融

久視元年改控鶴府爲奉宸府張易之爲奉宸令引詞人爲供奉使者奏云昌宗王子晉後身令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融賦詩爲絕唱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後與李相蘇味道相譏云融詩所以不及相公無銀花合蘇有詩云火樹銀花合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丁取令威之句也

李適

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遊豫唯宰相直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登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欽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他稱景龍二年七月七夕御兩儀殿賦詩李嶠獻詩云誰言七襄詠流入五絃歌（是日李行言唱步虛歌）九月幸慈恩寺塔上官氏獻詩群臣並賦閏九月幸總持登浮圖李嶠等獻詩十月三日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誕辰內殿聯句爲柏梁體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山莊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爲昭容十二月六日上幸[illegible]寺鄭愔詩先成[illegible]宋之問後成[illegible]立春侍宴賦詩二十一日幸臨渭亭李嶠等應制三十日幸長安故城十二月晦諸學士入閣守歲以皇后乳母賜適御史大夫竇從一（往來其家者有國爹之號）

三年元日清暉閣登高遇雪宗楚客詩云蓬萊宮
作山是也因賜金綵人勝李嶠等七言詩（千盤至酒御近是）
是日甚歡上令學士遞起屢舞至沈佺期賦迴
波有齒錄牙緋之語賜日幸昆明池宋之問詩自
有夜珠來之句至今傳之二月八日送沙門元奘
等歸荊州李嶠等賦詩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莊
七月幸望春宮送朔方節度張仁亶赴軍八月三
日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月九日幸臨渭亭分韻賦
詩（韋安石先成）十一月一日安樂公主入新宅賦詩十
五日中宗誕辰長寧公主滿月李嶠詩神龍見象
日仙鳳養雛年是也二十三日南郊徐彦伯上南
郊賦十二月十二日幸溫泉宮勑蒲州刺史徐彦
伯入仗同學士例因與武平一等五人獻詩上官
昭容獻七言絕句三首十四日幸韋嗣立莊拜嗣
立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十五日幸白
鹿觀十八日遊秦始皇陵四年正月朔賜群臣栢

樹五日蓬萊宮宴吐蕃使因爲柏梁體（吐蕃舍人亦賦）七
日重宴大明殿賜綵縷人勝又觀打毬八日立春
賜綵花二十九日臨幸滻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
主三日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是夕學士義設者飲
討論經史武平一論春秋從日用請北面日用辭
武平一歌曰彼名流兮左氏辯達玄道兮冠今夕
二十一日張說至自朔方宴于桃花園賦七言詩
明日宴承慶殿李嶠桃花園詞因賦桃花行三月
一日清明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三日上巳
祓禊於渭濱賦七言詩賜細柳圈八日令學士尋
勝同宴於禮部尚書竇希玠亭賦詩張說爲之序
十一日宴於昭容之別院二十七日李嶠入都祔
廟徐彦伯等餞之賦詩四月一日幸長寧公主莊
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之戲其日過希玠宅學士
賦詩二十九日御宴觀獄明爲八風舞諸學士曰
祝公斯舉五經掃地盡矣睿宗時道士司馬承禎

遲天台通辯詩詞甚美朝士屬和三百餘人徐彦
伯編爲白雲記

徐彦伯

徐彦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
虯戶金谷爲銑谿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兔
爲魄兔進士效之謂之澀體

李嶠

皮日休松窗錄云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
進見時皆同年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取宜奏
者爲吾言之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
之子亡其名亦奏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帝
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後

蘇頲

長安盛春遊翫製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
明皇嘉賞以御花親插其巾上時榮之

沈佺期

張燕公說嘗謂佺期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佺
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中考功郎受賕劾未究
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
計召見拜起居郎兼修文直學士侍宴爲弄辭悅
帝賜牙緋尋爲太子詹事開元初卒（佺期迴波詞云迴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
龍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
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
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
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

李行言

景龍中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爲樂張錫爲
談容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琰誦
婆羅門咒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
國子司業郭山惲請誦古詩兩篇誦鹿鳴蟋蟀未
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行言隴西人

兼文學幹事面各閣詩爲時人所許中宗時爲給
事中能唱步虛歌帝七月七日御兩儀殿會宴帝
命爲之行言於御前長跪作三洞道士音詞歌曲
觀僮聳聽上頻嘆美

張元一

武后朝左司郎中張元一善消將時西戎犯邊武
懿宗統兵禦之至邠畏懦而遁元一嘲曰長弓短
度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然
逢著賊騎猪向南竄則天未曉曰懿宗無馬耶元
一曰騎猪夾豕也則天大笑后嘗問元一外有何
事曰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郭洪霸死（洪霸酷吏也）

劉希夷

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詩
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爲白頭翁
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
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乃更作
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
又嘆曰此句復仍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
此卽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爲奸人所殺或云宋之
問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爲集中之最
由是大爲人所稱（或云之問害希夷以洛陽篇爲已作至今載此篇在之問集中）

張敬忠

先天中王主敬爲侍御史自以才望華妙當入省
臺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
敬忠戲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腳蹭
蹬幾落省牆東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

張說

張說謫岳州常鬱鬱不樂時宰相以說機辯才略
互相排擯蘇頲方大用說與瓌善說因爲五君詠
致書封其詩以貽頲誡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
之使者近暮吊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頲覽詩嗚咽
流涕翌日上對大陳說忠正變謂人望所屬不宜

淪滯遐方上因降璽書勞問俄遷荊州長史由是
陸象先韋嗣立張庭珪賈曾皆以讒逐歲久因加
甄敘頲以父之執友事之甚謹
王令然上燕公書云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
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曰淒涼丞相
府餘慶在元成蘇公一聞此詩移公於荊府俯漸
至相由蘇得也今蘇相居盛部公坐廟堂投木報
瓊義將安在亦可舉蘇以自代然後爲朔方之行
冷然書又曰相公岳陽樓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
江潭一老翁今日忘往日之棲遲念昔年之富貴
可乎

宋璟

劉禹錫嘆惜今人皆曰昔宋廣平之沉下僚也蘇
公味道將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
盛稱之自是方列於聞人之目名遂振嗚呼以廣
平之才未爲延賦則蘇公未暇知其人耶將廣平
困於窮阨於窮然後爲是文耶是知英賢卓犖可
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庸其勢而
後驤首當時如騄耳者疇能自異

王灣

王灣登先天進士第開元初爲滎陽主簿馬懷素
欲校正群籍灣在選中各部撰次後爲洛陽尉殷
璠云灣詞翰早著爲天下所稱最者不過一二遊
吳中江南意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以
來無聞此句張公居相府手題於政事堂每示能
文令爲楷式又擣衣篇云月華照杵空悲妾風響
傳砧不見君所有衆製類若斯非張蔡之未
見焉荊謝之編遺乎江南意云南國多新意東行
伺早天潮平兩岸失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
春入舊年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

姚崇

口箴云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

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患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但不能言爲世所寶言不由口冠時之首撫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欽之謹之可大可久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李德裕舌箴序曰余宿于洞庭西夢與中書令姚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對曰去歲居守東門於公曾孫諫議師處覩金石之刻進莞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藏之又曰余感姚公之夢乃爲舌箴云

趙仁獎

今來騘馬去丞馳緇衣來仁獎送上蔡令游好贈拜御史詩也或譏其假手姜仁獎在王戎幕倒著歇黃聲舟航中負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即除臺官中書令姚崇曰此是黃聲聊授以當州一尉惟以黃聲自衒朱務光嘲之曰趙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柏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聲忽一夫負兩束薪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

金昌緒

春怨詩云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顧陶取此詩爲唐詩）

張九齡

九齡在相位有謇諤匪躬之誠明皇既在位久稍怠庶政每見帝極言得失林甫時方同列陰欲中之將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于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爲燕詩以貽林甫曰海

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王維

集異記載王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公引至公主第使爲伶人進主前維進新曲號鬱輪袍并出所作主大奇之令宮婢傳教遂召試官至第論之作解頭登第

祿山之亂李龜年奔放江潭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云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秋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此皆王維所製而梨園唱焉

王維年十七時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云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祿山大會凝碧池梨園弟子欷歔泣下樂工雷海清擲樂器西向大慟賊支解於試馬殿維時拘於菩提寺有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葉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後有罪以此詩獲免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有賣餅之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求之寵愛逾等歲餘因問曰汝復憶餅師否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坐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維先成云莫以今時寵難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坐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出本事詩）

或說維詠終南山詩譏時也詩曰太一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焰盤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徒有其表也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言恩澤偏也故人投宿處隔水問樵夫言畏禍深也

商璠曰維詩辭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著壁成繢一字一句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

信歸風又澗若幾人哀山月映石壁又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又殿日登森衆貴來方悟稀又曰非沙漠陲戰聲烟塵裹語有慚於古人也

王縉

王縉九月九日作云莫將邊地比京都八月嚴霜草已枯今日登高樽酒裏不知能有菊花無

賀知章

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冥然無知疾損上表乞爲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命其男曾子會稽郡司馬賜鑑湖剡川一曲（元乞官湖一曲爲放生池）（四路剡川一曲）詔令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送詩并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掛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册乃賦詩餞行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別深又云遼闊有壺嶠詔許二疏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換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滿光輝

李嘉祐

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云細草綠汀洲王孫耐薄遊年華初冠帶文體舊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憐小阮應念倚門愁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云萬室邊江次孤城對海安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苔色侵衣桁潮痕上井欄題詩招茂宰思爾欲辭官

高武云嘉祐袁州人振藻天朝大收芳譽中興高流也與錢郎別爲一體往往涉於齊梁綺美婉麗蓋吳均何遜之敵也至於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文華之冠冕也又禪

心超忽辱見語閑多羅設使許詢更生孫綽復出窺思極筆未到此境

張均

均丞相說之子也說最鍾愛其倚見於岳州別均之詩說爲丞相知官考均時任中書舍人特注之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祁奚舉子義不務私至於潤色王言彰施帝載道參墳典例絕功常恭聞前烈尤難其任宜以據擬收攏綱紀考上下均能文爲大理卿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竟死流合浦

王諲

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催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回風光人不覺已著後園梅

孟浩然

皮日休孟亭記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先生則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間也

建德江宿云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陶峴

陶峴彭澤之孫也開元末家崑山泛遊江湖自制三舟與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有親南海使遺古劍名摩訶嘗泊水至西塞山下泊舟吉祥佛寺見江水深黑謂必有怪物投劍并摩訶下取久之支體殘髮浮於水上峴流涕

迴棹賦詩自敘不復遊江湖矣詩云臣歷舊業是謹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王昌齡

昌齡字少伯江寧人中第補校書郎又中博學宏詞科遷汜水尉不護細行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工詩縝而思清時謂王江寧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李清

詠石季倫云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縱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

清登天寶十二年進士第

韓滉

聽樂悵然自述萬事傷心對管絃一身含淚向春烟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王之渙

出塞詩云黃沙直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之渙并州人與兄之咸之賁皆有文天寶間人樂天作滁州刺史鄭昈墓誌云與王昌齡王之渙崔國輔連唱迭和名動一時

全唐詩話卷之一

全唐詩話卷之二

劉長卿

劉長卿字文房至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爲轉運使判官知淮南鄂岳轉運留後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誣奏貶播州南巴尉會有爲之辨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以詩馳聲上元寶應間皇甫湜云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矣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其名重如此

高仲武云長卿員外有吏幹而犯上兩度遷謫皆自取之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飾十首已上語意稍同於落句尤甚此其短也然春風吳草綠古木剡山深明日滄洲路歸雲不可尋又沙鷗驚小吏明月上高枝又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截長補短蓋玉甎之類歟又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傷而不怨亦足以發揮風雅矣

過張明府別業云寥寥東郭外白首一先生考滿孤琴在家貧五柳成夕陽臨水釣春雨向田耕終日空林下何人識此情

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青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寒衣

送李中丞之襄州云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三朝識輕生一劍知茫茫江漢上日暮欲何之

送嚴士元云春風倚棹闔閭城水國春寒陰復晴細雨濕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程東道若逢相識問青袍今已誤儒生

章八元

八元題慈恩塔云七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迴梯暗

路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濛濛或云元白見其詩曰不謂嚴維出此弟子

高仲武云八元昔於郵亭偶題數句蓋激元楚以辭家維大異之遂親指喻數年文賦擢第至如雪晴山脊見沙濱浪痕交得山水狀貌也

八元睦州人登大曆進士第

韋應物

李肇國史補云開元後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邕王江寧昌齡李館陶鄭廣文虔元魯山德秀蕭功曹穎士張長史旭獨孤常州及崔比部元翰梁補闕肅韋蘇州其一也應物仕官本末似止於蘇按白傅答禹錫云敢有文章替左司謂應物也官稱亦止此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彊

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句　萬籟自生聽太空常寂寥還從靜中起却向靜中銷詠聲　山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句　舟泊南池雨簾捲北樓風句　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拾枯松歸來煑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朱放

放字長通襄州人隱居剡溪嗣曹王皋鎮江西辟節度參謀貞元中召爲左拾遺不就

送著公歸越云誰能愁此別到越會相逢長憶雲門寺門前千萬峯石床埋積雪山路倒枯松莫學

白道士無人知去蹤

李泌

鄴侯家傳云泌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國忠訴于明皇上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可乎

暢當

當詩平淡多佳句如釣渚亭云花發多遠意兒爲有閒情遲暮不堪乎江寂無聲天柱題所云荒徑饒松子深蘿絕鳥聲陽崖全帶日寬嶂偶通耕山居云水定鶴翻去松欹峯儼如又寒林苞晚菊風紫露垂楊湖畔斷酒唱天邊數鳳行皆有遠意

皇甫冉

高仲武云皇甫冉補闕自擢桂禮闈遂爲高格往以世遘艱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作者變色於詞場爲先輩推爲郎署伯仲誰家勝負或逐鹿中原如果斷任霸封離疏從水渡又褒帶收折稼迎寒葺舊廬又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可以雄視潘張平揖沈謝又巫山詩終篇皆甥自晉宋齊梁陳隋以來採掇者無數而補闕獨獲驪珠使前賢失步後輩却立自非天假何以逮斯恨長轡未騁而芳蘭早凋悲夫

送韓司直云遊吳還適越來往任風波復送王孫去其如春草何岸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季子留遺廟停舟試一過

西陵寄一公云西陵遇風處自古是通津終日空江上雲山若待人汀洲寒事早魚鳥興情新南望山陰路吾心有所親姚合取四句爲極玄集

秋日東林之作云閑看秋水心無事坐對寒松手自栽廬阜高僧留偶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臨岐終日自遲迴

皇甫曾

張汾見訪郊居云林中雨散早涼生已有迎秋促織聲三徑荒蕪羞對客十年衰老愧稱兄愁心自惜江蘺短世事方看木槿榮君若褰官攜手日尋山莫弃白雲程

曾與劉長卿友善嘗過長卿碧澗別業詩云謝客開山後郊扉去水邇江湖十年別衰老一樽同返照寒川滿平田暮雪空滄洲自有趣不復泣途窮長卿和云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寒林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爲憐同病何人到白雲曾又寄長卿云南憶新安郡千江帶夕陽斷猿知夜久秋草助江長舊愛還成謫青松獨見霜愛才稱漢主題賦待田郎長卿和云離別江南北汀洲葉再黃路遥雲共水砧迥月如霜歲儉依仁政（若貳相國初臨郡）年衰憶故鄉佇看宜室召漢法倚張綱

秦系

系呈章蘇州云久臥雲間已息機青袍忽著狎鷗飛詩與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

系字公緒會稽人隱泉州南安九日山張建封聞系不可致就加校書郎自號東海釣客與劉長卿善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矣章答系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須翠碧滿林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蓋以五言得名久矣年八十餘歲卒南安人號其峯爲高士峯

山中贈張評事時授右衛佐云終年常避喧白社五千言流水閑過院春風與閉門山茶邀上客桂實落前軒何事載予起微官不足論

系家剡山向隱一紀大曆五年人或以其文聞於留守薛公無何奏系右衛率府倉曹參軍意所不欲以疾辭免因將命者獻詩云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行歌自採薇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今遣脫

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群鷗盡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

顧況

況字逋翁姑蘇人至德進士性詼諧與柳渾李泌爲方外友德宗時渾輔政以秘書郎召及泌相自謂當得遷官久之遷著作郎況坐詩語調謔貶饒州司戶居於茅山以壽終皇甫湜爲況文集序云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常人所能及最爲快也其爲人類其章句云

山中作云野人愛向山中宿況在葛洪丹井西庭前有箇長松樹半夜子規來上啼又汀洲渺渺江蘺短疑是疑非兩斷腸（句）至峽朝雲暮不歸洞庭春水晴空滿（句）新垣化爲陂陸地堪乘舟（句）大姑山盡小姑出月照洞庭行客船（句）

朱絳

春女怨云獨坐紗窗刺繡遲紫荊枝上囀黃鸝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御閱取此詩爲擬題）

楊志堅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髩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離公案其妻曰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遂笞之後無棄其夫者

劉方平

秋夜泛舟云林塘夜泛舟蟲響荻颼颼萬影皆因月千聲各爲秋歲華空復晚鄉思不堪愁西北浮雲外伊川何處流

方平春怨云紗窗日落漸黃昏金屋無人見淚痕

寂寞空庭春又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戎昱

憲宗朝北狄頻寇邊大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聞有士子能爲詩而姓名稍僻是誰宰相對以包子虛冷朝陽皆非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是戎昱詩也京兆尹李鑾擬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辭焉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因明主安危託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遂息和戎之論矣

柳郴

郴與李益盧綸友善有賦平後送客還鄉詩云他鄉生白髮舊國有青山最有思致

薛羣

物聯康尚書美人云天門喜氣曉氛氳聖主臨軒召冠軍欲令從此行霖雨先賜巫山一片雲康尚書日知也

德宗時斬李惟岳以功擢爲深趙節度遷本詠草羣晉絳絳德宗時河東詩人也

元載

王忠嗣鎮北京以女韞秀歸元載歲久見輕韞秀勸之游學元乃游秦爲詩別韞秀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妻請偕行曰路掃飢寒迹天哀志氣人休零別離淚攜手入西秦

元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升中書寄諸姊妹詩曰相閣已隨麟閣貴家風第一右丞詩幷年解笑鶯機婦恥見蘇秦富貴時元肅代兩朝宰

相貫盛無比復爲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動畫梁春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佳客知道浮雲不久長

元貪恢被誅上令王氏入宮歎曰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爲長信昭陽之事死亦幸矣京兆笞斃

楊郇伯

妓人出家云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厭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蓮花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珮人

梁鍠

詠木老人云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明皇還西內所詠此詩）

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管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得乃捨之累遷至容管經略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

吳明府自遠來留宿云出門逢故友衣服滿塵埃歲月不可問山川何處來倚城寒獻宅散職寄鹽臺自此留君醉相歡得幾回

除夜宿石頭驛云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送友人東歸云萬里楊柳色出關送故人輕烟拂流水落日照行塵積夢江湖闊憶家兄弟貧徘徊灞亭上不語自傷春（姚合取爲極玄集）

于鵠

鵠大曆貞元間詩人也爲諸府從事居江湖間有卜居漢陽及荊南陪吳尚書賞花詩曰遊日三十

無名客空山獨臥秋直以詩寓者耶老大看花猶未足沿江正遇一枝紅日斜人散東風急吹向誰家明月中 襄陽座上作

送死多於生幾人得終老 句 右張爲取主客圖

鵠送客遊邊云若到并州北誰人不憶家衆深無去伴路盡有平沙磧冷唯逢鴈天春不見花莫隨邊將意垂老事輕車

江南曲云偶向江邊採白蘋還須女伴賽江神衆中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 皇甫取爲又玄集

李益

益姑臧人字君虞大曆四年登第其受降城聞笛詩敎坊樂人取爲聲樂度曲又有寫征人歌早行詩爲圖畫者迴樂峯前沙似雪之詩是也益有心疾不見用及爲幽州劉濟營田副使獻詩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之句左遷右庶子年且老門人勉宗儒自宰相罷免年七十餘益曰此吾爲東府所選進士也聞者憐益之困徙遷禮部尚書致仕卒

閒庭草色能留馬當路楊花不避人 句 殆蕭漢恩縈旌旗邊色故 句 馬汗凍成霜 句

耿偉

許州書情寄韓張二舍人云謫宦軍城老更悲近來頻夢到丹墀乍燃乍滅心中火惟霜惟多鬢上絲繞院綠苔聞鳥處滿庭黃葉閉門時故人高步雲衢上肯念前程杳未期

贈朗公云來自西天竺持經奉紫微年深梵語變行苦俗人歸月上安禪久苔生出院稀梁間有馴鴿不去爲無機

秋日云返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

書情逢故人云因君知此事流恨已忘機客久多人識年高衆病歸還雲潮色遠度雪鳳聲稀又說

家林盡懷傷淚滿衣

贈張將軍云寥落邊城暮重門返照間鼓鼙驚雨暗士馬過秋閑情守臨邊郡曾營近海山關西舊業在夜夜夢中還

贈暢當云同遊漆沮後已是十年餘幾度曾相夢何時定得書月高城影盡霜重柳條疎且對樽中酒千般想未如 官情遠故人以下皆合取爲極玄集

偉寶應元年進士爲左拾遺詩有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疎世多傳之

盧綸

長安春望云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閑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

綸德宗時爲戶部郎中韋渠牟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爲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李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盧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

得嶺南故人書云羅浮寄鴈中秋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極人稱老病餘殷勤祝買蒨莫共酒盃疎

題興善寺後池云隔窗棲白鶴似與鏡湖鄰月照何年樹花逢幾度人岸沙青有路苔徑綠無塵願得容依止僧中老此身

送李端云故關衰草遍離別自堪悲路出寒雲外人歸暮雪時少孤爲客慣多難識君遲掩淚空相向風塵何所期 得嶺南故人以下兼合取爲極玄集

韓翃

侯希逸鎭淄青翃爲從事罷府閒居十年李勉鎭夷門辟爲幕屬時已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

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耶翃曰是也是不誤將建中初也

南部新書云昇平公主宅即席李端擅場送王相之幽鎭翃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

德宗西幸有神智驄如意騮二馬誦之功臣一日有進瑞鞭者上曰朕有二駿今得此可爲三絕因吟翃觀調馬詩云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放碧蹄玉勒乍迴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高仲武云韓員外意放經史興致繁富一篇一詠朝野珍之多士之選也至如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又客衣筒布細山舍荔枝繁又疎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方之前載則芙蓉出水未足多也其比興深於劉員外勳節減於皇甫冉也

題薦福衡岳禪師房云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刪借騎階前樹禪心江上山疎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曉送門人去鐘聲杳靄間

世傳翃有寵姬柳氏翃成名從辟淄青置之都下數歲寄詩曰章臺柳顏色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增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果爲蕃將沙吒利所劫翃會入中書道逢之謂永訣矣是日臨淄大校置酒疑翃不樂具告之有虞候許俊以義烈自許即詐取得之以授韓希逸聞之曰似我往日所爲也俊復能之翃後爲夷門幕府後生共目爲惡詩輕之

錢起

高仲武云詩格清奇理致清淡專從登第捉冠詞

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右丞沒後員外爲雄華齊宋之浮游削梁陳之靡嫚迴然獨立莫之與京且如鳥道過疎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上山少烟火隔林深又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準古今又寫遠愆明主耕桑亦近郊禮義克全忠孝兼著足以弘長名流爲後楷式

送僧歸日東云上國隨緣住來途若夢行浮天滄海遠去世法舟輕水月通禪觀魚龍聽梵聲唯憐慧燈影萬里眼中明

送僧自吳遊蜀云隨緣忽西去何日返東林世路無期別空門不住心人烟一飯少山雪獨行深天外猿聲夜誰聞清梵音

送征雁云秋空萬里靜嘹唳獨南征風急翻霜冷雲開見月驚塞長怜去翼影滅有餘聲悵望遙天外鄉愁滿目生

裴迪書齋望月云夜來詩酒興月上謝公樓影閉重關靜寒生獨樹秋鵲驚隨葉散螢遠入烟流今夕遙天末清暉幾處愁

送彈琴李長史赴洪州云抱琴爲傲吏孤棹復南行幾度秋江水皆添白雪聲佳期來客夢幽興綾王程佐牧無勞問心和政自平 以上四章皆合取爲極玄集

贈闕下裴舍人云二月黃鶯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漢常懷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

題玉山村叟壁云谷口好泉石居人能陸沉牛羊上山少烟火隔林深一徑入溪色數家連竹陰藏虹辭晚雨驚隼落殘禽涉趣皆流目將歸羨在林却思黃綬事辜負紫芝心

司空曙

酬張芬有赦後見贈云紫鳳朝銜五色書陽春忽報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進

水風烟收客淚杜陵花竹夢郊居勞君故有詩相贈欲報瓊瑤恨不如

經歷寶光寺云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晴龜出曝松暝鶴飛迴古砌碑橫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消歇塵世轉堪哀

喜外弟盧綸見宿云靜夜四無鄰荒居舊業貧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以我獨沉久愧君相見頻平生自有分況是蔡家親

崔峒

江上書懷云骨肉天涯別江山日落時淚流襟上血髮白鏡中絲胡越書難到存亡夢豈知登高回首罷形影自相隨

喜逢妻弟鄭損因送入京詩云亂後自孤征相逢喜復驚爲經多載別欲問小時名對酒悲前事論文畏後生遙知盈卷軸紙貴在江城

高仲武云峒詩文彩煥發意思雅淡如清磬度山翠閑雲來竹房又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此亦披沙鍊金時時見寶也

峒登進士第爲拾遺入爲集賢學士後終州刺史武云終玄武令文藝傳云終右補闕峒寄李明府云松堂寂寂對烟霞五柳門前聚晚鴉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觀風共美新爲政計日還應更薦郎可惜陶潛無限酒不逢籬菊正開花

李端

贈郭駙馬詩云郭令公子曖尚昇平公主此詩席上成 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鬭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楸薰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遥指鳳凰樓

又云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楊柳入樓吹玉笛芙蓉出水妒花鈿今朝都尉如相顧願脫長裾學少年

蜀路有飛泉亭中詩板百餘篇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去諸板惟留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端賦巫山高云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虛中回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過水樹色暮連空愁向高唐望秋風見楚宮

茂陵山行陪韋金部云宿雨朝來歇空山天氣清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古道黃花落平蕪赤草生茂陵雖有病猶得伴君行

蕪城懷古云風吹城上樹草沒邊城路城裏月明時精靈自去來

冷朝陽

潞州節度薛嵩有青衣善彈阮咸琴手紋隱起如紅線因以名之一日辭去朝陽爲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東流

竇叔向

叔向字遺直京兆人代宗時常袞爲相用爲左拾遺內供奉及貶亦出爲溧水令四子登第群以處士隱毗陵韋夏卿薦之朝德宗擢爲左拾遺代武元衡爲中丞薦呂溫羊士諤爲御史李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群怨吉甫伺吉甫陰事竟爲憲宗所誅群與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傳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叔向寒食日恩賜火云恩光及小臣華燭忽驚春影隨中使星輝拂路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貧

端午日恩賜百索云仙宮長命縷端午降殊私事盛蛟龍見恩深犬馬知餘生儻可續終冀答明時

竇常

常任武陵寒食日次松滋渡先寄劉員外云杏花榆荚曉風前雲際離離上峽船江轉數程淹驛騎楚曾三戶少人烟看春又過清明節算老重經癸

已年幸得桂山當郡舍在朝常詠卜居篇常乃叔向之子

竇鞏

代隣叟云年來七十罷耕桑就暖支羸強下牀滿眼兒孫身外事閒梳白髮對殘陽

寄南遊兄弟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銜山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題破山寺後禪院

歐陽永叔云吾嘗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竟不可得始知造意者難爲工也

丹陽殷璠撰河岳英靈集首列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殷璠云高才而無貴位誠哉是言也曩劉楨死於文學左思終於記室鮑照卒於參軍今常建亦淪於一尉悲夫建詩似初發通莊却尋野逕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惟論意表至如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又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此例數十句並可稱爲警策一篇盡善者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思旣遠占詞又警絕潘岳雖云能敍悲怨未見如此章句也

弔王將軍墓云嫖姚北伐時深入彊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

李約

約汧公勉之子也爲兵部外郎與主客外郎張諗同官每舉杯靜言達旦不寐時韋復君況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三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觀祈雨云桑條無葉土生烟簫管迎龍水廟前朱

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

從軍行云看圖閒教陣畫地靜論邊烏壘天西戍鷹巢塞上川路長唯算月書遠每題年無復生還望翻思未別前又候火起雕城塵沙擁戰聲游軍藏虜騎說番情霜落避池淺秋深太白明嫖姚方虎視不覺說添兵

約雅度簡遠有山林之致在潤州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月夜泛江登金山鼓琴猿必嘯和曾佐庶人李錡幕至金陵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寺中明日謂曰予嘗稱招隱標致昨日遊宴何殊州中約曰某所賞者疏野耳若遠山將翠綠遮古松用綵物裹槎壓泉眼踏泉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慰也性又嗜茶能自煎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炭有焰者曾奉使行陝州峽石縣東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約自江淮竭產致歸洛中扁於小亭號曰蕭齋

陳通方

通方登貞元進士第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播恨之後通方丁家難辛苦萬狀播捷三科爲正郎判鹽鐵通方窮悴求助不甚給之時李虛中爲副使通方以詩求爲汲引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播不得已薦爲江西院官

楊炎

元載末年納薛瑤英爲姬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以龍綃衣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此服也惟賈至與炎雅與載善往往時見其歌舞至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成帝空築避風臺炎亦贈歌云雪面淡眉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山翹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

炎字公南常袞長於除書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禮部侍郎德宗時位宰相

裴度

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嶽廟之闕門大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紀之曰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鼙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樂天求馬裴贈以馬因戲云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引妾換馬之事樂天答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青娥不辭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唱歌

中書即事云有意効承平無功荅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使謝歸耕

韓愈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乃二禽名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鳴於春曉江南謂之春喚催歸子規也

元和十二年裴度宣慰淮西奏公行軍司馬有從軍淮邊中諸篇其間次潼關寄張十二使君詩云荊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破蔡州迴又次潼關上都統相公云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天又桃林夜賀晉公云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數篇皆有奧旨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十四年正月表乞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有次藍關示姪孫湘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

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是歲十月量移袁州刺史酬張韶州詩云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南遷纔免葬江魚將經貴郡須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舟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又留別張使君云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鳴笛急吹催落日清歌緩送感行人已知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

張籍

籍宿江上詩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次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或云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寒衣然相類也

籍字文昌和州人歷水部外郎幹主客郎中

蕃漢斷消息死生長別離句常於遠人處憶得別家時句流光暫出還入地使我年少不須臾句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送裴相公鎮太原云盛德雄名遠近知功高先乞守藩籬銜恩暫遣分龍節署敕還同在鳳池天子親臨樓上送朝官齊出道邊辭明年塞北清蕃落應起生祠請立碑

白樂天讀籍詩集云張公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攻樂府詞舉代少其倫姚合讀籍詩有詩云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

李道昌

道昌唐大曆十三年爲蘇州觀察使一日郡城外虎丘山有鬼題詩二首隱于石壁之上云寄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幽隴幽隴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況

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隔幽顯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生問枯骨王樂成虛言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准敕令致祭道昌爲其文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留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登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垂楊黃鶯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哀哉嗟昔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嗟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覓悲復悲兮萬古塚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怨兮淚霑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是時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云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昧處山北兩孤墳後於寺山之北果有二塚極高大荊榛叢茂詢諸耆老竟不知何姓氏至今猶存皮日休和云念爾風雅魂幽咽能攻文空令傷魂鳥啼破山邊墳陸龜蒙和云豈知猶不死尚能成精文如何孤窆裏猶自讀三墳

陸暢

暢字達夫吳郡人年卑稚所厚竝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皐

又經提諫議林亭云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

初爲江西王仲舒從事拂衣去後遇雲陽公主下降百僚舉暢爲儐相詩皆頃刻而成詠簾曰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夜半可憐潘岳立踟蹰詠竹帳曰碧玉爲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聲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詔作催妝五言曰雲陽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

問妝成未東方欲曉賀內人以其吳音捷才以詩嘲之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宮[illegible]陸暢曰粉面仙郎選尚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六宮大咍別賜宮錦撈伽妍嗤孟各一

暢謂草卑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皐大喜卑榮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皆造成罪名暢上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此得釋段成式曰暢江東人語多差誤人以爲劇語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水服之或曰君爲貴門女婿幾多樂事陸暢曰貴門苦禮法婢子食辣魏殆不可過

李翱

翱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賞逆臘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座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翱詰其事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illegible]曰妾以昆弟夭折委身樂部恥辱先人言訖涕咽情不能堪亞相爲之吁嘆且曰吾韋族姻爾逆命吏其擇衣飾以拄禍延與韓夫人相見[illegible]翱其言語淒悲宛有冠蓋風儀逆於舞榭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自京馳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李渤爲孟郊於張建封云茲有平昌孟郊正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三子皆知言也豈欺天

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爲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凡聖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而後及第有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日之間花卽看盡何其速也果不達

劉叉

劉叉節士也少放肆爲俠嘗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謁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楊巨源

楊巨源以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得名故樂天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深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頭四海半爲兄貧家薙草時時入瘦馬尋花處處行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空名巨源後拜虞郎樂天復以詩賀云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句高難和鶴拂烟霄老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

巨源字景山大中時爲河中少尹

何事慰朝夕不踰詩酒情山河空道路蒂淺共刀

兵韓樂新朝市園林舊第兒向風一點淚寒曉暮

江平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初見拔於常衮後見知於退之元賓輩於四門助教李貽孫序其文曰君之文周詳切於情故敍事重復宜其窮代文柄以發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絕乎子賓早死係辭

逢中寄太原所思詩曰驅馬漸覺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自未甘居情諒猶辛萬里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或曰詹遊大原悅一妓將別約至都相迎故有早晚期相親之句妓思之不已得疾且甚乃刃其髻緘之謂女弟曰歐陽生至可以爲信又作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爲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及詹至如其言示之詹啓函一慟而卒孟簡賦詩哭之序云楊女道訪予常嘆其事玄道賴惜之

袁高

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吁輟耕農耒採採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皴鱗悲嗟遍空山草木爲不春陰嶺牙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從銀臺篤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晨衆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廻遶天涯所獻愈艱劬況値兵革困重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又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伸右高所賦茶山詩也案唐制湖州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曆後始有進奉建中二年高刺郡

進三千六百串并詩此一章刻石在貢焙故杜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笋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歡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官

闞濟美

濟美大曆九年春下第將出關謁座主張謂詩六韻曰謇諤王臣直文明雅量全望爐金自躍愿物鏡何偏南國幽沉盡東堂禮樂宜轉令遊藝士更惜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厚地拜孤賤更誰憐謂覽之問失第之因具以實告謂深有遺才之歎乃曰所投六韻必展後效明年濟美自江東勸駕就試東都謂復主文雜文已文已過然狀帖經濟美辭以不能謂曰禮闈故事亦許作詩贖帖遂命天津橋望洛城殘雪題濟美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既而日勢已晚詩未就謂曰據見在將來一覽稱賞遂唱過廬肅莊謂曰前足下試蠟日祈天宗賦以魯丘對衛賜則子貢也乃作騧字誤矣方悔之明日謂曰天寒急景諸君文卷不成未可以呈宰相請重送納既而索舊卷則騧字上朱點在焉易卷之意蓋有在也到闕謂擢濟美曰前日春闈遺才所投六韻不敢暫忘幸副素懷矣濟美紀其事曰前朝公相許與定分一面不忘濟美哉

裴交泰

長門怨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吹北宮愁花箋曰近日舉場詩尤新章孝標對月云長安一夜千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有類乎裴交泰

裴貞元間詩人

劉寬 紀事作卓

卓莊載寬長門怨云淚滴長門秋夜長愁心和雨到昭陽淚痕不學君恩斷拭却千行更萬行

元稹

稹聞西蜀薛濤有辭辯及爲監察使蜀以御使推鞫難得見爲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泊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蛾眉秀生得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後廉問浙東乃有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容華莫比元贈詩曰新妝巧樣畫雙蛾謾裹常州透額羅正面偷匀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波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迴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卽羅嗊之曲也元云在淛河七年因醉題東武亭詩曰役役行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歸得不是戀鱸魚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戀鱸魚乃好鏡湖春色耳謂採春也

公先娶京兆韋氏字蕙叢韋逝爲詩悼之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出本事詩

樂天在洛大和中稹拜左丞相自越過洛以二詩別樂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云自識君來三度別這回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回相見無未幾死於鄂樂天哭之曰始以詩交終以詩訣茲筆相絕其今日乎

朋指貞元舊朝士幾人同見大和春 感舊句 兒歌楊柳葉妾拂石榴花 句 遠路事無限相逢唯一言月色照榮屏長安千萬門 送白公句

白居易

張爲以居易爲廣大教化主取其諷諭詩云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知巧言誣人罪至死人不疑掇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謀李斯陰德既必報陽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

狀明卽有所辟除卽有神祇訶見勿私喜見得而誅之

又取得意減別恨半酣還遲程之句又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之句又長生不似無生理休向青山學煉丹之句又白髮鑷不盡根在愁腸中之句又與薛濤云我省山勢接雲霓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樂天不爲李皇公所喜每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開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廻吾心矣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睹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披卷讀其芳草詩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嘆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之詞也孟郊賦性褊狹其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之詞也然則天地又何嘗疑邪邪自疑耳

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樂天賦詩有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至於高年又賦詩曰失盡白頭伴長成紅粉娃因爲楊柳詞以託意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又爲詩云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移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見兩星洛下文士無不繼作韓常侍琮時爲留守亦有詩和云折柳歌中得翠條遠移金殿種青霄上陽宮女含聲送不分先歸舞細腰盧貞和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示意也

全唐詩話卷之二

全唐詩話卷之三

牛僧孺

樂天夢得有除夜詩僧孺和云惜歲歲今盡少年應不知淒涼數流輩歡喜見孫兒暗減一身力潛添滿鬢絲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

元和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十人登科其後僧孺李宗閔王起賈餗四人皆相大拜相先是白居易在翰林爲考校官後僧孺罷相出鎮揚州居易在洛中有詩云北闕至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閣春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吏立班迎闕外君彌重樽前我亦榮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

公始至京謁韓文公皇甫員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對曰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二公良久曰可於客戶坊稅一廟院公如所教二公復詣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或云僧孺登第與同輩登政事堂宰相曰掃廳奉候

樂天求事於維揚僧孺先有詩曰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樂天云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答思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奇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恨公逢我不教狂

李紳

紳初以古風求知於呂溫溫見齊煦誦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

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孫號短李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武宗時爲相居位四年出鎮淮南卒

憶夜直金鑾奉詔承旨詩云月當銀漢玉繩低深聽簫韶碧落齊門壓紫垣高綺樹閣連青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定新恩促換題明日獨歸花路遠可憐人世隔雲泥

劉禹錫

長慶中元微之夢得韋楚客同會樂天舍論南朝興廢各賦金陵懷古詩劉滿引一杯飲已卽成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而今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君子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再遊玄都觀絕句并序云余貞元二十一年爲屯田郎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僊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復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惟兎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云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禹錫嘗對賓友每吟張博士籍詩云藥酒欲開期好客朝衣暫脫見閒身對花木則吟王右丞詩云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白二十二好余秋水詠云東屯滄海闊南瀼洞庭寬余自知不及韋蘇州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皆避洞庭雖爲一篇思杜員外落句云年去年來洞庭上白蘋愁殺白頭人鄙夫之言有愧於杜公也楊茂卿校書過華山詩曰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秋此實爲佳句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攜妓還洛陽後却還錢塘故禹錫戲答云其那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

沈存中曰禹錫觀霓裳羽衣曲云三鄉陌上望僊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雨作霓裳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州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詩人不復措辭矣禹錫金陵五題并序云

禹錫字夢得附叔文擢度支員外郎人不敢斥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禹錫貶連州未至斥朗州司馬作竹枝詞武元衡初不爲宗元所喜自中丞下除右庶子及是執政禹錫久落魄乃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又敘張九齡事爲詩欲感諷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乃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嘗路不喜出爲播州易連州徙夔州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遊玄都觀詩有兎葵燕麥之語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裴度薦爲集賢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會昌初檢校禮部尚

賈寧

故園思如此若爲天外心（寄白公句）湖上收宿雨（句）故人日已遠宵下塵滿琴坐對一樽酒恨多無力斷暮蹤黃色迥露重月華深萬境與羣動此時情豈任（寓懷）禪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見聽時心秋堂境寂夜將半雲去蒼梧湘水深（聽琴）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夢得曰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餐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夢得曰韓碑柳雅余爲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中鼓角聲和平美刺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云始於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以見平淮之年

陳潤

送駱徵君云野人膺辟命溪上掩柴扉黃卷猶將去青山豈更歸馬留苔蘚迹人脫薜蘿衣他日相思處天涯望少微

潤大曆間人終坊州鄜城縣令棄天之外祖也丈夫不感恩感恩寧有淚心頭感恩血一滴染天地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賈島

島字浪先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能詩猶變格入僻以矯艶於元白來洛陽韓愈教爲文去浮屠舉進士終普州司戶島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貳及與平曾等爲十惡逐之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幷鳶鳥俱懷害爾情大中末授遂州長江簿初之任届果州守者厚遺之島獻感恩詩曰號筆奏終非獨案軍城未曉啓重門何時却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舞筵收雨點貔貅閒外卷雲根逐遷屬吏隨賓列猶擁扁舟不忘恩自長江遷普州司倉方干自鏡湖寄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處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閑曹猶得醉溝倖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島至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於傳舍

島詩有警句韓愈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幷州是故鄉

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何日到行客替生愁晉公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島方下第或以爲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晉惡其不遜島爲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島有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閒由是振名（武月非延之詩）

題杜司戶亭子云拂頭枕是溪邊石井底泉過竹下池宿客未眠過夜半獨聞山雨到來時

題李款幽居云閒居少鄰並草徑入荒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哭孟郊云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

夜半長安雨燈前越客吟（題吳處士句）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句）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句）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句）傳聞別多日故人無少年（句）

李正封

唐文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陳修已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修已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退之正封從軍有曉秋歸城聯句詩正封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碁月暗秋城柝遙爲琴箏

正封字中護終監察御史

崔護

護字殷功貞元十二年登第終嶺南節度使

沈存中云唐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煉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去至今所傳有此兩本惟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作詩大率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爲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故多行前篇（筆談）

張又新

又新字孔昭薦之子附逢吉權臣汀州刺史又附李訓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

時號又新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又新嘗作廣陵從事有佐酒妓與致情後二十年罷江南郡舟過廣陵適李紳鎮淮南又新方懼其舊已而又遇風漂沒二子紳憫然復書同瑞淚不念之辭恩因悵悲刺浦沉淪之事郡宵惆然宴邊舞月廣所謂酒妓者猶在席又新以指染酒御席爲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陽玳瑁筵李即命妓歌以送酒

柳公權

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旣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

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我上大悅令宮人上前拜謝之

文宗時充翰林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之

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諸學士屬和帝獨諷公權兩句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壁上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

公權字誠懸卒於太子太保

陸鴻漸

太子文學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多聞學贍詞逸詼諧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湯器之間云宜茶足利至大和中復州有一老僧云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唯羨西江水長下金陵城下來鴻漸又撰茶經三卷行於代今爲鴻漸形因目爲茶神有售則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章孝標

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孝標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持詩展轉吟諷庾重典禮曾孝標來年登第詩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向誰家門戶飛孝標及第除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尋爲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真笑白頭人改爲還似且曰我將老成名似我若逸詎能

久乎及還鄉而逝武曰前有八元後有李摠皆糾黨人後同姓而皆不遂

李紳鎮揚州請孝標賦春雪詩命題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飄粘窓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

長安秋日云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烟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右二詩率非又玄集取之

施肩吾

肩吾洪州人元和十年登第以洪州西山羽化之地慕其真風高蹈於此爲詩奇麗著百韻山居詩才情富贍如荷翻紫蓋搖波面濤瑩青刀插水湄又烟粘薜荔龍鬚軟雨壓芭蕉鳳翅垂

隋曲有陳勸盞唐曲有突厥盞阿鵲盞或云閩中人謂好爲盞故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蓋箇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鹽杖

舉

孟簡

元和中簡將試詣日者卜之曰近東門者即得之矣既入即坐西廊廻睨忽得疾歸坐語與矜篇見其姓即東門也乃擢上第

簡字幾道德州人元和中爲戶部侍郎以贓貶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卒尤工詩尚節義

張蕭遠

觀燈云十萬人家火燭光門門開處見紅妝歌鐘喧夜更漏暗羅綺滿街塵土香星宿別從天畔出蓮花不向水中芳寶釵驟馬多遺落依舊明朝在路傍

蕭遠元和進士登第與舒元輿善假俱美出處播言

泰雲寂寂僧還定盡日無人鹿過林句日暮風吹官渡柳白鴉飛出石牆頭句雙雙白燕入祠堂孔石劉玉女祠句右張爲取作主客圖

許康佐

元稹酬許五康佐詩云猿啼三峽雨蟬報兩京秋珠玉慚新贈芝蘭忝舊遊他年問狂客須向老農求

康佐以中書舍人爲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親禮帝讀春秋至閽弑吳子餘祭問閽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强不敢對帝嬉笑後問李訓訓曰閽君不近刑人以爲輕死之道帝曰朕近刑人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内謀剪除矣康佐終禮部尚書

張南史

陸羽宅秋雨中探韻云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閒園偶辟强已被秋風教憶鱠更聞寒雨勸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徒沾九月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幾處有垂楊

南史字季直幽州人以試參軍避亂居揚州再召未赴而卒

徐凝

范攄言樂天爲杭州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植於庭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會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閑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萼在含芳直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歸時張祜傍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藺之鬬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凝爲元祜次耳祜曰祜詩有地勢遥尊岳河流側讓關又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

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凝遂擅場祜歎曰榮辱糺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不隨鄉賦矣白又以祜宮詞四句皆數對未足奇也後杜牧守秋浦與祜爲詩酒友酷吟祜宮詞以白有非祜之論常不平之乃爲詩以高之曰睫在眼前人不見道於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曰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杜盛言其美者欲以狗其於白而曲成於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教佐於祜耳潘若沖郡閣雅談云凝官至侍郎多吟絕句嘗吟廬山瀑布瀑實人口又題處州縉雲山黃帝上昇之所鼎湖巖黃帝鑄鼎處也有池在山頂詩云黃帝旌旗去不回空餘片石碧崔嵬有時風捲鼎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自後無敢題者凝送馬向遊蜀云遊子去咸京巴山萬里程白雲連鳥道青壁遶猿聲雨露經泥坂烟花帶錦城工文人共許應免蜀中行

青山舊路在白首醉還鄉劉白公句試到第三橋便入千頃花

宿利上人房云浮生不定若蓬飄林下真僧偶見招覺後始知身是夢更聞寒雨滴芭蕉

令狐楚

楚自翰林學士拜相子綯自湖州召入翰林爲學士開成拜相渭南尉趙嘏獻詩曰鄧在鄉雲水在盛代天才業本詩談笑同伊陟傳家戶秀北王商入貴圖畫夜是晨同綸縉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張仲素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送春辭云日日人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樽酒

不用惜花飛

閨人思云愁見遊空百丈絲春風挑斷更傷離閑花落遍青苔地盡日無人誰得知

仲素字繪之建封之子憲宗以仲素段文昌爲翰林學士韋貫之曰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擢之後終中書舍人

郎士元

送張南史云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花不棄貧蟲聲粘戶網鼠跡印牀塵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

士元字君冑中山人寶應中選畿縣官詔試中書補渭南尉歷拾遺郢州刺史

高仲武云士元員外河嶽英奇人倫秀異自家肅國遂擁大名右丞已後與錢郎于長句爲樹以下出使作牧二公無詩祖餞時論鄙之兩公詩體大約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閑雅近於康樂如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林又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可齊衡古人掩映時輩又蒼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古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矣

送彭將軍云雙旌漢飛將萬里授橫戈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鼓鼙悲絕漠烽火隔長河莫斷陰山路天驕已請和

于良史

春山夜月云春山多勝事賞翫夜忘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興來無遠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鐘鳴處樓臺深翠微

冬日寄李贊府云地際朝陽滿天邊宿霧收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北闕馳心極南圖尚旅遊登臨思不已何處得銷憂

閑居寄薛據云隱几讀黃老閑齋耳目清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兩洗山林溼鴉鳴池館晴晚來

因縣巷行衆至西城
高仲武云艮史詩淸雅工於形似如風兼殘雪起
河帶斷冰流吟之未終皎然在目

舒元輿

大和九年誅王涯等仇士良愈專恣文宗惡之雖
登臨遊幸未嘗爲樂武瞼目偶語左右莫敢進問
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
無復侍臣知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拆者如語含者
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
歎息泣下沾衣

李賀

杜牧之序其文集云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
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
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
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
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
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
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
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
時有以激發人意而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
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
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
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
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柳宗元

雪詩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
釣寒江雪（觀鄭谷亂飄僧舍之句不侔矣東坡居士云）
子厚死三年愚溪無復異時矣劉夢得聞之賦三
絕云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迴隔簾惟
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草聖數行留壞壁木
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寞出樵
車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靑苔日日多縱有鄰人

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邵眞

尋人偶題云日昃不復午落花難歸樹人生能幾
何莫厭相逢遇
眞爲李寶臣成德軍掌書記寶臣死其子惟岳與
田悅李正已拒命眞諫之惟岳遣使與作奏復爲
將吏所沮德宗詔張孝忠朱滔合兵討惟岳大敗
其衆惟岳召眞議歸順悅遣扈岌來責惟岳且欲
斬眞惟岳懼斬眞以謝焉其後王武俊表其忠贈
戶部尚書

李宣遠

宣遠貞元進士登第并州路作云秋日并州路黃
榆落照間蕃城吹角罷數騎射鵰還帳幙遙臨水
牛羊自下山征人正垂淚烽火起雲間

王建

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請來金
鳳紙殿頭無事不教書　延英引對碧衣郞江硯
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裏過茶湯
　少年天子愛邊功親到凌烟畫閣中爲見勳臣
寫圖本長教殿裏作屛風　新調白馬怕鞭聲供
奉騎來繞殿行爲報諸王侵早起隔門催進打毬
名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
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　魚藻宮中鎖翠娥
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
漸多　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
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宮人早起笑相
呼不識堦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
此間無　日高殿裏有香烟萬歲聲來動九天妃
子院中初降誕內人爭乞洗兒錢　銀燭秋光冷
畫屛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凉如水臥看牽
牛織女星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淚盡羅巾

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
熏籠坐到明　鶯鶯飛上皆然碧寢宮娥姿泉
翡元是吾皇金彈子海棠花下打流鶯
建初爲渭南尉値王樞密者盡宗人之分爲彼我
不均復懷輕誚之色忽過飲樞密深憾其譏乃曰
吾弟所作宮詞天下皆誦於口禁掖深邃何以知
之建不能對復爲詩以贈之乃脫其禍建詩曰先
朝行坐鎭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
著進來龍馬每教騎常承密旨還家少獨對邊情
出殿遲不是官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

李濬（紀事作李睿）

高仲武云李濬卑履貞素放情江湖郡國交辟濬
辭不起有唐高人也詩體幽遠與用深因詞寫
意窮理盡性於詠物尤工如受氣何曾異開花獨
自遲所謂見而不傷國風之深者也
濬爲李勉永平從事濬秋夜宴王郞中宅賦得寒
中菊云衆芳春競發寒菊露偏滋受氣何曾異開
花獨自遲晚成猶有分欲採未過時忽棄東籬下
看隨秋草衰
長安春雪云千門萬戶雪花浮點點無聲落瓦溝
全似玉塵消更積半成冰片結還流光含曉色淸
天苑輕逐微風繞御樓平地已霑盈尺潤年豐須
荷富民侯

蘇郁

鸚鵡詞云莫把金籠閉鸚鵡個個分明解人語忽
然更向君前語三十六宮愁幾許
和戎詩云關月夜懸靑塚鏡寒雲秋薄漢宮羅君
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雛轉更多
郁貞元元和間詩人十二樓藏玉堞中鳳凰雙宿
碧芙蓉流霞淺酌誰同醉今夜笙歌第幾重（步虛詞）
吟倚兩殘樹月收山下村

韋丹

丹字公明京兆人幼孤從外祖顏眞卿元和中帥
江西功第一
丹與東林靈澈上人爲忘形之交丹嘗爲思歸絕
句以寄澈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
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澈奉酬詩曰
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王播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飱
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鎭
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者皆以碧紗羃其詩播繼
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
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上堂已了
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
始得碧紗籠（出摭言）

周匡物

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下進士
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家貧徒步應舉至錢塘乏僦
船之資久不得濟乃題詩公館云萬里茫茫天塹
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
兩信潮郡牧見之乃罪津吏

劉言史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云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
喪于南朝壞于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荀不能求
古於建安卽江左矣荀不能求麗於江左卽南朝
矣或過爲艷傷麗病者卽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
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
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眞非世間語也
自李太白百歲有是業者彫金篆玉牢奇籠怪百
鍛爲字千鍊成句雖不追躡太白亦後來之佳作
也其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先生姓劉氏名言
史不詳其鄕里有所歌詩千首其美麗恢瞻自賀

外世莫得比王武俊之節制鎮冀也先生遊之武俊雄健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置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於野武俊先騎驚雙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鴨聯墜於地武俊歡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一言以識耶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爲禰正平鸚鵡賦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生詔授棗强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强亦如范萊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南也少與先生遊且思相見命列將以襄之髹器千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爲漢南相府賓冠隴西公日與之爲飲宴其獻酬之儀歌詩大播於當時爲隴西公從事或曰以某下走之才誠不足汚辱重地劉棗强至重必以公賓銜於幕吏之上何抑之如是公曰爲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劉也然視其狀有不足稱者諸公視某與劉分豈有間哉然反爲之惜其游耳後不得已問先生所欲爲先生曰司功掾甚閒武可承與相國由是掾之雖居官曾安見與從事儀等後從事又曰劉棗强縱不容在賓署承乏於掾曹誠矣矣不疏整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奏焉詔下之日先生不恙而卒相國異之慟曰果然止掾曹然吾愛客甚之有加等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關後先生歿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於襄陽襄陽邑人劉永高士也常述先生之道業常詠先生之歌詩且歎曰襄之人只知有浩然甚不知有先生甚恐百歲之後湮滅而無聞與荆棘凡骨爛吾子之文吾當刊焉日休幸存既撰實錄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强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爲劉棗强碑

劉猛

月生十五前日望光彩圓月滿十五後日畏光彩瘦不見夜光色一樽成瓣酒匣中苔背鏡光短不照空不惜補明月慙無此良工句　月生　自念數年猶兩手中藏鈎於心且無恨他日爲我若老傳童歌連涇赤兵象夜夢戈甲鳴苦不厮年長句　苦雨　胡梳一把白夜濕千滴雨可趾垂拱將老作任家女殘句

元微之劉猛見送詩如云神劍土不蝕異布火不燒其推重如此

李餘

長安東門別立馬生白髮句　霽後軒蓋繁南山瑞烟發句　嘗聞車馬繁土薄疲水聲句

餘登長慶二年進士第蜀人也張籍送餘歸蜀詩云十年人詠好詩章今日成名出舉場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山橋曉上蕉花暗木店晴看芋葉光鄉里親情相見日一時攜酒上高堂

又賈島送餘往湖南云昔去候溫涼秋山滿蜀鄉今來從辟命春物變涔陽岳石挂海雪野楓堆渚檣若尋吾祖宅寂寞在瀟湘

李涉

題鶴林寺僧室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晚泊潤州聞角云孤城吹角水茫茫曲引邊聲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雁海門斜去兩三行

但將鐘鼓悅私塵肯以犬羊爲國羞句　尼父未適魯儀儀棲遲津徒懷教化心紆鬱不能伸一遇知己言萬方始喧喧至今百王則孰不挹其源句

劉昭禹

昭禹字休明婺州人也少師林寬爲詩刻苦風雪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

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心

求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爲幸使署天策府學士歸州刺史卒于桂州幕中有詩三百首

孫昌胤

和司空曙劉慎虛九日送人云京邑歎離群江樓喜遇君開筵當九日泛菊外浮雲朗詠山川霽酣歌物色曛君看酒中意未肯喪斯文

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

昌胤登天寶進士第

嚴休復

揚州唐昌觀玉蕊花折有仙人遊悵然成二絕云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目斷未逢真不如滿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又羽車潜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覩舜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霧鬟元和中見一女子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直造花所佇立良久命小童折花數枝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是可以行矣行百步許遂不復見休復有詩元稹之和云弄玉潛歸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恐嚴郎卜得知

樂天詩云羸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潜歌弄花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朱慶餘

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擇留二十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皆繕錄諷詠遂登科慶餘作閨意一篇以獻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足時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海內矣

又題王侯廢宅云古巷戟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新新燕來巢屋唯有閑人去看花空庭欲摧塵滿榻小池初漲草侵沙繁華事歇皆如此立馬踟躕到日斜

送韓餘歸越云東南路遠幾日到鄉中有寺山皆遍無家水不通湖聲蓮葉雨野氣稻苗風州縣知名久爭邀與客同

楊虞卿

過小妓英英墓云哀哀騎馬出皇都聞說埋花在路隅別我已爲泉下土思君猶似掌中珠四弦品柱聲初絕三尺孤墳草已枯蘭質蕙心何所在焉知過者是狂夫樂天春得詩有和章

樂天云人間有夢何曾入泉下無家豈是歸墳上少啼留取淚明年寒食更沾衣

夢待云但見好花皆易落從來尤物不長生望華夜直衣衾冷雲雨無因入禁城

虞卿字師皐虢州人佐吳善請重宗閔倚爲相穆宗引爲右司郎中宗閔倚之號黨魁爲京兆尹以罪貶虔州司戶參軍死

楊汝士

唐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汝士建節後詩云抛卻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窣雲開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而今老大騎官馬羞向關西道姓楊寶曆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賦詩席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座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屏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廣雖云盛詎有茲庭醉緑醽其日大醉歸謂其子

弟曰吾今日壓倒元白〔時號劉侍〕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元顧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張志和

漁父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云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又云霅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着荷衣不歎窮又云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又云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嚴維

維字正文越州人與劉長卿善長卿對酒寄維云陋巷喜陽和衰顏對酒歌懶從華髮亂閒任白雲多鄒簡容垂釣家貧學弄梭門前七里瀨早晚子陵過維答云蘇耽佐郡時近出白雲司藥補清羸疾窗吟絕妙詞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欲識懷君意朝朝訪楫師〔時劉爲睦州司馬〕

李播

播以郎中典蘄州有李生攜詩謁之播曰此吾未第時行卷也李曰頃於京師書肆百錢得此遊江淮間二十餘年欲幸見惠播遂與之因問何往曰江陵謁盧尚書播曰公又錯也盧是某親表李慚悚失次進曰誠若郎中之言與荊南表文一時乞取再拜而出

李德裕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德裕頗爲

寒素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出書言〕

鄭還古

還古閒居東都將入京赴選柳當將軍者餞之酒酣以一詩贈柳氏之妓曰冶豔出神仙清聲勝管絃詞輕白紵曲歌遏碧雲天未擬生裴秀何如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謂甚曰專俟榮命以此爲賀未幾還古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即遣入京及嘉祥驛而還古物故乃放妓他適適史載還古初娶柳氏女嘉會之初娶娶房氏後柳罕再娶東都李氏屬房直溫爲東洛少尹李之舅也禮宴皆房主之始知皆娶之前定也

還古登元和進士第

裴休

贈黃檗山僧希運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江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休會昌中官于鍾陵請運至郡以所解一篇示之師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問其故曰上乘之印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於虛空其中照耀靜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其後休錄之爲傳心法要云

休字公美孟州人大中六年爲相能文章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曰休真儒者

薛宜僚

宜僚以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至青州悅一妓段東美賦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又一年到外國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數日而卒櫬至青段奠之一慟而卒

九老會胡杲

九老會賦詩云閒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愁年最出羣霜鬢不嫌杯酒興白頭仍愛玉爐薰徘徊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意卻勤鑿落滿斟判酩酊香囊高挂任氤氳搜神得句題紅紙望景長吟對白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懷州司馬年八十九〕

吉皎

休官罷任已閒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不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筯謳歌任褐裾寧用管絃來合雜自親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詠詩成不住書借問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後更何如〔前衛尉卿致仕年八十八〕

劉眞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尚知心未退吟詩猶覺力完全閒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揮毫象七賢山茗煮時秋霧碧玉杯斟處綵霞鮮臨階花笑如歌妓傍竹松聲當管絃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前磁州刺史年八十七〕

鄭據

東洛幽閒日暮春邀歡多是白頭賓官班朱紫多相似年紀高低次第勻聯句每言松竹意停杯多說古今人更無外事來心腑空有清虛入思神醉舞兩迴迎勸酒狂歌一曲會閒身今朝何事偏情重同作明時列任臣〔前龍武軍長史年八十五〕

盧貞

三春已盡洛陽宮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朵嫩桃迎曉日萬株垂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高亦共同對酒歌聲猶覺妙玩花詩思豈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翁但願蘇耶常滿酌煙霞萬里會應通〔前侍御史內供奉官年八十二〕

張渾

幽亭春盡共爲歡印綬居身是大官遊跡豈勞登

遠岫垂絲何必坐溪磯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每況襟懷同宴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垂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不須鋪錦帳斯筵堪作畫圖看〔前永州刺史年七十七〕

白居易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裏無金莫嗟歎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壯飲到三杯氣尚麤鬼與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卻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居易刑部尚書致仕年七十四〕

樂天退居洛中作尚齒九老之會其序曰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余亦次焉於東都敝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六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時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樂天云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與前七老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猶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年九十五歲〕又云時祕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全唐詩話卷之三終

全唐詩話卷之四

項斯

斯字子遷江東人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

蒼梧雲氣詩云何年貴作愁漠漠便難收數點山能遮平鋪水不流溼連湘竹暮濃蓋舜墳秋亦有思鄉客看來盡白頭

滕邁

湖州崔芻言郎中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者劉採春女善歌楊柳枝詞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詠滕邁郎中一首云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吹雲溪子曰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堂前斜帶風滕郎中又云陶令門前晉接䍦亞夫營裏拂旌旗但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是以姚合郎中吟道傍亭子詩云南陌遊人迴首去東林遊者杖藜歸不稱亭而意見矣

邁登元和進士第

裴思謙

思謙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染桂枝香

思謙開成三年登進士第

廖有方

有方元和十年失意遊蜀至寶雞西界逆旅逝者書歎記之曰余元和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惙也問其疾苦住止對曰辛勤數舉未遇知音眄睞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絶而逝余乃鬻所乘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臨歧悽斷復爲詩曰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明年李逢吉擢有方及第厝之義士也交州人柳子厚以序送之

姚合

張籍寄合詩云病來辭赤縣案上有丹經爲客燒茶竈教兒掃竹亭詩成添舊卷酒盡臥空瓶闕下今遺逸誰占隱士星

武功縣閒居云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連舍惟藏架侵牆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書題

又云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銷醉臥慵開眼閒行懶繫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且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

方干哭姚監云入室幾人成弟子爲儒是處哭先生

宋雍

范攄云宋雍初無令譽及聲瞽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宋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以爲四背或云因倒然辭意悉爲佳致盧公詩云顧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詩曰唯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曰細雨溼衣看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雍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段文昌

文昌父鍔爲江陵判文昌自渚宮客遊成都韋南康與奏釋褐爲賓從後劉闢逆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椅曰此猶不足與君坐文昌遂請歸闕至興元西鵠鳴驛有僧倚巴山若有前讖謂文昌曰去日既逢梅葉綻來時應見杏花開至京屢升擢自相位拜劍南節度西至鵠鳴僧已物故杏花方盛

文昌鎮蜀有題武儋寺西臺詩云秋天如鏡空樓閣盡玲瓏水暗餘霞外山明落照中鳥行看漸遠松韻聽難窮今日登臨意多歡語笑同

劉郇伯

郇伯與范鄭郎中爲詩友范曾得一句云歲盡天涯雨久而莫屬郇伯曰何不曰人生分外愁范甚賞之（出北夢瑣言）

陳孝博

恩賜魏文正公諸孫舊第以導直臣云何衛國遺水池館主他人天意能酬德雲孫喜庇身生前由直道歿後振芳塵雨露新恩日芝蘭故里春勤庸流十代光彩映諸鄰共賀升平際從茲得諫臣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參宜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皆合朕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心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宜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伏願明勅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憲宗深然之其後有司以爲詩題試進士

郭良驥

自蘇州至望亭驛有作云南浦菰蒲遶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岫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莊中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觀詩所載疑李錡叛亂事也

崔嘏

沈眉君與之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珠代之施眉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唐球

球有詩名如庭池洗硯云恰似有龍深處臥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有新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亦佳

何也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爲詩撚藁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吾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纔二三其題鄭處士隱居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木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樽酒老夫顏亦紅贈行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峨嵋衲補雲千片香焚篆一窠戀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鐘後高懸濾水羅題青城山范賢觀云數里緣山不厭難爲尋真訣問黃冠苔鋪翠點仙橋滑松織香梢古道寒晝傍綠畦薅嫩玉夜開紅竈燃新丹爐巳斷泉聲在風動瑤花月滿壇

白敏中

敏中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閑河水九盤收數曲天山千里鎖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夷與蠻魏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羶穹廬遠戍烟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謌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鉉詩云邊城萬里注恩波宇宙羣方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烟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遇聖明千載遇更觀俗阜與時和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意欲以第一人處敏中恨其與賀拔惎爲友惎有文而落魄因密令親知導意俾與惎絶敏中欣然曰如教既而惎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見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醉或語於起起曰我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惎矣遂以第一人處惎而敏中居三焉

魏扶

扶登太和四年進士第大中初知禮闈入貢院題

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牓出無名子削爲五言詩以譏之

馬植

同華解最利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峰時及秋賦傷云特加試五場莫有至者唯盧洪正請試已試兩場而植不解植將家子從事竊笑曰此未可知已而試登山採玉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珷玞剖莫得之公大服其精遂奪解元後洪正自丞郎將判鹺俄爲植所據復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毀手今來鹺務又中老拳植罷安南都護及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有長堤夜月明甚見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卽是陶鎔萬類時遲明則失之矣後自黔南召入爲大理遷刑部判鹽鐵拜相

植字存之爲李德裕所抑頗懟望宣宗立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遂相

崔鉉

魏公鉉元略之子也爲兒時隨父訪韓宜公滉滉指架上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縧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麾宣宗嘗謂侍臣曰崔鉉眞貴人裴休眞措大初李石鎭江陵辟爲戎倅一旦告去旣入京華俄升輸苑遽朝凡三歲石未離荆渚崔旣秉鈞衡石馳牋賀之曰鉉早拜光塵叩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淸言幸吟詠於厚恩辭見循於末契去歲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宵旰初勞嘗陪樽俎之歡將寡永稜已在陶鎔之下光生蹐部喜溢轅門豈惟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字記李潘之詞也

鉉字台碩相武宗與李德裕不叶罷復相宣宗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魏國公宣宗於太液亭上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識者莫不榮之

裴夷直

夷直字禮卿文宗時爲右拾遺張克勤以五品官推與其甥夷直時爲禮部員外郎劾曰是開役日貲爵之端詔聽遂着於今爲中書舍人武宗立視冊牒不肯署出刺杭州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夷直戲唐仁烈詩云自知年紀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

楊敬之

敬之字茂孝文宗命爲祭酒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敬之華山賦拔爲韓愈李德裕所稱士林一時傳布

霜樹鳥棲夜空街雀報明句 碧山相倚暮歸雁一行斜句

俞鳧

鳧毗陵人開成進士也卒於烏程令

新濶明鏡覺思苦白雲知句 滄洲迷釣隱紫閣負僧期句 酬難塵易居坐久壁燈青句 滄洲未歸迹華髮受恩心

楊衡

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荅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陵雲步入靑牛谷靑牛道士留我宿可憐夜久月明中惟有壇邊一枝竹宿青牛谷

都無有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一一爲愁開題花樹

哭李象云白鳥黃犬不將去寂寞空餘葬時路草

死花開更幾年後人知是何人墓憶君思君獨不眠夜寒月照靑楓樹

王彥威

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車節鎭者率呼爲麄官大率重內而輕外今東京皇城乾元門舊宣武軍鼓角樓也節度使王彥威有詩刻石在其上曰天兵十萬勇如貔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瀾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坐間靑娥趙國姬寄與長安舊冠蓋麄官到底是男兒彥威自太常博士出辟使府至茲鎭故有是句後梁氏建國其石不知所在薛能亦有謝脊茶詩云麄官寄與眞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洪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爲戶部侍郞邊兵訴所賜不時縑皆敝惡貶衞尉卿俄爲忠武節度徙宣武卒

繁知一

樂天除蘇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秭歸縣繁知一聞居易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書之曰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淸詞居易覩之悵然邀知一至曰歷陽劉郞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而不能罷郡經過悉去千餘詩但留四詩而已沈佺期詩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新圖谷荒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如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堂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館曉蒼蒼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淸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李端詩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廻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度水樹色暮連空悲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居易吟四篇與繁生同濟卒不賦詩

雍裕之

野酌亂無巡送君兼送春明年春色至莫作未歸人春晚送客

裕之正元後詩人也

張祜

題金山寺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入潼關云都城三百里雄險此迴環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關秦皇曾虎視漢祖昔龍顏何處最兒華干戈自不閑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祐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卽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帝崩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櫬櫬至乃舉祐爲孟才人歎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吊舊才人

寧哥來云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眞簾下畏人猜黃綢綽指河西樹不信寧哥回馬來

感王將軍柘枝妓歿云寂寞春風舊柘枝舞人休唱曲休吹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肢今來坐上偏惆悵曾是堂前教徹時

祐長慶中深爲令狐楚所知楚鎭天平自草薦表令以詩三百篇隨狀表進祐至京屬元稹在內庭上問之稹曰祐雕蟲小巧壯夫不爲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東歸有孟浩然身更不疑之句

李商隱

楊大年云義山詩陳怨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鬬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數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大年又曰鄧帥錢若水舉賈誼兩句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錢云措意如此後人何以企及鹿門先生唐彥謙爲詩纂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愴蓋其一體也然警絕之句亦多有義山少遊投宿逆旅主人會客召與坐不知其爲義山也酒酣席客賦木蘭花詩義山後就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坐客覽之大驚詢之乃義山也

劉得仁

題邵公禪院云無事門多掩陰階竹掃苔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樹向寒山得人從瀑布來終朝天目老擕錫逐雲回

悲老宮人云白髮宮娃不解悲滿頭猶自插花枝曾緣玉貌君王愛準擬人看似舊時

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卒無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又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既終詩人競爲詩弔之

苦曉燈暗露深秋草疎舊山多夢到流水遠愁餘

句 風定一池星

宿宣義里池亭云暮色逮楓亭南山幽竹青夜深斜前月風定一池星島嶼無人跡菰蒲有鶴巢中休便得何必泛滄溟

長信宮云簟涼秋氣初長信恨何如拂黛月生指解鬟雲滿梳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坐聽南宮樂清風搖翠裾

王智興

智興爲徐州節度一日從事於使院會飲賦詩智興召護軍俱至從事屏去翰墨智興曰適聞作詩何獨見智興而罷復以牋陳席上小吏亦置牋於智興前於是引毫立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煙塵獨我知四座驚嗟監軍謂張祐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左右曰書生諂辭耳智興叱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衆生海內名士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

馬戴

送客南遊云擬下何山隱高秋指岳陽蘆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疏雨殘虹影回雲背雁行靈均如可問一爲哭清湘

許宗久困名場咸通末戴佐大同軍幕宗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棄家書授之業驚愕莫知其來皆械郎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戴與姚合善合有詩云天府鹿鳴客幽山秋未歸我知方甚善衆說以爲非臨石聞泉細和風見鶴飛新詩此處得清峭比應稀又有送戴下第客遊詩云昨夜送君處亦是九衢中此日殷勤別前時寂寞同鳥啼寒食雨花落暮春風向晚離人別筵收樽未空戴酬姚合中字韻詩云岐路非人見尚得起心中日憶瀟湘渚春生蘭桂叢鳥啼花半落客散爵方空所贈誠難答冷然一櫂風

鄭顥

顥宰相絪之孫登甲科以起居郎尚主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夢中嘗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續成長韻此一聯杜甫集中詩也大中十年顥放牓後謁假覲省於洛生徒餞長樂驛俄有

紀於屋壁云三十年驛騎一嘶塵來時不鎖杏花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水人稗史云顥細之子尚宣宗女萬壽公主因壽昌節上壽回夢一宮殿與十數人納涼聯句既悟省石門之句十字怪其不詳不數日宣宗奇劒上仙方悟其事乃續爲十韻云間歲流虹節歸將出禁扃奔波流長景瀟灑麥珠庭境象非曾到崇嚴昔未經日斜烏斂翼風動鶴飜翎異兆人爭集涼臺筆不停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災先兆何緣思入冥御爐虛仗馬華蓋負云亭白日成千古金滕閟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御爐式作州賽）未幾顥亦卒

李羣玉

羣玉好吹笙善急就章嗜食鵝及授校書郎東歸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鵝杜丞相悰延中贈美人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聳巫山十朵雲貌態祗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胸前瑞雪燈斜照服底桃花酒半醺不是相如憐賦客肯教容易見文君羣玉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二妃廟題云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玉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風迴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鵑猶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凝黛隔湘川又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羣玉疑春空遂至秋色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時涔陽太守段成式志其事二年後果死於洪井段以詩哭之曰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男女累誰哭到泉臺

羣玉字文山澧州人裴休觀察湖南厚延致之及爲相以詩論薦授校書郎

溫庭筠

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溫八叉多爲鄰鋪假手日

救數人而士行玷缺縉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類此宣皇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稱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杜悰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悰公聞之遺絹千疋曾於江淮爲親表辱之由是改名

王起

和周侍郎見寄云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傳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峰之下欲徵黃

起字舉之元和末爲中書舍人穆宗時錢徽坐貢舉失實貶郡起復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學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議者謂起失職李訓爲相起門生也引與共政文宗尚文好古學時鄭覃以經邃進起以該博顯武宗時自東都召爲尚書判太常卿帝忠遴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服其鑒慈恩寺題名云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故貞元中劉太眞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發詩會昌三年贊皇公爲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勅諫議

大夫陳商守本官權知貢舉後因奏對不稱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敕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蓋賛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

丁稜

公心獨立則天心三轄春闈冠古今蹟署門生皆入室連峰太守別知音同時人皆有擬和希逸字大隱希逸詩螳蜋醉裏破蛺蝶夢中殘牛相在揚州嘗稱之

黃頗

頗爲失第後久方第摭言曰黃頗以洪奧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載劉纂以平漫子弟而折丹桂由斯言之可謂命能通性豈曰性能通命者韓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頗學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觀盧肇爲碑版則嗟之而去頗宜春人與肇同鄉頗富而肇貧同日遵路赴舉郡牧餞頗離亭肇駐蹇十里以俟明年肇以第一名還袁因競渡郎席賦詩云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頗字無頗

鄭畋

馬嵬太眞縊所題詩者多悽感鄭畋爲鳳翔從事日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有宰輔之器

懿宗朝韋保衡路巖忌宰相劉瞻誣以罪黜爲荆南節度畋爲制詞云早以文學叅中殊科風稜甚高恭謹無玷又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恐人知韋路大怒貶畋爲梧州刺史肯劉驩州司戶命舍人李庾爲詞深文痛詆必欲加害爲懿宗厭代僖宗立蕭倣輔政舉瞻自代召歸朝廷至湖南庾典是郡出迎江次䦨亭致酒瞻唱竹枝詞送庾酒命庾醼和庾曰不閑音律瞻曰君惠只解爲制詞也是夕庾飲鴆而卒

畋字台文相僖宗昭宗爲人仁恕姿采如峙王

李棠征

棠征客遊閩越至衢州日雨求宿或指韋氏莊居韋氏杖屨迎賓年八十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每與李生談論或詩或史淹留累夕棠征善談而不能屈也論數十家之作次第至李洪詩主人酷稱善棠征遂吟曰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冷吟儀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翻飛恩明復吟二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氷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余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韋叟憮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游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事後遇李涉博士棠簡一詩因而斂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於戴若思中心藏焉遂隱羅浮經于一紀李既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悅今昔感潸然乃持觴而酹反袂而歌云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乾符辛丑歲苑博客于雲川値棠征細述其事云於韋叟之居覩李博士手翰云棠征後登進士第授

李涉嘗過九江至皖口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云云

劉威

遊東湖處士園林詩云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雞犬翠微中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閑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

威會昌時詩人也

崔郊

郊寓居漢上有婢端麗善音律既貧鬻婢於連帥給錢四十一萬寵眄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値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同歸至於幃幌奩匣悉爲增飾之

來鵬

清明日與友人遊玉粒塘莊詩云幾宿春山逐陸郎清明時節好煙光歸穿細荇船頭滑醉踏殘花屐齒香風急嶺雲飄迥野雨餘田水落方塘不堪吟罷東回首滿耳蛙聲正夕陽

寒食山館書情云獨把一杯山館中每經時節恨飄蓬侵階草色連朝雨滿地梨花昨夜風蜀魄啼來春寂寞楚魂吟後月朦朧分明記得還家夢徐孺宅前湖水東

鄂渚除夜書懷云鸚鵡洲頭夜泊船此時形影共悽然難歸故國干戈後欲告何人雨雪天箸撥冷灰書悶字枕陪寒席帶愁眠自嗟落魄無成事明日春風又一年

杜牧

牧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鎭閒居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咸謁之李高會朝客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邀之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巵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二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氣意閑逸旁若無人牧不拘細行故詩有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吳武陵以阿房宮賦薦於崔郾遂登第郾東都放榜西都過堂牧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回秦地少年多釀酒即將春色入關來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學吹簫牧揚州掌書判官

許渾

金陵懷古云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松楸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登故洛陽城云禾黍離離半野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鴉噪暮雲歸古堞雁迷寒雨下空壕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又初春雨中舟次和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趙二秀才同來因書四韻芳草渡頭微雨時萬株楊柳拂波垂蒲根水暖雁初下梅逕香寒蜂未知辭客倚風吹暗淡使君迴馬溼旌旗江南仲蔚多情調悵望春陰幾首詩

渾睦州人字用晦因詩之後大中三年任監察御

以疾乞東歸終鄧睦二州刺史
入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 句 何郎翠鳳雙飛去三十六宮閑玉簫 句 經年未塟家人散昨日因齋故吏來 句 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

雍陶

詠雙白鷺云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不動頂絲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時林塘得爾須增價況與詩家物色宜

陶蜀川上第後稍薄親黨其舅雲安劉敬之罷巫歸三峽責陶不寄書曰山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字豈無魚陶得詩悖報乃有狐首之思後爲簡州牧自比謝宣城柳吳興賓至則折之閽者亦怠投贊者稀得見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舊閽者以道明言啓之及引進陶詢曰與公脉平生何云相識道明云誦員外之詩仰員外之德詩集中日得相見何偏平生也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陶聞吟欣狎待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誇而好謟馮子匪藝而求知

陶字國鈞大中八年自國子毛詩博士出刺簡州天津橋春望云津橋春水浸紅霞烟柳風絲拂岸斜翠輦不來宮殿閉金鸞銜出上陽花

李遠

失鶴詩云秋風吹却九皐禽一片閒雲萬里心碧落有情應悵望青天無路可追尋來時白雪翎猶短去日丹砂頂漸深華表柱頭留語後更無消息到如今

贈寫御容李長史云玉座塵消硯水清龍髯不動綵毫輕初分龍準山河秀乍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遙驚三朝供奉無人敵

始覺僧歸渥得名

遠字求古大中時爲建州刺史

趙嘏

長安秋望云雲物淒凉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艷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嘏嘗有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果卒于渭南尉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嘏之泊計偕會中元鶴林之遊浙帥窺其姬遂奄有之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絶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嘏方出關途於橫水驛姬抱嘏慟哭而卒塟於橫水之陽嘏字承祐

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 嘏句

韋承貽

承貽字貽之咸通八年登第

省試夜潛紀長句於都堂西南隅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向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頌聲纔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寫難成

段成式

成式紀云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祕丘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假日遊大興善寺因問兩京雜記及遊目記多所遺略乃約一旬尋兩寺以街東興善爲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錄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併寺僧衆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跡遊於此遂絶後三年予職于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一甲周所留書籍揃壞居半於故簡中覩與二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復方刊整捷足續穿宜然十亡五六矣

靖恭坊大興善寺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紫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鄭相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輠脂不可浣相國東門鄭相嘗與丞相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木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曰木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汝自是無汗寶曆末予見說已十五六年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貉子聽經齋時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元幽題此院詩警句三萬遍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

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院亦曰木塔院院門西北廊五壁吳道子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覩之不覺毛戴吳畫中得意處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觀寶池尤妙絶諦視之覺水入浮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攜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跡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

辯吳畫聯句 慘淡十堵內吳生縱狂跡風雲將逼人鬼神如脫壁 柯 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栗黑雲夜窸窣焉知不霹靂 繼 此際忽仙子獵獵衣舄奕妙瞬乍疑生參差奪人魄 希 往往乘猛虎衝梁聳奇石蒼峭束高泉角膝驚欹側 柯 冥獄不可視毛戴腋流液苟能水成河剎那沉火宅

通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爲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貰酒漫遊幹常徵債于王家

戲畫地爲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眞也寺有韓幹畫下生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尤入神又有鬱鐵石及齊公喪一歲子漆之如羅睺羅每盆供日出之寺中彌勒殿齊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其筆蹟不工

平康坊菩薩寺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蹟遒勁如礫鬼神毛髮次堵畫禮佛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殿內後壁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佛殿內槽壁維摩變舍利佛角而轉睛元和末俗講僧文溆裝之筆蹟盡矣故與元鄭公尚書題北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汚無虞臂胛肥置寺碑陰雕飾奇巧相傳鄭法士初起樣也初會覺上人以利施起宅十餘畝工畢釀酒百石列缾甕於兩廊下引吳道玄觀之因謂曰檀越爲我畫以是賞之吳生嗜酒且利其賞欣然而許予以蹤跡似不及景公寺畫中三門內東門神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手也

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爲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速擊二十杵經藏閣規創危巧二塔火珠受十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智增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於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汚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獲之令家人裝治之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力士因留寺中後爲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進入先帝

好古見之大悅命衆於雲韶院寺見有先天菩薩眞本起處鄴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咒雙流縣百姓劉乙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與室立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灰于庭一夕有跡巨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贍仰然後指授之以匠十稔工方就後塑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首首如塔勢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鳥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詳悉畫樣凡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爲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大本

崇仁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裹盧楞伽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中門窗間吳畫高僧韋述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楊垣畫鬼塔天女明睇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長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中書贊東廊北頭散馬不墓見者如將嘶蹀聖僧中龍樹商那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眞畫四面花鳥邊鸞畫藥師菩薩頂上莪葉尤佳塔中藏千部妙法蓮華經

成式字柯古文昌之子博學强記多奇篇秘籍常於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尺周笑之笑而不言竊之密室時窺之則有金書小字報十二時也其博物類此終太常少卿

酉陽雜俎云一夕予坐客以連送聯句爲煩乃命工取細斑竹以白金鍊首如茶挾次遞聯名之予在城時常與客聯句初無虛日小酌求押或窮韻

相角或押惡韻或萬君一盃爲八韻詩謂之雜聯若志於不朽則汰擇砥韻無所得輒已謂之苦聯聯共押平聲好韻不僻者出於竹筒謂之韻牒出賊悉偶行坐客句挾韻厭之語必爲好事者所傳矣因說故相牛公揚州賞秀才蒯希逸詩云蛤蛉醉裏破蛺蝶夢中殘舞坐吟之予因請坐客各吟近日爲詩者佳句有吟賈島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馬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又件翰金鑣在有吟僧無可河來當塞斷一曰盡山一曰皐遠與沙平又聞門落葉深有吟張祜河流側讓關一曰山又泉聲到池盡有吟僧靈準詩有漢水廣秋覺峴山高有吟朱景玄塞鴻先秋去邊草入夏生予吟上都僧元覽寺斷殘潮去又採桑退泉聲又林增秋半宿風雨夜深來予識蜀中客嶷李子舜云寒蛩生易滿秋草長難高

韋蟾

蟾廉問鄂州賓僚祖餞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遂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

蟾字隱桂下杜人大中七年進士登第初爲徐商掌書記終尚書左丞

贈商山僧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李敬方

天台晴望云天台十二旬一片雨中春林果垂秋盡山苗半夏新陽烏晴展翅陰魄夜飛輪坐撲無雲物分明見北辰

勸酒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憂連夜雨又過一年春

汴河直進船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爲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

敬方字中虔登長慶進士第大和中爲歙州刺史大中時傾陶集唐詩類選云李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與元之間獨與前輩相近家集三百首簡擇律韻八篇而已雖前後覽絕或覺多言而典則具存非敢遺棄

李郢

奉陪裴相公重陽日遊安樂池亭云繹帝輕霜翊三台稿院情懷脊衆才蓮沼昔爲王儉府菊籬今作孟嘉杯寧知北闕元勳在虞陽甫何等北闕大郎卻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吐茵還醉酊日斜空從錦衣回

贈羽林將軍云虬鬚憔頓羽林郎曾入甘泉侍玉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嘶仙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霜惟有桓伊江上笛卧吹三弄送殘陽

郢字楚望大中進士終於御史

杜牧之湖南正初招郢云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雲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爲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看著白蘋牙欲吐雪舟相訪勝閒行

李洞

上崇賢曹郎中云閒坊宅枕穿宮水聽水分衾蓋蜀繒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刑曹樹晚千年井華岳樓開萬里冰詩句變風官漸緊夜濤春盡海邊藤

洞唐諸王孫也嘗遊西川慕賈浪仙爲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爲終南山詩二十韻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劇竹煙嵐凍偏涼雨雹壓邊平井風闕冷射五侯廳贈司空侍郎云馬飢餐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簾清落月敲松紫閣書又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徹射鵰上高僕射

日征南破虜漢功臣提劍歸來萬里身閒倚凌煙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後曰槃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送人歸東南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時人但誚其僻澀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之予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韻著稱進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悲所鄙而喜所許

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前獻詩云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所致裴公贊也洞慕賈島鑄其像頂戴常念賈島佛

送僧遊南海云春往海南邊秋聞半路蟬鼠吞洗鉢水犀觸點燈船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長空卸歸日松偃舊房前

長孫翺

長孫翺朱慶餘各有宮詞翺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曰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對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崔魯

華清宮詩云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

門橫金鎖悄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

岸梅云含情含怨一枝枝斜壓漁家短短籬惹袖尚餘香半日向人如訴雨多時初開偏稱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行客見來無去意解帆煙浦爲題詩

高蟾

鄭谷贈詩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君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玄暉蓋蟾有宮詞

云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疏

蟾初落第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春風怨未開洎尚亦有下第詩云齡花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擢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時謂蟾舞躁競心役登第乾符中爲中丞

全唐詩話卷之四 終

全唐詩話卷之五

于武陵

孤雲詩云南北各萬里有雲心更閑因風離海上伴月到人間洛浦少高樹長安無舊山徘徊不可住漠漠又東還

客中云楚人歌竹枝遊子淚沾衣異國久爲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返千樹葉皆飛南渡洞庭水更應消息稀

李頻

過四皓廟云東西南北人高跡自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

劉魯風

魯風江南投謁所知頗爲典客所沮因賦一絶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肯通

自正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豪氣罵吻遊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嵓傑柳宗郝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者以見當時諸侯爭取譽於文士也若外重內輕之牙蘖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一第之失至挾方鎭劫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詠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

褚載

雲詩云盡日看雲首不擡無心都大似無才可憐光彩一片玉萬里青天何處來

賀趙觀文重試及第云一枝仙桂兩回春始覺文章可致身已把色絲要上第又將綵筆冠羣倫龍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燒轉更新今日街頭看御柳大能榮耀苦心人

陸威爲鄭官載以文投獻載字犯其家諱威因覽然載尋以啟致謝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

載字厚之登乾寧進士第

汪遵

遵幼爲吏許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善爲絕句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間遇遵於途訊曰何事至京遵曰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後遵成名五年棠始登第

泰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爭及堯階三尺高遵長城詩也得名於時

遵宣城人登咸通七年進士第許棠其鄉人也平泉花木好高樹少縱橫滿目前惆悵人間不平事今朝身在海南邊遵題李太尉平泉莊詩也

盧渥

渥字子章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

列乾符初毋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府觀察使弟沼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弟沅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弟沼自監察御史詔書叠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陝郊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牙設祖筵洛城爲之一空都人聳觀亘數十里渥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空秉鉞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靜谷聲偏響旆映晴山色更紅別後定知人易老滿街榮樹有遺風

渥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達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斂身避之帝呼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宗請詩卷袖之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渥今主司擢第宰臣閱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具陳其由時亦不以爲忝

滕倪

滕倪苦心爲新詩嘉聲早播遵之吉州謁宗人太守郡中遵遇每吟其句云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閑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遵曰魏文惜陳思之學潘岳寵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盛如此

倪過秋試擇吉告遵留詩爲別悵然曰是必不祥倪至秋卒於商於館舍聞者莫不傷焉倪詩曰秋初江上別旌旗故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時誤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樵漁計已遲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霄無路接差池

費冠卿

冠卿字子軍池州人久居京師感懷詩云秋獨不爲苦求名始辛酸上國無交親請謁多少難九月風到面羞汗成冰片求名俟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得一名他喜我且輕家書十年絕歸去知誰榮馬嘶渭橋柳特地起愁聲登元和二年第母卒既葬而歸歎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

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脩舉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丘園絕跡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峻節無用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冠卿竟不應命杜荀鶴有詩弔其墓曰凡弔先生者多傷荊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卻九華山天地有何外子孫無亦閒當時若徵起未必得身還冠卿以拾遺召不起賦詩云君親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子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

李廓

廓李程之子也登元和進士第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軍亂果逐廓按舊史廓有詩名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再爲觀察使子達亦登進士第

廓落第詩云榜前潛拭淚衆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盡是添愁客深居乞過春

薛能

能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進士大中八年書判入等補盩厔尉辟太原陝虢河陽從事李福鎭滑州表觀察判官歷侍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福徙西川取爲節度副使咸通中攝嘉州刺史歸朝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權知同州京兆尹溫璋貶命權知尹事出領感化節度入授工書復節度徐州徙忠武廣明元年徐兵赴溵水經許能以前帥徐軍吏懷恩館之州內許軍懼徐人見襲大將周岌因衆怒逐能自稱留後能全家遇害

獻僕射相公云清如冰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強虜外聞應破膽平人相見盡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卻垂衣更何事幾多

詩句詠闕闕
能題集後曰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汙後生
常成道孤吟有淚却祿嵐境語無情難甘惡少欺
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到綠山也無益四方聯
絡盡蛙聲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此
能詩也然無子美大雅之處
秋夜旅舍寓懷云庭鈎荒蘿獨夜吟西風吹動故
人心三秋木落半年客滿地月明何處砧滴唱亂
汀鷗合雁聲寒咽隴雲深平生只有松堪對露
浥霜欺不受侵

曹鄴

鄴字業之大中進士也唐末以祠部郎中知洋州
老圃堂詩云鄴乎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
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

喬夷中

夷中有公子行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
一禾生去之為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
子劚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二月
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
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
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咸通十二年高
湜知舉牓內孤寒者夷中公乘億許棠夷中尤貧
苦情古詩
夷中字坦之咸通中為華陰尉

張林

林擢進士第官至御史為詩小巧多採景於園林
亭沼云菱葉乍翻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亦佳
句也林言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
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而歸時號蘇握佛温
庭筠遺曰好對蜜陀僧

崔塗

春夕旅懷云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

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故國書動經
年別華髮春惟兩鬢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
景有誰爭
蜀城春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霑巾在處有芳草
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自傷春清鏡不堪
照鬢毛愁更新
塗字禮山光啓進士也

章碣

焚書坑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碣孝標之子登乾符進士第

方干

越州使院竹云莫見凌雲飄粉籜須知礙石作盤
根細看枝上蟬吟處猶是筍時虫食痕月送綠陰
斜上砌露凝寒色溼遮門列仙終日逍遙地鳥雀
潛來不敢喧
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粳倩水
舂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頭宜白
此峰干為詩如鍊盤蓮勢援孤嶼蟬曳殘聲過別
枝齊梁以來未有之句也又臨天目中峰客有枯
井夜聞鄰果落廢巢寒見別禽來之句

衛準

莫言閒話是閒話往往事從閒話來又何必剃頭
為弟子無家便是出家人
準大曆五年登進士第

司空圖

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得於早則有草
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
天又雨微吟足花落夢無聊得於山中則有坡
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
人得於江南則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
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

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雕聲帶晚飢得於喪
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
魍魎林林幽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
壇高得於夏景則有池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
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
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早慘猶
有水禽飛得於梁府則有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
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
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濱
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議許也七言云逃難人多
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
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
晴初又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五更
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又甲子今重數生
涯只自憐殷勤元日日歹午又明年皆不拘一槩
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
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
及儻復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旨矣
與王駕評詩云末技之工雖蒙譽于賢哲未足自
信必俟推于其類而後神躍而色揚今之賢者
反是若即醫而靳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之我
攻耳以為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
莫若伎于文章其能不死于詩者比他伎尤寡豈
可容易較量哉今王生五言所得長于思與境偕
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于其類豈止神
躍色揚哉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蒲州人有
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于進取頗自
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泊登朝驟歷清顯巢賊
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
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
天下版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

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
世謂已當為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謝
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
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禎貽谿之上結茅屋命曰
休休亭嘗自為亭記云云（已上梁史闕文）謹按圖河中虞
鄉人少有文采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
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知入知制誥
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
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
詔追之圖感凝知已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
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召拜禮
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稍命黜
繫洛師于今十年方系綸閣此豈躁於進取者耶
舊史不詳一至于是圖見唐政多僻知天下必亂
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
侍郎皆不赴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
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
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
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疋圖置于虞鄉市中
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
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
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阻一謝而退
梁祖授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
餘又按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
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
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弒逆唯圖以清直
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恰圖小瑕以泯大節
者良有以夫題休休亭之楹曰咄喏休休休莫莫
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著休休休莫
莫莫一局棊一爐香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
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何能答云耐辱
莫柳璨為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為監察御史尤加

44入
第七十八冊

長源昭宗郊禮畢上章乞致仕曰累臣本意非爲官榮可驗衰羸庶全名節上特賜歸山其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漱流仕非頽於食祿匪夷匪惠特忘反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遂棲之志宜放歸中條山詔辭乃琛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疏擬之惟僧虛中云道裝汀鶴識春靜野人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挂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邀君也

華下云日炙旱雲裂迸爲千道血天地沸一鑊竟自烹妖孽竟燒過災數災數寰中報何爭奸與邪古來難撲滅

僧舍貽友人云笑破人間事吾徒莫自欺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竹上題幽夢溪邊約敵棊舊山歸有阻不是故遲遲

下方云性且慵軒下怡然對一缾雨微吟思足花落夢無聊細事曾恭遣衰容喜鏡懶鴻僧有深趣書至又相邀

秦韜玉

貧女云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鬭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綫爲他人作嫁衣裳

韜玉字仲明京兆人父爲左軍將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又與劉贊李岳士英均恭競之徒交遊中貴各將兩軍書尺僥求巍科時謂對軍解頭僖宗幸蜀韜玉以工部侍郎爲令孜神策判官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及第仍編入榜中韜玉以書謝新人呼同年曰三條燭下雖阻門闌數仞墻邊幸同恩地

高駢

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

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響如有收穫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渚宮

又二妃廟云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知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

步虛詞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

聞河中王鐸加都統云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其崎做不平如此）

翁承贊

承贊乾寧進士也唐語云槐花黃舉子忙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句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

皮日休

日休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歸氏子以姓嘲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盧延遜

延遜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語如送人太保赴浙西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又哭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烝於戲獅見意尤妙宿松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階前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個星猶在天衣汗稍停林上扇茶香時發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窗一覺眠又苦吟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

裴說

說舉子充役所業於公卿之門謂之行卷說只行

五言十九首至來年秋賦復行舊卷人有識之者說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假別行卷哉識者以爲知言天復六年登甲第其詩以苦吟難得爲工且拘格律嘗有詩曰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贈僧貫休云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爲詩又云是事精皆易唯詩會卻難遭亂故宜不達洛中作云其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鬢絲猶可染詩病卻難醫山暝雲横處星沉月側時冥搜不易得一句至公知

棊云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嶮巇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勢迥流星遠聲乾下雹遲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

張喬

喬唐末江南詩人與周朴齊名知到處郎閉戶逢君方展眉最有詩稱

杜光庭載毛仙翁事名千字鴻漸元和間劉禹錫李紳白樂天皆贈詩至大中戊寅五十餘年矣是歲張爲齋遊其沙不汲汲隨計獲女奴於岳麓下藏之歲餘成風爽仙翁一見曰子妖氣邪光浹過肌骨苟不相值須於旦夕也以一粒投爲於香爐焚之郁烈之氣聞百步賂妾一號而斃乃木偶人也又吞以丹砂如黍者三疾遂瘳爲作詩別之曰飛形成神乘削骨生豐肌蘭娃飄靈煙妖怪立誅夷重覩日月光何報父母慈黃河淘滾流別淚流新新黃河清有時別淚無收期爲役人釣臺山訪道而去

韓偓

苑中云上苑離宮處處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堦鑄出狻猊立玉柱雕成翡翠啼外使調鷹初得按（五方外案使以鷹隼初調習始進會上之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上乘馬必中官牲以進謂之過馬）笙歌錦繡雲霄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醉著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

醉著無人與過午醒來雪滿船

即事云茸茸春草記濃花日洗溪先知醒酒期須信閑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

香奩集和魯公之詞也惟其豔麗故晉後嫁其名於偓疑平生著述分爲演綸遊藝孝弟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爲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集不行於世疑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游藝集序實之此疑之意也沈存中云

曹松

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爲下第舉人遊來漸侈靡皆爲上列所占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敕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皮袋狀元錄事同點檢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閭閻爲之半空公卿家率以是日揀選東床車馬闐塞莫可殫述

松及第敕下宴中獻座主杜侍郎詩云得召丘墻淚卻傾若無公道也無因門前送敕朱衣吏席上銜杯碧落人半夜雷驚洗月平明桃杏放燒春南山雖有歸溪路爭那酬恩未殺身

春日長安寄事云浩浩看花晨六街揚塵滿城中一丈日誰是晏眠人御柳舞着水野鶯啼破春從云還是客猶自惜離秦

晨起云曉色教不睡卷簾清氣中林殘數枝月發冷一梳風並鳥鬬鐘語敧荷隔霧空與從營白日道路本無窮

松有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可謂苦世故矣

杜荀鶴

荀鶴有詩名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主客外郎知制誥序其文爲唐風集或曰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者也時妾有妊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

溪興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春宮怨云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鄭綮

古今詩話曰相國綮善詩有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瓶粘柱礎宿火陷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衡稱言輕重不偏也或曰相國近爲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紫荊盧江舟去別郡人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其滑稽類此

錢珝

珝字瑞文吏部尚書徽之子善文辭宰相王溥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溥得罪珝貶撫州司馬

永巷頻聞小苑遊舊恩如淚亦難收君前願報新顏色團扇須防白露秋

嚴惲

皮日休傷嚴子重序云余爲童在郡校時簡上林社舍人牧之集見有與進士嚴惲詩後歷吳一日有客曰嚴某余志其名久矣遂慎文見遊於是衆甚觀其所爲文工於七字往往有清便柔媚時可軼駿於常輩其佳者曰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余

奚之諷而未嘗怠生數進士亦十餘計備余方寬之謂終有得於時也未幾歸吳與後兩舉咸通十年也噫人至云生以疾亡於所居矣噫生徒以詞聞於士大夫竟不名而逝豈止此而埋沒耶江湖間多美材士君子苟藥遇而有文者死無不爲時惜可勝言耶於是哭而爲詩寄翌生之友也詩爲我作詩云十哭福門筋上塵蓋棺終是五湖人生前有敵唯丹桂沒後無家祇白蘋若下斬新醒處月江南依舊詠來春知君精爽應無盡必在酆都頌帝晨（項槃成酆都宮頌曰材把禁帝晨）

王渙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胤自補袞拜小儀王拯自小戎拜小勳渙首唱長句賦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下連星錯落桂花曾對月嬋娟玉經磨琢多成器劍拔沈埋更倚天應念銜恩最深者春來爲壽拜樽前裴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肯後先何事老夫猶賦詠欲將酬和永流傳

渙字群吉大順二年侍郎裴贄下登第德鄰極光胤皆同年也

七夕琁閨往事陳婺花遺落共傷神蜀王殿裏三更月不見驪山私語人

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紫臺月落關山曉腸斷君恩信畫工

張曙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曙時自負才名籍甚以爲將來狀元推亦分居其下日者殊不顧曙第目崔曰將來萬金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不舉明年昭緯首冠曙以箇什刺之云十

里江山陪駿足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後七年昭緯爲相曙方登第果於昭膝下過堂杜荀鶴同年生也酬昭詩云天上書名天下傳引來齊到玉皇前大仙錄後頭無名至今成家寵紀烟笑歸紫雲金作闕夢拋塵世鐵爲船九華山叟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翁綬

詠酒云遠看迎春復送秋無非綠蟻滿杯浮百年莫惜千回醉一盞能消萬古愁幾爲芳菲眠細草曾因雨雪上高樓平生名利關身者不識狂歌到白頭綬登咸通進士第

袁皓

皓宜春人咸通進士龍紀集賢殿圖書使自稱君池處士初登第遊岳陽悅妓袁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惹袁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尅手寸心唯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烟波路渺茫嚴君以妓贈之

李濤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者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牓于都堂

王駕

會昌時有題三鄉者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者二三紉蘭佩蕙每貪雨閒之瑰飲花光於松月之亭竟甚紛泊往往忘倦洎乎初笄至于五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昌里第其居迥絕塵花木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最伺其閒寂因遊覽焉亦不幸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芳春光景東過涉涇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探蘭洛抵陝郊

稱嘉辭之清流而女兒之香翠凡經過之所皆冀青蒸芙之地銜冤與歎舉目魂銷雖殘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舞以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滌其憤抱絕筆惆然而東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歸舊山和者十人觀和三鄉詩云女兒山前嵐氣低佳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欲迷觀字不顯名家子唐末爲給事中

韋莊

長安清明云早是傷春夢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閑分白打錢紫陌亂嘶紅叱撥綠楊高映畫鞦韆遊人記得承平事暗喜春光似昔年

咸懷詩云長安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鶯語亭上吟從白髮嬾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或謂此詩包括生成果爲台輔

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曾祖少微宣宗中書舍人莊疎曠不拘小節李詢爲西川宣諭和協使辟爲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建辟爲掌書記尋召爲起居舍人表留之後相建爲偽平章事

吳融

漁陽烽火照函關玉輦忽忽下此山一曲羌兒聽不盡至今猶恨水潺潺

融字子華越州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

公乘億

億字壽仙魏人與李山甫皆爲魏博樂彥禎幕府億以詞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別家十餘年矣嘗大病鄉人傳以死其妻自河北迎喪會億送客馬上見婦人衰絰類其妻也睇眄不已妻亦如之詰之則是也相持而哭路人異之後旬日登第後皆有

詩云十上十年皆落第一家一半已成塵可知其
屑矣

羅鄴

牡丹云落盡春紅始見花花時比屋事豪奢買栽
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繡轂
幄籠輕日護香霞歌鐘到此爭歡賞豈信流年鬢
有華

賞春云芳草和烟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
點檢人間事唯有春風不世情

鄴餘杭人父則爲鹽鐵小吏有二子俱以文學干
進鄴尤長七言詩

羅隱

隱字昭諫餘杭人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爲
唐相鄭畋李蔚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
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
其詩廣明中池守竇潏替暨若之先於中致鄉辟
爲從事節度判官副使皆祕以諫議召不行開平
中錢傅羅紹威推爲叔父表授給事中年八十餘
終餘杭有千集篇

鍾陵妓雲英隱舊見之一日謁隱猶未第隱嘲之
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
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牡丹云似共東君別有因絳羅高捲不勝春若教
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芍藥與君爲近侍
芙蓉何處避芳塵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
此身

蜂云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佔採得百
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許棠

棠洞庭詩有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之句人以
題扇過洞庭云驚波常不定半日鬢堪斑四顧疑
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閑漁父

時相引行歌浩渺間

張蠙

蠙友人赴涇州幕云杳圖沉恢散衆別就佳招日
月相期盡山川獨去遙府樓明蜀雪關磧轉胡鵰
槐有烟塵動愁隨上葉銷

蠙字象文唐末登第尉櫟陽避亂入蜀蜀王時爲
金堂令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云墻頭細雨垂
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問寺僧僧以蠙對乃賜衣
光祿令爲詩以進蠙進二百首衍善之召爲知制
誥宋光嗣以蠙輕忽傲物遂止卒于官蠙生穎秀
幼有異于羣詩曰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爲世
所稱

鄭谷

谷字守愚袁州人故永州刺史之子幼年司空圖
與刺史同院見而奇之日曾吟得丈丈詩否日吟
得其有病否曰丈丈曲江晚望斷篇云村南針日
閒窗首一對殘香落渡頭師深意矣司空歎偕推
許曰嘗爲一代風騷主乾寧中爲都官郎中卒於
家谷自敘云故許昌薛尚書能爲都官郎中後數
年建州李員外自憲府內彈拜都官員外皆一時
騷雅宗師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余早受知令忝此
官復是正秩何以相繼前賢耶

淺淡方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溪上堪
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谷蜀中海棠詩也

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句潮平無別浦木落見
他山句情多最恨花無語愁破方知酒有權句闕
東多事日天末未歸心句捲卷針腸裏看山落木
中句兩浙尋山偏孤舟帶鶴歸句長安一夜殘春
雨右省三年老拾遺句班趨黃道急殿拜紫宸深
句

題杭州樟亭云故國江天外登臨返照間潮平無
別浦木落見他山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歲窮

歸未得心遙片帆遠

感興云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
作賣花人

十日菊云節去蜂愁蝶不知曉庭還繞折殘枝自
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偶題云一聲疎雁一百番名成未敢便忘筌何如
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

溫憲

溫憲員外庭筠子也僖昭之間就試於有司值鄭
相延昌掌邦貢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毁朝士抑
而不錄既不第遂題一絕於崇慶寺壁後榮陽公
登大用因國忌行香見之惻然動容暮歸宅已除
趙崇知舉即召之謂曰某頃主文衡以溫憲庭筠
之子深怒之今日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
於是成名詩曰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
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李昌符

秋晚歸故居云馬省曾行處連嘶渡晚河忽驚鄉
樹出漸識路人多細徑穿禾黍頹垣壓薜蘿乍歸
猶似客鄰叟亦相過

傷春云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終曙分林影外春
盡雨聲中鳥急江村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
羸馬倦西東

昌符字岩夢登咸通四年進士第歷尚書郎

北夢瑣言云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
登第常歲卷軸怠於裝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
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其間有詩云春娘愛上酒
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報道那家娘子臥且留教
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個能噇空肚
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聞物要些些諸篇皆中
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是年登第與夫挑杖虛
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李山甫

咸通中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府樂彥禎幕府因樂
禍且恐中朝大臣尊彥禎子從訓伏兵殺王鐸劫
其家嘗有詩云勸君莫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
眞議執政也巢寇之亂翰林待詔王遂者北遊在
鄴山甫遇於道覩關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遂應
命奏之幽蘭消然曰德在咸通玉亭秋夜供奉至
尊不意流離至此也山甫獻詩曰幽蘭綠水耿清
音歎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
獨霑襟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不遇也一本
云情知此事少知音自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
曾好古人前何必更霑襟致身不似笙簧巧悅耳
寧如鄭衛淫三尺絲桐七條線子期師曠兩沉沉

貧女云平生不識綺羅裳閑把荊釵益自傷鏡裏
祇應諳素貌人間多是重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
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濕

贊寧

國初高英秀者與贊寧爲師友辯捷滑稽嘗譏古
人詩病云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
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羣玉詠鷓鴣方穿詰曲崎
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梵語詩羅隱曰雲中雞
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今
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衞子詩也不
然安有四蹄

鍾離權

邢州開元寺有唐鍾離權處士二詩其一云得道
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
別是蓬萊第一峰其二云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
離亂可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清平有幾人

張道古

昭宗時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黜居于蜀後
閤寫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恐臨二亂

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覊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尚在誰能更與讀來看

道古臨淄人景福中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鎭阻兵道古上危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謫施州司戶參軍後入蜀王氏聞而械之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建僞國名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拜跪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於死之日塟我於關東不毛之地也曰唐佐補闕張道古塟後遇害妻亦繼亡蜀主憫之俾祔葬焉鄭雲叟在華聞之有詩哭之曰曾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後馳名遍大唐誰是後來修史者言君力死正頹綱

胡曾

王衍五年宴飲無度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如思想千年事惟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溥詠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醁醽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怒罷宴曾有詠史詩百篇行於世

伍唐珪

寒食日獻郡守云入門堪笑復堪嗟三徑苔荒一釣艖慚愧四鄰教斷火不知廚裏久無烟

唐珪唐末進士也

全唐詩話卷五　終

全唐詩話卷六

韓定辭

定辭爲鎭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嵯峨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彧詩淸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於座間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靡不欽訝然亦疑銀筆之僻也他日彧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宮館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以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淸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彧嵯峨山當在何處彧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同谷子

昭宗播岐何后用事有同谷子者作五子之歌何后潛令秦王誅之事未行而奔去詩曰邦惟固本自安寧臨下長須馭朽驚何事十旬遊不返禍胎從此召殷兵酒色錯爲號四荒那堪峻宇又雕墻靜思今古爲君者未或因茲不滅亡惟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年事首爲盤遊亂紀綱明明我祖萬邦君典則貽將示子孫惆悵太康荒墜後覆宗絕祀滅其門仇讐萬姓遂無

依顏厚何曾解忸怩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場前事悔難追

沈彬

彬字子文高安人也天性狂逸好神仙之事少孤西遊以三舉爲約常著錦衣貼月而飛識者言雖有虛名不入月矣洪州解至長安初舉納省卷遊仙詩云玉殿大開從客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懼金鞭忽轉頭第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迴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綃簾暮捲相從去星斗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却憶上淸遊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爲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疏不隨世祖重攜劍却爲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銷舊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時劉象孤寒三十舉無成主司覽彬詩其年特放象及第彬乾符中值亂遂三峰四方多事南遊嶺表二十餘年回與中江南僞命吏部郎中致仕彬詩有九衢冠蓋暗爭路四海干戈多異心之句

周朴

朴唐末詩人寓於閩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塊然獨處諸僧晨粥卯食朴亦攜巾盂厠諸僧下舉飯而退率以爲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耳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厭也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遊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處閑爲客松栢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於詩句欲戲之一日跨

驢於路遇朴揖傍士人乃欹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之忽遽躡其後且行士但促驢而去略不回首行數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向東士人頷之而已閩中傳以爲笑或曰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亦朴詩也古陵寒雨絕高鳥夕陽明句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初句

黃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殺之

孫魴

潤州金山寺張祜孫魴留詩爲第一稿山居大江中巍然孤秀詩意難盡羅隱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生句云結宇孤峰上安禪巨浪間又曰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橫坊僧定覺潮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魴復坐何云到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沈彬曰此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魴往依之頗爲誘掖後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魴父畫工也王徹爲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

王易簡

易簡唐末進士乾化中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却歸華山尋就山釋褐授華州幕職後召入拜左拾遺及辭官歸隱留詩一絕曰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及再召爲鄭遷諫垣臺閣三十年歸華山十年而終

范攄之子

吳人范攄處士之子七歲能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曰此子他年必成名又吟夏日云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惜哉必不

享壽果十歲卒

鄭雲叟

鄭徵君爲詩皆祛淫靡追絶世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有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又七百傷時云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題霍山秦尊師云老鶴玄猿伴採芝有時長嘯獨移時羣峨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又恩山詠因賞丹砂下白雲鹿裘怕惹九衢塵不如將爾入山去萬是千非愁殺人又景福中作云闘兒戈鋌匣四濱惧無奇策救生靈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人招友遊春云誰把長繩繫日烏芳時偷取醉工夫任堆金璧磨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又山居云厠見有人尋釋庵更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林醉勸頭陀酒閒教猫子吟身同雲外鶴斷得世塵侵又詩云宾心棲木室散髮浸流泉採柏時逢麝看雲忽見山夏在衡雨嵗春醉嵩花眠絶頂登雲望東都一點煙又詩不求朝野知卧見嵗華移採藥歸從夜認松飯過時荷竿尋水釣背局上岩碁祭厲人來說中原正亂離

僧子蘭

太平里尋兵部裴郎中云不尋裴藻無限情荒堦行盡又重行昔年住此人何在空見槐花秋草生

僧靈澈

生於會稽本湯氏字澄源與吳興詩僧皎然遊然薦之包吉李紓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騰正元中遊京師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後歸會稽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劉夢得曰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

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絃孤韵瞥入人耳非大音之樂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曰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可會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耶

九日和于使君思上京親故云滿長有高會賓從出東方楚俗風烟古汀州草木涼山情來遠思菊意在重陽心懷華池上從容舊賓行

僧靈一

新泉詩云泉源新湧出洞澈映纖雲稍落芙蓉沼初淹苔蘚文了將空色淨素與衆流分若對清宵月冷然夢寐聞

劉長卿和云泉林一泉水復與逍公期石淺寒流處山空夜落時夢闌聞細響慮澹向淪漪動靜皆無意唯應達者知

高仲武云自齊梁以來道人爲文者多矣少有入其流一公乃能刻意精妙與士大夫更唱迭和不其偉與泉湧堦前地雲生戶外峰則道猷寶月曾何及此靈一大曆正元間僧也

酬皇甫冉西陵見寄云西陵潮信滿島嶼沒中流越客依風水相思南渡頭寒光生極浦落日映滄洲何事揚帆去空驚海上鷗

送行郎事云近夜山更碧入林溪轉清不知伏牛地潭洞何縱橫由呼烟初合平湖月未生孤舟屢失道但聽秋泉聲

重遊宜豐寺云披逍招隱寺重會息心期想客問歸日山僧記別時野雲陰遠岫秋水減前陂勿謂頻來此吾今不好奇（與皇甫曾以下三章姚合取爲極玄集）

酬皇甫冉將赴無錫寄雲門前別云湖上遇古寺來往意無涯欲識雲門路千峰向若耶春山子建宅古木謝家自是長俱隱那云相去賒

宿天柱觀詩云石室初投宿仙翁幸見容花源嗣德取傳長庚日月光太清上三字語同下二字義同偷意詩例云如沈佺期詩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取柳渾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偷勢詩例云如王昌齡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悟彼飛有適嗟此罹憂患取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詩式云詩有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羈郭景純遊仙詩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鮑明遠詩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啄蟲蟻豈知往日天子尊念茲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二曰駭俗其道如楚有接輿魯有原壤外示驚俗之貌內藏達人之度郭景純遊仙詩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王梵志道情詩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賀知章放達詩云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顛盧照鄰漫作云城狐尾獨速山鬼面參覃瀾漫格一品曰誇俗此道如夏姬當爐似蕩而貞采吳楚之風雖俗而正古歌曰華陰山頭百尺井下有流泉徹骨冷可憐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調笑格一品曰戲俗漢書云匡鼎來解人頤蓋說詩也此一品非雅作足以爲談笑之資矣李白狂獄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

水邊洞府過山逆泉湧堦前地雲生戶外峰中宵自入定非是欲降龍

僧清江

病起云身世足堪悲空房臥病時捲簾花雨滴埽室竹陰移已覺生如夢那堪壽不知未能通法性詎可見支離

僧廣宣

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絶寃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鵷鴻原上共陶鈞起和云延英面奉入春闈亦選工夫亦選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秤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時劉夢得元微之皆和之宜與夢得最善

退之有廣宣上人頻見過詩云三百六旬常擾擾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僧法振

越使君生子晬日詩云毛骨貴天生肌膚玉雪明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國器嗟猶小風姿望亦清抱來芳樹下時聽鳳凰聲

僧皎然

僧皎然一日奮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求合韋蘇州韋大不喜明日獻其舊製乃極稱賞云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蓋大服其鑒裁之精

同裴錄事樓上望云竝食高樓上湖山向晚晴桐花落萬井月彩出重城水竹涼風起藤帷暑氣清蕭灑獨無事因見遠人情

皎然詩式著偷語詩例云如陳后主詩日月光天

賦得猿啼送客三峽云萬里巴江外三聲月峽深何年有此路幾客共霑襟斷臂分垂影流泉入苦吟淒淒離別後聞此更傷心

僧文秀

端午詩云節分端午自誰言萬古傳名爲屈原堪笑楚江空浩浩不能洗得直臣寃

秀唐末詩僧也鄭谷寄秀上人相訪詩他夜松堂

術論詩更入微之句又次韻秀上人長安寺居言懷云舊齋松老別多年香社人稀喪亂間出寺只如趨內殿閉門長似在深山又重訪秀上人云展轉長懷吳寺處宜茶偏賞雪溪泉又寄題詩僧秀公云靈一心傳清塞心可公吟後是公吟近來雅道相親少唯仰吾師所得深好句未停無暇日舊山歸老有東林吟曹孤宦甘寥落多謝攜筇數訪尋秀南僧也而居長安以文章應制故谷逃遊五臺詩云內殿評詩切身迴心未迴

僧棲白

中秋夜月云尋常三五夕不是不嬋娟及到中秋滿還勝別夜圓清光疑有露皓色爽無烟自古人皆玩年來更一年

哭劉德仁云爲愛詩名吟到此風魂雪魄去難招直敎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寬始銷

冬日寄僧友云欲騰人寒竹安禪過漏發高杉幾葉落深井凍痕生罷磬松枝動燃燈雪屋明何當招我友乘月上方行

秋夜宿西林寄賈島云暗蟲喧暮色默思坐西林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昔因京邑病併起洞庭心亦是吾兄事遲迴直至今

秋日寄顧元云楊柳起秋色故人猶未還別離何自苦少壯豈能閑連雨吟蟬燭秋城憶遠山何當同一見語默此林間

廬山寺云千峰盤壑盡林寺昔年名步步入山影房房聞水聲多年人跡絕殘月石陰清更可求居止安閑過此生

金州別姚合云日日西亭上春留到夏殘言之離別易允矣道路難山出一千里溪行三百灘松聞梅月裏秋入五陵寒

姚合送無可往越州云滄洲相訪門前立麻鞋方袍一少年懶讀經文求作佛頻攻詩句覓成仙芳

春山影花連寺觸夜潮聲月滿船今日送行偏惜別共師文字有因緣

僧懷濬

秭歸郡僧懷濬不知何所人乾寧初知來識往皆有神驗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云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守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出北夢瑣言）

僧可朋

可朋丹稜人少與盧延讓爲風雅之交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會題洞庭詩曰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贈友人曰來多不似客坐久却垂簾歐陽炯以此比孟郊賈島言其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故時與之可朋自號醉髡贈方干詩云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空賞釣魚休杜肅舊居云傷心盡日有啼鳥獨步殘春空落花齊己云雖陪北楚三千客多話東林十八賢劉公詩話云有詩僧題洪州滕王閣詩閣守者詩總不佳何不除却守曰僧能佳乎即吟曰洪州太白方拔翠滿空蒼萬古遞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然南方浮屠能詩者多矣予嘗見可朋詩云虹收千嶂雨潮落半江天又云詩因試客分題僻恭爲饒人下着低不減古人

僧尚顏

寒食詩云寒食時看郭外春野人無處不傷神平原累累添新冢半是去年來哭人

僧貫休

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林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

當時萬戶侯鏐諭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歈陳貢愧非才自然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建二年春令誦近詩時貴戚皆坐休欲諷之乃稱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稱善貫休甚器之休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吳融爲之序卒於蜀

赤旃檀塔六七級白菡萏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石霜問云如何是此心休不能答石霜云汝問我答休即問之霜云能有幾人知

春山行云重疊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黑壤生紅朮黃猿領白兒因思石橋月曾與道人期

曉泊湘江懷古云烟浪漾秋色高吟似得鄰一林湘潭月千古獨醒人岸濕穿花遠風香禱廟頻只應諛佞者到此不傷神

天台老僧云獨住無人處松龕殘雪侵僧中九十臘雲外一生心白髮垂不剃青眸笑更深猶能指孤月爲我暫開襟

寒思廬山賈生云山深詩癖甚寒夜更何爲覓句如頑坐嚴霜打不知石膏黏木屐崖果落水池近見禪僧說生涯勝往時

題嶧桐律師禪院云律中麟角者高價出塵埃芳草不曾觸幾生如此來盤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如結林中社伊余願一陪

言詩云經天緯地物動必是仙才覓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與風含素髮秋色入靈臺吟向霜蟾下終須神鬼哀

休糧僧云不食更何求自由中自由身輕嫌衲重天旱爲民愁供器誰將去生臺蟻不遊會須傳此術歸去老林丘

誰是言休師便休清吟孤坐碧溪頭三間茅屋無人到十里松門獨自遊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心心心不住希夷石室嵯峨白髮垂惜竹不除當路筍愛松留得礙人枝焚香開卷霞生砌捲箔冥心月在池無限故人頭盡白不知頭白更何之

自古浮華能幾何逝波今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王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知物外金仙子甘露天香滿毳袍

古意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憶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

僧齊己

戊辰歲湖中寄鄭谷郎中云白髮久慵簪常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閑想似禪心上國楊花亂滄洲荻筍深不堪思苦極西望獨沾襟

山寺喜道士至云閏年春過後山寺始花開還有無心者閑尋此境來鳥幽聲忽斷茶好味重迴知在南宗久寅心坐綠苔

登祝融峰云猿鳥共不到我來身欲浮四邊空碧落絕頂正清秋宇宙知何極華夷見細流塼西獨立久斜日轉神州

寄簡寂觀云萬壑雲霞影千峰松桂聲如何敎下士容易信長生月共虛無白香和沆瀣清閑尋古廊畫記得列仙名

僧西蟾

短歌行云蟾光照自笑浮世慵思量身待幾時活眼開終日忙千金無藥駐一鏡有愁催早向塵埃外光陰任短長

僧清塞

贈王道士云業力資君貴應非舊日身一爲嵩岳客幾墓洛陽人冰縫瓢探水雲棋斧斲薪關西往來熟誰得水銀銀

贈幼群法師云北京從別後南越幾騎砧住久白髭出講長黃葉深香迹鄰舍像參徵遠巢禽寂寞應關道何人見此心

送耿處士人南歸云南行隨越僧舊業一池菱兩鬢已如雪五湖歸掛僧夜海鳴檣鎖寒草露船燈此去應羣事卻來期未能

早秋過鄭勤書齋云暑消岡舍清閒坐有餘情石水生茶味松風減扇聲遠雲收海雨靜角掩山城此地清吟苦時來遠菊行

送康沼歸建業云南朝秋色滿歸去思如何帝業空城在民耕壞塚多月明臺獨上栗綻寺頻過籬下西江闊相思見白波

贈百嵓禪師云野寺絕依念空山曾徧行老來披衲重病起讀經生乞食嫌村遠尋溪覓路平多年百嵓至不記百嵓名

贈胡僧云瘦形無血色草履著從穿閒語以持咒不眠同坐禪背經來漢地袒膊過冬天情性人難會遊方應信緣

贈絕粒僧云一齋難過日況復更休糧養力時行道聞鐘不上堂唯留煖藥火不寫化金方舊有山廚在從僧請作房

曉秋江館云病寄泗州居帶城傍門高柳一蟬鳴澄江月上見魚擲荒徑蒹乾聞犬行越僧夜無侵閣色寺鐘涼有隔原聲故園貧盡休歸去湖水秋來空自平

贈李道士云布褐高眠石窗春迸泉多灑黑紗巾吊頭說易當閒客落手圍棊對俗人自算天年窮甲子誰同雨夜守庚申妝歸太華何時去他日相

逢乞靈藥

秋日同朱慶餘憶少室舊隱云舊居少室黃河畔秋夢長懸未得迴扶病十年隨水石思歸一夜隔風雷荒齋幾度僧眠起晚菊頻經塵路來燈下此心誰共說傍松幽徑已多苔

師東洛人姓周氏少從浮圖法遇姚合而返乃易名賀初與賈長江無可齊名賀哭百嵓師云朴愚西風急松枝構杪餘凍鵝亡夜剝遺偶疾時書地殊焚身後室空卧影初此時頻下淚曾省到吾廬時島亦有詩云苔覆石床新師曾遊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塔院關松雪經房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時謂相伴云兩鬢已垂雪五湖歸釣魚句送人夜海鳴檣鎖寒草露船燈句石水生茶味松風減扇聲句磬徹遠巢禽句伊流背行客岳響清猨句唐有周賀詩即清塞也秋宿洞庭云洞初秋葉下

旅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宵成白首萬里寄滄洲只被浮名繫寧無愧海鷗

巴陵秋思云楊柳已寒色楚田方刈禾歸心病起切敗葉夜來多細雨城蟬噪殘陽嘈客過故鄉餘業在春隔洞庭波

岳陽樓云平楚起寒色杪秋猶未還世情何處淡湘水向人閒空翠隱高鳥夕陽歸遠山孤舟舊里外惆悵洞庭閒三詩作周賀

僧文益

看牡丹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色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僧修睦

秋日閑居云是事不相關誰人似此閒擔癡當白晝移榻對青山野鶴眠松上秋苔長雨閒故僧頻有信昨日得書還

睡起作云長空秋雨歇睡起覺清神看水看山坐無名無利身偶吟諸亂意茶碾去年春此外誰相識孤雲到砌頻

題東林云欲去不忍去徘徊吟遶廊水光秋浩蕩僧好語尋常碑古苔文疊山晴鐘韻長翻思南嶽上欠此白蓮香

僧景雲

畫松云畫松一似真松樹且待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

僧可止

哭賈島云燕生松雪地蜀葬華山棋詩辯降今古官卑誤子孫塚欄寒月色人哭苦吟魂墓雨滴碑字年年添蘚痕

僧卿雲

長安言懷寄沈彬侍郎云故國黎嶺下歸路接天涯生作長安草勝爲邊地花雁南飛不到書北寄來賒堪羨神仙客青雲早致家

舊國里云舊居梨嶺下風景近炎方地暖生春早家貧覺歲長石房雲過濕松徑雨餘香日久竟無事詩書聊自強

僧處默

題聖果寺云路自中峰上盤迴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螢云熠熠與娟娟池塘竹樹邊亂飛如拽火成聚卻無烟微雨灑不滅輕風吹欲燃昔時書案上頻把作囊懸

遠烟云靄靄前山上凝光滿薜蘿高風吹不斷遠樹得偏多翠與晴雲合輕將淑氣和正堪流野目休矜意如何

織婦云蓬鬢蓬門積恨多夜闌燈下不停梭成縑猶自陪錢納未直青樓一曲歌

僧澹交

病後作云未得身亡法此身終未安病膚猶可洗骨瘦不禁寒少心神餌經無氣力看悠悠片雲質獨坐夕陽殘

寫真云圓形期自見自見卻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彩聚空塵堪笑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僧若虛

古鏡云軒后洪爐鑄成罅痕磨落月輪呈萬般物像皆能鑒一個人心不可明匣內乍開鸞鳳活臺前高掛鬼神驚百年肝膽堪將比只怕揩看素髮生

僧棲蟾

贈島崖禪師云遠庵枯葉滿群鹿亦相隨頂骨生新髮庭松長舊枝禪高太白月行出祖師碑亂後潛來此南人總不知

僧懷浦

初冬旅舍早懷云枕上角聲微離情未息機夢回三楚寺寒入五更衣月沒棲禽動霜晴凍葉飛自慙行役早深與道相違

僧棲幽

燈云斷危樓鳥不飛熒熒何處最相宜香然水寺僧閒卷罷寫春關客著詩怨困思多穿壁處偶然心盡斷機時孫康勤苦誰留念少減餘光借與伊

僧尚顏

寄陳陶處士云鍾陵城外住喻似玉沉泥道直貧嫌殺神清語亦低雪深加酒債春盡減詩題記得曾遊宿山茶又更擕

開元宮人

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

落阿誰邊書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呈玄宗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謂曰吾與汝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崔氏

盧校書年暮娶崔氏結褵之後爲詩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劉氏

杜羔不第將至家其妻劉氏先寄詩云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即回尋登第又寄詩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或云趙氏）

薛媛

濠梁南楚材旅遊陳穎受穎牧之眷無返舊意其妻薛媛寫眞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夫婦遂偕老鄉人嘲之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守（字渓又冰）

李季蘭

寄校書云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竟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岸莫忘八行書

季蘭五六歲其父抱於庭聞作詩詠薔薇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必爲失行婦也後竟如其言

高仲武云士有百行女有一德季蘭則不然形器既雄詩意亦蕩自鮑昭以下罕有其倫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此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婕妤

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異劉長卿謂季蘭爲女中詩豪

如意中女子

如意中女子年九歲能吟詩則天試之皆應聲而就其兄辭去則天令作詩送兄遂賦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魚玄機

玄機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道士也字幼微善屬文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瑶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後以笞殺女童綠翹事下獄獄中有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夫又云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

僖宗宮人

唐僖宗自內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冥於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冥與市貨鎖爲人所告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令赴闕以宮人妻冥後僖宗幸蜀冥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張建封妓

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爲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繢之訪余因吟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盼盼所作也繢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張尚書既歿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盼盼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栢鎖愁烟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

袖香銷一十年又云適看鴻雁岳陽廻又覩玄禽逼社來瑶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余嘗愛其新作乃和之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寒月夜秋來祇爲一人長鈿帶羅衫色似烟幾回欲起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二年又今春有客洛陽廻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絕句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怏怏旬日不食而卒但吟云兒童不識沖天物漫把青泥汙雪毫出長慶集

女郎宋若昭

若昭貝州人父廷芬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妝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爲姻對正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眞表其才德宗詔入禁中試文章幷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唱和五人者皆預又高其風標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自正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莘總領元和末卒後穆宗拜若昭尚宮嗣其秩歷穆敬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文宗時以讒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爲民終身

女郎張窈窕

寄故人云澹澹春風花落時不堪愁望更相思無金可買長門賦有恨空吟團扇詩

女郎劉媛

學畫蛾眉獨出羣當時人道便承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

鶯鶯

鶯鶯姓崔氏有張生者託其婢紅娘以春詞二篇誘之使答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故人來張喜其意旣遇而別崔命翠鼓霓裳羽衣之曲張文戰不利崔貽書以廣其意又有竹茶碾亂絲之贈曰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爲好楊巨源元稹著張生見其意欲實之巨源賦崔娘一篇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韻張後以爲妖於身也絕之旣而崔託其所親潛寄一詩云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爲傍人羞不起因郎憔悴却羞郎張將行賦一章以絕之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遂絕

不知名

江陵有士子遊交廣五年未還愛姬爲太守所取納於高髮坊郎及歸寄詩曰陰雲幕幕下陽臺惹君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織羅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麗坊郎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守遂還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其愛姬爲李逢吉一閱遂不復出明日以詩投之云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李得詩含笑曰大好詩遂絕

唐人及第後或遇舊題名處即加前字故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趙合及第後詩云新銜添一字）（曾及第前進）長安木塔院有進士房每題名處有人題詩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羽箭與枚穿彼寺家猶丹陽舊山燈碣銘小碣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後廻云丹陽擬王費作後復廻小石

第七十八冊

云縱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不知誰爲之忽遇天子訪沉淪萬里懷書西入秦早知不用無媒客恨別江南楊柳春

奇鯤南詔大會之心胥也僖宗時來朝高駢自淮海飛章曰蠻酋用事惟奇鯤等數人請止而鴆之帝用其策奇鯤有詞溪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峰影洗還青沙鷗聚處窓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illegible]

雜調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空賜羅衣不賜恩一薰香後一銷魂雖然舞袖何曾舞長對春風裏淚痕

興想心思夢裏驚無人知我此時情不如池上鴛鴦鳥雙宿雙飛過一生

鶯啼露冷酒初醒罨畫樓西曉角鳴翠羽帳中人夢覺寶釵斜墮枕函聲

兩心不語暗知情燈下裁縫月下行行到堦前知未睡夜深聞放剪刀聲

乾符末有客訪僧僧却之題門而去云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忽一僧曰大罵我曹乃合寺苟卒四字

權龍褒

景龍中爲左武衛將軍好賦詩而不知聲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自稱龍褒帝戲呼爲權學士初以親累貶欽州泊歸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敕知無罪過追來與將軍上大夫嘗吟夏日詩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或曰豈是夏景答曰趁韻而已過天中刺滄州初到呈同官曰遙看滄州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角諸公謝曰公有逸才曰不敢趁韻而已常作秋日詠懷詩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僵飽食房裏側家裏集野蜋參軍不曉問之權曰鵶子簷前飛亙七百洗衫掛後園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蜣蜋聞者笑之始賦夏日嚴霜明月之句乃皇太子宴賦詩太子援筆譏之龍褒才子秦州人氏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

龍褒爲瀛州刺史嶺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乃將書呈判司以下云有司改年爲多感元年一日謂府吏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大怒曰衙破我忌日更牒改到明日好作忌日讀者笑之

余刻梁記室參軍詩品三卷上下漢魏六朝無嫌難丶矣惜有唐諸大家未有係纂而評之者偶簡遂初主人全唐詩話約三百餘家雖片羽點綴于三百年風會不能無憾然而三變梗槩已具見矣更選宋人詩話之最者十册附于卷末庶幾稽古嗜奇之士伏而繹焉或亦嘗鼎之一臠云爾

南毛晉識

全唐詩話卷之六

庚溪詩話

陳巖肖撰

庚溪詩話卷上

宋　西郊野叟陳巖肖述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世反之正，見於此詩矣。又隱閑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既紹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旣登寶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朝遂為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曲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蘇易簡作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旣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賡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眞宗皇帝聽斷之暇，唯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即有篇詠，命近臣賡和，故有御製觀尚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孝經詩各三章，御製讀宋書、陳書各二章，讀後魏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隋書、唐書各三章，讀五代梁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章，可謂好文之主也。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為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簡大而有激勵，眞詔旨也。山東李庭臣嘗按管夷人，有持錦臂韝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聖製固宜遠播，而仁化所覃，雖夷狄亦知敬愛。庭臣遂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見之者莫不咨嗟。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上特製詩以寵賜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旣到杭，遂作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脩為記以述之，亦人臣之榮遇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脩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眞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丘、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澹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柂，適天機，水底閑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鑑裏，穀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其中又一章曰，春入渭陽花氣多，春歸時節又清和。衝曉霧，弄滄波，載與俱歸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才之意，闡治體也。

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作，煥然超卓。方居王邸時，從太上皇帝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曰，屹然天立柱中流，獨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非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人兵之意矣。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阼以來，未嘗一日暫忘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辭。如新秋雨過述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恢須廣大。如春賜有感曰，春風歸草木，曉日麗山河。物滯欣逢泰，時豐自此多。神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觀此，則規恢之志大矣。如幸秘閣宴羣臣賜詩曰，稽古右文非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更藉嘉猷為贊襄。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誰歌元首明，自得股肱良。又曰，虛心欲受人，忠言寧逆耳。朕將天下肥，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賢聽諫，虛己愛民之心切矣。至如詠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峰巒倚空之翠壁，下有游泼澈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佳沼，密陰交加森翠傑。山頭草木四時芳，閱盡歲寒常不老。又曰，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杯中醁。觀此，則篤於事親，游天下之養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曰，渙土膏之流潤，將勸功於九農。碧草裳其帶露，游絲飄其曳空。丹椒乘芳，超遙兮春風。春風兮歸來，信吹萬之不同。又曰，碧實朱英，穠苞豔葩。榮於春者冬必悴，耕於夏者秋必花。擢蒼松於歲寒，出奇卉於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間四時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為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溉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德，無時不在，又何羨乎滿目之芳華。觀此，則所以贊天地化育，一視而同仁者深矣。眞帝王之用心也。

當今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就月將之道。方其在藩邸時，在三王中，閱經史、著述業爲最多，每爲詩篇，辭語高妙。巖肖時備員講讀官，每講退，則與同僚詠歎，敬服不已。今育德春宮之久，論製作深造閫奧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覩府主上新秋雨過述懷詩，有曰：中興日月異，王氣山河在。萬物飾昭回，稽首于言大。其辭如是，其旨宏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藻飾，而氣槩遠大，眞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横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辭氣壯偉，固人所喻矣。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眞相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耶。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韋應物、韓退之皆爲歌詩以詠之。應物歌，其略曰：周人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端遶疏遞兮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歌，其略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以應物之歌考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也。歐陽永叔集古錄，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者，多已摩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模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尚寡，不可知也。而歐公又云：退之好古不妄。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則寶此，豈不賢於他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頃見蔡條西清詩話云：唐史載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汝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觀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砅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詩詳讁如此，而史謬誤之甚。今以余考之云然，其詩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又曰：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尚書者，蓋指珪也。爲尚書婦者，迺爲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廼珪之母也。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髻鬟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只爲珪母也。余又以唐史珪傳考之，珪母乃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話非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稟訓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忽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己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毗陵錢中仲紳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

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錄曰：秦嶧山碑非眞，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故也。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眞僞，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値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粤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闚，王介甫改爲天閱，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閱，引莊子用管闚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適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臥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澄江朱正民宰嘗云：少陵今夕行，措意不苟，其語云：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況，且無俗也。相與博塞爲歡娛，則言爲此猶賢乎己也。蓋謂窮冬佳節，旅中永夕無事，方可爲此自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詩，亦不苟矣。正民乃余先太夫人族弟，沈晦元用榜登科，其人簡率，而議論有在，氣爲廣德軍教授，含山縣令，而卒，惜哉。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紋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

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爲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觀樂天前詩，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可與人亡弓人得之，其意同也。

東坡先生學術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欽仰，而累朝聖主，寵遇皆厚。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自鳳翔簽判滿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喜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王珪、李定之徒，媒孽浸潤不止，遂坐詩文有譏諷，赴詔獄，欲寘之死。賴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安。方其坐獄時，宰相有譖於上曰：軾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此。時相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地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又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頗同。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遭竄，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皇帝寶籙宮醮筵，常親臨之。一日啓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爲此宿者，乃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上遂爲軾御製文集敘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諡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侍從。嗚呼，昔揚雄之文，當時人忽之，且欲覆醬瓿，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好之。今東坡詩文，適當累朝神聖之主知遇如此，使忠能之臣，譖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解注之士，出於一時之意，而當宁以軾之忠賢而確信之，身後恩寵異常，此誠堯舜之君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軾遂被此光榮，不其偉哉。

姑蘇楓橋寺，唐張繼留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諸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哉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昔聞開元

寺，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隔水悠悠午夜鐘。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鐘耶。

庚溪詩話卷下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於飲餞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王直方詩話載周知微（明老）作髑髏自述圖及寒食詩頗奇。余靖康間在京師，寓梵德寺，偶見一士大夫文編中載明老數詩皆妙，其詠泮水詩曰：小磧浮青水拍隄，隄邊草色更相宜。一番穀雨晚晴後，萬點楊花春盡時。解與曲池藏寶鑑，不教新月妬蛾眉。從來別岸波光闊，知是漁郎艇子移。又作邊帥上元遊宴口號一聯曰：後車黨燕春盤早，前騎熊氊夜氣遒。又詠鴈曰：雲天斜去空成字，遠地頻來不寄書。此皆佳句也。餘詩不復可記，然其人不遇而沒，他詩文想有可取者，亦不多見，惜哉。

蔡元長（京）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畜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爲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

蔡天任（戡），乃天啓之弟也，頗亦工詩，晚年筆力寬陶謝之藩籬。無錫錢伸仲（紳）退居漆塘，有園林之勝。一時知名士大夫如梁去非、葛勝仲、汪彥章、孫仲益諸人，皆爲之賦詩，唯天任詩語簡而意遠，其亭詩曰：白

雲何時來.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通惠泉詩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芳美亭詩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卻汙世間塵.遂初亭詩曰.著亭傍林泉.偶申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諸公服其韻勝也.鄭毅夫獬詩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俱是花.語意清絕.頃在澄江.見外叔祖朱少魏良臣書帙中.錄一詩云.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知巫峽夜來雨.濤曉石楠花亂流.其下注云.司馬才叔作.近閱曾端伯慥所編詩選.乃載於可正平詩中.一首.孰是.然能狀霖後景物.語不凡也.

梅和勝執中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甫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璧間而見蝸.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璧喜見蝸.此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夢錫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夢錫詩語也.和勝.浙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後蔡嶷榜登科.終於戶部尚書.死于靖康之難.

蔡攸既與王甫童貫興燕山之役.攸父京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塗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徽廟聞之.命鄭琪索之.京卽錄以進呈.上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蓋時白溝報不捷.故有是語.觀京此語.亦深知是役之非也.何不早納忠於吾君.而力止其子行.及此始以詩諷.何太晚也.

毘陵薦福寺紅梅閣.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俱嘗有詩.其略曰.春風如醉酒.著物物不知.居然北枝後.追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回冰肌.所恨培塿根.向來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顏色固嫵媚.清香無故時.意新妙.又存規戒.不苟作也.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書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語皆嶽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又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然余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唯注曰.三尺.謂劍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爲不可.又曰.子瞻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已遭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兩部不知爲何物.今按孔珪傳.珪不樂世務.門庭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爲何物哉.若謂出處僻.人少有知者.則何待人之淺也.

晉宋間.沃洲山白道猷詩曰.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道潛號參寥有云.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於道猷.而更加鍛鍊.亦可謂善奪胎者也.

詩詞中多用南雲.晏元獻公寄遠詩曰.一紙短書無寄處.數行征雁入南雲.紹興庚午歲.余爲臨安秋賦

考試官.同舍有舉歐陽公長短句詞曰.鴈過南雲.行人回淚眼.因問曰.南雲其義安在.余答曰.嘗見江總詩云.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雁來.故園籬下菊.今日幾花開.恐出於此耳.

昔人臨岐執別.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別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或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

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後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

王摩詰漢江臨汎詩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六一居士平山堂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豈用摩詰語耶.然詩人意所到而語偶相同者亦多矣.其後東坡作長短句曰.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專以爲六一語也.

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作記.且爲之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禹錫.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詩.爭出新意.各相雄長.而近時汪彥章藻一篇.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未道者.其詩曰.祖龍門外神傳璧.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卻愧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吳門盤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鄭毅夫獬有詩曰.千重越甲夜成圍.戰罷君王醉不知.

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

嚴子陵釣臺.屹立乎桐江之濱.往來題詠者極多.前賢所作.人皆膾炙久矣.不可盡載.頃見一絕.不知名氏云.范蠡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跡累山樊.先生政自無多事.聊把漁竿坐水村.又見閩人陳政一貫道題一絕云.足加帝腹似癡頑.距肯折腰求好官.明主莫將臣子待.故人只作友朋看.又皆自出新意也.

魏野仲先.在章聖朝.隱居陝府東郊.召之不至.王文正公旦.寇忠愍公準.皆與之相好.其詩句傳於人多矣.其詠啄木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司馬溫公頗稱之.然又有一聯云.莫因饑不足.譏愛蠹偏多.其言有規戒矣.至斷句云.勤勤詠還鳳.無損好枝柯.蓋仁人之言也.世之貪進.因媒蘗他人以售己.而僞及善類者.聞之亦少媿矣.仲先又有竹杯珓詩云.吉凶終在我.翻覆謾勞君.尤有所箴也.又秋夕懷人詩云.空看新雁字.不得故人書.亦爲佳句.

潘子賤待制良貴.以清德直節.退居鄉閭近二十年.所居弊屋數間.略無生事.然自得其樂.平昔無所好.談禪之外.亦喜爲詩.巖肖之先君光祿.靖康間.爲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之朝.而議者沮之.京城失守.督將士與虜戰.遂以身殉國.及歸葬日.公爲挽詩曰.醜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酒與招魂.巖肖每一誦之.痛貫心骨.時爲挽詩者數十人.唯公詩事核而言簡也.又一日.從容侍公坐.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相示.今唯記其詠梅詩一聯云.九疇

蕭關爲上客，千山桃李盡庸人，句意淸高，多類此，其他不能盡記也。

唐儲光羲詩曰，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躅，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踠足空夷猶，又陶翰詩曰，駿馬黃金勒，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此二詩，一則文士居近列，懷忠而不獲吐，一則武將任邊疆，有功而不得伸，觀此，則上之人不可不留通臣下之情也。

唐明皇初好賢樂士，殊有帝王之志，遂致開元之治，及其晚節，信讒好佞，遽改初志，遂致天寶之亂，初李適之用爲左相，一日遂以李林甫之譖，罷其政事，適之杜門無以自遣，詠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誰復來，林甫益譖之，遂累貶宜春太守，復因御史過宜春，恐之，使仰藥自殺，則明皇之信讒，一至於此，又如薛令之爲東宮侍讀，別無吏職，而俸廩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無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箸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幸東宮見之，索筆續之曰，啄木觜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懼而謝病歸，遂不復用，然尙可諉曰，言有觖望也，又如孟浩然因王維私邀至內直，俄而上至，浩然匿之，上詢知其實，因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使出，問其近所作詩，浩然再拜，自誦歲暮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怒曰，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奈何誣我，遂放還，不復見錄，則明皇之褊而不容，本無人君之量，然則開元之初，亦矯情強勉而爲之者也。

古今以體物語形於詩句，或以人事喩物，或以物喩人事，如唐許渾題崔處士幽居云，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語亦工矣，及觀柳子厚過盧少府郊居云，蒔藥閑庭延國老，開罇虛室値賢人，則語尤自在而意勝，至東坡因章質夫以書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至，坡答以詩云，豈意靑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則上下意相關，而語益奇矣。

宋景文有詩曰，捫虱須逢英俊主，釣龍豈在牛蹄涔，以小物與大爲對，而語壯氣勁，可嘉也，而東坡一聯曰，聞說騎鯨遊汗漫，亦嘗捫虱話悲辛，則律切而語益奇矣。

前人詠落花，世傳二宋兄弟元憲公（公庠）景文公（祁）詩爲工，元憲詩云，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景文詩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固佳矣，而余襄公（安道）詩亦工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不減二宋也，而景文公又有五言殘花詩一聯云，香隨蜜房盡，紅入燕泥乾，語不用事，亦自是佳句。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車駕赴宣光殿，子開有詩，其略曰，鼎湖弓劍仙遊遠，渭水衣冠禁路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殿閣淸陰老禁槐，詩語亦佳，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云，能路歸來開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蓋以椒桂蕙茝，皆草木之香者，喩賢人也，詩人押險韻，冥搜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淸詩話遂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擣殘椒桂有餘辛，以謂坡譏唱首多辣氣，此何理也

坡爲人慷慨疾惡，亦時見於詩，有古人規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訾哉，恐誤後人心術，不得不辯。

六一居士詩話，載梅聖俞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此魚常出於春暮，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爲羹，最美，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然余嘗寓居江陰及毘陵，見江陰每臘盡春初已食之，毘陵則二月初方食，其後官於秣陵，則三月間方有之，蓋此魚由海而上，近海處先得之，魚至江左，則春暮矣，江陰毘陵無荻芽，秣陵等處則以荻芽芼之，然則聖俞所詠，乃江左河豚魚也，聖俞詩多古淡，而此詩特雄贍，故尤爲人稱美，如曰，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烹炰苟失所，入喉爲鏌鋣，又曰，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眞佳作也。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名之曰舶趠風，（趠音敕教切）云海外舶船，禱于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也，東坡吳中詩曰，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余嘗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旣望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余因作賦以廣之，其略曰，度華廈而旣爽，入窮閻而亦淸，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失六月之炎蒸，又曰，彼蟠檣與海艤，得乘時何便而至耳，謂區區專意於此曹，則亦豈天籟之至理，蓋欲脫吾民於焦灼，竊意造物其專在是也，卽其後往來吳中，不常至，丙子歲，余爲尙書郞，寓居無錫，至六月晦前三日，此風作，凡七日而止，按坡詩，謂梅雨已過，此風初來，則當在五月或六月初，而余兩見之，乃在六月望後與六月晦前，或曰，節氣有早晚也，然庚午歲，梅雨過兩旬而風來，丙子歲，梅雨過一月始來，得非此風早晚本無定，東坡亦據當時所見而言耶。

元祐間，有旨修上淸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坡敍事旣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作文耳，正如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亦云，後見韓无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

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處，不必相蹈襲也，至山谷之詩，淸新奇峭，頗造前人未嘗道處，自爲一家，此其妙也，至古體詩，不拘聲律，間有歇後語，亦淸新奇峭之極也，然近時學其詩者，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澁，曰江西格也，此何爲哉，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山谷爲祖，宜其規行矩步，必踵其跡，今觀東萊詩，多渾厚平夷，時出雄偉，不見斧鑿痕，社中如謝無逸之徒亦然，正如魯國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

陳頎少卿有惜竹詩曰，出檻亦不剪，從教長舊叢，年年到朱夏，葉葉是淸風，其兼收並蓄，使物各效其用，則此詩深可尙也，余比因洗竹，戲用其韻曰，直幹解新籜，低枝藏舊叢，芟繁留嫩綠，引月更添風，其去冗除繁，使物無所蔽，則余詩亦自有味也。

錢塘吳山有美堂，迺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上賜之詩，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以上詩語名

堂士大夫留題甚衆東坡倅杭因令官吏盡錄之而未著其姓名獨定詩之高下遂以實牧莊老詩爲冠其詩曰自刊寇莊人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門路盤回頭擲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疎拙意略無蹤跡到波瀾坡因此與莊老游從上澗公介甫僚相位退居金陵日遊鍾山脫去世故平生不以勢利爲務當時少有及之者然其詩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丘壑存心則外物去來任之可也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尙蔕芥也如陶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然則寄心於遠則雖在人境而車馬亦不能喧之心有蔕芥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又皆見於六經如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易與詩皆取之矣後之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如詠鶴云低頭乍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銷此白樂天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此皆格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淸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鶴萬里心李太白贊鶴云長唳風霄寂立霜曉劉禹錫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疑星落凌風似雪飛此李文饒詩立當靑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此雍陶詩亦格卑無遠韻也至於杜牧之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芰如婦如女墮蘂顙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豔然亦善比興者至於許渾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僧惠崇云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淸照水千峰迥棲煙一點明此乃奇語也

韓退之聯句云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固爲佳句後見謝無逸云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眼明若蹈襲退之語然句意淸快亦自可喜也

蔡天啓肇嘗從王介甫游一日語及盧仝月蝕詩辭語奇險介甫曰人少有誦得者天啓立誦之不遺一字一日又與介甫同泛舟適見塔鴿數百掠舟而過介甫戲曰子能數之乎天啓一閱即得其數因遣人詢之放鴿者其數不差可謂機警也天啓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坐嘗與元祐諸公游遂遣斥不復用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臨閩嶺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參峰巧分丁字水朧梅溪見二年花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也

唐以前僧寺中或僧有疾病者未有安養之所唐末一山寺有僧臥病久因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適有部使者經從過寺中見其題因詢其詳惻然憐之遂歸墳庵療治之其後部使者貴顯因言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專安養病僧也

江南李泰伯嘗著書非孟子名曰常語時有一士人頗滑稽而饕餮聞有餽李以酒者欲以計求之因錄所業詩數篇投之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焚盡捐階事可嗤孟軻深信不知非嶽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言雖鄙俚然頗合李之意李喜甚留飲連日酒盡方去他日士人又聞有餽李以酒者復著論一篇名曰疑孟以投之李讀畢論之曰前此酒本擬留作數日計君至一飲遂盡句餘殊索寞也公之

論因佳然此酒不可復得也士人遂缺望遂逡巡而退傳者以爲笑

京師景德寺東廊三學院壁間題曰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皆傳呂先生洞賓所題也

閩中一士人姓楊家貧而事親孝忽七月七日一道人自稱姓回至其家久之因取囊中藥點化一小石爲金贈之曰助爾甘旨之費楊力辭曰不願得此祇欲求一詩爲陋室之光道人因用朱題於壁間曰楊君眞慤士孝行動穹壤上帝憐其勤七夕遣回往須臾藥頑石助子爲孝養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久留願子志勿爽行看首與紀靑雲如返掌後不知其所終

靖康間遊京師天淸寺於僧房壁間得一絕云空餘綠綺琴慵把新聲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名氏想有感而題之也

盧贊元戩宣和末靖康間爲吏部侍郎詩篇極多向嘗得其數十篇皆淸拔可喜後因兵火失之尙記其贈鼓琴者曰試將鍾子山水意一洗退之冰炭腸恨失其全篇

紹興初余之官建康艤舟溧陽邨亭見壁間題云十年棄微官歸來事御楷扁舟訪安期要見如瓜棗不知齊梁珍惡食詩自好田園苦無多生理但草草渴酒時一樽狂興任醉倒然不著名氏不知何人所作觀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汨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

昔年過郵伯埭登斗野亭見梁間題曰地勢如披掌天形似覆盤三星羅戶牖北斗掛闌干晚色芙蕖靜秋香穲稏寒更無山礙眼剩覺水景寬此劉攽無言詩此詩盡得斗野之景物也

王梵志詩曰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卻穿破此言近乎曹相國所謂以獄市爲寄也

何晉之大圭廣德人早年有俊聲政宣間爲館職但其人拓弛不羈不能自重仕宦晚亦不偶其詠殊有可喜者嘗記其一詩曰茅屋松牕小隱家茶煙漠漠水斜斜簷間乳燕未成語庭下石榴爭放花頗有詩書銷白日從隨車馬走黃沙林泉舊約好徑去風雨滿江垂釣車又嘗記其一聯云蜂垂倒世界蚊聚小乾坤又嘗爲姓韓貴人作樂語乃以唐吏部漢將軍爲對亦有巧思

昔過陽羨艤舟溪寺臨溪一亭壁間題曰碧雲亭上暮雲飛盡日迴環面翠微梅片破香知臘盡柳梢含綠認春歸風前古澗琴三疊雪後翠峯玉一圍遙想上人淸太甚水精宮裏說禪機碧雲亭未知在何地詩亦未知何人作見其詞意淸絕因筆之

彊梁首伯揚庭爲柳詞五章寄意於古而詞語淸新其一曰不見昭陽宮內柳黃金齊撚輕柔東君昨夜到京州玉階金井無處不風流恨盈翠華春欲暮六宮都鎖春愁曖風吹動繡簾鉤飛花委地時轉玉香毬其二曰不見隋河堤上柳綠陰流水依依龍舟東下疾於飛千條萬葉濃翠染旌旗記得當年春去也綿綿不見西歸故拋輕絮點人衣如將亡國恨說與路人知其三曰不見陶家門外柳柴扉一徑遙通閑門終日掩淸風成行高節綠陰向人濃離落蕭疎雞犬靜日長飛絮濛濛先生一醉萬緣空經時高臥不到綠陰中其四曰不見都門亭畔柳春來綠盡長條柳邊行色馬蹄遲一枝折贈相見又何期酒盡曲終

人去也。風前亦自無聊。祇應於我恨偏饒。東君特地付與沈郎腰。其五曰。不見灞陵原上柳。往來過盡路輪蹄。離南楚度西秦。不成名利竄得鬢毛新。堯枝條憔悴損。一生唯苦征塵。兩三煙樹倚孤村。夕陽影裏愁殺宦遊人。以樂府臨江仙按之。可歌也。

政宣間。修西京洛陽大內。掘地得一碑。隸書小詞一闋。名後庭宴。其詞曰。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菱花知我銷香玉。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簌。余見此碑墨本於李丙仲南家。仲南云。得之張魏公姪椿處也。

吳興陸蒙老元光。嘗爲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譏謗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陸曰。君既能詩。可詠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即席爲之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倚高枝縱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螂。因以是譏之。其人媿而少戢。

周少隱紫芝。蚤年嘗學爲詩於一士大夫姓劉者。嘗傳劉君路中遇雪詩曰。四野同雲漫不收。停驂一望思悠悠。乍疎還密如人事。易聚難消似客愁。倍費囊金歸酒醆。苦添風色上征裘。旗亭今夕定無寐。斷續寒聲未肯休。

舊傳有太守因旱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甚應。因作一絕云。祈雨精誠尚未通。浮雲開闔有無中。龍恐我羞歸去。略灑些些表不空。因寫投此詩潭中。雖即大雨隨足。

兵部侍郎劉朝美儀鳳。蜀之普州人。性酷嗜書。喜傳錄。初以禮部郎兼權祕書少監。後即與凡祕府書籍。傳寫殆遍。如國史之類。又置副本。親自校讐。至杜門絕交。遷吏侍。猶傳寫不已。張持國之綱爲副端。言其審舞至嗔府職事。以是罷歸蜀。蜀人關耆卿注孫爲著作佐郎。以詩餞行曰。公議久不作。此無公是非。祇因羅故紙。不覺蹈危機。東璧夢初斷。西山嶽正肥。十年成底事。贏得載書歸。

林懿成季仲。嘗爲太常少卿。永嘉人。頗喜爲詩。嘗與會稽虞仲琳少崔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其行曰。男兒何苦斡塵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又嘗爲婺守。題赤松山黃初平祠云。路轉溪回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笑道牧民如牧羊。又云。羽仗霓旌去不還。空餘匊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枯旱。便是田家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

嘗見嚴溪范茂安評云。嚴陵一士人。忘其姓名。能詩。好爲大言。而間有可取者。如咏林影曰。日月明方見。乾坤暗即收。又咏扇曰。大柄如歸手。蚊虻莫浪飛。言皆類此。不能盡記也。

陳楠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爲諫議官。頗好修養之方。且自以爲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竊據。當時文人勝士陷於彼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之地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恨。粧點春花似昔年。又云。渭平沙淺雁來棲。渭漲沙移雁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寒衣。

方靖康之變。燕人有隨虜過相州。因謁韓魏公祠堂。題詩祠中一聯云。有客能吟丞相柏。無人敢伐召公棠。魏公勳德之重。而外夷亦知景慕如此也。

紹興間。陳侍郎相之往使虜。至燕山驛。壁間得一詞云。寶劍憶遊梁。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楫嫩漪。向吳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牆。禁城外。燕隨青步障。絲惹紫遊韁。曲水古今。禁煙前後。綠楊樓閣。芳草池塘。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霜。欲遣當年遺恨。頻近清觴。聽出塞琵琶。風沙淅瀝。寄書鴻雁。煙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猶到潯陽。然不著名氏。必中原士大夫淪異域者所作也。以樂府風流子按之。可歌也。

陳簡齋去非。詩名夙著。而其弟之詩。亦可喜。見張林甫舉其夏日晚望一聯云。前山猶細雨。高樹已斜陽。恨不見其全篇。

夢筆驛。迺江淹舊居。姚宏令聲一絕。可警後學者。詩云。一宵短夢驚流俗。千里高名掛里閭。遂使晚生矜此意。擬眠不讀一行書。

所至驛舍旅邸。留題壁間。亦多有可取者。見李仲南丙言臨安旅邸壁間一絕云。太一祠前是我家。滿林香霧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又言建州崇安分水驛壁一絕云。江南三月已蠶麥熟梅黃顯作綿料得故園煙雨裏。輕寒猶作勒花天。又呂叔潛大虬言鎮江丹陽玉乳泉驛間一絕云。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皆不著名氏也。

康待制執柚宗祠。寓居永嘉。籍妓中有姓山者。頗慧麗。康時命之侑樽俎。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中。當坐罪。倩泣訴。懇求救於士大夫。康憫之。戲爲一絕云。昔日緹縈亦如許。蠢道生男不如女。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偏帶雨。明日倡詣縣投狀。乞代父罪。且述此詩於狀前。邑宰一見。遂笑而釋之。

歲寒堂詩話

張戒撰

歲寒堂詩話目錄

卷上

三十四條

卷下

三十三條

臣等謹案歲寒堂詩話。宋張戒撰。錢曾讀書敏求記作趙戒。傳寫誤也。考戒名附見宋史趙鼎傳。不詳其始末。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戒正平人。紹興五年四月。以趙鼎薦得召對。授國子監丞。鼎稱其登第十餘年。曾作縣令。則嘗舉進士也。又載紹興八年三月。戒以兵部員外郎守監察御史。是年八月。守殿中侍御史。十一月。爲司農少卿。旋坐疏留趙鼎。改外任。十二年。羅汝楫劾其沮和議。黨于趙鼎、岳飛。特勒停。二十七年九月。以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不言所終。殆即終于奉祠矣。初戒以論事切直。爲高宗所知。其言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頗中時勢。故淮西之戰。則力劾張浚、趙開。而秦檜欲屈己求和。則又力沮。卒與趙鼎並逐。蓋亦鯁亮之士也。是書通論古今詩人。由宋蘇軾、黃庭堅上溯漢魏風騷。分爲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之以無邪之旨。可謂不詭于正。其論唐諸臣詠楊太眞事。皆爲無禮。獨杜甫立言爲得體。尤足維世教而正人心。又專論杜甫詩三十餘條。亦多宋人詩話所未及。攷說郛及學海類編。均載此書。僅寥寥三四頁。此本爲永樂大典所載。猶屬完帙。然有二條。此本遺去而見于學海類編者。今謹錄以補之。庶爲全璧。讀書敏求記本作一卷。今以篇頁稍繁。釐爲上下卷云。乾隆三十九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侍講臣鄒奕孝

歲寒堂詩話卷上

宋 張戒撰

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于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眞。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于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陸以後。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謝康樂池塘生春草。顏延之明月照積雪。（案、明月照積雪。乃謝靈運詩。此誤。）謝玄暉澄江靜如練。江文通日暮碧雲合。王籍鳥鳴山更幽。謝貞風定花猶落。柳惲亭皋木葉下。何遜夜雨滴空堦。就其一篇之中。稍免雕鐫。粗足意味。便稱佳句。然比之陶阮以前蘇李古詩。曹劉之作。九牛一毛也。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煙雲。春無草樹。豈復可觀。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然意可學也。味亦可學也。若夫韻有高下。氣有強弱。則不可強矣。此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世徒見子美詩之麤俗。不知麤俗語在詩句中最難。非麤俗。乃高古之極也。自曹劉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中間鮑照雖有此作。然僅稱俊快。未至高古。元、白、張籍、王建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然其詞淺近。其氣卑弱。至于盧仝。遂有不唧溜鈍漢、七椀喫不得之句。乃信口亂道。不足言詩也。近世蘇黃亦喜用俗語。然時用之。亦頗安排勉強。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子美之詩。顏魯公之書。雄姿傑出。千古獨步。可仰而不可及耳。

國朝諸人詩爲一等。唐人詩爲一等。六朝詩爲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漢爲一等。風騷爲一等。學者須以次參究。盈科而後進。可也。黃魯直自言學杜子美。子瞻自言學陶淵明。二人好惡。已自不同。魯直學子美。但得其格律耳。子瞻則又專稱淵明。且曰。曹、劉、鮑、謝、李、杜諸子。皆不及也。夫鮑、謝不及則有之。若子建、李杜之詩。亦何愧于淵明。卽淵明之詩。妙在有味耳。而子建詩。微婉之情。灑落之韻。抑揚頓挫之氣。固不可以優劣論也。古今詩人。推陳王及古詩第一。此乃不易之論。至于李杜。尤不可輕議。歐陽公喜太白詩。乃稱其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案、李白詩列小。明月或作朗月。）此等句雖奇逸。然在太白詩中。特其淺淺者。魯直云。太白詩與漢魏樂府爭衡。此語乃眞知太白者。王介甫云。白詩多說婦人。識見汚下。介甫之論過矣。孔子刪詩。三百五篇說婦人者過半。豈可亦謂之識見汚下耶。元微之嘗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而復以太白爲不及。故退之云。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退之于李杜。但極口推尊。而未嘗優劣。此乃公論也。子美詩奄有古今。學者能識國風騷人之旨。然後知子美用意處。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至于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在子美不足道耳。歐陽公詩學退之。又學李太白。王介甫詩。山谷以爲學三謝。蘇子瞻學劉夢得。學白樂天、太白。晚而學淵明。魯直自言學子美。人才高下。固有分限。然亦在所習不可不謹。其始也學之。其終也豈能過之。屋下架屋。愈見其小。後有作者出。必欲與李杜爭衡。當復從漢魏詩中出爾。

詩以用事爲博。始于顏光祿。而極于杜子美。以押韻爲工。始于韓退之。而極于蘇黃。然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豈專意于詠物哉。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婦人淸夜獨居、愁思之切。非以詠月也。而後人詠月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顚。本以言郊居閒適之趣。非以詠田園。而後人詠田園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故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嘆之。詠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後人所謂含不盡之意者此也。用事押韻。何足道哉。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爲詩。而不知詠物之爲工。言志之爲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

詩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淵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韓退之是也。意氣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文章古今迴然不同。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子建次之。此論誠然。觀子建明月照高樓。高臺多悲風。南國有佳人。驚風飄白日。謁帝承明廬等篇。鏗鏘音節。抑揚態度。溫潤淸和。金聲而玉振之。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與三百五篇異世同律。此所謂韻不可及也。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顚。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景物雖在目前。而非至閑至靜之中。則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態。太白多天仙之詞。退之猶可學。太白不可及也。至于杜子美。則又不然。氣吞曹劉。固無與爲敵。如放歸鄜州。而云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新婚戍邊。而云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北征云。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洗兵馬云。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禮。孔子所謂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如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乃聖賢法言。非特詩人而已。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此語非惟創始之爲難。乃中的之爲工也。荆軻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自常人觀之。語旣不多。又無新巧。然而此二語。遂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極壯士赴死如歸之情。此亦所謂中的也。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蕭蕭兩字。處處可用。然惟墳墓之間。白楊悲風。尤爲至切。所以爲奇。樂天云。說喜、不得言喜。說怨、不得言怨。樂天特得其麤耳。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見其親切處。何可少耶。詩人之工。特在一時情味。固不可預設法式也。

國風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皆無愧于國風矣。杜牧之云。多情卻是總無情。惟覺罇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略無餘蘊。元、白、張籍。其病正在此。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後來詩人。能道得人心中事者少爾。尙何無餘蘊之責哉。

陶淵明云。世間有喬松。于今定何聞。此則初出于無意。曹子建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此語雖甚工。而意乃怨怒。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可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

東坡評文勛篆云。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泰山。東坡此語。不特篆字法。亦古詩法也。世人作篆字不除隸體。作古詩不免律句。要須意在律前。乃可名古詩耳。

人才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強同。一物也。而詠物之工有遠近。皆此意也。而用意之工有淺深。章八元題雁塔云。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卻訝鳥飛平地上。忽驚人語半天中。回梯倒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案、此詩刊本忽驚作自驚。倒踏作暗踏。）此乞兒口中語也。梅聖俞云。復想下時險。喘汗頭目旋。不如且安坐。休用窺冥搜。何其語之凡也。東坡眞興寺閣云。山林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登者尙呀咻。作者何以勝。（案、此詩刊本山林作山川。呀咻作呀喘。）登靈隱寺塔云。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亦何有。雲海浩茫茫。（案、此詩刊本亦何有作空有無。）意雖有佳處。而語不甚工。蓋失之易也。劉長卿登西靈寺塔云。化塔凌虛空。雄規壓川澤。亭亭楚雲外。千里看不隔。盤梯接元氣。坐壁栖夜魄。王介甫登景德寺塔云。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邑屋如蟻冢。蔽虧塵霧間。此二詩語雖稍工。而不爲難到。杜子美則不然。登慈恩寺塔首云。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案、此詩刊本蒼天或作蒼穹。曠士或作壯士。）不待云千里千仞小舉足頭目旋。而窮高極遠之狀。可喜可愕之趣。超軼絕塵。而不可及也。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淸秋。視東坡側身引手之句。陋矣。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豈特邑屋如蟻冢。蔽虧塵霧間。山林城郭。漠漠一形。市人鴉鵲。浩浩一聲而已哉。人才有分限。不可強乃如此。

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余之此論。固未易爲俗人言也。子瞻

以議論作詩，益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段師教康崑崙琵琶，且遣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故態，學詩亦然。蘇黃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唐人詩。唐人聲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六朝詩。鏤刻之習氣淨盡，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詩序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餘，洶湧而後發者也。劉勰云，因情造文，不爲文造情。若他人之詩，皆爲文造情耳。沈約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論，其實一也。

杜子美云，續兒誦文選。又云，熟精文選理。然則子美教子以文選歟。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遂不復留意。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作詩賦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于議論而欠宏麗，故雖揚雄亦薄之，云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雄之說淺易則有矣，其文詞安可以爲艱深而非之也。韓退之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雄文章豈可非哉。文選中求議論則無，求奇麗之文則多矣。子美不獨教子，其作詩乃自文選中來，大抵宏麗語也。

杜子美登慈恩寺塔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此但言其窮高極遠之趣爾。南及蒼梧，西及崑崙，然而叫虞舜，惜瑤池，不爲無意也。白帝城最高樓云，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案、此詩刊本對斷石或作封斷石。）使後來作者如何措手。東坡登常山絕頂廣麗亭云，西望穆陵關，東望琅邪臺，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相將叫虞舜，遂欲歸蓬萊。襲子美已陳之迹，而不逮遠甚。山谷登快閣詩云，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此但以遠大分明之語爲新奇，而究其實，乃小兒語也。山谷晚作大雅堂記，謂子美死四百年後，來名世之士不無其人，然而未有能升子美之堂者。此論不爲過。

楊太眞事，唐人吟詠至多，然類皆無禮。太眞配至尊，豈可以兒女語黷之耶。惟杜子美則不然，哀江頭云，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不待云嬌侍夜，醉和春，而太眞之專寵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眞之絕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時行樂事，不斥言太眞，而但言輦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案、此詩刊本向天或作向空，一笑或作一箭。）不待云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時行樂可喜事，筆端畫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豈終極。（案、此詩刊本江水或作江草。）不待云比翼鳥，連理枝，此恨綿綿無盡期，而無窮之恨，黍離麥秀之悲，寄于言外。題云哀江頭，乃子美在賊中時，潛行曲江，覩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眞可謂得詩人之旨者。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爲最下，連昌宮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

梅聖俞云，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樂天長處，然情意失于太詳，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蘊，此其所短處。如長恨歌，雖播于樂府，人人稱誦，然其實乃樂天少作，雖欲悔而不可追者也。其敘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穢褻之語。首云，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後云，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案、白居易詩，刊本回看或作回首。）此固無禮之甚。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此下云云，殆可掩耳也。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等語乃樂天自以爲得意處，然而亦淺陋甚。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此尤可笑。南內雖淒涼，何至挑孤燈耶。惟敘上皇還京云，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敘太眞見方士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一篇之中，惟此數語稍佳爾。長恨歌元和元年尉盩厔時作，是時年三十五。謫江州十一年作琵琶行。二詩工拙遠不侔矣。如琵琶行，雖未免于煩悉，然其語意甚當，後來作者未易超越也。

韓退之詩，愛憎相半。愛者以爲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爲退之于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己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論俱過矣。以爲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爲退之于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耶。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蘇黃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猶可以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子美篤于忠義，深于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爲敵，然二豪不並立，當屈退之第三。

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闢拓而爲退之則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強也。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遠不逮蘇州。至于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所不及也。

世言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爲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良有由然。皮日休曰，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恬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舍旃。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鑑焉。此語得之。

退之于籍湜輩，皆兒子畜之，獨于東野，極口推重。雖退之謙抑，亦不徒然。世以配賈島，而鄙其寒苦，蓋未之察也。郊之詩，寒苦則信矣，然其格致高古，詞意精確，其才亦豈可易得。

論詩文當以文體爲先，警策爲後。若但取其警策而已，則楓落吳江冷，豈足以定優劣。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之句，東野集中未必有也。然使浩然當退之大敵，如城南聯句，亦必困矣。子瞻云，浩然詩如內庫法酒，卻是上尊之規模，但欠酒才爾。此論盡之。

韋蘇州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絕，然其筆力豪贍，氣格老成，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時，其得意處，

子美之匹亞也。長城之目，蓋不徒然。

世以王摩詰律詩配子美，古詩配太白，蓋摩詰古詩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律詩至佳麗而老成。如隴西行、息夫人、西施篇、羽林、閨人、別弟妹等篇，信不減太白。如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案、王維詩、刊本啼鳥換誤作啼鳥緩。）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等句，信不減子美。雖才氣不若李杜之雄傑，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亞也。摩詰性淡泊，本學佛而善畫，出則陪岐薛諸王及貴主遊，歸則饜飫輞川山水，故其詩于富貴山林，兩得其趣。如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之句，雖不誇服食器用，而眞是富貴人口中語，非僅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之比也。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籍律詩雖有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

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瑤光，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糚。李義山此詩，非誇徐妃，乃譏湘中也。義山詩佳處，大抵類此。詠物似瑣屑，用事似僻，而意則甚遠。世但見其詩喜說婦人，而不知爲世鑒戒。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粧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案、李商隱詩，刊本粧成誤作修成。）此詩非誇王母玉桃，阿嬌金屋，乃譏漢武也。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此詩非痛恨張麗華，乃譏陳後主也。其爲世鑒戒，豈不至深至切。內殿張絃管，中原絕鼓鼙，舞成靑海馬，鬭殺汝南雞。不覩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宸襟他日淚，薄暮望賢西。夫雞至于鬭殺，馬至于舞成，其窮歡極樂，不待言而可知也。不覩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志欲神仙，而反爲所惑亂也。其言近而旨遠，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杜牧之華淸宮三十韻，鏗鏘飛動，極敍事之工，然意則不及此也。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此詩送人蜀人，雖假誇文君酒壚，而其意乃是譏蜀人多嬲鄙、少賢才爾。義山詩句，其精妙處，大抵類此。

往年過華淸宮，見杜牧之、溫庭筠二詩，俱刻石于浴殿之側，必欲較其優劣而不能，近偶讀庭筠詩，乃知牧之之工，庭筠小子，無禮甚矣。劉夢得扶風歌，白樂天長恨歌，及庭筠此詩，皆無禮于其君者。庭筠語皆新巧，初似可喜，而其意無禮，其格至卑，其筋骨淺露，與牧之詩，不可同年而語也。其首敍開元勝遊，固已無稽，其末乃云，豔笑雙飛斷，香魂一哭休。此語豈可以瀆至尊耶。人才氣格，自有高下，雖欲強學不能，如庭筠，豈識風雅之旨也。牧之才豪華，此詩初敍事甚可喜，而其中乃云，泉暖涵窗鏡，雲嬌惹粉囊，嫩嵐滋翠葆，淸渭照紅粧，是亦庭筠語耳。

王介甫云，遠引江山來控帶，平看鷹隼去飛翔。疑非介甫語。又云，留歡薄日晚，起視飛鳥背。又云，濡筆飛鳥上，爲王賦雌雄。語雖稍工，而不爲難到。東坡云，飛鳥皆下翔，失之易也。李太白登西靈寺塔云，鳥拂瓊簷度，霞連繡栱張。亦疑非太白語。廬山謠云，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

茫茫去不還。此乃眞太白詩矣。如介甫、東坡，皆一代宗匠，然其詞氣，視太白一何遠也。陶淵明云，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則歸雲宅，朝爲飛鳥堂。此語初若小兒戲弄，不經意者，然殊有意味可愛。

杜牧之序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牧之論太過，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拔則不及也。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韻。元白張籍以意爲主，而失于少文，賀以詞爲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元微之戲贈韓舍人云，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高疎明月下，細膩早春前，此律詩法也。五言律詩，若無甚難者，然國朝以來，惟東坡最工，山谷晚年乃工，山谷嘗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雖山谷集中，亦不過白雲亭宴集十韻耳。

韓退之之文，得歐公而後發明，陸宣公之議論，陶淵明、柳子厚之詩，得東坡而後發明，子美之詩，得山谷而後發明，後世復有揚子雲，必愛之矣。誠然誠然。往在桐廬見呂舍人居仁，余問魯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處焉在，居仁曰，禪家所謂死蛇弄得活，余曰，活則活矣，如子美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此等句，魯直少日能之，方丈涉海費時節，元圃尋河知有無，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此等句，魯直晚年能之，至于子美客從南溟來、朝行靑泥上、壯遊、北征，魯直能之乎，如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卽見骨，天地終無情，此等句，魯直能到乎，居仁沈吟久之曰，子美詩有可學者，有不可學者，余曰，然則未可謂之得髓矣。

往在柏臺，鄭亨仲、方公美誦張文潛中興碑詩，戒曰，此弄影戲語耳。二公駭笑，問其故，戒曰，郭公凜凜英雄才，金戈鐵馬從西來，舉旗爲風偃爲雨，灑掃九廟無塵埃，豈非弄影戲乎。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亦小兒語耳。如魯直詩，始可言詩也。二公以爲然。

作蘇俗語，做杜子美，作破律句，做黃魯直，皆初機爾，必欲入室升堂，非得其意則不可。張文潛與魯直同作中興碑詩，然其工拙，不可同年而語，魯直自以爲入子美之室，若中興碑詩，則眞可謂入子美之室矣。首云，春風吹船著浯溪，末云，凍雨爲洗前朝悲，鋪敍云云，人能道之，不足爲奇。

乙卯冬，陳去非初見余詩曰，奇語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詩耳。余以爲然，及後見去非詩全集，求似六朝者，尙不可得，況建安乎。詞不逮意，後世所患，鄒員外德久嘗與余閱石刻，余問唐人書雖極工，終不及六朝之韻，何也。德久曰，一代不如一代，天地風氣生物，只如此耳。言亦有理。

獨坐燒香靜室中，雨聲初罷鳥聲空，瓦溝柏子時時落，知有寒天木杪風。此絕句，非余得意者，而陳去非獨稱誦不已。張巨山出去非詩卷，戒獨愛其征帆春事一首云，神仙非異人，由來本英雄，蒼山雨中高，綠草溪上豐者，而去非亦不自以爲奇也。王雱云，作文字易，識文字難，刪詩定書，須仲尼乃可，蕭統文選之有不當，又何怪也。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

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案、說郛刊本作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言。（案、此條及下條，原本未載，今據學海類編增入。）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世儒解釋，終不了。余嘗觀古今詩人，然後知斯言良有以也。詩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顏、鮑、徐、庾，唐李義山，國朝黃魯直，乃邪思之尤者。魯直雖不多說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魯直專學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

歲寒堂詩話卷下

巳上人茅齋○余嘗聞劉右司棐，以子美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最得避暑之佳趣。余不以爲然。鄭武子曰：此句非不佳，但多僻與遲兩字。若云枕簟入林，茶瓜留客，豈不快哉。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以神武定天下，高祖、太宗之功也，何必以家世不若商周爲愧，而妄認老子爲祖。必不足以爲榮，而適足以貽世笑。子美云：世家遺舊史，謂老子爲唐之祖，其家世不見于舊史也。守祧嚴具禮，謂以宗廟事之也。五聖千官等句，雖若狀吳生畫手之工，而其實謂無故而畫五聖千官于此也。凡此事既明白，但直敘其事，是非自見，六義所謂賦也。身退知周室之卑，漢文景尚黃老，垂拱無爲而天下治，老子之道如此。故子美云：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也。

戲爲六絕句○此詩非爲庾信、王、楊、盧、駱而作，乃子美自謂也。方子美在時，雖名滿天下，人猶有議論其詩者，故有嗤點哂未休之句。夫子美詩，超今冠古，一人而已。然而其生也，人猶笑之，歿而後人敬之，況其下者乎。子美忿之，故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也。然子美豈其忿者，戲之而已。其云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若子美眞所謂掣鯨魚碧海中者也，而嫌于自許，故皆題爲戲句。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堯舜之志，而世無知者，雖同學翁亦頗笑之。

故浩歌彌激烈，沈飲聊自遣也。（案、此詩刊本自遣或作自適。）此與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無異。讀其詩，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豈詩人而已哉。其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案、此詩刊本戰慄或作戰栗，實欲或作實願。）又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方幼子餓死之時，尚以常免租稅、不隸征伐爲幸，而思失業徒，念遠戍卒，至于憂端齊終南，此豈嘲風詠月者哉。蓋深于經術者也，與王吉、貢禹之流等矣。

哀王孫○觀子美此詩，可謂心存社稷矣。烏朝飛而夜宿，今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者，長安城中兵亂也。鞭至于斷折，馬至于九死，骨肉不待同馳驅，（案、此詩刊本又向或作又來，不待或作不得。）則遽宜走避胡之急也。以龍種與常人殊，又戒王孫使善保千金軀，則愛惜宗室子孫也。雖以在賊中之故，不敢長語臨交衢，然且爲王孫立斯須者，哀之不忍去也。朔方健兒，非不好身手，而昔何勇銳今何愚，不能抗賊，使宗室子孫狼狽至此極也。竊聞太子已傳位，必云太子者，以言神器所歸，吾君之子也。言聖德北服南單于，又言花門助順，所以慰王孫也。其哀王孫如此，心存社稷而已。而王深父序反以爲譏刺明皇，失子美詩意矣。

行次昭陵○自文物多師古以下四句，不惟美太宗之治，亦歎今之不然也。昔云上帝降災于下方，太宗即位之初，兵戈猶未已，然太宗指揮而安率土，遂蕩滌汙俗而致太平，其易如此。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蓋歎其威靈如在。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歎後世子孫寂寥，無復太宗開國時遺風，是以流恨滿山隅也。

洗兵馬○山谷云：詩句不鑿空強作，對景而生，便自佳。山谷之言誠是也。然此乃衆人所同耳，惟杜子美則不然，對景亦可，不對景亦可。喜怒哀樂，不擇所遇，一發于詩，蓋出口成詩，非作詩也。觀此詩聞捷書之作，其喜氣乃可掬。眞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曰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案、此詩刊本安巢或作安棲。）言人思安居，不復避亂也。曰寸地尺天皆入貢，曰奇祥異瑞爭來送，曰不知何國，曰復道諸山，皆喜躍之詞也。隱士休歌紫芝曲，言時平當出也。詞人解撰河淸頌，（案、此詩刊本解撰或作解作，河淸或作淸河。）言當作頌聲也。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言人思歸農也。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言戍卒之歸休，室家之思憶，敘其喜躍不嫌于褻，故云歸莫懶，愁多夢也。至于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雖但敘一時喜躍之事，而意乃諷肅宗，所謂主文而譎諫也。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雖似憎惡武夫，而熟味其言，乃有深意。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三略亦曰：還師罷軍，存亡之階。子美于克捷之初，而訓勅將士，俾知帝力，不得誇身驕，其憂國不亦至乎。子美吐詞措意每如此，古今詩人所不及也。山谷晚作大雅堂記，謂子美詩好處正在無意而意已至，若此詩是已。

秦州雜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此晚唐佳句也。然子美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則留人送客，不待言矣。第十八首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此兩句皆出邊塞風景也。山壑河冰野蕭索，青是烽煙白人骨，亦同。

苦竹○觀此詩前四句，則苦竹叢在目前矣。

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杜子美李太白才氣雖不相上下，而子美獨得聖人刪詩之本旨，與三百五篇無異，此則太白所無也。元微之論李杜，以爲太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誠亦差肩于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李尚未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鄙哉微之之論也。鋪陳排比，曷足以爲李杜之優劣。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序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子美詩是已。若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眞所謂主文而譎諫，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也。氣亂屆賈壘，目短背劉驕，誠哉是言。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故子美有長安卿相多少年之譏。且曰，我生胡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蓋自傷也。讀者遺其言而求其所以言，三復玩味，則子美之情見矣。

劍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余嘗聞之王大卿侯曰，一夫怒乃可，若不怒，雖臨關何益也。昭陵、泥功山、岳麓寺、鹿頭山、七歌、遣田父泥飲、又上後園山腳、收京、北征、壯遊，子美詩設詞措意，與他人不可同年而語。如狀昭陵之威靈，乃云，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案、此詩刊本鐵馬或作石馬。狀泥功山之險，乃云，朝行靑泥上，暮在靑泥中。白馬爲鐵驪，小兒成老翁。狀岳麓寺之佳，乃云，塔劫宮牆壯麗敵，香廚松道淸涼俱。案、此詩刊本塔劫或作塔級，宮牆或作宮壇，香廚或作石廚，淸涼或作淸微。此其用意處，皆他人所不到也。鹿頭山云，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案、此詩刊本京華或作京華。七歌云，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遣田父泥飲云，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又上後園山腳云，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可見，況乃懷故鄉。案、此詩刊本不可或作不復，懷故或作復舊。皆人心中事而口不能言者，而子美能言之。然詞高雅，不若元白之淺近也。收京云，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有旨哉，與陸宣公諫德宗尋訪內人疏何異。子美顚沛造次于兵戈之中，而每以宗廟爲言，如北征往往是也。此其意尤不可及。壯遊云，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不待褒貶，而是非自見矣。

江頭五詠○物類雖同，格韻不等。同是花也，而梅花與桃李異觀；同是鳥也，而鷹隼與燕雀殊科。詠物者要當高得其格致韻味，下得其形似，各相稱耳。杜子美多大言，然詠丁香、麗春、梔子、鸂鶒、花鴨，字字實錄而已，蓋此意也。

屛迹二首○用拙存吾道。若用巧，則吾道不存矣。心跡雙淸從，白首而不厭也。子美用意如此，豈特詩人而已哉。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此子美觀物之句也。若非幽居，豈能近此物情乎。妙哉，造化春工，盡于此矣。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嚴云，莫倚善題鸚鵡賦。杜云，阮籍焉知禮法疎。二人贈答，不可謂無意也。

陳拾遺故宅○此宅蓋拾遺與趙彥昭、郭元振遊宦題字于壁間云。公後登宰輔，少陵詩紀此而已。

謁文公上方○此僧不下堵除十年餘，雖長者布金，而禪龕只如。子美以爲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必高僧也。庭前猛虎臥，或實有之。子美不徒用事爾。設引吹螺，皆傳法之意。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此非詩也，家書也。弟歸檢校草堂，乃令數鵝鴨，閉柴荊，趁臘月栽竹，可謂隱居之趣矣。

江陵望幸○此非詩，乃望幸表也。通蜀照秦，含越控吳，則指陳江陵建都大略也。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則祈請語也。氣象駢然，可與兩都三京齊驅並駕矣。

山寺○章留後遊山寺，以僧告訴，遂爲興兵徒，咄嗟檀施開。子美諷之曰，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又曰，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何哉，夫窮子以淨處爲安，高人隱士以避世爲福，以近人爲禍。今山寺以使君之威，咄嗟檀施開，鄉棟宇興修，而煩擾之禍，必自此始矣。子美之詩，有味其言也。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子美自云，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又乞哀于山人云，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淸風。然則子美亦嘗于仙術留意耶。子美于仙佛，皆嘗留意，但不知其果有得否爾。云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齋。恐未必實錄也。

嚴鄭公宅同詠竹○堦下新松○竹欲令無翦伐，松欲高一百丈。雖云美意，亦有譏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此兩句不待他求，而得高人之趣。匡牀竹火爐，無長物也，可謂簡易矣。

莫相疑行○以子美之才，而至于頭白齒落無所成，眞可惜也。故嘗有中宵祇自惜、晚起索誰親之句。案、此詩刊本中宵作宵中，或作消中。穀梁子曰，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有國者之罪也。子美之自惜，蓋歎時之不用，人之不知耳。悲夫。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不幸而流落至于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少年，豈其得已。當面輸心背面笑。案、此詩刊本契託或作託契，輸心或作論心。乃俗子常態，古今一也。夫子美名垂萬年，豈與世上兒爭好惡者哉。而或者疑之，故有寄謝之句，其題曰莫相疑行。

赤霄行○子美自以爲孔雀，而以不知己者爲牛。自當時觀之，雖曰薄德可也。自後世觀之，與子美同時而不知者，庸非牛乎。子美不能堪，故曰，老翁愼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蓋自遣也。淵明之窮，過于子美，抵觸者固自不乏，然而未嘗有孔雀逢牛之詩，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此淵明所以不可及也歟。

杜鵑○山谷云，臣甫杜鵑再拜詩，爲明皇遜南內時作也。

武侯廟○孔明臥于南陽之時，豈期爲人用耶。及玄德三顧，意氣相感，遂許以驅馳。受幼主之託，抗表以辭，仗義北伐，卒死于軍，義風凜然，竦動千載。故子美于空山之中，觀其遺廟，而曰，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者，追想而歎慕之也。此詩若草草不甚留意，而讀之使人凜然，想見孔明風采。此夫李義山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爲護儲胥之句，又加一等矣。

鬬雞○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此名鬬雞，乃看棚詩爾。

偶題○此少陵論文章也。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烏可以輕議哉。

秋野○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夫生理有何難識，觀魚鳥則可知矣。魚不厭深，鳥不厭高，人豈厭山林乎。故云，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薇。案、此詩刊本吾老或作衰老，北山或作此山。

山。此子美悟理之句也。杜子美作詩悟理。韓退之學文知道。精于此故爾。

喃○啄鵠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案、此詩刊本啄鵠或作啄烏。）子美之志可見矣。下食遭泥去。則固窮之節。高飛恨久陰。則避亂之急也。子美之志。其素所蓄積如此。而目前之景。適與意會。偶然發于詩聲。六義中所謂興也。興則觸景而得。此乃取物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少陵遺右武之朝。老不見用。又處處無所遇。故有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之句。余三復而悲之。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觀歷代史冊。人主之美。莫先于納諫。陸宣公云。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于斯。子美嗣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之句。即此意也。

可嘆○觀子美此篇古今詩人焉得不伏下風乎。忠義之氣。愛君憂國之心。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言之不足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其詞氣能如此。恨世無孔子。不列于國風雅頌爾。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案、此詩刊本如白或作似白。）此其懷抱抑揚頓挫。固已傑出古今矣。河東女兒不知以何事而抉眼去其夫。豈狄胡婦不忍視其夫之不義而死者乎。丈夫正色動引經。偉哉王季友之爲人也。羣書萬卷常暗誦。而孝經一通獨把翫在手。非深于經術者。焉知此味乎。季友知之。子美亦知之。故能道此句。古今詩人。豈知此也。貧窮老瘦家賣屐。（案、此詩刊本屐一作屨、或作屐。）而高帝之孫二千石之貴。乃引爲賓客。雖三年之久。而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賓主之間如此。與夫勢利之交。朝暮變炎涼者異矣。故曰。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案、此詩刊本亦醜或作已醜。）陳蕃設榻于徐孺。北海徙履于康成。顧回陋巷。不改其樂。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于王季友復見之。子美以爲可以佐王也。故曰。用爲羲和天爲成。用平水土地爲厚。死爲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夫佐王治邦國者。非斯人孰謂可乎。

珊瑚鉤詩話

張表臣編

珊瑚鉤詩話卷一

宋 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主管學事賜緋魚袋張表臣編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生乎同時.則見而師之.生乎異世.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顏回學孔子.孟軻師子思之類是也.羲易成于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子虛.左太沖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四愁.而仲宣述七哀.陸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體.雖華藻隨時.而體律相倣.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効其顰,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解乃同於子雲之解嘲.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晝錦堂記.議論似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哀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後學者當先盡力.然后措詞.未能闖述澈章.便欲超騰飛翥.多見其嗜嘆而狼狽矣.

杜甫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皆用事之誤.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軒耳.

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則麾麾去耳.非麾旄也.然子美讀萬卷書.不應如是.殆傳寫之繆.若云軒則誤矣.牧之豪放.一時引用之誤.或有之耶.

東坡謂隋書地理誌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予謂楚都申郢.故黃歇封於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也.黃之永安.爲春申故城.蓋始封也.謂之春者.蘄春、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而封焉.猶田文之食常、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壽春.黃歇始請吳之故宮都焉.然行相事.未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

東坡作詩.歎賈梁道爲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子無羞.徐世勣爲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僞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呂公守正.而子弟之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嵇卞二家世濟忠誠者乎.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衆象.始爲古文.古文者.科斗是也.周宣史籀.變古文而爲大篆.是謂籀文.秦焚詩書.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爲小篆.是名玉箸.獄吏程邈.獄作新書.法務徑促.是名隸書.後漢王次仲.初作八分.是爲楷法.楷法之變.行草生焉.張伯英、王右軍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篆法又有繆篆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糾纏之象.有倒薤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居清泠之陂.植薤而食.清風時至.見葉交偃.像爲此書.以寫道經.有鳥書者.周史佚作.所寫赤雀丹鳥之祥.以書旂幡.取飛翔之狀.有懸針者.漢曹喜所作.象針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有垂露者.亦喜所覩.取草木婀娜垂露之象.皆出新意.有飛白者.生於隸法.漢靈帝飾理鴻都門.蔡邕見役人以堊成字.心有悅焉.歸而作之.用以題宮殿門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晉黃門郎衛巨山所作也.又云.衆善蟲書.或云.蟲書即蟲鳥之書.予疑鳥書.自謂雀鳥之祥.專作禽鳥之象.當別有蟲篆.如孫臏斫龐涓於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揭之.今人傳寫蟲蝕之狀.殆其遺法耶.

東坡云.董儲郎中.安丘人.能詩.於寶元康定間.其詩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李西臺也.豫章與李端叔書云.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不識耳.夫高、蘇之詞翰.二公稱道如此.必非常常者.而人或不知識.矧今之世.抱負材術而嗟不遇者.可勝歎哉.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驟加獎借.如蚍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歎美.如恐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攬天下之英才.提拂誘掖.教載成就之耳.夫馬、一騁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焰赫赫.是以高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也.

予頃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

事久藏。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贍也。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霜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愛民也。未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堂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懲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墻後。天王守太白。佇立更搔首。斯則愛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華顚未至也。

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享送神詩。蓋出於離騷。而晁无咎効之。作楊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如砥。木蕭蕭兮草靡靡。侯要我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灑几。鼓淵淵兮舞侯尾。紛進拜兮侯鄉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爾俯之土兮以慰民之思。予謂雜之韓文中。豈復可辨耶。

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金室。子若得之愼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之此其躅。宋子京唐書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高郵陸仲仁。畫王右軍、支道林、許遠游、三高圖。以獻晁以道。以道命予題詩於後。中有云。已乘雲氣騎鳳驎。六百餘歲無斯民。想像髣髴何當親。虎頭廢詰俱淪泯。誰其繼者陸仲仁。遠紹乃祖高無倫。以道歎曰。後世觀陸生爲何等人耶。予觀高郵寺壁曾仁熙畫水。盛事傳時。晁以道舍人。舍人先有題詠。高不可及。予詩云。曾生畫手信有神。毫端風雨生霧氛。波濤不合來翻屋。鮫鰐何須欲噬人。渺渺此水勢方斷。陽侯鼓怒馮夷搏。蹴蹋鯨呿海垢皺。霧塞雲昏光景薄。開元將軍愛驊騮。筆奇誠沒陸九州。時危此物豈易得。寫此尙可銷人憂。未有乃孫曾乃水。迹客見之心欲死。出奔逭竄走中原。魚怖龍愁寧忍視。先生道服高崑崙。聊將妙語破迷津。中流險絶待舟楫。四海浩蕩須經綸。我衰甘作淮海客。身脫乖涎頭霧白。擬心未定長瀾湍。欲覓平波泛家宅。此身端的老江湖。雨笠煙蓑是所圖。它年但飽揚州米。今日寧論魏杜珠。以道覽之云。此詩波瀾亦可駭矣。因舉昔人云。斯文可愛可畏。亦可妬也。

詩以意爲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工耳。以氣韻淸高深眇者絶。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

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詩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鎪爲下。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怪險蹶趨爲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精麤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蛙蚓。往往相雜矣。瑕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則瑕杯玉斝。且多玷缺矣。

斯文盛於漢魏之前。而衰於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王楊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祀事之大。神次之位。因己讀之命人生崇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必親。云。遂陛舟。風雨少弛。雲駁陰解。日光穿漏。又云。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以入卽事。又云。牲肥酒香。神具醉飽。百神秘怪。恍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飲食。又云。旗纛旄麾。飛揚晻藹。穹龜長魚。踴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如此。不知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心胸耶。

又退之大理評事王適墓誌云。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白事。一見語合意。歲從史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平生告者。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樂去。王涯獨孤郁欲薦不可。病卒。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銘。以列幽墟。予歎曰。斯文中之虎耶。晁无咎爲其季父沈丘縣令端中作誌。亦無甚行事。但曉其不遇而云詩文章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歎曰。永懷而善怨。鬱然類騷。黃未嘗以此許人也。銘曰。目瞪耳嘗。盤田之璞以爲塊。東家倚爾而況乃雄。琥虎炳不玩。以遠沒身。雜蘇萜以爲辭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與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旣以歸。尙道此後。晁予曰。斯文中之鳳耶。不然。何魁雄如彼。而煥爛若是乎。

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瞰井邑。古題詠。惟謫仙爲絶倡。其詩曰。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荒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靑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予游覽壁間。刻宋齊丘詩與梁棟間縣令人詩。而乃無此篇。予作絶句曰。騎鯨仙伯已凌波。寂爾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脈脈。鳳凰臺上獨來過。

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建廟也。五侯者。南、雷、賈、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像於廟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荊公、黃豫章爲警策。王詩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亡。黃詩云。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八是男兒。予官宋城。題詩云。張許昭鴻烈。南雷賈亞疑。無瑕雙白璧。有曜五華星。懷哲吾容在。傷時涕淚零。向來丹鳳闕。猶帶犬羊腥。盖當是時。金人始去城下之役。故云耳。又絶句云。漁陽突騎滿關東。百戰孤城挫賊鋒。唐室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更誰從。自以爲無

勝前人。

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當時號爲絕倡。又六朝中石頭城詩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白樂天讀之曰，吾知後人不復措辭矣。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樂天之賞耳。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爲江浙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矜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褻氣例愛矜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

陳叔易居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離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從今鄰壑塢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而叔易過澗上丈人陳恬故居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已近。駈車兩山間，聚糞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頗矛盾。平生勇且剛，筆老畏而懦。皆譏之也。後靖康間，以道亦起，而女弟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誚其出焉。

長松之名，前世未有。以道居嵩少，叔易作詩求之云，松上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鄰。君今既是松間客，採送豈爲亦可人。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黃帝手，小斷從翻嵩室芝。縱有何堪寄夫子，鼎頭寶氣自氤氳。予亦和之云，曾隱嵩高六六峰，未乘雲氣御飛龍。自餐白石求黃石，更採長松寄赤松。

東坡解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

白樂天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飲詩。東坡爲中書舍人，歎本省不得來往，謂執政曰，說公應使簡要道通，何必樹籬插棘，蓋謂此也。大抵近世爲禁太密，間人則疎。晁以道崇觀大年館宿詩示予曰，嚴更初道舉傳鼓，下直朱門對掩關。夜半不聞宣室召，水沉香斷漆燈閑。且云，皆宿闕下矣。乃在司馬門外，使人恨生身之晚，不得見太平之風也。予因和其詩云，翰林歷歷儀華蓋，禁掖明明侍紫微。自昔詞臣最清切，帝宸高拱借光輝。

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李太白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

珊瑚鉤詩話卷二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斛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誌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

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旟，太守應之。法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漢官儀注云。

退之有言曰，濟而容物。恕以及人。蘇子美進邸之會，謂人曰，食中無饆饠畢夾，座上安得有國舍虞比。竟以此詩招禍。畢氏、羅氏，番人之好以羊豕之肉併米而食者，因號畢羅。或問湯餅謂之不托，何也。曰，未有刀机時，以手托之。既用刀机，則不托矣。出李濟翁資暇集。

飲酒時酬謂之舉白。唐人云，卷白波。發起於漢，擒白波賊，戮之，言意氣之快耳。如今人稱文字爲絕，謂之搯凡馬，取杜甫一搯萬古凡馬空也。

呼驢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驢，故云耳耶。俞編曰，痿，亦是意也。

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邕洞曉

晉律。故製曲以倣之。又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蓋絲竹在上。鐘鼓在下。絲以起之。樂乃作。亦唐以來如是。非古所謂合止柷敔也。

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此其本也。端五之號。同於重九。角黍之事。肇於風俗。昔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粗粽而弔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爲午。則誤矣。

奕棊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蹙融。融者戎也。生於黃帝蹙鞠。戎旅之間爲戲耳。庾元規曰。蹙戎者。今之蹙融也。淡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樗蒱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以名之耳。

唐開元中。教舞馬四百蹄。衣以文繡。飾以珠玉。和鸞金勒。息槃露殿。俯仰赴節。曲盡其妙。每舞。藉以巨榻。杜詩云。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床。初明皇命五方小兒分曹鬪雞。勝者纏以錦段。舞馬則藉之以榻耳。祿山之亂。散徙四方。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樂作而馬舞不休。以爲妖而殺之。後人嗟其不遇。顏太初曰。引重致遠。馬之職也。舞其性而爲倡優。其謂之妖而死也宜矣。

予年十五時。感傷寒。至六七日困重將斃。父母環而泣之。忽夢二皂持馬。呼予乘之。自城武東北道濟堯郡縣。直抵嶽祠。入西偏門。列諸曹院。至一所。見紫衣人據案云。爾安得殺某。命取鏡燭之。非是。遣予去。若一僧相引。巡觀諸院。因徙其衆。旣而復出廟門。二皂持馬在焉。已披鞍。於街東民居若茶肆者。覩肯

吏十輩。內一人乃姑丈惠澤字愼微。亟下馬揖之。渠已蔽身簾箔間。挽而出之。問何似。且云姑丈棄世數年矣。安得在此爲吏。渠唯一唧之。主何事。曰戶案。遐知某之壽命有官祿否乎。曰非某所司。然嘗竊見之。公有年。在他日當來作監河侯。乃相別上馬。復遵舊途歸焉。至城北。墮一沖。颯然悟。汗出徧體。而疾去矣。常誌之。豈予不偶於世。而將官於地下乎。今潦倒流離。從人貸粟。生不爲監河侯。而死乃爲之。可發一笑。

新官僧宿謂之爆直。或云豹直。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取豹伏之象。非爆進之義。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爲多。而詩人侈其樓閣臺殿焉。近世二浙福建諸州寺院至千區。福州千八百區。秔稻桑麻。連亘阡陌。而游惰之民竄籍其間者。十九非爲落髮修行也。避差役爲私計耳。以故居積貨財。貪毒酒色。鬬毆爭訟。公然爲之。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士每歎息於此。

盧稟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荊公見而稱之。直聞于朝。不數年。登武卿近侍。韓駒待制。蓋以詩文見知貴近。聞于天子。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嗚呼。士有片文隻字而遭遇如此者。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虜騎長驅薄王畿。雖一障之阻。乃爲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邀擊。予竊料其知吾無謀。審吾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投胡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簿秘書

亂以華靡。副之佳什。屬辭近古。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除社下之歸。祝頌之深。癡染突既。遂覺留在帥幕下數日。渴聖手詔至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必犯京師。卿可提所部兵前來捍禦。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已渡大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即日出次於郊。不三四日。遇敵於杞。力戰敗績。予傷之以詩曰。選將它年重作帥此日難。傷心閔東道。白首戴南冠。公宿儒。戎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和終始者。

外祖陳公大雅。爲人剛果。文章似之。再舉不第。裂冠文身。示不復踐場屋。能詩。爲搢紳趙公所知。踰八十乃死。死暨日復蘇。索筆題詩曰。胡柳陂中過。令人念戰功。兵交千騎沒。血染一川紅。朱氏皆豚犬。唐家盡虎龍。壯圖成慷慨。撫劍向西風。題畢乃逝。味其言。豈嶲瑩唱王彥章之徒歟。茂非之流。設然者在也。

陳無己先生語予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竊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詩。敍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閬中歌辭致峭麗。語脫新奇。句清而體好。茲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於道。茲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花蕊上蜂鬚。功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鍊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予詩云。

鸚移鳥滅沒。風霽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羣往。白鳥孤沒。作語何異。茲可爲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予絜家過吳江。有詞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鑿落。莫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士人覽之曰。不則鴨解附書。云何言鴨。予不答。信乎柳子厚云。作之難。知之又難。雌覽之賞爲少也。晁元升作田直孺墓表云。故承議郎田君。旣非八年。其連姻宜德郎晁端智來治茲城。拜君墓下。感松檟就荒。阡陌蕭然。謂其里人曰。君有德於爾鄉。而不加敬。其流風餘烈。尙接人耳目。而封域遽至此。況歷世之久。拱木盡矣。宜無有知者。奈何乃尉其族兄晁端中爲文以表之。將託於金石。未刻也。无咎見之。意若未快。曰。敢以一字易叔父之未安者乎。曰。云何。曰。欲換連姻二字爲婭。可否。蓋姉妹之夫曰婭也。

唐周邯自蜀買奴。曰水精。善沈水。乃崑崙曰水之屬也。邯疑瞿唐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之。久乃出。曰。下有關。不可渡。得珠貝而還。毎過潭洞。多令探求。輒得珍寶。至汴。或云。八角井有神龍。時遊水面。意有頷下物。復使視之。經夕始出。躍于井口。有金爪擊而入焉。遂亡奴。又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値賈胡。售以百千。未可。至百萬。約來日取之。夜歸語妻子。此何異而價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立碎。詰旦。胡人載鏹至。則歎吒曰。劍光已盡。不復買。農夫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農夫惋恨。旬月不能已。予有詩云。采玉應求破山劍。探珠仍遣水精奴。用此事耶。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蓋劍詩也。世傳虎丘嘗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爲龍也。晉元康三

年武庫火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許遜人名旌陽有蛟害人投劍斬之至唐復出漁者網而獲之又武勝之知郝江縣事忽於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一小蛇勝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予作劍詩曰蛇蛟已蛻定飛去雷電欻旋直下來

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驍猛勝長之西戎犯邊每戰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主師問曰衣大蟲皮者將誰何不能害曰常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如擊銅鐵我以為神助將軍也乃知劍之異澶淵之役安床子弩于城上使卒守之閑者弩忽嘶嘶起躍而發之途中虜酋軍退予作戲作詩曰床弩天誅撻覽劍鋒神助宋將軍

韓熠以佞倖竊富貴作金彈射飛鳥長安人常逐之曰家飢寒逐彈丸荊山下多美玉居人以璞抵鵲符栽嵩寶劍水斷蛟龍它日截飯甑而食劍乃頹頓西戎獻寶刀削玉如泥周穆王嘗藏之予嘗戲題曰射飛何必捐金彈抵鵲虛煩用夜光切玉昆吾真刻豕斷蛟千越豈封羊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松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樓橫北固盡日厭厭雨歎乃數聲歌但渺漠江山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如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豚豚數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魂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梯去其僧頗俗且聵憫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漫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飛以道贈予詩曰春去欣搜粟秋來謾護軍以予勸率鄉人捐貲助國及募義東兵赴援也又曰迷樓賦就夢何處雙廟詩成淚不孤以予嘗作是賦陳古義以刺今及作此詩哀往事以傷時耳又曰顧我何堪鳴玉佩如今不得侍金華予乃戲之曰公鳴玉佩來幾何時耶蓋公元祐黨人之家上書邪等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靖康中始奮致仕為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後得待制已暮齡矣

世傳丹砂煉為黃金碎以染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予侍先人宦歷陽嘗覽李翔作白字書霸王廟碑而其法不傳亦紅沫之類歟

武侯制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予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馬法俱亡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溫恐未詳

東坡死李方叔誄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厚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可謂簡而當矣晁无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良不得出門策蹇翳朽道上紛紛茲亦可悲耶

珊瑚鉤詩話卷三

杜詩第一篇贈韋左丞丈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或問云何曰道不行故也又云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何謂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終南清渭且徘徊而不忍別況辭大臣而欲去國哉自以謂得言之解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予曰星河垂地空翠濕衣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予曰鐘磬清心欲生緣覺

玄都壇歌云王母晝下雲旗翻予解云咏道集虛仙真降焉故秋興詩曰西望瑤池降王母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予解曰周滿瑤池樂未央卒云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解曰黃鵠譬高舉遠引莫知所如往者隨陽雁譬志在隨人拘于祿仕者天寶十三載先生始得官時上荒淫天下且亂故有虞舜之思周滿之戒且歎識者見幾而作吾人懷祿未快也

示從孫濟云權門多噂𠴲且欲尋諸孫解曰噂噂𠴲𠴲言不忠信貌詩所以言背憎也且復尋諸孫則莫如我同姓貧窶秋已死竹枝霜不繁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解曰豈忘憂而已死竹可愛而不蕃

則荒落甚矣。水涸而不復其清源。爽傷而不茂其根本。則宗族乖離之況也。此詩人因物而興欣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舡。自稱臣是酒家仙。解曰。范傳正李白碑云。白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公時被酒。高力士扶以登舟。世云不上舡。舡、襟紐。何穿鑿如此。

曲江三章云。即事非今亦非古。予曰。在今古間。長歌激越梢林莽。予曰。振響林谷。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予曰。按先生進雕賦表云。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衆矣。獨臣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夫衆豪華而己貧賤。所謂士賢能而不用。國之恥也。吾雖甘心若死灰。然而弟姪之傷。涕零如雨。何耶。蓋行成而名不彰。友朋之罪也。親戚不能致其力。聞長歌之哀。所以涕洟也耶。又曰。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予曰。猶足以消英豪之氣。凡如是者甚衆。辭多不載。

曹王皐封於曹。濟陰、濟北諸李。皆其裔也。有貞觀、開元兩朝賜書五千卷。世寶而讀之。仕者蟬聯不絕。沈立諫議。藏書萬卷。爲閣以居之。而子孫不能肆業。有士人題詩曰。莫道中有蠹書魚。蓋恐其壞而不能世也。

蓋嚴者。徐之永安鎮邵氏僕也。朴魯有絕力。能兼衆人之役。其主不以爲異。一夕。有群賊六人。劫持其家。舉家盡逃。恣所取。傷五人。殺首者一人。將出。嚴手刃追之。衆謂一夫不足畏。嚴力戰。賊駭汗。伺其困憊。奮俄仆一賊。餘乃引去。然終無一人助之。復追追賊曰。還爾物。因擲金帛道上。嚴不知其計也。却顧逗遛。遂遠莫及。嚴奮臂揸。自恨無人主其財。而使己盡滅賊。明日。邑吏至。邏近郊。獲餘黨。徵嚴於邑。邑白大府。賞以法。聞嚴之勇者。莫不驚異。或曰。彼偶然猶不顧死耳。予曰。非也。人惟處死之難。徒勇而無義。雖死不貴。嚴之勇以衛其主。奮一身以當衆賊。卒以取勝。可謂難矣。嗚呼。嚴、僕隸也。今之爲僕者。或累千指。緩急鮮有爲用。況以寡敵衆如嚴之忠勇者。身居賤隸。而其爲凜然適於義。彼有居朝廷、尸祿位。而以士夫自名。一挂於患害。反畏縮求免。不欲一毫損於己。況能死忠以自見乎。然則嚴非特異於童僕也。因傳其事。以爲世有責者勸焉。濟北晁端中元升記。予讀元升書蓋嚴事、知君子之用心也。善善惡惡。所以風天下耶。惜乎嚴之絕力。始不蒙主人之異顧。嚴之忠勇。終不聞主人之厚賞。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爲歎息也哉。

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宮嬪樂工。不旬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於凝碧池。樂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羣逆露刃脅之。而悲不已。有雷海清者。投器于地。西向慟哭。支解於庭。聞之者莫不傷痛。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它日緣此詩得不死。然愧於雷海清多矣。

杜牧之息夫人詩曰。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莫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於言者不同也。

春回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十年掌貢舉。父挹。同省爲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有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此句。時張說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効。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湜令終。當時朝士。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或以此也。

李抱眞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爲衆所信。公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亦引僧視穴。使不疑。公率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鑿鏈舉火。已塞地道矣。須臾灰燼。明日籍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求所謂舍利者。瘞地造塔葬焉。出何者故實。

張說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處於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曰。公必不忍。即視害林甫。以詔付於御史中路。以墜馬告。初說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靳於一婢耶。說奇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譏。將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寶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疑思良久。忽曰。近有以雞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札數行。懇求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讒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上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伉。孟嘗獻狐裘以脫楚難。孫昭愛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圭。則庶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亦聰明疏通。善知人矣。

客有獻李衛公以古木者。云有異。公命剖之。作琵琶槽。自然其文成白鴿。予嘗語晁次膺曰。公綠頭鴨琵琶詞賦妙絕。蓋自曉風殘月之後。始有移紅出塞之曲。然某亦嘗有一詩。公曰。云何。曰。白鴿潛來入紫帷。朱鸞飛去瞑齊齊。江邊塞上情何限。瀛府霓裳曲再翻。慢道靈妃鼓瑤瑟。虛傳仙子弄雲璈。小憐破得春風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詩亦不惡。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榮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流氣清冽。名曰碧筩酒。予詩曰。曉憶青田核。船宜碧藕筩。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釀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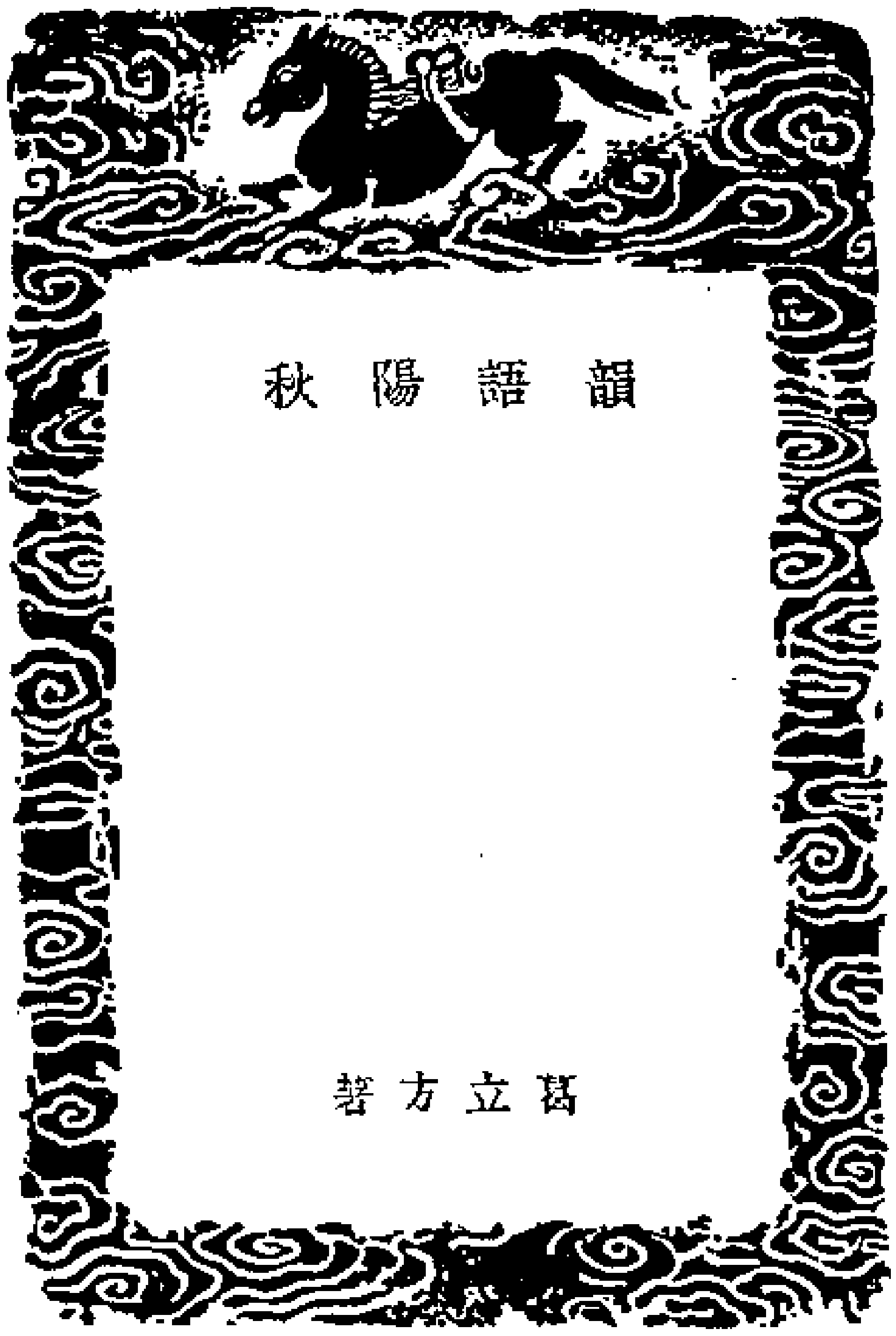
予暇日嘗作酒具詩三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著酒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誡酒禍也。深矣。在書爲沉湎。在詩爲童羖。在禮爲豢豕。在史爲狂藥。余飲至酣。徒以爲融肌柔神。消沮迷爽。頹然無思。以

天地大塊爲隄封，傲然不持，以洪荒巫化爲爵賞，抑無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嗟，天之不全予也，多矣，獨以麴蘖全之，於是徵其具悉爲之詠，以繼東臯子酒譜之後，而有酒星、酒泉、酒𤮾、酒床、酒壚、酒樓、酒旗、酒餅、酒城、酒鄉之詠，以示吳中陸魯望，魯望和之，且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爲池而飲之者，有象爲龍而吐之者，親盜甕間而臥者，將實舟中而浮者，徐景山有酒槍，嵇叔夜有酒杯，皆傳於世，故復添六詠，予覽之慨然歎曰，予亦嗜酒而好詩者也，昔退之有言，從王含曰，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謂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雖然，尙未有蘊者，中古之時，未知麴蘖，杜康、儀狄造爰作酒醴，可名酒后，近世以來，人徒酣酗，李白一斗爲詩百篇，自名酒仙，酈食其辨士也，初見沛公，稱高陽酒徒，杜根賢者也，逃難宜城爲酒家傭保，鄭廣文貧而好飲，蘇司業送酒錢，杜子美無錢賒酒，而詩言酒債，周官有酒正，則掌之者必有其人，以法式授酒材，則醞之者必有其物，翰林詩曰，鸕鷀杓，鸚鵡杯，夫杓者勺也，勺酒而錯之杯中者也，工部詩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夫盆者，盤也，載酒而實之座中也，韓奕詩云，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壺便提挈，故陶令挂之於車上，呂公負之於杖頭，過與則傾之，鴟夷之異名者耳，絲衣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觥爲罰爵，而于定國飲至一石不亂，劉伯倫既醉，以五斗解酲，快飲痛酹則用之，盞觚角之出類者耳，注云，觚受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而觥七升，又兕角爲之，形器特異，於是更作酒后、酒仙、酒徒、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杓、酒盆、酒盎、酒觥一十二詩，而附益之，庶古今同志，而終始相感之義耶，詩多不載，

古今詩體不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備焉，三代而下，雜體互出，漢唐以來，鐃歌鼓吹，拂舞予倚，因斯而興，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思展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郡縣藥石名六甲八卦之屬，不勝其變，古有采詩官，命曰風人，以見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疎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曾曰，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蔕芙蓉本自雙，又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此皆風言，又戲作俳優體二首，純用方語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知已暗疎，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耕，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予嘗有語云，碧藕連根絲不斷，紅蓮着子意何多，亦風人類也，又婺州山中詩云，作劇提壺卸，呼田欵乃儂，山塘莫車水，梅雨正分龍，亦方語也，

予近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敍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體，衆體

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彝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時而戒者，勑也，言而喩之者，宣也，諦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册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纂而述焉者也，箋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喩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仲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予以百司從東駕止建康，一日謂內相朱子發，論文甚洽，適有數濟貴俱在座，顧不肖而謂諸人曰，孩人文學該贍，尤長於詩，然坐是以窮耳，意謂古人有言詩能窮人故也，予艴然答曰，內翰之言誤矣，夫詩非能窮人，待窮者而後工耳，此歐陽文忠公之語也，以不肖觀之，猶爲未當，詩三百六篇，其精深醇粹，博大宏遠者，莫如雅頌，然鴟鴞之詩，周公所作也，泂酌之詩，召公所作也，詩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顧不美乎，彼君子者，顧不遂而在上，功名富貴人乎，何詩能窮人，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耶，漢唐以來，不暇多舉，近時歐陽公、王荊公、蘇東坡，號能詩，三人者，亦不貧賤，又豈碌碌者所可追及，然則謂詩能窮人者，固非矣，謂待窮者而後工，亦未是也，夫窮通者時也，達則行于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座客爲之憮然。



今春予既上宜春之印．歸休於吳興．從金溪．止我先人之弊廬．歸愁識爽遊．游宦泥捷徑．湛然皆空．不掛一絲．而多生習氣．尚牽蠹簡．雖不能如毛萇、鄭康成、泥蟲魚之註．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窮愁之書．未諳王氏之青箱．惘問黃生之朱墨．獨喜讀古今人韻語．披味紬繹．每畢甚忘倦．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道者．皆爲說以示勸戒．書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裒爲皮裏陽秋．言口絕臧否．而心存涇渭．余之爲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孫盛、桓道鸞、鄧粲、各有晉陽秋．是皆不畏人禍天刑．率意而作．如昌黎公所云者也．余也非唯不敢．亦不暇．隆興甲申中元．丹陽葛立方著．

韻語陽秋序

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貽書謂余敍之．會余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乾道改元三月九日．夜夢常之如平生．既寤．愴念疇昔．泫然流涕．乃趣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曰．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於郊廟．下而小夫賤隸．詠於閭衖．播於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於自然者也．文從字順．宜乎無得而議矣．至其不可通．則猶當以意逆志．理與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辭爲可略．詩亡之後．作者蓋寡．將即其辭而求其志之所在．義之當否．則思之何可以不熟．講之何可以不詳．而責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遠．學者之蔽甚多．凡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題．以至賡和之習縱．則又因韻以造語．因語以命意．言之支離．體之偶儷．情之抑鬱．理之乖悖．凡以此也．今欲求風雅之正．深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於是矣．常之傳家學．故其源深．實華者．故其論辨．眞秀質．故其辭華．既常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從容從官之內．賦雲漢常武．以贊中興．頌清廟思文．以揚先烈．流落江湖之上．而見於選文者如此．此有識所屢嘆．非余獨爲之深惜也．常之葛氏清孝之孫．文康之子．予先大夫之從姪也．八月十二日．敷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致仕．武夷徐林敍．

韻語陽秋卷第一

宋　丹陽葛立方常之著

謝朝華之已披。趨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為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堊目無膜爾。鼻無堊。斤將曷運。目無膜。篦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為工者。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劌目雕琢者所為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語。而自以為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招飲詩云。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懷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袖間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沖詠史詩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矣。

杜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清門。則知老杜於當時已為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賸馥。沾丐後代。宜哉、故微之云。時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臥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煖腹。誰欲致杯甖。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於洪州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危帆淮上去。古木濟邊秋。和陳秘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梅聖俞五字律詩。於對聯中十字作一意處甚多。如碧瀾亭詩云。危樓喧晚鼓。驚鷺起寒汀。初見淮山云。朝來汴口望。喜見淮上山。送俞制部云。何時過舟上。遙見爐峯迎。送張子野云。不知從此去。當見復何如。和王尉云。度鳥不曾下。新文誰寄評。書巖詩云。及爾寂無慮。始知機盡空。如此者。不可勝舉。詩家謂之十字格。今人用此格者殊少也。老杜亦時有此格。於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對雨云。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江月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沾巾。

杜甫客夜詩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陪王使君泛江詩云。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不肯二字。含蓄甚佳。故杜兩言之。與淵明所謂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同意。

退之贈崔立之前後各一篇。皆譏其詩文易得。前詩曰。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後詩曰。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二詩皆數十韻。豈非欲銜搏於易語之人乎。前詩曰。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後詩曰。每旬遺我書。竟歲無差池。有以知崔於韓情義之篤如此也。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為問因何太瘦

牛。只爲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苦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則杜甫詩。唐朝以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選詩。駢句甚多。如寘尼悲獲麟。西狩泣孔邱。千變集月夜。萬域盆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爲彼人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麤。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豎子至云。楂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蕊紅相對。他時錦不如。應減餘簪紱。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鄭谷春日詩云。花前更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士云。劍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州守云。花深擬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讌又云。賓館盡開徐稺榻。客帆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蜜。尋麝采生香。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嵒柏麝留香。松江詩云。晚色千帆落。林深一鴈飛。深春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幷贈開師。皆以庾樓對庸寺。見於其他篇詠。以楊柳對蒹葭。以揚子渡對越王臺者。甚多。蓋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渺。宜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自讀書始。

韋應物詩。平平處甚多。至於五字句。則超然出於畦逕之外。如遊溪詩。野水烟鶴唳。楚天雲雨空。南齋詩。春水不生烟。荒岡翳石。詠聲詩。萬物自生聽。太空常寂寥。如此等句。豈下於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哉。故白樂天云。韋蘇州五言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東坡亦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五字詩。

孟郊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大行橫偃脊。百里方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處絕少也。李觀許其詩云。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許之亦太甚矣。東坡謂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食蟛蜞。竟日嚼空螯。貶之亦太甚矣。

太平廣記。載宋之問於靈隱寺。夜吟詩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莫知何人。人有識之者。此駱賓王也。是時賓王與徐敬業俱匿名同逃。已幾年矣。而集中有江南送之問詩云。秋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送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兗州餞之問詩云。淮陽泗水北。梁甫汶陽東。別路青驪遠。離尊綠蟻空。其相習如此。不應幾年相遇於靈隱寺云不相識也。蓋是賓王逃難之時。之問不欲顯其姓名爾。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內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荀鶴詩云。文星漸見射台星。非謁朱門謁孔門。常仰門風維國風。忽地晴天作雨天。猶把中才謁上才。皆用於散聯。鄭谷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潸然是偶然。身爲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辭禪閣。卻訪

支郎是老郎。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於對聯也。

梅聖俞早有詩名。故士能詩者。往往寫卷投獻。以質其是非。梅各有報章。未嘗輕許之也。讀黃孝詩卷。則云。鳳凰養雛飛未高。雞鶩成羣翅終短。讀蕭淵詩卷。則云。野雉五色且非鳳。知時善鳴雞若何。讀孫且言詩卷。則云。汲月欲到深。妙鑑欲盡處。讀張令詩卷。則云。讀之不敢倦。卞未能一曉。讀邵不疑詩卷。則云。既足坐長嘆。復想李杜韓。皆因其短而教誨之也。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聲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爲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

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爲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答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官全爲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司恥。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閑。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媲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概舉也。

韓愈以瀑布爲天紳。所謂懸瀑垂天紳是也。孟郊以瀑溜爲天紳。所謂瀑溜掛天紳是也。東坡次韻王定國倅潁詩。亦有餘波猶足挂天紳之句。

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衍之爲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而興益遠。九天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美子刪之爲五言句。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窗等詩。餘三篇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昆蟲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昆蟲皆閉關。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歸叟詩話。載鼾睡詩一篇。以爲韓退之遺文。其實非也。所謂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等句。皆不成語言。而厚誣退之。不亦寃乎。歐永叔有謝人送桃箋詩。因及鼾睡。其曰。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與前詩不侔矣。

人言居富貴之中者。則能道富貴語。亦猶居貧賤者。工於說飢寒也。王岐公被遇四朝。目濡耳染。莫非富貴。則其詩章。雖欲不富貴得乎。故岐公之詩。當時有至寶丹之喻。如寶藏發函金作界。仙醪傳羽玉爲漿。步回金殿風光別。吟到銀河月影低。等句。甚多。李慶孫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晏元獻云。太乞兒相。若諳富貴者。不爾道也。元獻詩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此自然有富貴氣。吾什伯祖侍郎諱宮。雖起於寒微。而論富貴者固有之。嘗有詩云。翩翩燕子朱門靜。狼籍梨

北小院開。又云。西樓月上簾櫳靜。後苑花開院院香。其視晏公。眞不愧矣。若孟郊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陶潛敝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杜甫天吳與紫鳳。顚倒在短褐。皆巧於說貧者也。

歐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聖俞詩者十幾四五。稱之甚者。如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又云。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又云。少低筆力容我和。無使難追嗣高絕。又云。嗟哉我豈能知子。論詩賴子能指迷。聖俞詩佳處固多。然非歐公標牓之至。詩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歐公後有詩云。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而梅聖俞贈滁州謝判官詩。亦云。吾詩固少愛。獨爾太守知。皆言識之者鮮矣。張芸叟評其詩云。如深山道人。草衣樹屨。王公大人見之屈膝。

蔡君謨娶余祖姑清源君。而赴漳南幕。余曾祖通議嘗贈之詩曰。藻思舊傳誇晉夢。晳科新試碧雞才。作依仲寶蓮花幕。更下溫郎玉鏡臺。可謂佳句矣。韓退之送陸暢詩云。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羣。鳴鸞桂樹間。觀者何繽紛。此二詩事相類。而語皆奇也。

韻語陽秋卷第二

荊公嘗有詩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謂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未見有出也。荊公答曰。韓集鬬雞聯句。則孟郊云。受恩慚始隗。則知荊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一嘗曰。有人而稱公詩。謂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以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對。然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余謂荊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亦太拘窘矣。錢起送緦奚司馬詩云。星飛龐統驥。箭發魯連書。人多稱其工。余恨龐統驥出處無星字。而魯連書有箭字也。趙給事中晚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處。始憶夕郎題鳳來。前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也。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鮑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珝。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珝所作者。余初未知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不意霧霄能自致。空驚鴛鷺忽相隨。臘雪新晴柏子殿。春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晴雪早朝云。紫微晴雪帶恩光。遶仗偏隨鴛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香。二詩皆珝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登彭祖樓一詩。而薛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

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詩者。儻或能取諸人語而擬人少陵繩墨步驟中。此善學古者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擬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眞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餘髮喜卻變。白間生黑絲。高適觀陳十六史碑。則曰。我來觀雅製。慷慨變毛髮。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憂肌瘦骨。冰瑩霞絢。嘉肴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芬葩。苦不癯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郃嘗稱之曰。其秀也仙。其鳴也鏗。擬於衆響。觀其作登臨蜜隱峯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喩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眞奇語也。寄喩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而送喩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沈。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而贈喩鳧又云。纔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髭。湖心寺中島云。風折停猿樹。花藏浴鶴泉。寄越上人又云。座接停猿樹。嚴飛浴鶴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而送五秀才詩。又云。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觀其語言重複。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鐘。白猿垂樹窗邊月。紅鯉驚鉤竹外溪。叢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

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枯。蘭至二十七而卒。陳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遙知暮夜從。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語意不祥如此。豈神明者先授之耶。

連綿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爲平側所牽。則爲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泬寥爲寥泬。是爲平側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泬工夫太是也。又以汍瀾爲瀾汍。是爲韻所牽。哭孫員外詩。所謂故侯何在淚瀾汍是也。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似譏當時閹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喩小有才。而使侮大德。豈不謬哉。羅隱竊取其意。乃曰。不思曾腐草。便擬倚孤光。若道通文翰。車公照肯長。其視前作愧矣。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荊公點化之。則云。繰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鍾磬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管弦。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魯直謂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可擬哉。客言後山詩。多點化杜語。杜云。昨夜月同行。後

山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能幽磬。後山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去已遠。後山云。新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云。寒城著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云。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眞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者。用語相用。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足爲公病。

五代史補載羅隱題牡丹云。雖然不語摠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曹唐曰。此乃詠子女障子爾。隱曰。猶勝足下作鬼詩。乃誦唐漢武宴王母詩曰。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豈非鬼詩。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月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爲馬。謬矣。晉張翰憶吳中蓴菜鱸鱠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爾食鱸魚。送李九赴越云。鱠水若所憶。蓴羹予舊便。人以爲疑。余考地理志。漢吳縣隸今會稽郡。則以鱸魚作越上。亦無傷也。

山谷詩。多用稻田衲。亦云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又云。手中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豈用是耶。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甚妙。而殆非悠悠者可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己詩。而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爲無己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己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覩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萵苣詩云。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爲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以言詩矣。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猶有調張籍一篇。太尊李杜。而末章有顧語地上友。經營何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途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羣之句。則知籍有意於霸大。而實無可取者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

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人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紫被發章白。省闥更詠歌。如此之類。皆斷句也。至於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入新舉謂。封題藉藥方。多巾請假牒。祇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稍超矣。姚秘監嘗稱之曰。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白太傅嘗稱之曰。尤攻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論之。則人士所稱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豔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曼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啟玉京。冉冉遊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焰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霑周燕。汾水秋風陋漢材。一曲升平人共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一人之手。蓋格律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鸎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胡文公云。春暖仙蓂初[illegible]葉。日斜芝蓋尚徘徊。鄭毅夫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濃蒸萬壽杯。皆典實富豔有餘。若作清癯平淡之語。終不近爾。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霄一夕斗杓東。瀲灔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壓蓋壤。旋消金甲事春農。鄧溫伯云。晨曦瀲灔上龍墀。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臉似知宮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昧旦求衣向曉雞。蓬萊仗日下將西。花添漏鼓三聲遠。柳映春旗一色齊。梁君覿詩云。東方和氣斗回杓。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講玉宸朝。皆佳作也。余觀鄭毅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應隨步輦遙。珠旋玉几照龍顏。紫宸殿下朝元能。便令東風到世間。其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城渡建章。草色未迎離輦翠。柳梢先學赭衣黃。其三云。晴曦欣入鳳凰樓。一桁朱簾不下鉤。漢殿鬬妝雙彩燕。姸和春色上釵頭。其四云。小池春破玉玲瓏。聲觸龍鉤漸好風。閒繞闌干數花樹。春痕已著半梢紅。觀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然習熟耶。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爲多矣。又嘗以錢惟演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之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牋未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紀之於談苑。且曰。二公之詩。學者爭慕。得其格者。蔚爲佳詠。可謂知所宗矣。文公鑽仰義山於前。涵詠錢劉於後。則其體製相同。無足怪者。小說載優人有以義山爲戲者。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撏撦去矣。人以爲笑。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上篇。延之受詔卽成。靈運久而方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雖有遲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米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障佳山川。

長澗四從魚龍淵，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顛開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烟，栖蟫閒云蟫出救世旱，澤淡蟫寺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遊，龍窩蒼復起，抱石明倘娑娑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棲如此。二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蓋自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也。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筵設邏臣拜洗，兩朝厥荷情斡勒。微臣雅魯祝君統，聖壽鐵擺俱可忒。設邏言後盛，拜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斡勒言厚重，鐵擺言崇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衣防閤人，匹裂小木器，貔貍形如鼠而大，狄人以爲珍饌。二詩可作對，故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所求詩所遊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詩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壒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無難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敗易也。

韓退之謂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送無本詩耶。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眾鬼囚大幽，下覷襲元窟。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覷眾鬼之窟，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爲主也。則謂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孟郊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卻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愁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二子殆霄壤矣。青箱雜記載李泰伯一絕云：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其不偶乎。後果如其言。

韻語陽秋卷第三

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樂天寫元詩百篇，合爲屏風，更相傾慕如此。而樂天必言微之詩得已格律頓進，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皆擬其作，何耶。東坡嘗效山谷體作江字韻詩，山谷謂坡收斂光芒入此窘步。余於樂天亦云。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贈盧琚詩曰：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

賈島攜新文詣韓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歜。可見謙於授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泊愈教島爲

文，遂棄浮屠，舉進士。摭言載島初赴名場，於驢上吟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喝而不覺，洎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遊詩府，致衝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矣，使未相識，愈豈肯教其作敲字耶。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在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爲客多之實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爲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爲前輩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尙惡其少作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笭箵，脫髮欲熟浮蛆香，輕蓑衝避鴉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清江曲似未到也。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靑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此詩，未知果何人所作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況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詞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親見其遺藁。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托而作。李白在獄中作詩上崔相云，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猶有所祈而作。是皆出於不得已者。劉長卿在獄中，非有所托祈也，而作詩云，斗間誰與看冤氣，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待發靑春。一詩云，冶長空得罪，夷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壁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絏之苦，不能易雕章緻句之樂歟。

黃庶，字亞夫，嘗有怪石一絕傳於世云，山鬼水怪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人士膾炙，以爲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池上怪石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先生應是厭風雷，著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尊，半酣書破詩烟痕，參差翠縷擺不落，筆頭驚怪黏秋蝨，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松下，鋪卻雙繒直道難，掉手空歸不成畫，二詩殆未易甲乙也。

杜子美詩，喜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諳，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輕重，分別本以賜金城，書絹素以屬裴行儉是也。外史檮杌載鄭

弈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弄月，汙人行止。鄭兄之言，蓋欲先德行而後文藝，亦不爲無理也。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斃於牆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爲朝廷恥。遂下詔窮捕，竟得始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訾珍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鎭桀驁者，皆不自安，以至于是。劉夢得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有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余考夢得爲司馬時，朝廷欲澡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託於靜安佳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歟。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發度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此與捨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到蔡，取元濟以獻，與文昌所謂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等語，豈不相萬萬哉。東坡先生謫官過舊驛壁間，見有人題一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誦之。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凡廷臣皆不敢禁勸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謂裴度爲聖相，其可哉。

李翺、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翺有縣君好塼渠一詩，并傳燈錄載答藥山一偈，湜祇有浯溪留題一篇而已。

劉叉愛金使酒，不拘細行，士類鄙之。史載叉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是愛金者。又載少爲使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是使酒者。而其集有烈士詠云，烈士或愛金，愛金不爲貪，義死天亦許，利生天亦嗔，胡爲輕薄兒，使酒殺平人，豈又自以爲烈士耶。

劉叉詩，酷似玉川子，而傳于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冰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于正也。冰柱詩云，不爲四時雨，徒爲道路成泥柤，不爲九江浪，徒能汨沒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祕藏深宮以禦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于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

東坡拈出陶淵明說理之詩，前後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蓋摛章繪句，嘲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覩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山谷嘗跋淵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

決定無所用智。又嘗論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此以論淵明詩。亦可以見其關鍵也。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于見題。則易于牽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于駢對。非若遊戲于烟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于作省題詩。則疎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吞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騏驥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詩云。夭桃花正發。穠李蕊方潔。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

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多。恐未盡其形似。念昔有避雨詩云。鑿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脚長。付奉郊宮爲近侍。分明攙攙羽林鎗。大雨行云。四面崩騰玉京仗。萬里橫亙羽林鎗。豈去國懷斷之情。不能忘鵷鷺豹尾中耶。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荊南見寄詩兩篇。一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繼以簾卷青山巫峽雨。煙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明月樓。皆繼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蛾愁。人訝其大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爾。當以前篇爲正。後篇蓋未工也。

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辰爲詩者。始見于沈烱。山谷亦嘗效爲之。余友人吳之用。其相識嘗以辯舌說賊。脫百人於死。竟北後必得而之用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燠。起來收絮擁懸鶉。誰羨龍將織冰縠。踏翻菜園底用羊。從他春雷吼枯腸。嚮鐘烹鼎莫渠愛。小莬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泰。吉兮神明日匝三。樗蒲背作豬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難兔。玉函方秘綠青蛇。

仲長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蓋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自後竊取其意者甚多。張志和則云。太虛爲室。明月爲燭。王康琚則云。華條當圍屋。翠葉代綺窗。吳筠則云。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帷。劉伶則云。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皆是意也。李義山無題詩云。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此又是一格。今效此體爲俚語小詞。傳於世者甚多。不足道也。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愛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岣嶁耳孫創此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坡

歸宜興。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年在若齔。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對對。坡曰。試對看。徐曰。衙門稚子璠璵器。孫應聲曰。翰苑神仙錦繡腸。坡撫其背曰。眞璠璵器也。異日不凡。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輒記於此。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不過述郊祀御試經筵翰苑朝見等事。至于宮掖戲劇之事。則秘不可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守澄之宗人。得宮中之事爲詳。如叢叢洒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裏遙拋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又云。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鵶雛。內中數日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如此之類。非守澄說似。則建豈能知哉。初守澄譖建宮詞。詔之曰。宮掖之事。而子昌言之。儻得罪。將奚贖。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當家頻說向。九重爭遣外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花蕊夫人亦有宮詞百篇。如日頭支給賞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牀前之類。亦可喜也。

郭子稍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府裝龍腦。雲衣覆麝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凄迷。贈友人詩云。良友何閒闊。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緊春洛。昨夢墮前世。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面照紅雨。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麈。驪駒未可歇。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加粗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廢耳。

韻語陽秋卷第四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尤愛綸文。至詔張仲素訪其遺槀。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舊籙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湋、端之詩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雁來者。同湋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峒、湋之詩也。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楚岫。隨雁到吳州。耿湋寄綸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李端寄綸云。旅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悵別迎車雖。遙隨識法龍。又答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諸人更唱迭和。莫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彌篤爾。史載郭曖進官。大集名士。李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爾。請以起姓別賦。端立獻一章。又工於前。起之妒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爲可服也。

古辭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趺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鐶也。破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曉哉。古辭又云。圍棊燒敗襖。著子故衣然。陸龜蒙、皮日休、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屣。明時願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藁砧異矣。樂府解題以此格爲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言之意。至東坡無題

詩云，蓮子擘開須見薏，秋枰著盡更無碁，破衫卻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卻匙，是文與釋並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

皆粗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偏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爲應焚棄之。及觀文選所載璩百一篇，略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郭茂倩雜體詩，載百一詩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解音律，而以陌上桑爲鳳將雛。二篇傷騶衰二老，無以恤妻子，而已無宜孟之德，可以糊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不肯爲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腸，我躬不悅懽，安能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違法，而璩爲爽長史，切諫其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百分有一補于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於禍。或謂以百言爲一篇者，以字數而言也。或謂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然皆穿鑿之說，何足論哉。後何遜亦有擬百一體，所謂靈輒困桑下，於陵拾李螬，其詩一百十字，恐出于或者之說，然璩詩每篇字數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爾。

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蝃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于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強。沈休文云，載載每礙塊。自後用此體，作爲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蘤，湖行曄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豔陽。皆傚雙聲而爲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主爵部伍苦。皆傚疊韻而爲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劉莊、羊戎、魏收、崔巖、裴讞詼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考焉。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衢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能宿後云，秋堂入閒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蓋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景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盈帙，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窗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雲、草樹、山水、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善虎行末章云，憶昔予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荊公詩，即今老蒼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

韋應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答長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爲舉而言乎。史載翠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乃肯爲是耶。此段有脫誤。

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往往題詠，如題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卻獻花。萬道人禪房云，殘陽

過遠水，落葉滿疏鐘。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餘吟著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賴其詩以標榜者多矣。

張祜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故鄭谷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諸賢品題如是，祜之詩名，安得不重乎。其後有解道澄江靜如練，世間唯有謝元暉。解道江南斷腸句，世間唯有賀方回等語，皆祖其意也。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爲之遊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祜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門風動竹，疑似故人來，李益以是得名。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賈島以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華裙織翠青如蔥，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少此句哉。古人所謂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爾。杜子美云，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凡子美詩中流出者，無非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數公之可比倫也。

劉禹錫嘉話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曰，幾度見詩詩總好，今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斯集中絕妙佳句，如晚春花云，疏與香風會，細將泉影移。別張籍云，子城西並宅，御水北同渠。拙惡有餘，宜祭酒公謂標格勝於詩也。祭酒乃敬之也，其贈斯詩，鄙俗如此，與斯亦奚遠哉。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爲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冷鴈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至於獻李僕射詩云，新詩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則謬矣。

或云，韋應物乃韋后之族，恐恃恩私作里中橫，故韋集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武皇升仙去，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夫武皇平內亂，殺韋后，不應后之族，敢于武皇之時豪橫若此，正恐非后族爾。李肇國史補言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與楊開府詩所述不同，豈非武皇仙去之後，折節悔過之時耶。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

韋應物寄謝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東坡次王鞏韻云，鄙能廢詩酒，示未妨禪寂。子由寄孟詩云，傍歲十卷暇回讀，泫酒三升是客同。道貴沖寂，宴主歡娛，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樂天延樂命酬之時，不忘於佛事，識者至今譏之。

古人詩勉人行樂，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謝惠連云：四節競闌侯，六龍引頹機。沈約云：馳蓋轉徂龍，回星引奔月。陸機云：出西門望天庭，陽谷旣虛崦嵫盈，逝者若斯安得停。司空圖云：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孟郊云：生隨昏曉中，皆被日月驅。皆佳句也。至盧仝歎昨日詩，則曰：上帝板板主何物，日車劫劫西何沒。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首。則又以不得行道爲歎，非止欲行樂而已也。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于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在于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在于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漢晁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于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

韓退之詩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明燈夜觀棋，月暗秋城柝。言樂而不及苦。陸士衡從軍行：去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奈何。言苦而不及樂。至於王仲宣作從軍詩，則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思。謂從曹操也。其詩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似非擬人必於其倫之義。蓋仲宣時爲操軍謀祭酒，則亦無所不至矣。

老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賓秩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郊爲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蓊蔚，郊往來其間，曹務都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辱，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韻語陽秋卷第五

永和中，王羲之修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攷也。今觀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二首。王豐之、元之、蘊之、渙之、郗曇、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桓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瑰、卞迪、邱髦、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綿、華耆、謝藤、任凝、呂系、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及謝安一時之語耳，而或遂以爲未達。此時未見當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閴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時則豈非達者耶。史稱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旣出，客問優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兄弟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謂獻之等發也。

正觀中，尚藥求杜若，敕下度支省，郎判送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讀謝朓詩誤。郎官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予觀屈平九歌曰：采芳州兮杜若。謝朓詩乃用九歌語，皆審天文

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依烏郎府是也昔官徒知謝朓詩而不知有九歌徒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知非二十八宿也

劉禹錫話嘉錄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近欲押一餳字六經中無此字唯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石林避暑錄云若以白墮爲酒則酷浸曹公湯爲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爲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攜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唐裴冕與 涓等鑑湖聯句有乘興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遊餘杭東西巖詩註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游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絕云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攜謝妓長嘯絕人群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所賦者何處之東山陳軒乃錄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此據耶南史載宋劉勔經始鍾嶺以爲棲息亦號東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湮滅無聞之歎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吳興東陽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李適之窪尊在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詩云苕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東陽峴山去東陽縣亦三里舊名二郎山晉殷仲堪素有時望自謂必登台輔忽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二峯相峙有東峴西峴唐寶歷中縣令於與宗結亭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詩云新開潭洞疑仙府遠寫丹青到雍州即其所也

荊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少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眞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甯四年既預政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學爲文者惟務訓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爲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專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蟲魚晚歲雕蟲恥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惟有

少陵頑鈍叟靜中吟撚白髭鬚蓋昔叟自謂也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唐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德宗怒故貶李翺行狀謂爲幸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正元十九年關中旱饑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宮市之疏不傳而文公歷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民饑詔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言狀爲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予考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又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魁魁百餘言皆敍其欽慕之意其後實出爲華州又有書云愈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獎知遇最厚無與比者愈既爲實所讒不應此書遂如是及觀江陵途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又岳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又有永正行以快伾文之貶其末云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僻野嗟可矜具書目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爲懲則知陽山之貶伾文之力而劉柳下石爲多非爲李實所讒也

長慶四年退之爲吏部侍郎薨於靖安里第李翺行狀載周檝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曉年止四十二某位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翺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惡其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張籍祭詩亦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行及當臨終辰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蓋其聰明之所照了得力之所成就故于生死之際超然如此宣室志載威粹骨魏國世與韓氏爲仇神人以帝命召公計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之未幾而愈卒公神道碑誌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華山絕頂度不可返至于發狂慟哭今觀易簀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不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

韓偓香匳集百篇皆豔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觀香匳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月末 旦兵起隨駕西狩文藁咸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以稿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與令狐渙同爲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哀帝天祐二年其序所謂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暐授其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爲和凝嫁名於偓特未考其詳爾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

石林詩話。故元豐間。東坡繫獄。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且云。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何待。章子厚從旁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王禹玉以歲寒惟有蟄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予親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某強很。自不以爲然。又云。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眞與世俗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解救之力爲多。石林詩話不妄也。

世言閩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漕。更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製密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文昭所謂莆陽學士蓬萊仙。製成月團飛上天。又云。密雲新樣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貢時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修貢則兩守相會。山椒有境會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子未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是也。然又有云。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則閩茶已見于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云。蒸之擣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聲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噉春山摧。觀研膏之句。則知嘗爲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祇謂之草茶而已。

張籍皆勸韓愈。排釋老不若著書。而愈以謂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未至。至之未能也。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外集有愈答侯生問論語書云。昔注解其書。不敢求其意。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愈旣死。籍祭詩有嘗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則知愈晚年嘗注論語未訖而絕筆。小說載愈子昶爲集賢校理。有金根之誤。則未必能卒父業。所望者籍、湜、翶。籍祭詩曰。爲文先見草。又云。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愈將死。亦喩湜曰。死能令吾躬所以不磨滅者。惟子是賴。則所望於二公至矣。惜乎此書不全也。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時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于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世俗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于翰墨積習也。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豔麗者。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視無計。遂俱入井。所謂胭脂井是也。楊烱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黃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龍沈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胭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淚痕所染。石欄上刻後主事跡。八分書。乃大歷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戒哉數字。其他題刻甚多。往往漫滅不可致。寺卽景陽宮故地也。以井在焉。好事往來不絕。寺僧頗厭苦之。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

檥。猶能致萬金。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睎白雲。有愧于心。反覩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詠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用赤紱。人皆以爲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爲三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爲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哀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

杜甫嘗不第。天寶十三年。明皇朝獻太淸宮。享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附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移鷁路。隨水到龍門。舊注。陳希烈、韋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其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按唐史。是歲陳希烈爲相。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章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世人論淵明自永初以後。不稱年號。祇稱甲子。與思悅所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正風美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正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耶。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爲失本惠而傷吾仁。固也。或又咎帝短喪。爲傷於孝。予觀遺詔。皆言爲己損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遵以爲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荊公詩云。輕刑死人衆。喪短生者偸。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死人衆。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偸。則似誣文帝也。

韻語陽秋卷第六

老杜卒於大歷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觀其獻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三賦，帝奇之，待制集賢院，誤矣。其後又進西嶽賦序云，上旣封泰山之後三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至天寶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寶十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靑鎖闥，晴窗檢點白雲篇。末句云，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予考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止云昭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黃金臺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爲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其跡尚可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爲魏將，食子徇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麑，故魯直懷荊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陳無己詩，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于放麑，亂世之雄，疑于食子，是也。然屬麑于秦西巴，孟孫

也，非中山相也。子昂偶忘樂羊中山事，遂誤作孟孫用，無己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爲巴西，亦誤矣。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嬀、楚芈、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妒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梁元帝釋爲姬人怨詩，所謂遺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江總爲姬人怨服散藥詩，所謂妾家邯鄲好輕薄，時忿仙童一丸藥，是也。

縣、象縣字，徐鉉曰，本是縣挂之縣，若州縣之縣字，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宴詩曰，獻終襲吉，郎官展宴，堂設象筵，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曰，回鑾獻畢，攜金委奠，肆十辨儀，皆人掌縣。二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家變方休杼，皇慈更輟縣，則當作平聲押。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凡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辨、大招而爲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宋，然九辨之序，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爲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據。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璡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時華[illegible]。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紫觀登麟族，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而用者非

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入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于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芰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吾人徒見南史有著紫荷橐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甿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爲之，後官亦至侍中。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竝賜死于桂州之間。得詔，震汗不引決，祖雍請于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決。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成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歟。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山眉不想西家樣，饑腹還如二子清。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留

別詩乃云。綷蠟燒殘玉斝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假與實字記所言不同。豈爲體所牽耶。

杜子美柏中允除官制詩。舊注以爲柏耆。又以爲正節。按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當是有功於蜀者。方是時。段子璋反於上元。徐知道反於寶應。而正節爲功州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杜集又有柏學士茅屋柏大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謂正節之居。然詩中殊不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爲學讀書爾。茅屋云。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疑是邛州立功之前。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薦爲國子博士。東坡所謂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者。而籍作愈祭詩乃云。公文爲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何耶。

張籍送區宏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爲陽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遲法曹。子隨至荊門。及入爲博士。崎嶇從躋輪。觀其遊從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籍湜之列。何耶。韓集有送區宏南歸詩云。我遷於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稀。爰有區子熒熒暉。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斤引纏徽。雖有不逮驅騑騑。觀此數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道之質。蓋有所未至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勿脂韋。業成志立來頎頎。其誨之者至矣。集中又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證云。冊即宏也。未知孰據爾。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子不爲邱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巖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靡之不得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耳。所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韓公告天公之言。甚其辭以讚二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巢巖幽謂孟郊懼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孟各居天一方爾。末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相如蓋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于仕進者。然當時慢侮力士。略不爲身謀。旋至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每以相如自比。贈從弟之遙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軍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欲論文章。贈張鎬曰。十五觀奇書。作賦陵相如。白自比爲相如。非止一詩也。

杜子美襄稱元結舂陵行。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章對秋水。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朴憶大庭。又云。今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爲天下邦伯。天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次山之作。以自然爲祖。以元氣爲根。無乃過乎。秦少游投郎詩云。字偕華星章對月。漏

洩元氣煩揮毫。蓋用子美、義山、語也。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者。疾人以新間舊。不能止白首。故以爲名。余觀張籍白頭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云。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其語感人深矣。至劉希夷作白頭吟。乃云。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則是言男爲女所棄而作。與文君白頭吟之本意異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負薪採梠。餔糒不給。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考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者。言其時也。等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桤木於何少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木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攜酒草堂。則喜而爲詩曰。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爲詩曰。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遭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盤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疏。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考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祗得四載。而其閒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者。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羇人也。然自唐至宋。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韓退之作李千墓誌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爲。而退之乃躬自蹈之。以至於死。白樂天所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已。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奴下涼。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屠。自笑未竟人復吁。蓋爲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卻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自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山谷在貶所。付公袞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袞疽根在旁。乃不可食。庭堅服之。如睹虞之在川谷。安得有燎原火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習。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韻語陽秋卷第七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絕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太相犯。嗚呼。朱英之言盡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爲春申殺李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絕云。朱英若在強黃歇。黃歇如何弱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詒伊戚向誰論。又先秦豈謂嬴爲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起邪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子之愚。後人不可繼爾。居亂世而愚。則天下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于是乎。賈生謫長沙傳。渡湘水爲賦以弔之。所遭之時雖與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沈。良時眞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信如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爲不足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欲爲。文帝不能用者。以絳、灌、東陽之屬讒之耳。故誼之賦有云。鏌鋣爲鈍。鉛刀爲銛。斡棄周鼎。寶康瓠兮。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則有絳灌。豈其是耶。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攜袴中兒。杵臼及程嬰。空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illegible]重。袴中兒。謂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盾。左氏所書。又復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後世耶。晉世家之說曰。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庶子武爲後。趙世家之說曰。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朔、趙括等。朔之友人程嬰。匿趙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疾。立趙武。左氏之說曰。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歸其田。按成公八年。即晉景公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畜武于宮中。或云十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逾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陽城德行道義。爲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紱。起於隱所。擢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故舉生開道州之貶。投業而叫闕。賢士愴辟名之同。摛辭而頌德。可以知其賢不誣也。然韓退之諫臣論。乃極口貶之。何哉。其言曰。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爲不久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考之本傳。以謂他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城浸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客屢諫之。輒辭以酒而不答。蓋其意有所待也。至德宗逐陸贄。欲相裴延齡。而城伏蒲之疏始上。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之詩云。正元歲云暮。朝有曲如鉤。飛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而白樂天亦云。陽城爲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抗志厲義。直道是陳。蓋退之諫論。乃在止裴延齡爲相之前。而三子頌美之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爾。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君成敗之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搖草。九重藏禍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蓋是意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者。實姚宋輔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疑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李林甫用事。則盤旋斜倒。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無所不至。猶以爲未足也。晚年顧力士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不亂乎。

宋之問方其諂事太平公主也。則爲賦以美之曰。孕靈娥之彩。輝婺女之淳精。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諸結。至宴飲其園亭。爲詩以美之曰。賓至星槎落。仙來月宇空。玳梁翻賀燕。金埒倚晴[illegible]。蕤顏既豁。悲開逢生。而太平不樂矣。匿張仲之家。而告其私。規以贖罪。之問亦含齒戴髮者。所爲何至如是乎。

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才。覬覦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垍而奪於楊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垍相祿山。而均亦受僞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逾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傅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爲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垍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垍尚寧親公主。禁中宅時也。二人恩寵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敢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

晉盧諶先爲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爲別駕。故琨答諶詩云。情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言諶棄己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

四碑。繼爲匹碑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諶哉。觀再贈諶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其詩託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領也。琨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終亦何所補耶。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桓彥範任其事。敬暉、崔元暐、袁恕己、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即祚。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者。誠爲社稷之奇勳。然倘有可恨者焉。薛季昶勸除武三思。而彥範乃謂如几上肉。留爲天子藉手。彥範豈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謂三思方蒸亂韋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爲。苟誅三思。必不利於己。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殺身之禍。實自取之也。張文潛云。縶狗不縶首。反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脫匣授龍泉。區區薛季昶。先事僅能言。留禍啓臨淄。敗謀豈非天。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曰臣願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爲韻語以聲其美。肅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傅游藝用事。故盧照鄰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當時立朝之士。不能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於上也。若二人者。姦諛百倍張禹矣。腥臊之血。豈足以汚尚方之劍乎。宋景文云。朱游英氣凜生氣。濱死危言悟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乎去佞如拔山也。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挈手步庭之議。且曰。吾爲汝從中起。漢十年。豨果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是時。蕭相國居中。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詩曰。何待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六一詩云。平生蕭相眞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爲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爲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誤社稷大計乎。文潛後有一絕云。登壇一日冠羣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自愧蕭公。

韶語陽秋卷第八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爲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於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懽之情異。然朋友之誼。此心常炯炯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盡辭詬詈。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以節義臨之。幾使惡死。此亦可以見於陵厚也。後武得歸。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渴飲月窟冰。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蓋亦是意爾。

張祜題狄梁公傳詩云。失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橫流砥柱。虎門危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歿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鱗。敢以廬陵王爲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非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脅撼二嬖。陳易弔爲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取呂溫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嗚呼。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爲皇太子之說。而承嗣傳云。

洛州人請立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低悟耶。

漢元帝時宏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皆上書力詆，蓋嫉若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趙陽王爲己助，代王作求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忮惡之心切然於中，實亦少貶矣。使二子果愉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而畏禍爲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荊公詩云：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窮，雖竟論詩與恭顯，不妨謀國略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倘取其心而略其迹，則善矣。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討國，不爲身謀，爭立清河，遂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鉞上章乞收固尸，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衞尸喪，如陳留楊匡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庚李華皆觀紫鋼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况不禁樵采，芽莎無子遺。嗚呼，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漢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爲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爲糞土，而馬融眞犬豕哉。

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視，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禍，不肯自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攄憤悱，故荊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雎蔡澤，則曰：二子不相厄，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處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右親戚不爲一言，而寄意焉。則荊公釋憤悱之言，非虛發也。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皋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于崔、魏、班、楊，又云：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于世，自比諸人，誠未爲過。至切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靑蒲，廷爭守御牀，其忠藎亦可嘉矣。

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爲天子，故云公讌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之命，公知衆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粲詩已有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之語，則粲豈復有心於漢耶。粲常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捲甲倒戈以歸曹公，長享福祚，萬全之策也。厥後操以粲爲軍謀祭酒，則以心腹委之矣。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君陽山記，敍其景物亭館，如陽川，尙可得而髣髴。初僧晉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希聲所使援己，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洴澼人。遂得其力，操行蓋不足觀也。皆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臥未首，上伏犧，中文王，下孔子，下以易道畀予，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衆數，有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徵、王贊之徒，復自爲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侈誕如此，其人亦可知。後避難死于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荊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切疑焉。孔子論爲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於吾，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爲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群，誤長淸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犀歸十六相，身當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祚，靈運已爲搢紳異同，非毀執政矣。及文帝召爲祕書監，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踰之，意旣不平，多稱疾不朝，則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無度，爲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去，秦帝魯連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何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爲不逢矣，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黃散，而猖躁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不知桃墟穴洩，能處順乎。五年之禍，能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

揚雄之迹，由莽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旨也。王荊公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寥鄒魯後，於此獨先覺。又云：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又云：道眞沈溺九流渾，獨泝頹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知者當必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與幾是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與公矛盾矣。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寢疾，乃矯詔收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奈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其墓而悲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

馬少游嘗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羸餘，但自苦爾。故援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洎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尙軍沒，而援食進不止，方且據鞍顧眄，被甲請行，遂底壺頭之困。劉夢得經伏波祠詩有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嘗是夢得爲司馬時經歷，故篇首言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彨，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溪，見呂尙釣，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尙書大傳之說也。太公釣於茲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于

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興周。蓋非條佐命者之可擬也。而司馬遷乃摭或者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求美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既脫。三人有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哉。歐陽公云。論兵去商虐。講德興周道。跖枯未遇時。何異斯州老。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間題一詩云。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竿鉤無所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爲傾商政。一以爲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

唐潞帥李師道倚蔡爲重。稱兵不軌。洎蔡平。師道乃始震悸。遣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興矣。故劉夢得嘗爲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劉夢得云。午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欃槍星。又云。泰山沈寇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方爲師道屯陽穀。以當魏將。乃倒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宜神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

唐明皇時。陳希烈爲左相。李林甫爲右相。高適各有詩上之。以陳爲吉甫、子房。以李爲傅說、蕭何。其比擬不倫如是。上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逍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相詩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爲門下客。徒謝少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顓朝。以希烈柔易。乃存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不依陳而干李也。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釃。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寘得喪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魚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才揚己。忿懟沈江。劉勰謂彭咸之遺則者。狷狹之志也。揚雄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慍色。即非賢哲模。孫郃云。道廢固命也。何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獨以謂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藍均啁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文潛出蘇氏之門。是以所論獨正。

韻語陽秋卷第九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鄭君立義不名籍。項伯明顏肯姓劉。謂項伯籍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爲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徐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爲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爲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飛策定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劍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勿烹太公矣。劉氏豈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籍。籍死。屬漢。高祖令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佞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爲也。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于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欃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則張良輔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荊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同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亦用此數事而議論格調。出瞻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椎之事。以謂良不爲伊召之謀。而時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余觀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圯上授書之後。所見豈前比哉。

左太沖、陶淵明、皆有荊軻之詠。太沖則曰。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

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荆軻功之不成。不在荆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他客與俱。而太子促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怕。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挾刃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槩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楊子云。荆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可謂善論軻者。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爲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必得爲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遂之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淪落之感。至於淚溼青衫之上。何悽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潯陽俱遷謫。輕將淸淚溼靑衫。又云。及泉曾改莊公誓。勝母終囘曾子車。素綆銀牀堪淚墮。吏能賦詠獨何如。

李義山詩云。本爲留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爲沛公。草荒孤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卻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爲宗臣。高祖設指蹤之喻盡之矣。他人豈容議耶。

韋蘇州睢陽感懷有詩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然韓愈嘗有言曰。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興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於偃師。遠亦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貲。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衆驅之於後。爲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故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士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唐太和末。閹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爲恥。而元和逆黨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獨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於青泥驛。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斷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盡。可謂壯矣。意欲誅宦尹。乃復河湟。歸河朔諸鎭。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乘羣宦臨送。以鎭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濟。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甘露之禍。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爲忠。至李德裕謂不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嘗論鄭注不可爲相。故甘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不省覺。二凶日威武。喧喧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宮。曲突徙薪

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薰灼。士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爲是。以賈殺身之禍。故牧之之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謀殲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粲如日星。而訓注以當時士大夫。畏攝士良熾。遂加以姦兇之目。而史亦以爲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時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爲所擒。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實跋尾數百言。以乙卯所記爲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紛白晝驚千古、鈇鑕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爲給事者李石也。余嘗考之。李石雖嘗爲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截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爲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中敏傳作洛陽)今牧之之詩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廕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慚恚。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鵩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爲相。旋至貶責。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憲宗末嘗謫李甘。李甘仕文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之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子辛卯也。鵩集於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爾。

唐穆宗時。令狐楚爲相。爲景陵使。以儲饌獻羨餘。怨謗載路。致有衡川之貶。觀發衡州寄李寧常侍詩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靑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答竇鞏中丞詩。末句云。何年相贈答。卻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甘露之中。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閣下。文宗召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望腐夫閹人。而誣寘人於死地。楚忍爲是乎。甘露野史。乃言尙賴舊相令狐楚獨爲辨明。若以史爲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瑒勸其取金陵。史稱薛鏐、李臺卿等爲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言永王璘辟爲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璘敗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吾王樓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若非贊其逆。則必無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宗中丞若自啓云。過永王東巡。脅行中道。乃川白述懷意爾。孔巢父亦爲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禍哉。老杜

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然東巡歌亦不似太白之作，恐出於譌柱，亦未可知。

韻語陽秋卷第十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風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爲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尙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篇，所謂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窗繡戶長相見。徐究白之行事，亦豈純于行義者哉。永王之叛，白不能潔身而去，于君臣之義爲如何。既合于劉，又合于魯，又娶于宋，又攜昭陽金陵之妓，于夫婦之義爲如何。至于友人路亡，白爲權窆，及其糜潰，又收其骨，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三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君行既識伯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弟凝、錞、濟、況、綰，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幾矣。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爲醇儒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爲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晉束晳補亡詩，于南陔白、

華、二篇，每以爲言。南陔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白華曰，竭誠盡敬，亹亹忘劬。可謂得孔子之旨矣。今之人恃親之愛己，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爲事親之戒。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聞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廁牏，浣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嶺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爲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覲，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也。

王勃嘗言爲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又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故示助弟詩云，自余反初服，無情想高蓋，覲闕情豈忘，從親心所大，則勃于親，亦可謂厚矣。然不能立身持己，私匿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遠謫交趾，豈得爲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爲父母僇，勃其近之矣。

陳釋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云，種竹堂疑出冬筍，暗用孟宗事，涌寒泉，暗用姜詩事。

張劍州以太夫人喪，劍州歸，荊公予之詩，并示女弟云，烏鵲反哺顛毛焦，烏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劍州至劍，一日以親疾能詩云，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親蜀鳥前。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再復如此，何耶。

荊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憂攢，一望親庭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自一官所驅，乃爾爲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爲此爾。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慶畢，願與親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雞狗。又云，何時某氏郎，堂上拜媼叟，蓋戲師厚也。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長城之役，則曰，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傷隴西之戍，則曰，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室，金印盭綬，寵被于姑、劍，象服魚軒，榮均于秦、虢，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生女卻爲門上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師厚之女，歸賢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爲之配爾，縱不至負薪如翟婦，餉春如孟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光宗榮族，如蕭班之婦人乎。宜其聖俞以爲戲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脫身于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迨至秦中。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晴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見于嬉戲之間。則又異于在秦益時矣。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于詩章。樂天五十八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嗣。相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剃新胎髮。香綳小繡襦。玉芽開手爪。酥顆點肌膚。微之云。日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後崔兒三歲而亡。自賦詩曰。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而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考之。即道保也。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寬其疑。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愛爲難也。若使學道者遺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闃然入其戶而後喻哉。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而況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然子美于諸子。亦未爲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于諸子鍾情尤甚于淵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于三蜀。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于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人不知。便爲譏病。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袞師方三、四歲爾。其末乃云。兒愼勿學爺。讀書求甲乙。況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兒當速成大。探雛入虎窟。當爲萬戶侯。勿守一經袠。夫兵連禍結。生民塗炭。以日爲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于十二年後。所謂俟河之淸。人壽幾何者耶。

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家。不甘于喧譁縱觀。至陝府詩。乃有一生自恣之語。至云那知吾少年。深解酒中事。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籌義。含詞待殘拍。叫噪擲投盤。等語。則誨姪之言。殆虛語也。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澤。南阮謂杜悰也。史載悰更立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怏怏不平。以至于卒。審爾。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宦。洞淵者非一。枯菀升沈。時命存焉。何至怏怏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而張銑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攜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爾。

楊六尙書。白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覓得黔婁爲妹壻。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

曰。煙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皆責望之言也。

王福畤之子勔、勮、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爲三株樹。其後助、劼、勸。又皆以文顯。勃于兄弟之間。極友愛。自鄉還號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花萼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中有不相能者耶。及觀誡功、勁云。欲不可縱。爭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釁。此二人者。似非處于禮義之域者。棠棣廢之詩。疑爲此二人設也。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讚。方謐用事。生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褒讚亦何足怪。然其間亦有寄意譏誚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謐父韓壽。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爲魯公。則是賈謐非充子也。故機詩云。誕育洪胄。纂戎于魯。言誕育。則以譏非己生也。又曰。惟漢有木。曾不逾境。謂橘逾淮則化爲枳。言如螟蛉之化蜾蠃無異也。夫謐勢焰熏灼如此。而機敢爲廋詞以狎侮之。眞文人之習氣哉。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爲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爲兄。又贈馮文羆詩云。慷慨誰爲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爲友。

魏武子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修之徒。爲植羽翼。幾代太子丕。而植任性。不自雕飾。又太子御之有術。故易宗之計不行。蓋非遜丕。性也。洎文帝即位。植屢求試用。不報。益怏怏。帝欲害之。卞太后曰。汝已殺任城。不得復殺東阿。故止從貶爵。則植豈能無怨懟乎。嘗觀植所作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蓋謂己素爲武帝所愛。忌之者衆。故有管蔡流言之說。然乃自以季札爲比。亦誣矣。豈其掠美之言哉。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于明月之夕。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鬟濕。淸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仳離放紅蕊。想像嚬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其數致意于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說。是莊才情到處。延之未能曉也。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作四并堂于東園。故通議詩云。華侗控弦秋習射。寒窗燭夜抄書。良辰美景饒心事。觀日相并樂起予。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荊同株之義。作倍荊亭于西園。當時唱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有倍荊亭記。其略云。西園舊無亭觀。欲糾紛叔季。周耳目之適。于是共盈尺之高。宇一筵之廣。列檻爲亭。號曰倍荊。在先人文康公、堤官南陽。適當兵燹。後遂復棲。泰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于宅南。春望田里。諸山皆在目。植花竹于四隅。命某目治餞。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家纔隔水一線。二老堂成三百弓。鴟原谷下沙水駛。鷹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萼聯詩如許工。坐久興闌筇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

韻語陽秋卷第十一

韓退之秋懷詩十一篇。其一云。斂退就新儲。趨營悼前猛。此陶淵明覺今是昨非之意。似有所悟也。然考他篇有曰。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又曰。苟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則進退之事。尚未決也。至第十篇云。世累忽進慮。外憂遂侵誠。詰屈避語穽。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得比寸草榮。其爲慮世故尤深。至第十一篇云。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則似有不遇時之嘆也。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爲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凌倒景。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高揖衛叔卿。或欲借白鹿于赤松子。或欲餐金光於安期生。豈非因賀季真有謫仙之目。而固爲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耶。嘗觀其所作梁甫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嘆己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入。則太清倒景。豈易凌躡乎。太白作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妃子之詞也。其後又有飛龍引二首。當是明皇仙去之後。又有綵女玉女之句。則怨之深矣。

白樂天號爲知理者。而于仕宦升沉之際。悲喜輒係之。自中書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詩曰。朝從

紫禁歸。暮出省門去。又曰。委順隨行止。又曰。退身江海應無用。憂國朝廷自有賢。自江州司馬爲忠州刺史。未爲超也。而其詩曰。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又云。五十專城未是遲。又云。三車納夕會。五馬已晨裝。及被召中書。則曰。紫微今日煙霄地。赤嶺前年泥土身。得水魚還動鱗鬣。乘軒鶴亦長精神。觀此數詩。是未能忘情于仕宦者。東坡謫瓊州。有詩云。平生學道眞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要當如是爾。

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蓋憂君諫政之心切。則通夕爲之不寐。想其犯言逆耳。必不爲身謀也。杜牧之詩云。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諫垣。奏章爲得地。斷齒負明恩。金虎知難動。毛釐亦耻言。掠頭雖欲吐。到口卻成吞。至與人論諫。尤可怪。謂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是欲鉗天下忠義之口。有臣如牧。國家奚賴哉。然唐史乃謂牧之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何耶。

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順宗初政。柳子厚爲禮部郎。與鼎僚書云。僕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杜子美一檢校工部爾。而詩中數及之。衒說不已。如贈蘇僕云。爲郎未爲賤。其奈病疾攻。寄薛璩云。尚書郎。不及村野人。復愁云。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而入六弟宅云。令弟雄軍佐。凡才污省郎。如此類。不可勝數。鄭谷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雖恐與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策禪者詩云。初與紫闈辭禁闥。御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燕歌鶯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至于轉正郎。則云。正陪鴛鷺居淸秩。濫應星辰逸上天。省中作。則云。末如何遜無佳句。若比馮唐是壯年。是亦未免于衒說者。

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以無想因也。自樂論之。則凡夢皆出于想爾。而商浩乃曰。宦本臭腐。故將宦而夢尸。是豈出于想耶。周官有六夢。豈非止于思而已。劉發方赴舉也。秦少遊夢有

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少游以詩賀之曰。世傳夢凶傳吉。神物戲人良有旨。金美聲名海縣聞。閉久當開乃其理。少游所原。乃一時褒美贊喜之詞。非商浩之意也。東坡云。世衰道微士失己。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箠相嫌媢。飲食嬉遊事群聚。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其末又有故令將士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之語。全篇二百餘言。皆用此意。可謂巧于遣詞者矣。

柳子厚可謂一世窮人矣。永正之初。得一禮部郎。席不暖。即斥去爲永州司馬。在貶所歷十一年。至憲宗元和十年。例召至京師。喜而成詠。所謂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又云。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是也。既至都。乃復不得用。柳州云。由永至京。已四千里。自京徂柳。又復六千。往返殆萬里矣。故贈劉夢得詩云。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附宗一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里投荒十二年。是也。嗚呼。子厚之窮極矣。觀贈李夷簡書云。雖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難。以陷于大阨。窮躓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十四年矣。當時同貶之士。程異爲宰相。而夢得亦得召用。則子厚望歸之心爲如何。然竟不生還。畢命于蛇虺瘴癘之區。可勝嘆哉。韓退之有言曰。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于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韋應物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鑪烟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驪山感懷詩云：我念綺襦歲，扈從當太平。小臣職前驅，馳道出灞亭。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游幸年。身騎廄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則天寶巡幸之時，應物已在扈從之數，年始十五爾。王欽臣疑爲三衛官，然史無有。及觀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云：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卻負樵。親觀之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謂之執戟，則亦三衛之類，欽臣豈據是耶。

歐永叔詩文中，好說金帶。初寒詩云：若能知此樂，何必戀腰金。寄江十詩云：白髮乘兩騎，黃金腰九環。答王禹玉詩云：喜君所賜黃金帶，故我宜爲白髮翁。而謝表又云：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或謂未免誇服衒寵，而況下于金帶者乎。杜子美、白樂天，皆詩豪，器識皆不凡，得一緋衫，何足道，而詩句及之不一，何耶。子美詩云：挈帶看朱紱，開箱觀黑裘。贈虞參謀云：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江村詩云：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樂天寄荔子詩云：映我緋衫渾不見，對公銀印最相鮮。初除忠州詩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遶身飛。又云：縱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如絲。脫刺史緋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除。加朝散大夫得品緋云：五品足爲婚嫁主，緋袍著了好歸田。又云：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蓋命服章身，人情所甚喜，故心聲所發如是。退之云：峩峩進賢冠，耿耿水蒼珮。服章非不好，不與德相對，其必有以稱之哉。

觀王昌齡詩，仕進之心，可謂切矣。贈馮六、元二云：雲龍未相顧，干謁亦已屢。從軍行云：雖投定遠筆，未坐

將軍樹。至於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之句，是以傅說自期也，一何愚哉。按史，昌齡爲汜水尉，以不護細行，貶龍標尉。傅說所爲顧如是乎。昌齡未第時，岑參贈之詩曰：潛虯且深蟠，黃鶴舉未晚。既登第後謫官也，參又贈之詩曰：王兄尙謫宦，屢見秋雲生。黃鵠垂兩翅，徘徊但長鳴。後昌齡以世亂還鄉，爲閭邱曉所殺，則所謂黃鵠者，竟不能高舉矣。

蘇子由自績溪被召，除校書郎，元祐之初年也。山谷和王定國詩云：后皇薦嘉橘，中歲多成枳。佳人來何時，天爲啓玉齒。言欲子由變熙豐人才也。和子由病起被召詩云：方來立本朝，獻納雜虞嘆。必開曲突謀，滿懷傾耳聽。言欲子由變熙豐法度也。其措意如此，然官不得至侍從，謫黔移戎，流離困躓，豈非命哉。至建初雜用熙豐元祐人才，山谷喜而成詩云：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及，病著不能朝日邊。後雖有銓曹之召，不旋踵又有宜州之行。有才無命，如山谷者，眞可憫也。

孔子曰：富貴在天。則所謂富貴者，豈可以倖取乎。潘岳急于進取，乾沒不休，與石崇等諂事賈謐，候其出，輒望塵而拜，其爲人何如也。觀其作閒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爲巧宦之目，遂慨然嘆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觀岳此語，尙恨巧之未至耶。其作河陽縣詩，則曰：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其作懷縣詩，則曰：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非坐馳京闕，渴心固已生塵矣，而仕宦卒不達，誠可以爲馳騖者之戒也。昔自敘云：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拙者之效也。岳

誠知此，豈肯遽下賈謐之拜哉。

李商隱九日詩云：曾共山翁把酒時，霜天白菊遶階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蓋令狐楚與商隱素厚，楚卒，子綯位致通顯，客不收顧，故商隱怨而有作，然實商隱自取之也。且商隱妻父王茂元與所依鄭亞，皆李德裕黨也。商隱與二人暱甚，故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偸合者，是綯惡其異己也。後綯當國，商隱亦歸窮，自解，綯雖與一大學博士，然商隱亦厚顏矣。唐之朋黨延及搢紳四十年，而二李爲之首，至綯而滋熾。綯之忘商隱，是不能念親；商隱之望綯，是不能揆己也。

杜子美云：鐘鼎山林各天性。天性之所欲，天豈可強也哉。白樂天前有讀史詩云：馬遷下蠶室，嵇康就囹圄。當彼戮辱時，奮飛無翅羽。商山有黃綺，潁川有巢許，何不從之遊，超然離網罟。後又有詠史詩云：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臥白雲歌紫芝。二詩意絕相類，但未知樂天果能捨彼而就此否。世之人乾沒于名利之場，鮮不陷于禍難，樂天之論，眞可書紳。

意在退處者，雖飢寒而不辭；意在進爲者，雖貪不顧，皆一曲之士也。高適嘗云：吾謀適可用，天路豈寥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何常之有哉。適有贈別李少府云：余亦慍所從，漁樵十二年。種瓜漆園裏，鑿井盧門邊。贈韋參軍云：布衣不得干明主，東過梁宋無寸土。兔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長苦。其生理可謂窘矣。及宋州刺史張九皋奇其人，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則曰：此時

也得辭漁樵，青袍裹身荷聖朝。牛犂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則是不堪漁樵之艱窘，而喜末官之微祿也。一不得志，則捨之而去，何耶。封丘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身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其末句云：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則不堪作吏之卑辱，而復思孟諸之漁樵也。韓退之云：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其此之謂乎。

元和中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力請于前；逢吉、王涯，力請于後。唯裴度以爲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又自請以身督戰，誓不與賊俱存。王建所謂桐柏水西賊星落，梟雛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波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是也。憲宗御通化門臨遣，賜度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王建詩所謂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旗新，是也。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洄曲降卒萬人徐進撫定，則韓愈平淮西碑言之詳矣。桃林夜捷，愈賀度詩云：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度自蔡入覲，途中拜台司，愈作詩云：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觀度勳功如此，憲宗倘能終始用之，諸藩當股栗不暇，而敢桀乎。乃信用程異、皇甫鎛之徒，乘釁讒誣，使度卒不能安于相位，故度嘗有詩云：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懸照，蒼蠅謾發聲。嵩陽舊田里，終使謝歸耕。觀此則已無經世之意也。

李白贈王漢陽詩云：有身莫犯飛龍鱗，有手莫辦猛虎鬚。君看昔日汝南市，白頭仙人隱玉壺。則意在隱

逝也。又行路難云。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則意在進爲也。達人大觀。流行坎止。何常之有哉。

東坡以侍讀爲禮部尙書時。正得志之秋。而陳無已寄其詩。乃云。經目向來須老手。有懷何必到壺頭。蓋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滄波沒白鷗。是勸其早休也。洎坡知定州。時事變矣。又爲詩勸之曰。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逆且一舟。坡未能用其語。而已有南遷絕海之禍矣。所謂海道無逆且一舟者。蓋用坡所作八聲甘州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之意。以勸公。而不知二句。皆成讖也。

烏重胤之節度河陽也。求賢者以爲之助。乃得石洪處士爲參謀。韓退之送之序。又爲詩曰。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蓋吏非吏。隱非隱。故于洪有譏焉。後有寄盧仝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其意與前詩同。昔人有門一杜其可開之語。宜乎韓子以洪與溫造同科。而獨許盧仝也。

方干隱居鑑湖。任情于漁釣。似無心于仕宦者。觀此中言事詩云。山陰釣叟無知己。窺鏡撏多鬢欲空。別胡中丞云。吹噓若自毫端出。羽翼應從肉上生。等語。豈全能忘情者耶。羅隱題其詩云。九霄無鶴版。雙鬢老漁樵。蓋亦指其隱逝之言爾。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翦竹皮巾。鶴警琴亭夜。鶯啼酒甕春。顏回惟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爲喜乎。獨坐詩云。託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虛。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云。賴有此山僧。教我以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則又知績有得于佛氏者甚深也。

昔太公釣于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爲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釣。風雅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于七里之瀨。而李白以爲釣名。所謂祇將溪畔一竿竹。釣卻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韻語陽秋卷第十二

不立文字。不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來。方有之。陶淵明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坡論陶子自祭之云。出妙語于纊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蓋深知淵明者。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旨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仙、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解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遣病詩云。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捨彼復就此。去留何所縈。前身爲過迹。來世卽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與賈誼忽然爲人、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留意于此。而弔元魯山詩有尙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杜牧之郡齋獨酌詩云。屈指千萬世。過如霹靂忙。人生落其內。何者爲彭殤。非心地明了。貫穿道釋者。不能道也。及觀其自撰墓志。又忍死作別表相之章。則知獨酌之詠。豈空言哉。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于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于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于啖炙遠矣。白始學于白眉空。得大地了鏡徹、回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虛。則此

心豁然，更無凝滯，所謂啓關七齒牖，託宿墮寷形，是也。後又有詠元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水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于佛氏者益遠矣。

許渾送栖元棄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毒龍驚，送勸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棄官入道詩云，水深魚避釣，雲迥鶴辭籠，皆與之也。至送僧南歸詩則云，憐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儒之意耶。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應將鏡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眞寺詩云，更聞東林磬，可聽不可說，興中尋覺花，寂過諸象滅，盡知妙明眞心，不關諸象，起于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蘇子由病酒肺疾發，東坡告之以修養之道，有曰，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犢，探懷得眞藥，不得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牖聞三嚥，隱隱如轉磨，此鍊氣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之訣，云但向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乳泉賦、及養生論、龍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于養生之道深矣。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于此道更無疑，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盡吾則行、未應墮冥漠之句，則于理尙有礙也。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寧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生事，哭遯兒詩云，中年參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冰消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知無鏡自無塵，只從昨夜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贈東林總老詩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四萬八千偈，他日如何擧似人，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聞道于東坡，而聞道于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其間有疑與興時俱、由我屈伸肘、飯適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告之以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者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閒，惟悟師云，子阿獨吾慕，自忘夷其身，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參政安得至此，宜速反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曰，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爲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文康公得之于陳去非，去非得之于公之孫恕，恕嘗不妄，葉少蘊守汝陰，謁見永叔之子棐，久之不出，已而棐持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爲佛事，葉問其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薛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也。

歐公嘗爲感事詩曰，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斑虯，或駕五雲車，往來幾萬里，誰復過諸塗，又爲仙草詩曰，世說有仙草，得之能隱身，仙書已怪妄，此事況無文，則凡神仙之說，皆在所麾也。而贈石唐山人詩，乃云，我昔曾爲鸞鶴客，偶向巖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

到，惟鶴今應待我來，何耶。蔡約之云，公自亳社日，有許昌齡者，得神僊之術，來游太清宮，公邀至州舍，與語，豁然有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境，猶庶幾焉，所謂石唐山人詩，乃公臨終寄許之作也。

余曾祖通議，揚貢枋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江陰軍青暘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參佛日、契嵩，遂悟眞諦，嘗與嵩詩云，山禽啼晚四時別，林鼓戰秋千里空，又云，我悟儻來空世界，師知休去妄形骸，又與智能上人詩云，色空了了空還執，體相如如相即非，則知所得深矣。又談道藏一過，故見于篇詠者，多眞仙語，如仙薹壓階三危露，眞館常開四照花，訟灶燒烟飛玉洞，瑤池秋水接星槎，又云，鍊成眞氣發雙華，還向爐中鎔玉蕊，呪水夜潭龍怖斂，弄雲秋嶺鶴忘家，皆佳句也，有注證道歌、方外青錢，行于世，上湖集二十卷，弋陽酬唱三卷，隱居唱和十卷，藏于家。

王勃示知己詩云，客書同十奏，臣劍已三奔，則不爲無意于功名者，夢游仙詩云，乘月披金枝，連星解瓊珮，則不爲無意于神仙者，是以登葛嶺山而思武侯之功，宿仙居觀而思羽衣之侶也。又觀遯懷擬古詩云，僕生二十祀，有志十數年，下策圖富貴，上策懷神仙，而二志竟不遂，可勝嘆哉。

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長生不倦，亦可謂擬絕矣。李頎王母歌云，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手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長生臨寓縣，又云，若得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觀武帝所爲，是能鍊魄去三尸者乎，善哉東坡之論也，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林秋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言武帝非得仙之姿也。又有安期生詩云，昔千重瞳子，不見龍準翁，茂林秋風客，望祖猶蟻蟲，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夫安期尙不見高祖，而肯見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吳筠覽古詩云，昔稱眞仙道，潛淑秘衆煩，秦皇及漢武，爲得遊其藩，既欲先宇宙，仍規後乾坤，崇高與久遠，物莫能兩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期及蓬萊，王母還崑崙，此詩殆與東坡之旨合。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修靜等十八人爲社客，獨陶淵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爲子、楊次公又從而笑之，其作廬山五笑，于陶有曰，我笑陶彭澤，聞鐘時皺眉，與息回去，已是出山遲，視陶彭澤又高一著矣。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貫之大藏，所以傳佛心印，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有，而貫大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且自著集序，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鴻寶集，莫離小乘經，所謂盜怕未入者耶。又觀迴文集云云，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予身後名，亦太孜孜矣。

自左元放蟬蛻之後，金丹九轉之妙不明，葛元之弟子鄭隱得其訣，元之從孫諱洪，乃加赤祖伏之鍊而師之，于是密訣再傳，按九域志，葛洪鍊丹之處，在天下者十有三，湖州烏程縣葛山者，其一也。山之上丹竈尙存，人傳風雨之夕，有大毬吞吐巖谷間，其徒以爲丹光，亦異矣。山之麓有普照觀，守者浩然，頗有道業，余嘗贈之四絕句云，螺髻殷遙炳方瞳，時著青裙拜本公，玉女投壺天爲笑，卻來檢校伴仙

翁。丹成誰羨伯陽山。白犬騰空恐傷傳。未似其師得丹訣。火毬吞吐葛山前。蟠桃入手亦艱勤。正一門中近策勳。未說題昇王長在。鵠鴨衣鉢已輸君。術得陰符虎口嚴。素書添軸玉函緘。君方福筆書盈篋。已有飛來靑鳥銜。山之下號靑村。蓋仙翁手蒔黃精。取以壽其鄉里者。故以名云。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鉢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間。盜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于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游戲那知我獨全。應迹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嫌蛤蚌存。此話須逢老摩詰。間通無礙本無門。曾公袞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淸晉水。直通方廣古靈源。月沈濁水圓明在。蓮出汙泥實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多。今藏慈感寺。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中之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爲洛陽令。興之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頰顴者也。叅無名大師。爲華嚴疏主。談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故裴休爲其塔銘云。元和五年。授僧統印。歷九宗聖世。爲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燈錄。有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句。所造起詣。豈若前二澄觀市僉植福、算沙窮海者之比哉。又有曹溪別出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夫既有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師法嗣之言。似卽會稽之澄觀。然讀之無機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

白日昇天之說。上古無有也。老子爲道家之祖。未嘗言飛昇。後之學道者。稍知淸虛寡欲。則好事者必以白日上昇歸之。見于仙記者。抑何多耶。如淮南王安。漢史以爲自殺。而神仙傳以爲白日昇天。有雞犬天上、犬吠雲中之語。其妄乃爾。韓退之集。載謝自然詩曰。須臾自輕舉。飄若風中烟。人多以爲上昇。而不知自然爲魅所著也。故其末云。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群。鮑溶洛陽鍊師詩云。道士夜誦蕊珠經。白鶴下遶香煙聽。夜移經盡人上鶴。仙風吹入秋冥冥。雖一時褒揚鍊師之言。然亦豈儒者所當道哉。曾南豐稱洛詩淸約謹嚴。違理者少。觀此詩。于理似未醇。

唐張鍊師。不知何人。觀唐人贈其詩。若有譏誚。錢起云。仙侶披雲集。瓊杯遞嘯傾。同歡不可再。朝夕亦諧迎。劉禹錫云。金縷機中拋錦字。玉淸臺上著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其華山女之流乎。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天。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見于記傳。有放蟣得金、放龜得印者。其類甚多。遂使上機生無緣之慈。下士冀有因之果。皆流水長者子之慈意也。余居泛金溪上。暇日率同志登小舟。載魚鼈蝦蟹。命五比邱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捨之溪中。坐間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輒爲賦云。漁師竟日漁。水族作斤賣。小損使兒兒。滿載獲鱗介。鮭鯨未易辨。所得亦殊態。靑蛙盜公私。朱鯔爭小大。神龜尚負鉤。土負成粘塊。輪囷積文螺。郭索定

蒼蟹。浮沫相呴濡。自分煮鼎菜。豈知惻隱人。脫作江湖債。因呼小靑翰。收置舞澎湃。趺坐迅黑衣。號佛指淸瀨。綠飛流水縈。梵起魚山唄。傾盆帶寒藻。闊闊若于邁。然疑或依蒲。喜躍或失喝。快若鷹辟鞴。如囚破械。定非校人池。恐是餘不派。願汝藉佛力。永脫鉤網債。口腹聊爾耳。香餌莫遺愛。

韻語陽秋卷第十三

杜甫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則仇池者。必眞仙所舍之地。東坡在潁州。夢至一官府。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自後作詩。往往自稱仇池。如記取和詩三叠友。他年弭節過仇池。按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故老杜秦州雜詩。嘗曰。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逕章十六赴同谷郡。嘗曰。受詞太白腳。走馬仇池頭。是以歐陽仲醇父語人曰。嘗夢上帝命我爲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醇父亡。故東坡有詩云。死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松漠紀聞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其間。則致蛇虺之害。則知福地何處無之。白樂天之蓬萊山。王平甫之靈芝宮。歐永叔之神淸洞。皆有詩章以紀其異。其亦仇池、長白之類歟。

王仲致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而老杜仇池詩。乃謂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耶。

史記蒙恬傳云。秦并天下。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築長城。延袤萬餘里。酈道元水經注。亦云。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東暨遼海。西竝陰山。凡萬餘里。而魏陳琳作飲馬長城窟行。乃云。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王翰古長城吟云。窮黷強兵二十年。斂怨與徭九千里。何耶。

汝人多苦瘦。故歐陽汝瘿詩云。傴婦垂瓮盎。嬌嬰包卵殼。無由辨有頸。有類龜縮殼。梅聖俞詩云。或如鱉

睛滿.或若嬰喉鼓.女態高掩襟.男衣闊裁領.東坡量移汝州詩云.傴領先裁蓋癭衣.又云.汝陽甕盎吾何恥.得直汝州葉縣詩亦云.癭民見我亦悠悠.余嘗侍先人知汝州.見州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牽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癭.夾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甘甲于二浙者.以有錫也.則老兵之言不妄矣.

曹操入荊州.孫權遣周瑜與劉備併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曹公軍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大敗.蓋謂鄂州蒲圻縣赤壁也.黃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戰之地.東坡嘗作賦曰.西望夏口.東望武昌.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蓋亦疑之矣.故作長短句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謂之人道是.則心知其非矣.韓子蒼知黃州日.聞賊起旁郡.有詩云.齊安戍畔山危立.赤壁磯頭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瞞走.小偷何敢下廬洲.遂直以齊安赤壁爲周瑜所戰之地.豈非因東坡之語耶.

俗言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言揚州天下之樂國.如韋應物詩云.雄藩鎮楚郊.地勢鬱岧嶢.嚴城動寒角.晚騎踏霜橋.杜牧云.秋風放螢苑.春草鬭雞臺.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等句.猶未足以盡揚州之美.至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則是戀嬉此境.生死以之者也.隋煬帝不顧天下之重.千乘萬騎.錦纜牙檣.來遊此都.竟瘞骨于雷塘之下.其所謂禪智山光好墓田者耶.

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爲多.如謝靈運云.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鄭谷云.潮來無別浦.水落見他山.張祜云.青壁遠光凌鳥嶺.碧湖深影鑑人寒.錢起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木色入秋窗.之類.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詞人客子.于解鞍繫纜.頃刻所見.爾城中之景.唯白樂天所賦最多.所謂湖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大屋簷多裝鴈齒.小航船亦畫龍頭.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至今尙有可考.

荊州者.上流之重鎮.詩人賦詠多矣.韓退之云.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言氣候之不正.劉夢得云.渚宮楊柳暗.麥城朝雉飛.言城郭之荒涼.張說云.旃裘笑地盡.鷃鳶楚言多.言蠻夷之與雜.張九齡云.枕席夷三峽.關梁豁五湖.言道路之四達.若其邑屋之繁富.山川之秀美.則罕有言之者.蓋自秦并楚之後.宮室盡爲禾黍.未易興復.而況秦楚之後.代代爲百戰爭奪之場耶.故東坡渚宮詩.備言楚王宮室之盛.而繼之以秦兵西來取鍾虡.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唯有深竹藏狐狸之句.

灩水軍有眞君泉.在軍治圃中.東坡嘗題字于石欄.又作長短句.所謂勸客塵埃何處洗.眞君堂下寒泉水.是也.又有監家井.亦佳絕.二水清甘無比.嘗以惠山泉比試.而惠泉翻不及.余隨侍文康公僑寓此軍二年.每日烹茶.更用二水.遂擯惠泉不用.信知陸鴻漸茶經、張又新水記.皆虛語耳.山谷省中烹茶詩云.閤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簾定誤書.亦謂此也.歐公再至汝陰詩云.水味甘于大明井.則知天下甘泉.不爲陸、張所錄者.何可勝數哉.

白樂天九江春望詩云.鑪烟豈異終南色.盆草寧殊渭北春.蓋不忘蔡渡僑居也.老杜偶題云.故山迷白閣.秋水憶黃陂.蓋不忘秦中舊居也.東坡橫翠閣詩云.已見西湖懷綢錦.更看橫翠憶峨眉.殆亦此意.

蘇東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歸蜀.懷歸之心.屢見于篇詠.東坡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擬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送程六表弟詩云.遊君寄謝江東叟.念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子由汝南遷居詩云.病弟著著已迭.思歸未成歸.初得南園云.千里故園魂夢裏.百年生事寂寥中.及子由潁濱買宅.東坡和其詩云.劍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歸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則二蘇未嘗一日不懷歸也.嘉祐丙申歲.老蘇在京師.乃有脈蜀之意.嘗有意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而居.故爲詩曰.岷山之陽土如肥.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是時鄉人陳景回自蜀居蔡.故以是詩告之.則是二蘇欲歸蜀而老蘇欲出蜀也.厥後.老蘇葬于蜀.而治命指其墓傍庚壬地.爲二子之藏.而二子終不得歸焉.信知人事不可期也.歐陽永叔居官之日多.然志未嘗一日不在潁也.下直詩云.終當自架柴車去.獨結茆廬潁水西.齋宮偶書云.誰爲寄聲清潁客.此生終不負漁竿.皇回行三公云.買地淮山北.垂竿潁水東.秋懷詩云.鹿車終自駕.歸去潁東田.送職方云.三年解紱來歸日.吾已先耕潁水頭.書懷云.潁水多年已結廬.白首歸來一鹿車.表海亭云.潁田二頃春蕪沒.安得柴車自駕還.青州書事云.君思天地不遮物.歸去行歌潁水傍.謝石秘新簟詩云.終當卷簟攜桃去.築室買田清潁尾.清明日詩云.有田清潁間.何可事染麻.安得一黃犢.幅巾駕柴車.送祖擇之云.待君今日我何爲.手把鉏犁汝陰叟.歸田樂云.我已買田清潁上.更欲臨流作釣磯.觀其思歸之意.重復如是.豈懷祿固位者哉.老杜云.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此永叔志也.

晉孝武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故今人皆以佛寺爲精舍.殊不知精舍者.乃儒者教授生徒之處.後漢包咸、檀敷、劉淑、傳.皆有立精舍教授生徒之文.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曰.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皆靈運所居之境.非佛寺也.故李善注云.精舍者.今讀書齋是也.葉少蘊所居.號石林精舍.蓋用此義.

白樂天所至處.必築居.在渭上有蔡渡之居.在江州有草堂之居.在長安有新昌之居.在洛中有履道之居.皆有詩以紀勝.故其自謂云.余自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所謂君子之居.一日必葺者耶.

梅聖俞寄題歐公醉翁亭詩云.日暮使君歸.野老紛紛至.但留山鳥啼.與伴松間吹.借問結廬何.使君游息地.借問醉者何.使君聞適意.借問鐫者何.使君自爲記.全體歐公醉翁亭記而作.余謂滁之山水.得歐文而愈光.歐公之文.得梅擬而愈重.

晉謝安居金陵之冶城.迨廢.李太白嘗登臨其上.賦詩云.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梧桐識佳木.蕙草留芳根.後爲王荊公之居.公爲詩曰.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

隨公。至于敍其所居草木。則又有詩云。千枚孫𡣕陽。萬本母淇澳。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蔌。跳鱗出重錦。舞羽躓輕玉。此等句。益可以想像其林樹之盛。今復爲瓦礫之場矣。可勝嘆哉。

韓文公宦游四方。險阻艱難。莫甚于登華山。泛洞庭之時。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㵝拳局。梯飈颭伶俜。贈張十一詩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雞犬斷四聽。糧絕誰與謀。觀此尙可寒心也。

韋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贈李儋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二詩意頗相類。然應物未曉所謂非因非緣。亦非自然者。

皇祐三年。荊公倅舒。與道人文銳、弟安國、遊石牛洞。覽李習之題字。聽泉而歸。故有詩曰。水泠泠而化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而空歸。元豐間。侍直嘗至其處。亦題詩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蓋効其作也。晁無咎續楚詞。載荊公詞以謂二十四言具六藝羣言之遺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未曉其說也。

烟霞泉石。隱遁者得之。宦游而癖此者。鮮矣。謝靈運爲永嘉。謝元暉爲宣城。境中佳處。雙旌五馬。游歷殆遍。詩章吟詠甚多。然終不若隱遁者藜杖芒鞋之爲適也。元暉敬亭山詩云。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板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叶滄洲趣。自謂兩得之者。其後又有鼓吹登山之曲。且松下喝道。李商隱猶謂之殺風景。而況于鼓吹乎。韋應物、歐永叔、皆作滁州太守。應物遊瑯琊山。則曰。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永叔則不然。遊石子澗詩云。麏麚魚鳥莫驚怪。太守不將車騎來。又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靑林間。遊山當如是也。

虞巡之事遠矣。後世莫能知其詩也。若周穆王者。勞民費財。從事于八荒之遠。豈人君之美事乎。顏延年應詔觀瀾詩。乃云。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賢。侍遊曲阿詩又云。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是開人君遊豫流亡之心。非所謂告以善道者也。

扈從明皇幸出雀鼠谷。張說作詩。和者甚衆。皆不若王邱之作爲工。如花縟前茅使。霜嚴後殿戈。戍鑾開晉嶺。江旗入汾河。北土分堯俗。南風動舜歌之句。未有及之者。唐朝推燕許。而王邱不以詩名。觀燕許之作。愧于邱多矣。至王光庭言塞隨汾谷盡。春逐晉郊來。而趙冬曦復云。塞依汾谷去。春入晉郊來。更相剽竊如此。又不足論也。

徐凝瀑布詩云。千古猶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靑山色。或謂樂天有賽不得之語。獨未見李白詩耳。李白望廬山瀑布詩云。飛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銀河落九天。故東坡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詩。以余觀之。銀河一派。猶涉比類。未若白前篇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鑿空道出。爲可喜也。

張又新品天下廿泉。以常州惠山泉爲第二。東坡謂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荊門軍亦有惠泉。李德裕有詩題于泉上云。茲泉由太潔。終不畜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貧。至今碑版存焉。小說載德裕在中書。置水遞。以取惠山泉。一僧指昊天觀井。謂與惠山水脈相通。辨之味同。遂停水遞。

其好水始成癖矣。荊門惠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聯句、怨可以況君心之句。而德裕乃直名曰惠泉。豈非思惠山泉不可得。求其似者而強名之歟。然德裕嘗令所親。取楊子江中泠水。北人醉忘反汲石城水以紿之。德裕能辨其非是。審爾。其可以蒙泉爲惠泉而自欺乎。

元次山結屋浯溪之上。有三吾焉。因水而吾之。則曰浯溪。因丘而吾之。則曰㾠亭。因石而吾之。則曰峿臺。蓋取我所獨有之義。故自爲銘曰。命之曰吾。旌吾獨有。嗟次山何其不達之甚耶。且身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生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和。性命非我有。是天地之委順。孫子非我有。是天地之委蛻。而次山乃區區然認山州叢薄之微。惑其靈臺。認爲我有。抑可哀也已。莊子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次山儻知此乎。司馬溫公有園名獨樂。嘗爲記云。叟之所樂者。寂寞固陋。皆衆所鄙笑。雖推以予人。人且不取。安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豈能專我。故東坡爲賦詩云。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惟溫公獨有之道。蘊于胸中。故東坡獨樂之章。形于筆下。與次山所見。殆霄壤矣。

空同山。汝州、岷州、俱有之。老杜送高適書記。赴武威詩云。空同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又以詩寄之云。主將收才子。空同足凱歌。皆謂岷州之空同也。杜乃用之于武威之詩。何哉。蓋武威唐爲涼州都督府。于岷州俱隸隴右道。則送適詩雖及之無傷也。莊子載黃帝見廣成子于空同之上。史記亦載黃帝西至于空同。成元英疏莊子。謂在京西北界。則是以爲汝州之空同。韋昭注史記。乃謂在隴右。則是以爲岷州之空同。將孰信耶。余謂莊生述黃帝問道。又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其地皆與汝州接。則是汝州空同無疑矣。余嘗至汝。登茲山而訪遺迹。有所謂廣成澤者。有所謂廣成城者。有所謂廣成廟者。宣和間太守林時敷嘗以是奏請建道觀。詔從之。其考之詳矣。寰宇記又載涇州保定縣。有笄頭山。一名空同山。亦以爲黃帝問道之地。益無的據。而盧正授爾雅之說。謂北戴斗極爲空同。其地遠華夏之君所不到。此又荒忽怪誕之言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四

本朝書。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于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禮王 諱識 書。其變體出于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過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爲至于此。亦難矣。東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未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嘗效其作。至于筆挽萬鈞。沈著痛快處。遜法豈能盡耶。

東坡詩云。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如此等句。似非知元章書者。晚年尺牘中語。乃不然。所謂嶺海八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逸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又云。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所謂畫地爲餅未必似者。其知元章不盡者歟。

王摩詰自謂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故竇蒙所著畫拾遺。稱之云。詩合國風。公幹之能。畫關山水。子華之聖。加以心融物外。道契元微。則其用筆清潤秀整。豈他人之可彷哉。余在毗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絹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云。維嘗見孟公吟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曰。掛席數千里。名山多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余因美其風調。至所舍。圖于素軸。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昔周王得駿馬。山谷七人獻神馬八匹。葉公好假龍。庭下見真龍一頭。顏太師好奧與郭

山人圖贈金陵大李洪曹好古篆。居士贈玉筋字。此四者。得非氣合不召而至焉。中國生藉任杞王府戶曹。任廣州司馬。金陵崔中字子向。家有古今圖畫一百餘軸。其石上蒂僧、巖中二隱、西方無量壽佛。天下第一。余有王右丞畫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并其記。此亦謂之一絕。故贈焉。以裨中國生第府之闕。唐正元年正月二十有一日誌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歲。余爲尚書郎。在京師。客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丞襄陽圖。尋訪之。已爲人取去。他日有吳僧楚南挈圖而至。問其所來。即浚儀橋之本也。雖練軸瘏古。尚可窺覽。觀右丞筆迹。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紗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復觀陸文學題記。辭翰奇絕。金陵之前史遺事。中國生彼何人斯。按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遊長安。右丞傾蓋延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己。不能薦于天子。因坎坷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予頃在金城。亦曾見一圖。蓋傳寫之本。所題詩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之句。今真本即無。故事存焉。以遺來者。孟冬十有一日南譙張洎題。潤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余謂曰。此俗工摹本也。張洎謂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爾。徐觀其題識三箱字皆一體。魯魚之誤尤多。信非維筆。潤夫然之。因以題識書于此。

韓幹畫馬妙絕一時。杜子美嘗贊之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騕褭清新。此畫與贊。舊藏李後主家。其後李伯時得之。則馬四足已敗爛。伯時題之云。此馬雖無追風奔電之足。然甚有生氣。因自作四足以補之。遂爲伯時家畫譜中第一。一日出以示王公明之祖。祖甚愛之。時祖有商鼎。亦甚珍惜。王曰。如能以韓畫相易。不敢靳也。于是贈商鼎而得其畫。今見藏公明家。余塔洗子直嘗見極愛之。爲余言此。余因作六言四句云。潤足俄然脖足。騣蹄那害全蹄。還解追風奔電。不妨一蹴樛溪。後見張文潛集。有蕭朝散韓幹馬圖亡後足詩。殆與此相類。豈幹之畫馬。尤妙于足。天工勅六丁雷電下取將耶。

張長史以醉故。草書入神。老杜所謂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是也。許道甯以醉故。畫入神。山谷所謂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磨松烟。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崩山不停手。是也。大抵書畫貴胸中無滯。小有拘。則所謂神氣者逝矣。鍾王顧陸不假之酒而能神者。上機之士也。如張許輩。非酒安能神哉。

祕省古今名畫。殆充棟宇。余在省歲久。與同舍郎日取數軸評徹。殆有昭肉之味。如所用絹素。凡涉名筆。必密緻緊厚。蓋慮其易敗也。老杜戲韋偃爲雙松歌云。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請君放筆爲直幹。則假筆之妙。非好東絹不與也。米元章畫史云。古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捶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粗便謂不唐。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尤易渝也。

魯直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又嘗云。遺教經或云羲之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然清新方重。度越廟子婁數等。則是小字中。樂毅論爲冠絕也。米氏書畫史云。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

48B

天下珍之。內書誤兩字。以雌黃塗定。世無此本。余于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唐明皇使韓幹師陳閎畫馬。及畫成。明皇怪不與閎同。幹奏曰。臣之師。卽陛下內廄馬也。上異之。其後盡入神品。按老杜丹靑引贈曹霸云。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則幹之師乃曹霸爾。孰謂師內廄馬便能盡毫端之妙乎。

世傳職貢圖。乃閻立本所畫。東坡作詩。亦云本筆。所謂音容猙獰服奇厖。橫絕嶺海逾濤瀧。珍禽瑰產爭牽杠。名王解辮卻蓋幢。是也。按朱景元畫錄。謂職貢圖乃其弟立德所作。立本所畫者諸國王粉本爾。

薛稷不特以書名。而畫亦居神品。老杜所謂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靑蓮界。書入金膀懸。是也。杜又有薛少保畫鶴一篇。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靑田眞。是也。余謂陸探微作一筆畫。皆得張伯英草書訣。張僧繇點曳所拂。實得衛夫人筆陣圖訣。吳道子又授筆法于張長史。信書畫用筆同一三昧。薛稷書法。媲行褚河南。而丹靑之妙。乃復如詩。當是得法三昧中流出也。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閶闔生長風。此老杜贈曹將軍詩也。張彥遠畫記。乃云曹霸仕至太府寺丞。杜甫嘗贈之歌。明皇御廄有馬名玉花驄。紹金圖之誤矣。又南齊謝赫作古畫品錄云。曹弗興之迹。殆莫復傳。惟秘閣之內一龍而已。而裴孝源公私錄畫。乃有曹弗興畫二卷。謂九州名山圖、秦皇東遊圖。如此將孰信耶。

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爲主爾。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去非作墨梅詩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工成秋兎毫。意得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後之鑑畫者。如得九方皋相馬法。則善矣。

自古畫維摩詰者多矣。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子、皆筆法奇古。然不若顧長康之神妙。故老杜送許八歸江寧詩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言長康畫維摩詰在瓦棺寺也。維摩詰號金粟如來。虎頭者。長康小字也。而釋者乃謂虎頭爲維摩相。金粟者。釋有金粟。豈不謬哉。江寧瓦棺寺。建康府城之西南。今戒壇寺。卽遺基也。按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士大夫捐金帛。未有過十萬者。長康素貧。遂鳴剎注百萬。人皆疑之。已而于北殿畫維摩像一軀。與戴安道所爲文殊對峙。佛光照耀。觀者如堵。遂得錢百萬。則虎頭筆蹟。爲當時所宗重。可知矣。洎更兵火。壁旣不存。而畫亦不可得見。近歲京口都梁與來爲建康總領。首詢維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答。因語之曰。某守南雄。嘗有人示石碣云。唐會昌中。杜牧嘗寄瓦棺維摩摹本于陳穎。張彥遠刻于郡齋。其因求陳穎之本。又刻于南雄。尙有畫本在篋笥。嘗以付老宜刻之戒壇。庶幾舊物復歸。而觀者皆知顧筆神妙如此。亦可以爲戒壇之異事。僧乃刻之。

顏平原書妙天下。迹其所自。雖授法于其舅商仲容。然究其妙處。得于張顛爲多。余家藏舊數碑。皆用筆

滂勁而剛方之氣。如其爲人。眞山谷所謂筆法錐沙屋漏。心期曉日秋霜者耶。

漢張芝嘗自品其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故世之言惡札者。必曰羅趙。東坡贈孫莘老詩云。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衒書。譏莘老書不工也。羅謂羅暉。趙謂趙襲。按張彥遠法書要錄云。襲與暉竝以能草見重關西。矜巧自衒。衆頗惑之。則謂之惡札。亦冤矣。

竇泉作述書賦于前。而竇永作述書賦于後。凡能書之士。殆無遺矣。永稱其兄泉書云。包雜體。冠衆賢。手運目擬。瞬息彌年。而泉亦稱永云。翰思師張王。文章凌班馬。詞藻雄贍。草隸精深。後永亡。泉有詩云。季江留被在。子敬與琴亡。其傷之深矣。若二人者。游藝絕倫。友愛尤篤。眞難兄難弟哉。米芾書畫史載晉庾翼眞跡在張齊賢孫直淸家。古黃麻紙。全幅上有竇泉審定印。則知泉精鑑博識從矣。

韓退之云。凡爲文詞。宜略識字。遂從歸登學科斗書。則知留意字學者。當以識字爲本也。顏魯公書蹟冠當代。有干祿字書行于世者。提學書者不識字爾。退之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豈非貶之之辭耶。又按擇木以八分受知于明皇。同嘗與蔡有鄰、顧文學竝直供侍。故老杜有分日示諸王。鈎深法更秘之語。而謂之不識字可乎。以是二說校之。則阿買非擇木明矣。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本自臨搨。臨竟。併與臨本、眞本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二王書跋尾則云。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眞擬聖旨。又云。巧偸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亦有戲贈云。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余謂人之嗜好就著乃至于此。元章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歉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幷。今日投卞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此詩亦可以警嗜好于書畫者。

左傳云。周成王蒐于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于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記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鴈。方邵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據乎。歐永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亦有詩云。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偶自安碓牀。以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遺篆猶在旁。以臼易臼庸何傷。神物會各居一方。此與延平寶劍何異哉。

東坡評張顛、懷素草書云。張顛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有如市倡抹靑紅。卑之甚矣。至評六觀老人草書則云。心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蒼鼠奮髯飲松腴。剡溪玉版開雪膚。夏雲天飛萬人呼。草作蓋擬楊氏姝。則知坡之所喜者。貴于自然。雕鐫而成者。非所貴也。然張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神俊。懷素自言。吾觀夏雲多奇峯。輒師之。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勢。草書亦當爾。則二人筆法。固亦出于自然。而坡去取之異如此。何耶。李頎贈顛詩云。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知顛又精于隸書。錢起贈素詩曰。妙盡伯英書。能翻梵王字。則知素又精于梵字。范舍人亦能梵字。故王維贈詩云。梵詞共許勝楊馬。梵字何人辨魯魚。此世人識梵字者少也。

韓擇木作八分書。師蔡邕法。風流閒媚。號伯喈中興。蔡有鄰亦善八分。北始拙弱。至天寶遂精。故杜子美贈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又有送顧八分適洪吉州詩。亦引二人者以比顧。所謂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三人竝八直。恩澤各不二。是也。明皇八分師擇木。嘗于彩牋上書以賜張說。

僧惠崇善爲寒汀烟渚蕭灑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小景。畫家多喜之。故舒王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橫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舒王詩云。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沙平水闊西江浦。鳧雁靜立將儔侶。皆謂其工小景也。

王荊公題燕侍郎山水詩。有燕公侍御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之句。故燕畫之在世者甚鮮。學士院亦有燕侍郎畫圖。荊公有一絕云。六幅生綃四五峯。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干里。遙望鍾山與此同。張天覺有詩跋其後云。相君開卷憶江東。夢繞鍾山與此同。今日還爲一居士。翛然身在畫圖中。

余時隨　先文康公至汝州。嘗至龍興寺。觀吳道子畫兩壁。一壁作維摩示寂。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成道。筆法奇絕。壁用黃沙搗泥爲之。其堅如鐵。然士人不知愛重。宣和間。先公到官。始命修整。置關鎖。納匙于郡治。後劉元忠傳得東坡寄子由詩。方知子由曾施百緡。所謂似聞遺墨留汝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雲捲秋霽。是也。坡集載鳳翔普門開元吳畫詩。所謂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當是時釋迦涅槃相爾。恨不得一見之。

韻語陽秋卷第十五

霓裳羽衣舞。始于開元。盛于天寶。今寂不傳矣。白樂天作歌答元微之云。蘇州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想其千姿萬狀。綠兆音聲。具載于長歌。按歌而譜可傳也。今元集不載此。惜哉。賴有白詩可見一二耳。虹裳霞帔步搖冠。細瓔纍纍珮珊珊者。言所飾之服也。又曰。散序六奏未動衣、中序擘騞初入拍。繁音急節十二徧。唳鶴曲終長引聲。言所奏之曲也。而唐會要謂破陣樂、赤白李桃花、望瀛、霓裳羽衣。總名法曲。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徧。散序無拍。曲終亦長引聲。若樂奏望瀛。亦可髣髴其遺意也。又曰。君言此舞難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言所用之人也。然所用之人、未詳其數。若曰玉鉤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則疑用一人。若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則又疑用一人。然明皇每用楊太眞舞。故長恨歌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則當以一人爲正。鄭嵎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府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脗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之曲。沈存中云。霓裳曲用葉法善月中所聞爲散序。以楊敬述所進爲其腔。未知所據也。又謂霓裳乃道調法曲。若以爲道調。則誤矣。樂天高陽觀夜奏霓裳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則霓裳用商調。非道調明矣。厥後文人往往指霓裳爲亡國之音。故杜牧詩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明皇雜錄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而龜年恩遇尤盛。自祿山之亂。散亡無幾。老杜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白樂天云。白頭病叟泣而言。祿山未亂入梨園。歔欷未足燕寇至。萬人死盡一身存。又有梨園弟子詩云。白頭垂淚話梨園。五十年前雨露恩。莫問華清今日事。滿山紅葉鎖宮門。讀之可爲悽愴。

昔生作文。務強此弱彼。謂之尊題。至于品藻高下。亦略存公論可也。白樂天在江州聞商婦琵琶。則曰。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在巴峽聞琵琶云。絃清撥剌語錚錚。背卻殘燈就月明。賴是無心惆悵事。不然爭奈子絃聲。至其後作霓裳羽衣歌。乃曰。湓城但聽山魈語。巴峽惟聞杜鵑哭。豈作贊作佞。何至如此之甚乎。韓退之美石鼓之篆。至有羲之俗書趁姿媚之語。亦強此弱彼之過也。

許渾韶州夜讌詩云。鸜鵒未知狂客舞。鷓鴣先聽美人歌。聽歌鷓鴣詞云。南國多情多豔詞。鷓鴣清怨遶梁飛。又有聽吹鷓鴣一絕。知其爲當時新聲。而未知其所以。及觀李白詩云。客有桂陽至。能吟山鷓鴣。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鄭谷亦有佳人才唱翠眉低之句。而繼之以相呼相應湘江闊。則知鷓鴣曲。效鷓鴣之聲。故能使鳥相呼矣。

劉夢得竹枝九篇。其一云。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其一云。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其一云。城西門前灩澦堆。年年波浪不能摧。又言昭君坊、瀼西春之類。皆夔州事。乃夢得爲夔州刺史時所作。而史稱夢得爲武陵司馬作竹枝詞。誤矣。郭茂倩樂府詩集。言唐正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辭九章。則茂倩亦以爲武陵所作。皆是從史所書也。

王維因鼓鬱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畫思入神。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以爲天機所到。而集中無畫詩。豈非藝成而下。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娛貴主。以畫而恥以畫師自名。不欲言耶。

張衡作南都賦云。怨西荊之折盤。李善云。即楚舞也。折盤。舞貌。余謂盤有兩義。亦有盤舞也。張衡七盤舞賦云。歷七盤而縱躡。鮑昭詩云。七盤起長袖。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宋書樂志曰。盤舞。漢曲也。漢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言接杯盤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凡此者。皆謂用盤而舞。非盤旋之義。

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擧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王建云。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云。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翻翻鶴翎散。則白紵。舞衣也。王建云。新換霓裳月色裙。霓裳羽衣舞。亦用白耶。柘枝舞起于南蠻諸國。而盛于李唐。傳于今者。尚其遺製也。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羅衫聳細腰。言皆招之以鼓。張承祜云。白雪慢回拋舊態。黃鸝嬌囀唱新詞。言當雜之以歌。今制亦爾。而鄭在德詩云。二敲畫鼓聲催急。一朵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襄。小娥雙起鬭霓裳。則所用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一女童。帽施金鈴。鈴轉有聲。其來也。于二蓮花中。藏花拆而後見。當以二人爲正。今或用五人。與古小異矣。

鳳將雛曲。吳兢樂府題要云。漢世樂曲名也。而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無此詞。獨通典載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及言鳳將雛。張正見置酒高殿上云。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云。鳳兮歸故鄉。四海求其凰之義。則此曲其來久矣。按晉書樂志。吳聲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此三曲自漢至梁有歌。今不傳矣。故東坡寄劉孝叔詩云。平生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言古有名而今無譜也。岑參蓋將軍歌云。美人一雙閑且都。朱唇翠眉映明鑪。清歌一曲世所無。今日喜聞鳳將雛。非謂歌鳳將雛也。但取世所無之義爾。

文選載石季倫昭君辭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昭君亦然。則馬上彈琵琶。非昭君自彈也。故孟浩然涼州詞云。故地迢迢三萬里。那堪馬上送明君。而東坡古纏頭曲乃云。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梅聖俞明妃曲亦云。月下琵琶旋製聲。手彈心苦誰知得。則皆以爲昭君自彈琵琶。豈別有所據耶。

歐永叔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云。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雖然可愛眉目秀。無奈長飢頭頸縮。梅聖俞和篇亦云。不肯那錢買珠翠。任從堆插階前菊。功曹時借乃許出。他日求官龜殼縮。亦可以想見風采矣。永叔倒殘壺酒于箱筥。間得枯魚強飲疾。醉之時。亦有小婢鳴絃佐酒。所謂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丫。軋軋鳴雙絃。正如轆嘔啞。議者謂亦與楊家嬌兒不遠。余謂永叔作此詩時。已爲內翰。觀其所作長短句。皆富豔語。不應當此以汙尊俎。永叔特自謙之辭爾。梅聖俞嘗和其詩云。公家八九姝。鬢髮如盤鵶。朱脣白玉膚。參年始破瓜。則永叔所言赤脚者。非誠語無疑矣。

唐明皇酷好羯鼓。汝陽王璡精于其事。明皇喜之。屢自賞賚。東坡所謂汝陽眞天人。破帽插紅槿。纏頭三百萬。不買一笑哂。是也。杜甫嘗以詩二十韻贈之。有云。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則當時恩寵之盛可知矣。甫常有詩稱之曰。筆飛鸞聳立。章能鳳鶱騰。美其書翰之妙也。又稱之曰。箭上飛鞚內。上又回翠麟。美其射御之精也。則其可喜處。豈特羯鼓而已哉。

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十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咸。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爲名。而咸傳乃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促絃聒醉驚客起。圓璧庚庚有橫理。閉門三月傳國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爲仲容所作。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耶。又有所謂五絃者。唐書樂志云。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搊琵琶。則五絃之製。亦出于琵琶也。樂天有五絃彈詩云。趙璧知君入骨愛。五絃一一爲君調。又云。唯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聲。想其搊彈之妙。冠古絕今。人未易企及也。嘗觀國史補云。人問璧彈五絃之術。璧曰。吾之于五絃也。始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其莊周所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乎。韋應物云。古刀幽磬初相觸。千珠貫斷落寒玉。張祜云。小小月輪中。斜抽半袖紅。元稹云。促節頻催漸繁撥。珠幢斗絕金鈴掉。亦可見五絃聲韻製作之勞歸矣。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豈若後世務爲哇淫綺靡之音哉。楊惲云。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

女也.雅善鼓瑟.韓愈曰.已令儒人戛鳴瑟.更遣稚子傳清杯.杜甫云.何時醉賞金錢會.爛醉佳人錦瑟旁.是皆作于婦人之手.而用于酒酣之時.已非朱弦疏越之意矣.錢起爲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鮑溶云.絲減悲不減.器新聲更古.一絃有餘哀.何況二十五.二公之詠.于一唱三嘆之旨幾矣.善哉白樂天之論也.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疏越清廟歌.一彈一曲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絃人不撫.自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知五.

彈絲之法.妙在左手.脫右優而左劣.亦何足論乎.嘗觀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有裴興奴長于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有左手.蓋攏撚在左手也.綱劣于左手.則琵琶之妙處逝矣.白樂天有聽彈琵琶示重蓮詩云.誰能截此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惜乎樂天未知截興妙手之妙也.

自周陳以上.鄭聲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工部雅樂八十四調.而俗樂止于二十八.琵琶非古雅樂也.而元微之之詩.乃云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何耶.按賀懷智琵琶譜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黃鐘、太簇、林鐘.宮聲彈不出.則微之之言信矣.然琵琶用于今者.止于二十八調.豈唐琵琶曲聲與今不同耶.況存中云.懷智琵琶譜格調與今樂全不同.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樂法度.觀此.則存中亦有疑于其間.殊不知今之琵琶皆用俗樂調也.

後庭花.陳後主之所作也.主與倖臣合製歌辭.極于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故杜牧之詩云.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阿濫堆.唐明皇之所作也.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將其聲翻爲曲.左右皆能傳唱.故張祜詩云.紅葉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二君驕淫侈靡.耽嗜歌曲.以至于亡亂.世代雖異.聲音猶存.故詩人懷古.皆有猶唱猶吹之句.嗚呼.聲音之入人深矣.

白樂天云.河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得免.白樂天爲詩曰.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調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張祜張祜集載.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侍左右.上目之曰.若當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復曰.妾嘗藝歌.願歌一曲.上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尙溫.而腸已絕.則是河滿子眞能斷人腸者.祜爲詩云.偶因歌態詠嬌頻.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又有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之詠.一稱十二春.一稱二十年.未知孰是也.杜牧之有酬祜長句.其末句云.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言祜詩名如此.而惜其未遇也.元微之嘗于張湖南座.爲唐有熊作河滿子歌云.梨園弟子奏明皇.一唱承恩羈網緩.使將河滿爲曲名.鄭譜親題□□篆.魚家入內本領絕.葉氏有年聲氣短.又敍製曲之因.與樂天之說同.

韻語陽秋卷第十六

老杜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詩故用何遜事.又意卻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白樂天詩多說別花.如紫薇花詩云.除卻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別花人.薔薇花詩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今好事之家.有奇花多矣.所謂別花人.未之見也.鮑溶作仙檀花詩.寄袁德師侍御.有欲求御史更分別之句.豈謂是耶.

白樂天作中書舍人.入直西省.對紫薇花而有詠曰.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後又云.紫薇花對紫薇翁.名目雖同.則此花之珍豔可知矣.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之不耐癢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尙爛漫.俗又謂之百日紅.唐人賦詠.未有及此二事者.本朝梅聖俞時注意此花.一詩贈韓子華.則曰.薄膚癢不勝輕爪.嫩幹生宜近禁廬.一詩贈王景彝.則曰.薄薄嫩膚搔鳥爪.離離碎葉翦城霞.然皆著不耐癢事.而未有及百日紅者.胡文恭在西掖前.亦有三詩.其一云.雅當翻藥地.繁極曝衣天.注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意.可見當時此花之盛.省中相傳咸

平中李昌武自別墅移植于此，晏元獻嘗作賦題于省中，所謂得自羊墅，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綠老，無當時之仲文是也。

杜子美居蜀累數年，吟詠殆徧，海棠奇豔，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谷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沾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荊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近于曾大父酬唱集中，有淩長陽一絕句，亦似有意，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本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荊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余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耳。皆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魯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蘂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僩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蘂得名，不應捨玉蘂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駿常有詩云，百蘤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記鐵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群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苑亦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翫，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皆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耳。

山海經云，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皆寶樹也。詩家用琪樹多矣，往往以爲仙樹，未易得見，故孫綽天台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顧防云，桂宮蹋冷鶴歸早，琪樹風清鸞去遲，武伯蒼云，琪樹年年玉蘂新，洞官長閉綵霞春，蔡隱邱詠琪樹詩云，山上天將近，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仙橋，是人間未必有此樹也。而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有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何耶。

後漢和帝紀，言南海舊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故東坡詩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而張九齡作荔枝賦序云，南海郡荔枝，北居瓌詭，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有知者，唯舍人劉侯知之，作賦以誇大，以爲甘旨之極，則是九齡乃創見也。議者謂楊妃酷好，安知非九齡有以啟之。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鴈飛不到桂陽嶺，馬走皆從林邑山，則當時征求之急，亦可見矣。

楚詞云，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瑤華，謂麻之華白也，詩載木桃、木李、椒、芍藥之類，皆相贈問之

物，所謂疏麻者，所以贈問離居也。謝靈運南樓遲客詩云，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何以慰離別。蓮嶺溪行云，握蘭徒勤摘，折麻心莫展。駱賓王思家詩云，旅行悲泛梗，離恨斷疏麻。錢起廻碉川詩云，折麻定延佇，乘月期相尋，皆用楚詞意，用于離居。至于起贈趙給事詩乃云，不惜瑤華報木桃，則是以瑤華爲玉誤矣。

東坡詩曰，魏花非老伴，盧橘鄙鄉人，又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則皆以盧橘爲枇杷也。彼徒見上林賦有盧橘夏熟之語，遂以爲枇杷，審爾，則夏熟之下，不當復有黃甘、枇杷、橪柿之品。然唐子西李氏山園記言有一物而爲二物者，知上林賦所謂盧橘夏熟，又言枇杷橪柿是也。若據子西言，則盧橘即枇杷矣。李白宮中行云，盧橘爲秦樹，許渾送表兄奉使南海云，盧橘花香拂釣磯，若以爲枇杷，則何獨秦中南海有耶。錢起送陸贄詩云，思親盧橘熟，用陸續懷橘事，則又以爲木奴，益無按據。

白樂天賦有木八章，其六章託弱柳、櫻桃、枳□、杜梨、野葛、水檉，以諷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如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自謂得其勢，無因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暫飄颻，疾風從東來，吹折不終朝，專又以諷附麗權勢者。其八章則曰，有木名牡桂，四時香馥馥，風影清如水，霜華冷如玉，獨占小山幽，不容凡鳥宿，重任雖太過，直心自不曲，縱非梁棟才，猶勝尋常木，蓋樂天自謂也。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閔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入伾文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于八木之中，而自比于桂，殆未爲過也。

酉陽雜俎言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不說牡丹，則隋朝花藥中所無也。然北齊楊子華在隋朝之前，乃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句，何耶。至唐則此花盛矣，柳子厚龍城錄載宋單父能種藝之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種花萬本，色樣各不同，信乎人力或能勝天工也。歐永叔洛陽牡丹圖詩云，當時絕品可數者，魏花窈窕姚黃妃，壽安細葉開尚少，朱砂玉版人未知，四十年間花百變，最後最好潛溪緋，自唐天寶至本朝熙豐間，三百餘年，宜其花種日盛，然見于圖者，九十種而已，豈能登萬樣之數哉。柳渾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皆激逐末之弊者也。

歐公在揚州，暑月會客，取荷花千朵，插畫盆中，圍繞坐席，又命坐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以酒，故答呂通判詩云，千頃芙蕖蓋水平，揚州太守舊多情，畫盆圍處花光合，紅袖傳來酒令行，然維揚芍藥妙天下，可以奴視荷花，而是時歐公不聞有芍藥勝會，何耶。東坡在東武，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剪芍藥盈瓶盎中，供佛外以供賞翫，不下七千餘朵，有白花獨出于衆花之上，圓如覆盂，因有兩寺裝盛寶瓔珞，一枝爭看玉盤盂之詠，惜乎歐公未知出此。

杜子美古柏行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乎，余謂詩意止言高大，不必以尺寸計也。時許覬王郊大夫竹詩示東坡，其一聯云，葉排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十條竹一箇葉也，若郊者，又何足以語詩乎。坡公云，人君王郊詩，若能忍誠爲難事，蓋謂此耳。

珍木奇卉．生于深山窮谷之中．不遇賞音．與凡木俱腐．好事者之所深惜也．唐招賢寺有山花．色紫氣香．穠麗可愛．以託根招提．偶赦于樵斧．固爲幸矣．而人莫有知其名者．白樂天一日過之．而標其名曰紫陽．于是天下識所謂紫陽花者．其珍如是也．豈不爲尤幸乎．樂天之詩曰．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香色艷膩．當時亦無有識之者．樂天又賦詩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挂高枝．雲埋人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嗚呼．抱道懷材之士．埋光鏟采于山林皋壤之間．如此花者多矣．求如樂天之賞鑒者．孰謂無其人乎．

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其所爲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故東坡亦有請君援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近見葉少蘊做楚人橘頌體．作梅頌一篇．以謂梅于窮冬凝嚴之中．犯霜雪而不慴．毅然與松柏並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鐵腸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爾．則惟鐵腸石心人．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矣．

文選海賦云．雲錦散文于沙汭之際．故謝靈運詩．有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之句．觀其語意．正言沙石五色．如雲錦被于岸爾．世見韓退之作曲江荷花行云．撐舟昆明度雲錦．遂謂退之以雲錦二字狀荷花．其實非也．謂之度雲錦．言舟行于五色沙石之際．豈謂荷花哉．

竹固多種．所謂桃枝竹者．叢生而節疏．亦謂之慈竹．言生不離本也．王勃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木爭盤．千株競糺者．梁簡文答獻簟啓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皆言桃枝竹也．若桃竹則異是矣．老杜桃竹杖引云．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玉．則其色正紫．今桃枝竹不然．東坡援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初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宋魏之間謂簟爲笙．方始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坡又云．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豈非以此竹爲簟耶．梅聖俞云．誰知廣文直．桃簟冷如冰．恐亦用此竹．

成都記．杜宇又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治郫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故老杜云．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又曰．古時杜鵑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博物志．稱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故老杜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老杜集中杜鵑詩行若干篇．嘗以杜鵑比當時之君．而以哺雛之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曾百鳥之不若也．最後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蓋說明皇蒙塵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舊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此紅．

元微之謫通州．白樂天有詩云．寅年籬下多逢虎．亥日沙頭始賣魚．後人有東南行云．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貙．張籍云．江村亥日長爲市．山谷亦有魚收亥日妻到市之句．

人之悲喜．雖本于心．然亦生于境．心無係累．則對境不變．悲喜何從而入乎．淵明見林木交蔭．時鳥變聲．則欣然有喜．人以爲達道．余謂尚未免著于境者．歐永叔先在滁陽．有啼鳥一篇．意謂緣巧舌之人謫官．而今反愛其聲．後考試崇政殿．又有啼鳥一篇．似反滁陽之詠．其曰．提胡盧．不用沽美酒．宮壺日賜

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雨來．煖日方催花亂發．末章云．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蓋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則對境之際．悲喜隨之爾．啼鳥之聲．夫豈有二哉．

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故白樂天亦有下飯腥鹹白小魚之句．余謂魚始二寸．已就烹．魚之窮也．寒士又從而食之．其窮抑甚．梅聖俞有琴高魚詩云．大魚人騎天上去．留得小鱗來按觴．又有刺口魚賦云．有魚針喙．形甚小．當乘春波來不少．取之一掬．不直銖秒．則白小之魚．尚爲丈人行也．

縮項鯿出襄陽．以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孟浩然云．魚藏縮項鯿．老杜云．漫釣槎頭縮項鯿．皆言縮項．而東坡乃謂一鉤歸釣縮頭鯿．或疑坡爲平側所牽乃爾．殊不知長腰粳米．縮頭鯿魚．楚人語也．

文房四譜載段成式以雲藍紙贈溫庭筠．有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謂鯉魚．三十六鱗．充使．謂寄書也．用文選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之義．沈存中筆談云．鯉魚當脊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二宋亦嘗用此而闡其說．元獻云．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景文云．君軒戀結蕭蕭鳥．尺素愁憑六六　．謂六六三十六也．

柳子厚有放鷓鴣詞．人徒知其不肯以生命供口腹．其仁如是也．余謂此詞．乃作于貶逐之時．有自悔前失之意．故前言銜媒得食不復顧．後言同類相呼莫相顧．媒與類．皆謂伾文也．

湖州上強精舍寺名．陳朝觀音．商仲容書寺額．三門高百尺．謂之三絕．又池有金鯽魚．數年一現．故白樂天詩．有唯有上強精舍寺．最堪遊處未曾遊之句．蓋爲此也．臨安六和寺．亦有金鯽池．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亦以其出有時．故竟日待之云爾．自子美之後四十年．東坡始遊茲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坡以謂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宜其壽若此．其語深有味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七

古今詩話.載杜少陵因見病瘧者曰.誦吾詩可療.令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瘧矣.其詩云.患瘧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攻戰.又云.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紅妝.子美于此時.何不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鑑于人而不鑑于己也.

山谷平生為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眼.欲載軒轅乞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論之詳矣.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病者苟能知此.其賢于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生牽于習氣.不能割愛于書冊.故為目害尤甚.唐張籍.好學業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能損讀之過.孟郊嘗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子咫尺不得見.不如閉口且養真.蓋非特傷籍.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

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于醫卜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而自託于此.豈是以病嬰之高乎.故荊公有詩傷之云.叔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勞精古人風.梅聖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與醫卜鄰.宋景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於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於以誇己.神以誣人.真名言哉.

退之云.腦脂遮眼臥壯士.大弱掛壁誰能彎.謂張籍也.杜牧之乞湖啓云.弟顗久病眼.醫者石公集云.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為內障.則籍之所苦.乃內障也.

凡物皆可占.非特蓍龜也.市中亦有聽聲而知禍福者.莫知其所自.余觀王建集有聽鏡詞云.重重摩抄嫁時鏡.夫壻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耶.大涅槃經云.不以爪鏡芝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則鏡能占卜.信矣.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于花譜.何哉.老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馨香倚釣磯.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宮樹.聲向白玉墀.高豔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也.是二子但知楸花色香韻勝.而未知其療病之工也.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于後圃.後人思之.改建鄭公堂于楸林之下.宣和間.立方先人知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廉訪使周詢來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為膏.傅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客使王偉來訪.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發背.腸胃可窺.百方不瘥.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傅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膈外.與楸葉膏相著.瘡遂瘥.功亦奇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故因言楸花之美而併及之.

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以五星法準之.則知退之以磨蝎為身宮.又云.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讙.則知太陰在磨蝎者.士得謗譽.東坡嘗援退之三星行之句.以謂僕以磨蝎為命.殆與退之同病.然觀東坡謝生日啓云.攝提正于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于南斗.更借嘉名.則自東坡亦磨蝎為身宮.而乃云磨蝎為命.豈非與命同宮乎.尋常算五星者.以謂命宮災福.不及身宮之重.東坡以身命同宮.故謗譽尤重于退之.賦黌坡而代言.犯鯨波而遠謫.退之之榮悴.未盡如是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所謂知命者.不為名利所汨.而能安時處順者也.後世貪求之士.不能自安分義.徒知金印艾綬之榮.而不知苟得為可恥.于是君平之肆.許負之廬.衣冠盈矣.劉夢得和口十郎中詩云.菱花照後容雖改.蓍草占來命已通.武伯蕃長安述懷詩云.聞說所生子孫在.何當一為問窮通.觀此又奚知孔子所謂命也哉.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達.一歸之命.可以使人杜奔競僭遏之患.蕭琛非辨命論.言人之禍福.一本之人事.可以使人起修身從善之心.二人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

古今人賦棊詩多矣.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者.鄭谷之詩也.腹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者.劉夢得之詩也.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者.歐陽烱之詩也.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獨愛荊公暇棊致遠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觑眼而穢.或羸行伺緊.或猛出追逃.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閑暇.或事先和變.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疊.或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境.欲并包總攝.或獻如告亡.或喜如獻捷.讙譁懣怖懼.兩批頰.可謂曲盡閑棊之態.非筆力可以回萬鈞.豈易至此.取退之南山詩讀之.殆可齊驅並駕也.王無功亦有圍棊長篇云.建關防易斷.茇眼捉難全.魚鱗

張九拒。鶴翅擁三遂等句。鋪敘類荊公。而其他句猥雜處尚衆。東坡白鶴觀四言詩云。小兒近道。剎味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夫忿貪欲于指顧。爭勝負于毫釐。業棊者之常情。而坡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儻然者矣。荊公亦有棊罷兩匳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之句。

魯直詩云。眼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又云。肉食傾人如出九。菜羹飯我等朝三。兩聯之意。雖不相遠。然似不若前之句無斧鑿痕也。漢書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劉德謂格五棊行以簺法。齊簺。沈文季善簺。其法用五子。沈存中筆談云。格五即今之蹙融。其法以己常有餘。而致敵人于險。酉陽雜俎亦云。于棊局中各用五子。共行一道。以角遲速。則格五也。簺也。蹙融也。名雖不同。其制一而已。彼蘇林以謂五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未知所據。出九亦賭博之法。詳見刑統。

子由煎茶詩云。煎茶舊法出西蜀。水聲火候猶能諳。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此茶之佳者也。又云。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鹽酪椒薑誇滿口。茶出南方。北人罕得佳品。以味不佳。故仍以他物煎之。陳後山茶詩云。愧無一縷破雙團。價下薑鹽柱肺肝。東坡和寄茶詩亦云。老妻稚子不知愛。一手已入薑鹽煎。若茶品自佳。雖以他物。適敗其味爾。茶性冷。鹽導入下經。非養生所宜。山谷謂寒中瘠氣。莫甚于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薛能鳥觜茶詩亦有鹽損添嘗戒。薑宜著更誇之句。則知以鹽煎茶。誠無益于養生也。

蒙恬造筆。博物志云。以狐狸毛為心。兔毛為副。心柱遒勁。鋒鋩調利。故難禿而易使。白樂天作雞距筆賦云。中山之明。視勁而俊。汝陰之翰。音勇而雄。雙美是合。兩投相同。不得兔毛。無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雞距。無以表入墨之功。蓋亦兼而用之也。近世作筆。專用兔毛。而好奇者或屏兔毛不用。更以他毫為之。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而王羲之、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錢穆父奉使高麗。得猩猩筆。甚珍之。嘗以分贈山谷。山谷所謂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是也。嶺表錄云。嶺外無兔。郡守偶得兔毫。令匠者作筆。匠者偶因醉遺墜。惶懼無以為計。遂以己鬚制之。反佳。其後遂戶料人鬚一合。此殆好事者說爾。

樗蒲用博齒五枚。如銀杏狀。各上黑下白。內取二黑刻為犢。其背刻為雉。故李翱五木經云。樗蒲五木黑白判。厥二作雉背作牛是也。以盧白雉犢四為王采。取其全。它八采為甿者。懲其敗也。按前史三擲三盧。如慕容寶五擲五盧。如李安人王思政之擲印為盧。劉裕之喝盧勝雉。皆以為前途富貴之先兆乎。云其應如響。亦可謂異矣。鄭谷詩云。能消永日是樗蒲。坑塹由來似宦途。兩擲未離梟擲內。坐中何惜為呼盧。然盧可呼而得。宦可倖而致乎。觀谷此言。似未知安時處順者。

傀儡之戲舊矣。自周穆王與盛姬觀偃師造倡于崑崙之道。其藝已能奪造化。通神明矣。晏元獻公嘗為傀儡賦云。外眩刻琱。內牽纏索。朱紫坌並。銀黃煜爚。生殺自古。榮枯在握者。可謂曲盡其態。李義山作宮妓一絕云。朱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鬬腰支。不須更看魚龍戲。終恐君王怒偃師。是以觀倡不如觀舞也。然唐明皇好舞霓裳。以至于亂。杜牧所謂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是也。漢高祖白

登之圍。以刻木為美人而圍解。樂錄謂即今之傀儡。則是舞或亂唐。而刻木或可以興漢。義山之詩謬矣。

楚詞云。菎蔽象棊。有六博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王逸謂投六箸。行六棊。故謂之六博。言以菎蕗作箸。象牙為棊也。而楚詞補注。乃引列子擊博樓上。謂擊打也。如今之雙陸棊也。余謂雙陸之制。初不用棊。但以黑白小棒槌每邊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兩隻擲之。依點數行。因有客主相擊之法。故趙摶雙陸詩云。紫牙鏤合方如斗。二十四星銜月口。貴人迷此華筵中。運木手交如陣鬬。今六博既行六棊。則非雙陸明矣。

周官方相氏以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而儺。以索室毆疫。謂之時儺。釋者謂四時皆作也。考之月令。乃作于三時。而于夏則闕。何耶。蓋夏當陽盛之時。陰冷不敢作。故闕之爾。今春秋無儺。惟于除夕有之。孟郊所謂驅儺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中崒崒拽茅鞭。裸足朱褌行戚戚。相顧笑聲衝庭燎。桃弧射矢時獨叫。王建亦云。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皆謂除夕大儺也。其塗飾之制。若驅儺之儀。與周官略相類。政和中。徽宗新創禁中儺儀。有旨令翰苑撰文。時翟公巽當直。其略云。南正司天。無禋神人之雜。夏后鑄鼎。以紀山林之姦。苟非聖神。孰知情狀。被旨頃刻進入。人服其敏而工。

帝王世紀及逸士傳載帝堯之時。天下大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于康衢。其詞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初不知壤為何物。因觀藝經云。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遙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八

余嘗謂知人雖帝堯猶以爲難。而杜子美之曾老姑。乃能知唐太宗于側微之時。識房杜于賤貧之日。子美載其語云。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噫。何異耶。唐史載王珪微時。母李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與汝遊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無疑。余嘗觀子美贈王砅使南海詩。然後知史所書皆誤也。砅、珪之元孫也。謂珪爲高祖。其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砅之高祖母乃姓杜。非姓李也。其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珪嘗爲禮部尙書。則尙書婦。乃珪之妻。非珪之母也。故詩之中章云。及乎正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嘗肩輿。上殿稱萬壽。至于均嫂叔。盛事垂不朽。皆謂珪妻爾。人徒見詩中有窺將之事。有同乎陶母。故謂珪母。審爾。豈不與尙書婦之句相牴牾哉。

寇忠愍少知巴東縣。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固以公輔自期矣。余向時未有知者。東坡巴東訪萊公遺迹詩云。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公以瑰奇忠諒之才。而當路者祇以常流遇之。信乎知人之難也。李太白梁甫吟云。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蓋謂此也。

先文康公知汝州日。段寶臣爲教官。富季申爲魯山主簿。而陳去非以太學錄。持服來寓。文方先公語人

曰。是三子者。非凡偶近器也。是時富在外邑。則以職事處之于城中。列三人者。薦于朝。以爲可用。仍以去非學梅詩。纔進于是。去非除太學博士。季申除京西漕尉。寶臣亦相繼褒擢。初。寶臣字去塵。先公一日謂之曰。君廊廟具也。宜改字寶臣。取荀卿楠梆之人爲國寶之義。且作序而衍其意。及三人者俱貴。先公喜曰。吾未嘗讀五行之書。亦未嘗究命數之說。而能逆知其必大者。獨以其所爲知之耳。汝最勉其在我者。在人者不問可也。先公晚年。寓居湖州之寶溪。季申既罷樞筦。亦挈家來寓。一觴一詠。必與之俱。季申嘗有十絕。其一云。青衫短簿汝陽天。鷄肋當時誤薦賢。承乏西樞了無補。還依丈席聽裘編。其二云。洛陽花骨巧裁詩。曾把梅篇薦玉墀。來說他年調鼎事。只今身已鳳凰池。其三云。陳君談論席生風。段子文詞氣吐虹。麥飯骯髒皆入鑑。知人誰過葛僊翁。餘七篇不錄。陳君名恬。字叔易。有高節。貧甚。先公命公庫以酒肉薪米日給之。嘗謝以詩云。不是故人供祿米。初非縣令給豬肝。發賢禮厚隆三錫。拜賜恩深醉一簞。建炎初。召赴行在。直祕閣。

張安道以異議出守宛邱。次守南都。蘇子由皆從之游。元豐初。子由謫筠州酒稅。安道悽然不樂。手寫詩爲別曰。可憐萍梗漂浮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十五年。子由方和其詩云。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王介甫、蘇子瞻、皆爲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便知其他日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憐心尙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歐公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當時二人俱未有聲。而公知之于未遇之時如此。所以爲一世文宗也歟。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弟年甚少。未有知者。家有老泉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則二蘇當少年時已擅文價矣。

郭子稱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府裝龍腦。雲衣覆麝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淒迷。留友人詩云。良友閒何闊。春事遽如許。芳君下鷗沙。一葉聲春渚。昨夢墜前徑。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杯。酒面點紅雨。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塵。驪駒未可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似粗。知詩家畦逕。學之不已。必能。但恐其中癈爾。

歐公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歐公雖貴。猶不替門生之禮。和祁公詩云。塵柄屢揮容請益。龍門雖峻許先登。立朝行己師資久。筆止篇章此伏膺。又云。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蒼海當無惓。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過知己。今來白首再升堂。蓋未嘗一日忘祁公也。張芸叟有祁公哀詞四首。慟哭一聲唯有弟。故時賓客今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誰道是門生。蓋深病人情之薄也。其歐公之罪人哉。

歐公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可謂極其褒美。但謂介甫猶以歐公不以孔孟許之爲恨。故作報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恐未必然也。嘗讀曾子固集。見子固與介甫書云。歐公更欲足下少開廓其文。勿謂造語及摸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但取其自然。蓋荊公

之文。因子固而授於歐公者甚多。則知介甫歸附歐公。非一日也。葉少蘊以謂荊公自期于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恐未必然爾。

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于荊公。師資之禮以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荊公贈之詩曰。槿柵豫章樂白日。只要匠石聊穿鑿。逢原既死之後。荊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巍嶂益巍巍。勢利紛無淡薄譏。豈與跖徒爭有道。盡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蹈蹈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荊公矣。又作荊公詩。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頗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耶。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于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來。秦少游言于東坡曰。以先生爲蘇二。大似相薄。則又甚于逢原稱介甫矣。

汲引之恩。不可忘也。一日得志。思有以報之。亦人情之常。王稽薦范雎于秦。而昭王以爲相。其後稽爲河東守者。因雎之言也。魏無知薦陳平于漢。而高祖用之。其後賞無知者。因平之言也。唐馬周以一介草茅遭遇太宗。不累年而致位卿相。皆由常何之一言。而身貴得志之時。于何不聞有報。何耶。李邦直詩云。底事馬周身富貴。不聞推寵報常何。是已。張文潛詩云。馬周未遇蚪莊公。布衣落魄來新豐。一斗獨酌豈無意。俗子不解知英雄。蓋周雖緣常何之一言。而其智謀忠亮。亦自有以取之。如疏宗室世守居藩。樂工賜玉曳服。皆切中時病者也。史臣至比之爲藥嚴鈞潤。亦過矣哉。岑文本云。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不能久。其後周年止五十。志不盡行。文本殆如蓍龜矣。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籍世。一遊長安。王維傾蓋延譽。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己。不肯薦于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誰相假。知音世所希。史載維私邀浩然于苑而遇明皇。遂伏于牀下。明皇見之。使誦其所爲詩。至有不才明主棄之句。明皇云。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因放還。使維誠有薦賢之心。當于此時力薦其美。以解明皇之慍。乃爾嘿嘿哉。或者之論。蓋有所自也。厥後雖能鳳林之墓。繪孟亭之像。何所補哉。

韓退之于崔立之。厚矣。立之所望于退之者。宜如何。然集中所答三詩。皆未有懇薦之意。何耶。其曰。雖欲犯顏出嚮口氣。像碑矼未可攀。又云。東馬嚴徐已奮飛。枚皋卽召窮且忍。知識當要路。正賴汲引。隱情惜己。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余家自竹伯祖侍郎諱宮。以甲科起家。至慶歷中。曾大父通議。揚賓榜相繼及第。爾後世世有人。大父浦孝公。余中榜。先人文康公何昌言榜。某黃公度榜。至小子鄭朱侍問榜。蓮五世矣。當時曾長。皆有詩以紀瑞。曾大父贈先祖詩云。傳家何用富金籯。教子何如只一經。慶歷科名今已矣。更教來葉嗣前聲。先大父贈先人及伯父詩云。廣場筆陣數千人。喜汝穿楊箭鏃親。慶緒綿綿長時事。曾文科後事還新。昔年繼榜熙寧歲。今偶同科紹聖春。從此莫教書種斷。孫枝應復嗣昔辰。文康公賜詩云。兄弟奮榜與言揚。稱吹知難復十鄉。黃紺未能擒好語。青難偶幸繼前芳。穿楊喜共東牀客(女夫……)。家祥同標北寺

房。聖世選才如華岳。積壓曾不愧寒芒。予嘗贈鄭詩云。吾家五世十三人。競攝丹枝擷月輪。慶歷寶科開後裔。隆興儒業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中帝里春。從此傳芳應未艾。桂香應已襲天倫。通議之子若孫若曾孫在桂籍者。于今已十有三人。故言之于前。長子鄭亦不廢學業。故期之于後。其他宗從登科者甚多。各有詩紀瑞。不暇錄。

鄭始留意星歷學。紹興癸酉取解漕臺。問斗爲帝車賦。首試復以日星爲紀三台色齊爲詩賦題。其所爲貫穿甘石之學甚詳。小孫女夜夢鄭登樓至十六級而止。筮之爲省闈第十六人之祥。已而果然。予作詩贈之曰。張鈴走報到金溪。喜子文闈預品題。名字巍峩先桑榜。詞章斐亹動文奎。階梯已合嬰兒夢。星斗先分天老題。後日臚傳當第一。天倫科甲尚爲低。時鄭弟郎王佐榜甲科第七人。

孟郊落第詩曰。棄泣復棄泣。情如刀刃傷。再下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曰。江離伴我泣。海月投人驚。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己云。豈知鵾鳩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劉侍御云。輝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嘆命云。題詩怨還怨。問易蒙復蒙。本鶉文字達。今因文字窮。戀有餘矣。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偶不遂志。至于感泣。非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哦詩誇詠。非能自持者。其不至遠大。宜哉。

今之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則例喝狀元。莫知其端。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嘗作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呼狀元。舊矣。鄭谷趙昌翰榜第八名也。

杜荀鶴老而未第。求知己甚切。投裴侍郎云。只望至公將卷讀。不求朝士致書論。投李給事云。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投所知云。知己雖然切。春官未必私。寧教讀書眼。不有看花期。投崔尚書云。閉戶十年專筆硯。仰天無處認梯媒。如此等句。幾于哀鳴矣。本事詩載裴贄公于興化里鑿池起亭榭。賈島方下第。怨憤題詩亭中云。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荊棘滿亭君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則荀鶴之哀鳴。猶爲可憐也。

瓊州進士姜唐佐。東坡極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及唐佐預廣州計偕。過汝陽見子由。時東坡已下世矣。子由因爲足成其篇云。生長茅間有異方。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綰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唐佐是年省闈不利。則有負于錦衣之祝矣。東坡嘗書唐佐謀册云。鏗鳴天際。欸若車蓋。凝矑未瞬。彌漫霹靂。煙雷出火。喬木糜碎。當梗四壁。日中見沫。移蘚而收。野無全塊。今亦刻集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賦也。

秦太虛舉進士不得。東坡詩曰。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深爲稱屈也。李方叔省試不得第。而東坡領貢舉。嘗有詩贈之云。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

山谷和云。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座主歸過于己。門生歸命于天。但一世之賢也。

梅聖俞送方云。下第云。竊擇古所戒。但保腹中書。風雷夔有時。且復歸孟瀦。送蔡驊下第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貫。慎之歸河朔。慎勿慨鉛鍛。蓋人士切于得失。一不得意。則必變所學以求媚于有司。此學者之大病也。故聖俞以是戒之。

唐曹鄴及第詩云。白日探得珠。不待驪龍睡。忽忽出九衢。僮僕顏色異。是生敬于童僕也。施肩吾及第詩云。今日步春早。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光好。是改觀于江神也。蓋其心之喜。自生疑爾。僮僕江神。豈遽如是哉。鄴又云。故友未及換。尙有去年淚。肩吾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二子所作。皆以今年之喜。而思昔日之愁也。是豈能忘得喪于度外者乎。

文闈有挾書傳義之禁。尙矣。獨怪李揆爲考官。大陳經史于庭。令學者縱觀。和凝爲考官。開門徹棘。令學者自便。如此。則眞賢實能孰辯耶。予知其故矣。蓋自唐以來。主司亟素望。故文場一啓。而投趣紛然。舉子之升黜。固自有定論矣。雖禁挾書傳義奚爲哉。朝向公卿說。暮向公卿說。誰謂黃鍾管。化爲君子舌。此孟郊有祈于知己也。而呂渭取之。擬動如浮海。此言似課詩。終身事知己。此後復何爲。此杜荀鶴有祈于知己也。而裴贄取之。砌下芝蘭新滿徑。門前桃李舊垂陰。卻應回念江邊草。放出春烟一寸心。此鄭谷有祈于知己也。而柳玭取之。舉子祈之于前。主司錄之于後。公論何在乎。長慶初。錢徽爲考官。取鄭朗等三十三人。以所取不當。再命白居易試孤竹管賦。試者皆不知本事。遂落十一人。而錢徽貶江州刺史。當時詔書以爲浮薄之徒。扇爲朋黨。以撓主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則陳書徹棘之舉。殆無足怪也。

韻語陽秋卷第十九

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葦索、磔雞之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祓瘟殄惡。而法必自幼飲。何耶。顧況歲日口號云。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亦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時月令云。進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蕭動告昝海兩令云。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似亦不爲無理。

荆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楫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蓋本諸此。劉夢得云。今舉楫相和之音。皆曰何在。蓋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沅江五月平隄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又有招屈亭詩。所謂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是也。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屈原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爲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吏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爲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發火。而異苑以謂寒食始禁烟。蓋當時五月五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而佺期王績以元巳爲招魂之節者。亦豈是耶。

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杜子美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戶雨初晴。則是詩人例以百五日爲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

至于清明．凡七氣．至寒食止百三日．殊不知歷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禁烟之說．盧象所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為一人．是也．太原一郡．舊俗禁烟一月．周舉為郡守．以人多死．移書子推．祇禁烟三日．子美清明詩云．朝來新火起．又云．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則知禁烟止于三日也．而韓翃有寒食即事詩．乃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念奴覓得又連催．特勑宮中許然燭．乃一時之權宜爾．惟云龍星水之位也．春屬東方．必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烟．又未必為子推設也．

上巳日．于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于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當其羣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達也．

先文康公晚歲卜居于寶溪之上．建觀禊堂于水濱．紹興癸丑．與客泛舟修禊．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算．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週．至晉義熙九年又一週．為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歷八年．大和七年．咸通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新亭午．晴曦作春妍．龍曲饒勝士．共開浮棗筵．中流慨嘯詠．隱浪金壺偏．紅芰初出水．捧劍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生死情糾纏．由來彭殤齊．顧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管弦．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且樂今日歡．不期來日傳．

白樂天居洛陽履道坊．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事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至本朝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慕樂天之為．得宋琪等八人．年七十餘．將為九老會．未果而卒．自後洛中諸公圖形普明僧舍．文潞公留守西都．富鄭公納政居里第．與席汝言、王尙恭、趙丙、劉几、馮行己、楚建中、王謹言、王拱辰、張問、張燾、司馬光、共十三人．置酒相樂．謂之耆英會．劉几詩所謂制舉首元推二相．龍頭皆日厭宜歡．人間盛事并遐算．一席幾盈九百籌．是也．後潞公與程伯溫、司馬伯康、席君從、等又作同甲會．潞公詩所謂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同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是也．潞公又與范鎮、張宗益、張周、史昭、為五老會．公詩所謂四箇老兒三百歲．當時此會已難倫．如今白髮遊河叟．半是清明解綬人．是也．潞公以勳德享大耋．功成名遂．優游嵩墳．日與賢士大夫讌笑．而飲食起居．康強少壯．非天畀全福．疇能若是．司馬溫公在洛作眞率會．杜祁公在睢陽作五老會．趙閱道在三衢作三老會．各有詩詠傳焉．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入．主歌客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粲然者．至李太白、陶淵明、則不然．各嘗為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眞之言．然亦太無主人之情矣．司馬溫公北園樂飲云．清歌繼飲任天機．莫使歡娛興性違．玉枕醉人從獨臥．金貂惓客聽先歸．其亦二子之意也．白樂天招客飲云．客告辭將歸．主稱日未仄．又命小奚童．長跪謝賓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為有委曲相者．然罷酒送呂漳州詩乃曰．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如是則既不失賓客之禮．而又可以適我之情．是賓主之情兩得也．

酒之種類多矣．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樽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所謂鵝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為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巵．是也．有以碧為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酤新酒．是也．有以紅為貴者．李賀所謂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則廣南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酉陽雜俎載賈鏘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于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酒如絳．名為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酉陽雜俎載鄭慤暑于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屈莖如象鼻．傳酒吸之．名為碧筩．蓋取蓮葉芳馨之氣．雜于酒中．為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是已．大抵釀之妙．藉外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佳．如大宛之葡萄．大官之桐馬．皆藉他物而成者．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味甘餘而小苦．嘆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試而止．蓋出于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耳．

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而況其味乎．東坡所謂豆莢圓且小．槐牙細而豐者．巢菜也．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者．椶筍也．是此物者．蜀川甚貴重．東坡在黃州時．去鄉已十五年．思巢菜而不可得．會巢元脩自蜀來．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椶筍酢．浸蜜漬可致千里外．皆以餉殊長老．則此二物之珍可知矣．蒟醬、蜀醬也．蜀都賦所謂蒟醬流味．是也．苞蘆、蜀鮓也．老杜所謂香飯兼苞蘆．是也．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而曾所食不過萬錢．是劭之自奢．侈于父也．而劭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鎮俗在簡約．塞門焉足慕．是以姬孔為法．以管氏為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何如耶．以史為正．則劭所言誣矣．東坡擷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苟能如此．則豈肯縱嗜欲于口腹之間哉．

唐御食．紅綾餅餤為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二十八人．宴于曲江．勑太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孫後入蜀．頗為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其為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衣冠家有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饆饠．又有胡突膾．鹿皮索餅之類．號為名食．不至于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餤之類也．

周顗有云。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于我可賒。今人以活樹而資口腹者。比比皆是也。是誠何心哉。或曰。羊豕大身。難于刺割。蝦蛤微命。易于烹煮。如是則性命之小者。尤不幸也。鍾岏答其師何子李曰。車螯蚶蠣。眉目內闕。唇吻外緘。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礫其何異。故可長充庖廚。永為口實。何其仁于大而忍于細歟。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酷好食蟹。所謂寒蒲束縛十六蟹。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乃果于殺如此。何哉。東坡在海南為殺雞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為封羊而傳經。是豈愛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無礙禪。蘇張行有為法。亦各其所見爾。

柳比婦人尚矣。條以比腰。葉以比眉。大垂手。小垂手。以比舞態。故自古命侍兒。多喜以柳為名。白樂天侍兒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是也。韓退之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撼春風只欲飛。是也。洛中里娘亦名柳枝。李義山欲至其家久矣。以其兄遜山在焉。故不及昵。義山有柳枝五首。其間綴句甚多。所謂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如何湖上望。只是見鴛鴦之類是也。嗚呼。天倫同氣之重。其聚于子女猥雜之所。已為名教之罪人。而一不得其欲。又作為詩章。顯形怨誹。且自彰其醜。遺臭無窮。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者。無大于此。如李商隱者。又何足道哉。

張子野年八十五。猶聘妾。東坡作詩。所謂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是也。荊公亦有詩云。篝火尚能書細字。郵筒還肯寄新詩。其精力如此。宜其未能息心于粉白黛綠之間也。或復有贈張力三老詩。有共成一百七十歲之句。則子野年益高矣。故其末章云。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遊之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錦茵。愼莫近前丞相嗔之句。當是譏楊國忠也。韓退之華山女末章。亦言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此言不知為何人發也。

李白送姪良攜二妓赴會稽云。遙看二桃李。雙入鏡中開。別河西劉少府云。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以是知劉李二君。皆不羈之士也。東坡作臨江仙。有細馬遠馱雙侍女。紅巾玉帶鑾靴之語。其斯人之徒也歟。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為慈孝最隆。又曰。詹捨朝夕父母之養而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及觀閩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病革將死。剪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慟。亦卒。集中載初發太原寄所思詩。所謂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者。乃其人也。豈退之以同榜之故而因諱其短。飾詞而解人之疑歟。嗚呼。詹能義陳蕃之不從亂。而不能割愛于一婦人。能薦韓愈之賢。而不能以貽親憂為恐。殆有所蔽而然也。如樂津北樓絕句與酬唱涼州詩。皆賦情不薄。有以知其享年之不長也。

古今人詠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永叔云。耳目所因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白樂天云。愁苦辛勤顦顇盡。如今卻似畫圖中。後有詩云。自是君恩薄于紙。不須一向恨

丹青。李義山云。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為黃金不為人。意各不同。而皆有議論。非若石季倫、駱賓王、儲徒敘事而已也。邢惇夫十四歲作明君引。謂天上仙人骨法別。人間畫工畫不得。亦稍有思致。

人君不能制欲于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威滅國。惑始妲己。褒姒以至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之于西施。王之耽惑不減于諸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毅夫詩云。十里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安得以黃金鑄范蠡之容哉。而東坡范蠡詩云。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卻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弱楚而強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如范蠡滅吳霸越而得西施也。

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愔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看。張正見云。蛾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鏡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伎。曾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為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雖同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繒。祇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似比諸人差有意也。魏武陰賊險狠。盜有神器。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忘于葬骨之地。又使伎人著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屨。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真名言哉。

高祖大風之歌。雖止于二十三字。而意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忘于守成爾。武陵秋風辭瓠子歌。已無足道。及為賦以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綢繆眷戀于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妹妲。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妹妲不同。老杜此語。出于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白樂天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六軍之情帖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詩云。畢竟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小說盧瓌抒情載唐僖宗幸蜀。詞人題于馬嵬驛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雖一時戲語。亦無乃厚誣阿瞞乎。

韻語陽秋卷第二十

李白詩云。朝發汝海東。暮栖龍門中。又云。朝別凌烟樓。暝投永華寺。又云。朝別朱雀門。暮栖白鷺洲。又云。雞鳴發黃山。暝投蝦湖宿。可見其常作客也。范傳正言。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往來牛斗之間。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則白之長作客。乃好遊爾。非若杜子美、爲衣食所驅者也。李陽冰論白云。王公趨風。列嶽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魏顥論白云。擒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徑醉。夫豈有衣食之迫哉。

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杜子美送孔巢父詩云。道甫問訊今何如。陵馬諸公攜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遇王倚飲云。在于甫也何由羨。則自述乃稱名。送樊侍御云。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寄李白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送竇九云。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謂人乃稱爾。若謂尊之甚。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通貴之士。若謂卑之甚。則稱爾。以後三人。皆非穉孺之列。蓋其詩格變應如此。恐不繫重輕也。

心醉六經。尙友千載。謂之好古可也。今之好古者乃不然。書畫貴整。而必取腐爛陳昏者以爲奇。器物貴新。而必取穿漏弊薄者以爲異。曰。是古也。乃不惜貲財而求之。何其不思之甚耶。書非貴古。猶欲識其筆法之淵源。以穿漏弊薄之器而珍之。此何理哉。嘗觀老杜銅瓶詩云。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其末

云。蛟龍雖缺落。猶得折黃金。則以古物而要厚貲。自古而然。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泛中沚之句。故詩家多用三翼爲輕舟。如梁元帝日華三翼舸。元微之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所謂三翼者。皆巨戰船也。用爲輕舟。誤矣。

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敖。後元豐行云。龍骨長乾掛梁梠。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又有皆楊德逢詩云。溢開青秧底。復作龜兆拆。翛翛雨龍骨。安得長掛壁。是歲亢旱。故反前詠爾。東坡亦有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蛻骨蛇。分疇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芽。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濟者廣也。

瓢之爲器。貧者所用。故顏子以一瓢飲。而楊子比之山雌。文康公築室泛金溪上。闔門千指。朝齏暮鹽。未嘗敢以貧爲病。嘗因溪結亭。號曰瓢飲。蓋欲少見慕賢好古。安貧樂道之意。予嘗有詩云。我不學許由。隱潁陽。得瓢不飲。惟掛樹。又不學德羲居虎丘。帶瓢入市多騎牛。分無玉甌盞古鐺。病渴文園只瓢飲。下瞰金溪新結亭。未須引吸如長鯨。但願金溪化爲酒。歲歲持瓢醉花柳。

君子爲小人讒嫉沮抑。則其詩怨。故寓之于物。以舒其憤。如米嵩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魍魅幸月蝕。是也。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故寓之于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真形出。是也。黃子虛作妒佳月篇云。狂蟆妒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汚潔白。支頤少待之。寒光靜無迹。燦燦黃金盤。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

鄭某在潁川。不置木枕。姜潛在兗州。不取胡牀。居官清標。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山。取天竺片石。受代攜歸。故其詩曰。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暨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雙石詩有萬古遺水濱。一朝入吾手之句。泊罷府。支琴石遂歸履道舊居。故作詩云。天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嗚呼。泉石膏肓。人士之逸韻。若樂天者。豈潘子義所謂風流罪過也耶。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禮。未必優也。武與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武幾殺之。則不如早還家之說。乃白先見之明爾。陸暢謁韋臯于蜀郡。暢感韋之過己。遂反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履平地。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侔。而道義可爲友也。如張鎰之于陸贄。崔郛之于李謙。是已。稱直云。逐貧下去與忘年。使以忘年作朋友用。豈有來處也。老杜過孟倉曹詩云。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則山谷所用。豈苟云乎哉。

鄭虔受安祿山僞命。泊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因善壁。所于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中

兒子壽識字，終投閑是也。及虔貶台州，有詩云：可念此公懷直道，也諳新國用輕刑。如虔者，可謂之懷直道乎？當是愛忘之耳。爾八哀詩亦云：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蕩；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槳。蓋傷之也。

杜甫悲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爲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皐夔；一朝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苟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于私情乎？

建安七子，唯劉公幹獨爲諸王子所親。曹操威焰蓋世，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論作而不悔，亦可嘉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美人曾不起，自在不得爲故人，論作左校瀕才死。公幹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肯少屈于操哉？末篇又託興鳳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則不以聖明待操矣。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曰：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遣信行修水筩，則以浮瓜裂餅以答其恭謹。陶淵明告其子，則曰：輒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初學記載王襃買便了爲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誦勞，而涕下鼻涕長一尺，有不如早歸黃土陌，令蚯蚓鑽額之語，其少陵、柴桑之罪人哉！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苦旣非實，悲亦是假，則世間悲懷人我，必能忘情。始憲宗欲以樂天爲刺史，王涯以資淺爲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于樂天不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蓋嘗以唐史考之，樂天卒于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裕之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之禍，樂天死已久，非樂天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用，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爲藏經記，初傳于世，或以爲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識能使人必信，乃釋妄如此。信知點古戰場文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墨云：展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爲清。科斗藏壁間，見者空咨嗟。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其可以不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予于長沙公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旣遠，以爲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悟歎，念斯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焉踟躕。蓋深傷之也。長沙公于淵明如此，而淵明乃以念初自任，其臨別贈言之際，有進簣雖微，終焉爲山之句。嗚呼，淵明亦可謂賢矣。杜子美教訪從孫濟，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爲宗族，亦不謂盤餐。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與濟，尊祖之義掃地矣。

賢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爭席奚病，而況于杯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

田父索飲，必使之畢其歡而盡其情而後去。陶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過杜日，邀我嘗春酒。叫開大瓶，盆中爲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于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于人。如贈高彭州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客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狂夫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常飢稚子色淒涼。答裴道州詩云：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簡韋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藥，能使韋郎迹也疏。觀此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于朋友故舊也。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俗態輕窮厄。山谷云：持飢望鄰人，誰能顏色溫。余于子美亦云。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顚躓之餘，絕糧已數年，受梁言老十絹百縑之贐，可見非有餘者。李遠仲之子廌以四喪未舉，而公見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于公，公亦有以助之，有不辭毛聚施、行自邱山積之句。其高誼蓋出于天資矣。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句，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齊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甚于陶，而山谷之貧尙優于杜也。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旣皆載北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荊楚也。夫士人旣無常產，爲飢所驅，豈免仰給于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爲此也。

韻語陽秋後序

韓愈疑石鼓之篇。不入於詩。而杜子美之詩。世或稱爲詩史。夫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手。其不合於禮義者。固已删而弗取。豈容致疑其間。子美詩雖比物敍事。號爲精確。然其憂喜怨懟感激憤歎之際。亦豈容無溢言。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必先實其事而揆之以語言。與事乖。事與理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成。或猶不可盡信。質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閭巷之歌。芻蕘之謠。或足傳信於後世。而况文士之辭章哉。吏部侍郎葛公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常著韻語陽秋廿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咸參稽抉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唯當之爲貴。至于有益名教。若悖理傷道者。則反覆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振六義于古詩既亡之後。發奧賾於鑑均未覩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擿其句語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蟲魚形狀之間而已哉。公既殁。或請其書鋟板以傳世。輒撮其大旨。書於篇末。使覽者得詳焉。乾道二年八月既望。右朝請郎行祕書省校書郎兼權戶部員外郎沈洵題。

竹坡詩話

周紫芝撰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一

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又讀趙德麟侯鯖謂綠沉爲竹乃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黃憲必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耶王履道詩不見牛醫黃叔度即尋馬磨許文休語雖工然牛醫乃叔度之父耳非叔度也

聰聞復錢塘人以詩見稱於東坡先生余遊錢塘甚久絕不見此老詩松園老人謂余言東坡倅錢塘時聰方爲童行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雖少善作詩近參寥子作昏字韻詩可令和之聰和篇立成云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掛黃昏坡大稱賞言不減唐人因笑曰不須念經也做得一箇和尚是年聰始爲僧

東坡詩云君欲富餅餌會須縱牛羊殊不可曉河朔土人言河朔地廣麥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踐蹂令稍疏則其收倍多是縱牛羊所以富餅餌也

維揚之變衣冠皆南渡王邦憲客宛陵與其鄉人相遇作集句云揚子江頭楊柳春衣冠南渡多崩奔柳條弄色不忍見東西南北更堪論誰謂他鄉各異縣豈知流落復相見青春作伴好還鄉爲問淮南米貴賤其敘事有情致爲可喜近時集句所未有也

集句近世往往有之唯王荊公得此三昧前人所傳如雨荒深院菊風約半池萍之句非不律切但苦無思耳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嘗以稽呼市人如使兒戲之譏其寄孫元忠詩云不恨我衰子貴時經濟實藉英雄姿君有長才不貧賤莫令斬斷青雲梯驊騮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京君必俯拾軍符侯印取宜遲殆不減胡笳十八拍也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及再相有薦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令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向連江作醉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差異耳

東坡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告以錢塘僧清順者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自是而順之名出矣余留錢塘七八年間有能誦順詩者往往不逮前篇政以所見之未多耳然而使其止於此亦足傳也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卻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東萊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甚有功亦時有可疑者如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且云非久在江湖間者不知此字之爲工也以余觀之不若落字爲佳耳又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以宿爲沒沒字不若宿字之意味深遠明甚大抵五字詩其點化正在一字間而好惡不同乃如此良可怪也

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有一人言有之問其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邪於是坐客皆發一笑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答以斧一具而告之曰欲子斫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余嘗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宗武之能詩爲可知矣惜乎其不可得而見也

士大夫學淵明作詩往往故爲平澹之語而不知淵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如讀山海經云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豈無雕琢之功蓋明玕謂竹清瑤謂水與所謂紅皺曬簷瓦黃團繫門衡者異矣

余讀秦少游擬古人體所作七詩因記頃年在辟雍有同舍郎澤州貢士劉剛爲余言其鄉里有一老儒能効諸家體作詩者語皆酷似效老杜體云落日黃牛峽秋風白帝城尤爲奇絕他皆類此惜乎今不復記其姓名矣

賀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謂之賀梅子郭功父有示耿天騭一詩王荊公嘗爲書之其尾云廟前古木藏訓狐豪氣英風亦何有方回晚倅姑孰與功父遊甚懽方回寡髮功父指其髻謂曰此真賀梅子也方回乃捋其鬚曰君可謂郭訓狐矣功父白鬚而髮故有是語

鄭谷雪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之句人皆以爲奇絕而不知其氣象之淺俗也東坡以謂此小學中教童蒙詩可謂知言矣然而谷亦不可謂無好語如春陰妒柳絮月黑見梨花風味固似不淺惜乎其不見賞於蘇公遂不爲人所稱耳

世傳楊文公方離襁褓猶未能言一日其家人携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因戲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清勁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而此又以爲楊文公作何也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歟抑亦太白之碑爲僞邪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紅皺曬簷瓦黃團繫門衡當是瓜蔞紅皺當是棗退之狀二物而不名使人瞑目思之如秋晚經行身在村落間杜少陵北征詩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此亦是說秋冬間籬落所見然比退之頗似省力

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夭
無千歲猛志固有在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
云刑天獸名也好啣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錯形夭
乃是刑天無千歲乃是舞干戚耳如此乃與下句相
協傳書誤繆如此不可不察也
樞密裴公稽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極嚴冷而作小
詩有風味岐王宮有侍兒出家為比丘尼者公賦詩
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步穩襯緗裙從今不入襄
王夢剪盡巫山一朶雲殊可喜也
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支
偏開兩臉崔正熊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
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而俗乃用烟脂或
臙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着雨臙脂濕亦
用此二字而白樂天三千宮女燕支面卻用此二字
殊不可曉
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步
種之輙死有題文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鱷魚
無種海潭清者是也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
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
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已語
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唯聞子規相應
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句也又
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
洗馬於谿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
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
知其為妙作詩正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為韻榜之
梁間自唐至今無敢作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輙
和少陵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吟詠揮毫
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
大梁羅叔共為余言頃在建康士人家見王荊公親
寫小詞一紙其家藏之甚珍其詞云留春不住費盡
鶯兒語滿地殘紅宮錦汙昨夜南園風雨小怜初上
琵琶曉來思繞天涯不肯畫堂朱戶東風自在楊花
荊公平生不作是語而有此何也儀真沈彥述謂余

言荊公詩如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春
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等篇皆平父詩非
荊公詩也沈乃元龍家壻故嘗見之耳叔共所見未
必非平父詞也
余家藏山谷謝李邦直送密雲龍茶詩所謂密雲從
龍小蒼璧元豐至今人未識者是也用川麻樣紙作
卷軸書如拳許大字畫飛動可與瘞鶴銘雌雄記爭
雄政和甲午歲以示李端叔端叔和山谷韻又用此
韻作詩見貽且跋其尾云元豐八年九月魯直入館
是月裕陵發引前一日百官集朝堂與余適相值邂
逅邦直送茶居兩日聞有詩又數日相見於文德班
中為余口占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隱出
此詩相示蓋二十有九年矣感舊愴然因借其韻書
于卷尾是日太平久不雨而雨黃昏月出已而復雨
紹興兵至姑谿詩帖兩牛腰併與山谷墨妙為之一
空
李石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石云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
秉燭遊勸之照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爾然人臣進
言要當如此及文宗有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之
句公權但云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而已殊不寓
規諫之意何也蓋責文宗享殿閣之凉而不知人間
之苦所以譏之深矣賤人豈不當如是邪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一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二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
人欹枕釵横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疎星渡
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世傳此詩
為花蘂夫人作東坡嘗用此作洞仙歌曲或謂東坡
託花蘂以自解耳不可知也
王荊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以全句
作對久而未得一日問蔡天啓江州司馬青衫濕可
對甚句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髮新公大
喜
梁太祖受禪姚垍為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廷裕行止
曰頗知其人文思甚捷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
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垍為急灘頭上
水船魯直詩云花氣熏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
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
詩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東南之有蠟梅蓋自
近時始余為兒童時猶未之見元祐間魯直諸公方
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詩者政和間李端叔在姑谿
元夕見之僧舍中嘗作兩絕其後篇云程氏園當尺
五天千金爭賞憑朱欄莫因今日家家有便作尋常
兩等看觀端叔此詩可以知前日之未嘗有也
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詩本多不同余所傳
古律二十八首其間一詩陳叔易記云得於管城人
家冊子葉中一詩洪炎父記云得之江中石刻又五
詩謝仁伯記云得於盛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
氏所錄要之皆得於流傳安得無好事者亂真然而
如巴西聞收京云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又云魁
復城如此安危在數公又舟過洞庭一篇云蛟室圍
青草龍堆擁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櫂舞神鴉又一篇
云說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卻釣魚
船此决非他人可到其為此老所作不疑西湖諸寺
所存無數唯南山靈石猶是舊屋寺僧言頃時有數
道人來丐食拒而不與乃題詩屋山而去至今猶存
字畫頗類李北海是唐人書也其詩云南塢數回泉
石西峯幾疊烟雲登攀以為侶頻窩李甲羸耘後
好事者譯之前一句乃呂字第二句洞字第三句賓

字是洞賓與三人者來耳李甲近世人東坡以比郭恕仙善畫而有文餘不知其爲何人當亦是神仙也

東平王興周爲余言東平人有居竹間自號竹谿翁者一夕有鬼題詩竹間云墓前古木號秋風墓尾幽人萬慮空唯有詩魂銷不得夜深來訪竹谿翁世傳鬼詩甚多常疑其僞爲此詩傳於與周鄉里必不妄矣鬼之能詩是果然也

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余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鎗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於此可以爲工也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爲此也

自古詩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梅聖俞詩云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歐陽文忠公誦之不去口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來之句恐其用此格律而其語意高妙如此可謂善學前人者矣

林和靖賦梅花詩有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語膾炙天下殆二百年東坡晚年在惠州作梅花詩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此語一出和靖之氣遂索然矣張文潛云調鼎當年終有實論花天下更無香此雖未及東坡高妙然猶可使和靖作衙官政和間余見胡份司業和曾公衮梅詩云絕艷更無花得似暗香唯有月相知亦自奇絕使醉翁見之未必專賞和靖也

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鼾睡二詩語極怪譎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作詩今云有如阿鼻尸長喚忍衆罪其非退之作決矣有如鐵佛閧皺眉石人戰搖體之句太似鄙陋退之何嘗作是語小兒輩亂真如此者甚衆烏可不辨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却行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羅叔共言頃歲錢塘有葛道人者無他技能以鬻履爲生得金即沽酒自飲往來湖山間數歲矣人無知之者一日爲寺僧修履口中微有聲狀若哦詩者僧怪而問之葛生笑曰今日偶得句耳問之乃云百囀已休鶯哺子三眠初罷柳飛花旨是人始知其爲詩人世之露才揚己急於人知者聞斯人之風亦可少愧矣

詩人造語用字有著意道處往往頗露風骨如滕元發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是也只一直字便是着力道處不惟語稍崢嶸兼亦近俗何不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自與水相連爲微有蘊藉然非知之者不可以語此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乃知作詩到　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謂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

劉元素名博文與余爲同郡其爲人靜退有守好作詩而語不妄發內子朱賢而善事其夫每舉按齊眉則相敬如賓一日元素與客飲分韻得柳眉其詩云青眼相看吾可知精神渾在黛陽時只因嫁得東君後兩淚相看是別離詩成坐客皆不悅後數日而其妻亡蓋詩讖也

郭功父晚年不廢作詩一日夢中作遊采石二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決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功父曰余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豈特非余平日所能到雖前人亦未嘗有也忽得之不祥不逾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歲

詩中用疊字易得句懶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此李嘉祐詩也王摩詰乃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摩詰四字下得最爲穩切若杜少陵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無端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則又妙不可言矣

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贗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言無乃過與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余游濡須識次翁之孫侃爲余道此

杜牧之嘗爲宣城幕遊涇溪水西寺留二小詩其一云李白題詩水西寺古木回巖樓閣風半醉半醒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此詩今載集中其一云三日去還住一生焉再遊含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樓此詩今榜壁間而集中不載乃知前人好句零落多矣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節漢臣歸乃是禿節新炊間黃梁乃是聞黃梁以道改云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爲何本使得盡見之想其所補亦多矣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庖霜鱠玄鯽淅玉炊香杭語圓奇甚魯直云庖霜刀落鱠執玉酒明船雖依退之而駸駸直與少陵分路而揚鑣矣若明眼人見之自當作兩等看不可與退之同調也

錢塘關子東爲余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爲生然日誦觀世音菩薩不少休舊不識字一日輒能書而又能作偈頌嘗作頌云地爐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縫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此豈捕魚者之所能哉解悟如此蓋得觀音智慧力也

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小詩所謂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杜牧之華清宮三十韻無一字不可人意其叙開元

一事意直而詞隱曄然有騷雅之風至二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之語置在此詩中如使伶優與稚阮輩並席而談豈不敗人意哉

錢塘強幼安爲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敘事簡當而不害其爲工如嶺外詩敘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韓退之薦士詩云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沓然而精可以鎮浮躁蓋謂孟東野也余嘗讀孟東野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劒傷及登第則自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第之得失喜憂至於如此宜其雖得之而不能享也退之謂可以鎮浮躁恐未免於過情

東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時每燒豬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東坡性喜嗜豬在黃岡時嘗戲作食豬肉詩云黃州好豬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是東坡以文滑稽耳後讀雲仙散錄載黃昇日食鹿肉二斤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則曰火候足矣乃知此老雖煮肉亦有故事他可知矣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二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三

福唐黃文若言南徐刁氏子字驎游十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作驊騮猶走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無一在十年渾付水東流後十歲果卒客有誌其墓者以比李長吉蓋文章早成古人有之然亦人之所忌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矜有驕色或戲作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纏世人那識是眞仙只因學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紅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瑤階夜色凉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此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之不知其誰所作也以余觀之當是建詩耳蓋二子之詩其清婉大略相似而牧多險側建多平麗此詩蓋清而平者也

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葵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晝暮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糝愧吾蔬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何故也

承議郎任隨成字師心劉景文甥也嘗謂余言景文昔爲忻州守間數日率一謁晉文公祠既至祠下必與神偶語久之乃出文公亦時時來謁景文景文閑閒若與客語者則神之至也一日於廣坐中謂一探曰天帝當來召君吾亦當繼往坐客皆相視失色已而據果無疾而逝劉亦相繼而亡去後一日死而復甦起作三詩乃復就暝其一云中宮在天半其上乃吾家紛紛鸞鳳舞往往芝木華揮手謝世人聳身入雲霞公暇詠天海我非世人譯其二云仙都非世間天神統樓殿高低霞霧匝左右虬龍編雲車山嶽聳風韓天地壞從茲得舊遊萬動毫端變其三云從來英傑自銷磨好笑人天事更多艮上巽中爲進發千車安穩渡銀河詩成謂其家人曰吾今掌事雷部中不復爲世間人矣

馮均州爲余言項年平江府雍熙寺每深夜月明有

婦人歌小詞於廊廡間者就之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遊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客有聞而錄之者姑蘇士子慕容嵓卿見而驚曰君何從得此詞客語之故嵓卿悲歎久之曰此余亡妻之詞無知之者明日視之乃其妻殯欑所在

大梁景德寺峨眉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以謂頃時有蜀僧號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待也明年是日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赫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歎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側壁間絕高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余遊京師猶及見之

李京兆諸父中有一人嘗爲博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遇監司於城門吏報西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相與語於門隙使者請入見曰法當閉鑰不敢啓關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遞至發緘視之中有家問即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命秉官燭如初當時遂有閉關迎使者滅燭看家書之句廉白之節昔人所高矯枉太過則其弊遂至於此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爲甚酥李端叔嘗爲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爲第一近時高郵王觀亦可稱而人不甚知觀嘗作遊俠曲云雪擁燕南道酒酣中夜行千里不見讎怒須如立釘出門氣吹霧南山雞未啼腰間解下聶政刀袖中擲下朱亥椎今笑邯鄲乳口兒此篇詞意大似李太白恨未入文昌之室耳至莫愁篇云穀蕊乾穗豆垂角雨足

年登不勝樂烏巾紫領銀鬚長白酒滿盆翁自酌翁醉不知秋色涼兒扶翁顛孫撼床莫惱翁翁年已高百事慵道與文昌爭衡矣

本朝樂府當以張文潛為第一文潛樂府刻意文昌往往過之頃在南都見倉前村民輸麥行余嘗見其親稾其後題云此篇效張文昌而語差繁乃知其喜文昌如此輸麥行云余過宋見倉前村民輸麥止車槐陰下其樂洋洋也晚復過之則扶車半醉相招歸矣感之因作輸麥行以補樂府之遺場頭雨乾場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半歸倉廩半輸王免教縣吏相催追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倉頭買券槐陰涼清嚴官吏兩平量出倉掉臂呼同伴旗亭酒美罷衣換半醉扶車歸路涼月出到家妻兒飯一年從此皆閑日風雨閉門公事畢射狐置兔歲蹉跎百壺杜酒相經過

元微之作李白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奧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為之至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為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為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為愚兒豈退之之意乎

黃師是赴浙憲東坡與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朝雲侍飲坐間賦詩有綠衣有公言之句後人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留是有公言也時朝雲語師是曰他人皆進用而君數補外何也是謂公言而綠衣則東坡指朝雲也

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由云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于由為師兄弟也陳無已詩云鄉來一辦香敬為曾南豐則陳無已承嗣鞏和尚為何疑余嘗以此語客為林下一笑無不撫掌

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唯語似而意亦大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

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頒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

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一詩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與夫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

江淮間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首頗色可愛人罕識之崔德符過岸道中詩所謂翠衣錦帽初相識魚虎學環略岸飛是也余至興國數月郡去通羊二百里猶未及識鉤之士人亦無識者每誦德符詩想像一見而已

張文潛中興碑詩可謂妙絕今古然說魏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之句議者猶以肅宗即位靈武明皇既而歸自蜀不可謂老於蜀也雖明皇有老於劍南之語當須說此意則可若直謂老於蜀則不可

楊子雲好著書固已見誚於當世後之議者紛然往往詞費而意殊不盡唯陳去非一詩有譏有評而不出四十字楊雄平生書肝腎間雕鐫晚於玄有得始悔賦甘泉使雄早大悟亦何事於玄賴有一言善酒箴真可傳後之議雄者雖累千萬言未必能出諸此也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此詩可謂妙絕一世但夢中安能見郢樹煙煙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荊門郢樹煙如此却似穩當

汪內相將赴臨川曾吉父以詩迓之有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云白玉堂深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吉父聞之以子蒼為一字師

柳子厚與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為無罪蓋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韋偃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匹好東絹愛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君放筆為直幹子美乃有餘絹作畫抑何也余嘗戲作小詩示少陵云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谿絹留取天吳紫鳳圖使少陵尚無恙當為我一捧腹也

今日校讎國集遇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某為兒時先人以公真本指示某是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病遺俗人改易雖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illegible]牕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最為奇絕今乃改云為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脉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塵素改作梅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入詩來又喜雨晴詩云豐穰未可期疲瘵何日起乃易疲瘵為瘦飢若當時果有瘦飢二字則此老大段窘也

竹坡老人詩話卷第三

竹坡其誰乃宣城郡公周少隱自謂然詩話非具史筆則未易作要見其詮次高下抑揚品題有眼目耳非擅能詩聲則何以有所決擇州教官戴文舉姻家也出其編遺郡丞魏公茂丞又轉而示守陸子東併勉鏤板於郡閣爲貽傳未見之書當世墨客子卿爲可嘉也歲在丁亥六月既望籥兼書

余幼時。見公集。名太倉稊米。惜其米氣太重、急貽一塾師。既從胡元任叢話中見升（竹字原闕）坡數則。覓其全帙。讀之幽韻可喜。復從塾師索太倉稊米。已化作紅腐矣。惜哉。壹習之觀而失一竹坡也。但如刑天舞干戚之類。往往借爲案作新評。未免貽議于儈覽爾。湖南毛晉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七八
作者＝
页数＝７７１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